



# 叢書集成新編 第六三册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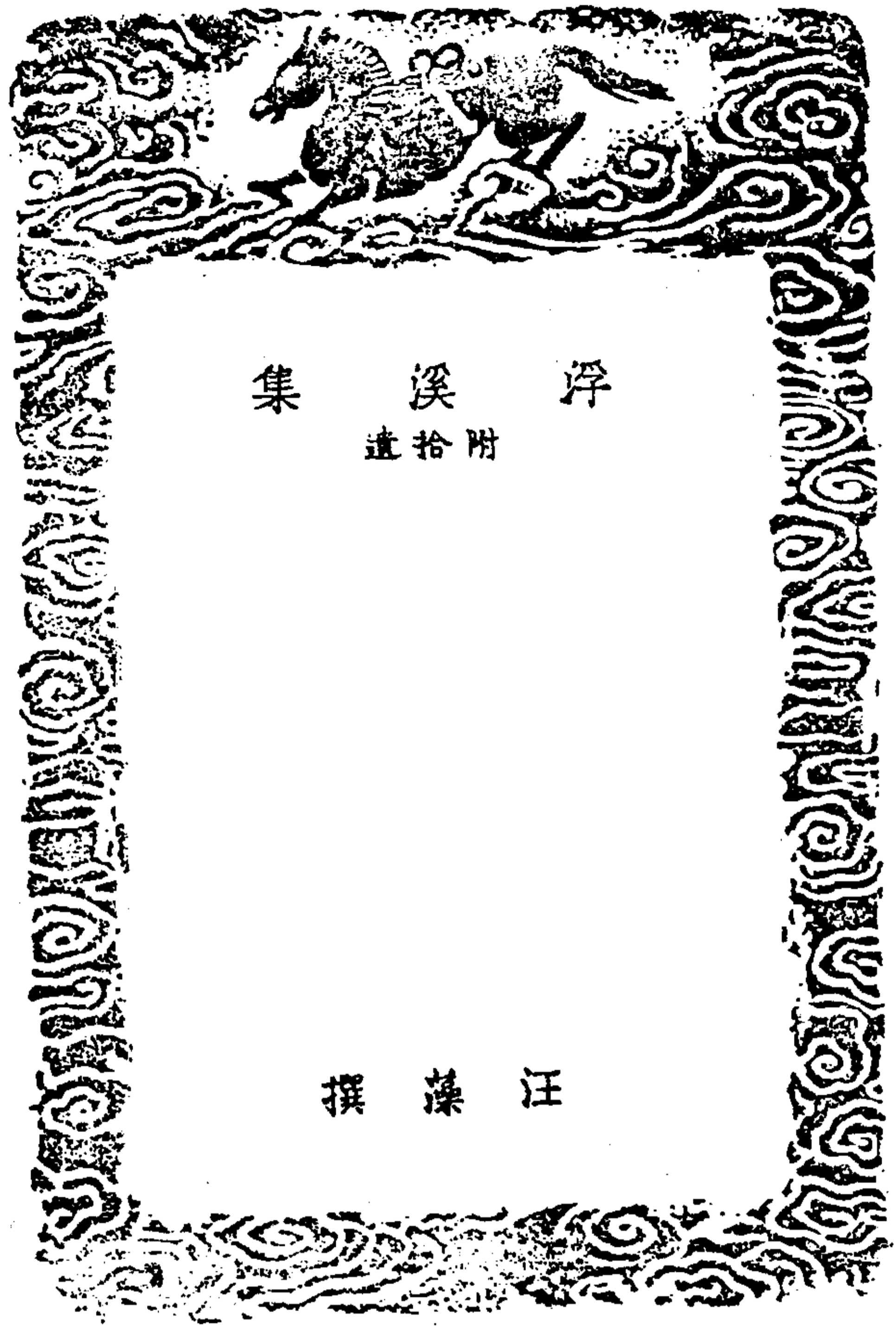
文學類

詩文別集—宋

浮溪集三十二卷附拾遺	宋 汪藻撰	聚珍	一
北山文集三十卷	宋 鄭剛中撰	金華	一一五
滄山集五卷附補遺附錄、提要	宋 朱翌撰	知不足	二三五
高東溪集二卷附詞	宋 高登撰	正誼	二五六
雙溪集十六卷附遺言	宋 蘇籀撰	粵雅	二七一
毘陵集十六卷附拾遺	宋 張守撰	聚珍	三二八
謝幼槃文集十卷	宋 謝薖撰	小萬	三九三
岳忠武王集一卷附宋史本傳	宋 岳飛撰	藝海	四一七
簡齋集十六卷	宋 陳與義撰	聚珍	四二七
南澗甲乙稿二十二卷附拾遺	宋 韓元吉撰	聚珍	四六二
夾漈遺稿三卷	宋 鄭樵纂	藝海	五八三
文定集二十四卷附拾遺	宋 汪應辰撰	聚珍	五九〇
雪山集十六卷附詞	宋 王質撰	聚珍	六六八
香溪集二十二卷	宋 范浚撰	金華	七二四







浮溪集  
附拾遺

汪藻撰

### 浮溪集原序

顯謨閣學士左大中大夫知徽州汪公。自崇甯初起太學諸生。策高第。校三館秘書。尚符璽。再遷尚書郎。立柱下爲右史。遂贊書命。入翰林爲學士。蓋仕朝廷三十年。專以文學議論居儒官從臣之列。所爲詩文。若干首傳天下。號浮溪集。凡若干卷。公以書屬故人孫觀爲之序。余曰。天下有能事。而文章爲難工。由漢迄唐。千有餘歲。一時大手筆。作爲文章。閱麗精深。傑然視天下。而自立于不朽者。蓋幾人而已。杜子美詩。格力自大。雄跨百代。爲古今詩人之冠。至他文。輒不工。荀卿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矣。夫道喪。文散。作者衆矣。詞句價淺。益不逮前。其間心競力取。馳騁上下。欲一壺以造古人之域。而擇之不精。守之不固。殉名而殞。習鄙而陋。固不足與于斯文。左太冲積十年之勤。僅成一賦。劉伯倫以一德。頌終其身。而一能之善。一語之工。亦遂列于作者之林。而名後世。今汪公之文。所謂閱麗精深。傑然視天下者。也。公平生無所嗜好。至讀古聖賢之書。屬爲詞章。如昭士爵。嗜昌歎。爲一病。寤寐千載。心慕手追。貫穿百氏。網羅舊聞。推原天地道德之旨。古今理亂興廢得失之迹。而意有所適者。必寓之于此。豈高望遠。屬思千里。凡耳目之所接。雜然觸于中。而發于詠歎者。必寓之于此。崎嶇兵亂。潛深伏隲。悲歌慷慨。酣醉無聊。而不平有動于心者。亦必寓之于此。伎與道俱。習與空會。文從字順。體質渾然。不見刻畫。如金鐘大鑪。叩之輒應。愈叩而愈無窮。何其盛也。公在館閣時。方以文章爲公卿大臣所推重。每一篇出。余獨指其妙處。公亦喜爲余出。

浮溪集 原序

### 浮溪集目錄

- 卷一 奏疏四首
- 卷二 奏疏十一首
- 卷三 表二十四首
- 卷四 表二十九首
- 卷五 表二十七首
- 卷六 表二十八首
- 卷七

浮溪集 目錄

也。後十五年。公以儒先宿學。當大典冊。兼太史筆。爲天子視草。始大發于文。深醇雅健。追配古作。學士大夫傳誦。自海隅萬里之遠。莫不家有其書。所謂常。楊。燕。許諸人。皆莫及也。公詩自少作。已有能名。及是與年俱老。興微託遠。得詩人之本意。覽者當自知之。公。鄱陽人。諱藻。字彥章。云。晉陵孫觀撰。

浮溪集 原序

二

外制三十七首

卷八

外制六十八首

卷九

外制三十六首

卷十

外制三十六首

卷十一

內制二十六首

卷十二

內制二十三首

卷十三

內制三十四首

卷十四

內制二十九首

卷十五

內制五十九首

卷十六

內制三十首

卷十七

諡議一首

序跋題說書後附十四首

卷十八

記八首

卷十九

記七首

卷二十

碑二首

卷二十一

銘十三首

浮溪集 目錄

二

祭文四首

卷二十二

啓十九首

卷二十三

啓二十八首

卷二十四

神道碑一首

卷二十五

誌銘五首

卷二十六

誌銘八首

卷二十七

誌銘十二首

卷二十八

誌銘十一首

卷二十九

五言古詩四十九首

卷三十

七言古詩二十三首

卷三十一

七言律詩七十八首

卷三十二

五言排律六首

六言絕句三首

詞三首

書劄六首

行狀三首

五言律詩四十七首

五言絕句十五首

七言絕句六十一首

四

三

五

臣等謹案浮溪集宋汪藻撰。藻字彥章。宋史文苑傳云。饒州德興人。孫觀作藻集序。則云鄱陽人。攷宋史地理志。德興縣屬鄱陽郡。觀蓋舉其郡名也。登崇寧二年進士。歷官顯謨閣學士左大中大夫。封新安郡侯。藻學問博瞻。為南渡後詞臣冠冕。其集見于晁公武讀書志者僅十卷。陳振孫書錄解題。始載浮溪集六十卷。而趙希弁讀書後志。又增猥蕪外集。龍溪文集。六十卷。共一百二十卷。宋史藝文志竝著于錄。然趙訪跋羅願小集。謂浮溪之文再更變。故失傳頗多。則明初已非完帙。其後遂亡佚不存。嘉靖中有胡堯臣者。以舊傳浮溪文六十五篇。詩二十七首。詞三首。合為十五卷。名曰浮溪文粹。刊行于世。學者欲觀藻著作。僅據是編。而其原本。終不復可見。今檢勘永樂大典。各韻內所載藻詩文甚夥。皆題曰浮溪集。視文粹所收。不啻倍蓰。謹重為編綴。真合成帙。雖未必盡符原數。大約亦十得其六七矣。藻工于儷語。所作代言之文。如隆祐太后手書。建炎德音諸篇。皆明白洞達。曲當情事。詔命所被。無不悽憤激發。天下傳誦。以比陸贄。說者謂其製作得體。足以感動人心。實為辭令之極。則固不獨其格律精密。擅絕一時。其他詩篇雜文。亦多深醇雅健。追配古人。孫觀作誌銘。以大手筆推之。洵可無愧。雖楊萬里誠齋詩話。紀藻與李綱不叶。其作網罷相制詞。至比之驩兒。少正卯。頗不免為清議所譏。然其文章。自能雄視一代。固未可以一售掩也。惟明堂大禮畢奏告三清玉皇大帝聖祖天尊大帝元天大聖后表本二篇。明堂神異露香表本一篇。奏告嘉州峨嵋山普賢菩薩等處表本一篇。奏告潭州南嶽司天昭聖真君等處表本一篇。祈禱道場罷散表一篇。功德疏表一篇。均非文章之正軌。謹稟承聖訓。槩從刪削焉。乾隆四十六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昀

光祿寺卿臣陸錫熊

纂修官翰林院編修臣周永年

### 浮溪集卷一

宋汪藻撰

#### 奏疏

行在越州條具時政

臣竊惟人君當承平之時。中原無犬吠之驚。人臣以未見未然之事。自下闕上。甘心蹈銖鉞之誅。義士猶不以為難。今國家之危。如坐燒屋之下。漏船之中。陛下宵旰憂勤。未知所以拯救之術。而求言于臣等。猶狃習故態。用猥并之辭。取塞詔旨而已。豈臣等事君之義。而陛下所以望臣等之意哉。況陛下詔臣等以當今保民弭盜遏寇生財之要。而卒曰當慮己而力行之。此正臣等惓惓効忠于陛下之時也。臣昨屢蹕溫州。嘗蒙陛下賜以條對。臣以為方今所急者。惟取將一事。更無他說。譬禦飢者當用食。舍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疾者當用醫。舍醫之外。皆非所急也。陛下不以臣為愚。雖不施行。然頗加採納。臣今日區區之愚。猶守前見。敢再為陛下陳之。古之進說者曰。人君恭儉愛人。清心省事。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豈非甚盛之舉。而至美之談歟。是數者。固人君不可須臾而忘。然今日用此。則未足以解紛。何則。敵騎充斥于中原。羣盜蹂躪于諸路。陛下專于恭儉愛人。清心省事而已。為足以御之乎。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而已。為足



以卻之乎。是必陛下詔使諸將。能使士卒。為足以卻之。而陛下諸將。爵祿已極。家貨已盈。習成悍驕。無復  
 圖志。一方有警。輒狐疑相伏。無一人奮然為國請行者。或敦迫不得已而行。則邀例外之賞。肆無名之求。  
 上不恤國。下不恤民。使朝廷為之黽勉。曲從。不啻如奉驕子。是豈為國家平禍亂立功名之人哉。臣于此  
 有取將之說三焉。惟陛下留神省察。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三曰。別之以分。何謂示之以法。古者  
 入君之子將帥。未嘗一日廢賞。亦未嘗一日廢刑。如冬夏寒暑。然相須而成。豈有獨恩無威。漫然略不繩  
 治。如今日之甚者哉。議者謂承平之時。朝廷尊榮。操縱由我。故武夫提兵者。可予可奪。可生可殺。今薄天  
 搶攘。國難未已。方藉此曹為腹心。孜孜拊循。猶懼不濟。奈何欲拂其心。將誰肯前死。且今諸將悍驕已成。  
 雖朝廷有法。果能一一治之乎。此言是也。然臣所謂治之以法者。豈欲明主自親其文哉。古者人君以恩  
 結人。必有人臣為朝廷任其責者。肅宗在靈武。廣平王以兵二十萬復長安。其權可謂重矣。先驅不肅。顏  
 真卿勅之王。為之不敢當。而乘李祐夜入蔡州。縛吳元濟。其功可謂大矣。遠詔進馬。溫造勅之。祐曰。今  
 日瞻落于溫御史。夫先驅不肅。遠詔進馬。于軍政未有害也。而二臣已不貸如此。蓋小過不貸。則惡之大  
 者。知朝廷有人。不復敢萌于胸中矣。今諸將驕驕。然臣得之傳聞。亦尚知畏朝廷之法。而陛下羣臣。方平  
 居時。聚談切齒。無不以諸將負國為言。及進言陛下。不過倚摠目前。為道責進身之資而已。至此事則未  
 嘗有一言及之者。豈以為細故而不足言也哉。揣陛下非所樂聞。而不以告耳。殊不知陛下專于用恩。恩  
 過而驕。有司時一警焉。是使陛下結其心者。愈固而愈深也。何不樂聞之有哉。何謂運之以權。臣聞取將  
 如馭馬。必馭者之力。足以勝馬。然後周旋曲折。惟我之聽。不然。竊術詭譎。毀首碎胸。雖陸步之間。不能使  
 之前矣。高祖之諸將。其梟雄而難制者。莫如韓信。方其圍于滎陽。漢固危甚。人人懷去就之心。高祖一旦  
 入其軍中。自稱使者。即臥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蓋不知也。及信下魏。代。輒收其精兵。以距楚。  
 既項羽死。垓下。則又盡奪其軍。徙為楚王。以信之材。而周旋曲折。惟高祖之聽者。豈不以其智足以勝之  
 故耶。故信嘗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是信自知其材。惟高祖足以制已。故甘心俛首為之用。而不辭  
 也。大抵人君之于將帥。必有得其要領。而使之心長誠服者。謂解衣推食。使足以得其懷心者。果非也。唐  
 憲宗時。劉闢叛蜀。宰相杜黃裳。度惟高崇文足以破之。而崇文素憚劉闢。使人謂曰。公不奮命。當以旌代。  
 崇文懼。盡力縛賊以獻。是以旌代崇文者。黃裳得其要領也。高祖之用韓信。其術豈亦出此哉。今陛下諸  
 將。倉卒之時。可收其精兵。而用以自衛乎。于立大功之時。可奪其全軍。而使之歸鎮乎。臣有以知陛下不  
 能矣。幸今諸將皆驕。常才。固不足深忌。萬一有如韓信者。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如此則平居之時。亦當  
 深察其姦。如以劉闢代崇文之術。不可不知也。何謂別之以分。漢高祖謂功臣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  
 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如蕭何則發縱指示者也。蕭何用兵。謀臣  
 坐于帷幄之中。以出籌策。而將帥則聽命于前。為之役使。此命之所以一。而功之所以成也。高祖之所與  
 謀者。蕭何。張良。陳平而已。彭越。張敖。不得而預也。劉先主所與謀者。諸葛武侯而已。關張之徒。不得而預  
 也。唐太宗所與謀者。房喬。杜如晦而已。英。衛之徒。不得而預也。今謀臣之任宰相。執政而已。陛下以為謀

之不威。歛。慎擇而身之可也。獨不可使武夫參預其間。竊觀陛下對大臣。不過數刻。而諸將皆得出入禁  
 中。是大臣見陛下有時。而諸將無時也。臣非不知艱難之時。陛下欲得其心。姑與之無間。然此曹何所知  
 識。必不能上補聰明。不過入則希求恩澤。出則憑藉權勢而已。比道路流傳。遂以為陛下進退人材。諸將  
 或預焉。以陛下英睿。擇善而從。顧于此曹何有。然致是言者。恐必有可疑之迹。不可不慎也。又廟堂者。具  
 瞻之地。大臣為天子建立政事。以號令四方者。今諸將。率驟謁徑前。便衣密坐。視大臣如僚友。百端營求。  
 期于必得。而後已。朝廷豈不懼卑哉。祖宗時。武臣莫尊三衛。見大臣必執挺趨庭。肅揖而退。非文具也。以  
 為等威。不如是之嚴。不足以相制。以今觀之。一何陵夷之甚耶。兼國家出師遣將。詔侍從集議者。所以慎  
 之重之。博衆人之見也。而諸將必在焉。夫諸將者。聽命于朝廷。而為之使者也。乃使之從容預謀。彼既各  
 售其說。則利于公。而不利于私者。必不肯以為可行。便于己。而不便于國者。必不肯以為可罷。欲責其冒  
 鋒鏑。趨死地難矣。臣愚以為自今諸將。當律以朝廷之儀。每有奏陳。必使之如。有司之式。毋數燕見。其至  
 政事堂。亦有祖宗故事。且毋使參議論之餘。庶名分不至混淆。而可以責其功效。是三說者。果行。足以駕  
 馭諸將矣。何憂乎保民。何難乎弭盜。何患乎遏寇哉。若夫國財之生。則臣願陛下毋以生財為言也。自五  
 六十年來。士大夫喜操生財之說。民窮至骨矣。今四方莽為盜區。國家所有。不過數路數十州而已。所謂  
 生者。必生之于此數十州之民。古者以暴賦橫斂為非。尚有賦斂之名也。今則直奪而已耳。古者以收大  
 半之賦為非。尚有其半也。今則直盡而已耳。南畝之民。寒耕暑耘。黧面塗足。終歲勞苦。而不厭糠粃者。陛  
 下不得而見也。胥吏坐門。朝暮不得休息。愁歎之聲。日與死比者。陛下不得而聞也。貼妻賣子。至無地可  
 容其身者。陛下不得而知也。尚何以生財為哉。惟有痛加裁損。庶幾乎其可耳。外之可以裁損者。軍中之  
 冒請。內之可以裁損者。禁中之汎取。何謂軍中之冒請。朝廷不得已而取民之財。當一銖一縷。一粒以養  
 戰士。今一軍之中。非戰士者。率三居其二。有詭名而請者。一人而挾數人之名是也。有以使臣之名而請  
 者。一使臣之俸。實兼十人戰士之費。而行伍中使臣大半。是養兵十萬。而止獲萬兵之用也。有借補官資  
 而請者。異時借補。猶須申稟朝廷。謂之真命。今則一軍之出。四方游手者。無不竄名軍中。既得主帥借補  
 便悉支行。祿廩。與命官一同。無有限極。訪聞岳飛軍中。如此類者。幾數百人。州縣懼于憑陵。莫敢訶詰。其  
 盜支之物。至不可勝計。不惟是而已。自軍興以來。州縣貪殘之吏。恣患盜賊之不來。一聞入境。則便置軍  
 期司。率斂民財。無復稽攷。恣為侵漁。與盜無異。此而不治。雖財賦日生。于國家果有秋毫之益哉。何謂禁  
 中汎取。臣竊觀國家軍兵之餉。百官之廩。乘輿之俸。悉在有司。而禁中時有須索。如戶部銀絹。以萬計。禮  
 部度牒。以百計者。月有進焉。以陛下清心寡慾。必無嬖橫橫給。宴游修費也。以陛下恭勤節儉。必無營繕  
 浮耗。使令安于也。然人主用財。要須有名。使有司預聞。用而無名。是取民膏血。擲而棄之溝中耳。至于度  
 牒。則國家以虛名而權天下之實利。陛下用之以重則重。陛下用之以輕則輕。免一時措斂之瘡。而實  
 濟軍興之用。誠非小補。幸毋以為方寸之紙。捐以予人。而不知惜也。若內外竝加裁損。大農之計。雖未知  
 有餘。其視不知節用而專務生財者。有間矣。陛下所以詔臣者。臣固已舉陳于前矣。而臣有私憂過計者。



敢復言之臣聞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蓋患之不可不豫防者如此自古以兵權屬人久而未有不為患者豈不以予之至易收之至難不蓋圖之後悔無及耶昔以六卿帥師而卒于分晉者六卿也魯以三家帥師而卒于弱魯者三家也漢自元成兵在外戚而漢由是以亡唐自中葉兵在神策而唐由是以亂古今一理也此必然之理也國家以三衙管軍而一兵之出必待樞密院之符祖宗于茲蓋有深意今諸將之驕密院已不得而制矣臣恐寇平之後方有勞聖慮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與而在蕭牆之內也臣嘗觀自古偏方霸國提兵者未嘗乏人豈以國家四海之大雖曰多故而將帥之材遂至寥寥如此哉意偏裨之中必有英豪特為二三大將抑之而不伸耳臣以為及今之時常用漢建諸侯之法衆建之而少其力精擇偏裨十餘人人裁付兵數于直隸御前而不隸諸將合為數萬以漸銷諸將之權此萬世計也惟陛下毋以臣人微而忽其言不勝幸甚

撫州奏乞罷打道戰船等事

竊惟陛下屢降明詔求直言欲開民間疾苦朝廷闕失盛德之事也臣幸以侍從蒙恩領州熱疾苦而不為陛下言臣則有罪臣嘗聞孔子之言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或問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兵去食夫食之與兵不可去也明矣聖人豈不知此而願獨存區區之信哉以為不信之禍甚于無食無兵不可不慎也陛下即位以來詔令之下未嘗不以恤民為言憫惻丁寧出于誠意官吏于常賦外秋毫及民者輒論之是宜父老扶杖往聽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如書傳所載也臣伏觀近日百姓見朝廷命令之煩反嘻笑咨怨其故何哉陛下以空文示民而民莫之信也何則財利之在人間非無量數之物也譬一厄之水酌之一厄則竭矣豈復能供饋釜之用乎國家逐路逐州逐縣之財皆有成數量入為出其理當然今朝廷不問一路多寡有無而責之漕臣漕臣不問多寡有無而責之郡守郡守不問一縣多寡有無而責之縣令今日移文曰為某事支係省錢若干不問其理而責之若其支係經制錢若干不問其理而責之承承者以威命臨之上下便文遞相逃責至縣而極矣推移不行則浸民脂膏以應期會此所以陛下有愛民之心而民莫之信也且以臣所領一州言之歲得酒稅錢不過六萬緡而月積大軍起綱水腳官吏軍兵請給衣服打箭頭鐵葉等錢歲常用四十餘萬緡不知此錢從何出哉雖積欠當備而積欠非朝夕可得以為不取之于民是欺陛下耳然倘有可議者曰速改之難臣請試指目前一兩事最急而病民者言之打戰船實餉餉毛是也本州正月初六日准安撫轉運司指揮撫州打戰船二十二隻限五月畢出遠限期官吏重責與憲臣承命惶怖即時行下諸縣計置材植人工方欲施工間二月初六日又准安撫轉運司指揮本州改造大機車戰船二十二丈十六丈各一隻本州辦集工料如前三月初四日又准安撫轉運司指揮分拋二十六車船各一隻下撫州候機打道三月初六日又准安撫轉運司指揮分拋二十車船一隻下撫州候機打道應期打道前後四艘未嘗一同雖其未止于打道二十車船一隻安撫轉運司每承聖旨指揮輒有改易民間莫知執守數月為之騷然今方候降機不知其機如何豈復當改易也木植人工驅而致之水濱去州百餘里一月餘矣機未至間勢當復散散而復集是

重擾也不知此役何時已耶建議者必曰官降度牒矣何以民為不知軍興以來度牒重重相因雖減價不售今又州州承打船拋降倉卒安能成錢亦其錢豈能及朝廷所降之數哉借使便得此錢以官錢貼支猶須四倍其數民間之費又常數倍于此蓋船之大者二十二丈法常用材四丈有餘此材非深山窮谷中無有也挽而致之水濱豈一日之工一人之力哉船之可用不可用非臣所敢知但見江西地理素薄民生甚微方此耕蠶之時舉家暴露畝田桑柘然不得為卒歲衣食之計人人愁歎陛下所當恤也不知誰為陛下畫此得無用程昌寓之言乎昌寓人材難逃聖鑒是果足與參議論其功名之人哉陛下聽其言而使數路生靈為之嗷嗷臣竊以為過矣至于箭箠翎毛有司常計實用之數下所產州郡收買撫小州也歲買箭箠二百萬翎毛一百餘萬一州之數如此總諸州蓋不可勝計矣亦安用其數如此之多乎大抵地非所生必求之他郡今他郡各憂不足安能及人此其價所以十倍也故一箠之直幾百錢而翎毛則尤難遊集至有縣令以翎毛決事者詰朝訟者執翎毛羅立于縣庭之前往往旋捕鴈雉鴉取之物被其毒矣豈特民乎夫民既無聊如此而江西一路數千里之間羣盜處處盤結以為勞而為民不若安然作賊萬一羣起合而為一豈不為陛下宵旰之憂乎況方解嚴之時尤當愛惜民力若平居無日不擾不知四方有警陛下何以待之臣所以夙夜為國寒心者此也此皆陛下與大臣畫可惟懼之中而臣乃以區區之愚妄言于闕庭數千里之外其不為陛下信也必矣然事固有不可忽者陛下胡不遣一二忠信之臣按行而巡問之乎儻不如臣言臣當受罔上之罪萬有一分可採陛下何忍驅數州赤子使之相延而為盜哉臣不勝憂慮待命之至取進止

奏論諸將無功狀

臣竊惟金人為中國患雖已五年而自陛下即位以來祖宗土宇日蹙一日生靈塗炭歲甚一歲臣嘗稽之載籍雖至微弱之邦至衰闕之主敵人臨境猶能使其國人勉強一戰未聞以堂堂中國之大州縣所存者大半陛下英明之資勵精求治無失德于天下而敵騎長驅去巢穴萬有餘里如入無人之境至山東則破山東至淮南則破淮南至浙江則破浙江嘻笑而來飽滿而去坐令原野厥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宗社不絕如綫以萬乘之尊至于乘桴入海俛俛然未知稅駕之所其所以至此者何哉將帥不得其人而陛下所以取將帥者未得其術也今陛下所謂將帥者誰乎臣知之矣不過曰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瓌之徒是也論其官則膺節鉞之重視執政之班有韓琦文彥博所不敢當者其寵可謂極矣論其家則金帛充盈所友者錦衣所食者玉食奢豪無所不至雖與臺廝養皆得以功賞補官至一軍之中使臣反多卒伍反少其志可謂驕矣平時飛揚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焚掠驅擄甚于敵人者陛下不得而問也據重兵居閒處遠備設錫賚者陛下不得而吝也然天下之人猶謂陛下寬之至此者防秋之時責其死力耳及敵人之來是數人者曾不能為陛下施一鐵之勞獨張俊明州僅能少抗若更堅守數日待敵再來乘其機會極力勦除敵必終身懲罰不敢復南此則俊忠于陛下也其利害豈直為今日計哉奈何敵未退數里間遽狼狽引軍而行其引軍而行也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以為寇性強復







紛也。伏望睿慈速罷源、仲謙。別選修飾廉平之吏。毋使十四州之民。謂朝廷用人。復如前日之謬。善人聞之。解體。姦人得以乘間窺伺。其害非細。所有呂源除兩浙轉運使。姜仲謙除兩浙轉運副使。詞頭。臣未敢撰進。

浮溪集卷二

奏疏

論淮南屯田

臣竊惟國家遭金人之禍。于今五年。無歲無兵。而去冬之役。振古未聞。適者盤礴之師。至江壩不渡。此陛下憂勤上通于天。而天贊我也。然臣嘗觀古者。兩敵相持。所貴者機會。此勝負存亡之分也。敵兵既退。國家非暫都金陵不可。而都金陵。非盡得淮南不可。淮南之地。金人必不能守。若為劉豫經營。不過留簽軍數萬人而已耳。蓋可驅而去也。淮南游羅金人蹂躪。且羣盜繼之。民去本業。十室而九。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流移之人。心已棄決。非朝夕可還也。國家欲保淮南。勢須屯田。則此田皆可耕墾。臣愚以為正二月間。可便遣劉光世或呂頤浩。率諸頭領招人馬。過江營建寨柵。除現存人戶田產不可借外。其餘流移未還者。明降指揮。各借五年。使諸軍分地而耕。俟糧食充盈。規模已定。然後徐步而圖中原。既固行在藩籬。且清東南羣盜。此萬世一時也。取進止。

論僑寓州郡劄子

臣聞自東晉以來。累朝皆治金陵。當時中原。為五姓所據。于江南北僑立州郡。納其流亡之人。故江都謂

之南兗州。則兗州之人所居也。京口謂之南徐州。則徐州之人所居也。以至南豫州。南司州。亦然。比金人入寇。多驅兩河人民。列之行陣。號為簽軍。彼以數百年祖宗涵養之恩。一旦與我為敵者。豈其本心哉。特妻子父兄。為其劫質。以死脅之。出于不得已而然耳。固未嘗一日忘宋也。今年建康。鎮江。為韓世忠。岳飛所招。通歸者。無慮萬人。其情可見。臣愚以為莫若因此時用六朝僑寓法。分浙西諸縣。悉以兩河州郡名之。假如金壇。權謂之南相州。許相州之人。皆就金壇而居。其他類此。無事之時。多印文牒。先行散布。使皆明知國家優恤之意。俟其入寇。徐以旗幟招之。彼既知所居各有定處。粗成井邑。父兄骨肉。親戚故舊。皆在其有無足以相通。禍患足以相救。與鄉居無異。亦何為而不居乎哉。況浙西州縣。昨經焚劫之後。人遺殺戮。戶絕必多。如令有司籍定田產頃數。以待僑寓之人。計口而給。與土人雜耕。撫存老幼。係累其心。俟稍安居。料其丁壯。教以戰陣。皆精兵也。必爭先用命。永無潰散。與夫從彼驅擄。反為我敵者。其利害豈止相萬哉。取進止。

奏論趙士瑗高郵軍再任不當狀

臣竊以人主之柄。賞罰而已。賞必及善。然後人知所勸。罰必及惡。然後人知所懲。未聞且賞且罰。而可以為政也。謹按趙士瑗。始以蘇運赴官。不肯受代。朝廷怒其稽違。特降兩官。又緣自陳四任堂除。粗有勞效。乃發運使李祐劄子保奏。復令在任。臣不知朝廷以士瑗為是耶。為非耶。若以為非。則方命不從者。幾四凶之罪也。不應使之在任。若以為是。則借留在任者。漢循吏之恩也。不應使之降官。以一士瑗之身。而一日之間。可賞可罰。臣竊惑之。且士瑗自陳歷任有勞。至據其所隨。推之不去。公違詔條。不顧義理。亦可謂無廉恥甚矣。縱方今乏材。豈無一人可治高郵如士瑗者耶。況新除人別與差遣。在任人遷延依舊。使有力者交結當權。無日不居官。無援者待闕及期。輒為人所奪。有十年不筮一日之祿者。宜和之風也。今陛下中興。當痛革此弊。奈何因士瑗復啓僥倖之門耶。臣以為不罷士瑗。恐人人效其所為。苟欲貪祿。則冒取自陳。及計會監司。僥倖保奏者。皆得之矣。此風漸不可長。伏望聖慈。別擇能吏。知高郵軍。或且令蘇運赴任。斥去士瑗。為後來鄙夫之戒。所有趙士瑗依舊在任降兩官詞頭。臣未敢撰進。

奏論邢煥孟忠厚除授不當狀

臣聞人主之政。公與私不並行。恩與法不兩立。以公滅私。以法奪恩者。治。以私害公。以恩撓法者。亂。此古今不易之道也。陛下以邢煥為中宮之父。易文資從武。中外之人。莫不以為當。而稱贊聖德不已者。以其出于公法也。至以孟忠厚為係隆祐太后之親。令依舊文資。中外之人。罔然不語。致臣僚交章論奏。雖煩聖訓諄諄。諄諄終莫能弭者。以其出于私恩也。昔漢明帝馬后。為章帝之母。帝欲封其家。太后屢辭不許。帝重請曰。漢與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為王者。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其言可謂切至。而后終不從。至數年。僅許封關內侯而已。彼外戚封侯。漢法也。而明德拳拳如此。豈不以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宗族太寵。非己之福耶。故自古欲觀母后之賢否者。無他。在于能遠外家之寵。與不能耳。隆祐太后盛德著聞天下。三十年于茲矣。今一旦以忠厚之故。使陛下屈公法而隆私恩。臣恐海內之人。非特



得以議陛下。而于隆祐亦不能無疑。非所以成隆祐遠嫌之德。而全陛下孝養之誠也。此事所係非輕。臣不敢緘默。伏乞睿慈。檢會以前臣僚章疏。詳加省覽。早賜施行。所有那煥、孟忠厚、曹廣行下指揮。臣未敢施行。

奏論宋晦落職不當行詞狀

臣昨論王革等不當因赦復職。陛下親降德音。以為王革等係參酌元犯。降等陸敘。今來臣寮論列。若全不敘復。即不登極赦恩。可于逐官更行減等降職。臣狂瞽之言。既蒙陛下留聽。又煩聖訓。委曲開諭。如此。臣雖至愚。豈不知幸。然臣區區猶有不能已者。敢因宋晦再為陛下陳之。臣聞慶賞刑威。曰君言賞而人不以為慶。刑而人不以為威者。非人君之道也。陛下自臨御以來。半年于茲矣。宵衣旰食。側躬修行。非不勵精焦勞。是宜天下之人。無不畏威而懷德。然兵出則叛。將用則北。士大夫方命偃蹇。莫知聽上。其故何哉。以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故也。其賞罰不當。莫甚于因赦復職之人。昔齊侯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惡惡也。曰。若子之言。賢君也。何至于亡。父老曰。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自崇寧以來。綱紀日紊。其兼官據勢者。非實結權倖。則權倖之親也。非誤國開邊以取賞。則奴事閹宦以進身也。如此等輩。皆僕厮之材。本非士類。乘時諂諛。攘取公器。如盜賊然。攻其平生。一無分毫可得之理。以此清議不伸。搢紳道喪。天下切齒。馴致今日之禍。幸陛下中興清議。亦望稍伸。搢紳亦望立志。承平之風。庶幾可復。彼一時變竊之人。雖盡行削奪。適遺其素分耳。況名位已極矣。家資已積矣。子弟已官矣。親戚已驥矣。士大夫猶謂有已不可追奪者。為國家之恨。今日陛下亦既深知其非。乃徒以赦恩之故。復使曩然玷汗清賞。將使終身保其寵榮。一何小人常幸。而君子常不幸耶。臣恐陷郭君不能去惡之戒。而四方解體也。或謂登極赦者。人主非常之恩也。于此而不復。非所謂曠然一新者。臣以為為赦所當復者。復其階官耳。職不當復也。何以言之。階官者。積歲月可至。而職名者。人主所以待天下英俊。一時甄擢之權。苟非其人。終身莫得而至也。且謂之復者。言其才足以當此。偶緣過失奪之。今赦其過失。復之耳。既止緣循。初無當得之理。何名為復哉。若小人其初得之如此。其易既得之後。奪之如此。其難。則英俊之人。有以相謂矣。曰。我何以砥礪為哉。正使喪還。不過與此曹等耳。欲望風節之彊。事功之立。豈不難哉。議者又謂彼職名者。朝廷既已與之矣。若奪而不還。如吝怨何。臣以為人主與奪。但問其當與不當而已。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以其公也。李吉甫相憲宗。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亦不聞其吝怨也。彼管仲、吉甫、人臣耳。猶能使人退讓如此。豈陛下以人主權勢之利。革數十年名器之濫。而憂此數鄙夫不樂哉。臣以為如宋晦輩。治之不勝其多。何足一一煩朝廷詞命。伏望陛下詔有司。取會凡有職名者。自觀文殿學士而下。直秘閣而上。共若干人。每職分為一等。每等集為一類。各具得職奪職因依。及其人勞劾過惡。申三省。用祖宗舊法。每等止留數人。無其人則闕。其餘取旨。雖未奪者。悉行追奪。不止于不敘復而已。又有雖管落職。而寄祿官叨稱至銀青。或通奉、正奉者。皆前日姦兇邪佞之人。非所得。亦乞降至中大夫而止。臣又聞昨降指揮。前宰執子弟。因恩澤帶貼職及待制以上者。並罷。而近日

鄭修年。儼年。公然以雜學士乞見。朝廷亦不問而許之。錢蓋以誕謾落職。初未嘗復也。而于奏狀擅帶龍圖閣待制。而羣臣亦無一言及此者。臣竊未喻。臣愚欲乞如修年、儼年。並明降指揮。執為常得。執為常罷。指定姓名。鑲版施行。如錢蓋者。問其何以復職。如無所因。即重行黜竄。庶幾卿士大夫。共為陛下守此名器。轉成中興之業。所有宋晦落職詞頭。臣未敢撰進。

奏論金人留建康乞分張浚軍馬策應狀

右臣昨自三月末。得之傳聞云。金人在建康築城為度夏計。臣雖幸其不然。然心竊憂之。以為中國困于強敵。而得少休息者。正賴其不能觸熱。故常已塞方至。未暑先歸。吾于半年間。汲汲措畫。猶每歲奔命不暇。今若縱其度夏。則長為巢穴。無所忌憚。不知朝廷何以枝梧。泊到行在。聞韓世忠列戰艦江中。遮其歸路。日有所獲。且言金人窮蹙之狀。臣竊欣幸。以為三月所傳誕妄耳。續觀黃榜備錄。韓世忠捷奏。又謂朝夕必可掃除。今近二十日矣。其耗寂然。未必皆實。兼數日人自常潤來者。皆云。敵于蔣山雨花臺。各筍大寨。抱城開河兩道以護之。及穴山作小洞子。以為逃暑之地。陸增城壘。水造戰船。而采石金人已渡復回者。疊疊不絕。今且五月矣。比常年去已月餘。乃反去而復回。其欲留建康明甚。如此則與三月所傳。又似符合。臣聞金人動設詭詐。尤喜為窮蹙之狀。以疑我師。我師墮其計中者。前後非一。今安知其本為度夏計。而陽為窮蹙者。特以疑我師耶。建康為東南咽喉。國之門戶也。天下轉輸。朝廷號令。未有不由此而通者。若金人果據此為巢穴。則東南饋餉遂絕。如人扼其咽喉。守其門戶。果得高枕而臥乎。不知羣臣日至上前。亦嘗有反復及此者否。豈遂以為無事。而所當講者。承平之先務乎。抑揣陛下非所樂聞。而不以聞也。不惟是而已。人既扼我咽喉。守我門戶。則羣盜亦將視我緩急。以為向背。國家果有力能使之退聽屏息乎。況又有意外之憂。所難言者。不得不慮。臣愚以為此事所係非細。廟堂當若救焚拯溺。朝夕在念。及五六月間。我師便利之時。會諸將與世忠一舉掃除。非特去目前之患。將使懲創終身。不敢復南。其利害豈不相萬哉。雖聞近遣張浚提兵過江。節制浙西人馬。迺遲前去。以為策應。此固陛下長算也。不知張浚果能為陛下有慨然立功之意乎。臣愚欲乞專差得力使臣數人。齎陛下宸翰。星夜兼程。自襄鄧荆湖。以來迎張浚軍。令分數萬人順流而下。仍于上流自計置糧斛。載以自隨。彼張浚軍既皆新人。必精銳可用。且敵人見上流之師。突然而至。莫知其數。必破膽奔潰。此制敵一奇也。如其不然。八九月間。氣候稍涼。彼得時矣。機會一失。雖悔何追。伏望睿慈。不以臣言為愚。輕此賊。忽此事。特加採納。不勝幸甚。

論蘇良治轉官不當狀

臣竊以國家承平幾二百年。朝廷安富尊榮。中原初未嘗有犬吠之警也。一旦姦臣唱為取燕山之計。貪功嗜進之徒。如納奔酸。希慕恩賞。卒之寇騎再犯都城。喪地數千里。百萬生靈。肝腦塗地。二聖北狩。至今未還。其禍蓋始于燕山。今士大夫聞說當時之事者。無不流涕痛恨。尙復忍論當時之功乎。蘇良治臣不知其何人。亦不知其功狀虛實。但今日而錄燕山之功。實為非政。且良治一人被賞。其類必多。將源源而來。朝廷與之。則其失愈甚。不與。則恩施不均。恐于綜核名實。鼓舞四方之時。非所以訓臣愚。伏望聖慈明



詔有司。凡燕山之功。更不收斂。庶幾杜塞無名之賞。慰天下忠臣義士之心。所有蘇良治轉官詞頭。臣未敢撰進。

乞懲勸均稅狀

右臣先奉敕與三司同共詳定均稅。已立條約。下諸路監司行去訖。竊以為國家凡欲立事。當先使賞罰明白。然後事無不成。伏見職方員外郎秦植。前通判德州事。均立縣稅。皆得平允。竝無人戶詞訟。若與庸愚之人。煩擾敗事。同歸常調。一等殿最。則能吏解體。必無成功。伏望朝廷察其勤瘁。優加酬獎。并其餘均稅官吏。隨其功過。量行懲勸。則來者視之。無不盡力矣。

乞修日曆狀

臣昨待罪禁林。嘗于經筵面奏。本朝實錄。自艱難以來。金匱石室之藏。無復存者。伏觀列聖自哲宗皇帝而上。皆有成書。流傳人間。頗有其本。朝廷已訪而藏之。御府矣。若太上皇帝。淵聖皇帝。及陛下建炎改元。至今三十餘年。竝無日曆。乞詔有司。纂述。未見施行。臣竊惟自古無國無史。史未嘗一日無書。晉謂之乘。楚之謂權。魯謂之春秋。以此見無國無史也。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四時具。謂之編年。以此見史未嘗一日無書也。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本朝。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故書稱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曆。修而成之。謂之實錄。所以廣記備言。垂一代之典也。若曠三十年之久。漫無一字之傳。將何以示來世乎。此其不可不纂述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則國家守文者。不可無史。蕭何入秦。先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呢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以何得秦圖書也。則國家創業者。不可無史。今陛下躬受天命。雖名中興。實兼創業守文之事。乃一代典章。殘缺如此。恐于理未安。此其不可不纂述二也。恭惟太上皇帝。聰明睿哲。之資。孝友溫恭之德。瞻咨臣下。言必成文。裁決事機。動皆合道。在位二十餘年。未嘗刑一無罪。殺一不辜。涵養生靈。耕桑萬里。視唐虞三代。無不及焉。淵聖皇帝。恭儉憂勤。招延聽納。雖登至尊之日淺。而膏澤浹于人心。止緣姦臣。誤朝。馴致遐狩。今若無書紀實。恐千載之後。徒見一朝陵遲之禍。而不知二聖積累之功。深茲事非輕。羣臣當任其責。此其不可不纂述三也。自古史官無所不錄。況三十年之間。朝廷之施設。豪傑之謀謨。政事之廢興。人材之進退。禮文之因革。法度之罷行。歲事之豐凶。羌戎之服叛。有本有末。有源有流。一法弛而不書。則一法熄。一事略而不載。則一事廢。且當時羣臣。間有在者。以為忠賢。耶。不著其素行。安知其可嘉。以為邪佞。耶。不條其宿姦。安知其可棄。苟因散逸。遂廢其書。豈孔子及闕文之義哉。此其不可不纂述四也。公羊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孔子作春秋。于定哀。則其事詳。隱莊。則其事略。聖人猶爾。況其他乎。中原失平。三見閔矣。及今耳目相接。尙可追求。更數年間。事將湮沒。雖有良史。真知所憑。況比年風俗之衰。公論不立。士大夫取予。皆出愛憎。因一事。為一人。而著書行世者。多矣。若不乘時訂正。則數世之後。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是非混淆。白黑顛倒。小人之說行。而君子受其輕矣。可不懼

哉。此其不可不纂述五也。臣政和中。為著作佐郎。修太上皇帝日歷。東觀凡例。臣預聞焉。今所領州。又幸經兵火之餘。獨不殘燬。視諸故府。案牘具存。如御筆手詔。賞功罰罪之文。尙班班可攷。失今不輯。臣實惜之。古之有國家者。雖顛沛中。史官不廢。況今邊烽稍息。羣盜屏除。正朝廷蒐討補闕之時也。伏望睿慈。許臣郡政之餘。將本州所有御筆手詔。賞功罰罪文字。截自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年間。分年編類。仍量給官錢。市紙劄。募書工之類。繕寫進呈。以備修日曆官採擇。

貼黃

臣契勒御筆手詔賞功罰罪文字。但見當時所頒命令。若除受差遣黜陟。與臣僚出處始終。則有所授告劄。或家集行狀。今湖州士著。及流寓士大夫家。未嘗被兵。藏書具在。如陛下從臣纂集。乞并賜移文。于逐家取上件文字。錄訖付還。庶幾相成編帙。伏候教旨。

湖州奏乞修魯公祠并賜額狀

伏見本州城東能仁院。有唐顏真卿祠堂一所。謹按石刻。真卿以大曆七年。自撫州除湖州刺史。逮今四百餘年。州人奉祠不衰。前此為湖州刺史者多矣。而此州獨尊奉于真卿者。豈非以忠義感人。有不能忘者耶。自艱難以來。州縣官吏。日以軍興為憂。如真卿之祠。見為不急。棟宇傾仆。將就泯滅。臣實惜之。竊謂方今多事之時。所以昭勸羣倫者。忠義為首。而名節最白。莫如真卿。昔章聖皇帝東巡。嘉張巡。許遠之節。至親幸其祠。所以旌異代之忠。示將來之訓。真卿風烈。誠不在巡。遠之下。幸車駕駐蹕臨安。真卿之祠。適在旁郡。若不特加崇獎。恐無以慰邦人之思。欲望聖慈。量給度牒十餘道。付臣市材葺治。顯遺直之魂。激懦夫之氣。誠非小補。如蒙俞允。仍乞賜一敕額。伏候教旨。

書局轉官辭免官劄子

右臣昨蒙指揮。編類上件詔旨。雖訪尋壁。輒緝缺文。以備史官之求。粗有區區之志。然未嘗筆削一字。與章故不殊。有何勞能。妄叨顯秩。況臣方食奉祠之祿。日愧空餐。恨無毫分仰報。知遇。豈有偶緣一事。便冒遷官。非惟愚分難安。實懼人言可畏。所有詰命。不敢祇受。



恭惟皇帝陛下。識照幾微。誠參化育。早毓神明之育。茂昭文武之英。有開必先。既詠謳歌之畢集。惟德是輔。將神祇祖考之咸安。當承再造之休。乃守一謙之益。三靈交儀。四海瞻依。惟聖人所貴于因時。凡天下莫先于定分。今九廟尙虛于禩獻。兩河未入于輿圖。繼體守文。當亟收于來俊。宅中國大宜深究于遠圖。備差一日之幾。孰啓千齡之運。伏望皇帝陛下。俯占輿誦。光御法宮。泚中國而撫四夷。履至尊而制六合。雖以位爲樂。非堯舜之本心。然其命維新。蓋周邦之舊物。瞻威在望。得請爲期。

羣臣賀皇帝登寶位表

天啓昌期。御羅圖而出震。人瞻睟表。負輔展以當陽。既三靈宗社之有歸。將萬世人民之永賴。竊攷帝王之受命。殆將今古以同符。必國步艱難。始天地出非常之主。及治功宏濟。乃子孫承罔極之休。恭惟皇帝陛下。勇智自天。英明冠古。躬返棧還道之儉。奮興衰撥亂之剛。方率土之謳吟。共思劉氏。宜昊穹之厭敷。專在舜躬。爰除高邑之壇。俯應大橫之兆。取炎精用事之月。即藝祖與王之邦。有三千同德之臣。共扶鴻業。用七百卜年之數。重立丕基。方圖政事之修。獨運神明之斷。豈止兩河之復。即觀二聖之還。臣等幸備周行。獲逢嘉會。接千歲之統。交侵行殄于四夷。盛九寶之儀。率舞但同于百獸。

車駕移蹕臨安府賀表

涓日上春。移都近甸。用虞書東狩之禮。示魏闕西歸之期。國步遼康。人心膏悅。竊以用永地于新邑。盤庚所之。靖民會諸侯于東都。宜王由之復古。不有真主。孰快遠圖。恭惟皇帝陛下。清明在躬。強勉行道。自寇戎之存入。爲宗社之深憂。側身修行。而志極于艱危。非食卑宮。而力圖于興復。始遊襄野。卒然雖假于問途。旋駐岐山。從者有如于歸市。既天心之悔禍。宜宇內之休兵。將返舊京。先移清蹕。越濤江而北渡。御方岳以中居。臣等屢時巡。適嬰郡寄。入關建策。莫輸成卒之忠。望日馳誠。徒喜長安之近。

車駕移蹕建康府起居表

江山地險。將定厥居。輿衛天行。先巡所守。會公侯方岳之下。覽形勢帝王之州。宇宙清明。華夷震疊。伏以盤庚五遷。而商人卒服。重耳三駕。而楚子莫爭。方宏遠之是圖。非宴安而孰戒。矧謀舊物之復。可諱屬車之勞。恭惟皇帝陛下。孝通神明。誠配高厚。雖居萬乘。躬會閔之至哀。爰整六師。據高文之宿憤。既王者不聞于有外。故春秋尤大于復讎。臣方奉真祠。莫居官守。與瑯琊而續晉之祀。竊陋前規。遊雲夢而縛信以歸。願求故事。

車駕親征起居表

萬旅戒嚴。六飛巡狩。法成周之時邁。張大漢之天聲。恭惟皇帝陛下。誠貫神明。資兼智勇。合羣英之策慮。與中丕之基圖。念問安猶隔于雞鳴。豈撥亂得辭于馬上。姑從簡約。用示憂勤。臣方遠闕庭。莫供牧圉。神戈所指。方令表度。以視師。清蹕之行。將獲呂嘉而名縣。

車駕巡幸起居太上皇表

年運而往。天時俄及于凜秋。日舒以長。物外方觀于浩劫。恭惟太上皇帝陛下。研幾繁表。探蹟寰中。既與

浮溪集卷三

表

羣臣上皇帝勸發第一表

天命有歸。將嗣興于景運。人心膏悅。咸暉就于至仁。雖辟表之非遙。猶鴻稱之未正。辱居近列。殊震危衷。伏念臣叨受國恩。早居法從。方百六朝廷之厄會。偶二三輔弼之無人。猥以庸虛。參其謀議。旋屬敵情之變。遂成天步之艱。二帝出郊。旣蒙塵而不返。九旒乏祀。將攝禪以爲名。所宜引死以力爭。願獨包羞而苟活。生雖可恥。志則甚明。蓋天下屯危。方苦存亡之未定。而古人事業。惟觀濟否之如何。使生靈相顧以無歸。雖濤瀆自經而奚益。輒慕周勃安劉之計。庶伸程嬰存趙之忠。儻奉真人。光膺神器。嗣一祖八君之傳序。慰四方萬里之謳吟。誓伏歐刀。致煩司敗。幸率土相從而歸啓。且諸侯不輟以事周。雖國鴻休。實臣素志。願假須臾之死。前瞻咫尺之威。伏望皇帝陛下。中奮英明。外符信順。受圖高邑之墟。趣駕未央之宮。盛九寶之禮。以見羣臣輯六獻之儀。而朝清廟。時方多故。幸少留黃屋之心。臣既無功。願自謹清宮之職。

上皇帝勸進表

天人同心。方嗣興于有德。宗社重事。可久曠于常尊。雖懇款以樂推。猶逡巡而牢避。凡茲俟命。安可措躬。



夫造物者遊。執育以天下為事。遺元珠于赤水。久矣相忘。飲膏露于金華。自然難老。臣等幸參法從。嘗侍清光。徒傾就日之誠。莫遂瞻天之意。〔案〕此表當是增康初漢為起居舍人時所作。因本集原日先後無次。類次于此。

皇太后還闕賀表

伏審皇太后。旋輿朔漠。正位東朝。惟一人修不已之誠。故四海觀非常之慶。恭惟皇帝陛下。德配高厚。孝通神明。躬行會閔。于九重。力奉委任。于萬里。雖天人之交相。實今古之未聞。十載中天。瞻鬱鬱葱葱之氣。一朝廣內。賦融融洩洩之詩。於昭夢日之祥。永享含飴之樂。臣屬嬰官守。阻造闕庭。方歎唐朝。屢下建中之詔。忽聞漢殿。一新長樂之儀。遙知坤極之尊。莫望天顏之喜。

星變百官請皇帝御正殿表

乾象垂精。稍拂清臺之候。聖心祗戒。久稽路寢之朝。既禋之酒。銷猶鼻儀之未復。凡居覆幬。孰不屏營。恭惟皇帝陛下。光紹祖宗。不膺麻數。革勤儉于一己。濟艱難之百為。雖功如堯帝之巍巍。與天同大。然心體文王之翼翼。無日不恭。比綠象緯之愆。昭示國家之戒。皆臣子素餐之過。何聖神軫念之深。乃遷黼座之尊。退避法宮之正。損厥奉御。出于精誠。然百辟晨趨。宜肅乾坤之位。四方秩請。願瞻日月之光。儻降次以自居。則在庭之安仰。伏望皇帝陛下。特回淵鑒。俯徇誠祈。稱警蹕以出房。垂衣裳而當。向明而治。合禮之宜。不惟安羣下之情。抑以答高穹之意。

星異請御正殿表

星宇經躔。茲為變異。帝居便坐。爰示焦勞。既蒙昭格之休。宜復敦臨之大。仰輸誠懇。未賜俞音。竊以聖人明精禋之文。儒者守災祥之說。求厥象類。捷于形聲。惟皇天篤佑于人君。乃垂譴告。在明主丕承于上帝。獨有寅恭。比妖象之下臨。雖有邦之所戒。執云憂責。上及聖神。若稽太史之占。靡推于數。躬正格王之事。不應以文。既損膳羞之珍。仍獨聲樂之奉。布詔書而求民瘼。開言路而達下情。其為報塞之誠。可謂精專之至。尚虞五事之闕。弗御九筮之居。于盛德以維光。在羣情而實懼。伏望皇帝陛下。俯稽邦典。參酌民言。正天子常陽之尊。副海隅傾日之意。瞻威在望。得請為期。

星變請御正殿表

保章瞻象。既除星祲之災。太僕詔王。蓋正朝儀之位。游市警言之漬。未蒙淵聽之移。敢冒威尊。再陳悃悞。恭惟皇帝陛下。憂勤御宇。寅畏事天。側躬如雲漢之詩。省己甚桑林之禱。比逢大異。尤軫清衷。靡臨便坐之朝。退即齋宮之次。雖星移應德。本絲和氣之乖。然人定勝天。卒致妖氛之息。精禋已通于上下。等殺宜肅于尊卑。尚屈天威。曷全國體。伏望皇帝陛下。順抑揚之理。協中外之心。躬秉璫璣。齊列宿左行之度。光臨黼座。示一人南面之尊。積此懇誠。祈于矜允。

宰臣進三省通用格式表

政省藏書。實紀機衡之要。儒臣奉詔。重加筆削之功。榮然陞次之新。成以緝熙之久。裁為信典。仰冒清光。

臣伏以帝有所興。雖本精神之運。事為之制。必求防範之中。蓋世無一定之宜。則朝有屢遷之令。既閱歲時之積。遂增品目之繁。不綜其歸。孰稽而決。況臺省紀綱之地。蓋國家政事之原。詒厥孫謀。嘗慮紛更之患。視諸故府。多仍曠駁之餘。顧雖日月之奚傷。正恐江河之易犯。懋昭成憲。有待聖時。肆垂三尺之文。盡削兩端之弊。恭惟皇帝陛下。政循周舊。法體堯成。惟聰明睿知。足以有臨。故號令文章。煥然可述。會萃累朝之式。編摩一代之書。蓋將垂裕于無窮。豈復習傳于既往。三聖相授。益為孝友之光。百世可知。奚取質文之變。部居綺錯。凡要星陳。臣等蚤以襄揚。總茲論撰。退慚未學。無國僑調色之才。願與羣工。遵文考儀。刑之典。

元命日百官乞詣寶錄宮行香表

天佑民而作之君。宜膺備福。臣歸美以報其上。冀効微忠。涖輪悃悞之辭。未動崇高之聽。敢同衆志。再冒嚴威。臣伏以至人無名。豈陰陽之能制。大德必壽。蓋臣子之願然。矧逢基命之辰。茂集紀生之慶。眷惟吉壤。夙有殊庭。標祕錄之新名。會叢霄之真馭。當肅朝紳之列。就增神策之期。閱六十日之回旋。時焉致款。祀億萬年之綿遠。意則無窮。茲愛戴之常情。非寅恭之過禮。敢圖睿聖。固執謙虛。謂將仁壽以同民。不欲福祥之專己。仰戴乾坤之大。益深淵谷之危。未賜聆從。若為退聽。伏望皇帝陛下。俯垂淵照。曲徇羣情。許令承學之徒。咸遂增高之算。雖華封至賤。祈年屢辱于堯辭。然莊語可稽。受命終期于舜獨。

賀建隆隆州城寨表

申畫封圻。城彼要荒之遠。列為郡縣。赫然亭障之新。方用夏以變夷。既由中而及外。同諸近服。錫以嘉名。伏以天下一家。王者必期于無外。日關百里。聖人務斥于提封。惟茲生聚之毗。自昔羈縻之域。采入其阻。往成于方。我陵我阿。不以山溪之險。有民有社。在吾邦域之中。來稱都護之屬。增廣職方之籍。疆以周索。達于海隅。樓櫓相望。雖廣谷大川之異制。書文混一。豈故家遺俗之有存。坐成形勝之區。無復華離之國。恭惟皇帝陛下。神武不殺。聰明有臨。成乎安疆。聲教極舟車之至。同其實利。畏懷無缺矢之遺。坐令種落之居。皆置朝廷之吏。用充國金城之略。過伏波銅柱之封。幅員既長。錯地形之如繡。財賦底慎。哀方物以來。同我太平。惠于中國。臣等幸逢休運。親睹膚公。守在四夷。已扼襟喉之勢。對揚萬壽。願陳江漢之詩。

賀諸州祥瑞表

天地相合。充滿至和。舟車所通。獨為祥瑞。會四海之圖騰。獻中天之冕旒。悉驗囊籙之藏。若有機械之運。伏以福有象類。誠能感通。惟日新之德難名。則時萬之祥屢應。定樂章而為年紀。何可殫名。旅王命而詔史官。殆無虛日。恭惟皇帝陛下。功超治古。福浸黎元。蓋天其申命用休。故物皆不召自至。成非彫剝。駢奉巧以俱新。合若節符。越數州而並見。宜作春秋之一藝。載彰洪範之九疇。臣等親睹降康。敢忘歸美。上符瑞數千百所。既揜前聞。稱封禪七十二君。願求故實。

賀赤烏白鶴表

洽格時雍。祥昭羽屬。生皆異稟。疑丹素以成形。出若相符。信圖書之上瑞。必有召此。來非偶然。伏以鳥本



陽精。鶴知歲事。方聖祖紹隆于火德。適天時應在于金穰。宜爾珍禽。呈茲瑞質。孝能致哺。煌煌儀則之新。喜必傳音。鷺鷥羽毛之潔。用明諸福之畢至。執謂二蟲之無知。恭惟皇帝陛下。保合太和。緝熙純嘏。岐行。曠息。皆安性命之精。嶽貢川珍。盡發乾坤之蘊。是生神物。來相昌期。將合采而成章。乃同時而薦祉。迴翔。有焯。協周家王屋之符。粹美而真。異莊子雕陵之見。既九重之有託。寧三匝以求安。臣等幸列近司。喜逢。休應。有生咸遂。宜多可俯之異。同類相求。將致來儀之鳳。

賀黃河經夏雨不泛溢表

天眷弗違。水行斯應。盡伏黃流之奔猛。來符聖德之休明。伏以河入中原。行一十五郡。水失故道。蓋千三百年。方渚涯莫辨。馬牛之時。舉城郭皆為魚鼈之食。豈有安行于積歲。略無泛溢之類。波坐息堤。永無鄰壑。蓋伏遇皇帝陛下。誠參高厚。幽贊神明。九功皆出于天成。三策靡資于人力。氣涉桃華之候。民忘蟻潰之驚。南畝相望。多稼雲彌于四野。金堤不動。長橋虹峙于中流。宜鎮砥柱之銘。行觀珍圖之瑞。臣等幸陪近列。獲望榮光。端委以臨。既不忘于禹績。允猶而翕。將無愧于周詩。

賀解池生紅鹽及鹽實自生表

治格天休。祥開地寶。神功自著。盡輸鹽澤之藏。瑞色相鮮。獨表炎精之應。惟時並見。從古罕聞。竊以周觀安邑之池。晉實郇瑕之利。緊民仰食。與海分功。醴以千畦。必待薰風之至。凝而一色。每同積雪之珍。未聞春液之先堅。更與朝陽而爭煥。蓋天地作成之功。速。靡顯常期。故坎離融結之氣。交。合為瑞彩。恭惟皇帝陛下。不承三極。協用五行。眷惟廣鹵之源。實佐大農之用。方百神之受職。仍一德之昌期。宜爾坤靈。效茲川貢。成非人力。真潤下以作鹹。聚若霞敷。異然波而出素。史有特膏之美。人無淡食之嗟。臣等幸服遐僚。欣逢休應。既同梅實。助聖人神鼎之調。將致虎形。備重屋嘉筵之薦。

賀瀘南班師表

小醜亂常。敢憑陵于鼠穴。偏師薄伐。旋毀覆于梟巢。捷書流聞。戎漠震竦。竊以獵狄孔棘。十乘以之啓行。蠻荆來威。四方以之無侮。維二川之南鄙。有六詔之遺黎。雖種類凌微。莫能統一。而封疆交備。每輒寇攘。大張我師。采入其阻。未悔觸藩之禍。尙懷拒轍之姦。武節載馳。靈旗斯指。伐山通道。驍王旅之如飛。折賊執俘。信天聲之有赫。既掃除于妖孽。益恢扞于方隅。邊陲肅清。里閭安悅。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操德勇智。玩心神明。端拱九重之中。折衝萬里之外。沈機罔測。獨斷不回。于戈省躬。居無忘于遠略。鈇鉞飾怒。勳必克于仇方。矧絕塞之荒墟。宜指期而殄滅。臣叨備近職。預聞吉音。徒誦周雅采芣之詩。莫陪漢庭奉籥之慶。永言抃舞。實倍等夷。

江西提舉司賀冬表

日官祗日子朝。告陽來復。天子承天之意。與物咸亨。愛修亞歲之儀。茂對履時之慶。恭惟皇帝陛下。誠參化育。幽贊神明。朔復朔而謹治麻之端。形無形而體好生之德。推步舒長之景。數得周正。逍遙供奉之班。心存魏闕。

己酉年冬至巡拜道君皇帝表本

伏以日官推三統之元。茲為終始。王者會八能之士。以下豐凶。惟亞歲之佳辰。啓後天之遐福。恭惟太上道君皇帝陛下。道隆治古。澤在生民。雖孔子之居九夷。寢忘其陋。而黃帝之從七聖。未免于迷。既陽復于黃宮。宜慶回于丹扆。臣遠願茲久。結戀殊深。上漢殿萬年之觴。莫諸至願。御穆王千里之駿。惟祝壽歸。

庚戌年冬至表

伏以三微肇序。方迎舜日之長。萬類傾心。同望堯雲之遠。恭惟太上道君皇帝陛下。功齊列聖。道冒羣倫。溫柔寬裕。而足有容。夙諸民願。進退存亡。而不失正。允合天心。理極屯艱。時當亨復。臣久違溫清。徒軫夙宵。聽解谷之新笛。于占則吉。知襄城之法駕。不日而旋。

辛亥年正月旦表

伏以接千載之統。推神筮以膺期。上萬年之觴。御端朝而受祉。若稽故實。遙企清光。恭惟太上皇帝陛下。體道粹精。怡神沖漠。方席宗統之慶。遞成國步之艱。帝堯游汾水之陽。久忘天下。文王遇明夷之卦。益見聖人。臣自遠威顏。游更時序。當機衡之載復。恨旒辰之猶除。鴻臚雖實。莫附帛書于沙漠。風濤中阻。徒瞻雲氣于蓬萊。

紹興十五年元會賀表

接千歲之統。方啓昌期。慶九實之儀。大朝獻歲。會響標于率土。瞻旒展于中天。恭惟皇帝陛下。道冠羣倫。澤流億世。天休滋至。知受命之惟新。治具畢張。見修文之益備。臣久處法從。叨領真祠。聞盛典之復行。與情而交慶。受四海之籍。遙企于垂衣。率萬年之觴。莫陪于舞手。



伏審顯膺寶冊。升位春宮。臨軒行賦古之儀。見廟示承祧之重。恭惟皇太子殿下。分輝寶緒。毓粹瑤源。挺天人岐嶷之資。稟神聖衍齊之教。當周室本支之盛。獨冠百男。宜漢家羽翼之成。無煩四皓。前星外炳。游震中潛。某幸列宗枝。喜隆邦本。河潤九里。方率族以依仁。月有重輪。願登歌而薦祉。

皇子賀北郊禮成表

宿齋路寢。哀對方丘。至哉坤元。肇享精誠之報。達于天下。均蒙持載之安。恭惟皇帝陛下。體道寧神。詠經制禮。刊循誦習。傳之陋。講貴誠上質之儀。甫候一陰之生。踵修三歲之祀。為下必因川澤。既合羣靈。成功可告神明。遂膺多福。臣幸當稚弱。親陪休嘉。知窮壤之俱尊。與臣民而同慶。

又

出次明堂。肇禮方澤。稱典禮威容之盛。契神明精禋之交。燕及生靈。同深慶賴。恭惟皇帝陛下。中天而立。法地之宜。眷言博厚之功。未極尊崇之報。稽古稱制。前期庀官。仍犧牲圭幣之宜。正時日壇場之謬。匪頒從約。儀衛去煩。整法駕以躬臨。出宸衷之義起。辟公相杜以陪後。髦士奉璋而在廷。孫竹發揚。媪神嫉喜。竝垂錫羨。允答休成。臣夙荷慈憐。欣逢熙盛。稱慶莫班于階。城下年願比于闕陵。

又

講頌祇之美報。修尊祖之上儀。天譔順旋。海隅胥悅。恭惟皇帝陛下。德羨淵妙。精誠靜專。踵行三歲之祠。竝答兩儀之祝。謁款郊時。修明國章。地求習坎之方。物取上黃之象。合于經誼。黜汾隴就祭之文。揆厥本原。追神考欲行之志。臣幸當幼學。親睹容禋。聞熙事之告成。與外朝而同慶。

又

迎日之陰。奠琮而祭。發揚厚德。登就吉儀。正圓丘竝祀之文。為自古不刊之法。六飛還御。四海交欣。恭惟皇帝陛下。出撫亨期。備膺諸福。獨化陶鈞之上。儲精鑿鑿之中。神罔時恫。地不受寶。乃尊母事之禮。祗見澤中之丘。從祀山川。共樂成池之奏。告成天地。更觀梁甫之儀。臣幸託天枝。早蒙聖澤。慶方輿之隕祉。阻文石之稱觴。

又

郊兆宗祈。歸功于厚載。國章時舉。精意以親詞。逮茲竣事之初。咸有受釐之慶。恭惟皇帝陛下。成能三極。修禮百神。敘時民物之休。推本乾坤之造。候星躔之日永。嚴法駕以天行。昭對后祇。侑登皇祖。器尚陶匏。之質。牲從藟粟之誠。宜函鍾靈鼓之和。備袞冕元圭之盛。因地事地。共觀熙事之成。匪今斯今。何止豐年之應。臣幸蒙聖澤。親睹明禋。進趨雖隔于外庭。鼓舞實同于庶物。

又

禪柴升燎。先款于圓壇。郊血告幽。繼稱于陰祀。懋叶熙成之慶。均蒙錫羨之恩。恭惟皇帝陛下。承七聖之休。撫百年之盛。文物聲明之悉備。神祇祀考以咸安。肅愆天行。嚴禮地載。鼓鐘具奏。符周樂之八成。壇壝更新。陋漢儒之五徒。豐年紹至。嘉物荐臻。臣早蒙加惠之深。未預成人之列。觀瞻有煇。榮抃實多。

淨溪集卷四

表

奉上宣和皇太后冊寶賀表

准進奉院報。十二月十二日。奉上宣和皇太后冊寶者。擬旋南面。奉冊東朝。誠格兩儀。益見孝心之至。風行四海。咸知母道之尊。恭惟皇帝陛下。聖其羣倫。行高百世。念龍飛之有日。瞻鸞以無期。懷思屢廢于寢。寢。祈請幾殫于書幣。未暨朔南之教。猶虛溫清之儀。大橫之兆。庚久常迎奉。城穎之詩。洩洩。行即旋歸。輯大議于曲臺。加徽稱于長樂。臣叨臨支那。阻籓近班。二妃夙媿于重華。雖同遠狩。十亂莫尊于文母。還佐中興。

册皇后表

帝國內治。天錫柔儀。前占龜筮之祥。懋舉禕楡之禮。伏以坤承天而乃順。月受日以爲明。不表徽音。執宣陰教。既輔成于全盛。宜登配于至尊。恭惟皇帝陛下。誠以齊家。孝于尊親。爰正軒星之象。用承長樂之顏。臣久冒明恩。欣逢盛典。雖外庭稱慶。莫陪百辟之趨。然列郡承流。首被二南之化。

賀皇太子正位表



劉相公賀明堂禮成表

建重屋以崇成。因剛辰而肇祀。一人昭事。萬萬駢奔。竊惟三代之君。皆備九筮之饗。維時去古。浸更秦漢。之餘。設位從宜。莫正房心之次。會逢熙旦。蒐講上儀。求遺職十載之前。得妙意六經之表。諸儒聚訟。皆憂改作之難。一日成能。始愧習傳之陋。恭惟皇帝陛下。坐兼衆妙。躬享丕平。凡赫然庶事之新。皆斷以淵衷之獨。曲盡合宮之制。靡逾旬歲之期。將視朔以頒朝。先饗親而配帝。昭合我將之頌。無煩玉帶之圖。精禋酒通。觀瞻有煒。臣久陪近著。甫隔清光。莫與英髦。共秉文王之德。徒聞熙事。遙與太史之嗟。

皇子北郊青城起居表

輿衛天行。親講頌祇之禮。臣丁宿戒。交修扈聖之儀。常解慍之清和。宜儲精之醇穆。恭惟皇帝陛下。接千歲之統。合三神之歡。膺多福以履至尊。舉威威而明德意。肇修陰祭。哀對坤靈。千廬星列于壇場。萬騎雲屯于次舍。協氣旁達。祥光上浮。臣方習幼儀。莫陪顯相。嘉與函生之類。共憑持載之安。遙企威尊。惟深慶抃。

又

對越坤靈。佑登皇祖。即惟宮而展采。端冕服以薦誠。惟孝子必見其所為齋。故地祇皆出可得而禮。恭惟皇帝陛下。緝熙純嘏。統攝羣元。推本盛儀。比隆治古。乃嚴宗祝之奠。茂格媿神之休。陳百物之具修。儼千官之容衛。瑞氣承宇。靈光燭境。臣方習幼儀。未親外傳。莫繼侍祠之列。惟深戀聖之誠。

又

順移天仗。祇就國陰。遵路寢之經塗。宿齋宮之大次。恭惟皇帝陛下。誠參高厚。幽贊神明。執古御今。刺六經而制禮。尊天親地。窮萬物以報功。謂郊丘合祭之文。繫宗祝習傳之陋。乃叶長贏之候。特修禮瘞之儀。兩圭有邸。以陳前五嶽。朕公而陪後。臣禮當踐豆。年未勝衣。庶物具宜。官備展牲之夕。清光在望。心馳省膳之朝。

又

警清蹕以戒行。奠黃琮而昭見。已臨大次。將舉饗容。當時煥之顯頌。煥靈光而旁燭。恭惟皇帝陛下。宅尊四海。成位兩儀。會有極以居中。秩無文而成祀。順迎長夏。祇款方壇。嶽祇瀆鬼。以悉臨。風馬雲車而來下。臣年當幼學。班隔外廷。稽古禮文。遙想奉璋之盛。遠顧咫尺。徒深向日之誠。

又

函鍾八變。將修大祭之儀。陸載百重。密警周廬之衛。舉典容而創見。殫誠物以駿奔。恭惟皇帝陛下。道與時升。禮由義起。謂一郊二祭之合。非三代六經之傳。弗諱屬車之勞。躬臨方澤之祀。壇垓在望。蓮豆告陳。饗深思。豐融來應。臣屬當齟齬。莫侍冕旒。徒瞻辟穆之光。無補肅雍之相。

又

肇稱幣玉。修泰折之明禮。夙屆郊宮。拱鉤陳之素衛。一人齋戒。萬宇駢奔。恭惟皇帝陛下。出乘昌期。奄有

諸夏極天所覆。皆予相祀之臣。環海之間。備厥豐盛之物。卻懋功而無有。推美報于無窮。歌昊天成命之詩。明萬物資生之德。惟至誠能參化育。允答坤元。凡有氣莫不尊親。載嚴母事。臣向嬰麟轅。莫執豆蓬。方暫闕于清閒。期早膺于錫羨。

昭慈獻烈皇后殯宮朝拜表

臣某言。伏以比陳厥衛。奄畢窆封。願孝養之永遠。罄哀悼而何及。謹差某官奉表奏告以聞。臣某謹以摧以感。頓首頓首謹言。

昭慈獻烈皇后殯廟畢殯宮旦望等表

八月旦

伏以宮壺與哀。屢改階萱之旦。寢園在望。俄驚陵柏之秋。恭惟昭慈獻烈皇后。位正累朝。德齊先后。仙遊雖逸。慈矩具存。地隔三山。莫獻蟠桃之實。神歸九廟。長遊大練之衣。適遇蕭辰。何勝永慕。

秋社

伏以宮衣揜御。已虛夏清之儀。農扈報功。忽屆秋成之候。恭惟昭慈獻烈皇后。儼天德大。救物功深。既鍊石以告成。遽乘雲而不返。追攀無極。感愴奈何。

中秋

伏以長樂終天人。結母慈之戀。壽收告節。月圓秋氣之中。觀玉瑄之履移。望柏城而增愴。恭惟昭慈獻烈皇后。體委任之德。希黃老之踪。倏赴帝鄉之期。永遠天下之養。每懷遺訓。徒極哀悰。

九月旦

伏以軒星既掩。飄駕莫還。方與長夜之哀。忽屆杪秋之序。恭惟昭慈獻烈皇后。功參十亂。道冠六宮。問瘞承顏。一朝遠長樂之養。神姑合食。千載奉泰陵之遊。搖落有懷。追攀無所。

重陽

伏以種稯告成。嘗帥九嬪之獻。菊爽在薦。莫伸萬壽之所。恭惟昭慈獻烈皇后。厚德侔天。德音垂世。自哀纏于厚夜。忽時及于凋年。爰致孝思。式陳時薦。

九月望

伏以椒掖戒寒。柏城無曉。永隔乘雲之馭。倏更濡露之辰。恭惟昭慈獻烈皇后。化首宮闈。澤流寰宇。念慕承于不緒。蒙保佑之隆恩。緬想徽音。何勝慕慕。

十月朔

伏以暨結終天。時丁良月。雖闕宮之在望。瞻大練以無階。恭惟昭慈獻烈皇后。步月鍾靈。補天儼德。奄隔晨昏之養。屢驚弦晦之遷。視茲流光。何勝永慕。

下元節

伏以驗灰緹室。將觀一氣之回。校籍清都。莫重三元之舉。緬思慈範。永隔仙遊。恭惟昭慈獻烈皇后。所憂



在賢以儉為寶方俟舍館之慶遷興復土之哀爰即佳辰載陳誠薦

十月朔奏告太祖皇帝表

伏以時丁良月嘉萬寶之既成節逼週年悵三微之將復恭惟太祖皇帝陛下功彌宇宙澤浹華夷光垂鴻業之餘燕及眇躬之嗣因節寒之始屆致時莫以遐思

徽宗皇帝梓宮還闕慰表

輿衛遐征千年厭世衣冠永闕萬里還京痛纏宸極之尊哀被海隅之遠恭惟皇帝陛下躬承龜鼎慕見奠墻龍髯既絕于中天展路嘗淹于異域雖迎瞻引綵動一人罔極之思然歸附廟祏實千古非常之事願寬聖抱俯慰羣心

顯肅皇后梓宮還闕慰表

慈極終天靈輻返國凡居持載孰不哀摧恭惟皇帝陛下功懋承祚孝深陟屺念昔從周狩莫陪八駿之歸幸今耐漢陵常樂千人之聚孺慕雖鍾于此日母儀如見于平生願抑聖情少安羣下

懿節皇后梓宮還闕慰表

龍駕常還龍輅乃至變俄生于坤載哀尤切于宸衷恭惟皇帝陛下運啓中興教先內治汲汲方求于故劍迢迢已隔于靈津瞻六引之來歸撫九嬪而增慟然數存修短而禮極哀榮願裁臨感之悲永副蒼生之望

淨溪集卷五

表

謝進書賜銀合茶藥表

臣漢言伏蒙聖恩以臣再投進編次元符庚辰以來詔旨一百冊賜臣茶藥并銀合各一具遣成忠郎樞密院准備差使胡澤就臣所居給賜者庸使隨存貸其狼贖寶奩頒寶實以珍芳非幽屏之宜蒙辱陰私而反懼伏念臣昨者奉承明詔蒐補闕文遭漢家百六之裁漫無載籍取武成二三之策烏足成書方虞抵牾之誅忽拜便蕃之賜蓋伏遇皇帝陛下軫憂恤之念矜鈇槩之勞分北苑之上腴用濡燥吻乞西山之靈劑使制頽齡眷尚不忘報將安所惟悉憂于凡目庶少補于毫分方多事之搶攘未嘗汗馬豈餘年之晚晚敢復捐書

謝進書特授左中大夫表

臣漢言伏奉告命以臣再修到元符庚辰所編詔旨等特授臣左中大夫者國史補亡雖日勤于采獲君恩取幸乃歲冒于遷除矧方抱于遺弓忍獨榮于載筆上還不獲退省為憂恭以太上皇帝聖學高明天資仁厚承熙洽百年之後享安榮兩紀之餘凡今言動之所傳視古詩書而無愧祇緣誤國之相繼循致

陟方而不還既海隅皆服于堯喪宜柱下一新于漢注夙蒙垂付適幸纂成豈謂皇帝陛下明發有懷兼收罔棄嗟夏時之既失于杞莫稽幸商頌之復全以那為首特懋存書之賞猥當承學之臣敢不仰奉殊私俯彈緜力哀中朝副墨之要俟良史殺青之求穆王御駿以來歸已孤此望孔子感麟而有作尙見其人

謝除顯謨閣學士表

臣漢言准告一道伏蒙聖恩以臣編次徽宗皇帝詔旨進書了當特授臣顯謨閣學士尋具辭免蒙降詔不允者蒐求載籍僅輸掌故之勞越進通班益玷承明之選蒙隆私之游及懼小器之難勝伏念臣少則嗜書老而愛國念廣記備言之所載雖諸侯小國以猶傳豈承萬世之丕基迺缺一朝之信史因露章而有請蒙給簡以兼收周旋遂閱于七弄綴輯敢忘于一日多識漢事徒竊慕于蔡邕續成晉書誰見推于陳壽豈意奏篇之瀆遽叨增秩之榮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繼體守文奉先思孝既皇皇追慕望鼎湖弓劍之遠宜汲汲纂修求石室圖書之備明詔周詢于海內遺編悉上于史官方博見聞一新凡例而臣夙蒙眷委適就編摩固難追補于螭頭幸已獲獲于麟趾爰冒塵于乙夜俄超擢于西清仍許乃僚亦同茲賞臣敢不誓殫樸學仰稱明恩周周穆王之詩庶無慙于子革上段太尉之事當更探于宗元「案」是表續宋史本傳當在知撫州後知徽州前紹興八年所作而事詳與前二篇相近故類次于此

謝勞幣表

楓宸黼屨誤參國論之餘象齒南金狼辱身章之錫拜手方承于帝命折腰已煥于朝班伏念臣奮述諸生無心應仕策名下吏但知飲版之恭服采周行常佩書紳之戒幸會真人之出而叨近弼之除進侍軒墀每慙骨相忽被匪類之濕始驚藩飾之優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貫三微禮先四近謂百度殫殘之殆盡當復于初憐孤臣衰朽之無堪特華其老肆垂異數加資終身臣敢不尊如五瑞之儀寶若萬釘之玩書而對命不忘議論之忠束以立朝益懋筋骸之力

謝加食邑表

慶發九重恩加四海辱在廷紳之列猥蒙井賦之封下拜增輝中藏知感臣某恭惟皇帝陛下輯寧夷夏光復乾坤爰因渙號之類例有異租之錫論効何殊于游統冒榮乃甚于繁縷臣敢不奉以周旋退而龜勉念家無甌石既叨食采之田雖年在桑榆會有捐軀之日

謝授新安郡侯表

臣漢言准告命伏蒙聖恩以宗祀教文授臣新安郡開國侯加食邑三百戶者禮洽中天慶覃外服猥奉十行之詔就加五等之封伏念臣積冒恩私寢離分願昨投開于異縣蒙起廢于偏城久客還家方應南飛之鶴通侯授印忽成左顧之龜雖涉瀕以維均何遭逢之獨異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調和高類藩籬工屬宜室之受釐鑿寰區而蒙福臣適臨本郡仍昨鄆州宋人泚辭以得封望胡及此漢將銀黃而誇里榮乃過之寵既逮于子孫忠敢移于生死



謝除中書舍人表

胡廷有命莫嚴內史之贊書。溝瀆何知。遠補甘泉之法。從既冒久虛之選。仍叨不試之除。伏念臣居世寡。諸資身無策。一官平進。安知巧宦之機。半世倦遊。長在窮愁之境。昨幸蒙于起廢。恩復許于參華。適值時艱。俄遭敵變。身將淪于異域。望已絕于中天。豈意生還。復膺器使。備史職中興之始。攝詞臣多士之餘。所憂黨累之陳。不堪代價。乃誤便蕃之及。遂使為真。過分所期。循名而權。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兼收羣策。光復不圖。謂聰明睿智之有臨。須號令文章之可述。故于掌制。必以能言。而臣學味淵源。文惟雕篆。況齒髮早衰于多病。而精神新耗于百憂。大懼曠職。上孤甄擢。雖不能草詔使武夫悍卒之涕流。然常願輸忠。俾君子小人之情得。倘酬鴻造。何有餘生。

謝除兵部侍郎表

東省深官。方祈病免。中臺分職。乃誤優遷。資逢世以非宜。寵逾涯而益懼。伏念臣江湖遐裔。章句小儒。材不過庸。僅及下中之品。學雖忘老。安知左右之原。偶隨多士之遊。幸備公朝之選。徧誇清貫。遂綴邇聯。旋遭值于干戈。獲奉承于羈勒。才因事見。初無橫草之功。裁與衰期。乃有負薪之疾。屢投誠于魏闕。將歸臥于漳濱。猥蒙內史之責。俾貳文昌之秩。戎昭所繫。儒絛奚堪。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睿智有臨。憂勤無逸。光復祖宗之舊。既已配天。兼收文武之長。未嘗愒日。惟臣瑣質。負國明恩。竭股肱之力。而徒有此心。譬腹背之毛。而何裨于用。耗糜廩食。羞愧神明。不辭勉効于秋毫。願恐溢先于朝露。周六典治凡之職。雖幸叨居。漢九卿賜告之恩。終期得請。

謝除兼侍講表

視草禁嚴。談經開燕。愛近侍進言之責。極儒臣稽古之榮。拜命以還。撫躬而懼。臣嘗謂天縱將聖。奚須博學以成名。王求多聞。蓋欲取人而為善。故自古右文之世。必留心講藝之官。如臣至愚。何以仰稱。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卓然上智。濟以克勤。同漢祖之英。論道不忘于息馬。笑齊侯之陋。讀書見議于斷輪。而臣猥以非才。膺茲選。第竭簡編之習。仰承帷幄之光。雖海岳深崇。願何取涓埃之細。然聖賢聞見。或不如農婢之專。

謝除翰林學士表

非才冒寵。久誇文石之班。優詔傳恩。趣上玉堂之直。既假明章之煥。仍分御府之珍。遜避莫從。叨塵為懼。伏以文章雖本一技。命令實行四方。故自古禁林之除。極當時儒者之選。矧今多士。尤重他官。內敷帝制之坦明。外應軍書之警急。學非閎博。難酬跋燭之咨。思或淹遲。將誤製鈴之召。當得環傑。來承燕閒。如臣者。猥以諸生。起于選裔。首尾策名之二紀。中間不調者十年。會其人光復之初。陪列辟駿奔之後。驟膺簡拔。徧歷高華。既時巡清蹕之履。移方驛召羣英之未至。執編在道。視草無人。姑從東省之聯。兼候北門之對。嘗因多病。不勝狗馬之心。願賜寬恩。任遂桑榆之晚。執云代匠。遂使為真。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志靖華夷。憂深宵旰。勵精于學。每求稽古之臣。罪已以言。欲致銷兵之福。治雖得要。人豈當材。敢不仰佩眷知。力

謝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表

思補報。絲綸行遠。願奚俟于丹青。海嶽居微。或有資于塵露。論思無補。席寵過優。蒙內史之贊書。預西清之更直。載循僥倖。采積兢危。竊惟祖宗謨訓之嚴。上憲奎壁圖書之象。敬禁擅而竝時。命儒學以遞居。矧接鸞鴻之游。尤高龍馬之選。法從假之而出。守書生借此以為榮。夫豈辱庸。所能堪副。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聰明稽古。寅畏事天。見賢而拔其尤。每兼收于羣策。撥亂而反之正。將光復于丕圖。而臣久服周行。最為冗從。入備內朝之供奉。出分輔郡之顧憂。雖遠清光。實繁全度。重高明之地。恨已負于明恩。踐文石之班。敢違忘于雅意。

謝撫州到任表

吏最無聞。宜從黜典。戊期未畢。轉昇名藩。蒙拔擢之過優。懼顛隨之益速。嚴程及境。涓月班春。伏念臣蚤竊儒科。晚陪法從。久汗禁林之直。寢膺州牧之除。去國三年。長望蓬萊之氣。移官千里。遙瞻牛斗之墟。矧江介之奧區。實里門之鄰壤。熟知風俗。當省教條。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運屬丕承。志期光復。采薇遺戍。何昆夷。囊狝之足憂。細柳勞軍。知李牧。廉頗之可用。凡在照臨之域。果懷馳騫之忱。而臣投老無堪。冒恩最甚。雖一收朝蹟。無復脩門。然兩制符符。皆非凋郡。方聖主躬巡于侯甸。宜羣臣皆備于戎行。乃從簡書。莫扞牧園。惟州縣異承平之日。尤在恤民。使里閭無愁歎之聲。是為報國。

謝徽州到任表

五年蓬壺之居。僅終載筆。百世粉榆之壤。猥使分符。既彈貢禹之冠。仍衣買臣之纊。即趨官守。恭布詔條。伏念臣早出寒鄉。晚跨近列。釋綬縷而作吏。幾四十年。望旌展以拜州。纒二百里。惟今日股肱之郡。乃平生父母之邦。行道咨嗟。舉家感涕。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恢張治具。駕馭人材。謂臣不改歲寒。故起之散地。知臣素推月旦。故付以本州。而臣久迫衰殘。頗懷靜退。雖邇封之易治。惟縣力之難勝。屬縣前驅。初比緣于草檄。行朝在望。復何換于移關。誓捐不肖之軀。仰服非常之賜。

謝泉州到任表

五嶽百粵。三吳諸郡。辨其先後。類次于此。

恭承休命。就易名藩。去父母之邦。接浙敢同于他國。問蠻夷之俗。襄帷如在于中州。責重捫心。恩深隕涕。伏念臣昨從祠館。叨領守符。素號迂疎。無間馬及羊之智。乃蒙安便。得維桑與梓之州。二年而勞力勞心。一身而畏首畏尾。力所罷免。反冒遷除。雖賣劍買牛。老猶堪于渤海。然舉頭見日。身益遠于長安。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總覈百工。照臨萬國。眷方隅之瀕海。須師帥之得人。故遣近臣。往投遐俗。況今閩徼。莫盛泉山。既旁接書文之同。當尤懲獄市之擾。臣敢不仰遵寬大。俯厲衰殘。講求百粵之宜。參諸禹貢。奉上三年之計。對以春秋。

謝除江東提刑表

儲方久次。忽蒙恩詔之頒。使節內遷。仍獲鄉邦之便。蓋始望未嘗及此。雖自謀何以過之。人知從欲以為



榮。臣獨感恩而至泣。伏念臣早緣孤直。叨備使令。雖才疎屢至于顛。然事白即蒙于超擢。頃獨一朝之傳。深行五嶺之區。眷言風土之異宜。常恐庭闈之動念。既云盡瘁。敢復圖安。嘗中被子廢升。亦寢忘于留滯。豈期私計之上達。不待終更而北還。千里繡衣。初入中原之郡縣。雙親白髮。重瞻故國之江山。遂令忠孝之兩全。何止平反之一笑。仰視必恭之梓。旁聽聽訟之棠。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乘建人材。恢張治具。薄海內外而並照。其智如神。因時輕重而制宜。以刑為備。欲廣哀矜之意。必求忠信之人。謂臣素習于民情。知臣粗安于名節。特捐茲寵。俾效厥官。臣敢不奔走十城。奉行三尺。勤于夙夜。盡人臣欲報之忠。同我州閭。樂陛下好生之德。

謝鎮江府到任表

起廢江湖。甫三周于歲。疏策觀闕。凡四易于州。嗟治蹟之無聞。辱除書之屢至。人微責重。天大恩深。伏念臣積習純榮。寢成衰朽。咸謂陳人之安用。獨蒙聖主之不忘。念嘗陪扈于初年。未忍棄捐于中道。適當盛際。偏歷名藩。深行百粵之區。遠薄三吳之境。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厲精求治。虛己受言。擇循良共理之人。先憫無華之吏。故如臣等。亦在選中。臣敢不恭布詔條。具宣德意。坐攬淮山之形勝。深究古今。心如江水之朝宗。靡忘夙夜。

謝宜州到任表

宜為輔郡。古號名藩。邈然千里之封。蒙此一麾之賜。聖恩加厚。臣意知榮。伏念臣昨自禁嚴。叨分憂。顧連天威而遠。驚星紀之忽周。雖中解于印章。亦屢更符于竹。比祇明詔。往守遐陬。願期年何補于秋毫。恐一旦遽先于朝露。力陳誠懇。仰瀆聽聞。班超求入于邊關。本緣衰病。韓愈召還于海道。喜見華風。況承流密運于行朝。而上冢經過于舊里。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得天人之助。成宗社之安。混殊俗以為家。視羣臣而若子。念年迫桑榆之吏。乃日陪繻緘之臣。新建武之官。不圖重見。數正元之朝士。今已無多。特予便安。稍令親近。臣敢不布宜寬大。招復流逋。課農桑阡陌之間。庶為樂土。誇觴詠溪山之上。肯效前人。

謝乞宮祠降詔不允表

上需頭之奏。具述土思。奉方底之函。未容家食。拜恩深厚。省己衰殘。伏念臣一去闕廷。四叨民社。雖竭從補外。屢膺符竹之頒。然靡稱在前。宜被蠶書之責。既力求于置散。乃猶許于養榮。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受命宅中。隆寬盡下。不替惟良之選。猶私亡益之臣。一心而同三千。幸逢輿運。百里而半九十。敢憂餘生。

謝罷中書舍人除集英殿修撰宮祠表

臣藻言。准尚書省劄子。臣僚上言。以臣致試潭州進士。何烈卷子內。稱臣並不舉覺回避。特罷中書舍人。准告授前件差遣者。臣子事君。當謹嫌疑之戒。聖人容物。正從黜免之科。既聯秘殿之班。仍賦殊庭之職。惟天假寵。何地酬恩。伏念臣樸樸常材。蹉跎半世。遇陛下作興之始。在羣臣推擇之中。念平生值主之難。常思奇節。恥私智容身之陋。復履前規。故因詞命之行。務極論思之報。庶絲毫之小益。非蟲蠹之空文。而臣意廣于才。龍逾其分。乃味嚴恭之禮。自投幽莽之誅。如孟郊之應答參差。唐人或有若何武之薦揚。

暨時。漢法豈容置散已優。雙榮何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隆寬盡下。親過知仁。謂子路使門人為臣。雖賦悖理。而徐逸云。酒中有聖。初亦何心。程文尚許于兼收。攷吏奚妨于未減。職為失職。斥使去朝。臣敢不追感悔尤。過為兢慎。畫馬者并尾而五。常負隨憂。網禽而去面之三。永衛生賜。

謝提舉江州太平觀表

撫凋瘵之民。常憂意外。汰疲驚之吏。首在道中。雖卒抵于譴訶。然實安于分願。感恩至骨。橫涕交頤。伏念臣去國五年。分符兩郡。稟生無用。嗟樽櫟之漫存。視蔭幾何。況桑榆之已晚。自徒江湖之外。不勝狗馬之心。瞻帝所以優遙。知人言之必至。力陳衰憊。幸得罷歸。方負負以何言。果斷斷而不可。尚叨允從。有愧空餐。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祇通祖宗。輯寧夷夏。攬英豪之策。豈止虛己而問公卿。重師帥之官。未嘗單辭而專守長。而臣自傷晚節。孤奉明恩。昔嘗叨直于九重。今乃不堪于一際。亟還印綬。甘老勳。登俊良而治具畢張。生非不遇。坐輟弱而終身廢業。報自無期。

謝再任宮觀表

參華法從。均秩仙祠。本清朝優老之恩。豈愚者養病之地。猥蒙申命。彌愧素餐。伏念臣阻遠清光。侵尋衰朽。中華未復。當先多士。以著陳。衆傑竝馳。乃效庸夫。而高枕負國。涵養為時。指名。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篤孝于親。擇賢而輔。念指神之長物。為羈約之舊臣。忍令中道之棄捐。姑使全家之飽煖。臣敢不偷安聖日。待盡餘年。挂神武之冠。敢言長往。刻活溪之石。願頌中興。

謝罷知鎮江府除宮觀表

屬投散地。屢奏囊封。懼速煩言。卒蒙薄責。荷聖恩之深厚。矜微物之衰殘。特與便安。何勝感涕。伏念臣早緣薄技。誤簡淵衷。當乘輿巡幸之時。歷行闕高華之選。一麾而臨千里。遠顧坐見于周星。半歲而閱三州。奔命幾馳于百舍。食息未容于貽突。姓名已挂于丹青。既屈刑誅。仍捐稍廩。俾脫劇煩之地。永全孤陋之身。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子視羣臣。天臨萬物。浩浩陶鑄之大。拳拳簪履之餘。而臣生也有涯。身其餘幾。俟河清而已見。幸同父老之歌。去日近以雖榮。無復軒墀之望。

謝謫永州居住表

屏愚冒寵。久仰日月之光。盈滿擬裁。臣處雷霆之下。蒙聖恩之寬大。與善地以生全。罪犬心寒。感深涕落。伏念臣初無稱道。積有悔尤。所當退養于疲癯。乃復凌成于老諍。忽聞威命。適在窮途。冒風雪以疾馳。越江湖而陸伏。非特冕旒之察難逃。銜之誅。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法天。聰明稽古。干戈不用。再獲全勝之時。刑賞何心。一付至公之論。而臣靡思兢慎。仰負函容。餅居井眉。雖有指身之地。狐正丘首。未知歸骨之期。

謝永州再任宮祠表

六年循省。敢逃司敗之誅。一札哀矜。復予奉祠之祿。孤大恩而莫報。雪我涕以何言。伏念臣承學無聞。養榮最久。徒幸冒陞于班序。不思祇畏于簡書。自取顯譴。合從寬宥。蒙虧除于大戾。止投界于遐方。未絕塵



于歲時已續頌于稍靡。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勵精庶政。加惠微臣。雖云原貸之已多。亦復棄捐而未忍。今于徒所。拜此恩光。捧詔天涯。如獲望威。顏于咫尺。銘詩座右。以明復玷。缺之艱難。誓策疲瘵。終期糜殞。

又

聞關百舍。敢懷故國之心。循省六年。復竊真祠之祿。聖恩加厚。衰涕交零。伏念臣。推數奇窮。負愆深重。捐心無可言者。擢髮皆自取之。惟棄置以是宜。何矜憐之敢望。冒陳微懇。違奉俞音。如絲如綫。登九夷之觀聽。繼粟繼肉。寬百指之飢寒。仰戴生成之私。未知糜殞之所。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惻怛。大造鴻濛。謂嘗陪文石之班。且久在細旃之上。憐此愚癡。老于顛墮。姑安處于遐荒。使長需于溫飽。應當盛夏而稿。雖隔南訛。莫見太陽而傾。敢忘東向。

又

自求口實。輒貢于危衷。下遂物宜。亟頌于俞旨。既切竿摩之懼。又增尸素之慚。伏念臣。頃從遠方。入冠法從。久無裨于毫髮。居殆類于贅贅。福過生苗。志盡動氣。甫一麾而出守。凜百病之交攻。力丐奉祠。庶幾救死。蒼然疲役。雖幸得以息肩。倍若囚拘。其何施而報國。徒苟延于餘息。益有負于初心。豈謂隆寬。復容因任。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普勗。大智有臨。設官分職之甚嚴。控名責實之惟謹。然而疾必使之有養。祿或加于無功。如臣所蒙。其比尤少。蓋平日皆繇于忝冒。而晚途游賜以優閒。臣獲此便安。敢云暇佚。雖筋骸之非昔。尊足者存。願年歲之幾何。修身以俟。

謝擅減均糶米數放罪表

臣漢言。准尚書省劄子。湖州奏。昨承尚書省拋糶米三萬石。及屬縣經承發運司糶米三萬五千石。本州官吏。輒上體國計。下酌民情。將兩項米。一面分下諸縣。各糶二萬石。所有不候朝旨回降。先次減免罪犯。伏乞重賜黜責。奉聖旨。依奏。仍犯罪者。守藩無狀。妄干專輒之誅。當之原情。遂虧已除之詔。恩雖衆共。幸獨臣多。竊惟師旅之屯。莫重饋糧之積。矧當巡幸。尤急轉輸。乃緣凋郡之餘。擅減太倉之入。坐期譴黜。反獲於從。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求治焦勞。愛民惻怛。謂區區郡邑。敢懷閉糶之心。而碌碌書生。寧議泛輸之罪。露奏方塵于乙夜。免符已降于中天。臣敢不推廣上恩。訪求民瘼。催科靡及。既容拙于陽城。矯制自歸。復寬愚于汲黯。誓與此邦之生聚。共圖他日之糜捐。

浮溪集卷六

表

宰臣星變待罪表代

天事常象。俄謫見于星文。帝德罔愆。蓋咎繇于臣等。亟上需章之請。願從質斧之誅。未賜於從。若為退聽。伏念臣等。猥緣誤寵。叨汗近司。才不適時。初無一日之效。罪乃累國。致于三光之明。既貽當守之憂。事有在庭之理。敢圖睿聖。意在寅恭。任天下之責。而欲以身先。修胸中之誠。而不為文具。謂象無虛。應捷如形影之相隨。儻變未能銷。移真股肱而奚益。肆加訓勉。采積兢危。伏望皇帝陛下。垂察父之仁。體昊穹之意。選于俊傑。付以經綸。無嫌大正于刑書。勿使更妨于賢路。既王省惟歲。朝廷皆有才。則德隆星社。稷享無疆之福。

又

天文見異。既驗實于保章。政路非人。宜自拘于可敗。荐布囊封之惡。未行策免之誅。尸祿為羞。真躬何所。伏念臣。偶緣人乏。叨豫政機。雖有慙愚。慕蕭生之憂國。略無事業。如伊尹之格天。致星氣之飛流。勞宸衷之儆戒。靖言塞變。敢復逃刑。爰席業以自隕。終叩關而莫聽。雖一人退託。引過失以自歸。然四海沸騰。謂



變調之安在。伏望皇帝陛下。稽格王之訓。採輿論之公。原大異之來。皆具臣之所致。博求賢佐。修五事以承天。毋徇虛文。使百官之降物。

代唐恪相公辭免觀文殿大學士表

扶顛弗效。宜實嚴科。圖舊未忘。更願顯秩。既負愆之萬坐。敢忍死而一言。伏念臣。本以孤生。起于遐裔。遊運。運叨子器。使推排遂至于家司。既不能折衝綏遠。而使敵寢謀。復不能排難解紛。而為王敵。乃使四郊之多壘。豈惟千里之畏人。上孤君父之恩。俯愧廟堂之地。訂其罪惡。肆市朝夫復何疑。繩以憲章。禦魘魅猶為未減。尚茲竊寵。何以為顏。伏望皇帝陛下。于弱圖強。以威克愛。原無敵因循之至此。絲在廷經濟之缺。然欲使法行。當從臣始。盡備爵秩。快一時義士之心。投畀要荒。為萬古愚臣之戒。

代何夔辭免左僕射表

愚誠上達。願加致慎之宜。明詔中頒。未改延登之意。願超躡之可懼。敢冒瀆以終辭。伏念臣。初乏技能。誤蒙知獎。未閱十旬之久。遍膺三省之除。念學者平時。嘗取君不及堯舜。泊國家多事。乃當饋嘆無庸。曹督竭薪材。志平仇敵。偶獻可上符于天意。自投閒復乘于政機。方龜玉毀于積中。莫知讓卻。至梯衝舞吾樓上。始議掃除。尚賴隆寬。未加顯戮。所願願行之前死。夫何魁柄之敢知。伏望皇帝陛下。照以無私。諒其非據。收渙然之大號。安蕞爾之孤蹤。別選英豪。共圖康濟。姑令還儒。克清大憝。以為期。備息搶攘。雖處周行而奚恨。

又

聖主之明。未垂照察。匹夫之守。終冀哀憐。情既迫于兢危。義固難于泯默。伏念臣。材雖無取。心實願忠。自借乘俊以還朝。即值裔夷之謀夏。方廟算有東隅之失。舉朝臣無左足之先。竊憤拘繫。安思策勵。既安危之在此。誓生死而以此。雖然任大之難勝。豈敢顧私而所免。然人主所圖之一相。在朝廷實總于萬幾。如避選以得賢。國無陋矣。或叨居而累上。人謂斯何。伏望皇帝陛下。俯諒曲衷。無嫌選令。博選非常之俊。追還已誤之恩。方盛德之中興。固宜有佐。矧虛懷之下逮。何患無材。重此投誠。祈于得請。

代汪伯彥樞密辭免表

聖神有作。方收海內之人豪。綽薄何為。遽本朝廷之兵柄。願超躡之已甚。雖庸庸以知辭。竊惟樞密之司。實次鈞衡之任。惟時初載。交信順於天人。宜帝遠圖。注安危于將相。儻以小人而大受。孰為元老之壯猷。如臣者。生本寒鄉。出陪多士。早從外補。甘心簿領之勞。委齒周行。敢意功名之會。昨屬裔夷之謀夏。狼承明詔以臨州。內拊三軍。雖無奇策。外乘一障。僅守故封。會帥幕之肇開。總兵符而入侍。扞防牧圉。跋履山川。遠九五御圖之初。預三千同德之列。負竊緘而巡天下。自知罪戾之多。聽鼓鼙而思將臣。敢幸搜揚之及。既委腹心之寄。仍加體貌之優。非不願榮。懼終遠勝。伏望皇帝陛下。特垂淵聽。俯諒危衷。收渙汗之誤。恩責捐軀之後效。義非所處。雖匹夫不可以利回。情有可於。在明主固容于理奪。

代汪樞密辭免恩轉官表

評漢集 卷六表

六三

便蕃之寵。弗許固辭。震懼之懷。終難安處。敢再輸于危懇。庶有鑒于淵衷。伏念臣。猥自周行。獲陪輿運。未閱半期之久。已躋二府之崇。雖鴻恩務極于生成。而小器自憂於盈滿。矧國步艱難之後。茲人臣隕越之時。詎可包羞。惟知冒進。故屢上縷陳之牘。願必還汎進之階。子雖幸于父知。天未從于人欲。伏望皇帝陛下。特垂簡照。無徇章章。念微臣事主者。既本至誠。則聖主待人者。何憂不貴。肆願明詔。追寢恩。免疎遠之孤蹤。速借差之大戾。使鷓鴣共由之路。循次而升。則桑榆未盡之年。皆上所賜。

宰臣謝星變放罪表

高穹見異。明輔相之非才。聖主隆寬。為蠢愚而屈法。假以堯言之寵。獨其漢法之誅。有視在顏。報恩何所。伏念臣。受材無取。席寵過優。初欲盡愚。任宗社安危之寄。終難語上。昧天人精禱之交。積政化之愆。尤致星文之變動。既元聖克祇于天戒。豈微臣敢道于邦刑。雖帝念更生。不使身罹于災異。然人譏周勃。罔知職在于陰陽。罪既有歸。幸安可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丕承上帝。加惠黎元。方側躬修行之時。責惟己獨。及銷變頭災之後。福與人同。故雖曠敗之餘。亦在虧除之數。臣敢不仰懲答證。俯戒空餐。君已知言。榮惑坐移于三舍。臣常守職。泰階願獻于六符。

行在百官謝許乘轎表

臣勞于下。宜無俟駕之行。君恤其私。至許肩輿之便。一奉輪音之渥。皆如砥道之平。仰服恩憐。惟知感涕。臣伏以一人端拱。百辟駢奔。茲古今不易之規。亦貴賤相安之分。故雖遲暮。猶合據鞍。儻在艱危。何妨叱馭。豈有違途之近。乃虞委轡之傷。懷塞翁折臂之憂。賜漢相小車之佚。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隆寬盡下。內恕及人。謂堂陛勢嚴。雖俯仰有級。廉之限。然腹心情厚。當戚休如手足之情。方披棘以立朝。適雨霜之在候。慮乘款段。或至顛隕。乃曲軫于香慈。俾獲安于徐步。愛念及此。雖父兄何以加。諸國報謂何。誓犬馬死而後已。

代王樞密謝知建康府表

斷榮金馬。尚繼粟于祠庭。假龍玉麟。驟承流于帥閫。龍光有耀。鐵厲奚勝。伏念臣。拱把微材。任微猶可。樞機要地。據要豈宜。輪勢報國之謂何。移病乞身而遽去。蚤暮道家之香火。采戒易益。夢寐故里之江山。敢懷共理。祇荷冕旒之眷。俾榮錦繡之歸。俯僕拜恩。扶攜就道。猿驚鶴怨。昔愧草堂之讖。虎踞龍蟠。坐竊臺城之寄。乍閱我理我疆之耘耨。恍思某水某丘之釣遊。昔舊至于歡迎。籌紳以為盛事。昔王氏著稱于江左。榮未如斯。如韓琦被遇于昭陵。勳乃稱此。夫何異數。猥繼前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廣大法天。英明冠古。察臣誠深愛主。視猶閩門父子之間。憐臣老益懷鄉。加諸閩里士夫之上。桑榆炫日。松檟回春。臣敢不宜布中和。激昂厚儒。銷歎愁于四境。嚴徵衛于九關。襟帶一江。益念上流之重。雞犬萬旅。願寬北顧之憂。

代陸藻侍郎謝龍圖閣直學士表

錄車越召。記甘泉法從之餘。芝檢疏榮。陸延閣清班之首。恩光曲被。感涕交流。伏念臣。頃以疾辭。安于外

評漢集 卷六表

六五



補。剖符方面。兩廣南國之除。持囊禁嚴。四玷西清之選。自守粉榆之壤。屢驚蒲柳之秋。身留閩嶽之山川。夢寄長安之鐘鼓。所憂餘日。莫陪鳴玉之班。何意中天。忽降賜環之命。奔馳上道。輾轉逾時。曾未對於清閒。已亟蒙于褒敘。賜之華秩。寵以神毫。豈伊蹕蹕之微蹤。堪此便蕃之異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臨萬物。子視羣臣。憐孤生去國之七年。抱衰疾守藩于萬里。靡由人譽。召季布于河東。因受帝慈。見賈生于宣室。特假河圖之峻。用為州越之榮。豈惟示眷于始終。蓋欲均勞于中外。臣敢不益堅晚節。無愧初心。雖宿疾未除。難矣筋骸之勉。強然大恩必報。誓于肝腦之糜捐。

代嘉王謝及第表

襲慶璇源。幸備維城之列。階榮桂籍。俄先入毅之英。廣陸臚傳。諸儒圍視。共欣千載之嘉會。親值一人之至公。臣嘗謂朝廷設科目。以致英豪。學者用文章。而守富貴。故自古布韋之士。有終身鉅槩之間。既登膺塔之標題。至比龍門之變化。豈有恩隆于帝胄。更令名玷于賢書。班聯玉笋之華。光動金枝之秀。由聖德曲成于小大。視人材無間于親疎。慮汨沒于膏粱。特甄陶于翰墨。肆垂潤涸。猥及屏蹤。仰漸聖化之深。雖能僅綴。俯接天資之陋。終愧無奇。甫上奏篇。遽陳殊等。鵬擊天潢之浪。鸞選帝苑之春。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長育祥材。并包衆甫。謂秦之士賤。由先王教養之衰。方周以宗彊。宜近屬獎成之急。備不俯同于寒賤。孰為自致于亨衢。昔懸假龍于分茅。今喜成名于拾芥。緊君父義方之素。致邦家儒術之尊。某敢不敦尚詩書。勉思忠孝。既與在廷之多士。同值文興。將令就傅之百男。悉從隋始。

代嘉王等謝車駕臨幸賜第表

宗藩肇啓。既叨輪奐之榮。詔躡親臨。遽望顯邛之表。荷恩曲被。慙已非宜。臣幸襲璫源。躬承寶訓。蚤賜異王之爵。獲傳外傳之經。行能未立。而膺冠珩之儀。術業非優。而首在庭之選。比講異宮之制。遂蒙賜邸之恩。方懷察父之親。親實之華構。敢意聖君之下。資以清光。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福與人同。恩緣家始。迺眷宗枝之肺腑。適當夏屋之權輿。欲象示于榮懷。宜特加于顧復。上棟下宇。將為百世之基。前驅後陪。首駐六飛之御。事冠金枝之籍。光生銀榜之宮。豈伊駒犢之微。堪此風雲之遇。臣敢不因多男之授職。率羣弟以強宗。既喜軒轅。留萬乘經過之迹。願為屏翰。效千齡翊戴之誠。

代劉正夫相公謝落致仕移鎮表

力疾造朝。方釋遠顏之念。疏恩易節。俄獨請老之文。用託告于管輅。知稍寬于藥餌。伏念臣。久嬰宿疾。阻望清光。每慙體貌之過優。益恨筋骸之難強。比承恩詔。入奉燕閒。中懷踴躍之情。坐失支離之苦。既蒙迎勞。仍許給扶。溢周旋慰藉之言。略擊踣曲拳之禮。引臨秘殿。同父子以榮觀。命食殊庭。盡君臣之至意。無毫髮不關于聖慮。願丘山奚報于鴻恩。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德比隆天。仁深察父。憐孤忠之享上。積有歲時。喜病質之來前。粗勝籌筭。萃便蕃之異數。光懽悖之餘生。新封皆錫于嘉名。誤寵更霑于恩息。致古遭逢之無此。舉咸涕泗以潸然。臣敢不上體眷懷。精加調護。雖俯從微懇。暫令申伯之歸。然豫戒還期。敢廢蕭生之意。

代劉相公謝給展省先登表

惟懼八年。事靡秋毫之補。江山千里。恩容畫錦之歸。敢圖曩爾之軀。果遂浩然之志。清光暫闕。衰涕交零。伏念臣。生本寒鄉。出逢興運。資緣恩寵。秉政禁樞。惟疾之憂。每上頌于君父。不能者止。晚得請于朝廷。朝遷旁及于族姻。問勞相望于道路。方藉蕭何之第。遽為莊舄之吟。許佩龍榮。歸掃松楸之墓。庶緣蕭散。得全蒲柳之年。身雖臥于漳濱。心實存于魏闕。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臨萬物。子視羣臣。特軫孤忠。常共股肱之喜。方嬰宿疾。忍令管履之遺。故屢買于枕辭。始曲回于淵聽。至令疲曳。入奉燕閒。形天語之丁寧。感士思之宛結。扶衰遠去。豈尊鱸適為于秋風。銜戀何言。冀狗馬未先于朝露。當道遙于物外。益調護于經生。億憑休養之仁。得遂夷瘳之福。故鄉雖樂。敢久託于漁樵。殘息稍蘇。即再瞻于旌展。

代汪樞密謝賜鞍轡表

慕爾才微。何補廟堂之數。煥然被具。猥分廐庫之珍。恩及私庭。光生行路。伏念臣。偶從人末。叨預政機。雖慙恩務。竭于微誠。而妻斐已盈于淵聽。所願歸乘于款段。敢圖龍借于鮮明。意在驅馳。陋矣繞朝之策。務為奢僭。小哉新築之纓。執謂屏驅。坐象徽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眷懷舊物。崇獎近臣。予之鞍者。使便服乘。授以轡者。豫防驟失。于服馭之間。不忘及此。雖父兄之愛。何以過之。據此從軍。誓扶衰而鑿鑿。閱世。敢無意于澄清。

代汪樞密謝子自北歸不令入城降詔表

主憂未釋。難懷貳憤之私。容獎非常。遽降恩綸之渥。孤衷易感。哀涕交零。伏念臣。頃竊州符。適遭寇騎。欲肆憑陵之醜。先行劫質之威。邀國重盟。熟臣私屬。防之百計。難逃虎穴之深。逮此經年。專有厲書之信。已分終天之訣。忽聞問道之歸。在于常情。可謂至喜。言念一人之孝。尚遠二聖之歡。頽谷及親。鄭伯方思于大隧。廬陵在遠。王琳敢顧于眉州。雖復鍾情。忍令會面。豈謂抗章之瀆。乃蒙青詔之褒。天語一頒。臣鄰胥歎。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配天業大。撫物恩深。知臣齒髮已凋。常恐郵攸之無後。憐臣肺腑。可見。有如去病之辭家。特示至懷。用嘉微尚。臣敢不因諸鄙願。思副淵衷。西伯在商。輒妄希于闕天。太公留楚。誓博訪于侯生。

代汪樞密謝恩轉官表

赫奕中興之運。慶與衆均。汪洋序進之恩。施由近始。若被絲綸之渥。惟深淵谷之危。伏念臣。資本庸懦。進陪多士。適在艱難之際。誤蒙特達之知。執鞶綱以歷山川。昔知免矣。秉樞機而坐廊廟。今豈堪之。所憂罪戾之盈。更冒龍光之積。雖云汎賞。何異特遷。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冒羣偷。功高遠古。與滯補弊。仰求列聖之心。昭德塞違。俯覈百官之實。如臣被遇。于世鮮倫。臣敢不驅勉夙宵。綏懷中外。幸安可數。懼器局之滿盈。知無不為。誓元身之糜殞。

代薛左丞謝除門下侍郎表

久參帷幄。方俟黜幽。進武機衡。遽叨圖舊。莫寔已成之命。惟深非據之憂。席寵過隆。撫躬何幸。伏念臣。專



從孤遠。遺值聖明。少誦師言。每信書而遠俗。晚陪國論。更充位以妨賢。蒙濶鑒之誤知。保孤衷而平進。肆竭股肱之力。何施毫髮之功。豈伊白首之衰蹤。堪此黃扉之重任。雖緣人乏。實玷詔除。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粹精。聰明齊聖。疏通萬物之理。灼見羣臣之心。猥憐樸學之無他。擢處周行之至要。第崇資顯秩。常收有用之材。方治世昌辰。尤急可觀之效。管勤鞭策。力振綱維。與多士以同寅。上承休德。殫百身而圖報。敢愛餘生。

代薛昂門下謝本省書成回授二子轉官表

政省成書。儒臣第賞。炳然聖作。慙潤色之非工。至矣君恩。許疏榮而及嗣。孰云公器。併在私門。竊惟官制之新。實係朝廷之重。時稱右地。莫要東臺。欲具載于源流。宜精加于筆削。久更異意。今見完書。逮茲銓次之夥。乃以褒嘉而延世。有如二息。幾效一官。于孤突教忠之言。雖知粗免。若桓榮稽古之賜。彼豈宜蒙既叨爵秩之升。仍冒身章之錫。在庭莫望。舉族生輝。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砥礪羣材。陶鈞萬類。取善隨長。而未嘗以已。施恩從厚。而不止其身。故雖碌碌以蒙成。亦使訖訖而拜賜。臣敢不退相規戒。共保寵榮。中懷砥礪之情。能無抃蹈。外弭維翰之刺。獨有糜捐。

代何栗中書謝生日賜羊酒米麵表

敘願復于私庭。幸光初度。出旨嘉于中禁。益愧空餐。絲禮厚于股肱。致恩均于口腹。詔頒甚渥。賜受知榮。伏念臣。稟性迂愚。起家寒遠。少依親膝。但知駒犢之從。長冒儒冠。未免蠶蠶之陋。積叨誤寵。遂汗近司。初無寸効之經綸。每辱淵衷之記錄。門孤夙設。雖嘗有志于四方。鼎食載加。大懼黜幽于終歲。仰荷戚休之共。坐令飢渴之忘。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格三無。禮優四近。謂捐身許國。既資于父。以事君。方推食用人。宜醉以酒。而飽德。肆垂異數。昭示羣工。況臣千載逢時。雙親就養。用羞甘旨。無煩穎谷之陳。誓竭疲驚。何止醫桑之報。

代陳過庭中書謝生日賜羊酒米麵表

閔史記時。敘劬勞于親膝。臺臣致餽。分食飲于君庖。駭備物之前陳。拜私庭而登受。伏念臣。材非敏邵。世本單平。早雖被于簡求。中嘗遭于墮阨。年書亥首。甘為絳縣之老人。氣稟崧高。敢意周邦之良翰。偶承人乏。參預政機。徒驚蒲柳之衰。莫致涓埃之効。執云淵抱。每記孤蹤。乃因載育之辰。更厚屬厭之賜。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臨萬物。子臨羣臣。曲垂體貌之私。用贊股肱之喜。臣敢不退而飽德。進以忘身。持奉旨甘。固異小人之食。誓堅忠義。永為孝子之門。

代江西運使侯大夫謝鹽課增羨賜金紫表

民食懋遷。仰遵成算。身章蕭息。俄辱厚恩。衣在笥以詔功。口語心而知愧。伏念臣。奮身寒苦。遭世盛明。雖規畫不逮于中人。然毫髮皆緣于上力。蚤被覆軀之數。復專飛輓之權。輸貢土之毛。登三僅足。正平盆之筭。共二奚堪。敢圖茂渥之繼。來。每有微勞。而必錄。略銜之常法。加龜紫之殊榮。使節增華。計臣知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臨萬物。柄馭百工。器人于殿最之間。曩世以賞刑之具。故茲煩使。不以遐遺。飾三品

之彌文。為十州之榮觀。疏恩不次。已無反汗之絲。砥節自修。敢蹈維翰之刺。

代開封程振大尹謝上表

恩賜絲綸。忽從中出。任隆疊。不以次遷。舉萬方輻湊之區。付一介顯愚之士。身雖甚濶。力恐難勝。伏念臣。生本寒鄉。出陪多士。少從師學。僅知儒墨之是非。長佩官箴。安識求由之果。茲徒以昔參于儲禁。斐然長奉于牋詞。緣此孤蹤。簡于聖聽。速自江湖之遠。來瞻日月之光。裁奉燕閒。即蒙褒擢。俾佐銜銜之任。初無根柢之容。曾未逾時。復叨進秩。惟三輔幅員之大。萃四民囊橐之姦。必發摘如神。方勝銜銜之訟。苟非循非術。能無桴鼓之驚。誰謂蠲生。可常器使。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留精治術。端本京師。欲令張敞之春秋。稍施于政。故試望之于馮翊。非有所聞。而臣自歷仕途。未更吏治。一旦任劇煩之責。衆人為縣薄之憂。臣敢不用恕平反。以文緣飾。為四方之極。庶幾無愧于周詩。從一切之宜。未肯追蹤于漢吏。

代明州趙修撰謝到任表

罪更百誦。方幸洗滌。地鎮一隅。猥分憂顧。驟齒簪纓之列。游膺綸綍之頒。仰服記存。惟知感涕。伏念臣。早緣官使。誤辱聖知。忘屏瑣之無堪。謂治理之可寄。所期報稱。不勝犬馬之心。何意顛隳。自處雷霆之下。竭從詆棄。深省悔尤。將投閒置散。以窮年。悵補剝息。無日。敢圖茂渥。特予名藩。惟茲瀕海之區。自昔分符之選。島夷修好。護星使之行。體玉食薦新。修鮭珍之貢。豈伊人乏。據此詔除。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垂布隆寬。并包衆甫。極天所覆。既兼四海以為家。與物咸新。不忍一夫之失職。欲因重負。以紀成功。臣敢不佩戴鴻私。鞭驅驛力。營諸草木。知享壽之難酬。收之桑榆。或過尤之可贖。

代鎮江府趙修撰謝到任表

郭江上印。甫遂收更。京口分符。復叨共理。坐得江山之勝。曾無歲月之淹。望過所期。感深以泣。伏念臣。早緣衰緒。寢齒周行。荷聖神特達之知。更中外劇煩之選。出將使指。擢領州麾。適者代還。喜于得親。方入趨于表著。即召對于威顏。永懷先世之孤忠。嘗預本朝之大計。紹興漢統。喜祥吉之有謀。追錄唐勳。歎鄭公之無後。肆頒異數。特與名藩。豈微臣詞訓之能然。實上聖旌賢之至此。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恢張治具。駕馭人材。謂有祖必有孫。世傳忠義。尚憂民如憂國。政或循良。用秘殿七年之資。付長江一面之寄。矧今臨治。自昔要衝。二千里之鄉關。通波不隔。十八年之官守。故俗猶存。惟此典成。過于自擇。臣敢不俯求民瘼。仰服官箴。門戶雖微。永保肯堂之戒。江湖方遠。益深存闕之心。

代河北羅使程戶部謝到任表

久汗郎還。甘為襁被之行。擢領使華。叨奉羸糧之寄。銜命朝離于觀闕。迎親夕至于封陲。恩自曲成。榮逾始願。伏念臣。早緣樸學。冒處周行。甫辭州縣之徒勞。即玷朝廷之臨遣。寂無稱效。積有悔尤。點持江外之塵。收預省中之籍。翳上聖保全之厚。嗟孤生報塞之難。速茲煩使之乏人。復以薄材而奉詔。惟河朔襟喉之地。實兵屯飛輓之衝。欲貸新陳。長有餘而實塞。當權輕重。無甚賤以傷農。方大計之仰成。豈至愚之能辦。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鼎新庶政。鈞播羣材。因時內外。而試以百為。隨器方圓。而取之數路。願斷斷鼠窮



之技。雖匪才堪。然拳拳鳥哺之情。能無祿養。未投閒散。仍獲使安。臣敢不力効涓埃。無忘夙夜。金湯積粟。寬當守之。願憂。犬馬依人。俟乘輅之歸報。

代江東提舉監香楮大夫謝到任表

龜勉郡丞。方虞官謫。阜通邦貨。忽領使華。蒙容獎之過優。撫危躬而若厲。伏念臣。受材庸淺。遭世盛明。蘇詩書。誤綴于末科。行州縣。寔成于華髮。分投閒冗。無復激昂。孰云蒐擇之辰。亦在鞭驅之數。惟山海懸濶。之判。實朝廷開闢之權。吏或不虔。法因以廢。故比下丁甯之詔。至重分刺舉之條。宜得時髦。執此如金石之固。坐令國用。沛然若丘山之多。猥及孤蹤。懼乖煩使。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恢張治具。駕馭人羣。察萬貨之低昂。為之調度。因百官之能否。責以事功。謂從事之有年。宜理財之知要。特假道途之便。使趨期會之嚴。臣敢不上體綸言。肅驅輶傳。偏行所部。竝大江千里之餘。庶得其贏。佐少府萬分之一。

浮溪集卷七

外制

隆祐太后推贈制

會祖

朕惟國家諸后。比德姜任。攷其淵源。皆有所自。非一時動問之後。則累朝將相之家。惟其先置社稷于安。斯子孫享天下之養。伊予太母。實對前人。既克濟于多艱。查推尊于奕世。隆祐太后。曾祖具官某。早緣才奮。式副時須。殄地豕之妖。肅清戎壘。德維維之衆。祇履殿廡。由功紀于太常。故慶鍾于長樂。念方仲猶子之禮。何以慰弄孫之心。是用特修恩頌。追崇祀始。稽諸國典。極以王章。活千人者。封茲為顯報。澤五世而斬。豈限常規。冀夫未泯之靈。服我無窮之寵。

會祖母

婦從夫。母從子。于陰功及物為難。而能使百年之後。三世之孫。履六宮之尊。閱四朝之久。其積累豈淺也哉。隆祐太后。曾祖母具封某氏。肯出名家。化行中壘。靜專恭順。蔚有采蘋之稱。碩大光明。衍為夢月之慶。發源既鉅。再世而興。既推母黨之尊。宜極祖慈之報。乃修脂田之舊。用為泉芻之榮。家國同休。啓魏邦之

吉壤。雲來致享。隆孟氏之新祜。尙爾有知。保茲無斁。

祖

朕以寡昧而託南面之尊。于艱難而獲東朝之養。欲厚外家之報。孰如大父之親。爰舉彝章。用昭餘慶。隆祐太后。祖具官某。感晚之望。將種之英。沈迹下僚。久抱孫吳之學。流芳後裔。蔚為馬鄧之家。方隆坤育之儀。盍煥廷揚之寵。惟顯親孝之終也。德本身修。乃自義率而推之。恩從祖始。錫上公之峻秩。荒大國之新封。持我命書。告于園邑。

祖母

朕惟烝昇祖妣。以洽百禮。王者所以祀其先也。雖吾羣臣。亦得用此。豈國家奉太母之尊。而恩不及再世哉。隆祐太后。祖母具封某氏。克承姆訓。夙有閨風。生子則賢。初肇紀侯之慶。至孫而大。遂開渭水之祥。天命既新。坤儀方肅。宜崇二室之配。用赫九原之光。推本徽音。孰致思齊之盛。相攸吉壤。莫如全冀之雄。尙我靈靈。行于冥漠。

父

明德高漢。兩京本伏波之貽慶。懿安佑唐。四世由代國之能賢。於赫子家。有嚴聖母。更夷險于二紀。繫安危于九重。欲報之恩。當循其本。隆祐太后。父具官某。丕承徐國。逮事秦陵。早奮迹于周行。獨有聲于外戚。才堪共理。屢分藩屏之符。謀必折衝。幾乘齊壇之鉞。雖國勳之展紀。于人爵以未酬。乃積陰功。用隆坤極。念慈闈之方正。于卹典以嚆先。爰正台躋。用宏廟廟。為國家肺腑之式。慰宮壺萬里之恩。逝魄如存。垂休曷已。

母

后為王之貳。繫德是宜。母者女之師。非賢曷似。仰惟坤載。懋育寰區。伊厥範之非常。于所生而可見。爰加異數。用發幽光。隆祐太后。母具封某氏。以淑惠之資。配高明之族。身先胎教。早成衣練之賢。家積陰功。遂發造舟之慶。念隆長信之奉。宜飾觀津之藏。爰出明緝。進封大國。煥魚軒之故秩。旌沙麓之初祥。允爾夫宗。光吾戚里。

宣和皇后推贈推封制

會祖母太保

塗山。有城。有莘。皆古諸侯國也。以積功累行。啓天子后妃之祥。然本大源深。必數世而後見。緣今比昔。天豈吾欺。宣和皇后。曾祖母具官某。挺獨善之資。勵久幽之操。太陰叶夢。兆百年積德之餘。華袞升班。為三室薦饋之首。屬與大隧之盛。遙正東朝之儀。爰錫命書。載光前烈。正公台之顯秩。加帝保之隆名。尙作曾孫之休。永為太上之輔。

會祖母贈越國夫人

后妃上直四星。母育天下。其流慶之源。固豈一世之積哉。宣和皇后。曾祖母具封某氏。以淑德宜內外之



親以陰功篤幽明之祐。仍啓常熊之懿。實開降貺之祥。既配于至尊。宜推崇于所本。爰旌泉壤。載啓湯封。庶潛德之顯融。與始基而綿遠。

祖贈太傅

儼極之尊。世無比者。抱孫之澤。今乃見之。矧天下不足解憂。雖聖人無以加孝。其于母黨。敢廢邦彝。宜和皇后。祖具官某。秉德自彊。韜光不試。雖心游物外。無汾陽高密之勳。然慶衍家餘。有和熹懿安之裔。方與懷于所恃。盍加寵于其先。是用慰我親闈。顯其祖武。升一品公台之貴。爲二南風化之光。精爽如存。寵靈奚遠。

祖母贈徐國夫人

朕惟宜和皇后。懋倪天之德。儲夢日之休。誕育眇躬。纂承丕緒。雖正宮闈之號。尙遙親膝之歡。乃寵家庭。先崇祖配。宜和皇后。祖母具封某氏。稟靈有自。漸德惟深。早積閨中之仁。百神所相。遂生天下之母。再世而言。既成位于后坤。茲加封于王妣。春秋合享。上齊帝傳之夫。今古縣休。下視公師之子。便蕃所及。朕其承。

父贈太師

朕膺圖籍之尊。念庭闈之報。雖少康之承。禹後。實本有仍。然文帝之自代來。未迎薄后。爰稽列聖之典。載錫外家之恩。宜和皇后。父具官某。善積諸躬。實孚于衆。是生聖女。親育朕躬。方進策于長秋。宜顯親于厚夜。眷惟廟廟之寵。已極台躔之崇。用是極以密章。班之衰職。赫外家之孝祀。慰吾母之慈心。往厚所憑。永綏乃後。

母封福國夫人

周詩言后妃者。無慮數篇。而獨以高厚爲后妃之本。豈非恭儉節用。化天下以婦道者。自其父母家始哉。宜和皇后。母具封某氏。爲女有事親之孝。爲婦有儀家之賢。爲母有積慶之實。乃生柔德。作合清躬。既陟中宮。丕顯思齊之德。蓋隆外氏。大開新野之封。以衍脂田之腴。以增園邑之奉。尙垂景福。式稱嘉名。

李綱用登極恩封贈制

木之升者。本大而實蕃。水之積者。源深而流廣。故自古真賢之命世。必其先盛德之傳家。具官某。道本中庸。氣全剛大。潛心聖域。蔚爲學者之宗。晦迹卿聯。靡逐世人之好。名浮于位。社集其門。是生謀國之英。佐我中天之業。肆因大賚。載舉彝章。正維垣一品之尊。爲寇步九原之慶。以遂顯親之志。以崇教子之功。尙爾幽間。服吾褒寵。

母吳氏

朕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者。古孝子不得終養之詩也。故每于國家大慶。緣人情而厚追封之典。況相臣汝之自出。顧可以不褒哉。具封某氏。家本望族。孺于名卿。慶善所鍾。是生人傑。與吾同德。有此茂恩。載宏

脂澤之封。用示泉扃之寵。其欽褒顯。慰爾子孫。

妻張氏

朕嗣承大統。凡公卿士大夫之家。無不預被其澤也。矧以德配吾任職之相者。顧可以不褒哉。爾婉淑之稱。爲時婦表。傳中郎之業。既以名家。知京兆之賢。自其平日。肆因大賚。載舉彝章。宏湯沐之舊封。煥閨門之新渥。汝其任盡內之責。使汝夫專國家之憂。克濟艱難。則爲汝慶。

李綱封贈制

會祖贈少保

君子之澤。更五世而未衰。國家之恩。雖九原而必及。具官某。潛德不耀。老于鄉閭。慶鍾其家。既遠而大。是生元弼。濟朕中興。肆于秉政之初。仲汝顯親之志。進居帝保。茲謂公台。尙繁明靈。故此光寵。

會祖母盧氏 廖氏 龔氏 已贈郡夫人贈國夫人

婦人之秩。繫其夫與其子孫。今汝夫登帝保之尊。而三世之孫。則吾大丞相是也。亦可以爲榮矣。具封某氏。出于名家。克配君子。慶積而大。實生英賢。致身廟堂。秉德陪朕。屬此延登之寵。仲其追遠之誠。正位小君。改封大國。尙其精爽。不昧欽承。

祖廣贈少傅

賢者之報。不必在身。大夫之家。則知尊祖。矧吾元弼。出汝慶門。其于大父之親。可後羣臣之寵。具官某。家傳經術。世稟義方。教子以忠。既肯奮而且獲。至孫而大。遂自業以流根。肆于柄任之初。知汝陰功之自。進居帝保。茲謂公台。尙繁明靈。故此休命。

祖母黃氏 饒氏 已贈郡夫人贈國夫人

吾與大丞相。朝夕論天下事。親莫二焉。而爾爲之祖妣。嗚呼亦榮矣。其于褒敘之典。可不厚哉。具封某氏。稟性淑靈。來嶺望族。積慶流祉。是生英賢。光復中興。爲吾伊呂。爰正魚軒之秩。大開脂澤之封。庶幾明靈。服我休命。

父贈贈少師制

謝真以晉名士。老子太常。而慶集謝安。李栖筠以唐直臣。終于御史。而寵歸吉甫。蓋爵祿不酬于盛德。則子孫必獲其令名。具官某。如古者儒。登時應仕。學精以博。得聖人至當之歸。志大而剛。有君子後彫之操。早正樂卿之位。晚登延閣之班。廉靜無求。優游卒歲。既辭榮而不有。宜流祉于無窮。生此真賢。與予同德。肆遇登庸之始。爰加褒寵之優。進位公師。用光泉壤。以示黨金之訓。以明奮穫之功。尙爾英魂。服予休命。

母吳氏已封郡夫人進封國夫人

朕讀衡人寒泉之詩。覽魯侯壽母之章。而知人子以不得終養爲恨。而以及親爲榮也。具封某氏。靈範有聞。孺于雋老。是生賢子。佐朕中興。爰因柄任之初。益修昨封之舊。尙期精爽。不昧欽承。

妻張氏已封郡夫人進封國夫人



朕惟公卿大夫以學識自見于功名之會者。豈獨師友淵源之力哉。亦內德有助焉耳。具封某氏。族出華大。媿于宗工。讀父之書。勉夫以正。肆予論相。并寵其家。爰開大國之封。正爾小君之號。是為光寵。無怠欽承。

顏岐初任執政封贈制

會祖仲昌

孔氏。顏氏。皆魯國之望。孔氏。繇秦漢以來。本支蟬聯。文獻相屬。而顏氏。僅聞于宋齊之間。至唐方顯。今孔氏稍微矣。而爾家三世皆有令聞。為國光輝。縉紳所慕。豈聖賢之澤所行者遠。其與也。固自有次第哉。具官某。言為人師。行為世表。以學從仕。棲遲一官。若子若孫。前英後詰。究觀厥慶。其德可知。爰因登俊之辰。俾遂篤親之志。加之峻秩。振爾遺芳。豈惟世家增譜牒之榮。抑使士夫知為善之報。

祖太初

朕思堯釋之賢。其流風遺書具存。而其人不及見也。雖後世無聞。猶當有以褒大之。矧其孫預吾機政。而寵綬之數。出于常典者哉。具官某。道德文章。著于當代。發明古學。獨得孟軻之傳。疏開化源。聿興魯國之緒。家承厥範。再世似之。皆因特起之招。繼被非常之用。雖其躬可貴。甯須人爵之崇。然以澤上覃。難廢邦彝之舊。宜頒宮保之命。往赫家祠之光。庶爾名揚。令吾俗厚。

父復

昔漢陳寔以道理高世。而其子紀。紀子羣。皆有令名。信史書之。以為盛事。今吾顏氏。亦庶幾焉。具官某。嗣謙退之風。得精深之學。氣剛而行峻。用以立朝。言信而文醇。見于垂世。早被裕陵之眷。晚登延閣之華。有子而賢。兩古之治。爰因開政之始。用獎教忠之能。緣法從之舊班。正宮師之新秩。魂而不昧。尙克享之。

滕康初任執政封贈制

會祖

蕭瑀事唐。八葉相傳而益衰。王祥在晉。百年雖遠而慶興。厥惟衣冠不絕之家。必有廊廟非常之器。今吾滕氏。亦庶幾焉。具官某。學道聖賢。傳家忠孝。遙遙譜牒。早為族黨之華。奕奕子孫。常出鄉評之右。既厥鍾之茂盛。宜所報之綿長。當此艱難。生吾英傑。竝屬延登之始。爰加追錫之榮。納榼重泉。升班亞品。尙冀蒿之不昧。知焜燿于無窮。

曾祖母陳氏王氏

婦人之德。其賢不出于閨門。王者之恩。所報必通于泉壤。非爾後昆之有立。安能數世而益光。具封某氏。挺柔婉之資。配高明之族。化行于內。既壹範之潛脩。慶衍其餘。遂家聲之遐振。因文孫之入輔。擇吉壤以增封。正邦國小君之儀。煥宗祧初室之祀。其昨乃後。永孚于休。

祖

大夫之家。則知尊祖賢者之報。不必在身。矧吾近輔之賢。出汝慶門之大。盍加異數。用發幽光。具官某。養

志安恬。親身孝謹。力探載籍。自表于儒先。漫仕周行。靡求于宦達。觀本支之相望。知朝夕之所存。褒章以子而既窮。恤典因孫而更越。錫儲宮之峻秩。揚家牒之前休。往體靈章。永安泉窆。

祖母張氏鄭氏

位之尊者。禮不可以不稱。功之茂者。報不可以不隆。今吾二三執政大臣。非其材者。莫得而居也。既在茲選矣。雖祖妣皆與榮焉。非稱情文而為之報也哉。具封某氏。閨風靜專。母道慈懿。以子而貴。既參象服之朝。至孫而昌。復修脂田之賜。爰因初命。載錫涪恩。煥魚軒之舊儀。明柱石之新紀。九原雖遠。不顯其承。

父

璧琮之璞。必出于方流。松柏之材。豈生于近阜。注意功名之會。每求忠孝之家。具官某。識造幾微。氣函剛大。知言之要。文章為後學之宗。直道而行。議論得古人之正。早挺險夷之節。晚齊得喪之心。雖嗟顏駟之不逢。終喜臧孫之有後。是生人傑。參預政機。因其履位之初。懋以報親之典。正宮師之峻秩。隆廟祀之新儀。旌而教子之忠。成朕得人之慶。查綠肝蠶。來對龍光。

母常氏

父母之有令子。猶國家之有良臣。皆人之所願然也。今吾用康任樞筦之事。而實汝之所生。蓋同其慶也。其追封之典。願可以不厚哉。具封某氏。出于名家。端靜有法。配黔婁之德。蓋嘗以道而相安。生仲郢之材。非止于先而無愧。既有柄朝之命。宜疏飾壤之恩。荒千里之新封。發九原之酒醴。榮魂如在。茂渥其承。

故妻張氏

朕聞士大夫之家。同艱難于婚宦之初。而不得其貴寵也。于疏恩之際。既追榮其先。則并及焉。所以正風化之端。厚人倫之本也。具封某氏。世胄高華。孀吾碩輔。牛衣之泣。雖效于生前。翟芻之朝。但榮于身後。咸甯吉壤。茲謂新恩。從汝舅姑。承休無斁。

妻朱氏

古者諸侯之妻。必齊姜。宋子所以取其族出之大。聞見之華。有夙夜相成之道。稱其服飾之盛。而與君子偕老也。豈今公卿室家。為助于內者。其賢遠不如古哉。具封某氏。以崇甯大臣之子。媿吾樞輔之賢。婉孌靜專。靈儀甚著。小君之號。非爾孰宜。爾其勉夫子以功名忠孝之事。協濟艱難。無愧周詩所云。則吾當慶封特封不一封而已也。可不懋哉。

桂州甘氏年九十可封太孺人制

朕懷崇孝治。尊禮高年。嘉涵養之遐區。有期頤之壽母。爰加封邑。以厚人倫。庶幾萬里之慶門。尙見七朝之遺俗。

掌說王氏與言吳氏並轉國夫人制

朕自潛藩。入承大統。汝祗婦職。常侍宮闈。其遷大國之封。以視小君之秩。益思淑慎。用對龍休。宜和皇后姪女母吳氏封恭人制



朕感穎谷封人之言于母黨之親未嘗不致意也以爾常事外家實生息女宜加封號以示異恩尙保厥休無忘所命

恭福帝姬追封隋國公主制

尙親慈幼本骨肉之至情追遠厚終有邦家之令典具封某受靈寶緯統粹璇源方欣設悅之祥已遇逝川之戚既安厚夜宜錫新章爰開主邑之封用正王姬之號尙期婉淑不昧欽承

侍從獻納豈殊以爾具官某直諒多聞端方有守出將使節屢爲疆場之華入對便朝每罄箴規之益比雖升于厥秩實未究于所長是用嘉爾能言試之掌制擬自七人之列擢居四禁之聯雖潤色除書所賴詞意之富然論思政本必資風節之驅勿以茲遷而忘予躬

中書舍人劉觀給事中制

東西二省自祖宗以來爲維持政本之地其要等耳然瑣闥遠于掖垣書牘優于詞命掄才既選疏龍亦殊以爾具官某秉直諒之心懋精深之學貫穿今古飾以詞章之華辨明是非凜然風節之勁比司詔命蔚有能稱宜升文石之班遂正黃扉之秩惟忠臣事上知無不言惟君子居官要爲可紀勿令批敕之譽減于代言之時

趙鼎除司諫呂祉除正言制

古者君臣之職在于聽言納言之間言而不從君任其咎矣居言責之地而不盡言于其君者獨無愧于其官乎以爾學問操修士夫所仰茲予實爾于七人之列爾其夙夜警竭以報所蒙毋謂其君不能而蹈古人之戒也

左司諫趙鼎殿中侍御史制

法吏以糾官邪諫官以箴主失二塗雖異委任則均以爾亮直端方其言有物伏蒲未久厥譽四聞姑借爾才重吾憲府爾其勿憚大吏知無不言勿謂當從容議論之餘而不樂抨彈之事也

給事中劉廷直吏部侍郎制

唐以銓衡付吏部居其官者得進退天下之才而人重于法今啓擬歸朝廷典選者謂之有司按籍第員書名惟謹而法重于人自艱難以來其偽混淆銓綜之權其輕尤甚非用心于法度之外者安能振頹綱于既壞之後哉具官某性謙疏通天資雅亮守其當守必求至理之歸言所難言良得近臣之體比居瑣闥之任屢閱囊封之陳執副予求莫如汝器往佐而官之長深求厥弊之原嗚呼惟仁能恤滯淹惟明能察僥冒惟勤能濟事劇惟正能檢吏欺茲爾優爲勉之而已

李楫監察御史制

朕稽攷百工之治賴一時耳目之官求諸時髦未見爾者以爾殫精古學博極羣書不以軒裳爲心老于州縣之役茲近臣之論薦適有契于予衷擢自遐方俾參臺屬夫爲國督姦者法吏之職至誠嫉惡者古人之心朕旣以激濁揚清待卿汝無以交淺言深爲戒

方開國子司業制

朕惟國家之治亂未不由庠序之廢興者也故古之賢君有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者豈嘗一日忘學哉以爾某秉心精專操行純一必能使吾子粒爾不衰嗚呼賢士之關風化之所從出也其鎔慮于冥冥之中多矣朕之所以望汝者故豈淺哉

商守拙大理卿制

朕惟古者諱言之朝諫臣有不得其職者况非言責之任乎如其不然雖賦欬芻蕘皆憂危言之策矧居

浮溪集卷八

外制

皇叔祖鄭州觀察使同知宗正司事仲昀可承宜使制

昔宜王中興召穆公以同姓糾合宗族于成周而賦常棣之詩今朕受命纂承汝亦能輯吾支屬雖肺腑腹股之親莫不成在朕甚嘉之書不云乎親睦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雖堯之聖不敢後宗族而治天下也則汝之勞烏可以不錄哉留務之秩實亞節旄肆以命汝尙思吾所以竊進之意可不懋哉

中書舍人范宗尹御史中丞制

國家建御史以糾百官之正邪以維持政事之得失與漢唐略等而常虛大夫之官不除用中執法爲之長然其人之賢否繫國之重輕觀一時期廷舉措如何而中執法之才見矣具官某操修端亮學問淵深高論凜然力扶公道直聲藉甚屢擊權臣久遠表著之班良竭箴規之益是用選之憲府付以朝綱昔與卿當再造之初不廢抨彈于多事借孺穉稍寬之後每先簡練于有才惟爾之賢必知所處

諫議大夫衛廣敏中書舍人制



法者一成而不變。情者日出而無窮。以不變之法。取無窮之情。而決死生于此。非其人可乎。以爾某。詳練有聞。端方不撓。古所謂明察之官。忠信之長者。爾庶幾焉。往踐九卿之聯。司吾三尺之憲。昔人以身蹈死。拔人之死者。方為稱職。汝當其責。可不勉歟。

王彥成太僕少卿制

朕臨御以來。躬節儉為天下先。未嘗有與馬之好也。然郊廟之奉。攻守之須。所以為軍國之容。有不得而廢者。以爾某清修有立。廉靖無求。出入朝廷。踐揚蓋久。必能修明厥職。體朕至懷。然古者僕臣正。厥后克正。則朕之所以望爾者。亦豈與馬之閒哉。

祝廷衛尉少卿制

九卿朝廷高選也。異時率以諸郎久次者為之。未有徑躋而躡至者也。以爾太學書髦之舊。累朝循吏之餘。獨抱遺編。不忘所學。屢持使節。幾老于行。是用升之特揖之聯。遂爾本朝之志。職閒無事。惟以均勞。

王撥除直秘閣制

朕惟憂猶亂常。小雅盡廢。枕戈嘗膽。雖寢食間。意未嘗不在大河之北也。爾効官忠勇。假守一州。能得士心。殺敵過當。雋功來上。朕甚壯之。延閣之華。摺紳所貴。肆以命汝。尙勉之哉。朕之期卿。不止于此。

貴州刺史知順安軍徐沅轉團練使制

昔李牧為趙守邊。匈奴不敢犯塞。吾藝祖用。進守山西。疆場無事。幾二十年。肆國家艱難以來。敵騎長驅。城門無結草之衛。朕思古人之賢。而恨今日。鳥俊擒敵之臣。未之見也。以爾等智足經遠。忠能解紛。于王靈不及之時。厲士卒沮傷之氣。力固吾圉。不為敵吞。朝廷爵祿。乃與汝等共之者也。願惜一官為汝之勸哉。然銳于始。怠于終。古人之至戒。其益明籌策。副吾所以仰成之意。雋功來上。嗣有寵褒。

隨龍康益特轉團練使監御登院制

方國家多事。凡禁列之高者。無不將屯乘塞。為士卒先。爾乃以需恩升州團之班。而掌吾輿輦之事。靡有憂責。從容殿廡。非以勞且舊乎。往踐厥官。求所以稱此者。毋謂恩可常得而不知幸也。

范冲荆湖北路轉運副使制

嗚呼。自艱難以來。民勞甚矣。欲惠吾元元。無侵冤之苦者。非部使者孰任其責哉。以爾論議英明。世其家學。踐揚中外。所至可觀。惟湖湘控帶東南。地數千里。盜新喋血。耕稼失時。汝其謹視官邪。應條輒舉。使一方之俗。皆蒙朝廷之恩。副朕臨遣之意。則汝之譽處。豈不休哉。

王敏文潼川府路轉運副使制

嗚呼。自艱難以來。民勞甚矣。惟兩川獨為全。實警善醫者。護其良膚。則其他瘡痍所生。不勞而復。其于命使。可不遺論。以爾操行廉平。所臨輒治。是用付爾以潼江之節。爾其調節邦用。如血脉然。使一方阜安。則中原蒙福。能任茲責。時乃之休。

褚宗諤廣南東路轉運副使制

朕惟嶺海萬里之遠。雖飛輓為粟。不至中州。而象犀珠貝之珍。實佐經費。以爾吏能高妙。所至有聲。深達利源。精于心計。其上江瑯之節。往臨蠻蠻之區。報政來歸。參華奚遠。

曾謂陝西轉運副使制

關陝雖被邊塞。然天下用兵。未嘗不為朝廷重也。矧今多事。尤在得人。以爾風力強明。見于屢試。朕方西顧。藉爾一行。爾其時稜糧。通鹽筴。勿病吾俗。勿饑吾師。策策蟻封之間。揮斤盤錯之地。往辦吾事。益觀爾能。

孔彥舟轉武翼大夫添差東平府鈐轄制

朕惟國家多事之時。智者獻其能。勇者服其勞。茲人材畢見。桑陰未徙而成功也。頃者帥幕初開。羣臣陪屬。間關跋履。遂濟中興。小大悉襄。汝其一也。擢居使秩。出總州兵。茲謂異恩。無忘報稱。

武功大夫成州刺史黃琪已復舊官差知邕州制

朕于天下。一視同仁。雖遐荒萬里之遠。擇二千石之良。與吾東西州。無以異也。爾明于軍政。有將帥材。游更使令。中座小法。肆予投拔。用汝典州。汝其慎守封陲。信于蠻蠻。有民有社。所任非輕。足食足兵。以安為上。勉圖來效。嗣有寵褒。

京東路轉運判官柴天因升轉運副使兼知青州制

海岱之間。稱古形勝。人比習亂。莽為盜區。思得詳練剛明之材。兼膺折衝饋餉之任。以爾知吏方略。為時老成。久分外計之權。頗熟東州之事。其升使選。勉為朕行。昔管仲佐齊侯。內修軍政。嬰遂至渤海。首散郡兵。伊治術之何常。惟賢明之所擇。審思籌策。毋失事機。

凌唐佐直秘閣京畿提刑再任制

朕省方南服。空京師不都。然宗廟宮室在焉。既命重臣以守。又擇部使者歲時按行其封。以爾詳練有聞。不辭繁劇。平反畿內。民以不冤。其升延閣之班。重付祥刑之寄。尙巡凋瘵。毋廢哀矜。

甘暉可宜贊舍人制

朕以宸闈二閣。處天下戎班之俊。而掌贊贊之事者。其選尤高。以爾器識疏通。屢更繁使。頃從牧圉。事朕艱難。既緣大賚之均。仍有舊恩之異。積茲寵數。陟以華資。汝其體朕眷知。勉思忠恪。始終保此。惟乃之休。

蔡溥太府寺丞制

周官太府下大夫二人。而上士七十二人。為之屬。今丞其遺法也。以爾知識敏明。踐揚滋久。蓋能知出納之吝者。往助而長。以濟劇繁。

郭敏修都水監丞制

古者有水官水學。以是學而居是官。其失鮮矣。以爾習于河事。用志不分。往督隄繇。寬吾憂顧。勿徒繁擾。而或負丞。

傅宿韓澄吏部郎官制



天官所以總天下之材。而自省方以來。官簿不輯。吏緣為姦。苟得其人。賢于法具。以爾宿儒學之秀。以爾澄世家之良。茲用付以銓曹之繁。處之省戶之要。往佐而長。益觀汝能。

張公濟倉部郎官謝亮主客郎官制

朕設諸郎以振舉治功。以待異時非常之選。凡加掄擢。必攷僉言。以爾公濟有剴繁之材。茲予命爾以司儲之職。以爾亮有專對之敏。茲予命爾以掌客之官。各既乃心。欽承予意。

季陵右司員外郎制

朕惟國家艱難以來。百司綱紀。日失其序。詔令稽壅。吏媮不虔。思得耆髦之英。任吾宰屬之職。以爾受材開敏。臨事激昂。經術精深。為諸生之冠。議論堅正。有前輩之風。稽諸僉言。汝稱茲選。惟蟻封知良馬之藝。惟肯繁見良庖之能。勉究乃心。贊成予治。

胡寅駕部員外郎制

朕比裁中都官之員。于員外郎選精矣。其委任之間。亦豈異時比哉。爾問學有聞。早膺推擇。茲錫命書之寵。復從省戶之游。往服清塗。益恢遠業。

駕部員外郎尹東瑄庫部員外郎制

朕于郎官。均取才望。選除之寵。易地皆然。以爾開敏之資。有聲省戶。茲緣換部。姑正厥名。往服朕恩。靖共爾位。

張宗臣大理寺丞孔仲原大理司直制

舉陶為大理。漢法。罪人必正于理。豈不以獄者人之司命。固不可苟哉。今爾等有職于其間。蓋朝廷遴選也。其思欽慎。以對寵休。

李迨李承造御營使司參議官制

朕遭時多艱。思屈羣力。既與二三大臣。制勝于帷幄之中。而又覽天下之英豪。以收其略。以爾性資明銳。多所踐更。明今日之事機。得古人之籌策。茲升延閣。參預秘謀。往圖不世之功。以濟中興之舉。

張自牧補從事郎御營使司准備差使制

朕出爵不待廉茂。幾以致天下之豪傑。況汝以經術行誼。為衆所推。而達于朕聽者乎。然名譽之下。古難其人。可令施行。毋甚高論。

都官員外郎尹忠臣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制

朕惟嶺海去京師萬里之遠。民弱而陋。吏貪而愚。法令詭條。所存無幾。非廉平強濟者。孰能稱吾臨遣之意哉。以爾風力有聞。吏功屢最。宜從省戶之選。往疾使軺之驅。爾其謹視官邪。拊循蠻俗。使斯民受賜。如在朕戶庭之間。則汝為稱職。

趙哲提舉兩浙路巡社兼提點刑獄公事制

古者鄉立塢壁。防盜賊之侵已。室家可保。今吾廣其法于天下。又置使者推行之。庶幾姦兇潛消。里閭無

事。以爾屢更煩使。蔚有能稱。茲用假爾繡衣之榮。往臨吳會。汝其徧詣提封。申明約束。毋強不欲。毋縱敗。使農安于野。行旅通于塗。則為稱職。

陳起宗直徽猷閣都大提舉川陝路茶馬制

朕惟馬政不修。無甚今日。軍容廢缺。朕甚憂之。以爾少有俊才。累更幕府。必能為吾講摘山之利。得充厥之良。協和種羌。貿易無壅。是用進擬嚴之直。為臨遣之榮。昔衛文公承國遷之後。元年車三十乘。末乃十之。豈區區諸侯之國。而今不及古哉。在爾勉之而已。

知興仁府鄧紹密右文殿修撰制

昔漢陳湯。唐郭元振。皆以不謹細謹。卒成功名。故古之論人材者。曰。使信如尾生。廉如伯夷。亦何益于成敗之數哉。爾起于投閒。守此凋郡。而能因時制變。分朕顧憂。糾合民兵。率先諸郡。清資顯秩。本以待功。矧方艱虞。于汝何惜。往服朕命。益勤撫綏。豈無茂恩。觀汝來效。

吳給徵猷閣待制知東平府制

朕惟齊魯之墟。更此侵陵之變。不復為郡。速今逾時。每軫念于夙宵。孰拯民于塗炭。以爾具官某。謀能威敵。勇不顧身。坐修塢壁之嚴。悉保旄倪之衆。勦除羣醜。綏靖一方。爰升次對之聯。仍委藩宣之寄。往圖長算。勿廢前功。

張自牧轉兩官直秘閣京東轉運判官制

朕惟東州經喋血之餘。兵民雜屯。農未皆病。思得奇士。通吾利源。以爾膺特起之招。有非常之略。頃將使指。信著此方。其升延閣之班。仍峻文階之等。往乘軺傳。臨按列城。如飛輓之稍行。則瘡痍之可復。政成來報。朕不汝忘。

進士周義起劉宜孫充大金通問使屬官特授從事郎制

漢使絕域。必求茂材異行之人。唐聘諸蕃。亦用經術通明之士。爾等早游庠序。以學發身。而能臨義慨然。奮身不顧。雖為人之屬。而任則匪輕。何惜一官。成汝之志。使誠通而好結。則予之所以待汝者。豈止此哉。

傅崧卿黃叔敖中書門下檢正制

朕惟異時宰士。止于中臺之屬。不足以預聞命令之原。故又置檢正之官。以通知三省之政。非夫詳練老成。通知世務者。不在茲選。以爾性資明銳。多所踐更。茲予首以命汝。汝其摘過差以裨國論。程期會以扼吏姦。肆觀爾能。尙有殊擢。

上官悛秘書省校書郎制

汝名臣子。少有軼材。方時急賢。當在崇養。今冊府士大夫之冀北也。少休駿足。以適夷塗。

張孝純子穎直秘閣制

爾父身陷敵。而爾母按此為爾求官。夫延閣之華。朕方澄此選。今以假汝。不謂無恩。惟毋頹家聲。是為報



李長民秘書省正字制

朕嘗夫艱危之時見士大夫無可使者欲廣儲英俊時出而用之以爾種學積文聲華藉甚圖書之府本以養材往游其間觀汝遠器

黎譯御史臺主簿制

御史府朝廷風憲之地以簿領鉤稽于其間者蓋不輕授往贊而長毋失官職

蘇良治太常寺主簿制

簿領雖卑然隸于預聞禮樂之事非他官比也非爾通敏朕不汝除

蕭倫都水監主簿制

水失其行隄繇不息雖勾稽之官有不得而廢者今以命汝往服朕恩

趙善淑等各可補承信郎制

公族國之枝葉也葛藟猶能庇其本根而況于國乎此朕于艱難之時敦睦之恩尤不敢替也汝等幸同屬籍歲久寢蕃雖肯出祖宗信厚皆如驕趾然身衷編戶貧者或乘牛車各命一官使之從仕往安爾祿無負朕恩

宗子趙彥謨補承信郎制

爾宗室子學業中程更此洪恩宜登仕版益勤講習上答所蒙

謝才等補承信郎制

頃者盜發潢池南東震擾汝從民伍斬敵有功何惜一官旌其忠勇尙圖來效以稱朕恩

進武校尉常益等可承信郎制

爾頃因遣使奉約以從既返國都宜酬其績進官一等尙勉之哉

任浹補承信郎制

春秋時士有死兵者其家必得仕于其國蓋責人以所甚難者其報當爾也今予以爾從弟某死于城守突卸有加澤之所厚遂至官汝嗚呼汝知夫死者不可復生而國家之恩不可妄得也可不勉哉

樞密院編修官張灝改宣教郎制

計日而遷不可秋毫私者有司之法也今爾以編削之才游樞機之府而略其歲月者蓋朝廷之恩往服寵榮以須甄擢

知壽州康允之進直龍圖閣制

自軍興以來師帥之官開敵而委城者相望也爾以子然孤壘屹立于羣盜沸擊之中得其人心皆以死奮坐令反寇奔潰不支河圖之華未足旌汝方稽閱閣嗣有寵褒

張昱轉兩官閣門祇候知慈州制

得城則以候其將得賂則以分其士茲古英主所以收天下豪俊之用也肆朕臨御適遭多艱恨無奇功

當此艱賞今乃得汝尙庶幾焉進官而兼上閣之華因仕而付專城之寄併茲異數待汝可知尙旣乃心無忘予報

乘義郎甘暉可閣門祇候制

上閣之秩武臣之高選也朕常選擇不妄假人以爾材識敏明忠于奉上肆加茲寵以別汝能尙克祇承無忘報稱

承信郎潘璋可閣門祇候制

朕于小大文武之臣苟材軼于衆者必思有以表異之以爾智識敏明服勤匪懈茲予試爾以上閣之秩雖未極褒陞而于汝輩流則寵矣可不懋哉

吳翺改合入官通判本州制

昔令尹子文毀家以紓楚國之難春秋貴之爾以小官與聞郡政區區城守權力不支願解已官募兵討賊訖獲綬綬其志可嘉宜辭銓調之勞就佐一州之政勉圖來效稱我茂恩

呂士昭提舉保甲兼河東提刑制

朕惟河東之民當敵騎之入一方凋瘵士氣索然思有以作新振起之以爾擢自稠人屢更繁使必能爲吾得被堅執銳之士揚鉤深致遠之威雖列職外臺未殫所蘊敢成來報朕不汝忘

劉亞夫何處厚復職與郡制

朕持刑賞之柄若權衡然稱物而爲之重輕不以銖黍私也爾名在刑書有年數矣今而更始可以自新其還爾之寵名以分吾之憂願汝知夫復玷缺之艱難也可不慎哉

建陽知縣黃邦光起復制

晉人墨衰困于屢經然一切從權有不得而廢者以爾字遐方之俗當羣盜之鋒扞禦征輸備殫忠力方爲軍府之賴遽有家庭之憂宜奪爾情姑安厥職其體藉才之意無忘移孝之誠

大洪山僧守珍補承節郎制

頃者羣盜鼓行攻圍城邑汝營塙壁招輯鄉閭旣衛善良亦除凶惡其忠可錄何惜一官尙勉之哉毋忘後效

進納陳真可承節郎制

國家用兵有節者死有財者輸所以能濟也汝入金縣官蓋知此意往登仕版無忝朕恩

信陽軍義士首領孫仲等補承義郎制

爾等頃以從衆弄兵潢池開朕招撫幡然聽命其膺銓錄以待使令尙服予恩無渝所守

向子爽錢豐贈官制

朕惟羣狄亂常衣冠蒙難皆吾不足以勝殘而置汝于塗炭也故于追錄之際每加意焉以爾遭世艱虞共嬰城守力全節履遠沒其身爰錫閔章進官三等英魂如在尙克享之



王琪贈武經郎制

頃者姦民。便敗王略。守險旅拒。犯吾顏行。爾以偏裨。出從主帥。先登陷陣。遠沒元身。朕惟死者人之所甚。難而至于以生易死者。非根于忠義。嗜克爾哉。是用靈然。進官二等。尙期精爽。不昧欽承。

會升贈五官與一子恩澤制

朕聞夫死者以身從事。而不得終于膺下也。既崇以秩。又錄其孤。嗚呼。亦足以明朕意矣。魂而不昧。尙克欽承。

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召康公于成王。莅政之初。亦以求賢用吉士爲戒。蓋朝廷安危治亂之分。在于用吉士小人之間。具官某。本摘山之徒。操馴僧之術。諂事非類。亟汚從班。以妾婦之道爲身謀。以豺狼之心幸時變。比緣巡狩。道治別都。言念艱虞之未平。務從簡易而安衆。屢加訓敕。非不丁寧。乃並法以爲姦。專阻威而害物。毒流千里。諸路騷然。未明跋扈之誅。已被幽間之戮。不追寵秩。孰慰羣冤。雖既死之何知。庶將來之可戒。

范訥罷東京留守司降授承宣使淄州居住制

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迺者朝廷蓋多故矣。其所以寵任汝者。亦豈輕哉。具官某。擢自周行。首膺器使。加以節旄之重。付之管鑰之嚴。所望夙宵。分吾憂顧。乃令彈劾。上達聽聞。謂專懷顧望。而無意勤王。公縱剽攘。而不能戢士。汝尙爲爾。予何賴焉。宜還眷倚之權。往卽省循之地。過而能改。朕不汝忘。

李回秘書少監分司南京制

節義廉恥。朕所望于士大夫也。方國家艱危。于此觀人。而以擇利誤朝。形于言者之牘。汝安取此哉。具官某。奉事兩朝。嘗參三府。既不能知存亡而雪主之辱。復不能辨正僞而立人之朝。處之恬然。顏亦厚矣。其正名于中秘。以分務于陪京。服我保全。無忘惕厲。

馬忠落龍神衛指揮使降充經制副使制

朕于將帥。待之至者。所以責其忠。望之深者。所以必其勝。具官某。粵從小校。擢領中權。寵任兼隆。在廷莫比。謂能夙夜。分朕顧憂。乃無多算之奇。莫止偏師之敗。全軍退舍。坐失事機。宜鑄衛帥之崇。仍損使權之重。再稽朕命。軍有常刑。

惠柔民等押赴河北京東陝西路監當差遣制

人臣策名委質。知忠于所事而已。若夫死生禍福。豈人之所擇哉。爾被選爲郎。分居臺省。國家休戚。何所不同。乃逆料時艱。飄然去國。自爲謀則善矣。獨不爲朝廷憂。髮地乎。被邊之州。汝所忌者。姑令而往。當知夫忘身殉國者。未必不安。而小智自私者。不容于幸免也。

趙點勒停制

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然則挾利懷姦。不知尊上。移所報于他人者。其可使之在服哉。爾受命典藩。仕非不顯。豈有國家之德。不如權貴之恩。駟駿名駒。還充私廐。驚駘下駟。乃及乘輿。悖戾之心。一何至此。斥從民伍。示有朝廷。汝雖至愚。事不知罪。

開封府推官范世延降一官制

國爾忘家。公爾忘私。人臣所以事君也。爾列官都畿。分守城壁。方此多事。豈容有他。乃亂法以爲姦。專營私而豐己。徇羣小無厭之請。希一時橫得之恩。靡思體國之忠。徒挾耗財之意。不加懲創。孰懲貪邪。聊儆文階。用明邦憲。尙圖來效。以贖厥愆。

向子誣落職與郡制

向子誣落職與郡制

浮溪集卷九

外制

知江寧府宇文粹中落職宮祠安置制

朕惟國家于都會屯兵列戍。又擇重臣臨之者。非以屏王室于平居閒暇之時。亦惟朝廷或出于艱虞。則四方萬里之遠。賴其大拊循之功。以固吾圉。具官某。頃從近弼。出殿大藩。所圖綏撫之良。無負顧憂之託。而威權素奪。巽懦無謀。乃持柄以授人。至委身而就繫。吏戕民死。喋血江壖。朕方窮致亂之繇。用正爾弛防之罪。而一方冤狀。猥自發舒。其鑄秘殿之資。往食真祠之祿。無忘自訟。服我寬恩。

知東平府盧益落職宮祠制

朕惟國家有天下。幾二百年。所恃以安存者。繫中外士大夫相與維持之力。一旦事出倉卒。宗社陸危。而四方藩臣。赴援者無幾。朕甚傷之。具官某。初無他長。早服顯仕。光被累朝之眷。進登常伯之尊。知人臣有見危致命之忠。在方面有振旅勤王之義。而丁事靡顧。爾飲自如。逮于踐阼之初。巧作謀身之計。近臣如此。謂疎者何。其鑄延閣之資。往食真祠之祿。茲爲寬典。無重後愆。

翁彥國追奪實文閣學士制

翁彥國追奪實文閣學士制



汝威里子朝廷以六路之權付汝。任不輕矣。謂能夙宵力圖報稱。而肆為虛誕。行不顧言。私乘乘而多耗邦財。擅補官而不繇王命。姑鑄龍秩。畀以一州。雖汝辯足以欺衆。亦豈能掩至公之論哉。

張瑄散官安置權主管北外承司公事制

古之居官者。官修其方。一日失職。則死及之。爾職在河隄。所當夙夜。乃便安離局。擇利自營。坐使狂瀾奔流千里。一城被害。民悉為魚。靖言昏墊之裁。皆汝曠職之致。宜申典憲。以謝無辜。聊置子散官。俾責成于後效。尙殫爾力。以蓋厥愆。

周懿文散官嶺外安置制

昔季文子有言。見無禮于君者。猶鷹鷂之逐鳥雀也。故春秋不誅其人。而誅其人之意。豈無說哉。爾服采在廷。官榮祿厚。國家平日。何負汝曹。方君親危急之時。雖釐猶不恤其緯。乃乘時幸變。乾沒自私。以為無復朝廷之治矣。嗚呼。汝亦士也。何為而至于此極哉。念本無知。誅之奚益。姑全首領。投畀遐荒。尙保餘生。毋忘予德。

前戶部侍郎邵溥降一官制

古者擊磬之智。守不假器。出納靡吝。何名有司。屬者國家多艱。泉府政壞。汝受寄委。實為大農。乃從官吏之營私。不顧邦財之折閱。公形判語。案牘具存。務實以聞。宜從薄罰。背公之罪。毋廢省循。

仲輯降三官制

朕觀漢唐宗室。以吝貪暴戾。失其爵祿。而亡其軀者。至不可勝數。故擇同姓之賢者。為汝曹率。庶幾人人信厚。如古盛時。而近屬之間。尙有仲輯。朕甚傷之。適者王室多艱。宗盟靡振。朕于九族。惟恐不咸。而爾乃以口語紛然。為有司所劾。豈朕所以待汝之意哉。其示薄懲。視官三等。尙思自好。無陷非彝。

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僕各降兩官制

御史于百官之邪。政事之闕。皆得利而言之。朝廷所恃以為安也。御史有不能其官者。爾獨無責哉。頃者戎馬內侵。變生都邑。鑾輿出狩。事執大茲。汝曾無一言。為國長慮。乃始終和議。隨敵計中。聞而不懲。失政刑矣。視官二等。聊著厥辜。尙服寬恩。無貽後悔。

王公亮降兩官放罷制

人臣守法。所以事君。率意妄陳。罰安可道。具官某。比緣岳狩。遣守殿廡。方國艱危。當思忠恪。乃專為姑息。欲利小人。無體國之公心。懷市恩之私意。不加懲艾。執塞僥求。聊鑄龍進之階。仍解誰何之職。其祇予戒。以省厥愆。

淮東提刑汪師忠降兩官制

朕惟江淮之間。羣盜充斥。二千石不為用。非都使者躬行其封。明于賞誅。則民之寃。安所赴愬。爾幸蒙推擇。職在督姦。和臣子奉公。所當夙夜。而棲遲偃仰。于國藐然。食人之食。而憂人之憂者。固如是乎。姑示薄懲。視官二等。尙無後悔。朕不汝容。

方開降兩官替制

適者盜發江壩。一方喋血。汝為使者。受命督姦。不折其萌。已為失職。至變成禍。結當力翦除。乃退避以自營。至文移而亦廢。逮臻綏靖。事出他人。方公肆于誕謾。反自論于功伐。事君如此。于汝安乎。宜免所居。仍鑄秩。尙為輕比。無廢省循。

太府卿徐公裕等降兩官制

孟子以左右望而罔市利者。謂之賤丈夫。故君子之觀人。在于有所不取。爾服官朝列。惟祿是資。謂能潔己以明污。顧乃乘時而射利。市所臨之公賄。法既不容。利其直之私贏。義將安據。鑄官二等。聊愧爾心。取予之間。毋忘慎擇。

高衛落職降兩官宮制

古者將帥死綏。士大夫死列。有離局失官者。必殺無赦。茲師行有律。而敵不能侵也。具官某。蒙國選掄。分時發願。敵兵一入。狼狽出奔。縱力不支。猶當守境。乃委四封之衆。跳驅千里之餘。茲而不懲。何以爲國。雖值募承之慶。難從赦宥之科。擬爵秩之華資。投宮祠之散地。祇承寬典。無重後愆。

河北經制使馬忠降兩官制

師以氣為勝。將以勇為能。古者鑿凶門而出。言有進死而無退生也。具官某。受子推轂。與敵交鋒。既味寒旃。陷陳之機。復無以律行師之整。三軍利用。帥則不前。千里折衝。朕將奚賴。宜削襲崇之秩。用明逗撓之誅。軍有常刑。汝無自佚。

東南第三將郭實降兩官放罷制

國不知將之任。將不知士之情。兵家之大忌也。爾居軍吏之上。當纖悉必聞。乃賊徒交通。近出麾下。憤既如此。軍容可知。綏御之材。非而所任。鑄官二等。仍解將權。尙服寬恩。毋忘自訟。

京西路轉運副使昌弼降兩官制

漢部使者以六條察郡國之不如法者。所以治人。而非治于人者也。爾出分臺綱。舉措專恣。于繩治未有聞焉。而反爲人所劾。豈不負吾任使之意哉。鑄官二等。用懲失職。毋以小罰爲無傷而不戒也。

知恩州趙子昉落職降三官制

分憂共理。二千石之職也。尙擇利自營。馴致一城之禍者。烏可以不懲哉。爾受命典州。當趨期會。乃慮其官守。引日不行。坐使河隄。決于所治。提封之內。民悉爲魚。靖言昏墊之裁。皆汝遷延之致。鑄官三等。仍解近班。以謝無辜。猶爲未減。

霍汝文降兩官制

漢置部刺史。秩六百石耳。而吏二千石皆察焉。所以尊朝廷也。具官某。幸蒙國恩。出典方面。知奉使有指。所當遵承。而妄引詔書。猥相侵辱。鑄官二等。姑示薄懲。尙鋤而厲。無重後悔。

應天府鈐轄王徹降兩官制

應天府鈐轄王徹降兩官制



趨事赴功。人臣之職也。朕比際戎器。用戒不虞。豈致國都。汝司其役。而屢加程督。儉情不度。既稱命以愆期。方便文而謫告。攻其用意。安所逃刑。宜鑄二等之階。以示有司之戒。其思往咎。服我寬恩。

應天府士曹黃明降一官制

樂事勳功。人臣之職也。食焉而忘其事。可乎。爾服采府僚。事官臺省。知當趨期會。而督責靡離。自干慢令之誅。宜正視官之罰。尙圖匪勉。無重悔尤。

南道總管司屬官詔齊降兩官勅停制

使官亂法。專命廢忠。人臣之大戒也。爾爲人屬。事有稟承。乃乘禍變。以招權。至用兵民而攝吏。靖言狂率。常伏典刑。姑示矜容。削官二等。往從民伍。尙省厥愆。

提舉皇城司郭鎮降兩官制

古者周禮千列。以衛至尊。宮正掌王宮之戒令。此其職也。具官幸蒙推擇。委以徽巡。而權極之間。誰何不謹。宜懲怠慢。并上兩官。尙究乃心。無貽後悔。

內侍黃述先降兩官取勘制

古者聽買賣以質劑。雖防民私。蓋朝廷之法也。爾幸蒙官使。曾不服馴。悍驕而貪。蔑視官府。宜鑄爵秩。以警無良。其罪所歸。則從吏治。

知筠州楊允降三官制

古者四十而仕。七十而引年。所以節進趨。厲廉恥也。爾智昏耄及。貪祿忘歸。不治之聲。達于予聽。鑄官三等。聊愧爾心。尙圖厥愆。以休其老。

知麟州韓忠嗣降兩官放罷制

扞城之寄。所賴折衝。失律而顛。豈容佚罰。爾檢身無狀。專欲自私。喪長吏之威權。爲下人之所逐。鑄官二等。非獨汝愆。亦使邊臣。旣茲爲戒。

知建州張勳降三官制

朕以師帥之權。付汝于數千里之外。而取軍撫民。其件謬如此。朕亦何所賴哉。雖舉止鑄官。務從闊略。而無辜之民。死者不可復生矣。于汝安乎。

知秀州趙叔近落職制

爾姦利之私。有市井所不爲者。朕方置汝于理。將肅清官曹。延閣之班。尙安得處。其加鑄奪。以聽有司。通者盜擊山東。聲隱汶上。汝承臺檄。往備戎行。乃假事以爲辭。至愆期而非顧。視官一等。姑示薄懲。軍有常刑。毋貽後悔。

呂國司勳各降一官制

徐慎言落職制

汝燕山之役。附非類而得寵名者。于有司之法。當鑄久矣。況以吞貪凶肆。達于朕聽者乎。官曹既清。安用

汝豐。

浮溪集卷十

外制

劉誨直顯謨閣知楚州制

人臣趨事。莫樂于見知。王者用材。當求于已試。以爾稟資明銳。臨事激昂。昨將使指之光華。備歷征塗之險阻。茲分憂于涇郡。宜進秩于清班。尙體仰成。佇聞書最。

李會徽猷閣待制知廬州制

朕比緣帑符。申傲邊虞。厥惟衝要之藩。當得老成之雋。具官某。早因時望。進陟英躋。常持平進之心。殊有後凋之操。中投散地。頗鬱輿情。茲升延閣之班。特付專城之寄。尙思綏馭。無負眷懷。

劉寧止直龍圖閣同提領水軍制

朕修方岳之巡。講舟師之備。欲恢遠略。當得通材。以爾稟性端方。臨機敏銳。袞袞盡納言之益。惓惓憂國之心。是用假延閣之班。付昆池之事。勿辭勞劇。同濟艱難。

孟汝嘉馬向利都郎官制

既得之情。仁人不喜。一成之法。君子盡心。朕于庶獄。雖罔敢知。而擇人之間。未嘗不慎。以爾等吏能屢試。



風力有聞。平反之長。人頗推汝。往膺省戶之選。助閱邦刑之書。廣朕好生。欽哉毋忽。

命隨劉公查知東上閣門事

朕肇開四門。延納多士。思得戎班之俊。長吾寶贊之寮。具官某。秉德忠純。受材開敏。地處橫班之選。秩升廉使之崇。其服端揆。並司調者。肅等威于表著之位。傳臚句于陞廉之間。嗣有寵褒。無忘祇恪。

劉錫可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制

朕以中國之大。而制四夷。以九重之尊。而臨天下。宜有統督。用疆主威。具官某。躬沈鷲之資。任爪牙之責。早登勇節。聲望著于三軍。旋總戎行。精神昭于萬里。肆加異數。進董親兵。爾其分夙夜之憂。俾朕獲寢興之佚。忠勤無斁。恩賞何涯。

馬忠可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充河北路經制使措置節制軍民兵等事制

朕惟兩河之民。更百戰之役。田野三時之務。所至一空。祖宗七世之遺。厥存無幾。肆夙宵之軫念。如冰炭之交懷。孰知捐脩經遠之謀。我有魯俊折衝之仕。具官某。幾能先物。勇不顧身。肯出名家。得山西氣俗之厚。任更邊鎮。知漠北封圻之詳。昨逢多壘之艱。屢立杆城之績。雖進厥秩。未殫所長。爰升統帥之崇。加界使權之重。料百城之丁壯。總以五符。提兩路之精強。蒐其軍實。兼收羣力。用展壯猷。上以迎二聖之還。下以正四夷之守。任我之責。時乃之休。

辛企宗提舉御營使司一行事務制

出而敵敵。專師律之雄。居則衛王。總禁屯之重。我有虎臣之貴。兼諸人傑之長。借爾威稜。振吾綱領。具官某。性資敏甚。氣節偉然。持重不驚。得真將軍之勇。好賢如渴。有古名將之風。茲喜還朝。方資扈蹕。爰付劇煩之寄。用觀周濟之才。勿以賢勞。孤予器使。

從仕郎傅粵改宜教郎借工部侍郎充大金通和使制

朕講殊鄰之好。求專對之才。念國家艱難之際。乃賢者馳驚之日。以爾疏通無壅。沈鷲有謀。雖山濤不學于孫。吳而季布得聲于梁。楚。比選出疆之使。實膺仗節之行。方事遐征。無幾微見于言。面宜加寵數。進禮樂而有光華。是用擢之銓調之中。假以事官之貳。庶爾一言之合。成吾兩國之歡。日佇來歸。毋忘自力。

大金通和使傅粵轉五官郎官制

朕昨聘殊鄰。首馳信使。如文王有纘。猶之難。始于憂勤。乃博望至月氏而還。得其要領。宜加寵贊。式獎賢勞。爾奮自奮生。蔚為國士。挺身應募。遂膺仗節之華。即日辦嚴。離懷乘輅之遠。果持書幣。邁返闕庭。是用峻陞朝著之班。仍正省闈之選。示朕見知之意。旌而不辱之功。尙體眷懷。毋忘忠藎。

修職郎王倫改朝奉郎充大金通問使制

朕惟疆事未寧。親庭在遠。夙宵軫念。庶孝悌通于神明。物色求人。備忠信行于蠻貊。眷茲久矣。今乃得之。以爾肯出公侯。資兼勇智。言念主憂。而臣辱。何有于生。如皆已佚。而人勞。孰當其責。雖淹回之未試。獨慷慨以請行。宜升郎秩之榮。仍委使華之重。朕既俯同晉國。用魏絳以和戎。爾其遠慕侯生。御太公而歸漢。

勿憚徂征之遠。佇期歸報之休。

知杭州葉夢得復舊職制

股肱宣力四方。實寄藩維之重。精神折衝千里。允資師帥之良。矧吾左右之臣。殿彼東南之服。雋功來上。襄瀝可忘。具官某。蚤以時才。揚于禁路。粹矣朝廷之表。巍然人物之英。治必有聲。能使所居之官大。動皆中節。故每不勞而功成。比緣蛇豕之妖。未正鯨鯢之戮。篋竹深阻。谿山釋騷。迺據掌上之奇。盡服潢中之衆。惟三仕三已。莫明令尹之心。故七縱七擒。微見武侯之略。宜還寵數。用示眷懷。尙加厲于壯猷。庶永綏于遐俗。

姚平仲復吉州團練使所在出榜召赴行在制

漢室備邊。復魏尚雲中之守。秦人禦首。赦孟明駭阻之奔。與其還衆。而收新進之材。曷若棄瑕。而責老成之效。具官某。稟資沈毅。事上樓忠。昨緣外侮之侵。背界中權之任。乃恃戎昭之果。靡遵廟勝之謀。坐此逾年。隱于亡命。肆朕纂圖之始。時求敵愾之良。議者皆言。汝為可用。執干戈而衛社稷。方急壯猷。聽鼓鼙而思將臣。宜頒異數。爰復州團之秩。俾趨嶽狩之朝。庶分北顧之憂。尙採東隅之失。勉圖爾績。仰副朕知。

權邦彥復舊職知江州兼制置使制

遇敵而致。驅陵之奔。孟明有罪。毀家而紓楚國之難。令尹為忠。我有藩臣。背隱城守。已正簡書之坐。常還符竹之分。具官某。頃與大州。適當強敵。既盡逾年之抗。遂遭全室之留。雖徐庶思親。何勝方寸之亂。而真卿委郡。不廢朝廷之歸。在國法以嚴容。于人情而可憫。付兵民之重寄。專江漢之上游。盡復爾班。式遣其往。毋情家庭之禍。當思王室之艱。

陸藻李師復舊職制

朕選儲人材。如園藝木。封殖長養。各成其天。與其擅自條枚。待堅實風霜之後。孰若因其合抱。收創殘斤斧之餘。具官某。蚤以時髦。儀于禁路。文章爾雅。有作者之風。議論正平。得近臣之體。一從吏議。再閱歲時。既需澤之更新。宜故官之稍復。人惟求舊。朕方深買傳之思。忠不忘君。汝無廢蕭生之意。其加恬養。以待簡求。

李庠復官星夜發來赴行在制

朕捐金爵以致天下之士。聽鼓鼙而思將帥之臣。豈伊一青之微。廢此三軍之望。具官某。受材英特。秉性忠純。蚤登勇爵之崇。嘗總親軍之重。中緣坐法。亦既更時。宜盡復于故官。俾亟趨于行闕。佇膺煩委。用展壯猷。

給事中王絢復朝散郎制

聖人之心。如權衡之公。法無私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具官某。頃服禁嚴。職當獻納。而失于詳慎。至陷小文。茲被湛恩。宜除宿負。衛侯醴謹。初豈有于他腸。顏子庶幾。尙何憂于武過。毋懲繼芥。而廢激昂。



孫默許德之復官制

有司之法如權衡雖微不失。人主之恩如江漢何濶非新。朕入纂丕圖。與民更始。矧吾士類。尤所當先。爾嘗以過差。絀于吏議。茲于拔拭。不汝瑕疵。宜盡削于丹書。復進參于華賈。幸難數得。其戒之哉。

新除中書舍人孫觀可待制與郡制

任賢者雖人主之明。從欲者亦聖人之恕。茲用時髦之俊。復居詞禁之華。遽以疾聞。難以詔奪。具官某。早膺掄擢。淺服禁嚴。文章為後學之宗。論議得近臣之體。中緣排斥。久已照知。方賈道見思。欲召還于宜室。而仲舒厭事。頗不樂于京師。宜升延閣之班。再付專城之寄。其據所蘊。以拯吾民。佇觀千里之休。入奉三年之計。

孫觀知平江府制

朕惟儒雅飾吏事。皆西漢之能臣。岳牧用詞人。蓋有唐之舊制。眷吳門之重鎮。邇嶽狩之行朝。戶口夥于承平之餘。人心搖于驚擾之後。不付賢雋。孰分屬憂。具官某。明國憲章。知民情偽。學必期于有用。材無適而不宜。茲命來歸。力求自便。以甘泉之法。從臨邛之鄰。封于牟。雖在江湖。豈忘魏闕。汲黯宜居。禁錮毋薄。淮陽勉布中和。即還嚴近。

胡舜陟徵獻閣待制准西安軍使制

策名委質。可萌苟且之心。趨事赴功。尤在艱難之際。矧子取貴。惟以勳從。既聞敏銳之才。何愛齊攝之濕。具官某。遠通經術。明講事機。頃在朝廷。衰衰盡致君之益。泊居方面。惓惓懷愛國之忠。比聞棄陳。備知所向。願躬躬于卒乘。以同獎于朝廷。是用升甘泉法從之班。付淮右陳屯之事。用昭殊遇。行展壯猷。尙觀儲者之折衝。勿使武夫之專美。

鎮慶關使徐傑轉防禦使制

朕披荆棘。以立朝廷。聽鼓鼙。而思將帥。苟常懋賞。豈負成言。以爾頃被遷擢。出分憂。坐控邊關之阻。障容敵騎之侵。戍旣更時。寵宜如約。爰進扞防之秩。用為屯守之光。益務綏懷。仰求嘉獎。

闕瑾正任防禦使制

謙者君子之光。異者武人之正。故先鳴而求勇爵。見歸春秋。獨屏而聆論功。取高漢史。具官某。比提義旅。來授京師。屬余踐阼之初。錫爾賞勞之典。抗章不拜。陳義甚高。宜加褒勸之恩。用正扞防之秩。尙思策勵。無負眷知。

通問副使武功大夫趙哲可達州刺史制

朕通兩國之和。遣單車之使。求專對四方之士。既得忠良。願出疆萬里之行。可無褒擢。具官某。受材庸敏。臨事激昂。久膺在服之榮。茲預聘鄰之選。將誠甚遠。具有皇皇之華。受命靡辭。初無憚憚之色。是用特頒殊渥。升刺大州。以昭臨遣之榮。以勵願行之志。其思報稱。副我仰成。

武義大夫董植可落致仕制

武義大夫董植可落致仕制

爾忠勇之氣。投老不衰。方邊防急。甚于救焚。豈壯士得從于高枕。起之閒佚。以示見知。其據恬養之豪。用稱搜揚之寵。

辛炳落致仕制

朕惟靜而閱世者。可與語天下之謀。恬于趨時者。可與共朝廷之任。爾十年不調。歸老于家。雖屏迹無意于人間。而飛聲日聞于朕聽。宜輟安車之樂。復參文石之班。出處惟時。毋專求志。

蘇斌孫從事郎符改宜教郎制

論世者豈惟喬木。懷人者猶及甘棠。偉哉千載之英。緊我五朝之望。朕不及見。有孫而才。宜加改秩之榮。用示好賢之意。昔賈生明王道。漢錄賈嘉之能。魏公進忠規。唐表魏蕃之烈。人門兼用。今古所同。其振爾之家聲。以待予之器使。

入內侍省武經郎朱回致武郎陳奎乞轉出歸部致仕所乞制

爾等宜勞官省。涖歷歲時。茲緣疾恙之侵。不勝洒掃之職。願還銓部。歸老田廬。朕常恐一物之遺。其遂爾終身之志。尙加調攝。以釋懋恩。

譚世勳贈延康殿學士制

松柏有心。于歲寒而乃見。瓊瑰至寶。豈烈火之能遷。朕遭滄海之橫流。陰攻士夫所趨向。責其大節。全者農人。方喜一士之聞。已歎九泉之隔。清規如在。褒典可忘。具官某。學貫華書。文馳六藝。純誠自表。坐銷世俗之浮。廉靖無求。獨得古人之大。量預持履之選。循更法從之華。二聖所知。羣臣鮮及。肆履艱危之會。果專忠孝之稱。雖孰濟伴。靡汗天寶之亂。而誕生蓬天。不見兩關之興。爰錫命書。升華秘殿。以發具臣之聽。以為信史之光。冀爾英魂。歆吾至意。

知懷州靈安國贈延康殿學士制

賢者事君。豈為保妻子之計。國家多事。所貴死封疆之臣。我有藩宣之英。願從威武之奪。既遭奇禍。宜竣恩章。具官某。少有令名。履更煩使。昨任州符之寄。適當邊徼之衝。嬰無援之孤城。抗方城之醜敵。壯矣張巡之百戰。躬履顏行。哀哉。卜盡之一門。幾無噍類。屬予初載。聞此沈寃。念逝者之何辜。為潛然而出涕。茲升華于秘殿。仍加恤于遺孤。庶爾精忠。光吾信史。

中書舍人葉濤贈徵獻閣待制制

人君子奪何有于胸中。天下是非。嘗公于身後。眷前朝之近侍。罹鉤黨之非辜。既削深文。宜還故秩。具官某。性資和裕。心術剛明。議論排姦。不屈浩然之氣。高文行遠。還追作者之風。中遭媒孽之仇。久拚點蒼之恨。茲分枉直。奚問幽明。煥延閣之新班。易重泉之往棧。英魂如在。茂渥其承。

劉翰贈特進制

忠人臣之大本。全者幾希。死天下之至難。在乎所處。嗟我仰成之者。挺然不屈于兵威。既沒元身。宜加爵秩。具官某。天資莊重。心術遠明。內領藩條。懋活民之政。外臨邊鎮。揚威敵之功。方資廊廟之謀。遽履朝



廷之變。不幸聞名于醜敵。將令毀節于偽廷。冀勝飾巾。心肯移于二姓。仲誠臨穴。人將贖于百身。升華一品之班。加黃九原之楛。庶幾精爽。不昧欽承。

鄭毅贈七官制

爲官擇人。方資帷幄之勝。竟舉事國。乃致股肱之虧。孰據震悼之懷。惟有褒崇之典。肆頒異數。用表遺忠。具官某。莊重而有威。剛明而知斷。至誠憂國。皇皇無一日之安。正己立朝。凜凜有萬夫之望。雖歲時之未久。賴籌策以居多。天不慙遺。邦其殄瘁。峻陟文階之等。用爲幽窆之光。復魄儻存。垂休無斁。

范浩贈直徽猷閣制

自古皆有死。誰則長存。爲善而獲殃。謂之不幸。肆頒異數。追弔沈寃。以爾某。早有軼材。嘗登鷹仕。初謂洛陽之年少。可與有爲。孰云北地之儒生。遽罹非命。由吾至此。爲爾愴然。宜升密勿之班。進預凝嚴之直。尙歎宸渥。勿悼泉扃。

孫肇李照靖王資深韓持各贈五官制

人臣盡瘁。歸權易質之凶。王者飾終。宜懸書棺之渥。矧居近侍。可廢常規。具官某。學問淹該。操修堅正。早預時髦之選。謏參法從之華。奄忽云亡。愍傷何及。不陟文階之峻。孰明卹典之哀。是用追錫殊恩。驟升數等。其服昭除之寵。以爲身後之光。

右武大夫梁州防禦使知滑州張搆贈三官四責恩澤制

朕稽盟府而懋賞功之典。聽馨聲而思死事之臣。以爾具官某。料敵有謀。秉心無貳。昨守頻河之壘。適當喋血之餘。身奮于前。力窮而踣。既峻陞于顯秩。仍悉祿于遺孤。英魂未亡。幽局奚憾。

淨溪集卷十一

內制

韓世忠起復檢校少師武成威德軍節度使制

朕遭百六艱危之後。賴二三魯俊之臣。跪推轂而遣將軍。守境旣騰于戎捷。歌出車而勞還帥。酬勳敢廢于邦彝。爰錫贊書。用孚羣聽。具官某。勇聞天下。氣蓋關中。堂堂將種之英。凜凜軍鋒之冠。行己恭而事上敬。蚤服周行。臨機果而料敵明。屢揚偉績。昨屬交侵之警。俾屯要害之區。蓄銳以須。鼓僂而擊。縱精兵于數路。若珠走盤。擣勁敵于長江。如杵投臼。坐以中堅之整。成茲南紀之安。威行而海內息肩。師勝而國人屬目。是用兼隆徽數。特奏膚公。出擁齊旆。易兩鎮提封之大。入乘夏冢。視三孤絕等之崇。申衍采封。陪敦井賦。以永旂常之載。以昭帷幄之成。於戲。武能威敵者。將帥之榮。賞不踰時者。人君之信。惟忠力可以任安危之重。惟謙沖可以保富貴之終。勉圖而休。毋廢朕命。

韓世忠除兩鎮節度使制

提貔虎以振天威。采入山川之阻。取駭視而據國憤。永爲宗社之休。旣執訊以來歸。宜酬勳于不次。肆頒明命。敷告治朝。具官某。事上撲忠。臨機英果。稟剛故俗。甘陳魯六郡之良。決勝重圍。飛羽有高人之敵。蚤



備師干之試。旋膺齋鉞之除。豈惟塞塞以匪躬。每見多多而益善。昨屬時巡之遽。因成國步之艱。羣小窺朝。元兇干紀。既罪人之未得。斯王旅以徂征。迎敵鼓行。靡待前茅之偵。擒囚歸報。遂成獨柳之誅。華夷由此以知威。天地為之而卷衽。凱歌一奏。盟府交書。是用取累朝最盛之規。加兩鎮久虛之轡。視班亞保。升爵元侯。增邑食于爰田。衍井腴于真賦。併為異數。用表元勳。於戲。見無禮于君。爾既殫于忠。燕歸飲至于廟。我何愛于寵。褒惟功名烈士之始終。惟爵祿有邦之勸沮。尙圖後效。更祈前休。

檢校少師武成德軍節度使充神武左軍都統制韓世忠加恩制

朕躬帝親之饗。合丘澤之祠。一純二精。幸拜熙成之貺。千乘萬騎。孰宜拱扈之勞。我有勁臣。宜膺徽數。具官某。忠不辟難。勇常冠軍。先人有奪人之心。進則奮沈雄之略。尙賢無自賢之行。退而皆名義之談。兼兩鎮之節旄。視三孤之皮帛。軍律整甚。王靈赫然。遠斥埃壘。而省文書。士皆為之樂死。傲師徒而討亂略。疆由是以少安。比修重屋之儀。尤謹周廡之衛。祝嘏所告。君臣則同。乃增井邑之封。仍衍賦租之入。爰示旌忠之義。以均受胙之休。於戲。心膂爪牙。方資籌策之勝。發兇戟。益發威儀之瞻。惟滿盈天道之所虧。惟正直神明之所聽。服我休命。欽哉惟時。

張俊檢校少保軍武昭慶軍節度使制

三軍利用。莫如忠勇之兩全。十乘啓行。尤貴武文之兼備。朕博稽輿論。優獎虎臣。乃疏進律之喪。用疎在廷之聽。具官某。性資沈鷲。材力驍雄。得孫吳方略之奇。兼信布爪牙之勇。執干戈而衛社稷。居存塞塞之忠。安邊境而立功名。躬履堂堂之陣。昨緣多故。尤見殫誠。提萬旅以趨朝。屬六飛而復辟。旋因冬狩。留駐海墘。偶邊馬之長驅。帥王師而屢戰。奮常大敵。援枹鼓以忘身。坐掃妖氛。用鯨視而築觀。茲及行朝之定。復銷羣盜之搶攘。併錄茂勳。用加酬賞。秩視三孤之貴。地兼兩鎮之崇。載錫爰田。仍加真賦。增中權節制之重。示上將威儀之多。於戲。有功見知。朕既每存于大信。縱敵生患。汝其勿替于前功。惟一心同獎于朝廷。斯千載永書于令甲。服予之訓。時乃之休。

檢校少保定江昭慶軍節度使江淮路招討使張俊加恩制

朕通修吉禮。歌昊天成命之詩。翁受靈釐。拜黃帝秦元之策。平號四海。疏恩百工。有懷隆委之臣。方屬凱旋之役。其因祚祉。以獎賢勞。具官某。材雄萬夫。身履百戰。統騎士材官之衆。屢奮天誅。執信臣精卒之權。蚤膺邦寄。縮節旄之兩組。視皮帛于三孤。昨奉王靈。出征江介。冒敵而進。忠如皎日之明。當鋒者摧。勢甚迅霆之擊。曾未朞月。卒成大功。靡淹雜虎之師。坐獲金湯之固。惟邊虞之綏靖。致禮祀之備成。不憚寵休。孰明忠力。乃進封于多戶。仍申錫於真租。於戲。聖勳也。威莫大安民之武。祭澤之大。宜均惠下之仁。惟忠義天下之大。開惟謙亨君子之終吉。益勵爾績。用承厥休。

皇叔檢校少保光山軍節度使知大宗正事士儂加恩制

朕膺祖宗之傳序。蒙天地之貺臨。見秦元之尊。幸潛交于於鑾。眷宗室之老。宜首備于龍光。錫以命書。頒于朝著。具官某。疏達通敏。忱恂靖莊。更險夷而乘忠孝之心。居富貴而絕侈驕之習。出神明之後。雖益疏

而不王。國義理之多。知為善之最樂。昨付齋壇之鉞。仍乘夏冢之車。祇屬時巡。克俾屬籍。茲成復廟之慶。益見維城之功。是用增廣舊封。併加真賦。於戲。朕屬分兄弟之國。蓋莫重于天支。帝疆指山河之盟。其永著于王室。往服休命。無忘遠圖。

士儂特起復檢校少保光山軍節度使制

朝廷之尊。爵常兼德。國外之治。義則揜恩。我有宗英。久司屬籍。既銜哀而去位。查變禮以從宜。誕告治朝。式揚新命。具官某。親身敵備。操行淑均。出祖宗宵旰之華。得師友見聞之博。漢廷大議。更生世列于公卿。唐室中興。道古官兼于將帥。蓋被展親之渥。獨專糾族之權。雖支疏旁及于腹。乃信厚皆如于驛。址方茲寵寄。據以憂閒。用大宗率小宗。當念維城之重。以家事辭王事。豈憚許國之誠。況在從戎。固難終制。其復齊施之拜。以隆公族之瞻。於戲。孺慕終身。喪離無于二事。宗盟同姓。禮蓋許于齊情。姑輟蓼莪之哀。毋令常華之廢。勉興塊次。茂對邦休。

皇叔祖檢校少保靖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嗣漢王仲湜加恩制

朕溯吉杪秋。乘上幸之正氣。肇禮重屋。修運古之闕儀。會天地祖宗之神。奉秦牲圭幣之薦。惟時公族。實相躬祠。乃均錫于靈釐。用光華于屬籍。具官某。清修寡欲。肅括禪身。于親莫尊。為劉氏之祭酒。其德可尙。分魯公之大旗。以宗盟之統。而視近躬之班。以王土之封。而襲洪支之慶。開合宮之慈祝。承明詔以駿奔。當榮燎之升。率匏尊而參酌。曲盡始終之恪。實宜左右之勞。綏我思成。莫如同姓。爰修井封之舊。仍陪圭食之奠。於戲。將相寄以安危。敢重煩于耆艾。親愛欲其富貴。始務極于尊榮。勉遵令猷。永介多福。

戶部侍郎呂頤浩戶部尙書制

舜列庶位。莫非因能。漢多異材。蓋以久吏。故大而如夷。襲之賢者。終身禮樂。小而如倉庫。之賤者。至氏子孫。與其用新進之士。而試以劇煩。執若遂已成之功。而峻其班秩。具官某。早用備奮。晚為吏師。智略縱橫。得古人心計之妙。規摹詳密。知天下利源之歸。茲卜時巡。實資邦用。總為經費。責在有司。所貴通融之權。豈惟出納之吝。嗜習予事。莫如汝能。是用就升常伯之聯。全付大農之政。惟生衆用寡。而無悖出之弊。則實朽粟陳。而及承平之時。朕既紆憂。汝為稱職。

少保尙書左僕射呂頤浩加恩制

朕承列聖之基。荷三靈之眷。當艱危屯否之運。賴擁佑全安之休。念德之大者。非美報無以昭其誠。曰禮之隆者。惟躬祠可以達其義。乃涓剛日。祇見合宮。眷吾同德之臣。實首侍祠之列。爰頒渙號。用告明廷。具官某。偉識自天。英才經世。以忠勞安社稷。屹如山嶽之崇。以強敏決事機。沛若江河之下。有大勳于彝鼎。無異論于楮紳。昨辭廟廟之尊。出殿藩維之重。中權不試。南紀以安。歌破斧而美周公。雖嘗分于內外。開延英而見表度。茲復寄于安危。方錄車祗親之辰。適玉食齋居之次。元老顯相。羣工駿奔。爰增井食之封。益峻鈞衡之望。於戲。正直為神之所聽。固雅志之素孚。福祥非朕之敢專。宜均恩之首。及往躬邦治。共承天休。



起復鎮遠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孟忠厚加恩制

朕展葉合宮。薦賦上帝。從昆命而入。既成綿蕝之儀。率商粟以祠。幸獲煥黃之應。有嘉異姓之威。適列侍祠之候。爰錫詔恩。用孚朝聽。具官某。敏而好學。忠以事君。同國之憂。無忌獨兼于文武。為時之傑。野王宜任于公卿。早登旄鉞之班。繼錫袞衣之命。咸藩增重。朝著益隆。茲躬拜于熙成。實有資于顯相。乃均慶賜。首及親賢。進荒大邑之封。仍衍真租之入。於戲。朝廷八柄。莫先貴富之頒。祭典十倫。尤重親疏之別。兼將相威儀之盛。預天人精稜之交。茲為爾榮。無替朕命。

封制

朕膺南面之尊。賴東朝之訓。神移中壺。既臨窳附之期。恩及外家。宜厚并功之屬。肆頒徽數。敷告路朝。持服前事。遠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東海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孟忠厚。蚤負通材。亟躋騰騰。仕忠于事上。膺兩宮奉使之榮。學以忘憂。為四姓小侯之冠。自正齋壇之拜。尤高感晚之稱。中罹閔凶。久輟朝請。念微音之益遠。知厚德之難酬。乃錄遺宗。獨加殊渥。求于母黨。孰恩服之。位隆。惟我人英。蓋親賢之莫二。是用奪衰麻之制。還旌鉞之權。相吉壤以開藩。載嚴戎律。視上公而進秩。永稔師瞻。既疏侯社之封。仍賦祠庭之祿。益陪圭食。加昇井腴。以慰在天之靈。以伸濡露之感。於戲。薄氏長者。實有助於漢朝。吳侯小心。亦中興于唐室。惟謙恭可以長世。惟忠盡可以元宗。服于邦休。篤爾私慶。可特授起復鎮遠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進封東海郡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主者施行。

專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兩浙西路安撫大使劉光世加恩制

朕即九筵之室。躬三歲之祠。誠意上通。靡待薦辭之史。善釐下逮。均沾相祀之臣。乃眷周行。瞻膺重寄。爰頒祭澤之渥。用獎戎昭之英。具官某。志銳而堅。謀深以遠。久矣將屯於近甸。隱然為國之長城。日月旂常。蓋屢書于成績。江淮草木。亦咸識于威名。比嚴疆祀之修。雖阻駿奔之助。邊防不替。吉禮用成。緊陪屬之實勞。豈褒揚之可後。肆加多邑。并衍真租。益增袞鉞之華。永著山河之信。於戲。天下安危之所繫。方賴折衝。聖人齋戰之兼修。敢專受福。既拜神明之祝。當圖宗社之安。服我榮懷。保茲譽處。

檢校少保建武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楊惟忠加恩制

朕稽汾上之圖。以鑒承天地。歌我將之頌。以升配祖宗。祇誠崇筮。居總章之右个。薦脩備物。因平秩之西成。既畢宗祈。常明福應。乃眷爪牙之舊。方揚江漢之威。錫以殊休。告于列位。具官某。生而氣決。少以材聞。勇不顧身。本山西之將種。謀常先物。得上圻之兵書。兼油幕之中樞。為羽林之上將。執緝績而履時巡之役。率魏緝而行內究之誅。茲竣事於合宮。肆均釐於寰宇。矧居統督。可廢彝章。衍并邑之新封。增賦租之久食。用均錫羨。以獎勤勞。於戲。獎神而獲精授之交。福祥斯下。命將而任顯憂之寄。慶賜是宜。往懋厥休。毋煩予訓。

資政殿學士李昉康禧知三省樞密院事扈從大母往洪州制

朕眷留近甸。規復中原。載惟南國之與區。宜處東朝之嚴衛。乃令近弼。恭履遐征。既專留鎮之權。仍總行臺之政。具官某。剛明而沈運。敦實而裕和。謀為至治之基。議論得大臣之體。延登未久。已開魏相之有聲。委任雖艱。所賴姚崇之知變。茲屬陪危之會。尤須倚重之才。孰副予求。莫如汝器。是用輟從四近之列。遣率百司之行。朝長樂之宮。以日承于溫清。分周公之陝。其身任於安危。稍戢干戈。即還廊廟。

東京留守杜充同知樞密院制

精神折千里之衝。莫若先聲之振。文武作萬邦之憲。允資全德之良。朕憂未濟之難。思得非常之佐。永懷人傑。人去朝廷。輟諸管鑰之嚴。付以樞機之重。具官某。剛明不撓。沈於有謀。徇國忘家。得烈丈夫之勇。臨機料敵。有古名將之風。比守兩京。備更百戰。夷夏聞名而視氣。兵民趨死而一心。與其統方面而保我國。都執若委腹心而還之廊廟。庶仲尼既用。齊人悉反。侵疆。隨會來歸。晉國永無羣盜。副予虛佇。時乃之休。

待制楊時工部侍郎制

朕不堪多難。思見老成。如升堂而聞簡語。庶幾遺風俗之厚。若入國而望喬木。有以知朝廷之尊。既得其人。常廢以秩。具官某。言垂當世。名配前修。學必可行。得師友淵源之正。心無他慮。惟國家飢渴之憂。茲復綴于清班。將每詢於黃髮。雖開勞以職事之劇。然重失此典刑之英。非貳卿崇獎。何以慰士大夫之心。非起部優閒。無以寬耆艾之責。勉留助朕。勿復言歸。

御史中丞張守禮部侍郎制

昔光武受命。漢儀復見於中原。平王遷都。周禮但存于宗國。緊品章之傳世。絲官守之得人。自時艱難。樂湮放。朝廷容典。百不一存。孰知綴緝補苴之宜。賴有詳練疎通之士。具官某。材兼世用。學到古人。文章行遠而日新。議論處中而時常。自予識擢。多所建明。願久涉憲臺。勞柱後桴彈之事。宜擬居宗伯。付淹中總攝之文。勿以司存而忘忠告。

待制陳彥文兵部侍郎制

宜方者股肱之臣。而論思歸於法從。將屯者將帥之職。而政事本于文昌。朕因方岳之時巡。周覽江湖之形勝。既用老成之略。宜遣亞旅之班。具官某。稟氣清剛。臨機敏銳。早膺委寄。賴文武之兼資。中坐譴訶。擬險夷之一節。比任假藩之劇。屢聞敵愾之奇。雖外資蒐練之長。懼中失贊襄之益。往貳中臺之秩。實專武部之權。尚展壯猷。對揚休命。

吏部侍郎劉珪吏部尚書制

國家待士以三銓之嚴。積功于百年之久。雖重輕委法。固不足以收一世英豪。然能否隨人。亦未嘗閉終身留滯。日時南狩。滋紊典常。非夫藉老成通濟之才。何以勝願劇頌之任。具官某。性資夷澁。心術剛明。所守不回。有古人之風烈。其言可復。為世論之統盟。自臺閣之偏更。每功名之可紀。粵司官簿。再閱歲時。豈惟嘉獎。為之知人。固已及唐虞之攷績。是用擢居其長。益究爾能。激濁揚清。據天下人材之會。論思獻納。首甘泉法從之班。伊我俊髦。奚煩多訓。



刑部尚書周武仲吏部尚書制

朝廷有端方之人。則憲裁公而流品肅。官府得詳練之長。則紀綱立而事功成。矧吾銓曹。實冠法從。任激濁揚清之責。當扶衰振弊之時。不求時髦。孰厭公論。具官某。宗廟瑚璉之器。國家羽儀之賢。材本天成。渾然不見圭角。德雖日用。攻之皆有宮庭。蚤揚臺省之聯。久積士夫之望。逮予初載。首副詳延。歲寒而松柏後彫。昔聞所守。鑑明而塵垢不至。今見其心。愛陟天官之符。仍陪經幄之選。置諸人物銓量之地。觀汝廟堂經濟之材。方藉遠猷。奚煩多訓。

御史中丞王賓刑部尚書制

孔氏之門。子路折獄。帝堯之世。皋陶惟刑。蓋非剛而勇者。不足以持法之重。非直而清者。不足以寄人之生死。具官某。心秉端慤。學道精深。正色立朝。常自下而剛。上捐身關策。不茹剛而吐柔。粵從朕于艱難。即照知其忠實。一登諫省之選。兩總臺綱之嚴。金鑄鼎而魑魅莫逢。姦邪既遠。獸在山而藜藿不採。威令自行。是用升之常伯之符。付以詳刑之重。爾其決獄以抨彈之果。平反以獻替之忠。庶幾無訟之功。成坐使所居之官大。

給事中周望兵部尚書制

朝廷分職。政源悉本于文昌。天下多艱。邊方資於武部。矧在邇聯之選。尤高常伯之除。茲得俊髦。實符公論。具官某。高明而多學。沈鸞而有謀。才為時生。少則有拯民之意。智因機顯。動而成希世之功。昨將使指之光華。每得敵人之要領。比緣國惡。未正邦刑。獨冒險以直前。卒成禽而歸報。是用付以腹心之寄。升之喉舌之司。公綽書生。能奪武夫之氣。陳遵儒俠。坐成反寇之誅。往展壯猷。副頌優數。

兵部尚書周望同簽書樞密院制

腹心留候。高祖肇基於有漢。文武吉甫。宣王復振于宗周。非夫躬不世之全材。何以濟中興之遠業。賢者登用。國其庶幾。具官某。志大而器宏。謀深而識遠。治術講明于胸次。學不空言。事機迎解于目前。神無滯用。肆朕艱難之際。得于慮從之間。夷險百為。始終一節。有功見知。則悅。履膺使指之褒。執事順成。為感。仍有戎昭之捷。是用參稽輿論。進陟機廷。威重一臨。茲萌皆引。所賴廟堂之上。相我維持。豈徒帷幄之中。為之指縱。勉思康濟。用副眷懷。

呂好問除尚書右丞制

富貴不足解憂。方極慕親之念。孝弟施于有政。莫先同德之求。朕以眇躬。嗣承大統。遭家不造。凜若淵冰。雖三軍舉。同左祖之心。而二聖未返。北轅之役。常棣之華。韓韓。收忘原隰之求。大隆之樂。融融。有待封人之薦。具官某。儒術之茂。闡然實章。信厚之資。老而彌篤。偏陪甘泉法從之列。實自靖康總攬之初。從容片言。綽有回天之力。險夷一致。益堅衛上之忠。肆歸邦命之新。進總文昌之轄。倚老成於典刑之重。登世臣于故國之遺。朕之股肱。誼同休戚。其念兩宮戴天之義。體予一人側席之思。倘能遺侯公而說之。必有御趙王而歸者。宜惟乃辟是佑。則于永世有辭。

秦檜特授通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文安郡開國侯加食邑食實封制君臣相須成體。股肱良而元首乃尊。政事要在得人。綱紀張而衆條皆舉。朕遴選賢佐。協圖治功。孰膺名世之期。我得爽邦之俊。肆頒大號。用詔羣工。具官某。才博而周。氣剛以大。出處行藏。皆合乎道。死生禍福。不移其心。謀國盡忠。嘗若著龜之先見。捐身挺節。獨如松柏之後彫。巍巍真社稷之臣。奕奕蓋廟堂之器。昨緣人望。參決政機。惟獻替之日陳。殆弼諧之天授。定策而安劉氏。素聞周勃之賢。矢謨而翊舜朝。終賴臯陶之智。是用擢登次輔。實首中台。廣井邑之提封。增賦租之奠食。肇開侯社。并峻文階。以明論相之公。以輯用賢之慶。於戲。君不借才于異代。所資當世之豪英。天將降任于是人。必付終身之勳業。朕既兼收于羣策。汝其勿棄于分陰。往恢厥跡。卒相予治。[案]此制凡選宋人四六者多錄之。而標題缺書秦檜二字。惟水樂大典所載不缺。今仍其舊。與下卷李綱落職鄂州居住對看。並足證當日遺詞之工而非實。

浮溪集卷十二

內制

徽猷閣待制邢煥授正任觀察使制

朕不敢以私愛而害天下之公。亦不欲以己親而紊祖宗之制。言念后家之寵。難參法從之華。乃眷諸姻。汝為近屬。假戎班之峻秩。勉為朕邊。庶戚里之貴遊。悉從卿始。具官某。謙恭而不伐。廉靖而寡求。早推擇于公朝。寔踐揚于華貫。比正長秋之位。因升次對之聯。惟周家十月之詩。首譏皇父。豈漢將雲臺之選。可及伏波。朕既明大義以示四方。汝何惜一官而銷衆佞。其上論思之秩。往持廉察之權。保綿遠之龍榮。奉優游之朝請。朕之處卿者。可謂安矣。卿之體國者。顧不勉歟。

張邦昌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制

以死償節者。臣子之宜。求生害仁者。聖人所嫉。儻或志存于驅命。則將義薄于君親。具官某。身受國恩。位登宰輔。方宗社有非常之變。乃人臣思自盡之時。而不能抗虎狼強暴之威。徒欲為雀鼠偷生之計。陷于大惡。所不忍言。雖天奪之明。坐思至此。然君異于器。代價可乎。宜大正于典刑。用肅清于名分。尚以本條于迫脅。惘然姑示于矜容。出授散官。竄投荒服。其體好生之德。毋忘自訟之心。



宋齊愈能諫議大夫送御史臺根勘制

義重于生。雖匹夫不可奪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幾于喪邦。其官某蒙國厚恩。為時顯官。方氣稜結。蕭牆之內。至強敵謀。閭位之人。事既非常。坐皆失色。所幸探符之未獲。奈何援筆以遺書。遺毒至今。浩端自汝。哇孟五行之說。豈所宜言。袁宏九錫之文。茲焉安忍。其解諫垣之職。以須廷尉之平。邦有常刑。朕安敢赦。

李綱落職鄂州居住制

朋姦罔上。有虞必去于驩。兜。厥世盜名。孔子首誅于正卯。肆朕纂承之始。昧于攷慎之宜。相靡有終。刑茲無赦。其官某空疎而不學。凶愎而寡謀。志輕天下。而自謂無人。權震朝廷。而不知有上。靡顧國家之大計。但營市井之虛名。專殺尚威。傷列聖好生之德。信狂喜佞。為一時羣小之宗。比再被于延登。朕頗懷于虛佇。而果于修怨。姦以事君。庇已姻親。至擅刊夫詔令。括民財力。會罔恤于基圖。念存體貌之恩。姑解鈞衡之任。雖居遠外。猶極優崇。謂上印以投開。能闔門而訟過。乃傾家積。陰與賊通。伊舉錯之非常。于聽聞而實駭。宜鑄寵秩。移真偏州。昔漢棄京房。罪本係于不道。唐誅元載。惡蓋在于罔悛。往革乃心。毋忘于戒。[案]。李心傳繫年要錄。建炎元年八月。殿中侍御史張浚。論綱。綱等十數事。上召禮部侍郎兼直學士朱勝非。草制罷綱。綱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時浚草不下。所坐皆宰相黃潛善。密以傳勝非。右正言郭革。疏綱罪狀。綱不知。謂者何所據。而謂。十一月。以浚論綱罪未已。落綱職。十一月。浚復論綱。素在狂悖無上之心。復快快不平之氣。當實之。綱乃命鄂州居住。中書舍人任義草制。云。即此篇也。綱蓋意。綱被論。事違綱。綱未勝非之得自密傳。更復不同。故比之。綱先。少正卯。京房。元載。綱蓋因是為清議所譏。宋史列之文苑。而云。綱時多事。詔令類出其手。雖難之。實情之也。

呂頤浩能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御營使特授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醴泉觀

使食邑食實封如故任便居住制

獨化鈞陶之上。菁首備于弼諧。閱勞官職之煩。宜特加于崇獎。惟時上宰。實我元勳。茲祈解于近司。爰寵頒于殊渥。誕揚大號。敷告羣工。具官某。心術疏通。性資明銳。運籌泉湧。獨當天下之危機。游刃風生。能斷朝廷之大事。昨屬艱難之運。尤輸經濟之忠。冒險直前。服勤無斁。取虞淵之日。重正乾坤。問襄野之塗。卒安社稷。顧在廷之莫及。方當以仰成。而寢懷偏見之私。殊失大臣之體。占吏員而有虧銓法。專兵柄而廢廢樞庭。下吳門之詔。則慮失于先時。請浙右之行。則力違于衆議。既人言之游。至于物望以靡。諸廢勝引去之章。莫副挽留之意。念有銘書之偉績。難從策免之常規。乃峻彝章。務全體貌。植牙建纛。總節制于雄藩。執壁而槐。視班聯于上衮。假以真祠之佚。從其私計之安。皆儒臣希有之榮。蓋邦國久虛之典。朕為無款。汝亦有終。於戲。險夷一心。非忠誠孰能至此。進退二道。惟明哲足以盡之。矧兼將相之崇。靡缺君臣之遇。毋云去位。不我告猷。

降杜充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制

運籌而決千里之勝。茲有賴于宗臣。失律而致三軍之凶。顧可居於幸職。眷居次輔。管領中樞。既貽疆場

之憂。宜解機衡之任。具官某。早緣人望。驟履政途。謂其偉大而有謀。可以艱難而立事。故擢持于國秉。仍專付于戎昭。總諸將萬夫之屯。當長江一面之寄。所期李勣。為我長城。事使周公。至于破斧。逮敵人之臨境。率我衆以交鋒。雖勝負者兵家之常。當死生為天下之計。乃因奔北。惟事退藏。至大棄于其師。將焉用于彼相。會邊虞之稍息。聞物論之交興。已弗民瞻。難逃策免。念備股肱之久。姑存體貌之餘。止罷要權。猶存優數。賦殊廷之厚祿。加祕殿之隆名。於戲。秦階平而風雨時。始共期於康濟。采薇廢而征伐缺。今良疚于倚毗。尚冀桑榆之收。復全龜玉之毀。勉圖偉績。用對予休。

范宗尹特授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依前通議大夫食邑食實封如故任便居住制

朝廷隆鈞軸之任。去留雖別于一塗。王者待股肱之臣。終始蓋如于一致。朕懋建台弼。市更歲時。力辭柄任之煩。屢上囊封之懇。始從雅志。用錫滿恩。具官某。蚤以時髦。儀于禁路。欽王如孟子。特高臺諫之稱。選衆舉臯陶。首冠丞疑之位。方倚俟巨川之濟。乃寢乖巖石之瞻。日者輕用人言。妄裁官箴。以廟堂之尊。而負天下之謗。以人主之孝。而暴君親之非。朕既丁甯德意。而申命于朝。汝方廢格詔書。而持必于下。屬上還于相。願休養于祠庭。詳覽所陳。重違其請。解家司之要務。加祕殿之隆名。會葉瑕疵。蓋全體貌。於戲。嗚呼。子采。嘗膺同德之求。式過其歸。終聽乞身之去。往服朕命。永孚于休。

知杭州葉夢得落職制

都會之地。所以控制一方。師帥之臣。所以統領千里。既威權之素奪。且師律之不修。坐以城郭。委於姦宄。原情定罪。安所逃誅。具官某。出入朝廷。踐揚蓋久。比付重寄。謂能折衝。而狂狡之謀。發於肘腋。爰連禍結。曾莫知前。喋血經時。至煩禁旅。雖卒禽滅。其傷已多。宜鑄延閣之華。少謝無辜之衆。汝雖知免。朕則屈刑。

閻丘陞濮州團練副使封州安置制

士大夫所嚴者名分。朝廷所恃者紀綱。儻于擾攘未定之間。即為專輒自便之計。國于何有。意則可知。爾初無他長。專喜自用。比以人材之乏。界之一路之權。所冀與師。以時赴援。而躊躇四顧。偃蹇不前。逮吾幕府之開。首鼠轅門之令。福威在己。行止肆情。凡今臺劾之所陳。皆昔道途之親見。其鑄寵秩。投畀要荒。尚堅循省之心。無負生全之賜。

謝克家降充龍圖閣待制制

求生以害仁者。豈能殺身以成仁。有心于避禍者。孰若無心于任運。具官某。受託淵聖。護持東宮。乃于多事之時。遽上乞身之請。國本如此。人言謂何。降從延閣之班。薄示近臣之戒。尚堅晚節。無愧古人。

謝克家范宗尹落職宮祠制

父母君臣之義。所謂在三。死生禍福之間。豈容有二。具官某等。被寵有日。宜知所天。乃國家遭變之時。昧賢者潔身之道。雖揚雄之投天祿。自以無他。然鄭虔之貶台州。難于幸免。宜鑄華秩。退領宮祠。茲施寬貸之恩。毋廢省循之戒。

知襄陽府黃叔敖落職降兩官監當制



朕惟國家分方面之權。于平日選帥臣之選。付千里兵民之寄。嚴列城節制之威。亦惟事出于非常。則當效死而不去。矧襄陽都會之地。實漢晉用兵之郊。方慮憑陵。特為屏蔽。豈有潢池之內侮。遽捐城守以出。奔坐使施倪。皆為魚肉。迹其致禍。安所逃誅。念更肇造之恩。結置惟輕之典。削奪名寵。斥之冗官。往庶民冤痛自懲艾。

知河中府席益落職制

懷利事君者。人情所惡。委城覆衆者。軍法當誅。具官某。早以諸生。亟躋騰仕。入備從班之列。出專方面之權。謂當邊鄙之咽喉。能助朝廷之毫髮。弗思為國。專主謀生。至以天子之近臣。而從帥藩之幕府。委符而去。何詔之承。坐令百萬之民。皆被侵陵之毒。逮茲累月。乃始還朝。不知蒐慝之已陳。猶設譴辭。而罔上有臣如此。為朕之羞。蓋錮延閣之華。聊示邦刑之正。其思往咎。以戒終身。

洪皓大金通問使降兩官制

見危致命。茲行有望。于使臣。擇利營私。厥趨何殊。于市道。具官某。粵從冗調。擢聘殊鄰。有禮樂之光華。既膺顯秩。無幾微于言面。自詭成功。夫何跋履之未遐。遽以艱難而為解。錮官二等。姑示薄懲。尚體含容。無忘惕厲。

江南東路轉運副使劉蒙提舉常平陸友諒降五官制

附權規利者。市井所羞。挾詐欺君者。簡書不赦。爾幸蒙朝委。出領使華。肆國家承艱厄之餘。適方面有兇。殘之吏。毒被千里。聲聞九重。爾坐觀比屋之冤。曾靡片言之効。使終家寶。已失邦刑。乃騰反是之辭。為丐無涯之澤。一方耳目。寄爾奚為。其重削于官資。以永懲于黨蔽。罰行止此。宜服寬恩。

知淮寧府李彌大降兩官制

盜發所臨。雖威權之素奪。治得其道。何姦宄之敢萌。既城守之幾亡。于典刑而何道。具官某。早繇時望。久服禁塗。輟從釋棗之聯。出守股肱之郡。謂鎮物有深沈之度。若敵國然。乃取軍無倉卒之才。如兒戲耳。豈居中乃汲黯之職。而應變非武侯之長。念洩事之云初。從錮官之未減。勉圖而積。用蓋厥愆。

邵溥落職京東小郡制

臣子事君。常守險夷之一節。國家多難。豈容顧避之兩端。具官某。服在近途。久更器使。昨抗章而請覲。既優詔以俯從。聞有出疆之行。乃為擇地之計。懷設如此。為爾悵然。其亟解于近班。用出臨于小郡。茲為寬宥。毋廢省循。

王襄趙野分司制

忘身徇國者。臣子之心。實勉罰偷者。朝廷之柄。矧在艱危之際。尤先綜覈之公。具官某。早被眷知。預聞機政。昨屬邊裔之擾。大分方面之權。俾各專征。靡從中覆。列諸屯之卒。乘將內屏于京師。庶直風塵。即趨郊甸。豈有兩君之在野。略無一騎之入關。故取迂塗。以為遁計。既無以上紓國難。復不能留庇居民。公縱偏裨。肆為盜賊。逮朕纂承之始。務昭含貸之仁。如汝等偷。置而不問。然人言游至。公論靡容。其分務于別郡。

用少伸于邦憲。以懲不恪。以警無良。尚深循省之思。無重悔尤之積。

王襄趙野散官安置制

趨朋友之急者。不敢以存亡為辭。議春秋之誅者。莫先于功意俱惡。爾頃緣近弼。出總重兵。受朝廷數世之恩。固當前死。聞君父重圍之急。忍復自營。乃專懷顧避之私。至巧作遷延之役。視國家有如于秦。越刈生靈。不啻于草菅。言者以聞。為之於邑。其黜從于散秩。用投界于遐荒。茲謂隆寬。毋忘至戒。

耿南仲散官南雄州安置制

梁信侯景之姦。而臺城不守。唐養祿山之亂。而靈武僅存。惟議者失于毫釐之間。斯敵人玩于股掌之上。爾迂儒無斷。循默苟容。道君疑蕭傅之賢。選參儲禁。淵聖用甘盤之舊。擢預政機。方強寇之馮陵。舉中原而震擾。克校多難。所恃老謀。方憑款敵之言。堅主弭兵之議。積其憤。成此艱危。朕念夫當垂白之年。爾為爾受失刑之謫。而訟言游至。重比難私。姑黜置于散官。用竄投于荒服。汝雖知免。吾悔可追。

王宗濬散官安置制

國保城闔。賞誅而已。將援枹鼓。生死以之。矧提禁旅之嚴。中護皇居之重。儻先失守。安所逃刑。具官某。蚤絲威晚之華。擢置殿殿之選。庶幾自力。上答所蒙。方兵戈交內外之鋒。子呼吸有存亡之變。衛吾宗社。特汝腹心。乃無効命之忠。但作全軀之計。望風驚。委棄潰奔。朕推禍亂之原。知汝罪辜之首。宜明邦憲。以謝國人。尚緣四姓之親。姑從八辟之議。爰錮龍秩。畀以散官。其堅訟過之心。服我好生之德。

李回散官安置制

君臣分定。宜生死之靡他。義利趣殊。在賢愚之所擇。豈有本朝之顛沛。遽令大節之磷緇。爾幸受國恩。預聞機政。知拔本塞源之大憤。蓋戴天履地之所同。乃甘心二姓之庭。至冒寵百寮之上。茲而不問。何以馭臣。宜從置散之科。用正投荒之典。皆爾自取。非朕敢私。

吳玠莫儔散官安置制

朕惟國家勵名節于百年之餘。尊士夫于衆人之上。非以周旋于閒暇。蓋將責望于艱危。苟捐軀徇國之無人。則銷難解紛之奚賴。具官某。早緣推擇。進躡近班。當君親蒙犯于氛埃。至臣子盜稱于名字。茲非小變。何以生為。乃通命令之往來。坐使等威之差。此而闊略。孰不可容。宜寵秩之盡錮。以一官而置散。毋忘自省。服我寬恩。



皇太后告天下手書

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禮廟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祧，謂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舊弼以臨朝，雖義形于色，而以死爲辭，然事迫于危，而非權莫濟，內以拯黔首將亡之命，外以舒鄰國見逼之威，遂成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案〕李心傳繫年要錄及通鑑宋人四六者，並刪改義形于色以下作二句，蓋因其避諱張邦昌也。惟永樂大典全載今仍之，乃以衰廢之質，起于開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行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憂，而敷天同左祖之心，乃睿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羣情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舊藩，嗣我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爲天意，夫豈人謀，尙期中外之協心，共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悞，同底丕平，用敷告于多方，其深明于吾意。

賜湖南廣南江西撫諭詔

朕比避敵鋒，來臨海徽，念父兄之在遠，憂宗社之隄危，不辭卑禮以屈尊，務欲休兵以息戰，乃阻威益甚，修好莫從，遂率衆以長驅，至渡江而深入，雖蹂踐城池之不免，幸殺傷士馬之相當，既爾憑陵，即從引避，言念方隅之遠，頗難詔令之通，爰遣使人，往宣朕旨，爾其各揚厥職，善撫吾人，期共復于邦圖，用上承于天意。

賜西蕃部族將士撫恤詔

迺者強敵侵陵，羣方假擾，爾捨荐居之故俗，堅內嚮之誠心，真集種豪，扞防邊警，用梟雄而爭奮，知忠款之靡他，方在營屯，不無暴露，茲諭綏懷之意，其圖報稱之宜。

撫恤單州軍民詔

朕惟單父之墟，實控東州之要，茲屬守丞之陋，以爲將士之憂，即正典刑，俾離官守，言念封陲之內，孰非涵養之餘，惟疆事之未寧，致王靈之靡及，其安爾止，以復于初，共須兵革之休，永保室家之慶。

責李成軍中詔

朕承祖宗之休，託民庶之上，念連歲兵戈之擾，禍不勝言，聞一夫屠戮之裁，痛如在己，而李成者，生本邊隸，世蒙國恩，乘朝廷多事之時，爲盜賊亂常之首，假順欺衆，擊兵累年，朕方待以開懷，冀其悔過，屢下自新之詔，勉行姑息之恩，列數郡以開藩，封疆特大，遣使人而將命，錫賚相望，而成敢負眷私，專懷凶狡，每候邊塵之警，反爲王旅之讎，挾持兩端，猖獗萬狀，自謂能逃于天地，人皆洞見其肺肝，乃至擅離淮右之區，越蹂江南之地，既包容而愈悖，豈征討之得辭，爰遣將臣，前臨賊境，纒旌麾之一指，俄壁壘之四摧，動輒有功，捷無虛日，顧全師之盡北，知元惡之靡逃，往即屠之，勢無難者，言念脅從之衆，孰非涵養之餘，失身一陷豺狼，終歲莫還田畝，骨肉至于離散，頭顱莫克保全，靖言無辜，有所不忍，已敕令于主帥，專擒取于渠魁，凡汝有徒，赦而不問，以示好生之德，以昭除亂之誠，國有大刑，所冀鯨鯢之必得，民皆赤子，豈容

淨溪集卷十三

內制

上太上道君皇帝尊號玉冊文

維靖康元年歲次丙午八月某甲子朔某日某甲子皇帝臣某稽首再拜奉冊言臣聞道之大者理謝形容名之尊者言絕稱謂剝脫履高乘批棟唐虞獨超希夷事出陸表欲贊之美孰爲端倪然應帝王之運者既同乎人則殫臣子之誠者烏得無述恭惟太上道君皇帝陛下席累朝之緒輯三聖之休爰自踐履丕圖勵精求治克相民欲納之太和用能二十餘年德業淳備萬物炊累各成其天俯視區中無足爲者適爾神器寢去之明黃屋之非心聽元珠之他得〔案〕元珠之元宋時避唐諱所故全以所覆昇之冲人方且高蹈殊庭怡神秘籙混雷聲于淵默凝泰定之天光言念父有成功必傳之子子克嗣事敢忘所天是用夙夜靡遑力圖報稱而羣情嗷切偉範未昭幸今方內底寧歲豐兵卸車書文軌指日可開豈奉昧克堪實茲訓所致宜稽典禮仰正鴻名臣不勝大願謹奉玉冊上尊號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伏惟太上皇帝陛下與神爲友游物之初運汾水而憩華胥訪廣成而追大隗玩日清淨福我邦家億萬斯年爲衆君父臣誠欣誠願稽首頓首謹言



玉石之俱焚。杏爾染汗之倫。體吾宏貸之意。速達亂略。永保嘉生。

賜檢校少師武成德軍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制韓世忠獎諭詔

朕惟唐之名將多矣。獨郭子儀巍然以功名始終。豈非以其謙畏自將。有愛君體國之誠心故耶。卿屢立戰功。計安宗社。而每懷兢慎。慮涉非彝。知天下之至公。合古人之大節。比以閨門之私謁。至投奏牘于公車。爾爾忘家。屏居待禮。既開閣聽。朕甚嘉之。書不云乎。臣罔以寵利居成功者。卿之謂也。其梁逢。韓彥臣。除授指揮。已令寢罷。成卿自陳之美。卿其急趨表著。副朕眷懷。故茲獎諭。

刑部尚書兼侍讀胡直儒辭免昭慈獻烈皇太后撥宮橋道頓遞司結局轉兩官依所乞獎諭詔

子貢卻贖人之金。當時恐其難繼。安嬰還都。殿之邑。後世以為美談。蓋君子于辭受之間。惟其義之所在。適者遣車之役。卿實有勞。朕惟孝養送終之誠。褒功當渥。而卿以軍與遊賞之戒。陳義甚高。控避之章。再三莫奪。豈惟見卿養恬之素。亦足律時貪進之夫。勉徇沖懷。何勝嘉歎。所乞宜允。其告令閣門。繳申尚書省。

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

禦敵者莫如自治。動民者當以至誠。朕自縶不圖。即罹多故。昧緩懷之遠略。貽播越之深憂。雖眷我中原。漢祚必期于再復。而迫于強敵。商人幾至于五遷。茲緣仗衛之行。尤歷江山之阻。老弱扶攜于道路。飢疲蒙犯于風霜。徒從或苦。程頓不無煩費。所幸天人協相。川陸無虞。做治古之時巡。即與區而安處。言念連年之紛擾。坐令率土之流離。鄉閭遭焚劫之裁。財力困供輸之役。肆夙宵而轉慮。如冰炭之交懷。嗟汝何事。由吾不德。故每畏天而警戒。誓專克己以焦勞。欲睡鄰休戰。則卑辭厚禮以請和。欲省費恤民。則貶食損衣而從儉。苟可坐銷于氛祲。殆將無愛于髮膚。然邊陲歲駭。而師徒不免于屢興。餽餉日滋。而征敵未遑于全復。惟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願一時社稷之憂。非予獲已。少俟寇攘之息。首圖獨省之宜。況昨來蒙蔽之俗成。致今日凌夷之禍亟。雖朕意日求于民瘼。而人情終壅于上聞。主威非特于高鈞。堂下自遙于千里。既真偽有難憑之患。則遐邇無告之冤。已救輔臣。相與虛懷而聽納。亦令在位。各須忘勢。以咨詢。直言者勿遺危疑。忠告者靡拘微隱。所期爾來。咸體朕懷。尚慮四民與失職之嗟。百姓有奪時之怨。科需苛急。人心難俟于小康。狂獄繁滋。邦法有稽于末減。乃用迎長之節。特頒在宥之恩。於戲。王者宅中。夫豈甘心于遠狩。皇天助順。其將悔禍于交侵。惟我二三之臣。與夫億兆之衆。亟援外侮。協濟中興。

賜少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呂頤浩生日詔

涼廳肅穆。愛景舒遲。偉哉圖舊之賢。生此就盈之月。頌芳嘉之禮食。贊燕喜于私庭。期坐屈于遐齡。用永扶于昌祚。今賜卿生日羊酒米麵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

賜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孟忠厚生日詔

九秋將杪。萬寶告成。即此清時。生吾懿感。爰頒牢醴之賜。用慰庭闈之思。簡潔端良。益懋禮身之美。奇麗福艾。永承注意之休。今賜卿生日羊酒米麵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

賜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生日詔

隆冬方啓。上日惟良。氣鍾申甫之英。家襲章平之慶。乃寵頒于半醴。俾歸奉于庭闈。服我恩褒。增其壽祉。今賜卿生日羊酒米麵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

浮溪集 卷十三 內制

賜參知政事謝克家生日詔

惟時發春。于月既望。集流通之嘉氣。生經濟之英材。既昭弧矢之祥。宜厚奉醴之禮。往祗恩遇。益介壽祺。今賜卿生日羊酒米麵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

賜知樞密院事李回生日詔

素秋分序。涼月騰輝。茲宇宙之佳辰。生廟堂之賢佐。乃頒飲賜。加資耆英。往膺恩數之隆。益介壽祺之永。今賜卿生日羊酒米麵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

賜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生日詔

隆冬方啓。上日惟良。氣鍾申甫之英。家襲章平之慶。乃寵頒于半醴。俾歸奉于庭闈。服我恩褒。增其壽祉。今賜卿生日羊酒米麵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

建炎四年科舉詔

國家承百年積累之基。賴多士維持之力。每張設于科目。務收攬于人材。為兼舉業之長。用濟功名之會。昨緣多故。莫守舊章。已失三年之期。遂為一切之制。與賢鄉老。雖錄本郡之計。借較藝春官。姑付外臺。而類試幸國有從權之法。使士無失職之嗟。遠親策于明廷。果允符于衆望。竭從此舉。今復其時。緣敵國之尙侵。恐行期之靡定。念欲便羣髦之集。莫如遲近歲之宜。朕方慨慕古人。共圖今日之治。爾其各從秋賦。以待有司之公。苟中度程。何憂爵祿。

紹興元年科舉詔

朕宵衣旰食。夙思賢。昨詔諭于縣區。俾實與于髦俊。茲閱賢書之獻。將借計吏之來。言念杪秋。適當大。有司較藝于祀事。以或妨。多士在塗。恐行期之靡定。姑從近制。分試外臺。用比歲之舉。臨大廷而親策。既克成于朕志。亦良便于爾私。可將省額合取分數。下諸路提刑司。差官于轉運司所在州類試。就今年八月上旬內擇日引試。其餘應合行事件。並令禮部比附建炎三年十二月二日指揮。條具申尚書省。于來年三月上旬擇日殿試。

隆祐皇太后遺詔

吾自履宮闈于今三紀。常懼菲薄。不足以履先后之懿。而格神靈之休。乃晚年以來。逢國多故。二聖遐狩。心常憂然。皇帝仁孝自天。實同憂患。雖在顛沛。禮無缺違。幸時小康。還自江介。方欲獲天下之養。即東朝之安。而吾節宣不時。偶遇微疾。遂至危假。莫能自還。恨此兩宮。遂成永訣。方時艱難。合行禮儀。難以備舉。皇帝服期。以日易月。十三日而除。仍不候除服。御朝作樂。婚姻並勿禁止。飲以常服。不得用金玉寶貝。權宜就近擇地。檢殯。候軍事事息。歸葬園陵。所制梓宮。取周吾身。勿拘舊制。以為他日遷奉之便。於戲。生者人之暫寓。死為數之大終。甲子一周。復奚所恨。尙賴臣民之衆。永堅忠孝之心。輔翼聖明。早獲康乂。存殯之際。悄悄何言。故茲遺詔。想宜知悉。

紹興元年追嚴隆祐皇太后詔

隆祐皇太后遺詔。吾自履宮闈于今三紀。常懼菲薄。不足以履先后之懿。而格神靈之休。乃晚年以來。逢國多故。二聖遐狩。心常憂然。皇帝仁孝自天。實同憂患。雖在顛沛。禮無缺違。幸時小康。還自江介。方欲獲天下之養。即東朝之安。而吾節宣不時。偶遇微疾。遂至危假。莫能自還。恨此兩宮。遂成永訣。方時艱難。合行禮儀。難以備舉。皇帝服期。以日易月。十三日而除。仍不候除服。御朝作樂。婚姻並勿禁止。飲以常服。不得用金玉寶貝。權宜就近擇地。檢殯。候軍事事息。歸葬園陵。所制梓宮。取周吾身。勿拘舊制。以為他日遷奉之便。於戲。生者人之暫寓。死為數之大終。甲子一周。復奚所恨。尙賴臣民之衆。永堅忠孝之心。輔翼聖明。早獲康乂。存殯之際。悄悄何言。故茲遺詔。想宜知悉。



朕惟隆祐皇太后母儀后德。夙表宮闈。聖烈神功。實施社稷。自遭罹于多故。尤眷佑于眇躬。方期孝養于無窮。忽痛仙遊之不返。念欲追服于景福。冀如溥降于隆寬。乃眷囚拘。或憂疾疾。爰擬榭榻之繁。庶臻圍園之空。以伸過隙之哀。以慰在天之靈。其行在并諸路州軍見禁公事。如大情已明。小節未圓。並免取會。先此結斷。行在令御史臺。諸路州軍令提點刑獄官檢察。無令少有冤濫。應緣干證。非本犯人。如已供證了畢。即時放出。不得苛留。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夏國主詔

救夏國主世守封陲。心馳觀闕。比屬屯危之會。致疎問訊之通。緬想提封。同膺慶吉。茲俯臨于涼序。宜益謹于生經。今賜某物。具于別錄。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新除吏部尚書盧法原新除禮部尚書謝克家新除刑部尚書胡直孺並赴行在供職詔

朕屢此多難。期于小憊。憲察審察之傳。維持宗社之安。乃眷通僚。久居外服。爰錫贊書之寵。進班常伯之尊。想聞圖奮之誠。共奮扶頹之志。乃心存闕。即日問塗。冀不憚于暑行。庶速聞于辰告。

新除兵部尚書胡直孺辭免恩命乞除台嚴一州差遣不允詔

舉以中臺常伯之選。處厚德老成之人。非責之有司之事。而程其歲月之勞也。顧秩高地近。論思獻納。朕有勳焉。茲者遷運。肆頒新命。非恩教之過也。而卿乃援以求外。豈朕志哉。當艱危之會。不與人同憂。後天下面先一州。卿安取此。所請宜不允。

通議大夫試刑部尚書胡直孺辭免恩命兼侍讀不允詔

朕執古以御今。取人而為善。居廣廈細旃之上。必洽聞彈見之儀。以卿學造古人。言垂當世。潛心載籍。雖老不衰。擅置經帷。日資啓沃。抗章祈免。豈朕意哉。所請宜不允。

通議大夫試刑部尚書兼侍讀胡直孺辭免恩命兼侍讀兩官恩命不允詔

朕提黜陟之權。以勸多士。藉勳諭之實。以輯庶功。班序雖隆。彝章可廢。卿昨因園寢之役。祗率輔車之行。凡執紼之所經。舉川塗而皆辦。厥勞甚著。于賞則宜。謂即拜于喪遷。奚尚形于遜避。所請宜不允。

新除戶部尚書孟庚辭免恩命不允詔

昔蕭何之調關中。寇恂之實河內。諸葛武侯之濟斜谷。劉晏之轉江淮。皆于艱難之時。足兵足食。國用強富。一時賴之。朕比因持巡。越在南服。歲大費二。悉非經常之規。而卿深究利源。夙宵盡瘁。從容濟辦。無媿古人。端右之除。姑旌心計。進協公議。卿何辭焉。所請宜不允。

新除戶部侍郎孟庚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治財猶治水也。必通融無滯。順其所趨。則測之益深。酌之不竭。民樂輸上。邦用以饒。比者大農。厭于屢易。思得能者。付之利權。以卿精力有餘。游更煩使。既守藩持節。昔有其功。則足國裕民。今豈無術。往據心計。寬朕顧憂。勿使管蕭。專美齊漢。所請宜不允。仍依已降指揮。日下供職。

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醴泉觀使任居住呂頤浩再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在昔祖宗之時。大臣常兼將相之職。以襄隆于有績。亦昭勸于具僚。自朕纂承。未行此典。茲緣殊獎。舉以授卿。用文武崇極之資。示終始保全之意。雖屢形遜牘。汝志可嘉。然已告明廷。朕言不再。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呂頤浩乞守前官通奉大夫致仕不允詔

朕以卿英敏絕人。忠精貫日。柄朝旬歲。四海具瞻。故甫輟于經綸。已不勝于虛佇。屬防秋之有日。分巨鎮以臨邊。瀕江要區。徒得卿重。謂必體國。辦嚴疾驅。茲倚俟于造朝。乃力祈于解組。優游緩帶。第安坐以折衝。鑿鑿據案。甯甘心于投老。勉趨駕以就道。毋懷安而敗名。所請宜不允。

通議大夫守前官通奉大夫致仕不允詔

朕以卿有幹時之略。應物之才。擢秉事樞。逮茲旬歲。幸今軍鋒邊警。稍緩于前。當與羣賢。共趨功名之會。卿何求去之果乎。雖雅志高懷。于進退有道。然古之大臣。急于濟世者。未嘗不忘身徇國。必能勉為朕留也。所請宜不允。

新除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醴泉觀使任居住呂頤浩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功大者報必宏。恩隆者禮亦稱。卿致位上宰。為時元勳。方仰乘于國鈞。遽所從于家食。雖露章屢奏。已曲徇于雅懷。然盟府有書。固難違于常矩。乃正齋壇之拜。仍躋衰職之班。茲謂得宜。庶為無歎。願尚辭于厥命。豈未喻于朕懷。所請宜不允。

新除少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呂頤浩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有不世之略。然後足以成不世之功。有非常之才。然後足以濟非常之務。卿邁往之氣。絕人之資。澤在生民。勳在王室。茲已試之效也。故去國未幾。靡人不懷。適者申救使軺。趨朝行闕。召見便坐。博詢嘉猷。忠誠慷慨。議論明辨。茲用延登亞保之位。復畀冢司之權。卿不聞孟子之言乎。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蓋古人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今日之勢。非卿孰安。卿其慨然。為朕力圖所以興復者。茲卿自許。而亦朕之所期于卿者也。區區小廉。以待常士而已。豈足為卿道哉。所請宜不允。

呂頤浩辭免少保恩命不允詔

朕惟成周六卿之官。冢宰為之長。所謂公孤。則以六卿有道德者為之。故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三孤。或公弘化。君爽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是也。本朝自祖宗以來。輔相亦多兼此官。神祖以司徒命韓琦。哲宗以司空命呂公著。最為近例。卿有大功于社稷。再冠冢司。朕之責成于卿。固非他相之比。況召自衰鉞。入居廟堂。擢升亞保之聯。古今皆有明據。褒禮非過。卿何辭焉。所請宜不允。

呂頤浩除左僕射再辭免恩命不允詔

君不借材于異代。所資一世之豪英。天將降任于是人。必副千鈞之期會。朕以卿國之鎮瑞。人所共瞻。更中外之百為。挺險夷之一節。博稽輿論。升冠冢司。陞九級而上。廉方觀威重。月三日而成魄。難徇謙光。勉



圖厥成母廢朕命

新除利州觀察使孔彥舟辭免恩命不允詔

乃者湖湘之會漫為豺虺之區以爾出力提兵忘身徇國既掃除于醜類仍綏拊于齊民坐令千里之閒無復一夫之警乃進廉車之秩榮分方面之權動閱具宜與情咸允往圖忠報無事固辭所請宜不允

新差克荆湖南路馬步軍副總管孔彥舟辭免利州觀察使恩命不允詔

朕垂醴賞以待四海之功臣披誠心以用一時之人傑卿材能銳甚忠義凜然力除僭叛之姦坐撫荒餘之俗湖山不擾耕稼相望乃進陟于廉車用增崇于藩屏胡屢形于控馭殊不體于眷懷往服厥官母稽朕命所請依前降詔書不允仍令卿將實有功將佐官兵依前降指揮同共開具等第職次姓名疾速保明聞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暄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新除同知樞密院事李回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國家傾危屯否未有甚于此時者也非得天下人豪策慮出乎拘擊之外者不足以輔成中興之功以卿有當世之材遠古人之學詳練周密為時者明故聞千里之造朝寢食不忘于虛佇擇實樞機之地共圖龜鼎之安卿而不能尚誰可者勉服朕命毋庸固辭所請宜不允

新除起復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孟忠厚辭免恩命乞許終喪制不允詔

朕以卿材猷通敏識度深遠無忌于憂患必同未嘗有已野王以器能自進不專為恩比緣長樂之哀追念涓陽之後願朕徵數奪卿至情願勤賢之並隆于恩禮以非過抗章而避何志之謙所請宜不允

寧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新除淮南路宣撫使劉光世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淮右失平居民無蓋既塵氛之稍輯當耕戰之兼修卿為國折衝實民司命社稷已資于忠力山川咸震于威名仍重使權俾營軍實及國家之閒暇收農畝之荒餘率乘險江分屯力穡昔充國留田于漢鄱坐制先零重華給末于唐軍卒全振武可令長算有愧前人其趨奉于詔除毋或差于機會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暄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新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王綯辭免恩命不允詔

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書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蓋老成舊人之于國家其重如此朕以卿有精深之學通濟之才出入周旋在廷最久茲因誠懇亟解繁機故加卿以秘殿之資處卿以中都之館留陪經幄不使去朝茲大臣出處之殊榮而朕待卿之至意也採之輿論咸謂得宜援例力辭卿言徒費所請宜不允

王綯為從弟投拜金人自動不允詔

昔羊舌坐誅靡連叔向王敦殺慈猶赦茂弘蓋古者君臣相與于腹心之間未嘗以兄弟輒投于形跡之地卿秉德陪朕二年于茲險阻艱難備宣忠力豈容纖介及我老成況網之于卿本非同產雖虧臣節了不相關卿何嫌何疑而求去位乎卿其勉服厥官思所以弼朕者抗章自動非所望于斷金也

新除起復依前檢校少保光山軍節度使知大宗正事士儼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卿資宗室之英擁將旄之重俾統盟于庶族用藩屏于行朝庶藉本支之彊永圖龜鼎之固雖中外屬防危之會而戚休惟同姓之均盡體詔恩即祗官守懇辭之語朕未欲聞

新授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范宗尹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委政于卿逮茲葦歲吁俞帷幄弘益居多比緣人言釋位而去懇履屢上挽留莫從書殿隆名蓋襲舊弼國家常典何足固辭所請宜不允

新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張守辭免恩命不允詔

卿奮于周行以誠輔朕躬躬躬過持論正平始終二年朕所眷禮方賴弘益浩然求歸挽留莫從良譽于抱升華秘殿姑示異恩式寵爾行毋煩遜避所請宜不允

浮溪集卷十四

內制

觀文殿大學士宜奉大夫朱勝非奏受告新差江州路安撫大使知江州乞就近別行差官不允詔

朕豈有邊虞日修戎備念振先聲于殊俗莫如舊弼之英材爰方鎮于三分庶折衝于萬里矧伊滋浦實控上游豈無他人徒得卿重謂抗旌而就道即交印以臨軍乃騰遜避之章殊失倚毗之意惟賢者同民之憂樂惟大臣繫國之安危况自鄂以趨江可朝發而夕至無失機會勸吾願憂所請宜不允仍依已降指揮疾速前去之任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新除參知政事李回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天下之事一日二日萬幾不植則僵不修則壞况今中外岌岌干戈未寧疆宇未復可終食之間顧而不圖哉卿早躋禁塗蔚為舊德世故精練審而有謀本兵幾年綱目成理是用賴從右府擢貳中台庶藉老成之人同紓今日之急乃抗章來上豈朕所望哉卿其趨攬事權思所以康濟難者分陰可惜勿復重陳所請宜不允



溫州觀察使王理辭免復兩官恩命不允詔

卿頃將去病之軍。嘗坐孟明之管。稍鑄勇爵。久掛刑書。既屢奮于徂征。當悉除于宿負。遺卿舊書。示朕至恩。庶寬左衽之憂。用拯東隅之失。往祗承命。勿復固辭。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遺書指不多及。

資政殿學士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李昉乞開慢差遣不允詔

朕方排難而解紛。未暇宅中而圖治。乃眷重江之阻。實宜慈靈之居。爰賴輔臣。往司行省。以卿負古人之學。有當世之才。比擢預于政機。坐收還于威柄。詳觀底蘊。尤具典刑。茲權中外之宜。實付安危之計。是為分陝。咸謂得人。奚未喻于至懷。尚力辭于成命。往圖經濟。用釋顧憂。

新除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兼知壽春府滁濠廬和州無為軍宜撫使葉夢得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多事以來。厥民塗炭。大軍之後。所至荆榛。日求綏馭之良。庶復纂承之舊。惟大江襟帶之會。實前古國都之餘。地關安危。勢控南北。豈獨賴兵民之鎮。蓋將期農戰之修。非吾耆舊之英。孰任倚毗之大。爰頒優詔。用畀劇權。謂與人而同憂。必不日而引道。乃形遜膺。殊勝眷懷。其趨屆于提封。以毋勤于軫慮。所請宜不允。仍不得再有陳請。諸處不許收接文字。日下前去之任。故茲詔示。想宜知悉。秋冷。卿比平安好。遺書指不多及。

參知政事謝克家乞外任宮觀不允詔

朕惟卿直諫多聞。于國家有益。方艱難之際。將每事咨焉。而屢以微病。慨然求去。非朕意也。方春和豫。輔養其時。勉為朕留。勿思閒適。所請宜不允。

新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謝克家辭免恩命不允詔

卿以剛明之材。行精詣之學。以卓至之論。啓淵深之謀。劄書率先羣臣。見朕初載。有房瑄之辨。宋昌之忠。茲升廟堂。相與圖治。曾未數月。決然請辭。朕雖貪夫老成之留。而閱以官職為累。升華秘殿。庸示至恩。胡為抗章。貶損殊甚。卿而不可。尚誰可哉。式煥爾行。毋違朕意。所請宜不允。

兵部尚書謝克家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遭時多故。燭理未明。肆求已試之材。共振中興之業。以卿清名垂世。雅望在人。茲祗召以趨朝。見教誠于體國。擢居常伯。姑示優恩。奚固執於沖懷。未即膺于成命。所請宜不允。

新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富直柔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慶曆宗臣。馳單車入不測之敵。以片言成萬世之功。相吾三宗。如古伊呂。朕慨然懷其人。而不及見也。以卿高明渾厚。德類似之。故擢之衆人之中。付以臺諫之職。果能從容議論。勳中事。乃請宥密之庭。將賴維持之力。庶使紀綱一振。威令四馳。坐鑒宗社之安。復見君臣之盛。豈不濟卿奕世之美。而成朕知人之明乎。陳義固辭。良非所望。所請宜不允。

杜充同知樞密院事辭免恩命不允詔

浮溪集 卷十四 內制

朕惟今日之事。在于審觀機會。先立規模。度吾足以勝彼。與吾足以守此者而已。以卿資兼智勇。識洞古今。茲予付爾以本兵之任。此孟子所謂國人皆曰賢。然後命者也。豈朕私意哉。奚乃累章。過形控避。朕言不再。勿復重陳。

復觀文殿學士知潭州吳敏乞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湖湘之會。紛擾數年。耕稼之區。榛荒千里。思得魁柄之舊。倚如長城之堅。以卿字量恢宏。材猷英發。蚤參帷幄之論。具有指紳之膽。乃遣使軺。特頒詔檢。庶此遐方之弊。隱然賢弼之臨。引手以摩。知生之樂。胡遽形于遜避。殊未體于眷懷。念方急于淮揚。徒得君重。當俯同于去病。無以家為。勉疾而驅。欽承朕命。所請宜不允。限指揮到日。疾速前去之任。故茲詔示。想宜知悉。秋涼。卿比平安好。遺書指不多及。

仲琮乞罷宗正司不允詔

卿以老成。為宗室祭酒。陪危之際。所賴維城。有何嫌疑。而遽求去。露章來上。良用慨然。所乞宜不允。

辛企宗乞免秦鳳路經略安撫使不允詔

朕念秦中之強弱。常為天下之重輕。故擇能臣。往圖長算。以卿挺雄剛之質。秉忠義之心。世服戎昭。習知邊瑣。威名之烈。關隴。信之。茲歷選于在廷。俾綏懷于一道。義無反汗。當即辦嚴。抗牘以辭。豈予所望。

新除吏部侍郎高衛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以卿為時名卿。如古者俊。當震風凌雨之暴。未嘗或辭。于錯節盤根之間。靡所不試。比還表著。良副眷懷。處以天官之除。將資辰告之益。茲卿奮物。奚用固辭。

新除吏部侍郎黎確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天官之任。人物所宗。以撥煩劇劇之材。而行激濁揚清之政。號稱茲職。古難其人。以卿學術精深。行能高妙。周旋諫省。綿歷歲時。知無不言。言皆有補。乃付銜衡之寄。實為表著之光。公論翕然。謙辭過矣。

新除禮部侍郎李正民辭免恩命改授一閒慢職局不允詔

朕惟典禮之在有司。非人莫濟。秩宗之子。省戶。其選甚高。卿辯博多聞。剛明不撓。踐揚滋久。譽望益隆。眷惟千古之彌文。宜付一時之俊彥。故從劇部。移真清曹。朕擇地以處卿。可謂優矣。卿抗章而辭。朕何其過哉。

新除戶部侍郎李陵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周官以司徒致天下之財。而冢宰均節之。其權可謂重矣。後世惟鹽鐵領于丞相。而出納之要。實總地官。自軍興以來。調度百出。則戶部蓋兼蕭何。劉晏之任。適者官缺。頗難其人。以卿詳練精明。神無滯用。通于世務。所至可稱。悉付利權。會言惟允。亟供爾職。何以辭為。

新除吏部侍郎李正民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孔子之門。雖文學政事。別為二科。然西漢名臣。列于九卿者。未嘗不以儒術飾吏事也。卿文章爾雅。直諫多聞。獻納之餘。敏于從政。乃擢天官之貳。俾專綜之權。命出惟行。毋煩遜避。所請宜不允。



起復中散大夫試尚書戶部侍郎兼權御營使司參贊軍事李迥乞持餘服不允詔  
朕屬艱難之運。須濟辦之才。不究利源。孰資軍實。以卿通明無滯。更練已多。茲升禁近之聯。俾貳劇煩之  
部。當趨邦國之急。暫懷家庭之憂。勉服使司。毋庸有請。

新除吏部侍郎兼密議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天官之職。人物紛焉。南渡以來。法隨吏弛。思得能者。以振綱綱。卿職照先。才周世用。見開殫治。知  
祖宗沿革之宜。學問精深。得師友淵源之正。比借才于銓筭。果騰譽于審神。灼見所長。就加茲命。舉直錯  
枉。佇成平允之功。辭尊居卑。宜略謙沖之禮。

新除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兼密議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卿有表馬之才。高崔之學。偏儀禁路。蔚有能聲。茲求便私。殊惜而去。西清之秩。惟以備行。往重郡符。  
何辭之有。

### 浮溪集卷十五

#### 內制

梁丞相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昔在舜禹。舉賢自輔。非阜執厥。非益執贊。然未嘗與民道其所以當為相之意。而民自孚焉。蓋至于商周。  
然後兩曰帝。佐曰天生。以神其事。而播之于衆。雖濟川補袞。功光前人。而四代之風。于斯別矣。卿學優  
聖域。才冠倫魁。質諸卜筮。而不疑。編諸方冊。而無愧。問朝問野。人皆曰賢。今茲召卿來歸。朕見之曰。此予  
輔。民聞之曰。此吾相。尚何待。霖雨之命。賦清風之章。而後能鼓動于中外也哉。而卿尙乘謙光。未服厥  
位。則是上未能體朕之意。下未能副民之情。恐非朕與斯民所以望于卿也。夫僕僮而共命者。辭遜之末  
節。宥密而基命者。亮之遠圖。渙號已孚。控辭勿再。

王丞相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朕觀于易。至恒之象。〔案〕原本因避宋真宗諱。凡恒字皆作常。今避引用經史語。悉更正。曰。君子以立不  
易方。夫恒之六爻。惟九二悔亡者。以其能久中也。蓋九陽德。二臣位。乘堅純之德。處通顯之位。而能久中  
道。則何有悔哉。在真宗時。則有若王曾。確守勁節。徧更重任。而至誠無息。故能輔政之久。到今稱焉。此殆

有得于恒九二之義也。卿以諒友端朝之望。雋明康世之才。自代綸言。預機政。以至為相。于茲十載。而事  
朕蓋猶一日。朕方照臨百辟。灼見乃心。茲用冠于宰廷。益資遠業。而卿適未卽祇命。尙爾控辭。夫遜于稷  
契。阜陶。蓋重亮于舜采。然有若散。閔宮括。亦均迪于文彝。其懋經綸。勿復有請。

辛企宗辭免御營使司都統制不允批答

朕以卿忠義沈雄。得其家法。為予敵愾。所向有功。茲升統督之權。將責扞防之事。懇辭之語。豈朕欲聞。

賜士儂辭免宗司不允批答

朕嘉周詩常棣之華。念漢室葭莖之弱。欲司屬籍。當得宗英。既加委任之專。應有褒崇之渥。乃錫綠綈之  
詔。俾乘夏篆之車。理亦宜之。人誰議者。固守謙沖之志。豈昭敦睦之誠。

賜士儂辭免檢校少保不允批答

朕以卿宗室儀型之老。闕天下義理之多。乃升執帛之聯。式重維城之寄。胡為難進。每欲固辭。當勉拜于  
思書。毋再形于遜牘。

文武百僚宰臣范宗尹等上表乞遵隆祐皇太后遺誥服葭允批答

朕惟隆祐皇太后體柔明之德。履屯否之期。擁佑朕躬。厥恩甚大。昊天不弔。奄棄宮闈。追攀無從。欲厚之  
報。雖喪與其易也。當戚固合從隆。然禮稱情謂之節文。又當知變。封章來上。有槩予心。勉奉遺音。茹哀何  
極。所請宜允。

文武百僚范宗尹等上表請皇帝聽政不允批答

朕聞哀所貴者稱情。喪不容于二事。此先王制禮以厚人倫。而自天子達者也。迺者東朝棄養。朕念夫保  
佑之恩。欲極其報禮。顧有制而不得為者。方用忱惕。靡寧于心。豈有儼然在喪服之中。而可以輒治他務  
者乎。當寧而躬萬幾之煩。非惟不安。蓋亦未暇。所請宜不允。

文武百僚宰臣范宗尹等再上表請皇帝聽政允批答

朕自罹東朝之憂。不能食事者數日。庶以有餘之哀。補其不足之禮。而卿等屢以四方未靖。萬幾不可久  
曠為言。朕亦安敢背先王制禮之意。而失備就跂及之中乎。所請宜允。

范宗尹辭免右僕射不允批答

朕履國家之否運。思得天下之奇材。以卿粵從布衣。早有人望。屢擢權臣于方用。未嘗好利以微名。每陳  
治道之可行。無不會文而切理。泊擢參于大政。尤灼見于所存。一意盡公。羣倫皆理。乃付巨川之濟。用符  
巖石之贈。制誥一頒。搢紳相慶。卿行志。知國有人。謂當承命以周旋。猶復抗章而遜避。惟此與而國無  
陋矣。今何時而卿辭位乎。勉究良圖。毋庸再請。

新除通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范宗尹再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朕惟治亂兩途。未有不由于用相。君臣一德。相逢鮮值于同時。卿識遠而才全。謀深而器遠。學古人之至  
要。言天下之大公。簡于朕心。非止今日。故擢司風憲。升預政機。將觀所長。不次而用。而卿性資天至。議論



日新言其重厚。則如倚太山而坐中原。語其疏通。則若駕輕車而就熟路。乃布大號。任之不疑。卿當圖華策以兼收。念寸陰之可惜。立規模于素定。應機會于方來。輔成再造之基。同享無疆之福。此則盡卿致主之術。而成朕知人之明也。亟上封章。百辭奚益。

新除少保尚書左僕射呂頤浩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朕惟漢唐中興。莫盛于宣帝。明皇之時。而魏相姚崇。為之佐。是二人者。皆以廟堂不世之才。應天下無窮之變。用能易亂為治。即危為安。勳業巍然。照映今古。朕甚慕之。迺者國家。蓋多故矣。朕念鯁鯁拘繫者。不足以圖今日之事。思得英偉大度之士。幹旋于談笑之間。庶幾折衝解紛。無愧前哲。卿宏博靈敏。出于天資。粵從外遷。甫期歲耳。而人無小大。皆有裏言。乃登元宰之司。仍進貳公之秩。茲實慰中外之望。而非朕私卿也。古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豈不可為而當止之時耶。其勉修良規。濟朕鴻業。控避之禮。毋庸再三。

王綯第一表辭免參知政事不允批答

朕遭時多艱。涉道尚淺。緬懷鴻業。未知圖濟之方。思得真賢。庶任仰成之責。以卿學兼今古。節貫險夷。獨歷禁塗。通知世務。惟此延登之亟。出于試可之詳。僉曰汝諧。何辭之有。

王綯第二表不允批答

朕惟有邦圖治之難。嘉前古得人之盛。乘變故搶攘之後。求剛明篤實之材。以卿夙擅儒宗。蔚為國器。備儀臺省。積有歲時。亟升廊廟之班。實賴股肱之力。茲為僉允。非朕爾私。爾當勉強以赴功。奚乃頻煩而稽命。

杜充第二表辭免同知樞密院不允批答

朕遭世多艱。臨川望濟。求賢靡獲。當饋與嗟。以卿負天下之奇才。明古人之大略。兩京之績。四海所聞。茲擢預于幾微。庶稍寬于憂顧。朕志定于召卿之始。卿謀期于弼朕之成。衆論皆然。屢辭奚益。

新除參知政事李回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朕錄德而定位。量能而授官。自一命以上。必審稽功實。未嘗以名器假人也。況從容帷幄。與朕日圖天下之事者乎。卿學通淵源。世習臺閣。預政未幾。赫然有聞。擢諸樞機之廷。付以丞弼之任。惟九德咸事。既灼知之已詳。雖三命滋恭。豈半辭之可免。趨體朕意。毋虛厥官。

新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富直柔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安。朕照臨百官。蓋率此道。以卿天資警敏。洞達古今。負剛明之才。操卓至之論。從容獻替。有益于時。自升臺諫之聯。既閱歲時之久。朕于卿志。可謂灼知。卿為朕庸。固已素定。豈于今日。乃復可辭。往即厥官。無煩辭費。

文武百僚宰臣范宗尹等上表請皇帝御殿不允批答

傳曰。喪事欲其縱縱爾。故騷騷爾則野。所以辟不懷也。朕既不能遂服。以畢期年之哀。願繼閱旬日。即負

辰以見羣臣。而忘親恩之報。天下其謂朕何。便座時咨。治固無乘。必御正二。誠非所安。

新除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朕惟人君知其臣之可庸。故委以心而不貳。人臣知其君之可輔。故極其用而不辭。此先主任武侯。而張良從高祖。皆終其身而不去者也。卿自居臺諫之聯。朕已有用卿之意。況今預政滋久。結知益深。乃于序遷之命。而諄諄以辭乎。卿其畢精籌維。圖所以報國者。廉退小禮。夫奚足為。

新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王綯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朕于羣臣。無所不用其至。亦無所不用其恩。蓋有取于孟子手足腹心之意。況卿奉事帷幄。歷年于茲。直諫多聞。仰成非一。以禮進退。雍容可觀。疏恩雖隆。是謂宜稱。與其屢形遜牘。伸冲素之懷。孰若體朕誠心。服休嘉之命。

周望第一表辭免簽書樞密院事不允批答

朕惟天下之事。常患于能者不使為。而為者非其人。故自艱難以來。寤寐豪傑。幾于一遇其真。以卿有功名之心。兼文武之器。自予初載。徧歷險夷。師勝來歸。國人屬目。乃從輿望。擢真樞庭。謂即慨然。協圖康濟。抗章幸避。豈朕意哉。

周望第二表辭免不允批答

朕惟明君越資而用。所以致天下之材。志士愛日而就功。所以趨國家之急。以卿清剛有守。明銳敢為。予于旬日之間。任爾以本兵之重。卿而不用。尚欲何求。胡抗奏以力辭。既喻懷而復請。毋堅所執。勉副朕知。

滕康辭免樞密院同知三省樞密院事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朕惟古者扶危持顛之世。必有任重致遠之臣。天為時生。國因人定。比講成屯之策。暫分臺省之權。資碩輔之經綸。扈慈闈之跋履。求之至矣。今乃得卿。謂開命以辦嚴。反辭榮而繼請。勉遵朕指。勿復有言。

劉珪辭免吏部尚書不允批答

朕以卿有老成之風。精人物之鑒。典司銓部。緜歷歲時。檢柅吏姦。衣冠所賴。進居其長。執曰不宜。方期勉卒于前功。胡乃力辭于新命。往祗厥職。副朕仰成。

賈諤辭免寶文閣直學士不允批答

朕以卿性資明銳。風力敏強。厥望在人。以憂去位。惟朝廷之治。方嘆于才難。則門內之恩。宜從于義。趨膺成命。勿復牢辭。

劉錫辭免熙河路安撫使不允批答

朕以卿屢稟廟謨。習知邊鎖。方時多故。未寬西顧之憂。藉爾一行。特付中權之任。茲為優眷。倚俟壯猷。何為陶辭。殊拂予聽。

新除檢校少保定江昭慶軍節度使依前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卿以整暇提軍。以忠勞衛國。逢時艱棘。屢立戰功。既外禦于寇戎。亦內銷于姦宄。茲還表著。彌尚摯謙。乃申帶礪之盟。益重腹心之寄。義無反汗。何以辭焉。

檢校少保定江昭慶軍節度使張俊再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朕披荆棘以立朝廷。聽鼓鼙而思將帥。賞無妄子。輕重既功。以卿閱閱。擢紳有紀。乃頒異數。用示至公。胡為執謙。久而未拜。往祇朕命。勿復重陳。

新除起復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韓世忠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朕惟寇入中原。憑陵不息。而吾將士。曳兵棄甲。習以成風。斬將擐旗。未之或見。每懷及此。朕甚恥之。卿秉忠誼之心。厲梟雄之氣。屯兵要害。邀擊其歸。大振軍威。殺傷過當。殊方震疊。知國有人。師勝來歸。擢紳屬目。凱歌大獻。宗社安榮。卿而不褒。尚欲誰賞。雖論功伐。卿能師馮異之謙。而有功見知。朕安可廢文王之信。往祇新命。勿復固辭。

新除起復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韓世忠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朕聞古人于將師有功者。聽鼓鼙而思。指帶礪而誓。或銘之鐘鼎。或載之旂常。非欲寵私其人。所以令天下而使人知勸也。卿為王敵。斬敵陷堅。立志梟豪。策勳奇偉。乃頒異數。以告諸朝。卿而力辭。義則高矣。以此示後。人將謂之何。其聽朕言。勉膺成命。勿使國家有吝賞之名。而蹈印劑不予之戒也。

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孟忠厚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朕惟褒鉞之班。實兼文武之任。累聖除授。必求其人。卿既東朝之近親。復有摯紳之秀譽。爰攷輿論。錫之贊書。胡為謙沖。屢以情辭。成命已出。豈容復回。

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孟忠厚再上表辭免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傳曰。親不失其為親。故不失其為故。卿昭慈近屬。才行有聞。艱難之時。事朕初載。可謂親且故矣。視儀三司。誰曰不宜。渙號已孚。百辭奚益。

文武百僚宰臣范宗尹等再上表請皇帝御正殿不允批答

朕嗣守洪業。五年于茲。其在危疑之中。所以扶持而全安之者。繫太母之力。日冀光復。駕旋舊京。正東朝之儀。極天下之養。而慈訓中奪。笑然無依。茲朕用權制于中。而悼其志之弗遂也。今甫終易月之制耳。乃欲釋哀御朝。遽見百辟。雖有彝章可攷。豈朕所忍哉。所請宜不允。

文武百僚宰臣范宗尹等三上表請皇帝御正殿允批答

朕惟先王之于喪紀。因親疎隆殺之宜。而制為之極。行道之人。皆弗忍也。今慈訓日遠。與其追不及之養。而致無窮之哀。孰若安宗社。奉遺言。而存天子之孝哉。羣公之請。至于再三。敢徇至情。以墮彝制。所請宜允。

新除起復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韓世忠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口宣

卿于國盡忠。以功受賞。屢形遜避。殊嗜眷懷。命出惟行。勿庸再請。

韓世忠告敕口宣

卿振旅還朝。執俘告社。厥有曠庸之典。是為希世之恩。往服寵褒。益圖忠報。

同知樞密院事李回批答口宣

卿五年去國。千里還朝。乃升樞筦之司。將付腹心之寄。往祇新命。勿復固辭。

撫問韓世忠口宣

卿肅提精銳。親冒險艱。力輸敵愾之忠。坐致執俘之衆。宜加恩撫。用示眷懷。

新除少保尚書左僕射呂頤浩上表辭免恩命不允口宣

卿入造行朝。延登元宰。豈特摯紳之願。實為宗社之休。往服攸司。毋稽朕命。

撫問呂頤浩等口宣

卿等分國顧憂。暴師還外。方屬炎熇之候。有勞綏馭之懷。特遣信臣。往宣至意。

賜呂頤浩銀合茶藥并撫問一行將佐軍兵等口宣

卿等肅提有衆。躬討不庭。當冰霰之蕭辰。涉江湖之遠道。特馳警御。往示洪恩。

范宗尹辭免右僕射恩命不允口宣

卿比符輿望。進陟冢司。方觀遠大之規模。用濟艱危之機會。已揚渙號。難徇摯謙。

新除通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范宗尹再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口宣

卿比緣才望。入秉事樞。安危由此以坐分。中外翕然而相慶。趨圖成效。勿復固辭。

新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王絢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口宣

卿力辭機要。願即安閒。乃疏尤異之恩。用示老成之眷。亟膺茲渥。無事于辭。

新除參知政事李回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口宣

卿受天英氣。為國老成。比膺顯俊之除。屢貢辭尊之懇。往祇懋渥。難徇沖懷。

新除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口宣

卿雖奉詔除。未離機省。乃布由衷之懇。願還渙汗之恩。成命已頒。忱辭祇費。

滕康辭免權同知三省事不允口宣

卿總提臺省。遠去朝廷。願委任之非輕。豈異辭之可免。往思長算。協濟危機。

韓世忠辭免恩命不允口宣

朕以卿有功來歸。邦國同慶。實雖甚渥。人則宜之。成命已頒。豈容反汗。

新除起復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韓世忠上表辭免恩命不允口宣

卿執俘獻社。祇召還朝。乃頒國賞之醴。用表戎昭之果。褒揚非過。遜避奚為。

撫問劉光世等口宣

卿等總提貔虎。控扼襟喉。茲適屆于嚴凝。當不無于暴露。勉殫忠力。用副倚毗。



檢校少保定江昭慶軍節度使張俊再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口宜  
卿屢立戰功宜加勇爵爰頒渥惠用獎忠精亟體眷懷毋煩遜避

撫問張俊口宜

提兵伐叛為國除姦。遣驅方警于前茅。迅掃遂成于破竹。特馳信使。往布殊恩。

撫問王瓊一行將佐仍賜犒設口宜

卿等身更累戰。力勦羣凶。當鬱蒸炎燠之辰。有暴露夷傷之苦。爰頒厚錫。以示殊獎。往究前功。毋忘至意。

撫問韓世忠等一行軍兵將佐口宜

卿等遠從江介。祇護沁園。惟道里之阻脩。有風寒之匿薄。宜加慰撫。用示眷懷。

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孟忠厚上表辭免恩命不允口宜

卿比用懿親。特加徽數。允協褒崇之典。乃與謙摛之懷。往即厥官。毋務朕命。

孟忠厚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口宜

卿眷服倚廬。視儀授路。雖忱辭之屢罄。固渙號之難回。其服殊榮。以昭厚報。

開門賜孟忠厚告口宜

朕永懷慈盡。追錄外家。乃升肺腑之賢。進視機衡之秩。往服贊書之寵。永為慶闕之光。今賜卿告。想宜知悉。

賜呂頤浩茶藥口宜

卿遠擊舟楫。來觀闕庭。復瞻元老之儀刑。嘉與羣工而懋喜。乃因迎勞。申錫珍芳。其疾而驅。以承予睦。

撫問呂頤浩王瓊楊惟忠并賜銀合茶藥口宜

卿躬率軍鋒。志清江介。賊勢既窮于不戰。王靈遂暢于無垠。宜錫珍芳。用昭眷獎。

撫問呂頤浩朱勝非并賜銀合茶藥口宜

卿頃護諸將。肆征不庭。爰迅決于天誅。遂肅清于江介。錫以珍芳之劑。昭吾眷禮之誠。今差某官傳宜撫問。并賜卿銀合茶藥。想宜知悉。

### 浮溪集卷十六

內制

左武大夫成州刺史京畿提刑兼權京城副留守趙倫武德大夫忠州刺史京西南路提刑權知  
唐州胡安中獎諭教書

敕趙倫。唐州境內。措置保守。一方軍民安堵。及道路梗阻之際。差人遠赴行在。奏報金人動息。備見忠勤。事爾肅提有衆。退保一方。當橫流奔潰之時。抱孤立激昂之志。扞防凶慝。綏靖荒餘。忘道路之險艱。想朝廷于悠遠。乃錫命書之寵。亟躋朝著之崇。緬想忠誠。惟深嘉歎。故茲獎諭。想宜知悉。春暄。汝等各比好否。遺書指不多及。

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知郢州曹成武功大夫貴州團練使知復州李宏并一行人兵獎諭教書  
敕曹成并一行人兵。爾等昨遭戎馬之亂。離親帥國人之豪傑。家雖罹禍。義不受汙。冒兵燹以直前。慕王靈而力戰。旋投帥幕。假守山城。既定荒餘之區。恥從專輒之命。遠騰奏牘。自拔歸朝。載惟多故之時。能盡事君之義。宜加顯秩。并錫真符。俾乃撫于州民。得上通于王所。往提有衆。各堅忠義之心。毋使此方。遂作華離之域。款誠備見。嘉歎不忘。故茲獎諭。想宜知悉。春暄。汝等各比好否。遺書指不多及。



李齊一行軍兵等獎諭敕書

敕李齊并一行軍兵等。朕惟海岳之區。久服侵陵之毒。王靈廢及。戎德無厭。爾等合圍里之諸豪。冒干戈而力戰。其行莫遏。所向有功。遂摧席勝之凶。頗獲提封之舊。爰加勇爵。用表軍鋒。俟登井賦之輿圖。其上師徒之閱閱。編聞忠烈。良用款嘉。除李齊先次給告授武翼郎開門宜贊舍人外。一行軍兵。候收復到郡州。具功績申尚書省。取旨褒擢。故茲獎諭。想宜知悉。春暄。汝等各比好否。遺書指不多及。

知信州李尚行等獎諭敕書

敕李尚行等。省所狀。申據宜撫處置使司前軍統制軍馬帳前使臣孫德狀。專差前來信州等上饒縣。取本司參議王以寧所寄官告物帛等。其本州未敢便行給付。更合取自朝廷指揮施行。昨遭時艱。靡吝爵賞。權申覆或差于機會。放出征多付于便宜。豫錫贊書。俾專除命。速循常之既久。與擅爵以無殊。每念其非。未知所革。爾等居官詳練。臨事敏明。能上體于朝廷。知不輕于名器。屬觀敷奏。良用款嘉。今信州將上件告等。查數申納尚書省。故茲獎諭。想宜知悉。春暄。汝等各比好否。遺書指不多及。

拱衛大夫成州團練使權荆湖東路副總管馬友并一行官兵等獎諭敕書

敕馬友并一行官兵等。比者劇盜憑陵。遐方震擾。汝等忠能徇國。勇不顧身。帥名義以直前。拚凶徒而擊。國威大振。賊黨幾殲。覽書備見于忠勤。當二不忘于嘉歎。除馬友特與補正拱衛大夫成州團練使。差權荆湖東路副總管。候擒獲孔孟舟與正差。其一行官兵。仍令馬友先次開具實立功人。申本路安撫司保明聞奏。當議優異推恩。故茲獎諭。想宜知悉。秋熱。汝等各比好否。遺書指不多及。

從義郎張琪等獎諭敕書

朕惟敵暴中原。民亡本業。慨然西顧。寢饋不寧。爾等奮哀鄉社之憂。圖復土疆之舊。歸吾方伯。願備行間。忠義可觀。歎嘉何已。

漢陽軍荆湖東路招撫使馬友獎諭敕書

敕馬友。省所奏。進奉天申節功德疏。并銀五百兩事。具悉。卿嘗艱難之時。膺選外之寄。兵革充斥。道塗阻。格乃記。誕彌之辰。具輸方貢之物。載于忠實。獨冠等夷。知憂國之可紓。覽奏陳而興歎。故茲獎諭。想宜知悉。秋熱。汝比好否。遺書指不多及。

武義大夫忠州刺史開門宜贊舍人襄陽府鄧州鎮撫使桑仲獎諭敕書

敕桑仲。朕惟邊圉不寧。中原失馭。凡王靈之靡及。皆寇虐以顯行。汝盡節朝廷。有功江漢。見恣人之專殺。用國法以成禽。坐使羣方。肅然知畏。刻章來上。良用款嘉。故茲獎諭。想宜知悉。秋冷。汝比好否。遺書指不多及。

趙公謹獎諭敕書

敕趙公謹等。省撫州狀。契勘本州。據管下金谿縣。申為饒州。信州。界內。有事。魔賊徒王九十二。殺人放火。去本縣界甚近。州司差撥巡尉等前去把隘。據知金谿縣統領把隘所郭玠等。申魔賊徒犯金谿縣。即時

統率弓兵。圖敵殺獲賊級等事。迺者妖吐。亂常干紀。一方騷動。民不莫居。爾等冒險直前。以誠許國。提軍力戰。反賊伏辜。道路清平。城郭安堵。既備知于忠誼。願何愛于寵褒。詳覽奏陳。惟深嘉歎。其弓兵等。仍仰本州量功力等第。特行補設一次。故茲獎諭。想宜知悉。秋冷。汝等各比好否。遺書指不多及。

青州劉洪道獎諭敕書

朕惟全齊沃衍之區。遭強寇憑陵之毒。連城莫守。毀節相望。卿挺志孤堅。奮身忠勇。以闔境凋殘之後。于橫流奔沸之中。哀集兵民。指揮將帥。拚羣兇而塵擊。一略于阡危。將乘其鋒。悉復諸舊。載披來奏。深用嘆嘉。

戒諭劉洪道敕書

爾履百戰之軍鋒。保一方之生齒。迄臻寧謐。備見忠勤。然方面之權。豈容或二。軍中之令。尤在至公。必洽與情。方收羣力。保習因循之弊。坐乖綏馭之方。無以禦戎。便成隕國。其體倚毗之意。無從牽制之私。

戒諭李遠宮儀張成等敕書

敕李遠等。朕惟疆寇憑陵。山東震擾。保此數州之地。皆而諸將之功。雖在艱難。頗寬憂顧。今還洪道制置之節。付宮儀濟南之符。并召閩泉。來朝行在。率槍材而顯用。非因事而有他。爾等夙著忠誠。各膺委任。宜互傾于肺腑。以同獎于朝廷。速底成功。是為報國。

京畿京西湖北淮南諸州軍撫諭敕書

敕開封府等官吏軍民。朕惟中原耕稼之區。遭強寇侵陵之毒。百城相望。無復炊煙。三壤雖存。鞠為茂草。每興言而及此。輒回首以愴然。使民喪亂以無歸。皆朕菲涼之所致。幸吳穹之悔禍。偶邊鄙之息肩。願乖離蕩析之餘。宜還定附循之急。故令方伯。就布詔恩。爾其勉率族姻。歸安閭里。俸錢錙而觀。雖未能即及于周詩。賈刀劍而買犢。牛庶或可漸成于漢俗。亟舉事。用副焦勞。故茲撫諭。想宜知悉。夏熱。汝等各比好否。遺書指不多及。

麟府等州撫諭敕書

朕惟中原假擾。並塞釋駭。古稱河外之區。世作朝廷之屏。雖拜戎之不暇。終固圉以無他。聚兵民竭力于保邦。亦官吏有謀而殺。尙彈忠盡。無負顧憂。

范溫等撫諭招收敕書

敕范溫等。省所奏。今來京東路登萊等州。似溫等諸頭項。忠義之人不少。緣未知東駕駐蹕息耗。未肯前來。伏望給降海行撫諭。付溫等招收。併力勸金人。具悉。朕昨遭左任之侵。願失中原之馭。凡承平之故俗。皆隔絕于殊邦。按圖以思。常憤而歎。茲暫留于越嶺。恨尤闕于齊封。乃聞英豪。多率徒旅。堅塙壁以自守。冒干戈而直前。懷祖宗涵養之休。恥離散服從之醜。嘉汝能爾。為之慨然。愛頌惻怛之書。用示綏懷之意。其懋合并之力。以圖興復之期。趨播邊塵。永同文軌。故茲示諭。想宜知悉。秋涼。汝等各比好否。遺書指不多及。



南平王李乾德嗣子陽煥弔祭救書  
聘親居要服。夙慕華風。方嗣守于世封。願入輸于方貢。載惟誠款。良用款嘉。

賜大食國救書

敕大食國王姓名。汝分藩遐服。率職中原。比緣兵燹之交。致阻詔函之達。編惟恭順。兼受福祥。茲臨風露之辰。益慎寢饗之節。賜汝某物。至可領也。

河南府官吏軍民撫諭救書

朕惟潤澤之墟。陵寢所鎮。隔絕多事。侵尋累年。慨然永懷。憂或忘食。汝等固守巖邑。盡誠本朝。屢收塵戰之功。頗獲款降之衆。忠勇如此。曠厥久之。尙益謹于折衝。俾少寬于軫慮。爰因來使。申諭至懷。

鎮潼軍官吏軍民道士僧尼耆壽等示諭救書

朕以孟忠厚。太母近親。中朝雋望。蚤參華于法從。旋旋濕于齋壇。比緣茲盡之傾。欲厚外家之報。相攸吉壤。庸示滿恩。乃升槐鼎之聯。移鎮河山之會。想汝提封之衆。知吾懿戚之臨。將芘其休。溥同茲慶。今特授孟忠厚起復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進封東海郡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潭州官吏軍民等撫恤救書

朕惟強寇憑陵。東南震擾。長驅騎壘。奄及湘城。方薄壁以來攻。至淹辰而靡息。爾等明于分義。屬此艱危。雖巧譏之百端。終堅持于壹意。速金湯之失守。猶夙夜以輸忠。躬履軍鋒。冒之極口。力爲巷戰。奮以忘軀。因奏牘之來陳。想忠誠而嘉歎。

臨安府民兵撫恤救書

敕臨安府民兵等。省本府奏。自金人攻陷府城。內外民兵。併力拒敵。血戰五日。方始城破。又緣諸縣村保。防護嚴密。往往多被掩殺。緣此怨恨。臨行之日。焚燒屋宇。城郭一空。比之其他殘破州郡。被禍尤酷。實可痛憫。欲望優加撫恤。事朕惟左衽之憑陵。奄及東吳之都。爾等挺身禦敵。爲國忘生。率其忠義之衆。挫彼侵陵之暴。逮逾累日。方失堅城。凡分塙壁之屯。皆奮兵戈之銳。緣茲厚毒。爲我深仇。洎敵騎之旋歸。舉民居而焚蕩。靡思人怨而神怒。惟務井堙而木刊。言念吾民。重罹此禍。眷瘡痍之未復。每痛寐以興嗟。已遣守臣。往宣恩意。其各從于安集。以同待于承平。故茲撫恤。想宜知悉。

福建路轉運提刑獎諭救書

朕比緣國步之艱。越至海隅之阻。爾等忠能體國。志在紓邦。前期哀經賦之常。倍道助行朝之費。憂思及此。嘉歎久之。

蔡州官吏軍民等獎諭救書

朕惟憂發強鄰。侵軼中國。凡版圖之生齒。皆魚肉于兵戈。爾等雖隔朝廷。各懷忠盡。堅一心而胥誓。保千里之提封。遠慕玉靈。來輸誠款。管橫流奔潰。終砥柱之不移。如烈火方炎。獨精金之常在。載觀敷叙。良用

款嘉。

興國軍知通以下軍兵將佐獎諭救書

敕興國軍知通以下軍兵將佐等。省李宜申。汝等願以死守。盡節君親。遂得一境安帖。悉無二心。以免殘破。事比者敵兵。犯吾江介。釋騷千里。既恃衆以阻。城震動列城。多望風而毀。爾等天資忠義。志在君親。雖巧說之百端。終堅持于一意。顯跡來使。本保提封。唐郡皆降。惟平原之能守。齊城既下。特即墨以復興。惟爾之功。何甄于古。載披來奏。良用款嘉。

荆南府唐愬獎諭救書

朕申傲邊虞。載除戎器。將兼收于方貢。用大振于軍聲。爾才器守藩。誠深體國。首備方船之載。豫期給仗之頒。旗幟精明。有周帛織文之盛。戈鏃犀利。得楚金冶之良。編想忠勤。不忘嘉歎。

萊州張成進天申節禮物金銀獎諭救書

朕惟東萊。隔絕于兵。久不爲郡。乃紀誕彌之月。遠諭賈籩之珍。自非誠個之確然。安能駿奔而至此。載觀來奏。嘉歎久之。

朝散郎提舉淮南西路茶鹽公事許大年并本司官屬獎諭救書

迺者烟塵。蔽于淮甸。分塗并進。破壘相望。凡常寇虐之衝。鮮保忠誠之節。士而至此。朕甚傷之。爾等或領國使華。或爲人官屬。雖遇稽天之暴。訖無離局之私。敷奏既聞。款嘉何已。

神武前軍統制王璉等獎諭救書

敕王璉等。省所狀。生擒胡少隆。胡木香。解赴朝廷。具悉。迺者姦宄之民。干吾典憲。爾等忠于許國。聞命遺驅。奮當軍鋒。如報私忿。擒其魁宿。曾不淹辰。坐令一方。按堵如故。載披來奏。良用款嘉。

賜范溫等獎諭救書

敕范溫等。省所奏。契勘金兵初渡黃河。溫等便遁居牢山。繼聞本路投順。遂集忠義。乘船入海。據守福島。山東既下。北軍于登州。黃縣。萊州。小高。濰川。昌邑。密州。暨山。及沿膠河兩岸。深溝高壘。分屯人馬。督責州縣。括刷錢糧。討擄鄉村。拘牧牛馬。老稚離散。田野荒蕪。民不聊生。無以赴愬。溫等雖尋常上岸。或稍綽遊騎。或攻劫營寨。勦殺多人。誓竭忠節。本軍凡遇金人接戰。內有得功之人。別無犒賞。遂量功績。逐急借補。加轉官資。伏望將已借補之人。給付告劄。補正官資事。具悉。朕惟強寇長驅。全齊不守。凡妖氛之所被。如滄海之橫流。汝志存忠誠。恥附汗逆。乃前期而避銳。徑率衆以乘危。隔絕朝廷。荐更歲節。偶使禮之及境。附奏牘以披誠。志節如斯。古今誰及。爰峻加于爾秩。仍徧錄于有功。其共復于予封。以卒成于汝志。

英論審刑院詳議官大理寺詳斷官

敕趙文昌等。省知審刑院齊恢奏。據大理寺日奏司狀。四月以前下寺公案。並已斷絕無見在事。朕初嗣服。德化未孚。永念元元。多罹狂獄。汝等並膺選擢。任茲職疑。能勵厥官。以無留事。覽奏歎尚。不忘于懷。



雖鳩皇以鍊石補天。不能過也。既動獻崇極如此。而乃抑華敦儉。率禮蹈和。塞私謁之塗。裁外家之寵。清淨謙冲。而以道為本。沈潛剛克。而與神為謀。擁佑聖躬。殫誠盡愛。煌煌乎度越麟趾。思齊之上矣。方期清我旬服。忽旋舊京。虔奉覆車。謁款宗廟。極四海之養。即東朝之安。而昊天不辰。禍結慈極。親置告畢。方開盛夏之祥。隙駟難留。遞掠長秋之御。茲天子追慕。悼心朱圖。歎厚載之中傾。痛仙遊之不返。雖遂服不可。勉從葦歲之喪。而與哀無時。每過舉音之節。由是命有司。致易名之典。懋飾終之儀。告于神明。節以四惠。庶幾有以彰淑則。而暢徽音。謹按設法。明德有功。曰昭。視民如子。曰慈。聰明睿智。曰獻。安民有功。曰烈。若乃兩值時變。常陽御籬。基圖既安。即復明辟。澤及萬世。與天無窮。非明德有功耶。寢興焦勞。言動懇側。昌風濤兵革之險。濟宇宙生靈之艱。非視民如子耶。察興替之端。知變通之利。親庶政以任薄天之責。奉真人以膺神器之歸。非聰明睿智耶。中微之緒。而我振之。大亂之原。而我窒之。從容房帷。密幹鴻造。非安民有功耶。嗚呼。道之大者。理謝形容。名之尊者。言絕稱謂。故古者賤不諱貴。幼不諱長。而皇后之諡。則請之于廟。示雖天子必有尊也。況我太后。盛德元功。豈無前比。豈承學之臣。所能擬議。意者必受成于宗廟。為足以對在天之靈。大行隆祐皇太后設議。宜以祖宗之命。錫之曰昭慈獻烈皇后。臣謹議。

策問

試館職策題一首

問王者之有天下。一曰創業。二曰守文。三曰中興。而議者以守文為易。創業次之。中興為難。周之宣王。漢之光武。晉之元帝。唐之肅代。皆中興之君也。其一時所用豪傑。國家特以為廢與存亡者。蓋然于今。有不可揜者矣。宣王所任者仲山甫。光武所任者鄧禹。元帝所任者王導。而肅代無聞焉。然唐卒復舊物。與周漢並隆。而元帝立國之基。顧反不及之者。何也。或謂唐所以中興者。李光弼。郭子儀之功。然是二臣者。皆武夫提兵。未嘗得預廟謨之勝者也。亦可與仲山甫。鄧禹。王導。比耶。光武之諸將。未必皆為李。郭。下者。而後世以再造漢室。禹為元勳。觀禹。年威望亦少損矣。而耿。賈。吳。祭之徒。卒不敢與之齒者。豈有說乎。主上系隆大統。求賢如不及。將屈羣策。復中原。凡在朝廷者。于康濟之責。所常講求而獻也。敢問四代之君。任人之方。與其將相救時之術。孰得孰失。孰可以為法于今。孰于當時有遺恨。而可為後世鑒者。願悉著于篇。毋隱。

序跋 題取書後附

蘇魏公集序

所貴于文者。以能明當世之務。達羣倫之情。使千載之下。讀之者。如出乎其時。如見其人也。若夫善立言者。不然。文雖同乎人。而其所以為文。有非人之所得而同者。孟子七篇之書。叙戰國諸侯之事。與夫梁。齊。君臣之語。其辭極于辯博。若無以異乎戰國之文也。揚子之書。數萬言。言秦。漢之際。為最詳。簡雅而閑深。

浮溪集卷十七

諡議

恭上隆祐皇太后諡議

臣伏奉敕命。禮部狀。據太常寺申。今來大行隆祐皇太后崩。合差設議官。差臣撰議者。臣謹上議曰。臣聞承天者。地也。所以函六氣而熙歲功。配陽者。陰也。所以分四時而成物。化儼宸極者。后也。所以奉宗社而隆化基。故古之母儀天下者。生也。薦之尊名。終而述其大行。三代尚矣。靡得而詳。在漢則明德和熹。著稱于前。在唐則文德懿安。垂紀于後。皆所以揭椒塗之範。炳彤管之輝。巍巍乎與帝德並隆。不可貶已。洪惟大行隆祐皇太后。躬聖善之德。茂柔明之資。粵自先正魏王。有功仁祖之世。王室所賴。旂常紀之。其澤深慶綿。用集我太后。基述元祐。孺于秦陵。逮事宣仁。欽聖兩宮。稟二南之規。兼四教之善。正位宮掖。三十餘年。含洪廣大。而轉坤道之常。進退存亡。而得聖人之正。及靖康初載。天割我家。二帝出郊。中原無統。列辟相視。莫知所歸。我太后起于危疑之中。自任以天下之重。手援大寶。授之聖明。當方隅傾側之時。序旋歷承之次。雖文母以十亂興。罔不能過也。已而六飛南渡。按蹕武林。元凶關朝。究自內作。天下之勢。甚于綴旒。我太后投袂而履禍機。立鼓而銷逆說。坐使天地復正。三辰復明。四方元元。悉免塗炭。





若無以異乎西漢之文也。至其推性命之隱。發天人之微。粹然一歸于正。使學者師用。比之六經。則當時所謂儀、秦、谷、水、杜、欽輩。豈惟無以望其門牆。殆冠履之不侔也。宋與百餘年。文章之變屢矣。楊文公倡之于前。歐陽文忠公繼之于後。至元豐、元祐間。斯文幾千古而無遺恨矣。蓋吾宋極盛之時也。于是丞相魏國蘇公出焉。以博學洽聞。名重天下者五十有餘年。卒用備宗位宰相。一時高文大冊。悉出其手。故自熙寧以來。國家大號令。朝廷大議論。莫不于公文見之。然公事四帝。以名節始終。其見于文者。豈空言哉。論政之得失。則開陳反覆。而極于忠。論民之利病。則援據詳詳。而本于恕。有所不言則已。既言于上矣。舉天下榮辱是非。莫能移其所守。可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也。若其講明經術之要。練達朝廷之儀。下至百家九流。律曆方技之書。無不探其源。綜其妙者。在公特餘事耳。此所以一語一言。皆足以垂世立教。革澆浮而已。論與何、雄之書。百世相望。而非當時翰墨名家者所能彷彿也。公元豐中。受詔為華夷舊儀錄。書成。序之以獻。神宗讀之曰。說卦文也。今攷其書信然。則公之他文可知矣。公歿四十年。公之子。始克集公遺文。得詩若干。內外制若干。表奏章疏。誌銘雜說若干。使漢預觀焉。漢少習公文。以不獲拜公為恨者也。今乃盡得其書讀之。可謂幸矣。故謹識其端。而歸其書于蘇氏。紹興九年三月十五日。顯謨閣學士左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汪藻序。

吳國先生春秋指南序

六經惟春秋為仲尼作。聖人見其所志之書也。學而不明乎是非。何以為人。治而不明乎賞刑。何以為國。此書之所以作而為萬世法也。雖曰以匹夫而行天子事。有所謂掩而成章者。然其與貶一出乎天下是非之公。豈故為殊絕甚高之論。使後人有不可及之歎哉。不知班固何所受之。立為弟子退而異言之說。開後世諸儒相詬病之端。使當時誠有異同。不應復云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也。孟子去孔子百餘年。于書武成。詩雲漢。莫不疑之。至春秋則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而已。未嘗片言置疑于其間也。彼亂臣賊子者。豈曉然知道理之人哉。一見春秋而知懼焉。非懼聖人之書也。懼天下是非之公也。自三傳興。而聖人之經。始不勝其繁。好異者曰。聖人之言。皆然幽深。必有不可以近情常理度者。當冥思而力探之。于是枝葉蕃滋。無所不至。人人務其己說之勝。而莫知求至當之歸。乃至子而以父學為非。弟子而以師說為愚。況其他哉。則春秋不明。三傳亂之也。本朝自熙寧以來。學者廢春秋不用。數十年間。篤學而好之者。蓋不為無人。然一時章句析之學勝。故雖春秋。亦穿鑿破碎。而不見聖人之渾全。政和間。余過山陽。吳國先生張公在焉。先生謂余曰。學春秋而不編年。無以學為也。吾嘗以諸國縱橫列而類見之。聖人之意了然矣。當令子見吾書。余未及受。而先生亡。未幾先生之書盛行于士大夫間。因得伏而讀之。曰。嗟乎。聖人之意豈遠人哉。曲學蔽之耳。先生閉戶讀書二十餘年。其見于世者。固已碩大光明。而所出裁一二而已。則求聖人之心而得之者。豈獨此書哉。雖然。以此書致之。先生之志。亦可以槩見矣。紹興十年七月。門人汪藻序。

鮑吏部集序

括蒼鮑欽止既卒若干年。其子延祖始哀欽止之詩。為小集若干卷。屬藻序。藻為之書曰。古之作者。無意于文也。理至而文則隨之。如印印泥。如風行水上。縱橫錯綜。燦然而成者。夫豈待繩削而後合哉。六經之書。皆是物也。逮左氏傳春秋。屈原作離騷。始以文自成一家。而稍與經分。漢公孫弘。董仲舒。蕭望之。匡衡。以經術顯者也。司馬遷。相如。枚乘。王褒。以文章著者也。當是時。已不能合而為一。況凌夷至于後世。流別而為六七。靡靡然入于流連光景之文哉。其去經也遠矣。本朝自熙寧。元豐。士以談經相高。而黜離蟲篆刻之習。庶幾其復古矣。然學者用意太過。文章之氣日衰。欽止少從王氏學。又嘗見眉山蘇公。故其文汪洋閎肆。粹然一本于經。而筆力豪放。自見于馳騁之間。深入墨客駭人之域。于二者可謂兼之。自黃魯直。張文潛沒。欽止之詩文。獨行于世。而詩尤高妙清新。每一篇出。士大夫口相傳。以熱余嘗恨未見其全書。晚得此集讀之。曰。嗟乎。欽止于斯文。可謂毫髮無遺憾矣。欽止諱慎。由欽止其字也。風度凝遠。如晉宋間人。談笑風生。坐者皆屈。家藏書萬餘卷。率手下雌黃。非僅得其真不止。故當時諸公。交口稱譽。且論薦之。崇甯中。天子召見者數人。上獨偉視欽止。即日除尚書郎。居無何。不合去。出為郡守。使者久之。方嚮用欽止。而欽止以疾廢于家矣。故士大夫莫不惜其才不克施。而見于世者。特詩文而已也。故錄欽止之生平大槩而併見之。

呻吟集序

造物者輕與人以富貴壽考。而重與人以令名。自古富貴未嘗一日無人。久生而長世者。亦每每有之。率遺然與草木俱腐。世初不知其嘗有是人也。以童鳥也。而天以王輔嗣。衛叔寶也。而天以李元寶。李長吉也。而天是數子皆天才卓超。非偶然而生。游戲須臾之間。已暴白于世。如此較之。久生長世者。大都不過數十年之頃耳。彼今安在哉。而貽聲名以資說士者。炳然至今。雖垂之無窮可也。使數子復生。肯以此易彼乎。元祐初。吳人輩出。蓋本朝文物全盛之時也。邢敦夫于是時以童子游諸公間。為蘇東坡之客。黃魯直。張文潛。秦少游。晁无咎。之友。鮮于大受。陳無己。李文叔。皆屈輩行與之交。雖不幸短年。而東坡以為足。以藉手見古人。魯直以為足以不朽。无咎以為足以追逐古人。今呻吟集是也。敦夫卒六十餘年。而其姪總出此書。于是敦夫之詩文盛行于時。與黃。秦。晁。張。並傳。信諸公許。可為知言也。嗚呼。敦夫尚何求哉。得此不憚不幸于土中矣。

胡先生言行錄序

自孔子沒。諸儒以學名家。固無世無人。而其間必有卓然名世者。德與言稱。當時師之。後世尊之。以漢四百年。所得者揚雄。以唐三百年。所得者韓愈。如董仲舒。鄭康成。王通。孔穎達之徒。非無益于後世也。仲舒倡災祥之說。王通襲聖人之迹。康成。穎達。守區區訓詁之文。學者疑焉。此二子所以譏然獨為後世宗也。宋興八十餘年。至慶曆。皇祐間。儒學無愧于古矣。當時學者。以秦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海陵胡先生為師。而先生之門為最盛。弟子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常數百人。仁義禮樂之風。蔚然被乎東南。公卿偉人。由先生之門而出者。接踵于時。蓋數十年未已也。熙甯以來。學者非王氏不宗。而先生之學。不絕如綫矣。然



讀者知其必興。遂今天子一新斯文。力去黨錮之弊。訪先生之後。得其孫滌而官之。繇是先生之學。復振耀流通。人人讀先生之書。如慶曆皇祐時。先生雖嘗再至京師。為太學官。侍經天章閣。而教授與為最久。其建太學京師也。又嘗下與與取先生之法為法。則與與者。先生之涑泗也。紹興八年。錢塘關注子東主與與學。而先生之孫滌在焉。相與與先生遺書。將以布之天下。慰學者之思。得先生易書若干篇。中庸義若干篇。既藏之學宮矣。又錄先生言行若干條為一帙。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為孔子徒也。言君子小人。雖賢否不同。而澤之所施。同乎有盡。惟義理之在人心。為無窮。雖傳之百世可也。則先生之學。復行固宜。然予東所以求先生之書者。豈徒為循誦習傳而已哉。將以美風俗。新人材。于是乎在。可謂知先生所以望後世之意者矣。紹興十年七月在漢序。

題竹林七賢圖

竹林七賢。西晉之士也。獨山濤。王戎。任顯。餘悉以其志終。七賢之在晉。猶管寧。華歆。阮原之在魏也。士賤華歆。而貴管寧者。以遁跡遼東。不立魏朝。七賢高蹈竹林。無愧于寧矣。顏延年五君詠。不數山。王者豈無意哉。此畫奇甚。決非近世所能為。恨不得其人。必有能辨之者。

書陳文惠公逸事後

文惠陳公相仁祖。每內批夜漏下不過十刻。忽夜分有御封至私第。公不啓封。來日袖至榻前。屏奏曰。今中宮虛位。張貴妃有寵。恐姦人附會。請正母儀。非陛下本意。有不得已者。若誠此事。臣不敢啓封以示同列。仁祖首肯曰。姑置之。妃即追冊溫成后也。當時于墓刻神道碑。不敢書。公薨百餘年。公之曾孫右中大。夫直秘閣。始錄以示人。嗚呼。茲舉也。天下之治亂。繫焉。文惠公不動聲色。開悟轉移于談笑之間。一旦致其主于漢唐君之上。使當時有秋毫容悅之心。其失可勝計哉。可謂仁人之言。而一言與邦矣。自古妃匹之愛。父不能得之子。君不能得之臣。所謂難言骨肉之間者也。文惠公及此。固社稷之臣。非吾仁祖有從諫之聖。亦安能容其臣如是之大乎。後世于此。可以觀一時君臣之盛。而為萬世法矣。紹興十年十二月。臣汪藻書。

柯山張文潛集書後

右文潛詩千一百六十有四。序記論誌文贊等又百八十有四。第為三十卷。余嘗患世傳文潛詩文。人人殊。屏居毗陵。因得從士大夫借其所藏。聚而校之。去其重複。定為此書。皆可繕寫。文潛名。未離郡人。仕至起居舍人。嘗為宣潤。汝穎。兗五州太守。又嘗謫居黃州。復州。最後居陳。以歿。其集以鴻軒。柯山為名者。居復黃時所作也。元祐中。兩蘇公以文倡天下。從之游者。公與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號四學士。而文潛之年為最少。公于詩文兼長。雖當時鮮復公比。兩蘇公諸學士。既相繼以歿。公歸然猶存。故詩文傳于世者。尤多。若其體製敷腴。音節疎亮。則後之學公者。皆莫能彷彿。公詩晚更效白樂天體。而世之淺易者。往往以此亂真。皆棄而不取。其采獲之遺者。自如別錄云。

跋東原集序

浮溪集 卷十七 序跋

嘉祐六年。先人為泰興令。歲大水。民田與江通。無從得食。轉運使督秋輸不少貸。諸縣皇恐聽命。獨先人哀其窮。悉蠲之。轉運使大怒。文移如星火。先人處之自如也。其冬事聞。詔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與公鼎臣安撫淮南。至泰州。部使者皆從公立諸縣令庭下。數之曰。人飢不能自存。而汝必得租。為民父母。當如是乎。泰興令可尚也。乃會部使者郡守食堂下。泰興令預焉。且使交章薦之。漢為兒童時。記先人之言如此。恨不知與公出處之詳。後六十年。至零陵。得學易先生所書集序讀之。歎曰。豈公千載人也。因知士欲行其志。非得大君子無所知名。反獲反焉者有之。況交薦之幸哉。公于是能舉直錯諸枉矣。紹興二十一年三月。男藻書。

跋折樞密錦屏出堂圖

葆真居士。小築于壽安錦屏山中。趙祖文因畫居十泉石間。以示其人物風流濟勝之具。傳之江南。人人把玩。悠然想見其處。并想見其人。便覺斜川。輞川。去人不遠也。

跋唐司農遇仙事

世傳陳希夷引一貴人見麻衣道者。曰。神仙無此骨也。止堪作貴公卿耳。蓋氣清而純陽者為神仙。世人冒役于聲利。為積陰所乘。何暇說道與輕舉之事哉。惟忠義凜然。視死生如脫屣。功行既滿。必有不同乎人者。仙者識之。

跋鄭天和臨右丞樵舍秋晴圖

空如非能畫也。胸中邱壑。微見筆端。而瑰偉絕人如此。世間畫史。取青皴白。求象似于毫髮。豈復有林壑湖海真趣耶。

跋葉揮甫李伯時畫

若人云。亡畫筆中絕。使杜少陵見之。當復有鄭公長夜之歎耶。宣和元年六月。鄱陽汪藻借觀于寧國傳舍。宣和初。余通守宣城。時揮甫官寧國。出此畫書其後。比自泉南移宣城。過福唐。揮甫復以示余。則二十五年矣。一見如隔生事。為感歎久之。紹興癸亥季春朔新安汪藻書。

長興周如愚殖齋說

余少時。喜之。上與知田者語。其始過焉。苗之芘芘然者。若孺子之起而欲立也。其再過焉。稼之巍巍然者。若成人之愿而欲進也。三過焉。穡之肅肅然者。若壯夫之材而欲試也。于是余三過而三有得焉。曰。嗟乎。物化之速也如是哉。其天時地利之得乎。農者曰。吾于此致力焉。進乎天時地利矣。吾自土膏之作。未嘗食頃舍田而嬉于孺子也。懼其仆。日再視焉。于成人也。懼其汨。日三視焉。于壯夫也。懼其搖。日五視焉。天時有雨暘。雨之過也。能腐之。暘之過也。能槁之。吾而節之以。賦澮之盈虛。地利有肥瘠。肥之過也。能淫之。瘠之過也。能耗之。吾而時之以。苗舍之深淺。于是乎有稂莠之傷。螟螣之蝟。吾認認然防之。甚于盜賊之操戈入吾室也。故吾常得歲焉。良農之耕。其種三。勤也。常農之耕。其種半。息也。吾力田于茲數世矣。而未嘗知水毀木饑火旱之變。汪子聞而嘆曰。善哉。吾聞力田。而得學者。日新之道焉。閔子馬曰。學殖也。豈



欺余哉。長與周如。恐關便坐于其居之旁。而求名于余。蓋有志于學者。故余蒙其楮曰。殖齋。而并書其說以告之。

未知學。公得名士三人為之師。于是郡人之擢進士第者。相繼于時。慶善乃求公遺像。繪而置之學宮。使學者世祀之。而屬余記其事。嗚呼。公之盛德。豈待文而後傳。而漢亦豈記公者哉。昔段秀實盡忠于唐。世徒以為一時奮取功名之人。而不知居官必有可書之事。柳宗元為撫其質。上之史官。今所以知段太尉逸事者。宗元發之也。秀實固不足以擬公。而余幸從慶善得公之詳。與夫徵夏無且。畫工為無所愧。安知後世不採此以補史官之闕乎。然慶善為政而首及公。可謂知所本矣。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文正公有焉。好賢如緇衣。慶善有焉。其不可以不書。紹興九年六月記。

嚴州高風堂記

古之王者。取天下而天下歸之。蓋其功成志得之時也。以功成志得。而視士大夫皆可以爵祿致。必有輕天下之心。于是巖穴之間。有人主不得而臣者出焉。以唐堯之聖。猶不能屈潁陽之高。况其他哉。夫士之所以自重如此。非區區為其身謀也。于以厲世。則百年之風俗繁焉。漢之二祖。皆以布衣取天下。高祖之時。有若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世祖時。有若嚴子陵。皆人主不得而臣者也。園綺四人。避秦之亂。入商雒山。待天下之定。以高祖輕士善罵。義不為漢臣。帝雖高此四人。召之莫能致也。嚴子陵亦厭新室之暴。不肯辱其身。逮光武立。猶披羊裘釣澤中。雖三聘僅能一致。而卒不為帝留。是五人者。其出處豈不相類哉。然園綺之徒。晚從太子之招。為太子畫自安之策。正國本于諫笑。而史不記其所終。故西漢之士。聞其風而慕之者。以計行為得。而風節減于功名。子陵本帝故人。既物色求之而來。高臥不朝。帝為親幸其館。漠然不應。譙三公若奴隸。然望印綬。而後去之。終其身退耕于野。故東漢之士。聞其風而慕之者。尚風節。而以功名為不足道。大抵園綺之徒。學伊尹。子陵學伯夷。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卒以憂世。幡然而從湯。伯夷遭周武王之君。猶以為薄。竟不食粟。餓死首陽之山。故孟子曰。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又曰。聞伯夷之風。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子陵世家富春。既歸耕于家。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灘。奉祠千餘年不衰。今釣灘并臺俱存。而富春之境。析為嚴州。紹興七年。吾友董舜分昇為是州。昇年政成。乃為堂于州治之左。日從賓客。篇詠其上。而名之曰高風。以景慕子陵之賢。且立文正范公所述祠堂之碑于其旁。而求予文為記。令昇可謂能尚友千古矣。令昇清介有守。觀其所慕。足以知其為人。故余述子陵出處大概。以告令昇。而使并刻之。紹興九年六月記。

翠微堂記

山林之樂。士大夫知其可樂者多矣。而莫能有其有焉者。率樵夫野叟。川居谷汲之人。而又不知其所以為樂。惟高人逸士。自甘于寂寞之濱。長往而不顧者。為足以得之。然自漢以來。士之遁迹求志者。不可勝數。其能甘心邱壑。使後世聞之。備然想念其處者。亦無幾人。豈方寄味無味。自適其適。而不暇以語世耶。至陶淵明。謝康樂。王摩詰。之徒。始窮探極討。盡山水之趣。納高境于胸中。凡林霏空翠之過乎目。泉聲鳥嘒之屬乎耳。風雲霧雨。縱橫合散于冲融杳靄之間。而有感于吾心者。皆取之以為詩酒之用。蓋方其自得于言意之表也。雖宇宙之大。終古之遠。其間治亂興廢。是非得失。變幻萬方。日陳于前者。皆不足以累

浮溪集卷十八

記

范文正公祠堂記

孟子之言氣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夫直之為言。大公至正之道也。以大公至正之道。固守而力行之。不為富貴貧賤威武之所搖奪。雖乘田委吏之卑。亦必盡吾誠。充吾職。卒而至于立國家。定社稷。安邊境。服光戎。其功烈與日月爭光。而精神折衝萬里之外。謂之氣塞乎天地之間可也。後世見古人功名之盛。以為類出于偶然。不知公正素定于胸中者。未嘗無所從來。而其銘鼎彝。書竹帛者。非一日之積也。文正范公。自未第時。已慨然有天下之志。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逮遭明天子。有為于時。其立朝如史魚。汲黯。其憂國如賈誼。劉向。其守邊如馬伏波。羊叔子。雖庸人孺子。莫不知之。獨筮仕之初。有卓然大過人者。國史失其傳。故不得而紀也。公以進士釋褐。為廣德軍司理參軍。日抱獄具。與太守爭是非。守數以盛怒臨公。公未嘗少撓。歸必記其往復辨論之語于屏上。比去。至字無所容。資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非明于所養者。能如是乎。獄官有亭。以公名之者。舊矣。公卒二十年。而高郵孫覺。老為廣德軍。始以詩志公之事。而刻之亭中。又六十九年。丹陽洪興祖。慶善來守。讀幸老之詩。而慕之。初廣德人



吾之真故古人有貴于山水之樂者如此豈與夫構項黃誠欺世眩俗者同年而語哉吾宗發之以豪自喜讀書強記談笑多聞頗欲以事業文章見世一旦悉棄去不學學所以治心養性者買田三靈山之陽前瞰大川旁眺諸嶺築翠微堂以居藝蘭種竹其下日與賓客飲酒賦詩徘徊周覽蓋將老焉其意以謂世之有聲有色者未有不爭而得亦未有不終磨滅者惟山水之娛人無事于爭且庶幾可以長存故吾有以取之蓋不學淵明而暗與之合余既以仕為家老于憂患引領林泉有不可及之嘆而發之沈酣廢飲且十年于茲矣盡求其餘結茅翠微之側以休吾老乎吾恐發之不得擅而有也故遺書以問之若夫山閣之四時朝暮可喜可愕他日與發之共之者酒杯流行尚能賦其二為翠微故事茲不復敘云

賽繡堂記

自古人物與山川相為輕重崧嶽生甫申淇澳生衛武山東出相山西出將此人物以山川為重也幸野以伊尹開礪溪以呂望開隆中繇諸葛亮而顯曲江繇張九齡而大此山川以人物為重也故為名山大川者不以生明堂大輅之材九鼎之金照乘之珠連城之璧為貴而以毓英賢為貴為王公大人者不以功業載旂常銘鐘鼎書竹帛流管絃為榮而以歸故鄉為榮此古人所謂富貴而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者言得志而行乎四方人孰見之必至吾父母之邦然後為可樂也新安自吳為郡今千餘年山水峭厲而清深故長材秀民之出視東南為最繇唐以來擢高科登顯仕者固不為無人然未有居將相之位者也宋興百七十年而大丞相汪公出焉公以諸生徒步起家于京師數千里之外為時偉人遭明天子艱難之中總州符入侍出奇謀秘策以輔成中興之功遂自樞臣相天子其精忠如金石赫然為佐命元勳而新安之名一日聞于天下此新安之榮也豈獨公之榮哉紹興九年公自七閩入覲以保信之節來鎮宣城宣城新安鄱陽三州相望皆百餘里公乃卜居鄱水之上將歸老焉建畫繡之堂而命藻記之藻曰公以適往之資應期遇運乘風雲依日月而正宇宙于立談之間雖釋位而去者十年天子未嘗一日忘公也乃建旌乘越而兼師傅之官亦可謂布衣之極矣公今七十餘精明如五十許人將復三居廊廟坐籌帷幄取河朔山東六十餘州歸職方圖籍奉乘輿還宮闕然後退從赤松子之游其功名益新則新安之名益大藻將不一書而為天下國家慶也又豈特為新安之榮而已哉

虔州神惠廟記

政和二年江西南路轉運副使臣臨臣根提點刑獄臣景修提舉學事臣開提舉常平臣邁言惟虔州地卑薄章貢水出其中洩發不時輒冒城郭敗廬舍民之仰食于田者戶十萬俗皆窳無隄防賦漕之儲歲時豐凶以雨為節故十縣方千里常以旱乾水溢為憂惟靈順昭應安濟王廟在洪州吳城山別祠之隸虔者三負城之西北隅者尤絕顯異政和元年四月水至城下丈餘雨晝夜不止吏民惴恐臣景修率官屬禱祠下輒應越六月民穡在田天則不雨有艱食之憂臣景修又禱則又應暨冬鹽筴之役興而常賜酒流舟不得漕臣根又禱則又應臣等竊伏思雨暘天事雖有智者莫能力致今乃取必于神如責券探囊無不如意民既足食樂生重犯法得以其力出賦租給公上而吏亦因此省治訟與事功是神有功于

國甚著有德于民甚厚雖三被封爵之崇而像設不嚴名號不新無以揭虔妥靈願詔有司議所以興崇俾民奉承永遠無怠臣等謹昧死請制曰可其以神惠為廟號初提點刑獄張公治虔嘉神之休後上之賜而致民之思也乃即故基築宮而大之土木之功崇庠叶中丹堊之飾華質合度于是神降廟之筵門委蛇蜿蜒顧享牲酒屈伸中儀及廟成而命書至邦人駭奔相屬于道公遂命藻記其事藻以為古之王天下者出命令主神人明則職之人幽則職之神各致其能無相滯也故人之能與利除弊者時則賜之明神之能致福弭災者時則錫之幽有顯號微稱以昭明也屬之祠官世世不絕謂之報功宋受命極天所覆罔不臣妾上方以道德懷柔百神肆虔之為州去京師數千里而神之受職如躬壇場之間手圭幣之薦者雖王之威神南放洞庭西及淮沂可謂盛大亦不敢以遐方為閒服天子之寵靈而部使者又能悉條其功請命于朝夸大顯融垂示無極是三者皆可書也藻敢以固陋為辭乃作詩曰帝受天命悉主百神假神之休以錫爾民惟此南服介于太川負江而城即山而田十日而雨民憂為魚十日而暘時則狼顧雨暘在天人則必之匪人之能神則節之嗟嗟神龍執造物權變化莫測恩威在顏寵靈自天惟帝之渥峨峨新宮韓民所作酒牲在堂神則戾止蜿蜒吐信陳乎燕几惟王威神永有此都屏翳階後風伯前驅厲鬼螟螣卻除不祥俾我遠疇躋于樂康迄千萬年保茲崇極享帝之誠是謂受職

洪州右獄盡心堂記

世稱皋陶以刑事舜其後封于塗六至春秋時其國先亡以為用刑者之戒余獨以為不然漢于公袁安郭躬皆以決獄陰功遺福子孫至取卿相封侯累世孰謂皋陶明允篤誠而以刑之祀哉蓋君子常患澤不得施與施焉不逮及物若持法之平司人之命不擇位小大皆得以行其志者惟刑為然使吾聽訟如召伯折獄如子路哀矜如曾子君子恬焉小人懼焉雖世世獲福可也然君子亦豈先慮己禍福議人之生死哉期無愧而已矣吾友蕭適用快疎藥易人也始吾與之游得溫厚之氣于眉睫間每訊報爰書不以諉更平反決讞必以其情諸權文法者皆不恨余知其以刑受福也他日斷廢圖立屋數楹列美蔭于前為亭對峙而求說于余余以為王制刑者例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禹思天下之溺猶己溺之稷思天下之飢猶己飢之蓋古之君子于人所不用其志今吾與子一杯相屬于此亦思有向隅悲泣滿堂為之不樂者乎亦思有箠楚之下何求而不得者乎亦思有禁繫之中寒不得衣飢不得食者乎古之循吏鮮不以仁成名酷吏鮮不以刑取禍輕視民命以喜怒行之幾何其不挽弓自射也故余書以遺適用并告後之君子毋為捨福取禍必無愧于心然後可以樂此

鎮江府月觀記

京口以江山名天下其來尚矣而為國屏蔽尤重于晉宋齊梁之間觀其千嶂所環中橫巨浸風濤日夜驚百川而東之其形勢之雄實足以控制南北豈直為騷人羈客區區登覽之勝哉州治之西有樓焉並城而出名曰千秋者攷諸圖志始于晉王恭之時繇樓西南循城百餘步忽飛簷曲檻萃然孤起于城隅之上望數百里見之者月觀也紹興八年吳興劉岑季高來刺是州州承廢亂之後公私掃地無復故時



季高以精明強敏之才。易民觀瞻。于談笑之頃。既府寺閭井。鳩集經營。悉復其初。始暇追于游息之地。乃即月觀之址。輯而新之。客有登而嘆曰。嗚呼壯哉。未之見也。前此頽廢圯棟。蕪沒于蒼煙灌莽之中。雖江山不與時變遷者。亦莫吾觀。今晨霽夕靄。晴風暖翠。復得于几席之上。而風颿浪舶。離鴻落鷺。畢陳于俎之前。如客得歸。如蒙得發也。季高於此。可謂能矣。非政有餘力。能致是哉。或曰。是未足言季高之政也。季高勞於侍從之事。出分天子顧愛。方時艱難。此州實為襟要。其經理規模。必有足大者。嘗與子四顧而望之。其東曰海門。鴟夷子皮之所從逝也。其西曰瓜步。魏佛狸之所嘗至也。若其北廣陵。則謝太傅之所築。埃而居。而江之中流。則祖豫州之所擊楫而誓也。計其一時。英雄慷慨。憤中原之未復。寇敵之未擒。欲吞之以忠義之氣。雖狹宇宙而隘九州。自其胸中所積。亦江山有以發之。今攬而納諸數楹之地。使千載之事。了然在吾目中。則季高之志可知矣。然自有天地。則有山川。其閱人多矣。而山川勝處。非人不傳。襄陽峴首。以羊叔子傳。武昌南樓。以庾元規傳。蜀之籌筆驛。以諸葛武侯傳。吾知月觀與季高之名。籍籍天下矣。為書其本末。以補京口故事之遺。使後人知此觀復新。自吾季高始。豈不益可喜耶。季高曰。可哉。紹興九年十一月記。

何氏書堂記

吳興環城皆水。獨西南岡嶺相屬十餘里。而得浮圖氏之居二焉。東曰道場。西曰何山。何山立於宋元嘉中。道場近出於唐末五季之初。然道場雖相臨得人。法席雄盛。鐘魚殷殷。聲聞東南。何山敗屋數椽。殘僧數輩。望之蕭然。游者弗顧也。雖其與先道場五百餘年。而衰陋反出其下。遠甚。紹興初。余守吳興。得二禪老。曰慧林。曰居慧。使分居二山。慧居何山數年。剪雜榛蕪。易其圯腐而一新之。於是游道場者。如入王侯之家。其隆樓傑閣。足以吞光景而納江湖。已而過何山。則草樹葱蘢。軒窗窈窕。經行之地。皆雅潔幽深。如造幽人隱士之廬。至者忘歸。不知雄盛移而為清勝也。寺有何氏書堂。圖記相承。以何氏為首。何楷。楷嘗讀書此山。後為吳興太守。以其居為寺而名其山。顏魯公書杼山碑。亦曰寺西南有何楷釣臺。則楷嘗居此山無疑。然楷之姓名。於晉史無所見。惟宋書言何子平曾祖楷為晉侍中而已。唐林寶姓纂亦云。何叙渡江。生楷為晉侍中。晉書稱叙有子五人。獨充。充有傳。而不及其餘。又括地志。謂楷為吳興太守。宋書乃以楷為晉侍中。豈沈約見晉書充嘗除侍中。因誤謂充為楷。抑為吳興太守後。亦至侍中耶。皆不得而知也。以余攷之。寺有宋禪師碑。云元嘉十四年。創立精舍於金蓋山。初不言楷時有寺。且何山之名。于梁吳均詩始見之。疑楷嘗學於此山。其名蹟在人。後人慕之。即其處為精舍耳。謂楷以其居為寺者。非也。禪師碑。至唐會昌時。已斷裂無幾。有張道規者。以為式道人書。讀而龜之。今碑亦不復見。嗚呼。晉之十大夫。可謂求志而得其志矣。其退也。處山林。而以讀書為樂。其出也。居城府。而以治民為事。或出或處。不過乎數十里之間。其人物風流。可以想見也。楷距今幾千年。此寺之廢興屢矣。世以為可久者。莫如金石之傳。既金石磨滅。而此山之名獨存。則謂人物風流。非士大夫所先。而虛名無益於後世者。非陋歟。余老矣。方買田若溪之上。則此山將皆為吾杖履所有。其可不留語山中。為吳興故事乎。乃訂其本末而拜書之。

紹興十年十月記

浮溪集卷十九

記

長興劉林宗養浩齋記

養浩齋者何。長城子劉子燕居之室也。曷為名之以養浩。先君子之志也。先君子之志奈何。子劉子先君子以直道事三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雖雷霆作于其側。震風凌雨交于其前。未嘗少降色辭。卒以是貶死。不惟不悔。而將終又以養浩然之氣屬其子。故子劉子以名其齋。奚取乎浩然爾。夫浩然者。人所受于天地之氣也。所以使之常浩然者。學問也。夫氣存乎方寸之地。而至乎充塞天地之間。可謂盛矣。使物得以貳之。豈復有氣也哉。故以我勝物。則所以為剛大者在我。以物勝我。則所以為剛大者在物。胡不觀諸水乎。水天下之至柔也。而馳騁天下之至堅。非以其物。萬折必東。而物莫之能禦。故耶。此君子貴乎有所養也。子劉子養之以何道。子劉子年二十餘。家若溪之上。有屋數椽。先疇數百畝。父書千餘卷。居其屋。食其田。讀其書。惟聖人之道是求。先人之志是承。非其事不問也。非其人交也。積之歲月。庶幾其常浩然乎。然則浩然之氣。何以見之。夫貧富貴賤。死生禍福。是八者皆足以入吾胸中。而為吾浩然之寇。今子劉子年甚富。氣甚銳。方出游乎萬物之間。其亦慎所擇哉。苟明子所擇。而先有以待之。異時立乎朝廷之上。



正色乎人主之前。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決是非邪正于立談。使人皆曰劉氏有子。則浩然之氣見矣。噫。此自子劉子所有也。予曷為記之。曰。子劉子之先君子。予之畏友也。子劉子以為先君子歿。而予嘗聞其一。書其言於座右。則如見其先君子焉。故屬筆於予。而予亦因以自警也。

鎮江府重修州學大成殿記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世之長短。視積累之厚薄。其祀之隆替。視子孫之興廢。何則。吾之所以有天下國家者。以吾有息爭已亂之道。而足以庇民也。民知吾有息爭已亂之道。而利加其身。則世世戴其子孫事之。此吾所以處其廟祧之尊。而饗其歲時蒸嘗之奉也。苟為無以承之。祀從而墜矣。惟夫子則不然。未嘗有尺地一民之封也。而教實行乎天下之間。所謂息爭已亂之道者。與萬世共之。天下用吾說則治。不用則亂。既不用而亂矣。朝用吾說。夕治如初。天下復相率而祀之。其祀益修而嚴。則其道益尊而明。此三代之子孫。於今為庶。而夫子之祀。與天地相為終始也。夫子之沒千有餘年。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所以講求而祀之者。不為不至。然未有如本朝之盛者也。方其盛時。廟學之興。溢乎四海之外。雖蠻夷戎狄之國。莫不知吾夫子之尊。鎮江有學。在州之城東南隅。經始於太平興國八年。後五十七年。新而廣之者。文正范公也。艱難以來。鎮江適當兵衝。故學宮壞為壘舍。微猷閣直學士新安程公來牧之數月。大成殿復及於焚。一日公過而嘆曰。嗟乎。釋老二氏。吾儒操戈而逐之者也。今道宮佛刹。圯於戎馬之餘。纒幾日耳。已紛然相望於國都。其徒志堅而材足。以有立故也。吾夫子息爭已亂之道。有功於世如此。而吾徒又奉明天子之命。司教於此。反熱視而不為。可愧也。乃謀費於州人。會州豪及浮屠氏。有以其贏來獻者。於是鳩材庀工。諏日之良。而郡丞韓中通。萬祐之教官。鄒全嗣。實左右之。事未數月。而臺殿成。屹然起於江山形勢之中。與之相稱。其室筵屏。階序門庭。與夫像設器陳。又皆秩秩繩繩。無不應圖合禮。他州之祠莫及也。於是人以程公為賢。嗚呼。學校之事。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況出於干戈之後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之築宗廟。宮室。臺榭。門廡。莫不為其國史所書。而以學校見於六經者。魯之類宮。鄭之鄉校而已。豈當時以力政相高。而不暇及此耶。抑公卿士大夫。知此為治亂之本者少也。程公以經術決科。飾吏事。以儒雅。而所至皆可師。宜知所本矣。學將成而公去。其屬劉穎士。王昂。以諸生之請。來告曰。願書以貽後人。乃為敘而詩之。詩曰。萬物一氣。統於乾元。夫子之道。與之並尊。峙山行川。莫地之厚。夫子之尊。與之並久。惟昔句始。禁于紫微。簞筮棄道。學門雉飛。坐令此邦。祀不獨肅。伊誰新之。自我賢牧。爰徹滌莽。列為飛甍。京口之宅。曲阿之城。絃歌在堂。一洗餘編。曲阿之城。京口之宅。偉矣茲舉。非公孰能。嗣我文正。百年而與。左江山。翰秀于此。為邦生材。以篤王祀。

靖州營造記

國家承六世積累之餘。開拓土疆。過成周廣輪之數。於是極楚越之南陔。皆列為郡縣。熙寧九年。增築唐之城州。為渠陽軍。建中靖國二年。又移軍于渠陽江之西。賜名靖州。初夷人散居溪谷間。各為酋長。及上版圖。職方氏為王民。與彼之山川。壤比疆連。犬牙相入也。雖歲久。聲教所覃。去推結之俗。而飾冠巾。轉殊

離之音而通字畫。奉官吏約束。一如中州。然此州實初郡。新民庶事。漫無紀律。重以連遭饑饉之裁。斗米千錢。弄兵之民。乘時搶攘。五十年間。凡六七作。發卒擊之而後定。為民上者。救過不給。問于憂慮。則趨避目前而已。追暇及市。朝道巷門。渠之制。紹興十九年。太梁劉侯臨是州。營丘王侯為通守。二侯。今之材吏也。相與戮力。不鄙夷其民。有惠有感。撫善良如赤子。去姦惡如積薪。州人翕然信服。渠陽舊為茂舍板屋。雖官居。帑庾亦然。侯一新之。聚材瓦於場。募工於市。又以三者非渠陽所出。經營於數百里之外。其勤可謂至矣。紹興己巳孟冬。遂覽州之通衢七百餘丈。行者免於崎嶇沮洳之艱。而望之繩直。循之砥平。為無窮之利。咸欣然相告曰。自有此州。閣府守丞不知其幾。莫克為之。今一朝談笑無成。非二侯之澤歟。且是役也。不弄年畢工。其費出于二侯唱始之俸。與四方樂輸之金。無秋毫及民。集其事者。進士陳大有。僧世遠。祖能也。嘗謂天下事無大小。如不萌苟且之心。鮮不成者。魯叔孫昭子所館。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日如始至。春秋稱其實。況分符竹為州。有社稷人民之寄。師旅之屯。賓客之率。而通衢者。惟往來之會。肩摩轂擊。朝夕是由。其可漠然不加之意乎。故薛惠為彭城令。橋梁郵亭不修。兄宜知其不能。陳道蕩不可行。單襄公知其必亡。政之能否。國之存亡。皆于此而見。則二侯經渠陽者。其澤豈不遠哉。後人求營造之因。當有所稽。致蓋不可以不書。紹興二十一年四月。左大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汪藻記。

信州鄭固道侍郎寓屋記

彭城鄭固道。賦直承明而歸。得爽墟於上饒龜峯之下。種花蒔竹。若將老焉。以書謂余曰。吾營吾居于此。數年而成。今欲名之曰寓屋。子意以為如何。子為我言其意。余曰。人生天地之間。萬古在其前。無窮居其後。其與物浮沈者。不過百年之頃。而百年之期。又少有至者。則雖吾形骸之內。皆謂之寓焉。可也。而況于屋乎。吾嘗怪陶淵明作歸去來。託興超然。莊。不龍過矣。而卒章乃曰。寓形宇宙復幾時。何淵明知之晚耶。淵明既爾。而固道又取之名其屋。不幾更晚於淵明乎。然謂是身為蓬廬者。其誰不知。而世獨稱淵明為千載人者。以淵明不但知之而已也。獨不見昔人有學瓊瑤之柳。泫然流涕者乎。有記平泉之草木。而與子孫為誓者乎。是二人者。雖賢否不同。然皆一世之豪。而非智不足以知之者也。一為物之所移。而其愚遂至於如此。人之度量。豈不相遠哉。故淵明之方出也。不以田園將蕪為憂。其既歸也。不以松菊猶存為喜。視物聚散。如浮雲之過前。初未嘗往來于胸中。蓋知夫物我之皆寓也。此其所以為淵明。而為吾固道之欣喜歟。固道少以功名自喜。為人英偉。笑語軒然。視世間小兒。皆欲臥之百尺樓下。今雖老矣。借不得坐簞帷。如張子房。猶當據鞍矍鑠。為馬伏波。顧卷藏豪氣于數畝之宮。蕭散於茂林脩竹之下。放懷于詩酒之間。了然知身外之物。無秋毫可戀者。故隨其遇樂之。略無留吝之意。而其樂至於不可勝計。非有得於淵明者。能如是乎。固道名望之族。今為微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先生以永貞元年冬。自尚書郎出為邵州刺史。道貶永州司馬。至元和九年十二月。詔追赴都。復出為柳州刺史。蓋先生居零陵者將十年。至今言先生者。必曰零陵。言零陵者。亦必曰先生。零陵去長安四千餘



里極窮陋之區也。而先生辱居之。零陵徒以先生居之之故。遂名聞天下。在先生謂不幸可也。而零陵獨非幸歟。先生始居龍興寺西序之下。間坐法華西亭。見西山愛之。命僕夫過瀟水。剪榛榛。搜奇選勝。自放于山水之間。入冉溪二三里。得尤絕者家焉。因結茅樹蔬。為沼。泚臺榭。目曰愚溪。而刻八愚詩於溪石之上。其謂之鈇鐻潭。西小丘。小石潭者。循愚溪而出也。其謂之南澗。朝陽岩。袁家渴。燕江。百家澗者。溯瀟水而上也。皆在愚溪數里間。為先生杖履徜徉之地。惟黃溪為最遠。去郡城七十餘里。游者未嘗到。則豈先生好奇如謝康樂。伐木開徑。窮山水之趣。而亦游之不數耶。數所角切。紹興十四年。予來零陵。距先生三百餘年。求先生遺跡。如愚溪。鈇鐻潭。南澗。朝陽岩之類。皆在。獨龍興寺。并先生故居曰愚堂。愚亭者。已湮蕪不可復識。八愚詩石。亦訪之無有。黃溪則為峒獠侵耕。燈危徑塞。無自而入。郡人指高山寺曰。此法華亭故處。而龍興者。今太平寺。西瞰大江者是也。其果然歟。周衰言文章之盛者。莫如漢。唐。賈誼。馳騁於孝文之初。時漢興纔三十餘年耳。其談治道。述騷辭。已追遠三代之風如此。自是踵相踵有之。末而至于劉向。揚雄。益精深不可及。去古未遠故也。唐承貞觀。開元。習治之餘。以文章顯者。如陳子昂。蘇頌。李益。燕許之徒。燕音烟。燕公。蘇頌。許公。蘇頌。固不為無人。東漢以來。獯并之氣未除也。至元和始粹然一返於正。其所以臻此者。非先生及昌黎韓公之力歟。故以唐三百年。世所推尊者。曰韓。柳而已。豈非盛哉。先生雖坐貞元黨。與劉夢得同。夢得會昌時。猶尊顯於朝。先生未及為時君所省。而遽歿於元和之世。事業遂不大見于時。可深惜哉。然零陵一泉石一草木。經先生品題者。莫不為後世所慕。想見其風流。而先生之文。載集中。凡瓌奇絕特者。皆居零陵時所作。則予所謂不幸者。豈不然哉。零陵之祠。先生于學于愚溪之上。更郡守不知其幾。而莫之敢廢。顧未有求其遺跡而紀之者。余於是採先生之集。與劉夢得之詩。可見者。書而置之祠中。附零陵圖志之末。庶幾來者有攷焉。

永州玩鷗亭記

余請居零陵。得屋數椽。瀟水之上。既名為儂人。人罕與之游。又地承凋瘵之餘。無可游者。故一年而病。二年而蘇。三年而心樂之。四年而視我如人。視人如物。休休焉不知憂樂之所在。屋隔大川。愚溪之水注焉。因結茅茨為亭。而愚溪之口。有羣鷗日馴其下。名之曰玩鷗。客有過而問焉者。曰。玩鷗之說。聞之舊也。今子之鷗。信可玩乎。余曰。我與物同見於天地之間者。以形。而我之知物。物之知我者。以心。使吾以心。以心之勝物。則李廣之石。可使為虎。使吾為物所勝。則樂令之弓。亦能為蛇。是二者無情之木石也。徒以人心之故。使之若出於有情如此。苟吾心反如木石而無所示焉。則鷗莫得而窺矣。何為而不可玩哉。余少迂疎。猶介。自知于世無一相宜者。頗欲全生養性於塵塵之羣。以終其天年。而遂吾平生獨往之志。蓋漫仕二十餘年。雖三仕三已。而人不吾嫉也。無何。脫下澤之鞅。入承明之廡。佩會稽之章。則幾微見於言面者多矣。故近者聚而尤之。遠者趨而和之。一斥而置之三千里之外。此正羣鷗舞而不下之時也。吾于是杜門息交。朝飯一盃。夕飲一尊。日取古今人書數卷讀之。息則枕書而睡。睡起而日出矣。幸無疾病。則復飯飲。讀書如初。此外無一毫入于胸中。頽然不知天地之大。而環堵之隘也。庶幾所謂心如木石者。則鷗之馴。

也。固宜。然俛而啄。仰而四顧。物之常情也。今鷗忘其常情。而與吾相從于此。固樂矣。安知他日無欲取鷗而玩之者哉。幸鷗無忽。客笑曰。書之壁。以告來者可乎。余唯唯。紹興丁卯正月新安汪藻記。

為德興汪氏種德堂記

天可必乎。而壽而壽。回也而天。慶也而富。原憲也而貧。天不可必乎。戚孫賢而有後。鄧攸忍而無子。仲尼匹夫而世祀。龐公耕者而子孫安。故曰。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常疑天以為不可知者。皆指未定言之也。然君子亦豈屑屑然。常置盛衰興廢于其胸中哉。知修吾身以待其定而已。胡不以種木觀之乎。百圍之木。其始生也。數寸之葉耳。所謂蔽日月。擾雲霓者。固已萌乎其中。如使足可播而紀。手可覆而拔。牛羊踐之。斧斤伐之。夫豈有木也哉。此以人勝天也。苟吾有以封殖之。潤澤之。養之以風霜之堅。待之以歲月之久。順其取受于天者。而條達暢茂之。則蔽日月。擾雲霓者。有時而至矣。非天定勝人而何。汪氏世家新安。當唐宋五季干戈紛擾之時。衣冠散處諸邑。大川長谷間。率皆即深而潛。依險而居。迨宋興。百年無不安土樂生。於是豪傑始相與出耕。而各長雄其地。以力田課僮僕。以詩書訓子弟。以孝謹保墳墓。以信義服鄉閭。室廬相望為閭家。子孫取高科登顯仕者。無世無之。而汪氏尤其章章者也。汪氏之居石田者。數世皆有隱德。而訓子弟尤力。石田之先君子。嘗撫其子弟而歎曰。吾不愧於天。而無以見世矣。天其曷者。將使汝曹大吾家乎。乃築堂於其居之東偏。名之以種德。曰。此吾所以志也。未幾。果有乘駟馬高車而歸者。里人以為榮。昔王祥。王覽。當東漢之末。兄弟隱居者三十餘年。以孝友著名于世。及晉而子孫極蕃。以大更六朝。訖隋唐數百年。至譜牒不能傳而後已。故諺曰。淮水竭。王氏滅。淮水固無可竭之理。而王氏至今有人也。石田南臨大谿。去江百餘里。而山水清奧。非秀民接踵而出。不足以當之。今汪氏其為王氏乎。種德之報。未易量也。汪氏之子。逮字及之。能世其家者。求余文為記。於是乎書。



數十里。焚蕩俘敵。至不可勝計。縛其僞統軍以獻。因分其兵為三。一自韓巖復開化。一自館頭復常山。一自柳家都復江山。長驅迅卷。遂復衢州。賊之在他境者。皆望風遁去。東南以平。於是天子下詔曰。信州守臣愈。斬賊有功。其進職若官殊等。通守舉舜。亦神贊之良也。增秩次之。而以志臨為衢州。君與王侯。既相與侈上之賜。而喜釋於守城之勞也。迺築堂二。曰示喜。曰後樂。而書其本末來請。藻曰。天下之事。所貴於智者。以審于禍福成敗之機。而圖其大者。區區一時勝負之功。不足議也。方盜奮於承平百年之餘。民不知兵。吏不知守。獨君察于幾微。慨然以書抵在位者。或非笑。或怒。且排妒之。卒之無一不如君策。及情見勢屈。而向之為吏者。方狃于故常。曰。吾知謹簿書期會而已。吾書生也。何以兵為。巖講張。爭為完軀保妻子之計。視刈其民如草菅。然而無以善之。曾未有奉一州六縣。無秋毫之失。歸報天子如君者。而余願以為區區一時勝負之功。誠以信于江南。為四塞地。使信然吞噬之心。西搖撫。南關建。北擾宜。饒。則雖磨以歲月。未能遽下也。惟君以方千里之地。屹然于橫流奔沸之中。扼其吭。咎其背。使氣奪力殫。不能尺寸進。卒夷其衆。當是時。並江循海。三路三十餘州。皆堅壁清野。倚君為重。則君之建立為何如哉。是宜天子差功第賞。書君令甲。而信州一日暴於天下。則斯堂之以喜樂名者。君與信人果得而私哉。君通經術。長於吏治。所至皆可紀。始君之至。州無十日之贏。既二年而餼腐粒陳。以之賞功。募士調兵食。皆出於此。可謂為政知所先後。而功非偶然立者。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 浮溪集卷二十

#### 碑

##### 信州二堂碑

宣和二年十月。盜發清溪。入歙。入杭。蹂十州之地。間以兵圍信。不克。天子為出禁旅。付大臣討平之。初清溪民阻山為暴。吏不時制。凌劇。部使者不以聞。益放兵無所忌。至政府寺。略人民。由是東南皆警。時守州令邑者。疆比壤連。無一人奉尺書為朝廷言者。獨信州王君曰。賊與篋竹間。不旬日其鋒如此。勢非可以朝夕破者。今不百里俯吾境。萬一不戒。如吾民何。即斥金帛募士。增降浚隄。修戰鬪具。按蹊險所通者二十餘所。悉以兵戍之。用通守王侯策。起其屬高志臨。付以軍政。條便宜章十餘上。且以計策告當路之用事及城守者。十二月。賊覆湖東。軍張甚。頃之。焚蔡源。開化。屢以兵備信。知有備引去。正月。攻江山。常山。殘之。於是繞信境數百里。皆為賊區。君居其中。都勒諸將益嚴。與王。高。二侯。戮力締謀。屯韓巖。以扞開化。屯館頭。以扞常山。屯竹嶺。以扞江山。率深溝固壘。日揚兵境上。為不可測者。獨柳家都。不為備。匿精甲數里間。志臨以親兵什旗。鼓譟其後。賊果虞三戍之衆不敵。二月。既入衛。則鼓行寇柳家都。營輸時糧。益賊人為兵。欲必舉信。初以偏師嘗我。克之。已而盡銳攻。號十萬。志臨出奇兵。擊賊大敗。拔營去。追奔

惟帝奠治。以天為區。藐彼南服。大江之隅。八聖休養。狂于不平。有不能明。嗚呼。以驚。奮厥蟻。敢仇王師。帝願在列。執子往咎。矯矯禁旅。統之公侯。春。轉於野。旋師麥秋。囚獻刑得。第勳策勞。執固吾圍。予其汝喪。在列威啓。信為偏城。曰守臣。實能弭兵。惟昔首。舉為不聞。曰此。獨者。吾疆。懼紛。適理。墜壁。適。喪。還。鋒。爰走爰集。嚴兵待攻。賊屢闖境。引師環之。一遇。屢擊。崩奔不支。坐以支。壞。扼其三方。鄰國。仰首。如川。得防。帝曰。俞哉。惟汝。予力。錫之命。光。龍。而。國。愈。拜。稽。首。敢。揚。王。休。酒。作。華。屋。睇。山。俯。流。君。在。斯。堂。寄。適。雲。杪。里。民。戶。歌。雜。以。嬉。笑。君。在。斯。堂。賓。客。粥。粥。問。於。憂。虞。起。舞。相。屬。民。祝。君。壽。長。為。父。師。毋。或。去。我。玷。於。墊。危。士。曰。君。材。維。試。之。仇。幼。勳。十一。也。如何。此。州。私。我。賢。伯。凡。厥。本。朝。載。之。民。謠。來。者。是。式。君。將。在。朝。我。為。頌。詩。繫。史。之。訂。匪。民。之。私。天子。之。慶。

##### 鎮江府金山神霄宮碑為毛友作

政和四年七月乙未。詔天下悉立神霄玉清高壽宮。鎮江府以金華龍遊寺。改建如詔書。越明年。館御既嚴。像設既新。學徒勸趨。雲委川至。聲聞京師。於是上親書殿閣等名。十以賜。又明年。臣某領府事。上曰。神霄宮成。當書。汝某其書之。臣謹稽圖牒。及道藏書。金山始為浮玉山。言自玉京諸峯。浮而至者。後有卽山以居。而得金于水涯者。易今名。父老相傳。先唐時。嘗為龍游觀。已而為浮圖氏所有者。幾二百年。金華陽氏。洞天記曰。中國洞天。不名於載籍者。尚多有之。金山其一也。蓋其前臨滄海。卻倚大江。獨立無朋。以天為際。風濤潮沙。赴其吐吞。日月晦明。環其左右。攬數州之秀于俯仰之間。而下蟠魚龍之宮。神靈之府。蓋宇宙奧區。古今勝處也。則高真所庭。逸士所廬。天闕地。餘千百年。一朝。巖。然。為海內琳宮之冠者。夫豈



無待。臣仰惟皇帝陛下。絲神霄玉清之地。撫炎精累洽之運。凡意所屬。天必從之。方且恭承祕訓。與既暨之緒。滌源培本。合道德而一之。以幸天下。其神機所運。雖兩儀二氣。曾不外吾掌握。提握則名山大川。東放嶠夷。西屬崑崙。南極丹淵。北連窮髮者。特其融結之一。樹茲山當吳楚之衝。去京師二千里而近。在吾顧盼之地。是宜清光一屬。而土木耽耽。金碧差差。雄視東南。與天無極。以至山君海王。江神川后。奔走率職。惟恐其後。故華榜既揭。天宇澄穆。鶴翔其空。沈符之晨。水波不興。亦龍自獻。世徒咨嗟太息。以為瓊奇詭異之觀。殊不知天人精稔。胎合沖融。超出形象者。迺其餘事。故臣嘗論之。在昔人君崇方士之說。望殊庭於彷彿者。未嘗不自以為得與神明交也。彼不過涉其徑庭。味其糟粕。區區于巫祝之小技。禱祥之末節而已。亦嘗以神霄帝君之事告之者乎。於戲。盛哉。自浩劫以來。書契所傳。兆於變化。出應帝王。明道開教。為生民福者。上一人而已。何以言之。世傳得道而應世者。莫盛於黃帝。遊赤水則遺其元珠。訪具茨則迷于大隗。蓋黃帝自區域而企天遊。故納山川於車馬之間。而不足。上由霄極而持世教。故用山川于几席之上。而有餘。則臣以為自浩劫以來。書契所傳。上一人而已者。豈為過哉。上啟漕臣詹度。總視工事。始于政和七年之秋。而成于明年之夏。凡為殿三。曰長生。曰青華。曰黃籙。為臺二。曰寶華。曰靈笈。為閣二。曰龍游。曰經。又為泰定庵。命太素大夫黃澄居之。澄學道茅山五十餘年。沈畫推重。上以金山為天下神霄第一。故首以付澄。臣幸得以薄技。待罪從班。適守茲土。事成而書。臣之職也。敢以菲陋為辭。謹拜手稽首而獻文曰。

帝膺寶訓。臨九壘。萬靈祗衛。來三天。真人下執。樞中權。旋旋不動。堪輿旋。因茲頹俗。劫屢遷。鍊形脫骨。誰非僊。津與妙教。窮海。靈霄相望。清都運。偉哉浮玉。當大川。地維四絕。中嶽然。世氛不及。環以泉。吳峯。楚嶺。輪風。煙天。穹地。博樓。萬椽。宛如龍。漢初開年。帝揮寶墨。題其巔。神光下燭。陽侯。淵金符。玉簡。功用全。蛟龍。響栗。江神。度驚濤。伏雲。海。鮮。回翔。縞羽。登。蛟。靈。霞。光。星。匾。其。數。千。乘。光。日。觀。虛。皇。前。坐。令。下。上。伴。高。圓。焉。知。帝。力。施。無。邊。下。臣。作。頌。鐘。鐺。鑿。堅。不。磨。要。與。茲。山。傳。

傳

郭永傳

郭永大名府元城人。少剛明勇決。身長七尺。鬚髯郁然。望之如神人。以祖任為丹州司法參軍。守武人。為姦利無所忌。永數引法裁之。守大怒。威臨永。永不為動。則釋為好言。薦之朝。永因發忠以報。後守欲變具獄。永力爭不能得。袖舉襍遺之。拂衣去。擢清河丞。尋知太原府大谷縣。太原帥率用重臣。每宴費千金。苛取諸縣。以給大谷民富。其斂尤亟。永以書抵幕府曰。非什一而取。皆民膏血也。以資鷹犬之費。可乎。脫不獲命。令有投劾而歸耳。府不敢迫。縣有潭出雲雨。歲禱水旱為常。縣民未應。乘此譁民。永杖巫。身暴日中。兩立至。縣人刻碑記其異。府遣卒數輩號警盜。刺諸縣短長。游憲不歸。莫敢近。永械致之。府為并他縣追還。於是府檄及部使者文移。有不便於民者。必條利病反復。或遂寢而不行。客謂永世方雷同。毋

以此質禍。永曰。吾知行吾志而已。適恤其他。大谷人安其政。以為自有令來。無永比者。既去數年。復過之。則空一邑。適留。如永始去。調東平府司錄。府事無大小。決永。吏有不能辦者。私相斬曰。爾非郭司錄耶。除通判鄭州。燕山之役。以永為其路轉運判官。郭藥師屯邊。怙恩暴甚。與民市。不償其直。復殿之。非壞目折支不已。安撫使王安中莫敢問。永白安中。不治且難制。永請見而顯責之。不從。則取其尤者。磔之市。無辭也。乃見藥師曰。朝廷負將軍乎。藥師驚曰。何謂也。永曰。前日將軍杖策歸朝廷。上推赤心置將軍腹中。客遇之。曰。無所不至。而將軍未有尺寸功報上也。今方倚將軍為重。乃縱部曲戕民不禁。平居尚爾。如緩急何。藥師謝。無愧容。永謂安中曰。他日亂吾邊者。必此輩也。已而安中罷。永亦辭去。移河北西路提舉常平。會金人趨京師。所過城邑。欲立取之。是歲大寒。城池皆冰。敵率藉冰梯城。不攻而入。永適在大名。聞之。先弛壕漁之禁。人爭出漁。冰不能合。敵至城下。睥睨久之。歎息而去。遷河北東路提點刑獄。時車駕在維揚。命宗澤守京師。澤厲兵積粟。將復兩河。以大名當衝要。檄永與帥杜充。清臣張益謙。相犄角。永得檄大喜。即朝夕謀戰守具。因結東平權邦彥為援。不數日。聲驚河朔。已沒州縣。皆叛敵來歸。敵亦畏之不敢動。遠近宴然。居無何。宗澤死。充守京師。以張益謙代之。而張益謙為轉運使。益謙。德。醜。醜。小人也。會范瑋魯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齋帛書。夜繞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類。益謙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礎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德。醜。醜。小人也。會范瑋魯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齋帛書。夜繞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類。益謙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礎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德。醜。醜。小人也。會范瑋魯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齋帛書。夜繞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類。益謙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礎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德。醜。醜。小人也。會范瑋魯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齋帛書。夜繞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類。益謙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礎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德。醜。醜。小人也。會范瑋魯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齋帛書。夜繞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類。益謙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礎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德。醜。醜。小人也。會范瑋魯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齋帛書。夜繞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類。益謙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礎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德。醜。醜。小人也。會范瑋魯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齋帛書。夜繞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類。益謙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礎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德。醜。醜。小人也。會范瑋魯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齋帛書。夜繞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類。益謙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礎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德。醜。醜。小人也。會范瑋魯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齋帛書。夜繞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類。益謙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礎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德。醜。醜。小人也。會范瑋魯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齋帛書。夜繞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類。益謙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礎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德。醜。醜。小人也。會范瑋魯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齋帛書。夜繞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類。益謙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礎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德。醜。醜。小人也。會范瑋魯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齋帛書。夜繞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類。益謙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礎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德。醜。醜。小人也。會范瑋魯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齋帛書。夜繞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類。益謙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礎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德。醜。醜。小人也。會范瑋魯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齋帛書。夜繞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類。益謙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礎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德。醜。醜。小人也。會范瑋魯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齋帛書。夜繞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類。益謙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礎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德。醜。醜。小人也。會范瑋魯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齋帛書。夜繞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類。益謙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礎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德。醜。醜。小人也。會范瑋魯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齋帛書。夜繞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類。益謙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礎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德。醜。醜。小人也。會范瑋魯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齋帛書。夜繞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類。益謙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礎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德。醜。醜。小人也。會范瑋魯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齋帛書。夜繞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類。益謙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礎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德。醜。醜。小人也。會范瑋魯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齋帛書。夜繞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類。益謙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礎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德。醜。醜。小人也。會范瑋魯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齋帛書。夜繞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類。益謙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礎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德。醜。醜。小人也。會范瑋魯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齋帛書。夜繞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類。益謙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礎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德。醜。醜。小人也。會范瑋魯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齋帛書。夜繞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類。益謙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礎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德。醜。醜。小人也。會范瑋魯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齋帛書。夜繞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類。益謙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礎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德。醜。醜。小人也。會范瑋魯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齋帛書。夜繞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類。益謙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礎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德。醜。醜。小人也。會范瑋魯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齋帛書。夜繞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類。益謙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礎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德。醜。醜。小人也。會范瑋魯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齋帛書。夜繞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類。益謙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礎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德。醜。醜。小人也。會范瑋魯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齋帛書。夜繞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類。益謙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礎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德。醜。醜。小人也。會范瑋魯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齋帛書。夜繞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類。益謙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礎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德。醜。醜。小人也。會范瑋魯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齋帛書。夜繞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類。益謙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礎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德。醜。醜。小人也。會范瑋魯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齋帛書。夜繞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類。益謙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乘威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礎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德。醜。醜。小人也。會范瑋魯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進梁。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



初始贈永中大夫資政殿學士。蓋勇節官其族數人。贊曰：嗚呼！靖康之禍，豈不哀哉！以二百年全盛之中國，而在位皆拘繫章句之徒，謂名節為非所急，士之精銳銷盡矣。一旦為敵所乘，無不全驅保妻子，捧頭鼠竄，或甘心汚辱之地而不悔，永以身殉國，至勉其家必死，非所謂烈丈夫，而不為世所推移者哉。當是時，以節死者，雖不為無人，若劉韜、李若水、向子韶、霍安國、張克猷、楊邦乂，皆其章尤著者也。然罵敵不屈，無如永者。故撥永平生行事著于篇，有以見永立大功名而奮不顧身者，有所從來，非偶然發也。

### 浮溪集卷二十一

銘

永州太平寺鐘銘

起空寂中無間斷者，非常非尋，一刹那間，徧滿大千，非聲非形，以悉檀成，以慈悲禮，以歡喜聽，從無始來，如暝而寤，如醉而醒，九疑之西，瀟湘之會，梵釋之庭，紹興庚午，春再浹辰，散吏是銘。

歛硯銘

非端溪溫潤而潛文，非銅雀斷殘而古色，出吾州虹貫之巖，資爾輩筆耕之澤。

向瀟刷絲硯銘

龍尾石，南唐物，匠何年，斲山骨，爾出盆，文不沒，潘君毫，為補缺。

琴研銘

無琴之絃，有書之用，以北窻而以此消憂，與淵明兮同夢。

懷壁硯銘

圓其外而不陵物，有似乎佳公子，瑩其中而不露才，有似乎古騷人，汝以此行世，以此發身，夫謂之席上

之珍。

王氏種德齋銘

大梁深根，武陵清樹，風露華滋，山川秀發，我親王侯，好德若渴，百年栽培，遲以歲月，坐令千霄，起自毫末，人如甘棠，誰敢剪伐，子孫蟬聯，晚始條達，先翁所書，千載不沒。

葉抗硯銘

橫栗而溫，直方而厚，作于貪夫竭澤之前，得於元老著書之後，是為君家文字之祥，與立言者同乎不朽，璞而潛也，居萬仞之淵，器而用也，吐六經之言，汝師其潛，資其用，則名也，與此硯長存。

愴笑硯銘

美哉下巖之石，得乎中興之年，續文章於六一，東坡之後，追議論於嘉祐，治平之前，嗚呼，汝能然，則無負此硯矣。

熊叔雅硯銘

禹鑿餘，船魯嵐，安得之，虹貫巖，斲為泓，攜北南，毛落，陳其友，三出瑯，辭與古參。

董天任硯銘

圓其中，蒼壁構，窺其前，初月破，出天滋，如炙，驟為塵，仙零，寶唾。

悟硯銘

其澤也，取之不竭，其堅也，磨而不磷，其端方足以鎮物，其文理足以發身，學者比德于此，是為席上之珍。

莊德邁硯銘

斲茲山骨，以發天液，敷理潛文，金聲為質，楛松競爽，待子而一，遺瑞君家，漢廷給筆。

恪硯銘

書墨言，忠佞筆，百世不磨，由此出，臨泓當思擇其術。

贊

吳國太夫人贊

寶文閣直學士賈謨母吳國太夫人王氏者，秦王審琦五世孫，而顯恭皇后之姑也，精修樂施，終身如一日，建炎二年，隨謫至金陵，薨焉，載於城北正覺寺，會有司以其地為元懿太子墳，欲舉夫人葬，零陵不可，紹興十五年，始得請，啓殿棺，衾腐敗，巾履杯圈，觸之埃散，獨夫人面如生，肩而下，異蘊覆之若銖衣，及易棺衾，香聞數十步，金陵傾國都而出，焚香作禮曰：善哉，非夫人願力所成不及此，於是為之贊曰：夫人生王家，具足諸福，慧珍寶千億，視之如微塵，傾以飯伊蒲，了無留吝色，用檀波羅蜜，精進終其身，鑿于給孤園，經十八寒暑，彼物皆朽壞，而吾面如生，爪眉齒髮膚，以至脂澤等，光潤柔順，相與生亦無殊，寶花網繆之芬，馥世希有，坐遺諸草木，悉成梅檀林，云何劫灰餘，有此殊勝事，誰非幻泡影，獨現金剛身。



一時生信心。見者及聞者。極無邊量。數等恒河沙。由茲證菩提。是名為說法。

僧可宗為胡尉唐卿畫枯木怪石圖為之贊

有曉其石。匪雨露而常澤。起臥今欲立。有耕者。楮匪條葉而中腴。回既稿兮復蘇。高巖無伴誰與居。旁有疎篁鬱相扶。定知畫史貌不如。彼上人者詩之餘。

祭文

祭河文

惟神以海為宗。主百穀也。霧電風雷。氣停蓄也。曰雨曰暘。相民欲也。鞭笞犀龍。起潛伏也。方春敷榮。俟嘉沐也。胡為陰陽。辰盈縮也。冰漸既融。潮未復也。戢然千艘。尾銜屬也。聖人中天。世司牧也。一夫阻飢。為頻蹙也。雖猶萬屯。懼榜腹也。神甯惡予。倦揮沃也。靈呵豈難。費升擲也。詔恩臨祠。奉牲玉也。尙驅雲師。既霑足也。繫邦是圖。匪私瀆也。

祭張徵飲文

維紹興二十二年歲次壬申七月甲午朔二十八日辛酉。左大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汪藻。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提宮徽猷張公之靈。曰。公出西蜀。大儒大家。逢時中興。大振厥華。幹國利器。深藏莫邪。揚於丹墀。天子嘆嗟。進直延閣。恩光日加。西清近班。唾手可掣。一日去國。君門遂賒。甘心外庸。兩郡拜嘉。吏長民愛。聲聞遐邇。惟公有常。不陋不奢。晚復靜退。袖書五車。一云。至即豐陰。邦人所歸。晚鐘就閒。兩部聽蛙。尚略中古。其書五車。瑤璋粹溫。無可摘瑕。游戲翰墨。如錐畫沙。叢林飽參。諸障莫遮。心法照了。談餘雨花。中年養生。強健靡他。云何騰飛。庚子日斜。重到舊治。歲方及瓜。士林宗師。誰借齒牙。行哭相弔。堂空絳紗。藻久叨游。從敢竝等差。一觴永訣。哀豈有涯。尙饗。

祭薛大資文

嗚呼。惟公道學得之鍾山。如鄧臺鼻。揮斤者般。坐振聲譽。雷驚瀑瀑。帝顧駟駿。宜歸厥閑。首付言責。繩愆督姦。旋資臺閣。期翔兩班。學省詞禁。英髦所寰。公一揚歷。陳言悉刪。遂秉大政。嘉謀必關。功在宗社。澤流寡繇。為時元老。二十年間。身被三組。腰圍九纒。榮寵雖極。視猶觸蠻。藻也晚學。藉窮鈍頑。當路熟視。云誰肯拔。公獨與進。為之解顏。曰。此孤秀。擢於秦晉。極力推挽。卒辭伏蹕。歲在丙午。威孤始變。天子南狩。朝廷孔艱。公實舊德。人期賜環。願歛英氣。蘋洲蓼澗。詩酒陶寫。漁樵往還。許國心壯。憂時髮斑。猥辱茲土。日虞曠疎。公屈小權。來臨市園。燕笑未幾。遺言已頌。壽且八十。人猶公望。望置百里。無緣往攀。一尊馳辭。詞訖涕洟。尙饗。

祭族叔承議文

嗟惟我公。全德自名。酬酢萬事。一專以誠。魏有東郭。唐有魯山。千載相望。與公為三。世人雄夸。藻藉琮璧。外雖粲然。中滿瑕譎。公獨樸茂。不為琢彫。經術自奮。通班漢朝。世人紛爭。步設機穽。術窮數殫。還復相勝。

公惟誠至。不為巧讖。兩位劇邑。豺狼化之。文為人師。行為人則。凡人所趨。無一能惑。坐禦浮薄。如隄捍川。天胡不留。使至百年。公于死生。視若泡影。伊人則愛。風俗誰正。吾宗之幸。家有德人。况蒙公知。愛與子均。聞公永歸。不克馳送。寓辭寫哀。非公誰勸。尙饗。

書劄

上宰執乞道君還闕劄子

藻嘗觀孔子陳庶人之孝。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自庶人等而上之。其位愈尊。其德愈大。至天子則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刑于四海。豈不以天子以天下為家。顧天下安否如何耳。天下安。親必預焉。古之言孝如舜者。非可以已矣。或問孟子。舜為天子。皋陶為士。警曉殺人。則如之何。曰。執之。然則舜不禁歟。曰。舜鳥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有所受之云者。言受至公之道于天。以治斯人之謂也。舍是吾無以為治矣。然則徇一切之私。害天下之公。欲上安君親。下治天下。古無是理。恭惟太上皇帝。以二十六年臨御之尊。一旦上畏天威。舉神器付之主上。此堯舜用心也。是宜太平之期。自今以始。然乘輿一出。中外悵然。非不知天子仁孝。重違上皇之心。姑順適之。而議者謂廟堂諸公。無一言救止于扶顛持危之計。為不審矣。何則。以天下養者。其慮不可以不深。而朝廷政令。不可以不一也。戎狄之患。何代無之。政使犯關。為上皇者。常痛心悔懼。與吾君共守。雪宗社之恥。慰軍民之心。為主上者。當迎上皇宮中。朝夕定省。以寬其危疑。擾之念。乃使倉卒南征。暴露野次。越在江海。五十餘日。未知還期。萬一先驅所至。有霜露之侵。是為人主能以天下養乎。方車駕之出也。衣冠惶駭。傾國南奔。小人之有罪者。皆以扈從為名。未聞有請于朝。而貴臣近侍。受國厚恩者。率捧頭鼠竄。曾無數人在君側。為國家守者。而朝廷亦未聞呵止詰問也。是為朝廷尚有政令乎。且四海之師。使之勤王者。天子之詔也。藻比過泗州。聞上皇之詔。止勤王之師。守臣惶惑。莫知所從。雖行宮意有所在。非道路所知。要之人情觀望。不無疑恐。既藻與軍士雜行。天長道中。皆口語藉藉。以南幸為非。有不悅之言。所至藩籬。雞犬蕭然。一空為之寒心者數日。至揚州。聞有奉迎之詔。道路少安。旋聞渡江。無不失色。比得鎮江報。官兵日給六千餘緡。而小人獻議者。繕營宮室。移植花竹。購買園池。科須百出矣。墨勅紛紛。轉易守令。遷官錫服。略無虛日矣。如唐恪。翁彥國。帥也。惑於誥命。並行。而莫知所守矣。嗜利苟得者。千請行宮。其沸如市。不復知有朝廷矣。朱勳。董除。其家。率斂州縣。為乘輿法物。邀請臨幸者。相屬于道矣。昨日又聞行宮指揮。頗留勤王之師。以自衛。傳者洶洶。遂以為江津非給符不渡。蘇常數州。居民遷徙。皆不安其居。蓋天下之弊。皆極矣。幸天子儆戒。曠然大變。真千載一時也。謂當繼此坐薪膏膽。不容更有秋毫之失。自靖康改元。所謂慰人心者。果何事哉。民未見德。而自江以南。已絕維新之望矣。今敵尚未在郊。此何等時。而小人已無忌憚如此。人何望耶。以鎮江行宮日給計之。月當用二十萬緡。二浙之民。將坐見塗炭。而東南和權指揮。於是廢格。民既愁怨。加以三軍道路之言。懲往時青谿之役。西兵方春以殲死。人人土思。其勢必亂。則上皇豈得高枕而臥耶。藻以為上皇棟樑天下。衰去之蓋已超



然萬物之上矣。其中豈無所處。而人不能無私憂過計者。以羣小在側耳。嗚呼。小人平居。猶無顧惜。况自知惡稔。天下之所不赦。苟紆歲月之死。亦何所不至。此社稷之至計。廟堂之深憂也。使廟堂慮乎車駕未動之前。亦無今日之患矣。不惟是而已。小人揣上皇享國之久。平時極四海之奉。方富于春秋。以龍德為隆。引周穆王瑤池之故事。以勸其游。陳肅宗西內之戒。以符其返。挾此為姦。發疑不已。則予我劍南一道之言。有時而出矣。不知何以答之。自江以南。詔令將壅不行。而上皇晨昏之禮闕矣。當是之時。天子果得為孝乎。今數小人者。斲喪國家。危辱至此。可謂天下之大惡矣。上皇不歸。則典刑不正。朝廷可越此而治他罪耶。在國家危疑之時。天子釋位而去矣。首惡之臣。乃恬不之問。又可以令天下乎。如是則所謂曠然大變者。果安在哉。為今之計。莫若重為禮以必上皇之歸。遣現任宰臣。為奉迎上皇使。天子率百官東向。臨遣於庭。退而齋居蔬食。清宮以待。且責行宮使。以必死。大賈隨行將士。令屬駕以歸。庶幾父子之誠。有所感動。若小人尙敢牽制。則自行宮使以下。擇其甚者。易之。彼為姦謀者。既去。直言日聞。則上皇亦不復留矣。行宮既復。二聖重歡。雖上皇備然。不復以萬幾關心。然天下理義多矣。大事應稟而後行。志同於上。命一于下。乾坤再造。國祚無疆。天子之孝。孰大於是。失是不圖。異時追悔。恐無所及。伏望垂覽。而少加意焉。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見謝給事書

古之欲以才能見世。而下于大賢君子者。有從收器而立於堂下。有扣牛角而歌於轅間。甚者或掃門拜塵。幸一日之盼。竊以為人之才能。譬如金石之有聲。芝蘭之有臭。其實既立。名則隨之。灼然有不可揜者。何至為區區乞憐自苦之愚哉。然使其屈道伸身耶。雖深居簡出。牢關固距。如水北山人。終南捷徑。何足補于進退之數。如誠屈身伸道。其求之者不勤。則其告之者不篤。其見之者不恭。則其與之者不至。雖重跡之勢。執鞭之辱。未嘗其為好賢慕善也。蓋大賢君子。方其從容人主之前。自任天下之重。咳唾出珠玉。叱咤生風雲。其勢位益尊。則其門牆益峻。門牆益峻。則非素侍于左右。終莫得而進焉。及去國彌年。絕意當世。釋事權之櫻拂。而自遂於逍遙之濱。非特一介之賤。得以接末光而承餘潤也。雖樵夫野叟。亦或竝游而爭席焉。當此之時。其身之不幸而遇之者幸也。故屈身伸道者。從焉。藻自兒童時。聞閣下之名。如東隅之日。雖未赫然經天。而溫厚之氣。固足以感人也。如清濟之流。雖不浩然行地。而浸潤之功。固足以成物也。故論者以王佐之才許閣下。既而款賢士之關。聞南方之學者。與中朝之士大夫。莫不以得交際為榮。其慨然在斯人之列。而閣下方任言責。漢以鄙賤之身。莫能預也。適者屏跡此方。而閣下在焉。私自喜幸。以為終身願而不可得者。今得承談笑。然亦安知天意不以我公少留於此。滿願見者之志耶。然天下之理。莫難於相知之間。蓋有求而不得者。有不求而至者矣。宜陰有相之者。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故以隔閡半面。而終身不忘。家有名士。三年而不察者。此豈可以久近親疎計哉。藻於閣下。其生也。地之相去。千有餘里。其仕也。位之相懸。有不可勝言者。而又無肺腑之親。介紹之先容也。果何足以取閣下之知耶。然比之三年而不察者。則為不足。與夫半面之頃者。願有間矣。聽其言而知其偽。觀其容而識其邪。正致其

文而見所養。亦足以得其粗矣。而曰必試之事。待之久。而後察之者。非忠恕之言也。故輒於典調。而自託於無能之辭。以為贊焉。悚息俟命。不宣。

答吳知錄書

藻啓。知錄吳君足下。得足下名於士大夫間久矣。又聞嘗從徐師川游。願一見之。而彼此拘繫未遂也。張司理來。蒙教并示詩文一編。把玩至于旬時。不能釋手。甚矣足下之文。不牽乎流俗之好也。孔子設四科。文與學一而已。及左丘明。屈原。宋玉。司馬遷。相如之徒。始以文章名世。自為一家。而與六經調詁之學。分警均之飲食。經術者。黍稷稻粱也。文章者。五味百羞也。用黍稷稻粱之甘。以充吾所受天地之沖和。固其本矣。若遂以五味百羞。為無補于養生。皆廢而不用。則加蓬蔞。殺蕪折俎。不當設於先王燕饗之時也。自王氏之學興。學者偃然以經術自高。曰吾知經矣。天下之學。復有過此者乎。彼文章一技耳。何為者哉。使此曹有秋毫自得于聖人之門。其誰不服膺。敢在奈何。朝夕估畢者。類皆擷取前人咳唾之餘。熟爛繁蕪。喋喋諄諄。無一字可喜者。亦何異斥八珍不御。而以體腐之糜。強人曰。此養生之本也。其不為人出而哇之也。則幸而已耳。又數年以來。伊川之學行。謂讀書作文為妨道。皆絕而不為。今有人於此。終日不食。其腹枵然。捫以示人曰。吾將輕舉矣。其可信乎。二先生者。天下之宗師也。其文章過人萬萬。議之者非狂則愚。然陵夷至此者。其徒學之之過也。足下才高。聰明。既卑去場屋舉子之文矣。力追古人而及之。豈難事哉。在乎加之意而已。藻少時。蓋嘗疲精于科舉之文。願隨人後者。非吾之所學也。願欲求所以自得者。于文見之。而年為世故所分。徒有其志耳。既得罪屏居。則又欲捐書焚硯。不復為文。嗚呼。過屠門而未嘗得肉也。何以屬屢足下之所嗜哉。來命抵辱。歲晚漸寒。千萬為斯文自重。不宣。

乞祠與宰相書

伏以秋雨新涼。恭惟某官。德業光大。百神扶相。鈞候起居萬福。藻前此每僭易以手割申衷。伏蒙謙尊。滂賜垂報。皆出親筆。下情感荷之餘。悚懼無量。今者復有誠懇。不避煩瀆。敢以控告。伏念藻。叨冒過分。最為無補。相公所以矜念獎予特厚。訖免罪戾。使得承乏輔郡。知感知幸。言莫能盡。所宜夙夜自竭。布宣朝廷。德意以仰。稱恩造萬一。而素苦目疾。到郡以來。文書填委。事緒叢沓。朝夕應接。殆無寢食之暇。心力俱敝。所苦增劇。間或昏花。全不見物。若更疲役不已。日甚一日。必將有不可救藥者。惟人臣之義。盡瘁事國。謂其有益於時。今以如此疾病。而當繁劇之地。職事曠廢。蓋已不少。而疾病又且有加無瘳。反復思慮。義有不救已者。除已具奏乞宮祠差遣外。伏望某官。惻然垂仁。使遂所請。得免於罪斥。病廢而猶或可自效。他日保全成就之恩。實在于此。藻不勝惶恐候命之至。

又

拜違將復。其月不勝瞻仰之勤。伏辱書誨。慰荷無量。春晚晴和。恭惟燕居餘暇。百神協相。台候萬福。藻比留無錫三月餘。所苦雖稍減。而力乏氣促。腰膝酸軟。左臂隱痛。稍稍勞動。即疲倦不能支。吾目昏以醫家用藥或溫或涼。莫知適從。遂一切不用。終日瞑坐。時用白湯沃洗。亦稍復明。而不免觀書及稍食酒麵。又



塗中有奔走應接之勞。復覺昏眩。伏蒙軫念。親見醫師。又專人送藥。佩服至意。言不能喻。謹當一意用之。更看增減如何。續得具稟。病軀本未堪遠適。又以乘此春和。且勉強扶持歸鄉。今已至富陽也。孤子之迹。數月之間。窺伺中傷者。無所不有。如張淵其尤甚者。平日雖自處門弟子之列。然向知其非佳士。未嘗敢有所薦引。丞相當尚記憶淵自謂必作諫官。輒以疏草示人。謂有以怙權挾勢而方命者。為福唐。有以高談闊論而立異者。為平江。皆當誅戮以警其餘。又因對謂宰執侍從之去。不可令作州郡。蓋往往挾勢妄作。監司莫敢誰何。其言又頗波及史丞相。蓋在會稽時。史待之如常故也。近日報狀。當自見之。其他縷縷。非易具陳。聞所居僻左。去城頗遠。耳根眼界。清靜無事。自足為樂。所得多矣。今藻亦且潛伏隱奧。與外物相忘。而其不能無望者。幸時寄聲。以慰拳拳耳。近得張欽夫北關書云。欲到吳與少留。卻泛江歸長沙。聞十三夜批出。次日宣麻。鄭藻除開府儀同三司。王公明病甚。傳聞頗不佳。劉子駒僅免轉徙。亦未知能不芥蒂否。甚可念也。副端攻韓。至五章未行。求去復不允。諫省亦助之。未知竟如何。張松起寨屋。初遣內侍視之。又遣李顯忠。皆以為不可用。故遂得祠也。呂伯恭以謁告歸婺州。朝論欲以太常博士處之。恐有未知者。故輒見之。伏幸裁照。

回提刑吳秘丞

比辰甘霖滂至。苗稼勃興。恭惟英蕩所臨。貪頑丕登。民情悅懌。神道感通。台候動止。萬福藻竊伏田間。晝不聞擊柝之召。夜不聞犬吠之驚。如二天之在上。甯不知德。粵從故歲一箋後。雖審開課三輔之最。正六條之察。為履成賀。竟不能以一字自見。我心匪石。夫豈忘之。浮陽非嘉魚。道旁多苦李。竊意觀人之法。類于是。雖書展紙。濡墨輒復自沮。使心耿耿。惟謹瞻依。有來命价。復歷寶緘。重之以腆。既紙札極文房之選。果羞兼山海之珍。精練煥然。可翫可寶。而杖頭得錢。又可供千日之醉。藻平生何能得此于他人。亦何敢受此於他人。祇拜以還。感知己之異。且愧稱塞之難也。浙俗之弊。妖黨縱橫。藻頃在會稽。嘗獲某大首以屬李夢文。夢文不惟不究治。又掩復之。今猶使人悶悶。近者傳文使臺。竟沈三之獄。視昔丘壘。明姚八之事。更覺光明俊偉。使人聞之。喜欲起舞。藻僧欲一見臺府。施行次第。以快心目。或私識之。使盛美不刊。來者有攷。得不斬一指。慶之力。使一二小史。錄示大略。幸甚。微聞簡注彌深。召還在近。推其所以行之。幾旬者。行之朝廷。使羣枉之門塞。衆正之路開。此海內有識所共仰望者。勉之而已。餘須伺候成命之頌。嗣修稟瀆。

浮溪集卷二十一

啓

上常州錢舍人啓

擁篲踵門。願陪几杖。飄蓬傍路。自遠旌麾。雖呻吟環堵之間。每夢寐一廬之託。伏念藻。零丁蹤跡。踰躓年華。生而蠢愚。罔識古人之大體。熟于憂患。最為天下之窮民。耕獵遺編。箕裘素業。搥衣槐市。空遐想于四科。解褐楓宸。偶未處于一第。持老耄幼。竟後跋前。分將沒齒于窮閭。復見千齡之盛旦。風雲際會。天日清明。趙北燕南。邊障無虞。時之警。吳頭楚尾。客途獲終歲之安。矯首泥塗。傾心陶冶。去行都之幾。乘便郡之副車。澤國多閒。寧嘆折腰之為米。書生薄命。還成振手而覆羹。遠觸禍機。自投憲網。畫地為牢。而刺木為吏。念深文之奈何。斷難為模。而破觚為圓。逢寬恩之若此。如天覆幬。不汝瑕疵。雖寂寞巖扉。隔鷺鴻于朝列。而從容香火。隨雞犬于仙家。恍若再生。起于九死。惟是終身萍梗。欠揚子之一區。故里荆榛。荒陶令之三徑。茲徘徊而待次。荷曲折以推慈。假以輝光。拯于溝壑。適容無事而食。是謂不貲之恩。恭惟某官。篇翰六經。聲華四海。辟水塵席之望。石渠金馬之英。鳳凰景星。偉矣當時之瑞。泰山北斗。蔚為後學之宗。藹是清芬。揚于要路。翺翔三館。領袖諸儒。春秋禮樂。而冬夏詩書。夙贊宗藩之善。朝夕論思。而日月獻納。深



輸帝展之忠。卓然兼文武之資。輔以貫天人之學。南北朝之交好。遠觀仗節之行。內外制之迭居。妙著演  
輪之譽。吏腕幾脫。而筆力愈健。人睹爭先。而紙價頓高。敢謂守符。尚淹政路。民謠具在。咸欲朱輪皂蓋之  
留。帝眷方深。終慶赤烏衣之拜。有如么麼。辱在提攜。憐其滄海。泉新羅失子之戚。使之乞漿得酒。真  
逢在酉之年。慰滿心懷。矜誇等輩。升堂未入于室。自恨平生。假館願留于門。庶從今日。感欣欲叙。鄙語莫  
宜。

上沈宰啓

擊柝相聞。稔聲猷之自昔。及瓜而代。念瞻晤之可期。誰云授受之偶同。自幸衰遲而得此。資緣有自。欣躍  
無涯。恭惟某官。體備中和。心存愷悌。浩然不撓。其養氣也大而剛。恢乎有容。故待人也輕。以約。早彰英子  
仕路。已馳譽于清時。謂亟踐于高華。乃尚淹于撫字。豈將自致雲霄之上。猶須小試州縣之間。暫屈壯圖。  
可量茂業。恨平日差池于半面。無一介左右之先容。為貧姑飽于糟醅。代置偶先于糠粃。深慙倚玉。所冀  
包荒。藏垢匿瑕。庶自今而知免。瞻前顧後。愧無敢以告新。

永州上宰相陳情啓

遐徵省愆。屢優游而卒歲。久生成賢。終疾痛以呼天。夙蒙知己之恩。敢布休戚之請。伏念藻。偶陪多士。獲  
齒周行。永祐龍飛。早賜鳳傳之第。建炎徽狩。首為鳳從之臣。蒙親擢于稠人。幾偏誇于清貫。專司宸綽。遂  
直禁林。西清聯三品之班。南國領六州之寄。升高指頂。知難久于英靈。撞垣索塗。果自投于憲網。言章繼  
上。威命越行。望已長辭。擊蓬衣而遺邁。三湖五嶽。問程知在于天涯。一女二男。哭別相持于道側。勉  
策四肢之德。殆更兩月之餘。僅存桑榆。獲禦魑魅。劍柱頤而冒寵。一旦暴然。箭貫耳以懼威。五年居此。湘  
水有飛鵝之集。舍衡陽無過雁之傳書。驚骨肉之凋殘。歎親朋之杜絕。加以甫里百弓之別墅。歲與江通。  
善和千卷之賜書。日為魚蠹。幸洪鈞之未棄。明朽質之無他。冀諸善地。而免瘴癘之侵。續以率洞。而紓飢  
寒之急。然齒衰病至。福過裁生。徒將數子以落南。未見一人之豐下。深懼先楚之不返。欲持孤骨以安歸。  
故雖游易于炎涼。曾不暫忘于朝夕。歷歷數遺家之行店。漂漂羨歸土之偶人。伏望某官。既成萬世之王  
功。俯及一時之士類。省三千里門牆之舊物。憐五十年學校之諸生。適當引年之期。許為歸老之計。附之  
密啓。賜以生還。稍刊刑部之章。使拭逐臣之淚。錮人聖世。宜大君子之興哀。學稼老農。或小丈夫之得請。  
冒輸微懇。仰叩深仁。

任平江教授日與交代啓

薄采魯侯之芹藻。行途終更。久荒陶令之田園。第思引去。豈謂除書之下。重喜故人之來。某官天地鍾和。  
山里毓秀。躬行君子。言有物而行有恒。潛心聖人。學不厭而晦不倦。雅志忍遠于膝下。英聲自滿于寰中。  
方諸儒並列于瀛洲。豈一士獨淹于泮水。蓋將自致雲霄之路。猶須小試州縣之間。暫屈壯圖。可量遠業。  
尚憶異時之半面。本無一介之先容。為貧始戀于稻梁。代置偶先于糠粃。念素殮于此。門前之雀可羅。然  
青衿望公。戶外之屢將滿。徒此心之懷舊。將何說以告新。榮愧交并。晤言可待。

代宜與宰通交代啓

湖山信美。每虞製錦之傷。田園將蕪。惟幸及瓜而代。與茲闔境。共並行旌。某官拔萃諸儒。蓬源六籍。凍端  
亮不回之操。榮深酌甚盛之文。擢殊第于早年。褒褒大庭之對。試長材于劇邑。洋洋載路之謠。謂宜雍容  
以參鸞鷟之行。庶幾遇合而暢鸞龍之業。敢云鵬翼。尚屈鵝州。山色溪光。可樂簿書之暇。人情物態。尤無  
獄訟之繁。以衰遲向戶。素其間。惟高明可笑談而辨。正恐金馬玉堂之趣。召不容銅章墨綬之久淹。某空  
戀稻梁。偶先糠粃。碌碌非撥繁之手。駸駸迫更成之期。雖地方一同。不減古子男之國。惟政乏三異。亟須  
新令尹之賢。何臆所藏。暗言可盡。願肇更于歲筭。宜茂擁于春祺。尚謹節宜。即新渙渥。

代沈宰上交交代啓

望三舍之門牆。未快登龍之便。結一同之章綬。遂叨附驥之榮。願幸會之居多。盤忻愉而莫盡。恭惟某官。  
摯紳領袖。宗廟盤彝。注壑飛流。詞源莫禦。批卻導統。游刃有餘。未親龍衮于九霄。姑試牛刀于百里。頃聞  
北騎入犯。淮壖猶能于流離顛沛之中。有以盡還定安集之力。已上三年之最。佇聽一札之褒。副膺持棗  
之餘。水鏡垂裳之治。某棲遲末路。樸樸微材。載瞻冰玉之前。祗愧瓦礫之後。深惟恩陋。獲繼賢大夫之風。  
尚冀仁私。或告新令尹之政。

徐太守宅求婚啓

伏以夫婦有經。周禮莫嚴于判合。婚姻尚族。衛詩偏叙于宗親。輒忘憑藉之微。仰特游從之舊。某第幾姪  
某。從師有日。授室及時。伏承賢姪女第幾小娘子。相肖高華。嫻儀嫻習。幸聞名于下執。許微福于先公。門  
地非伴。雖培壤本無于松柏。宗訪有慶。庶潤溪共采于蘋蘩。有少定儀。具如別錄。

回館職啓

伏審光華。詔除。進登册府。得人之慶。有職所同。竊惟本朝之興。尤高延閣之選。學者獲殫于所見。異人皆  
出于此塗。自奮危于五胡。忽時更于再闔。簡編掃地。鉛槧無人。逮修久廢之官。首得非常之士。伏以學士  
身兼數器。少有軼材。當思息多士之時。擅博極羣書之譽。攻聖人之學。蓋將援古以證今。條當世之宜。無  
不會文而切理。奏篇上達。褒綽中煩。擢處羣英之先。俾求中秘之逸。未遑馳問。首辱騰騰。悚荷象深。數陳  
罔既。

回襄解元啓

曳旆初來于樂土。未厭浮華。擊鮮數瀾于釣徒。方虞逐客。忽迂都騎。仍枉華旄。殆傳聽之誤耶。何衰遲之  
得此。大孝秘書。詞傾三峽。學富九丘。早拔萃于士林。獨播英于聖域。巖然鄭公之器。大賢後而秀骨清。審  
矣孟子之言。何中正而眸子瞭。以由義居仁為日用。以博聞強識先且評。金壁連城。名駒千里。履方履者。  
淹該奚止于地形。見素冠兮。愛慕遐溢于天性。略其衆毀。實此窮途。雖風韻壺臺而起。子恐嫻笑駸駸而  
及子。惟古人之論文也。貴乎適用。非專為雕篆之華。且君子之擇交也。要在知心。乃能持金石之久。僅因  
暇日。款揖清風。簡編求聖賢之言。形迹略世俗之禮。傾困倒廩。雖數平昔之淺聞。夏玉鏘金。敢聆吾子之



妙句。慰桑榆之景暮。陪松栢于歲寒。良所願焉。甚大惠也。屬分襟之不日。恨促膝之未期。

回靈解元啓

高蓋踵門。長綬銜袖。惠然及我。何夜光明月之暗投。惜哉如公。直白雪陽春之寡和。展觀無數。佩服為深。秘校先輩。敏事慎言。居今行古。渾無瑕譎。不琢見玉之良。會有亨逢。晚成斯器之大。思覃黃卷。業授青衿。雖筆瓢之樂未央。念弓旌之招何暮。誰知不鄙。慰此無聊。辱爾云云。所謂借聽于聳。求道于官者。願方喘喘。無乃稠載而往。垂囊而歸乎。意渥難酬。詞繁徒贅。尙款承平顏色。乃少布于腹心。

回章解元啓

攜孳卜室。流浪少休。抱疴掩關。游從益落。袖雄文而過我。佩高韻之如公。秘校先輩。行藹且評。詞高秋賦。風搏萬里。宜雲翼之高翔。筆掃千軍。何霜蹄之暫蹶。雖殊乖于素望。願未害于遠圖。方提要鉤元而觀未見之書。益黜浮崇雅而為有用之學。謙謙下問。無慙文子之為文。挺挺祖風。行驗相門之有相。頃緣客路。嘗造寶輝。倒指逾七閏餘。逮公閱三世矣。賢父兄故樂有也。僕遺範之冥存。過子弟猶將禮焉。榮長履之誤辱。良勤把玩。未敢披承。果不厭于衡茅。尙時迂于軒騎。

答黃解元啓其父醫有聖

支枕呻吟。辱康子萬金之藥。盈編瓌聚。對阿戎尺素之書。因語平時之友朋。併荷公家之父子。秘書先輩。學知根柢。詞達淵源。萬卷讀書。下筆欲觀于子美。乙科射策。明經無過于雅圭。從先生長者之遊。多往行前言之議。為其服。有其道。素聞舉國之多儒。誦其書。不止一鄉之善士。方輅藏于賢業。會亨發于聖時。綵服餘閒。青春未艾。文章少日。前追江夏之無雙。風采他時。增耀潁川之第一。振家聲而遠紹。慰士論之素期。俯念飄蓬。曾未傾蓋。墜瓊瑤之嘉貺。採箕斗之虛名。感愧盈襟。珍藏數襲。樂鷄以鍾而載。以馬滋眩。視以墨然。求道于官。而借聽于聳。殆勞謙之過矣。至若雕蟲之少作。尤慙畫虎之不成。悟風階之非珍。敢云街濶。素難助而何惜。久已散亡。僅有斷編殘簡之存。所願傾困倒屣而進。尙須會面。相與論心。

答梁丹林啓

伏審顯膺詔旨。榮領仙都。暫違日月之光。歸憩烟霞之境。琅函在手。羽乘傾心。竊以知觀靈義。丹林高跡。區中凝神物表。仙風道骨。早參姑射之游。聖諦真詮。盡發鍾山之秘。出應清朝之選。爰超紫府之資。厭直凝嚴。思游汗漫。帝念靈宵之舊人。榮故里之歸。丁令重來。嘆遠海千年之別。知章得請。分鑑湖一曲之秋。方喜聞風。遽蒙枉問。執謂仙官之秩。未忘世俗之書。氣候已佳。襟懷增勝。冀精加于保鍊。即歸侍于清閒。

回孫知縣啓

卜室他鄉。聊藉湖山之勝。衡風平日。欣聞車騎之來。願雙影之誰憐。荷雙絨之獨與。某官早推國器。遠有家風。聲名列士君子之先。閱閱蓋賢大夫之後。玉堂金馬。宜登清禁之班。墨綬銅章。尙屈近畿之邑。惟芸閣鳩坊。猶多虛位。願下蒼苔。豈足留公。藻雨霽霜。如百念灰矣。徒喜浙西之道院。能來海內之勝流。明月清風。正賴高人之傾略。泛家浮宅。當容倦客之夷猶。不盡感悚。猶須會面。

代人回知縣啓

鳴琴而治。登聞載路之謠。執贊而前。坐引崇墻之望。俯憐么麼。正藉耕稼。伏惟某官。氣養至剛。學深自得。躬行君子之愷悌。獨推天下之中庸。金馬玉堂。宜列甘泉之法。從銅章墨綬。尙淹淮海之偏隅。處身視前。哲而無慚。臨事為衆人所不敢。誰為推轂。復此下車。斷無製錦之傷。祗念賜環之晚。然彪之抗疏。素傳近畿佳邑之稱。而稚川風流。寧無江左絕倫之士。政暫資于雅望。用復振于前聞。某樗櫟凡材。箕裘未緒。雖十倍智愚之相遠。念百年鄉社之偶同。指日可期。遂際魯山之眉宇。聞風自幸。欲呼孫寶之比鄰。智莫贊于規模。誓不忘于鞭策。倍深欣躍。罔罄敷陳。

知撫州回韓駒待制啓

竊以服膺有日。謙而無絲。技拙汗流。昔固慚于巧匠。年衰氣索。今復見于大巫。未居千騎之上頭。已拜雙魚之尺素。何愛憐之及此。欲比數而收之。恭惟宮使待制。學洞古今。名垂宇宙。風流自命。欣如晦之得君。談笑多聞。恨平津之未相。承作者百年之師友。為斯文一代之統盟。何幸餘生。獲陪勝會。載酒而問奇字。將每過于揚雄。登樓而賦銷憂。願少留于王粲。祖歲無幾。端居有休。願運六氣以保調。用慰四方之傾慕。

回永州太守孫吏部啓

自收朝議。久關英游。如魯靈光巖然。今誰存者。聞暴公子舊矣。敢望見之。忽傳千騎之來。首拜百函之賜。伏以知府郎中文高當世。氣蓋諸公。珥筆中臺。應郎官之列宿。剖符名郡。分刺史之二天。行開中詔之頒。事竣外席之訖。退惟屏迹。方託提封。懷長者之憂。雖幸于曩志。弔逐臣之邑。幸遇于賢侯。大旆過臨。先聲藹布。願精加于調護。用深副于傾馳。

回永州太守熊郎中啓

里閉相聞。何止十年之舊。朝班並進。幸成數面之親。泊來作于湘。遂莫陪于鄭。執云馮子之掃軌。適遇文翁之剖符。伏惟知府郎中。古學精深。天才卓越。詞章平之世業。大振厥華。決鬼董之賢科。屢為之最。碑版流傳于四裔。詞章凌跨于三都。早躋郎選之高。忽領使華之遠。相如入蜀。宜詔旨于蠻夷。夢得還朝。寄詩情于草木。未荷從臣之棄。姑乘刺史之轡。甯容坐席之溫。即有追鋒之召。惟茲衰朽。久矣飄零。生異賈生。敢臨流而弔屈。情同王粲。方去國以依劉。念欲馳箋。遽蒙頌教。望旌麾而倍感。窮筆舌以奚殫。

回永州秋試舉人啓

伏審遠借計吏。榮詣太常。詞場推較。藹之公。鄉舉有得人之慶。解元才華。俊發學術精深。萬選鏡中。氣已吞于餘子。三條榻下。名位冠于羣英。擬記衰殘。嘗參耆舊。既俯臨于蓬幕。仍請贊于瓊瑰。悚感兼深。敷宜罔既。



之無私多其親舊第憂薄難稱生成藻敢不持此銘心益堅素節酬國士品題之賜附名家閱閱之光

謝胡司業薦舉啓

流落孤蹤無復中州之望瀾瀾萬口猶存上介之恩始終極力以推揚反覆捫心而愧幸惟寒士喜伸于知己非大賢難託以終身如山子之一字拔人乃能名世若中行之衆人遇我何足捐軀自時既遠于前聞取士徒資于豪舉在上者既無成就人材之意報國者亦忘激昂國士之風雖云或輓以或推頗復乍賢而乍佞刻章交上誰爲顏跖之是非回首兩忘無異越秦之肥瘠幾以公車之所薦開如市道之相求若再三論而不忘蓋千百中而未見德厚如此人輕謂何如漢者生江湖卑薄之鄉無閱閱蟬聯之緒名薦書而齒下士姑以爲貧裹章服而揖上官蓋多可笑行則遇坎止焉集枯齋緣簿領之卑出入門牆之下顧方進遲不及事何以獲存賴子將力能吹生居然知免自駟駿行而蚊蚋莫附精金去而瓦礫獨留翮翮徒雙影之隨種種恨二毛之及方憂苦李朽質誰憐敢意甘棠餘陰未改茲蓋伏遇某官才堪公輔望冠時髦以經術作世程以人材爲己任能不能而並取小成小以弗捐坐使冥頑亦蒙料理藻敢不絕去尋常流俗之陋恐傷左右知人之明學而忘憂死而後已

謝館職啓

延閣崇成莫先求士寒鄉晚出何自爲郎席寵則優語心而愧嘗謂治非文無以追古人惟學可以發身故祖宗關三館而修之以承明著作之廷分圖書爲四部而詳及于凡將急就之學于此聚當世能言之士使之讀平生未見之書豈專求簡編之斷殘將因致籌縷之遠大然自臺閣興于漢逮今千二百餘年令藝文至于隋無慮三十七萬卷中值九流之紊浸更五厄之餘悠悠真履之相承憤憤信疑之莫決與起能事屬當聖時方赫然珍館之新皆斷以淵衷之獨固已上符東壁奎星之象何至下擬蓬萊方丈之山共知身到以爲榮或恨資高而不得如藻者早緣承學中幸決科既懸恩與世以相違仍憂患迫身而不赦十載常奇而鮮偶一官數免以稀遷比銜值于江湖幾捐生于溝壑間關至此不自意全反復思之有如痛定尙以閩門之百指託于謀祿之孤蹤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得升斗之水斯活矣敢圖過聽坐獲優遷起愁居懣處之中綴顯秩清資之末矧昔陪修于盛典蓋嘗寓直于英躋劉郎何止于重來應氏遂榮于三入茲蓋伏遇某官閣下學傾萬古動寒兩儀湯用尹以格天蓋咸有德杜兼房而輔政初不言功既章章事業以無遺獨汲汲人材之爲意故隆孤進不壅上聞敢不蒐補闕文討論奇字惟乘雁去來之何補晉靈魚生死之不移不擇地而安已負事親之志爲知己者用敢忘許國之誠

除書局謝蔡攸顯謨啓

隨牒南州坐移再閩繙書東觀遠並羣英願漂泊之地寒知生成之恩厚攷前古相承之載籍惟本朝最遠于提封作九州箴揜神禹底平之迹表萬里道過開元全盛之時欲知其貫以同條要必攷圖而數貫故前日侍臣之有請謂聖朝盛典之當新乃開冊府之廷大集儒生之類陳發中秘網羅異聞凡山川區域之分與戶口人民之數剖割并吞之世次更張沿襲之名稱皆聚此書如指諸掌必才兼倚相九丘風

淨溪集卷二十三

啓

謝汪瀾司成薦舉啓

三年去國從學官簿領之書千里推賢辱宗褒陽秋之字雖異姓古人之爲後然成材今日之居多特屈公言豈非高誼惟汪氏蟬聯之緒出軒皇派別之餘壽等神仙詞伯有魚龍之號名聞軍旅聖人書社稷之功遙遙譜牒之相傳沒沒衣冠之不振雖更晉魏之遠莫廟崔盧之間由斗以南敢自期于一狄沂江而上傷不見于他楊豈期一代之髦英同繼百年之鼻祖間生賢德膺運半千坐使衰宗去天尺五瓜瓞已與于嗣歲豫章方託于深根非無他人未足知己矧何晏及君公之貴而謝莊從康樂之游宜其臭味之同借以齒牙之重幸斯至矣職豈當然如藻者天與冥頑人誰料理但欲陸沈于州縣未嘗鉤致于聲名一命江湖無此蟬蟻子之援窮年書史有蟬蛻鳳凰之嘲中因俗駕之回益嘆儒冠之誤政恐墜緒安能允宗敢意門闌收爲子姓力推寒士以報國且喜當家之有人天生五材非聖賢而曷用河潤九里資宗族以爲多茲蓋伏遇某官經術宏深人倫高妙青天白日誰不仰于高明璞玉渾金終莫名于器用出入與賢之省始終當之知付菁莪樂育之權爲巖石具瞻之地豈獨林宗之好士借之聲光因知祐甫



士以周知非學至揚雄諸國方言之執正號稱極選延致異能朝備討論夕躋華要將託名山之不朽豈容苦海以兼收如藻者結約無奇欲欲可笑既師友琢磨之晚仍憂傷憔悴之餘頃嘗預于編摩中旋逢于汰斥一行作吏三折知醫居類委人心固未嘗忘起敢圖朽木時亦及夫向榮茲蓋伏遇某官學無不通而高明氣有所養而剛大待言帝幄聖賢相得益彰退食家庭父子自爲知己居老氏道家之室纂周書王會之篇畫野分州蓋唐虞于斯爲盛發凡起例宜游夏不能措辭何取孤生亦參能事敢不益求學涉無廢師承庶收下駟之長少採東隅之失雖谷寒無黍惟暖律以能生然禽怯傷弓聞虛弦而亦下仰祈推轂無重向隅蓋平生一飯以必酬豈厚德千鈞而不報

除授謝舍人啓

溢言借譽賜札疏榮白髮光陰不堪把玩青雲岐路尙許追參竊以人各有心同林弗察生不並世舉頭相望故南北海無風馬之遠而東西山有洛鐘之應伏念距門牆二千里伏田里三十年初無半面之新猥玷一言之重方起此生未識魯山之嘆忽有今日得御李君之榮凡此資緣實出僥倖茲蓋伏遇某官召風閣鬱臺之彥袖石室金匱之書鋪張大典而資筆削之公蒐攬闕文以定褒貶之實若曰下茂陵求遺棄于身後孰如訪濟南誦逸書于生前乃俾耄期亦承承人之無能爲也豈堪備黃髮老之詢或有取焉庶幾感白頭翁之夢

又

刻奏陳情誤恩疏寵名標帝所上廣寒修月之宮路入神山遊列寇御風之圃遂儔一時之幸併叨三錫之榮伏念憲迂而動成悔尤崎嶇而少所諧遇自謂投閒置散無所用心獨有挾策讀書庶幾求志擁鼻廣洛生之詠掉頭歌梁父之吟固未嘗感嗟怨賦南山種豆之詩祇自傷流離困窮琢元都訪桃之句不圖過聽乃遇知音雖門地極風馬之殊而聲氣有霜鐘之感游談借重華黍垂爽青蒿倚長松本自非其偶豚蹄祝甌窶何所欲之奢伏遇某官古學淵源探六經之蘊高詞雅興起八代之衰重講肆之席而辯若風生脫筆吏之腕而思如泉湧自惟孱陋最辱知憐慨枯朽于流潤之餘出閣室于容光之地圭璋借況蒲柳增華敢緣援手之仁自薦尺書之數空有望塵之歎莫申擁篲之私其爲悚慙莫既占叙

帥到任謝執政啓

由散秩而啓專城三周歲籥無微勞而叨易地四拜除書蒙記錄之不忘知生成之篤厚伏念滿盈小器衰朽餘生早懷許國之忠妄希前輩終乏適時之用可謂腐儒會中興修復于官儀許末路追參于人物中薦揚于清貫外偏歷于名藩願餐榮已擬于二毛戒之在得願投老歸安于三徑樂以忘憂方擬上于囊封復改膺于闕寄茲蓋伏遇某官兩儀間氣百世真儒人甘傳說之鹽梅莫知所作天與仲尼之日月孰得而踰輔成歷數以方開立盡功名而未老俯憐孤跡嘗近清光每因泚筆之餘靡惜分符之選第南徐之大府連北固之通津以地爲雄于今爲重宜英豪之是任豈蘇薄之能勝大懼疾顛仰願嚴譴敢不銘藏堦堦鞭策罷羸國家之號令文章既聞耳矣州縣之簿書期會願盡心焉

帥到任謝大漕啓  
河山連絡古稱督府之雄民物浩穰今實名臣之寄揆材非稱冒寵若驚恭惟某官儒服先知相門英育獨倚公忠而報國不投機會以幸功間調王師特分使領議論可畏共觀文正之餘風備禦有經多出廷安之故事雅推高義益受上知暫紿吏于西曹復理財于東部洗深文之苛極悉附寬條起疲俗以惠和坐成樂國猥惟朽質獲託巨庥敢不勉激吏能奉行詔旨追洙泗聖人之化盡革侵蝕師武宜循吏之風少移忠厚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帥到任謝左丞啓

祇膺宸檢謬當方伯連帥之權趣引郡章獲繼鉅德元勳之後荷恩實重揣分增榮伏念文不韞于時流學僅傳于家法幸緣親擢稍蠟常塗方幅輒備庠序之時五冒師儒之寄暨朝廷興禮樂之際三居縣聽之官雖事功無毫髮之微而議論有金石之固豈宜乘隙遂爾易心中緣背馳久因外補蕭望之各從所好荀荀息不食其言歲籥七更詎肯僥求于內舉國門三過何階入覲于中宸惟茲大邦夙號樂土猥常出刺深愧食浮伐柯在前既仰成于舊政鄰輝不遠又獲借于餘光恭惟某官天庭寶臣海內詞伯險夷否泰在峻節以不踰進退行藏視古人而無愧方廟堂之闕位玆渙號以揚庭獨專國柄之崇仰贊時雍之會重惟浮賤過荷獎知近緣假道以登門幸獲望塵而侍坐加蓬豆之踐仍許造于後堂窺雲漢之章遂徧觀于崇宇雖大賢折節以下士而小己揣分以難酬感幸之深敷宣莫罄

奉祠謝宰相啓

久宦塗之寥落倍費陶鎔逸祠宇之遶幽初動香火叨餽廩于啼飢之日齒齧于訟過之餘喜不自勝慙無以喻伏念藻溲已迫桑榆之暮非惟驚蒲柳之秋念平日之所遭咸其自取收衆人之共棄獨賴并容每跋前疐後之自憐荷右挈左提之曲盡頃樓異縣擢預佐州望恩門而知歸顧官曹而無補漫謗騰之四起繼揮彈之上聞蕞爾一身寧甘百謫亡中流之維楫墜矣何言索大寒之衣委梅焉已晚回陽春之浩蕩藉白日之輝光非我公加意憐之顧此生自分已矣四稔于此一飯不忘無路酬恩蛇雀之心猶在全家待哺糟糠之腹未充仰首一鳴求哀再造惟奉祠之舊制本均勞之異恩願惟今日臨政之清明非若異時權宜而猥受飢寒所迫揣賤分敢有謁焉罪戾尙多將何修可以稱此豫切負空餐之愧惟知銜洪造之私此蓋伏遇某官道濟人寰勳隆帝室唐虞致主垂萬世無疆之基子弟視民均二人有慶之澤凡今旂常之所紀皆昔簡策之未聞當之何爲垂拱視天民之阜寰區自幸須臾觀德化之成有如至愚曾不遐棄春糧百里獨未敢順風而前飲酒滿堂不忍終向隅而泣賜以無功之食略其不赦之愆非但賦粟以代耕將使回心而嚮道恩深賜厚感極涕洟敢不戒多事而多言誓寡尤而寡悔黃卷青箱以理平生之業瓊函雲笈以收方外之書益觀蓬伯玉四十九年之非仰贊廣成子千二百歲之壽徐君解季札之劍甯負初期象罔得元水之珠深加自勉

徽州到任謝丞相啓



曠廣明詔。擢領偏城。地接行朝。蓋今日股肱之郡。世聯編籍。乃平生父母之邦。起廢思深。叨榮媿甚。伏念一從去國。十見周星。投迹異州。誰復過門而問字。疲精斷簡。徒知仰屋以著書。敢圖三錫之餘。仍假一麾之便。遵塗挾日。入境班春。城郭重來。疑千載去家之鶴。交遊半在。或一時同隊之魚。退省惘然。易為發此。惟蟠木離奇之成器。由大鈞塊比以無垠。茲蓋伏遇某官。間世真儒。中興名相。坐籌帷幄。收四方人物之英。端委廟堂。復萬里輿圖之舊。俯憐衰朽。久事退藏。爰力挽于江湖。俾再臨于民社。尋童子釣游之處。雖就荒蕪。望先人丘墓之墟。已寬夢寐。幸士思之稍慰。宜民瘼之深求。敢不專務拊循。仰分憂願。襄帷間俗。姑榮衣錦之歸。上蒙還家。終冀揮金之樂。

解鎮江任謝執政啓

抱虛來進。常懼顛隲。投老忘歸。卒煩汰遣。荷生成之不替。知愚慧之無他。提獎獎溝壑之身。出淘淘風波之地。感深至骨。涕泗交頤。伏念藻涉世多難。滄朝最久。心拳拳而雖在。髮種種以奚爲。乍居冗散之中。辱在記憐之數。一辭家食。四領州麾。三年而勞力勞心。一身而畏首畏尾。屢懸還于印綬。願歸老于丘園。會孤根最爾以易搖。方衆怒赫然而難犯。瓶居井眉而牽微。理固難全。鹿走山林而繫庖廚。心知不免。蒙白日青天之照燭。賜震風雷雨之旃幟。雖知三至之無疑。不使一擠而遽去。既曲全于恩數。仍盡削于刑書。眷私無異于在廷。拔拭遂回于造物。茲蓋伏遇某官。應期輔世。同德享天。陳函公七月之詩。已安宗社。上郭令中書之攷。方鎮華夷。凡受知半面之間。有蒙德終身之後。况叨簪橐。常侍茵屏。雖云晚進之衰蹤。猶是中興之舊物。特捐所廩。使活其孳。免指頂于人間。使揚眉于物外。一則仲父而二則仲父。永託洪鈞。知我春秋而罪我春秋。尙全晚節。

爲人謝薛昂大資啓

小吏徒功。曾靡萬分之補。真儒過聽。遽捐一字之褒。懷莫測其所從。榮殆堪于以老。嘗謂士有流品。時須統盟。故古者當至隆極治之朝。則大臣任激濁揚清之事。必德足以是非。威足以軒輊。輕重輿論。是以爲公。後生因而獲進。有如衆壑。非溟海以焉歸。譬若良材。須國工而後用。一言既立。萬口可齊。豈惟闕速化于當年。將欲遺芳名于來世。所以林宗于漢。雖農夫墮甑。以知名。韓愈在唐。或狂士擢金。而附傳。況今多士。無愧昔時。去來何計于鴈鷺。用舍輒同于虎鼠。儻輕賤實。懼玷知人。如某者。章句腐儒。江湖寒士。雖苦心于一藝。幾華髮于諸生。晚得一官。旁無寸援。三年訓誨。以充見治。平聲百指累人。其歸未得。比代銅章之乏。適逢畫錦之歸。負弩矢以前驅。望褒衣而羅拜。焚煌盛事。踴躍後塵。初匪知名。從何見識。敢謂大鈞之無間。願于小物以克勤。垂光部屋之中。竄迹賢書之上。偉哉數語。斷此平生。豈老莊將異以爲同。因而取阮。抑海岱應無而或有。遂以知徐。以若推揚。茲爲特達。茲蓋伏遇某官。閣下學該治古。功在生民。孔子若聖與仁。早冠升堂之列。仲山既明且哲。晚全補衮之身。雖云釋位以臥家。猶欲得人而報國。何乃權衡之下。有茲銖黍之差。某敢不謹守官評。力遵名教。雖山川之大。須臾不廢于生成。然燕雀之微。願沛敢忘于論報。

賀李綱右丞啓

伏審躬被策書。進居丞弼。精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凜氣橫秋。揮萬騎笑談之頃。國須賢立。天爲時生。恭以某官。厚德鎮浮。英材經遠。得文武弛張之樞要。獨運胸中。明古今治亂之淵源。不專紙上。爰自踐揚之始。每勤獻納之忠。老成尙有于典刑。天下想聞其風采。昨屬殊鄰之擾。上貽當宥之憂。夕烽旣徹于甘泉。清蹕將遊于汾水。惟公夙夜。與國存亡。挺身六品之卑。抗議九重之邃。留家誓死。鏖血書詞。銷大變于胚胎。轉危機于呼吸。泊干戈之指闕。援桴鼓以登陣。義動三軍。人皆奮死。氣吞異類。寇輒請盟。身且九殞。以一生。國則崇朝而再造。昔李晟子儀之功高矣。而未嘗定策。張良謝安之謀至矣。而初不臨戎。永惟元勳。負絕前古。既名高而衆媚。乃讒就而身危。士訟公冤。亟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冑以見國人。滄經艱難。益見奇偉。方主上大明之今日。實邦家希闕之昌期。欲衆賢同建于事功。非雅望孰爲之師表。將萬世維持之是賴。何一時康濟之足言。藻久託餘光。欣聞盛事。雖無緣進旅。陪賓客之後塵。豈能大書特書。續山林之野史。嚴廊多暇。歲律方春。願精寢饋之調。用副華夷之望。

賀何奩中書啓

伏審誕布明綸。延登碩輔。方九五御圖之始。惟二三同德之求。宜用人豪。首陪國論。恭以某官。文傳正法。氣蓋諸公。淵雲鍾峴嶺之英。千年不死。屍董上漢廷之對。四海無人。處窮雖極于安恬。遇事不忘于激烈。昨屬鄙夫之當國。欲攘公器以欺天。肆己家心。爲民蠹尾。舉世莫知于清議。惟公力振于頹綱。去宮僕之一。而君子謂忠。叱義府者三。而朝廷有法。既危言之劇上。難直道以居中。雖求養疾以臥潭。未肯忘君而。出畫遇坎則止。善刀而藏。速真主之勃興。思異人之間出。乃副淵衷之仁。亟廣元首之歌。儒患非真。用仲尼魯安得削。國雖未定。見王導晉復何憂。行奉册書。進持魁柄。將萬世維持之是賴。何一時康濟之足言。藻久託餘光。欣聞盛事。昔風波所盪。常陸車轍之尋常。今霖雨既新。首被筆端之膚寸。嚴廊多暇。歲律將中。願精寢饋之調。用慰華夷之望。

賀翟汝文參政啓

伏審光膺書贊。入秉事樞。廊廟自尊。有老成之在位。搢紳相語。喜君子之得時。恭以某官。學通天人。忠貫金石。議論文章。動臻乎意表。死生禍福。不入于胷中。兒曹欣白日之清明。學者愧介丘之邇邇。帝知妻度。寄天下之安危。人望謝安。卜國家之興替。果陪光輔。實允具瞻。藻久辱誤知。欣聞休命。屬守符之拘縲。阻寶閣之進趨。頌詠徒深。敷陳罔既。

賀范同參政啓

伏審親頒策藻。登用儒英。裔夷知帷幄之有人。來世信詩書之益國。詔除一出。輿誦四馳。恭惟某官。才過萬人。學關百聖。絳章繪句。恥爲儒者之空言。正笏垂紳。能斷朝廷之大事。久積鈞衡之望。偏儀嘉閣之班。國家倚定于規模。天下想聞于風采。玉堂視草。詔令見王者之心。石室援毫。春秋書天子之事。果居夾輔之地。久副具瞻之情。行奉廷揚。進專國秉。藻在銘伊始。賀履無階。已祇役于遐阪。徒馳神于崇切。炎歆尙



熾調變方新冀加慎于節宜用上承于眷倚

賀吳敏樞密啓

伏審光膺册命進陟樞庭謀若著龜投千載功名之會心如金石為兩朝社稷之臣當日月之繼明乘風雲而特起國須賢立天為時生恭以某官厚德鎮浮英材經遠以天地浩然之氣潛養乎中于古今作者之文悉臻其表爰自踐揚之始每勤獻納之忠立朝未及于中年舉世咸推為舊德昨屬殊鄉之擾上貽當之憂夕烽既徹于甘泉清蹕將游于汾水惟公夙夜與國存亡絲傳從之周行決籌承之大計方獨處雷霆之下有難言父子之間雖黃屋非帝堯之心固宜及此然逆鱗在神龍之領誰敢撓之非二三秘策之前陳使百萬精兵而奚益宜彼軍之喪氣知吾國之有人委曲請盟遂巡退舍九重根本得衛公賢于長城四海生靈徵管仲吾其左衽嚴廊多暇歲律方春願精寢饋之調用副華夷之望

賀韓蕭曹樞密啓

伏審光膺册命進陟樞庭既廟廊之得人知朝廷之能國恭以某官清名藉甚雅望巍然四世五公門閥獨高于天下十事九律計謀有補于國家徧揚清近之班深結聖神之眷徊翔滋久僉屬實勞惟豪傑之士無待而興難稽經濟況公侯之家必復其始果被簡求曩早辱誤知欣聞休命屬拘繫于印絛阻趨造于門牆暑令清微政塗豐暇冀慎鼎茵之節永為宗社之休

賀三帥加樞密啓

伏審誕造明廷延登近弼運籌決勝久分疆場之憂當軸處中遂正廟堂之位折衝雖舊注意惟新恭以某官稟氣雄剛受材英特任心膺爪牙之寄積勞常鼎鼎之勳惟文武以兼資故君臣而默契昨屬羽書之急親煩幕府之行軍容一陳士氣百倍殄萬里瀝陵之寇安兩淮震擾之民累歲賢良蟻聚幾生于甲冑一朝酬賞貂蟬果出于兜鍪漢早託餘光欣聞異數偶朱轡之拘縲阻黃閣之進趨暑令方新政塗多暇冀慎寢饋之節用承旒展之休

賀鄂洵仁樞密啓

伏審誕敷明命登用老成當朝廷閒暇之時正樞筭徵諸之任華夷震疊宗社安榮恭以某官心奉六經身兼數器周邦吉甫素兼文武之資漢室留侯宜受腹心之寄果復台躔之舊爰參宰柄之崇豈惟體貌之加新方賴精神之及遠不煩多算坐展壯猷蕙久託洪鈞欣聞異數屬遠方之持節阻多士之班庭天子守四夷姑借本兵之重人主論一相也應補衮之求

賀毛察院啓

伏審親奉詔除進居言責開泰正之路立太平之基結知方深有識相慶朝廷以數聞直聲為盛治之世君子以得行己志為光亨之時然下或依違而不能充上所求上或忌諱而不能窮下所學歲月忽焉已至功烈如此其卑求一舉而兩全曠百年而幾見若處盡言之朝而參風憲之任當正色之地而得人材之英舉世所推非公誰可恭惟某官閣下性合天道材周世寶經術自為名家文章不隨人後傑立千百

聖上一時爭慕于風流漂泊十五年間萬口皆為之嘆息起自江湖之遠歸從鷓鴣之班廣廷纔望于清光即日立登于要路付柱後惠文之事觀胷中雲夢之奇蓋嘗聞議論之崢嶸知能究風俗之頹靡當命藜藿之不採無致玉石之俱焚張膽明目于數步之間收功立名于萬世之後雖行藏豈不在我恐彈擊非以處公行被褒嘉別躋禁近藻離羣甫爾聞問欣然知公道之得人雖儒夫而增氣春律晚晚臺網靖深願為清望以自持當有神朋之陰相

賀宰相子狀元及第啓

伏審令嗣親承聖問擢冠羣英朝廷欣賈舉之得人天下慶公台之有子臚傳一出輿頌交馳恭惟某官勳塞兩儀澤流百世惟聖德神明之克相故英才似續以方與赫門閥之光輝新江山之氣象三年而奉詔策固南宮進士之所同一舉而首儒科蓋東閣郎君之未有擅揚屋敢言之氣入衣冠盛事之圖老成識面以爭先童稚視身而願學雖迫于典故姑令王勃以居前然結此眷知行見魯公之拜後藻傳開榜帖屬守塵符滄溟徒看于鵬搏大厦莫陪于燕賀暑風清淑機務優游願求有粹之和益茂象賢之慶

代人賀王知院啓

疏恩楓陛進位樞庭命輟惟新益重本兵之寄班聯增峻實均論道之司凡在軒幃率深鼓舞竊以國家建東西之二府以幹旋于萬鈞帝王賴左右之一心必參稽于人望已清邊候尤謹兵船惟君明而臣良乃吁弗都俞而無間惟才全而德鉅乃弛張文武之皆宜竊仰祖宗之累朝悉用輔弼之元老蓋惟一時樞密之寄允資名世經緯之才恭惟某官心契冕旒勳書彝鼎謀王體而斷國論炳先見之著龜騰茂實而飛英聲凜後凋之松柏猷謀之嘉則入告于內社稷之利則知無不為徧歷清華徧承眷獎運籌借箸鳴鸞鳳于朝陽直筆正繩屏豺狼于常路一德咸有三命滋共時若巨川之攸濟民惟巖石之具瞻吉甫之憲萬邦兼資是賴周公之位家宰爰立可期某公麼微生憂愁九死登門偶自于平昔受知時陪于乘人久聖室之緘哀莫瞻履屨望衮衣而企踵冀睹雲天庶藉提攜之私少振衰微之緒燕雀之賀大廈良切此心鶴鳩之巢潭林永棲巨庇

代賀帥臣啓

奉節造朝告嘉猷于九陛建牙開府揚清望于十連凡預庇蔭率深慶躍某官稟粹和于天地攬秀氣于山川得譽虞庠翰墨跨洛陽之秀射策漢殿聲名高魯國之儒氣至大而至剛志益堅而益壯卓乎不可及已道義獨貫于搢紳沛然孰能禦之風采自聞于蠻貊攷之朝野之論過乎簡冊所傳童稚猶知其姓名士子願升于堂室方天下以言為諱公獨力陳災異之書速朝廷多事之秋上亦允賴經綸之略蓋所謂古大臣者豈若是小丈夫哉道合則從一洗朝端之氛孽聲同相應盡徠四海之英豪閉門著書者幾年降詔起召者數輩比聞入覲于行闕諸當晉踐于宰司尚攬那章出分圖寄遺歸亟登于黃閣坐嘯事久于朱轡某自憐州縣之奔馳久恨門閥之契闊一麾聊爾瓜期猶隔于三秋二頃蕭然匏繫坐踰于兩歲道阻空懷于旌旆地寒願託于鈞陶惟嗣歲之方輿諒行者之多暇期益加于保衛庶上副于眷懷



爲劉正夫丞相攀達蔡太師啓

比奉詔恩暫還鄉社。妨賢曠貴。驚歲月之屢遷。投老羸疴。慨朝廷之遠去。念託鈞陶之久。嘗參魁柄之餘。遽此離羣。消然出涕。得上先人之巨壙。重歸故國之江山。庶自適于樵蘇。因稍寬于藥餌。尙賴闕元之力。不忘厥疾之仁。退臥北牕。敢戀平生之松柏。預遊東閣。冀收後效于桑榆。

爲劉丞相攀達鄭居中相公啓

比蒙優詔。遂獲歸。久幸同寅。仰託江河之潤。遽嗟遠德。益增蒲柳之衰。尙希後福于仁賢。獲解沈疴于衰老。屬嬰藥餌。阻遠門牆。懼未泥于殘骸。卽再贖于英靈。

爲劉丞相攀達何執中太傅啓

比奉優恩。俯從誠請。起衰蹤于既老。萃寵數于將歸。念抱沈疴。久違英靈。頃欣得謝。蓋師長者之風。今恨叨榮。復去散人之號。尙賴至仁之寬疾。暫令晚景以投閒。徜徉泉石之間。想像風雲之會。行雖問舍。敢久駐于江湖。力可造朝。卽再贖于杖履。

浮溪集卷二十四

神道碑

尙書刑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程公神道碑

靖康元年冬。金人再犯京師。明年春。天子在野。敵索金帛無藝。府庫不足。以民財繼之。詔尙書梅執禮侍郎陳知質。程振給事。安扶督民輸。一日敵帥坐城闌。猥謂四人者曰。吾國賦羊馬于民。率比屋相甲乙。若甲輸而乙否。則執而誅之。誰敢違者。意民窮且變。將投隙而逞。四人同辭而對曰。今天子蒙塵。臣民皆願前死。雖肝腦不計也。于金縢何有哉。願誠無有塞責。敵帥大怒。問官長安在。欲加以罪而置其餘。程公恐尙書坐之。遽前曰。皆官長。敵帥不勝忿。四人皆死之。建炎初。上卽位。哀其忠。降輿書褒歎。各進官七等。于是程公自承議郎。進朝議大夫。官其子若親屬二人。下饒州給葬事。遣官護視。厚贖其家。言者謂未足。公復以端明殿學士告其匱。公諱振。字伯玉。饒州樂平人。大王父承憲。大父溥。父翊。世業儒爲閩家。嗣以公故。贈朝議大夫。公少有軼才。未冠。求師友四方。入京師。游太學。必秀出其輩類。一時名士如張商英。陳瓘。張廷堅。鄒浩。悉見之。迎門崇事。三年。車駕幸孔子祠。見諸生太學。以高第補將仕郎。除和州州學教授。留爲辟雍錄。久之。遷博士。會詔近臣求人才可用者。或以公聞。召至政事堂。擢太常博士。以親老丐外。

得提舉京東西路學事。秩滿留居東州。五年。奏立孟子家祠。以公孫丑萬章從祀。皆見聽。改京西南路提舉常平。入尙書爲膳部員外郎。逾年。拜監察御史。時大臣崇黨。相軋若水火。一時士大夫。鮮不附麗。公孤立行一意。屹然其間。人服其正。遷辟雍司業。兼太子舍人。改國子。初見太子東宮。言古者大祭祀。登饗受爵。必以上嗣。既禮備載。且元豐彝典具存。昨上有事明堂。而殿下不預。非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太子瞿然曰。初無人及此。由是驟加獎重。後每進說。古今治亂。輒向納之。遷左司員外郎。兼官如故。時方臘暴浙右。聲搖京師。公從容爲宰相王黼言。宜乘此時言天下弊事。庶幾稍革。當天意順人心。黼快然不悅曰。上且謂黼挾寇奈何。公知黼忌其言。不答。趨出。然太子薦公甚力。外廷莫知。會兩省官缺。上曰。程振老成忠實。必以爲給事中。黼銜前忿。不能平。白公資淺。且雅長辭令。止除中書舍人。已而中書侍郎馮黼載黼知亳州。黼怨熙載甚。欲公劾奏。且以黼言詆之。公不從。黼大怒。風言者論公有黨。請提舉武夷山冲佑觀。時宜和三年也。明年。復集賢殿修撰。丁內艱。尋除徽猷閣待制。中書舍人。皆力辭不拜。無幾。何太子受內禪。是爲淵聖皇帝。淵聖念公久。越遺舊班。對便朝。問勞甚渥。俄詔自中出。除尙書吏部侍郎。公以大臣不協。議論多駁。詔令輕改。失其事機。如金人擊兵且半年。而至今不解者。以或和或戰之說未一也。裁抑濫賞。如黑白易分。而數月之間。三變其說者。以廟堂不能忘私。而多與其黨爲地也。今日一人言之以爲是而行。明日一人言之以爲非而止。或出聖斷險度。而不暇瞻咨。或用大臣偏僻。而遂形播告。所以動未必善。處未必宜。乃輒爲之反汗焉。其勢不得不爾也。乃聞敵寇河北。力請合諸路兵。犄角擊之。以牽其勢。且曰。彼猖獗如此。陛下猶欲守和議。而不使之少有所懲創乎。淵聖雖美其言。而奪于大臣。卒不能用。連抗章求去。優詔不從。以吏部銓綜有聲。滋欲試之民事。除開封尹。先是大辟情。或可矜。多取旨原貸。祖宗行之歲久。好生洽于民心。崇寧以來。議者謂輦轂先彈壓。凡情不當法。率巧請殺之。公奏宜一準祖宗故事。遇得旨卽著爲令。不載者。許援其比而行。自此天府之囚。全活者不可勝計。已而詔捕亡卒。獲數千人。公請充入步軍司。而除其罪。步軍司請論如法。法當盡誅。公以多事時。一日而殺千人。民必大駭。且未決當繫有司。寧無反側之患。淵聖大以爲然。卒如公請。除尙書刑部侍郎。久之。敵邀天子幸其營。公頭白。幸相何臬。思所以折敵之語。告于上。而卻之。臬忽宣言。翌日車駕出城。羣臣失色。已而敵求金不已。朝廷莫知所爲。公冒死直前。卒與禍會。定靖康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也。得年五十有七。初公爲中書舍人。王黼以客沈積中帥河朔。欲規敵圖燕。公語積中。當思異時覆族之禍。積中佩公戒。至所部。首以書謝公。盛言其不可之狀。公具以積中語告諸朝。泊公左遷。置質蔡攸卒。與是役。致變起肘腋。而公罹其兇。故開公之喪。士無賢愚。皆爲之出涕。公天資樂易。與人談笑。極醞藉風流。至論事則挺然不可回奪。宣和中。上皇崇道家之說。公至東宮。淵聖問焉。公對甚悉。其略曰。周公作鸛鳴之詩。孔子以爲知道。其言不過迨天之未陰。爾綱繆腐戶而已。老子著道德經。亦曰。爲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蓋老氏與孔子合者如此。今不固根本于無事之時。而從事目前土木之工。非二聖人之意也。他日。淵聖爲太上皇道之。太上皇頗欲去健羨。疎左右近習之臣。而楊戩方與龍德太乙之役。懼不得肆。因譏家令楊戩。將輔太子幸非常。上皇震怒。執楊誅



之而淵聖之言亦廢。及靖康中，公尹天府，言利者頗欲離間兩宮，公心獨鄙之。每調娛父子之間，甚有恩意。如詔鞠龍德宮近侍梁忻之類，特寬其文，由是繼介之疑不行。聞者無不歎服。公居鄉，專趣人之急，以急抵公者，未嘗辭。族有五喪，積年不能舉，命其子邁一日辦之。蓋公之于書，無所不觀，亦無所不學。屬文敏贍，下筆不能自休。書記翩翩，千里如對面語。見之者，把玩無斂，爭藏為榮。著義語及詩文七十餘卷。藏于家，妻黃氏封碩人，子邁承務郎，傳公學。次未名，生公卒之某月，邁以建炎二年十月辛酉葬公樂平縣嶂嶺原，太夫人塋之左。從公卜也。嗚呼！士方平時，劇談抵掌，以禍福死生自任，而謂人不能，此直易耳。及一旦臨利害，僅如秋毫，鮮不喪厥心而移其所守。若夫規以身免，而推禍于人者，比肩接迹也。聞公之風者，亦可以少愧哉。漢少以同郡登公之門，知公之詳，宜莫如漢。邁以國子司業程瑀之狀來請，謹叙公之平昔，而系之以銘。銘曰：

惟祝融之苗裔兮，公鼻祖曰伯休。越漢唐而南徙兮，家泊川之上游。天既予公以修能兮，又重之以懿節。冠切雲而事君兮，景忠精之前哲。氛祲忽其蔽日兮，神龍蕩而失淵。衆憚殃而道禍兮，公踴躍而直前。左擁槍而右旋鏖兮，公胡獨罹此患。苟殺身而成仁兮，青死生于夜旦。紛衆美曾不概見兮，獨令名其庶幾。偉蕩陰之節死兮，吾將從昔賢之所歸。

行狀

朝散大夫直龍圖閣張公行狀

公諱根，字知常，姓張氏。唐宰相文瓘之後。五季時，有徙居江淮者，故今為饒州德興人。大理通直父子，以氣節言行，為鄉人所宗。一時豪傑，皆拜其家如子姓。至中奉公，始舉進士，公幼莊重，方髻稚，已凜然有成。人風性嗜學，掃一室獨居，人不堪其憂，澹如也。饒士盛東南，應書常數千人，所取裁百一。公以童子入選中，時年十四，入京師，補太學生，舉數千人，試于有司。復中第二，自是以文居諸生右。而行獨修飭，出入皆可從。進士欲召見之，不能也。連三試禮部，以元豐五年擢進士第。年二十有一，禮部尚書黃公履聞其名，以女妻之。歸拜大父母于堂，人以爲榮。調臨江軍司理參軍，遷瀛州防禦推官，知處州遂昌縣事。有政績，代去，民挽留之不可，碑其事以懷之。用薦者于法應遷，以大父母年高，致其仕則恩及之。遂以通直郎致仕。時年三十有一，丁令人憂，有絕人之行。葬之日，鶴翔于墓，上嗣服，問輔臣人材可用者，曾丞相布以公對。而翰林學士曾肇及部使者亦奏公節行，于是落致仕。召對，力辭不報，則面陳人主能以功業之敏自矜，盈成之易自佚，守之以中，求天下無治，不可得也。因言東南災傷，賑給有限，願廣求所以寬恤之術。而杭州置造局可罷，臣嘗謂人主一日萬幾，所恃者方寸之地耳。一累于物以失其正，則聰明志慮且耗，而費不肖混淆。至于紀綱不振矣。願陛下清心省慾，以窒禍之原。天下幸甚。上嘉納，將用公。而小人不，利以爲昧朝廷大體，授公親賢宅教授。未幾，除通判杭州。以親老乞監西京東嶽廟。丁中奉公憂，服除，提舉江南西路常平等事。泊終任，田疇之懇，桑柘之植，溝防之修者，以千萬計。時居養安濟法

行久，有司頗以浮冗侵常平本錢，或取給于民，公約爲數條上之。所節過半，大臣不悅。歲旱饑，盡發常平米，及遺留上供米賑濟，已舊責，獨新賦，凡可以弭災，無不爲者。手疏力請于朝，凡八十餘上。纖悉有法，躬偏所部，閱半歲，暑行數萬里，雖瘴疫冒之而前。官吏爲惶恐，盡力于是。方數千里，流冗悉歸，施及鄰壤，其全活者，不可勝數。會中貴人爲走馬者，怙力挾私，以官吏散軍衣給錢，非是，舉一路帥臣監司守貳而下。効罷之。公曰：散軍衣半錢例也，況其數加舊乎？祖宗置東南軍伍，與西北異，上下相安，百五十年矣。今一旦以給散坐帥臣監司，恐軍寢廢不可制，且帥臣監司，朝廷與之分憂，顧者也。政使有罪，猶當待報，直以體量尺紙罷之，可乎？今茲振貸奉行，尤藉官吏，乃空十郡僅有存者，非徒無檢視踐踐之患，慮別啓姦倖，爲朝廷憂。于是詔悉還之。官吏相慶，自崇寧行鹽鈔法，和買民帛，率不得償，雖朝廷令借封樁錢，而錢特空名。公乃大發常平米，計直予民，猶不能半。會星變大赦，則奏自祖宗以來，歲給蠶鹽，以取民輸。今民既輸五年，而一縣至有負民五十萬緡者，將何所控告？謂宜因蠶恩，盡給今歲租百四十萬斛，給中都百二十萬，而官兵度五十萬，使歲入如數，猶缺四十萬，舊以鹽利三十餘萬緡和糴，故雖凶歲，不之自更法。以州縣重取百姓耗米以給，民既不堪其苛，而和買四十萬緡，復以無所從出之錢給之，民心易搖，不可不慮。議者徒謂虧樁貨務類，此豈知社稷至計哉！未報間，會詔書許諸路監司實封言事，公言本路去歲詔蠶租四十萬，而戶部實發如數。祖宗立東南上供額六百萬斛，賜發運司本錢數百萬緡，使歲廣糴以備非常，隨補隨取，此萬世良法也。自希恩者以爲羨餘獻之，故朝廷不足，則下諸路補發，勢必數于民，爲無窮之害。緣此漕計窘乏，無名之數百出，臣以爲補發不當，復催盡以鹽額還漕司，糴本錢還發運司，使已而運鹽復元豐法，稍以鹽還民，公之力爲多。洪州官沒錫數萬斤，繫兵吏七百人于獄，株連且千計。公曰：十年失于譏察，有司之過也。今羅取無罪之人，苦之，追償必不可得之物，方歲凶之餘，冤濫如此，何以召和氣乎？朝廷爲罷獄，與國民郭友餘習妖教，郡以屢赦聞，公言友餘張角術也，異時李逢嘗以此惑民，請論如法。大觀四年，領廣鹽入議，時上躬政事，隆寬盡下，公欲遂成之，泊對上，勞苦良渥，首以江西賑濟爲言。公奏採荒臣職也，惟本路關乏所請，輒從民力以紓爲大利。若行此數年，公私自然充實。上深然之，賜緋衣銀魚以遣。且曰：推行法度，要在得人，不擾于民，方爲利國。公奏訓辭深厚，乞頒之天下。付之史官。從之。教歸本路，有所見奏陳，公頓首謝。因言臣幸因天寧節，隨班上壽，不勝封人之祝。昔管仲祝桓公，以無忘在宮時，臣亦願陛下無忘答天戒時。上大悅。即日趣議鹽事，得內侍省牒事聽關白，公即奏。陛下幸獨煩苛，破朋黨，而士大夫以大臣不和，議論不一，觀望苟且，莫肯自盡。陛下毀石刻，除黨籍，與天下更始。而有司以大臣仇怨，廢錮自如，爲治之害，莫大于此。願思所以協和之，且申嚴戒，又請限豐歲廣糴之數，以毋奪民食。精縣令銓補之法，以毋失民平。勿妄支移常平封樁錢，以志滅二敵，使中國競百姓富。朝廷正羣臣和，以示人主尊強隆盛之勢。反復數千言，時執政近臣，方大爲矛盾，故公言屢及之，以感悟上意。遷轉運使，人謂公德行文學，宜在朝廷，處之非其地，而公不屑。會歲饑，朝廷責補發不已，又促輸納。絀絹之期，迫遠年無名之責，需官田者，大虧上供之數。公歷陳利害，奏罷之。且言鹽法既更，其封樁鹽可



盡給和買還之民力陳見聽以廣鹽數額賜三品服以直達有勞進兩官公子漕計能權其贏為轉輸之本故屢辦而民不知尋徒淮南先是漕臣承拋降慮不及事則以浮數調民州縣遞增所取無藝吏緣為姦或州郡以非所產至漫數年不一輸者公令民必實且為納直通融之法民歡趨之有出非其時地非所出者復曲折為陳或紓或免其事非一當時稱便被旨赴闕大臣以有親嫌言者令再任除直龍圖閣歲水災甚民流滿道而錢法遠更農末皆病公乞獨租賦盡散洛口米常平青苗斛斗賑貸且通一路有無應辦公私為之兩濟詔書褒諭尋以江淮諸司使臣游畫諸郡命公按之公悉條其狀并所自以聞詔各驅還所役違者從公械治于是大失權倖意徒兩湖公開蘇杭局每物必十倍其費以其一供奉餘悉餉權倖為己私窮之則火其籍如蘇州一日焚官物八十萬是也于是因辭免慷慨力陳命以之寢復以表謝其略曰雖以天下奉一人不為過也然得三民為天子顧不重哉措紳誦之小人由是得以問公會盜劉五暴虐善公走助憲臣破之除秘閣修撰以渠魁未擒不拜方欲條上討賊之方而中遣貴人董捕欲自以為功乃奏罷憲臣而公亦坐降兩官自淮賊擾軍與頗乏公以為縣官空匱未有甚于此時而當路恬不警省萬一有緩急何以待之因手詔取會漕司財用乃言東南諸路關乏之由除撥贖贖學宗室等財用田產添置官兵及朝廷非汎拋買外一項茶鹽錢並入權貨務應和買鹽並支見錢而民卒不得乃至軍儲亦月為之計稍有水旱即干叩朝廷此大弊也其原自權貨務朝廷縱未能盡還歲額若止分其半以助漕司歲會天下合得和買茶鹽鹽價賜之許折兌上供錢以示大信于民諸路當亦少寬茶鹽法行十餘年向未立租額歲務增羨民窮困不聊生可為流涕今糶本之外復須五百萬緡屬者趙彞宜御筆令于額外計置斛米歲終殿最止用漕司方以經入不足為憂不知錢何所出恐迫之即不能無騷擾之患今民和買既不得錢而斛斗又非倍輸不可其間官戶以俸免豪猾以賂移所苦者特長法貧弱之民可謂無名無數高下不均之甚矣而有司方以用度不繼率取給于此雖人知其非苟避誅罰莫肯為陛下言者況復使之額外計置哉因進三說一曰常平止納息以抑變并二曰下戶均出役錢以絕苛偽三曰市易取淨利以役商賈雖名非正然與數和買而不售其直什一而使之倍輸額外無名無數之數有間矣願陛下儲此錢以取四夷若夫理財尤在節用而節用以修造雖于國體有不可廢者比類以此固寵市恩不可不察其次如人臣賜第賜帶予金帛給田屋之類尤為泛濫佐命如趙普不聞官為造第也定策如韓衍不聞彫飾樓宇價擬宮省也今乃人得居而有之奈何掠民膏髓為所役之奉乎書奏自禁中撻節用之說付有司看詳而大臣及議者不察謂公言利搖成法章交上上察其誠不之罪也會御前人船所占留直達網船公以上供期迫乞還之且因起發竹石上言本路一竹之費無慮五十緡他路猶不止此今不以充苑囿而入諸臣之家民力之奉將安所產願示休息之期以厚天下書奏權貴積怒未發問御筆以直達促限令漕臣較州郡賞罰公貼黃親書力陳人情有大不可者乞展限其辭激烈奉御筆落職監信州酒稅有輕躁妄言不循分義之說外廷方莫測而臺臣復論前奏常平事責授濠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尋以討賊功許自便更宜和改元赦復朝奉大夫夏祭赦復朝散大夫宜

和二年六月十七日以疾終于家享年六十公誠孝甫六歲已知母疾療之通直曰是必為孝子矣既罷臨江時中奉公客熙河未歸步馳省者再冒寒暑往返萬餘里卒御之以歸自是專以奉親為樂舉天下無以易其志者時四親在堂隨其意奉之日躬僕妾之勞有古人所難者令人疾病一夕鬚髮為癯扶持彌月癯然骨立既卒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屢絕復蘇方哀毀甚而奉飲食起居無一如生者啜粥寢苦不盥不櫛不易衣不嘗味不飲藥泣不絕聲終喪三年及侍祖妣疾執父喪亦如之終其身孺慕不已言及輒聲與涕俱初公之請老也年方壯人情其遠公曰養及四親人之至幸也萬一有不及為終身憂其可緩乎是年以父母之恩及其祖妣而以妻封及其母鄉人彭汝礪為文頌歎之未幾復以己得之服為祖榮于是聞者莫不變動而天下人知公名矣公居山林久一旦為天子所知起之召對士大夫想聞其風及對首陳議論卓然以名節當上意于出處皆合天下益賢之自此三賜對泊奉使十餘年其面陳者不計章疏凡數百上悉天下大計觸當時之諱詆方行之令與大臣權倖為敵而無所阿附反覆窮盡不度可否以身任之有宰執臺諫所不敢言人為股栗而公不恤也上亦知公精忠每排衆議用之數加器使獎賚于開陳多見聽納而小人權倖日以譏公雖卒坐言讎死而天下拱手推為正人鉅德卒之日議與不議皆為實涕公之學不守章句居閒十有六年專思經史務欲明聖人之道而見之行事故發為議論辨博闡深援引古今深知治體在元祐則言詆新法置理訴司者在建中則言不當棄地在太觀政和則言糶本和買茶鹽法其大者欲人主正心術去朋黨斥玩好而于論邊事尤詳其至自熙河深以中國受屈為恥得其曲折歸以告彭汝礪使并王贍薦用之其說以為二邊之患近而且遠者惟熙河青害以其與夏人相為犄角而國家懲寶元元豐之失以兵為諱非也夫維大舟者必屢折其勢制狂獸者必先困其力彼夏賊蕞爾政當徐以術制之不當急與之較乃陳攻禦備守策上之以乘熙河為持右臂授光將為關蜀之害而守熙河非滅青唐取河南不可其後朝廷卒不棄熙河王贍取青唐悉如公言元符間夏人窮蹙藉契丹請平公以為自祖宗以來每敵犯塞為害益深所侵益大所須益多不取後稍振必復為害不若厚禮其使使乾順身入朝否則歸我河南質其大臣愛子皆不從則曲在彼而我師有名矣彼固已失其咽喉若由蘭會浮棧以進一夕可至所謂迅雷不及掩耳者會命已行不果從後朝廷每有事西方未嘗不言至論常平則又言之欲必取二敵自陳東南無事欲行死邊塞求人可用者用人當如李愬縛元濟之奇不當如樊噲行旬奴之誕人皆偉之公于吏治不為文具凡勞險煩劇人所不堪者未嘗辭臨事強明人不能欺尤汲汲于恤民與客論利病常至夜分有所得立陳推見本末能使朝廷必從己其馭吏嚴而不傷升黜以核實不以偏僻故自為州縣吏至為部使者人皆取法畏而服之于施財樂善如嗜然至寵利則低回畏避甚于機穿居太學時得家問輒舉篋授同舍之貧者所至坐客常滿親友游士館于公家者常數十人葬死字孤皆得其所求而去士之落南繇江西以出者多賴公以生大臣臺諫以忠斥者率數千里追贖之退視其妻養陋甚死之日餘銅唾壺數篋而已聞人小善必演而成之雖味平生亦拳拳慰薦或斥非其罪者雖自敢以上非職所及亦冒為之言然平生未嘗以私于人



其通官十悉以勞以恩而不磨。淮南之僚，有獲公之功，取優遷，而實不及公者，人皆憤之。公未嘗言及坐淮賊例，則乞併降己官，以除其負。得圭田，又損己而均之。其與人不校，反調護之。類如此。然朝廷亦雅高其節，始以服推其祖，晚以子之官官其叔父，皆非故事。特旨從之。平居謙厚不伐，胸中洞然，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喜面折人過，然退無異言。于人委曲成就，無所不從。及忠義激烈，萬牛莫能回其心也。居鄉里，于親疎長幼，大小厚薄，無不用其至。蓋人有一善，可以名其終身者，在公皆不足道也。夫人黃氏，南華縣君，改封宜人。知書有賢行。先公四十四日卒，子四人，肅、太學博士，熹將仕郎，煥、未官，女七人。適秘書郎黃伯思，起居郎李綱，太學博士李富，國大府寺丞薛良顯，杭州監稅范涓，寶應縣丞虞澹。一人尚幼，至老未嘗釋書不觀。故下至天文地理，卜筮圖緯，靡不精通。而尤深釋氏。其文溫潤純粹，仁義之言，藹如也。時平澹簡古，似其人。鄉人師之。隨其材或文或行，皆有可稱。而其弟相樸，遂以文學顯臺省。躋侍從，為名臣。其子肅，亦以任子力學。廷中第三人。有釋周禮易春秋等書三百六十卷。公早樹立，隱然有公輔望。自親亡，力思所以報國。故身雖不在朝廷，而未嘗一日忘君。嘗患風俗上下相蒙，以取利，每因職事所及，災異所詢，于愛君恤民之際，諄諄言之。又以告大臣親舊者。嘗曰：苟有以天下為度者，吾從矣。亦何常之有哉。而妻父黃履尤器公，以為可屬大事。雖相去千里，公有言必告。有大事亦以咨公。如採鄒浩之類，皆自公發之。其裨益之功，陰及天下非一。而譏者疾公不置。以天子聰明大度，知公如此，而曾不得一日立于朝廷之上。或以時未可言，謂公少貶者。公曰：吾以委蛇事君，雖出沒風波萬變之中，隨宜拯世，而無功名富貴之累，為得聖人用心。願世人未知之耳。使遂其志，施設何如哉。聞肥棉陽，獨擊其所著書以行。及返，猶疏時事數千言，須上悟而陳之。且屬弟侍御史樸，屬言于朝。疾已革，其語不倫矣。而所道亦時事也。嗚呼！可謂忠義出于天性。古之全德君子，諸孤將以某年某月某日某甲子合葬公夫人于其里，鑄印，謹錄其行事如右。謹狀。

奉議公行狀

公諱毅，字次元，姓汪氏。汪氏軒轅，皆古國名。春秋時，童子踐以功顯魯。孔子禮之，中間譜系不傳。至五季，有自歎之黃墩，徙婺源。遺珠者，于公為九世祖。子孫因家焉。用高資為江左著姓。至公之父子，始以進士繼踵起家。知名一時。如文正范公，韓康公，王文公，雅相知友。年位皆不滿其德。播紳悼歎。公皇祐五年及第一。命撫州宜黃縣尉。少年明銳，遇事莫為持難。盜殺里中民，胥憚于捕，拘則為虎傷。以聞，公一見輒窮其偽。曰：凡獸食人不容偏留。今迹如此，謂之虎傷，何哉。胥不意情得，即叩頭吐實。一邑以為神。移泰州，泰與令會中，遣御史按水災。他邑長以裁減民賦不均，訴者紛然。及被詰，莫知所為。獨泰與有經式。公私交便。御史以公為能，喜甚，召與語。大奇之，坐公堂上，庭折諸邑長，指泰與為法。當是時，汪泰與名聞淮東。公進曰：此未足為御史言也。縣瀕江，民依沙為田，出賦賦，歲久沙潰，民抱虛實，閱數十吏無告。害莫大此。願益得為民除去。于是奏可。獨復者無算。訖今，秦人爾之。丁外艱，以長孫承祖母高年君憂。改建康節度推官。知漢陽軍。漢陽潤州金壇縣泉州晉江縣丞。元豐初，縣官立法，期會旁午。晉江雅多權右，前為丞者，熱

視強梗莫敢治。以故給納常殿。公至，則繫執政家吏一人。曰：咎當歸我，不設他人。調太平州軍事，推官。廬州觀察推官。部使者怒勞郡守，謀以危法中傷。鞠者莫敢直。直者輒以罪去。最後請公。公曰：禍人自免，豈吾心耶。攷正于理，不為屈。使者大怒，亟劾公。益不能奪。則以獄上刑部。至刑部，則以公言為當。乃已。聞者壯之。有新貴人如京師，厚征從兵之食者，衆多附之。公曰：國家之著誓令也。曰：給糧如所給之秩。否則有刑。費則有償。今日汝何令之有。惟吾之所從。欲他日刑吏而償之，無乃不可乎。且何必剝賤而媚貴。不聽。後果及于敗。皆以公為知言。初，令泰與以材敏稱。至薦者一日，倍當遷之數。人謂公且顯矣。無何，憂患十年。僅得一幕吏。漢陽以縣省去官。金壇以避仇稱病免官。當公之免也，法以期叙。而遽遷新令。告滿二年。其為幕吏，法當減舉將之半。而又以坐免沮格。居晉江。日有哀公者，驟薦于朝。皆為公慶。會盜起閩中。按察者多得罪。復報聞。嗚呼！可謂窮矣。公亦自以直道孤立。知者不為無人。然動輒跋蹇。若陰有柅之者，乃益退縮。不為表暴。欲為地者，皆推而不受。一旦棄官。老子故居龍溪之上。治田桑，保墳墓。客至則釀酒擊鮮。劇談竟日。為溫厚長者。無纖介隱衷。然于親疎，曲有禮意。各得其歡心。雖面刺人過，而受者更以為喜。與人說理，道成敗。反覆曰：後當如是。初若闕疎。事驗皆信。服間則繙詩書。鉛槧不釋手。凡經抄錄者，無不精審。歲時書問，無貴賤必親治。惟謹。未嘗教子弟占筮。故辭翰可師。人皆藏之以為珍。有詩百篇。意深語典。因事立誠。要不虛發。而不以示人。其隱德如此。家居十有二年。以致仕恩。轉通直郎。以覃恩。轉奉議郎。賜五品服。蓋晚而子孫取科第。仍祖孫五世基緒不絕。人方以鮮儻為榮。而公卒矣。享年八十。寔崇寧乙酉六月某甲子也。曾祖某，故不仕。祖某，任司封員外郎。贈光祿少卿。父某，任都官員外郎。以公故贈中散大夫。妻開封陳氏，永嘉縣君。繼室壽光縣君，男六人。榮、棗、棠、藻、蘂、蘂。先公卒，藻從事郎。宜州州學教授。公清慎剛介。出于天資。終始完節。不以勢利毫髮干撓。質之神明無愧也。乞身強健時，優游自得。常曰：吾先世以才短年，今奇拙而壽足矣。其退居龍溪，家日益貧。或以賂悅公者，曰：吾事貧，忍為此耶。官閔日，僧居歲熟，撻支。自守貳而下，皆餽焉。無慮萬計。公曰：是衆吏也。夫獨斥還之。後有坐是而黜者。人方服公之廉。王文公于公為父執。方用事時，汲汲于人物。諸附麗者多貴。有勸公以異時所得，尺為獻者。公笑而不答。雖緣吏事一再造請，諄諄道舊故。而卒無一語及私。建昌李公常治湖。公以故人子往依焉。常屢以美官勉公。公不屑也。渤海張公擇賓南劍。陳公偁一見公于稠人，即嗟重論。公曰：不緣介紹而能然，真知我者也。錄其諱曰：歲蔬食以報之。公尤善攝生。至老精神容貌不少衰。時與壯者角臂力。起步為笑。樂往往多不及。常誦佛書。願脫疾苦。方與親串命酒如平時。神識不認。俄側身而逝。乘以為獲報。諸孤期以某月某日奉公葬于龍溪源。木塢。永嘉夫人附焉。從公下也。謹錄公行事如此。以待立言者。圖不朽焉。謹狀。

夫人陳氏行狀代張栻作

夫人陳氏，開封府開封人。內藏庫使遙授蔚州刺史贊之曾孫。累贈職方員外郎承道之孫。守曹州法曹參軍諸之女。而奉議郎汪毅之妻也。蔚州以客從太祖漢周間，即位錄其勞。諸子踵入官。而承道獨以病



廢生子諸詠始業詩書為儒家詠舉進士至尙書屯田郎中諱以屬真宗祀汾陰得試禮部卒用其弟瑒參知政事丁度恩奏初品官法曹之官于南也為諸女擇配以非其士難之聞奉議賈曰不可失也遂妻以長女生男女八人而終是為永嘉縣君永嘉之亡奉議君哀之以夫人嫻內則少孤事其母孝謂撫諸孤莫宜夫人遂聘以歸夫人內順外嚴通詩書力勤儉雖不逮舅姑之養然事其像朝夕薰修歲時奠醑甚于事其生食飲不薦不先嘗踏焉如將見之永嘉四男子榮業繁盛夫人鞠之盡力自襁抱森然成人諸子亦恩之如實生已夫人既老榮亦齒髮衰矣其就養豫章榮自子舍來省之相持逾月不能訣既行以悲思卒夫人二子曰藻曰彙少學章句翰墨皆夫人親指授有法度程其日益之功雖祁寒劇暑不置也故藻登崇寧二年進士第今為宣教郎充詳定九域圖志所編修官奉議君與藻仕皆小官祿不足食夫人為簿其所入銖量算計不妄以毫髮費雖迨老不衰或諫止之曰不爾無以養仕者之廉且吾樂之不為病也至賓客過從則親視肴饌凡所以為甘旨之奉者豫節而儲之以待一時之須故藻多得從名士游奉議君清修畏人知官不遂而歸臥林壑間以夫人生靈穀疑于不滿夫人處之晏如暨藻之仕意且諱貧矣夫人每以奉議君所以勵己者戒之故藻亦所至自飭不汲汲于苟進暨夫人之訓則然少喜佛書母病疾灼香于臂無完膚中年尤精確晨起齋戒坐蒲雖事艱沛于前不輟以觀哺則置酒戲諸孫為笑樂日以為常雖春秋高強健如壯者事不少縱閨內肅然蓋主汪氏祭四十年以今上登極恩封壽光縣君用政和三年九月制改封孺人享年七十七政和五年正月二十九日卒于京師藻所居之舍于是奉議卒十年矣榮鑿鑿及諸女亦皆前死孫七人愷通仕郎監泰州西溪鹽餘未仕卒之明年某月合葬于饒州德興縣龍溪源木塢奉議永嘉君之墓嗚呼夫人可謂賢矣事親孝而一之以誠友夫義而濟之以儉撫子慈而成之以孝卒也享壽考康寧從祿萬里而考終于其鄉嗚呼夫人其可無愧乎諸孤不敢違杖而走請以瑒子瑒知之為詳故屬書其懿範如此以待世之立言者圖不朽焉謹狀

浮溪集卷二十五

誌銘

故徽猷閣待制致仕蘇公墓誌銘

蘇氏自唐許公世有人其後分居閩之泉山真宗時有諱仲昌負文武材召試賢良方正屬六科能舉進士既策名矣以小失有司程度補三班官非其志也仕至左屯衛將軍提點荆湖南路刑獄歷知宜邵復三州以歿贈太師福國公生紳復舉進士賢良方正科入翰林為學士知河陽年未五十而卒生頌相首宗元祐間守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保致仕與翰林皆贈太師魏國公始葬潤州之丹陽公諱擢字季升丞相季子也幼莊重舉止如成人丞相自開封尹知濠州赴御史臺詔獄公年十三隨至京師徽舍御史府前朝夕入問起居狀間衣舉子服訴其誣于待漏院宰相吳正肅王文恭見其警敏召至前與語奇之事由是得白而公亦以此知名用父任為瀛州防禦推官調監澶州河北倉草場既少年得聲譽益親師友力學問為詞章當路交薦之復辭薦書不受而請授同僚之賢者故一時名士皆屈輩行與之交秩滿授武成軍節度推官丁內艱免喪監潤州織羅務會課改宣德郎以丞相春秋高請開就養得管當南京鴻慶宮徽宗皇帝立轉通直郎賜緋衣銀魚丞相薨服除緣兄入黨籍差監兗州東岳廟尋除丹陽縣丞



會令闕行令事。陳力二年。如實為令者。徙通判廬州。民便安之。去郡。相與遮留。為之罷市。中丞蔣公猷薦為御史臺主簿。遷光祿寺丞。改大宗正丞。尚書倉部郎中。經郊祀恩。賜三品服。擢衛尉少卿。久之。移光祿。靖康初。寇至京師。公晝夜乘城。素羸不勝。暴露。寇退。即求去。淵聖皇帝雅知公名。謂執政曰。如此等人。可使之去朝廷耶。命降堂劄留之。非故事也。時以為榮。數月復求去。進直龍圖閣。知明州。金人渡江。浙東西皆震。獨四明能鄉兵。省科調。民恃以安。俄請奉祠而歸。尋避地閩中。以墳墓在丹陽。由海道往來閩。浙間者數歲。紹興初。召赴行在所。除宗正少卿。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皆不拜。復主管臨安府洞霄宮。起知溫州。亦不拜。召為太常少卿。力辭于朝。不可。則見上以辭。翌日。詔權尚書刑部侍郎。居無何。得微疾。上章請老。除徽猷閣待制。致仕。數日不起。聞上嗟悼之。得年七十六。時紹興十年正月九日也。積官至右朝議大夫。贈通議大夫。公退然如不勝衣。與人言。惟恐傷之。然剛正敏明。凡事親。居官治民。與人交。一出于誠。非今人可及也。所至必先問職當如何。見有利害可論。必孜孜建明。不為苟且。而卒歸于忠厚。若權彊去惡。則忘其身為之。其發隨處伏如神。人不能秋毫欺也。以此自州縣歷臺省。至為侍從。五十餘年。無一事不可紀者。隱然為國名臣。由嘉祐治平以來。公卿之後。能守家法者。莫公若也。官武成時。行縣吏送之郊。願謂吏曰。某盜二人。于情于法皆可生。胡不讞吏曰。諾。及歸。守迎謂公曰。官吏無賴。至擅出人于死。既曰。盜盜矣。有可憫者乎。幸吾二人不預也。亟治之。公曰。使奸此獄者某也。某當坐耳。且為言其所以生之之狀。守大怒。將并案。公不為回。而二人卒不死。丹陽當東南舟車之衝。異時高句麗入貢。吏竝緣指取方數百里。騷然。公為區處于未至前。既去。民不知其使者之嘗經由也。歲饑。行賑濟法。公曰。循虛文。忘實惠。可乎。乃乞米于有司。有司以為難。請之再三。必得米。則朝夕臨視。汲汲然惟恐其不均。雖鄰邑之歸者。亦受而不辭。所全活以千萬計。方國家興學校。新祠庭之時。京口號為多士。又三茅山在其提封。生徒之不逞者。憑藉為非。視州縣蔑如也。公一切以法繩之。旁觀為縮頸。而公處之泰然。人知其不可犯也。無不屏息。丹陽大治。合肥俗喜告訐。為匿名書。至有竊乘驛以馳者。公行州事。得何人書于訟篋中。物色久之。釋然悟曰。此老吏某人所為也。立遣人捕之。則已亡去。索于田間。得之。叩頭首服。實諸法以徇。由是其書遂絕。趙院亡趙數萬斤。覺趙官與獄官通。狼籍罪于持衡者。以為私其贏于酒官。因使之亡去。公語曰。持衡者交私。不過銖兩之贏耳。能積而至數萬斤乎。且負擔者幾何人。豈無可會之數耶。獄官不得對。果趙官納磨戶金而授之虛券。趙材未嘗入也。左右大驚。倉部嘗請于朝。歲漕冬初不至者。監司若州縣官皆坐之。吏持符請書。公袖符見長貳曰。今茲漕至者未半也。吾符一下。坐者無慮數百人。禮祀止數十日間。士大夫當得恩數者皆聞矣。若稍引一兩月之期。俟禮成而下。則彼將何辭。長貳從之。士大夫謹傳曰。蘇季升。仁人之言也。建炎赦至明州。戍卒數百人。還據地求卸甲錢。公大怒叱去。而陰勒牙兵為備。未及門。果譟而還。趨庫授甲。公不為動。徐禽為首者數人。戮之。而置其餘不問。一州為之肅然。蓋公之過人者。類皆如此。難以一二記也。公雖精于吏事。而未嘗一日去書不觀。有文集五卷。尤長于詩。韓駒。崔驥。以詩名者。每讀公詩。曰。蘇季升。未嘗言詩也。每一篇出。高妙數朕。吾不能及。古人不以多為貴者。其謂是乎。初娶

元氏。章簡公絳之孫。次娶會氏。資政殿學士孝序之女。繼室復以其妹。相敬如賓。四十餘年。後公月餘卒。皆封恭人。子孟容。右修職郎。兩浙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孫箴。登仕郎。公卒之五月。孟容奉公葬于鎮江府丹陽縣長岡之原。以會恭人附。漢從公游最久。得公之典刑名理。非一會孟容來速。銘義不得辭。銘曰。蘇氏昨許。絲唐迄今。蟬聯再興。實始翰林。絲慶既遠。乃生魏公。輔佐泰陵。功名始終。帝想風烈。肆求其人。曰。汝是似。為吾近臣。似之伊何。忠孝直清。流輩盡矣。歸然老成。入侍禁殿。于福有光。年及黃髮。社非不長。無缺虧者。人胡歎嗟。豈德之厚。報猶未遐。大江西來。龜筮叶占。萬古之宅。先塋是瞻。

右中奉大夫直徽猷閣知潭州陳君墓誌銘

君諱亮。字景淵。姓陳氏。世家閩中。昭陵宰相文惠公堯佐之曾孫。文惠事具國史。生述古。為正議大夫。贈少師。子君為祖。生知祥。為朝奉大夫。知德州。贈宣奉大夫。子君為父。君少英發機警。方事紛糅。諸老生未能言之。時已洞然。了其微處。及出語。人皆厭服。以父任為陳州商水縣尉。知隆德府。諸城縣。縣胥為姦利。持前令短長告郡。郡守惑之。君調護令使善去。而實胥于法。聞者快之。以親嫌移滑州。韋城縣。改宣教郎。通判常州。盜發清谿。兩西諸郡皆震。常當其衝。君親屬夫增陣。潛墮。盜知有備不敢犯。宜撫司上其狀。遷承議郎。坐小法免。起主管西外宗室財用。提舉福建路市舶。通判大原府。漳州。皆不赴。尋通判泗州。時金人寇京師。泗居東南咽喉地。郵傳不通者百餘日。盜王嗣擁眾數萬。將及城。君白守收民入保。民玩安不知兵。突入君舍謀為亂。君正色折之。眾遂巡引去。而圍亦解。頃之淮橋戍卒。與李丞相綱所留兵。無慮萬五千人。寓城中。守以無儲。懷懷然欲亡去。君請五日除其憂。即夙夜營度。如其所須餉之。逮元帥府檄書至。乃已。擢尚書膳部員外郎。積勞至朝散大夫。知通州。遷朝請大夫。通既遠行。朝守兵單。外無援。金大帥引兵十餘萬環之。君先士卒扞城。至食水藻四十餘日。卒使不能近城而去。通人德之。家繪君像以祠。飲食必祝。後數年復過之。則父老迎君境上。羅拜馬前。十餘里不絕。未幾。宜撫使周望提兵屯姑蘇。與通夾江而軍。江北人歲以薪買江南米。至是宜撫司遮之不得渡。淮人大飢。君請會繼于福山。且籍城中能食者日給之。通人滋以為德。擢直祕閣。淮南路轉運副使。以分鎮請宮祠。得主管江州太平觀。除廣南西路轉運副使。會宣諭使明豪詢民間利病。君請罷州之為寨者四。置柵者三。廢柵者二。并請置檢察官。以收嚮贖之利。罷免了錢。以招材武之人。毀七星寨。以防敵人對壘之姦。嶺南人便之。復主管江州太平觀。改差兩湖西路安撫大使。司參謀。大使司罷。召赴行在。者再。遷朝議大夫。三京等路招撫處置使參謀。遷右中奉大夫。除淮南東路轉運使。進直敷文閣。知揚州。賜紫衣金魚。君至維揚。幣庾無一錢。一縷一粒之儲。而負公私通者萬計。居無何。兩朝議和。鄰使往來相屬。太母奉梓宮還闕。當供億者復萬計。君不請于朝。不取于民。上下充給。流民之歸者亦數萬口。異時典方面而長于理財者。皆推君之為。自以為不及。進直徽猷閣。知潭州。君之得長沙也。訓詞甚寵。思所以報上者。將種種加意。一路八州之人。亦想見其風采。然到官而君病矣。一日視事如平時。忽持脈曰。吾其不起乎。以紹興十三年七月丁卯卒于官。年五十九。君精明勤儉。居官有大過人者。凡陳請于朝。必為可久無窮之利。不媿安于目前。不規合于時好。善任人明



于財計。下有姦伏。發之如神。故數經艱危。及當大事。無不談笑而辦。加以持己廉平。經宗祀恩。不任其孫。而任其從兄之子。丞相杜充守建康。金人猝至。其屬陳與宗。以金一篋委君。已而與宗陷敵中。君輾轉賊間。寧舍己。而保與宗之金。訪其子歸之人。以為難。娶胡氏。文恭公宿之曾孫。封令人。二男四女。男曰與祖。右從事郎。前卒。曰紹祖。右迪功郎。君為帥時。皆以恩書寫機宜文字。女適迪功郎王拯。餘未行。一孫曰注。未官。紹祖以其年十月壬寅。葬君衡州衡陽縣墓石鄉石門里。藻與君游最舊。且君無恙時。若欲得余文傳之不朽者。會紹祖來乞銘。不得而辭。銘曰。

士之發身。惟志與才。得時得年。又奚足哀。嗚呼景淵。有是三者。獨于其年。天之不假。在昔文惠。克勤王家。再傳及君。大振厥華。少而激昂。晚益精敏。如臨霜空。忽見孤隼。盤錯必用。所臨有聲。凡今立朝。誰能仲卿。精神折衝。未老而沒。君何存亡。哀此人物。奄宅異縣。祝融之峯。後人過之。尚式其封。

尚書禮部侍郎致仕贈大中大夫衛公墓誌銘

建炎三年二月。自上維揚狩臨安。慨然思中興獻替之臣。一日顧宰相黃潛善。汪伯彥。曰。衛廣敏安在。越以來。時乘輿新渡江。人皆南。道路充斥。公獨晝夜北行。及上干平江。上聞之喜。顧御史中丞張激。諫議大夫鄭穀。曰。衛廣敏至矣。公見上泣。上亦泣。曰。卿在諫省。朕知卿忠。每以卿言為信。今宜知無不言。有請不以時對。公頓首謝曰。臣頃在維揚。數為陛下言。維揚非駐蹕地。請早還建康。今臨安亦非帝王居。宜須事定亟還。因陳所以守江之策。上首肯曰。是吾心也。翌日再對。歸即遇疾。猶屢蹕至臨安。拜尚書刑部侍郎。未拜。聞明受之變。慟哭舟中。疾益侵。上章請老。不聽。乞與暨秀州。從之。進尚書禮部侍郎。尋上印綬。卒年四十九。書聞。上歎惋移時。特贈大中大夫。他日見其同貶中書舍人汪藻曰。衛廣敏可惜。其為上眷知如此。公諱廣敏。字商。少力學。問宣和元年。以太學上舍生奏名。徵宗親擢為第三人。而稱其文明白。勝美。授文林郎。南京宗子博士。越數年。同年生王俊。又入對。徵宗憶公姓名。問今何官。俊又以實對。徵宗曰。尚吏州縣。當時豈不堪學官耶。今行召之。翌日召公。既見。改宣教郎。祕書省校書郎。時國家新與金人和議。遣生辰使。宰相擬十餘人。徵宗以為可假給事中。往聘。公言。金主生辰。後天事節五日。今未聞金遣使。而吾反先之。于威重已缺。萬一不至。為朝廷羞。請至燕山候之。彼若不來。則以幣置諸境上。上以為然。泊至燕山。金人果不來。置幣而返。七年。復遣舒宏中往。已陸辭矣。上改命公。道逢賀嗣位使許元宗。元宗言敵且大入。止公毋行。公不聽。及燕。報急。眾兇懼不敢前。公叱曰。君命也。其可辭乎。及疆。知金渝平。益不為屈。金人嘗書。欲以押字代印章。公曰。押字施之臣下。可也。豈所以待鄰國哉。北朝立國。當以禮義。今修好不以禮。交鄰不以義。將何以國乎。拒之旬日。卒易璽書。及授書。責公雙跪。公曰。此北朝禮也。行人何為。金主大怒。觀者為股栗。公處之晏然。終莫能奪。由是不悅。羈留中道者半年。至涿州。與幹喇布遇。請公相見。公辭不可。則問相見之儀。敵以例對。公笑曰。所謂例者。非趨伏羅拜乎。皇子雖貴。人臣也。使人雖賤。亦人臣也。兩國之臣相見。而僭君。是一國二君也。不祥無大焉。乃長揖而入。既坐。出誓書示公。公曰。某使萬里。去朝廷久。此書真偽不可知。因縱言及軍中事。公連挫敵。復被留。淵聖皇帝受內禪。始遣進官三

等。遷尚書吏部員外郎。于是高麗入賀。以公為宣問使。假太常少卿。送之。而殺其禮。公曰。國家厚待高麗。久矣。今一旦鷙薄。恐失其心。不若如舊便。從之。至明州。顧時多艱。凡緣客及民者。率以便宜從事。所過無秋毫擾。初詔使人春見。其冬。金人逼京師。詔令不通。使人坐館淹久。日費以萬計。公度俟詔而遣。則失風潮之期。留之經年。東南之餓。率竭矣。乃以幣易金。厚餉其使。而移文遣之。建炎元年。還朝。歸矯制之罪。上大嘉賞。遷衛尉少卿。公言。屬者敵犯京師。乘輿保金湯。而居固善。知敵已棄去。秋必復來。而尚嬰孤城。此大臣不知變之過也。今兩河諸郡。幸皆堅守。謂宜陰以帛書。許其世封。使人知自愛。不為賊有。其陝西山東。淮南。則令增陴濬隄。以訓齊其人。而擇大臣鎮撫之。車駕姑即建康。而居勢萬全矣。擢起居舍人。又言。方今二聖未還。陛下于宮室衣服飲食之奉。宜痛節損。雖郊廟亦不用樂。庶精誠有以感動天地。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既就職。首勸上以守法度。慎爵賞。正紀綱。因指陳時政之失。有崇甯。大觀。宣和之弊。未盡革者。十餘事。言甚卓至。上皆罷行之。又請以承慶院營繕之役。付揚州。升陽宮。造作之事。歸有司。禁中差除須索。必關三省。其不合天人之意。屢祖宗之法者。許大臣執奏。大臣不救者。顯詘之。先是公論時政。上曰。崇甯。大觀。以來。所以亂祖宗法者。由宰相持祿。惟恐失人主之意。故于政事無所可否。馴致前日之禍。自今當以為戒。故公因此以堅上意。時中貴人李志道。以救復保慶軍承宣使。添差入內。內侍省都知容機。亦落致仕。公論執再三。皆朝奏暮罷。二年春。拜中書舍人。公前勸上守法度。會邢煥。以后父除。徵獻閣待制。孟忠厚。以太后姪除。顯謨閣直學士。公力言非祖宗制。煥等觀察使。而忠厚自如。公以驥自諫。省除舍人。疑有因。乃奏曰。昔司馬光論張方。平不當參知政事。自御史中丞遷翰林學士。光言。臣言是則方不當罷。若以為非。則臣當貶。今兩無所問。而遷臣。臣所未諫。臣雖不肖。願附于司馬光。上令宰相諭公曰。朝廷以次遷。非論事也。公猶不拜。居家待罪者逾月。至忠厚承宣使。乃出。公以中書政事本。命令有不當。輒封還之。風采振一時。而宰相滋不說。乃以事出。公除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議者為不平。未逾年。上思公。召還焉。公上世齊人。唐末避亂。徙錢塘。又徙華亭。故今為華亭人。曾祖至。祖九思。父公望。公望。贈奉議郎。元室繼室皆朱氏。封宜人。三子仲英。仲傑。仲巡。而仲巡早卒。仲英。仲傑。皆右承務郎。一女。適右迪功郎。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王。公為人剛明。達于經術。與人交。退然若不能言者。而遇大事。一見其當然。決意行之。雖禍福死生陳前。莫能移其所守。故使異域。館遠客。天子必以屬公。而公亦必得其要領。在人主前論事。衰衰援據。精詳切中。其忌諱。皆人所難言者。人主未嘗不咨公。而公亦必上慨然起。公于流落之中。意豈淺哉。使天假之年。其施設當如何。方嚮用公。而公以不起聞矣。宜天子追思不忘。而形于屢歎也。公卒。以建炎三年四月丁卯。葬以其年七月甲申。其地在湖州烏程縣戴塢之原。既葬八年。而仲英。遂求余銘。不已。余從游最舊。在西掖時。又與公同貶。知公為最詳者。是宜為銘。銘曰。自古臣主。鮮逢亟亟。公于三君。展也必諧。厥諸伊何。一以忠盡。遭時屢更。吾見其進。始事徵考。飛英下僚。以節歸報。蹄康之朝。建炎中興。公首哀用。知無不言。莫若公勇。帝不知我。吾嘗盡規。謂不剴切。帝胡見思。氣吞虎狼。萬里之外。死生關身。曾不少概。當饋與歎。詔追而來。來而不年。亦孔之哀。葬雖異州。同此澤國。



刻貽無窮曰宋遺直

左朝散大夫直徽猷閣劉君墓誌銘

君諱嶠字仲高吳興劉氏吳興之劉其傳蓋遠熙寧間有諱述知御史雜事者正色立朝與宰相爭是非宰相盛怒至欲逮治之不為屈卒奪御史司馬溫公稱其道勝名立東坡蘇公為之賦吳興丈人之詩一時名士慕而宗之所謂劉孝叔是也于是吳興之劉聞天下卒官尚書吏部郎中累贈金紫光祿大夫中興又特授祕閣修撰生握為朝請大夫通議生欽止為承務郎贈通奉大夫生君皆世其家而有賢子君少以文名端方厚重不妄交游范忠宣之子正平凜然有二父風君從之數年盡得其學由是操修益進賢于益遠為鄉里所尊聞其行于朝擢政和五年上舍高第除陳州州學教授丁內艱免喪調監尉氏稅非其好也會徽猷閣待制趙公鼎鎮鄆聞君名辟司儀曹事一府高其文部使者交薦之居無何爭進者比而說君君推其能于人一不之校人皆服君長者而說者反愧謝君遷宣教郎睦親廣親南北宅大教授歷開封府儀曹少監少府少監尚書比部員外郎君為郎六年閱罷流登臺省者無慮數百人未嘗以榮滯關懷當國者賢之擢大理少卿樞密院檢詳房文字出提點福建路刑獄君內為廷尉外為繡衣直指于決讞重輕必平反曲折得其情而後已不以爰書諉吏故中外翕然稱之使閩時尉民為盜帥幸尉遷力主之君知其冤引囚物色非是釋囚而黜尉帥貴人也不悅會貴人還朝君知其憾不釋力丐奉祠得點洪州玉隆觀居數年以疾請老卒年六十二積官至左朝散大夫直徽猷閣時紹興八年三月某甲子也初室信安鄭氏繼室開封朱氏皆封恭人二男子曰垆右迪功郎懷事縣主簿曰讓將仕郎一女子未行一孫曰某垆等以其年八月某甲子葬烏程縣某山之原以鄭恭人補君同產三人長曰崧伯高仲即君其季前吏部侍郎岑季高也君事伯高如父而季高又以君之所以事伯高者事君兄弟之懿士大夫談之伯高少曠達不以世務經心通季公早世母夫人孀居而貧君子內外幹蠱之責與鄭恭人分任之而遂伯高于閒適以寬太夫人之憂及伯高疾廢藥必親嘗飲食必親饋以終其身故君之卒季高哭之過時而哀既葬季高知君與藻善也來求銘會藻以語言得罪斥居南荒三千里瀟水之上焚筆硯不復為文而季高每書必以銘為言認認然惟恐君之不得其傳也藻于是為之太息曰嗟乎季高盡誠于君固今人所無也然能使季高不能忘君如此則君平日所以處兄弟之間者于此見矣銘其可已乎銘曰

朝請大夫直祕閣致仕吳君墓誌銘

君諱懋字禹功姓吳氏其先義興陽羨人也世以儒名家而不求仕至君之父始光大其門有三子皆授以經其材競爽伯仲同時擢進士第又同時為縣令以治行聞士大夫言義方者予吳氏伯曰愈仲曰君也若卒龜山先生楊時識其墓後以君官達贈朝散大夫君少有立志風骨頎秀望之巖然嘗與兒曹

集外家有以博具遺君者君正色叱之曰死老奴敢汗我耶坐客大驚知吳氏有子矣及長嗜學問從先生長者游如不及入太學籍籍有聲既擢第闕當塗縣主簿時郭祥正李之儀會當塗皆知名士也負才氣軒輊人不少借一見君詩文曰我輩人也會歲饑官出粟糴者萬人盈集于場他吏無術至相蹂踐以死州以命君君布灰于地而疏其行坐強者東弱者西以五十人為甲使聽令問指其一曰給彼民趨而前左受粟而右輸金各以序進未哺而周無一人譁者當路交薦之縣有圩田民生理寓江中秋大雨圩且決君朝夕暴露治其防民賴以濟既去父老指防而歎曰微此吾其魚乎移宿松令以簡靜為政凡追逮書縣門而予之期民信畏之其至不差暑刻田里間未嘗識游微畜夫之面也由是訟更十數令不能決者皆立談決之未幾宿松大治門不夜闔獄囚屢空一日部使者按旁郡民遮道言願以事決宿松使者曰縣各有治汝舍汝令而從他令豈有說乎且道遠奈何氏叩頭曰吾邑可否視吏色辭彼邑有令在堂吏不能秋毫欺也雖遠奚憚察訪使趙默舒州守孫傑馭下如束溼所至人重足事之盛威臨君君不為動然此兩人者亦卒不能使君屈也用薦改宣教郎丁外艱服除知廬江縣盜劉五囊囊盧壽間方鼓行出山去縣裁一驛其鋒銳甚或止君毋遽行君笑曰男兒當斬賊平戎此鼠輩何為者今行縛之盜聞君來不敢入其境後羣盜得吏疑獨遺廬江曰彼有人焉不可圖也召監延豐倉知扶溝長垣縣尋除諸王府記室兼講書淵聖皇帝受內禪金人至京師三上書言便宜不報後皆施行略如君策入尚書為禮部員外郎會金人立張邦昌法當節草箋奏君度不可拒將引繩自裁有倖非常者僕曰僕請為之君由是獲免已而王時雍用事坐政事堂君發憤罵時雍曰反賊吾獨不能擊汝如段秀實耶時雍面頰發赤不能對君因以疾求罷不聽遂稱篤疾于家今上即位病即日愈乃請老而歸歲餘起公復故官尋除司農少卿不拜近臣交薦擢知開州州承曠血餘守將屢易公私埽地萬目睚眦君一調而細大成舉于是衛兵留戍者步軍三萬陳思恭領之水軍萬艘張公裕領之將驍卒驍凌藉官府求取無度變生不可期君能得權酷之贏給其稍慶歲終贖足民不知兵治聲流聞加直祕閣以代歸坐小法貶秩朝廷察其枉擢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未行改知壽州道得病到官病益侵即上還印綬六日卒年五十五實紹興四年五月某甲子也積官至朝請大夫其遷多以勞能而不以歲月君氣豪語直遇事有不可輒憤盈于中難貴人必斥其忌諱而折之然胸次實洞然無城府關鍵以故深中之人多不樂而賢士亦以此歸之親沒分財獨推所得之居居其寡嫂恩當任子不上其子而以其弟之子之上內外族姻與夫平生黨友飢者食寒者衣病者醫死者葬嫁其女字其孤至不可勝數有荆溪集及他文合三十餘卷豪壯而瞻蔚似其為人娶同郡楊氏封安人兩男四女男曰師尹師說師尹好學而喜文再任以官再不受其志非苟且目前者人謂君必有後者在茲乎女曰琚適左修職郎陸景瑞曰瑤適左迪功郎元豐曰璠適左丞務郎胡辨曰琬繼陸景瑞之室師尹以君卒之年十二月某甲子葬其縣銅棺山南筆塔之原以藻與君厚善來求銘乃輯君之行治而銘之銘曰

嗚呼禹功世乘波以流君嵩岌也人視蔭以儉君汲汲也文雄而氣剛見者立也所臨必恩遺老泣也君



門洞開。胡過而不入也。事羸厥躬。尙後人之及也。

### 浮溪集卷二十六

#### 誌銘

##### 左中大夫致仕吳公墓誌銘

崇甯初。制詔以尙書左丞爲丞相。天子虛己而聽焉。丞相因得操其權。進退天下士。諸附麗者。自布衣不旋踵至大官。或捨己而從他。則中以危法。于是一時嗜進之徒。莫不希其聲光于願盼間。認認然惟恐不得當也。當是時。太僕寺丞吳公點。雅爲相所知。相敬畏焉。恥以其黨進。力從之求去。相嘻笑曰。君欲首爲去國之人耶。噫。自是相持國柄二十餘年。士大夫不堪其專且久。撓節從之多矣。惟公卒不求合以死。天下莫不高之。雖阿相之人。亦自以爲莫及也。公字聖與。其上古籍光州。于唐爲聞家。後徙閩之邵武。至公之高祖沈。仕南漢爲循州軍事推官。曾祖漢卿。祖顯。皆以行高其州里。皇考詔。益務修飾。教諸子以經。子四人。顯登進士科。兄弟競爽。知名當世。累贈其官爲少師。公少持重寡言。人未之奇也。總角以文見鄉先生黃履。進退如成人。文皆可觀。履歎賞彌日。曰。子必爲令器。聞王文公修經金陵。負笈從之。由是學益進。元豐五年。擢進士第。調舒州司理參軍。年少人或易之。有市醫砭人死。繫月餘莫能決。公一見。曰。此非律所謂誤不如方者耶。老吏相顧大驚。移英州真陽令。嶺海去朝廷遠。吏多版授。守率以胥遇之。始至。

風公庭趨。公不爲屈。守大怒。欲誣以事。久而知其賢。及薦諸朝。丁內艱。免喪。監建州買納茶務。守正無所阿徇。用薦者。政宣德郎。轉知杭州。奏知富陽縣。政績爲一路最。時孫傑察訪東南。官吏重足事之。獨薦公爲可用。徵宗登極。轉奉議郎。賜緋衣銀魚。簽書常州判官。公事州。倚以爲重。擢太僕寺丞。相憾其去。出通判婺州。行未半塗。差撥發福建路餼物。凡當是選者。事已必歸報求美官。至陳留。以記白曹不見。宰相而去。相滋不悅。下除通判睦州。秩滿移越州。遂請老。貧不能歸。客婺州蘭溪。四壁蕭然。處之晏如也。御史中丞吳執中知其賢。起之再任。公不得已。至京師。會同年生在廟堂。欲以公見上。公固辭曰。吾嘗謝事矣。豈可復見上乎。得通判洪州。徑出關不顧。時茶法初下。責有司奉行。郡以丞領之。敢議者斥。吏奔走不暇。公獨條不便于民數事上之。人爲寒心。公不恤也。已而朝廷施行其說。至今賴焉。秩將滿。執政或欲召公。公聞即以病告。得提點衢州仙觀。繼領毫之明道宮。建之沖佑觀。南京之鴻慶宮。奉祠十餘年。臥家不復出。賜三品服。淵聖皇帝受內禪。轉中大夫。擢知漳州。于是公無意于世矣。復請老。以建炎四年十一月某甲子卒于家。春秋七十有四。官自宣德郎十一遷至中大夫。有文集三十卷。妾同里黃氏。封令人。先公二十年卒。二男四女。男曰延年。朝奉郎。次早卒。女適從政郎廣德縣汪時。迪功郎長沙縣尉張某。朝散大夫徐敏中。朝散郎直徽猷閣范浩。孫男女各一人。男曰祐。迪功郎。南劍州司戶參軍。女適從政郎建昌軍教授李汝翼。公退然如中人。而操履剛方。其堅如金石。與人言。雖面目嚴冷。而衰衰皆可書紳。少清苦。一毫不取諸人。其舉進士出京師也。僕遭羈焉。人皆惡之。欲委諸道。公慨已與以載。徒走千里而歸。晚讀佛書。益備然有遺世意。其于簡淡。蓋往復而身安之。凡世間所謂矯揉以釣聲名者。公無以焉。嗚呼。墓富貴而仕者。固人之常情。守道而不求。亦士夫之所當務也。然利害陳于前。而爲舉世之所重灼。其不從者。幾希。若夫屹然如砥柱立于頹波之中。久而不爲之動。蓋今人所未見。至終始完潔如公者。殆百年所無也。可不謂賢哉。漢少從公游。服膺最久。延年既以公卒之年十一月。葬公于其居之西若干里。王公嶺之下。適屬藻識其墓。藻于是敘公之實而爲之銘。銘曰。

古之仕者。惟己責于遭窮。通我何擇。世衰鄙夫。乃求獲相。時射利規什伯。偉哉吳公。挺松柏。力排冰霜。傲陸阮。世方賢。慙樛黑白。朝爲之徒。暮隆赫。幸公來游。重其客。疾趨而逃。遠瑣謫。終身軒裳不能迫。浮沈數州下。膏澤。晚歸遐。與世隔。竟全孤高。返真宅。向來公卿。愧方册。揭茲銘詩。告阡陌。

##### 戶部尙書許公墓誌銘

政和五年四月甲寅。中大夫提舉洪州玉隆觀許公。卒于袁州。公以文學起家。以材力結人主之知。爲世名臣。當朝廷建立法度之時。所更皆其要劇。凡事紛于前。衆人圍視。莫知所爲。公獨從容處決。初若不以經意。退而視其規模。條析明甚。有深思熟慮。不能至者。用此四歷大鎮。五爲戶部侍郎。一爲尙書。官至中大夫。職至樞密直學士。雖間用言者。數出。然天子思公。不逾時輒召。故卒之日。賢士大夫。皆盡然悲傷。以用公之材。爲未究。公諱幾。字先之。世居饒之餘干。至高祖始占籍信州貴溪。故今爲貴溪人。曾祖待用。祖堯卿。皆不仕。皇考宗舉。舉進士。卒官祕書丞。以公故贈光祿大夫。公兒時有大志。出語驚人。大丞相韓公。



琦鏡大名。公在大名。以諸生見。獨偉視公。為加禮。遣詣太學。未冠。擢上第。調筠州高安主簿。光祿公間往視之。會攝邑事。規畫良善。光祿喜曰。兒能爾。吾何憂。為之信宿而去。丁光祿公憂。起主饒州樂平簿。已而為其令。大興學校。課士習經。親與之酬酢。雖旁邑亦遣子弟從學。濬陂池。利于民者。責其察分任之。獨練湖之役。為大。則躬按行其地。為之區處。溉田無慮萬計。民利石紀。功治行為江東第一。用薦者。改宜德郎。知宜州南陵縣。還民之託。僧尼為姦者數百人。勾當開封府右廂公事。尹高其能。雖府事亦關決。公會復常平官。大臣首薦公。擢提舉京西南路常平等事。奉使。有旨為開封府推官。丁普安太夫人憂。免喪。除虞部。金部。戶部。員外郎。賜五品服。今上即位。有以永興等路饋餉為言者。遣公馳視。數月畢。財以不貲。館北使。除大府少卿。先是吏俸不時得。貧者患之。公能使利無遺入。用品秩高下。分日而給。未幾。以均足。開為提舉南郊事務官。除將作監。吏與工比為姦。盤結牢甚。如斬削塗鑿丹雘之工。當以次用。而吏于役初。概給其廩。故浮耗不貲。且閒劇不均。訴者紛然。公以禮數逆為之程。使未役其役者。不食其食。費省而功倍。遂為永法。除大理卿。改太僕。馬政蕃息。入戶部。為侍郎。公前為郎。多在戶部。其財用出納。斂散。銖分縷析。皆有成法。及蒞官。左曹益當天下之劇。夙夜盡瘁。講求利病。罷行之。其大者必反覆議論。務合眾寧。元豐之法。毅然不可回奪。上亦知公忠。乃多見納用。議者以異時居大農。無與公比。除顯謨閣待制。知鄆州。充京東西路安撫使。盜倚梁山為藪。害所被甚衆。公籍漁者十人為保。晨肆其出。夕責其歸。否則回保以聞。自是窮治無脫者。汝上多衣冠。其歸子檢孫。惟估勢橫閭里。善良苦之。公刑其尤者。以徇風俗。為變。遷顯謨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入見。除戶部侍郎。以子喪乞外。上曰。卿宜力久。其少安。復除直學士。知成都府。言者以公播泉布法。降充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既投閒。築室饒之東湖。盡江山之勝。大觀三年秋。亟召除工部侍郎。數日改戶部。歲有大禮之費。且倍經。人為公慮。公不取于下。不貸于中。前期而辦。會開封府李孝僊領詔獄。以公攝尹事。剖決精明。廷中皆指相示曰。是故為廂官者。其可犯耶。稍稍引去。拜本部尚書。兼詳定一司勅令。公練習邦賦。每徵在京庫務。及移文諸路。口授吏曰。某所為錢若干。某所為物若干。某費當取彼。某儲當給彼。吏且聽且書。莫知其端。及覆視案牘。無一不如公言者。人人駭服。言者以公治染院事不實。除龍圖閣直學士。知婺州。俄降充天章閣待制。已而事白。除樞密直學士。河東路計度轉運使。公屢辭不獲。則請廣羅以絕豪右射利之姦。從之。改真定府路安撫使。兼知成德軍。未逾月。徙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兼知太原府。河東被邊。綿地數千里。公盡護諸將。紀律赫然。及其暇時。修墾田治。以利兵農。謹烽燧。明斥候。姦不得發。或報衙頭招集亡命。公用防秋法。戍境上。度兵官牛宗可使用。用防城法。布鹿角。壞道路。為陷馬坑。賊知有備。訖公去。不敢窺邊。有惡少數人。結死黨。號弟兄。其一犯法。悉捕治之。而流其為首者。邊郡例以撫養庫錢易貨。他郡公為盜。至乾沒不可計。莫能捕其姦。公一追償。無敢隱。以其贏勞。將士皆得其死力。坐戶部時。裁減吏祿。非是奪樞密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尋請授永州團練副使。袁州安置。公屏居。杖履備然。無流落之歎。既二年。上立皇太子。復中大夫。提舉洪州玉隆觀。命未至而公卒。享年六十二。公子父母兄弟。慈祥孝友。樂振人之急。成人之善。其于宗族。振之尤厚。于鄉里。成之尤力。遇

恩不任其子。而任其弟。及帥河東。辟職自隨。終公身。五子其官者一人而已。故人陳于揚。越客死。公為歸其喪。具本業其家。至今賴之。蓋節義如此者。甚衆。公聰明強記。任氣敢為。狀貌雄偉。議論軒然。見者竦動。知其為非常人也。居官無小大。久暫要為不苟。不以吏道。民不以獄訟。吏然民亦勸趨無敢怠。吏亦莫能竄其姦也。故去樂平。南陵。且三十年。父老至今誦公懷之。于取軍理財。知大體。遇事纖悉。必有法度。後人用之。輒享其便。雖欲出意變更。然卒不能出公之意外也。喜讀書。為文立成。不屬藁。亦未嘗引以自名。專用綠飾吏事。故其所施。為卓犖過人如此。有文集三十卷。妻趙氏。清獻公并之孫。封安康郡君。男六人。曰瓊。曰球。皆前卒。或承奉郎。餘尚幼。女五人。適某官胡幹化。亦前卒。餘未行。球將以政和六年九月某日葬。公饒州鄱陽縣某鄉里之原。以藻世姻。知公為悉。使來問銘。故撮公平生行事之大者。書之。而系以銘。銘曰。

天之生材。不妄付與。惟與偉人。則莫量數。公方妙齡。即以材著。兩乘駟車。三帥戎旅。五司邦財。最久其所。事之紛來。乘色疑沮。惟公怡然。應以笑語。執幽無明。執廢無舉。俾如星旋。浩如川注。旁觀嘆嗟。縮手無措。出入踐更。咸有譽處。雖班中臺。十未施五。官三紀餘。卒以才赴。彭蠡之南。是謂平楚。闕轡屬連。氣象吞吐。築宮其間。龜筮成許。非公之英。孰配茲土。

朝請郎龍圖閣待制知亳州贈少師傅公墓誌銘

崇寧間。鉤黨之論起。元祐以來。士大夫為世指名者。悉墮黨中。故一時盛德精忠之人。往往蕭志以沒。既沒矣。子孫懼及。率秘其閭閻。不敢傳。遠靖康黨禁。人人爭言嘉祐。治平。以前事。于是昔之悼不幸士中者。咸振耀于時。公雖沒于崇寧之初。為不預其禍。然用事者猶指公為黨人。至紹興九年。公之卒葬也。三十八年矣。而墓碑未立。公之子七人。惟詒度在。詒度以書來乞銘。藁少仰公名。以不獲拜公為恨。今乃得執筆次公之行事。幸矣。然藁去公幾四十年。更士大夫以言為諱之時。公之行治。其詳不可得而聞也。謹撮其灼然在人耳目者。序而銘之。公諱楫。字元通。姓傅氏。傅氏系出北地。自祇亮。世仕江南。子孫因散處江淮間。有居光州者。遭廣明之亂。從王潮奔閩。數世而至公高祖仁瑞。又徙居興化軍仙遊縣。故公今為仙遊人。曾大父獻。大父偁。皇考滋。皆以地遠京師。不求仕。而皇考尤有信義。為里人所宗。以公故贈朝奉郎。公少莊重。如成人。甫七歲。從鄉先生學。已能痛自剝厲。他兒戲旁。譁笑如不聞。反并取其書誦讀。未冠。試廣文館第一。其文天下傳誦之。既不第。而歸。有貴人欲留公使子弟學焉者。公曰。吾方求師友。資身未暇也。聞孫覺。陳襄。有學行。摠衣從之。襄門人有許安世。汪衍。之流。皆嘗以文藝冠多士。襄不之取。獨稱公曰。傅元通。金石人也。以其女妻之。擢治平四年進士第。調揚州司戶參軍。守遇僚屬。甚。屢以難集事。諉公而促其期。公裁決如流。未嘗希意苟合。至捕其從者。實諸法。守雖強聽。而不能平。乃欲以繁劇困之。會天長令缺。檄公攝承。公發伏。擒姦如神。猾吏惡少年。皆屏迹。視氣。天長大治。更以最聞。丁外艱。歸。中里中事有不能決者。悉從公折衷。或望公門罷訟。而歸。調福州福清丞。帥曾鞏。負材倨視天下士。獨與公鈞禮。改蘇州錄事參軍。復丁內艱。免喪。授太原府太谷令。白誅徙鄉。而還為民害者一人。于是公之仕也。二



十年矣。猶在吏部選處之怡然。未嘗以窮達介懷。會布帥太原。謁入大驚曰。是福清傅丞。為吾兄所知者耶。率部使者交薦。且以書言之。朝廷公卿間。改宜德郎。知吉州龍泉縣。時孫覺為御史中丞。謂公曰。朝廷欲用公。幸少留。除書且下矣。公曰。仕所以樂居者。免外臺督責之辱。今類首權門。與外臺奚擇。且外官我所當得也。徑出國門。不顧道除太學博士。所至學者。闔門官太學四年。足未嘗及宰相執政之門。秩滿。即日詣曹。曾布知樞密院。與其副林希共薦之。宰相亦雅知公名。除太常博士。公長禮學。自神宗時。議祠北郊。至是有詔復議。議者多持兩可。公獨援經據古。損其車服儀衛賞賚之類。使悉得其中上之。後卒施行如公議。詔聖二年。徽宗由遂甯邸就資善堂學。詔大臣擇德行老成人為傅。宰相以公名聞。除諸王府說書。舊制諸王課學。書屬文而不及經。公言。王當以德義為先。區區翰墨。非所急。請先講經。史以懋王德。從之。明年。徽宗封端王。就除記室參軍。又明年。為侍講。又明年。為翊善。中人執事王府者。例與宮僚昵。公獨正色。不與親。雖一府以為介。而悉嚴憚之。王亦為之加禮。閱五年。移官者四。而不出王府。同僚或歲中屢遷。公未嘗一語及之。會諫臣鄒浩以言事。公厚贖其行。坐是免所居官。裁兩月。徽宗即位。首問公安在。即除直祕閣。進尚書司封員外郎。擢監察御史。權殿中侍御史。論內侍都知劉瑗恃寵專恣。不報。移國子司業。遷起居郎。召試中書舍人。徽宗面稱詞有西漢風。于是會布當國。以兄弟于公有汲引恩。冀其助己。齊歸然守正。凡朝廷命令有可疑。進退人材有不厭棄。如據王古。范純禮之類。皆人所難言者。必極論之。雖屢卻不為之回奪。布每以為言不合者。因是中傷公。公不恤也。徽宗願公潛邸舊。見必咨訪。公每以遵祖宗法度。安靜自然為獻。語宰相亦諄諄及之。歸則削髮。雖至親莫得而聞。一日。李清臣勸上清心省事。徽宗曰。近臣惟傳棍為朕言此甚詳。然後人始知公所以啓迪上心者。其卓至皆此類也。建中靖國秋。見時事更張。竊歎曰。禍其始此乎。不去。楚人將鉅我于市。聞者莫不甚其言。公笑曰。後當以吾言為信。遂求補外。詔不許。懇所不已。最後中書舍人鄒浩為請。適聽除龍圖閣待制。知亳州。到郡數月。屬疾。易衣跌坐而卒。年六十一。憲崇寧元年二月五日也。公于孔孟之學。精思而力探之。不獲其極不止。又天資簡淡。于世事無一可關心者。專用經史自娛。聚書至萬卷。平居正衣冠。如對大賓。否則瞑目燕坐。不妄出一語。雖在閨室。無秋毫之欺。故能死生禍福。不入胸中。視進退窮通者。夢幻然。雖當是之時。直道立朝。不為無人。若夫先見如龜。卓然引去者。惟公一人而已。大觀中。大臣屢欲以公入黨籍。徽宗念公舊學之巨而止。後每因事必及公姓名。而卒不為大臣所右。故公之沒。恤典不加焉。公之葬。在今常州宜興縣善學山之原。累以諸子恩。贈少師。妻陳氏。亦贈越國夫人。子諒友。諱夫。皆擢進士第。諒友仕至奉議郎。尚書膳部員外郎。諱夫。朝請郎。尚書兵部侍郎。諱受。朝奉大夫。鹽州路轉運判官。與諱微。去病。譽處。皆相繼前卒。諱度。今為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有文集三十五卷。藏于家。簡古而精深。世以為法。銘曰。道有所寄。千年一儒。世得而用。一人真夫。公承丘。柯知學元本。匪惟知之。亦踐其虛。用此玉立。直哉惟清。世無可娛。以道死生。晚登王門。帝實知我。擢躋近臣。初不求可。正色凜凜。傾忠上前。事非大剛。吾道則然。帝知難深。時不我與。奉身而行。世莫能禦。竟脫黨禍。歸安九原。世評既公。盛德乃尊。開風而興。百世之下。

我為銘詩。以詔來者。

尚書刑部侍郎贈通議大夫周公墓誌銘

故尚書刑部侍郎周公既葬之四十年。其嗣子石。聚族之長老而謀曰。先君以清節直道事三帝。隱然為國名臣。今墓槨成陰矣。而墓碑未立。其何以飭來裔。若求當世能言者。揭其一二而顯誅之。豈不足以慰先君地下。而寵綏周氏之祚。皆曰。然。遂相與來請。藁讀其書曰。噫。吾先大夫同年進士也。于藁為丈人行。銘其可辭。然吾生也。後不獲拜公。公之平生。藁莫得而詳也。今班班在人耳目者。尚多有之。姑撮其大者。識之。可乎。石再拜曰。幸甚。乃書以授石。使歸而刻之。墓上。公諱之道。字覺民。世家吳興長城。曾祖父鉅。大父仁皓。父亨。皆以修謹聞里中。亨用公恩。為光祿寺丞。贈大中大夫。公少寒苦。刻意于學。年十三。以文謁安定先生胡瑗。瑗奇之。因留受業。擢皇祐五年進士第。闕主杭州錢塘簿。轉運司治錢塘。吏習僭驕。視州縣蔑如。轉運使元絳委公督租。吏胡通者。絳任之。有田邑中。租過期不入。公執通歸。仗而徇。一邑大驚。他租不日而辦。絳大喜。帥使者薦諸朝。移歙州祁門令。有政績。改著作佐郎。知江甯府江甯縣。縣素劇。更數令不能治。公既訟廉。如流。庭無留事。守知其敏。雖府事亦以委公。于是田苦下潦。與江通。公築圩數千丈。民賴其獲。至今以公名其圩。秩滿。知遂州錄事參軍。改通判戎州。初。王文公安石奉使江東。祁門其屬邑也。熱知公治狀。已而寓居金陵。得公尤詳。居無何。文公當國。絳亦預政。皆言公可用。召對。擢知開封府司錄參軍。當是時。朝廷更法。令如毛。詔之開封府者。日十餘下。公隨事酬酢。悉得其宜。且摘隱發姦。如神。吏為屏息。他日以事。乘見。上獨目公曰。卿決獄非畏忌。願望者。公頓首謝。除京西路轉運判官。丁外艱。服除。復提舉其路常平。移成都府路轉運判官。會御史朱服。言參知政事章惇。交通臺臣。蹤跡連公。詔有司覈實。雖不盡如服言。公猶坐免所居官。廢斥者累年。元祐初。直前。留為大理寺丞。已而遷正。以母老。丐外。得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入尚書為刑部員外郎。以母憂去。久之。還故職。陞郎中。出為江南東路轉運使。移淮南。歲早饑。有司責民輸如令。他官熟。昧莫敢言。公至。則除其半。民以蘇息。召為大理卿。異時決獄者。株連無辜。牢戶皆滿。公有所訊鞠。擇其誣誤者。先釋之。廷尉省愛書。蓋自公始。擢尚書刑部侍郎。日閱具獄數百紙。無倦色。至死生疑似之際。必反復加意。不啻如利害關身者。每奏獻上前。或未當于法。必為上別白。其是非。往往多見聽。否則抗論力陳。至漏下數刻。猶固爭不已。以此出入省寺十餘年。坐獄事。備官者三。未嘗有悔色。而全活者不可勝數。其詳蓋莫得而記也。疾革。婦抱幼子侍前。慶而去之曰。吾起布衣。致位三品。尚何求。倘然無戀。孀之意。卒年七十一。憲元符三年四月甲寅也。積官至朝散大夫。累贈通議大夫。以其年十一月乙酉。葬其縣東北五里平望鄉雉山之原。娶同邑袁氏。封永和縣君。先公十五年卒。三子。曰厚。從事郎。曰原。朝奉郎。通判撫州。皆前卒。曰石。今為通直郎。知常州武進縣。女二人。嫁承議郎呂必強。顯謨閣待制呂益柔。孫男女合八人。曰冲。曰凝。曰沈。曰沈。曰冲。今為承議郎。知平江府常熟縣丞。而朝散郎曾綸。朝奉郎莫伯與。承務郎章奎文者。其女之所適也。公清約廉平。胸中樂易。平生未嘗以喜怒加人。初公被誣。而復為使者也。陸佃給事中。格其除書不下。泊公奉使淮南。佃適為郡守。隸焉。佃不自安。公



至則釋怨與交歡。且陰佐其政事之不及者。既歿。佃哭之慟曰。此公真不可以意量者。世豈復有斯人耶。鄉閭寒雋。汲引盡誠。不進不止。故卒之日。知與不知。皆為之出涕。可謂厚德君子矣。銘曰。

自古盛世。必多名卿。典刑百年。如見老成。熙甯有為。公適逢世。以材結知。終始三帝。惟始受學。得其師承。據而及民。久乃濟登。出乘輅車。入乘丹筆。為邦持平。斷以經術。心本忠恕。輔之敏明。識書滿旁。為汝得生。雷霆或怒。必犯顏色。諄諄靡回。帝屢盱食。白首三尺。躋榮近臣。能使四海。歲無冤民。矧夫持躬。清約直諫。不名一體。當世師仰。歸闕窳窳。今茲幾時。封木岑蔚。子孫似之。于張之仁。天豈忘報。鐘詞于阡。來者是告。

徽猷閣待制致仕贈少師諡信簡莊公墓誌銘

宣和二年九月壬寅。通奉大夫徽猷閣待制致仕莊公卒于常州宜興縣之里第。訃聞。天子嗟悼。詔贈光祿大夫。贈之加等。越明年八月某甲子。諸孤奉公葬其縣西南三十里厚山之原。既葬。太常上其狀。尚書諡曰信簡。又十餘年。其子左朝請大夫安常。有秩于朝。累贈公為少師。于是安常與其宗老謀曰。惟我公以經術起家。顯于朝廷。尊為士大夫。壽與社並。官至三品。歿而墓碑未刻。其何以飭來裔。蓋求能言者。願以垂無窮。而寵綏莊氏之祿。乃使來請。藻辭不獲命。則敘公族出官爵。與夫平生之行治而銘之。君諱徽。字君猷。世家揚州之江都。曾祖餘慶。祖允明。皆居鄉。稱善人長者。父詢。始南渡。徙居于宜興。以公貴。贈通議大夫。通議卒時。有子四人。夫人某氏賢。躬門戶而縱諸子于學。由是公兄弟三人。同時薦于有司。至禮部。獨第公文為高等。中元豐二年。進士乙科。解褐。調主江甯之上元簿。王文公居金陵。四方英雋。聞公一與之交。而非其人未嘗往。緣是名聲日聞。授安州安陸縣令。縣多彊宗大姓。以侵漁閭里為能。令不之從。則持其短長以逞。公至。一切以法裁之。諸豪皆怒。合為飛語。誣公不為變。既久。知其不可幸而肆也。皆靡然而服。蔡公確以故相守安。遇僚屬簡嚴。無許可者。獨期公遠大而首薦之。改宣德郎。知單州碭山縣。碭山在窮谷中。地偏民野。公憐其陋。而以靜治之。至閱旬。無一人訟于庭者。與諸生終日談經義而已。蔣公之奇尹京。辟右軍巡判官。以非其官不就。無何。章丞相惇薦公于上。召對。擢提舉秦鳳路常平。遭成夫人憂。免喪。除提舉廣南西路。象山令鄭子淵。妄人也。嫻常平新法。連以書抵公。有言及宗廟者。公不敢隱。而以聞。上曰。遠方使者能然。茲得人矣。命中書記其名。擢尚書司封員外郎。尋移金部。上以承平久。曹多諉吏。吏緣為姦。詔左右司取諸郎勤惰各一人。殿最之。于是司金號為冗劇。公課居優。進官一等。力求補外。得提點河北西路刑獄。真定府判官劉會。錄人陰私。為不法。至郡守監司。無敢按之。公悉條具。姦賊上之。會令其子白冤。詔遣臺臣就鞠。無一不如公言者。即抵會罪。一路聞之。悚然。或望風投劾而去。入為尚書度支員外郎。未幾。除司農少卿。復求補外。除江南西路轉運副使。未行。移兩浙路。公領漕事四年。餽餉為東南之最。褒賞沓至。賜紫衣金魚。進官者再。明年。除直祕閣。又明年。除太府卿。遂除徽猷閣待制。知興仁府。興仁為輔郡。四方之戎。雜居而屯。頗悍驕難制。前為守者。惴惴然常有意外之憂。公以拊摩彈壓之術。時其緩急而兼用之。會偏裨刻其軍。聲言將為亂。聞城兒懼。公鈎得其情。取為首者二人。治之。餘置不問。談笑而定。徙知平江府。郡豪朱勳。挾寵張甚。視州縣蔑如。且中貴人緣勳而使。者冠蓋相望。皆

能禍福人于牙頰間。官吏無不傾身事之。至郡守亦有出其門者。獨公不少貶。勳輩雖憚公之正。不敢讒。而訛公去。實亦不及。方勳盛時。造乘輿服御之珍。設官于浙西諸郡。一日。上知其姦利。詔守臣悉罷之。令下。郡人譁呼。而旁郡方邊。延幸其必復。公曰。此天子盛德事也。人臣當奉承之不暇。乃顧望乎。即日結罷。如詔旨。識者皆歎以為不可及。留平江六年。丐閒。優詔不許。久之。除提舉杭州洞霄宮。公雖七十餘。而強健數腴。如五六十許人。人謂公且復起。副明天子所以委任之意。而公已備然忘世。數諸子勿以家事相。築大第荆谿之上。時從賓客。徜徉谿山之間而已。以通奉大夫徽猷閣待制致仕。得年七十八而終。娶吳氏。京口大族。有賢行。封越國夫人。先公十一年卒。附公而葬。三男。伯曰志行。季曰安上。皆以公仕為從事郎。亦先後公數年而卒。仲曰安常。擢進士第。為太常博士。歷持節分符之選。今為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三女。長適左朝散大夫尚書左司員外郎王岡。次適右承議郎通判太原府方笈。次適左朝奉大夫尚書吏部員外郎董將孫男女合十四人。公敦厚高明。遇人無親疎貴賤。賢不肖。一本于誠。委曲周旋。惟恐其不至。及于義當為。則其守確然。雖禍福在前。莫能為之搖奪。其使秦鳳也。成夫人以遠不能行。公朝夕慕懷。至忘食事。泊執喪。瘞瘁骨立。築室家旁。終喪而後歸。晚年得君。褒擢無虛歲。然居中則請外。居外則請閒。淹速未嘗置于胸中。平生無嗜好。所至左右圖史。簾閣蕭然。故歷官四十餘年。無秋毫之累。以令名始終。少喜釋氏書。晚而彌篤。疾革。呼子孫甥姪至前。人與之訣。無一語之亂。非有得于中者。能如是乎。嗚呼。其賢于遠矣。藻公狀塔也。得公之詳。固無如藻者。銘曰。

在元豐世。英才畢臻。數十年間。國為有人。以經術進。公當是時。聖考遺我。帝其用之。用公伊何。維德敦厚。學為人師。材則多有。出入四紀。績皆可書。儒雅飾吏。蓋公之餘。遂升運聯。出殿藩服。惟皇懋功。非我求福。終始一竟。誠于事君。視富與貴。乃如浮雲。浩然而歸。訖此眉壽。蟬聯未央。公且有後。松檟岑蔚。與家相望。尚千萬年。記公之藏。

滕子濟墓誌銘

滕。姬姓。文王之昭也。春秋時。以小國介齊楚之交。漢魏晉。世不乏人。至唐有諱令琮。為國子司業者。子孫蟬聯。綿十餘世。譜牒相傳。曰堯臣。任衛尉寺丞。于公為曾祖。曰公綽。任宣德郎。于公為祖。曰友任。朝請大夫。于公為皇考。以公貴。皆贈東宮師。傳官妣。祖妣。皆封郡夫人。公諱康。字子濟。應天府宋城人。年十六。補太學生。俊邁絕人。諸老生皆屈輩行。與交。既冠。擢崇寧五年進士第。調通州司理參軍。秩滿。陞晉州觀察。推官。試學官。中之。除興元府府學教授。首冠詞學。兼茂科。入秘書省。為正字。公以軼材進。滯館三年。有餘。人為公不滿。公處之裕如。久之。遷著作佐郎。尚書工部員外郎。入對。敷奏詳明。徵宗喜曰。頃得卿詞學。程文甚敏。蓋有意用公。而不為當路所右。歲餘。裁移禮部。又數年。為國子司業。連丁內外艱。服除。而靖康二年。金人至京師。時上開元帥府。濟州。即以徵召。公。有詞學。精瞻。明習憲章之語。公至濟州。率先羣臣。勸進。請築壇。如高邑故事。乃除公太常少卿。相登極禮儀。其告天及肆赦之文。皆出公筆。詞旨激揚。聞者無不感動流涕。尋擢起居舍人。權給事中。進起居郎。兼討論祖宗法度。檢討官。試中書舍人。公忠精出于天



性平時隨事未嘗詭隨及居論思之地知無不言見有未合公論者必反復開陳蒙上聽納而後已顯讓閣直學士孟忠厚乞用父任減年轉奉節公因言忠厚隆祐太后之姪太祖太宗以來無母后兄弟之子班侍從者故日者給舍交章論列乞換忠厚右列陛下方色難以奉母后故未即施行其如中外之情未厭願少垂省覽以毋違祖宗成憲從之武義大夫康義用登極恩遷遙郡刺史公封還詞頭力陳陛下即位以來凡發號施令立政造事必法祖宗彝憲惟能法祖宗故能得人心而當天意邢煥中宮之父也孟忠厚隆祐太后之姪也猶曲從人言易戎班之秩康義何人乃敢紊彝憲如此義者內侍康履之父也自古召亂之源不出于外戚之擢法則出于內侍之干政漢唐可鑒登極恩各遷官一等天下之至公也祖宗以來未之或改康義乃以御寶批降特旨遷一官而暗陞五等之秩觀此有異于墨勅封之時乎凡再降旨令行下終不從命人莫不重公有守後軍統制韓世忠以不能賊軍贖金公言世忠偏裨無赫赫功祗緣捕盜微勞躡官數等位亞節旄人所以未有言者以方華盜充斥姑責其後效比卒伍背叛至奪御器逼諫臣于死地恬不知罪致臣僚論奏乃止罰金將何以懲後世忠降一官知江州陳彥文用劉光世保奏錄其守城功遷龍圖閣待制公以光世之章前後低梧閣而未下宰相力主彥文趣公行詞公言給舍繳駁命以次官行下兩省故事也陛下以臣言為是耶當更下監司覈實次第推賞先及城守官兵而後查文進職以臣言為非循國家故事可也論列諄諄不已大失宰相意會有布衣試後省者不合體式而公以文理優長取之諫官李處遜迎合論奏遂除公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衆論為之不平未幾車駕幸平江再除中書舍人及陞對奏疏乞寬長天命固安人心其略曰去歲郊禋前數日太陽示變職之圖史為異甚大而日官不以聞廷臣不知告使陛下修厥事以應天者未至比逆臣敢萌不軌天之示象前已著明惜朝廷不知先事而戒也陛下即位行再歲矣恩倖敘怨而幾蹈覆轍姦宄犯順而未即授首陛下查察人心所繫而少留聖意乎今憫但愛民之政徒為空言而百姓不以為恩哀痛責躬之詔不著事實而四方不以為信忠佞竄馳而多士解體刑賞失當而三軍沮氣臣願陛下取建炎初元以來所下詔書所舉政事熟思審度得無一二類臣言者望參稽得失而罷行之上褒諭有諫臣之風除左諫議大夫公在諫省旬日封章屢上上稱其知大體遂有意登用擢翰林學士面獎再三卿言甚忠非卿孰為朕言者翌日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建炎三年天子反正宰相呂頤浩建幸武昌為趙陝之計既還建康又建欲盡棄中原於室廬徙居民于東南公力持不可時在諫省語御史中丞張守曰吾嘗當以死爭既執政又懇言之上悟而止頤浩歎曰公真執政之才也孰能受命二日而決此大計乎諫官袁植請誅黃潛善汪伯彥公言儘如植言傷陛下好生之德矣上首肯久之即批出罷植諫職翌日見上曰昨日觀罷袁植之命有忠厚之言未聞殺戮之事可戒大哉王言也太祖以來未嘗戮一大臣國家歷祚長過于兩漢者此也上大悅李成遣屬官至金陵力求淮南呂頤浩欲從之公曰此養虎遺患也成已命知徐州遷延不赴莫若趣其之任使遠邇聞之知朝廷之命必行成既情得靡然退聽陝西進馬上海擇其一良者獨賜公且詔應恩數並依同知樞密院事無何詔恭請太后奉神主之江表以參知政

事李邦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公為資政殿學士同之從衛以行邦辭疾則又命公權知劉珏為武賜公親筆手詔凡百四十六言極褒嘉之辭許綴宰執班奏事寓治都堂公從衛至洪劉光世統大軍為屏翰光世不能守金人渡江乃退保處州殿中侍御史張延壽不知曲折極口詆公于是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延壽言之不已又責授秘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未期年許自便其年九月復左朝請大夫依前宮祠紹興二年九月某甲子薨于江西春秋四十有八元室常氏贈右諫議大夫安民之女封咸甯郡夫人一子曰珙某官二女為某官管鎮某官梁與祖之妻孫男女六人有文集二十卷翰墨叢記五卷韶武遺晉三卷紹興三年四月某甲子珙奉公葬平江府吳縣至德鄉華山紹興八年三月追復龍圖閣學士藻與公同為建炎元年中書舍人者也閉公立朝許謨獻替之餘莫詳于藻謹擇其大者書之而係之以銘銘曰自古明盛錄臣納忠靡懷不陳無壅不通在貞觀世賢哉鄭公封章敢言日沃帝聰政否斯替卒成治功至誠愛君夫孰與同公與其後獨紹乃風造膝哀哀略無隱衷言聽諫行帝旌匪躬遂參兵柄願收禁中折衝銷萌應變不窮國以興起苑如鑄豐上方囑咨分陝忽東天胡中奪年未及翁邦國殄瘁籌帷一空應期而來神復返茲琢詞于阡用赫厥終

左朝請大夫知全州汪君墓誌銘

新安汪氏見于隋末唐初五季之亂有自黃墩徙婺源者以貨雄饒歛聞數世而至君之高祖諱某擢進士第起家為秘書丞贈光祿少卿曾祖諱某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贈中大夫祖諱某官至奉議郎贈少傅三世祖相繼登進士第世有清德為江南聞家皇考諱榮少傅長子也以少傅春秋高就養左右不求仕而縱其弟藻于學藻復與君連取科第里人榮之皇考以君贈大中大夫君諱世字伯強少奇穎渾厚甫冠為有司所推入太學為諸生有能文聲紹聖四年解褐調常州晉陵縣主簿用薦者陞通仕郎為宣州太平縣令坐小法免授岳州錄事參軍丁大中憂服除監泗州軍資庫會鹽筴興朝廷遷君監泰州海安鎮鹽場課最改宜義郎知淮陽軍宿遷宜州寧國縣丁太碩人王氏憂服除添差通判饒州除知常州漢陽軍吉州未行移處州到官未幾復移知撫州期年請奉祠得主管江州太平觀秩滿起知袁州于是資政殿學士葉夢得給事中胡交修以十科善治財賦薦君擢提舉兩浙東路鹽香江西南路轉運判官莅事兩月除知江州請奉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觀久之起知全州君之官簿如此岳州平江民以競渡鬪死獄上于州守惡令欲深探其獄株連數百人時大暑牢戶皆滿君止繫其當罪者數人餘悉平反出之守大怒君引法力爭守不能屈太平有為五斗米道者相傳能致雷雨廷者立死縣檄尉捕尉辭君不俟乘躬造其廬人為君懼卒禽之置於法靖康初朝廷詔令未通饒州酒官郝陞者出軍伍怙勇挾姦持郡短長郡守不能制而深怨之會盜侵旁郡舉城皆奔陞之子亦佩劍出城為關吏所錄守即誣以叛并其械于獄將斬之君曰急裝時以刀劍自衛人情也可盡誅乎持之數日陞與其子皆免君之將如處州也敵已至會稽人皆勸君毋行君不聽既而潰兵四集君求所以緩取之術至不解衣而寢者兩月尋移撫



州未行間王瓊馬俊兵入屬邑州之南北數百里皆震新守入境不敢行民挽留君曰此吾心也乃調護其衆使出疆而民初不知未一月盜宮儀焚廣州于是人人思君至于感泣撫州民許以女歸其隣久矣既而悔之一日白官女死于兵半年請公署為異日之信君立械其人于獄僚屬愕然君笑曰女誠死不自官也必女家不良其父欲盜吾耳請為諸君致其女明日而女果出人以為神紹興十二年八月某甲子以疾卒于饒州德興縣所居之第春秋七十有三積官至左朝請大夫君刻意學問欲直造作者之域而不樂為科舉之文未第時見秦少游于括蒼少游奇其文以手書勉之然未嘗引以自名平居孝友清修日以慕古人追前輩為事循循然有德君子也及守官臨民則精明剛正人不能欺亦不能奪而卒歸于忠厚方大中無恙時承數世清德之後家貧不能自如君之所以養志周旋者無所不至時二妹未行大中以爲憂君繼納兩婦皆公卿大家乃盡舉其嫁時衣珥分遺之不名一錢及官至五品遇恩當任子而首任其弟人以爲難先是君恬于進取數免稀遷居閒之日多泊大中與太碩人棄諸孤家徒四壁立無置錫可耕君合兄弟數房同食其所得之俸他人見之若不堪其憂而君絕甘分少于長幼親疎必均未嘗以一介取諸人客至飯蔬相對清談終日出于至誠乃并其家僕隸兒童亦怡然無不滿之色可謂賢也已故卒之日無不出涕凡三娶初室呂氏次蔣氏次李氏朝散郎贈通奉大夫呂全宜德郎蔣珍中散大夫李演之女而觀文殿學士蔣之奇權密使李諤之孫也皆封宜人三子曰堯舉右迪功郎蔣鏡司催綱官曰舜舉右修職郎漳州龍巖縣尉曰仲舉未仕一女適進士俞允恭堯舉等以十三年十二月丁酉奉君葬饒州德興縣龍溪源少傳墓南三里墓雖于君為諸父而少君九歲少同學長同仕也是宜為之銘銘曰

嗚呼人皆樂其所愛而君獨愛其所樂人皆豐其所約而君獨約其所豐以孝友純誠懋其本以廉寧壽祺斯其終故所居人慕之所在民思之無秋毫愧怍于其中蓋古之德人今之循吏也尚千萬年勿毀其宮

朝請郎陶君墓誌銘

陶氏自征西將軍為東晉名臣數世而靖節先生繼之遂為著姓然世家江州不知居吳與者何別也君諱旂字季成吳興人曾祖浚祖謹世以詩書教子父象進士起家卒官承議郎通判鄂州以君故贈朝議大夫君少孤力學問欲名宦必自己致中元符三年進士乙科調陝州司理參軍重賞用兵陝西請君從君辭軍旅非所學貫遺客論君幕府綜文書而已矢石非所及又固辭而賞亦不能強也知邢州任縣坐小法免為台州軍事判官潤州司兵曹事改宣義郎時卿寺丞掾號美官寒士得之尤難當路有知君者欲以此留君君度食貧留京師非便求金壇令以歸其不及及于進取如此能金壇如京師即日詣曹以己所當得者調官于是又知鄭之管城葵之東陽杭之富陽低徊數邑幾二十年晚于吏部之格稍升而君不堪久次甯貶損以從其所安在東陽時俗喜鬥家藏鎗仗閭里苦之更數令莫能禁君痛懲之風俗為變人皆按堵至畫像祠君蓋君不以希世為心故臨事敏明毅然敢為所居可紀他人莫之及也積官

至朝請郎賜五品服年六十四卒于富陽當政和宜和間士大夫尚奔競苟秋毫之利可以關身者必巧謀捷步以取之君獨怡然靜退甘心州縣以老略無幾微見于首面所謂安于所遇者如君非耶元室吳氏次室郭氏皆封安人一子曰定今為從事郎知潭州善化縣一孫曰遷建炎四年六月癸酉定奉君葬湖州烏程縣法華山之原合安人吳氏之墓後二十一年定來求銘銘曰

世說馳之已靜持之世依違之已勇為之仕雖樞之志則起之矜山巖之著蔡宜之隨而碑之詩以系之

浮溪集卷二十七

誌銘

贈左中大夫致仕陳君墓誌銘

左中大夫致仕陳君諱恭既葬之五年其子表令衡之龍游以書抵君之故人汪藻而告曰先大夫之沒不幸葬于兵間不暇求能言者議其墓今不肯孤老夫懼一旦先狗馬填溝壑使先人之平生泯泯然無以見世惟夫子哀而賜之銘以振耀陳氏使死而不朽先大夫實寵嘉之君奉使九路時治江南之番禺歸番禺與君游最久熟知君行治銘君固宜君諱恭字子愿其上世家閩之莆陽後徙居姑蘇今為姑蘇人曾大父絳舉賢良方正景德間卒官左司諫生勳之為秘書丞贈銀青光祿大夫銀青光祿大夫金紫于君為皇考君少力學落筆過人父友蘇軾孫諤皆器而勉之中元祐某年乙科調太平州司法參軍擢編修敕令所刪定官改宜教郎出通判保州先是編修敕令官蔡京以事屬君君不應衡之及是代還京當國除提舉河北東流物料不拜復通判鞏州鞏被邊官吏習用庫錢無所忌君洗手奉法不以一錢假人且條其宿贓十餘萬其風為變熙州帥姚雄請以弓箭手墾田實邊宜撫使重賞忌雄



陰沮之州縣莫敢近。君推行自如。歲得米九萬斛。實之至。守率其下屬。襄鞭拜道左。君獨朝服揖。賈滋不平。人為君懼。君處之晏如。會罷歸。以免除提轄河東路坑冶鑄錢。蔡京以其黨轉運使王桓象之。桓欲增監鼓鑄。其數倍經。君曰。山澤之利不可竭。祖宗之額不可踰。以此病民。吾不忍也。桓怒以聞。罷君歸吏部。久之。除提點九路坑冶鑄錢。九路地縣百餘州。異時居官者。憚江湖嶺海之艱。率家居。可否事。君周行萬里。冒風波瘴癘而前。至課贏十餘倍。入大理為正。拜尚書刑部郎中。京師水環城。浩然。上以為憂。命君出按。使還。合旨。除戶部郎中。戶部議留炭場。朝廷以為非。不樂君者。譏曰。陳某實為此。君受誣不言。黜監滑州酒。事白。差知眉州。巧問得提舉江州太平觀。還朝。宰相欲以君為光祿少卿。君曰。吾不用于世久矣。真除豈吾事哉。得方數百里。為天子牧民。足矣。語聞。除知壽春府。移泗州。復還壽春。會金人寇京師。王室來告難。君讀詔書泣下。悉禁旅而西。或曰。世亂如此。空一府無兵。可乎。君曰。陛下安在。而守臣欲留兵自衛耶。以其師皆出。東諸侯聞之。無不佩服。是冬。詔令不出國門。羣盜紛然。旁郡光黃等州皆陷。叛將李安提兵及疆。鼓聲聞于壽。劇賊李全亦環城宵掠。城中洶懼。公以計招安。安許諾。即單騎叩安營。為之陳逆順禍福。安不意君來。變然下拜。君知二寇不復合也。乃聲言討賊。安以兵會之。臨陣斬全。餘黨皆殲。師還。厚犒安等。越其兵西。安畏威不敢留。夜半引去。州以無事。歲餘。復請祠而歸。屬金兵南渡。避地輻輳。數州。至會稽。請老。以疾終焉。春秋七十有二。寔建炎三年十月某甲子也。以其年某月某甲子葬。君平江府光祿山祖宗之原。妻令人梅氏。龍圖閣學士。先君四月卒。四子長曰高。蚤世。次曰表。奉職郎。龍游君也。次曰真。貢。出後君之長兄某。亦前卒。次曰表。授承直郎。紹興府觀察判官。三女。北海。海。揚。符。右承事郎。梁庭。迪。功。郎。彭。輝。其。婿。也。君。肝。膈。洞。然。平。生。不。以。一。語。欺。人。服。繼。母。劉。夫。人。喪。哀。毀。骨。立。王。室。在。難。語。輒。流。涕。忠。孝。純。誠。蓋。其。天。性。聞。勝。流。奇。士。必。先。就。見。以。身。傾。下。之。苟。非。其。人。雖。在。勢。視。之。蔑。如。也。坐。此。連。蹇。四十餘年。雖老而衰。猶不少貶。所至稱長者。居官不立奇。不釣聲譽。既去。後人以法。其守。壽。春。活。人。以。千。萬。計。相。與。圖。君。像。事。之。至。今。壽。春。人。尚。奉。祠。不。衰。云。銘。曰。

左朝請大夫主客台州崇道觀莊君墓誌銘

君姓莊氏。諱安常。字子尚。會稽。世。家。廣。陵。祖。詢。始。徙。宜。興。宜。興。之。莊。遠。君。三。世。矣。皇。考。曰。徽。以。進。士。起。家。事。永。祐。陵。為。通。奉。大。夫。徽。猷。閣。待。制。贈。少。師。贈。信。簡。而。君。之。祖。亦。贈。通。議。大。夫。信。簡。于。時。為。名。臣。君。世。其。家。學。入。太。學。為。英。俊。所。推。信。簡。任。子。次。及。君。君。不。願。也。政。和。二。年。賜。上。舍。第。禮。傳。庭。中。徽。宗。識。之。曰。是。莊。徽。子。也。摺。紳。榮。之。調。青。州。益。都。縣。主。簿。改。監。惠。民。局。擢。廣。親。宅。宗。子。學。正。太。學。錄。太。學。博。士。時。朝。廷。以。三。舍。法。頒。天。下。學。官。號。一。時。人。物。之。選。又。擇。老。成。厚。重。者。使。諸。路。勸。勵。勤。惰。以。廣。上。意。首。用。君。提。舉。京。西。南。路。學。事。遭。信。簡。公。憂。免。喪。知。南。劍。州。靖。康。初。金。人。犯。關。諸。道。兵。戍。京。師。福。州。軍。行。不。滿。意。戕。其。帥。遣。將。出。南。劍。都。使。者。莫。知。所。為。厚。糶。糧。金。給。幸。其。去。君。移。書。顯。責。之。曰。王。室。方。艱。日。夜。望。天。下。兵。至。今。此。

軍市授甲。已無顧忌如此。尚敢望其冒萬死為朝廷用乎。不痛懲艾。誅其人。將悉效尤而起。禍有不勝言者。公等忍坐視其亂耶。不聽。賊鼓行而來。所過殘蹂。南劍空一城。皆欲亡去。君雖有以鎮撫之。而陰為之備。賊頓城下。出醜語搖城中。君不為動。至留月餘。秋毫無所得。反虞君襲之。則來告曰。首亂者某人也。願執于公。假道以行。于是縛二十餘人來獻。君率僚屬坐溪上受之。君既得罪人。即遣其餘出疆。悉以手加額而去。無一人敢譁者。繇是閩之八州皆安。無何。南劍受代。交印符。而代者以憂去。適建州兵亂。州人挽君不得行。乃相與乞部使者留君。君不得已。復留三月。閩境無犬吠之警。南劍人德君。歌思至今。久之。知處州。處州大治。請外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觀。起知撫州。尋辭之。復食崇道之祿。紹興十六年十二月己亥。卒于鎮江府金壇縣。其子之官舍。得年七十五。積官至朝請大夫。初室張氏。繼室石氏。皆封宜人。石氏亦先君卒。六男子。曰。璠。右。宣。教。郎。知。鎮。江。府。金。壇。縣。後。君。遠。年。卒。曰。瑄。監。潭。州。南。嶽。廟。曰。瑛。婺。州。蘭。溪。縣。主簿。皆。迪。功。郎。曰。玘。曰。璋。皆。將。仕。郎。四。女。子。右。承。務。郎。蔣。慶。祖。左。奉。議。郎。仲。并。右。從。政。郎。王。直。諒。其。婿。也。季。未。行。君。渾。厚。疏。通。于。經。術。得。其。指。歸。與。人。交。一。于。至。誠。未。嘗。用。過。舍。為。疏。數。緩。急。輕。重。厚。薄。也。平。居。笑。語。响。响。若。儒。生。于。世。事。不。經。意。者。及。變。出。非。常。關。豺。狼。之。口。而。奪。之。氣。雖。久。臨。方。面。而。老。子。應。變。者。不。能。為。人。以。是。服。君。君。自。南。劍。歸。備。然。自。放。于。溪。山。之。間。日。從。諸。子。質。問。經。義。口。未。嘗。掛。除。書。雖。暫。出。不。旋。踵。而。歸。然。享。靜。退。清。康。之。樂。者。二十餘年。自。渡。江。士。大。夫。終。始。無。愧。少。君。比。者。十七年三月乙亥。壽。君。葬。宜。興。縣。山。鄉。紫。花。塢。以。石。宜。人。謝。瑛。等。來。乞。銘。銘。曰。

德本于誠。學本于經。隱然振其家聲。為後學之師承。遺愛而得豺虺之情。立談而弭一方之驚。早休而與世無營。享黃髮龐眉之齡。所遺子孫者非滿籩也。君之後其皆有成乎。

左朝奉郎知處州江君墓誌銘

崇寧初。余入太學為諸生。始識蘭溪江安中。望其容。粹然而溫。聽其言。款然而誠。與之談經。超然得其指歸。及議論反覆。確然莫可回奪也。余于是定交焉。自此間數年。必一相從。見于婺源。于會稽。而婺源為最久。紹興戊午。余居吳興之長城。與安中不相聞者三年。一日。其孤。輒以狀來告曰。六月壬午。安中卒矣。余為位以哭。曰。嗟乎。安中之材。而止于是哉。非予銘安中而誰歟。君諱惇。安中其字也。高祖澄。以貴雄其鄉。功。名。省。器。識。厚。幣。致。四。方。賢。者。使。與。其。子。游。數。十。年。間。諸。孫。登。進。士。第。者。十。餘。人。繇。是。蘭。溪。之。江。聞。天下。祖。遜。贈。朝。請。郎。父。術。以。奉。議。郎。致。仕。贈。朝。散。大。夫。君。少。沈。厚。秀。整。長。七。尺。美。鬚。眉。閉。門。讀。書。不。關。世。事。游。太。學。以。後。偉。稱。大。觀。三。年。擢。進。士。第。調。湖。州。司。法。參。軍。丁。內。艱。築。室。墓。左。終。喪。而。歸。授。歙。州。司。士。曹。事。婺。源。令。闕。州。以。屬。君。縣。居。山。谷。間。民。喜。訟。凡。令。至。皆。謝。病。去。君。曰。是。不。足。與。為。治。耶。洎。以。至。誠。俗。為。之。變。除。鄂。州。州。學。教。授。以。父。憂。居。家。會。方。臘。之。黨。陷。蘭。溪。求。官。吏。甘。心。焉。或。執。君。以。獻。適。用。事。者。婺源。人。識。君。曰。此。吾。邑。江。令。君。也。其。可。殺。耶。越。釋。之。移。處。州。麗。水。令。增。城。障。于。羣。盜。喋。血。之餘。至今。為。邑。人。所。紀。以。功。改。宜。教。郎。權。衡。州。江。山。丞。叛。苗。傳。兵。潰。王。師。臨。之。縣。以。不。前。知。官。吏。皆。遁。去。君。攘。袂。曰。賊。趨。閩。且。得。險。攻。之。引。日。今。追。兵。之。機。間。不。容。髮。為。州。縣。者。當。亟。索。所。有。迎。餉。奈。何。尺。寸。紙。耶。即。擴。廩。廩。糧。而。前。師。賴。以。



濟士大夫服其知變。金人渡江。傳崑崙為防。君以客從。時潰兵踵降。州縣無見儲。或請取諸民以給。君不聽。悉發封樁錢粟賦之。所過無秋毫擾人。乘輿還闕。千里晏然。君力為多。遷奉議郎。通判宣州。州承廢亂之後。流冗係道。君撫納有恩。人爭圖君像事之。會監察御史劉大中宣諭江南。詔求人材可用者。大中異之。至州察君而信。首以君應詔。遷承議郎。詔詣行在所。入對合旨。除知處州。遷朝奉郎。未行卒。年六十。妻胡氏。封安人。二男。一女。男曰軹。曰觀。軹求君銘者也。女未行。君襟量冲夷。與之游者。未嘗見有喜怒之色。為文簡勁。似其為人。平居退然。不能言。遇事剛決。率出人意表。又裁處悉得其宜。故嘗多事時。數以功顯。甫中壽而歿。用不極其材。聞者惜之。諸孤以紹興己未正月己酉葬。君其縣龜阮之原。其銘曰。古儒者。學不虛。出逢時。適發舒。逮世胤。異古初。以儒名。類關疏。反卿相。出戲車。嗟安中。少凜如。取儒科。始一據。屬民間。去里閭。曰予吏。責在予。起創殘。已嚼歎。果遺追。親帝居。達難曉。出有旗。謂功名。當特書。會甲子。不少餘。孰君藏。俯故廬。學士藻。識厥墟。

朝散郎致仕王君墓誌銘

建炎元年。朝請大夫。祕閣修撰。王愈。以書走廣陵。屬其邑人汪藻曰。愈不天。不能事親。先人棄諸孤。將以明年某月某甲子。葬德興縣靈湖之王塘。惟先人束髮讀書。立訓故。為後學宗。抱能不施。以不大振耀。惟不肯孤材下。不能嗣事。使其名聲顯聞。今既返九原。若不利。雖日遠。終泯。無聞。惟夫子賜之銘。以寵綬其歿。假王氏無窮之休。敢請藻曰。噫。是吾邑老成。望其貌如東郭順子。聽其言如仲長公理。叩其學如皇甫士安者也。銘其可辭。君諱某。字公權。其先琅琊王氏。晉渡江居江南。訖唐廣明之亂。有徙名數子。婺源者。于君為九世祖。以力田遺子孫。至君大父。始釋耒為儒。家君兒時。穎甚。得書敏視。若游太學。籍籍諸生間。以父老。丐歸。從鄉舉。州再上其名。再不中。父喪既除。即慨然有高世意。或勉之仕。泣曰。吾所為汲汲者。以親在也。今親逝矣。奚仕為。迺杜門息交。著書數萬言。言要而理申。要必自己出。不借他人一詞。愈用君學。擢紹聖元年進士。丙科。調建昌令。時江南荐饑。無儲。獨經厚贖。吏守文不敢發。君亟以書抵愈。曰。令活民而黜職也。愈稟行之。由是建昌之民居數千里。流殍少聞。不知其無歲。已而愈守信。會賊方臘寇城。危甚。君索囊得白金數千兩。間道資愈餉事。且戒之。死。聞者無不感奮。以故兵焚殘十餘州。惟信屹然。無秋毫之失。蓋君明于事機。以成其子者。類如此。建中靖國初。以進士久次。得官不赴。用愈恩。累官朝散郎。賜五品服。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卒于家。春秋八十有三。曾祖某。父某。妻余氏。封安人。先公卒。二男子。其一愈也。次曰慎。孫六人。德昭。迪。功。餘。尚幼。而德昭前卒。君居鄉。博施兼容。歲折券以為常。而與人未嘗校。于治心養性。皆得其要。蓋不讀釋老之書。而聞與之合。古所謂耆期稱道者。如君非也。耶。銘曰。首之王姓。兩族蕃。至唐獨有琅琊孫。公家江南。乃其昆。以學自表。為清門。著書上與千古論。材雖不施。聞則尊。遣子出仕。乘朱轡。葉膏。既沃。還流根。暮年章紱榮。詔恩。奄蛻。骨歸丘原。靈湖有阜。如鶴。君手自窆。非承言。我書其實。要不煩。刻著玄石。期長存。

主簿胡君墓誌銘

安定胡者。君族姓也。霖君濟者。君字名也。世家歙之婺源。嘗得奉新主簿。以歸者。君爵里也。曰順宜。曰大明。居鄉稱善人。長者。遺芳衍慶。逮其子孫。若君祖父也。少孤。能自樹立。喜讀書。屬文。與其兄學。四方要必自我起家。雖祁寒劇暑。不置者。君志操也。以質長。雄其鄉。務交結。賢士大夫。間斥其餘。趨人之急。晚不樂試吏。居家。以甘旨奉其親者。君行義也。築亭館。溪山之間。藏書萬卷。以課子弟。蒔花萬本。以娛賓客。一時臺閣之彥。咸里之賢。交口譽君。以文紀其實。至無慮數百篇者。君能自適其適。而有聞于世者。也得年五十有三。以政和二年某月甲子。歿。牖下者。君之始終。可攷。而無媿者。也。曰清河張氏。宜家媿德。曰師禮。師雅。師愈。巋然為舉子之秀者。君之嬪息也。女一人。為進士張亨龍妻。孫男女若曾孫。合十人者。君之後。將大而無窮也。六年冬。十有二月某甲子。卜其家百步曰西園之右者。君之葬所。年月也。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君子志義。幾于兩得矣。而孤師禮。又能狀君之行實。求銘于余。以行世傳後。其言皆合理。應法。此余所以為之銘。而不得辭者也。銘曰。德人之生。如玉粹然。與璩琮璧。交神享賢。寧韞諸石。輝山潤川。孰能自珍。君實有焉。不受世琢。獨完其天。徜徉林廬。匪輕匪軒。喜事如俠。道神若仙。俯仰一世。歸安九泉。繩繩諸郎。駒駉雛雛。尙想來世。幽光益傳。其植墓。標清陰。滿阡。刻吾銘。詩。信必有年。

判官程克一墓誌銘

公諱克一。字貫之。衢州開化人也。曾祖壽。祖昭。考璣。皆隱德不仕。程氏之先。見于詩書。其後解散流衍。布滿南北。各自為族。公之上世。口相傳授。以為黃巢之亂。自徽州之黃墩徙焉。不知徽州之程何別也。至公始推究本末。譜而第之。于是知其為程忠莊公靈洗之後。今其丘墓尙在也。自黃墩之徙。凡八世。公之兄寵。始以經學應書。公與弟允若。皆從受教焉。三人相繼貢于鄉。而允若以政和八年。賜進士第。未幾。兄弟皆蚤世。公歸然獨存。公儀表魁碩。語聲如鐘。性厚重。謹愨。孝于親。友于兄弟。信于鄉里。鄉黨其弟沒于京師。犯大寒。奔走修途。取其覆以歸。傷兄弟之蚤世。凡所以卸。整拊孤。恩意周浹。調。屬。裏外。一無間言。靖康建炎間。盜起鄰境。拊聲相聞。人憐憫不自堅。公糾合廬井。以相保衛。無敢後先。訖賴以安。平居言語確訥。人以其可否為輕重。間有鬪訟不能平者。往往得公一語。即定。蓋所以信服之者。舊矣。議者謂公祖考之積行。兄弟之力學。皆不克施。意者其有待于公乎。然且偃蹇不偶。紹興八年。乃以時奏名。致中乙等。補京府助教。年五十餘矣。太夫人在堂。公不忍舍去。求便于養。以右迪功郎監西中徽廟。太夫人沒。既卒。喪。適調澧州軍事判官。公不以老故自任。而薄其官事。無纖悉皆親之。析疑發伏。多出人意表。于是又知公之敏于事也。部使者仰其才。符檄御至。不遑舉處。公素有足疾。至是。瘦劇。十有九年九月十七日。卒于官。年六十有三。既而命下。以右承奉郎致仕。妻江氏。子男三人。曰知訓。知謙。知誼。女三人。長歸進士劉翰。次未櫻。孫三人。越明年二月十有一日。附公于開化之某鄉。表源先塋之次。嗚呼。世所以望于公者。已矣。而曰。或在。其子孫乎。雖然。孔子曰。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公何憾焉。公之兄子剛中。幼鞠于公。念



無以報罔極之德。則疏公之行。事以來請余銘。銘曰。開化之程。其來自歛。至公弟兄。始事儒業。公于其間。天假之年。謂將顯庸。而又不然。惟孝且友。是亦為政。子孫其承。所謂餘慶。

左朝請郎知建昌軍贈朝請大夫劉君墓誌銘

君諱滂。字德霖。其先永嘉諸劉也。唐末。有徙居東陽武成者。四世而生世誠。世誠生仲思。仲思生升。升于君為皇考。以君通籍。累贈中奉大夫。君生十餘歲。已能誦說。屈其師。與同郡梅執禮。會稽學者。傾下之。號東梅西劉。中大觀三年。進士科。調新昌令。縣在豫章山中。俗嗜鬪。令到官。輒移病去。以他吏攝事。君臨以誠。未幾稱治。雖旁邑。訟不能決者。乞從君決之。豪鄉氏橫里中。挾貴姻。誣人死。君捕致械治之。部使者為請。不聽。卒以法投豪州。蔡魯公京。與君祖為布衣交。君至京師。曰。吾故人有孫耶。除詳定。敕令所刪。定官。欲挽君置幕中。會僚常環書詩屏間。京疑環嫺已。屬君求其跡。且遷官。君笑曰。此市道也。胡為及我哉。京不悅。君亦拂衣去。坐是不調者十餘年。靖康初。金人渝盟。袖所著書數千言來京師。士大夫口相傳。以燕除太常博士。道阻不拜。建炎中。上問人材于近臣。學士詹義。給事中汪藻。中書舍人李公彥。言君可用。詔用君為建昌軍。君少時銳功名。既數罷歸。意益怠。頗治泉石。將終焉。其得建昌。初不及。當國者數以人先君紆其期。君不校也。至紹興三年冬。適五年矣。一旦尚書符起。君行。不得已到官。甫半年而軍變。君及母妻皆死焉。天下冤之。時紹興四年七月一日也。譯書聞。天子震怒。詔師臣討始亂者。皆伏誅。于是御史官。國家艱難以來。福州殺帥臣。建州殺漕臣。建康。杭。秀。之守臣。皆囚于其下。議者率歸罪有司。以為陋于拊循。繇是凶人無所忌。臣竊聞建昌比守皆選儒。威權不張。兵卒悍驕。邀取無度。劉滂一切以法裁之。兵不勝其忿。至羣入市。壞其肆。戕其人。滂捕繫追償。茲守臣之職。蓋能吏也。乃并其家碎于賊。此而不懲。失政刑矣。願錄滂之死。以白其冤。乃詔褒君為朝請大夫。官其子若孫二人。君卒時年五十六。妻安人湯氏。兵及身。侍姑不去。與姑偕死。子三人。曰。壘。曰。壘。曰。壘。壘卒。壘即軍亂失之。壘以紹興五年十月。奉君安人之喪。合葬于太平鄉金柱山之原。君好學。善屬文。與人交。始終如一。聞人急。傾財赴之。居官。嫉惡如仇。毅然不可回。及于難。大觀中。余官豫章。君來新昌。一相見如故。知越數年。余以職事留京師。君適在焉。自此日相從。不見之間。無月無書也。又十餘年。余守吳興。君以書抵余。曰。吾御吾母之建昌矣。頃之。聞建昌難作。余為之豐然。明年守臨川。距建昌百餘里。問建昌人。君遇禍時。曲折皆備。哭失聲。以對。又聞君卒之期。年父老會佛祠。哭君。有欲絕者。且千里以書弔其孤。此人情至哀也。可以強致耶。然則君雖遭奇禍。而其亡為不朽矣。余方欲會萃其事。私識之。而壘來求余銘。至三四不已。則不可不銘。銘曰。惟古者之仕兮。求其志之必行。苟利及于茲世兮。願何為于久生。嗟夫子之策名兮。奉皇輿而遵路。歷羊腸而靡辭兮。敢前知于如仆。皇授余之忠信兮。界肝水之四封。將鋤蕪其榛梗兮。反殺身而覆宗。民哀君之無時兮。雖飲食而必祭。弔沈淵以斯文兮。表我侯于世世。

奉議郎知舒州曾君墓誌銘

浮溪集 卷二十七 誌銘

三三三

紹興十年三月。故人子曾協以書抵余曰。惟先人棄諸孤有年。惟不肯孤于窀穸事。不敢緩。今歲月逝矣。所以詔後世者。無傳焉。願先人好友。惟丈人存。敢介伯父以請。則又為書一通。錄君平生族出官閥行治。授使者。速余銘。乃序而銘之。君諱德。字元禮。世家建昌南豐。南豐之會。自國初開天下。蓋君之曾祖致堯。事太宗。真宗。有大臣之言。不克施。以死。仕至戶部郎中。贈諫議大夫。君之祖易古。復以議論文章名世。卒官太常博士。有子六人。曰。鞏。為中書舍人。神宗時。學者宗之。號南豐先生。曰。布。相徽宗皇帝。諡文肅。曰。肇。終翰林學士。諡文昭。同時鼎峙。為名臣。于是曾氏之名。益彰。微于時。士大夫以氏族名家。皆出其下。君文昭。子也。少警敏。自以承父祖百年餘。不痛自激。昂無以紹厥世。乃力學問。為詞章。被服勤苦。如寒生。未冠。試有司。已能超出其輩類。坐黨家子。不得至京師。著七志。鳴鳥。老酒。二賦。以自見。文昭公見而奇之。年三十餘。始舉進士。中其科。調主應天府虞城。明州鄞縣。復陞。既久之。嘗路有憐其才。悼其屈者。挽為大。展府主簿。非其好也。出提舉兩浙。河北。京東。路鹽香。改梓州路常平。皆不赴。除京畿提舉學事。言者猶指君黨家子。免之。得知太平州。提舉兩浙鹽香。又皆不赴。選知高郵軍。移未期年。遭母喪。國夫人憂。歸吳中。至毗陵。卒。年四十一。官止奉議郎。時宣和五年四月五日也。妻張氏。資政殿學士。文憲公之女。克國夫人之族。生子五人。曰。德。懷。懷。德。德。迪。功。鎮江府金壇縣主簿。懷。承務郎。懷。皆未命。皆後君數年卒。協今為右承務郎。監臨安府新城縣稅。君清修謹厚。黜此時已。凝重不可干。見者無不敬異之。及長嗜書。得一書。必手鈔口誦。非得其甚解不已。于春秋之學尤長。平居終日寡言。淡若與世無情者。及處父母兄弟朋友之間。則能為人之所難。文章簡古。似其為人。議論褒貶。挾其家數。世教言之氣。必有為而發。不崇空言。政和間。余始識君。文憲公座上。自是日相親。每君文一篇出。讀之若川增條。莫見其止。余未嘗不愧。嘆彌日。以為不可及也。當是時。人材盛矣。君獨秀出其間。自艱難以來。典章文物委地。昔之所謂人材者。各以其所長。班班見世。取能名。登顯仕。而君墓上之木拱矣。古人所謂人不可無年者。如君非耶。由是知君者。莫不哀君。君歿時。協未勝衣。今願然為舉子之秀。乃能數百里求文識君墓。人又莫不喜協之能。紹君如君之紹其家者。謂君有後。而曾氏世不乏人者。其在茲乎。君墓在鎮江府丹徒縣。丹徒鄉。其葬也。以某年某月某日。銘曰。

嗟夫子兮。志莫倫。承奕世兮。自發身。佩明月兮。冠切雲。策堅良兮。闕要津。八鸞奏兮。步始陳。忽中道兮。棍厥輪。成之艱兮。意若勤。復奪去兮。疑大鈞。君有後兮。將益振。謂不信兮。視此文。

右中大夫右文殿修撰致仕趙公墓誌銘

公諱德。字延之。姓趙氏。信安西安人。趙氏自清獻公。以直道危言。事三帝。事載國史。天下遵仰之。故五十餘年。信安士大夫家。無不稱趙氏。右者。清獻公二子。長曰。帆。次曰。帆。太僕少卿。贈銀青光祿大夫。帆生霖。帆生雲。雲而清獻公歿。帆及霖皆蚤世。公。霖子也。元豐中。清獻公以太子少保歸里第。公始生。為嫡孫。清獻公喜甚。為制名。且字之。用清獻公遺奏。補郊社齋郎。調海州懷仁尉。縣瀕海多盜。有王臯者。十餘人未捕。以公年少。易之。公布耳目。立擒之。他皆遁去。改承務郎。主少府監簿。逾年。遷國子出通判。終

浮溪集 卷二十七 誌銘

三三七



潤州丁祖母時氏變卒喪除太僕寺主簿轉宗正寺丞司開封兵曹事京師大雪民饑公以府屬賦粟均平所活不勝計入尚書為水部員外郎詔館大遼使客賜同上舍出身往返兩月餘錫服者再改兵部戶部復館高麗擢右司郎中以直龍圖閣為淮南江浙荆湖等路制置發運副使轉輸如期進右文殿修撰忤中貴人奪職主管江州太平觀俄廢于家明年復朝奉大夫知萊州復直秘閣知明州尋悉還故職州有天童山為浮屠居者數百年環材以千萬計道士利其費猥曰吾教以茲山名經今浮屠有之非是官當見還時靈素之黨居中道士張甚州縣莫敢抵牾公獨判其妄道士訴諸朝詔部使者按之不能易械道士于獄答其背道之其徒屏息人以爲難秩滿還朝得鎮江府會上海南狩乞主管西京嵩山嵩福宮上至維揚除廣南東路轉運使至則求民疾苦上之如減劉氏丁米蠲潮州茶租分嶺南之選以杜詭棍之姦輟攝官之員以處落南之士又奏捕盜官凡得級若瘳死之人不爲賞識者肆之車駕幸永嘉募海船百餘公先諸路至且徭人窺省地公得其主名治之皆手詔嘉賞召還知溫州一月罷移漳州以疾請老從之既三年朝廷知公未衰起提舉台州崇道觀官命及門而卒年五十有五時紹興乙卯十二月丙申也殮之三月葬公于某鄉某原公四歲而孤外家奪母志屹然自立于齠齔之中既長以通敏結人主之知出入臺省二十餘年積官至中大夫職至右文殿修撰贈其父至正議大夫亦可謂有志矣公眉目如畫論奏詳明故金使造朝必以公充選自以公卿之後懼爲豪習所移兢兢濯磨平生無秋毫子弟之過奉身清約如寒士奉公謹儉如私家嘗曰吾結髮至成人銀青之力也以所得之恩官其孫傳蓋公之可書者類如此先室江氏次室郭氏皆名族子二人曰蕃修職郎監南嶽廟曰莊通仕郎女一人嫁迪功郎何彬前卒藻少以姻黨從公游今髮白矣公之云亡銘莫宜藻會審以狀來請乃爲之銘曰

盛德之後子孫多材譬木萬丈棟樑條枚公生而孤表表自好材雖逢辰年不獲老道子以約尙其似之納此幽刻無窮之詒

承議郎通判潤州累贈朝議大夫趙君墓誌銘

政和二年正月丁丑承議郎通判潤州趙君諱鈞臣字秉之年四十五卒于家宣和五年辛亥葬君開封府長垣縣呂村之原又二十四年當紹興十六年君之子奇爲朝請大夫荆湖北路提點刑獄以書屬其故人汪藻曰先人以文學行治有名崇寧大觀間不幸不得年以歿既葬而衣冠南渡幽堂之銘未刻也惟先人平生所以樹立者如此而無傳于後不肖孤懼焉敢以前著作郎王辟章所書行實一通累夫子惟夫子哀而賜之銘藻讀其書曰信藻與君生並世雖任之南北相去數千里不獲從君游然每至中朝必聞君名賢士大夫間今得刻君之藏幸矣君滑州韋城人其先世序縣遠至君之祖諱某始仕爲鳳州錄事參軍贈金紫光祿大夫生皇考諱儒元祐中嘗以河北轉運副使論黃河北流貯提事名敢直言事載國史一時偉人如司馬溫公翰林蘇公兄弟皆手書慰勉卒官朝請大夫尙書吏部郎中贈正奉大夫君少讀書嗜古文恥以諸生訓詁之學干有用父任爲楚州寶應縣主簿會令缺攝行令事有能名部使者莊公岳過之喜曰昔吾以州從事吏部公淮南觀典刑前後常恨不復見之今君能然吏部公不亡

矣調監雍丘縣酒稅縣跨汴堤爲橋一夕火作闔關中張甚或請斷橋以紓火怒君曰雍丘之爲邑以有此橋也今火未至而撤之萬有一夫叫呼于其間則此十萬餘家生靈成胡越矣幸勿遽請盡力除君憂即冒鬱攸坐橋上相火所燬爲之區處頃之火熄而橋卒不毀邑人德之崇寧初預增修永裕陵以勞選宣德郎簽書常州判官廳公事未行御史察訪河北請君俱是行也事有關權伴者御史難之君曰御史坐臺猶許以風聞言事況專屬公何憚哉亦爲吾之所當爲者而已御史矍然曰公言是也乃具以其實歸報張幾仲帥高陽開幕府孫總志康王安中履道趙鼎臣承之霍安國子磐實從皆一時之望也一日幾仲謂君之弟承之曰今茲佐吾軍者得公等矣而付之民事未得其人也欲煩乘之重吾府可乎即辟君知河間縣君感知己欣然就職而孜孜于民俗之所先每訟至庭率以片言面折其是非父老至相戒曰汝曹毋妄訴人今令君得人眉睫間不可欺也先是河北行夾錫錢而有司調民賣白金甚急居無何錢幣改議議者謂君錫錢積之官囊土耳其幸詔下民未周知也胡不自府豫以此錢貸爲買白金之費乎君慨然曰是問民也吾曹而忍爲此哉言者語塞而去時大觀初也當是時朝廷方新法度信賞以勸從者而州縣吏至一歲屢遷其官君曰吾知道吾責而已多賞何爲蓋其用心皆如卻錫錢之議也官滿民遮道不得去則相與守府門願復借君數年擢通判潤州未之官卒以奇故贈朝議大夫君平居澹然未嘗見喜愠之色與人交初若簡嚴既久無不敬愛而思之家有田二頃親戚之貧者皆從君食歲以爲常至自奉則僅免飢寒不恤也官實應時已聚書數千卷無日不觀歸則露衣囊載之以從有詩文百餘篇合爲三卷與承之齊名而友愛尤篤平居倡酬贈答若朋友然故君之卒承之哭之過時而哀妻劉氏封安仁縣君贈恭人四男一女男曰奕曰奇曰亮奕通直郎主管登州鹽事與京亮皆前卒奇則大夫君也女適承事郎永靜軍司錄事韓承胃孫曰如圭曰如川曰如疇而如圭如川亦前卒曾孫曰祖壽將仕郎大夫清修而文復有盛名于時而大夫之子如川資尤篤敏年二十餘以右迪功郎取進士高第未及策試于庭而卒士大夫惜之嗚呼君家其世有人乎君雖不得年不用于時而所以遺子孫者無窮矣銘曰

徽猷閣待制致仕蔣公墓誌銘

先生讀書惟古求悼世俗學非其流伯頃仲饒天北阪合爲雅頌來中州一官所至民挽留忽乘華屋歸山丘厥波之餘子則收彼壽而達誰吾優窆于異縣龜告猶耳孫世世祠春秋

紹興八年正月癸卯左大中大夫徽猷閣待制致仕蔣公卒于家其孤及祖以公治命用其年三月丁酉葬公宜興縣嶺之原既葬議不可無銘乃以丹陽邵彪之狀來請曰蔣氏出周公之子伯齡封于蔣而子孫因以爲氏後其地并于楚遷齊之樂安漢光武時有以功封山亭侯者山亭在今陽羨瀟湖西故蔣氏世爲常州宜興人公諱瑤字夢錫以贈太傅諱九舉者爲曾祖贈太師諱滂者爲祖而觀文殿學士贈太師魏國公諱之奇之子也公少穎悟方總角時魏公與羣從讀釋氏書論淤泥蓮華之義公從旁請曰非孟子所謂孤臣孽子操心危慮患深故達者耶魏公大驚問曉復類此曰生于憂患死于安樂是也



魏公孫此愛異之元豐初太學成四方之士來集公甫冠提所著書入焉有司試其文為諸生第一遂知名于世魏公欲任以官以非其志固辭魏公莫能奪也擢元祐三年進士第調壽州司戶參軍魏公帥熙河奏為書寫機宜文字夏人來議疆事命公館之敵以重兵屯並塞山谷間使者援例期必得公陳禍福與相撓距敵為詘服不敢言魏公召罷為保雷鎮南兩軍節度推官不以秩卑故于事有所怠忽嘗路交薦改宣德郎大臣言經術通明除太學錄魏公請外出為發運司管勾文字官丐閒便親得監兗州東嶽廟魏公薨服竟乞提點西京嵩山崇福宮尋通判廬州召為秘書省校書郎未至改著作佐郎言日歷為信史根本今時政起居注先送兩省官恐不時頽因循放逸乞徑付館分課責其成功詔特從之入以為知體逾年召對問魏公事甚詳公歷敘始終占奏華敏有言動聽即日除尚書主客員外郎徙兵部升郎中坐曹四載怡然無留滯之歎遷鴻臚少卿丁內艱終制除光祿卿居亡何擢大司樂時用魏漢津樂以中貴人梁師成兼領師成挾恩怙權人莫敢忤會欲增舞佾而三倍之公顯斥其非且樂工募市人猥冗非所以奉天地宗廟請一切沙汰從之師成怒不主己語有侵公者公曰一代禮文當質之經師成曰僕不讀書愚抵此公不為動而深銜之日求所以傷公久之無所得于是宰相之權熏灼中外公未嘗一至其門他日擬官以公名進或問其故曰人望也用之得人然亦不果遷繼此當國者數欲挽公為助公毅然不與之合人以為難會收復燕雲羣臣上尊號或謂庶官之長當為羣臣先公曰裕陵嘗御微服為萬世法上躬行之是也奈何縱談以虧盛德乎卒報罷如公言一旦如有不樂者力祈補外得微猷閣待制知宜州未幾辭間改興仁府府有戍卒其將鄒迪不能制軍卒王靖以乘殺迪于庭官吏駭散公聞即出慰撫號令詳明徐遣親兵驅之悉擒無所脫即手檄開示大信以靖其餘是日與仁微公幾大亂初與仁俗憤憤難治公不忍威制而寬撫之時以為仁至是變起倉卒人皆視氣公獨坐閣決事如平時而得羣兒于談笑間人更服其勇歲終求罷除提舉南京鴻慶宮奉祠數年遂抗章請老既得請淡然而世相忘遺金渡江生涯焚剽乃退居無錫西山之麓結廬終焉杖屨婆娑泉石間如是者七年不厭卒年七十六手書遺奏使其子之上書無一字欲傾亦無一語及私者人歎其忠階自宣德郎十一遷為大中大夫爵宜興縣子食邑五百戶妻沈氏有賢操封令人先卒十五年子五人康祖承務郎知饒州永平監寧祖左朝奉大夫致仕益祖文林郎東平府刑曹掾及祖左奉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慶祖承務郎而康祖寧祖亦前卒慶祖陷敵中孫七人曰華曰繁曰帶曰登仕郎曰荀曰著曰莊將仕郎曰芹公莊重清修而資長者治官居家皆有法度與人交終始如一趨人之急甚于關身魏公釋位而歸日娛侍膝下不忍須臾去側泊服喪以孝聞太夫人春秋高飲食起居湯熨必躬調護逮卒幾不勝喪性嗜書每挾之與俱雖耄老疾病流離未嘗一日廢遺喪亂失故居并其本業亡之未嘗介意獨以書復完為喜文典雅而尤長于詩所賦幾千篇有梁溪集百卷讀之知得于聖人之學深也嘗謂周衰數千載士大夫無慮數百家鮮有不失其傳與其始之所以氏者獨蔣氏班班可譜無世無人宋與太尉堂始用儒術致身華近為嘉祐名臣魏公以從子繼之歷四朝四十餘載遂乘機政功業文章碩大光明載于國史公復躬清厚之德完節而

終公子五人又俱力學登進士第膺館閣師儒之選者接踵于時皆申申孝謹篤于名教如漢萬石君之家而文采過之言東南家法之盛未有能先之者也是宜為銘銘曰  
魯別子六蔣為始分太尉既顯樂安乃閒惟時魏公以道事君出入四紀有勞有勳誰其似之公則有文惟始秀發蔚如與雲躋于禁嚴嚴屏輔軍遂返丘壑超然莫羣天胡已之帝閱厥勳坐訖眉壽初無戚欣詩書傳家既久益芬刻此玄石真之幽垠萬古勿毀德人之墳  
微猷閣直學士左宣奉大夫致仕贈特進顯謨閣直學士蔣公墓誌銘  
祖宗以來天子與大臣論天下事命臺諫相應以義理之文故百餘年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熙寧中大臣有欲更祖宗法者惡士大夫言人人殊始指公論為流俗由是名節不說三十餘年至政和宣和而天下以言為諱當是時丹陽蔣公與諸生任中執法獨信其所學為天子辨是非屢擊權臣皆言人所難言者天子每改容嘉納許其忠精然後天下知忠言未嘗不用也顧風俗之衰士樂絀嚙謂吾君不能耳公雖以直道逡巡去國卒老于行不至輔相然至今論宜和賢者必曰蔣公云公諱猷字仲遠姓蔣氏東漢時有封義與而亭者其後分居丹陽金陵故公為金陵人曾祖鄧祖益皆隱居不求仕父師錫慷慨有大節以公故贈光祿大夫公幼莊重如成人力學而敏羣諸生試有司必處其上諸老生皆器之甫冠中元豐公年進士科調主武進簿移巴陵令縣介湖湘俗習文法喜關公初至訟訟入老吏以公年少易之公勉決如流皆叩頭服臺右屏迹政聲流聞改宣德郎知江寧縣課最部使者以聞遷秩一等崇寧初詔天下興學以公為信州教授尋除監察御史丁光祿憂服除為尚書膳部員外郎遷吏部宗子學建除宗正少卿兼學制參詳官改太常時詔原廟立信祖殿工既畢言者以為當廢朝廷下其議公言有其舉之莫之敢廢也今既奉安祭告矣奈何毀之執政怒送吏部差通判南安軍逾年直前議復故職召試中書舍人詞令一新為學者法坐鄧洵仁奪職不論黜知廬州俄除集賢殿修撰復拜中書舍人召還既對上曰卿國之老成朕未嘗忘卿也拜御史中丞兼侍讀公力辭不可則首論士風浮薄今羣臣無他惟以善候伺人主承望大臣為向背者謂之才其或耿介特立守正不回則衆指為愚而非笑之此風大不可長且大臣當輔佐天子今奏事殿中惟務雷同略無可否其欲稍自異者不過退有後言為中傷計此不可不察又言臣近因陪祠禁中見路寢尚仍祖宗之舊瓦木塗暨皆故暗有以見陛下薄于自奉與上階卑宮室何異願推廣聖心每如此以保盈成上嘉納在京百司自元豐皆隸六察崇寧中內侍省獨乞不隸公論其非上曰既名有司不隸察何也即以公言正之尋察內侍省數事以聞上寢其奏公極論曰臣觀古之人君子近習有功不濫賞有罪不廢法者皆載之信史號為賢明臣職在執法不敢緘默以負陛下于是內侍劉友端等皆降官因命大書公疏揭之內侍省其徒皆側目楊戩建節公言祖宗時未嘗有此昨童貫首惡舊制當時士論已不平帝曰有非常之功則有非常之賞童貫有戰功多不可以人而廢公徐曰楊戩何功帝曰自朕即位以來制作禮樂皆其手亦非小勞公曰事塞其源則人無缺望若夫樊綠輻轉人人有意外之得則所謂非常者反為常矣帝稱善者久之公因言元豐時有選人與水利王安石



欲改京官者神考止令循資于爵賞較秋毫如此况節鉞乎帝曰官爵得之易則名器卑誠如卿言然揚  
 職之命已行當為卿杜來者因詔三省御史臺當遵守彈劾時三省吏遷官類至四品又近侍率請建墳  
 寺及強市民居建第公悉論之即降詔禁止趙良嗣獻平燕書除祕書丞公言良嗣降敵狂妄不宜出入  
 禁中後良嗣果敗真州守貳更告許付公治守李釜雅為時宰所惡而貳陳求道者宰相蔡氏族婿也帝  
 怒甚釜且不測公平心處決釜以不冤都水使者孟昌齡議河事久不成費以億萬計公私騷然公言是  
 役有必不可成之理願循元豐開修二股河故事于從臣中選忠信可託者往視可能罷之因言自陛下  
 即位大河軌道何以更為勞民費財徇虛名虧實效臣竊未喻上因震怒曰朝廷事類如此無事輒紛更  
 卿于臺屬中遣人往具以實言已而為大臣沮格識者恨之范之才奉使淮南還言滁水有鼎可出詔之  
 才求之無所得僅辭窮且得罪即督州縣發民賦水鑿山役不已公勸之才狂妄希進并論其出使姦利  
 狀上大怒投之才千里外公既感上知遇遂言東南應奉且十年如花石器用之物輸內府入權倖之家  
 不為不足彈財力事浮靡願一切罷之其言反覆深切因論提舉兩浙常平徐鑄以權本錢界濶司製造  
 廣東轉運使徐揚以虛名羨財進奉後苑興作乞重實之法帝不從公臥家待罪詔起之因力請罷邊兵  
 部尚書兼禮制局詳議官知政和七年貢舉改工部月餘遷吏部吏部四選事繁其長率急于省治  
 吏得緣茲為姦公晨入坐曹使人得自言躬聞所訴參稽律令可否立疏于籍第而行之事以無壅餘曹  
 為清宣和二年言者論公兼官兼而事有不舉者罷吏部尚書以徵劾閣直學士知婺州請投開改提舉

南京鴻慶宮宣和四年起知明州以不樂應奉事到官數日復請奉祠而歸七年以刑部尚書不兼善  
 堂翊善公再至京師願同列皆新進少年益不合日求去會敵騎至京師天子內禪上皇東巡公率同列  
 上章乞遷避不從則躬乘城晝夜守既解嚴天子命公持表候上皇時童貫總兵扈從有自疑心淵聖皇  
 帝貶黃環衛寶池州因命公持詔往曰使貫退聽而毋傷上皇之心卿何以處之公頓首曰願陛下付臣  
 勿以為慮淵聖皇帝喜賜繒帛茗藥遣行公及上皇于淮陰言國事泣下上皇亦泣因請間言重貫得罪  
 天下今朝廷正典刑惟陛下財幸上皇領之遂宣詔重貫即日趨貶所公侍上皇還京師遷兵部尚書請  
 康元年復請間以徵劾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建炎三年避兵明州明年屬疾上章請老遷宜  
 奉大夫致仕十一月某甲子卒于昌國縣蓬萊鄉春秋六十有六遺奏聞上嗟悼贈特進顯謨閣直學士  
 下所屬給葬事夫人劉氏尚書祠部郎中淑之女有賢行後公二年卒二男子曰諶右承議郎知封州曰  
 諶右承事郎三女子長適右從政郎游丞吳恢次適右從事郎惠安尉王悅次尚幼孫四人臺卿右承  
 事郎和卿冲卿元卿右承務郎公資渾厚寡言笑對家人終日如賓平生未嘗以游辭偽色借人矯情降  
 意微利其論事上前不為苟合雖人主盛怒少間復前反覆開陳必盡理而後已其論薦皆一時名士平  
 居無嗜好未嘗一日廢書不觀有文集二十卷藏于家其為文一本經術無益于時者未嘗言精深簡古  
 似其為人以紹興三年二月十九日葬公明州鄞縣翔鳳鄉隱學山之東岡以淑人劉氏以左朝散郎許  
 德之之狀來請銘藻贊謂名節與功利若權衡然常相為輕重士君子一志于功利則名節衰矣此豈待

事至而後擇哉必有早正素定不與世推移者方公在朝廷時搢紳未嘗有言名節者公屹然特立專以  
 啓迪人主為心摠逆鱗批大卻聞者為寒心失色而公諄諄盡言不已不啻如父子間泊歲晚因贖一時  
 輩流越官簿而升者踵相踵或以是尤公公笑曰吾道猶是也卒未嘗少貶則公之所立豈偶然者哉藻  
 服膺公門知公為最詳實諸孤又以禮請致不敘而銘諸銘曰  
 君道主聽受言孔艱臣有周比與衰所關在昔祖宗政以言訂一人垂衣萬事龜鏡厥後靡靡人因世移  
 安得剛者吾其與歸堂堂蔣公古之遺直德為風麟心則金石見義而作直言靡思觀者為栗未嘗少卑  
 坐茲寡諸材不極用至今善人徒得君重國步中梃間關異州不在其位莫如我憂聞棺海山因窆其域  
 後人懷公視此銘刻

### 浮溪集卷二十八

#### 誌銘

右中大夫直寶文閣知衢州曾公憲誌銘

紹興五年十月戊辰右中大夫直寶文閣知衢州曾公卒于信州明年五月丙申即其州之南七里上饒  
 鄉葬焉將葬其孤悼以吳與劉一止之狀屬公故人在藻而告曰先人以文章議論政事行世三十餘年  
 卒不克大施以歿葬而不得傳信之辭納之壙中猶不葬惟夫子幸賜之銘藻謝非其人不可則書而系  
 以銘公諱紆字公衮世家撫之南豐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太師密國公致堯之曾孫太常博士贈太  
 師魯國公易占之孫而丞相文肅公布之第四子也母曰魯國夫人魏氏公少顯悟天資既高又受學于  
 賢父母當是時文肅公為天子守邊不暇朝夕專以魯國為師年十三伯父南豐先生輩授以韓愈詩  
 文學益進文肅公任為承務郎學士鄧潤甫尚書彭汝礪與語大奇之舉賢良方正科上其文公車會科  
 廢而止建中靖國元年文肅公為二后山園陵使用故事辟公以從事已左丞相韓儀公欲擢公館閣公  
 白文肅公力辭下除太僕寺主簿一時名士賢者皆願見之于是左司諫江公望累數百言薦公不敢以  
 宰相子為嫌文肅公免相言者指公嘗夜過韓儀公家議復瑤華事且受父客金請付吏當國者用呂嘉



問尹京與詔獄嘉問熙甯中與文肅公議法為敵者也鍛鍊半年無所得詔自許寬永州入元祐黨籍會  
 赦移和州又會赦復承奉郎監潭州南嶽廟文肅公歿執喪以孝聞服除調監南京河南稅改簽書甫國  
 軍節度判官時宣城江盜沒數千家公白守曰饑而賑貸法也然廩非部使者不可發今事急矣請船粟  
 以哺垂死之民守曰如三尺何公曰紆常平主管官也有罪當坐之即發廩自言部使者嘉而不問除通  
 判鎮江府會淮南漕渠不通泗州連數守罷發運使陳亨伯密奏遷公知楚州公因荒政役饑民渠通  
 而民活者不可勝計以功加直秘閣與部使者論事不合移秀州州歲比版圖前此吏高下其手民患苦  
 之公委僚屬降登不使吏預其間吏怨公入骨則為書以搖衆人人自危公立焚其書州以無事還朝除  
 蔡河撥發未幾提舉京畿常平改江南東路轉運判官陞辭陞副使罷歸得主管南京鴻慶宮屏居湖州  
 建炎三年苗傅劉正彥反呂頤二公徵諸州勳王徽至湖州守梁燾會士大夫謀之衆未及言公奮然曰  
 逆順明甚出師無可疑者聞數日苗傅來取兵公請燾械繫使者毋令還當是時微公難殆上反正御史  
 中丞張守白發其忠除直顯謨閣且召見之公曰守臣在也吾何為者辭不行然上雅知公明年六月  
 除江南東路轉運副使九月移兩浙路于是大軍屯江上求索無涯公隨給之猶不滿意狼籍公度  
 不可留引嫌自言復還江南東路先是盜孫賊等暴勝屬邑一方騷然公作聖旨招安單舸見之諭以禍  
 福賊等望風迎拜上書歸編制罪天子賢而釋之未幾陞祐后崩參知政事李回為監護使辟公修奉  
 議者欲稱國陵公曰上不日恢復中原奉隆祐歸此特擢官耳當先正名朝廷用其言聞者服其知體  
 再請宮祠提舉亳州明道宮甫兩月起知撫州治強梗民畏之逾年以都督自陳除江南西路轉運  
 副使明年九月除司農少卿改福建路提點刑獄明年二月遣直實文閣詔實文肅公正論手書赴關中  
 道除知信州尋移衢州未之官卒春秋六十有三公才高而識明博極書史始以通知古今神贊左右為  
 家賢子弟中以文章翰墨風流屬藉為時勝流晚以精明強力見事風生為國能吏雖低徊外補位不至  
 公卿而所交皆一時英豪世之言人物者必以公一二數公之請永州也黃庭堅魯直憑焉得公詩讀而  
 愛之手書于扇公之叔父盛不妄許可人嘗曰文章得天才當省學問之半吾文力學至此耳吾家阿紆  
 所得超然未易量也故公詩文每出人爭誦之又篆隸行草沈著痛快得古人用筆意江南大勝豐碑率  
 公為之觀者忘去文肅公墓于蘭籍公不敢求為碑銘獨取平時奏對之辭會萃之如辨明宜仁誣謗等  
 事名曰朝正論藏于家不敢出者二十餘年靖康中始傳猶有仄目者公不之恤也公襟韻爽粹與人交  
 洞見肺腑談笑多聞坐客皆屈聞人緩急若拯救焚瀾然忘其身奔趨之雖蹈傾危不悔于理財尤得其  
 要所臨沛然未嘗有不足之歎或有疑而問焉者公曰吾豈一毫取民哉第當輸者人不能欺常賦自有  
 除耳初文肅公歿于南徐于是公客信者數年不克歸葬而葬其所以令人王氏附令人秘閣校勘安  
 國之女先公卒四年子三人曰惇右奉議郎通判洪州曰忻右從事郎臨安府司法參軍曰愷右迪功郎  
 監潭州南嶽廟女一人適右承事郎主管江州太平觀王銍銘曰  
 惟會顯融開述南豐密國之裔以儒鼎峙文肅獨翬相帝初元公繼承家再振厥華與時卷舒行三紀餘

才大不酬老于一州植我墓標龜峯之下遙望赤山而不東還  
 譚章墓誌銘  
 長沙有隱君子行義如古人生子為國忠臣娶者齡而終曰右朝奉大夫致仕譚君諱章字煥之其先衡  
 陽人四世祖徙家洞庭過長沙昭潭而愛之因家焉曾祖裕祖暎父盛三世居鄉稱善人長者盛用子恩  
 贈朝議大夫君隱居昭潭六十餘年專以求志為事孝于親誠于物視聽起居必依于禮故修之身而家  
 齊家齊而人化其德平居讀書大而六經小而諸子百家與夫天文地理星歷山經釋老氏之學無不周  
 覽而求其義之所歸不為諸生循誦習傳而已故歷代治亂興衰之所由人材善惡忠邪之所判祖宗以  
 來因革罷行之所紀悉貫穿商榷屢屢牙頰間稠人廣衆縱談極辯聽者忘倦傾其坐人發為詩文高古  
 精深根于義理無補于世者未嘗落筆于是方數百里間有識者君教之使學有材者君養之使成不能  
 仰事俯育者君振之使給所施之博至不可勝計鄰里之訟有不能決者不之官府而之君人尊仰之甚  
 于父兄有老人黃升貸君錢百萬行而遇盜盡亡之歸謝于君君曰幾累吾故人今生還幸矣尚何言升  
 感之為文紀其事君少時傲敏人莫能及為文立成視取科第若摘髭拾芥然一旦以親老不可遠遊盡  
 以所得之學付其子弟由是弟申子世勳皆擢進士第顯于時中遭靖康之變君慟哭一目為喪明時世  
 勳為尚書禮部侍郎數以書勉其忠義故世勳當僭偽時力起之不從至不食幽憤而死朝廷嘉之贈延  
 康殿學士訃聞君歎曰吾子得死所矣不勝父子之情者一己之私也為國盡節死者天下之公也吾安  
 得捨此取彼哉昔蘭相如廉頗死間千載凜凜然尚有生氣曹孫李志雖無志奄奄如九原下人重輕知  
 所處矣吾何恨哉乃雪涕欣然自慶不復戚戚于懷後延康之歿十有八年壽八十六無疾而終寔紹興  
 十四年四月某甲子也君以世勳恩累封至右朝奉大夫賜緋衣銀魚妻龔氏亦儒家女有賢行封宜人  
 前君卒子二人曰世勳延康君也曰世南未冠而夭女一人適進士胡擴孫二人曰知古右承事郎荆湖  
 南路安撫司幹辦公事早卒曰知默右宜義郎守太府寺丞曾孫四人曰式祖曰述祖曰企祖曰昭祖式  
 祖將仕郎君卒之若于日得十月甲申合葬君子其縣潭子開製宜人之墓銘曰  
 衡山峻極連瀟湘中有君子潛德光閉闕求志聞四方羣書萬卷何次藏上談義農下漢唐諸儒結舌莫  
 敢當遭時天地紛低昂有子夙在人主旁浩然之氣大且剛節義凜凜明秋霜殺身成仁聖所感塵門萬  
 古傳芬芳天相吉人宜壽康龐眉歲舉春酒觴歸安窳窳川之陽潭流要與茲川長  
 詹太和墓誌銘  
 左朝請大夫直顯謨閣知虔州詹君諱太和字甄老曾祖瑀祖讓父時世為嚴州遂安人時以君故贈朝  
 請大夫君擢政和八年進士第官自迪功郎八遷為左朝請大夫職自直秘閣再遷為顯謨閣嘗歷真州  
 揚子縣尉監泗州糧料院河北河東路宣撫司書寫機宜文字尚書水部員外郎淮南路轉運使知江  
 撫三州再知虔州以疾君年十八秀出其鄉有司以君應詔後數年解褐調揚子尉揚子瀕江雅多盜君  
 能得名捕者十餘人改承務郎以母憂歸里中會方臘起清谿方千里皆震君家距清谿不百里里豪余



照者欲連乘應賊君挺身見照。照嚴兵待之。幾不得脫。君無懼色。徐以禍福譬之。照變然悟。願併力討賊。君為徒步越境。見照于官軍。表其忠以徇。當是時。承平久。賊振臂一呼。州縣皆沒。朝廷意嚴。民皆盜。欲蕩平之。得君書乃已。君因率諸豪道官軍。徑趨賊巢。擒賊以獻。是役也。嚴民微君。幾不免。幕府上功。拜熙武。轉朝奉郎。上皇幸東南。事出非常。泗州當孔道。守臣皆惶恐稱病。君以監糧料院領州事。一日行宮關白。士卒若送文書如京師者。悉遺之。且毋給其履。官吏莫知所從。君請白之朝。衆持不可。君乃自為奏。問道。雖書以聞。朝廷嘉其敏。錄付行宮。上皇為之切責左右。或謂君小臣。離間當誅。上皇曰。彼尊朝廷也。何罪。君由是知名。先是契丹歸我之人。分隸諸州。朝廷用議者將悉還之。君曰。敢以此曹叛己。日須其至甘心。奈何使之趨死。愚謂不若留為腹心便。從之。後契丹入見。君揚州。羅拜馬前。以泣曰。非君。吾屬無類矣。右丞李公宜撫河東。辟君為屬。未行。朝廷欲奪君使金。君謝不能。今丞相秦公為御史中丞。謂君曰。今國難。如巨石蔽天而下。壯士試出力當之。或百萬生靈可活。此何時。而君辭難乎。君感其言。惶恐聽命。會兵部尙書王雲使還。以不及期而止。遂從宜撫使出。關見李公。明日請辭。李公愕然問其故。君曰。太和寒士。宜撫不知其不可收之。必以太和為有補秋毫。今候三日始見。見與客俱。宜撫不問。客亦無關白者。何以留為。李公改容謝。與語大奇之。宜撫罷。歸遂安。道除尙書水部員外郎。歸未及家。邑人倪從度亂。浙西騷然。人皆推君。浙西帥葉公因請于朝。君為斬內應者五十餘人。且塞其餉道。賊即日降。時上在維揚。得奏良悅。進君朝請郎。越之還省。轉朝奉朝散大夫。丁外艱。詔起為直秘閣。淮南路轉運使。樞密張公使川陝。亦辟君以從。皆不應。終喪。即慨然請老。時年未四十也。士大夫莫不高之。居數年。以廉直為鄉人之平。而與尉曹勳其強梗難治者。一邑為清。紹興六年。給事中呂祉等薦君可用。詔復故官。詣行在所。君猶不應。久之。過臨安。見留守呂丞相。謂坐客曰。諸君議論直闊乎。天下奇士。願浩不及也。時有飯蔬感者。君亟請除之。未數日。果有以此謀亂者。丞相太息曰。君可謂有先見之明矣。其策慮過人。類此。樞密張公為相。以君見上。君首陳強兵選將之說。上深以為然。時方議遷都。集近臣于前。各以意對。上曰。朕欲以詹太和守九江。如何。衆難然曰。善。遂知江州。先是諸將部曲往來九江者。率為姦利。莫敢問。有王璋者。尤專恣。民厭苦之。君械致諸獄。自是過九江者。莫能犯。治最聞。擢直顯謨閣。知虔州。賊黃細三等暴甚。君欲誘降之。提點刑獄趙煥。規以為功。督兵往捕。君爭不能得。果大敗而還。詔罷煥。專諉君。君示以威信。平其尤劇者二十餘輩。渠魁皆生致。戲下。于是汀、吉、循、梅、數州。皆倚君為重。轉朝請大夫。移撫州。到官。擴廣濟饑民。所活以萬計。召對。復知虔州。又召對。卒于臨安客舍。年四十八。時紹興十年十月癸未也。君剛勇高明。見事立行。未嘗猶豫。故所向有功。而居官皆可紀。方朝廷多事。君未嘗不在選中。議者謂少假之年。其施設何如也。君娶陳氏。封宜人。生一男二女。男東之。將仕郎。女適進士汪量。次甫數歲。東之將以紹興十一年九月某甲子。葬君子其縣霞山之北。以君兄左中奉大夫直秘閣至之狀來請銘。藥與直閣同年進士也。銘曰。

人之才能。患無位以施。得其施矣。患不逢其時。君班內朝。持節而使。剖符而守。位不為卑。以應變之長。投功名之會。又得時以為十年之間。所成就者如此。亦少發骨中之奇。曾未及中壽而歿。此誠與不誠。皆為君悲。君之可書者多矣。姑掇其大者而志之。予以伸君未卒之志。而慰後人之思。

安人汪氏墓誌銘

安人汪氏。世家新安。余伯兄大中大夫榮之女也。為邑人武節郎俞積之妻。武節之父曰暈。字查升。知書喜事。從一時賢士大夫遊。如不及。以大中長者。尤歸心焉。請安人為其子婦。安人入俞氏。無幾何時。而舅姑皆歿。家余千金。安人資警敏。輔佐其夫。奉養嘗持門戶。有健丈夫所不能為者。而武節安人之年。未冠未笄也。不數年間。關之內外。繩繩秩秩。然賢于查升無恙時。乃勉武節于學。使與勝己者周旋。客至。安人舉中饋之職。酒殺聲伎之奉。咄嗟如其所須。必樂飲極歡而罷。由是武節三十年間。無秋毫不滿意者。以安人之賢也。武節成。再以上禮部。不報。得武節爵而後歸。安人相敬如賓。交遊日廣。再錫命書。封曰安人。仍賜冠帔。武節先安人十五年歿。安人撫其孤。恩意周盡。雖鄰里族姻。莫知非其所生。當是時。安人母兄全州府君老矣。安人奉之如父。歲時溫清。禮無違者。既卒。哭之過時。而哀言及。輒聲與涕俱。凡父黨夫黨。無親疏小大。稱其力調護之一。以至誠。始終無少異。安人以紹興十八年八月某甲子。遇疾。終于家。得年六十有九。一邑之人。講聞安人之賢者。莫不為之嘆息。曾祖諱某。尙書都官員外郎。贈中大夫。祖諱某。奉議郎。贈少傅。子三人。曰允中。承節郎。徽州黟縣尉。前卒。曰允若。登仕郎。曰允恭。未仕。孫男女合若千人。男曰某。曰某。尙幼。女適迪功郎饒州府鄱陽縣東尉徐瑗。十九年某月某甲子。允若。允恭。奉安人之。置合葬于婺源縣何村武節之墓。銘曰。

孺人晁氏墓誌銘

紹興十二年八月。姨母之孫孫鎮元。以書抵余曰。吾婦晁氏。稟和于天。承麻于大族。受訓于賢父母。其端柔明莊。類非世間女子所及。故吾母得之。而知天下之有賢婦。吾得之。而知天下之有良配。蓋吾妻奉吾母與所以事吾者。無秋毫不用其至。今不幸死矣。吾母悼之。至不能獨存。而棄吾之養。吾方哀吾母。不暇他哀。而念吾妻。常戚戚于中。而不能已也。君其為我書其生平。以泄其思。并授其家。爵里一通云云。孺人出濟北諸晁。尙書虞部郎中贈金紫光祿大夫仲冬之曾孫。朝散郎致仕贈大夫端知之孫。而右朝請大夫提舉兩浙市舶賁之女也。初提舉止一女。與宜人程氏愛之尤篤。常撫而示族姻曰。此閨房之秀也。孰能當吾女者乎。時元樸好學清修。名聲藉藉。士大夫間。事母夫人孝。求所以奉溫清者。聞晁氏女佳。乃往聘焉。提舉曰。是上饒孫令耶。吾知之久矣。茲可依也。以女與孫氏。家素貧。孺人安之。無不足之色。與元樸相敬如賓。從元樸官湖南。無何。遇疾。疾之三日。謂其保母曰。吾且死。不得終吾姑之養矣。琅然誦佛書而絕。無一字差。得年二十一。時紹興十年十月某甲子也。孺人得疾。保母欲呼巫覡禳禱。孺人遽止之。曰。吾夫得祿奉旨甘耳。奈何以兒故他費乎。既卒。元樸聞之。慟曰。婦獨不素告我乎。蓋其不能忘者。大率



如此。元機以某年某月某日。舉鄉人之喪。葬于饒州餘干縣解塘之原。從吉卜也。元機嘗為上饒令。有積  
今為左宜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云。銘曰。  
承也厚而得也。不為松柏而為壽也。嗚其奈何。

安人王氏墓誌銘

安人王氏。諱文麗。字幼明。其先會稽蕭山人。祖赫。以兵部員外郎事昭陵。為三司鹽鐵判官。子若孫。踵登  
進士科。聲聞吳中。號蕭山王家。父壽。卒官太常博士。官于池。與中大夫汪公某。相好也。時大夫諸孫侍  
旁者。朝奉公某長而賢。乃以安人妻焉。朝奉之父曰中奉公某。母曰兩陳令。長令人之亡。諸幼累累肩  
差。朝夕孺慕。人不堪其憂。安人為收育撫。甚于己子。及少。令人入汪氏。而髦者冠。髦者笄。交手授姑。退  
立堂下。朝奉既再舉進士。不第。念中奉春秋高。買田築室于故居浮溪之陽。以遲其歸。安人左右贊襄。悉  
有條序。泊中奉請老。果居而樂之。因啟家事勿復關我。日從賓客飲酒。朝奉益思所以奉承者。安人晨起  
則躬視。比珍異百須之物。每車馬及門。輒舉以進。老人未嘗費一詞也。已而侍立少令人之側。怡怡  
聞問。若不能言者。婦姑白首相敬如賓。至今里人談之。方安人勸舅姑之養也。諸子既與于學矣。安人間  
于鹽饋之事。則必臨視其所習。故諸子皆巍然成人。長子愷。擢紹聖四年進士第。安人慶其祿二十餘年。  
愷于內行甚修。事安人盡禮。巧思于朝。再錫命書。以有今封。安人自朝奉公歿。即致家政于其婦。終日冥  
坐。誦佛書。求出世間法。雖寒暑不置也。御值使有恩。人皆終其身不忍去。宣和六年四月壬戌。遇微疾。起  
居如平時。越三日。棄諸孤。泊屬。無一語亂者。享年七十有四。男女七人。愷朝奉郎。知宣州寧國縣。忱。當  
以進士得官。病不能赴。前安人二日卒。愷未仕。恂。早卒。女適進士胡開修。儒林郎命積。通直郎杜瓊。孫五  
人。慶舉。舜舉。待舉。餘尚幼。慶舉。太學內舍生。愷。愷。將以七年三月壬申。附安人于宜州涇縣方壘村朝  
奉公之墓。墓朝奉季弟也。事安人為最久。乃再拜敘其本末。泣而銘之。銘曰。  
順于承夫。惟婦之正。孝而宜家。聚族之慶。安人方處。母訓則平。來續汪宗。送往事居。老人坐堂。夫奉賓。獨  
婦趨出房。隨成列。退際諸。既執其親。有子在庭。祿養恩封。備有純。天之報人。還以施者。  
施則厚矣。報焉未。豈無後人。尙對厥休。方壘之原。下從夫子。納嗣于幽。窆步之始。

王夫人墓誌銘

夫人王氏。營邱人。父師敏。卒官太僕寺丞。母趙氏。丞相清憲公挺之女。為同郡從事郎晉江縣令張君  
諱應辰之妻。中奉大夫諱純之子。婦中奉。寺丞。同里。相好也。兩家子弟日過從。寺丞與趙夫人。賢晉江  
之為。故夫人甫十八。歸于張氏。夫人智識明辨。有賢士大夫所不能及者。靖康末。山東亂。士大夫流離。率  
露田宅去鄉里。或請于夫人。夫人曰。舅姑在遠。而我其本業。可乎。且謂吾夫何。不如聽之。晉江聞之。喜  
曰。真吾妻也。晉江為萊州推官。一日。其守出。夫人自牖關之。謂晉江曰。人不忌其上。鮮不為患者。今卒  
矣。盍白守為備乎。守不聽。數日而亂作。亂定。人悉安不能去。夫人獨曰。是不可留也。晉江以中奉在商  
於。道阻不通。議所向。夫人曰。東南天子在焉。尙何問。遂渡江居金陵。不旋踵。萊州陷。仕族無脫者。已而過

湖。湘。向商於。中途遇盜。囊衣一空。夫人夜取敝衣。緝縫為之。達旦不寐。未旬日。舉家衣履皆完。其共艱難  
如此。晉江屬疾。藥非夫人所嘗不進。洎歿。有欲以樽榼之贏。謀生者。夫人正色卻之曰。子窆。無憾足矣。  
此何為者哉。既葬。四壁蕭然。人皆以非晉江之清。無以見夫人之賢。然自是家益窮空。夫人奉養益薄。諸  
子有憂色。夫人語之曰。而祖而父。以廉居官。以貧為樂。吾習而安焉。汝等忘先人之訓。雖日致四方之珍。  
吾不樂也。平時勉諸子以學。戒諸女以順。于是婚嫁甫畢。而夫人病矣。紹興十八年十一月癸巳。卒于其  
子棟之官舍。得年五十有五。子五人。曰林。右從政郎。南州劍浦縣丞。曰材。右迪功郎。湖州司理參軍。曰棟。  
右迪功郎。泉州司戶參軍。曰堃。未仕。女二人。長嫁宣教郎趙善究。前卒。次嫁右迪功郎向士哲。孫男女合  
十三人。以卒之十六日戊申。合葬于晉江之墓。銘曰。  
嗟夫人。出華胄。資敏明。自其幼。適名家。媿廉茂。遭百罹。謀必售。脫危機。如夙授。老而從。甘儉陋。子誥說。咸  
孝秀。各以能。為親壽。方蕪安。慶遐祐。曷傾之人。莫究。窆閩山。附夫右。尙旋歸。昌厥後。

吳夫人墓誌銘

夫人吳氏。新安郡人。為同郡崔光弼少李妻。年五十七。以政和四年十一月某甲子。卒于廣州其子耀卿  
之官舍。明年十二月壬申。耀卿護喪歸葬。郡之長南三十里。永豐鄉。鬻坑原。始故夫人之行實。求于銘。夫  
人之先世。以力田為家。居鄉稱善人。長者未嘗出而求仕。其父瀚。始以質交結賢士大夫。名有器識。所為  
多可紀。一時衣冠喜從之遊。夫人生而豐端奇。瀚教以詩書。筆墨而黜女工。居無何。夫人于筆墨女工  
皆善。諸豪爭聘之。瀚笑曰。吾有一女。愛甚于男。所不足者非財也。何至與兒曹為偶。立謝聘者。會少李  
孤。以身歸其伯父。獨部。至新安而獨部以前死。留不得去。瀚一見喜曰。吾聞人多矣。無如崔君者。必以  
為婿。父老諫曰。君求婿久矣。今安得一遊士。初昧平生。獨奈何予之女。瀚曰。吾極知崔君人材足依。毋多  
言。歸夫人崔氏。厚以金。歸田宅。界之。故少李從學四方二十餘年。未嘗以家事關心。而歲時蒸嘗慶。屢  
昏飲食起居。于流寓中。子然自表。白崔氏之門者。皆夫人力也。及少李兩薦有司。不報。倦游而歸。夫人益  
傾貨供賓客費。日進諸子于學。歲晚或幾于不足。人以爲憂。而夫人處之自如。逮崇寧初。天子新學校法。  
次子耀卿。以文學知名。中進士科。為施州州學教授。廣南東路提舉學事。司管勾文字。奉夫人以行人。謂  
且享于報。而夫人卒矣。距少李卒之八年也。夫人資寬厚。孝于親。順于夫。慈于子。睦于宗族。而仁于僮使。  
靜專婉孌。無一不宜。晚喜釋氏書。薰戒精甚。或日一食。門內之治。絕不經意。間用聲樂自娛。若淡然于世。  
無情者。子四人。曰樛。曰耀卿。曰夏卿。曰真卿。皆力學。如夫人教。女三人。適進士汪某。李天賦。汪文。嗚呼。夫  
人始嶺崔氏。而元其宗。晚從子養。而遺其累。終始皆合于義。是宜為銘。銘曰。  
靈則母訓。古必能之。後專組緝。鮮克承之。此碩媛。學而明之。夫曰匪婦。余孰成之。子曰匪母。余孰策之。  
宜老宜壽。福祿盈之。百未。一神。遠傾之。令龜崇岡。室且城之。執貽無窮。歌以永之。

吳國夫人陳氏墓誌銘

丞相彭城郡徐公處仁之夫人陳氏。以宣和五年正月己卯。薨于北都公府之正寢。越三年。彭城公薨。又







舅姑以爲孝宗族以爲順所以相余者又義且正不幸短年念無以遺余思也姑敘其終始納之壙中且爲詞以哀之詞曰

嘉若人之茂族兮既婉孌以好修又申以母家之寵兮布卿雲而作麻續余宗于初仕兮奉魚菽之薦羞擯桂椒以爲精兮官沅湘之上游日嗜飢余靡悔兮恃夫子之白頭胡彼蒼之不弔兮實崇蘭于未秋嗟人生孰非夢兮汝曾不得以少留魂旒旒其焉託兮星其萬以既周息之華者六而再實兮幸網官之畢酬從汝姑以安宅兮闔長夜于一邱劍子何其若刈兮深及漬而不流空斯文以遺余哀兮庶來者之是求

浮溪集卷二十九

五言古詩

詠古四首

相士如相馬滅沒深天機區區銅馬法徒識化與騷人言當遠公惡人知其微如何許邵語受之不復疑知人固不易人亦未易知燈妍在水鏡鉛粉徒自欺孰爲無義人未假已不歸伯樂不可作思與曹瞞期世事如大弩人若材官然乘勢易發機非時勞控弦又如大水中置彼萬斛船雖有帆與楫亦須風動天不見周公瑾弱齡已飛鷺不見師尚父鷹揚在華顛彼非生而材此豈晚乃賢懿蓋喻智慧要必有待焉嘆息狂隳子嘗爲愚者憐

崑山有璞玉外質而內美惟其不自銜故與頑石齒和也速于售再獻甘滅趾在玉庸何傷惜君兩足耳堂堂明堂柱根節幾歲寒使與蒲柳同扶厦良亦難我衣敝緼袍我飯首宿盤天公方試我劍缺勿安彈

題張公明賞晴軒只將春睡賞春晴東坡詩也取以名軒公明文定之孫

端居有何好名與勝會并人生豈長閒天字不屢晴遲近風日佳一醉高事輕君家大父客詩如九韶鳴浮春散無垠攬取造物驚坐令綠野堂岷嶺臨陽城風流被三世諸郎未敢卿開軒著尊酒報答千花明

飲罷遣客休仰空看雲行是有佳處適值身後名事爲秋雨歎更作秋蟲聲

題折樞密葆真草堂

軒冕有何樂書生分尤慳都虞百年中強半墮險艱能著履幾兩恨無茅三間儻非身世忘那得方寸閒不見葆真老功成與毛斑飄然日邊來復作畫掩關所至書滿屋鉅黃不停刪開窻尋丈餘要看湘南山夕待明月至朝朝白雲還醉吟如樂天但少素與豐嗟哉道脩阻無由結朱顏惟應夢見之千里同躋攀

泊召伯埭

孤舟渺無根夜歷數村雨今朝亂晴景水鏡寫霜樹哀鴻念羣鷺正到客愁處男兒有懷抱何事亦關汝蒼煙接牛斗懶恍迷歸路明發問吾僕乘流去復住

尤表大暑留召伯埭

清風不肯來烈日不肯暮平生山林下散髮爛箕踞一官走王事三伏在道路我非襁褓兒亦爾困馳驚居然懸俎豆安得免羈縻區區竟何營汨汨此飄寓淵明應笑人有底不歸去

大熱行旌德山中不可車馬步至凌氏林亭詩

磊石休豐足掬泉洗積容于何脫冠履共指雲外峯巖彼圍屋小鉤藤蒼翠重庭空燕雀乳樹老莓苔封露滋過籬竹風寒橫澗橋欣然曲肱臥鼻息春醅濃推床上馬去孰是陳元龍

次韻周聖舉從子乞紙

溪翁搗冰時寒甚龜手架千金曾詞客妙語零唾霧回看烏絲欄一牘輕百庶長供蠶尾落肯受蠅頭汗今朝持贈君真似翼傅虎應緣未給札欲草子虛賦他年五十萬渠復願鄰富行看醉帖來家不設寒具

鄭固道累書求高麗詩走筆封寄

平生金石交政爾一固道佳哉固道乎所至即爲貴人言醒而狂我見影亦好憶初烟塵飛環鑿十萬壘夕峰通甘泉兵氣塞穹昊公爲魯仲連慶去如振槁功成拂衣去不羨中令汝每逢泉石佳便欲事幽討晚行龜峰旁愛此千嶂抱頭營背郭堂蓋作出山草慨然懸其車避俗長卻掃所嗟高明家華屋幾人保既留楊柳枝仍占杏花島真成醉吟翁何況無病惱屬聞鴻冥冥痛恨歸不早何當釋羈囚把臂共傾倒餘光玩桑榆曛息養梨棗買鄰會有時來往成二老

題伯禹給事漫吾亭

人生天地間同一幻泡影偶然相值過便有人與境那知兩皆漫直寄彈指頃古來賢達士物我均土梗程侯東南俊少日忠義乘周旋正色地四海憚嚴冷立朝二十年憤世欲生癩班雖近日月志則在箕颯中年拂衣歸絕意向鐘鼎擇幽成小築勝會已獨領清寒挹澗瀾秀色覆諸嶺聊將不羈身對此無關景回首浩溪老便覺加數等從渠春風顛那得到古井高詞出胸臆妙處如灌頂讀罷眷笑能悠然發深省

次韻趙叔開侍郎送會吉甫學士按荆湘右篇未見及之作

我老不足惜餘年苦忽忽願爲名山遊何必問所終一巖若溪樵星杓幾回東長年秋雨邊醉臥聽船篷



故人幸弭節。相見宿昔同。酒酣說經過。授我書一通。云自天末至。諸賢盛游從。臨分出新詩。句法何春容。懷若臨大敵。誰能觸其鋒。攜持數千里。不愧行囊空。篇末亦及予。依依古人風。讀罷百憂失。衰頰爲成童。歸來北牕下。自寫團扇中。君方著繡衣。行佩金印重。朱絃付君賞。寧循牙。曠。我病擁僧衲。深慚服非衷。還觀了無取。此意何當蒙。心知坡陀卑。難並衡。霍。崇。尙喜盛山卷。兼收醉吟翁。他年定撫掌。秋蛇問雲鴻。

次韻周聖舉過蘇次元四首

往聞蘇趙公。黃閣望諸老。功名四夷知。無愧越裳操。同時卿相家。執紼或備保。至今子孫賢。庭有書帶草。世人如冰蠶。不知天有暑。紛紛誇傷兒。事識真寶語。當家勤采種。兩耳得韶灑。要須追此公。勿問燕與許。蘇郎年少時。萬象愁雕鷲。應知等兒戲。區區止啼錢。三生綺語習。一悟心超然。胡爲作解嘲。切切相悲憐。吳兒雅多姿。不肯藏白地。因君更增情。吹雨作春淚。三年師命留。千日中山醉。一聞高唐賦。令我神仙意。藻蒙叔雅祠。部重九日惠。花惠酒惠詩。繼爲哀家渴。鉅澤之遊。因循不能答。再承佳句見。寄今用來韻。率課一篇。參陪杖履之勝。幸一笑而去之。以覆舊紙。而作紙較也。

秋風入瀟湘。千嶂倚天外。使君挽蒼翁。行樂秋色界。放船下空闊。舒笑免驚會。永懷愚溪人。千載有遺愛。延緣訪遺跡。佳處時擊汰。飛沈各獻狀。領略在我輩。忽忽莫能數。頗似慰無賴。孟行未云半。落日已相對。歸來有酒所。方省欠時債。朱轡幸停軫。嘉汝山水最。金莖時霄漢。行矣分沈澗。何妨共流轉。今古同一概。非君箇中人。孰使此中大。伊余漂泊者。他日名亦在。一聞教乃聲。蓬蓬忘淋隘。

從穉子出前溪

霜斂萬壑淨。蟻鳴空楚山。夕陽當我沈。風煙迫梅殘。西嶺月未上。數峰深作寒。枝間鳥競赴。亦復循溪還。

同張昌時宿高明寺

幽臥不知覺。懸懸寒日初。矧伊夜來雨。鈴聲到吾廬。故人挽我出。忽枉天際書。躋險敢自休。青山轉籃輿。相逢竹間寺。共攜園中蔬。殘僧誰在亡。奄忽十載餘。若果語晴昔。新晴報鐘魚。東雷亦已鳴。百草若穎舒。奈何與之子。齒髮日夜疎。眷此不能發。牽衣更躊躇。明朝各回首。世事將焉如。

孫益遠試歸隨車敗面已而薦書至作詩戲之以送其行

羊公作三公。政辦一肱折。功名方鼎來。詎嘆養生拙。孫郎少奇偉。面滿若霜月。胡爲忽顛隴。有物食之缺。寧非造物意。怪子臥巖穴。長年臉邊紅。漫自供酒緜。願令冠蓋底。未省識此傑。何妨暫相顧。一訪唐舉決。朝來清鏡裏。黃色兩眉微。居然萬馬羣。老驥已超絕。聊將釣竿手。遮日向西關。瓊林風帽穩。醉度櫻筍節。從渠關宴上。兒女笑覆蔑。誰能爲公家。玉璫揮作雪。

徽州班春古巖寺呈諸僚友

揆日奉明詔。班春出孤城。和風遞鼓鼙。細雨迷旌旄。渺渺度阡陌。巖山照人明。幽花不孤芳。好鳥相應鳴。隴麥已爭秀。畦秧亦微萌。食新知有期。及我凋瘵氓。古寺依絕壁。林端列飛甍。殘僧四五人。靜若無所營。石室廣百肘。嵌空自天成。泉甘與茶宜。就巖展下清。伏檻肆遐矚。歸雲入蒼楹。數農前致辭。貌野意則誠。

茲幸枉冠蓋。使君登無情。頻年苦飢虛。奚用恤此生。守昔在閩里。先疇每躬耕。起家三絕餘。膠漆符竹榮。無術布寬大。低頭愧綬綽。願言同撫綏。永絕愁嘆聲。

阻溪漲宿諸暨縣上省院

暑濕倦行役。依投得禪關。空堂納清風。坐見香露還。積水共天遠。高僧與雲閒。傳聞扁舟人。宿昔廬茲山。殊者已千載。諸峰高煙鬟。當時功名成。止在談笑間。今豈無國士。宦遊一何艱。憑高望行朝。小雨猶斑斑。試問同宋德。操陳純中登稽古閣曉望

試問同宋德操陳純中登稽古閣曉望

雙睫不能熱。疎鐘起初曉。危欄扶力上。層簷掛雲表。羣峰蒼玉如。開籬四環繞。向來聲利場。自今眼界小。兩君天下士。一見意傾倒。有此風味佳。未受秋思惱。我昔溪上住。盟言寄鷗鳥。今年縱得來。官事閒日少。樊籠更樊籠。歸途天樣杳。是處非不佳。千慮舒懷抱。浮雲且東來。吾家隔林杪。境熟斷難忘。終念今朝好。

芳美亭

東風不世情。幽谷渠亦至。誰分玄都種。爲我作春事。朝來花氣煥。詩眼先自醉。祇愁貪結子。零落煙雨際。聞今新蹊成。有酒且頻置。

十月二十六日會于北禪分韻賦詩應辰得多字呂治先酒熟亦欲會客故未意及之

爲此升斗粟。來往如飛梭。桂林在何許。水險山嵯峨。驪駒偶未至。于焉少婆娑。幸陪英俊遊。不覺日月過。今夕復何夕。朔風捲寒波。肴核雖草草。聊以供笑歌。子如不飲酒。視此庭前柯。濃綠光蕤蕤。所餘今幾何。鄰家釀新熟。頗聞旨且多。更當奮餘勇。往舉金叵羅。

題葉尙書普光明庵

長樂七閩會。山川富登臨。重城十萬家。間以煙樹林。何許肆遐矚。城西最高岑。主人厭直歸。與世相浮沈。三宿得勝地。八遠見初心。明窗一蒲團。冥坐依橫參。面面來遠色。層層列清陰。閒翻貝葉書。靜聽頻迦音。萬法照了處。人居兩幽深。嗟予晚聞道。沉迫桑榆侵。如何結保社。去脫頭上簪。從公刮眼膜。僅借篋千金。

病中偶成

衰病乃其理。移牀臥南軒。雖懷飲冰憂。賴有清賞存。春去芳草積。羅生滿庭萱。花房向夕斂。似與吾忘言。數蝶亦多態。差差傍叢籬。客來同一欣。何必臨芳樽。常恐秋節至。嚴霜實其根。吾生尙悠悠。眷爾安足論。

再過凌氏園復用前韻

兒輩病元亮。斗筲羈曼容。何時跨鴻鶴。食藕蓮花峯。小檻再遊歷。輕裘未重。人家當危黍。不愧千戶封。願因琴高生。僮見喬與松。從茲駁車馬。永絕世味濃。歲晚復來此。清陰期鐘龍。

聚山閣爲吳氏題

綠江故多峰。秀色無可揀。何須著腳力。政欲長在眼。詩翁築飛閣。似恨山意懶。縱橫數州碧。收拾付酒醺。客來何所命。濯濯千髻縮。晴嵐入肺腑。實唾落碑版。翁家誠可樂。人境兩蕭散。爐香侶趺坐。終日對編簡。風流前輩接。細說鬚自挽。居然典刑在。聽者輒忘返。會須營一壑。萬事等鷗鷺。從翁時對榻。臥看煙雨晚。



偶書

長覽北窗下。拋書任縱橫。娟娟稊篠上。燭燭蠟檠明。眷此感佳節。怡然愴平生。少年文翰場。結客俱擅名。瑤草俟采掇。雲鴻肆遐征。如何二十載。日與憂患并。骨肉隨逝水。兒童長柴荆。向來交臂人。接武霄漢行。姻親歲時會。尊酒懷抱傾。茲余豈復願。顧影良自驚。飛雨夜來急。濤翻江上城。田家夢亦好。想像秋稼成。新春了。在眼。續我齋庖清。

吳傅朋以王逸少遺意作游絲之書古今所無恨未之見也為賦此詩

吳侯能書聲。不減錦繡鶴。臺郎今獨步。誰數衛與索。官黃臨小楷。老筆更沈著。年來雞鶩間。兒童妄穿鑿。超然出新意。非用元和腳。游絲隨春風。忽向憲几落。傳觀懷飛動。安得此健藥。自言臨池時。屢閱更嚴備。毫端幾百鍊。始到蠶網絡。誰云右軍後。茲事秘冥漠。一朝神明還。千載宛如昨。乃知鍾鎚妙。信手皆合作。於皇雲漢章。神授等河洛。光芒下照燭。萬帖悉精粕。君命幸逢時。當草鳳尾諾。胡為尚留滯。未便持漢槩。行看誠懸歸。佳句題殿閣。

書局晚歸

平生塵鹿姿。不意華屋居。一為軒裳擢。所得非所如。弱跡躡諸清。班班直周廬。蓬山切星辰。牙籤明綺疏。散帙喜所得。懷鉛愧中虛。暝歸復奚營。一飽不願餘。事廿四立壁。懶作三獻書。高槐障煩煩。清陰落庭除。幽臥遂終日。茲謀定非疎。娟娟新月流。翳翳歸雲舒。懷人發浩歎。屏營以踟躕。願言果歸志。春波漲隋渠。

次韻胡德廣書懷

大瓠既成實。無用始欲剖。鮪魚困車轍。求活賴升斗。我昔讀斯言。感歎銘座右。憤憤千金軀。未欲聊俯就。數子磊落人。好事真吾友。相期竹西遊。晚歲並耕耦。如何窘窮途。猶猶吠羣狗。平生笑俗士。反欲較妍醜。譬如惡影人。乃與影競走。今復念邊陲。未暇從田叟。彈冠宜兼征。子先我欲後。世間樽與檮。學曲自難揉。陪諸公遊文雅臺惠法雲寺

陪諸公遊文雅臺惠法雲寺

旅泊值秋晚。登臨良亦佳。高臺始基誰。未覺歲月遐。維梁漢龍弟。非復李附葭。嗚呼白雲上。寶鬚翻千鴉。樽前第詞客。坐作屈宋。新賦今竟何有。蕪沒荒煙斜。秦墟仆翁仲。楚俗悲章華。空餘古招提。老龍伴丹霞。花氣侵客袂。松聲滿鄰家。澆涼劫灰地。半似篔簹竹。坐久屬橫野。炊烟映簷牙。似聞離騷曲。尚作兒童謔。借無斗酒醉。水厄空嘗茶。

又

向來卜幽期。此樂真雋永。行尋野航渡。俯玩雲水影。追隨兩玉人。妙語時灑頂。平生訪古意。到此方一瞬。所欣俱禿翁。王事廢朝請。且同陶淵明。運社對宗炳。晴軒納野色。秋思浩千頃。忽驚桑棗村。身墮白鷗境。飄零恆勝會。老大惜餘景。況當風露辰。病鶴最先警。留連淨名室。坐閱篆香冷。還尋野田歸。草樹斜復整。有酒當再來。悠悠詎能省。

陪諸公遊惠山

茲山定中腴。秀色乃如許。連峰積香潤。嵐氣亦如雨。珍泉不浪出。世俗那得取。羣仙作佛供。酒此玉池股。甘寒飲天下。瓶盎走膏乳。兒嬉供茗事。雲散入江渚。當源起臺殿。下瞰松柏古。巍基首梁宋。爽氣接吳楚。我來值佳月。濟勝得松。聊分小蒼壁。同振百年羽。躋攀與未極。落口在林莽。卻立望翠屏。中流駐鳴櫓。題通惠亭

吾山皆中腴。初不斷地脈。淄。澠。嘗同味。十里何所隔。幽居愁遠汲。悵望懸瀑白。天公真解事。分我膚寸澤。無煩籛龍引。中有玉池色。羨茗聊餉君。未須嫌水厄。

從吳禹功借徐鉉小篆帖以詩還之

六書散浮雲。篆籀世不數。陵夷到草隸。差別幾四五。人皆逐會玄。不復知父祖。中間尤可笑。雞鶩紛去取。孰為魯漆書。況說周石鼓。陽冰雖晚出。妙意得千古。後來繼者誰。騎省人最許。明憲出小軸。驚歎手為拊。平生筆筭耳。慣見沐猴舞。一登韶瀆堂。方信有干羽。援毫極摹倣。澆壁類兒女。秋蛇已成癖。老腕徒自苦。卷書還歸公。職自愧韓愈。

食十月草

佳草出何許。南山白雲根。畦丁入雲採。偏以脫葉翻。戢戢寸玉嫩。疊疊萬釘繁。中涵烟霞氣。外絕沙土痕。下筴極雋永。加餐亦平溫。伊昔貴公子。鮮肥厭羔豚。爭啖肉菌蕈。其品天花尊。居然此珍產。以遠莫見論。坐令五鼎味。但飽三家村。伊余少所嗜。頭白歸故園。日獲甘脆享。人言老髮存。枵腹固已陋。竹枯何足言。從今大嚼處。不復思屠門。蜀人以首難。雞羊為膳野。號稱歸蜀。三月有草出竹根。正赤。土人號食之。曰竹枯草。

寄余仲誠

下巖雪齊消。爐日暖春事。端憂味佳節。獨宿松下寺。遠屋泉雨鳴。焚香戶深閉。殘僧荷鋤出。幽鳥下庭戲。前期道心復。敢憶棲遲志。起望君家雲。風清厲成字。

古鏡行

我有辟邪鏡。得之咸陽宮。其陰為天池。一母將九龍。旁書負圖字。土蝕如旋蟲。絨以駭雞珍。妙極錘之工。請言照遠近。十里秋毫空。豈不鑿脂澤。所貴肝膽通。問誰為此器。太古非人功。客聞重歎息。意欲窺靈蹤。高臺不辭倚。恐客難稱容。繩窮匣半啓。四室來悲風。日車當畫留。羞澀如頑銅。森然髮上指。凍若臨霜鋒。我還撫客手。此豈世寶同。揮淚兩無言。掩鏡囊中。

寒高郵軍

小雨靜林麓。鷓鴣相應鳴。移舟漾清淺。薄晚荷風生。歸鳥盡雙去。潛魚時一驚。菰蒲若無人。渺渺炊烟橫。艇子擁迎我。鱸魚薦南烹。月出殊未高。疎林隱微明。依投會有處。斗掛天邊城。

避地山亭野步

今日幸無雨。天空出遙岑。行行不知疲。遂至春江潯。汲路轉籬落。人家在桑陰。平曠漲清波。隨麥如人深。



溝賦戲鳥驚。新蒲映浮沈。我生本樵漁。對此諳初心。風物豈不好。悲來自難任。邊塵暗中原。四海如驚禽。黃屋狩萬里。兩宮隔辰參。龍移蟻蝮窺。月晦蟪蛄侵。宇宙有傾覆。茲游豈堪歎。消憂賴濁醪。太息誰能料。

庚午歲屏居零陵七月二十日以門揜候蟲秋為韻賦五首

幽人獨夜時。湖落西川根。渡口櫓聲急。一江煙雨昏。城頭短長更。不寐聽誰門。跌坐數千息。焚香待朝暾。暑退涼亦收。瀟湘淨如染。時觀自跳魚。衝破青瑣瑣。纖纖初弦月。不受薄雲掩。近村應漸寒。已有鴉數點。人生幾聰明。日夜隙駒驟。纒經花信風。又過麥秋候。吾非金石堅。與世相邂逅。胡為閉鐘鳴。更歷路傍堠。家山在何許。渺渺彭蠡東。人來數月程。衣敝補道中。昨宵青燈花。似墜釵頭蟲。兒飢女沈寐。歲晚書未通。人言閩閩者。一日如三秋。孤臣昔放逐。七見天星周。早汚高門地。姓名記前旒。如何天難星。不照湘南州。

浮溪集卷三十

七言古詩

汗中放船歸陽羨

沈湖欲作琅琅鳴。枯木未肯回春聲。舟人坐恐雪為祟。鷗鷺又舞天邊城。天公知我不足厄。乞與十日霜風晴。遙遙煙堤護玉鏡。滉滉雲海浮金鉉。攬衣坐數鐘間息。闕見宇宙無餘情。燈花也似鬪兒女。咄咄笑我長青征。我生底處不堪著。未歸且難吳兒耕。縱無鄰翁飲子美。會有稚子迎淵明。仙山况聞連洞壑。佩尤或可求長生。閒中日月吾所有。此外付之人重輕。

送毘陵太守劉君受代東歸

往年我作新安民。人人能說劉使君。使君本一儒者耳。數十年來嗟未聞。我時屈指今州縣。似此賢侯當誰面。那知漂泊千里餘。囊載清香日陪宴。使君何以人不如。何中正有萬卷書。清真簡淡乃天性。文章政事猶其餘。向來天子留君住。重與毘陵三萬戶。誰教一曲渭城歌。忽作梨花枝上雨。宦游南北安得同。撫循凋郡還須公。人生五馬亦不惡。與民處處為春風。

題孫益遠三士堂取東坡三士圖身與湖明川為三也

稚川晚作羅浮遊。淵明暫出還歸休。東坡百謫乃欣慕。孫郎更欲參其流。四人出處無一似。千載相期風味耳。要須共著巖壑中。應只虎頭知此意。

從人乞酒

張侯表表霜松立。嗜酒清狂餘故習。長年種秫學淵明。門外溪流和月汲。手調溪上百花乳。十日煉成冰雪汁。糟牀夜聽秋雨注。詩腸曉放春風入。飽聞誇說未曾見。但笑書生便飲濕。爾來消渴臥江海。更似枯魚過河泣。傾家餽客古人事。坐看兵廚千斛給。那知日飲無骨相。咫尺公榮殊不及。西風昨夜到林杪。左手蟹螯行可執。新醅早晚定堪斟。凍蟻浮缸應戢戢。心知問字寂寥久。會遣鳴鞭馳送急。呼兒洗盞酌先酒。為君快作長鯨吸。

過吳明叟新居

誰開大屋沈沈者。門外垂楊拂車馬。主人四十持節歸。高臥綠陰啼鳥下。冥冥一徑傍花入。忽有清池照深夏。魚吹落日知鏡淨。荷受微風看珠瀉。夫君少有湖海氣。欲驅長鯨無地誇。故將能事驚世人。坐向雲端差萬瓦。稍培幽桂出隱底。時放青山來竹罅。人言此興極不淺。天遣公忙那肯赦。要須更作輞川圖。他日思歸聊對畫。

次韻周聖舉清溪行二首

君不見國家有紀狂。狂于。一溪百繞山千盤。竹兵草草兒戲爾。震澤以南心為寒。初如妖禽啼月曉。忽作聚納奔騰酸。九重夜半出秦甲。一麾萬里春農安。書生那知破賊事。且復雪涕論悲端。憶初倉惶挺身走。江湖滿地皆驚濤。仲宣何暇守漳浦。子美僅能投錦官。朝愁烽連海嶼起。暮恐禁掃星河翻。忍飢怖死頭搶地。破釜鱸魚苦演冠。爾時身世狹于掌。俯仰宇宙何時寬。只今同喜風塵定。慎勿忘憂沈酒聖。要須剩作春陵行。為洗吳兒百年病。

君不見吳儂自昔王江干。歲輸御府金堆盤。一朝肘掖作奇禍。玉册錦袍盟欲寒。驛塵初飛梅未破。忽忽煙雨催梅酸。行驅鬼馬載鬼妾。欲偷瞬息如槐安。那知氛霧卷清畫。旋頭夜落天南端。樓船千萬羽林卒。飛渡海潮江不湍。狂童生致獨柳下。請肉仇家來自官。千奴一膽更須問。速收兩手春耕翻。鹿奔誰云爭走險。雞敗但笑空餘冠。政須紅粟哺其腹。此令朝行民夕寬。功歌九廟今誰定。退之方頤元和聖。老人端坐聽清風。習習先秋蘇肺病。

題周查約壺齋

化人謂帝遊清都。俯視宮室如積蘇。那知神仙隱朝市。雲霧霧閣在一壺。古來志士守環堵。宅彌萬里乾坤俱。君今官冷百僚底。世人未識文與菟。故營容膝尺度足。卷藏風月吞江湖。客鄉筆墨共游戲。維摩牀坐同跏趺。釣籬終日屏塵事。臥聽秋雨鳴孤蒲。伊余想像未得往。一讀妙語清而腴。遙知坐穩肉生腴。滿壁但掛歸來圖。功名富貴會相迫。恐此骨相山林無。平泉綠野看他日。莫忘築室溪溪處。

觀秋江捕魚圖



霜隨木滿湘秋。黃蘆颯颯秋江頭。漁翁短棹搖輕舟。夕陽斜照寒波流。蓬萊等笠與夷猶。得魚沽酒更  
勸酬。生涯一葉水上浮。市朝利病不相謀。青山綠水得魚游。此樂未必饒公侯。畫圖忽見清兩眸。恍疑身  
在滄浪洲。年來萍梗歎滯留。擬欲與子為朋儔。

何子應少卿作金華書院要老夫賦詩因成長句一首

詞林根柢須人品。四海聲名誰藉甚。金華真是第一流。好泛扁舟著宮錦。向來奮舌動天意。不怕惠文霜  
凜凜。忽然飄落九疑山。坐對秋風行兩稔。手栽岩桂友羣石。敢拾清香供燕寢。笑隨蠻俗且南冠。忍說鄉  
關猶左衽。人間何事非戲劇。鶴有乘軒蛙給廩。功名入手談笑間。誰謂收之如拾瀋。況君風骨未渠艾。意  
氣文章天所稟。我今頭白奚所為。柏樹誰知問從從。雖云百里間何關。同在邯鄲一榻枕。遙知袖手正書  
空。讀罷離騷還痛飲。

蜂兒行土人謂之霜蜂

蜜蜂以蜜為生涯。為人採蜜安于花。霜蜂嘗恐奇禍作。深崖大壑懸其家。生兒乳自毫末。幼成玉蛹肩  
相差。分房戢戢連旋子。擁戶娟娟蘭蘭芽。驚猜肯使權牧近。千尾負毒爭防遮。那知長安貴公子。酒酣咀  
嚼不搖牙。登盤未辨翅與股。百金購買囊紅紗。翠魚漫傳仙物美。桂蠹空取蠶方賒。吾聞厚味古所戒。暴  
及胎卵甯非奢。令圍火攻無脫者。舉族孳戮奚罪耶。厥包作貢自誰始。從今可弔不可誇。

阻風雨辟邪渡寄王仲成

渡頭急雨鳴森水。木杪顛風飛大屋。沒腰寒水稻生芽。滿眼青泥車折軸。山行值雨舟值風。窮愁日日煩  
天公。不如歸臥澗壑底。世事一掃春花空。別君兩年重此別。喜君胸次冰雪。擬將身作賈胡留。無奈東  
如空鳥滅。挽我不回君怒噴。交情把玩轉清新。相隨百里還相見。只有西山似故人。

贈丹青僧了本

虎頭不復傳金粟。魏武之孫聊可續。如何三昧畫中王。解使天機照人目。含毫不動先有情。萬態了了隨  
經營。偶然得意灑春色。日轉月角須臾成。精神還仗精神覓。筆下區區徒刻畫。故知巧匠盤礴時。萬里丹  
青流容色。君不見齊梁。大士天所開。幼僧不許僧繇精。師今幸有印泥手。貌取當年黃面來。

題楚東吳文學湖隱閣

君不見三峽灑灑壘塘堆。盤渦日夜轟春雷。又不見洞庭周道六百里。日月出入其灣隈。人間偉觀有如  
此。欲往莫到空低回。如何湖光几席上。萬頃鏡淨無纖埃。桃花雨餘春漲急。盡盡正作蒲萄醅。菰蒲遠映  
水一碧。五月菱蕙芙蓉開。冰輪背向座隅湧。四座林影參差來。天寒潮落洲渚出。健步更宜尋野梅。與郎  
一生短檣下。裹以草履羞自媒。家山故有邱壑在。松竹多是兒時栽。中年有得雲水趣。深入鷗鳥無驚猜。  
坐令浮念掃除盡。方寸淡泊寒如灰。浩歌時從鼓棹去。高臥不怕當關催。鑑湖賀老即君是。定與騎鶴仙長  
舉杯。

次韻蘇養直寄黃元功

浮溪集 卷三十 七言古詩

三八三

男兒當騎生馬駒。不但詞賦凌三都。願從比地傳介子。西吞青海東元菟。一行作吏不稱意。人間險過宮  
亭湖。黃郎里中同隊魚。十年太學隨諸儒。春風不作霄漢夢。秋雨漫肥瓜芋區。一身長寄白鷗境。千字快  
掃青松腴。風埃空憶大梁別。尺書不到雲泉居。似聞聯騎尚伏櫪。飢鷹未飽誰能呼。清江上有仙人盧。何  
時十幅西風蒲。與君杖屨日來往。濁醪可解飢寒劬。

次韻劉立道二首

劉郎有酒君當傾。安用新詩鳴不平。黃梁未嘆轉頭熟。朱絃卻喜知音明。古來去國例憔悴。伊余尙得佳  
山水。謝公行處欲千年。擬傍蒼崖尋屐齒。揚帆今向古長干。渡口遙知儂戲官。此行相伴只明月。到時破  
壁應團圓。羹藜飯稻江南俗。剩鱸銀絲炊白玉。人間墮飯萬事休。臥看雙溪千頃綠。  
雲花忽作按雲傾。臘梅便欲迎嘉平。青燈已照浪頭宿。夜長更苦風連明。榆黃柳綠已衰悴。空餘疏星漾  
寒水。想君懷抱亦凄然。況我飄零誰復齒。不須聞此語闌干。人今得歸仍得官。未應百鍊磨滅。他年尙  
識霜鐘響。心知簿領令人俗。賴有煙波雙屬玉。長沙縱使賈生歸。只恐樽前凋鬢綠。

次韻過顧子美話舊因遊惠山

放船出郭溪潭潭。乘潮夜到君家門。湖頭細卷落花雨。濕橋不驚春夢魂。君家難忘復易識。依然井徑當  
丘樊。向來惡子下關處。繞屋但見清陰繁。飄零懷抱少傾倒。一見故人如故園。嗟予何因得之子。舊事請  
自饒。陵陰當日盛游集。往往前輩風流存。嘯歌難容阮籍逸。人物不數王融說。我時三十君始壯。嬌  
嬌兩鶴俱乘軒。大兒洪。徐。小兒向。此外餘子何勞吞。龍沙買酒醉秋月。倒牀但聽長江奔。祇今相去能幾  
日。世事反復那勝言。一官得請大如屋。五年乞米供朝昏。願疑造物乃知我。欲使晚節窮彌敦。君看靜躁  
不同者。王孫願肯還為猿。飲酒起步青松根。共購佛字請茶尊。席邊政喜泉漱壑。風外已復鳥啼村。箇中  
好著我輩人。寄與石上留靈椿。

以詩酬答贈小姪

老奴攜簡來林泉。蒼然白髮垂枯顛。自甘老矣填溝壑。那識人間有地仙。小陵微意我所喜。扁舟便可來  
山前。輕帆破浪有清思。況是暑月開紅蓮。塵緣萬事不足理。且欲一見增欣然。

石舟嘆

忽忽負蝸鵝鷺喧。閃閃戰車雷電翻。一城騷動急星火。官渠底用農時穿。海神有意驅巨石。風伯不肯停  
陰雲。坐令樵水甚于酒。盜者以乏軍興論。我孫之山載大鵬。所過那邑千官奔。繡衣持斧坐堤上。百瀆倒  
盡生龜文。民間四月種不入。敢惜數斗春泥渾。君王神聖古無有。談笑坐可回乾坤。何妨警款九天上。叱  
散黃帽還欺根。嗟哉食肉胡不告。勿謂石也安能言。

次韻賈仲遠還浮溪張葉之什

我家浮溪溪水頭。一榻一裘聊玩世。誰教去踏曉鼓朝。也學兒童攻傀儡。儻身曾是掖垣客。歲晚猶期樂  
天似。兩年漂泊萬里餘。老矣始于魚得計。欣逢賈傅古湘口。城郭雖非人物是。連臺拗倒時一醉。醉後還

浮溪集 卷三十 七言古詩

三八五



為五禽戲。感勸為我出新詩。金石因聲泉湧思。年來處處感葵莧。染鼎忽驚書異味。荷花開已三四紅。有酒無通行樂耳。與公同嚼三百杯。莫負便便五經笥。

即事

前嶺西嶺懸日光。回望東崖森兩行。天公作事銷處方。投畫一笑千家涼。初乘青駛度平野。稻花風露隨人香。忽驚強弩過林杪。羣山發盡煙復藏。宮廚蔗漿若可挹。炎官火傘那復張。夜寒更踏松桂影。馬頭新月明于霜。

次韻畫禹川餉墨

狙狽老松蔽百牛。輪膏販乳來中州。何人夜半擣寒碧。用心獨與神明儔。範成秋天翔紫鳳。裁作古虛懸蒼球。匹夫被褐知者少。江都老相千金收。養之懷袖作款息。平生長物胡為留。分張好事亦及我。摩挲未語心先謀。明光起草正須子。一揮坐遣千人休。嗟予老矣安用此。誰能細字書蠅頭。

五言律詩

許中書事三首

水日鈞鑿坐。乘流願自怡。手邀飛絮住。目送遠花移。官牒吾何有。郵籤汝漫知。關心淹速事。無復少年時。既雨堤仍注。無風浪更揚。麥登孤市沸。榆老半川涼。擊汰吳淞勇。傳擲楚成荒。祇應今夜月。兒女話他鄉。曉日輕桃動。波光滿座隅。岸遙雙燕去。天濤百禽呼。衰白看明鏡。飄零倒濁壺。長年作驛旅。三徑有人無。

題余氏幽光亭二首

縹緲風煙上。誰栽柏滿庭。諸郎潭玉雪。前哲想丹青。舉國思人鑑。重泉挾德星。空餘千載事。寒露泣秋螢。自奪幽人去。江山勝氣無。祇今埋宿草。誰復冀生芻。滿世儒冠寵。他年史筆誅。未應邱壑底。遺恨失金朱。

常山道中聞諸將屢捷

一雨四十日。義和安在哉。路憂石頭滑。雲怕天心開。隔水喚舟渡。逢人騎馬來。聞言江北好。一笑為傳杯。

己酉亂後寄常州使君姪四首

汾水游仍遠。瑤池宴未歸。航遷羣廟主。矢及近臣衣。胡馬窺天塹。邊烽斷日畿。百年淮海地。回首復成非。草草官軍渡。悠悠敵騎旋。方書勾踐膽。已補女媧天。諸將爭陰拱。蒼生忍倒懸。乾坤滿羣盜。何日是歸年。身老今何向。兵罕未肯休。經旬甘半菽。盡室委扁舟。台拆星猶掛。農飢麥未秋。日邊無一使。兒女詎知愁。春到花仍笑。時危笛自哀。平城隆準去。瓜步佛狸來。地下皆冤肉。人間半劫灰。只今衰淚眼。那得向君開。

次韻桂林經略李尚書投贈之句三首

方隅謀帥重。帝豈賈生疎。絕域須高枕。中朝輟引裾。邊城雄鼓角。幕府省文書。暫作驂鸞去。羣公歎不如。東越更新組。南陽別舊廬。中原猶鐵馬。遠使只銅魚。荒俗宜深問。遺蠶勿重勸。歸來正黃閣。將略自公餘。聞道中興帥。今除第一流。犬牙聊制敵。猿臂即封侯。把酒逢元亮。哦詩得子猷。何妨留此傑。相與復神州。

次韻蔡少張遺興四首

南紀安耕鑿。平時不受兵。邊陲忘宇覆。江漢忽塵生。潮卷妖星落。春歸玉帳明。將軍談笑事。一箭定聊城。聞道官軍入。吳儂盡倒戈。指揮移地軸。清洗用天河。尚作蒼頭起。當如赤子何。汝曹宜面縛。環壘即恩波。欲弔沈冤處。春江只自深。勸樓元聚守。塢壁要先侵。吉語行看報。窮愁有底禁。簷花應好在。準擬報同襟。坐奪江山險。都忘帶與襟。不應因廢落。亦費願謀深。廣作懷歸雅。行參解慍琴。君王憐赤子。意豈在南金。

次韻鄭固道侍郎見寄長句二首

一作班荆別。秋風幾度涼。論文隔尊俎。得句夢池塘。歲晚思傾蓋。情親比陟岡。若為生羽翼。千里到君旁。憶昨遭戎馬。同浮十里江。括囊聊避世。懷寶豈迷邦。眼底雲空過。眉間雪未厖。不因參嚼蠟。那得寸心降。

舟行遺興五首

擁柁無餘事。時聞起柁聲。水煙猶作浪。霜鶴已歸晴。森森人歸路。悠悠歲晚情。祇應江海外。隨處著餘生。滔滔千里浪。祇解送人忙。看即成衰鬢。能堪幾斷腸。繫船冰樹動。炊黍水雲香。驚怪陶彭澤。功名晚更忘。高城吹角罷。別浦載燈歸。歲晚客猶去。水寒潮亦稀。一身將影屢。萬事轉頭非。莫倚危橋望。清霜易滿衣。霜微初曙夜。江愁獨望人。蕭條全浦暝。錯落數星陳。老覺癡儒冗。窮遭醉尉嗔。梅花行滿眼。莫作後園春。渺渺竟何向。滔滔難與論。屬書鳴笛野。雪滿過帆村。夜寂人誰語。江流月自存。莫令漂泊夢。千里到脩門。

過臨平二首

一別九霄路。風煙長滿衣。已成身老大。無復世輕肥。天闊鳥雙下。山寒人獨歸。曉來何似雨。春水半巖扉。睡起涼生岸。鉤簾坐小窗。麥風能起柁。梅雨不鳴江。往事心長折。歸途影自雙。依然蒲柳地。人老故先降。

天長道中三首

山行逢淺夏。濃綠壓低巾。地冷猶衣袂。村香已食新。菰蒲渾欲老。魚鳥自相親。倚杖看孤月。悠悠何處人。十年遊歷地。客子故難忘。下馬尋遺老。開門對夕陽。一鳩鳴曉野。數鴨臥蒼茫。更欲東南望。疎星近鳥行。節物象暄暑。川原半雨晴。雉場時一雉。龍飲忽齊鳴。斗粟違高枕。囊衣度古城。讀書成底事。投老失春耕。

水晶數珠詩

猶帶他山潤。來依宴坐深。誰云秋露滴。能節海潮音。積數塵難盡。微穿蠟可尋。但隨君語默。用舍我何心。

食蝦

人憶南烹好。今朝放筯空。短箱傾碎碧。纖指剝輕紅。屢折宜除死。蠶長不療窮。吳兒方獻納。應與鱸魚同。

山奧寺

已往驚潮渡。還愛複嶺登。逢人多問數。投宿只尋僧。野飯農夫怪。山行稚子能。朝來那得爾。前路好飛騰。

悼往二首

宿草橫橫綠。春歸有底忙。百年知有盡。萬感要難忘。欲語如他日。猶疑在我旁。人生今至此。不擬惜流光。意懶須須步。愁多不更噴。蕭蕭寒著樹。咄咄老侵人。未滿窮愁願。先分夢幻身。東風吹節換。送我淚痕新。



起居方舍人挽詩二首 嚴陵人

漢殿傳處。回頭四十春。共嗟香案吏。歸作釣臺人。意氣林泉老。名聲日月新。賈生方擬召。鷓鳥在承塵。經術羣公上。人材二紀間。屢持邊使節。竟老近臣班。賜第叨同擢。趨朝憶共還。白頭無力送。能隔幾青山。

河中使君莫少卿挽詩二首 于傳廷試第

表表今詞伯。蒼蒼古德人。翱翔初畫省。邂逅老朱輪。閱世深涇渭。傳家得鳳麟。懸知他日大。時望屬平津。藉甚河中守。宜簪近侍冠。九霄卿月墜。四海德星寒。桂籍新枝大。蘭坡舊蘂殘。空餘尊斝奠。鄉淚滿江干。

挽毛奉議詩二首

不信儒冠誤。長年自濯薰。鄉評推秀孝。墨客誦詩文。仕早收朝蹟。材終壅上聞。晚全冰壑趣。造物似知君。玉立簪纓底。平生恥自媒。次山初漫仕。元亮即歸來。竟老金閨籍。虛纏蕙帳哀。盛名知不朽。妙語寫瓊瑰。

致政魯奉議挽詩二首

澤國今耆舊。于君見典刑。居鄉秉款段。生子得寧馨。綵服供春酌。銀章慰暮齡。誰知雲霧裏。忽失少微星。詔符從君賜。經龕與佛同。早筮三釜祿。幾作百年翁。閱世松成蓋。傳家桂滿叢。素車千兩送。榮絕九原中。

魯國太夫人楊氏挽詩三首 朱勝非丞相母

有子升台表。承顏況日長。魚軒開大國。鶴髮老高堂。忽報栽萱隕。空餘扇枕涼。他年黃閣地。誰舉伯仁觴。白雲終日望。方喜見庭闈。鼎食三牲養。貂冠五綵衣。回班儀未舉。反哭事俄非。寂寞若溪路。安輿去不歸。

承顏雖一子。扶膝有諸孫。壽社膺難老。哀榮動至尊。祇今懷顧復。猶想對平反。天與牛眠地。何須故返園。

隆祐太后挽詞二首

慶源由魏國。奉祀及宣仁。盛德儀中壺。私恩絕外親。長秋期不老。厚夜忽無晨。來歲柔桑綠。誰臨繭館春。朔漢遐征後。南州倣擾時。人心憂社稷。天意屬旌帷。擁佑千齡主。圖回萬世基。中興能事畢。餘與帝鄉期。

浮溪集卷三十一

七言律詩

湖州長興縣大雄寺陳霸先故宅天嘉中所植檜柯葉蒼然其中空洞皮脈僅存而已

曾經浩劫故依然。老壽方知木有仙。直幹凌空裁百尺。虛心閱世已千年。深蟠澤國與王地。獨傲天公造物權。玉樹庭花非不好。祇今誰占舊山川。

章氏獨樂園

渺然于世不磷緇。手自栽花作四時。坐客聽蛙聊復爾。呼卿聞鴈汝為誰。眼中泉石輪溪買。行處壺觴逐境移。早晚拈書來就讀。別開三徑與君期。

宿東山寺有謝公井存焉

謝公當日此徜徉。千載空餘一徑荒。林壑久應無小草。石泉今即是甘棠。江山似恨功名誤。花竹猶含笑語香。投老西州知不反。可堪垂涕笛簫傍。

次韻李元亮

水宿山行十日歸。李侯應恨尺書遲。遙知雨別風流後。直到秋高木落時。負郭生涯千畝竹。長年心事四



愁詩與君家世如兄弟。歲晚同爲邱壑期。

次汪相韻

幾年東閣款差池。忽見溪山照紫微。千里誰傳旌節至。一城爭看錦衣歸。敢言刺史分符寵。幸遇諸生鼓瑟希。早晚九重宣詔急。紫陽山下驛塵飛。

次韻張樂潛

從渠兒輩錯書聲。自寫新詩細作行。門外滿生書帶草。林間知有德星堂。流匙已厭青精滑。蘸甲須嘗白鹽香。祇恐笑談須此老。又教天下起馮唐。

次韻蔡天任二首

遠屏郊國難復過。支笻立到暮鐘時。苦無啼鳥坐春去。時見好山綠竹低。行逢鄰僧語一則。絕勝飲客呼三遲。人間萬事不關我。以殼自遮如凍龜。  
一雨真成解人意。翻盆注野卻晴時。五更城上烏鳥樂。十日街頭樓篔簹。江聲即隨潮信急。雲氣欲度山椒遲。吾徒飽飯眼中見。鍊息不應長學龜。

次韻董萬川二首

江山怪我數能來。政坐刀斤教不才。生理喜于魚得計。交情羞似鳩爲媒。烟塵回首烽三月。花柳關情酒一杯。日夜故園歸夢好。憶衝細雨斷蒿萊。  
涉世真成百轉舟。漫教俗子相壺邱。投林老去三椽在。墮甌年來萬事休。只欲攜兒耕甫里。誰能著酒換涼州。絕憐揚子津頭雨。管斷江南庾信愁。

次韻洪駒父集東山

文書到眼只昏昏。出郭尋山聊解紛。驅馬去迎三丈日。與僧同臥一層雲。竹間揮麈風相及。松下烹茶手自分。回首微官堪底用。他年泉石是知聞。

晚發吳城山

風掃陽侯雪陣平。雨催摩詰畫圖成。氣吞浦溆重林盡。秋著江湖去鳥明。厚祿故人無一字。長年三老伴餘生。會須滿意開懷抱。到眼蘆山不世情。

題何子應竹君軒

苦運深竹楚江干。分與幽人共坐看。映得圖書終日翠。淒成風雨未秋寒。渭川昔漫誇千畝。錦里今須種數竿。移取辟疆園畔去。免教童子報平安。

次韻向君受感秋二首

且欲相隨首宿盤。不須多問沐猴冠。菊花有意浮杯酒。桐葉無聲下井欄。千里江山漁笛晚。十年燈火客甌寒。男兒幾許功名事。華髮催人不少寬。  
向侯拄笏意千里。肯爲俗彈頭上冠。何時盛之青瑣闥。妙語付以烏絲欄。日邊人去厲行斷。江上秋高楓

葉寒。向來叔度儘公是。一見使我窮愁寬。

次韻熊使君登樓感秋之作

隨儂何物四經秋。只有江南萬斛愁。客枕蛩親聞最早。鄉書鴈少到無由。菊蕊今歲還經眼。茅把何時得蓋頭。工部也應兒女隔。羨他相近水中鷗。

小築成漫書

旅營茅屋破蒼苔。隔水花多不用栽。開卷古今千萬事。杜門清濁兩三杯。故人昔尙風相及。客子今并雨不來。已辦此身如木石。沙禽那得更驚猜。

用友人韻寄平江蔣侍郎

詞源衰矣患材多。筆力駸駸跨永和。屢閱州符猶割竹。盡歸禁裏舊持荷。聲華大似城南杜。勳業看如相國何。自笑萍踪久爲客。那能綺麗盡餘波。

書寧川驛壁

遇眼空花一餉休。坐狂猶得佐名州。雖遭灑吏嗤韓子。卻喜溪神識柳侯。盡日野田行穰稔。有時雲嶺聽鉤輅。會將新濯滄浪足。踏遍千巖萬壑秋。

余去年寄前詩今再過其地而產征已卒用前韻書驛壁

年少豈知身世浮。心期同老故山秋。誰教玉樹埋黃壤。不許鶴原到白頭。鼎鼎百年皆夢幻。悠悠萬事判窮愁。當時鴻雁書來處。今日飄然成獨游。

備張子充

他州異縣復芳時。飄起尋梅把一枝。濁酒縱能于道近。蒼髯終不與春宜。逢人欲作癡僧語。去國長爲僕句欺。斟酒旅情誰會得。徑須京兆出蛾眉。

橫山堂

早冠清朝玉筍班。忽乘白輿拂衣閒。聊將詩酒關心地。盡占江湖在眼山。人坐數州空翠下。月行萬頃水雲間。當時范蠡曾知此。那得扁舟去不還。  
分明圓嶠與方壺。萬壑千巖入坐隅。臨賦競傳今日句。以遊安用昔人圖。丹青霜葉秋明滅。水墨烟林暮有無。記取淪浪漁笛曲。他年要挈使君轡。

靈惠公廟

臺殿崇崇冠冢顛。行人跪起白雲邊。山河霸業三千里。歌舞靈衣五百年。鐵馬威神通異域。衰龍奮命降中天。偃王遺種班班在。好乞韓碑記逸賢。宣歙間。有主靈惠公廟存焉。惠公余祖也。爾未有宣歙之。本朝以陸兵佐邊鎮。今封余。通守宜城。故用韓碑故事。

醉別劉季高侍郎

晴昔追隨翰墨場。功名今日愧劉郎。英姿合上凌烟閣。巧語曾遺偃月堂。雙燕又乘清夜去。一尊聊發少



年狂歸來卻共燈花語。騎省看成滿鏡霜。

移守臨川曾吉甫。以詩見寄次韻答之時吉甫除閩漕未行

朝來剝啄叩門誰。昨夜燈花已報知。腰下方懸新守印。眼中已見故人詩。十年且喜朋簪合。千里休言官牒隨。問我抽書何日竟。病來編簡網蛛絲。

送杜文仲微赴山陽倅

城外長淮綠渺瀰。此行聊復屬門賸。邊烽已息何妨醉。民訟全稀尚可詩。昭代聲名方此振。中年離別未須悲。深陽老尉還天幸。政自扳援得退之。

奉送張彥良司理

病來誰復顧湘纍。君獨無忘宿昔時。人物喜逢三語掾。風騷遠過四愁詩。尊前破涕方成笑。人事多乖又語離。莫道天涯無雁到。好風寧不寄相思。

重送惟皓

那知重到舊溪邊。兩月青燈聽雨眠。閒引瘦筇行落葉。復尋清磬度疎煙。官遊南北夢千里。人世短長癡百年。安得隨君飛鳥去。盤陀相對共安禪。

喜汪發之見訪并簡婺源江明府

怪底青燈綴玉蟲。忽傳車馬到溪東。鳥聲應為故人好。梨雪欲將春事空。老去淵明三徑在。病來彌勒一龕同。總持相見問生死。為報百憂如夢中。

約教授遊東林寺

擾擾塵勞懶曳裾。此生終待老匡廬。兩山分破吟難盡。一水飛來畫不如。紅杏成壇今鬢髩。白蓮結社漫躊躇。泮宮夫子能敦約。共採新開廣舊書。

熊使君次韻見屬次韻答之

蠻縣三年喜及瓜。歸歎春思自無涯。朝陽巖上無殘雪。慶朔堂前已亂花。歸到兒曹應借問。為言鬢髮未全華。仲宜正得依投處。萬里心安即是家。

寄呈壽基致政左司

年來何事憶尊鱸。家近秋風萬頃湖。五馬曾同當日度。二疏今見古人圖。山雲尚勒移文否。田父時遺泥飲無。餘論不妨傳四海。君家世世有潛夫。

拂衣歸戀舊烟蘿。鐘鼎山林竟孰多。眼看空花皆是幻。心同古井肯重波。清談三尺竹如意。宴坐一枝松養和。我亦行拋簪笏去。從君春日曬漁蓑。

戲孫仲益喜春自向書郎予告迎婦瀾東留毗陵久之

會酒相逢飲初花。飛柳暗忽春餘。不噴太史牛馬走。許醉郎官樓篋廚。幸有雪兒歌妙句。何妨雲液載行車。只愁人誤刀頭約。新月娟娟已鏡如。

次韻張開道西池小集

眼中烟水復雲林。地勝身閒得細尋。沙暖鳧鷖渾得意。日長桃李自成陰。風光欲盡今餘幾。杯配相逢真厭深。報答春江無好語。浪陪諸彦恣窺臨。

次韻吳子書天寧夜集子書先編名士也

萬卷長年坐一窗。肯論邱壑與巖廊。江頭同過揀花節。夜半劇談獅子林。異世風流相廷祖。他年言語傳君房。菰蒲渺渺但烟雨。何意眼中逢此郎。

同辯良至薦福塔頭

曉尋幽處一牛鳴。空霧依稀迷失化。城若梳。蕭蕭重問訊。竹溪松塢共經行。雲昏洲渚雨遺作。風入菰蒲潮欲生。此地相逢復相別。江天病眼向誰明。

翁養源因先家瑞松作亭求詩

櫻枝偃蓋蔚相扶。絕勝分封五大夫。天遣歲寒雙幹合。人言江左百城無。開孫為表祠靈勝。好事爭傳宰樹圖。肯學并柯桃李李。四時佳色照黃墟。

過甯國小嶺

步歷崔嵬數百尋。垂堂漫許戒千金。年來世事總如夢。老去兒曹長掛心。聽雨不眠那夜水。行山未遍忽秋深。大寒更度宛陵水。霜月欲生風滿林。

東安許明府同里之親任滿回家求詩為別即席賦此兼簡熊使君

三載相依萬與瓜。一尊為別忽天涯。君先歸路經回屢。我正幽棲似浣花。好去乘時追俊彥。莫嗔無力薦才華。城中若見漁樵客。須問浮溪老圃家。

泮中偶題

蜻蜓斜日立簾鉤。燕子新晴語枕樓。煙隔曉花隨意得。茫茫春水此生浮。無官可緩三人帶。有子能勝十具牛。老大拂衣歸去好。草鱸何必待清秋。

過金陵

六代興亡迹愈陳。迹陳誰遣意如新。古今更欲悲何事。天地長留景似人。雲壓山低惟妬晚。霧蟠江闊更含春。固知到此無窮感。豈獨區區我一身。

傅冲益久不得書

經年坐久一蒲團。幽鳥時呼到曲欄。山色總兼溪色好。松聲長學雨聲寒。那將俗物關心事。只擬晴窗想鼻端。已作生涯舊事老。故人誰肯報平安。

次韻孫國器喜予鈔書精密

天教江海著酒郎。擬作他年柱下臬。未辨壁書摹古漆。聊將閣本寫官黃。苦心便擬耽成癖。病眼猶堪繡作行。祇恐雌蜺成誤讀。更須頻訪沈東陽。



遺吳禹功徐帖

離事小學國朝初。籍籍甘泉數二徐。輩行雖居騎曹後。典刑全是嶧山餘。柳家莫笑畫茅手。鄭老方耽枵葉書。待得門前溪水黑。憑看合作定何如。

朱新仲自韶州寄靈壽杖并詩次韻答之

苦濱風便幾百秋。詩仙寄我海南州。攜來應自濱池國。得處還因博望侯。吹燭會尋延閣老。掛錢肯學飲家流。杖兮莫便爲龍去。扶取衰翁老故邱。

題四望亭

累棟層軒縹緲間。碧虛相照水精寒。縱橫盡得江山勝。俯仰方知宇宙寬。千里風烟環廣座。四時星斗轉危欄。何須更畫東平障。十萬人家表裏看。

簡蔡天任

寂寂閒庭少客過。愴然丈室一維摩。腦脂遮眼空豪在。藥裹關心奈老何。雨後書連脩竹翠。夜深床繞候蟲歌。東鄰似最知人意。合有新詩到薛蘿。

熊使君次韻

萬石亭西半是苔。舊時官柳著行栽。使君爲築溪邊屋。野老同傾月下杯。好在一塵從此記。休論三徑有誰來。會須便作漁梁去。莫遣鷓鴣忽見猜。

和家叔春日

曉看春水滿方塘。靜掩柴扉白日長。花意風光空爛漫。客愁山色對蒼茫。揚州歌吹今何在。陶令田園亦就荒。試問南來米貴賤。欲隨春浪過瀟湘。

挽留二兄

聞挈囊衣指故林。上堂長跪涕沾襟。肯將斷鴈相望影。來慰驚波未定心。客路山川方積雪。吾廬桃李久成陰。歸鞍底用匆匆發。更促杯盤語夜深。

嘲人買妾而病二首

但知瓊樹鬪清新。不道三彭捷有神。處仲未聞開閣事。維摩空對問禪人。封侯燕領何妨瘦。伐性蛾眉卻怕颯。從此空花掃除盡。定須嚼蠟向橫陳。

何須天氣水邊新。便好尊前賦洛神。定自中年多作惡。非關尤物解移人。莫愁阿鷺煩君嫁。且學西施爲我掣。爭似農家無一事。從來婚嫁只朱陳。

德邵親迎而歸乃有打包辟穀之與以詩見貽戲用其韻

解事無人似樂天。玉簪舊語世相傳。打包就使從前話。彈指安能斷後緣。寂寂空房惟法喜。茫茫何處問塵仙。冬之夜永宜長慮。百計真從若箇邊。

詠菊

依倚西風不自持

依倚西風不自持。蒹葭羽葆雜金規。繁開不負朝陽色。獨步非關吳帝私。把酒可能追靖節。撥苗終欲慕天隨。春紅過盡聊經眼。賴有芬菲慰所思。

題止戈堂

此老胸中百萬兵。暫勞試手沸狼羣。山頭不復望廷尉。柱後何須用惠文。解帶爲城聊戲劇。賣刀買犢便耕耘。三山勝處開華屋。千載人傳舊使君。

郊邱書事

千里闔山駟騎飛。天書趣解海邊圍。異軍方逐蒼頭起。元帥徐將白羽揮。翻就饒歌春舉酒。收還烽火夜開扉。向來萬事關兵氣。都作風光坐上歸。

題至樂堂

瑣與深出未央門。十里園壇氣象尊。瑤壁三千周典備。龜絲百萬漢兵屯。青城浮鶴連霜動。黃道微風帶日溫。不用靈光符聖武。從來精禋答乾坤。

題僧靈宜杖屨

平生到處覓三椽。白首歸來古剎顛。飛錫幾逢花雨地。住山今得鳥窠禪。九霄鷲翼心雖在。萬壑松風夢自圓。莫笑維摩方丈室。會看游戲著人天。

禪月羅漢

局鎖收傳古聖師。飛揚不類虎頭癡。槎枒老木垂雲蔓。偃僕胡僧拖雪眉。丹墨已隨嵐霧盡。精神猶作電光馳。祇應夢乞歸巖寺。要使邦人習氣移。

送僧還山

傳得清涼祖佛衣。來新震澤舊禪扉。幾年香木成林種。一日孤雲帶雨歸。別路片帆方蕩漾。名山八部已成陰。夜聽時得伽陀句。會寄江城秋雁飛。

送廷藻兼呈楚州通守杜丈

相從嘗恨十年遲。握手匆匆每自疑。風艇煙帆還此日。隙煙繡井定何時。試看子學猶難售。須信吾窮未易醫。千里同風杜夫子。可能時寄彈丸詩。

過梅田追傷胡公立寄其姪仲平

繫船還共竹林居。憶昨盃行手挽蔬。滿眼誰同春夢事。經年不枉故人書。木奴封戶千頭橘。雪片傾箱二寸魚。信美湖湘異吾土。且尋烟艇意何如。

致政王參政挽詩二首

直道行藏世所難。拂衣談笑便休官。逢時合上麒麟閣。執法先裁獬豸冠。兩國旌旗交境外。三年帷幄侍



朝端。龐眉未向清時老。萬事浮雲忽蓋棺。  
賜第崇寧一再春。建炎方識老成人。早為勇退山林士。晚作中興社稷臣。手把青箱傳後裔。日陪黃閣轉  
洪鈞。鄉關開闢雖千里。松檟相望亦海濱。

挽刑部王侍郎詩二首

詔蹕南來首賜環。清名誰不仰高山。獨操廷尉平反柄。徐步文昌侍從班。曾子哀矜情得後。臯陶明允罪  
疑間。中朝正賴公持議。那得超然便不還。  
滿朝忠恕更誰知。家有西京小杜書。揚子清貧安顧石。子公陰德大門閭。嗟嗟平進驚騰晚。正值中興選  
擢初。遺直至今談未已。故知人不數曹蜩。

湖南安撫劉龍圖挽詞二首

胸次光風霽月明。論文袞袞九河傾。一辭天上金鑾直。再見湘南竹馬迎。梁相合圖煙閣上。鄭公忽去雪  
山輕。眼看過棹呱呱泣。誰謂衡州浪得名。  
前年旌節駐江涓。始向清揚識紫芝。名繫南陔朱鳥影。官兼東觀白雲司。初驚楚俗招魂些。已見羊公墮  
淚碑。千古風流鍾嶷嶷。湘人應配曲江祠。

張徵猷挽詩二首

家有平津舊學傳。人材嘉祐至和。前運籌備倚將軍樹。畫諾頻分刺史天。字得鍾王真楷法。心超案可祖  
師禪。零陵宴寢公重到。父老追思靜治年。  
天與精忠伯仲明。功成公獨拂衣閒。專城早應賢侯選。延閣榮聯近侍班。去國久違龍尾道。思鄉長夢鹿  
頭關。談經盡日摳衣處。學子相逢淚雨漣。

廣川夫人挽詩二首 董荈待制母

壺範閨風照里閭。來嬪文伯薦牢蔬。眼看再世登詞掖。身得三朝錫命書。忽報孟軻陳後鼎。漫勞潘岳賦  
間居。遙知京兆新阡上。千兩爭看會葬車。  
秋風一夕實庭萱。無復春歸壽母門。修墓已將徽在合。渡江猶喜伯仁存。早為舉案齊眉婦。晚見扶林坐  
膝孫。全福了無毫髮恨。始知陰德自平反。

賈太夫人王氏挽詩二首 賈實學母

優恩不與外庭同。詔墨親頒出九重。鐘鼎承家能兩大。詩書教子得三從。葭莩密接椒房慶。脂澤頻增石  
窀封。千里歸來鳴鶴野。湘江正繞墓前松。  
憶昨容衣未耐姑。哀深反哺白頭烏。佳城欲見千年日。旅殯先求五父衢。汲汲素冠蒙霧雨。翩翩丹旆歷  
江湖。竟成窳窳干戈後。此事哀榮世所無。

挽靖安縣君

五世傳家德有徽。更嬪蕭史慕靈妃。平生未足魚軒樂。故里空傷羽髮歸。雌劍忽先收夜氣。寸莖猶欲報

浮溪集 卷三十一 七言律詩  
春暉自慚不就磨笄志。尙在徒能淚滿衣。

浮溪集卷三十一

五言排律

龜山上方

度險逢幽處。憑誰寫壯懷。連憂樓絕壁。孤塔表長淮。地本吳楓接。山今禹績皆。潮聲遙入寺。竹影自翻階。  
木杪朱欄出。城垣雪浪埋。乾坤迷枉渚。霧雨滌陰崖。丹葉經寒在。蒼洲向晚佳。魚龍宵聽吼。猿鳥晝窺齋。  
月滿蟻珠實。霜清磨石諧。僧孟收柏子。樵徑掃松欒。左官書無屬。南菜菜有蛙。風煙欺短髮。雲水信殘骸。  
竟作何鄉老。虛慚素尚乖。江湖今在眼。歸合辦青鞋。

壽建安郡王

氣協高秋爽。祥開寶育華。從今丹府籍。為瑞帝王家。桂滿前宵影。桃舒浩劫花。德參龍種後。班次雁行斜。  
早賜真王策。榮膺上將牙。兔園宏建敘。貂冕具恩加。仙掌高承露。天潢穩泛槎。漢邦傳異慶。周籙拜親嘉。  
永接宗枝秀。同符玉麻賒。喬松千載壽。他日看肩差。

壽俞少宰

國海羣仙地。商秋少昊辰。畫真山嶽氣。來作廟堂身。秀拔千尋玉。羣開一角塵。早年提巨筆。平步歷通津。



當二欣前席。同時歎絕塵。禮堂初簡拔。烏府即騰掀。旋綜天官要。還躋政路親。南臺沙磧合。兩省袞衣新。金鼎功名會。妙龍富貴人。房簪須杜決。蕭畫賴曹遵。賦畝家豪福。圖書日效珍。百城收唾手。萬事斷垂紳。皎皎胸中鑑。融融筆底春。羣工推靖密。舉世服清真。直宿非箕斗。逢時實渭莘。帝嘉忠力久。朝羨寵光頻。申伯詩方績。桓榮賜已陳。露清龜食心。霜老鶴精神。永世承元首。中天轉大鈞。歲留稱壽學。旬日看車輪。

上蔡太師生辰二首

萬古儲英氣。生賢鎮廟祿。方春回暖律。隨帝下神宵。早歲陪輿運。清忠服運僚。三篇俱命說。兩紀獨承堯。爲國隆堂陛。中天幹斗杓。光華歸使牒。寧謚載民謠。九牧金成鼎。三山石峙橋。元圭來舊錫。神寶獻新雕。堂起房心。次音諧角。徽。韶。車。書。人。一。統。符。瑞。歲。千。條。壁。海。材。逾。盛。沙。場。敵。不。驕。獻。琛。皆。累。譯。入。殿。有。垂。髫。郭。解。雙。封。國。班。超。五。日。朝。嘉。謀。從。昔。合。奕。業。更。誰。昭。睿。禮。羣。臣。異。恩。光。此。日。饒。授。圖。開。地。壯。傍。關。築。堤。遙。供。帳。移。金。屋。歌。鐘。實。綺。寮。名。園。藏。茂。密。華。閣。登。岩。曉。詔。輝。紆。臨。幸。宸。毫。紀。宴。招。弟。兄。聯。袞。纒。孫。子。列。蟬。貂。印。琢。金。爲。彩。魚。懸。玉。在。腰。中。烟。連。築。沁。外。族。綬。塗。椒。帝。子。傳。杯。酌。宮。牆。有。鼓。簫。果。新。無。獨。享。羹。羹。或。親。闈。宇。宙。將。昭。泰。風。雲。必。會。同。帝。師。黃。閣。老。人。羨。黑。頭。公。慶。節。同。堯。麻。新。陽。應。解。箏。儀。韶。來。彩。鳳。占。夢。得。真。熊。壽。考。天。資。魯。神。靈。嶽。降。嵩。曲。儀。尊。赤。鳥。歌。詠。美。彤。弓。夷。險。無。殊。節。誠。明。信。保。躬。濟。川。先。衆。楫。遵。道。集。飛。鴻。炳。炳。丹。青。筆。堂。堂。社。稷。忠。斗。杓。還。列。宿。廉。陸。倚。層。穹。文。武。俱。爲。憲。詩。書。孰。比。隆。規。模。三。代。遠。謀。略。萬。夫。雄。字。畫。諸。王。品。文。章。兩。漢。風。早。登。青。瑣。闥。頻。入。紫。微。宮。器。敏。無。餘。刃。才。豪。妙。吐。虹。聲。光。連。日。月。氣。概。俯。華。戎。天上。經。綸。合。人。間。制。作。工。向。來。疑。庶。績。誰。復。簡。清。衷。絃。誦。三。雍。宮。舟。車。四。海。通。地。歸。銅。柱。北。春。滿。玉。關。東。養。士。菁。莪。盛。論。才。駿。馬。空。聖。時。方。密。勿。賢。業。助。昭。融。網。紐。乾。符。正。龍。文。帝。藉。崇。伊。湯。咸。有。德。房。杜。不。言。功。禮。秩。羣。臣。異。恩。波。此。日。豐。宸。章。頌。瓊。瑛。相。第。列。嶙。峴。東。壁。文。昭。爛。西。岷。氣。鬱。葱。節。旄。藏。紫。戟。茅。土。啟。龜。蒙。袞。繡。卿。雲。裏。貂。蟬。瑞。藕。中。御。奩。金。寶。帶。神。麗。玉。花。廳。蓬。島。波。全。闕。天。鈞。樂。未。終。禁。香。紛。縹。緲。朝。佩。雜。玲。瓏。芝。草。盈。田。紫。蟠。桃。照。海。紅。後。彫。凝。秀。髮。難。老。湛。方。瞳。冰。質。期。姑。射。丹。砂。喚。葛。洪。潛。機。神。宇。定。碎。表。德。符。充。瑞。鶴。千。年。羽。靈。著。五。色。靈。傳。調。鼎。客。今。議。釣。瓊。翁。世。世。聯。台。袞。年。年。拱。帝。聰。欲。知。者。算。永。元。氣。等。無。窮。

哭尙書龍學程公名瑀

江左推人物。時清得俊髦。肺肝傾耿介。頭角長英豪。鄉郡實與最。賢關譽望高。萬夫爭射鵠。一舉獨連鰲。經術爭儒館。詞章重省曹。主憂俄肝食。邦禍始秋毫。彌寇來侵逼。敷天徧釋騷。奮身據憤懣。銜命使腥臊。深入邊亭險。堅持漢節毛。道途千里隔。忠義寸心牢。歸報龍顏喜。親聞鳳詔褒。功成伴李郭。政合付伊臯。超擢陞青瑣。謀謀拱緒袍。百官瞻矩矱。八座次甄陶。晚歲猶持裏。鄰州暫夢刀。台星方兩雨。逝水忽滔滔。上意長圖舊。朝廷未閱勞。謝安幾一起。秦失卻三號。伊昔身還議。公時首屢搔。交情如骨肉。仕路正風濤。里開期重會。泉臺恨莫逃。終天吁水賦。兩淚滴香醪。

五言絕句

知非齋

其是果安在。況今非故吾。箇中惟醉好。莫忘黃公壇。

愛閒齋

竿木逢場處。何人肯自遺。祇應韓吏部。能道不如閒。

光風橋

茂林脩竹下。一水獨婆回。時過赤欄去。風從蘋末來。

飯牛庵

相從龍具中。耕稼亦吾學。所求一飽同。安用盤蹄角。

臨賦閣

與物相忘久。于何寄此情。祇應逢勝會。不覺句還成。

次韻吳明叟集鶴林五首

平生夢往處。始到天南峰。風來荷氣度。日轉松陰重。林間表茗罷。谷口蒼煙漫。行看草根露。已作珠璣圓。臨分更攜手。坐聽烟鐘聲。斜陽有底急。不貸四體明。支頭澗底石。濯足松下泉。吾生儻有此。無復東西緣。冥冥近嶺翠。瀏瀏長廊風。他年竹林社。記取山王同。

北牕

睡起無一事。怡然盼庭柯。綠陰微缺處。最得南廳多。

題松竹圖

清霜搖落後。賴此慰詩翁。借有茱萸泚。風流可得同。

戲題寂庵

是心長不起。宴坐一團蒲。安得龍眠手。添成鷄寂圖。

題商樂亭

趣收霜後實。供我洞庭春。未暇三百顆。作書懷故人。

偶成

幽臥一禪榻。無人共白雲。山泉與溪水。偏遣夜深聞。

六言絕句

舟行三首

摩詰畫中平遠。庾郎句裏清新。有底江山面目。年來到處相親。



水底藻迷淡曉。樹頭葉振凋年。未許梅懸玉乳。先教橘噀冰泉。山水俱含古色。煙雲巧發天癡。乞與詩人醉眼。要令彈壓秋光。

七言絕句

題張資政汝川圖九首

昔人曾此結精廬。故老猶存井臼餘。今代子房來卜築。要看圯上一編書。

右澹巖書堂

湖潭千尺見脩鱗。倚杖時觀鏡裏身。汝輩只堪箋爾雅。騎鯨那識謫仙人。

右泊湖潭

發揮泉石有新圖。西蜀襄陽得爾無。暫作釣瑣谿上客。谿神何必問賢愚。

右蝦蟆石

每尋疎磬訪支郎。松竹交陰杖屨傍。絲履屣巾聊取用。風流不減贊公房。

右多寶院

花光連接兩臺春。中有眠雲跋石人。莫使鞭笞鸞鳳去。時來重現宰官身。

右金石臺

年年春色報公知。不與天涯驛使期。我是平章風物主。可知東閣見君時。

右梅僊潭

履屐行處日蒼苔。聲帳深藏月一開。已辨此身同法喜。不應隨感更難裁。

右懷賢庵

直到孤峯最上頭。下看雙潤玉虹流。世間培塿何須數。且臥元龍百尺樓。

右積翠樓

蕭散香山與輞川。功名綠野及平泉。有田種秫供春醉。五柳先生似更賢。

右甘陂莊

次韻胡德輝乞予鈔書之副六首

蠅頭于我已無緣。拈問東家不直錢。乞與中庸胡伯始。免教堆屋篆蟬涎。爾來書吏鈍如鈍。安用牙籤萬軸爲。遣我牀頭周易去。憑君分取半生癡。欲鑽故紙出何緣。大似兒啼業作錢。我已捐書覓三昧。怪君舊著野狐涎。長年朱墨明窗下。自笑膏肓不可爲。買菜區區苦求益。君房他日更應癡。五車政自妨人樂。祇合錢供餽鬼錢。我有靈龜端欲見。爲君掃地注龍涎。長檠計出羣兒下。兩眼昏昏欲底爲。憑語少年須著便。酒狂端合信書癡。

漫興二首

晨起倚然曳杖行。一簾疎雨作秋清。老來歲月能多少。看得栽花結子成。燕子年年入戶飛。向人無是亦無非。來春強健還相見。送汝將雛又一歸。

醉書

尊前和雨唱陽關。紅燭焚焚照夜闌。酒醒夢回山月小。水雲無際鴈聲寒。

將至郡城

花姑溪上問歸舟。謝守城邊識小樓。兩岸垂垂秋色老。渡頭人更老于秋。

熊使君垂和用元韻答之四首

憑軒時見白雲行。霜入長江萬丈清。逐客今年緣底事。材材簾鼓報秋成。新亭雖小亦聲飛。陡覺風烟與昨非。分得使君秋數頃。登山臨水送將歸。閉門多睡少經行。隨分匏尊濁酒清。庭下若生書帶草。前身即是鄭康成。兒時也羨刺天飛。投老方知絕百非。酬唱恰成劉與白。分司且住莫言歸。

題江南春晚圖

忽從林杪見朝暉。濕暖輕雲半欲飛。何惜扁舟并畫我。要從沙際望春歸。

贈人二首

閒將衲子日尋幽。度水穿雲處處游。遙想逃禪時一醉。人間春曉與扶頭。山城重到轉清幽。勝日閒尋舊釣游。定是沙鷗嫌俗駕。背人飛去不回頭。

次零陵太守魏秀堂韻四首

層巒遠近翠浮空。人道山川似刻中。正要瀟湘含遠色。莫教江上起樵風。柳子當年亦好奇。衡陽叢桂手親移。何如此地栽桃李。春到千巖萬壑知。從渠歌舞轉頭空。且索尊前一笑同。欲識使君真樂處。蒲團禪板是家風。桃花拈出自靈雲。薦得伽陀獨有君。無事時來觀物化。妙高峯頂度朝暉。

次韻周聖舉四首

斗酒相逢且緩觴。惜無妙曲惱周郎。願吹江水添杯杓。不管春秋似許長。滿眼晴江盡不收。浴鳧飛鷺迥相儔。何須細語與亡事。今古從來貉一邱。藥甲高于熊耳山。大弔挂壁更須彎。從今江北江南柳。莫遣行人取次攀。少婦中宵聞馬嘶。曉看黃色上脩眉。男兒一爲功名死。肯向空山愁碎歸。

次韻蔡天任十首

江頭山色舊所愛。倒影玉海空嶙峋。爾來處處作媚態。似與世爭眉黛新。幽人午枕夢清熟。青黛滿牀花自開。兒童誤起聽修竹。舊雨故人今不來。



我家君家一牛鳴。相見幾何今露螢。要須來往成白首。痛飲共讀離騷經。  
江南六月底風土。十日市無山鞠窮。不應梅子趁時節。自是國人愁萬公。  
君家食指如堵牆。不著斗酒求西涼。門前糶糶三百畝。勝我筆耕無寸秧。  
關西老將爭相驅。帳下健兒思草枯。誰能捐粟百萬斛。乞與繞樹南飛鳥。  
山中種橘無千頭。一飽未卜爲君憂。長歲有飯即吾土。問米貴賤還東流。  
脩廊過午夕陰合。蝴蝶滿庭春草長。呼兒更卷簾數尺。要放晚晴升屋梁。  
百年都虛能幾日。況迫晚晚行歸休。高車列鼎豈非欲。安步晚食差無憂。  
中郎故是渥洼種。不受世人金絡頭。十年一柄作僧過。臥看煙雨明沙鷗。

高上人將游三吳袖杼山居士贈言見過戲成兩絕送之

參得湯休五字禪。一餅一鉢去飄然。定知游歷名山徧。吟入江湖萬頃天。  
韓子由來未識真。欲還澄觀作詩人。若教早被儒冠誤。那得雲山自在身。

還璉上人詩卷

筆端遊戲詎須頻。短軸才開即可人。月映澄江梅映雪。比君猶自未清新。  
或傳有歸期。陳時發餉靈壽杖。求詩

聖恩端許返柴荆。便合踟躕過此生。九節煩君持送似。人間險處不重行。

鑷毫

玉爲蟾蜍冰作滴。烏絲欄開寶鴨墨。天孫夜拾瑤草歸。醉舞銀毫鬪春碧。

卽事二首

燕子將雛語夏深。綠槐庭院不多陰。西牕一雨無人見。展盡芭蕉數尺心。  
雙鷺能忙翻白雪。平疇許遠漲清波。鉤簾百頃風煙上。臥看青雲載雨過。

雜詩

古屋清寒雪未消。小牕晴日展芭蕉。酸甘荔子清醇酒。更展青芽薦菊苗。  
碧牕涼簟惟便睡。露井無塵蔭綠槐。夢入醉鄉猶病渴。轆轤聲到枕邊來。

枯禪

我行昔到虎溪頭。俗氣浮光兩無盡。當時獨指煙樹杪。有士枯禪雪侵鬢。

浴孫日熊叔雅有詩次其韻二首

休論臭腐與神奇。康樂還生謝客兒。我有浮溪農圃在。他年分付小樊遲。  
釋氏夢中親抱送。人言價重百車渠。阮家新婦得雄帖。還有數行中令書。

夜雨遣興

風雨鳴窗報客知。遺孤月底探梅期。泉聲猶自斷還續。遙想棲禽無定枝。

宿鄆侯鎮

當時踏月此長亭。鬢似河堤柳色青。今日重來堤樹老。一簪華髮載寒星。  
微涼初破候蟲秋。水露草螢光不流。搔首與誰論往事。星河無語下城頭。

次韻何子應七月十八日書事二首

寄語江鷗莫浪猜。先生愛汝水洄洄。自從楚國靈均後。幾個騷人到此來。  
臥看山色懶扶輿。擬權扁舟學釣魚。誰似湘流知我意。秋來三得道州書。

詞

點絳脣

新月涓涓。夜寒江靜山銜斗。起來搔首。梅影橫臆瘦。  
好箇霜天。閒卻傳杯手。君知否。亂鴉啼後。歸興濃如酒。

前調

高柳蟬嘶。採菱歌斷秋風起。晚雲如髻。湖上山橫翠。  
簾捲西樓。過雨涼生袂。天如水。畫樓十二。有箇人同倚。

小重山

月下潮生紅蓼汀。殘霞都斂盡。四山青。柳梢風急。噴流螢。隨波去。點點亂寒星。  
○別語記了事。如今能聞。隔幾長亭。夜來秋氣入銀屏。梧桐雨。還恨不同聽。



乎號揚庭。元良貳極。明父子君臣之懿。協神祇宗社之休。恭惟皇太子殿下。信厚發中。實恭承上。得賢哲少成之性。符邦家長發之祥。履四方以提封。遂三加而冠胄。歌咏重輝之日。允合天心。旂登一角之麟。仍昭聖祚。某久參肺腑。同奉威顏。傳聞徽冊之頒。倍百外朝之慶。

賀明堂禮成表

夙涓剛日。祇見合宮誠意上孚。色動房心之次。靈釐下被。恩均暉習之餘。作民恭先。惟聖時克。中興恭惟皇帝陛下。靈承天地。光昭祖宗。具綿繇於曲臺。懋建中和之極。用燔柴於吉土。允符精禋之交。幸託宗枝。獲承慈蔭。聞神祇之昭格。與民庶以交欣。以上見禮芳大全卷一上。

賀元會表

二儀交泰。躬寶歷以履新。萬萬駢奔。御端明而受祉。恭惟皇帝陛下。德惟天合。聖與日躋。薄海內外而悉主臣。觀時會通而行典禮。乃承千載之統。大講九賓之儀。列侍東曹。猶想純儒之表著。遷居南紀。願同江水之朝宗。禮芳大全卷一下。

賀明堂及萬歲山祥光表

帝宇聯華。神光並煥。方真人御極。游陰陽造化之功。故瑞稜浮空。出日月照臨之上。觀瞻莫測。呼舞維均。中興伏以周家開重屋之基。黃帝起明庭之壤。九筵五室。蓋天人精禋之交。萬壑千巖。本仙聖游居之地。曠即穹窿之表。肆呈紛郁之珍。交標紛之雲龍。度駢闐之風馬。雖境分南北。相望丹禁之中。然時歷昏昕。皆協素秋之半。茲蓋皇帝陛下。夙夜基命。清明在躬。包兩儀於泰定之光。飾萬福以昭回之象。乃格層雲之應。坐聆羣燭之光。恍若登天。金成宮闕。皓如玉海。虹貫山川。矧葉街大獻之辰。仍桂魄將圓之夜。融融嘉氣。示鷄行瓊瑋之觀。肅肅靈氛。生羽衛清虛之想。互古無有。非今孰能。臣等幸服遐僚。欣逢嘉貺。層然有見。陋詞壇三燭之祥。赫爾方輿。明寶歷萬年之慶。禮芳大全卷二。

辭免樞密表

入參廟算。方俟黜幽。進長樞庭。更叨圖舊。仰荷褒揚之過。實深盈滿之憂。敢布腹心。仰干旋冕。中謝。竊以聖主之用人也。必量其材之所至。忠臣之事上也。先度其力之所宜。故為之上者。靡傷知人之明。為之下者。得逃曠職之累。一失此道。兩乖厥宜。如臣者。初乏經綸。特緣遭遇。二紀服周行之末。一朝居多士之先。昨叨近弼之除。已過平生之望。豈有方更於晦朔。居然躡次於鈞衡。雖至無知。敢忘自授。伏望皇帝陛下。以隆寬待物。以獨斷取臣。知愚誠蓋出於由衷。於成命不嫌於反汗。別求賢佐。共圖宏濟之功。毋使孤蹤。益重疾顛之禍。禮芳大全卷三上。

辭免節度使表

引疾辭榮。方幸機衡之解。疏恩越等。遽蒙節節之頒。懷如淵谷之臨。莫測雲天之施。輒布由衷之懇。仰干方命之誅。中謝。竊臣承學。缺如。起家寒甚。早被聖神之遇。遂參丞弼之司。黽勉十年。周旋二省。妨賢最久。自知罪戾之盈。容跡每安。實賴恩憐之至。比失衛生之理。益懷誤國之憂。力丐投閒。僅蒙賜可。所願退安。

浮溪集拾遺卷一

表

賀天申節表

星拱北辰。誕應樞精之瑞。陽居大夏。時昭火德之亨。致星昴于層霄。滋欬心于率土。恭惟皇帝陛下。英謀天縱。盛德日躋。坐貽申命之休。宜享降年之永。臣籍通禁裏。職守藩符。祝萬壽以稱觴。雖莫陪于近列。揖九州之共貫。猶及見于丕平。

代賀立皇太子表三首

仰法前星。肇開儲禁。慶關宗社。禮絕臣鄰。恭惟皇太子殿下。育出神明。生知忠孝。夙稟刑家之訓。居無在傅之勳。震一索而得男。早膺睿命。月三日而成魄。難徇搢紳。兼隆監撫之名。進極褒嘉之數。載錫雕珉之冊。爰頒青幣之旂。某幸託宗暉。欽承友順。盛典方昭於宮壺。觀成敢後於簪纓。

肇啓震維。丕承天緒。立賢以嫡。吉先見於耆龜。移孝而忠。勢益隆於堂陛。恭惟皇太子殿下。溫仁秉哲。純茂凝資。首符甲觀之祥。早悟南陽之牘。履錫共王之爵。悉傳外傳之經。涓選休辰。進居儲貳。異宮增秩。積至道之真儀。率豐陪祠。見裕陟之孫子。某幸聯近屬。親視殊休。望鶴禁之聲嚴。阻縹行之進謁。



於散秩。敢圖併授於隆名。惟齊銳臨師。乃人主待有功之士。而詞庭置使。亦朝廷優元老之臣。願平時猶懼於素餐。豈病質乃堪於徵數。伏望皇帝陛下。不忘舊物。深諒微忠。量材能小大之宜。盡芟覆始終之意。特回洪號。馳速煩言。未泯餘生。尚可筋骸之強。誓堅晚節。仰酬禮貌之優。播芳大金卷三中。

代謝除樞密表

本柄於中。久汗樞機之地。進班其首。更叨綸綍之恩。蒙睿獎之非常。私瑣材而不已。安危所繫。榮懼交深。中謝竊臣生江湖之鄉。非廊廟之器。偶扞防於收圍。蒙記錄於旌旄。當中興無文武之才。有慙吉甫。乃一見受腹心之寄。自比留侯。薦膺推擇之榮。遂處弼諧之任。謀參帷幄。職總輶輪。永言國步之屯。方賴廟謨之勝。外有交侵之強敵。內多竊發之奸民。兩河未復於輿圖。二聖尚勞於岳狩。非兵莫濟。得士斯昌。豈伊章句之腐儒。堪此朝廷之大任。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治先稽古。志在宅中。躬堯舜之仁。雖欲躋民於富壽。據高文之憤。不忘克己於憂勤。詳延左右之臣。猥及下中之品。臣敢不兼收羣策。務究遠猷。念國家費膽之憂。適當今日。豈臣子捐軀之報。敢後古人。播芳大金卷三中。

謝除右文殿修撰表

入對治朝。方上甘泉之計。進聯書殿。遽先延閣之英。積此超躡。若為報稱。中謝伏念臣。一將使指。三歷歲時。徒殫犬馬之勤。無補涓埃之數。有功見知。則悅。姑幸使令。投閑乃分之宜。敢圖褒敘。忽被雲天之澤。擢參奎璧之躋。冒九等之崇。資佩一時之新。渥遷非以次。命出於中。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本曲成。治惟公聽。謂勤於夙夜。雖皆享上之忠。非隨以賞刑。孰謂知人之哲。比方歸報。已辱甄收。仍返故棲。俾收來效。入預懷訟之表著。歸增乘傳之光輝。臣敢不祗服詞訓。茂宜德意。益加緣飾。不專俗吏之所為。永誓糜捐。庶幾古人之大節。播芳大金卷四中。

謝除太子賓客表

儲闈肇啟。當收卓異之才。詔綽中頌。首玷高華之秩。既預論思之秘。仍參調護之榮。承命便蕃。撫躬踴躍。中謝伏以三王之教世子。必用正人。兩漢之詔宮僚。無非碩學。矧在賓筵之列。尤為儒者之光。方朝廷新曠古之儀。俾世嫡正前星之位。養德茲始。求賢實艱。尚虛六傳之聯。先選十人之選。如臣庸淺。非國俊髦。司典謨訓。語之文。猶孤眷意。豈父子君臣之道。能有建明。弗獲因辭。終慙非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紹隆邦本。因任人才。謂臣久侍禁林。最為孤直。知臣日承聖學。粗識源流。故此褒嘉。輕於畀付。入奉龍山之直。出參學禁之游。夫何一介之微。兼此兩聞之渥。古今鮮儔。中外權傳。臣敢不益懋嘉猷。誓堅晚節。密為羽翼。當如園綺之賢。徒事文辭。敢效應劉之陋。播芳大金卷四中。

江西提刑到任謝表

奉將親養。人榮故里之歸。就易使華。地止重湖之隔。休舍甫溫於坐席。乘輅即次于提封。中謝伏念臣。本非通材。出偶嘉會。由銅墨徒勞之賤。誤冕旒特達之知。兩膺臨遣之榮。五玷將明之選。比自遐方之內徙。幸蒙私計之曲從。復被更書。俾移鄰部。上聖體好生之德。舉寰區皆遠罪之民。所至固空。無煩臺治。第負

揚於明指。實有媿于厚恩。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治本隆寬。時臻累洽。大為成法。於庶言庶獄。以罔兼詳。責有司。恐匹婦匹夫之失所。而臣再蒙一路之寄。悉在大江之南。雖山川封域之或殊。而閭里人情之未遠。唯當緣飾以經誼。不獨拘繫于簡書。庶阜陶在泮之風。成虞舜畫衣之治。刑無刑而廣上意。敢不盡心。老吾老以及人親。尙期從欲。

淮東提舉到任謝表

臨遣江壖。方冒責成之寵。改除淮甸。更叨從欲之仁。即至封陞。共宣德意。蓋始望未嘗及此。雖自謀何以過之。中謝伏念臣。綿力薄材。寒鄉悴族。早襲縉紳之後。浸膺輻策之榮。往洩閩區。無補摘山之政。泊歸魏闕。遽分原隰之華。入承當之清問。申喻理財之曲折。及瓜尙遠。索米為憂。蒙造物之寬恩。與臨流之近地。謂一方稍濟。失春耕秋斂之常。欲比屋皆蘇。宜朝夕令行之速。其布哀矜之指。以寬流冗之民。豈臣忝恩。堪此優寄。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恢張治具。駕馭人材。垂衡聽以並觀。遇寸長而必錄。有如孱瑣。亦玷使令。臣敢不仰承睿訓之丁寧。不誤淵衷之紹述。每懷靡及。甯辭四牡之馳驅。迄用有成。願上三年之詠。永以上播芳大金卷五中。

謝轉官表

投閑得請。常懼空餐。會課當遷。復叨信賞。誤大恩而莫報。持餘日以安歸。中謝伏念臣。去國九年。奉祠兩任。生平慙直。不隨世俗于雷同。歲晚棲遲。乃望君門而兩絕。孰云磨鈍之具。口及養痾之臣。蓋伏遇皇帝陛下。總攬乾綱。躬膺歷數。宵衣旰食。十年不廢于憂勤。寸地尺天。一日悉歸于覆載。冠帶萬里。賞刑百工。而臣投老江湖。埃填溝壑。陪議論阜衣之後。雖愧名宮。奏絃歌清廟之初。敢忘抒頌。

謝轉官回授表

邊提上聞。肆頒明賞。政機無補。輒冒殊恩。超躡既極於周行。震寵更延於私屬。仰承休命。莫惜微躬。中謝伏念臣。初乏技能。早膺掄擢。雖玷機衡之末。誰知帷幄之奇。比與節制之師。采入襟喉之志。赫然成算。斷以淵衷。靡逾旬歲之期。坐視種羌之氣。乃示訓詞之寵。兼收丞弼之勞。惟帝念功。宜考經綸之素。如臣何力。亦叨閔閱之榮。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本曲成。仁無偏愛。方舉策勳之典。不忘充位之臣。雖平時無橫草之功。幸今日遇采薇之捷。錫之茂渥。同此膚公。碌碌因人。愧股肱之選舉。拳拳許國。誓肝腦之糜捐。

謝轉官表

小儒借學。安能及史之闕文。聖主隆寬。乃閱奏篇而稱善。頌隆遷之茂渥。錄會萃之微勞。願臣何功。辭不獲命。中謝伏以春秋之作。法必始于編年。書契以來。國豈容于無史。自昔祖宗之相繼。至今文獻之足稽。中更搶攘。浸失詮次。既憑筆削以傳後。安可見聞而異辭。乃殫鉛槧之勤。上瀆冕旒之選。由太初之後。而無錄。雖幸纂成。問新招之詩而不知。固多脫略。敢闕抵牾。遠辱宸嘉。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垂意藝文。增光謨烈。念兩朝之政事。無一事于史官。倘緩編摩。懼成放逸。尚憐苦志。屢遭尙白之譏。爰進周行。俾冒殺青之賞。臣敢不博詢耆舊。追補散亡。若書成果。遂于藏山。庶禮失不煩于求野。以上播芳大金卷六上。



謝諫定州通判表

衆惡必察。宜即嚴誅。罪疑惟輕。止從薄責。袞袞誤登於臺省。漂漂復返於江湖。中謝伏念臣家世故寒。材能特陋。竊慕古人之力學。偶陪多士以進身。編書簡之十年。最爲推鈍。隸屬臺之一月。俄致顛躓。由非才冒處於必爭。故公論不容于交擊。狼狽簡札。有玷簪紳。尚依魚稻之鄉。獲近粉榆之壤。若非洪造。豈有餘生。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博採智能。就觀情實。謂虛船觸舟。而褊心不恕。雖以無他。然強弩射市。而薄命先遭。莫非自取。姑捐稍廉。使活妻孥。臣敢不仰佩訓懲。俯深循省。日嬰薄領。甘爲俗吏之沈迷。坐置銘詩。誓復平生之玷缺。芳大令卷六中。

遺表

死生猶夜旦之常。理之必至。犬馬受蓋帷之賜。恩則長辭。假續息之須臾。言於咫尺。中謝伏念臣起家一介。委質五朝。道君擢貳機衡。去國坐逾於一紀。淵聖收還廊廟。冒恩僅及於半年。由經世之才疏。故在廷之日鮮。昨屬裔夷之謀。夏適當公輔之無暇。誤辱延登。俾登康濟。運籌決勝。安知先物之機。覆餗與災。果致妨賢之咎。會真人之起。陪多士之與周。纘望清光。即膺煩使。冀桑榆之晚景。輸塵露之微勞。而臣力與願違。衰將疾至。不圖交印之始。已因負薪之憂。今則脈瀆沈沈。氣將漸盡。莫展征遠之役。徒懷城郭之忠。伏望皇帝陛下。遠奮監新。宅中圖大。克勤克儉。用祖宗可久之規。作福作威。合中外至公之論。練蒐卒乘。褒禮忠良。上以迎二聖之還。下以征四夷之守。臣報恩已矣。戀闕潸然。走仲達於渭濱。雖非所及。尤杜回於輔氏。猶或可爲。芳大令卷七下。

車駕幸臨安起居表

化行奇士。昭武節之親臨。感動中邦。仰天聲之復還。神祇交相。徒御則安。恭惟皇帝陛下。躬履禹勳。世隆周德。念海宇與師之久。知黎元厭亂之深。蒙犯風霜。猶屈河陽之狩。按行士卒。豈惟霸上之巡。衆僕來蘇。天將悔禍。故三年鬼方之伐。雖若淹延。而七月王業之艱。終期紹復。肆巡方岳。暫駐戎行。臣頃奉新除。預膺取道之寄。茲臨封守。宜在執爨之先。抗疏冒聞。會音弗遂。徒絕朝宗之志。莫伸拱極之誠。

代發運趙修撰賀克復杭州表

無知醜類。自隔鴻恩。有赫神兵。肆行薄伐。肅清都會之地。還定震驚之民。成算自天。歡聲屬海。中謝臣聞河有防而蠹爲之決。稼太盛而螟生其間。唯茲嘯聚之妖。蓋以承平之久。敢搖蜂蠆之毒。盜弄菑蒲之兵。折筮一筮。投戈四潰。戎旂所嚮。舉江山歸指顧之中。帥藩復完。他郡縣可駭笑而得。恭惟皇帝陛下。兼收羣策。獨運神謀。歌采薇三章之詩。士皆願奮。設成湯一面之網。人自知歸。坐令脅附之徒。再被生成之賜。自顧端慙。何足誅鋤。臣夙被使令。適當期會。舞兩階之羽。幸親觀于苗征。上萬年之觴。願美陪于虎拜。以上成臨安志卷九十七。

浮溪集拾遺卷二

啓

賀秦少保啟

伏願明詔。登用大儒。疏榮三少之班。正位百官之上。生成所及。鼓舞斯同。恭以某官。言合六經。學包萬古。由周公傳之孔子。獨承師友之淵源。惟尹躬贊於成湯。邇應君臣之期會。久借本兵之重。多輸納海之忠。方功名未究於經綸。舉中外皆形之歎息。蓋文物於斯爲盛。欲平治舍公其誰。故除膏雨降於九天。而和氣遂化於四海。某辱邀知遇。叨被使令。逢恩寵之鼎新。預生靈之均播。雖官聯在遠。莫能陪多士之班。然謠俗至公。當播作蒸民之雅。

賀秦丞相啟

廷揚乎號。國拜元台。有道而守四夷。方懋中興之業。好要而論一相。甯須夾輔之勳。天意會同。人心闡擇。恭以某官。運逢真主。志在生民。聚精神帷幄之中。絕禮貌簪纓之上。安危大計。孰堪舉國而聽焉。前後數公。方見得君之專者。積三歲處中之望。副九重虛左之求。魁柄不移。袞衣增煥。方且收威權於王室。示風采於敵人。取河北一百餘州。今其時矣。奮汾陽二十四考。行且見之。某久託洪鈞。欣聞顯躬。屬拘廢於乘。



障阻趨走於班庭。歲箭將中。廟堂多暇。冀趁鼎茵之節。永為宗社之休。

賀張丞相啟

欽膺宸冊。進陟台衡。管巖石而具四海之瞻。秉洪鈞而為萬物之播。平章雖舊。澳汗惟新。恭惟僕射都督相公道德正傳。天降大任。作傅野之霖。以蘇厥草。洗虞淵之日。而夾以飛。方從鷓鴣閣以重登。詎許鳳池之久奪。風操可記。想不忘嘉正之名。沈厚有謀。蓋惟恐東口之老。況關中賴爾。而鎮撫於天下。繫表度之重。輕當乘君子大有為之時。能辨羣臣不可及之事。歷中書二十四考。其在於今。復兩河三百餘州。可立而待。某跋聆顯命。喜集重衿。以青天白日而知其清明。惟春風夏雨而出於造化。依炎州而編迹。望光範以馳情。相印命珪。雖阻桃林之賀。雕戈錫盾。願廣淮蔡之歌。

賀朱丞相啟

宣布策書。寵還魁柄。昔周公未復。頗遭四國之流言。今裴令來歸。當使兩河之聽命。天下相慶。朝廷益尊。恭惟某官。望絕精神。動書彝鼎。學博而知要。明古今治亂之原。才全而不形。得天地中和之氣。昨屬羣凶之擾。允資一相之謀。禍混胚胎。變消肘腋。蓋厥初同德。惟尹躬之暨湯。果於變成功。安劉氏而必勃。越從分陝。久報贊元。帝憂堂陸之勢。凌人恨衰衣之歸。晚方時多事。曠協濟於蕭規。宜我老成。首先光膺於說命。再幹洪鈞之化。一新巖石之瞻。某早辱眷知。欣聞登用。屬拘繫於印紱。阻趨拜於門牆。歲律戒寒。巖廊多暇。冀謹寢餐之節。永為宗社之休。

賀秦樞使啟

顯膺綸綍。峻陟機廷。唯賢哲之奮庸。實廟堂之增重。庇休所逮。鼓舞攸均。竊以北斗冠乎樞躔。垂諸天象。夏官總乎兵政。著彼國經。當公朝開暇之辰。居右府近密之地。仰神至治。允屬英髦。恭惟某官。智略淵深。神丰岳登。瑞聖時而間出。鍾賢哲以挺生。藝較棘闈。素號人中之傑。名標桂籍。果先天下之儒。爰簡清衷。亟躋華胄。掌書秘府。典禮奉常。翰苑揮毫。妙極辭章之選。邇英進讀。益加禮貌之隆。繁經綸之宏才。宜文武之兼用。延登帷幄。式贊鈞衡。方君臣慶千載之期。而父子有同時之遇。誠為盛事。冀絕前聞。某側聽郵音。限居官守。想焚煌之座。徒劇觀瞻。託塊坱之鈞。愈深踴躍。永言頌詠。曷罄編摩。以上播芳大全卷八上。

賀沈參政啟

光膺書贊。入秉事樞。朝廷無謀國之虞。天下有得人之慶。音郵四達。風采一新。恭以某官。實學造微。高文行遠。房喬警敏。安危炯炯於胸中。劉向精忠。邪正惓惓於筆下。暫付維揚之治。俄深宜室之思。連越錄車。遽參魁柄。儒術果康於經濟。善人斯得於統盟。復七世祖宗之基。國須賢立。極一時人物之選。公為時生。某久辱眷知。欣聞登用。均苗澤之末。尚託他年。在陶冶之中。敢忘今日。歲律晚晚。巖廊靖深。願為宗社以自持。常有神明之來相。播芳大全卷九。

賀傅禮書啟

先奉贊書。進班常伯。唯時改作。須大儒專禮樂之司。以類俱升。宜宿望次公召之任。訓辭優寵。班列清明。

恭惟某官。厚德鎮浮。高文行遠。氣得古人之剛大。學兼天下之庸口。自得位於朝廷。即留心於日月。力加慰薦。每推轂有殊其言。自處安恬。或積薪後來者上。昨屬殊鄰之擾。上貽當之憂。唯公克念於生靈。無日不謀於宗社。處雷霆之下。密輸忠諫之倦倦。揭日月而行。恥事功名之赫赫。果膺眷首。命付彝章。拜官尤重於秩宗。漢得莫榮於稷嗣。將萬世維扶之是賴。何一時康濟之足言。某久託餘口。欣聞盛事。方隨宦牒。望門牆無布武之階。竊讀除書。喜賢者有得時之慶。

賀中書陸舍人啟

顯膺宸命。進直掖垣。於簪筆代言。初陪法從之列。然瑣窗比詔。妙極儒生之榮。矧選授之才。凡聽聞而心口。恭以某官。天資渾厚。心術高明。卓然公輔之才。加以聖人之學。文章爾雅。追還三代之純。議論正平。多識累朝之舊。早參依於日月。中留落於江湖。時乏居易之忠精。常意仲舒之簡古。開釐宣室。結知無愧。於昔人。起草明光。能事更看於他日。某恩銜未報。去德猶新。前瞻大廈之光。方懷阻閣。忽返故樓之地。皆出生成。氣候清和。論思豐暇。願保節調之適。仰承眷注之深。以上播芳大全卷十。

賀李侍御啟

伏審載筆。輞頭久罄論思之益。乘驄烏府。妙膺清要之除。綸綍甫頒。縉紳皆賀。恭惟慶慰。伏以某官。學博而體要。色粹而氣剛。夙懷康濟之謨。淺被聖神之眷。升都公之峻職。擢右史之高班。聞望益隆。典型可仰。宜中詔見知於旒冕。茲南牀果被於英髦。遂兼三院之巍。獨處一臺之長。蓋勢力能排於山嶽。故威稜素厲於風霜。益增朝野之清明。允輔版圖之恢復。某久蒙德庇。快觀除書。屬郡政之坐拘。阻賓客而趨慶。喜而不寐。初聞郵置之傳。道之將行。即副巖瞻之望。播芳大全卷十二。

賀張端明啟

躬被贊書。寵陞祕殿。人惟求舊。薦隆尹正之權。威不違顏。密侍清閒之燕。望尊表著。喜動縉紳。恭惟判府端明。當世老成。中原名士。英材經世。兼數器以有餘。忠力事君。更百為而無變。爰自得與之始。屢候游刀之能。潔己抱公。威肅本根之地。獻善宜美。政成喉舌之司。比疏分闕之恩。將遂優藩之佚。地方由於君重。人已於公歸。乃眷行都。視天子一圻之與。素為大國。敵長安三輔之繁。旋聞騎竹之迎。未徒憩棠之蔭。宜膺異數。以勸懋功。惟開館於嚴廷。實選才於近列。榮光三接。獨優儒學之名。仙路九重。更越禁林之寵。所以內表四方之極。外倡九牧之風。台衡之任。益親。政柄之歸。可上。某久棲樾蔭。欣聽給音。適蒙軺傳之行。莫綴賀賓之末。春秋綠飾。既施張敞之素閒。帷幄雍容。尚起留侯之故績。播芳大全卷十四。

賀王守加直閣啟

光膺芝檢。寓直蓬山。式彰守牧之賢。益重邊方之寄。伏惟某官。忠嘉世濟。儒雅自將。渾金璞玉之粹純。水鑑冰壺之瑩徹。一麾敷惠。最淮甸之列城。五袴作歌。仰漢京之循吏。聞今日桑麻之野。皆異時荆棘之場。成績既優。龍光難後。芸香羣玉之府。宜進躡于英躔。荷囊大明之宮。將入參于邇列。某睽離滋久。仰止實深。曾馳慶之未遑。辱貽書之先及。眷言感愧。曷罄敷陳。



賀汪相建節啟

誕布制麻榮分齊鉞即公召之舊望。隆帝傳之新班。恭惟某官。社稷宗工。廟堂元老。蕭曹興漢。本豐沛之故人。閱散佐周。乃唐虞之盛際。浩然去國。倏爾口星。留萬里之山川。隔九霄之日月。雖聖君軫舊。不忘附驥以攀鱗。而流俗妨功。屢使跋胡而窺尾。憤鬱既極。精誠乃通。力排壅蔽之私。入奉清閒之燕。植牙建纛。坐兼金印之重。列戟面槐。遂至布衣之極。由淵衷之感慨。故異數之便蕃。矧駉歆之名區。有平陽之望族。閱古今之信史。千載于茲。兼將相之崇資。一人而已。何孤生之獨幸。蒙餘潤以尤多。恨遠表著之班。莫贊門牆之喜。炎蔽尚未。俊艾居中。願調茵鼎之宜。行復鈞衡之拜。以上播芳大全卷十五。

賀文太師致仕啟

伏審憲章得請。褒册疏榮。辭二國之節旄。仍三公之爵命。功成身退於逆衡之日。心廣體胖於佚老之初。凡在聞知。孰不欣仰。恭惟某官。元精孕粹。崧嶽降神。智足以照眇忽之先。才足以當安危之寄。運籌將帷。坐戰於五兵。論道鼎司。久熙於庶績。風采相聞於今世。聲名暴著於外夷。望高累朝。寵極一品。方且優游故里。嘯咏昌時。屬二聖之紹休。圖舊人而共與。雖高情傲物。喻浮雲脫屣之輕。然者德在朝。增大呂黃鐘之重。安巾車而入覲。副側席之詳延。周公之老在京師。豈私諸己。裴度之事在軍國。適膺其時。果賴元猷。一新初政。九功於是咸敷。四方以之無虞。廟堂方倚於深謀。泉石遽形於歸思。幡然而起。非為利所以安邦。浩然而歸。豈收名欲以尊主。進退必由乎義。出入皆視乎天。側聆耨袞之華。近抵澗。之澳。涼臺暑館。莫非綠野之餘。怪石奇花。率是平泉之舊。足以探窮勝事。恬養太和。寓形閒曠之鄉。放意舒長之日。某夙叨士品。嘗奉台光。屬官府之坐廢。阻門牆之展慶。乃誠欽抃。實異常。播芳大全卷十六。

賀狀元及第啟

闕省登賢。鼎分三傑。風展賜第。獨擅一觀。首躋綸綍之褒。亟陟蓬瀛之峻。朝廷著為盛事。衣冠流為美談。伏惟某官。器博以周。才全而敏。心傳家學。世代王言。圖萬里之鵬搏。廿十年之樓屈。高文大冊。謂非公而難宜。為勳草孤標。願於我不容何病。果趨明詔。下應勞口。真一世英。當萬人勳。有昔山林。賦勝之氣。無時科舉。飲餞之風。卓爾不羣。哀然為首。名未題于雁塔。身已致于鱗臺。力追前人。每收舊物。乃如無狀。管佐攸司。先觀大篇。口誦手披之。不厭。精研奧旨。心悅誠服而可知。愧修謁之未遑。辱貽音之驟及。備陳至契。益服下風。惟韓氏之少師。暨吾家之大父。一時相與。四海共傳。逮至嚴君。亦蒙特薦。僕之恩地。公實外門。于幼文章。已增光於太史。羊公事業。將不愧於中郎。靜言浮議之有加。深激惻悰而無已。定交伊始。敢事莫窮。

賀太師正啟

四序更端。三元啟旦。紀天時之資始。慶物類之向榮。伏惟某官。道冒羣工。德隆四海。服華夷之重望。著社稷之茂勳。儼居師席之崇。增重聖朝之本。為國英碩。四方咸賴于熙安。享時休嘉。百福宜資于康壽。某屬隨獻歲。阻奉壽觴。企仰門閤。益馳頌詠。

賀左右僕射正啟

伏以歷授人時。謹新陽之用事。史觀天象。審正歲之開端。伏惟某官。全德自天。親身許國。眷注久隆於旒冕。勳勞夙著於鼎彝。經綸三事之司。表式百寮之右。調成元化。已施濟物之仁。順履嘉辰。益集自天之祐。某限司宮輪。阻造台閣。徒馳頌頌之誠。莫罄編摩之福。

賀宮使丞相正啟

史觀天象。審正歲之開端。歷授人時。謹新陽之用事。恭惟某官。大忠許國。全德自天。聳多士之儀刑。隆四朝之羽翼。文持化軸。浸恩澤於黎元。累冠公台。著勳庸於宗社。引年歸政。養福在躬。適臨元吉之辰。益享休嘉之慶。某屬分郡。統阻跪壽觴。其在係瞻。豈勝禱頌。以上播芳大全卷二十五。

除館職謝宰相啟

沈迹下僚。分無它望。受知英相。恩匪素謀。從稠人忽被於詔除。豈薄伎可堪於時用。蓋師虎託十年之舊。謂書林叨一日之先。猥以名聞。使之序進。伏念某。起家寒甚。承學缺如。早慕功名。未歎儒冠之誤。晚諳夢幻。方驚客枕之迷。三陪御府之英。五見長安之閨。華髮駸駸而欲雪。故人落落以如星。自笑鱸魚。生死不忘於文字。有同鳧雁。去來誰計於江湖。甘為襍被之行。少道懷鉛之責。孰云誤寵。更及微軀。守是正之遺篇。參編摩之載筆。既潤久枯之轍。仍安屢繞之枝。厚德難名。當於古人求耳。餘生未泯。期以國士報之。茲蓋伏遇特進少宰相公。偉業格天。宏材周物。人臣名世之盛者。天子舉國而聽焉。位雖次於周公。美實專於伊尹。制作悉還於遠古。經綸蓋積於平時。吳邑縱囚。異政流傳於父老。虞庠講藝。徵言厭服於豪英。銓曹力挽於羈單。憲府廉談於陰伏。泊涉網維之地。尤輸藥石之忠。沙合南臺。知千載真賢之出。春回東閣。喜四時元氣之新。凡負器以懷奇。皆願忠而望賜。有如孤進。茲為曲成。雖大鈞播物以無垠。甯私小己。然飛鳥依人而向愛。敢有它腸。

除授謝寺丞啟

仕本為貧。已久冒軒裳之寵。老而辭位。更叨居爵齒之尊。愧集汗顏。望過榮願。伏念某。久從蟻屈。不敢求伸。迨此龍鐘。乃始告老。固已無國學尚齒執轡之餽。甯復有都門送車祖道之榮。止欲依刺史之天。以瞻守先人之樹。尚寓廣內諸儒圖書之直。更叨歲時三老粟帛之恩。茲蓋伏遇某官。通材可試於百難。特操不回於萬折。神依正直。人頌廉平。侈修贊見於恭梓之初。已奉賞音於慈棠之暇。茲殆僥冒。又出提攜。束馬懸車。遂入田父雞豚之社。扣轅擊壤。共膺使君襦袴之謠。欣荷之私。占言莫究。以上播芳大全卷二十九。

敘復謝太師啟

事遭非意。如拱壁以投人。恩予更生。幸大鈞之播物。亟解鷓鴣之綬。還征魚稻之鄉。展轉逾時。低回就職。伏念某。世資寒賤。天性重運。自初奮於途中。即辱收於宇下。雖禍患飄零。最為可笑。而哀憐記錄。終不少衰。屢陪鉛槧之羣英。幾閱星霜於半世。獨依洪造。豈有他腸。當風波洶洶之時。每為十手所指。然犬馬區區之志。未嘗一日少移。天實臨之。人皆知此。昨口驚臺之屬。仍縉璫笈之書。皆當世所必爭。豈非才之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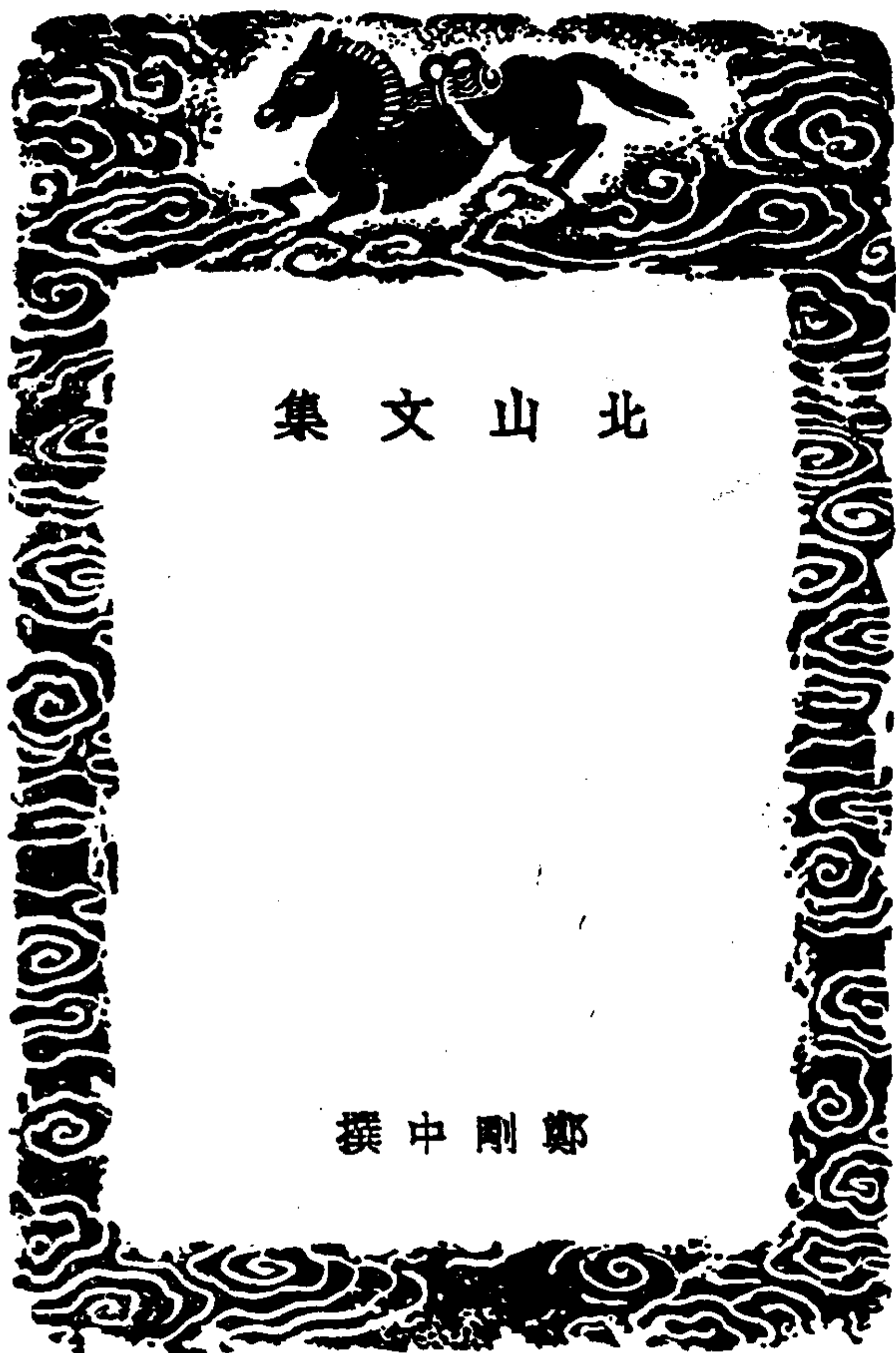


望果開側目。遂至求瘼。始騰憲府之章。繼上掖垣之奏。當其極口。聞者寒心。雖思欲返於故棧。而衆論必擠於外服。若謂叨逾於寵數。誠且甘之。至云結造於事端。則爲冤矣。蓋幸柄雖明於黜陟。而人心未泯於愛憎。幸公論之傾搖。借孤蹤而變動。始謂軒轅之仰託。安得禍機。執云斐斐之橫生。反之恩地。但欲薄人於險。靡思投鼠之傷。事始流聞。人皆駭愕。市三傳而有虎。誰爲釋疑。墨一誤而成蠅。卒蒙觀過。茲蓋伏遇某官。學官百聖。勳塞兩儀。執古璣衡。轉一元於斗極。收時杞梓。列衆正於朝廷。爵齒並尊。身名俱泰。相堯舜。既逾於七閩。猶伊周。並數於三人。方爲天下之安危。坐灼人材之邪正。謂鴻飛天下。而人自楚。越雖迹難明。然鹿走山林。而命係庖廚。於情可赦。始從輕比。用息衆議。某敢不仰佩生成。退安流落。問簿書之餘日。理編籍之舊聞。知我春秋而罪我春秋。皆緣薄技。待以國士而報以國士。誓畢餘生。

宮祠謝丞相啟

躡居善地。方依盤服之民。收預洪鈞。復予祠庭之祿。捫心知感。零涕何言。伏念某。初乏技能。久汚班序。但欲追參於簪紱。靡思退服於田廡。果速煩言。甘嬰顯戮。蒙止從於輕比。始屏處於遐方。龍鐘七十之年。躡闕三千之里。念孰興哀於緩急。唯當瀝懇於生成。爰繼頒粟之使。思遂叩關之請。茲蓋伏遇某官。學超今古。威聳華夷。致君澤民。孟子本六經之旨。制禮作樂。周公識萬世之勳。誦歌既被於管絃。人物皆歸於陶冶。有如孤迹。早辱誤知。幸平日甄收。當曲借筆端之潤。乃晚途顛沛。反重爲門下之憂。逮茲杖屨之難。尙爾矜憐之至。某敢不潛深伏隤。補劑息黷。飽粗糲於南京。已安分顯。望英賢於東閣。徒企光塵。以上播芳。大金卷四十七。





北山集序

北山者，鄭忠愍生長之鄉也。公登紹興間進士第，補温州判官，棄檜薦之於朝，為殿中侍御史。諱者非之，然公雖受檜薦，卒弗與比。當是時，檜主和議，公則抗疏力爭，由此忤旨，降謫。書少監，求歸田，弗許。繼除川陝宣撫使，適金人求和，尚原檜怨公敗盟，又改爲四川宣撫，則公之不肯依附於檜者，公之氣節爲之也。視其氣節，可以知其文藝矣。公秉性聰慧，以文章名世，力追古人。其初集十二卷，中集八卷，皆公自定。後集十卷，公子良嗣所編，公有自序。已載諸集中，是編其里人曹定遠重刻於康寧間。首序者廖西趙，素姓也。嗚呼！始公之官於朝也，其奏疏條議，直以存亡禍福之幾，上勸主戰，未嘗依阿權奸，存纖毫富貴利達念。及制蜀八年，與屯政，教饒弊，肅軍威，諸所設施，其一形諸歌詠者，皆據事紀實，蜀之人至今猶稱其功。奈何奸幸衝之於內，悍將怨之於外，路隊煤孽，以至始請桂陽，再請漳州，三徙於復，而終卒於封。其困阨爲何如也！然而人雖困公於生前，而公之瀟灑英光，卒賴是編之存，而不能磨滅於身後。則當時羣小百端以權抑之者，庸詎知非所以玉成而顯耀之耶！而或乃艱難然猶執公受檜薦一節以相詬病，夫豈知公心者哉！公字亨仲，名剛中，金華人。歿後詔復資政殿大學士，諡忠愍云。同治十二年癸酉夏五月，永康後學胡鳳丹月樓甫序於鄂垣之退補齋。

北山文集卷之首目錄

- 趙公序
- 張序
- 王序
- 嚴序
- 余序
- 嚴序
- 小引
- 凡例
- 姓氏目錄
- 目錄



### 鄭忠愍公北山遺集序

士君子身任國事。厥期有所建立。而或遭時勢之窮。權位之屈。有不得遂其意。竟其局者。天下莫不痛惜之。金華忠愍鄭公。當宋紹興二年。以進士起家。由外曹游陟台司。時與參謀國政。議論侃侃之中。又能從容調劑。迨宣撫川蜀。六年之內。田粟裕。鼓鑄行。強臣悍將。備其威而勿敢犯。遂能使國勢轉弱而為強。奈何權奸不容。羅織鉤致。遠斥嶺嶺。遂賣志以沒。天乎人乎。安得起公於九泉而慰之。余少時讀史。至南渡以後。屈指忠義有若而人。對公之名。輒歛容起敬。不謂筮仕得蔡令。問俗於城之東。過公祠下。觀公之遺像。神采奕奕如生。隱然若有殷憂而凝思者。蓋忠愛耿耿之忱。猶可想見者如此。其裔孫輩出其藏稿若干卷。捧讀之餘。更如聆公之警歎云。遂亟命新其祠而饒其遺集焉。時有里姻曹子定遠。相與輸資以佐其事。抑亦可為賢。余因是而知士君子立身行己。有忠義正直之志者。其人雖往。而其氣耿耿。終歷久而不磨。如公之立朝蓋民。一本乎平昔聖賢之學。全體大用。並見諸簡冊之表。北山義義。斯文與為不朽焉。後之讀是編者。其亦有所感與也。夫康熙三十四年。歲在乙亥仲秋朔旦。賜進士第文林郎知金華縣事。膠西後學趙素姓薰沐拜撰。

### 序

文章著述。歷百世而不磨者。雖代屬數更。必不湮沒。然而遇合顯晦。蓋亦有數存乎其間焉。吾婺鄭忠愍公。清介耿直。不阿權奸。功存西蜀。為宋名臣。公固顯於一時矣。獨是其生平好讀書。喜著述。有周易窺餘。經史專音。左氏九六編諸集。歷歲既久。屢遭兵燹。篇帙無存。而斯文為之一晦。幸有北山集存焉。是集也。體多奏疏書策。氣並韓柳歐蘇。斯亦不可磨滅者矣。無如時遇不值。知音者希。僅藏之名山耳。歲在甲戌。邑侯趙公省耕於郊。經其故里。登其堂。禮其像。遂詢其後裔。而北山集出焉。公讀之而慨然曰。予於史冊。知公之氣節政事久矣。今觀是集而益知公之文章著述。固百世不能磨者。盍付梨棗。以公諸世乎。維時其裔孫世成。弘能。弘升。皆承教唯唯。然猶慮篇帙繁多。艱於資費。藉曹子定遠姻契。雅慕先賢。遂忻然任梓費之半。而是集遂成。夫以數百年遺文。遇趙公而是集斯顯。則信乎文章之遇合顯晦。蓋有數也。雖然。非忠愍公不能構斯集。非代有賢裔不能守斯集。非曹子與其裔世成。弘能。弘升等。不能梓斯集。先後輝映。亦足侈婺州之盛事云。康熙三十四年。歲在乙亥仲秋朔旦。後學張士紘薰沐拜題。



以伸其仰止之私衷云爾。康熙三十四年乙亥九日。定陽後學王文龍沐手拜題。

### 宋鄭忠愍公文集序

藝故東陽郡鉅公大儒輩出。宋建炎紹興間。文章忠節為尤著。時中原不靖。戎馬蹂躪。有屹然為扞圍名臣者。時稱宗公澤。如猛虎之當北。鄭公剛中。如伏熊之臨西。兩公皆藝產也。而鄭忠愍公。崛起北山之陬。蘊蓄奮澄。乘時建立。直擊振朝右。當和議既成。力莫能挽。惟於畫疆堅壘中。隱圖恢復之計。遠宣撫川蜀。威既克備。強帥功更足植。殘黎擬諸諸葛武侯。章南康。詎多讓焉。公之勳業彰彰如是。而仁山金先生。願謂公勳業百未試一。洵公異代知己哉。大抵人臣委身事主。利祿身名。咸勿恤。職固宜然。獨公忠愛之忱。貫始終。歷夷險。勿二勿欺。如集中所載奏疏條議。詳明剴切。居然賈陸之儔。聞及詩賦書問。酬應抒懷。凡處而山林。出而賓恭。遇難災。隱身調護。遭竄斥。任運恬安。千載下讀其詞者。有聲有淚。宛與相對於簾几。瑟瑟風雨。蕭颯之天。蓋其性真。其情至。而又原本經術。演迤沈澆。故其亮節洪音。足以儲三精而貫五緯。而細及蟲魚花卉。川阜土物。咸能曲寫畢肖。乃爾也。公之言曰。善為臣子者。於忠孝之道。初未嘗析。謂推是語。且謂善為臣子者。於孝友於姻睦之道。總未嘗析也。夫往古才人。忠而被謗。放逐淪喪者。曷可勝道。而公之父子。同時遷謫嶺表。至於家室飄零。互相慰藉。又不禁撫往事而咨嗟歎惜者耳。迄今五百數十載矣。公裔孫輩。藏書遺編。與姻友曹君。共謀發刊。以傳不朽。噫。公之勳業。詎藉文章以傳。即茲文章。不足以窺勳業之百一也。耶。是集也。吾師膠西夫子董其成。時文龍讀書函丈之傍。爰得卒業。是編。因藉是

### 忠愍鄭公北山集序

文章之有顯晦。猶人之有行藏也。昔忠愍先生未遇時。寂寞於山林岩谷之鄉。樂道於陋巷蓬扉之內。誦詩讀書。名再上賢書。而未及顯。傲身而退。與一二好學服古之儒。歌吟贈答。聊寄志已耳。天下其曷知之。一旦得時。則觀盡展其胸中之奇。君得匡而民得濟。當時賢士大夫。與夫悍鎮敵國。莫不服其氣節。而大其勳名也。如北山一集。沈晦者五百餘年矣。雖韞匱珍藏。精氣原自不磨。其間世代屢易。兵火迭乘。保護殊難。非天之不欲終喪斯文。俟識者以表章之。輅光簡篋中。不猶公之未遇時乎。才會邑侯趙夫子之景慕。於甲戌夏初。臨祠拜像。訪是集而玩讀之。咨嗟浩嘆。諄諄命梓以公海內。而鄭裔弘能弘升輩。聞言感激。唯唯承命。間得曹子定遠。慨然而共襄厥事。搜遺補闕。以數百載未見之鴻文。煥然新人之耳目。俾史乘之記載倍顯。先賢之題跋俱彰。其與公之用行。正相符耳。服其氣節。而大其勳名者。當不僅在一時也。留傳千載。讀是書者。重其文。稔然想見其人品。其欽仰又何如耶。我夫子玉成之力。豈淺鮮哉。獨是先生撰述甚富。集編不一。第世遠年遐。或遺失無存。或珍秘不出。不得與北山一集同垂。良可慨已。康熙三十四年歲次乙亥菊月。里下後學嚴子豐沐拜題。



##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序

整水西流三百里。靈秀所鍾。謂當生大賢焉。說者以東萊氏倡明理學而後。何王數先生。紹紫陽正宗。信斯文之在茲。因擬之小鄒魯。抑知其先以氣節者。如鄭忠愍公。非尤矯然與日月爭光。爲山川壯色者乎。正幼讀南宋史。至其救胡銓。抗和議。服悍鎮。畫地界。爲人所不敢爲者。公誠一時砥柱也。正常歷五都之境。訪宜撫故居。尋可友亭之遺蹟。慨然想見其爲人。益思公之忠烈不置。而有德者必有言。情著述所留。僅存什一。近世無能表章之者。亦志士所浩嘆也。幸德曜奇逢。膠西趙鹿友夫子。以嗜古博物之英。製錦斯邑。重道崇儒。於四先生之正學淵源。已捐俸重鑄。乃謁宜撫之祠。拜其遺像。購其傳書。復欣然命梓。夫以幸斯邑者。嘉宜撫之節。亟欲顯揚。且若是。況爲之後。而同其里者乎。曹子定遠。毅然感發。與其後裔。鄭弘能。遵夫子之指。延梓者於家。考訂校駁。歷半載而書成。披卷朗吟。其經濟緒餘。溢于詞表者。凜凜見浩然正氣矣。夫宜撫之勳業。著於在朝。在蜀者。宋史稱之。乘志載之。而抒寫情性。發爲文章者。遙遙五百年。猶足動賢豪之慕。而珍異如商周法物。文豈不以人重耶。正既讀宜撫之文。益嘆此舉之非偶然也。豈非天之所以幸宜撫。而不使湮沒其簡編也。夫子表章之力。與宜撫同不朽矣。而定遠弘能見義勇爲。不亦有足多者哉。康熙三十四年桂月上浣之吉。整左松湖後學嚴正薰沐拜識。

##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序

予整由芙蓉赤松之萃精華。磅礴蜿蜒。抵於北山之麓。有宋忠愍公。崛起是焉。公非一代偉人哉。願一代偉人。必有一代之事業文章。可以昭回日星。黼黻河漢。而焜燿千古。則夫立德立功立言。古稱三不朽者。豈冥冥乎難之。三代佐命之英。卓矣。漢唐而下。罕見其儔。留侯之智。不入儒林。元齡之才。未嫻倚馬。張華具博物之譽。而名德不終。寶鏡乾德之年。而詞章不顯。兼而有之者。孰如我忠愍公乎。公誠一代偉人也。當居內廷。資政竭忠盡瘁。而外撫川陝。滅賊營田。轉甦民瘼。其碩德豐功。鼎彝勳之。汗青書之。且先賢何道夫。又從顛末而敘之。銘之。茲復何贊。獨其道緒餘。言論風旨。有不容偏沒者。公生平富於學。所著周易窺餘。經史專音。因世故滄桑。殘缺莫稽。惟北山一集。其裔孫弘能。猶得全璧。而什襲焉。予友曹子定遠。每爲之揚扈。且扼腕不置。意將請之當事。公壽梓以行世。蓋有志而未逮也。幸遇邑侯趙公。幸洩茲土。文治誕興。簿書之暇。遍採名山石室之藏。已將正學淵源重刊行。繼謁公祠。搜訪遺集。弘能遂出篋中。所有以進。即北山集也。我侯把玩久之。酒欣欣嘆賞曰。美哉。大雅鴻音。其奏疏則翔鸞鳴鳳也。詞賦則擊金擢玉也。理學則伐毛洗髓也。經濟則借箸捫腹也。文獻之遺。而乃聽其若存若亡。亦後學之責也。遂令定遠董厥事。凡亥豕魯魚。俱經訂正。我侯更爲裁定。以觀成焉。定遠弘能。慨然捐囊。異諸剞劂。自春徂秋。始告成功。而茲集煥然一新矣。自非我侯。仰止前賢。而搜柱下。及予友之留意贊助。幾何不置。是集於



顯赫之勳。庸詎知數百餘年後。復取而表彰之。則公之立言。得藉與立功立德。並垂不朽者。我侯之力也。且非惟有補于公。直可鼓勵後之守茲土者。其亦有所觀感也。夫康熙三十四年歲次乙亥仲秋。邑庠後學。晚生余士燕薰沐拜題。

### 北山遺集引

余鄭氏。本固始。至建安徙居金華。傳至六世先祖忠愍公者。好學尚文。仕官有年。其政績文章類悉諸名公贊序品題。未敢復贊。奈世代既更。兵火重遭。其遺帖所留。僅存什一。嗚呼痛哉。何能免夫散亡之威哉。余性拙寡。卜居山右。舉業之外。若古卷異書。漫好問學。至如先祖之所撰著。雖片紙隻字。珍重如鼎。去秋邑侯趙爾隨隨境。公務之暇。詢訪人物。從來乃有以吾祖生平告者。而邑侯遂輕千金之駕。親謁吾祖遺像。仰觀棧稿。溫諭重輝。備詢吾祖所遺卷稿。時獲存者僅北山一集也。敬呈披覽。道學之契。不啻而接焉。因囑免殘補闕。急付梨棗。公諸海內。而同里曹君良求者。殷然有志。共襄厥美。豈不誠文章之知己耶。升雖笑裘之責。有忝前人。而吾祖之光明俊偉。傳諸冊牘者。捧之隨之。時覺慢乎見懷乎聞矣。是安敢不踴作趨承。竭力乃事。致負宗祖之遺美哉。是秋梓工告竣。用慶厥成。爰勒短篇。聊申懺悔云。康熙三十四年桂月朔旦。裔孫弘升百拜敬引。

### 宋資政鄭忠愍公文集小引

古來名世。不廢文章。然文章所發。本諸躬行實踐者貴耳。吾邑先達鄭忠愍公者。孤寒窮約。歷備諸艱。及壯而筮仕。遂以所學見諸行。其立朝也。正氣不阿。其宜撫也。經略有法。其居職也。盡匪躬之節。其憂難也。懷明聖之心。願雖觸忤權奸。竄逐致。益見不媿所學。跡其生平。著述甚富。所存者無幾。而北山一集。則尤其精氣所萃者也。今讀其文。忠義慷慨之氣。盡露毫端。即旁及琴書花石。弔奠贈答之章。悉皆忠君愛國。餘意。故其鴻文丕著。煥然與日月同光。巍乎與山嶽俱峻耳。今朝廷加意文治。備訪遺書。名山石室之藏。無不網弋。示世。況以公之文章。本乎躬行實踐者。素不為聖天子之所採納。而隆重者乎。第傳世既遠。屢遭兵燹。篇帖殘缺。幾湮沒不傳。幸遇膠西趙夫子。仰體堂壁尊德右賢之意。搜羅文獻。甲戌之夏。過偶公祠。歎歎感嘆。穆然想見其為人。因命出是集梓之。夫詎僅以其數文揚藻之工。足以播諸藝林歟。亦謂公之懿行。既孚于遐邇。而傳其文以傳其人。所係于世道人心者不淺也。某承夫子命。與其裔孫世成。弘能弘升。編輯付梓。糾工于乙亥之春。迄冬告竣。是編之成。雖公之靈。實趙夫子之力也。其尊祖考以勵文孫。崇先賢以勉多士。事無厚望于後之守是編者乎。爰不揣譎陋。為誌其歲月于右。康熙三十四年歲次乙亥陽月。同里後學曹定遠薰沐謹題。





先正題跋詩贊姓氏目錄

胡 銓 廬陵人因奏和議謫居  
柳 貫 字道傳江人學  
李 光 字因叔與公同仕  
劉 應 龜 字元發南山人  
何 耕 字道夫蜀人也  
陳 深 附字道夫蜀人也  
葉 間 字史君號秋齋金華  
張 森 字仲信鄉先達也公題  
潘 桂 字文多出其筆跡書  
邵 傳 孫 附字道夫蜀人也  
陳 夢 發 附字道夫蜀人也  
洪 天 祐 附字道夫蜀人也  
何 基 字文定號公餘山  
北山文集 姓氏目錄

徐 木 潤 字金華士  
李 貫 字金華士

三

北山文集 姓氏目錄

北山文集 姓氏目錄

賈 復 字金華士  
王 柏 字仲明初為之  
胡 翰 字許道仁山  
金 履 祥 字道忠公  
蘇 伯 衡 字平仲金華  
王 城 字莊敬公師心  
吳 沈 字明初金華  
宋 濂 字景濂金華  
吳 道 濂 字正當金華  
范 祖 幹 字景先金華  
葉 謹 翁 字公善金華  
杜 桓 字宗文金華  
方 鳳 字景文金華  
鄭 澆 字景文金華  
謝 翺 字景文金華  
林 彬 字景文金華  
吳 萊 字景文金華  
葉 困 字景文金華  
盛 夫 字景文金華  
空 菴 字景文金華

劉庭芝

三

三



# 北山集凡例

- 一北山先生所有遺書若北山集即笑腹編今所梓者是也外有周易窺餘十五卷烏有編五卷以至經史專音九六編碎編集達書編觀如編集芳編避盜錄園中雜論諸書或謬藏不出或遺失無存雖極意搜羅無獲焉
  - 一北山集三十卷遺失二卷尋訪完足具載集中雖其賢子孫寶藏之謹或亦公護持之以貽後也
  - 一北山集止存刻本二卷餘皆抄錄而魯魚亥豕字句多訛且殘闕之餘或無所考證而重難難以接續者不敢妄有增刪
  - 一諸先正銘贊題跋詩文原不載集中今悉梓之固以見其景賢好德之意而鴻文椽筆并垂於不朽也
  - 一凡文集皆以類敘獨北山集係隨時編輯故所著雜見不同蓋以此集前後皆公所手定也今仍其舊不敢變易其次第
  - 一倉猝冒任正字梓工迫速考訂未精既鐫之後亦謂此書不至淪失則可若夫較正之事庶以俟夫博雅之君子云爾
-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陽月初四日同里後學曹定遠謹識

# 北山文集目錄

## 卷一

### 奏疏

- |         |         |
|---------|---------|
| 論治道人材疏  | 採用羣言疏   |
| 辭監察御史疏  | 辭殿中侍御史疏 |
| 諫議和奏疏   | 再諫議和疏   |
| 三諫議和疏   | 四諫議和疏   |
| 議和不服疏   | 議和善後疏   |
| 申救胡銓疏   | 勅施庭臣疏   |
| 又勅庭臣疏   | 三勅庭臣疏   |
| 自劾奏疏    | 懇留會開疏   |
| 修纂屬籍總要疏 | 請放王樞等疏  |
| 重宣司郡守疏  | 除宗正少卿疏  |
| 請褒贈李詰疏  | 褒進三老疏   |



十一月除權尙書禮部侍郎轉通直郎疏  
 定謀齊力疏  
 除銀絹疏  
 良嗣述與北官分畫疆界事  
 除端明殿學士疏

卷二

古詩

修修前庭  
 讀坡詩  
 寄別左與言  
 謝潘令衛惠松木  
 小園植菓培登戲爲一時并引  
 辨學方并引  
 簡潘義榮  
 建炎丁未自中夏徂秋不雨七夕戲成一詩簡牛郎織女云  
 代答  
 送林懿成解兵權  
 寄姚文發  
 自笑  
 家旁有廟其巫每歲旦必鳴角作法以觴其神鄰里聞角聲則知其將曉矣  
 浦江書院中  
 六月初八日義榮司諫自福慶山見過奉陪遊西巖以新茶享石佛抵暮出山明日成古詩一章  
 爲謝云  
 始生之日石子壽我以詩授筆爲十韻報之  
 招潘文虎  
 辛丑正月十三日小飲南廳  
 靈峯聞秋雨  
 安之叔盜後爲素菴求詩以此寄之  
 壬寅年南遊離白沙  
 宜和壬寅仲冬二十六日留別臨川陳泰穎

十一月除試尙書禮部侍郎疏  
 論白契疏  
 勘襄陽府疏  
 議和分畫復旨疏

砌下兩修竹  
 書齋夏日  
 寄贈張叔靖  
 觀溪漲  
 罪回祿并引  
 前山尋蘭  
 酌酒且飲酒  
 巨濟弟書夢求詩爲賦古風云  
 午睡  
 天寒  
 歲暮

晚村  
 讀蘇子美文集  
 感秋時寓龍德寺前  
 寓靈峯寺感懷  
 宿長安關口  
 憶書  
 至金谿與康功  
 至豫章茂直座上戲書

別茂直  
 次韻作玉女泉并引  
 即事  
 丁未四月與李叔佩還錢塘道浦江并坑嶺賦此詩  
 王倅生辰  
 和何元章  
 題赤松

卷三

律詩

代上傳帥十二月二十三日生辰  
 石季平題李南畫石之傍墨石爲山已是一重公案況畫者耶鄒子見而笑之明日戲成伽佗問  
 隨緣云隨緣居士即季平道號也  
 每年家釀留一器以奉何元章今年持住者輒酸黃不可飲再以三尊贖過仍爲此詩云  
 對竹  
 北山會飲

壬寅年南遊至衢州  
 此心

甲辰年得男子經道以詩相賀因報之  
 越江之岸人家皆臨水種竹墨石作逕其屋蕭然嗟今齒髮踰壯方坐兵火驚焚安得一居如此  
 見之不勝饒慕  
 和吳唐輔雪中同遊西湖之作  
 用韻寄仲模  
 再和

和王才鼎懷錢塘  
 臨別早苗二首  
 己酉正月大風寒米價騰踊菜色之民皇皇于道感而作是詩  
 義榮見示禪月山居詩和成七首  
 石季嘗爲子仲模詩改後仲模有詩復慶朋友間漸能琢磨責善追復古風焉  
 寺前書院中寄季平  
 幾先坐上贈友人  
 後園石榴并引

宜和壬寅十月遊江南道出月岩感而作二十八字敘其事翌日復得四韻并引  
 題洪州新建張令寄齋  
 和安之叔灰齋



送張季平歸永嘉

鼓子花

癸丑年閏閏初成

和石希孟

悼八孀孀人

悼六兄宗魯二首

悼陳子濟教授

悼潘義榮母

卷四

書啓

上蔡守范龍圖書

上浦江周令書

謝梅右司作先夫人埋銘書

謁孟大尹書

代人求知書

代上樓浦江乞免租官田書

謝及第啓

謝婚啓

又

又代石氏作

賀參政啓

卷五

序記辨說

笑腹編序

送僧如澤序

鄭安之德錄序

華孫命名序

吳德先命書序

送相士張允序

關中雜論序

北山文集 目錄

和元章新秋

和潘叔愚書齋

和思老夏日山居

偶書

悼陳庭玉

悼顧與權夫人

悼潘權仲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石磨記

雙蓮膏露辨并序

相說

記早

說二賈

卷六

祭文

祭族叔通判文

祭申屠伯村并亡妹文

祭先妣大孀人文

祭中散墳文

祭顏子文

代淇弟祭母文

代玠祭考妣文

代玠祭妻方氏文

代玠姪等祭父母文

代宗魯兄祭蔣嫂文

祭白沙求雨文

代浦江令祈諸廟文

卷七

墓誌行狀

族兄巨中嫂王氏姚氏合葬銘

楊氏女弟墓石書丹

族兄宗魯行狀

卷八

策問

擬策進士十一篇

卷九

小簡

與梅和勝

北山文集 目錄

小簡記

戒雞說

畫說

樂苑說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答范茂直

與周務本

與潘義榮

與潘令衡

與潘義榮

與葉彦法

答何元章

謝主文陳用中

與沈元用給事

又

寄章少董

與潘義榮

答梅秀才

與范浚明

與陳去非

與張子韶

與章少董

與凌季文

答周希甫

答張子韶

卷十

賦

雪竹賦

大易賦并序

卷十一

絕句

離平江

浦江道中

仄字詩并引

得雨偶書

北山文集 目錄

與潘義榮

與張叔培

答姜秀才

答潘叔豹

與潘令衡

與張叔培

寄張叔培

又

又

答徐彥思

與薛世德

與張子韶

答潘義榮

答石季平

與凌季文

答陳用中

答徐彥思

與王子野

與戴端甫

答凌季文

秋雨賦并序

山齋賦并序

讀光明經捨身品

偶書

平字梅花

曉起

夜坐

浦江道中三絕

和季平哭小女時避地靈峯

題靈峯見山閣

即事

度金沙嶺

吳江三高祠祠內有詩和原韻一首并引

蕭山老儒余志寧求拙庵詩為賦

春到村居好四絕

偶書

綠淨軒

客夜霜寒

和張叔培三絕

讀關臺詩并序

每歲正月度太陽嶺半山間有梅花常以此時開每見必折一枝丙午歲成一絕

即事二首

聞百舌

次桐廬

己酉立春前一日得雨時有百日之晴

三月五日國中

王能甫作葡萄一枝於圓扇之上戲作小詩報之

題西岩

宿鶴岩二絕

至夜獨酌二絕

枕上聞雪聲

和潘仲嚴八首

春晴二首

春雨一首

八月初一夜聞雨

獨坐

村居二首

寺前書院

題後鄭壁

避方寇五絕

清明前十日大雪二首

度胡源口二絕

道旁贈梅花

題橫溪坊客館二首

呈周務本三絕

休牧軒

水碓

貴谿道中四絕

楊思恭惠酒作小詩戲之

偶成

送季平道中四絕

夜聞雪聲

二月二十一日枕上聞雪時霖雨之後

己酉三月二十一日夜夢中作

和元章春風三絕

題雷石寺澗公環翠軒

夜寒覺有霜

雪後觀月

梅花三絕并序

春陰二首

春雪二首

春風一首

戲題秋香

戲題秋香

戲題秋香

戲題秋香



石希孟寄示賦論甚佳有未盡善處輒為塗改因成小詩寄之

偶書

題幾先書院壁

呈范茂直時在豫章

卷十二

古詩

臘月三日義烏道上寄潘義榮

和趙晦之司戶三首

送蕭德起赴召

贈周希父

送宋叔海郎中總領湖北

胡德輝郎中由禮部出守桐廬同舍取劉禹錫移石幾回敲廢印開箱何處送新圖之句字分爲

韻某分賦移字

和季公寔即中燕歌行

答江虞仲機宜歸語

金房道間皆蠟梅居人取以爲薪周務本戲爲蠟梅歌予用其韻

再和

送周務本機宜

寄別張子公尙書

類試院放榜衆論以得士爲慶作古詩一章呈詳定錢憲元素及院諸公

卷十三

序記

送樓仲輝知温州序

送孫小名序

送井都運出峽序

忠義堂序

潭水縣學記

思耕亭記

卷十四

祭文

北山文集 目錄

出官辭先妣墳祭文

又代人作

辭文宣王祭文代人作

擬宰執祭呂安父文

外姑葬遣祭文

樞密行府祭江神文

祭外舅姑文

宜諭祭江神文

祭胡宜撫文

又

祭樊宜幹文

吳鳴道求錢葬親疏文

卷十五

墓誌

余意誠墓誌銘

左中奉大夫致仕符公神道碑

族嫂陳氏墓誌銘

卷十六

題跋

跋許右丞詩

擬跋御書羊祜傳

跋劉光遠百將詩

跋東坡帖

跋胡帖

卷十七

策問

擬策進士

又

又

朝旨策楊庭

北山文集 目錄

代姪瑁祭外舅文

同官祭石監場文

祭中元水府文

祭外姑文

祭章且叟尙書文

庚申歲焚黃祭文

祭樓通奉文

宜撫謁廟祭文

祈雨祭文

祭胡忠烈文

祭郭少保文

卷十五

墓誌

余意誠墓誌銘

左中奉大夫致仕符公神道碑

族嫂陳氏墓誌銘

卷十六

題跋

跋許右丞詩

擬跋御書羊祜傳

跋劉光遠百將詩

跋東坡帖

跋胡帖

卷十七

策問

擬策進士

又

又

朝旨策楊庭

北山文集 目錄



卷十八

律詩

獨坐偶書

和周希父至日雪

送仲列王

贈張叔靖

早過烏龍嶺

和友人書懷

九月二十二日侍祠明堂口占

白菊

希父期定惠近詩一軸成四韻謝之

和公憲早行二首

己未十二月二日致齋惠照

譚勝仲卿有冊寶禮成新句用韻和呈

道中雜詩呈子勉寶文有便寄叔海也

初寒

寒食偶書

偶書

偶書

寶信堂前杏花盛開置酒招同官以詩先之

悼王思中

悼馮元通母夫人

悼方公美母夫人

卷十九

絕句

長沙道中

趙知聖惠牡丹二首

法會堂前葡萄一架每晨日至其上廚人輒報飯具感而爲此

桂陽本覺院以屯將兵住持舜長老于前山松竹深處結草庵居之求詩擬而不與

即事二首

北山文集 目錄

寄徐彥偁

和符倅上范相喜雨

送張仲仁教授

和吳清叟吳江歲晚書懷

憶梅

和方景南乍晴

和丘師悅二首

深夜

隋隄口占呈李公憲郎中

和樓樞密宿澗道中書事用存字韻二首

庚申二月二十二日宿齋省中

初夏憶故園

馬上

仙人山塞至日

擬送揚師

送吳信叟

晚春有感

四月二十日登烏奴山

悼東陽許誠之父

悼勾龍唐君

宿檀坑劉家店

久雨

四月間讀杜牧之荷葉詩一時回首背西風之句嘗擬爲立春絕

雪中偶書

即事五首

章臺謫廣右荆渚聞賦并引

贈傅神者

數日相識多以荔子分惠予方絕糧日買米而炊戲成一絕

梅花

廣人謂取素馨半開者囊置臥榻間終夜有香用之果然

良嗣以予生朝將至以古風一首爲壽作三絕與之勉其省愆念咎當在念親之先

相識惠野雞一籠乃鷓鴣也作小詩送之并引

鄰家借石方盆可容水置魚戲而借退之句成詩賦絕并引

封州無筆羊毛易難松梢當竹勁利可愛賦成四絕并引

題異香花俗呼指甲花并引

庚午冬至夜

所居苦多鼠近得一貓子蓄雖未能捕而鼠漸知畏矣

就寢

賦虎捕蠅壁間極輕利砌下蝸牛宛轉凝中不勝其鈍許慎以蠅虎爲賦

辛未中春且極熱流汗暮而風雨始深秋

偶書

窘匱中復大雨殊憂悶諸債聚食笑語爲賦一絕

高補之十月旦生朝一絕

至夜

書室中焚法煮真香

泮宮出示慶作一編并諸父還遺集一冊作二十八字先遺其編

咏菩提燈并引

九六編成考左氏所載卦象以近世占法合之得一絕

封州極少醴醪近得數藥瘦小如紙花而清芬異常

無題

北山文集 目錄

傳推官勸農七絕句擬和其五







答瀘州宇文龍圖

與王參政

八月濁暑賦四韻并引

梅花

又

與兵部程侍郎

泮宮野火沿燒久而撲滅戲而賦之并引

冬至春不雨元夕後一日雨作邦人甚喜

又

答渠州知郡郭直閣郭思之子

久雨

又

答京西蔡運使

答江西蔣運使

清明前風雨兼旬城外桃李無在者書室中有醱醪一餅置之甚久蓋風雨所不及也為賦五韻

答簡州李知郡

答懷安羅知軍

廣南人多以食檳榔吐津如血余見甚駭賦此長韻并引

答銅梁王知縣

又

清明前三日將曉風雷大作枕上賦此

聞杜鵑

答譚監務

又

茉莉

答買茶馬

答劉黻戶部

鄰翁以紫石斛承粗山一塊為予書室之奉戲為一詩并引

答喻郎中

又

較茉莉素馨詩并引

焚香

答買茶馬

答瀘南安撫李待制

咏降真香并引

晚雨

又

答韓參議

黎伯英解元贈予一大缶封泥如法初謂酒也至乃西山泉云暑中時可一酌珍重其意為賦此

答致政李中大

又

黃曼征以石菖蒲相遺并引

卽事

答虞運使

與羅中丞

小飲木樨花下

山齋霜寒

與樓樞密

答勾龍中丞

索酒

對菊

與樓樞密

又

有客致木綿椅坐為山齋之用

答瀘南李待制

答成都路榮運使

庚午臘中苦寒不雪不雪嶺南之常而苦寒為希有矣

答買都大

答夔路鄧運判

辛未元夜

竹間孤坐

答簡州何教授

答潼川路于提刑

閏四月夜草亭獨坐翫月

擬州學橫翠軒

答范運使

答韓知郡

無俗軒

纓桃花

答西路何提刑

答合州楊知郡

寒食

遊西山

又

與李中丞

客惠賓州竹簾甚佳取退之鄭羣贈簾詩讀之數過成古風云

偶題

又

答榮運使

白蓮草亭前盆池所出也孤高淡素有足愛者兼皆以比婦人而予獨以擬顏子云

答錢宜幹

答夔路鄧運判

道者寮成人為書額擬成一詩

白居易有望闕雲遮眼思鄉雨滴心之句用其韻為秋思十首

答柴倅元章

又

風俗

靜獨

卷二十一

古詩

復至醴陵有感而賦并引

濛濛雨中春

荆州川名景陵者即古章臺也因賦古詩并引

隣家送羅履并借茶具戲作一篇

知識相問封州氣候因賦古詩并引

偶書

對月再用韻

封州學東池蓄魚倍得戲而賦之并引



夜聞雨聲賦古風時趙使君祈雨之翌日

自訟

郡治西廡有錦被花覆地而紅以竹作架作詩以記云并引

米盡

園中錦被花始開一枝紅白二色趙守以詩見報依韻答之

又

又

又

又

又

登嶽麓法華臺嶽麓兵火後寺已兩劫惟臺爲舊物當時住持鄰道者物故二十年矣

投宿蒲圻縣

乍晴

口占

予嗜茶而封州難得有一種如下等修仁殊苦澁而日進兩杯

岳陽道中

故居

春熱

憶昨

有客問予每日何事客退賦此

吾鄉城外北室宛轉皆亭園自北門外南徹浮橋最爲遊春勝地因清明念之賦此

茉莉

民入錢抱債公庫東塘決水取魚甚盛旁午于塘上者皆販婦也

封州

栽竹

哦詩

時官多以封州俸薄并邑蕭條居處秋陰爲歎觀如聞而賦之

幽居

重午

夏夜用人韻

北山文集 目錄

元信昨日惠八桂酒兩尊今日復惠蓮數頭

夏夜小兩獨坐

閑居自足

初秋

讀杜子美三大禮賦

秋夜山居

相識惠紫石硯戲爲賦此并引

鄰翁以黃菊一本見贈是歲冬暖梅已成書以回韻戲菊

哭潘義榮二首

客致木綿坐已爲長韻又成四韻

衡嶽道旁遇老者并引

春晝

頻夜燈花願予有何喜其可喜者又心之所自知不待燈報也

草亭假寐

懷舊

夜坐

山齋疏陋每焚香旁舍聞之而齋中不甚覺蓋香隨風以流也爲四十言

寒意

臘月十三日送那塔還鄉

壬申年封州自正旦雨至元宵不止

又

春曉

幽趣十二首

讀柳子厚若爲化得身千億散上峰頭望故鄉之句有感

擬題黎簿尉梅隱用其韻

山人

八月間對月獨酌

黃義卿知郡母夫人挽章

臘中會桂堂太守勸客滿觴嘗曰怕渡野塘寒酒罷且歸又曰月掛竹梢明愛此二語借爲兩詩

云

冬大暖桃李花飛如雨已而遽寒綿裘猶薄也

北山文集 目錄



擬送傅推官吉先

酒病

砌下黃菊暮秋始開花賦此篇

十月二十三日趙守便早泛舟遊西山有詩即席和此

再和

初春五言

又七言

初夏

寒食雜興二篇

閑興

出江

綠淨軒

病後涉園

卷二十三

絕句

甲寅九月末雨至十月二十三日得晴聞是日六飛進狩諸將告捷

季天取爲人相宅過余求詩戲書二絕

別家山二絕

代答

雪中度馬公嶺二絕

范才翁惠餘曠

題黃德老西亭二絕

和李端明題曠

題大龍湫

題妙明師靜軒

蠟梅

宿長蘆寺下四絕

八月初四日謝雨采石中元詞

和樓樞密過洛陽感舊二絕

樓樞密過華山浩然有念古慕希夷之心謹用韻作二詩以箴之

陝西戲成二絕

在鳳翔有何日隨堤霜後路亂飛榆柳踏平沙之句今至堤上復用前韻

早行二絕

和江虞仲華山二絕

仙人掌

陳希夷無憂木

馬上口占三絕

九日

鴻溝

靈壁驛有方公美少卿留題戲和于壁

雨過

眼昏

勝仲少卿分惠巖桂并詩二絕用韻和之

十二月二日臘祭前一日致齋惠州呈清叟察院三絕

懷山居二首

卽事

觀橘花

禮部直舍枯竹嫩篠盡出燕雀飛來欲折以二韻記云

發風水洞

離家

道中四絕

頻夜燭花

題安仁任宰絕覽亭

十一月十三日宿東林是日小雨不見廬山戲留絕句于方丈

過大冶縣

二月十七日馬上

河池秋雨

夜坐戲書

春日

移司道中四絕

戲題堂前梅

憶故廬

寒食日

登烏奴

一絕寄家書中

骨肉聞已至廣安而連日有雨甚念之戲成絕句

二絕寄章氏女子

寄吳信叟

春晚

甲子春晴久三月晦得頻雨喜而爲二絕句

元夜二絕

益昌露雨陰月負郭皆浸騰嗣之後倉庫保全居民復業運使國博喜而賦詩輒成三絕句以報

來取

送何元英出峽三絕

出峽題舟中

忠州古井井引

卷二十四

表啓

落職宮觀桂陽監居住謝表

謝宮祠表

到封州謝表

缺題

回朝提舶啓

擬賀發解舉人啓

卷二十五

序記題跋

周易殘餘序

左氏九六編序

經史專音序

連書編序

畫記

三硯記

石花記

擬生祠記

草亭記

衆美堂記



配碑碑盃

題靈寶集後

說人面竹

卷二十六

銘贊偶頌

筆格銘并引

自贊

黎解元莊嚴觀音像見而贊之

讀金光經復成一偈并引

海濱石有根莖而生類于芝者爲此一偈并引

最樂居士云見性二字觀如戲作伽陀云并引

趙元信問近來聽小變歌曲便須熟寐此還是有所得否予戲成此偈

相識惠善提業燈戲爲頌曰

又一頌別趙使君

卷二十七

墓表祭文

記先中奉墓表始末

祭邢商佐文

卷二十八

小簡

回肇慶倅黃魁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與董柳州邦直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配白朱砂

可友亭記跋

學如不及說

硯銘

贊所傳神

函鏡如書帙號曰觀如編題其首以伽陀

臨行小頌別見春清薄二老

擬墓表係省記

又

又

與蒼梧陳蒼

回胡提舶

又

與方安撫務德

又

與董梧州去明

又

答郭教授養明

與陳總領漢卿

又

又

答袁教授

祈雨疏文

卷二十九

書簡

寄家親里

寄商佐親家

與茂先書

又

與知郡大卿

缺題

與叔倚書

與念二將仕

與邦直書

卷三十

家書

封州寄良嗣書

與德和書

寄家書

別方安撫

別方稚川

南温州普濟粥會疏文

保福法堂疏文

寄茂先祕書

又

與叔倚

與姻家

與巨濟書

與叔義書

與季誠書

又

缺題

寄叔倚

寄家書



勵謂為遠而不肯行。謂為重而不復舉。茲又人君之所宜勉也。論人材歸於恕者。非為以小人閒君子也。以小人閒君子。則難而已矣。今恐舉廢不可以世有。稷契不可以世得。與其舍近慕遠。異世而須才。曷若磨礪砥礪。觀其心術之邪正。苟不至畔道而害治。則自可量才而使。因能而任。常使效知無不及之事。力無不勝之誅。如是則所以待人材者。不其恕乎。至若倚忠為奸。盜名欺世。無能為而可以害吾之有為。託能言而有以搖吾之國是者。茲又人君之所當去也。論治道歸於平。論人材歸於恕。此所謂至當之論。可以一天下之趨向者。惜乎文帝獨不以此而要釋之也。恭惟陛下。體乾坤覆載之德。廓山藪包含之量。謂祖宗率皆疏通耳目。容納臺諫。故即位以來。加惠言事之官。雖衆智畢陳。未必有裨于萬一。而開懷屈意。舜禹不能過。持此以濟中興之業。固有餘裕。臣以愚賤之資。謬蒙器使。未知所以報厚恩者。然考之歷古。其能隨事啓沃。開陳主意者。固自有數。餘非高而誕。適足以起世主之疑。則卑而淺陋。不足以廣上之心志。故其說常翻輻而不合。區區淺陋之愚。尚庶幾于犬馬之自竭。乞憐而赦之。

採用羣言疏

又奏曰。臣竊見比者虜使造朝。人情疑慮。咸謂國家數年蟠屈待時之氣。一旦又諫甘言而自解。於是感激不平者。咸以所見抗論于上。夫論事者。言不切至。則事不可回。論事而欲其必回。則其言常多偏。偏勝之論。聽者難之。而人主或至於厭聞矣。然可否相濟。社稷之福。雷同之論。古今之患。故聖人之建功立事。專使衆智必陳。可否相反。而不欲上下說悅。雷同而相比。專使發揚宜布。慧愚而面折。不敢使其緘默。隱避。願望而腹非。惟吾守中平至當之道。裁應事機。故雖衆多之論。時有偏勝。過直者。亦一切虛心容納之。所以下有盡言之忠。上有兼收之美。而事亦無適而不當也。虜人之恨。臣子誠於骨髓。然國家士馬之氣力。財用之源流。智者當自默識而心計之。機雖不可不投。患亦不得不慮。虜乃肯開我以好言。示我以善意。我亦何辭而峻絕之乎。絕之誠易也。後日之策。計將安出。謂其揚旌電掃。問罪破竹之勢。則平時自可用之。何待絕使而後可以為乎。故專意不與虜和者。臣知陛下自可優容之。古人有言。聽者事之候也。計者存亡之機也。陛下跨馬橫槊。以有天下。虜人情偽。何待馬援言之。然後在於目中。聽言定計。當亦審矣。疎遠之臣。懷區區不自己之意。上瀆天威。惟陛下幸赦其愚。尋為貢院看詳官。五月除尚書考功員外郎。

良嗣曰。先君謂銓曹所繫。考功為繁且重。吏姦出沒。非一己所能勝。乃於視印之日。集羣吏告之曰。吾本書生。州縣間條令。猶不盡知。而況於省部。自今予奪。惟爾之聽。但已揭榜于外。有不當者。許士夫再以狀來。則窮究於爾。無貸也。既而士夫果有來者。命之坐。呼吏使前。開拆以理。士夫知不可無所恨。若吏情得。則立斷以法。如是不過德三四吏。皆褫服不敢犯。而滯淹無壅。黜陟以明。縉紳德之。

辭監察御史疏

九月。除監察御史。奏曰。臣田野寒生。造化遺物。科名甚晚。吏瑣何卑。朝廷召從遠方。置在樞屬。閱歲未再。試以郎曹。臣方夙夜省循。懼無以報稱萬分。而陛下又親擢而用之。夫六察中臺之要選也。豈臣闕其無

北山文集卷之一

宋鄭剛中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樓校梓

論治道人材疏

臣聞人主未嘗不欲求言。嘗患言之難聽。論事者未嘗不欲言之行。嘗患言之難入。漢文帝謂張釋之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人可行也。後世學者多指以過文帝。謂其不能抗志遠大。而限言者以卑少也。嗚呼。甚高之論。詎可聽哉。大不觀時。小不揆事。辯博之說。縱之於三皇五帝之上。而濟用之實。常若玉卮之無當。是果何益。文帝戒釋之未為過也。雖然。文帝何不要釋之以至當之論。而雅意欲其卑乎。此不為過。夫高之與卑。不相侔矣。高雖不可縱。卑固不可溺。天下之理。一溺於卑。則事功衰靡。流弊不勝言。其失視甚高。論者猶不覺也。人主之聽言。人臣之論事。使其上不縱為甚高。下不溺於太卑。常守至當之論。以一天下之趨向。則亦何患乎言之難聽。難入哉。故臣常謂論治道必歸於平。論人材必歸於恕。論治道歸於平者。非謂見小利。忘遠害也。見小利。忘遠害。則陋而已矣。今恐務虛名者不得成。貪奇功者多後患。與其相夸以所難。相靡而無實。曷若因時順勢。相與守吾可行之道。敦本節用。修禮正名。未起者加工。未備者加飭。常使上正而下自服。內治而外自責。如是則所以求治道者。不其平乎。至若廢紀綱而不修。蕩名節而不



狀者之宜冒處。欲責報效。宜付賢才。伏望睿慈收還誤恩。以安愚分。不允。

辭殿中侍御史疏

十一月除殿中侍御史。奏曰。臣稟資甚愚。立志良苦。比由考功郎官。蒙陛下親擢。繆參六察之職。未幾三月之久。督稽遠而無效。念忝竊以知慚。竄斥之虞。朝夕以俟。游加器使。敢復叨居。今世能方艱。事功未濟。耳目之任。殿中執法者。實共司之。願臣何人。可冒茲選。伏望收還成命。更付良士。非但公朝王論之有託。亦微臣愚分之少安。不允。

諫議和奏疏

時朝廷與虜議和。先君奏曰。臣准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節文。以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闕。兄弟宗族之故。欲屈己就和。令在廷侍從。盡諫之。臣詳思所宜。條奏來上。臣伏讀流涕。仰見陛下孝友格天。戎虜改意。事雖可喜。疑至於屈己之言。則臣之所不忍聞也。且國家南渡以來。開關險阻。寒心銷志。僅能自立。謂今日可與虜爭者。非癡則愚。又況虜遣使曰。休兵。我何辭曰。用兵。虜曰。通和。我何辭曰。立敵。虜曰。奉梓宮。母后還。我何辭曰。不欲。聽其甘言。傾其善意。少降辭氣。以就和議。勢有不可已者。然陛下詔羣臣以屈己。則臣所未詳。夫屈己之事。非一端也。前世固有奉子女者。有割土地者。有北面而稱臣者。皆上為宗社。下為生靈。不得已而為之。今國家之於金虜。土地為其所據。金縷子女為其所取。崇高之號。亦常自貶。而臣稱之。屈己至矣。不知此外。又將何如其屈也。父子之間。所本者孝。君臣之間。所本者忠。陛下欲為親屈。此孝也。安能使天下皆忘陛下而廢忠乎。上而士大夫。下而國人。乘而三軍士卒。方同心而上。戴有如虜使狂悖。過一縣。則欲使縣令拜。過一郡。則欲使郡守拜。至中都。又安有所欲。則是傳一函。紙。自北撫定而南。非通和也。人皆肯從乎。國人之情。士大夫之情也。陛下詢士大夫。則見國人之情矣。至於三軍士卒之情。亦即此而可卜。陛下倘未以為信。試呼二三大將問之。彼不至為鄙。必不奉三軍而屈膝也。士大夫之情。不得順。小則去。大則其身死而已矣。三軍之情。不得順。則事有不待臣言者。夫強敵之奉命至境。而吾軍民順從者半。不從者半。使者貽愕相顧。觸藩而返。則結讎造怨。益不淺淺。易若卑辭。報使者曰。江南雖小。要自有君。以小事大。稱臣可也。獨難行之禮。無以塞大國之責。勿辱願。則是吾之誠意。不足以感動大國。而上天終未至於悔禍。末如之何也。已。然後督將士。謹備不虞。江外塵起。則上下協心。再修甲寅之役。臣恐虜人便未罷。越長江如坦途也。雖然。臣有一焉。陛下欲謝使者。必先呼集大將。更令各與近上統制官數人。同定此議。陛下仍開心語之曰。強虜遣我以難行之禮。汝輩其許之乎。謂可許。則後日虜再封一函紙。又甚於此。計將安出。謂不可許。即有邊陲之警。孰為吾當之。彼如慷慨垂泣。各願效死。則長江之氣。已增十倍。謝使者何憚。臣不敢遠引前代。鋪敘為可觀之文。直以存亡禍福之憂。係於今日者。為陛下言其梗槩。愚陋不足以奉承明詔。臣罪當萬死。

再諫議和疏

又奏曰。臣竊聞虜使就館。朝廷差官。同王倫等計議。衆論皆謂朝廷審處適中。必無過舉。和議之事。次第

可成。此至幸也。然衆皆知和議之可成。而不知垂成之事。亦復可敗。要須有道以濟之。何則。虜所出於平易。其事必成。虜所出於甚難。其事必敗。事之成也。謀畫可以繼進。事之敗也。智者無以善其後。此幾微禍福之原。不可差以毫釐者。陛下應之。可不審乎。有如虜求我以甚難。則和議之敗。蓋有兩端。其一。激怒於虜人也。二則激怒於國中也。有一于此。非但和議之不成。蓋亦產禍之甚速。臣請試言其略。朝廷若曰。虜不可從。必峻辭而拒之。虜必曰。稱臣者汝也。請和者汝也。致我使往來者汝也。今遠去爾。是我不能給汝。而汝復無信也。其激怒將如何。和議當自是敗矣。朝廷若曰。虜不可遠。悉俛首聽之。國中必曰。是無中夏也。是棄君尊也。是忘宗廟也。雖有防川之力。恐不能防人之口。其激怒又如何。和議亦敗矣。為今日計者。必當以適中之論。調護其間。其從之也。不使激怒於國中。其有可辭也。不使激怒於口。周旋曲折。以就其事。如是則和議可成矣。雖然。適中之舉。要在勿速。有如未就。益擇善議論之士。熟為使者開陳道理。使其心解意悅。共釋兩平之道。守而行之。仍曉然令內外通知。勿使下有憂疑之意。如是則事無不濟。漢韓安國有言。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備聞咸平二年。章聖皇帝謂曹彬曰。北鄙終成和好。此事須朕屈節。為天下蒼生。然又須執綱紀。存大體。即為久遠之利。陛下欲謀事就祖。其法章聖之意而已矣。鄧支求侍子。漢議道谷吉送至庭。貢禹持不可。曰。春秋之義。許戎狄者不一而足。先儒謂節制之。不求稱其欲也。陛下欲占古語。其合春秋之義而已矣。陛下孝友之心。感天地而動金石。微臣區區之意。惟恐朝廷行之失當。有害成議。其數以和議為言者。乃所以欲和議之成也。陛下恕其愚否。

三諫議和疏

又奏曰。臣竊見講和之事。初則士大夫以為憂。中則民庶以為憂。今則將帥以為憂。士大夫見朝廷審處適中。未有失策。方朝夕為陛下同心謀慮。共圖善後之計。初以為憂。而今少定。民庶則視士大夫為舒卷者也。見士大夫之情稍安於前。故其憂亦緩而未迫。聞之道路。獨將帥之憂。洶洶如風濤。爾朝廷但知今日某人入館議事。明日某人入內奏稟。而不知士卒切切之言。日益憤激。此其為患。不可不慮也。蓋陛下開關之初。收拾西北流離之士。拔為將帥。分置軍旅。相倚為安危者。踰十年矣。曰。虜騎入邊。詔使守禦者。諸將也。曰。盜賊據險。詔使招捕者。諸將也。諸將願雖未能有大功名。自見。然其所以事陛下者。甚久且勤。今陛下一旦欲成和議。虜使在館。曾未與諸將道其曲折。寧不使其疑且憂歟。安知其不深思自念曰。我輩平時不能相與展力。今乃使君父至於屈己降氣。則懷厚恩而感激者。必至於自慙。又安知其不相與語曰。和議既成。我輩自是當漸無用。而朝廷自是漸至於相忘。則防後患而危疑者。必至於自恐。使諸將懸且恐。其終不為朝廷憂者。無是理也。臣愚謂此後。當選擇大臣。別作措畫。以繫諸將之心。目今且當分遣官吏。察宜詔旨。以慰諸將之意。繫諸將之心。則和議成與不成。皆不相妨。但少俟虜使北去之後。議之未晚。臣未敢進其說也。至於慰諸將之意。則勢有不可緩者。陛下誠即日遣人分詣諸屯。諭以至意。使知朝廷施設。皆無過當。事成則與汝等強兵積粟。漸為進守之計。不成則與汝等勒旅陳師。圖為後日之舉。雖成否未知。真偽相半。然皆不舍汝以圖功也。如是則將帥安而羣論息。人情通而和議固矣。傳曰。高鳥



盡良弓藏今日豈陛下藏弓時乎。愚瞽之計。願陛下即施行之。勿以為疑也。

四諫議和疏

又奏曰。臣累具奏。稟請和事。惟在審處中道。務令可行。陛下亦頗採納其說。謂北使今已在館。足可商議。臣不勝幸甚。今者如聞虜書。未肯分付。意欲陛下實行臣事之禮。拜而奉之。臣實駭懼。且今日之事。或從或違。各有大害。惟於從違之間。求得中道。乃可施行。然而不可急也。臣冒死畢其說。惟陛下留神省察。臣聞齊楚交善之圖也。秦欲伐楚。先使張儀給楚。約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之絕齊。楚王大悅。羣臣畢賀。獨陳軫不賀。楚王曰。不煩一兵。不傷一人。得地六百里。子獨不賀。何也。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矣。且先出地。後絕齊。秦計必勿為也。先絕齊。後賣地。必受欺於張儀矣。楚王不聽。使勇士賈齊。王絕之。使將軍受地於秦。張儀指謂楚使曰。從某至某。可六里。楚之君臣始大悔。今日講和之事。臣竊謂類此。而又甚焉者。夫不因謀慮。不勞師旅。而虜欲復故地。還梓宮。歸母兄。反宗族。是其所以許我者。何止商於六百里耶。秦欲使楚絕齊。虜欲使我受詔。使楚絕齊。不過孤其旁援而已。使我受詔。是欲伐吾之本根也。墮其計而孤旁援。為禍猶淺。墮其計而伐本根。禍無乃深乎。此不可不察也。雖然。用陳軫之計。則必使秦先出地。後絕齊。然而秦不肯也。今使虜復故地。還梓宮。歸母兄。反宗族。而後奉詔。則虜亦不肯矣。軫恐後賣地受張儀之欺。則我豈不憂後求五事為虜所給乎。道理分明如此。則講和之事。自當絕之。然而上之百執。下之國人。皆紆回曲折。共為陛下圖善後之策。而不欲絕之者。古語有云。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今日之事。正可以為疑也。陛下孝友之性。動天地而感金石。釀酒奉觴。日欲上長樂之壽。故臣子亦不敢專言其害。止欲陛下以為疑。而少嘗之爾。何則。虜見吾今日朝廷氣力稍強。號令漸一。以地勢言之。則又據長江而塞襄漢。彼與其涉遠勞師。而容有後害。曷若設謀用計。而制其十全。此其智慮不淺。然萬有一焉者。彼或戎狄相攻。族類內潰。欲有中。而患力之不足。欲平。而忿之無從。則革意回心。事有不可知者。此正疑則少嘗之時也。少嘗之道。當如何。亦曰。推我誠心。傾其善意。汝封一函。紙來。吾謹待爾使。欽聽爾言。可從則致禮以答之。不則修辭以謝之。執紀綱。存大體。如是乃可。今虜使就館。雖數日。必欲屈陛下為自古帝王所不行之禮。此豈爾之講和哉。是其心非但欲使楚屬齊。而自絕也。然亦猶賈操奇貨於市。知人欲之。則予價愈多。而愈不肯售。願陛下少回天意。更賜從容。命大臣於從違兩者之間。求一可行之道。與北使再三商量。庶幾協濟講和之議。陛下不可專見可從之利。而忘其害。事苟失策。非但楚受六百里之欺。為天下後世笑而已。幾微之禍。有不可測者。仰惟哀憐臣子之心。而俯聽之。臣不勝懇祈之切。

議和不屈疏

奏曰。臣昨日與臺諫連書入奏。乞令王倫等。盡力取虜書納入。方為今日兩全之策。如聞聖意允許。不勝幸甚。然臣有一言。更須控陳。惟陛下哀憐聽之。所謂取虜書者。但欲為虜使作道地爾。恐書至而我不屈。則虜或以為未滿。故欲取而納入。今日納入。明日見使者。或書與使者借入。置使者幕中。大臣授書入之。

陛下徐出見使者。如是則不屈。非彼所知也。是謂兩全之策。至於陛下聖躬。則雖書入而不可屈也。聖人有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隱微之中。天下所同見。陛下勿謂禁密之中。可以潛行。天日之表。可以暗屈。一人知之。什百人言之。四方萬里皆傳矣。或謂臣曰。陛下為親屈。傳之天下。何害。臣應之曰。親歸地得。播告中外。布禮以謝大國之惠。天下不敢議。正恐親未必歸。地未必得。徒取天下後世笑爾。又或謂臣曰。彼謂而我信之。有如負約。則曲為在彼。於我無愧。是又不然。墮其計。則解體喪氣。精銳銷。何所不有。又或謂臣曰。虜非前日比。謀亦何用。若者悔禍。事可知。臣又應之曰。用謀者。戎虜之常情。革意者。古今之萬一。立國之道。以守常為正。而不可以僥倖為心。大抵破人之國。奪人土地者。未嘗不慮其再興也。若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則吳君臣所以慮越者如何。曰。汝忘會稽之恥耶。則越君臣所以念吳者如何。非特是也。秦晉破荆。後與荆人和。荆乃起為秦敵。又破魏矣。後與魏人和。魏乃起為秦敵。故秦之謀臣。痛謂其主。謂其不早成業者。良由不絕滅荆魏。而使其得以收亡國。聚散民。而再立宗社也。然則堅敵之待殘國。其心忍矣。故傳載其語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隣。禍乃不存。由是觀之。戎虜之情。真可畏哉。若乃陛下孝友格天。祖宗德澤在人。強敵改心。事隨世變。於理不可謂之無獨不可全信之爾。一書遠來。未見端的。天子屈帝尊而受之。無乃信之全乎。陛下為親而意切。天下念君而心危矣。臣又得之王倫。謂虜後日有南北。縹縹之請。此尤不可之大者。一言許之。後不可爽。今日奉詔之事。乃是和議之初。未嘗遽慮。但作悠悠之語。不思事至之時。遂至無畫。今若又以此事許其後日。則今雖平和。後復難處。惟陛下稍回聖心。思慮後日。祖宗基業不全矣。民力窮矣。人心危矣。更令失計。悔將如何。伏望憫臣懇懇。察臣疏淺。但見人情物論。有不允當。故盡取以告陛下。使陛下初不過聽。置臣言責之地。則臣豈敢越職犯分。累冒天威哉。臣不勝懇祈之至。

缺題

奏曰。臣聞自下。則上。非全身之謀。再三而潰。非得已之計。竭陳愚悃。仰冒帝尊。臣比緣使事。條陳利害。數千百言。大要欲得和議。不敗。天子不屈而已。昨與臺諫。乞令專委王倫。取虜書納入。陛下念祖宗存大體之訓。畏古人犯衆怒之言。俯從其計。事以獲濟。不勝幸甚。然臣尚有私憂者。敢因事濟之初。妄獻預謀之策。南北羈縻之請。臣所憂也。果有是邪。其不然邪。今或不正其始。則他日從違無策。利害益深矣。臣料陛下且夕。必再見使者。與之計議。大抵虜有所欲。事難之於初。不可悔之於後。難於初。彼自見理而止。悔於後。彼固得以歸曲也。如聞朝廷。亦嘗扣問驛客。所有羈縻之人。欲於何時交付。臣謂審之是也。問其時則非矣。要當為虜言。如某等人可還。某等人不可得。開言創意。宜懷遠圖。勿謂事未至而禮云也。且如今來許我者。事事皆得。籍兵之虜。而可遣乎。臣請備論之。通和之後。其割以還我者。必止是空地。無府庫也。無蓄聚也。無大姓豪民也。梗莽丘墟之閒。所留者。老病孤弱。豈復有強壯可戰鬪之人。郡縣既開。東南虛。籍兵之虜。平時倚以為用者。一旦舉而還之。則衆心解散。不待立六國後。而人各指其故鄉矣。不可念哉。和議既成。萬端借起。凡有措畫。便當為經久之計。不可僥倖而苟就也。說者謂數年卑屈。所哀自請。迨



敵國專使來臨。許以通好。豈容輕失其意。他時虜遣萬騎臨江。人情駭懼。吾內顧財用。自知不足。外督將士。或恐難用。則事亦可虞。此陛下之所慮也。紀綱散矣。士馬空矣。衣食竭矣。得宗族而復不能保。得土地而復不能定。大河之南。藩籬蕩然。如失元氣之人。忽忽待盡。此臣子之所慮也。陛下之所慮。能作而起之。豈不在我。臣子之所慮。苟至其時。則無策矣。審量輕重。願久圖遠。惟聖心加察焉。臣聞爵祿者。勸世之具也。陛下操爵祿而欲有為。何所不可。然羣言交入。衆智紛然。好謀能離。此而史獨稱於漢祖。蓋事方危疑。圖論未定。必有揣摩傳會之士。投隙而進。其心雖止欲獲取陛下之爵祿。而不知禍毒可流於天下。惟陛下禁其萌焉。蓋諫天子以爲耳目。臣愚陋不足以當陛下視聽之責。斷不敢導吾君以姦聲惡色也。感激言狂。至於流涕。冒瀆天威。罪在不赦。

申救胡銓疏

奏曰。臣竊聞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書論使事。其言狂悖。力詆大臣。聖恩寬容。聞止除名。送昭州編置。可謂父母之矣。然臣區區尙欲一言者。非謂銓無罪也。臣獨以陛下南渡以來。未嘗拘顯忌諱。逐一言者。豈不以時方艱難。事功未濟。與其罪狂夫而容有後悔。曷若并包並受。以天下之言。故內懷一槩者。雖伸吭感激。怨吞天地。陛下率聽而納之。如是者有年矣。今也豈不能容一胡銓。以增盛德之光乎。重念銓一介書生。坐無思慮。但聞乘論洶洶。不知使事曲折。原其用意。亦爲愛君。銓本貫吉州。孝老母于此。銓竄遠去。母將倚依。陛下方孝友格天。欲成和議。若置銓於度之內。使其子母相保。不至狼狽。誠莫大之恩也。臣不勝禱祈之至。冒犯天威。罪當萬死。

勸施庭臣疏

奏曰。臣聞人主褒功賞善。不及於邪佞。人臣持說論事。戒在於反覆。臣伏見新除起居郎施庭臣。比緣抗章陳事。陛下初自監察御史。起運南糧。物情大駭。立朝有議之士。聞其姓名者。皆掩鼻唾之。臣以備員殿中。欲論數其短。迹實有據。豈是時國事計議未決。不欲棄瀆天聽。故嗾而不敢吐。今和議以定。羣議咸平。而庭臣又別有差除。臣固不得不言矣。和議國之大事。所見異同。計謀相抵。皆不審其爲正。今庭臣之得罪於公論者。爲其反覆也。庭臣初語人曰。吾持講和之論。獨與句龍如淵同。且如淵之論使事。陛下所知也。其說大率欲得和議。不至於敗。天子不至於屈。就從遠兩者之閒。平允成之。此如淵之論也。亦盡諫之論也。亦朝廷侍從百執事之論也。故陛下采而用之。卒以有濟。若庭臣之論。其告陛下者。不可得而知也。其語人者。則不復更存綱紀。不須更有商議。必令兵民投降。天子屈體而已。是安得與如淵等議論爲同乎。然其初則宣言與如淵同者。蓋幸臺諫之說勝。則彼未爲異故也。今來忽自立說。則無所不至。指金人爲中原湯武。嗚呼。不知指誰爲桀紂耶。以致詆誚上下。成棄繯稱。慨然有自任天下之意。何其欲重誤蒼生歟。徒以虜書未入。人情憂感。又竊意陛下厭羣言之交迫。慮和議之或失。故持傳會之說。於危疑急迫之際。試一嘗之。有如投合。則市道之態。不過欲與沈該輩取陛下之官職而已。供職之後。自知不爲公論所容。先探聞詞頭美惡。對客議論。又輒變改。巧情點狀。日益以甚。夫和議之不可失。雖三尺童子知

之。陛下受和之初。所進用之人。宜得端詳靜審。有謀慮之士。爲國家外修和好。內爲自立之計。然後天下不至於疑。他日施爲。必皆聽命。今若所用如此。則鮮廉寡恥者。漸以累集。邪佞小人。皆懷諂順之心。事不使天下反以和議爲疑乎。陛下收拾俊彥。圖濟艱難。其布在朝廷者。亦須外允公議。今使庭臣入侍殿陛。瞻望清光。出則士大夫惡之。道路指之。重爲朝廷之羞矣。伏望聖斷。罷黜庭臣。以快輿論。臣不勝區區之心。

又勸施庭臣疏

又奏曰。臣初四日會勸奏施庭臣論事反覆。乞賜罷黜。新除起居郎指揮。臣俯伏待命。未蒙施行。不勝疑懼。臣伏仰陛下。孝友格天。和議允濟。聖意必謂更取庭臣。豈進擢之。則可以勸率臣下。固和議於永久。臣謂庭臣不黜。則講和之意不明。適足以起天下之疑而已。何則。講和之議。出於天意。斷自聖心。國論之決。久矣。北使入境。百執事朝夕之所講究者。止爲屈與不屈。非爲和與不和也。庭臣何得於議論屈己之時。力陳不和之害。以速君父之拜乎。使其在靖康時。臣知其爲徐乘哲王時雍矣。且不和之害。何獨庭臣知之。臣子未嘗不以其言爲言也。但庭臣則置屈己之害而不言。操市道之姦。於危疑急迫之際。專以敗和之害。搖動陛下之心。迎合陛下之意。茲豈憂國之人哉。陛下見而悅之。傳於天下。人且疑之曰。存綱紀者。朝廷未以爲信。務順從者。朝廷獨厚其賞。通和之後。得無可憂。何天子寵諛臣以勸臣下歟。臣故曰。庭臣不黜。則講和之意不明。適足以起天下之疑者此也。使庭臣而有憂國之策。獨不可從容一二日。俟禮文允當。磨書納入。徐爲陛下陳之乎。且屈己一事。乃左右大夫國人皆曰不可者。萬目注觀。羣心憤激。如防積水於危隄之內。一穴而出。其勢不靖。今庭臣之疏。聞其有將帥不足畏。兵民不足恤之語。真有是乎。此非教陛下以涉春冰。取朽索之道也。有如宸意難回。此言可入。則毒流天下矣。賴陛下采聽羣言。舉行中道。帝尊不屈。國事自定。得百辟之心。得六軍之心。得萬姓之心。得隣國使者之心。實不因庭臣之計而至也。嗚呼。官爵稱世之具。陛下持以賞穿窬。何耶。聖王之法。誅人必以其意。庭臣於羣言逆耳之時。進傳會揣摩之說。意可誅矣。矧其持論反覆。自叛自合。一日數變。其爲侍御史也。自知不安。則供職之後。託官長以爲辭。其得左史也。自知不爲衆論所容。則省到門。獨出看謁。作妾婦自明之態。爲人如是。而可以觀殿陛。通清光乎。陛下初雖悅之。事定理明。今可以見其奸矣。臣嘗謂元帝御樓船。未定。便有沈舟之患。然諫者爲宗廟社稷之計。不得不切。張猛徐陳。安危之理。則帝亦責成而聽之矣。試使元帝不說之時。張猛之言未進。薛廣德免冠。冠未起。或有一人從旁刺缸而前曰。橋有虎。必毋往。請登舟以濟。彼元帝亦何爲而不說也。但書之史冊。傳之後世。不知肯爲刺缸者爲賢乎。前日陛下念親欲屈。將輕其身。此欲乘危之時也。羣臣持不可。則欲陛下之從橋也。舉行中道。則元帝感諫者之言而自悟也。庭臣乃從旁刺缸而請者。陛下蓋亦察其爲人乎。投之遐陬。未爲過典。寢其除命。大是寬恩。願乘得士之昌。永遠佞人之殆。臣不勝犬馬之恩。

三勸庭臣疏



又奏曰。兩具奏勅施庭臣。苟合希進。論事反覆。乞行罷黜。聖意保全。向此寬貸。臣實疑懼。若庭臣論事情狀。臣於兩奏中言之盡矣。不復敢陳。但庭臣初除侍御史。給事中。傲然就職。後讀沈該之章。怨恨言者。始託官長為辭。而求罷。遂除起居郎。臺章論之。傲然不顧。受劄之後。偏走人門。知不為衆論所容。復杜門而辭免。則庭臣之為人。無廉恥極矣。十手爭指。萬口同非。臣為執法之官。而使螟蛉在於朝行。鳥雀遊於殿陛。臣亦胡顏以事。三陳懇扣之章。屢犯尊嚴之怒。必期竄逐。以允師言。

自劾奏疏

奏曰。臣聞臣之事君。貴在不欺。子之事父。可以情懇。雖雷霆之怒。敢陳蟻蟻之私。臣比緣北使在館。計議不決。於十二月二十三日。與御史中丞句龍如淵。右諫議大夫李誼。連名入奏。乞於二十四日同赴都堂。見宰執商議。聖旨許之。緣當日所議未盡。復連奏乞二十五日再赴都堂。聖旨許之。議定。理須躬稟聖訓。復連奏乞二十六日合班上殿。聖旨又許之。忽於二十五日晚。宣押句龍如淵。李誼。赴內殿。奏稟。而臣不與也。臣憂懼惶惑。不知所處。即欲闔門待罪。而國事未定。人情不安。小已之私。豈敢輒布。今也使事已定。事難交孚。臣可懇以祈陛下矣。臣聞臺諫之官。天子以為耳目。蓋所親信而不疑者也。官有小大。而受責則同。陛下呼臺諫議事。而臣獨不與。必臣於和議之計。有不可與聞者。其為耳目也。疏矣。禍福之幾。係於使事。計謀不臧。繆以千里。陛下呼臺諫議事。而臣獨不與。必臣於和議之計。而不能宜力者。其為耳目也。廢矣。居陛下耳目之任。既疏且廢。雖聖庭包容。未加誅竄。而臣負此二罪。豈得自安。陛下方收拾俊彥。圖濟艱難。必得有氣節之人。聚之朝廷。然後他日可責以事功之效。使臣僥倖誤恩。但知苟祿。則陛下亦何所用之人。不勅臣。臣當自劾。伏望聖慈。罷臣殿中侍御史職事。特賜贖資。庶協公議。

懇留會開疏

奏曰。臣竊得於傳聞。曾開罷禮部侍郎。衆論疑惑。開之所坐。臣未得而詳也。然聖恩從來優禮侍從。未嘗輕有罷黜。雖言章論數其短者。猶委曲保全其去。此開之罷。所以人不能無疑。每見人稱開厚重實實。有文采。論今日朝廷人物者。必指為善類。宜無顯過。得罪於清議也。或謂止緣近日議論使事。略有異同。遂至抵牾。獨臣以謂不然。陛下聖度如天。物物並受。數降詔旨。謂今此通和之事。無非審處中道。務令經久可行。固嘗許羣臣條奏利害。一二來上。陛下之心。可謂酌人情而濟世者。則開也。雖有大同小異之見。吾君父事不諒其心乎。謂緣論使事而罷者。非也。求其所以致罷者。而勿得。無乃開慮太甚。有至妄發狂警之言。聖意初而不能容者。則開之罷。疑或出於此也。臣數日前書上疏。乞罷柳約。召命未聞施行。夫約之為人。陛下當自知之。事重責重。而求其薦。事路真官。而問其術。姦淫之事。又詳於孫悟之妹。其素行不待臣暴章而後露也。然如約者。陛下猶欲拔而用之。則如開者。豈不能容忍而留之乎。約之來。陛下雖未必待從之。開之去。陛下雖未必終忘之。但朝路見一會開去。一柳約來。進退人材。似有可疑。此衆論之所以惑也。一會開去。便未損於朝廷。恐如開者。又或去焉。則有損矣。一柳約來。便未累於朝廷。恐如約者。又

或至焉。則為累矣。聖人虛心屈己。禁萌於甚微。而防患於甚久。方今虜使遠來。計議未定。愛君憂國之人。心魂夜悸。謂禍福之幾。皆在乎此。是雖衆智交陳。羣策並入。原其用心。皆為區區。正當容納。各領其意。他日事成。使論事者自懷無遠見之羞。脫或不咸。陛下回思言者。不至有悔。如是可矣。況陛下南渡以來。聖德日躋。略無過舉。如前日胡銓上書狂悖。削吏瑣而投荒。宜矣。然猶從大臣之請。俯加原貸。則開之罷。臣誠有望於聖恩焉。武帝初不能堪汲黯之言。其後則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故卒優容之。此臣所以懇祈於天聽也。臺諫。天子以為耳目。下有公論。而不上聞。則是耳目失其所司也。臣忍為是哉。縷縷之言。期以報陛下而已矣。上瀆天威。罪當萬死。

修纂屬籍總要疏

時修纂屬籍總要。先君奏曰。臣契勘紹興五年內。宗正寺丞孫緯等修纂祖宗仙源慶系屬籍總要。共二本。一本進入。一本崇奉在寺。其書以太祖皇帝為一總。太宗皇帝為一總。秦王為一總。又以母氏始生宗婦宗女宮院官爵壽考賜諡各為一條。分類成書。書成被旨。候及二三年。再行接續。紹興八年十一月內。宗正少卿張鈞以元降聖旨。申請條纂。臣見與寺丞陳確等參照施行。外緣三京宗司報到事迹名件。與舊籍有抵牾。謂如某人舊書若干子。今所報狀或多寡之不同。某人舊書係某位下。今所報狀或生出之不同。此類不一。謂舊書信也。則孫緯所編。初有得於傳聞者。謂舊書誤也。則今報所責。未必皆其親的所供。未敢便以報狀為信。輒廢舊書。臣等今將諸司所報。詳加考訂。除與舊書並無增減交互者。即不再行開具。外其有增減交互去處。兩書並用小字注入。庶幾新舊俱存。前後可考。更二三年。真偽復互見矣。如當聖意。乞將孫緯等前來進本。降下本司。以憑修注施行。候畢日再行呈進。庶幾仰稱陛下惇宗厚本之意。二月與方庭實兩易為秘書少監。先君喜曰。吾好古之心。惟日不足。今得平生未見之書而讀之。一何幸也。侵疆既歸。上遣樞密樓公昭出諭京陝。四月。命先君以本職為參謀轉宣教郎。行府所至。選將帥。隸軍馬訪疾苦。經用度。以至表揚忠義。振卸隱孤。先君之畫為多。其所撰文字。有請除罪籍奏曰。臣檢會今年正月五日。敕書內一項。新復州縣見停廢文武官將校公吏。未經甄敘人。並許赴所在自陳保明。以聞。當議時與甄敘。臣竊詳劉豫僭竊。逆天悖道。謂之有功者。實助豫為虐之人。謂之有罪者。未必真坐累也。今豫所錄者。朝廷包含混貸。捐其舊惡。豫所斥者。朝廷從而棄之。可乎。方使無辜抱恨之人。伸吭自訴。有司錮錄原減。論如常程。則是朝廷尚為偽齊行法也。臣愚欲乞應新復州縣官吏軍民被罪。有文字照驗者。並不理。遺闕減降未經敘復者。即依本等敘復。內有元因劉豫補受。復為劉豫廢奪者。永不在甄敘之限。庶幾罪功兩平。衆論惟允。又請放王樞等奏曰。臣准今年六月四日。尚書省備坐環慶路。經略安撫使趙彬奏。逐處申到西賊出沒事。奉聖旨。令臣相度措置。務要彼此情通。各獲安帖。仍詳具開奏者。臣契勘李世輔捉到西夏招撫使王樞。見在四川宣撫司收管看養。并據趙彬申到前後捉獲西夏國一百九十四人。送那州州慶揚府等處羈管。臣相度關陝初復。正與夏國為隣。欲令將帥通書。恐計議未必周盡。而於國體有傷。而而不問。則彼此疑礙。莫之肯先。情亦無自而通矣。兼前項人留之無益于事。遠之則感恩



荷德更相告諭。理或有補。臣愚欲望聖慈。將王權并趙彬。管一百九十四人。許臣呼至行府。轉勞。放還夏國。不惟使我狄有威。實可以示朝廷廣大之意。如蒙允許。乞作睿旨行下。

重監司郡守疏

奏曰。臣聞內外之臣。共持法度。今雖未治。積久必安。內外之臣。共懷苟且。今雖少安。積久必亂。監司郡守。朝廷委以治外者也。今付授之際。曾不審擇。出而為政。率多苟且之人。臣頃於州縣。見大而獄訟。小而筭庫。奸廉不法。庸懦昏老者。在處有之。而監司郡守。熟視不顧。以不接治為長者。以能容忍為得體。百姓號呼怨詈。以日為歲。作過小吏。方偃然自安。朝廷幸而廉得一人。時有竄謫。大率去不過二三程。州郡又復容庇。於所在私結過稅。請賜公事。愈更擾人。究其原。皆初不審擇。監司郡守之過。而又屬吏犯法。朝廷未嘗問所屬。以容庇之罪。彼苟且者。謂吾終更之日。能幾何時。何用拂人情而飲怨。故坐閱吏奸。漫不加省。嗚呼。為陛下赤子者何事哉。臣願陛下。使先重監司郡守之選。無狀者勿以輕授。次嚴監司之法。容庇者輒坐之。圖積久之安。去苟且之弊。天下治矣。

良嗣曰。先君自當責。抗論無難。排擊邪佞。不去不休。權臣秦檜。嘗有以喻意。輒以理卻之。

除宗正少卿疏

九年正月。除宗正少卿。奏曰。臣自幼讀書。惟務行己。晚而筮仕。但知愛君。至於智慮暗愚。材力綿薄。則叨冒器使之初。盡懇祈於陛下矣。然臣待罪殿中。今歲兩月。凡所論奏。悉荷包容。有可施行。即蒙采聽。此臣所以昕夕自警。願效萬一。而適當多事之日。略無展力之勤。陛下使居耳目之任。而下情不以上聞。使居風憲之地。而奸佞不能力去。則是陛下所以待臣者。不啻天地父母。而臣之所以圖報者。可謂孤神明而負寸心矣。按其亡狀。付之司敗。臣亦流涕而知恩。若猶憐之。俾從補外之職。臣尤刻骨而懷感。屬籍亞卿。地清職峻。厚願以處。臣亦何安。伏望聖慈。收還成命。與一在外。合入官廟。差遣。庶安愚分。不允。

請褒贈李結疏

請褒贈李結。奏曰。臣訪聞故文林郎前原州彭楊縣令李結。建炎四年。原州陷沒。移治界上。偽彭楊令執以獻虜。虜三子官。三辭。其後指為歸附。轉儒林郎。結持膝自言曰。初因捕獲。不敢受歸附之賞。封還之。刻麟聞其名。委京兆府以禮津致。終拒勿起。臣入陝西。或謂結無恙。下原州訪之。則結於今年六月已死。遺孤尚幼。生理蕭然。志節分明。乘所嗟憫。伏望聖慈。將結特賜褒贈。錄用其後。庶幾存沒感恩。尚知忠義之有報也。

褒進三老疏

又請褒進三老人。奏曰。臣初入陝西。即訪問高行之士。有奉議郎前原州通判米瑛。朝請郎前知隴州劉化源。奉議郎前簽書博州判官龐公事劉長壽。士民衆口一辭。謂瑛當廢齊亂常。瑛爭進之日。杜門謝病。終不受汙。關陝之人。見瑛則知有朝廷。今雖重難能道之。化源守隴。孤城既陷。虜守視之不得死。驅入河北。鬻蔬東。隆慶十年。卒不屈辱。以歸。長壽當逆。瑛窮究之日。書致書備陳祖宗德澤。勸其轉禍為福。

豫怒。毀除告牒。囚之百日。後復起之。以官長。罷堅臥自若也。三人皆本貫隴州。業儒登科。亂離以來。糠豆不贖。而高風善行。藹然有聞。臣於本州津致前來。親加勞問。而瑛苦風痹。右足幾廢。化源等已老。步履亦艱難。雖作聖旨行下。發赴行在。緣以老病。各不能就道。伏望聖慈。憐其陷沒之久。察其志節之高。特與除宮觀差遣。仍進官一二等。償其閑廢之日。使瑛等優游祠祿。為鄉曲門戶之榮。實聖朝激勸風俗之道也。

十一月除權尚書禮部侍郎轉通直郎

奏曰。臣因願餘生。奇孤弱植。脫身下吏。闕迹周行。蒙陛下獎擢之恩。已非一日。展力從事者。亦屢試矣。迄無片善。可效萬分。未從司敗之誅。繆竊道山之祿。茲復叨冒。人其謂何。又況宗伯之司。國之所重。貳卿之。其選甚高。法從清聯。朝廷所以命士。非若庶工之冗。容可以一介充也。側聽以行之命。實懷非處之憂。冀鴻慈俯從。愚悃。收還恩寵。以副公言。不允。尋蒙詳定。一司勅令。十年九月。以年勞轉奉議郎。遇明堂恩。封榮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十二月。除試尚書禮部侍郎。奏曰。臣學識荒疏。人材猥下。攝官宗伯。誤蒙器使之恩。而黽勉周旋。寸長不效。已知職分。更俾即真。不懇祈君父而求避焉。則公朝銓擇之鑒。臣實累之也。伏望聖慈。收還成命。別選通才。庶幾可以佐官長之討論。措禮文於隆盛。不允。蒙權尚書刑部侍郎。十一月。除實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奏曰。臣竊以侍郎分曹治事。其選高矣。而密承上旨者。其職為尤重。階官辨秩為等。品已貴矣。而陞華內閣者。其資為甚崇。兼以付之。則朝廷委用之意。蓋自可見。而臣稟資。下賦性愚蒙。估恃已無。雖有一意事君之願。而筋力向衰。實懷十駕難及之憂。冒昧以居。僭尤將至。伏望聖慈。收還成命。別付時髦。外種師言。下安愚分。不允。

良嗣曰。先君既為侍從。獻可替否。薦賢舉能。凡所見聞。有關朝廷利害。天下休戚者。無鉅細皆以告于君相。或不著於文字。則人所不知也。

定謀齊力疏

又奏曰。臣聞中國之治。有盛衰。夷狄之勢。有強弱。執權應變。因時制宜。此聖人撫中國。御夷狄之道也。伏自夏五月。封疆之臣。以敗盟之警。聞陛下惻然傷。知曲直之有在。爰戒師律。奉天威。克獲之書。以日來上。制宜應變之道。誠得之矣。夫以虜人輕視中國。無謀妄動。宜其一跌塗地。盡斃犬羊。而不返。然猶能收拾餘衆。欺有大河之民者。無他。蓋去年修邊地之好。今年報敗盟之警。長驅之馬。觸盛夏而甘。賜死。願吾猝遽之閒。謀既不得。素定。諸將之戰力。亦未能齊一。此宜渠會之誅。尚以頃刻淹也。雖然。今茲中冬。歲之杪日無幾。朝廷所以為來年計者。豈亦蚤正而先定乎。中國之盛衰。比前日自可見。夷狄之強弱。比前日自可料。願陛下乘萬寶亨昌之始。即乾剛運動之初。開廓規模。沈潛機算。與二三大臣。預為來歲待敵之實。動靜戰守。皆使謀素定。而力齊一。則中興之功。成於此矣。謀之素定。在朝廷。力之齊一。在將帥。但朝廷之謀素定。則將帥之力自然齊一。側聞太祖皇帝。兵不過十萬。而平定四海。指麾如意者。用素定齊一之道也。臣不勝區區願望之切。又為宰相言曰。邊事平日不敢輒論。今日亦不得不論。數日傳聞。虜嘗以數十騎。離離以數百騎。今則聚合肥之北。傳者信則朝廷須極力料理。不可緩也。且雷仲輩退壽春而南。



是欲據淮受敵也。敵濟渡而吾處其南岸，非縱敵乎？縱敵合肥之北，則長淮已為平地。廬州豈能守？長江舟楫之區，虜更得之，勢難遏矣。或謂虜鋒不可觸，稍延之深入，然後依江擊之，可以得志。某謂今日之事，當論成否，敵臨淮而吾將帥信能合力擊之，善固無以加。否則他時大江之南，猶今日長淮之南也。長淮之南不能戰，而必曰江南可戰，愚之所不論也。且力戰於淮之南，而敵猶未已，則長江之戰，自可圖也。今必欲不援淮南，而須其至江，此何理哉？今日之計，張俊渡江，與劉錡合軍而進，為上策。若俊未渡，分精兵萬人，暫聽劉錡使換，仍督錡進保廬州，此為中策。若護遣一軍，以援劉錡為名，願望而進，節制不一，定無成功。仍更須督岳飛下上流之師，詔世忠分精兵之騎，更為犄角，乃為盡善。

韓世忠、張俊、岳飛，各以宜撫使久握兵于外，上一日命為樞臣，而收其權。先君為宰相，言曰：竊見降制除三宜撫為樞密副使，以其兵歸樞密院，合朝廷中外之勢，通諸帥彼我之心。凡前日天下以為憂，以為難者，一旦變為平易安強之道。廟堂之上，聲色如故。三大帥惟恐奉上兵籍之不允，一何盛也。雖然利害得失，常對倚而不廢。遇事更變，則激發而復起。就其利不忘其害，見其得意憂其失，而後可以大有為。伏願相公周思熟計，益善其後。其試以所見條列于左方。沿邊州縣，倚兵為安，比自淮甸蹂躪之後，人情往往憂危。大帥又舍之而去，給罷之初，傳聞或失實，遠地何知一家狼顧，餘皆相和而驚矣。俾知本末，不可無告諭之文。三宜撫之兵，紀律不同，平日分而用之，各安其所。他日合而用之，固有以更屯易帥為便者，亦有顧慮念舊而不能忘者。安撫人心，當有混一之道。三宜撫所分之地，平日有警，使各任責。今既只是統制，將官在外，有如慮高敵厚，使誰糾合而前，必待飛檄告急，然後朝廷遣發。晚矣。豫為期約，當有應卒之策。宜撫司諸將首領，盡是收拾散亡，與殺降劇賊，其間悍狠虐下，頑鈍嗜財，為淫縱恣者，色色皆有。平時畏大帥不得逞，一旦釋去，其陵損士卒，交相貨利，廉匿子女之弊，豈得無之。彈壓整齊，當有畫一之政。君子可以義勸，小人可以利誘。前日諸帥，恐其下有見利而逸者，故或質其文書，屬其妻子，以係累其心。今一旦去其統帥，敵人朝暮伺之，垂釣設餌，寧無貪嗜之人。然則察視防閑，當有杜絕之計。宜撫司教閱之法，最號嚴肅，垂賞示勸，人人精進。今既分立頭頂，其淳礪思奮，立功自拔者，必多有之。至荒廢燕安，苟且自便者，安得無也。訓練作成，當有勸沮之術。諸軍錢糧，專係總領司應辦。宜司按月勘請，所有器甲，盡係朝廷頒降。宜司量事分給。今宜司既罷，合漸就法制，使無冒濫之弊。立為准程，使無損闕之患。傳曰：平亂責武臣，相公以道佐人主，提綱振領，而收其成功。軍旅之事，宜盡以責右府。經畫曲折，一一使之思慮，相公酌其可否，裁其議論，付之使行。他日進退攻守，彼皆不得以為言矣。東陽民或囑聚，先君為宰相，言曰：東陽有少盜賊，聞朝廷欲分軍捕取之，甚為得策。但婺七邑鄉民多事魔，東陽永康尤甚。根株連結，雖弓手土兵，躬受其法，蓋不如是。則其家不安，故一處有盜，他邑為盜用者，已不可勝計。若竊發處圍聚已及一二千人，非官軍決不能了。仍須遣發神速，出其不意，多用文移，徧下旁郡，銷其應響之患。其所遺統制官，更須審擇厚重，練習善部轄者，不至令百姓先被騷擾之害。乃為盡善。萬一遣兵淹留，或雖遣，其數目不多，與統制官輕敵縱橫，則百姓之被

害均爾，蜂毒有毒，願廟堂毋忽。

論白契疏

奏曰：竊見典賣田宅，法限六十日投印，又六十日請契，恐其故違限約，則扼以倍納之稅，恐其因倍而畏，則寬以赦放之限。疑若無弊矣，而其弊今有不勝言者。買產之家，類非貧短，但契成則視田宅已為己物，故吝惜官稅，自謂收藏白契，不過倍納而止。遇赦限，雖倍納猶是虛文，必待家有爭論，事涉關礙，始旋行投印。此無他，官無必懲之法，開因循之路而使趨宜其資豪猾而失公利也。虧失公利，猶害之小者。至有不識書計之人，飢寒切身，代書售產，閱時既久，富家管業亦深，或為書人已死，或牙保關通，乘放限之便，改移契券，以典為賣。他日子孫抱錢取券而不得，則飲泣縣令之庭而已爾。臣願朝廷詳酌，下有司立為信限，出限一日，更示認為交易，錢不追理。業還本主，典賣田宅者，並依條為合同契一處赴官投印。如是則白契可以盡革，上不致於虧損官錢，下不致於以典為賣，公私借利矣。

先君自密承上旨，聲望震隆，天下柄用之意可見，而忌之者容心矣。十月除實文閣學士，以本職出為川陝宣諭使，令戶部支賜銀絹二百匹兩。

除銀絹疏

奏曰：除銀絹，係自來聖恩，需惠出使之入，臣不敢辭。所有職名，臣實不敢祇受。緣臣今年五月，由禮部侍郎，進直西清，叨承密旨，半歲之內，無補涓埃。日侍軒墀，方切憂懼，今雖躬稟戒飭，奉將德意，欲布之坤維，未勤況瘁之夫，已被陞華之命，隆恩雖遠，私義豈安。臣亦不敢過為辭免，止乞聖慈，俯察愚誠，暫留誤寵。俟臣使事歸報，不以亡狀累司敗，申行今日之命可也。臣無任皇懼激切懇祈之至，不允。

是行也，上以西南去朝廷遠，征戍良苦，特勞勉之。又適因岳飛死，慮江鄂諸軍有所未喻，因慰撫焉。乃若省民俗，察吏姦，覽困窮屈抑之詞，按綱馬驛程之弊，亦上所了事者。先君即日就道，一二布宣，悉如上旨。

過襄陽

奏曰：臣契勘襄陽府城池深固，三面阻水，一面依山，新作山寨，並已畢備。今係統制李道梁與等戍守，上下安帖，不煩聖慮。

朝廷再與金虜約和，就委先君見北官，分畫地界。先君以十二年正月抵河池，與宜撫胡公世將會，聞揭示陝西將取鐵山，且預差守將薦以甲馬臨關，稱欲交地，人情駭懼，謂無鐵山，則無蜀矣。先君以事當從長，榜于通衢，仍牒北官云：當司被旨商議，難以便行交割，得報如約。衆乃定。一日北官於陵贊謨，尚書孟浩郎中及境，先君出關迎之，而士庶遮道者數百人，車馬不得進。乃集其父老豪傑而問故，皆曰：宜諭從長之榜，殆欺我耶。今不延之入關，而以身受制，是必如其所欲而後已也。先君曰：某慮之熟矣，彼能制我，我無以制彼也。延之入關，使坐于吾家而不去，將何以處之。當是時也，關門閉則啓，開則任其人之往來，禍不可測，是必如其所欲而後已也。故吾以謂彼入則使者安而國事危，我出則不



過使者一死耳。後豈無繼耶。遂出見贊謨。浩于白馬關外之百家村以分畫。贊謨曰。甚處是陝西舊界。先君曰。自黃河以南。皆陝西舊界也。贊謨笑曰。自鐵山以西。至階成。岷鳳。秦。皆是。今當盡割還。先君曰。朝廷尚恐大國更有所與。不謂反有所取。贊謨曰。奈何是舊界。先君曰。若論舊界。朝廷郡縣。在上國者多矣。贊謨曰。與岷階兩州。須割成。鳳。秦。先君曰。某愚陋。不善思慮。不知上國講和之意。為休兵息民耶。為土地耶。為休兵息民。何苦較量土地。若為土地。似非講和之本意。建上國基業。必不因尺寸凋殘之區。可以增高也。贊謨曰。不奈何。更與成州。若秦鳳兩州。須要。此是國王說定底事。先君曰。若已說定。尚書何故不取階成。岷。公文。又何以稱從長商議。見得此事。只在尚書。願更斟酌。贊謨曰。且問實只如四川有箇仙人。關。又要散關。又要和尙原。應是關隘。都要占卻。是甚意思。先君曰。此是朝廷土地。豈可謂之占。今上國講和之後。將關隘須要見奪。卻是甚意思。贊謨曰。都承只要裏面討便宜。先君曰。人各事其主。豈不為本朝討便宜。若論實情。上國于江南土地。恨不盡取而有之。今所不取者。非是留作人情。力不足也。本朝自白溝以南。皆祖宗土地。且且有恢復之心。今所未復者。亦不是忘了。勢未可也。但既講和。日前事皆當不論。贊謨曰。為是講和。卻須若還。先君曰。譬如兩家仇怨。各欲併財產。一旦解仇釋怨。結為親家。聘幣交歡之後。反隨門而強取其財。曰。汝為親家矣。當以所有歸我。切不可爭。如是可乎。如秦川等處。以兵力尚不能取。講和之後。乃欲取之。是亦親家取財之義。贊謨笑曰。都承亦不可說。道。上國無所遺。且如國王年裏。大兵已至淮南。淮南多少州縣。講和後。一時退還江南了。先君曰。尚書卻是論行兵。不是論疆界也。兵鋒到處。豈有便是自家州縣。且如往時岳飛兵至郢州。韓世忠兵入山東。不成許多州縣。皆是朝廷退還上國也。贊謨曰。休如此說。都承何似。且承當卻。先君曰。尚書說且字不是。今日和議。實諸天地鬼神。主上欲子子孫孫世守之。何且之有。浩曰。此言極是。贊謨曰。休休。實雞縣界。直至大散。看都承面。更與鳳州。截散關為界。先君曰。若商量到極處。某豈敢固執。只得申朝廷。但尚書須為朝廷思量。教他行得。江南府庫軍資。尚書所知。此後歲幣。盡是百姓膏血。須教天下出得歡喜。若土地更割去。關隘又取。軍民怨怒。亦非大國講和之本意。贊謨以手畫案曰。此外是沒商量。先君曰。且俟具奏取旨。贊謨曰。都承所得少。便申。今得多少。何用申。先君曰。尚書便以河南見還。亦不敢受。須候朝廷指揮。二人相顧笑。先君出。圖示之。問商州如何。浩曰。國王已有指揮。要割。且俟作公文去。各退歸次。良久。令人傳語。送到牒一紙。牒首曰。今與江南人使議定下項。第一項。永興軍路。東南至唐鄧。西至秦鳳。南至不係。永興軍路。州縣。牒後云。已差開門。祇候李。某。日下交割。先君再往見之。將與言。而牒已無所付。適顧左右。俾設案置其上。而指示之曰。早來商議。並須取旨。初非定議也。當須先改定字。又問永興軍路一項。是甚處。浩曰。是商州。先君曰。何不問言商州。兼四至亦須指定。不宜包裹。又問最後一項。祇州。是甚處。贊謨曰。便是岷州。以岷字是國諱。故改為祇。先君曰。但減去字畫。亦須明言祇州。即係岷州。贊謨曰。也得。先君曰。具奏取旨。須待回報。贊謨曰。江南已說定。都承不肯交割。如何。先君曰。前日為見來文。有交割二字。即牒貴司。先理會。此來只是商議。貴司回牒云。即無便交割之理。回文具

在今乃不然。何也。贊謨曰。若不交割。定是不便。先君曰。使者但能遵守朝廷指揮。若專輒卻是不便。贊謨曰。國王必怒。先君曰。國王亦須聰明。豈有使者不遵稟所受指揮。而擅以土地與人。贊謨曰。若未交割。且便退和尙原兵。既是講和。又卻聚許多軍馬。要做甚。先君曰。若不係所割之地。如何管得屯兵。若是合行交割。早得指揮。兵自晚退矣。贊謨曰。都承又不交割。又不退兵。先君曰。使者非主兵之官。當問宜撫司。且如淮陽軍與淮東對岸。不知上國因何聚許多軍馬。今雖講和。尚書能一面移文。使淮陽退軍否。浩曰。尚書何如。且如令都承申去。贊謨曰。某卻如何得回。遂置公文袖中。先君曰。急遞公文。只一月。願尚書少待之。贊謨曰。不交割。且自去。既而又曰。某今夜不去。都承甚處宿。先君曰。尚書宿此。某亦宿此。少頃。贊謨起曰。某有艱帳在前面。可同往帳中飲。更商量此事。先君曰。日已曠黑。有商量。俟來日。揖而上馬。命作樂以送之。俟其去久。徐引而歸。彼亦無所措也。先君即上疏云。

奏曰。臣所與北官商議。其初欲盡取階成。岷。鳳。秦。商。六州。論難往復。漸次聽從。其確然欲得者。秦州商州和尙原三處。乃川陝咽喉要害之地。皆不可輕許。而和尙原最為不可。此原內蔽四川。而尤切于鳳。金人在原口。我得鳳州無益。失鳳州內有仙人關。川固未能遽入。但騎兵長驅。歷興州而至梁洋三郡。路平如掌。並無阻隔。我以輕兵戍之。勢決不保。悉重兵屯之。糧道不繼。當是時。川之一臂枯矣。宣司之兵。今多屯于梁洋。若鳳州危。則階成。岷。悉在外。數郡歲供和糴。近二百萬。一旦動搖。則梁洋之兵。必不能聚。欲收以入川。四川不能盡給也。商州在南山諸谷之間。為金洋均房之門戶。外有七盤關。下瞰長安。故金人以此為急。金人得商州。則與唐鄧聲氣相接。非但金洋均房不可立。襄陽勢必甚孤。前日烏陵尙書。面出分牒一紙。包裹四至。不明言商州。但云永興軍路。東南至唐鄧。西至秦鳳。南至山南。不係永興軍路。州郡。問之。則曰。永興軍路。乃商州也。如此。則於均。房。金。洋。凡在山南郡縣。皆有妨礙。再三商議。不肯改換。臣須具奏取旨。遂取去公牒。秦州在渭南。而地勢與河特侵渭北。熙河反出其後。金人不得秦州。則與涇原諸路相隔。朝廷無秦州。則階成。岷。外無屏蔽。但以輕重較之。金人于秦利害為重。在朝廷為稍輕。爾此三處無一可與。臣緣和議大計已定。北官自鐵山以西。旋次裁減。十去五六。如成鳳等處。皆已差知州隨行。今所欲三處。雖然不肯商議。度其勢未可遽回。故欲且與具奏。續為陛下計之。而北官強臣交割退兵。臣不敢從。若朝廷徑遣人赴軍前求之。皆尙有說。北官謂商州時。侵出山北。與南山不齊。不可立界。然自長安南入容道。尚二百里。方及商州。自商州又山行百里。至豐陽。豐陽百里。至上津。乃今商州移治去處。朝廷必不得已。取商州。舊治捐與之。而以豐陽為界。則門戶猶半存也。秦州舊城已廢。今乃新築小壘。勢苟不能皆全。捐以與之。求貨和尙原為藩籬。恐或可得。如其不然。少增歲賂。以贖之。亦可。此外臣不知其可也。異時吳玠固嘗失此。然出于一時倉卒。金人暫得之後。由和議旋亦舍去。勿謂曩嘗失而無深患也。

三月。坐向者刑部有差誤事。降一官。五月。除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兼營田使。轉朝奉郎。奏曰。臣竊以朝廷以上流為重。上流以陝蜀為本。雖鄰國通和。兵甲不用。然取百郡之賦。饋十萬之師。惟安靖不擾。漸與圖為休息。然後可以上寬西顧。非輕責也。願臣何人。輒當此選。崇資峻職。復界付之。臣欲



盡歷肝膽。極懇固避。則軍無主帥。事已留積。帝關萬里。何日可開。臣除將宜撫司職事。已行管幹外。所有轉三官。并端明殿學士恩命。伏望聖慈。特賜寢罷。選德望威名著立者。倚分一面之憂。然後為稱。臣無任皇懼激切懇祈之至。不允。

樞密虞公允文嘗誦言之曰。某舊與諸將往來。見其私居言動之間。罔不忌憚。如家家有一鄭宣撫在焉。不可不曉。又曰。吾蜀因敵。如巨瘡。日益潰爛。為之悉力醫此瘡者。非鄭宣撫乎。而卒以禍其身。可痛也。蜀人之論。大率如此。至今田夫野老。每一言之。以手加額。有繪其像而置祠者。未始或替也。檜既隳矣。而先君所嘗按劾。如宋蒼舒。賈思誠。輩。浸媒孽之。最後總領錢糧趙不棄。臺諫余堯弼。巫伋。從而迎合。詭陷。以取富貴。檜所使為勸官宋仲堪者。蒼舒之弟也。遂將父子分置嶺表。骨肉流離。生計蕩盡。而先君竟沒于瘴。天可問耶。當與獄時。舉世知其冤。而莫敢言。獨添差利州路軍馬都監賀仔。疏述先君勞績。以一家四口保其無罪。檜大怒。即除名勒停枷項。送橫州編管。仍許管押使臣兵級等。以回日推賞。仔到橫遂死。仔非管軍者。先君與之無素也。二十四年甲戌。先君自春感疾。至夏。以其生之日。終于封之寓舍。謂家人曰。吾生死于是日。非偶然也。索紙筆書兩頌。備然而逝。舊聞先君寤生。盛夫人先夢神者。以甲寅二字相授。尋推之則生之時也。其將使蜀也。有大星自紫微垣入于參井之間。而遂不見。及將出蜀也。復有大星墜于利之寶峯山。彩散而聲裕。見之者以為異。先君所為宜撫司奏報。及其他文章。葉冊十數。盡為宋仲堪之所追取。後莫知所在。故良嗣錄錄蜀以來事。皆不得繫先君之文。又先君遇子弟特嚴密。而良嗣在侍旁。日復駭不習知。今據所記憶者。恐不能十一二。姑為之傳藏于家。後之子孫其有立者。能搜訪而續之。尤所望也。乾道五年孟春。男良嗣百拜謹書。

### 北山文集卷之二

#### 修修窗前

修修窗前。孤瘦倚青玉。心虛知夜涼。風葉亂相觸。使我入幽夢。如在江湖宿。方茲困炎曦。愛爾眼中綠。奈何柔脆姿。行犯秋氣肅。霏霏霜露中。菱荷等摧覆。大抵無勁節。不及歲寒竹。

#### 砌下兩修竹

砌下兩修竹。翠色含烟新。盡日肯相對。蕭然如可人。清風動遙虛。亦不厭我貧。時時一相遇。吹拂席上塵。二物有嘉意。慰我窮悴身。常觀有道者。尚與鹿豕羣。奚必廣圓聚。闕闕如飛蚊。清風與修竹。吾不失所親。

#### 讀坡詩

公詩如春風。着物便新好。春風常自然。初不費雕巧。又如荆山玉。不問與多少。傳流落人閒。皆作希世寶。吾獨恨造物。生我殊不早。不得拜堂下。朝夕事洒掃。追扳邈難及。清淚出幽抱。

#### 書齋夏日

五月困暑溼。衆謂如蒸炊。惟我坐幽堂。心志適所怡。開窗面西山。野水平清池。菱荷開蒲葦。秀色相因依。幽禽蔭嘉木。水鳥時翻飛。文書任討探。風靜香如絲。此殆有至樂。難令俗子知。

#### 寄別左與言



寒生坐孤窮。浪迹遠飄零。千金買卜龜。所用良失措。如聞過瓜期。驚揚引雄羣。放直州縣腰。闊作臺省步。念欲拜公別。心往足不赴。銘肌荷恩知。痴坐乖禮數。可但願甲厚。願亦背芒負。梅雨五月寒。涸涸綠烟樹。二嶺遮夢魂。不到船行處。安得赴雙漿。翩翩若鷗鷺。

寄贈張叔靖

堂堂張侯好眉宇。照人冰玉無塵土。情初解後共杯盤。姓字未通心已許。參商別後各天涯。屈指流年不勝數。何知策馬忽東來。扣我柴扉絳寒暑。相親顏色愈敷腴。不俗胸懷細傾吐。使人頻歲飢渴心。如飲甘泉餉股脯。吾生寒苦衆所知。眼高無人不與枝。窮漸覺蒲柳衰。進取一塗方首鼠。有心斷治土田園。束手抽身事農圃。荷鋤今亦粗成趣。頗有嘉蔬待春雨。所恨松根長茯苓。僻寂無人堪共煮。安得溪霜素月高。促膝與公長夜語。

謝潘令衛惠松木

子美欲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嗟我一室久疏陋。風飄雨剝堵不環。欲具茅茨小編葺。斤斧四顧家無山。誰謂潘郎坐華屋。肯爲涖隘與永嘆。惠以南山好松柏。剪伐既就皆九丸。我今棲壑遂有日。居處可望卷元寬。方知廣厦庇寒士。子美之論非高談。古人骨朽高義盡。習爲鄙吝俗慳皆使如公眼。青白。古人風義當復還。吾聞淵明謝主人。冥報止謂因盤餐。公今飯我德何啻。淵明詩來猶可攀。

觀溪漲

入夏天不雨。溪流僅成派。一夜漲梅霖。拍岸輒澎湃。衝犯無隄防。奔騰起濤濤。鷗鷺驚以翔。蝦魚鼓而快。聒耳如股雷。聲勢殊未怪。曉風吹亂雲。日出陰氣退。所謂暴集者。綵紆已如帶。浩浩北海若。遐想見尊大。溟溟函萬象。吞吐容百怪。小哉此溪流。其瀕可立待。是以古君子。德量戒褊隘。

家有小園。比他處果蔬倍登。或問鄭子。何術致此。告之曰。漢武帝使海上縣官親漁。魚皆不出。其後捐以予民。則魚復來。因知天之生物。本以惠濟窮民。彼富足者不可兼而得也。吾貧甚矣。安知造物者不以是少私之耶。戲爲一詩。

吾聞縣官漁海魚。不出。捐以予民。魚乃復天。之生物豈無意。殆欲憐貧補不足。吾家元無二頃田。卒歲何人分半菽。小園自幸有餘地。背負經營力鋤斲。年來種植類蠶駝。隨手高低便新綠。魁然瓜芋塞區肥。無數桃梅壓枝熟。既收弄煖開鬚麥。又摘多穠過筆粟。雖無蓄積累瓶盎。采掇猶能飲腸腹。天於此園非偶然。坐作山居野人祿。

罪回祿并引

宜和辛丑。陸州妖賊噴聚。服絳衣。執兵戈。破郡縣。所至民居。無小大焚之。鄭子謂五物皆有神。火爲物。回祿司之。此盜之興。以火爲威。灼燬惟盜所用。神惡得無過哉。作罪回祿。回祿爲火神。威權尤貴重。年來何失職。權爲盜所弄。此盜假爾威。蜂蟻聚徒衆。煌煌萬炬光。灼燬隨所縱。烟氛障白日。烘炙盛驅動。老幼哭無家。禍虐人所共。使人不見此。聰明欲何用。神而審其然。可得亡制控。

忍使盜意滿。生民負焦痛。爾過不可文。反躬當自訟。

辨畢方并引

柳子厚按山海經。謂烏有赤文而白章者。名曰畢方。善爲火之祥。常爲文以逐之。往年東南寇大火。熾。說者謂所在不能司察。畢方之過。欲大修驅禳之術。以戒未然。鄭子聞而笑之曰。窮民失業。乃相攻剽。白晝乘炬而相焚。初無祥也。作辨畢方。

比屋皆良民。爲盜豈無以。富足義所生。貧窮盜之始。凍餓家無儲。追呼官不已。妖幻隨鼓之。安得不羣起。縱火資盜威。勢固自應爾。可笑說者愚。輒欲效柳子。赤文而白章。召禍豈其理。東南瓦礫墟。所向輒千里。如何好事者。逐此不逐彼。

前山尋蘭

眼債未全無。惜春心尙有。喜聞幽蘭臭。尋過東山口。披叢見孤芳。正似得佳友。小鉢破蒼蘚。謹致歸座右。秀色逼塵埃。清芳動窗牖。愛媚固無厭。嗟惜亦云久。今爲花木者。貴重無與偶。第能吐青紅。貢獻率奔走。官舟塞古汴。往往載蒲柳。爾何守幽林。國香空自負。所幸無改芳。可使名不朽。

簡潘義榮

高槐記得綠陰垂。見公承詔趨丹墀。今茲疏梅弄香粉。公坐饒切還棲遲。甘辭軟緩定速售。此獨難使壯者爲。苦言眩眩上所急。出林之木風摧之。嗟吁世路每如此。我常感激橫涕淚。賈生妙論速伊管。絳灌之屬猶可移。長孺忠言豈真難。其如御史能飾非。到頭至始天所惜。未肯容易登臯夔。且今投置在閑散。藥傷補敗終見思。公還故鄉掃一室。古書名畫四壁圍。賓客相遇具杯酒。一笑萬事榮辱齊。雖然公豈忘世者。終念后稷由己飢。吾皇嘗膺愈思治。宜室賜對行可期。當有今時張萬福。權呼再拜迎公歸。

酌酒且飲酒

料峭社日寒。酌酒且飲酒。中原困于戈。點虜未授首。隣邦復蟻聚。傷殺官吏走。使者部民兵。經月但斂手。豺狼羣小心。伺隙欲嗥吼。吁嗟一身多。況復家數口。信如故人言。天地在杯斗。

建炎丁未。自中夏徂秋。不雨。七夕日戲成一詩。簡牛郎織女云。今夕知何夕。織女逢牽牛。雲耕擁高漢。仙事傳風流。人間適焦窘。龜兆生田疇。當時大軍後。皆抱糠粒憂。我勸二星者。鵲橋無設遊。曷不攀天河。駕浪鞭龍頭。共化油然雲。白雨淋九州。無庸事機巧。下副兒女求。良宵幸款曲。願爾深自謀。無令一年中。虛頌天地秋。

代答

高才沐新詩。筆力回萬牛。諷我挽河漢。溥將膏澤流。吾聞天甚仁。愛民頌九疇。人間失彝統。乃有偏毗憂。列星但隨旋。一氣同浮遊。詎敢弄天柄。私恩回早頭。胡不自修德。和氣浹九州。奚煩雕腎腸。詩章遠相求。君其諱鄉隣。此外無良謀。尙幾駐車駟。俯爲觀有秋。

巨濟弟書夢求詩。爲賦古風云。



稽首叩微妙。下筆書符若風雨。又復沃之瓊血泉。過口腹腸如火。廣行戒以食腥穢。轉首遽然成樹。吾聞有夢皆想成。此夢怪奇非想取。良由夙業種根淨。故此通玄受真語。會當役使三足鳥。倒景乘風見王母。惟予墮入世網中。非孔非顏莫知祖。獨知抱正禦魑魅。符篆常疑不吾補。但留真火固臍下。每視丹砂賤於土。飢來得飽即快意。茶膏糞塵等甘苦。那知好喜長生人。保鍊形神乃如許。因觀侯夢悟昔非。嘆恨此身殊推魯。便尋金篦去眼膜。爲汝他年看輕舉。

送林懿成解兵棧

公喻如龍媒。秋游身有神。暫此地上行。氣壓凡馬羣。我喻如麋鹿。野性不受馴。逼迫到城市。邇邇常畏人。自知兩相懸。無以追後塵。故其拜典謁。曠廢不及頻。時於清夜夢。論議容相親。公今瓜過期。行色催車輪。窮達稍異趣。細歡復何辰。悔不忘鄙陋。日爲門下賓。周旋奉誨語。藥此傷敗身。追念已無及。扳緣事有因。但能側兩耳。聽公登要津。上固知倪寬。俗吏徒云云。

午睡

藜藿飯脫粟。窮達未須計。日中困炎曦。到枕即昏睡。營營百爲擾。合眼盡遺棄。俯然一榻閒。爛熟見真意。欲識太古風。去此不多地。我願四海平。圭寶永無事。夏以法曹簞。冬夢公孫被。

寄姚文發

芳蓀小繡肩。拍拍同作江湖客。夢裏春風三十年。青銅照我頭都白。與公常日話瀟湘。恨不此身生兩翼。何如附驥得千里。再此搜尋舊蹤跡。荷公親物能我念。小字密書盈一尺。報言扶膝所經由。與廢存亡皆歷歷。吾家甘棠人所憐。今不見。驚空枳棘。至如敘述所知友。但若前生路相識。恍然沈痛念平生。讀盡寄書清淚滿。自嗟顛悴百憂身。慘慘中腸常感激。去年邂逅見中都。我正踟躕遭棄斥。相隨扶病出幽巷。買酒歸來款顏色。懷書亦復渡清瀾。從此參商遠睽隔。公今館置得賢府。厚禮溫顏同古昔。車魚足意長缺閑。越聲不用思莊鳥。果能援筆賦鸚鵡。自可使人皆辟易。他時依倚就聲價。蔬蔬何由不離釋。惟予投置奧深中。轉窮愁滿胸臆。春蠶未滿官督之。將穗輸租瓶在窄。督將斯治十畝園。竹徑柴門閉聲寂。聲名雖不暫擅香。不願埋頭如李赤。爲公書此報東風。一夜楓林關塞黑。

天寒

清寒作新雪。玉花僅堆積。雲破照朝曦。數盞忽消釋。餘陰變小雨。頗似烟羣羣。時見庭前槐。枯梢水珠滴。破愁無尊酒。慰眼有書籍。涵泳度窮年。所得固清適。

自笑

他人將錢買田園。尙患生財不神速。我今貨錢買僻書。方且貪多懷不足。較量緩急堪倒置。安得瓶中有儲粟。自笑自笑笑我愁。笑罷頑然取書讀。

歲暮

頑風動高空。陰雲壓平野。散雪跳珠璣。歷亂擊疎瓦。袖手對寒窗。寂寞如嗒啞。良朋莫相過。誰可慰懷者。

豈不念得醉。傾壺絕餘瀉。火銷燈燼殘。一被不踰際。天道無私窮。其窮則命也。家旁有廟。其巫每歲旦。必鳴角作法。以騰其神。隣里聞角聲。則知其將曉矣。村巫吹角天將曉。里巷拜年爭欲早。我驚節物懶下床。眼看屠蘇心悵悵。未能免俗出門去。禮數乖煩無所考。春風堂堂不顧人。自向池塘綠春草。誰知此髮不堅牢。一回如此一回老。

浦江書院中

弱雲障陰黑。疎雨弄纖細。寒燈不生花。庭戶起愁吹。蟲語已停聲。夜半亦何管。失手置書卷。撫心自驚悸。念此十年間。分明隨夢寐。一從雙鶴飛。顧影亦頗悴。病添女子愁。貧喪丈夫志。遠去松楸旁。團聚類兒戲。千金買卜龜。所用良失計。孤悲愈網繆。萬感集腸胃。捲被拂空床。斑斑落清淚。

晚村

窮巷絕與馬。衙門鬻蒿萊。煩公赤墀步。踏我幽徑苔。念舊昔云有。此道今微哉。俗薄風義重。稍壓萬古回。衣冠冒暑至。笑語帶涼來。媿無一尊酒。臨風相對開。乃得陪杖履。崎嶇訪巖隈。野寺生網蟲。長廊聞暝暉。醉容守孤殿。坐對寒爐灰。公獨屑瓊草。芬馨薦中懷。但念石佛古。豈顧多塵埃。妙語入幽隴。高情肆徘徊。良觀苦易奪。半規忽西頽。溪分隔流水。歸途恨難借。獨立久瞻望。烟林綠涸涸。

讀蘇子美文集

暑雨霽餘飛。翻溝水鳴玉。半規入嵐霧。平嘯愈新綠。時有牧歸牛。一笛過山曲。吾廬附幽深。四面蔭修竹。垂雲下林梢。驚鳥自爭宿。夜色迫書卷。呼童具燈燭。始生之日。石子壽我以詩。所以相屬之意。再三甚厚。飲其酒。歌其詩。既至于醉也。援筆爲十韻報之。五月居山畫清。永槐度微風。舞疏影。兒童喜我懸孤辰。酒掃庭除具饗。烹炙雉鴉未易辦。有核隨時享。桃杏頗當杯。杓念吾親。每歲在旁珠炯炯。今茲坐席小。睨異。便覺親朋歡意冷。遠煩濃粉研蠻。細寫觀書過修。堂中久闕起予論。遠此讀之雙眼醒。週年厚福定由天。嗚我既勤當謹領。永懷嘉意不能休。少慰蓼我心。耿耿爲君儘放酒杯深。搔首浩歌成酩酊。

招潘文虎

嗟乎吾不及識子。美誦讀遺文。淚如洗。公文意氣何所似。猛虎負山蛟得水。或如秋風入松竹。或如春溫煦桃李。文章乃爾人可知。何事亨衢半途止。定應豪氣壓凡夫。不學持圓媚唇齒。孤芳獨寄叢林中。安得飄風不狂起。一盃失舉強名之。包裹鋒芒扼而死。天乎天乎庸可問。如子美者使作滄浪之釣民爾。

親朋數日閒。俯仰作禮數。既事還書齋。妙畫倚庭柱。春蚓細縈紆。知子常我顧。坐此塵俗因。顏色阻良晤。遲疑負中心。恍若失所遇。新詩今鼎來。車馬審留駐。撥置或少閒。尙從枉前步。別來胸腹奇。彼此欲呈吐。當爲掃中庭。柏子香一炷。



感秋時寓龍德寺前

西風吹澹雲。小雨送殘熱。負砌兩梧桐。黃落下一葉。中有暗燈火。問問窗前月。孤懷掛清愁。誰此伴心折。自願欲何似。幽巷在窮穴。感動發悲鳴。嗷啞夜不絕。曉起對青銅。兩鬢生華髮。

辛丑正月十三飲南廳

小樽瀝瀝流香乳。玉壺注入金鸚鵡。甘脆鋪陳薦肴俎。環爐數客不停舉。酒酣耳熱燈前舞。呼嗚不作兒女語。未到山頰且撐拄。窗外濛濛正春雨。

寓靈峯寺感懷

遙風入林篠。浙瀝生夜愁。明月過窗牖。照此虛室幽。念從出懷綱。志在承箕裘。唯知業書卷。何嘗識戈矛。去年妖寇興。盡破東南州。烟來走官吏。火過成墟丘。豺虎恣搏噬。麕鹿嗥朋儔。砧血忠義。置網羅善柔。皇皇勢窘急。有韓即願投。挈妻負幼子。敢謂生可偷。潛遁得幽僻。如魚初脫鉤。安尾定驚膽。餘魂漸能收。今者王師來。元兇已拘囚。巢窟有餘類。尙此稽討搜。參商隔弟妹。阻塞無書郵。家在北山口。烟林盡滄洲。更此亂離後。當無一椽留。可但一堂虛。最苦悲松楸。使我思歸夢。枕邊清淚流。嗟嗟廟堂客。爲國須早謀。積薪從下燃。誰云無後憂。願令弄兵者。依舊操勦。勿俾太平世。曩致生稊莠。

靈峯聞秋雨

夜靜荷池葉翻翻。聲如珠瑛落冰盤。小窗客夢忽驚破。知是秋雨來池閒。清曉陰雲壓前山。涼風飄蕭起林端。病身便覺衣袂薄。蒲葵已作無情看。田家喧呼各相勸。年豐可望穰粒寬。更願朝廷念東南。吾儕自勉加盤餐。

宿長安關口

天寒雲氣陰。地闊江岸敞。鼓動風勢狂。掀簸浪頭長。單纜纒扁舟。避雨宿深港。上有阿蘭若。危鈴作孤響。一夜魂夢寒。鄉國勞遠想。清霜作朝晴。舟師動帆槳。安之叔盜後爲素求詩。以此寄之。

青黃固非替者事。五色亦解盲人目。皆知鬼瞰高人家。爭欲相夸造華屋。吾門今已似參元。更喜吹簫有名叔。樞庭瑞瓊此居。情視紛華如桎梏。凝塵滿席一爐香。不以色界爲可欲。自非純白不受垢。脫洗安能異流俗。我方草草排數椽。隨分鷓鴣一枝足。簷前但許風月到。門外不妨松竹綠。其他世幻何足云。自古賢人在巖谷。

憶書

先子晚漂泊。家藏無全書。屋壁零落者。雨壤鼠竊餘。余生苦嗜古。昔治十載逾。上自大父來。手澤之遺。下自予從學。筆力之傳留。蓄積稍浩浩。籤牌漸疏疏。去年閉盜興。烈焰燃通衢。反覆竊自計。蕭然一先虛。茅茨查空壁。下無金與珠。盜當知我貧。肯爲留此居。方更理書帙。願號緘鎖魚。誰知妖焰來。一燎隣里墟。家雖託南巷。屋火書亦無。萬古聖賢語。隨烟入空虛。所聚忽消散。腸熱唯嗚呼。吾儕衰寒身。視人百無如。

每幸對黃卷。白日聊自娛。今者坐窮寂。頓覺雙眼孤。夜夢亦驚枕。憂心梗難舒。大慮費文字。淺久成頑疏。未免伴畦丁。冥然荷犁鋤。

壬寅年南遊離白沙

木杪日未昇。四野落寒霧。昏濛失崗巒。咫尺見行路。我獨何區區。犯此寒色去。重傷寄寒身。百事已遲暮。既不早衝躍。要津先自據。又無二頃田。林泉閉門戶。方此念友朋。升斗活車餉。行行乖素心。芒刺欲誰負。至金谿與康功。

客子遠羈棲。天寒夜幽獨。擁被薦孤枕。感嘆不自足。念與公平時。膏卷共燈燭。事業志遠大。可但慕爵祿。驥裏頭不乖。果此先噴玉。駸駸官職場。意氣已神速。我方坐困苦。一命棧相縶。盜雖哀王粲。屢作磁上肉。屋廬化飛烟。瓶盎無儲粟。豈不隣北阮。分者誰半菽。今茲尋友朋。慙甲生面目。波濤歲云暮。正作垂翅鶴。公無遂獨笑。忍聽窮途哭。

宣和壬寅仲冬二十六日留別臨川陳素穎

江南浙東千里遙。雁聚沙汀無定跡。偶然握手如平生。祇恐前身已相識。不然安得一羈旅。披露煩君出金石。我今漂泊又西去。草草分袞實堪惜。孤舟漾水如輕葉。何處烟村倚灘磧。明朝橫枕清浪頭。夢破霜風正相憶。

至豫章茂直座上戲書

憶與故人分此袂。倒指數年今不啻。天涯何意得相逢。一笑向君聊破涕。靜垂雙耳聽韶護。濯洗凡襟無鄭衛。類將短燭翳寒花。正恐今宵如夢寐。

別茂直

故人官江濱。藹藹起清望。因深似木偶。千里遠相向。窮達懷異趣。雅故恐遺忘。暨我即門牆。公喜不可狀。握手問辛苦。容我細細伸。慨然高義生。開懷出雲上。街恩在雙腮。圖報心愈諒。歲暮天益寒。江湖足波浪。篋中乃得詩。安流反門巷。

盜焚浦江龍德寺。經藏與卷軸化爲玉。諸公談禪論佛。指真責僞。如泥中洗泥。余竊不取。且火之焚。物無所不壞。獨經卷不隨土。木灰燼者。理固灼然。豈俟多談。因戲爲一詩。然不可以付寺僧也。盜火阿蘭若。一燎無餘屋。獨此龍宮書。入火變爲玉。琤然斷雙中。螺帙猶可目。衆謂有哲匠。秘願發心腹。提斧入崑山。雕鐫作奇福。不然紙墨灰。委地安可觸。或謂刻楮者。一葉尙難速。安能俄頃閒。就此千萬軸。吾聞一切法。萬物皆具足。法存形豈忘。法壞形乃覆。彼既自斷滅。智者莫能續。是書佛所傳。法性妙含。無盡如虛空。生滅自與伏。貞膏無動搖。堅固真摧辱。文字途因依。清涼通炎酷。吾又稽稽書。如彼莊周屬。亦謂忠信人。水火不能毒。矧此微妙語。天人共歸宿。豈容輕破壞。一槩隨土木。想當妖焰燃。人驚鬼神哭。烟消火力寒。撥灰開韞。告爾緇衣流。營修愈宜篤。當求琅玕類。列以函其牘。勿謂字費泯。不可事觀讀。目擊道猶存。況復具輪轂。



玉女泉以招提孤僻而名高華清泉坐天寶荒淫而取謂元章寺丞作古詩一章廣坡公之意為抱器適用而不擇所處者之戒鄭子稱謂天下之邪正美惡分明如黑白其有失所處者非知而為之蓋見善不明而自以為是也自以為是則雖有先生之辨將奈之何哉次韻作玉女泉

安陸玉女泉寒流隱叢薄驪山華清泉顯貴願昭焯二泉仙所留煖氣注濕漚後世入山人塵垢賴疏瀹詩翁道眼明賢否善商推以謂驪山泉有過不可藥其他雖寂寥清譽未衰落都由天寶時淫侈正乖錯山水濫榮遇譏諍亦難濯出自安陸者于今澹如昨耕樵資滌弄巖竇不局鑰地僻號幽窮名高等河洛猶人抱材器戒在羞寂寞詭笑事權豪溫顏奉杯杓豈不暫遺香遺臭非略略噫嘻此誠然但可付談噱趣向如東西岐路本來各君子有願藉小人無愧作營營在聲名遠恤墮溝壑如古李亦者章句頗能作瀾鬼豈不汗自謂得所託清都與鈞天盛事吃揮霍詔面就椒闈挽救不可縛萬有一如赤其肯在窮約乃知詩翁言可忘亦可樂政恐清華池憎翁非善謔

臨川早苗

我懷高臥心而為貧所迫挽我赴塵賤動與幽趣隔曉田能幾何早穰止容摘豈便得收斂牛屬租種客分爭既不賢烈日仍暴炎勞生可羞嘆皆為糠粃窄使得二頃肥凶年不相厄豈復論錘銖驅馳在阡陌自嘗杜衡門清坐對書冊餘粟釀醴酒笑似雙鬢白

即事

夏木垂嘉陰中夜微雨集晨興涉西園爽氣衣外入側身過幽林葉上見餘溼菰蒲暗池塘有聲如玉立樂哉吾此居時平足堪喜

丁未四月與李叔佩還錢塘道浦江井坑嶺賦此詩

扁舟絕驚濤芒屨涉修嶺躡躡離小勞窈窕豈人境巨石開雙闕有道細如縷其中漸寬虛闊步隨所過古木垂嘉陰一覆餘里頃寂寂聽山花沈沈晦龍井時有飛泉落噴薄珠玉冷毛骨皆清涼反顧發深省塵鹿聞人聲駭去山之頂春禽正對弄決起不留影豈知道上翁甚愛幽獨景如何蒙鄙外一笑不相領負負出前山遲疑夢初醒

王仲生辰

日取駕輪入東尾望後黑月將泮旬惟時十月二十四積慶高門生異人霏霏霜華翦寒梢天地嚴肅無妖氛祕藏和氣付賢者粹然不受世俗塵觀其玉潤得嘉耦義之正恐為前身自從平步官職場事業磊落落難具陳東陽古郡號富壤寇火之後風俗貧征財權利日擾擾藉公獨與人為春坐令七邑再生育此德重無倫倫昔聞造物甚昭爽報公以壽當如椿我公骨相已奇艾道氣日日生精神他時雍容入廊廟端以黃髮為甫申題輿雖此暫留滯隨分亦可酬佳辰庭前香霧欲雲起可無一醉歡邦民

暑雨

結廬在深寂芳簷蔭松蘿天晴風日溫時有燕雀過今茲夏暑雨衡門可張羅永嘆復自慰幽興吾亦多

和何元章 持此樽中酒試共評韓柳高才鳴道奧俱是希世有宋元失所依論者微謂醜退之甘窮約名字全不朽至今唯黃言流落書生口大抵貴致遠成者未為首追暇議古人吾其御所守

潘叔愚詩有歸家更讀萬卷書之語義榮司諫為其未切於道也則作詩以警之而其序乃有終日弟見兄賢文學飽意欲書卷窮探討兄知紙上道不真為弟談禪說枯稿弟兄遊戲作三昧妙語生風洗煩惱頭鑽故紙大是癡口祇談禪癡不少冥冥道妙不容聲口語文書俱未了雖然公豈不解此慧力絕人先洵曉暫借北山葛藤話誘引羣生入深渺雲堂齋散歸時想自把萬緣俱一掃

題赤松

世謂仙易得漢武吾所知終老坐迷妄海上求安期世謂仙難得二王等兒嬉安期自來顧一笑相與歸難易詎能詰儘恍復復幾千古亦松事話者君勿疑凌遐與倒景物外非無之要須功行滿乃可超塵泥無懷輕誕心鶴鹿浪欲騎安期寄語謂世人初平不是牧羊兒

覽鏡

短髮不盈梳年來半斑白吾今四十二敢望能滿百負郭苦無田安居未成宅況復世路艱國步日侵迫未必松楸旁帶得看書冊區區抱短見貧賤中外隔寄此鄉園閒蹤跡亦如客覽鏡酒杯空浩歌天地窄

代上傳帥十二月二十三日生辰

牙城霜月紅稚晝擁晴晝百拜黃堂前共上太守壽皆謂去年時黠虜已深寇一砲驚江南衝竅幾失守後傍千里心竄逸欲相蹂公以活人手銜金力營救信賞激忠勇厚禮羅傑秀坐回虜馬頭遁去如驚獸邦人未遑息鼠輩復狂嘯郡兵無奇畫輟亂失領袖閉關守孤城惴惴鹿在圍我公登高墉威德即下覆仰見吾父者歡舞悉解胃一犁春雨耕樂業遂如衛生成荷終始銘刻念前後公之所常活庸可億萬究吾聞天地開禍福靡虛授陰功滿東吳冥報豈容繆當能壽我公炯炯如列宿下吏聞此言喜躍倒冠履中興須鉅人理亦天所祐矧復有厚德福祿宜愈茂自恨如漂萍孤跡太冗陋邑佐雖賤役不許久奔走行將罷摘尾遠去左右欵板集公門依依已延脰

石季平題李南畫石之傍曰墨石為山已是一重公案況畫者耶鄭子見而笑之明日戲成佛佗問

隨緣云隨緣居士即季平道號也

筆畫與石墨二者均是假惟彼世閒山如墨亦如畫要當論真空萬物同一馬隨緣判此公案時不知筆作廢生下

每年家釀留一器以奉何元章今年持住者輒酸黃不可飲再以二尊贖過仍為此詩云吾慮託窮巷有酒無佳客年年家釀香延首定攀憶分持遠相遺豈問杯杓窄所貴明月前共此一尊色去年冬苦寒雪水填四澤壘面蟻不浮弱精無勁力瓶罍貴潔清而器不親澆泥封意雖動審視頗無則



如聞近所往。惡味同食。慳恨無醇德。將非緣。識日。大類。獻空籠。報賜煩雙璧。元稹先有想當設有餌。清  
與隨太白。流涎不及味。願我豈逃責。我貧如陶侃。每蒙鄰舍德。牆頭有餘惠。不敢自尊得。今復再分獻。庶  
以補前慙。願公領微衷。畢此無餘滙。

對竹

勞生分素定。大患天所辱。時於塵埃中。許我對修竹。此君風味高。瘦骨不生肉。烟梢墮新籜。當面變蒼玉。  
風邀嘉月過。衆葉亂相觸。寒光下照之。到地影猶綠。誰能相從飲。莫聽人閒曲。細響侑孤斟。洗卻一生俗。

擬和

馬瘦未為病。不仁人乃辱。樂哉仁者居。更對蕭然竹。何曾不解此。日食萬錢肉。寧如祇藜藿。卻有塔前玉。  
影亂鄰侯書。顛倒手都觸。清風過餘涼。散作酒尊綠。疏金忽瑣碎。天際一鉤曲。婆娑觀此身。要俗不得俗。

北山會飲

四圍明窗香霧塞。酒射玻璃成琥珀。無多酌我先有言。須識次公為惡客。長鯨豈問湖海寬。偃鼠定知胸  
次窄。後園雜花如錦折。風雨顛狂那可測。主人饗賓事愛酒。勿以杯計當以石。君圖繼晷膏可燃。若欲留  
春古無策。

南陔五章。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四句。

南陔。補亡也。念劬勞之恩重。痛遯事之無日。故作是詩以慕焉。陟彼南陔。有風惟薰。曷念劬勞。華髮盈巾。  
彼髮之華。尚可剪也。嗟嗟吾親。不可見也。陟彼南陔。其薰遠兮。慨我功名。今亦晚兮。功名之晚。尚可為也。  
嗟嗟吾親。不可追也。彼居之子。庭闈休休。愛日之念。胡弗省修。瞻彼禽鳥。亦哺其母。養而弗離。於孝奚取。  
敬爾身矣。澤其親矣。遠其辜矣。云何吁矣。

北山文集卷之三

贈范茂直

范君才力信超羣。與我睽離未十春。脫體文章都換骨。從頭官業便通神。不應遽暮淹餘刃。莫只花飄風  
此身好傍玉皇香案立。放教膏澤下斯民。

壬寅年南游至衡州

分開平綠渡寒溪。溪外垂空日脚低。城郭重重隨望遠。巖巒處處與雲迷。窮通默定非難識。勞逸時閒太  
不齊。又向孤村烟樹下。見他烏鳥一番栖。

入信州

野亭方此越三衢。已是江南十里途。幽谷日來禽對語。平沙霜重雁相呼。溪旁障水橫魚網。竹下開門出  
酒壺。物態人情隨處好。不煩客子嘆羈孤。

此心

金華山下赤松鄉。何日橫門杜短牆。皮几鶉衣甘淡泊。竹陰花徑任徜徉。雨餘靜聽溪流激。風過時聞稻  
米香。緘負此心剛未遂。羨渠陶子傲羲皇。  
甲辰年得男子。經道以詩相賀。因報之。



兩夢嘗占女子祥。偶懸孤矢亦非常。渥注方合生麒麟。枳棘安能出鳳凰。自顧此身無遠業。所期前世有遺芳。新詩相賀來何晚。湯餅惟公不在堂。

越江之岸。人家皆臨水。種竹。疊石作徑。其屋蕭然。嗟今齒髮踰壯。方坐兵火驚焚。安得一居如此。見之不勝饒慕。

何人此地得幽居。竹石中間宅一區。可意江山千百里。有情花木兩三株。應無俗客驚吠犬。時有輕船過賣魚。卜築他年期效此。更添數架古人書。

和吳唐輔雪中同遊西湖之作

平生聞說西湖好。眼礙紅塵未得看。款奉親朋今始到。俯臨波浪不知寒。異鄉把酒人都醉。同道論情我最歡。莫向城頭聽傳漏。且將燈燭照更闌。

和仲模梅花

亭亭清瘦出塵埃。高格端從物外來。先對雪霜含素豔。任教桃李作紅腮。芬芳多向閑中得。孤寂偏尋靜處開。長願一枝橫夜月。春風飄颻莫相催。

用韻寄仲模

又援屠蘇入酒杯。可憐年去復年來。但能雕琢愁肝腎。豈價縱橫強頰腮。先子邱園荒不理。故人懷抱遠難開。行藏事業皆前定。祇恐吾儕鬢髮催。

和王才鼎懷錢塘

錢塘叛卒又嬰城。報至令人失意驚。天子於今猶自將。藩臣何以不知兵。官無良吏因循致。廟有成謀次第平。所惜湖山辛丑後。至今澄洗未曾清。

再和

我雖巖谷豈其聊。多壘于郊亦可驚。徒有丹心思報國。無因緩頰得論兵。跳梁狐怪今方逞。奮角狼星久未平。豈亦付之公子穉。慨然持斧為澄清。

臨川早苗二首

黃梅雨斷水如湯。百日連秋苦亢陽。所在自應知孝婦。孰云今尚有弘羊。沛然天澤因誰斬。盡爾黎民重可傷。罪已佇聞頒聖詔。中興仰首望君王。

可怪書生命分窮。頻年荒歉苦天公。枯陂盡作龜紋裂。旱穗渾如雀啅空。佃客腰鎌癯不割。長官受狀遠難通。歸來笑向兒童道。定是今年餓殺儂。

己酉正月大風寒。米價騰踊菜色之民。皇皇于道。感而作是詩。昏昏日影有還無。謾說春風勢力蘇。品物固知春用意。細民其奈米如珠。未相秦越嘗憂國。不再臯夔愧服儒。骨髓有奇深自負。絨封無路薦區區。

義榮見示和禪月山居詩。望讀數過。六根洒然。但余素不曉佛法。今以受持孔子教中。而見於窮居

之所日用者。和成七首。世態較危轉覺難。年來宜我面西山。高情不出窗几內。至樂亦非文字閒。願得好風常款款。不妨流水自潺潺。箇中有味誰同享。俗子卑卑莫強攀。

不會貪進不會休。俯仰人閒今白頭。一切有為皆妄幻。十方無礙足浮遊。誰言學佛須披衲。頗笑求仙唯造樓。只有隨緣是真諦。穩憑舟楫濟安流。

陋屋三間草蓋成。四時蘭菊薦芳馨。但和後園多栽橘。何必陽山獨采苓。破睡雪花茶滿盃。慰懷春色酒盈瓶。與人無怨亦無德。自覺長年心自寧。

官不追求盜不窺。得閑終日閉荆扉。有時斷圃趁春事。幾度荷鋤隨月歸。酒裏最思陶靖節。江邊時憶謝玄暉。自知此外無他障。一任蕭然鬢髮稀。

松林竹塢雨冥冥。對坐焚香一縷青。掃壁靜開摩詰象。研朱閑點太玄經。愚癡我豈能無漏。警悟人皆諍不靈。尤願涼風吹酷暑。要令舉世得醒醒。

瓜滿前疇菜滿畦。赤松屋北寺居西。不村不郭常安穩。非律非禪自整齊。靜見遊魚潭底樂。任從幽鳥葉閒啼。此心得趣知誰解。一月寒光印碧溪。

經史何須萬卷開。書多方朔反談諧。能言正恐迷難出。絕學方知進有階。角逐英雄都掃地。留傳功業護磨崖。若無反照觀心術。永墮諸塵萬事乖。

石季平嘗為于仲模詩改二字。後仲模有詩來。復用韻報之。且慶朋友閒漸能琢磨責善。追復古風焉。

寺前書院中寄季平

趙壁微瑕豈易攻。扶磨深賀得良工。古人規誨有餘樂。近世交朋無此風。二字相神何預我。一篇兼報重煩公。新吟若掛高門外。價比千金迥不同。

已投幽僻避塵空。更向簷頭著小門。滿案章編供白晝。一爐柏子對黃昏。後生秀爽慙無補。舊學荒涼喜再溫。此外清愁是何許。杜詩韓筆少人倫。

後園石榴初為夏日所暴。得秋雨所爛。易落。雀又從而竊之。樹閒日以彫疏。願其餘尚可侑吾小飲。因成一詩而摘取之。

初見纍纍小圃中。鼠偷雀啗樹將空。久遭日暴皮先罅。未借霜寒子半紅。爽味尚堪供齒頰。清漿聊可潤心胸。小籃親摘提取便。聊得鋪排薦飯鍾。

磨茶寄羅池。一詩隨之。後以無便。茶與詩俱不往。今謾錄于此。過眼便焚。切勿留。有人遺我建溪香。茶具鄰家自借將。親磨無從親付汝。一推惟是一回腸。趨庭愧我繆知經。證父憐兒那得羊。淺啜飯餘深自省。再生天地屬君王。

幾先坐上贈友人



去歲吳江秋水平。繫船聊得一班荆。相思只道心長折。此會那知眼再明。離合悲歡言不盡。東西南北恨還生。勸君勿復吝杯酌。漏箭銘盤將五更。

宣和壬寅十月。余游江南。二十五日。道出月巖。方崇事甲申。先子休官長沙。挈家人宿巖下。此後二十年。間哭父母。失姊妹。禍患百端。今日雖使余富貴過此。尙當悲感不自已。况復孺孤無聊。爲萬里旅人耶。欲作一詩。梗切未能就。止以二十八字。敘其事。翌日得四韻。

先親膝下共游。人孤影。飄零只我身。今日再來如隔世。茫然竟落落江濱。石漏遙空一片天。月巖之號古相傳。孤輪高潔誰爲比。老樹婆娑亦宛然。山礙不容千里見。崖侵常蝕二分偏。故知偽物誰叨冒。終竟天教不十全。

題洪州新建張令寄齋

合倚金華步石渠。丹砂事駐萬洪車。有成用底三年政。必貴聊成一日居。簿領優游開製錦。臆牌盤礴飽觀書。後來令尹須留意。真道前人託宿廬。

和安之叔灰齋

見說灰齋只數椽。先生燕息此於焉。聲名應恥暫時熱。喜怒端知不復然。春到豈無繁杏火。日高惟有篆爐烟。清幽此外萬緣冷。笑殺人閒百慮煎。

送張季平歸永嘉

霜葉搖風九月秋。披披袖挽難留。知君久作陶山夢。無意相從鄭谷遊。車路杯盤常共醉。艱難身世最同憂。人情易得成疏冷。頻有音書寄我不。

和何元章新秋

玉露寒凝。銀河澹瀉。流每年。幾到此。無處不驚秋。便有清涼意。滯消早酒。憂附炎蚊。弄蝶。可笑不知休。鼓子花。堪愛。疏蕊淡碧。時未。陪葵向日。且伴菊當籬。土厚根條遠。涼多世俗希。可憐紅槿類。無益自衰遲。

和潘叔慈書懷

冷落秋風宅一區。悲歌豈爲食無魚。去來虜馬潛窺伺。出沒神姦未掃除。許國有心雖感激。濟時無路漫歡歎。何當成就周宜業。再勒岐陽石鼓書。

癸丑年暖閣初成

枯葉寒梢夜夜聲。圍爐小閣喜初成。護風簾密香烟潤。弄日窗低書卷明。况有酒漿初暖熱。從他歲律自崢嶸。塊然危坐得佳處。萬事人閒一睡輕。

和思老夏日山居

世俗沸如湯。公於靜處藏。忘機身不老。無事日偏長。地僻松篁密。僧疏殿閣涼。何須有妻子。涕泣似王章。

和石希孟

睽闕星霜又欲周。詩書深恐廢前修。相承轉轉常怡悅。有罵申申正噢咻。一暴而寒非所喜。半途之畫最堪羞。茅簷紫竹窗前榻。我尙慙慙爲爾留。詩書兄弟相依也。風平以行已未善。詩書申中罵之。此言言

偶書

望春樓上倚闌時。祇此霜天也自奇。遠水平山潭似畫。新寒愛日穩催詩。不知木葉藏村舍。忽有鷄聲過短籬。閑卻主人朝省步。經年端坐看清暉。

悼八塘孺人

當年稟稟奉高堂。顛頓俄驚哭杞梁。日見兩孤成乳酪。坐聞一節勝冰霜。仙遊已作朝霞會。塵世空將舊履藏。莫問生來壽何許。曾孫兒女亦成行。

最幸平時省拜頻。雍容常欲面生春。髮華雖覺年彌老。齒宿其如語自新。兩劍共埋知有日。一杯持奠阻無因。茫然空落風前淚。終愧西山執紼人。

悼陳庭玉

力就揚雄宅一區。知公有意賦歸歎。兩禮豈謂哲人夢。三徑空留君子居。厚德所傳唯奇詞。清名難朽是詩書。天公到底慳風俗。不使斯人在里閭。

悼六兄宗魯

王粲全身不偶然。意公所享尚綿綿。誰知慶弔在反掌。到底死生難問天。萬頃良田空沃壤。九原幽恨獨新阡。階庭富有諸郎外。所喜東床兩堵賢。

去歲擔簦入上都。公能別我意如何。微河未覺鶴原急。永訣那知雁序孤。莫拜昔猶棺在殯。送車今又客登途。爲公回首生清恨。空有池邊宅一區。

悼顧與權夫人

高文司諫筆如椽。肯作夫人讀墓篇。但考銘詩無玷闕。自應遺行遠流傳。女無妬色誠希有。士不妨功可並賢。安得芝蘭勿棄秀。藕揚餘懿屬他年。

悼陳子濟教授

憶昔聯書上辟塵。公如玉樹照春風。寒窗尙惜十年晚。銷散俄驚一夢空。世事正茲同沸鼎。我身今亦類飛蓬。情懷爲執歸山綈。松柏蒼森淚眼中。

悼潘權仲

一生邱壑賦幽閑。雅興蕭蕭未易攀。時縱高談塵俗外。頗傳佳句里閭閒。身名昔已無虧闕。世路今方足險難。公獨高培一阡土。想應無恨入桐山。

悼潘義榮母

去年兩葉泛清深。正是隨雛出鳳林。探仗潭如天上去。春光俄向斗邊沈。金花象軸恩雖在。雲隴山原痛可任。我亦堂前飛鶴起。強成哀挽倍傷心。



因念桓公稱何無忌。嘗曰無忌劉牢之外甥。絕似其舅。執謂無成。由是知人之賢否。其種裔固有得於母族之親者。況鄭公之為人。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一經品題。便作佳士。今板輿所奉。實其幼女。積習名教。門地可知矣。昌黎送王墳之序。謂孔子沒。羣弟子皆有書。孟軻氏獨得其宗者。以其師子思。子思之學。出於曾子。由是知傳道受業。源流所來。不可不正。況伊川兄弟。洛中視爲標準。聞其風而悅之者。固已面目可嘉。閣下得其議論而親炙之。步趨言辯。文學可知矣。夫以鄭公之孫。伊川之學。而又風裁秀整。爛如寒露玉壺之冰。則三絕之稱。自可揖李授之風流。而奪之氣。後進有志之士。正願得以攀附。今乃兩年之間。不能薦區區姓氏於盈尺之紙。可謂無識不靈者。於是即日求歸。方其歸也。松公又提耳而教之曰。汝太守允非州郡可借。初以鼠盜乍平。有一方瘡痍之苦。故臥治之。詔暫此付託。今吾里巷開豁。被德化。聞已帖帖飽暖。朝廷行且召太守去矣。汝行無緩。吾今授汝以先容之書。到可筮日文座下。某陸走水涉。繚繞二千里。及郭而問。咸曰太守在。某然後知遭遇之私。尙煩造化者留以相待也。重念某受性愚僻。與衆異趨。平時願見王公大人之賢者。常以夢寐。方慕李授於三百年之前。今自有太守顯顯如是。而又加賢焉。可謂厚幸矣。此所以忘其困賤卑陋。而勇於自獻也。閣下標鑒通悟。非特皮裏陽秋。其閱人物。如明鑒之對妍醜。自當隨手見露。今日之來。賢否真偽。料已洞然。不識肯進之坐末。容其警款而一擇之乎。果蒙回眼一顧。則所願攀附閣下者。非止今日。正恐閣下棄容鄙庸。爲人主朝運天下。薦進人才之時。牛溲馬勃。不能無助於藥籠。而破飯敝帚。尙可增價者。其遭遇自今日始耳。私情如是。閣下進退之。

上蔡倅王學士以門客牒試書

昔柳子厚謂東祠有浮圖。病瘖者十年矣。扶服與曳。羞媿側匿。已爲廢人。會里中諸釋。以經律授人者。悉以故去。其徒無所取法。相與謀曰。瘖師有道。可出而事之。乃盪濯扶持。獻巾饋食。浮圖遂有聲。中廡有馬駒。病瘖者十年矣。垂首披耳。懸延屬地。已爲廢馬。會刺史至。他馬羶狹短小。廢人不足以授。相與謀曰。病駒有相。可抹節之。乃浴剔搔剔。刮惡除洩。馬駒遂見用。某自禮部退黜之後。病瘖亦十年矣。坎壤憔悴。苦險頓挫。已爲廢士。比蒙閣下拔拭提攜。收置門下。人皆謂遭遇之勢正。與每觀斷簡遺編。未嘗不捧持再拜。涕泣橫落。莊子謂流人去國之久。往往見似人而喜。閣下至潤之名。實由蘇出。可謂似之者矣。故某尤以遭遇爲可喜也。子厚又謂士之顯寵貴劇。則其受賜於人也。無德心焉。何也。彼必曰。我力能得之。是其所出者大。而報其必細。窮厄困辱。則感激捧戴。萬萬有加焉。是其所出者小。而報也必大。某今日受門下知。其感激捧戴。必將有加矣。未能圖報。姑借子厚起廢之說。爲堂下拜謝之禮。冒浼不勝恐懼。

上浦江周令書

昔有同學醫於秦越人者。其一問於師曰。醫之道若何。師告之曰。醫者方也。虛者補之。盛者瀉之。伏者汗之。猶匠者之有繩墨規矩。當一遵其方。又一人問於師曰。醫者道若何。則告之曰。醫者意也。藥餌之所投。鍼石之所刺。湯熨之所和。猶匠者之出於繩墨規矩之外。隨意用之。二人者感秦越人教之曰。尋常之病。書之所常載者。則用方爲先。非常之病。書之所不載者。則用意爲先。如是而疾可已。自是二人者。見國中

北山文集卷之四

上蔡守范龍圖書

某竊謂先進之士。有志於立功名者。凡所薦引。未嘗不擇人。後進之士。有志於立功名者。凡所攀附。亦未嘗無所擇。某年三十五歲。雖賦命奇蹇。未食清時五斗粟。不足以備王公大人采擇之數。然篤志讀書。好閱當世貴人。有譽望者。參以古人。而窺其行事。非敢僭越。犯分。竊議短長也。妄意枯木朽枿。得見春陽。則功名之會。激昂衝躡。庶幾不倚冰山。誤人。每見唐史稱李授門地。人物文學。皆當時第一。竊嘆之曰。授之在唐末。爲名世。然執是說於今人中。擇其門地。人物文學。信能顯顯過人。而又加賢焉者。亦自難得。去年聞有太守來殿吾邦。嘗徵隨榮載。而規望風采。見閣下珠庭日角。奇麗福艾。昂昂偉岸。煥然如景星在上。而見者無不以手加額。私自喜曰。太守人物第一矣。門地文學。自當相應。然某終以昧晦怪奇。警自棄。既不識注之所在。又不見管中之一斑。唯自負恨。比如新春。謁侍郎松公。公某從母也。親而教誨之。盛稱閣下門地之賢。文學之妙。且責以拜荆州之不早。某謝過而請。公曰。汝聞相國富公之爲人乎。某曰。鄭公正色立朝。安危所繫。陰功碩德。遺種人閒。德信威聲。流入戎狄。雖草木亦知其名。蓋有宋之伊呂也。公曰。汝太守。鄭公之外孫也。又聞知有伊川二程之學乎。某曰。伊川先生。淵源高妙。自成一派。脫去輪墨畦逕。出其門者。皆溫潤通達。過人一等。蓋一方之指南也。公曰。汝太守。伊川之弟子也。某既再拜承教。



有經絡不平，榮衛不理，蓋桂可以發散，參朮可以調和者，則節宜補治，悉由其方，氣逆而厥，風壅而痰，頑可以伏烏啄，猛可以勝狼毒者，則衝激鈎擣，以意為主，治病無不愈者，某謂學者之治民，正亦類此，簿書法度，醫之方也，隨宜適變，醫之意也，年穀順成，風俗安靖，其閒痛痒，乍作，如人體中小有不平，當是時，詳慎審酌，不可不簿書法度為約，兜梗未去，殘賊尚在，其閒痞結傳染，如人關膜，內外壅塞，當是時，疏決拯救，不可不簿書法度為事，國家安平，垂二百年矣，去年山谷妖厲之氣，化為盜賊，如癘疔結聚，初不出於尺寸之廣，而血脈鈎連，毒氣旁貫，發七邑，浦江受病尤甚，衝毒而死者，骨尸相枕，餘皆鬼手脫命，負痛呻吟者，閣下今日猶持良藥，來作醫師，起膏肓不臘之人，再使食新，誠此邑之司命也，其閒昭土炭嗜鹹酸，短燒修飾，肝伏腎浮之狀，皆在法善鏡中矣，然某竊謂此邑所遭，乃非常之病，拘守方書，難以立功，正當出規矩繩墨之外，藥餌鍼石，湯熨隨意用之，常使烏啄狼毒之力，行於桂薑參朮之先，瞑眩之功，即可見，何則，簿書法度，乃治康持久之具，而隨宜適變者，正今日此邑之所急也，某久為太平男子，手紋鏡影，不成公相，跛倚重腿，不能軒舉，自前年由金華寓食於此，遭阻禍，艱生事如掃，魂魄不召，自視如行尸，今幸以號國餘喘，託閣下拯救之手，斷不敢賦賦如秦人，故於閣下蒞事之始，妄挾小說，效古人一言之獻，雖閣下自有肘後奇方，籠中妙藥，能為百里之民安敷，母氣平復，所若然，區區之誠，亦進見之一端也，閣下以為如何。

上浦江于令書

始元五年，有乘懷建旆，詣北關，自稱衛太子者，吏民聚觀，以萬數，公卿疑惑，莫敢是非，惟魯曼情知其誣，叱使吏縛之，建始三年，京師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老弱號呼，相蹂躪，惟王子威知其說，長安遂定，噫，二人真男子也，且誣罔之造，誣言之震，衆人憂惶不決，二人乃能平心定氣，辨明鑿鑿於虛擲之中，非胷中過人，不能如此，國家刁斗不鳴，二百年矣，今者犬鼠為盜，初失於捕，噬毒跳梁，焚掠遼廣，郡邑閒軒章印，高論大言，以尊貴自處者，率同婦人女子，挺身竄伏，其上負國家下負所學之罪，此固未易云也，某族居金華，自去年挈妻子，寄食烟家，託閣下之治，親見執事，以百里小邑，孤立狼居虎穴之中，人卒不多，甲兵非利，獨以忠義至誠之氣，率約倥傯，安坐不搖，不啻有經罔說言之驚，而綽有曼情子威之勇，胸中過人可知矣，某竊謂此邑之內，扶老攜幼之民，所以自保不死者，皆倚閣下為命，而烏合嘯聚之輩，所以未敢響應者，以畏閣下之威，願閣下持聰明而不改，固膽略而不破，念子思君，雖與守之言，而終始如一，則妖孽剷除之後，定可燦然有聲於東南矣，蚍蜉撼樹，勢必不久，且夕安堵，如故，道路之閒，行見父兄相率，牽載嘉石，求文人為閣下立頌德碑，苟為不然，閣下匹馬朝去，此邑暮為墟矣，利害相懸，不啻白黑，閣下審處之無忽。

謝梅右司作先夫人埋銘書

某聞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千譯乃至中國，有文章於此，與美玉同，而其來之遠，則有類於流沙千譯之勢，某方語人曰，我欲得此，則人信之乎，必不信也，金鑲於山，篝火饑糧而後進，崖崩窟塞，則取者遂

葬其中，有文章於此，與良金同，而其得之難，則又不啻有崖窟覆壓之虞，某方語人曰，我欲得此，則人信之乎，必不信也，某前年失母氏，昏迷中但念罪逆重大，無消除之理，懿行隱沒，無發揚之路，故不避僭冒，以誌銘血，懇上及座下，當是時，正猶越流沙而求玉，探深鑿而取金，其高下隔闕，內負惕息之狀，固有倍萬於金玉者，是故無親疏之惑，皆謂某不善量度，無可得之理，何則，某至窮賤者也，公當今貴人也，分既不相及，東西數千里，情亦不相通，安可投置番紙，短書於潭潭之府，遂欲得其無價文章，又況旌人遺德，刻之金石，所以垂信後世，其事甚重，其不可得，固無疑也，獨某狂妄之心，謂公殖學播名，正躋顯道，方欲鎮壓俗流，激揚義風，其於葭莩舊屬，瓜葛遺情，當未泯也，是以無晝夜，延頸西望，定期蟻蟻之誠，有所感動，果以八月十三日，奉教書，悉遂所請，密濡膏腹，不但枉動大筆，而古篆小楷，皆得顯者為之，披卷發函，爛爛在目，傍徨感激，涕淚迸流，再拜叩頭，移入翠石，竊兆既啓，謹已鎖置幽堂，而妙刻流傳，今亦不可以數計矣，此皆右司德厚仁深，情堅義重，念昔時齊眉廬下之賢，故以某母氏為可錄，享今日戲綵高堂之樂，故以某孤苦為堪傷，不靳毫芒，勒為藏史，流芳託此，遂播無窮，嗚呼，豈不謂之厚恩也哉，是小人忘生殺身之地，剝腸奉首之報，今得之矣，音杜舍人嘗謂自古言惡者，莫若申包胥求救於秦，以其七日七夜哭聲不絕，言喜者，莫若號國太子，以其死而復生，某羣為母氏乞銘時，正類包胥之懇，非不哭也，第公不聞其哭爾，今此過蒙恩，充足所願，且得於憂患禍災之餘，付以輝光，是亦死而復生者，其為喜也不減，號國謹以石刻一本，隨此封獻，少通謝意，辭語煩碎，不勝惶懼流汗之至。

謝字文郎中書先夫人埋銘書

某嗜古讀書，竊有惡圓之癖，每見傳記閒，有立身謹嚴，行事端正者，則傾心慕望，恨不可一見如天神，其後有教某者曰，子雲有言，書心畫也，公權亦謂心正則筆正，欲察昔人賢否，第於今石刻閒，視其筆法行動，則忠佞邪正，一晒可得，某審其言，似或可用，凡殘碑舊字，皆收拾檢視，參合其人，又見如魯公輩，勒名著行，皎如星日，而字畫之存者，堅剛方正，嚴毅整肅，定無零亂猥媚之態，自是始信教者為不謬，每欲挾此術以觀當世貴人，則廊廟館閣之閒，端人正士，既非窮賤寒生所及，識而又翰墨尊貴，祕藏難得，脫或揮灑到人閒，則又非窮賤寒生之所可見，故孤懷常抱慕望不足之嘆，前年失母氏，冒禍毒，巧銘於右司梅公，公視某之父，則昔之僚婿也，憐而與之，且賜某書曰，吾既為汝銘其母，又得字文公書之，無忽，某踴躍再拜，既感母氏有沒後之光，如此，竊自慶幸，於今日得見當世貴人之書，可以驗信其術，聚族共觀之，則滿紙燦爛，皆持重舒和，遒峻緊結，無點畫不有法度，而終不為邊幅所窘，正如冠劍大臣，儼立於朝堂之上，風采威儀，自有貴氣，嗚呼，誠無價之寶也，願賢傑之士，志業超爽，豈當留情小藝，乃其忠純溫厚之氣，根著於心，故發揮於外者，自然如此，恭惟郎中，力正學而收峻科，行道而領要職，繇藉風流，標級高遠，在指紳閒，沈遠有韻，故字畫鋒力俱全，不蹈前蹟，挺挺奇偉，非苟然也，觀人之術，真可驗矣，某東浙書生，藉箕裘之業，免為蠶營，然自幼時所受者，皆窮苦頓挫之氣，已三十年，虛為太平男子，衆方指為清中窮人，一旦乃能為母氏得柳書，遂與唐人子孫爭孝，吁，可怪哉，自非閣下，與右司公雅相交厚，不忍其鄉



里姻戚中輒有棲棲抱苦者。則此等字實。正為神佛護持。豈在寒家墓石上耶。人非木土。安得無知。銜荷厚恩。死而未已。于今而後。所謂立身謹嚴。行事端正者。又何必遠慕古人。如或終坐坎壤。不得見餘塵而一拜。則松楸之下。高懸妙刻。自可終此身而仰事之。不勝拳拳之至。謹以母氏墓誌一軸。同此封獻。伏幸采目。

謁聶大尹書

某嘗觀今人處事。大率輕重緩急。倒置可怪。試舉一端言之。有人啓數千里之行。戒途之日。或告之曰。某處有勝觀。太行之阪。崑崙之墟。蒼梧之野。雲夢之澤。峯嶺寬曠。可以展清眺而廓志意。又某處有神仙。安期之居。偃佺之里。玉笈金經。石田丹竈。變化縹緲。可以觀真風而警昏滯。又某處有古跡。峴山之碑。仲宣之井。玉華宮之馬。武擔山之鏡。隱約茫昧。可以探古意而弔興亡。是皆不可不見者。往往所夕暮念。願至其旁得一見之。鮮不徘徊徙倚。周旋而後去。萬一顛顛不前。則跼望太息。常有遺恨。至於地靈物秀之鄉。中有王公大人。挺然特立。則聞之者未必以此相告。知之者未必以此為懷。牽舟駕車。米鹽既具。一介行李。不可少駐。則掉臂而去。未聞有息肩弛擔。望門瞻而一見者。此蓋不知輕重緩急故也。某東陽之鄙。細人也。家無幾畝之產。以書卷為業。骨寒命薄。百事遲頓。坐去年焚掠之禍。衣食艱難。有道路之役。然心志激昂。未忍自棄。戒途之日。不問人以勝觀所在。與夫神仙古跡之地。而汲汲以王公大人之可見者為心。意謂品題之恩。實緣有託。則衝躡攀附。成就器業。政有望於他時。斷不為目前計也。如聞大尹侍講。規模廣大人物高爽。凡所舉措。魁岸磊落。說者為臨川地氣。自有相稱。舒玉往矣。願猶和氣生芝。當時融結。未盡藏聚。于今復有出而為瑞者。果欲求偉人。自當一見。某又竊自念。平昔尚欲求古人於方冊中。安得道閣下之鄉里。聞說者之言。夸大而不知自勉。萬一閣下不以富貴驕人。回眼下榻。進之坐隅。使得挹高標而聽宏論。某亦將遊泳波瀾。參以古今管中所見。審知閣下為偉人。則衝躡攀附。豈止為今日計哉。固當使尋勝觀。求神仙問古跡者。悚然下汗而不已也。率爾之言。冒浼為甚。

代上湯尚書書

某嘗觀韓愈為布衣時。仰首伸吭。以書自達于宰相。待命不聞。後十九日再上書。又不聞。後二十九日又上書。三書雖具。竟從董宣武辟命。入仕為推官。用是知以疏求親。用賤濟貴者。其難如此。今也。某以江浙寒生。求見當世貴人。其將甚通情。冒干典謁者。止一書爾。無三書也。見而憐之。技拭提撕。一書而進。見而棄之。遂巡卷縮。一書而退。非韓愈求知懇進之難。而某敢狂率。儻易如此。蓋愈之求。求未知己者。某之求。求已知己者。王公大人未知己。則發露底蘊。希恩管報。其言不得不多。而又退之。負材抱器。當壯盛之年。唯恐譽望之衰。功名之晚。其於先達之士。必欲依倚攀附。以就聲價。故所懇之言。累三書而不可已也。王公大人既知己。則稱述姓氏。敘說平生。雖一言可見以意。而又復過頓挫之人。志氣凋落。苟搖尾長鳴於雅故之前。而又不蒙收恤。則枯木朽枿。行就僵仆而已矣。無復多云。此某所以一書而足也。崇寧舍法之初。小人負笈西行。天為今日之私。使均茵濕而進。雖是時。藉龍氣象。自有貴賤。而高懷傾蓋。一笑春陽。出入

周旋。遂陪逸駕。其後閣下雍容紳笏。乘時奮飛。回首塵埃。已在天上。而某奇窮顛躓。流轉人間。齒髮復尋。化為老境。雖夙昔之好。銜負心骨。而勢位相懸。自成疏絕。年來閣下以經綸大手。拯溺扶傾。為中興名臣。某也何人。敢念曠昔。其敢恃而來者。如聞平日訪逮之言。每有記齒不忘之意。親朋夸耀。更相告語。皆謂某於此時。不能衝躍勉旃。上副獎提之賜。則是終無奮發之期矣。此所以不避僭越之誅。具陳終始。幸照知之素。而自免於絨書三上之勤也。某又聞天下之理。否不極則泰不來。窮不極則通不至。靖康而後。國步艱難。蜂蟻結聚。百怪並作。顛倒縱橫。離絕中外。否則極矣。故閣下挺然仗義。與諸巨公應時而出。掃澤穢而太清開。壓狂瀾而寰海靖。太平儀物。日日就新。何者。否極而泰故也。如某則志願相違。觸事顛錯。有幼學之業。而老尊之有。養老之資。而盜奪之。進無章句科舉之能。退失饋粥為生之計。窮則極矣。今閣下以堂堂漢相之材。懷戀戀故人之意。凡對客一言之間。天涯片紙之書。莫不因風宛轉。道及孤寒。則所謂窮極而通者。其有資乎。夫閣下據發妙蘊。既進而為朝廷天下。回否中之泰。其敦崇高義。退而為朋友故舊。發窮中之通者。亦閣下而已矣。復誰望哉。恭惟閣下。英資偉氣。絕過古人。倘儻襟懷。杯斗雲夢。其扶正乾坤。幹造化之後。行將陶冶士類。盡取天下人才。膏黃丹腫之。況此萬里羈旅。儻建康一突而炊者。乃閣下半面之識也。私自計念。尚當愈於牆角短檠。未遽忘之否。

代人求知書

嘗謂州縣小吏。其懷材抱器。落落超絕者。雖不求人。譬如千金之璧。在人眼中。自有名價。如是者。顯貴無疑。餘一輩進身極難。欲衝躍而自獻也。則治旁之金。戒在不祥。而又王公大人之門。不輕許與。正欲觀人蘊藉。陰識輕儇之士。而廉黜之。故好自言者多取辱焉。欲俛默而不鳴也。則見殺之雁。正坐噤啞。而又當路特達之士。倚門者衆。稍自昧晦。則往往遺棄而不及取。故不自言者多取困焉。坐此二患。捶楚塵埃之中。終身坎壈。不為清鑑之罪人。則為明時之棄物。茲惟艱哉。某江左一介小生。藉門地之恩。奉紳笏。又幸會黃緣。託身驅策之下。勢孤援寡。疏冗不能動人。私自省循。正墮二說之間。何哉。閣下以高名重望。嶽鎮一方。進退賢否。升黜良窳。默有程品。塔堦屬吏。恰勤檢押。克己奉公。不累司敗。則已過望幸甚。不當衝躍以取自言之辱也。然倚注日隆。留滯寧久。不日回轉輸之手。入參造化。門牆高第。巖巖在側。當是時。破甑敵帚。不復可前矣。是今日之不當俛默以取不言之困也。二者之患。營營不能決。則有教某者曰。公方開賢網以羅幕中。自言之辱。尚可洒也。迨公擁華蓋而奉皇極。則不言之悔。不可追也。某忠其告。故今日輒敢忘僭冒而來。唯閣下進退之。

又

某聞達而在上者。未嘗不以汲引為心。然有識之士。其所引者必佳士。窮而在下者。未嘗不以求之為急。然有志之士。其所求者必端人。蓋得一佳士而用之。則建功立業。緩急可倚。量才責成。定有報效。彼闕茸椎頓。無益於事者。雖沈滯坎壈。彼固未嘗經意也。得一端人而出其門。則勵激心志。終始可託。駿步翔飛。不失攀附。彼側媚柔脆。無聞於時者。雖不吾與。我固自省無憾也。某奉紳笏之初。嘗從尊老問所以進身



之術告者謂當如是然某自聞其言載憂載喜喜則喜今之王公大人以才德名世者岌岌相望當有所歸愛則愛告者之言果信則擁腫凡下豈在佳士之目往必呵棄矣既而謂王公大人之收斂人才正如富家翁之蓄物雖所寶者在於瑰奇偉妙而醜醜瑣瑣可以備器用者當亦不廢天下事皆席珍而棄顯乎恭惟某官扶天英氣為世偉人議論高明心術方正暫輟禁密轉計南邦此蓋後進有志之士且暮奮躍所願出其門而惟恐後時者也某愚且賤天實為私得欽板堂下驅策之末固知閣下之門如嘉木垂陰可以託身取蔭然自投志能豈敢以佳士自取許特醜醜瑣瑣尚有餘富耳又柳宗元嘗論北郭織屨步求釜錢錢刀鈇而不得因謂世之實去名存叨冒故號者類皆如此某江左小生承門閣之恩得應仕板閣下今日如將按實而求其實則釜錢錢刀鈇非所有也萬一垂情加惠不使沈埋以辱家世則鐵爐冒號亦可資以求知乎

代上樓浦江乞免租官田書

昔放倉令嘗有轉輸之役使綿力者十輩人負十鈞半塗力盡十輩俱廢有愚者過其旁令輒諉之曰烏獲能荷千鈞今十輩之負合不過百若有能并為荷之使疲者得蘇而官無留事仁人之所為也愚者以道遠辭令曰夫豈久哉十輩氣蘇力強再以負還之百步之外若掉臂而去矣愚者無他腸信而不疑十輩既脫駭去不留令得所託泛然不顧其人背負百鈞前瞻後顧喘喘不勝其苦遇行者輒祈懇之使代其壓則皆謂貪多喜重而至此奈何痛苦及此已則欲移之於人悉唾罵之憤悶力窮遂以壓死知者憐之某之佃官田也與此類閣下能憐而聽其說否吾邑有官田數百畝久荒弗墾厥後邑宰周公命鄰伍數輩佃之鄰伍以草深土硬不能遽治願先得有力者墾墾之此正類綿力十輩求脫十鈞之時也而某之在邑中昧昧疏拙無機變之巧又類愚者周公見而憐之某以後累辭公曰夫豈久哉勸荒之力姑借一年爾後鄰伍具在還以歸之使疲者得蘇而官無遺利仁人之所為也某無他腸信而不疑此蓋與合百鈞而負之之時無異鄰伍幸其脫也亦駭去不留一年之後某自欲求脫則周公去矣此又類夫令得所託泛然不顧之時遂至背負百鈞前瞻後顧喘喘不勝其苦祈懇他人使代其壓則皆謂某於此田官無租則利而取官取租則欲辭而去是亦貪多喜重而至此復唾罵之曾不知百鈞之壓初為獲人之急而當其事一墮計中反謂痛苦及已而欲移於人憤悶可勝言哉力窮未死之閒幸閣下有憐之之意矣恭惟閣下厚德服人高義鎮俗暫抑翔翔崇漢之翼棲遲百里之閒而某也悉與士民列在桑梓閣下視事之始固嘗以此澆嚴明矣閣下憐之許某又一年之後為追集鄰伍還以歸之此厚德也而某以百鈞重壓念在於釋去心以一年為遠遂詣五馬卜之庶幾惻然之念有如閣下則相與為某釋其重負可以即日掉臂而去五馬之意若曰汝邑之大夫凡所裁決必已中理非若他邑之可以去取云也一年之許亟拜厚賜某徐思之一年之佃令尹既諾之矣心已為遠也而請之五馬五馬不從則一年之諾令尹無乃怒而奪之乎某又思之令尹為天子行法惟理所在豈容私喜怒於其閒今我負持百鈞進退無路賴肩流汗喘喘將死令尹當急憐之爾故今日輒持小說且謝且懇願閣下憐其不勝任之苦使

終此一年為某釋百鈞之負使十輩分荷之在彼不為甚重在此不壓而死則閣下之恩矣夫前賢有言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川之必用舟航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閒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可常行者某叨竊儒冠不能早自衝墮窮蹇顛顛至於今茲尚不能追逐後生作進取字文其於笠首荷鋤耕田種稻誠非所長也前令尹周公使之代鄰伍承佃正所謂以他物充代決非可常行者幸閣下察其無他腸而已矣干冒尊嚴不寒而慄

謝漕司秋舉啓

合三路之秀護爾隨羣較一日之長適然居上與之偕者雖千輩出其後者止三人得非所宜媿亦增重竊以還科舉而復熙豐之制設漕試以防州郡之私論其為法則豈復有加所以待士者無所不至文章不變追還渾厚之風場屋一新革去對偶之病顧常規之稍微宜清鑒之無差如某者江浙孤生箕裘未系弟兄終鮮事朋友則小巫之見訪問儒雅之風矧屬古文暫羅中否科舉乃祖宗之舊人材皆教化之餘不應多故之時無待價深藏之玉遂用新科之制求處囊立見之錐當得鄉賢使為舉首如某者受才冗惡賦性疏愚蚤嘗踴躍於功名今漸侵尋於齒髮然憤時振翼忘其為腹背之毛顧影長嘶恨正作纏牽之馬心懷秘計夢聘良圖旋聞科詔之音勉作書生之事懸耕鋤而首猶踴躍學詩賦而口尚囁嚅忘意桑榆非絲利祿嘗猶滋味自知咀嚼之遲徒若稂莠常在簾闥之首得之增媿尤所歸恩此蓋判府給事國士無雙唐朝第一非徒筆語妙天下蓋亦智術過古人留威名於口廷布仁恩於輔郡孤城屢寇指麾及於期年萬井俱生全活不知其幾口復引鄭生之吹散為寒谷之春恨借寇之無由惜巧戎之已晚但堅操節上報恩私庶因堂下之言可備籠中之藥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及第啓

丹墀待問謾懷千慮之恐清禁臚傳繆玷三人之列省躬羞媿聞命震惶竊以取士之科得人為貴然在上者或偏私而自用則在下者多諂媚以求名苟容汲黯之忠豈乏劉蕡之策國家運權極否數啓中興於干戈備息之時講科舉必行之制求此多士坐之廣庭聖詔謙恭深見虛懷之意衆心感激誰非流涕之人宜得英材式符優選如某者東陽冷族南巷貧家虛功業於半生恥姓名之三上昔遊學校安求烏啄以充飢回顧詩書似種石田而無效志雖堅而身向老祿未及而親已無瘦馬嘶風飢鷹側翅念晉州男子尚包葦席以自言彼新店民家猶因收獵而得諫幸廟奏名之籍敢虞犯上之誅既追斧斤復叨紳笏但猶滋味頗嗟咀嚼之遲徒媿糝糠多在簾闥之數深惟忝冒實有資緣此蓋僕射相公學貫古今材兼將相以周公伊尹之業為己任以宣王光武之事望吾君機務益繁智力旁出取虞淵之日再俾光明堅魏闕之心不辭險阻大慰蒼生之望實為洪業之基永鑒寶冰無煩乞火致茲庸瑣亦預甄陶某敢不益勵前修勉圖後效不能衝躍過為私己之謀惟有朴中無負恩門之賜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上王舍人啓

金頑鑿老曾煩鑄鑄之功地遠根寒復託庇蔭之下念殊恩之有自詭小己以何榮每自省循惟知感激



竊以相知之道。實有所難。先達者固於此不敢輕。後進者亦未嘗無所擇。收之藥籠。雖求旨味之佳。唯以冰山亦戒。依憑之誤。必親道德端方之士。斯有功名攀附之期。嘗怪末流沿成。習其仕進也。以爵祿爲重。所師表者。惟聲勢爲高。但慮冒申中。急欲授若若。附炙手之熱。趨沸羹之門。朝廷有大利害而不知。生靈有甚休戚而不顧。乘盜奪之器。而方云得計。居鬼瞰之室。而自謂能安。初也紛營。揮扇猶來。武君坐忽。焉衰落。設羅不到。翟公門。故古人不肯妄施推轂之恩。志士所以慎重執鞭之禮也。此也。某切念賦材庸陋。稟數奇屯。幼隨薄宦之親。飄浮萬里。長事垂年之母。寒苦一門。遇朋友則小巫之見。大巫。託宗族則北阮之望。南阮上賴孟機心切。柳葉功深。故得研志典墳。爭名學校。奈何鼠能甚短。蟻術無多。半過此生而益窮。三上其名而始奏。越茲數載之內。具見百憂之侵。園收芋栗。則未謂之貧。家有詩書。故弗羞其賤。所念風波靡定。塗炭方深。虜若潰宜。已作腹心之疾。兵猶驕子。弗知衣食之勤。姑息之政不俊。欺罔之弊猶在。名存而實不舉。法立而官尙貪。公論不名。私情頗勝。牆已敗矣。而不防有盜。火未燃也。而因謂之安。空哦復古之篇。未見太平之象。竊稽往昔。遐慕偉人。思得海內之英。與論天下之事。屬因未技。輒預鼎科。雖獻計稍愚。或蒙見取。然習事不慣。多謂可惜。旁無乞火之言。中絕賣冰之欲。守其孤操。竊此微官。備觀外物之去來。盡識貴人之風采。猶吾舍人先生。閱深浩渺。高爽英奇。凡有文章。皆造經術精微之處。所得富貴。不自黨與阿附中來。一語驚人。九重垂聽。謂乃公輔之器。試之臺閣之儀。載守奉常。盡揮帝王之典。擢居內史。最親日月之光。正眷倚以加隆。方清切而騰上。而謙懷自抑。高趣不凡。請繁劇以率人。示廉退以勵俗。皆合古人之體。端非俗吏所能。匪緣一兩之恩。報膺天子。固已終身自計。受業我公。暨來沈約之邦。光續仲舒之裔。仰視仁人之布政。深知君子之用心。仲良民無告之冤。督鹽吏不決之事。無持牒追呼之擾。禁錮文出入之姦。初雖髮髻許張衡。下車事肅。今已優游如汲黯。臥閣風移。切欣宣化之有人。自喜依仁之得所。重念某桑榆漸晚。蒲柳易衰。莫無穎谷之嘗。詩有蓼莪之感。待海邦之一闕。甘家食之三年。願影長嘶。破涕爲笑。憂時惟切。仰祿亦輕。必不枉道以求人。姑俟因時而自效。仰惟吹噓善類。獎借寒生。勵而使之成。援而與之進。虜塵尙暗。非壯士高枕之時。王室再成。乃大匠取材之日。愚所志者。公其鑒之。

請婚啓

有室之期。必俟壯年之及。養親之志。曷云一日而無。敢陳猶子之私。上布華門之請。某人辭風居幼。柳態最憐。頗思身率之賢。共濟色難之孝。某女修循姆教。練識儒家。決無驕奢鄙吝之風。可作勤儉溫恭之助。族如秦晉。請婚不謂相卑。類匪蕭蕭。同器諒惟所欲。謹伸微款。倚聽嘉音。

又

曩緣雅故。獲綴葭葦。每觀弟婦之賢。嘗有世姻之願。惟此微慙。非謂偶然。某女擇配累年。聞已得人。而不遂。某人受生多難。初嘗有室。而今虛。偶因冰上之言。願證帶聞之約。僅副今茲之望。實酬平昔之懷。男女之倫。爲大倫。吾敢請爾。兄弟之子。猶己子。公其圖之。

又

響纓久替。雖懸門地之中。微聲跡相聞。每慕里閭之密邇。輒有葭葦之願。敢因柯斧而陳。某女懿行著聞。不止女工之事。某人儒冠無效。方圖內助之人。眷言伉儷之求。無易閨門之秀。奉絨書於一紙。斷以不疑。遲重諾之百金。必蒙無拒。

諾婚啓

夙敦雅契。平時已類於雀盧。不負初心。今日更同於裴魏。矧慙慙之先辱。敢退避以他辭。某人秀爽多才。雅副家聲之託。某女綿織稚質。尙資姆教之閑。顧鄙陋之無堪。宜奉承之弗稱。然世姻重疊。嘉意綢繆。雖無匪斧之言。允合牽繩之義。夤緣如此。願爲箕帚之歸。感激何深。益固葭葦之好。

又

里閭不遠。過有婚姻之問。箕裘久替。僅存門閭之稱。義問可辭。卜乃云吉。某人溫純無玷。宜有室之甚難。某女稚弱多艱。亦擇配之惟謹。執事而事君子。豈不幸哉。奉羔膺而拜華絨。既聞命矣。

又

華絨委曲。過爲兩姓之求。敝族蕭疏。正坐雀門之替。矧婚姻之嘉約。契兒女之良因。願義何堪。考卜則吉。某人天姿秀巖。貞若玉而未冠。某女稚質綿織。方比甗而扶膝。既拜不忘之惠。敢與弗稱之辭。申此世姻。出於高誼。既攀齊大。冀此郎詩禮之早成。所媿阮貧。恐他日貨財爲不及。其爲感愧。罔既敷宣。

又

傳家世譜。受姓不類於他楊。誤我儒冠。坐因獨貧於南巷。雖門戶免粥婚之謂。願兒孫非墨嫁之人。抱此漸衷。敢希華絨。某人天姿秀整。德性醇溫。於今不過寒書生。爾後當是奇男子。某女桑麻素志。燈火寒窗。媿吾家無分。僅遺嫁之財。但他日有移母事姑之禮。再三循省。欲稱匪稱之辭。萬一貧緣。遂拜龍臨之問。

又代石氏作

伏奉華絨。猥蒙嘉貺。以奕奕安劉之後。聘寥寥數馬之家。惠莫大焉。禮無違者。竊承某人出於大姓。素聞坦腹之賢。長而好書。未作牽絲之會。而某女匪云擇配。僅越勝筭。正孤寒舉按之流。非驕貴縵窗之女。願敝族之非稱。何以堪之。荷厚意之不遺。既聞命矣。

納幣啓

卜文肇吉。懿侯初諾。以書名。掌判載言。周禮今宜於入幣。願念貨財之薄。負懷材帛之羞。特猶子之希思。庶小人之免戾。

賀參政啓

顯奉綸言。起神大政。輟留鑰殿。邦之重。置參機近弼之尊。茲謂殊恩。允符清議。門牆之慶。悃悃尤深。惟藝祖之開基。訪廷臣而定制。聖謨垂訓。降丞相一等官。累世用賢。自乾德二人始。位高瞻厚。責重禮優。此夙昔之所期。今周旋而始契。恭惟閣下。養心醇一。造道全深。由舍法而脫崇觀之卑。在布衣而有公輔之器。既從紳笏。果用羽儀。唐室文章。衆服仲舒之誥。漢家德意。爭扶鄧禹之車。爰寄藩宜。益隆問望。考耆龜而



協吉宜富貴之鼎來。而況甲至元。泰當初九。守大信而遠人。已率保成功。則庶事皆康。如聞論道之師。夙有惠曉之意。克俾厥後。惟暨乃倏。須事信而言行。庶志通而功遠。某奇孤弱植。衰病餘生。費君恩于塵粟之多。總軍政于邊防之暇。自惟微幸。動負愧慚。傳聞君子之立朝。愈見生靈之蒙福。四川峽阻。望賓客以神馳。八詠樓高。覺鄉邦之增氣。



部使者皆得辭請。虜官虛則數輩銜檄而來。有力者居之。浦江尉宜其不以還公也。嗚呼。古者建官。乃因民而用君子。後世用人。則因官而循私情。時焉而已矣。去矣哉。朔風愈高。平道如掌。豈無梧桐竹實。待鳩鳩於前途。

送僧如澤序

浦江黃氏如澤者。置身浮圖。而得儒書觀之。既通其義。則不能自已。深探博取。遂能作歌詩文章。有識見脫島可之寒。而與才士相及。於縣西四十里小剎中。得一室居之。閉門冥坐。忍饑誦書。不知其身之釋也。宜和庚子春。又欲走中都。以詩文求見。今中書舍人梅公。余私計之。舍人以道德文章鳴世。正此貴顯紳笏。士人尚倚門牆。不得見。是師漫不加省。萬里徑往。有如潭潭之府。無門可入。且不能持齋鉢取人施利。敗篋中所有者。皆無用詩句。其頗頗當甚於山間也。因其過別。且言之。師曰。曩日嘗以詩句進謁公堂下。大蒙賞激。一鄉之善士。所以假借名稱者。自公發之也。今吾此行。恐無拒絕之理。余驚謝之曰。舍人益貴矣。言日益重矣。師之詩又益工。信如前所云。公見之則當益喜。喜則吹噓薦道。師之名當益聞。願雖樵枯翠羽。終還山林。然他時紙窗竹屋之閒。瓦爐柏子。飽食垂老。定非今日澤師也。師笑而領之。余書其語於紙。

避盜錄序

避盜錄。錄方臘之亂。所見於浦江者也。耳目之所不聞者。不可得而紀焉。一邑之閒。人材忠邪。民情去就。禍患之幾。僭逆之勢。凡繫於風俗政事者。皆因以見之。傳之子孫。非特使其知吾處世之難。所遭如此。至於行己。宜除惡禁暴。皆可取以為鑒云。

鄭安之總錄序

越山之前。不見范蠡之宅。所存者陶朱井而已。峴山之前。不見王粲之宅。所存者仲宣井而已。二公皆奇偉之士。時移物化。僅有踪跡在故井閒。則後世之修椽大屋。營營作百年計者。信愚夫爾。吾叔安之。宜和庚子。未兵火之前。有適軒草堂。宜和壬寅。已兵火之後。有素廬石室。軒有詩。堂有歌。廬有銘。室有記。或在蕭疏故宅之閒。或在寂寞松楸之側。或在幽深梵剎之內。隨所寓。不過數椽之地。皆得借名而書之。夷考前後。無非輕擲利名。脫略疣贅之事。然後知先生之無有住著心也。先生志趣高遠。器局不凡。讀總錄之文。則可以見四居之意。觀四居之名。則可以見先生之心。他時香題文。雕梁繡柱之輩。皆然磨滅之後。吾意先生之清名。尚得與故井同傳。謹書以為序。

代序忠厚錄

近世士大夫。氣質浮薄。羣居談說。多盡敗名教。曖昧輕誕之語。若曰某人附誰得某官。某人因官成某事。或許塵稍之厚薄。或較資格之久近。甚者以滑稽供人之笑。妻妾媒人之短。關首一言。抵掌相和。可發羞嘆。宜和壬寅。余竊祿豫章。悼傷此弊。思有以革之。議置竊幕中。奉公之餘。日書一則。凡傳籍所載。耳目所際。可以信神明而雅風俗者。皆以次書之。庶幾合高義而洗其習。屬同僚好古。莊士也。咸曰唯。請先序之。

北山文集卷之五

笑腹編序

世傳王勃為文章。先磨墨數升。酣飲引被覆面。覺則援筆成篇。不易一字。人目之為腹藁。余喜為文。而才思鈍滯。嘗集紙為編。每撰著必先藁其上。俟寫易定。乃淨書之。念古人一腹之閒。包羅蓄積。遇事感物。決而發之。則文不加點。余今有為文之膏肓。無古人之腸胃。綴緝之言。依倚紙筆。為吾腹者。真可笑歎。又念世有瞽盲屬厭之人。徒能負其腹。以納膏粱五味。使其知有古人。往往亦能捧腹一笑。然余方自笑。不暇笑他人。因題其藁曰笑腹編。

送石尉序

李益送洛陽留守詩曰。還似汀洲雁。相逢又背飛。嗟乎。余於德臣。今正如此。初春賊曉南來。與德臣別後。二百日。復會於浦江。見不及再旬。車輪又欲西轉。使人重有感戀不足之情。信乎其如益之詩也。雖然。丈夫志四方。聚散亦古來有之。無足多道。所謂感戀不足。為此邑言爾。宣和二年。妖賊見怪。公嘗親探虎狼之穴。既而欲以百里小尉。部敗殘不教之兵。坐於賊抗。邑人恐徒失公而無益也。則泣涕擁蔽。相率而強公使去。公去未十里。而邑已為灰。三年秋。氛埃廓清。羣醜殄戮。是時所在修治墻屋。邑人見鄉邦之復。思前人之所愛。則懷思跂慕。念念而望公之歸。未幾。公果抱印而還。既至。則已有先公而攝者。蓋兵興之後。



作忠厚錄

華孫命名序

韓退之贈元協律詩云。子今四美具。實大華亦榮。四美。謂書讀多。思義名。學不已。行所學也。由是知英華之發。必有其實。鄭氏上世。讀書起家。四美之實具。故發而為華。枝葉蕃茂。芬香達於鄉里。族既華矣。培實之心。各不自勉。三二世之前。華已漸衰。年來世故艱危。異端相習。實既蕩。其華落焉。猶子叔義。近得一子。在懷綳間。頗有香氣。其母抱而見余。余謂願其子之華貴者。天下父母之心也。然不知培養其實。則他日何自而可榮。而又培養之道。不可不在其初。余無以爲任孫壽。書華孫二字以名之。爾父母汲汲培養其實。英華之發。他日尙期不忝於上世。

陳仲餘改名序

仲餘初居裕。一日請更其名。余告之曰。今之爲士者。其患在於有好裕之心。而無致裕之實。孤陋寡聞。不見道。而盱衡厲色。廣已造大。平居所爲。無非奪心術。而敗德性。方自謂胸中所有。種種不之。一旦是非感於前。利害迫其後。乃始顛沛窘急。不知所措。是果得所謂致裕者乎。求致裕者。莫如修德。修德者。致裕之道也。仲餘不敢自以爲裕。而願更其名。其志可嘉矣。觀其樂於勝己者。處。不致少有虛驕自滿之心。則修德之計。莫良於此。積善在身。日加益而不已。是雖無心於求裕。而致裕之實。此其漸焉。余請更其名爲修卿。而字之曰子漸。

吳德先命書序

李常容書。於中卷論五行最密。浦江吳德先。獨得其傳。言人貴賤貧富壽夭。如季咸之言死生也。前日來謂某曰。予欲爲今年貢士。爲災福書。既豫言逆料。可以驗其術。又可取薄資以周吾貧。如是可乎。某曰。言人分定。恐好勝者。取人金資。恐愛財者。鄙公其審之。德先曰。命係五行。自有定論。書取二緡。未爲傷廉。子姑爲我序之。某曰。唯。

送相人蔡道人序

紹興辛亥冬十月。有相士姓蔡者。自號碧雲道人。訪予於金華。予時已冒禮部。蔡道人云。廷試當在第三。春試當爲第一。留小詩一絕。其末云。學館色如藍。不作驚頭亦第三。余不敢領。又坐貧無以酬之。因其求詩。謾書以付之。俟道人術信。則持此書以見余。

送相士張允序

紹興辛亥。張居士以相術游婺女。是年朝廷類試禮部進士於臨安。吾鄉中選者七人。多居士之所預言。而余之名次高下。言之皆驗。一日居士欲道浦江。入會稽。過余求詩。余告之曰。大凡挾術之士。求覓詩序。自粥者。皆其術之不至。欲假借好語。爲道路取容之資。君今阿堵神照。炯炯如電。非但可以知人。人亦當自有知君者。何以詩爲。姑書以付之。

送蔣惠民序

蔣惠民。宣和庚子。從余學於浦江。紹興癸丑。從余學於金華。庚子距癸丑。蓋十四年。中間惠民妻妻長子。兵火艱難。無所不有。而好學之志益堅。相從之意益厚。其蘊蓄於中者。益滋潤可喜。嗚呼。可謂賢也已矣。然庚子之學。始正月。至十一月。不三百日。而余去。癸丑之學。始正月。至八月。不二百日。而子歸。其相與居。皆不逮久。余復運斤手老。不知能果盡子真端之翼否耶。念此後余當試吏。而子亦有良圖。官游東西。後面何日。於其告行。誦曾子之言而送之。其言曰。曾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子其勉哉。

園中雜論序

柳子厚謂郭橐駝。若種樹所植。無不碩大且蕃。人問其故。則曰。能順木之天而已矣。由是知根莖微物。皆有理性。得其性。未有不毓者。鄭子家貧。自顧齒髮。知功名之已晚。荷鋤涉園。不覺成趣。蒔種之際。園人有陳說相告者。度其言似合於理。則悉書以記。歲月既久。遂致叢聚。因編錄而名之曰園中雜論。

可友亭記

鄭子居北山之下。傍無鄰。與衆異趣。每恨無與友者。近即舍西開小亭。初非擇勝。而適與西山相對。向人日有佳意。因喟然嘆曰。人孰無友。大率爲富貴貧賤所移。何以言之。兩貧必相友。一或富焉。則氣味俗惡。鄙吝畏人。貧者固不肯與之友矣。兩賤必相友。一或貴焉。則羶香炎熱。各從其類。賤者又不與之友矣。此所以參差不相得。而貧賤之人。常有索居之嘆也。願西山在前。歲寒不改。我貧而彼不爲富。我賤而彼不爲貴。此身未死。濃嵐爽氣之間。賦詩酌酒。結歡固不止於朝旦。是可友也。因以名亭。

石磨記

鄰有叟。置石磨一小。枚於壁角灰壤之下。余偶見之。其形製雖甚拙。然石理溫細。可喜。問叟何以棄之。則曰。大不堪用。每受茶磨。傍所吐如屑。余假而歸。洗塵拂土。翌日用磨建茶。則其細過於羅縠所出者。又取上品草茶試之。亦細。獨磨蘆茶。則如叟言也。蓋石細而利。茶之老硬者。不與磨紋相可。故吐而不受。材叟無佳品付之。遂以爲不堪用。而與瓦甃同委。嗚呼。器用之不幸。亦如是耶。有德之士。蘊藉和粹。不幸汨沒於簿書蠟米之間。貴以筆楚會計之能。一不見效。遂以爲銅權不才者。世固多矣。洗拂塵土。付以所長。亦當自有識者云。并書於記之末。

小窗記

書館當暑雨時。地氣潤溼。小室文字擁隘。窗壁周障。如坐飯釜。前日破窗紙三分之一。易以藍紗。則有二好樹。徘徊對簷。茂密可喜。樹外小池。得雨弄漲。復有三四老柏樹。立其前。微風過之。新綠搖動。爽氣虛徐。而入。眼界豁然。愉快。始恨挾紙破窗之不早也。鄭子喟然嘆曰。性地中正亦如此。平時汗漫蔽蒙。翳塞兩眼。不異深坐小室之時。第不知自有佳處。在障礙外耳。扶除。則可使神明還舊觀也。其事可記。因書其歲月云。

雙蓮齋露辨并序



侍郎梅公宜和壬寅夏四月出爲新州。秋八月郡池有蓮。並蒂而華。越冬至。青露降於松。浹三十里。公不敢自當其瑞。既歸報於上矣。斯之士夫。復不能掩公之德也。則爲賦。爲序。爲詩。爲歌。翕然頌之。表甥鄭某。自念學術荒替。而又揄揚詠道之語。盡爲諸公所先。不復更可事。姑取他人漏落餘意。穿鑿而足其說。再拜獻於堂下。名曰雙蓮露。鄭子一日問新之老人曰。知若太守之瑞乎。曰。知之。能言其所以乎。曰。能之。鄭子使之言。老人曰。吾太守令嚴而政簡。信順和洽。欺誣屏息。薰然流入草木烟蘿間。故今效祥如此。鄭子曰。噫嘻。水芝駢蒂。天酒成膏。雖學語小兒。亦知爲和氣所感。尙奚從老人問之。蓋以土物之生。蕃鮮而華者多矣。花之雙也。何乘卉無與。而獨見於蓮。曲直而枝者多矣。露之降也。何凡木不受。而獨在於松。若不如是。而謂和氣所召。無乃昧化工之意哉。吾今爲若辨之。蓮之爲物。泥不能汗。水不能著。脫卑垢而自致於清明之上。蓋花之至淨者。今太守志明行潔。教化清淨。皎皎如秋月。孤高塵埃不可翳障。非蓮無以瑞之。松之爲物。寬容庇下。蟠固錯落。犯歲寒而冬夏不能易其操。蓋木之至堅者。今太守心正氣剛。節義森薄。凜凜與霜雪爭。炎涼不可變易。非松無以瑞之。不然。荻箬包泥。蒲柳柔脆。顧可使之爲瑞乎。今人知蓮與松之爲瑞。而不知其所以爲瑞。能爲雙花。實露爲說。而不能爲蓮與松言之。此吾所以不得不辨也。雖然。物瑞君子之所罕道。吾與若輩。雖鋪陳附會。以累太守。安知調和雨暘。惠養一方。使斯民飽暖嬉笑。知有爲生之樂者。太守自有上瑞也。耶。老人唯而退。鄭子於是乎書。

戒鷄說

暑雨敗墻。羣鷄聚食墻下。餓狸探隙而入。一雌顧雛子。獨不飛。遂爲所搏。諸雛終日零散。暨昏暮。團聚則驚呼啾啾。不勝其悲。鄭子痛老雌被害。而遺其孤。傷孤離失母。而無所託也。屢興以糝乾聚羣鷄於庭。而戒之曰。蒼化不幸。受餓狸之殺。遺四孤於此。羽毛未長。喙距未利。榮華相倚。爾等既無義。復離之勇。當念卵翼同羣之愛。切保護雛子。栖息之間。飲啄之際。皆善視之。勿謂天性喜鬪。氣盛有力。幸彼孤屏而摧壓之也。毛血未乾。無遠相忘。正當以氣愛相絕。自善其族。噴吻之禍。尙須自省。雖非尸鄉翁。此言無戲。

相說

今之所謂四民者。士則有學。農則有賦。皆不游散四方。其游散者。惟工商二流。所以爲工商者。必有所挾。工挾藝。商挾貨。猶舟之維楫。鳥之羽翼。無須臾可捨。故有所挾則得。無所挾則困矣。相士毛生之來。未露見所挾。而先出其集詩。又要余同賦。語意動切。三四至。余憐而問之曰。處士之藝何如耶。對曰。吾之藝。視人貴賤壽夭。如開眼見黑白。探隱匿而中其微。余曰。得所挾矣。何患無知者。攜一敗篋。自可馳騰得名。聲。不但蘇秦子也。詩何所神耶。詩文亦不啻相付。無乃使人疑子之術。謂其挾彼不挾此耶。毛曰。不然。吾家三術。以儒爲業。箕裘靡敗至此。故所在非特喜爲士大夫談說。而士大夫亦喜爲吾賦詩。此篋中之所爲富也。余曰。若謂爾習自筆硯中來。則請子收拾詩編。隨藏之。第余終不敢以詩所挾。

畫說

唐人能畫者。不敢悉數。且以鄭虔闢立本二人論之。其用筆工拙。不可得而考。然今人借或持其遺墨。傳於世。則好古君子。先度而後立本無疑。何則。虔高才。在諸儒間。如赤霄孔翠。酒酣意放。搜羅物象。驅入毫端。窺造化而見天性。雖片紙點墨。自然可喜。立本幼事丹青。而人物闕其才。精不鳴於時。負慙流汗。以神勞奉研硯。是雖能摸寫窮盡。亦無佳處。余操是說。以驗今人之畫。故胸中有氣味者。所作必不凡。而畫工之筆。終無神觀也。吾友王能甫。溫潤博雅。器局高遠。探古之餘。或物寓意。見諸揮灑之間。莫不種種高妙。余念篋中無物。幾得一紙。爲家藏之富。而十日一水。五日一石。正如古人所謂能事不受相促迫。久而未得。今得之矣。而余驗畫之說。益又可信。故喜而書以謝之。

記早

建興戊辰歲無秋。鄭子磽田不數畝。在橫溪之陽。早種猶可。將也。八月十一日。與租客分取之。是日大熱。張小蓋坐大田中。無林木可依。左右烘炙。去喝死無幾。忽自謂曰。居無苦樂。隨吾所安。物無小大。生於所見。以樂視苦。以大視小。安知今日焦熱之非清涼也。既作是念。目前種種。開曠阡陌。委曲如深。蒼廣麻禽鳥往來。如幽人佳客。一塊之土。尚於泰山。一根之蔓。茂如喬松。俯視蟻蟻。蚯蚓之數。亦遽然幽隱。有巖谷之趣。微風入洞。蕙蕪之閒。佳聲隨然。小蓋翻飛。而長空熾焰。已化爲蟬娟萬頃之寒浸。御風之興。冷然不淺。鄭子然後知動靜。哀樂。窮通。得喪。大率如是。當作一理觀。蝸角有綿蠻之國。非莊生過論也。作記早。

樂冕說

堂上堂下。韶之樂也。前僂後叩。周之冕也。上下前後之不可相易。如東西之不可易位。去古既遠。遂以訛認。遂有混其樂。平其冕者。一朝士憫之。越職而言於朝。以爲韶樂之作。欲象宗廟朝廷之治也。則上之象鳥獸萬物之治也。則下之周冕之制。前而接物也。則僂之。後而入道也。則叩之。今樂無上下。冕無前後。非聖人之意。請更正之。當時議者稱是。朝廷下其說。而有司罪其越職。乃謂作樂自有上下。以門閭內外爲辨。謂無上下者。不識門閭界辨。故也。冕之僂叩。自如古制。謂無前後者。乃其人反戴之爾。衆口證之。朝士不能辨。獲譴而去。嗚呼。疑其跡之無以自明。則目前可見之事。亦至反覆。其奈之何哉。雖然。越職言事。朝士之過固也。謂不識門閭。與反戴周冕。則事有是耶。不知以門閭爲界。容或有之。謂反戴周冕。豈有士人而不識裏帽乎。甚可笑。書以示季平。

說二賈

昔有二賈。俱自藍田持玉入長安。其一所賣。溫潤光細。可爲裁雲之尺。可爲搔頭之簪。可竅而簾。可凹而盃。又如西王母之白環。晉靈公之宮硯。帝王符璽之璣。宗廟瑚璉之材。亡不有焉。其一所賣。物醜難碎。玷而不可圭者。環而不可璧者。黑色之玖。赤脈之璜。又如范增已碎之斗。盧同已破之碑。燕國不暖之磬。李氏餐餘之屑。如此而已。二人相遇於道。互見所有。弱者自料曰。彼所藏瑰妙如是。遇識者必得善價。吾恐他時能與鬻釜賣土。鬻者爭先爾。巨賈既至。坐視人中。出一二微者。則人已蹂躪爭售。趨匿而不能拒。弱者曾未及聞。偶昏暮失道。墜於百仞之谷。吮吸霜露。備備有餘息。一日巨賈過其上。其人仰首大呼曰。



亦當念藍田有同懷玉者乎。失足陷穿，無路可出，飢寒雖切，骨然私視篋中，醜醜雜碎者尚在，撼之猶覺  
 琤然有響。君能板搖出我，飽暖安慰，遺其傷敗之魂，則非特脫死之恩，甚大甚重。他時羅列鄙物，萬一爭  
 先於釜餼瓦甓之間，倘有遠德巨賈，憐而遂之，某也。平時學校閒，挾持小技，耽踣相繼，心知左右出人數  
 等，類二賈抱玉求入長安時，其後左右發露所學，會未萬分之一，而富貴衰欲至，類巨賈傳玉時，某身  
 遭寇盜，失家無產，衣食單薄，類弱賈失道陷谷中時，負輩芒戴，顏甲乞憐吐實，類仰首大呼時，故書是說  
 以告左右。

婦撫視我，亦自年幼，南北侍親，如足如手，爰失母氏，我孤一身，幸有吾姊，克省慈親，今亦相棄，為土下人，  
 終鮮如是，天胡弗仁，凡此中抱，誠祕已久，至于今茲，會未皇剖，輻車將行，敢薦肴酒，有淚零然，靈其知否。  
 祭申屠伯村并亡妹文

君以門戶淪落，飄泊異邑，力弱而搖，孤年未蹈，歷苦辛，僅幸安處，一旦死于狂賊之手，非命也歟。妹以寒  
 家女子，蚤歸屠氏，貧患相須，哭乃夫荼毒之禍，未百日抱病而亡，非命也歟。命也如此，吾何顧辜，以愛之  
 痛，蓋久而未定也。今春之首，賊聲已熾，于時艱蹇之身，匏繫一隅，固知別後，必有兵火之恐，豈料吉人而  
 不免夫君死矣，能以一妹付我，猶可，蓋痛月在仲夏，微恙而殞，老懷念此，何以堪諸，始余之歸也，幸傳者  
 之謬，幾得握手，而拊吾妹，既歸之後，凶計不誣，不見人，不見尸，不見棺，荒崗梗莽之間，春土龜起，一婦  
 一夫，使我涕泗交落，椎心吁呼，君與吾妹，聞不聞乎，嗚呼君乎，君與吾妹，手足視余，患難安樂，兩家常俱，  
 豈可今日，幽明永殊，余年三十四矣，肺腸悲愴，觸目感絕，所遭所見，咄咄可怪，皆平生之所無，念君與吾  
 妹，殞留殘土，棺必速朽，謹用良日，啓靈柩而付之火車，此外君且無承家者，萬事已矣，嗚呼君乎。  
 賜第後告祖廟文

某愛自卍角，考妣付之師友，使讀書，事科舉，非謂某可教也。蓋上世之業，不可墜也。去年禮部上某名於  
 天子，天子策問而官之，忝竊科名，遂叨仕版，非某之能也。蓋上世之德，覃於後也。持牒奉告，君命惟難，拜  
 陳於庭，惟我會大父，下逮考妣之靈，鑒之。  
 祭先妣太孺人文

### 北山文集卷之六

#### 祭叔通判文

伏自甲午孟春，與吾叔別，幕阜之山，洞庭之水，搖搖心思，一日千里，于時恨不見公之音容，而翰墨淋漓，  
 徒捧公之書也。已及月當季夏，凶計在耳，蒼皇驚問，痛哭不止，此後遂不見公之書，而丹旆飄搖，徒逐公  
 之柩也。已今之靈輅在道，窈兆已啓，闔而藏之，萬事已矣。此後又將不見公之柩，而松柏蒼蒼，徒拜公之  
 墓也。已嗚呼哀哉，豈不遠而逾疏，逾疏而愈僞，所謂公者，果在此也耶，抑亦蒼蒼黃土，其所覆者，止公  
 之魄也耶。揮涕流風，可嗟及已。

#### 祭族兄巨中并同母姊姚氏文

伏自庚子，盜起鄰邦，時方編寓，于彼浦陽，越辛丑春，所在搶攘，鄉曲貳隸，化為豺狼，兄于是時遺我書曰，  
 姊命爾歸，俱遁巖穴，念欲從兄，道已阻絕，遙遙北望，回首心折，仲春之初，有逃者來，具言我家，為鬼為灰，  
 如我兄輩，等罹禍災，痛哭狂走，肺肝已摧，王為出師，蕩滌鋤取，我得生還，如魚脫罟，亟走社里，手足蹈舞，  
 愿見吾姊，如愿見母，願瞻里巷，且問且驚，豈為吾姊，亦已逝傾，當此傍徨，顧天無聞，魂魄不召，欲無此生，  
 維後姪玠，嗣立門戶，我恨坐窮，愛莫知助，兩家相歡，誠心則著，究觀其跡，今弗如故，玠亦年來，困於狂求，  
 春鍾累土，大事宿留，今已得卜，手蒔松楸，將奉二靈，永藏諸幽，我念我兄，自昔相友，婦姚以還，情款彌厚，

#### 祭官田諸家文

某由草茅見天子，以狂愚論國事，非不幸也。脫布衣得紳笏，自書生為幕吏，非不寵也。幸且寵於某亦何  
 憾，然歸視先壙，則寇盜以來，垣壁頽毀，松楸凋零，茅草蕭然，積有時歲，是皆某窮賤困厄，不能光大之所  
 致，今日之所謂寵且幸者，猶未足以續終身之恨，展拜諸壙，祗自痛感，尙期勉奮，以報後來。

#### 祭中散墳文



伯祖中散以書生起家五福備具為時聞人後世支分派別各自生業繼以方臘之變禍毒流行所謂生業者亦復凋替吾家之風流掃地矣每見規模變遷志業不繼詩書文字化為異物則未嘗不撫膺痛恨涕下沾襟今者某得以進士取科名於八十年寥落之後非敢以為光也庶其可以承先志而激將來惟吾伯祖尚當有知

祭馬潤墳文

盛衰之理天道所不廢惟吾榮陽三公垂德流芳為鄭始祖支分派別孫子繁昌號金華巨姓猶歛盛矣然惟馬潤諸筮遠託鄰邑吾家餘澤不獨賢否並生祭祀弗躬省拜惟闕遂有不肖子弟剪伐松楸侵鋤禁院年來蕪然崗陌之青化為荒落黃茅之野雖昔時之盛數或當衰而感念與言痛亦何極今者某以耳孫之列叨玷甲科弗暨前芳復慶紳笏不忘五世之休來上一觴之奠久衰之後理亦當然選置守視之人嚴行戒約之令庶懲前弊以示後來躬拜斯墳靈其安樂

祭顏子文

惟公具體亞聖優為世師凡後世之內以修身外以治人窮以守義達以行道者皆公當日所學於夫子者也願惟某服膺景慕讀書肄業既學其道為進身之資矣今天子命之以官必試以事則又將以其道推而行之是其所以願學者蓋始終焉紳笏之初謹率諸生再拜堂下屋廟未崇俎豆尚闕薦以誠意庶其有臨

祭孟子文

惟公繼夫子之傳知言知德承三聖之道距楊墨辟異端闢正路而去其害高風凜然萬世之則今我狄之禍流入中國朝廷之患而生靈之賊如某者學古入官憤時思奮尙幾窺公之勇望公之功庶幾髮髯諸生一觴之奠蓋在誠而不在物

代洪弟祭母文

伏自春首狂賊賊兇善良殘害鮮得其終奉侍吾母周旋窺伏依蒿萊為命謂度此艱厄則吾母遂享永壽如椿松也嗚呼時既平矣豈知吾母棄洪云忘此人心所以難遂不可致詰於蒼穹者也今雖持險奉兇粗亦成禮然追念如此終亦啣哀抱痛而無窮也

代玠姪祭祖母文

維靈生於名家歸於令族克配時彥文章齊覆蚤雖崎孤志願亦足迨厥後來有子有孫高堂垂白壽福咸臻以是言之死何憾云誰知彼蒼有冤難問使我夫人終抱遺恨夫人未亡玠父傾沒夫人既亡玠母隨沒三喪在堂止隲百日嗚呼哀哉祖母之旁若堂之所今以耐焉當千萬古

代玠祭考妣文

嗚呼吾父嗚呼吾母誰使我身罹此荼苦越自去載禍毒百端笑笑今日魂魄未還既念先靈為火蕩蕪旋痛几筵留寓別業爰開瓦礫踵尋故基室屋稍具奉二靈歸肅駕與旆門巷非昨兒女在旁靈其安樂

俟得吉卜乃營新阡忍須臾死奉藏深泉

代玠舉葬父母文

玠奉凶持險凡五閱歲使吾考妣久未歸土玠之罪不可量也疾病纏之征賦困之忍死於今僅克舉事玠之罪或可贖也嗚呼嚴父慈母如天地今方厚壤深泉掩而藏之永為孤子謂之無罪奚益哀哉哀哉

代玠祭妻方氏文

汝於鄭氏婦我十年艱難憂患備嘗萬端盜與之初舅姑凋殘披冒白刃汝斂汝棺盜既平定再立門戶諸喪在堂力不克舉賦斂誅求家以空囊紡績夜燈汝勤汝苦飢不敢食寒不敢衣嘗戒我曰君無遊嬉俟能舉葬我無君違如是勤儉夙夜以之愛為舅姑僅越窳窳虞祭未遑汝已抱疾黃塢之阡土墳未畢汝隨棄捐今止十日嗚呼將憂患薰心積日累久而致然耶將哀號過傷形勞力竭而至此耶抑修短之數受於天者止如是耶嗚呼汝遺二女大者未五歲棄我而死愛猶可割棄此二孤痛心入骨

代瑀姪祭考妣文

被衰經而持險禍大莫於喪親也而吾考妣之亡乃在夫艱棘搶攘之際營棺槨而送終禮莫大於葬親也而吾考妣之柩宿留五六年而後克舉瑀夙夜抱呼天之痛者唯此而已雖然喪親之酷非天也坐不孝也葬親之晚非不孝也為貧也竊兆既啓敢陳此意於一觴之前唯考妣鑒之

代瑀姪祭母文

吾母以積慶厚德下蕃六子鞠育之恩深無涯涘瑀等無毫髮以報罔極而不孝之禍忽已上延邱山之罪重大如此自當殞喪厥軀無復戴天履地其所以向荷喘息者吾父在焉而未敢死也哭奠一觴清血裂背

代四五叔祭母文

長子養身期在於老中道棄予二子隨天此有天數不復悲憫而數年來兵火驚擾予復坐貧葬汝不早今雖僅舉事皆草草與言及茲有淚不少抱溪之崗山回水遠惟汝暨聽於焉永保

代宗魯兄祭嫂文

維靈蚤衝命戒婦於我門柔和舉案垂三十春善處安樂不可具論雖幻化有時棄老歸而先死追念如此似無憾之足云也奈何越自去載兵火驚焚憂危險苦與汝同分哭吾母矣哭及吾兄既哭長子又哭女孫而我年來疾病相因輒汝為吾營舉死喪創立門戶追樹再生之本根爾執尸造化肆為不仁禍不厭毒及而身一病伏枕遽不食新棄遺諸孤號泣忍聞此蒼天所以難問而私情痛結不能措手於莊盆者也棺斂成禮肴奠式陳世無妙藥莫返而魂酒滴此恨渺其無津

祭繼文

季冬之月御歷驅厲國朝之常典者當其時則長吏稱而行之今茲月窮於紀歲將周天以陽勝陰良不可緩所謂執戈楊盾為此方率百隸而懼卻鬼物者當有靈焉卜靈而有知則令今日之祭非苟然也欽



鑒此誠用共爾事。

祭白沙求雨文

伏聞開官府以治民者皆吏也。而有所謂長吏。享牲血以祐民者皆神也。而有所謂大神。簿書獄訟。播刑播德。小吏不可與也。惟長吏得專之。旱乾水溢。降災降福。小神不能為也。惟大神得司之。娶為州治七邑。自數年軍興以來。吾民凡疾苦無聊。爭訟紛擾之事。既有長吏治之矣。今者時雨不降。苗將枯稿。顧非小神所能援也。惟王爵號尊崇。典禮高大。非尋常香火豚蹄淫瀆之鬼。則變災為福。易凶歲為豐年。將誰禱之。重念人無闔藏。時亦艱苦。上未能無取於民。下亦當致力於上。萬一今又無歲。則良民困於征求。盜賊起於貧窮。流離僂仆。無復事神之禮矣。又況物無幽微。而神眇昧之間。靡不週見。豈可連購接。地拆如龜。而神有不知者乎。區區之意。非特邦人不可不告於王。王固不可不勉。

祭龍門求雨文

深山大澤。水石勝絕之地。乃能鍾靈氣而藏異物。神龍之居是也。惟神積德累功。陰行圓滿。乘靈氣。據幽深。故能變化風雷。呼召雲霧。滋膏偏布。福利一方。斯民有求未遂者。皆得往而告焉。今吾邑中。多稼既殖。甘雨遽愆。禱禱乞靈。莫副所請。意者其亦未扣於神乎。涓擇嘉辰。躬詣廡下。使某率靈潭一酌之泉。致吾里千畦之秀。實為大惠。萬一不報而還。豈但徒行有愧而已。叩龍門而不雨。亦惟神羞。

代浦江令祈諸廟文

出力以養吏。備禮以祀神者。民也。民有不安。明則責之吏。幽則責之神而已。今茲旁郡有噬盜毒跳梁。迫隨境土。邑之民無大小。踴躍畏懼。朝不謀夕。吏之於此。雖已盡心竭力為之。神者正當護持。扞蔽於冥冥之中。吏與神要。欲共安吾民而已矣。故即此歲首。躬率僚佐。以一觴謝祠廡。而致意焉。若乃調和雨暘。招致康阜。以福百里者。皆神每歲之常德。不俟告而知也。

北山文集卷之七

族兄巨中。嫂王氏。姚氏。合葬銘。

吾兄巨中。諱溥。娶之金華人。宣和辛丑。盜據婺城。二月戊辰。掠拱坦。謂巨中鄭姓。家世官學。害之。其妻姚氏。銜負禍毒。哭之百日不絕聲。以其年五月乙巳卒。子玠。艱難險苦。嗣立門戶。乙巳十二月庚申。始克奉二喪。并遷其所生母巨中始娶王氏之柩。合葬於東陽鄉之黃塢焉。巨中故中散大夫。詳之孫。故鄉貢進士。汝能之子。享年四十九。姚故同郡士人公度之女。享年四十一。巨中失王氏。欲不復娶。則念無以事其母。姚亦歸故三班奉職。廖幾道矣。寡居誓守。堅其志而迫於貧。巨中聞其在家孝甚。力求婦之。姚不得已。執其壘篋。柔順莊靚。果權其姑。一子曰秘。巨中不能飲酒。而喜賓客。非富有而樂施惠。讀書能文。而不事進取。居今之世。可以為難矣。王故縉雲縣尉。乘均之女。死今二十有一年。玠以所葬不吉。徙從新卜。誌雖弗為具載。然克相巨中而成其德者。王始識墓有石。族弟某哭而銘之曰。惟茲黃塢。松柏之蒼然者。巨中之阡。挾堂封而左右者。王姚附焉。豈若人而無報。吾固知自玠而後。必有學古揚名。而慰幽泉者。

蔣持志墓誌銘

娶之浦江蔣氏。有諱承漢者。生子用亨。用亨生浹。皆隱居不仕。浹生真。真字持志。持志蚤年。警悟善記誦。







容而張武備。顧不越歟。今欲上於朝。而須其法於天下。諸生以為宜否。

問周官之書。理財居其半。財用在先王太平之日。尚不可緩。況夫用武之時乎。兵法曰。與師十萬。日費千金。斯言信矣。國家自祖宗以來二百年。以仁恩德澤涵養天下。每歲取其常賦。惻然猶恐斯民之匱。比歲虜人入寇。深及東南。天子選將練兵。而難虎之師。動以萬計。縣官供給。其費不貲。府庫無私藏之儲。天下無助邊之粟。將盡取於民也。則民力重困。非國家之福。不取於民。則飛輓饋餉。誰其給之。諸生將應秋詔。不可以虛言苟進。當有長策深籌。可以流錢地上者。告於有司。

問詞賦之學。前世有之。國朝行之。爰自王氏專門。指為雕蟲之技。請於朝而罷其科。今者有司春詔。既復用此矣。而取人之制。尚與經義參行。夫科目既殊。師承各異。喜經義者必謂詞賦為破碎。尚詞賦者必謂經義為迂闊。二者不能無異也。然槩以至論。則果孰優。而得人之效。後日亦有輕重否。諸君考古驗今。併言其略。

問孔子謂羣弟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無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此蓋使子路之徒。各言其志也。蓋人之平居。鮮不以窮賤拘繫。不及施為。自顧其中。往往皆有他日欲為之志。既得位矣。亦未必皆能有為。良可長慨。諸君生文明之時。適艱難之會。所謂風俗之利病。時政之得失。人才之臧否。與夫還兩宮之策。平僭竊之謀。殄夷狄之計。皆在羣居議論中。但朝廷未及知。故懷材抱器者。未及有為爾。自此入官從政。應聘而起。若孔子所謂如或知爾。則尊君強國之術。由輩將何以哉。

北山文集卷之八  
擬策進士  
問郡千里而為之守。邑百里而為之令。非一日也。守令得人。則千里之間。財用可足。盜賊可去。禮教可興。不然。華轂朱輪。銅章墨綬。掛朝廷法令於牆壁間。負上多矣。諸生咀嚼仁義。研弄翰墨。他時入官。固將持橐簪筆。為瀛洲文人。必亦有志於撥煩。然不擇事而安之者。臣子之節。萬一分符拜印。受一方之託。則建立治功。不可使與武夫法吏等。財用以何道而足。盜賊以何術而去。禮教以何修而興。願雖施設之權。臨時自有次序。然亦不害為有司逆陳其端。

問朝廷者。天下之根本。得賢宰相焉。則朝廷治。郡邑者。朝廷之枝葉。得賢太守焉。則郡邑治。二者不可偏也。雖然。人材難得久矣。鼎足三公。方面刺史。豈得皆賢。必不得已。則為官擇人之際。先宰相耶。先太守耶。論其提綱振領。則宰相之選。恐不可緩。論其臨民親近。則太守之任。又在所先。諸生當天下多事之時。聖主一旦諏訪羣策。下迨布衣。則論將安出。

問唐太宗臨朝。謂侍臣曰。朕為天子。常兼將相之事。侍中張行成。極言其不當與臣下爭功。由是觀之。委任英豪。付以重柄。巖廊之上。談笑而俟成功者。天子之事。縱橫方略。非所知也。及馮異為光武言。則曰。以詔勅戰功。每趣如意。時以私心決斷。未嘗不有悔。則明謨廟筭。又當自九重出。所謂臣下者。姑奉行之爾。嗚呼。用兵者。帝王之重事。何在昔君臣論議之際。反覆不同。如此其遠也。國家運適中微。否極未泰。談兵講武。正其所急。信如行成之言也。則主上聽政訪問之餘。自可游神淵穆。責將帥以成效。攻守形勢。不必問也。如其不然。則馮異豈能無望於吾君乎。執經侍講之臣。亦宜取古人得失之迹。啟沃於冕旒之前。而諸將出師之際。畫地聚米。宜亦先賜臨軒之問矣。諸子以謂如何。



之耶。野燒漏卮。何時而已。欲之無窮。供之益困。後日之患。未易言也。廟堂之上。聖君嘗胆。賢相痛心。夙夜咨謀。當有至論。然學者亦不可不知。願言其策。

問漢高。天下之英主也。班固。天下之良史也。以良史之筆。書英主之事。宜其萬世燦然。以余考之。頗有疑者。沛公之先入關也。項王對虎之威。意在不測。項伯夜見張良。具告其端。遂免鴻門之殆。彭城之西。固嘗不利。而丁公弗之審。聞兩賢不相扼之語。脫之使去。項伯丁公。是俱有德於高祖者也。然有天下之後。於項伯則封之。於丁公則戮之。是何所施同。而所報者異耶。平生所憎者。莫如雍齒。以其數相窘辱。有故怨之深。此輩臣所知。平生所惡者。莫如邱嫂。以其憂蕪輶釜。無長者之風。此布衣之恨。雍齒邱嫂。是俱有隙於高祖者也。然有天下之後。於雍齒則先侯之。於邱嫂則至其子猶未望也。是何所負同。而所報者異耶。將孟堅。編敍得於傳聞。容有未審耶。抑亦聖君之行事。自有深意。不可以常情料之耶。諸生留心經史。有日矣。試爲辨我疑焉。

問除戎器。戒不虞。雖萃亨之時。有所不免。而謂艱難之時。可以忽略兵制者。無是理也。國朝之制。兵屬樞密院。移用進退。朝廷主之。今爲樞密院者。實不主兵。諸將各擁衆號軍。不可移用。而其衆又皆寇盜兇猾之夫。勢如養虎。常懷咆吼。決裂之憂。此豈經久爲國之道哉。故余嘗謂諸將。皆如今日懷忠尙義。慕子儀光弼之爲人。而以再造王室爲心。則可萬一他時倉卒之際。檄之不來。驅之不動。懷姦相視。莫可誰何。當是時。不知朝廷何以處之。虎臣矯矯。決不至是。然理之所在。不可不慮。試條其利便。可以經久施行者。著於篇。

### 北山文集卷之九

與梅和勝

某頃坐茶毒。冒昧以銘文爲請。顧母氏餘懿。雖當爲大筆所播傳。尙慮執事以某不孝荒謬。凡今日禍災窮困。皆其自取。無足憫憐。而拒絕之。八月十三日。吳彥成附致所賜緘書文字等。縷縷誠懇。無不充足。是夜率諸孤於柩前。號泣拜頌。翌日付鐫人。載諸嘉石。謹以短書一通。隨石刻持獻。具于別函。少見卑懷荷載之意。伏望裁覽。

與章少董

伏自清澗岸下。挽舟一別。今已六年。書問不相通者亦許久。蓋身在溝壑。衰流轉。無日不爲窮愁所役。所以懷想雖勤。而候問之禮。無從可致也。別後。竟不知守官何地。中間粹中始謂得簿海鹽。是何棲息之卑也。仕宦不能自售者。大率如此。第學者有薄祿可食。隨小大以利澤及人。不與俗吏俱化。便自可喜。然少董亦何所不至耶。如聞兩失賢助。且未得子。良爲在懷。某今亦三十五歲矣。前年既奉母氏歸土。挈家入浦江。作學堂。教人子弟。飽繫險年。遭阻兇盜。苦險百端。歸尋故居。化爲瓦礫。鄭氏非命者。以數十計。坐此艱難。胸中荒落。諸況不復云也。今日得便稱遠。而不肖來日欲道衢信。如斬春。行李亦忽忽。此猶未既所懷爾。幅紙數字。因風亦有望於故人云。



答范茂直  
晚來雪意已成。客子畏寒懶出。坐馳高論。忽被密帖。承尊候萬福。深感深慰。某嘗謂有人持一鉤之絲。坐沮洳之上。雖未得魚。然魚之小大。已自可見。操長竿巨緝。睥睨東海而立者。雖未知所得何物。然其人決不為蝦蟇科斗而來也。區區所懷如此。餘俟面列以盡。

與潘義榮

某今年正月十四日。在梅新州座上讀邸報。見書館新除。大用欣慰。伏惟神明俱贊。福順交集。公少年取巍科。而涵養器局。一洗時病。校讎小寵。未足為賀。第若署所職。非人間書。想其咀嚼攪取。日以增積。他時施設運動。福利生靈者。今皆可得而充矣。敬仰敬仰。某伏自閉閣。忽忽歲月。鄉里盜後。禍患百出。去年於母氏墓園之旁。編蓬為居。且此收召魂魄。今春道江南。入新春。見和勝得一書與黎守。求試漕司。到鄉已為他人所先。雖守二似有那融之意。正恐難必。齒髮暮矣。黔驢之技。轉不似前。故人聞此。尙當千里相憐也。未參悟間。千百愛重。

與周務本

某命薄骨寒。春試文字。有司復不喜。試後傷寒。萬死中得生。閏三月十九日。纔能抵家。日欲通致一書。又念敗北而歸。有辜平時賞激之意。簡牘難自文飾。每臨紙而不敢書。比見浦江士友所被之帖。傳聞之言。番番有之。然後知某雖奇蹇無能。而公尙愛憐未弔也。與漢中此身。又復流轉。不敏之罪。未有面敘之期。執筆感汗而已。

與張叔靖

某自去歲奉別。齒齷偷生。百無足道。今年夏不雨。薄土穢惡。粒穀不登場。掉糜不給。懷抱亦營營爾。所幸村野孤寂。俗客不到門。癡坐觀書。可以百日不出。每念發閱之久。欲作一書。苦無便。有便與盡。輒已。亦恃叔靖道眼。無礙千里。自能相照也。今日天寒得酒。歡甚。亟寫此書。憑季弟達之。并有一詩奉寄。區區之懷。悉具於詩。故不多及。

與潘義榮

冬寒。伏惟使節按行之暇。尊候萬福。某去年羈旅臥病。出京時如醉夢中人。雖不能道一語而別。然依戀之心。猶能扼以東歸。到鄉之後。氣蘇意定。念在中都。荷眷存非一。旋承擁旆淮東。稍施所學。見之政事。日欲為賀謝之書。而窮居孤寂。寡便未能。左右平時懷憂憂君之意。今者朝廷輟於文書。鈔襲之中。俾為部使者。則一道吏民。當被厚賜。某技窮退屏。百念灰廢。惟俟故人袞袞光大。剷除蠹弊。休聞拭目。得再見三王之治。快意而死。如此而已。其餘祝頌不情之語。不敢道也。

答姜秀才

昨日承訪。副以長綈。致致勤誠。感何有也。嘗謂求師固難。為說尤難。吾子以退之師說見告。請復得以師說為謝。柳子厚謂魏晉氏以下。世書不事師。唯退之奮不顧俗。作師說一篇。以勉誘後進。然猶召閣取

怒不已。況餘人乎。今之晚學。在里巷中。團聚小生。以所不知。更相授受。不盡之藥。買不百金。至於挽人而售之。使人輕慢而不知尊。非徒自輕。亦輕道也。故子深以為戒。又自知學術荒淺。幼年貧甚。不得專精於學。獨受性愚。不甘為龔俗。故致致讀書。今方枝窮退屏。無所成就。正不敢導人以所短也。去年吾子過聽。猥謂可從之遊。自願有不可得而辭者。故得數相往來。磨琢甚樂。今年予既多事。而吾子似亦抗走營營。意謂秦青之歌。已得之矣。豈敢竊竊然挽而教之也。此無他。不敢好為人師而已。長綈之贈。方知有幣帛不至之歎。無乃失所疑乎。圖裂地而取封。豈在於百哉。紙窗竹屋之間。時得賢士顧訪。商確今古。抵掌一笑。政窮人之所望也。屬嗽疾作苦。奉報草草。

與潘令衡

午刻尊候萬福。前領薑母百斤。且勤枉過。他出迎。肅不迫。蠶老葉忙。詣謝亦復不果。當蒙亮之。苗已出土。而園丁不識薑性。盛介切告。頻遣至看觀合作。如何培養。祇自備人工為之。左右當不使其有半塗之廢也。已有折簡之約。更不圓封。切望照恕。

答潘叔約

叔約吾友。辱誨字。承日來所苦不衰。使人執書慨歎久之。失意遠歸。貧病如此。其何以堪。來書謂夏初一書往復之後。無一字相及。視安否如秦越。疑若有之。然自投於心。則有說。夏時既報來帖。家人就席。小子生不旬日。以毒瘍化去。家人憂苦成疾。盛暑中子死。妻病。百端煎愁。八月十三日。遂般擊還金華。到家則官中征羅緝。袖帛免無錢。里胥每登門。傍徨無所出。坐此懷抱無一日好。然念吾叔約之心。則猶夢寐不忘也。數日前。郡中見章子云。曾得左右書。具言體中未平。欲附藥去。又不知近來疾狀如何。相對憂慮。得書始大驚懼。爾平生友善相知。如左右者。有幾。尙期他日相扶行道。萬一終坐坎壇。則桑榆暮景。鷄黍往來。冀終此身。公何謂舊約之易寒如此乎。乍寒。病人易覺增重。惟寬心調治。某更數日。定走左右面敘。此不多及。媿媿悚悚。

與潘義榮

前日奉誨帖。已登輿就道。紙筆不便。不皇報謝。拜賜而歸。媿不自安。古文尙書孝經。實所未見。開卷一覽。如聞琴瑟鐘磬之聲。而字畫奇怪。氣象深穩。又如今人中見古人也。幸甚幸甚。越夕伏惟治行之餘。尊候萬福。左右取科名十年矣。行已趨操。士大夫雅論高之。今日之召。正當國步艱虞之後。非獨朝廷責任於公者甚重。而有識之士。所以相望者亦不輕矣。切須據發所學。力救今日之弊。某窮頓之身。不能奮發。見之行事。然竊嘗思之。為治者貴乎知大體。毛舉細故。非所急也。蓋治道之外。繆。如人之有疾病。元氣虛耗。根本搖動者。病也。瘡瘍癰疥。見於皮膚者。亦病也。若元氣充實。足以滋養肢體。則瘡瘍癰疥。無自而作。亦隨手平復。苟元氣中潰。則其外雖充實光潤。終亦僞仆而已矣。國家累年。綱紀破壞。風俗頹靡。小人方且上下欺慢。種種兒戲。當時如取元氣向絕之人。飾其衣冠。傅以粉澤。而指為姣好。賴天地宗廟之靈。於未僞未絕之間。扶而起之。此大幸也。竊見比來諸公。施設政事。雖未敢加衣冠粉澤於病人之身。而目前



所留意者已在瘡瘍疥癬之末。所謂元氣之未還也。漫未省也。嗚呼。於今日國勢一變之時。扶之不正。過是恐難為力矣。左右亦有意於此乎。元氣之還。不遺在小人之去。不去。雖然。小人非能盡去也。堯舜三代之時。所用者豈能無小人。要之君子勝而小人寡。治既積久。小人革焉。故不害為治。歷代衰弱之際。所用者豈能無君子。要之小人勝而君子寡。弊既積久。君子微焉。故不害為亂。今日朝廷之上。小人雖未能盡去。要當使君子之道勝。相與講求大體。其不係於人心之去就者。姑且緩之。俟氣充力強之後。徐徐施行。未晚也。苟坐視元氣之耗。獨尋癘瘡不平。把抓以塞責。他時當復有飾衣冠。塗粉澤以相欺者矣。義榮前日。又謂所見必言之。言而不合。則去。恐恐此論過矣。大抵獻言進說。要當使實利及人。得虛名而輒已。無益也。蓋一人之尊。不能獨治。故委之宰相。宰相又不能獨為也。故託之庶僚。人君有所未省。宰相則論之。臺諫則論之。宰相有所未省。庶僚則言之。臺諫亦可言之。上下相規。期在於得是而已矣。使皆為義榮之說。則言而見從。固大善。一言不從。委而去之。庶僚持此以事宰相。宰相持此以事人君。尚誰與求治乎。彼仲尼孟軻。亦何為而徘徊於諸君之門也。願義榮直其道而平其心。婉其辭。而和其氣。君相之間。從容贊議。共進君子。去小人。勿相與把抓癘瘡以塞責。如此則天下幸甚。朋友幸甚。屬以告別。無緣再詣。道中千百加愛。

與潘令衛

城中款晤。甚慰卑抱。繼借族人詣門下。不值而還。遲於日暮。不違奉候也。移昔伏惟萬福。示諭創立義社。招募武勇。此二事與某謀合。大同而小異。然須得太守決意力行。則利博而功大。行之不決。則此論近乎迂闊。此某所以懷區區而不敢獻也。五馬固不識之。聞頗好言采善。然亦不能專主。昨日又歸與諸公議之。大凡行事。須出於誠意。乃見功效。借使條陳利害。以兩事進之。太守聽而欲行之。又一人持異說。搖動其間。則吾事沮矣。蓋獻說者多。而太守不專聽故也。某徐思之。與其懷高論而不得施。坐視其失。曷若以此策斟酌。行於一鄉。保全里社。尚為德不細。春塘之人。素歸重左右。若還此相與防捍盜賊。暗消奸雄。使更相親效。彼此聯結。亦可外助太守也。專人布露。更在詳察。

與葉彥法

伏自癸卯告別。迄今六年。中間二三書相往復之後。音耗不通矣。懷仰如何。即日秋深氣爽。福祿駢集。紳笏之榮。實所忻快。異時小人根連黨結。欺慢君父。已視顏受祿。又盜其餘。需及婚友。市恩之罪。天未顯戮。而附炎得志者。方沾沾自寵。正如得盜財。為盜役。而自以為得志也。留守宗丈。懷志秉節。於衆人憂危。撼動之中。忘身勇奮。脫天下生靈之急。傳之後世。可以贖今日人材。猥敵之羞。是雖竭美官高爵。未足報稱。矧坦腹其門。學行兼美。如吾友者。受朝廷九品官。不為忝矣。每欲以數字馳賀。又念前日無書問往來。一旦見人有名稱。便奉竿牘。此正世俗之薄習。故因循至今。左右鑒其忠否。前月緣幹抵城。似聞里巷有不敢遺之嘆。繼見宗學士起復之詔。方知果然。留守丈晚節騰奮。草木知名。無所愧恨。第可為朝廷惜。不敢為左右及關內諸人之弔也。京畿關在何時。美赴有日矣否。某窮居如昨。進取事不在懷。但得四野安。

靖。保守松楸。盡讀未見之書。為樂亦大。他無足云也。未聞盡讀器業。前報體。

與張叔靖

去秋握手。無十日從容之歡。隔關相疏。已抱經年之恨矣。因循度日。治閒不時。則公與我均有懶病。不可怪也。冬序稍寒。伏惟尊候萬福。某自去年得瘧疾。百療不愈。今年五月纔脫然。窮蹇中病復苦之。如此奈何。季平久在甥舍。今挈家而歸。想手足相得之歡。倍於曩昔。為別一年。奇禍萬變。使人嘗有臥不安枕之憂。吾生歲暮日斜。所遭如此。憤今懷古。嘗無佳抱。何當密坐。共開此懷。未開千百壽重。

答何元章

石季平過門。奉誨帖。并文字。即日秋暘明爽。伏惟尊候萬福。山居和詩。初無佳語。推借過情。非所敢望。解紛伽陀。盟讀數過。真入道者之指南也。敘述三詩之意。復撰成詩話一通。再此寫呈。非好辨也。往反掌。又且作得一篇文字。亦可解頤否。兩嶺礙人。不得早暮承顏。傾倒日甚。時因順風。以片紙數字。驚發鈍根。是亦教誨之而已矣。邇來浮論稍定。時事施行。似有次序。貧者遂得力田。場圃。竊豐年一飯之飽。萬幸萬幸。未參晤間。惟善保養。與行迓奉來之福。

寄張叔靖

異鄉不得從容為恨。然家姪每得季平書。則動靜之祥。因亦聞之。深己兄還舍。授以華示。伏承日來探道愈深。德履康固。又得審問德粹。奉議一房。眷聚。還自江湖。上下萬福。宛轉慰悻。某鑽頭書冊。窮坐而老。熟見時事。憂鬱而憤。結不平之氣。無路可舒。方日如游鼎之魚。不足道也。得便甚。遲捉筆為問。不多及。

謝主文陳用中

十月二十四日。戴秀才附到所賜書。捧讀之餘。悚然汗下。何諸生未有一字見意。而教誨輒已在門。豈寵之以先辱之賜者。乃所以開其不敏之罪歟。加以提獎太甚。禮數動。皆非門下生所宜蒙者。私情愧惕。良不自安。忠孝互用之語。此正為頓挫之久。內生靈。一時用筆之誤。掩瑕之德。銘於肺腑矣。

又

某自幼讀書。竊嗜古人文。自舍法入學。至癸卯。遭試。中間偶十為第一。輩行略相推許。年漸長。身漸窮。則人漸輕笑。而不與。今年自顧齒髮。四十有三。世應敬危。年益老。而身益困。所挾之技。當亦不為人所喜。故決意退縮。而婚友相挽。使強顏有司。不謂寸長。遂有遭逢之幸。雖然。老而得此。夫何足云。倘恐失之。東隅得之桑榆。受知門下。自今日始而已。

與沈元用給事

先生譽望。所以壓服人心者。已在大名表暴之先。既歷清切。則識與不識。皆浩然屬望。宜和甲辰。某以浙漕薦書。屬先生禮部筆硯。是時固嘗微隨馬。覘風采。迨擁節南來。以鏡桑梓。而某以奇蹇無聊之身。日託大庇。念欲俯伏堂下。一拜台光。則貴賤相懸。無所陳說。恐與旅進後生。均冒典謁之誅。坐以不敢前。今復道里阻修。正遠蓬萊。瞻仰崇重。不勝旦暮之心。



又 東陽郡自去年孤危耗散。日可寒心。非給事救護百計。則即今耕鋤著業之民。皆成盜賊。而衣冠之士。已為溝瀆埋藏之鬼矣。雖然。大人君子。有康時濟物之功。而其身抱勝議不明之嘆者。古來如此。執事以全活千里生靈之德。豈不足以塞二三妻妾小人行將賜環前席。付以大柄。徵今日毀譽好惡之所觀者。而以公論進退人材。使其皆得勉力就事。則且暮之淹。乃所以啓後日廟堂之業也。

又 某疏賤寒生。困躓場屋。輒煩舉送。適廬舍負郭稍遠。揭榜之明日。趨走言謝。值將兵告變。關閉不得入。後數日再詣。則已在邦人臥轍之後。坐此參差。不及面奉一言之教。心隨大旆。隳日未收。上賴台明。有以照察。

答徐彦思

某正月十七日。奉臘月十四日所惠教。如獲對面。審閱尊候起居之詳。慰感并集。中都甲辰之別。扁舟東還。塵埃萬狀。不能以片紙奉高郵之問。年來世事危迫。率不數日。傳聞一變。雖家居里閭。而橫被束裝。常若流落之客。前年冬。始聞之官溥陽。爾後遂不知動靜。蓋某經年不到郡城。到亦早出。事還無從問故人消息也。得書始知周旋勞苦。亦尚徘徊待次。可量傾倒。遂思負持才術有素。今日萬事顛錯。不知當以何道救之。慨然憂傷。必有康濟斯民之策。如僕但能為時流涕爾。去秋綠葉未淨。親友挽使作詩賦。正以為慰。無足道也。一男子六歲。二女子皆過十歲。此曹相催。已成老翁。田桑雖粗可衣食。但轉手作事。便覺窘短。來書乃謂近來優裕。此語必自不相知者得之。建昌關在何時。未行間或尚須到城。當探伺館舍上謁。數年相別之懷。非握手促膝。未易開也。未聞多愛。

寄章少董

伏自疇昔。一拜海鹽之問。其後人事變更。身計窮蹙。浮沈宛轉。十五年間。遂成隔閡。雖書問不通於左右。然追懷雅故。一二於心想。少董亦不為蹤跡相疏。遠忘情隆也。去年見戴元質。話起居甚詳。大足為慰。即日春和。復惟燕居優游。寢膳萬福。永康舊歲為過兵所略。高居如故否。生計當不至耗殘。世態如此。不知以何道救之。恐未易論也。某因臥村野。苟度光陰者。已四十四年。蒲柳早衰。種種情懶。獨有鋤斷田園一事。尚須料理。其餘不問也。政和相從之樂。礙隔於非常憂患之前。已成異夢。念之悵然。車馬何時能一到。馳想之心。尚幾少塞。不爾。傾嚮未易休也。未聞保重。

與薛世德

初二日一見不得款。繼辱賜過。復值出。初三日薄暮還家。不敢扣門。皆以為恨。冬晴得雨便寒。伏惟靜坐窮經。其樂無量。寢食休裕。自可知也。某抗走營營。未暇事息。湖上相從之樂。念之難忘。左右負材。種學種種高妙。今暫不偶。安知非後日驚人之漸。不為折閱不售。乃良賈之志也。方時小寒。柿紅橘熟。園籬林落之間。率板輿而游。觀樂亦多矣。某更三五日。略如浦江。月末或緣幹再入郡中。當詣門一敘。會從可諸友。

亦為話此意也。區區奉狀。與潘義榮 往者福慶。嘗有唐鑑之約。公今榮被除書。即造宣室。此書願如前言。春首卻攜至會稽奉納。荒陋之人。熟見古人用心處。後日仰首伸吭。不至以諛言鄙論。玷辱朋舊。公之惠多矣。

與張子韶

屬者天為小人之私。附大名之末。為幸甚。至兩月之間。出均茵調。入承警效。為跡甚稔。執事略去聲勢。垂意延接。所以相與之情。比眾人加厚。何感如之。奉遠之日。已見呼紹與迓吏。意謂五月視事。迨此孟秋。有自越來者。詢之猶未聞耗。傳者又謂體中嘗不平。今猶未愈。坐貧不能專治問。惟是瞻思之心。夢寐不忘。湖山之西也。近潘義榮得叔倚家問。始知已至紹興。驚喜中草草具此。託宛轉遇便附達。蚤以數字相寄。要知動靜也。某自離臨安至桐廬。值大水。開關山徑。五月半到家。了人事。即閉門靜坐。植蔬種果。以給鹽酪。爾後若衣食更無計。則復如異時作書會爾。他無足論者。俟知大旆所止。即旦暮跨驢。款段上謁。如何來之約也。餘懷非面不能具道。臨書增情。

答梅秀才

辱長絨為禮過當。屬歲除冗擾。遂稽報謝。中心慙負。不可言。漢唐史家亦無本。蓋少時已坐貧。無錢買書。宛轉貸借。手自傳寫。故相得誦記。其後頻經兵火。雖家藏古書。散亡略盡。二史固不能保。年來老大。靈霧內生。舊學荒落。二史非但無本。其藏於心者。亦捨我而去矣。吾友安貧力學。談經之餘。有志於此。深可慶慰。殊以不及承命為媿也。雖然。有一言敢為吾子獻。或者謂經以傳道。史以傳事。此大不然。使天下俗學晚生。知經而不知史者。必此言也。夫經易嘗無事。史易嘗非道。道與事。散於經史之間。治亂安危。存亡成敗。明聖仁惠。昏蒙暴虐之君。忠良俊父。奸邪險曲之士。靡不具道。學者不可不知也。崇觀舍法之弊。肉食鄙人。倡為膚淺之說。學校之士。從而聽之。自本經語孟子外。盡指為駁雜不純之書。漫不加意。間有論議漢唐間人物者。則朋友笑之。師儒譏之。曰是安得處抽之語。故一時氣格意象。熟爛委靡。及化為神芴貴人。則進無保國捍難之功。退無仗節死義之行。此無他。無古以鑒今爾。吾友今者漸能畏避俗學。求味古人。內懷不自己之志。豈患無書哉。善學之士。問其有志與無志。不問其有書與無書也。昔人讀書不知義者。猶受書肆說鈴之誚。苟堆積文籍。而不能游目於其間。與無書等爾。濟南老生未死。尚書可以口傳而滿天下。漢唐史亦人間書爾。心果慕之。何患其不獲。蓬瀛道山。異書與秩。無不具有。立身揚名。自可取而觀之。恨無郵侯萬軸之多。不稱子雲奇字之問。區區更俟面言而已。謹奉狀以謝。

答潘義榮

某窮居村落。坐廢時序。疏遠執事。惟日瞻思。春雨微寒。尊候動止萬福。比叔慈送到二日書。捧讀感愧。書葉叔慈強取去。不為有玷清目。區區之意。初欲一鳴。後見時政施行。自有次序。不容更以春蟲之聲。煩喧天地。遂收藏不敢出。龍借之譽。非敢當也。鄉里今年盜賊竊發。頗聞司諫移書就利。常有裨於太守。信仁



人之言哉。某比於園中。創小亭名可友。今以小記奉呈。暇日能以一時光之否。時危此身尤覺如影泡。一室猶傳舍。願方為安居計者。此亦一日非暮之意也。福慶之約。慮使堂借行。難以趨詣。不爾。則同叔愚自山間逕道。可以一日之款。區區奉狀布謝。

與范浚明

伏自丙午正月。蘭溪藏院拜遠。憂危艱棘。擾擾四年。莫知公家弟兄所在。日夜掛念。非若尋常闊別之人。漫為懷想之言也。今年二月十六日。始得寺丞之報。於淮甸來者。笑而不信。蓋進狩之時。雖臣子蹂躪。而茂直明哲。絕人於紛擾中。自有保身之理。又數日傳者再三。至憂疑繼之。三月十三日。義榮報甚詳。乃知果離此禍。旅櫬之遺。殯葬已畢。痛哉。何公家種惠之厚。而凶變遽及此耶。豈緣業之會。雖仁人智士。有不能自免也。自聞此報。痛在心骨。但與賤累輩。正當說言相驚之時。坐貧不能城居。備備村落。頃刻不自保。兼亦不知從人所寓。含蓄涕淚。茫然無赴。哭弔問之地。可勝痛哉。時事變更。百怪並作。日望材術之士。如茂直輩。力相挽救。速成反旆之功。而今又至於此極。天意不可問也。伏惟懼此手足虧離之苦。友性自天。愛何以割。即日感念之餘。尊候作止。兼休。城居每事如意否。日來傳聞稍靜。當少安心。區區面列之情。甚於飢渴。屬屬事正冗。未能如願承教。當以秋初為約也。謹上狀。

答石季平

某正初留寓門下甚久。值軒蓋展。觀遂安。不獲聞教。被帖承還第之餘。履茲春序。尊候萬福。蒙惠可友亭詩。字字高妙。不勝珍感。近潘子賤。范茂直。惠到兩篇。甚佳。忽忽未暇錄呈也。小亭殊陋。而留語者皆高人。大筆第恐從今爽氣。不在西山矣。感刺之情。非面不既。上狀希列萬一。

與陳去非

癸巳辟雍。獲陪燈火。其後開關險阻。垂二十年。南北升沈。無從瞻晤。今者偶以枯朽發榮。而舍人方隱。際清切。正此騰上。其為幸會。亦豈偶然。屬坐愚拙。人事極疏。得官海邦。待三年之闕。未有驅策之便爾。臨書豈勝增情。

與凌季文

某鈍朽無堪。得忝同年。已大幸。而臚唱之聲。切聯高闕。於時但知參附為榮。而未知有相與之樂。奉違之後。抗走營營。倏忽歲月。念臨安兩月之間。辱感懃而蒙厚意者。無所不至。然後始追思。慨然相懷矣。敝居在會華最村處。仲夏望中抵家。應接人事。略遍。則閉門孤坐在深井。八月七日。田子仲忽附到數字。九月七日。再得書。發緘快讀。既知履此窮秋。作止萬福。又知子韶勸止之詳。非尋常慰喜之心也。季文臨藉風流。又名聲灼灼。今只以暮吏待次。何也。豈造物者之於寒士。常有意相扼耶。某自還鄉後。夏不雨。薄土早失。什五。窘短尤甚。前望遠闕。日月不可勝計。欲從人干覓。則面生慙熱。公謂奈何。季文生事當薄有涯。親戚間有可借力者否。因書願見報也。秋風益高。千萬涵養。以茂遠業餘。無足言者。謹上狀。

與張子韶

某奉違之久。杜門深坐。兀如枯禪。九月八日。領八月二十日所賜教。大用慰喜。子韶名塞天下。前此謗論嘲毀。闕然四起者。物理之常然。某嘗謂仕宦之初。若使令俯仰柔順。顏面可喜。眾人憐愛如處子。則他日恐無可觀。聚罵招嫌。崎嶇歷落。偃蹇不仆者。恐後日卻是硬腳根。子韶以謂何如。邱簽之事。此間所聞。又卻不然。邱公聞甚長者。迂吏不如法。恐非其力。至於遼官謗死之論。政不自邱公起也。願更審其所從來。移怒懷。恐有鬼神交鬪之誤。某素不識邱。因所聞如此。不敢不告爾。某異時作書。會養百指。亦時作瑣瑣經營。以紓目前。今皆不復為。欲從人干覓。則如有鬼神扼其咽。使言不得發。獨坐食以待遠闕。艱勤甚矣。儉懷叢結。非面不能開也。

答陳用中

九月六日領專書。教誨周悉。慰感并至。某前此凡三問起居。皆呈達否。拜賜之明日。即遣內史書。曲折盡如來戒。但旋聞諸貴人紛紛就讀。慮內史亦預其數。今日得渠報字。始幸不為虛行。但云文字諸公。自春夏之交。已為有力者所取。不能自效。又文書填委。不及報復長箋之勤。內簡具言。恐欲見。今以封納。才業如吾先生。朝夕便當衝躍。恐亦無復作吏部鑄錄計也。某夏五月還家。杜門窮坐。家貧闕遠。且無攀援。增浩嘆爾。手力晚到。夜具書。侵明即遣。不究所懷。惟以時保重。

與章少章

某今年二月。於合姪德文處。領所惠教筆。具審年來起居之詳。且承翰誨益深。德行彌著。蓬門高潔。不見風波。反側之憂。浩然馳想。如見古人。奉教之明日。即如臨安。不皇具報。愧荷之意。日對合姪言之。某枯朽餘生。未流中偶叨紳笏。無足稱道。少盡潛心。抱器古人有所不及。而世無有知者。見傳丈子駿。數為執政者言之。欲以鄉校奉。其言竟未行。德文少年力學。醞藉深遠。定為合器。蓋家有名叔。自當薰染如是也。霜風益高。夢寐不忘君子之側。仰幾惠令保綬。別膺殊命。願望之切。

答徐彥思

庚戌季冬。邦佐附到其月十四日所惠教筆。辛亥正月十三日具短書。仍託邦佐尋便附上。當不至沈匿。旋聞琴瑟斷絃。復抱閨房之感。驚悼未皇慰問。而車馬不久。亦為江西之行。人事交奪。因循至今。極深愧負。冬序已寒。伏惟治邑有道。尊候萬福。某衰朽餘生。偶成戲事。皆朋舊教督之力。廷唱後期。集百日司事。既罷。隨例以幕吏出都。蓋孤寒無援。又同年二三公。皆以鈍拙自信。不能干覓。所以至此。還鄉夏時。稻無粒可糜。百事窘短。為況可知。爾南城如何。隨分安堵否。賢者所至必理。想雖艱危。誅劊之中。自熙熙為樂邦也。未間保重。

與凌季文

十二月十日領教。并信物等。審閱履此殘年。待次豐暇。尊候萬福。為別滋久。瞻念日深。一郡之遙。如在天角。比得書來。辭意委曲。恍若半夜長廊。夜半孤燈。對話之時也。承能增置屋賃。少脫煎熬之患。何喜如之。吾輩前望官期。歲月甚遠。他無利害。獨伏臘無計爾。今果經畫。略有次第。高臥讀書。豈不樂且休哉。若拙



者殊未有策。雖不至無飯可炊。但兒女長大逼人。新春圖與四五友生。入北山深處。尋一書室。為長年安坐之計。他未暇置胸次也。歲窮苦寒。冰雪又作。念與故人握手一笑。而未可得。切幾益加保護。以迎新旦大來之休。

與王子野

某去年道仙里。雨中杯酒。分散之後。晚渡桐江。風大作。道上漲水漫天。迂回山間三百里。凡四日始及蘭溪。還鄉日與人事相接。遂不得附至一書。謝前日過門願遇之勤。負慙無地。拜別風館。整整一年。瞻跼之懷。以日為歲。念法慧兩月之間。承顏接辭。最厚厚意。紙窗孤燈。長廊夜坐。無復可忘。自去冬即開美赴臨安。伏惟到官之初。視事豐暇。尊候萬福。某贈證之迹。百無足言。仰首同年。藉藉飛奮。如子野高譽在人。郡幕小官。豈能相留。行見峻除。坐即清貴。諺謂要得官。近長安。公官守已得地矣。相距正遠。未有良晤之期。此心惓惓。謹奉狀。

答周希甫

某悚息。他幅之間。媿非所堪。如希甫之政。士民皆能頌之。不俟小人羅列以進也。小官無大設施。所先獨廉勤二者。既盡之矣。夫復何慮。承欲訪民間利病。助太守半年條具之目。此尤見君子存心之美。不為官職苟且之計。必欲有實利以及人。幸甚幸甚。雖然。民之利病。係於朝廷。則可為朝廷言之。係於守令者。為守令言之。非無益也。今之係朝廷者。豈單言所能移。係守令者。使守令得人。則吾民自可一二訴而求理矣。敝鄉亦無甚利害。其瑣瑣者。恐不足以裨賢者之聽。容徐思之。有所見。當繼此以進。

與戴端甫

自景德廉下一話遂別。風雪滿道。公方衝冒成行。為之感嘆。二月初見端修。問公起居。則云今復如建康矣。益相懷念。二月末。某病傷寒。醫者誤投熱藥。幾至委頓。不能行坐者四十日。後來得公到湖所寄書。始知動靜。且承勉從辟書。俯就曹椽。禮上之餘。尊候萬福。入仕之初。種種尤當戒慎。端甫易得推情任意。凡百宜少思之。又前此奔馳道路。汨汨不休。他人或以為言。某獨知公母老而貧。與國又未可赴。雖經畫稍勞。未為卑也。既就祿矣。太夫人在堂。隨分菽水。已是膝下無窮之歡。正當靜養。為他日千萬里之計。官職功名。皆有定數。頃勿忙也。端甫人物高妙。未可輕用。朋友道喪久矣。區區一言。未必有補。然說以苦勸取。情亦足以洗末世相諛之病。端甫恕其愚否。某今年復得少靈兒女。遂免號寒之患。又與三四友生。入北山深處。治一小室。尋未見之書讀之。自可度日。其餘惟俟友朋光大。敦篤古道。一搜泥塗之困。他無足云。時益向熱。萬萬自愛。

答張子韶

二月二十日。領所賜書。是時病傷寒。伏枕誦讀。猶再過也。某嘗觀古君子。及當世偉人。其躋清貴。登要近者。率須綿歷州縣。親見民間情狀。故他日運動天下。薦進人材。建功立業。無不一當於人心。近世文章。政事。分為兩途。朝廷貴人。雍容高談。指州縣為猥冗之司。謂非清選者所當與。俗吏又謂非我無以辦事。

故貪污不法。恣其所為。此風俗凋敝之由。百姓困窮之本也。子韶以文章名海內。暫輟臺閣。為州郡幕官。閱牘聽訟。矻矻加意。如積勞求進。孤寒寸祿之人。何其美也。仰見設心措意。常在於遠者大者。向所謂綿歷親見者。正高懷之所樂爾。某杜門窮坐。虛用光陰。自春抵夏。苦於多病。稍欲觀書。必倦乏而止。亦福緣淺薄所致。但村落間蠶熟麥秋。春種已綠。無憂矣。因風未忘。時賜鞭策。

答凌季文

二月間。叔倚附至。誠書。五月初。義榮又附到。四月六日所寄。厚意薦蒙。媿荷深矣。即辰暑雨未收。伏惟遠業益茂。勸止愈佳。某初聞季文能增置房賃。有度日之計。如已有之。旋聞回祿一行。一掃而盡。今復窘短如故。有自鹽官來者。則云季文在鄉里。不免圖錙銖以紓目前。聞之使人驚嘆。才名蓋世。人如冰雪。而使公為是。信乎貧之能累人也。方欲附書。奉勉作書會。而四月六日之書。已報越帥有謀授之請。欣慰可勝言哉。某異時在鄉里。衣食窘迫。又不能借溫於俗子。時亦營營。自過省後。即不復為。今在鄉里。教授四五童蒙。以所得添助歲租。得亦不至闕食。然自經費之外。謹不敢動。殊未見有官況也。一笑。季文孤寒無援。亦與小人相似。得熟忍貧賤。此外無他術也。陳仲文諸公。君試宗卿。學官魁中。皆所未聞。殊荷見報。同年軒翹。祇益歎嘆。彥柔近蒙幅紙之間。荷意不忘。有一書附謝。切為辱佳便達之。力行古道。前副異龍。區區之願也。

北山文集卷之十

感雪竹賦

鄭子夜半。聞風過庭。竹細響淅瀝。寒入茵被。光在窗壁。晨興啓戶。四顧皓然。乃堵除之雪積也。竹有高出林表。受雪既多。壓而低者。竿峯曲以屬地。葉離披而附枝。心固虛而自若。根亦牢而不移。然不畏其寒而畏其重。頗見高標困厄之可悲。余乃呼童。假長鑱之巨柄。使盡力兮。擊修篁之凍壓。觀負荷兮。類積羽之將沈。忽奮起兮。信泥塗之可拔。色娟娟其復淨。節落落以難合。寒梢一伸。所謂此君之風流。自不可奪也。蓋其與蒲柳異類。松柏同條。遭玄冥之強梁兮。雖抑遏而護屈。分嶺谷之餘援兮。終櫛屢而不凋。故積累之勢。暫可枉其直。復還舊觀。則又吟風而飄搖也。其在人也。初如蔽欺之隔。君子權勢之折。忠臣其窘迫而寒冷。則夫子之被圍。原憲之居貧也。終則如浸潤決去。朋黨遽消。其氣舒而體閑。則二疏之高引。淵明之不復折其腰也。雖然。雲兮正同。雪兮未止。勿扶瀛瀛之勢。孰見猗猗之美。在物猶然。人奚不爾。亦有窮臥僵蹇於環堵之間者。誰其引之。使幡然而起。

秋雨賦并引

秋雨淅淅。門巷窮寂。訟百愆之在身。知再生之有德。中夜感而賦之。維歲庚午。白露戒之前夕。燃膏不繼。于夜未央。非風非常。聲在四窗。居士醉醒相半。覺寐都忘。橫枕聽之。



則秋雨之至於西江也。盧仝之屋。雜然以鳴。蕭蕭之極。颯焉而入。藁駝之樹。振舞而響。動于猷之竹。飄蕭而細集。其初若有若無。類李愬入蔡州之蕭。後則若曉若曉。如光武破王尋之急。少焉再作。風松沸鼎。山城百家。想萬絲之斜溼。居士耳受心感。坐而嘆曰。辰角未見。執挽河耶。然資以入土者。宿種欲麥。待以流脂者。大田有禾。收豐歲之美。利。壓厲氣之偏頗。蕭蕭味於酒醴。暢吾民之笑歌。是皆助天地。讓中和。予不敢以為多也。為腹疾乎。入者苦於陋室乎。將望舒得天澤之意。而離于畢乎。茲未必也。化魚乎。添柳耳乎。將瓜爛文貝。聚落青瑣之實乎。抑又何足惜也。雖溝畝之迅流。猶河伯之未溢。予貧甚。而門外無裹飯以來者。知子桑之病未十日也。然則予何嘆曰。嘆陰晴之遞見。寒暑之易流也。君恩重而身已老。知己厚而心真。行百里者信九十之始。半失桑榆者亦何時而可收。雖使驟驟橫落者。盡為孤臣之淚。猶不足以定痛。故不若息羣。閉清夜。庶于悲之少休。

大易賦并序

觀如居士。既取漢魏以來易學。參訂其說。竊拾餘意。撰錄十五卷。每且又陳易書案上。往復關之。作大易賦。

風雨冥冥。爐香畫清。初被灑以危坐。徐玩味乎義經。有奇偶兮探洛書之數。有肩足兮具河圖之形。彼連山歸藏兮。雖絕編之已久。吾文王孔子兮。尚端拜以猶生。秘七八而勿示。著九六以通靈。極三才而盡變。變萬化以含精。得鬼神以至理。發蟲魚之隱情。聖人謂象而用之。必有物也。故有以萬有二千五百二十之數。藏之於四十九室。大矣哉。槩其凡。雖曰潔靜精微其教也。乃若擊天地。襲氣母者。要不可以容聲。揚子雲之骨朽矣。執弔之曰。此三大聖相授之妙。而方州部家。敢以準自名乎。吃塊不能對。有客出而難予。曰。子謂易不可談。則今之學古之學也。按隋經籍志。自漢抵魏。費直古文之訓。康伯繫辭之作。鄭玄之易。王弼之卦。合四家之注。已二十二卷。豈其皆精粕歟。諸授業師。探微抉隱。運者稱聖。雄者折人。角河內女子。亦得以說卦三篇補遺。子思言之多。易不泛其浩浩。而守其卓也。予曰。噫嘻。客孰知無跡則藁藁。藁藁則渾沌。字三寫而為焉。不真。語再傳而睡到皆錯。是以說象則義遺。論數則象格。至有以龍為龜。羊為羔。果蔗為果。是皆好奇之病。無病而進藥。又怪則五行傳會。六情假託。如蛇下梁。魚入寺。一牛兩首。道陳幸中。僅巫祝之相若。大抵春秋可以言災異。而談諸射覆。或流為東方朔也。客辭屈。則拜而請曰。先生之易何如。曰。我知我愚。我慧我實。實難之似。而問象之比。中夜以興。未明而起。高揖靈賢。如忽相值。讀乾坤知覆載之恩。推損益洞盈虛之旨。恆則可亨。蹇則當止。謂中孚兮。則好爵之可廢。惟無妄兮。則勿藥而有喜。既遠實兮。斯為困蒙。矧考祥兮。天常視履。壯兮。則為觸藩之羊。睽兮。則見負塗之家。危厲已。薰於良背。進泥必成於遷尾。故折獄致刑者。豐之用。而赦過宥罪者。解之理。火在天上兮。當出門而同人。天與水違兮。作事而謀始。飛鳥以凶兮。蓋山有雷兮。尚口以窮兮。豈澤無水泰兮。則小往而大來。震兮。則驚。遠而懼。通益戒顛。頤無忘滅。非念羸瓶。鼎思出否。勿在旅以焚巢。將濟渙以奔机。卑以自牧。立不易方。然後藉用白茅。而為慎之至。吾之所得於易者。如斯而已。乃若象收象義。精粗不棄。窺竊衆說。拾其餘意。

香款同甘。莫分彼是。集而藏之。所以備遺忘於衰齡。教筭表於不肖之裔。客勿視為京邸之細也。

山齋賦

觀如居士。榜所寓為山齋。有叟趨其下。仰而笑曰。名何謂。是翁號書生。頃嘗履玉階之方寸。奉天威于咫尺。非山中之人。今者囚羸。正木偶因深。南冠而繫。非愛山之時。前有謝亭長之閣。右乃見督郵之縣。非居山之地。名何謂。趨而出。追問之不告。觀如感而賦曰。

予世居金華赤松之下。深林豐草。曠野平岡。與而爽。動而寂。初環翠以通幽。鑿嵌巖于遼府。忽數峯之拔。起入寒翠于穹蒼。蓋初平叱石之處。孝標讀書之鄉。雖豈可耕也。賴子真之谷口。而盤之樂兮。無李愿之太行矣。有桑有梨。有栗有栗。吾非耕而但佃。則澹而惜惜。或無餌而釣寒溪。或帶經而鋤晚日。不知芟製之具乎。魯橋。不知編茅而類乎。營窟。桃飛花而送春。雪擁門而入室。所以鹿豕不驚。鳥鳥相得。蓋是山中之一物。欺吾者曰。為儒要當釋屣。作賦可以得官。不收羊而隨人燒尾。何為守枯槁而遠長安也。脫如豹隱。豈霧中許久。猶未成乎一斑也。查亦捨網飛之控地。觀鵬翼之垂天乎。聞而甘之。炙背食芹。誠忘其陋。不謂沐猴之已冠也。奈何草茅之性。終在烟霞之窟。不痊。服勞而力已朽。願息而中愈頑。雖侯與伯。猶且特而憂。悲眩視。此心無一日不在乎山間。果以滄浪不濯之身。負藪澤難藏之垢。大不足以解魘魅之祥。小不足以汗豺虎之口。風靜雷收。天高地厚。愛書此居。使貂百醜。蓬蒿今隱。前松筠兮。蔽後湖光兮。薄左江聲兮。注右賓客。雖過于高軒。書記不通乎下走。藜藿藜藿。崎嶇嶇嶇。蓋蠻調丁之所難。罪戾者居之不妨。戴陸恩于崑崙。寄危根于培塿也。寂無人聲。柴門畫扇。隅坐一窗。度秋林之策策。如隨萬壑。聽風雨之冥冥。掃庸神之滯困。對孤曇之餘清。豐瓶罍而小汲。雜茶膏以同烹。問迷塗于貝葉。窺奧義于義經。是皆追省愆尤。收召魂魄。處陰休影之地。酒心修行之庭。彼何叟也。謂吾小齋為無實而名殊。不知憂幽之病。既定于中。州縣在旁。何意吾事。不須笏以拄頰。自披襟乎爽氣。故園之夢不生。稚子之迎且置。惟松欬之悲。或感動于造化。則首邱而死。尙有望于終焉之計。



節物暗老我。壯志特未已。事業力自致。貴賤命可委。案上具筆硯。砌下秀菊杞。我願乏大屋。尙賴有此爾。

平字梅花

江梅非凡根。先春花南枝。玲瓏皆瑤英。雕鐫誰爲之。天高孤芳寒。風來幽香隨。朝暾晴霜華。蘭膏塗真妃。移之當疏籬。吟腸清相宜。吾將護花神。妖紅徒紛披。何如令江梅。芬芳無休時。終愁芝蘭噴。侵渠名聲衰。

得雨偶書

夏暑踰秋。未盡萬物。皇皇久焦。驚大雨一掃。天地涼。星斗明。煥草木潤。曉起。

夜坐

昨夜花間成。酌酒今日天。風吹始醒。爐香深炷。坐中庭。獨看竹梢移。午影。酒軟剛腸。愁脈脈。夜靜微風。搖老柏。七星插卯。雲橫橫。月影昏昏半墻白。

村居二首

山風拂拂。松欒欒。午日亭亭。覆矮槐。一睡開名。歸酒盡。萬鈞清思入詩懷。清心只有前溪水。息念唯憑一炷香。不覺青春候過去。滿村桑葉吐新黃。

浦江道中三絕

瘦骨巖巖。禍患餘。追隨人事。愈馳驅。何時酒掃松楸畔。小蓋茅庵只讀書。監與風緊。揭疏簾。雨著春衣。潤欲粘。滿眼陰雲壓平野。此時懷抱惡憎嫌。寒梅蓄積香成。舊古柳安排。綠入稻。景物年年覺新好。所憐幽獨自蕭蕭。

寺前書院

竹屋紙窗。無限好。觀書學字。不妨消。誰知夜夢。繞驚枕。莊鳥依前自越聲。

和季平哭小女時避地靈峯。荒山藤束木皮棺。見此令人鼻骨酸。自是杏塲風易剪。不須慙痛淚闌干。通之赴潮陽。哭小女於屠肆。淚闌干。

題後鄭壁

滿眼烟塵。雜鼓旗。經冬首鼠。負憂疑。樹頭新綠今如此。辜負春光固可知。

題靈峯見山閣

兵火相尋。音問絕。登高寓目。空傷神。金華山且望不見。況乃欲見山下人。避方寇五絕。

北山文集卷之十一

離平江

橋外客舟連夜發。飽吹十幅風。蒲滑天明無處覓高城。但見吳江波浪闊。

曠光明經捨身品

摩阿薩。唾真奇特。虎口捐身。資福德。卻有同時畏避人。後來亦自成彌勒。

浦江道中

驚憂度歲月。靡覺佳序臨。玉露破金菊。方知秋氣深。

偶書

何時見池館。一二佳友生。酣飲入深夜。竹間燈火明。

潞公與梅聖俞。論古人有純用平聲字爲詩。如枯桑知天風是也。而未有用側字者。翌日。聖俞爲詩云。月出斷岸口。照此別舸背。獨且與婦飲。頗勝俗客對。大爲潞公所賞。追用其語。作側字四絕。平字

梅花一篇。側字四仄

久雨閉陋室。薛荔絡敗壁。乙子語大慧。我聽勿入耳。具酒作社飲。此事古倡始。孰肯具果蔬。被肘醉子美。



皇家休運正無疆。城樹蚍蜉不自量。未作天街一杯血。暫憑山谷恣跳梁。  
 嘆感愚民倚怪神。誅鋤當見不淹旬。何嘗耳目親旗鼓。只是流離失業人。  
 朝廷平日祇尊儒。文武於今遂兩途。聞說官軍又旗靡。誰收黃石老人書。  
 獵獵霜風捲地寒。狼星奮角夜漫漫。書生無路堪馳騁。被酒燈前把劍看。  
 將軍失策又顛摧。感激令人動壯懷。安得帳前圍百萬。悠悠旌旆夜銜枚。

即事

梅子垂垂傍短牆。淡烟微雨暗池塘。年來日覺傷春甚。覽鏡歎歎淚數行。

清明前十日大雪二首

五花素色逼窗簾。紙帳重將布被添。天為韶陽太妖冶。故令剪水作清嚴。  
 南山春晏感生芽。怪得清寒數倍加。一雪洗將紅紫去。高低林樹試瑤花。

度金沙嶺

兩行古木影交加。山欲侵雲水見沙。最好嶺前鷗鷺起。竹林深處兩三家。

渡湖源口二絕

暫出復與上小航。眼明重喜見江鄉。夢魂孤寄浪頭宿。一夜隨潮入富陽。  
 梨棗迎霜壓樹黃。蓬茅新屋漸成行。人情喜見兵戈息。路上時聞酒壺香。

吳江有三高祠。謂鴟夷子皮。步兵校尉。角里先生也。先生一人題其祠曰。是非名利等煎熬。見畫英

雄兩鬚毛。自古五湖風月好。至今分付屬三高。因和之。

外物由來如夢幻。達人輕視等毫毛。投身為有區區者。始覺諸公節行高。

道旁贈梅花

一枝橫出小橋東。凡木旁邊迥不同。未肯隨風吐香粉。先將舊雪試輕紅。

蕭山老儒余志寧求拙庵詩。為賦之。

紙窗竹屋閉幽深。古木蒼頭對好陰。大巧家風祇如此。世人何苦用機心。

題橫溪坊客館二首

吹暖東風自不忙。徐徐一例與芬芳。輪轍倚岸老楊樹。也向梢頭開嫩黃。  
 朝曦卻雨作春妍。綠嫩黃輕物物鮮。村落可憐祇依舊。稀疏茅屋起炊烟。

春到村居好四絕

春到村居好。茅簷日漸長。杯深新酒滑。焙煖早茶香。  
 春到村居好。園林興味長。蠶食桑眼出。蜂趁蜜脾忙。  
 春到村居好。枯腸飽可圓。筆尖將露角。麥秀欲生蠶。  
 春到村居好。清明欲禁烟。亂紅桃下雨。輕白柳飛綿。

呈周務本三絕

民因吏擾愈荒蕪。不得田園破一犁。此邑端須知令尹。春來處處麥連畦。  
 浦江方此幾人家。生事高低各有涯。安得巨靈開二嶽。放教仁術過金華。  
 撫字心勞清愈甚。深廉官小俸無多。知公但欲邦人樂。雖瘦雖貧不奈何。

偶書

身名踴躍元無況。杯酒流行強自寬。夜半窮關閉梅雨。昏昏燈火淚中看。

休牧軒

自是牛欄不早傳。向來牛鼻不須穿。軒間縮手見真意。始悟控持非自然。  
 綠淨軒  
 小小軒窗冷逼人。竹無俗韻水無塵。正如蘆葦滿湘浦。不見樊然花柳春。

水碓

遠岸車翻水碓鳴。誰於春事亦經營。斯民情費盡如此。力役從今莫復征。

客夜霜寒

曉寒欺客入疏窗。夢破江南一夜霜。可但山林小搖落。樹頭無葉可飛黃。

貴谿道中四絕

人見寒雲凍欲垂。嗔呼爭願玉花飛。誰知萬里征途上。季子囊中未有衣。  
 竹邊小徑跨寒溪。息念隨流萬慮非。山鳥不知幽客意。背人相顧卻驚飛。  
 村村土物各風烟。物性無私祇自然。飲翼汀鷗隨水下。藏頭野鴨傍沙眠。  
 晚投村舍款柴扉。一望門前野色微。西日隨雲斜照盡。半山秋雨落餘飛。

和張叔靖三絕

學圃自緣非肉食。杜門誰謂避閑名。大都野性如麋鹿。不解將身朝市行。  
 後生修飾五爭妍。老若何顏與拍肩。竹筵柴門閉深寂。嵇康只願得高眠。  
 屋後瓜畦接芋區。門前寥落翳菴闕。惡癢不願妻兒笑。依舊燈窗夜讀書。

楊思恭惡酒作小詩戲之

炎炎酷暑日偏長。饑吻常思累百觴。封寄瓊醪雖甚美。一壺何以潤枯腸。

讀陶詩詩序

陶公先生常宿薄陽天慶觀。有行年四十九。還此北嶺宿。查其地乃唐之紫極宮也。李太白年四十  
 九時宿。宮常有詩曰。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吳越先生。其謫仙之後身耶。先生遊戲斯文。談笑  
 化為珠玉。誠不是塵網中來。其德行文學。尚非太白所敢望。蓋太白死垂四百年矣。英爽之氣。太空  
 聞陶錄許久。通明圓悟。自應過之。因為詩云。



天遣長庚下碧空。再將太白作坡翁。不然安得四十九。還宿潯陽太極宮。  
 每歲正月度太陽嶺。半山間有梅花。嘗以此時開。每見必折一枝。丙午歲成一絕。  
 孤根抱石半巖生。玉骨知春自發榮。我有此間來往債。年年須換一枝行。

即事二絕

春風盡日恣顛狂。吹散遊雲夜月光。露帶清寒入花骨。暗尋籬幕度幽香。  
 暮春景物稱山家。屋角團團綠葉遮。薄曉微雲疏雨。一番小麥顛輕花。

偶成

亂尋花木傍山栽。雖有柴門未必開。過眼利名休挽我。年來心地已如灰。

聞百舌

聞百舌語千般。豈是春來不耐閑。為見幽人無與語。故來相對作閒關。

送李平道中四絕

霜風落葉小寒天。去客依依馬不鞭。我最平生苦離別。可能相送不悽然。  
 與君今夜宿郵亭。遲曉東西各去程。記取短橋攜手處。明朝都似夢初驚。  
 田夫擊鼓祀田神。盤案相呼盡欲醺。我願四郊無犬吠。常令此輩樂耕耘。  
 野蝶成團夾路飛。秋郊此景最佳時。寒梨霜柿渾無葉。綠橘黃橙半壓枝。

次桐廬

圓舟逆水甚徐徐。尚距桐江百里餘。只有夢魂無阻礙。夜來先已到吾廬。

夜聞雪聲

忽號中夜忽收聲。枯葉寒梢細細鳴。曉起一杯簷外立。滿階無處認梅英。

己酉立春前一日得雨時有百日之晴

陽春明日五更回。破早先令一雨來。要得羣生盡實惠。故將膏澤潤枯黃。

二月二十一日枕上聞鶯時霖雨之後

山前急雨促春耕。農我倘伴小園行。今日定知晴有意。咤然林際一聲鶯。

三月五日園中

人愁春去少花枝。我愛園林春晚時。嘉木陰陰吐新葉。好風微度綠參差。

己酉三月二十一日夜夢中作

曲闌干畔短籬邊。用意春工勢不圓。一夜西風借霜力。幽香噴出小金錢。

王能甫作葡萄一枝於圓扇之上戲作小詩報之

妙筆窺天頃刻成。潭如小架月初明。扶疏老蔓敷新葉。下畫纍纍紫水晶。

和元章春風三絕

北山文集 卷十一

方欣解凍入花叢。簌簌俄驚萬片紅。草木豈能勝造化。吹開吹落任東風。  
 平分四序遞收功。豈但留情白與紅。莫訝曉來成謾語。清微欲換舜枝風。  
 一掃園林寂寂空。抱枝蝴蝶尚尋紅。摧殘老物無人惜。不比窮秋九月風。

題西巖

終日徘徊得好涼。一懷炎暑變冰霜。會須月上上山去。更看芙蓉生夜香。

題雷石寺澗公環翠軒

窗外小山重疊列。陰陰松竹翠排簷。老人嘉我幽尋意。深炷爐香為捲簾。

宿鶴巖二絕

巖然山骨自天成。上與穹蒼斗極平。安得衲衣燒柏子。不聞山下是非聲。  
 巖頭一望萬家低。已覺塵寰不整齊。此抵人間最高處。況遊物外照羣迷。

夜寒覺有霜

不勝孤潔寒窗月。分外清圓遠寺鐘。後園便當收橘柚。無疑侵曉一霜濃。

至夜獨酌二絕

一册韓文酒一杯。居然獨酌興悠哉。夜寒徑醉即就枕。臥待新陽明日來。  
 久苦羣陰不可排。一朝驅退亦宜哉。萬年誰上君王壽。為奏門前欲奏來。

雪後觀月

風高天闊淨無塵。萬瓦生光冷射人。不見曉來迷曉雪。但看霜月益精神。

枕上聞雪聲

日落天風徹骨清。疏疏玉片舞中庭。夢回細響鳴松竹。誤作春蠶食葉聲。

梅花三絕并序

昔日多以梅花比婦人。唯近世詩人。或以比男子。如何郎試湯餅。苟令炷爐香之句是也。而未有以之比賢人正士者。近得三絕焉。梅常花於窮冬寥落之時。偃傲於疏烟寒雨之間。而姿色秀潤。正如有道之士。居貧賤而容貌不枯。常有優游自得之意。故余以之比顏子。其詩曰。

溫溫玉質傲天貞。俯視凡花出後塵。靜對寒林守孤寂。有顏氏子獨甘貧。

至若樹老花疏。根孤枝勁。皜然犯雪。精神不衰。則又如耆老碩德之人。坐視晚輩凋零。而此獨擢危難而不撓。故又以之比顏真卿。其詩曰。

樹老根危雪滿巔。令人頗意魯公賢。同時柔脆皆僇仆。正色清芬獨凜然。

又一種不能寄林羣處。而生於溪岸江皋之側。日暮天寒。寂寥悽愴。則又如一介放逐之臣。雖流落憔悴。內懷感槩。而終有自信不疑之色。故又以之比屈平。其詩曰。

水邊寂寞一枝梅。君謂高標好似誰。潔白不甘棄穢沒。屈原孤立佩蘭時。



和潘仲嚴八絕

春陰

澹雲不雨翳朝曦。簾幕沈沈燕子歸。細起一爐香霧潤。猶扶醒滿怯單衣。露薄雲輕物色佳。平平淥水映人家。鳩鳴村暗開桑葉。燕舞風斜落杏花。

春晴

午夢悠颺一蝶輕。隔窗驚覺搗茶聲。偶然尊酒得佳趣。半夜花間燈火明。青烟漠漠盡無人。垂柳遮涼不見塵。飲水曲肱眠細草。絕勝肉食坐車茵。

春雪

天散琪花壓晚春。豈將災沴禍吾民。爲噴寶貨歸夷虜。故種人閒萬頃銀。冰柱垂簷雪滿山。今年寒食不勝寒。何門可曳長裾語。高臥從教刺墨漫。

春雨

燕集深條籬未開。柳添新耳雨生苔。悲歌莫作子桑態。裹飯無人爲我來。

春風

劉郎桃樹欲撓春。一夜飄零最惱人。不似窮秋作霜露。摧殘蒲柳有誰噴。

八月初一夜聞雨

過山秋雨響隨池。深夜書齋枕獨欹。正似蓬船倚江浦。夢回半落聽潮時。

戲題秋香

香染鵝黃衣。綵繡輕披環珮玉。交加異哉秋氣方淒冷。風露何能作此花。

獨坐

午枕幽禽破夢時。明窗過日竹陰稀。小爐翻轉香殘燼。猶有清香一縷飛。

石希孟寄示賦論甚佳。有未盡善處。輒爲塗改。因成小詩寄之。

寄我雄文麗且新。冰寒於水豈無因。故將丹粉畫西子。要見濃塗淡墨人。前唐潘佑嘗美高麗王後通之無以壯黃輿重四子因以濃墨復塗遠之淡墨焉

偶書

未抱床頭酒盞乾。暮來樓上倚闌干。濃雲垂地捲不起。細草連天都是寒。

題石幾先書院壁

萬柄高荷碧玉圓。芙蓉時見一枝鮮。何年種此北山北。便向中間安小船。

荷花

美豔向人花灼灼。青圓如鑑葉田田。月明徒倚闌干處。細得真香憶去年。

窗竹備條度晚風。濃香醇酒小寒中。玉人尙作桃花色。我輩蒼顏何惜紅。

諸暨道中遇雪

亂花催臘舞江干。村酒沽來豈問酸。傳女雲間休剪水。孤松嶺上不知寒。

北山文集卷之十二

臘月三日。義烏道上寄潘義榮。

天風生暮寒。一夜新雪積。遲明兀復與。亂入山徑窄。茅簷兩三家。雞犬不見跡。冬令頃弗嚴。草木借春色。愆陽入桃杏。弄暖浪蕊拆。蕭然變霜威。犯者輒衰息。獨餘山上松。不動與寒敵。十丈偉標致。四面風漸灑。時於翠葉中。碎掛瓊玉白。忘我道路曠。但覺心志悍。擁鼻作孤吟。清思浩無極。

陪權郡符正民九日遊西山

符公寄郡理。犀刃不可觸。白晝庭無訟。一切就整肅。秋風九月涼。閒暇願僚屬。謂茲落帽會。千載有賢嗣。西山多爽氣。壺亦具騎僕。曉出古城隅。薄霧隱疏木。乍見溪山明。已洗滌俗骨。雲間阿蘭若。小步徧深曲。逸興不受制。更到卜之麓。弔古動高懷。臨風展遐矚。扶光迫西汜。回棹泛清淥。鉤簾隱密坐。羅列進肴饌。賓客岸巾幘。禮數免拘束。時因笑語驚。鷗鷺入蘆竹。導從偃旌旗。城郭初燈燭。我愧人物微。情瞻久虛辱。終日陪後乘。可但玩黃菊。亦復見民田。枯結瘦無穀。那能給租賦。止可縱芻牧。吾民窘窮狀。盡損非一日。願施膏澤手。小使千里足。化此登高樂。汗散入幽谷。盡令登春臺。老稚同鼓腹。公徐登廟堂。摩天逞鴻鶴。下瞰清中原。更作四海福。

和趙晦之司戶三首



文士務悅目。常患器局卑。余雖嗜古勁。而乏嫵媚姿。袖繹起深愧。漸摩賴良規。温言謾相就。何以慰所思。吾子澤天潢。努力能自效。詩句如春風。容易亦新巧。簡編多生賢。要在謹相徵。更願觀南山。其中藏霧豹。老過日斜時。貧唯懸磬室。釋未著青衫。自顧亦何得。方作斗升計。敢憚簿書役。相觀摩善道。正賴朋友力。

寄題李監酒不俗閣

高士常徇俗。無心欲遠世。野鶴在鷄羣。飲啄同飲翅。昂昂望九臯。自有物外意。下士求免俗。正恐俗難避。曩母學西子。象玉徒瑣掃。低回離傲容。不改凡冗氣。開君開小閣。深具高風致。隨視翰墨香。雨帶春煙細。盡將窗几開。一洗簿書累。漢有弘羊者。權酷善言利。流風至今茲。已作千古弊。君方聊爾爾。升斗亦云寄。願我困埃塵。俛首甘俗吏。均是爲貧人。噫嘻勿羞媿。

送蕭德起赴召

中原八駿涉沙漠。春風移十年。壯士磨寶劍。怒氣常裂肝。荆湘跨閩浙。米貴仍無錢。征求未可罷。民力悉已殫。嗟我無遠識。念此心獨寒。九重益思治。久席坐不安。先生爲時起。素抱今可言。治近與治遠。二者將孰先。堂堂東海風。千載猶凜然。餘芳勉自振。家世無相懸。愚生嘆寸祿。州縣方連連。感激欲起舞。袖短無由翻。臨風重相別。江湖催發船。

送符正民罷倅永嘉

去年敝板趨庭側。門前楊柳如金色。今年公去柳何如。已作涼陰舞寒碧。歲月忽忽無足恨。離合人生那免得。身如汀雁偶相逢。自是不須論定跡。我今胡爲抱不滿。攀轅益爲邦人情。永嘉雄望城海濱。吏久不。良民弊積。年來開府皆鉅公。旁助剗除知有力。歲當乙卯夏不雨。早霧吹風千里赤。愛人節費惜鎔錢。廉。唐單窮猶足食。北方與師日千金。州縣皇皇虛供億。博哉時發仁人言。未至取魚憂竭澤。青衫幕吏有何能。造物見憐相杖扶。自知愚拙生靈驚。隨事昏蒙無遠識。天機遇觸狂態作。招鼻炙眉成痼癖。唯公道眼。借餘青。頗許披心露真率。人生感思未易言。正恐不能同木石。仙才秀骨公所有。化作文章可華國。持身。況若玉壺冰。透裏無塵只青白。暫分半刺聊聊耳。此豈能令公議塞。行當擺脫州縣冗。下跨秋風開六關。夔龍有室俱可入。願吐詩書資碩畫。自餘強飯無足云。轉首湖平江樹隔。

贈周希父

憶昨被嚴召。同時具行李。海風九月寒。孤雁相次起。扁舟下雙溪。鼓棹共秋水。覽勝定徘徊。得酒對歡喜。欲將骨髓奇。先後獻天子。六駟駐松江。端門畫高啓。披雲就堯日。五色炫光煒。孤根際春陽。生動自茲始。掄材有時相。小大聽所委。茵馮忽東西。分此舊窗几。公居陋室中。屋壁初料理。人靜夜燈孤。葉動聲入耳。數日皆大風。簷冰凍相倚。坐想鬢鬢逸。清吟不知已。慎書絨錦囊。莫負洛陽紙。

丁巳年七月二十一日

雨。中元水府。八月六日展謝祠下。皆被旨也。然禱後越七日始雨。神所爲耶。其不然也。審自神出不無愆期之尤。有如不然神之鑿上賜也多矣。爲詩以問之。

奉祝出閩闈。禱雨祠中元。陳祠信已薦。拱俟心亦虔。山雲屢觸石。散去如飛煙。慙夏迫秋陽。汗流頓徒延。

遺起念亡狀。歸馬不敢鞭。雲蓋欲句決。塞兆方解懸。皇慈喜嘉。報祝禮弗偏。謂乃百神功。共相成豐年。遺昨致祠吏。奔趨各如前。我載謁水府。慈感口莫言。黃屋四海心。責已湯未賢。抑畏動黎庶。精誠格高圓。正恐三日雨。帝勅下九天。神令享豐報。然乎其不然。實功認有者。鄙賤人所憐。神聰冠四瀆。宜弗蹈爾愆。益思贊元化。後效圖所先。小臣此將命。芒刺終未捐。

送宋叔海郎中總領湖北

余生得奇疾。傲世事矜倨。錯落氣少合。指觸心不恕。人亦謂可惜。不作朋友數。自分與西山。終焉約良晤。憶昨奉嚴召。孤跡踏朝路。楓落吳江冷。此是識君處。東廚竊餘餼。西府共官署。文書入同閱。茵馮出聯取。從這一毫髮。所適無異趣。重愧牛鐸凡。不與黃鍾注。霜蹄入天衢。先我呈遠步。所幸時從容。一笑或相遇。君今持使節。忽此戒徒御。分袂固良苦。餘懷尙能布。北方暗虜馬。君相勸遠慮。正當收杞梓。留作廟堂助。何爲使吾子。千里治財賦。蒼壁白鹿皮。似亦失所措。君如玉壺冰。透裏無滓污。清詩近道要。容易不肯吐。人於寸管中。時見斑一斑。其如濟劇手。妙敏難悉疏。刀剛未輕發。千牛已神怖。使國中興業。吾知有餘裕。無乃上流勢。魏虎夕屯聚。三軍備不飽。難以責堅成。千金日致之。又懼民生盡。聊煩笑談頃。非君可難付。長江八月風。帆飽舟楫具。結束持行李。功名戒遲暮。如聞豫章北。下接武昌渡。公餘一尊酒。時可對觀故。孰與紅塵中。輪蹄日馳騖。嗟余蒲柳姿。領髮已垂素。雙溪有小園。清流鎖煙霧。年來枕邊夢。合眼見鷗鷺。奚堪久勞役。短豆成懸懸。不待相汰逐。橫被行亦去。今茲懷別恨。密坐不能訴。酒闌可無言。君行已稱遽。

送方公美少卿宣諭京畿

春風入江南。紅蒸小桃坼。亞卿何壯哉。持節使江北。牙牌刻金字。黃旗書御墨。奉將出雲天。萬里布恩德。十載分三光。河洛疊雲黑。夜泣孤鬼魂。毒貫生靈髓。胚胎此禍者。起自燕山役。今茲欲澄明。造物豈易測。關中幾萬人。性命懸光燭。虜孽聽天意。按舊反圖城。聞其所車載。取及萬前石。民間一尺布。持去如卷席。留盡脂與膏。遺我百州骨。嗷嗷萬孔瘡。僕望沐天澤。江南今復貧。萬室生理迫。瘠此欲肥彼。又恐非得策。使者宜孰先。第一安反側。不須增甲兵。當務修稼穡。聲名無欲夸。奏報須盡實。隨宜養官吏。著意看盜賊。偏私生忌諱。戲息藏隱隱。舉手從簡易。慎勿耗民力。要令鄧禹車。到處便休息。九重愛物心。八荒欲安宅。行行致功名。男子惟報國。

胡德輝郎中由禮部出守桐廬同舍取劉禹錫移石幾回敲廢印開箱何處送新圖之句字分爲韻

某分賦移字

春風吹楊花。楊花亂江洲。中有使君船。雙橈倚連瀟。少駐一盃頃。容我成此詩。人生天地間。用舍當聽隨。棟幹無衰氣。匠石車肯遺。姑存萬牛力。輕重惟所施。方公在瀘州。衆論稱瑰奇。圖書浩探討。笑閱寒暑移。取作南宮郎。漸欲爲羽儀。雍容入青瑣。人以旦夕期。承流急師帥。小試煩一麾。淮陽正不惡。安用薄彼爲。第令收民心。常如護嬰兒。休息戒擾動。飽煖毋凍飢。清淨乃要道。中庸亦良規。桐江古佳郡。幽勝公所知。一水綠浩蕩。千峯影參差。鳴鳩桑葉暗。雨過稻花垂。不妨乘事外。時訪嚴陵祠。囊中得新句。因風寄所思。



紀開關

十載三光分。號令南北阻。四達禮義鄉。限礙成蠻楚。帝王豈無真。社稷固有主。機槍不待射。避路過河濟。戰方閱輿圖。十已歸四五。窮民病巨瘡。延頸待摩拊。子翼上所親。暫輟自應許。詔書下雲天。所至若甘雨。車前拜且迎。稽首立如堵。無家不壺漿。有市皆肴脯。葉底窺烏鵲。墻頭出兒女。其中老人者。橫涕自相語。脫命向鬼手。魂魄掛網罟。豈料須臾身。復此見官府。願上萬萬年。左右常伊呂。維持三綱全。保我在田畝。予前拜老人。愧謝難縷縷。塗炭置赤子。不痛非父母。如問嘗膽心。念惟率土驚。風吹胡沙。北望曾後汝。成功當問天。字養難用武。今茲結新權。不試師一旅。開籠出飛鳥。汝亦良得所。予獨願秦關。異世目可睹。郊原掌心平。猶是周應應。崗樹抱河洛。四面踞龍虎。惟時蓋世英。制馭立區宇。不應移造化。私用貯狐鼠。見遠雖必然。永保更精處。銷兵開造兵。欲取必知與。吏良民自安。德盛豈招侮。道義尊本朝。好約信強虜。整頓天地間。事事皆就祖。吾民百憂足。可使再辛苦。冠巾作人家。耕鋤飽禾黍。會須大清塵。一掃淨千古。茲行豈不動。道里以萬數。見公自清涼。蕭然失袷暑。日隨下幕車。一馬行似舞。月明見旌旗。夢寐聞簫鼓。棗火餅肥炊。漿酸粟饒煮。徧覽江山勝。腸腹浩撐拄。不見少增重。政自太無補。

和李公實郎中燕歌行

李侯氣爽常清涼。上奉慈親髮垂霜。弟兄如鳳皆翱翔。秋吟胡為慘中腸。白雲孤飛客他鄉。然此王事游。有方晏棧老醜勝空房。我獨熊膽念莫忘。已無針線在衣裳。歲歲臨風感清商。侯門忠義慶綿長。象軸金花當滿床。板與歡愛未渠央。倚門亦莫苦相望。樞密將春布岐梁。

和公實書懷

學古禮猶僻。高談成繆悠。吾今百念冷。泛泛如虛舟。參佐託裴度。道路無一愁。願同陳元龍。時以百尺樓。

答江虞仲機宜歸語

侯公說行高祖迎。趙璧在懷出秦庭。白首屬國遺漢旌。印綬疊疊妻嫂驚。疏家叔姪辭公卿。彭澤柳外陶淵明。又如長欽成悲鳴。沂浴既罷風舞輕。斐然成章孔不稱。浩然之志孟豈平。登山臨水賦有情。回船上馬詩句精。又如虜營之氣已見。華山之馬將逸。邱園之夢欲成。天際之舟可識。其在今茲。則還報王事。秣馬脂車。與離長安之日。

金房道開皆蠟梅。居人取以為薪。周務本戲為蠟梅歌。予用其韻。是花在東南。每見一枝。無不眼明者。

邊城草木枯。散漫惟蠟梅。花蜂不成蜜。深黃吐春回。如行沙磧中。眼明見瓊瑰。初謂此邦人。推為百世魁。文房與幽室。佳處定使陪。羞死蕤蕤類。屏山墻隈。事有大不然。驚吁謾徘徊。頑夫所樵採。八九皆梅材。餘芳隨東新。日赴煙與埃。曲突幾家火。靈根萬花灰。我欲從化工。緩語搖頰腮。天涯有清客。不善為身媒。鮮鮮犯霜露。且且斤斧摧。事若樵薪積。甘心積長淮。今渠負幽姿。風飄元不和。胡為雜榛棘。僅與樽樽倍。開工為垂手。毋令識者哀。

再和

我賦蠟梅什。吁嗟何獨梅。天衢誰謂高。富貴容森回。世路可憐窄。巖穴定奇瑰。劉黃策如虹。李邵方為魁。漢帝稱盛禮。太史不得陪。楚亦多大夫。靈均葬江隈。天馬紮四足。悲鳴謾徘徊。橫橋過拙匠。血指成棄材。高岡鳳鳴寶。竈下隨煙埃。泛觀無不爾。何歎花為灰。我欲勸處子。無庸畫紅腮。我欲勸朝士。無庸巧相媒。時來雞犬仙。勢去金石摧。置器戒如斗。酌酒當如淮。陶陶醉鄉中。壯心休自頹。小視造物者。令與兒輩偕。浩氣塞天地。容易毋悲哀。

送陳季常判院

去年奉使天西角。遇事才疏多自覺。不應向或人改觀。增重端因君在幕。君才如刀新發礪。到手萬牛體。隼落豈能隨我困。邊徼定自擗風上。寥廓秋江風浪清。美君出峽舟楫輕。去年聯馬聽簫鼓。今也恨不同此行。古人持兵喻築水。願我何者能獨繫。幸留藥石苦資助。勿謂相捨真忘情。

送周務本機宜

霜風吹西湖。與君持行李。瘦馬共邊笳。寒燈對孤邸。新涼秋葉驚。歸櫂君獨理。乘我天一方。穩下大江水。丈夫志四海。吾豈較遐邇。運斤藏天所。況自非偶爾。獨憂綿薄資。負重力難起。嘉賓日以遠。緩急尚誰倚。置此勿復論。遇坎各有止。我積漢中殷。君種彭澤米。努力隨小大。同在毓生齒。他年脫冕歸。對酒各懷喜。

送何元英

乙未夏入秦。馬足臨渭水。辛酉冬使蜀。去渭亦無幾。君於兩年間。同我三萬里。我今寄我圖。君復持行李。客衣掛塵埃。閒關亦勞矣。垂髫讀詩書。平視取青紫。側翅隨人飛。此計事得已。人生功與名。天付在男子。有物執其柄。小大聽所委。請君但強飯。加意重生理。見規儻弗駭。換骨正刀匕。青春到邊城。雜花亂如綺。儲粟三百萬。護種一千壘。日與諸少年。醉臥春風裏。行行勿我念。峽東江未起。辦事早言還。下榻當設醴。

寄別張子公尚書

昔我初至秦。使旨不到蜀。延首錦城春。千里寄孤目。遠公今出峽。賤跡仍羈束。夢看使君船。翩翩轉江曲。西州去思者。何曾連萬屋。攀轅猶弗還。我意豈能足。所憐蜀人病。羸骨未生肉。公今胡弗留。共與營糜粥。自惟救護心。寢食對清瀆。回顧莫有助。此志亦單獨。公今那得留。峽水峻而速。蚤去登堂廟。大作天下福。病身雞肋瘦。別恨容子斛。勢須更勉強。渭上幾一熟。那縣減苛賦。廬廬貯餘粟。便當乞身歸。徑去友塵處。類試院放榜。衆論以得士為慶。作古詩一章。呈詳定錢憲元素。及同院諸公。紹興甲子十月二十八日也。

書生業辭藝。不為覓科舉。胸中負器識。筆下有今古。君看阿房賦。豈是布衣語。獨其在湖名。貴賤惟所主。得之類至寶。棄去祇如土。有司開化爐。鑄鑄要精處。時方為鼎鑪。小治不應鼓。諸公皆名流。學海浩吞吐。丹靈骨先換。入榜盡龍虎。訪以執文柄。我以費羅取。書生家風寒。僕馬在何許。研足赴重圍。裏飯坐長廡。視公難暮問。若有膏馥。那知先達心。每事必念祖。未把短檠素。尙記燈燭苦。關防周轉際。考校到毫釐。



難置戰場文。一字不輕與。如持古黃鐘。端坐分律呂。在處拔其尤。可但十得五。奉此賢能書。足以上天府。蜀士多豪英。父老自能數。謂或有遺珠。勉使相接武。我輩酒尊空。邊城隔煙雨。

恩義之顯。詩人與之。余既名叔。長子為華孫。今有弟焉。可為華孫。蓬孫小名序。車郎生子之月。余新除監察御史。書至其家。德文小名其子曰。蓋孫。邢郎生子之月。余以秘書少監。出陝西。得昭遠書見報。且請小名其子。余名之曰蓬孫。烏臺少蓬。皆借外祖官。他時兩孫長大。登科書小錄。能念老人否。

胡仲容隱序

木偶因漂。古人所嘆。蓋流落羈寓。終不若里舍田園之樂也。鄉士胡仲容。不見且二十年。一日相訪臨安。問其所止。則曰買居華亭。勞以編膏流落之語。則仲容殊不傾。方從容謂予曰。華亭之居。前名之以應隱。後榜之以茅廬。置其間者。皆書史。圖畫。琴瑟。筆硯之類。與之遊者。皆邑之賢士大夫。予聞其言。始恨慰勞之語。不應為仲容發也。大抵學者。急於修身。身修則無往而不得其所。仲容去桑梓。而無羈寓流落之色。買居清閒。而有里舍田園之趣。蓋善修其身者。歟。雖然。修身不可一日怠也。君之告我者。果信也。則書吾言於壁。而益自勉焉。

送井都運出缺序

自古理財佐軍。與惟劉晏有功於國。晏之為財可計乎。曰。專漕事。歲置四十萬斛。曰。權鹽。歲收六十萬緡。曰。用常平法。諸州米率有三百萬之儲。用是三者。操其低昂。故自見錢流。而舊史謂為管蕭之亞。西南被兵。而來理財佐軍者。其入數可計乎。曰。用糧。則歲食一百六十餘萬斛。而糶居其半。曰。用錢。則歲支三千萬緡。不啻而鹽酒稅亦半之。心勞力苦。皆有功於國。然而以罪廢。以病免。以憂死。不得善後而去。埋財之數。過晏遠甚。而名稱不得與晏齊。何哉。蓋晏繼第五琦之後。其所羅取。徧江淮。非若今日東不出陝。西不至渭。指聚腹削。垂二十年未已者。止蜀一隅受之。其不憂若者如此。晏專以懲選為術。而佐以禁權。諸州儲米。復周流出之。以救所無。今所以取蜀者。既倍越常賦。而粟帛之征。實辦於鈞鑠機杼之間。軍猶以愆期告。無餘資可以貨匱矣。其不憂若者又如此。江淮之財。轉以輸軍。舟車可致。故廣有粟。幣有金。則官不復憂。百姓不復知。非若蜀道險巖。推挽不進。萬山之間。急流盤屈。舟破米沈。則追遠填塞。無有窮已。其不憂若者又如此。今昔之勢不同如是。尚安得與士安爭名乎。況復印紙為幣。取於民與錢同。用於市三幣。僅比一真。取數愈多。用數愈賤。軍不加裕。而民益貧。主計者以廢。以免。以憂死。無多怪者。吾友憲孟大監。以材能任用。自維揚受命。入蜀為帥。為清。再為四路轉運副使。其理財佐軍之日。心勞力苦。比他人獨久。且多。紹興甲子。代者合符。治行有日。某命酒酌而賀之。曰。右護軍十萬衆。劍內外分戍之供饋。散取諸郡。而艱難之狀。如前所云。支出愈後。則諸營已無炊煙。雖婦人女子。亦譁而出。此皆曩時已見之事。若乃馬嘶塵起。關外有急。則芻糧倉卒。頃刻有禍。宜乎主計之官。不得善後而去。今憲孟使數年。軍中飽暖。如一日。申西之役。重兵夾輔成功。不以無食而還。大將裨佐。卒隸。今皆願留。不可得。公乃乘春水未滿之時。舟楫告具。浩然望三峽。嘯歌而出。勢如釋縛解繫。而就安曠。豈不樂甚矣哉。又再酌而言曰。憲孟去。無

北山文集卷之十三

送樓仲輝知温州序

某與舍人樓公鄉井。學校硯席所業。經幼時無不同也。故飲慕之心。為久且親。至其聚散出處之跡。則常不及同焉。政和辛卯。某不得為鄉貢士。而公升禮部。越二年癸巳。某以貢士不得第。而公奏名矣。是其初已不得同也。其後公歷仕路。期滿二十年。而某以布衣窮悴。亦若是之久。中間自覺如水禽浩蕩。見人即飛。自然相避。是其後又不得同也。紹興丁巳。公為左史舍人。某適為西府屬官。省戶邸舍隣比。意謂異時學校之歡可尋矣。而公乃謂名不可以獨享。將有忌而爭之者。束手藏筆。六請君相。鼓權一笑。而扁舟已在大江之外矣。至於今。是又不可得而同也。噫。聚散之異。乃爾耶。雖然。初不得同。則業不伴也。後又不得同。則命不伴也。二者皆非策蹇所及。今所謂可得同者。則暫而已矣。門方吹竽操瑟焉。往來求鼠贖。懷璞安之。如某失耕鋤之利。而從升斗廢山林之夢。而觸□□□□為是耶。亦松生春雲。吾其望故廬而歸矣。公□□□□二十年之雅。略去名勢。鷄肥黍熟。相與開書。論古今。慨興亡。而浩歌。則後日之樂。庶乎其可以同焉。俟他日有翻然出為天下之志。則予當起彈其冠。

轉孫小名序

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箋謂承華者鄂也。鄂得華之光明。則轉然而盛。亦猶弟以飲事兄。兄以榮覆弟。



負吾軍矣。然則蜀人思之乎。曰：思則吾勿知也。大抵吾民之財，憂危取之則彼輕，安樂取之則彼重。朝廷方為生靈僱兵，蜀人但知閉戶休息，以補養累年剝削之痛。往時機被抱子，驚恐相問之事，今已忘之矣。而乃謂軍籍增倍，備禦不可廢，取財猶如故。幸一旦合籌算而去，尚安爾思乎。或者士大夫之思在其後，所未知也。憲孟安恤此酒，開舟動子行矣。

烏有編序

長短句亦詩也。詩有節奏，昔人或長短其句而歌之，被酒不平，醒吟慷慨，亦足以發胸中之微隱。余每有是焉。然賦事咏物，時有涉綺靡而蹈荒蕪者，豈誠然歟。蓋悲思歡樂，入於音聲，則以情致為主，不得不極其辭如真是也。毛居士遂揚作戲，烏有是哉。輒自號其集曰烏有編。

忠義堂記

永嘉州治之北，有堂曰忠義。前太守程公之所建也。紹興丙辰，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會稽李公來鎮是邦。既見吏民問疾苦，頌條教約，與為清淨之治。一日過其上，顧謂僚屬曰：是堂規模闊偉，而創立命名之因，無所稽考。吾聞魯公、唐人之英，言忠義者莫先焉。後五世流落為溫人，魯公末年親嘗告牒，其家傳實之。郡嘗為刊於石，爾者天子官其家永嘉者二人，家樂清者一人，所以彰遺烈而播餘芳者多矣。雖魯公之名所在咸仰，要之此邦，乃其遺跡流風之地。吾今求其像，繪置堂上，徙其石刻，列之兩旁，使後人知堂名之有屬，公等以為宜乎。幕吏東陽鄭某，避席改容而言曰：真卿、小邾子顏公子友之後，自顏舍為晉侍中，相傳七葉，皆以忠孝名世。至有唐真卿、果卿，以堂兄弟，門戶並立。果卿常山之名，既凜凜如霜雪，希烈之變，真卿復振顯於後。天其以忠義萃一門乎。嘗考魯公上世，凡能盡忠於國者，無不以孝行稱。由是知善為臣子者，於忠孝之道，初未嘗析。後世道德不純，風俗凋落，臣子分兩途，始以忠義為難事。至若魯公處死之節，論者偉之，而觀者猶以為不足道。觀其平日議論慷慨，落落難合，唐長慶之李恒非之，李輔國元載、盧杞輩，怨恨切骨，而公益自信，知愛君憂國，而不知禍之及己。此蓋能以事親者事其君故也。忠義天下之大閑也，偷生假息，固可以延亂臣賊子之命，而英聲偉烈，常出於姦逆鼎沸之旁。二者唯人所自擇而已矣。公為政之初，舉揚茲美，非但可以慰顏氏之精爽，亦足以銷杞載輔國千古囊壤姦人之氣。其誰曰不宜，公曰：衆以為宜，則子為我記於石。

深水縣學記

九州之俗，非大陋鄙，未有不樂教化。崇學校者，深水縣學，建於熙寧己酉。邑宰關記為政之年，至紹興丁巳，邑宰李朝正，謁廟之日，學所存者，僅惟門殿，棟樑頹廢之餘。李侯延長老問之曰：邑萬戶，俊秀可儒雅者，宜衆，其不相與出力，飾新茲廢者，豈薄子弟乎。長老慨然進曰：披猖而來，邑政之廢，甚於於事。田桑不殖，賦取不均，餅間種豆不能飽，文書至門，征所無，則憂苦無聊，勞吏為無計。今獨幾得良令，求生全他未皇也。侯聞之，夜不能寐，旦起治政事，謂隱租墾役，邑之大弊。置度立程，若將廉治者，欺吏悍民，咸歸誠自出。邑賦大平，於是富者安，貧者樂，整裝從容，皆於暇日。問孝悌忠信，爭先為之。長老又進而言曰：

公向謂廢而不飾者，今茲敢請，侯即日為率僚佐，詣荒宮，經營四顧，默有區處，則退而市材鳩匠，以繩墨授梓人，俾次第旁屋，皆以磚殿為制，為堂，為廡，為樓，處士之舍，高賓之次，器用之庫，庖廡之所，外至小學，為屋一百八十楹，自經始距紹興十年二月丙午，凡二十有八月而落成。皆廉用積餘，植仆補壞，而為之者，士既鼓篋，上丁釋奠，升降拜起，入方知在儒雅教化之中，而輪奐鼎新之自，初弗知也。嗚呼！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古之制也。而夫子嘗問之，則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故知學校之興，必在富庶安樂之後。苟斯民終歲勤動，不得養其父母，雖有庠序，其得遊之，此邑長老之意也。雖然，章布之士，羣居於詩書禮樂之府，漸染以仁義，中和之澤，他日得時行道，與夫朝廷取以備公卿百執事之選者，靡不由此以出。侯既稱長老之意，則所以待邑士者，今無不至矣。邑之士所以自待，所以報侯者，猶未能知也。侯名朝正，字治表，登建炎某年進士第。

知旨齋記

學記曰：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嗚呼！古人能取喻如此，世之甘糠乾，嚼蔬者，雖五鼎七牢，百珍八寶，置其側，彼未必以為美者，以其未嘗得味耳。鄭自五季家金華，皇伯祖中散伯先公奉議三數公，皆涵泳儒學，後世枝葉分派，詩書禮樂，子弟用幹疊克家，其嗜以為日用者，或至食藜忘辛，而章編濬泊之言，有在齋語間者矣。某東生奇孤，耕無田，居無屋，見他人有芻豢雋永，則染指流涎，不能自已。故得粗見道腴，無甚饜，紹興二年，既登進士第，至九年，備數禁庭，雖自知事業無以贖人，而人或不見謂不肖，族兄信仲慨然嘆曰：旨哉嘉肴之肥人也。吾知之矣。雖然，吾宗蕃大，豈無醑醕醑酪，若盡取六經諸子之言，設為膾炙，以作成其美，則他日饜而飲之者，何獨弟也哉。於是即舍之東偏，開館聚書，教其孫子，而使某命名焉。欣然援筆，誦禮記而榜其齋曰：知旨。

思耕亭記

紹興十二年十二月，上命川陝宣撫司，自河池移治利州，示休息兵革，裁省用度之意。本路轉運判官兼權知利州事王陟，乃移治城南，慮其郡舍，而宜撫使居焉。舍在城之西北隅，有亭名清暉，築于城上，郡山東嘉陵江，峻深于其前，亭蓋以是名也。歲月久深，榜目已廢，規榭冗陋，土木垂壓，轉運公治而起之。某一日置酒其上，會賓幕間曰：茲亭新矣，吾以思耕易其故號，可乎。客疑而進曰：是於亭何義，且強而仕，老而休，一犂谷口之雲，於公豈不甚樂。然公方為上經理西南，斯民日幾阜康，不思以此報政，而歸耕之思乎。某曰：噫嘻，豈為是哉。覽長江之險，思營田之利，予實有感於斯亭。夫嘉陵之源，發於鳳之大散，旁由故鎮，繞繞漁關，循崖而出，力未能載，自漁關下武興，浮三泉，南流二百六十里，至於亭下，又順流險劍，入關東，走安漢，疾趨于合之漢初，已則會東西二川，併勢望變峽之道，爭門而出，回視漁關，不知其高幾里，皆終歲漕餉之所，浮水既不得平流，皆因地而淺深，自灑灑逆數至漁關之藥水，號名灘者六百有奇，石之虎，伏獸奔者，又崎嶇難亂於諸灘之間，米舟相衝，且盡犯險，率破大竹，為百丈之篋，纜有力者十百為羣，皆負而進，灘怒水激，號呼相應，卻立不得前，有如竹斷舟退，其遇石而碎，與汨俱入者，皆蜀人之脂膏也。小



人恃有此。頗復盜用官米。度賦厚罪大。則整舟沈之。歲陷刑辟。與籍入亡家者。亦累而有。故漕粟之及瀟關者。計所亡失。常十二。吾然後知田之不可不耕也。武侯以草廬素定之費。頻年兵出。皆以食盡而歸。則西南漕餉之艱。蓋千古矣。吾君誠心善鄰。邊鄙不警。命中外以寬厚之澤。澆洗煩苛。塞卒十萬。今皆棄弓捲甲而臥。吾誠能借其餘力。雜耕關外。率以平歲。緩田為準。不計狼戾。第得粟一鍾。即減漕粟三鍾之力。俟諸營儲食。能如晁錯所謂足支五歲。則時救農租。當下天子之詔。凡此皆某臨流之所深念者。實幕閣而稱善。某曰。謂吾言善。則願與公等勉之。紹興十四年七月日記。

### 北山文集卷之十四

#### 出官辭先妣墳祭文

嗚呼。吾母。抱恨終天。藏于深壤。垂二十年。我慮其旁。養回周旋。方池小徑。朝霞暮烟。雜植梅杏。薦以芳妍。每登茲壙。髮鬢慈顏。脫巾笠仕。承乏屢川。風樹之悲。負痛何言。今當遠去。吉辰既涓。依戀松柏。中心愴然。江山阻修。道里及千。白雲孤飛。此恨有焉。敢陳薄奠。具告于前。靈其安樂。勿動勿遷。當博寵休。以資九原。尚享。

#### 代姪瑠祭外舅文

母氏與公。曰妹曰兄。惟公與瑠。曰舅曰甥。公有季女。我實婚之。柔順勤孝。惟家之宜。歲在壬子。公女永訣。棄我而亡。琴瑟斷絕。不越三載。公亦歸壽。既失淑子。又亡外舅。吾婦不可復見。我公不可復親。嗟嗟此身。抱痛何深。一奠已矣。涕淚盈巾。尚享。

#### 祭潘朝議文

公之享年也。尊於吾里。而又耳目聰明。心志寬裕。對人無衰老急迫之容。故人之有親者。無不指公以為。願公之有子也。賢于天下。而又醜醜醜醜。以次皆佳。雍容紳笏者。半一門矣。故人之教子者。無不視公以為法。嗚呼美哉。某伏念異時。雖與舍人兄弟輩。有場屋舊。自願身方窮賤。勢不可求。親然公每見。必開懷

笑語。示以雅故。不相忘之意。不謂今已使我追望。如古人矣。嗚呼悲哉。鄉邦賢大夫云亡。而拘腐寸祿。遠在海濱。哭不聲。葬不隨。穴遺一介之吏。持觴豆以奠區區。雖臨風愴然。有涕如縷。負負多矣。嗚呼愧哉。尚享。

#### 又代人作

惟公蚤年。修身慎行。稱於州里。不以家貧為累。而以教子為心。及其後也。安榮壽考。坐收教子之功。家貧如故。而休顯之名。享之甚寵。嗚呼可謂賢也已矣。高掩九原。計無遺恨。一觴之奠。聊薦區區。非為悲也。尚享。

#### 同官祭石監場文

惟公千里扁舟。一官遠宦。於某輩無款曲游從之雅。而握手懽然。皆如平生。蓋聲氣相同。則笑言顏色。不待約而契也。舍館未定。斗粟未得。事不辭勞。中喝而死。曾未旬日。使其家為惻惻無告之人。蓋造物難問。而死生聚散。不可追而免也。嗚呼哀哉。世無和扁。不能起公已仆之身。寮友之情。雖痛何及。棺斂既具。更當津致。公之孺人。奉旅櫬以歸。使善視扶膝之孤。長育教誨。期於成立而已。不識可以少慰九泉否乎。如有精爽。一觴之奠。為我敬之。尚享。

#### 辭文宣王祭文代人作

爰自禮闈之修。今未旬日。恭被上旨。移守會稽。聞命肅征。雖當去此。然化民成俗。何往而非聖師之道。其推以為政者。雖四海之遠。猶當奉以周旋。不為二郡而有彼此也。載陳清酌。用告首塗。尚享。

#### 祭中元水府文

舉久傷稼。皇帝憂動顏色。謂神之能以雲雨出靈者。惟中元最。聞命小臣鄭某。視于祠下。二十一日。某既致命矣。念其還也。非得淫雨嘉澤。以報天子。則某所以為朝廷來者。無乃虛乎。九重微騰。以俟。而乃不得報以歸。罪宜如何。王以水府之尊。締號顯著。人所欽事。天子遣使祝辭。而適然無所報稱。則自餘以靈威望神者。將疑而怠矣。使者微甚。宜勿為神所聽。王者號令百神。使之受職。其庸可忽。又況時方孔艱。豐凶所係。神亦有焉。當能一二鑒也。謹再拜告。王以歸。尚享。

#### 擬宰執祭呂安父文

國家恩治九軍。視士卒如愛子。而淮西獨至於逆天乎。師無主將。胎禍云久。而公獨當其變乎。費孽之作。莫不有朕。豈公勇於奮身。而料之有不逆乎。此某等所以慙汗多於流涕。而痛惜公者。為是而增悲也。嗚呼公乎。如聞豺虎。變起倉卒。血刃在旁。公不失則。叱咤如雷。震其狂悖。反虜下堂。相顧已屈。如聞僧偽。諸為巢窟。執公而潰。幾以為質。上遣追救。萬馬馳突。痛傷後時。狂寇皆逸。聞公臨淮。號召羣賊。謂不濟渡。有如白。下馬危坐。屬語刺骨。血濺五步。天地改色。惟公之壯。倍華同力。數萬之衆。挽不能北。淮水洋洋。鑿此英特。頭壁碎地。尚皆可得。嗚呼公乎。爰從艱難。屢見反側。雀鼠微命。多自愛惜。如公之死。未見髮髯。當與古人。霜雪相逼。我念初終。公無負國。國事累公。負痛何極。惟公之家。上已優恤。公有諸孤。皆許紳笏。與



言及此衆爲感激拜陳豆觴如見英物尙享

祭外姑文

鄭與石雅自前世先我造甥室垂三十年... 初我布衣半世寒連... 揮斥填穽資我晨烟... 我既扈從定舍臨安... 中喝暴下何勞劑疴... 噫嗚阿睪以就終天... 榮哉此禍可推肺肝... 尙享

外姑非遺祭文

哀哀夫人穠屬錢塘異女婦我實偕在旁... 諸郎大事謂能力當... 獨慙吏瑣在天一方... 儻因是歸敢遂浦陽... 尙享

祭章且叟尙書文

嗚呼士之在天壤間名稱不足以載德... 如公名稱如公氣節... 雖然問其家則無一區之宅... 葬之此則可悲某頃奉事公於永嘉... 今復奠祭最晚悲甚矣嗚呼哀哉尙享

樞密行府祭江神文

某被旨宣慰關陝借屬吏將佐以五月初吉... 安濟舟楫以佐行李者亦神之事... 解神之先謹遣某官再拜以告尙享

庚申歲焚黃祭文

某紹興七年以文林郎爲樞密院編修官... 贈孺人維吾考妣不以某爲愚而命之學... 呼尙忍言哉速今進官晚成... 與得於丁巳副黃焚於庚申中間屢從往來... 尙享

儀未修謹遲後日之歸申煥再郊之禮亦尙休哉尙享

祭外舅姑文

維外舅姑之視甥己子若也以所愛女歸書生寒士... 懷此意有遺恨矣某拜舅於政和甲午而哭於己未... 死於戊午之夏是其前日以女歸書生之意不及見而償矣... 陽謹以薄奠哭于墓下言有盡而悲無窮嗚呼痛哉尙享

祭樓通奉文

嘗謂人之享年也皆惡天然亦豈能必永公數踰八十... 必達公官至三品始終無玷二亡恨人之有子也皆惡不肖... 恨人生得三亡恨而死其於身名之美州里之光亦休矣... 告俾迎公以來而公終弗肯至也今年榮感犯昂五星出東方... 立功名成就恢復之畫以中興名臣流涕而拜於廟下... 祿輒生係拘省戶一觴之奠寓悲無限拜遺斯文有涕零落尙享

宜諭祭江神文

某被旨由江鄂撫諭將士既事使川陝欲以今月二十六日... 非但行於明也亦行乎幽朝廷之事非但百官受職也... 之職也雖然某亦豈敢持天子挾朝廷而不巧於王哉... 尙享

宜撫謁廟祭文

吾民奉牲宰祀神以求福輸貢賦養吏以求治神與吏... 卒聖關土田固邊鄙以牧此方者非曰能之竊有意焉... 尙享

祭胡宜撫文

惟公高文大筆時所推重凡燦然朝廷之上者皆公之華藻... 而相保嗚呼哀哉此一時英特之士兼資文武之才上所貴重... 沙不足以比氣象顏色之好季春之初背云有鴻曾不兼旬... 兆于夢曷不治之於其蚤也總帳之間泣者嗚嗚阿郎可憐... 尙享



持觴痛零載之隨道嗚呼哀哉扁舟東下萬事已矣其留於此者數載戰守之名其載以歸者資右紹志未成之業也嗚呼哀哉尙享

祈雨祭文

某五月十八日被旨吏于此視事之初不雨者旬矣西方宿重兵勳遠餉夏田已不苗而稿吏與民倚黎鋤治塵廩前指秋成爲命今也烈日如焚風埃燥飛所播殖者復有夏田焦灼之漸吏猶衣冠而履湯火伏自計料修身弗謹爲政弗惠未應遽得罪于神靈如欲因是以警平素之不敏則此民何負哉神其膏澤之尙享

又

某聞蜡祭合百神於南郊以爲歲報者也先一日戶部以水旱蟲蝗之報禮部使請其方守之神而不祭爲其平日享一方香火性率之奉而不能庇護其民故黜之也鳳之河池縣大軍屯泊財賦會聚吏民蒙境內百神之休相多矣今年夏旱異常衆會巾子山靈助王可禱而雨王有廟焉觀其像於山之陽有龍焉漱其神於山之陰取漱水赴邑禱之雖旬不報也豈使民之過惡酷烈雖神無所致力耶抑所謂神者頃亦得名於偶爾也二者某未能辨也或初禱弗虔未嘗神意故甘澤嘉靈闕而未與亦不可得而知也今宜撫使涓辰拔濯躬詣祠下遣官再酌靈湫而奉之謹與神爲三日之約儻能如約相報惠雨盈尺則躬率鼓吹饒歸之後亟當修嚴廟宇羅列羊豕上饗休於朝而永修爵號若曰三日有未能約五日過五日雖雨非神之賜也而神之禍自是衰矣某謹再拜以告尙享

祭胡忠烈文

繼天設險連秦蔽蜀方時中艱虜馬南牧五路塵高所向顛覆蜀不儲備民願駭鹿無與遮關勢將流毒公於是時張膽明目呼吸豪傑變化神速橫截渭上如虎據谷一劍畫出萬鬼夜哭會長貽博勒馬退縮迺營迺壘迺邑迺城爲號爲令爲準爲繩既作壯士俾吏而兵亦勸農子俾散而耕方圖四出尊大朝廷天道叵測物化難明敵不能困而病可傾遺名浩浩義槩亭亭其所指畫莫可變更後人遵之亦足安寧帝聞鼓鼙有詔若曰惟我虎臣是爲忠烈其許廟祀世享勿絕將士奉命涕泣自竭土木必興瓦甃具設兩序旁蔽巍棟中傑丹雘炳耀會未累月我使治尊椒漿清潔我使治俎羊豕羅列持此告成神其欣悅公有賢季威名隱然上方注委屏蔽西邊公之門下忠義相傳節旄侯牧寵賁綿延率皆謹畏罔敢恣專功名之後又何保全公惠斯人稚老能言人之懷公今昔弗忘山色畫暝庭花暮烟豚蹄香火永無愧焉尙享

祭樊宣幹文

某政和壬辰爲貢士見公辟塵學苦而志修賢書生也紹興辛酉使川陝見公南鄭官小而行潔賢令尹也既而某負荷重責此身孤寄賓幕之助首以屬公相從而來再歲於此謂可以因辟塵之雅償南鄭之勞卻日揮戈少補東隅之恨而公死矣嗚呼哀哉殯車在道聊致奠觴酒酬車行萬事已矣嗚呼哀哉尙

享

祭郭少保文

惟公器度宏廓儀貌英偉山西之氣蚤歷邊鄙錦裘繡帽蓋奇男子不縱不暴不貪不侈惟戒惟慎惟德惟禮福善之道謂天甚邇安享豐報尙期萬里如何難謀而數止此數也在天非人所爲爲於人者公無少虧軍律簡易家訓整齊平生忠義君父知之節施入觀上壽天墀視儀亞保龍光而歸身固朽矣名當永垂秋風九泉無恨可齋載念初終我則感勵如奪手足安得無痛四川東門倚公爲重有隣欲睦有險欲控民欲不擾兵欲可用誰來繼公施設皆中我聞尊酒公無復共靈如有聞聽我長慟尙享

吳鳴道求錢葬親疏文

吳鳴道家七閩知書能文爲貧而去鄉里自前年聞二親俱亡殯留淺土其家爲貧而不能葬嗚道日夜抱痛夢寐欲歸又爲貧而不能行余雖甚憐之亦又爲貧而無以相振敢敘其事以告諸高義不貧者雖然不敢自謂貧而以空言相惠也聊以薄禮先見寸心

北山文集卷之十五

余彥誠墓誌銘

建隆初陸之遂安余氏有諱鍾者徙居婺之義烏再世而生榮榮生喜喜生明彥誠蓋明之季子諱信彥誠其字也某異時遊義烏過流慶陵見其旁有民田數千畝比歲沃稔問之邑人則曰彥誠用家錢百萬修廢堰瀦源水遇旱歲無高下彼我均浸之鄰里霑足予嘗嘆曰余氏其昌乎設心如此必有過人者既而聞彥誠果好義輕財折節下士雖高貨巨產雄視一鄉率皆因低昂積散知予爲取而坐制其利鄉人無不稱其長者故紛爭鬪怒者得其一言則釋然以平宜和庚子青溪盜起浙東西諸郡往往失守彥誠糾率里豪扞蔽鄉曲有奇功大帥上其名補承信郎調青州准備差使居官以廉謹聞是時燕雲初復人皆張皇自得彥誠被檄往來幽薊間常忽忽不樂語其僚曰虜情叵測而漫不爲備正猶狎虎豹而去其閑咆吼之患近在朝夕盍早圖之度無有能用其言者遂解官求罷既歸則又語所親曰時危矣與其無益而死曷若奉親教子以終餘日當路交辟不應紹興四年五月甲寅以疾卒于寢享年六十一彥誠爲人儻尙氣雅好賓客至終日忘倦宗族貧窶烟滅孤孀知交流落者斥幣糜濟之無不得所事繼母尤孝家道肅睦內外無間言晚嗜佛書誦之寒暑不移家旁雙林寺寇東南兵火後數年爲墟彥誠倡始施財不踰時而還萬楹其餘津梁斷絕病涉之地靡不修舉蓋其心志開朗凡所爲數皆落落可喜某初與



查賦味平生因其開館舍遣子弟迎予猶子瑣者為師禮意頻年不衰一日過其門瑣奉舍中後生數輩羅列齋書質問義理率秀端不凡查賦從容其間一話言皆有激勉教誨之意由是深得查賦之用心遂為相知乙卯二月某將之官永嘉公之孤汝評叔始相與廬門而請曰先子卜葬有日墳中之名竊願有託某非但義不得辭亦喜為查賦謀述平生之事悲而許之查賦妻同里王氏生兩男子汝評承信郎避公諱就校尉叔始右迪功郎和厚而通敏一女子適士人許師顏孫男五人文煥文粹文炳文質文昌皆力學進業自汝評而下其所成就異日當有可觀者王氏先十有二年而卒查賦以乙卯某月某甲子葬于雙林鄉野源從王氏之窆也銘曰

寓其家又仁其里祿其身亦昌其子諸孫說說業以書史徜徉暮年其壽而死余之喜為查賦銘者以此

外姑墓誌銘

浦江鍾士杜理妻謝氏生女晬而醮死後四年謝攜其女再適故贈朝請郎何至至育之十年擇同邑士者室子文鏞之令孤子石知彰之母夫是也夫人生三男長曰知彰次知柔知言女三人長適其位鄭某次適士人鄭玠次適承節郎何邦獻某頃聞石大人用幹疊棄筆硯夫人申申恨之歎曰吾父棄儒養死今吾夫學又廢奈何會朝請公之子榮登上舍第夫人故慕感激謂知彰雖眉目皆秀必可澤以仁義故力為求師友又以異女見婦冀諸子得遊從之蓋於時石氏善大非豪門不姻人見以所愛女歸一寒士家貧姑嚴營糠豆而事禮法皆不以為樂獨夫人甘心焉其後某舉縣科名可以少塞相貴重之意然知彰病復不能卒業知柔出為伯父采之後為舉子者獨知言一人而夫人死矣養所不能治也悲夫夫人在親寡言動有儀則凡婦道治內之美無一不備蓋以女子而知儒學之貴其資性可知也紹興戊午三月來訪其女於臨安六月甲子感微恙而卒七月甲子知言輟樞以歸十一月甲子葬於邑之南溪園石大人初葬不吉先以丙辰十月甲子徙南溪故夫人附之夫人享年六十三方諸子嘗樂不遺之辰夫人願請某曰三魁石氏名稱高甚嘗懼吾諸子不克勇毅今安得一言而死使兄弟相勉念先業而思奮庶幾吾不庸志而沒地也嗚呼覽寒泉勞苦之跡誦蓼莪劬瘁之時斯言可忘哉某既為之銘左朝散郎尚書吏部員外郎黃珪書之左朝請大夫司封員外郎韓琦題其類俾知彰刻而藏之云銘曰

左中奉大夫致仕符公神道碑

魯頌公之後有仕秦為符璽令者以符為氏傳漢唐五代家世可考建昌南豐之符蓋今世之名族也左中奉大夫致仕符公是為南豐之賢公諱授字天啓曾大父傳大父懷德皆隱德弗耀父明遠累贈金紫光祿大夫金紫公已讀書自奮然慶喜之澤猶滿闕未發衆知其必有子公生果不羣器度明爽治聞強記辭華如綺場屋老生教筆遊之中元豐二年進士第調興國軍司理參軍丁母南康郡夫人羅氏憂服除調邵州邵陽縣主簿就移筠州上高縣令終更入遠為彭州錄事參軍改京秩差歙州婺源縣丁金紫公憂服除知越州刻縣用年勞陞朝賜五品服秩滿差通判龍州未行戶部辟主管在京左廂店宅務又

通判海州唐州旋提點西京崇福宮再提舉江南太平觀瀛聖即位軍恩轉朝議大夫賜三品服上嗣歷軍恩轉左中奉大夫遇郊恩封南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公解褐入仕歷五朝六十年而歸祿告老紹興乙卯某為溫州判官公之子行中通守是邦決除稅政利敏難事而又論議踴厲志行峻潔無一分巧宦計僚士竊議是必名教積習所致者或曰此南豐符中奉子也中奉一生靜退雅不與躁進者爭急流至其耿耿胸次者則實育不能折樞密吳公居厚嘗薦之於朝且使見宰相公曰筮庫何傷自媒求進其傷實多終戶部官足不至時政之門速題輿海邦專務簡約凡推剝刻深之政應奉媚悅之事斷然不為而公亦低徊向老矣某由是詳公之為人歲戊午某備員行在所聞公之夫人湯氏前一年卒公已上車掛冠亟遣書行中慰其母夫人之憂且使為備侍節哀善事公致期頤安榮之養則孝子之心尙有餘樂越庚申行中以黃州童使君之狀為公丐神道碑矣讀其狀蓋己未十二月辛酉以疾終于正寢庚申四月己酉已葬太平鄉石榴原合湯夫人之兆悲哉公為人端莊清淨有信義無聲色蚤歲儒雅綠翰林揚繪頗推重之有南豐居士詩十二卷平澹峻激難見於波瀾動靜之間自成一象當官號令簡嚴而遇繁必辦所至吏不敢違遲則鉅盡之乃已民間愛慕咸父母懷之其在上高嘗與高安兩令易二邑之民爭於境上今猶以為美談晚年志意蕭散耳目聰明對燈火讀細字書享年八十四男五人長建中右承議郎知信州貴溪縣次用中皆前卒大中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行中左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幼未名而夭女二人長適右迪功郎臨江軍清江縣尉辛爽邦次適右奉議郎通判韶州上官閱亦前卒孫男十二人懃懃懃懃皆登仕郎恣恣恣恣孫女七人皆幼湯夫人處士詳之女有賢行與公齊年歸符公甲子凡一周大行中才皆適用久奉親不肯出每歲時老人雍容堂上二子帥諸婦孫子捧觴上壽庭間煒然人皆指為借老之慶嗚呼爵祿猶滋味也人所同嗜公獨安義命守澹泊不為滋味所毒而平生所享比他人往往反為甚豐彼有貪婪冒昧足陷無厭之域者一失所嗜并與所嘗得者失之聞中奉之風有愧矣某既知公為詳而黃州之狀復載以來其可辭銘曰

何氏考妣墓表

建炎元年四月丁亥將仕郎何君卒明年正月己酉葬于邑之同義鄉長松塢又明年某月甲子君之夫人鄭氏卒以其年九月丙午合葬長松之原紹興十四年其子榮致書為某言曰渠不孝併失怙恃屬時多艱風波靡寧備於鞍馬之際奉二柩藏於上所謂彰彰遺德而傳後世者未遑及也念逾瀕沒罪逆之身殞越難報尚惟論撰世次發揚幽光表於墓上則無窮之恨萬分可塞鄉人劉友端謹狀以請兄其為我圖之某因念兒時聞族有姑歸義烏何氏勤儉慎淑克相其夫而何氏以昌即夫人也夫人之賢蓋先公諸父平日所相與稱道者某其敢忘之君諱先字謙終世為黎之義烏人曾大父湜大父祐皆不仕父



京亦守將仕郎將仕公生三男。君仲子也。幼子黃。遊學蚤死。君與伯兄奉承乃父。經畫其家。將仕公賦性嚴毅。智度深峻。而又奮志為生。君獨從容啓悟。得其信心。以古人積取予之道。開陳其旁。使貧窶受惠。孤養得所。田園自饒。而州里稱爲長者。將仕公即世。君則以所以事父者事其兄。恭謹遜順。發於至誠。相處六十年。周旋曲折。如手足之不相忤。既孝友著聞。門戶和氣。粹然。故凡與君締結姻好者。皆吾鄉之賢士也。其居在重巒曲水之間。聚書開館。門巷幽雅。夫人鄭氏。具有禮。延賓客。君得以徜徉蕭散。享安逸而廣名譽。宜和庚子。盜起清溪。朝廷分兵勦治。鄰黨所在。蟻結牢甚。渠銳然上破賊之策。東南平。朝廷命渠以官人成。渠之休顯其親。嘗自此始。不幸君與夫人死矣。君享年七十。夫人七十。皆以疾終于寢。鄭爲金華大姓。夫人之懿德。幼藹吾宗。凡君孝友之行。終始無缺者。皆其贊助之力。君爲人簡潔。方正。寡笑言。平生不事進取。而涉獵經傳。談道今古。得其理義。晚年尤好修塔廟。治津梁。樂施惠。蓋其與夫人輩設心在於化人爲善。非固感於禍福之說也。嗚呼。世之作德者。孰謂無報也哉。余觀何氏。自上世綿積。然將仕公三男子。黃最力學。而器業不就。君四男子。堯。杲。榮。皆先卒。所存者獨渠爾。乃能奮布衣取官。今爲保義郎。磊落慷慨。未可量。孫男三人。恪。懌。咸。積學自進。女一人。適進士陳阡。孝友之澤。至今未已。是雖金石之傳。不在壙中。而鄉里稱道。自可傳於後世。惟茲墓上之碑。姑見渠之孝思云爾。某月某日。乃立石爲銘曰。

族嫂陳氏墓誌銘

某族有兄諱濬。字資深。世居鑿之金華。故中散公諱詳之孫。故知錄公諱汝嘉之子。宜和辛丑。東浙盜平。某還自外邑。資深已下世。族人凋零。破壤無家。不孤資深之夫人方臥病。指其子瑄輩。爲某哭。且言曰。兄不幸。枉禍之餘。獨四男子。敢以累叔。備詩書義理之言。時開道之。他日爲家爲學。僅立門戶。獲蓋前人之大痛。所以友兄之誼高矣。某聞而嘆曰。嫂志如是。資深之業。其憂不昌乎。自是瑄與瑄者。苦志經營。條尋遂緒。力振起之。而瑄與瑄者。未嘗一日不以書卷自隨。紹興壬子。某既登進士第。蒙上委使。十年未得歸。聞瑄輩各專其業。築第開館。聚書延士。園池花木。庭幃晝溫。夫人雍容其間。莊笑言。慎禮則。起居康寧。規矩勤儉。中散公之家世風流如在也。歲癸亥七月乙丑。夫人以疾卒。明年甲子。瑄遣人走益昌。以葬。請余銘某曰。夫人之賢。鄉里宗族能道之。不銘可傳也。至歲月次序。則宜永之金石。夫人姓陳氏。同郡贈中奉大夫諱鄰臣之女。享年六十八。男五人。長曰瑄。先卒。次即瑄。瑄。瑄。女六人。長適貢士陳柄。次適進士張頤。陳格。陳正己。陳峻。孫男女一十四人。以甲子十月二十日。葬保福山。合于資深之窆。銘曰。

是必有道。識者曰。君佐之學。蓋其兄安雅公實界之。安雅辛苦治生。生事理。則請其父。買書擇師。教其弟。又教其子。積。曹子白。屋改。政和丙申。某遊鄉校。積爲同舍。明年積買辟廬。又明年中上舍。高選。自是名官益振。而安雅教子功成。紹興癸亥。公隨積官益昌。越乙丑二月十九日卒。積奉喪歸葬如禮。前期以左朝奉議前知渠州流江縣事練祇柔之狀。泣血請銘。諱其可辭。公諱宏。字安雅。世爲鑿之金華人。曾祖光明。祖獻。父享。皆隱德不仕。安雅天性孝友。遇人誠信和易。喜愠不形於色。鄉黨欽愛之。君佐雖未第而死。然積已成立。諸孫相次進。茂穎者復自湖北漕司薦送。安雅知門戶儒學之風不衰。則團茶飲酒。所在自得。方某之宜諱四川也。請於朝。以積偕行。及被旨留師。欲請主管機宜。積曰。願歸從老人間行。止。至則安雅欣然隨之。謂所親曰。願夷險。擇遠近。非吾望子孫意。自入蜀。遇峻阪。輒下馬。行步如飛。左右者趨之。莫及。居益昌且二年。每相過。必敘說鄉曲。持盃笑語。盡醉而去。一日忽令積寄謝知友。治後事。家人驚勿敢聽。翌旦。正衣冠。備然逝矣。嗚呼。賢哉。安雅六被恩封。官至右承議郎。享年八十一。娶章氏。五男子。積。今官至左奉朝郎。曰綱。者蚤卒。曰縉。曰紹。悉知恩守家法。女二人。長適胡瑄。次適其從弟。皆舉進士。孫男女二十六人。曾孫男女一十人。以丁卯正月壬午。葬于所居之鄉萬家塢。合章夫人之窆。銘曰。

惟公種德。自其父祖。公有子弟。自公學古。學古而修。坐觀成效。安榮壽考。亦享其報。幽曲壤泉。鬱鬱松柏。萬家之塢。藏此詩曰。

北山文集卷之十六

賦許右丞詩

近世家者。飲慕右丞如古人。某愚坐山林。而不及識。近見所爲越俸潘公哀詩。氣質中和。字畫端重。粹然不減親見也。此詩傳之後世。可以知右丞。而潘公之名。亦因以傳矣。

賦中散留題

元祐中。某爲兒。聞伯祖中散。嘗幸樂清。至大觀中。叔父承議幸平陽。紹興五年。某爲州幕吏。查三世仕宦。於溫矣。六年秋。過屬蕩龍鼻。石間有中散書一十三字。遣人平陽尋之。則無承議公字畫。蓋平陽經盜火。宜無存者。中散刻於巖壁。雖百年猶新也。再摹於石。煩今樂清幸括蒼季公。立於靈巖寺。

擬賦御書羊祜傳

紹興七年九月。宗祀明堂。前二日。皇帝書晉羊祜傳五千四百二十九字。以賜臣某。臣既再拜受賜。命良刻事入琬琰。奉墨本藏之。什襲爲私門世世之寶。復再拜而首曰。孫皓失德。虐據吳氏。地險力悍。未易取也。惟祜專務撫循。使晉朝之德。如陽春暖日。行於積陰之上。和氣既至。冰凍皆不約而解。所以吳不得存。長江不得阻。而晉已混有之矣。皇帝陛下。以威武鎮難。之運。以仁厚申祖宗之德。雖城中赤子。暫謂南北。而兼愛之心。同一視也。祜書之作。豈但游神翰墨。燦奎壁而已哉。垂休黎元。意蓋有在。願臣老矣。不足



以對揚盛美。俟布宜德惠。有如祐者出。爲陛下奏平吳之策。于時臣當自山林間。捧持宸翰。稽首闕廷。躬上萬歲之觴。臣無任區區。

跋左達功所示李泰發詩卷

宣和丁酉。某以桑梓。拜天台左先生於金華。于時達功纔十歲許。侍立先生之旁。照人如玉筍。後二十二年。達功相訪臨安。而衫猶未青也。高材淹泊。乃至是耶。既而歸。參政李公四詩。見其稱道許與如此。知達功富貴不晚矣。

跋劉光遠百將詩

吳越抵隋唐。稱名將者可百人。延安劉侯爲一詩頌之。美矣。雖然。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威名勇怯。勳業高下。又當有他日好事君子。玩弄乎筆墨之間。侯其卒自勉也。

跋了翁帖

了翁所簡記室。今予不及見而識也。紹興戊午。禮部試進士。有以周易義奏名者。揭榜。實記室之子。予所羅而得者。是時場屋富文章。而周易卷特譏論深。知其必有家學。披以魁經。是爲陳瑋氏。今讀了翁帖。則陳氏之門。果芳馨久矣。

跋東坡帖

東坡先生之賢。天下所同仰也。退翁則又先生之所與。賢可知也。不及拜東坡而觀其遺墨。不及親退翁而識其遺孫。想高閣以猶存。攬餘芳而有感。余生雖晚。亦少慰矣。

跋張大夫景修詩卷

某少年時。聞毗陵有先生。以詩名而不得見。即今卷中姓名是也。宣和王寅。繼先生之子。寺丞君於南昌。又二十年。見先生之遺墨於小童。玩筆力之遒勁。詠句法之中和。肅然慈仁。如對君子。平昔之心。亦少慰矣。

跋胡帖

贊政胡丈筆語。今時士大夫稱高。書記則謂不足論也。諸帖類皆氣味醇厚。議論詳密。所以待幕屬之意。何溫與機宜。公裨報贊助其間者。計亦數數矣。

跋雷公達所示潘仲嚴詩卷

金華潘氏。與予同鄉。井子賤學校游從尤雅。仲嚴才氣之豪。筆語之秀。不因今日詩卷而後詳也。然公達自東吳道長沙。逆犯三峽風濤之險。行李間關者萬里。而篋中仲嚴三十八詩。與偕來無恙。珍藏愛護。所嚮不忘。公達友朋之誼。信如子賤。所謂賢於人遠矣。

北山文集卷之十七

擬策進士

問漢高之王蜀也。子房佐之。反掌而成帝業。先主之王蜀也。孔明佐之。數載不能窺中原。嘗謂巴蜀地勢。先主與漢高之時無異也。孔明之才。視子房未爲相遠也。而又蓄積訓練。漢高不如先主之久。懷輯感動。漢高不如先主之深。天下之民。羶吟而思者。亦皆願吳魏之化爲漢也。然久而不能成功者。其義安在。豈漢高與先主。不可同日而語也。抑亦彼此之時異。不可以一槩論耶。忠臣義士。鑒古思今。嘗有子房孔明之志。欲扶助王室。掃胡虜而取中原。計將安出。

又

問易與天地準。未易可知。雖然。潔靜精微。易教也。垂教者非聖人固不能。若乃率教而學之。其亦可論矣。平居觀象玩辭。有疑於心者。故今日敢與諸君談之。巽風也。如風行天上。小畜山下有風。若此者非謂巽乎。然諸卦有以巽爲風。而曰木者。何哉。離火也。如天與火同人。火在天上大有。若此者非謂離乎。然諸卦有以離爲火。而曰電。曰明者。又何耶。以至地中有水師。地上有水比。類以體之。遇坎則以水名象也。然諸卦有以坎爲水。而曰雲。曰泉。曰雨者。又何耶。作易者果有意耶。偶自爾耶。按卦求義。不知如此類見於上下經者有幾。諸君不謂精微爲難言而略之否。



又  
 問卦以二體成者。五十有六。餘皆重體。乾坤坎離震巽艮兌是已。聖人設象名卦。重體之意。皆寓乎其中。獨於乾坤隱而不見。曰天行地勢而已。此其故何也。於天行不曰乾。於地勢則曰坤。又何也。坎曰習。離曰雨。雷曰游。艮曰兼。巽曰隨。兌曰麗。雖是指名重體。抑有辨乎。其無辨也。謂無辨。則習雨而不可相易。而用否果有辨也。則六者之義。各安卦以對。庶祛其惑。

又  
 問伏羲氏始畫八卦。神農氏重而為六十四。文王分上下經。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十翼。皆古學者之論也。此五聖人也。而易緯止曰易歷三聖。何哉。或曰。重卦者大禹也。如是則六聖人矣。易緯何所據。而三云耶。謂禹無與於易可也。奈何孫盛之言。謂周公無與焉亦可也。奈何韓宣子之言。又象繫辭。文王之所作歟。抑亦夫子之所作歟。謂文王作。則象與繫辭乃十翼之數。似非也。謂為夫子。夫子不應自贊曰。知者觀象辭。則思過半矣。又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是皆可疑矣。非特如此。十翼之目。惟序卦說卦雜卦無異論。餘則或以象象分上下。或以文言分乾坤。十之數雖在。而所以為十者異矣。將何所導乎。晉太康初所得古人易。有上下經。而無象象。文言繫辭。漢藝文志列於學官者。乃十二篇。又何哉。其所謂十二篇者。比今所傳本。同歟否也。諸君緜經有年矣。願聞至論。以祛其惑。

又  
 問車陶歌虞。奚斯頌魯。此班固兩都賦序論也。讀書誦詩。竊有疑者。何則。歌虞之言。書可詳也。求之於詩。魯頌乃史克所作。奚斯無與焉。固稱其頌魯。何所見耶。闕宮卒章有曰。奚斯所作。豈泮宮以上三篇。則出於史克之手。其闕宮一詩。乃公子之頌乎。信為此論。則又有愧乎正俗之作。夫固一世名流也。其文章豈無所據。如謂賦靈光者。亦有奚斯頌魯之言。或者過不在孟堅乎。又頌者所以美盛德之形容。雖史克敢於魯作之。又何也。願併其告。

朝旨策吳樓  
 問將者國之輔也。將門英雄。多在山西。不識所謂輔國家者。止於攻城略地。卻敵奏功而已耶。抑亦戰攻之外。猶有輔國安民之道也。或謂平亂責武臣。則介冑之士。自有常職。或謂無事之際。愛惜財用。整齊士卒。簡練而汰老弱。屯田而減餉餉。禁微幸開邊之舉。體信義綏遠之圖。是數者有為輔國之深。恭惟治朝。講好修睦。疆場安靖。君雖囊弓矢。讀書羣居論議。亦有及此者。願詳以告。

朝旨策楊廷  
 問楊雄曰。天地裕於萬物。萬物裕於天地。此言上下相資。施報不可以偏廢也。漆身吞炭。結草銜環者。古書具載。不復枚數。恭惟主上御世之德。有如乾健。接物之溫。過於春陽。中興爪牙之臣。為國宜勞者。固自不淺。而天地父母之恩。所以遇將帥者亦深矣。高官厚祿之外。推金帛。饌玩好。賜田園。錫飲食。厚意無一不至者。宜諸將之鑠骨銘心。以碎首捐軀自誓也。君將家之秀也。上俸策試藝文。又將見其神笏。所以寵

君門者益至矣。不識他日飛官從政。闕與乃父共報上恩者。如何其心。願悉聞之。將告於朝。

### 北山文集卷之十八

獨坐偶書

焚香閉草廬。滯念掃無餘。世事尤宜靜。交情只可疏。屈伸當視鏡。濕沫戒如魚。煖甚一窗日。三冬宜讀書。

寄徐彥思

都城判袂十年餘。世路艱昏跡頗孤。顧影不知天際雁。置身方類鼎中魚。危言空慕劉黃策。痛哭難看買。隨書一笑何時成。破涕為君握手話區區。

和周希父至日雪

風吹雲葉碎。顛倒六花團。臘近先呈瑞。陰消故作寒。懶遊悲季子。高臥愧袁安。出處君休問。長謠向酒闌。

和符倅上范相喜雨

聖詔謙慈類禹湯。雲臺得蹇破驕陽。漢明帝時大旱。上登靈臺。置得靈符。帝不解。以問沛。三秋正此憂焦。窮。萬室今成共喜康。哀風清瑞有助。庚運水淥。但知涼東都。豈是留襄地。公亦相從早趨裝。

送仲列王

去年我到柳垂金。今日君行柳再陰。碌碌文書共事。忽忽歲月分襟。薦才已見名難掩。送別何辭酒。滿斟。夢憶西湖好風物。須煩着意細登臨。



送張仲仁教授

自從文墨困徒勞。欽仰先生絳帳高。豹固可窺嗟礙管。牛雖未解見藏刀。笑言契闊生離恨。歲月侵尋逼鬢毛。金馬玉堂門戶敞。會須平步慰吾曹。

贈張叔靖

窮途乘除自有天。豈須騰上賦高肩。千牛疾解多憂折。十駕徐行未必鞭。再上公孫方見用。蚤成賈誼晚堪憐。第令飽貯唐虞道。慷慨行觀孟子前。

和吳清叟吳江歲晚書懷

雪銷殘臘淨無塵。官柳溪梅欲試新。星箭暗移驚客夢。帝關高啓際昌辰。補天煉石曾無計。卻日揮戈正在人。莫效兒曹念剛卯。酒杯書卷足相親。

早過烏龍嶺

烏龍嶺上萬峯巒。疑是羊腸九曲盤。山麓吐雲人世遠。松梢滴露客衣寒。驅馳寸祿意事樂。蕪沒小園心未安。早願車攻歌復古。不須垂老掛衣冠。

憶梅

古園深處讀書窗。窗外疏梅破臘芳。日暮獨陪修竹靜。露寒偏帶晚風香。清吟但喜花孤瘦。醉賞那知樹老蒼。千里遠移無健步。一枝橫倚記東牆。

和友人書懷

君似冰壺透裏清。豈容隨衆話鉅耕。自應才大難爲用。無奈詩窮益有名。禍此遺民緣俗吏。扶回與業賴書生。欲煩盡挽天河水。一洗當年海上盟。

和方景南午晴

闌暑知秋近。淮濱氣已清。風雷驚夜雨。鐘鼓報新晴。霧散槐庭曉。雲開魏闕明。馬行朝路穩。人喜積陰傾。初烏方爭出。殘蟬莫亂鳴。小窗偏得睡。更待晚涼生。

九月二十二日侍祠明堂口占

明廷百辟奉君王。祀事嚴稱肅建章。天拱星辰陪日表。風回燈燭避龍光。侍祠官拜聞鳴玉。導駕班回散寶香。宜室受釐誰入對。爲時陳論莫荒唐。

和丘師悅二首

先放恐輸梅。離邊趁早開。素心甘冷澹。秀色肯塵埃。眼老書慵看。官閑吏不催。煩君助幽勝。小睡爲移來。

深夜

鼓鼙傳永漏。風露結新寒。小燕金初冷。孤蟬玉屢乾。感時方自歎。假寐敢求安。且撥爐中火。清吟琢腎肝。

希父別定惠近詩一軸成四韻謝之

小研花藤字畫精。五言重喜見長城。工深斧鑿渾無跡。意靜波瀾轉覺平。湖上幽奇君勝賦。筆端蕪陋我堪驚。貪多獨有珍藏計。他日山間要眼明。

隋隄口占呈李公實郎中

十年隄上草青青。今日重來春夢驚。載路壺漿皆再造。向人榆柳若平生。漸看英蕩傳聲教。永願銀河洗甲兵。鄧禹車前略無事。幕中幕局夜燈明。

再用青字韻

黃旗分破柳梢青。旗尾穿林鳥不驚。感極老人翻欲泣。教餘汚吏始偷生。帳閑縹緲傳新曲。酒賤踟躕醉老兵。與子相從亦云樂。袖鞭吟看遠山明。

和公實早行二首

夢破事行李。窗燈尚半存。寒更傳古縣。落月暗孤村。道遠馬蹄薄。形勞神觀昏。高眠憶五里。布被擁朝暾。客子發中夜。小爐香半存。病軀憑瘦馬。殘夢過前村。柳近和風緊。塵高望月昏。何時展書卷。竹屋對朝暾。

和樓樞密宿泗道中書事用存字韻二首

嶽碑殘字缺。市屋故基存。榆柳欲千里。桑麻能幾村。短鞭追白晝。疏幕對黃昏。客枕寒無夢。孤吟待曉暾。老柳不多在。故家事復存。鼠窺穿敗屋。虎玩出平村。天遠楚山秀。浪高淮月昏。吟鞭破霜曉。馬首待朝暾。己未十二月二日致齋惠照

庚申二月二十二日宿齋省中

齊所深嚴客過難。逼人書債未須還。簾簾遮暖日。桃夭瘦。鳥踏風枝竹影閑。細細乳花新茗碗。霏霏香霧小爐山。滿庭斜日無公吏。祇似東陽田舍閒。

譚勝仲卿有冊寶禮成新句用韻和呈

寶函重鎖環金密。冊寶雙盤帶錦斜。長樂春風迎母后。未央和氣集皇家。簾垂禁衛收黃繖。禮畢天仙下玉花。班退笙簫猶在耳。五絃歌舜未須誇。

初夏憶故園

四山木葉綠交加。數架茅茨是我家。窗隙微風入飛絮。竹邊清露襲殘花。得眠穩寐夢須好。無句不幽詩可誇。底事年來祇流汗。文書埋沒鬢毛華。

道中雜詩呈子勉實文有便寄叔海也

度歲塵沙汨沒中。乍趨閒曠意何窮。孤叢晚秀霜菊淨。脫葉已疏山柿紅。馬特賜開糧不勝。屬知王命信常通。功名成處非人力。到手先令玉盡空。

馬上

酒衝寒不滿觴。日高猶踐馬蹄霜。鳥依密樹傍邊語。梅在遠林幽處香。西去流移還未復。東來書訊且



都忘征途一任如天遠。不過歸時杏子黃。

初寒

邊城秋意老。寒色到庭除。雨久苔花暗。風高柳葉疏。異鄉思骨肉。多病喜方書。豈是無歸計。東陽有故居。

仙人山寒至日

戍兵列柵半空蒼。俯瞰嘉陵萬仞江。山下不知傳鼓角。天邊時見引旌幢。歲寒木落鳥穿屋。晝靜巖雲響。邊窗教罷諸營無一事。錦腰催拍照金缸。

寒食偶書

楚鄉孤坐掩重扉。素髮荒唐酒一卮。眼開久因書卷得。心關全自世緣知。臨流問米方終日。踏雪看梅是幾時。欲上高樓望吳越。無邊煙雨正垂垂。

擬送楊帥

久成思賢日。中興入親時。旌旗生喜氣。梅柳動寒枝。報國心偏苦。安邊計自奇。一軍嘗北出。萬騎絕南窺。結軌聞修好。囊弓謹退師。浩歌藏戰甲。雅拜習朝儀。天近雷風迅。雲深雨露滋。告庭行有命。祖載敢無時。雪意留金勒。歌聲寄玉卮。明年秋秣賤。釀酒約歸期。

偶書

癡風連日塞雲低。庭樹清寒小雨飛。葉底孤花無奈瘦。牆邊新笋不妨肥。將迎賓客幾成債。撥遣文書似解圍。專負佳時幾尊酒。故園松菊望人歸。

送吳信叟

人生聚散只尋常。特地關情是異鄉。夜話不知邊月落。離愁還似峽江長。搏風有力須騰上。守塞無能合退藏。黃閣有人如見問。為言衰病憶東陽。

偶書

午庭吏散日侵階。坐向春陽亦樂哉。看蝶得香穿竹去。等鸞求友過花來。三年客夢隨天遠。萬里家書對酒開。雖有是非榮辱債。其如方寸只如灰。

晚春有感

櫻桃已熟酸醱放。春去雖忙意尚誇。葉底紅圓珠照樹。架邊香瘦玉開花。有書可讀嘗無暇。對月方閑奈憶家。始悟渭城寒夜唱。餅爐須是小生涯。

實信堂前杏花盛開。置酒招同官。以詩先之。

晴光先已媚。簾櫳炫畫那堪吐。紅柳色半分高致外。鳥聲全在豔香中。催科共喜錢初減。種藝須聞麥已豐。官府吾儕亦云暇。可來攜榼對東風。

四月二十日登烏奴山

烏奴樓閣起江皋。特地擢尊上最高。城郭帶烟無十里。舳舻聯運過千艘。箇中官事暫時少。明日吾生依舊勞。未到張燈猶晚渡。錦腰催拍照陶陶。

悼王思中

風前不見玉壺冰。追想歡歡淚欲橫。官小儘能離令尹。家貧述祇似書生。深沉每見仁人勇。惠愛常留長者名。不負銘詩并篆字。千年松柏共佳聲。

悼東陽許誠之父

昔同令子業膠庠。知有德行厥後昌。開廓襟懷雖善富。堅持氣節亦剛腸。掩棺往事成千古。刻石高文冠一鄉。梅峴速培松柏茂。便看褒寵賁幽光。

悼馮元通母夫人

去載湖山春雨霽。阿參專為板輿歸。相迎定約魚供饌。入弔那知鶴對飛。九子始終循懿德。一門中外被餘輝。送口不拂東南客。西望高原涕落衣。

悼句龍府君

自古英豪在釣耕。先生傳後豈其卿。筆端不合窮天巧。名下須還缺勢榮。已見春風移世夢。所留賢子是家聲。細吟絮早梅遲句。何恨九原青草生。

悼方公美母夫人

太博先生志行全。夫人內助實稱賢。寡居勤儉五千日。享福安榮九十年。已作芝蘭綿後裔。卻將金玉闢深泉。如金玉藏深密。月卿手自栽松柏。遠寄哀辭為慘然。



又

雨和山色得能好。風攪梅花箇樣香。本是吳儂歸不早。青鞋天遠踏諸方。

茉莉

真香入玉初無信。香欲尋人玉始開。不是滿枝生綠葉。端須認作嶺頭梅。

久雨

門前苔綠路無跡。窗下畫香雲滿樓。況是幽人本多睡。飲空小社一尊休。牧之有幽人本多睡。飲空小社一尊休。更飲一尊空之句。

四月間讀杜牧之荷葉詩。一時回首背西風之句。嘗擬爲立春絕。冰霜枯凍度窮冬。昨夜陽和始用工。多少柳條知此意。一時開眼望東風。

雪中偶書

幾日山頭臘雪飛。人生悲樂自隨宜。抱衾萬感客無寐。踏濕孤燈僧夜歸。

用立春韻和賈樂周道人

萬金家信隔秋冬。欲往誰能化鳥工。灑客何爲未憂死。直緣君有古人風。

卽事五首

娟娟好是簾前竹。淨綠相依乍曉時。萬葉忽驚風不定。都翻宿雨下清池。窗外斜陽弄晚暉。餘曠更在小窗西。莫言無酒堪供醉。花氣熏人已欲迷。面西樓閣受午暑。傍砌蒲萄生暮涼。我作城居無去意。一方新綠亦難忘。古寺孤雲際。寒齋落葉中。消愁惟是酒。無奈酒樽空。

日暮鳥雀喧。空庭風雨悲。方知古今夢。同寄老槐枝。

馬伏波請征蠻。據鞍矍鑠時年六十一。陸鴻漸景陵人。甚年事比邱。後始改業爲儒。今復州東門外小寺斷碑。猶言是鴻漸當時受業院也。予去年蒙恩歸桂陽。正年六十一。今徒復州。嘗訪鴻漸之遺蹤。戲成一絕。

去年寥落征鞍急。矍鑠殊非馬伏波。今此有緣希陸羽。事途求佛又如何。

鴻漸後宦遊廣中。有時云。不羨黃金盡。不羨白玉杯。不羨朝入省。不羨暮入臺。千羨萬羨長江水。曾向章華亭下來。予自章臺。讀廣右荆湘間。巡尉督迫良遠。竊賦小詩。自認緣囚深負罪。不須醉尉苦相催。有如陸羽須驚羨。我向章華亭下來。

栽竹種紅蕉。後數日阻雨不見。賦小詩。瘦竹犯寒扶直節。花蕉垂老抱丹心。小園半月隔風雨。搔首相望空苦吟。

贈傳神者。我向無中生出矣。君從安裏卻求真。葫蘆可畫雖依本。阿堵知君畫不親。

睡起

北山文集卷之十九

長沙道中

微雨過雲春半濕。曉風留雪柳偏寒。一身扶病方爲客。馬上哦詩強自寬。

宿檀抗劉家店

應隨老馬踏深泥。投宿村坊燈火微。休問客衣何似冷。林前猶有雪花飛。

趙知監惠牡丹二首

太守分花春滿盤。謂從柳樹剪來看。恩寬罪大方洗滌。渠敢伸眉向牡丹。遠衝嵐霧香如故。再照春陽色轉紅。親手滿餅添淨水。一時回獻梵王宮。

法會堂前蒲萄一架。每晨日至其上。唐人輒報飯具。感而爲此。

簾下釜聲成菜羹。階前日影上蒲萄。顧惟不用催人飯。每食焉知愧爾曹。

桂楊本覺院。以屯將兵。住持舜長老。於前山松竹深處。結草庵居之。求詩。擬而不與。咫尺樓臺是上方。問師何事此中藏。解頤謂我隨緣好。不欠中庭一炷香。

卽事二首

微涼可愛是薰風。嶺外風行瘴雨中。渴暑四圍如飯釜。不妨蒸得荔枝紅。



雨過雲深竹屋低。老人睡起亦多時。風飄嫩竹侵簷入。手挽竹梢題小詩。  
數日相識多以荔子分惠。荔子雨久而酸。予方絕糧。日買米而炊。戲成二十八言。  
窮居無米糲蒿藜。筠籠相先送荔枝。安得仙人煉丹竈。試將紅玉甌中炊。

梅花

擬求冰雪向劉叉。珠作方壺不帶瑕。要把露華和月貯。將歸書室浸梅花。

廣人謂取素馨半開者。薰置臥榻間。終夜有香。用之果然。

素馨玉潔小窗前。采輕花。置枕邊。夢回何所似。深灰慢火養龍涎。

良嗣以予生朝將至。以古賦一首為壽。作三絕與之。勉其省愆。念咎。當在念親之先。

乾坤高厚愛無偏。罪大其如未許憐。莫向歲時加念我。共須憂畏補前愆。

五月榴花照午時。三年知汝憶親闈。小牋寫賦隨香到。信是今年已庶幾。

乳燕飛飛竹色深。阿嬌嬌賀想同斟。要知此日婦姑意。便是南方子父心。

柳子厚放鷓鴣詞。首章曰。楚越有鳥甘且腴。嘲嘲自名爲鷓鴣。前日相識惠野雞一籠。云骨脆而美。

勝之良妙。視之則鷓鴣也。使庖人具蔬食。作小詩送之山中。

勝腹元無一字書。杯羹那敢嗜甘腴。廚人不用催煙火。已學羅池放鷓鴣。

老翁真箇似童兒。汲井埋盆作小池。退之句也。去歲用此。嘗爲小詩云。半區茅屋裏。疏籬無地容盆。

作小池。祇有案頭翻筆墨。老翁鬢髮似童兒。鄰舍老近以石方盆見借。可容水三升。置小魚其間。終

日觀之不厭。復借退之全句成一絕。

誰鑿紫石僅如斗。我貯清泉將作池。養得小魚終日看。老翁真箇似童兒。

無兔而用雞毛。無直幹而用粗竹。坐是二者。故封州難得筆。近有工以羊毛易雞。以松梢當竹。筆既

勁利。而管尤可喜。爲賦四絕句。

小鑿松梢作管城。肉枯鱗瘦不妨輕。快隨醉客翻翻處。尙帶山頭風雨聲。

老根先入遠煙塵。更取纖枝束細毫。再作一家香氣聚。幽人研弄亦風騷。

何用生花曾入夢。豈如大册要如椽。自應優冠湘東品。斑竹容渠作比肩。

不因蒙製巧相規。柯葉風霜未改移。今抱寸心何所用。助君多寫歲寒詩。

題異香花俗呼指甲花

小比木犀無醜藉。輕黃碎蘂亂交加。邦人不解聽誰說。一地稱爲指甲花。

立之惠生花數種。類藤蔓間。花微黃。四出。葉如半米。肥而綠。疏葉圓而不銳。十花百葉。其下不四五

葉。初不知其香之異也。置几案間。大率氣味如木樨。而酷烈過之。三二日後。清香逼室。凡平時茉莉

素馨所不到處。皆馥馥焉。問其名。曰邦人號指甲花。樹高三四尺。花於枝杪。自窮秋至深冬未已。鳴

呼。指甲之名陋矣。求之於花亦不類。豈受名之始。或者無以付之耶。將山鄉習誤而至是耶。抑有事

實。而今不能傳也。有一於此。皆花之不幸。竊易其名爲異香。錄於詩後。

初寒 初寒未便成寒色。好似春時天氣陰。手把菊花無一語。隨風時嗅傲霜心。

菊花 露染黃金一様圓。風來香在短籬邊。雖然不解將春買。未與癡人當賭錢。

買即春風也。此花。隨處正爲。露染黃金一様圓。風來香在短籬邊。雖然不解將春買。未與癡人當賭錢。金錢花。謂之。

夜寒

獵獵風吹屋上茅。夜寒都在早梅梢。明朝管取東窗暖。又看羲經過一爻。

庚午冬至夜

旋尋村酒不須濃。飲少愁多酒易供。燈下一身家萬里。今年恰好是三冬。

所居苦多鼠。近得一貓子畜之。雖未能捕。而鼠漸知畏矣。

嫩白輕斑尙帶癩。攸身搖尾未成威。已知穴內兩隣者。低蓄餘蔬少退肥。

就衰

夜坐蒼顏得酒紅。困來頭重觸屏風。徑趨布被燈花落。夢在春寒細雨中。

號虎捕鷓鴣。極輕利。砌下蝸牛。宛轉庭中。不勝其鈍。許慎以蠅虎爲號。

旋憐號虎。增前運鈍念蝸牛。靜中物理會觀妙。一默世間堪白頭。

辛未中春且極熱。流汗。暮而風雨。如深秋。

起來流汗對朝曦。暮雨如秋意轉迷。信是嶺南秋半景。不須榕葉亂鶯啼。

柳子厚有春牛如秋意轉迷。起來流汗對朝曦。暮雨如秋意轉迷。信是嶺南秋半景。不須榕葉亂鶯啼。及榕葉滿庭。鶯啼之句。

無題

兩出笏尖高玳瑁。風開花書入燕脂。恐須費盡東君力。造化無心本不知。

偶書

芭蕉嫩綠小開葉。茉莉香幽疏著花。雖設柴門多遊客。如今端的似僧家。

窳匪中復大雨。殊憂悶。聞諸僮聚笑語。爲賦一絕。

建領敗屋方傾雨。垂簾空囊正念飢。暫見炊煙多笑語。可憐僮僕太無知。

高補之十月旦生朝一絕。高補之。

明光覽賦爲終篇。政恐前身是漢賢。何似高門掛弧矢。漢家此日恰新年。

戲簡文浩然。詩成不往也。

臨賀山泉清似政。公府釀酒色如泉。囚山相望雖千里。豈是江頭無便船。

至夜予編集經史專音。

送紙迎神各就醺。病奴難喚自關門。暫收古調書千字。靜對寒燈酒一尊。



至日

寒風已是識新陽。昨夜千林不禁霜。七日欲知天道復。丈三先看土圭長。

書室中焚法。美降真香。

酒齋

落花無夜雨。孤坐減春愁。黑白餅俱罄。誰能為我謀。公唐以自餅飲酒。知慶所氣白黑餅。

泮宮出示盛作一編。并諸父遺集一册。作二十八字。先還其編。

墨帶殘膏澆復淡。筆生春意昨而溫。昨朝借我遺遺集。須信芝蘭別有根。

廣中菩提樹。取其葉用水浸之。葉肉盡潰。而脈理獨存。粘殼不足為其輕也。土人能如蓮花累之。號

菩提燈。見而戲為此絕。

初疑雲母光相射。又似秋蟬翼乍枯。智慧有燈千佛供。菩提葉巧一燈孤。

九六編成。考左氏所載卦象。以近世占法合之。得一絕。

靜坐義規三易古。焚香書布六爻靈。反身修德前賢意。莫把窮通扣杵冥。

封州極少酸醜。近得數葉。瘦小如紙花。而清芬異常。

小盤和雨送酸醜。瘦怯東風玉葉稀。豈是書窗少培植。大都香足不須肥。

無題

池塘好處煙迷柳。簾幕昏時雨過山。燕子不知春有恨。衝將花片入梁間。

傅推官勸農七絕句。擬和其五。

偶因官事出郊坰。更向春時得好晴。山鳥自應知客意。不須相背苦飛鳴。

右出郭

一握天邊兩角雲。嶺頭都見嶺南春。莫懷小魯東山意。祇是早來平地人。

右登嶺

蓬蒿深處有人家。戶外蛛絲網露華。數樹芭蕉乾未得。長官親自見生涯。

右山家

老人雖讀勸農章。扶杖與言意味長。但願門前少呼喚。自然工力到耕桑。

右田父

五馬蕭蕭不醉歸。祗從阡陌捲旌旗。今朝故為勸農出。未與諸君泛酒池。

右勸農回

南方紫笑。相素大花。人稱其香。予但聞其如酒酸。醜。有酷烈逼人之氣。戲為二十八字記之。

紫笑花香非所辨。人言香勝亦予欺。初疑丙吉車茵汗。又似微生乞得時。

即事

小徑客來穿竹入。草亭涼到枕書眠。烏呼人笑荔枝熟。如此封州已二年。

子禮和道者寮古詩。復遺一絕。

蒼壁方漸白。鹿皮瑤瑤更似木瓜詩。從來持得吟詩戒。此是愚翁破戒時。以白鹿皮為瑤瑤。以紫鹿皮為鹿。鹿皮也。白見四漢書。

應前種小梅樹。今年未著花。但春來綠陰亂眼。每過之必徘徊注視。冀葉間或青圓如豆也。成二十

水邊移得竹邊栽。樹小條新花未開。綠葉參差須細看。尚疑低處有青梅。

早春

雨過花梢些子濕。曉來窗下雲時寒。江鄉此際春猶靳。長是疏梅帶雪看。

壬申年。封州自正旦連雨。至元宵不止。城中泥淖沒胫。而人家猶燒燈也。

山城泥淖裏人家。兩腳連綿更似麻。元夜何妨燈數點。汗渠合是有蓮花。

草亭遠望

除醜試玉在新條。風蕭朝陽宿霧消。侵曉不知花有露。清寒惟覺夢無聊。

草寮書事

爭巢野鶴噪木杪。得友黃鸝栖柳陰。都與老夫供一笑。笑他禽鳥亦勞心。

無題

柳色幾番隨雨暗。蕉心閒處向人開。箇中豈得無詩句。滯思如膠索不來。

早春有感

帶煙柳色陰晴好。趁暖花苞日夜肥。有宅一區園十畝。不知天遣幾時歸。杜老有天遣時回之句。

竹間見雙蝶

東山桃李錦成堆。粉翅飛飛又卻回。向此相隨穿綠竹。須知端為道人來。

秋思

曉來自掃寒階淨。雨後又遺黃葉添。秋色庭前容不盡。隨風蕭颯過疏籬。

受峯兄弟赴漕司試。作二十八言送之。

丹桂亭亭五十尺。共持玉斧取來看。從前知有芙蓉被。莫怕早春天上寒。

風竹

蕭然風竹亂瑤瑤。孤立梅花竹四圍。宮女回旋翻翠袖。中間玉豈豈真妃。

假山

真山固自玉簪碧。秋意亦到假山中。峯潤雨因窗罅入。澗寒雲與小爐通。

秋雨涼涼



數日窗無疏竹影。煙中長有萬絲飛。不知小雨催時節。但覺朝來欠袂衣。

雜興二首

頻婆隨我泛江湖。更到南方一物無。相識只餘孤嶼鳥。好看那有丈人烏。所以孤嶼鳥與公相識。道之村酒向人雖是薄。寒梅於我未全疏。山齋獨酌已半醉。自看小童尋曉蔬。

梅

默坐觀書久不言。為梅驅我到詩邊。月明孤影瘦如畫。曉起數枝清欲仙。

醉觀子禮家兩姬舞

綵雲裝髻縷金衣。翠袖羅裙玉一圍。自是風深雙燕入。不應簾裏有花飛。羅隱詩。舞人玉一圍。

僅方搗茶。知予晝寢。輟搗以待。呼而戒之。

頑童來聽老夫言。困至如今我欲眠。汝但閉門推客去。破茶不礙夢魂圓。

雜興

不似張蒼作飯肥。衰顏白髮就昏癡。近來終日扇柴戶。靜看微風過竹枝。

蓄薇

一架蕭蕭四面垂。花工不苦費胭脂。淡紅點染輕隨粉。迥徧幽香清露知。

傅經幹以所業一編出示。戲贈一絕。

萬里一身同影到。自餘無物與偕來。篋中驛富人休怪。新得明珠十一枚。所惠詩文。大小十一篇。

偶題窗間

一騎山行豈是侯。竊陵要自莫呵休。蒙恩君欲知輕重。曾督坤維六十州。

飯後以水喫。時予有華嚴日課。

蠟子尋香滿地流。豈知鍋釜久無種。贈渠一滴華嚴水。好去生他切利天。

元信自溇州。遣朋拿以明徹冰壺名酒。作二十八言謝之。

是翁明徹一塵無。養就江心秋月孤。自舊相從杯酒裏。豈惟今日見冰壺。

孫立之以醢醢奉太守。贈二絕。予戲用其韻。

玉笛曉寒梅片舞。誰可更將春事付。薰然璀璨臥東風。亦是小軒清絕處。

墻裏一區誰氏宅。照墻不作天桃色。翠條乞怪玉花繁。馨香借與新詩力。

翌日。趙守轉以醢醢惠予。用前韻謝之。

壓架新枝香未露。先得一枝天所付。既得復持平等心。膽瓶轉施愚翁處。

染露檀心嫩粉白。數花欲作鸞兒色。園中不為客分春。使君自有分春力。

擬為孫立之謝

肯為醢醢題好句。句成更肯輕相付。明年公對紫薇花。欲得此詩無覓處。

餘醢只作醢醢白。自得新詩添秀色。花頭已是戴恩光。更漬露華無氣力。

暮春

雕巧春風弄物華。有春無巧是天涯。鳩鳴近似見桑葉。村暗全然無杏花。鳩鳴桑吐葉。村暗杏花殘。梅盡。青已取而散。州未嘗識杏花。

盆池白蓮

芬陀利出盆池上。妙香薰我三生障。月明風細愈嚴淨。政恐下有威光藏。十風輪。最上輪名殊勝。威光藏。千葉白蓮花名芬陀利。威光藏。見華嚴經。芬陀利見合論。

杜門

柴門深閉豈須開。謂可張羅亦陋哉。閑聽竹間幽鳥語。絕勝門外俗人來。

癸酉年。梅花開已踰月。而窗外黃菊方爛然。

江梅久矣報塗粉。離菊傲然方鑄金。嶺外四時惟一氣。難分冬霧與秋陰。

長春花俗謂月月紅者是也

小藥頻頻包碎綺。嫩紅日日駐朝霞。氣溫已是如三月。更向亭前堆落花。

五更霜寒。擁被不寐。

酒憑孤枕聊成寐。寒入霜鐘更覺清。戶外只知居士睡。那知寂默念平生。

枕上

三面屏圍屈曲山。篆爐灰冷柏無煙。霜鐘不管春陰薄。聲到寒窗客夢邊。



賢者之居所在皆樂。甘旨之奉必如意。老人當甚安之。朱文叔數相款否。子韶遂為浦江馬子從壻。昨日得書。九月初吉成迎。某正欲同家人輩歸家。當與子韶得數日款也。時事如何。傳聞似亦寧靜。端甫才器高遠。法令小曹。當亦從事不久。今在州郡間。如良馬駒。不必多行。但其嘶鳴。願盼人已不敢作凡馬視矣。獨老者塊然癡坐。阻遠良朋。無規誨之益。昏氣盈於面目。何當一見清風。洗此塵抱也。有便順還鄉。不情時賜警諭。窮達相忘。雖今時風俗所尚。然教篤古道。致以望於吾友。此外唯加愛而已。

答蔣茂先

某再拜。去冬襄奉。某深欲為龍潭送車之客。適風雪異常。不滿初意。恨然抱不隨定之恨。還家懶放自便。亦恃親故炤其無他。不復奉一紙別後安問。專介之來。辱以誠書。勸意再三。深愧簡疏之罪。尚煩闕略如此也。區區未盡面既。臨書但有傾倒。

答潘叔倚

某愚坐山林。懶放自便。有親故如叔倚。懷仰雖勤。而踰年不奉一紙之問。負負何言。子韶來。首被誠誨。辭情委曲。和氣粹然。深所愧感。子韶親迎。抵吾鄉。為十日款。備開左右。勤敏奉公。清潤如玉。同僚傾仰。邦人受賜。殊增氣也。拱坦一居。每事如舊。今年時雨順成。淳糜粗給。門無賓客。可以踰年不出。猶是春時。一到令兄龍圖門下。叔愚常相見也。其他百無可言。但得時事措畫有方。疆場無警。田園安樂。讀書志願。每書賜以假借。不情之語。非所望於叔倚。宜深照之。自餘惟有馳嚮。

與王元渤舍人

某頓首再拜。某奇屯聊落。坐場屋三十年之困。先生振拔出之。去年賜以溫顏。樂以至論。相與之意厚矣。其後雖聞琳宮均逸。暫去朝廷。然竟不知師席所在。前日子韶親迎過此。具道起居。乃承卜居諸暨。寢饋裕然。大慰夙夜瞻望之勤。君子之用舍。係乎時。時之治亂。係乎天。中與之治。天其相之。則用舍行藏。有定論矣。某聞門百指。窘短不給。海邦官期。尚在五年。正月復作書會。教授童蒙。以資歲計。此外無他技能。然亦不敢玷累知己者。區區遠冀知察。

與徐彥思

某頓首。彥思知軍朝奉。中間曾以幅紙奉記。未知浮沈。近見所惠石季平書。審已呈達。仍聞南城之政。公議已明。即遂之官。暫還仙里。神明共相。尊候動止。萬福殊慰。傾渴也。以彥思才力。而行於私情。交勝忌嫉。妨功之時。有觸礙齟齬者。此固其理。要之君子之道。久乃光明爾。如聞因季平之言。與浦江方氏為親。甚喜甚喜。世路方艱。吾儕齒髮如許。尋姻不對者。諒非所樂。願得一賢婦。承家奉祀。他時林間。閑老相助。為善。如佳朋友。豈不美哉。某自叨冒後。兒女長大。目前用度。亦復增廣。殊無以為計。去年還自行朝。不免且作書會。以待遠關。年與兄相若矣。於未流中得一官。又習事不慣。未必能如今人。俛仰仕宦也。近抵浦江。聞動靜之詳。因得附致。保書之請。自餘有懷。惟面可究。未知當在何日也。臨書增情而已。

與康才老

某頓首。端甫司法。某四月二十五日。曾託令兄附問計。已呈達。自後老妻臥病。度夏以來。呼醫尋藥。及秋纔定。回首省記。不與故人通音者。今忽半年。可量傾倒。遲辰秋序漸涼。不審尊候何似。伏惟學古入官。每事加意。職業修舉。有神相之助。靜之福。不俟言而知也。某碌碌亡奇。賴友朋之庇。坐荷歲月。今年鄉里。比異時。謂之稔歲。貧者遂無糠粒之憂。第閑坐之久。其他用度。窘短可笑。公當不復念此也。雪川官況如何。

北山文集卷之二十

答詹德餘

某再拜。德門君子。蘊藉不凡。老者何榮。獲悉姻契。願蹤跡區區。相從未款。譬如美玉。雖未得久在眼中。而溫潤之姿。已一見不可忘矣。別後癡坐田舍。且與浦江便順相隔。未及奉一字為問。已為來教所先。其為愧感。不易言喻。何嘗從容。以既中抱。臨紙惟有傾駭耳。

又

某再拜。中間所辱教。乃中和後來附到。詢盛皂則還矣。無緣即報。尤切愧負。某永嘉關向在一年外。所幸時事苟安。五穀皆稔。熱炊飽食。輟州縣文墨之勞。為田舍讀書之樂。豈非所欲。德餘妙年好學。其氣味又自積習名教中來。加意不已。未可量也。惟自愛而已。

與戴端甫

某頓首。端甫司法。某四月二十五日。曾託令兄附問計。已呈達。自後老妻臥病。度夏以來。呼醫尋藥。及秋纔定。回首省記。不與故人通音者。今忽半年。可量傾倒。遲辰秋序漸涼。不審尊候何似。伏惟學古入官。每事加意。職業修舉。有神相之助。靜之福。不俟言而知也。某碌碌亡奇。賴友朋之庇。坐荷歲月。今年鄉里。比異時。謂之稔歲。貧者遂無糠粒之憂。第閑坐之久。其他用度。窘短可笑。公當不復念此也。雪川官況如何。



某者自拜上才老奉議。癸卯仲冬。倚舟鏡塘。僅得一見之後。非但頓挫無聊。而世故較危。變態百出。游魂假息。常如鼎中魚。非不念其時。顧蓋不可忘。而東西阻塞。兼與廣口絕往來之便。無從探伺動息。近抵滬江。如聞使車。暫此息止。審惟別後。吉德契天。行已無愧。神明俱贊。尊候勸止萬福。某奇蹇餘生。偶叨紳笏。得官永嘉。坐待遠關。諸况如故。法憲之歎。回首十年。其寺今雖再立。比前時不能十五。去歲期集。偶置局其間。凡吾人笑歌燈火之地。盡為瓦礫之場。遺址依然。每一過之。尚如小閣夜半。望友人未至之時也。其如傾想何。某寓邑中。更須旬日。相望一舍。無緣參謁。隨書增情而已。或尚從容廣口。此後當圖求見。區區有懷。非面莫既。自餘唯祝保練。前近殊竊。

與林材茂

某杏目頓首林茂知丞奉議。某鄉開朋友談蘊藉。故願一見。近抵邑下。遂披風度。洒然如見冰玉。所恨館寓親舍。日與浴事應接。未暇款叩。至論此意。併與傾蓋之私。願遇之禮。抱以歸耳。別後冬陰戒寒。伏惟信道益堅。德政彌著。有神相止。尊候萬福。某散舍杜門如昨。無可言者。邑事施行。當益有序。更願委曲贊論。力愛百里之民。不為惡寒輟冬者。君子為善之度。他日行之天下者。如此而已。使車或緣職事趨郡。當道我里。無惜寵過。開此區區瞻嚮之懷。自餘更幾善調眠食。

答吳鳴道

某頓首再拜。適辱賜過。兼拜長牋之寵。偶出謁迎。肅不逮。愧感增懷。小人涼薄無堪。乘所鄙棄。何以蒙此。伏承二親在殯。客寓遠鄉。無窮之感。見於霜露。情深言切。讀之感動悲激。不知所措。而又暗投安置。求道於醫。問聲於讀。深慎發言之未審也。昔有寒女與富家為鄰。同夜竊隙其壁。富家問之。對曰。貧無火。不能夜績。願借隙間餘光。為一絲之便。富人許之。後世孤寒之士。多談此為求裕之資。某嘗戲論此事。夫寒女之借光。幸其與富人鄰。故壁外燈燭之餘。可以相及。萬一與車騎孫康鄰。而冀其餘光。不亦難乎。今日得左右之言。正如車孫二公之家。夜為壁外寒女所隙。雖有相憐之意。不敢自惜。願蕭然螢雪。自照不暇。安能相振也耶。某家故貧。在鄭氏如南巷之阮。艱難險苦。漂泊流轉。自記識人事後。今將四十年矣。年來雖得紳笏。而五窮相隨。不使諸事權貴。動取憎嫌。閨門百指。米鹽不具。則論文講學。教授生徒。以待海邦之闕。在鄉曲間。正賴為識者所憐。不意左右之過聽也。左右高才力學。其人為不賢。求財弄親。其事不為不美。而某素嘗貧賤。於窮窮之味。不為不知。書冊上高館古人。其所舉措。不為不識。非敢張燈燈。隱視寒女之暗。誠以螢雪自照。壁無餘光。可以少助夜績之勤。來書以元振堯夫之事見教。豈所敢當。然某亦嘗與朋友論之。曼卿輩幸而得所遺。脫或赴愬之時。元振家書未至。堯夫船無麥錢。不知何以取之。以此知士之求人。人之為義。皆必在其可也。觀左右胸氣慷慨。知度不凡。當自一言可曉。某敢喋喋為說者。誠以虛辱盛禮。進退不怠。庶幾吐實之言。可以少贖不敏之罪。爾尙遲面見。并敘此懷。皇恐皇恐。

答張子韶

某頓首再拜。子韶狀元。去歲季秋之別。忽忽數月。因循多故。難以情願。所以書記曠廢許久。四月間。憶起

寄到三月二十五日所惠教誨。佩領雅瞻。深自愧感。竊承度歲以來。尊候勸止萬福。直道勁情。竟不容於當路。一笑罷去。扁舟江湖。想其胸中浩然。無得而屈折之。可勝快哉。君子之學。為道也。非為仕也。道之行不行。在時而不在我。聽之而已。某官期猶半年。近幾與交代通書。平時亦自顧寡合。愚鈍。雖此叨冒。不敢全為仕官計。如向來江下布襦草鞋之事。常自不廢。邇來又見吾子韶觸事如此。前日於家旁。益樹桑種。菓浚池。畫田。作老農家活。庶幾下勸劣相發時。亦便可掉臂而歸。季文久不得書。思之不忘。渠到會稽。又不知作何應對也。同舍中獨聞子野不幸。戴國衛死於湖。人生信如泡影。可傷可憐。浦江常通問否。便中幅紙之數。不能無望於左右。幸時賜警語。自餘唯幾珍護。

與凌季文

某頓首再拜。季文推官。比得子韶三月二十五日書。書中具道勸止。殊以為慰。書後今又兩月。想惟般擊貴聚。已遂之官。視事之餘。神相吉履。尊候萬福。教諭之及。猶是去秋。後來杳不通問。計亦事緒冗併。不慮相疏未久。相忘之易也。公雖乍撥州郡之繁。然會稽人情。當已相安。諸事悉見條理否。子韶與用憲不相能而去。何以至是也。子韶謂仕路可畏。不是吾輩出頭時。甚令人煩惱。某官期尚半年。自得渠此書。益樹桑種。菓浚池。畫田。作老農家活。庶幾下勸劣相發時。亦便可掉臂而歸。季文久不得書。思之不忘。渠到會稽。又不知作何應對也。同舍中獨聞子野不幸。戴國衛死於湖。人生信如泡影。可傷可憐。浦江常通問否。便中幅紙之數。不能無望於左右。幸時賜警語。自餘唯幾珍護。

與新守章尚書

某皇恐判府龍學尚書。非但今日致位禁密。為一世所仰。寒翔未展之時。氣象固已廓廓萬里矣。然平昔身臨州縣。備閱人材。真偽賢否。不可欺惑。計門下必無闕其妄人之迹。某何人。乃得欵板奉事。為下執之吏。念之且榮且懼。惟大雅含容。扶掖成就。使其得以方拙效愚。不至即以瓊曠自敗。幸也。

與范丞相

某頓首再拜。一歲更新。羣陰退伏。亨嘉之福。大人得之。相公先生。論道經邦。功參造化。固嘗幹美利以及羣生。今茲令辰。天人顯相。所以奉吉祥而下報者。當無不至矣。伏幾深惟。睿注。精御寢興。即奉綸旨。再還鼎席。天下幸甚。

慰潘義榮

某頓首再拜。先朝議康事百歲。鄉人所共尊仰。而又舍人兄弟為之子。起居飲食笑語。而終不見世路艱危之狀。無可憾者。第人子愛親之心。豈有終盡。他人以為足。而公當益以為悲也。如聞三月十七日。已襄奉歸。慶山。果然否。拘保海邦。無由躬陳。弔問。謹令西巖寺僧。具少薄禮。乞賜台察。

又

某頓首再拜。中間新除。雖嘗與士大夫相慶。未息具書以慶也。繼得鄉問。知先朝議貴體中不平。意謂如往年飲食不美。旋即平復。見報狀。忽有賜葬錢之詔。驚悼失七。禮當即日走慰。而州縣塵埃。日與簿書流



轉舍人有以原貨之否。久違台範。瞻望教誨。其何有已。願紙筆不能盡爾。

與潘義榮

永嘉去歲旱損異常。秋冬間民已極餒。賴章書遣人浮海。招致客米。粗可不乏。但民間無錢可糴。某夜出。餓民得垂死者數百。勸率在城豪戶。作濟濟會。淳熙日給萬人。以百日為期。官又出常平米副之。然春寒多雨。秧種未綠。使人食不敢飽。奈何奈何。有可警教者。願時錫之。

與范丞相

某頓首再拜。相公調一天下。初不以彼此為心。而永嘉士民。戀德依仁。追恨當時。以攀轅轅之不力也。永嘉民無儲粟。雖朝廷得明州米五千斛。并客販繼來。但貧者無一金可糴。今饑矣。其他皆不異曠昔。伏幸鈞察。

答薛德老郎中

某頓首再拜。仙鄉距朝行不遠。凡百必自聞知。自五月十七日一晴。遂無雨。田家饑困頻年。無力車注。早禾適當孕育之時。相顧憂懼者。萬室以之。六月十日始獲通濟來書。乃五月望日。謂雨陽應期者。蓋在焦寒之先也。前日撥聚本州賑濟。及米自外來者。凡十七萬有奇。民尚不飽。歲復不登。計將安出。今幸少蘇耳。官告饑。章書走介至。督府懇新甚切。邦人初不知此。饑永嘉之民。豈能如數。若欲取足。則不得為郡矣。幸督府從三限之請。又諸邑所勸者。不拘元降官資多少。只就初品。今遂少寬。其間不能盡滿人意者。蓋某力有所不及也。章書移鎮吳門。秦相開府。邦人戀且喜。但州郡單薄。迎送之費。亦所不堪。聞子韶請告歸。卒未來。何謂也。查柔在監官。數通問否。凌季文必時相見。此以急遽。未能作書。度夏中暑。臥病數日。今尚疲。拜問草草。甚愧。有可使奉周旋者。因書不外一二及之。

與何倅

某頓首再拜。執事才德兼茂。朝望驟然。式政善宜。此雖東職之漸。飛綏臺閣。政自不晚。鄉邦陋甚。而溪山樓閣。昔人之隨賞。風流尚存。政事之餘。亦有可以發公之高吟清思者否。投身吏役。恨未得款曲從公遊也。

又

某再拜。某占籍金華。家城北三十里。紹興初。公造化其山野。田園之氣。因得變換神笏。固嘗面彼此恩。分矣。然一行作吏。塵埃逼人。坐擁文書。又復化為俗物。上負知遇。無可言者。永嘉民頑喜訟。弊如鼠穴。持身效力。然亦不敢自欺。尚賴庇庥。未即曠敗。自餘言不能究也。

與凌季文

某頓首。季文學士。不奉起居之久。非敢簡也。蓋更易長吏。送迎旁午。民饑財匱。觸事費力。塵埃中遂不覺曠廢許時。公在芸館中。疑若無事。而亦久不作一紙同年書。何也。豈人事紛冗。處處皆然耶。不見顏色。益久。瞻仰無以為論。秋陽正驕。伏惟百神相休。尊候動止。萬福。中間得薛郎中書。言子韶于告還。望官勢必

未來。近又得相識書。云子韶不久參告。不知已至臨安否。坐此未敢治訊。相見為言區區也。某竊食臘年。抗走營營。已為俗吏。而俗吏分上事。亦未易了。日虞罪去。有負交朋之望耳。館中書當漸備。想季文日翔。翔其間。樂哉樂哉。佇聞進用。益慰老懷。自餘為遠業強飯。

與章尚書

某頓首再拜。永嘉弊如鼠穴。皆起於胥吏之擾民。龍學尚書。深鋤抉去之。郡民始知有生之樂。去年旱潮。相仍。計不知所出。海上之米一來。而比屋皆飽。判佐小吏。因得竊福無慙色。其所以德永嘉者。固不俟誦說之區區也。秦丞相開府七日。而有紹興之命。李端明逐吏。已遣符倅受代解去。郡中送迎旁午。勞費既不堪言。而姦黠健訟之輩。又頗因此時而出沒。獨陽春之愛。斯民藏於心府者。念念不能忘耳。

與陳去非

某頓首再拜。掌制勸講。朝廷之妙選。儒者之至榮。直院舍人。被九重瞻倚之隆。兼三職清華之寵。伏惟獻。慶器業益茂。中外咸仰。其所以屬望我公者。甚大且遠。未敢以此而言賀也。半面微生。姑見區區拜候之誠。

又

某頓首再拜。王公之門。名位益隆。則寒賤之人。跡日以疏。直院舍人。衰衰騰上行。且入夔龍之室矣。如某者。不識尚可以寸紙短絨。為修問之資否乎。執事上或許之。則配室几格之上。時有三十年白首同舍生之書。亦敦篤風教之一也。皇恐皇恐。

與李端明

某再拜。某十六日既離侍右。風潮不與舟相得。宿孤嶼。翌日抵青田。暫寓湧泉寺。更三五日行矣。去大座。登遠。懷仰益不自勝。不日朝廷為生靈。以廟堂起公。則因時濟物之心。計亦不可藏。當須欣然赴之。愚拙。孤生尚幾竭其區區。

又

某再頓首再拜。伏蒙寵頒。兼翰。并石刻二本。拜賜榮幸。魯公之英風。大丞相之文。端明之跋。皆傳遠信後者。某何人。亦得以名姓附致其間。蓋大人君子。筆端小為造化。亦足以借人無窮之寵。願檢此身。以承大惠。

又

某悚息。烟事卜以二十五日成禮。遠蒙頒賜。不勝感激。章堵書生。頗能以小官節約。前日端明舉揚義榮。聚范氏幅。杯酒因緣。當以教之矣。然十尊益益如春。酌以授資。衆固不知寒女之貧也。

答太平州陳守

某頓首再拜。某十九日受省劄。二十日早奉祀以行。二十一日抵祠下。即刻成禮。前此移文者。蓋祠屬廢治。不得不布諸執事也。上託餘庇。得以既事。方茲懷感。更蒙賜諭。愧益深矣。



某皇恐再拜九重既分遣祠祀微膳以俟嘉應小臣乃不得報以歸方屏營憂懼莫知爲計閣下華絳綈禮專介臨之懼用增甚銜命無狀敢復懇病以累可敗乎寵頒並用回納具于別狀逆知執事愛憐之故敢列其區區

又

某皇恐再拜別紙嗣至已同圓絳拜領領吏關白後時之罪願賜開略前一夕亦遣本院人吏一名詣采石料理暨臨流至使某與路人爭渡所遣者尙爾領吏何實焉偶府中亦治醢貳車臨督之備見州郡分體朝廷之憂無所不至豈勝欽仰某歸途乘請得一小舟可以夜發曉至亦嘗面白貳車知彼處並無和雇遂騎而還亦以禱祠無功不敢託清流而自安也蒙寵諭謾及之

與陳師與

某頓首再拜某自幼年仰德未遂披書屬者一見大慰曠昔而公亦開懷笑語相接如平生雖嚴程見迫徑遠門下懷此厚意千里不能忘也去年建康夏不雨秋淮西軍潰入冬虜僞變怪終歲不得伸眉迨六飛還幸則奔走道路追隨人事某遂有不可言者雖欲修裁短幅上候與居久而未能亦照恕之否未即參晤尙動瞻望之心臨紙惘然

又

某再拜某不敢以世俗不情之語上談盛美如安撫文武才華氣節落落與古人比一經顧頤久而未振者豈君子之用舍自有時邪願益調護坐俟善類之興某遲暮亡奇日竊東廚升斗背有芒刺臨安一居差安便第午晚出省不過接三數客報一二書遂對燈火燭然昏睡不復眼到書卷中豈勝愧恨何當從容高論破此頑鄙

與潘義榮

某頓首再拜義榮中書舍人即日初冬戒寒伏惟祠宮高閣臺候動止萬福江干見公於小閣波浪之上語成別豈勝悵然自後雖渡浚度日未能拜書爲問而公之起居得之甚詳深以爲慰如聞扁舟抵岸徑自關江與眷聚同爲北山之居行朝是非傾側之地車馬之氣上成烟霧而公乘輿一來蕭然脫去想當秋晴日暖徜徉杖屨樂有不可勝言者殊使人懷想歎慕爲無窮也銓曹考功最爲關要日得與羣賢爲敵每搜見情狀使士大夫不至戶外有滯抑之聲則欣然自得今者移置臺中且入午歸遂無所用其心素餐之恨益不自平矣但如舍人必不得久在山間事定理明則公論又將驅公以出承教之幸固在且夕間爾鄉里聞今歲可得上熟拱担田瘦如石亦有種可錄餘可知也奉發近得書矣懷問萬端非幅紙可盡未聞惟保練生經坐待殊渥區區至望

答曾天遊

某再拜公之去國也某文拘不能通謁郊外自念仰德有素某在省戶雖聞得一見而文書填委坐窮日力不能從容名理爾後承乏爲言官則一見之款又不得如在省時參差闊遠今遂千里其爲愧恨未易

可平尙惟珍重鼎茵爲國自愛即還禁近以慰士大夫日日之望自餘難以寸筆彈布伏幸垂照

又

某再拜屬有遠役離北關之一日拜絳賜於舟中伏承爲別以來體中嘗小不平今以全愈豈勝慰喜至於問勞周旋則感愧之情抱以西去矣朝廷遣樞臣視陝右而鄉人牽累率倍攸行恐復無補分毫則爲懼滋甚區區行李已次符離當以六月半至永興半年後可還長途萬里惟有瞻嚮之懷

與秦丞相

某稟自再拜僕射相公即日炎夏伏惟從容廟堂神明共護鈞候動止萬福某備員行府何補事功道路無虞成託大庇行李即今已次穀熟郡縣愈北物愈賤米粟愈多如永城會亭皆小鎮邑亦庾米萬數聞京洛間斗粟不三十金造化所以相佑者是豈淺淺第三年之旱人斯具舟不得不爲之計也新羅百姓所以望摩拊者事非一條得賢守令則朝廷不必一一措費彼自能因時順勢種種辦集選守令似常談區區之愚謂今日之計莫先於此仰惟留意更旬日當至故都道路節次具稟未緣參覲伏乞爲天下生靈保重

與李參政

某稟自頓首參政某道路忽猝不能時具稟伏計德宇洪深且復蒙賸之厚不賜過尤下情感愧即日炎暑伏惟協濟廟堂鈞候動止萬福樞府二十八日到京一行官吏咸託大庇舊城之內十廢六七獨內前槐柳茂密樓觀尊嚴如故望之使人涕下新疆百姓如久病乍復之人實無氣力但米多肉賤且能一飽度日至於摩拊料理爲經久之計日有望於朝廷也尙遠參侍惟動仰德之心伏乞上爲隆倚保重

答胡承功

某再拜察學丈今時第一等人羽儀禁路參贊堂廟乃宜而淹留城都亦一年久何也四川關利害甚大且重九重所深念豈不謂四川安寧則天下休息俟時中興致公政地未晚今者輿圖復還虜意馴順既中興矣公其益厚鼎茵尙須騰上以允人望

又

某再拜樓丈出關陝某被旨參佐自四月末離臨安區區道路亦既百日關陝人情安帖措畫大略亦定且暮歸矣樓丈日望大旆之來庶得面盡曲折第聞暴水敗路往來不快計行李亦須少阻願嚴督前驅於行府未去間得拜光儀不勝大幸

答孫學士

某頓首再拜太冲知郡學士前日同朝甚慰然鹿鹿抗走與公未得親也去夏山間承高論兩月且開懷相與便如平生私自欣懌後來承乏省戶益多事而公亦不爲朝廷留矣且暮懷想惟心自知拜教之辱伏承待次高閣臺候動止萬福上以關陝初復命樞臣出使夏四月被旨參佐七月抵鳳翔西南望巴山如圖畫念吾太冲飄蕭其間而不得見也茲忽被教審聞動履趙丈又具言日來爲況甚佳既以慰說而



華示委曲奉之温然恍如小山飛瀑留燈夜坐共讀舉子試卷時也如馳想何樓指畫分屯事大略已定惟候一見趙丈付以茶馬數端便為歸計此只兩日間示王普州極醇雅第到此太後時然亦不敢不為官長稱其才趙丈雖老而精明可喜樞還朝廷當能力言於上也併惟垂察某自去秋作言官亡狀自合引去今尚強顏奔走者公當照見其心更兩月到臨安初春當得歸雅眷未望他日尚蒙放生願以幅紙問我於金華山之北來書累紙不敢效尤亦幸加諒自餘保重不日騰據所蘊以福利天下至望至望

與張全真

某頓首再拜去歲冬月某備憲察員參政大資擁節行朝覲對而去拘文不得伏謁麾下人物疏微又不敢聊修記候南昌起居愧懼之心積一歲矣即日恭惟臥鎮名藩十州受賜坐膺顯相鈞候動止萬福某夏四月被旨參佐樞密行府踰關陝抵秦鳳半年萬里幸不墜鞭策以歸今茲攝吏儀曹叨竊益甚念異時隨衆人出入門墻均奉教約而盼睐獨厚受知最深床庇之因豈無所自緘封恩意惟心自知雖無世俗竿牘之禮致其區區公未必拒而勿領也南昌控扼江西所繫重大往年饑民狼顧聚為盜賊今皆一二安集為郡縣如故則九重之憂亦日以解促還禁密講求所以福利四海之道公其旦夕歸乎此心復朝夕以幾歲儲將更臘寒方重仰惟精調茵鼎上副隆倚之懷

答陳長卿

某頓首再拜即刻臺候萬福某前日蒙臨過喻以令祖銘文事中心懷感愧殆不勝言累日念之終不敢承命竊讀行狀見所以種德遺後之道汪洋深厚非文氣蓋世者未易發揚願此窮悴衰老之筆出語蕪陋自蓋藏不暇敢承命乎又念辛亥歲公考闕省進士某以舉子被選宜有諸生禮今欲論撰先世之令獻不仰求名手而反下須之某所以尤不敢者此也懷二不敢不以告諸執事則輕率不揆之羞實自貽之願賜手察行狀藏之篋中他時閒坐被灑開卷欲與古人同過目故不以歸納併幸裁照區區尚幾面言

謝何直閣惠詩文

某再拜前日得見已如對冰雪徐讀所惠詩文五采交眩正味粹然真所謂赤瑛之丹所不能抗金莖之露所不能擬也豈勝欽嘆某行有萬里之役置此篋中可以洗濯道路之塵鎮壓風波之險敢不再拜

答井都運

某頓首再拜都運中大春序晚晚伏惟臺候勸止萬福某數拜車馬之隔已深銘荷昨日又被長艘之辱有所悚感意勤而禮過非所宜蒙也某嘗謂事功之不立非世乏材而然也天生一人自足一世用謂乏材者非也不材者貪進而忘其陋有材者計功而愛其力此事功之所以不立也不材者貪進不自知也也有材者愛力智太過也古人則不然揣力知分不材者退聽故無僥倖之譏念國憂時有材者展用亦無獨善之蔽君上取人舉而立事功者如此而已左右綿歷之久養成俊偉之望甚盛甚休夫取四路之材供億十萬之衆此非綿薄者所能左右如探探藏而餉賓客取之用之一談笑而辨真念國憂時之士

騰驥展用之日而雅志方有鼓柁出峽泛長江秋水之興無乃近愛力之嫌乎使者雖甚愚為朝廷奏退有材之士非所敢也借曰瓜時將戒未見代者然大師臥病從他司上之於賓主之間若有未盡勉出袖中之手力扶關蜀之民誠有望於左右勤書言謝不覺續續切幸深察

與何樞密

某再拜樞密一日峻除固知慶慰萬里遠使諒亦勤勞如聞孚通和意太母回鑾成此休功尤為盛事某被瞻甚雅贊喜獨遲拘繫之身不能自力惟切瞻望而已

又

某再拜某辛酉之行為上流而出仰託朝廷不至敗事抵襄陽被受分畫指揮便知此責不輕矣畫疆分界元無定處止令與北官商議索價之高勢自當爾使某滿足其意委之而歸則勒馬東還豈俟今日調和內外事有萬端不失此軀真為天幸使樞密不聞其略當亦想而知也稽留使事朝廷既不以為罪而虜意似亦稍緩豈密庸之功有及是耶幸甚幸甚然疆場凡百皆已措畫不至上煩鈞念仰惟照察

又

某再拜某受生艱難所遭無易者去歲一病瀕死衰羸頹眩力病赴事正此擾擾胡宜撫疽發不十日而死軍無主帥百事散漫人心搖兀不敢顧避小嫌悉為料理誤恩過聽就界付之不勝憂懼某豈辭難避事者誠以病後心志凋落體力未全又積習之餘觸事掣肘累政務以姑息苟安寔至難過今費用自十萬緡以下皆不論也四川又噴催常賦蕪庶遊謁一不如志嘲謗四起此其奈何區區之懷有未易言者續一二布之堂廟矣

答何憲掄仲

蚤辱故人華示惕然悚懼退而被灑誦之悚懼增甚薦士盛德也惟魁傑有重望氣力可以運動感移者乃克當之區區綿薄敢事此語蓋田有賈既貧且病每見道旁寶玉雖眼明心動然欲取而取之則貧無資欲懷而去則病無力抱空恨而已雖然朱邑嘗為張敞曰卓變稷契其人不因閣下而進矣此言薦舉之力止可施於中人非常之才不待薦而猶與也岷峨多士之鄉所謂中賢之可薦者既坐綿薄而非非常之士又將不因推轂而進反復無以當厚意此所以增悚懼焉行大用矣願以今日所以見告者他日躬行之以寵善類敢持是說以謝

答張子公

某再拜下喻稱提本末具悉臺意此事在酒務言之利害昭然豈有無本而能取利者乎在宣司言之亦不得不論者成都有稱提錢近二十七萬其借有酒本者二十六萬有奇借而復還闕而復取乃為旋轉若一去而不返久假而不歸所謂稱提錢者殆虛名也一旦引法有敵孰稱提乎然某所謂取者非謂遽竭之也景與趙那庶一歲之內於酒務自不覺欠而於稱提錢本漸有復還之理所以止令本利相度自還那數目漸欠補還而不敢科為定額者此也敵司無網紀甚矣諸庫務或出入無文記或金銀與雜



物同歷。每放一事。悉名在而實亡。營田有石數在歷。而倉則無之。馬有匹數在歷。而廐則無之。官有請受在歷。而人則無之。其他不可殫舉。某備員以來。例皆考究。略使就實。如稱提錢亦是。愚意所見如是。未嘗與人謀也。到此未久。人未知心腹。所欲知者。皆博詢遠問。而斷以愚意而已。至其中否。則未可知也。尚書試為深思之。

又

剝估錢一事。尤荷下論。豈不深感。承公不勝怨罵而能去。某所親聞於胡文者。而愚意復不以為然也。剝估舊法。在處行之。而獨四川能起怨者。何耶。此猶未論。而於軍中有大利害。尚書亦聞今年冬相繼敗事乎。七月初。諸處多是弊。都漕司無以為計。乃至退還。彼此推託。不肯收受。資聞二州是也。退而去者。無人擔負。則道路驅率鋪兵。捉拽人戶。而相無所歸。今年已如是矣。州郡官吏。安得皆是賢者。所在容情作弊。期限甫逼。弊相畢至。欲盡退還。則軍衣不敢後。欲以弊相與之一。夫有語。三軍不能平也。欲取官吏加罪。能盡停廢乎。尚有剝估之法。可以防閑。俾汙官黠吏。知其必償。而少自戢。以聞向來剝估錢。不依法取。於合千人而科之民間。或剝估不以實。而良絹亦或遭之。殆恐招怨之由。有在是也。若取絹之真弊者。以實估之。以所估之數。從合千人征之。取一二尤無狀者。按黜之。似亦無害。若旋行尤當之後。尚有無稽之論。則付之勿恤而已。更望尚書不以其愚而終告之。幸甚。

與樓樞密

某頓首再拜。某正月至軍前。蜀人皆襍被入山。士卒懷見嘆之意。謂其必以土地予虜也。二月十八日還。自謂上人心方少定。而胡承公死矣。倉卒之間。中外譁然。某夜半入府取其印。蓋籍府庫而收其文記。呼諸將戒諭之。至明。出榜通衢。應軍事許詣宜諒司。自陳。方得安帖。數日之後。率楊政以五千人。賈十日糧。城與趙原。以控虜來路。可守可戰。蓋諸路之衝也。城成而畊者四集。于時已恐為朝廷所留。亟遣人致懇丞相。且猶妄以鈞府為言。謂不起之廟堂。則宜付之西方。今乃大不然矣。宣司積弊。不可開眼。不免略以法度繩之。已措畫數千牛。勸將士盡畊緣邊之田。來歲不儉。則蜀人其少寬矣。恐欲知此間曲折。謹續布之。

答何憲子應

某頓首再拜。提刑直閣。伏被置中憲帖。審閱即日。臺候動止。萬福。不勝感慰。某去歲既一見。各有萬里之役。自中夏孤寄西南。便願相從。晤語。第以夏秋不雨。關外民饑欲死。水運方升而進。一司弊事。無處關眼。意欲撥遣指畫。略見次序。然後屈致。相與閉閣密坐。開道心胸。以慰平生。今得書。而公以奉常之命。背我去矣。賢俊得路。羽儀朝廷。豈不深慶。惟瞻見之末期。亦撫躬而增慨爾。丞相外傳。并道中佳什。遠辱寄示。價重萬金。東林後壁小詩。不謂亦煩過眼。三帖俗謔。公獨不掩覆之。俾人得以相尋。章何也。并用愧感。公之東去。指日騰上。為名公卿何疑。然澄清之志。陰德之語。雖朝夕勿忘也。某蒙上委寄。無他奇畫。惟嚴法度。示信義。使人漸由綱紀之內。自餘買牛置農器。力勸將士盡畊緣邊之田。歲儉不儉。公私其少。

寬乎。屬在原頭按閱。草草為書。姑慰愈遠。跂望之懷。其他不能周盡。惟道塗保重是望。

又

某再拜。會稽大府。密運行朝。增職付之。可見上意。蓋且暮召還。參政事之資也。阻遠無緣。詣門下稱慶。東望瞻仰。何勤如之。伏幾益保粹和。即膺真拜。不勝區區頌願之心。

又

某再拜。去歲九月。遣介持書謝政府。仍奉短記。至永康人行未遠。已聞帥起之命。計只就紹興投呈也。正初王直閣附到。賊賊備曲折。深以感慰。東朝就養。天下休息。樞密從容輔郡。為朝廷增重威德。計亦可樂。某遠守邊徼。坐移暑景。一無足言。其未至曠失者。實餘庇及之。此朝夕之所以懷感也。戒諭寬猛之道。書紳感銘。某受於天者。終不能改。而人事矯揉。今亦庶幾焉。

與程樞密

某再拜。伏承擢從內相。超置右府。得士朝廷之福。用儒吾道之光。伏惟懷慶。樞密蓄積待用。為日已久。雍容班列間。識與不識。皆知為廊廟器。士人相賀。不在今日。更惟益調興廢。渡承龍曉。以副中外之望。

又

某再拜。某蒙上寄委。承乏西邊。才短人微。日虞曠敗。非朝廷假借。使得自竭。則此地未容以歲月苟也。商秦岷隴。凡利害重大處。分畫一切了畢。若無所與者。今月十七日。已移司利州。自是併減官吏。省節漕運。利復不可言。且夕別具呈稟。自餘疆場寧靖。不乞鈞慮。

與程舍人

某頓首再拜。頃聞先朝議以微恙終壽。初不敢信。而傳者乘至。知公果抱此憾。驚吁悲悼。不能自己。何造物者專以榮禍扼公。使凶險相仍。而不得振耶。親猶失之。他尚何云。至於孝愛絕人。一旦孤立。起居笑語。以時追慕。其痛傷顛顛。銜毒茹悲。當有大不堪者。節哀自重。持平奏吉之後。以大勳業照映門戶。則九原猶可慰也。



之記萬里先到。懷此愧感。無言可喻。果不彼外。區區幅紙。當繼此以進矣。

又

某再拜。朝廷尊榮。武事向息。必有雋傑。出為華藻。宜舍人之不掩於蜀也。欽仰之甚。彥實器先諸公。頃皆省戶相從之久。粹然之氣。今猶不忘。自應有同舍之樂。順之聞其請祠。不謂已為古人。聞之傷痛。併蒙見告。尤知瞻意。

又

某再拜。孫法曹得稱譽如此。實可知也。弟本司官屬。機宜而下。凡十員。除兩員專管治種田。不用士人外。餘八員。乃張漢之。曹績。湯沂。成份。樊奕熊。彥璋。范寧之。范芭。皆已入幕。內三四人未奏名者。先試以事。然已充數矣。某去年孤入西方。眼無相識。訪而不可得。如法曹也。豈易聞耶。獨承命之晚爾。雖然。不敢忘也。

與李殿院

某再拜。伏審密承殊賅。擢置副端。朝廷得人。士類稱慶。殿院殖學抱器。蘊藏有日。今此發揮。其剛明之氣。忠厚之澤。雍容於人主之前者。想惟炳炳然也。富貴鼎來。前有萬里。此正未定為左右賀。少見區區之意云爾。

又

某再拜。某辛酉之冬。奉使西方。睽闕以來。今涉三載。傾道道誼。曷日而忘。其不能以時上記。則違允奪之。亦辱照恕之否。邊微在天一涯。邸吏以狀至。喜君子之得路。書不逮占辭而遣。併遲旦夕。別奉峻除之賀。

答資州郡知郡

某再拜。某萬里遠來。目見陝蜀利害。朝廷既自有所慮。虜意後來亦漸衰。謂可以不至甚愧而歸矣。軍無主帥。忽被承乏之旨。憂愧殊無計。但重為力而誅不勝。朝廷他日雖憐之。無及矣。瞻照頗深。亦有以相警悟否。不勝因風之願。

又

某再拜。軍前解甲。士卒皆休息。不勝幸甚。但屯列十萬之衆。饋餉激稿。器械塞棚。無一可能。用度動以百萬計。略州縣而不問。則他無從出。外有闕誤。則內為郡邑之憂。督而急之。則郡邑亦窘可憐。第恐彼此照察。於本司合起窺名。不至有闕。是為大幸。下諭激稿錢方且圖之。尤見留意也。因示故縷縷。

答提刑何祕監

某再拜。丁巳參際於建康。戊午周旋於臨安。其後某承乏省戶。舟銜上夔峽之水。自是不得均茵馮矣。東西萬里。郵置渺然。雖劇奉懷。何以自見。今不復縷云也。執事學業風流。久當羽儀朝廷。持節鄉邦。固自遠有光華。而論人物進退者。未嘗不竊以為恨。行觀騰上。以滿輿言。

又

某再拜。去歲被旨出使。止是撫諭江鄂。因為川陝之行。中道得分畫指揮。遂此留滯。數月之間。以身嘗死

者屢矣。今復掛繫於此。憂深責重。如擊磐水而立。來示委曲。深見朋友之意。尤切感荷也。關外大旱。合江而上。水流如帶。軍儲升斗而進。又與洋間慷慨尤甚。近減戍入關。盡捨二州支移。及減免和糴之類。方有生意。欲推而廣之。勢猶未能者。一司千瘡萬孔。皆未補塞。區區之懷。欲言不盡。

答巴州周知郡

某再拜。縷縷之論。一一備悉。某到此愛惜錙銖。如私帑中物。聞左右節用之言。豈勝欣喜。雖然。吾人又當體國觀時。較量輕重。不可一槩論也。斬數夫之費。此郡縣之小節。撫存來歸。乃朝廷之大恩。至於不循教令。為孽害民者。自當付之以法。更惟財照。

答喻運使

某再拜。省戶游從之樂。回首如夢。每念小窗孤寂。側耳聽公高聲偉捷之論。于今使人不能忘也。漕粟輓輸。已非所宜。今復投置。可為浩歎。何當見左右騰上青雲。以文字飛鳴。慰此旦夕之望乎。臨書之懷。猝猝難道。所謂心之精微。不能致萬分也。

答鮑右司

某再拜。別後瞻企。良勤中作。兩嘗修問。皆微視否。初聞榮膺宰蜀。方竊慶慰。旋知復出江上。國事勤勞。自無外內。委之重者。豈非付之親耶。更少展力。徑登禁近無疑矣。某因緣使道。遂成留滯。屬歲不登。一司蕩然。無復綱紀。隨事補塞。未見功效。惟日憂畏也。此懷何當面既。臨書增仰。

答簡州李知郡

某再拜。為別累年。不輟西望。緘書不致。愧亦如何。去冬銜命而出。正月抵故鎮。諸郡記問如束筍。而公無一紙相訪。每切疑怪。今領憲帖。乃知嘗辱遺教。何所遺墜。使不及拜也。簡政固報成矣。而北山之約。遂成謾語。深切慙負。此身流轉於利害之場。久而未脫。狀如孤舟。縱入波浪中。勢雖未定。抵岸之心。元不忘耳。懷嚮道誼。惓惓無以為情。何當密坐。傾倒此意。臨書惘然。

答簡州文知錄

某再拜。覽讀緘書。已知鼎味。詳覽巨編。究見所存。某何人。荷不彼如此。深感幸也。踐執事之言。不至虛辱。庶其可以酬厚意爾。

答潼州宇文龍圖

某再拜。自聞抱琴瑟斷絃之悲。日欲修慰。遲頓不敏。汨沒於文書兵食之間。久而未暇。來緘先辱。奉之惕然。且認拊存。不見斥絕之意。愧感深矣。奉祠之請。初何為而上。朝廷重違雅志。聞已報可。伏計命至。即行矣。拘繫終無緣瞻望。以慰平昔。為恨何窮。

與王參政

某再拜。自聞鈞旆。奉迎淮上。東望延頸者。今已閱月。九月二十九日。果口德音。想惟賈馭渡淮。率先拜舞。雍容班首。驩動百僚。君臣之慶。可謂盛矣。無緣面贊。但切馳情。



某再拜某遠守邊徼朝廷有大慶而不得與百執事之後慶蓋亦骨相之貧也比見省割知有新執政而未始為誰不敢輒具啓續當遣發乞參政為一言之干冒皇恐

與兵部程侍郎

某再拜紹興壬子廷策進士某忝隨諸生後獲望光塵又三年試吏永嘉此身日多事矣瞻仰道誼雖無日不謹而候承記室之禮曠不及修疏慢之罪欲自文而不能侍郎丈尚存雅故而炤察之否臨書敘列愧作滿懷

又

某再拜某去冬被旨出使中道讀邸報知執事者將還朝竊自慰喜謂旦夕使道東歸不以罪斥則均商獨而耳教約尚可幸也疆場無人就蒙留師不惟綿薄淺聞不克負荷是憂而相距萬里承顏未逮中亦歉然矣百違為書姑見萬一

答渠州知郡郭直閣郭思之子

某再拜持辱緘示先閣學士詩暨讀再拜如見風采其憂時之心先見之明與古並駕而潞公之知人接士又何其絕俗也三復欽仰非言可盡

答京西蔡運使

某再拜信叟來能言動靜謂為政甚力及讀來緘果見料理完竣所以為國為民之意甚遠不勝欽歎某猥當邊寄責重憂深疾病之餘志意衰落非前日上竺山間人物也何當一見道此心曲

答江西蔣運使

某再拜伏自拜違今將一歲所謂僧坊夜話道次語離此懷未嘗頃刻置誠以回首萬里各在一涯抗走塵埃略無修問之暇記室指以為尤某亦何辭來緘臨之更被甚溫之語使人益以感愧此懷猝猝萬一不究

答簡州李知郡

某再拜類賦特恩進士念非老友莫可為諸公持衡者盥讀策問欣然歎仰不知勤動之有愧也更辱遣問感亦深矣區區之懷餘不能盡

答懷安羅知軍

某再拜臨安仕宦大抵相值類而款晤之日少及其別也飄忽東西各隨所向惟自企懷爾棘寺美解之後記問不能通今忽被賦感慰如何獨以相距正遠未緣面敘臨紙此懷尚有不勝言者

答銅梁王知縣

某再拜去歲入西方便聞賢譽獨以未見為恨繼而承乏軍前相距正遠一紙之薦姑見區區欽慕之心無足德者率易之罪恐未免爾尚幾仁明有以原察

某再拜別紙之論備見君子之心不相視如他人矣深所感佩軍儲不可減誠如來教吏祿可裁者尚未論其說願詳及之求之節儉真是確論此區區晝夜所不敢忘者某自到官燭以寸計果以枚計人或笑其瑣瑣而某獨謂積習爛漫之餘不先從自己與本司正之莫可回也今已得移司指揮矣併省官吏輕減水運又復力勸諸將盡耕沿邊之田來歲儻不儉庶可漸寬每取州郡一錢如割截身體致忘痛耶因左右縷縷布之

答譚監務

某再拜長至令辰以軍中後於治禮不敢修問駢緘龍臨愧荷深矣新陽已亨道德方應時而茂百順之臻不復以頌賢者惟幾為遠業自愛重

又

某再拜書記之妙意曉之溫佩荷雖深亦有餘愧督荷節以治職業率將士以就計律人儻不以為難而諒其愚庶幾可濟至於腹膏血就饋餉內已困弊而外猶告不給殫竭慮欲救萬分而未得其策三慶之日獨此為未敢領雖然終期不負閣下之意而已

答賈茶馬

某再拜馬政朝廷所先茶賦蜀人所病隨宜兼濟之當有能者宜九重之不能捨左右也久跋來音頗勞東望茲忽被賦何慰如之少出袖中之手以秦之政便可一新不勝至望

答劉獻戶部

某再拜去年中夏到官秋冬間臨安故舊有遺書道盛美者及接此間士友其稱謂閣下同一辭所恨事權非前日比自官屬之外盡是朝廷除授無路可以振揚光輝然以所得人物姓名布聞造化者當為左右勉之計朝廷以簡拔善士為急當亦自有進龍之命何待鄙人之言

答喻郎中

某再拜去年中秋被專帖時以病後目眩忽猝之報命筆史床前書之使者去事隨日生又四面書問如束筍奉懷雖深不復通記矣正此愧仰遽領華示便若對面何慰如之山居無事文思當益清苦相從之日渺未有期臨紙傾遡

又

某再拜駢緘爛然與來帖俱玩不能去手齒宿意新字字有來處非後生淺學所能讀也東朝就養朝廷禮文新煥必尋執筆華藻之士為時特書公其可以趣裝矣

答賈茶馬

某再拜左右持心剛明發於政事者類非習傲玩常之態欽仰未易一一云也願方孤寄遐邊每以區區無所借助為恨今少快矣雖然久壤者難遠治遠人者衆怨集委蛇曲折以濟利刃此所望於左右者也

又

某再拜去歲入西方便聞賢譽獨以未見為恨繼而承乏軍前相距正遠一紙之薦姑見區區欽慕之心無足德者率易之罪恐未免爾尚幾仁明有以原察



辱知政爾

答瀘南安撫李待制

某再拜。某東陽陋人。晚就科名。竊斗粟以活其孥。平時講聞盛譽。願識而不果。今茲備數守邊。雖有辦事之幸。而參晤之期。猶坐拘繫。馳遡道德。何勤如之。區區此懷。言不能盡。

又

某再拜。瀘為名府。付之得人。朝廷無慮。第老成君子。當羽儀華近。淹之師闕。未為允也。某疾病之餘。志力衰落。負此重責。蚤夜憂懼。警悟之益。後當巧諸左右。茲未敢爾。

答韓參議

某再拜。撥煩之久。付代而歸。想如解縛。至於親故相見之懷。園舍幽適之趣。樂亦無涯矣。第憂世之心。功名之會。方相遠而未遂。識者豈容無恨。更煩別啓。為禮過勤。俗冗相仍。占辭不逮。併惟照想也。

答致政李中大

某再拜。伏承賜閱之命。已遂所乞。蓋易退之風。朝廷之所樂聞。而士夫之所欽仰也。休養天和。年德彌劭。其與俛仰於名利之場者。固自有間。無緣面慶。更辱先貺。感愧之懷。言有不能盡者。諒察之可也。

又

某再拜。遇知友必詢動靜。如聞日來體力稍安。固已為慰。今茲被貶。喜可言哉。脫俗吏煎迫之苦。而就家食從容之樂。宜不藥而愈也。某備數鹿鹿。凡百如式。裁節用度。漸為蜀人求安樂之道。未知得濟否爾。因知愛言之。

答虞運使

某再拜。賢者撥煩。非所宜易。漕鑿子未厭衆論。然不擇事而安。古人之心也。比以遺發田候一軍。老小瞻二萬衆。舟車之須。供饋之費。本司雖已一切戒約。各有定數。然經由路分。儘不調護出之。必遺州縣之憂。故冀得君子。蚤來協濟。田今行已久矣。公亦可無事。然度亦未出峽。且煩在司照顧。下訪少遲。無害也。伏幾諒察。

與羅中丞

某再拜。往者漢中饑。又關外居處之民。日有移徙。今夏漢中麥大熟。而關外疆場已定。人情甚樂。雖對境時。有文移。整會細故。及陝西叛亡欲來者。不過以禮酬答。善言謝去。率無足慮。惟是疾病之身。年來衰替。勉策鈍滯。終恐顛錯。上累雅故。此其所以不能頃刻安也。中丞亦有以警教之否。

與樓樞密

某頓首再拜。四川連關外大稔。營田所入。及二十餘萬斛。魚關合江上下。糜唐皆滿。水運之弊。亦十去五六。今秋又與吳少師。於興趙之外。馬嶺之間。修築營田大寨。軍民安樂之來。歲科數於所減。百八十萬緡。外當更裁損。近又約到北官。定洮岷界馬路。並無妨阻。應分畫事。一切了畢。第某自賸累到此。幼累翻病。

豚犬新婦。六月未姪。子中胃反而死。又老身疾病。比舊遽衰。罷勉從事。其亦何聊。俟及兩考。從君相丐祠宮之祿。未知得遂否爾。

答勾龍中丞

某再拜。某守邊何能。行亦再歲。蜀士夫固客之。而區區自省。實無以自容也。兵未可遽銷。費未可遽削之。如坐吾軍中。而見其情狀。豈不銘歎。至謂其間自有寬省之術。則小人日夜計慮。而未得者。公其終惠之乎。惠一言使見大略。更容思索以進。則豈獨某之幸。公所以幸鄉里者多矣。至叩至望。

與樓樞密

某再拜。某去年冬月。嘗拜稟目。計遂呈洩。近領六月二十八日所賜敕帖。既荷不忘。又得以詳起居。慰澆殆不勝言。久不收鄉書。但聞夏旱異常。深以為慮。會稽大稔。仁人之澤。自應爾也。某鞭策駑鈍。凡百粗見。倫理前記。亦布其略。謾以裁減數目。拜呈右護軍。昔養六萬。今九萬人。又十年功賞。三師下轉行十萬餘人。歲計尚牽拽不合。其所裁減。皆本司所用度也。利州以下。水運減三分之一以上。至魚關一節。僅減五分之四。以本司營田。及糴買數。就關頭兌那。故有是也。魚關計司四月支。歲計有一年之積。本司儲粟。今百三十萬斛。異時備邊米。常不滿六萬。今歲再稔。數當加多矣。然蜀人獨以不盡除去。寔名為恨。此所不能辦也。今年五月。成二考專人丐祠。文字已在道。未知便得遂否爾。

又

宋修撰之論。恐應命不及。此間並無辭差。寔關屬官。舊係本司專用。近稍稍從朝廷除授矣。此外惟關外四伴。計辟皆已有人。其為代者。近亦朝廷差人矣。范微者若在川中。渠當自知。蓋今日宣司。非異時比也。一書報修撰公。乞鈞旨送達。周會稽介潔而能官。託大庇之下。惟惠顧之。幸甚。中間相隨宜論一出。墮馬損臂而還。亦嘗干扣廟堂。命薄無所成就。某氣力微弱。有言無效。樞密能造化之否。率易為致區區。皇恐皇恐。

答瀘南安撫李待制

某再拜。願見懷日之私。拘繫不得前也。下諭有訪逮之約。奉之欣懼。左右以法從名流。上煩臥治。豈當輕戒行李。貽館人道。路區薄之勤。公文不敢輒違來命。姑依應而往。若以所欲論者。遠幅紙詳告。自足以通千里之心。公其深照之可也。

答成都路榮運使

某再拜。下諭職事二件。備見留意。祇以欽服。貫頭錢逐年承例入帳。得旨科撥計司。非敢輒取也。水火不到錢。亦是有制置司以來取用。獨今年某奏知。推與計司。令分州郡之窘。使非舊例。敢創開耶。目今養兵如昨。邊備不可弛。頃所減二百萬。皆是苦意裁節。宛轉那兌之數。若計司歲帳。雖一一盡得。猶闕三百萬緡。朝廷方今多方剗刷。鹽井所亦是歲帳。得旨之物。約時價為高下。初無定值。貴司知市價。則知計司所取為虛實矣。至於必欲取鹽自賣。恐亦紛紛。已禁止計司。仍於價值。令相周旋。旦夕因見。自可與之面。



論也。

答賈都大

某再拜。下諭督過之言。聞之愧悚。然意以左右申請為是。則不敢也。使臣請給。既無所歸。自當申明。但欲以歲帳內所取絹。互相支兌。則不相關矣。茶馬司錢絹。前官與宜司辨爭非一日。某頃時所以一切聽命者。非不能爭也。知左右純誠無他。前人起瑕。置機械。欲使公蹈而發之。故專為左右破此爾。今若更指前項絹。為押馬使臣請受。則似太甚。若此絹可支為利路。使臣請受。則實可凡有闕乏。皆得指矣。老先生其亦出於一時勿思耶。某愚無能。惟平心論道理。自謂無愧。至於督過長者。豈某所敢。職事所在。時乃一鳴。正惟知友見諒也。愧悚愧悚。

答夔路鄧運判

某再拜。鹽事以所未安。再煩條畫。以繁重大。雖四顧無害。及其舉行。尙當有礙。切勿憚往復論議。令見的確也。夔路米比二十三年所運。已減三分之一。近又兩次將利路餘舟分借。然而米運終不前。何也。零落留滯於江干寂寞之鄉。米敗而人散。勸諭歲月。豈仁人君子。每形愛物惠衆之言。見於施行者。乃如是相戾乎。左右必有以處也。利米欲於閬州出卸。亦戒都漕司。如所論矣。併幾諒察。

答簡州何教授

尙書。上古之書也。但尙書傳於今者。非上古之本。上古書皆科斗文字。孔氏已謂時人無能知者。更以竹簡寫之。則易科斗為隸書。遂多訛謬。或謂逸書者。稽古之上。猶有粵字。字既脫落。又以若為順。以稽為考。左右破安國此論。而專以稽古為義。此可以類見左右之學矣。可勝欽歎。後漢所傳尙書。孔融作傳。鄭元註解。陸德明知其非孔氏本矣。學記引說命曰。念終始典于學。鄭氏註云。高宗夢傅說。求而得之。作說命三篇。在尙書。今亡。是知元果不見孔氏尙書也。孔氏書。晉元帝時復出於豫章。流傳至今。今日適吏休少閒。因與左右論之。

答潼川路于提刑

某再拜。獄囚恣淫。宜端人之所共嫉。前期申明。使黠計不得逞。豈不甚善。但先列罪人之詞。而繼之以今來勘狀。則惡跡昭著。今乃謂勘狀雖爾。而罪人之詞云云。疑若助桀也。來書示諭再三。已曉然矣。吾人何心。激濁揚清。深有望於賢使者。故不得不為左右辨之。道理既明。便自不足置慮。幸察。

答范運使

某再拜。牛車之喻。備見經畫。所以求欲寬民者。無所不至。但聞卓筒與牛車。自是兩般。不可更相為用。象水脈增減不一。大井之水。人力取之。有勝。則至於用牛車。歇水小井。雖牛亦當暫停。今槩變卓筒為牛車。未詳其說。蜀人因敵極矣。要當以不擾為先。徐徐因事調護。乃為得計。又欲尋遺利而取之。雖意在裕之。恐後日不能無患。賢者之心。洞洞可見。職事有疑。不敢不進其愚。更望詳察。

答韓知郡

某再拜。傷農之憂。尤見遠識。此晝夜所不敢忘也。諸漕大率以無錢為辭。勢亦不能辦。宜司分託諸郡。徵增市價。糴之。而悉意相助者。十不二三。殊可歎也。目今已糴數亦五十萬。通營田儲積。凡百四十萬矣。但勞心費力。譬如粟粒。不知頭數。蓋相助者寡爾。今年營田。比去歲增廣。公當亦為我喜。因照愛。故及之。

答西路何提刑

某再拜。久不瞻晤。雖日對文書。未嘗不懷冰雪而致思也。忽被專教。豈不慰感。然連紙為割。相置於疏絕之地。不復具記問。如知友。當有獲罪於執事者。願勿自知爾。愧甚愧甚。令弟雖未見。書聞氣格。已可喜。稱薦出于率易。不足為德。某承乏邊陲。行欲再歲。區區無補。何愧如之。凡可警悟者。日願不彼臨之。而未之有聞。不勝叩望之至。懷問萬端。因書不能具道。諒察幸甚。

答合州楊知郡

某再拜。三江之衝。餽餉之冗。雖各有專職。亦賢守是賴。左右材器敏博。不惟自當以惠人濟務為己任。而人亦以是望公矣。扶助整齊之計。亦不得辭也。譽望既休。寵進直可倚而俟爾。

又

某再拜。凋瘵之民。久思休息。而某以綿陋閭閻淺之資。適當其責。非諸郡肯同出力。則區區鄙人。其曷有濟經營之助。警發之言。則惟朝夕以聽之。無實過情之譽。既不敢領。亦非所望於知友者。馬正惠公守邊之事。誠至論也。敢不欽拜。

與李中丞

某再拜。中司之選。尊重而先榮。祖宗以來。非學問行實兼著者。不以付之。蓋參贊大政。惠休生靈。皆便自此途出。中丞其為時茂對茲寵。區區賀幅。當繼是以行。

又

某再拜。某甚陋人也。蒙上寄委。不得以陋辭。勉勉邊陲。行亦兩載。為蜀人旋減科賦。今亦二百四十萬緡。種營田一千二百餘頃。第養兵如故。而陞轉十年以前。軍功未已。蜀人方欲盡捐所賦。此所不能辦也。至於謹關梁。練士馬。凡百不乞貽慮。

答榮運使

某頓首再拜。運使大監。奉教。伏承夏氣已炎。神相吉德。臺候動止萬福。不勝感慰。別久。懷問頗道者。非一然千里遺書。精微難盡。則亦付之因循而已。辱賜所以尤愧怍也。激犒錢之論。備見君子薰然之意。第某亦無可為計者。欲取諸軍更戍之錢。將士有名之費。自今一切罷去。則遠拂人情。似非為國慮事者。彼乞盡行蠲減者。皆州縣小吏無知之語。此輩無事則瞋目亂道。有事則斂尾如鼠。左右當自照知。若元降指揮。則已令報下。至如今年所取之數。亦有近畫之旨。某必不敢鑿空為名。誑欺貴司。罔取西路之錢。至於所取窠名。則自有累年舊例。大旆坐府尚未久。如同官運使。應副軍前者。非一宜撫矣。何今日而獨見詰歎。雖然。如左右所論。豈不較然。但吾人職事。當通而為一。凡有利害。均為國事。不可見此而忘彼。大抵今



日之事在於同心講究共尋揮節之道經營一件然後補除一件此錢自百八十萬緡裁減將一半今一半者念念相減而力有未能每歲終具支用數上之尙書省非不敢使朝廷聞知也自領來示夙夜思之必不得已則去年十月以後所添并戶錢引一道當指以爲窠名備用此塞激轍之冗似可少寬旦夕當行下矣區區愚陋煩左右鑄誨至於縷縷而未能相稱使公盡洗煩苛之志未得行於四川可勝愧恐更望深諒此心而原貸之於理有未當者卻須再示皇恐皇恐未緣參晤伏幾爲遠業加愛

答錢宜幹

某再拜綿陋當重寄願得賢知友之助此旦旦之心也左右辱臨之豈不幸甚但無所被受而增一官有所不敢先煩權攝以待後命又既無員使左右自諒所以處此者當亦無策矣更俟檢會前申求速置以稟堂廟併望照悉

答夔路郡運判

某恐悚論事各有所見不能使人同也第官中文移必得應報而後已省部日日行下某豈得終已哉若疏取卻有未嘗條析再來自是無害吾人于官事何所容心大率只如爐亭中講題目衆說交攻歸於至當之論其爲友朋者常自若也願公無疑幸甚幸甚

答柴倅元章

某再拜與元章別後無非瞻仰之日然一從流轉西南責重憂深惟軍旅財賦是問不暇作書寄遠矣被帖恍然如夢寐中與故人語其爲欣喜猶疑未真也廬陵古佳郡隨事爲利益自有樂地但儒雅蘊藉宜上清華尙使撥州郡之煩者亦何理哉厚自珍護以俟知龍

又

某再拜辛酉出使道上一病瀕死壬戌二月與北官會議渭河上三月胡資政物故五月被旨留帥自是與東南遠矣始至之日帶甲者十萬仰口待哺而廩廩無儲粟四川久輸之民氣銷力盡喘喘將絕念無以救之則亟買數千牛率將士盡耕漢中之田年來歲得粟近三十萬斛覆實虛冒裁節用度歲爲蜀人捐減亦五百萬緡疆場安靖勁兵精卒斂而不用誠可藏拙第疾病增進志力凋落祠宮之懇日至堂廟引首望之不置也萬一得遂乘峽江未起之時笑謝軍民而出徑臥山中亦無之甚愧因書輒爲知友言



北山文集卷之二十一

先君守官醴陵日子嘗隨先生讀書嶽麓山法華臺上時年一十五今茲再來四十有七年矣置榻設几之處歷歷可尋感而賦

愚翁鬢髮昔垂耳曾向華臺借窗几小冠短褐隨先生風雨孤燈讀經史氣竊胆大眼無人披擻犀象角連齒那知物外有沉澹但欲書中覓青紫嘗持杯酒望高城弔彼洛陽年少子棘闥裏飯三十年百煉自知俱繞指後來腳踏官職場恩重如山報無幾今茲疏髮蓬霜顛蹤跡舊遊真媿恥一松一石如雅故應笑愚翁今乃爾愚翁明日便南去歲月曷其重致此憑欄之恨在無言珍重湘西山與水

濼濼雨中春

濼濼雨中春回首失殘臘茸茸亭前草新舊已相雜景囚守僧窗日懼萬鈞壓有罪可糜軀無僕堪荷鐻門前蒼蘚深戶外蛛網合時與逢迎者雲中一孤塔

荆州之川曰江曰漢曰沱曰潛曰三澨其澤曰雲夢漢志謂三澨在江夏竟陵竟陵即今之景陵復州是也春秋傳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夢與雲自不同波武昌道漢陽至復州非冬晴水涸則渺漫極目乃三澨之尾所謂夢澤也已巳二月春水未生行蒲稗間累日將至景陵望孤城蓋大澤中之環堵州治即古章臺也



江氣藏空闊。春雲壓洲渚。蒲稗迷遠目。斷續川陸阻。野鹿頗公行。寒花自幽吐。不知何處村。時擊祭神鼓。遙望景陵治。大澤置環堵。行行即城闔。民舍雜官府。編盧辨門巷。具體亦何數。幽哉沮洳旁。謂是囚伏所。茅茨隱柴扉。一竹便撐柱。四圍榆柳青。風擾亂花舞。十日南窗下。臥聽清明雨。此是古章臺。家山在何許。

鄰家送羅扇。并借茶具。戲作一篇。欲簡泮宮。後不往。

有客餉園蔬。借我兼茶局。幽人本多睡。欣起快雙目。念茲兩隱中。勝負等榮辱。勿作勝負觀。此戲殊不俗。要須先生來。一笑供捧腹。餘器猶有酒。晚食正無肉。願共南窗風。穆此菜根玉。

知識相問。多以封川氣候寬涼為言。大暑中。因念退之云。柳之為州。在嶺之上。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矣。封川去柳又幾里。氣候不問而知。因賦此篇。

退之序柳陽。水駛山不平。中州清淑氣。至此鬱以停。封川在炎方。更過柳幾程。不瘴已甚幸。謂涼茲豈情。山窮人盡瘦。草茂虎公行。濃雲從地起。地氣還相蒸。露雨洞洗之。十日不得清。閉門坐小室。敬尊視餘傾。見酒暫懷喜。孤吟步中庭。炎燠亦何有。感恩淚縱橫。

偶書

冬溫霜氣薄。日暮嵐烟重。蕭然一區宅。半與主人共。門前行跡稀。病足免迎送。觀書忽倦懶。酒力亦微動。寒燈吐孤花。布被尋幽夢。主人居之。故有牛共之句。

對月再用韻

團圓滿庭月。冷浸華霜重。何人萬里外。與此孤光共。摩雲度征鴻。天闊目難送。三杯見妙理。一靜服羣動。陶然夜氣中。可以觀幻夢。

封州學東池。歲率率魚。冬晚粥之用。佐養士。教授高公補之。至以紹興己巳之春。夏偶微旱。至秋。掌計者告匱。試出池魚。則比舊加三倍得。衆謂公躬自臨池。魚不化為苞苴。故所獲如是。觀如居士曰。漢武帝時。海旁民入秋漁海。魚不勝計。縣官利而取之。魚不出。捐以予民。魚乃再來。由是知物之繁夥。皆天道益寡之意。教授念以廉饑不繼為憂。則盛池魚以豐其入。亦天意哉。戲賦之。

縣官漁海魚不登。捐以予民。魚乃復。一物豐耗皆有道。大抵天心憐不足。先生手持尺二槐。教養專為周。王來且旦升堂說書罷。只恐廉饑生塵埃。池魚實錢補司計。此是從來學宮例。今年張網牽紫鱗。魚出錢歸稱數倍。青衿摩腹談經史。笑謂東池昔無此。豈識先生東海頭。一竿不數任公子。

八月來大濁暑。小屋真飯釜。土人謂自是以往。雖窮冬亦然。既而十二日得秋分之氣。窗牖涼生。與萬物由造化。誰通天地心。柴門閉濁暑。汗雨如滂淫。便謂嶺外熱。四序常相尋。露氣潤清曉。方知秋意深。

梅花

玉骨透花寒。冰壺清露滴。暗香驚返魂。移自芝蘭側。慙慙置書几。粲粲百態出。徘徊欲與語。奈此雪霜色。高標遠難親。欲疏還不得。箇中須有詩。若覓不到筆。要須明月來。託之問姑射。

學山野燒異常。登高望泮宮。如在火池中。泮師率諸生救之。下至齋漿飲食。悉以投火。久而撲滅。護持一學固有功。然不豫除草莽。絕火路。亦其過也。戲為賦之。

傳道官頗清。防患計微拙。學宮墻外草。十里望不絕。芟除失豫備。滋蔓久盤結。野燒因風起。四垣俱烈烈。堂上簾低垂。飛灰如落雪。天矯通簷檻。流燧向門闕。可但光孔聖。亦已照十哲。諸生固猝猝。短步未敢越。相與望而畏。鹿駭驚鳴決。似聞先生寤。書籠自提挈。傾盆漿一空。夏釜羹亦竭。勢過萬與薪。杯水謾毫末。願欲仗忠信。石壁驗莊列。願茲烟燼高。難試膚與髮。護持終有物。遠近同撲滅。趨涼尋木陰。氣定始焦渴。三日冷官門。炙手猶可熱。先生聽我言。事細不堪忽。徒薪與去草。此理同一轍。勿謂草今無。火過茅已茁。冬至春不雨。元夕後一日雨作。邦人甚喜。

晴冬讓春溫。氣候如濁酒。我雖六塵清。亦若醉一斗。朝來天風雲。高葉聚良久。向晚等甘露。數點斷還有。迤邐萬瓦鳴。飄蕭近窗牖。鬱陶散襟懷。秀潤入花柳。出門聞笑語。踏舞皆白叟。指予西江水。不可到南畝。十日田無秧。奈此家數口。乃知天地心。慈愛均父母。吾儕拙於言。額上但加手。人窮詩或工。肯為作詩否。

久雨

山嵐變濃雲。地氣洩冬熱。急雨春風顛。十日聲不絕。舍中流水入。墻外古溝咽。塊然簷下雀。狀若木雞拙。我亦類禪定。癡坐萬慮歇。廚兵忽相報。謂已糝藜蕨。隨緣就一飽。再看柏香燕。

又

東君滋萬寶。雨點無頭數。窮巷一居深。編茅四簷注。風平江靜流。山近雲低度。州城杯斗小。沒許泥藏路。遠望池塘綠。似是春生處。幽人本多睡。麴蘖仍相助。陶然醉復醒。鄰雞管朝暮。

清明前風雨兼旬。城外桃李無在者。書室中有酸醜一餅。置之甚久。蓋風雨所不及也。為賦五韻。素質吐孤芳。柔條敷瘦綠。誰將刻楮手。作此數莖玉。園林烟雨多。百卉飛蕪蕪。小室偶深靜。花意猶清淑。置之視席間。鼻觀常芬馥。

廣南食檳榔。先嚼蚬灰。妻藤葉。聲作。上津遇灰藤。則濁。吐出一口。然後檳榔繼進。所吐津到地如血。唇齒頰舌皆紅。初見甚駭。而土人自若。無貴賤老幼男女。行坐咀嚼。謂非此亦無以通。慙慙焉。於風俗珍貴。凡姻親之結好。賓客之款集。苞苴之請託。非此亦無以通。慙慙焉。余始至。或勸食之。檳榔未入口。而灰汁漿漿隘其咽。嗽濯時。未能清。賦此長韻。

海風飄搖樹如幢。風吹樹顛結檳榔。賈胡相銜浮巨舶。動以百斛輸官場。官場出之不留積。布散僅足資南方。聞其人藥破法。鉢鉢兩自可攻腹。腸如何。費耗比菽粟。大家富室爭收藏。邦人低顏為予說。濃嵐毒霧將誰當。蔓藤生葉大於錢。蚬殼火化灰如霜。雞心小切紫花碎。灰葉佐助消百殃。賓朋相逢未喚酒。煎點亦笑茶甌黃。摩挲藉孫更兼取。此味我知君未嘗。吾邦合姓問名者。不許羔鴈先登堂。盤匿封題裏文。繡箇數惟用多為光。問公嚼蠟尚稱好。隨我啖此當更良。支頤細聽邦人說。風俗今知果差別。為飢一飯。乘肯置。食夢忘辛定誰。語言混雜常囁嚅。懷袖攜持類饕餮。唇無貴賤如激丹。人不詛盟皆敵血。初疑



被窘遭折齒。又怪病陽狂。舌豈能鼎。昨稱硃砂。恐或遇仙。餐絳雪。又疑李賀。嘔心出。咳唾皆紅。腥未敢。自求口實。象為頤。頤中有物。名噬嗑。噬遇腊肉。尚為吝。飲食在頤。尤欲節。酸鹹甘苦。各有屬。偏受辛毒。何其拙。那知玉液。貴如酥。況是華池。要清潔。我嘗效。尤進薄少。土灰在喉。津已噎。一身生死。託造化。瑣瑣誰能。汗牙頰。

清明前三日將晚。風雹大作。枕上賦此。

寒雲壓初曉。簷溜如飛瀑。驚雷下簷來。萬瓦鳴枯竹。長髯不敢臥。起視亂雙目。報言此何祥。衆寶歸我屋。細大同繭栗。照耀比燈燭。又如傾水晶。一掃可數斛。翁速共羅取。富者人所欲。長髯爾何癡。妄相堪捧腹。降雹注大雨。是豈誦不熟。都緣春風老。地遠孤花木。瘴癘荔枝林。東皇意寧足。騎龍作清明。雲間散珠玉。

聞杜鵑

少年聞杜鵑。不領杜鵑意。朝將書卷開。暮對春風醉。啼急落花飛。不廢書生睡。年來聞杜鵑。萬感集腸胃。罪大畏斧鉞。恩寬見天地。桑榆寄晚日。骨髓鎖深窺。草舍燈火寒。瘴鄉烟雨細。休作斷腸聲。孤臣已無淚。

茉莉

嶺上老梅樹。歲晚等凡木。霜風吹枯枝。曾有花如玉。茉莉抱何性。犯此炎暑酷。琢玉再為花。承以敷腴綠。憐渠一種香。偏歷寒與燠。空庭三更月。酒醒人幽獨。有如高世士。含情不虛辱。時於寂默中。至意微相屬。鼻觀既得趣。就枕便清熟。夢中見靈均。九畹皆芬馥。

異哉

鄰翁以紫石斛承露山一塊。為予書室之奉。斛蓋端溪之不堪為硯者。然較以所載山石則勝矣。予是以有白鹿蒼壁之句。百鹿蒼壁。事見西漢書。若乃忘真假。遺美惡。則予不知此石之與真山果同異哉。

比茉莉其體質閑雅不及也。

茉莉天姿如麗人。肌理細膩骨肉勻。乘葉蘼蕪開綠雲。小葉大花意淑貞。素馨于時亦呈新。舊香便未甘。後塵獨恨雷。五雖潔清。珠璣綺縠終坐貧。五事見柳子厚集

焚香

五月黃梅爛。書潤幽齋濕。柏子探枯花。松脂得明粒。覆火紙灰深。古鼎孤煙立。備然便假寐。萬慮無相及。不知此何參。透頂衆妙入。處靜動始定。惟虛道乃集。心清杜老句。高韻不容襲。餘馨夢中殘。密雨窗前急。降其香清而烈。有法用。柚花建茶等蒸煮。遂可柔和。相識分惠。熟之果爾。但至未盡。則降真之性終在也。

南海有枯木。木根名降真。評品坐粗烈。不在沈水倫。高人得仙方。蒸花助氣。瓦甌鋪柚葉。沸鼎騰湯雲。熏透紫玉髓。換骨如有神。矯揉迷自然。但怪汲黯醇。銅爐既消歇。花氣亦逸巡。餘馨觸鼻觀。到底貞性存。晚雨

連日午後雨。勢欲漂茅屋。雨從炎海來。初不洗煩溽。殘虹掛雲端。落照明如燭。舍中不勝困。散步眺林麓。潭無一葉動。寂立類枯木。徘徊傍西簷。意頗不自足。舉扇招微風。送之入修竹。黎伯英解元。贈予一大缶。封泥如法。初謂酒也。至乃西山泉。云暑中時可一酌。珍重其意。為賦此章。有客渡西山。泉源出山足。別勺愛其甘。既享不能獨。汲取得陶器。置滿彭亨腹。攜持若抱瓊。前致且勤祝。是為清明淵。可用洗煩溽。珍重客此言。其敢付僮僕。新手法壺。尙帶峨山綠。我坐三生貧。大嚼非所欲。半世蒿藜腸。兩飯惟脫粟。豈無牢醴。醴。恥象色身肉。交淡況可新。味厚實為毒。願茲等甘露。蕩滌糟與麴。醴醴六經間。作我清淨福。旁有教者云。春儉貴從俗。下有龜蒙竈。上是盧仝屋。中置短尾銚。細煮茶花熟。時可邀清風。同餉一甌玉。

黃竟征以石菖蒲一本相遺。石圓而蒼。小數數十。大率與蜂窠無異。又類蓮房。數中皆菖蒲地也。石生海旁。俗號羊肚云。

細腰結垂窠。藏精事生育。兒已傅翼飛。孤懸尙憑屋。水仙脫霓裳。美實青如簇。實盡秋房枯。衆竅存虛目。何人得二物。妙手夸神速。摩挲小變之。形在質為玉。徐拾菖蒲子。小大量其腹。一種一根青。有地皆充足。浸以西山泉。秀色遂可掬。使我讀書舍。涼意無三伏。常若菖蔕中。靜看江湖綠。奉覲宜有詩。所媿詩篇俗。

即事

新涼到郊墟。秋水滿陵澤。主人坐輕船。恰受二三客。入網旋烹鮮。逢蔬方小摘。甘同芡實肥。酸分石榴拆。所欣情款親。豈問坐席窄。岸草度幽香。退後金三尺。風搖水光綠。照作杯中色。沃此慷慨腸。看朱漸成碧。我今非次公。醉甚狂不得。眩眼既生花。蒼頡先墮幘。假寐便尋夢。那知紅袖拍。殘燭照歸時。分破三月白。

小飲木樨花下

東山有佳處。修竹臨滄浪。上下秀色中。木樨寄孤芳。玉露後叢菊。先作萬蕾黃。置之婆娑杪。金釘澹焚爐。或云仙人醉。披披綠羅裳。隨此小瓊瑛。散落天一。方我來便酌酒。是否那能詳。但怪秋山老。猶有幽意長。哦詩未得詩。已照明月光。樂哉徑醅酌。知在夫何鄉。豈非化蝴蝶。以夢棲其旁。明朝整冠坐。開卷書亦香。

山齋霜寒

山齋僅容身。寒到不嫌窄。小窗壓茅簷。虛靜自生白。寂寥賢聖心。顛倒文書冊。限以一簾垂。中外塵事隔。時於高樹杪。野鳥翻凍翻。南方得此冬。天用享孤客。祗恐明朝晴。復作三春色。長橋楓葉落。終有吳江憶。索酒











自註

我昔貧時少袴。四壁亦無惟有柱。自從脚踏官職場。暖及奴背妻子。餓線因針入。敢忘針入室。古云當見妬。雲衢跌足泥淖寒。涕泣牛衣復如故。銜恩省谷到骨髓。萬罪一愚難自恕。山深坐覺困烟瘴。天闊日思常雨露。性中不愛賓客詩。亦或未然工部句。文章誰謂不得力。陋儒豈是冠相誤。

郡治西廳錦被花。不為治架。每花開覆地而紅。或綠他木以升。予分其本植草亭之東。家值相與栽。木於地。高七尺許。上布圓竹。復破竹交加之。外出四簷。如屋之狀。通小窗側戶。以窺視而出入。餘皆花地。下置一榻。一几。可以獨酌。作詩以記之云。

栽花傍庭砌。立木為花屋。小戶虛一偏。橫窗置其腹。分竹接柔蔓。尺寸引句曲。春工直解事。夜雨頻澆沃。枝條日滋榮。滿架籠新綠。紅淺暗香深。揖遜薔薇服。此花名錦被。覆我四圍足。比之公孫布。豈不堪華縛。自慚流落人。尚此享癡福。我欲飲其中。亂影交醺醺。擁被即長語。傲枕眠清熱。又欲效王勃。醉處先磨墨。引此略從面。腸胃成機軸。染筆起隨風。定作花芬馥。王勃每醉先磨墨數升。引被覆面。覺乃為文。

米盡

米賤今年不輸錢。雀鼠厭人留殘。青鳧不過百枚去。可得明珠一斗還。其如客寄已淹久。羞澀囊中無可看。今朝欲寫魯公帖。四顧門外將誰干。經營薄少置廚舍。呼童告使知艱難。從今且作淖糜計。難以山芋供兩盤。嗟予是身亦老矣。造物未置飢與寒。何當飯炊七寸梗。飯香及處皆同餐。北魏車越之國。梗米長七寸。火珠然之。飯香所至。人皆來食。事見野史。

春雨村居

茅簷竹屋吹山風。兩山流水環西東。如閉蓬窗小舟坐。四面烟雨春濛濛。塊然擁被看周易。烟烟萬象羅心胸。瓶罍所容可半斗。妙理盡在幡腹中。杜牧詩。幡腹中。明翻古。明朝晏起寒庵空。市小米賤升斗豐。攜籃挑糞奴勿慵。煮粥糲供乃翁。

又

園中錦被花始開一枝。紅白二色。趙守以二詩見報。依韻答之。

機上紅江頭紅。其織其濯皆春風。平鋪豈是寶刀剪。怯日向用輕烟籠。何人不置芙蓉帳。置向山園寂寞中。欲尋詩句贊天巧。亂鶯秀發詩不工。一枝和露奉明牧。知我陋室非所容。果然花去玉為報。瑣細換得光玲瓏。頽然只擁公孫布。曉枕不知傳鼓鐘。

出江

四岸出前江。開帆破洪浪。何必春水船。而後始天上。一家五年別。萬里遠來訪。自聞櫓聲近。延首日願望。今朝兩相即。悲喜不可狀。牽衣小兒笑。敘事老妻愴。一杯藜藿羹。敢謂復同餉。地氣既疏泄。山居亦清曠。米賤不愁貧。時和定無瘴。相與戴君恩。形影且依傍。惟憐囚罪身。此去幾時放。欲以問白鷗。白鷗波浩蕩。

南方諸州惟山通江遠。者瘴氣地氣不潔也。

又

隨緣禽在籠。觀道蟻旋磨。忽此作江行。開窗得虛坐。回首城邑卑。極目天地大。千山雨後綠。瘴烟不敢流。古木猿數枚。野渡僧一個。蕉心黃漸肥。荔子紅欲破。淨練鋪其中。到底只容拖。烟消日乍出。四顧無所唾。淨不敢唾。隨行欠王維。筆墨願借過。收作小圖畫。素壁時橫臥。

大暑竹下獨酌

新竹日以密。竹葉日以繁。參差四窗外。小大皆琅玕。隆暑方盛氣。勢欲焚山樊。倘然此君子。不容至其間。清風如可人。亦復怡我顏。黃昏開竹杪。放入月一彎。綠陰隨合之。碎玉光爛斑。我舉大榼酒。欲與風月償。清風不我留。月亦無一言。獨酌徑就醉。夢涼天地寬。

閨門詩三首

幽思春雲亂。擬向琴中說。微寒錦薦高。未鼓絃中絕。尚有無絃韻。或可奏明月。階前望冰輪。去去不停歇。薄命如妾何。秋風河漢闊。

無心事鉛黛。采采菊金黃。徘徊欲寄遠。雲夢連瀟湘。豈不懷君子。念念不敢忘。西隣擊神鼓。東隣鬧笙簧。三嗅離邊英。淚落秋風香。

晨光入幽戶。手織回紋書。聞古有雙鯉。為人致區區。書成立江邊。天寒渺無魚。微懷既莫致。慘黛何由舒。歸來更無語。恨望庭花疏。

正月十一夜燈開雙花

鉛杯壓短檠。清膏沃虛草。烟烟孤焰瘦。吐此雙花好。誰為夜氣溫。暗助春風巧。碎剪朝霞紅。緣以金粟小。或云兩玉蟲。飛來抱欵杪。美人輕燎之。要看火中寶。我聞家道和。可以感穹昊。門闌將有喜。每事吉先兆。而我方朽衰。負辰落南嶠。胡為今夕光。熠熠似相報。無乃天地慈。四海施洪造。陽和隨根性。溥為脫枯槁。吾其得歸歟。頂戴君恩老。



僧房花木疏。鳥雀下庭除。氣候爭寒煖。春光半有無。四山雲外瘦。一塔雨中孤。誰用詩人筆。收將好畫圖。未至鼎州。道旁有甘泉。既酌泉。過松竹百步。投宿小寺。翌日又酌泉。登輿。松竹間。蘭香甚盛。感而賦之。時自移封。

一宿招提又裏糧。寸心孤影自匆忙。客從瘴嶺暑邊過。關在幽林深處香。動靜於人爭兩意。升沈如夢亦都忘。但悲垂老恩無報。淚眼瞻依日月光。

予嗜茶而封州難得。有一種如下等修仁。殊苦澁。而日進兩杯。

一瓢方此寄天涯。用巧居貧拙有加。晚食正為顏腐飯。空腸卻嗜玉川茶。長髯亂磨輕於土。短尾濃煎不見花。擗柱可堪書卷少。空教癯瘁髮生華。

岳陽道中

客子方憂畏。津亭更寂寥。亂雲藏野寺。積雪覆溪橋。米潤還難買。醅遲轉不饒。梅花有何故。冷笑背寒條。旁有酒肆。終日不嘗。予往沽之。倍貴。謂予無占位。牌詐官也。

即事

可信南方氣候溫。冬寒未退已飛蚊。庖霜豈復冰魚膽。剪雨定無春韭根。向晚孤城人寂寂。閉門幽夢酒醺醺。起來欲向寒梅說。一見眼明惟是君。

故居

北山三十里。憶得舊書堂。小徑通蔬圃。新醅壓酒牀。晚涼荷葉嫩。細雨橘花香。此夢今何許。隨緣又一方。

元旦二首

榜城山曲處。草徑一居幽。元夕孤燈裏。殘香靜夜頭。久晴無苦冷。獨坐祇清愁。也擬尋詩句。吟哦醉卻休。正月燒燈夜。封川轉覺幽。十分憑月色。數點照城頭。俗習那知陋。安陵諒不愁。家家松火畔。春米未曾休。人家大率。每夜無燈。過春確。則然松明。

春熱

地氣冬來不復藏。桃花都向臘前芳。無寒疑是青春老。耐靜從他白日長。野蝶舞餘還自去。沙鷗飛斷卻成行。迎風儘着單衣坐。淨几留心看藥方。

即事

晚來登眺處。寒煖正爭春。城古亭臺少。門嚴鼓角新。建守新江山真是好。風俗不妨貧。克己從清約。須知太守仁。

憶昨

憶昨少年日。家無斗粟藏。銜盃須徑醉。得意必真狂。老去唯思睡。年來祇念鄉。幽齋誰共語。看徹篆紋香。久雨

北山文集卷之二十二

登嶽麓法華臺。嶽麓兵火後。寺已兩劫。惟臺為舊物。當時住持鄰道者。物故二十年矣。

湘西嶽麓法華臺。四十年中又再來。惟石與松如雅故。問僧并寺已塵埃。區區獨恨恩難報。負負無言志已頹。退宿道鄉愁不寢。四簷春雨雜驚雷。

投宿蒲圻縣

咫尺蒲圻縣。泥深路屈盤。小橋飛雪急。破帽塞風寒。家信無人寄。愁襟賴酒寬。轉坡聞有寺。一榻借偷安。

初至法會

正媿修途煩僕馬。忽投幽寺息塵埃。杜門隻影惟便靜。覽鏡雙眉未忍開。春色更兼山色好。雨聲常帶竹聲來。呼童起視檣中物。為爾慙翁進一杯。

昨晴

幾日春山雨作霖。曉風端為破重陰。登樓物色渾如畫。倚檻情懷未易吟。萬里斜陽鳥飛去。四圍煙樹客愁深。箇中定有超然法。趺坐端須仔細尋。

十月初。夢寄良嗣詩三句。云。相思一載餘。身隨雲共遠。夢與汝同居。覺而足之。

武昌分別處。江岸倚籃輿。對飲三杯後。相思一載餘。身隨雲共遠。夢與汝同居。何日秋風夜。燈窗聽讀書。



漂泊初時尚念鄉。如今意定已都忘。小窗積雨章編潤。慢火薰籠藥裹香。正要門前蛛結網。何妨籬上蟻成行。山前春雨非常好。出鉢應須飽十方。

有客問予。每日何事。客退賦此。

杜門管得酒餅乾。餘事誰能著眼看。髮鬢殘香幽夢斷。冥濛細雨落花寒。林梢寺隱孤鐘晚。水外人喧社飲權。萬里一身聊爾爾。此生惟覺上恩寬。

封川大率園不蔬。人采小蓼食之。葉尖而細。號尖山蓼。亦謂之辣蓼。誤食往往殺人。又春水肥時。河豚魚極賤。二物。郡人所嗜嗜也。作詩自戒。河豚。本草一名脹肚魚。

遠地窮鄉口腹殊。居然孤客莫隨渠。路旁施采尖頭蓼。江上爭尋脹肚魚。野葛可嘗雖是慣。馬肝不食未為疏。此生餘日皆君賜。饋粥充飢自有餘。

吾鄉城外北室。宛轉皆亭園。自北門外。南微浮橋。最為遊春勝地。因清明念之。賦此。

短牆疏竹小園亭。記得東風發女城。久醞菖蒲催歲暮。半肥梅子待清明。橋邊沙印駢驢跡。水外花藏醉客聲。年少不知身解老。曾將豪氣與春爭。

茉莉

小舖移根帶薜苔。暑中相對亦佳哉。素英吐處祇如玉。清思牽人全似梅。淺綠剪羅和葉看。異香撲麝逐風來。觀君可與酸醜並。高士寧容俗子陪。或謂茉莉花。帶葉而香。可比酸醜。故有是句。

西鄰桑間有隙地。從可五丈。其橫五分之一。荒蕪瓦礫之所聚也。鄰翁借予栽竹。因賦之。

荒園茅塞閉墻隈。多謝西鄰借我開。力課頑童移斷甃。小通幽徑養蒼苔。種雲無處容橙木。遮日聊須買竹栽。十畝故鄉松與菊。不須便望主人回。

民入錢抱債公庫。東塘決水。取魚甚盛。漁翁謂抱債者。販婦。則旁午于塘上者。皆婦人也。

積水翻深吠。輕船偏遠灣。鳴榔時撥刺。擊網亂爛編。販婦貪趨市。漁翁喜動顏。輸他鷓鴣飽。煙際不勝閑。

封州

莫道封州是小州。封州雖小客何愁。荔枝受暑色方好。茉莉背風香更幽。得醉便眠尋夢蝶。欲行還立看沙鷗。向非造物曾留意。誰把餘生爲我謀。

五更醉臥

獨坐前軒引破觥。滿牀書卷任縱橫。明蟾自可當燈燭。修行便爲佳友生。眩眼添花知輕醉。小窗欹枕夢春耕。日高推被還思起。聽得廚頭有菜羹。

閑中

信緣移老竹。觸暑種瓜根。小雨回生意。蒼苔覆斷痕。影還隨舊葉。涼已到清尊。相對如佳友。何妨儘閉門。

值陰秋熟瓊頭添釀酒。異鄉孤客與多斟。

哦詩

怕醉還思醉。哦詩未得詩。過雲飛雨急。斜照晚涼遲。嫩綠開荷葉。新紅入荔枝。躊躇搔短髮。倚檻立多時。時官多以封州僻。井邑蕭條。居處湫隘。爲歎。觀如聞而賦之。

相逢都說在天涯。祿似蠅頭舍似蝸。畫角樓前皆郭外。虛棚竹上是人家。草深正恐鹿爲虎。日暮漸迷鷓與鴉。老子豈知差別相。高眠飽看荔枝花。

幽居

蠻微分來氣未清。江風吹雨瘴烟腥。出巢燕老榴花落。抱樹猿啼荔子青。人客漸稀真省事。古賢相對可談經。餅中況是無多酒。更把柴門著意扃。

偶書

帝恩容貸比天寬。天見孤臣涕淚潸。數日得看書半卷。一身猶占屋三間。團圓便是故鄉月。疊疊只如東越山。第引滄浪深心骨。堯雲終自不違顏。

重五

異鄉逢午節。臥病此衰翁。竹筍進新紫。榴花開小紅。山深人寂寂。氣潤雨濛濛。煮酒無尋處。菖蒲在水中。

又

記得山居暑服輕。石榴低照酒尊明。綵茸花裏占詩句。角黍盤中脫錦綉。新人重午以竹葉爲粽。老去容身惟有睡。午宜採藥懶能行。護令門外葦蒿艾。且免炎鄉瘴癘生。

夏夜用人韻

散員居事外。罪籍比刑餘。敢歎山樊熱。惟驚歲月除。城樓傳漏遠。河漢曉星疏。兀坐窮清景。明朝曉看書。

元信昨日惠八桂酒兩尊。今日惠蓮數頭。實圓而大。云盆池中白蓮子也。盆池初泛小青錢。俄有盈盈淡竹仙。香老不隨明玉墮。子肥爭露寶珠圓。乍披紺色神都爽。欲擊柔房意尚憐。檢點朋尊亦新貺。心知無報且陶然。

夏夜小雨獨坐

杜門惟一靜。夏日不知長。竹下小窗暗。燈前飛雨涼。棋低無對手。飲少信中腸。此意此時節。尋眠未用忙。

經月門無客。客至必謂予。此居蕭然如僧舍。東望麟山發若幢。碧羅盤曲注西江。鄰家蜜滿蜂臣分。屋角窠成燕子雙。門設雀羅遮坐客。燈排金粟照書窗。須還住處如僧舍。拄杖挑雲到此邦。

閑居常自足

閑居常自足。謂欠亦誰增。辟穀知難學。餐霞豈易能。菜非饜地主。米不慮鄰僧。白日惟扃戶。黃昏便點燈。



黃鸝征憲石菖蒲。既賦古風復成四韻。

附石菖蒲。誰手種。形模姿色妙難如。黃蜂變去。惟窠在。綠玉抽來。祇寸餘。夜為露華。離几案。曉添塞井。向  
塔除。如何便得生秋意。更欲中間置小魚。

初秋

包飯腰纏洞戶忙。芭蕉葉底稻田黃。微風有意回關暑。小雨頻來作夜涼。煙際輕舟分霽色。望中飛鷺點  
山光。初秋便自宜孤客。鄰舍數家都酒香。

秋夜聞雨

海風吹屋亂疏更。花結燈昏背短檠。暑避新涼知有漸。酒扶孤夢未成。滿簾都作芭蕉響。四壁時時  
緯聲。曉起茅簷落餘滴。爐香癡坐不妨清。

讀杜子美三大禮賦

牢落長安賦就時。青苔到榻有誰知。年餘四十猶無祿。筆下千篇祇有詩。風雨飄零長是客。干戈悲梗獨  
憂時。平生愛作驚人句。博得如今杜拾遺。

聞暑

聞暑秋郊暮。前山瘴霧中。猿猴都下飲。鳥雀未歸叢。弄飲試新月。披襟招好風。銀潢向何夕。零露濕梧桐。

秋夜山居

路轉城西一里餘。不妨山徑自崎嶇。四鄰酒熟人常笑。萬木秋深葉不枯。空翠入窗濃欲滴。夜涼扶月靜  
尤孤。有時雖是風翻屋。賴我元無屋上烏。

重陽太守招登東山以腹疾不能赴

臥對佳辰兩鬢斑。幽憂深閉屋三間。肯能去濕方摩腹。菊可延齡少慰顏。骨瘦免教先落帽。酒行無分作  
頽山。遙知太守登高處。座客詩成燭影閑。

相識有遺子以紫石硯者謂是下巖石名曰玉斗予自湖南北轉之嶺長行李重滯倚所用委棄不  
存正以無硯為窘得之喜甚且愛其名捧而戲之曰亞父後爾尚無恙耶為賦此

眼如鸚鵡色如肝。此語傳聞謾有年。李觀匣中方念往。范增撞後豈知全。臨池欲試會親滴。把墨重看未  
忍研。何幸卻同椰筆句。貯雲含霧到封川。柳子厚謝楊尚書寄椰筆  
有貯雲含霧到南溪之句

鄰翁以黃菊一本見贈是歲冬暖梅已成書以四韻戲菊

鄰翁情鄭重。贈我小金錢。半鋪開蒼蘚。全根帶曉煙。數花浮酒面。三嗅種籬邊。舍北疏梅近。馨香更勉旃。

哭潘義榮二首

沈約樓前落葉黃。朝來玉折報潘郎。一區每嘆懸如磬。三版俄驚戒若堂。泉石半生閑日月。絲綸餘事入  
文章。但應祇有凋零恨。厲盡雲空不見行。公六兄弟相繼物  
故至義榮而盡

懷壁終身不見瑕。老眼看公春夢散。不勝哀涕落天涯。

晚望有感

霜作晴寒策策風。數家籬落澹煙中。沙鷗徑去魚兒飽。野鳥相呼柿子紅。寺隱鐘聲穿竹去。洞深人跡與  
雲通。鴈門騎甚將何報。萬里堪慚段子松。

客至木綿坐已為長韻又成四韻

就溫嫌冷性同然。況是冬深凍冽天。莫訝塵生楊綰席。都緣坐少席文氈。或君四坐平分暖。為我長針細  
納綿。從此門前有來客。不須稱遠足留連。

庚午冬至夜

今夜雲開北陸風。丈三將到土圭中。剝窮誰見陰陽妙。來復方知天地功。孤坐看燈渾是夢。蒼顏被酒不  
生紅。卻憐土俗追時節。言語雖殊意亦同。

衡嶽左右道旁茅舍竹門中有老人八十一歲宜和問符為蕪湖尉因兵火棄官寓湖湘無生涯學  
者時過之問經義遂相資助皆自言如是予飯其旁飯已即行馬上擬成

茅舍柴門畫亦扁。松姿鶴骨向人清。闔門饒粥千金重。九品冠裳一睡輕。仁義到頭焉用稼。聲名真是豈  
其輝。我慙瘦馬衝烟雨。不得從容慕老成。

自憐

木偶漂來萬里身。自憐癡拙向三春。人窮但有哦詩債。意懶終無下筆神。屋後雲深鷄失曉。廚中飯盡鼠  
嫌貧。五更小雨卻堪喜。數壠寒蔬色已新。

春晝

深村春晝永。事事不相關。花少蜂蝶瘦。水清鷗鷺閑。柏香熏紙帳。竹枕傍屏山。付與懶然夢。樂哉天地間。

頻夜燈花願予有何喜其可喜者又心之所自知不待燈報也

何煩喜事燈來報。喜事山間足可誇。綠竹乍移都出筍。素馨衝臘小開花。疏牙送飯匙猶健。細字抄書筆  
有加。況是山前膏雨足。平平春水浸秧芽。

草亭假寐

菜畦深處短牆西。中有茅亭客未知。天許病身全得懶。日烘春困恰如癡。壁間花影簾休隔。案上書篇燕  
莫窺。更語東風輕過竹。老夫假寐一些時。

涉園偶成

頽齡正是投閑好。膽薄誰知與拙兼。棋信天機那論失。酒隨客量不教添。靜衝小雨看花蕾。時撥蒼苔候  
筍尖。幽鳥葉間如有語。比翁難作逸羣髯。

懷舊

家近西山雲滿籬。曲塘深處芰荷稀。雨餘燕向花間出。飲散人從竹後歸。炊到糜粳真是寤。食他糠粃不



知鹿半生事過清間。回首乘除事事非。

去冬

去冬竹瓦迎新雪。會下珠璣到酒盤。正月便回春意暖。五更微帶鴈聲寒。門諳寂寞何須翟。鬢就衰殘豈是潘。祇有報恩心耿耿。自餘都作六如看。是身如夢幻

夜坐

靜坐始知閑有味。懶行終是病相侵。雨聲歇處亂雲薄。月影來時清夜深。幽巷榜塔如有話。幡墨在手更孤斟。寥寥古聖賢意。落盡燈花空寸心。

晚涼小酌

城頭暮為送闌暑。倚檻頰之風滿襟。去鳥漸迷山落日。鳴蟬忽靜木垂陰。弄雲初月光猶淡。出水新荷綠未深。蕭散晚涼君解否。一杯尋見古人心。

山齋疏陋

每焚香。旁舍聞之。而齋中不甚覺。蓋香隨風以流也。為四十言。聞時清透骨。聚處細成綃。灰厚火得所。山深風奈何。四牕都紙破。比舍得香多。利彼與自利。吾心寧有他。

寒意

嶺南霜不結。風勁是霜時。日落晚花瘦。山空流水悲。棲鴉尋樹早。凍蟻下窗遲。季子家何在。衣單知不知。

循省

傲居裁竹暮清幽。熟係其如是楚囚。高枕亦成驚枕夢。小窗長作客窗愁。捫心罪在愚臣慙。肉骨恩歸聖主優。日有省循千點淚。臨風分付與江流。

臘月十三日送那婿還鄉

郭清分攜驚昨夢。如今豈謂一尊同。塵埃萬里玉自潤。風雨對眠床亦東。問得平安歸客子。留將思憶與衰翁。征衫瘦着不須遠。漸向湖南春色中。

辛未除夜

爆竹懶能熏桃符。又上門。老身迷歲月。春色徧乾坤。桂嶺家何在。茅堂酒滿尊。小籠温衲被。清夢接黃昏。壬申年。封州自正旦雨。至元宵不止。

無寐

江風侵山雲不乾。迎春送臘雨霏霏。□萌潛識花工意。泥淖莫嗟行路難。閉戶定無元夜醉。擁衾如對九秋寒。池塘煙草弄風日。此景當從晴後看。

瓦裂慨平生

柳子厚云。男兒立身一敗。萬事瓦裂。無眠枕半橫。逐臣常內訟。滿夢自多驚。投曉星日澹。近山鐘鼓清。晨炊知米賤。猶恐費經營。

又

孤衾萬感不能平。籍也捫心未覺盲。疏雨過雲纒數點。宿醒扶夢正三更。瘴煙侵我須教老。春物牽愁自

在生。曠大難無寸效。如今方媿子真耕。

草亭遠望

村舍無樓可望遠。茅亭遠望似登樓。飽看聚散雲無住。最愛縈回水自由。詩思已隨芳草動。春寒少為好山留。誰將裘馬換美酒。與我同消萬古愁。

春晚

寒雞不飽亦知鳴。布被堆中又五更。喚此枕邊烟浪夢。雖然風外鼓鐘聲。花籠宿霧方衝濕。窗識朝陽已弄明。望瀼是身無始業。一爐香火向三清。

無詩

草創園亭隨意坐。任緣花竹倩人栽。屢聲與客將寒去。柳色知春有信來。逸氣暫時因酒見。物華空自把詩催。案頭秃筆無才思。不賦一言真陋哉。

幽趣十二首

幽趣無人會。閑居我自知。筍尖穿落葉。花葉掛遊絲。寒在蜂來少。風斜燕不遲。老夫無定力。破戒為題詩。

幽趣無人會。閑居趣自成。孤舟橫水靜。宿鷺入烟明。風絮低還起。苔錢斷復生。小門無客款。睡犬不聞聲。

幽趣無人會。須還我獨親。開書風為揭。得睡懶相因。雨後竹枝淨。月中梅意貞。北山小園景。莫怨未歸人。

幽趣無人會。人應為我愁。山深雲易聚。市遠酒難謀。特力驅驚鹿。爭巢鷓鴣鳩。老夫春睡美。蝴蝶是莊周。

幽趣無人會。池塘又吐青。雲間萬里客。竹下一門扃。空翠侵書帙。飛花入草亭。杖藜尋柏子。慢火待餘馨。

幽趣無人會。欣然自解顏。雨來飛鳥急。沙靜小魚閑。翠滴峯巒表。香霏草木間。吾心久忘物。物意苦相關。

幽趣無人會。春風自過門。青圓梅弄子。綠隘竹生孫。花少蜂蝶瘦。霧濃鷓鴣昏。草寮藜藿飽。癡坐等庸兒。

幽趣無人會。清閑五月中。魚跳荷葉暗。猿笑荔枝紅。撥竹看新月。鉤簾入好風。神仙亦松地。正恐自相通。

幽趣無人會。雖然亦有為。晚涼尋薜荔。細雨架酸醅。掃屋除蛛網。添花助蜜脾。黃昏方隱几。酒興又催詩。

幽趣無人會。天寬物自容。夔休憐蹉跎。魚勿為吟唱。吟苦秋蟲適。身閑沙鷺慵。舉頭常見日。山水任重重。

幽趣無人會。閑中見物天。綠虛甘露結。紅皺水晶圓。倒孕潛資化。成行出慕羶。寰中無巨細。動靜各隨緣。

幽趣無人會。雲依遠岫行。寒塘時潑刺。古木屢敲鏗。壁殼拖涎鈍。花飛度粉輕。山泉烹石鼎。孤嘜不勝清。

讀柳子厚若為化得身千億。散上峯頭望故鄉之句有感。

茅屋三間書掩扉。遮藏足得認前非。雨餘燕踏竹梢下。風動蝶隨花片飛。閑自鉤簾通野色。時因酌酒見

玄機。思鄉化作身千億。底事柳侯深念歸。

擬題黎簿尉梅隱用其韻。

梅仙隱去事難論。故種疏梅隱小軒。唯似掃除顏色冗。不妨遊戲簿書繁。月明客共藏花影。醉夢君應到

酒尊。我亦寄身修竹裏。頗欣成性得存存。

自寬







范才翁惠餘臘

寶刀分惠過。西瘦比寒梅。不肯肥。只恐東風苦無賴。爲君吹作玉花飛。

題黃德老西亭二絕

花木橫斜轉小蹊。疏籬竹屋任高低。何人移得僧窗靜。置在君家應事西。吏冗文移紙作堆。誰能亭榭靜中開。直須事外關門坐。莫放人從門外來。

和李端明題靈峯

靈峯特立萬山中。秋逼濃嵐愈鬱葱。旁絕逶迤難寡助。其如氣象自巋空。

題大龍湫

龍湫噴薄高且清。自料吾心略相似。因流順勢無隱情。傾倒向人只如此。

題妙明師靜軒

小徑禪房鎖綠苔。坐中閒葉亦幽哉。此居不是能瀟酒。但我初從鬧處來。

臘梅

縞衣仙子變新裝。淺染春前一樣黃。不肯皎然爭臘雪。只將孤豔付幽香。

宿長蘆寺下四絕

北風吹水拍船頭。晚泊長蘆祗欲愁。試遣長髯同煙際。望中李郭亦來不。來帆風飽自行快。去槳浪高知進難。舟子勿生淹泊恨。偶然遲速我殊安。

八月初四日謝雨采石中元祠

山柳葉疏容夜月。古松枝勁起秋風。定知明日便回首。百里牛磯烟霧中。中元祠古。牛磯磯也。

和樓樞密過洛陽感舊二絕

十年洋穢已澄清。訪舊事須得便行。早關關中奉高祖。重興禮樂定章程。夢眼由來過幻差。焚香祗好誦南華。雲深漢殿猶衰草。風緊洛陽無舊花。

樓樞密過華山浩然有念古慕希夷之心謹用韻作二詩以箴之

四皓已閑猶管事。留侯始了事求仙。仙人石上出一手。寓意後人非偶然。大華絕頂一峯。上有跡。如巨手。俗號仙人掌。

陝西戲成二絕

邊城土俗自隨宜。物色人情浩不齊。略有江鄉相似處。午煙林下一聽鷄。出門上馬雖所樂。乍見秋風亦念家。何日隨堤霜後路。亂飛榆柳踏平沙。

隨風翔。有何日隨堤霜後路。亂飛榆柳踏平沙之句。今至堤上。復用前韻。

北山文集卷之三十三

甲寅九月末雨。至十月二十三日得晴。聞是日六飛進狩。諸將告捷。密雨重陰一月餘。似聞虜馬又長驅。怪來林外升晴日。已奏江邊報捷書。

季天絃爲人相宅過余求詩戲書二絕

由來南巷獨甘貧。季老徒誇眼有神。未暇相煩展高棟。方圖種德效前人。一區懸磬已偷安。常念風波世路艱。若謂他時庇寒士。會須令我作千間。

別家山二絕

簡書催我就征途。對坐西山暫索居。聞說仕途艱險甚。未應從此便相疏。就荒松菊莫相噴。未肯微官縛此身。若有督郵須束帶。定將秬米付他人。

代答

塞汚鉏蔓致蕃昌。草木懷君豈易忘。出爲蒼生施此手。他時專使故園荒。雪中度馮公嶺二絕

雪積雲騰畫杳冥。萬山玉立不勝清。舉頭祗恐是尺五。松柏已爲環珮聲。琪花風亂欲成團。度嶺人言路已漫。我斥征夫第前邁。山翁不畏雪霜寒。



沐雨抗塵幾萬里。勞生令我憶山家。秋風小艇浮菖局。野色侵簾水見沙。

早行二絕

風柳驚霜日夜飄。客程中夜馬蕭蕭。據鞍髣髴如殘夢。曉月一鉤猶未消。 賴肩擔擔又催程。寸許孤燈照壁青。破縣殘更誤傳曉。馬行十里見明星。

和江虞仲華山二絕

仙人掌

意象軒軒勢入雲。爲誰出手若經綸。夜扶星斗朝擎日。氣力何知幾萬鈞。

陳希夷無憂木

世累都忘春復秋。婆娑槐木亦無憂。不知千古雲間夢。夢見山前虜馬不。

馬上口占三絕

秋陽未作結霜風。沙細堤平落日紅。客子何須念行役。馬蹄多在柳陰中。

露濃紅透棠梨葉。風緊落疎蕎麥花。馬首漸東京洛近。小寒無用苦思家。

小枝圍熟棗纍纍。短綠尖新麥透泥。父老隨車說豐歲。相公何苦出關西。

九日

倦客飄零若轉蓬。一尊深念菊花叢。馬蹄踏處黃塵起。費盡天涯落帽風。

鴻溝

天下共知歸漢德。東西那可限鴻溝。雖令羽割大河水。分得人心兩處不。

靈壁驛有方公美少卿留題戲和於壁

君把使旌臨洛水。我參樞幕過瀘關。秋風想見吹歸渡。先看淮南第一山。

雨過

雲壓江邊草樹低。麥搖秋色望中迷。卻知向晚有晴意。雨過一聲村落雞。

眼昏

月下對花燈下字。年來漸覺老相關。願思曠坐收餘力。他日歸家祇看山。

勝仲少卿公惠巖桂并詩二絕用韻和之

搖風暗綠疏疏葉。困日輕黃小小花。細認幽香已清絕。更隨香韻出君家。

秋桂荷君親折贈。傾盤高插傍胡床。兒童護自溫金鴨。三日爐金不敢香。

十二月二日臘祭前一日致齋惠照呈清叟察院三絕

職冠執法公宜整。端冕臨祠我亦嚴。深炷爐香通問訊。小寒清坐隔疎簾。

臘祭精嚴古院幽。都房不敢對茶甌。何時芒屨扶筇竹。度嶺相尋溪岸頭。

柳眼淺窺湖水畔。梅花瘦著竹籬邊。殘年未便無冰雪。春意云何已斷然。

懷山居二絕

春淺酒寒人密坐。花深雨細蝶移枝。十年未解作歸計。此恨故園鴛自知。 披叢尋得晚花瘦。帶雨翦來春韭香。憶把餘醺付松枕。明朝春夢不勝長。

即事

竹輿曉出見湖山。小室焚香暫得閑。籬動東風入雙蝶。清愁何處不相關。

觀橘花

漸看綠葉秋來密。最愛輕花露未晞。何日增枝充素裹。爲渠隨酒脫金衣。素裹見橘實

禮部直舍枯竹嫩篠叢出燕雀飛來欲折以二韻記云

火邊遺竹但枯枝。瘦筍叢生未及齊。筱嫩不禁風燕立。綠稍煙外起還低。

發風水洞

山逼新寒驚遠夢。風收細雨作初晴。曉光微動鷓鴣起。黃葉亂飛旗幟明。

離家

我有君恩未報身。勿因雲出念行人。閉籬小閣團團坐。爾輩何妨暖到春。

道中四絕

過雨山間雲出沒。夕陽天際鳥浮沈。男兒馬上志四海。不是尋常客子心。

不見泥。寒煙漠漠樹垂垂。漁人不識閑中趣。輟網吞嗟望使旗。

敗箬衝霜思往歲。荷遊如夢慨平生。鬢華已逐心事老。溪水祇如前日清。

寒意無多曉色交。雲隨疎雨又還消。山行全似三春日。林際一聲婆餅焦。

頻夜燭花

密炬香光照夜紅。垂垂簾幕靜無風。金盤五寸花成穗。可但釵頭綴玉蟲。

題安仁汪宰絕覽亭

目力所臨皆在下。亭名絕覽未爲叨。大夫心地須超出。此外當知更有高。

十一月十三日宿東林。是日小雨。不見廬山。戲留絕詩於方丈。

濃嵐暮雨隨人密。遠壑幽巒向客憺。清曠本吾胸次景。不須雲裏覓衡山。

過大冶縣

吏民俱困市廛小。鷓鴣相呼湖海寬。善息誰能力耕鑿。枝歌依舊好爲官。

二月十七日馬上

愁多髮白惟知老。病起花飛不見春。我得此生真偶爾。休貪晝餅作癡人。

河池秋雨

一雨一涼秋氣味。深愁添病客情懷。故園十畝檀藥好。箇裏歸心未得諧。



夜坐戲書

窗前寒雨正無邊。案上含花燭影偏。莫念江湖家萬里。一盃徑醉且高眠。

春日

朝來弄日花頭密。暗裏窺春柳眼多。任是老人情意薄。箇般時節奈愁何。

移司道中四絕

危梯破雪入河池。今日還轅歲一基。道是得歸元未是。卻移邊角利州吹。

魚驚鼓吹寒猶出。鳥避旌旗去肯留。顧我才疏何所用。空將行李憑清幽。

千山似箭憐渠瘦。一水如藍對我寒。今日看來心未靜。畫將歸去靜時看。

隨車千騎鐵成圍。諸將前驅辨鼓旗。不似東陽村舍畔。芒鞋踏雨看山時。

戲題堂前梅

健步移來知未久。危根猶用小欄遮。似能向我憐幽獨。旋放南梢一兩花。

憶故廬

不如當日在山家。修竹叢中一逕斜。飽食醉眠潭沒事。風朝雨夜祇愁花。

寒食日

休日文書得少閒。試尋高處凭闌干。落花芳草不勝恨。細雨斜風都是寒。

登烏奴

金盞蟠腹貯春醪。路入山堂脚脚高。但得遠塵寬俗軼。不須臨下見秋毫。

一絕寄家

驚枕夢回常半夜。倚樓魂斷是斜陽。如何行李猶淹泊。未報蒲帆過武昌。

骨肉聞已至。廣安而連日有雨。甚念之。戲成絕句。

行人未到雨蕭蕭。最苦酸醜葉盡飄。風雨不遮春去路。障泥空滯馬蹄驕。馬惜障泥。或遇雨不肯行。

二絕寄章氏女子

女子有家難戀汝。外甥似舅豈忘渠。春風萬里空相憶。但願平安數寄書。

益昌春晚百花開。骨肉今朝對酒盃。共說相思悲復喜。就中憐汝不同來。

寄吳信叟

聞說吳郎入漢中。掃除亭掃祝東風。三年不與故人醉。留取數枝桃杏紅。

春晚

東望故園天一涯。官身到處且回家。六房吏散無留事。滿袖亂紅攜落花。

甲子春晴久。三月晦得頻雨。喜而為二絕句。

夜半風雷破久晴。四簷侵曉尚冷。欣然擁被重尋睡。夢見漢中春麥青。

春曉鬱蒸如濁暑。朝來蕭颯似清秋。千山雨後陰雲凝。三日樓前野水流。

元夜二絕

春風燈火傾城醉。明月花枝滿地寒。不是隴頭新麥綠。田夫未肯遠來看。

門前又結綵爲山。千騎從容鼓吹間。孰謂柴扉連竹塢。一燈和月夜深關。

益昌霖雨隴月。負郭皆浸。禱祠之後。倉廩保全。居民復業。運使國博喜而賦詩。輒成三絕句。以報來

祝

一月山前雨帶風。拍天江水漲驚洪。朝來莫怪波瀾靜。收向詩翁筆勢中。

千倉積粟棟崔嵬。夜浸洪流亦殆哉。不是脂膏天所惜。豈應水到卻平回。

朝廷得澤徧封畿。避水人家即日歸。獨愧因漂如木偶。未還田舍理柴扉。

送何元英出峽三絕

呼兒攜婦裹書編。月色灘聲共一船。回首已遊三峽水。此行那不謂登仙。

莫憶雙溪水似藍。暫留荆渚脫征衫。更煩頻向沙頭望。望我西風出峽帆。

壯士椎牛進酒危。五年不享鱸膾肥。君如亦有垂涎興。準備輕裘隨我歸。

出峽題舟中

才疏任重覺艱難。今日東歸意已閒。勿謂一舟輕似葉。君恩端的重如山。

忠州豐都觀。乃陰長生之地。山最高處。欄檻圍一古井。謂是真人丹成乘雲仙去之遺跡。道士云時

有雲氣出井中。過而賦之。

莫向山頭覓古人。青山之外已爲塵。彈圓朱橘懷中物。雲氣有無何足詢。



靜修往行。仰戴鴻恩。或可捐。誓竭區區之志。天何以報。惟知蕩蕩之仁。

到封州謝表

成法。投憲網。大君善貸。仰戴仁天。念孤恩至此。以何追。雖流涕痛德而莫及。亟收危魄。祇拜溫詞。茫然晨夜以奔趨。惟是寢興而震悸。中謝伏念。臣桑榆得路。章布起家。遭逢盡出於聖神。報答不忘於頂踵。而臣取窮有道。召禍無門。心思暗以皆迷。祿食浮而取敗。敢效愚之勿勉。寔體國之未知。遠戾彌年。含洪有日。彼天視履。既招盈滿之祥。惟道平施。宜正偏私之罪。雷霆所過。斧鉞猶輕。陛下以仁為恩。朝廷於帝其訓。百愆俱宥。一切優容。全收震曜之威。止從輕典。許集傷殘之氣。再保庸神。無所糜軀。惟知頓首。此蓋皇帝陛下。功高治古。道契格王。體簡易以示人。象著明而在上。訖內外不罹於咎。大德曰生。無隱微不待其情。容光必照。自詒威者。亦惟教之。致此妄迷。仰蒙全貸。臣敢不熏心知懼。伏地省非。靖惟積疹之身。遠傾葵藿。獨有再生之賜。難報乾坤。

缺題

積戾孤恩。上誤朝廷之託。藏瑕薄罰。仰知堂廟之慈。感雖無窮。言則有愧。伏念某學不聞道。仕誠為貧。一辭州縣而來。便冒清華之選。西南之役。委任所專。久知庸凡。當致傾覆。蓋寵優祿厚。豈虛食而無災。且關智昏。必迷津而失據。咎皆自執。過莫可文。省循內顧於酒心。覺累奈何其擢髮。理難從恕。望豈圖全。願於寬大之條。已絕觀觀之念。協同論議。贊成元化之功。運動樞機。溥施皇慈之澤。此其為德。非所敢忘。茲蓋某官識洞古今。才兼文武。智圓以靜。氣正而溫。深闢善藏。久蓄發揚之道。順流沛決。是皆平素所期。夙高忠厚之風。勞借孤危之勢。致茲罪廢。今獲保全。某敢不拳拳服膺。且且思理。借書可讀。益求為善之心。窮巷卜居。不替依仁之願。其為感懼。罔既敷陳。

回朝提舶啓

某猥承台陞。枉陞雲緘。以一時避簡之賢。分二廣專司之寄。方光華之特異。豈枯瘁之敢通。諒體堯仁。錄此省愆之意。故矜楚繁。忘其罪戾之因。曲借溫辭。遠形高誼。某自蒙寬典。盡識前非。獨念散置之非員。罔敢駢封而上記。中懷微布。短楮嚴題。掃篋筭以無虞。謹藏珠玉。望旌麾而寓跡。如見峴嶽。伏冀仁慈。有以恕察。

擬發解舉人啓

明詔搜賢。趁槐花而獻賦。有司造榜。先桃浪以開程。伏惟懷慶。解元稟賦已精。磨礪云久。已於秋漢。快觀犯斗之雄。行即春風。必觀化鱗之異。

北山文集卷之二十四

落職。宮觀桂陽監居住。謝表。

積為大戾。罪動神明。姑示小懲。慈猶父母。念省修之已後。徒感涕以何追。中謝伏念。臣植根奇孤。振迹寒遠。官箴初服。天降薦溫。坤維分寄。闔之權。政殿竊崇資之寵。曾微稱塞。動輒妄迷。是宜過惡之滋。用致滿盈之罰。捫心刻實。糜軀豈復可文。伏地震皇。擢髮皆其自取。雷霆之上。斧鉞猶輕。敢期聖度之私。曲付鴻恩之內。乾坤善貸。蠅蟻俱全。此蓋皇帝陛下。愛本堯仁。明齊舜哲。法同繩墨。示一世以無偏之平。惠比春陽。開萬物以自新之路。再生之賜。過望若驚。臣敢不痛悟前非。恪遵古訓。第惟晚節。莫知報答之辰。所假餘年。盡是省循之日。

謝宮祠表

罪重責輕。既居善地。命徵恩大。更昇貞祠。竊慮以兢。慙捧訓詞而感涕。中謝伏念。臣妄窺精柏。久困膠庠。偶脫塵埃。遠依日月。寵優而實無以稱。福過而災亦隨生。夙夜惟寅。言行相失。風雷在上。震懼衆謂其必當。父母雖慈。容忍未聞其及此。初蒙混貸。默契隆私。肅遵去路。以兼行。愈覺此身之負國。嘗收危魄。恭投循省之誠。忽聽郵傳。祇拜於憐之告。遂巡自失。踟躕靡皇。此蓋皇帝陛下。德邁湯文。性同堯舜。簡易而摠大要。高明而建中和。稱物平施。自有至公之度。容光必照。尤通在下之情。包此罪愆。賜之寬宥。臣敢不



與夫子所為象辭。自不相礙。范諤昌誤疑乾象與文言重複。而謂文王為象者。亦此類也。至於十翼之目。亦復紛紛。以象象繫辭三者各分上下。而與文言序卦說卦雜卦四篇。號為十者。類達主之。以象也。大小象也。上下繫辭也。乾坤文言也。而與序卦說卦雜卦三篇。號為十者。胡旦主之。以象分大小。而不以象分上下。且說為勝。以文言分乾坤似未安。去古遠矣。學者要當以意所安者為是。故兩存之。以俟來者。通乎此然後可以讀易。或問曰。子為書始屯蒙。何也。曰。予於乾坤不敢談也。易者。天地萬物之奧。乾坤則又易之奧。聖人妙易書之神。而藏之乾坤。其所示人者。猶委曲藏之。文言。孰謂學者可以一言定乎。尊乾坤而不敢論。自屯蒙而往。以象求爻。因爻識卦。萬有一見其彷彿。則隨子索母。沿流尋源。乾坤之微。或可得而探也。今固未敢妄有窺焉。又問曰。商瞿子木親受業夫子。下抵漢魏。專門名家者。不勝計。雖互有得失之論。大槩不過象義二者。就其意趣不合最甚者。惟李鼎祚。王弼。其專用象變三十餘家。而不足義者。鼎祚也。蓋掃象變不用古注。而專以意訓者。弼也。子為書。為象乎。為義乎。曰。有象則有義。以義訓者。不可以遺象也。義不由象出。是猶終日論影。而不知形之所在。偏於一而廢其一。學者所以難子。窺餘所不然也。近世程頤正叔。嘗為易傳。朱震子發。又為集傳。二書頗相彌縫。於象義之間。其於發古今之奧。為有功焉。但易之道。廣大變通。諸家不能以一辭盡。有可窺之餘。吾則兼而取之。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後序。載晉太康元年。汲縣發舊冢。大得古書。皆科斗文字。不可訓知。獨周易及紀年。最為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而無象象文言繫辭。預疑于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遠國。而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謂上下經及十翼也。以是考之。漢之易已十二篇。但經與十翼。自為篇秩。非若今易之各附卦爻。先儒謂費直專以象象文言。參解易爻。謂王輔嗣象本釋經。欲相附近。故辭與象各附於當爻。要之取古本輒相分合。二子不容無過。然聖人之旨。未大悖也。併見於序之末。紹興壬申正月旦。觀如居士山齋書。

左氏九六編序

左氏載春秋卜筮頗詳。筮之遇周易者之卦一十三。變為二十有六。无變者三。論卦體以明事。而不由筮得者八。摠三十有七卦。盡凡兩書。予志欲集為一書。久而未暇。近乃成之。凡卦之見於左氏者。各盡其所得象。具載事本。與筮史之論。其有疑渾。可加臆說。或近世推占之法。似相契驗者。輒附會其後。仍以八宮分卦。并逐宮之變體先之。其三卷。通號曰左氏九六編。庶簡而易求也。所集成。偶讀元凱書。太康元年。自江陵還襄陽。會及縣民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科斗文字。藏入祕府。元凱晚得見之。書多雜碎。奇怪。惟周易及紀年。最為分了。又別一卷。純集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氏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抄集人名。異哉。予今所作。是乃師春之意乎。其人其書。茫然千古之上。疏集同異。不可得而知矣。紹興庚午正月日。觀如居士序。

經史專音序

凡字書一音者。韻略科以四聲。各從本韻。用之無疑。自一音以上。韻輒圈之。附圈者。皆字之有他音者也。甚矣。他音之多歧。而專音之易失也。後學狃於傳誦。初或失真。場屋之間。迫於晷刻。義復不審。往往謂圈

北山文集卷之二十五

周易窺餘序

窺餘。窺竊易家餘意。綴緝而成也。老來心志凋落。健忘。自覺所學。漸次遺失。恐他時兒童輩有問。寔就荒唐。無以對。故取平時所誦。今昔易學。與意會者。輒次第編錄。時自省覽。此窺餘之所為作。所為名。序之所為。縷也。伏羲氏畫八卦。古無異論。至重卦則指名不一。鄭康成蓋謂神農。孫盛謂大禹。史遷楊雄謂文王。攻為神農之說者曰。未耨之利。日中之市。固已取諸益。取諸噬嗑。豈應後來方重卦。神農之說破。則盛以下自當無語矣。孔穎達。王弼。又謂伏羲氏始用書。十有八變而成卦。觀變之數。則用書猶在六爻之後。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治。而書契之作。取諸夫。重卦者非伏羲乎。伏羲氏畫卦。又為重卦。文王為卦下之辭。又分上下經。孔子為十翼。周公為爻辭。此易緯所謂三聖人。而周公不與者。周公本文考之志。而為之。舉文王則知周公之聖也。穎達既堅守。弼論不移。後之立異。相可否者。猶未已。要是指謫相勝。無明白證據。當以王孔為允。復有疑者曰。爻辭亦文王所作。非周公也。此蓋不考明夷爾。文在姜里。無自謂文王之理。亦不得先謂箕子為明夷。韓宜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則公作爻辭何疑。馬融。陸績。皆知此意也。繫辭曰。知者觀象辭。則思過半矣。又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遂又疑夫子不應自贊如此。象繫必文王所為也。曾不知卦下之辭。乃文王所繫。其所繫辭。亦可謂之象。夫子於上下繫特贊序之。



字可以通用。而不知六經百氏。固有專讀之音。誤取謬用。所不能免。予病此。近為旁通書。取音一以上。經史有專音。及名物定號。不相為用者。標於上。而以又音繫其下。訓釋可以發明者。疏于後。本字外事實。可以資益者。并載之。蓋簡而易見。辨而可守也。惟是韻略音注。比釋文容有不同。而予於圈字。其去取亦各有音。別為敘例。附序之後。通號曰經史專音。凡五卷。陸氏有言。書音之用。本示童蒙。予為是書。考據不能周盡。其於示童子也。庶幾焉爾。紹興十九年十二月日。觀如居士序。

達書編序

不知病而投藥。非藥之失。用藥之罪也。寒溫違性。佐使非宜。此方之失。亦信方之過也。己巳以來。憐予病者。既分以藥。必授以方。所以體朝廷好生之德。保全瘵癘之身。仁亦至矣。近取所得方。集而編之。是皆用而有信。非所謂未達不敢嘗者也。因號之曰達書編。紹興二十年正月日。觀如居士序。

畫記

紹興丁卯。承乏坤維。嘉州僧露。舊書畫於益昌。有絹畫渡水羅漢一軸。絹長二尺許。中破半幅為之。云是孫太古筆。太古固蜀人。然以素不知畫。其真偽不能辨。但用筆簡易。鋪次有倫。頗似善作五言絕詩者。篇小而意足。如所欲價售之事。外或觀畫少休。必取過目。如是逾年。越戊辰。畫隨余歸東陽。遂亡。居閒處。獨念之不能忘。因志其大都于此。十六尊者。行臨清流。立孟中者一人。置杖於水。履其上者一人。背負尊宿杖而涉者一人。將濟回顧者二人。脫履就涉者一人。坐而舉足欲脫者一人。笠首後至者一人。溪之前。則坐石上語者二人。旁立一人。濯足浣衣二人。浣已。以衣置木杪者一人。舉手招未渡者一人。人物不及寸。而相貌衣服。竟無一同。嗚呼。為此者可謂能矣。嘗觀韓退之古今人物小畫記。謂在京師。與獨孤申叔。彈琴勝而獲者。後至河陽。以示趙侍御。覺其感然。若有所感。問之。則曰。手所摹也。亡之二十年。退之舉而贈之。予伯祖中散公敏甫。慶歷間仕宦于蜀。至今其家有花木翎毛。皆當時所得。趙昌畫名筆。竊自念。素飽西南。近七年。所收畫惟此半幅。雖無侍御手摹之勞。然易以善價。較之彈琴而獲者。猶愈爾。特不知能再遇乎不也。為之記。敘時讀之。如見畫焉。

三硯記

筆硯書生進業之具。予自幼年玩之。今六十三矣。硯大槩合記者有三。崇寧間。先子掛冠。歸自長沙。不一。年。棄諸孤。家四壁立。忍飢為學。不敢荒。嘗鑿堅木。用以當硯。一日於敗墻土下。得折足硯一枚。濯滌視之。蓋欽石也。紋如瓜子。殆是百年瓦礫間物。由是攜入學場。踰二紀。大小凡百試。紹興壬子。以奉大對。所謂悲憤窮泰。未嘗一日廢其用者。後省親。親旁邑。弗以偕行。偶里中盜起。居人竄伏。還則硯亡矣。逮乙卯。官永嘉。或貽以紫蓮。葉琢小而肉瑤。謂是觀音石。石初出永嘉。而知者猶少。質比端溪之良。潤微不及。丁巳。以後之省。遊秘館。登曲臺。奏論訂議。無不與俱。辛酉冬。相隨使西方。至房陵。臥病郵亭中。瀕死。後雖得生。恍惚健忘。硯失所在。予亦留師。坤維。越己亥。又得武昌陶硯。狀如風字。宜墨可意。不減前二者。或謂以愛惜過厚。予曰。適用者貴。唐賢所用。大率皆陶也。微置兵伍。書判刑殺。應對酬酢。借在邊塵間者。首尾六

年。丁卯冬。奏事。道次武昌。以蠶惡暴著。上寬恩。令食奉祠。祿於桂陽。又與借往。戊辰秋。因事復遺失之。自桂陽移景陵。由景陵南。至嶺外。二年間。雖無文字可用。而筆墨遂無所歸。赴近。又得一焉。名曰玉斗。衆謂下巖佳品。而予不能辨也。嗚呼。孰謂得喪去來。無數也哉。折足之欽。以盜亡。永嘉之遺。以病亡。武昌之陶。以事亡。予累硯耶。硯負予耶。願今老矣。為玉斗者。止用以疏周身。寫維摩經。不敢極汝用。以磷汝德。能與予相終始乎。誤墜而毀。予當德。元寶棄予而往。汝亦勿有三硯之負。

石花記

南海島嶼。水濱有石數腴。而上融結葩華者。俗謂石花。聞之老人。其根附土石之間。莖高二三寸。則散而叢生。細管交合。不可枚數。其狀不一。而大體皆類於芝。至或圓根蟠屈。鱗紋隱起。時有若蛟螭然者。扣之。琤然有聲。謂是海潮嗽留岸石。久而成此。於理或是。以予觀之。鹹水浸淫既久。石皆銷蝕。所存獨其筋骨。輕沙蕩漾。至上留積附麗。因其脈理。遂成條達之形。其質脆而不堅。燥而不潤。色不能全白。蓋沙土之性在也。紹興庚午。遇一本於封州。審其生出如是。政和壬辰。予借里人車少。以鄉書西上。少畫篋中。橫置一物。護之惟謹。一日強請出之。少畫曰。此琅玕也。上世所愛重。將攜至中都。更求識者觀之。予時少年。不博物。但嘗為少畫言。郭璞謂琅玕狀似珠。若不相似。然越明年。少畫登科。予懷書東歸。不知其詳。後聞書持入相國寺。觀者聚首。信者多疑者少。或曰。琅玕雖叢生。乃崑崙木之似玉者。紺碧而高大。與此絕異。少畫則未信也。以疑藏之。按今所見。蓋石花也。嗚呼。物之真偽。顯豈易辨哉。夫柳子厚之買履。則是有心於飾偽。今此石初不以偽欺人。而人自不能識。坐不識故。雜然稱珍。使得所遭。則其定價何止於履乎。因敘石花。併記于此。

擬生祠記

君子之為政也。民愛之。士頌之。念而相與言曰。君子事久於是。增秩賜金不足報。璽書必召而入。吾邦既借之不留。巧之不聽。則君子之顏色。便如景星在天。不且暮可仰。去思之心。曷依乎。此生祠之所為作也。雖然。生祠於古有之。後世行之。獨不可以勢力求。亦不得以謙遜避。蓋一方之誠意。士民之所樂為者。某州孤墾于二廣之間。地狹而瘠。丁疏而貧。并所治縣不千里。守土者謂無財不可以為政。或苟且歲月。付以凋敝。終更善罷。則回首竊喜。謂之脫去。士民之病。所弗顧焉。紹興某年。某官至府。下車慨然。歎曰。朝廷以郡絨加我來。是雖小邦。豈不足以為政。儻以異時所以奉太守者。悉以奉公。所以收民者。猶取諸己。則郡或可理。於是詢訪利病。守以清約。倉庾門舍。摧圮甚者。則斥廚傳之費。以經營之。賦入之外。一錢之用。一日之役。弗以征也。經界法行。戶部以土色稅版。責乎郡縣。公先甲而戒。周密簡易。吏畏事集。率先一路。以稅書版。民無爭者。黃堂下。簾白日無事。時詣學宮。見諸生。告以聖主樂育教養之意。俾自修飾。士咸趨善進業。彬彬然。日入于盛。于時公之為政已逾年。蓋民愛之。士頌之。念而相與有言之日也。祠之建于泮水。所謂不得以謙遜避者。其公之謂歟。公諱某。字某。登某年進士第。某也。承乏教官。所見聞為親。敢據實于右。而刻之石。



草亭記

觀如所傲蒙氏半宅。四向止於壁。累月之後。主人謂予。墻敗不相疑。棄過不見。可與為鄰也。又觀屋後三椽。并西壁外數丈。瓦礫之地。俾得營葺。庚午春。取後屋加窗牖。為山齋。其冬。寄藏瓦礫。因立小亭其上。深廣皆一丈二尺。覆之以草。亭成。愚甥楊故達請命以名。予曰。城外草徑。築曲里餘。至吾居。主人元不以草為虛。疏瓦不相銜。仰見星日。風雨之所漂濕。懲其陋。故是亭用草。覆之。吾盤薄俛仰。既無準。易草玄之宅。幽閑婉雅。又無池塘。夢草之句。藪草飲水。方見真性。而此亭不甃不甃。無丹無牖。每旦臨之。閱義經一交。閒以著草。考前愆。加深省。或讀黃帝書。辨金石草木之毒。以養其身。詠詩人之什。觀鳥獸草木之名。以廣其識。亭之下。雖無泉之之。而夜雨亦可剪。無凱之之竹。而酒尊亦有陰。自蔓草不留之外。其餘抱寸心者。長短高低。聽其自緣。草屢往來。日涉成趣。雨餘遠望。動搖春風。則煙草極目。蓋亦草創而有趣者。旁舍皆草茅寒士。時至亭上。問經義。說田畝草萊間事。權至則草飲至暮。每事草草而止。惟是罪大恩深。結草願報之心。登吾亭者皆所不知。汝問亭之名。具紙筆。吾以草亭命之。

乘美堂記

乘美。酒名也。傲破屋三間居之。而堂云者。蓋假堂以足名酒之意。亦猶行脚僧。而自謂有彌勒樓閣也。予飲酒少。而性喜飲。知友憫憐流落。或遺酒以溫其無聊。即以一甕雜貯之。辛平甘苦。集諸家之美。混為一味。此酒之所為名。嘗觀坡老書東臯子傳。然後知事物多寡之理。未有不相為乘除者。坡在惠州。曰南雄。循惠梅廉五太守。時時送酒。坡又自釀。率用米一斛。得酒六斗。予之居封也。日買米以炊。無餘粒可釀。德慶梧賀三太守。遇新酒熟。冬歲節則以酒相及。廣帥忽然及之。而不可計為常數。比坡酒少矣。然坡閑居。未嘗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較東臯日給三升。自謂日飲五合。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予則無是也。杜門幽屏。客視予如棲苴之寓。西江雖相值。不以為情。至野人道士。予視之則又驚。駭駭鹿之若。俱不可得而飲。予盛寒之日。其所自飲。又不過一盃。是用酒之數。比坡亦少矣。豈非相乘除之理在是耶。書生窮餓。較量及此。真可一笑。書以為記。使後人讀而笑之。

記碑磔盃

坡蘇居海南。盡鬻酒器。以給衣食。餘一銀荷葉。工製巧妙。心所甚愛。獨存之。予初抵嶺右。於桂楊經營。得鐵杯十隻。豈復有銀荷葉。視坡蘇益貧矣。後三年。親識憐予。飲雖少。而不可以無酒。前後贈杯。累三枚。皆海螺類。內一枚贈者。謂是碑磔。色白而質堅。予固碑磔領之。然考說文。碑磔蓋石之似玉者。今杯乃蚌屬。非石也。知杯者謂其材出朱崖。非廉州匠不能治。取材者不於山而於海。得之則曰碑磔也。隨材之大小。方圓瑣細。但其形似某物。則廉人取而就此。器成則又曰碑磔也。得名固矣。封州太守趙子禮。嘗酌予以碑磔杯。比所得長闊加倍。肉理細膩。而明淨特異。要之非石也。瀕海人皆曰碑磔。予其敢獨以為蚌殼記于此。以俟識者。

記白朱砂

封有民郭生者。病寒瘧。治久不愈。氣血凋耗。日覆重衾。壓以銅錢五千重。僅免振掉。客中無晝夜。然火不知溫。蓋垂死矣。有道士過。投丹一粒。不移時。病者令微。錢不用。又少頃。去火。翌日再餌一粒。起而食飲如常。或問藥於道士。道士曰。此白朱砂也。方可得乎。道士笑而不應。予去年來自湖北。隨行值三人。瘴殺其二。餘一人。汪舉。雖脫命鬼手。然毒疹不去。氣血之枯。大率與封民無異。宛轉從道士得一粒。親手投之。夕而蘇。太守趙公元信。一日欣然謂予曰。道士肯以方授我矣。如方治藥。藥成。吾家有喘滿病。年者。試以投之。喘隨藥定。欲再煨一爐。願得公證明。予許之。而往觀焉。自旦起火。抵暮。火盡鼎冷。藥色如雪。相與滴水成圓。若珠玉之走槃。又經數火。益晶明可愛。嗚呼。異哉。元信處心忠厚。視人疾病。如痛在其身。今得其方甚真。豈天以活人之功。畀之耶。雖然。世固多異病。亦未嘗無良藥。藥當病則足以起人死。良藥誤投。亦可以傷人之生。願公秘方。慎與口之藥者。必告之曰。汝所苦如封民。則吾之藥為司命矣。

題靈寶集後

傳道靈寶二書。正陽純陽二真人相授之筌蹄也。其間用字重複。或淺俚。及儻恍近怪者。則流傳之誤。好事者之所增益。至其論乾坤之闢闢。陰陽之陸降。日月盈虛。五行消長。與夫形色氣數。配之在人。推以在萬物者。皆精深妙密。繼繼然蓋古之能言者也。或問書之指歸何如。曰。真有道之言。可學。歟。曰。可。孰可以學之。曰。如純陽真人者。則可以學之。然則世安得皆真。人人真矣。何待於學。予曰。不然。儂不可以一日能也。酒灌凡骨。變其庸神。內外如冰雪。與天地之氣相通。昏且晷刻。不揆測而契。姑遊戲此法。則猶等級而升堂。無甚難者。有如未然。欲以三百日致還丹于黃庭之下。不已愚乎。彼先達故相問答者。所以啓人為善之心。救人逐物之失。但其說恍惚變化。不可求索。似易也。而難。似幻也。而真。示以有。則一法必陳。忽化為無。則萬慮俱掃。非知道者未易識此。漢武帝英傑蓋代之主。留神縹緲。盡致方術之士。無所得。則尋安期于海上。僊而可學。帝何至是耶。初平兄弟。起臥於羶羊羶風之中。赤松父老。蓋僅視之也。羊既化石。相顧一笑。騎鶴鹿以偕去。此豈一世修行人哉。予于此書。非欲取鏡中花。水中月。惟是寶珠而不彈。臨屋漏而無愧者。實有志於學之。

可友亭記

予丁未歲作小亭于舍西。與山名四尖者。正相對。亭四柱。南北可坐二人。其前桑柘蔬茹。雜以桃李。後則梅楠松柏。黃楊質篔簹。小徑紆曲。與永嘉亭通。蓋太夫人棲真之閣也。布衣時。每汎掃永慕。徘徊既久。則攜書至亭上觀之。空翠蕭森。山氣連接。禽鳥自在。聞其聲而不見其飛。往往忘言自得。竟日孤坐。家人求之。復懷書自木葉間出。是時能文之士。以詩相賞者。近百篇。里人待制潘公義榮一詩。尤予心所甚愛。有意掛冠得歸。少加增葺。以遂餘志。近聞義榮已下世。予復身在萬里。詩亦散亡。今無乃使西山有索居之歎乎。因追省舊所作亭記。并錄義榮詩於此。用以自慰。君不見子猷嗜好與俗殊。愛竹不可一日無。又不見太白清狂世絕倫。舉杯邀月獨相親。風流二子去已遠。塵埃那復聞高人。鄭侯未遇身更閑。躬耕自樂園圃間。開軒容膝日寄傲。坐對巖巖翠律之。西山蒼翠如堆玉。松奏笙竽雲作屋。澄鮮爽氣日夕佳。不



學時情易翻覆。田文唾面真小兒。霍公署門良可悲。悠悠權利悲一世。樂哉此友誰能知。鄭侯與我論心久。年少相從今白首。對山勿著絕交書。要須著我成三友。

人面竹說

嶺南以人面竹爲拄杖。蓋竹之奇也。其節疏密不齊。密則節相去不以寸。前平後擁。擁處偃偻下向。類人之背。平處上方下銳。類人之面。竹由是而得名。予始見之。謂如顧凱之所謂僂僂者。是必中實。偶有折杖剖視之。其空洞洞然也。嗟乎。竹類人之面。而人不類竹之心也。人心不同如面。謂面之生不一。而人心隨之。今竹之面如一。其心之虛亦如一。過人遠矣。夫具耳目口鼻之用者。必謂之人。而其心或非也。人面而人心者固稱矣。人面而心不然者。果人也歟。竹無耳目口鼻之用。偶以體似。故人面目之曾不知中虛且直。心與面如一。彼非特人面。而心亦人矣。世必有人其面竹其心者。吾謂之君子。

學如不及說

道不遠人。然求道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也。目繁心思。雖已異積力久。惟日不足。常恐交一臂而失之。此學如不及之意也。天下有所謂不可及者。有所謂不及者。日月在漢。丘陵學山。此所謂不可及也。遺一簣而終輟。忽九仞而失泉。此所謂不及也。人之於學。如登天乎。如學山乎。曰。不如其難也。如是則不可及也。苟謂可及。而不以爲難。則終輟失泉之患。必在其後。忘心乘之。而吾之于學。果不及矣。故聖人之學。不肯以爲難。不敢謂其易。自視闕然。亦曰。如不及而已矣。惟如是。故天下後世。不至於畏道而不求。亦不至於忽道而自怠。夫子。大聖人也。其爲言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夫子集大成。而其言云爾。所以爲中人法也。雖然。有師如夫子。有弟子如顏回。而回猶瞠乎若其後者。豈亦如不及之意歟。回而降。雖其高第。猶有自責願息者。學之爲道。嗚呼其難哉。

北山文集卷之二十六

筆格銘并序

所做蒙居溝中。有斷石數塊。蓋其家爲山之廢也。一小石。橫不四寸。有尖三起伏。洒灑土壤。置諸几案。以格筆。且爲之銘曰。

質不韞玉。使潤而生輝。器不爲硯。使磨而不磷。因形近似。予得取用之。實汝之病。然方觀則管城居士之所憑。接坐則子墨客卿之與並。較之雜斷。號於溝中。汝非不幸。

硯銘并序

玉斗硯。得於艱難之後。恐或損失。不敢日用。窗明意靜時。出而寫周易。謹爲之銘曰。

實資汝堅。用利吾墨。彼舌者筆。爰開潤色。成汝德堅。久而或磷。利甚反賊。秃舌勿吐。爲過其則。汝其奮。

自贊

咄咄斯人。來從何許。耳目周圍。手足備具。孰爲汝塗塞九竅。顛倒昏癡。惜不通乎世務。官窮職峻。虛譽集。觀者稱贊。汝初不知其由。福過災生。萬罪矢發。觀者恐怖。汝亦莫知其故。詢其鄉。勿省桑梓。問其年。不記寒暑。訪其昆弟。妻子一笑解頤。扣其禮樂詩書。一辭不措。豈天子所謂物怪者是乎。其僕從旁而言曰。赤松之鄉。谷口之潛。天聖後。有以文行號榮陽先生者。乃斯人之父。



贊所傳神

是耶非耶。爲此人者。誰耶。面之是否。自不能識。中之類不類。吾豈得而知耶。天地間有所謂長物者。我也而耶咄。

黎解元莊嚴觀音像。見而贊之。

端嚴淨妙。具慈悲相。廣大智慧。具慈悲心。菩薩之心。如月在水。水性無邊。照亦不已。我同衆生。恭仰相貌。誓同一切。行菩薩道。

函鏡如書。映號曰觀如。編題其首以伽陀。

如謂夢幻泡影。露電六者。六物如人。人如六物。彼此相如。而衆生不作如是觀也。觀如居士說此偈云。

箇中三業身。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無有真實相。是諸六物者。衆生悉如之。以實諸有故。遂隨起滅中。我今於諸有。不起空華見。普願同一切。常作如是觀。

宣和丁酉。太夫人終天。墓廬中讀金光明經。見摩訶薩。投身飼虎。因緣。嘗以頌贊歎之。紹興庚午。

臨封。又得是經。誦讀復成一偈。前圖見初集。

虎有爪距。如刀兵利。佛豈欲人。置身其險。惟見前法。懼喜怖畏。猛火銷金。觀汝難易。大慈悲父。持戒定慧。

作汝津梁。無有障礙。豈非虎。宛親無異。虎七子者。比丘等是。

海濱石有根莖。而生類於芝者。俗呼爲石花。已爲作記。今日敷設花座。嚴置淨室。普奉十方。用結山。

齋淨緣。爲此偈曰。

幻化無窮。天巧難觀。諸香妙華。種種呈露。都隨春來。亦隨春去。繽紛顛倒。與空同處。此華希有。周流四序。

雨風雲烟。盈虛朝暮。以何因緣。其體堅固。無顏色染。無開落故。

最樂居士。一日舉兜率。說和尚話頭云。撥草拈風。且圖見性。只今性在甚處。既得見性。便脫生死。臘。

月三十日。如何脫得。既脫生死。便知去處。眼光落地。向什麼處去。觀如居士戲作伽陀云。

莫疑慮。莫疑慮。順風開帆。逆風住。要尋路。要尋路。直西須向東門去。但看枯藤倒掛天。山前幾度三春雨。

趙元信。近來得小鬟歌曲。便須熱寐。此還是有所得否。予戲成此偈。

清歌聲裏便高眠。古老詩中借一聯。猿抱子歸青嶂裏。鳥啼花落碧巖前。

相識惠善提葉燈。戲爲頌曰。

我有菩提燈。常照虛室內。不用菩提葉。煩他巧裝綴。是燈無晝夜。光明遍沙界。癡風吹不滅。葉雨漂不壞。

君如亦須此。市上實無賣。歸向佛堂中。恐有一點在。

隨行小頌。別見春清薄二老。

不在四旁。亦非中央。箇中生。出老村漢。看盡桃花歸故鄉。

又一頌。別趙使君。

元從箇中來。卻從箇中去。雲月圓圓印海空。此是人間端的處。

北山文集卷之二十七

擬墓表係書記

蔡陽氏。五季末。有自閩中避亂趨浙東者。一族居婺之金華。今爲拱坦鄭。一族居衢之西安。今爲石室鄭。拱坦有諱百樂者。生三子。曰克從。克允。克明。後枝爲東西中三派。克從有子曰詳。以進士官至朝請大夫。累贈中散大夫。克從亦贈至金紫光祿大夫。蓋東鄭也。克允有子曰諮。累買禮部不第。克明有子曰誥。進士特奏。名不顯。故西中兩鄭。凋落不能起。先生蓋府君諱之子。西派之厚德君子也。諱某。字子憲。生于天聖辛未七月二十五日某甲子。卒于崇寧乙酉十一月四日某甲子。享年七十有五。嘗主衡之汲縣。岳之平江。潭之湘鄉。皆由湘鄉陞爲醴陵縣令。由醴陵致其仕。得承事郎。娶盛氏。男子二人。長曰某。次曰邵。邵未名而卒。女子二人。長適申屠晏。次適楊某。皆同郡士。先生有容止。美鬚眉。眉目如畫。未冠時入太學。賦清微之風。養萬物。名稱大振。林希自以爲不及。文忠歐陽公以禮延致。謂曰。秀傑。後累入舉不第。元祐戊辰。始以特恩調官。非其志也。先生既遊學。悉以家事付兩弟。生理大墮。丁母太夫人方氏憂。毀過垂死。祥除。糜粥不贖。爲近寺僧所憐。分飯食之。年且五十。始娶盛氏。盛夫人婦所遺嫁。俾圖溫飽。先生輒取以遺其弟。或謂之。則曰。人患不義而生。古無貧死者。遇大寒。獨處一室。竊竊誦書。夫人往窺之。多見其單露凍。慄問衣之所在。則曰。解付某人矣。率以爲常。歷四任。口不及人之感否。至其談說。今古論道理。則袞袞成。



文方其僂首小官不見喜怒有加勝者先生受而不拒其在湘鄉洞蠻寇邵州朝廷出察訪使者湖南北兩道安撫使交兵以進期會旁午先生事至口辦曉賞節功同列或攘取之先生與而不爭掛冠之日醴陵士民相與言曰鄭大夫貧無以歸各致厚贖先生中夜擊舟去一錢不取至鄉無屋可入從族人借環堵之舍編竹以居時年七十四每歲時祭享見其尊夫人畫像必流涕俯伏移時願謂其子某曰吾以不自振耀使吾母半世桑苧與辛苦同盡茲為大痛汝勉卒業求富貴他時無寒瘁汝母如吾母也乙酉冬三日飲醇酒觀圖畫夜猶讀細字書翌旦如有所不樂豐潔正衣冠以逝有詩集二十卷山谷嘗詠其看書就日影對客避簷風及酒量晚年終是減花天雨意自然多之句曰平澹不刻削雜置古作者中未見孰先後其為名流所推重如此戊子春三月十六日甲子始克葬于東陽鄉官田山祖塋之側某復窮窮勢力未足以得鄉大夫之文以銘諸幽宜和戊戌予始得以先生之盛德表於墓上而繫之以辭曰先生之壯雖有文章命窮而不得奮發先生之老雖在仕路官小而不見施設及其死也所存者厚德清名而已以此易彼端不磨滅

某宜和問嘗擬為先公遺表竊紀潘德之大槩以俟作者待制潘公良貴一日探篋見之歎曰上世委社于後者如此其深君其愛重後十年某叨取科名紹與壬戌以端明殿學士繆當坤維寄閩越乙丑進職資政殿恩賜日隆材力衰微念一旦顛仆則先公幽宮未銘之恨必抱以終天丁卯春叩首致書潘公曰惟公鄉井筆硯之書知某最深今茲名位雖分滿盈之禍恐勿克追官田之山松楸拱抱而下無信後之碑先公所留詩文二十卷又悉因盜火化去其何以流清芬於永久竊名貴身日復一日榮不蓋痛公幸憐之賜以大筆表之墓上使他時不肖孤骨朽而豐珉不壞則存沒之光不一朝夕止敢狀以請公報曰先中奉長者之聲人誰不聞文字其敢輕道然念潘慶山先人之藏亦未有銘非公無所託者祿食迷誤茲志往來于懷久而未敢有言讀來示榮不蓋痛不知涕淚之橫落也聖是二老人之遺美當互見吾二人之手此非爾今日所以不得辭曰先王之壯雖有文章命窮而不得奮發先生之老雖在仕路官小而不見施設與夫以彼易此之句使良貴竭精盡慮未知於此語上更能少進否也報至未幾某以罪惡暴著物論勿容上懷不忍止放南裔年餘待制潘公亦已傾逝嗚呼我之所以託公公之所以屬我者皆不遂矣竊伏自念衰瘁餘生裹以瘴癘其何能久謹錄始末以付後之有立者

祭邢商佐文

嗚呼商佐嗚呼痛哉吾有女為公家婦女有子實公長孫數年之間隨我萬里每書須百日乃傳公家雖倚望婦孫之歸勢未能也去年秋某與累借出峽至鄂以罪獨之桂陽婦孫各隨其母某出門謂權權曰到鄉釋力遣女即命其往見爾拜舅姑外孫已八歲意趣類成人婦孫以歸商佐當少慰意矣嗚呼豈知吾為此言而公之易質已七日矣嗚呼商佐嗚呼痛哉公病吾不赴覆而聞公死吾不隨棺而哭吾女之歸公不能坐受棗栗於堂吾外孫不得扶公之膝受城南讀書之時衰衣練服號呼豆觴之前而商佐如

勿聞也嗚呼商佐嗚呼痛哉夢幻泡影達觀不認以為有未能忘情則親戚安得不以為悲然公諸郎自晦以下相次以立其事母孝比父存有加公之猶子肅睦而勤幹既晦等手足若九原回首可以無恨某也登高而醉涕不隨風書以遺辭哀感可寄靈其鑒鑒

北山文集卷之二十八

回肇慶倅黃魁

某官學冠城中名滿天下雖步武玉堂今已為晚然猶迂回外郡豈勝注特異晦其光者所以遠其用耶即有殊恩徑登近密衰朽者尙幸見之

又 某頃者瞻際英範于一日而睽闕之恨抱之十五年矣謹俟羽儀騰上用稱名實即馳書贊慶且料嚮往之懷不謂退然自處於恬靜之中而區區之跡旋以罪戾纏裹書記不修寢與真問因循以至于今盛德高明有以照察其心否

又

某戊午年以考工部兼右司因職事暫寓天竺時如象罔隨羣同有得珠之譽竊自欣幸越辛酉出使西南又明年留師自是涉遶一涯名姓不至於几格之下念之嘗負負也高誼不忘過蒙省記言之漸懼

又

黃柑建茗頰脫極珍海烟中有此秋色如一到洞庭也小園猶是晴臺天上見之不謂今而得此佩奉情贈言其可既數日體中小不佳老眼眩霧書字不能楷更惟台察



某方約蔡簿隨行。為取書呈達。書欲付而陳承務來。復領脫示。就聆即日台候萬福。不勝感慰。端石又荷  
專致。屢拜嘉賜。尤極愧悚。視不以眼為輕重。第說視者。謂石老則無眼。嫩則眼多。嫩與老以眼辨。又下巖  
所產。眼綠而精明。他巖雖或有之。不及也。正如火黯熨斗焦之類。雖是石病。要是他巖石則不得有此。說  
之信否。不能識。謾書以贊。石工率易。皇恐。區區報謝。言不能盡。

與蒼梧陳策

久不瞻晤。懷可知。枯冷杜門。無從修問。全恃字照。不以為尤。高才淹泊。備見靜養。不擇事而安。政所以  
資光大。惟自珍護。以對來休。

又

中間飾從道江西。高誼肯過其門。幸矣。而蒲柳衰萎。望秋懷病。已恨不及迎肅。八月二十五日。遽被專帖。  
委曲周盡。若奉顯人循省之衷。惕然愧。莫知所以。棄也。孫兒雖書率易。莫敢益以洩犯為媿。久欲裁謝。  
贏敵未能。茲因順風。敢布其略。

回胡提船

飲惟提舉都運。培積官政。紳綏有光。茂植嘉祥。譽望增著。瞻曩願見。且且不置。官遊南北。未遂參際。今茲  
使節在望。而某也懷診囚山。不敢與士夫通名。諷史中有愧恨。非言可陳。尚冀高明。賜之照臨。

又

某屏伏遠裔。無所聞知。獨士民頌贊德政之聲。雖深山赤子。每竊聽之。謂敏肅廉平。非但洗萬船累年之  
習。而生養安居。皆在修理之內。故身雖繫礙。而仰德之心。常與西江俱下也。謹問之餘。輒復及此。

又

某才力綿薄。而繆當重寄。智識愚暗。而自投罪罟。隆天厚地。一切容而恕之。此恩莫報也。惟是深懲痛省。  
坐見前非。孤負瞻知。有涕橫落。所以杜門斂跡。惕然不知寒暑之度。蠶織瘴霧。以待終斃而已。愛憐輒敢  
布之。

又

某罪廢以來。知友記問。時有及門。其或禮數謙厚。尚如待顯人者。必避而不敢領。五雲之賜。既已拜矣。獨  
散員廢吏。不敢恬然。雙封塵洗記史。謹別具劄子布稟。惟仁明察其寸心。幸甚。

與方安撫務德

某不敢輒修開歲之慶。蓋鼎新之福。天所以報君子。而政成之寵。上所以錫侯藩。不似區區之頌也。惠履  
時經。茂對殊祉。即膺除召。徑上清華。惟日以俟。

又

某伏蒙便舟。頌賜公履海錯等。既多且旨。仰佩不忘之隆。門既無客。家亦無人。老妻口飲心醉。所以為感。

媿者。未易以一紙言也。

與董梧州彥明

知郡綿歷之久。聞望之休。把麾南來。尤見靜養。此距治府不遠。日夜隨江流過臨封者。皆公境內謳吟之  
聲也。政成期月。誰謂不然。

又

紹興壬子。廷唱既出。大雨無具。踣蹕泥淖間。公旅瑣中。治飲食。借衣服。陳輿馬以歸之。緘封此感。今二十  
年。不謂猶以囚罪之身。託餘芘於隣壤也。近因傳幹。具報記念之詳。輒爾自敘。

又

期集之三日。即懷刺上謁。偶台從他出。再住再不遇。踰月後。立馬門外。必求一見。而邸翁謂行李去矣。爾  
後官遊之蹤。如水萍風絮。東西南北。自無定勢。高誼之懷于心者。日以未致一言為恨也。何當面承罄此  
曲折。

又

頃者解后猝猝中。但能問姓字而忘其名。逮備數班。列中外十年。嘗百色詢訪。竟不相得。彥明兄曾不以  
一聲相聞。何也。今者流落廢置。衆所不顧。而彥明兄乃謂識其舊。又何也。豈君子器識異人。高誼度越。進  
退敦篤。每如是耶。媿荷不可言。

答鄧教授襲明

專使至。惠問勤甚。惟此高誼。不知閑廢之人。何以得之也。第有媿荷而已。似聞足病尚未脫然。閑居蕭散。  
經史山林之勝。皆所以導和氣而康壽履。宜不藥而平也。嶺外望湖南如天上。邈無瞻近之日。回首豈勝  
拳拳。

與董柳州邦直

頃昨短記。因緣塵洗。已荷報教之溫。九月末傳幹來。復領脫示。問勞委曲。一皆自古人高誼中來。非枯  
冷者所應得。於今感佩。尚溢于中。羅池古郡。昔賢之風流文采。散在溪山草木間者。尚歷歷可數。年兄雖  
暫煩小憩。亦可時覽。以助嘯咏。資閑暇否。陳人以不得陪為恨矣。某八月初。忽感寒熱。投涼藥失度。臟腑  
交相為沴。纏綿八十日。今雖大略向平。而枯皮裹骨。百態俱散。欲詳謹以洩記室。不能也。罪戾之息。每得  
書。具言託芘二天。無所不至。老懷感激。何以自勝。愚陋無訓。尚幸始終保全之。仰恃題塔之情。輒敢布其  
心腹。慙懼滋甚。湯瓶剪刀。非但鐵工精練。亦正濟客中所乏。奉貺感荷之餘。僮婢皆知舞手。滋媿閑寂中。  
無以為報爾。今此作書。輒縷縷如家問者。遵不累幅之戒也。亦望台察。

與陳總領漢卿

某自聞龍膺宸渥。榮正邸位。綱領六路。委任專切。曾於九月內。因鄉僕還。以劄目宛轉附上。少道胸中憤  
慶之誠。未知得以何辰冒記室也。即日冬序向寒。伏惟神相賢業。台候動止萬福。亨塗浸啓。光大鼎來。雖



變寢之間無俟動祝。至於順時慎疾。亦古訓之所戒。具有區區。敢以是請。

又

伏自前冬奉廣右之帖。雖切感佩。終以不一見為恨。後來益更涉遼。無從上記。交守印領清事。與今茲龍任高華。皆即得於風聞。而不敢輒為問。惟日欽嚮。趙守便來。乃更惠教。為禮勤至。何高誼如此之篤。而某以率略蒙之耶。且荷且慙。某罪戾深重。無生全理。然隆恩混貸。得以尚存殘喘。但年益高。疾病相尋。春夏以來。瘴癘腹臌。交相為沴。今猶羸休未已。區區之懷。坐是不能宣究。伏冀台察。

別方安撫

伏審光膺宸命。移鎮近藩。地與望隆。寵隨恩重。伏惟懷慶。某正茲臥病。尚阻修誠。更辱移書。惟知負媿。念旌麾之已遠。攀履烏以無從。感戀之私。寔積難盡。

又

某自正月二日。感瘴病中。聞新除欣喜。至於體輕。但欲略拜區區。亦不能成。止俟安健。而日復一日。病勢有加。今臘七十日。又旬餘不喜食。二月間自羅池買得杉木四片。已治周身之具。雖未至昏迷。而皮骨自覺無神矣。託芘之久。語離之遠。懷此高誼。雖言何安。儻或未至顛仆。不知他時尙容修記。犯門闕否。自餘惟為遠業。善保重。

別方稚川

某三年之間。無一字至記室者。豈自疎哉。度不可故已爾。忽辱堅書。既感且慰。伏承閣學。移鎮近藩。聯舟北去。棟華光映。何慶如之。某託芘之久。孤蹤有依。今遽一涯。徒劇瞻向。偶自正月感瘴。已七十日。邇來不能進食。加之嘔吐。裹骨之具。亦已營治。無再晤之日矣。牀前授語子弟。為此不能周盡。然令兄書中可以互見也。未聞萬萬惠時珍愛。

答袁教授

戊午蘭省。雖有得士之慶。然俾賢者志目中眉。亦有同口。媿闕別彌年。繼以流落。杳不聞宦遊所向。自呂少衡憂去。始聞以絳帳。猶與少衡為代。密邇相望。負戾不敢通。凡懷嚮之心。莫得自見。專書下逮。情辭蔚然。佩荷之餘。如見天竺波瀾也。益以欽仰。某衰敝日甚。自正月二日感寒熱。至今未平。骨立肉銷。去死無幾。占語授甥孫輩書之。不能親染。爾後遇便。尙得別記。伏冀諒察。

附錄疏文

温州普濟粥會疏文

竊見本州去歲年穀不登。目今小民無食。流移飢凍。殊可憫憐。今欲募善士共為粥會。賑之日以五千人為率。費米十石。足三月。約費米千石。飢民度三月。有生意矣。諸善士備隨力。倍捨米數。過此則人以半升米。日一飯之。所濟尤厚。願賜允從。幸甚。

右伏以飢民滿道。皆懷填壑之憂。仁者動心。欲施兼濟之惠。募難踰於千石。德已徧於萬人。儻分指困之。

恩當有翳桑之報。

祈雨疏文

雨暘不時。農民何罪。政事失當。官吏可誅。念承乏於此方。會視事之未久。心誠無愧。責豈易逃。萬室告勞。運轉久勤於軍餉。千倉歧望。寬蘇倚俟於秋成。願布慈雲。化為甘雨。救羣生之就燎。鑒危惡之倒垂。惟此投誠。不勝悲切。

保福法堂疏文

保福名山。東陽勝刹。頃坐劫魔之火。化為煨燼之烟。念閱歲之已深。欲鳩工而未逮。僅成寢舍。爰處緇流。願茲演法之堂。是為崇福之本。擬增輪奐。尤賴檀那。四鳩松楸。皆接麒麟之冢。百年香火。況鄰烏鳥之巢。敢憑洒掃之勞。溥獲霑濡之賜。

### 北山文集卷之二十九

寄家親里

剛中再啓。承乏永嘉。日在文書深處。不時布問。中間曾附短簡為信。計嘗得之。去年九月。緣召旨趨行朝。遂備樞屬員。自正初子告般家。因而畢結女子姻事。前日方挈賤累。抵敝舍。迫于嚴程。不逮走謁矣。日幾因時奮飛。副親朋區區之望。

寄茂先秘書

茂先秘書。大孝親家。即日苦寒。伏惟偏侍之餘。體力康寧。剛中區區待次。坐越窮年。參晤未期。敢幾益自調節。以全孝道。萬千之禱。不宣。

寄商佐親家

剛中頓首再拜。前日抱溪。雖見末穎。尙幸過門。寵臨今日。得之道左。知車馬已還矣。瞻仰何窮。冬陰戒寒。伏惟尊候萬福。碧雲劉居士。以有驗之術來訪。試使詣門下。可觀其術。或有宛轉薦道處。無待一言。幸甚。謹奉啟執事者。區區有懷。須面乃究。不宣。

剛中再啟。還家之初。曾奉來使之書。未幾又辱惠字。殊用感愧。咫尺未緣良晤。惟對口辱倍膺長至之福。區區餘不能盡也。



與茂先書

剛中再拜。比者茂先喪奉盡禮。非但備見勞苦。而窳劣之事。種種不苟。益知孝子有愛親之意。送車未乘。于今欽嘆未已也。華絨遠來。尤佩盛眷。屬歲晏。書記稍多。裁報草草。皇恐皇恐。

與叔倚

易海陵遠關為奉祠。此亦良計。書至即就。以懇相公。今得之矣。屬承相公痰瘵在告。五月文字積壓。故差遲。不免少留來人以待也。雖然。時方有為。如吾叔倚者。願當在閑處耶。朋友言之有愧。

又

邊事殊擾。朝廷見會台大兵。為進討之計。護恐欲知。免解文字。垂成幾敗。蓋朝廷下禮部于都司。可堅持不可。再料理。僅于數日前降得指揮。不然。丁此擾攘。遂至廢壞。豈不幸哉。錄書指揮。可以報達帥南諸公也。伏致不暇為書之意。籠一隻至叔。且煩留宅中。俟叔來取。即付之。

與姻家

親家母孺人伏惟即日懿候萬福。七一姐孺人并初娘一二均休。令姪口兄同佳。家人輩再三附意。比歸浦江。不得略歸少款。何必遠有沾惠。殊使人不遑也。向聞七二姐以小四嫂孺人不安。今必已十全無事。此有要示。諒剛中時問。

果子一匣。海味兩瓶。護往。殊愧無物也。

太醫事。俟宛轉試問之。但恐今為臺諫難辦爾。蓋自不能出見人而人亦不能來故也。

與知郡大卿

知郡大卿殿撰。即到台候萬福。屢辱過臨。盡為別恨。適嘗造詣。又不獲見。中懷依依。且日旌旆便行。無緣出郭。便言珍愛。勿薄淮陽。召還之命。指日矣。不宣。

前缺兩行

四二郎可以來否。惠文惠昭諸人。皆未暇作書。並多多致意也。二女亦不作字。自好將息。樞郎向前讀書。識好惡。賀娘牙兒計安。

與巨濟書

剛中上啟。巨濟弟友承務。即日深秋甚涼。伏惟里居清閒。德履佳福。老兄遇此。同骨肉無恙。第以今歲大禮。及科舉多事。逐日翻衰。故紙應接人事。其勢有不勝言者。編想村居之樂。豈勝欣羨。承縣道雖于吾族有所假借。而吾弟無一事撓之。此尤可喜。州縣相識。止可濟緩急意外之撓爾。聞馬潤有人至。標填。若欲理會。自可作公狀投之。已寫批子在抱溪書中矣。諸公赴試而歸。值明堂習儀正冗。草草附此為問。不盡所懷。惟順序加愛是望。不宣。

缺題

剛中悚息再拜。剛中嗚吐和在告。今數月。前日奉惠字。不能即報。今恐因循曠絕。獲罪將深。故力疾為此。

萬萬昭恕也。與公親且舊。而每書加以甚溫不情之語。知其必有取罪之由也。今年久晴。行朝如飯釜。日在文書重圍中。四體皆灼爛。不見佳處。鄉居不至焦枯否。西樞聞憂而歸。計已至永康矣。時事可問而知也。待制暫休。還里。兄弟從容之樂。想不如九夏之炎也。可勝欽仰。病倦復兩日皆赤。為書草草。不盡所懷。但有慙怍馳仰而已。

與叔義書

剛中再拜。政此馳念。姚忠來。得所惠帖。大用慰口。剛中同賤累寓此無恙。第大暑異常。肌理灼爛。金石視之欲流。沉田疇乎。鄉里若至今未得雨。兩至早禾亦無及。但或謂念九日已通濟矣。不知果否。當此早乾。所煩石牌之業。當隨分有勞。旨揮矣。不皇皇尙阻披晤。切幾以時珍護。坐膺龍渥。

與叔倚書

去歲之杪。蒙恩正位序。以非所當得。不敢言謝。今復領過情之語。殊愧悚也。材力秀拔。如吾叔倚者。方久間待次。豈不使朽拙者自反而慙耶。何當面見。索技此懷。

與季誠書

季誠教授奉議。即日伏惟尊候萬福。近常以幅紙拜復。意欲別修記。今復困憊不能。當垂察也。奉聞已得旨除參。云自欲封歸。更不敢取到。此時事如許。正賢哲出力不足之時。巧閑靜退。恐朝廷失計為多。爾區區之懷。筆語所不能盡也。

與念二將仕

念二將仕。念親思歸。亦欲參選尋調。因今附同官便船以還。庶遂庭幃之心。此間房下。可以無慮。若其來復之期。猶未可指。俟隨宜理會也。自餘曲折。可問而知。故此得以略。

剛中再拜。念二承務來。寒聞所履兼沐佳汗。為慰甚多。舍屋當已就緒。雨多損麥。人情安否。數日遽甚。為問不能詳密。此間曲折。令似必具言之矣。未觀風度。正望多愛。

將仕位下。安樂行者漸能行。體氣終弱。然近來全無病。極惺惺可喜。願能隨樞哥念蒙求矣。九十姐八月二十七日生一女子。子母平善。此尤欣幸也。念二郎以四川差遣不可入。近與家人商量。來春欲令一歸鄉里。渠以久不侍省。念念欲得一歸。但萬里水陸之險。非得十分便順不可行。兼他日自鄉趨蜀。又非得良便不可。尚遲遲未決者。以此萬一成歸。當在初春啟行。至期自有報矣。九二豚犬。今更議得李氏。乃胡丞相邦彥之猶子。其父近知榮州解罷。已于七月念九日大歸。凡百初如意。但新婦未可責以家事。且作好。看耳。恐至親欲知者。

與邦直書

剛中皇恐頓首再拜。器狹用近。任重力微。日就盈滿。自致顛覆。向非朝廷一切混貸。是身無今日矣。己已歲自湖北再徙臨封。齒髮既衰。裹以烟瘴。其何能久。第隆天厚地。與夫知己之恩。絲毫未報。言之涕下。區區敢為吾邦直布之。皇悚無地。



熟思之熟思之乍到不得自以為言而對他人說及仍棄白其人亦令勿露且只作尋常編置人相待徐假其力圖書社之事亦須轉手不此之思但見目前少快恐致遷移之禍書社不得不謀恐外議謂予自有盤費故也在彼而謂是庶官切不得與人亂往還及出入之類言語自寒溫之外半字不得亂發亦不須數遣人來封州有便度可通書自通書矣來書又謂以我所作所寫為念不知謂何等文字豈強亦未曾加內恐吾憂故謂讀已畢耶日錄頃見汝說與強同置今何如也烏有長短編亦在拘數耶更以實報來耕沒之事竟如何恐無還理或謂指揮不帶下則自無沒理然汝指揮與子雲同而子雲自謂已藉何也汝在彼聽勸豈不知有無藉沒指揮謂無之而子雲報我謂渠已藉謂指揮雖不帶而物已在官則官巾自有行遣今杜方來時已是四月念二而黎州略無施行又我在桂陽界上得郡官五月十八日書彼間亦無承受何也不可解不可解然此猶是餘事且頭數月間無他聞則萬幸萬幸自桂陽來六百里半月程不知柳距口計幾里可批來十三郎六月二十日發遣歸矣過桂陽界上日自走介詣監乞公據封州翻結而歸歸路恐亦不至狼狽人已回且得渠一人了當甚幸甚幸涇重已深瘴又偏身生瘡如大風人已廢物蓋往日拖拽損也汪舉亦且而已兩行卻且在此我小便猶有紅沙然今亦豈計此飲食并身體比相別時並減一半謂將息得好者非小人亂說則知識相寬之語實不然也媽媽頭雪白不忍聞之汝果足衣服且逐日挨抵不要歸煎迫家中蓋彼實無所出徒然生受也杜方且支與到柳盤費彼可支與回封盤費俟我卻支與回鄉果足家書便附取來書中戒復言語我所以必欲杜方回此者欲更得問汝仔細故也汝生日時為當時只寫冊子上已忘記可再寫來廣中將息之道如汝所告更不得少食生冷之類飢飽生冷不慎風此取瘴之大者此外無所言七月五日晚

### 北山文集卷之三十

#### 封州寄良嗣書

自許老三月來復州乘謂汝輩皆當無恙獨我自念罪犯深重又汝所坐亦是錢物決無還還之理今得信果然柳佳郡又去封亦不甚遠此天地造物之私也父子須當碎首知恩我四月十日復州備錄到省劄十一月出門六月九日到到不二十日杜方來得媽媽安信并汝開福寺所發書慰喜非常我自離復州一路不入州郡遇縣自更易夫脚外皆徑過止潭衡間暴下困乏共避留三四日封守極賢明今在半村郭間一小宅子居住到即杜門念答此外一切勿以為念媽媽得書與骨肉若能自寬者又未知真是如何汝所陳般家利害亦分明但思慮未甚周備人子之心險年不見母自困囹中免死得命雖甚流落亦願便得團聚曾不知汝非他人比既身坐重罪又其父有大戾朝廷不忍誅以除恩姑置父子於嶺表正當杜門俯伏以聽後命豈可便望與骨肉會合此事非但我如此汝亦有焉萬一辛苦拖拽未及相就之間更有施行一家狼狽極矣父子不足論也杜方歸到鄉里已是九月中旬使倉猝收拾亦是來春今若得至秋放心移不過展卻半年許卻無憂患二者孰愈哉汝又謂般家後作經紀經紀二字切不可說着此又啟禍之門目下粗衣淡飯莫問飢飽且兢兢度日更三四個月之後莫若團聚一小學教蒙童以給朝暮婚嫁之說聞之且喜且憂喜則喜汝有依有所依而不善處則吾所深憂也安知其無深意乎

熱讀公書未嘗不扼腕流涕謂忠良困抑竟至此也而公處流離顛沛中猶且小心慎密總無怨併之念形于毫端蓋其固窮不變原非罪累所得而拘者也康熙乙亥秋後學曹定遠謹識

魯聚萬福令以學業進茂恃久契敢問也簽判以次並告為言名剛中昨承趙添監遣發汪舉時會惠書以在道路未遑答今有短記煩轉達之幸甚

舍姪行後五日敝居遣兩僕送衣服至其一至柳州豚犬處其一封州也僕以四月二十三日離東陽糟糠與碎累並家居無他恐愛念欲知耳剛中又拜羅二能還郡文否因風亦望批裁也

與德和書

剛中啟奉德和友姪承務端來得書知日來為展之佳借一五嫂孺人房下郎娘一二均休甚慰遠懷且荷不忘也老孀四月二十六日抵封州道路安樂又孀在鄉日凡百荷外謹豈敢忘德門戶事非叔義又不敢煩洩他人渠亦災寒有可為老叔致力者幸不惜也諸弟各計無恙位下骨肉同慶此以遺僕寫書稍多未暇致問餘惟懷愛以振前業不宜悉剛中啟奉德和友姪承務五月十二日

銘德一入選一專人皆如期否此書到裏奉記已了畢金善病猶不省欲要令將息幾時苦要求歸今令隨馬綱去日行不過一驛庶幾可趁但觀其形神斃于中道未可知也下處薄業在彼凡百更望照顧恐







九月。

跋

鄭澆

右忠愍鄭公改官誥文一通。紹興十年九月十五日下也。時金歸僕驪。公爲宜諭司參謀官。及還。故有是命。所謂副柏寺。公嘗爲殿中侍御史。曰卿武奉官。則以侍郎而居。僕也。未幾出爲川陝宜諭使。尋以使分畫陝西地界。金使烏陵贊謨入境。欲盡得階成岷等六州。公力爭不從。又欲於大散關立界。公亦堅不從。當時中外。莫不倚公爲重。繼除四川宣撫副使。公之治蜀。最多方略。如移司利州。省費百萬。請減成都對羅。而於階成二州。營田三千餘頃。歲收十八萬斛也。如分三路。命三將。吳璘。楊政。郭浩。之輩。懼公方威震巴蜀。奈何乘鈞者。奸臣媒孽。始以才而薦公。終以才而忌公。巧計貶謫。屢易其地。卒致費志以沒。於戲柔佞易制。善於趨附。若韓肖胄。樓炤。范同之流。拔之冗散。遠躋政地。而公之及於禍也宜矣。孤危之跡。獨賴上知之言。公之自信已確。公雖云亡。又何憾焉。裔孫謹出示此誥。因考公被命。追歷官布政之大槩。濟之所知者。庸以附見焉。昭陽赤奮若二月初吉。

忠愍公樞密都承旨兼詳定一司勅令

勅。觀象斗樞。夙重本兵之地。密承帝命。尤嚴分職之司。選擇通材。寵頒書贊。左奉議郎。試尚書禮部侍郎。兼詳定一司勅令。榮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鄭剛中。同學淵博。器識恢宏。蚤被簡命。及時顯仕。柏臺芸省。茂著夫聲。猷憲部秩。深資於明練。屬邊陲之未靖。方邊伐之是圖。比命虎臣。列居府。肆求堯士。式佐籌帷。其陸延閣之華資。往贊機廷之密務。願論思獻納。久已罄於忠嘉。而制勝折衝。尙有勳於裨益。體予訓告。毋怠欽承。可特授依前左奉議郎。充實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兼詳定一司勅令。封賜如故。奉旨如右。牒到奉行。紹興十一年五月九日。

跋

潘震孫

北山公勅賜尚書禮部侍郎。即奉命往贊機公。宜撫機務也。公之問學器識。既已深被思陵之眷。而運籌措。更仰體夫付託之心。所謂幼而學。壯而行者。蓋于公見之矣。乃未展宿抱。而斥逐以沒。惜哉。

勅追復資政殿學士。贈左大中大夫。

勅。朕於肆大皆之朝。思我時昔。禁近之臣。或才德之富。或辭藻之勝。各用所長。同爲國華。而醜正實繁。爲所陷罔。朕未克省。死於遷所。以莫克與。今日曠蕩一洗之恩。可悲也。故責授濠州團練副使。封州安置。鄭剛中。術業敏邵。問學該洽。中外更試。所至飛譽。多言可畏。朕不得赦。才難之歎。今古所共。朕方欲復用汝。而汝不獲事朕矣。以朕追命之渥。將無窮之意。九原有知。嘉服無怠。可特追復資政殿學士。左奉議大夫。前紹興二十六年二月六日。臣鄭良嗣。故父鄭剛中。復職。隆興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臣葉頤等言。謹以申聞。謹奏。告追復資政殿學士。贈左太中大夫。鄭剛中。第計奏。被旨如右。符到奉行。隆興二年十二月一日。

跋

宋濂

故責授濠州團練副使鄭忠愍公。與責授秘書少監分司南京贛州居住孫近。同奏復資政殿學士。其日乃紹興二十六年之正月甲子。距秦檜之死。纔四月耳。今勅後云二月六日。乃誥下之時也。會予有千里之役。始獲見此卷。走筆識之。殊不暇詳。若夫公之大節。與賊檜之奸。諸先正已極論之。亦不待詳也。

鄭忠愍公傳國史跋

鄭剛中。登進士甲榜。累官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剛中由秦檜薦。檜主和議。剛中不敢言。移宗正少卿。請去。不許。改秘書少監。金歸僕驪。檜遣剛中爲宜諭司參謀官。及還。除禮部侍郎。爲川陝宜諭使。論諸將罷兵。尋充陝西分畫地界使。金使烏陵贊謨入境。欲盡取階成岷秦商六州。剛中不從。欲姑取商秦。於大散關立界。又堅不從。繼除川陝宣撫副使。凡此遣人力求和尙原。剛中恐收和好。乃割秦商之半。棄和尙原。以與金。剛中治蜀。頗有方略。宣撫司舊在綿州。及胡世將就居河地。饋餉不繼。剛中奏乞移司利州。自是省費百萬。常欲移屯一軍。大將楊政不從。呼政語曰。剛中雖書生。不畏死。聲色俱厲。政懼聽命。都統每入謁。必庭參。然後就坐。吳璘。陸榘。校少師來謝。語問吏。乞講鈞敵之禮。剛中曰。少師雖尊。猶都統制耳。倘變常禮。是廢軍容。行禮如故。奏蜀四川雜征。又請減成都府路對羅。及宜撫司激賞錢。於階成二州。營田。抵秦州界。凡三千餘頃。歲收十八萬斛。請弛鹽路酒禁。復利州錢監。爲紹興監。皆從之。秦檜怒。剛中在蜀專擅。特置四川財賦總領官。以趙不棄爲之。不棄宣撫司。剛中怒。由是有隙。檜陽召不棄歸。因召剛中。剛中語人曰。孤危之迹。獨賴上知之耳。檜聞愈怒。遂罷責授桂陽軍居住。再責濠州團練副使。復州安置。再徙封州卒。

鄭忠愍公傳志書跋

鄭剛中字亨仲。紹興癸丑進士。調温州判官。以賑饑得法。秦檜薦爲勅令所副定官。累陞尙書右司員外郎。時檜主和議。剛中爲陳金不可信。弗聽。遷殿中侍御史。抗疏條奏和議利害甚詳。及胡銓上書得罪。禍且不測。剛中率同列論救。銓得編置。改宗正少卿。秘書少監。樓炤出論川陝。辟充參謀。還除禮部侍郎。擢樞密直學士。出爲川陝宜諭使。尋充陝西分畫地界使。金使烏陵贊謨將至。出關迎之。與反覆爭辨。竟全階成岷鳳等六州。列險據要。蜀賴以安。就除端明殿學士。四川宣撫使。宣司舊治河池。餽餉不繼。乞移利州。省費百萬。又奏蜀雜征。請減對羅。及宜撫司激賞。時蜀勁卒十萬。都統吳璘。楊政。郭浩。已加三少。皆驍悍難制。剛中每折之以威。接之以恩。無不帖服。初議移屯。楊政不從。剛中呼政語曰。我雖書生。誠不畏死。聲色俱厲。政遂聽命。虞允文嘗曰。允文與諸將往來。見其私居言動。罔不忌憚。如家有一鄭宣撫在焉。大開營田三千頃。歲收十八萬斛。弛鹽路酒禁。復利州錢監。以救川引之弊。又奏罷都漕。在蜀六年。儲蓄豐積。將士用命。敵不敢犯。當時語曰。宗澤如猛虎之在北。剛中如伏熊之在西。其見推重如此。秦檜諷使進金三萬。又令下錢米荆門。剛中曰。今時講和。正爲他時恢復計。要當息民儲備爲先。皆不從。檜不悅。令御史汪勃奏劾四川財賦總領官。以趙不棄爲之。不棄宣撫司。因令刺剛中陰事。會金索北人在南者。剛中慮其曉勇生變。悉斬之。檜怒其專殺。召還。文致其罪。謫桂陽軍居住。再徙封州卒。檜死。詔追復原官。諡忠。



所著有北山集周易窺餘經史專音場碎鳥有等編子良嗣官至正議大夫有可軒奏議文集及上何

按金仁山云人之稱公者大抵多其勳業而不知公之勳業百未試一蓋天下大勢惟關中可以舉山東

初集自敘

北山初集即余所謂笑腹編也余以紹興乙卯至甲子歲所錄文字自號北山中集笑腹編則宣和辛丑

二以附于中集之後繼此或訪尋有得當為別集以補其闕先君之序初集也其末云甲子而後時時

宣撫資政鄭公年譜

元祐四年戊辰公以夏五月二十三日生於婺州金華縣之北山下諱剛中字亨仲政和二年辛卯為

為川陝宣諭使紹興十二年壬戌夏除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兼營田轉左朝奉郎冬遇太母回

宋故資政殿學士鄭公墓誌銘

何耕

故資政殿學士東陽鄭公紹興開宣撫四川留蜀門者六年承朝廷新與金和之後外飭邊備內御將帥



南臨安庸足恃乎。臣願陛下既遷之後，勿以為安。上下一心，不置中原於度外，乃可不然。臣恐不能無後日之悔。詞旨剴切，聞者悚然。會大臣主和議，金使在廷，中外口懼。又奏曰：犬方留人，豈可無因而自己。虎方得肉，必不無故而舍之。今敵人一旦欲與我和，遺我已失之地，歸我已棄之民，是不可信也。然彼開我以好言，示我以善意，亦何辭而峻絕之乎。正當虛心守以中正至當之道而已。除尚書考功員外郎，號能舉職。除監察御史，未幾，除殿中侍御史，抗疏條奏和議利害尤詳。大抵以尊主威，察敵情為本。語皆驚人。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書言：不當與金和，歷詆建議者。至欲斬秦檜，帝怒，罪將不測。而銓母老甚，人莫敢言。公力為申救，禮部侍郎曾開亦以異議罷去。奏曰：方今金使遠來，計議未定，愛君憂國之心，魂夜悸，謂禍福之幾，皆在乎此。衆智交陳，羣策並入，其區區之心，豈有他意。願陛下優容之，其愛護善類如此。九年，除宗正少卿，改秘書少監。金人歸我中原故地，樞密樓公絕江，道京入洛，以至關陝，其所經歷，存問故老，褒表忠義，與夫敵情曲折，山川形要，悉以上聞。章奏一出，公手歸朝，又面奏保京陝之策，尋除樞密院書禮部侍郎，轉通直郎，兼詳定一司勅令。十年，轉奉議郎，以明堂恩，封榮陽縣開國男。除試尚書禮部侍郎，兼權刑部侍郎。奉上天皇后冊寶，宰臣當攝太尉行事，公謂太尉秦官，不雅馴，宜改為少師。至論獄事，反復精密，必歸於無冤而後已。十一年，除寶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金人叛盟，朝廷將用兵，公奏曰：陛下震發沈潛，布昭聖武，檄書一行，萬物吐氣，然點敵多計，善為妖祥，稍覺失利，便以甘言相悅，陛下能持斷然之意否乎。已而果再與金和，韓世忠、張俊、岳飛，各以宣撫使握兵於外，一日命為樞臣，而收其權。公為宰相言曰：此策信美矣，然利害得失，常相倚伏，遇事更變，則激而復起，當周思熟計，益善其後。因書七事，皆施行之。進寶文閣學士，以本職出為川陝宣諭使，且與金人分畫西北地界，金遣烏陵贊謨、孟浩二人至境，必欲得鐵山，公問之習邊事者，皆曰：無鐵山，則無蜀矣。公與反復論辨，卒屈之。又得商州秦州地，十之四五，凡可以屏蔽全蜀者，皆在焉。始公將越境，與北官議事，父老數百遮馬前，諫曰：引之入，乃萬全。今往就之，得無意外慮邪。公曰：吾計之審矣，引之入，彼坐於吾家，而不去，執之則為國生事，縱之則重傷國威，固莫若出也。縱有他，不過殺一使者耳。衆歎曰：公勇過賁育矣。除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後去陝字，專領四川。轉奉議郎，遇太母回鑾恩，轉朝散郎，進爵子。十三年，磨勘，轉朝請郎，遇郊恩，進爵伯。十五年，除資政殿學士。十六年，除朝奉大夫，遇郊恩，進爵郡侯。公自議畫界時，固已發動羣聽，逮專關寄號，令肅然，旌旗為之改色。邊軍十萬，衆皆西人，勁悍吳璘、楊政、郭浩，俱為都統制，分領之。權勢相引，而政尤黠。公嘗欲移屯一軍，政意不欲，謂公曰：公必欲移此軍，奈楊政不肯何。公正色折之曰：某蒙主上委寄，偶與諸君相隨，君欲以身試法邪。政恐懼，下階推謝。公命之坐，曰：君能知過，甚善。吾胸中即快然矣。自是三大將拱手側足，奉命惟謹。訖公之去，不敢築，公持紀律嚴，而濟之以恩，事細大必察，而行之以簡，推誠盡公，人人說服，不獨畏其威而已。蜀自軍興以來，橫斂百出，民不聊生，講和之後，當有以休息之，而供億不少，損公每慮一旦有警，誅求無藝，民益不堪。於是舉精極思，求兵民可以兩足者，而力行之。首奏移司益昌，以便饋運，繼修營田之政，嘗於治所築亭，榜以思耕，而為之記。其略曰：嘉陵江水之險，以難名者殆百

米舟相衝，遇石而碎，與沮俱入者，皆蜀人之脂膏也。今塞卒十萬，皆囊弓卷甲而臥，吾誠能借其餘力，雜耕闢外，率以平歲計之，得粟一鍾，即減漕粟三鍾之力，度足支五歲，則可以請於天子，時貸農租矣。然公行之，皆有條序，課之以程，分之以利，勤者必賞，怠者必罰，愈久而愈信，故軍樂從，訖有成效。蜀有紙幣，患無錢以權之，公請益昌置監鑄小鐵錢，至今通行。凡六年，開為民減科數至七百萬緡，而備邊金穀亦數千萬計。蜀人方倚以為長城，而奇禍作矣。十九年，以秦事出蜀，至武昌，有旨罷使，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桂陽監居住。明年，責授潭州團練副使，復州安置，仍與獄于九江。連逮甚衆，吹毛百端，無所得，竟以嫁怨朝廷為名，坐之。移封州安置。初，檜使人諭公以金三萬兩進，公嘆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今日講和，正為他時恢復計，要當息民儲備為先，卒不進，檜已不說。會金人欲取燕北人之在我者，公每為檜言不可遣，而檜悉遣之。蜀門有義勝一軍，其首領李謙等十四人，皆梟勇，亦在遣中。以此自危，相結謀叛。事覺，公察其情雖可矜，而縱之必生患，乃先斬以聞。檜不說，積前後忿怨，且知公材器，決不為己下。遂極力擠之，公至封處，怡然窮大易六十四卦之旨，而為之說，手寫華嚴經，開以詩文自娛，留封六年，無幾微怨懟之意。見於詞色，俄寢疾，索紙筆書兩頰，備然而逝。實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也。公蓋以是日生，其始終之際，亦異哉。享年六十有七。未幾，復官職，後以良嗣遇郊恩，贈宣奉大夫，公娶石氏，累贈永寧郡太夫人，有賢行，始能安公之貧，中能相公以富貴，未能經紀其患難，方禍之作，良嗣亦就逮，謫柳州。夫人往來封柳間，調護甚至，公死，獨任後事，以喪歸葬。皆夫人力也。後公二十四年卒，公二男子，良顯早卒，次即良嗣。今為朝散郎，直徽猷閣，權知揚州，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二女子，長適新權知柳州邢晦，次適故吏部侍郎章服孫男女十一人。男曰樞孫，宣教郎，曰莊孫，承事郎，曰正孫，通仕郎，曰季孫，將仕郎，女適迪功郎詹密，進士俞恪，將仕郎李者，進士蔣處和，餘在室。曾孫男女亦十一人。男曰伯衍，將仕郎，伯謙，伯源，舉進士，餘皆幼。公平生著文甚多，遭禍散落，所傳於世者，有北山集三十卷，周易窺餘十五卷，經史專音五卷，良嗣訪尋未已也。公天資英傑，而養之者厚，發為文章，渾渾如江河，而措諸事業者，光明俊偉如此，非開世異人，而能爾哉。向使得極其用，益大所施設，則其正君經國之方，開物成務之略，當不止是而已。故士君子之論，皆為時惜，而不獨為公惜也。然彼陷之者，能厄其身，而不能掩其名，能屈之於一時，乃所以伸之於萬代。異時權位烜赫，可以生殺人者，今皆與草木俱腐，人至羞稱之，而聞公之風者，敏在敬慕，不敢少貶焉。其所得不既多矣乎。歲丁卯，耕以進士，赴類省試于益昌，適遇公行，嘗為三百許言以送公，至以諸葛武侯，章南康為公比，而論者不以為過。此蓋非耕之言也。蜀父老之言也。銘曰：

維古聖賢，養氣浩然，自孟軻沒，蓋失其傳，士餒厥中，見利則遷，或少沮之，備懷以顛，英英鄭公，才雄氣全，其峻如山，其沈如淵，虛明內融，果銳直前，入為名卿，論事回天，出總元戎，于蕃于宣，帝惠西人，命公撫邊，公既厥心，振弊舉偏，悍將挫氣，疲叱息肩，酒賈適倉，酒營適田，孰嘯孰呻，橫賦汝獨，執孟賊汝，以鉏以鋤，西人愛之，語必曲拳，彼相何人，醜正怙權，橫加詆誣，冤汗速連，投之瘞海，塊處拘繫，公甘若飴，抗節益堅。



百世望軻。蓋庶幾焉。雲際天開。白壁洗滌。尊官顯名。追榮九泉。巋然其丘。東陽之阡。其不泯者。何千萬年。

求何秘監作墓誌銘書

男良嗣

嘗謂世有公論。非大賢無所歸。人有至情。非知己無所訴。然而道可污也。故公論或不得行。天可勝也。故至情或不得用。而大賢與知己。俱不易得也。故忠臣義士。或遭陷罔。齎志而沒。沒之後。或遂至於名不稱焉。豈不甚可哀耶。所幸公論未始一日亡於下。至情未始一日昧於心。一旦道隆天定。而與大賢知己者。遇則事雖千載猶可白。而恨雖九泉猶可平也。某用是敢以先君子之故。瀝懇於閣下。惟閣下一俯聽之。伏念先君子。幼學壯行。惟古是訓。晚出經世。續用炳然。紹興中被命守蜀。更六寒暑。而卒以尊君愛民。竭忠盡瘁。為權臣所嫉忌。備諸險苦。謫死嶺表。天下識與不識。無不為之痛。後雖久已昭雪。而未得大賢名筆。作為文章。以傳遠而信後。則公論徒溢於千萬人之口。無益也。葬之日。權臣之凶焰未息。不肯孤僅能。敘次年月。以納諸壙。既乃負罪慄慄。周遊四方。說得仲於知己。以為不朽之託。而歲復歲。遂焉無從。懷此至情。廢寢忘食。常恐先朝露。則終抱不孝已矣。天或矜之。特誘其衷。俾控投於閣下。亦切意閣下必慨然於此也。恭惟某官。以英才盛德。為西南之人傑。揚歷既久。入登華要。則山益高。斗益明。凡諸大夫國人。皆得所矜式。而略無異議。則今之所謂大賢。可歸以公論者。舍閣下其誰也。我先君子守蜀之狀。閣下既知之矣。當先君子出蜀時。閣下手送行之序。率俊造數千百人。追餞於舟次。其序有曰。蜀人將強配之於諸葛武侯。章南康之閒。而不知公之肯居與否也。後三十二年。閣下袞袞登進。而某亦自外入。備數尚書郎。亟走上謁。荷閣下一見。相慰勉如平生交。且謂蜀人思我先君。果與武侯南康似。噫。斯言可忘哉。則恐之所謂知己。可訴以至情者。舍閣下其誰也。夫如是而不披肝膽以告焉。則是先君子之潛德秘行。無時而可發矣。某舊讀韓昌黎文。見張中丞傳後敘。每掩卷太息曰。使我先君子而遇今之昌黎公。其亦猶是乎。夫張中丞固有李翰傳得昌黎公。乃益顯。若許遠。雷萬春。輩。非昌黎公。則朽腐而已耳。豈能流芳於後世耶。嗚呼。今得所遇矣。且自謂加於前人一等矣。昌黎公曰。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州閒。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蓋謂從所經由得之。故審也。而閣下於我先君子。則親見而素聞。昌黎公又曰。兩家子弟才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蓋傷其後之無所辨明也。而閣下之於某。則辱與之進。而每勞問焉。此非加於前人一等耶。閣下之慨然於此。蓋可必無疑矣。某於是勇於自決。謹繕錄家傳八卷。鄉風拜手。以洩于執事者。儻不獲拒。為一律筆。勒為銘文。使永表於神道。則死者不死。某亦得與人之齒矣。其為德可以淺深計耶。輕瀆嚴重。狀紙震越。

題跋

潘桂

北山先生。功烈在蜀。孔明之後。一人而已。何道夫。蜀人也。故述其事為詳。文亦鋪敘首尾有法。若先生曲。賦泛。應。達。權。通。變。凡。寓。之。樽。俎。翰。墨。談。笑。閒。至。今。精神。章。布。流。傳。以。為。故。實。者。亦。不。能。備。載。蓋。其。體。然。也。嗚呼。先生不可見已。見是文。亦足以知先生之大槩矣。秋臺翁書。此時甚得意。未久。與宇宙同變。銜恨而

歿。觀此令人遠想。悵然短氣。

題跋

徐木潤

初心直欲復關河。保蜀功勞不自多。諸葛大名垂宇宙。北山千古共巍峩。

又

玄孫足老

秋臺翁生於嘉定戊辰。書此時六十一。風致不減。率更醴泉銘。始欲命琢玉李球。摹刻嘉石。而流落頹墮。負其初志。忽忽三十七年矣。歲月不堪把玩。惟能撫遺編而流清涕。天其嘉相之。

又

吳師道

甲戌乙亥閒。師道杜門深居。日無所為。則取家所藏鄉先正遺文逸事。彙集之名。敬鄉錄。第聞見單寡。未敢旁及。閒以詢之友朋。而許君益之手錄北山鄭公行實以來。尚恨未見全集及銘誌之屬。時葉君審言寓坦溪。實公裔孫家。訊之。得墓銘遺事。雪竹賦卷。再拜伏讀。益知公之詳。唯吾邦人物。挺出。建炎紹興閒。忠義威略。則忠簡宗公。文學氣節。則默成潘公。而公扞圍勦勞。志在恢復。當時並稱。宗如老虎之當北。鄭如伏熊之臨西。公平生與潘雅契。立朝不主和議。亦合。至於卒。梓棺相。窆斥以死。其受禍尤甚。若公者。參於二公之閒。不亦偉乎。英風遺烈。照映鄉井。後生小子仰之。猶足矯然有立也。師道既取雪竹賦。諫和議。救胡邦衡二書。及他詩文入錄中。而又反復此編。於其銘文之感慨。題篆之奇古。楷法之精麗。見諸公之風誼。又讀公之子良嗣乞銘之書。至情懇切。亦交有發焉。豈非平生大幸哉。既以歸之坦溪。因識歲月其後。元統三年十月下浣日。

又

宋濂

右宋資政殿學士鄭忠愍公墓誌銘一通。秘監何耕道夫之所撰也。道夫廣漢人。故知公治蜀之事為悉。而公行能勞烈。亦獨於蜀為最著。紹興中。公為川陝宣撫副使。患蜀之困於漕運也。乃於關外四州。及興州。大安軍。行營田之法。所至二千六百十二頃。除糧種分給外。實入官十四萬一千四十九斛。而金州。壘田五百六十七頃。歲入萬八千六十餘斛。不與焉。誌中所謂移司益昌。以便餽運。繕修營田之政是也。蜀雖罷兵。而財用不足。歲計猶缺錢七百七十八萬緡。公奏增印錢引四百萬。復患無錢以權之。即利州鑄鐵錢。歲十萬緡。以救錢引之弊。率費二千而得千錢。置官六人。兵匠五百人。歲用鹽官錢七萬緡。四路稱提錢十四萬緡。為鑄本。其後增至十五萬。蜀中因此優裕。宜總所積積錢五千餘萬緡。其餘苛賦。一切裁削。誌中所謂減科數至七百萬緡是也。公在蜀時。吳武順璘以右護軍都統制駐武興。郭恭毅浩以樞密院都統制駐漢陰。楊襄毅政以宣司都統制居漢中。皆擁強兵自衛。與大帥抗。莫敢吐一語。相可否。公思威並立。獨能帖服之。如犬羊。誌中所謂三大將拱手側足。奉命為謹是也。嗚呼。公治蜀六年。而能俾財用足。橫斂減。俾將服。其效乃章章如此。使久於其職。又將何如也。奈何天未厭亂。姦桀得乘鈞軸。忌公不附己。而竄逐以死。悲夫。然公之見忌於桀。士大夫皆能歸之。至於道夫亦為桀之所忌。則或者未必盡知之也。道夫常為類省試第一。故事榜首不赴大對者。賜進士及第。恩數視殿試第三人。蓋優之也。槍方欲沮



張魏公而道夫對策。歷論蜀人難進易退之節。有高視天下而竊笑之語。檜嫉之。乃諭禮部令奏。但進士出身。道夫亦視之澹如。未嘗一踐貴人門。登第三十年。始召為倉部郎。累遷祭酒。鄉人趙溫叔為相。雅欲相。道夫不肯就。及溫叔罷。蜀人為所引者皆被逐。獨道夫不染物議。使其居公之位。其尚肯屈志以附檜乎。雖職位不同。功績遠異。道夫清峻之節。未必有愧於公也。然則公之墓誌。非道夫為之。孰可為之哉。公之子德肖。不求之他人。而屬之道夫。良有以也。吾友彥淵氏。公之九世孫。以葉史君昌父所書此册求題。故濂以所聞。疏公治蜀之績。而詳及道夫之事。使覽者知士大夫立身。以名節自砥礪。有不隨世而磨滅者。必將惕然自省也。道夫以瀆熙辛丑春。始拜朝請大夫。試秘書監之命。其秋輒求去。乃除知瀘川府。今以秘書監銜。則誌文作於是歲春夏之閒無疑。史君公同郡人。果齋翁先生之高第弟子。雖南康之節不完。然字畫儘佳。鮮于伯幾謂其極善用筆。至欲下拜。而此册尤其得意書。可寶也。因併及之。至正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林彬祖

南渡無宗老。東陽有鄭公。飛騰年不早。恢復志誰同。睿嘗當朝議。堂堂治蜀功。權奸何見忌。直道自多窮。瘴海無消息。先天悟始終。文章愁電速。魘魅喜才雄。身後名尤盛。生前爵已崇。子能傳孝友。天亦佑公忠。侍讀銘詞古。秋臺字畫工。兵前撫遺事。短髮樹秋風。至正戊戌中秋。

蘇伯衡

伯衡竊聞公之宣撫川陝。節制諸將。嚴甚。吳璘而下。每入謁。必先庭參。然後入就坐。一日璘除少保來謝。語主關吏。欲講鈞敵之禮。吏以白公。公厲聲曰。少保官雖高。猶都統制爾。倘變常禮。是廢軍容。少保若欲反。則可取吾頭去。庭參之禮。不可廢也。璘息恐聽命。時將成陽。憚而陰忌之。始見公擢自温州。通判。不數年登禁近。以資政殿大學士帥蜀。意公秦檜之黨也。雖忌而莫敢出聲。後見公遇事輒與檜抗。知非其黨也。乃譖之檜。言其有跋扈狀。檜入其言。謀於王喚。喚以為不若選一宗室有風力者往制之。因薦趙德夫。於是創四川總制財賦。以命德夫。德夫至坤維。辟晁公武幹辦公事。且屬其物色公陰事。武起久廢。又引公所逐使臣魏彥忠者。相與盡力擠之。遂與大獄。而公竟謫封州。以致於戲。正人之不能獨立。從古則然。豈惟公乎。且公帥蜀六年。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而況諸將忌之於外。宰相銜之於內。迎合狙同於前後左右者。又其仇人。此固司馬溫公所謂猶一黃葉之在風中也。雖欲無危。其可得乎。偶觀墓銘文。輒疏所傳聞于後。以補其略。亦以著羣枉害正。其勢蛇蟠蟻結。牢不可破如此。可慨也。洪武四年夏四月十日。

范祖禹

北山鄭公之動業行實。著之於銘。見之於墓。公之賔贊。亦既顯白。而無事乎勳說而重述也。獨恨公以剛正磊落。大有為之才。適丁炎運之中。裂陽明之氣。剝陰濁之覆。遂使剛正之士。沮抑不振。邪暗之黨。迭肆姦謀。卒至亡國。而後已。故公之構禍。雖曰人為。夫亦氣運之致。然歎。第有國有家者。不當以氣運。遂當盡力於人事。以幹旋拯救。此志士仁人之心也。然君子雖厄於一時。而生氣之不挽。則彌遠彌光。小

人雖得志於當世。而唾罵於千載。則無人不然。則作偽作偽之效。有識之士。所以卒為此而不為彼也。是故士大夫讀公之銘。第當取公之志行為法。以益自砥礪。豈彼之奸黨為戒。而深川警省。則公雖沒。亦足為世風教之助。此紀述者之本意也。故予讀公之銘。不暇他及。輒申此於羣言之左。庶後之覽者。同一勸戒。不為無用之空言云爾。洪武六年三月望前一日。

游道存

古之忠臣正士。其氣量才識。有大過人者。其立言志行。不以權貴所壓而沮其志。不以橫逆所加而改其節。其守之也堅。其養之也素。罔不由學問之精。而施諸事業者然也。愚伏讀鄭忠愍公墓誌銘。有以見其人焉。公自紹興登科第。蘇永嘉判官。歷仕至資政殿學士。考其顛末。德行勳業。赫赫著聞。罔可殫紀。觀其在朝。奏議委曲。有回天之力。抗疏剴切。恢復中原之志。人莫敢者。而公力言之。非其才識之明。其能然乎。及其總戎于外。審山川之形勢。以察敵情。仗公忠之大義。以服悍將。上宣主威。下蘇民瘼。奈何以直道事人。卒忤時相。羅斥瘴海。死而無悔。豈非氣量宏偉。其能然乎。此雖一時之不幸。然流芳汗竹。則又萬世之幸也。視公之沒。猶不沒也。矧其餘慶流於奕葉。愈久而彌光。其亦天定亦能勝人之報也。洪武二十五年歲次壬申中秋日。

杜桓

宋之南渡。國勢不說。實由奸檜操乘鈞軸。專政誤主。是以有志恢復中原之士。輒忌嫉之。不遠斥則死。卒不獲伸其志。若北山忠愍鄭公其人。公忠義大節著于朝。其治西蜀。政尤焯著。終始以不附和議。檜檜遂封州以沒。於乎。奸檜當國之日。勢位赫奕。威焰足以死生人。公固莫與之抗也。百世之下。仰公之英風遺烈。有如景星慶雲之昭。于天。見公之名。皆敢狂起敬。而莫敢褻視。彼檜趨蟻之微。犬彘之穢。見其名輒唾之。善惡之在人心。判若黑白如此。則夫人之於忠義。又何憚而不為哉。今奸檜之後。不聞有為士者。而人亦羞稱之。公之後人。皆循循雅飭。有士君子之行。然則公之志。雖不得伸於當時。而德澤被于後世者。不既厚乎。桓拜觀墓銘。敬書于後而歸之。

王城

感雪竹賦題跋賦已見集中

城岩亂開。侍故老。講聞先世遺事。即知高王父莊敏公。與北山資政鄭公。為末第時貧賤交也。每過北山。必腰錢一貫。以助雞黍。為竟日從容之適。及既入仕。則期以他日。不可阿媚權臣。以求官職。逮其晚年。果為權相所厄。獨北山翁受禍尤烈。謫居臨封者六年。先莊敏亦成坐廢。終以不倚。見知思陵。至有卿以不附秦檜。故去國久之語。二公風節。照曠一世。到今聞者。凜然。今觀北山翁所作雪竹賦。則其平生不屈之操。堅可見矣。敬欺爾君子。權勢折忠臣。豈非識耶。公願以其有通家之契。俾書于澤翁畫卷後。俯仰高風。不勝感慨。咸禧。良月二十五日。

方景山

題跋

北山鄭先生未遇時作。先生嘗以宜和庚子。來寓浦陽。集中詩及避亂錄所書後鄭者。景山自先世實家



焉。林檎藪深。深村塾寺。往往皆疇昔所經行處。時兵火方張。先生自言舉室流離。窮乏萬狀。僅脫瀕死。此一雪竹也。後既節更靖康元二。以至被遇思陵。乘鉞全蜀。卒以執論不阿。忤檜相。謫臨封。此又一雪竹也。困而能自奮。既奮復摧壓。而所守固自若。先生之高節勁氣。真不屈於權奸如此。使後乎元二之既而。有如先生者。立乎其間。則所以處陰陽鄉背者。宜有甚於曩時。其爲雪竹。益凜凜百世下矣。嗚呼。悲夫。景山與客謝。將往金華山中。過先生故居。先生五世孫足老出。雪竹畫卷。及諸賢所書是賦。肅襟誦玩。因得想見風烈。蓋於是距宣和之庚子。一百七十年矣。其年孟陬既望。

又

謝翺

金華鄭子。有家藏其祖北山先生所作感雪竹賦。其匠意造語。與後所爲事業。以至誦死。輒相應。不差毫髮。子有既求名書。寫雪竹於前。復扣諸公。作行草古篆書其後。最先秋葉公。閻草法類小王。勁潔可愛。作於咸淳辛未。至今寶之以爲妙。余嘗評北山賦於窮約時。疑一時率然。以氣爲文者。皆可能。至曰觀負荷兮。類積羽之將沈。忽奮起兮。信泥塗之可拔。則不特一時之氣。凌轢埃壘。而狀物之妙。因以發其胸中之所蘊者。殆不減古人。此其所以卒忤檜相。而客死臨封。其屈也。乃所以自拔而伸。而物莫得而沈之也。秋暮晚亦有志於自拔者。卒沈焉。可傷已。後之欲拔乎流俗者。其毋爲積羽之所沈哉。後辛未十九年正月。

又

柳貫

時子舅鄭公子有。保愛其先世故物。如寶玉大弓。罔敢失墜。念先正資政公所作雪竹賦。真迹不可復得。則求名手象雪竹於卷。復請里中前輩。用行草楷體雜書是賦。其後三十年前。見之公家。凌雲山房。今病耗十忘八九。視袖簡之未亡。如白水之再見。爲之驚怖。雜喜。把玩不能釋手。蓋自公下地。家世所藏。皆雲散鳥滅。而此卷猶賴其猶子子升。得不爲他姓之所屬奪。意北山之靈。在所護持。使先正之高風勁節。因是勿泯。猶足以爲後人憑藉之地。不然。一紙墨之微。亦安能傲兀世變。而獨存哉。此賦資政公未遇時。作觀其負荷奮起之辭。既足以信夫平生事業之著。至於積羽將沈。泥塗可拔。則晚節竄斥流離之禍。早已兆見於斯。使當時阿意取容之念。一萌於心。則絳綰雲月。雕鏤冰玉。祇以取嗤來世。雖孝子慈孫。欲爲之拭拭。以蓋往愆。誰其信之。此士大夫所以砥身礪行。常不敢後。而孟子所謂聞伯夷柳下惠之風。廉頑立懦。寬鄙敦薄。直以百世言之也。葉公昌父小章。出入章章。義獻開潘公希聲行書。全傲顏徐。迹其辭氣風流。尙足想見承平故家文物之懿。謂予知有管仲晏子。則予豈齊人而已。至順二年。歲陽辛未。秋九月十又四日。

又

葉謙翁

憶昔紹興開。國步日云蹙。廟堂倡和議。僅保一隅足。桓桓宜撫公。六載鎮全蜀。力爭關外地。盡樹漢中粟。寬征弛民力。倉庾富儲蓄。謔言抗狄使。君命誓不辱。拳拳奏養心。素志在匡復。奸臣持國柄。忠義遭斥逐。傷哉炎洲竄。六死墮瘴毒。聚公未達時。有感賦雪竹。詞氣何激昂。兆見若龜卜。聞孫念家豎。圖象寫盈軸。

憶子弱冠初。殿玩會三復。凌雲竟丘墟。文脈誰能續。君其善寶藏。奚啻護珠玉。千古一欵欵。令人仰高躅。至元己丑春。予過凌雲山房。時浦陽方韶父。建安謝臯羽二先生。將遊臥羊山。邂逅凌雲鄭公子。有出此卷相與展玩。逮今四十又三年矣。至順辛未秋。因訪拱山坦水。開子有公仙去已久。其猶子子升。予妹婿也。以前輩遺墨數大軸見示。此其一耳。感嘆之餘。輒題卷末以歸之。

又

吳師道

士君子以平生之志。發爲一時之言。而一時之言。或爲終身之符。若北山鄭公所作感雪竹賦是也。方其比物發興。引以自道。異時奮拔於困阨之餘。不屈於摧折之際。往往如之。夫修身踐言之死勿變。固有志者之事。而辭氣威儀。所以定命者。其理亦微矣。昔王沂公賦梅雪中云。果踐魁名。韓魏公賦雪。老枝擊重。卒荷大任。今鄭公雪竹。前後輝映。三公者。皆宋之偉人也。吁。亦異哉。元統乙亥十月。

又

吳萊

寄相仲積題北山先生鄭公雪竹賦并書卷五古一章  
古人不可作。雪竹有奇思。鄭公詠騷詞。或者攻繪事。向來拈筆閒。才士巧相值。誰從歲寒窺。便得瑚璉器。東國正擾攘。靖康更元二。上天忽同雲。大地惟朔吹。玄陰知已凝。積羽忍不墜。狂會鵝炙求。因及蠟漿饋。離明乃煌煌。勁節特一致。秦關收甲兵。蜀關擁旗幟。每疑一寸心。長挺千畝翠。學行尙吾時。窮達等墨戲。相君本彌甥。本毫常拭背。自應守遺文。重襲在篋笥。滿山蒼竹林。凡木總顛顛。因之寄題詩。爲酒懷古淚。

又

杜桓

植物中唯竹稟貞剛之氣。獨多。故能凌厲夫霜雪之摧折。而不易行改度。此竹之所以可貴歟。以其可貴也。是以士君子每託之以比德焉。北山鄭資政忠愍公。未遇之時。有感於雪竹而爲賦之。其中含此與之義。終始取竹以自喻。辭氣正毅。深乎莫犯。後公出爲國家之用。以忠義爲質。特立當世。爲奸桀摧壓排抑。不撓不隨。之死以之。質諸賦中之詞。無少爽也。於戲。若公之氣節。比之於竹。殆無愧焉。斯所謂唯其有之。是以似之者矣。百世之下。讀公之賦。惕然有以自警也。不揆末學。輒敢挂陋書于後者。蓋亦不勝夫仰止之私焉爾。永樂十二年龍集甲午冬十一月朔日。

又

劉應鑑

梅花三絕題跋詩已見集中  
陋巷之耀。澤乎道。河朔一老。北風愁余。天寒憔悴。嗟哉三閭。梅有三似。是耶非歟。北山老仙。其梅之徒。作爲此詩。夫豈厚誣。有之似之。終身之符。耳孫克肖。雋氣蔚扶。寫此先什。爛然驪珠。存翁示我。寐醒憤蘇。仰止先哲。拜手敬書。

又

陳深

北山先生鄭公微時所作也。距今幾二百年。一日公玄孫足老。道余舊事。知少□□爲模寫三絕之意。命僧濟澤翁作其畫。且請鄉之老成善書者。如葉昌父作楷。潘希聲作行。何無適作草。余聖錫作篆。潘仲性作隸。而王會之。徐玉汝。李聖傳。陳伯修。及僧琬玉潤輩。爲之跋跋。遂成鉅軸。中更兵燹。每一追憶。悵悵無已。因誦公所作。屬余爲寫一通。庶幾猶存焉爾。余亦慨然領其命。時天意欲雪。案有初梅着花。即相對磨。



墨瀟信紙捉筆。既吟一二過。信公行實也。輒賦數語。以想望公之風節云。  
 陰雲連天。飛雪。物色蒼茫。困摧折。孤根。假寒不受。衰。故發冰華。自芳潔。嗚人出處亦相似。三向花前。比  
 君子。但知老氣。隨名高。不覺炎荒。有身死。後來。摸索。護存古。骨脈。猶香。精靈。聚。信哉。奇物。難與。留。電。挾。靈  
 威。六丁。取。當時。紀。賦。四。五人。于。今。追。憶。那。得。真。公。子。語。我。泣。如。雨。懷。新。感。舊。情。紛。紛。吾。生。自。愧。不。學。書。家  
 雞。野。鶩。渾。荒。蕪。情。真。語。切。心。已。領。揮。灑。橫。出。從。橫。柳。花。開。花。落。還。成。空。人。亡。人。存。俱。飄。風。君。不。見。萬。形。皆  
 有。壞。此。理。此。心。終。古。在。元。貞。乙。未。十。月。十。有。二。日。書。於。月。泉。精。舍。

又

張森

元貞乙未冬。金華鄭君子有。訪余浦陽。一日。誦鼻祖榮陽公比梅三絕并跋。時月泉主人。已為授筆大書。  
 且賦詩紀其事。子有復俾余別寫一本。余不識字。詎敢當命。辭不獲。并書二絕以謝。  
 梅花長在美人空。朗詠清吟似見公。自愛孤芳比三子。那知出處正相同。  
 昔人妙墨敵蘭亭。不入昭陵付六丁。蚯蚓欲餐殊掣肘。料應貽笑北山靈。

又

潘桂

鄭子有常輯北山梅花三比詩。余既為之書。因竊謂梅之晚開者。在正二月間。日和風軟。烟紅霧綠。照映  
 上下。而清香素點。挺然其中。凌霜傲雪之意。會未減臘之初也。余以比司馬溫公。官雖至宰輔。自處如寒  
 士。惜北山不及之。遂作一絕補其闕。震翁見而喜之。俾余書此紙云。  
 鐵肝迂叟乘剛腸。只有梅花可比方。任意東風染紅紫。自留冰雪臘前香。

又

洪天祐

曩余為震翁書北山三比。謂北山以自況。後人常復以北山比梅。余既比溫公。暇日又須作一絕。以頌北  
 山。先書此紙識之。  
 功名高並蜀山蒼。已矣封州道路長。歲晚凜然何所似。暗香疏影正昏黃。

又

賈復

陳震翁集令余書鄭北山三比詩。余續寫比溫公一絕。且云。又將以比北山。三載矣。震公今以挂大病稍  
 愈。欲踐之。亟索鄙句。勉成一章云。  
 千枝枯翠剩殘葩。雪虐風饑壓不斜。人道梅花似潘子。如何自不比梅花。

又

杜桓

足老竊聞先北山梅花三比。既成。常有言曰。三詩鄙甚。但取類不惡。庶幾不致以脂澤汗漫吾梅耳。後百  
 數十年。不肖耳孫。請書于鄉之前。竹其作楷。秋臺作行。尚綱作草。積齊作篆。觀我作隸。澤翁作書。魯齋  
 諸公作跋。軸成牛腰。口寄藏龍門山中。遂于六丁下取。隨而入空虛者數十種。每一念求。未嘗不口之  
 以折。震翁出示此卷。有神物護持。令人幾欲抱遺書而泣。尚忍言哉。尚忍言哉。

又

邵傳孫

浩翁賦此君軒。以程嬰。杵臼。夷齊。比竹。北山鄭先生。以二顏。屈平。比梅。上下百餘年。二老鑒裁。如出一律。  
 曰。竹曰梅之幸。如斯。王佳翁得寓目焉。其幸浮於梅竹哉。謹題歲月。以識大德。庚子仲春分社日。書於小  
 隱空菴。題北山先生梅花三比之後。復以比北山溫公玉齋。遂有如何自不比梅花之句。敬為補亡。知空  
 菴者。必以余言為然。  
 桃李場中幾度春。高標元不染芳塵。知君惟有通仙鶴。終老荒山野水濱。

又

李賈

萬物從來各有真。彼為草木此為人。梅花不管人閒事。歲歲年年自在春。  
 又  
 諸老留題盡可珍。一時巨軸劫灰塵。空菴妙墨猶遺在。千載於今見似人。

又

潘桂

右梅花三比詩。故四川宣撫北山先生鄭公所作。公在南渡。厄貧不振。而志氣凜凜。故假以自況耳。紹興  
 末年。因竹杵相。流落封州。又如梅花。不及移植於何遜之東閣。林逋之孤山。而橫陳於菴。開。然清香正  
 色。固自不減。祇勸識花者之浩歎也。惜未有人以梅比公耳。丁亥中元後四日。

又

洪天祐

風微寒。清曉行孤山。籬落開。若聞梅兄。竹其弟。攀而語之曰。吾非凡草木比。或擬人。不以其倫。予敢辭。弟  
 告之。不知誰可與兄儔也。曰。必如孤行二子。才可與吾同出處。必徵君處士。方可與吾同氣味。又否。則鍊  
 心石腸。風餐雪虐。中。強項不肯屈者。斯分我半席。若夫。臨天。紅紫場中。朝榮華。而暮飄風者。非但我。不  
 屑。而彼亦自三舍。予拜觀北山翁。指顏子。清臣。正則三賢。為梅花比。作三絕句。讀罷。作而嘆曰。無此主人。  
 則無此客。梅花亦須為北山首肯。愚也。一轉為梅花補亡。

又

賈復

籬落橫枝。素澹吾儒。風餐雪虐。剛烈丈夫。月香水影。獨清江湖。瞻彼北山。有懷林逋。託與方人。兼而有諸。  
 青年處約。耀體德。既顯氣節。生死弗渝。晚斥嶺海。汎汎自如。未遇已兆。徵久乃符。詩聲其心。花貌其膚。  
 聲者其精。貌者其相。百世如在。英爽曷。聞者有人。先志昭乎。元統乙亥季夏一日。

又

杜桓

梅花至清潔。質兼美之木也。精英不闕於歲寒之餘。碩果先成於純陽之月。其為用也。見比於商書。見於  
 於召南。夫水陸之花。可愛者甚繁。而中古以來。君子之所以詠歌者甚多。未有踰於梅者也。昔人有云。觀  
 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北山鄭忠愍公未遇時。賦梅花三絕。謂其姿色秀潤。獨守孤寂。有似顏子之甘貧。  
 謂其冒犯霜雪。正色凜然。有似顏平原之不撓。高標真潔。不甘蕪穢。則又有似屈原之孤立也。然則託與  
 梅花。擬夫三賢者。比德之義至當矣。公之家居。自幼讀書樂道。素位而行。年踰四十。儼然猶布衣也。及以  
 科第發身。立朝鎮蜀。為時名卿。抗志權奸。不少屈意。以迎合附麗。卒致醜構。竄逐封州。其節操愈堅。是則

又

邵傳孫



公之出處。始終有似於比梅三絕。無少爽也。託物擬倫。君子豈偶然哉。於乎。公之忠節直氣。奕奕見諸詩文。開學士大夫。所當觀感而慕效者歟。是以公之玄孫足老。命善寫梅者。作圖于首。復請善書。錄公比梅三絕并敘于右。裝潢成卷。及今公之後人。善保藏之。時出而與友共觀。亦足以作其生氣。玩好云乎哉。三讀降嘆。識而歸之。宣德三年歲次戊申秋九月初吉。

三硯記題跋已見集中

汪遠

澄泥古硯尤精美。未遜馬肝與龍尾。呂翁仙去幾百年。秘法不傳今已矣。道人平生手三昧。散落世間事有幾。製成風字乃絕品。首圓質重下留趾。身爐編天所憐。摩挲冷而凝青紫。瓜紋剝落真實在。黝然上有玄雲委。坐令焦土為至寶。不隨草木同銷毀。前生來結文字緣。天乎謫墮芸香裏。背題卻無建安字。藏歌蓋舞吾所恥。當時潯潯限南北。今喜萬方車同軌。鄭公何處忻得之。武昌曾費百金市。晚年竟參林下禪。案頭屢滴華嚴水。一朝委棄真可惜。天數難合固其理。千枝萬索糜歲月。豈期朋舊特分似。昔年舊物今復見。戒爾後人謹緘啓。書房夜靜驚不寐。恍然紫氣射窗几。念居未忍遺磨研。睨眸令僕淚如洗。至大己酉仲冬晦日拜觀。

題跋

元孫足老

先北山風字陶泓。失于紹興丁卯。得於咸淳壬申。喜其亡恙。出為吾家文字之祥歟。元孫足老銘曰。呂氏陶泓傳最古。從翁句宜來蜀土。不遭秦燄固其所。天乎璧返珠還浦。拂拭再拜觀吾祖。摩挲手澤續女風。自火出乃能雨。

女風自火出乃能雨。

元孫足老

我聞亡硯存。心形久役。青氈故物在。美比端溪石。大勝黃破缸。鑄鏡古瓦甃。呂仙作陶泓。堅緻可行墨。臨風寫楚騷。口抄周易。日陳素几閒。半若先友執。盥手復研磨。此樂足超逸。去來豈無數。世事固難必。百年轉磨滅。我祖時而出。瞻言四友中。頗覺嗜好癖。敬仰山齋翁。三硯記平昔。六載填銅梁。歷歷可致詰。如以二口字。仙乎儼遺跡。珍重玉潤質。補綴善收拾。在在有護持。其物元非失。天公教受用。文字發祥德。玉色配金聲。良工陶不得。若比鄰。畫雀相去乃伯什。

又

元孫足老

後一百二十有五年。五世孫鄭足老。得先高王父宜撫資政山齋先生亡硯於曾老姑家。慶那侯家。神呵暨返。歐陽文忠公硯譜所載。潯潯萬道人澄泥硯是也。滌濯視之。硯陰刻先翁之字。手澤煥然。旁篆二方。團玉色金聲。青氈舊物。如隔山谷。簡齋詩。捧呈秋臺史君。大書陶硯銘。下贈筆力超卓。字法遒勁。如獲少。靈長吉銘。丙子避兵。置藏土篋。命藝工製新匣。請其空道人繕錄三硯記。因寫和醒泉長韻於其後。

又

蘇伯衡

余歸自京師。謁玄默居士于坦溪之上。其從子仲慈。出示家藏風字陶硯。乃其先忠愍公帥蜀時所用者。也。本末在公所為三硯記中。按公以紹興十一年辛酉歲出。宣諭川陝。明年五月。就命為川陝宣撫副使。

至十七年六月罷。證以俱在邊廬。聞者首尾六年。與戊辰秋因事遺失之語。則得硯之歲實癸亥。而今作乙亥。其為筆誤無疑。後百二十五年。公之五世孫雙巖居士。復得之於邢侯之家。則咸淳八年壬申也。遂今洪武丁巳。又二百二十二年矣。仲慈視如曲阜之履。秀實之笏。寶而藏之。罔敢失墜。雖有好之者。易之以明月夜光。勿與易也。昔人有云。懸千金與硯。而聘夫學士大夫。彼必將辭金而受硯。是硯為文房之寶。明矣。硯為文房之寶。苟名學士大夫。於凡天下之硯。且猶貴重之。而況鄭氏家藏先祖之硯。氏名猶存。手澤未泯。然則為子孫者。其貴之重之。又當何如。宜乎仲慈之寶藏也。仲慈上距忠愍公七世。距居士君二世。以詩書傳業。而又能守其故廬。保其器物。世澤之滋。亦可鑒見矣。高門大閤。無非故家右族。世變之淳。更宗祧之不能守。矧望寶有其先世舊物。而尚論其世。如鄭氏者乎。此余觀此硯。不惟有以窺公之風烈。而且喜公之有後。洪武十年夏四月二日。

又

葉因

鄭忠愍公之九世孫杰子虞氏。乃蘇太史稱仲慈者是也。一日為予出其家之所藏先世陶硯。并公所為硯記。古今諸作。題識備悉。余得而觀之。不惟知硯之美。可敬可愛。而於公之志節。雖歷顯微。而不忘乎筆硯之好者。抑可見也。且公之少年。侍父宦歸。而貧無一硯。以資其學。至研堅木以為書。則公之所守。固有自矣。及公既貴。任歷外藩。而至於耄耋之歲。雖所用之硯。屢得屢失。而訖不能忘情於文字之閒。及至晚年。得硯玉斗。而特嘗以疏易寫經。不許他用。於此見公之所以貴重乎硯者。至老而不衰。惜乎玉斗今不復存。而所謂陶硯者。以公之文考之。則於桂陽邊講之際。已失之矣。及公之後裔雙巖翁。乃始購而得之。故里邢侯之家。其地里歲時。相去之遠。蓋有不可知者。姑實勿論也。但推公之所嗜。而其子孫。又能寶公之文。與公之玩而藏之。則凡所以繼公之學。而發泄乎公之事業者。將必能用公之硯。而垂之無窮。不徒愛玩之而已也。然則公雖沒世。其德澤之在於人。在於子孫者。千載猶一日。今古猶一時耳。嗚呼。其引長乎哉。洪武己未正月。

又

杜桓

咸淳壬申。雙巖鄭居士。復得其先忠愍公帥蜀時所用風字陶硯。硯陰刻公之字。蓋公親筆云。雙巖視之。不啻得弘壁大圭也。乃裝潢一卷。請鄉先達潘公桂書公三硯記于首。復自撰銘賦詩。記其復硯歲月于後。其寶之愛之。尊之重之。為何如哉。洪武丁巳。眉山蘇公平仲為題識之。是年去咸淳壬申。實一百六十六年。蘇公書為百二十二年者。一時逆推之誤耳。逮今永樂一百四十三年。上距紹興癸亥。公得硯之日。則二百七十七年矣。公之八世孫履直。相傳藏弄日。一日遺其子煥。持此卷。并硯相示。俾桓識之。按公登紹興壬子甲科進士第。授温州判官。辛酉以資政殿學士宜撫川陝。其立朝大節。治蜀功業。鏗鏘炳煥。皆非常人所能及者。卒以剛正忤奸。謫居封州。材不獲盡展。而竟吞志以沒。惜哉。今公之後嗣。皆能敬承公之餘緒。而寶有文獻之傳。罔敢失墜。況公之故物。有若斯硯焉者。名字具在。氣澤斯存。其不可不寶愛尊貴而藏之者乎。雖然。公之所以不朽者。固不係硯之存亡。而公之賢。則硯之輕重係焉。斯所謂物因人而



重者也。桓竊觀斯碑。三復記文。慨想風烈。令人傲衽起敬不已。敬讀而歸之。

題跋忠愍公送塔得昭歸婆女詩後

胡銓

健將皆降將。今時異昔時。任渠天柱折。好在北山碑。

紹興丁巳。公與銓同為編修官。院戊午夏。又同考校省闈。給事欲屈無提之與下拜。公與銓力爭不可。言頗訐。上大震怒。禍將不測。公與諫議大夫李誼等。夜半引救。上賜可。銓得釋。謫監廣州鹽倉。公又引大義折棺。遂改除僉書。福唐幕。辛酉到官。壬戌秋。閩帥程邁中銓。以飛語。復投嶺表。己巳春。新州守張棟。承廣帥王鈇風旨。勸銓移吉陽。未幾。亦自四川被謫。徙封州。亦坐銓之罪也。乙亥夏。一病不起。銓方拘島上。愧不能效。輿布云。飲習收葬之義。以報公恩。抱恨千古。丙子夏。銓徙衡。戊寅冬。公之塔。形骸能官。道雁城。出示公遺墨。讀之。潸然出涕。尉有悼亡之憾。輒書楚詞于後。蓋上以爲天子憫。而下以哭其私也。詞曰。〇〇〇〇。今水深。懷高風。兮涕漸我襟。無〇〇〇〇。人兮。青規黃閣。康瓠登庸。兮。黃鐘〇〇。卻死者不可作兮。云誰與歸。嗚斯文之不遭兮。莫知我悲。悲覽遺墨兮。風雅具體。彼羊質蒙羣。比兮。其類有泚。

紹興丁巳。予守永嘉。亭仲始登上第。以文林郎爲幕官。予慰薦之。未幾改秩。爲朝廷所知。擢任御史。不十年。爲從臣。上益知其賢。遂宜撫四川。盡護諸將。權臣忌其才。以奇禍中之。乙亥冬十一月。嘗公者既殂。上知其寬。將復大用。而公前已物故。哀哉。予量移至柳。公之塔。義柳可戶。邢德昭出示。送行詩。遺墨。覽之。懷然。因書其後云。

又

紹興丁巳。予守永嘉。亭仲始登上第。以文林郎爲幕官。予慰薦之。未幾改秩。爲朝廷所知。擢任御史。不十年。爲從臣。上益知其賢。遂宜撫四川。盡護諸將。權臣忌其才。以奇禍中之。乙亥冬十一月。嘗公者既殂。上知其寬。將復大用。而公前已物故。哀哉。予量移至柳。公之塔。義柳可戶。邢德昭出示。送行詩。遺墨。覽之。懷然。因書其後云。

又

紹興丁巳。予守永嘉。亭仲始登上第。以文林郎爲幕官。予慰薦之。未幾改秩。爲朝廷所知。擢任御史。不十年。爲從臣。上益知其賢。遂宜撫四川。盡護諸將。權臣忌其才。以奇禍中之。乙亥冬十一月。嘗公者既殂。上知其寬。將復大用。而公前已物故。哀哉。予量移至柳。公之塔。義柳可戶。邢德昭出示。送行詩。遺墨。覽之。懷然。因書其後云。

又

紹興丁巳。予守永嘉。亭仲始登上第。以文林郎爲幕官。予慰薦之。未幾改秩。爲朝廷所知。擢任御史。不十年。爲從臣。上益知其賢。遂宜撫四川。盡護諸將。權臣忌其才。以奇禍中之。乙亥冬十一月。嘗公者既殂。上知其寬。將復大用。而公前已物故。哀哉。予量移至柳。公之塔。義柳可戶。邢德昭出示。送行詩。遺墨。覽之。懷然。因書其後云。

又

紹興丁巳。予守永嘉。亭仲始登上第。以文林郎爲幕官。予慰薦之。未幾改秩。爲朝廷所知。擢任御史。不十年。爲從臣。上益知其賢。遂宜撫四川。盡護諸將。權臣忌其才。以奇禍中之。乙亥冬十一月。嘗公者既殂。上知其寬。將復大用。而公前已物故。哀哉。予量移至柳。公之塔。義柳可戶。邢德昭出示。送行詩。遺墨。覽之。懷然。因書其後云。

又

紹興丁巳。予守永嘉。亭仲始登上第。以文林郎爲幕官。予慰薦之。未幾改秩。爲朝廷所知。擢任御史。不十年。爲從臣。上益知其賢。遂宜撫四川。盡護諸將。權臣忌其才。以奇禍中之。乙亥冬十一月。嘗公者既殂。上知其寬。將復大用。而公前已物故。哀哉。予量移至柳。公之塔。義柳可戶。邢德昭出示。送行詩。遺墨。覽之。懷然。因書其後云。

又

紹興丁巳。予守永嘉。亭仲始登上第。以文林郎爲幕官。予慰薦之。未幾改秩。爲朝廷所知。擢任御史。不十年。爲從臣。上益知其賢。遂宜撫四川。盡護諸將。權臣忌其才。以奇禍中之。乙亥冬十一月。嘗公者既殂。上知其寬。將復大用。而公前已物故。哀哉。予量移至柳。公之塔。義柳可戶。邢德昭出示。送行詩。遺墨。覽之。懷然。因書其後云。

又

紹興丁巳。予守永嘉。亭仲始登上第。以文林郎爲幕官。予慰薦之。未幾改秩。爲朝廷所知。擢任御史。不十年。爲從臣。上益知其賢。遂宜撫四川。盡護諸將。權臣忌其才。以奇禍中之。乙亥冬十一月。嘗公者既殂。上知其寬。將復大用。而公前已物故。哀哉。予量移至柳。公之塔。義柳可戶。邢德昭出示。送行詩。遺墨。覽之。懷然。因書其後云。

又

紹興丁巳。予守永嘉。亭仲始登上第。以文林郎爲幕官。予慰薦之。未幾改秩。爲朝廷所知。擢任御史。不十年。爲從臣。上益知其賢。遂宜撫四川。盡護諸將。權臣忌其才。以奇禍中之。乙亥冬十一月。嘗公者既殂。上知其寬。將復大用。而公前已物故。哀哉。予量移至柳。公之塔。義柳可戶。邢德昭出示。送行詩。遺墨。覽之。懷然。因書其後云。

又

紹興丁巳。予守永嘉。亭仲始登上第。以文林郎爲幕官。予慰薦之。未幾改秩。爲朝廷所知。擢任御史。不十年。爲從臣。上益知其賢。遂宜撫四川。盡護諸將。權臣忌其才。以奇禍中之。乙亥冬十一月。嘗公者既殂。上知其寬。將復大用。而公前已物故。哀哉。予量移至柳。公之塔。義柳可戶。邢德昭出示。送行詩。遺墨。覽之。懷然。因書其後云。

又

紹興丁巳。予守永嘉。亭仲始登上第。以文林郎爲幕官。予慰薦之。未幾改秩。爲朝廷所知。擢任御史。不十年。爲從臣。上益知其賢。遂宜撫四川。盡護諸將。權臣忌其才。以奇禍中之。乙亥冬十一月。嘗公者既殂。上知其寬。將復大用。而公前已物故。哀哉。予量移至柳。公之塔。義柳可戶。邢德昭出示。送行詩。遺墨。覽之。懷然。因書其後云。

又

紹興丁巳。予守永嘉。亭仲始登上第。以文林郎爲幕官。予慰薦之。未幾改秩。爲朝廷所知。擢任御史。不十年。爲從臣。上益知其賢。遂宜撫四川。盡護諸將。權臣忌其才。以奇禍中之。乙亥冬十一月。嘗公者既殂。上知其寬。將復大用。而公前已物故。哀哉。予量移至柳。公之塔。義柳可戶。邢德昭出示。送行詩。遺墨。覽之。懷然。因書其後云。

又

紹興丁巳。予守永嘉。亭仲始登上第。以文林郎爲幕官。予慰薦之。未幾改秩。爲朝廷所知。擢任御史。不十年。爲從臣。上益知其賢。遂宜撫四川。盡護諸將。權臣忌其才。以奇禍中之。乙亥冬十一月。嘗公者既殂。上知其寬。將復大用。而公前已物故。哀哉。予量移至柳。公之塔。義柳可戶。邢德昭出示。送行詩。遺墨。覽之。懷然。因書其後云。

又

紹興丁巳。予守永嘉。亭仲始登上第。以文林郎爲幕官。予慰薦之。未幾改秩。爲朝廷所知。擢任御史。不十年。爲從臣。上益知其賢。遂宜撫四川。盡護諸將。權臣忌其才。以奇禍中之。乙亥冬十一月。嘗公者既殂。上知其寬。將復大用。而公前已物故。哀哉。予量移至柳。公之塔。義柳可戶。邢德昭出示。送行詩。遺墨。覽之。懷然。因書其後云。

又

紹興丁巳。予守永嘉。亭仲始登上第。以文林郎爲幕官。予慰薦之。未幾改秩。爲朝廷所知。擢任御史。不十年。爲從臣。上益知其賢。遂宜撫四川。盡護諸將。權臣忌其才。以奇禍中之。乙亥冬十一月。嘗公者既殂。上知其寬。將復大用。而公前已物故。哀哉。予量移至柳。公之塔。義柳可戶。邢德昭出示。送行詩。遺墨。覽之。懷然。因書其後云。

又

紹興丁巳。予守永嘉。亭仲始登上第。以文林郎爲幕官。予慰薦之。未幾改秩。爲朝廷所知。擢任御史。不十年。爲從臣。上益知其賢。遂宜撫四川。盡護諸將。權臣忌其才。以奇禍中之。乙亥冬十一月。嘗公者既殂。上知其寬。將復大用。而公前已物故。哀哉。予量移至柳。公之塔。義柳可戶。邢德昭出示。送行詩。遺墨。覽之。懷然。因書其後云。

又

紹興丁巳。予守永嘉。亭仲始登上第。以文林郎爲幕官。予慰薦之。未幾改秩。爲朝廷所知。擢任御史。不十年。爲從臣。上益知其賢。遂宜撫四川。盡護諸將。權臣忌其才。以奇禍中之。乙亥冬十一月。嘗公者既殂。上知其寬。將復大用。而公前已物故。哀哉。予量移至柳。公之塔。義柳可戶。邢德昭出示。送行詩。遺墨。覽之。懷然。因書其後云。

又

紹興丁巳。予守永嘉。亭仲始登上第。以文林郎爲幕官。予慰薦之。未幾改秩。爲朝廷所知。擢任御史。不十年。爲從臣。上益知其賢。遂宜撫四川。盡護諸將。權臣忌其才。以奇禍中之。乙亥冬十一月。嘗公者既殂。上知其寬。將復大用。而公前已物故。哀哉。予量移至柳。公之塔。義柳可戶。邢德昭出示。送行詩。遺墨。覽之。懷然。因書其後云。

又

紹興丁巳。予守永嘉。亭仲始登上第。以文林郎爲幕官。予慰薦之。未幾改秩。爲朝廷所知。擢任御史。不十年。爲從臣。上益知其賢。遂宜撫四川。盡護諸將。權臣忌其才。以奇禍中之。乙亥冬十一月。嘗公者既殂。上知其寬。將復大用。而公前已物故。哀哉。予量移至柳。公之塔。義柳可戶。邢德昭出示。送行詩。遺墨。覽之。懷然。因書其後云。

又

小人謹局可畏。君子得與常遲。老秦沒已一歲。胡李方始量移。準用於丁預後。瓊亡在京死前。情是蒼生無福。北山不待降乾。仲方主和忝祖。知孝朋奸辱先。卻是北山有後。可軒論奏凜然。

又

北山先生鄭公。送其塔。邢德昭詩。蓋請居封州時也。賊棺忌公爲甚。而害公爲深。權以重勳。羅以大獄。子有柳州之竄。而將吏賓客無一免者。紹興己巳。公赴謫所。趙成之之徒。又從而逼辱之。德昭不以利害禍。顧動其心。而萬里跋涉。訪問安否。公賦詩。錢別。方且雍容莊重。不撓不挫。沛然若無事時。非易所謂澤。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者乎。世徒以能推公者。殆見其淺耳。乙亥夏。公在封州捐館。而是冬。棺亦殯。利害禍。爲太公。而是非榮辱。悉返其正。但恨不見其秦先亡耳。夫生也晚。近遊金陵。後公且百餘年矣。見有過棺之墟墓者。無不皆裂髮銜。墓側有仆碑數尺。漫無一字。蓋人恥汚其筆。其後嗣子孫。亦無敢起。穢以自臭。賢夫歸。訪北山遺事。以廣傳聞。成謂公不可以紹興中。年人物。暨論。而此詩真跡。出於其元孫足老。且有當時胡李二公名筆。以佐其光明。故後進生稱誦。推恐勿遺。然後知小人之忌君子。其摧折於一時者。所以揄揚於異日。彼之自謂得志者。予以爲大不得志也。觀是詩者。當有超於利害禍福之外。足老字子有。以儒學粹行。世其家云。

又

家傳數卷。乃太府卿可軒翁之所編次也。傳載先忠愍公事。視他書爲最詳。其本舊藏竹友伯父處。奈何古人書冊。多用緯穿。歲久線脫。錯亂混淆。真可求其端緒。考覈中間。故嘗失去一十五幅。諱恭親先訓。謂欲搜訪。以補不足。其有望於後人者至矣。噫。今不能益之。而反損之。豈不大可懼乎。嘗記頃年。雖僅能收拾。而勿遂整理。繼以兵燹相仍。凡家之遺書。散亡十九。猶幸此傳獨存。意忠義之氣所感。若有神物而護持者也。壬子歲。偶因檢閱故書。復得之於殘編敗帙。深慮去後。不無爲覆瓿之歸。由是勉加訂正。其脫簡文義之不續者。於中只得除去數段。臆錄成章。俾吾家子姪。各錄一本。相與寶而藏之。庶使先世之風節勳業。不遂泯滅。而將來之人。亦因此以知積慶流芳之所自也。嗟。余力薄志陋。勿能鉅梓。以壽其傳。實祖宗之罪人。天其或嘉相之。則繼志述事之責。尙有望於後人也。

又

鄭彥淵先生諱。號玄默居士。忠愍公九世諸孫也。資稟絕俗。學問蘊涵。書與許文懿公。門人葉儀景翰。范祖幹景先遊。得開聖賢之道。心性之理。著有心學圖說七篇。行於世。而景純葬經新註。亦據獨見。然且搜羅編輯。紹祖業於不衰。所以蘇平仲。宋景濂諸先生。皆序其書首。而述其行實也。其見重於名流巨擘。如此。此固見其問學之源流。而忠愍不賴有傳人也夫。

北山集後跋

忠愍鄭公。挺然命世之才。精忠之氣。在朝則奮之。在野則頌之者也。然源深則流自遠。根固其葉必茂。故

又

家傳數卷。乃太府卿可軒翁之所編次也。傳載先忠愍公事。視他書爲最詳。其本舊藏竹友伯父處。奈何古人書冊。多用緯穿。歲久線脫。錯亂混淆。真可求其端緒。考覈中間。故嘗失去一十五幅。諱恭親先訓。謂欲搜訪。以補不足。其有望於後人者至矣。噫。今不能益之。而反損之。豈不大可懼乎。嘗記頃年。雖僅能收拾。而勿遂整理。繼以兵燹相仍。凡家之遺書。散亡十九。猶幸此傳獨存。意忠義之氣所感。若有神物而護持者也。壬子歲。偶因檢閱故書。復得之於殘編敗帙。深慮去後。不無爲覆瓿之歸。由是勉加訂正。其脫簡文義之不續者。於中只得除去數段。臆錄成章。俾吾家子姪。各錄一本。相與寶而藏之。庶使先世之風節勳業。不遂泯滅。而將來之人。亦因此以知積慶流芳之所自也。嗟。余力薄志陋。勿能鉅梓。以壽其傳。實祖宗之罪人。天其或嘉相之。則繼志述事之責。尙有望於後人也。

又

鄭彥淵先生諱。號玄默居士。忠愍公九世諸孫也。資稟絕俗。學問蘊涵。書與許文懿公。門人葉儀景翰。范祖幹景先遊。得開聖賢之道。心性之理。著有心學圖說七篇。行於世。而景純葬經新註。亦據獨見。然且搜羅編輯。紹祖業於不衰。所以蘇平仲。宋景濂諸先生。皆序其書首。而述其行實也。其見重於名流巨擘。如此。此固見其問學之源流。而忠愍不賴有傳人也夫。

又

忠愍鄭公。挺然命世之才。精忠之氣。在朝則奮之。在野則頌之者也。然源深則流自遠。根固其葉必茂。故

又

家傳數卷。乃太府卿可軒翁之所編次也。傳載先忠愍公事。視他書爲最詳。其本舊藏竹友伯父處。奈何古人書冊。多用緯穿。歲久線脫。錯亂混淆。真可求其端緒。考覈中間。故嘗失去一十五幅。諱恭親先訓。謂欲搜訪。以補不足。其有望於後人者至矣。噫。今不能益之。而反損之。豈不大可懼乎。嘗記頃年。雖僅能收拾。而勿遂整理。繼以兵燹相仍。凡家之遺書。散亡十九。猶幸此傳獨存。意忠義之氣所感。若有神物而護持者也。壬子歲。偶因檢閱故書。復得之於殘編敗帙。深慮去後。不無爲覆瓿之歸。由是勉加訂正。其脫簡文義之不續者。於中只得除去數段。臆錄成章。俾吾家子姪。各錄一本。相與寶而藏之。庶使先世之風節勳業。不遂泯滅。而將來之人。亦因此以知積慶流芳之所自也。嗟。余力薄志陋。勿能鉅梓。以壽其傳。實祖宗之罪人。天其或嘉相之。則繼志述事之責。尙有望於後人也。

九世孫諱

曹定遠



其子德肖名稱其實克紹箕裘而其後表表出處者又難以枚舉至如足老子有彥淵蓋宗強南夫者道揚前烈廣集衆譽使先公之辭翰篇章得延於五百年後者豈非諸子孫能保其氣澤續其風聲世守其業而不墜哉況繼此而任修明之責又有如世臣如弘能弘升其人所謂遐接夫數十傳之遺緒而無遏抑乎前人之休光者數子有之矣

節義紀錄跋

五世孫宗強

忠義立身之大節行于己者至則感于人也亦至雷奮蟄起鶴鳴子和秋豪無開然矣方高大父北山先生玉所之著足也夜半冒鐵鉞叩天關以活胡編修之死及使川陝也隻馬出關獨立於狄塵萬騎內干犯鋒鏑而扞狄使遂界蜀地之險全骨皆忠微隨純義而視此身若無有焉茲所以吳江州甘於廢斥師貳郡安於囚繫賀舍人無悔於橫州之竄皆於此乎權輿嗚呼天理人事相為感通向使吾先公至誠未至於黃金石危行未至於泣鬼神其何以影響於施行也哉是雖先公所遭之不幸而又於其間有大幸者存焉顧非秦越之所能盡灰滅也匪非天乎若夫司法石公之高節絕出倫倫又豈非吾皇祖平素履行清苦之所根蒂歟視紹興時事亦相與照合矣願不後先輝映用是列敘其詳以爲吾家大訓云

題祭吳忠烈公磨崖碑

潘露孫

祭吳忠烈磨崖碑文辭瑰奇字畫遒勁追配古昔端明此舉豈獨爲往者設哉所以推廣朝廷將帥之意增重彌帶之督激揚士卒教勸忠義爲無窮之休至矣遠哉想落成之初歡呼感泣不止如昔人有挾纊之喻也此乃默成先生復北山先生所寄之書其他語尚多露孫少時因族家集中感舊戊辰年夏吾始得見先生模本五世孫足老其曰公有賢季聲名隱然又曰公所門下忠義相傳且終之曰率皆謹畏罔敢恣專默成先生所指意在是乎嗚呼後二十年雍公開宣威府猶有蜀將家家如有鄭宜撫在之論在時當又何如耶

題跋

王柏

以書生取宿將危事也豈虛言足以服其心哉每讀北山鄭公吳廟之誄使人躍如漢乎壯哉辭也默成先生所謂至矣遠哉尤有餘味然不有英氣鼓舞於灌瀉之表而警戒豈能疎然於稱贊之中乎嗚呼子房妙於機策士也孔明精於才士用也惟裴晉公謂處置得宜者近之後一百三十年里下士王柏傷今思古乃爲之長太息敬書於磨崖碑之後

又

胡翰

偉矣鄭公負氣之剛負才之雄其立朝有長孺之忠其治蜀有孔明之功不能杜君側之奸卒殲于嶺南之封豨乎其山立耶乎其川融其得于天者不以人窮固一世之豪傑間氣之所鍾也

又

曹志

忠愍堂百世師西川草木尚餘威天生一部英雄氣化作龍蛇紙上飛

先朝伯廣潘修通絕意科名元末避亂隱居子坦獨之節和乃定遺書氏創樂始顯也

像贊 光徽英資邦家重器捍患之才恢復之志權奸忌之強藩奪氣一時道屯千載公議

又

曹一岳

動心忍性學乃見真危險極疏變動天聽營田滅賦西土攸定建牙秉鉞敵人遠屯道行儼然百世起敬

又

曹時震

吳楊在當時諸將中號雄傑視書生輩爲何如北山公以英才偉略行事適機宜丰采可畏愛卒使之聽伏不敢動公心之精微於祭忠烈廟文亦足管窺一斑矣西山真文忠公有云非誠與材合不能任天下之大事非人與天合不能成天下之功信哉斯言嗚呼獨如天何哉

又

黃珍

馬謖敢違武侯令神功不受李公呼北山老子真豪傑坐據中權役二吳

又

曹永祚

近日西陲兩虎臣吳楊亦合遜威名無人駕馭俱颺去安得先生起九京

又

王策

功高字宙誰堪並帥蜀威名振北庭千古文章難泯沒重輝珠玉北山靈

忠愍公北山文集跋

是集之遺大宋迄今五百餘秋矣故雖傳同家寶而雲亡鳥散感慨係之自去歲邑侯趙過謁牛集藏稿遂呈覽焉乃侯旋諭刊行公諸海內而曹君良求者參謀訂關相與觀成而是集之鐫條矣雖吾先祖忠愍公之後輝耀朝廊修明舊章者類不乏人而遙遙數百年後夫且賞鑒多賢樂則吾祖之餘芳與今茲之大雅並垂不朽矣能固與宗叔世成輩務成斯舉世之君子有不是是疏而辱賜品題者夫固終日望之焉爾康熙三十四年歲次乙亥冬日裔孫弘能百拜敬跋







集山

錄附 遺補

朱 翌 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瀟山集三卷

臣等謹案瀟山集宋朱翌撰。翌字新仲。舒州人。黃州教授。載上之子。政和中。登第。授溧水簿。南渡後。歷官中書舍人。以忤秦檜。謫韶州。晚召還。卜居四明。自號省事老人。其集目見於諸書者。宋史藝文志作四十五卷。詩三卷。馬氏經籍考作三卷。焦氏經籍志作二卷。而周必大平園集又云。其子輅等類公遺稿凡四十四卷。卷目彼此互異。蓋必大所言。即宋志之四十五卷。乃其文集。而通考所云三卷者。則專指詩集而言。經籍志又訛三爲二也。今翌文集已不可見。詩集亦世無傳本。惟永樂大典各韻下所收篇什尙多。謹哀而集之。益爲三卷。以合通考原目之數。翌父載上。嘗從蘇軾。黃庭堅游。以文學見重。翌承其指授。才力又富。所作皆能力追前輩。風格集中。五七古體。皆極縱橫跌宕之致。律體亦雄麗。抗健。其以成語對。妥帖自然。尤爲獨絕。陳鶴者。舊續聞。劉克莊後村詩話。王應麟困學紀聞。皆採錄其句。競相傳誦。誠以其蟠屈排奭。實足睥睨一時。與南宋時平易囉緩之音。牽率潦倒之習。迥乎不同。周必大以杜牧擬之。殆猶未足盡其長也。今陳鶴等所摘之句。雖多已散佚。不能悉見全篇。然三卷之內。菁華具存。窺豹一斑。是亦可以存其槩矣。乾隆四十年四月恭校上。

瀟山集 四庫提要

瀟山集卷一

宋 朱翌撰

雙魚花

物生本不同。所貴以形似。如何小草閒。或作潛淵類。宛然花葉分。有此尾鬣備。如以柳貫腮。十百共一帶。可以比目鱗。與世爲上瑞。稽首蓬萊宮。願附花鳥使。

送山芥與徐稚山

北風撼坤軸。飛雪封高崖。萬草坐凍死。不復存根荄。蔚然蒼山底。有此紫玉斂。本無塵土侵。寧畏霜霰埋。偶爲樵牧知。遂與微蕨偕。堅瘦故耐久。苦森終怒排。未免一時出。肯事衆口諧。可以寄樂天。時供八關齋。可以送庾郎。三九代食鮭。朱門厭煖燠。嘉蔬日誰差。飛觴失行次。可口相推排。爾來走餅覈。遂費登山鞋。文昌列宿光。騎省後人佳。居官乃退步。養氣能賢骸。一箸須子同。苦硬求吾儕。

淮人多食蛙者作詩示道

淮人爲水族。庖膾亦已巧。田間有鳴雞。性命得自保。吳人口垂涎。捕取窮浩渺。於吳產或多。於淮求則少。要之業城會。食債良自繞。子也家淮南。遊吳嘗草草。平生下箸處。但覺皆羊豕。不論赤鯿公。亦及長鬚老。何況鼓吹部。可作鱸鼎寶。世閒多空中。所見徒有表。至美不外示。魚鼈豈肯好。君看十月鴉。羽翼甚輕矯。

瀟山集 卷一



變化須臾間。不念舊池沼。食鴉乃無言。食蛙或嬰喉。鴉蛙等無二。妄想自顛倒。舌耕無盡期。所得在一飽。哀哉南唐徐。食方說燻燻。但俱供芋蕩。不必著錦襖。較之食瘡痂。豈但能稍稍。

游月巖

赫日方正中。忽見第二月。老木盤硬枝。扶疎真桂葉。煙雲成顯晦。弦望勝盈闕。初無大小餘。可以歷沒滅。但能照行人。千古此山側。却笑天上輪。晝夜不停歇。

張翰惠書告寤

伯龍營什一。撫掌鬼在側。燕公結橫財。地下萬爐熱。貧富有物司。得失難智索。我今竟日餐。或待門生設。朝園斷柴根。暮火圍松節。黃妳坐上座。方兄行禁錮。安能挾餘波。可以潤子篋。俯視腰一圍。何時解三絳。萬福縱有碑。震雷即旋裂。誠我送窮文。還君乞米帖。

與劉令食枸杞

周黨過仲叔。菽水無菜茹。我始有枸杞。與子同一箸。若比閩縣令。已似方丈富。但令齒頰香。差免腥膻汗。我喜我自知。不待草木補。政以不種動。日夕供草具。更約傳延年。一飯美無度。解衣高聲讀。蘇陸前後賦。

王令收桂花蜜漬地瘞三月啓之如新

桂花老月窟。墮地散金蕊。長夏風雨餘。失此香旖旎。撫樹三歎息。留花姑少俟。枕中有仙方。解使香不死。蜜蜂尋檢糧。餘潤獲漸靡。瘞深閱三月。發覆驗封壘。虛堂習新觀。博山爲須啓。初從鼻端參。忽置秋色裏。氣血縹緲閒。可以降月姊。自茲開四時。何止名七里。

與郭令步至城下見田開稍秧已可插慨然有感示郭令

端居倦來往。春去誰與娛。香香斗升米。餽餽東南都。薄暮喜穿屐。周遊又吾徒。念昔始經此。汗邪祝滿車。及今幾何日。立苗還欲疏。懷新舞翠刻。生意蔚以舒。吾生將安之。土偶之與俱。清夜夢鄉曲。未覺田園蕪。他時招子歸。把酒春雨餘。

重午菊有花遂與菖蒲同採

菖蒲秀端午。黃花作重陽。萬物各時行。半歲遙相望。云何忽並開。相與同一觴。仙人九節杖。東坡一枝香。洗去仲夏熱。如逢晚秋霜。均是酒中物。俱使吾年長。莫誇雨露私。勿忘草木狂。登高闕說渡。樂哉未渠央。

戲波示周辛

英英屈大夫。道骨淪湘淵。楚人念何深。叫空冤水妃。雖無些詞招。頗有鏡鼓悲。憶昨上巳日。縱觀金明池。突殿懸負鼓。長橋低臥規。諸公貴人來。珠幢紺纒隨。兩軍各氣焰。萬楫生光輝。龜魚城形避。虎龍挾翼飛。想當大軍後。登豐遊子稀。況我中興君。高拱絕宴嬉。鶴人老淮楚。古寺臨長溪。節物亦撩人。風俗自隨時。往來兩舴艋。規模具體微。邑人樂豐年。聚觀眼不移。捐金賞先至。頓足助絕馳。在昔攻戰具。今但娛羣兒。因而語兵法。可以感四夷。八寶水中央。大海壓左折。其中椎剝盡。連艦揚鼓旗。先事能預防。在易則見幾。作詩示周郎。赤壁有成師。

竹枕

方牀洗湘斑。夏竇絳簫笛。誰與同臥起。青奴甚相得。嘉哉直節君。契分近愈密。深林捕貓頭。乃復枕上膝。直從無熱天。徑下清涼國。早晚報平安。一覺我自適。夢中從我遊。子猷推第一。

西園月夜竹影滿堂

良夜天微暮。林閒月如篩。解與竹傳神。月娥真畫師。東坡元不死。鶴駕相追隨。習氣未掃除。戲筆聊一塵。調和水墨勻。幻出蚪龍枝。圍成不挂壁。擲地容俯窺。欲進復小卻。尙慮羶底泥。

初直省宿

薄暮欣暑退。吏散列閒屋。冰廳冷如水。孤坐巾一幅。久絕青綾賜。僅免牀下伏。何待語丁寧。但愧頭齒縮。頻年耗太倉。初夜費宮燭。枕書倦已拋。夢蝶來更速。哈嚙到天明。從人笑列宿。

次韻胡仲見寄

去年玉笋班。仰視見福具。論事似陸贄。任事似裴度。今年起衡山。出守非不遇。牀頭看周易。象在益長裕。解琴須更張。謀國乃疾固。要開天地爐。更使萬物鑄。可憐冰氏子。大似鐵鑪步。自謂樂於貧。公乃知其素。來別城且背。聊免吏部注。祝公早來朝。爲上覓北顧。

送張巨山

天方六月暑。君有千里行。相從苦不款。惜別難爲情。發軔子胥山。落帆石頭城。火雲午尤奇。水風晚更清。輝輝盤白鶴。嘒嘒蟬爭鳴。今代太史氏。昔者蘭臺英。人如晉宋閒。詩與顏謝并。吾君志恢復。求士出至誠。玉堂紫微省。待子來經營。

七月十四夜月分韻得明字

澹澹煙霞清。嗚嗚角收聲。白毫萬丈光。下注千山傾。良夜三五時。玉樓十二城。皇天老眼開。碧滿雙瞳睛。窺我讀背窗。徘徊到天明。風從樹頭來。挾我入太清。飛登轉萬葉。燭燭徒營營。露氣下庭宇。秀爽凌冠纓。以茲無盡景。對此不平鳴。不如使雲遮。寂歷忘吾情。

有感

退之傳毛穎。步驟過遼岡。當時不入眼。怪笑且驚怖。柳州極不平。我嘗細說喻。浮雲蔽兩曜。憑虛亦暫駐。何傷黃道行。終古元氣聚。嗚呼古今一。吾其秘細素。

曉上烏石灘

急灘上水船。進寸輒退尺。老夫敢穩坐。解衣起佐刺。凡我同舟人。有力俱不惜。已濟各相賀。可以正枕席。反觀順流人。如電亦如射。艱難與快意。等是賦行役。月落東方明。雲收遠山碧。翩然兩白鷺。過眼已無迹。天地正爾寬。何苦自踟躕。脫帶且腰舟。歌我履一隻。

章質夫帥廣時以酒六壺寄東坡於惠州書到而酒不至東坡有詩傳在人口思召作廣東清望適

居曲江亦惠六壺且云吾家故事也爲此作詩



西樞鎮番禺。紹聖之初年。覆落南人。雅意極周旋。六尊南海春。萬里羅浮仙。先生洗破甃。使者張空拳。五十有六字。至今星斗懸。君持澤國節。我賦囚山篇。欣然故事。情要使家法。傳禮等百年。我情均一。鵬天。夜來燈有花。不愛雲無煙。但恨語無味。何以追昔賢。

三月旦行園

我柳已飄絮。我筍亦上竹。雪氈密蓋地。犢角橫入屋。茲辰略行園。喜色動眉綠。炎荒異中原。氣候少清淑。一月具四時。且暮變寒燠。而我於此閒。兀若蠶上簇。但愛草木長。遂使杖屨熟。喜甚得小詩。意斷語不續。尙可羊何和。不用唐衢哭。諸公幸無事。來不待休沐。沐敷三百莖。勝負任反覆。

反大涌泉入紫微洞洞乃余尋出

山川有佳處。神物嚴守衛。自非夙有因。孰敢發其秘。衆壑擁流泉。青閒見白沸。洗我杖與屨。時作深入計。要須鄉道先。行與老人值。指我洞壑已。忽不知所詣。劇荒刻巨石。稍去眼中醫。豁然大厦開。位可百人位。嵌巖一日出。自此各遊騎。開山屬老夫。愛山必同類。甚畏長風寒。當暑皆欲訣。歡伯逐行筮。相引入勝地。

歲乙丑余年四十有九矣因誦太白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之句次其韻

南來不羸糧。隨身一竿竹。四年釣曹溪。溪水香可掬。求方駐隙駒。辟穀起黃獨。五十止欠一。何地可歸宿。今晨祖師前。一擲杯琰下。去以六月息。來期七日復。往事一局棋。信手不必覆。吾生行休矣。自此生處熟。

題劉憲十君子軒

北極元軒氣。受命惟爾獨。四方放子孫。萬里異閩蜀。載讀六十一。巖谷無遺錄。段記三十九。冥搜出隱伏。世苦不盡見。誰爲合其族。儒林老丈人。與此淡無欲。開軒延十君。跪坐進三沐。高低列雲來。新舊開伯叔。圍棋十家春。門戶各清肅。客至爲卷簾。費名問寒燠。一見伯玉輩。遂使季子服。我欲作竹史。就君求品目。

予居曲江五年今歲又暮慨然有感

坐對研旁峰。臥閱屏上山。一事不挂心。萬病方窮源。吾君禮南郊。吾母望北還。一歲幾得世。五年闕問安。是自取之爾。尙復何所言。手植庭下梅。花開聊喜歡。繁日既無術。縮地良獨難。

寄江東王端明

德人大江南。靈歌溫玉根。三歲豐年玉。民倚當華壯。政碑滿七尺。賜蓋高一丈。平生詩有聲。行與李杜抗。餘力到行草。妙合晉人樣。如此未賜環。頗復辜衆望。前時幕下生。今作倚門航。故國動遠思。一夜清江漲。身如龜甲卷。背自魚乙放。南風送新涼。爽氣來疊嶂。靈船得自引。商鼎保無恙。願公介厚福。中旨調租稅。

十月旦讀子美北風吹海嶺歲老思散策之句初寮嘗作十詩因次其韻

戰休左觸氏。夢破大槐園。肝膽方一家。燕趙非異域。是中路坦平。本自無降陟。乾坤有乾坤。無極復無極。海角盡東南。天門洞西北。萬里無寸草。何人不和識。亦有鼓刀兒。大烹舉銅鬲。

其二

問學要根柢。文章忌雷同。字求反切當。義用訓詁通。縱之逼論劍。收之入楹弓。平生苦我心。不如作一農。

林閒道澗侯。川上赤鯨公。姑從賢者樂。勿笑鄙夫空。秋宵引佳月。暑晝追涼風。如此了一生。我其塞上翁。其三

戲語隨頭子。與若本等夷。朱紫強包裹。本非我所宜。失脚落番山。杳杳隨風吹。將買二頃田。樹以枳棘籬。還我本來面。度今正其時。此策我自決。欲問其從誰。譬彼沈疴人。忽然飲上池。窮命可抵虎。寧畏山林魑。其四

老火已退師。寓客不憂瘴。靜坐窺物理。一一見情狀。用起舉拂子。功成卓拄杖。五行更主事。衰絕變生王。此身屬造物。窮健勝美恙。其五

厭晴思滿漚。閱雨思開霽。姑欲快吾私。豈暇計豐歲。身如姑射山。物物無疵癘。可笑建除家。卜日論開閉。堂堂百年中。顧已閱半世。猶發且友朋。百粵即魯衛。其六

子房憫濁世。意欲一洗爲。五日老人約。何乃數後期。功成去學仙。辟穀從清羸。豈不知自苦。反覆加深維。志士極憤仰。堅高今益彌。是爲萬世法。何止帝者師。寧知取履時。幾欲其賦之。其七

茲辰取北風。所至有東道。把袂問浮丘。餽之走商皓。著裙拜木公。獻寶出宮媼。氣平四大和。以此可卻老。長生等終古。彭祖是亦天。有客詣理窟。相過或談妙。再拜有所乞。乞我如瓜瓞。其八

南來走炎荒。北歸定尋思。一生困坎壇。憂患真吾師。堂中木上座。萬里唯爾隨。方幸得良喜。那肯懷秋悲。但令今可行。勿愧論少卑。少時不解事。日日荒于嬉。投老又懶惰。得一或十道。戲我過此生。造物真小兒。其九

中夜念涼天。搔首坐待旦。北風鳴屋角。此懷忽淒斷。兒曹計伏臘。極力供井甕。憶昔冬來南。骨肉遺星散。念茲豈人爲。稍定理絲亂。呻吟委氏地。皆是儒與緩。往語執金剛。勉力守門閉。倒囊留一錢。且免用鞭算。其十

囚山無他謀。治生出下策。載之百漏船。吹以無孔笛。一飽久定矣。誓不爲欣戚。家山天一方。何地休行役。天其調伏予。中歲遭遠謫。養成一牯牛。露地見純白。

寄無錫詩將

夜帆起犇牛。鳥竿鳴五兩。百年幾寒暑。兩歲五來往。竟不到惠山。閒日真難享。聞道山中泉。羨若蒙珍賞。當年京浙遞。不洗牛李黨。故人在邑中。乃漢三遷將。欲擊月下門。正想鼻雷響。茲山君常到。此約吾又爽。且復下後來。歸程一陽長。

王承可有招隱黃龍之意



通途無寧軌。世網闊遮邏。九選食肉榮。一餉在堂賀。泥深迹逾深。時過事亦過。要之鐘鼎飽。不及薇蕨餓。吾知此理明。甘作蟻旋磨。丈夫當勇決。勿使良便蹉。黃龍百丈閒。山園天幾大。往句一椽茅。撫枕得高臥。不能庶梁噫。且復縵屈些。買藥足生理。故是伯休那。當年白鳥盟。肯為青衫破。微官亦漫爾。棄去不啻唾。王子里中人。到處成穩坐。儘不食前言。扁舟在公左。

羅巨濟關學之西序為軒以奉板輿之樂余名之曰難老軒

龜息六用藏。禽戲兩翼張。俛仰何自苦。嬰與宇宙長。深山具竈火。煮沙烹硫黃。此又出下策。中乾外徒強。我有不朽計。事具泮水章。作哉羅江東。意師張曲江。重席坐日永。脫屣來鷹行。舉醴醉六經。抵掌談三王。青雲去一蹴。寄城開八荒。始知吾道中。大有卻老方。以此施其母。何疑壽而康。煌煌忘髮花。秀色迎朝陽。願子多釀酒。容我時登堂。

徑山白虎寺

遠郭轉好山。直兆得徑徑。一重復一掩。閒度略約峻。溪聲出左方。環狹步相應。萬木偃扶持。四山擁清潤。高疑星可摘。況乃斗之分。諸公恨到晚。六月宜問信。頗聞開山老。說法起衆病。坐受於菟降。了不懷寸刃。山僧詫神通。辨口紛若駭。我豈必勝哉。渠自有佛性。

告春亭

東臯有佳致。中夜雨一犁。喜笑作春聲。麥塊肯欲齊。淺瀨發清響。陳根出新莢。紅情顏未破。翠翠眉尚低。練巾已堪岸。藜杖始一攜。殷勤道好音。胡盧來勸提。

送鄭公績赴試金陵八首

庭槐著老花。佳興渺澄江。東齊望故園。飛帆響蓬窗。白袍看先登。唾手築受降。從風屏強燕。舉火燭老嵐。秋天鴻鶴高。驚到中壘雙。閩人修背占。玉蟲燈燈缸。

其二

君到洗沐已。蠟屐款北山。吾祖山中人。灑然千載顏。其旁馬鬣封。近去龍衣閒。通鑑恰施行。新經宜少刪。世上有公議。渠自明忠姦。物情有報復。天道則好還。

其三

昨日天子詔。痛念并州兒。僞有長較動。何憂折筆管。似聞當寧歎。頗牧今何之。豈惟一方痛。其勢又類勝。策士仍三年。側席收六奇。誰當挽天河。洗出中興碑。

其四

筆端忘楛械。舌本貴溫潤。明明獲麟書。作世大龜鏡。哀哉東高閣。斯文久不勝。皇天開老眼。牽復首拜命。秋來舉子場。誰領斯文印。向來誠實官。必古司農鄭。

其五

念我寄寓久。區區勞此生。借屋就棲紆。長湖繞廂深。未了文字債。截蒲坐縱橫。天公喜相我。既以秋風清。

他年載兼兩。策勳首短檠。飢吟愧表冠。誰知此心傾。

其六

孤城挾龍虎。盤礴納萬象。馮夷遵節制。且暮過積頓。君今擗寸毫。意與孤鴻往。雄豪攬千古。光彩發萬丈。億昨吏三年。到今餘夢想。古寺壁開名。勞君拂蛛網。

其七

我餅無儲粟。世累如縷纒。讀書寡見功。一飽不可營。鱗差四百指。習憤嗜飢聲。天豈私貧我。客氣略已平。安能事計然。且復師淵明。僅有故人問。但如詩所稱。

其八

高軒過我數。相對心跡清。共乘殿角涼。劇談新月生。稍作連天費。久絕登船傾。告我買夜航。樓被僅背征。秋晚破破歸。連營稍休兵。青雲付一賦。齊晉多世卿。

約隱軒

金鏡綻花山中奇。七日霧雨人不知。一朝躍出從於菟。毛羣驚眩光陸離。釣竿在手身在野。未用聲名動天下。久幽則見理則然。世間豈有終藏者。道人見笑皮為災。羔裘要袖執麈尾。男兒獨患無文爾。聖世何憂不遇哉。

琴玉亭

泗濱石竄如蟻族。巧匠琢山如琢木。不問人家與官舍。軒窗隨分作巖谷。符離城東石更多。天劃神剗相倚綠。當年來過玉局翁。拄杖敲門步幽蹊。翼然危屋誰所興。賜以嘉名號琴玉。翁家自有小仇池。登中九華伴孤獨。經行趣向絕世姿。醜好例皆蒙紀錄。銀鈎爛爛照無窮。走馬來看儂立僕。是時官梅香正闌。亦有海棠紅映肉。老翁蓋棺二十年。世上遺編數遺獄。只今見字如見人。滿眼清風亂庭竹。想當入海期汗漫。雲車屢下仙山曲。仙山縹緲虛無閒。我欲憑之兩黃鶴。

大雪

漢時長安雪一丈。少陵有詩不吾誑。今年廣陵雪一尺。忍寒長作縮龜狀。從來窮巷說多泥。自是泥深勞拄杖。閉門不出動經旬。出門無路將何向。故人乃遣咫尺書。遠祝長鬚問無恙。濕薪如桂米如珠。有突不黔且踰望。但攜古鼎燒黃連。香穗流珠凝碧帳。嶺峯窗開石數峯。氣凌太華嵩嶺上。黃楊冬青歷餘滋。碧幢羽蓋排仙仗。蕭蕭賴有此清絕。與來何用山陰訪。飛鴻似帶燕山雪。重冰怕結黃河浪。元冥得意愈自驕。歲律回春未全壯。吾君曲軫天下寒。語到三軍真挾纊。自憐難備絕域使。規模但可山中相。起來舉手祝義車。何日金籠開眼障。

溪南大雪示常子正

王者有德琪樹生。兵馬欲洗銀鑿出。天將以寶奠中原。何用真如傅恍惚。沙寒汀冷鷺啄冰。藻暖餌香魚近香。梅花抱葉不肯吐。傲狂且讓天花升。朱門歌呼正圍妓。江上獵圍飛鐵騎。惟有書生無所為。下帷素



用禁物體書

宵分獵獵風翻幃。平明漫漫雪擁扉。高妝老樹枝不舉。深壓野雞根漸肥。削平履迹頃刻盡。吹落楊花從來稀。飢鳥大有在陳厄。循階入戶冷不飛。我曾倚賴東風暖。驅兒出市典衲衣。不料元冥賈餘勇。小窗無地逃寒威。起來埽爐薦軟火。收營肉陣張妓圍。認香尋梅亦不惡。敲冰煮茗寧皆非。掃除習氣幾時了。忍寒琢句聲益微。東坡先生六一老。當年格法誰遵依。不量吾力效跋躐。從今望矣晴窗暉。

韓幹二馬圖

飛龍翔麟夜不關。房星之精下人間。一鳴墮地勢千里。四十萬匹中如山。皇天生此意何在。天意有在平百發。百發款塞皆稽首。干戈包盡於茲班。翦成三鬣代官字。灑之太液登王閑。紫壇謁天五使出。玉輅扶日雙輪還。寶鞭不用繩繮。扇箕前開曲蓋彎。方知徐行備天仗。絕勝疾走周人寰。開元距今四百載。人物風流無一在。如何兩驥今尚存。好手傳神能不壞。請從此畫究規模。便見當時似三代。

人日雪

天公號令今年早。阿香動地連催曉。今朝糴及七日人。卻見長空六花擾。我獨堪堪坐畫灰。扶杖出門移履倒。細挑生菜藥鼎香。落盡梅花妝額巧。詩成思發在花前。更願晴多怕晴少。君不見真觀有道幾成康。誰其致此唐文皇。一時獻納盡豪傑。鄭公臣微尤激昂。當年入見適此時。見謂人日宜相當。有如此人當此日。整頓乾坤繼頌刻。

夜夢與羅子和論樂名詩

鑽破故紙我拙計。該貫衆史子得意。錢排百部象齒懸。陟益萬張蠅頭字。分廿途如百兩金。作苦耽成五車記。地錦天花出妙機。瓊田水英生爽氣。詩成欲度甫自前。冠彈請繼王陽起。天門冬夏喬尼翔。香芸蓋開龍竹蛻。任真朱子老無用。得時羅君政如此。今宵月白及風清。想君不作呼盧會。泉石舊肯肯過子。飲量定能加五倍。

吳道子華清宮圖

霜清十月天無風。行宮繚紗祥雲中。重重繡嶺光相通。莊嚴具足無遺功。泉鳴三湯春濼濼。合歡阜筵雙垂紅。人閒塵垢一洗空。玉聲瓊然出房櫺。鸞吟鳳舞紛層空。豈不大勝遊月宮。向非道子妙絕筆。那見開元全盛日。槎牙老木青銅柯。坡陀巨石蒼玉質。石言木應若可聞。阿房與廢幾頃刻。乃知吳生有深意。一時心事能說出。臣非丹青好畫師。臣以畫諫乃其職。此山此事姑置之。此畫當今須第一。

觀獵會圖

一日射雉六十三。命申要是人所難。一日射虎三十六。驍勇無前誰不伏。沙平草軟雪沙乾。手拓弓弦腰兩鐵。祥麟選馬捷若龍。翻身已墮雙飛鶴。拜賀將軍箭有神。摩旗拍鼓轟相逐。錦襪大袖挂虛堂。勇夫視之心發狂。不如緩帶託車上。舉酒對鮮殊不忙。

送硯與周宰

巧匠斲山取山骨。爐神拱手不敢情。因隆作防預作池。以金爲鑿玉爲質。藉以絨衣便絮攜。置之烏皮長拂拭。昨昨隨計西入關。太學三年同寢食。晨昏緝緝困蠅頭。歲月磨研取鷄肋。時來偶題千佛經。吾自無功子何得。祇今懶慢大可笑。身外了然無一物。經時不脫管城帽。子宜不賜湯沐邑。我今容子乞身去。卻到安宜宰君室。宰君真是瀟灑人。文章機杼乃自出。陳元毛穎費追呼。子堅而厚宜比德。從茲去給上方札。便當入班鳩。切勿勸草封禪書。亦莫上獻開邊策。願君發明錯與誼。昨奏條畫今所急。忠言謫論聞四方。硯乎汝爲不失職。

簡宗人利賓

昔時桐鄉漢九卿。家在淮南天一柱。石麒麟冷一千年。子孫不敢去墳墓。我之曾高主宗盟。昭穆亦與公家鈔。不容妄繼鄒侯道。何嘗敢掘城南杜。深山大澤暫劫灰。甲第名園走狐兔。豈容直見似人喜。何況乃與吾宗遇。爲善本求鄉里稱。浩歎正坐儒冠誤。出參留守入坐曹。抑亦爲此微祿故。灤山高瀟水深。眼前誰作藩籬護。心隨大信小信潮。夢遶長亭短亭路。生涯舊欠錢一囊。歸裝或有經五庫。今子新從彭澤來。歸去來兮幾時去。一杯且遣客枕安。百尺竿頭同進步。

觀諸公打馬

酒酣俯坐展博局。分曹攻進角馬足。過關驗齒出天衢。入關未掩繞日軸。十驥并驅縱來往。一將折筮制起伏。擊前疊後看騰驥。避盤守狹良局促。緩時必若出門殿。妙處正須蟻封逐。孫臏能令田忌勝。諸人徐賀塞翁福。障泥在前解則行。杜衡可采帶宜速。莫疑檀溪墜三丈。終使青雲成一蹴。吾家款段乃如狗。敢上夷塗陪驥驥。但能書與尾而五。未免以策數曰六。歸歎秋滿華山陽。苜蓿倍收連首宿。

聞鄭舟琵琶

橋鳥逐風不停飛。尾燕掠水東復西。悅弦金撥竊私語。行客轉頭聲更悲。擾擾雲吹寶鬢綠。新粧半隱朱簾曲。無限柔情指下生。誰道彈絲不如竹。谷兒指法來帝城。曹供奉傳新曲名。香山居士家有此。何況更聞江上聲。路轉溪回雙槽咽。彈盡胡笳十八拍。山頭日落暮潮平。一帶荷花自秋色。

石斛棧述

數夕一夢吳松江。兩葉飛度荷花鄉。剡中山骨泥數斗。趁雨屈盤三節藕。鏡面光寒溢井花。四顧無人下湖鷓。老翁真箇兒童似。我非韓公亦兒戲。綠莖亭亭忽獨立。塵襟不隔香直入。宛若船舫坐促膝。遂使江湖在方尺。雖無太華竊如船。定有廬山房似笠。布中。得。蓮。房。大。如。笠。

端午觀競渡曲江

棘花角黍五色縷。一弔湘纍作端午。越人哀君擬迎汝。呼聲動地汗流雨。魚蝦走避無處所。小試勒兵吾有取。樓船將軍下黃浦。飲飛射士強強弩。大堤士女立如堵。樂事年年動荆楚。卻憶金明三月天。春風引出大龍船。二十餘年成一夢。夢中猶記水鞦韆。三軍罷休各就舍。一江煙雨朱簾夜。隱隱灘聲細卷沙。



淺灘平雙鷺下。

南園用端中韻

有韓太尉淮陰家。十年種木今開花。松陰漸可張翠幕。桃蹊久已蒸紅霞。早來雨過蒼苔濕。曲沼鏡平清見沙。道人從我似支遁。公子立名非務華。劇談坐致千歲日。默誦初無一字差。主人負重守且將。一手撚箭腰黃蛇。因來小集休沐地。何時共聽歸來笳。飢腸欲餓枕榔粉。香身要采昆陵茄。涼風俯俯引佳月。歸興忽起從棲鴉。誰憐老我夜不寐。兒曹見祝無多茶。

八月十四夜對月效李長吉

雨江洗出揉藍天。結璘下鋪白玉筵。尾箕牛斗珠一穿。連暉接影隨我前。整襟危坐天地默。不知夜漏下幾刻。飛螢一點從外入。白露下濕桂子香。藍橋雲英正賣漿。金盤荔枝龍眼雙。

題校書閣

我聞校書如掃塵。塵隨帶去輒隨有。登窗孤坐志不分。帝虎魯魚相可否。榻上諸公富貴人。安能辨此鉛黃手。綠柳啼鶯耳畔春。翠袖彈絲眼前酒。如何復窺蠶簡塵。又借管城公作帶。畫史畫名不畫實。潤色丹青傳不朽。我是瀛洲舊校書。揮汗磨鉛脂兩肘。當時萬一見此圖。諸郎不免涎垂口。

寄張子公

政和聖人拜賢書。陸贄春曉傳天衢。集英殿下八百衆。一時如公此策無。萬口一詞期第一。擢之第三衆不憚。諸公貴人願相識。戒開走馬要君入。君言不媚有藥石。國子先生乃例得。我亦跪起就穿靴。安意得蒙子公力。六年一別安宜北。憂患壓人氣不出。聞之誠米符離日。首陽激食用一律。嗚呼四海鳴鐘鏞。白晝豺狼恣吞吸。帝在奉天顛倉卒。絲綸政渴宜公筆。誠情遠附雪原鶴。願公來履巡南躡。平泉松菊凌霜碧。伐叛亭成燕賓戚。起居因書問晨夕。宜爲蒼生調鼎食。

方提幹有端石硯池狹不能容水予攜以歸令匠者廣之疑其不返也書來見督以詩解嘲

端溪有石紫玉潤。未遇良工失追琢。眇哉池而劣容指。水至不能容一勺。游山道人請歸治。要使墨池少開拓。每煩健步遠來徵。事必不然空臆度。子如不忘一塊頑。予亦敢負千金諾。會令合浦看還珠。豈忍荆山長抱璞。一毫不敢我非有。萬頃難量子宜學。聞道年來好說禪。初機最忌多貪著。認爲已有已大謬。久假不歸非爽約。均之在此猶在彼。弟兄四海何曾各。笑傾萬斛付江流。所有盡空心境廓。請對使者一斧碎。與公少解貪癡縛。

謝人寄硯

老矣拙書臥看屋。尚記姓名供簡牘。倉皇去越著南冠。頭已如蓬口生醜。無因可結孔方交。有藥唯醫管城秃。新涼稍與燈火親。學字頗慚蚯蚓曲。羅紋重厚使守舍。銅雀不真非所蓄。敢遣良工開下巖。要使珍材過天日。君家舊物多錦藉。聲若鏘金眼鵲鶴。前者一見首重稽。回視他山真碌碌。公今遣一從我遊。謹當配以蟾蜍玉。

諸公勸楚真吏應進士舉以詩勉之

太祖皇帝龍飛初。君家樞密推日車。一時事載太史筆。九廟畫展功臣圖。昭陵取士極妙選。乃孫應詔從諸儒。威加草木部刺史。屢進藥石諫大夫。誰知冷落百斛裏。忽見其後清而腴。讀書過眼似皎月。裁詩出手爭秋葉。諸公力請舉進士。駢四個六子有餘。三經新義未改科。一代元老出此塗。要令我才必有用。不憂此口無以糊。他年上國與計偕。看日五色傳天衢。

謝人惠淺灘一字水圖

風行水上初如絨。任使蕩雲高沃日。屏翳散去馮夷歸。本體湛然無損益。風本無形不可畫。遇水方能顯其質。畫工畫水不畫風。水外見風稱妙筆。清泉道人乃了此。筆下淵源心自得。斜斜一字淺可揭。渺渺橫灘晚尤急。規模上繼蜀兩孫。妙處直度吳諸戚。老夫老矣不觀淵。但愛潑漣才咫尺。面牆注目風蕭蕭。漁浦西與待晚潮。縱貧那肯折波濤。還渠并州快剪刀。

過秀野亭觀趙昌花

牡丹醜醜送春歸。南風亦復吹我衣。青女不瘦芙蓉肌。雪中山茶火爭輝。此開彼落相背馳。安得坐隅皆見之。劍南老人來解衣。好手不免如徐熙。蕭然四幅十二枝。規模一出衆史卑。妙處天授非人爲。右軍字畫少陵詩。後來縱好難並馳。傳觀左右識者誰。愛畫入骨吾一癡。惜哉不獲坡谷題。何妨撻撻俗眼疑。秀野前後花成帷。按圖求之君自知。

簡韓仲朋

老范好客老更豪。長恨無人陪痛飲。我嘗解帶坐南軒。閉門投轄則大窘。小韓云是故人子。酒量直須吞萬頃。昨宵風雨送秋來。雨罷月林散清影。想當一口吸西江。看撫朱絲移玉軫。誰將五斗爲解醒。蝶翼蛤蚧供一啜。野人無酒可留公。一酌山泉薦佳茗。

謝方務德惠粟麥

投閑閉門且隱坐。動輒有礙天難測。錢神不肯赴招要。瘧鬼乘時作寒熱。要之貧困真吾道。一一爲向兒童說。山中宿麥舊爲農。餅無儲粟今何拙。飯糜不掃糞未煙。米盡自從仁祖索。元英之孫陳義高。急遣樵青分粟麥。細春落落落珠圓。退磨紛紛飛玉屑。粥香恍若在僧坊。麩熟又將思水厄。從來養食不謀國。飢即須餐困仍歡。笑殺多牛足殺翁。何用詩腸生錦繡。

耘村麥熟

君不見五經紛綸井大春。不得已見陰將軍。將軍故爲設麥飯。推云不食言非誠。又不見劉懷慰作齊太守。廉吏籍中自稱首。邦人饋米不肯取。示以麥飯吾所有。我有郭內一畝田。帶經荷耒願有年。今年麥熟始一飽。久飢客子俱來前。姓名久與市朝絕。將軍薄飯不吾設。亦不強學劉公清。但使兒曹知稼穡。

題孫倅面山軒

舉頭直北看青山。低頭直下觀黃卷。黃卷辛勤有時厭。青山於人保不變。山作主人我爲客。主人看客長



不傳。今代風流漱石公。吏事直以儒雅緣。一丘一壑在胸中。塵土汚人聊舉扇。開門杖屨舊題榜。坐與烏龍通一線。近因秋雨聘此君。更倚歲寒爲外援。賤子與世多背馳。只有青山存半面。莫嫌剝啄時扣門。要是梯袍故人戀。

高風堂

一溪之雲各爲雨。聊與蕭王分出處。亂山深處有生涯。三尺漁竿一枝鱸。細讀懷仁輔義書。先生於世未嘗踈。我已飄然遺物去。斯言卻以告司徒。參政樹碑頌遺德。舍人作堂詔無極。高風之高幾何。下視烏龍六千尺。

洞霄宮

委委曲曲山九鎖。巖巖堂堂天一柱。靈官跨龍出洞來。仙人驅虎戴箬去。昔山泉流南山鳴琤琮。夜壇星辰可手摘。世間何限其人祠。身未嘗到銜空結。一日來遊豈偶然。草中更識天荷葉。

羅教授不赴真觀觀李花之約已而有詩次其韻

廣文著書不窺園。刻杯以玉尊以繁。澹乎不攝俗士駕。雅意要令吾道尊。那知韓賦李有花。常以博士居四門。老夫卻欲來不速。但恨人靜鐘鳴昏。明朝未必遽寄落。往看花上春風暄。更聽宗文與宗武。詩成入耳宜不煩。

觀弄獅子

獲兒日走二百里。於菟聞之望風靡。春晴酌酒大合樂。乃向尊前應宮徵。嘖嘖奮迅左右顧。機馬悲鳴汗流水。供官自古藏太常。失脚何年落村裏。佛居勝義空谷中。吼法佈施如此耳。人閒宜假不宜真。此理吾今得之矣。

嵩山集卷二

賀陳內翰去非三首

聞道催官召。傳呼入翰林。堂高初上玉。帶重更垂金。煩悉周公誥。丁寧葛亮心。調元知有日。天意向君深。

其二

夢獲生花筆。祥開視草儒。奉天專仰陸。元祐只傳蘇。蓮影光分燭。絲紋細結絢。禁中頗牧在。夙夜贊神謨。

其三

夜到甘泉捷。光搖建曉燈。唐家方再造。漢德已重開。太史書雲後。羣公賀雪回。十行寬大詔。早晚出銀臺。

出城

少策經營飽。多方處置閒。樵談消一日。野坐看千山。白鷺連飛去。微雲時復還。展開新樂地。攻破舊愁關。

城上觀月

月上孤城早。山迎雉堞低。四天浮沆瀣。萬瓦貯玻璃。松獵風聲北。江搖斗柄西。諸公宜款曲。吾且倚枯藜。

示葉令

舟楫三吳客。江湖二月寒。交情元自淡。酒味莫嫌酸。日者坐何事。君乎能自寬。不來同一醉。何以解憂端。

示李令



春色遽如許。春愁無奈何。看山連楚越。端坐惜羲娥。吾子頻相見。新詩苦未多。試穿一兩履。從我上煙蘿。

橋中坐睡  
飽食登長道。復與枕臂眠。身閒真栩栩。腹外亦便便。徒倚兩竿竹。吟噫四僕肩。忽然成小憩。放手即醒然。

寄王承可  
籍甚王郎子。揚州一再逢。至今清夜夢。猶在笑談中。想見芙蓉句。空懷楊柳風。若糧來不晚。聲價動諸公。

寄葉應之  
人老江湖外。官拘簿領緣。劇談常共夜。好句得先傳。行李無他阻。朝廷有闕員。相逢一笑喜。已種玉爲田。

寄符正民  
體力今何似。函書關到門。匆匆緣不暇。負負復何言。此日忘疎遠。明公實見存。携參懷蜀道。叱馭憶王尊。

五更不睡  
擺罷城頭鼓。蒼疑燭下檠。窗留三尺月。緘挾五更寒。事事華巾結。年年紙帳寬。梅花正好在。青女莫摧殘。

曉出  
浩蕩乾坤曉。淒涼客路窮。小舟輕劈浪。宿霧密糊空。累重苦無飯。時危甘轉蓬。但聞淮上賊。不敢視江東。

初到曲江六首  
度嶺三百里。攜家五六人。卜居依古寺。愛日向初春。時有逃虛喜。端無去客嗔。關隄何所作。不寐守庚申。

其二  
昭代人無棄。遐方住亦堪。司分大火舍。官作世男南。守拙休心匠。忘憂縱手談。平生不喜鬧。所欠一茅菴。

其三  
燈火光元夕。歌呼亦盡歡。欣聞雪霽白。愁失荔垂丹。老酒蓮花麴。甜魚菹菜盤。萬金書若到。便可解憂端。

其四  
嶺外山川最。天涯草木芬。曾經五月狩。俱被一琴薰。詔石靜張樂。舜峰高出雲。真同適魯見。何異在齊聞。

其五  
草斷城頭路。春來履屐穿。雨餘峰染黛。雲出嶺垂蓮。眼傍青林轉。愁來白鳥邊。中原好消息。問取此江船。

其六  
嘉卉懷炎德。孤根幸斗臨。象蹄交綠潤。佛眼睜紅深。含笑香飄坐。素馨燭滿簪。老榕雖擁腫。六月十分陰。

丙辰人日雨雪  
此地從來僻。今朝自古陰。五年猶作客。一飯敢虛襟。春色豈終閱。晨光宜早臨。國香無恙否。抱雪秀深林。

有惠曾公道遙樓字者  
蒲阪今灰燼。茲樓亦草萊。如何三字大。却到百盤開。屋漏真能爾。楮嚴可畏哉。置之當座右。親手拂塵埃。

次韻胡明仲見寄二首  
正論

雙鳥鳴方盛。公今遂著書。浮雲供一掃。直筆用三餘。孔孟揚韓道。乾坤日月如。平生擊姦手。發蹤擊自桐。

其二  
柳州非國語。意氣亂詩書。去草絕根本。立言推緒餘。斷疑先近似。反己問何如。歲晚飄零甚。歸歎指敝廬。

歸自南華  
衆緣揚新楚。初晴中薄寒。行山無闊步。陟嶺有遐觀。巖紫峯猶小。松黃粉漸乾。無嫌一馬瘦。徑度兩重灘。

南華具素飯烹茶  
頗有客倉卒。初無具咄嗟。家貧難辦素。人棄不烹茶。此老來修供。茲辰竝拜嘉。小船橫一笛。風引入荷花。

南華道中  
小市荒隄轉。湧泉春水壑。頻經石角鋪。不上馬鞍山。橋斷衝泥過。松摧塞道艱。草蹊半踏雨。更著一衰遊。

晨起  
曉日光穿戶。衝門起及晨。簷垂冰折柱。湖湧雪鎔銀。臘取一時樂。春期數日新。曝書仍曝背。自笑巧於貧。

道興  
客去抽書讀。愁來閉戶推。眼花因酒劇。書草更人催。怪石巧依竹。淨瓶香引梅。悠然鑑湖念。又向廬邊回。

次韻張巨山正月十日遊天竺  
欲飯雲邊寺。先尋湖上春。山川良是舊。歲月又更新。草長煙如積。梅晴粉自勻。久留知不可。暫過却須頻。

荷覺寮晚飯  
幸律萬容美。鉤輅各磔肥。翁川茶不類。何氏酒今非。硯水添池淺。茶盤下子稀。姪娥憐我獨。未暮款窗扉。

歸去來園南鄰劉家菜園近許關路相通  
假道趨南浦。排牆度小溝。仙人中謫李。鄰里外依劉。良友經時集。清貧覺我優。榴榴初不設。佳茗或相投。

兩晴吳李過園中  
聯曉來吾隱。交歡只賀晴。酌泉心不易。指李話平生。萬木翠光合。一池春水平。更詢消道法。元自不容聲。

告春亭三首  
一丈寬鋤地。三重客蓋茅。分封鷓鴣境。拾翠菱荷均。正爾賓中主。居然園外郊。老來俱倒置。營圃不營巢。

其二  
竟日成清坐。因行或撫松。幽陰連曲浪。木杪涌奇峰。要路看公等。閒鄉屬我儂。未春花已盡。春到若爲容。

其三  
自斷身將隱。無嫌論少卑。江湖雙桂樹。天地一茅茨。溪篆行蝌蚪。林妝嘯畫眉。悠悠昏復查。聊爾給其私。

地僻



地僻門常閉。家貧客自疎。溪山行老我。風月不欺予。設有書成誦。端無貨可居。清江千里道。持此問春鉅。

種黃菊

白日殆欲疑。黃花能起予。妙香來枕上。正色立霜餘。誰外勞編竹。培深更荷鋤。收功歸我枕。洗眼讀殘書。

重陽不見菊次諸公韻六首

我圃黃花晚。君行不下輿。屏居甘寂寞。佳節愧空疎。小待西風急。頻遊夏屋渠。開時即重九。那恨子來徐。

其二

遲笑秦昭舅。客誠和長輿。當時雖說貴。退步不為疎。莫質采重嶺。拒霜臨碧渠。梁王門下客。先後有嚴徐。

其三

歸去思陶令。安時似子輿。近知園可灌。唯恐菊相疎。酒幸濃如珀。詩令價重渠。看花隨早晚。何必更因徐。

其四

菊以黃為正。紛紛祇阜輿。待寒綠耿介。縱老不凋疎。秋淨花如染。時遲水走渠。惟留五字句。能不愧應徐。

其五

風流人稍閒。涉筆為題輿。今我思黃菊。攜君近綺疏。先秋飄桂子。出水老芙蓉。俯仰俱陳迹。聊書歲執徐。

其六

西風吹露晞。晴日駕香輿。羨彼根莖茂。憐予齒髮疎。功成身老健。重味笑軒渠。甘谷誰能汲。瓶罍走莫徐。

予多病甘  
奇入藥。

十月十四日立冬菊花方盛

黃菊一何好。持觴惟爾從。名應稱晚秀。色豈為人容。正似花重九。休論月五冬。霜威占清曉。直欲犯其鋒。

夜雪

夜集羣山雪。寒欺一把茅。紅爐無宿火。黃絹有新鈔。坐久燈排粟。杯行橘解包。頽然投敗絮。老懶信兒嘲。

謝邕倅寄佛面杖

自得閒居樂。欣聞隱具來。杖頭觀佛面。掌內化龍才。行變黃金色。依然滿月開。從今不妄出。留上妙香臺。

遣僧澄收刈瀟陽

下溪田將穫。東屯稼亦收。厭煩吾老矣。為衆子行不。一粒生何處。千箱慶有秋。瀟溪明日信。今日已無愁。

送楊亭仲還建康

湖海重相面。干戈早脫身。亦知懷琬琰。寧肯就風塵。船泛東湖夜。梅尋故國春。毛錐有持護。如子豈長貧。

金秀軒

金秀竹垂類。山園特有光。牽牛高竦碧。滴露小勻黃。老讀離騷傳。兒尋急就章。杜門觀化物。吾得傲羲皇。

過王微園

為問西園客。秋花餘幾何。敲門容剝啄。此老正婆娑。十月為春酒。今年得子登。舉杯邀月罷。擊缶仰天歌。

戲事

相逢多戲事。聊以度長年。閒出詩聯句。時因酒合錢。歌狂無所擇。甚勝亦欣然。醒睡好奇禮。逡巡不敢前。

牡丹次韻二首

一日春工過。顯陽名園次第款。侯王風流得見昇平瑞。氣味初無世俗香。早託鴛鴦驕驕。旋張羅蓋護晨光。最憐一尺盤。玉碾上高鬟。映顏黃。

其二

畫舫何須載西子。青裙今幸拜東王。佛談非想色界色。天造玉皇香案香。興慶池邊曉露。善和坊裏借餘光。行開綺席開東省。飛鞚爭馳御道黃。唐東宮有善和坊。善和坊裏借餘光。行開綺席開東省。飛鞚爭馳御道黃。見南都新書。

跋司馬才仲六論

溫公言語藥石。猶子文章星斗。家世有方能治國。宦遊無地可降魔。諦觀深切著明論。平視賢良方正科。四海共知勳室後。享年孰似買生多。

題蔣山草堂

俯仰之閒迹已塵。重來屐齒齒痕勻。晚菘早韭有真味。夜鶴曉猿無故人。萬一可償他日願。再三須卜此山鄰。北山居士乃吾祖。燕燕看闌長薦新。

約徐令登妙高峰徐不至

衝鼓聲中百事休。獨攀危磴看江流。君修吏課中中考。我且山行上上頭。下視三千佛世界。高尋十二仙人樓。聞思大士誰呼應。願賜飛霖洗旱眸。

後兩日葉幹攜酒至

喜君醒酒吸鯨空。置我飛雲卷霧中。蒲鶴青浮初落帶。冰蠶繭就旋開蓬。小涼已覺生衣怯。短策能尋熟路通。直上高臺延望眼。萬山橫沒一溪東。

題水雲亭劉升道福唐所居

沙合南岑會有期。沙邊築屋俯清漪。宋香陳紫丹成後。渭綠湘斑旌盛時。長者時懷流水念。老兄元愛白雲知。一塵不到忘言處。雲在青天水在池。

雨後登城上亭

何堪濕熱坐支離。且就虛涼看劇茶。避雨唯應急走耳。登城願句少休之。江山政此成三絕。耳目醒然亦一奇。突兀小亭吾畫篋。真形妙境恣君窺。

觀李思訓幸蜀圖

上青天路最崎嶇。藏日盤天却有餘。既驗六龍行萬里。始知一卒當千夫。望雲驢穩無前馬。帶雨鈴鳴動屬車。縱有將軍天下筆。不如無逸舊詩圖。

顏魯公畫像

顏魯公畫像



結綉綉體祭中丞。鬼質何為苦見噴。千五百年如烈日。二十四州惟一人。朝衣視坎趨前死。羽服行山即此身。賴有區區張孝舉。直言驚倒漢廷臣。

讀太真碑

衰衣華藻刺堅珉。下馬來尋刺繡痕。斷髮豈如弦可續。關文猶著石能言。寶村故址今仍在。螭首遺蹤碎莫存。欲較智愚三十里。又飛絲綉過前村。

黃守不飲茶

賓客相傳無水厄。欣然脫履上公堂。淋煩撥渴名雖著。瘴氣侵精暗有妨。夢寐無憂眠可熟。清虛自積體尤強。樵青竹裏管何事。側聽盃行供緩湯。

寄范伯達

薰風永日一簾垂。刺茨從容待晚炊。舉白且看連引滿。汗青不用款無期。畫思夜夢人非遠。客附書來喜可知。千里與公供一笑。何時相遇戰低基。

次韻劉美中早朝

鳳凰山下鳳凰城。盤路凌雲迥紫清。秋入九天風露冷。雲羅五玉佩環聲。崑崙出日升黃道。織女斜河轉啓明。鬱鬱安能久居此。君王有意待還京。

題日涉園

一葉黃時秋氣清。三山轉處大江橫。禽魚自有親人意。草木皆能識履聲。晴望高崖尋李愿。酒行半道步瀟明。將詩與結江山好。他日來遊分不生。

寄胡明仲

尺一催公想疾驅。盛傳今已過光虛。紛紛眼底何時定。鬱鬱江南更久居。陛下不妨高枕臥。先生來草射聊書。銅鑪可惜埋荆棘。會有人能為掃除。

送王端材以宣諭尉官入川

使星入蜀動佳占。幕府謀謀要子參。天下兵戈連歲月。朝廷根本在西南。路經九折休回首。事考三分小駐驂。想見梅黃飛雨裏。前旌已在百花潭。

方竹杖

此君竹相一成矩。氣稟神交六二全。運用四方隨手轉。操持一節比松堅。玉雕界尺疑同樣。金作觚稜笑削圓。見寄分司真得力。時將緩步與周旋。

萬竹亭

氣稟元軒玉立身。露幢煙縷曉初勻。一時頓有七賢集。千畝今餘萬箇春。能以風流誇後日。政緣名象得斯人。寂寥不見平安報。只有東風為掃塵。

頃入南華僧仲有詩為次其韻仲欲見予詩集

促駕難求馬一尋。行纏快走任山深。上方首入文公榻。小語能披逸少襟。三尺盆池清照影。五更窗月默傳心。更煩細看門前水。昔日西流何似今。

其二

寺分三集易披尋。藏在名山意亦深。但與止茲鸞鳳友。共逃不學馬牛襟。年來惟以睡過夏。老去莫令詩嘔心。欲見文章須近北。太平風雅盛於今。

約鄭公續出城

頗厭低頭看文字。似曾有約到南山。稍回妍暖日自喜。掃盡積陰天解顏。便合與君聯騎出。更誰如我兩人閒。相逢莫作傷時狀。且趁春光競往還。

寄江東故人

北風號木造秋悲。書到江南九月遲。鴈過宜頻問消息。詩成猶得慰相思。想當雨澹煙昏處。又見橙黃橘綠時。若到北山煩寄語。道林真覺乃吾師。

冬前雪珠夜下早聞遠山皆白

夜深真可覆三甍。地僻何因致八絳。五嶽盛傳非昔日。一寒如此怪今年。固知潤客難藏寶。倒卷珠池立散天。日下有丹能變白。青山休恨早華顛。

雪作兒童以衣袖盛之如柳花狀

六花幾歲不來南。大似優曇欲遇難。瓦響急傾蛟淚影。袖寬先得柳花團。莫憂荔子明年少。已是梅英向臘殘。竹冷魂清北風裏。更隨江檻俯驚湍。

龍山送客

茸茸風草弄春柔。密密桑陰向綠稠。江上星居多草閣。波閒斗轉一漁舟。吾行適此心無事。客去何妨刺漫留。尚戒奚奴休叱馭。不辭小住看潮頭。

煩人置葛

飽誦韶州白葛經。十年曾不慰前聞。菱荷欲使風裳製。絡谷難兼露縠紋。坐飯遺炊無可避。踏冰赤腳履多云。試將一事煩吾子。粗糲精糲可細分。

七月一日夜坐觀星

半夜涼生過雨初。起迎秋色掃庭除。西牛東女經年會。北客南風一笑踈。乾鵲悲鳴橋渡漢。龍泉騰躍氣凌虛。盆池水面盤飛過。上下天星總一如。

七夕後一日諸公攜酒見過

昨夜天孫擁翠輦。餘光猶此照河津。且欣大著去隨吏。更辱諸君為主人。庭桂釀花香有信。盆荷迎露綠長新。浮雲掃盡天無滓。仰面爭看月半輪。

送范潛子儀



乃公乃祖帝王師。勳在周家日月旗。德盛固宜長有後。材高如此用何遲。五更雨脚方收絕。六月雲峰正出奇。好去加鞭度梅嶺。及時功業繼前規。

丙寅十日遊南華

五年四轉入曹溪。飛蓋千霄日爲低。人定忽聞鐘不暇。飲香休問水流西。枕椰子熟旋珠重。笠蓋深層羽翮。鬱鬱蒼蒼千嶺裏。犯寒猶著一蟬嘶。寺在曹溪。西流。

大歷寺遇風

舟絕清江繫老榕。杖藜小住翠陰中。松青綠粉紅萬竅。風足倦要休憐地僻。心閒無事見春工。回塘大有田田葉。家酒來傾碧玉筒。

夜宿方允迪家雨霽大作

肺附羣山襟帶江。近人鷗鳥日成行。每來問道維摩室。何幸濃薰班氏香。雨脚雪花方開作。燈紅酒綠正爭光。更煩采選消長夜。坐看回旋穴轡忙。

觀潮

海山不見兩螺青。但見橫江展玉城。動地鼓聲飛屋瓦。刺天鬣鬣闖冥鯨。拍浮未見羣兒弄。借勢須令萬浪迎。俄頃日斜風欲定。向來元是一瀉生。

寄諸洪

彭蠡春生萬頃湖。光明相映棹華舫。鷓鴣鴛鴦俱爲鳳。乳酪醱醱總是酥。歸時其親來繼踵。無求於世獨知吾。青天一紙雁數字。南北雖殊意不殊。

次韻俞路分見寄

有田二頃復何求。長恐斯文久不酬。青竈正堪煙雨笠。白文終返水雲裘。相親多謝風標子。可款豈無虛灑侯。更下疎簾對君亦。要觀都大出基州。

其二

龍尾道南初見子。炯如玉筍出瑤林。別來東海記三淺。欲罷武溪同一深。後五日看真得力。前三語且更留心。平生著手枯桐上。會有人能識此音。

戊辰元日到南華

清曉匆匆賀歲歸。又隨微雨渡曹溪。晴晴願見五色羽。揭戶方占一日雞。沙水半搖新路約。雲煙深護古伽黎。曹源激水仍過額。桃李無言下有蹊。

書事

春來何事可相關。撥置書囊得少閒。洗硯誰觀鷓鴣眼。焚香仍憶鷓鴣斑。花開北陌東阡外。人在朝三暮四閒。俯仰乾坤了無愧。心如枯木更誰刪。

遊錦石巖

梯空何事上秋旻。要定三巖著隱君。斗柄下垂星可摘。天門將近語先聞。猿窺虎隱人驚去。牛汚龍池雨解紛。憶我七年東向念。却張風腋跨歸雲。巖高百餘丈。頂有觀。牛浴即死。池中龍有大雨。

遊紫微洞

堂堂勝境久潛幽。經始勦荒用我謀。日照洞門開戶牖。霜飛著露索衣裘。樓管驚風天將近。彈壓山川酒不休。大費騷人題品力。蘇蘇俱挽入瓊樓。

揖翠軒案在元嘉不志載此詩題云余揖翠軒山晉贈院上方詩凡與十五字

鸞笠蓑衣一葉舟。西風吹我與同遊。洋洋益耳松聲亂。壑壑逼人山翠浮。講罷已聞花雨落。心清暗與妙香投。道人居士忘機久。一飽關門相對休。

戲同諸子書所見

已老猶疑作鱸魚。出門延望立須臾。或深或淺花先後。半霽半陰雲有無。山月向人俱引領。海風無日不噓枯。論詩各盡諸郎意。難落之中自可娛。

八月十三夜與張檢法泛武溪

川淨波平五板舟。天開地闢一輪秋。白銀國放黃金色。宮錦袍添紫綺裘。坐久星河挂瓊瑤。夜深風露走珠旒。人閒意適須乘興。我是閒人更自由。

次韻李令

青雲獨上首隨華。遇我真成數面親。未許兒童騎竹馬。且看士偶笑佳人。弟兄酬唱詩無敵。賓客過從德有鄰。世味儘教如嚼蠟。便能調鼎識甘辛。

過小市李秀才居

大涵泉東小市頭。川平土沃似中州。誰歎築屋溪山裏。李也讀書窗戶幽。懶覺郊行差自適。老於春事不相謀。他時來問曹溪路。繫馬橋邊更少留。

同郭侯僧仲晚至武溪亭議真率會

平遠寒林暮靄橫。右丞不死畢章生。八人過處草齊綠。一日去來花笑迎。衲子自知空是色。將軍要使酒猶兵。尺書相與盟真率。嶺海風流似洛京。

郭提舉留詩南華子後五日入山次韻

有句誰知李似陰。好奇仍許杜猶岑。後期五日來圮下。面壁九年參少林。猿鬼安能驚鶴衆。地靈何敢著孤任。雷車電域中宵起。看取龍工濟物心。是少始雷雨。僕居韶江九年。今歲行脚皆以南華多禪字至。

南華卓錫泉復出

竹龍銜尾轉山房。飲足寒清滴夜長。曾問禪翁目晉井。爲憐安息坐胡牀。千山從此俱蒙潤。一綫纒通未可量。六月炎方了無暑。誰知世上有清涼。

次韻常子正



骨鯁當朝迹未塵。但知謀國不謀身。試看犀角龜文表。真是鸞臺鳳閣人。短別可堪馳夢寐。小詩聊爲寫情親。雪山滿眼寒潮急。憑仗歸鴻一問津。

寄洪仲景伯

潦倒羸癯老更癡。手摩枵腹逐兒嬉。處險息跡其休矣。遇坎乘流一聽之。臘後春生須屬到。花前思發幸梅知。瀛洲學士滄洲興。妙唱一年漁父詞。洪近作十二

題足軒

域中事有一毫真。靜極方知衆妙存。踈受果能從父議。王章終不用妻言。脫身兵火蒙天幸。沃日風濤到海吞。兩頓裴羹如大饗。一番布被有春溫。

元日登城

第一逢春物華。率先桃李被寒嘉。明朝又數日爲狗。回首猶驚歲在蛇。香聚椒盤盤綠字。春生茶碗結瓊花。附城獨秀東風裏。下瞰川流脈脈斜。

睡起

客不敲門飽睡魔。靜聽簷雨瀉天河。從人指畫竹如意。假手爬搔松髮和。屏上水翻波浩渺。視旁山臥石陂陀。十年游戲三開屋。一笑留連兩曜梭。

送福帥

春到春城和雅歌。又攜春去度雲蘿。過余竹裏煎茶久。看子花邊簇馬多。千里福星臨福地。一時天使挽天河。江紅陳紫留連得。奈此催歸尺一何。

謝劉憲惠龍眼

龍目秋成亦一奇。略無雜糵損瑤肌。荔枝韻勝材誰亞。益智名同性即非。俠士從禽攜彈去。鮫人探海得珠歸。不須直待枯成腊。便遣符前解褐衣。

江上待客不至

煙蓑濛濛遠岫埋。沙邊特爲小徘徊。行人又向去處去。客子未知來不來。詩似芙蓉臨水出。人如楊柳待風開。何時見此消愁眼。更責後期傾玉盃。

寄劉明道

平山飛騎竹西州。到處逢君得縱遊。滿地落花春病酒。一簾明月夜登樓。江帆帶雨人歸後。烽火連天客罷休。一紙短書勞遠視。貂蟬到底出兜鍪。

次韻傅文見寄

到處能行到處藏。飯餘挂鉢解茶囊。不緣頭上五分白。始與人閒萬事忘。一介遠勞詢近日。十年如此住南荒。只今已是交遊絕。不問比鄰不擇鄉。

其二

土瓜甘蔗窖深藏。二物南中皆嘗。青李來禽子在囊。勝日園林吾有分。暮年歌酒爾無忘。掃除金屑不到眼。盡力石田難救荒。每遇北風長引領。皖公山下是桐鄉。

湘江亭別程幹

十年頻望秀而峴。琴筑齊音和阮咸。硯浴珍材躬試墨。囊收名筆旋開緘。長江流自胸襟出。大鵬來如首尾銜。分手一言君勿忘。他時容我見千巖。

鄭元亞新居面梅開軒諸子讀書其間名曰擢英

紛紛百卉不須裁。一見論交正有梅。詩興已從東閣動。山寒併許北枝開。影橫窗紙月爲友。香著硯屏春共來。庭下芝蘭爭秀發。對花君但莫停杯。

江上送客夜歸

江干燕客酒如淮。歸路飛舟破綠苔。燈影入簾窺酌酌。雨聲宜夢引吟嗒。豈無文送窮行別。似有人呼隱去來。一念不生無可道。此懷今欲向誰開。

送楊倅致政還鄉

交設紛紛不憚煩。要公小駐北歸輪。三休恐負名亭意。公作題軒於郡園。以示歸意。二去吾寧顧子言。快指柴桑返我里。遙瞻神虎到君門。畫圖史筆俱張大。又得楊家一巨源。

與錢端修諸公飲興

積陰解盡可信眉。梵宇仍容款扣扉。山淨且無塵一點。湖平惟有鷺雙飛。杯行客惡思傳令。劫急棋爭看解圍。招隱不知誰好事。爲尋幽處著漁磯。

送蘇判院赴江東

春風桃李正開花。客路江山亦可嘉。白鷺洲前浪山起。烏衣巷口夕陽斜。一星終矣君重往。四壁蕭然我獨嗟。元祐子孫今用盡。如公豈合在天涯。

端午登郡城得白菊一枝

天外飛雲結晚陰。城頭清吹度虛襟。江山已定南居計。魚鳥休撥北去心。菊早有花千葉嫩。蒲香釀酒十分斟。歸來以聽黃昏雨。與我猶親一布衾。

寄賀子忱

昔歲裁詩遠送君。如君未可作閒人。那知半紀重相見。全似當時只話貧。推轂向來誰盡力。彈冠從此不謀生。想當六月蒼溪上。萬頃荷花一幅巾。

寄婺州歐卿德儒

醉翁遺迹徧江湖。何事東遊不到吳。遠使山川有遺恨。却看孫子步清塗。沈郎帶減傳千古。婺女星高近六符。簪筆便當歸從上。蓋藍鞍錦照天衢。

與林大夫謝靈壽杖



萬木山中美木成。木生此古今靈壽得嘉名。龍鱗未測他年化。蝸角先從每節生。每節生禪擬問來須便打。醉思吟後不妨行。使君有惠憐衰病。欲報慚非漢思清。

以靈壽杖寄汪內翰

一枝靈木多堅節。千里逢人寄永州。賜出漢宮符子夏。封當大縣慶邱侯。衡山雲散迎歸騎。湘浦春晴更順流。欲往從公無羽翼。請攜上座別懸丘。

尋見白髮

種種年來漸滿簪。兒童環視語相疑。故人太半黑頭死。老子何妨白髮生。彈鋏不須誇手熟。著冠猶喜覺頭輕。元無粉黛居閒屋。任爾星星易數莖。

寄方立義方竹在

西南一柱力擎天。管風鞭鴛下散仙。不憤狐狸成窟穴。亦知滄海變桑田。夢歸丁令鶴飛去。念舊徐公榻尚懸。我是鄉人君是客。與言及此淚如澣。

寄向伯恭

天竺山前昔據鞍。帽裘高屋古袍寬。髮雖比舊十分白。心有憂時一寸丹。雲路正看鳴劍履。君門何早挂衣冠。爲公賦草鄉林傳。歸日來緝九隴蘭。

次韻江子我病起

食不下咽當奈何。千金不惜聘秦和。則知有我聊示病。旁若無人正浩歌。薄雨過牆醒醉竹。西風吹暑下庭柯。但令一局消長日。且樂眼前休問他。

淵明以正月五日遊斜川時年五十予以正月二日遊曹源時年五十有二慨然許示同行

城裏喧呼子不食。乃能從我就僧談。平明且喜風收潤。仰視只愁雲向南。端節使年愁過二。斜川推日在前三。吾生大似僧行脚。好問真空覓住庵。

寄方允迪

山陰興盡晚船催。猿鶴歡迎入翠微。爲信在山名遠志。便令滿篋寄宮歸。一牀獨設空語有三徑。荒知昨非更賴仲容賢。莫敵竹林從此倍光輝。

雨止讀陶詩有感

涓涓泉溜木欣欣。便覺居閒思不羣。快觀朝霞開宿霧。少休時雨斷停雲。無弦琴上宮商足。有酒篇中醉醒分。誰是知音誰可酌。置琴罷酒對爐熏。

頃種柏假山中黃憲和訪見之後八年黃憲復持節來柏已大長

兩石之間一寸栽。與君坐看劇莓苔。蒼官閱世猶如此。歎伯喚人歸去來。飄放又瞻新斧植。光華重照舊池臺。他時左紐紋生後。更望西遊老子回。

與羅教授飯園中種梔子

園木交陰正可觀。登臨隨分却成歡。綠錢流地雨常足。飛絮暖空春不寒。雪嶺醉醺綠屋角。香移菴近欄干。與君細說爐亭話。強對榴榴葉葉繁。

與郭侯飲園中

穠李晨興著綺裙。醉麟首出上瑤簪。此時老子興不淺。且日將軍幸早臨。敵手對其消盡水。中心聞射隔簷陰。春生夜甕蓬萊綠。酌我無多勸客深。郭酒名蓬萊春。

華幹攜茶入園晚坐桑下

光穿雨脚開彤霞。聲急城頭集暮鴉。且與鳳雛桑下坐。共烹龍焙雨前茶。的中意嫩運新採。笋上竿成竹已斜。讀得齊民書熟爛。把鋤今作老生涯。

喜雨欲行園

南風轉北遂爲霖。倒捲書帷坐累茵。洗沐江山三尺雨。莊嚴天地十分春。猿吟鶴舞圖雙引。酒社詩壇待五申。說我小園增秀潤。便思徐步轉城闕。

園中示客

風急梳松墮碧斂。雨多及榻長青苔。趁虛阿段阿稽去。挾策宗文宗武來。不用張羅知寂寞。恐妨飛鳥樂徘徊。使君老矣成何事。一日華嚴一卷開。

園中卽事

出山道士在家僧。晚誦佛書早佛經。灰盡此心猶木偶。掃除往事送芻蕘。花邊過客蜂旁午。溪上良時鷺適丁。一到菊坡分品目。玉盃盃可次金鈴。

至後飯客

新陽爲我解憂端。梅破南枝雪造寒。繡刺五紋添日刻。餅炊十字薦春盤。道排百念有時盡。遊近一尊無限歡。更待小晴擊小艇。蘭漿直醉子陵灘。

送羅巨濟北歸

君才可從六龍飛。便令超躡向日畿。曾使諸生館下立。又騎一馬醉中歸。江山得助雲添筆。桃李不言春上機。歸去來園花似海。子行吾且閉柴扉。

寄仲孺性祝子權

博士曾瞻程穆光。賢良猶抱漢文章。江山不隔夢千里。鴻鴈欲歸書數行。蠅變豈能分白黑。木災初未有青黃。遂巡歲晚成何事。捧腹看攤編不祥。

遊江歸園江避賊歸四年花木皆再種已開花著子矣

避地歸來四閱春。春來草木盡青青。桃花暖逐桃花水。竹葉光臨竹葉瓶。閉戶自求安樂法。活人時說衛生經。移牀卻就溪邊坐。照我新生白髮星。

道與



衙門秋到總堪悲。荷折蒲荒不整齊。但喜風前無立約。亦知砌下有歸鷗。吾徒老矣成何事。生理茫然更久稽。清淨無風天雨已。山前山後且扶藜。

雨後告春亭飯客亭下荷花皆為饑家入。迺久雨頽垣方議我竹代之。

半夜驚聲挾北風。平明賀雨走諸翁。山人起向水亭坐。野饑不求行帳豐。麴蘖有香蓮不死。藩籬無闕竹成功。閒中自有閒生理。促辦牛衣戴此公。此公。笠也。王與。笠也。

有惠益母粉及富歸者

多病年來歎早衰。試憑草木為扶微。關心藥裏知多少。繫肘方書識是非。曾子定應憐益母。曹公端解寄當歸。從今洗面饒光澤。血氣仍充舊帶圍。

送崔若孺令河源

雙飛飛出九重關。帶得中原氣象還。抵死欲留之子住。吹笙要伴老夫閒。草荒白鷄峰前宅。雲散黃龍洞口山。茉莉素馨聞已熟。妙香從此腹重班。

靜坐

年來豈復為秋悲。靜裏端能閱化機。風引帆鳥將子下。雨催羣蟻運糧歸。路無車馬閒尤好。粗有詩書家亦肥。更得干戈漸戢息。不辭長探首山薇。

送胡德輝

抗章乞得清涼國。已是無心瑞鶴窠。誰去自追戲下信。時來寧免禁中頗。三吳春盡天連海。四月梅黃雨壓波。倘有新詩求共和。莫辭一騎送羊何。

送果州郡公濟分韻得其字

蓬萊清著按行歸。卻向西商萬里馳。郡繼尊君家有法。學傳乃祖世無師。曹劉猶短自今日。班馬香濃如昔時。青士在旁知別語。夕陽回首更凌其。

東津送方務德

一年擬雨令人瘦。三日佳晴送子回。何以贈之青玉案。我姑酌彼黃金盃。尋春出郭非聊爾。下水行舟亦快哉。小試平生釣魚手。老夫合住子陵臺。

寄鷓鴣源方允迪江子我

世間豺虎正爭歧。隱去何妨九曲迷。懷人夢到北山北。下鄰意欲西村西。麥雲已有飽氣象。梅雨又煩詩品題。他日籃輿入源去。尚期趺坐對青藜。

喜雪

待雪多年久未逢。茲辰如望故人風。稍添松頂三分白。獨露蕉心一寸紅。泥尾可能留鴈使。豚蹄何敢謝龍工。不如借取公家箸。著向飛樓縹緲中。

其二

今年吉利好人逢。萬玉妃來各取風。客坐暖浮茶乳白。夜堂春動燭花紅。心存帝所元非夢。化出天城不用工。卻怪浩歌韓吏部。巧分坵處與坳中。

其三

嘉瑞真成一旦逢。寄牋天土託鵬風。分無俯坐歌眉綠。但有挑蔬凍指紅。畫史莫傳飛舞勢。詩人俱盡琢磨工。此閒不見乾坤妙。妙在松扉山岫中。

分宜縣舍夜遇大雪

揮扇解衣真早計。果然一夕變春陰。屋頭瓦裂風掀戶。林上珠跳雪滿盆。我自不妨高枕臥。人今更有惜花心。此行特地非乘興。明日扁舟與亦深。

元日會凌季文家

柏葉椒盤巧試新。大呼珠履集華茵。香醪酒勸枯為醖。紅燭未消梅寫真。荔子雙頭歸有道。天花六出靜無塵。稍晴便合西湖去。尋遍山房洞戶春。

春遊

久不出門心已灰。作晴作意苦相催。鶯花世界共遊戲。竹石弟兄仍往來。心有所之無遠近。興難已盡更徘徊。江邊漁父傷時切。得遇郎君笑口開。

示同會

無奈春寒老不禁。喜看晴日上窗檉。羣花半露乾坤巧。百刻平分晝夜停。拄杖有時挑菜甲。枯樵無復問畦丁。逢春不出何為者。衆醉誰知可獨醒。

簡范信中

天下皆聞公子賢。輕裾長袖更爭妍。青春自向東山好。下客空懷代舍遷。生活不甘詩冷淡。年光專用酒留連。直須萬里騎黃鶴。俯仰安能在一椽。

正月十四日西湖留別同舍

背淮轍楚過三吳。鐵軸宵輪每疾驅。千里未能歸北客。一船來此別西湖。門門燈火動今夜。步步溪山迎故吾。明日歸湖君看取。浪花堆裏啣鴛鴦。

正月二十日過江氏園

宛宛橋虹臥碧津。深深古屋背長川。園官送菜無虛日。溪友留魚不問錢。歷數舊交供老矣。及時行樂且欣然。梅花更有黃千葉。攜取一杯花下傳。

三月五日游劉光世園

南高峰下訪餘春。霽草浮光暖更熏。日轉春山添著色。風旋湖水作回紋。巖岩大士天花雨。鷺鷥將軍畫棟雲。興盡不須呼翹友。他時來飯一甌芹。

閏月四日大風出壺。鷺捕魚具。贈且約冬閒再集



西北雲收廓太虛。東南風急放船初。冬深更許侯設鮪。地遠不讓公失魚。白小未容登燕俎。紅鮮忽已開嘉蔬。重生鱗蟹浮江去。盡是先生所棄餘。新中有鮪魚。鮪魚是也。

陪董令升西湖觀競渡

馳波鬪艦疾輕鴻。歌鼓喧天保歲豐。直而北風吹雨過。卷簾斜日照樓紅。吳兒戲水用長技。太守行春如醉翁。社稷中興豈無日。羣魚躍水正飛空。

其二

行樂何妨縱水嬉。勸耕猶喜及花時。風和官柳未飄絮。綠滿園桑無附枝。訓練指應談笑裏。清涼道濕古今宜。西溪雨足歸舟穩。會送高帆入鳳池。

三衢胡定整祠

把酒論詩建業城。三年金石見交情。羅池忽待中流泊。姑蔑應無劇雨傾。直道豈知人負我。英姿如在死猶生。鎮香銷盡叢祠晚。獨對西風淚賦橫。

買田瀟溪

求田得處使成家。笑爲汗邪祝滿車。漱石枕流新夢想。帶牛佩犢老生涯。歌成但可相春杵。客到莫嫌炊飯砂。祭罷土龍春雨應。穩騎秧馬一鞭斜。

過烏龍嶺

羣山低首避烏龍。行道驚看翠倚空。地設中原如此險。人無鬪志若爲功。九重頗覺天門近。一卒能當萬道雄。細酌粉泉垂下水。冷然歸去御剛風。

晚晴步謁楊令於烏龍寺

舉頭廓廓見晴虛。秋色光得自如。杖履可行三里近。斧斤不救萬松疎。上人坐設刀圭飲。乃祖家無儋石儲。語罷寒溫晚歸去。相逢應不問遷除。

離臨安日范伯達送茶約至釣臺烹之正月十八日宿臺下兼簡務德

過盡長游喚落帆。舟人取火上高巖。已攜敗絮來投宿。記有珍茶旋啓緘。忽憶往時同短艇。要須於此辨長錢。可憐一夜梅花雨。點滴猶隨舳舻銜。

釣臺觀新刻范文正碑

日角曠曠上蔡陽。有星飛去避餘光。東西林迫謝新進。南北道遙樂故鄉。載刻廟碑求瑛瑒。一新祠宇照滄浪。使君著意敦風俗。更作高堂榜卒章。

觀秀閣此詩錄入

輞川遙展右丞圖。盤谷中藏李愿居。龍睡潭深飛客楫。鳳鳴枝老結吾廬。但令蠟屐去前齒。安用鷗夷託後車。西望子陵三十里。煙雲來往問何如。

遊玉泉

坡陁石上大紳垂。踞石跣跡世慮微。牽引有春扶屐去。送歸無月帶星稀。一時花木助歡笑。四顧風雲入指揮。是日乃書驚蟄節。鳴蛙已傍小池歸。

其二

款段尋山不著鞭。每逢佳處且周旋。生無一字誇金谷。喜與諸公會玉泉。雷轉正嶺三級浪。神垂直自九重天。有能庚伏留終日。大勝朝堂食萬錢。

立夏前一日登馬氏山亭

百髮不到酒三行。萬事盡休棋一枰。梅子未黃先著雨。櫻桃欲熟正防貧。忽驚夏向明朝立。便恐春從此地更。數蝶飛來花寂寞。亂蛙鳴處水縱橫。

夏日登葉氏山亭

雲氣向曉不待族。風伯忽來吹使醜。溪南溪北半篙碧。荷葉荷花一段奇。旋扣柴荆行閒道。少休松檻坐移時。淵明志廣桑麻長。此語勿傳朝市知。

題翠波亭

天垂疊巘翠相交。風展文漪碧半篙。勝日難逢宜樂此。好山多買不爲餐。了無歎息同登峴。忽有會心如在濠。更看溪光山色裏。紅霞蒸起萬株桃。

七夕日遊仙人洞

蟬引秋風上桂枝。登山臨水不勝悲。獸蹄虎踞石見怪。天劃神剗洞出奇。無復碧巖雞刷羽。空餘青栗蚶攢皮。偏分袖子三椽屋。當與仙人五日期。

晨光亭夾徑草深卷僧澄錫去之將種桃李

徑荒隨處長蓬蒿。忽告通幽且盡掃。已闢花翁移郁李。竟從金母折蟠桃。住庵事簡吾何力。種樹功高子有勞。吏用公材當小試。把鋤來趁雨如膏。

晚步城外

芒履寬柔野策輕。晚來無著步重圍。人閒爭夢大槐園。物外誰尋小草民。一雙緩飛爲我伴。半川鋪練寫余真。何從可覺秋消息。忽有涼颺到白蘋。

冬至後三日與羅楚入倅庵兩松下梅花盛開取酒酌石臺上思得名手作松梅圖

老松峙甲待學雲。俯視梅花意亦親。粉色上參冬嶺秀。蚪枝下挽越溪真。乘閒到此能終日。與我來遊盡可人。今代華光古章舉。生絳一幅兩傳神。

再次前韻

匆匆前日賀書雲。那似今朝笑語親。年例一來窺雪樣。歲寒同此見天真。梅開蜂陣長圍日。松下鶴歸反嚇人。一椀雷茶未忘本。三杯薄酒不能神。

冬至後雪夜



臘前梅蕊未斜橫。至後酷香試滿觥。過眼文書開數葉。打窗風雨又三更。閉門高臥直差易。擗鼻微吟何似生。稍取濕薪供熱弄。住山如此不多爭。

送郭清臣之行在

老去何嫌雪滿頭。放懷惟與子周旋。起趨吳越時難得。上繼張余理必然。嶺海斷雲歸雁底。江湖春浪白鷗前。故人相見問今我。兩笠煙蓑事力田。

瀟山集卷三

元宵懷都城簡胡令俊民時胡連夕在告

天宮晴光合。簷收雪汁乾。燈期欣在候。火令不為難。方喜春風動。總憐暮色寒。仙晨今夜樂。帝所傳年觀。都都御雲密。葱蔥瑞氣盤。五門雙闕登。三島十洲散。風伯清黃道。鉤陳衝赤紫。聲流車水快。花影燭龍蟠。入望雲裳舉。低迷雜珮珊。歌翻樓上下。人與月團圓。夜色清凝露。香風靜泛蘭。陸運搖監質。湯鯉轉驚瀾。故國雲天外。家風楚俗完。良時亦競作。游興頗相干。諸縣豐登際。元戎禮數寬。梭耕來野父。沽酒辨餘歡。少問飛鳧客。遙知道室安。樵青能笑語。太白酌瀟漫。要是弦堂空。何妨花縣潘。黃庭須默課。燈錄不重看。羨子閉門坐。嗟予脚力殫。醉歸哦五字。一一待公刊。

南華五十韻

鄉里黃梅接。家居祖利鄰。常聞肉身佛。甘作磴坊人。堅有懸腰石。空無拂鏡塵。已春諸米熟。自識本心真。拄杖敲頑質。袈裟透淨身。衣傳千古信。法待五年伸。撥棹煩師送。投林避衆嗔。風幡俱不動。金瓦定非倫。汝聽宜皆謝。吾言決可遵。由茲開頓教。爲世作良因。葉墜離歸本。煙斜不向新。鈴聲鳴白塔。霧氣走黃巾。塑手藏衣裝。閨妹敗鉢唇。全提諸佛印。開盡一花春。代代燈燈結。塵塵利利均。性天南北合。道德帝王親。歌鼓昭陵日。梯航外國珍。莊嚴及山谷。賜子出金銀。龍窟開飛帛。春温布綉綸。鎮安清淨境。奔走護持神。

樓閣三千界。香燈十二辰。蘇銘模妙墨。柳記刻豐珉。自昔炎荒地。常容放逐臣。流人悲去越。從者病居陳。庚子何憂鶴。春秋設感麟。足生行路躓。眉結念親羣。卜吐千瓶水。官分十束薪。九韶先幸舜。五嶺後通秦。氣候今無礙。人情古亦淳。何嘗疎壯客。曠喜預嘉賓。鼓角催歸夢。江湖動釣緝。時花開有信。山果種生仁。武水長懷古。曹溪每問津。端居七里郭。相望一由旬。抱被來投宿。聞鐘起及晨。自憐終北向。天遣試南詢。竟日雲垂地。通宵雨澗茵。橋橫一瀉上。省見五方馴。飛錫泉香發。連山寶氣振。杖尋桃竹把。佩采楚蘭紉。大禮行郊次。洪恩浹海濱。稍寬三面網。歸作再生民。甫里將收粟。松江細煮葦。橋懷工戲綵。萱背更栽椿。風急團雲絮。霜清洗月輪。治行今數日。問信不嫌頻。三宿真成戀。諸寮且逕巡。關茶誇願酒。藥芋說西岷。寺有壇經舊。誰知祖意諄。持歸化嶺北。大地免沈淪。

送吏部張尚書帥成都一百韻

己未九月有旨謀成帥。三省具所除人以聞。皆不許。止命選在廷從臣以往。衆未及對。上曰。得一入矣。吏部尚書張嶷。明練端方。可當一面。付以便宜。勿從中覆。且命退與公議。公見宰相。願行不辭。乃以十月六日制下。吳蜀相望一萬里。水迥壘塘。陸走巖峽。極天下之險。有爲公言者。公曰。上用我。何遠之辭。何險之畏。退理舟楫。行日甚近。於是士大夫不問識與不識。皆謂公宜在朝廷。不必往成都。成都可他擇才。朝廷不可無公也。御史中丞具以輿言白上。夫內重久矣。一命以上。皆以不得仕朝廷爲恨。公卿出典方面。類若不得已者。其進退用捨。士大夫亦不甚留意。今公欣然承命。無一毫難色。而又得士論如此。此行有光矣。蜀有兩張太守。太宗時。垂崖公。仁宗時。文定公。兩公名重一時。爲人所倚信。在蜀最有惠愛。蜀人至今祠之。今公姓同。德又同名。重一時。爲天子所倚。又同。惠愛所加。能使人久而不忘。懸知其必同也。既行。祖道西湖上。朝士咸爲賦詩。翌從公游。將三十年。蒙公之知最深。故爲詩千字。敝公出處大槩。且使蜀人知公不減前兩張太守也。紹興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序。

一代亨衢上。明公逸步超。河東書具作。圯下老相邀。海闊雲垂翼。天清斗壓杓。三人前鼎甲。千佛仰孤颯。弟子師尊董。諸儒稱述道。西崑收俊乂。東壁絕塵蹤。別乘將離汴。輕舟選指蒼。湖山縱清美。家國尚飄飄。勸哭天傾柱。歸情戶見蛇。奉祠投里閭。招隱向山椒。竝海屯千衛。披榛拱百僚。回鑾須故國。負約且今朝。光列哀烏位。星馳封馬朝。賢裾來接武。陰沍自潛消。香案依丹陛。螭均立紫霄。飛鴻九天去。歸鶴一聲嘹。主上思圖舊。王人促見招。起居還左史。議論鄙南朝。大呂聲揚遠。元圭質匪雕。掖垣設詔密。禁路賜纓彰。滅澆圖興夏。巡方首從姚。自南瞻析木。直北望元枵。玉海千尋浪。江南五色鷓。矯如出塵華。潔若在秋鵬。去國還追信。刈章豈易堯。光華司馬甲。整頓路車條。國事煩參決。廷詢得具條。乘時笑乾沒。許國敢輕佻。河洛干戈滿。陵原草木焦。青春深仗節。久雨更乘機。取道先轅楚。揚旌轉渡瀟。不坏藏萬世。九廟正三朝。遂使儀如漢。將令樂奏韶。路迷彪過迹。澗涸夜生潮。去日春仍淺。歸期暑正熇。君王喜不寐。天下首方翹。疏奏中無隱。臣生苦不聊。戴天那忍共。得地豈宜驕。內治今當亟。高名不敢要。銜衡真有託。啓事復何遒。







憂時俱出力。濟勝合先謀。北望邊風凜。衣戎詎敢休。

蔡倅羔羊齋二首

有生不讓羔羊酒。無日不誦羔羊詩。賢哉蔡子勇成癖。自勵要如三代時。

其二

畫輪精白承休德。政用詩書造太平。略為周家推在位。太顛因天散宜生。

題李成山水

好山誰定識真形。著白山人眼最親。半夜忽聞遺有力。中書君召主林神。

題陳幹燕公山水

電眼觀山老更真。能分天造一層層。直須學華尊瀛手。始解鋪張入刻藤。

石芥二首

古人重改陽城驛。吾輩欣聞石介名。風味可人終骨鯁。樽前真見魯諸生。

其二

長安官酒甜如蜜。風月雖佳懶舉觴。時送盤蔬還會否。與公新釀關端方。

山芥

濕帶青煙古澗濱。氣含石理助芳辛。山中酒醒涼生腦。乞與文園渴肺人。

南山觀雪二首

入山初與雪雲俱。坐定雲收雪亦無。不見舊時蒼翠色。換將粉墨作新圖。

其二

南遊客上妙高峯。拄杖敲冰袖障風。卷起面前簾看雪。煙鬟渾插玉瓏聰。

次韻寄事四首

西風昨夜入庭梧。況味今年似舊無。想見防秋有長策。幽人真欲反吾廬。

其二

聖朝始悟文章弊。大滄首更詩賦科。白草黃茅供一掃。英豪人物未消磨。

其三

熙寧事作崇寧樣。嘉祐政為元祐師。但得至誠行號令。坐令風俗似當時。

其四

當年司馬渴公力。今日宣仁聖烈尊。哲后在天何愷喜。要令元老雪沈冤。

天申節二首

南來欣遇千秋節。北向空馳萬里心。永日清風吹古寺。一杯聊見祝堯深。

其二

灤山集 卷三

明慶曉班僅百辟。鈞容仙部下層霄。如今獨立薰風裏。卻聽華仙奏九韶。

南華書事四首

珍重南華五色禽。雲棲霧宿見無因。雨中恐悞翩然出。我是閒人非貴人。

其二

萬木杉從一寸栽。參天次第可推排。他年空翠橋邊路。來選承天八柱材。

其三

真覺止能留一宿。桐鄉今已住連宵。卻將舊雨下山去。聊助南溟早晚潮。

其四

夾樹繞春明。歸鴈紫羅筆。筆端辛夷花。枝照眼。蒙清潤。帶南遊。山亦是奇。

曲江漁者得鱖魚。棄之目為師。鱖魚二首

巨口細鱗初出網。鱖皮玳瑁乃同班。了無骨鯁人人喜。更撻鹽醃發笑顏。

其二

溪友漁翁忍棄捐。卻應游泳得長年。遐方未識珍羞貴。不道楊憑已得仙。

夜夢采蓮

榮枯悲歡翻覆手。說呼穴轂欲求功。大開眼作人閒夢。何況真成一夢中。

惠崇蘆雁

我是江湖一漫郎。鴻飛鷺宿見行藏。西風吹盡蘆花雪。水畔雲程未易量。

謝譚南恩寄六日龜

無了禪師割草萊。清江使者六眸開。我今築屋虛空裏。亦復躊躇出海來。

乞雙峯山頰漿果二首

我昔南遊三眼國。逢人一笑啓丹唇。祇今重到孤峯頂。依倚丹唇一笑新。

其二

我聞如來有佛眼。結子成時速寄來。從此慈悲脣廣目。得爭開處便爭開。

延祥寺手植竹有甘露二首

聖主尊賢方側席。此君凝露美如飴。形容盛德書生事。請對佳祥著好詩。

其二

穠穠天酒被脩篔。的皪枝開日射光。豈為炎荒多熱惱。故教灌頂作清涼。

月下對白菊二首

詩人月下見梅花。著力形容極口誇。若使明明中見菊。欲將何語為褒嘉。

其二

灤山集 卷三



飲冰嚼雪傳延年。要比蟪宮桂子妍。忽遇常娥蒙一盼。桂花未敢著鞭先。

佛頭菊

我杖常扶佛面強。我花今見佛頭香。畫山會上曾拈出。一笑懸知是飲光。

金盃玉盤菊

玉盤金盃世稱珍。天酒瓊漿曉自盈。天爲我貧都乞我。我雖不飲亦關情。

桃花菊

菊花忽作桃花面。放眼難看九月黃。花不見桃惟見菊。又將紅雨學啼妝。

雪見菊

白如白雪復何加。豈有寒英勝六花。真是嶺南稀見雪。花光勝雪喜無差。

睡軒三首

意馬心猿不用忙。睡鄉深處解行裝。華山閒有希夷子。安得斯人與對牀。

其二

諸公對弈我高眠。此法非人不可傳。四脚棋盤皆黑子。孝先從此便爭先。

其三

風和日永飽食已。雨急天寒戶不開。遇此佳時無一事。捲牀高枕聽吟嘯。

謝惠楊梅

杭州金氏越州楊。撒火飛星五月春。百果若重推貢士。風流應不下平津。

南屏三首

百步塔頭長進步。南屏堂上立移時。明明萬象森羅處。鍛鍊離騷費我詩。

其二

早來風定絕塵囂。掃地如鏡窗盡開。昏明四望移遠近。晝夜兩湖分去來。

其三

正當晝永六十刻。久坐僧寮烹雨前。滿園菜花開向夏。一雙蝴蝶飛上天。

寄題競秀亭二首

吳山越嶺老於行。何地詠茅寄此情。直使浮雲無一點。千巖應接始分明。

其二

來往人傳客寢安。問渠何事駐征鞍。只應門外千山好。能使胸中百念寬。

觀烏龍山瀑布三首

一日一夜雨如傾。北山山頂垂天神。是閒去海只咫尺。緩流何用走跋扈。

其二

畫山集 卷三

五老峯前三峽橋。不論時節聽飛潮。那知冷落窮山裏。忽見晴空鍊一條。

其三

漱石漱流俱可意。濯纓濯足且隨時。到江莫作滔天浪。妨我輕舟理釣絲。

題槎線園

誰言粉白但閒居。緝補尚煩金十奴。治得琴絲有條理。卻嫌紅女未工夫。

舍後汚池有小魚。數百遊之於江。

一泓已脫蹄涔水。萬頃初驚廣莫鄉。且向江湖成自在。幸因風雨得騰驤。

雪齋捕魚圖

羣魚何日舉舟師。玉海瑤山欲霽時。正是嚴冬當設脰。老翁香飯必先炊。

園中開牡丹一枝

天下花王都洛京。清寒寒食走香耕。東君欲表南來意。一朵蒼然尚典型。

詠紫劑

鶴骨龍筋結壽枝。紅綃紫綺曝仙衣。只應不奈麻姑爪。獨領春風住翠微。

有惠新醬及酒者

拾遺久住浣花橋。生理誰能濟一毫。攜醬藉糟來過我。故人惟有孟倉曹。

聽鶴鈴

蓬蒿門巷久張羅。豈有龍坊重客過。天外鶴鈴驚午枕。兒童喚起聽長阿。

次韻董令升四詠

帝道銀河下太微。餘波散送野人扉。此行步步有佳處。盤礴孤亭試解衣。

競秀亭

山陰道士頃留連。應接煙雲馬不前。君說江南亦如此。我雖未到想當然。

性樂堂

且從紛紛事百端。從公駭馬白雲邊。欲知太守樂其樂。山色溪聲得兩全。

玉泉

至寶何年伏九淵。飛空散作玉聲琤。那知夜半騰朝采。會見長虹屬太清。



不曉聊加足於帝躬。在天固以為客星矣。下視世間亦聚塊積蘇爾。時出光景不意驚動夫漢庭諸公也。惟彼東南有江有湖有龜有魚。放意煙波之外吾生蓋已有餘矣。風晨月夕竿線在手不避世以為高。不鍊形以為久。優哉游哉深入鷗鷺之羣而得計魴鯉之數也。有蟻溪之老人以垂白之衰容顧其釣而莫鈎。特見夢於非熊使文王開不顯之基。竝十人經濟之忠。豈先生之好異。蓋不能作為於齊章教民以相攻也。嗟世路之愈迫。恨弋人之森鴻。終結茅以為鄰。日香火之是供。清泉白石聞此言於樂天。曉猿野鶴計不怨於周顛也。均補遺

詩餘

桃源憶故人辰州泛舟送郭景文周子麻杜行在

催花一霎清明雨。留得東風且住。兩岸柳汀煙塢。未放行人去。人如雙鳳雲間舉。明夜扁舟何處。只向武陵南渡。便是長安路。

謁金門道山亭行在

風篴底。石上岸巾愁起。月到房心天似水。亂峯清影裏。此去登瀛須記。今夕道山同醉。春殿明年人共指。玉皇香案吏。

點絳脣

流水冷冷。斷橋斜路。橫枝亞。雪花飛下。渾似江南畫。白壁青錢。欲買春無價。歸來也。風吹平野。一點香隨馬。

朝天措五月

王臺金盞對炎光。全似去年香。有意莊嚴端午。不應忘卻重陽。菖蒲九節。金英滿把。同泛瑤觴。舊日東

離陶令。北窗正臥羲皇。

生查子詠梅

宮紗綠趁梅。寶扇驚開翅。數摺聚清風。一捻生秋意。搖搖雲母輕。袅袅瓊枝細。莫解玉連環。怕作飛花墜。

贊

杜子美畫像贊

凌萬乘以蟬聯之氣。貯千古以磊落之胸。筆下有神。洗宇宙而一空者。大哉詩人之宗乎。東帶峨冠。凜然似嵩嶽宗而論房。神閒意定。超然若湖壘唐而上。泛沅湘而東也。均補遺

范文正公畫像贊并序

文正范公。名在天壤。功在社稷。國史書之。鐘鼎勒之。四夷百蠻傳之。如神明。天下後世仰之。如日月。山澤之儒。嗟嘆不足。仰瞻遺像。再拜而為之贊曰。

乾綱回薄。妙變四時。有大坤輿。載厚不移。其中哲人。千載一至。其至維何。天地則理。巍巍文正。國之善繼。

潘山集補遺

賦

釣臺賦

導桐川而西。發清興於孤蓬。覺水石之益隘。疑滄江之路窮。入壺中而天高。涉煙霧之深遠。三老刺灘。篙絕力殆。猶蹈香林八節之屐。而驚夫呂梁百步之洪也。循江而上。古木千章。山如揜屏。水若奮鏡。雲氣往來而舒送。竹松堅瘦而鬱葱。遠而望之。物象之平淡豐腴也。其下必有石蘊奇璞。淵涵夜光。不然隱士高人之所棲止。游從者邪。忽兩崖之對峙。摩萬仞之蒼穹。舟人指而告予曰。此漢嚴先生子陵之所從釣魚者也。罷漿落帆。淪湯注茗。再拜三奠。顧瞻千古之高風。昔西京之中微。動新室之變興。封豕長蛇。恣啖百姓。百姓之怒。盤天糾地。無以挾其憤憤之胸。偉白水之真人。忽乘龍而臥雲。傾天河而洗六合。回炎歷以再新。天下定矣。豪矢盡弓。垂衣拱手。晏然端居於九重。思我良友。未知何之。披羊裘而釣於澤中者。是邪非乎。安居前道。玄纒及門。三聘而來。握手道舊。考文叔之心。猶非天下之至仁也。四五年閒。沐雨櫛風。親冒矢石。躬擐甲冑。則亦貧夫黃屋之至尊。樂夫天位之甚崇。取神器如此之力。又安肯捐天下以與賢。故其曰。使真成帝。尚不可得。其祇唐堯許由。固知必不能同也。下而三公之位。加以大國之封。與絳灌以竝列。則吾將乘桴而入海。又安能俯伏跪起。束縛以黼黻華蟲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枕膝且臥。而文叔



民之父師。以天下之重自任。故舉萬鈞而若無。以四海赤子為心。故甘百誦而不悔。垂紳正笏。發泰華衡。嵩之表。活涸滯枯。傾江河淮濟之利。日月有時而食。而公之名不朽。鐘鼎有時而盡。而公之功不磨。唐郭令公之武。漢周絳侯之氣。吾儕小人。手舌俱廢。拜頽有泚。求之夢寐。隱居補

蓮葉研銘

玉井之泉。泰華之峯。有十丈蓮。脫葉馳風。化而為石。滄於深淵大澤之中。誠以為研。置之墨客子卿之宮。涓涓之澤。沒世不竭。是為元穎湯沐之封。而日游戲於其間。蓋和與託令聞於無窮。隱居補

深山集附錄

後村詩話一則

前輩記朱新仲舍人。天氣未佳。宜且住。風濤如此。亦安歸之。聯取其自然。不煩新創。然新仲此等句。尚多如括郭侯飲云。此時老子興不淺。且日將軍幸早臨。何以報之青玉案。我姑酌彼黃金盞。凡引用前人語。皆蟠屈排奭。使之妥帖。他句如滿地落花春病酒。一簾明月夜登樓。相親多謝風標子。可款豈無瀟灑侯。何從可免秋消息。忽有先鋒到白蘋。如水篆行科斗。林妝囀畫眉。若不經思。而俱出人意料。讀杜詩云。縱之過論劍。收之入檀弓。尤前人所未發也。

後村詩話續集二則

新仲題元英舊隱云。五季浪拍天。不覆漁翁船。語意甚新。不犯前人。深山集。多不經人道語。此公讀書多。氣老筆遒。題顏魯公像云。千五百年如烈日。二十四州惟一。朝衣視坎趨前死。羽服行山即此身。與客晚集云。足下一來同晚步。先生小住待村春。春晴云。四野綠迴春補闕。亂山塵淨雨。俯容懶軒云。經年不濯子春足。半月纒梳叔夜頭。止酒云。指紳處士議。所以將軍貴人須。畢之。月夜云。琉璃虛空甚圓滿。紫磨山川更新鑄。梅花絕句云。姑射山頭冰雪仙。人閒一見便豐年。御應。若死琴臺女。不得乃翁分一錢。荷珠云。客來切勿令觀此。蓬萊猶能因伏波。如大槐。小草。木偶。寫畫朝采。

夜光。立豹。踞。口伐。手談。木上座。趙先生。千金子。萬玉妃。童欺我老。農報予春。下巖研。正焙茶。皆的對。

著齋續聞一則

待制公朱。年十八歲時。嘗作樂府云。流水冷。斷橋斜。橫枝亞。雪花飛下。全勝江南畫。白壁青錢。欲買春無價。歸來也。風吹平野。一點香隨馬。朱希真訪司農公。載上不值。於几案間。見此詞。歎賞不已。遂書於扇而去。初不知何人作也。一日。洪覺範見之。扣其所從來。朱具以告。二人因同往謁司農公。問之。公亦愕然。客退。從容詢及待制公。公始不敢對。既而以實告。司農公責之曰。兒曹讀書。正當留意經史。聞何用作此等語耶。然其心實喜之。以為此兒他日必以文名於世。今諸家詞集。及漁隱叢話。皆以為孫和仲。或朱希真作。非也。正如詠摺疊扇詞云。詞見補予嘗親見。蘇本於公家。今于湖集乃載此詞。蓋張安國嘗為人題此詞於扇故也。大抵公於文不苟作。雖游戲嘲謔。必極其精妙。嘗詠五月菊詞云。詞見補又與秦師垣。雞鳴函谷。孟嘗由是以出關。鴈落上林。屬國已聞於歸漢。蓋秦嘗留金庭。未幾縱還。既而金人復悔。遣騎兵追之。已無及矣。公之用事親切多類此。遂得擢用。

因學紀聞二則

朱新仲詠顏魯公云。千五百年如烈日。二十四州惟一。又詠昭君云。當時夫死者求歸。灑然義動單于府。不知出此閒隨俗。顏色如花心蕪土。本草。菊一名傳延年。朱新仲詩。三徑誰從陶靖節。重陽惟有傳延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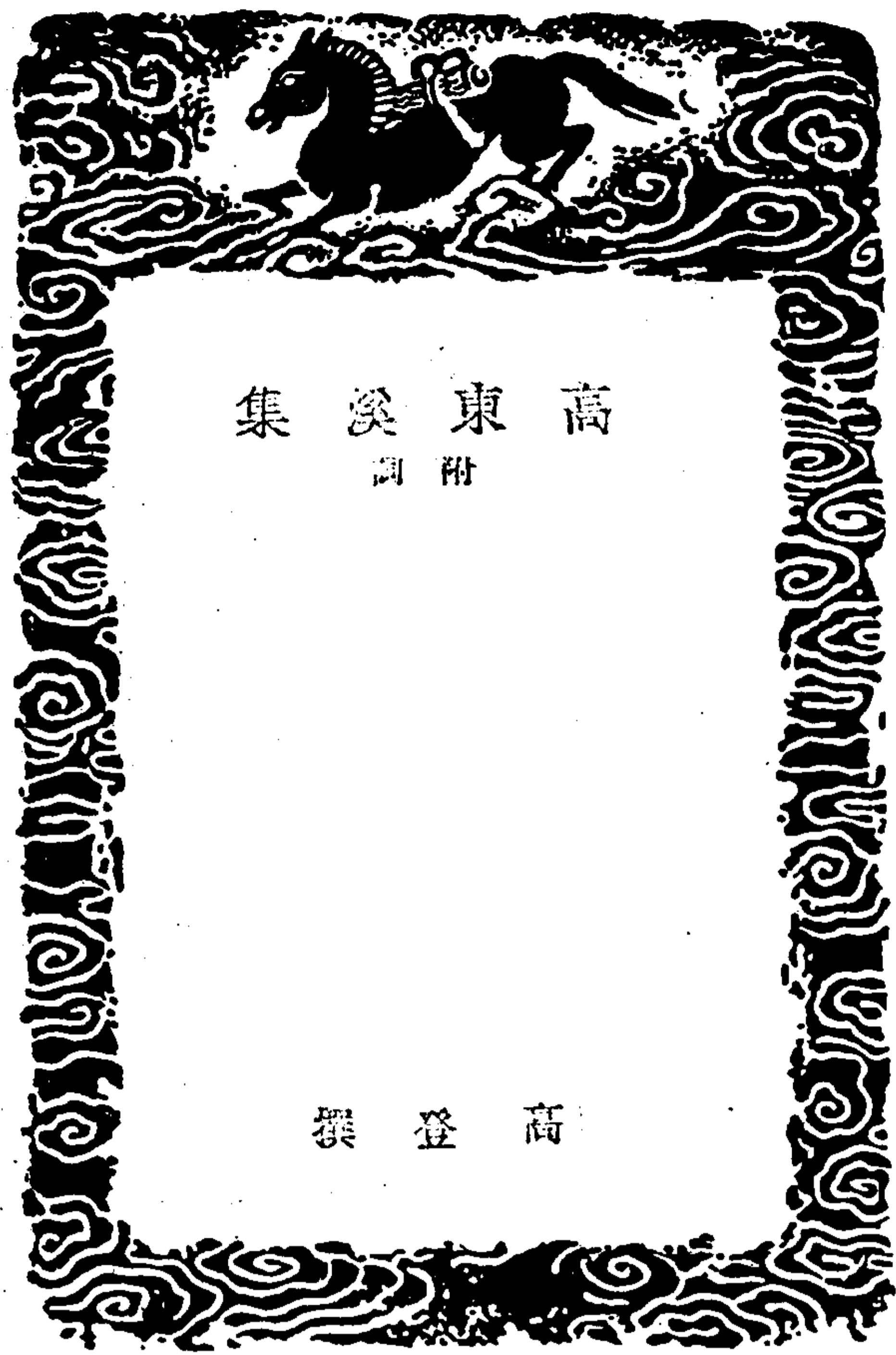
揮麈後錄一則

朱新仲少仕江寧。在王查昭幕中。有代查昭春日留客致語云。寒日止數日間。穠晴又雨。牡丹五十數種。欲折又芳。皆魯公帖。與牡丹譜中全語也。查昭好令人歌柳。三變樂府新聲。又嘗作樂語云。正好歡娛。歌葉樹數聲啼鳥。不妨沈醉。拚華堂一枕春醒。又皆柳詞中語。

隱居通議一則

朱新仲舍人。自號省事老人。初仕汴京。南渡又仕於抗郡。文采聲華。傾動一時。嘗得其別集觀之。有所作范文正公。杜子美畫像贊甚佳。蓮葉硯銘。雖不及前二贊之妙。然亦奇健。詞見補





高東溪集

附詞

高登撰

### 林序

東溪高氏奮自南服。值宋中造。狄金難作。國如累卵。始以太學生上書言國事。觸忌諱。冒斧鉞。頻頻懇懇。不休。忠肝義膽。已畢露於未仕之先矣。既任職居官。時時與長上爭可否。不為苟從。典學慮因。厥荒所在。流惠澤。民攀轅。願留不可得。豈苟食人祿者哉。六篇時議。簡在帝心。一忤權臣。遂沈卑仕。始以不祀。秦父受摺。撫中以差。見權臣被搏。執卒以譏。訓失官。蓋在南宋始終。以秦檜壞事。東溪始終與秦檜為讎。敵雖屢經摧折。顛沛流離。曾不肯強顏於秦。以安其身。志士仁人。忠在家國。恨不能斷賊臣頭。以甘心。曾一身利害之恤耶。舜陟取媚太師。覬躋通顯。迄災弗逮人而自及。天道昭昭。庸非永鑒。夫子忠義。出諸肺腑。始不以隱顯死生易志。慮君子曰。無所為而為善。觀其謫居授徒。家事一不介意。拳拳焉惟國之恤。臨卒所言。猶不忘天下。其生平槩可知矣。所著有東溪集。行世。余讀其傳。見其為人心。竊慕焉。往得其集於甯都。思刻之其鄉。以語漳節。推黃子以方。曰。我責也。取歸刻之。以方得失不動心。在官必行其志。如其人。斯集之刻。詎偶然也歟哉。自夫子沒後。二十年。丞相梁克家。漳守何萬。上之朝。復其官。後五十年。文公奏贈其官。今三百年後。節推又刻其遺文。古之君子。假塞於一時。迄伸於百世。槩若是。孰謂善不可為哉。孰謂善不可為哉。嘉靖丙戌孟冬朔日。病夫茂貞林希元書。

### 黃序

余官於漳。嘗閱漳志。見漳之先。作於兩溪者。有二氏焉。其一為陳氏安卿。以道學作於漳溪之北。蓋龍邑人也。其一為高氏彥先。以節介作於漳溪之東。蓋浦邑人也。嗚呼。漳之為郡。入職方千餘年於此矣。然自宋以前。尚不齒於上國。入宋而二氏作於兩溪。而漳遂聞於天下。然則漳雖巨郡。可無兩溪也哉。兩溪之上。可無二氏也哉。雖然。北溪以道學顯者。以有考亭為之造就也。東溪以忠義著者。以有考亭為之表章也。北溪生與朱子同時。故朱子出守漳日。遂與北溪講明道學之要。而北溪因得有所成就。要其終身造詣。雖未必與黃勉齋諸公埒。而考亭之學。有以大明於海濱者。實惟北溪是賴焉。東溪則生於朱子之先。朱子之在漳也。嘉其孤介之行。乃為之請於朝。乃為之記於祠。嗚呼。東溪之節。前此尙闕闕也。逮朱子表章之。而其節益光。始信於天下。後世的然而無疑矣。嗟夫。漳之為郡。有七邑焉。七邑人士。吾不知其幾千萬也。其間豈無忠信之士。挺出之才。天資可以入道。節義可以勵俗者哉。特自考亭以後。此學不講。而世之人士。往往從事俗學。以趨富貴。奔逐時好。以取功名。不得師友。為之依歸。而泯泯無成者。殆有莫知紀極焉者矣。奚啻漳士為然者哉。使繼朱子而牧茲土者。皆此心此學。安知漳之人士。有不道北溪介東溪而興起者乎。又安知其不由兩溪而考亭。而濂洛。將有進於是焉者乎。毋亦在上者。有以作之而已。愚故於刻東溪之集。不獨為漳人望。亦以為吾守令者。嘉靖五年丙戌菊月望日。以方黃直序。



一日廢衣冠之士與堂下卒何異守曰抗長吏耶曰天下所恃以治者禮義與法度爾既兩棄之尙何言守不能奪卒從之攝獄事有囚殺人守欲奏裁曰陰德可爲登曰陰德豈可有心爲之殺人者死而可幸免則被死之冤何時銷滿秩士民勾留不獲相率餽金五十萬不告姓名白於守曰高君貧無以養願太守勸其成受登辭之不可復無所歸請置於學買書以謝士民歸至廣會新興大饑帥連南夫檄發廩賑濟復爲廢於野以食之願貸者聽所全活萬計歲適大稔而償亦及數民投牒願留者數百輩因奏辟終其任召赴都堂審察遂上疏萬言及時議六篇帝覽而善之下六議中書秦檜惡其議已不復以聞授靜江府古縣令道湖州守汪藻館之藻留與修徽宗實錄固辭或曰是可以階改秩登曰但意未欲爾遂行廣西帥沈晦問登何以治縣登條十餘事告之晦曰此古人之政今人詐疑不可行對曰忠信可行蠻貊謂不能行誠不至爾豪民秦琥武斷鄉曲持吏短長號秦大蟲邑大夫以下爲其所屈登至頗革面登喜其遷善補處學職他日琥有請屬登謝卻之琥怒謀中以危法會有愬琥侵貸學錢者登呼至面愬琥聲氣俱厲叱下白郡及諸司置之法忿而死一郡快之帥胡舜陟謂登曰古縣秦太師父舊治實生太師於此盍建祠祀之登曰檜爲相亡狀祠不可立舜陟大怒撫秦琥事移荔浦丞康寧以代登登以母病去舜陟遂擢祠而自爲記且誣以專殺之罪詔送靜江府獄舜陟遣健卒捕登樹登母死舟中藁葬水次航海詣闕上書求納官贖罪帝閱之故人有爲右司者謂曰丞相云嘗識君於大學能一見終身事且無憂上書徒爾爲也登曰某知有君父不知有權臣既而中書奏故事無納官贖罪仍送靜江獄登歸葬其母訖事詣獄而舜陟先以事下獄死矣事卒昭白廣濟鄭高趙不棄辟攝歸善令遂差考試摘經史中要語命題策問浙水災所致之由郡守季仲文即馳以達檜聞震怒坐以前事承旨編管容州遣使臣謝大作持省符示登登讀畢即投大作上馬大作曰少入告家人無害也登曰君命不敢稽大作愕然比夜巡檢領百卒復至登曰若朝廷賜我死亦當拜救而後就法大作感登忠義爲泣下奮劍叱巡檢曰省符在我手中無他語也汝欲何爲吾當以死捍之高不棄亦坐鐺一官登謫居授徒以給家事一不介意惟聞朝廷所行事小失則擊蹙不樂大失則慟哭隨之臨卒所言皆天下大計後二十年丞相梁克家疏其事以聞何萬守漳言諸朝追復迪功郎後五十年朱熹爲守奏乞褒錄贈承務郎登事其母至孝舟行至封康開阻風方念無以奉晨膳忽有白魚躍於前其學以慎獨爲本所著家論忠辯等篇有東溪集行世

### 宋史本傳

高登字彥先漳浦人少孤力學持身以法度宣和間爲太學生金人犯京師登與陳東等上書乞斬六賊廷臣復建和議奪種師道李綱兵柄登與東再抱書詣闕軍民不期而會者數萬王時雍縱兵欲盡滅之登與十人屹立不動欽宗即位擢吳敏張邦昌爲相敏又雪前相李邦彥無辜乞加恩禮起復之登上書曰陛下自東宮即位意必能爲民興除大利害踐祚之始兵革擾攘朝廷政事一切未暇人人翹足以待事息而觀惟新之政奈何相與敏張邦昌又納敏黨與之言播告中外將復用李邦彥道路之人無不飲恨而去是陛下大失天下之望臣恐人心自此離矣太上皇久處邦彥等於政府紀綱紊亂民心愁怨方且日以治安之言誘誤上皇以致大禍倉皇南幸不獲寧居主辱臣死此曹當盡伏誅今乃偃然自恣朋比爲奸蒙蔽天日陛下從敏所請天下之人將以陛下爲不明之君人心自此離矣再上書曰臣以布衣之微賤臣言繫宗社之存亡未可忽也於是凡五上書皆不報因謀南歸忽聞邦昌各與遠郡一時小人相繼罷斥與所言偶合者十七八登喜曰是可以盡言矣復爲書論敏未能不報初金人至六館諸生將遁去登曰君在可乎與林邁等請隨駕隸山帳中而帝不果出金人退師敏遂訓學官起羅織屏斥還鄉紹興二年廷對極意盡言無所顧避有司惡其直授富川主簿憲董弁聞其名檄獄六郡獄復命兼賀州學事故有田舍法能歸買馬司登請復其舊守曰買馬養士執急登曰買馬固急矣然學校禮義由出



高東溪集目錄

卷之上

- 上淵聖皇帝書
- 第二書
- 第三書
- 第四書
- 第五書
- 上皇帝書紹興八年
- 時議六篇序
- 蔽主上
- 蔽主下
- 盜國上
- 盜國下
- 害民上

害民下

上乞納官贖罪歸葬親書

卷之下

上當道遠小人書

上當道選幕客書

謝賀州張守啓

謝李察院衆

忠辯

窮論

象州賢樂堂記

東館廟記

春秋桓公不書王

三賢守不貢獻

封禪

堯不去四凶

史記湯祝網

史記被教熊羆豸獰虎以啟爭

數儲字說

命諸子名字

言箴

容州家告敕

郭簡銘

祖雲竄思誠齋銘

慎獨齋銘

李生希顏齋銘

朱黃雙硯

遺諸子硯

行硯

紹興甲子得鄭公介夫硯銘

埋銘



附錄衣帶銘

東坡像贊

沈仁傑爲祖雲翼寫真贊

鄒正言像贊

自寫真贊二首

方竹杖

僧學子游都嶠

思歸

自歎

留別

陳少陽贈官

還山招陳希韓

冒寒行風雨有感

杜門

夢游故山

七夕

送元太

辭餽金

五夜道中

九日

除日憶扶持振拂

小源欲歸

言懷

水溪謝邑宰送米

乞米

覓竈椽

臨別示子姓

歸途歎

病中雜興共八首

阮郎歸過武仙縣講許事

高東溪集 目錄

多麗

揚山溪容州病起作

行香子

漁家傲紹興甲子湖州考官作

好事近一名釣船和錢別

前調和紀

浪淘沙一名賣花徑○王宰母生寓房道州勉其來富川

好事近黃義卿並帶霜竹

西江月一名白蘋香

南歌子一名南柯子

好事近

附錄

奏乞鑿錄高東溪忠義狀

建立高東溪先生祠記

高東溪先生言行錄

### 高東溪集卷之上

宋 高登撰

上淵聖皇帝書

二月十六日太學生臣高登謹昧死百拜上書於皇帝陛下。臣懇懇不識忌諱。以一布衣之賤。論宰相非才。敢與策命大臣爭曲直。臣罪當萬死。然臣所以奮不顧死爲陛下言者。正以宗社存亡在茲。一舉從臣保祿位。不肯爲陛下言。諫官畏權勢。不敢爲陛下言。士庶冤憤。望闕呼號。又從而誣之。以爲起變亂之禍。是陛下聰明已爲奸邪所蔽。陛下謂能去小人。臣知小人日進而得志。陛下謂能用君子。臣知君子日退而遁身。陛下謂能修法度。臣知政事日以委靡。陛下謂能安黎庶。臣知百姓日以怨嗟。臣知中國之土地日以侵削。臣知四夷之桀猾日以盛強。臣知祖宗數百年之基業。必傾覆於陛下之手。臣不勝痛哭。臣不勝痛哭。今在位食祿者。既皆不爲陛下扶顛持危。而臣欲以區區一贊。障江河之流。可謂不自量已。但臣念蒙被教養十年於茲。儻亦隨逐羣隊。緘默而去。是臣重負陛下。臣實不敢愛死。臣於今月十二日。伏觀黃榜。揭示樞密使吳敏劄子。洗雪前宰相李邦彥無辜事。再欲優加恩禮。以起邦彥。臣見道路之人。往來聞有竊笑者。有歎息者。有揮涕者。無不欣欣而去。已而次日。復聞以吳敏爲少師。張邦昌以前宰相。執出使。不問有識無識。萬口一辭。咸曰。又如是。竊惟陛下自東宮。即皇帝位。天下之人。本以堯舜望陛下。意陛下必舉十六相去四凶。如堯舜。所以爲民興除大利害者。無何踐祚之始。兵革擾攘。朝廷政事。一切未暇議。



人人翹首拭目以待事息而觀維新之政大皇望寬莫此為急奈何陛下首納敏與之言且以播告中外意在復用邦彥而又以敏邦彥為相是陛下大失天下之望臣恐人心自此離矣夫邦彥等奸邪閹細人能言之臣不復縷陳冒瀆天聽祇以太上皇處之政府如是其久坐視天下安危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引小人而加膝擠君子於深淵紀綱紊亂民庶愁怨方且以治安之言誘誤上皇以致昨日之禍上皇引咎歸己遜位陛下若黃南幸不獲寧居主辱臣死此曹當盡伏誅今日假然自恣尚欲朋比為奸蒙蔽天日傳曰觀近臣以其所主以敏之力主邦彥則敏亦一邦彥耳使敏而有識知邦彥之奸邪是敏欺陛下是敏之大不忠其罪又非邦彥比敏自策命任事以後不能有所建明人猶以守正之士期之今而如此則敏之平日一旦掃地然陛下從敏所請天下之人不惟歸罪於敏且以陛下為不明之君臣故恐大失天下之望人心自此離矣陛下若以敏有策立之功寵之上相是陛下報一己之私恩而不以宗廟社稷為念也陛下胡不虛相以待賢者之來如徐處仁唐恪馮濬黃琮黃次山祖秀實等大可以處之政府小可以列之諫垣凡今侍從左右之臣亦皆知此數人才德不肯為陛下引用者恐其獲用不利於己耳陛下能聽臣言乞賜俯詢待從彼雖嫉之如仇然亦不敢厚誣以為全無能也詢黃琮則於曾歷福建任者不然則凡福建人皆知之詢馮濬則於曾歷四川任者不然則凡四川人皆知之黃次山祖秀實則賢關素所推服不忠不知徐處仁唐恪固已見其設施矣臣意陛下在東宮時亦嘗與識者評裁當世人物甲可乙否素已若白黑於胸中若此數人固當不次擢用前之數輩宜陛下平昔之所切齒者今反顛倒如是蓋當正始之際何乃遽為奸人昏惑一至於此耶臣前日見陛下追贈司馬光范仲淹張商英以三公之爵私竊自喜謂於往昔者猶備欣慕況來今乎然自今觀之則知陛下雖得光等亦不能用也夫以一李綱在陛下左右陛下下諸悉其忠誠尚不能篤意委任而況疏遠之人一為奸人沮毀陛下其肯信之哉邦彥邦昌等陛下下付以鈞衡使之升黜人才則他日援引而進者亦皆此徒也列於庶位果能得俊又而用之乎臣聞賢而有識者皆以宗社之存亡卜於陛下之置相今置相止於邦彥邦昌等則其是存亡已判矣此臣所以激切而奔告於陛下也臣又聞金人攻圍都城之日羣奸力沮神師道李綱之謀割二祖陵寢之地以啖之國人聞者無不垂涕既而相謂曰廣地不若廣德強兵不若強民以吾君之仁聖銳意治道必能任用君子黜退小人修舉政事撫綏黎庶雖無三關猶可治也異日百蠻向風四夷效順復中國之境土殆有可期奈何事息之後小人之勢愈熾熾而君子之道冷猶灰燼觀陛下之意惟取一二法度而更張之不能度時之宜適以遺害天下雖日務行姑息之政臣恐弗孚於民而民不之懷也政恐宗社之不復福在於夷狄而不在於陛下善乎蘇子之言曰用君子如植嘉木封培之甚難而去之甚易用小人如長惡草不種自生去之復蕃以言君子之易見疏遠小人之易見信任也昔漢元帝承宣帝之後好賢不堅惡惡不著知蕭望之周堪張猛之為賢任之且貳而弗專知弘恭石顯之為惡去之且疑而弗決卒焉小人道長而高祖之業自此以衰夫元帝承宣帝之後猶爾況陛下承此衰弊之餘必欲振起中興之業不能拔擢四方之君子不能斥逐在朝之小人日為此輩昏惑臣恐宗社傾覆而陛下猶不知也臣於彼時雖欲為陛下言已無及矣臣老母年六十餘別無兄弟侍養而臣又不沾陛下

命之寵偷活歸耕於勢當然而乃不避斧鉞願效忠者今日之事存亡所係萬一陛下肯聽臣言則我祖宗基業可以永保無窮而臣雖殺身破家固已無恨已臣素不喜文章詞不足以明意臣自知戀恐罪當萬死臣不勝俯伏流涕待罪之至臣百拜

第二書

二月二十二日太學生臣高登謹昧死百拜上書於皇帝陛下臣於今月十六日曾詣登聞檢院上書論列宰相奸邪等未蒙容斷特賜施行豈陛下以臣言出於一布衣而忽之乎臣雖一布衣之微賤而臣言係宗社之存亡陛下未可忽也臣審民情推士論稽往古驗當今實諸天地鬼神而斷以臣之誠心非臣一人之私言也願陛下少留意臣實不敢愛死重為陛下言之竊見李邦彥張邦昌事太上皇不能有所糾拂竊納吳敏與之言播告四方將示復用蓋為公議不容至今未得以伸其私也若敏者有何功能而假然處宰相之任陛下得非私於敏乎陛下必謂有功若于有能若于臣請哀而計之推忠以定大策不戰而屈人兵茲二者意陛下以為敏功敏亦以為己功詞章足以藻太平知明足以燭臧否茲二者意陛下以為敏能敏亦以為己能故陛下取此以重敏敏亦挾此以欺陛下獨臣與天下之人知其不可竊惟陛下積德東宮十有餘年人心屬望天意攸歸上皇倦於萬幾斷自獨智舉神器之重付於陛下吳敏何功之有使敏而果預茲議是亦人臣常事安得認以為功自古特策立之功以貽國禍者不可勝數必欲監於不遠即蔡京是已以定策功臣註誤上皇以致今日陛下猶不戒覆車之轍乎陛下若謂敏推忠以定大策而以為之為相與天下之人知其不可也屬者金人入寇犯我都城陛下移敏樞密意望吐奇畫策掃殄羌戎而敏乃惕惕驚惶救死不暇阿附邦彥李稅等議以講和賂以民庶之金帛啖以祖宗之土地幸目下之少休忽後時之巨禍萬一秋冬間夷狄再來將何以禦之國中向有如許金帛乎河北尚有如許土地乎陛下以為敏功臣竊以為禍如王黼獲二府之地禍猶及身敏等輸三關於虜人異時能免乎陛下若謂敏不戰而屈人兵而以之為相與天下之人知其不可也昔唐武后問宰相於狄仁傑當時如李嶠蘇味道仁傑猶以為文士雖不可用敏區區從事鉛槧之末若朝廷乏材必不得已則一中書舍人在敏已為常陛下若謂敏詞章足以藻太平而以之為相與天下之人知其不可也昔史黼自謂不能進遜伯玉而退繡子瑕且死無以成禮敏知李綱之忠正而方以高歡邦彥之奸邪而力為之助士庶伏闕上書又誣以為起變亂之禍敏若知不應欺君如此陛下若謂敏知明足以燭臧否而以之為相與天下之人知其不可也臣日夜思之陛下之明聖豈不能灼見此事乃爾注意於敏臣知陛下非謂敏有此功能特以策立一事故不忘之耳且陛下之於敏敏之於邦彥各以私意相為朋黨臣知非宗社之福臣聞敏本蔡京門人因京而進及邦彥用事凡出京門掖斥殆盡惟敏獨留不黜故敏德邦彥而有今日之報敏以一己之私恩助邦彥陛下亦以一己之私恩任敏朝廷之上君相之間朋黨之風一行







子。則身不陷於不義。陛下不當廢順從。而又陷上皇於不義也。雖然。此事斷在陛下。而贊相陛下者。又在宰相諫官耳。借使上皇欲為某事。陛下雖欲從之。宰相固執而不可行。諫官力爭而不可奪。此上皇之責。止歸臣子。故陛下父子無疑。而在朝之臣。不說隨。宗廟社稷。可長保矣。借使上皇欲為某事。陛下雖欲不從。宰相持兩端。諫臣操二說。此上皇之責。必歸陛下。故陛下父子終不睦。而在朝之臣。懷異意。蓋有不可勝言者。臣不知今宰相能然乎。今諫官能然乎。陛下知某能然。某能然。則事無足慮矣。若猶未歎。乞以臣諷之。則宗社之計得矣。昨道路之說一行。龔端之書一出。士民之心。不勝冤恨。皆道願效死於闕前。以爭今日之事。嗚呼。戒之謹之。毋輕舉妄動也。或者又曰。陛下天資仁孝。昨日之事。乃謙遜也。此亦唐肅宗故事。臣切以為不然。肅宗之事。與陛下迥異耳。肅宗治兵靈武。自立為帝。今陛下親受詔旨。代即寶位。天意人心。允歸陛下。又何遜之云乎。萬一陛下果有此意。而上皇太后未能息心。臣恐禍稔蕭牆。奸生韓。殆非宗社之福也。臣恐伏願陛下乾剛早決。無所牽制。以天下生靈為心。臣不勝幸甚。臣以布衣言及此事。臣罪當萬死。臣無任泣涕以待斧鉞之至。不宜。臣登百拜。

第五書

五月十一日。漳州進士高登。謹昧死百拜。上書於皇帝陛下。臣自今年二月以來。數抗封章。痛切為陛下陳存亡大計。臣懇懇無所隱避。惟陛下下多矣。賴陛下天地涵容。不忍遽賜誅戮。臣當守分職。務全要領。今乃不自遁戢。復以謬言。干冒天威。臣知陛下必不怒。臣言而臣亦不敢逃死。臣觀今日之勢。審如買。所謂積薪火已及燃矣。故臣復願焦膽。燕毛髮。持杯水以進焉。臣知陛下必不怒。臣言者。臣以陛下不能受盡言故也。臣以前日批答。二臣所奏。因見臣等前後檢投陳奏。費簡札。役心神。適以自苦耳。陛下豈能慮心聽用之乎。臣側聞前日宰相所獻諫官所論。陛下批答。有曰。朕志素定。有曰。朕志所不好。此陛下惡人議已。而自為遂非文過之詞。若陛下果護所短。而不使臣言之。臣恐毀謗者。族。偶語者。棄市。二三年復生一秦也。人嘗苦不自知。陛下當反求於己。己無名狀。可指。彼何苦而投我以所惡哉。若己有之。則亦安能欺人以自賢也。借曰。都無名狀。可指。而陛下過慮。預為防閑。在陛下亦不當曰。朕能如是。朕能如是。陛下自以為能。左右諫官。雖無說可也。自古聖明。不以無過為能。而以改過為美。陸贄論之詳矣。試一取而觀之。始知陛下有亡秦之漸也。陛下不可不戒。且自三代而下。至治之君。莫如太宗者。太宗以上聖之資。處太平無事之日。蓋一椽屋。而鄭公魏徵諫曰。不可。略望昭陵。而鄭公魏徵諫曰。不可。常備備。然若負千百過。而一聞魏徵所奏。無問虛實。是非。輒受之無疑也。但曰。非卿。朕不聞此言而已。曷嘗辨明以為固能如是哉。若太宗直所謂固能如是者。尚不敢自以為能。況未至於太宗者乎。臣願陛下常効太宗之從諫。而責之朝臣。如魏徵之納忠。不然。則臣前以亡秦為喻。殆非過論也。臣竊知今之諫官。曾以火已及燃之說。告陛下否。若未嘗以是告陛下。是陛下有以致之。使彼不敢告也。厥今天下之勢。姑曰。火已及燃矣。過此而不救。則不惟積薪之比。直猶鍊鴻毛於鑪炭之上。果何所有哉。臣非敢為危言動陛下。理勢昭然。顧人不察耳。臣日夜之竊料大計。其策有丁。得之則存。失之則亡。雖太公料齊。周公料魯。無以

易此。臣欲條而上之。預知陛下不從。徒議議無益也。且天下大事。莫大於置相。臣前後四次上書。論吳敏不可為相。陛下益信任之。不移如山。臣又何多言為。乞陛下先罷吳敏為相。臣當繼有所陳。陛下若以為書生高談。臣已無愧於心矣。亦無負國家十年教養矣。願陛下以社稷生靈為念。毋忽。臣無任俯伏流涕之至。不宜。臣登百拜。

上皇帝書

臣聞富家祖宗辛勤積業。衣履一絲。食惜一粒。以致家道之肥。而遺其子孫。子孫生則見田疇之富。牛羊之畜。金帛之多。第宅之雄。故用度隨以奢大。歲時享祀。男女婚嫁。賓客宴會。鄉閭饋遺。各有其儀。不可得而約也。不如是。不足以稱所有。故也。無何。禍倚之。而衰乘之。成於百年。壞於一朝。向之田疇。燬之無幾矣。向之牛羊。散之無幾矣。向之金帛。費之無幾矣。向之第宅。破敝頹倒。可以支吾。又無幾矣。水火盜賊。追逐遷徙。靡遑寧居。比向之富貴安逸。固相萬萬。而享祀婚嫁宴會饋遺。其儀尚存。雖竭力營辦。務為可觀。臣知家道索矣。嗚呼。賢子若孫。為起家計。則如何。當念祖宗積業之勤。而壞之如此其易。視今所入與向執多。視今患難與向之無事。一切削去常儀。羅襪是甘。棉沐為勞。夫課奴耕。婦勤婢織。閭閻焉望其成。聚始有。則曰。苟合。少有。則曰。苟完。富有。則曰。苟美。田疇旋復。繼開。牛羊旋復。字育。金帛旋復。蓄藏。第宅旋復。修。其能復祖先之業。而與其家。無他。懲所損。而勉所益耳。悲惟。太祖致王業之艱難。如富家積業。以遺子孫。列聖紹服。治享隆平。禮文備舉。如富家子孫。見榮盛而處安逸。用度稱之。曾未為過。宜平之。未禍生強虜。邀我兩宮。驅我人民。拒我土地。如富家衰替。田宅財蓄。所存無幾。賢子若孫。為起家計。允。伏自陛下即位以來。視時之宜。以因以革。雖隨事裁損。然政事之大。宜罷行者。相臣於今。幾中易矣。類多持苟且之心。行姑息之政。噫。使人德。見氏之危。孰與安劉氏哉。主威不振。國命並微。因循委靡。日復一日。臣恐中興之期。尙勞宸慮。正如家道衰替。一或有所減約。則恐家人。不厭所欲。而生怨歎之心。如此欲為起家計。亦難矣。而謀議之臣。未嘗一言及之者。日以用兵拓地為請。臣謂非忠。願陛下廣地。不如廣德。強兵。不如強民。姑置敵人於度外。屯田於境內。以待之一。意吾家之事。如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太王之治岐。越王之棲會稽。德德避難。而政事之間。繁冗無益者。痛務裁損。如起家之賢子孫。夙夜勤勞。省費儉用。待其富有。然後祖先之田租財畜。可以旋復。況今東南盜賊。以次衰息。年穀稍登。黎民復業。不於此時建中興之基。勳未易集。時不再來。臣竊為陛下惜之。比其倉卒。外攻內訌。則無及矣。臣愚不揆。謹探政治之大。方今最急者。著時議六篇。并序。繕寫成冊。伏候宣取。而以書說焉。

時議六篇序

臣聞不樂因循。而懼改作。然後可有為。不喜。而忌切直。然後可與盡忠。故古人之事君也。量而後入。仰惟陛下鼎新庶政。謙受謫言。宵旰皇皇。惟恐宿弊之未盡除。而下情之未上達。此微臣得以竭其忠。而不知其他也。臣觀政治之大。方今最急者。不過曰。賢才未用。國計未足。兆庶未寧。賢才未用。有蔽主者焉。二府容其位之臣。益廷多罔上之議。是也。作蔽主上下篇。國計未足。有蠹國者焉。太倉耗冗食之兵。良



田贈游手之民是也。作蠶國上下篇。兆庶未寧。有害民者焉。宄官起貪殘之念。募役長戕賊之姦。是也。作害民上下篇。論蔽主期以寤主。論蠶國期以益國。論害民期以安民。惟陛下不以人廢言。非獨臣之幸。實社稷天下之幸也。

蔽主上

何謂二府容其位之臣。蓋天下安危治亂。係此二三君子。朝夕所以議大政事。大兵戎。豈可使之庸碌備數其閒。宰相避形迹。而甘與並列。諫官畏權勢。而不敢抗論。則是陛下之聰明。塞蔽甚矣。惟天下之人。以爲不可。而臣爲陛下言。其不可。昔唐憲宗嘗以平章事鄭絪。循默取容。能爲太子賓客。以給事李藩忠直。擢代之。又嘗以李吉甫李絳爭論。而權得與居中。無所可否。能守本官。噫。中與唐室者。憲宗也。陛下欲振中興之業。獨不效明主之英斷乎。且以前日叛卒一事言之。首謀者宰相也。參政樞密不與也。參政參大政事者也。況樞密本兵柄之地。若不預議。是具位也。若預議焉。是敗事也。若預議而議不合。則當固執而不可說隨。不然。有去位而已。二者無一而可。則臣之言。陛下亦可少悟矣。

蔽主下

何謂廷多罔上之議。仰惟陛下深居九重。何由盡知天下之賢才而用之。不過聽左右大臣薦舉耳。或以職事或以學問。或以材能。或以言辨。各挾所能。以媒進。阿諛諛熟。相習成風。類能搢摠細故。徒務塞責。皆罔上也。發交植黨。一縱從班。則其心懈矣。陛下視難難以來。所擢用凡幾人。經綸之業。素定於胸中。奮然以身任天下之責。終始了夫事者。誰乎。昔諸葛亮高臥草廬。而三國之勢。已在其掌。及先主躬三顧之勤。徐起而爲之。夫豈出於嘗試。而僥倖其或成也。光武起南陽。所以興漢祚。迄於成功。始終周旋者。二十八人也。夫豈乍用乍毀。乍詆乍譽。如兒戲者哉。蓋古之人。必自量其可以任事。而後進。人主必灼知其可以成功。而後用。書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臣願陛下用人之際。勿聽其罔上之談。塞責之論。必曰。強虜可滅乎。何時而可滅也。故地可復乎。何時而可復也。北征之駕。何時而當還。東巡之馭。何時而即安。治道何若爲急。何若爲緩。元元望治。何時而迄小康。亟其可以底績之言。而責之必成之效。庶幾真賢。能不孤陛下委任。而中興之業。日月可冀矣。

蠶國上

何謂太倉耗完食之兵。方今財用不足。實緣養兵。耗費浩大。然西北之兵。備邊禦敵。不憚飛輓之勞。而東南列郡。穴食無益。歲衣月糧。飽煖妻孥。非惟不能爲國家析一鹹。執一俘。而乘時生變。適以爲暴。其用命殺敵者。非王師即良兵也。大槩列郡養兵。專爲迎新送故而已。今日迎某官者。若干人。明日送某官者。若干人。借幾月。遇大節則與徐放。臣頃在廣右。見一偏郡守臣。送迎之卒。借請頗多。是時米價踴貴。計其所入。計其所費。及八千緡。嗚呼。此中民幾家之賦耶。夫以一偏郡守臣。送迎之費。不費如此。議臣但言財用不足。巧爲色目。重斂於民。而不知蠶費國用。盡推其本而救之乎。臣願陛下參考古今。裁立軍政。西北之兵。行趙充國屯田之策。東南之兵。行唐府兵之制。此富國強兵之事。今日尤不可緩者也。

蠶國下

何謂良田贈游手之民。夫佛法流入中國以來。爲害之日久矣。風俗漸染。信用之日深矣。而古人論之。亦已詳矣。然在今日。尤甚焉。我國家何負於佛。不獲勝利。日遭變故。民不聊生。而此徒佔良田。居廣廈。二時三衣。優游飽煖。吁。此國之巨蠹。民之巨蠹。賊也。議臣感於報應。無敢及之。嚮度牒以誨游手。其所取抑未矣。且以閩中論佛氏之宇。極土木之工。而膏沃之地。盡爲所有。歲之所入。有至數萬斛者。聚衆無幾焉。官司或許投牒輸金。而後得之。蓋彼既以貨得。則不復顧廉恥矣。豈有安衆之心。與其貨此徒。而供無益。孰若籍之以贖用。以寬民力耶。不然。姑計口授之。而取其餘。亦非小補也。

害民上

何謂宄官起貪殘之念。夫以員多闕少。無甚於今日。蓋嘗一職。而三人共之。赴者方在任。代者已在途。授者方在銓。候者復在部。困窮君子。雖十年不調。泊而自守。賢官則益艱。中人以下。私念一萌。未免口計心算。官歸鄉。閉門趨裝。行朝之日。促。官於異郡。待次仰給之日。長。吁。責之以清白之操。勿起貪殘之念。亦難矣。何則。君子不常有。而中人以下。所在皆是。致陛下憂勞惻惻。於上。而百姓憔悴。於下。由源之不激。本之不正也。臣願裁減進士之科。任子之法。不得過進士之數。仍加汰擇。務得實才。俾無賢愚同滯之歎。庶幾士不失職。爲陛下牧養。此實天下之公論。若曰。失士心。而招怨謗。慮之私也。

害民下

何謂募役長戕賊之姦。熙豐積法。議者紛然。猶以免役爲便。蓋良民弗隸於官司。而獲安於田里。固仁政也。然游手應募。全家仰食。僱直之微。一身莫贖。意欲禁之勿爲。雖黃卓魯。不得以行其志矣。臣頃攝新與縣令。首革公人下鄉之弊。應有追呼。必寬其期。但令保正書履論之。約以信令。不得拘繫管押。又引公事。悉從而斷。胥吏操紙墨。立於階所。行文書而已。此輩既無以肆其奸。則衣食莫繼。不堪驅策。惟是保正奉令益虔。由此知免役之弊。至於郡縣之不可爲。嗚呼。汗吏虐政。與之爲惡。不卹斯民。則已。欲任循良。惠愛及下。非復祖宗舊法。臣不知其可也。嘗聞昔人以琴瑟不調。喻政。以藥石之良。喻忠信。憚改作。則終委靡而不振。忌切直。則受欺蔽而不悟。如臣所上時議。人莫不以難行而難聽也。陛下聖明。萬一出於宸斷。采聽而決行之。有益中興。臣死無恨。

上乞納官贖罪歸葬親書

臣聞勞苦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窮而反本人之至情也。臣母死船中。蒼黃遭捕。勞苦疾痛。可謂極矣。所以萬里倍道。自縛詣闕。大其聲而疾呼。仰惟皇帝陛下。天臨九有。子育羣生。伏冀聞聲垂慈。許臣納官自贖。歸掩其親。則人無憾於喪死。王道之大。實始於此。伏念臣備數支邑。謹廉勤公仁之守。奉以周旋。亦既二年。民頗悅之。父老係路。投牒請留。區區積誠。雖有可紀。惟是風俗未淳。正以豪強爲害。懲一勸百。大快神人之憤。禍由惡積。遲近致死。故司究數。別無非理。會恩原結。其聞於朝。緣臣家賦不厚。嬌揉難勝。終坐真情。取怒上笏。洗垢百端。無取可指。輒援前事。易臣武令。臣母年八十。病勢危篤。因乞轉營。尋欲將母診



病東粵未得母報。遽聞不幸。死非其所。臣哀號隕絕。莫知稟侍。迪邇扶喪。頓仰海道。怒臣者特為已甚。劫以擄去。得旨跟勘。捕臣愈峻。君命所逮。臣心敢違。臣竊自念。營委肉餓虎之蹊。燎羽洪鑪之上。或軍卒橫加凌辱。臣必死於道途。或官司有所觀望。臣必死於囹圄。意外羅織。何所不至。以臣一介之微。固不足郵重念。臣母家貧。早喪先臣。止攜一子。積麻鬻資。給臣為學。雖晚年見臣獲第。然小官祿薄。未酬孝養。狼狽遐方。死於患難。奉罪無人。孤魂無依。況臣幸遇中興之主。立賢才於無方。孝治之朝。廣愛刑於四海。寧肯棄士於怒者。使得而甘心耶。又寧怒視為人之子。而不得以為母服耶。孰若歸命闕廷。控告君父。伏望聖慈。惻然軫念。察臣罪狀。即無賊私。憐臣母死。尚茲暴露。免臣更赴靜江。勘所命回。淚汗恩復。骨肉願言。罔極。而欲報讎。遂終喪。敢謂宜無而反收。分甘永棄。則是胸膈之慕。重於鸞鷟之樂。明矣。昔畢悽悽。期達天聽。臣又聞昔有投巫水中。而人不以為專殺。蓋其情本於除害。有矯駕公車。而人不以為犯法。蓋其情出於為親。臣書生耳。知信紙上之語。莫明柱後之文。稽古典。則罪固難逃。論人情。則理或可恕。哀迷迫切。言淺不文。干冒天威。退俟斧鉞。

### 高東漢集卷之下

#### 上當道遠小人書

登昨陪祀事。獲從台旆出郊。見良田沃壤。彌漫數里。皆為茂草之區。因勸君子之懷。而與小人之喻。歎息再三。不能已已。若謂君子喻之。稼穡播種。耘耔一失其宜。則不旋踵而稿死。小人喻之。惡草不種自生。去之復苗。況誅錮之不及乎。此至論也。登退念古者諸侯卿大夫。皆有諍臣。輒不自揆。願舉其說。知人之難。向矣。小人無才。不足以資其奸。詢之以計。則得。委之以事。則辨。故與之有為。似若可喜。然詭曲奸貪。用心曲折。無非己利。雖能隨時而為俯仰。視人而改態度。而其謬戾之迹。有跡可窺。願閣下少加察焉。無使聰明為之眩蔽。則千里赤子。庶幾得以乳其母也。不勝願幸。

#### 上當道遠幕客書

登觀漢寶憲大將軍。請以傳毅為記室。崔駰為主簿。班固為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於當世。唐鄭從為招討使。表劉崇龜趙崇為判官。劉崇魯推官。李渥掌書記。崔澤直使。時比大原為小朝廷。憲從何人。乃能收天下之公選。使當時議者。謂憲府有文章之盛。太原有小朝廷之稱。而況望隆本朝。具瞻所屬。言動去取。輒為當世重輕。豈可不示之以好惡之公耶。蓋今日收拾人才。所以備異日為國家用也。固當略去位貌。推至誠以交其肺腑。俾得以盡胸中蘊蓄。氣味投。議論合。然後鸞鳳鴻鵠。飛鳴不離其羣。倘或狃於人情。

後寒峻而先貴游。鬱公評而徇私。驕緩急不得其方。乃有乏材之歎。是猶獨窺於途。伏驥於轅下。不知抱駿背而遠逝者。不吾得也。伏望台慈。奏詳薦舉之際。略加考察。恐此曹將來為門下之累。人或得而議及焉。則於盛德所損非細。登無僥觀之嫌。知效誠而已矣。取之棄之。信之疑之。側躬俟命。

#### 謝賀州張守啓

伯樂去而凡馬空。敢希回盼。象罔來而元珠得。實出無心。收錄雖後於衆人。褒揚特過於常分。伏念登賦。稟不厚。矯拂難勝。鐵心石腸。誓將堅守。奴顏婢膝。固所羞為。此意太高。於時寡合。屬主張於公。是肯顧望。而詭隨。念以直道而事人。誠心無愧。謂居下流而訕上。俗子無知。有如皎日之明。猶畏鏗金之衆。慮莫逃於道。黜矧有望於薦。擢。淺陋曷取其該通。意慮近類乎剛直。過情得譽。何地歸思。此蓋伏遇知府朝議。忠厚持心。清修飭己。分憂南服。得諸侯之寶三。備美古人。有君子之道四。煌煌知燭。汪汪量波。是俾寒微。例歸陶治。登當謹思勉勵。仰稱品題。雖拜官於公朝。未容私謁。既待我以國士。敢負深知。

#### 謝李察院來

中興賴賢哲。勢有甚於救焚。多故延英。義莫先於推轂。俯收實用。仰副虛懷。遠及妄庸。第深慚感。伏念登數窮鼠。木仕困漁竿。遭鬼擲。信天拂。亂操牛刀於十室。忽羊豚之再期。善最無聞。考宜書於下。賢愚有等。人備品於中。分甘艱險之備嘗。敢以功名而自許。念從委質。憤不戴天。區區三戶之心。碌碌百僚之底。梁子徒勞。走州縣。嗟十年其猶初。蕭生不得行。何懷。雖百歲而何益。恥深未雪。計大難論。臂力要及於方剛。股掌豈容於久玩。黃綉欲曉。起運甓之幾回。白羽何時。遂建瓴之一快。矢心勿二。報國無從。切軫。登游尚希。連茹。此蓋伏遇提刑察院。學通今古。言合忠嘉。道直時艱。行高衆忌。初煩芝檢。人云李莫安肯來。雙觀星。自謂下惠未可去。果蒙謙察。首預薦揚。登敢不勉思。經綸。佇期奮發。取譴人而俾豺虎。大開公正之塗。挽天河以洗甲兵。旋致隆平之治。

#### 忠諫

皇朝養士垂二百年。羯胡犯順。直搗京華。捐君父如路人。奉符籙於異姓者。皆平時崇資顯秩之人也。獨李公清卿。憤機廢之辱。奮所不顧。引大義而叱虎狼。雖遭嗔噬。而雷聲含胡。與命俱絕。想見一時精忠。裂背衝冠。干霄貫日。凜凜在人耳目。嗚呼。古之烈丈夫也。議者謂公之死。若未足多。兩宮見虜。公實主之。蓋不得不死耳。每聞此語。輒為拂膺不慄。思之。知出於不能死者口。而無識者從而和之。不能死者。忌人之能死以形己。無識者出入四寸。而不究忠賢之用心。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兩宮屈辱。且見機廢。舉朝之臣宜死之。當時如何。果孫觀亦在君側。畏懼縮縮。不敢喘息。而徐乘哲王時雍輩。方津津然以僞命為榮。不臣之罪。合丹厥族。噫。不議此之誅。而貶公之忠。其無公論甚矣。太史公曰。死非難。處死者難。若公者可謂能處死矣。主見虜之謀。亦忠於為國。屬大勢已去。難以口舌爭之。不然。則草降勸進。計不出此耳。使聖人復起。按春秋而責公之備。不過曰雖智不足以存君。不忍背君而獨存。豈容少貶也耶。作忠諫。

#### 窮論



夫人固窮。然後可與語大事。窮則守。守則無羨乎達。達則約。約則猶窮時也。一失其達。則窮自如也。若人也。窮達莫得而加損。與之有為。何往不濟。窮則蹙。蹙則必至於達。達則侈。侈則異窮時也。一失其達。則窮為累也。若人也。窮達變於初終。推其所為。何所不至。嘗聞莊生之言。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其賢。而化卑。噫。盡之矣。因生之言。而知所謂顏子之賢。蓋回於孔門。退然若無能人。夫子每以王佐期之。豈非能固窮。然後可與語大事耶。致其在陋巷也。一簞食。一瓢飲。此吾人之細事。在回若不足道。然陋巷之居。顏路猶在。回也死。路嘗請子之車以爲之椁矣。想當時不獨已能如此。往往家人皆能忘貧。此其所以爲賢。而可以爲王者之佐。今之士大夫。修身齊家。仰事俯育之間。使父母妻子。于于而樂。而不以窮爲恥。而今日之事。庶可無議。嗚呼。難哉。嗚呼。難哉。

象州賢樂堂記

趙使君元信守象。作堂於郡治西偏。標名曰賢樂。且以書來。屬僕記之。僕謂守所樂。不以一己之樂爲樂。而以千里之樂爲樂。珍食爽口。樂乎樂。穀腹不充。有嗜飢者。是吾憂也。錦衣華躬。樂乎樂。環堵之陋。茅卷風而淋漓。雨是吾憂也。納胸高枕。樂乎樂。潢池之擾。刃揮戈而崩。日。是吾憂也。然則彼所謂樂。樂乎樂。一己之樂。而吾憂以千里之未得其樂也。惟憂千里之未得其樂。是以能使斯民化呻吟而爲謳歌。吾然後釋吾憂而與之同樂。樂民之樂。何樂如之。若夫不賢者。徒知一己之樂。而忘千里之憂。則憂將及己。是雖有此。其能樂也哉。故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元信治象二年。清修飭己。惠愛及人。人既得其樂矣。身雖處於一堂。心常存乎千里。則是恤民之深。宜享茲樂。而無愧焉。紹興十五年冬。滄浦高登記。

東館廟記

祭祀有五法。施於民。一也。以死勤事。二也。以勞定國。三也。能捍大患。四也。能禦大災。五也。五者有一於此。則載之祀典。匪此。則爲淫祀。吾里浮山之陰。有神棲於田舍中。其神最靈。聰明神聖。正直無私。乃問諸耆老曰。此何代人也。王乃彭城人也。姓王諱參。自於大唐之際。龍紀之初。肇興此土。保衛此土。故此土之人。瞻之如日月。望之如父母。乃僉謀立廟。崇奉香火。朔望拜謁。士農工商。競趨乞靈。冠婚架造。咸致禱焉。吉凶不爽。耕稼陶漁。皆獲利益。雨暘時若。歲歲五穀豐登。六畜蕃衍。疾疫不作。盜賊不侵。非王禦災捍患。何以臻此。自是神靈血食。愈與香火愈熾矣。至於正月上元。社衆殺牲。行酒慶王。華且拜跪。舞蹈稱觴。禮畢散胙於庭。於是都會陳君。觀國厲聲而呼曰。廟庭狹隘。不稱王居。不容衆拜。我欲作而新之。爾衆其能從予否乎。衆皆雷聲應曰。敢不敬命。於是族金於衆。鳩工惟良。琢石爲柱。折木爲梁。鳩工聚衆。植柱架梁。中立正殿。前拜跪庭。后寢室。廟左佛廬。長廊廣廡。弘遠規模。不逾月而四五落皆成。盤盤焉。困焉。而社稷安矣。嗟夫。陽九兵馬。雖數南征。在在淫祠。率皆悉毀。惟王之廟。巋然儼然。非神靈氣。何以保成。後因風憲雨。梁棟傾頽。有清源總管陳君。繼董廟事。灰塗屋瓦。命工雕造。王后寶相。塑飾神像。彩畫兵將。出入。登人觀瞻。起人敬畏。如祀者。是亦有功於廟庭也。傳曰。盛德必百世祀。切惟王有庇民之大德。有護國

之豐功。十社之民。賴王以安。故子生孫。孫生子。崇奉香火。遵飭祀典。將與天地相爲終始。奚止百世祀而已哉。有陳君見舊碑。爲蟻所蝕。首尾無全。而請續記於蔡公清。更而蔡慮其老矣。固辭。且曰。乘卜於王。許汝續記。清更年高才退。不能摸寫。姑且直筆。續其始末。以貽將來者云爾。時大德十年。歲次丙午。四月。太學生高登撰。

春秋桓公不書王

桓公初二年。書王。三年。不書王。至十年。復書王。十一年。不書王。至十八年。復書王。說者紛然。皆於義未安。如孫胡二家。謂元年。以天道王法。正桓公之罪。二年。以天道王法。正宋督之罪。程氏亦謂。弑逆者。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至說十年。十八年。則又近鑿。考春秋書月。則書王。不書月。則不書王。明正朔。王者之所頒。非諸侯可得而自出也。於桓公書月。而不書王。桓公弑。隱自立。聖人之意微矣。元年。書王。端本故也。二年。十年。十八年。書王。二百四十二年。無十年。不書王。十年。而無王。則人道滅矣。此春秋之法也。不當臆說求。

三賢守不貢獻

母后還自女真。華國悉獻典禮。謂出羨餘。而實於常賦外。巧爲色目。以斂之。時降詔。褒諭。汪泉州具表謝云。按籍而催。未免陽城之拙。有金則貢。無煩毛伯之求。雖語不忘諷。然心知其非而輸之矣。南來乃得賢守。三道州田如熬。昭州林動。容州鄭安恭。各以郡小民貧。不忍科罰。一無所獻。嗚呼。賢矣哉。

封禪

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封。聚土也。禪。除土也。祀天地。秩山川之禮也。賤儒媚附。以七十二君之說。謂告太平之極治。曠世之盛典。學如退之。未免有登泰山。鑿白玉之奏。嗚呼。若孫宣公。爽忠矣夫。

堯不去四凶

四凶。小人之有才者也。堯固知之。然重遠衆言。或舉而姑試之。或吁而姑置之。功罪未判。安得而遽去之。至舜。然後績用墮矣。罪惡彰矣。投獄之也宜矣。

史記湯祝網

天地之生物。以養斯人。先王仁政。所以使之咸若。禁其暴殄而已。網罟之利。以佃以漁。尙矣。夫網去三面。知終日而不獲一也。且從而祝之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近類浮屠之所謂仁。非吾聖人之所謂仁。曾以湯之懋大德。而謂是區區哉。後世之君。推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其效此也耶。子長愛奇。吾所不取。

史記敘教熊羆貔虎以戰爭

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以一人之銳。喻獸之猛。恐阪泉之師亦如之。而史記直謂教熊羆貔虎。驅之以戰。蓋愛奇而避及怪異。不足傳信。聖人敘書。斷自唐虞。良有以也。

裁儲字說



戴氏子從父游宦。就學桂林。因諸葛故人。求名於僕。僕謂學者。請先生之言。而力行之言。而不能行。無益也。行而或畔於其言。不可也。故中庸曰。言順行。行順言。君子胡不備備爾。備之為造也。言行相順。則內外進矣。敢故奉名曰。備字曰。願。所期於吾子。將聽其言。而信其行。可不謹哉。

命諸子名字

名字所以相識別。未嘗有義。自左氏載德命類命之說。後世因取義焉。如王昶命子以默沈淵深。見意於冲虛謙靜。謝莊名子以颺。臚。寓文於風月山水。厥趣不同。所屬亦異。痛念王室凌遲。思扶持而一振之。左右匡拂。以守鴻業。然此志未遂也。天也。我以未遂之志。命汝箕曰扶。字伯起。裘曰持。字仲安。庭曰振。字叔昌。梓曰拂。字季士。人字汝而耳。聽之。汝稱名。其心推之。勉效兩全之節。毋使後人笑吾昧於知子。而遺蚊負山也。

言箴

四十無聞。一命而偃。涉世尤疏。多嘆少與。區區效忠。浪費言語。盜憎主人。怨汝罵汝。

容州索告啟

昔與今取。白紙黃綾。兩手分付。恰似不曾。

郭簡銘

郭簡出蜀。郭縣。即杜詩所謂酒債郭簡不用沽。頃得之同舍李紫芝。為之銘云。漆豫子之身。而無忌。可報。傾程子之蓋。而難與為友。杜爾徑寸之口。而警所防。一爾終始之節。而孤其守。孰若與高子。斟酌獻酬。而陶陶於無何有也。

祖雲翼思誠齋銘

天真無營。具於有生。如水之清。如鑑之明。人偽無分。喪厥所存。如水之渾。如鑑之昏。性天物理。以此授彼。微風不起。纖塵不止。水激鑑靜。乃臻泰定。由容作聖。與天地並。

慎獨齋銘

靖康初。高子以少故。去賢關。就居景德僧寺。兀兀終日。咄咄書空。因揭慎獨顏坐間。為之銘云。其出戶如見賓。其入虛如有人。其行無愧於景。其寢無愧於衾。請事斯語。毋怠厥終。

李生希顏齋銘

斷斷洙泗之間。從游至於三千。回終日而如愚。夫子乃獨稱其賢。謂克己以為仁。同他人鮮儻焉。有若無。實若虛。過不貳。而怒不遷。始而若卓也。欺乎高堅前後。終而庶幾也。同乎步趨遲言。惜夫未達一開。而天遠奪之年。惟微言與懿行。燦日星之簡編。希賢之人。亦願徒視斯銘而勉旃。

朱黃雙硯

日月如梭。文籍如海。探討不及。朱黃敢忘。

遺諸子硯

人以口。我以視。遺爾箴。意可見。扶持振拂。皆小名也。行視。世路難。人心異。惟石交。不相棄。

紹興甲子得鄭公介夫硯銘

我思公不可見。如見公。以斯硯。硯之堅。公之剛。我之頑。雖萬磨而莫變。

埋硯

耳曠目昏。顏凋髮禿。有兒歸葬。蟠山之麓。藏焉息焉。以坦吾腹。

附錄衣帶銘

先生與史簡云。近作深衣銘。欲書紳。幸以十六字寵賁之。如佩長者之訓也。

先王法服。以飭乃躬。惟言與行。厥戒攸同。史邦彥

可久可速。亦步亦趨。周旋中禮。仲尼之徒。但中庸人黃州

莊首重足。前後禮如。服先王服。為君子儒。李希旦人辰州

忠信篤敬。可行蠻貊。宜哉書紳。務以稱德。董嚴人潭州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長子扶

有己之私。為己之累。克之者。誰希之者。是。李格州南人

心存九思。身加三省。蓋源既通。物歸自屏。盧大榮人容州

才以德將。道由學致。勿驕勿賤。斯無不至。羅述人容州

學欲自強。德宜有力。世故糾紛。莫回所執。李椿年人府州

性習或偏。佩章佩弦。務適厥中。則罔斯愆。但南紀人黃州

養心莫善。閉邪以存。反身而誠。入自仁門。林倬人府州

為善最樂。作德日休。學問無他。放心是求。趙善謨

服以彰德。學以美身。學務知敏。德乃日新。蘇鑾人泉州

業忠不精。行忠不成。宜取四重。宜去四輕。李飛英人府州

東坡像贊

尼父分疑。削迹千載。分藏遺履。屈伸分固。有時。媒孽分繁。誰子。忠義分滿。朝廷。文章分照。今古。此道分信。未忘。先生兮。烏乎死。

洗仁傑為祖雲翼寫真贊

洗子之丹青。祖子之儀形。高子謂縱橫。洗子筆端所傳之妙。難狀祖子胸中所思之誠。

鄭正言像贊

噫。宋臣奸在古。無有。元符太子。置諸左右。納君於惡。嗚其匡救。公奮不顧。乃進苦口。殺母取子。立變廢后。

高東溪集 卷之下

二九



欺人則可。欺天則不。祖宗堯舜。陛下桀紂。社稷存亡。繫陛下手。欲謝天下。乞斬悼首。乃引御衣。願終難受。今我來斯。實公貶所。拜公遺像。恨生公後。念此後人。厥顏胡厚。

自寫真贊

面分鐵冷。髮分虬卷。性分火烈。心分石堅。有誓兮平腐。無望兮凌煙。

又

爾頭甚方。爾口甚利。以此處世。不易不易。

方竹杖

高兮曰高。其操堅兮曰堅。其中虛兮曰虛。其外圓兮曰圓。然則胡為而圓。今此君能方矣。蓋其德也。全聽琴橫膝。望月倚肩。與高子兮周旋。

借學子游都議

紹興十四年秋九月乙巳。高登以罪竄容州。明年春戊午。到寓所。冬十一月壬戌。游學子李彌。車盧大勳。李飛英。李端禮。羅述。蕭岩。黃宗之。男扶持從游。

甲子歲秋杪。負罪西南馳。脚履山萬里。身墜天一涯。茅茨蔽聚落。培塿圍孤埭。何處有洞天。玄真之所棲。維南頗挺拔。隱隱浮修眉。采菊東籬下。悠然一見之。欲往覺搖搖。兀坐嗟黏黏。彼美二三子。知我所愛奇。暇日請從我。駕言出郊圻。秣馬憊短亭。携筇登翠微。天公喜我來。開雨雲垂垂。坤靈喜我來。林壑迥春姿。山禽喜我來。上下鳴嚶嚶。江梅喜我來。落萼敷南枝。高興慳幽尋。絕磴窮攀躋。嵌空豁如許。鬱鬱瓊煙霏。誰道羅疇徒。列此怪狀為。顯憑賢主人。痛掃彌年非。我生逢百罹。不慕太廟犧。況從奪袍簡。欣若奪馬羈。投荒得勝踐。雅興性分宜。清芬追六逸。餘齡寄三危。明時甘自誓。敢職招隱詞。暫游已難得。短晷仍易移。山脚趨回馭。樹腰轉斜暉。重來意默契。欲下思棲遲。準擬供冥拔。草木亦生輝。爽氣知多少。淒入詩人脾。暮途雙迢松。歸馬四十蹄。出沒山光裏。烏帽風披披。

思歸

忽忽已秋杪。音歸欣有期。節物想吾廬。青藜繁疏籬。流匙白雲子。離甲黃鵠兒。對此憶編旅。多因歌式微。喜慰倚門心。愁銷舉案眉。稚子聞驚險。繞膝牽人衣。歸興念如許。兼程猶苦遲。明朝秋色裏。烏帽風披披。

自歎

平生無技能。素業在詩書。自許攀稷契。世期躋唐虞。憤嘗獻誓言。誓不願微軀。旋復擾龍鱗。寧憚攀虎鬚。由此隔青雲。擯斥落泥塗。一行從吏役。窘束如囚拘。索米無處所。場來天南隅。當路眼何高。漫不分賢愚。梁竦知徒勞。淵明奈飢驅。簿書獄訟簡。沈迷眩鉛朱。窗几羅蛛絲。簡編殘蠹魚。

留別

丈夫四方志。肯作兒女別。願我差嵬強。羨君真秀發。道義重千鈞。利名輕一葉。壯風吐虹蜺。忠誠貫日月。插劍露肝膽。看鏡念勳業。何當拔茅茹。同在陳力列。

陳少陽贈官

憶昔靖康初。厄運會中微。嚴辭馳邊備。長驅來胡兒。堂堂揚京闕。百萬呼鼓鼙。天地為改色。日月暗晦迷。當守猶不悟。聰明遭欺蔽。六賊人盤結。如山屹莫移。政人陳夫子。忠義根天資。撫綽情機會。禍端良在茲。吾儕沐厚澤。顛危合扶持。不聞王蠋賢。絕脰田布衣。書成數千言。揮翰捷如飛。明朝伏闕下。儒冠翁相隨。神李奪兵權。憤痛社稷危。抱書詣謁闕。痛哭聲猶悲。天意難迴回。人心那忍離。時雍恣兇暴。縱兵欲屠之。馬前森利刃。此時命垂絲。腰領兩不顧。相視情怡怡。虎口備獲脫。好爵安能糜。俄起故鄉情。各歸天一涯。壯哉歐陽生。舍生誠所宜。聖主圖興復。忠誠蒙殊夷。宸心頃自責。疏爵錄其遺。君乎死不死。泉壤增光輝。魂氣鍾慶雲。體魂蒸靈芝。言言英烈在。昭昭星斗垂。爾死則爾芳。豹死則爾皮。男兒儘得死。一死其如飴。君死逾生榮。我生歎奚為。九原如可作。微君誰與歸。

還山招陳希韓

乾坤弄回互。日月相盪摩。百年幾瞬息。萬類幾么麼。是非我有。造物如吾何。觸事會心少。幽棲興發多。眷言意所適。樂此山之阿。修葺撰新幹。老木榮舊柯。谷聲傳地額。松韻答天和。獨石介而安。寒泉澹無波。團蔬撥纖嫩。名果仍駢羅。紅蕖著雨花。碧卷受風荷。隨意坐莓苔。絳衣掛薜蘿。得酒即酌酌。作詩共吟哦。晴長情浩蕩。舞短影婆娑。妻孥鹿門趣。黃綺商山歌。崎嶇路殊遙。迢遞誰見過。交親憶同調。出處矢靡他。每憐傷弓鳥。因感赴燭蛾。無心更懷鉛。試藝趁投戈。自覺此身浮。相看雙鬢皤。人事何時休。歸來勿蹉跎。胃寒行風雨。有感。

杜門

故人方謝客。為問意如何。午枕清風足。夜窗明月多。易招惟酒聖。難道是詩魔。一榻君家事。何妨我獨過。

夢游故山

風際聲披鶴。雲根杖策鳩。幽棲知好在。歸夢故難留。山放數峰出。泉分一派流。把茅何日辨。縛屋誰松楸。

七夕

天道杳難憑。人言吁不經。佳期傳七夕。歡事污雙星。女媧占蛛巧。兒癡話鵲靈。吾詩非好詆。聊與訂頑冥。但得身長健。何妨髮已華。胸中翻錦繡。筆下走龍蛇。作掾只三語。讀書空五車。卷懷已良計。去去臥煙霞。

送元太

頃罷官臨慶。士民留不果。乃相與持金贈行。勤勤之意。既不可卻。復不當受。因請買書郡庠。以

辭餽金

劉君政成俄及瓜。園境歡謔騰載道。民不見吏犬無聲。特以百錢勸父老。嗟我官卑志未伸。於人何德人稱好。騰騰當途願乞留。餽贖交馳雜金寶。天涯百指攜空囊。號寒啼飢日相惱。可取無取未傷廉。每念易



污惟皓皓不如買書惠許宮。聊助賢侯採片瀛。別後青衿倘見思。窓前黃卷宜探討。

五夜道中

黃茅時節瘴烟濃。人在山中第幾重。梁棟負才徒慷慨。稽康賦性本疏慵。此生自斷天休問。吾道當年世不容。會脫幘巾還舊隱。鹿門妻子慣相從。

九日

塞雁南飛度戌樓。一聲天地有餘秋。家連滄海難窮目。人在荒烟欲盡頭。莫效涓埃裨國計。況無毛髮爲身謀。所須菽水能多少。蹤迹飄然不繫舟。

除日憶扶持振拂

夢中雛鳳儼相將。歲晏安知各一方。老態漸催吾髮短。歸來應怪汝身長。故山渺渺難窮目。暮雨瀟瀟易斷腸。遙想緜行爲母壽。幾丸清淚落椒觴。

小源欲歸

潮頰香醪醉翁。羸敲歸路勒青驄。水涵萬頃曾孫稼。月逗盈衿少女風。大誤平生緣畫足。無聊中夜祇書空。擬將方守難論事。直扣天門問化工。

言懷

歸去東皋獨荷犁。山林書卷有兒持。一無可意身將老。百不如人心自知。夢寐摩挲元結頰。經從省憶少陵詩。體膚餓盡天應錯。依舊蕭然山澤姿。

水漲謝邑宰送米

心知一字不堪煮。乾乾窮年黃卷中。食粥由來未爲拙。儲瓶况乃嗟屢空。令君好賢燒韓愈。賤子受賜慚虛全。春水從教繞舍北。癡兒不復啼門東。

乞米

臣飢欲死侏儒飽。方朔誰憐是歲星。館下諸生笑豐暖。江頭漁父諒清醒。魯公已作乞米帖。陶令旋尋儲粟瓶。親舊依然眼相向。故應特地爲吾青。

覓蠶椽

雪寒官冷家乏薪。炭與舒丞懇令長。至勞酒榷桐孫處。可笑亦可憫也。願影低徊祇自憐。怕寒時發作詩肩。全家食粥已多月。坐客無甞今幾年。君勞樽燒當止酒。我和琴瑟無絃。雪中送炭從來事。况寫羈窮覓蠶椽。

臨別示子姓

不能枉道取富貴。是致爾輩取飢寒。頻年離別情更口。兩地狼狽心何安。從人數寄安否問。使我相思懷抱寬。平生竊笑曹家兒。臨歧莫值雙闌干。

歸途歎

高東漢集 卷之下

孫吳據將略。申甫翰王家。腐儒要底用。歸種邵陵瓜。

病中雜興

溶溶瘴霧暗朝暎。咫尺山關號鬼門。疾病年年不相貸。朱顏凋盡赤心存。垂老飄零萬里餘。飢膚瘦盡鬢毛疏。皇恩若許歸山去。豆地雖存不解鋤。不羨雲霄歎網羅。百年人物總相磨。死如歸耳生如寄。造物從今奈我何。九死窮荒一病翁。曉來猶怯北窗風。誰知英崑傾心切。待到日輪升太空。不辭南北歎飄零。俯仰乾坤一草亭。蔭墜水中從點點。鴻飛天外自冥冥。長袖深藏批救手。短筇斜倚作詩肩。有時極目眺遼漢。與在孤鴻落照邊。病損腰圍減未休。二毛垂領颯光秋。夢中那復化爲蝶。牀下不妨聞鬪牛。口腹相煎亦可羞。飢來欲食飽還憂。一編地下吾無用。許學留侯辟穀不詩餘。

阮郎歸

武仙花縣謁堯仙。急招橫渡船。重門查掩認庭閒。虛簷翠鴿喧。金屋畔。玉闌邊。新春桃李妍。主人情重客無緣。銷魂空黯然。

多麗

人閒世。偶然攘臂來游。何須恁乾爭角抵。又成冷笑俳優。且寬心待他天命。謾鼓舌誇我人謀。李廣不侯。劉蕡未第。十年公論合誰羞。往矣瓦飄無意。慨回頭。真堪笑。直鉤議論。圓柄機籌。幸斯道元無得喪。壯心豈有沈浮。好温存。困中節概。莫冷落。窮裏風流。酒滴真珠。飯抄雲子。醉飽高臥信緣休。歸去也。幅巾談笑。卒歲且優游。循環事。亡弓須在。失馬何憂。

壽山溪

黃茅時節。病惱南來客。瘦得不勝衣。試腰圍。都無一搦。乘籬與在手。種菊方黃。妝晚豔。泛新筇。誰道乾坤窄。百年役役。樂事真難得。短髮已無多。更何勞。風霜染白。兒曹齊健。扶此一翁屏。龍山帽。習池中。歸路從欵側。

行香子

瘴氣如雲。暑氣如焚。病輕時。也是十分。沈疴惱客。罪罟繁人。歎檻中猿。籠中鳥。轍中鱗。休負文章。休說經綸。得生還。已早因循。菱花照影。筠竹隨身。奈沈郎。潘郎老。阮郎貧。

漁家傲

名利場中空擾擾。十里南北東西道。依舊綠衫塵撲帽。空懷惱。羨他陶令歸來早。歸去來兮秋已杪。菊

花又繞秋離好。有酒一樽開口笑。雖然老。玉山猶解花前倒。

高東漢集 卷之下

三五

三七

三五

三七

三五

三七

三五

三七

三五

三七

三五

三七

三五

三七

三五

三七

三五



好事近一名釣船  
送客過江村。況值重陽佳節。向晚西風蕭瑟。正離人愁絕。尊前相顧惜參商。引手分蕉葉。回首高陽人散。負西樓風月。

前調和紀

飲興正闌珊。正是揮毫時節。霜幹銀駒錦句。看壁閒三絕。西風特地颯秋聲。樓外觸殘葉。正馬嘶然歸去。向征鞍敲月。

浪淘沙一名賣花聲。○王季生。寓居道州。勉其來富川。

碧月挂秋宵。丹桂香飄。廣寒宮殿路迢迢。試問嫦娥緣底事。欲下層霄。蘭玉自垂髫。拜命當朝。神仙會裏且逍遙。分取壺中閒日月。來伴王喬。

好事近黃義興畫。帶霜竹。

瀟瀟帶霜枝。獨向歲寒時節。觸目千林憔悴。更幽姿清絕。多才應賦得天真。落筆驚風葉。從此綠窗深處。有一梢秋月。

西江月一名白。香。

渺渺西江流水。翩翩北客征帆。清秋月影浸人寒。雲淨碧天激淡。飄泊道途寒落。疏慵髮鬢蒼。從來涉世戒三緘。只好隨時飲啖。

南歌子一名南。子。

菊蕊黃金嫩。杯傾琥珀濃。良辰何處寄萍蹤。短艇飄搖。一葉浪花中。鳳闕游娃館。幽披賞梵宮。當年樂事總成空。目斷天邊。想像意何窮。

好事近

富貴本無心。何事故鄉輕別。空惹猿驚鶴怨。誤松蘿風月。囊雖剛強出頭來。不道甚時節。欲命巾車歸去。恐豺狼當轍。

附錄

奏乞褒錄高東溪忠義狀

朱熹



臣猥以微賤。備員偏州。仰體聖明收錄褒獎之意。思竭駑鈍。仰報萬分。故於聽訟決獄之際。不敢不盡其忠。今幸歲年。目前人戶。些少。曲直。盡得其精。獨有事在數十年之前。而其狂直之分。舉錯之重。或非州郡之所得為者。則在臣之職。不敢不具以聞。伏惟聖慈。特垂聽察。臣伏見本州漳浦人。故迪功郎高登。資稟忠義。氣節孤高。少游太學。值靖康之禍。與陳東詣闕上書。力陳六賊之罪。且言金人不可和狀。至紹興開廷對。力陳闕失。無所顧避。覆試官忌其直。降為下州文學。高宗皇帝嘉其忠而收之。調靜江府古縣令。是時秦檜當國。帥臣胡舜陟。以其父嘗宰是邑。欲為立祠。以悅其意。而登獨持不可。舜陟欲以危法中之。召致獄官。驗問訊掠。訖無罪狀。可書。後為潮州試官。又使諸生論直言不聞之可畏。策閩浙水滸之所由。聞益怒。以為陰附趙鼎。削官。徙容州。以死。檜沒之後。諸口語為檜所陷者。高宗皇帝深察其冤。巨細存亡。無不甄錄。而登以遠人下士。獨無為言之者。至乾道間。近臣梁克家等。始援紹興二十六年赦書以請。而有司拘文廢格。弗下。近歲守臣傅伯壽。又嘗具奏如前。然今亦已踰年。未奉進止。是使登以抱恨終身。垂五十年。而姓名猶在罪籍。未蒙昭洗。雖其孤忠自信。獨立不懼。精爽凜然。必不以此為悔。而在聖朝。仲寬。雪枉。勸善懲惡之意。則議者猶稱恨焉。臣幸得蒙恩。假守其鄉。目覩茲事。若又緘默。不能具以上聞。則



雖萬被誅戮不足償罪。是以敢冒言之。伏惟陛下御極以來。虛心克己。容納盡言。如登之忠直。宜在矜獎。欲冀特發德音。復其官秩。略加褒錄。以慰九原。且使天下之欲為忠義者。知所勸慕。誠非小補。臣朱熹謹具奏以聞。

建立高東溪先生祠記

朱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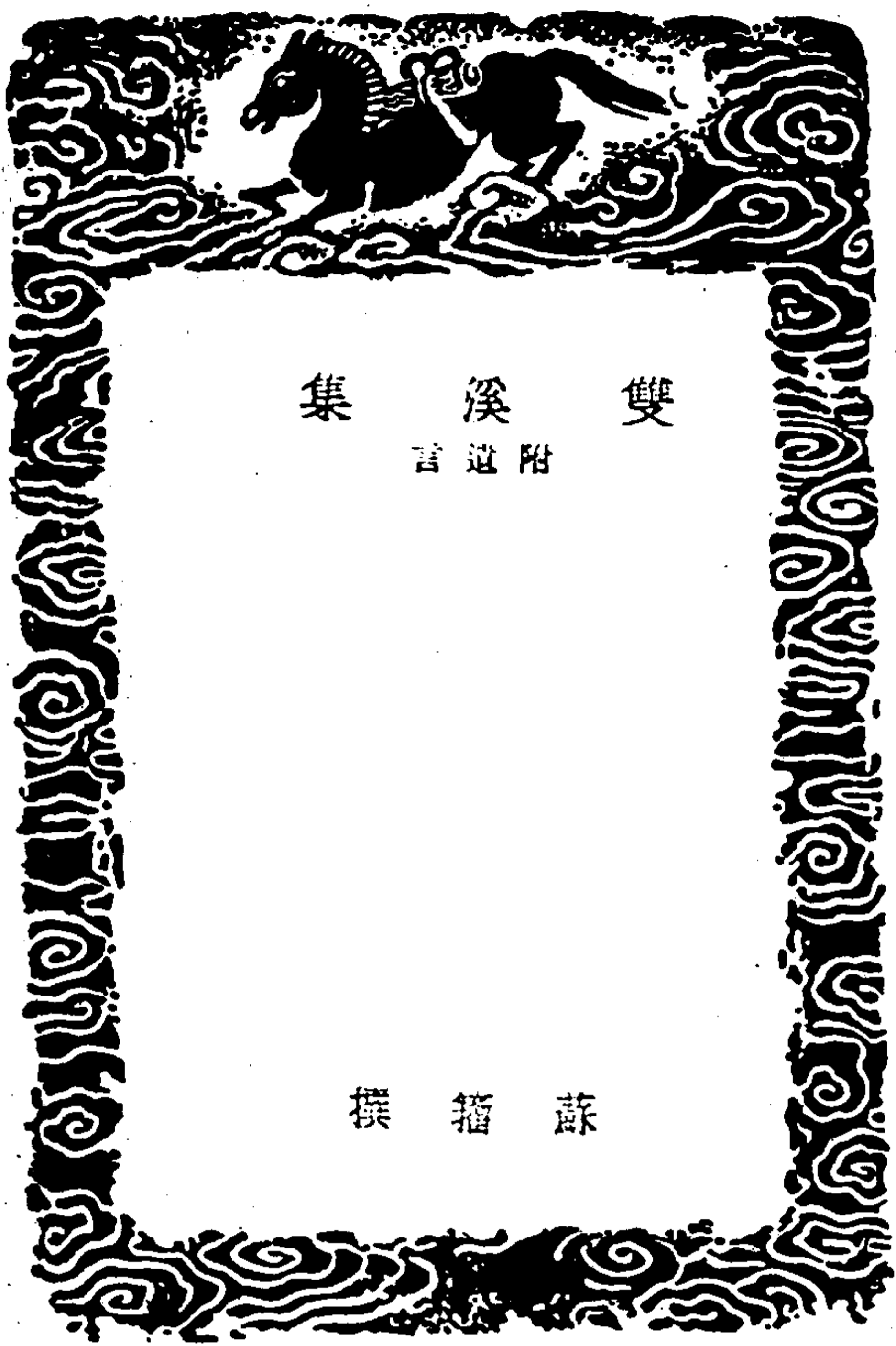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夫孟子之於二子。其論之詳矣。雖或以為聖之清。或以為聖之和。然又皆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同於孔子而不願學也。及其一旦慨然發為此言。乃以百世之師歸之。而孔子反不與焉。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高行潔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概而有餘也。然則二子之功。誠為不少。而孟子之意。其亦可知矣。臨漳有東溪先生高公。名登。字彥先。靖康中。游太學。與陳公少陽。伏闕拜疏。以誅六賊。召李為請。用事者欲兵之。不動也。紹興初。召至政事堂。又與宰相秦檜論不合。去為靜江府古縣令。有異政。帥守希檜意。撫其過。以屬吏會帥亦以說死獄中。乃得釋。被檄試進士湖州。使諸生論直言不聞之可畏。策問浙水沚之所由。而遂投檄以歸。檄聞大怒。奪官徙容州。公學博行高。議論慷慨。口講指畫。終日滾滾。無非忠臣孝子之言。舍生取義之意。聞者悚然。魂動神悚。其在古縣。學者已爭歸之。至是生徒益盛。屬疾作。自作埋銘。召所與游及諸生訣別。正坐拱手奮臂張目而逝。嗚呼。是可謂一世之人豪矣。雖其所學所行。未盡合於孔子。然其志行之卓然。亦足以為聖人之清。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有廉頑立懦之操。則其有功於世教。豈可與夫隱忍回互。以濟其私。而自託孔子之中行者。同日而語哉。公沒之後三十年。延平田君澧為郡博士。乃始求其遺文。刻之方版。又有公像而奉祀之。以風勵其學者。開因郡人王君遇來求文以爲記。屬余病未為。而田君去。今太守永嘉林侯元仲至。則又與王君更以書來。督趣不置。余惟高公孤高之節。既如彼。而諸賢崇立之意。又如此。則余文之陋。誠不宜久以疾病爲解。強起書之。辭不達意。林侯試爲刻置祠壁。漳之學子。與凡四方之士。往來而有事於此者。讀之。果能有所感概而興起乎哉。淳熙丁未秋九月甲寅新安朱熹。

高東溪先生言行錄

高先生諱登。字彥先。諡是正。漳浦人。宣和間。爲太學生。紹興元年。正奏名。初調賀州富川簿。再調靜江府古縣令。後奪官。容州卒。公生十一歲。而孤。讀書日誦數千言。及長。究及理義。持身勵行。既冠。游太學。交游皆一時之彦。靖康虜犯京師。六館之士皆遁去。公曰。君在可去乎。與陳東等詣闕上書。乞斬六賊。時廷臣復建和議。對三關。奪李綱等兵權。公又與陳東再詣闕上書。極諫。王時雍不軌。軍民不期而會者數萬。王時雍縱兵欲殲之。公等十一人屹立不動。時方擢吳敏。張邦昌爲相。敏又言相李邦彥無辜。乞復用。公於二月十六日。登聞檢院上書。不報。二十三日。三月初一日。三月二十二日。五月十一日。又上書。俱不報。紹興二年。上駐蹕臨安。公以十事報時相不行。遂於廷對盡言之。初考官林叔豹得之。喜曰。非嶽科莫處。

之。覆考官忌其直。列作文理。與陳之茂等一十九人。授下州文學。尋有旨附第五甲。公任富川簿。憲使聞其名。檄昭賀廣藤潯梧。尋攝賀州獄事。有囚殺人甚明。守欲奏裁。曰。陰德可爲。公曰。陰德豈可有心爲之。殺人者死。而可幸免。則被殺之冤。何時而銷。秩滿。士民相率餽錢五十萬。大守勸其受。公辭之。不可。遂置書藏於學。紹興八年。赴都堂審察。遂上皇帝書。及時議六篇。并序。上覽之。索六議。送中書。秦檜怒其議已。不復以聞。授靜江府古縣令。公至。靜江府帥沈敏曰。何以治古縣。公條十餘事。沈曰。是古人之政。今人之詐。恐不可行。對曰。忠信可行。積約不能行。是誠不至耳。但某不差人下鄉。亦願公不差人下邑。沈曰。謹奉教。公以廉勤公仁四字自誓。寬期限。以追呼。新營官以勸學。吏無所容其欺。風化盛行。不嚴而治。縣有豪民秦玳。習惡怙財。縣官悉爲所制。一日。玳乘閒言及公事。公不從。玳宣言縣令止有一年。半汝不知古縣有秦大蟲耶。會有訟玳者。公申郡及諸司。以置於法。玳不勝其忿。以死行道之人。莫不欣悅。時胡舜陟帥靜江。謂公曰。古縣秦太師之父。傷治。太師生焉。宜立祠。公曰。棺爲相無狀。祠不可立。胡拂然曰。汝欲爲好人耶。公母病甚。中乞尋醫。不待報。棺怒。奏請旨諸路提刑跟捉送靜江府。勘。舜陟徑遣健卒至漳浦捕公。時太夫人已死舟中。公聞有捕命。即殯水次。屬之家人。航海詣闕上書。求納官贖罪。以終身。上覽而憫之。送中書施行。公友人。有爲右司者。謂曰。丞相云。嘗識君於上。儻一見之。終身事無憂矣。上嘗徒爾也。公曰。登知有君父。而不知有權臣。既而中書奏無納官例。送大理寺。下靜江府獄。公號泣而歸。檜密捕不獲。非母舉。詣靜江府。勘所。舜陟先以事下獄死矣。得事白以聞。赦還家。公至。廣濟司辟攝歸善令。其秋考試潮州。公憤權臣專恣。出題皆據經史語。以諷。題目出直言不聞深可畏。丞相趙鼎時在湖。謂公曰。天下主文者多矣。未有如公忠誠愛君者。留話終日。郡守即馳以達檜。檜令理寺坐以舜陟所奏。且奏云。雖屢經赦宥。然情重法輕。取特旨編管容州。自是天下以言爲諱。南省至揭公名。以爲考官戒。初。公出湖陽試院。遂歸舊隱。與學者講論。忽州遣使臣謝大作持符至。公讀畢。即拜謝上馬。謝曰。少人告家。人無害也。公曰。君命不敢移。遂著鞭而行。謝愕然。比夜巡檢領百人。復至。兵刃森列。公曰。朝廷若賜死。亦當拜教。而後就法。謝或公忠義。爲之泣下。以死捍之。公至容州。種蔬植竹。爲終焉之計。四方士執經者數百人。公講明中庸大學之道。方教行窮微。而公薨矣。是歲。紹興庚辰也。先是三月朔。公得寒熱疾。吟詩曰。燈侵玉骨終難起。魂斷巫山永不歸。閏八月初三日。公口誦埋銘。與通守黃勳曰。耳曠目昏。顏凋髮禿。有兒歸葬。蟠山之麓。藏焉息焉。以坦吾腹。公命其子扶執筆寫帖子。榜廳事曰。奉先人遺訓。不受僧道。紙薦。又命斂以深衣幅巾大帶。語出處行藏。及天下大計。凡數百言。不一及其私也。公又謂扶曰。吾死在明日。申刻。至期屏去妻子。焚香端坐。正巾整襟。拱手瞻目。鬚髯開張。溢然而逝。時及申矣。有星如火。自疑堂飛出。向西冲天而去。鄰舍及左右。皆見之。號號聲震閭里。學生林倬。爲敘其出處。楊汝南陳景嵩皆歸之。澹庵胡銓爲作忠辨。今佚。晦庵文公守漳日。爲祠堂記。紹熙辛亥復請於朝廷。錄忠議。





雙溪集卷第一

集溪雙  
言道附

撰播蘇

古律

次韻大父賦

西郊歲種十畝麥，自笑不耕惟坐食。吾人一飽已天幸，此外何心更求得。我田長熟無旱潦，玉粒收來墜且好。豈同豪右執券契，虐取多求急於盜。我家治生無奇功，累世守此慈儉風。倉困不滿非所恤，冒暑一驅安敢慵。長空不見纖雲起，沽酒烹雞會鄰里。炎熾不厭塵滿身，冷餅行看冰上齒。閒居捨此一事無，徇時干祿姑捨諸。信知為農自足樂，秦相未必賢秦盧。

大父令賦舊扇

裁執當團扇，當暑不離手。炎涼一推選，委擲昏塵垢。蒙蒙蛛絲網，開闔迷遠岫。人情逐時移，浪自分好醜。一朝被收錄，已迫朱明候。開篋振浮埃，清風亦生袖。有愛必有憎，無新故無舊。可憐淡姪好，涕泣滄爲咎。賢哉楚令尹，無欣亦無詬。

大父令賦捕魚

寒魚不樂水，遇汕輒來依。溪邊蕪笠翁，智深魚莫知。網罟既不設，釣竿亦罷攜。蕭然徒手來，一一收無遺。

雙溪集 卷一

雙溪集 卷一

二

幽人買魚食，心亦憐魚癡。豈知烹割苦，寧如在流蕪。世人豈異此，外物常見編。好在李斯犬，當觀莊子犧。咸陽縣令求清潤，樓詩和何子應長句。

秦如兼葭未飽霜，四維不舉空豪強。神疲鬼乏赴功利，兆自襄公終始皇。富極薰天力斡地，諸侯西來誰敢當。范雎李斯乘利勢，蒙蔽白起先戎行。韓盧前奔宋鶴舉，角逐海內如驅羊。干戈取之刑法治，舉事奇淫惟快意。時移數盡非徒然，直筆汗青遭唾毀。咸陽宮殿無尺瓦，直抵南山是禾稼。山嶺觀闕總成塵，渭東流無晝夜。昔時此水貫宮垣，今日淪漣縣樓下。無復秦娥洗粧水，時有村童飲牛馬。秋波冷冷泛紅蕖，春天波蕩桃花節。清名不與世榮辱，混濁何嘗妨至潔。八川分流皆異態，七澤胸中無芥蒂。直須面面倚危欄，彈指雍州原野大。樓中有客雍門彈，坐上悲歌聲樹壞。何侯精采如琳琅，攜詩掛我謂我滅。我今爲子登樓賦，書版一編悲興亡。

次韻范氏子園居即事三首

繡闥多畦晚，薰竹輪尺尋。倦矣一枝足，卓哉千里心。氣含湖海委，名掛龍虎林。長髯冒世累，禿鬢微霜侵。雕鵲久已休，潛伏俱不深。亭邱近來趣，何止如山陰。

其二

沼沚清漣生，云云復復洩。暑清飯不足，歡賞心無厭。金絲然條柯，酥蠟滴跌香。櫻桃與芍藥，春事卜貞悔。

其三

花開且復謝，週首悲今昨。席月吹春送，隨芳傾駭落。莎覆藉醉枕，風竹驚眠覺。寶轡上馬去，鳥鳥相呼樂。春光在木杪，花絮相紛薄。酒到忘醇醪，客來無善惡。

耕者得古玉指環一首

百世繁榮墮劫灰，淒涼斷續并銀釵。淑顏窈窕亦塵俗，指環耕出田中來。野人辛勤務稼穡，兩手龜拆開草萊。未知此環竟安用，但訝光采尤奇瑰。王孫捉麝不辨玉，手面膏拭無纖埃。柔荑纖纖纏紺袖，五雲書勢高崔嵬。金梭收聲臥犀筋，冰過紅芽誠妙哉。指環不肯貧家售，東鄰女貧人道醜。巧粧墮馬長掃眉，五色紅綾工組繡。古人製器知爲誰，今時豈乏春風手。春蠶銀甲深藏袖，借老賦詩須我友。

游寒谿次韻字韻題九曲亭一首

幅巾戲漣彭澤醅，尺書閒覽來禽裁。東坡居士五年久，真主未遽求鹽梅。扁舟夷猶水剋窟，雙屐禿缺峯巖巍。招提西山與東魯，週首開闔并玉臺。標榜高亮方外景，不染時世毫端埃。倚空千重翡翠蓋，落日萬頃琉璃堆。興酣魚鳥安樂國，喜溢僕隸陶家壘。惜哉二老削俗迹，不論石上與牆隈。崎岸橫舟昔時處，刻劃獨免漫蒼苔。梵刹青蓮舊僧社，徑途幾合無人開。方今九原如可作，足使四海無彫摧。封章千載垂可否，玉堂黃閣猶儋雷。精義窮神致實用，不變生死無去來。天下書生踐道跡，棠蔭處處思賢哀。

次韻答晁以道見贈二首

骨體穢藏萬古謀，畔牢愁思不禁秋。常憐屈宋鳴中古，不遇邱軻放一頭。文賦東坡推典麗，前修西路失

雙溪集 卷一

三



歸休看公議論方游夏。豈數蘇州與柳州。  
玉井之泉汲又新。腐陳收拾已空困。鐵牛城下三年眼。刺見仇池社裏人。

次韻范機宜感懷

珪組紛紛蟻慕羶。徇人可否冀超遷。傷哉遠客疲中國。慟矣長星出五天。晉楚春秋書失國。惠昭徒取竟  
官旋。朝廷得士為強弱。郭隗來歸不首燕。

送王機宜歸襄陽侍下一首

乃公振旅來。河漢新奏捷。詩禮壯登壇。荆州初安帖。王郎賦緇衣。且莫刷燕越。從容挽六鈞。遊返記三篋。  
賞奇必先觀。語怪尤欣愜。樵徑曳斑杖。僧窗敷白氈。解頰千道卻。爬搔衆賓厭。駘門熊虎士。鐵面棘長鬚。  
推牛赴大鵬。割肉揮長鈇。酸寒商公邑。會我茲仕牒。兒啼羹不糝。女瘦裙剩摺。嫉邪髮衝冠。憂國鬚屢緜。  
僕家有美載。寒多相煖熱。腰裏帶青萍。於菟包瓊甲。風礪好扶輪。冰溪多病涉。淒涼熊耳下。小雪輕塵泥。  
升堂語君公。浚治干樓堞。勉勉足兵食。孜孜撫疲茶。政成在簡易。可大賢人業。

黃筌畫金盆鴿孟蜀屏風者也一首

孟氏親闢管。鮮新蚪蚪棋。栩栩青冥。可憐當年百事足。鬼眼未遑窺高明。鋪首倉琅百樓登。寶簾珠帶關  
銀屏。風臺露樹蔽錦幃。朝朝莫莫吹笙竽。鵝溪白蘭冰雪清。黃史紙筆研丹青。屏間觀者誠榮者。醉頰融  
接蘭膏勻。金盆滴取宮桃露。點點鉛朱三味處。融怡宿粉益嬌紅。一片辭枝三月莫。妙趣忘言心獨觀。花  
好更教宮女妒。綵綉降趾戲宮廷。咏唱馴和謝龍鏡。跣石窺盆刷羽儀。天樂風簫驚欲舉。智者創物仁者  
守。何嗟及矣何追谷。當年高岸尚微茫。零落萍蓬入誰手。華堂粉壁倚又竿。五十年前亡是叟。細說盈虧  
閱今古。我曹知愛當知惡。此間風韻出成都。花上杜鵑啼最苦。見之坐右久彌新。咄咄庸工難與語。

避地詠史一首

盡力難貪督亢圖。獨亭致地禍來歟。摸金公子驅長戟。割地先生醉墮車。乘傳有人延劇孟。運籌何術困  
由余。鬼方政賴高宗克。雅信周公無逸書。

東坡三絕句

門庭桃柳人人護。焚屋新遺盜跡餘。鄰社蕭條近尤劇。孫孫子子寶公書。  
嶺背甘泉陵谷遼。危亭圖閣尚依然。春蘭秋菊無終古。地上居人世上賢。  
爲文亦豈并黃坂。奇韻平生想象中。延目練江嗟逝水。舉頭碧落看飛鴻。

過故丞相呂汲公墳利二首

元祐推諸將。乾坤豈小康。曹參尚清淨。蕭傅性剛方。報國無遺恨。興邦舉術章。累年公議白。名與日星光。  
其二

繡綿思舊賦。沈痛八哀篇。宇宙門人盡。謀議國史傳。高閔人莫及。何代獨無賢。欲說源流遠。還應筆似椽。  
南溪太息一首

東坡曾賞雨溪雲。他日流芳好事孫。寒枝稜稜裝嶺嶺。髮鬢憤憤塞乾坤。亦茲政爾勞邊吏。白羽多應落  
酒樽。太息九原何可作。逸才誰敢賦招魂。

舟中懷古一首

羅德先王不繼兵。汪洋施澤在生靈。執遠天戒并民欲。不受邦家嗜腐庭。作俑亂生誠有自。覆車勢合亦  
難停。山河異境傷王瑪。雲海高翔羨管寧。願以絲毫裨漢室。豈無弓矢斃胡星。愚翁事業空遺臭。經義分  
明戰血腥。

次韻陳叔易遠別離三首

查短宵未明。何朝妾觀君。淚滴九宵雨。愁凝千古雲。風藏丹雘晚。鴻退沙磧遠。樓迴眼波窮。軸折離魂斷。  
安得萬陵龍。肉骨丹九轉。  
婦慈弗語事。謂世無離索。洋洋術依蒲。逐逐難離蓋。衝風逐弱羽。爛漫何鄉落。聚蟻埒南山。那堪魯酒薄。  
人力未如何。天公良可託。  
別情若無苦。訣語若爲道。日近長安遙。山圍烟浪遠。星河通故都。冰雪迫彫檣。迴轅尚茫茫。延頸空矯矯。  
卜歸付乾策。此策何人抱。

憶舊都一首

秦漢西都誰復加。茂陵賦筆大非夸。西瞻周道平如砥。南揖秦山翠削瓜。電尾風聲颯逸健。螭鬚龍面手  
高叉。兵微將乏初無奈。賊破功成近可嘉。飄泊荆吳最蕭瑟。厭聞胡漢更紛拏。娛賓北樹忘憂酒。侍燕西  
川沒骨花。縱被尊羹當羊酪。未諳遺跡訪瓊華。

梔子花一首

鑿鑿雲羽元同質。合輯龍沈更一家。氣襲禪僧鼻端白。葩敷溪女髮唇斜。奉饗薜色誠虛幻。結習因緣可  
歎嗟。芍藥調和傳漢殿。醃臠脂澤有渾邪。

鑿我一首

喬公評老瞞。謫仙奇郭令。視遠數十載。偉欬真智聖。破賊此郎子。勿反吾同姓。凡才愚世間。鑿我惟其證。  
大奸初難辨。明者獨深省。若人與斯評。厥重如鐘鼎。紛紛女媧土。安在所履病。惟賢則知賢。絲亂行將整。  
掩書在前軒。老眼安敢瞑。

夜飲一首

微生無厭死之徒。瓦解絲琴不易圖。一費區區神大塊。力行踴躍競長途。鉛鈴籌策皆摧折。文籍條綱總  
闕疎。誰料孟嘉爲謝傅。笑觀蔣幹待周瑜。

去年一首

去年胡來清水巖。黃河挾陰冬凌頑。長如飄風速如鬼。犬豕淫虐豺狼貪。探馬星奔汗流地。猛士曾裂髮  
指冠。潼雍見兵不及萬。半闕甲冑屯河邊。陸塞身體例駭寐。亦復勉強橫戈鉞。它司金鎗封雍府。檣軍紙



襖如泥鏡。胡人隔水相笑侮。殺身於爾何直焉。同州告急將幽。無兵赴救誠難。元戎鈴下兵八百。蒼頭斷髮爭後先。郵延詔發五千騎。此日收兵姑自全。平時保甲例烏合。縣符迫促揮空拳。甚哉田夫無關志。一夕驚走如寒煙。漢將蒼黃結旌進。虜騎勢合彌山川。關中控弦誠萬騎。忠臣義士力可宣。書生命運亦蹇劣。我師疲少鄰敵堅。卻憶長安無事日。談及禍亂為尤愆。飯糗酒醪誇厚福。捧土揭木皆才賢。生靈未悉坐何罪。髓腦塗地尤蒼天。天公誠能祐戎虜。豈復不解與中原。案圖戎索八百郡。我邦日覺知誰憐。吳中據江待舟楫。備備慄慄柳榆閒。旅人流徙陸城郭。歲事寒薄理勢然。去年往矣不須問。安枕而臥祈來年。

維摩詰一首

孟杓何人執其咎。膏肓卑卑十年矣。遊近瓊枝解渴心。京洛豈嘗開葢。協山沈水燒春晝。採英搗蕪春風手。九迴盤卷紆餘秀。尺六仙圍楚宮瘦。癡狂無限熱肝脾。盛詫櫻桃比垂柳。橫木寒灰不二門。禪功道力何妍陋。

偶成二絕

古風未必令人操。老氣休祈大吏欬。捫腹定無奇士術。蕭然且作野人看。延陵乃有能詩鑿。子路猶為少讀書。習氣未忘縵簡冊。白頭稽古不應感。

梅雨一首

梅花銷魂荔枝小。海上雨雲氣氣昏。成慨干戈異鄉客。愁思骨肉與誰論。白魚紫筍清庖隸。盧橘楊梅積市門。作吏天涯何所得。一春黃卷伴芳樽。

張鑑人九十六歲食利求川詩堂詩二首

鶴巢流塵副如春。鶴髮人閒仰遠尊。經眼盡知三世事。含飴已看幾重孫。承顏捧詔疏封邑。扇枕溫牀不倚門。取數西方無量佛。滿堂氣韻貝多翻。蕭同叔子無令笑。綿上之推乃樂官。成美此堂稱聖善。累從治劇勸平反。晨昏不怠諄諄誨。僮使皆沾洩洩歡。紫詔又當稱大國。安與五馬疊榮觀。

陋居一首

平生幾履菲菲青。江左那無寸土寧。游宦飄然紆幕燕。陋居粗有讀書聲。浮生佛脚須當抱。亂世儒衣使欲停。天定災祥在淫善。北溟安得勝南溟。

羣盜一首

貪得不知義。流風紊四維。珪組實官昏。黥髡亦說親。諒非跖蹻才。就揭推埋旗。巨猾肆滔天。小醜爭攘欺。立國計安出。顧無以家為。三州破竹勢。吏卒傷撓。越人竟何能。非復尉佗時。登壇迎王旅。克捷劍之瀾。閩府幸冥然。一毫未嘗虧。噫吾有以待。致爾由他枝。殘孽失追襲。諸將咸思歸。勉哉方伯職。力拯隣邦危。漳濱擊未解。蜂蝎生武夷。姑息倒困。諄復行文移。近事苟目前。遠憂那敢知。天運未太平。佛力亦其微。

武夫勿告勞。僅冠須出奇。知人與安民。此責誠寒之。

秋分一首

礎溼嵐昏近海多。劍指清利手親磨。輪因馬棧非難整。索糞牛衣且勿呵。好在延陵泉澤去。強同溱洧人過。坐令幽谷遯喬木。盛論中原喻射他。余適亂。以居吳中。

苑篋更贈茗一首

無窮貨物胡名遠。希世纖柔不計金。愛罽并花也延命。擲絲與竹卻知音。情閒未絕毫釐念。文賤何妨鐵石心。雅倩樊榭誦長恨。飲茶亦可擬芳斟。

程帥父朝議年八十餘。諸人作詩後咏。次韻一首。

郎潛華省夢靈輿。連帥元戎十乘車。吏道薛公何必問。史才倚相妙稱書。雍容鳩杖朝裾偉。談笑蒲鞭法網疎。萬石恬侯定非晚。聞人安枕夢維魚。

凍雨一首

淋漓凍雨滿春朝。正月寒威倍慄慄。泪凍不甘勞阜隸。執輿豈必勝芻蕘。素餐致寇思長策。失業披裘想易招。馴伏強豪蘇餒乏。濟時籌略直須超。

贈蘇文瑞

推明能事骨專車。按地談天河洛圖。漢魏晉唐皆貫澈。典墳今昔不荒蕪。君家庭戶聞風旨。吾事分毫等博屠。豈待曲終思雅頌。直緣背撥過麻姑。預求補益三年艾。深識妖邪九尾狐。博物儵然窺子產。濟時豈必愧夷吾。

醜臘一首

絆挽風光數丈枝。曳松拖雪不勝宜。澆鉛輕素誰調練。儲蓄滋闕無等夷。琴律若人醒自解。昆吾離玉黃尤奇。攀條饒蕊思京洛。末利晶瑩自一時。

次韻鄧志宏三月辛卯大雨雹

糾圭碎壁巖山頽。天容黯慘疑不開。隋和抵鵠虎兇吼。陽愆陰伏推從來。雀鼠懷安怖入壁。聲伴海翻星隕石。疾雷破山萬壑沸。急雨懸河平地尺。喜生春淺纔織毫。季子禦世勤嗟嗚。冲冲擊冰窮谷裏。申豐此說殊未高。

次梅齋嚴韻

振條裂石寒飈颺。散集黃昏天為愁。若闕政恐遠庭戶。健步斷本移巖幽。斷魂能返神可雪。照夜靈天欲奔月。妖韶駭聽滿東風。腐消骨秀無相絕。

跋思古齋詩卷

煇然林下趣。仙袂擁書籤。心迹清無滓。情聲益且謙。理應龜背戲。形管兔毫尖。十願獨非僭。陶云那得添。

僧庵崖上榴花

僧庵崖上榴花



蒼崖有紅榴。照眼風樞迴。鶴頂磨丹明。猩唇染羅寬。天然同心帶。物理有殊衷。青鳥賦紅巾。奇膠綴翠鈿。于雲伴牢愁。無借濼清贈。思致玉璫綠。皎兮麗宮井。江嶠瑣蠻烟。空煩洛生詠。山僧遞形語。阿乃枯禪病。喘風獨移時。鶴沒天字淨。

游鼓山一首孫子安見招

呼船起柁乘潮平。掠窗飄宿疎雨傾。漱石枕流東道主。梅風沐雨吾曹行。百尋懸瀑瀉神璣。兩邊喬木翔旂霓。乞漿滿甌牛乳粥。縱酒下筋駝蹕羹。躡屐頂踵歷證術。牽挽葛藟披荆榛。荒浪攙差復卷藹。殺蕪屋最仍稜層。峰煙歎雨援鶴宅。絕山航海樵漁能。草衣穴處避世士。木食澗飲安禪僧。芝房雲閣無盡藏。月屏風鏡長明燈。笑看闍闍一蟻垤。揮斥氛祲投蠻藤。經行石竇解藤屨。飲灌匏杓談滄漚。莫噴踏碎蒼苔色。莫嫌汲濁陰井清。青霄泉石有鑿裁。騰踰巖岬試股肱。要識石鼓真面目。立置枕几非繪繪。風吹楊葉此山下。欲問故老知誰曆。市朝一夢爭奪際。山海蕭散堪伏膺。

和洪玉甫秘監荔枝三首

林杪摘星隕。江干疑燒然。香包浣花錦。冰實藐姑仙。巨擘紛璀璨。丁香吐妙妍。唐亡傾國笑。何物免權慙。

其二

閩中譜殊盛。唐相賦初工。萬點疑霞赤。三危洒露凝。驅虛抵鳥鵲。投李飲兒童。子美吟西蜀。櫻桃先後紅。

其三

琳瑯瑣瑣質。善地最蒲閩。冠絕林閒品。難為坐上賓。蟠桃壽天帝。萍實薦居辰。無逸為龜策。何煩萬馬塵。

雙溪集卷第二

古律

次韻待制王公出示李公丞相鼓山唱和之什。不授蕪累。奉和一首。

顧印經世量。超軼塵垢淨。猶歎葑山辰。汎矣隨波艇。顏筆振巖崖。我眼清水鏡。平齋青雲步。何如蒼藓磴。忘懷黎伯雅。寓意彈韻馨。物外赤松期。城中兜率窟。江漢曠吸際。巖巖廓處映。龍象千礎擢。登履十方井。彌天各縱辯。兩海終弗尋。公侯誠得一。品物將大定。巖巖舊標額。嵌洞尤奇勝。雷鳴澗流迴。石刻惟人說。半山琅玕響。一井玻璃登。松風瀑水台。時鳥麗人聽。慷慨羊節游。雍容裴白並。溪谷有佳色。題品益光幸。清溪行將獵。詔促預參乘。王公居客右。羊舌借趙孟。小人繆好事。大册挾晨暝。擊節穆清風。續騷聊比興。次韻洪令敷瑞平遠堂

龍賦馭高所得多。海雲巖岬若君何。愛通西竺羅曇意。欲和南風虞舜歌。怪石甘泉作禮施。長廊古殿蔭多羅。相期正始微言緒。詩眼休嫌俗吏過。

洪子再示論詩之意答一首

文章三昧亦無多。甄品難甘杖杜何。燃脫髭鬚徒自晒。可憐彈缺為誰歌。腐陳點化為珍玩。翡翠鱗鱗入廚羅。擬續蘭臺快哉賦。後來作者豈容過。



王叔明示長句。訝鳥淵人不出。楚則失矣。齊亦未為得也。次韻一笑。  
 忍對三峯閣兩山。澹蛾三五韻幽閑。王郎賓席自水冷。君須舉袂人捨環。烏淵門階未嘗峻。瑞峯重深一百閒。列屋羅帷隔風日。九週沈水行燈盤。使君素負凌霄志。雁儒何以換龍顏。龍香小袖綉絲繡。不管紫雲私有語。美哉江色暖山光。青瑣勤開看煙雨。

次韻王丈豐父待制游枝二十韻

葉實根株尚老蒼。龍鱗翠比貴先嘗。千林斷送詩騷酒。三絕無逾色味蘇。爛熳依台養風骨。涵滋沉澁結天漿。怕寒僻處深於越。貧賈無階遇有唐。想憶梧楸共庭戶。風流芝玉秀齋房。削緘絳錦紛狼藉。登手摩尼可比方。穎卵鱗鱗雄俎豆。雙珠同帶縵紋梁。摘髮林薄明朝竭。穆論蕉盧幾許黃。口腹定非孤寓客。甘腴盡道勝吾鄉。峽山高咏詩昌白。韶石英風賦子張。芍藥亦能煩驛置。蒲萄豈必拉西涼。彈圓金橘差堅久。瑛赤含桃鉅可雙。逆目提籠過閩關。解頤夢渴吸湖江。仲宜鴻筆絲絲手。麻詰清才釀藻光。妙絕棟枝蕭欲動。纖纖稱去擊侍于旁。翰林紀績延真賞。縣長繩愆且須忘。先伯云。其遺。賜燕行看與懷核。分題。今日記升堂。傷時有似少陵杜。上疏豈惟臨武光。深忌河豚怨鱸柱。沈思橄欖過糖霜。詞情裁豈俱超卓。促召龍圖獻卓囊。

木樨花一首

何處開國。珍木秀巖谷。高標蕙蘭枝。妙輯沈麝醑。葉葉秋聲中。窸窣蚤英款。介特有如松。繁華豈斷菊。物野襲軒墀。薰沾滿衣服。情人擗纖指。拾藥動盈掬。靈蕪見離騷。蒼蒼入譜錄。并裳未可更。鮑肆或爭逐。亂插琉璃瓶。於斯殊不俗。

寒夜

鐵檠知漏永。燭燭照蠟蟬。三策遺當世。一封陳厥諫。甫田須疾耒。巨浸想乘桴。應粹誠乖用。何名道不經。

觀兵

錯捐金帶予與益。李典張遼安在哉。濟瀆我應知大畧。摧鋒人自得高才。伍符勤選加搜練。戎閫徐圖妙鑿裁。引領山西十萬騎。中原失御實堪哀。余遊陝西。聞九路。騎士。尚過此數。

次韻洪公瑞華臨翠亭四畫

退筆殘煤作冢池。庶幾極力更前追。尋源巴峽瀟瀟派。得肯柯山鐵樹枝。京口風雲隨叱咤。渭川霆電掃端歌。刻舟事往何嗟及。拙目高心付點癡。

次韻洪公三月晦見寄

慘挾東君屬此篇。朱明履運返何鄉。結成碩果鷓鴣語。吹盡落花桑柘香。梅雨聞君醉山閣。麥風招我步滌梁。惜春歲月那相貸。腸斷連山草樹長。

東山一首

戲憐田官委吏僧。山於吾屬倍青蔥。是言輿輪蒙籠裏。山半振衣巖岡埃。篋水布畦春澤匝。吟風夾路歲

寒來。架巖剝木泉悲響。鐘洞白雲花爛開。灰冷虛堂數白髭。餐清一飯睡青苔。欲求出世三空義。一吐珠狂道眼哉。

程帥新作止戈堂索詩謹賦三首

建州張隸敢滔天。亂領妖腰伏乃愆。猷猷牙門森戟蕙。解嚴後廡戢戈鋌。勞歸宜潤奇材客。勅賜番昌饋米船。勸課蠶桑陳俎豆。頑愚後悟悔從前。  
 郡士萬家吁盜守。日行三百檄書馳。蠻刀短楯相相擗。草甫毛錐亦可支。三道來攻吾設敵。千艘利涉爾焉知。三州十萬歸農畝。蕞城無窮歌頌詩。  
 楚王禁暴漸京觀。漢世殘民關微過。伐叛從來非得已。修文自古屬高賢。禽魚草木無堪惠。鄉校康莊議論妍。盡悴使君朝聽美。不然海國豈安全。

連雨偶成二首

樞機生菌地生衣。釜餽有魚盤有薇。適俗嘗從取效後。累人口腹得離崎。行看海霧江雲盡。卻放風塵月觀輝。接從圖書絕欣慨。一巾一鉢款山扉。  
 愚翁寄甫骨應寒。宇宙因誰危與安。治道均知斯缺矣。中興竊擬漢安難。文章一伎真何益。得失他年極易觀。私喜崔暉薄班固。經賢朱博毀師丹。

雕木工

蘇不見。隱山高崖斯相結。樵木刻華真並失。又不見深之袖手安國碑。帝悟百牛撤倒石。秦唐二子皆有聲。何必令人不逾昔。拙工礪器雕不已。印版傳書差可貴。方跌圓首効碑影。穿鑿粘總結。風山之水生瓊玖。新磨光澤堅而黝。文章光顯照千古。玉牒萬金吁可割。刊刻四海多名手。何必區區鑿腐朽。

送朱喬年被舉監石井鎮

石井鎮初屬一島。管城子健幹千鈞。已然自足雄吾黨。其進祇應軼古人。衣被并裳殊俗慣。解指頓佩猶商訓。萬鍾他日扶危手。五斗怡怡為奉親。

奉和秘監洪丈迎諫議徐公建除之什并次元韻

建極翊皇興。遂成懷教主。除書肆時夏。提綱衆日舉。滿朝想風采。愛及巾墊雨。平平戒自守。落落進攻取。定傾繁其人。防秋今尚著。執輿向嚶嶺。梅風闔海浦。破的出新詩。江山綠梅嶺。危機見未萌。剛鯁殊不吐。成憲萬方瞻。作者七人數。收召無遺賢。商山非為呂。開悟堯舜心。元宗誠刻苦。閉門除厥垢。教與驅地許。

古勸學行

昔歲原伯魯。前日棘子成。所謂悉常事。野哉亦苟生。豈知負孔聖。義理如何行。善飯斯為福。食肉其堪育。六籍漫不省。千載誰辨明。秦時書文維法吏。趙高趨趨証當世。小夫無知信可恥。大官不學且鄙。深思博問如其智。精義入神以致治。從來廟廟須奇策。乃用弓戈為快意。孔明澤中梁父吟。著表行師肯情人。呂蒙孜孜獲往事。知新益解圖當今。橫槊胡為忘試藝。不文不武依何道。嗟予貧賤年將老。學古憂時滿







羣才奔正始。辨論執操卿。諸老力推。新文有定評。龍旗叔孫氏。金筆左邱明。杖杜管嘯點。椒蘭足陷傾。窮途乘燕侶。陋屋掛冠纓。彭炳流千載。嗟咨翼兩楹。桑粉墮兵火。簡札落寰瀛。態度盡遺蔚。瑰奇珠玉生。淵停真可挹。川駛不留行。機杼班揚。筮竿陶謝并。風騷齊穆若。郊島埒低平。百未芳蜂採。千歧理刃迎。斧斤皆開束。鑿枘自天成。大論尤宏博。短章工冽清。精微演孔佛。剛毅獎周京。糲食何曾歷。高標不朽名。斐然恣小子。欽詠有餘聲。

國士一首

五陵少年銅乳臭。吾道何甘作牛後。曲合汗世。鄉原徒俗學。豐粉蕪秀。文士規模正始開。風流可喜未曾有。志士機敏常濟務。幹旋金殺捷趨走。取亂尤須見兵勢。料敵先應決攻守。至言碩畫安危機。卻顧前思能審究。服戎角力乃兵耳。入轡造膝直親寇。人心天意歸有道。務稽訓學臻富壽。自古迂儒無益算。蓋世奇才實天授。誰能刻版出公言。明年定取單于首。

聞舊曲一首

短舞長編按性情。狗翻研鼓醉承平。六么花下西湖集。三疊雲疑玉塞聲。治世之音豈淪謝。淫哇已極返和清。關雎正雅終知律。前聖嘗云後後生。

中船二絕

欲瀾秋水製睡人。愁絕春山傲玉真。擊了蒹葭菹菹。送鉤非復近前噴。

題兩黃仙人鍊丹山頂一絕

絲毫觸石千山澤。除吻傳聲萬壑雷。信有蘇書標洞府。不應俗駕半途迴。

平津一首

布衣海上看羣家。金門晚躋作三吏。漢主功名氣薄雲。柄用儒術親且貴。曉通當世博前聞。自得春秋有餘地。臣節儉約君道廣。恒赫顯印仍布被。蒼海西南能遠征。恐乘朔方遠詔旨。發策不如朱長史。庭論依違何委靡。諫誅邪解沮下式。山東鄙人殊不鄙。流輩紛紛稱職難。黃髮既經保終始。

皇甫一首

吏部初學除陳言。學成理達無可刪。腐朽點化皆不凡。有如黃河出崑崙。魚龍萬怪隨奔奔。志氣剛偉充乾坤。灌漑所短誇雄渾。寫什性情禮義根。亦曰餘事期知文。弟子皇甫同光處。師說豈不明淵源。首推燕許潤王綸。明堂郊廟殿且尊。嗚呼古人弗妄云。研鑽百家窮典墳。兩賢慕祖承華勳。演敷奇致開妙門。豈離四海蘇顏昏。

中堂一首

更生傾側四斥已。精誠所祈格天地。著明深切安危機。同道蕭周數人耳。不容何病見君子。節義政應強國勢。侍卿權尹豈皆無。忠正得朋傍冒棍。可憐孤直撥又寡。惡惡如風力排詆。漢王聽納知其忠。左右側

目爭權。親親公族人莫比。按據春秋。髮髮異。蕭張殺死正人空。挫姦救危事畏忌。勤請請抑外家權。社稷安榮長久許。二十餘年列大夫。痛切皇輿難坐視。當時不謂秦無人。異世知音誠歎企。亂生禍重英傑資。無競維人當樹。綠侯博陸在巖廊。高武不復髮劉氏。胡為一資障江河。諫鼓屢鳴那得濟。

甲寅歲暮一首

冬燠陽淫過上春。飛雲爽傲浩無垠。凌霄虛擲平窪凸。破塊抽萌蝕腐陳。皎潔肌容宜夜觀。培堆孽孽詰朝新。勻勻帝澤蒸民粒。止止人寰世界塵。野渡舟沉堆豈羽。空家室室散瑤珉。袁生高臥誠清尚。豈可安心奈苦辛。

程待制 父求挽詞

從班有子薛陵。三貴相承德齒官。政理庭闈始濟美。臨涼枕席問平安。箕裘桑梓人欽羨。蕭蕭肯肯養色難。千乘送車傾井邑。劍留傳寶涕洟瀾。太古衣冠綺季風。履眉鶴骨如霜松。一杆瓜葛為嬉笑。奕葉芝蘭其陸雍。珍具乞言端有屬。指神歌詠。惟鍾歸全五福殊無憾。蜜印行將一品封。

題僧寮白瑞菊一首

芳蕤何藉。尤物真旖旎。五葉映雕欄。三匝駢粉蕊。妍分春月魄。香徹肌骨髓。壁觀豈成魔。鶴林神作祟。豈特梅可簪。殊勝勝多忌。野蘭與戎葵。猶堪解其。 韓簿之常山送行一首

蒼華車飛亦將疑。素琴不擬貴高張。句稽俛首親朱墨。甘旨役心謀稻梁。吏幹能稱伯仲。朝端近例黃周行。題名增廟經坊市。俯囑煙雲越澗岡。相勉三餘著擬。助我九晚待芬芳。焚香驅驥初從。強勁兼霞。要飽霜。縣小官閑無甚責。秩卑俸薄又何傷。公田私畝工夫。徧世閱前修在激昂。

袖史

延陵泉壤決歸歎。習氣過憂。何怪倚門嗟。近來合樂。羅休。過關自欲開雞唱。居肆何須較馬。乖合偶然非汝力。迷途先覺解羣拘。

著書

著書前古老虞卿。何必窮愁學乃成。說說精心是家訓。修辭肆筆體人情。少年疎讀文章。老去沖融道術。鳴。流略從今皆指掌。粗令我世不啻盲。

大塢山寺

幽谷窈窕深。映影杉松嘉。盤鉢半喬木。燒香亂煙霞。穹林擢峭壁。捲葉迴環遮。四合山復山。泉韻音響。清致滿樓閣。道人心勝他。寒圃柿栗秋。晴曉秀枇杷。倦飛暫投迹。脫兔無復置。茹藥隨空。解劍與筭。餘生愧語。偷。逆旅即住家。戰鼓震淮甸。雄師奮爪牙。儒士繆揣摩。戎帽政紛拏。才智為人謀。何事邱中麻。冥鴻跨海岱。逝水悲榮華。曠哉游方外。心迹同幽遐。



其二  
 雲際滄波入下田。田腔級級逗平泉。羊腸縈繞囊裳過。蝸殼險巖插槿蓮。荷篠何人行款息。饋漿與客更留連。好霞翠霧皆招隱。一抹殘陽衆木巔。

和卷中韓子蒼梅花三首

先開媚晴吳。孤豔斷魂時。遠樹沈煙度。凌寒極量披。參橫明月觀。雪細影娥池。結實冥冥雨。君看雀啣枝。

其二

凍橋雖臘甚。含英山意催。斲冰衝曉色。綻綠透春迴。健步故人信。流芳好事盃。不論山水僻。往往拾香來。

其三

國香傾國色。天質殆天憐。含笑冰崖側。無言石澗邊。湘娥愁暮倚。孫令腹中筵。卜夜多松炬。玉容殊更妍。  
杜子美。通眉。索共梅花笑。

留別趙大年并姪十七秀才

晉公資佐選。英毅冠朝端。三日拂冠劍。一時增羽翰。世家存器質。國論佇圖難。從此拋經卷。青氈拜近官。

其二

君年有餘富。我老漸來侵。莽蒼巖巖野。時停鸞鶴音。裴萊乘孤嶺。筍路向山林。商略古人意。孜孜不想深。

瑞香一首呈韓子平

未拆蟬紅淺紫。差差衆葉翠翹然。誤稱蘭豔風流冠。且縱桃夭萬一憐。列檻閉帷增峭烈。訴盃開筆負嬋娟。司花處子春風面。醜態奇香想象堪。

金華邵氏。面山臨溪而居。又架水爲亭。雲林邱壑之聲趣。乃兼得之。邵氏求其名。予誦東坡江郊詩名之曰荷絢。題一絕。

大暑憶靈隱寺冷泉一首

我念熱客辭。懷哉冷泉游。此水暨此山。清便物殊尤。澄淨快一生。品飲每兩眸。青瑤碧玻璃。三頃方能伴。深穿戲劇開。大川漫悠悠。澆淪隘隘。千仞險何求。面堂凌几筵。汎滌屬扁舟。冷泠析醒帶。一一數鐵鉤。當階掬珠璧。欲枕拖綸鉤。雷霆落閣喧。雪霜浮瀾流。京江謝潔滑。茗賢雄偏州。月夕了無滓。若天常似秋。拜塵付一哈。泥泥亦包羞。願浴岐山鳳。勿飲荊州牛。

苦熱二首

示病劉松殊不飲。燥燔汗眩兀如癡。塵囂掘堞東山扇。汨濁漉漉板度陂。苦汁粟漿過渴步。大門高屋憚炎曦。生靈備備苗同稿。救渴哀祈風雨吹。

越吟吳詠兩參商。我那皋原債水鄉。赤地千倉待香蕪。炎燄九夏劇晴陽。雲霓不族訟風伯。雷電暫勞驅畢方。獨臥嗒咨龍伯媿。夢乘天閣灑淋漓。

雙溪集卷第三

古律

幽棲三首

去去追滄浪。悠悠平涓莘。荒涼羅雀處。窟窟吐牛頻。鴟豕逢希闕。萍蓬適醜醇。自謀蟻蟻穴。何以拯斯人。

其二

豹霧谷容晦。虎風林響寒。通宵喧澗澗。出日照嵐嵐。揜卷妨作樂。指筇詠考槃。王孫有窟宅。吾道尙艱難。

其三

三芝羽人佇。五誠壤衣脩。農圃日用事。芻蕘無幾求。林邱謫真趣。城闕能芟裘。揮斥塵勞客。平生爲道謀。

臘雪一首

吞屋穆空峰越犬。如椽懸乳戰吳僧。昂然一色紛無際。飄警羣花散却疑。人迹禽飛遺屏絕。竹端松頂重何勝。將軍逐廟弓刀溼。坐觀書生能不能。

晴日縱步二首

窮臘未乘風景和。久游誠是我陵阿。牧童笛遠雞兒散。獵戶弓鳴鹿鹿多。季雅淡澹疑蜜釀。木奴小小似金槎。起漉十裂吳葵臘。止酒陶詩但獨哦。  
久病不飲。及罷酒賦。



題徐師川詩卷一首

學究村村自謂賢。西京涇渭派淪漣。古人聖處工研貫。新義阿時方洗滌。炳閣多開包宇宙。闕參餘韻出

不雨一絕

雲將破車來禦敵。雨師箭鏃插于房。西成一顆望千滴。跋扈朱明未可量。

校讎古史二首

炎穢分紀到先秦。散脫前開待發明。處士妄談紛戰國。專門阿黨蔽西京。塵沙滌蕩川歸海。故實符同史

次韻范才元中秋夜

常娥借婺女。萬里玉京會。雲霧闕未終。莫道愁對。真人一瞥歎。開閣隨晝晦。寒波揚廣廷。清光一年最

晚秋偶成

生涯一笑橫梧葉。下寒波收潦清。金銀露香花近信。乳乳雲撥酒新萌。岷人罷賦家四壁。洛客爛吟茶

僑居

買債賃宅愈汪疎。頑士肯能講舊廬。典學前聞質鄰子。天人定勝取申胥。未應孤負蠶中筆。粗爾消磨架

次韻伯父茶花

鳥味傾籃雨春霽。瓊芳入眼霧冬昏。一枝膚雪盞中暖。靜几低窗養晏溫。

北樹

坐清牀刃肘生肌。寓目危亭汗漫期。卷萬煙嵐客愁絕。高明芙蓉屋云誰。治城塵肆吁吾有。近市塵鷄

陳翁妻何氏說詞

馴和乃宗鼓。攻苦更家豐。不失燕窩職。無非士女風。南陔泣笄冠。中饋歎光鴻。夜績燈誰續。承承錫祚隆。

潘舍人求父朝議說詞

紫微內史世常揚。鶴髮尊榮侍膝旁。桂籍連枝皆挺特。蘭陔六蕝說芬芳。雲霄門閤公侯拜。漢斧淵源典

冊光水擊三千由積厚。天資九十恃康強。背衿縞素行師服。晚鐘誦吟廣柳箱。大啓新阡高冢舍。義方不

寄呂德元時為符府屬二絕

稍背江南萬側箱。多賸符檄喻亡齊。寬然折箠可入汗。已見嫖姚擗日輝。

靈巖寺偈松一首

直哉十尋幹。亭亭無附枝。紆哉獨縱肆。蟠據何離奇。垂髯偃千霜。蛟臂犀兕皮。孫剛為謙屈。至高而聽卑。

送韓少汲泮鄉尉

大門人望舊旌旄。嶺表瀛頭鑿鑿刀。中饋從誰合紅燈。郵亭自說聚征袍。青衫九品非君慳。黃卷連車

讀范龍圖五丈奏議三絕

撫編屢歎才讓道。蓋葦升堂拜若人。爽爽聽言皆破的。龍地盤屈負經輪。

題南園一首

妖嬈十五餘。清春破瓜初。婉膩如如玉。凌風柔雲裾。發燕妒聲實。竊心自有夫。取憐逆萬目。白地腸應無。

送都尉八舍弟桂林買馬一首

夷德貪婪漢財賄。莫惜金多能使鬼。噴玉難拘伏波式。上駟超搖獻天子。子今叱馭湖南裔。桂嶺下下復

望道一首

少年相向依阿語。老丈週看不住心。望道尊師豈肯進。愛時論事敢浮沈。休儒飽死強方朔。懸罄飢貧類

疎懶一首

妨人作樂屏書籤。開筆無情復強拈。執御祇應羅規範。鍍金不假別鋪鈴。花開咄咄人清苦。鳥弄聲聲夢



黑甜出世世間皆有道。精願補最難兼。

臨雙溪一首

汪汪西步桃花候。去去南州香狗寒。日煖汀沙牧人夢。春嬉鳧鷖野夫芹。綠郭左右交流澗。彼岸煙昏濕梓粉。頷首悠然辨真趣。盲心比况有奇聞。

憶京雒木芍藥三絕

熟美酣馨進佳瑞。華穠紅碧化神工。根株縱自韓郎染。葩蕊人閒一洗空。沈香亭北壓闌干。眩耀炎煌障帳寬。不薄官梅伴飛散。只饒幽蕙楚騷寒。唐陵凍水攜參佐。媚紫嬌黃左與桃。何物山丹街流俗。維生懷恨慳蓬飄。

賺起一首

身將抱來心書客。相帥只今楚已秋。潯念生緣寧故我。濟時及物勉前修。物區行世終剛介。重惜尤人返自求。塞馬未嘗於得恁。湘波不在較羣猴。

送才元長樂伴

東省西臺除吏目。軼才勿謂得途除。孰云相貳徒勞職。政恐東南弗復加。常袞頰宜禮魁秀。仲翔好事走幽遐。口占十吏傳州檄。指畫千條靖海涯。榕木復街飛早蓋。荔園供餉赫疑波。政平訟簡清如水。能賦登高最似鴉。琳彼夷音姑洛詠。歸來越蕩換吳娃。攜衣岑范欽高致。談舌瀾翻潑買茶。

秋夜聽雨一首

蕭瑟聞聲空階滴。復值幽人對榻時。旨趣逍遙稱漫更。鋒銜扞格愧神維。願摛謝萬令閑處。實藉陳平屣出奇。心境臥輪非別伎。少年狡狴赴無爲。

廬居一首

廣輪函丈中唐壁。安得青松柏篠相。蘭菊英荷聊代價。烏鳥鴉鴨相相語。中田他日規蟬舍。諸嶽白雲蒸翠嵐。耕殖自營天韻佚。世芬妨道豈宜耽。

簡江國韓尉謝珍惠二絕

江國縣登登俎味。藕缸清酌穆樽醴。坐憑塵榻追時好。嗟汝頭顱不自知。療羞登錯儲庖海。熊掌大嚼牛尾狸。飲羊勝與蛇豕。芳辛咀噍半酣宜。

李監廟求拙軒一首

鐙巧累瓠。几席面春。林鳩純真趣。衣巾質古風。寧非迂叟合。豈與漫郎同。不巧姑云爾。何妨詩更工。

送趙憲御史赴江西三絕

嶮嶮日煖嵐嶺晚。章貢桃花春漲深。避傳封人候驄馬。道旁武吏各隄憂。買生筭著五十八。元歎風規自伯嗜。貧吏革心寬貶坐。頑賍未相不推埋。冷坐從嘲餅并眉。俗流淺拙更忘道。道鳴庶矣多聞力。建武官僚舊漢儀。

寒食後出郊一首

澹澹東風酒一卮。笙簧難踴傲春暉。綠波泛瀾心微蕩。蓬苑提攜手未揮。蠶屨莎長桑治步。狗雛花亞胃薰衣。桃溪飛彈遊童過。竹塢開茶道士歸。

龍翔真歇和尚求詩贈一首

象骨巖居閩府教。江海兩封黃紙召。孤雲自南仍更東。阻覲堯夔友廊廟。講通明論毗盧經。一佛出世祇爲人。疑師白傳有真契。鑿齒彌天必相值。河漢滔滔渺涯淡。三反九折時游戲。登歷躋室累千輩。銅雷激電非思議。毫忽微差失大千。同蓋鴛鴦與蝶蟻。菩提一切皆具足。刮膜分光誠豈弟。體味龍宮七佛書。虛老面目云何是。餘生流浪無明窟。迴首塵中非自己。季成鬼眼必見窺。和璞妙算應不道。大士知言善呵蔽。朝聞夕報甘如飴。疑結一祛病當愈。誠路還家要有時。金華士女涕泗流。胡爲決往龍翔游。是開羅住亦非住。奔軼常行祖師處。

送富樞知三衢三首

琳館屢書帶草。聖封薦捧紫芝泥。寅車暫此紆台紱。黃閣依前執命珪。表按山川袴襪內。勸農雲水插秧時。論毗盧是惟公處。令順民心不日卑。

代天襟量服英。龍王舟出海潮。輕重裴公陳梗切。安危汲孺絕塵招。吟屐訪古羊腸石。弈局行春柯爛樵。謝傅不應邱壑尙。絕塵機管冠常朝。

山林引避一無求。道返巖扉自自由。聖主尊賢載謫話。故家紀善付春秋。公誠願契朝中意。密勿謀先天下愛。臭味久令參籍混。斐然筆賦昨宰愁。

示兒子期

屬詞更聽三年後。爲善須無一念乖。孔里高高若岳岱。論思積習見巖崖。

送中書潘舍人省上二首

紫微難省待論書。少作英辭迥未奇。高浪駕天輪朗漢。紫霄即日奮長離。然明東里今同道。德裕封敖適此時。應笑迂儒時已甚。嗚呼鶴鶴繼蟬枝。

亟紆多難一羣心。惕勵咨嗟借惻深。漢制春溫勸教本。周家夙戒豈無箴。該淹伯始萬端理。煩悉姬公五詰尋。愈近清光綴經席。皇風如玉亦如金。

訪鹿田二首

隱士雲巖北山麓。將軍樹棘碧崖寒。烏健戶富黎千畝。蒼絳梯空擢萬竿。羣羣馬驟貪快睹。森森僧席飲奇觀。未應泉石減天竺。自古英靈招考聚。

夕陽紅暉穉生粉。曉露凝清葉脫蓬。樂歲人并虛齋飽。高城地隔馬牛風。禽聽天籟互鳴囀。林薄山屏競蔚蒼。採杞搗膏薪水暇。吾從鹿考與何窮。

武林春日二絕

武林春日二絕

雙溪集 卷三



越羅初御柳。深儲病相從。老見神酒。能應孟膠。燥吻春無。願藉一分心。何人聖聖共揮塵。有物娟娟散百花。不向箇中吟舊。久晴風日。照塵沙。

邵公濟求奉定山房十詩

下馬橋

泉下前光祿。二紀瞻馬首。停騎肅松楸。風節應不朽。

邵公泉

源深派河漢。登登尋常窄。嗜愛借甘滋。無涯君子澤。

夜勸堂

易經傳父子。前後弓帛。衣鉢堂室中。千古發潛秘。

松門

畫扇熟鹿守。良啓素鴉馴。延陵掛孤劍。吳月照鐵。眠。

采薇洞

以心爲形役。徇人失天真。巖薇與杞黃。求仁始得仁。

蕨山亭

蟻封于何險。隨難豈必噬。須彌一自了。亭中大然之。

懷伊亭

靈雄儼如故。王靈誠有知。歸疆帶江海。淥澗我清伊。

柳陌

朝川題作浪。武昌栽樹官。愛思如孔楮。茸髯攝奇觀。

桃溪

懷仙津步躡。凡聖隔兩塵。長統植園菓。老幼分甘珍。

竹路

側生昂九霄。蕭森谷量竊。路嵐翠欲瀉。塵外積阮趣。

避暑山寺二首

瓜瓠成時肆割烹。芝蓮相屬足逢迎。掃寬堂廡暑煩解。汲冷盆盞類澆清。畏景賢愚殊苦樂。涼颺偏濕不

塔名。倦禪腹許絲衣掛。秋朔逍遙竹几橫。

又

冷澈雞蘇水。疎涼蠅翼箱。山林等神襖。江浙劇枯焦。陰晴惘生聚。吁嗟訴次多。乾坤棋局劫。終局算虧饒。

六月不雨至七月中自寬一首

宿春僅有髮將竭。嘉穗連雲委曠曠。屋屋珍益求暫寓。桃笙葵扇殆難當。荷添幽藉看銘潤。藕脆萍馨飯

莽蒼龍火西頰已辰淡。何時得見雨浪浪。

千葉白芙蓉一首

嬌酣擬誰似。前甚莫爲憐。矧肯媚塵俗。誠能降佛仙。洗君凡眼肉。嗟汝淤泥賢。三六醜顏侶。豈肯從妬悍。

### 雙溪集卷第四

古律

儒居一首

忽忽五十化。已往固莫及。祠官閭中隱。款歲尸糝粒。毀方非瓦合。知白無伊。世悅鄙駱駝。我賢揚執戟。浮雲倘來寄。最貴非儲術。塵緣且復佳。只爾殊易耕。古人學易年。所愛豈兒戲。

歲晏即事

體露白雪春雲子。盤摘黃金割蜜房。組織翻騰不停杆。芳甘醴醴饋先漿。西成僅有儲困窘。中土穰歸真枕康。救賜宗盟旌德利。區陽珍木蔚葱蒼。

連雨作寒二首

三盃卯醴雨輕寒。鼓腹朱儒恃縣官。樵指汲肩親課督。僧籤禪榻謝雕鑽。龕燈危燭挑停久。編秩離黃點黠乾。未許漢陰修渾沌。周詩三百近研覈。

未應牢杜敬通關。寄傲足怡元亮顏。冗疑凡庸何異目。魚鮓潦倒幸投閑。平生那識買三倍。晚節猶窺道

一斑。調變裁成真大治。茂弘先進實非孱。

擇鄰一首



天然駢駢千金子。恨彼儉民亦有徒。蹴踏惟應怯龍象。灌輸何足計耕孟。神雖曾見汝穎士。道韻也欣山澤淵。栗尾著書趨聖處。老勤端恐負師模。

才難一首

建安謀首先文若。武德機神重伯夷。此士不妨門第美。于今景仰太山高。卓哉二賢強百萬。何較九牛於一毛。異代愛才尊尚意。紛紛委腐見兒曹。

何武翼挽詞

橫槊披神佩。追隨并統軍。周旋固微最。首肯願書聞。幹權承心計。汗邪積力耘。門庭必高大。訓子擴儒文。

簡常次立一首

文章塵世懶詳論。吏術餘編味舊聞。鈍爐康莊。較軼步。精強省寺稱公孫。吞吁國計神資略。嗟暗戎容壯。汗齋。咄咄書疑公事簡。蟬鳴官柳夢餘魂。

朱亭伯改轉見過一首

三就可憐繁馬頭。一鳴須信絕雞羣。熱維才峻殊旌別。籍甚名聲奈耳聞。浩渺池庭遊鴻鶴。巖軒館殿擢蘭芸。相容歷稔逃詩債。太白惟當浮勸君。

守局一首

悠悠疎速皮冠守。朝守于何真漫郎。不計少多免漢汎。豈懷吞啄鶴軒昂。執輿投刺初嫌鬧。視聽言歸久。陷常。飲酒讀書私務爾。渙然意喻俾言忘。

觀園黎庵高樹梅花盛發

羅襪花城飛。時昔井眉黛。危絳攬邱壑。撒蕩弄弄。感勸蕩芳壘。浪莽縱疎森。退映晴空靄。乘凌陰殿任。狂倚松栢蝶。尤物富芳心。王孫真人取。鈴齋水部吟。煥燈助斜月。吹角伴橫琴。樹下幽神觀。瓊蕊政移襟。

退士一首

賢賢高哉古黔婁。獨辨真趣肩夷山。市朝慕誘吁誠求。求仁邱壑良遠謀。白雲抗志耕平時。炎天葛製冬。鹿裘。遊近孤豚笑。肥牛。擗刺廉魚脫金鈎。雄雞曳尾憚須羞。鶴鷗一枝綽餘麻。楚楚春騰翮。蜂蝶。下士閣。然媚俗流。嗚嗚此病云何瘳。淵源友尚前柯。檣。有暇從希。轉。形爲心役無深尤。貂蟬夸詫出兜鍪。騶馬高蓋登人憂。才殫力盡長不休。上士凌波宅巖幽。千嶺鶴書那轉頭。

祝舜俞少卿示囊歲登園陪游風什一編。不度榜疎。上座二首。

清沂等舞蹈前模。風詠先生于薦于。論述殊堪露門召。錦標已化兔園儒。嘉評公雅銜錄鐫。杖齒衰道抱。筆觚。草木既培栽。豈暇。忘登蘭桂富芳粵。

筮仕半生游汴京。溫清一畝風輕管。南陔該語給甘旨。北闕簪裾負屈聲。秦刻唐刊儲墨妙。齊衡魯廟擅。文名。建安正始源流遠。詳味風規臨玉清。

夏日欺二首

羣空冀北食場穡。盤踏崔嵬鷓鴣聲。泉石係心終眇邈。炎蒸燄體縱恢台。帶懷馮眼動呵咄。專氣怡神願。力陪。公館亦須延異士。珍包奇醢肆筵開。擬絲肆竅扇忘閑。轉撥肩頰走市園。淋隘隨編謹噤裏。掃除風月廣輪開。曷云時燠長無冷。却謂天高只。好還。傳辭詞源租超軼。擬如梅尉樂吳山。

休沐日

洗硯研絨復論文。金背瑤笈忌預章。搔頭冷枕道簪弁。滯垢涼牀潔脫巾。楊龜華門無量燠。夏畦揭父若。爲芸。鴻飛道陸搏寒廓。兔驚胡然劇淵芹。

觀實一首

窺見呂臣非奉己。可憐甘茂取宜陽。敢希激激蘇門歎。老去悠悠孔里狂。公利嗔乎入私帑。濫吹竊爾耗。官倉。鹿銘枕兒。怒孟警。九鼎何心斥彼販。



選年昇東榻。沈寢羨停儲。弔者九皋。嘆幽夫百歲居。魚軒川上逝。石翁墓前書。絕妙斯銘勒。寧惟雀墓如。

聞鄰娃酣睡一絕  
治瀉淹爛誰爾命。五陵妍駭可憐生。蘭室委巷嗟呀。信有秦聲非越聲。

秋興一首

進賢歸玉背雲侶。十二陽秋闕城府。飛鳴素裏何少多。根墜道旁誠李苦。肅然注仰靈浮圖。珍重誰家木居士。袖章陳列有倫欒。終更右移聊改步。貝多小品老耽伽。高屋帽簪持論古。丹青簡素寫真行。苦隱齋。願類草具。俸清不足賑貧交。雨潦涉旬魚鱉釜。時書微尾文昌益。月與傲爾槐棘府。昔賢浩歌金馬門。或亦簞瓢松菊主。空空自笑兩端竭。志願不應惟阿堵。初平兄弟誠眠所。山下逍遙返農畝。大道安知利與榮。唐彬何人高此舉。

賦楚蘭一首

楚鄧都梁奇韻佚。風流雲壑初何僻。棋帶條等玩九春。葩蕪尖萌碧逾尺。蕙帳東君溢麗光。露沾荷華煙染色。蕙動天芬透綺疏。英蕊綠點魔撥客。滋榮九畹不因入。無際幽深來響屐。三嗅香帷簪涉獵。滿把疑人安忍釋。映俎垂筵級委佩。斷苦徒檀芳盈室。燥虛黏膩俗塵芬。祛病析醒偏瀆。猶不採亦奚傷。雍容屈宋無倫匹。賞慨年芳次第菲。輕重情憐從結習。辛夷為塢薛蘿門。莎菴蒲蘆類非一。庭中絕出忘憂右。差等水仙誠莫逆。遙知最妙嶺頭梅。適口良藥似難及。更與邱明評國蕪。后皇媚之殊赫奕。

次韻陪諸公湖上春游

渠債背門道。治服遊滄海。一韻還難胸。聯袂歌頌酬。泰伯表京奧。李子居延州。湖山號佳觀。籃輿肆優游。看香炙亦熟。只有空罇發。娛賓不計費。拘士捐牙籌。詩以得首唱。有客如此不。擊豕并琴弄。松石巖瀟樂。境勝屬幽人。路遠俗氣却。洞穴鎖蒼苔。探奇或云莫。不聞古肥遁。靜極還思家。高情廢圭組。心迹何由遐。畸人告予言。黃庭老生涯。咸歿兩亡羊。初平隱金華。

次韻孫邦求少監游劉園一首

權使將軍勢不行。連雲鸞鳥島。油壘溢郭疆。固林樾半空。亮拱和。席帽揚鞭求看鶴。綺疏裏擬收。聞聲寶閣青海助名車。雅意未諧幽興并。

句龍君暇求所居垂陰亭岷堂二首

葱蒨敬亭非索寞。幾希陶宅遠扶疎。江山壯觀惟人助。祖禰高情步彼祖。雄筆仙才鶴勒見。屬車塵界默存書。紫荊雖掩漁竿掛。廷戟嗟嗟表舊廬。

岷陽英傑古賢鄉。侍史香爐今望郎。簡擢欲書丹鳳詔。夢魂動到碧雞坊。已應盛美標其美。不比畸人戀厥室。官牒隨江歸碧海。說書源派亦誠長。

眉州禪僧一首

吳蜀跨萬里。余老師非壯。勉哉令修行。手書勞四柱。性命吾基本。權請初不尚。道條寂寞中。咄咄祛礙障。

面目認誰歟。滿研敲盡量。云為遠元旨。比喻非實相。愛河澄不波。苦海永無浪。封執即黏綴。淪落嗟混漾。法流於河接。焦湖吁斷港。情塵欲忘世。疑網愈吾黨。凡心非道體。志帥疑不爽。盟誓與老君。一訣歸至當。逸乎盧老前。古初更遐想。燒香儂世極。凝絕堅願望。么眇蓮社遠。並接淵明放。保真未易了。伽語庶倚仗。

刺少年行

重仍印組矜。聯聯豐屋。簾井松栢。金細翠屏珠串箔。樓燭高聳玳瑁筵。燈紅麒麟沉水爐。鳳紋錦褥須彌。瑣窗犀犀案。街珍具。瑤瑛紅珀盤。金棊。兒郎鼻盧喝大采。婢名素玉花月煙。嬌世華腴詫榮舉。兩得仁富宜兼全。朔雲顏巷積深雪。研桂燒金凍折枝。毛錐不搖汗馬却。刻髓腐髓稱才賢。法家拂士屹山峙。傳然窮儒衝道邊。遙知莫不任運力。鐵管仰笑街九天。

永嘉周道人求詩一首

氣昇期汗漫。世法一點裏。啓鑰因師旨。咀芝從祖求。肆言諧律呂。不夢本精修。玉室金堂迴。飄飄竹杖游。調王季恭省幹  
治幹怪君呼。治八。話言明府取王丞。九皋未省山雌雉。三窟不逃秋角鷹。風露斛珠如許價。官居鼎鉞最難勝。執令手版投耕耒。苦甚如湯賦若冰。

示施又新同舍

華髮些些似不公。辰申龍鯢有何庸。力拋編織片時過。談話筵筵一笑烘。山剝汲豈茶可點。匠人龜斷事方蓬。麥秋梅潤霖淫劇。旅汎殊諸干越風。

節婦吟

君不見迢迢殊世絕。股足囊帷玉人。藕絲帖體沈香髮。清瘦纖柔尚九春。勒芳戢翠妍無偶。噴噴拳拳徐叩叩。深何嘗漢汗。飲令淑專貞絕難有。絲帶翠約積留果。林下閑情風前度。單粉拋擲幾星霜。項卑骨骨蓬茨伍。里鄰數戰訖又誇。僮翁詎堪眉斧加。想當然爾句踐。豈笑再顧傾夫差。雲霞搗搗振瓊瑤。荷藕薰轉婉清陽。此翁南郭坐忘趣。道眼不玷儲來班。

解罷京局一首

運水擔柴力分遺。挾持泥古小儒勞。浙湖吃起岷峨上。越嶺遙蟠江海滔。一葉鷗滿尋婆女。半生飄泛信魚初。曩時瓜步從容侶。好移裝奩待共驍。

甲子歲七夕與伯業伯行游龍井聽老出示次韻邊校理詩卷奉同雅趣一首借用嘖字

道隱祖風逸。訥齋重葺新。貌嶽下獻魅。神泓蠟鱗鱗。編郎隨教律。梵夾畫金銀。幾岸風靈帳。屢鉤崖峭紳。頌詩傳正眼。擊節富其人。漢沔曾淪焉。長康工寫神。思友在封植。春羅容抗塵。轉專誇多禩。茶瓜經幾巡。休休墨儒行。汲汲宰官身。欠伸白髮。翻倒明瓊因。雙褐嵐煙染。心脾草樹親。憐君深鍛鍊。公案褒老嘖。

秋夜雨涼一首

寸念微情浩莫城。此生殊闕住山庵。老慵釣港伴侯喜。道契滄江見陸參。調氣從前深造孟。名官蚤欲問



於那家書時煥何曾讀。整頓塵榻拂白碑。

次韻趙德載大監餞行之什

君不見舉毛召茂強周宗。亮天不朽言行功。開平欲向漢人望。道宗孝恭唐治戎。一時入相九才傑。白賀胸中五色吐。聖朝舉親加簡擢。封植教誘從元豐。蘇軾卓飛華岳華。鼓車暫屈翔麟驄。召還翰菊豈王國。三雍入對文清雄。昨者臨分勸造請。是時暑退火星中。公瑾之交似醇酎。吉甫之頌如清風。博山巖柱玉鏡席。翠壁雪乳金漆龍。小人自分悠悠者。裨謬謀野淵明窮。急觴高詠鼓英氣。飄然危冠髮上衝。端敏高明必貴達。果信頑鄙根中庸。

送陳夢得省闕一首

棘園春曉鏤南宮。文柄伊人掌握雄。巧射穿楊箭破的。克家長箭挾良弓。憶經負笈雲霞集。出手成盧月桂蒙。玉殿賜袍黃紙詔。布衣馳驚黑頭公。

疎懶一首

省寺周行占姓名。老耽緘發道幾成。生緣消屑同爾算。居處閒靜惟餅筮。求已洗心祛習氣。知非窮理勇移更。鴻生產士乖游好。道秩禪心語此情。

題善草字者一絕

靈龜包養爵秩加。與人捧腹只呀呀。踏搖妍狀當墟手。如許銀鈎殆可嘉。

元夕

瓊瑤萬寶通明殿。珠翠千層畫樓。匝地薰天月燈影。城山填郭蟻蜂稠。浚都平昔金盞時。雍幕尋常錦繡游。今歲山城索朋侶。屠門酒醜醉離愁。

春日郊外

蕙路桃蹊浩莽春。彤甍拱揖曜芳晨。衣如方士客閑劇。園號儀同勢絕倫。梓輦桂旂端解賦。枯澁篋瑣孰為鄰。畦畦莖芋英姿夢。物物蕃滋輔主人。

飲東窗一首

丈夫蘊挾胸懷奇。浩然儲蓄千虹蜺。但借婉孌習和雅。竊笑胡為餅井眉。奈何平世事差差。奇士矯率矜云爲。伏波不屑兒女嘔。馬革自詭排羌夷。叔子逢時經廟略。入則造膝出說辭。燕公異日集賢殿。筆削金泥玉檢儀。賈生前席觀宣室。立談痛哭幾幾時。敬通杜門老著述。言益千紙問設施。航餅黃冠遁邱壑。一日端委借龍變。恐生向友千載後。讀書探道無津涯。猖狂置章留黜座。腐廢潦倒付何裨。世承朝恩萬鈞重。省思此去酬毫釐。

送蘇念八郎下第西歸梁益

金閭亭下泊舟楫。木馬關西趙郡蘇。建業魚菟武昌水。延陵皋壤竊王都。吾揖軒軼登樓賦。汝器切磨清廟瑚。刷羽三餘鴻鶴舉。亨衢甲乙看先驅。

纒阿一首

不瑕彭澤願言中。都治委年慧則通。揭調郡齊賓孺子。纒阿荷葉駐芳蹤。

次韻李次仲赴巨山張舍人招贈之什

君無吟秋草。登飛而露澤。曼倩古豪英。美門深杖拭。五難背生路。九編探金碧。烏龍因師指。龜峯森郡戟。張羅候典影。過客粉如緇。子房河上翁。揮犀誦高席。噓呵瓊如瓜。肉眼殊未識。西母掬露醴。東王漿酌赤。至哉高尚公。著書不斬惜。紫珠曩許學。玉版援金筆。仙階三洗髓。短生幾兩屐。岩曉法身像。變博鳥紗帽。焚沃觀有遺。稽首悲涕泣。妙訣付神水。個誠如皎日。升降摩頂踵。抽添而損益。勞生息奔迫。頽齡飛鳥急。希求九陽聚。何憚一千夕。近期亦水中。先視元珠得。

冬日即事一首

蠟炬五萬酬鞭直。泮統百令真食封。蕭散不萌爭鬧趣。真醇繆觀養生儲。凝清研裏惹凡筆。磨激鑑中噴寒容。嗚早元冥借春令。孤裘羔酒貯嚴冬。

送孫丞法先池陽二首

樽枌里中契。年輩愧君先。德邁華腴育。才優素割然。牛刀恢勿操。馬首峻高遷。交薦諸侯鶚。藍田崔未賈。又

一薰樓趣。操執便他邦。書劍搖煙艇。鴻光醉綺窗。縣倅迎節蓋。齋醴綴羊腔。器宇青雲士。能名賦練江。李隱卿名谷。與海城劉翁同舟至。幽溪。卿大夫修生者館之。道侶贈李詩。有李郎涉世似虛舟。片帆來渡楚江秋之句。又毗陵家弟季文和此篇云。夢蝶豈知真是蝶。騎牛何必更尋牛。老夫亦慕道者。

次韻和之。記劉李事迹。劉本書生。工詩奇異。飄然塵外也。

白公枉識郭盧舟。劉李飛符祖劍姿。興發登中身混世。氣酣酒裏意橫秋。運調朱鳳啄白石。耕時金鏡擊枯牛。赤子返羣。指妙阿伽陀藥。肯言不。劉吐丹。千。百。示。人。

韓省幹子平。薦章應格。朋友漠然未知。忽改京秩。作七言近體一首賀之。

山雄澤畔。駭騰軒。孰有昂駒局短轡。造物至公殊弗置。窮交未喻枉焦煎。鳳批一諾騰天陟。馬頸三整朝日邊。虎鼠摩庭。隨乘策。趁曹常格勿從旃。

綿扇偶吟一首

琴堂樓前寫蘭亭。泮統娃宮筵榻成。皎潔中規捐月斧。清雄消喝並桃笙。玉室羅內乘鸞女。冰藍光中墨客卿。愛惜御冬充使節。辟寒撫勉煨屯營。

卜居道與一首

老嫗清吟口角餘。任真虛一性安恬。士農軌範一身任。孔老窮探兩者兼。登舍晦疑弗已。翺翔晚節應彌甜。平生綠業今何似。佇返神機倍從添。若箇生涯論屋殺。課催童子具醴醢。俊游稍謝出糞穎。道念常嗙隔日窟。擬古紙疎何柳竹。攝生精密必張鬆。鶴軒發興從譏晏。鳩塔乘時定合尖。士也。方。



卜居漫賦

肄習素未豐。摸索強刺裁。銖黍概聞見。諄吃奚述哉。三捷黜疎慵。滿潘散郎借。望道幾何高。人事寧免乖。眼中悠悠者。樵牧供談諧。披卷想前芬。飢餓無敵才。功名不復朽。榮觀竟煙埃。幽幽時人居。黃恥薦辭。所求一日富。不足語時儔。寄言繁華侶。莫嗤鈍如槌。

參雲亭納涼小集二首

設醴茲良遊。飲時四圍青。峭互嶺。從衣隨牒何曾卜。餌藥銜孟稍信醫。短舞不妨繁。齒齒談諧且勿負。玻璃老夫直。樽循吾範。無使斯民有以窺。以之用賦。購購迂疎彼一絲。息交絕學殆頑頭。時儔倘獲多謀助。少作曾希長者刪。談犬屏庭玩通編。檢駒牽局曠。尤羨那無上術。獨人瘼。畫戟臨江城負山。

後數朝復依前韻二首

下國官臣無懈時。矯然白首矚凝茲。鼠壤刺滅雷靈令。勉慮蕭條掃澤醫。塵袴移文謹鈴鏡。蕭齋絲管覆。玻璃樹闌松桂冥冥霧。亦豹文狸不許窺。惟患周流甚速。當官掣肘汗漸而。預慮飄兀夜能窺。取次耕犁手欲刪。月窟日微連駟置。燕南越北洗。情襟一塵清。伏陶元亮。萬斛閑愁瘦子山。

仲秋較試淨惠精舍會者六人約重九事畢復贈湯、梁、方、以詩堅約。次韻酬之。

稷下銖銖鑿擇分。品評一目百知聞。初於月殿揮毫賦。直到龍山吹帽文。邀勸公榮狎嵇阮。薰塗婦媿侍。淵雲。庶幾珠貫織羅襪。醉酒銀篋不怕醺。

試閱即事三絕

鼓士揚桴警五更。露清寒冷旋吹生。深衣鄉產都君子。摩厲三秋街此行。近歲題門不讀書。右文搜拔廣該儲。立言不朽非吾任。貪叩元門隱者虛。一坐據梧林刃消。五星說編燭秋宵。掃廳禁近延僧搗。孰謂詩書避賦後。

事畢湯、梁、方、三君再用前韻復酬一首。

妙吸龍圖齋少分。寶函琴律新多聞。泥封謄識遵程度。棘刺圍藩按墨文。按菊駭人寧避雨。登樓朝查氣。摩雲。闔室錦瑟笙簧鬧。嬉笑嚶嚶共借暉。

雙溪集卷第五

古律

觀胡文恭樞密全集偶成一首

鑿鉉正始音。嚴密萃英者。上仁體勳華。四方致雍熙。文賦鳴升平。十稜口北扉。心口爛錦繡。欽嗚皆珠玑。翰涵白圭玷。口口清風詞。與寄擴無窮。標望擅一時。歲六口嘉祐。宥府口龍慶。豈應獻納際。造次差毫釐。百口賢佞評。卓絕公是非。獨無許郭術。人實不易欺。東阿昭明借。貝錦尤疎紕。猶子後來傑。元祐參丞疑。蟬聯襲粹。孫扶聲華飛。婦韓外曾裔。稚子甥曰彌。道編曷勝歎。綴緝臨彙裂。定評揚謝公。遺芳六一碑。送李舉之武博學宏詞

稷下機機纂奏。簞屨通木屨。炳彪然。盛朝者。望門庭。懿。哲匠宗師典。據全。掉鞅春闈買餘勇。賞音盟主詫。稱妍。峻登名第高。酬擢。臺閣容儀繼武傳。

擬古

六州齋榻解分。誰以延平最解歌。蒲阪崔姝金縷少。闔閭吳館冶容多。頻煩畫戟疑鄉。疑。輟選覺篋插。卓羅。勿俾台山洞天侶。妙無劉阮醉顏酡。

陪侍知府待制丈巾山高設。竊聞是日廣和去春林。伴紅樓風什。奉繼一首。







蕭川溪野街煙林。棟閣樓殿亭育道。二月峭寒輕抑勒。崇朝和氣畢昭蘇。紺青六幕無纖翳。綠縷多時

詩蘭一首

湘壘朝佩南邦。天女襟期絕世蕪。蘇植便應彌九晚。孰知芥蘗與磨糖。

炎夏即事一首

五詠八吟鑽古奧。四登六逸共周旋。隱囊熱轍揮茶局。輕筵珍筵蔭探椽。習氣吟談談在昔。知音推激互

娛老一首

多聞內殖每瞻烏。枉把春秋問蠅蝓。俗瑣未拋聊爾爾。古心內斃亦區區。繁匏於越填田薄。健履銅梁僕

廬居一首

天碧綉幃障鐵牛。廬居煩促遠林邱。赫炎熾景烘煨爐。俄望金龜玉露秋。

雷陽一首

離根金色小正時。酷熱風高與節期。耿耿迷燈聞夜語。忽忽刈種飲晨炊。閨娃犀鬚香盈把。朝士茱萸均

山行入寺一首

一杖盤世豪雄健天下。感秋應待羽翮治。執輿入壑巖嵒幾。陟險山農笑。卻時。腰齒未嘗先宿老。靈飛久已見靈樞。磴屨百步猶流汗。觀閣三休豈

近市一首

摩肩躡足呼屠販。接任駢頭盆阻骨。巷隘姑名爲小隱。實佳不必有珍肴。龍鍾游宦如投末。瑣屑僑民一

調飲一首

珠峯醇碧郁春情。嬌首梅林醉自陶。橫槩未應隨李廣。圖詞亦足擬王褒。俯從觴詠山陰賤。遙說笙簧錦

春晴一首

高槐馮餅排朝鏡。嘉菊香馥逐夏風。餉早趁墟機聖計。澆春量腹聖賢并。無由屠唱相親就。豈泥奇章修

往日

往日承平孰爲我。誠能俾父固當諸。豈云小辨能通幹。際遇長才力治該。大塊慘舒隨命項。元明迷喻唯

稽山漫作一首

三豎伏豫年其有一。醉陶然日不貧。發議詎堪登。麗仕。費實備爲遠嘉賓。屢空獨信匪囊藥。稍效越吟追

誘學徒一首

管開立觀且湛研。討索思誠義理穿。剖析精經宗匠手。絕羣兼拍腐儒肩。鷓鴣啼鼠竊門蔽。博覽忘羊失

編聯偶作

耽飲神奇思研理。幽崎嶇由考做。勉勵以鉅。明耀靈類。醇精酒屢酬。編聯存隻字。解悟失全牛。曷可裨宏議。于何答彼誦。遂辭宜獨說。典學善宜獻。渾渾窺姚姒。專專切且邱。時王資粉澤。大匠不雕鏤。慙憫元元意。彌給色色優。雅馴鑄部固。切實忌飄浮。自古英莖肆。于今都市謳。近誰臻盡奧。遠孰擅風流。查鬱窮居氣。荒唐失友愁。沈酣及醜。浸漬復優柔。斐綺資吟。蕪穉寡吟。不爲傷手。無取強顏羞。管氏撰戎索。元龍高臥樓。激昂老德。奮劍刊悠悠。

舊游一絕

慨恨秦關舊僑侶。絳袍黼黻大鐘。南來放馬邊舟楫。鱸膾西風說本鄉。

曠邑周幹辨挽詩

巖然衷寒。挾操亦人難。唱第之庭瑞。背城遺寇殘。傾軛副王命。嚼羶入貨官。遺事鄉評著。嘉言邑里寬。

酸醜一首

梅蘭蘭氣芍藥清。柗檀整律萃天馨。試開秦趙當年目。何藉珠簾翡翠屏。

題劉紫微貢父公是集一首

惆悵樂城舊朋執。何殊闕里孔顏徒。達生自信誠知命。晚節遭逢德不孤。貫悉該明漢中壘。雍容通雅蜀

仲秋苦熱平格一首

老大薪蒸鼎竈然。柔金低伏聽燔煎。虛窗疊疊橫三。冷枕清風直萬錢。俛仰生涯恃林井。包纏冠絨晒

晚秋一首

疊開夏歷標花候。竟爾陶巾灑酒后。做擬塵編談世。何人才刃趁時機。

潘令度求厥弟令表挽章一首



婉孌標儀賦了聰。優爲郎位奉車。遺奇處士未王命。好事儒流昵德風。烟樓烏衣門闕峻。款游騎省志懷同。克家致孝鍾全美。鳳羽飛翔重待封。

藥楮吟一絕

玉札丹砂寶易知。蟻娘蘇合粗難齊。國醫本草加繁悉。異域深來獻獻犀。

雲齋即事一首

熾炭雪窗虛簡編。慵僂裘被藉蕭蕭。卯辰呵筆冰膠視。乙夜橫琴凍折絃。郁郁烹鮮具蕩夏。浮浮炊餼忍饑延。驚薪清露應丁祖。鼎俎逾時不解膾。

元夕偶成

甲唱塗瀝鏡吹轟。軟塵染苑記前生。寶珠穿纓嬉游肆。蓮藥然犀不夜城。透燈燈繁人畫繡。隔羅光醞酒瀟瀟。春娃環舞雲階隘。邦媛鮮粧月地行。

送芍藥者一首

披猖二十四風花。淑美豐融殿百華。界付碧簪研粉麝。薰裁溫覆疊鮮葩。無言似笑時魔惱。比語伴嬌女。豔加壯歲逐春心欲謝。酥煎蘭閣遠泥沙。

古語

枿槎匪意稱居士。饋糞誰家號智囊。青雲莫訝。離遙炎熱利深藏。

寓言一絕

輜眇豈任勝婦職。春暎桃蓓未敷蓮。月娥宮額噫神謫。旃麗仙胎託使旂。

呂偉信求冰花詩賦得兩絕

嚴集柏杉霏霽。瓦冰鑄畫葉柯葩。密移裁化鍾纖巧。梁苑詩盟斷句佳。墨迹扶疎凍未消。奇蹤印紙鑲刊雕。花宜道韞吟聯絮。壓倒劉叉冰柱謠。

樓榭密掩詞二首

決科騰踏無前勇。比標聯翬第一流。召直毫端準謨詰。甄評皮裏輻陽秋。槐班鼎輔膺榮末。玉陛封章究遠猷。楚掩凄酸洩遺恨。柏臺金殿望隆優。

岳鎮嶽峨蔚府雄。紫霄頤旨裏趨風。布宣條目都無擾。求瘼慈祥概所蒙。賓位樽罍人事改。彤娥花月畫堂空。諸方故吏多才藻。撰記徵嘉家刻豐。

絕句一首

雙紋八尺展雕牀。蓮豔方空夜玉香。雅秀冰姿延閣彥。登應管斷作淒涼。

白菡萏一首

嗟兮容曠世。冰膩郁妖紅。姑射非無偶。能言諒不同。

潘卿求內主令人挽車二首

潘卿求內主令人挽車二首

擇夫先筮嫁。年甫逮期頤。周南弗藉面。班誠克刑儀。陔蘭冀豐養。中饋失扶持。側儼百金珠。君文亦漢碑。

又

屢屢思舊苦。月缺白毫光。孝懿綽馴習。德音寧詎忘。委禽流慶衍。借老誓言荒。肯似傳孫息。綢繆卜鳳皇。

王季海求父宜義挽詞二首

繕性克知命。鄉評行實尊。傳經拾科第。探服匪庭軒。轉專專方面。良弓補諫垣。金坡振詞筆。品藻不勝言。

又

里仁巾几寂。遺懿滿瞻聽。濟美珪璋質。流芳琬琰銘。紙灰露似雪。巷泣灑將冰。念念存仰釋。超超拔九冥。

陳律男求厥父挽詩二首

國室良規範。資室子職修。儀刑儼悼頌。積習肯風流。瞻慕鄉鄰授。懷涼川逝愁。太邱純豈弟。慈愛理能周。

又

克家宗從譽。潤屋竹林莊。情話非前聽。門庭付令郎。短生風燭頃。遠日隔邱旁。紅粉祠堂壁。亦應鐫短章。

潘令度送牡丹絕句

劇美溫馨還瑣繡。膩紅殷紫疊重臺。芳艷華月臨春閣。倚麗凝嬌豈易裁。

蒙采若求厥父令尹德秀挽詩

東魯懷經慕先哲。齊房僻口盛門徒。勉陪流寓推鄉校。優選文華慶仕途。議獄蚩氓生活路。創錫姦宥。揭柁遺編慶垂傳。濟美弓裘後世模。



無事燒燔草木燦爛。鳥鳴燦燦。誰為澄泓。而後可探。詰其從來。莫克考原。余蓋知之。易有太極。是生兩儀。風金火輪。世界執持。火光生于巨海。波濤湧于汀岸。鎔石成水。敲石成烟。三伏炎曦。温暱河漢。百井隆冬。其氣自暖。吾儕習俗。淪溺情見。衣鼎負薪。而後晨露。欲窮理而盡性。至中和以推原。徇耳目之尋常。昧造化之機關。是猶火鼠不信冰窟也。石中之火。火中斯泉。坎離相濟。為湯固然。此山岳之仁氣。愍寒士之枯朽。假温慈而惠和。以洗滌其塵垢。使於斯而產金玉。終何益于野叟。惟荒山與亂石。無華堂與瓊甍。免汗亡國。華清貴妃。嬌婉之求。無取于斯。子橫項黃誠。短髮成髯。青鞵直超。老梅自隨。頭輕目明。彈冠振衣。詠而風乎。配魯之沂。

二松賦

商邑巖巖。華山環中。背液外浹。英靈內輔。其人黃綺。其植曰松。翹翹我室。契闊朋從。二友忘言。冉冉秋冬。古之道直。本鉅末豐。尺寸非可較量。繩墨非可究窮。凜凜乎其可嚴。惓惓乎其可憐。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形魄疎動。圭璋印顯。矯矯乎其能勵。操也。如首陽之二賢。齊魯之兩翁。石忘其堅。山失其穹。維乎其不可拔也。如辭位之泰伯。遜乎其不可攀也。如愛世之元龍。炎曦鬱攸。金鐵銷鎔。冰合九河。雪屯萬峯。毛髮磔磔。不改容。如蘭子完璧。怒髮冠衝。離陽蔽江。張揖乘塘。天籟嗚。非鼓非鐘。生三伏之栗冽。時一發于昏聩。若洞庭之樂。釣天之奏。均節跌蕩。他樂莫同。斷而支太室之壤。輯而營靈臺之宮。如良弼之用舍。係此邦之替降。雖然待雨露而茂。遂積歲月而強。雄世俗而得而企仰。蛇鼠託於蔽蒙。孰知其筋幹鱗甲。非特據地而摩空。猶龍變化。乘雲高縱。排陰助陽。追日迴風。超乎六合之表。出乎造化之工。遺琥珀與茯苓。貽命踏與倉公。嗟夫。世人欲速。種柳與楓。菌生朽壤。蔓延楚蕞。惟二友之不凡。愛正命于厥躬。相與吟歌而作。殆其莫逆于胸。

園嶺賦

習被卉而用夷兮。極東南之海山。歎造化之環繞兮。想禹績之闕闕。降邱坦其郭郭兮。曰無諸之市閭。步竊窺崎嶇兮。雙清穹而考槃。陟越王之宮址兮。與昇鼓之屏前。惟此山之體。既合別而貫屬兮。又說爽而並攢。蔽虧日月兮。橫掛斗參。臂趾根輿兮。插萬仞之海淵。上下左右兮。夷傾峻嶮。如削如染兮。奔峭多端。惟此山之氣。瀉耶燻耶兮。迫之難看。乍形乍黑兮。紛郁蒙運。麗氣梅窩有闕闕兮。霍然霧除。顯顯而噴。噴。惟此山之德。陰谷冥冥崇朝多雨兮。陽坡蕭蕭綠樹而難刪。孕產金玉兮。棲集龍鱗。屏鳩却螭兮。庶類以安。惟此山之險。天作百隘。虎落吳楚兮。盜據崗干。地脈絡而無覺兮。海不能以益寬。惟此山之人。秦漢蠻夷兮。近世衣冠。未暇念夫。廬阜兮。每帽欲而足酸。惟此山之望。鴈台嶠瀟。邪界連延兮。潮汐噴射。撞水裔之堅頑。鯨鯢瀕洞兮。渤澥瀾漫。掉心駭目兮。闕視縱觀。惟此山之游。倍于吳蜀。說丹刻兮。招提剎竿。輪奐千所兮。敷譯經教。架壑而冠巖。洪崖洞穴兮。天設神剎。噫。達人。之既逝兮。有往牒之未刊。俛仰談笑兮。木杪雲間。搜奇踐勝兮。領略莫殫。其石很怪兮。嵐薰而薜。躡象舞馬兮。鹿蹊踞蟠。其泉清冽兮。嵌竇瀉瀉。泄乳停膏兮。淙琤佩環。萬斛沸瀉兮。灌浴體胖。其果珍異兮。荔蕉黃柑。地不受寶兮。填谷映樹。其木攢

雙溪集卷第六

賦

牡丹賦

河洛之神。權輿此奇。何夜半之有力。刻朝新之瓊枝。麟角鳳翥之續。不足以為固。投軀削鑿之割。不足以為機。砂點鐵以成金。青出藍而過之。何造物之鉤距。蓋三昧之密口。候培裁動。枯槁先知。嶮然擗珊瑚之巨。嶮然飲沉澁之滋。無極苗以助長。忌蚤華而中衰。藜幹漸老。開花及時。揮瓊尺以裁綉。練金細而鑲衣。耕未了而半就。情欲吐而猶疑。發精神于雨露。借光氣于虹霓。鳳刺羽而初下。鶴斂翅而未飛。如誤入于金谷。似適沿于蕪溪。候晨光而潔鮮。怯午景而低徊。初含喜以濃笑。忽微怒而自持。綴以畫闌。障以羅幃。暗淡月采。空濛烟霏。有美一人。皓無等夷。縹緲金菊之家。娟媚蛾綠之眉。若夫紫殿龍樓。金臺彤油。口口蠟以入貢。乘汗血而絕馳。天顏一解。四海光輝。念其向日。遠過蜀葵。太平佳瑞。許配靈芝。至于箕穎之間。林下水涓。睇乎滿目。野夫所窺。我方鐵石其肝膽。枯槁其刑儀。豈造物之見試。示綽約之妍姿。為汝一笑而引滿。心亦無成而無虧。

湯泉賦

陝西南坤。泉滄山澗。崖谷焦烈。滾沸奔猛。湯池蒸騰。騰瀉浩汗。客曰。異哉。水在萬物。其性必寒。胡然鬱攸。



錯兮。松桂榕椿。千尺離奇兮。龍起蛟攀。榮耀隆冬兮。時令犯干。蒼茸曉鶴兮。翡翠櫻機。射干薛荔兮。美箭  
 檉葉。被覆綠連兮。黃葉美蘭。叱吸唱嘯兮。天籟自譜。吟歌嘯唱兮。嚶嚶嘯嘯兮。形色聲味。山靈千變以娛人  
 兮。逃虛而卻其神。森嵐光著于眉睫兮。清賞痼于脾肝。嗟此邦人兮。縮衣晏食。南畝萍布兮。田毛實儉。蔗  
 林芋區兮。蕭散江灘。水流通川。故居之而不疾兮。交鑊蕭瑟。故陸暑而微寒。屈宋未嘗錄兮。班馬非所般  
 險狹欹側兮。吁嗟永歎。濟時利物兮。雲擾大艱。救焚拯溺兮。君子不閑。引領凌都兮。恨無羽翰。石髓暫遇  
 兮。金丹一鑽。白日青天兮。孰曰到難。

雪堂硯賦并引

伯祖父東坡先生。琢紫金石為硯。圭首箕制。真雪堂中。形範卓絕。鴻筆鉅墨。寬然運而有餘。先生以道先  
 人。此研與詩。並藏于家。子孫不忘。遭亂後。不知所在。僕憂思餘生。悼失故步。北苑風味。山溪石。先生所  
 謂勝龍尾者。因命工探新。復為新製。庶幾乎不失舊物也。嗟乎。所以記錄遺書。軼事。傳君子百世之澤。點  
 黷始非復世俗器矣。乃作賦曰。

東坡先生入道窮微。曠觀妻視。不食之寶。不鑿之智。輔物理之自然。廓無心于數外。發為學。舉世莫二  
 聖哲之奇蹟。示名教之樂地。窮于黃岡。新石為研。底滯聲牙。發明不厭。阜白經緯。篋規忘倦。窮易之剛  
 柔貞悔。盡詩之興觀羣怨。原法語以折衷。結盤語之斷爛。評論銘誌。幼婦黃絹。波擊點畫。出入萬變。北扉  
 東閣。言成談典。或駭凡例之筆。醫國膏肓之秘。鄰敵為之折衝。姦邪以之喪膽。觀利豁山之刻。祭孟枕几  
 之憂。揭日月于簡牘。耀龍蛇于瓊瑤。摺紳微公則。豐晉道非公則。語語伏膺。思見斯人。斯人九原  
 其器尚堅。不居廟廊。非硯取焉。枕中之訣。父子之傳。裏以緹衣。藉以青氈。其氣羽化。其制殆泯。雷槌取珠  
 月斧鑿刃。三邪二趾。淋漓纖穎。色如青黛。質如饒鼎。思公酒輸。毛髮悚凜。萬古舊觀。茵席之鏡。坡隨瀟瀟  
 地闊海沒。提耳畫一。危失先訓。志一氣隨。行達詞順。道遠志弓。斷枝折杵。窺乎突奧。頓竊龍準。疑脫腕脫  
 忽忽道聽。至若尊字。靡下。施林榻上。王蒙徐偃。坐臥摹倣。驚之鑽之。誰為遠過。人更相笑。價淺蓋難。相視  
 三嘆。稍翰亦可。剛健流麗。融會尾瑣。間思修省。老去疑情。

米元暉研山賦

噫。賦草哉。樹阜鍾巧。綴麟玲瓏。三菲九華之前後。二室五老之西東。天作地寶。神力鬼工。短纒然而列嶽  
 斤斧斷於陵。臚更漱融結。出乎龍宮。積潤秋濤之骨。灌澗春岑之尤。特見怪而何謂。乃壺中之仙邱。潭深  
 泓坻。黜黜雲浮。文字之祥。點黜之助。給積啓幕。耳目清新。捫叩而胸次塊磊。貫激而肝膽輪囷。雖一簣  
 爾。么麼老拳。瓊姿殊態。庶物莫先。栝中肆游於園綺。耳門不帶於兜元。邯鄲黃梁之身世。此殆小有之洞  
 天。寶晉父子。負能使氣。紫淵蒼壁。蔚煤栗尾。挾此翠麓。用器之瑞。辟塵珍玩。凌雲高致。素寓撲撲。蒼崑  
 机。軌範相承。措言屬意。亭皋闢首之章。補亡正始之義。鵝經。禪帖。洛神。樂毅。破荒裂結。來禽。青李。神明  
 觀。俚俗一洗。雄拔健峭。疑情做效。歷那侯之三萬。得二王之秘奧。慎守玉軸。備禦他盜。西清瑯筆。承明應  
 詔。天子面試。而加贊。擬乎致主之有道。著聞寰中。煥煌街。後生標楷。而趨造。前輩同明。以相照。一聚英

靈。非其人而蓄時。則屢調愧。衆老証謂。今造物出奇。同一門。其討。明窗細紙。對管簡之嗜好。雲騰泉湧。  
 好詞似之。號稱墨妙。時望公左右天造。尤王國所珍。享南山壽考。有開必先。此焉識光。

戲作梅花賦

夫何瓊逸之轉。尋兮。逸疎漫而的。皇命姑射典司兮。先春邁倫而無匹。百卉僵凍。幾摧兮。妙切瑳而雕  
 刻。擬宇宙之英淑兮。味林薄之蕭瑟。高柯喬幹。遊蕤槎枿兮。偃亞竦蟠而奇。上苑南。歡夫冷。屬兮。露  
 北。清乎。靈液。素蟻舒而迴映兮。青女降而邀勒。或雪斷冰兮。橫綠。而盛飾。煙際。愁魂。九。邊兮。雲表。霏  
 而六出。妍影。照彼。瀟瀟兮。韶光。耀乎。曠日。郁黃昏而倚竹兮。挽青春而更劇。蒼蒼。莫。還。其。芬兮。桃杏。休。詫  
 其質。概。荷。繁。縵。時。而。勃。苾兮。豈。若。龍。沉。雅。秀。清。真。而。瀟。瀟。發。玉。氣。之。晴。虹兮。動。賞。音。之。噴。噴。何。促。節。于。畫  
 筒兮。綴。儂。辭。于。瑣。筆。或。暉。漫。溺。于。凡。譜兮。孔。墨。見。嘉。于。正。色。驢。人。之。欣。會兮。炳。松。炬。以。燕。秩。徒。倚。俛。仰。以  
 盤。旋兮。歎。繼。儂。而。妙。密。揀。長。條。以。披。喚兮。忌。落。英。之。狼。藉。眼。界。信。疑兮。鼻。觀。悅。適。索。漠。祛。夫。吟。風兮。薰。襲  
 慰。其。禪。寂。解。語。西。娃。之。妖。玩兮。善。聖。冶。容。之。遍。呢。風。流。載。澤。可。遇兮。溫柔。鄉。里。宜。柳。夜。遙。遙。而。冬。數兮。雨  
 絲。絲。而。夏。實。商。巖。啓。沃。調。任。和。素。口兮。曹。瞞。善。喻。操。吻。滿。乎。萬。卒。或。者。東。風。帖。薄。陽。之。眉。心兮。國。豈。肯。梅  
 查。士。登。陸。凱。之。流。芳兮。迢。迢。置。駟。面。花。獻。笑兮。遊。遊。莫。道。終。不。若。補。風。雅。之。申。勳兮。思。無。邪。于。蠟。屬。

靈物賦

乘萬之影。最靈黎首。雖夫人知。析其天守。念茲釋茲。聞觀言駭。詰厥攸從。孰司可否。持爾維綱。孰俾官授。  
 稽前靈之昭晰。豈四目而兩口。獨罔覺以冥行。無先知而拜扣。書籠案盡。慨其委朽。統極致中。明擬伺候。  
 千里毫末。洞幽察究。萬仞藏珍。精進泊滌。斯物竊惚。鬼神借符。氣質疑密。自悉自愛。色色味味。而滯夫朕。  
 光。生。生。形。形。而。不。事。新。割。怒。六。鑿。以。相。攘。或。肆。馳。而。浪。走。夸。盱。衡。而。形。勢。室。本。質。之。當。有。日。用。之。以。愈。倍。  
 月。遠。焉。而。奚。救。歲。周。甲。而。省。非。力。瀟。洏。而。勉。懋。破。封。執。釋。瑕。垢。深。湛。體。研。劈。析。結。搆。絕。邪。絲。揪。紛。疑。阜。  
 斷。想。忘。情。廓。乎。遊。遠。箴。錄。海。納。無。表。裏。而。洞。同。覆。載。周。流。汎。應。非。洪。纖。而。并。包。宇。宙。慎。內。用。外。自。返。而。透。  
 必。靜。必。清。隨。其。在。宥。攝。六。籍。之。高。奇。卓。無。倫。而。絕。偶。眇。視。軒。冕。顯。嚴。之。謂。不。殆。此。之。常。久。於。是。匪。樂。餌。歌。  
 粵。而。歎。捨。導。引。屈。伸。而。壽。余。喻。而。耽。焉。字。曰。靈。物。銘。諸。坐。右。



華階。愧無奇策與異能。亦錄微勞與片善。示大公之渥澤。用勸獎于多方。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功德日新。智勇天錫。正位凝命。賞慶刑威。禁暴而生靈允懷。念功而吏士用命。豈特一方之成。又殆將縣宇以削平。臣敢不激昂犬馬之心。展盡驅馳之力。誓效頂踵。用副焦勞。臣無任。

福州問候表

臣某言。建炎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有入內侍省東頭供奉官徐珣等。附海船至本州。伏聞大駕以十五日發自明州。及二十九日。被温州。備准劄子。聖旨。東觀權幸温州者。遵海而還。蓋不獲已。避狄之患。厥惟艱哉。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應係官屬吏民等。不勝敵愾之心。各奮同仇之誓。王室之憂。未弭。臣子之義。不遑。竊惟本路八州。近寇諸隘。築堡立柵。募民為兵。天威限隔之半。地利金湯之固。長樂重鎮。行宮切鄰。悉力經營。祇備巡幸。臣聞通大道者。不失四圍。克提天者。必保萬邦。恭惟皇帝陛下。多得天人之信助。少寬宵旰之憂勤。念生靈之厭干戈。如飢渴之思飲食。熟講萬全之策。莫如五餌之優。更新任賢使能。據險守要。致使兇渠效順。亂庶自消。專務智謀。徐圖興復。臣無任。

代建州上表

臣某言。准進奏院開報。大駕以二月十七日。權駐温州者。千艘攸濟。勤營衛於海隅。三捷奏功。朝衣冠于帝所。南牧之師。悉遁。東巡之策。最良。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民之歸仁。猶水之就下。天之助順。如響之應聲。我師鸞鳥之匿形。虜騎長蛇之荐食。雖強弱之勢異。而曲直之理明。講論綏靖之圖。已見收復之績。臣新叨守土。久忝殊恩。願奔行宮。省視官具。招輯戰士。啓先戎行。內馳螻蟻之誠。豈勝雲日之望。伏惟皇帝陛下。寅畏天戒。懷柔物情。引咎責躬。訓詞惻怛。絕甘撫字。宵旰焦勞。豈圖一切之近功。方興萬世之長利。忍忿避狄。門智從戎。懷鳴鶴以好音。不惜皮幣。消殺疹為和氣。益省征輸。庶幾多算之有成。以救羣兒之向化。二聖邁返。四境解嚴。慢彼鬼方。亦三年而能克。修我國政。無一日之苟安。經緯乾坤。盡納富壽。臣無任。

賀天中節表

至貴之符。於昭出震。中興之兆。不佑乘乾。恩密動植。飛潛可謂至德。歷象星辰。日月期於無疆。於萬斯年。積億善頌。中賀伏惟皇帝陛下。天所降。民無能名。生而神靈。訂于皇極。方且訪諸黃髮。賜靈壽而乞言。咸致白瓊。摘蟠桃而獻獻。扶華助之壽考。過成康之措刑。臣均保守符。阻慶班列。嚴恭寅畏。信乎享國之長。清靜存誠。茲乃攝生之固。何止上千秋之鑑。益誕敷五福之嘯。臣無任。

代人謝放罷表

忝承朝命。祇解郡章。敷宥從輕。省躬兢惕。中伏念。臣草芥微賤。天地生成。願盡忠誠。無忝器使。郡當孔道。實為通盜之奔趨。登起鄰邦。責在守臣之捍禦。不能固護於封疆。何以撫循于吏民。敢避嚴科。幸蒙罷免。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茂日新之盛德。恢天覆之兼容。厚生惟和。慎微接下。照臨幽枉。兼納賢愚。職疾并容。矜愚不逮。臣仰荷仁政。俯念悔尤。靖言初終。亦非偶爾。向者兇黨方熾。州兵至微。驅鳥合而待其衝。收

雙溪集卷第七

表

代廣東漕謝表

乘輅江右。深愧空餐。改轍嶺南。再蒙寵寄。諸諫原隲。焜耀嶺瀾。均王澤于敷天。冒海隅之出日。澄清任責。欣慨交并。中伏念。臣少學涖澗之濱。稔習六藝。老味然桑之妙。豈悟九章。匪勉金穀之間。沮沒簿書之際。循良尚冀於前。空疎誤玷於顯。曹倚伏相乘。顛沛失據。弔影孤憤之戚。消冰曙曉之心。不欲抗顏於形勢之途。乃其私願。存令悉力於均調之在。休有榮光。仰天造之曲成。願人微而靡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化育。神智裁成。耀德振兵。柔遠能邇。講修舊貫。初解瑟更張之時。允迪中興。有思馬斯藏之富。察臣懇悃。素守不移。憐臣踈揚。老當益壯。收東隅而已晚。付南紀則過優。思終始以酬恩。念綏柔于遐裔。殫竭計慮。理財正辭。撫循民夷。裕人約已。敦崇禮義。抑絕暴貪。愛惜鴻陰。盡瘁公家之利。傾就堯日。無愆。旬之官。臣無任。

婺州謝增秩表

調發佐軍。幸無闕失。褒賞增秩。叨被寵榮。揣已何功。汗顏無措。中伏念。臣乘致寇。伐鼓追逃。凡率土之王民。誅無禮於君者。奮龍節之洪毅。致鼠竊之被擒。州縣運粟而濟師。戎行操袂而獻廚。辱在共理。例陟



充解以仰其勢。屢賦作賦。遂失枝梧。徒老弱于它山。濟府原于別浦。賊無所得。民亦保全。論其榮寡之間。難過奔衝之勢。彈章若輩。吏議不輕。席藜何言。負芒不暇。督當洗滌于塵垢。庶幾脫露于錐囊。稍贖告愆。更圖積效。臣無任。

賀天中節表

聰明睿智。膺歷數以在躬。錫羨休嘉。標靈誕之彌月。祥開是日。慶浹縣區。草木欣榮。華夷交慶。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德惟善政。道本生和。綏靖黎黎。躋風俗於富壽。寅畏天命。知稼穡之艱難。蓋舉二典以同符。豈但四人之迪哲。詎備員從。阻望階。歌天保以酬恩。無疆惟福。同嵩呼而請祝。於萬斯年。均祐函生。永建皇極。臣無任。

代謝賜茶藥表

奉命登車。顧遵周道。使華按節。傳諭堯言。不遠威顏。揀揀於春。中賀伏念。臣瑣才無取。賦命數奇。矧經憂。輿之餘。驟領蕃宣之寄。體上醫之活國。念益草之濟民。安危所關。鑄鍊責効。惟時故事。亦玷常科。問關孤。縱有茲好賜。珍查品劑。煇耀室家。異數殊恩。故歸朝野。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使臣以禮。御世須才。有掖消。斑斕之方。以聚蓄收採為富。臣敢不推原斯意。勉盡其心。撫調發之垢。害。疎孤之困。德。艾夷寇亂。如決。賢。崇獎忠。若。護元氣。思之熟矣。幸而得之。臣無任。

代謝馬表

思俞人親。敢俟詔而後趨。龍數殊常。冒脫駟之蕃錫。輾從內殿。策動私廷。鳳。龍。筋。錫。金。危。榮。逾。三。賜。禮。異。羣。僚。揣。稱。自。量。非。據。尤。愧。中。賀。伏。念。臣。誤。塵。人。乏。瞻。騎。周。行。許。國。驅。馳。逢。辰。享。岳。存。任。增。重。志。願。彌。堅。將。收。其。汗。馬。之。勞。幸。假。以。絕。塵。之。乘。拂。拭。禮。策。憤。激。胸。膺。伏。遇。皇。帝。陛。下。天。施。無。私。綜。覈。名。實。聖。謨。廣。納。優。待。俊。良。朽。索。常。懷。長。轡。遠。馭。神。算。非。驚。拙。所。速。微。績。當。策。勳。而。成。臣。敢。不。強。勉。圖。功。夙。夜。匪。懈。老。而。知。道。恐。不。縵。于。冥。行。範。以。從。商。督。不。為。于。詭。遇。臣。無。任。

代謝金帶表

一介孤愚。詎資飾質之賦。重鈔規。優寵身章之華。恩出非常。眷隆加等。中賀伏念。臣早從韋布。中預摺。紳。礙。何。功。安。閑。累。歲。暫。絳。角。巾。于。草。野。豈。圖。端。笏。於。鸞。行。垂。厲。有。餘。朽。質。無。措。公。西。東。立。于。賓。客。之。右。綽。有。嘉。言。安。平。橫。驚。于。溜。瀾。之。間。懋。建。奇。績。自。惟。小。己。埃。墓。前。修。安。得。勞。能。稱。茲。濬。師。伏。遇。皇。帝。陛。下。知。人。能。哲。陳。錫。載。周。固。結。士。心。不。吝。名。器。示。斷。金。之。義。皆。歸。範。範。誦。錫。朋。之。章。可。謂。樂。育。漢。庭。盛。賚。敢。云。稽。古。之。功。孔。里。自。言。誓。竭。為。邦。之。力。臣。無。任。

代起復殿謝表

小志懷私。懇舉祥琴之制。大恩荐被。稽遠詔紉之行。終俾謫官。弗忘器使。支離強起。俯僣冒膺。無任視顏。莫迺渙汗。中賀伏念。臣忠惟許國。義切愛君。不量卑墜之姿。自奮功名之會。及物祈于無負。憂人未能有。為。冕。旋。念。于。前。勗。弓。治。期。於。先。訓。查。訪。每。蒙。于。禮。納。秋。毫。盡。出。于。生。成。不。因。先。容。叨。承。遴。選。歷。職。清。貫。超。

領有權。道固無窮。才實有限。一篲為山之始。三人證虎而成。負乘致譏。內訟沒齒。銷骨與勝。無辯自明。始。終。容。慈。委。曲。於。照。茲。者。至。公。獨。斷。洪。造。惟。新。祕。近。華。資。班。聯。著。俊。要。衝。鉅。屏。經。制。邊。維。揚。拔。矣。而。特。培。車。值。焉。而。復。起。伏。遇。皇。帝。陛。下。天。臨。日。鑒。地。載。海。涵。軫。其。醫。履。之。道。東。其。韓。魏。之。舊。拂。拭。塵。滓。收。錄。桑。榆。臣。方。且。擅。悔。之。官。戴。星。圖。治。撫。循。疲。瘵。調。理。戰。耕。念。進。思。竭。盡。之。心。未。輸。使。概。副。宵。旰。憂。勤。之。績。不。憚。捐。糜。或。允。文。陛。之。超。不。為。便。道。之。計。眷。驅。馳。之。頂。踵。用。推。廣。於。詔。條。覽。既。時。宜。章。紘。家。法。臣。無。任。

代辭免參政表

倚注之隆。參貳宰事。幾微所賴。考慎民瞻。顧非其才。豈勝厥任。再彈危款。仰冀於從。中賀伏念。臣卑棲何。意。于。高。翔。短。伎。夙。殫。于。已。試。委。遠。庶。務。幽。憂。累。年。整。理。衣。冠。遂。成。疎。野。賜。承。清。閒。幾。近。天。光。擢。任。襄。揚。滿。洗。傳。致。三。接。優。寵。九。頒。未。酬。雖。哀。東。訓。之。特。殊。而。柄。任。知。難。而。當。止。綠。智。力。不。可。頓。進。而。議。局。惟。堪。小。知。觀。偶。合。于。毫。分。恥。循。默。而。尸。素。方。今。內。外。修。攘。之。際。聖。哲。地。驚。之。秋。副。臨。寐。之。焦。勞。必。建。明。之。幾。察。惟。密。勿。任。道。之。佐。能。毗。益。欲。治。之。君。譬。如。周。王。命。樊。尹。以。軍。國。內。藉。張。仲。之。孝。友。故。無。妨。功。害。能。之。姦。唐。虞。任。房。杜。以。佐。佑。而。又。咨。鄭。公。以。獻。納。故。有。盡。忠。竭。誠。之。益。則。其。盛。選。豈。容。常。倫。上。累。休。明。殆。由。鄙。陋。姑。祈。冗。散。豈。敢。過。分。而。叨。聊。欲。自。安。固。當。引。避。於。陸。顯。伏。惟。皇。帝。陛。下。執。利。世。磨。鈍。之。器。念。因。任。責。成。之。功。使。庶。魚。自。適。于。飛。潛。而。據。檢。各。隨。其。鉅。細。宜。疑。換。命。允。協。師。言。免。貽。覆。轍。之。愆。不。溢。翠。臺。之。量。遂。其。懇。請。乃。劇。知。悔。惟。器。所。堪。竭。誠。圖。報。臣。無。任。

代謝許終制表

渙命奪情。願絲金革之務。篤親遠詔。固終直經之期。棟樑難任。礎石會允。不愆素守。實自谷。中賀竊以。公爾忘私。喪不貳事。傳令聽刑于司敗。慈顏欲報之終天。阻越不遑。進退維谷。臣世執矩範。家紹弓裘。德。涼。祚。衰。創。鉅。登。積。餘。生。視。息。粗。知。禮。經。俎。豆。典。墳。平。昔。聞。見。既。乏。服。戎。角。力。之。勇。又。匪。振。兵。捍。敵。之。能。屏。迹。衡。茅。方。勉。勞。罔。極。之。慕。忽。分。符。竹。亦。勉。勉。而。行。區。區。曾。閱。之。懷。薄。薄。唐。虞。之。化。恭。惟。孝。治。無。取。從。權。以。參。我。之。思。忝。行。葦。之。施。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深。仁。篤。義。知。遠。察。微。成。就。孤。愚。保。全。出。處。謂。臣。懇。服。名。教。必。移。此。於。忠。嘉。惠。濫。在。捐。紳。忍。違。窮。其。志。操。善。厚。風。俗。冠。絕。古。今。臣。士。木。形。骸。抱。致。君。之。深。意。遂。當。心。目。誓。許。國。於。茲。長。庶。幾。微。塵。稍。增。喬。嶽。臣。無。任。

代慰國哀表

臣某言。伏觀今月二十五日聖旨。太上道君皇帝。厭世升遐。寧德皇后。上仙者。計自滄荒。哀悃中國。奉諱。之。始。號。慕。攸。同。中。賀。恭。惟。太。上。道。君。皇。帝。二。紀。憂。勞。萬。方。享。育。進。位。貶。號。謙。抑。逾。涯。未。返。常。嶽。之。巡。遡。陟。鼎。湖。之。駕。寧。德。皇。后。表。正。坤。位。贊。祐。宸。居。從。翠。華。而。遠。游。渡。沙。漠。而。不。返。羣。黎。百。姓。攀。咽。無。窮。皇。帝。陛。下。孝。切。羹。牆。痛。深。紀。帖。伏。惟。降。抑。哀。憫。俯。全。禮。經。臣。無。任。瞻。望。阻。越。之。至。

祝聖壽表

與王景貺。福生有基。享國昌期。道乃能久。里社鳴而紀節。嵩嶽呼而發祥。泱泱宇之歡心。同一詞而善頌。



中其恭惟皇帝陛下。施由庚乎庶物。以無逸為元龜。三靈協祐以儲休。九有來同于富壽。方將舞于羽而  
 渾文軌。頌正朔而服要荒。寔明慶昌。製無疆之歷。時萬時億。降有水之年。臣阻寇和鑿。依戀行闕。華封獻  
 頌。燭火太陽。小草何知。傾心委照。臣無任。

徵宗耐廟樹表

賓仙輝於雲天。廓然遐陟。從祖廟於廟室。永言孝思。凡屬臣民。共增摧咽。中竊竊以飾終之容。典惟備。追  
 遠之想。望何勝。鼓宗祇昭穆之彝倫。為輪嗣烝嘗而作主。所以達容誠欲報之德。係邦國哀悃之心。伏惟  
 皇帝陛下。愛欽盡于篤親。芬芬昭于孝祀。致終天罔極之哀。安皇靈如在之神。存手澤以感音容。每登戎  
 而思居處。風木不靜。霜庭惻然。願抑至情。以幸天下。臣無任。

代駕幸臨安起居表二首

六龍順豫。旋移勞歸。五玉駘奔。奉贊敢後。廓吾天步。匪惟建業之江山。後我後來。延望武林之士庶。上宮  
 闈之管籥。返羽衛于穹廡。遐邇謳吟。人望宵悅。中竊惟皇帝陛下。仁提三尺。道運六箱。御世冰淵。弗遺  
 率處。救民沸鼎。猶抑孝誠。吁及焦勞。嚴恭寅畏。鬱鬱何心於居此。孜孜向善。以強為念。邦家禍亂之秋。依  
 祖宗不顯之業。勤而不息。樂以忘疲。殆獲華夷之歸。必期河雒之復。臣屬嬰郡治。阻親龍顏之慶。平定波  
 郊。即建干旗之旆。臣無任。

又

戎轅西轍。六師節制。警旂返旆。萬萬駘奔。副吾王遊豫之詠。諸我後來。蘇之願。豈但卻敵。凡以裕人。中  
 恭惟皇帝陛下。稽虞周之有為。依祖宗之丕業。班師旅而苗格。修德教而崇降。從善易于轉圜。應物明如  
 觀火。決戎機于千里。捐幅員于一室。使蓋推以懷安。願江山之表裏。鳴鑼浙右。州縣無供億之勞。尺書浚  
 郡。胡虜必馴擾而臣服。周南跼跡。咫尺幾雲。闕下馳神。祇盼禹會。臣無任。

代謝青瑣表

西掖代言。已塵誦授。東省夕拜。荐陟榮途。辭辭靡遺。播躬無措。愧甚鴛梁之刺。未知蒼莖之榮。中竊竊以  
 掌百事之格。運司萬機之出納。審覆論駁之地。與衰得失之原。使還詔批。勸獲所宜。則發號出令。罔有  
 弗當。臣每侍法坐。親奉德音。慎選時咨。殆求顯效。叨據要任。深恐妨賢。伏念臣志力庸庸。資地淺薄。偶時  
 乘之初載。同品彙以借升。閱十祀于清邱。玷陪華顯。蒙三遷于法從。替欲發勤。方中興殷實之辰。斯羣士  
 願才之日。而臣疏文傲。豈射父之作訓詞。經訓練。懸倚相之讀墳典。祇摩部。羨奮勵論思。永惟復古  
 之隆。精審適時之略。非敢後也。而才有限。豈日能之。而願學焉。欽副使令。俯虞。屢上退閑之請。深慚  
 覆轍之私。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齊禹湯之物興。體堯舜之極致。德智長而治道得。俊又多而邦國寧。誠能  
 精羣策之良圖。必將致九有之咸乂。與進德事。不遺一介之凡。激勵猷為。益俾百工之起。臣雖愚。粗識  
 廉隅。敢不靖共于朝。虔恪底績。乃心贊國。竭節忘身。餘生何力之纖微。畢命倘酬于萬一。臣無任。

代次公謝江東運判表

祗奉絲綸。載馳駟馭。巡行封略。覽視吏民。中竊伏以江左興王之上遊。淮壖聚兵之嚴警。速聞暇日。乃勵  
 精秋。筭權市關。弛張質化。舟楫廣廣。糾擿盡斯。惟籌度罔失。纖微而意。見務知遠大。乃振軍以固本。兼實  
 邊而制戎。周爰諮謀。華彼原隰。豈期器使。誤及孤平。激昂我蹤。負載山嶽。安有異術。裨益涓塵。希一得于  
 百為。求千里于十駕。虛荷委寄。實深震怒。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勃然中興。奮乎有作。施博天地。仁察庶魚。  
 臨下易而有親。獨遠幽而必照。付外臺之耳目。運行宮之要樞。以臣庸奉憲章。粗稟朝聽。施勞州縣。惻但  
 黎元。責效方來。普勸仕者。臣敢不每懷靡及。食藥飲冰。當官而行。疚心焦慮。六條漢詔。務叶公言。五術唐  
 臣。專祈厚俗。殫竭塞之微願。副驅策之殊恩。苟緩曠。寧辭頂踵。臣無任。

代謝禮部尚書表

王政所關。天章治本。邦禮專掌。春官望穹。武卿方愧于官箴。六長所資於民譽。冒塵予進。闕略曷陳。啓處  
 莫追。辭避罔獲。中竊竊以至孝睿明之主。讓禮為宜。典復迎奉之期。顯親篤志。由仁義而起。盡欽愛而行。  
 近正長樂之隆名。祇嚴徽册。發自清衷之誠。傾欽仗司。鐘鼓玉帛之設施。承哀諮之程度。綿力何有。  
 論言所嘉。謂蓋能戴于邱山。願熾或神于日月。悉竊論思之地。若加龍擢之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吁及  
 勞謙。釋四海之鬱結。勵精嚴實。致百度之咸熙。天縱聖神。生知儒學。方且投戈而息馬。不忘論道以橫經。  
 被訪對于延英。屢奏篇于黼座。道逢何啻於千載。鴻私殆歷於九遷。矧草木之枵蕪。當天地之泥澤。非德  
 智學。不足以膺東注。非公正。節行不足以玷時咨。陸錄前修。後美先緒。施及不肖。誤被超陞。位高深懼。  
 於疾。才小胡能于為役。念喉舌之任。期吐茹之得。中居幕閣之間。循規矩而斯在。敢不靖其無懈。勉殫  
 夙夜之勞。知無不為。以答生成之造。激昂發隨。曷憚捐糜。臣無任。

賀東朝歸表

格天德至。本自宸辰。而利多方。篤親誠純。不忘跬步。而還萬里。奉寶輿之言。返。舉連環而不渝。溢縣宇之  
 歡心。觀高世之則行。慈憐一喜。品彙咸新。中竊伏惟皇帝陛下。本會。因方寸之衷。體動。華要廣之道。勵勤  
 精力。吁祈請之艱難。非薄。吁宵。慕溫。清于遐邇。方且顯鴻名而正統紀。曷嘗忘侍膳而捨寢門。未宜。鳴于  
 銜。久滯。詳于宥密。致極。兢兢。而業業。尤諸。洩洩。與融。融。蓋人事之無虧。俾天心之保定。順承。頌志。萬國  
 悅而。養東朝。博博。施恩。三表。修而。懷北。顧。較。勞。考。事。冠古。超今。如漢。薄之。代。來。厥。功。絕。易。若。鄭。姜。之。穎。出。  
 其事。罔。倫。翕。如。視。大。練。之。光。來。歸。著。形。管。之。焯。臣。等。幸。叨。盛。際。祇。若。徽。音。坤。載。延。鴻。殆。年。長。於。西。母。皇。枝  
 繁。衍。益。天。受。於。太。任。臣。無。任。

賀元會表

伏以垂象施教。大一統於王正。凝冕當陽。舉盛儀于元朔。稽詳周典。採撫漢儒。夷夏來同。天人昭格。中竊  
 伏惟皇帝陛下。體元正大。建極中興。曩者每多外禦之虞。是以未遑正寧之位。裁成補救。肇自容。和治  
 光輝。允謂。備。效。濟。明。而。治。謹。始。授。時。設。九。賓。之。禮。傳。受。四。海。之。圖。籍。萬。彙。待。發。生。之。慶。十。行。布。寬。大。之。言。  
 物備禮隆。發聲明于度數。化孚澤浹。正班爵而紀綱。臣夙。濫。真。行。坐。廢。外。補。想。簪。紳。之。表。著。望。雲。日。以。神。



馳承明宣政之庭。因管俯伏衛室。合宮之事。殆無復過。嘉與蒼黔。同茲鼓舞。臣無任。

代賀親耕藉田表

省耕千畝之旬。親御三推之儀。斷揉斯勤。齊祝與祭。惻怛良旨。溥率城中。榮觀日新。聖風雲靡。中夏竊以衣食王業之要。思文后稷之稱。皇極建而五福敷。烝人粒而萬邦乂。雖昔艱難之際。獲徒安業之農。故敦奉爲寰宇先。蓋未祈而造物相。會通典禮。底豫神祇。伏惟皇帝陛下。存信去兵。納民軌物。躬行舜禹之急務。力致宗廟之深望。興起彌文。篤纂前烈。誕降嘉種。至治馨香。如坻如京。以孝以享。近矜碩彥。調變富民之封。列郡循良。申嚴力穡之課。戶戶樂生而勸善。人人舉趾而授時。天瑞地符。家給國阜。臣究宣德意。眇漢儀之六條。遵稟化原。適唐賢之八計。萬耦于耜。九土載芟。俯生遜昨之心。咸革惰遊之末。臣無任。

慈寧慶八十賀表

母儀慈懿。帝孝道承。萃萃之難。躬顯顯之愛立。協氣流乎闔壺。要道光于華夷。稽前古之姜任。繼今朝之高向。王化輔毗之榮理。椒屋闔闔。坤元博載以無疆。龍興寶璽。於皇萬斯之紀。肇登八十之齡。三靈之溥命咸宜。九有之歡心一致。甲子環匝。幅員雍熙。中夏恭惟皇帝陛下。體古訓于章編。運嘉猷于掌握。德之所覃者大。文之所加者深。宏休難罄於揄揚。盡美兼全于仁孝。臣登蟻至眇。願增紀南陔雅章。神芻合并。慶無量而空遐壽。堯時舜日。獸舞鳩歸。臣無任。

擬本州守謝御製捐齋刻表

養經與蹟。致用研幾。聖學高明。發揮容藻。訓流金石。化育精神。叨被恩頒。虔遵模範。中竊竊以味典常于大易。喻道真于元門。云乎損德之脩。亦曰儉我之寶。事人天蓋莫若焉。去奢泰復返其根。陋哉往古之夸毗。灼然持守之規戒。恭惟皇帝陛下。效天法地。盡性存誠。崇簡易而守成。端穆清而凝命。金匱全而邦基固。玉衡正而泰階平。既道協于皇王。垂衣致理。則民敦于樸素。指掌何勞。臣謬推歸美之源。以補輯推之闕。做勝欽詠。每字字以求思。端樹珍藏。但拳拳而弗置。臣無任。

雙溪集卷第八

書

上門下侍郎書

竊風志于學。走華之下。蓋嘗妄意計議。今古天下之事。恥爲空言。必致實效。以前輩爲之宗盟。如山如嶽。然當世富貴功名之士。所欲見者無幾。竊伏閣下之義。不敢近捨而遠希。因其道其區區焉。語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古者有大事。國國人而問。謀及庶人。今日誠是庶人得言之秋也。故人有輕于一葉而言。有重于泰山。蓋天下不治。治之在本。福基禍胎。非偶然者。亡羊而補牢。勝于坐視也。見兔而顧犬。猶爲得策也。歷數前後亂吾邦家者。大概皆缺舌之相也。譬如蛇蠍蝗蚋。遺類餘種。必爲巨害。仲尼作春秋。吳越未嘗稱人。荆舒成在斥罰。今奈何不循覆車之戒。用閭閻爲相乎。前此維揚禍變。一薛居州。齊言不勝楚人之咻。一屈原。獨醒未解衆人之醉。忠言至計。蔽于悍夫之當軸。剛狠怙權之所致。閣下正坐愛人之憂耳。事之不如尊意者。十常八九。可想見也。甚矣世俗之難悟也。伏念葛祖。太宗。聰明神武。知人安民。法制規模。防慮宏遠。士大夫孰不由之。不幸黷古之徒。崇飾穿鑿。唱其姦言。鄙堯陋禹。變殘舊章。掃地無餘。四五十年來。人人風靡其說。淪于骨髓。綱紀頹圯。中原大亂。中才之流。甘心入于商鞅。李斯之術。天下滔滔。不知何者爲正論。所幸慶歷嘉祐之遺。世臣故家。尚有佩服義方之訓。不流俗尚者。稱堯言而希顏徒。其



問固必有豪傑之士矣。今日後生慕善者，期待閣下，亦云甚重。謂可以脩祖宗之法，推前哲之範，模萃情節，以為當然。古人謂舉伊尹、皋陶，而不仁者遠，謂仁者以類進也。如使伊、皋不引其類，連茹而進，則不仁者何憚而遠乎？今天下之猖賊，幸天下之有變，而欲有所為，天下之賢士，倚朝廷之尊，而欲輸其肺腑，夫猶賊誅之自有其聲，賢士效之以旌其來，此公議也。兵戈之際，圖書符璽，儲冠遺辱，古之定禍亂，豈特武人爪牙之功乎？文士實為之腹心也。士有待價而沽，玉抱璞而長號者，且夫一髮之不理，一指之不伸，尚且無聊，視國家塗炭，則瞭然不能效尺寸，理必不然也。忽而棄之，則過矣。方今隣敵內侮，如未解倒懸之勢，兵衛寡弱，有外強中乾之敵，府庫殫竭，有且暮不給之慮，盜賊江右，伺候之藪，廢綏禦之策，此四患也。大者金人之害，尤為難圖，譬之洪水，隄防既立，水行無事，而後可也。隄防不固，無所措手足矣。吾以天險為隄防，不亦可乎？塘濬不足道也。其次兵衛寡弱，當遣信臣招輯散亡，來者厚加存恤，則行且漸盛矣。其次府庫殫竭，當效衛文公秉心塞淵，則萬艘繼來，國益富矣。其次盜賊江右，御得其道，寇讎化為親戚，盜而不問，將為大患，在所慮也。古來夷狄之患，未嘗及江以南，累年秦、齊、晉、魏，被其殘虐，中原計掠殆盡，惟大江則不敢睨視，其力不能也。彼貪財好色，非有長久之計，肘腋之變，當在旦夕，朝廷據有荆、吳、越、蜀之饒，尚足以出力，養說以俟其敵，然恃江立國，雖有天險之邊防，荆、吳、漢、上流，未見其能固守也。守禦之備，莫急于此。使江漢之間，公卿刺史，下逮卑隸，各盡其人，其其術略，決擇而參用之，其利害必盡得也。然後擇高才絕識者統其事，朝廷用人，何事不濟，且如拜尹逢於倉卒，收劇孟於極擗，不以為難，至於爵祿曾無少吝，足以使才能者奮也。似是而非者，尚能聳聳耳目，猶在察焉。夫觀人以所言，不如其所學，考其所學，則處心積慮，咸可見也。然後試之以事，則無所逃矣。夫以人事君，大臣之先務也。閣下亞聖之裔，深得堯舜先生之文采風流，箕裘典墳，組織道義，其仁如管、趙武，其博如鄭、國、僑、翽、戴、社、稷，有良、平之彌縫，成就人物，房、杜之明果，偉然柱石，誠可謂山東出相矣。絳、帳、東、閣之士，共由此道，不之其人，吾道未至大光，小人尚敢肆行，則十哲三千之徒，未滿也。字畫之間，高才日少，士風不競，可為太息。汲汲孜孜，其可已乎？竊嘗學於先大父，學城公，聞其許子所著古史，頗從尊先舍人咨考，有兩巷接尺椽之意，其相知可謂深矣。不肖頃者游梁，拜伏館宇，辱枉題門之寵，今日非敢若衆人畏貴慕勢而唐突也。昔諸草木，在公之臭味矣。願惟深倒鉢，有琴、張、竹、石之狂，無叔、牙、管、仲之友，聞關、失、職、途、突、窮、途、灰、心、木、形，槁項黃馘，豈可分毫貶屈，并就酒削，緯繡繡，豈不足以自食，拙之所學，恐不止於此。所求亦恐非為餽啜而已，不接其猖狂之辭，略及今日之故，若蒙收錄，願遇使無袖于邦家，斥之未晚也。俯伏賀，又問知所裁，閣下幸察焉，不宜。

上戶部尚書書

竊聞建邦猶之作室，其成也非一木之所支，及其毀也非一繩之所繫。昔者海內太平，規模遠而基局固，羣材各勝其任，實質枚枚，貫百世而無斲，風暴雨不足慮也。雖有匠慶，亦當袖手，不幸盜賊蟻滿，棟梁不具，而口口欹側，或不察焉，則摧墮圯裂，至于不可支梧，於是命工考室，以還舊觀，此雖劬疾辛苦，而亦

功名之秋也。嗚呼！非良工師何足以預於此。天下之材，樂育附輯而來，出其端良，雄傑而繩其矯厲，拳曲規矩斧削，可以無憾，斲喪衰頹之後，妙手尤不易逢。珍材亦不易致也。使拙工率意為之，必將截楹以擊，承露之槩，折柳以笑狂夫之圖，豈不殆哉。今茲天下塗炭，夷狄交侵，以安社稷，生靈為心，持衡尺以正百工，此考室之師也。閣下負超然絕異之姿，挾出于形器之學，恒赫蚤聞，年如公瑾，破烏林之賊，碩大尊顯，功業先乎祖生，而著鞭于時，天下寧謐，伏獵狀杜之徒，忌嫉高賢，故淹翔符節，節鉞之任，而倦懷陶、索幹之才，滯留畿輔，漁釣江湖者，凡十餘祀，願當途皆血指汗顏者，亦預知其誤國也。一旦有警，事勢如絲，呼吸生變，戰守之計未決，鄰敵之情難料，四海六合之大，化強狡而安反側，喻日新之德意，求其識略宏達，尺紙片言，可以排難解紛，萬舉萬全而無遺，籌失策者，在庭其誰乎？中外始有才難之歎矣。詩曰：絲兮，綌兮，其以風言，庸人不可用也。天下咸共推曰：閣下今之陸贄也。公卿之間，最為先進，委任之久，最為更練，載文之苑，最為美博，裁處之際，最為智辯，天子虛心，恨相見晚，睿獎之渥，旦夕大用，考室之師，閣下是已。積穗以基之，裕民而庇之，方且鞏固輪奐，安若泰山，可以為天下賀也。所用尋尺之材，必經顧盼焉。班斤待郢質，而良工須利器，天下其誰不願才乎？嗚呼！致君行道，蹈堯舜，周孔之堂室，門庭文字，溢于竹帛，動業昭于旂常，絳帳受經之生，皆鵲立朝右，堂下捉刀之士，有長萬夫者矣。天下之魁俊，經於閣下之耳目，既厭飲矣。文章道術，據其復明之根，而縱其蕪天之焰，即之望之者，駭愕眩晃，自失而走者，有之矣。今夫瑣瑣之流，欲微聲聞于輦下者，亦僧越矣。恭惟孔氏之道，曾子、子思之傳，而孟軻治氣養心以擴之，莊周、屈原，各以其所見而鳴，漢揚、馮、振其光，而唐燕、許、闕其芬，退之立言復古，掃諸子之陳迹，宋與楊、劉、肇基，歐陽公始唱天下，削時文之敝，其文奄有孔、孟之餘烈，兼兼作之芳華，近世學者，多不能誦習歐陽子而流入于異端，往往皆喪邦之說，天下所以流血，蒼生所以困斃者，鮮不由異端之所致也。閣下之學，今日歐陽子之徒也。正人待之而為善，匪人待之而自新，猶竊伏下風，從諸父昆弟嘗游門下，究觀盛美之緒，餘精粕，不為不久，區區見聞，亦唏噓之乘也。近者避地江左，貧無置錫之地，平生之志，窮而益堅，老而益壯，其磨研編削粗勦，其取舍是非甚明，不揆其身之疎冗，輒進伏于閣下之賓次，自謂推孔、孟之派，講韓、歐之風者，世人之治此道者，益衰少，故與我者亦希焉。大君子日進此道，為之不厭，嘗試請益焉。庶幾不拒也。吾道斯文，乃所歸嚮矣。昔羊舌肸棄樂王鮪而望祁奚之舉，太史慈以北海知己而為之解圍，關雲長得孔明超軼之衷，而增重于世，牛僧孺被退之題門之寵，而名動京師，古之人心契氣合，如魚之游，如鳥之翔，甚可樂也。願惟深倒鉢之才，口耳之隘，譬之游俠滑稽方士日者，大君子未遠棄也。若夫選掄而加藻飾焉，其奏成廈之功，免于泥塗之辱，使濼慮潛心，以發揚盛德大業，當仁徇義，亦可以奮勵出奇也。惟閣下所以進退之，不宜。

上時相書

竊不佞，謬忝讀書聞道，家傳古今治亂之學，理世及物之術，先儒之末悟，前聖之末意，盡發其樞，凜然略備，積載而繕藏之，以為士而無益于人，謂之苟生，見三代以來成敗得失，猶為之悲感，為之欣懌，身經天



下之援。邦家之屯厄。當食不飽。坐以待旦。至于備矣。流涕也。蓬蓬草戶。貧守一席之間。無所役其心。狂  
 猶不揆。思惟所知。以為世用。凌厲憤排。知難而不知退。舉陶后稷。在千世之上。每願為之執鞭。其工寒泥  
 見傳記之間。至于作而按劍。恭惟主上。時乘六龍。撥亂反正。天下安危。注意閣下。閣下籌畫精穩。左右彌  
 縫。斷大疑。決大計。視遠慮微。殫心竭力。所以消惡運。遏亂源。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者。何止六閩三奇乎。邇  
 者兵民就其條理。盜賊去其七八。邊防增固。夷虜益馴。舉直措枉。咸成中興之業。天下咸知帝力之所自  
 弼亮之得人焉。竊以憂時之深。故樂賢之切。聞風覽德。寬然自壯。毅然自立。擊唾登。撫絕繩。仰天浩歎。稍  
 溫其所學。譬如日侍仲尼。老聃之賢。而旁揖賈誼。陸贄也。思之而能信。固宜仕矣。今天下術夷未復。話恥  
 未雪。抱冰督。不容少懈。冠結綬。連茹而來。非徒然者。百慮豈獨一得。尺短豈特寸長乎。或曰。陽光盛  
 于四海。敲石者何施。霖雨澤于九土。抱甕者徒勞。而况飾鑽懸令之說。造次直前。猶擊瓦缶于洞庭之野。  
 何足道哉。竊應之曰。岱嶽滄溟。所以極高大者。不拒涓塵也。麒麟鴻。所以致千里者。四足六翮也。相公  
 播天下之思。而用之無餘。竭天下之材。而使之無餘。事長育天下之英才。梓諸草木。區以別矣。椅桐梓  
 漆。長而諧律。度。郊邱。杞柳。松柏。養而備雕。斲作器宇。靈桂。因地而播其辛。蘭芷。在畹而闢其芬。烏。駉。豬  
 芥。盡其用。蹄。獲。神。不相。藉。由斯而進。蓋非由斯而可採。夫草木異稟。農圃不能易也。例能使之  
 竭其才耳。如此處天下之英才。亦無不奮勵而榮。蓋得其道也。忠智魁傑之士。康濟之所賴也。仁義  
 學術之人。皇極之所建也。鄙如投蓋。河。曾如吐茵。食。賤如鷄鳴。狗盜。陋如蓬蓬。成。未嘗廢一焉。此  
 長國家之度。大丈夫立太平之基。為邦家之光。天命存人。事盡威懷。四。口。關。百里。安於太山。寄於喬松。  
 聲華滿當世。餘慶及子孫。得其人而任之。無強於此也。今者國之。道之。吾君之所尊禮。萬國之  
 所宗向。無逾于閣下者。學術之根源。事務之。官師之所準的。。無外于閣下者。嗟夫。一  
 夫巧射。則百夫決拾。一相忠。則百寮景附。天下之士。聲氣相求。道德相悅。閣下雖遠。權勢。避私嫌。以斥  
 退。請。天下之士。方且隨閣下而不置也。咸望乎品題。而並祈於引達。何特此哉。凡有不獲焉。不勝其求  
 也。其可卻諸士君子。實不易得也。羅之如。珠。玉。屏之如。倒持太阿。失之如。喪一敵國。故  
 視其士之得失。為其邦之興衰。近者天下不寧。士之無。如。季布者。北走。幽。放。逸。有。如。管。寧。者。東走  
 遼東矣。其。士。而。重。選。者。或。隕。身。寇。其。遺。難。而。失。職。者。或。餓。死。坑。谷。其。得。處。伏。于。相。公。之。戶。庭。者。固。匪  
 平時之比也。相公其念之乎。竊所謂家傳古今治亂之。理。世。及。物。之。術。可。否。獻。替。有。成。效。矣。捕。逆。朝。市。  
 探。薇。山。阿。有。所。未。能。生。生。之。具。可。謂。窮。矣。居。無。屋。而。食。無。田。士。之。失。職。亦。已。甚。矣。愁。憂。傷。人。筆。墨。扞。隔。魚  
 鼎。蟲。吟。嗥。呼。凍。餒。空。自。慰。笑。耳。相。公。命。以。位。竭。其。才。力。伏。役。國。事。者。不。知。幾。何。人。矣。其。獨。道。一。夫。乎。昔。竊  
 之。先。大。夫。隸。城。公。以。布。衣。奉。書。韓。國。韓。公。大。蒙。許。子。故。達。于。天下。魏。公。守。文。之。賢。相。也。猶。之。荒。蕪。潦。倒。甘  
 何。足。以。希。先。世。之。萬。一。當。今。創。業。之。難。過。于。魏。公。之。時。遠。甚。是。閣。下。比。魏。公。有。餘。然。微。微。接。下。又。當。為。于  
 平。世。也。猶。雖。疎。冗。豈。得。默。默。而。已。耶。姓。名。茫。昧。唐。突。帳。下。辭。情。迫。拙。不。知。所。裁。願。賜。優。容。恕。其。胸。臆。閣。下  
 其。察。焉。

上李丞相書

恭聞大人之道。其高者登天。其深者潛泉。告之于人主。施之于四方。端偉曠赫。不名一器。其在。委司。如斗  
 如。指。迷。當。世。鎮。服。四。夷。可。否。予。每。公。議。灼。然。其。外。可。見。也。其。胸。中。之。嗜好。尚。德。愛。義。斷。可。知。矣。故。無。古  
 今。無。榮。賤。以。茲。兩。者。而已。仰。惟。崇。堂。鉅。屏。軒。履。奔。轡。投。刺。如。櫛。一。介。之。賤。束。帶。以。干。門。隸。求。微。聲。聞。于。左  
 右。草。野。唐。突。誠。可。笑。也。至于。食。慕。德。義。則。豈。必。疎。于。衆。賓。哉。夫。絳。灌。鼎。貴。或。不。工。文。衛。顯。重。鮮。能。喜。士  
 則。儲。道。何。施。歟。今日。以。斯。道。覺。羣。豈。非。在。閣。下。耶。其。為。人。也。挾。至。足。體。要。之。學。操。梗。切。根。本。之。論。愛。君  
 納。諫。革。容。悅。之。風。理。亂。振。兵。破。諸。緇。之。敵。氣。充。區。宇。名。滿。四。方。橫。翔。捷。出。聞。兩。社。而。總。八。柄。又。方。當。盛。壯  
 之。年。附。之。以。韓。魏。而。初。不。於。劫。之。以。賁。育。而。未。嘗。惕。眩。之。以。儲。墨。之。辯。而。不。失。其。所。是。投。之。以。變。處。之。野  
 而。不。撓。其。所。存。伊。傅。周。召。孤。孤。管。樂。蕭。彼。何。人。哉。光。于。鼎。常。耀。于。竹。帛。披。天下。之。大。韞。拯。天下。之。大。患。以。為  
 己。任。隨。機。應。變。有。餘。裕。矣。閣。下。方。且。澹。然。淵。哉。燕。居。無。作。其。實。負。素。望。嬰。厚。秩。比。隆。同。時。者。已。蓋。當。軸。處  
 中。者。晚。進。故。夫。格。天。之。事。業。物。議。所。不。置。也。夫。韋。編。蠶。簡。談。經。袖。史。此。亦。盛。美。奇。事。治。一。卷。書。與。治。天下  
 之。不。同。也。又。如。釋。道。二。家。苦。空。妙。義。之。宗。服。食。修。煉。之。伎。此。於。養生。則。厚。矣。治。一。身。與。治。天下。緩。急  
 倚。任。有。識。之。責。望。在。彼。而。不。在。此。也。竊。以。謂。有。所。聞。見。不。當。緘。默。大。計。深。慮。以。安。社。稷。為。悅。示。體。國。情。義  
 之。親。不。亦。宗。工。之。任。乎。或。曰。道。之。難。行。也。則。如。之。何。夫。事。固。有。小。大。小。者。何。足。以。云。至于。保。安。危。成。敗。衆  
 所。未。察。我。之。獨。見。言。出。而。後。計。從。亦。何。可。緘。默。耶。且。夫。當。朝。豈。無。似。章。處。厚。者。則。在。外。有。如。裴。中。立。勢。不  
 容。久。淹。也。至於。任。賢。使。能。中。興。之。本。又。閣。下。之。任。也。今。欲。得。常。才。之。士。以。無。曠。職。欲。得。奇。才。之。士。以。其。理  
 世。夷。易。其。所。入。之。途。使。來。者。虛。徐。而。自。得。封。植。而。渾。勵。之。賞。拔。甄。品。豈。獲。已。乎。邇。來。喪。亂。之。極。必。將。升。平  
 閣。下。與。凡。門。下。之。賢。俊。實。任。其。事。必。將。卓。然。大。副。天。子。之。意。炳。然。審。天。工。之。付。委。言。盡。用。道。盡。行。朝。廷。得  
 策。生。靈。晏。粲。百。官。稱。職。登。戎。正。華。勳。績。濬。略。非。我。輩。之。所。能。測。知。也。只。如。本。路。羣。賊。閣。下。原。其。禍。端。由。殺  
 子。之。報。辭。切。理。明。刻。於。路。隅。兇。黨。化。之。油。然。忠。孝。之。心。生。矣。嗟。時。憂。世。之。所。蘊。可。窺。其。一。斑。也。一。介。蓬。闕  
 者。未。可。以。語。人。才。大。鈞。之。播。其。肯。自。棄。乎。伏。念。昔。日。承。平。書。獄。訟。法。律。者。三。千。獮。狝。之。故。調。軍。實。論。攻。戰  
 者。又。累。任。皆。踴。躍。而。無。功。過。則。鮮。矣。積。歲。舊。書。經。傳。略。備。隨。目。得。一。忘。十。時。求。夢。奠。老。人。之。旨。行。誦。而。坐  
 思。之。不。忍。棄。大。而。嗜。瑣。四。十。之。仕。齒。髮。將。老。九。品。之。秩。炊。春。無。餘。仰。企。光。塵。衰。鈍。之。蹤。庶。未。擯。斥。昔。者。郭  
 隨。鄙。人。而。理。民。者。取。之。梓。人。卑。冗。而。相。天下。者。取。之。輒。曰。獻。其。猖。狂。之。說。有。合。於。大。人。之。道。者。亦。養。木。作  
 室。之。類。也。至於。諛。而。益。勢。則。不。為。也。所。祈。向。者。德。義。不。可。誣。矣。才。下。論。卑。幸。垂。照。焉。如。賜。一。字。之。惠。以。獎  
 其。進。執。經。秉。筆。將。繼。此。而。有。請。敢。悉。布。之。可。否。惟。命。不。宣。

上朱僕射書

竊聞道之難行。自古所歎。於時危而尤難焉。惟大君子則易。然社稷以為悅。華夷以為意。拯患拔艱。使禮  
 樂征伐。自天子出。雖百世而不失。此所以為大君子也。以小丈夫之氣。臨之。慮未及周。慮之弗審。炫名而



遺實舉一而忘三。左振而右靡。前顧而後傾。失足而入河海。呼吸而陷寇讎。雖有經世之心。尊王之念。非身已不自保。而何以保其國愛其君哉。徒為天下後世之嗤咤耳。學道者莫不欲施之於世。惟其彌縫提挈。無遺器失策。故曰難也。昔仲山甫以不畏不侮而相宣王。致周室之中興。季文子扶持魯邦。誅戮巨猾。其君用寧。陳孺子居擾攘傾側之中。漢室俾又三人者。皆可謂大君子矣。猶皆伏觀建炎復辟之詔。而竊珍茲閣下。真千載人也。彼仲山甫。季文子。陳孺子。而當茲時。其機略亦不過如此耳。方二兇人之肆逆也。婦人小兒。頓足切齒。欲死之而不獲。雖有負之勇。食狎之際。無益於算。閣下端委。神氣不變。廟堂之淺深。使彼莫得而窺。大直若屈。偉度絕人。陰離其黨。徐破其計。天地順敘。忠義炳著。稱爲社稷元功之臣。緊閣下得之。學道稽古。以御今之術也。首出羣公之表。砥膺太平之責。內事矣。外患尚多也。求爲首末無間。言初終皆盛美。嗟夫。是不徒然者也。衣冠所以推予者。以閣下器識才略。久有以服於人故也。今僭偽孔熾。強敵憑陵。急切之務。大者兵食攻守。瓜步防佛狸之警。澗水慮苻秦之虞。開口待餉者不下十五萬人。可以控扼者無慮數十餘處。陸抗之疏。王濬之計。可謂龜鑑。士馬儲械。簡閱必當兼用。柔輯表餌之略。其費不貲。斟酌時宜。料敵論將。調師乘之。和大小智。愚適可以相制。將帥有志國家之急者。慨然以盡敵爲意。而患在不能料敵。是以無功。如閣下專務料敵。善之善者也。審察而預圖之。故平居無廢事。緩急有成算。庶幾祖宗之宇內可復也。此數者立。而吾道大光。首末初終之論。可無憾矣。數者不立。雖欲奠枕。不可得也。大敗所關。羣情翹首。萬物咸賴。天下有能爲之士。駕馭駁作。入吾術中。所譽必試。用人之柄。不可失也。兼納廉言。無壅下情。以冀奇謀異畫之來。議論之權。不可曠也。賢賢尊德。講藝修辭。文章之宗。不可避也。閣下力行之。無負天下之大而已。使斯人奮發激昂。勇于由義。樂而赴功。革其偷安苟且之俗。皆風化之效爲也。用兵如方叔。召虎。機辯如魯仲連。言語如行人子羽者。未必不獲也。多君子以助治理矣。甚惟主上勵精興復。典學天縱。方且整齊乾坤。步驟湯武。委任之重。豈有它哉。閣下憤憤宵旰。竭贊經綸。道導談猷。每進仁義之隆。君臣之際。簡易健順。超軼世俗。數千萬切。此天下之士所以樂爲用也。夫婦之恩。有不獲焉。草萊之士。有失職焉。則亦司其憂。任其咎。道固如是。不以爲勞也。仲尼有云。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猶之不肖。爲天下安用。自幼竊好春秋左氏之學。以爲周孔之常道也。蓋春秋。天子之權也。始隱獲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所以獎王室。理華戎。文武之王澤未遠。諸侯大夫。尙可告以義理。記其成敗忠邪。引王法以繩之。加賞罰於千載之外。天人之際。靡不該貫焉。施於後世王者。不可一日而無也。夫然。故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微春秋。則周室不爲周室。中國不爲中國矣。此書向遭詆斥廢銷。故學者尙寡。今以此尊中國。攘僭僞。閣下殊有力於此事矣。區區佔畢小生。見前古之聞人。尙知慕之。晉伏光範之門。在坏陶之末矣。困于窮空。竟未有以獻其愚。不能揜其無似之迹。點汗記室之清塵。希說買遠。杜預之鑒。或者得一言以自壯。雖其適道杪忽。豈無纖毫補于朝廷。竊妄論大君子行道之美。因得達其所聞。不覺喋喋。不知者以爲爲利也。其知者以爲爲道也。閣下滌除四海。相王室。禮樂征伐之出。天下復平。猶亦願不負夙昔爲道之志焉。伏惟貸其狂率之誅。幸甚幸甚。不宣。

上趙樞密都督書  
愚竊聞朝廷大臣。係時理亂。惟文武兼資。則可以有爲。今日國步艱難。譬如解體。不可嬰以芒刃。斧斤礪而已矣。支傾壞者。不暇顧夫藻棁棟宇。壯而已矣。蓋惟文可以附衆。惟武可以威敵。入相則百度正。出師則四夷服。古之人解兜鍪而冠貂蟬。自廊廟而履行陣。投壺而講策畫。緩帶而觀經傳。乘勝決機。氣勢盈溢。丹青所畫。竹帛所紀。皆文武之大才也。時危而用不武之人。有禪僧放鷹之喻。治遠者必自近始。欲治夷狄。先輯中國。外內皆重任也。偉人在朝。知無不爲。豈憚勤劇。搢紳屬望。猛悍屈伏。咸願其當軸處中。然使其坐論王霸。燕安鴟毒。桑梓之邦。陷於塗炭。豈得不慨于懷乎。夫以隱情惜己爲持重。厭事苟安。爲待時。則何貴乎智勇。何貴乎功名乎。惟其英傑之度。專意興復。忘家徇國。所以殊絕于凡庸也。往者網維不振。士風迴邪。談虛無。注濶刻。以爲儒術。厚包直。棄箱鈴。而取將帥。今其遺臭未遠。餘孽或存。戎旅之寄。實難其人。夷狄憑陵。中原擅橫。良以此也。免奔端委之倫。非其能超軼世俗。改途易轍。則何以步騷周。宣中興之佐乎。主上勵精。閣下激昂。吳越非勁兵健馬之所出。關隴有脅從思漢之心。多士盈庭。皆未易當此重任也。以閣下精治道。見兵勢。以帝王之法則。成治中司。以桓文之節制。撫循二鎮。有惻怛綏靖之實。無僥倖行險之失。嗟乎。經世御軍之略。信有文武之威風矣。故絲綸布出。陝。蜀。荆。河。先聲萬里之外。士卒莫不踴躍。必相慶以爲得人。識者謂吳之強弱。在蜀之安危。蜀之安危。在隴之向背。夫騎兵出于隴右。而財賦從蜀來。蜀爲隴之根本。隴爲蜀之股肱。秦爲天下樞機。故得隴而秦。蜀。大事矣。不得隴則秦。蜀。無能矣。秦。蜀。皆得。而梁。宋。在吾指掌之間。并地可絕。河而收也。論攻戰者。千條萬緒。進退得失。可豫言者此也。朝廷據有江淮。設險守要。僭僞在齊。梁。而秦。隴。兩河。皆爲虜守。西南之人。不能出大散之關。皆府所治。正當我之咽喉。建領席卷。世豈乏人也哉。前日張公嘗爲此舉矣。恃卓然之忠義。不料敵勢之方熾。不察吾帥乘之未和。以新輯對傷之餘。未暇少加練養。而與百勝無前之虜。決死原野。此志士所爲太息也。愚頃者嘗以書見張公。論兵不可必用。公易而不察也。閣下之此行。比之張公。時易勢殊矣。鄧禹歸而馮異。檀子眉之捷。裴度行而李愬。得李祐之降。閣下之功名。高于張公十倍可也。昔韓信佐高祖。乘草。邯之結怨于民。故遠定三秦。勢如破竹。蜀人攻魏。以孔明之賢。而不能得其志。值司馬仲達之強也。成敗可以鑒矣。料敵制勝者。雖有馮。曠之聰明。終必憑於間探之精。虜暴竹以逞禍中國。十餘年矣。重兵散歸國內。再調發而無辭。子女玉帛。糜足充初。再來而吾無可有。彼所謂謀臣猛將。爲陝右膏肓者。已天誅之。故攻蜀則不能入。而退。據襄則狼狽遁走。是我師亦稍強于曩時也。虜之兵將。既非前日之盛。此似有可乘之隙。敵似可料矣。然吾間探未精。殆見其皮毛之事。安知其無它謀臣。不能更遣重兵乎。故秦。隴之事。在精其間探也。古之用兵。惟間探爲急務。且如一舉而取僞齊。定京雒。唾手可辦。信如成功之後。而與我爲敵者。尙在北境。用兵亦未弭也。譬如博搢去虱。何損於牛。昔孫權嘗謂曹孟德曰。足下不死。孤不得安。今吾朝廷。若非虜酋之死滅。亦不可謂安矣。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不知己。不知彼。百戰百敗。見幾而作。攻守予奪之畫。則閣下主其謀也。愚聞之師曰。進取不如自守。知自守之至。乃取而無後患。故羊祜



杜預之賢。巧於平吳。而拙於謀晉。自守之術。茂焉。謝安。桓溫。銳意并吞。所獲不如所喪。所以無害者。知自守也。願閣下威德加于雍雍。昨將潰卒。必相率以歸服。王化而自守。萬全之計。常使內重。敵不能窺。國家永寧。兵革不煩。至尊安枕。而無憂。所以成方召之業者。亦偉然矣。嗟夫。中原要地。終必克復。閣下特之。閣下角之。江南諸將。併力路之。以蜀之饒。蓄謀養威。裕民勸農。下賈容衆。先收陝右五路之師。與六軍期會于韓。魏之郊。將符尊專。號令齊肅。戮力一心。以酬特達之知。千載之一時也。今六藝數日啓行。用人之際。下走以潦倒貧困百僚之下。微旬旬於邯鄲。受擲於燕薊。其迂鈍可笑亦甚矣。輒不自掩其缺短之見。卜蠟妍於帳下。伏惟掛怒蛙。赦吐茵。鈞播之廣。宜無遺道。吹噓之榮。豈拒枯朽。非所敢冒也。庶幾不碌碌而負門下云。冒昧唐突。伏俟誅譴。不宣。

擬上趙相書

悲惟理世之要。澄源拯微。纖悉畢措。罔非大公至正而已。伏聞朝論吏員猥衆。缺次極少。準一官而五人共之。一人任職。四人待次。仕者無窮。而常員有限。填咽充塞。不可區處。有至十年而後之任者。本所獎拔之多。而賢路迫隘。臣于此近制中都官待次者。並罷斥。詳味美意。戒於汎濫。務在精切。此舉非不善也。前歲修廢除用諸丞。所添不過三十人。今者擬行朝兵府僚屬。以次皆黜之。不下七八十人。其間不容稍留矣。嗟夫。以人物爲懷。以宗社爲悅。毅然確然。自任休戚。而後及此。灼見閣下之心焉。傳曰。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審舉。審舉在核實。古之用人。取之至寬。用之至狹。取之寬。故賢者不隔。用之狹。故不肖者無所容。夫披沙以求金。其始未乘沙也。春糠以取米。其始兼取糠也。終藉陶汰。簸揚之功耳。自今公舉。慎選。官曹之清必矣。士之黜者。誰不曰然。或者以謂捨之則藏。今既捨矣。則宜遠舉。退引。奉祠宮。從農園而已矣。其長者以爲安。義命。堅持操。讀書立言。貴於行也。修身正家。以治國也。自進之路。尚廣。長逝山林。則迫矣。閣下統理中外。獎擢延引。覆載之內。駭行曠息。皆有賴於庇廕。而士大夫不蒙垂察。理有不當然者。夫一意于退。自薄自弃者也。自奮自勵者。豈謂其無非。敢輒言經術道義於前。昔公論也。其或小有。彼七八十人中。其志意才略。尚有人也。今天下之勢。方且倒懸。神州陸沉。未能雪復。夷狄憑陵。腥穢寰宇。此正用才求賢之急也。夫負能挾策。自以絕出常流。則整世憂時。亦誰能默坐而已耶。亦不容逝去也。嗟夫。才之難也。吾君。吾相。豈終弃人也哉。所黜七八十人者。豈將使失其職乎。夫古之逐客。有復爲尊官。成大功名者矣。三黜五去。復被禮遇者矣。至于鄙夷厭賤。過絕忽略。則誰者不敢以此期閣下。意者鑒裁稱量。丹青造化。已素定矣。唐崔祐甫。除吏八百。時無遺才。裴均。薦士三十餘人。朝野翕然。二子尚能然。是豈足以概論高明乎。士之無能。無思。無慾。可以投閒散。羣冗士者。莫如籍也。罷斥數中。不在有無多少之間。待閣下之在上。猶復一鳴焉。亦嘗承風旨。辱軫念。自進身。雖疏。而有再三之禮。惶悚無措。嗟夫。自待固不忍。薄待閣下。亦敢不厚乎。今天下所謂魁壘豪傑。功業隆重。閣下當軸。實無悉焉。與天下之士。共建皇極。固優爲也。自惟非劉禹錫之才。譽。而求牛僧孺之知。乏杜牧之謀。而觀李德裕之用。亦已難矣。倘尙寬其。恐訓其拙。未忘接拾之意。實以有道貧賤爲恥。若夫流落無歸。至于累年。私事也。結髮讀書。白首不輟。亦

嘗聞閣長者之風。而竊窺夢奠老人之意矣。庶幾用其道。并其人。試之以伎。效之以官。飛一檄。馳一傳。裨補塵露。養生之事也。敢不勉焉。吉甫作頌。程如清風。平生所慕。恭惟今春。虜犯淮泗。閣下實爲首相。捍患禦災之際。舉無遺策。虜以敗北。誠願紀述。盛德大業。被之金石。以追配古中興之佐焉。狂斐干冒。俯伏俟罪。不宣。

上秦丞相第一書

月日。猶謹齋沐。裁書。獻于僕射相公閣下。竊不佞。潛伏隴畝。積年甚多。繆窺達者之概。皆竊念今天下之本。四海之勢。惟閣道者。足以論之。體道者。可以揆之。故曰。論道。又曰。道揆。聖哲居于其位。撥亂守成。獨知先覺。陶治六合。運動羣生。不外乎是。夫道也者。致之在學。承之在師。其體高妙。應用不窮。其迹墳典。案邱。其理仁義禮樂。始也因空而求。終也忘言而得意。其至極也。天地待之而有育。聖人傳焉。豈輕也哉。或曰。天下未平。斯才智馳騁之秋。而談道豈切務乎。愚應之曰。不然。夫博問精思。渙然神解。包覆無窮。酬酢不匱。猶佩繩墨。帶規矩焉。順之則興。逆取之則壞。才智所及。乃有屢量。雖千慮百圖。而不合于道。則無益也。才智非道。比矣。舜之戒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詩頌后稷曰。粒我蒸民。莫匪爾極。此理深博。法名教之偏蔽。與生民爲指南。解紛而不惑。更變而適宜。盡功于無形。消禍于未萌。其于安危得失。審矣。人主用其言。至孝至仁。至大至明。唐虞。契。不是過也。子思。孟軻。能言之。而不得施于政教。管仲。葛放。造之。淺而所治小。子房。得之。黃石。而神之。謂之陰符。曹參。得於。蓋公。而悟焉。載其清靜。今也。任社稷重寄。係生靈休戚。抱奇術。致帝王。開物成務。無所不綜。天子咨沃。四夷欽想。視。青冥之上。位居第一。閣下膺時之運。萬日。胥隨。萬頭。皆延。天下之資。誰當任之。以謂。太祖之郡縣。未復也。梓宮之未來也。太母之求歸也。淵聖之久留也。以道言之。四患之未弭。爲那何以立耶。建炎以來。而戰而求之。逾十祀矣。傳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改卜。烏可已也。主上焦勞。日昃夕惕。恭謙屏屏。寒暑勤勤。如蹈虎尾。涉春冰焉。臣下當糜捐以承旨。前此虜主虜酋。傾覆擄亂。塗炭宇內。其臣民往往助桀爲虐者。則亦何顏與我通好。故所遣使命。徒勞而歸。今虜立新君。一時用事之臣。改易。非前日矣。彼我之相與。既非敵怨。故使命踵來。言還地講和。議者謂其情難測。事未可知。容明日。躋觀書乙夜。自誠而明。昭廓洞達。斷然卓然。以大信交異類。朝廷應變度宜。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用侯公善誘之辭。買生表餌之說。乃下議和之令。可謂導吾君以誠。明仁孝。始宸衷發此善意。道揆吾事。成此大策。室之則塞。抑之則絕。我之於彼。怨未嘗平。憤未嘗雪。忍恥含垢。極矣。何異越句踐。漢高帝之事乎。古今不遠矣。蓋天意悔禍。竊庶革心。易戰爭爲誓盟。變甲冑爲皮幣。轉睚離拘質爲會合。改怨仇爲恩惠。我之所得如此。復何求哉。願措置應接。欲其曲當。浸灌薰揉。消其頑傲耳。夫戰。不得已之舉也。和。名教之所許也。方且郊勞。勞。贈。饋。異禮。費難千金。不愈於奔軍屠城之豈乎。訓兵練將。投石超距。保淮。江。過慎之防。先勝之計。我故自若。遣使之擾。較之交戰。何啻相千萬耶。彼大國也。雜用夷漢之士。豈無人乎。若有人焉。其和豈徒然。其言必不妄。非可以詭譎。履。待也。夫。豈莫不必在中國。彼之於道。得之五經之表矣。况亦有詩書等也。萬一地界



漸復信使又至梓宮太母淵聖相繼來還此亦講和之當然也昔文王斷虞芮之訟相帥而歸周者四十國瑕呂飴說秦繆則晉惠改館歸絳嗟夫文王能之而吾君亦然矣秦繆能之而戎虜似之矣夫道德之化其功豈可量哉名教之施其理無所不服吾君躬蹈高世之行天地可動山河可移金石可開鬼神可格強悍不誦之虜咸而馴伏理之必然非經經之士憤憤之子所能測也又適當閣下謀王體斷國是經濟之學大有施設機神明鑒天實相之得道者多助矣夫鄰敵未賓校地不復則仲尼相魯為無效鴻溝不割太公未返則子房謀漢為無功虜之守中原其理明甚衆所共悉也責我以歲賜奉我以故境始其款悃也太母淵聖族屬之歸又非若地土貢賦之饒其所貪冒者何為不然乎假令朝廷疑拒虜使徒返我不因此而加強虜不由此而加弱失事之機觸彼之怒貽它日之大悔耳昔曹公不禮張松而天下分齊威於干葵邱而九國叛事有機會蓋蓋之差其患大矣今已納其善意加待使人詳觀虜情權其利揣其害不得不盡也且瀆淵故事遣使會盟南北寧一無犬吠之警者百餘年歲叨我命幣充勿廢飲豈不思前日之利乎今我兵日精若不議和虜豈有絲毫之得於我哉務戰勝窮武事自有見機之時亦非天下之遠慮至計也彼此民心畏死一耳今無荷受頓載之勞肝腦塗地之苦而坐談城土之歸問安之使兼其奉迎之儀此非常之慶會事若無阻雖甚盛德度以加矣雖甚勤業無以過矣嗚呼閣下勉勉孜孜建立中興道義益隆四方所瞻天下之士聲同氣合者豈特腹背之毛芝朮之籠所當耶亦相與樂夫志一道契之莫逆也故不量賤賤輒論中樞之末以為門下贊伏惟輟燕私而一覽焉荒唐鄙野非敢為倭也於恐而有擇焉幸甚幸甚不宜

上秦丞相第二書

月日竊謹齋沐裁書獻于僕射相公閣下竊今春狂僭冒干宰旅誤効計以勉廟堂之治得辭意難拙幸今惕若伏幸朝廷未賜嚴譴近日又親詔令事宜弗能自退斐然安發竊觀自古道術通明之士正傾安危解倒懸出陷溺皆不世之功三代久遠矣漢平津侯上疏武帝云周公旦治天下期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恐心曉然見治道之所以然又曰期年而變臣竊竊緩之武帝奇焉遂以入相卒號世宗而董仲舒所陳稍緩所以不合唐太宗問魏鄭公致理寧可造次而望乎鄭公曰聖哲施化人應如響期月而可信不為難三年成功猶謂其晚太宗納其說貞觀大治嗚呼方其始進也何所據而出此言以許其君哉儲者學以輔萬物之自然文以達古今之妙旨執大器趨大業趨大時集大勳所過若雲郵傳命且暮燕越固千載一遇豈衆一人耳豈易日期年月天下於變且信耶其未效也若妄談焉魏公孫輔武帝表章六經能黜百家儒術光明時尙修飾而務兵刑事業淺陋平津之說不甚用也其言故不大驗太宗克己慎微寅畏恭儉卒致刑措鄭公之言少行而驗矣夫在宥天下言必稱三帝三代非可局於漢唐孫魏而止也大抵治功神速惟體道者為然二公概先覺斯民矣方今天下難馴者莫若北國一旦週而請和稽首來享恭禮假義願信修睦矣難復者莫若中原土宇而三京八路版圖來獻肆頒大告一洗惟新聲教風靡者數千里於是梓宮母后許我迎奉兄弟宗族許我遷返凡吾君之所願者無不得所求者無

不獲豈非聖賢相逢通於大道柔遠能邇和陰陽而平天地召致威格如此其神乎仲尼曰楚昭王通大道故失國而能再興百里奚曰行道有福晉君不從而失邦歷數近世屢閱它相其體履或未盡善其任責或未克堪術略拾遺功業茫昧雖欲許國愛君而才謀有限矣豈有一德一心謀允事遂赫赫炎炎磊磊落落真區一變品物再生合世離復奔逝太平之象卓絕古今乎漢轡不迷其言唐相克嗣其志閣下揆政庇民再尹天下今僅一年孫魏之言效見茲日凡譽人者惟其公則無憾閣下首膺經綸之任峻功盛烈乃無與二意者吾君朝夕念茲盟府之典揚庭之號當不逾時竊料每存降抑深自挹損故使龍命稽停雖然固已播傳遠邇光于四海矣而不受其名不居其勳此大賢之高致世俗固不識也昔齊威公使管仲平戎于周王以上卿之禮享之管仲力辭卒受下卿之禮君子隨之仲尼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如其仁執謂其翁者之佐而已乎其學必本於王道也故不悅於功利之際閣下遜避勳爵得仁者之心術矣重器大名著竹帛而銘鼎彝終恐不免耳愚不肯如僕者亦能知其所謂焉蓋聖上天縱日躋誠則明矣所往者順明則誠矣知來者逆此伏義西伯之極至也凡功業遠大稱其所得之高深云聖學非所敢議矣故令羣臣副容圖之難焉最後登庸閣下蓋道德有餘而勳績自途氣合而張治具謀契面運化機朝廷之上泊然若山澹然若淵勢靜則不可動計遠則不可窺至誠之實單于鬼方慈愛之衷乎于動植本于清心省事無取智名勇功時昔天下不幸波搖雲擾時以謂流涕痛哭贊胡軍國惟詐力之是務至於馬不解鞍不輟手移檄忘晝夜介冑生風然吾君之意未嘗怡吾民之瘼未嘗去視太平若梯天焉道德之治虛一而靜豈弟平易以接民物天地交暢故能使南北二國以信義相款割百城奉皇族而於我甘不少斲彼非近道不能為此大度之事我非有道無以受此殊特之恩開闢以來華夷講和未有如本朝之比也昔堯發洪水先明五教時咨四岳求賢治之若以流俗觀焉豈不闕遺事情歟謂當日夜先從事于江河矣使五教弗明求一日之安不可得而何治水之有此堯之用心也今我國家正心誠意蹈仁義之實五教已明夷狄滔天懷山忽然如潑水歸大壑天子無愧舜禹之聖閣下可謂致君矣自今中原日趨平泰求所以安輯存恤使渠帥豪傑無失職刺史縣令勤撫字法祖宗所以得民者勉行之酌僭僞所以失民者蠲除之悉皆吾士與民也夫何患焉然大江以北略言之惟見其利詳慮之其害何可忽念萬世不拔之基無疆之業何得不詳也王猛有云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後是以晉王良相戰戰兢兢雖享其樂每思其終夫儲萬豺狼凱旋并翼盟約未甚久固邊微帥乘始遵漢儀人情脆脆之秋特編廢之形勢譬之解衣包火張羅防虎其可忘戒慎也哉嗚呼治效思不速所願思不成今運且成矣功大患不謙圖慮患不戒今遜且慎矣前慮卻顧使無遺謬此聖賢優為也僕之庸受末學過計私愛何補于算其幼聞長者骨體之論拳拳不能置也歸耕其分矣再伏光範之門尚幸一見豈容無所獻庶於時有涓塵益伏惟大鈞諒之不宣

庚申年擬裁此書

月日竊謹齋沐裁書獻于某官上宰閣下竊聞神謨野謀也公孫倭應對鄰敵截而與俱吳武陵疎迷也



變度折衝靖國深識其才子產中立。崑崙動勞神吳。二生愛悅從之。而言亦不朽。士固尚志。雖位下迹微。攘袂擁說王公之前。係時機權。何小小之得失也。君子慷慨之心。不取小人循默之態矣。竊惟高明代天之工。慎微接下。野謀疎議。所以至也。國家隱憂避狄之餘。議論盈廷。有偏狹憤慨之見。味久近彼己之勢不深。惟羈縻之良策。則將安出。前春金虜引去。軍屯河北。止限一水。豈不能觸天威。擄淮壖。有善意也。不必張大虜兵。貶駁我旅。昔日閭閻驚駭。蹂躪之酷。有目有足者。見且蹈焉。亦不在多言之也。彼兀兀輩與吾諸將等。矢刃相加。比長繫大。皆失地形。粗能越江。而歸途狼狽。悔恨之。故更求萬全。故久不攻我。况大江舟楫。非胡夷所長也。宋之為宋。卜年千萬。思波民之骨髓。虜豕常勝。吾人面從。豈真服乎。使割地和好之利。在我而不在彼。彼安肯先割汴。雒。陝。西乎。蓋和好之利。彼此共之也。夫拒抗鄙夷。勿與交接。終不能屏絕之也。據甲殺馬而來。惟有鬥耳。幸而一勝再捷。兵舉疊結。憂未艾也。悲惟兩宮問安。不報何名。而戰。天下倒懸。生靈重負。豈不欲解懸息肩耶。蓋玉敦珠盤。留黎金匕。豈無用之物哉。議者每曰。累年割地議和。此其詭謀狡算。使報不得其要領。忠信無如其變詐。邀索百端。使我不能堪。和事難成也。故雖得敵國之附。五十城之歸。而我自視。欲然良以此也。嗟夫。不為何成。不行何至。危而費財者。戰也。安而費財者。和也。然二者皆不易焉。我養兵勞敵。又加以賂虜。誠何以給。賂不多。則虜所顧不重。要須將帥強。則彼有所忌。盟誓堅。則詐無所施。量入為出。幣之多少。適宜而已。和之計。鈍滯。戰之事。疾捷。非不知也。假使留止一使。尚勝覆敗一軍。彼四荒之外。封圻之中。安生樂業。易如反掌。豈他術哉。夫據朝夕之池。儲海陵之倉。幹離著之利。介寇管之駒。國家非得已也。虜人資我以五路河隴。壯士健馬。指日可收。彼亦不較。知我尚強也。愛戴吾君。似若不薄矣。昔蘇祖之臨御也。南北未嘗通好。駕馭英傑。使李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以備契丹。虜騎莫敢犯也。太宗繼統。用曹彬。潘美。出征燕薊。互有勝負。國史載之詳矣。自祖宗時。不能制虜之死命。章聖皇帝澶淵之役。聚天下精銳。寇萊公為相。豈不知兵乎。竟用文德。不窮武事。自後名臣如范希文。豈不知兵乎。亦以皮幣講好為言。天生驕子。騎射絕藝。禮義不可以速化。干戈未可以遷征。我國家以神武不殺。混同文軌。聖聖相承。專用一道。不貴征伐。其來尚矣。今朝廷以道為原。以仁為根。合符於祖宗。稽疑於墳史。卜之于天。虜情可見。謀之於鬼。事理不悖。昆蟲草木。咸知好生之德。天壤日月。咸明至誠之意。大策均均。亦既著矣。修政事。講武備。足以取重我狄。夫金鐵可以磨鍊。龍虎尚堪烹熟。萬一野心弗馴。歷稔逾時。斬固和事。所請不允。豈容中輟乎。人情未有卑詞饋餉。極耳目口腹之欲。而不悅豫者也。金玉錦繡。迷心悅毒。珍玩奇巧。無益治理。投以予之。亦何吝耶。將命之人。未得其要領。齎送之物。未審其無厭。縱使不其婉順。亦非怒氣直辭矣。此宜用漢高隱忍之計。陳平見機之速。斟酌審議而行之。夫何思焉。虜人方且觀我知權與否。有策與無。得失安危之秋也。且魯酒誤趙。而邯鄲被攻。女子爭桑。而吳師入郢。張鷟之強力寬信。王烏之登面穹廡。劉琨長嘯以解敵圍。段熲破虜致無種類。所當擢其智士。聞一知十。妙通蕃情者。備行人之任焉。藝祖更擢英豪之多。彼一時也。章聖之任寇萊公。尚可繼述。虜人功無以加。富莫與倫。箇中武夫。猶喜馳驅。儒生有識者。豈不知和好之事。有軌可循。利博而歸于我主。

且必無意外之敗者也。愚故曰。和之利。彼此共之耳。衆人見朝廷越在江右。以疾為瘡。大瘡愈難緩。夫良醫消疾。神效除瘡。必矣。閣下實尸此責任。不然。何以貴經國之高略。濟時之至計也哉。傳曰。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布大命而強質其母。是令不以孝名也。豈有兩國之君。結為兄弟。而尚留人眷屬者乎。平日膠膠擾擾之慮。行且為洩洩融融之樂矣。如使和好之外。復有上策。古今大賢亦必言之矣。窮髮之會。與中國之饑。復有妙見過於此者。亦可以諮訪研尋也。斯事誠非小小得失矣。明公以英風異才。獨當鎮鎮。廊廟高深。博學瑣議。豈能損益。假如芻言。毫末可用。必不棄也。區區區區。惶恐俟罪。不宣。

上湯丞相書

月日。猶謹齋沐裁書。獻于昭文侯射相公閣下。竊惟方今天下之勢。大小綱紀。斟酌調維。廟堂遠深。道周術遠。算數精審。幹邦棟棟之資。命世佐時之機。凡常庶官。不足議之。僕就義忠公之誠。亦世補報之心。弗以榮賤開劇易其介。徒以憂虛私欺激其衷。屏屏致致。邀祈控訴。憤悱拳拳。所願瞻依者。天下大老。伏惟閣下稽古致時。應千之期。舉雲附翼。勵蓋世之略。乘人文師表。蘊智辯裁。成冠一時而綏庶邦。謙而加以以求善無厭。健以至干宜勤不懈。頃日小夫不自分限。輕千里而掃行馬之門。趨府之嚴屏。搢衣鷓室。鞠躬望履。瑟調令儀。自然休質。乃蒙抑損穹崇。誨誘卑品。欲於風之穆。或冬日之溫。想宗廟之美。觀百官之富。高大遠密。豈容隱度。強記默識。秀偉絕倫。信可謂君子之宗盟。士林之根蒂也。此時不敢以芻言觸聞貴聽。私意披發。憂吁已久矣。主上枚卜首簡。左輔魁柄。道協時來。陸陸堂堂。閣下從容子奪。六事百司。罔不風從。畫一建明。鮮不奉為律令。內有精思起草之亭。外闢欽賢翹材之館。庶政準程。公道阜白。指蹤武幹。範模文場。政理赫焉。如日正中。勳績浩乎。如川方至。百度無滯。九功可歌。不淹歲月。而諸允矣。方且興復泮雝。恢廓中原。有成豈待三載。天下孰不傾心延頸而俟也。於皇當陽。聖造求理之銳。萬方注賴之切。扞患披難。時咨良哲。必務疾速。以副之。決斷而答之。救天積衆之訐謔。廣士博選之至要。不可不以不汲汲也。天下之形聲。雖甚。曠不能周覽。遍聞分治。而豈無遺憂。汎應而豈無遺使。惟明察大度。虛中謙索。訪問援引。人之好我。弗疑弗猜。無怠無斁。悉厥胸腹。俾來者虛徐。區別以崇其資略。甄升以收其器能。此納揆之欽也。賢者必表。良者必進。此天下公議也。夫哲謀慮。又公質要切之規。智識心匠。長國家者之所資也。山不讓土。故極其高。海不擇流。以極其深。天官地祇。有神物主之。非徒然也。且如多士之中。隨管經濟。韓白。韜鈴。威文。節制。變黃。風化。遊夏。文學。然。桑心計。趙張。鉤距。或各遐阻。不能自達。綱目所加。委領既振。非所慮矣。昔燕昭厚幣。以聘郭隗。遂致樂毅。郭衍。劇辛。三傑。凡所欲果得。所求果成。燕以之興。蓋似善斯舉。真善必來矣。似才斯拔。真才即至矣。先王顧俊無方。重使一夫不被。以此功利。遍物。舉措適當。其可數計乎。夫未發之機。藏伏之符。必有能辨之人。瞻前顧後。左瞻右揣。度度之加詳也。晉趙武舉管庫之士七十家。唐崔祐甫除吏八百。吾邦何為而不可乎。僕瑣瑣。從下大夫之綴。目際聲牙。寡合冒進。謁於吾大老之門。惟是承前人義。自幼稔慕。所學造夫小者。近者幸蒙不拒其庸劣。賜之進前。他日瞻味。警說。因事獻獻。自效。昔者賈誼五十八篇。陸贄之文百數。二公究邱且盛。與係華夏休戚。後學之龜鑑。



致時資治。窒隙拾遺。誠在夫勉勵積聚也。又頃歲歲咨訓。擢丞奉常。以其志尚。有聞。區區所尚。心志確固。給紵既出。必有所取。誠不敢少。隨其志也。先祖遺訓曰。士而無益於世。謂之苟生。竊謂斯言。未嘗引忘。非惟閣下宜慈博大。包蓄庶僚。尚未不才。萬冀無鄙。干瀆大鈞。戰慄死罪。不宣。

理財用。洽恩信。精士卒。練將帥。飭守禦。七者。益加宸心。日新厥猷。勵精勤勉。毋必望風奪氣。凶悖之心。不  
生。一意衰華。朝廷聲實。有以待之。若不獲已。以戰則克。豈謂於兵。彼既馴矣。以賂則服。奚狃于和。大雅稱  
太王待混夷曰。肆不殄厥愾。亦不阻厥問。混夷跋扈。維其隊矣。言虜困劇而卒服也。臣竊謂深仁孝悌之  
威。英靈神武之變化。長樂必歸。侵地即復。道勝德立。息兵措刑。何求而不得。何向而不濟耶。臣賤遠愚陋。  
不識時機。今日鉅論大議。實非敢與。區區事君之義。冒死越職而言之。欽惟睿明。裁擇取進止。

務農劄子

臣聞王政之先。務農為本。觀周公幽風所陳。后稷以來。田畯。耜耨。斧斯。蠶桑。重穰。麻場。元黃。績褐。想見先  
王愛利厚生之教。慨然稼穡艱難。小人之吝者。思文之粒。燕民底于道矣。古之治財者。非一孔。籠貨算縉。  
運米斂積。甚勤且裕。而周公所陳。淵源深矣。珠玉泉貨。寒不可衣。飢不可食。有補飢寒而至重者。粟帛也。  
二者不充。則它財無益。蓋禾不天降。非民力不生。雖不地湧。非民工不成。今陛下幣藏。出于租稅。每歲祿  
廩軍實。以百萬計。五年之蓄。九年之備。殆其可念。自昔承平。諸路之賦。常不能自給。素所仰者。東南數十  
郡。今淮南往往為斥壤之郊。翠復種植。賦入惟恃二浙而已。吳地海陵之倉。天下莫及。稅稻再熟。貢縣入  
芻。方今縑綺之美。不下齊魯。又增以蠶絲繅繅之盛。夫復何加。白丁紅女。終身絲紵。伍符尺籍。盡力邊疆。  
行陣者無暇播種。南畝者甘心饋餉。二者互相養衛。田夫必儲兆於甲士。犁牛必百倍于戰馬。而後濟矣。  
嗚呼。孰與溫飽天下。而富強邦國。非農也哉。四民之最苦者。三務之最勞劇。苟寬裕其生。則土商  
工及末務者。亦不匱矣。臣竊惟先聖有教。本與王之要道。田里之安。特賢守令。亦不必其躬行阡陌。以為  
勸課。惟科斂正辭。惻怛務實。使民養生送死無憾。人心悅則陰陽和。陰陽和而天下平。于是風雨時若。耕  
織咸遂。殆其庶矣。太公言寬民之目曰。利之而勿害。成之而勿敗。生之而勿殺。與之而勿奪。樂之而勿苦。  
喜之而勿怒。夫如是。地無遺利。家有羨餘。縣官豈在加賦侵牟。而後足用。閭閻困乏。則邦本不固矣。姑令  
有司量入為出。出納之間。不失欽慎。歲計時辦。裁抑浮冗。累歲均省。必致京坻之豐。山嶽之儲。帶甲百萬。  
陳錫周洽。餽實盈溢。民有蓄藏。殺雞難鉅萬。不以為家。貨數雖公私咸有九年之積。可也。禮義益收。風化  
益厚矣。陛下待遇守令。賞罰以其勤惰。於民才否。必由民之謗譽。誰敢不盡力哉。嘗聞漢人推行鹽鐵條  
目之說。至數十萬言。亦是裨益邦家之術。臣謂習讀詩書。敦本而末茂矣。儒家仁富。與霸道固異也。臣不  
勝區區越職昧死以聞。伏惟聖明裁擇取進止。

時務劄子

恭惟虛休成之大。究時用之宜。情有所不堪。功有所難成。不曰如之何。殆將無以為。今夫崇聖道。稽經旨。  
固已立治本矣。意者文昭而武未允。志廣而謀未竭。天下之公患也。考之柱礎。惟借漢可以為證。高祖起  
布衣。器度遠大。非若諸生規誦詩書也。又蕭張佐之。濟其不逮。履至危。拔至艱。莫不曲當。故先得秦鹿。  
如約當王。項羽號百萬眾。盛怒將攻之。當時眾寡相絕。詭忿亦人所不堪。子房導之。謝咎自解。鄒侯諫以  
湯武黜仲。乃為頑冒椎鈍。忘小惠而得大勇。羽莫能測也。及其築壇以拜淮陰。乃定東嚮之計。併率五侯

雙溪集卷第九

劄子并議盜賊一首

面對論和戰劄子

臣聞禹抑洪水。拔萬世之患。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聖王幾乎建事策動。蓋天開隆平之路。治人事天。命  
世膺期。不得不然也。逮夫中古。衰傑之主。唐文皇之討頡利。漢高帝之略冒頓。措置愜當。罔非偉績。亦各  
斟酌時宜。廟算多得。然殿尤謂之無策。未為通論。乃是不知時勢而已。竊惟陛下日及焦勞。江淮梁益。累  
年小戩。而中原尚使強虜堅敵。侵掠邊陲。日來事勢。或有間矣。而未集也。嗚呼。洪水尚可治。鬼方。頡利。冒  
頓之倫。有為者豈難制哉。陛下睿明。今之禹。高宗也。成功何疑。夫和愈於戰。天下雖平。忘戰則危。聖德英  
猷。何特讓。唐可比。其當戰也。接江山夷險之勢。持重示弱。養威待變。然後三捷之利。保萬全而奮。暫勞  
永逸。貫藤賊。以節制輯睦之衆。據險乘便。決機取勝。近日川陝。順昌。柘皋。殄滅醜類。如舉鴻毛。夫或驅  
捕獲。或致幣穹庭。陛下卜之於天命。參之以人事。天誘戎會之衷。知難而退。翁然更始。厭處中原。思歸  
巢穴。陛下此際。熟復長慮。合天下之耳目而察之。豈無最遠之見聞。歷古今之成敗而推之。豈無最長之  
方略。時攻而攻。時賂而賂。文皇之雪恥非難。高帝之大度何往。不廢兩塗。隨事而慎用之。戰而非窮武。擊  
羈豺狼之羣。賊而遠遁。賂而非偷安。目前匪為之性。固然馴服。深念夫與王要略。豈不曰修政令。肅紀綱。



之銳以討羽。懷王君也。羽又弑之。然漢義師皆不得志。屢居項氏掌握之中。每以智算折而不屈。王陵領兵逐太公。而楚拒絕之。漢復失軍於陳水。羽遂止太公。呂后高祖自此裁一遇楚。小捷京索。即堅壁深航。不復出矣。成皋修武之間。惟務逃楚。以親在其軍。故然耶。君父之讎。但分遣淮陰等數將。儲奪地。高祖未嘗躬與羽角。意有在也。所以貴智而鄙力。隨何片言而下九江。曲逆萬益以問亞父。厥後四方歸漢。人心翕若。羽雖剽悍。失援寡助。韓彭力攻之。遂有鴻溝之割。侯生緩頰。而太公等果歸矣。時謂高祖天授。非人謀。殆不然焉。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隱忍之謂也。方西伯居美里七年。閔天以寶貨奇物獻紂。而後得釋。故詩稱周之克商。成王業曰。夙夜基命。宥密於紂。熙。殛厥心。肆其靖之。文王之答天命。未嘗求之。未嘗舍之。能忍有也。能謀密也。及其和洽。而光明盡其心矣。三代聖王所以繼基王迹。必養銳畏天。以漸制敵。人故集大勳焉。漢垓下成擒。太公頓首。君父之讎。遂雪。漢之籌畫當矣。暗合於詩書也。嗚呼。朝廷行大道。隆名教。漢祖所不及。至于隱忍而天命。畢進而終不屈。比方三王與漢祖。皆一致耳。然今日所欲。未悉諸允如先王者。誠文教有餘。師律未甚。說也。使授鉞非韓彭。則虜無所忌。銜命非陳彭侯。則請求何從。要當精操將臣。慎行人之選。不受金幣以結五利。廟堂計慮彌綸。坐以待旦。蕭張功名垂成矣。若夫留意東求天下。廉恥必勝之將。則虜破膽。今世知兵者。豈無遺才乎。昨者。戎心稍馴。貪我賜予。不特戰爭。賦之賂之。相時而動。不可偏徇。此漢高取太公之策。閔天出文王之術也。執事者宜熟思之。

初論經解劄子

臣聞聖賢傳唐虞三代所遺。闢里之業。王者樂道尊儒。內自九重。化流寰海。金華露門。咨訪絀釋。辟雍東觀。羣能成奮。俾天下品類。同心向正。政孚教洽。三代之盛。漢唐之隆。及吾祖宗。聖功休烈。六籍之效著矣。鴻惟陛下。生而知之。學華善聽。朝之防。橫經時。咨宵旰。研幾簡編。建立太學。首善之始。崇道辯惑。源恩發士。臣等遭際。作興。帶經負笈。陶沐亭育。神笏周行。峨弁就列。跼蹐。醉程之儀。而又味死輪軒。陸當得言之秋。非有涓塵。稱塞石文。以謂不足以爲士矣。竊聞永平之歲。期門羽林。肄習名教。貞觀之盛。屯營飛騎。受書博士。臣因翫下。亦知棟。狂斐僂說。不揆其愚。昔者仲尼。刪定繫彖。筆削問周史。聞齊語。而詩書易禮樂春秋。各得其所。惟舉要發端。不詳其言。非不能詳也。以爲詳之則隘。故略之。使仁智者自求而得。逮夫李斯滅學之後。出于屋壁。既非全經。兩漢顯門之流。自首講貫。受授相傳。深不負仲尼之旨。虎觀石渠。振衣重席。論難紛紜。開益後人多矣。唐文皇時。初詔顏師古。考究章程。孔穎達撰定義疏。遂爲天下定論。此兩漢魏晉以來千古儒術也。夫六經微言妙用。非可易解而遽曉。始學必由傳疏。近歲兵火。典籍殘缺。比日諸州刊印稍備。今之諸生。所以窮經。捨正義傳注。則惜然矣。此非一代之所私。一家之偏說。一夫之獨智。輯合淘汰。千載宇宙之公是非也。但漢初儒者。各說說師習詩書春秋古文。初不甚行。公穀方城。左氏廢鋼。故三代遺典。乖戾不合。唐人因循承疑。去取粗當。未暇大有發明。易數樂律。至今不得其傳。臣願陛下。特詔名儒學官。既諸唐之義疏。復錄近世儒臣以學顯者所著講解。申救州縣。委自守貳。網羅羣籍。刊刻抄錄。儲之太學。臣等思念本朝祖宗以來。名世豪傑之士。體道彌切。經藝疏解愈明。知

先儒有未悟者。條目甚夥。本朝之學光矣。非累聖神化。不能然也。意者商較評品。假以歲年。加秩給。纂而成編。古人有集傳集解之號。補唐之正義闕遺。凡說皆通。則並存之。疑者闕之。不妄鑿焉。庶幾孔氏之。祖宗右文。實賴陛下爲之統紀。甚盛舉也。其於設科取士。考信萬方。究析道真。扶翊名教。使天下後世。聽耳刺目。伏膺不忒。實文治之偉蹟也。臣不勝犬馬昧死越職上言。取進止。

論收用武略之士劄子

臣恭惟陛下。仁聖慈武。駕馭積賢之符。天人顯相。故能服強敵。安土宇。四方又寧。右文興化。士生斯辰。操觚挾翰者。罔不競勸。咸以無文爲恥。步趨先後。闔冠方履。溢于中外。丕平極治。禮樂具備。盛隆矣。臣愚竊見近世干戈之際。武力常恨不振。今雖平康。豈遽弛焉。恭惟本朝。藝祖之武。太宗之文。列聖重其光。所課試區別。盡天下之才。致太平。防患難。文武二柄。未嘗偏用。天生五材。缺一不可。書曰。帝德廣運。乃武乃文。今之議權武士。不若用文士之易。天下之事。莫難於用兵。中國文明冠帶之俗。士閔習于辭藝。不足者。難之才。或不肯由場屋。誠別有以籠罩之。亦多途矣。古人有言曰。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士有不用。未有無士之時。萬一江海飄流。往而弗返。異域之人。尙或招來之。以爲我用。況在吾邦者哉。凡修政當修之於可修之時。今國家閑暇。理宜致意。一旦倉猝乃求。恐非豫備之策也。昔漢高帝。總攬天下英傑。而款曰。安得猛士。守四方。此蓋帝王之度。不得不然。登壇受鉞。非太平事。旌擢觀省。儲蓄優過。亦欲補夫戎闕。獸符乘障。被羽之任也。今之宿將。例各休老。後輩威名。著者幾人。勇智可用之輩。偶至失于頽錄。或沉埋軍中。賊于驕將。或汨于賤遠。無以自達。或觸犯文法。武人常理。寬以容之。安之而出。從之而成。其可已耶。夫斯民。安于太平之樂。遊娛飲博。心志恬適。軍中投石超距之氣。索矣。可無猛烈之士。倡率之哉。齊梁華屋之性習。至若衝霜雪。冒炎埃。飢渴驅馳。趨死不悔。惟山澤辛苦之士。有以爲焉。萬夫之望。始此者也。今之軍伍。既無出戰捕虜。可賞。科舉相收策。略弓馬之名。此外莫若明詔。選給公卿。與戎帥。統督。監司。歲萬所知。武勇傑出之人。朝廷重賞。甄品。時加召擢。絕出倫類。如祖宗時。郭進。李漢超。削平之後。曹瑋。李允則。神世衡之流。奇略高才。不易得矣。古人未能遠過也。書曰。載采采。歷言其事狀也。詩曰。南有嘉魚。烝然罩罩。言勤取之必獲也。庶幾復得如此之流。守邊臨敵。永不乏人。臣無任私憂過計。拳拳越職上言。取進止。

論取士專優春秋三傳劄子

臣味死恭惟本朝。以詩賦經義造士。庶幾虞書。闢言之舉。於斯得人。祖宗朝甚盛。邇日海內諸生。窮計盡。籍該洽道。義疏名家。羣士慕嚮。罔不遵周孔之軌。闢里之旨。趣易詩書。及二禮。先王謨猷。貫穿詳。備課有厥程。惟春秋一經。前此廢絕不用。陛下稽古。容明。注意經傳。致令學者。討做。習。今既舉行。二百四十二年。文字五家。浩博。以其久遺。遺棄。其說孤寂。罕爲人所講授。僅有治者。終恐無歸。有識之士。咨嗟歎息。此書筆削。乃文王之文。褒貶則周公之法。禮義大宗。伯王通典。考周之所以。王有邦家者。守經事而欲知其宜。更變而欲知其權。是非勸戒。係天下表儀。繩準。別嫌疑。定猶豫。至斷妙用。世所希聞。傳業者



優柔沒濟。積久轉解。實不易領會也。古之君子。窮此學。白首不輟。推經之經要。因天下國家本務。邱明受經。仲尼厥為附傳。非私意也。前代稱左氏古學所載。細釋三代禮樂。上紀禮。唐虞禹湯。周孔遺軼。晉伯主。仲獎王室。捨此何據焉。又公毅。二儒傳經。子夏二傳。乃孔徒遺旨典則。非後世所及。西漢賈誼。賈嘉。相與纂繼此道。光武中興。立左氏博士。唐文皇早歲受麟經之誼。晉代杜預宗趣淵源。大賢所業。夫治春秋之學。如賈及杜。皆名世偉人。臣願陛下明詔中外。有司。賜屋詩賦策命。題指意。或用春秋三傳。禮閣取人特優。此孔經參數。不妨以聲律定去留。東求精悉。傑俊知類通達者。從在博學師儒之列。如誼。預。才。不勝懇懇披寫之誠。所有越職。不敢逃罪。進止。

應詔議福建路盜賊

竊伏觀正月二十五日詔書。節文本路帥守。監司。各令具所以安輯。消弭盜賊。便民利物之事者。竊竊伏詳味聖意。憂懲元元。省刑薄斂。視之如傷。待遇僻遠。一如畿輦。此堯舜之德度。中興之基址。臣下並體此意。羣寇陳陳。寧有不悅。消盜安民。無以易此也。竊竊惟致盜之由。與治盜之術。又有越職。在朝廷。莫若選賢能守令。任賢斷使者。在州郡。當寬其文法。重其事權。方今盜賊如本路。近日三十餘縣。大者一萬。小者數千百人。姦民恃亂。以為富貴之資。非但失業乏食者也。驅擁護。推埋於劫。所在之處。官私一空。人不聊生。鼠輩恣睢。謂莫已敵。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子太叔有言。政寬則民悅。政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濟之以寬。太叔以其說治鄭之猛盜。若吹鴻毛耳。方今天下多事。而郡邑惟務姑息。祇枵索蒲糲。寬待強狡之風。文吏自愛。不任桴革之事。爪牙鈴束之職。無不曠弛。致使州兵縣卒。飽嬉游惰。而難使。軍政無紀。師律不行。一夫被甲。行二百里。而耗庫錢不下二三千。故重于遣兵。布衣氓隸。圖視而親國家之誼。誣誣南畝。一旦成市。蓋賊自寡少而散聚。官司覺舉。不可少緩。萌蘗易與。滋蔓難圖。故平居無寇。亦當謹鄰保之法。嚴警察之備。盜若糾集。豈容不知。及勢孤力劣。爪牙缺短之際。不煩大兵。亦可擒制。此事今已無及。賊黨已熾。郡邑兵少。回迫之不暇。專務餽之以錢帛。廢之以官爵。一切不問。以安反側。或能以方略使之摧敗。或能以反間使相殘併。盜必少弭。捨此不務。與之官。惟恐不高。給之錢。惟恐不厚。含垢忍詬。莫敢擄捕。僥倖既開。小人嗜利。倣效者衆。今日此鄉賊發。明日某村又告急矣。譬如養蠶長疽。厭棄城艾。坐視胸背之消者也。至有已受招安恩命。亦不肯投戈散羣。小失其意。則奮臂倍約。破壞縣鎮。掠千百室。太阿在手。無不可者。東漢李傕。唐朱克融。以不教而成大亂。故以招安為務。然賊方蟻據。招之往往不聽。非能使之摧敗。詎肯歸我乎。漢時所以置緇衣直指。用干戈斧鉞。豈不仁哉。不得已也。開其自新之門。不得不寬。禦其不悛之心。不得不猛。無辜之民。脅從叛叛。若夫訓導柔輯。施其乏困。扶其疲弱。復其常產。此所以待良民之不幸者也。若夫招之而不歸。懷之而不伏。此頑民不可恕者也。節制將士。裁節冗費。振起驕惰。賞重罰明。借俸侯王。以充其費。緩急之際。州郡兵將。相與戮力。亦不煩朝廷顧憂。慮勝而戰。用惟其人。藏厥渠魁。分其徒黨。願為軍者。撥歸諸營。其勇力易。以使用。它盜發。則以既降擊未伏。皆

良策也。至于守邦之人。陟廉黜濫。選如龔遂者。以收安靜之功。若夫豺狼塞路。以力感邀我。選如王尊。虞。即文武之才。並假之以便宜。勿拘之以常法。如此。朝廷必無盜賊之顧憂。安民利物。誠在此耳。竊不勝區區冒昧陳聞。

雙溪集卷第十

雜著

熾風一首

治理之要。任人舉事。則天下治矣。其功在勉之而已。天下之不治也。譬如人病之必醫。苗莠之必除。塞當世之首。副萬民之望。所寤寐而求者曰。致君中興。芟夷凶穢。人或曰。彼能之安知其非才且傑乎。又安知非狂且妄乎。蓋論議美矣。事實必驗聽而試之可也。將使彼竭才力。蹈荆棘。為吾用。所係休戚甚大。而其能否。殊未可見。誘倡鼓作之。惟其勇也。待遇試審之。惟其詳也。以其人之難知。功之難就也。一切廢絕。間有一二有志者。皆指為生事。目為妄作。厭惡而斥之。是倡天下之熾風也。熾者。淺浮懦弱苟且委靡之謂也。小臣熾。則惰其一職。大臣熾。則敗其萬幾。昔之君子。尊周室。和戎狄。禦大患。與復宗社。雖赴湯蹈火而不顧。故虛心折節。委家忘身。以取智勇之士。延劇孟。拜尹逢。常患其晚。至于忌壯士。以資敵國。抑高才而沈下位。未有不為悔吝者也。妄作之人。亦何足患。吾為國家大計遠慮。任此人。舉此事。因閔焉。如農夫之望歲。其黜陟以公議。狂妄者。聞風引去矣。何至于因噎廢食。忌天下之狙詐。而不敢使。絕天下之謀策。而惟自用。揜耳目。絆手足。政事垢。曰。適然耳。國勢倒懸。曰。時未可也。則安用彼相乎。夫懶者似靜。怯者似慎。用懶怯之徒。持靜慎之說。將使一國之士。苟容求全。守常即安。退縮謹惜。拘繫苛繞。隨羣逐隊。一











慎較量焉。故曰：任人任法，兩者缺一不可。夫視表裏，決嫌疑，非大人長者處仁達理者不能。詰姦軌敗常，非辨智精覈者不能。人法兼用美矣。伯夷遠矣，豈乏賢者而任之乎？呂刑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所賴率德之卿士也。仲尼曰：重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晏嬰曰：禮與天地並，是以先王尚之。太史公曰：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行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其旨意豈務苛法也哉？方今稽古重事，郊宗廟，禮以至於曲禮，內則之屬乎？故切切密訓，責不若孜孜義訓，執持備典，該而明，折衷古今，綿蕪時變，參用適宜，可以指喻萬彙，約束風俗，以俎豆代牲，必將使天下起居飲食，習其耳目，和其志氣，周旋威容之間，畏而不忍，潛息而不敢違，溫良欽順，恪莊遜裕，所謂禁未然之前也。名檢不可揉化者，有司罪皆無逃焉。刑實非本務也。恭惟徽宗皇帝，嘗教修五禮新儀，與舜所修同歸於治。今宜因循舊章，之目，在朝備服之士，擇三五人，篤於窮理者，加之緝熙，稽論擢，道尊學富，士流推予者，提領之。寬假年歲之限，刊定軌儀，歸於適道。周浹審固，成書鏤版，內外凡百有司，隨事所行，隨宜頒降，俾家有其書，人究其說，禁其為非，條其從是，奉行繩檢，至纖至悉，皆隨未加，避就判然，所啟者名教也。不傷朝廷有司和氣，如此施設，遂正風俗，固冠方履者，必視效矣。誰敢違之，或觸服戎者，亦有遵行訓以警之。如此朝廷必富有守道執德之士，則必富有端慤馴行之民，由是思之多辟，可措不貴，綱罟繁悉，示之非庸，節節原本，既立防範，既具末法，匪勉，太息不得已而後果矣。謹昧死出位言之。

鑒戒

道人理之常，處世不過親朋之陪游，師友之事契，然後請其器望，詳其本末，如此耳目所及，亦快陸矣。或者當天下之重任，負憂貴之危機，挾用人之利柄，登激清駁，坐觀列位，奈何默默循循乎哉？人之難知，江海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足以紀其險，浮雲不足以盡其變。至於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踏乎濛濛而問測夷，踞優劣，端殊不易分也。昔白公勝有勇，楚令尹子西使舍于邊境，而衛藩焉。葉公曰：勝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子必悔之。厥後勝憤憤執政，因獻戎捷，作亂，遂殺子西。書稱皋陶論知人，遂陳九德，意在於立擇士之法也。莊子九侯之論，大小之才，從可觀矣。若鮑叔之于管仲，蕭何之于淮陰，蓋言極力而薦之，果能係一世休戚，此非尋常之立賢也。鮑蕭可謂精識奇偉之傑矣。嗚呼！它年異時，功名富貴之事，赫然千古之名炳然，雖然辨之，何其早也。奇則奇矣，由此觀之，舉善去惡，進賢退不肖，循常者陸黜必精覈耳。上古皋陶，春秋葉公，漢之蕭何，談者不置也。近世承平，亦有其人焉。廟堂以舉陶為師，流品昭著，因以選任，士有素定之價，優劣先具，度德稱位，恐昧不才，亦無所容矣。惟雅達聰哲之君子，則能用舉尚英特之士，勢之必至者也。前輩之舉，有不識古人者，昔副樞錢若水，諱祥符，王文正公真宰相器，啓於章聖皇帝，以致大用。文正公因觀奏議，知老呂申公，謂參政李公迪曰：此人它日與公對秉鈞軸，此非常之獨見也。王文正家外舅趙參政昌言，蓋將漕湖外，知李公沆台輔之量，以女尚文正，許其遠大。文正當軸，所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皆登爰立，不為相者二人，凌策、李及，皆為名臣。諸公藻鑒人倫，拔乎其萃如此。王公門人則揚文公大年，此公一見士類，品評其賢能，爵位善天，無不立斷，見於歸田錄，世所共

悉。古今之鑒戒，可謂世不乏其人矣。前輩去古人何遠，小生故感慨而言之。長國家者，博學慎擇，不可忽也。東漢范滂著郭有道傳曰：好事者附益，增張華詞不經，類卜相之書。嗟夫！人實難知，挾術者亦勿深鄙，加以道理揣摩之，百舉百全矣。

任將

御天下弗可忘外虞，謂其戰克守固，計然曰：知國則修備，厚賂戰士，遂報強敵。蓋珍冠權機，受服摧鋒，虎臣之儲，邊隅之警，豈不急乎？效一官守文法，處平世，此士易得也。奉承廟略，奮銳鞠旅，建號尚功，威不若康不父，鼓旗之教，司命王師用才之日，長國家者，務在傾心注意，而省錄旌後也。其視晚任狂騷者，為何如乎？夫吐哺走迎者，誰委倚待用者，誰眇然奚不素具乎？且以貌取之，龍唇豹額，姿體雄異，此許負姑布子卿之目可鑒也。速度自有常規，揭旗翹關之流，至于奪鐵槊，扛大鼎，姑謂一至之能，偏裨之性，校勇絕事，語誠未見，非可以叢雜倫伍，齊齒庸流，區別付受，必有所宜矣。要不可湮沒于時，必享豐腴而衍厚饋，去卑卑而升冠軍，其或為人嗾嗜，多言於復使氣，悍狠不羈，箇中貪鄙，方將使之，亦小怨之，凡欲毗倚，較厥聲實而已。經濟念亂，遠慮長駕之君子，身雖不進，以武毅佐時，拯世繼冠之雄，何可忽也。求焉而善視之，屬焉而聽信之，志士達者，宏議遠緒，盡知古今，始悟此術也。凡論將帥，威烈忠智，勤著盟府，行應規繩，必以唐汾陽，西平，二公為準的。此至論也。器人於提軍帥，窺人之膽力術略，挾雄俊之見，稟嫺姚之英，有卓越超絕者，其糾糾桓桓，闔事機策，風枝紀律，必非常也。當樞軸者，付擬揣測，審歸考覈，養育候伺，詳訪博採，非一視而觀，一叩而悉，大抵致力搜討，傾懷驗實，忌於僻避拒蔽也。疑者不使，使者深信，萬一天錫神武，則智之產，精能推擇，又有獨取常情，罔然明智者，不須舉薦，而已得之常論。取天下之才，必撮其魁傑，極天下之選，用盡其伎藝，證品而定高價，委任而責成，將帥懷奇，請索敵情，宜用孫武子五間，昔秦患魏公子無忌，與諸侯合從攻逼函關，求晉郤客行金萬觔，魏王果聽說，廢黜公子。漢患楚之范增，倚陳平相金四十萬觔，而項籍君臣解體，漢伐趙上將軍求廣武君，募賞亦千金，既而北面師事之，坐降虜而聽其計，遂脅燕定齊，三者皆因聞之上策也。漢高之於淮陰，初由道何所薦，前後累歲，又追亡至登壇，開導甚苦，蓋賢明卓絕之識，高祖英偉詳味而簡任之，至俾斯人口陳其方略，必取之，談光武之聽耿弇，使自道其施行舉動，耿弇後無一語不備者，此俊傑大知而大受也。可謂偉哉矣。宮之奇在虞，晉獻不寐，衛青居位，淮南寢謀，此有備防患者也。陳湯召對，屈指計烏孫之圖，五日當解，已而信然。羊祜舉杜預自代，奏王游奇略，二人竟平吳，此所謂知人矣。周亞夫堅壁以對吳，吳七國削平，司馬懿與蜀爭強，知孔明才智籌算，以不戰而屈其兵，料敵有如此者，趙充國之滿審精切，馮異之不伐其功，段熲仁愛士卒，在軍不靡，疑者十餘載，闔廡相下，以濟國事。朱然之臨急膽定，王猛之涵容鄧光，五代李存孝腰纏錦絮，身被重鎧，獨舞鐵錘，辟易萬胡，近世劉昌祚與羌人遇，以一矢斃厥酋，崩衆瓦解而遁，凡選將臣，歷試成效，此例可究悉也。大凡分關專征，懸門受律，納忠責成，託不御之權，其人品行謀略，最為至要。呂蒙陸遜是謂真賢，關羽、蕭摩訶，意突直前，不必百全者也。嗚呼！天子操海內生殺之柄，大臣任國家股肱心膂，後



思却願。曾以爪牙爲念耶。各府庫之蓄。不能用開磨情。何由知休戚一時所係。建立元帥。部勒偏裨。發謀効計。軍士惟命。酌其所爲。輸厥誠心。俾之盡力。蓋無說維人耳。漢武數楊僕五過。所以勦其驕夸之慢心。建武天子詔岑彭過家上冢。朔望問太夫人起居。所以深獎其戮力也。高崇文討蜀。杜黃裳從中。指授以劉潼憚之。謂曰。不捷則以漢爲代。崇文懼。出死力。縛劉闢以獻。蜀賊削平。周世宗不赦樊愛能。何徵。諸人等退。魏之愆。張永德贊成之。世宗擲枕而決。戮者頗衆。非一有不獲已也。謂之得策。嗚呼。凶器危事。御世本用斯文。先王慎重。深戒尚武。予聞之。范公德謨。其人家世。及見天下名帥。范公言。每讀號令。皆嘗申明軍法。頂踵如被層冰。論兵豈易言哉。豈易言哉。用唐汾陽。西平。二王傳爲標榜。三代以還。仁義之將。夫復何加乎。

知人

竊覽古昔二帝三代。代理世興王。至公至明。得其人則治。用非其人則危。殆堯舜元凱。周任十亂。書云。在知人。何其言之簡而當也。人主有意於鴻圖。究悉于前古。深考夫言動。主善嫉邪。孜孜勉勉。握提繩尺。賞勸有章。罰斥有叙。近密顯功。更察探討。評品較量。庶幾時人在廷。黑白輕重。有能能否。鉅細不釋。授效酌能。使衆人材各伸其所爲。君國子民者。斯且而食。曰。吾今日爲某事。果濟乎。其人果良乎。如是察焉。不遺其心。欲興至治。素立吾朝者。疑丞輔弼。必有忠義智識之可仗。有堅固考慎之機要。有諸誠訪問之毗益。概乎庶矣。近臣未有忠實明徹之委倚。遠臣如何可信憑。愚竊謂知人有叙。自本以及末。由上以及下。自親以及疎。此不得不然也。夫規先哲王之訓。頌稽唐虞之典。懷顧治之意。典學無厭。信而好之。克己復禮。以行其仁。惻怛之實昭。或彼之情著。昔管仲對齊威節制其六柄而用之。其目生。殺貧賤。賞貴。凡此六者。一人有廢。投道修法。稽古知務。純篤該明。揣摩思慮而行之。則操得其柄矣。蓋柄實不易當也。左右近密。廊廟元老。據上下。僉言推爲賢達。德度誠副厥位。故欲聽其獻替予奪也。如此人君操柄。易爲力耳。蓋知賢委任。得失利害。易致。安平危殆。隨應。自本末上下。相須以爲之。感多否少。朝廷措置。不過由此。此在主宰。望隆之間。股肱耳目。各極其忠盡也。利益國家。更欲何尚乎。古人建言。此道曰。覈實審舉。詳而求之。博訪研窮。皆不可已。夫計功論績。辨僞取真。古今推子皮之取。國僑。鮑叔之知管仲。皆素與交遊。備觀始終。探其志行。閱其器宇。守道藏用者。可得而見。沽名飾說者。不容其詐。蓋鑽其學。窺其度。其才質其行。或非一朝一夕之所能。大概厚德者。未必才周。才盛者。必建殊勳。無求備於一夫。或採拾於衆言。欲知治經。治獄。治財。治兵。之任。其間軌範。百慮千端。又或付一州。一邑。一官。考詳斟酌。至精至當。檢選之間。其大僚必智識高偉博達。所以吐哺握髮。其操術豈不欲有其具乎。世有異人。深窺絕智。衆所不測者。觀之尤難。非常之見。瑣瑣之智。所能究悉也。華散表曰。屬俗宜化。莫先於表善。班祿叙爵。莫美於顯能。是以楚思子文之治。復命其嗣。漢室江公之德。用顯其世。遂以鄭康成子小同爲五更。其年祀久遠。清議素著。此尚易見。其所謂尤難者。漢高祖以天授絕人之智。倚道何。聽子房。自謂不及信而重之。數年間。登韓信大將壇。又令子房封信齊王。此非常之舉措。知人之甚大者也。故曰。尤難。才敏如惟陰。識如蕭。張

明如漢祖。所以誅戮項籍。天下歸漢。創業垂統。勢歸湯武。皆由智慮睿哲也。蓋人之不易知。江海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足以紀其險。浮雲不足以紀其變。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曠盜跖爲伯夷可也。非常之傑。超世之雄。有補於天下安危。如韓信是也。知人而不論其大者。不足爲知人之難矣。若夫不察不明。魯塞賢。緝狗狗而求盧鶴之功。架鷄鷩而責鷹揚之效。薰蕕易位。鹿馬倒置。茲咎敗灼灼。古來必與之邦也。夫復何言乎。

雙溪集卷第十一

疏

天中聖節疏

千齡聖瑞。運叶亨嘉。四海樂推。道隆康濟。度假三乘之妙。鴻延萬壽之祺。凡庶同詞。普天善禱。恭惟皇帝陛下。乾健不。離明正中。仁增益高。施博彌溥。受天之祿。如川方興。雪復神州。綏靖華夏。永御無疆之歷。固安不拔之基。

徽宗皇帝憲德皇后上仙祝疏

伏以日月告凶。天地震裂。舉國罔逮。御駿已遙。凡在照臨。豈勝摧。伏惟太上道君皇帝。憂勞二紀。化育萬方。逮北狩之不。劇函生之延企。伏惟憲德皇后。坤元柔順。屯難遭。法宮未返於椒闈。時旋遯於梓狄。爰假大雄之妙力。以資仙馭之神游。伏願威靈在天。並生兜率。福祚垂世。寧寧寰瀛。

功德疏

石紐發祥。天命不顯。嶺南鎮慶。邦祚有開。凡孕育之範圍。贊延鴻之睿算。恭緣願力。祇叩佛乘。仰十力之覺。茲從萬方之懇願。恭惟皇帝陛下。堯仁舜孝。禹儉湯寬。耕稼海隅。咸樂生而遂性。金玉王度。益附希而深根。等人大於乾地。齊光靈於箕翼。



證老再住智者疏  
須彌最上之層。不妨進步。勘解無邊之際。復有返流。亡固必以適時。斷去來而解脫。設感迷於作相。祇見笑于大方。證公禪師祖派的孫。借中先覺。藻飾焉用。圭璧自清。首開甘露之門。心在水晶之域。勇擊蒙蔽。妙闡宗乘。無著孤蹤。從飛錫杖。神芳空之友。寒水參寥之徒。祈常依于慧燈。願再鳴于法鼓。既四衆悉推。爲一大事因緣。合浦還珠。世人人之有分。鷺山浹雨。物種種以皆靈。仰惟幡然。允從衆志。

天中節疏

祥滂發而社鳴。錫符容聖。德休明而鼎重。祚世延鴻。西竺演文。南山增固。伏願皇帝陛下。因天所授。如日而躋。降年倍於劫華。八荒壽域。闢國競于唐漢。九有渾同。

請天華老疏

妙解脫覺音。雷震贊於香積。自受用三昧。日月揭于冥迷。溥分光以襲明。更敲空而作響。所謂無礙正法。眼藏。是名慧慈。振身孔機。華公禪師學苦行。探蹟索隱。僧中龍象。人裏鳳麟。背塵夜以向金華。闕毗曇而運般若。躋堂入奧。補拂拈。藉藉祖風。知源流之有自。森森法器。振綱領以當仁。帆亦渡海而依風。嘗不擇地而致雨。光孝佛利。先勸道場。不憚炎鷲飛空之勤。佇觀龍牀無畏之吼。雙溪在目。激流演于個之。東泉有秋。香檀備入珍之供。願佛慈護。贊聖無疆。

淨土坊求化僧葺疏

伏以三百尺之磁磚。攀援天界。九一層之欄柱。標表梵王。想營造瀟瀟。日觀國師。願興崇德。云釋居政。證果無上。象教最尊。淨土招提。浙江名利。往者雙蓮。增增。物外雄夸於空碧。材槍煥煥。並飛翼於于仙。巖巖。開鈴鐺打磬。斯時鸞鶴。日黑重輪之五色。月出白毫之瑞光。回轉而板橋。灰埃。情慮之龍象。索漢求化冠纓。士女宗奉。般若若提。累一木而福高岑。樓一鏡而惠沾沙界。不厭抽敘。脫劍。何妨積鐵。堆金。遂成輪奐之卓然。感不休符於雜沓。疑機却扇。必屢豐年。祝聖延期。永躋壽域。

記

常山縣主簿題名記

循所隸五縣。西曰常山。溪谷迢阻。曩時號爲巖險。辟左。比年聖上駐蹕臨安。冠蓋旁午。甲兵往來。乃江湖閩廣水陸之衝。益爲孔道。津驛屢庫之吏。與其與。遊勞無虛日。事倍從於勞。近他邑。然。令之。有。尉無簿。夫百里賦此。非有佐貳。何以辨治。譬如羽翮。修。而。宮商應而琴瑟調。苟補左而缺右。有唱而弗和。始不濟也。簿之於令。聯事而不通。分勞而不專。上下成以。之。爲。便。紹興四年二月庚申。資政殿大學士宣奉大夫。陽夏郡公。任伯知。軍州事。言於朝。吾友韓君。昂。子。平。實。被。選。詳。越。三。月。某。日。奉。命。視。事。因。宿。廢。館。繕。公。麻。焉。君。以。謝。公。見。用。之。意。不。陋。積。棘。不。懈。爲。儆。所。治。者。雖。小。務。知。者。大。出。入。朱。墨。鉤。校。精。嚴。一。毫。必。利。於。公。上。一。豆。不。落。于。人。手。於。文。無。害。其。長。蒙。成。衆。謂。稱。其。職。至於沿牒而稽。經決。賦。賦。歌。而

乘間攝縣。嘖嘖稱悉。情偽洞曉。蓋有補當今。見思異日者甚多焉。故當路數數。之。逮終更伊邇。書來告曰。凡官舍皆刻石題名。創制在職。雖自我先。子爲記之。以貽後政之君子。余竊以古人謹始必書。夫與廢當理則。稱。圖。治。宜。民。則。可。紀。可。紀。雖。可。授。傳。不朽。不然。雖。千。驥。無。足。道。矧。賢。牧。伯。之。首。建。明。而。吾。友。効官如此。不患湮淪也。姑安書之。紹興六年六月十日。眉山蘇翰記。

題跋

跋蘇運昌宮辭

伯祖東坡先生。爲易傳。以其書發揚伏羲。西伯之旨。論海草書。老筆精勁。自云不愧二王。遺風後。家藏書帖。放失略盡。尚明所存。運昌宮辭。也。還伯英。魯。觀。而。過。於。賀。故。怨。數。倍。矣。書。雖。哲。人。細。事。心。慕。手。追。如此。其大者。鮮不深造。故余三歎而屢嘉也。紹興改元十月日。蘇翰題。

跋海菜夢大字

翰歎偉歎。如見其本。庶幾遺範。覽者果能亂真耶。但。嗟。然。然。然。然。嗟。夫。世。人。不。得。於。心。勿。求。於。筆。其。或。筆。驕。心。不。就。也。勉。哉。到。聖。處。可。謂。善。學。矣。紹興二。季。季。下。旬。蘇。翰。題。

跋東坡投茶帖

先生早年在岐下寫楚詞一章云。似鍾繇行體。筆能趁意。是時書畫已絕出世俗。自壯歲老。周游四方。古。人。奇。蹟。無。不。瀟。瀟。而。世。帖。特。爲。超。妙。背。戲。語。云。可。比。二。王。所。謂。七。十。而。從。心。不。逾。矩。者。也。嗟。夫。雖。天。資。殊。異。亦。須。積。習。始。可。大。成。况。常。常。者。其。可。不。勉。耶。

跋惠州芳華洲刻石

延平范公智開。便君恬於榮進。自說治民。不鄙夷。嶺南之俗。登城左江右湖。想其城如隄防。民如雁鷺。屈如舟舫。樹如菰蒲。故有古勝嘉名。造切特發其妙。以遺公。觀公與諸賢所記備矣。或曰。荒裔茅蕪。與蛟人。疑戶錯雜。氣浸毒霧。發作無節。非華風矣。惟公能以循吏側。但之實。盡心撫育。令開。雖然。以光。非。厥。矣。芳。化。爲。版。倉。物。無。疵。而。戶。口。增。山。有。嘉。卉。而。桑。果。茂。尚。儲。而。士。甚。文。過。寇。而。民。益。豐。芳。流。華。顯。名。不。虛。應。公。夙。有。詩。識。與。今。石。刻。符。合。豈。偶。然。也。哉。期。公。奉。三。年。計。歸。報。九。重。用。其。實。學。藻。師。寰。海。使。品。彙。無。凋。枯。焉。嗚。呼。出。處。有。命。皆。非。人。力。世。人。安。生。欣。愜。誤。矣。覽。芳。華。洲。之。事。可。見。也。

題松嶺圖

服道駕習水。幻雲霧。走山海。筆力尤壯。細察其層巒。高下。施設算數。繁悉抄忽。出意無窮。禮乎天造。厭於人情。可謂精能老而不動者也。尺素片紙。極目洒落。此圖僕故山也。觀二室間林壑寥落。使人增感懷耳。

跋任氏東坡詩及所書黃門記

嗚呼。二祖道微之範。見。筆。墨。傳。示。來。世。不。容。擬。議。觀。其。述。二。大。夫。樂。賢。之。意。炳。然。著。矣。辨。書。真。贋。僕。粗



能焉古人謂辭之不可已故題勉而題是歲九月丙辰

跋般若心經後

佛告舍利佛般若第一義諦無心而成正覺初祖國師頓悟益曉然即羣迷為聖智照大闇為光明衆生動念本源自性由此致悟願川元輔意珠融通齊心所書虔奉般若志願篤矣以梵夾示余欲彼此同證善果不容無言紹興丙寅歲首夏中休日眉山蘇縉題

書三學士長短句新集後

予晚年希仰前修竟汲與能耳目屢接典刑故老喜幸如獲麟鳳慶於昏憒不知而作者論文措卷每每與歎顧念九原莫作以者有跡可傳不忍置也曩日正始羣賢在朝黃秦晁三公羈翔豈關追想其奏贊大廷垂紳文陸據梧揮犀石渠東觀質據辨折泠然逸矣所餘著書名章大論煒煌照世其樽俎折衝歎晚名勝高閣折借以飲酒寓意融金石感鬼神咸謂離騷幽春白雪猶將勢騎焉其風流雅尚之最吾人所欲珍帛實天下奇韻喜聞也嗚呼東阿豆莢之敏子敬蠶種之墨四明開情之賦三公度曲與此何遠寶竊評之黃太史繼續精穩體趣天出簡切流美能中之能投棄錫斧有佩玉之雅容秦校理落盡哇吟天心月臨逸格超絕妙中之妙議者謂前無倫而後無繼是向宮中處言近文緩高處新規勝致朱枝三款斐麗存旨自成一種姿致既考其才識皆內重而外物輕淳至曠遠學無所遺水鏡萬象謝遺勢利瀟灑陳俚登為新雅有謂寓言聖能名之三公同相照並駕而馳聲稱彰灼於天下斯文經緯乎一世洪濤奏敵割裂無稽之徒熄矣吾儕雖生謠詠嘲劇自娛心痛文字之辨昔謝安石中年傷於悲歎與親友別作數日惡王右軍曰正粗絲竹陶寫耳嗟夫吉日良宵賓主酣飲筵前嘈雜使曠世阿之倫求諸意之相類窮音調之抑揚上激霄雲游澗吾輩胸懷所謂陶寫也揚傳耳熱鳥吟五噫狂歌亦茫渺耳烏能逮此哉或曰耳非鑿牙安知幻妙之音答曰三公之詞非專玩而獨鑒者實四海九州有識之士共焉故予言而不傳越耳

跋伯時二馬圖

先祖黃門喜馬陸王韓道跡龍眠集三馬見貽效之者三人其風儀雄傑皆可任健銳三槐所取始天既之期也兵火後粉粉羽化惟絲字庶唱在懷今觀此勢驚聞感俯履慨而已紹興辛未秋太蘇縉跋

書朝川圖後

余擢移倥傯俗浮置煩促海涯取度甄澄涉筆占位不謀食息願釋此而清其思卯酉進止寒暑間避搖手而弄倣發動足而簡書鑄詰侮吝難遠况婦何裨願就此而新其說有憐而示之以唐王右丞朝莊矮紙圖披閱屬爾酒然慕之按摩詰開元詞宗張曲江之客孝友神悅畫畫絕世仕而屢歸其區處門閱樓臺山嶽新山奇嶽泗分卓哉曠遠騷人之思也其疏舉二十許處城場闕坂葺宇上遊編管裁杏木欄聯榻茶茗洪瀝槐柏以蔭簾簾嶺嶺北南湖坵靠棧棧履履遠跡人之處沿涉信輪楫之適臨清此柳翻碧波樹洲白石萬峯金屑少飲千歲檀栾為里吟歌擊簫辛夷為車挂游自舉有用故割之林善

衍遠條之固山居之殊勝詩眼之識披如此予壯歲游藍田不暇更覽弔古良可恨也蓋城市熾熱泉石寒涼往往負炎捨冷誠知簪笏非粗不在松少深澗高蓋騎馬豈若柴車烟艇賦於乎余老矣辯論著造不少貶而懈顧何益焉游止溪山希真秦伽斜川愚谷誠不易可圖也玩味默存其間無欲隘隘之陋又無顯顯高明之歐林端水次莽莽綿綿傾岑阻徑巖谷迥風光素雲自相荏絢蝨蝨之賦菟裘之真真蘊鍾乎此矣主人既以斯畫見贈置之坐右朝夕寓目抑流競發恬素為幸豈細也耶金穴離室之家玉殿象牀之墟無施加邱壑矣紹興辛未孟秋眉山蘇縉題

雙溪集卷第十二

啓

代謝呂丞相啓

右某蒙恩受前件差遣已於某月某日赴上訖分安僻壤自便養病祇奉恩光仰煩造初體體沃若據節慨然撫民夷風俗之殊崧山澤財幣之夥詳味獎予恐懼叨塵伏念某少不逮人老未更事初無進擢之望終冀而良之稱華省振綱窮途失子哀悼所迫衰疾相仍懇個一陳光榮曲優此蓋伏遇某官帝所奇寶王佐異才社稷元功掃閭閻之氛授邦家保望補衮職之工能國是定而紀綱明兵勢強而姦邪伏世鼎鼐而顯赫大陶治以挺鎔致茲一介之微亦獲寸長之效量才受任藏疾包荒某敢不收晚暮之桑榆增太山於巖巖庶幾一篑以補萬一過此以往不知所措

賀張樞密啓

伏審誕慶宸綽全付樞衡復辟云初論功第一黔黎大慶將相調和獲此具瞻榮逾倫等竊以北巡未復謳歌尤歸南渡疾趨環衛寡弱值汲黯之在外顧公孫如發蒙髮生雙闕之前援乏它師之助介甲而呼者為吠堯之犬伐鼓而奮者揮誅錯之戈孟賁駭于狂童神龍制于羣蟻大地尙賴於邦國朝廷豈乏于仁賢皆力薄而勢孤雖心非而口諾毛先生以三寸之舌使趙重于九鼎周太尉以一呼之祖安劉氏于



太山古常有之。今則復見。伏惟知院樞密。剛大憲乎天地。忠義一於死生。有且莫千里之才。有吞納百川之量。步武青雲之上。身名北斗之南。擢者百列城。聲飛仁者之勇。同心者三大帥。汗流烈士之顏。若王正位於法官。將士悉還于天仗。見股肱爪牙之助。察脂草首鼠之徒。消惡運而遏亂原。抑姦鋒而奮誠節。解腹心之疾。而罔施盜寇。除城社之鼠。而不假蕭燭。天下趨之。軍中肅若。深悼艱難之國步。共思英毅之王臣。願得失存亡之際。非蓄縮鄙凡能辦。以開下妙齡之人傑。立朝端允代于天工。必進仕于元台。益更張于治具。中興可說。大業彌隆。相與命圭。分肉當于得免。兵機國事。目不見於全牛。念祖宗之法度可循。講賢哲之建明未泯。何止江南之王謝。定配中原之管。道翰粘桑梓之坤維。仰節施之公府。方且揚眉而吐氣。不勝髮目而愜心。歡欣交通。歎詠不足。無任為天下喜忭之至。

賀謝參政啓

伏審入覲。延登近綬。虛襟前席。咨大計而條陳。運規從繩。獲真賢而柄用。巖石增峻。飄風自南。立政平章。同心登貳。竊以左右洪造。執持大權。弛今日之憂虞。請富世之備禦。可為痛哭者非一。如解倒懸之未蘇。天子思治勵精。志勤宵旰。元臣遠納。辰告。刀振綱維。武夫虛駑。始矣偏見。文吏叢心。疾哉淺聞。廟堂須不世之才。著稱成往。事之失。實符人望。宜亮大工。恭惟參政。和公。斷命制。絕處起。識邦國遠大之體。得軍旅信伏之心。論思代言。窺伐苗命。說之作。紛排難。舉射聊喻。蜀之辭。惟其正色而立朝。固已折衝而御敵。仁厚惻怛。劇對黎餓。渴之時。首擢精華。致豪傑興起之助。太平之資。允塞。勳庸之盛。當於縮入道不優。存門為愧。蠅室之瑞。久矣伏膺。牛角之歌。荷蒙採聽。崎嶇直。嶼斷。無勞可。有願自效。風俗四維之克舉。芻蕘片說之必行。竊總倚毗。佇觀施設。王度金玉。共式昭於德音。人材茹茅。益廣開於賢路。仰頌之喜。敷述難工。

賀宮中丞啓

伏審東在夏。撥傾風憲。任隆獻替。用又拾遺。當大有為。蓋非常選。多士攸處。前修不亡。竊以道不虛行。人惟舉類。念昔烈祖之輔。有如鄭公之賢。門緒而然。開望卓爾。廟食赫矣。鼎彝著明。後昆實似其淵源。世俗豈知其勞。取故家之成效。在高位必仁人。溫故益新。象賢崇德。典刑有自。箴訓可追。今海岱失于太平。而黔黎喪其常產。約已陳錫。將以收敵愾之心。公聽使能。將以建勳與之業。此意其切。厥功惟。從容訪道之求。類非俗吏之事。必明哲同于山甫。而剛大比于孟軻。其智辯足以平厲階。其仁強足以進美志。汎應曲當。無類至公。伏惟中丞。妙講規模。深識盜奧。塞誘匪躬之節。高奇足用之文。論思甚確。而朝無闕遺。執法允明。而士知趨向。聲郵傳於天下。諒輻輳於上前。定傾不平。制勝未戰。求懿德而肆時夏。總羣策而殄妖氛。諛鬼姦魂。巨蠶蟻煩於白簡。散材泛駕。小疵稍洗於丹書。知無不言。允副殊眷。位鄰授路。選補擬漢之大夫。進參調元。陶任方今之近例。猶相為君子所與。疎聞長者之風。讀先正之書。恐不希其萬一。拜高軒之日。理有契於三言。瞭然超軼之蹤。率爾狂狷之作。慶咏之切。敷述奚殫。

賀宮知院啓

伏審丕奉寵休。擢司宥密。聲實無忝。瞻恩益深。凡在肅休。與有榮耀。竊以有世臣者。所謂故國。建明德者。其後達人。豈特為階闈奇異之觀。實能任邦家輔相之美。以才業之絕異。正名位之尊嚴。無替茂勳。復仍舊貫。副朝廷之企佇。厭華夏之傾瞻。惟茲右武之要樞。思得佐時之機路。雖俎豆墳典之事。吾儒守文。而難鼓金革之間。諸將易得。措世大安。則有道。使敵遠遁。則貴謀。頃刻微差。安危所係。呼吸生機。處尤難折衝於帷幄之間。度兵于枕席之上。六奇五間之策。可應無窮。九流七略之術。何所不用。是山文墨之士。自許驅馳之勞。側聞登庸。實允僉議。伏惟樞密。端明性與道合。意叶才周。閉戶搗糜。已儀式文王之典。前席獻納。實啓沃高宗之心。有長國家之令名。以安社稷而為悅。約身厲操。比盧懷真之清。因事建言。若蕭望之之正。屢酌懲擗之美。痛繩舊約。故詳馬校之施。獨子善類。務農蓄聚。訓兵俟時。以代謀為奇功。以自守為進取。馴致遼夏之修好。庶幾魏晉之復歸。度越前芳。非但無愧。竊末品下秩。綿力散材。不囚筆牘之儀文。莫致於羅之附倚。意向殊切。宜寫難周。

謝門下相公啓

伏以樂附德門。實稱頌。過形薦。曲被矜憐。言重鼎鑪。光生腐朽。飾說曾于百里。載名致濟於三公。自緣顧念之。乃致恩知之。竊以自別于常人者。必有高節。辱知于大賢者。盡抱殊能。雖求之乘田委吏之間。而其輔世安民之具。士難稱。才鮮克堪。蓋古今致理之權。公卿報國之志。獎擢之途。忌隘。引之門在寬。拔十何辭。得五猶半。將以備委任之大。豈徒掠好善之名。方今智勇俱勞。寇攘未弭。宜助華之澤。而明俊德。分禹稷之憂。而建功勳。裁成缺。始由舉措之當。凡有為而守。皆與明。誠無黨而無偏。豈容魯鈍。此蓋伏遇官使門下相公。丈。自得者極。所履者深。家傳亞聖之風。世濟哲謀之貴。允協一德。恭謝萬機。居常綠竹。以為經。不傾毀家而取國。發埋勞而事。彌縫巧而功深。逮燕處於琳宮。攝生十庖。氏直諫無隱。會聞波踏之召。還。未俗未效。宜使楊公之。依闕風化。保登道。捨我其誰。考慎其和。留意人物。振起綱維。天下將被其休功。國勢始從而安固。簡嚴寒下秩。流落寒。希昔仁賢。讀古墳籍。慕噴卑之俗。狀困與博之儒。紳。既蒙品藻之優。足改朋儕之觀。益新博約。無辱提攜。不問衰窮。眷始倫於骨肉。在夫臭味。願終効於室分。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閣帥啓

右籍。被命天闕。效官海邦。未聞其語之誰。忽視除書之騰播。繼承開府。說欲登門。瞻仰高。已云積歲。其雲附德。實獲素心。道路交欣。頑。增。伏惟知府。安撫待制。儒術先覺。朝論成推。辭綺心精。才高行峻。宜處嚴廊之上。燈。滌屏之維。束在淵衷。益當委重。蓋備皆風俗之利病。得以為條教之弛張。施節備臨。何止昔。之。鄉。所在。斯為寶。之。翁。然大。於風。何。特。凡。受。簡。內。官。秩。最。卑。崎。嶇。隨。之。行。艱。苦。喪。家。之。狀。無。伎。自。給。待。祿。紆。首。幸。遇。寬。明。稍。於。衰。朽。庶。殫。夙。夜。有。補。毫。分。

謝帥司舉啓

伏念每懷。及。寡。過。未能。特。遂。飛。章。貶。屈。裁。鑒。荷。瞻。燭。之。明。想。忘。蹤。跡。之。誠。微。廣。度。包。荒。深。仁。扶。弱。懷。微。



愧汗倖友改觀。竊以時運艱難。才識庸乏。惟用能可以致理。故禮國莫如高賢。邀劇孟而拜尹。遂事其可。緩。尊樂毅而起王。勢固宜然。筦庫之卑。本何關於算略。判司之秩。但稍擢其久淹。既極大田。亦兼敘其。禮。別。勳。勳。草。不。遂。假。于。疾。風。披。十。數。于。五。收。慮。千。豈。無。一。得。顯。甄。漢。之。已。深。何。事。為。之。可。稱。此。蓋。伏。遇。某。官。簡。邱。安。與。祈。招。多。知。往。事。拾。甲。乙。之。科。第。逼。接。名。流。鼓。事。之。文。個。花。關。葉。方。人。之。論。噓。枯。吹。牛。聲。飛。九。牧。之。先。恩。浹。八。州。之。內。惟。符。魚。之。條。教。復。桑。梓。之。舊。委。朝。廷。方。倚。其。才。吏。士。顧。依。其。德。豈。乏。鄒。湛。之。輩。共。登。元。禮。之。門。猥。以。空。疎。驟。沾。清。舉。竊。歎。欽。愛。國。流。落。餘。生。沒。何。何。城。轟。疎。無。取。力。薄。不。足。以。承。緒。業。伎。拙。不。能。於。謀。稻。梁。親。承。海。音。仰。止。在。州。孤。學。寡。子。世。俗。之。所。忽。遺。舊。聞。不。忘。斯。舉。之。所。詳。味。年。已。至。於。不。惑。道。應。得。於。少。分。惟。有。進。修。是。其。志。趣。念。裨。益。之。效。淺。徒。銘。刻。之。心。牢。策。葵。葵。為。山。學。海。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迎柳憲啓

右。編。伏。念。一。去。門。闕。十。更。歲。律。遺。迹。空。谷。渴。見。華。夏。之。衣。冠。願。親。除。書。肅。振。清。臺。之。聲。采。仰。高。有。素。偃。風。載。欣。竊。以。遠。民。屢。擾。而。難。安。諸。儉。乘。間。而。竊。發。取。以。寬。恕。則。愈。生。姦。指。之。悖。心。慘。乎。誅。夷。則。累。及。無。辜。之。衆。庶。隨。道。使。指。率。將。美。意。于。遐。方。果。得。著。英。歷。憲。清。刑。之。重。寄。豈。弟。之。誠。尤。宜。憫。恤。之。實。愈。效。伏。惟。提。刑。中。大。龍。圖。窮。經。最。明。思。自。得。負。抱。佐。時。之。略。稍。絕。世。之。姿。校。理。秘。文。卓。然。諸。儒。之。冠。制。煩。將。滑。幹。旋。五。路。之。儲。速。朝。廷。胥。肝。之。時。處。祠。館。消。遙。之。瀟。玉。堂。風。閣。方。且。登。躋。金。節。絳。衣。復。還。舊。物。偉。然。紫。著。之。名。精。卓。爾。特。隨。于。吏。民。朝。論。共。推。輿。情。咸。悅。筆。端。甄。品。屬。城。格。慕。於。六。條。柱。後。惠。文。羣。寇。豈。勞。于。併。按。猶。數。生。無。似。驥。尾。叨。榮。佩。伏。知。情。不。忘。造。次。但。深。欽。登。曷。究。悃。悃。官。守。所。拘。台。旆。殊。選。

賀富樞密啓

伏。審。出。輪。揚。命。近。輔。隆。賢。樞。政。處。中。機。謀。密。勿。禮。秩。甚。重。尊。遇。更。光。竊。以。副。背。吁。之。求。則。無。驚。乎。殊。寵。妙。裁。成。之。業。乃。得。位。而。可。欣。蓋。論。定。于。鄉。校。之。游。談。望。隆。于。將。士。之。節。制。蒼。生。懸。命。賴。經。理。之。遠。圖。有。識。快。心。懷。先。正。之。遺。烈。赫。赫。愈。著。新。新。不。窮。致。茲。邪。憚。國。之。存。人。使。寇。攘。回。慮。以。革。而。裴。度。進。而。朝。廷。市。召。伯。成。而。下。心。事。伏。惟。樞。密。知。院。中。大。務。古。制。今。懷。仁。附。義。以。適。往。之。略。承。天。時。以。不。倦。之。智。收。人。才。司。耳。目。於。臺。端。言。必。有。中。贊。心。膺。於。授。路。知。無。不。為。懋。深。實。之。謀。據。醇。積。之。學。應。對。鄰。敵。折。衝。伐。謀。備。禦。盛。秋。據。險。知。要。惟。其。卓。犖。之。度。曾。無。官。繁。之。弊。咸。具。爾。瞻。無。出。其。右。支。傾。補。錠。正。九。伐。之。綱。維。本。整。禁。懋。萬。方。之。機。渴。善。頓。增。氣。所。章。舉。行。庶。幾。山。甫。之。賢。不。忝。燕。氏。之。雅。爾。附。于。龍。津。驥。尾。跨。于。鳳。舉。鴻。軒。念。多。事。之。且。平。獨。空。餐。而。自。愧。同。獎。王。室。或。用。九。牛。之。一。毛。走。慶。百。陪。尚。須。十。芻。於。千。里。敢。辭。裴。獲。之。陋。將。恐。桑。榆。之。枯。欽。頌。之。私。敷。染。笑。既。

謝程殿撰啓

伏。念。欽。承。鴻。惠。誤。玷。殊。私。度。廣。包。荒。恩。多。內。恕。修。辭。譽。訥。愧。汗。惶。惶。竊。以。選。部。典。常。公。庭。殿。最。詮。綜。既。有。成。憲。考。課。無。失。大。綱。雖。奔。軼。凌。厲。之。人。以。為。拙。宦。而。深。賞。詳。練。之。士。多。出。此。途。底。績。則。其。宜。力。也。勉。保。任。

則。其。量。才。也。審。顧。積。五。斗。更。盡。三。年。彈。竭。云。為。備。書。中。考。黽。勉。或。經。於。三。仕。蹉。跌。有。至。千。半。生。亦。知。京。秩。之。微。芒。冀。脫。判。司。之。冗。瑣。猶。之。晚。進。自。以。竄。空。希。當。世。之。贊。纓。豈。迂。寸。步。望。前。賢。之。相。柏。未。得。一。毫。彼。哉。何。堪。缺。然。無。取。便。令。倒。冠。而。落。佩。豈。期。結。網。而。涸。魚。華。宴。垂。隻。子。之。裏。微。帶。增。九。鼎。之。重。此。蓋。伏。遇。知。府。安。撫。待。制。等。拔。應。祥。慎。靖。察。徵。學。悖。及。物。之。誠。辭。富。韓。民。之。辯。窺。典。冊。之。淵。藪。援。引。古。今。知。議。論。之。津。源。多。識。成。敗。故。能。擢。將。帥。之。箱。賂。寬。國。家。之。顧。憂。移。檄。駢。聯。斥。埃。釋。結。金。鼓。流。衍。器。械。精。良。厚。結。羣。心。茲。為。全。策。所。向。三。軍。佇。旆。旂。尾。一。揮。衆。兇。屏。息。不。出。樽。俎。所。恃。機。籌。威。撫。其。頭。部。初。勇。怯。截。悉。舉。措。深。副。倚。毗。王。良。當。車。轉。無。詭。竊。和。負。龍。刑。必。珍。奇。至。如。猶。者。蹤。跡。飄。搖。燕。幕。榮。華。羽。扇。揮。秀。鸚。鵡。表。飛。馳。老。矣。轉。瞬。而。有。恥。片。言。小。物。不。敢。代。帥。而。受。名。乘。心。奉。公。戒。在。侵。官。而。冒。上。循。循。乎。實。集。而。有。退。稍。稍。乎。畫。訪。而。夜。思。庶。幾。腐。以。須。不。忝。稱。知。之。實。補。資。富。軸。終。相。挺。陶。詩。禮。在。躬。豈。云。無。補。再。拂。篋。中之。筆。仰。謝。終。出。之。錐。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程參政啓

伏。審。光。膺。制。命。參。貳。資。司。股。肱。惟。人。典。刑。增。重。保。兵。民。之。欣。尉。符。夷。夏。之。順。職。溫。恭。遜。避。以。得。之。將。順。謀。明。之。至。矣。洪。惟。向。道。之。主。必。有。命。世。之。臣。稽。古。以。制。今。許。讓。而。果。斷。當。天。下。之。劇。務。的。昨。變。之。機。宜。首。陳。變。舜。於。前。大。安。社。稷。以。悅。出。于。口。而。成。于。手。寒。其。實。而。獲。其。名。乃。者。給。賜。錄。車。虛。佇。已。久。逮。夫。入。親。法。座。見。晚。與。後。重。煩。詞。翰。之。林。遂。付。機。衡。之。位。卓。然。自。結。於。中。展。會。裁。其。卷。于。宗。工。拱。揖。廟。堂。鎮。鎮。橫。橫。伏。惟。參。政。相。公。珪。璋。大。器。鴻。鶴。高。飛。道。有。覺。于。後。來。才。應。幾。于。前。輩。摘。風。騷。之。奇。致。誦。調。話。之。坦。明。邁。軼。兩。京。兼。該。七。略。偉。中。興。之。石。畫。妙。正。始。之。金。聲。難。進。易。退。而。羣。士。推。提。綱。正。紀。而。萬。事。理。久。處。開。無。競。榮。光。自。得。孤。高。公。議。咸。予。衆。狂。且。舞。奔。衝。石。而。安。道。阻。且。長。却。賦。賦。而。不。御。名。望。難。掩。時。命。大。來。管。夷。吾。治。于。高。傑。帥。罕。虎。知。夫。東。里。務。在。教。養。而。已。亂。未。嘗。苟。且。以。即。安。陸。相。之。術。彌。精。賈。生。之。言。悉。用。下。九。天。之。齊。澤。出。萬。國。於。窮。途。神。助。人。謀。淮。侯。常。武。之。舉。編。電。掃。河。洛。快。匪。風。之。思。運。勳。英。謀。已。得。全。策。並。鼓。作。于。賢。傑。致。風。俗。于。太。康。簡。仰。止。門。闕。視。微。繩。矩。誤。垂。善。誘。洞。照。空。疎。深。思。自。託。于。陶。銘。庶。免。排。側。于。權。批。干。彼。縣。令。飾。小。說。以。徒。勞。渾。于。俗。徒。謁。大。巫。而。自。失。敵。帝。猖。狂。于。英。姿。奔。蠅。障。若。乎。芳。塵。誠。依。德。範。之。崇。不。知。形。跡。之。避。喜。而。不。寐。尤。也。大。成。玉。樹。瑤。林。盡。歸。拾。選。朽。株。枯。枿。亦。出。茵。芝。竊。仰。雲。霄。垂。蔭。非。寶。但。切。稱。慕。烏。能。游。揚。

迎張大資啓

伏。審。釋。會。稽。之。組。虛。講。讀。之。司。改。命。魚。符。荐。加。節。鉞。淵。衷。異。簡。均。佚。民。政。之。滿。海。微。東。南。悉。屬。天。子。之。老。維。無。緒。之。都。台。雜。萬。貢。之。島。夷。府。士。勤。民。連。年。多。事。屢。致。竊。攘。之。寇。尤。難。鎮。靖。之。人。老。者。安。而。少。者。憤。非。常。才。之。所。任。廉。其。頑。而。寬。其。罪。皆。大。賢。之。所。長。倘。聆。休。命。之。行。實。諸。中。外。之。望。請。十。行。之。語。上。恩。惻。恤。于。撫。存。總。八。州。之。人。悅。俗。慰。安。於。節。制。威。風。單。被。諸。領。何。窮。伏。惟。知。府。安。撫。大。資。相。公。達。六。藝。之。旨。歸。該。九。河。之。倫。類。廊。廟。之。寶。柱。石。其。才。磊。落。萬。乘。之。知。嘖。赫。千。載。之。遇。竭。誠。論。列。百。神。聽。而。兆。人。瞻。將。瞻。謀。明。一。



德協而九時。如網正紀。慮遠而微。滿漢汗。軒轅吉。七典詰大語。追遠伊。傳之書。政理高。能遠過。黃之譽。出入將相。師保。舉。輟。坐。論。于。公。朝。雖。久。留。於。外。服。雖。難。拜。改。觀。還。方。圖。矢。先。驅。叨。榮。屬。吏。平。生。珍。華。選。道。逢。大。權。獨。慕。有。玷。幕。府。幸。許。揚。眉。于。賓。次。欽。聞。溢。耳。之。歡。聲。延。跋。來。慶。頌。頌。成。度。依。向。之。至。欣。頌。無。窮。

示徐潛啓

伏以命秩日邊。暇羽翰而干進。論評月旦。辱贊欵而有餘。室室高察。豈易贊仰。門目浩博。或不敢。惟。按。黜。陟。之。間。有。辦。治。公。清。之。舉。悉。取。疑。彥。奚。顧。循。常。籍。自。煤。包。羞。冒。清。貽。誚。足。將。前。而。退。卻。口。欲。說。而。噤。噤。免。于。誦。彈。為。惠。已。甚。處。于。觀。聽。負。愧。實。多。進。勉。衷。情。曲。折。布。露。五。仕。委。命。七。稔。背。勞。憂。思。乘。陵。歲。月。二。紀。兵。戈。遼。遠。道。里。百。程。大。喪。其。家。棲。託。無。所。能。落。于。摠。掣。援。奈。何。世。方。須。才。時。樹。多。事。願。竭。忠。與。乎。正。路。仍。拯。生。類。于。窮。途。事。國。激。昂。之。心。孤。憤。曷。已。陳。力。衰。賤。之。際。守。局。胡。為。冀。高。位。之。仁。人。披。孤。跡。于。要。地。尚。古。人。之。不。苟。辭。幸。君。子。之。弗。遐。也。庶。曰。非。愚。肯。試。甄。寵。伏。惟。某。官。卑。度。量。于。河。海。鏗。風。采。于。雲。煙。致。主。要。民。奉。法。循。理。併。用。周。臣。之。五。善。盡。遵。漢。詔。之。六。條。望。隆。舊。賞。譽。振。岳。牧。儲。當。代。宜。冠。從。班。課。最。諸。州。如。歸。朝。右。妙。郊。島。為。餘。事。羈。班。左。之。道。芳。題。品。則。林。宗。子。將。知。識。則。鮑。叔。牙。不。失。充。分。弦。急。草。柔。恭。承。旨。趣。再。全。籍。少。也。狂。簡。便。茲。相。如。之。名。老。夫。不。才。竊。附。子。成。之。義。求。而。後。值。喜。同。時。之。有。若。人。豈。不。知。非。惟。等。列。之。多。美。十。餘。選。元。瑣。難。以。發。其。器。能。民。政。設。施。粗。可。崇。其。振。業。保。持。無。吝。補。報。是。以。稱。于。天。下。曰。已。知。所。揚。令。聞。登。于。王。朝。而。引。遂。與。決。當。仁。

謝劉志啓

右簡伏承。保舉某充。改官親民。任使者。誤。同。萬。鑑。收。錄。芻。蕘。辭。避。履。選。避。懼。兼。至。竊。以。陳。力。就。列。右。賢。拔。能。考。課。實。而。事。績。光。絕。彥。作。而。成。品。辨。中。都。有。選。賢。之。銓。方。州。任。判。史。之。明。揚。人。才。由。是。盛。衰。國。勢。以。為。強。弱。豈。鄙。判。司。之。冗。未。嫌。筮。庫。之。卑。遠。于。家。邦。由。茲。及。引。咨。于。岳。牧。所。幸。稱。後。通。者。必。能。舉。窮。顯。者。宜。於。索。隱。外。臺。重。寄。所。治。無。疆。卒。歲。頒。賞。薦。聞。有。幾。豈。期。元。瑣。在。所。知。倘。使。銷。錄。重。于。鼎。鑪。而。歛。唾。隨。生。於。珠。玉。箱。之。澤。倒。皇。絕。陸。華。巢。林。一。粒。之。資。久。矣。安。分。兩。市。半。錢。之。利。殊。不。欲。爭。素。無。狎。俗。之。能。安。得。佐。世。之。具。寡。偶。希。台。倦。飛。拙。鳴。山。窟。海。陬。半。人。歸。于。生。理。天。寒。日。暮。待。丹。葛。之。當。溫。汝。穎。山。廬。岷。峨。松。橫。風。尚。多。于。奇。士。門。庭。咸。謂。之。故。家。鍛。鑄。之。步。空。名。繁。剝。之。口。合。抱。悲。斷。絃。之。琴。精。誠。良。治。而。何。為。方。且。敏。板。走。趨。仰。皇。華。之。六。德。樞。衣。擊。罷。窺。埋。窟。之一。班。伏。遇。提。刑。少。卿。人。道。醇。深。秉。心。挺。特。厚。黨。勤。藉。接。下。慎。微。世。懲。剝。舒。學。推。敬。向。悟。宜。官。之。波。畫。似。居。巢。之。博。聞。使。斧。抗。威。百。城。以。肅。從。臺。歸。覲。羣。公。允。諾。信。穠。聚。之。千。箱。欲。扶。搖。于。九。萬。昔。樂。天。之。思。元。亮。外。愛。陶。宗。之。人。文。舉。之。憶。中。郎。猶。百。虎。賁。之。貌。或。出。或。處。而。能。同。心。無。古。無。今。共。歸。一。揆。噓。呵。衰。冷。庇。護。低。貧。水。惟。此。思。其。何。以。報。猶。更。當。鑽。研。吏。道。靡。敢。怠。逸。俗。警。官。箴。如。恐。弗。逮。勉。自。激。勵。不。辱。門。闕。求。為。可。知。益。敦。來。効。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履任參政

右簡伏以。記室。舉。報。不。棄。咫。尺。之。書。東。閣。陪。延。祇。捧。聯。誦。之。故。虛。度。英。容。優。遇。殊。私。訓。鄙。矜。愚。深。容。熟。察。拳。拳。珍。仰。蚤。謀。道。而。非。貧。春。春。甄。拔。致。懷。利。而。後。惠。其。以。光。幸。何。以。克。當。念。古。人。之。事。賢。欽。盛。美。而。歸。往。應。對。進。退。之。末。請。畫。指。授。之。多。師。親。而。習。專。業。勤。而。志。立。咸。號。登。龍。之。士。皆。來。隱。豹。之。徒。掃。門。執。御。以。服。勞。升。堂。入。室。之。尤。密。平。時。坐。論。於。經。旨。他。日。擢。升。於。朝。朝。依。王。公。游。敘。之。榮。華。仕。州。縣。抗。處。之。汨。沒。猶。一。介。魯。鈍。十。年。具。瞻。才。不。副。心。求。稱。職。而。安。在。學。無。所。就。願。承。誨。之。未。聞。徒。有。耽。古。求。善。之。情。好。節。森。聲。之。願。世。不。知。而。奚。恤。時。所。尚。之。為。賢。希。管。蕭。之。榮。途。匪。仇。悔。之。末。品。求。其。遇。合。賢。難。自。媒。譬。如。弱。羽。必。棲。於。高。松。蛟。龍。先。階。于。尺。木。蠅。附。驥。而。行。地。鵬。橫。風。而。負。天。無。物。不。然。惟。人。猶。是。况。今。詞。林。之。根。蒂。此。時。聖。上。之。時。咨。一。諾。如。錫。於。千。金。一。見。如。封。於。萬。戶。孤。豈。豈。容。反。衣。不。備。挽。擣。馬。校。無。取。凡。材。何。所。稱。附。寸。長。尺。短。樽。散。液。樽。悅。於。見。知。孰。不。奮。勵。此。蓋。伏。遇。宮。使。參。政。大。賢。清。純。夙。素。博。篤。通。方。協。指。紳。之。公。言。被。旋。旋。之。聽。納。整。勞。以。日。及。之。務。優。游。於。道。味。之。暇。學。識。堅。高。謀。猷。遠。遠。斥。破。碎。賦。說。之。釋。嗷。浮。躁。少。年。之。狂。雅。意。屬。於。本。朝。羣。情。待。於。爰。立。天。下。有。未。獲。之。事。淵。衷。念。昇。付。之。請。不。止。居。季。孟。之。間。行。且。已。揚。陳。之。歎。洗。六合。而。攘。攘。維。四。方。而。撫。撫。救。民。于。水。火。之。中。行。師。於。几。席。之。上。為。家。國。深。慮。而。審。實。寬。若。王。肝。食。而。宵。衣。凡。所。賢。愚。於。焉。舉。措。猶。捨。筮。庫。而。領。邑。陸。從。事。而。治。中。省。循。寸。進。之。階。誠。為。拙。貧。之。喜。至。若。提。挈。不。關。乎。棟。尊。吹。噓。悉。取。於。弓。箕。葛。小。補。于。鐵。豈。意。祥。叨。於。寵。待。竊。敢。不。服。膺。惠。貺。益。勉。操。心。山。累。編。錄。增。輝。遠。大。舟。駛。與。壯。亦。祈。衆。力。之。同。履。履。揀。實。惟。羣。木。之。助。孰。云。小。已。無。益。高。閔。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改秩履謝啓

伏念在。渡。城。之。嶺。進。避。命。秩。上。泉。山。之。嶺。佩。戴。揄。揚。就。日。留。雲。入。朝。法。座。踞。天。階。天。被。奉。恩。綸。黃。龍。龍。津。追。迫。路。路。知。人。必。當。聽。衆。咸。乎。寡。之。何。人。祇。僕。優。給。竊。以。銓。管。千。條。之。密。鈎。考。五。仕。之。嚴。抑。欺。濫。與。僥。浮。慎。裁。量。而。澄。汰。慎。追。之。徒。使。其。安。分。規。矩。之。士。豈。不。稍。伸。公。論。夷。塗。真。賢。實。績。假。令。冒。昧。反。玷。高。明。如。籍。者。俯。辭。迂。疏。孤。獨。難。辨。承。學。以。詩。書。為。業。枵。格。未。精。吏。道。以。法。令。為。師。嗷。勉。無。善。二。十。五。年。于。隨。牒。十。生。九。死。于。亂。邦。隨。月。河。冰。游。最。壯。豈。願。夷。蕩。屏。却。未。能。思。所以。獎。王。室。之。圖。庶。幾。不。忝。天。下。之。士。祈。臨。機。而。過。事。願。磨。爵。而。敢。辭。非。博。扶。搖。則。耕。行。沃。此。蓋。伏。遇。侍。讀。大。賢。火。淵。源。冲。遠。器。識。寬。宏。治。覽。義。皇。以。來。若。燭。照。而。數。計。尊。臨。岳。牧。之。首。如。鳳。舉。而。鳴。騫。嫺。媚。上。前。神。用。卓。絕。雄。飛。朝。右。風。旨。英。華。變。精。授。之。至。和。消。戎。醜。之。姦。孽。輿。製。過。庭。之。誘。拳。拳。踴。躍。之。勤。不。惜。題。評。見。顧。豈。無。其。本。未。未。諸。補。益。狂。猖。政。賴。於。甄。收。虛。徐。進。寸。之。階。昂。登。直。尋。之。勢。塵。埃。冠。劍。吹。拂。有。待。於。牛。公。器。謀。聲。滅。放。必。資。於。楊。子。幸。阿。陵。之。廣。納。使。品。彙。之。備。成。厚。義。所。存。小。禮。奚。用。汗。流。濕。藉。之。後。氣。義。管。樂。之。前。器。使。不。遺。願。究。上。臣。格。天。之。業。區。別。素。定。亦。使。小。草。因。地。而。生。恭。惟。負。鼎。之。心。實。軫。納。滿。之。念。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履胡樞密

竊以提綱而萬目起。欲食者嘉魚。錄式而百節全。願求者善馬。單單勞劇而始得。多多並蓄而後收。物理



當然。人品猶是。周南之歎未已。冀北之羣豈空。使榮賤之勢判然。則視聽之知眇爾。蓋掃除四海以爲度。調一萬彙以爲心。聖賢所以驅馳。風俗從而趨就。巖巖赫赫。高位固有常尊。勉勉遑遑。寒賤思有所試。凡挾養材之柄。必享知人之明。相期仁義之途。相引事功之會。附炎投貴。則凡庸之所貪。向道佑賢。乃豪傑之所願。開大公而廣博。奮至察以昭融。甲第朱門。何厭靈輿。軍符侯印。各祈代更。蜀魏肆言。屠釣寡合。豈習熟卑隘之仕路。而鄙陋恬曠之山栖。入吾選中。易於籠絡。居吾術內。罔或遐遺。朝廷不可以空虛。天工殆急於分治。拔十五而半獲。得者一于已知。勤禮禮推。甄擢題品。天下喜樂。人皆往歸。寶儲彌隆。綏急獲用。蓬樞榮樞。合輯而成。夏蕞莠莠。蔽覆而爲山。朝無曠官。士無失職。此自古類能之効。以人事君之誠。不由茲途。亦復何說。忌之則往而不返。抑之則浮而自若。樂同散離于泥中。恥並伊優于堂上。毀裂冠冕。欣劇林邱。頭事而嘆乏才。治國者奚所賴。蔡董不保。茲軌奈何。宿塵埃糝。草野聞見。夙有事道之慕。久懷量力之心。妄意古今。自待者敢不厚。繆收義理。俗說者非所攻。居多長者之游。許予不凡之操。咀嚙腐儒之執。蘇酣咏素王之典。舞彈缺而悲吟。夜相枕而太息。蓋常處約。自守泊如。分終爲壘。歛之民。無復視朝廷之列。談王霸之餘策。意廣心勞。遇管蕭之亞流。汗顏血指。非有陸生之新語。又如春春之便宜。何以少屈華驛。邊叨後乘。以嘉魚善馬之榮。或凡疇病竹之容。上冒環陶。口察槐棘。今明主勞精於復古。口東於陟明。殿帳演經。儒蓋重席。獎遇忠義。網羅放道。編排從容。舉直措枉。廉潔難查。念功計勞。昔晉元中。與多振中邦之世。豈遠宋武北伐。亦賴江左之人。英砥礪百官。係屬三府。樞密閣下。登翼何亮。斟酌裁成。積學高文。冠乎當代。潛計默識。準於古人。鐵力一心。革士風之論薄。銜命萬里。竊戎虜之服馴。倅然表餌之權。開云丹肯之信。賈生之學相埒。君叔之勳未優。介立孤標。智辨群二。方且極變龍之洪業。體伊葛之處心。三命益恭。百度咸理。至於好古而信。求善無厭。雖居功德之崇。略無高抗之累。故猶近者忘其疎。遠飾其顯。愚拜排奉承。神思消發。宜在指而不省。孰謂高而難親。徒步貴門。計拙百僚之下。樞衣未半。豈聞五載之淹。使其忘故園之思。不至劇寓公之窘。微願易滿。小債即酬。粗給燕雀。不恨枯槁。道前修而疊盛。德愈加介。聞之光。試家法以補明時。庶幾先達之訓。非所望也。敢悉布之。亮惟垂矜。稍緩誅譴。

賀趙相公啓

伏審宸廷敷號。鉉府策勳。首冠冢司。瞻隆台輔。羣公承承于處決。含生鼓舞于設施。朝廷愆尊。國勢增重。凡居大才。何啻小庸。醜以國之隆興。必有命世之佐。士之光顯。蓋逢知己之君。磊落殊常之姿。得于考慎。特達難酬之遇。翰于經綸。惟曠時咨。廷臣莫比。爪牙宜力。廟略居多。速攻醜之攸寧。嘉指縱之成効。臻極口口之賞。寵優特異之功。恭惟某官兼文武之育。好帝王之學。擴持綱之大度。守補衮之小心。白簡霜威。膏落姦邪之膽。追車日下。再章宥密之機。副叶虛懷。從容安。霖雨未敷于三日。羽檄咨至于百函。洞勝安邊。俱用休璟之晚。御軍御敵。悉皆德裕之裁。威令嚴明。將士奮勵。逐使僭盜之類。落吾術數之中。解履爲樂。郊決贊抗。乎俄頃。方且扶口口論。削庶事之腐階。撫輯黎元。爲百年之長慮。熟講全策。以防盛秋。富民振兵。實舉措之優裕。治內服外。遺條畫之無遺。以我自守之餘。願厥進取之計。符移汗維。知劄子之

不足。表餌訓。見點磨之將屈伏。尤塞中興之責。捷疾亨泰之州。猶仰止門闈。皆辱顯盼。恭惟格天之輔。譬如涉海之舟。不容一木之或虧。豈有一夫之不獲。尙祈草芥。亦與甄陶。欽聞休命之屬。倍切與情之喜。

賀張參政入覲經筵啓

伏審棟棟急詔。欽想敷裝。麟趾金華。異等殊渥。紫樞黃閣。虛位以須。中外樂聞。士夫交慶。竊嘗備官屬。企慕光塵。忝荷研核。倍切欣喜。竊以明主好要。理世須賢。惟曠時咨。春秋起廢。招延僉德。開濟遠圖。慎人物之評。求討論之益。上意先定。僉言允諧。蓋貫悉古今。故能爲萬世之慮。博約經術。乃厥服羣士之心。其在當今。無逾執事。伏惟觀使侍讀大資。柔嘉維則。信美且仁。莫際波瀾。臻極盛奧。高文典冊。挽回正始之音。經武振兵。尤有中興之策。夙參大政。未究研謀。愈練典刑。不擇劇易。凜然岳牧之首。蔚爲議論之宗。惟憂國機渴之心。見給餉艱難之日。至符款藉何之傑。訓詞褒韓漢之勞。輟保釐于藩維。俾左右於天造。贊襄于規隨之際。斟酌乎獻替之間。建功名於鼎彝。形歌頌于竹帛。再念竊能秩三載。待次一官。大喪其家。託跡無所。能落于樞。攀援奈何。敢懷僥倖。觀於超陞。自安分限之涼。惟流落之未艾。迫屢空以難堪。仰止高。明未遂。使霖雨徧潤於枯槁。丹肯粗製于縑紵。拯拔窮途。尤歸洪造。殫竭頑質。少答深恩。

賀張參政啓

伏審上眷優勞。復還大政。命傳疾置。罔不食語。道路欣拜於錄車。指神歸詠于綸序。專繫國體。喜溢民情。前古建極之君。至精考慎其相。風雲咸會。霖雨敷施。雖天縱日新之姿。亦人謀窮諸之助。恭惟治本。要在得人。核實循名。較修益知。驗於已試。東其真才。莫如孟子之悲王。必曰仁義。亟召穆之而切亮。同濟艱難。迫促詔命。參陪道。凡密勿邦家之務。待時咨問。老而行。相時會通。若虧受寵。伏惟參政相公金玉王度。審論帝謨。留峻烏臺。詞高豔禁。使議無隱。礙世之官。清節無華。幹國之器。若安世而籌筆持。如次公而增秩賜金。以萬姓勞苦爲憂。以四海焦枯自任。著書傳道。超聖域而優長。重席談經。發容學之高妙。文士宗其題品。武臣賴於撫循。雍侮與尤。當世誰比。或出暨處。底積見知。數移百六之秋。運際陸平之日。督勵耕戰。寬恤回閭。頓振綱維。善厚風俗。拯遺黎而逐蠶食。資左任而係長纜。尤副淵衷之懷。果慰天下之意。竊委微管。似此得君而成。甥拜命。豈曰安民之易。猶風事美。粹之府。樂逢桃李之蹊。被指拾蠶藉之餘。犯而豈校。倘清洗照臨之末。公生至明。竊惟屏退之蹤。豈忘致非之禮。於惟孤拙。祇恃仁恩。欽想于衷。數述矣既。

賀陳參政啓

伏審光奉宸章。進陪國論。謠告遐邇。欣交通伏惟慰。竊以內修外攘之艱。大勞小廉之後。惟道德才。謂之醇固。所以拯患而致祥。惟將相士民之協和。所以同心而造事。宗於斯者。或昧其術。謀於斯者。或撓其權。大政之幾。非賢不允。必也抱魁壘之質。挾濟濟之資。故侍疑旌。則聽納被知。逮居黃閣。則貢非竭盡。算多而勝。業廣惟勳。中國倒懸。告缺能解。生髮淪陷。援手釋憂。如通閉破。結發越人之藥石。若引而致。遠



輯造父之辨術。在措置之錙銖。係安危之輓轡。故廊廟虛位。妙東海忠。指紳公言。吳如執事。伏惟參政資  
 稟。異規略放優。沈涵仁義之淵。點黠詩書之圃。典司八屬。宿學儒宗。勸講六經。每舒皇眷。夙夜匪懈。密  
 勿贊佑之功。諷諫從容。啓沃多聞之益。韓厥為人之不蕪。子產臨事則慎。而世表儀。帝股肱而  
 天筆舌。報舉昆而論渤海。微巴蜀而射柳城。倚馬操觚。祛迷決贖。尺一有中和之氣。方隅識聖聖之心。布  
 繁悉化俗之言。播委曲詳諭之旨。陪靈履。造膝。酌古今而處便宜。預圖畫而補遺闕。允執大柄。光  
 輔明時。殆將致主于唐虞。自信許身之稷契。引類而真賢舉。勵精而治功成。沛其源流。素所蓄積。藉風叨  
 獎飾。幾免牢愁。綸紵頒行。喜而不寐。光塵眇未。仰之彌高。綿宇蒙庥。倏哉造物。餘波所澤。盡出生成。素慙  
 枵腹。豈遺賸遺。頌詠之切。敷染奚殫。

賀趙丞相再入相啓

伏審被召。鎮東來歸。按路注清。更而發立。探黎廡之公言。東賢允念于前勞。用研莫先于元老。誕屬手號。  
 胥慶輿情。竊以協一德而冠羣公。維四方而調品。夙與風雲之會。幾過于戈之虞。近遠心動。務繁日淺。  
 效著明于詳試。績備究于成能。欲盡其施設之方。必假以歲月之久。遂擬調羹之手。豈伸負負之心。條得  
 失之將然。均籌畫之可倚。增廟堂之嚴選。還魁柄以編給。任責不平。允酬殊遇。恭惟僕射相公。舉尹望之  
 術。助堯舜之明。恢恢乎宜。然之。炳炳乎付授之際。發埋精。察玉衡之端。綏靖邦家。無金匱之缺。邊實  
 將勇。當朝闕之召。公。民。肅吏循。斯長化俗之揚。館。惟用。之高。遠。故。圖。畫。而。必。成。解。中。原。之。倒。懸。配。前  
 修之奇士。猶自推陳。元。皆誤生成。一。幸。何。補。于。門。闕。即。日。十。傷。于。特。物。孰。謂。根。莖。之。弱。亦。滿。霖。雨。之。秋。倘  
 一觀東閣之英。將稍稱衡門之嘆。日者。編策之意。時哉。幸會之期。棘竹之誠。敷以奚既。

賀當中丞啓

伏審弄印。宸殿首膺。任。再。席。朝。右。祇。陳。親。睦。臆。傳。郎。音。義。當。以。伏。惟。某。官。聞。見。遠。大。體。履。醇。深。談。王  
 霸。施。以。究。古。今。要。術。將。皇。明。之。思。治。奮。直。諫。以。輸。忠。陸。履。義。以。隄。防。革。盡。敵。由。原。本。百。黔。黎。于。疲。瘵。登。典  
 章。之。闕。遺。沐。雨。旃。風。不。愆。講。藝。握。髮。吐。哺。唯。在。用。賢。天。地。之。間。氣。浩。然。而。不。撓。雷。霆。之。下。身。獨。當。而。弗。辭。  
 敷。文。卓。詭。而。契。上。心。建。議。精。明。而。定。國。是。亦。難。言。動。袖。釋。倚。相。之。良。右。掖。調。潤。色。鄭。僑。之。博。一。麾。出。守。  
 三。節。節。受。命。延。問。於。賢。生。揚。輝。難。忘。於。社。稷。初。貳。秩。宗。之。綿。緒。遂。執。風。憲。而。糾。繩。悉。協。朝。會。豈。谷。子。敢  
 薦。卓。然。天。獎。如。裴。度。召。來。方。今。形。勢。搶。攘。夷。虜。變。詐。所。貴。先。勝。之。計。姑。為。滅。賊。之。存。俟。虜。登。端。特。有。德。而  
 獲。天。助。制。敵。衰。斃。雖。不。戰。而。屈。人。兵。殆。將。竹。勵。倍。勵。實。背。吓。之。志。分。別。忠。佞。為。月。日。之。評。切。當。世。大。機。紹  
 前。修。序。緒。無。我。而。副。公。望。許。國。而。弗。隱。情。人。曰。康。哉。邦。其。庶。矣。論。分。甘。山。藪。望。絕。巖。林。逮。夫。休。命。之。揚。豈  
 勝。不。寐。之。慶。佇。仁。賢。之。發。理。舉。明。主。乎。升。平。正。始。返。於。風。規。知。舊。與。其。齊。澤。欣。頌。之。至。敷。染。奚。殫。

雙溪集卷第十三

啓

代仲虎兄回將揚州啓  
 右某啓。叨。上。降。俾。代。王。言。恐。避。莫。追。競。營。機。情。愧。我。朋。好。稽。地。謝。禮。况。夫。樞。袞。之。家。朝。紳。所。屬。發。闕。朽  
 鈍。有。相。顧。評。其。燭。火。依。日。月。之。明。塵。吻。造。雷。風。之。震。念。發。忠。懇。峇。之。志。敷。討。論。潤。色。之。文。謂。之。稱。職。克。家。  
 無。能。為。役。期。於。致。君。及。物。但。切。疚。懷。切。礎。冀。于。清。規。願。代。敢。煩。于。妙。斷。至。多。溢。美。無。乃。過。情。其。官。秩。鄙  
 杜。之。能。益。商。假。之。學。以。博。聞。而。直。禁。域。以。宏。才。而。肅。外。臺。淮。海。相。於。撫。循。朝。廷。之。所。欽。注。必。歸。益。聞。實。慰  
 師。言。台。并。可。期。即。駕。四。驥。而。入。奏。絳。驂。水。好。因。當。十。數。而。寶。誠。感。佩。實。深。敷。染。奚。既。

上樓仲輝啓

竊以文梓餘輝。致成而川濟。大鼎銘銘。佑儲任暨皇輿。大資正始之英。自結容文之東。賤莠本末。栖託  
 桑粉。遐。瞻。絳。轡。之。徒。稍。際。青。雲。之。附。頌。文。章。而。瞻。德。度。接。旨。趣。而。觀。儀。刑。賜。超。戶。朋。見。榮。萬。戶。下。風。引。領。  
 未。至。掃。門。濟。餐。沐。燕。息。之。私。猥。干。主。記。道。古。今。盛。美。之。譽。準。擬。前。修。上。臣。事。君。在。雅。懷。之。素。縵。尊。賢。體。道。  
 宜。仁。者。之。位。高。爵。門。不。拒。於。病。羸。巫。謁。更。增。於。默。塞。參。陪。府。陞。擢。大。僚。出。元。常。而。督。關。內。似。仁。傑。而。擬  
 河北。刺。投。櫛。比。子。進。後。塵。談。吐。春。溫。甄。明。萌。意。逮。夫。檢。塞。旋。旆。細。里。查。行。壽。親。帶。九。牧。之。黃金。過。家。養。五























裁成風采號令等魏弱公之學識。切李文鏡之慮圖。潛心王體之統熙。盡節圖是而翊亮。優優措置之標。的矯矯決果之著龜。同輿輟車。若左右手。接士藻察。故應任者而運英。及物恩波。何勝數計而周度。鈞致倭偉。備思折衝。馴捷還荒。疑弓却馬。前登太平之業。運用文武而成。鄙庸俯伏於下風。仁傑宜在於高位。跋開龍陟。稍欲激昂。想廣博之甄許。宜自公之元化。道義不隔於富貴。早賜借潤於滂霖。大度高風。窺較豈易。古心奇韻。取予無方。馳神閉閣。引照符照。傾頌之素。數鼓易殫。

慶賀參政

伏以芻蕘屏短。蟬哀穹崇。注仰儀刑。係嚮先覺。掃關自幸。進階敢祈。聽人物子將之評。由基命中。授國勢中立。為範。師曠審察。崇論克諸於贊襄。珍策發明而挺出。品裁則哲。藻鑒拔才。矧茲衰屏之晚。辱在矜矜之末。積茂希風而慕義。茲辰懷刺而撫衣。繆管簡之誠。少道鄉曲之契。悲惟參政。丈。稽典學之經緯。忠智以研幾。功業逐日以新。遐裔率服。道義得君之實。操履昭明。海迪溢於封章。審講著於益閣。斷金至利。漚波協同。正笏稱疑。具瞻鈞亮。絳帳知舊。並位煙霄。疊省交朋。擢陞班爵。棟梁文園。冠冕詞林。如餘慶載濟於長川。若礦錫新礦於巨闕。遐齡布算而全擁。多祉撲著而可占。究宜發理之方。更展升平之效。弗鄙驥驎之獨。停觀羊角之風。激勵衰疲。稍寬窘促。均餘光於曲照。化瘴毒為豐稔。借冒薦開。卑薄愧懼。

慶周樞密

伏以瑞世儲師。實無礦黃金之璞。宗工內相。嘉起草白玉之堂。擅美標奇。密勿自結於榮遇。開懷前席。從容優倚而奮庸。向者詞令。鏗鏘輝華於日月。乃今樞機儼恪。只感會於風雲。豈固太平之基。淵綸草武之柄。多算却敵。全策運邦。獎王室於尊強。訓戎容於果毅。竊以拯天下之急者。宜仗智謀奇士。廣聖時之教者。必擢宏博。載人。璋琳珪璋。皆萬乘之器。使股肱筆舌。惟九重之東求。進陪論道之司。欣茲得賢之願。恭惟樞密。同知雅運。清韻殊特。軼材。飲讀典籍。而逾五車。不出樽俎。而見千里。辭科中。為文苑樂推。貫道理而養其淵源。親闕與而不見。吟賦。用意遠邁。典故該明。若若。馬。入閣而陳謨。如高。雀。應問而白事。專對見蘇卿之節。甄綜齊盧。鏡之平。化率百僚而衣庶民。威振五兵而遵七德。敷資略智辯之傑。竹帛丹青之傳。獎鑒人倫。作成晶藻。門闌誘掖。海寓儀刑。猶念巖跋龍津。幸海納槐府。奮祠館之最質。演廟堂之具瞻。自揣頭顱。只合躬耕於隴畝。扶持門戶。不忍遺棄於箕裘。顧邱壑之芸樵。騰江海之膏潤。願垂涯澤。所藉涓流。敬待荒言之鮑。駭鹿華軒之峻。珍頌之切。裁染笑彈。

迎聖守周侍郎啓

伏審命移江介。龍鎮輔機。歌股肱之良。風聲洋溢。見節旄之美。道路榮華。竊以圖奮念茲。清吏避選。重寄親擢。褒嘉出綸。汲汲其理求瘼之功。優優中和樂職之頌。朝會疎其挺特。士庶慕而歸依。曩者恭惟知府某官侍郎。蘊道藏之端誠。際德音之延納。登禁殿而極臺閣。演聖籍而侍辰帷。封章屢達於樞清。樂飲陳於奇論。自詭一塵之佚。曲留三節之期。準的列城之師。光輝九牧之譽。蓋鄉黨健訟。何煩繁露之春秋。課督稽遠。暫屈次公之精力。地智能高妙之政。推公明豈弟之誠。猶忝預僑人。欽跂公望。田疇務穡之際。

溪堂請益之初。欽庇乃情。敷鼓易究。

慶判部汪侍郎

伏審祇膺上東。擢貳天官。時咨右賢。入從禁塗之濤。倚闥華選。欽傳諄訓之辭。甄鑒俊良。朝紳鉅蔭。最爾瞻依之下客。鎮於舊治之名邦。奉雙鯉以裁誠。歌棫栳而稱慶。恭惟判部侍郎。英崑清懿之望。絕倫茂異之資。抱器識股肱之才。炳光輝魁躡之冠。章奏處畫。傾省寺而恭崇。修迷建明。翕詞林之鼓贊。難者召還。秘府談言居易之儔。兼職儒宮。介節亢宗之比。得靖密之風。以在位。致警敏之慮。以取名。中外展措世之休功。論辯著戴君之至分。方將致太平之蓋美。補大化以變調。蓋聞舒謨。國家深策。準的毗益於邦政。經綸究觀於日新。乃術高於稽古。揣摩之多。智出於審官。拘擊之表。豈惟銓管之有敝。必致淘汰之知人。量推多士之先。藪蓋大廷之右。何止揮紫宸之翰。亦將參巖廟之圖。某冗僻凡流。夙僑闕部。偶合一詞之善。遂蒙溫厚之顏。以道相求。非萌心於祿利。引經相質。期析喻於知聞。欣承省上之初。開慰時機之會。

慶陳左揆

伏審不顯休命。超任元台。親親冠於百僚。宰制通於四海。誕傳渙號。盈溢歡聲。竊以三公賴於全人。二柄萃於一品。惟當守御世之具。代天為工。惟大臣體道之誠。與上協契。其施教正俗。俾比屋嚮道而回心。其頌紀正綱。必全策察微而燭遠。擬持萬務之機。獨幹一般之樞。悠久無疆。遐邇慕仰。恭惟左揆。僕射相公。潤懷卓犖。峻範清崇。端本適時。長慮却顧。負登擊昂。若若之器。若若舟成。度之資。挾鄧仲華之文明。兼朱廣平之風度。勵精凝斂。器器勤之百為。宥密嚴處。乎始終之一節。在瑤瓊而均四氣。負鼎鉅而和庶官。穆如景風。播若時澤。課嚴精於致理。績效著於會言。輔展之注倚。教陸。彌綸之志氣。剛健。消殘疹之災患。嶺雄俊之修懷。荒裔來王。祇儻坐籌之真相。多方允又。成歸維石之具瞻。舒緩佩紳。渾同文軌。平寧六合之責。塞。圖任積賢之功。昭。化驗如神。風行無外。猶伏念時數偶合。視尺璧為至輕。鑿鑿首當。嗟頌之必化。

慶楊參政

伏審舉任中宸。參毗大政。通與蜀之中外。鼓命令而擇欣。在於下風。孰不踴躍。不欽進賢之禮。咨嗟理世之圖。明良相求。魚水合契。所以答斯民之望。固當先資海而登。禮稅之嘉注。特殊。會同之推予卓絕。以其得十而舉一。殆非小能而大知。許舉萃於清衷。絕識明乎舉視。適時之傑。恰我而誰。恭惟參政六事之貴。夏官納言。萬人之英。春閣舉首。內庭書命之雲。委。舉開撥劇之鼎新。百篇奏御。而副憂勤。十策發揮。而破疑滯。公正如白居易。篤實如鄭文明。喜籌算而救簡編。規繩管。為探案邱而稽經律。根蒂孟。苟。深乎惟嘆之言。至矣樽俎之。彌綸論。鈞佑國鈞。機柄得人。賦為濟治。方且變理至和之氣。扶持大化之源。毗厚太平之基。振起倫薄之俗。蘊懷建事。其巧妙而功多。酌古制今。必天同而神比。鍾稟岷峨之靈秀。肇新旌節之開闔。由危科而適容文。夙有故事。居復門而升二府。亦若前修。謙恭愈崇。靜密不伐。文武之宗。益彌固。才節之齊。益無涯。何止於成。又軍民。殆將以永安夷夏。致緝熙光明之效。皆諱明。亮之諧。縉瑣瑣卑。凡拳拳傾嚮。藉粉粉而瞻几杖。蒙顧接而先品流。幸待次而僑居。政屏身而退伏。霖雨之渥無間。權衡之



審願遠。長缺每彈。竿版小智。欣屬之切。敷敘參輝。

迎知郡吳侍郎

伏審詔音新渥。使符舊邦。天豈鑒裁。奉方隅之殊東。地官劇柄。虛繼輔而饒賢。聲敷道塗。欣溢鄰壤。該想旌旗之色。掃灑甘棠之陰。恭惟知府待制侍郎。懿實光輝。淳誠暇裕。調遠士林之標矩。雍容國器之珪璋。論議建明。適冥衷之虛佇。枉直獻替。欽柱下之威稜。登高攬轡之澄清。啓沃前席之諧允。酌玉度而裁國制。幹運變通。調軍賦而節貨泉。鍊詳取予。究穆清之重委。無中外之密疎。總子淵宣布之誥。流次公豈弟之政。期召節之何遠。奉奏計於片時。猶夙蒙庇於雲霞。久假伏於風範。心誠素依於惠愛。氣合渴願於趨承。引領貴關。釋我訥啓。龍坂可登之際。毛穎無畫以陳。

迎丁侍郎啓

伏審出給選。剖竹頒符。饒獎倚之貴塗。昇股肱之上郡。鑄神愛戴。道路光華。凡在蔭庇。孰不敏狂。伏以知府侍郎某官。慈顯印之塵仕。彰瓊璋之清能。黼履親除。瞻渥蕃宜之顯拜。臺閣名品。卷聯上列之英靈。例持畫而橫經。亦分髮而馴劇。精嚴詳辭之老手。該廣允切之周才。惇仁民取吏之條。懲正躬公聽之政。旋節部伍。談笑而齊肅。朱墨移檄。紛錯而有倫。聲實軒騰。何止徐陳之輩。謨畫淵懿。超出黃之前。籟樂事賢。耕稼封部。非因刀筆之末伎。曷表景仰之衷情。恭惟高明。不見疵議。

慶越帥吳侍郎

伏審光華給旨。妙東鎮東。顯拜惟新。柄象文武。會咨榮獎。器倚功能。權均九牧之雄。任總十連之要。建旗植棨。列城遵聽於稟承。飛檄頒條。匪政格祈於撫御。勵禁闔之精采。詫嘉褒於盛時。恭惟知府安撫殿撰。端靖先勤。慈良疑重。天豈司會。物望穹隆。華嚴論思。章奏臻美。禮律國僑之詳允。考課次公之精明。重臨餘力之何勞。亟去衆情之懷。會稽曳筆。將庶獲之盡。國使賜環。必三公之遺召。德抱巖廊之矩範。瞻注彌綸之設施。理體當然。與談共慰。伏念籍耕耘代祿。造請承而。滋水紅蕖。不圖幸會。案籌稍略。誤竄空疎。祇悚軒墀。詎度職局。更瞻上術之提掖。願彈下走之揣摩。閱禮樂而致詩書。崑峨大帥之威惠。乘刀筆而縛繩尺。瑣尾賓寮之講求。歸慕忱誠。造次無斁。

迎喻提舉啓

言念昨者際晤。標表。悚承聲音。實未容請益而質疑。又未許升堂而望室。留落頑薄。遊遐遠。慕文儒博約之規。平生咏歎。展部使公參之禮。今者幸遭。眇鎮東油幕之僚。拜記室泥械之粟。塵埃俗狀。玷瀆高明。通下走之微情。斯古人之三語。恭惟提舉郎中。端敏聰哲。士林所宗。恢廓公廉。朝會允洽。課績權衡於邦計。學藏冠冕於時流。銅鑿之幹浩穰。朝廷之知倚辦。任分臺察。事重按廉。諮訪度。致精力乎五善。稽遵庇。察殿最於六條。豈弟布宜。優游有裕。攀援交能。納卑吏之龜。徐聽召音。佇名賢之虎。猶附山仰德。補隙塞官。受任權輿於代更。卑飛上賴於寬政。親近門闥。佩服訓言。嚮慕之誠。敷述奚既。

慶紹興帥陳左揆

伏審詔恩倚重。時推良弼之名高。鎮州仰成。衆附爰立之望允。聲華甚耀。控督維維。屏毗王室之忠勤。表率海隅之政理。願行旨意。振激幹能。屯營訓齊。閩里咸久。不忝陶鈞之賜。將蒙調一之宜。伏惟判府少保。安撫大觀文相公。精遠誠明。公正慈惠。俸度當朝之柱石。妙略應物之權衡。經綸崇。環之才。該貫孟。揚之業。篤尊主贊邦之畫。慰傾耳拭目之僑。東注彌深。寄委特渥。冠先九牧之方伯。不晚三吏之贊元。宣化承流。素同心德。糾姦旌善。度遵律文。綱條縉。頤乎濬州。課最優。陸於江國。霖雨即濡。但與論之不伸。蕪水風流。實吏戎之欣幸。頌舊德。尊賢之誥。歌樂職宣布之詩。念僚屬景仰誠心。願追錄未語。迅召。親依提誨。奉行教條。仰戴欽崇。荷城欣。棟。

雙溪集卷第十五

辭

秋辭三首

澹天高兮景微。警鶴鳴兮霜曉。何昊天。之疾威。絕千里之寸草。蚤鳴。而更咽。鳥。救葉而。嗚。息人心之浮競。宿狂志而縮爪。聳南阜之高樓。睨快。之。矯。手。不。去。於。楸。上。思。胡。爲。乎。天。杪。惟。古。人。之。奇。懷。超。獨。覺。而。遠。到。乘。千。里。之。遺。風。獲。萬。仞。之。藏。寶。吞。日。珠。兮。月。露。登。心。精。之。雪。操。

其二

息。依。台。之。煥。煥。兮。金。俯。疑。而。火。流。天。風。淅。以。道。駭。兮。悲。五。勝。之。王。囚。下。何。草。之。不。黃。兮。上。何。葉。之。或。留。維。九。華。之。采。采。思。吾。人。之。好。修。揉。殺。螺。兮。豆。深。幸。汚。邪。之。滿。箬。居。老。氏。之。藏。室。揖。邱。明。之。素。侯。鞭。叱。羊。而。視。後。神。爲。馬。而。天。游。悞。約。天。兮。帝。所。俯。覽。闔。如。浮。瀉。崎。於。人。而。自。然。捨。吾。道。兮。焉。求。

其三

始。吾。登。兮。終。南。既。而。陟。兮。松。邱。縱。風。行。而。雲。臥。凍。石。瘦。而。淚。收。日。昇。上。兮。跳。丸。山。濤。蕩。兮。脫。裘。浴。二。儀。之。大。全。得。三。秀。兮。巖。隙。獨。策。馬。而。歸。來。詫。菲。葦。兮。三。秋。情。廓。落。其。何。慕。求。飲。辭。而。與。謀。心。入。極。而。氣。完。得。道。遙。之。至。游。







惟昔先正岳岳騰揚。差肩英衛。紀於旂常。載勳盟府。煇赫顯印。公奮妙齡。玉蘊蘭芳。好節聲聲。蹈履允臧。出降金根。甲舍康莊。履華異數。視儀真王。譽望器懷。指神繡綉。魯館秦臺。帝婿耀芒。貴戚溫文。將種慨慷。宸辰眷懷。獎予輝煌。齋鉞建旌。青甍弗亡。尊爵亞保。書社歷陽。引豹相繼。班列所望。重侯累將。厥閱愈光。某獲陪從。荏苒星霜。不圖英重。鄙棄老蒼。俛仰幾何。臥疴在牀。一代風規。夜暨舟藏。傳幾子息。蟬聯不忘。翰藻如新。弔客涕滂。昭歎爽靈。薦此一觴。

奠亡兄尚書龍學文

維紹興二十六年十月有二月戊戌朔初六日癸卯。弟持服蘇緬與前策。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亡兄開學尚書仲虎之靈。嗚呼。雄基二祖。穎川有蘇。希古保陳。宜哲世模。步趨治從。探討詩書。香傲闕里。吟咏而等。邨松松楸。墳籍衣孟。簡編積傳。吾道豈祿。公弱教敏。耽玩經旨。康成王弼。風雅繁繁。語孟擅弓。發微究體。斟酌心精。應用詞綺。爛然獨證。洒落清製。溫袍顏巷。淹此國器。偉歎東坡。百代之師。公其元孫。家學在茲。舉朝注之。實嘉子思。真主龍翔。有材馬棧。廟廷評衡。俞音首東。橫經資善。注記黃省。舒華發藻。不殫先紀。忠告之求。宜居給諫。超據西垣。代天筆舌。論言雅奧。封章密勿。第七屬車。甘泉世職。請聞論事。燕閑玉色。兼官彌近。臺閣跼蹙。命實連遭。三返岷峨。天涯地角。水陸奔波。牧守鄉邦。程路遠遄。排抑根御。奉祠婆娑。惠治解孤。萬多寒遠。推食解衣。周給衍衍。待人孔熾。自處疎淡。克家之珍。佐時之彥。猶等無堪。友愛豈弟。採其偏長。於其不至。解手俯門。尺書相繼。莫不一面。襟抱曷既。計來西南。宗廟珍珍。陟岡瞻瞻。揮涕雨淚。秩大常伯。七旬何慰。正一誠明。安有淪墜。下從高曾。即夢濟美。新刻粉飾。音不味念。夙飲擊墜。奠好。嗚呼哀哉。尚饗。

墓誌銘

故中奉教文閣王公墓誌銘 伯父

某之先伯東坡公。先人璣城公。夙從太原伯。故甫游。嘉祐文安公。猶子也。以能出入持節浙部。時弛危弦。以寬獲獲。詳諦切見。遠識微之。明倅友賴焉。以為有不可及者。子家侍旁。冠而結姻。璣城以味氏歸焉。蘇宗五女。倫次季婿也。公蚤仕勞勤。晚為郎。出按閩部。資望彌峻。朝廷以璣城舊德。施澤藉公才節。圖任之意。炳然。以莫齒非可進。為自說退休。脫落氛埃。秩琳宮凡五。紹興二十三年七月二十六日。以疾卒。享壽八十有五。棟等缺然。苦次。謀所以葬。具行事。爵里。求為誌銘。某不容以老勸為解。謹按王氏本姬姓。在太原郡。縣者。八世祖。項。為後唐。輝州刺史。子孫避亂。徙居單州。陽山。去應天不遠。至國朝。移家于應天。虞城。曾祖。諱。通守。秦州。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徐國夫人仇氏。祖。諱。純臣。任。漢安懿王。宮教。授。遷河東。道。贈金紫光祿大夫。祖。妣。建康郡太夫人吳氏。父。諱。廷老。任兩浙。漕左。宣奉大夫。妣。碩人元氏。所生。令人何氏。公諱。凌明。字子家。熙寧八年。以世賞。補太廟齋郎。少敦柔警拔。屬詞日課。千言。緝熙事業。令問發聞。於吏理。向公。不擇劇易。健敏。曲全。元祐五年。任宿州司法。歲滿。調陽穀尉。老吏宿猾。斂戢。響伏。

紹聖間。河決新隄。東注。川邱。陽穀。正當其衝。老壯避避。盜賊乘間充斥。獻舉朋扇。一日之間。至十餘萬。本路安撫使。發將兵捕襲。渠首竄。餘衆復無歸。公慮武人貪功。濫殺非辜。旋榜諭以禍福。大書招出誘陷之人名姓。于其衣背。以口印記之。分道歸業。但推首惡主名。報于帥司。及統兵官。由是所全活者。動以萬計。徵公。良民旋至。塗炭。以不自言功。故無賞。典。延中。靖國。問。辟。陝。右。茶。司。官。屬。舉。職。最。聞。諸。司。交。薦。遂。遷。京。秩。授。真。州。六。合。又。沂。州。新。泰。兩。邑。事。最。務。劇。民。大。服。其。政。既。去。思。之。如。父。母。然。政。和。三。年。賜。五。品。服。兼。金。龍。門。書。庫。丁。所。生。何。氏。愛。服。關。通。判。婺。州。終。更。提。舉。福建。茶。事。建。炎。初。建。卒。為。亂。凡。職。掌。兵。民。之。官。束手。顛。踏。公。誠。至。豈。弟。衆。所。共。知。一。言。撫。存。千。夫。帖。然。由。是。魁。首。就。戮。朝廷。諭。貨。詐。誤。評。其。自。新。遂。以。文。舉。除。知。秦。州。府。騎。犯。邊。江。淮。應。援。孤。壘。守。捍。沮。遏。其。銳。以。功。遷。直。祕。閣。改。知。建。州。初。郡。中。有。招。降。賊。兵。數。千。屯。駐。已。而。復。叛。坊。市。盡。為。誘。脅。賊。黨。僭。竊。勢。如。蜂。蟻。公。徐。行。避。寇。以。仁。厚。素。著。賊。不。敢。害。上。章。自。劾。除。領。宮。祠。復。起。知。秀。州。未。幾。又。授。越。州。不。果。行。紹。興。七。年。賜。三。品。服。改。知。常。州。未。赴。開。召。拜。尚。書。兵。部。郎。中。尋。遷。司。動。郎。中。久。之。領。福建。漕。計。朝。論。委。重。陛。辭。條。奏。民。政。賦。役。筭。權。時。宜。利。茲。禁。暴。之。盛。上。意。嘉。之。到。官。艾。煩。解。纜。盡。國。橫。弊。僉。出。薄。入。闔。境。歸。厚。建。安。歲。貢。新。茶。官。園。索。號。膏。腴。而。獲。培。菌。芬。蔬。頗。不。登。循。習。取。足。私。園。鄉。戶。買。茶。輸。納。病。於。侵。擾。官。固。科。撥。荒。廢。公。始。議。補。治。區。增。茂。讓。人。優。裕。民。力。益。蘇。土。人。德。之。建。生。祠。鐘。碑。以。頌。其。美。公。止。絕。之。事。疑。上。聞。詔。陞。直。敷。文。閣。替。歸。朝。命。再。領。宮。祠。實。以。優。佚。其。老。遺。表。上。陳。遠。邇。士。流。興。嘆。惻。然。惜。日。香。人。亡。矣。公。扶。危。拯。溺。心。如。金。石。解。紛。釋。結。信。發。於。聲。仁。形。於。色。故。亂。庶。定。本。上。臨。下。未。嘗。詬。訐。交。際。酬。酢。之。間。謹。審。抑。畏。與。物。虛。邪。故。無。怨。惡。蓋。既。聞。虎。遠。之。訓。切。磨。薰。染。其中。所。養。者。厚。矣。非。止。篤。於。行。世。之。道。也。中。饋。慈。慈。姆。儀。溫。淑。故。鞠。子。衆。多。無。不。均。一。仕。官。七。十。餘。載。歷。任。二十。官。階。至。中。奉。大。夫。勳。文。安。縣。男。尊。榮。壽。考。可以。無。慰。矣。諸。子。以。是。歲。十一月十八日。葬。公。於。蘭。溪。縣。紫。巖。昭。化。寺。之。南。麓。蘇。氏。合。人。附。焉。從。日。者。之。言。也。男。八。人。棟。通。判。鎮。江。府。口。從。政。郎。棟。棧。樞。權。從。事。郎。柄。棧。通。事。郎。女。六。人。皆。適。良。士。孫。八。人。銘。曰。



亦自有說乎。公曰：安敢無說。溫公默然。既而見文定。文定曰：策題國論也。蓋元豐間流俗多主介甫說。而非議祖宗法制也。

公言歐陽文忠公讀書五行俱下。吾嘗見之。但近觀耳。若遠視。何可當。

公曰：吾為春秋集傳。乃平生事業。

公年十六。為夏商周論。今見於古史。年二十。作詩傳。

公言先曾祖晚歲讀易。玩其爻象。得其剛柔。遠近喜怒逆順之情。以觀其詞。皆迎刃而解。作易傳未完。疾革。命二公述其志。東坡受命。卒以成書。初二公少年皆讀易。為之解說。各仕它邦。既而東坡獨得文王伏羲超然之旨。公乃送所解予坡。今蒙卦猶是公解。

公少年與坡公治春秋。公嘗作論。明聖人喜怒好惡。讓公殺以日月土地為訓。其說固自得之。元祐間。後進如張大亨。嘉父亦攻此學。大亨以問坡。坡答書云：春秋儲者本務。然此書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邱明識其用。終不肯盡談。微見端倪。欲使學者自求之。故僕以為難。未敢輕論也。

公自熙寧謫高安。覽諸家之說。為集傳十二卷。紹聖初。再謫南方。至元符。三易地。最後卜居龍川白雲橋。集傳乃成。歎曰：此千載絕學也。既而坡公觀之。以為古人所未至。

公言東坡律詩。最忌屬對偏枯。不容一句不善者。古詩用韻。必須偶數。

公曰：吾暮年於義理。無所不通。孔子一以貫之者。

東坡幼年作却鼠刀銘。公作紅硯賦。曾祖稱之。命佳紙脩寫。裝飾釘於所居壁上。

公曰：子瞻之文奇。予文但穩耳。

公曰：吾讀楚詞。以為除書。

公在諫垣。論蜀茶。祖宗朝量收稅。李杞、劉佐、蒲宗閔。取息初輕。後益重。立法愈峻。李穰始議極力掎取。民間遂困。穰引陸師閔共事。額至一百萬貫。陸師閔又乞額外以百萬貫為獻。成都置都茶場。公條陳五害。乞放權法。令民自作交易。但收稅錢。不出長引。止令所在場。務據數抽買博馬茶。勿失武備而已。言師閔百端凌虐細民。除茶。遣官吏養兵所收錢七八十萬貫。蜀人泣血。無所控告。公講盡纖悉曲折。利害昭炳。時小呂申公當軸。歎曰：只謂蘇子由儒學不知吏事。精詳至於如此。公論役法。尤為詳盡。識者疑之。

公曰：李德裕謫崖州。著窮愁志。言牛僧孺將圖不軌。不意老臣為此言也。

張十二病後。詩一卷。願得陶元亮。然余觀古人為文。各自用其才耳。若用心專摹倣一人。舍己徇人。未必貴也。

張十二之文。波瀾有餘。而出入整理骨節不足。秦七波瀾不及張。而出入勁健簡捷過之。要知二人後來文士之冠冕也。

元祐間。公及蘇子容、劉貢父。同在省中。二人各云：某輩少年所讀書。老而遺忘。公亦云然。貢父云：觀君為

### 遺言

眉山蘇縝記

公言春秋時。先王之澤未遠。士君子重義理。持節操。其處死生之際。卓然。非後世之士所及。蓋三代之遺民也。當時達者。語三代遺事甚多。今捨此無以考證。

公為簡講老子數篇。曰：高於孟子二三等矣。

公言伊周。以道德深妙得之。管葛房杜姚宋。以才智高偉得之。皆不可窺測。

公解孟子二十餘章。讀至浩然之氣一段。顧籀曰：五百年無此作矣。

公言仲尼春秋。或是令邱明作傳。以相發明。

公常云：在朝所見。朝廷遺老數人而已。如歐陽公永叔。張公安道。皆一世偉人。蘇子容、劉貢父、博學強識。亦可以名世。予幸獲與之周旋。聽其誦說。放失舊聞。多得其詳實。其於天下事。古今得失。折衷典據甚多。

東坡與貢父會。語及不獲已之事。貢父曰：充類至義之盡也。東坡曰：貢父乃善讀孟子歟。

公試進士河南府。問三代以禮樂為治本。刑政為末。後世反之。儲者言禮樂之效。與刑政之敝。其相去甚遠。然較其治亂盛衰。漢文帝、唐太宗、海內安樂。雖三代不能加。今祖宗法令脩明。求之前世。未有治安者。今之久而。然而禮樂不如三代。世之治安。不在禮樂歟。河南士人皆不能喻此意。司馬溫公問如此。登策。



文強記甚敏。公辭焉。二人皆曰。某等自少記憶書籍。不免抄節。而後稍不忘。觀君家昆仲。未嘗抄節。而下筆引據精切。乃真記得者也。

賈誼。宋玉賦。皆天成自然。張華鶴鶴賦。亦佳妙。

子瞻諸文。皆有奇氣。至赤壁賦。髣髴屈原。宋玉之作。漢唐諸公。皆莫及也。

公曰。余少年苦不達為文之節度。讀上林賦。如觀君子佩玉冠冕。還折揖讓。音吐皆中規矩。終日威儀。無不可觀。

公曰。予少作文。要使心如旋牀。大事大圓成。小事小圓轉。每句如珠圓。

公曰。凡為詩文。不必多。古人無許多也。

公曰。余黃樓賦。學兩都也。晚年來不作此工夫之文。

賈父嘗謂公所為詞。曰。君所作強於令兄。

公曰。申包胥哭秦庭一章。子瞻誦之。得為文之法。

公曰。范蜀公少年。儀矩任真。為文善腹藎。作賦場屋中。默坐至日晏無一語。及下筆頃刻而就。同試者笑之。范公遂魁成都。

公曰。莊周養生一篇。誦之如龍行空。爪趾鱗翼所及。皆自合規矩。可謂奇文。

唐儲光義詩。高處似陶淵明。平處似王摩詰。

歐公碑版。今世第一。集中怪竹辨。乃其無謂。非所以示後世。

唐皇甫湜論朝廷文字。以燕許為宗。文奇則怪矣。

公曰。李方叔文似唐李。所以可喜。韓駒詩似儲光義。程正叔引論語云。兩郊行事。道不當哭。溫公。公曰。古人但云。哭則不歌。不曰。歌則不哭。蓋朋友之故。何可預期。

公曰。讀書須學為文。餘事作詩人耳。

公曰。讀書百遍。經義自見。

族兄在廷。問公學文如何。曰。前輩但看多做多而已。區以別矣。如瓜芋之區。自反而縮。如王祭不供。無以縮也。

公曰。去陳言。初學者事也。

公讀一江西臨川前輩集。曰。胡為竊王介甫之說。以為己說。

公言。呂吉甫。王子韶。皆解三經并字說。介甫專行其說。兩人所作。皆廢弗用。王。呂。由此矛盾。

公曰。文貴有謂。予少年聞人唱三益。今尚記得云云。其詞至鄙俚。而傳者有謂也。

公讀由余事。曰。女樂敗人。可以為戒。

公聞以螺鈿作茶器者。曰。凡事要教簡素。不然。天罰。

公曰。漢武帝所得人才。皆屬犬馬驅之才。非以道致君者也。

公曰。以伍員比管仲。猶鳳舉與鳳鸞。

王介甫用事。富鄭公罷政。過南京。謂張文定公曰。不料其如此。亦嘗薦之。文定操兩臂謂公曰。富七獨不慚乎。公問吾丈待之如何。文定曰。某則不然。初見其讀書。亦頗有意於彼。既而同在試院。見其議論乖僻。自此疎之。

黃魯直盛稱梅聖俞詩。不容口。公曰。梅詩不逮君。魯直甚喜。

晁無咎作東臯記。公見之。曰。古人之文也。

姪孫元老呈所為文一卷。公曰。似曾子固少年時文。陳恬題襄城北極觀鐵脚道人詩。詩似退之。

公大稱任象先之文。以為過其父德翁。

徐蒙獻書。公曰。甚佳。但波瀾不及李方叔。

公每語續云。聞吾語嘗記之。勿忘。吾死無人為汝言此矣。

公曰。莊周多是破執。言至道無如五千文。

公言。班固諸敘。可以為作文法式。

公曰。六郎作詩。髣髴追前人。畫墨竹。過李康年。遠矣。

或問公陳瑩中。公曰。英俊人也。但喜用字說。尚智。

公曰。李太白詩。過人。其平生所擅。如浮花浪蕩。其詩云。羅幃卷舒。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不可及。公解詩時。年未二十。初出魚藻。免五等說。曾祖福。札以為先。儲所未喻。作夏商周論。纔年十有六。古人所未到。公讀新經。義曰。乾。乾。了。溼。溼。做。殺。也不好。謂介甫曰。色取仁而行遠。居之不疑。乃仲尼所謂聞者也。

公曰。唐士大夫。少知道。知道惟李習之。白樂天。喜復性書三篇。皆寫八漸。傷於屏風。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彼公以為陰陽未交。公以坡公所說為未允。公曰。陰陽未交。元氣也。非道也。正如云。一龍一蛇之謂道也。謂之龍亦可。謂之蛇亦可。

公曰。張文定死而復蘇。自言所見地位清高。又曰。吾得不做宰相氣力。

公論唐人開元。燕許。文氣不振。偏強其間。自韓退之一變復古。追遠西漢之舊。然在許昌。觀唐文粹。稱其碑頌。往往愛張蘇之作。又覽唐皇甫湜持正論業云。所譽燕許。文極當。文奇則涉怪。施之朝廷。不須怪也。蓋亦取燕許。

公中歲歸自江南。過宋。聞鐵龜山人善術數。邀至舟中。問休咎云。此去十年。如飛騰升進。前十年流落已過。然尚有十年流落也。後皆如其言。

曾祖母蜀國太夫人。夢蛟龍伸臂而生公。王于平拾遺記。孔子當生之夜。二龍戲。

籍年十有四。侍先祖顯昌。首尾九年。未嘗暫去侍側。見公終日燕坐之餘。或看書籍而已。世俗樂餌玩好。公淡然忘懷。一日。因為籍講莊子二三段。訖。公曰。顏子簞瓢陋巷。我是謂矣。所聞可追記者若干語。傳諸筆墨。以示子孫。



公令編作詩文六五年後忽謂編曰汝學來學去透漏矣嘗與文氏家姑言之亦如此

公謂編曰蘇瓌訓頌常令衣青布襪伏於牀下出其頭受板楚汝今懶惰可乎

馬公知節詩草一卷公跋云馬公子元臨事敢爲立朝敢言以將家子得讀書之助作詩蓋其餘事耳豈

知成都以抑強扶弱爲蜀人所喜然酷嗜圖畫能第其高下成都多古畫壁每至其下或終日不轉足蜀

中有高士孫知微以畫得名然實非畫師也公欲見之而不可得知微與壽寧院僧相善嘗於其閣上畫

懸遠送陸道士藥山見李習之二壁僧密以告公公徑往從之知微不得已擲筆而下不獲終畫公不以

爲忤時之益厚知微亦愧其意作蜀江山圖伺其能去追至劍門贈之蓋公之喜士如此陽翟李君方

叔公之外元孫也以此詩相示因記所聞於後辛巳季春丙寅眉山蘇轍子由題

穎昌吾祖書閣有廚三隻春秋說一軸解注以公殺左氏孫復卷末後題丙申嘉祐元年冬寓居興國浴

室東壁第二位讀三傳次年夏辰時坡公嘗名押字少年親書此卷歷積盈箱中未嘗開緘猶偶開之一

一對擬今黃門春秋集備悉皆有指定之說想爾時與坡公同學潛心稽考老而著述大成遺書具在當

以黃門集傳爲證據坡公晚歲讀春秋傳皆古人未至故附起之於斯大悲圓通開記公偶爲東坡作坡

云好箇意思欲別作而卒用公所著和陶詩擬古九首亦坡代公作

范淳父雜中問公求論題公以莊子孝未足以言至仁令范作論范誣斥莊子公曰曾閔匹夫之行堯舜

仁及四海

公云王介甫解佛經三昧之語用字說示關西僧法秀秀曰相公文章村和尚不會介甫悻然又問如何

秀曰梵語三昧此云正定相公用華言解之誤也公謂座客曰字說穿鑿儒書亦如佛書矣

公與關西文長老相善公晚年自政府謫官筠州既而復貴雷州威命甚峻時文老特來信公留宿所寓

宅中公被命即登輜出郭外文老亦相隨去歎曰克文處之尚恐不能公真大過人者

東坡病歿於管陵伯達叔仲歸許昌生事蕭然公篤愛天倫鬢髮別業在浚都歸之九阡數百緒悉以助

焉囑勿輕用時公方降三官謫籍奪俸

公言呂微仲性剛邊事河事皆乖戾故子孫不遠

崇寧丙戌十一月八日四鼓夢中及古舊詩云一人得飽滿餘人皆不悅之句王介甫在側借觀示之

報然有愧恨之色

公言場屋之傲曰昔南省賦題官韻於字舉子程文云何以加於其文中選後詩韻有同者或曰何以更

加於大抵場屋多此類也

公言張文潛詩云龍驚漢武英雄射山笑秦皇爛漫遊晚節作詩似稍失其精處

公蚤歲教授宛邱或者屣以房中術自鬻於前公曰此必晚損止傳其養氣齋神之法

公言近世學問濡染陳俗却人雖善士亦或不免蓋不應舉無以干祿但當謹擇師友滴洗之也

公讀易謂人曰有合討論處甚多但未理會猶羸弱駭駭性懶公嚴峻不敢發問今悔之無及

東坡遺文流傳海內中庸論上中下篇墓碑云公少年讀莊子太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不能言今見莊

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論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今後集不載此三論誠爲闕典

公講論語至畏大人曰如文潞公亦須是加敬所言當信重之

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東坡有人法兼用之說公以爲勅令不可不具二公之論不同坡外集有策題

一首乃此意

公云竹史唐質房杜並所作議論可據稽思之本朝新唐書歐宋諸公一代賢傑所作以文字浩博人不

能該覽惜哉必有篤於此學者

公語韓子蒼云學者觀儒書至於佛書亦可多讀知其器能也

公妙論學方聞見在朝兩制諸公書云其學出於孟子而不可誣也有解說二十四章老年作詩云近存

八十一章注從道老聽門下人善老而所造益妙碌碌者莫測矣

公悟悅禪定門人有以漁家傲祝生日及濟川者以非其志也乃庶和之七十餘年真一夢朝來詩學兒

孫奉憂思已空無復痛心不動此間自有千鈞重蓋文章供世用中年神味疑天縱石塔成時無一縫

誰與共人間天上隨它送

箴眼醫王彥若在張文定公門下坡公於文定坐上贈之詩引喻證據博辯詳切高深後學讀之茫然坡

公敏於著述如此先祖屢云

坡撰富公碑以擬寇公公稍不其然之作德威堂銘居士集敘公極賞其文奇嗟不已

公頌昌牡丹時多作詩前後數四有口上口似維濱口帝遣姚黃比玉真之句又曰造物不遠道老意一

枝頗似維人家稱道維家應歎不已敬想文潞公富鄭公司馬溫公范忠宣公皆看花者德偉人也風流

追憶不遠後生茫然爾先祖蓋歎前哲云或曰嵇康廣陵散亦歎也

東坡求龍井辨才師塔碑於黃門書云兄自覺談佛不如弟今此文見隄城後集又天竺海月塔碑以坡

與之游故銘云我不識師面知其心中事儒者談佛爲坡公所取兵火失其書翰

公言秦火後漢叔孫通賈誼董仲舒諸人以詩書禮樂彌縫其闕西漢之文後世莫能髣髴今朝廷求魁

偉之才黜謬妄之學可以追兩漢之餘漸復三代之故後學當體此說



右雙溪集十五卷。宋蘇籀撰。案王炎集亦名雙溪。籀字仲滋。眉山人。轍之孫。遲之子。遲小名梁。東坡詩所謂高談付梁羅者也。是書四庫提要已著錄。讀其上秦檜二書及庚申年擬上宰相書。極言和金之利。所以歸美於檜者。無所不至。固深中其失。然考汪藻浮溪集。蘇軾孫符。改宣教郎。收買生明王道。漢錄賈嘉之。能魏公進忠規。唐表魏蕃之烈。人門並用。今古所同。其振爾之家聲。以待予之器。使南宋君臣致敬蘇氏。恩最優渥。而朱子語錄。稱梁師成自謂東坡遺腹子。待蘇叔黨如親弟兄。詭宅庫云。蘇學士使一萬貫以下。不須復。又稱東坡子過范淳夫子溫。皆出梁師成門。以父事之。又有某人亦然。師成妻死。欲喪以母禮。方疑忌某人不得已。衰絰而往。則某人先衰絰在帷下矣。又宋稗類鈔。稱買秋壑。柄國時。浙酒米沒。每有札子稟事。必稱某萬拜覆。時人謂之朱萬拜。乃晦翁曾孫也。噫。明德之後。必有達人。而欲其克繩祖武。風節文章。兩無所愧。亦甚難矣。籀又嘗賦南園詩云。花驄油壁隱輕雷。消卻冰山不復來。填土未乾。爲餒鬼。園花雖好。爲誰開。厲樊榭等南宋雜事詩。引之。今載集中。始暮年之作。閱歷已深。亦知冰山之不足恃歟。宋人舊軼。流傳日少。舊藏鈔本。特付梓人。原附築城遺言一卷。提要本另著錄。謹仍之以當躬聆。欽云。咸豐辛亥清明後五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 雙溪集後跋

先公監丞。築城公。長孫也。在穎濱親炙教誨。十五餘年。建炎初。南渡。侍伯祖侍郎。居婺州近三十載。其平昔所述古律論撰。爲十五卷。目曰雙溪集。并所記築城公遺言一卷。因錄板於筠之公帑。庶幾廣其傳焉。淳熙六六年中秋日。男朝奉大夫。權知筠州軍州事。朗謹誌。





昆陵集目錄

- 卷一 劄子十三首
- 卷二 劄子十七首
- 卷三 劄子十七首
- 卷四 劄子四十八首
- 卷五 奏狀九首
- 卷六 表三十八首
- 卷七

昆陵集 目錄

一

昆陵集 目錄

表五十三首 跋二十首

卷八

外制十五首

卷九

內制四十二首

卷十

啓二十四首

狀十八首

書四首

卷十一

記三首

序四首

跋二十一首

題後三首

銘一首

贊二首

頌一首

祝文一首

上梁文一首

卷十二

祭文六首

誌銘三首

卷十三

誌銘三首

卷十四

誌銘三首

墓表一首

神道碑一首

卷十五

賦一首

五言古詩十六首

七言古詩八首

五言律詩十六首

卷十六

七言律詩五十首

七言絕句三十六首

附錄證二首

臣等謹案昆陵集宋張守撰守字全真一字子固常州晉陵人崇寧元年進士高宗即位召爲監察御史紹興中歷官參知政事兼樞密院事以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卒諡文靖事蹟具宋史本傳所著昆陵集見于陳振孫書錄解題者五十卷其本久佚故遺文世不槩見僅前賢小集拾遺中載其詩一首而已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蒐輯編綴約尚存十之三四謹校訂排次益爲一十六卷而以婁機等所作證議文二篇附之于後史稱守家貧好學過目不忘故所爲文具有體幹而論列國家大事是非利害如指諸掌綽有經世之才尤非儒生泥古者所可及本傳載其建白諸事如論防淮渡江利害論金人侵淮有四路宜擇帥捍禦論大臣宜以選將治兵爲急不急之務付之六曹論幸蜀十害論宰相非人論敵退後措置二事今其文具在集中他如論守禦事宜乞以大河州軍爲藩鎮乞修德諸劄子史所不載者尚多無不揣切時勢動合機宜其大旨在于經營淮北以規復中原而不欲爲畫江自守之計雖其時宋弱金強未必遽能恢復要其所言不可不謂一時之正論也

昆陵集 目錄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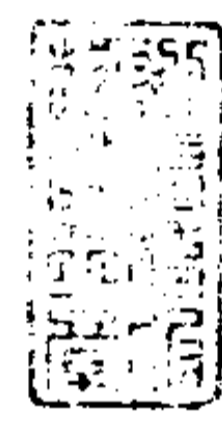


至其薦汪伯彥、秦檜、頗乏知人之明，則瑕瑜不掩，亦不必曲為之諱矣。乾隆四十四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昀

侍讀學士臣陸錫熊

纂修官編修臣周興岱



### 昆陵集卷一

#### 劄子

經筵上殿時務劄子

臣久去軒陛，孤陋寡聞，比蒙召寘經筵，復瞻穆穆之清光，千載之遇，敢不竭愚慮以瀆天聽。竊惟今日之先務有六，而外患不預焉。蓋敵國相爭，莫先自治。試為陛下畢其說：一曰立國，二曰察言，三曰任賢，四曰使能，五曰抑僥倖，六曰破朋黨。何謂立國？陛下巡幸江浙，行且十年，去冬金人不能渡江，人秋以來，復無他警，議者便謂長驅深入，恢復中原，以立大功，時不可失。臣以謂今日之驍將勁兵，蓄憤養銳，固可折箠而箠，而善劉豫、頓書而還舊京，然不過策勳第賞，為一時美觀，而未為國家長久之利也。何者？敵國尚強，藩籬未立，秦晉韓魏之地，強兵健馬之區，悉屬于彼，就使克復州縣，能有保其土地而撫其人民乎？千里饋糧，能不乏乎？為今之計，當一意經理淮甸，以壯屏翰，駐蹕建康，暫為別都，儲粟練兵，自為不可攻之計。然後待時而動，一舉而圖萬全，此立國之謀也。何謂察言？伏自陛下大開言路，謀行計從，上之宰執進呈，次之臺諫論事，下之百官轉對，遠之草茅上書，發言益庭，未易決擇，又况知言自古所難，臣頃承乏臺屬，首嘗以伊尹之言告陛下矣。曰：有言逆心，必求諸道；有言遜志，必求諸非道。臣每謂聽言莫要于此，蓋不知

宋張守撰

人主所向而言，鮮有不逆者；迎合人主所向而言，鮮有不順者。因逆心而求其是，因遜志而求其非，則十已得五六，然後致疑其邪正，參訂其虛實，于是或用或舍，鮮有不當矣。此聽言之要也。何謂任賢？宣王之中興，任賢使能而已。禹之戒舜，則曰：任賢勿貳，所謂任者，非止崇以爵位，富以祿廩而已。求之欲審，付之欲專，疑則勿用可也，用則勿疑可也。求之審，則當其才；付之專，則盡其用。孟子所謂左右諸大夫國人皆曰賢而後用之，則求之審矣。齊桓之用管仲，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則付之專矣。不然，則畏首畏尾，救過不給，何暇展四肢而修職業乎？夫求之既審，付之既專，又在久任以責其成功，堯之用舜，而陞洪水，為害大矣，必俟九載績用，弗成而後黜，堯豈不恤昏墊之民哉？蓋守當時三考黜陟之法也。況或一時之舉措，有纖芥之失，一人之愛憎，有毀譽之私，隨即廢置，不惟不盡其材，而法令弛張，莫知其端，思難報復，各快其意，徒為紛紛，無補治道。臣願陛下苟得賢，則略其細故，不規近效，以責成于持久。此任賢之道也。何謂使能？則與賢者異矣。使之則與任者異矣。賢者而役使之，則無以盡其心；能者而信任之，則必有誤于國。蓋才可以辦事者，未必賢也；左右近習，百司庶府，各因其能，使辦一職，則事無不舉，然非當信任也。又在乘其小瑕，錄其大略，舍其舊惡，許其自新，故使智使勇，使貪使愚，如封倫、裴矩，以姦亡隋也。而以智佐唐，李祐、賊將也，而卒縛吳元濟，天下之才，未嘗不可用也。顧使之如何耳。若乃以春秋責備之義，以能使則能者不可得而用矣。能者不得而用，則不過取夫錄錄庸庸，非不才之人。夫閭巷不才之人，雖無顯過，而敗事必矣，不可不戒也。此使能之方也。何謂抑僥倖？難難以來，風俗敗壞，貪懷苟得，熾于前日。在下者既啓僥倖之心，在上者遂行姑息之惠，名器日輕，費出日廣，民力愈困，國勢愈弱，朝受一命，則夕圖堂除，一有除授，則繼求遷擢，除代至三四輩，待次至十餘年，稍加裁抑，則謗起于下，而怨歸于上，甚至以危言上惑宸聽，卒如所欲而後已。為今日之計，痛加裁抑，勢或難行，如內外官吏，足以任使矣，不必更增員闕也。既有代人矣，不必更有除授也。官吏將士之俸廩，足以贍養矣，不必更有增益也。人既習安，無所歸咎，至于為人而設官，有求而必予，于是紛紛競起，人有覬覦，而紀綱日墮，無以善後矣。要在稍嚴資格，獎用靜退之士，以息浮競之風。凡妄行申請，攀援不已者，痛懲而申儆之，則息僥倖之漸也。何謂破朋黨？朋黨之禍，向矣。孔子曰：君子羣而不黨，則君子固無黨也。然義理所向，不謀而同，故聞善而相稱譽，見善而相薦引，未必有心，而近于為黨。唐虞九官，濟濟相遜，武王十亂，同心同德，帝王之盛節也。小人欲排陷君子，將一舉而盡去之，求其過而不得，則一指以為黨耳。善乎歐陽修之論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予人者，必進朋黨之說。漢之末，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唐之末，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存者，皆庸懦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所謂一言喪邦者，如此豈不痛哉！古者上以直道用人，故殛鯀而興禹，誅蔡叔而封蔡仲，下以直道自任，故祁奚舉其子，崔杼多除親舊，載在經史，號為美談。况非父子親戚，而以其類逐之曰朋黨，此何謂也。本朝慶曆之間，韓琦、范仲淹、杜衍、富弼，皆以為黨而盡逐之矣。以至元祐之間，又以司馬光等，命之曰姦黨，而禁錮之矣。大抵人指以為黨者，多賢士，凡進朋黨之論，



亦必痛懲而申儆之。此破朋黨之策也。陛下于此六者每致意焉。則中興之期。指日可待。其他細故。不足為陛下道也。然以陛下之英睿天縱。固深明乎此。而區區以為獻者。特在于果斷而不疑。力行而不息。又必以誠意先焉。大學曰。欲治其國。先齊其家。欲齊其家。先修其身。正心。欲正其心。先誠其意。誠者。天之道也。臣願陛下正心誠意。道次不忘。終始惟一。董仲舒曰。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書稱湯德曰。新蓋欲常新而不蔽也。詩稱湯聖敬日躋。蓋聖欲有進而無已也。僅強勉而行之。則聖帝明王。異世同符。人自歸心。天自悔禍。天下不足治。四夷不足平。中興之業。不難致矣。願雖書生常談。無新奇可喜之論。而臣區區平昔篤信而可行者。不過如此。惟留神裁擇。天下幸甚。取進止。

應詔論事劄子

臣某今月二日。伏奉詔書。以御敵之初。圖善後之計。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緩懷之略。可悉條具。來上者。仰惟陛下。體虞舜之達聰。邁成湯之好問。不問遐邇。務聞至言。親德意之所存。則中興之功。指日可俟。臣雖固陋。不肖。疾病久衰。受恩至深。論報無所。敢不竭所聞。以對。然言方盈庭。不當枝詞。說廣援古今。以煩乙夜之觀。姑論利害之實。願留神裁擇。議者必謂敵人既遁。當追奔逐北。恢復中原。以快宿憤。臣謂中原固可唾手而取也。倘一戰收復。而能保固其土地。阜安其民人。則善矣。得土地而未能保固。得民人而未能阜安。是自困之道也。明詔四事。臣以謂莫急于措置。措置苟當。則餘不足為陛下道也。蓋措置失宜。則不能守備。守備不固。則不能攻戰。攻戰不勝。則不能緩懷。去冬敵人長驅以抵淮甸。蓋以措置未能無失故也。夫防江。不若防淮。防淮然後可以駐蹕建康。然後可以經營中原。此緩急之序也。臣請言措置之大略。其一。措置軍旅。其二。措置軍食。何謂措置軍旅。神武中軍。當專衛行在。而以餘軍分戍三路。一軍駐于淮東。一軍駐于淮西。一軍駐于鄂岳或荆南。擇要害之地。以處之。使北至關輔。西抵川陝。血脈相通。號令相聞。唇齒輔車之勢。則自江而南。可以奠枕而臥也。然今之大將。皆提重兵。貴極富溢。前無利祿之望。退無誅罰之憂。故朝廷之勢日削。兵將之權日重。而又為大將者。萬一有稱病而歸。或卒然不諱。則所統之衆。將安屬耶。臣謂宜拔擢麾下之將。使為統制。每將不過五千。基布三路。朝廷號令。徑達其軍。分合使令。悉由于朝廷。優假朝廷之權。以用之。然後可以有為也。何謂措置軍食。諸軍既已分屯諸路。則所患者錢穀也。然所費多寡。在彼猶在此爾。則所患者轉輸也。然祖宗以來。每歲上供。六百餘萬戶。悉出于東南。而轉輸未嘗以為患也。今宜以兩浙之粟。專供行在。而江東之粟。以餉淮東。江西之粟。以餉淮西。荆湖之粟。以餉鄂岳。荆南。益所用之數。貴漕臣輸將。而歸其餘于行在。錢帛亦然。恐未至于不足也。然自艱難以來。漕運之船。悉歸漕司。仍與諸路各造一二百隻。專充轉輸。如有官司或諸軍拘留。則令漕臣州縣。開諸朝而痛懲之。諸軍錢糧。既無乏絕之患。然後特降詔書。戒飭諸將。申嚴紀律。不得秋毫無擾州縣。以復業之民。戶口多寡。為諸將殿最。歲終遣官覈實。而升黜之。則民得以遠其鄉里。而田野日闢。生齒日滋。江北州縣。有興復之期矣。如是措置既定。候至防秋。復遣大臣為之都督。使諸路之

兵進相援。退相保。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居則可以守備。進則可以攻戰。可以傳檄而定僞齊。可以折箠而答強敵。可以保固其土地。而阜安其民人。緩懷之略。亦在是矣。然臣復有區區之愚。誠敢因清問之及。而冒貢一二。敵人之輕中國尚矣。去秋之來。妄意車駕遠避。則大入江浙。如蟻聚之易也。今既挫衄。悵然而歸。後必不敢輕入。使其復來。計須悉兵舉國。以取必勝。是宜陛下留神于善後之策也。如前所陳措置大略。臣熟計之。猶為未也。究其本原。則在陛下內修德而外修政耳。召公之告武王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惟修德可以服四夷也。周詩之頌宣王曰。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惟修政可以攘夷狄也。此皆書生常談。初無驚人可喜之論。然簡約易行。悠久見效。則未有此二端之為要也。蓋所謂慎德。不過正心誠意。畏天愛民。儉于家。勤于邦。遠聲色。屏貨利。兢兢業業。凡可以累德者。無不戒也。持久不倦。盛德日新。四海愛戴。而不忍去。何患四夷不服乎。所謂修政。不過任賢使能。信賞必罰。任賢者。非止崇以爵位。苟知其賢。則一切信任。而不復致疑。使能者。不必信任。苟有一能。則隨其才分。俾盡其才。信賞以勸功。不以所喜而與之。必罰以治罪。不以所惡而奪之。以至抑權倖。裁冗濫。謹法度。興廉恥。凡可以害治者。無不去也。正朝廷而正四方。何患夷狄之不治乎。伏願陛下果斷而力行之。臣言狂瞽。不足以稱塞明詔。俯伏以俟。誅殛取進止。

乞吏部破格差注劄子

臣伏見吏部員多闕少。差注不行。蓋緣西北多係金人或盜賊殘破去處。士大夫惟欲官于東南。東南之闕。不足以給之。反有留滯失職之歎。而西北州縣。遂致久闕正官。職事曠廢。今取會到侍郎左選。見在部人四百九十員。而河東。河北。陝西。京東西。經使。闕三百餘處。無人注授。則其他三選。亦可知也。臣愚欲乞將應破格州縣。並令吏部破格差注一次。候任滿日。與轉官資。以示勸獎。庶幾人有寸進之望。不辭險阻之勞。上無曠官。下無失職。如有可采。即乞特降睿旨。施行。取進止。

乞裁損買翎毛劄子

臣近準轉運司牒。福州備準戶工部符。提領軍器官申請。合用翎毛。依打造箭頭體例。令兩浙。江南東西。福建路。每州并大縣。各買四萬二千莖。小縣二萬九千四百莖。並隨箭頭赴行在送納。臣契勘福州先準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打造箭頭。每月大縣一萬。小縣七千。每季赴行在送納。已遵依施行。外本州每月雖打箭鐵十萬五千隻。人力工料。可以督責取辦。不敢更有申陳。惟翎毛一事。則不獲已。須至奏稟。如福州十二縣內。大縣七。并本州。每月共買三十三萬六千莖。小縣五。每月買一十四萬七千莖。一月總計四十八萬三千莖。一年總計五百七十九萬六千莖。均大小一月約買四百萬莖。一歲近五千萬莖。緣翎毛惟鴉鴈可用。而兩浙。江東西。等路出產。在本路惟漳。泉州稍稍有之。數亦不多。而鴉鴈之屬。福州又絕難得。民間或養一二鴉。已為奇物。一鴉可用者。幾十餘翎。本州一年買發五百七十餘萬。委是難以計置。昨紹興元年二月。朝廷拋買三十萬莖。限半年起發。為非出產。其中都省。續蒙指揮。只買七萬五千莖。去年二月。亦拋買二十萬莖。是時臣多方措置。招邀漳。泉。客販。增價收買。僅得數足。今則諸路州縣。皆有拋降。



而及數目浩濶無緣可得。竊恐有誤朝廷指揮使用。他日雖黜責官吏。恐亦無益。欲望容慈。詔有司裁損數目。行下出產州軍。寬限計置。庶幾可以辦集。臣備員一路。目見利害。不敢緘默。取進止。

貼黃

臣本路節次承準指揮。打造甲葉箭鏃。及變賣度牒。起發海船。製造戰艦。皆已遵稟施行。凡人力可辦者。不敢擇事。獨有月買翎毛。無從可辦。實恐有誤軍期使用。伏乞容照。

臣契勘翎毛本不直錢。只曰官買。小人乘時射利。隨貴可賤。訪聞目今一莖已三十足錢。若科買民戶。則倍費騷擾。然亦卒無可納。必致枉加刑責。若置場依價和買。則亦枉費財用。兼會計諸四州軍所買。一月無慮六七百萬。數目太多。恐卒使用不盡。當財用緊關之際。高價收買。誠亦可惜。據本州作院供。鴉翎十八莖。可供弓箭十隻。今來所拋翎毛。比見大箭鏃數已倍多。兼體間得弩箭。神臂弓。神勁弓。箭。皆可用。願併乞下軍器所相度施行。

乞安養宗室劄子

臣伏見自陛下巡幸東南。內外宗室。流落州縣。雖有存卹指揮。所得請給。或有或無。頗多失所。以至或寓旅邸。或在市廛。與民庶雜居。飲博鬪訟。不能自愛。誠可嗟憫。蓋緣待之未盡善也。契勘兩京舊有教宗院。有屋宇以居。止有錢糧以贍。養有官吏以檢察。宗子各有統屬。稍獲安處。今來軍駕駐蹕臨安。臣恐欲乞做兩京舊制。於兩浙東西路。各權置教宗院。各就大都。踏逐寺院。或官舍。擬裁以充。每院差近上有年德宗室一員。知宗正司。置主管財用一員。兼知宗正丞。監門官兩員。取會諸州。以見今瞻宗子錢米。盡數發赴財用所。按月支給。如不願入院。或往別州居住者。並罷支錢米等。如合聖意。即乞下有司討論條制。議酌施行。不惟使天支不至失所。亦漸就檢束。不至為非。仰稱陛下停錢之意。臣忝侍帷幄。假守近藩。目視利害。不敢緘默。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論禁軍逃亡劄子

臣訪聞行在禁軍。近日頗有逃亡。數目不少。亦或將帶器甲前去。其本營棄避。免責問。不敢盡時盡數申報。深屬不便。兼聞衆軍日逐食錢。幹辦部轄人減剋。乞取仍不即時給散。因致逃亡。方陛下選將練兵。以圖中興。拊循士卒。屢賜優厚。惟恐失所。而小人冒利。使陛下實惠有所不及。竊恐逃亡不已。為害甚大。欲望容慈。詔三省密院。取會五軍。近日逃亡數目。內數多者。本寨將校。以及統制。並賜責降施行。所有今後減剋乞取五軍食錢分文以上。並以軍法從事。許人告說。所貴軍情少安。人思自効。其申報逃亡。不實不盡。亦乞嚴立法禁。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論防秋士大夫求去劄子

臣聞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臣子無二義。忠孝無兩心。利害休戚。莫不同之。比年以來。紀綱墜壞。風俗彫薄。士大夫無奉公守節之誠。有全身遠害之計。一旦緩急。委君父而不顧。此靖康之末。可為痛哭流涕者也。陛下踐阼。調勅了當。德音屢下。固宜操心殫行。一洗

餘習。而懷利後君。其風未殄。比者防秋在期。方事備禦。而行在職事官。或求外任。或丐宮祠。或託故請告。各欲便私而去。則國家何所賴于士大夫耶。夫以陛下不憚勤勞。冒犯寒暑。駐蹕淮甸。思濟艱難。而策名委質。享有祿位者。顧宜戮力就死。各効所長。今乃纓涉秋冬。人自為計。委君父而去之。原其心忠義安在。則緩急之際。買國之利。可以灼見而不疑也。昔漢高祖起豐沛。與諸將開關戰國之中。以定漢業。至論功行賞。則曰。諸君獨以身從我。多者兩三人。惟蕭何舉宗數十人從我。功不可忘也。故蕭何之功。遂冠諸將。夫從高祖者。受上賞。則今日委陛下而去者。可置而不問耶。欲望聖慈。揭榜朝堂。明示飭戒。使士大夫徇公忘私。先義後利。協心盡節。以圖中興。庶幾紀綱稍振。風俗少變。上副陛下有為之意。取進止。

又乞疾速講求防秋事務劄子

臣仰惟陛下修政事。練軍實。慨然有意于中興之盛。然今之最大且急者。莫過于軍政。本朝之兵。自蓋其高傑。等項之。而勸沮之法。廢廢之風。成出成則亡。遇敵則潰。小則荷戈擐甲以還。大則殺掠嬰城而叛。天下可用之兵無幾矣。唐史有云。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為亂。又其甚也。至因天下以養亂。今日之勢。蓋幾于此。改弦易調。顧可緩乎。伏觀建炎元年十一月。詔侍從以上。各具所見。致古軍政可行于今者。條具以聞。逮今累月。未聞有所獻納。以副陛下大有為之意者。今朝廷雖有置振華新軍指揮。議者尙慮招集選擇。未易充數。循習效尤。或蹈前轍。及所以給養之具。訓練之要。節制之方。亦當講求。臣竊過計。以謂防秋之期。止三數月。寸陰可惜。窮日力以圖之。尙恐不及。欲望容慈。申嚴去冬之詔。或實以旬月。使悉意開陳。或召至中書。給筆札條具。庶幾博採衆智。宜有可行。而陛下詔令。不至虛出。取進止。

又論大臣當講求防秋劄子

臣伏見陛下駐蹕建康。已四十日。敵師止于東平。防秋近在旬月。而經畫設施。未見端緒。中外憂恐。不知所出。近嘗煩降防秋之策。十有六條。人未以為然。內外臣僚。駁論甚多。臣亦嘗條上其失。特蒙開納。未聞施行。而前日指揮。布在遠邇。極而無補。恐必誤事。兼又江北未有措置。官吏兵民。莫不疑沮。以為朝廷置之度外矣。臣竊惟今日保有江南。宜圖萬全。一有蹉跌。覆水不救。非若前日維揚。尙有南渡之計也。訪聞大臣在政事堂。雖窮日力。頗亦困于文書之冗。賓客之勞。不得專意于經濟之務。蓋所謂文書者。多常行細事。所謂賓客者。率于求差遣。散精神于無補。使其少休。僅容食息而已。豈復更能有所經畫。日月逝矣。臣竊惜之。臣欲望容慈。詔諭大臣。撥置常行文書。付之都司。或六曹長貳。一面行下。除授差遣。則更加致覆。引用恬退之士。以息奔競。庶得精神靜慮。思所以備禦之策。若之何而拒職。若之何而固守。若之何而將士用命。若之何而資糧不乏。朝夕講究。以次施行。不然。則與去年秋冬。無以異也。昔漢王吉言于宣帝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于三代之隆。其務在于簿書期會。斷獄聽訟。非太平之基也。唐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勸尙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此皆前世之明法。又況今日艱難多故。尤當急所先務。惟陛下留神。天下幸甚。取進止。



又論江北知州防秋劄子  
臣竊謂防秋之策莫先于江北而措置備禦莫急于郡守今去防秋幾一兩月淮甸之間郡守闕而未除者揚州黃州是也除而未到者光州之呂某壽春之張某楚州之劉某是也而有恙昏而無能為者新州王某是也。有能備而不事事者無為軍之王某是也。欲乞容慈將見闕去處早賜差除未到之人促令之任其日月已久計程未到者拉加請罷不可倚仗者別行選差庶幾秋冬不致誤事取進止。

又應詔論防秋利害劄子

臣準本蓋牒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防秋在近朝廷雖已措畫尙慮未盡令行在侍從職事官條具利害實可施行事聞者臣伏觀朝廷措畫防秋利害止是江南一岸事宜臣以謂江北先為之防然後江南可守何以言之江北諸州類經殘破無兵可用無糧可食他日敵至官吏遁逃則敵據城市修器械其船筏與我對壘磨以歲月為患實大臣故曰江北先為之防然後江南可守也然而江流僻遠南自荆南而至平江北自漢陽而至通泰富國家傷殘之餘兵有所不足力有所不逮而又高郵楚泗干戈未靜誠亦難矣今日之計當併力招捕淮南之寇一面措置防拓以為限隔且示朝廷不以江北之地置度外也夫江流雖遠古人以謂猶人之一身皆可受病而備禦風寒不過數處蓋亦先其所急後其所緩耳使敵由襄陽荆南順流而來則南岸之兵及水軍戰船如今所畫足矣若由京東而來則當禦于楚泗若由京西而來則當禦于唐壽光濠以拒其衝次于斬黃舒和以斷其渡此皆所急之地也仍各差兵將量給糧餉付兩路制置使同守倅監司參以民兵相地形之險易隨宜措置務要明遠斥候豫知敵情然後在我之計可行矣古之都江南者豈專大江之險而能御敵哉亦必有制勝之道而強弱衆寡蓋不論也苻堅以百萬之師而窺晉室自謂投鞭于江足斷其流可謂強矣晉令謝玄兵纔八千乃絕泥水決戰而勝之今使敵由京東西淮南為南渡之計則當效東晉之拒苻堅然後為得也曹操入荊州得船步兵數十萬而下吳會水陸俱進可謂強矣吳遣周瑜精兵三萬逆戰于赤壁而勝之今使敵由漢江荆南上流為南下之計則當效孫權之拒曹操然後為得也若止區區自守江岸不為進取之謀竊恐未為得策又況敵人長技惟恃鞍馬彼捨鞍馬從舟楫已非所利我以舟師禦之則以我所易攻彼所難擊于上流誠為至計若慮壽光楚泗斬黃舒和不能防遏或不幸而渡江則亦當急擊于中流使不得濟若其及岸則勢力十倍矣昔魏文帝以十餘萬衆欲渡江見波濤洶湧而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歸則江亦未易渡也所可深慮者將驕卒惰望風畏怯敵人未至曳兵而走則雖大江之險亦不足恃也今必上自御營使下委制置使皆將士三令五申上下連接左右應援一有逃避不問大小衆寡必正軍法然後此弊庶可去也且以前日諸處郡守或望風棄城或開門投拜皆當正典刑也今雖至甚者不過貶官二等極止放罷竊恐他日敵至皆不復固守矣前日所遣將帥或不戰而還返于中途或無功而徘徊于他路皆當正典刑也今既置而不問又從而超加爵秩極于尊崇竊恐他日遣將亦不復拒戰矣此在今日最為可憂臣愚欲望陛下詔諸路帥守及防秋所遣將帥諭以前日逃遁失守逗留無功之人蓋緣朝廷已前號

令不明失于申警聊示寬恩以責後效自今以往復蹈前轍必誅無赦亦復三令而五申之庶使玩法廢職之人有所警懼防秋利害莫大于此狂愚之言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乞疏決獄囚劄子

臣伏以國家自祖宗以來哀矜庶獄盛夏之月必御便殿疏決在京見禁罪人以及三京行之積年未始或廢比自金人假擾去歲陛下即位于艱難之初不及舉行人雖不能無疑猶以謂陛下龍飛已肆大節或可暫罷至如近日暑氣漸降囚禁不少祖宗令典不宜廢闕雖云鑿與暫駐淮甸而京師諸夏之本已降詔聚糧以圖還闕德澤所先宜不可後伏望聖慈檢會故事施行緣大理寺獄竝在行在所有揚州亦乞權依四京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論盜發本路監司帥臣不即捕治劄子

臣伏以盜賊竊發責之巡尉巡尉不能制責之守倅守倅不能制責之監司帥臣監司帥臣又不能制然後命將出師以致天討此祖宗以來上下內外維持治功不易之理也近緣金人釋駟草竊時起合黨嬰城以逞其暴巡尉守武或不能制則監司帥臣之責也而監司帥臣往往陰拱坐視一方之魚肉塗炭而莫之恤必待王師之至然後敢前則朝廷何所望于監司帥臣耶近者秀州軍賊為變本路監司因當帥先統一路之兵薄于城下攻圍殄滅借其未能猶可以折姦鋒而備衝突也殆逾旬月大兵將至而提刑王勳尙留湖州趙普尙留平江府界上漕臣留杭州無一人肯至秀州城下者必待張俊大軍入境而後稍集夫以秀賊纔四百餘人而浙西八州廂禁將兵新舊弓手無慮萬人合從撲滅直差易耳而乃環視不進若非陛下駐蹕在邇出師遣將捷于建瓴豈不滋惡稔禍養成寇以貽朝廷之深憂耶蓋緣異時錢塘鎮江之寇盡仰成于王師而一時監司皆置不問遂乃玩習顧望以為當然臣恐他日六飛回馭而江浙之間復有警則國家本根之地一委之度外矣日者建州之寇亦以監司非人涵養半年有餘卒不能制苟玩之弊不可不懲所有浙路監司等不即會台城下討滅秀賊之罪伏望容斷特賜施行不可謂賊已平蕩而忘後來之患也取進止。



武略人馬。聞亦係招安賊徒。亦早賜指置分屯。庶幾不至姦吏因緣侵擾良民。而陛下之德意實惠。不為虛文也。取進止。

又論淮西科率劄子

臣近視舒州太湖縣稅戶程繼亨等。經御史臺陳訴。稱本縣追喚勸諭。出備人夫錢糧材植。概瓦等。赴州築城。今來舒州城基。東北兩壁。盡臨溪河沙壩之地。逐年山水泛漲。衝蕩不常。雖有古迹。半在溝洫之處。難以回互。設或成就。即基址不堅。至春夏間。山水復泛。隨即頽毀。所費浩大。實為騷擾。具到畫一事。內太湖一縣。總計費錢四十八萬八千餘貫。本縣自第一等至第四等人戶家業。止有四十九萬五千餘貫。今竭盡本縣人戶累世所積活業。僅能當上項所科之數。委是破蕩百姓家產。及自靖康元年以來。為軍興之時。官司節次。于戶名下。備貸錢糧。應分本縣弓手民兵戰馬。及諸處勤王兵馬經過。又經賊盜燒劫。人戶失業甚多。今來築城所費。以民間實直。約用錢三百五十萬七千餘貫。雖蒙朝廷給降度牒一百道。計二萬貫文。尚不及百分之一。其餘皆盡出民間。不惟人戶困乏。又盜賊未息。商旅阻隔。亦無人承買緩急。官司催督。枉遭刑責等事。臣訪聞舒州自軍興以來。累經科率。及賊盜經過。人戶至今未敢歸業。而修城之費。數倍他州。竭民之產。未必可成。又聞提刑司節次催督。未見毫髮之利。而害已不貲。設使竭民力以成之。未必有能守之人。可守之糧也。今據人戶所陳。欲望容慈。委官體究。詰實。或稍候人歸業。檢計實費。漸次修造。庶免騷擾離散之患。取進止。

又論軍期科率劄子

臣伏見州縣軍興以來。用度不繼。或緣修城。或緣犒軍。勸委人戶。各出錢米。迫以軍期。恐以軍法。莫敢稽緩。民力重困。雖朝廷禁約。三令五申。然一時之急。冒法趨辦。或不能免。故法令或有時而不行。加以州縣官吏。誅求無藝。費出無節。以所稟率。謂不係省司錢物。收支不明。私自潤入。監司無由按察情弊。欲乞聖慈。申嚴舊法。如有緩急。收到軍期錢米。致仰本州收附赤歷。分明支道。知通書押結。轉監司所至取索。點檢驅磨。庶幾不至重斂困民。以稱陛下惠綏元元之意。取進止。

乞詔大臣講求政事之大者劄子

臣聞天下之勢。歷數倍短存乎天。強弱治亂。本乎政事。在天者不可為。而政事之在人者。不可不勉也。竊惟國家承平之久。振古未有。而敵國之患。亦振古之所無。然而祖宗德澤之深。基本之固。歷數延洪。與天無極。陛下以神武承承四方。延頸拭目。以觀中興。則內修外攘。在于因時設施。以隆不拔之勢。仰惟陛下憂勤夙夜。日再御朝。而公卿羣臣。上體焦勞。廢休滯。窮日力。孜孜奉國。不為不至矣。然未見赫然有所設施。以慰天下之望也。夫扶顛必期于正。持危必期于安。援天下之溺。必期于獲濟。固宜賢者盡其慮。智者竭其策。勇士奮其節。怯士勉其死。若乃遵常守故。濟濟相遜。而勞形怵心于簿書米鹽之間。臣恐未足以致太平也。恭聞太宗皇帝嘗謂大臣曰。卿等所奏簿書。乃是常事。惟時務不便。大須極言其失。又以在位諸臣。自負才術。既用之後。罕有悉心當事者。以責任大臣。今茲艱虞。聖哲馳騁。不遑之時。尤當愛惜寸陰。

昆陵集卷二

劄子

論淮西科率劄子

臣伏自陛下踐阼以來。詢求民瘼。德音屢下。丁寧惻怛。凡擾于民者。一切蠲罷。所以固結人心。而建中興之大業也。近復有臣僚上言。州縣于百姓戶下科率金銀錢米。已蒙聖慈。令監司按劾。重賞典刑。臣竊聞淮西提刑司。緣壽春府宿丘縣屯駐高武路人馬。公文移于壽春府。盛光濠州。每人戶家業錢一千貫。逐人月納錢一貫米一石。前去宿丘縣送納。其小貼子云。如本縣不即均敷。必定分撥高統制人馬于本縣駐劄。雖至小縣。亦令每月認定千緡千石。臣契勘今之家業及千緡者。僅有百畝之田。稅役之外。十口之家。未必餬口。今更使之歲別出錢一十二千。米一十二石。而送納腳利之費。因緣乞取之弊。又在數外。理難供輸。供輸不前。必亡而為盜矣。又況淮西數州。皆遭丁進及羣盜經過。民力已乏。而重困之。體國愛民者。固如是乎。初無朝旨。擅行科率。德音屢至。恬不為念。奉法遵職者。固如是乎。且州縣科率。為監司者。即當奏劾。而躬自為之。何以廉按一路。既自知非法。虛州縣不從。乃欲移屯人馬。以恐制之。又豈部使者所以待部屬之理也。欲乞聖慈。特賜究治施行。竊慮諸路更有似此去處。亦乞申嚴戒約。所有宿丘縣高



以急先務。又況今春金人踐蹂京西。殘及陝右。意其秋冬之間。必大舉深入。汲汲為備。猶恐不及也。臣願陛下詔執政大臣。惟以治軍旅。選將帥。嚴守禦。廣儲積。搜求人材。慰安人心。係政事之大者。專意講求。凡細微不急之務。付之都司六曹長貳。檢詳祖宗法令。處決行下。庶幾精神心術。不致煩勞。日力不致虛費。有以上助陛下大有為之意。仰答太宗所以為子孫無疆之圖也。漢王吉有云。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大臣。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計從。而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于三代之隆。務在薄書期會。聽斷訟獄。此非太平之基也。宜帝用是總覈庶政。以致中興。臣之區區。誠有望于今日。臣言狂瞽。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乞戒諭諸將劄子

臣近者具奏。乞豫為備禦之計。願蒙聖慈特賜採納。今者伏聞敵兵遽入。復奪河南。崩率諸叛。分據要地。遠近驚駭。流竄失所。悲想深軫。聖慮。臣不勝悚懼。當炎暑之際。未必長驅而深入。然無恃其不來可也。仰惟陛下神謀內斷。必無遺策。然朝廷所恃者。三大將之兵。使其協謀同力。則敵國雖強。豈能窺覷。然遠近之論。納慮大將所見不一。或失其機會。今日之憂。無大于此者。臣本路鈴轄張琦者。頃在偽齊。雖年而歸。臣嘗詢致彼國事宜。琦云。彼所謂四太子者。每見必問本朝曲折。嘗言本朝諸將不和。若與兵攻之。決不相救。遂有輕視本朝之意。是知諸將協心。則破之必矣。欲望聖慈。特降親筆。授以成算。仍遣大臣諭旨。見可而進。不分彼此。務在破敵。雖地界之遠近。錢糧之有無。亦許相通。首尾應援。如常山之蛇。則以此乘戰。何往而不克矣。臣衰病不足以策大事。區區過計。實以國之休戚。大臣所同。故敢冒獻狂瞽。惟陛下裁教。取進止。

聞車駕親征劄子

臣伏聞金人窺伺淮甸。遣將出兵。俟有警急。陛下親統六師。往臨大江。臣竊惟金人恃勝。憑陵。為日已久。陛下引避累年。練兵蓄銳。將士思奮。人百其勇。而又暫迂清蹕。親臨江游。殆天心悔禍。恢復中原之時也。臣限以守藩。在遠不獲執約。以慰屬車。瞻望行殿。神魂飛揚。伏望聖慈。上念祖宗社稷之重。俯察微兆。愛戴之切。量敵制宜。以為進退。時序尚嚴。竊恐蒙犯霜露。少勞聖躬。更乞次舍之間。益嚴衛養。六軍在行。所須或闕。願劄區區犬馬之誠。敢不竭盡。圖報大恩。臣無任感泣之至。取進止。

乞訪復徵稱劄子

臣伏見自渡江以來。圖籍散亡。祖宗諡號。有司不復省記。故于節朔祭享。止稱廟號。未具徵稱。于義未安。臣竊恐行在臣僚之家。或有收得祖宗諡號。乞從朝廷訪問。抄錄付太常。以稱陛下寅奉宗廟之意。取進止。

論守禦劄子

臣伏讀六月二十八日詔。其略以謂隆祐太后以及六宮。前去江表。百司庶府。並令從行。與二三謀臣宿將。士庶軍人。戮力備敵。進援中原。念社稷之與存。蹈鋒鏑而罔避。遠近感悅。以為陛下志存社稷。先民後己。願願之望。遂得所屬。今則六宮百司。啓行半月。防秋之事。未甚就緒。而淮甸之間。兇渠未靖。貽將來

之憂。登殺之下。人心動搖。無保聚之意。竊謂陛下欲移蹕以避其鋒。遠近憂疑。殊無固志。臣固知廟堂之議。未必然。然而士庶之情。不能戶曉。悠悠之談。牢不可破。蓋以但見江上守禦。未有措置。雖已點集民兵。恐不可恃也。建康城池。未甚深峻。雖已本府修治。恐不能成也。兼謂江北賊路。不一而足。杜充不能盡禦也。以此三者。使謂六飛不為固守之計。前日之詔。恐成虛文。臣亦私憂備禦之策。亦有未至。今日已迫矣。姑舉其簡易可行者。願早為之所。臣聞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日官兵微弱。蓋亦大振起之。行在之兵。不計多少。宜于建康府城之外。以至江下。分置營寨。多設旗鼓。星列基布。貴之將領。拊循訓練。早晚教閱。使鉦鼓之聲。常聞于數百里外。仍又聞于虛寨。設疑兵以助聲勢。則大江之北。偵我有備。默銷姦謀。日遣御營使副一員。躬行按閱。事務稍精。立加旌賞。小不如令。必正軍法。每旬日則陛下一親臨按閱。而又大賞罰之。則士氣激揚。人自買勇。必有可用之實。豈惟先聲而已哉。所有沿江防拓。即乞先用本州縣廂禁土軍弓手。如或不足。則益以民兵。庶不專恃不教之民。以捍方熾之鋒也。所有建康府修築城壁樓櫓。即乞暫那諸軍。併力修治。貴以旬日畢工。庶不以登殺之重。而同州縣之役也。如此則行在軍民。必有為陛下效死弗去之意。如有緩急。徐為進退。然而所向之方。亦當豫定。以防襲逐之患。尤所不可忽者。今日之事。大且急。無以加此。其他瑣瑣。皆不足為陛下道。如有可采。即乞睿斷。早賜施行。取進止。

論守禦劄子

臣伏見陛下上念宗社之重。遠懷二聖母后。思還京都。形之詔旨。中外咸悅。然而西京未靜。糧餉未充。千乘萬騎。難避啓行。而防秋之期。纔一兩月。秋高馬肥。長驅深入。其控扼之地。其守禦之方。所當聚兵。所當積粟。蓋非一途。雖廟謨密議。未易測知。而臣區區之私憂。不能自已。日夜念慮。敢復貢其狂瞽之說。臣聞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況金人之欲尙城。有必來必攻之理。則為備可少緩乎。臣竊謂其來乞淮甸。凡有四路。其一中路。自南京趨東京。沿汴河。由天長以來。則衆人常行之路。凡一千七百八十里。可以控扼守禦者。南京。宿遷。天長。軍是也。其一東路。自滄州趨京東。由淮揚軍。絕淮入楚州而來。則自北直南大路。凡一千九百里。可以控扼守禦者。青。沂。淮。揚。楚州。是也。其一西路。自西京趨穎昌。蔡州。順昌府。廬。真州。而來。則自西北而至東南。凡一千八百一十五里。可以控扼守禦者。順昌。廬。真州。是也。其一上流。自西京。穎昌。唐州。至于襄陽。凡一千一十里。絕襄江而至荆南。則一千二百九十五里。自西京。穎昌。蔡。光州。而至黃州。則一千三百六十里。皆可沿江順流而下。可以控扼守禦者。襄陽。荆南。江之北。則漢陽。黃。蘄。和。蕪。其州。江之南。則岳。鄂。興。國。江。池。太平州。是也。四路之中。又有要害之地。中路。則泗州。據淮。天長。據險。為可禦。東路。則青州。據膠。陵。關。楚州。據淮。陰。為可禦。西路。則廬。壽。為可禦。上流。則襄陽。荆南。黃。為可禦。不幸順流而下。則沿江諸州。各據地利。以臨之。合從共禦。庶乎其可也。然當今之勢。欲控扼守禦。則無人。欲聚兵積粟。則無財。仰給清計。不足。橫取民力。而民力已困。然亦豈以此而坐待其至耶。伏望陛下詔諭大臣。取四路守御。臣。銓。擇。能。否。易。其。尤。不。才。者。然。後。于。要。害。之。郡。各。賜。緡。錢。視。大。小。為。等。差。資。之。募。戰。士。資。之。儲。芻。粟。資。之。繕。甲。兵。使。明。斥。候。公。賞。罰。進。相。援。退。相。保。陸



下親降手詔。委曲籌論。許以便宜。使之夙夜盡力。捍敵效死。弗辭。如侯緩急。臨時指揮。決難辦集。書曰。惟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伏願陛下。思惜寸陰之義。而早圖之。天下幸甚。取進止。

再論守禦并乞豫置六宮百司府庫劄子

臣恭惟陛下時巡四方。駐蹕淮甸。遠圖之意。屢形詔音。然而蒙洛未清。糧儲未廣。兵力未強。國勢未振。雖遣馬慎。應援河北。竊恐烏合之衆。未能必其有功。雖遣信使。相繼祈請。竊恐敵人之心。未能必其退聽。臣昨論奏。四路防秋。擇其險阻。以備守禦。然猶恐兵民之心。望風畏怯。亦未必其能戢然堅守。以為捍蔽也。又況揚州四達之衝。城不若京都之高厚。池不若京都之深廣。旁無高山大河之阻。迥無強藩重鎮之援。而六宮在行。百司扈蹕。以至府庫倉糧。輻重甚多。動靜之間。利害相絕。設或一旦有意外之警。前禦強敵。後逼大江。臣恐良平之謀。賁育之勇。或無以善其後。欲望容慈。詔督四路守備。司措置把隘。事宜條具。以聞。鑄論切責。使之合從連衡。扼其要害。遏其奔衝。不止為嬰城自守之計。然後稍可恃也。仍詔大臣審度事機。如六宮百司。與夫府庫之積。豫行區處。以圖萬全。而陛下與羣臣。專侯守禦。徐為後圖。則進退周旋。庶幾簡易而不煩。從容而不迫矣。臣恐慮不足以策大事。惟陛下留神。天下幸甚。取進止。

應詔論備禦劄子

臣準御史臺承都省劄子。臣僚上言。邊事未寧。乞大詢衆庶。備禦之策。奉聖旨。行在城事官。其所見聞。奏者。臣竊以金人自去冬以來。破澶。濮。德。魏。側聞游騎。又于濟。鄆。未有退師之期。聖心焦勞。主憂臣辱。敢不自竭。圖神補于萬分。臣觀今日強弱之勢。理難與之決。一旦之勝負。雖已遺范。瓊。韓。世。忠。會。師。東。北。固已盡國之勢力。以事備禦。不過如此矣。然謂二將之兵。可恃以無恐。則非臣所敢聞也。是宜廣詢計策。以圖萬全。臣竊謂今日莫先于建斥候。使平安警急之報。速聞于朝廷。昔三國時。烽火一夕。行于萬里。而前日北京失守。二十餘日而後知之。臣謂更宜措置探報。使之速聞。然後在我之計。可得而用也。今日之計。有二而已。一曰防淮。一曰渡江。然二者固有利害。臣試為陛下陳之。何謂防淮利害。使敵由常道而來。則可防者有三。自南京。宿州。而來。則泗州為可防。自東平。青。沂。入海州而來。則楚州為可防。自青。沂。入淮。揚。而來。則楚之淮陰為可防。三路皆須渡淮。則凡淮北舟船。盡拘留淮南。我屯重兵。據地利臨之。敵未必能渡。而淮。揚。可以苟安。此防淮之利也。然而有三患焉。一則我師情驕。勇于私鬪。而怯于公戰。久矣。萬一敵騎抵淮。則望旌旗而變色。聞鉦鼓而失聲。其不潰散者幾希。而勝敗蓋不論也。則今日之防淮。猶向日之防河矣。此一患也。二則淮北舟船。不能盡收。斬木繁筏。亦或能渡。此一患也。三則彼或偵知有備。出吾不意。由間道而來。或以精銳。先絕吾渡江之路。則坐受危困。此三患也。何謂渡江利害。大約三倍于河。而五倍于淮。金人之所不測。而勞師襲遠。又非其利。我宿重兵于建業。鎮江。亦據地利以臨之。則敵未必能遠來。此渡江之利也。然亦有三患焉。一則變與南巡。去中原益遠。而中原之民。易以動搖。此一患也。二則行在兵多。而人未。未必樂于南去。恐或肘腋生意外之事。此二患也。三則行在之兵不多。變與既動。則必宿兵于淮上。亦必宿兵于揚州。又必有扈蹕而行者。兵分勢弱。一有緩急。何以禦敵。此三患也。惟其利害

相形。故措紳之論。遂不能決。若為保守中原之計。而幸其不至。則防淮之策為得也。若為宗廟社稷之計。而出于萬全。則渡江之策為得也。今權輕重之宜。緩急之勢。而不得已。則姑為南渡之計。庶乎其可也。然而所謂三患。不可不豫為之謀。當權輕重緩急。別擇重帥。鎮守維揚。則中原動搖。未足憂也。先詔諸將。以利害禍福強弱之說。徧諭將士。使上下之情通。然後啓行。則西兵不樂。非所憂也。建業鎮江。亦各擇重帥。使當一面。則兵分勢弱。亦非所憂也。今渡江以圖萬全。非捨淮而不防也。特以淮不可恃而已。若止防淮。而不為渡江之計。則不可。蓋或淮不能遏。猝有三患。亦不免于避地。將見爭舟競渡。而指可掬矣。又況千艘相銜。出入兩關。度非數日不能盡。若加促迫。必使畢于朝夕之間。亦恐舟未脫。而漕河涸矣。則所謂渡江。亦非倉猝所能辦也。欲望容慈。詔大臣將帥。豫行區處。渡江利害。使之盡善。以俟探報。臣故曰探報速聞。然後在我之計。可得而用也。或謂彼能渡淮。則亦能渡江矣。臣以為不然。昔魏文帝以十餘萬衆欲渡江。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歸。則金人未必能遠渡。理恐然也。案此下

乞以大河州軍為藩鎮劄子

臣伏見昨者車駕倉猝南渡。駐蹕鍾塘。席未及暖。又遭肘腋之變。天人協佑。陛下復正大位。蓋勵精以圖中興之時。然越在江南。地勢褊狹。脫或一騎絕江而南。則立致顛沛。今宜汲汲措置。以期萬全。防秋之期。不遠兩三月間。忠臣義士。所為寒心。伏見向來被寇州郡。往往堅守。近則一兩月。遠至數月。或至歲年。而不能下。比年敵兵不至。則已。至則不過三數日。輒破一郡。又或望風棄城。或開門投降。未嘗接刃。取如拾遺。此在今日。最為可憂。臣以為與其委城于敵。不如委之于守帥。今乞將大河州軍。並做唐藩鎮。慎擇守帥。而土地人民。一以付之。許一切便宜從事。凡經費財賦。廢置官屬。治兵調法。皆得自便。使之捍禦外寇。屏蔽中原。如敵騎侵軼。而能殺敵退師。固守無虞。則許世襲其地。庶幾人自為戰。中原可得而保也。以至真州軍。見為番人所占據之處。能進兵克復者。亦乞準此。若或因其退師。罔冒功賞。即乞朝廷嚴立罪賞。施行所有沿江。凡可渡處。皆築堡壘。量屯人兵。使旌旗相望。鉦鼓相聞。仍遣大將一員。先為防淮。次為保江之計。案此下有圖文

上殿論三奉使劄子

臣伏見朝廷決策用兵。財用為急。經賦之外。薄有所斂。以權一時之宜。固非得已。已無復有異議也。伏觀近降指揮。帥守諸司。量留本處經費外。盡數起發。為州縣監司者。亦無敢不自竭。以効臣子之忠也。又觀近降指揮。江浙湖南福建州縣。以田畝計。自一等以至五等。每畝約錢一百文。州縣吏亦無敢稍違。以赴公家之急也。取經費之餘。則在官之財。固無所遺矣。收田畝之賦。則在私之財。亦無所遺矣。如是所得。實亦不少。又聞遣三奉使。分路剝削。遠近之人。似未能無疑也。竊聞奉使所剝。亦不過備坐前降指揮。督責經費之餘。田畝之賦。及催起其他上供之物而已。田畝上供。已有定數。責在有司。且知為軍期所須。亦無敢稍留以誤國計。恐不必奉使剝削而後辦也。若乃經費之餘。帥守監司。各欲自竭。以効奉上之意。奉使者一旦奄有以爲己功。已于人情有所未安。而又所至未必盡得財賦之實。過之者。或竭澤以妨支費。



不及者或漏網以致欺隱恐不若責之帥守監司使自起發之爲便也。儻或州縣已自起發而使者無以藉手則必不肯但已將必拘收積欠與夫久陷不可催之虛數以塞責非使者之過亦其職使之然也將來朝廷指準起發支用則州縣受弊不可勝言矣使上天悔禍降敵即滅雖賦斂過厚誰復有辭萬一通誅少延歲月則軍實所資尙須講求夫天下之財不藏于公則藏于私故善富國者藏之于民儻有遺餘藏之公所以爲後日萬一之計此策之得也臣愚以謂奉行三使可以廢罷止令朝省移文催督實爲利便俟其稽違則黜責官吏一二以爲勸戒足矣臣愚狂瞽偶有所見不敢緘默惟陛下斷而行之取進止

進編類建炎時政劄子

臣準尙書省劄子。文建炎元年五月以後時政記。未曾編錄。奉聖旨。自建炎元年五月一日以後。至建炎四年四月一日以前。各令元宰執省記劄送臣者。臣昨于建炎三年九月八日。車駕幸平江府。蒙恩除同簽書樞密院事。今自當日以後。省記編類。繕寫成兩冊。謹隨劄子上進。伏望睿慈。降付史館。取進止。

乞支軍糧劄子

臣契勘洪州官兵糧俸米。每月支六千石。一年計七萬二千石。常年蒙朝廷于上供米內。取撥二萬石。應副支遣。緣自紹興八年正月十八日。指揮受納苗米。不許收耗。本州奉行。不敢違慢。頃減米三萬四千餘石。計缺米五萬二千餘石。自臣到任。亦蒙朝廷體念急缺。三次指揮。支撥三萬石。雖所欠尙多。不敢紊煩朝廷。止從本州舉畫收糶。那移借兌。僅能卒歲。又以前年早傷。檢放苗米。僅六萬石。所有官兵糧俸米。並未有支準。若不于朝廷。必致誤事。伏望體念。減放耗米之後。加以早傷。檢會年例。特與支撥三五萬石。應副急缺。

乞除贖上供充軍糧劄子

臣伏觀近降赦書一項。訪問諸州軍常稅斛斗。轉運使盡將支撥。應付別用。無以充本處軍糧。卻于受納稅斛之時。大量出剩。準作軍糧。指使。仰今後措置。備出本處軍糧。即不得別將他用。竊詳朝廷之意。惟恐以之于民。德意寬厚。黎元欣戴。臣今略計江西一路十一州軍。秋苗舊額。一百六十餘萬石。上供年額。一百二十六萬餘石。起發之外。有三十餘萬石。以爲州縣歲計支用。自經兵火以來。人民凋散。田畝荒蕪。諸縣各有倚闕。稅賦所納苗米。僅能了足。上供無復少有。屢經常之費。惟仰加耗。紹興七年閏十月十四日。指揮江東西受納人戶稅租。收納耗米。每斛加一升。舊例不同。處依舊。一路收耗。迪不及一萬石。州縣軍兵。張口待哺。官吏仰祿。不可欠闕。是其所入。頽沒。而所費仍在。倉廩空匱。何所從出。所用之數。復取于民。不過巧爲名目。陰肆筆效。名雖蠲減。而實未嘗減也。緣本路苗米。椿辦上供。尙懼不足。亦何暇支撥別將他用。欲乞特降指揮。下轉運使。將江西諸州軍逐年贖養官兵經常之費。會計實數。于當年苗米內。支撥應付。其上供歲額。對數除豁。如敢加數支破。重責典憲。庶幾實惠及民。以稱陛下至誠惻恤之意。所加赦恩。不爲文具。取進止。

論大食故臨國進奉劄子

本部準尙書省劄子。節文據廣南市舶司奏。近據大食故臨國進奉人使。蒲亞里等狀申。奉本國蕃首。道齋表章。真珠。犀牙。乳香。龍涎。珊瑚。梔子。玻璃。等物。前來進奉。七月十六日。三省樞密院奉聖旨。真珠等物。令市舶司估價回。答。其龍涎。珊瑚。梔子。玻璃。津發赴行在。劄付本部施行。臣契勘自來。舶客。利于分受。回。劄。誘致蕃商。冒稱蕃長。姓名。前來進奉朝廷。止憑人使所持表奏。無從驗實。又其所貢。多無用之物。賜答之費。數倍所得。臣竊以謂。方朝廷汲汲于自治之時。而又陛下躬履儉素。珍奇之物。亦復何用。所有今來大食故臨國進奉。伏望聖慈。令廣州諭旨。卻之。以示聖明。不寶遺物。以格遠人之意。兼免財用之侵。豈道。路之勞費。仍乞自今。諸國。似此稱貢者。並令帥司。諭遣。庶幾漸省無益之事。取進止。

昆陵集卷三

劄子

論幸蜀劄子

臣觀今天下之勢。猶人之久病。脈理微細。氣息僅存。將力攻而峻補之。則變生意外。而善醫者。不過調適其寒溫。滋養其血氣。絕其風邪所入之源。徐俟氣息稍平。脈理稍壯。可勝藥石。則從而治之。然後爲得。側聞道路之言。以謂陛下將幸西蜀。遠近震駭。未審誰爲陛下畫此計者。萬有一出于此。則無異疾病危懼。而復朝袖而暮下之。豈不殆哉。臣既風聞。不敢循默。若候已降指揮。則過在朝廷。臣雖力言。恐或無益。故于未行。願爲陛下畢其說。伏自天降禍虐。二聖播越。九族遷徙。祖宗二百年之基業。四方億兆之所屬望者。陛下一人而已。非出萬全。豈可輕動。冒險遠狩。于義未安。一不可也。陛下駐蹕江左。去蜀萬里。將沂大江。取襄峽而行。則風濤之險可虞。將由漢上取金房而行。則盜賊之警未靖。二不可也。五軍將士。禁衛班直。扈從久勞。人思息肩。一旦復爲萬里之行。跋涉險遠。必生肘腋之變。三不可也。淮南西漢上。數經剽攘。因以饑饉。殺傷騰踊。州縣空虛。屬車經由。供億難辦。四不可也。東南今爲國家根本之地。陛下既已遠適。則姦雄必生窺伺之意。則是舉根本之地而棄之。而敵人之基。尙未論也。五不可也。借無姦雄。輒生窺伺。







一民間積欠賦稅多是逃絕死亡及貧民下戶如逃絕死亡則取辦于稅長保正貧民下戶則不勝簞筮亦逃亡而後已臣契勘紹興五年分積欠已有紹興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指揮除放外今欲乞將本路紹興六年分見欠稅租和買特與蠲放

小貼子

紹興七年七月二十五日聖旨諸路州縣民戶見欠紹興五年以前稅賦並與除放

一和買絹名爲倭本實與賦稅一同雖有剋除本錢指揮止十之一民間輸納猶爲費力近年盜賊縱橫民不安居蠶桑之家往往廢業本路人戶皆于他路收買輸納更有頭子市例朱墨勘合脚乘之費及有不中選換則費用尤多民間尤以爲害今欲將本路和買絹並與蠲免候三二年盜賊寧息別聽指揮  
一本路收買軍器物料起發數目浩濶臣竊見自軍興以來軍器所與諸路作院所造軍器十餘年間數目不少降付諸軍及諸軍又自諸路降發物料各已備足極有寬剩今欲乞將本路軍器物料權住收買三年內牛皮筋角諸州拘收到自合起發

小貼子

紹興八年九月二十七日樞密院劄子奉聖旨數內江西今將紹興九年分本路十一州軍合起歲額上供軍器下項物料徑赴轉運司交納發赴岳飛軍自造軍器鐵甲葉六十九萬九千四百三十八片牛角六千三百三十四隻生黃牛皮九千一百八十三張牛筋四千一百一十二兩生羊皮一萬八千三百九十二張三十一尺三寸五分箭筈一十八萬四千七百九十四隻翎毛五十一萬二千九百八十二堵各長四寸八分條筈七千六百九十四斤一十三兩一錢二分

一、本路早傷米價目今已騰踊冬春之間必致饑饉今年戶部拋下轉運司和糴米二十五萬石依年例亦係勸誘均數人戶入中今欲乞權罷本路今年和糴  
一、本路應副軍衣計十萬九千餘匹又爲度州南安軍不產細絹亦是餘州應副兩處官兵衣賜謂之度南細絹今南安軍已不起發外度州細絹係吉州臨江興國應副各合夏稅細絹裝發不足以官錢收買漢數兵火之後正稅既已不登舊額官錢又已盡充月椿遂至無從起發紹興二年轉運司遂令于戶均敷每匹折夏稅銀六百一十七文是年行之一路雖然次年戶部申明不許科率諸州申乞蠲免則戶部又稱朝廷椿充歲額難議施行自後催科不前往往拖欠戶部轉運司督責州縣散遣官吏追呼騷擾百姓無可輸納不免逐時行賂展限民間受弊不可勝言轉爲盜賊宜無足怪而起發之數曾不及半臣今欲乞將度州細絹行令諸司依舊認發外其餘準衣權罷三二年應舊來拖欠悉與蠲除免致州縣舉催以資省吏之利除已具申尚書省外伏乞容照施行

一、伏見祖宗以來捕盜之法下有保伍上有巡尉一夫犯盜責在保伍一盜不獲罪加巡尉本路自兵火以來法令廢弛保伍有名而無實巡尉有賞而無罰盜賊所以滋蔓而至于難圖也竊發之初計議結集不過三二人保伍巡尉皆可唾手而縛也保伍既不加察巡尉又不即捕嗚呼遂至猖獗卒遣發大軍招

捕招捕之後保伍巡尉所以縱盜之罪未嘗治也今欲乞申嚴保伍巡尉之法仍令每縣置籍抄上被盜之家與歲月捕獲則朱書其下通判季點提刑按察歲終委帥司取索攷覈盜發已獲未獲之數量其多寡遲速而賞罰之

貼黃

臣所具前項畫一外又有諸州軍糧自能收耗米之後無所從出已嘗具奏乞對上供之數并本路諸州月椿各係立額後來多有不可收椿錢數見蒙朝廷取會玆乞早賜檢會施行

論措置民兵利害劄子

臣伏觀近降聖旨措置民兵蓋亦寓兵于農之遺意臣輒有管見利害條具如後  
一、據戶下有地土五頃以下三頃以上選一名每五頃加一名臣竊謂兼井之家物業不一或有邸店房廊或有營運鈔物初無田畝坐役鄉里似太優幸理屬未均臣愚欲乞于戶田畝不及一兵者每加家業一千貫以上出一兵無佃客應募應格人充每一千貫加一名亦準田畝分數量免屋稅內經發破州縣房廊鈔物委遣焚掠者有司驗實蠲免  
一、土地肥瘦不同以中等田爲準臣竊謂土地不同或相殊絕如山阪斥鹵與夫魚鹽之地有捐以與人入莫肯售者貧民下戶坐納稅租者蓋不少也此之良田百不當一州縣以戶下頃畝數多必須準以中田強之爲兵則下戶重困矣臣愚欲乞以戶下田畝爲數如係山阪斥鹵魚鹽之地不堪耕種者不得計數

一、據戶下地主選擇年二十以上四十以下堪任教習武藝民兵臣竊謂中上之戶稍有衣食即讀書應舉或入學校設令一家三人皆應格法有田一十五頃則皆當籍而爲兵矣又或父母老疾無人侍養則于人情未安或人材孱弱者許令保任佃客充應  
一、每選一名與免本戶一頃田上夏秋二稅并支移折變臣竊謂支移折變止爲一頃田數則既免二稅自無支移折變之物若併本戶支移折變則害必及于下戶蓋有田三五頃者多係上戶上戶免支移折變則州縣所須支移折變之物必取辦于下戶矣臣愚欲乞止免一頃田上兩稅或更量加田畝以上如有可采伏望特降容旨施行取進止

乞屯兵江州劄子

臣今月二十九日酉時據江州申承以北官司次第關報五月十三日有金人軍馬入東京契勘本州係江西一帶衝要門戶兼對江舒新州並無人馬防拓竊恐有緊急探報無以支吾申乞差撥軍馬前來本州駐劄臣伏見金人觸熱行師乘我不備駐軍京師其意之所屬未易測知要當過爲隄防臣契勘行朝所恃以爲蕃翰者韓世忠張俊岳飛三大將之兵世忠駐淮東俊駐建康飛駐武昌其勢必不可輕動惟是淮西雖係張俊宣撫地分朝廷不過令分兵廬州守禦竊恐未必能控扼敵路保必不能南也萬一敵



人透漏渡淮。由光黃舒斬入江州。取德信。衢州。而趨行關。如入無人之境。其勢甚易。臣頃見防秋之際。當令岳飛分兵萬人屯江州。若自鄂州順流而下。不過數日。聲援相接。長江之險。可保無虞。伏望聖慈詳酌。早賜施行。取進止。

論諸軍効用使臣劄子

臣訪聞諸軍下効用使臣。數目猥多。或謂食錢。或謂釋券。耗費國用。無補事功。為將帥者。亦非不知其害。而無補也。或狃于親舊之私。或迫以權要之勢。甚者身未嘗到。虛寄名籍。以資請給。今日國用艱窘。師出潰。亦由事勢不精。冗食者衆。積弊已極。理宜銓汰。臣愚欲乞將諸軍使臣。委御營使司立定格法。委統制官親試弓馬。如中格法。方許收補。仍委御營使司抽點按試。如有冒濫。嚴賜施行。取進止。

乞修德劄子

臣仰惟祖宗基業。垂二百年。積累之久。圖畫之勞。憂勤悲儉。垂訓萬世。陛下纂服。適際艱難之時。歲苦敵人之暴。而根本之地。盡為敵區。今則屬車駐于江南。越在一隅。而四方朝貢之職。尚未修也。二聖留于沙漠。行及三歲。而一介咫尺之間。尚未通也。九廟播遷。而神主未盡奉安。諸陵阻遠。而松楸失于保護。財用窮竭。而費出滋廣。將士情願。而無所稟。加以苗劉之變。生于肘腋。今雖背逆。而公肆剽掠。浙東岌然。為患未艾。政如虛麻之人。病久發生。疴劑靡及。中外臣子。雖痛心疾首。莫效救寧之方。朝廷大臣。雖勞形休心。未聞經濟之略。今日所恃以苟存者。大江之險而已。防秋之策。一有不善。而一騎南渡。則無可言者。他日不幸至此。不過遷謫大臣。誅戮將帥。亦何所益。禍福利害。陛下實任之。伏望陛下念祖宗基業之重。增修恭儉之德。益勵憂勤之心。勉其所難。節其所欲。至誠不倦。則盛德日新。而上下孚信。神天佑助。將何往而不克哉。昔越王句踐。為吳所敗。食不加肉。衣不重采。卒能報吳。衛文公為狄所逐。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晚年兵車致十倍之衆。況于陛下為天子。動靜語默。上與天通。因非臣下所可擬倫。儲修德不已。則恢復大業。亦豈甚難。昔盤銘紀成湯之德。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言其修德有加而無已也。更望訓飭大臣。日以再惜寸陰之義。汲汲措。仍詔行在職事官。及沿江守帥守監司。條具守江之策。以聞。擇其可者。而兩行之。臣言狂瞽。惟陛下裁。取進止。

論修德劄子

臣近緣奏對。論及金人深入陝右。伏蒙聖諭。謂自古人君。要須修德。豈有專恃殺戮。而能長久者。大哉帝王之言也。臣退竊歎仰。陛下深誠遠慮。邁古帝王。故敢復進修德之說。伏以國家自金人犯順。憑陵中都。殘破都邑。兵不用命。非敗則潰。自崇寧以來。不獨軍政不修。賞罰失當。亦道說近習。蔽欺以敗主德。卒致禍亂。宗社危于累卵。賴陛下勃興。神器有屬。薄海內外。延頸望治。然自今春以來。金人所破。甚于前日。唐鄆均房。陳蔡汝許。齊濶。淮同。華秦。隴長。安鳳。翔西。京河。陽鄭。州等處。皆被焚掠。雖黑河。涇原。仰。憑天威。連獲勝捷。而敵踞河。陽。猶未退舍。近者又聞韓世忠。兵輒亦敗。夫以陛下留神軍政。信賞必罰。而世忠名將。統領精銳。未能成尺寸之功。主憂臣辱。計無所出。臣竊意其天未悔禍。患毒未已。而又去冬徂春。雨

雪過多。入夏已半。暑氣未壯。陽微陰盛。灼見不疑。災變之類。必有所自。恭惟陛下。以聰明神武。應天順人。宗廟社稷之所為。主四方萬里之所命。命者。陛下一人而已。更願上思宗社之重。下念生靈之艱。痛憤敵國之恥。修德以格天意。庶幾信順。獲助天人。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又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蓋言德足以服四夷也。昔舜之時。苗民逆命。帝號于契。天負罪引。應。祗事。普。誕敷。文德。無干。羽。而有苗格。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德。教而復伐之。因。而。降。夫。非。非。伐。叛。之。謀。豈。非。決。勝。之。計。卒。能。服。之。者。修。德。故。也。伏望陛下。以虞舜。文王。嘗試之效。為心。寢食起居。二聖是念。屏聲色。遠佞人。容直言。恤民隱。日慎一日。至誠不倦。自然德盛。而日新。準。普。雖。遙。自然。心。悅。而。誠。服。傳。日。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則。人。助。之。應。天。以。實。則。天。助。之。人。助。則。用。命。天。助。則。降。康。將。何。求。而。不。得。區。區。之。念。此。至。熟。惟。陛。下。采。納。取。進。止。

薦胡世將劄子

臣誤蒙聖恩。俾參大政。每念眷知之重。無以補報萬分之一。竊見知鎮江府胡世將。抱文武兼資之才。議論忠實。氣節端介。臣頃嘗以世將。沈與求。處之陛下。悉蒙顯擢。當今人材。實未易多得。仰惟陛下大有為之時。如世將者。不宜更處遠外。欲望容。特賜召還。載加委任。使盡所長。庶幾有以協濟中興之業。臣不勝大願。

薦張翥等劄子

臣伏見直祕閣知鼎州張翥。器識高遠。材術敏明。內外踐更。皆著成績。左承議郎直顯謨閣新樞密院計議官方滋。學問博洽。皆有師承。練達敏強。鮮有可比。內外在使。無所不宜。左朝散郎提舉廣東市舶使。焯温厚廉靖。強敏疏通。諫寺外臺。皆著休譽。可備錢穀要劇之任。欲望聖慈。特加采納。選擇任使。儘不如所薦。臣甘繆舉之。取進止。

薦本路人材劄子

臣恭以翠華在外。敵騎未退。晨夕疚懷。嘗念艱難之時。每以乏材為歎。蓋士之奮身殉國。不擇劇易而能辦事者。不易得也。臣備員闕帥。閱日稍久。頗熟本路官吏之才能。輒言一二。以備採擇。一右儒林郎本路安撫司幹辦公事王傳。學問不尠。識趣亦高。持身端廉。論事詳審。在帥司五年。前後招捕賊盜。贊費之功為多。一左朝散大夫前知建州松溪縣林敏元。奉法守公。撫民如子。嫉惡如讎。賦役公平。吏不能撓。邑內姦盜悉除無餘。一邑愛之。如親父母。一左承事郎前知南劍州將樂縣吳遠。公廉強敏。將樂介于汀。邵。之間。素號難治。到官之初。羣盜未靜。遠撫諭招輯。而勦其不俊者。境內大治。其後范汝為等。侵尋入境。遠躬甲冑。與民兵誓死捍禦。賊不能犯。他縣之民。皆趨將樂依之。多獲保全。一右朝請大夫前汀州清流縣丞陳吉老。清儉明敏。士民悅服。州之訟獄。婚田久不決者。皆乞付吉老。而



又忠勇有謀。精于弓矢。縣有李賢三等作禍。及虔賊數窺境上。吉老統率軍民。捍禦討殺。卒以無事。右前件官。皆在本路。備著勞績。臣與之。並無雅素。其間亦有未識。而者。然遠近士大夫。稱述一詞。皆謂實有才能。可備繁使。若在今日。付以一路一州。談笑可辦。臣忝辱。眷知。久侍帷幄。知而不舉。近于蔽賢。伏望容慈。更加詢致。或賜召見。不次擢用。必能有補于艱難之時。若不如所舉。甘俟譴罰。取進止。

論薦舉揚州守臣劄子

臣近奏疏。論列新知揚州俞向。尋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劄與御史臺。令限一月。公共薦舉揚州守臣一名。臣不敢避事。已于今月二十一日。同兩院公共薦舉三人。奏聞。恭俟采擇去訖。然臣等備員御史。以糾官邪為職。而薦舉守臣。非其職也。臣論奏之始。固知揚州殘破。理難選擇。但以淮南要地。而俞向人望太輕。或誤朝廷使令。內出于私。外迫于公議。不敢循默。非有毫髮好惡之心也。今令薦舉。則臣之所言。似未必當。朝廷若謂無以易向。則臣豈敢固違所言不當。則臣豈敢逃罪責之薦舉。理或未安。設或他日論及侍從。則令薦侍從。論及宰執。則令薦宰執。不惟紊官制。侵事權。實于國體。不能無累。伏望聖慈。察察憫恤。如臣所言。為是。特賜施行。所言為非。特加黜責。庶幾好惡。明而綱紀立矣。臣不勝倦倦。取進止。

薦王庭秀等劄子

今具下項。朝請郎前知筠州王庭秀。趣操高明。議論純正。頃在言路。多所建明。以疾求郡。得知筠州。到官未幾。馬進攻城。失守得罪。宜加杖。錄用所長。宜教郎知吉州吉安縣。宋瀚。器局靜深。可以任事。幹略強敏。可以辦劇。服勞州縣。未嘗踴。用于今日。宜盡所長。試加攷察。必有可用之實。前修職郎秘書省正字胡理。詞學兼優。志向甚遠。昨緣言者。謂陳東上書。理督筆削。坐此編置。士論冤之。雖原赦放還。未經敘用。陳東已蒙聖恩。理獨未嘗昭雪。恬靜有守。不肯自言。欲望聖慈。審察其人。稍加擢用。

薦余良弼等劄子

某伏見左奉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余良弼。諒趣廉靜。氣節端諒。淹個州縣。譽處甚休。臣頃帥福州。良弼實為州幕。凡所建明。多體惠民之政。若蒙賞之。豈開。必能有補治道。左奉議郎紹興府府學教授朱倬。志尚恬靜。議論平恕。頃年宣諭司薦召。賜對改官。臣是時備員政府。停止求遠。次教授。待闕累年。今方到任。若蒙賞之。朝列。可以獎厲靜退之士。右宣教郎孫選。學問詞采。指神推服。才能智術。州縣踐更。備著休稱。有可用之實。儻蒙聖慈。試加攷察。內外煩劇之任。無所不宜。臣備員帥藩。偶有所見。不敢緘默。惟陛下裁察。取進止。

乞措置丁家洲劄子

臣自到任。詢訪本路公私利害。大小緩急。隨宜施行。其大且急者。惟江賊出沒作禍。為往來商賈士庶之患。見今府院禁勘賊。多是江中殺人劫盜。蓋緣江流去岸稍遠。雖有捕盜官司。難于巡察。內有丁家洲。在池洲下大平州繁昌縣上。長八十餘里。洲分為二。江流出其中。及兩旁洲上。並無居民。去兩岸人家亦遠。為從來盜賊盤結之地。口岸被賊舟船。多是昏夜。見無踪伴。獨宿乘不備。以取之。如丁家洲。往往白晝

劫掠。每得一舟。必盡殺其人。取其財。沈舟水中。官司無從根究。于是商賈行上水。則自蕪湖結甲而上。行下水。則自江州湖口結甲而下。少者亦須十數舟。而後敢行。經過此處。而或一舟稍後。即遭劫掠。前舟回視駭愕。而不敢赴救。又以被害舟船。不見蹤緒。則同伴雖欲投訴官司。無以驗實。或反為己累。往往不復陳告。州縣無由知之。深恐日久。為害不細。朝廷向來雖于洲上置巡檢。聞亦相去闕遠。又士兵全闕。亦無舟船。巡檢既不能誰何。賊亦無所忌憚。則是置巡檢司。有名無實。竊見松江諸處。見有屯駐水軍。若令都統制就近輪差將官。統一二百人。及船十餘隻。于丁家洲駐劄。一月一替。既奪其巢穴。則無從盤結。又知大軍屯戍。則不逞之輩。自然銷弭。伏望聖慈。詳酌施行。取進止。

昆陵集卷四

劄子

辭免御史中丞劄子

臣今月四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御史中丞。日下供職者。聞命震駭。不知所為。竊以天步艱難。國勢微弱。將驕卒惰。外侮內陵。痛繩之則人心危。而有遷解之憂。緩治之則人心怠。而有陵遲之患。乃于是時。獻可替否。以當陛下耳目之寄。非挾經濟之具。豈能勝其任哉。如臣智能淺陋。學術荒疎。頃備位于副端。不見謀猷之益。比代言于詞掖。未施翰墨之勞。重以憂思沮傷。心力殫耗。衰病日增。但緣多事之時。不敢輒求便私之計。且復進勉。以逃瘵敗。敢謂過聽。有此超踰。恐無以裨益聖聰。贊襄治體。伏望容慈。追寢成命。臣無任祈天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辭免禮部侍郎劄子

臣今月二十七日。上殿奏事。緣為心氣耗弱。舉動怔忡。兼久在言路。無所裨補。陳乞外任。或宮祠一次。已蒙聖慈。特賜允許。今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禮部侍郎。日下供職。臣聞命震駭。固知所措。伏念臣學問荒淺。志力衰疲。而乃養痾難難之時。尸祿論思之任。又況春官之要。貳卿之重。豈臣病瘵。可以冒居。伏



望聖慈矜憫。檢會前奏施行。以安愚分。臣不敢供職。無任祈天俟命之至。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近因陞對。具奏乞除外任或宮觀差遣。蒙恩除禮部侍郎。日下供職。即具劄子辭免。及乞檢會前奏施行。未奉俞旨。竊念臣猥以庸虛。誤蒙親擢。每思竭盡。以報恩私。而愚不適時。言無可采。兼以舊有怔忡之疾。自去冬撫諭東京。當道路極梗之時。屢遭驚劫。偶獲善還。突未及黔。扈蹕南渡。人馬散失。徒步遠行。飢寒憂傷。心氣益耗。至今一事經心。則或達且不寐。多故之日。每懼曠職。丐罷之詞。屢關聽覽。比者迫不得已。面布悃誠。伏蒙慈哀。曲垂慰籍。許罷中司。從外補。今復參貳宗伯。仍玷近班。若止于充員品。則艱難之時。豈容尸素。若使之効論思。則孤危之跡。必致顯。他日陛下雖欲保全。而不可得矣。輒敢不避煩瀆。仰觀矜從。伏望聖慈。檢會前奏。除一在外宮祠。或以臣嘗在言路。未欲投閒。即乞一閒慢小州。使之自効。儘未填溝壑。疾病稍瘳。更督廢捐。以圖補報。臣見以心氣發動。在假多日。無任懇祈迫切之至。取進止。

乞罷政事劄子

臣猥以庸材。復陪大政。行閱歲律。獲著事功。孤負恩私。莫知稱塞。雖夙夜匪懈。詎無補于秋毫。而臣血氣久衰。入秋加甚。舊苦肺疾。喘滿間作。兩脛酸辛。拜伏無力。兩目昏眩。瞻視極艱。冒龍不言。有慙清議。欲望聖慈。垂哀十年帷幄之德。俯從懇懇。解罷政機。除一在外宮祠差遣。臣無任虔祈懇切之至。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比苦病。懇辭機政。伏蒙訓諭周悉。未賜允俞。仰戴恩私。惟知感激。區區肝膽。已蒙聖明洞察。不敢煩復飾詞。上瀆威尊。伏望陛下。擴天地之德。推父母之慈。垂哀孤蹤。俾獲善罷。庶幾他日。不至上累陛下。眷獎保全之大德。欲乞檢會前奏。付外施行。臣無任祈天俟命之至。取進止。

再乞罷政事劄子

臣孤外之蹤。向蒙簡記。復武政途。備位臨年。無補毫髮。加以素抱羸疾。老益衰殘。自秋冬以來。屢陳危懼。冀釋重任。仰荷慈憐。曲垂訓諭。許過防秋。俯從臣請。今則春候向暖。疆場稍寧。敢瀝愚衷。再瀆淵聽。況臣舊所苦疾。比冒大寒。又復發作。兩脛酸楚。拜伏甚艱。兩目昏花。省閱尤苦。大懼顛沛。上玷恩私。伏望聖慈。許罷政事。除一在外宮觀。退伏田里。以畢餘年。臣不勝懇祈迫切之至。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迫于病。昨日具奏。乞在外宮祠。今早伏蒙遣使宣押。隨班起居。奏事。及赴都堂治事。上佩恩紀。非臣糜隕。所能報稱。伏念臣備位臨歲。無補事功。惟有進退禮義之節。不敢不勉。病衰若此。而不知止。雖天度優容。人言未及。寧獨不愧于心乎。伏望聖慈。檢會前奏。除一在外宮觀差遣。臣無任祈天俟命之至。取進止。

第三劄子

臣病衰自列。備罄忱詞。眷禮尚優。未頒俞旨。伏念臣材既凡陋。身復庭殘。遐陪政事之邇聯。徒駭歲陰之

再易。匪瑕藏疾。仰荷聖恩。尸祿素餐。久妨賢路。況乃邊烽不警。行闕粗安。願微臣進退之間。不繫朝廷輕重之數。願迴淵察。俯徇丹誠。伏望聖慈。檢會前奏。劄子。除一在外宮祠差遣。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之至。取進止。

第四劄子

臣比三具奏。乞罷政事。除一在外宮觀。眷私未懇。尚闕俞旨。今早又蒙宣押。保寧寺行香。都堂治事。放散人從。依時上馬。仰戴恩德。感涕難勝。伏念臣孤外之姿。固陋之質。龍隲涯分。自速災殃。抱病連年。氣血衰謝。雖欲勉効。自効。詎無補于秋毫。伏望聖慈。許賜罷免。敢乞早降睿旨。檢會前奏。施行。他日犬馬之疾。相安。陛下別有驅策。督當廢捐。以圖補報。臣無任哀祈迫切之至。取進止。

第五劄子

臣久矣衰邁。不堪機務。已嘗面奏。誠懇。至于再三。及四具奏。乞在外宮祠。初十日。又奉詔書。所請宜不允者。伏念臣齒髮早衰。筋力難強。區區愚悃。具載累章。伏望天慈。俯從人欲。蚤除臣在外宮觀一次。以便養病。則天地父母生成之恩。不是過也。干冒宸嚴。俯伏待罪。無任祈懇迫切之至。取進止。

乞罷政事劄子

臣迂疎不才。加之衰病。妨塞賢路。招致煩言。比瀝肺肝。仰瀆淵聽。尋蒙遣使宣押。隨班起居。溫厚之言。曲加存拊。雖捐頂踵。何以酬恩。然臣獲侍軒輅。日月最深。績效弗著。罪戾良多。昨日瞻望天顏。具披誠悃。仰窺聖意。似沐矜憐。欲望聖慈。檢會前奏。早賜付外施行。臣無任祈懇迫切之至。取進止。

吳木上書乞罷政事劄子

臣叨奉誤恩。承乏政地。兩年于此。積效蔑聞。福過災生。疾病間作。肺滿足弱。日就衰殘。艱難之時。深恐妨廢機務。兼近御史臺繳進湖州進士吳木所上書。論臣過失。雖其誕謾。已蒙聖察。至謂屋大柱小。難以勝任。則臣非才。頗亦允當。強顏尸祿。終恐招致人言。欲望聖慈。罷臣政事。改授賢能。俾養疾于外祠。庶少安于公議。臣無任祈懇迫切之至。取進止。

乞罷政事劄子

臣早來具奏。以衰病目昏。乞罷政事。伏蒙聖慈。兩遣中使。至臣私第。宣押都堂治事。仰戴恩德。感極涕零。伏念臣孤陋慙愚。誤被簡眷。閱日既久。罪戾良多。比緣病衰。實懼瘵曠。輒披肝膽。上瀆冕旒。伏望聖慈。察臣之心。非出矯飾。早降前奏。付外施行。臣無任懇祈迫切之至。取進止。

乞罷政事劄子

臣武政無狀。招致煩言。力丐投閒。以避賢路。伏蒙聖慈。未加摺斥。曲賜保全。遣使宣押。恩禮備至。今早又蒙聖旨。放散人從。依時出省。臣非木石。豈不知恩。然迫于分義。不能自己。伏念臣孤外一介。自頃召還。察以至柄用。初無左右游談之助。盡出親擢。每思竭盡。少補艱難。而臣志力不強。績效靡著。早衰多病。祿尸食浮。兼自膺拔擢。首尾五年。實身政途。又已兩載。久妨賢路。人所指目。既聞飛語。豈復可以偷安。而罪



長有無。固亦難逃聖鑒。言者必欲臣去。其意固非偶然。若被容留。則紛紛之言。必不但已。伏望睿慈。早賜檢會。累奏。降付三省施行。臣見居家俟命。謹具奏聞。取進止。

辭免參知政事劄子

臣伏蒙聖慈。差中使到院宣聖旨。除臣參知政事。押赴都堂治事者。臣猥以屏陋。叨預政機。適當大寇深入之辰。曾乏籌帷折衝之術。今雖慮從變取。粗保無虞。顧視州縣凋殘。俯仰慙作。加以衰病。積有愆尤。屬朝廷乏人。未敢抗章自劾。不圖聖度。曲賜優容。既道譴詞。復有突陟。不惟非才。難責後效。亦恐清議有所不容。伏望睿慈。追寢成命。臣無任懇祈迫切之至。取進止。

上殿辭免劄子

臣比擬肝膽。祈解政機。上聖裁哀。曲從所欲。保全覆蔭之恩。萬死莫酬。然而止求外祠。而得使郡。既還。職又進。兩官禮遇之優。近歲鮮備。皆非微臣所敢安也。尋具懇辭。未賜俞允。銜恩感涕。不知所云。伏念臣孤遠之蹤。久蒙香奩。入侍帷幄。首尾十年。福既過而擬災。氣早衰而積病。備位無補。素餐有愆。止欲屏伏田廬。訪尋醫藥。區區之願也。今則除職加恩。已為優幸。尚可勉承休命。不敢固辭。至于郡寄之重。非所以養病。增秩之榮。不聞于近世。大懼苟輸庸事。而失陛下惠養小民之意。授受非宜。而傷陛下慎惜名器之舉。所有轉通議大夫。及知婺州恩命。伏望聖慈。特賜追寢。仍除一在外宮觀差遣。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之至。取進止。

辭免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劄子

臣今月二十四日。已時。準御前金字牌。遞到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聞命震恐。不知所裁。伏念臣才無他長。器止近用。偶叨香奩。寵任臨滸。比緣病羸。日就衰謝。仰干天聽。乞一外祠。敢謂未賜允俞。更蒙收召。願雖糜隄。豈足酬恩。至如日侍清間。敷釋疑旨。必資者頤。以備咨詢。況于容明日躋。豈臣之廢病。可以裨贊萬一。伏望聖慈。檢會前奏。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以安愚分。臣除已恭依聖旨。將職事交割與提刑呂聰問外。依限起發。迤邐至前路聽候指揮。取進止。

再辭免劄子

臣伏奉二十五日詔。已除臣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命乘遞馬前來。赴行在所供職。跪受限越。咸涕難勝。臣昨于七月二十四日。準御前遞到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前件差遣。除道依容旨。交割職事。限內起發。即已具奏辭免去訖。伏念臣齒髮早衰。志力久困。比嬰疾病。不任劇煩。仰恃慈憐。屢干宸聽。求一在外宮觀。少休羸茶。誤蒙簡記。俾領內祠。兼侍燕閒。入陪經幄。而臣不惟筋力愈于晦明之診。又以學問廢于米鹽之煩。大懼不能仰承咨詢。少俾聖學。兼方上外祠之請。遂蒙矜召之還。私義未安。公言可畏。伏望睿明矜憫。收還誤恩。檢會前後奏章。改除在外宮觀一次。他日負薪之疾。少差。敢不糜隄。圖報大恩。臣迤邐至衢州。以來聽候指揮外。取進止。

再辭免并乞宮觀劄子

昆陵集 卷四

臣識慮淺闇。志力弗強。向由副端。擢實左史。仰戴大恩。未知論報。比經三月五月之變。既不弭禍靖亂。以效死節。而太后垂憐。臣復次補詞掖。辭不獲命。強顏就職。今者聖德日新。天人協佑。曾不閱月。復正大位。臣實慙忤。死有餘責。更蒙誤恩。俾長憲臺。比具辭免。及乞竄責。而聖度包荒。未賜允俞。仰惟陛下反正之初。大明黜陟。以圖中興。願自効犬馬。以裨贊萬一。然念中執法以糾正。闕失為職。惟無瑕然後可以戮人。蓋非其他侍從之比。臣固不敢以衰病不才力辭。但負戴尤實。無顏面出入周行。借使強勉就列。恐不能展四體以修職事。伏望睿慈。於察個個。備未忍竄逐。即乞改授在外宮觀。或閒慢差遣一次。取進止。

乞破格宮觀劄子

臣伏觀八月二十六日聖旨。以京師久困。道塗疲餓。呻吟仰湯。東野安輯賑濟。無令失所。仰見睿慈。勤恤民隱。德至渥也。則庶民失職者。稍已得所。然而士大夫之失職者。尚多有之。訪聞京師。河北。河東。以至淮甸。見任待闕。偶被劫掠。或脫身逃歸。經時放還。衣食不具。困于飢寒。轉寓行在。欲赴吏部。則已在洪州。欲詣洪州。則襄糧不繼。狼狽逆旅。無所依投。伏望睿慈。特詔建康府。似此官員。放歸驗實。量支請給。開具職位姓名。申尚書。內不係罪犯。未能赴部之人。許破格差差。差差廟宮觀一次。以稱陛下嘉惠多士之意。取進止。

謝除侍讀劄子

臣比緣疾病。具奏乞外任宮觀一次。忽奉尚書省劄子。伏蒙聖旨。除臣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聞命震恐。不知所裁。伏以昇琳宮之清逸。侍經幄于燕閒。日奉新朝。臣子榮幸。然臣數奇寡偶。自領郡符。疲于治劇。仍中頹廢。拙于衛生。足弱自昏。神氣憤耗。更加勉強。必致顛隤。不免上覆冕旒。勾休祠館。方期從欲。俾遂投閒。敢意春來。復加收召。若復貪冒榮寵。則必上誤使令。敢望天慈。曲垂念聽。檢會前奏。追寢誤恩。特除外任宮觀一次。庶幾訪問醫藥。休養病軀。他日稍獲平寧。不敢輒避驅策。督圖糜隄。仰報鴻私。臣無任懇祈俟命之至。取進止。

辭免除資政殿大學士劄子

臣伏觀進奏官報狀。蒙恩除臣資政殿大學士。聞命震悸。不知所云。伏自敵騎南牧。陛下總師臨江。主憂臣辱。正小大之臣。戮力自効之時也。至于運奉容旨。應辦軍須。亦州縣職分之常。如臣衰茶。謬帥一路。既不獲執轡。約以慰屬車。又不能出謀畫以弭強敵。姑循職分。以効所當為者。豈有功勞。可當懋賞。兼敵騎方退。出戰捍江。將士不少。實未備述。而驟錄區區州縣之小勞。不惟恐臣。非據是懼。亦恐朝廷賞罰。人得以竊議也。伏望睿慈。特賜追寢。以安愚分。又念臣去秋。嘗以病衰。仰丐宮祠。尋蒙聖恩。降詔不允。時以警報方至。不敢再請。詎勉累月。積憂熏心。所苦增劇。方幸江上解嚴。欲再瀝懇。而遽蒙進職之寵。俯仰踟躕。不遑寧居。併乞裁哀。檢會前奏。除臣一宮觀差遣。則天地之私。九隕圖報。

辭免進職第二劄子

臣今月二十六日。準告授資政殿大學士。為具奏辭免。未奉指揮。已寄納本州軍資庫。二十八日。伏奉詔

昆陵集 卷四



書所請宜不允者。臣仰戴異恩。何以論報。然臣有區區之愚。不免披露。上瀆天聰。伏念臣本無寸長。何以辦事。愚聞警報。鑿格臨江。雖夙夜疚心。思効徇國之誼。訖無秋毫。可以自効。而芻蕘之論。誤簡淵衷。既賜溫言。曲垂獎飾。已足增臣子之榮。改吏民之觀。僥倖已甚。敢圖奢意。未慙錄效官之小節。陞秘殿之大名。臣雖至愚。其敢虛受。竊緣國中二三年間。偶無橫斂。朝廷所降度牒。民間易售。變易得行。至于價錢。自合起發。又止因朝廷召募海船。因便附載。前去初無經畫。生財之道。有以佐助軍儲。自知甚明。公議可見。況自艱難以來。乘時射利。邀功俸賞之風未殄。而臣忝侍帷幄。義當體國。若乃貪榮冒寵。人其謂何。伏望聖慈。察臣非出矯飾。特賜追寢。則臣之寵榮。過于被受。所有告命。未敢祗受。臣無任懇祈。職越之至。取進止。

辭免除資政殿學士劄子

臣比累奏。乞罷政機。除一在外宮觀。今月十五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者。伏念臣久參政柄。無補事功。內懷尸素之慙。外積妨賢之誚。力陳丹悃。上瀆淵衷。祈解煩機。少道官誘。伏蒙陛下。曲垂念聽。俾獲便安。然秘殿之隆名。乃儲臣之極選。豈臣曩質。所敢冒居。伏望容慈。追寢所除職名。以安愚分。取進止。

乞罷中司劄子

臣仰惟陛下。自中春匹馬渡江之後。懲前日大臣謀國之謀。分別忠邪。力謀恢復。而臣再叨耳目之寄。初無左右之容。警謁疲驚。仰裨聖治。昨日上殿奏事。因論及某人。伏蒙聖諭。謂某人是任伯彥所薦。任伯彥在朝日。無一人敢言。卿今敢言。甚好。臣不勝惶懼。退伏自念。頃任伯彥在朝。某人任發連日。臣實備員殿中侍御史。是時雖未有避事失職之顯過。而其人亦碌碌。固宜豫有彈擊。臣今乃于伯彥去位之後。某人復職之初。始論其罪。跡涉觀望。致煩陛下。曲賜訓諭。臣惶懼。無以自容。當陛下勵精更化之日。豈容臺臣。觀望論事。臣今又聞某人止緣自請。而得宮祠。臣在憲臺。言無可采。陛下天地之量。雖加涵貸。而微臣蠅蟻之私。何以自安。又况驚憂。心神志。多事之日。豈容妨賢。伏望聖慈。早賜罷黜。或與外任宮觀一次。少安愚分。見以疾病在假。無任惶遽。俯伏待罪之至。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今月二日。準吏部牒。準尚書省劄子。以臣乞外任宮觀。奉聖旨不允。仰惟大恩。何以論報。輒再瀝血誠。不避誅殛。臣聞臣之事君。以義而已。備不知義。則貪得固寵。無所不至。欲治之主。必深嫉而痛懲之。臣比因論列某人。棟開聖訓。惶懼。使臣前日之不言。是則今日之言非也。今日之言是。則前日之不言非也。二者之罪。固無所逃。又况不于任伯彥在朝之時。而言之于任伯彥得罪之後。則跡涉觀望。又罪之大者。今臣之罪。聖明鑒知。尚更俯默就職。于義安乎。則是貪得固寵。鮮廉寡恥。豈不上孤陛下耳目之寄。今某人宮祠。乃緣自請。臣等前後章疏論列。終未蒙采納。臣雖謹。無補于事。伏望容慈。檢會前奏。早賜施行。臣以成濕見在朝假。無任祈天俟命之至。取進止。

第三劄子

臣輒瀝血誠。仰干天聰。臣以凡陋。誤被獎知。擢長憲。已踰三月。每思自竭。以報大恩。故見邪必擊。寧避權貴。積日累月。仇怨已多。而才短智昏。論事無補。天慈寬假。未賜譴訶。然臣實負震皇。夙夜罔措。加以心氣耗弱。舉動怔忡。艱難之時。決至誤國。伏望容慈。於念前後。久在言責。特許臣外任宮祠一次。他日未填溝壑。尚期竭盡犬馬。以酬造化。不勝祈天請命之至。取進止。

辭免翰林學士劄子

臣今月六日晚。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翰林學士。日下供職。則命震駭。不知所裁。豈臣屏微。所宜叨據。非敢循習故事。虛文飾辭。輒致悞。仰祈容察。伏念臣可辭之實。其說有三。臣謏淺識。學術荒蕪。多病早衰。心志憤耗。決不能發揮帝制。風動四方。其當辭者一也。昨自中司。力丐外補。不圖前在。就易貳卿。尋具懇辭。冀遂前請。伏蒙訓諭。不敢輒違。今被峻除。乃復冒處。則前日之丐罷中司。止是避事。而無引疾之誠。懇辭貳卿。止緣平遷。而懷不滿之意。得罪清議。何以自明。其當辭者二也。又□□除中書舍人。嘗權直學士院。屢蒙章章。自勵。終蒙聖度。涵容。故加獎揚。游歷臺省。今則復躋禁。恐致人言。其當辭者三也。有一于此。已不敢受。况兼三者。何以勝任。伏望聖慈。保全孤跡。追寢誤恩。除一外任宮祠。或蒙哀憐。未忍投閒。即乞仍舊禮部供職。庶于愚分。有以自安。臣無任祈天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第二劄子

臣茲被誤恩。擢登禁。已具奏辭免。未奉俞音。伏念臣。偶蒙簡知。收置侍從。才質凡陋。自信淺淺之學。議論迂闊。無補艱難之時。加之病衰。日虞殫敗。比由中憲。力丐外祠。猥荷慈憐。就易禮部。復申前請。卒不獲命。曾未踰月。遽有超遷。若即強顏。叨竊非據。則臣向之丐罷中司。非緣疾病。懇辭宗伯。止欲要求。豈不上誤容知。下貽議議。兼臣羸病日加。移告頗數。決致曠職。有累聖朝。伏望聖慈。檢會前奏。除一在外宮祠。休養餘生。少安愚分。他日未填溝壑。不敢輒避。使令。臣無任懇祈。激切之至。取進止。

辭免知平江府劄子

臣比緣衰病。丐易外祠。今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知平江府。仰惟睿恩。隆寬。未忍捐棄。非臣糜隕。所能報塞。固宜開命。引途。不復辭避。然臣迫于私義。不忍復冒。哀賜。竊惟臣久領郡符。初無善狀。况緣衰病。志力俱疲。而吳門要藩。密邇行闕。素號煩劇。固非養病。以治之地。不惟上誤寄委。亦恐必致顛隕。伏望聖慈。檢會前奏。改授在外宮觀一次。以安愚分。臣無任懇祈。迫切之至。取進止。

辭免知建康府劄子

臣今月八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者。聞命震恐。不知所為。伏念臣早以庸虛。備更煩使。昨緣被病。待請就閒。節戴聖明。終始保全之賜。惟奉香火。少答恩私。茲者又蒙淵衷。曲垂簡記。付以方面。兵民之重。益思努力。自竭萬分子中興之日。而臣齒髮益衰。筋力難強。雖恃覆育。尚此偷生。而服藥命醫。略無虛月。蠅蟻餘命。固不足多惜。大懼上誤寄委。則累國不細。伏望容慈。追寢成命。改授能臣。以安愚分。取進止。



辭免第二劄子  
臣近蒙聖恩。除知建康府。尋具辭免以聞。今月二十六日。準詔書。所請宜不允者。稱惟建康。距臣鄉里。不遠數舍。地便且優。況出宸慈。記情眷履之舊。固宜竭力。上副使令。伏念臣。宿疾累年。久蒙容察。侵尋老境。發作無時。仰惟留倫之嚴。宿兵之重。非養疾臥治之所。若貪寵利而忘在得之戒。不量力而犯不韙之議。豈不上負聖明。下貽物議。是以不避煩瀆。再瀝悃誠。敢望天地覆育之私。察其老矣無用。非出矯飾。俯從所請。依舊宮祠。使得逍遙從道。以盡餘年。或他日痼疾稍安。尚期糜限。同報。取進止。

辭免知紹興府劄子

臣伏視進奏院報狀。今月四日。奉聖旨。除知紹興府者。仰沐記憐。罷移近輔。感恩戴德。九隕莫酬。伏念臣。衰疾纏綿。春夏增劇。昨于五月內。嘗具奏乞一外祠。俄以敢犯中原。警報遽止。義當效死。不復敢言。遂力疾治事。措置斥堠。遣發間探。頃方小定。即申前請。不謂疎遠。誤簡淵衷。然而形骸支離。神志凋瘵。股肱之郡。益非所堪。今豫章上流。已有新帥。退並致謝。引去無嫌。伏望容慈。檢會前奏。除一在外宮觀差遣。少休衰茶。臣稷候被受省劄。即交割職事。依限起發前去。聽候指揮外。取進止。

再辭免劄子

臣今月十七日。準向書省劄子。奉聖旨。除知紹興府。不候投告。限三日起發前去之任。除已遵依施行外。伏念臣。近緣衰病。嘗巧投閒。未奉俞音。避開警報。力疾從事。勉至今。忽蒙誤恩。移真近輔。實為優使。臣自擇。何以加之。因欲痛自激昂。少圖報稱。而病體益劣。神志久衰。重惟股肱之郡。大非養病臥治之所。若乃貪冒榮寵。緘默不言。必致上誤使令。取譴清議。比獲暫解上流之寄。尚無避事之嫌。已符于今月十三日。具奏乞一在外宮觀。伏望容慈。於憐。檢會前奏。早賜施行。臣已于二十日起發。迤邐至浙東以來。聽候指揮。取進止。

貼黃

臣有田僅三百畝。在會稽縣。竊慮于近制。亦有妨嫌。併乞容照。

辭免轉官及知婺州劄子

臣比再具辭免轉左通議大夫。及知婺州恩命。十四日。準向書省劄子。奉聖旨。依已降詔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者。恩隆命重。感涕難勝。伏念臣。久此叨陪。迫于衰暮。茲獲善罷。仰沐殊私。至于列職祕殿之崇。增衍爰田之富。已極榮耀。不敢固辭。惟是假守大藩。龍加峻秩。尚有危懼。敢冒昧言之。臣本以疾病巧開。親藥石。而千里之寄。責任匪輕。艱難之時。不容臥治。欲勉自効。則無勿藥之期。若優游卒歲。則失共理之責。所願暫歸林壑。閉戶養疴。庶幾他日。小瘳。別圖報効。若乃大臣出入。遷官。雖見于祖宗故事。而近年以來。絕不復有。況臣涼薄。貳政罔功。冒此峻除。權招物議。伏望容慈。保全終始。所有轉左通議大夫知婺州恩命。特賜追寢。除一在外宮觀。取進止。

辭免除資政殿大學士轉兩官加食邑知婺州劄子

臣五具奏。乞罷政事。除一在外宮觀。今月十一日。準向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左通議大夫。資政殿大學士。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知婺州者。聞命震驚。罔知所措。臣比緣被病。力巧投閒。屢干咫尺之威。大懼再三之覆。叨蒙全度。獲解煩機。而乃還祕殿之隆名。進文階之顯秩。分符大郡。衍食真租。皆非衰謝之餘。敢冒寵綬之濫。必貽煩瀆。上玷恩私。伏望聖慈。俯察衰蹤。追還成命。俾退司于祠館。以養疾于田間。庶幾息分少安。羣言允稔。臣無任激切之至。取進止。

貼黃

臣伏蒙聖慈。令臣候朝辭日。不隔班。令閣門引見上殿。緣臣已罷政機。不敢久留。欲于十四日先次朝辭上殿。取進止。

辭免除知洪州劄子

臣伏蒙聖恩。除知洪州。兼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尋具奏辭免。續準御前金字牌。遞到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令臣疾速起發前去之任。臣契勸南昌上流。古稱重鎮。非才術足以辦劇。德望足以折衝。則何以撫寧一方。上寬憂顧。如臣涼薄衰病。不敢愛惜餘生。僅或上誤陛下寄委。則死有餘責。區區誠懼。具載前章。再念臣。災禍之重。前月未一。兄喪亡。積憂傷心。氣血益悴。未能仰遵聖訓。兢懼阻越。言不能鼓。伏望慈哀。檢會前奏。施行。臣無任瞻祈迫切之至。取進止。

辭免知福州劄子

臣昨蒙恩。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候朱勝非到發赴行在。尋具懇辭。奉詔書不允。以臣犬馬之疾。再具奏乞一在外宮觀。未奉指揮。已再具狀申都省外。今準進奏官報。已除臣知福州。臣仰荷慈憐。俯加器使。多事之日。豈敢辭難。但臣本以衰邁。不堪劇務。力求開外。以便醫藥。豈謂鴻私未憐。復補帥藩。況于七閩。稍遠行關。寇難方靖。民力未甦。海道防秋。責任頗重。宜得豪傑。上寬顧憂。豈臣衰疲。可以倚辦。不惟恐誤國事。亦于私義未安。不免披訴。備誠。上瀆聰聽。伏望檢會前奏。追寢誤恩。除一在外宮觀。臣不勝懇迫之至。取進止。

貼黃

臣于今月十三日。已交割職事。與朱勝非訖。見在紹興府城外。聽候指揮。伏乞容照。

乞張說改除一郡劄子

臣伏視聖旨。除張說知常州。雖係兩浙制置使韓世忠奏差。然臣承乏樞府。預聞政事。說乃臣族叔。而常州乃臣鄉里。臣與世忠。雖味平生。而說亦非近屬。竊恐清議不能無疑。必謂臣私于宗姻。以茂其鄉里。不特于私義。未能自安。亦恐于公朝。不能無累。欲乞聖慈。改差說一別州軍差遣。取進止。

乞錄用會紆劄子

臣訪聞三月二十七日。諸路勤王。撤至湖州。知州通判與寄居官葉夢得。賈安宅。曾懋。等議。猶豫莫能決。會紆奮然起曰。此逆順之理甚明。夫復何疑。促令張榜。用建炎年號。議遂定。紆又令本州枷禁苗傅取軍。



器人令湖州守倅皆被賞典而紆首明大義。理宜褒錄。兼契勸會紆故宰相布之子。臣雖不識其人。采聽公論。皆言風力敏強。有可用處。雖少年所弛。皆桂吏議。開廢已久。方今多事。人材難得之時。使爲監司守臣。必有可觀。欲望略賜旌賞。量材錄用。取進止。

乞落丁騷致仕劄子

臣伏見右承務郎致仕丁騷。昨任建康府上元縣主簿。到官未幾。致政而歸。恬靜安貧。不改其操。學行吏事。皆有可觀。今年方五十四歲。心力克壯。竝無疾患。若俾復從祿仕。不惟可以崇廉退之風。亦見聖朝無遺逸之士。欲望聖慈。與落致仕。臣屏居田里。偶有所知。不敢緘默。謹錄奏聞。謹奏。

移蹕吳門乞上殿劄子

臣以衰病九死之餘。自開陛下移蹕吳門。理宜一觀天顏。乃蒙記憐。猥賜殿召。勉策駑鈍。將次行闕。區區臣子之誠。竊願瞻望清光。少佈憇悃。伏望聖慈。令臣到闕日。不隔班朝。見上殿一次。取進止。

乞令范瓊討苗傅劉正彥劄子

臣伏聞苗傅劉正彥在殿衙之間。大肆猖獗。道路之言。謂王師小朝。將官王夜叉戰歿。審如所聞。亦不可忽。蜂虿有毒。理宜濟師。側聞已遣周望爲制置使。將兵前去。竊恐周望不會用兵。兼人數不多。未必可恃。今聞范瓊將兵十萬。已到衢州常山縣。乞陛下親降御札。慰諭范瓊。委令措置。捉殺二賊。贖茶藥。以安其意。庶幾可以責辦。如有可采。乞速賜施行。取進止。

貼黃

臣又聞范瓊在淮西。嘗作書告鄰郡。稱壽春之事。非部曲作過。乃本府兵自爲亂。觀此亦有畏義之心。今瓊之來。必以苗傅之事勸王。因而獎用。必能効力。更乞察察。

乞赴闕奏事劄子

臣蒙恩除知紹興府。迫于病衰。兩具辭免。伏奉詔書及聖旨。不允。仍不得再有陳請。臣已恭依聖訓。力疾前赴新任。伏念臣一途軒旌。再閱歲華。倦倦之義。切欲一望清光。及奏稟新舊任職事。伏緣元降指揮。限三日之任。仍具起發。及到任月日。申尙書省。臣恐稽遲期限。不敢陳請。已自衢婺州。前去交割職事。外。欲望容慈。許臣到任後。略赴行闕奏事。取進止。

乞措置捕賊李成劄子

臣聞善醫者先治其腹心之疾。而後及其四支。李成之在泗州。腹心之疾也。成于諸寇。最爲桀黠。今雖招安。訪聞擅自出兵。攻犯楚州。若更置而不問。則淮南非吾有也。淮南非吾有。則江左豈得奠枕而臥乎。道路之言。或謂李成已爲金人之用。雖未必然。理恐有之。將來秋冬。敵騎南牧。而成爲內應。則爲患豈止淮南而已哉。去年朝廷遣劉光世擊之。獻捷奏功。推賞惟厚。李成今日反更猖獗。則光世豈得泊然不以爲念也。欲乞容慈。再委光世指置捕賊。使終其功。然李成賊徒不少。光世恐未能決勝。今聞杜充將至。若聞道諭之。使與光世腹背進兵。又使王夔爲之援。則李成之衆易滅。伏望聖慈。早賜施行。庶幾不至養虎遺患。實社稷之幸。取進止。

臣竊見朝廷紀綱未立。威令不行。將士惰廢。盜賊猖熾。乃欲制禦四夷。其不可豈不明甚。李成近在泗州。前後叛服不常。最爲桀黠。名爲附順。實肆姦謀。非他賊之比也。今聞舉兵。輒犯鄆楚。其包藏之意。已復露見。不可不計者有五。臣試爲陛下陳之。成謂泗州形勢要害。爲咽喉之地。故必欲得之。則其用心。固可知矣。朝廷不得已而授之。遂據要害。扼吾咽喉。不可不討者一也。昨者亮之破宿州。實出其謀。聲言亮叛。自行襲逐。而實助其虐。然猶鼓行而西。不敢南牧。今據淮壖。遂逼行在。略無忌憚之意。不可不討者二也。或謂姓名合于圖讖。或謂相貌異于常人。脫或乘吾微弱之勢。逞其窺伺之謀。不可不討者三也。或謂金人已與之通。許以淮南。授以封爵。審或如此。秋冬敵至。與爲道地。則吾中國。豈復枝梧。不可不討者四也。防秋在邇。淮南爲要衝。而賊盜未除。何所設備。治兵積粟。成必沮撓。不可不討者五也。有此五事。使其未叛。亦當圖之。況其跡狀已著。可復緩乎。或謂彼乘我寡。未能必捷。臣以爲不然。師以順爲武。以直爲壯。在和不在衆。願所以用之如何耳。朝廷昨遣劉光世擊之。奏功甚衆。第賞甚厚。今日之事。光世當任其責。儻或光世兵少。不能辦此賊。則朝廷亦當悉吾重兵。北結杜充。併力剿除。又況此去淮甸。不過數舍。因非勞師以襲遠也。竊滅此賊。然後一意以防外侮。庶幾宗社可保。而中原可復。伏望聖慈。早賜施行。取進止。

又

契勘本司昨緣撫州崇仁縣管下。未獲羣賊傅念五等作過。本司遣發修武郎湖南安撫司統領官周勉。將帶軍馬。前去措置招捕。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周勉會合本處收武郎兩州都巡檢張師顏等。分頭討捕。周勉下官兵。與將兵士兵相遇。其將兵士兵。認得係周勉下人兵。遂復回轉。其周勉下人兵。使將弓箭。施放迎敵。其將兵士兵言說。都是自家人。不須如此。其周勉下人兵。不從所說。一向趕殺。被傷人數不少。又差使臣孫成等四人。將兩州都巡檢張師顏。擄獲溪內。有忠訓郎城南巡檢資全。當時前去勸諫。亦被微傷手指。其撫州通判趙士原。已將被傷軍員吳臻。及士兵符照等。驗下痕損訖。本司契勘周勉身爲統領。官兵出以來。未曾立到功效。卻將士兵吳臻符照等。不聽分說。趕逐傷害。巡檢亦有傷損。顯屬暴橫。理宜略示懲戒。本司除已將周勉罷職。統領官。均留聽候朝廷指揮外。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按發將官周勉劄子

契勘本司昨緣修武郎湖南安撫司招捕盜賊統領官周勉。在撫州崇仁縣。輒將兩州都巡檢張師顏。下將兵趕殺傷損。奏聞。伏候教旨。

貼黃

奏爲本司遣發修武郎湖南安撫司招捕盜賊統領官周勉。在撫州崇仁縣。輒將兩州都巡檢張師顏。下將兵趕殺傷損。奏聞。伏候教旨。

論平江府災傷劄子

契勘本府昨放過災傷六萬六千三百九十石有零。近據運使朱郎中到府。牒委通判別行委官檢視。及差湖州支使前來。本府通判請到五縣知縣。據逐官申所放災傷。續據人戶投狀。稱復得熟。及誤放過苗米。共計一萬三千六百五十三石六斗有零。甘認送納。某尋體訪前項災傷。各係積水去處。從來不曾聞



開苗稅。逐年止作災傷放免。今歲雖是豐熟。其積水去處。元不曾耕種。本州及五縣官吏。見上司別差官。重行檢視。緣已係歲終無由驗實。慮所委官觀望回申。致被罪責。遂且以人戶申復得熟。量認數目。應副上司。某竊見今歲綠一熟之後。糧買數多。人戶輸納。已見費力。下戶已多逃移。今年所認一萬三千餘石。必致數舉人戶送納。顯屬騷擾。其米一萬三千餘石。于朝廷不繁多少。而在一方利害甚重。欲望於念本府。糧納數多。人戶不易。特與獨免追納。設或所放。內有不實。緣于法許人告首。罪賞至重。將來或有告訴。其當時檢放官吏。自可依法施行。

小貼子

朱運使所有必令諸縣量認數目。蓋緣朝廷止憑朱運使申請。故割不覆實。而朱運使為已中陳。故不敢以實有災傷。再申朝廷。伏望詳察施行。

昆陵集卷五

奏狀

論增置教授狀

右臣伏見六月二十二日聖旨。復置教授四十餘員。仰知睿明。留神儒術。雖在軍旅。不忘俎豆之意。然采聽公議。未能無疑。恭以國家自遭兵變。二聖播遷。聖輿出狩。兩河之地。已陷于敵。西京關陝。尚為敵巢。邊亭無臥鼓之期。潢池有弄兵之警。征役守禦。遠近騷然。行闕防秋。當在朝夕。雖講畫焦勞。廟謨深秘。四方萬里。不能戶知。但見詔音。增置教授。必謂先其所緩。後其所急。此不可者一也。崇寧以來。蔡京用事。舉天下皆置教授。餽廩所出。不可資計。其所以教養成就之才。亦未見其愈于昔也。宣和之末。幸無救于禍亂。方今痛懲往謬。急所當先。覆車是遺。貽笑後世。此不可者二也。或謂士人猥多。無闕可授。姑欲以此撥遣。滯留。臣聞為官擇人。未有為人而擇官也。況茲多艱。理宜省併冗員。裁節浮費。縱使未暇。豈當復增。況得祿私喜。不過此數十人爾。彼竊議而解體者。不知幾千萬人。此不可者三也。師儒之官。要在遴選。近制改科。參用詩賦。後進習經。惜不通曉。若取兼習詩賦。可為人師者。誠恐今日。未易多得。姑徇一時之求。以失四海之望。未見其利。此不可者四也。其間借有試中教授之人。數固不多。自有祖宗以來。舊置教授。窠

闕。因以除授。誰曰不然。昔叔孫通歸漢。弟子百餘人。無所進。莫不疑之。通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圖乎。故先言斬將搃旗之士。其後漢業既定。禮儀既成。拜為奉常。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諸生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蓋因時制宜。先後緩急。古今不易之道也。今陛下方居漢高之馬上。而公卿大臣。豈當出通下哉。伏望聖慈。明詔大臣。追寢已降指揮。俟軍務平定。日。取旨施行。天下幸甚。取進止。

再論

臣近嘗具疏論列復置教授事。未蒙施行。臣竊謂學校建官。固為美事。但無事之日。教養士類。粉飾太平。稍多何傷。在于今日。誠恐未可。所有利害曲折。已具前奏。臣又聞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故雖堯舜之聖。必度緩急之宜。而有為也。陛下上法堯舜。以圖治功。時當艱難。理有先後。尤宜因時乘理。以求所急。願茲防秋在候。選將練兵。捍外治內。孜孜汲汲。如救焚拯溺。而乃增置教官數十員。何異適楚而北轅。救經而引其足耶。今謂士人多聚東南。舊任試中及合差之人。差除不行。因設官以與之。臣竊以為過矣。夫試中之人。數目甚少。舊所有處。亦可除授。若為舊任者多。則自行三舍。以來。曾任教授者不可勝數也。若謂合差之人多。則不過及此四十餘人耳。此數十人雖喜于得祿。其間粗有知識者。固未必以為然也。又況所不及者耶。方其無闕之可授。則人固息于僥求。及其有闕而不及。則人必懷于怨望。利害得失。固不一端。況崇寧以來。設官冗濫。無非徇一時之求也。卒致財殫力屈。強敵內侮。貽陛下今日之憂。若以為教授可復。則崇寧以來。汎濫冗官。何憚而不復乎。伏望聖慈。檢會前奏。兩賜寢能。再取進止。

乞付告事人下御史臺狀

右臣伏見自崇寧以來。外則姦臣擅政。內則閣寺弄權。相為蔽欺。以亂主聽。卒致禍敗。宗社幾危。陛下憂承親見。既履之車。深懲不遠之鑒。勵精政事。固宜內外臣僚。洗心滌慮。精白以承休德。而欺罔之風。猶未丕變。近者特降聖旨。為剝員高貴。叫稱呂源行。下收買竹木。搭蓋席屋。出賃等事。令御史臺體究。本臺按驗。竊無實狀。尋具奏聞。乞陛下告事人姓名。追呼照對。奉聖旨。高貴疎放。告事人並不追呼。臣竊謂此事上聞。宜有所自。致煩特降聖旨。付之有司。實賴聖明。獨見事情。乃加致核。設或不付有司。便行典憲。則一呂源固不足惜。人或謂陛下之聰明可欺。陛下之命令輕出。陛下之賞罰失當。一舉而三失之。所以累聖德者。豈細也哉。夫以陛下英睿天縱。而臣下猶敢誣惑如此。則罔上之心。可以按見。使其得逞。則變亂是非。以白為黑。將何憚而不為。伏望陛下時詔有司。如係朝廷之上。得于告言。則誣告之律。固當舉行。如緝捕人。直達聖聽。則罔上之誅。不容恕免。欲乞聖慈。檢會本臺先奏事理。降下姓名。以憑核治。庶幾防微杜漸。使小人有所懲戒。而欺罔之風息矣。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論資政閣陞狀

右臣伏觀臣僚上言。京朝官竝替成資。以二年為任。蓋以權一時之宜。少尉留滯失職之士也。然于資序



不可不正。祖宗以來，京朝官監當兩任而陞親民，親民兩任而陞通判，通判兩任而陞知州，守俸而上，多由堂除，則多替成資。知縣而下，皆由銓部，則皆替年滿。故知縣而下，必兩任六致而後陞也。今若率以兩年為任，則幾及四致，便可開陞。而資序暗陞，為患實大。何以言之？今朝廷吏部，每以知州通判闕少，差注不行，而為知縣者，盡替成資而來。則開陞者必多，開陞者多，而無闕與之，將復有留滯之歎矣。臣愚欲乞知縣監當，雖以二年為任，並須兩任以上，實有六致，方許開陞。如有可采，乞賜睿旨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辯正薛昌宋遠御筆罪名狀

右臣今月初六日，據朝散郎薛昌宋赴臺投狀，敘述宣和六年中，監左藏庫，為步軍司例物事，斷違御筆，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實為非辜。乞敷奏改正者，契勘臣昨來備員察官，輪當推勘上件公事，具知本末。其戶部左藏庫，先于宣和六年閏三月內，奉御筆限兩日支步軍司廩軍例物。本庫已依限據已到支帖，盡數支訖外，有其餘數目，未有支帖到庫。無憑照支。其步軍司何濬，便作本庫不支申奏。畫下御筆，送臺推勘。轉根勘得所支例物，限內格管訖足。依法候見支帖，方合支給。所有戶部左藏庫，即無違御筆事跡。止坐有失申，惟支帖情犯，約係杖罪。具案奏聞。下大理寺。初亦約定杖罪。其後忽作違御筆處斷。實與元勘情法輕重，略不相當。蓋緣是時內侍梁平，先總領左藏庫，朝廷惡其擅權不法，能平總領，平無所發怒，因以愆怨。雖大理寺兩次定作杖罪，並令退換。又令梁平嚴實，遂皆坐違御筆之罪。朝廷灼見非辜。當年五月二十五日奉聖旨，令大理寺根究，仍令步軍司具析。既係未曾給降支帖，因何元奏內稱係戶部侍郎王義叔，獨免除名，即復差遣外，其餘雖累過大藩，稍已牽絀，而無辜之冤，終未昭洗。臣竊謂違御筆為大不恭，大不恭為十惡，立法太重。靖康之間，臣僚固嘗論列廢罷，又況初非違犯，止以一時小人弄權，而詔獄成案，一切不用。諛以十惡濫執甚焉。是時臣雖作勘官，目觀其事，不當言責。無由論奏。臣今待罪言路，仰當陛下明燭幽隱，宜達下情之時，深懲前日閣寺撓法之弊，不容有冤抑不伸。此薛昌宋訴臺等語。臣既知之，豈敢緘默，欲望聖慈，將一時被罪官吏，特賜改正，仍理元斷月日。更詔有司，似此之類，效令檢舉，改正施行。庶幾冤濫獲伸，咸召和氣。仰副聖明欽恤之意。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登翰林圖畫局待罪奏狀

臣以孤遠一介，誤被簡知，擢登言路。艱難之日，因思捐軀自竭，以報異恩。每侍清光，敷奏之際，屢蒙獎納。則臣凡有見聞，豈宜緘默。比因論翰林畫局事，竊聞言者謂臣與郭康伯為親戚，因其欲貸此屋，遂奏疏論列。臣雖至不肖，備位言責，豈敢輒緣私親，遂指為朝廷之失乎？乃致上煩陛下，付之有司體究。情實震悸惶惑，不知所由。臣竊自念，風聞言事，固或得于親舊，設或康伯與臣有葭莩之故，則臣遂無所逃罪。偶幸康伯素非姻婭，然臣受知于陛下，而付以耳目之寄，識聞才劣，不能仰稱任使，遂致有驚親之疑。數實于有司，上辜陛下耳目之寄。臣何顏面，復圖朝列，伏望睿慈，早賜寬諒，以戒狂妄。臣見以疾病在假，無任

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謹奏。

再乞罷言職求外狀

右臣近緣論翰林畫局事，或謂臣與郭康伯親戚，蒙付有司體究。尋具奏乞賜寬諒。今月九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體究得臣無罪，令疾速依舊供職。仰惟大恩，莫知報稱。迫于私義，尚敢泣煩。伏念臣誤辱聖知，叨居言責，當明主焦勞于上，實羣情竭盡之時。居多妄發之言，數冒蓋高之聽。仰日月之必照，每示優容。質鬼神而無疑，敢懷阿比。觀少裨于盛德，知自効于孤忠。不謂恣愚，乃貽謗議。期選中傷，蓋諫之計，遂忘欺罔君父之嫌。上煩睿察，嚴實于有司。退省孤危，措躬而無所。非因辯正，豈得保全。由臣素望不高，周身無術，備員六察，亦既數年。代置副端，已踰半歲。精神疲于智慮之不敏，罪戾積于仇怨之淺多。職當糾于官邪，身自貽于吏議。雖丹書幸免，寧無竊鈇之疑。而白簡仍裁，終有吹簫之戒。復將就列，何所寄顏。況臣災難相仍，疾病頓作。已寬百謫，豈迫自為安使之圖。正屬多難，誠恐上誤使令之意。備蒙矜貸，未忍竄流。欲望睿慈，止罷言職，改授在外。合入差遣。庶下安于愚分，亦旁引于人言。益督廢捐，以酬造化。臣見在病假，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奏。

辭免萬壽觀中都省狀

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某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仰荷聖王簡記之私，朝廷收拾之意。宜不復有辭。重念昨忝政途，以疾得請，會未數月，起以近藩，而自領郡以來，所苦增劇。加之煩暑，引飲過多，兩目昏花，不能久視。兩脛酸弱，不能久立。精神憤耗，日就衰殘。已嘗具奏，乞外任宮觀。今者伏蒙昇琳館之優，陪金華之講讀。日奉朝請，不勝寵榮。但以病軀，不容勉強。若復貪冒，必致顛隕。伏望數奏，追寢成命，改授外祠。除已具奏辭免外，須至申上者，右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再辭免奏狀

臣伏蒙聖恩，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尋具奏乞改差一在外宮觀。今月十六日，奉詔書不允。臣仰戴大恩，不知所報。固宜祇承明命，力疾造朝。然臣迫于不得已，不敢避再三之瀆，以祈哀憐。伏念臣本以病衰，退休祠館。會未累月，起臨大藩。屬緣促迫，啓行不敢再三避免。尋聞容訓，勉勉到官。而視事以來，日加衰茶。其詳已具前奏。不敢重復。上洩宸聽，況殊庭經履，職事清優。儒者至榮，非不貪戀。實以筋力難強，不容游默。儉安，伏望陛下，推天地之德，父母之慈，極會前奏，除一在外宮觀。歲月之間，休養復平。別有使令，敢不竭盡犬馬，以酬恩遇。臣不勝祈懇迫切之至。取進止。



司屏翰。謬布教條。念久侍于清光。亦粗知于德意。坦然明白。奉以周旋。何止楚王。拊三軍而挾纊。敢師漢吏。期千室之鳴弦。

謝除御史中丞表

代言西掖。未施翰墨之勞。執法南臺。復叨耳目之寄。已試無狀。拜恩有加。中書臣聞國敗由于官邪。必借重于紀綱之地。主聖然後臣直。故樂聞夫樂石之規。茲聞辟反正之初。當寶祚危之際。要使姦邪不起。溷如猛獸之在山。論說無疑。沛若巨魚之縱壑。庶拾遺而補過。或救溢而扶衰。如臣性甚慙而不移。技易窮而寡偶。早從吏役。久已散于精神。晚綴朝紳。老不堪于憂患。因緣遭遇。冒昧獎知。錢兩省之近班。曾乏論思之益。更三院之要任。但增仇怨之多。僞非假寵于蓋容。何以分憂于宵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神思經緯。聖武布昭。任賢使能。以圖中興。所覽兼聽。以通羣下。鼎新庶政。方瞻浴日之光。克受衆長。俾盡回天之力。致茲玄慶。亦有叨逾。戒虛美之蕪心。敢觀容容之福。利忠言之逆耳。尚冀謬謬之昌。或有効于萬分。誓不辭于九隕。

謝除禮部侍郎表

病發自列。念無補于艱危。量廣兼容。尚叨處于嚴近。循牆莫獲。踣地難勝。中書伏念臣。竊第于上臬。臨御之初。久服勞于州縣。賜對于陛下。中興之旦。遂叨侍于筵席。游充耳目之官。圖竭股肱之力。恐無一得。窮有百罹。精神疲于思慮之煩。病瘁甚于驚憂之後。力致顛天之懇。仰丐投閒。敢懷擇地之私。但期道遠。速辭榮于專席。乃承乏于貳卿。將使論思。則已試罔功。復有曠療之懼。止充員品。則于時多故。豈無尸素之慙。其滌危衷。繼申前請。敢謂包荒之度。特寬犯上之誅。傳溫詔之褒揚。曲煩近躬。察寒蹤之孤貌。留真本朝。仰厚德之不貸。接初心而有覲。強顏就列。力疾造庭。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駕御英豪。而大有為。拔去凶邪。而罔不服。優容臺諫。廓通遐邇之情。眷禮臣鄰。曲盡始終之遇。願惟竊質。亦玷鴻私。念正人端士之言。書紳自勵。報厚地隆天之施。刻骨為銘。

謝除翰林學士表

句閒避劇。既叨碧落之林。舍短用長。復冒承明之直。接俊遊之翰墨。動榮觀于綏紳。寵不獲辭。視無所寄。中書竊以發施大號。出于絲綸。鼓動多方。爭若卜筮。雖險阻艱難之日。資討論潤色之工。視草而報淮南之書。上增嚴于國體。扶杖而聽山東之詔。下期合于人心。如臣性蔽謏聞。道非深造。詩書託業。初有意于壯行。章句決科。老自慚于少作。適逢反之尚武。殆絕筆于摛文。方須長劍之銛鋒。安取毛錐之用末。乏黃鐘之雅奏。選容瓦缶之鳴。願詔辭之便蕃。躋禁林之密勿。願養書羽檄。未清郊壘之雙旌。而運燭錦袍。猶想贊坡之盛事。叨蒙已極。報稱未知。伏遇皇帝陛下。堯舜惟仁。禹湯罪己。致圖教貢。體天心全賦之仁。任賢使能。啓王室中興之運。憐臣託傾搖之孤跡。終賜保全。察臣無左右之先容。每垂親擢。躋登禁苑。仰玷龍光。謹當緝飲。飲之陳言。袖廢忘之舊學。曲留朝守。已銘正人端士之譽。助發德音。期成悍卒武夫之涕。誓殫千慮。圖報萬分。

昆陵集卷六

表

謝賜對衣金帶鞍馬表

討論潤色。已懼空殫。衣被服乘。更蒙蕃錫。冒龍章而增輝。越筵路以知榮。中書伏念臣。久安龍具之貧居。豈識蟻封之試足。屬孤寡。誰憐范叔之寒。災禍冥心。久悟塞翁之失。竊重金之顯服。跨沃轡之名駒。病骨支離。容恩優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而徧物。哲以知人。駿骨而市千金。灼知誠意。狐裘之非一腋。務盡衆長。乃捐在簡之珍。曲示解駮之惠。臣敢不仰思藩飾。俯効馳驅。束帶而使與言。儼不愧指紳之列。據鞍而示可用。庶幾逃負乘之譏。

謝宜諭詔書表

臨道星軺。撫傷痍之遠俗。俯頒帝綵。形惻怛之溫言。仰容治之東漸。騰歡聲而北拱。中書惟皇帝陛下。躬禹勤儉。性湯寬仁。總攬權綱。體德刑于冬夏。巡行方嶽。省耕斂于春秋。顧黎元久困于干戈。慮詔令徒施于牆壁。深求民瘼。益向邦基。尚憂聖澤之未宜。分遣使華而申諭。選求時望。假之憲府。以重其權。賜對便朝。付以重書。而稽其課最。欲大蘇于凋瘵。期盡掃于頽苛。武夫咸涕以銜恩。羸老扶攜而觀化。臣猥



謝宮觀表（案）此不著宮觀之名。據宋史高宗本紀及張守節傳。並合宮引分投開。實緣衰病。額天有請。仰沐慈憐。名參秘殿之清。職任真祠之佚。拜恩優渥。撫已兢慙。中謝伏念。臣稟性至愚。謀身甚拙。早從言責。淺冒獎知。初無借助之游談。偏歷高華之妙選。得時則駕。豈虞富貴之危機。直道而行。竊慕聖賢之往躅。奚經綸之小補。積尸素之深憂。況迫衰殘。久妨賢路。輒伸悃悃。屢瀆宸旒。敢謂天明。不違人欲。許辭榮于政地。俾就祿于祠庭。雖三徑已荒。無復鄉閭之舊業。而一瓢可樂。終為聖世之幸民。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備物之堯仁。懋勤邦之禹績。兼收羣策。宏濟多艱。于小大之臣。各極其器能。而進退之禮。曲全于體貌。遂令孤藐。終獲便安。際天蓋地。容莫報君親之賜。雖山深林密。敢忘賦畝之忠。

謝除知紹興府到任表

領大蘇之洞天。方養河于故里。懷會稽之印綬。承吳龍于名藩。拜恩不貲。省己增懼。中謝伏念。臣奮身寒賤。操術迂疎。早辱聖神之知。寔階政事之選。曲學泥古。既已昧于經權。直道事君。初不擇于夷險。果由險分。遂蹈危機。爭前而媒孽者。煽浮言之百車。附下而文致者。溢謗書之盈篋。告曾參而三至。理或可疑。畏楊震之四知。初無甚媿。賴容明之洞照。察愚悃之無他。卒蒙全度之仁。俾遂投閒之請。不能者止。乃分之宜。重緣多病早衰。永甘棄置。敢謂曲成善貨。復預使令。眷懷帷幄之舊臣。榮昇股肱之近郡。矧是肇新府。號久駐蹕聲。履句踐之故棲。厲管轄枕戈之志。想神禹之遺迹。服卑宮非食之勞。故此迴鑾之初。示同留鑰之重。再命而僕。會遜避之靡容。一節以趨。豈發運之敢憚。經由行闕。賜對使朝。進瞻法座之顯印。恍若鈞天之夢想。親被訓詞之溫厚。然華表之興榮。近比所無。叨蒙至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虞舜之孝悌。可通神明。法文王之憂勤。能治內外。博求良翰。共濟康功。念茲遺謫。嗟履之餘。付以早蓋。朱轡之寵。紆丈二之組。視印云初。瞻尺五之天。望雲伊邇。謹當肫勉從事。平易近民。宜有恩言。庶少蘇于凋瘵。申嚴條數。期漸弭于姦偷。報國之心。捐軀是力。

謝紹興府行宮賜本府充治所表

六飛回馭。想清蹕之餘音。一札疏榮。復黃堂之舊觀。吏民交慶。屏翰增嚴。中謝竊以。總帥七州。提封八縣。聽事所在。相攸允宜。鑑水環城。奠禹巡之沃壤。龍山負海。而秦望之奇峯。會逢盤較之駐留。煥發湖山之深秀。逮旋法駕。實擬陪都。屬行殿之久虛。眷守臣之僑寓。乃捐管鑰。以重藩維。家在樓臺。真踐詩人之勝。載森兵衛。稍知州府之雄。居靡敢安。思豈無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勵精以復境土。布德以綏遐邇。俯稽晉文桑下之言。懷安是懼。遠跡漢高馬上的略。踴躍靡辭。復於羣下之宜勞。惟恐一夫之失所。方誓下下之效。遵草漚潭之居。廣廈千間。已免震凌之患。土階三尺。尚存簡索之風。忝惟維之舊臣。拜駢轡之新寵。一日必葺。敢忘前哲之規。四方于宜。期壯輔藩之勢。

謝除知福州到任表

召還經轡。猥荷記憐。就易藩封。謬叨委寄。布宣聖德。慰諭遠民。皆云道政事之舊臣。可以識朝廷之至意。

望雲仰戴。夾道歡呼。始拜命以兢惶。既入疆而感涕。中謝惟昔。既。粵。險。遠。之。地。為。今。東。南。全。盛。之。邦。八。郡。分。支。封。圻。廣。袤。三。山。鼎。峙。形。勢。雄。偉。向。由。劇。盜。之。震。蕩。尋。苦。戍。兵。之。供。億。公。私。垂。罄。井。邑。就。荒。加。以。田。疇。亢。旱。之。餘。仍。當。海。嶼。防。秋。之。日。宜。有。撥。煩。之。略。以。為。善。後。之。圖。伏。念。臣。才。歷。試。而。不。長。命。數。奇。而。寡。與。政。圖。三。載。會。莫。紀。于。勤。勞。輔。郡。兩。時。亦。未。聞。于。課。最。既。道。謫。訶。之。域。邊。陪。清。燕。之。閒。第。迫。病。衰。力。祈。退。縮。豈。謂。中。宸。之。眷。復。分。南。顧。之。憂。不。敢。固。避。以。貽。擇。事。之。誤。向。期。力。行。以。勉。報。德。之。效。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廓。蓋。容。于。天。地。躬。勤。儉。于。家。邦。明。以。見。幾。仁。不。道。察。念。臣。久。侍。帷。幄。知。勤。恤。之。為。先。憐。臣。貧。備。藩。維。相。安。靜。而。不。擾。滯。發。獨。斷。申。加。茂。恩。再。念。臣。本。出。容。知。最。為。孤。藐。相。由。直。道。不。敢。愛。身。願。惟。閩。中。稍。遠。行。闕。俗。既。纖。喬。以。趨。利。士。多。請。寄。以。為。姦。固。當。守。法。奉。公。以。絕。貪。冒。之。私。不。敢。違。道。干。譽。而。懷。畏。避。之。計。專。求。民。瘼。以。固。邦。基。諒。無。遠。而。不。聞。幸。容。光。之。必。照。挾。知。馬。問。牛。之。術。雖。愧。昔。賢。易。帶。牛。佩。犢。之。風。願。師。循。吏。

應詔論事詔書表

臣某言。伏奉詔書。以御敵之初。善後之計。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可悉條具。來上者。殘孽背奔。慨念治安之策。虛懷畫訪。寵頒深厚之詞。命既重而難勝。口欲陳而罔措。中謝伏念。臣學膠古始。智昧幾先。葵藿之心。雖不忘于存闕。芻蕘之論。曾何補于籌帷。屬寇亂之不平。廓規模而遠覽。豈伊衰謝。亦預咨詢。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果斷而大有為。指麾而無不服。信順得天人之助。安強本道德之感。湯政克寬。亦大昭于聖武。再功不伐。仍下拜于昌言。益思善後之圖。以復無前之績。煥絲綸之溫詔。昇贊履之舊臣。德意所存。中興可必。愚衷雖竭。下策何施。仰清問之不遺。庶片言之或補。終虞塞淺。莫贊都俞。祇玩細書。忝盛文之賜札。慙非新語。可稱善于終篇。

謝走失編管人放罪表

徒鄉之惡。宜謹防閑。失職之愆。自甘竄斥。敢謂兼容之度。曲推善貨之仁。中謝伏念。臣才不足以達庶事。之經權。智不足以察小人之情偽。況乃病瘁。困于劇煩。顧姦惡遁逃。雖有司之不戒。而教條疎闊。亦長吏之非才。欲警官常。宜從吏議。方庶茲以俟命。遽出紉以疏恩。不汝疵瑕。猶天覆。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有過無大。御衆以寬。謂建廈非止于一枝。故張網必開其三面。原情定罪。既嚴主守之科。觀過知仁。曲全體貌之意。敢不獲其不及。圖以自新。仰思全度之私。俯誓捐軀之報。

謝乞宮祠詔不允表

嬰疾病之支離。顧天有請。拜訓詞之溫厚。踏地難勝。恩未然而技窮。感既深而涕隕。中謝伏念。臣一遠軒陸。遠閱三秋。數奉絲綸。連收兩郡。宣布中和之政。拊循凋瘵之民。期德意之遐孚。豈勞心之敢憚。久纏羸疾。窺身已類于清漳。不任劇煩。臥聞殆同于東海。深虞瘵曠。遂露忱誠。非敢專圖安便之私。實恐上誤使令之意。未蒙賜可。更假衰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大包荒。仁深念舊。以晉承之于帷幄。或可借重于藩垣。故雖衰遲。不忍捐棄。報之六年之政。宜即譴訶。賜先一札之書。猥叨勞勉。僥未先于溝壑。誓仰答于乾坤。



謝再乞宮祠賜詔不允表

晚境臥疴。沈詞屢廣。至仁藏疾。溫詔頻頒。恩既溥而言殫。感益深而涕隕。中謝伏念。臣起自三吳之故里。游更兩越之名藩。意廣才疎。心勞政拙。顧七閩雖稍遠。在諸路為最優。竊盜剽除。民方奠枕。雨暘順適。歲有積倉。使臣自擇以居。易地豈復加此。況于衰謝。豈不懷安。但以稟氣素屏。衛生仍拙。節宜無術。致六診之陰乘。湯劑罔功。逮三醫之徧謁。遂披情赤。仰叩稔清。庶幾少避劇煩。暫休羸瘵。亦匪專為便私之計。誠恐自貽曠職之誅。豈謂慈憐。尚闕俞旨。頒坦明之帝制。申貫孤蹤。瞻咫尺之天威。敢違容訓。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天大。湯聖日躋。久任以責成功。兼容而收衆智。故雖病瘵。不忍棄捐。再念臣視息僅保于餘生。精爽未還于舊觀。媿丙少卿之德。寧復鑿封。非汲長孺之賢。詎能臥治。終虞瘵敗。上玷使令。替殫體國之誠。庶幾筋朽而摩鈍。尚有首丘之志。終期置散以投閒。

謝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表

臣某言。準告授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者。三年懷綬。訖無外屏之庸。一節賜環。龍預選英之列。撫病軀之晚曉。省舊學之荒唐。雖屢瀆于聰聞。曾莫回夫澳汗。中謝竊以本朝崇講讀之制。蓋容因事以建言。上聖啓恢復之圖。尤欲節今而稽古。自非學該流略。識洞經權。何以上廣容明。少裨政化。臣之已試。寧不自知。初誤辱于獎誘。遂偏更于華要。周旋二府。每慙意廣而才疎。師帥一方。自笑心勞而政拙。向非聖明之照燭。久為謙甚之甘心。既道詞。復叨收召。庇職琳館。既無倖德之勞。數經露門。仍奉清閒之燕。誰與為地。命實自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睿智有臨。緝熙是力。稟既高于天縱。德更就于日新。安用詩書。陋高皇之不學。先訪儒雅。知光武之中興。致茲孤藐之蹤。獲備詳延之數。受三鍾十束。終自媿于支離。讀八索九丘。詎能追于倚相。試圖自竭。仰稱殊私。尚期從欲之深仁。俾遂投閒之素志。

謝除知平江府到任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知平江府。已于十二月十三日到任。交割職事訖者。沈詞屢廣。方甘斧鉞之誅。容昨有加。更冒藩維之寄。布宣德意。周體民風。咸云輟帷幄之舊臣。所以惠朝廷之近地。雖禹禡之未復。知休息之有期。責望甚深。兢兢懼措。中謝伏念。臣才不足以任重。智不足以見微。向以樸忠。親逢容獎。周旋政路。但知數馬之恭。鎮撫帥垣。僅堪帶牛之俗。甫去朝而再闕。蒙召于三秋。溫詔頻頒。俯途夙駕。密陪清燕。榮冠選勳。第迫衰殘。久苦負薪之疾。坐尸寵祿。茂開橫草之勞。再三滲危。個于冕旒。萬一報大恩于香火。豈謂隆天之博施。未忍棄捐。復分使地之名藩。曲加任使。況閭閻之故國。為行殿之陪都。門號龍蛇。悅已迷于陳迹。茲遊鹿。延復見于明時。地名富庶。而幣屢屢空。歲幸登。而幸亡載道。夫豈既愆之力。可收共治之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勤儉守邦。欽明迪德。綱維衆俊。休休焉如有容。體貌大臣。下下以成其政。謂臣守兩越之地。粗免探官。付臣以三吳之民。更觀來效。親承稟請。不許辭榮。臣敢不殫身以字民。力疾以從事。僅能小補。其敢告勞。驟遠極宸。實馳魂于象闕。願瞻梓里。庶經始于苑裘。尚期終惠之私。俾遂養疴之志。

謝乞宮祠賜詔不允表

臣某言。近具奏乞在外宮觀一次。今月五日。伏準詔書。所請宜不允者。冒貫沈詞。期遂養疴之素志。俯頌溫詔。猥蒙慈疾之深仁。假寵使蕃。撫懷震傷。中謝伏念。臣名浮于實。用過所長。二府偏更。守樸忠而自信。三州詳試。暫善狀以無聞。福既過而獲災。氣早衰而破病。茲容哲大有為之且。正臣工思自盡之時。固將効州縣之微勞。庶或佐朝廷之大計。心勞政拙。欲陳力而不能。外強中乾。歎衛生之無術。與其坐俟曠瘵之責。曷若亟披個幅之恐。暫解塵符。庶少親于藥石。未煩俞旨。復申錫于絲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廓上聖之英姿。建中興之偉業。雅重牧民之寄。不忘念舊之心。知臣粗歷蕃宣。當更責成于悠久。謂臣雖嬰疾恙。猶堪臥治于平時。坦然深厚之詞。實此羸孤之跡。疏恩至渥。悅瞻咫尺之威。避事有嫌。且懼再三之煩。欽承容訓。勉竭薪材。備後效之可圖。豈餘生之足惜。

謝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表

臣某言。昨知平江府。以疾病奏乞宮觀。五月十九日。準教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即時望闕謝恩。祇受。交割府事與次官訖。沈詞淹久。屢控沈詞。盛德包荒。曲從私欲。釋蕃宣之叢劇。即隨款之便安。朝拜茂恩。夕有生草。中謝伏念。夙稟庭殘之質。復乖衛在之宜。李廣數奇。始知安分。長卿多病。每懼療官。方聖主大有為之辰。宜羣工思自盡于下。亦圖策勳。少答恩私。事與願違。氣隨志索。況以郡處股肱之要。其可冒居。豈伊病在膏肓之閒。而能以治。獲伸危懼。仰恃至明。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治格九功。武昭七德。責成近躬。坐收破竹之功。加惠舊臣。深軫負薪之疾。故雖衰謝。不替初終。獲依晚景。于松楸。庶遂首丘之願。尚保餘生于蒲柳。收忘體國之心。

謝南郊大禮加食邑表

臣某言。準告以郊祀大禮。加食邑三百戶。尋具辭免。奉詔書不允者。禮對天。竹豆蓬之莫預。疏恩加地。尚稱履之弗道。未獲懇辭。亟聞申命。中謝伏念。臣壯心凋落。病骨支離。理故園之丘園。稍休暮景。奉真祠之香火。少報天恩。會三歲之親祠。蒐多儀之久廢。禮樂明備。神祇宴娛。竣事園丘。想靈旂之來下。均釐寰宇。仰容澤之菊流。欣際難逢之辰。叨蒙多與之邑。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受天全付。躋世中興。孝允格于幽明。誠克參于高厚。卜年卜世。符三代有道之長。饗帝饗親。致四海以職來祭。雖莫贖于盛典。亦竊冒于殊榮。曠然三宥之仁。普霑赤子。假以一成之地。增貢陳人。未填溝壑之閒。終効涓埃之報。

謝加食邑表

臣某言。準告食邑三百戶。尋具辭免。伏奉詔書不允。已望闕謝恩。既受訖。配天之澤。光被縣區。加地之榮。猥當我質。控辭靡獲。登受惟慙。中謝伏念。臣學不造于淵源。器僅容于圭撮。虛名浮實。寵祿逾涯。茶然頽暮之餘。傷若滿盈之懼。際中興之盛且。慶絕古今。廓丕冒之深仁。榮均遠邇。抱疾久尸于祠。屢申恩復。衍于爰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聰明以有臨。神武而不殺。兢兢業業。外銷北顧之憂。洩洩融融。內盡東朝之樂。茲蒙休于上帝。遂加惠于微臣。明試以功。會乏絲毫之補。多與之邑。尤慙綸綍之華。誓度香火之緣。仰



効陶陵之祝

謝明堂加食邑表

臣某言。準告以明堂禮食邑三百戶。尋具辭免。今月二十三日。準詔書不允。已即時望闕謝恩。祇受訖者。禘禮既成。莫預執籩之列。洪恩溥博。叨蒙加地之榮。懇避弗諧。欽承有祝。中興伏念。臣凡材淺淺。病質龍鍾。磨瑛用之過隆。懼滿盈之必覆。周旋近服。壤連三輔之優。蒐講上儀。目斷九筵之遠。念祖宗之故事。眷帷幄之舊臣。或計陪祠。預頒召節。自啟騎長驅之後。非禮文備舉之時。雖未靖于艱虞。猶不忘于慶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恩被動植。孝通神明。循息馬論道之規。正嚴父配天之義。靈旂來燕。知多福之永膺。落澤旁流。合庶民而敷錫。肆衍爰田之賦。增榮分闕之嚴。漢石二千。已冒孝宣之重寄。齊邑三百。終憂伯氏之非宜。尚勉効于糜州。期仰酬于優渥。

謝生日禮物表

門孤在且。方深顯復之恩。臣自天叨。被便養之錫。家庭榮耀。里巷驚嗟。中興伏念。臣謬忝政塗。滄更歲。奮難勉于淺拙。會無補于艱危。懸懼空餐。侵尋晚景。勉勞罔極。復悲載育之辰。恩紀有加。更竊大烹之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臨海宇。子惠臣工。曲推體貌之誠。俾盡股肱之力。雖茲多故。不廢彝儀。佐家食以屬厭。無復及親之養。拜鴻私而勵翼。永肩報主之身。

謝傳宣撫問表

臣某言。今月十六日。伏蒙聖恩。差入內侍省東頭供奉官容恩。祇候黃克柔。傳宣撫問者。未能五月而報政。方懷尸素之羞。仰惟一視同仁。游沐撫存之溫。使華泊館。與誦載途。豈惟塞陌之增華。咸識聖明之念舊。中興伏念。臣才疎識淺。放逐衰殘。職叨剖竹之榮。雖彈志力。數困負薪之疾。茂著事功。已荷優容。更垂簡記。隨遣王人之重。俯傳天語之溫。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正五事以承天心。推赤心而置人腹。容股肱之輔郡。德澤宜先。軫帷幄之近臣。寵私未慙。每曲形于恩結。以增重于觀瞻。而臣力中于沈疴。神未返于舊觀。固當自力。思稱所蒙。俛為知遠。終冀逃于曠責。靈蛇銜報。庶獲勉于後圖。

又

臣某言。今月初二日。伏蒙聖恩。差入內侍省東頭供奉官主管史館諸司鄭毅。傳宣撫問者。澤國承流。茂著蕃宜之效。星軺傳命。游頌深厚之詞。仰聖眷之有加。顧微蹤之豈稱。中興伏念。臣猥以凡器。早踐要津。荷丹辰之誤知。入陪二府。叨朱轡之重寄。出殿三州。志大何為。性疎寡與。毫髮莫聞于補報。筋骸屢困于沈疴。周旋郡舍之幾時。絡繹使車之及境。謚言甚寵。重拜知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大容容。智明旁燭。憐矜履之舊物。曾侍燕閒。錄屏翰之微勞。益隆體貌。衰遲自省。榮懼交并。雖撫字為勤。未有及民之善政。而寵光若此。敢忘致主之初心。當益勵于後圖。誓無慙于晚節。

謝中使傳宣撫問表

臣某言。今月初二日。伏蒙聖恩。差入內侍省東頭供奉官林茂。傳宣撫問者。叨紆郡組。未聞禱禱之謠。

就遣使。俯資絲綸之寵。吏民改觀。山水增輝。中興伏念。臣夙被簡知。久陪嚴近。游臨帥閫。錄屏翰之微勞。還侍學帷。極儲生之榮遇。而臣久苦陰陽之寇。復冒風波之途。力丐就閒。屢投誠于歸屨。曲蒙從欲。更假寵于藩垣。慙德意之未宜。辱溫言之遽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臨寰海。子惠臣工。愛民務極于撫綏。念舊加隆于禮貌。尤軫綉孤之跡。特頒深厚之詞。煖然似春。載榮蒲柳之質。就之如日。但傾葵藿之心。誓勉効于微勞。庶仰酬于異眷。

謝中使傳宣撫問兼賜夏藥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差入內侍省東頭供奉官史彬。傳宣撫問。兼賜臣夏藥一銀合者。輟九重之近密。俯資溫言。軫三伏之炎歎。寵頒珍劑。恩非常擬。或溢情涯。中興伏念。臣一去闕庭。再罹寒暑。餘齡晚晚。病骨支離。未酬覆篑之私。每迫陰陽之寇。欲逃瘵敗。歸乘下澤之車。敢謂記憐。賜加上池之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坐侯遠略。力致中興。在安民。不泄邇。不忘遠。察臣久陪帷幄。粗忠樸而無他。以臣遠守江湖。假威靈而增重。閱歲華之始半。辱使驛之游臨。敢不勉竭疲瘁。少圖補報。俗期無犯。田收賣劍之牛。病或有瘳。身效銜環之雀。

謝中使傳宣撫問賜臘藥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差入內侍省黃門幹辦祇候庫羅公彦。傳宣撫問。兼賜臣臘藥一銀合者。叨分闕寄。政未報于某年。申遣使。報來不遠于千里。輪言假韻。益劑分珍。枯朽生光。湖山改觀。中興伏念。臣初無術業。誤辱獎知。兩陪帷幄之嚴。四領藩垣之重。光陰易失。悲急景于虞淵。疾病相仍。竄類身于漳滏。屢辭劇寄。尚闕俞音。軫歲晏之嚴凝。擬禁庭之近密。細書一札。具昭體貌之誠。良藥萬金。庶起背背之疾。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日月容光之必照。天地成物而不遺。垂憐矜履之餘。曲霽雨露之施。顯天威在上。不咫尺之遠。願德化之成。願須臾而毋死。已銘心而戴德。誓阻首以酬恩。

謝乞宮詞詔不允表

臣某言。近以疾病。具奏乞在外宮觀。先準詔書。所請不允。尋兩具奏。乞俯會前奏施行。各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已降詔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者。既且病屢。屢控忱詞。宜去而留。實迫威命。被恩感涕。省己兢慙。中興伏念。臣初知許國之小忠。終乏濟時之遠略。誤蒙勳獎。受任超逾。悲朽質之凋零。重私門之災釁。茲備員于脩水。直臥治于清漳。人乘干戈。幸少休于卒歲。日從湯劑。幾不保于餘生。誠恐終誤使令。力陳悃愾。紆十行之賜札。曲形厚下之私。拜三命于循牆。猶負瀆尊之懼。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立國以德。用人無私。知遠民之難安。共理為重。戒郡符之數易。久任是圖。察臣有劇除盜盜之微勞。倘臣嘗參預政機于累歲。雖云抱疾。未忍投閒。敢不俯策材。仰祇明訓。通勉從事。姑稍効于捐軀。疾病呼天。尚必期于從欲。

謝除知紹興府到任表

臣某言。奉命知紹興府。到任。伏蒙聖恩。差入內侍省東頭供奉官林茂。傳宣撫問者。叨紆郡組。未聞禱禱之謠。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知紹興府充兩浙東路安撫使臣已于今月二十四日到任交割職事訖上流之重寄善狀無聞分近輔之名藩寵靈加渥扶衰就道觸熱到官父老咨嗟豈意十年而復至教條習熟不煩三令而自孚既便且優以榮為憐中興伏念臣兩叨政地頻竊藩符皆道曠療率由余度年餘晚晚道德有負于初心疾病沈痾神明未還于舊觀加以非功之慘相仍于私室軍旅之事未靖于中原積憂所重生理幾盡欲囊空足則力有不逮欲處隱休形而志有未諧固思漫効于糜捐終恐無裨于政化下陳蕃之榻已莫繼于前修懷買臣之章懼難圖于後效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紹隆丕祚力致中興聖自日躋殆五帝其功不及順由天助符三代有道之長捷音累聞敵氣盡沮益務培于基本尤避簡于蕃宜察臣處心樸忠而無他可以布宣德意謂臣為政靜治而不擾粗能銷引姦偷不忍遐遺特從內徙顧技能已試類既祭之士龍而齒髮更衰媿來迎之竹馬圖報僅伸于毫髮養病期返于丘園

謝宮祠表

臣某言昨知紹興府以衰疾再具奏乞宮祠準敕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者痼疾益侵弗容強勉伏詞繼上遂沐於從釋劇郡米鹽之勞即其祠香火之奉感深增悻恩大莫酬中興伏念臣蚤蒙獎知備更華近五分郡級兩玷輔藩屬抱病以連年歎衛生之無術以湯劑為飲食以方論為詩書身虛亡聊第覺餘生之可厭王事靡盬更懷失職之深憂瀕危懼以叩關賜命音而出紱既寬百謫復俾再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明大燭幽仁深念舊指麾御敵坐申道德之威器使隨才內擴中和之化處臣之禮每降于體貌察臣之疾欲至于膏肓稍假使安曲全終始桑榆之景雖已遠于燕閒葵藿之心敢少忘于傾向

謝除知建康府到任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江南東路安撫使臣已于今月二十六日到本路界交割安撫使印二十九日交割府印訖不允及降聖旨不得再有陳請臣已于今月二十六日到本路界交割安撫使印二十九日交割府印訖奉香火于真祠甫及三年之久懷印章于帥圖不踰數舍之遙力疾到官感恩出涕中興伏念臣賦分至薄受寵過優南渡艱難之初實從于羈勒中興暇豫之且已迫于桑榆嗟臂力之既愆敢壯心之不已況復抱疴于漳滏豈能臥治于淮陽惟是陪都獨高諸郡龍蟠虎踞想一時建國之規鳳翥鸞迴仰初幸賜名之詔有行宮管綰之重有列成師徒之雄烽燧不驚耕桑漸復豈圖推擇俯及衰遲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孝悌以通神致中和而育物每前求于循吏以綏撫于疲氓曲軫遺孺猥叨出紱察臣去國雖久不敢忘賦畝之忠謂臣更事稍多或可付兵民之寄起之閒散委以蕃宣敢不仰體睿懷俯殫駑鈍力行所學思善後圖惟誠可以動天用固封疆之守惟公可以服物庶銷姦宄之心少寬顛覆是為報効

代謝撫問表

承乏藩維未周歲筭唯思宸辰游道星輅寵靈載加榮梓交集中興伏念臣猥緣章句之學誤辱聖神之知雖中外之履更度事功之可紀進貳九列已媿空餐假守四州訖無善狀方儉安于歲月期少道于典

刑政謂慈憐中加撫諭使華俯暨德意具宜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量極包容仁均動植已格盈成之治不忘宵旰之憂念臣下之勤勞發訓詞之溫厚三軍挾纊千室鳴弦臣敢不益竭知能仰宣條教王度已同于金玉惟在奉行聖言更炳于丹青未知稱塞

代徐州太守謝上表

竄名謫籍已分棄捐假守要邦復叨甄敘省循汗下咸激涕流中興伏念臣智不足以周身才不足以出衆徒以遭逢熙且冒昧容知追上國之俊游綴甘泉之法從曾無小補自抵大河積釐一身投開七載仰明時而自絕望天何異于戴盆悲涉世之多虞視地常同于跣足莫完玷缺倍費洗滌終賴乾坤之私復叨民社之寄矧是彭城督府再貢舊封當汗泗二水交流之衝實楚漢羣雄角逐之地氣鍾慷慨俗喜冠攘必擇能臣以當重鎮豈伊衰晚可稱使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極蓋容仁均動植典禮復元豐之舊賞刑契神考之心念臣舊侍冕旒可以推原德意察臣久安田里或能綏靖遠民乃于起廢之初付以承流之重臣敢不奉賜書之一札體以愛民凡宜力于四方孰非報國誓勤夙夜仰答生成

代太守謝賜茶表

使傳經從曲軫中宸之眷詔函撫諭分頒北苑之珍仁不遐遺恩非常擬拜興登受退省兢榮中興伏念臣早綴藝文誤蒙獎拔越從罪籍復殿藩維更旌河隴之微勞還昇蓬瀛之舊職念已周于歲律訖無補于秋毫紆使指之光華發帝綸之溫厚繁丹衷念舊之篤出銀囊薦新之餘弱若浮英想靈芽之滋茂殘膏醴醴流燥吻以清甘已期兩腋之生風曷曾百金之泊館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海涵遐邇子惠臣工故雖驚寒之姿亦被寵光之施拜嘉獨幸玩味無厭札下十行莫稱循良之效賜加一紙祇傾阻越之憂

代提刑謝賜茶表

使華遠暨遐沐溫言容渥俯加更叨寵錫寵靈載集榮梓交深中興伏念臣猥以安庸誤蒙器使入聯省闕出領使臺已再閱于星霜甘莫裨于毫髮祇虞罪戾難道典刑敢意宸衷特渙中天之寵風馳使指分需北苑之珍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子育臣工天臨遐邇特頒恩紀俯慰衰遲仰拜皇慈媿素餐之叨冒退管仙品流燥吻以清甘未知報德之方誓竭捐軀之節

代內相謝入伏早出表

流金之候上軫淵衷出綉之絲俯優近列早容退食俾遂燕居事雖曩于故常思實超于夷等中興伏念臣才非東里藉忝北門坐驚寒暑之往來莫贊風雷之鼓舞奔馳觸熱獲逃襁緼之譏進退自公每效委蛇之節而況燭蓮夜直人以爲榮懷肉早歸心焉竊媿敢謂四聰之洞察特憂三伏之炎蒸禮視股肱之崇愛均父母之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天至大慈實爲先念暑暍之侵時酌人情而均適雖朝日至及躬無逸之憂勤而薰風自南廣餘涼于黎庶臣等敢不體如天之詔深憂畏日之嚴侍清燕之閒更勵飲冰之志

代內相謝侍讀表

承乏藩維未周歲筭唯思宸辰游道星輅寵靈載加榮梓交集中興伏念臣猥緣章句之學誤辱聖神之知雖中外之履更度事功之可紀進貳九列已媿空餐假守四州訖無善狀方儉安于歲月期少道于典



代言坡禁會無深厚之詞。進直經帷。復侍清閒之燕。龍靈狎至。榮悴參并。中興竊以荷蒙論思。固推榮于從列。金華講讀。尤密邇于清光。自非學足以貫流略而不遺。才足以贊謀猷而可用。則何以仰承訪問。少助見聞。而臣學既昧于大方。才不周于世務。偶以遭逢之異。拔于冗散之中。偏歷清華。居慙借陋。三鍾十束。粗厭足于支離。八索九丘。詎追參于倚相。復陪選綴。實忝容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冒域中。識超物表。光明之學。初無假于緝熙。盈成之功。又不忘于持守。參稽治忽于前世。博采者明之大儒。蓋將益于多聞。豈止奉行于故事。遂容一介。輒筮羣英。因當深體慈憐。彌加勉勵。念潤色討論之重。微一得之可稱。當燕見絀釋之求。庶萬分之或補。

代人謝禮部侍郎表

出臨浦郡。未聞報政于非年。入貳春官。復幸承顏于咫尺。兼金增賞。命服疏榮。拜寵數之有加。授庸虛而曷勝。半辭靡獲。竊據惟慙。中興伏念。臣門地不高。天資極陋。奮身寒遠。遭世盛明。偶緣一日之長。遂際千齡之會。披從章布。驟越指紳。掖垣瑰命之才。瑣闥論思之職。旋總成均之教。繼參宗伯之司。恩積丘山。效微蓬髮。巧承流于支郡。勉試吏能。速尸祿以周星。訖無善狀。方俟黜幽之典。敢圖錫命之中。驟膺漢札之十行。再觀堯眉之八彩。復叨舊物。益愧初心。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大智旁明。至仁兼濟。運鈞陶之獨化。塊坳無垠。參覆載以成能。區萌有狀。致茲屏瑛。亦預生成。臣敢不退激儲衷。欽承新命。體淵冰臨履之戒。祇慎百為。報天地蓋容之私。誓堅九隕。

代雲南節度使大理國王謝賜歷日表

盛德宅中。欣際禹聲之暨。遠臣面內。叨蒙堯歷之頒。仰被龍靈。俯深榮悃。中興竊以舜齊七政。治罔逮于要荒。武通八蠻。賜不聞于正朔。豈伊絕域。輒預頒時。伏念臣族本九隆。地連六詔。自厭巢南之陋。不忘拱北之心。惟中國有至仁。無思不服。故小邦懷其德。莫敢不來。祇修賓饗之勤。寧憚梯航之遠。雲天引領。阻陪鳴玉之朝。嶺海不毛。慙預獻琛之列。豈圖優假。不以遐遺。賁之綸綍之榮。獲披周誥。賜以節旄之重。遂識漢儀。賚予有加。恩華絕擬。乃屬清臺之課。歷復同方國之賜。書知歲律之肇。新勳疊邦之榮。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大明進日。惠澤昭天。莅中國而撫四夷。坐明堂而朝羣后。體陰陽于刑德。同文軌于車書。序臻玉燭之和。歲協金積之慶。畢獻方物。已聞四海之俗來。欽授人時。豈惟五賦之所資。推此占天之要。達于率土之氓。豈是荒陬。亦沾茂渥。臣敢不恪遵侯度。恭布王正。春發秋成。莫測璇璣之運。寒耕暑耨。願從火食之風。

昆陵集卷七

表

天申節賀表

伏以炎德中興。祥發明離之日。虹光下燭。欣逢出震之期。凡屬含生。率形善頌。中興恭惟皇帝陛下。聰明憲古。勤儉保邦。德刑體冬夏之常。信順獲天人之助。義師雲集。已清汝穎之風塵。凱奏星馳。行復關河之氣象。順迎嘉節。茂擁純休。拱衆星于北辰。但虔封祝。占老人于南極。益永榮齡。臣一去天墀。兩更歲籥。奉靈書之一札。方恪守乎藩條。上金鑑于千秋。臣敢忘夫家訓。

又

伏以大火中天。協發明寢昌之運。祥虹流渚。啓載震載夙之期。慶篤宗祏。福均夷夏。中興恭惟皇帝陛下。躬湯勇智。服禹儉勤。念久履于重葢。矧力闢于豐泰。省觀風俗。燭幽遠于耳目之前。總攬權綱。運宸機于指掌之上。茲天休之申命。見王化之復行。佇垂拱于巖廊。永照臨于遠邇。臣猥分帥闕。邈在海隅。拱北極以馳神。莫筮鴻鴻之列。指南山而獻壽。敢殫犬馬之忠。

賀金人退道表



皇威輝赫。雷震大震于要荒。敵衆奔亡。氛祲一清于淮海。傳置郵而播告。發寶宇以騰歡。中其茲強敵之侵疆。本逆臣之借勢。大意侮禍人謀與能。親御戎衣。發至神之獨斷。俯臨郊壘。飛萬旅之先聲。猛將星羅。營屯衆整。備師電掃。凱奏累聞。螳莫拒于降車。魚尚游于沸鼎。前窺天塹。駭巨浸之春生。側聽風聲。曳疲兵而霄遁。占彼烏鳥之樂。知其狐兔之逃。我方賈勇以鷹揚。勢必追奔而獸獵。江淮靜謐。廟社奠安。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建大中以承天心。有常德以立事。樹包荒之大度。建撥亂之良圖。戎騎肆行。烽火雖連。于三月。變與一動。羽于自格于七旬。固將恢復中原。而週六飛。蕩平朔野。而迎二聖。緊天所相。指日以須。臣謬忝蕃宣。獲觀露布。屈人兵于不戰。仰廟算之無遺。數軍實以飲歸。想天顏之有喜。限以守藩在遠。不獲稱慶闕庭。(案)原本未註

賀明堂禮成表

清蹕時巡。深軫四方之多事。合宮大饗。恪遵三歲之彝章。誠既格而神娛。慶遂行而民賴。中其臣聞禮或隆。而或殺。祀有報而有所。屬敵騎之肆行。致庸典之幾廢。未暇備降于百禮。特殺其文。雖曰大報于三神。以祈爲主。爰舉紹興之近制。實遵皇祐之成。謨天地合社。祖宗立佑。聖明之能述作。盡脫拘錄。衷正以昭馨香。自膺顯享。恭惟皇帝陛下。生知非儉。躬履艱危。非禹食以寧神。土堯附而率下。齋明盛服。蒐講上儀。五室九筮。制就嚴于路寢。三牲八簋。誠自接于高靈。臣忝帷幄之舊臣。備藩垣之煩使。再逢熙旦。獨遠周行。駿事受釐。莫贊鬼神之間。疏恩作解。獲密雷雨之施。

賀册皇太后禮成表

剛辰協吉。緝禮備成。王化所基。式表一人之慶。母儀增重。聿聿萬國之歡。恭以皇太后。道配坤元。德符帝眷。誕育聖神之質。嗣成胎燕之圖。屬戎馬之內侵。從變與而遠適。未崇位號。徒想音徽。恭惟皇帝陛下。稟天縱之英姿。輔日新之聖學。丕揚大業。坐致中興。謂祀夏配天。實本有仍之懿。清宮見廟。當先薄后之迎。然以未聞北狩之還。尙阻東朝之養。惟聖人無以加孝。視天下不足解憂。正長樂之隆名。奉慈宮之寶位。冀上天之悔禍。盡洗邊虞。佇行殿之遺歸。永安人養。臣叨分屏翰。密邇闕庭。拭目熙朝。傾心盛事。堯門祀瑞。增光圖史之傳。漢殿稱觴。阻預臣鄰之列。

賀册皇后禮成表

臣某言。伏觀進奏院報狀。今日二日。制書某人可立爲皇后。仍令有司備禮册命者。楓宸敷號。椒極正儀。展盛禮于內朝。溢歡聲于率土。中其竊以四星垂象。仰占天極之明。萬物流形。咸賴坤成之育。欲格人倫之正。是先王化之基。恭惟皇帝陛下。修己以安人。齊家而治國。念贊蒸嘗于九廟。而從溫清于東朝。中虛久虛。輿情翕望。欽承太母之訓。俯仰羣工之言。金璽盤結。正隆名于寶册。梓衣重翟。昭懿範于威容。佇開夢日之祥。以表倪天之異。臣頃叨政路。久竊仰于徽音。今際休辰。悵莫賅于盛事。望雲不及。擊壤惟均。

代李憲賀檢法廳生芝草表

至仁善貸。蕙藜屢空。和氣發祥。靈芝毓秀。吐柯甚異。按牒鮮聞。事越往初。慶傳遐邇。中其竊以盡于衣冠。

而民不犯。獨稱聖帝之時。德至草木則芝自生。式著前賢之訓。香東南之廣袤。稱吳越之浩穰。俗習悍頑。人輕抵冒。故庶獄罕聞于後息。而比年數記于空虛。曾是會稽。亦無留訟。本聖神之欽恤。格天地之休嘉。故茲璀璨之英。發于詳謝之所。盤根磊砢。發幹扶疎。煥金彩以陸離。容露華而密清。究觀黃澤。自符火德之昌。式遣誕彌。仍表椿齡之茂。歷稽青簡之載。故多朱草之珍。銅池寶記于九莖。山澗亦誇于三秀。竹未。有當圓扉鞠草之後。見華流虹之時。實掩前開。宜爲盛事。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高太極。澤被縣區。微功協于登三。治具明于畫一。好生之德。獨察察之繁文。長發其祥。顯煌煌之上瑞。用集封禪之慶。益光載籍之書。臣媿無明敏之才。獲際熙洽之運。星占貫索。共欣千載之逢。歌奏芝房。永播萬年之頌。望雲雖遠。擊壤惟均。

代大理寺卿賀斷絕奏表

不令而行。黎民於變。有恥且格。比屋可封。曾無請讞之辭。或下平亭之吏。頌聲交作。協氣旁流。中其竊以作律止于九章。示簡用懲于密網。求情必以五聽。致詳懼失于單辭。尤謹罪疑。更從中覆。惟上聖以列用中罰。而斯民不犯于有司。咸蹈四維。自忘五過。下逮八荒之遠。亦序三覆之煩。既息于郵傳。當罪不勞于吏議。事無僭德。日以舒長。恭惟皇帝陛下。端命穆清。宅心昭曠。治具明于畫一。化工協于登三。放德而行。物被昭天之施。惟刑之恤。獄無盡地之譏。致囚繫之屢空。寬刑章之幾措。臣等獲承嘉會。親觀極功。絕筆丹青。安用惠文之彈。(案)原本未註 青史。下卑宣室之齋居。

代皇子賀冬表十道

載臨天統。物迎六氣之元。參亞歲儀。廷備八能之奏。中其恭惟皇帝陛下。道侔天大。福與陽升。茂膺滋至之休。永御舒長之日。臣職依紫禁。倍密雨露之私。時正黃宮。願上岡陵之祝。天統爲元。歷重三正之首。雲官告瑞。蓋允五物之占。中其恭惟皇帝陛下。盛德懋昭。神功不幸。福與陽而寢長。明效日以常昇。臣位忝後星。拱密依于北極。禮逢亞歲。壽切擬于南山。氣至以和。合八能而備奏。陽舒而復。推五福以類昇。中其恭惟皇帝陛下。以天爲宗。對時育物。運陶鈞之獨化。嗣歷服于無疆。臣託跡宸闈。望天顏而密邇。迴陽候管。識君道之方昌。氣鍾于子。潛通辟谷之和。天統爲元。允協周時之正。中其恭惟皇帝陛下。德進十日。序合四時。丁復旦之初陽。茂履長之景福。臣趨庭佩訓。欣觀亞歲之儀。舞手稱觴。敢上後天之算。占五物于魯臺。休祥紹至。合八能于漢殿。協氣昭宣。中其恭惟皇帝陛下。端命穆清。宅心昭曠。于四時而序合。宜五福之類昇。臣身託瓊源。觀嘉時之有假。慶符神筮。知景祚之無疆。氣鍾于子。知萬寶之潛萌。道兼于天。與一陽而來復。中其恭惟皇帝陛下。神心經緯。休德昭清。祥開御辨之辰。寵受履長之慶。臣謬依宸極。獲邇天顏。定彈善頌之誠。彌永無疆之歷。寶歷延鴻。啓迎陽之協氣。祈朝告慶。戴亞歲之盛儀。中其恭惟皇帝陛下。德與時亨。道侔天運。膺萬年之景貺。滋庶類以潛萌。臣身託瓊源。仰玷流光之厚。時調三燭。第彈鼓舞之誠。



解律布和時重三正之首。魯靈觀象。祥先五物之占。中其恭惟皇帝陛下。剛健乾行。文明賁飾。儼四時之

不忒。膺萬壽之無疆。臣欣逢嘉辰。居懸弱植。慶但深于蠶繅。歡敢後于嵩呼。

星連月合。載臨天統之元。陽長陰消。允協雲官之瑞。中其恭惟皇帝陛下。神躬萬變。道體二儀。滋生育之

初陽。廓舒長之化日。臣仙源毓質。既欣千載之逢。帝所稱觴。敢後萬年之祝。

圭履舒景。臺先五物之占。律本導和。樂備八能之奏。中其恭惟皇帝陛下。功伴乾履。德與陽亨。坐臻有永

之年。以御無爲之化。臣分輝霄極。身獲邇于威顏。稱慶宸庭。心實勤于禱頌。

代皇子賀正表十道

致天度于珠躔。斗回寅次。驗人時于玉燭。氣襲東郊。中其恭惟皇帝陛下。欽奉三無。惠按九有。運陶鈞之

獨化。履歷數以在躬。暖然似春。氣和泰萬物之應。就之如日。陽明知五福之升。臣夙侍慈闈。親逢鼓且。第

慙弱植。阻陪鷄寶之班。敢罄丹誠。共上岡陵之祝。

受圖籍于三朝。禮行獻歲。執玉帛者萬國。共隆北辰。中其恭惟皇帝陛下。湯聖日躋。堯功天大。懽反以凝

庶績。受福以浚黎元。日暘而暘。行四時而不忒。出甲于甲。育萬物以皆昌。臣謬忝藩封。恪循子職。猥行抃

舞。未陪東閣之班。雲輦設深。徒切北辰之拱。

漢受圖籍于四海。會以三朝。周垂治象于萬民。效以快日。中其恭惟皇帝陛下。躬禹勤儉。而湯寬仁。誠克

奉于三無。時履臻于大有。得天之紀。坐收不宰之功。維春之祺。永受無疆之福。臣齒力穉弱。身託靈察。淑

景晏溫。竊慶逢辰之幸。天顏悅豫。益深就日之忱。

端月始和。垂周官之治象。發春東作。授堯歷之人時。中其恭惟皇帝陛下。道貫無方。化孚有載。天地位而

包涵覆。繁妙化之範圍。引達華萌。由至神之鼓舞。臣仙源毓質。欣逢四序之新。帝所承顏。願上萬年之

祝。

堯歷更端。定四時而成歲。漢儀高會。膺萬國之貢珍。中其恭惟皇帝陛下。德茂日新。道伴乾始。施恩動植。

仁已浹于嘉生。比壽岡陵。數莫窮于巧歷。臣猥緣弱植。獲侍天顏。時乘端月之和。彌格後天之祝。

代皇子賀親賞禮成表五道

德茂刑家。播徽音于椒禁。政先敦本。藏盛禮于桑壇。中其恭惟皇帝陛下。仁以厚民。治惟稽古。乃至禱禴

之重。不忘織紉之勞。臣猥以弱齡。親茲鉅典。王化自近。已大棟于觀瞻。民生在勤。當不煩于勸課。

治本儉勤。禮載行于緘室。化孚觀聽。歡逢浹于絳區。中其恭惟皇帝陛下。德以身先。治由近始。帝藉既終

于千畝。公桑復始于三條。臣託迹慈闈。分封外壤。鞠衣從事。欣瞻三灑之儀。紅女勸功。行奉八緜之貢。

治本農桑。爰著躬行之實。禮成宮室。聿觀神化之馳。中其恭惟皇帝陛下。德茂勤邦。仁深厚下。載講蠶宮

之事。增嚴龍袞之華。臣昨土藩。託身宸極。三宮布爾。已瞻陰教之修。五畝植桑。更卜民財之裕。

載開帝籍。既終一壇之功。從事公桑。申講三條之禮。中其恭惟皇帝陛下。若稽舊典。敦勸庶邦。粵季春之

吉辰。示長秋之懿德。臣猥緣弱植。欣親上儀。備館獻功。行慶三宮之布。絲人載績。更新五采之繡。

負展端朝。坐闈不言之教。載鉤就室。用彰敦本之仁。中其恭惟皇帝陛下。恭儉愛人。欽明若古。曾是椒宮

之懿。不忘繭館之勤。臣蚤被皇慈。親逢盛禮。織紉組紃。庸是勸于女功。朱絲玄黃。佇克成于帝服。

代皇子賀北郊禮成表五道

翠華就次。極帝意之寅恭。黃玉奠方。仰靈心之嘉饗。備成懿典。同切歡悰。中其恭惟皇帝陛下。膺命溥將



化第深鼓舞之誠

代皇子北郊齋宮起居表五道

星火謹時。秩紫壇之禮祀。郊宮夙駕。躬盛服之齋明。恭惟皇帝陛下。德茂蓋容。誠通幽顯。嘉粟以奉旨酒。式嚴坤載之承。精潔以昭馨香。遐想靈旂之下。臣叨依宸極。暫遠寢門。冒茲梓若之期。宜有純嘏之祐。剛日載臨。奉令芳之嘉薦。柔祇祇事。昭衷正于馨香。恭惟皇帝陛下。大道無私。至誠不息。躬行典禮。輔相于天地之宜。夙次郊丘。齋戒以神明其德。臣暫違問寢。第極馳心。履茲炎酷之辰。茂介與居之福。祇建郊丘。本坤元之博厚。夙臨齋帷。極母事之寅恭。恭惟皇帝陛下。德合無疆。化孚有截。抑成貶定。每親事于壇場。齊心服形。用肅將于圭幣。臣禮愆夏。清心極葵。傾諒幽顯之協。宜寢饗之恬適。

夙陳法駕。嚴辭絜滌之勤。前即郊宮。備極精禱之享。恭惟皇帝陛下。高明體道。恭儉宅心。講希闕之彌文。增光丕祚。藉齋明之盛服。祇見方輿。臣闕侍寢門。馳心齋懺。茂想寢興之適。允宜福嘏之綏。親祠泰折。丕昭希闕之儀。夙駕郊宮。備極齋明之意。恭惟皇帝陛下。神心經緯。道體靜淵。懷博厚持載之功。禮儀既備。登精潔惠和之意。夙夜惟寅。臣猥託宸闕。暫違寢膳。式履炎歊之候。茂膺祉福之綏。

代皇子賀明堂禮成表五道

孝隆嚴父。涓吉且于九秋。禮洽寧神。得歡心于四表。中其恭惟皇帝陛下。儀刑舊典。被飾彌文。既嚴布政之居。尤謹親祠之德。臣居數稱。莫預駿奔。天其右之。既謹我將之祀。神之至矣。但歌天保之時。

九秋涓吉。肅修嚴配之祠。百執駿奔。式慶熙成之典。中其恭惟皇帝陛下。丕蓋帝命。躬奉天經。講曠古之上儀。享太平之備禮。臣叨封列國。託茲茲闕。宗祀明堂。歡莫陪于顯相。受釐宜室。但同極于歡呼。

季秋協吉。躬展事于令宮。嘉禮告成。坐受釐于宜室。中其恭惟皇帝陛下。昭哉嗣服。大矣緝熙。極事帝之小心。盡嚴父之遠孝。臣居數稱。欣際彌文。奔走豆蓬。初無顯相之效。博拊琴瑟。但形率舞之容。

陽館親祠。竭誠心于嚴配。彤庭皆慶。欣盛禮之嘉成。中其恭惟皇帝陛下。堯德允恭。禹功致孝。歲講合宮之享。坐饗四表之歡。臣猥以弱齡。欣逢華旦。告嘉粟而奉酒醴。具獲神靈之歆。駿奔走而執豆蓬。莫預臣工之列。

柔盛豐備。卜吉日于九秋。圭幣肅將。合高靈于五室。中其恭惟皇帝陛下。功追先烈。道匹天休。歲當萬物之成。禮嚴上帝之配。臣叨膺胙土。莫預執籩。對越在天。仰精禱之克饗。並受其福。繁慶賴之惟均。

代皇子明堂致齋起居表五道

合宮愆祀。載蒐講于上儀。路寢先期。致齋明之盛服。恭惟皇帝陛下。孝惟嚴父。明以事天。欲通幽顯之情。爰極精誠之享。臣夙居宸禁。暫去寢門。道默成于三靈。動宜庸于百順。

合宮肅事。禮欲竭于孝思。路寢齋居。享用昭于精意。恭惟皇帝陛下。率時昭考。對越在天。悽愴于霜露之時。齋戒以神明其德。臣暫違定省。第極瞻依。諒幽顯之協。宜寢饗之怡適。

展事明堂。大備九秋之享。飭躬秘殿。載嚴三日之齋。恭惟皇帝陛下。孝以奉先。聖能獲帝。告嘉粟以奉旨

酒。致精潔以昭馨香。臣久獲趨庭。暫違問寢。想神明之調護。宜福嘏之來綏。

太室親祠。本孝思之問極。路朝夙次。竭精意于先期。恭惟皇帝陛下。饗帝盡恭。寧親爲大。將奉旨酒之嘉粟。乃躬盛服之齋明。臣仰竊禳臨。暫違定省。昭受上天之佑。允膺多福之貽。饗帝明堂。肅致精明之德。儲神齋懺。靡辭夙夜之勤。恭惟皇帝陛下。禮備情文。誠通幽顯。欲奉令芳之嘉薦。必昭衷正于馨香。臣暫去慈顏。但馳丹悃。仰意靈心之格。茂膺福履之綏。

牋

代皇子冬至賀皇后牋九道

斗杓迴子。幹萬寶以潛萌。天統爲元。協三陽之肇復。中其恭惟皇后殿下。化隆內治。德茂坤承。時乘荔挺之和。福萃椒塗之懿。臣蚤依慈訓。欣逢嘉辰。丕承滋至之休。永贊無爲之化。周正應律。是爲三統之元。漢殿迎陽。大合八能之奏。中其恭惟皇后殿下。柔明逮下。博厚承天。壽借愛日之長。福衍大川之至。臣猥緣弱質。獲侍慈顏。冀乘荔挺之和。永播葛覃之頌。

珠璣正度。圭延愛日之長。提室飛灰。律表微陽之動。中其恭惟皇后殿下。坤儀博厚。陰教修明。順履芸芳之辰。大集椒塗之慶。臣託蹤霄極。佩訓慈闈。壽永配于天長。喜實增于葢拊。

窮陰變陸。肇建統于天元。愛日臨圭。復迎長于寶曆。中其恭惟皇后殿下。柔明秉德。慈儉飭躬。乘嘉且之芸芳。擁退齡而椿茂。臣疏榮茅土。承訓椒宮。慶方錫于厲鴻。喜第深于鼓舞。

解籥均時。播黃宮之協氣。洛圭正度。延北陸之祥曦。中其恭惟皇后殿下。位正坤承。道昭陽長。乘荔華之萌動。擁椿壽之厲鴻。臣謬列藩封。欽承盛訓。式際光華之旦。第深鼓舞之誠。

定於圭臬。衍祥曦于北陸。飛灰玉瑀。動協氣于黃宮。中其恭惟皇后殿下。德厚坤元。化隆內則。順復三陽之應。茂迎五福之升。臣竊質璫源。承顏椒帳。欣際歲長之旦。敢彈善頌之私。

天正肇序。時惟萬物之元。律本道和。氣應一陽之復。中其恭惟皇后殿下。寶慈逮下。順德承天。乘荔挺之芳辰。椒塗之景福。臣猥緣弱質。密侍慈顏。敢彈善頌之誠。益茂無疆之慶。

得登占象。先五物以觀雲。解律播時。慶一陽之襲管。中其恭惟皇后殿下。道全翕闢。躬履儉慈。逢至日以踐長。宜降年之有永。臣久依慈誨。謬分茅土之封。昭受鴻休。克配闕陵之固。

斗回建子。重一統于天正。陰極生陽。滋太和于律本。中其恭惟皇后殿下。坤儀靜順。陰教修明。載臨亞歲之儀。益茂承天之德。臣分封藩國。竊茲宸庭。瞻殿且之光華。撫微躬而拊臚。

代皇子賀皇后新正牋十道

玉瑀移春。淑氣潛回于動植。椒觴獻壽。歡心自格于華夷。中其恭惟皇后殿下。德配坤元。化隆內則。順履更端之旦。茂迎長發之祥。臣猥以弱齡。獲承于慈誨。欣逢獻歲。第極于虔祈。履端于始。邦存魯史之規。引達于寅。氣得夏時之正。中其恭惟皇后殿下。坤儀靜順。陰教修明。踐王春之



至和集長秋之多福。臣瓚源誠質。椒屋承顏。欣吉日之來臨。撫微躬而竊抃。氣協青陽。啓四時之首祚。祥生紫禁。均萬國之歡心。中其恭惟皇后殿下。躬儉齊家。寶慈逮下。受椒觴之薦旨。錫椿壽之麗鴻。臣謬列藩封。獲依宸極。式際光華之旦。尤深抃躍之誠。一歲更端。布始和之治象。九儀辨位。戴元會于祈朝。中其恭惟皇后殿下。淵靜在躬。儉慈為德。體陽和之引達。贊聖治之重熙。臣誠質天源。疏封侯服。式講三朝之會。實同四表之歡。肇新寶歷。仰觀七政之齊。告慶大庭。丕展三朝之會。中其恭惟皇后殿下。母儀萬國。坤載羣生。樹玉律之回春。宜椒宮之錫羨。臣夙依慈蔭。莫報鴻私。欣吉日之親逢。竭誠心而請祝。一歲更端。踰微陽于提室。三朝歲會。薦景福于椒觴。中其恭惟皇后殿下。厚德承天。德音邁古。迎四時之首氣。真順于懿躬。臣誠質仙源。承顏祕掖。陰消六沴。寧煩葦索之禳。歡動九宮。共上椒盤之慶。三元首祚。迎淑景于東郊。六服會朝。旅賁珍于北闕。中其恭惟皇后殿下。氣凝翁闕。德體儉慈。履端月之至和。膺永年之景貺。臣居懸弱植。獲侍慈顏。葦索饑寒。已消消于瘼疫。椒盤獻歲。敢自竭于忱誠。陰窮寒律。已畢就于歲功。氣襲春郊。復更新于歷紀。中其恭惟皇后殿下。化隆陰教。順體坤承。茂迎引達之期。益大資生之德。臣居懸弱齒。獲際昌辰。桐葉賜圭。謬疏封于名壤。椒花獻頌。共伸禱于慈闈。鳳歷更端。允協夏時之正。龍廷告慶。復新漢會之儀。中其恭惟皇后殿下。體順承天。寶慈逮下。迎歲元之啓旦。儼宸極以同休。臣誠質瓚源。承顏紫禁。分榮茅土。早誤忝于疏封。祇薦椒觴。敢竭誠于善頌。瓚璣審度。日始正于虞疆。珠緯宣精。斗載臨于寅次。中其恭惟皇后殿下。至誠寶儉。厚德資生。乘引達之陽和。贊重熙之聖治。臣分輝瓚極。竊芘宸幃。綵服承顏。欣際光華之會。椒觴舉壽。永期福祿之梭。

代宰臣夫人賀皇后親筮歲

戒葦事以身先。式示庶民之勸。擇婦官而卜吉。遂成三瀝之儀。仰盛德之時行。藹芳聲而遠播。中其竊以勤則示匿。安實收名。制被裳衣。是乃禦寒之類。休其寶織。可忘卒歲之虞。允資躬率之方。用廣風行之效。矧郊廟神靈之奉。禮必貴于肅雍。則緇縠絲枲之功。身宜致其誠信。為時淑哲。克佐聖明。恭惟皇后殿下。繼天道以正坤元。助陽功而理陰德。乘耒耜于帝藉。既觀萬乘之行。載鉤宮于公桑。肆及三宮之盛。勤勞一日。衣被四方。妾等獲奉徽音。預瞻懿範。教刑繭館。共知婦職之修。人用絲身。永賴母儀之化。

昆陵集卷八

外制

葉適寶謨閣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制

朕緬懷兩夏。式重陪京。維昔林陵。有孫仲謀。劉玄德之論在。于今江左。與漢河內。唐東都之地均。惟時保蓋。必在俊傑。具官葉某。天才英邁。神慮安閒。學廣問多。務緝先民之緒。任重道遠。不靳近俗之名。嘉挹注之不盈。趣延登而入侍。而志計懇到。裨益宏多。嗟議論之折衷。實獻納之攸賴。朕惟慕咨之。不采。莫強樽俎之折衝。方圖制勝之自中。重惜爾身之在外。然念石頭之形勢。實為江左之重輕。爰陞次對之班。允副居留之望。噫。覽神州之風景。勿謂無人。撫地險之山川。亦足用武。其往敷于聲教。以思啓于封疆。

劉光世除太尉淮南制置使制

履至尊而制六合。莫先觀侮之圖。賞有功而勸百僚。敢後酬庸之典。顧子寡昧。撫時艱虞。香右武之辰。思復隆平之業。矧本兵之寄。尤資英傑之才。咸造于庭。明聽朕計。具官某。識慮精敏。性資沈雄。久宜衛社之忠。茂著干城之略。冀山西之勁氣。事不辭難。運堂上之奇兵。算無遺策。蚤煩將鉞。祗扈殿嚴。外總制于元戎。內視儀于公保。威名播于夷夏。嘉績備于旂常。爰念敵騎北侵。鑿與南渡。衆披靡而引避。獨慷慨而請



行擇江流屹若長城之固折衝淮甸隱然敵國之威緊控扼之殊勞會與崇之未稱是用酌詔功之上賞進掌武之崇資位蓋久虛器非輕授若古命數有加印綬之榮視今官儀實亞台衡之俊增衍爰田之賦併加與食之封下僉稔于師言外增華于帥闔於戲有常德而立武事朕方依爾猷為無寵利以居成功卿勞于戒訓尚恢遠略嗣有寵章

葉夢得除尚書左丞制

朕惟天下之事總于文昌綱維政機實賴承轄日者敵騎北乘匹馬南渡政事衝決國籍散亡朕欲聖聖庶務舍其舊而新是圖非得者明博通之士而謀之鮮克有濟具官某精微之學兼明乎古今強敏之才不擇乎劇易兩直鑿禁蔚為詞宗再領版曹實藉心計論思獻納宏益居多朕方深共政之圖宜正頻虛之位據發底蘊革弊扶衰以助朕有為是所冀于爾也其體眷懷無廢朕命

盧益除尚書左丞制

朕以眇眇之身奉丕丕之緒雖臨御聽斷仰法祖宗而謀謨贊襄實賴承弼眷求舊德協圖康功具官某德度粹夷英姿亮達經濟之才足以決巨細之務淹該之學足以通古今之宜中外遠揚望實休顯昨登右府參贊樞衡實共濟于艱難未少據于素蘊遽辭機政殊嗚師言念強敵之憑陵想舊人之風采載惟二轄實總萬幾有嘉難進之風申界頻虛之位尙期展略以副虛懷

張浚除尚書右丞制

朕聞古人有云未至而言固常為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此人所以難言言所以難聽而上下蔽塞禍亂相尋人主往往悔悟而不能救朕遭時多艱匹馬南渡登用賢俊庶幾改圖具官某學造古人之全才周當世之用赤心事上有孜孜奉國之公正色立朝有塞寇匪躬之節曩由詞掖擢長憲憲進築石之良規發著龜之先見南渡之事卿嘗豫言庸臣蔽蒙以及于難中夜悼念流涕何追今方易柱改弦鼎新百度揆之清議蔽于朕心進轄文昌參決大政朕蓋有愧于初而圖功于後也益發遠猷以濟大業朕意所屬爾其欽哉

薛昂除尚書左丞制

立后王君公之職惟以父民須股肱心膂之臣共為同體不有君子孰成厥功眷我舊人乃心王室俾復預政罔有間言具官某為老成人以儒術用柔亦不茹乘大雅之明和而不流蹈中庸之德乃者釋位丞轄宣勞輔藩思聞嘉猷復畀舊物用泉陶不仁者遠國其庶幾開業正好善則優人有所恃爾其謹守國是克協典常使六官羣卿竝序厥位四方庶俗永底于成爾亦休哉

季陵除中書舍人制

朕惟艱難之時雖從事軍旅以圖恢復然亦必有威責之令文告之詞風動四方使之退聽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其官某學博而貫于古才敏而宜于今文詞之工士論推美郎曹宰局海吏劇煩奉常蠲物載歷華近茲時人望俾代予言庶幾播告之修不匿厥指拊循疲民而父老借須臾之死鼓舞流俗而武夫懷

感激之心則于當今乃為稱職

范宗尹除中書舍人制

朕觀三代而上訓誥誓命載為六經後世老師宿儒白首不能究至唐奉天詔書雖一時武夫悍卒至于揮涕感激何三代之言難明而奉天之詔易喻也蓋三代之言醇質簡古貽萬世之訓奉天之詔哀痛深切濟一時之危精粗淺深固不相準其有補于世亦豈異也朕博求賢髦質之詞掖具官某學該綜而能文氣剛方而有守發宣和之冊具聞譽謬之言立靖康之朝尤著謫思之益茲久淹于湖海諒彌富于經綸乃復賜環俾從掌制蓋將求樂言于季輔問古事于仲舒不特取詞命之有補于世而已也尙勉之哉

葉夢得除知洪州制

朕惟大江之西為支郡十悉統于豫章郡蓋據九江上流凡由荆襄順流而下有建瓴之勢顧朕時巡建康嚴飭備禦而豫章之地實為襟喉簡求時髦作我藩翰具官某稽古之學足以濟時應變之才足以撥劇登廊廟而贊經綸之業制國用而幹盈虛之權無施不宜有言底績輟從選列殿此大邦使隱然長城有以折衝制勝于無形實朕所以用爾之意也祗服朕命往其懋哉

張浚除尚書右丞制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記禮者必曰軍旅有禮故武功成用兵者必曰少長有禮而師可用則禮豈端為治世設哉朕遭時多艱方以馬上治天下而不敢忘俎豆意出于此具官某高明而重厚剛毅而務學博敏之學足以濟時清修之節足以厲世論事則嬰鱗而不懼治劇則游刃而有餘曩由臺端擢貳宗伯因時繇職咸適所宜以至贊軍謀以居中總戎旂而殿後智勇之略尤簡朕心長茲春官宜釋羣聽然豈特用爾以禮文之事而已哉盡思獻納以助朕有為蓋所冀于爾也往祗厥官無替朕命

孫觀除戶部尚書制

朕獲承至尊適際艱運郡邑殘破而賦入滋削邊郵假擾而費出無窮將因陋就寡而不為遠圖則有國不足之憂將仰取俯拾而不遺餘力則有民不堪之患欲付是柄實難其人具官某學問醇深言奇而適于用智慮英敏遭變而知其權才無不宜用然後見當乘輿一旦南渡之後而行關百須竝起之時幹旋盈虛指顧辦給效見已試頃陞八座之崇國恃以強佇富九年之積周家宰制國用蓋垂量入為出之規唐宰相兼度支乃貽剝下媚上之誚其體慈儉之意益圖均節之方爾所優為寧俟多訓

賈安宅落致仕除吏部侍郎制

天下無事則蠶繅整襟以進取而有餘天下有事則囊粟滿足以馳救而不足君子之行藏進退適于義而已矣厥今海內釋疆國勢單弱羣聚天下之英雋而其圖之蓋囊粟滿足之時也具官某才周而用博學富而詞工奉對廣廷文冠多士陸華從業望臨一時頗當強仕之年而有乞身之請雖揮金煥老有慕于古人念仄席求賢宜存于王室况天官高選銓敘羣才會日汝諧勉為朕起其體眷待務發論思

中書舍人黃唐傳林通除待制宮制



朕以冲眇。屬茲艱危。加惠臣工。使之均勞。而全進退。不吝名器。所以興豪傑而圖治功。矧予通聯。以疾來診。式頒龍漉。庸示眷私。具官某。學術粹醇。操履端潔。通云。學識高。才敏助。掌綸言于西掖。方矜于論思。扈蹕取以南巡。偶愆于衝養。重違勸請。俾即便安。爰陞次對之華。乃昇真祠之逸。願朕宵衣。旰食于上。羣臣纓冠濡足之時。諒雅意于朝廷。當不忘于朕。故往服朕命。思歸乃忠。

鄭毅除中丞制

晉叔向曰。大臣重祿而不諫。小臣畏罪而不言。此患之大者。肆于寡昧。奉列聖丕基。重權多艱。大啓言路。思得直諫之士。付耳目之寄。肆加詢攷。實難其人。具官某。以剛毅敢言之姿。懷精忠奉上之志。踐歷諫省。規益居多。深明治亂之幾。力辨忠賢之實。已試之效。著乎朝會。執法于中。蔽自朕志。爾其展盡底蘊。入告嘉猷。朕虛心委已。以聽焉。必時至懷。寧俟多訓。

觀文殿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讀(案)此下除應道軍節度上清寶錄宮使制

參華秘殿。久陪清禁之嚴。錫命齊壇。就易真祠之逸。豈名器之可假。實文武之兼資。允穆師言。誕揚渙號。具官某。器博而用遠。實茂而聲宏。碩學貫乎九流。敏識通乎萬務。資以忠誠。知無不為。安于行藏。綽有餘裕。夙懋踐揚之績。寢階華近之途。頃參乘于政機。賴翊翼于帝載。式是百辟。採此萬邦。俯從均逸之求。益閱宜勞之舊。肆加顯職。雍容琳館之游。仍侍中宸。紬釋金華之業。閱日滋久。告猷益嘉。是用載時顯庸。申錫徽號。眷東吳之奧壤。肇建節旌。繫上清之殊庭。寶藏金簡。豈獨侯藩之倚重。亦惟道化之由興。併獎者明。庸勸羣下。於戲。專節制于外。朕方隆體貌之誠。侍燕閒于中。爾尚罄論思之美。願惟舊德。寧俟訓辭。



毘陵集卷九

內制

賜江南安撫大使呂頤浩詔

卿以元勳舊弼。出殿大藩。姦宄亂常。提師薄伐。冒犯鋒鏑。跋履山川。雖未收斬將奪旗之功。亦可見推轂徇國之誼。方時艱棘。寒氣滋隆。次舍之間。節宣是慎。今遣中使賜卿銀合茶藥。想宜知悉。

賜呂頤浩乞宮觀不允詔

省所奏乞宮觀事。卿出假外藩。力捍狂寇。臥護諸將。蔽遮行朝。隱然長城。中外倚重。忽覽來奏。引疾丐閒。雖高沖退之懷。殊拂倚毗之意。今諸將進兵塵。擊軍聲已張。精神折衝。政有資于元老。藥石自輔。其務究于遠猷。協濟多艱。毋復有請。所乞不允。

又

省所奏乞宮祠事。具悉。比者李成越境南渡。抗逆王師。有吞噓江左之心。卿以舊弼。臥護諸將。扼其奔衝。使諸將盡銳征討。克復郡縣。而賊不敢出一騎以窺饒。信行朝恃以無恐者。卿之功也。朕方倚毗。共滅此賊。露章引疾。殊拂朕聞。朕之待卿。自謂無媿。至于兵將分合。務濟事機。非關重輕。殆不得已。諒卿體國。必



悉朕懷。卿宜少安厥次。勉卒乃功。以稱朕始終眷遇之意。勿復有請。

又

朕以卿勤奮。委卿江南。所賴精神折衝。儀刑百辟。亦非專以吏事責卿。向聞移疾求去。數遣使。手筆開諭。至于再三。朕之待卿。盡矣。比覽來奏。猶未視事。欲遂前請。何未體朕眷委之意也。以卿平日志不辭難。乃貽避事之譏。忠以享上。而蹈慢命之戒。朕竊為卿惜之。況今寇攘未除。防秋在邇。遠近百執。宜惜寸陰。卿為大臣。與國同體。而必欲求去。何以責將士之用命。率臣庶以赴功。朕願江南。非卿誰可。卿雖力請。朕志不移。今遣內侍某撫問。候卿視事訖。奏卿宜深諒。勿復有辭。

賜呂頤浩詔

卿以元宰。出殿藩州。慨然帥師。援九江之圍。引義竭誠。不擇劇易。比覽捷報。已收奇功。斬賊執俘。前後非一。戰艦旗鼓。獲致亦多。種想忠勞。良極嘉歎。輔臣奏卿出入行間。衝冒風雨。稍愆調護。尤用惻然。今專遣內侍撫問。仍賜卿馬一匹。并鍍金銀鞍轡一副。至可領也。

賜浙東制置使張俊詔

朕比委卿。提重兵。制浙兩事宜。本圖數日間。與卿會于明州。今聞明州錢糧空乏。豈能聚兵。又聞敵人或由常州。或由宜徽。或由衢婺。以犯越州。設謀措意。專在朕躬。若失浙邦。朕將焉避。中夜思念。寢食靡寧。今已委郭仲荀。辛企宗。同力捍禦。惟卿忠勇。事朕累年。共嘗險艱。備著勞效。昨者提兵勤王。定計復辟。朕非卿則倡義誰先。卿舍朕則前功俱棄。君臣之際。休戚是同。今則水陸道窮。宗社危甚。卿宜協謀戮力。共捍賊兵。若能破敵。保我越邦。當加王爵。以酬忠藎。卿宜深悉。朕不食言。

又

朕自艱難以來。竭國帑以養士。捐好爵以勸功。緩急之際。鮮復為用。或望風畏怯。或臨敵奔潰。朕甚悼之。今者敵騎。遠犯浙東。朕方避地海隅。遠邇震懼。卿奮忠誠。請留明州。秣馬厲兵。為決戰計。刻章來上。三軍買勇。載觀志盡。良極嘉歎。比聞敵遣偏師。止數百輩。涉遠勞敝。勢宜易圖。卿以精甲十倍。阻險迎擊。必可萬全。朕有不次之賞。以待卿。下及將士。次第褒擢。更宜申嚴紀律。毋致侵擾官私。惟卿腹心之將。朕所倚毗。必副眷懷。寧俟多訓。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賜兩浙制置使韓世忠詔

邇者金人南渡。遂陷建康。復遣偏師。徑趨杭越。朕以宗社之重。暫避其鋒。然念敵人勞師深入。冒犯阻險。殘暴無厭。殆天亡之時也。比在會稽。呂頤浩獻議。欲會京口。邀截歸路。以為永圖。方須卿來。講究利害。遣覽來奏。及圖上方略。實契朕懷。惟卿忠憤之誠。謀慮之審。千里之外。不謀而同。載觀規圖。深所嘉歎。倘能投機一戰。取勝則中興與祚。惟卿之功。不次之賞。朕不敢吝。凡獲賊所有資財玉帛。盡予將士。已令降空名告劄二百道。用資激賞。及助軍需。勉踐爾言。以副期待。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又

卿比統率舟師。邀擊敵寇。忠勇之節。遠近所聞。相距大江。殆將兩月。仗傷莫計。俘虜良多。茲捷奏之展聞。嘉茂勳之鮮備。豈謂濟師之失援。致墜定亂之全功。然成敗者天理之難知。而勝負亦兵家之常事。度向所亡之多少。豈足介懷。惟陰益辦于多多。尚觀來效。卿其撫傷之衆。上俘虜之功。以及戰亡。效當賞賚。今差內侍某。前去撫問。如欲便赴行在。即仰疾速起發前來。或且駐師江陰。休養士卒。即令下戶部。行下所屬。應副錢糧。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賜福建制置使辛企宗詔

朕眷七閩。險遠瘠薄。俗既纖賈。以趨利。間多推剽。而為奸。州縣之吏。初既失于拊循。盜賊之萌。又復藉于彈壓。馴致紛擾。莫獲奠居。朕比委卿制置一路。入境問俗。不憚險艱。折衝執俘。涖問勝捷。士卒之氣。既振。姦宄之鋒。自摧。種想忠勤。良極嘉歎。益翦除于黨類。期綏靖于里閭。訖其外庸。如有襄陟。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賜陝西宣撫使張浚詔

金人去冬兩路深入。南蹂洪。以至筠。袁。東陷昇。杭。以及明。越。朕以宗社至重。父兄未還。遠避敵鋒。以保基緒。而我將士。懷積年憤鬱之志。乘驍敵。勞敵之師。各輸厥忠。人自為怒。張俊迎戰于鄞水。劉光世邀擊于江西。周望以大軍控禦于嘉禾。趙立擁義旅。驅擄于淮甸。捷書日報。俘虜踵來。敵人挫傷。前所未有。爰念既得地利之險。以保江浙。策亦因天時之便。以規河山。惟卿忠翊。朕躬。勤在王室。宜風邊微。備著勤勞。宜屬壯猷。共恢遠略。蓋聞敵人用兵。深忌暑月。要即騎卒解甲弛鞍之際。稍資秦兵投石超距之餘。于五月間。徑掃巢窟。一由同州渡渭。以取蒲。解。一由郵。延。界。渡河。以取晉。隰。俯從戰勝百倍之氣。仰符前王六月之征。用我計之未嘗。出敵人之不意。竊謂一舉。可圖萬全。卿宜審度事機。益深籌慮。勉卒賢業。無規近功。庶幾盡復兩河。迎還二聖。以底中興之烈。豈不偉歟。

又

朕以疆場多虞。風塵未靜。東巡江左。倏已逾年。西顧秦中。邈焉萬里。念王靈之阻闕。將使指以宣風。卿位冠樞衡。勳昭社稷。挺忠精之特操。早被簡知。乘經濟之遠猷。庶辭煩劇。擬時咨而臨遣。獨慷慨以請行。載涉炎涼。備宣忠力。蒐卒補乘。既大振于軍聲。擒伏發奸。復少蘇于民瘼。每閱封章之上。具形憂國之誠。爰遣使。往宣德意。載念高秋。在候。殘敵未還。恐尚肆于貪謀。蓋有資于外援。宜提勁旅。豫控上流。諒惟心德之同。必體國家之急。朕所倚重。寧煩訓辭。故茲親筆示諭。想宜知悉。

又

卿宣威關陝。備著忠勞。遣將出師。屢聞勝捷。昨得七月奏。已復郵。延。一路。及京兆府等。載觀規畫。良極嘉歎。仍期八月進兵。圖取蒲。解。自是之後。音聲不聞。夙夜惟念。頗深西顧之憂。蓋聞金人會兵進說。以窺陝右。深恐萬一。或墮敵計。更宜珍重。以收全功。今朕留會稽。沿江捍禦。頗嚴。准向敵人。不敢南渡。但江南諸盜未靜。已遣張俊同帥呂頤浩。悉力剿除。皆不足慮。計卿欲知。因令密院遣人問卿動息。軍事曲折。可



悉以聞。

又新趙習

比聞金人糾合重兵。力圖開陝。惟卿倚重。寬我顧憂。雖提五路之全師。乃當百戰之勳敵。非貴詞信。號令明。不撓不疑。鮮克有濟。邇來縱敵玩寇。驕惰成風。卿能明節制之權。正逗撻之律。訓一勦百。孰謂不然。引咎歸章。益見忠謹。況乃一勝一負。兵家之常。所亡不多。無足介意。更圖後舉。以收全功。其堅乃心。益務持重。庶幾盡復境土。以成中興之烈。朕之所望也。所待罪放。想宜知悉。

又

朕眷關中天下根本。卿將使指。為朕遠行。載涉歲華。具宜忠力。自得去年九月所上章。尋降親筆。放罪去。乾比覽呂頤浩奏。謂卿失利之後。退保興州。欲取間道。至熙河點兵。以圖再舉。朕復聞此。宵旰增憂。重以山川阻脩。道路榛梗。首驛不至。已逾半年。機事之間。難于逾度。復念自古成敗。不可必期。卿宜審量事機。擇利而處。敵人既悉重兵。以窺秦蜀。而我師挫傷之餘。或未能長驅而深入也。第宜謹守關塞。益務持重。備或牽制狂敵。不能南侵。則亦惟卿之功。當忍小忿。徐為後圖。近者李成跳梁。剽殘江南數州。已委呂頤浩。張俊。倚角進兵。大獲勝捷。想此逆賊。不日勦除。而淮甸殘敵。亦稍引去。諒卿聞之。當亦少寬憂國之意。人向宜悉具彼中事宜曲折。一一開奏。

又

比得卿三月四日奏待罪。及乞選委重臣。鎮撫關陝。事具悉。卿宜風陝。久著忠勤。失地喪師。頗增憂。夫敵以乘勝不可當之鋒。我以新集不素練之卒。衆寡懸絕。固不可倖。欲一戰以收功。豈萬全之可必。天未悔禍。既往莫追。然敵人既待志于三秦。必垂涎于全蜀。而又南牧之寇。尙頓淮揚。則存噓江左之心。猶未已也。卿宜收合散衆。養銳待時。但能據險堅壁。謹守要害。既以保固四川之地。又能牽制南下之師。則亦惟卿之功。兵忿者亡。古人所戒。毋疾戰以規近利。毋深入以蹈覆車。益遠乃猷。毋忽朕命。相去萬里。音驛罕通。次舍之間。更宜尙慎。所待罪放免。

浙西親征詔

朕念中原之微。憤強敵之憑陵。固嘗屈己以請和。尙復阻兵而肆虐。比由海微。還次越邦。赤子流離。殆失耕桑之候。聚廬焚蕩。盡為瓦礫之場。咎在朕躬。禍貽爾衆。幸民心之未替。知天命之攸歸。然而殘寇尙假息于江項。潰卒復肆行于近境。坐念傷痛。詎容懷安。是思晉文桑下之謀。遠跡漢高馬上的略。斥竄御膳羞之奉。躬鞍馬甲冑之勞。董率六師。巡行列部。既欲撫綏于凋瘵。又將彈戢于姦偷。庶幾消弭禍災。圖回基緒。尙賴朝廷將士。州縣吏民。戮力奉公。忘家徇國。各務殫于忠赤。用宏濟于艱難。朕以四月某日。巡幸浙西。所有六官百司。並留越州。

賜門下詔

朕顧德弗類。遭時多虞。臨民取朽索之危。涉道濟巨川之遠。向者敵師深入。國步載艱。永惟貴躬避位之

圖專為講好息兵之計。力祈大國。冀迎二聖以還歸。庶保丕基。可致四方之綏靜。今則奉太母之慈訓。念嗣君之幼沖。致兵民推戴之誠。諭內外請祈之切。謂防秋在邇。當愛日以有為。謂遣使出疆。恐梓盟而未遂。露章狎至。復辟為期。朕以太后之旨不敢違。羣下之情不可卻。遂辭靡獲。任重難堪。仰太母之慈仁。許同聽斷。肆眚躬之寡味。敢憚憂勤。朕惟東朝有垂簾保佑之勞。元子有踐阼承承之託。上徵稱于長樂。以致四海之歡。正家嗣于青宮。以繫萬民之望。式頒溫詔。誠告多方。嗚呼。有臣三千。實倚同心之助。卜年七百。復開過歷之期。更資中外之交修。庶格神天之協佑。咨爾有衆。咸體至懷。太后宜上尊號曰隆祐皇太后。令有司擇日奏請。嗣君宜立為皇太子。令有司擇日備禮册命施行。所有三月六日敕書。應于恩賞等事。有司疾速施行。如有稽違。重賞典刑。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又

朕遭時艱危。兩宮北狩。實賴隆祐皇太后。母儀天下。保佑朕躬。非德寡祐。奄臻禍變。伏讀遺詔。貶降禮儀。固宜仰遵慈仁之訓。爰念太上皇帝。繼統于哲宗。靖康垂簾。授位于冲眇。中更苗劉之變。尤高社稷之功。雖正隆名。未極大養。非盡尊崇之典。曷昭仰報之誠。隆祐皇太后。應于典禮。可比擬欽聖憲。肅皇后故事。令有司討論詳定。以聞。朕以繼體之重。當從重服。以稱孝思之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又

朕惟隆祐皇太后。坤儀如昨。叢奉有期。永懷夫保佑之功。務極其哀榮之典。爰念蒙垢于紹聖之末。即瑞華而退居。復位于上皇之初。實欽聖之慈旨。屬姦諛之當制。乃隱沒而不言。未洗謗傷。久淹歲月。肆朕慕紹。逢時艱難。雖正隆名。未伸褒册。將即廟庭。而登配。豈容典禮之久稽。用詔攸司。載加追賚。可令禮部太常寺討論合行册禮。及奏告天地宗廟等事。申尙書省。

太后賜門下詔

敕門下。以公滅私者。哲王之明訓。右賢左戚者。治世之遠圖。吾以寡昧之資。際艱難之運。永惟付託之重。寧辭保佑之勞。聽政垂簾。非眇躬之得已。遭時多艱。豈故事之敢違。已哉御府之膳羞。仍損家庭之恩數。靡敢伸于私諱。恐涉僭踰。復申勅于本宗。以防干撓。乃章兵于內外。或庇職于朝廷。事屬嫌疑。理宜避免。克自抑畏。期感格于天心。始于憂勤。庶緝熙于治道。咨爾有衆。咸體至懷。除膳羞已裁。此外。其因垂簾。應于恩數。痛行減省。故事當諱父名。亦更不避。以稱吾恭己抑畏之意。本宗子弟。已降詔旨。不任要職。不予私第。見宰執。不干預朝政。可令今後不得任內外掌兵官。及在京并行關職事官。忠厚見提舉。巡幸一行事務亦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中書侍郎王孝迪赴闕詔

敕孝迪。朕遭時艱危。宵旰求治。實賴左右前後。協恭戮力。以圖康功。卿學望才猷。簡于朕志。圖任共政。時惟舊人。召還廟堂。允資經濟。固宜朝聞命。夕引道也。倚注滋久。未聞造朝。其悉大臣體國之誠。無徇匹夫小廉之節。亟祗新命。以副虛懷。已除卿中書侍郎。詔書到日。卿星夜起發。前來赴行闕。不得更有辭免。故



茲詔示想宜知悉春暄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賜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詔

承州殘敵攻圍山陽諸鎮之師逗撓不進以卿任兼將相勳望特隆已即指揮致討節制比見探報主帥若柵皆在高郵之南去楚尚遠勢不相及深慮淹久致失事機存亡之憂于卿為重宜速渡大江以身督戰庶使諸鎮用命戮力盡忠頭解山陽之圍一掃垂盡之敵朕亦議遣大軍以為卿援諒卿體國必悉朕懷

賜張浚特進學士院詔

浚躬率將士列屯兩淮以至經理上流皆中機會邇者逆賊擁衆深入蹂踐淮西浚親臨大江以身督戰將士買勇一剿無遺而襄漢之間捷書屢上勳勞顯著深用歎嘉宜有褒陞以勸列位

賜江南西路安撫大使朱勝非詔

朕比裂江北之地分置鎮撫以捍外寇春惟江南密邇行在復擇勳望之臣建三大帥所賴心德惟一精神折衝稽之公言蔽自朕志卿惟舊弼朕所眷知九江上流倚卿為重意其朝聞命夕引道也抗章遜避殊拂朕懷朕以艱難累歲夙夜究圖小大之臣所宜戮力呂頤浩劉光世皆以復辟之勳當一面之重授任而往罔敢懈行庶幾公忠表倡列位卿其體國勿復固辭除已令學士院降詔并遣使撫問外故茲親筆宜悉朕懷

又

朕建三大帥控臨兩淮率用勳德大臣以隆方面之寄卿惟故相朕所眷知界卿九江選任實重除命之下已淹歲時猶未奉詔之滯襄帷視事彈章累上謂朕失刑命令儲或廢于大臣法度豈復申于百執朕亦恐道途尚梗或致愆期而典憲遽加有傷體貌益思全度務極始終卿宜念九江收復之初百姓凋弊之極即日引道往見吏民拊摩瘡痍招撫流寓不獨道卿通使之責亦得以副朕勤恤之心毋復稽留重招物議故茲詔示其體至懷

賜威武大將軍曲端詔

朕遭時多艱移蹕暫避眷關中阻山帶河之勢為天下勁兵健馬之區捍我邊虞倚時將略遠在遐外傷然顧懷擬臨道于樞臣俾昭宣于德意惟卿委粟沈毅世篤忠勤久提貔虎之師式著驅場之略比覽行臺之近奏益知分圖之賢勞已建殊名俾謀諸將勞兼制于五路外折衝于二邊用彰推轂之誠復峻廉車之秩寵嘉特異眷倚可知庶圖展盡于猷為豈復致疑于謫問朕念陸上都而觀萬國孰臨關陝之雄得猛士以守四方遠相韓彭之烈其體朕志無媿前修

賜孔彥舟詔

汝頃事朕藩邸具知忠勤從軍累年頗著勞績比聞提兵遠入湖南公肆侵擾遠近驚疑以謂汝有攀附之恩亦復如此為天下笑朕為汝惜之諒因軍兵關樞非汝本意昨已除汝正任觀察使湖南副總管想

已祇受今聞李成遣馬進攻圍江州江南大擾呂頤浩已統萬人問罪朕以行在防秋未欲繼發大兵汝可統率部曲解圍江州併力以討馬進候勦除淨盡入覲行在不特以功贖過朕當以節度使授卿勉立大功務全終始故茲親筆宜悉朕懷

賜浙東宣撫副使郭仲荀詔

朕以金人渡江移幸旁郡委卿宣撫浙部統率將士以捍強敵始欲俟朕駐蹕明州期卿等來今會到錢穀數極微少深憂乏絕以飢我師而又探聞敵師已圍建康分兵由常或宜微或衝葵以窺會稽則區區之意專在朕躬又思敵人雖強勞師遠襲已非所利而況吳越阻山帶江地皆沮洳道徑隘狹得地之利于茲為多若以逸待勞以少擊衆資卿忠智誠非所難又思國家艱難以來裁損百費竭力發兵若俟緩急以保衛為名不復接戰已非本意而又君臣聚首寶身海陬縱獲生存豈不有媿朕中夜思念寢食靡遑今卿與張浚辛企宗有甲兵二萬并李鄴所聚民兵亦約萬人西阻滄江南依山險以此衆戰誰能禦之卿宜審思以身督戰大將以下有不用命當以軍法從事俟卿戰退大敵功狀來上即除卿同知樞密院事故茲親筆卿宜知悉

賜嚴州柳約詔

金人入寇遽犯臨安復遣偏師遠及明越朕方避地遵海而南將士倚驕群復用命卿守備邦旣然請行欲與諸郡台從克復吳會比覽來文良用嘉歎今張俊在明州已聞捷報韓世忠全軍在檣李杜充在嚴真各圖邊警已令周望遣陳思恭統兵前去收復臨安卿更審量事宜統率將士士氣以決進討如不可躬行即選將官前去候立功績當不次褒擢其餘將士士氣等節推恩故茲親筆卿宜知悉

賜新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鄭汝諧免命不允詔

鄭汝諧省所奏辭免命事具悉朕慕承丕緒蒙訓東朝國步多艱允賴股肱之力邊陲制勝尤先帷幄之籌博選人豪俾參兵柄卿純心許國厚德鎮時諫垣多補過之規憲府著權剛之節直而不撓屹砥柱于中流行其所知灼元龜之先見已信願言之行兼圖濟武之文宜密贊于樞機亟延登于廊廟允符公望何事攝謙往即官常毋替朕命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新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李邴辭免命不允詔

李邴省所奏辭免命事具悉朕以寡昧屬茲艱虞內外險阻有陸危之勢將驕卒惰人無買勇之心願經世之鴻才付本兵之重寄卿器姿闊遠問學淵深榮然華國之文藉甚快時之望復登筮禁小心蓋得于鄭綱肆演綸言大手每煩于德裕已賴揮毫之助更資借箸之謀入贊鴻樞實諸清議曷過形于奏膚欲懇避于恩章往即欽承體茲眷待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新除戶部尚書孫覿辭免命不允詔

孫覿省所奏辭免命事具悉文學政事昔為兩科文學之士思于虛浮而無實用政事之才思于固陋而無遠謀求其兼全付以劇任卿以文學則博通古今而有可用之實以政事則練達



利害而有經遠之謀。惟時地官實總國用。制多寡之數。以節其出入。幹盈虛之權。以通其有無。卿蓋優為。何足遜避。惟長與貳。事任略同。循次而遷。公議食祿。亟祗成命。務體眷懷。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新除翰林院學士李邴辭免恩命不允詔

敕李邴。省所奏辭免恩命。具悉。朕惟纂承大統。雖有事于戎昭。鼓動多方。亦莫先于文告。簡求舊老。寓直禁林。卿學探本原。文參經緯。發揮七制。曩開黃絹之詞。流落兩朝。宜復青氈之舊。仍勉論思之益。豈專潤色之工。成命既頒。公言背穆。寧煩沖搢。亟體眷懷。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右諫議大夫鄭毅乞待罪不允詔

敕鄭毅。省所奏乞待罪事。具悉。比以強敵歲侵。中原日削。奄入淮甸。駐蹕吳中。引咎責躬。以弭禍變。卿以忠義之節。審諤之言。宏益居多。庸臣沮傷。不悉聽用。肆于寡昧。方賴箴規。屏居固辭。非朕之志。往安厥友。益罄乃忠。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新除御史中丞鄭毅辭免恩命不允詔

敕鄭毅。省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朕開良藥。有苦口之利。明鑑無見。疵之尤。惟求謬言。有補治道。方勉告猷之益。式圖已試之功。卿遠識造微。純誠許國。踐揚諫省。箴規久著于青蒲。擢長嶺端。彈擊矧觀于白簡。宜亟殫于忠赤。以弘濟于艱虞。何執撝謙。尚形遜避。往祗成命。益體眷懷。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新除中書侍郎王孝迪辭免恩命不允詔

敕王孝迪。省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天下有緩急之勢。君子有行藏之時。上既求賢而圖濟于艱虞。下思行道以自期于著見。則君臣相得。而治功可成。卿望臨一時。身兼數器。顧予眇眇。允賴于交修。惟爾舊人。乃先于圖任。況茲國勢未振。政本久虛。何弗爾于眷懷。尚曲形于謙挹。亟踐厥次。無復有辭。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暄。卿比平安好。遺書指不多及。

賜新除徽猷閣待制康允之辭免恩命不允詔

敕康允之。省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朕省方觀民。錄德定位。式示巨工之勸。豈容名器之私。卿識慮精明。風力強敏。壽春假守。而羣偷辟易。隱若長城之賢。武林開藩。而于室安安。熏然慈父之政。肆加詞致。備見忠勞。可無勸賞之公。以慰借留之願。賜金增秩。頒漢室之寶。晉筆持荷。結甘泉之法。從增華使節。尤協師言。何必撝謙。尚仍固避。往祗成命。亟體至懷。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資政殿學士葉夢得辭免知洪州恩命不允詔

敕葉夢得。省所奏辭免知洪州恩命事。具悉。朕惟才能之士。可與有為。而或失之輕。道德之士。可與有守。而或失之緩。乃選于衆。兼用所長。卿學問深博。而道德足以鎮浮。識慮精明。而才能足以辦劇。眷南昌之都會。實行闕之藩維。輟吾重臣。殿此南服。惟鎮浮而不擾。乃能綏靖兵民。惟辦劇而不勞。乃能鎮服姦

暴。允穆清議。寧煩固辭。式遵其行。無替朕命。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淮南諸鎮詔

朕秉德弗類。遭時多虞。敵騎憑陵。貪殘滋甚。乘輿播越。艱險備嘗。永懷祖宗積累之勤。遠念父兄劫遷之難。下憫黎元之荼毒。近傷非邑之陵夷。踴地踏天。痛心疾首。比旋師于江浙。尚牧馬于淮壖。靜言淹久之因。復有窺乘之意。爰念肇分列鎮。實控賊巢。奮忠誼以致身。必思買勇。顧寇戎之在境。諒已疚心。矧盛夏之亢陽。屬敵營之解甲。弓弩弛緩。鞍馬疲羸。事亦易圖。機不容失。宜倡齊公九合之義。共成宣王六月之征。擊其惰歸。庶有符于往志。貴乎拙速。當毋失于天時。懋建非常之勳。即膺不次之賞。候詔書到日。可會合諸鎮。同共剿除。淮南金人餘黨。以成大功。故茲親筆示諭。想宜知悉。

賜御營都統制辛金宗詔

朕比委卿于會稽。固非得已。始圖駐蹕。馳驛召卿。今聞敵師之東。專欲窺朕。四明空乏。無以聚兵。朕之稍兵。皆會吳越。若不依地利之險阻。作士氣以驅擐。則君臣以身。去將焉避。中夜思念。圖濟艱危。已詔仲荀。俊戮力協謀。以捍遠寇。況聞分兵而來。其徒必不衆多。惟卿宗族。被遇累朝。卿之忠嘉。朕所體悉。告辭之際。屢布惻誠。若皆以入衛為心。則天下非朕所有。卿宜體國家之急。忘位親之殊。買勇爭先。無致嫌隙。賞罰之柄。朕不敢私。倘有成功。即頒旆鉞。示茲親筆。朕不食言。

明州奏捷賜詔

朕觀國家自命人入寇以來。士氣沮喪。莫敢攬其鋒者。今復遣輕兵深入。四明。卿買勇先登。以身督戰。大獲勝捷。忠誼之節。倬越之功。獨高一時。載覽封章。良極嘉歎。已令張公裕具海船二百隻前去。以俟凱還。更宜勉勵。以全大功。毋使匹馬生還。是所望于卿者。懋功之賞。朕不敢私。故茲親筆獎諭。想宜知悉。







正位于樞機。仍撫師于疆場。運籌帷幄而決勝于千里。致敵騎之宵奔。端委廟堂而為準于百僚。副與人之夙望。實惟圖報。何止策勳。伊尹一德以享天心。無間然矣。漢高五載而成帝業。尚竊運之。益堅帶礪之盟。增煥鼎鑪之勳。某辱知最久。贊喜尤深。閩海相從。已熟衰殘之迹。荆溪休老。願諸退縮之心。頌詠之私。名言罔既。

賀趙相公除左僕射啓

伏審決定大策。建中興不拔之基。褒賞元勳。正上宰久虛之位。王庭爭號。海宇交歡。竊以赤烏袞衣。美征東之姬且。命圭相印。答平蔡之裴公。播在聲詩。光于簡冊。況郤遐陵之巨敵。有開恢復之宏規。示丕勳于羣工。宜首膺于異數。恭惟某官。直方而不撓。偉大而有容。獻納論思。夙著排姦之節。贊襄輔弼。尤高經遠之謀。惟光武能推赤心。而絳侯可屬大事。會羽書之遺至。奉革輅以徂征。師律一新。坐據江山之險。捷書屢上。幾成京觀之封。致醜類之宵奔。本嘉猷之辰告。射雕賈勇。雖多李廣之無雙。指獸收功。誰出蕭何之第一。宜頒宸綽。首冠台躋。舍爵之賞。既行。歸疆之期。可待。某逖聞誕告。喜越常情。昔忝同升。謬託金蘭之契。老思自放。願諸丘壑之求。頌詠之私。敷宣莫究。

回馬運使啓

伏審抗旌俯次于近封。視印已從于割日。姦媮之吏。登滅望之前乎。凋瘵之民。啟寬條之下逮。羣心相慶。一路所同。伏惟某官。智識高亮。而詳練于事機。才猷敏強。而緣飾以儒雅。念江表瘡痍之未復。緊澗夷宵。肝之不忘。願將上不乏于邦儲。下少舒于民力。類非文俗吏之所能辦。故屈老成人而不為。某茶然發病之蹤。求去未遂。仰止駉駉之託。為幸滋多。修廢頹而未遑。辱榮函之逮及。感慙之至。敷述奚周。

代郡侯賀運使啓

竊審榮拜宸綽。就使節。尤資心計。上幹邦儲。入境宣風。涓辰視事。恭以某官。機猷敏濟。業履粹明。出逢熙盛之辰。益茂經綸之志。久茲詳試。肅有休稱。淺膺容哲之簡求。游被光華之臨道。領均幹于淮甸。已開百室之盈。總轉漕于浙邦。用充九年之蓄。佇時茂最。入踐華資。某偶此叨恩。鼎來假守。稔聞德望。適在鄭君之鄉。行途郊迎。聊繼蜀人之寵。依仁竊幸。稱慶無階。跋詠攸深。名言罔既。

回賀郭少傅啓

伏審加大廷之顯制。進亞傅之崇資。凡預觀瞻。同深作蹈。恭惟某官。勳高列辟。望著三朝。入扈殿廡。壯儀刑于階戟。出分帥閫。登威譽于邊陲。燧開烽火之累傳。屬仰海邦之靜治。介圭歸觀。宜膺春獎之隆。孤棘陸華。增重蕃宣之寄。某披瀝惟舊。荷照尤深。側聞綸綍之誕揚。方媿藤屨之獨後。過蒙謙眷。等極感銘。

回江東二漕啓

叨膺宸旨。俾鎮陪都。揣分引辭。方徹九重之聽。飛文垂慶。蓋臨十部之賢。深惟留論之司。非曰養疴之地。願官情已矣。老將至而止合投閒。病骨枵然。力既愆而豈宜任重。此蓋某官。誠心樂善。屈已定交。借妙語而陰辱推揚。先眾人而俯加勞問。方願論詔。少安衡宇之居。莫敘謝誠。姑報珍函之寵。感慙之至。敷敘奚

彈。

福州到任謝宰執啓

起自三吳之故里。游更兩越之名藩。試用罔效。委寄加隆。雖于擇事。不敢力陳疾病之身。即已到官。于是具宜寬大之詔。惟七閩之巨鎮。接五嶺之炎荒。地狹而山谷深。民貧而風俗悍。向由劇寇。屢欲窺乘。繼以大兵。頻資供億。致公私之儲。地加夏秋之旱。流金。不堪歎息。愁恨之聲。宜有還定安集之政。願如某者。心雖許國。才不適時。進無補于謀。退不堪于煩。劇承流輔郡。曾訟詭之未消。假龍經帷。辱召環之遠及。第緣衰茶。屢控忱誠。未奉俞音。更叨煩使。此蓋伏遇某官。才高而兼濟。道大而有容。惠綏外服之民。開濟中興之運。念傷夷之凋郡。當解煩苛。故畀付于陳人。使專牧養。敢不稟策。純摯。拊摩瘡痍。儼正信之教。與庶幾引亂。雖催科之政。拙。詎敢辭勞。

再知紹興府到任謝宰執啓

觸熱之官。諷辰視印。在私良使。仍昔所臨。政拙心勞。吏民習知其驚。純。頭蓋齒豁。魚鳥亦怪其衰。伏念某。向誤聖神之知。偏更中外之任。由寵榮之臨分。致益滿之挺炎。疾病相仍。長恐背肩之逼。聰明不及。益知饒解之難。願共理之寄。大懼于曠。瘳。而投閒之章。屢關于聽覽。既不責其避事。又復畀以便藩。此蓋伏遇某官。光輔聖時。丕降賢業。威加有載。收召公辟國之勳。鈞播無私。得伊尹格天之道。欲拊循于凋瘵。尤慎簡于循良。遂致陳人。復叨舊物。適使輅之驟至。乘帥閫之暫虛。冥搜殆甚于察淵。公取不嫌于竭。障。方遠夷之猶夏。當海嶺之方秋。而乃幣無宿儲。吏罷月俸。欲剝膚推髓。恐非仁政之宜。而折骨絕筋。何補公家之急。尚賴至明。燭隱。盛德包荒。惠以初終。免于顛沛。田廬在望。少休抱疾之身。溝壑未填。盡是報恩之日。

轉官謝宰執啓

承流無補。增秩為榮。游憑避而弗請。終競整于非據。伏念某。學既老而益落。氣被病而逾衰。誤膺分圖之求。僅弭弄兵之習。兩年罷勉。敢欺周南之滯留。六診侵陵。真作漳濱之沈痼。數祈罷免。少道曠療。豈尚闕于俞音。復明陞于顯秩。買刀買犢。欣暫反于農時。求牧與芻。魏數關于朝聽。願撫字之心。勞。而催科之政。拙。功何有于絲毫。緊高明之位。列。而亨育之功。全。物率歸于陶治。此蓋伏遇某官。懋格天之賢業。建辟國之遠猷。約以待人。故每棄瑕而錄用。隲于行賞。將使趨事而赴功。枯荻猥費于苦澁。老馬徒勞于鞭策。上流甚重。誠非以治之時。下澤可乘。終假投閒之便。永惟未死之日。期報不貸之恩。

回賀湖州方侍郎啓

伏審光膺春注。榮領蕃宣。公議稍伸。輿情交慶。恭惟某官。受才宏毅。稟氣中和。早貢謠言。藉甚外臺之譽。晚時賢望。揚于法從之華。一從祠館之游。殊鬱精神之論。起臨輔郡。作屏行朝。佇還漢臺之持。豈容孔席之暖。某久欽賢範。欣覲除書。屬引劄之云初。念慶函之未及。遠貽翰墨。第極感銘。

回賀常待制啓



伏審得請其祠。暫諸雅志。躋榮從棄。稍慰公言。恭以某官。學問見于躬行。直諒由于世濟。扶持國是。共高  
 譽謬之風。潤色帝猷。不廢論思之益。暫均勞于支郡。實備眷于淵衷。自厭風波。有懷丘壑。直西清之五閣。  
 仰觀出綽之優。親北闕之九重。行被賜環之寵。某比因假道。幸途披風。屬稅駕之云初。致賀履之獨後。先  
 慶翰墨。第劇成銘。

謝翟給事舉改官啓

竊祿鼎來。未能暖席。挾章甚寵。實慰窮途。佩德不貲。寄顏無所。竊以賢否異趣。迹每混于淄澠。貴賤相求。  
 勢實侔于胡越。疑似之迹。則每難于必見。逸絕之勢。則不能以自通。故有公卿不揖客之譏。英俊沈下僚  
 之歎。惟識解超世。則賢否之淄澠。相絕于千里。以人物為心。則貴賤之胡越。不問于一毫。用能得其材于  
 稠人之中。卓然振高義于流俗之外。如某者。愚無一得。窮有百罹。藝科舉腐儒之常談。無經術高世之遠  
 見。謀及親之三釜。蚤錮口于四方。一昨遭禍。不天。痛枯魚之銜索。置身無地。類窮猿之投林。謬策足于詞  
 場。偶竄名于胥局。拜恩四易。待次三秋。訖無補于秋毫。蠟已垂于素髮。加以秉性迂僻。與世闊疎。留滯天  
 都。未暇三書于宰相。竭來鄉校。正期一識于荊州。豈徒敢版以走下風。庶獲執經而趨文席。潘令厭斗筲  
 之役。雖懷色養之遠。顏氏無簞瓢之憂。蓋得依歸之所。既發藥其膏肓之疾。復借重于布帛之言。耳受心  
 維。日開月益。恨遭逢之獨晚。故塞薄之是宜。豈期酸寒流落之蹤。曲致哀憐收拾之意。茲蓋伏遇某官。人  
 倫標的。吾道主盟。立心則和而平。故雖疎賤而接以誠意。待人則輕以約。于至愚陋而收其寸長。不勞假  
 借于先容。雅欲振明于公論。顧未能執筆。輒獎借其藝文。有意誠書。謂博涉于墳史。是欲一顧而增價。端  
 非兩喜之溢言。豈獨推挽以脫于冗曠之中。又將誘掖以堅其問學之志。儻容卒業。庶幾君子之歸。固將  
 終身以圖國士之報。

回賀樞使張少師啓

伏審光膺鳳檢。進乘鴻樞。釋宜威顯揚之勞。茂洪化經綸之業。中樞增氣。外境備心。恭以某官。誠洞古今。  
 望高夷夏。忠烈貫于金石。勳業煥乎旂常。上眷素隆。志渴告猷于左右。外庸既訖。理難循次以襄升。用正  
 機衡。誕敷綸綍。庶盡摠于遠略。遂協濟于中興。川陸非遙。莫預造門之列。山林待盡。尚須奠枕之期。暫慶  
 牘之未馳。辱榮絨之先賜。感銘之至。數敘笑殫。

賀林提學啓

竊審承帝選。就領使華。蓋正師儒之職。振明庠序之教。允符公論。同極欽崇。恭惟某官。學極淵源。文參  
 經緯。奮揚賢業。光嗣家聲。早闕步于詞林。即橫翔于英毅。雍容學省。夙傾衿佩之心。留滯泮宮。久鬱指紳  
 之望。惟義所在。與時偕行。果協僉言。寔基鉅用。星軺臨道。雖暫寄于行臺。文陛對揚。諒已膺于前席。某猥  
 緣寒陋。荷荷眷憐。迭聞用之則行。幾欲喜而不寐。山川悠遠。益嘆眉宇之瞻。竿履敘陳。難極心旌之戀。靜  
 言抃蹈。實倍等夷。

代賀提學孫宗博啓

昆陽集 卷十

茂膺宸選。出擁使華。蓋正師儒之職。振明庠序之教。涓辰視事。揭節宣風。伏惟某官。學造淵微。行成矩矱。  
 早飛英于藝苑。遂擢秀于詞場。寢履亨塗。允膺妙簡。談經學省。已模範于宗英。將命使臺。緊表儀于鄉秀。  
 諒令吳越之地。追還鄒魯之風。佇列傳功。入登華貫。某祇宜條教。幸託芻蕘。望眉宇以非遙。跋心旌而竊  
 抃。

賀王右丞啓

伏審光奉宸恩。與陞右轄。出聖神之獨斷。符朝野之公言。一札播聞。多士交慶。嘗謂經遠者實本乎器識。  
 垂後者莫大乎文章。字量宏深。于以臨大節而不奪。詞章超邁。用能揚偉績之無前。嘗歷致其兼全。蓋絕  
 無而僅有。絳侯勃能任大事。特病其少文。公孫弘號為名儒。或譏其多詐。全才之士。固不易得。有道之時。  
 亦為難逢。問自負其所長。輒每悲于不遇。佐佑六經。如韓愈。未免流離。度越諸子。如揚雄。終甘寂寞。上方  
 講求久遠。永寧之計。時乃登用。協謀一德之人。宜有卓爾不羣之才。庶幾曠然大變其俗。恭惟某官。氣鍾  
 英偉。道極醇深。碩學通乎九流。懿德備乎三俊。絕世之器識。在乎萬頃之波。華國之文章。沛然三峽之水。  
 身既兼于數器。會復際于千年。自膺密勿之知。發發經綸之蘊。便蕃三接。清切九遷。鳳閣擢華。復見坦明  
 之制。烏臺執法。具高譽謬之風。汲長孺之忠。謂賢。有不能奪。董仲舒之道。雖伊呂。無以加。亟召登于禁林。  
 繼八承于密命。發揮典冊。煇煌措紳。蔚矣邦家之光。偉哉廊廟之具。果由內相。進轄中臺。蓋將力振宏綱。  
 大明清論。上以告嘉猷于后。下以施實德于民。若礪若舟。即正鼎司之重。如綸如綍。佇聞廷告之頒。某江  
 湖孤蹤。口耳末學。抗塵走俗。自悲流落之餘。詎筆和鉛。尚泥平生之好。比竊名于英毅。實借重于文衡。竊  
 懷贈賚之言。妄起彈冠之志。然而開關一命。荏苒再非。謀生無負郭之資。望祿有倚門之切。自笑守株而  
 待兔。可謂迂愚。念宵披霧而視天。實為幸會。迭聞新命。尤激備衷。雖覽連蛇。故喜知音之誤。好大鈞塊。孔  
 端如播物之無遺。恨阻川途之脩。莫預門闈之慶。靜言抃蹈。倍越等夷。

回賀知紹興府孫尚書啓

伏以聽尚書之履。暫別宸廷。懷太守之章。復開盛府。恭惟某官。三朝耆碩。多士宗師。學貫九流。而獨探其  
 精微。文追兩漢。而尤高于典冊。蚤以人望。簡於聖心。直道而行。柔莫甘于荏舌。見幾而作。後何悔于噬臍。  
 自詭侯藩。益隆天眷。教條惟舊。遺愛常新。入境抗旌。擁歡迎之竹馬。當寧側席。行趨召于錄車。某久此周  
 旋。俄然離索。囊囊滿足。魏明哲之高風。綏帶輕裘。想蕃宣之樂事。方深慶羨。遽辱絨膝。感悚之私。敘陳罔  
 既。

代賀應漕除直祕閣啓

伏審拜命帝宸。登名册府。增寵輝于使節。動榮觀于儒紳。伏以某官。稟姿粹明。應變通敏。游歷光華之寄。  
 益據經濟之才。持飛輓之權。邦儲已羨。紀將明之效。天眷有加。膺王綽之崇。登道山之清切。是恭持藁  
 之選。行奉賜環之榮。某梓里備員。久叨輝芘。蘭蕙寓直。獲附英游。抃喜之誠。名言罔寧。

回李參政啓

昆陽集 卷十



久嬰衰疾。志在投閒。忽徒便藩。辭不獲命。觸熱運于遠道。疾驅及于近郊。顧惟舊學之荒唐。加以頽齡之  
晚晚。千巖萬壑。設記于昔游。十束三鍾。第慙于虛受。况幣屨一空之後。仍邊陲多壘之時。宜有傑才。以當  
重寄。豈伊名堪。可付陳人。此蓋恭遇某官。偉大有容。直方不撓。暫去巖廊之選。尤傾海宇之瞻。博采衆才。  
陰借齒牙之論。曲形高誼。首勤竿牘之私。獎與過情。詞華溢目。而某獲聞令尹之政。今復玷鄭公之鄉。  
條教具存。竊詠翦菜之戒。風化所繁。願觀拔薤之規。欣幸之私。名言罔既。

狀

回汪相公遠迎狀

伏以四牡駢駢。久陟川途之遠。三台兩雨。行瞻次舍之光。父老駢迎。江山改觀。恭惟某官。望高鼎鉉。勳著  
旂常。保佑潛藩。成五龍之夾日。贊襄清蹕。竦八柱以承天。久避地于炎荒。實簡心于丹辰。向鱣濟川之舟  
楫。暫適高懷。行聞鼓物之雷風。亟還舊弼。某雖竊依于陶冶。茲喜奉于光塵。候館已虛。尚幸儀奉之未竭。  
前旌俯屆。莫訝弩矢之先驅。敢謂搢紳。首勤華問。成銘之切。數敘笑禪。

又回鄭侍郎遠迎狀

阻奉晤言。伏迷歲月。滋聞殊用。大樹精神。正從彙之清班。洗沈痼之永歎。伏惟某官。才華廊廟之具。器業  
邦家之光。屹若老成。表于朝著。躋榮武部。方有賴于論思。將命朝庭。復暫動于行役。顯衰殘之屏處。望聲  
采以非遙。莫遂披瞻。過形問勞。方際霜風之厲。益調鼎餼之和。速返旌旄。上符旌辰。

回知建州魏龍圖狀

輟鳥臺之南榻。增重蕃宣。兼龍閣于西清。式昭瞻遇。拜恩易地。諷日下車。伏以某官。識識高明。受才英敏。  
片言悟主。恩龍飛天而雲霧來。正色立朝。猛虎在山而藜藿茂。勉從懇請。暫寄承流。行即遂于四環。諒不  
容于暖席。政途聯事。久聞婉畫之優。江國避嫌。行遂寶鄰之託。敢闢謙德。先辱榮函。欣感之懷。披陳罔既。

回知常州鄭右司狀

伏審輟從宰屬。出領侯邦。兼榮册府之清華。增重行朝之屏翰。已加條教。第極歡欣。伏惟某官。學問淵深。  
器資凝遠。蚤擅指紳之譽。寢結冕旒之知。冠豸霜臺。已想聞于風采。含香蘭省。復詳試于猷為。旋陞宰士  
之要途。宜即從臣之峻列。勉從懇請。暫寄蕃宣。地俯控于江淮。政資備禦。人曩經于寇盜。尤賴撫綏。佇觀  
報政之成。即有賜環之寵。某分符在遠。阻修桑梓之恭。視印云初。竊聽袴襦之詠。先蒙問勞。第極感銘。

回知常州陳檢詳狀

奉祠宮之香火。病臥漳濱。瞻刺史之麾幢。喜依河潤。塗詠何來之暮。人爭快視之先。伏惟某官。學以躬行。  
賢由世濟。踐揚要近。盡登論思侍從之聯。流落燕閒。允蹈用舍行藏之義。比從人望。暫領藩符。敏大惠于  
偏州。詎容淹久。奉細書之一札。佇有褒陞。茲以衰遲。處于閒散。獲辨轅之託。歸鶴首以非遙。修桑梓之恭。  
塊魚鱧之不敏。首蒙謙眷。第極感銘。

回知信州夏太傅狀  
衰晚投閒。方養疴于賦畝。聖明念舊。復假寵于藩維。已見吏民。其宜條教。載惟江右。故號吳頭。鑿取在行。  
尤謹上流之寄。潢池未靜。更深南顧之憂。曾是疏遲。莫知稱塞。伏惟某官。義敦久要。學富多聞。貫以題題。  
寧論十部從事。副之篇什。真是五言長城。既增枋質之光。仍託善鄰之寶。庶幾勉勉。少道譴訶。感媿之私。  
名言罔既。

回江相公賀正狀

伏以王春肇序。人正謹時。惟國元臣。受天純嘏。恭惟某官。厚德表世。純誠格天。早依日月之光。功高弼亮。  
晚避風波之險。身逢燕閒。茲薦祉于椒觴。佇歸榮于槐鼎。方圖修慶。先辱飛緘。感頌之誠。數宣罔既。

回賀九月望日狀

伏以物華就實。序極杪商。月魄分中。歷占既望。恭惟奉使。飭躬謙怒。秉志忠嘉。順履霜霜之辰。茂膺好德  
之福。遐蒙華翰。良極感欣。

又

伏以金風既肅。民興築圃之功。璧月載盈。節紀降霜之候。恭惟奉使。天姿忠恪。使節光華。茂對休辰。具膺  
遐福。辱珍題之俯及。仰厚德以難忘。

謝土物狀

伏以暫假旌旄。獲展郊迎之禮。遺頒箱篚。分落庭實之餘。祗沐多儀。益知厚意。茲為銘佩。曷既數陳。

又

伏以輅軒授館。彌使節之光華。聘幣造庭。分土毛之珍厚。媿無以報。義不獲辭。感悚之誠。名言曷喻。

回謝請大排狀

伏以貞珍遠屆。良多衝涉之勤。宴豆肆陳。敢後獻酬之禮。祗修薄具。少奉清塵。媿率爾以伸辭。辱惠然而  
肯顧。更貽尺牘。彌激寸心。

又

伏以航海奉琛。仰使華之勞勩。侯邦致館。接燕語之從容。特枉高軒。祗慙非具。更蒙謙德。曲示華緘。荷意  
良深。喻言罔既。

代越帥答高麗使副遠迎狀

伏以遠飭使航。來從出日。肅將貢篚。入觀中天。欣旌旆之俯臨。辱緘賸之遽及。瞻迎伊邇。慰抃難名。

回賀除進大寶狀

備位劇藩。久懸尸素。升華秘殿。復玷龍光。實不副名。榮祗為媿。伏念某。學雖泥古。智昧知幾。壯歲固已無



聞投老安用平時僅能寡過遇事則疎曩強敵之憑陵固羣心之憂憤欲資調度訖無橫草之勞敢意襄遷叨拜出綸之寵懇辭莫獲忝冒難勝此蓋伏遇某官稟氣中和待人輕約念勛功必值名德之重故開善陰借齒牙之餘遂致衰遲亦叨擢序移舊贊喜辱眷意之相先拜命懷慙誠懇思之有自其為感激未易敷陳

回趙提點狀

聯事江湖久託提封之茂以何衡泌頓疎執訊之儀方深眉宇之懷忽奉誨函之及馳驅遠道審畫鶴之鼎來寤寐光儀欣景星之先覩其為感抃罔既敷宣

代答鎮江李尚書狀

伏審拜恩易鎮涓日開講凡竊芘蔭同增抃蹈非惟某官學蚤窺于聖域望風著于賢關親逢歸屐之知度越指紳之右使蕃三接清切九遷亟登八座之榮久陪容眷屢奉一麾之寄淵著休稱報政淮壖而莫遂借留下車江國而已歌來暮諒履聲之既誦矧環召以過歸曾是衰遲久茲賸迷方結心旌之戀復欣眉宇之瞻念塵履之未馳辱榮函之遠及悚佩之素敘陳為殫

書

代侯元功與宰執書

伏念攀附英游蚤辱金蘭之好接連田畝邀與葦草之悲勉壯殘魂力伸危懼某僭身寒苦遭世盛明晚誤容知叨陪政路奉身而退訖無橫草之勞尸祿既盈已積負芒之愧更蒙起廢復俾承流收材難道于人非豐屋復貽于鬼瞰乃嬰疾苦以迫殘殘焉發枯頹設勞疇毒乘冷氣遂通膏肓念聖代之難逢望台閣而永隔懷恩莫報履無窮向勉刻與之留以通咫尺之間伏惟某官恩昭賢業光輔聖時調御至和永肩許國之誼維持極治用廣格天之勳恩既浹于幽明感難忘于存歿神離形瘁氣索詞窮瞻望門牆無任依戀之至

答晁公為顯謨書

某頓首臨海使君子幕顯謨執事入至辱惠書一通并先公文集六十卷及雜論變騷等柳子厚所謂如入羣玉之府珎璋瓊瑤各有列位動心駭目喜可知也且欲求品題于固陋之一言以爲重則執事不能無過也某童卯時喜讀書綴文然絕無師承又少貧且弱不能襲覆重研問道于四方每聞先生長者之風則服膺而心師之自東坡先生主斯文之盟則聞先公與黃魯直張文潛秦少游輩升堂入室分路揚鑣蔚乎其揚袂炳乎其相輝每文一出人快先觀某嘗窺見一二而恨不預執鞭之役也每念士生斯時獲游東坡之門如取平于衡石實疑于龜筮收名定價萬世不易借使後之君子問學詞采人物之盛出東坡右者欲加損毫末亦不可得已况如某之固陋而強聒一言不惟不隨之罪是懼亦安所措詞哉來書乃謂揚子雲著書使不遇桓譚君山則十三篇之作遂有齟齬之厄某竊以爲不然君子信道篤而自

知明初不因人而輕重司馬子長著史記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待後世君子而雄固有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子雲必好之矣則子雲之書脫不遇君山其遂泯滅而無傳乎至于信道不篤而自知不明以得一人譽而喜一人毀而慍故左太冲賦三都以時人未之重也乃欲取決于臯甫譴之一言使不幸而證見小異遂棄十年之功于一夫之目豈不謬哉所以王筠誦郊居賦僅得其音律而沈休文拊掌於街以幸知音之遇亦云陋矣先公信道篤自知明者也固不假人言爲輕重少以文顯初無子雲一時之讓而有東坡器許之重閣下又欲增重于後人之一言不惟某所不敢舉世亦莫之敢也某固以爲執事不能無過也雖然厚意不可虛辱閣下所謂居上位則功業見于時在下位則文章垂于後信然君子處世必居一于斯二者矣達則行道窮則立言其志一也道行則有益於當時立言則有益於後世其爲效亦一也故達者不以功業自多而窮者不以文章自少然後安于義命而無苟免倖得之心雖然遠則文章無聞窮則功業不著如日南而景北晝長而宵短天之賦與始有定乎疑不得兼也先公名位屈于一時而文采表于萬代豈乘除之理固如是乎然閣下既以文世其家矣方且力行先公之學而見之事業所以顯揚先公照耀不朽者夫豈資于人哉閣下其勉之不宜某再拜

爲外甥定婚書

合好所以繼後茲重大倫納采而復問名式嚴嘉禮占鳳鳴而協吉贊雁幣以通勤伏承令姪女幼習婦規頗著言德容功之美而某小姪某長聞義訓粗免駭者淫佚之邪繼緣瓜葛之餘敢卜絲蘿之好矧惟自出久辱深恩如母存焉固託涓陽之義非吾耦也敢忘齊大之嫌

代答書

事非人謀夙表刺眉之異理嫌自獻或先坦腹之求念難擇對之有緣亦貴因親而曲照伏念令姪知名有自居然裴氏之甥而某姪女幾娘傳業無人我是中郎之女來從萬里子爾一身得吾宅山之賢託此宗盟之重玉璫下聘綽著于風流荆帶贈行敢忘于訓戒



無志志苟不奪何求而不獲蔡子朝夕堂上豈獨資燕居耳目之娛固將徜徉乎書林馳騁乎義路登高而放目漱流而洗心自是射策決科與鑿鑿拾芥等耳都生一枝可指日俟云紹興壬戌中秋日記

四老堂記

紹興十年余再承乏會稽明年春病甚求解郡章上恩賜可復領洞霄歸昆陵私第又明年金人尋盟歸我太母泊三梓宮于是疆場牧宰淮浙莫枕而余以病率里居無復異時驚憂轉徙之患乃于舍西得荒瘠之地誅茅築垣結廬其中以養吾疾寄吾懷而娛吾老也屋纔五楹軒牖四開飾以青黝不侈不陋隨我力之所及也中敞三楹以度暑東西北各為室以御冬南有故池增植蓮芡魚游而龜曳堂之前後雜蒔花竹鶴唳而鹿呦余既以病謝客時曳杖步履徜徉其間老兄弟間來問疾則相與講衛生之經談出世之法醉賢人之酒而飽腐儒之餐有足樂者然地纔數畝東西逼迫無高山流水之勝無奇花怪石之玩無洞戶曲室絲竹歌舞之麗賓客寥落門庭寂然豪士貴公子往往過之而竊笑也然韓退之嘗云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此屋豈為華于我自有餘顧余寒士丁時多艱辛勤殆有甚焉天假之年及見中興使吾疾未及于沈痾俯仰笑談于一堂之上固有餘于昌黎公矣且余四兄弟蒼顏華髮頽然四翁幸還里門獨季留浙東方折簡趣其歸儻時會合婆娑堂上慰遲暮之餘日斯足樂已亦復何必如退之以釣樞在坐為誇耶于是名其堂為四老時兄養正自權吏部侍郎以集英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年六十六秦定自吏部郎中以直秘閣為福建漕使待次年六十三余年六十弟師是以文林郎為浙東鹽司闕官年五十八云紹興十三年歲次癸亥六月初記

序

姚進道文集序

余頃客京師與姚致道遊因識其弟進道與之語詞氣嶄然絕出塵垢之外若世之利害毀譽無足以動其心者余固已奇之矣及見其詩文一如其為人一日出囊一大卷蓋日有所賦也對景遇物感懷遺興風花之朝雪月之夕贈遺唱酬操筆立成若借書于手與寄高遠句律超妙有老于文學而畫窗夜燭抽肝擲胃苦心能精冥搜不能到者若無所賦則濡墨伸紙隨意而書亦復燦然有味其言余以為駒龍雖鳳已具千里之駿氣五色之奇采會須跨康衢而翔翅奮未可量也未幾卒于京師年纔三十悲夫下世之後文字散落致道訪親舊開篇搜句掇得古律詩長短句與夫雜書僅成兩編特平生之什一且要余為序其首余曰昔李長吉詩文絕出筆墨畦逕間卒年二十七杜牧之嘗曰使賀未死少加以理僕奴命騷可也進道天才何必減李協律雖奇詭驚邁差不類而思致過之少假之年願不下視屈宋輩耶進道撰著甚多而流傳者少又不以詩終皆與長吉合嗚呼天賦之才而齎之壽不可致詰者古今所同也詎知進道不坐疑虛殿賦白玉樓乎進道名毅秀之華亭人

秦楚材易書序

紹興十年秋昆陵蔡子戰藝于國子學捷居上游既而試禮部不合略不形意色益刻厲學問咨下師友以策其所未至即居之南園築為游息之地士大夫過之則授館置醴將攷德問業以卒其志焉尉余名之余名以植桂園廣數畝脩竹嘉木奇花名果分畦行列所植不可勝計而余獨以桂命堂何哉蓋士忠

昆陵集卷十一

記

福州州學釋奠記

郡縣之祀惟孔子社稷為最重長吏親有事焉禮也福州自唐常公袞一變儒風多士甲于諸郡而鄉校特盛太守以二丁釋尊于先聖莫敢廢也自三舍行一切以法從事而禮固已輕舍法一罷學校僅存而禮幾廢矣繼以郊壘軍書略無寧歲春秋雖舉舊章取具臨時太守率委事于其次有年于茲某以紹興壬子秋九月叨領帥事竊歎儲冠之盛厥有來哉明年春猶有軍事有司遵故例而行實自媿焉既而盜賊屏息閭里少安秋八月丁亥于是躬帥僚佐暨諸生執爵奉幣祇見祠下庶後之君子念風化之本原毋曰可緩毋憚小勞歲舉茲禮自今以始云晉陵張某記

植桂堂記

紹興十年秋昆陵蔡子戰藝于國子學捷居上游既而試禮部不合略不形意色益刻厲學問咨下師友以策其所未至即居之南園築為游息之地士大夫過之則授館置醴將攷德問業以卒其志焉尉余名之余名以植桂園廣數畝脩竹嘉木奇花名果分畦行列所植不可勝計而余獨以桂命堂何哉蓋士忠



皇帝以天縱之聖。紹隆絕業。英規雄斷。視周漢宣。光不足擬。倫而麟精六學。緝熙光明。博綜兼該。尤邃于易。所以極深研幾。開物成務。範圍二儀之化。躋登中興。蓋有所自矣。聖學之餘。游意翰墨。寶附揮灑。凌跨鍾王。又非前代帝王所能及也。敷文閣直學士秦公梓。頃以布衣游太學。嘗集朝士大夫共寫易書。或以字畫之工。或以名德之重。或以位著之崇。凡一百十八家。自大觀迄于宣和。幾二十年。而書僅成。然獨乾卦不輕以屬人。而士大夫亦顧避莫敢下筆者久之。後雖有以備數。蓋歎然不滿也。紹興十有三年。公既以儒學詞藻。被上眷知。視草禁林。勸講經幄。一日造膝有請。上欣然從之。于是雲章奎畫。鳳藻鸞迴。赫赫巍巍。冠于篇首。羣臣盥手拭目。傳玩嗟愕。以為四聖之書。而河圖之畫。真復見于今日。且歎公與此書皆千載之遇也。日月麗天。衆星滅沒。羣臣筆于卷後者。固莫能仰望清光。然名列其下。預有榮耀焉。公欲鑲之金石。以侈上賜。而傳不朽。屬為鉉引。其敢以蕪陋辭。某竊歎自魯壁。汲冢之藏一出。而漆書竹簡。不復見于後世。去古益遠。學者苟媮。而聖人之經。僅出于蠶書之肆。刊印射利。乃與傳記小說。巫醫卜祝。下里淫邪之詞。竝壽于塵。大抵捐數千錢。則巾箱五經。可以立辦。故士子于經。亦褻慢不度。苟取名第。則委棄藉瀾。黏牖覆瓿。炷燈拭案。不復顧惜。蓋得之也易。則用之也輕。而傳之也不久。凡以志于利而已矣。公識慮超世。服膺絕編。心明十翼之辭。神授三爻之畫。乃于窮陋未遇之時。能精悉力。辦此奇事。更靖康變故之後。兵掠火毀。一簣不留。而以易書自隨。豈志于利者能之乎。神物護持。不至失墜。卒遭遇上聖。拜宸翰之寵。則得之固非易矣。潔靜精微之道。仰契聖學。日侍燕閒。啟沃贊襄。措諸事業。以幸海內。則用之固不輕矣。勒之琬琰。墨本四出。人快先觀。且將什襲寶藏。以爲子孫無窮之玩。則傳之之久。又可不問而知也。閏四月十四日謹序。

大陽明安禪師古錄序

夫功以漸修。道由頓悟。漸修匪易。頓悟匪難。一宿九年。非久非近。昔我世尊。憫佛子等。歷劫漂沈。周迴生死。開大法門。極力拯救。措磨積習。令不退轉。垢盡明現。始見本原。猶在護持。然後純熟。今一世無勇猛心。及堅固力。口耳所傳。未證爲證。墮落虛空。無棲泊處。又有甚者。習氣未除。淫慾貪嗔。自謂無礙。流轉苦海。永無出期。由世導師。輕談空寂。遂令未學。迷真逐妄。不亦悲乎。大陽明安延公禪師。洞山玄孫。梁山嫡子。真得佛祖。所付心印。事理兼融。開遮自在。機鋒覲面。坐斷乾坤。至其出力。接引後學。惟恐學人。或墮邪見。防閑開譬。具佛慈悲。洞山以來。家風不墮。真敬老人。出示古錄。一語一句。具真實法。雖非即此。可以傳授。亦非離此。而能證明。與近世師。繁風捕影。疑語後學。異日道也。因書篇首。廣衍流布。所期學者。勿信口耳。不忽所易。不倦所難。端的不差。證無上道。紹興癸丑六月朔旦。東山居士序。

雪峯慧照禪師語錄序

慧照預禪師。提如來密印。坐大洪山孤峯頂上。轉大法輪。文字性離。言語道斷。超佛越祖。心如太虛。至于隨緣應機。接引調伏。如大將王。對病與藥。金毛哮吼。百獸皆瘳。建炎以來。襄漢莽爲盜區。赤地千里。大洪屹然其間。豺虎環視垂涎。而不敢犯。道俗依師獲免者。殆數千萬人。夫豈偶然也哉。余帥臨關。始挽師來。

乾元繼主雪峯。與其弟了相後先。宗風大振。道價益高。門人以師前後言句示余。歎曰。昔聞丹徒。瀆而不及。識乃識其子。師蓋嫡嗣也。次即了住永嘉之龍翔。其季覺住四明之天童。一家三傑。皆爲東南大導師。聞者奔趨。見者厭滿。所至坐下。常千餘衆。凡經印可。便爲叢林龍象。亦盛矣哉。慧炬所燭。皆靈自消。猶且開方便門。以無說說。普度一切。無弦琴上。品就宮商。白玉田中。種成桃李。即見與聞。而自悟入。豈無其人耶。紹興八年歲在戊午二月晦日序。

跋

跋唐子方林夫送行詩卷

唐氏父子。皆以論宰相南貶。高名勁節。冠映兩朝。夫潞公之功名。荆公之譽遇。非異時宰相比。而二公廷靜凜然。不少回隱。蓋亦一門盛事也。當質肅公上疏。昭陵震怒。召執政示之。公辯論不已。樞密副使梁適叱下殿。而辭益堅。潞公遂謝不已。獨留再拜言。臺臣言事。職也。願不加罪。殆貶春州別駕。而御史中丞王舉正。修起居注蔡襄。相繼救之。昭陵尋亦悔悟。改英州而罷潞公。且遣中使護送。曰。毋令道死。不數月。起監郴陽稅。尋伴長沙而復召用矣。嗚呼。昭陵之聽納。潞公之謝過。祖宗所以致太平者。可以槩見也。至林夫之論荆公于裕陵。委已信任之時。越班叩陛請對。而亟言其非。亦難矣哉。始貶潮陽別駕。而荆公乃謂唐某素狂。不足深責。遂授大理評事。監廣州軍資庫。其欲薄其罪。僅似潞公而言則異矣。時熙寧五年秋。著舊往往皆去朝廷。莫有出力援之者。卒不復召用。而流落以死。尤可哀也。林夫之從姪。遵以其送行詩謝表等。編次而錄之。石既欲顯揚前哲之美。且傳示來世。飭稚味于無窮。則遵之居官行己。必將無媿于其先云。

跋劉紹先詩卷

文武之士。互相排斥。文人則曰。兒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武人則曰。安天下。定禍亂。當用長槍大劍。安事毛錐子。蓋一偏論也。文武雖異用。皆不可不學。而將不知書。爲患尤大。古之謀帥。必以說禮敦詩爲賢。此孫仲謀所以諄諄于呂蒙也。劉君將種。以忠勇智略世其家。又能博采古名將事業。而歌詠之意。氣所期。蓋不在古人後。誠景慕力行。棄所短。用所長。必有以自表于世。劉君將赴官陝右。出示詩卷。要余志其後。因以勉之。

跋鄒舍人詩

古語有云。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踞。生而見教也。舍人鄒公。于其子篋仕之初。誨飭如此。都官奉以周旋。仕雖不達。而清德著于家。餘澤鍾其後。至道鄉先生。以謚言勁節。冠映摺紳。而子若孫。皆有萬石君之家法。蓋生而見之。世守其訓。莫敢墜失。遂躋登茲。念艱難以來。風俗頹替。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僞使家有此詩。人識此義。中興其庶幾乎。

跋丁晉公詩



故龍閣閣待制唐公仕章聖朝名德顯著載在國史丁晉公乃能深知于布衣時其人物之盛過人遠矣詩句清麗有唐人風氣晉公雖不以名節令終要其所長亦不可貶也待制曾孫遵出示所藏聯句為題其後

跋唐語

唐太宗收右軍蹟至三千六百紙當時士庶家藏固亦不少故唐人多能書雖小夫賤隸下筆皆有可觀豈非去魏晉不遠鍾王遺蹟流傳尚多人人得所師承抑風俗慕尚莫敢苟作也耶武德告身殆非近世士大夫所能跋及況刀筆吏乎為之一歎

跋宋景晉金剛經偈

無量河沙身須彌七寶聚布施獲福德不若信此經或書寫受持所獲更殊勝具茨老居士種無上善根游戲筆硯間成此大緣事今我得瞻觀歡喜同贊歎

跋唐千文帖

景晉所藏千文或以為褚河南非也當是薛少保書凡闕五字曰世曰民曰治皆避唐諱則唐賢真蹟可以無疑而衡亦諱則少保避其會祖道衡諱耳少保師褚河南又得外祖魏鄭公虞褚舊蹟刻意摹寫頗有典刑此書有骨肉差不類正書然艱難以來古蹟殆絕此書無一字欠缺當與夏瑣趙璧什襲珍藏景晉乃摹刻諸石以永其傳且欲與好事者共之其賢可知

跋趙表之所藏江氏民表帖

定力堅決故不退轉慧觀照了故不疑悔古人用能成辦大事況世間法乎至于死生去來殆猶戲事耳約臺老人將寂猶為廣濟之民一行其出于此也歟諄諄于表之蓋為道也

跋辛企宗所收名公帖

世人務收名公尺牘第知藏多為榮間有非真蹟而不暇辨擇亦好事之過也此軸甚富無一紙假誠可寶云

跋懷素帖

古人專一藝而無他好乃能名世傳後懷素正書行書非一所得聞自謂得草書三昧殆由用志不分耳使草聖不傳天下後世豈復知有懷素也六一先生反以此讓之豈浮屠氏之學所在貶耶

跋顏魯公帖

魯公剛正之氣凜然于心書法之妙余平生所最嗜也晚見此帖尤天然遒勁初若無意于書而落筆自中繩尺殆非學者所能到也晉陵張子固題

跋周君舉所藏山谷帖

山谷老人謫居戎壘而家書周諄無一點悲憂憤嫉之氣視禍福寵辱如浮雲去來何繫欣戚世之淺丈夫臨小得失意色俱變一罹禍辱不怨天尤人則哀呼求免矣使見此書亦可少媿也紹興十年二月八

日昆陵張某子固觀于會稽郡齋

跋歐陽文忠公帖

六一先生學識文章節槩事業皆與日月爭光使尺牘不工人固藏之以為榮而顏筋柳骨自不在古人後獨不以名世者蓋不足為公道也世之操觚弄翰夸墨池筆冢以取名一時者其可同年而語耶

跋劉孝述司馬溫公帖

熙寧己酉春二月王荆公始參大政首定謀殺聽首之律吳興劉公孝述以御史知雜判刑部率同僚丁諷等封救還中書至于再時論浩然歸重先司馬溫公嘗辨論幾數萬言廷臣以為非者亦十七八于是御史中丞呂獻可并其屬請如刑部議卒莫能奪其故謀殺人而聽首天下至今疑之秋八月公又率侍御史劉錡錢顛極論安石專肆智臆經易速度驚駭物聽動搖人心以至曾公亮畏避固寵趙抃糞括依違反覆數千言又獨論中執法舉屬不拘秩任非祖宗法兼與治平手詔之意異故貶錡顛監當而勅公與諷等不奉詔之罪士大夫冤之上章救公如孫昌齡罷御史范堯夫罷修注溫公疏入不報諷等于是誣伏而公獨謂朝廷不當勅言事官卒不承乃貶知江州呂獻可首以論交石得罪氣餒薰灼不變則懼矣公復毅然會不為身謀賢矣夫溫公時在翰林申理不獲既造公敝別又以手帖勞之實其年九月五日也語法而意篤其端方剛毅之氣親仁樂善之誠可以槩見于詞翰後六十四年公之孫嶠仲高提點福建刑獄出示此帖求志其後某念比年多故典籍殘缺國史所載世或不知幸此帖之存故樂為天下道也溫公善隸故楷法有隸體云紹興壬子除日資政殿學士左中大夫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使張某子固題

跋司馬溫公趙清獻公帖

前輩至誠樂善獎勵後進不以名位自高觀文正清獻二公與鮑君手帖則後世恃才傲物矜名位以驕人者可少媿矣鮑君以揀曹受二公之知其賢于人者可不問而知也

跋了翁乞銘帖

竊觀夫請銘之書詞情曲折詳密懇到如此其誰敢辭銘字畫精勁灑散有闢亭典刑自應寶藏以傳不朽當不獨以名節之重文詞之工也

跋王摩詰畫

山水一變于吳道玄李將軍父子遂度越前輩至摩詰尤為擅場張彥遠以謂人家所蓄多是右丞指揮工人布色在當時已如此則今人所藏可知矣疾風送雨圖精深秀潤未嘗設色非有胸中丘壑不能辦也所謂雲峯石色絕迹天機顧豈工人能措筆耶知吾者希真奇殆絕臨本之獲厚幣宜哉使出真蹟未必售也為之一歎

跋章政平刺血上表乞父北還表後

士之為親認冤者有矣刺血之詞則未之前聞故河中使君章公孝愛天至如此事雖沮格而上章之明



年丞相北歸。茲豈偶然也哉。雖封既達御府後三十餘年。復歸公家。尤異事也。其子傑出以示余曰。此非止手澤遺體也。襲藏巾笥。猶懼遺逸。乃龜石而瘞之先登之側。且墓搗以傳不朽。念大觀間。公牧吳興時。余為郡掾。受公之知。三復至于出涕。

跋龍眠渡水羅漢

余昔于孫叔靜家。見王摩詰渡水羅漢圖。與此穉小異耳。龍眠所作。蓋有自也。大士游行世間。方便接物。初無以異于人。奚必隻履騰空。一杯渡水。常作如此狡獪變化。以驚世駭俗哉。山谷以阿羅漢具神通。何至拖泥帶水如此。便謂非王右丞筆。然則龍眠豈效尤者耶。

跋洪州西山十六大士

紹興乙未歲夏六月不雨。用邦人之請。迎致西山十六大士于黃堂。日修淨供。香華梵唄。極崇奉慶祈之意。閱半月。遷奉于總持寺。又半月而歸之。早勢既廣。疑天數默定。雖仙聖亦不能違也。然始至之日。將歸之夕。皆微雨霽潤。亦隨緣赴感。聊答邦人之誠歟。

跋吳司諫命子名字所書

傳說躬舂築之勞。一旦位廟廊之上。輔成中興之業。若固有之。以所學素定也。司諫公所期于子者。學為王者事而已矣。遇不遇。用不用。則天也。王儉乃字子以玄成。取仍世作相之義。不亦陋乎。

題後

題鎮樹諫圖後

嗚呼。以偽漢僭竊割據之小國。劉聰竄逆淫暴之虐主。賊殺不辜。如薙草芥。陳元達數批逆鱗。卒亦優容之。至以納賢名園。魏賢名堂。所謂盜亦有道也。劉氏私勅停刑。手疏切諫。與勸撲殺此獠者。亦有間矣。元達安貧樂道之高人也。一旦應聘而起。知無不言。卒亦死于非命。雖味樺木之智。其忠于所事。賢矣哉。嘗怪士處明時事賢主。履高位。噤如寒蟬。或至導諛以誤國。視元達宜有愧。豈非亂世有忠臣。聖主無諫諍。理固然耶。紹興甲子八月望日。書于建康郡齋。

題者英國後

某早衰多病。年過半百。而齒髮凋零。意氣頹謝。固將結廬荆溪之上。而老焉。上恩不貸。復真政地。早夜勉勵。報萬一而後乞身。以卒區區之志。而未遂也。比得洛陽耆英圖。想見方外蕭散之趣。披覽不能去手。況文富司馬公。以元勳碩德。領袖諸老。一時勝集。遂度越樂天之會。嗚呼。盛哉。竊窺典刑。歎慕之不足。既命工摹搨。復手筆諸公詩于卷後。以見志。紹興丁巳六月上浣。昆陵張某子固題。

題張表臣詩卷後

古之文士。多託事寄言。以發其意。趣。聘其詞華。乃或夸而失實。張公子詞采道茂。師友淵源。其來遠矣。東

坡追和淵明詩。而發于夢寐。樂令所謂因也耶。其非寓言可知。

銘

銅雀瓦硯銘并引

銅雀瓦硯。王氏舊物也。去五十年而復歸承可。昆陵張某銘之。

其製則疑。其桓則石。其澤則玉。既潛而出。既獲而逸。既去而復。神其護持。不毀不墜。文字之祥。表于再世。

贊

余舊供觀音。比得蔣穎叔所傳香山成道因緣。歎仰靈異。因為贊于後。

大哉觀世音。願力不思議。化身千百億。于一刹那頃。香山大因緣。愍念苦海衆。慈悲示修證。欲同到彼岸。受辱不退轉。是乃忍辱仙。扶眼斷兩手。不啻棄涕唾。欻然千手眼。照用無邊際。至人見與執。不在千手眼。向來棄去時。初無一毫欠。乃至以千記。我亦無贏餘。是故將示寂。還復本來相。猶如大虛空。雲電或風霾。須臾各露止。太虛自寥廓。我今仰靈蹤。歡善發洪願。今生未喪世。誓願永歸依。更與見聞者。同登無上法。

畫像自贊

佩金章紫綬。而躬草布之行。登金馬玉堂。而有山林之想。願形槁木而心止水。豈丹青所能做也。

頌

漢神魚舞河頌并序

漢宣帝以英睿之姿。勵精庶政。齋居臨決。登用丙魏。綜核名實。吏良法平。民安其業。滋溢滂澍。百穀屢豐。昆蟲罔悍。薰為太和。天瑞地符。若動若植。應期紹至。故甘露醴泉。金芝嘉穀。白虎威鳳。黃龍神爵之祥。史不絕書。越神爵元年。幸河東。祠后土。飭躬齋精。祈為百姓。東濟大河。神魚出舞。見于三月。改元之詔。嗚呼。休哉。竊嘗謂信及豚魚。古人難之。故魚鼈成若。紀大禹懋德之效。於物魚躍。稱文王靈德之應。魚入王舟。為武王受命之符。而鱗鱗鯉鯉之盛多。亦以誦周家治定而備禮。蓋非至誠感格。三靈嘉禱。則安能使潛淵之鱗。翔洋濁流。如游于滌梁。而聽瓠巴之瑟也。宣帝中興之業。比迹于商宗。周宣致之于此。端知其不誣。是宜播之聲詩。以侈盛德之事。頌曰。物固一形。飛潛動植。神者司之。監觀帝德。厥德惟盛。天地報貺。垂恩儲社。太平之象。在漢孝宣。邗隆大業。輝威耀靈。水陸陸。龍荒朔漠。奔走象譯。人物昆蟲。大小罔悍。既幸河東。后土是祠。誠昭靈德。匪神之私。乾符坤珍。史不絕書。飛有神爵。潛有神魚。變與絕河。天氣清靜。非龍非螭。發祥流慶。罔圍洋洋。如出禹穴。賴首羊尾。揚鬣奮鬣。疾徐俯仰。動于天機。物得理所。太和發之。惟魚有生。安于深渺。動或躍淵。靜或在藻。豈伊濁流。鼓動上下。其發龍門。竦踊變化。羽衛星陳。弗驚弗眩。具瞻龍顏。喜欲鼉拊。昔在庖犧。河出馬圖。



神魚之祥。允協皇符。亦惟虞舜。詔作歌舞。神魚之祥。克追帝矩。東海之鯨。北溟之鯢。披圖攷異。掩于前聞。丕顯宣帝。既受帝祉。改元之詔。焜耀青史。厥初武皇。瑞薦郊廟。詩章垂鴻。詞雅義奧。中宗中興。繼其祖武。時而興之。用綴樂府。

祝文

奉安忠懿王廟祝文

維王生以忠勇英傑之姿。撫臨一方。歿以聰明正直之德。廟食百世。闔越全盛。踰二百年。生齒日繁。衣食滋殖。推原所自。繫神之休。某來帥此邦。越今兩稔。風雨時若。民兵晏如。德神之私。其敢忘息。願瞻廟貌。頌敬弗厭。乃捐公帑。命有司飭而新之。以稱一方崇事于百世之意。工既訖事。不敢不以告。

上梁文

倦飛亭上梁文

伏以老馬伏櫪。已無千里之心。倦鳥投林。惟幸一枝之託。倦游居士。效官三紀。遇主十年。再入政途。屢臨藩郡。易盈之器。每虞富貴之危機。多病之身。復有烟霞之痼疾。奉真祠之香火。收暮景于桑榆。揚子一區。足庇風雨。蔣生三徑。旋理林泉。製東閣非曰宴賓。倚南窗敢云寄傲。冬延可愛之日。夏迎解慍之風。固將蘇病骨之支離。亦復騁幽懷于眺覽。小山秀發。屹衡嶺之奇。方沼清深。助渤澥江湖之趣。景絕尋丈之內。意超宇宙之間。土木不煩。工徒自力。既誕辰于龜策。遂趣架于虹梁。聊贊歡謔。且形善頌。

兒郎偉。拋梁東。鼓聲參響。躍中居士。未忘憂國念。吾皇十載。尚行宮。

兒郎偉。拋梁西。門去長安路已迷。長願窮冬。開夜柝。臥看落日吐晴霓。

兒郎偉。拋梁南。五柳陰陰。翳碧潭。小沼無風。開曉鏡。奇峯得雨。上凝嵐。

兒郎偉。拋梁北。瀕洞風塵。何日息。將軍有意。定三關。老臣願上。燕然勒。

兒郎偉。拋梁上。煦煦太虛。包萬象。悠然舉目。送歸鴻。不放纖塵。礙清曠。

兒郎偉。拋梁下。盤壤耕田。陶聖化。相期努力。事軍須。四郊幸有。如雲稼。

伏願上梁之後。五兵漸偃。萬乘言旋。夷狄遂平。于鳥窠。邊陲永息。于狼烟。四海九州。共慶中興之旦。五風十雨。長逢大有之年。俾居士安山林而老矣。與親朋接盃酒而欣然。謝利名之奔走。脫世俗之拘繫。

昆陵集卷十二

祭文

祭辛中丞文

嗚呼。猛獸在山。惠及藜藿。朝廷重輕。實繫臺閣。表表辛公。勁節清標。並副臺端。以直去朝。晚從祠館。拂衣高蹈。屢詔不回。望實彌渾。天子注想。起公南牀。念時多艱。翻然來翔。崇論宏議。輩古遺直。信道而行。不詭不激。吾皇從善。疾如轉圜。虛懷聽納。公亦盡言。擢長御史。謂即大用。被病乞身。眷禮彌重。臨漳使郡。延閣清班。暫煩臥治。跼行言旋。既歸里門。告老稱篤。奄卽長夜。百身何贖。某晚守公鄉。始獲從公。聚散存歿。露電一空。觴酒寓哀。侑以斐詞。公亦無憾。惟時之悲。嗚呼哀哉。尚饗。

祭方少監文

嗚呼。公家三秀。定交蒼川。離合升沈。逾三十年。曩伯季氏。繼踵下世。獨公惻然。又以病廢。念昔猶子。贊我幕府。因復見公。囊塵笑語。倒指再聞。計音忽聞。賢人與嗟。歲實辰辰。嗚呼哀哉。孝友慈祥。家以雍穆。學問詞采。士所傾屬。越在靖康。刷羽登朝。蟻陸蘭臺。咫尺烟霄。天奮其子。忽復垂翅。其害不施。老于跋窳。抱疴十年。衛生有經。謂雖阨窮。必永其齡。蒼蒼不淑。何奪之遽。匪公是哀。善者其懼。某謝病里居。欲弔道阻。緘



詞寓哀有似如雨向嬰。

祭謝參政文

維紹興四年歲次甲寅九月丁未朔八日甲寅具官張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衢州使君資政殿學士謝公之靈惟公學有淵源文有典則性介而通氣粹而直出入累朝歷舉赫奕晚踐政地言則裨益造次忠厚畏遠深刻網羅人材百恐遺一引疾抗章領麾均逸泉南三守綽著風績入侍經幄謂還丞弼出牧三衢曾未暖席天乎不淑喪我耆碩嗚呼哀哉某識公最晚傾蓋如昔同升廟堂聯巾接席去國背面星霜再易我來于閩相望咫尺寒暄之間每見情亦趨召經從一笑暫適歲律僅周計昔在驛聲容何許俯仰塵迹嗚呼哀哉食有千指家無四壁惟萬金產表表嗣嫡公實不亡人用慰釋我畏簡書悵望寤寐侑觴矢詞莫為悽惻尙饗

祭范丞相文

維紹興六年歲在丙辰十二月甲午朔三日丙申具官張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丞相高平范公之靈建炎庚戌敵寇南渡將士辟易遠邇震怖六飛在行進退失據公猶執法入乘機務予忝西樞始與公遇同遭艱危晨惕夕慮竝履東巡鯨波上泝明年回鑾東越駐紮坤嶺海湖氛霧潰卒狂益長驅竝驚王師單弱邦儲窘窶公時入相無喜有懼曰茲孔艱辭不敢固予亦游陞政事竊與公曰國勢如病沈痼藥下咽立致顛仆凡所施設勿亟勿遽補罅漏生息保聚拊摩飢羸洗剔蠹蟲遠姦近偷以次討捕愛惜名器均節財賦詳慎精敏宏廓平恕雍容啟沃不吐不茹慨念曩朝姦謀塞路爵賞狼濫衣冠垢汙爰舉舊章繩以尺度畫一始頒資斧竝怒翻然奉身有赫其譽予亦踰月復以病去公居于溫脫履世故烏嶼雲水日轉杖屨若將終焉儕友鷗鷺予帥爾粵懷緘南赴邈邈之笑置酒修具送于水濱意色疑沮解手背而數杯尺素後公守溫上意益注謂公還朝共掖天步我歸里門奄不聞訃朝餐未終驚失七筯盛德青春遽先朝露而我病瘁迫此頽暮益悲身世孰匪暫寓惟公之升驟翼飛兔凌厲烟霄良樂莫御曾不芥歲正位台輔天故生之必有所付不少假年茫味孰喻嗚呼哀哉某抱疴里門南北異處奠不臨棺送不及墓同朝之契生死懸負琢詞寓哀莫寫情悽尙饗

祭胡尚書文

維紹興十二年歲在壬戌四月甲子朔七日庚午具官張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端明殿學士台州使君胡公同年兄之靈嗚呼昔在崇寧射策紫宸同里同年十有六人閱歲四十生存無幾公與孫公暨予而止遇主登朝名位略同白髮蒼顏頽然三翁相期歸田幅巾杖屨三老往來以慰遲暮孫公居溫尋復南遷尙存公歸庶幾踐言天乎不淑遽喪耆碩奪我益友弔影自失嗚呼哀哉惟公淹貫之學典冊之文忠厚孝友表儀人倫老于從臣未究業蘊承明厭直把麾近屏時予守越將母經過置酒淹留抵掌笑歌我尋西歸音問絡繹書墨未乾訃音何亟嗚呼哀哉我雖少公久矣病衰公能衛生宜極期頤我衰而存公壯而逝幻影此身寧久於世別我逾年旂旆遙歸予心之哀公知不知有酒盈樽看羞庶品寧如

平生大嚼痛飲拂龜告吉歸窆有時侑觴以詞寧寫我悲嗚呼哀哉尙饗

祭許龍學妻趙碩人文

嗚呼清獻之德表于搢紳慶鍾其家綽有典刑猗歟夫人婉嫺靜淑秦晉是匹允宜右族承尊接下率禮弗違正順所格家道以肥躬踐政途夫持從榮炳蔚後先鸞臺龍閣名號顯榮衰衰蘭玉謂登期頤享有全福天乎難諶不假之年川流逝矣空華寂然某謬領州廳稔聞懿德政緣未契薦此薄物哀哉尙饗

誌銘

朝奉郎陸虞仲誌銘

建炎三年春女直犯淮南余以史官扈駕南渡抵錢塘亡友陸虞仲之子景端與其仲過余泣且請曰不肖孤奉先君子之喪至自京師既克葬而未銘念先君子之友無厚于君者儻惠顧先君子之好施及不肖孤乃賜之銘則景端死且不朽余方扈蹕行在未果諾明年冬待罪政府景端請益堅念余與虞仲交久且篤哀其生不遇而死可悲也乃以其實書之公諱詔之虞仲其字也世為錢塘人曾大父滋以高行聞仁宗朝拜本州文學贈宣教郎大父逢休不仕父申累贈中奉大夫公幼孤鞠于大父器質嚴重如成人大父卒依諸父皆愛重之聰悟不凡甫冠舉進士為榜首明年擢第益刻意問學時譽藉甚調復州景陵尉次蘇州常熟丞改宣教郎知開德府衛南縣稍厭吏役試教授中之除真定府海州教授講說答問多自得之旨學晚益粹發為文詞溫厚典雅試詞學兼茂科復首中有旨除書局官時宰相汨于勢利獲侮寒俊命久不下公恬不介意亦不為小屈或勉之則曰吾嚮技有司而幸中竊已媿矣天子有命實之文字職而執政者不我與命也夫有直公于朝者宰相乃曰彼欲自致富貴耳久之除勅令所刪定官未上會減員罷遂授公大晟府按協聲律公亦無愠色或賦簡兮諷公公曰為貧而仕豈曰能賢奚敢沾激為高耶兼編集舒王遺文所檢討官曾有詔裁能在京完局公敏版詣政事堂曰樂府有協律郎又置按協聲律充孰甚焉宜罷後果罷通判宣州且攝郡事數月精明豈弟吏民愛仰之漕臣有挾宰相親黨推剝為姦利屬邑迎意風靡無敢逆者時徽州新殘獨賦俾鄰郡輸種以贖民方告病而徵偶能自辦漕臣乃檄諸郡曰已取給他州矣當以應輸見償且轉移之費射追錢一千二百民益病之公率太守張公叔夜開于朝宰相下其事漕司反劾奏奪一官益縱衰斂無所憚令民租以次色輸十益六及賤估均糴追理積欠民不堪命一日至宣城公折之曰米之精麤斗校十許錢爾奈何欲十許錢取六升耶均糴本路惟以若干貫不以若干石蓋朝廷不欲多取于民也今斗米二百而以半價售之不太傷民矣乎積欠管蠶且多亡絕皆不可行漕臣怒誣奏公四罪寓家閩中以聞得旨銜替人皆冤之公自謂無媿不復辯由是人益知公時相既免除太常丞繼擢監察御史未上以疾致仕而卒公端靖溫厚不輕愠喜人有過失不以挂口燕居接下未嘗妄戲笑見者必為之正容莊語談經論文倫類該貫妙極理致所為詩文以意為主不事華麗所著五百餘篇遭寇亂僅存其半貧而喜施家人或難之乃曰我貧不愈于彼耶使



我每有以于人亦復何幸至于親故婚姻喪葬不能辦不待請而助之坐是雖祿仕二十年家無餘貨與弟妻之友愛特厚妻俞氏封安人三男長即景端次景莊次景寬景端迪功郎二女尚幼積官至朝奉郎賜緋衣銀魚宣和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卒于京師年止四十六景端護喪于錢塘城外僧寺建炎元年八月陳通叛近寺皆焚而敢塗所在獨不及人皆異之以其年十月十六日壬申葬于南山履泰鄉之積慶原銘曰

天既生之而非殖之綏予之名而復抑之宜且有年而又齋之蒼蒼是非誰其識之

詹林墓誌銘

政和某年鑿三山回大河復禹故道倚山為梁調京東西河北之民三路騷動役至再三而功未就數百縣病之昆陵詹公成老知廣濟軍之定陶下車未幾適是役再舉也乃慨然歎曰吾邑小而貧力竭而役未已厲民以苟祿非吾志也遂拂衣而去焉于時儉人欺君幸寵爭立新奇之功以取勝至斷千載不可力制之大河使由山徑之蹊以人勝天逆理咄咄羣小靡靡和附并為一談公獨以病民至于謝事嗚呼賢矣夫公諱林成老其字也詹氏周桓王屬大夫家父之後曰強者仕吳為會稽太守曰俊者唐武德中為雲陽令子孫家金陵至公曾祖避亂始居于常遂為常州人曾祖儀祖泌考諱皆潛德不仕考以公贈朝奉郎始朝奉饒于貨築館延客縱其子從賢士大夫游以至于貧不悔公幼警悟與兄揚俱稱鄉里號二詹王補之王平甫相繼主鄉校皆賞異之甫冠舉于開封俊舉燧然試禮部不中再舉復報罷繼丁從母內外艱不獲試于有司者十年益刻意問學以功名自期卒于五試禮部策于廷授某府助教主饒之樂平簿黃州司理用薦者陸從事郎泛恩進文林郎就移衛之西安丞復用薦者改宣教郎知定陶以勞轉通直郎遂以奉議郎致仕時方年六十有六後五年而卒實某年七月二十九日也公純孝天至每言平生惟飲酒貽吾母憂終喪因不復飲伯仲謀分異公曰先人之敝廬在其忍裂之西圃有小亭先人所游憩也幸而獲居政以淋隘為病伯仲許之凡別業他貨一不取由是益貧安如也敏而強記讀書幾一過目尤邃于易方未仕也賢守令多以禮致公主學而士大夫率遣子弟從之其收科第登禁從者甚眾最賢有聲如鄒公浩交游亦多名公卿陳公確尤厚善嘗欲同薦公于朝會二公罷黜乃已公卒流落不偶以死有識所深悲也公吏事強敏案牘經目則宿姦積弊無復隱情而卒處以平恕其在樂平郡守曹宣符延致郡下事多諮決時學法峻急公權獄官有胡潤色者以傳授就逮特未嘗受賂公訊所傳義則仲紙疾書所自為為人者凡十篇不少留思無一字抵牾公異之遂緩其獄卒會恩免其全護士類如此會彥和守饒益器公遇以賓客終更率郡僚宴饒于郊門外州人榮之凡當塗賢部使者一見必改容加禮雖在州縣不知塵埃趨走之勞也其調定陶故人在要路欲稍薦用之公曰定陶事簡而俸優老而貧者幸也徑歸待次權鹽官令縣瀕海獄多鹽盜公稍寬其禁固圍遂虛而謀亦辦邑人德之既至定陶以三山之役歸意決矣復會使者以度牒羅米數十萬公謂使者曰山東樸魯非江浙比俗不為僧道故寺觀絕少而廣濟小壘止定陶一邑天寧一寺而羅數與諸州等且僧牒數百將安用之使者怒語

頗侵公公辯詰不少阻退又歎曰是趣吾行章既上郡官挽留公不可曰某仕不如志祿不及養老通朝籍恩亦及泉壤矣而貧者吾所安也又將何求遂歸稍葺故居開軒名曰友陶自為記大要謂與淵明之出處無愧云對親舊酒盡歡不問家有無公雖不飲客必徑醉賦詩奕奕無虛日客退觀書不置家人勞苦之則曰吾對書史如見故人道舊耳不以為病也寢疾且革處後事不亂命筆留語如釋氏偈而絕娶邵氏封孺人賢能相其夫後公十一月亦卒子一必明性資孝謹承顏不違克盡子職故公居貧而樂女二長適龔雲雲早卒女不復再適次適張宏皆舉進士孫男二惠迪允迪孫女二皆適仕族公氣韻高雅商略古今言辯而理暢音吐清越聽者忘倦詩文敏贍有思致談笑立成若借書于手至尺牘亦燦然可觀文集五十卷易書二卷語說十卷藏于家必明以宣和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乙酉葬公于晉陵縣定安鄉求仲村下城之原既葬十一年求誌于某念從公游且久而公次壻某兄也知公為詳敢辭銘銘曰三山之役遠天罔君吏規功利盜國病民公獨有云吾職撫字忍毒斯民趣辦吾事挂冠神武如葉滿唾里居再闔郢唱絕和才豪氣剛噤不獲施老于下僚措紳所悲有蔚其文有赫其名陵谷儻夷其致我銘

右通直郎曹君墓誌銘

左朝散大夫通判饒州曹君諱狀其先叔父通直之行泣且訴于晉陵張某曰始璉之先伯父直講公登嘉祐進士第學行名東南後進生無遠近負笈執鞭履滿戶外時叔父編鼎侍坐竊聽講論問答皆默識不少遺直講愛異之遂力學多聞議論有前輩風數試進士不合則刻意治生產業先大父晚致家事叔父談笑處決悉得理合衣食滋殖治居第園館延賓客無虛日公卿貴人時從之游振貧卸孤不問多寡士緩急叩門有請必悉力赴之既去且貴達往往不復顧念而叔父絕口不道也祿開修撰蔣公固為布衣公兩以女妻其子樞密張公康國召與語奇之奏補假承務郎改官制授登仕郎宣和間浙西置水利司部使者聞其才挽為屬既至見其謀畫乖刺拂衣徑歸後果敗事皆坐法而叔父獨不預其議處過人如此不見施用以致士大夫歎息之夷放其行應銘而璉之先兄璉昔嘗為無錫令所窘移江陰捕之先兄時以母疾迎醫他州璉具以訴令令遷怒併按追逮甚急賴叔父營救乃免不肯報德無日矣惟是忍死乞銘于當世聞人俾叔父之實不泯若璉得沒于地戴而見先叔父庶乎其可也敢以死請念余與直味平生固辭璉繼來請益勤又以余族父之命鑄諭切至乃敘而銘之公諱璉字潤甫世居金陵上世避李氏亂徙江陰遂為其軍人會祖延訓祖維正文雅皆隱不仕公至建炎元年以其子球陞朝封承事郎致仕累封通直郎又以球轉官回授賜緋衣銀魚以紹興五年四月十七卒年七十五妻朱氏封安人先公而卒男三人長即球武翼郎前兩浙路都巡檢使次璉次璉皆應進士舉孫九人峒峒嶺嶺皆當國二未名嶧預鄉貢以公喪未赴禮部試七月壬辰葬于縣之順化鄉黃山村從安人之域猶子璉賢業表于薦紳言可信不誣余既載其語且系以詩曰

維德有基維學有師有蘊不施天維顯思昌其本支黃山之陞納石琢詞萬世是誌



除提舉在京外諸司文字。用舉者改宜德郎。知無爲軍無爲縣。未赴。改提舉西京北路學事司尉官。知樞密院張公康國。挽公爲編修官。公謝曰。足不登公門。姓名何自聞耶。張公曰。知公理會氏田。不爲時相屈也。修經武要略等書成。賜對。上問天下所以安危。公曰。唐李珣嘗謂文宗曰。安危如人之身。當四體平和。必順寒暑之節。侍安自忽。則疾患旋生。朝廷無事。宜省闕失。從而補之。則禍難不作。今承平久。願陛下以珣之言爲鑒。上嗟美之。擢開封府刑曹。時京尹苛酷少恩。公約其過而濟之以寬。吏民畏服。府中爲之語曰。不畏府尹杖。但服刑曹筆。尹亦德之。表公自代。昭懷太后園陵點檢。頓遞橋道。進官知鄂州。陞辭。上諭以荆湖多盜。卿何以治之。對曰。唐崔郾嘗治鄂。謂土沃民馴。雜以夷俗。非威莫能服。臣雖能薄。敢不竭犬馬力。稱器使。敷奏悉稱上意。上謂輔臣。將圓奏對有體。議論可觀。武昌今得人矣。至鄂。以軍食不繼。洵洵幾變。公慰撫之。郡以無事。明年辰。沅溪嗣黃安俊叛。公以糧萬斛饋二州。遣兵援之。賊平。被賞。辭不受。終更知普州。未行。徙知濠州。淮西大旱。濠爲甚。公欲蠲賦。其僚懼漕臣之督過也。噤不敢應。公獨銜以聞。且乞蠲十之九。會周武仲察訪淮右。凡州不以早聞者。勅治之。得公狀。薦于朝。敕書獎諭。未幾。徙知沂州。宋江嘯聚亡命。剽掠山東一路。州縣大震。吏多避匿。公獨修戰守之備。以兵扼其衝。賊不得逞。祈哀假道。公慨然陽應。偵食盡。督兵壓擊。大破之。餘衆北走龜蒙。卒投戈請降。或請上其狀。公曰。此郡將職也。何功之有焉。除開封少尹。輒乘驛詣闕。陛見。賜對。上問宋軍事。公敷奏始末。益多其才。時年已七十矣。贊武活穰。智力不少衰。以治辦聞。被旨。拘浙寇方臘。舉賜三品服。元夕。從登樓。上命。中貴人以寶杯宜勸。一府以爲榮。御筆除大卿。翼曰。拜光祿卿。以疾乞補郡。遂除秘閣修撰。知通州。復以疾辭。提舉江州太平觀。歲滿再任。素清儉。歸即故居。人不堪其湫隘。公裕如也。子時。欲極溫清之奉。稍易而新之。公聞與姻舊。自娛。終日夜無倦容。子孫歲時爲壽。極水陸甘香。無一日不滿意。優游八年。士大夫榮之。靖康間。聞二聖蒙塵。號仆幾絕。尤念太上皇眷知。鬱鬱不得志。疾寢革。遂上章致仕。嘗戒子姪曰。吾疾殆不起矣。歷仕四朝。踰四十年。以廉約自持。雖無餘貲。伏臘相給。慎勿嗜利。玷吾清規。一日。跌坐。屬後事訖。手加額上。誦佛而逝。首項堅直。經宿不變。非了了于生死之際。其能爾耶。實建炎四年七月十七日也。享年八十有八。積官至中奉大夫。爵宜興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娶扶風馬氏。再娶丹陽葛氏。皆有賢行。先卒。竝贈令人。子男二人。時右從事郎。時將仕郎。女孫女。竝嫁爲士人妻。孫男二人。逢吉。右迪功郎。永吉。登仕郎。遺表恩及其外孫。以其年九月二十六日。祔葬于安樂山宣奉之域。公姿醇茂。不妄語笑。始居窮約時。撫四女弟如其子。皆擇配嫁之。好學。老不廢卷。爲文有體要。表章古今詩等二十卷。藏于家。後五年。門人鄧旉狀公行。求銘于某。念頃同里黨。不辭。且致其寶。宜銘之曰。

昆陵集卷十三

誌銘

左中奉大夫充秘閣修撰蔣公墓誌銘

公諱圓。字粹仲。蔣氏系出周公。至漢左衛司馬員外郎散騎常侍鄭。領會稽郡。子孫因家暨陽。公即其後也。鄭弟函亭。鄉侯澄。居義興。故禮部侍郎堂。知樞密院之奇。即其後也。冠冕相屬。爲昆陵右族。公曾祖某。祖某。考某。皆隱不仕。考以公贈宜奉大夫。母丘氏。贈淑人。初宜奉遣公就學。年十五。誦書史。夜分不倦。宜奉嘗異之。謂淑人曰。他日必大吾門。恨老人不及見云。宜奉臥疾。侍藥歷不去側。有爲人所不能者。宜奉即世。毀不勝喪。既冠問學。詞采日開。月益雋。舉藉甚。邦人遺子弟師之。常百數十輩。昆陵故號多士。凡四預薦書。一爲舉首。中元祐六年進士第。調海州司理參軍。治獄明恕。當死者必求生路。所全活甚衆。滄潤州丹徒令。有能名。夏不雨。行路多渴死。公鑿井道旁九十有三。人賴其惠。或號將公泉。曾丞相布買山于邑人。鄰者訟之。曾爲上鄰。法當得。公直言之。時蔡京用事。怨于曾氏者。不遺餘力也。謂公奪民田爲曾氏葬地。屬漕臣劉何劾治甚急。何面詰公。公恬不爲意。敝版進曰。與曾公無一日雅。法當爾耳。何怒。語侵公。公不少屈。何即悔悟。謂州曰。丹徒奉法如此。吾其可誣人以微福耶。遂反薦公。時人兩賢之。丁內艱。終喪。

樞密院檢詳文字魯公墓誌銘

左朝奉大夫樞密院檢詳文字魯公詹卒。季弟嘗狀公之出處行實。治歷官壽。而其曾奉議。自稱李寓書。南走三千里。問銘于閩粵帥張某曰。壽寧行負神明。老失家嗣。悲不克自勝。惟是詹之平生。載嘗狀不誣。



得名世君子壽之。則老人死且瞑。而詹不朽矣。君其龍嘉之。余念請之勤言之哀也。敢不諾而銘諸公諱。詹字巨山。魯氏伯禽之後。望出扶風。上世徙居秀之嘉興。今為海鹽人。曾祖延厚。祖惟辨。皆毓德隱居。父壽寧。始遣子官學。以公封右奉議郎。致仕。公幼即警悟。鄉譽煒然。東書遊太學。中崇寧五年。進士第。授將仕郎。揚州天長尉。用薦者陞通仕郎。以勞遷文林郎。移蘇州常熟丞。邑事劇。公攝令談笑而辦。民愛吏哉。豪右慙服。郡人朱勳父子。怙寵陵暴。而禍福州縣吏于嘯笑之間。衆皆媚承。公獨不為少屈。延安帥趙公銓。辟府儀曹。以親老辭歸。銓授亳州鄆令。邑小訟簡。治行益高。七邑之訴冤獄滯訟者。皆願以屬公。部刺史交列其才。凡十有四人。故相張公商英。樞密王公襄。中書侯公蒙。皆薦之。俄丁內艱。服除。始改宣教郎。擬知泰州海陵縣。未行。監裁造院。提舉福建市舶。舶司遠朝廷而多奇貨。吏鮮自潔。商人亦困于侵牟。公私兩敵。公檢身律下。一掃故習。歲入倍稱。會省提舉官。以漕司兼之。估客挽留。公遮道涕泣。漕臣張穆以吏能自高。亦歎公規畫之善。還朝。復論市舶費寡而利不貲。官不可罷。從之。除提舉兩浙市舶。尋遷福建轉運判官。建炎三年。金人寇浙江。明年春。車駕幸永嘉。公慨然曰。天子蒙塵。既不能捍寇難。護屬車。而職在轉輸。宜具一日之積。以佐調度。乃同憲司。哀一路經費之餘。得銀八萬兩上之。賜詔獎諭。且召赴政事堂。仍賜對。詔諭今秋議大舉。器械未備。已屬卿繕治甲冑數千。儻以時辦。當不次擢用。公進曰。陛下啓恢復之謀。社稷大計也。至繕治器械。臣子當盡力。不足煩聖慮。退又白宰相曰。修器甲。易事耳。利害有大者。閩去朝廷遠。守倖多罷老。及自本路關歸吏部。州縣多權官。苟偷蠹民。皆害之大者。于是得旨。易守倖數人。還漕司。已擬官七十餘員。一路便之。尋上所造鎧六千。聯宸筆稱善。建州范汝為反。估險跳梁。官軍失利。部使者多以招安為便。朝廷因遣謝檜。檜之嚮。自謂汝為故部曲也。至則誅以美官。幾幸有功。卒不得要領。公累言嚮。檜人養寇滋患。願別遣大將擊之。既而賊果熾。檜助為聲勢。脅制州縣。建劍汀。郡不逞。和附。遂起卒。遣大臣宣撫。以神武軍討平之。而檜亦抵罪。如公言。尋以繼殺募海舟。不獲而辦。除直祕閣。公自以才結主知。益展四體。修職業。知無不言。上駭閩盜連年。詔監司牧守。條安輯撫綏。消弭盜賊。使民利物之計。公上疏。其略曰。盜賊滋多。由招安之非策。安輯撫綏。在縣令巡尉之得人。便民利物。乞悉罷行戶。以至發常平粟。以平穀價。減上供銀。以寬民力。上顧謂大臣曰。魯詹所陳。皆可。行。于是縣令巡尉。衰儒失職。聽易置而免行之。利及天下矣。他悉如所請。致數財賦。未嘗加橫斂。而用不乏。至軍興。或不免于率貨。則約實費。稅吏姦民。不告病。始建賊之張也。朝廷遣貴將。將萬人入邵武。駐兵不敢進。邀取軍須。威震一路。官吏踴躍趨命。公曰。本不相屬。何至爾耶。公事止移牒。遂大失將意。而忌公者。從媒蘖之。既而將陞制置使。真軍食益急。促公至軍。人為危駭。公即往白事。因曰。朝廷倚制置辦賊。而邵武餽糧。未至乏絕。今餉道梗。戶知之。乃責漕臣。飛輓他州。以取贏。則某不敢受死。恐終非制置利耳。將度不能屈。改容謝之。然公自是歸志浩然。卒以親老求閒。除主管臨安府洞霄宮。拂衣還家。若將終焉。未幾。大臣有薦者。上亦簡記。召為度支員外郎。凡三賜對。言切事機。不為甚高不急之論。既選檢詳。衆謂自是用矣。獨告歸。觀俄被疾致仕。不數日卒。實紹興三年某月日也。官止左朝奉大夫。春秋五十二。士大夫識不識。

昆陵集 卷十三

一九三

皆歎息至于流涕。公至孝。仕稍遠庭闈。則不能一日安職。以故進取泊如也。淵聖登極。以所賜緋魚。回授其親。及謁告而歸也。曰。一班一級。不見其味。當復句閒。以終老人意耳。晚學佛有得。病劣無一語及他事。忍死之言。拳拳于老人。可悲也已。公頎然秀整。醇白寬厚。言動有法度。雖與孩稚語。必盡誠信。端人正士。一見則契悅。而儉巧貪鄙之流。疾之如仇。家饒于貲。未始問出入。而于公藏。則稽較精詳。不容毫髮欺也。喜讀少陵詩。以之箋釋。為文有理致。所著詩十卷。雜文二十卷。奏議二卷。吏役錄三卷。杜詩傳注十八卷。藏于家。妻范氏。故承事郎直祕閣致沖之女。尚書左丞致虛之姪也。賢能相其夫。男一人。可封。捧公表賀。上即位。命以官。女三人。一先卒。二尚幼。卜以三年十二月丙申。葬于湖州歸安縣至孝鄉高峯塢。余既與公友善。而余兄之子。許妻公之子。故得敘載其實。而系以詞曰。

才周令德。龐表粹溫。兮裏方萬。不試兮一出。玉垂虹兮蘭芳。入贊兮紫樞。睇雲霄兮翺翔。朝鳳儀兮帝庭。暮鵬止兮君堂。抱奇蘊兮弗施。襲長夜之茫茫。若之水兮清寫。高峯之塢兮君歸。坎石兮幽扉。亘千載兮騰輝。

資政殿大學士左光祿大夫王公墓誌銘

紹興七年冬十月。資政殿大學士左中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王公。以不起聞。天子震悼。輟視朝。以左光祿大夫告第。明年既葬。其孤走昆陵。奉吏部侍郎晏敦復狀。號且訴于某曰。先公頃同御史府。相繼登政事堂。先公平生。惟夫子知之。先公即世。盛德遺澤。不絕如綫。不肯孤懼弗克負荷。以沒。儻有詞刻諸石。惟夫子銘之。余曰。嗚呼。余其敢以不敏辭。于是敘其世次。官闕。行實。年壽。卒葬。而書之。公諱絢。字唐公。系出遼西。遷太原。又徙河南。至公之五世祖。秦懿王審琦。事藝祖。以佐命功。賜第京師。遂為開封人。高祖承衍。尚秦國賢。肅太長主。累官護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贈鄭王。諡恭肅。于是為京師甲族。曾祖世融。內園副使。贈太子太保。祖克存。都官郎中。贈太傅。考發。宣德郎。贈太師。官師學行著稱。元祐中。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有進策十卷。行于世。嘗上書論時政。坐黨錮。幾二十年。公幼敏悟。始冠。游太學。試藝數占。前列。士譽藉甚。崇寧五年。賜上舍第。授將仕郎。和州含山尉。易襄州光化尉。除辟離太學錄。辟離正秩滿。再任。遷博士。仕兩學十餘年。恬于進取。未嘗謁請權貴。為身謀。士論歸重。遂擢尚書禮部員外郎。有吏代書文案。為姦利。公案獲。法當得賞。公曰。人被罪。吾受賞。安乎。兼王府直講。賜對。徽宗曰。卿德行素著。宜為人師。由是宣和初。皇子出閣。必以公兼講席。元年。賜緋衣銀魚。明年。賜金紫。拜國子司業。遷祕書少監。又明年。為廷試詳定官。天子以得士為喜。褒詔有舉善以善。知賢以賢之語。擢起居郎。試中書舍人。宰相與公。有舊。嘗遣容私于公。要結為黨。助公不納。惟公事往見。未嘗輒請問也。宰相不悅。留掖垣四年。而後遷給事中。知宣和六年貢舉。蔡京復用事。根排異己者。公畏之上。章求去。天子固留。乃諭京曰。如郭三益。王紉之賢。不可去朝廷。諫不得入。公終不自安。復力請。以徵猷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靖康中。蒐用者。舊起公知壽春府。及境而潰兵至。公呼首領諭遣之。皆俯伏叩頭去。秋。寇無所犯。鄉民有嘯聚為盜者。逼府城。聞公至。相語曰。給事非秦王家耶。王嘗持中正節歸鎮。有德于我邦。今其子孫來。奈何犯之一夕。逆

昆陵集 卷十三

一九五



去。視事三日。謁廟堂出城。忽復潰兵宵集城下。有司請易日。公不聽。啓關則兵躍刃立。從者懼。公沛然如平時。叱馭而行。衆有宣言者曰。此雍丘王給事也。揮衆就列聽命。蓋公嘗居雍丘。邑人識之。其世德純誠。馴伏強暴如此。金人寇亳。壽春城。岌岌不自保。士民相邀。引避。公留家城中。不爲動。衆恃以安。今天子即位。厚恩犒軍。郡幣空乏。不能辦。衆洶洶幾變。時有經制使寄帛十萬有餘。莫敢輒用。公命給之。衆遂定。即上章自劾。朝廷置不問。再除給事中。自宋都。扈蹕至維揚。遷禮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天子初詔取進士。命公條上所當行者。公因論經義兼用注疏。不當專王氏之說。學者以爲然。兼侍講。拜御史中丞。不務矯激。亦無所阿徇。近侍有超轉使額者。引舊制論列。時相遣客諷擊其所憎。公曰。中執法天子耳目。可屬以私耶。相惡之。除工部尚書。雖遷。實奪之權。建炎己酉歲。金人渡河。遠近驚懼。以爲必犯行在所。公率二三從臣對便殿。陳迎擊退保之策。得旨詣政事堂與大臣議。宰相曰。諸公之言。三尺之童。皆能及之。不聽。卒破淮南。遂致南渡。公倉卒扈駕。不復至其家。儲宮初建。以公爲資政殿學士。權太子太傅。未幾。元訛太子薨。公惶恐上疏曰。臣爲傅無狀。故事當免。不報。即拜中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御營副使。蓋天子欲大用久矣。移蹕建康。遣大臣宣撫川。陝。公奏川。陝。重地。不可專任。宜求同心同德之臣協贊之。雖不行。士大夫以公言爲然。其後大臣以專命被罪。亦頗悔不以命副爲請也。始上踐阼。太學生陳東言事。權臣被誅。上自建康幸臨安。至鎮江。公言東以忠死。此其鄉里也。于是賜金其家。而官其子。退語人曰。乃知東死非上意。上幸會稽。韓世忠邀金人歸騎于揚子江。公議遣兵與世忠夾擊。雖格不行。士論趨之。在位幾年。稍厭機務。上章求罷。遂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醴泉觀。兼侍讀。公雖得請。上嘗不棄。嘗于講筵。御書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臣之句于扇。以賜公。又嘗遣帶御器械辛永宗至私第。宣示御製徐熙落墨梅花詩。命公和進。俾書于畫卷。及扈蹕還臨安。請外愈力。上而諭曰。卿潛藩舊僚。豈宜遽去。抗章不已。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還居會稽。未幾。就除紹興府。兼浙東路安撫使。專務德化。民不忍欺。艱難以來。鄉校廢圯。上丁釋奠。願瞻而歎曰。斯吾責也。乃捐俸葺之。齋館一新。多士益集。積次淮南軍衣絹。及禁軍關額錢糧。數猥多。朝廷責償甚急。公度無以辦。即疏以聞。且移書宰相曰。寧以償次不足獲譴。不欲以違詔下被罪也。浙東地震。詔求直言。復申言之。尋求奉祠。復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徙居吳門。雖開退猶以國事爲念。應詔上民間及邊防利害十數條。優詔褒答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公自登侍從。至政府。于時得失。多所建明。章既上。必焚藁。故世莫得知。晚喜佛書。頗契宗旨。寢疾。家人命醫。且灼艾。公曰。時至使行。留連無益。至革不亂。以十月九日薨于平江府崑山之僧舍。前二日。命筆書戊戌字示左右。乃屬纊之日也。享年六十有四。得至清源郡開國侯。食邑至一千一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娶高氏。贈廣陵郡夫人。再娶張氏。封建康郡夫人。子陵。行奉議郎。前通判嚴州。孫男三人。瞻高。瞻仲。皆右承務郎。瞻祖。未仕。孫女二人。尚幼。以八年五月一日。葬于湖州烏程縣永新鄉永定里。公天資醇厚。不事矜飾。行己恭。待人恕。好賢下士。與人語。靡無倦容。人一言善。則手自記錄。族既衆大。南渡以來。往往流散失所。公存撫。期卹。曲盡人意。婚姻喪葬。皆身任之。官未仕者數人。每以祿不泊親爲恨。衣食裁取溫飽。服用簡樸。雖位通顯。退然如寒儒。處一室。

惟書帙縱橫。無一種長物。應几蕭然。不異在學校時。人不堪其陋。公晏如也。博涉強記。議論有根據。屬文該贍。落筆有至數千言。不衰。極師儒翰墨之選。人不以爲過也。有內外制四十卷。進讀事實五卷。論語解三十卷。孝經解五卷。羣史編八十卷。又撰取佛書密議。號內典略錄一百卷。藏于家。銘曰。王氏之先。植德儲慶。接武兩王。開國秦鄭。本支碩茂。冠冕蟬聯。篤生醇儒。有光于前。學以發身。誠以悟主。出入三朝。不茹不吐。晚始大用。翊襄政經。言必蹈義。善不近名。進退有餘。始卒無玷。鎮鼎山林。孰贏孰欠。俯仰一室。左圖右書。人或病之。公則晏如。忘筌佛乘。脫屣世故。臨絕之言。不疑不怖。卜宅蒼溪。山蒼水清。勒銘弗設。萬世之寧。

### 昆陵集卷十四

#### 誌銘

徵猷開待制贈左正議大夫陳公墓誌銘

公諱猷。字冲休。建州松溪人。保寧軍節度掌書記傳正之孫。贈奉議郎希正之子也。母葉氏。歸寧外祖朝議公。夜夢朱衣吏。導金章紫綬者入謁。且而生公。少英邁不羣。崇寧初。貢于太學。中乙科。授懷州司理。治獄平九郡。太守賢之。事多資決。屬縣得盜。上之州獄。公察見其冤。而尉挾姻黨之貴。私請于公。公正色曰。殺無罪以希賞。安乎。遂釋之。人益知其賢。有旨跨大河繫橋。以便北使。公私病之。守以訪公。公曰。兩朝通聘問百年。未嘗以無橋爲病。是必小人貪功幸賞。然州縣論之。必以爲避事也。第飭有司寬期會。以須。必有指其失者。已而兩河之民。訴于朝。役遂寢。其料事明審如此。除鞏州教授。時童貫宜撫五路。氣餒赫然。方借寵賢德。以取名。然小迂意。則禍辱隨之。部使者薦公于貫。公稱病不出。或勉公一往。見以遠。公曰。內侍估寵市權。吾所切齒也。忽復見其面耶。朝廷聞而嘉之。移處州教授。未至。除國子博士。改宣教郎。連丁內外艱。終喪還朝。權諸王府記室。事上潛邸。上踐尊極。進官四等。除虞部員外郎。尋除監察御史。車駕幸浙江。前將軍范瑄。捍金無功。剽殘郡邑。擁兵上流。徘徊觀變。朝廷以爲憂。公上疏。請詣瑄。使人覲。從



之軍車至豫章。徑造其壘。瓊整兵列戟而後見。屠剝人以懼。公神觀自若。徐曰。盛衰治亂。何代無之。漢唐亦皆中興。況聖主勇智。度越前代。而又宵旰圖治。注意將相。將軍宜戮力濟難。以遺澤于子孫。垂名于竹帛。召命之至。當效郭汾陽。朝聞名夕引道也。瓊猶猶豫不決。公復曰。將軍不見昔傳。劉正彥乎。稱兵叛逆。不旋踵而敗。願將軍熟計之。瓊豁然改容。具朝服北嚮謝恩。亟趨行闕。公入對。上勞問甚甚。曰。潛邸舊僚。行擢用矣。進官除戶部員外郎。未幾拜太常少卿。金人犯浙江。扈蹕之永嘉。上疏論事。無所回隱。其略以爲兵將用命。則寡可以敵衆。不用命。則多適以致敗。今之握兵柄。乘旄鉞。非闕茸即跋扈也。國之典刑。不能加之將。將之威令。不能施之軍。宜申嚴紀律。使進退左右。惟命之從。則敵可破也。又謂守令非人。或賄賂敗官。或庸懦失職。或貪功生事。漢宣帝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唐太宗于都督刺史。皆臨軒册授。後不復册。猶受命日對便殿。本朝守土之臣。得召見者。七十有三州。紹聖初。節鎮守臣。竝賜對。外除者必先入覲。而後之官。願令節鎮守臣。除罷皆引對。上嘉納。除微猷閣待制。兼侍講。每人侍。必從容進說。嘗謂艱危之時。宜循名責實。以興治功。論東晉之失。以譏切時病。所上疏無慮千百言。賜告展省。還朝。除給事中。益感激論事。知無不言。除授失當。多所論駁。士論浩然歸重。時諸將握重兵。有尾大之勢。公論古今兵制。以謂御營兵分隸諸將。在某將則曰某將兵。不復知有天子朝廷。宜稍損益其制。于是創號神武五軍。始爲天子之兵矣。又論齊桓晉文漢高。光武皆身當矢石。以集大勳。願陛下躬櫛神武。收功馬上。則將士買勇。而敵敢懼。後上疏論五失。其一謂執政尙寬厚。示大體。務姑息。其二謂寵任將臣。輕授之柄。遂使冒功邀賞。估寵市恩。至謂本兵大臣。出其門下。其三謂臺諫願望朝廷。交結權倖。毛舉細務。以塞責。其四謂郡守監司。身自犯法。豈能律姦。其五謂內侍之權漸盛。附結將帥。潰亂紀綱。恐臨安之變。生于不測。上歎獎其言。有詔臺諫侍從。陳保民弭盜。遏敵生財。四事。公上疏。其略謂省衛薄賦。敦本厚生。爲保民之道。用光武策。聽盜自相糾擿。以追捕多少。爲守令殿最。爲弭盜之術。占上流據形勢。爲遏敵之策。躬儉節用。量入爲出。斥內庫之藏。以歸太府。爲生財之計。上納用之。葺奉隆祐太后。有司費出無節。公上疏。謂陛下念太后保佑之勞。社稷之勳。務極追崇。而有司觀望。輒因權宜葺奉。而授異時園陵之制。典禮失當。中外竊疑。他日歸祔泰陵。將復用何禮耶。內有都大監領。以闕寺爲之。而提點按行之制。復異其名。外有總護使司。以大臣爲之。而頓遞修奉之類。各設其所。辟置官吏。增加俸給。賜予宴犒。數亦不貲。至謂會稽之山無可採。而欲取他山之石。廂禁之卒不足用。而欲調諸郡之夫。竝緣爲姦。騷動州縣。又況梓宮僅取周身。明器止用鉛錫。而有司夸侈如此。豈不違太后慈儉之遺訓。而失陛下崇奉之本意乎。由是葺宮一切鑄省。論辛道宗不當除副都承旨。編修官王鏐不當改官。又論諸將造政事堂。與大臣狎昵。紊亂朝綱。恐緩急不爲用。于是樞臣上章待罪。諸將亦岌岌不自安。人頗爲公危之。公曰。論事職也。獲譴宜矣。天子知公之忠。公亦力請宮詞。而弗之許也。遂除寶文閣待制。知處州。恩道加渥。至則守法奉公。政尚簡易。吏民畏愛之。時苦亢旱。下車而霑足。人以爲隨車雨云。移守四明。民遮道借留。幾不得去。四明新殘。屯兵防海道。異時郡守畏懦姑息。稿賜無度。歲入不能繼。而兵益驕。公私憂危。公至。裁

定多寡之數。久近之節。將士有過失。一切以法從事。于是軍政立而民始安。身雖在外。而政事得失。密疏論之。大臣頗不悅。而公恬不恤也。久之。以建州數被盜。姻族散徙。力丐就閒。上乃移公守泉州。以便其私。既至。鋤姦發伏。豪右惕息。泉自軍興。歲入不足以供軍費。賦十而加五六。貧吏乘時虐取。而民不堪命。公止收十一爲鼠雀之耗。經理關市。而收其贏。總數盈虛。而節其費。亦不至乏事。會范忠肆竊松溪。妻令人悍卒。開計痛悼。復累章求外祠。遂提舉建州武夷山沖佑觀。觸熱還鄉。感疾致仕。卒于建州之水南僧舍。乃紹興三年六月十日也。享年五十三。積官至左朝議大夫。疾革。自草遺表以聞。上嗟悼。贈左通奉大夫。娶吳氏。封令人。二子。鼎。右承務郎。次鼎。舉進士。三女。長適右承務郎。監潭州南嶽廟。任寶臣。餘尙幼。公資純孝。承顏不遠。曲盡子職。間遠去庭闈。未嘗廢甘肥之奉。居喪不設戶庭。赴急難。購置乏。惟恐後。俸入分姻舊。不爲後日毫髮計留也。人有餉予。輒卻不受。閨門雍睦。內外無間言。季兄早世。撫其孤猶己子。孀姑百指。攜挈于官下。復推貨產予之。胸次曠達。接人恂恂。不與物忤。至立朝。則慷慨盡言。毅然不可奪也。然壽僅踰半百。未究才具。而蕭志以歿。可哀也已。諸孤以五年正月丙午。葬于建安縣崇聖院之山下。吳氏附焉。邦人李公彥。敘公爵里行實請銘。余頃長御史。公寔爲僚。余備位二府。而公又進用于時知之爲詳。敢辭銘。曰。

治極而溢。政柄失授。伊優在堂。孤雄束味。皇綱失紐。萬目隨弛。天矯橫鶯。禍越古始。睿明中興。蒐攬遺直。襄嶺龜鑑。甘腴藥石。矯矯陳公。遠事潛藩。鸞翔蔡途。克昌其言。罔避權嬖。忠而能力。連章累牘。展盡丹赤。連牧三州。風績有聞。胡不永年。究其經綸。佳城同穴。公安于歸。惟公不忘。斯銘不欺。

太孺人時氏墓誌銘

太孺人時氏。故贈承事郎嘉興陳公獻臣之妻。監察御史確之母也。年十八而歸。聰敏絕人。遇事迎解。奉姑周氏。恭以勤。待姻族。無親疎莫不滿意。御下嚴而有恩。婢妾慰且懼。闔內肅如也。經理生產業。不避寒暑。承事運于醫。務以藥石濟人。而家事置不問。姑且老。于是喜曰。自婦入吾門。吾心泰然矣。太孺人躬非約。辛若以助成其家。然好施予。雖服用物。視人有欲得之色。則不小靳也。篋中常蕭然。歸十有七年而喪。姑又三十有三年而承事下世。既專內外。斬斬一如姑與承事無恙時。晚年事付諸婦。有不能決。必資太孺人一言而定。衆皆歎其不及。遇勝曰。必修具命家人訪佳山水。以自適。諸子環侍笑語。彌日不倦。清尚之趣。殆不類女子云。御史通朝籍。遇宗祀恩。以紹興五年二月受封。而其年十二月二十日。無疾而卒。享年八十有二。明年正月十有七日。葬于嘉興象賢鄉深葉村之原。附承事之墓。子男八人。長未名。卒。次公明。公峻。法昭。爲浮屠氏。公暘。公晦。公曜。而確其幼也。惟公暘。公晦。確。奉大事。餘皆先太孺人而卒。女四人。長適陸璋。次吳堯佐。次楊汝霖。長與季亦先卒。仲女早寡。不再嫁。孫男二十一人。女十有九人。已嫁者七人。曾孫男十人。女四人。承事天資醇厚。業醫而不利其貨。鄉人稱長者。先娶馬氏。早卒。壯未立嗣。再娶太孺人。而毓衍如此。嘗謂承事曰。自入君家。資用粗饒。羣兒戲。他日所乏者非貨也。況君以醫活人多陰功。其後必大。恐不當僅仍故業。承事曰。是吾心也。始命確從師讀書。于是弱冠取科第起家。而學行詞藹。



為時聞人。擢監察御史。引疾請外。提點江南東路刑獄。構皆修飭有立。兄弟孝友。諸孫亦彬彬知文藝。族大而睦。中外無間言。里閭有鬪鬪者。其父母必呵之曰。汝不媿陳氏家兒耶。太孺人素無疾。歲時子孫上壽。綵衣盈庭。長幼序列。膳羞豐甘。慈顏懽舒。御史亦不樂遠宦。多從諸昆侍左右。壽社康樂。世亦鮮其比矣。會祖供備庫副使。祖廉左侍禁。父允不仕。世為安樂著姓。父從侍禁至淮南。生太孺人于真州。遂為揚州人。攷其行應銘。而御史頃官余望。中從余守越。復在幕府。知之為詳。以狀請銘。其可辭銘曰。

執婦非順。鮮正而義。執母非慈。鮮賢而智。夫人有家。為世才婦。亦既有子。為世令母。其德弗愆。惟家之肥。巖巖御史。一鶚奮飛。孫會環旁。蘭玉茂蔚。既壽而康。逝不以疾。惟公陰德。啓其慶源。卜隲起家。以成其天。表于鄉閭。而福全美。鑿銘幽室。以信形史。

宋故孺人邵氏墓誌銘

奉議郎致仕詹公成老卒之明年。妻孺人邵氏亦卒。既葬十有一年。孤來泣且訴于余曰。必明不天。併失怙恃。奄奄卒事。久而未銘。大懼先君子先夫人之事。實泯絕于不肖孤之手。而不敢以死請。余曰。某從先公游。且親已誌公墓矣。于夫人敢辭。乃為之言曰。邵氏其先吳人。乾符中。右補闕安石。以吳興卑墊。徙常之宜興。曾祖靈甫。祖藏。父宗回。皆隱居不仕。孺人鍾愛于父母。不輕以予人。公方英妙。鄉譽藉甚。貴人右族。爭以女歸之。公不為意。獨以邵氏女賢有聞。又羣從光剛。如叶。相繼登進士第。學行著稱。因願交焉。二家始平章。各意滿。即以配。孺人天姿靜淑。入門事尊章。曲盡恭順。接姻族。恩意周洽。中外賀曰。詹氏得賢婦矣。歲時祭其先。必親臨修具。四女姪撫如己出。諄諄誨以女工。婦道。女懷其慈。以母事之。識慮精敏。遇事迎解。公臨官有疑。或謀之孺人。則從容指說。悉中理宜。自奉菲約。不喜華麗。爾佛晝日不輟。夜諷秘咒。施餓鬼食。風雨疾病不渝也。數有異應。自嘗觀音。傷心念不空過五字。于經行坐臥之地。人初莫能曉。及感微疾。夜分索粥。已興坐。斥遣婦婢曰。吾欲少憩。遂枕臂側臥而逝。當盛夏。膚理如生。異香襲人。皆以為好善奉佛之證云。寔宣和三年六月十七日也。享年若干。一男。即必明。二女。適具雲。張宏。皆進士。雲先卒。孫男。惠迪。允迪。孫女。適張庭幹。蔣天友。孺人至孝。居家事親。先意順適。既歸詹氏。安問一月不至。則憂見顏間。逮從公宦游。去庭闈益遠。寢食不自安。髮為盡白。父母歿。屏葦茹苦。日常七八。以終其身。平生容色莊重。不妄語笑。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至過惡絕口不言。救急難。濟貧乏。竭力弗少。故死之日。發無餘貲。必明以其年九月二十日。與公合葬于晉陵縣定安鄉求仲村下城之原。銘曰。

處而孝。歸而正。字而慈。信上下。睦內外。具盛儀。外百骸。反真宅。契圓機。播清芬。詔有永。銘斯垂。

墓表

從仕郎臨安府錢塘縣令贈宣教郎朱君墓表

建炎三年冬。金人犯錢塘。縣令朱君死。上嘉其節。贈宣教郎。而官其二子。明年。孤大廉等。奉其喪葬于湖州安吉縣安福鄉之郎灣。後十有三年。大廉以行實狀。泣訴于昆陵張某曰。先君子之死節。太史氏必不

沒其實矣。惟是葬一紀而無銘。學行志業。與夫死事之始末。未及知之。不肖孤夙夜是懼。宜得當世聞人。表于墓。敢請。余曰。先君余友也。將何以辭。遂以狀證所聞而書之。嗚呼。金人初犯中原。大將握重兵者。往往聞風而靡矣。州縣吏或引避。或迎降。無復施一矢出一語以抗者。方其越天斬。犯建業。蹂桐川。而窺臨安也。君乃慨然。請于郡太守曰。賊逼境。宜戍千秋。獨松二嶺。以扼其喉。徐定守禦之計。守嘻笑曰。吾城可保。吾人可戰否乎。君變色曰。如公言。十萬戶赤子。可若何。或謂此戍江潰卒耳。非金人也。願得半紙書。往諭之。不然。當緩頰以款敵。使抗民為逃死計。則某死亦其所也。守愧其言。許之。于是檄錢塘。仁和。捕盜官。率弓手土軍。即日就道。同僚或勸止之。君曰。此書生報國之日也。策馬不反顧。行二十里。而遇敵。始知為金人。猶驅部曲以進。矢集如雨。我兵潰。君兩中流矢。不能騎。左右掖至天竺山。而鄉民有識者曰。吾邑大夫也。與致于西溪。敵入四略。君裹創率里社。以短兵遊擊。再至再卻。卒遇害。寔二月十九日也。嗚呼。君之死。可謂知所處矣。君諱躡。字子美。姓朱氏。世為安吉人。朱氏出自曹姓。顯帝之後。周封其苗裔。曹拔于邾。為魯附庸。春秋後八世。為楚所滅。子孫去邑為朱氏。世居沛國。自質子禹。坐黨錮。誅。子孫有避難丹陽者。三國時。故鄣人治。輔吳有功。封昆陵侯。後徙封故鄣。今安吉即其地也。至今烝嘗于安吉。而朱氏為大族。君曾祖而上。隱于農。大父璘。始起家為池州青陽尉。父南強。從仕郎。知越州上虞縣。始高祖某。有智識。嘗自謂其後必大。稍遣子孫官學。于是諸父從兄及從仕。繼踵登進士科。然皆仕不達。君少有大志。力學。思自奮厲。以亢其宗。亦累舉。始中政和上舍第。授興國軍教授。除辟離錄。出為河東提舉學事。司主管文字。三舍法罷。去河南教授。陞從仕郎。丁內艱。卒喪。除河東雲中府路經略安撫司準備差遣。改荆湖南路轉運司主管文字。易京西。皆不行。會金人大入。京師戒嚴。天子命吏部侍郎王蕃為京畿制置使。挽君實幕府。突未黔。敵薄城下。蕃跳襄陽。坐罷。君籍制置司金帛告救等。亟上之。且為蕃申理。人皆賢之。上即位。駐蹕維揚。近臣薦其才。召赴行在所。除太學錄。君每歎主憂臣辱之時。欲効尺寸報國。不樂為校官。丐使金國。會遣宇文虛中報聞。余為殿中侍御史。被旨撫諭京師。遂挽君偕行。時道梗。公欣然戒途。問關賊盜兵戈中。和與為存亡。抵京師。則金人渡大河。破汴臺。都城盡閉。君略無悔懼意。還朝。復除太學正。甫半月。而敵騎至矣。大駕南渡。朝廷稍欲用之。而君詣政事堂曰。縣令近民。類非才。而民被害。願得一邑自試。遂除錢塘令。治行有聞。上自建康幸吳。越。呂丞相諸公。對。余因論前日撫諭屬官之勞。故事當得賞。有旨。轉一官。皆未及行。而金人南渡矣。死年纔五十有一。紹興改元四月壬午。穿其妻史氏墓而合葬焉。三娶。先史氏。次沈氏。後賈氏。四男。大廉。右迪功郎。監衢州都稅務。孝廉。右修職郎。鎮江府司理參軍。士廉。思廉。皆從學。三女。長適右承直郎台州黃巖縣丞潘莘。次右承直郎添差台州司戶金安雅。次進士練紀。二孫男。尚幼。君資孝友。從事及兄疾。衣不解帶。嘗徒走數百里。訪醫于他郡。事繼母呂氏如嫡。居家和。訓子嚴。鄉黨急難。無親疎。身任其事。少以功名自期。遭時艱難。憂國如飢渴。而志不少。仲以死。命也夫。

神道碑



宋故贈太子少師劉公神道碑

賈政殿學士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劉公。自嶺上走使數千里。狀其先宮師之行。寓書于某曰。珣不天。逮事先君子之日淺。不肖孤無以顯揚明德之懿。忝以遭遇三朝。躡登侍從。既又視秩二府。數幸以恩追賁于九原。位二品矣。法得立憲隨之碑。而紀實刻詞。未有所託。君其寵嘉之。庶幾修上恩。表先懿。薄不肖孤之罪。敢以泣請。某竊有念。宮師之歿。諫議大夫陳公瓚誌其墓矣。諫議一時偉人。片言之重。固已發幽光。垂不朽。寧復假龍于不腆之文乎。敢辭。既而請益篤。不獲命。則彼而書之曰。公諱定國。字平仲。世爲湖州長興人。曾祖文奎。不仕。祖承福。贈太子少保。父涉。贈太子少傅。母陳氏。贈齊安郡夫人。公幼警敏。讀書綴文。不煩督厲。日開月益。受詩書易于安定先生胡公瑗。初名傳。既壯則有安定國家之意。出應進士科。改名。一舉于開封府。再舉于太學。既不偶。退益刻礪。未嘗一日去書不觀。自司馬遷。班固。范蔚宗。等歷代史。韓。杜。詩。文。皆成誦。以至百家之言。如醫經地志。各究大指。文辭雅健。詩句尤清美。所交皆名人。魁士。時譽翕然。桐川太守胡公玘。孫公覺。皆以禮致。公主鄉校。後學師仰之。元豐末。以五試禮部策于廷。泰陵初政。大臣欲稍更熙寧。元豐。舍法。而迎合者。不計利病。欲盡變乃已。公獨極論利病。因革數十條。皆切于事情。人稱誦之。授某官。調通判司戶參軍。率職不懈。歲饑。郡守廩餼者。公主給予。檢視吏竄。拊摩罷。人蒙實惠。後指公謂曰。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公也。秦州瀕海。歲苦旱。議創函管引水。公私持異議不決。部使者以委公。公即究知利害所在。置三十餘所。迄今便之。凡職所當爲。不擇劇易也。一時鉅公交薦其才。工部侍郎賈公昂尤知愛之。工部在言路。得公所條時政十事。以開時論。稱善。元祐五年七月。感疾。一日。置酒會同僚。慘然有惜別意。呼子不置。珣。后。事。且勉以立身大義。無一語亂。卒于官。乃二十二日乙酉也。享年五十有五。葬無餘費。同僚共贖之。置辭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名。明年三月甲申。葬于其縣之尚吳鄉緒山。少傅瑩兩百步。娶嚴氏。婦道母儀。著聞姻黨。先公十年而卒。始塋齊安之墓左。後舉以附公兆。子男五人。不。至。此。下。太學生贈承事郎。早世。遺。迪。功。郎。主管潭州南嶽廟。汪。賈。政。殿。學。士。朝。散。大。夫。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一。女。未。嫁。而。亡。孫。男。九。人。唐。賓。唐。叟。唐。龜。唐。俊。唐。牧。唐。禧。唐。任。唐。暨。唐。賓。通。直。郎。唐。禧。承。務。郎。唐。叟。龜。年。早。世。孫。女。四。人。曾。孫。男。四。人。曾。孫。女。一。人。珣。尤。以。學。行。忠。信。表。于。播。紳。出。入。三。朝。備。著。賢。業。公。歿。之。二。十。六。年。而。珣。爲。國。子。博。士。以。郊。祀。恩。贈。宣。義。郎。繼。歷。臺。察。郎。省。累。贈。公。至。通。議。大。夫。又。除。龍。圖。閣。直。學。士。附。通。奉。大。夫。除。吏。部。尚。書。贈。正。議。大。夫。建。炎。三。年。金。人。內。侵。天。子。巡。吳。越。分。百。司。之。事。于。洪。州。置。三。省。樞。密。院。以。總。焉。上。親。擢。珣。今。職。仍。御。宸。翰。賜。之。俾。視。二。府。于。是。贈。公。太。子。少。師。而。嚴。氏。爲。新。興。郡。夫。人。公。資。孝。友。少。傳。臥。病。且。久。公。方。成。童。侍。疾。不。解。帶。者。踰。年。少。傅。薨。號。毀。如。成。人。庶。墓。左。終。其。喪。少。傅。藏。書。萬。卷。創。橫。經。堂。于。家。園。凡。三。從。子。弟。皆。肄。業。焉。公。即。堂。南。建。善。繼。堂。擬。古。賢。遺。事。可。以。訓。者。筆。于。屋。壁。一。時。聞。人。賦。詩。自。丞。相。公。布。而。下。凡。三。十。餘。篇。公。尚。氣。節。人。有。過。必。面。折。之。至。其。屈。抑。力。爲。仲。叔。賑。卹。貧。賤。赴。人。之。急。惟。恐。後。及。人。宿。孝。光。死。京。師。公。挈。其。柩。以。歸。左。班。殿。直。李。演。卒。于。通。州。官。下。三。司。副。使。陳。經。之。女。弟。歸。顏。氏。而。亡。公。皆。爲。收。殮。如。禮。凡。親。故。貧。不。能。嫁。喪。葬。葬。者。公。身。任。其。事。力。不。能。

及。則率同志助成之。至其持身。則廉介有守。不妄取予。浮屠黠通者。嘗爲鄉豪所誣。幾坐法。公爲直之。浮屠夜攜白金謝公。公驚曰。我以義免汝于難。何遽輒汗我耶。浮屠愧謝而去。每稱慕范希文義莊之美意。命諸子曰。他日有餘力。必爲之。今。珣。珣。市。田。給。三。族。蓋。公。之。志。也。公。挾。才。具。既。不。克。施。用。雖。家。居。常。以。利物爲急。邑有平遠。向吳。二。潛。及。李。氏。埭。湮。圯。不。修。邑。多。水。患。公。率。鄉。黨。浚。築。又。爲。石。梁。以。便。往。來。邑。人。德。之。號。劉。公。橋。始。公。兄。弟。起。家。惟。仲。兄。早。世。餘。皆。登。科。季。兄。揮。弟。誼。尤。以。學。問。文。采。顯。于。時。公。獨。不。遇。而。死。然。有。劉。公。載。張。公。舜。民。沈。公。括。等。哀。挽。之。詞。有。陳。公。之。碑。以。紀。其。平。生。而。賈。政。又。以。德。業。贊。建。炎。之。政。則。公。之。不。遇。而。死。固。有。以。示。後。世。矣。某。宜。和。中。嘗。與。賈。政。同。爲。御。史。至。建。炎。又。同。爲。侍。從。嘗。歎。服。賈。政。之。賢。而。知。其。所。自。故。書。公。之。實。且。系。以。詩。曰。

昆陵集卷十五

賦

小黃楊賦

余几案間有黃楊。生筍石杯水間。有年數矣。蔚茂可愛。喜而賦之。維黃楊之挺生。表奇姿于弱植。蟠霜根之數寸。竦貞幹之盈尺。濡兩掬之清泉。占一拳之怪石。攬以蒼翠之雕珉。培以光明之碎礫。朝假瀧于陽暉。夕蒙滋于露液。受一氣之獨正。紛衆葉之多碧。已幸脫于泥塗。靡爭妍于花實。安微分而自足。貫四時而不易。眞之函丈之間。綽有山林之適。明窗淨几。陰敷視席。笑昌陽之瑣細。與草芥而匹敵。謂巴苴之凡陋。望秋風而隕踏。二物皆植水中。能生故以爲此。傲冰霜之凜冽。玩陰陽之消息。配後凋于澗松。得全生于社櫟。雖蒙厄于閔餘。初不辭于屈抑。已無心于梁棟之用矣。毋或縱尋斧以求狙狻之杙也。

五言古詩

方時敏倅滄歸浙江待次送行



巖巖玄英孫。開風自鄆川。方為避禍時。余丞揚來若。暫問。王事亦復聯。相遇一傾蓋。論交即忘年。開口見  
 城府。落筆生雲烟。尋春五亭岸。釣月雙溪船。杯行各酣適。箕踞忘拘牽。放辭發奇偉。搜句窮鑿鑿。我時怯  
 欲降。退壁常自堅。俯首試外臺。一矢雙鵬連。聯鑪仲與季。三秀來差肩。羣雋為辟易。拱手不敢前。折筮破  
 大敵。未足煩戈鋌。風低忽垂翅。信命付諸天。公飛東陽鳥。我訪蘭亭賢。雙魚數流問。五馬方薦延。攝事古  
 山陰。晤語復粲然。禪心扣空寂。蔬飯捐葷羶。一洗盡玷缺。皎皎尺璧圓。繼從甘陵遊。假道仍周旋。飄零我  
 蓬轉。渠敢自意全。邂逅鳳凰關。公亦仍連遭。官學舊輩行。金狄覆文韞。以及後來秀。青雲各聯翩。公方駕  
 別車。去即三山顛。俟期下吳越。寄跡無一塵。尚及秋風殘。飽膾鱸魚鮮。我陋不足數。生理亦可憐。爾來犯  
 不韙。策足英俊躪。文羞白羽扇。中豈青銅鏡。家風故不惡。蹇步徒加鞭。迷途得踰躐。奄奄如寒蟬。別公起  
 歸思。端欲驅其先。經營一囊粟。攀附嗟無緣。隨耳聽知音。拂拭朱絲弦。一札行亦馳。兩槩定復還。闊步白  
 玉堂。一揮筆如椽。

貴溪道中寄信州夏蒙夫使君

薄晚雪逾密。助寒風更顛。長塗客衣薄。僕馬僵不前。綠林杉玉食。渠敢欺獨賢。行喜見故人。驕懷得披宣。  
 冰花散渺莽。玉樹爭清妍。遙知坐獻餘。鈴齋登吟肩。

再和

六花照老眼。令我喜欲顛。頃刻萬珠玉。巧趁春風前。佇立聽風謠。語言使君賢。不事廚傳飾。皇化豈不宜。  
 相見雖蒼顏。妙語加韶妍。小邦猶射鼠。安用擊黃肩。

來詩過有稱譽再和

任重非所勝。位高憂疾顛。歸耕半頃穡。榮枯付樽前。來作江南牧。衰謝愧五賢。都自陳潘范諸章  
 故境中興頌。周官賢能不復道。紆餘定為妍。勿笑百僚尾。三署會須肩。道觀為太常博士。有詩云。何月府  
外補

謝孫仲益察院借示詩卷

客游跨兩春。曾次飽塵滓。無人挾河漢。為我一浣洗。故人富清製。放筆如翻水。此間渺無津。滂沛到筆底。  
 長鬚遺大軸。光彩照窗几。我時食對案。驚喜失筋七。風雅問何闊。稍復聞正始。滌除塵想滅。肝肺絕清泚。  
 早早上金閨。氣摩諸彥壘。風斤運無旁。四座羞血指。駸駸跨聽馬。奔輪不容扼。負大難為力。得坎聊復止。  
 熙辰崇盛典。潤色待東里。風雲吐憤鬱。事業振奇偉。餘暇賦天台。金聲追祖廟。

洪慶善提刑能官過建康惠詩和答

若人儒林秀。俊聲自孩提。振盪日千里。衆服驚月題。盡登要路津。獻納蘇黔黎。聊乘使者車。枳棘非楚栖。  
 戢翼下吳會。客路秋風淒。弭帆江之濱。歸夢先若鶩。寄傲水南北。忘懷玉東西。況乃味禪悅。已知昔途迷。  
 坐笑老婆禪。杖拂勞提撕。祇應浩然氣。中宵吐虹霓。功名儻來逼。未免雲衢躋。祇今寵辱際。淵澄看旋鯢。  
 龍鍾林陵守。短髮那勝篋。邂逅見靈臺。野鶴羞凡雞。言句謝空檝。未易窮端倪。歸來見詹尹。寧復問突梯。

題王巖起樂齋

靜者悅山林。夸者慕鍾鼎。人生各有適。所樂滯一境。王郎超世姿。名教得深省。窮通付風雨。一笑萬累屏。  
 閒居祇疏水。開卷味自永。從事雖賢勞。游刃失繁肯。此心故休休。閱世徒耿耿。開軒理松菊。留客辦果茗。  
 得趣地自偏。無塵句尤警。他年觀出處。廊廟即箕穎。

澄懷菴

〔案〕詩中與君云。當有為某人標識。或  
 澄懷菴。即述廟前題。因永樂大典分韻錄載。脫去。  
 憶昨避寇亂。與君連一牆。別來幾寒暑。杳如參與商。君與夷亂際。徜徉水雲鄉。十年林下夢。不到聲利場。  
 結菴劣容膝。不為大盜藏。此懷那須澄。已作冰雪涼。花竹供四時。飲水樂未央。何當謝塵鞅。解纓濯滄浪。

嵐光臺

雲山屹長空。烟水涵深綠。築臺萬象表。領略在吾目。凝嵐翠欲流。澄光爛堪掬。盡洗纓上塵。長照杯中醑。  
 四達亭〔案〕此亦脫  
 去。為某人題。

題閻丘氏巢鳳亭以其子登科胡茂老名之

令君命卿家。一經世遺子。煌煌丹桂枝。寂寞隴五紀。胡來山水縣。闢館貯書史。竹梧森翠碧。鸞鶴自停峙。  
 翩翩丹穴雛。一鳴驚衆耳。粹羽覽輝耀。百鳥各披靡。英姿凌雲氣。玉頰編貝齒。唾手取青氍。父老為驚喜。  
 峯巖英妙年。亦或拾青紫。上堂拜重慶。此事世無比。勉哉尊所聞。烟霄千萬里。五斗暫折腰。百鍊無撓指。  
 矯翼儀舜韶。作瑞明光裏。來者翫茲亭。甘棠同勿毀。

和曾宏甫告別兼簡幕屬

奉詔辭北闕。把麾到南州。向來政已拙。老去語更偷。條教雖屢下。創痍何時瘳。猶喜豺虎息。稍解聖主憂。  
 英英幕中彥。紅蕖汎清流。袖手聽婉畫。藥石兼珍羞。衰遲樗櫟姿。萬一桑榆收。吾人南豐秀。未應仄席求。  
 飄泊乘別車。惠然肯來游。周旋見家規。會合非人謀。清詩日鷓球。不厭枯腸搜。束書赴嘉招。掉臂不我留。  
 我無青玉案。何以報所投。從茲謝沮洳。龍門看吞舟。

秦楚材和六一先生秋懷因次韻送別

抱憂久羸疾。兀若槁木枝。別離故作惡。未別意已悽。況此清商時。木落水潦歸。艤舟話心曲。未了舟欲移。  
 借問何匆匆。直恐違官期。念此登臨意。何止騷人悲。子行不可留。子髮殊未衰。痛飲置人事。江上鱸魚肥。

客居開鴈有感

延延社燕尾。嚙嚙霜鴈聲。兩物巧相避。寸陰不得停。我來燕未歸。條見鴈南征。客游何當還。節物凜可驚。  
 哀歌撫長鏡。獨夜羞短檠。念營堂上巢。魏爾飛冥冥。

常山神祠

籃輿破霜曉。駕言郡城南。雲山為好色。風日仍清酣。古祠據山腹。深堂靜潭潭。我來何所禱。禱久已諧。  
 頑冥亦天資。乞靈謾懷慙。同來得我輩。勝處思窮探。爽氣排俗慮。濁醪侑清談。臥碑一拂拭。古鏡開塵函。



斯人已仙去。寒泉獨清甘。扶藜山嶺峯。放目窺渾涵。前瞻羣峯翔。九仙駐飛騰。後俯歸路迷。城郭埋煙嵐。

姚志道有書輒不借戲呈

我來春未動。兀坐秋忽老。客懷飽世味。塵土不容澡。尚餘筆硯癖。俯仰半華皓。中年得異書。夜讀或至卯。爾來口生棘。妙語時耳剽。故人吾臭味。囊帙富細標。什襲祕不傳。凜若壁在趙。念茲訪逸遺。從人撥殘藁。何當發其藏。困屨一傾倒。窮途百態惡。歸思疾飛鳥。終當餽所有。共此絕代寶。歲晚同吟哦。乘風上蓬島。

七言古詩

客居坐無茵。梅實至常苦之戲作

廣文坐客寒無氈。少陵人來坐馬韉。胸中富等千戶侯。不使囊中餘一錢。嗟予久客貧到骨。兀坐長恐藜牀穿。才名未踏兩公關。窮愁何遠容爭先。畫餅端知不糊口。筆耕輒亦遭無年。媿無文茵薦佳客。促膝危坐如寒蟬。君不見漢朝博士能說經。五十餘席輸戴憑。又不見袁尚索席藉凍地。不意頭顱行萬里。空榻蕭然亦安穩。得失榮枯付天理。金瓶覆鞍容豎傷。禍福由來相伏倚。

題舍弟舒嘯亭

不羨高門聯甲乙。欲傍林泉老蓬華。田間築室路三叉。亭子蔭茅簷四出。春霖竹牖上蝸牛。夏夜藜牀吟蟋蟀。茅亭雖小容舒嘯。丘壑胸中故超軼。晨窗晚徑足披風。細柳脩篁長障日。閉關已作柴桑趣。況有腴田供種秫。客來共醉瓊頭春。長嘯一聲百憂失。遙想妖氛纏象魏。忍見風塵侵警蹕。勿學蘇門真避世。要似武侯時抱膝。我紆郡絨病且衰。欲報君恩老無術。簪裳未覺柴枵殊。鼓吹殆與池蛙一。簿領幾回迷老眼。況復伸眉縱狂率。已慙成瑯功曹諺。空憶劉琨胡騎逸。遐想東臯落成處。欲往從之足雙屐。夢君琢句俯清流。春草池塘到詩律。便應投綬賦歸來。肯待子平婚嫁畢。

題畫

二松偃蓋勢曲拳。二松棘幹凌風烟。霜姿舒卷全于天。笑看草木爭春妍。杖藜誰子行踟躕。欲渡略約過溪船。令我清夢歸林泉。章江流駛行可沿。

和族叔祖古風

去年謝病辭黃屋。夜夜鄉心夢相續。今年罷郡理菟裘。喜在家庭廁蘭玉。阿翁年德冠吾宗。時親典刑聽約束。懷奇終待玉三獻。世路不堪珠九曲。愛酒惟憂北海空。居貧不作揚雄逐。如何疏懶肯淹留。不為盤殮為宗族。忘懷一醉見天真。窮達寧煩詹尹卜。歸作長歌寫悲壯。千載騷人可奴僕。客星在天翁莫愁。赫赫太陽升若木。

送提刑公嶠解印還朝二首

贈君吉水磨煤之玄玉。昆陵兔穎之毛錐。玄玉磨研勝點漆。毛錐揮洒如印泥。增光耀龍之大字。煥發吐

鳳之英詞。玉旄光邊借前箸。便好再勒中興碑。贈君西蜀衛生之藥。南臺送別之詩。藥驅陰邪。葆貞氣。詩敏平昔同襟期。願言加餐錫難老。念茲分袂送將歸。時有平安寄來雁。慰我別後長相思。

次韻范寥孟冬大閱之什

承平不用衛與英。赤子頻弄潢池兵。魏贖向侍七閩險。禁學欲醫三辰明。吾皇南顧念凋瘵。舊臣雖老堪一行。奉詔襄帷問瘡痍。一意摩拊無他營。爾來松溪掃遺孽。卒歲不聞枹鼓鳴。九農豐登四郊靜。孟冬大閱張軍聲。摩天金鼓動霜曉。井鉞色正參旗橫。羽箭犀利七札薄。鐵騎馳突一鳥輕。是日射鐵帖頗多。閱戰士人人逞驍儁。狂將一一懷忠精。吾軍如此粗可用。縱有綠林何足平。蜀公之家雄洛京。人物接武多名卿。天涯邂逅見典刑。豈止一善宜盱衡。胸中韜鈴想餘事。筆下文采嘗知名。登場縱觀重感慨。那得萬騎聽使令。通和息戰固卜策。自古三王猶有征。得君若艾將神武。定看卻敵賢長城。

豐歲行

早禾飽熟收山場。晚禾碩茂青吐芒。五風十雨作豐歲。一飽何以酬蒼蒼。牛遭瘟疫大半死。挽犁豈誇人力強。妻兒翁媪共耕鑿。勤勞有此一稔償。人言穀賤三農傷。我喜不三三軍糧。邊騎長驅自送死。卒致一怒煩君王。將軍輸忠士賈勇。獻俘獻捷來相望。忍令戰士有飢色。努力收斂輸太倉。勿言無以飽妻子。須知餓死勝兵死。

五言律詩

晚霽獨坐。戲呈周元舉。劉希范。許少伊。同舍諸兄二首。

吏散無人跡。風回掃積氛。虛涼簷際得。遠響靜中聞。樹色深留暝。爐香細裊雲。此間應有句。端合與君分。疾風迴急雨。碧瓦散晴氛。幽趣何人共。微吟得自聞。扶筇翻倦鳥。岸幘送歸雲。病惱新涼夕。孤斟負十分。

出郊奉祠

薄霧林花潤。微風沙水清。鴻歸心共遠。鷗泛眼偏明。寸綠秋毫累。分陰尺璧輕。滄浪端可濯。菴食了餘生。

題潤公看經室

潤公看經室。山氣翠霏霏。花雨當軒墮。松雲入座飛。鑿池泉繞露。採木露沾衣。欲覓三山石。空慙心賞違。

元舉希范見和佳篇皆有懷歸之意頗合鄙趣因次元韻

湖海關幽夢。峯巒想翠氛。詩囊開事業。禪衲舊知聞。白簡留任叻。玄文付子雲。飛潛俱有適。物理聽羣分。撫扇游君病。起惠詩次韻

蛇影沈杯裏。牛鳴震坐旁。晦明生癘疫。神物護忠良。喜復神明舊。閒使日月長。關心一椀上。黑白已分行。王承可惠官字韻詩次韻二首



昔年留建業。授館圓嘉賓。忝竊高地位。淹留有故人。相逢青鬢在。誰信白頭新。晚歲良田熟。東阿豈謬云。  
獲從樞密徐公游。累月雖接名理。不敢言詩。念揮斤般郢之門。古人所謂也。日者惡語流傳。不圖  
微聽。過蒙獎譽。形之篇什。輒復次韻敘謝。

和王巖起惠二詩

頻年分將闕。那敢厭巖官。花著雙眸暗。霜侵兩鬢殘。四郊穰罷警。七澤忽憂乾。時方未報君恩重。清高婉  
伯覺。

勝流還入幕。賢否數嘉賓。超婉盡無遺。佳言更可人。中郎才簡亮。開府句清新。淥水稱佳麗。于今不足  
云。

和答少伊

秋雨厭煩濁。清詩靜垢氛。向來佳句法。不遺俗人聞。少伊和氣回霜簡。開心付嶺雲。只應明主眷。符竹  
未容分。少伊幸有衣袂情。將

獨夜耿耿至旦盡作偶書

久客迷歲月。勞生念斗升。寒侵風卷幔。夜靜月窺燈。暗穴鳴飢鼠。晨窗上凍蠅。起來看鏡嬾。種種髮鬢  
野飲所作。

斜日明官柳。飛紅綴客衣。隔林鶯對語。掠水燕爭飛。野飲聊排悶。羈懷得解圍。言歸歸未得。今昨兩俱非。  
胡已茂端明同年挽詞二首

孝友終身篤。詞章一世英。艱難履行在。憔悴老承明。歸院花輒影。趨朝革履聲。一麾隨逝水。塵迹想平生。  
道德文恭竝。才猷修簡親。中庸漢伯始。清獻晉平春。望襲高華胄。身終侍從臣。不諧三老約。華屋總惟新。  
公嘗與叔謙及余為同年三  
老之約。歸里社相從。竟不遂。

昆陵集卷十六

七言律詩

送秦楚材使高麗二首

齋鹽太學餐先秋。乘興聊為汗漫遊。戲把漢旌行絕域。不因叩竹取封侯。波神侑飲鯨翻鱗。海雨催詩蜃  
吐樓。不獨雞林傳好句。會看弭楫上瀛洲。  
學士風流異域傳。幾航雲海使南天。不因名動五千里。豈見文高二百年。貢外別題求妙札。錦中翻樣織  
新篇。淹留卻恨鷓鴣行。不得飛鷺駐蹕前。

送提刑劉嶠解印還朝

老懷欲別已辛酸。再歲周旋瞬息閒。誰遣暮潮催兩漿。卻應清夢挂三山。功名不許淹行色。談話何時復  
解顏。鷓鴣行間如借問。為言衰謝合投閒。  
紹興丁巳。以大禮館客恩奏。族叔祖有詩見戲。次韻和答二首。  
少室山中計已成。臥看朝市等蟻營。對門山雪惟詩思。過眼秋雲即宦情。長恐招神嘲捷徑。勿緣升斗請  
虛名。翁看肉食顏如甲。何似村醪一笑頰。



衣冠相望兩卿家。列鼎當年辨咄嗟。後裔不應猶短褐。除書未怕失丹砂。恩光謾欲落宗族。品秩何勞問等差。莫笑青衫同畫餅。也勝辛苦踏槐花。

送仲并倅湖州仲時攝帥

佳麗江山得共遊。一時賓主亦風流。鳥飛魚泳青油幕。虎踞龍盤白鷺洲。坐席未溫俄告別。題輿催上莫淹留。若溪尺五烟霄近。入手功名不自由。

伯恭侍郎自吳門謝事有詩。和者無虛百餘人矣。且命屬和。不可辭。次韻。

滄江洗盡眼中埃。飽看江山句更裁。風引前旌如挽去。山迎歸棹欲飛來。捐軀許國憂心在。袖手還家笑口開。應笑龍鍾豫章守。沈迷簿領日回回。

次韻張輝惠詩三首

詩鄰可卜擬誅茅。好句人間見一毫。吟就鉢聲應未絕。流傳紙價頓能高。謬成燕雀追黃鶴。已作蜻蜓避伯勞。清夜月窗裁警句。霜梧風竹助蕭騷。

投老須營一把茅。晚親珠玉看揮毫。賦牛絕敏驚曹植。刻鵠無成愧伯高。已放閒身栖寂寞。時憑佳句洗塵勞。喜逢載酒經過客。老去無心作反騷。

老依背郭蔭堂茅。寒夜微吟自削毫。羨子筆迴霜氣勁。驚人句與月魂高。極知蹇足追隨苦。便覺長鬚走送勞。因識盧郎是佳器。定能痛飲誦離騷。

張子華作詩誤用事有詩。其過因次元韻。  
咳唾成詩未許攀。腹中應著綺千端。蜚蛇思巧因饒足。倚馬才高肯駐鞍。割肉固非方朔耻。蒸甕曾入老盧盤。小瑕不揜千金璧。能事寧容俗眼看。子美以東方朔割肉為耻。日東盧盤。小瑕不揜千金璧。能事寧容俗眼看。坡以鄭餘慶蒸甕為盧盤。

王承可再示次韻

為僚東越肯忘年。南越相逢兩皓然。杜守謬容居召後。楊文那敢在王前。誰能狡兔營三窟。深羨神龍襲九淵。便合從公下吳會。濟時無術擬求田。

張子華屢為唱篇。有詩要余為首唱。次韻謝之二首。  
百篇無一可譏評。落紙銀鉤慕伯英。足蹇向來甘後乘。敵勦真合避先聲。探驪君每珠先獲。類鶩吾慙鵠不成。十五大都須趙璧。無勞鼠璞換秦城。

詩名宗黨不虛傳。又復春容見大篇。李蔡名甘居廣下。照鄰文合在楊前。盤斜敢下長鯨釣。引路須煩老驥先。紙貴章邱一千首。不妨頻覓浣花牋。

李漢老參政寄和文字韻詩次韻謝之

高誼天涯日講聞。欲趨函丈畏深文。佳言阻聽霏霏屑。秀句欣披藹藹雲。冠序略同瓶晚遇。蠻坡竝直記宵分。中朝多少登龍客。應擬沙隄御李君。

楚材出示汪廷俊唱和詩次韻

大篇作者闕春容。肯為明時歎不逢。通塞任分蝸兩角。唱酬應禿兔千鋒。光依日月從初載。名在蓬瀛第幾重。聯轡盡歸廊廡去。支離容我受三鍾。

丞相惠詩復次前韻二首

學道居歎那曼容。典刑今向海邊逢。德容璞玉長涵潤。才刃剛刀始鑿鋒。養壽不憂潘鬢二。趨裝行覲舜臨重。期公展盡調元手。盛取勳名勒景鐘。

開函三復似南容。入眼清詩左右逢。絕唱自應開奧竅。全提誰敢觸機鋒。朱弦清越宜三疊。寶玉森羅當五重。拙手吟遊無好句。冥搜空恨五更鐘。

李道士惠詩次韻二首

澤國秋霖漲渺瀰。天都久客厭驅馳。不辭短褐供萊戲。苦憶長頭課楚辭。悵望巾車陶靖節。浪聞推轂鄭當時。此身長恐儲冠誤。已媿當年學稼遲。

秋空目斷白雲飛。過隙奔駒激箭馳。愛日王符空著論。悲秋宋玉謾微辭。問天擬決行藏計。擇地猶難喜懼時。負郭儲容供旨味。窮年衡宇足棲遲。

次川字韻

此生休問小行年。合抱遺經老玉川。處世長懷方外友。羨君今作地行仙。風塵京洛傷羈旅。雲水江鄉涉接連。歸夢但隨南雁去。懶追鷓鴣上青天。

再惠詩有學仙之意次前韻  
紅塵飄轉任吾年。羞媿丹砂葛稚川。海上龍龜誰可駕。淮南雞犬故能仙。乘家似欲追梅福。琢句何妨學惠連。待爾藥爐丹就日。御風同訪洞中天。

雨中復惠詩仍次前韻

性靈陶冶賴遺篇。秋水愁看灌百川。索米誰憐身是客。餐霞還恨骨非仙。烏鷺急雨來還去。雲散衝風斷復連。好句時時慰愁絕。仰觀高義薄雲天。

又詩有卜荆溪之意。雅合鄙懷。因次韻二首。  
短檠心醉養生篇。擬築高峯看近川。野性合休林下軌。枯腸常愧飲中仙。化羝未是左元放。撒虎先煩顧少連。何處羽衣從汗漫。君山山名千仞水如天。

心醉微言九九篇。浩如滄海翫支川。著書柱史家傳道。辟穀留侯世學仙。蠶簡倦推三豕渡。長弓那解兩禽連。極知無用宜幽隱。杜曲無田擬問天。

被召赴經筵途中偶成

度嶺三年歎陸沈。一拋城市洗塵襟。雷轟激石泉聲怒。烟雨理雲樹色深。食肉向無編貝齒。憂時空有未灰心。露門勸講高華地。倦鳥終當返故林。

汴上小雨復霽



隄沙不起潤如酥。坐看飛雲自卷舒。麥隴人閒牛舂糞。柳陂波淺鷺窺魚。殘花移徑東風後。碧草黏天暮雨初。分付榮枯蟬兩角。濁醪青杏送春餘。

伯恭要賦薌林

相門舊典刑餘。成里豪華習氣除。游徧雲山行樂耳。種成香草賦歸歎。紉芳蘭畹餘幽佩。辟蕪芸室有舊書。查書煌煌照林壑。只應門外看鋒車。

次韻李丞相園亭二首

閒築池亭古刹邊。厭將動業寫凌烟。柳湖寄傲王摩詰。丹鼎怡神葛稚川。樂聖一樽濃琥珀。平戎三尺舊龍泉。一丘勿作淹留計。衰繡歸時席夜前。

疏泉斷石寄高懷。仙藥名花取意栽。履道醉吟齊步武。平泉景物付雲來。菰蒲雨洗雙池淨。松竹風傳萬壑哀。怪底茅齋頻下榻。故時賓客滿翹材。

儂居城南人皆笑其陋戲作因以自解

紛紛甲第照清都。誰信蝸牛亦自廬。未厭鸞塵聊近市。不須高大擬容車。窺牀夜月陪清冷。入戶風埃痛掃除。豐屋從來招鬼瞰。卻因容膝得安居。

題沈心亭次韻

不貯閒愁學子山。此心分付水雲閒。臨池罷釣魚同樂。隱几忘機鶴伴閒。為喜經臺依絕境。故安禪榻面孱顏。清溪仙事皆陳迹。戲道遺巾笑李寰。

豫章離濟江亭

擬上籃輿趁曉晴。不妨小立聽江聲。青山合處江疑斷。野渡喧時潮欲平。雨脚又從天際起。霜毛偏傍鏡邊明。綠林未靜煩宵汗。敢為龍鍾歎遠行。

久客感懷

自笑行藏塊古人。歸歎有意坐長貧。霜毛不種自生髮。雲路無梯事致身。春韭秋菘聊當肉。冬裘夏葛聽懸鶉。何當即買扁舟去。醉兀五湖烟雨春。

夜坐觀書

青燈隻影夜迢迢。賴有塵編洗鬱陶。此事長慙作吏廢。少功又笑為儒勞。行藏老驥思千里。用否九牛亡一毛。端為鱸魚挽幽興。擬飛烟艇破秋濤。

睡起戲書呈高魯卿席大光周舉同舍諸兄

午夢初殘日未西。人情節物睡偏宜。花開花落紛無定。春到春歸謾不知。香縷細縈環堵室。槐陰清野一枰棋。此閒粗有超然處。誰琢天真卻坐時。

春晚即事

風條日萼半披殘。不用登臨意惘然。宿麥吐芒風卷浪。垂楊吹絮暖生烟。送春鶯友分明語。泣水鳧雛取

次眠。觸眼風光渾有味。人生行樂且加鞭。

早秋書事

江城晏退葉驚秋。環堵蕭蕭草樹幽。掃盡塵心清似水。靜看人態曲如鉤。一樽楚醴醉無敵。半榻湘波冷欲流。午枕日斜呼不省。夢魂還上五湖舟。

次韻曾天猷贈知宗趙端禮展鉢詩

幾人能信見前因。滿意肥甘養色身。曾是鼎鐘華貴貴。肯同瓶鉢苦空人。招呼善友明初地。降伏心魔淨六塵。翻笑花間常醉客。空看高冢臥麒麟。

送德遠樞密初召赴經筵

長驅駭騎傍淮漣。又是忠賢許國時。扶義東吳回日轂。宣威西蜀正參旗。暫逢貝錦辭黃閣。卻續金華上赤墀。聯車烏臺餘病骨。仰看鱗閣寫英姿。

舍弟寄和送行詩有倦游之歎因勉之

幾年頭角鬢蕭蕭。今日事辭盡一杯。好向明時聊自試。莫緣荒徑憶歸來。白頭休歎從人後。青眼多應為汝開。官長及諸司。老去豈堪頻作惡。風帆日斷首空回。

和人晚秋白菊

薄薄清露點輕紗。靜倚疎籬黯黯芳。不逐黃花候秋節。笑看敗葉隕風霜。寒潭誰致南陽種。曉徑宜登靖節堂。我對冰姿廣雪唱。騎驪無計度飛黃。

游鳳池寺

鳳去池荒今幾年。碧梧翠竹故依然。鳴簷流水涓涓下。排闥羣山袞袞前。幸有清風繼蓮社。不堪斜日近虞淵。歸途滿眼春耕了。勸課無功愧力田。

友人惠猓毛筆一枝秃甚作詩戲之

猓毛意重猓毛贈。老不中書一恨然。宜付削毫貧鄭灼。政堪握管晉僧虔。判冥即合防拋失。瘞冢事甘便棄捐。瓦硯蓬塵吾臭味。秃翁相對且忘年。

婢子翻羹

杯羹卓午薦朝餐。一飽龜腸亦爾難。窮鬼還來調韓愈。夫人真欲試劉寬。尚餘食案韭三種。早悟官亭鱸兩盤。傳語厨人莫轉釜。不應餓死悔儒冠。

李似矩尚書挽詞二首

元禮清門有四龍。雲孫遠跨舊家風。持荷入侍聲名早。仗鉞宣威節制雄。晚歲獨拋塵鞅外。高懷聊寄藥爐中。堂堂玉樹埋黃壤。何事凌烟欠此公。

只今耆舊幾晨星。又失三朝一老成。許國忠規關社稷。絕塵奇表照簪纓。祇因鼎裏金丹就。無復廷中草履聲。才大故難供世用。空餘拱木翳佳城。



胡進彥挽詞

朝須餘刃發。刃刀使節。藩符久。謾勞。腰綬六朝知。壽考。懸車一紀足。清高。光陰不用悲。駒隙。溫清無遠有。鳳毛。晚綴。霞亭公已病。送行無路首空搔。

惠彥光挽詞

聲馳太學俊游先。膏火窮年味絕編。百戰收名丹桂籍。一麾送老白雲邊。心開要路門無轍。歲惡窮閭露。有烟全福略無毫髮恨。更餘身後一經傳。

趙約不遠千里命駕相過中道寄示三詩姑和答一篇

醫水論交今有誰。兩翁華髮映朝衣。功名晚晚君流落。衰病栖遲我倦飛。叔夜相思能肯顧。子猷乘興卻言歸。人。動是參商別。三復清詩對落暉。

七言絕句

題明皇聯鑄圖

風流誰復似三郎。竝轡春風登路香。謾說宮中行樂秘。畫圖千古記興亡。

戲題四老堂十首

四老堂中四老人。飽經喪亂始收身。蒼顏鶴髮團圓坐。知是時平有幸民。兄弟當年七葉興。精神如鶴齒如冰。升沈存沒今如許。且作隨堂粥飯僧。已是平頭六十八。江湖身老寸心存。明窗淨几翻經卷。深炷爐香答主恩。一派荆溪過枕前。喜從人境得幽偏。直疑身在烟波上。臥送飛帆落照邊。堂後堂前竹與梅。老人多半手親栽。何時更作閒花草。亦遣羣芳次第開。四時花草逐時新。衰衰年華過眼頻。景物無窮人自老。新花應解笑迎人。繁舟長傍柳隄陰。曳杖時穿竹徑深。蓬草澆花課僮僕。更無餘事可關心。多病經時不著冠。岸巾長對倦雲閒。年來衰謝交游絕。靖節柴門不用關。鶴養丹成鹿養茸。羣叟對舞傍衰慵。待看仙骨他年就。同訪蓬萊第一峯。商嶺偷生計已疏。橘中樂事亦區區。洛陽耆舊今黃壤。會有人傳四老圖。

題荔枝亭

色味清香美莫名。更憐圓樹碧亭亭。結根得所天然勝。爲對三台第一星。上讀作公首拜相。

花塢

意匠潛符造物工。笑談花塢出榛叢。風條日蕙隨時看。須信春藏指掌中。

桂齋

月裏移根傍小齋。不惟收子看花開。擣香篩辣歸春甕。準擬高人勝士來。

闌室

分得騷人九畹香。時人不服更幽芳。小窗低戶維摩室。苒苒奇芬春晝長。

夢室

笑取功名指顧閒。歸來心與倦雲閒。閉關不作南柯想。睡起香凝金博山。

圭沼

方銳新池臥介圭。水光如玉夜騰輝。不應只作韓侯覲。更喜姬公著袞衣。

菖蒲澗

蟠根帶石傲年芳。秋雨春風拂水長。不用引年勞服食。相公勳業似汾陽。

雙蓮閣

小閣幽深枕淺波。直疑湘水見英娥。不將詩酒類料理。奈此風前二妙何。

和答錢文高四首

閉門不復過高軒。夢蝶悠悠栩栩然。睡起杖藜經略約。靜看鷓鴣浴晴川。翬翬精思婉婉宜。如如不動契金仙。回觀爭奪紛華地。已老吳蠶不復眠。跡拋朝市不妨清。心照空華故自明。但憶滄浪時鼓枻。肯從金谷聽鳴筳。覓句高攀孟浩然。藏經遠慕漢章賢。深林小隱成幽趣。我得爲鄰媿子先。

和答諸兄弟四首

昔向丹墀侍玉軒。略無裨補髮蒼然。元非食肉封侯相。合抱遺經老玉川。三州皇化未能宣。山水清奇記九仙。白首弟兄長挂夢。喜聽夜雨對牀眠。門對芙蓉碧沼清。蕭蕭五柳似淵明。遠聽林壑風鳴籟。戲看兒童草鼓筳。見相如傳注。通塞升沈亦偶然。山林高臥更稱賢。似聞小築西湖上。擇勝揮翰一著先。兄弟各有別墅在西湖之濱。

族叔祖示四絕句次韻

摧頽病鶴怕乘軒。歸路風帆任渺然。環堵故能容兩膝。掃除荒徑老斜川。不樂從軍學仲宣。那能辟穀慕飛仙。直緣衰病干明主。乞得南窗一覺眠。衰懷底物能陶寫。社舞村歌眼暫明。誰似玉人供巧笑。不勞長笛與哀箏。追陪杖履已悠然。把酒詩篇更覺賢。局上頻煩問瓜葛。吟邊端不敢爭先。

竹亭詩和韻

直上烟霄碧玉抽。靜搖月露冷光浮。堂堂勁節冰霜後。元老如今有壯猷。

送客

南渡登舟卽水仙。西垣有客思悠然。因君相問爲官意。不買毘陵附郭田。

罷酒

罷酒







令。期四海於無刑。玉律金科。庶有生之難犯。登茲未革。尚于有司。惟深憫於炎歊。重自罹於囚繫。或匪惟良之吏。必與慘獄之嗟。特頒細札之丁寧。痛喻守臣以欽恤。臣敢不俯勤夙夜。仰副哀矜。播厥官。俛謹茲。既職。職惟宜化。躬佩服於訓詞。國無冤民。庶導迎於善氣。

賀九鼎成表

王春啟節。陽德布和。榮仙掖以凝輝。絢龍文而發彩。歡彌海宇。喜溢民心。中其竊以文鼎出於山川。甘露零於草木。而前王已為盛事。儒臣載於信書。以彰不世之珍符。以示無前之偉烈。未見聖謨獨運。寶器載成。天監潛通。殊祥荐降。有如今日。登絕前聞。恭惟皇帝陛下。大明燭於萬方。麗澤洽於四海。嘉生繁植。協氣薰蒸。顯當天地之心。密契神明之德。故得九牧之金製器。五色之瑞騰文。神物護持。豈止黃裳之下覆。靈仙降格。且瞻白鶴之來翔。光播無窮。尤昭至治。某適居江介。叨領郡章。職在承流。恭布十行之詔。心存將獎。忻逢千載之期。

謝除樞密表

視草無聞。已玷殿疑之直。出輪甚寵。還陪密宥之謀。錫秘殿之隆名。進文階之顯秩。循牆固避。澆汗莫回。中興伏自兵威既挫。於北敵之強。國勢益微。於南渡之後。衆類傷弓之鳥。將猶飽肉之鷹。念郊壘之風塵。想籌帷之豪傑。時開其主。固有以駕馭於英雄。事總天營。又有以統臨於將帥。至於參貳樞機。幾亦奉行。文書。曾是艱難。豈容尸素。況如臣者。才極下中之品。進無左右之容。挾策讀書。居懸軍旅之未學。洎官行法。相安州縣之徒勞。由誤簡於冕旒。遂濫陪於簪笏。任論思獻納之寄。訖何補於聰明。更文章翰墨之遊。但徧歷於親切。每憂臨分。屢丐投閒。敢謂眷禮有加。鴻私未慙。付以本兵之重。試其經武之長。倘非効節。於靡捐。何以分憂於宵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撫育萬宇。集勞百為。從善如轉圜。已兼收之衆智。與人不求備。會同棄於寸長。遂令樞機之任。痛遠人之阻化。終期尺璧之管。來羣策以宣猷。敢忘寸陰之惜。尚幾小補。以答萬分。

謝除資政殿大學士表

心勞政拙。宜在謫阿。德厚恩深。猥叨擢序。採居官之薄效。陞祿殿之隆名。薦控忱辭。莫回聰聽。終視顏於虛受。但刻骨以知歸。中興竊以學士之有。大名。儲臣之最高選。景德創制。示循躬之殊榮。康定限員。見先朝之慎簡。如臣質衰蒲柳。景迫桑榆。無收民御衆之才。第知不擾。有愛君憂國之意。其實甚疎。蔑然橫草之勞。行矣及瓜。而代。曩聞警急。莫效馳驅。虜在目中。料敵愧伏波之略。錢流地上。理財謝劉晏之謀。僅知謹於官常。期不違於德意。敢圖簡眷。遽沐褒遷。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勵精以圖中興。廣覽以收衆智。謂儲夷未免於猜夏。每勸勸化。故名器有時而假人。靡嫌從子。遂令驚劣。亦玷龍光。仰容訓之過優。瞻聖人之所屬。循名責實。未知塵露之酬。居寵思危。第謹涓冰之戒。

謝轉官表

紀十年塵腐之微勞。申加訓諭。增三品清華之峻秩。莫獲固辭。登愛以遠。懷慙罔措。臣中謝伏念。臣名浮

于寔。用過所長。氣既衰而當戒得之時。位已高而有疾頹之懼。居懷退抑。祈免悔尤。況律令三尺安出哉。率祖宗坦明之制。所損益百世可知也。實察吏纂修之勤。自惟罔功。何有于賞。敢謂制祿之書。來上策勳之典。遂行。例辱進官之榮。曲憐承乏之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上聖之質。啟中興之圖。孝通神明。坐復甯人之疆土。恩被動植。均知臣下之勤勞。既講信修睦。以和諸戎。故任賢使能以成其功。功雖微而必錄。事益久而不忘。致令不才。叨此非據。匪言揚而事舉。已虞竊位之譏。願政拙而心勞。未識報恩之所。

謝詔書獎諭表

昔言冒獻。演已懼於再三。聰聽兼容。慮不遺於千一。肆頒溫詔。俯實寒蹤。稽首拜恩。銘心戴德。中謝伏以。凶難狂悖。挾虜騎以長驅。容主憂勤。正戎車而夙駕。天威臨赫。士氣賈餘。紛萬里以爭先。哀羣策而並用。臣頃陪帷幄。久備藩垣。衰遲蒲柳之姿。淺薄藜藿之論。初非言賞。敢致意于代庖。竊歎時危。整肅違于恤。粹。輒披悃。少助詢謀。敢謂仰契廟謨。特形天獎。煥發絲綸之重。慰增簪履之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文即康功。湯昭聖武。陳師鞠旅。捷書屢上于甘泉。舍己從人。訪問每勞於衛室。猥加勞勉。誤及庸虛。一札十行。不替始終之遇。四郊多壘。示通遐邇之情。臣敢不味深厚之訓詞。體蓋容之大德。老當益壯。誓九隕以爲酬。知無不言。庶萬分之或補。

謝傳宣撫問賜藥表

臣某言。十二月五日。伏蒙聖恩。差入內侍省高班主管。合同憑由司王錫。到府傳宣撫問。並賜臣銀合。臘茶者。隨遣星軺。速若置郵。而傳命。俯頒靈劑。或無咫尺之遠。願登受以還。兢榮自矢。中謝伏念。臣叨分近輔。莫著微勞。類輪浸迫於西山。況嬰衰疾。短景適臨於北陸。尤苦祁寒。是資服食之良。以禦晦明之診。豈茶然之枉質。特簡在於清衷。既實溫言。復加珍賜。尚方修製。靈於紫府之丹。御寶緘封。貯以白銀之器。王人俯泊。父老歡迎。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居上克明。使人以禮。俾盡股肱之力。口全體貌之誠。念臣頃參帷幄之籌。義同休戚。憐臣密備藩垣之寄。衆所觀瞻。特假龍靈。以榮觀聽。起漳濱之沈瘵。指日以須。存魏闕之精誠。戴天知感。誓圖九隕。仰報萬分。

謝獎諭表

臣某言。近者本路諸處盜羣。相繼平殄。緣久勤聖慮。略具奏知。今月初三日。伏蒙詔書獎諭者。四郊多壘。盡陶簡勺之和。一札成文。誤被絲綸之寵。吏民改觀。山水增輝。臣中謝竊以盜起貧窮。故詩人詠盈止而後甯止。治責清淨。故循吏謂勝之不若安之。矧惟江西。稍遠闕下。狂肆訟之習。而稔熟其甲兵。遭焚掠之暴。而墮廢其田廬。蟻聚蜂屯。既結而不敢。草薶羣蠹。垂盡而復生。上軫九重之憂。尤艱一路之寄。如臣本無術略。加以衰遲。親承訓勅之音。非布寬大之詔。人非木石。固知懷德以歸心。惟有豺狼。亦或畏威而革面。至於遣戍兵而督捕。職首惡以示懲。政以罔悛。殆非得已。故稍戢弄兵之俗。乞可小康。未能臻奠枕之期。曠然大變。心既寬於憂。跡頗類於言功。乃蒙旌圖制之微勞。降璽書而褒諭。人所助者信也。實由聖德之誕敷。臣何力之有焉。從愧恩言之重。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懋德大德。達舜四聰。孝通神明。外默乎



於強敵化行江漢。內自格於羣倫。欲獎勵於庶工。故推揚于一善。臣敢不仰體勸功之至意。銘深厚之訓。俯思善後之口方。息愁歎於田里。庶幾晚節。不辱睿知。

謝救書表

際河之封。再歸版籍。配天之澤。單被幅輳。疾置流傳。輿情呼舞。臣中聞臣聞。晉歷符秦于澠水之上。猶勤八萬之師。吳奔曹魏于赤壁之下。僅保三分之地。糜爛其民而戰。功烈如彼而卑。坐視中原。以資敵國。曾未有不煩遺。遂得侵疆。卓然標一代之助。煥乎如今日之懿。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廣大配天地。孝悌通神明。料強敵於沈機。決大疑於獨斷。修政事而復周境。何愧宣王。敷文德以格苗民。遠符虞帝。既獲和戎之利。大推肆眚之仁。夙贊鈞衡。薦分藩翰。惠此中國。已共沐于湛恩。守在四夷。願永觀于丕顯。

謝賜戒石銘表

陛所勒銘。夙仰祖宗之猷訓。軒輅傳昭。載新郡邑之觀瞻。賜受以還。兢榮罔喻。中惟恭惟。太宗皇帝。削除僭偽。統一寰區。屬四方新脫於干戈。期百執恪遵於軌度。肆頒聖製。用謹官箴。炳若丹青。揭頌庭而咸覩。寫之琬琰。垂永世之不渝。吏有勸懲。人亦廉義。閱歲華之滋久。致容藻之弗宜。有懷在位之苟媮。深軫斯民之困敝。得故人之遺墨。見夙世之宏規。愛廣勸宜。親加贊述。大書深刻。燦然盤鼎之文。俯既仰思。竦若章弦之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寬仁厚下。勤儉保邦。率由舊章。紹復大業。何必官刑之儆。自然民瘼之除。紫詔相輝。陋漢王之一札。黃堂增煥。配章聖之七條。臣久遠清光。猥叨重寄。惕然拜賜。曾無咫尺之違。願何以酬恩。尚勉期年之報政。

賀李參政啓

伏審顯奉制函。榮躋政路。正人登用。固知道之將行。蓋類傳聞。始欲喜而不寐。恭惟慶慰。伏以參政。議高而虛深。學博而造微。納忠不暇於謀身。嫉惡蓋由於稟性。錘烈灼。莫摧百鍊之剛。雪霜互寒。不改後凋之操。堂堂侍從之老。赫赫蕃宣之勳。凜難進之高風。蔚具瞻之輿論。公道既闢。天意乃回。用汲黯於漢庭。淮南自定。見夷吾於晉室。江左何憂。究觀宏規。灼見與運。唯是上尊隆於王德。下博採於真才。內銷姦欺。朋比之餘。外踐跋扈。飛揚之漸。裁抑奔競。督責荷媮。凡此數條。諒淵深念。某支離病骨。靡願棄才。謬託交承之私。終慮責任之重。蒙成短燭。固無假於施為。伏老江湖。政有資於造化。餘寒未艾。機務方繁。益調茵鼎之宜。佇正鈞衡之任。區區欣頌。寔倍等夷。

賀席參政啓

仰膺綸制。入秉政機。槐位久虛。盍簡求於宿望。巖瞻既峻。寔大穆於師言。欣圖任之得人。知治安之有日。竊以車駕自南巡之竣。廟堂深北顧之憂。一人膏肓而念寇仇。羣公借箸而決成敗。閱時滋久。至計未聞。欲陵厲中原而復土疆。則敵勢尚強。蓋德車覆之戒。欲□□江左而聽天命。則國威日損。或有凌夷之憂。當守雖屢興嗟。盈庭莫執其咎。豈中興之業。難以速於得志。而非常之事。未可輕以屬人。故茲黃閣之開。宜慰蒼生之望。非時英傑。孰副倚毗。恭惟參政。厚德鎮浮。大猷經遠。想累朝之故老。綽有典刑。閱當代之

名流。蔚為領袖。雍容禁從。密勿中嘉。果膺輔房之知。擢贊鈞衡之重。方當協成長策。宏濟多難。力王室而復神州。少快茂宏之志。修政事而攘夷狄。載廣山甫之章。某比以病衰。託於輝潤。南臺冠豸。早欣草木臭味之同。西省賜環。尤見松柏歲寒之操。辱知固久。歸老有期。遂聞除命之頒。切倍常情之喜。

賀秦禮侍啓

伏審光奉溫綸。益隆異數。蓋蘇稱職。爰昭因任之宜。即所居官。誕拜為真之寵。自聞除目。靡不甘心。恭惟某官。道德淵源。智略輻輳。視儒者以百數。經誼獨高。課甲科其幾人。策名第一。上從衆譽。俾忝春官。凡所建明。率遵周典之舊。不為疎闊。盡存漢制之詳。本乎六藝之文。以定一王之法。學師於古。文便於今。願可見之事功。其有識矣。遂使正其祿秩。何以假為。察此殊恩。無煩滿歲。維太師嘗掌是禮。而侍郎今貳其官。父子一朝。規摹百世。上扶真主。知皇帝之彌尊。下逮斯民。歎官儀之復見。某自惟鄙陋。猥辱知憐。雖翻倒喜心。有不假寐。而形容盛德。曾非能文。更後登庸。以慰斯望。

帥到任謝兩府啓

竊慮真祠。方遂投閒之願。分符巨屏。遽叨起廢之恩。願詔旨以趣行。撫孤懷而增惕。伏念某。知非絕俗。才不適時。蚤誤簡於淵衷。遂叨陪於機務。信道初篤。徒欲慕於古人。謀身甚疎。初不虞於羣小。爭前者既還。傾擠之計。附下者遂騰文致之言。仰賴聖明。既垂博照。俯藉公議。不入厚誣。獲收無用之身。退處不爭之地。少休病質。永謝榮途。豈謂清朝簡託之深。亟昇行殿。保護之寄。懇辭不獲。勉勉起行。乃容趨使殿。以對揚。疑夢遊於帝所。致屈台旆而下臨。辱降禮絕之朝規。皆近比之所無。豈孤蹤之敢望。匆匆去國。挈挈到官。縱覽舊游。雖喜湖山之清絕。究觀遺俗。獨驚閭里之凋殘。深慨於懷。罔知所措。必欲撫循於彫瘵。尚祈寬假於歲時。茲蓋伏遇某官。重望鎮時。遠猷經世。材素優於任大。功獨著於扶顛。精擇蕃宣。曲加推挽。馬伏櫪而已老。宵堪末路之難。鳥倦飛而知還。彌想故林之適。尚期終惠。遂懷私求。銘感之深。敷宣罔既。

帥到任謝政府啓

一麾出守。徒膏歲月之勞。十國為連。益忝事權之重。暨涉川而問俗。遂涓日以臨官。祇荷寵靈。伏深愧慄。伏念某。江湖寒士。章句散儒。平時敢意於功名。所願止期於州縣。偶逢盛旦。寢冒清塗。璧水文昌。入都華貫。緇衣阜蓋。出奉優恩。矧江左之名城。號浙東之都會。遺風餘烈。有夏禹。句踐之傳。綠水青山。極秦望。鏡湖之美。刑典事簡。民因性淳。使深便於養親。庶少安於竊祿。其為優幸。豈易名言。此蓋伏遇某官。學通天人。功在社稷。奮盛德於百世之上。舉吾君於三代之隆。俊又旁招。既悉悉於髦士。巧細難進。尚兼用於散材。遂致孤愚。亦膺付畀。某敢不口視民隱。講求政經。惟朝廷法令之明。既皆周密。儻郡國推行之謹。自可持循。奮殫夙夜之勤。少積涓塵之效。

謝漕使薦舉啓

洎職儲宮。曾愧拔犀之譽。陞名京秩。更叨薦鷲之榮。左右吹噓。始終成就。竊以厥初受氏。姬姓最先。自古尊賢。周公莫盛。惟握髮吐哺。以招延多士。故制禮作樂。而輔成太平。餘芳襲於後昆。盛德博于百世。有能



繼者是以似之。恭惟運使太博。道贊天人。文堪王佐。其來有自。襲魯國之名宗。有開必先。鍾濂溪之餘慶。蓋推賢揚善者。固宜有後。而激濁揚清者。乃其所長。皮裏陽秋。皓皓乎不可尙已。胸中雲夢。休休焉其如有容。每嘉善而矜不能。故舉直而錯諸枉。夫何踴涼之質。誤蒙憫憐之知。伏念某器小才疎。地寒官冷。未列心于大體。徒刻意于高風。素無落落之奇。甯有飄飄之氣。爲貧干祿。既壯登科。刀筆何工。方以三尺法而從事。簡編旋棄。豈知一卷書而立師。偶登元禮之龍門。邊行成之金鑑。自外臺而刻版。卽泮水以備員。溫故知新。豈謂教而不倦。離經辨志。庶幾學者有成。董帷漫欲潛心。遊筭豈能滿腹。知名教有樂地。望絕觀。視富貴如浮雲。志慙饕餮。顧盤根錯節之無用。豈管整昂霄之可期。誤遭許子之品題。重辱山公之啓事。雖黃冠衆。聲價增前。藁爾何堪。凜然失措。某敢益修身檢。恪守官箴。以來事之可爲。庶古人之必慕。繼自今日。效黃雀以報恩。誓將終身附青雲而致顯。

謝監司薦舉啓

無功而祿。方愧平生之言。宜黜而獲。孰欺左右之聽。伏念某器非世用。學與道疎。翰墨爲娛。經病衰而已廢。山林作計。悅夢寐以空存。惟五斗之倦遊。蓋十年之陳迹。長裾不遂。短製還新。撫弔影以自憐。捫苦心而太息。尙繁造物。以付我公。半面立譚。爲降諸侯之重。高堂坐嘯。許倍下客之餘。語有慙而姑容。慮雖恐而或取。傾蓋之交難值。泣途之感易深。常恐賤微。永乖報德之所。敢持固陋。更累知人之明。載念微生。自孤昭代。賢貴力推。則意親而事遠。英遊并驚。則人達而已窮。雖平進誰所不能。而數奇自亦中廢。鼻盧不就。笑五白之偶然。虎豹有神。分九官之選爾。自非宏偉。不主故常。豈由煨燼之中。猶分光潤之末。相馬者失之瘦。彼俗何知。取人而拔其尤。匪材曷稱。此蓋伏遇某官。體國重寄。爲時遠圖。道尊前輩。而善誘于後來。政擅久成。而兼收于未至。盛矣孔融之坐。歸然韓愈之門。介以安庸。是爲塵點。某敢虔益所事。毋替厥初。繳繳寸誠。徒記賞音之賜。區區末路。豈專媒進之思。

謝第三名及第啓

自惟陋質。偶中巍科。顧此遭逢。出於幸會。竊以六藝之學。自昔以傳道。三代之上。無意於爲文。道既失而章句始興。文寢隆而禮義愈隘。上則設爲科目。以取天下之士。下則競持枝葉。以應縣官之須。隨時抑揚。與世馳逐。苟以辨世取衆。不知其非。爭爲巧說便詞。用以自售。明經者俱懷青紫之意。稽古者適貪車服之榮。以彼其人。初若可用。既施於事。頗或不然。蓋夫實不出而惟名之求。利既勝而於道爲病。今天子勵精求治。崇化尙賢。務惟政要之謀。閱茲氣俗之陋。俾造大朝。承聖問。勿事虛文。方下明詔。發德音。詎應故事。所宜各露肝膽。著在簡編。科別其條。盡言毋諱。上副諮詢之意。敢懷利祿之圖。而某性本恣愚。身更貧困。竊習易象之奧。精識聖經之微。謂開物成務。盡備於此書。而極深研幾。斯可以御世。蓋嘗探蹟索隱。俯察仰視。內揆一身。外稽萬事。通知文武之道。未墜而猶存。不歸堯舜之君。持是而安往。幸因策試。獲事聖明。自信於衷。敢肆其說。內既深慙於猥并。衆猶或病其闕疎。竊疑雅圭之文。有不應於甲令。又懼公孫之第。且見貶於太常。豈期偶當上心。遽蒙觀擢。處之數百輩之上。獨在二三人之中。重以不才。夫何所取得。

之非重。可謂至榮。此蓋伏遇某官。親秉國鈞。上毗王政。居然化育。遂茲品物之宜。凡所稱量。妙盡權衡之信。故令么麼。顯與甄收。某謹當自省初心。無忘故學。歲幾四十。雖未登無大過之年。德罔二三。亦庶幾不遠復之吉。或晚成於器業。庶仰答於私恩。

謝及第啓

猥以瑣材。濫登黃甲。自惟何者。曷克居茲。竊以道體之科。固有次第。文藝之事。至爲淺微。雖在古則聖人之所弗先。于今則儒者以此自見。國家稽做前制。課試諸生。苟無能稱。類皆罷黜。凡其尤異。頗不棄捐。惟去取盡出于至公。而上下莫容于私意。故失之者不敢有怨。而得之者無所歸恩。此本朝立法之良。于進士得人爲盛。如某者。素不事學。何所取材。經固弗明。道未有見。至于自苦志力。而莫致稽古之効。相修章句。而無一應敵之能。所以十年之間。屢鼓不勝。幸其氣之尙盛。不至三竭而再衰。顧于文則已卑。僅出二中。而四下。況復年輪已壯。時命未遭。閱歲月之如流。恐功名之不立。抱其窮拙。將老邱園。適有夤緣。獲見天日。方主上內懼有闕。退託不能。親屈帝尊。下詢治道。衆所條對。皆可施行。而某以朴野固陋之人。奉盛大高明之問。休惕危勵。不知所言。敝罔遷延。幾至失次。本已無心于上第。何慙列于內科。視彼在前。邈焉弗及。使他人處此。或悔其大謬。然而以某居之。則固亦甚喜過望。此蓋伏遇某官。主持王化。樂育人材。行以至誠。非但崇于空語。稽諸故事。固不止于具文。方將獵天下之英。擊國中之秀。皆歸錄用。惟所指呼。致此凡庸。亦蒙甄取。唯兼收並蓄。願推君子之廣心。而報德酬言。敢負小人之素志。

謝及第啓又薦人

獲以不才。獲與諸生之列。自惟何幸。輒叨六藝之科。匪實其能。于茲有愧。竊以進士之選。爲法最詳。得人最多。莫此爲盛。初以待未命之士。而不及已仕之人。顧于取材。或有未盡。又爲之制。以廣其求。雖既與於官聯。苟未登於名第。許從章布之列。同奏翰墨之功。所以執經相高。習業愈衆。如某幸蒙世賞。不廢父書。粗知師友之淵源。未究天人之分際。唯恐典刑之失。弗克繼於老成。故於禮樂之間。每務圖於先進。然而嘗持所學。見黜有司。姑忍一慙。敢懷二事。至於屢辱。不以爲尤。況夫平世之尙文。時乃異人之閒出。風聲所暨。造化一新。其有所長。孰不願試。則以安能碌碌於俗吏。至於沒沒以終身。竊伏惟思。用自砥礪。甯知將老。僅克有成。茲蓋伏遇某官。道大經邦。德隆輔世。薰陶品類。盎然元氣之中。教育人材。浸如時雨之化。致此庸陋。能與選收。昔德裕不喜決科。茲實太高之論。而王吉欲徐任子。病夫不學之流。某志在適中。善惟從衆。不違唐賢之異。而或免漢人之非。將益行其所知。庶以報於有德。

撫幹與交伐啓

仰高浸久。竊懷慕用之私。從宦于今。將踵仁賢之後。以茲幸會。寔慰生平。伏惟交代。撫翰學士。質性高明。問學通博。持其能事。顧無往而不宜。凡所居官。必有政之可紀。尙淹幕府。而仕諸侯。頗聞當路之見知。固已上章而交薦。會膺除召。亟卽顯揚。某自視非才。何堪任職。往思夙夜。勉遵可守之規。曷有歲年。能盡無窮之好。敢陳書牘。少布腹心。若其精微。未易敘述。



上秦少保啓

頃罹憂患。幾隔死生。不自意全。得以至此。雖自念疾困凶衰之迹。未宜躡高明盛大之門。仰託知憐。敢忘冥昧。伏念往歲。比試羣儒。方時於經最高。惟公奏策第一。京師尊貴。材鮮可踰。天下想聞。人爭先視。而乃獨輪藏能事。謙禮諸生。不聞賤微。悉敦契好。而某也。竊科甚下。進謁云初。獨於衆人之閒。而以國士見遇。傾意氣以相許。非流俗之敢期。方幸從遊。更蒙鈞禮。士固伸於知己。誠豈能忘。生而得此於人。蓋實所寡。每思磨厲。用副推稱。夫何某狹削及身。喪亡無日。生理不治。氣息僅存。適者某官。榮升諸公。下澤四海。願嘗有嚮者。慕用之意。而適當在。爰然憂服之中。膏疏不修。禮文俱廢。獨竊聽與人之誦。而益欽長者之風。未省餘年。猶有見日。恭惟某官。道德純懿。學術通明。既迪簡而在庭。用承弼於厥辟。正直是好。有勤勞王家之勳。寬裕以容。懷長育人材之意。顧如衰陋。何所短長。姑襲衣冠。以持門戶。固知夫時命有所。不敢以賤貧爲羞。然而趨父之業。未能事生之道。成缺負米有志。乞食何顏。持是安歸。非公無可。惟大臣務爲國得士。而君子樂以祿及親。論其爲士。則或有可慚。至於養親。則尤其所急。於斯二者。倘垂著庇。冒之情。則有一焉。願力竭始終之報。

回張開學啓

竊率宸恩。猥叨郡寄。方密依於大庇。側聞長者之風。將冒布於尺書。已辱一介之使。寵貽駿輪。下逮鄙人。竊窺筆墨之光華。仰服德意之謙厚。內顧不敏。罪焉所逃。恭惟某官。材任大臣。望隆法從。文章爾雅。蓋盡見於典刑。論議有餘。宜與聞於政事。尚淹在外。未使居中。方今神明之不遺。必圖柱幹之區。守會聞詔。下亟以公歸。某自分迂愚。何心游宦。願甚矣衰殘之久。聊復此來。而鄉者慕用之誠。於今增劇。敢意曲全於契好。適蒙備賜於拊存。匪惟小子之增榮。益使孤踪而有恃。炎暑正爾。燕處裕如。諒繁祉之方來。相直道之所履。願體睿意。加輔寐興。瞻頌之深。敷宜罔既。

回蕭提控啓

曩忝謙勤。驅後車而來過。方欣晤語。恨行李之言歸。政欲裁書。少陳謝意。遽貽翰墨。具見情辭。伏惟某官。師友淵源。文章爾雅。有聞于世。偶時命之未遭。以彼其才。尚陸沈而在下。稽諸論者。孰謂且然。願豈無人。爲言于上。會見詔書之來。聘亟聞除目之新頒。某僅接從容。又將乖隔。重荷褒揚之過實。豈其愚陋之敢蒙。既感德以彌深。唯嚮風而增邇。以上俱見五百家集





謝幼榮文集

謝 撰

謝幼榮文集序

右朝議大夫知撫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趙士麟  
宋淳熙二年十二月陽夏趙 鏗重修

謝幼榮文集目錄

第一卷古詩

賦陳盧中振芳堂

三益齋

十八學士寫真圖

汲同樂泉烹茶

王坦夫靜寄齋

哭董彥宇

復用樂字韻示內

寄題雲臥庵

次彥遠示輪老韻

翠雲道中觀穫

中秋示座客

第二卷古詩

雙蓮閣

顏魯公祠堂

觀文忠公墨蹟

讀呂居仁詩

示何之忱

次彥宇韻

送彥遠遊仙巖

初夏園中觀草木

食藕

喜劉世基至

臨川謝無逸。諱逸。其文章學業爲搢紳推重。以其所居溪堂。稱之曰溪堂先生。弟道幼榮。以字行。兄弟以詩鳴。江西有文集台三十卷。邦之學士欲刊之。以貽永久。積數十年而未能也。粵紹興辛未。趙公朝議來守是邦。期年政成。民服其教。慨然思以儒雅飾吏事。命勒其書於學宮。以稱邦人之美意。昌言以鉛槧董茲職。於是搜訪闕遺。以相參訂。晚得溪堂善本於前學正易巖。又得幼榮善本於其子敏行。歲知溪堂出處甚詳。敏行述事其父。詩律有典刑。其編次是正。可無恨矣。刀筆方與士大夫翁然稱贊。工未訖功。而四方願致其集者。日至。以是知二公之名重當時。欲見其書者。惟恐後也。聞之鄉老。無逸之交游。無非天下名士。其後幼榮聲聞益廣。與之並驅而爭先。既歿之後。爲之傳序。爲之哀詞。祭文者甚衆。今未暇博詢而徧錄也。特取舍人呂公之所書。摹其真蹟於後。庶幾因呂公文而不失二公文行之實云。壬申冬十一月辛卯朔。建康苗昌言題。

右從事郎軍事推官宋 砥

右文林郎軍事判官陸 璣

左迪功郎差兗州教授苗昌言

右中散大夫通判軍州主管學事嚴仲遠



雨後秋山

同董彥光陳妙音遊安樂寺分韻用尊前鳥歌花舞得符字舞字  
聞彥光田舍遇火  
許巨源送筍

澹園

題文與可墨竹

登同樂亭飲泉

次董彥光乞米韻

翠雲分韻得禪字

王摩詰四時山水圖

送朱尉

題呂隆禮詩後

咏二疏

第三卷古詩

次韻李成德筆几

次韻鄒子中所藏筆几

次韻成德謝人惠墨牛

和李成德筆字韻

感白髮

次董彥光韻

有懷覺範上人

喜汪叔野見過

寄題朱氏小隱園

高麗墨詩

貫時軒

第四卷古詩

陶淵明寫真圖

約諸人遊維坊觀

題石鼎聯句圖

讀三都賦

喜雨

種松

許巨源送筍

題解道士圖

寄孫子稷

吳民載棄意堂

分韻招無逸兄得益字

次劉世基韻

同陳虛中觀水漲

晏如堂

次洪駒父遊明水韻

集庵摩勒園分韻得時字

復次前韻奉和

賦李成德墨牛

午日

碧筒

秋日登鳴玉亭

次韻董之南讀彥光詩

次韻董彥光睡起病目

追和柳子厚二詩

次韻董之南見贈

竹友軒

讀莊子內篇

斷芥軒

戲問無逸病目

讀葛洪傳

田父招飲不赴

賦木屋花

寄題王立之賦歸堂

求定齋

讀潘那老廬山紀行詩

寄李商老

第五卷律詩

觀陽關圖

次韻彥遠送珍上座

讀何易于傳

觀魚二首

隱居

秋暮

喜彥遠自仙巖歸

夏夜對月

問劉世基疾

觀菘

和季智伯病中書事四首

送香與彥遠二首

晚春書事二首

燈火

朱深州挽詞二首

題于逢辰畫

端午即事

題陳陽木石二首

杞菊

倦夜

懷祥首座

第六卷律詩

寄李商老

青精飯三首

示李商老兄弟

亦愛軒

寄饒次守

汲古齋

招李成德

採金櫻子

讀殿子陵祠堂記

悼潘那老無逸兄二首

秋日登擬峴臺二首

寄汪伯更二首

真莫堂新竹

煎製粟湯二首

蔡師直畫山水研屏二首

喜晴

寒寒

喜春久雨

和陳虛中唱嗣口號

七夕

突無逸兄三首

戲咏榴花晚開一首

書真牧室賦後

哭汪伯更二首

絡緯

喜董之南歸

畫臥二首

送酒與安如居士二首

夏日遊南湖



咏金來禽  
次李商老韻  
投贈通守陳虛中  
鳴鳩  
種竹  
懷鐘陵舊遊  
食蟹四首  
送王坦夫入京  
聞無逸兄下第歸  
久旱喜雨  
有懷如壁道人二首  
贈別董彥速四首  
次汪伯更寄無逸兄韻  
立夏日四首  
招李商老兄弟  
用前韻和彥速  
寄李商老

第七卷律詩

玉茗花二首  
飲酒示座客  
悼亡  
示弟  
寄無逸  
秋興  
寒食出郊  
懷潘子真  
暮春二首  
梅花四首  
寄題高善時醉月堂  
吳彩鸞寫真

書懷  
招汪叔野  
晚晴步塘上  
聞呂居仁病  
次韻李智伯送茶三首  
湯泉  
槐子送之南二首  
遊安樂寺  
傷李穉侍兒二首  
植菊  
寄王立之三首  
次韻無逸兄見寄  
送蘇魚齋與何之忱三首  
寄劉世基  
次劉世基韻  
夏日書事  
寄呂居仁

漫成

和季智伯不見舊題二首  
呈無逸  
寄桃鄰居士  
伯時陽關圖二首  
聽曹道士彈琴  
寄洪鴻父  
食菜  
黃梅花二首  
送邵仲獻  
與江右佐五福寺觀竹  
鼠鬚筆

山間四首  
次韻吳民載告別免酒二首  
題華山高臥圖  
復次韻一首  
從陳妙香免酒二首  
送黃柑與彥字二首  
獨登有美堂  
送王山人  
第八卷雜著  
懷故園賦  
過附論  
送邵尉序  
適正堂記  
第九卷雜著  
讀仁宗政要  
書賈誼傳後  
溪室先生畫像贊  
竹友軒銘  
陳無惑空室銘  
尺銘

第十卷墓誌祭文

董彥字墓誌銘  
朱夫人墓志銘  
祭無逸兄文  
潘邠老哀詞

移松二首  
偶書二首  
和董彥光立春日二首  
次何之忱韻  
次韻董彥字獨臥逸堂  
過金山下作  
雨中漫成四首  
竹夫人賦  
孝辯  
秋空祠堂記  
書元稹遺事  
書鄭當時傳後  
雙柏頌  
何之忱抱甕園銘  
碁局銘  
吳伯俞墓志銘  
朱夫人墓志銘  
祭董彥字文



期公垂天雲。佐郡試裁翼。尚開榮榮徑。引領望三益。肯開築燕臺。千里走樂劇。市骨捐千金。廢乘盡虎跡。公乃真好事。履屐見逢掖。定知子與輩。一笑皆莫逆。

顏魯公祠堂

上皇御宇無長策。牧羊奴子孤恩澤。銀篋分印屬兒曹。二十餘州齊陷賊。常山死守平原拒。公家兄弟聲名赫。平原白首列班行。忠義深潭真嚴霜。歷事四朝唯一節。當年舌血中丞血。豈知丞相面如藍。貌雖夷易心峻巖。老臣何罪死虎口。到今誰為社其衝。臨風志士長悲吟。矧瞻遺像殿祠下。未能立草迎送祠。一奠椒漿淚盈把。

十八學士寫真圖

虬髯少年龍鳳姿。手提一劍平九維。瀛洲學士十八輩。如雕虎嘯清風隨。到今丰姿傳粉繪。皎如琪木參瓊枝。秦王功高蓋天下。脫略世故容小疵。數公不語意有在。欽宗流輩會何知。倘收王魏文學館。事如辰鳳當早謀。美哉貞觀猶有憾。洗蘇衆像一長歎。

靜寄齋觀文忠公墨蹟

董何呼我願倒裝。杖藜階西過王郎。郎君好事初舉觴。平頭奴子身兩旁。開視文書浩拾掇。其間種種煩播。忽忽墨彩疑有光。問誰所書曰歐陽。而我對手方取將。覽之三過神色揚。反嗟從來見未嘗。字體道媚筆意剛。公為文章軋子長。立朝義氣凛秋霜。借如春蚓紫行行。亦當珍之什襲藏。况公字畫乃如此。銀鈎金繩榮蘭紙。公嘗臨池墨池水。尚言如船逆風使。後來誰評新麗體。出公一頭子蘇子。

與諸友及同樂泉烹黃蘗新芽

尋山擬三山。放箸欣一飽。汲泉泣劍餅。落磴碎磨爪。長為山中遊。頗為世路拗。矧此好古胸。茗椀得搜攪。風生覺冷洽。祛滯亦稍稍。夜深可無睡。澄澗數參鼎。

讀呂居仁詩

吾宗宣城守。詩應顏飽輩。其間發拔句。江練與澁綺。居仁相家子。傲退若寒士。學道期日損。哦詩亦能事。自言得活法。何忍宜城未。今晨開草堂。書帙亂無次。探囊得君詩。疾讀過三四。淺詩如蜜甜。中邊本無二。好詩初無奇。把玩久彌靡。有如庵摩勒。苦盡得甘味。口候南州傑。論文極根抵。讀君詩卷終。曰此有口地。期君高無上。二謝以平視。要當掣鯨魚。豈但看翡翠。

王坦夫靜寄齋

狙猴在深山。騰踴不少停。大德藏神屋。縮首都無營。冥觀靜躁異。洞見萬物情。吾聞王子子。總角遊帝城。歸來城猶綠。閉關慕淵明。曲肱北窗下。風聲肅冷冷。夢覺忽驚起。猶疑車鼓鳴。齋居萬慮。乃以靜寄名。是中得其趣。君門可長局。倘知定能應。子冠猶可縷。鏡以靜故明。水以靜故平。茲言置座右。可配崔瑗銘。示何之似。

往年君別去。上馬愁深洲。今年見君面。揮汗驚執熱。吾曹雪點髮。忽忽值晚節。云何會心侶。乃作如言別。

謝幼樂文集卷第一

宋 謝 道撰

古詩

賦陳虛中振芳堂

青腰按節臨天關。幻成圭壁驚人寰。一朝忽起枯槁想。隨作人閒冰雪顏。國香端擬避清絕。鳳車安得窺幽閑。雪中長疑肌起粟。挽住直恐乘風還。風流別乘似何遜。哦詩與健排江山。華堂燒燈呼客醉。况引玉顏依欄闌。廣平題賦工婉媚。杜陵索句愁飛翻。小人徑欲悟香寂。何當步繞橫斜間。

雙蓮閣

水芝凝露披芳塘。淺穠穠盡爭煌煌。其間豈異不世出。連芳並蒂知何祥。有如一座兩殊色。盈盈植立漢昭陽。九回沈水不須沐。風梳露洗皆生香。公如瑤林映紅粉。粲然一笑傾澄觴。故開華閣挂銀榜。大筍金蓮垂琳琅。吾聞草木正瑞世。迨蒲扇暑芝生房。須煩丹青願陸手。貌取絕豔歸明光。

三益齋

元龍湖海豪。蓋代聲藉藉。只今觀耳孫。才智萬夫敵。叔兮美無度。伯也古遺直。當年種玉翁。什襲襲雙璧。



昨朝聞扣門梳髮不暇結開門問無恙欲語聲嗚咽君家嬌小女可念其玉雪朝嬉繞君傍忽作幻泡滅  
念我溪堂老誰能續此絕嗟哉溪澗毛頭細不容插相逢顏未開苦語心已折吾人要解事視世一蟻垤  
共將煩惱緣一付廣長舌君歸數過我不厭酒屢設人生浪自苦豈不愧前哲

哭董查字

川流日夜去逝者乃如此平時所知人強半今為鬼頃者哭子兄淚積垢未洗寧知少日間俄又哭董子  
億昨招君談時維六月融君方以病告一臥不復起啓手無別言慟哭長已矣初君在董非矜敬無與比  
讀書五行下大父嘗竊喜謂常寄門戶竟以章布死死生事亦大誰能獨免耳願沾甘露味倘悟無生理  
歲將除因誦前賢榮字韻詩慨然有感次其韻請查光同賦蓋予與查光皆年三十九矣

春糧適百里九十居其半駸駸入老境說起末路歎在世無他他聊以滑稽玩所嗟金石交契淵或星散  
詩位西堂語酒藉南鄰伴共為終年醉莫歌何時且文書設迷眼插架復盈案四愁不堪擬九歌僅能亂  
發春只數日故態期類豈寧知性本慵矧復肉亦緩人猶樂新故事止仍舊貫酸寒益生窮飲淇韓子悞  
惜哉連城珍不礙三日炭玉人可求見何暇定舍館退藏亦聞道飲水知冷暖更當崇明德不愧三英傑

復用前韻示內

昔聞龔帖詞破鏡喻月半為期望夫還顧影與婦歎乃知同室處一笑口可玩所悲孩抱中聚沫何易散  
嗷然唯一雛單栖苦無伴撫枕中夜吁不寐常達旦藜藿共一杯日舉天隨案還勝在板屋祇使心曲亂  
小雙雞構項聊可奉梅盤每觀績麻手捷急真不緩娉婷或階砌今古同一貫頗知食微清深潭可立悞  
乃甘作詩窮鳥銀以喻炭行看春日暉婦事勤爾館所求亦不吝勿遺兒號暖布衣幸無恙不換角枕繁

送董查遠遊仙巖

吾聞天竺峰蒼蒼在天上峰前溪萬仞激石吼寒浪堂中老比邱碧眼照林莽徜徉君遊局趣我思往  
此行何所求豈欲除二障聞呼試回頭未可踏折杖茅簷燕寂地山氣日夜爽不斬凌霄藤若歸藤自長

寄題雲臥庵

閒居不事事枕簟信所便臥形先臥心心靜形安然後睡非不完加以登石墜其如方寸亂一夕曾屢遷  
榮寵萃一門寧免百慮煎雖有水晶屏何由得安眠章華踏謠娘連臂在榻前何如山中人編茅臥山巖  
白雲宿簷間對鏡心自捐我亦遺垢氛曲肱寄林泉茲庵倘壽我一睡要經年

初夏觀園中草木

翠葉蒼夏初清陰勝花時閉關軌長掃步履園屢窺青青溪中蒲移植井之淵下有九節根服食可不迷  
往時手種桃只今與簪齊枝間有美質少日將成蹊採菊香滿簾掃蕪甘如飴綠龍露新綠椅梧長孫枝  
觀身要若蕉衛足當如葵節憐孤筠直惡戒蠶神遊天津白玉郎看花驚洛師吾人守環堵草木相娛嬉  
逍遙各自適慎勿相唐嗟

次董查遠示輪老韻三首

法酒僧中覺孤絕翔千仞似聞三竺老續此燈無盡君遊千峰上邂逅一笑晒當知絕諸惡如草已芟盡  
君如千里駒但欲見驥影既明才越都未暮已燕境適楚或北轅空歎道里永是中皆坦途幽處試深省

三

黃花散若金翠竹森如束此還有妙義機發同箭速可憐鈍根士每嗟力不足須知日月疾僅得羊脾熟  
食糲

人憐淤泥上出此萬朵蓮須知淤泥中有藕大如椽本清擬冰雪未豔方嬋娟玲瓏衆竅通轉轉數節連  
甘寒固不數卻暑最所便特奴來城市負籠口我前開絨尙帶泥未喇先垂涎雀雀於霜刀溜溜挹澗泉  
切玉隨冷冽已覺沈疴痊芝實關角紫鷄頭剝珠圓秋盤薦此果頓使二物捐念此溼不縑餘品莫爭妍  
而能豁憂思令我心款然奇功更耐老合作飛行仙

翠雲道中觀穫

代田誰為西漢議耐旱幸有古城禾揮鏟正見八月穫拾穗遙憐一老歌為言使君騎五馬北陌東阡納  
耕者汝曹力穡更當勤慎勿惰遊孤使君

喜劉世基至作詩留之

君家飛猿西我寄驢馬北驢馬望飛猿渺若千山隔十載一會面一年三寄書書中無利語只有問何如  
去年秋風初君馬林雲臥鹿名鶴立望君來迴鞭不我過今年薰風後取道凌雲來山名解鞍憫我處握  
手慰我懷胸中所蘊藏言下皆傾倒挽留莫恩恩索去還草草室有鶴髮母室有蓬首妻屋前虎豹怒屋  
後懸龍啼遊蹤未歸旅寓安得久三年勞夢魂一日接杯酒君歸太早計此樂未易辭人事雖好乖與  
盡當語離壯時須摩厲老矣俱披絮茶蘭本同芳霜雪有一節君識飛猿句飛猿識即謝康樂詩所云  
驢也我和驢馬詩驢馬來和公曾賦詩他時兩相寄抑亦慰相思

中秋示座客

去年中秋時我病起復仆苦遣水帝子百計推不去牀前客問病草草盡屬具酬獻呼稚子應答煩老嫗  
今年幸強健佳節欣會遇况有座上客蕭散如鷗鷺尊前清興發豈數飛蚊聚南山又朝暘晚雨細如霧  
難追阿連玩徒咏希逸賦陰晴天下同吾事亦何預不須淵有珠追恤食無免人無百中秋對月復幾度  
幸逢方外交姑樂酒中趣君看清夜徂草上已多露



吾人但取醉何必浪自苦

聞查光田舍遇火燬焚其廩

睡龍未覺山澤枯其誰濡幕待不虞炎官張節飛廉怒小屋旋做大屋塗鬱攸飛空百鳥噪輝赫照樹騰  
猥呼綠林灰燼一瞬耳況乃田父蠅牛廬天公似惜詩人癩約束風伯為回車百神救廢鳥工往不待鞭  
缶澆焚如尙令太瘦逢飯艱幸未飢死同侪儒怪奇取道陸渾釣弔賀不必參元書作詩嘲詠供一笑逢  
人舉似應胡盧

許巨源送筍

君家遠屋青琅玕驚雷裂地千兵攢入山長鑊不汝赦日獲玉版登君盤有餘鼠壤幸分似憐我藥稀筋  
易寬厨人取給畫餽膳頓使齒頰生甘寒韭菹雍苗豈復數餽美似覺無口饑嘗聞幽士愛風竹忍噉其  
子吾何觀願君養成四時菜它時犯雪同君看

灌園

春初非爭妍秋末稔更好嗟我喜蔬食如人嗜羊棗何嘗厭滋味政自樂枯槁念彼螻蝻蟲性命欲自保  
變相驚惻異將口嫌歸探故於園日涉蔣此可食草邇來秋雨餘三畝淨如掃畦丁猶澆灌小甕亦自抱  
問許機事忘何如漢陰老

題顧凱之醉道士圖

虎頭癡絕自不癡丹青妙處手得之石竈戲畫幼與子酒狂更貌黃冠師一人坐睡真被酒一人杯杓不  
停手一人回面愁不關二人直視開口笑上有醉墨畫者誰翰林手題獨酌詩題詩真識醉時味畫圖如  
寫詩中意珍藏不換一斛珠李詩顧筆今世無

題文與可畫竹

我昔居西園手植竹數箇深然如德友節行不敢破朝吟玩霜枝夜聞蕭瑟清風吹一旦忽不見似覺塵  
土汚人衣揭來翠雲籠日唯見山不見竹雖云山氣日夕佳尙恐無竹令人俗昨得與可畫自掃廬壁挂  
門開風動之如狂故人對對山看畫信不惡何人更覓揚州鶴

寄孫子稷

我家大馮君清詩跨陰何尤工姪好怨不愧青草歌後生遊其門玉石例琢磨是中知味少莫辨白黑鵝  
獨聞子孫子銷然應爲和君嘗喜其似謂可同日科劍池佳山水清澗映曉霞孫子居山開新詩日吟哦  
探囊肯投我百篇未爲多論文定何時一醉金叵羅更當期皓首共理釣魚笳

登同樂亭飲泉

何人愛斯泉結構泉上屋空亭何所有冷氣宜三伏冷石斲淨須眉真可矚欲飲無尊罍把彼穢盆掬  
何時近亭居更種亭畔菊日飲潭中甘蔗用稽死錄

吳民載棄意堂

謝幼槃文集卷第二

古詩

雨後秋山

宿雲散曾陰秀色還曠曠如將螺子綠畫作長蛾樣光浮竹木杪影落檐楹上何人妙盤礴淡墨寫屏幃  
五枝豈須撫衆樹亦清亮我病不出遊素壁倚藤杖舉觴酬羣峰歲晚一相訪

種松

清晨課僕奴遠舍誅蒿蓬身非郭家駝學作種樹翁胡不種杞柳但種青青松念汝受命獨勁氣凌三冬  
明年見汝生何年矯蒼龍種德亦吾願穆如松上風安知百載後無人思角弓麥陰行可賴不必荒茅中  
唯當護以棘養視如嬰童此法豈浪傳聞諸玉局公

同董查光陳妙音遊安樂寺分韻二首

著鞭蒼厓陰下馬古寺門老僧乞食去獨瞻無上尊相將二玉人榮辱共一尊境靜悟塵垢林香誦蘭孫  
何年鉢羅老同訪花柳村

鳥能貫珠歌花能折腰舞老人如帝江誠此真律呂擊節復長謠急觴猶插羽春風已越裝行樂更幾許



此身聚沫無堅強。斧工伐性藥腐腸。寸田蕪穰尺宅荒。玉石落落不滿房。黃髮居中袖四方。焦勞亦坐意所藏。士如穉瘠草不芳。令人槁項誠亦黃。世人紛紛各督官。我以妙語名斯堂。期君得意觀濛濛。從渠裝耐狼如羊。君自放意無何鄉。一洗痼疾生天光。漆園發藥君得嘗。

次董查光乞米韻

董侯朝飢雷殷腹。咄嗟無人羞豆粥。杜陵太瘦綠作詩。玉川辛勤坐僧俗。細君截髮恐未暇。有弟能令餉君粟。不妨更就乞糧榔。他日金梓供一斛。

分韻招無逸兄得益字

長懷鳥衣遊。親姓何戚戚。吾曹乃其後。何不追往迹。向來鴻雁影。曠若星辰隔。沈思不可見。佇立久悵惻。去年霜菽中。送別衢路側。今年冬風至。猶未見顏色。念我如楚囚。欲往終未得。倘能為我來。不遠道里百。要觀衡茅下。有此座上客。新釀秋已熟。老菊寒尚折。明年心佛鬱。可以一笑釋。仍當戒後乘。聯翩載三益。

翠雲分韻得禪字

杖履信所適。溪流忽漲漲。行入武陵村。偶入桃花源。剎然見華屋。佛界開青蓮。忽忽伊蒲饌。一飽腹果然。同遊得吾黨。曠達真能賢。董何韻俱勝。欲扣諸阮肩。兩王亦豪舉。一擲富萬錢。周郎秀眉宇。要是佳少年。衆中兀坐子。少味亦寡言。困眠借僧榻。自嘲過腹便。平時所懷人。磊落星辰懸。會合不易得。茲遊豈非天。重來恐寡伴。獨訪祖師禪。

次劉世基韵

兒時窺豹見一斑。晚學一技千金殫。齋房芝草不並秀。且浹秋菊綴春蘭。無心時共白雲出。忘機日對沙鷗閒。窮人與世各異調。敢望一唱仍三歎。昨來卜居向嘉邑。玉川破屋幾數間。朝看爽出氣遠岫。夜聽遠舍鳴清湍。幾回欲掉酒船去。賀老不見空稽山。劉郎好事肯過我。入門矯矯其翔鸞。平生飲客愁腐死。望君復來酒今旨。君如止酒要談道。同酌寒泉淨無滓。哦詩雖復落君後。強學猶將効賸里。懸知吾廬不落莫。有客同盤飯葵菹。已呼搗手縫錦囊。更道長鬚具芒屨。相攜踏踏獨翠雲。得助溪山應有作。

王摩詰四時山水圖

欲知摩詰詩中畫。桃紅柳綠皆摹寫。更舍宿雨帶春煙。一段風光生筆下。欲觀摩詰畫中詩。小幅短作四時山。平水遠含變態。是有句無人知。此公盤礴萬物表。胸中炯炯秋空曉。戲磨淡墨汗絹素。世上丹青擅場少。何人乞與輞川圖。裝成小軸四時俱。壁間仍題六字句。人言雙絕古今無。

同陳虛中洪駒父登擬峴臺

雨聲何浪浪。溪流勢洶洶。莽蒼兩溪間。不辨馬牛風。翻疑坤軸裂。渺與天河通。林杪窳寸碧。瀾浪奔蛟龍。橋搖扁舟下。袖手開篙工。疎烟媚晚霽。飛雲帶歸鴻。境物復可寫。妙手無僧崇。登茲百尺臺。令人豁奇胸。尊開河南守。坐有西山洪。遊目託遠懷。平水念禹功。祝河不治行。它日望兩公。吾儕何所樂。白首臥船篷。

送邑尉朱廷告老歸華亭用玉局老仙寄王慶源韻

君不能黃冠遠遊乞鑿湖。又不能擊舟送米煩胡奴。白頭真負平生志。妙手毫端敵萬夫。向來惡少虎負。麟職當疾走。編其鬚。袴褲不是老者事。腰閒羽箭香初無。揮杯勸影古寺底。日有野老爭搗盞。頗遭官長勸歸歎。婦能右掖兒左扶。但令妻病足鹿脯。何兒兒塞止髮襦。暮絲作藥鹽未下。鱸膾切玉秋不爛。華亭自昔託馮侯。趙檣後夜聞猿呼。不羨人閒冷容子。團圓十五正當爐。

宴如堂詩并序

季智伯渠州使君大夫公之長子也。早以學問稱。其家兒不幸壯歲失明。不能世其祿。治聞強記。於書無所不通。尤愛淵明詩。常使細君誦之。至會意處。擊節不能已。舊以女家人木蘭隨其後。木蘭既辭去。常扶杖獨行。道遠自適。客至必具酒。與之商論古今。飲酣興健。仰天而歌。未嘗以貧病。摠其胸中也。廬山李商老。命其所居之堂曰晏如。且作銘號智伯。晏如先生可謂名稱其實矣。智伯求予詩。為賦雜言一篇。

西都執戟郎。田少家無儲。雖云貧賤不戚戚。善書防患何多虞。柴桑避俗翁。疑迹安吾廬。如何尚作貧士。詠更賦。楚詞長嗟吁。乃知兩賢皆自愛世患。不如先生無自自安如。朝哦詩千首。暮對酒一盞。木蘭能歌。作行雨。但聞廬山時。誦園田居。開攜筠竹自索塗。醉或起舞舞。喚人扶。幅巾深衣端可貴。每嘆伯時何在無。人圖。往日山陽徐仲車。不聞世事唯耽書。使君早與合堂坐。誇今諱古定自娛。徐能開口論事以難客。君當書空作字以曉徐。吾知二人可同傳。不知袖詩太史今誰歎。

題呂隆禮詩後

岐山風多難。鳴必中律呂。乃知忠厚家。要作謙退語。中公三世後。有子筆甚武。四公如日月。映照萬萬古。此郎膽如斗。一筆要連挂。不知秦陳輩。渠欲置何許。它年品斯人。戰國一秦舉。

次洪駒父遊明水韻

道也學耐辱。況負三宜休。頗有幼與風。自許整與邱。仙境想方丈。山形懷不周。如何在眼山。未暇著屐遊。翁營明水峰。爽氣常不收。遙公釋門老。苦節無匹儔。食訖自澆畦。挈水端若抽。到今巾屐在。迹勝境亦幽。常許左輔賢。當從古人求。從政獨何有。未說賜與山。幼耕獨何有。民詞殖田時。幽尋到山寺。弭節聊滯留。衆賢各文采。榮榮五穀秋。賦詩雜流麗。如柳春映清。何必打兩梨。歌舞催莫愁。聞風我遊悅。尋勝行良謀。朝遊可暮返。豈曰山川悠。

詠二疏

辯如懸河陸大夫。不畏鴟鵂談詩書。歸來分袂登華維。隨從歌舞樂有餘。兩疏高蹈要齊驅。長揖儲君歸。里閭。頗為羽翼返商於。豈如飛刀鎗生魚。揮金延客以自娛。子孫勤力奮田廬。同時異代多不如。高明長。遺鬼歐歐。平明爭入七香車。華屋擬用黃金塗。壯心雖在過桑榆。長歌擊碎玉唾壺。官成名立盡歸歎。江湖之上可寄疏。君不見渠家父子並轡出。東都于今粉繪寫為圖。

集庵摩勒園會者十人以它年五君詠山王一時數為韻得時字



生涯水中萍。漂蕩信所之。十年餬其口。不食故園葵。思歸同越鳥。長是巢南枝。祭憲郭北隅。小屋如雞栖。圍開十肘地。草木方華滋。紅榴媚夕陽。初篔搖輕颺。招我賞心舊。於焉持酒卮。合離如日月。果有絃望時。詩壇失老將。一鼓氣已衰。賴我如虎賁。典型獨在茲。相歡且盡醉。莫咏馳駒詩。

酒初相屬。吾詩戲作異香山。唐衢雖見何由哭。見公真玩為君賦。銅針聲終字益幅。朱端甫以畫牛一紙遺李成德。成德以示予。為賦長韵。畫牛驪角四十八。猪生塵昏僅可閱。頭頭露地各逍遙。不愁牽車喘見月。紙筆和墨誰氏子。定是道人非畫史。把鼻牽回得真牧。信手摹成妙如此。朱公自是老駟輪。不惜是牛持贈君。願君成誦石鞮語。更將此畫同參取。

次韻李成德謝人惠墨牛

君不見八百里誇王氏。常救家童坐驪角。綺襦執袴競香豪。臥席不安愁禍作。何如傳寶墨牛圖。不飾青黃如素樸。向來奇畫購千金。宜在蘭臺天祿閣。兩牛方圖未離羣。或奔而從或小却。其餘三四亦殊絕。或如虎臥如兔眠。騰王蛟龍東丹馬。嘉陵山水青田鶴。如將優劣比人材。長文何必慙文若。人言愛畫亦一癖。被野牛羊何用覩。是家持論果非耶。如君試為評其略。

午日

今晨定何祥。桃柳各映戶。粉圍高氣薰。鴉鵲椒葉覆。朝霞隨士風。杯酒晚來具。綠絲纏祭筒。畫楫誇競渡。楚人哀怨情。正以屈子故。當年葬魚腹。蓋坐入宮妬。榮華一時好。放逐千載憂。得失吾不知。持杯自欣豫。成德不面逾月。僕以病苦未能出謁。輒和所寄詩字韻。奉寄兼柬子中。

門前蓬蒿無人掃。客去牆陰藜莧老。我家城北君城南。相憶何其挂懷抱。不聞叔寶方外談。澄也何因令絕倒。知君不作避暑飲。閉門亦深荒徑艸。鈎章棘句日吟哦。玉軸牙籤時探討。邇來聞草鹿脯帖。盛湘十日虛蕪藻。搗搗丸藥恐不免。俗客縱譏何足道。恨我猶嫌穢穢嘲。不敢熱行唯恐到。君收奇功翰墨林。筆陣可掃龍駒島。願言不學司馬公。萬事逢人盡稱好。我詩燕石初不如。浪欲珍為夜光寶。殘暑促裝行造請。曉來涼氣迎秋早。定邀鄰舍廣文公。同聽誦詩傾腹稿。

碧筒

君不見韓潮州。銀作飲餞誇工匪。鑑花鍊葉太銷碎。何言豪士亦爾為。又不見六一翁。嘗吟鷓鴣紅螺詩。華堂一鬪豈不樂。清歌勸酒須蛾眉。吾儕山人寧有此。較折圓荷為飲器。細傾初作露珠圓。滿引忽驚雲夜碎。鼻中寂寂聞妙香。舌本徐徐識真味。採蓮常殺花當妓。豈有登臨百金費。安得城西十頃塘。水光容裔暑風涼。時引碧筒如象鼻。仍看翠蓋立霓裳。

或白髮

吾年昔始冠。已有一髮白。作賦數百言。嘲罵等戲劇。只今尋舊作。一字不復憶。恍然如夢寐。了不見往迹。但有髻間絲。冉冉如堪織。南方地卑濕。壯歲多老色。行年四十二。髮髻那容惜。洗蘇將拔白。諱老嗟何益。一染復星星。此語記阿客。人生光景促。倏忽如敲石。詩成亦癡語。或歎初無得。後應不識今。今已不識昔。

秋日登鳴玉亭

山路秋陽何赫赫。山亭淒涼多秋色。豈唯醒耳玉淙琤。照眼光寒如練白。舊聞瀑布垂雲間。恍疑銀河墮。

謝幼樂文集卷第三

古詩

李成德作二筆几。以其一見遺云。得樓於都子中家。并示長句。輒次其韻奉酬。

琴不安絃製可古。可憐不入文房譜。鼠鬚龍尾玉螭螭。與汝俱成會心侶。誰能好事為品題。端効廣微亡。輒補謫仙傳。樓柱林家。以暗投人吾竊取。我書太俗如墨豬。下懸羅趙何足數。蒙公厚貺試臨池。一字不成如畫虎。欲報初無青玉案。哦詩况乏驚人語。淨鋪滑薄待君來。慎莫踟躕畏今雨。

李成德復用前韵見貽亦次韵奉和

蔡家筆法近今古。楷書尤誇荔支譜。後來誰筆最通神。要與渠伊為伴侶。只今書學貴瘦硬。弟子闕員誰可補。君持此几要投人。字畫不工那得取。小人俗書如俗馬。骨少肉多今不數。當君此贈恐不堪。大似無功髮鹽虎。新詩繼作苦難和。只賞君房妙言語。嗟予老矣亦懶書。留與兒曹寫時雨。

次韻都子中所藏筆几

聞君文史三冬足。家居未奏三千牘。明窗業几淨無塵。筆硯清幽真不俗。小琴承臂筆縱橫。章草真行隨所欲。家藏敵帚將何用。時人尚作千金畜。此雖奇物君不惜。似把隋珠當魚目。小童傳觀許見貽。與君杯



天關西望香爐不得往。箇中元有小廬山。

次董彦字韻兼柬之南

大門江南英詩名重當時兒時得其莖同輩爭誦之不及拜諸門常恨生苦遲只今諸孫子語甚能詩大篇每投我孰非黃絹辭我詩不成句落筆爲衆嗤如人食土炭嗜好終不移君何獨賞味與衆異馳相望巷南北不面令我思歌聲亦若哭此意誰當知阿大一門傑相爲塵外期風流竹林會應許仲容隨

次韻之南讀彥光詩有作

君家父子俱能詩天遣淑鳥鳴春時文窮抵掌定不免齊竿不學君何疑平生說詩餘三尺只今塞吃成期期願君高處古無上抑以自警無邪思

有懷覺範上人

道人心與貌俱古哦詩不復効等伍清疑仙掌露華墜新似秋空玉鉤吐要將餘事付風塵已悟玄機覓佛祖泐潭老子乳於菟果在叢林噴風雨何當掃室祇樹園夜看金盆聽軟語我雖不是龐德公懶覓柴車入城府公如歸結白蓮社留我山邊一廬計

次韻彥光睡起病目

雙夢遊揚臥碧紗知君不賞玉釵斜夢回起坐有佳思亂觸牙籤書五車黑蠅著眼君勿嗟學道乃得青蓮華商賈此言當過我樵青竹裏爲煎茶

喜汪叔野見過

太狂權奇汗血駒小汪連翩驚鸞雛垂頭未遇伯樂顧覽輝將下朝陽梧豈知青衫埋朽壤更令班駘困泥塗喜君翩翩過我廬握手借問今何如苦云難逢白髮志劫來翻作青衫徒急呼歎伯置坐側解顏談笑聊相娛語及阿兄平日事往往眉涕長秋歎怪君長不滿六尺高談似是磨滿腹且寬是事飲此醉逢人但作掌嘴喘苦留君住騎勿驅明朝酒盡爲君沽更關月落起浩歎四面宿鳥鳴相呼

追和柳子厚二詩

讀書

吾生後淵明頗亦念黃虞要知千載外所學須殊塗兀坐對聖賢無卷一長吁彼智自明哲惟狂益昏塗一源同濫觴派別乃差殊我觀載籍中世事何所無疑人不識古謂與古人俱相望何遙遙清都視積蘇咄此不可欺諷誦聊相愉嗟哉子柳子文章蓋羣儒迷進自貽戚南冠成繫拘天孫不與巧溪神亦爲愁讀書雖滿腹何曾球飢飢乃知任文選要路難齊驅

飲酒

世故不料理萬事付一樽呼賓陳肴蔬乃爾不憚煩秋筵初嚴冷稍稍笑語喧有如鄒子律聽回寒谷溫哀哉獨醒人顏頰拾蘭蓀寧知阿堵中端有妙理存

寄題朱氏小隱園

吾聞滑稽兒避世向金馬刈草吉雲鄉探風荒城野斯人玩世耳豈必苦廬下驢車本僧牛君平孟卜者朝市亦堪隱山林實淵淵君居占深源境物樂可寫老榆上干雲孫桐已拱把兩窗修竹簾風磴寒泉瀉此翁少年日射巧如注瓦百金裝寶刀千金買流緒晚歌紫芝曲情性妙陶治蒲履般皮巾何取授若若嗟余亦曠蕩與世口齒直方期訪桃源更欲結連社

次韻董之南見贈

章甫不入越夏蟲多拘時生無適俗韻舉世誰知之鍾嶸不並世無人識邱遲雖有落花句知爲何等詩如逢賀賓客方欺烏相辭我初出險語俗子爭唐嗟俛眉欲從事復恐遺文移亦知適楚車安可從北馳董家名父子平生所懷思雖云識面晚相聞已相知君詩有古意且結語首期端能啖把刺時復過天隨

陳循中求賦高麗墨詩爲長句

老松收煙琢玄玉可試洮州鴨頭綠來從萬里古藥浪傳到麻源第三谷要須仿鹿角膠接成方解土炭嘲請君摩研寫新作一弄潺湲弔康樂

竹友軒

舊時王子猷愛竹僅成癖斯人向千載論世心莫逆吾軒益竹友寓意比三益俗士奮雨來今雨定掃迹願言登子軒哦句呼阿客看君陰森下玉潤映連壁龍吟秋夜永以聽風撼撼或當命柴車獨咏此君側與畫悠然返誰能暖君席

黃時軒

畏夏苦執熱開軒除鬱蒸簷前鳥雀喧朝旭上朱瓦席間裁函丈詩書浩縱橫焚燭環堵間幽獨懷友生古人在黃卷千載使我仙出門窺物變草木各鮮榮青青蕭東竹見汝忽眼明愛玩不能忘移根傍軒棧俯仰與竹俱定交見深情不是無朋友此君冰玉清風吹萬籟響寒梢韻竿笙我獨哦其閒詩作秋蟲鳴琅玕亦有實期汝向秋成風風何時來翩翩翔我庭

讀莊子內篇

經春十日爾卻掃閉無車伏枕夢鳴轂淙淙行溜渠端坐發深省妙香浮素裾豐澤披陳編諷誦臨前除陳編爲何誰漆園傲吏書奇辭通叢說空語極虛無得意榮好境脫身憂患餘何中灌頂句身上如意珠逍遙有妙處領略歸一途塵影閱千世風波連九區投足寄其閒鼎鼎一何恂倘同蓬蒿愚勿笑溟海魚



陽夏吾鼻祖。人物傾九州。開攜東山妓。文靖極風流。展齒步飛磴。快哉康樂遊。耳孫牛馬走。闕情無匹儔。但有愛山趣。尚能繼前修。頗厭城市塵。拘繫如楚囚。竭來龍泉上。杖履隨沙鷗。幽尋風露靜。江月動金鉤。青山帶長江。佳氣日夕浮。旁有列仙家。丹口連飛樓。琴書靜無華。竹樹煩更幽。約我雲霞交。茲遊及清秋。朱絃滿塵襟。芳樽寫年愁。道士如彌明。長頸高結喉。初無石鼎句。峻怪壓劉侯。從渠倚壁睡。吾屬足其搜。無逸病目以詩戲。

六根無牢強。萬事有戕敗。丹白豈不加。能令眼根壞。溪堂老居士。學道入三昧。空花結空果。過眼了無礙。偶然幻翳侵。惱此清淨界。道人不易得。定為天所愛。恐君墮塵劫。豫比小懲戒。病眸點空青。勿作兒女態。為君禱于天。君病立當瘥。未忘觀詩書。不敢窺粉黛。

題戴崧石鼎聯句圖

衡山道士熊豹姿。夜過劉生逢說詩。止于座隅初莫識。口不能言心自知。坐中清逸校書郎。新有詩聲誰過之。豈知老子殊不淺。何但逐鬼愁蛟螭。須臾擗鼎出佳句。脫略凡韻生新奇。二牛得句不敢吐。鳴聲強作秋蟲悲。憐如蒼兔避鷹隼。健如敗將收旌旗。借問紙筆蒼者誰。定是盤礴真畫師。退之斯文有妙處。丹青寫盡初無遺。彌明學道如不死。應在衡山深處栖。端能過我挑詩敵。與君周旋吾敢辭。

讀葛洪傳

萬洪鍊丹砂。卻老得遐壽。鶴駕安在哉。巖穴遺井甕。勞生亦何為。在萬度昏晝。煌煌崑山芝。未暇掘三秀。寄謝浮邱翁。何由搢其袖。

讀三都賦

漢遺陽九運。無復見中興。不聞黃眉處。郊野蔽旌旌。三人已成虎。況阻三國兵。揚塵日月暗。躑血郊原腥。作都雖云美。其如九鼎輕。十年輸墨手。模寫費丹青。人與骨俱朽。山川空炳靈。吾懷鮑明遠。寂寞賦蕪城。

田父招飲不赴

萬錢供食如嚼蠟。百盞載酒如飲水。要知自古窮達人。脫略世味皆如此。經句不逢南郭伴。曲肱聊寄北窗底。田父剝啄扣我門。頗應昨夜燈花喜。殷勤攪衣謝父老。陶令愛酒今朝止。伏雌可殺葵可羹。他日薄飯招鄰里。吾君恭儉似文帝。勿為酒醪傷穀米。

喜雨是日聞改元

涉冬無一雨。元冥阻驕陽。上田塵沙飛。下田蒲稗荒。鋤犁不入土。龍具挂壁牆。村居巷無井。抱甕汲長江。汲多恐流絕。無以飲牛羊。昨宵天意動。浮雲露月光。灑然潤物功。洗蘇及枯楊。先帝劍弓冷。小臣裾淚滂。屬聞建中號。謳歌騰路傍。雨從蒼澤沛。風與和氣祥。山林獨何幸。預喜霑稻梁。尚能賦時雨。激烈歌阜康。余賦野香亭前木犀花二小詩。盛稱此花之妙。而江迪彝賦梅花詩以反之。往返唱和十數篇。二花優劣未決。故復長韻示之。

君不見杜陵布衾冷如鐵。朝來米盡炊烟絕。偶然乘興江上行。無奈被花惱不徹。城南陋巷在江浹。讀書

謝幼樂文集卷第四

古詩

陶淵明寫真圖

淵明歸去澤陽曲。杖藜蒲屨巾一幅。陰陰老樹嘯黃鸝。黠黠東籬繁霜菊。世紛無盡過眼空。生事不豐隨意足。廟廊之姿老蓬華。環堵蕭條僅容膝。大兒頑鈍懶詩書。小兒嬌癡愛梨栗。老妻日暮荷鋤歸。欣然一笑共蠅室。哦詩未遣愁肝腎。醉裏呼兒供紙筆。時時得句輒寫之。五言平淡用一律。田家酒熟夜打門。頭上自有漉酒巾。老農時問桑麻長。提壺翠棹來相親。一尊徑醉北窗臥。蕭然自謂羲皇人。此公閒道窮亦樂。容貌不枯似丹渥。儒林紛紛隨濁濁。山林高義久寂寞。假令九原今可作。舉公豈與也不惡。

斷蒼軒

萬鍾辭屠羊。五鼎食主父。是閒多毒脂。可茹亦可吐。緬懷陶隱居。朝服挂神武。餌苓期卻老。曠蕩適林莽。我家城西偏。有地一區許。開軒俯長松。倒影蔭庭廡。欲空宿龍蛇。隨暖藏雲雨。流脂入地脈。凝結歲月古。長鑪白木柄。生事聊付汝。想彼塵外人。遲暮肯同否。但當捐兔絲。敢望擊麟脯。

約諸人遊羅坊觀



蕭園生蠟蠟吟成少陵七字詩。酷愛梅花似冰雪。竹友道人端可吟。似能如棘手如龜。從來口業洗未盡。醉吐狂辭歌木犀。賞花自是少年事。出口未覺我儂狂。我今束縛膝三尺。勿與世俗爭妍媸。空花偏世不礙眼。談如雲水老禪師。

寄題王立之賦歸堂

小官五斗米。達官五鼎食。均有懷祿心。細大各封殖。疾驅挽不還。此輩車較擊。王侯生綺執。雅意在山澤。頗賦歸去來。作堂慰休息。似聞一尊酒。醉眼分青白。何時上君堂。酌酒話晴昔。和君五字句。想望柴桑陌。亦愛軒。

亦愛軒

漆園游漆梁。得意魚樂。淵明愛吾廬。感彼衆鳥託。兩賢俱達道。妙處要商略。夫子誰與歸。潛也如可作。柴桑久無人。茲道竟寥落。頗能誦其詩。尙友亦不惡。世路多艱險。君軒可樂稱。但恐君出遊。蕭朱殺若若。

求定齋

吾觀大梁城。九衢塵暗天。蠻觸日交爭。麀駘互相憐。此心如慈幡。島島風中懸。王子閉門臥。守心長縛禪。能定乃能應。如鏡別醜妍。吾豈犯瓜瓞。孔子有至言。君看日月行。亦若磨蟻旋。浩翁已發藥。此句不用傳。黃魯直爲名此齋并道其名稱之意。

寄錢次舟

我初叩舟時。賈南轅。大守書字遺。破衣下里舍。應書不得舉。要是磊落人。白眼看法度。吹笙彈箏。後餘事能律呂。市人惡少年。往往爭笑侮。掉頭出里門。徒步大梁去。劇賊謁王公。散貂走風雨。十年不還鄉。無人問死所。客從北方來。喜氣滿眉宇。探懷出君詩。字字榮瓊組。筆縱入顏楊。句法窺李杜。奇偉可畏人。我輩誰比數。借問從誰遊。一一英俊侶。我家阿夷兄。詩有春神句。說君不離口。恨我識君暮。帝城十二衢。素衣染黃土。食貧出無車。羈旅亦良苦。東書早歸來。雙鷄祭墳墓。況聞雷將軍。尙有陳氏母。銅山鬱嵯峨。其下原膺膺。我思結亦舍。帶經學農圃。它日如買鄰。定可連羅住。頗聞君卜居。我亦未有處。要如子柳子。各娶老農女。東市買杯杓。西市買筐篋。南市買飯釜。生理能稍稍。來往辦雞黍。兩家如有子。男女互嫁娶。從來不識面。便作平生語。但緣臭味同。請君莫訝許。

讀潘邠老廬山紀行記

杜陵肯已朽。潘子今似之。歛觀廬山作。乃類北征詩。是家好男子。札翰非凡兒。阿爺有新句。把筆如畫雞。此詩落吾手。三復喜可知。有才如長卿。武帝思同時。不令歌天馬。亦合賦靈芝。胡爲蟻已涸。但作愁苦辭。錦囊勿妄發。恐爲俗子嗤。

汲古齋

人言曲誤周郎顧。豈謂周郎真好古。長歌短調各風流。說盡心招及眉語。頗聞汲古用脩綆。乃知餘事工律呂。君軀三尺膽如斗。欲窺唐虞玩鄭魯。頃來長安閱畫眉。時人半額相媚妩。天姿潔白惡丹鉛。獨有溪頭浣紗女。要知學者用心處。不追時好乃如許。君家有井千尺深。容我時攀轆轤否。

寄李商老

所思定何方。渺然荒山麓。別來經一年。不寄書一幅。位在元真館。與君同飲缸。論文久未去。夜雪打寒窗。明朝款君門。復與踏殘雪。尊前聽君談。意氣排凜冽。雲中兩相過。把酒俱留連。豈同刻溪去。與盡回酒船。今年走東吳。無復相邂逅。還回行路難。歸已三月後。逢君所知人。頗管問君安。猶聞臥苦塊。毀棘今樂樂。君家所嬌兒。聞已去懷抱。昔我嘗見之。瑤瓊實始好。我歸臥衡門。愁苦亦如君。淋雨子桑病。傲冠原憲貧。此懷其誰語。思君何能已。寄聲勞苦君。兼問兩季子。

謝幼槃文集卷第五

律詩

集庵摩勒園觀李伯時畫陽關圖以不能捨餘習偶被世人知爲前得人字賦六言  
摩詰句中有眼。龍眠筆下通神。佳篇與畫張本。短紙爲詩寫真。渭城偶落吾手。小圃傳觀衆賓。坐上宴如居士。暗中摸索離人。

次韻董彥述送珍上座還潭江

阿師身小膽能大。文字曾追權可遊。珍云。甘從權可。二詩皆也。尋山紅葉半旬雨。過我黃花三徑秋。隨處應公雖有偈。它年支遁恐難酬。經行若箇門風是。聞說潭江似趙州。

招李成德

妙年英俊定權樞。老大如樽百不堪。黍飯莫孤元伯約。山夫豈有德公談。甚無多算愧三北。詩要重論窺二南。只恐尋芳較晚。夜來風蕊落毵毵。

採金櫻子

三月花如葡萄香。箱中採實似金黃。煎成風味亦不淺。潤色猶煩顧建康。



讀何易于傳

更皆愁死自焚詔。農正勤耕身挽船。墨綬紛紛滿天下。不知誰拍此渠肩。

讀嚴子陵祠堂記

羊裘不見釣臺傾。山到登邊分外青。天上故人新齋。身前萬事一零筭。章侯筆法逼秦相。范子文章原易經。圖畫名臣久磨滅。此碑千古紫繁星。

觀漁二首

販厥端可飽新歡。柳貫霜鱗照眼寒。莫惜寶刀煩玉腕。要看飛雪下金盤。

二

活我波閒雙鯉魚。待傳千里故人書。嬌娥莫道留君掃。怕捲珠簾總不如。

潘邠老嘗作詩云滿城風雨近重陽。邠老亡後無逸兄用此句足成四篇今茲重陽只數日風雨不止凄然有懷作二絕句念泉下二人不再作不覺流涕覆面也

地下修文兩玉人。清詩傳世墨猶新。卻因風雨重陽近。獨立蒼茫淚一巾。

二

阿兄溫潤玉界。我友淡薄朱絲絃。只疑蟬脫遊人世。醉插茱萸若箇邊。

隱居

清時甘小隱。下築在山阿。家有傳書室。機如使行婆。閒看斬貓話。羞作扣牛歌。不出又三月。柴門生薜蘿。

秋日登擬峴臺二首

步上溪邊百尺臺。斬新秋色正傷懷。千屏巖巖碧雲合。一字欹傾鴻雁來。

二

徘徊欣與賞心同。讀徧碑詞字字工。共歎黃鐘封白壁。一時悲淚灑秋風。

秋暑

秋暑不可奈。秋風殊未來。何時疎畫扇。無處覓涼臺。誰謂月離畢。空驚山殿雷。愁聞老農語。南畝半黃埃。

寄汪信民二首

泮水傳經老。蓬山佐著才。宦游思引去。祿養可歸來。要路眼誰白。浮雲心自灰。少年馬何駛。君馬獨騰隄。

二

繁纓符離日。君行殊未歸。寄書問菴社。有夢向江西。不見揮犀柄。頻驚響馬馳。殷勤且雞黍。多謝德公妻。

喜董彥速自仙島歸

鉢囊高挂同僧夏。遠寄崑崙一把茅。地僻狙猴長作伴。食貧駭筍不充庖。瘦藤拄下萬峯頂。野鶴來歸千歲巢。點檢篋中詩幾首。蒼頭時道爲君抄。

莫莫堂新竹

謝幼樂文集 卷五

僻寂漏茅屋。蕭梢新竹枝。徑迷人不到。蔭密鳥還知。綠色恣恣換。薰風細細吹。即看柯葉老。不受歲寒欺。

夏夜對月

掃月追涼清夜分。是閒風露別乾坤。山林畏住地多顛。雲漢昭回天不言。平野極瞻南紀閣。稀星遙拱北辰尊。時平萬里無兵革。靜愛雞鳴犬吠村。

煎雙粟湯一首

萬粒勻圓割罌子。作湯和密味尤宜。中年強飯卻丹石。安用咄嗟成淖糜。

二

松黃浮椀色蒸栗。初味餘甘如苦茶。粉粟爲湯兩奇絕。甚甘純白勝醍醐。

聞劉世基疾

君如寒涕爛環帥。如何久苦造化兒。消漳嬰疾古所歎。淋雨裹飯今其誰。探囊苦乏萬金藥。壓眼晴爲三世醫。它年上疏恐不免。細君莫念眠牛衣。

蔡師直畫山水研屏二首

畫翁元勝斷輪扁。喻子丹青如有神。平遠還堪助詩思。故疑摩詰是前身。

二

淡墨江山作小屏。碧紗煙裏雜寒泓。蟾蜍寫盡看倒影。身在山陰佳處行。

和季智伯病中書事四首

多病迢迢蒲柳弱。故交閒閒似星疎。逢人休問金篋術。殺簡宜翻石室書。

二

訓釋雖工非世好。風流未減已形枯。固知商也真無罪。豈謂穹穹不可呼。

三

應知露肘貧堪忍。只有哦詩與未疎。莫遣木蘭當戶織。須煩阿買八分書。

四

老來頓驚詩筆退。愁生唯怕酒腸枯。尊前學得新翻曲。早晚揮杯幸見呼。

春寒

冉冉雲生嶺。翻翻雨決渠。畏寒成蠹戶。惡溼問生魚。始怯春衫薄。俄驚團扇疎。天憐憔悴骨。莫遣峭風梳。

觀槎

客愁茂林晚。風生涼簟秋。從橫飛碎玉。勝敗決中流。北虜暫亡馬。西風還覆舟。誰能關許事。萬目且忘憂。

喜晴

十日江村煙雨濛。曉來初快日升東。按沙蕉葉展新綠。從與榴花開晚紅。得句又從山色裏。發機渾在鳥聲中。披衣出戶晒四野。好在良苗懷晚風。

謝幼樂文集 卷五



送和香與查遠二首

侯莎新補府宗傳。香燥蕭黏疑可憎。試炷博山元不俗。小匱分供在家僧。

二

窗閒一炷結跏坐。萬象森前應眼口。不印香嚴薰未歇。何妨人誦太口僧。

暮春久雨

季月何多雨。經旬不見山。雲師工蔽塞。義取久開關。水已潭中滿。寒應天際還。壞牆差盜入。只益髮毛斑。

晚春書事二首

春來畏病不飲酒。孤負山南山北花。有客款門驚刺咏。無人追前得車斜。獨酬砌下二三子。豈憶城南草杜家。不覺詩窮嫌水厄。時時搜句養新芽。

二

未曾留客十釐醉。已是飛花三月時。忽悟病來真老矣。倘逢聖處一中之。眼前用意半乾沒。世上忘形皆白髮。誰似陶翁有名酒。呼兒覓紙又題詩。

和陳虛中與呂少逸嘲口號

露涼玉唾勝三語。澗澗金荷傾十分。樽外備詩疑有雨。林間張帳豈須雲。臨溪尚憶重時釣。問俗仍寬柱後文。珍重請公新句麗。落花依草競紛紛。

燈火

日出知何許。得行有底忙。自疑綠寸草。不敢近扶桑。煩碎豈堪數。神奇安得長。微風迹未掃。更待九秋霜。

七夕書事

燒燭留今夕。銜杯憶故年。風前失二士。句裏問三絃。隨分瓜蔬設。占星古老傳。不須文乞巧。只有直如絃。

朱澤州挽詞二首

俊軼金閨直。風流粉署郎。憂民形玉色。治郡極鸞行。結甚聞前席。居然歎掩芒。何人殺青簡。惠政在深梁。

二

公才真詳盡。令德故從容。未錫九環帶。俄傾千丈松。清香銷燕寢。遺札陋登封。身後紫雲印。紆青已二龍。

哭無逸兄三首

久客思鄉社。長歌去國門。還家未偃息。樹旆忽飛翻。苦淚不勝滴。悲懷誰與論。平生急難處。愁絕望鴛原。

二

文口不用世。歲忽值龍蛇。遽使賢人隕。長與志士嗟。有兒纔句說。無地可桑麻。賴有與元尹。能關孟氏家。

三

溪堂載酒地。無復故人車。敗壁龍衣委。荒畦馬齒疎。淒涼閉關賦。淪落廣微書。但有清風在。時時為掃除。

題于逢辰畫

踏遍江南岸。歸來試解衣。誰言物外賞。不與筆端違。石帶蒼苔瘦。風凋折葦稀。令人清興發。欲問釣魚磯。

戲咏石榴晚開二首

靡靡江離只喚愁。眼前何物可忘憂。疎花淨盡綠陰滿。纔見一枝安石榴。

二

無復幽姿淡淡穠。胭脂深染薄羅裳。芙蓉影裏避三舍。石竹叢中許擅場。

端午即事

卯飲綠佳節。萬陽薦一厄。兒語射糶事。妻誦賜衣詩。懶檢三閩傳。爭纏五綵絲。平生雙端午。隨分作兒嬉。

書李元亮真牧堂賦後

揮翰眼中元亮牧。牛何處。烟仙公。擇如今。不泯。當家諸子俱賢。

題陳陽樹石二首

寒藤高數百尺。枯木大七八圍。挽取到公奇石。俱還數幅寒溪。

二

解寫枯松潤石。陳陽筆意名家。弟子蔡規今老。古人王宰何加。

哭汪信民二首

竟欲游梁苑。聊甘食楚萍。酸醜謝執袴。植髮想槐庭。看鏡鬢毛改。橫空煙霧冥。誰評貞履盛。更講退中銘。

二

徐穉生何陋。袁宏輩豈如。誰知十斛水。中有百金魚。財見貧非病。疽成憤不癒。銘旌返兩國。家落正愁予。

把菊

雨洗幽叢消客襟。樹人採掇獨何心。根苗扶老或名材。蓓蕾舒黃無數金。

絡緯

聒人長向井邊啼。在字丁寧戒授衣。織素盡輸官事了。秋來工女正投機。

倦夜

山月斜臨帳。山風細拂裳。蕭蕭碧煙靜。炯炯白閒涼。城寂萬緣息。心灰千慮忘。無端催曙鳥。底事厭宵長。

喜董之南歸

乾鷗飛翻噪晚林。阿南歸騎果駸駸。青衫黃綬舊新命。白石清泉是素心。金鑊多情洗雙鬢。葛巾從此避華簪。來年往獻東巡頌。今日聊爲梁父吟。

懷祥首座

師在光虛西復東。無心還似鳥飛空。月鈞雲幕今何處。禪板蒲團只眼中。未悟竹間鳴瓦礫。擬隨童子問鈴風。前身倘是胡居士。打破虛空對沼公。



南人雖號鳥桐飯。過熟翻成作薄糜。太極真人方未試。茅山道士寄何遲。  
送酒與安如居士二首

南人釀酒訖深紅。注瓦真成琥珀濃。與藥相投莫宜此。急分多病安如翁。

二

此翁曾把春債酒。醉插姚黃更乞花。多病只今猶解飲。細傾聊爲遣生涯。

元李商老五弟

月夜宜披宮錦袍。定知公輩豈蓬蒿。文□修水波瀾闊。人與廬山意氣高。伯氏最於三虎怒。凡兒何翅九牛毛。相逢徑欲倒家釀。莫厭樽前持蟹螯。

夏日遊南湖

麴塵襲與草爭綠。象鼻筒勝瓊作杯。可惜小舟橫兩漿。無人催送莫愁來。

咏金來禽

枝上離離金彈丸。宜隨玉食薦金盤。從來物以遠爲貴。酷愛園中荔子丹。

書懷

賴有書遮眼。初無客就談。身閒唯取醉。髮短儘勝簪。學僻今何用。囊空實不貪。老師行駐錫。舉擬問前三。

次李商老端字韻

何中磊磊夜光寒。霹靂驚飛在舌端。夢去幽尋遠山麓。詩來喜色上門闌。四時更運不停軌。萬物並流皆疾湍。兩鬢凋零壯心在。忍窮懷抱若爲寬。

招汪叔野

夜語僧前雪載途。別來夏木又扶蘇。兩牛鳴處地非遠。萬竹陰邊吾所廬。兒能竊聽從忘筆。子盍徐行可當車。莫訝南鄰狂處士。搢搢傾坐一軒渠。

投贈通守陳虛中

前編負弩旆旌忙。深覆寒風挾曉霜。人道茲藏有三穴。公知民病極千疴。搖毫端是鮮糜手。抵几還驚鳥鷺行。莫向琳宮坐閒冷。太阿何事匣中藏。

晚晴步塘上

漫踏斜陽隄上行。偶逢白叟問年登。去年不乾龜兆圻。今年雨多禾耳生。

鳴鳩

雲陰解盡卻殘暉。屋上鳴鳩喚婦歸。不見池塘煙雨裏。鷺菴相並溼紅衣。

聞呂居仁病未瘥。使寄問。消渴文園苦病多。蕭條子美臥江沱。士窮不遇古如此。天實欲爲人謂何。忠義名家忝申許。文章秀氣望

謝幼槃文集卷第六

律詩

寄李商老兼東文若季弓

有客春來傳尺書。書詞字字啟瓊瑤。經時伏枕沈吟甚。異縣論交消息疎。物外高情想三鳳。眼中何物當雙魚。遙知小弟淒涼意。騎省歸來正望廬。

畫臥二首

書魔緩挽睡魔推。鼻息俄驚吼怒雷。夢到逍遙大庭館。不堪檐外鳥呼回。

二

剝啄啄無俗客。清冷冷冷多好風。一枕本無憂樂累。何須遊宦大槐宮。

青精飯三首

崑山王郢兩真隱。駕鶴乘雲飛九天。當時服餌定何物。同飯青精三十年。  
二  
從來見說青精飯。晚遇真人隱訣中。長恨聞名不相識。那知俚俗號烏桐。



龍蛇期君煉玉衰白石色比嬰童何翅過。

種竹

開地種修竹得方綠秘經成陰向北戶。倒影落中庭直取內含素豈惟枝鬪青。龍鍾玉川子猶擬抱添丁。

次韻季智伯寄茶報酒三解

數伯風流可解憂疑君此外更何求。揀芽投我眞拋卻不是能詩薛許州。

二

二生相逢妾換馬我今眞成酒易茶。腐腸銷膏亦可戒與子服綉殢朝霞。

三

君如張籍學古淡屢處往往凌陰何。長句短章時寄我爲君翻入竹枝歌。

僅錄隨書遊

五年二度遊鍾隱。屢上春風醉墨醺。南浦江波迷暈綠。東湖煙柳半天青。從來地城兼卑薄。怪底山川終炳靈。又見徐家有高士。他年重作聘君亭。

溫泉泉在法水寺後

溫泉如沸出灣環。鐘鼎猶存野寺間。僅與山僧流塵垢。還勝溪漲壓石澗山。

食餅四首

誰爲懷遠取隨芒。世緣多足惡勞橫。焚臍未用集鼠輩。惟聽方蘇太腹生。

二

分付厨人苦見嫌。十厨元有九厨尖。要知其中未必有。輸與蛤蜊如蜜甜。

三

論功直與酒杯同。何事生憎在水中。不使蒼湯頻下箸。終令骨醉耐春風。

四

有國黃髮以味亡。須知有毒味中藏。誰能不累口腹事。莫趁秋風脚稻芒。

以牛脰漬槐子遺董之兩二首

雪霜無賴點君髮。五十龍鍾成老翁。急分槐實要腦滿。行見頭青雙頰紅。

二

解牛得膽大如斗。投以元槐功更加。來歲青袍映綠髮。不妨看盡九衢花。

送王坦夫由淮南入京

王郎乘興上扁舟。數道書來寫我憂。奏牘三千符金馬。卷簾十里夢揚州。桃花水漲理歸櫂。蓮葉杯香銷客愁。白髮倚門長望子。細君應賦大刀頭。

遊安樂寺陳抄手詩

謝幼學文集 卷六

遂郭轉春未見花。不知春在梵王家。林間新翠張鸞。席上殘紅當臉霞。與逸持杯脫雲漢。飲酣揮翰走龍蛇。主人不是陳驚座。投轄歸時日已斜。

聞無逸兄下第歸

豐林分手各消魂。兄弟傷離況玉昆。初謂過都留虎脊。又令點額向龍門。往聞淮北雪花大。歸值江南梅雨昏。欲寄短書無別語。年來花柳自村村。

李藩家有侍兒妙麗善歌舞諸人惜其死爲賦詩予亦賦二首

草頭朝泣露溥溥。樵歌暮歸邱隴寒。當時座上客半醉。琵琶不許近羅彈。

二

郎子風流極枳。枳上單栖泣夜闌。窗前遊迨一笑粲。夢中猶作在時看。

久旱喜雨

誰言旱魃虐。取奪雨師權。湖漫溪流漲。湖翻屋雷懸。占年豐稔極。快意滌祥延。疎懶知何幸。茅齋穩晝眠。

植菊

憔悴靈均老。蕭條子美醒。涼英謀自潔。摘蕊恨猶青。事往成今古。人亡尚典型。老夫今白髮。願汝制頽齡。

有懷如雙道人二首

道人詩思瀟江濶。乞食侯門缺屢彈。鋪榻以紵何處去。不應投老累儒冠。

二

每憶詩人賈浪仙。投冠去學祖師禪。塵埃不染心如鏡。妙句何妨與世傳。

寄王立之二首

坎壤修門裏。蕭條處士廬。僧人玉川子。憤世竹林書。家有來禽帖。門無載酒車。諸公生死隔。不是故人疎。

二

舌本初傳強。仍聞右臂枯。經春一句臥。見客二兒扶。吾道何寥闕。夫君合洗蘇。世無淘洗手。藥味且時須。

贈別董查速四首

人間底處異遊廬。莫莫堂中豈定居。我尚滯留君去速。荒園三畝夢歸歎。

二

多謝清風日掃庭。與君同種菊青青。開花爛熳君何在。莫忘蕭條我獨醒。

三

欣同衆鳥托吾廬。投杖行當歎索居。不是酸寒孟東野。吾言能聽果誰歎。

四

機事都捐憶大庭。茅檐相對眼俱青。期君別後文章健。往弔沅湘屈子醒。

次韻無逸兄見示

謝幼學文集 卷六



惟悴誰能賦大招。會將茵桂雜申椒。巷南鄰里頻相過。水北山人詎可邀。細酌敢謀長袖舞。苦吟空咏寸  
本遙。耕耘賴有陶潛婦。不羨孫郎對大喬。

次汪信民寄無逸韻

詩翁索莫閉門居。珍重山陽信不疎。但報七言當玉案。何須千里駕柴車。樂天官滿應歸早。揚子家貧只  
安如。它日往來隨二老。共甘盃飯與盤蔬。

送蘇魚頭齋菜與何之忱三首

和蜜煎齋學雍酥。兒誇甘味比醍醐。老夫舌本不知味。強解嘲爲羊酪奴。

二

放浪三江又五湖。頭顱見醜亦何辜。世無剛者不用覆。往借一觴隨蜜酥。

三

雙底寒蔬冬作菹。春來把酒必時須。庾郎鮭菜二十七。還得何郎下箸無。

立夏日作四絕

雨脚連雲苦未收。曉驚池面日光流。田家飯裏封蛛網。即漸歌謠麥有秋。

二

小簾合風六尺牀。竹奴從此合專房。吾身飄落都無用。占得山閒一味涼。

三

賢得綺衣一番新。幅巾輕軟最宜人。花時氣暖長愁夏。竹裏風微又勝春。

四

學作蒲葵扇未工。手揮聊有古人風。君王別用機中練。定破南來長養功。

寄劉世基用世基寄之忱韻

鬚髮誰能鼻不傷。虎黃何取似中郎。吾人身健聞何闊。昨日書來喜欲狂。華屋不存長念昔。用文增事金  
蛇雖在莫干梁。用劉氏事。兼時燒燭留君話。更向東窗置一牀。

招李商老兄弟時聞權守陳公留之未聽其來

十年不見令兄弟。眉宇長懷元紫芝。栩栩夢魂成獨往。翩翩書札慰相思。求船貨馬事應速。酌醴焚魚香  
豈辭。政恐孟公投轄飲。惜君高論解人頤。

次劉世基韻

孔世已傳三十八。諸孫猶自見長身。試將後謝追前謝。豈料今人愧古人。華子岡頭千疊秀。劉郎詩律一  
朝新。香家碧洞紅泉句。聊欲煩君作後塵。

用前韻和董彥述

得句可傳千古意。搜奇攻苦百年身。河梁贈別初無對。錦里吟春復有人。我已汗顏驚手縮。君猶瓊樹賞

朝新。從今習氣須磨盡。二字唯當惜客塵。

夏日書事二首

蒼虬蟠壁濕生雲。翠符搖風水有紋。涼臥北窗呼不省。蟲飛遠處夢中聞。

二

雲峯矗立駐金頭。夢斷槐宮影未斜。屏翳御風遊不返。南山空轉阿香車。

余嘗會李商老於海昏。識呂居仁於符離。今已五六年矣。偶見二公。傷和詩各次其韵一首

憶昔逢君夜雪中。高談未了酒尊空。清輝綠篠今輸我。白璧黃金政負公。渭水流清終異濁。池花變碧舊  
會紅。欲評此意君何在。長是蒼茫立晚風。右商老考。

維舟濁汴偶相逢。彈缺歸來四壁空。耕道十年常九汝。謀身一國自三公。似聞風論能知白。豈作詩詞要  
比紅。申國傑然生氣在。故知郎子有家風。右居仁考。

謝幼樂文集卷第七

律詩

玉茗花

佳園昨夜變春容。清曉驚開玉一叢。素質定期雲液白。淺粧羞退鶴翎紅。似聞金谷初無種。欲盡鴉溪恐  
未工。底事餘花避三舍。孤高元有使君風。謂晉公也。

騷人浪說麻源谷。本在風流刺史家。直與瑤林共高徹。可須梅影鬪橫斜。芳樽莫待紅粧賞。幽豔長令烈  
士嗟。憑仗邊鸞折枝手。應宜展障玉鴉叉。

說成

年來任運學騰騰。愛酒還同醉李僧。痛飲亡何緣客至。時穿不借透村行。檐間燕雀新聲好。門外池塘春  
水生。曉起坐窗無一事。捲書南望見高樓。

飲酒示座客

身前不吝作蟲臂。身後何須留豹皮。劬勞母氏生育我。造化小兒經紀之。牙籌在手彼爲得。塊石支頭吾  
所師。偶逢名酒輒徑醉。兒輩拍手云公癡。



和季智伯金石臺不見舊題之作

塵鶴書蹤逸少齊華陽長使後人迷。姓名不得芙蓉手。何用金牛捧硯題。

二

復憶高人張李應。每將杯酒勝榮名。登臨叔子緣何事。湮滅無聞一竹情。

悼亡三首

舊聞林下趣。既見即心降。月冷同秋夢。燈寒對夜窗。孰知身是幻。深念涕如江。仰歎朝飛雉。微禽亦有雙。

二

三公豈敢會為忍飢寒。擬聽簫笳雨。酒悲苜蓿盤。煙雲昏璧月。霜露鎖香蘭。佇立東風泣。忘情良獨難。

三

去作三秋隔。來歸二載餘。臨風還念汝。傷女更憐渠。顛覆衣園城。飄零髮髮疎。吾今多病久。誰付茂陵書。

呈無逸兄

漢儒章句文勝質。魯國衣冠實愧名。但遺詩書長在眼。可令聲利苦關情。咄嗟若飲有時辦。夢想溪堂何日成。對泊寒沙臥明月。此期終欲與君盟。

示舍弟

蕭然環堵獨何有。自謂過人唯一邱。野性定為滄海客。妙齡須寄道山遊。江寒沙靜鶴鳴晚。雲闊天低鴻雁秋。休歎烏衣成往事。一樽相對且忘憂。

寄桃鄰居士

桃鄰居客無消息。寄食招提豈定居。倘有龐公知德操。何須程鄭識相如。食魚它日勞彈缺。砥礪今人剩得車。流落生涯俱寂寞。因風時遣一行書。

寄無逸四首

一 三足祥鳥曾集冠。平生菽水奉親權。從今五鼎應無補。不可奈何君自寬。

二

聞說潘郎資食貧。何年會面慰艱勤。北風如有寄安使。為報相思頻夢君。

三

故園風物長如舊。松柏參天六月涼。岑寂北窗風雨夜。獨吟詩句送胡牀。

四

浩蕩江流瀉碧澗。西山清絕助新詩。好因歸雁傳佳句。要見羊何共和之。

觀李伯時陽關圖二首

一 坐對丹青傷別離。淚和朝雨想頻揮。道邊垂柳年年在。看盡行人長不歸。

二

謝幼學文集 卷七

五三

春草春波傷底事。青青柳色最銷魂。龍眠自有離家恨。貌得陽關烟雨昏。

秋興

雨隔千山暮。風驚一葉秋。朱顏傷露柱。青眼賴沙鷗。畏酒游揚夢。因詩點染愁。有懷誰與語。多病獨登樓。

聽曹道士彈琴二首

一 淡泊絲絃誰與聽。試開塵匣寫幽情。琴中自有無窮怨。彈出離騷意外聲。

二

小窗疎箔列仙家。彈盡遺音晚景斜。賀老當年定場屋。虛將妙曲付琵琶。

寒食出郊

水晴鷗弄影。沙暖馬驚塵。密竹斜侵徑。幽花亂逼人。深行聽格磔。倦憩倚輪囷。往事悲青塚。年年芳草新。

寄洪鴻父

兒時訪道滄江上。燕雀羣中見阿鴻。南浦飛雲看畫棟。北窗欹枕蠅□□。讀書長位登山勝。作尉聊甘食

弄窮。想見咏懷非一首。鈞章棘句定能工。

有懷潘子真

沖和庵裏潘居士。旅食京城久不還。玉吐銀鉤長在眼。瑤林琪樹未承顏。大門曾是鄭嚴輩。吾子卻居夷

食菜

道人真是伊蒲塞。頓頓園蔬入饌來。紫芥寒菹參薤韭。黃橙苦酒伴鹽梅。蒸豚不羨貯人乳。飯豆亦能羹

芋魁。但恐酪奴不解事。投令枵腹轉春雷。

暮春二首

一 溜渠鳴玉雨成霖。春草池塘數尺深。後院落花入不到。無聊獨下海棠陰。

二

晚雨晴東暗綠槐。清陰庭院鎖莓苔。委堦紅藥將春去。貼水清荷與夏來。

春日黃梅花二首

一 臘梅初與雪爭妍。素豔寒香亦可憐。致使北風吹得盡。一枝金萼始嫣然。

二

傍人如笑不勝妍。曾是尋芳向臘前。縱使遊蜂能拂掠。含酸結子為誰圓。

梅花四首

一 姑射神遊閱九關。水精宮殿不勝寒。下窺人世生塵想。故作梅花與俗看。

二

清曉微開淺淺黃。蕭疎無奈北風涼。幽姿不許人窺見。故向寒林度暗香。



三

蓄薇蕨染玉肌香。疎影寒光照野塘。長使詩人動幽興。不妨桃李鬪春粧。

四

冷香零亂點寒莎。眼底愁生萬種多。收拾餘芳無處惜。只傳佳句似陰何。

送和仲獻

酒曹懷壁暫投閒。俄許朱轡未賜環。殿閣涼生應在眼。宮門鷓鴣合趨班。鳳皇觀德翔千仞。虎豹窺人礙九關。只恐蒼生傾望久。未容投綬老家山。

寄題長沙高善時醉月堂

亂山岑秀繞湘濱。君築茅堂底處村。橙園戈矛真夢幻。醉鄉風露別乾坤。平生不負南樓興。何日能同北海樽。聊欲揮毫書楚些。憑君招取獨醒魂。

與江君佐遊五福寺觀竹二首

老子平生與竹羣。清風濕濕勝三熏。江郎定自與不淺。共打僧門乘此君。

二

小池環插碧琅玕。氣韻蕭蕭六月寒。一夜清霜草木落。獨留孤節與君看。

題吳彩鸞寫真

天上鳳皇難獨宿。人間翡翠本雙栖。丹青不與文簫共。誰遣雉東迷雀西。

戲咏鼠鬚筆

編髮持取細毛傑。裁管縛成鷄距長。誰言鼠鬚不足齒。也復論功翰墨場。

山間四首

籬落秋花未得霜。嫣然一笑媚秋陽。可人風味掇詩興。不記姚家宮樣黃。

二

野老綠岡拾蠶紙。溪童收網度橫橋。高懷盡在行歌裏。豈信人閒有市朝。

三

未羨顏生樂一簞。一簞懸磬若為慳。有田如使揚雄足。亦學前賢在澗槃。

四

舉案齊眉老孟光。隱居無計可須忙。殘年但使精神在。亦付生涯與醉鄉。

移松二首

古貌蒼髯十八公。巍巍獨出衆材中。朝來挽致茅堂下。爲我商量送好風。

二

河出崑崙派九州。屹然砥柱立中流。蒼松若比邱山重。豈但回頭費萬牛。

次韻吳民載告別兌酒二首

君詩起予者。自備爲君開。世俗唯何甚。予心不可諧。獨思南去楚。衆欲北之回。何處可休影。期君歸去來。

二

齊下老從事。相逢青眼開。有朋方相款。得汝更談諧。老與此非淺。後車君與回。嘉蔬實空甕。併遣木奴來。

偶書二首

大儒讀書如布帛。小儒據几如王孫。道人竟日無一事。臥看前江煙雨昏。

二

平生寒吃不解語。終日坐窗從客嘲。它年若使登要路。定被人譏無口飽。

題陳先生華山高臥圖

落葉開花秋復春。睡中榮悴豈關身。那知五起雞三唱。亦有寒窗不寐人。

和董蒼光立春日二首

梅蕊飛翻柳色新。雪泥乾盡已成塵。愁看節物獨驚眼。醉吐詩詞君可人。藜杖應門原避病。鷓鴣蕪酒茂陵貧。朝來似有飛揚意。可但無情草木春。

二

交情自昔白頭新。富貴移人或望塵。願我喜求方外士。得君端是眼中人。謫仙詩富舊無敵。東野藁空今不貧。已道珍珍緝古錦。共搜佳句賞新春。

查光示詩有釋氏之語復次韻

歷眼浮榮逐日新。誰知澄寂本非塵。吾曹例作區中士。此味全輸世外人。空裏華生均是病。衣中寶在卻憂貧。是閒枯淡君姑置。且辦芳樽醉早春。

何之忱用前韻示詩復次韻

楊子牢愁更美新。賈生悲賦在承塵。忘懷久已栽荳艸。行樂尤欣見玉人。邂逅題詩聊可意。平生嗜酒豈憂貧。明年剩作顛茫計。劇飲狂歌莫負春。

從陳妙音兌酒二首

雪窗癡坐撥寒灰。萬斛清愁掃不開。排遣此懷將底物。憑君催送麴生來。

二

長恐閨人抱頭羞。何當更脫鸚鵡裘。試煩郎子傾家釀。不用平原老督郵。

次韻董蒼光獨臥逸室之句

逸舍擅壘五月涼。歲寒高節亦難忘。期君鴻鶴應高舉。願我蚍蜉豈自量。索價舊曾歸少室。荷鋤猶可繼柴桑。願堂若許連牀臥。待看風吹細細香。



殘臘才經一番霜。青青三寸作金黃。故園兄弟懷思我。特地分甘到草堂。

手折奇苞遺細君。更思持送逸室人。甘寒定可錦繡口。看吐新詩泣鬼神。

過金山下作

揚子江中風浪生。小舟如葉任欹傾。梨搖齊指金山寺。霧暗初疑鐵甕城。絕頂迴分雙塔秀。層樓危立一僧清。它年來訪結庵地。吾與此江春水盟。

獨登有美堂

龜趺雙峙日星懸。讀罷微闌心浩然。綠繞峯梢浮野色。參差樓閣起晴煙。湖光淨照山閒寺。江浪遙連海外天。安得翰林風月手。一時摩寫入詩篇。

雨中漫成四首

東風渾作勒花寒。寂寞林塘不受看。玉版鶴翎俱未識。梨梢空有淚闌干。

二

向老逢春懶問花。惡風吹雨故斜斜。一城桃李應飄蕩。不到城南章杜家。

三

一樹山礬宮籟黃。曉風微送雨中香。鼻端空寂誰知計。莫怪雄蜂取次狂。

四

纔見花飛掃不開。只今青子落莓苔。當時一笑冰雪面。曾動揚州詩興來。

送王山人

秋風蕭瑟賦歸歎。此去懸知食有魚。我亦羨君無事者。長沙終負過秦書。

謝幼樂文集卷第八

古賦論辯序記

懷故園賦

余故園之幽寂兮。拓荒榛而經始。面銅山之蒼翠兮。挹蕭晨之爽氣。擢天矯之蒼松兮。參虬龍之游戲。時便娟之修竹兮。傲萬夫而環侍。築屋其間兮。將以隱居而求志。盤旋不出兮。殆不知老之將至。夫何漂泊異縣兮。莽流萍之無蒂。山岑岑兮。植壁泉涓涓兮。鳴佩玩山水之清佳。亦足以樂飢而忘味。雖信美非吾土兮。昔之人所以登樓而橫涕。嗟三畝之寬闊兮。豈一錫之莫置。畦西滋乎秋菊兮。贈東繁乎春蕘。晚食可以常肉兮。徐行可以常騎。冬裘夏葛兮。苟不完兮。寧紉荷而製芟。效鹿門之俱隱兮。逝優游而卒歲。群鱸猶可以易粟兮。吾豈從播聞之祭。繫古人之不食兮。獨負負然而蒙袂。事有成於予心兮。聊抽毫以寫志。

竹夫人賦

淇園之下。渭水之濱。有物森然。其色青青。刻畫以楹。鑿婢娟之狀。俎豆以碧。鮮玉潤之名。有匠若睨而歎曰。是物也。非松非桂。非樞非梓。孤潔似介。一何高士。溫潤似德。一何君子。是必良材者也。於是伐以斯棘之斧。運以斷泥之斤。製而為器。強名曰夫人。竹友居士得之而喜曰。夫藻扇璇室。朱宮玉闕。延羅幌之清。





風掃象牀之秋月。神女詫其雲雨。始射還其冰雪。有談夫人之高致。誦夫人之貞節。雖欲奉幣以享金。無乃獻璞玉而遺則。則吾方遊息於瀛洲方丈之上。結廬於銅陵碧澗之下。以蛾眉曼綠為伐性。以錦衾角枕為階砌。或偃息於風樞。或裴回於涼榭。炎曦鑠石之晨。璧月澄空之夜。與夫人其同夢。或莊周之物化。俄而商氣聿興。涼颯四起。葉翻翻而墮地。蟲啾啾其入耳。桂蒲葵於牆壁。委織紉於篋笥。童子造予而請曰。今茲秋矣。歲其將換。御冬須狐白之溫。嗚呼幸朝陽之暖。唯斯之無所取材。願以給厨人之糞。居士曰。噫。子獨不聞夫伐著而哭亡簪者耶。子亦不見夫采詩而遺下體者耶。物或故則不忘材有用。則不廢。豈存顧乎。姬姜乃棄。捐乎憔悴。自古亦莫不然。吾又何增乎。歎哉。雖然。吾方念此。欲以烈膝而休臂。童子出。居士乃據竹而歌曰。揚姑南北兮。雨蕭蕭。匡牀之上兮。吾與汝其道遙。

過隋論

隋高祖藉椒房之親。假黃鉞之制。乘國政以輔少主。知周祚之將亡。有革命拯民之意。舜禹禪讓之心。當是之時。中外側目。權貴忌之。於是詔五王劍履上殿。以慰安其心。親造趙王之第。陰欲觀其行事。而陽示不疑。手持太阿之柄。雖陰謀竊發。曾莫摧其鋒矣。高祖既有天下。明政刑。修守戰之具。欲以混一區宇。西斬吐谷渾。北破突厥。鞅鞞重譯而納貢。高麗稽顙而入朝。命爪牙之將。驅熊虎之師。旌旛樓船。千里相望。大軍南渡。日陰未徙而亡陳。天下已定。銷兵偃武。有臨朝顧治之心。躬覽萬機。日昃不暇。衣服器用。崇尚朴素。遣使者以問疾苦。引乘輿以避老幼。能魚龍之戲。痛雅頌之聲。不作。則當時之士。有牛弘。許善心。姚察。虞世基之屬。承其詔。欲舉先王之盛典。修明五禮。則蘇威。薛道衡。王邵之徒。當其任。如使高祖得行其志。則室室平隋。不可與周陳同年而語矣。惜乎高祖有為天下之志。而無為天下之量。操持大器。恐天下之並起而軋已。譬如閭巷。一旦有十金之賤。意其有擔囊而趨者。備備恐惕。夜不能寐。彼獨不知富家父亦有體耶。當此時。蘇威。薛道衡。王邵。有禁客舍。無公驗者。坐及守令。朝廷之上。言未卒口。而鐵鎖隨之。廢太子勇。立煬帝。其危亡之兆。已萌。而高祖不悟也。此其過在於無為天下之量。所以無為天下之量者。何也。忠厚不崇。刻薄而善疑也。古之帝王。刻薄而善疑。莫如秦始皇。其疑之愈深。隄防之愈密。而忠輒隨之而生。始皇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為金人十二。蓋疑天下之人。有持兵而反者。然不知陳涉之起。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奮臂一呼。而金城不守也。秦法羣臣侍殿上。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蓋疑左右之人。有包藏禍心者。然不知荆軻之匕首。乃發於燕督亢之地。而無目之高漸離。猶能舉筑以扑也。事有曠千百年。而合符契者。秦隋是已。秦世皇刻薄而善疑。傳之二世而亡。隋高祖刻薄而善疑。傳之煬帝而亡。借使此兩君。崇忠厚之德。修寬裕之政。以懷來天下。後雖有淫荒之子孫。宗廟尚可以延。漢高帝不過泗上亭長。唐高祖亦北面而稱臣耳。其能取天下而有之耶。故曰。亡秦隋者。非漢與唐也。秦隋自亡也。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是以聖人為天下。稽之往哲。考之前事。察治亂之由。循寬猛之宜。仁風德澤。播於海澱。人心歸之。如父母。指天下於磐石之安。誰得而侮之耶。

或問孝曰。頃步不忘親。終食之間。不啻親。孝子哉。曰。有食於稠人之坐。饋之羊。舍而弗食。言於衆曰。羊甚美。吾有念母之心焉。請以遺之。或謂是詐而已矣。是取名而已矣。子以為何如。曰。是孝也。食之甘者。念其親。此人之情也。非孝之難也。稱考叔食而舍肉。鄭莊公母子如初。蔡下俄人食而餘其半。趙盾遺之。簞食與肉。穎考叔非誠欲以遺母。而蔡下俄人又才必其誠孝也。莊公因而有威。宣子不以為疑。此人之情故也。或謂是詐而已矣。是取名而已矣。亦豈無人之情哉。斯人之說勝。吾不忍孝子之忘親也。今人知愛其子。必朝暮求其所好。以悅之。豈愛親不若其子歟。噫。人皆知易其愛子之心。以愛其親。天下豈有不孝子刑哉。或人謂然曰。有是哉。子之言是也。然則孝子之心。其亦可知也已。

送邵尉序

大凡有心於得而得者。其心勞。而所得也不完。唯無心於得而得。然後其心泰然。而所得者亦多。莊周列禦寇之徒。其言荒怪渺莽。而其要一歸于無心。故嘗謂海濱之人。機心一萌。則鷗鳥不下。而索珠赤水之北者。唯象罔能得之。金穀尉邵公。弱冠登進士第。仕宦偃蹇不達。垂二十年。猶尉嘉邑。平居無事。種學自娛。未嘗飾一詞。以求知於要人之門。其於窮達得失之際。泊如也。為尉之明年。盜賊於境。採丸為彈者衆。吏皆以聞。公徐應曰。除盜吾職也。其可以藉吾行耶。於是衣戎服。帕首袴。鞞馬而出。不洩日。掩羣盜。身之四境。肅清。抱鼓不鳴。邵公使者錄其功。上之朝。未幾授宜義郎。而使者又論其功。其賞猶未已也。邑之有識之士。相與言曰。往時尉吾邑。有心於賞者。往往交通舞文吏。以陷人於死。實未及行。而惕惕然意其臥不安席也。今公無心於賞。而刑者自不免。雖一日九遷。其官可無憾。公丹陽人也。家世以儒術顯。其為人號稱寬厚長者。而貌偉然。古所謂燕頤虎頭。飛而食肉者。異時勒銘燕然。立功樓閣。鞞馬乘矢。雍容廊廡之上。其可量也哉。邑之士望公者如是。將因辭以達意。故於其行也。屬予為序。以贈其行云。

狄守祠堂記

撫於江西為富州。其田多上腴。有陂池川澤之利。民飽稻魚。樂業而易治。歲比不登。道殣者衆。破貫鬻田宅者。十室而七八。持妻子取庸直者。十室而三四。其輕俠少年。無不椎埋掘冢。白晝劫人於市。寢以不治。聞太守狄公下車之初。行其獄。桁楊者相推。案租賦。逋負山積。登進其民。皆疲瘵餓羸之餘。公喟然歎曰。民弊如此。其可苛急治耶。於是繫獄者薄其刑。負租賦者緩其期。其為政寬而不弛。其出教條簡而易遵。一年而服。二年而變。三年而有成。州父老相與謀曰。完我身於囹圄。鞭笞之中。伏我黎老於凋瘵之後。蓋公之德也。公歲滿且代去。盡立生祠。以慰我民之思乎。皆應曰。然。它日又相與謀曰。祠易為也。將請於公。立於州之使坐。則出入有禁。不得朝夕拜祠下。欲使其出入。且奉嚴潔。宜莫如僧舍。州之僧舍數十。其屋宇靜深。莫如景德禪院。院之主僧。又有才智。能辦其事。於是富者出財。技巧者出力。不日而告成。既落之。咸來請於余。願有記。夫沒而有後。尊太牢。不如生而厄酒一肉也。沒而廟食百世。不如生而一朝奉嘗也。公之旌麾未去。民已圖其像而祠之。可以為公榮。然此邦之人。思公亡窮。公去而羽儀於天朝。豈能忘情。



於此邦哉。幸公之異日持節再來。其德意之厚。政事之美。雖不敏。尚能為邦人頌之。公江陵人。唐宰相梁公之苗裔。家以儒術吏事顯。公能世其家者也。

適正堂記

昔之儒者。正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倫。談仁義。禮樂。教化。刑政之具。自以為至矣。學老子者。從而非之。以為博而寡要。勢而無功。吾師之所傳。不如是。要以為清淨。為務。亦自以為至矣。學釋氏者。又從而非之。以為久生近乎貧。養形近乎愚。吾師之所傳。不如是。以寂滅為宗。以無生為樂。夫三者之相非。豈有既乎。然今之世。學釋老者。說非吾儒。其言汪洋浩渺。足以駭世俗。而儒者反取釋老之言。以明六藝之學。嗚呼。安得孟柯。揚雄。韓愈之徒。出而排之。使吾聖人之道。廓如也。吾友吳迪吉。作樓於其居第之西。其下闢以為室。闢孔子。荀卿。揚雄之像於其間。又取韓愈原道之書。寫於其壁。而名其室曰適正。蓋取揚雄法言所謂適堯舜文王為正道者也。迪吉屬予為記。且使道其名室之意。余謂迪吉子坐於中堂。瞻數子之容。而思其學。觀原道之書。而詳其義。則堯舜文王之道。參乎其前矣。雖然。理固有待物而明者。嘗試登君之樓。以望長江之流。浩浩乎。其必歸於海矣。乘舟而往。順流而不止。雖欲至海可也。航斷港絕。漢者。能若乎。迪吉曰。我知之矣。泛長江而歸乎海。是適聖人之道也。航斷港絕。漢者。是適諸子百家之他道者也。我知之矣。子其為我書之。余曰。唯唯。

謝幼槃文集卷第九

題跋贊頌

讀仁宗政要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深仁厚澤。海涵天覆。百姓鼓舞而不知。及夫鼎成。龍駕。望白雲而號者。偏乎天下。父老至今能言之。往往咨嗟歎息。至有泣下者。蓋感人之深。人亦不自知其然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漢漢乎。民無能名焉。書載堯之事備矣。至所謂大而民無能名者。書亦不能名也。余讀仁宗政要。求其所以感人之深。殆不見其迹。然從其所任用者觀之。庶幾可概見矣。盛哉慶曆之中。二三大臣同在廟堂。洋洋乎忠厚之風。藉使生逢其時。雖捨舍人之門。所欣慕焉。

書元稹遺事

予親司馬遷遭李陵之禍。蓋出於無辜。竊怪在廷之臣。無有爭之者。而遷亦自歎恨。以為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故作史記之書。大抵欲寓其愛憤之懷。為安平仲列傳。書其解左。以贖越石父之罪。而卒稱之曰。假令安子而在。雖為之執鞭。所欣慕焉。予讀其書至此。三復其辭。而悲之。使漢廷臣有一晏平仲。豈忍坐視遷之無辜。以受刑而不一引手而救之耶。及觀韓愈傳。見王廷湊之圍牛元翼也。朝廷命愈

使而人莫不危之。是時廷議擁強兵。恣睢跋扈。天子遣一介之臣。投餌虎狼之口。若萬一無生還理。得不謂朝廷失一賢士耶。得不謂天下後世笑耶。然當時公卿大臣。無為愈言者。獨元稹言。韓愈可惜。程宗亦稍稍悔之。嗚呼。誰謂元稹而能如是哉。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小人不特偷安於朝。又且致以害君子。與君子一有受其害。從而擠之者。皆是也。而稹乃能知愈之賢。不忍視其身之危。將無援以死。且重為朝廷惜之。是亦可謂難能也已。觀稹之於愈。如此。使其在漢廷。必能出一言。以救司馬遷之禍。使後世復有司馬遷。亦必特書其事。且顯為之執轡焉。彼作史者。乃不載之本傳。而特見於愈事之末。是可歎也。稹與白居易同時。俱以詩名天下。然多纖黠無實之語。其不足論明矣。觀其立朝大槩。交結魏弘。沮抑裴度之言。以浮蹤險薄稱於時。至于知賢救難。奮激敢言。深懷有古直臣之風。夫以元稹而猶能如是。又況不為元稹者乎。

書賈誼傳後

賈誼說文帝以諸侯強大。天下之勢如病瘡。失今不治。必為痼疾。文帝入絳灌。東陽。馮敬之言。未盡施行。而誼亦不幸死矣。是錯得幸於帝。乃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於是七國連兵。西鄉。以誼為名。吳王謀反。已兆於高帝之言。豈為錯哉。袁盎一說。錯遂滅其宗族。悲夫。使誼不死。帝之時。絳灌亦無在者。誼必得志。得志必盡行其策。則吳錯之禍。誼其當之耶。誼之不幸而死。乃誼之所以為幸也。禍福倚伏。無形。其不易知如此。班固稱誼。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也。固亦有見於斯耶。

書鄭當時傳後

司馬遷稱鄭當時。每朝候上。開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其推穀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當此時。諸公翕然稱鄭莊。而後世言推賢好善者。亦必曰鄭莊云。然觀武帝時。莊所進言。見任用者。東郭咸陽。孔僅其人。武帝內與宮闈。外事邊陲。言利之臣。析秋毫。而天下蕭然。不聊生。咸陽僅擅於富。鹽大治。其言利。殆與桑宏羊等。此其為害於天下。豈少哉。謂莊好言長者。而長者固若是耶。抑所言多長者。而武帝不用也。方魏其武安東朝。廷辯灌夫。汲黯與莊同是魏其。而莊獨不能堅其說。武帝詆以為下。駒司馬遷亦言其趨相承意。不敢甚引當帝。蓋莊天性樂善。至上不能用。則亦順旨而從。嗚呼。誰謂鄭莊推穀士為足尚耶。觀其所進者二人。卒為天下。然則衛將軍之於士大夫。無稱焉。賢於莊遠矣。

溪堂先生畫像贊并引

有好事者畫溪堂先生。深衣幅巾。蔭喬木。坐磐石。目飛鴻。脫屣石上。濯足於懸瀑之下。或者見而疑之。竹友居士從而贊之曰。

以君為在山林耶。則然之容如珠玉。儼然之衣有表襮。以君為在市朝耶。冷然之泉如濯足。翩然之鴻與寓目。蓋用之而行。則服縠紗。縠紗縠縠。而為奉與之。舍之而。則脫斤鋸。老翁整。而為斲牛之木。疑君者。滔滔皆是。而知君者。唯我獨也。

雙柏頌并引



子謝子有讀書之館。有雙柏峙于庭下。枝葉蒼然。予顧而譽之。且曰。世之君子。遭時斥逐。守道不變。蓋有似乎茲柏。昔屈原作橘頌。以自況。橘固美材。然冬夏青青。唯松柏獨則。橘斯爲下矣。頌雙柏以寄吾意云。

后皇植物。柏嘉樹兮。亭亭雙峙。季孟序兮。繁枝脩幹。花庭廡兮。寧固根本。傲寒暑兮。四時更運。不改度兮。葱蒨茂蔚。紛其可譽兮。蒲柳弱質。秋如女兮。挺立不羸。獨何懼兮。維聖有作。誕衍字兮。翳爾異材。中梁柱兮。不震不仰。亘千古兮。明告庶士。莫予侮兮。

竹友軒銘并序

謝子開軒於書館。細荒別穢。植竹數十本。游居寢臥其下。竹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君子似之。故命其名曰竹友。而爲之銘。

層冰義我。萬木被雪。我觀茲竹。勁氣貞節。桃李其華。煜煜中林。我觀茲竹。淨綠寒陰。惟竹有材。可管可篴。斤斧勿侵。以保天年。我挂我冠。與竹燕休。養成嘉實。鳴鳳來游。

何之忱抱壘園銘

彼愚而夸。飛宇綺疏。雕鏤朱丹。遺巧則亡。此哲而窮。蓬戶桑樞。是豈固然。今古一途。我觀何子。孝友愉愉。不爲於陵。離母以居。總角寄巢。迄於霜鬢。其勤其懇。以有屋廬。環堵蕭然。風雨僅除。爰開小園。荆棘自鋤。前有瓜田。後有芋區。早韭晚菘。可齋可茹。斑衣兒啼。將奉板輿。萊婦華顛。以翼以扶。殺雞無贏。客至飯蔬。畦下具告。雨物不滯。躡蹻行汲。色頰力勉。胸中純白。豈曰朱愚。海客有心。鷗鳥凌虛。機吞原筵。智則有餘。是皆機械。有道所誅。君寧指捨用力。抑將謂枯槁之不如乎。

陳無惑安室銘

子陳子安坐靜室。牀敷居中。文史在前。蠶觸干戈。日歷於外。而吾心澄寂。若止水之淵。朝於是。夕於是。出於物構。而須臾之間。復此乎盤旋。其視鼻端。寂然如閉息之息。其遺形骸。粹然如委蛻之蟬。能如是坐者。雖維摩詰見之。其敢曰不然。若夫身居一室。而心遊四海。是猶園虎豹。而檻猿狙也。其誰以爲安耶。

其局銘

世傳神仙。弈碁山阿。樵者觀旁。斧鑿其柯。謂堯教子。此理則那。不有博奕。猶賢乎已。爲之不止。牧猪奴戲。不以自警。曷告子弟。

尺銘

童子適市。老僧不欺。較短量長。惟爾其無私。

謝幼樂文集卷第十

墓志祭文

董彦字墓誌銘

君字彦字。諱某。姓董氏。家撫之金谿。贈承事。諱某。隱居田里。孜孜樂善不倦。於君爲曾祖王父。隱君生承議。郎通守度州。諱某。清修刻苦。居官守正不撓。工詩博學。至老未嘗一日廢書。度州生信州玉山主簿。諱某。越州司戶參軍。諱某。同年登進士第。以經術文章擢舉。一時稱江西兩董。越州早亡。玉山性剛狷。不肯俯首事大吏。以是官不達。玉山生君三歲。姆抱觀壁間書。一日弄筆寫十餘字。乃壁間所書見者。玉山驚異之。四五歲。誦書如建瓴水。賦五字詩。有文采可觀。稍長。下筆奮迅如風。聲觀者辟易。度州拊其背曰。異時以文學大吾後。必此兒也。後數從進士試。其爲文汗漫。喜出怪奇語。卒不含有司繩尺。益放情爲歌詩。其悲歡譏罵。一於歌詩見之。年四十一以卒。時政和二年六月甲子也。以其年十一月甲子葬於與源山之側。王母壽昌君會氏。春秋高。君左右事之。常得其歡欣。於是壽昌君哭之不成聲曰。天乎吾老而見嫡孫之亡也。室王氏。二男。回壽皆童稚。四女。長許嫁。幼在襁褓。二季需曇才士也。集君歌詩五百篇。藏於家。撫其孤且教之。君其必有後乎。余娶君之姑。知君最詳。爲銘曰。



挾才以爲鐵。按經以爲孤。惜榮名之不立。撫艱服而號呼。季也。懷之羽翼其難。尙克奮飛。釋憤幽壑。

吳伯倫墓誌銘

余昔讀書龍泉之陽。見其地肥衍。有稻梁魚果蔬之饒。意其必有素封之民居於其間。面山而帶溪。氣象清曠。又意其必有俊秀之士出焉。既而識吳君伯倫。君語余曰。吳氏自高安徙臨川。卜築於龍泉溪上。不知其幾年矣。吾祖吾父皆力穡爲善不倦。逮吾治生。而益益奇。吾是以構屋買書。延四方之才士。使吾兒從之游。已而見其子果皆好學而文也。君以政和四年二月癸卯卒。壽六十有八。以其年十月辛酉葬于穎秀鄉之仙游原。其子克明錄其實。哀經走百里。乞銘於余。辭之不可。遂序而銘之。君諱什舜。伯倫其字也。曾祖諱道珍。祖諱文佩。考諱仁遠。君喜觀書。尤長於陰陽五行之說。善飲酒。縱酒。客至無不醉。飲。低殺價以惠貧民。疾病不能調醫者。爲發藥治之。賴而活者頗衆。有負子錢數百萬者。焚其券弗問。有娶其兄之子。貧不能自給者。分田以養之。其伯於鄉里。厚於宗黨。類如此。三男子。曰克開。曰克明。曰克從。孟前君七年卒。仲初授衡州耒陽尉。季嘗貢于辟雍。先室饒氏。樞室周氏。一女子。嫁進士饒。早卒。孫男四人。曰邵。曰郁。曰邪。孫女三人。孟既嫁而卒。餘未筭。銘曰。

朱夫人墓誌銘

夫人朱氏。撫州金谿人。贈宜德郎。諱彥國之孫。處士諱獻可之女。同邑人陳笑君諱之妻。爲職方員外郎。出守漳州。諱獻明者。夫人之叔父也。夫人以大觀四年七月戊申卒。享年三十有七。以政和元年十二月丙午葬于歸政鄉交龍原。男三人。曰德厚。曰處厚。曰躬厚。女四人。長嫁進士周均。餘皆幼。夫人喪父母。並王母。崇德君憐之。不許嫁。凡兒。漳州承崇德之命。擇所宜適。以歸君諱。夫人爲兒時。柔順稱於宗族。及爲婦。爲妻。益以孝敬聞。其姑曰。吾爲陳氏繼室。妾時尙少。左右就養。俾吾安其室。之惟子子之孝。亦予婦之力也。君諱曰。吾治家有法。爲士無過行。吾妻每有助焉。夫人之卒也。其姑哭之哀甚。君諱日掛棺。哭不絕聲。出與賓客語。然不知涕之交頤也。或謂君諱賦悼亡之詩。足以寫其悲懷。不然。出遺服。極似圖佛。以授浮屠。亦足以塞悲。二者君諱皆不暇爲。乃日夜悲傷。憂懣。至於病猶未已。雖位僮之重。君諱所難忘。亦夫人之賢實使之。君諱病且愈。叩余門泣涕。言曰。吾妻葬得日。願有銘。余既聞夫人有賢行。於是撰次其事。又嘉君諱能篤於夫婦之恩也。乃序其情。作哀詞。以弔之。使鑲諸石內之。以當銘。其詞曰。

朱夫人墓誌銘

朝之容。踏踏兮。于豆于觴。夕之容。翼翼兮。我穰我裳。一日棄余而往兮。葬不知其何鄉。姑當饋而買。弟兮。兒。啾啾而在傍。我夢平生兮。婉若覩其清揚。既覺而非兮。徒有泪其浪浪。身如朝露兮。何者爲強。餘生穠幾兮。髮又克傷。淵閣玉兮。何日而忘。

其家世行實。序而銘之。夫人朱氏。撫州金谿人。朱氏大家有官於朝。爲顯人。而仕於州縣者相望也。夫人祖諱宿。考諱宗良。皆隱德不仕。夫人年十八。歸爲陳師堯聖徒之配。於是姑老矣。夫人於倫次爲冢婦。事姑孝謹。至于疾病。何養無不察。而家事無大細。皆親之。其從夫以敬。其訓子以嚴。其友婦婦以和。其御僮僕以恩。其言其動。無纖毫本於誠者。故陳宗無疏戚。莫不敬愛之。姑捐館舍。既終喪。夫人以家事委諸婦。而聖徒亦放曠樂酒。不躬事生業。歲時諸女來親。孫子侍側。希韓鞠。舉薦交獻。逮其暇豫。舍飾弄孫。蓋將以佚樂壽考終焉。而夫人不幸止此。其可哀也。夫卒以政和二年二月甲子。享年五十二。以其年十月己酉葬于歸政鄉之柳原。男三人。大球。大信。女三人。嫁彭通。一黃。取許獻可子。與培皆從進士舉。孫男女九人。皆幼。銘曰。

祭無逸兄文

嗚呼。華從兄弟。孰如兄賢。豈特華從。此邦則然。猶與幾希。豈惟此邦。世之偉人。其心則降。兄與信民。猶璧一雙。庚寅之秋。汪子云亡。自楚計開。衆爲壘傷。豈知此來。兄又宛空。僅閱三稔。乃瘞連壁。凡今知聞。孰不霑惠。某也。晚生。少兄七歲。讀書相從。兄冠我。我視我爲不曰兒戲。教之誨之。以俟其成。及我既冠。待以友朋。款然之恩。不唯弟。兄我壯益窮。祿欠升斗。客于下邑。計以餬口。兄書日來。問我安否。去年從兄。走於京師。風雪脩途。聞以凍飢。逮其旋返。病不能支。我侍兄行。逆旅謁醫。操藥饋漿。鮮克以時。從者息肩。哭聲在轉。嗚呼。我不忍思。尙忍言之。兄之詩文。爲世所珍。廣徵之書。以遺後人。欲銘其藏。必得名世。我未往求。書石以識。載我以算。酌以祖行。肺肝塌然。有淚如漚。

祭董彦字文

嗚呼。彦字學足以入官。議事而無祿。以代其耕。智足以發姦。摘伏而無地。以施其巧。願世之暗。或施施而得志。而君之智術。乃皇皇於一飽。兼雖欲殺而莫憐。子亦從。而須臾。頃忽言而寓居。嗟。面之不早。我每倡而君和。子或可而予否。初疑。疑之難合。卒若酸醜之適口。共娛嬉於文字。亦殷勤於杯酒。方子之疾。我獨執其手。方子之斂。我獨撫其柩。始也。哭子以詩。自謂足以寫哀。既而銘子之藏。人或意其不朽。適消反而啓墳。復撫事而垂淚。夜漫漫而莫旦。魂杳杳而何之。酌一觴而告決。庶髮。其來思。

潘那老哀詞

予離羣而處獨兮。望古人而求友。君被褐而懷才兮。臥柯邱之林藪。賦幽懷於秋夜兮。雖愛君而不見。託筆墨以寫心兮。蓋定交其已久。歲乙酉之將盡兮。始識君于大梁。面蒼蒼而髮星星兮。何茲時之不偶。君曰無傷兮。緊吾道則然。相從于漏屋之下兮。日賦詩而飲酒。越仲春之未望兮。我乘舟而東去。君踟躕而不忍別兮。步河隄而攜手。念會合之難常兮。嗟形影之乖離。既歸然而分道兮。嘗瞻焉而回首。謂別君其幾何時兮。會書問之不通。驚凶計之奄至兮。爲投箸而噎。嗚。予固知自古皆有死兮。誰能免夫。屬下。夫何奔走於道路兮。竟死于奴隸之手。矧比年之凋喪兮。巍然皆國之楨。雖學而未仕兮。天又賦而莫之壽。意



君死而無憾兮。從諸公於九泉。奈生者之惻愴兮。謂天意之莫究。維君之文兮。予謂不朽。于今之世兮。祇以覆瓿。不顯於今兮。固傳于後。嗚呼。君身槁壤兮。君名星斗。

右謝幼樂文集十卷。凡古詩四卷。律詩三卷。雜文三卷。自宋以來。流傳絕少。明謝肇淛從內府鈔出。前有苗昌言序。呂本中原跋。及肇淛與其子景以下六跋。與昭文張氏愛日精廬藏書志所稱本同。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從宋史藝文志。陳振孫書錄解題。題為竹友集十卷。亦即此本。惟簡明目錄著詩七卷。文四卷。為十一卷。疑偶誤耳。書無刊本。傳寫多訛。嘉善曹氏宋詩存選錄一卷。頗有異同。乃不得其意。憑臆改竄。不足據也。此本由雪枝從父守山閣藏書借抄。其巨謬者。第三卷末。據目錄有竹友軒。實時軒。讀莊子內篇三題。相次卷中。實時軒詩全首。誤屬於讀莊子內篇詩中。又割竹友軒前八句。合於讀莊子內篇。末四句。題為實時軒。而次於讀莊子內篇之後。錯亂顛倒。致不可讀。今為更正。其他卷中。篇題次序。亦有與目次不合者。抄本相沿。姑從其舊。原有空字。無可校補者。仍缺之。不敢妄增。又據苗昌言原序。似與無逸同編。今溪堂集反無兩序。殆傳寫失之歟。咸豐建元歲次辛亥仲秋月朔。錢培名識。

### 原跋

謝康樂詩。規摹宏遠。為一時之冠。而元暉詩。清新獨出。又自有過人者。後之善言者。於二公蓋未敢有所優劣也。本中竊以為無逸時似康樂。幼樂時似元暉。此平等之論也。紹興三年秋。自嶺外北還。過臨川。去幼樂之沒十八年矣。始盡得幼樂書於其子長訥所。伏讀累日。益知前語之不謬。雖然。幼樂與其兄無逸。修身厲行。在崇寧大觀間。不為世俗榮髮汗染。固後進之師也。其文字之好。蓋餘事爾。後之學者。尊其行。并學其文可也。學其文。不究其行。則非二子立言之本志。九月二十日呂本中書。

幼樂詩文不傳於世。此本從內府借出。時方沍寒。京師備書甚貴。需錢旅邸。資用不贍。乃自為鈔寫。每清霜呵凍。十指如槁。歲二十日。始克竣。軼之子家。亦足詫一段奇事也。萬歷己酉十二月十四日辛酉。晉安謝肇淛手題。

先大人書法。步趨右軍。故平日行似聖教。草有十七帖。獨真書最少。即不肖亦罕見。此二冊乃先君己酉歲。服闋。候補都門。手抄幼樂先生集。字畫端楷。無一筆潦草。果偶得於亡任。殘篋敗篋中。手捧跪讀。恐辱交。嗚呼。物經七十六年。茲以無意中復歸於臬。豈非在天之靈有默相耶。因重加修整。謹識時日。以傳子孫。使後來知余得時情狀。能永永珍惜。未必非孝思之一端。上元甲子嘉平月朔。不肖男杲拜手敬書。

甲子臘月一日。青門翁晨過手捧二大冊。躑躅重讀。若不得前。遂呼曰。我昨自猶子宅拾其遺籍。得先方伯手錄宋謝幼樂全集。言未已。欬聲欲墜。蓋喜極而轉悲也。余因得受讀。省觀細楷。首尾無一畫錯。伍。自記云。需錢旅邸。借內府秘本。深冬。病二十日。錄成。合三萬餘字。時為萬歷己酉。赴補多官之日也。迄今七十有六年。手澤如新。後人撫。掩而興感。能禁青門之捧。而欲泣耶。頃讀福唐相公敘謝公也。河紀亦稱公入都時。借內閣秘籍抄填校勘。可知公方銳進之時。汲汲若素業。無一毫熱中。嘔仕之念。俯仰今古。是何等品。隨耶。謝幼樂名在崇寧大觀間。以嶠然不淄見稱。呂舍人本中。章章有述。公目中豈真以其詩文為模楷。願自有欽崇之道耳。惟青門讀其意。未必不常謝家之寶訓哉。東山後學黃晉良頓首敬跋。

情生十餘歲。得讀先生五雜俎一書。其羅羅名物。錯綜天地。真曠若發。晚復盡窺先生諸刻。浩如森如。未易究其涯涘也。曩與先生同時者。經濟推崇相董先生。淵博推能始曹先生。先生與之頗頹而會集。長。蓋三百年來。吾鄉先進中一振奇君子也。世運而往。典型凋謝。何幸得親遺墨于烏衣舊巷中。王氏通天。帖不得專美于前耳。甲子臘抄後。學林倍敬。謹。

前于友人處見陳元愷先生莊子一卷。荀子一卷。董見龍先生程墨一冊。並手書端楷。精謹絕倫。并此可為三絕。因思前輩淵源。勤篤不倦如此。此東坡所以致慨於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不讀。為可惜也。書以志愧。估再題。

予幼不善書。讀唐書至心正筆正之對。未嘗不歎古人立言之旨。與用心之處。有卓越華流者。歲戊辰。再入闕。閱甘安方伯謝先生手錄幼樂集。青門輯而藏之。以為世寶。竊歎今人何必不如古人。古人又何出今人下也。褚大夫書名甲李唐。一日帖成。而須髮白。視先生之呵凍何如也。庾氏為晉名流。而子弟輩以家難棄之。視青門之憫憫然以圖世守者。又何如也。噫。書小技。何足重先生。予遠述先儒之稱幼樂者。曰。其行學其文可也。學其文不究其行。非二子立言之本旨。恐亦非先生手錄之意也。云爾。康熙戊辰陽月。浙西後學陳眉錫謹跋。

康熙壬辰陽月高平邢村范氏手鈔。





岳忠武王集

岳飛撰

原敘

吾徒屏跡可慮。流覽史冊。恆遇千古忠邪之林。國家存亡之故。未嘗不隨卷興懷。憤然欲絕也。粵考往誌。忠誠天植。殉國泯軀。自關漢壽公而下。若睢陽常山。指未勝誦。顧使人聞風悲憤。淚涕裂背。莫若趙宋岳鄂王之事。豈非王忠孝大節。貫日月。泣鬼神。乃至罹巨奸之醜。毀垂成之功。抑異於授命疆旅。致款時數者哉。當思陵御札頻頒。寢閣載命。詎不知恢復之圖。匪異人任。一旦入繆狼之計。自墮長城。論者謂淵聖南轅。黃屋非吾有也。矧黃龍直搗。或有劉裕滅秦歸竄之憂。雖小朝廷笑可得。斯皆帝意中事。柏途建議。逢合。忍輕社稷。蠟書徒馳。竟成三字之獄。由今觀之。卽其說豈盡誣耶。迨乎鍛鍊既成。從容就義。韓何冤之。而弗聞於上。三大理士。儼劉允升諸君子。証其冤。而上弗察。王雖志抱餘憾乎。假令王不奉班師之詔。僥倖成功。有如後之妄議者。王以爲憾。乃滋甚。故勿爲耳。王一死。誠可無憾。惟宋室偏安。卒至版宇日蹙。中華淪喪。而莫可如何。此仁人志士。讀其書。論其世。所爲太息於陰陽小大之間。而徬徨天人之際也。王少力學。好左氏春秋。有闢漢壽風。漢壽自一二艘。願外。撰著學傳。而王所爲表烈詩記。沉壯壯涼。能自寫浩然之氣。又與武侯侯出師二篇相上下。余故探程史諸書。所載哀次錄存之。庸繫千百載忠孝仰止之懷。他若遺言佚事。雜見於金陀粹編。及精忠諸錄。率多瑣復。又後賢憑弔之作。竊嫌掛漏。並缺弗存。觀者尙毋嗤其未備云。時崇禎十一年。戊寅人日。單恂題於東阜之白燕庵。

岳忠武王集

岳忠武王集

南京上高宗書略

陛下已登大寶。黎元有歸。社稷有主。已足以伐虜人之謀。而勤王御營之師日集。兵勢漸盛。彼方謂我素弱。未必能敵。正宜乘其怠而擊之。而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陛下之意。恢復故國。迎還二聖。奉車親日。益南。又令臨安。維揚。襄陽。准備巡幸。有苟安之漸。無遠大之略。恐不足以保中原之望。雖使將帥之臣。戮力於外。終亡成功。爲今之計。莫若請東駕還京。罷三州巡幸之詔。乘二聖蒙塵未久。虜穴未固之際。親帥六軍。逶迤北渡。則天威所臨。將帥一心。士卒作氣。中原之地。指期可復。

招曹成不服乞進兵劄

竊惟內寇不除。何以攘外。近郊多壘。何以服遠。比年羣盜競作。朝廷務廣德意。多命招安。故盜亦玩威不。畏。力強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略加勦除。蓬起之衆。未可遽殄。臣昨者被奉曹成之命。深以爲陛下好生之意如此。爲臣子者。患不能推廣而行之。故先宣布上恩。以期改行。閱日雖久。扞格是聞。臣常累道探報。知其賊馬已離道州。進趨廣西。此寇所爲。未肯遽屈。意欲侵犯二廣。肆毒生靈。俟其力盡勢殫。然後徐爲服降之計。臣今進發自郴州。桂陽。監以往。卽行措置。用兵掩殺。速除蕩以綏彼民。

岳忠武王集



竊惟善觀敵者當逆知其所始善制敵者當先去其所恃今外有北虜之寇攘內有楊么之竊發俱為大患上移宸襟然以臣觀之楊么雖近為腹心之憂其實外假李成以為唇齒之援今日之事正當進兵復陽先取六郡李成不就勢縛則亦喪師遠涉於是加兵湖湘以殄羣盜要不為難而況襄陽六郡地為險要恢復中原此為基本臣今已厲兵飭士惟俟報可指期北向伏乞睿斷速賜施行庶幾上流早見平定中興之功次第而致不勝天下之幸取進止

乞守襄陽等郡劄略

陛下欲駐大兵于鄂州則襄陽隨鄧益留軍馬又于安復漢陽亦宜駐兵兵勢相援漕運相繼荆門荆南聲援亦已相接江淮荆湖皆可奠安六州之屯且以正兵六萬為固守之計就撥江西湖南糧解朝廷支降券錢為一年支遣候營田就緒軍儲既成則朝廷無餽餉之憂進攻退守皆兼利也惟是資治之初未免艱難必仰朝廷微有以資之基本既立後之利源無窮已又此地夏秋則江水漲隔外可以禦寇內足以運糧至冬後春初江水淺澀吾資糧已備可以坐待矣於今所見在乎速備糧食對壘屯守之兵可善其後臣識開不報具管見仰報聖問辭拙事直伏乞聖慈裁決

乞出師劄

臣伏自國家變故以來起於白屋實憤捐軀報國復讐雪恥之心幸遇社稷威靈前後粗立薄効而陛下錄臣微勞自布衣付未十年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數視二府又增重使名宜撫諸路臣一介賤微寵榮超躐有踰涯分今者又蒙益軍馬使濟懷國臣實何人誤辱神聖之知如此敢不盡夜夜思以圖報稱臣揣敵情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而付之齊秦之地蓋欲毒中原生靈以中國而攻中國結罕因得休兵養馬觀釐乖隙包藏不淺臣不及此時稟陛下容算妙略以伐其謀使劉豫父子隔絕五路叛將還歸兩河故地漸復則金賊詭計日生它時浸益難圖臣恐陛下假日月勿復拘臣淹速使敵莫測臣舉措萬一得便可入則提兵直趨京洛據河陽陝府瀋陽以號召五路叛將則劉豫必捨汴都而走河北京畿隴右可以盡復至京東諸郡陛下付之韓世忠張俊亦可使下臣然後分兵沿滄路兩河劉豫父子斷可成擒如此則金賊有破滅之理為陛下社稷長久無窮之計實在此舉假令汝穎陳蔡堅壁清野高於號落分屯要害進或無糧可因攻或難於餽運臣須斂兵還保上流賊定遺襲而南臣俟其來當率諸將或挫其銳或待其疲賊利速戰不得所欲勢必復還臣當設伏邀其歸路小入則小勝大入則大勝然後徐謀再舉設若賊見上流進兵併力來侵淮上或分兵攻犯四川臣即長驅持其巢穴賊困於奔命勢窮力殫縱今年未盡平殄來歲必得所欲亦不過二三年間可以盡復故地陛下還歸舊京或進都襄陽關中惟陛下所擇也臣聞與師十萬日費千金邦內騷動七十萬家此豈細事然古者命將出師民不再役糧不再儲蓋慮周而用足也今臣部曲遠在上流去朝廷數千里平時每有糧食不足之憂是以去秋臣兵深入陝洛而在察卒伍有飢餓因走故臣急還不遂前功致使戰地陷為忠義之人旋被屠殺皆臣之罪今日唯賴陛下戒赦有司廣為儲備俾臣得一意靜慮不為兵食亂其方寸則謀定計審仰遵

陛下成算必能濟此大事也異時迎還太上皇帝崇德皇后梓宮奉還天眷歸國使宗廟再安萬姓同歡陛下高枕無北顧憂臣之志願畢矣然後乞身還田里此臣夙昔所自許者伏惟陛下恕臣狂易臣無任戰汗取進止

乞本軍進討劉豫劄

逆豫通謀向穴中土陵寢之祀皇圖偏安六飛時巡越在海際天下之愚夫愚婦莫不疾首痛心願得伸鋤奮挺以致死於敵而陛下審重此舉累年于茲雖符分命將臣鼎峙江漢僅令自守以待敵不敢遠攻而求勝是以天下忠憤之氣日以沮喪中原來蘇之望日以衰息歲月益久汙染漸深趨向一背不復可以轉移此其利害誠為易見臣待罪關外不能宣國威靈克殄小醜致神州隔於王化虜僞穴於宮闕死有餘罪敢逃司收之誅陛下比者影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日尚未決策北向臣願因此時上稟睿算不煩濟師止以本軍進討庶少塞練育之符以成陛下寤寐中興之志順天之道因民之情以曲直為老壯以順逆為強弱萬全之效茲焉可必惟陛下力斷而行之不勝大願

乞進屯淮甸劄

伏觀陛下移輝建康將遂按圖之計近忽傳淮西軍馬潰叛鄧瓊等進脅軍民而去然事出倉卒實非士乘本心亦開半道逃歸人數不少於國計未有所損不足上軫淵衷臣度今日事必彼未能便有舉動襄陽上流目即亦無賊馬侵犯唯是淮甸迫近行在臣願提全軍進屯萬一叛僞窺伺臣當竭力奮擊期於破滅仍乞別遣軍馬措置襄陽一帶伏乞睿斷詳酌施行

乞乘機進兵劄

金賊近累敗衄其虜酋四太子等令老小渡河惟是賊衆尚徘徊於京城南壁一帶近却發八千人過河北此正是陛下中興之機乃金賊必亡之日若不乘機殄滅恐貽後患伏望速降指揮令諸路之兵火急並進庶幾早見成功

乞移都奏略

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之地臣請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之所向人人用命臣當仗國威靈鼓行而前殄滅此虜則中興之功即日可冀

論虜情奏略

金虜自靖康以來以和款我者十餘年矣不悟其詐受禍至此今復無事請和此殆必有肘腋之虞未能攻犯邊境又劉豫初廢藩籬空虛故詭出此耳名以地歸我然實寄之也臣請量帶輕騎隨二使謁謁陵寢因以往觀敵營取進止

乞定儲嗣奏略

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陛下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讐之意

乞止班師詔奏略



契勘金府重兵。盡聚東京。屢經收勦。銳氣沮喪。內外震駭。聞之謀者。所欲乘其輻重。疾走渡河。況今彙傑  
鸞風。士卒用命。天時人事。強弱已見。功及垂成。時不再來。機難輕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圖之。

乞以明堂恩補張所男宗本奏

竊見張俊例。初除太尉。陳乞奏薦男于文資內安排。臣技能淺取。勦伐無聞。遭際聖明。承乏將帥。伏念臣  
昨於建炎初。因上書論事。罪廢。偶幸逃死。實出聖造。于此孤子一身。狼狽羈旅。因詣招撫使張所。一見與  
臣言兩河燕雲利害。適偶契合。臣自白身。借補修武郎。閣門宣贊舍人。充中軍統領。尋又陞統制。其後張  
所軍次北京。蒙朝廷貶責南方。卒以節死。臣念靖康以來。奮不顧身。為國捍難者。不為無人。而其間誤國  
敗事者。固亦不乏。然聖恩寬大。終於一切矜貸。若張所先意兩河。而身未北渡。已遭橫議。令其身名凋喪。  
後嗣零落。使臣不言。臣則有負。欲望矜憐。將臣今歲奏薦恩例。奏補張所男宗本。依張俊例。於文資內安  
排。謹錄奏聞。

辭鎮南軍承宣使第三奏

榮命下頒。驚魂頓失。辭章上達。帝命不命。雖臣受之不慙。恐輿情之未協。輒陳懇摺。方切憂惶。復蒙天語  
之丁寧。告戒備至。愈使臣心之感激。進退靡安。敢事虛辭。仰違明詔。竊念臣將天威而遠討。致賊巢之一  
空。妙策奇謀。悉遵聖訓。破堅却敵。咸得士心。臣實何能。輒膺殊賞。既慙過量。復付重權。是誠明旨以踰勳。  
非謂謙辭而避寵。況九江乃控扼之重地。連武昌為襟帶之要衝。用得其人。周旋所以。敢曹公于赤壁。禦  
失其策。隋何所以取。歸布於盪江。難使非才。濫膺此寄。伏望各此。嚙喉之付。以屬大臣。俯從蠅蟻之誠。使  
安愚分。所有上件恩命。乞賜疑罷。干冒天威。死有餘罪。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侍親疾劄

臣輒具危懇。仰瀆睿聽。臣愚慙之迹。奮身單微。初無尺寸之先容。獨賴聖明之特眷。雖捐軀致命。曾不足  
以仰酬恩遇之絲毫。思報之心。寧有窮已。臣近者奉命收復襄漢。去家遠涉。六月餘日。臣老母姚氏。年幾  
七十。侵染疾病。連月未安。近復腿脚注痛。起止艱難。別無兼侍。以奉湯藥。人子之心。實難安處。伏望聖慈。  
察臣惻惻。無他規避。懇乞許臣在假。以全侍奉之養。將本軍人馬權暫令統制官王貴。張憲。主管。候臣老  
母稍安。依舊管轄職事。恭聽候。結草銜環。誓圖報效。冒犯雷霆之威。臣無任戰懼激切之至。取進止。

辭建節第四劄

念臣猥以不才。幸蒙委使。敢謂涓埃之效。還叨旂節之榮。若不展辭。干瀆天聽。不惟叨冒寵榮。不迫安處。  
方今戎馬侵擾。而謨恩若加於人。深虛名器不重。勳賞不實。何以服服公議。臣雖三頁丹誠。宸衷未允。敢  
望聖慈。察臣之愚。實非矯飾。所有告命。見在鄂州軍資庫寄納。伏乞特賜追還。以安愚分。取進止。

乞終制劄

伏念臣孤賤之迹。幼失所怙。鞠育訓導。皆自臣母。國家平燕雲之初。臣方束髮。從事軍旅。誓期盡瘁。不知  
有家。自從陛下渡河以來。而臣母淪陷河朔。凡遣人一十八次。始能般般。得脫虜網。驚悸至哉。遂以職綿。

臣以身服戎事。未嘗一日獲侍親側。躬致湯藥之奉。今者遭此大難。荼毒哀苦。每加追念。輒欲無生。而陛  
下恩眷有加。即命起復。在臣么微。固深銜戴。然臣重念為人之子。生不能致菽水之歡。死不能終養之  
制。而顏有視。天地弗容。且以孝移忠。事有本末。若內不克盡事親之道。外豈復有愛主之忠。臣已般般扶  
護前來。欲於江州。或南康。軍界營葬。伏望聖慈。矜憐餘生。許終服制。取進止。

辭開府劄子貼黃

臣待罪二府。理有常言。不敢緘默。夫虜情奸詐。臣於面對。已嘗奏陳。切惟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  
而不可賀。可以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以行賞論功。取笑夷狄。事關國政。不容不陳。初非立異於衆  
人。實欲盡忠於王室。欲望速行追殺。示四夷以不可測之意。萬一臣冒昧而受。將來虜寇叛盟。則似傷朝  
廷之體。仍望以此貼黃留中。不出。保全臣子。臣不勝至情。伏乞容照。

辭開府第三劄

近者累犯天威。力辭恩寵。庶幾陛下口燭危懇。終賜矜從。而溫語諄諄。未回睿聽。踴地籲天。不知所措。夫  
爵賞者。人君所以為厲世磨鈍之具。人臣得之。所以榮耀鄉里。而顯貴宗族也。誰不欲貪多而務得哉。然  
得所當得。固以為榮。受所非受。反足為辱。伏念臣奮迹羈單。被恩優厚。使臣終身。只守此官。已踰涯量。豈  
可分外。更冒顯榮。遂速頤。雖陛下推天地至寬之量。在所兼容。而微臣抱金石圖報之心。寧無自愧。所  
有臣為將。不效獻言。悖理之實。臣於累奏中。固已縷陳。更不敢復。素煩聖聽。伏望陛下。檢會臣累次劄  
子。追疑成命。特降命音。庶使微臣少安愚分。

辭開府第四劄

臣已三貢辭章。出於誠悃。冒犯天威。罪不容赦。聖恩廣大。一賜溫語。兩降劄命。捫心揣分。感極涕零。伏念  
臣草茅固陋。備數戎行。曾無尺寸之功。仰報天地之德。竊以開府之位。實預孤卿之貴。所以賞有功而進  
榮傑也。如臣何人。輒膺斯秩。是以心不自安。終難冒受。不避譴誅。再伸前懇。非敢徒為辭避。伏望聖慈。矜  
察愚衷。收還成命。庶令臣少安愚分。臣不勝虔祈俟命之至。取進止。

辭宣撫副使劄

臣近叨受招討使。不容辭。又蒙聖恩。授以前件差遣。切念臣一介寒賤。誤膺器使。顧土宇恢復之迹。未  
見尺寸。而厚恩醴賞。滙分已踰。且以宣撫之重名。實寄專征之大事。自非廊廟近臣。勳伐高世者。豈當冒  
躡而居。異時付託失人。或誤驅策。雖粉臣骨。曷足以謝陛下。兼招討使。權不為不重。若更加以甚高非常  
之寵。必起負乘斯奪之悔。所有宣撫副使恩命。實難祇受。伏望追疑。誤恩。庶安愚分。臣無任悚懼恭聽宸  
命之至。取進止。

乞解軍務第二劄

臣頃以多病易衰。仰瀆宸聽。乞退處邱壠。以便養病。伏蒙陛下。未忍棄去。尚囑命音。不免控澀肺肝。再據  
悃愾。今賢能輩出。才智駢臻。干城心腹之士。可付以軍旅者。類不乏人。則臣之所請。無遜君之嫌。今講好



已定兩宮天眷不日可還。假武休兵。可期歲月。臣之所請。無避事之誘。臣不接庸愚。幸免此二事。止以疾病餘生。恐誤任使。久享厚祿。坐費太倉。蚤夜以思。身不遑處。所以不避鈇鉞。至于再而不已。伏望陛下垂薄照之明。回蓋高之聽。曲加仁憫。洞照愚衷。使一夫之微。終遂其欲。特許退休。就養終老。

辭男雲特轉三官劄

臣聞君之取臣。固不吝於厚賞。父之教子。豈可責以近功。臣昨恭依容算。與賊決戰於陳頤之間。雲隨行迎敵。雖有薄效。殊未付立到大功。避趨橫列。仍領郡防。賞典過優。義不遑處。所有誥命。臣不敢令雲祇受。伏望聖慈。俯垂天鑑。追還異恩。庶使雲激厲庸庸。別圖報效。取進止。

辭男雲轉三官第二劄

伏念臣本以凡材。誤蒙陛下付以方面。若臣不能與士卒一律。則亦不能整齊其心。昨者之戰。士卒冒犯矢石。有斬將陷陣立奇功者。臣方列上專狀。得第一級。而男雲何從超進崇賞。臣正恐士卒有無功之誘。陛下致濫予之譏。且陛下方謹慎名器。以磨勵天下。將昭復大業。而乃因臣私恩。廢公議。臣不自安。伏望聖慈。特降容旨。收還上件恩命。臣父子幸甚。取進止。

辭男雲特轉恩命劄

臣聞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故循守資格。自有常法。必有非常之功。而後有非常之賞。如臣男雲。始就義方。尚存乳臭。雖累經於行陣。曾未見於專功。比者仰蒙聖恩。曲垂異眷。超資職等。舉進官聯。不惟使雲志氣怠惰。而臣益切滿盈之愧。況臣既已仰竊國恩。致身顯仕。固有僥冒之名矣。今併與其子而僥冒其可乎。伏望陛下。揭離照之明。體乾健之斷。特賜容旨。追還告命。庶使雲相知官爵之難得。勉力學業。他日或能備效驅策。受之未晚。取進止。

辭男雲特轉恩命第二劄

臣聞正已然後。可以正物。自治然後。可以治人。臣奮身疎迷。冒國寵榮。陛下誤恩。擢置重任。以屏陋之資。將軍旅之衆。願惟匪稱。夙夜。惶懼惟恐。檢飭修省。有所未至。不足以服衆。比者男雲未嘗立功。遽遷優秩。在臣私分。實不遑處。臣庸庸無能。方將勉竭駑鈍。仰圖報稱。而自使其子受無功之賞。則是臣不能正己。而自治。將何以率人哉。伏望陛下。憐臣拙直。察臣愚衷。早賜俞音。收還成命。容臣男他日更立戰功。然後命之以官。亦未爲晚。所有官告一軸。除已令本司簽廳。牒鄂州於軍資庫寄納外。取進止。

辭少保第三劄

臣聞忠臣之事。君計功而受賞。量力而受官。不爲苟得。以貪爵祿。況師旅方興。事功未著。臣方同士卒之甘苦。明將佐以恩威。冀成尺寸之功。仰報君父之德。豈可身被厚寵。而忽不以當鋒刃。冒矢石者爲心哉。所有少保恩命。臣實不敢祇受。伏望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載。察臣肺腑。追寢異恩。臣願憑陛下雷霆之威。託宗廟山嶽之福。終竭駑鈍。期效涓埃。候將來功績有成。臣將拜手稽首。祇承休命。夫誠懇迫切。至於再三。干瀆天威。臣不任戰戰恐懼之至。取進止。

臣聞爵以取其貴。祿以取其富。爵祿者。人君取天下英豪。而使之貴富也。人孰不欣受而願享之。然名器假人。爲傳所譏。無功受祿。爲時所刺。則君不可以輕予。臣不可以妄受。臣性資樸魯。久叨寵榮。每懼滿盈。弗克負荷。況乃孤卿。實爲異恩。若更無功。輒有食日。臣賦分庸薄。竊恐別招譴責。伏望陛下。憐臣勤懇。特降命旨。追還恩命。庶使臣稍安愚分。別效寸長。仰報陛下天地生成之德。于日鈇鉞。伏候教旨。

辭少保第五劄

臣之事君。義無有已。若夫貪慕爵祿。務榮一身。而不以國家爲念。則非臣之所忍爲也。比者。荆胡敗盟。再犯河南之地。肆爲殘忍。人神共憤。臣方將策馬驅馳。冀效尺寸。以報陛下天地生成之德。今則虜騎寇邊。未見殄滅。區區之志。未效一二。臣復以身爲謀。惟貪爵祿。則誠恐不足爲將士之勸。而報恩無所。萬誅何贖。伏望聖慈。追寢成命。特賜俞音。姑留司留。以爲異時涓埃之賞。取進止。

辭男雲除御帶第二劄

竊以御帶之職。至近冕旒。非有干城之才。可以任腹心之寄者。不足以當其選。臣男雲。年少益愚。殊未練達世務。一旦驟遷此職。實非駑幼所能。陛下爲官擇人。豈當出此。知子者父。誠不遑安。不免披露愚誠。再干天聽。

乞敘立王次翁下第二劄

臣契勳參政。與樞副敘位朝廷。自有定例。豈可爲臣。悉竊孤卿敘位。使在參知政事之上。不免再具。仰瀆聖聽。伏望聖慈。曲垂昭鑑。許臣只依近例。敘位在參知政事之下。庶使庸愚。不致僭越。取進止。

乞解樞柄第三劄

露章待罪。自驚寵數之過優。溫詔示恩。猶聞命音之下逮。再陳愚懇。仰瀆聖聽。伏念臣濫膺樞柄。誤陪國論。貪榮滋甚。補報蔑然。豈惟曠職之可憂。抑亦妨賢之是懼。冀保全於終始。宜遠引於山林。伏望聖慈。察其誠心。實非矯飾。速降容旨。許罷機政。取進止。

辭除兩鎮充萬壽觀使第二劄

竊以兩鎮節旄。國朝盛典。非有大勳。豈容輕授。臣前此叨據。常懼弗稱。自惟智術短淺。坐糜歲月。致其績用。初無絲毫。安可更爾冒榮。矧內祠之任。得侍清光。朝廷所以貴老尊賢。用昭異數。在臣愚分。非所宜處。願待遇之愈隆。夙夜以思。雖粉身碎骨。何以圖報。萬一愧深汗溢。感極涕橫。重念臣才疎德薄。人微望輕。若不自列。濫當優寵。必致顯譴。上孤宸眷。欲望聖慈。追寢成命。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取進止。

謝講和教表

臣飛上表言。今月十二日。准進奏院遞到教書一道。臣已仰躬率統制領將佐官屬等。望闕宣讀訖。觀時制。仰聖哲之宏規。濟勝不爭。實帝王之妙算。念此艱難之久。姑從和好之宜。容澤誕敷。輿情皆悅。臣飛誠感誠作。稽首頓首。竊以婁欽獻言於漢帝。魏絳發策於晉公。皆盟誓未乾。顧口血猶在。俄爾南牧之



馬旋與北伐之師蓋夷虜不情犬羊無信莫守金石之約難充誓誓之求國暫安而解倒垂之可也。願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恭惟皇帝陛下大德有容神武不殺體乾之健行巽之權務和衆以安民乃講信而修睦已漸遠於境土想喜見於威儀臣幸遇明時獲觀盛事身居將闕功無補於涓埃口誦詔書而有愆於軍旅尚作聰明而過慮徒懷猶豫而致疑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益幣者進臣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讎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稽顙以稱謝

奉詔移偽齊檄

聖勳偽齊僭號竊據汴都舊秦漢臣累蒙任使是宜執節效死圖報國恩乃敢背棄君父無天而行以祖宗新養之澤諒爲誓怨率中華禮義之俗甘事腥羶紫色餘分擬亂正統想其面目何以臨人方且妄圖襄漢之行欲窺川蜀之路專犯不韙自速誅夷我國家危連已銷中興在即天時既順人意悉諧所在皆賈勇之夫思其快不平之忿今王師已盡壓淮泗東過海沂驛騎交馳羽檄疊至故我得兼收南陽智謀之士提大河忠孝之人仗義以行乘時而動金洋之兵出其西荆湖之師繼其後雖同心一德足以吞彼國之烏羣然三令五申豈忍殘吾宋之赤子爾應陷沔州縣官吏兵民等元非本意諒皆脇從屈於威歸逃無路我今奉辭伐罪抹爾蘇枯惟務安集秋毫無犯倘能開誠納款肉袒迎降或願倒戈以前驅或列營旗而在道自應悉仍舊貫不改職業盡徐戎索咸用漢條如或執迷不悟甘爲叛人嗾犬以吠堯日戮師而哭虎議當躬行天罰玉石俱焚禍並宗親及父祖掛今日之逆黨遺千載之惡名順逆二途豈宜擇處兵戈既近雖悔何追謹連黃榜在前各令知悉

御書屯田三事跋

臣聞先正司馬光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論人者能審於才德之分則無失人矣曹操慕百姓屯田許下所在積粟諸葛亮分兵屯田而百姓安堵羊祜懷遠近得江漢之心亦以聚田獲利若三子者重本務農使兵無艱食其謀微術略皆不在人下才有足稱者然操酷虐變詐中商之法術雖號超世之傑豈正直中和者所爲乎許邵謂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其德有貶云亮開誠心布公道邦城之內畏而愛之祜增修德言以懷柔初附則德過於操遠矣觀亮素志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以興漢室天不假以年遠有渭南之恨祜輔晉武慨然有并吞之心後平吳身不及見二子有意于功名而志弗克伸惜哉臣庸德薄才誠不敢妄論古人伏蒙陛下親瀝宸翰鋪述三子屯田足食之事俯以賜臣臣敢不樂爲礪鈍仰副聖意萬一夫服田力穡乃亦有秋農夫職爾用屯田以足兵食誠不爲難臣不揆願遲之歲月敢以奉詔要使忠信以進德不爲君子之棄則臣將勉其所不逮焉若夫鞭撻四夷尊強中國扶宗社於再安輔明天子以享萬世無疆之休臣竊有區區之志不知得中歟否也紹興十年正月初一日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四千戶實封一千七百戶臣岳飛謹啓

中劉光世乞進兵狀

岳忠武王集

一五

竊念飛以行伍賤隸每知朝廷蒙被厚恩殞歿難報每以爲國家之難雖非所命猶當戮力矧承楚之事危迫如許累准朝廷指揮催督此正飛等捐身殉義之秋切緣王鎮撫林郭鎮撫仲威等並不見差撥軍馬前來使司王統制雖聞已起發即日尙未知屯駐去處據探虜人急攻楚州切恐萬一疎虞於淮南諸鎮利害不細飛已於今月十五日具中使司去訖飛一面起發前往承州措置勦殺外伏乞鈞慈特捐一二千之衆別差總統制官一員前來犄角庶不致上誤國事謹具狀中伏候指揮

中劉光世乞兵馬糧食狀

飛昨奉聖旨指揮差充前件差遣於八月十五日遵至常州宜興縣于十八日起發前來祇赴新任二十日至江州軍歇泊據探報金人見圍楚州飛遂速急權差統制王貴管押兵馬等船濟渡切慮遲滯有失事機不免躬親先入秦州於二十六日夜二更到秦州城外承准八月十九日指揮令飛與趙鎮撫立犄角飛遂措置調發兵夫糧食并不住差人勾喚王貴等軍馬實緣舟船數少今月初九日方盡到秦州飛已差張憲權行守城見今大軍屯駐三光宗與金人大寨不遠惟是新復建康之後所有士馬疴瘵尙新羸弊方甚兼自到任未及一句芻蕘糗糧一不齊之本未能即從王事重以承楚之急甚於倒垂不可以頃刻安居理宜前進欲望鈞慈捐一二千之衆假十餘口之糧令飛得激厲士卒徑赴賊壘解二州之圍犄犬羊之迹下以裨相公之盛烈上以寬主上之深憂不勝幸甚

五城祠盟題

自中原版蕩夷狄交侵余憤憤河朔起自和寧總髮從軍歷二百餘戰雖未能遠人夷荒洗蕩巢穴亦且快國讐之萬一今又提一旅孤軍振起宜興建康之城一鼓收虜恨未能使匹馬不回耳故且養兵休卒畜銳待敵嗣當激厲士卒功期再戰北踰沙漠喋血虜庭盡屠夷種迎二聖歸京闕取故地上版圖朝廷無虞主上奠枕余之願也河朔岳飛題

題廣德軍金沙寺壁

余駐大兵宜興沿幹王事過此陪僧僚謁金仙徘徊愜愜遂擁鐵騎千餘長驅而往當俟立奇功殄醜虜復三關迎二聖使宋朝再振中國安強他時過此得勒金石不勝快哉建炎四年四月十二日河朔岳飛題

題東松寺

余自江陰軍提兵起發前赴饒郡與張招討會合岐嶺山路殆及千里過鄱門西約一舍餘當途有菴一所問其僧曰東松遂邀后軍王團練并幙廚隨婦焉觀其基址乃鑿山開地創立廟廡三山環繞勢凌碧落萬木森鬱密掩烟蘿勝景瀟灑實爲可愛所恨不能款曲進程遠速俟他日殄滅盜賊凱旋回師復得至此卽當聊結善緣以慰菴僧紹興改元仲春十有四日河朔岳飛題

題永州祁陽縣大營驛

權湖南帥岳飛被旨討曹成自桂嶺平海巢穴二廣湖湘悉皆安妥痛念二聖遠狩沙漠天下靡寧實忠

岳忠武王集

一七



孝賴社稷威靈。君相賢聖。他日掃清胡虜。復歸故國。迎兩宮還朝。寬天子宵旰之憂。此所志也。願蜂蟻之羣。豈足爲功。過此因留于壁。紹興二年七月初七日。

題鄱陽鬼石山寺

鬼石山前寺。林泉勝景幽。紫金諸佛相。白雪老僧頭。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我來鸚鵡語。爲爾濟民憂。

從假遊西內應制

敕報遊西內。春光滿上林。花園千朵錦。柳嫩萬條金。燕遶龍旌舞。鸞隨鳳管吟。君王仰天地。化育一仁心。

送紫巖張先生北伐

號令風雷迅。天聲動北陳。長驅渡河洛。直指向燕幽。馬蹀關氏血。旗身克汗頭。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

翠光亭

愛此倚欄杆。誰同寓目閒。輕陰晴弄日。秀色隱空山。鳥樹蕭蕭外。征帆杳瀟間。予雖江上老。心羨白雲關。

題翠巖寺

秋風江上駐王師。雙向雲山蹕翠微。忠義必期消塞水。功名直欲鎮邊圉。山林嘯聚何勞取。沙漠羣兒定破機。行復三關迎二聖。金符席捲盡擒歸。

寄浮圖慧海

滋補廬山幾度秋。長江萬折向東流。男兒立志扶王室。聖主專師滅虜酋。功業要刊燕石上。歸休終伴赤松遊。丁寧寄與東林老。蓮社從今着力修。

池州翠微亭

經年塵土滿征衣。特尋芳上翠微。好水好山看不足。馬蹄催趁月明歸。

題新淦蕭寺壁

雄氣堂堂貫斗牛。誓將直節報君雠。斬除頑惡還軍報。不問登壇萬戶侯。

滿江紅

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攬取舊山河。朝天闕。

小重山

昨夜寒蛩不住鳴。驚回千里夢。已三更。起來獨自遶塔行。人悄悄。籬外月籠明。 白首爲功名。舊山松竹老。阻歸程。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絃斷有誰聽。

宋史本傳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世力農。父和能節食以濟飢者。有畊侵其地。割而與之。貫其財者不責償。飛生時有大禽若鵠。飛鳴室上。因以爲名。未彌月。河決內黃。水暴至。母姚抱飛坐塹中。衝濤及岸得免。人異之。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于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家。父義之曰。汝爲時用。其徇國死義乎。宣和四年。真定宣撫劉翰募敢戰士。飛應募。和有劇賊陶俊。賈進和。飛請百騎滅之。遣卒僞爲商。入賊城。賊掠以充部伍。飛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出戰。飛佯北。賊來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搗俊及進和以歸。康王至相。飛因劉浩見。命招賊吉倩。倩以衆三百八十人降。補承信郎。以鐵騎三百往李固渡。嘗敵敗之。從浩解東京。與敵相持于滑南。領百騎習兵河上。敵卒至。飛麾其徒曰。敵雖衆。未知我虛實。當及其未定擊之。乃獨馳迎敵。有驍將。舞刀而前。飛斬之。敵大敗。遷承義郎。隸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在乎一心。澤是其言。康王即位。飛上書數千言。大略謂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敵之謀。而勤王之師日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怠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本朝。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臣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書聞。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



所待以國士。借補修武郎。充中軍統領。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樊枝與柴以敗荆。莫敢採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嬰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之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馮據要衝。時列重鎮。一城受困。則諸城或援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賊能提兵壓境。飛唯命是從。所大喜。借補武經郎。命從王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應戰。奪其糧。而奔諸軍。奮遂拔新鄉。翌日戰侯兆川。身被十餘槍。士皆死。戰又敗。夜重石門山下。成傳金兵復至。一軍皆驚。飛堅臥不動。金兵卒不來。食盡。走彥壁乞糧。彥不許。飛引兵益北。戰于太行山。擒金將拓跋耶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八鐵槍。刺殺黑風大王。敵衆敗走。飛自知與彥有隙。復歸宗澤。爲留守司統制。澤卒。杜充代之。飛居故職。二年。戰州城。又戰黑龍潭。皆大捷。從閻勗保護陵寢。大戰汜水關。射殺金將大破其衆。駐軍竹園渡。與敵相持。選精銳三百伏前山下。各以薪芻交縛兩束。夜半。蒸四端而舉之。金人疑援兵至。驚潰。三年。賊黃善曹成孔彥舟等合衆五十萬。薄南薰門。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敵。飛曰。吾爲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陣。賊亂。大敗之。又擒賊杜叔五孫海。於東明。借補英州刺史。黃善圍陳州。飛戰於清河。擒其將孫勝孫清。以歸。授其刺史。杜充將還建康。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師次鐵路步。遇賊。張用至六合。遇李成與戰。皆敗之。成遣輕騎劫。意臣驕軍銀帛。飛進兵掩擊之。成奔江西。時命充守建康。金人與成合寇烏江。充閉門不出。飛泣請視師。充竟不出。金人遂由馬家渡渡江。充遣飛等迎戰。王俊先遁。諸將皆潰。獨飛力戰。會充已降金。諸將多行剽掠。惟飛軍秋毫無犯。兀朮趨杭州。飛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俘虜軍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遣還。今夜宿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敗之。駐軍鍾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飢不敢擾民。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軍。爭來降附。四年。兀朮攻常州。宜興。令迎飛移屯焉。盜郭吉開飛來。遁入湖。飛遣王貴傳慶追破之。又遣辨士馬昇林聚盜降其衆。有威武者不從。飛單騎入其營斬之。避地者賴以免。歸飛像祠之。金人再攻常州。飛四戰皆捷。尾襲於鎮江東。又捷。戰於清水亭。又大捷。橫屍十五里。兀朮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擡之。金兵驚。自相攻擊。兀朮次龍灣。飛以騎三百。步兵二千馳至新城。大破之。兀朮奔淮西。遂復建康。飛奏建康爲要害之地。宜選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帝嘉納。兀朮師飛。飛邀擊於靜安。敗之。詔討賊方。飛以三千人營於苦嶺。方遁。俄益兵來。飛自領兵千人。戰數十合。皆捷。會張俊兵至。方遂降。范宗尹言張俊自浙西來。盛稱飛可用。遣通奉鎮撫使。兼知秦州。飛辭。乞淮南東路一重難任。使收復本路州郡。乘機漸進。使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會金攻楚。詔張俊援之。俊辭。乃遣飛行。而命劉光世出兵援飛。飛屯三。遂爲楚援。時抵承州。三戰三捷。殺高太保。俘酋長七十餘人。光世等皆不敢前。飛師孤力寡。楚遂陷。詔飛還守通泰。有旨可守。即守。如不可。但於沙洲保護百姓。伺便掩擊。飛以泰無險。可恃。退保柴墟。戰於南新橋。金大敗。渡百姓於沙上。飛以精騎二百殿。金兵不敢近。飛以泰州失守。待罪。紹興元年。張俊請飛同討李成。時成將馬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曰。賊貪而不慮。移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請自爲先鋒。俊大喜。飛重鎧躍馬。奮出城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十五里。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戰。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餘人。進以餘卒奔成於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飛與遇於樓子莊。大破成軍。追斬進。成走新州。降。僞齊張用寇江西。用亦相人。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江淮平。俊奏飛功第一。加神武右軍副統制。留洪州。彈壓盜賊。授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建寇范汝爲陷邵武。江西安撫李回。檄飛分兵保建昌。軍及撫州。飛遣人以岳字幟植城門。賊望見。相戒勿犯。賊黨姚達。僞建昌。飛遣王萬餘。討擒之。隴神武副軍都統制。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飛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將至。疑曰。岳家軍來矣。即分道而遁。飛至茶陵。奉詔招之。成不從。飛奏比年多命招安。故盜力強。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略加勦除。遽起之衆。未可遽殄。許之。飛入賀州境。得成謀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奈何。飛伴曰。姑反茶陵。已而顯。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謀歸告成。成大喜。朝翌日來追。飛命士磨食。潛趨遠嶺。未明。已至太平場。破其營。成據險拒飛。飛應兵掩擊。賊大潰。成走據北嶺。嶺上梧關。遣將迎戰。飛不陣而鼓。士爭奮。奪二隘。據之。成又自桂嶺。置特。至北嶺。嶺。連控隘道。親以十餘萬守。遂頭嶺。飛才八千。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飛謂張憲等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脇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道若等誅其會。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徐慶自邵道。王貴自桂州。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宣撫司降。時以盛夏。行師瘴地。撫循有方。士無一人死。病者。嶺表平。授武安軍承宣使。屯江州。甫入境。安撫李回。檄飛捕劇賊馬友。郝通。劉忠。李通。李宗亮。張式。皆平之。三年春。召赴行在。江西宣諭劉大中奏。飛兵有紀律。人恃以安。今赴行在。恐盜復起。不果行。時度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武。諸郡。帝乃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州。固石洞賊彭友。悉衆至。等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即馬上擒之。餘皆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道死士。疾馳登山。賊衆亂。乘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可命。飛令勿殺。受其降。授徐慶等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以隆祐震驚之故。密旨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脇從。不許。請至三四。帝乃曲赦。人感其德。給像祠之。餘寇高聚。張成。犯袁州。飛遣王貴平之。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授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又改神武後軍都統制。仍制置使。李山。吳全。吳錫。李橫。牛。皆隸焉。僞齊遣李成挾金人入。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及信陽軍。湖。寇楊么亦與僞齊通。欲順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湖。與么會。帝命飛爲之備。四年。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飛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腹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諭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授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羣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抵鄂州城下。僞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復鄂州。遣張憲。徐慶。復隨州。

矣。飛請自爲先鋒。俊大喜。飛重鎧躍馬。奮出城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十五里。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戰。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餘人。進以餘卒奔成於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飛與遇於樓子莊。大破成軍。追斬進。成走新州。降。僞齊張用寇江西。用亦相人。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江淮平。俊奏飛功第一。加神武右軍副統制。留洪州。彈壓盜賊。授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建寇范汝爲陷邵武。江西安撫李回。檄飛分兵保建昌。軍及撫州。飛遣人以岳字幟植城門。賊望見。相戒勿犯。賊黨姚達。僞建昌。飛遣王萬餘。討擒之。隴神武副軍都統制。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飛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將至。疑曰。岳家軍來矣。即分道而遁。飛至茶陵。奉詔招之。成不從。飛奏比年多命招安。故盜力強。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略加勦除。遽起之衆。未可遽殄。許之。飛入賀州境。得成謀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奈何。飛伴曰。姑反茶陵。已而顯。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謀歸告成。成大喜。朝翌日來追。飛命士磨食。潛趨遠嶺。未明。已至太平場。破其營。成據險拒飛。飛應兵掩擊。賊大潰。成走據北嶺。嶺上梧關。遣將迎戰。飛不陣而鼓。士爭奮。奪二隘。據之。成又自桂嶺。置特。至北嶺。嶺。連控隘道。親以十餘萬守。遂頭嶺。飛才八千。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飛謂張憲等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脇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道若等誅其會。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徐慶自邵道。王貴自桂州。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宣撫司降。時以盛夏。行師瘴地。撫循有方。士無一人死。病者。嶺表平。授武安軍承宣使。屯江州。甫入境。安撫李回。檄飛捕劇賊馬友。郝通。劉忠。李通。李宗亮。張式。皆平之。三年春。召赴行在。江西宣諭劉大中奏。飛兵有紀律。人恃以安。今赴行在。恐盜復起。不果行。時度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武。諸郡。帝乃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州。固石洞賊彭友。悉衆至。等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即馬上擒之。餘皆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道死士。疾馳登山。賊衆亂。乘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可命。飛令勿殺。受其降。授徐慶等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以隆祐震驚之故。密旨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脇從。不許。請至三四。帝乃曲赦。人感其德。給像祠之。餘寇高聚。張成。犯袁州。飛遣王貴平之。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授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又改神武後軍都統制。仍制置使。李山。吳全。吳錫。李橫。牛。皆隸焉。僞齊遣李成挾金人入。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及信陽軍。湖。寇楊么亦與僞齊通。欲順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湖。與么會。帝命飛爲之備。四年。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飛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腹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諭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授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羣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抵鄂州城下。僞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復鄂州。遣張憲。徐慶。復隨州。







復奏願進屯淮甸。伺便擊虜。期於破滅。不許詔駐師江州。為淮浙援。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劉豫。可以因而動。會軍中得兀朮謀者。飛作書之曰。汝非我軍中人。張斌耶。吾向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為名。致四太子於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謀莫緩死。即誦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朮事。因謂謀曰。吾今貨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到股納書。戒勿泄。謀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飛奏宜乘廢豫之際。搆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八年。遣軍鄂州。王庶視師江淮。飛與庶書。今歲若不舉兵。當納節請開。庶甚壯之。秋。召赴行在。命詣資善堂。見皇太子。飛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會金道使將歸河南地。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誠。恐貽後世譏。相銜之九年。以復河南大赦。飛表謝。寓和議不便之意。有唾手燕雲。復讐報國之語。授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譬諭。乃受。會遣士僞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酒樽。實欲觀釁以伐謀。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相白帝止其行。十年。金人攻拱。急。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帝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遠度。飛乃遣王貴。牛皋。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略。西京。汝。鄭。鄆。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闢中原。將發密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讐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府路陝西河東北路招討使。尋改河南北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大軍在穎昌。諸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鄆城。兵勢甚銳。兀朮大懼。會龍虎大王。議以為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中外聞之大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鄆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屢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為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兵。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斬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之。兀朮大慄。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兀朮益兵來。部將王剛以五十騎視敵。遇之。奮斬其將。飛時出視戰地。望見黃塵蔽天。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方鄆城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欲攻頌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朮果至。貴將遊奕雲將背寇戰於城西。雲以其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朮婿夏金吾。副統軍粘罕索李董兀朮遁去。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累戰皆捷。中原大震。飛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累敗。兀朮等皆令老小北去。正中興之機。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寇騎五百衝敵。大破之。兀朮遁還汴京。飛檄陸榮令。行視諸陵。資治之。先是紹興五年。飛遣梁興等布德意。招納兩河豪傑。山時皆得其寶。盡破。相開。德。澤。滌。管。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與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為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餽義軍。頂盆餐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賊令不行。兀朮欲發軍以抗飛。河

宋史本傳

一一

北無一人從者。乃歎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勦。金帥烏陵思謀。素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論之曰。毋輕動。候岳家軍來。即降。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觀。崔虎。葉旺等。皆率所部降。以至禁衛龍虎大王。下。乞查千戶高勇之屬。密受飛旗。自北方來降。金將軍韓常欲以五萬衆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方指日渡河。而檜欲畫淮以北。乘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相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詔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于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唯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從。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開田處之。方兀朮乘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五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自慮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十一年。驟報金分道渡淮。飛請合諸帥之兵破敵。兀朮韓常與龍虎大王。疾驅至處。帝趣飛應援。凡十七札。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搤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敵。時飛方苦寒。力疾而行。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持虛勢。必得利。若以為敵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至。斷黃。以議攻却。帝得奏大喜。賜札曰。卿苦寒疾。乃為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師至處州。金兵望風而遁。飛遣兵於舒以俟命。帝又賜札。以飛小心恭謹。不再進退為得體。兀朮破潯州。張俊駐軍黃連鎮。不敢進。揚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人聞飛至。又遁。時和議既決。相思飛異已。乃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已至。飛獨後。相又用恭政王次翁計。俟之六七日。既至。授樞密副使。位恭知政事上。飛固請還兵柄。五月。詔同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帥世忠軍還駐鎮江。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屈已下之。幕中輕銳。教飛勿苦降意。金人攻淮西。俊分地也。俊始不敢行。師卒無功。飛聞命即行。遂解處州。帝授飛兩鎮節。俊益恥。楊么平。飛獻俊。世忠樓船各一。兵械畢備。世忠大悅。俊反忌之。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糧乏。謀飛不為止。帝賜札褒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還。還不進。以之餉為辭。至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忠。欲與飛分其背。軍飛義不肯。俊大不悅。及同行楚州城。俊欲修城為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為退保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紡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紡上之朝。相捕著下大理寺。將以扇搖諷世忠。飛馳書告以相意。世忠見帝自明。俊于是大憾。飛遂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相。相大怒。初。相逐趙鼎。飛每對客歎息。又以恢復為已任。不肯附和。相讀飛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為師之語。惡其欺罔。詰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置其主耶。兀朮遣相許曰。汝朝夕以相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相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方侯高與飛有怨。風高勸飛。又風中丞何錡。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大率謂今春金人攻淮西。飛略至舒。而不進。比與俊按兵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飛累章請罷樞密。尋

宋史本傳

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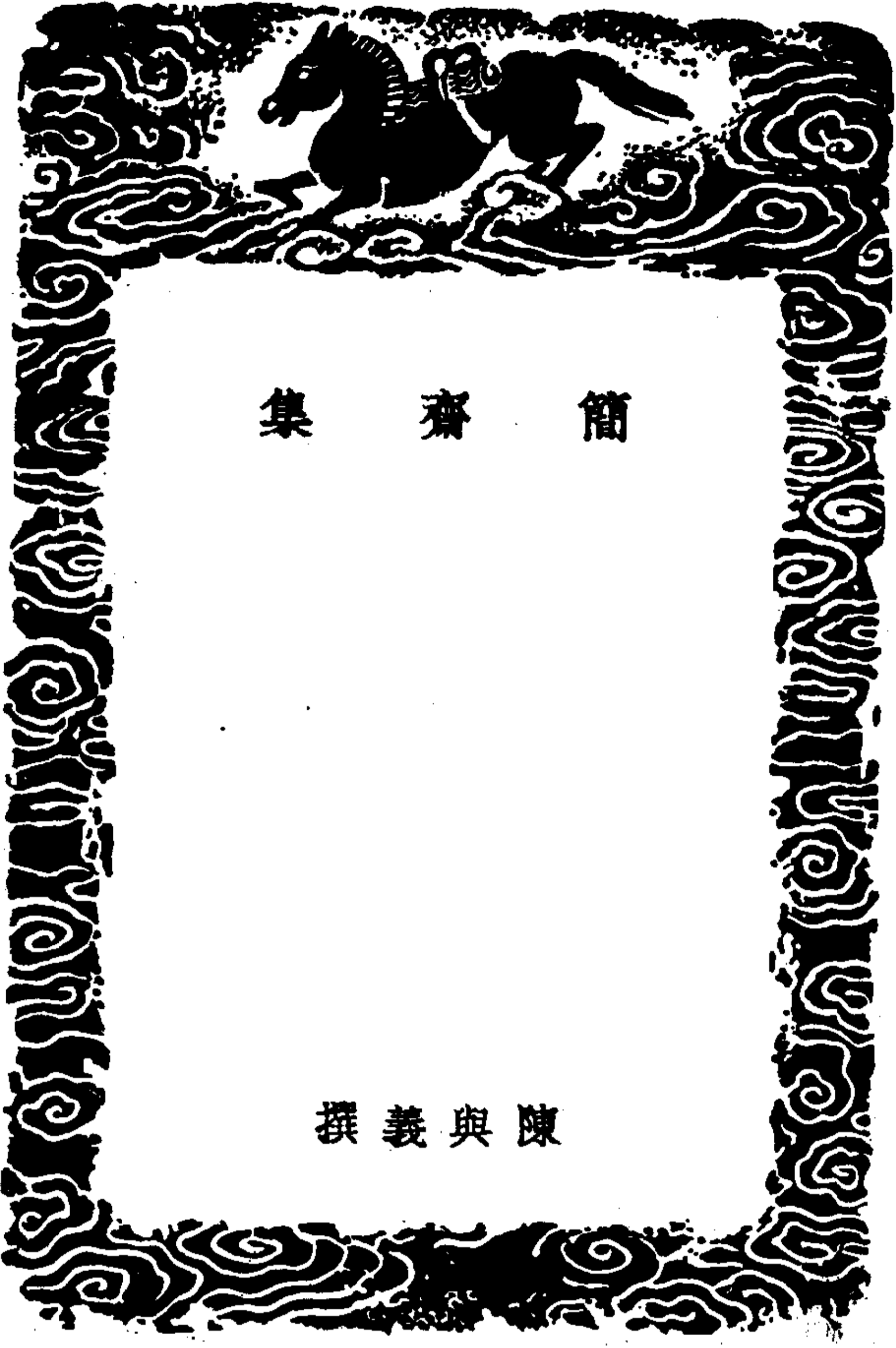
還兩鎮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檢志未伸也又論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檢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錡鞠之飛裂裳以背示錡有盜忠報國四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錡明其無辜改命方俟高誣飛與憲書令盧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言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高以章所指淮西事為言高喜自相簿錄飛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滅迹又通孫革等證飛受詔逗留命許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其獄後葬獄不成棺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乘市籍家貧徙家嶺南幕屬于鵬等從坐者六人初飛在獄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彦猷大理卿薛仁輔並言飛無罪高俱劾去宗正卿士儂請以百口保飛高亦勅之獄死建州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下棘寺以死凡傳成其獄者皆遷轉有差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時洪皓在金國中蠟書馳奏以為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肯許豈大將安樂時却不受玠益敬服少豪飲帝戒之曰卿與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為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師每休舍謀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子雲常習注坡馬蹏怒而鞭之卒有取民麻一棧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顧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撻掠卒有疾躬為調藥諸將遠戍遺妻問勞其家死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煩輒均給軍吏秋毫無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為之語曰城山易撼岳家軍難張浚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勇嚴缺一不可調軍食必豐類曰東南民力耗敵極矣荆湖平募民營田又為屯田歲省漕運之半帝手書曹操諸葛亮羊祜三事賜之飛跋其後獨指操為奸賊而鄙之尤檜所惡也張所死飛感舊恩鞠其子宗本奏以官李寶自楚來歸韓世忠留之寶痛哭願歸飛世忠以書來訟飛復曰均為國家何分彼此世忠歎服襄陽之役詔光世為援六郡既復光世始至飛奏先賞光世軍好賢禮士博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儒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檜死議復飛官方俟高謂金方願和一旦錄故將疑天下心不可及紹興末金益猖獗太學生程宏圖上書訟飛冤詔飛家自便初檜惡岳州同飛姓改為純州至是仍舊中丞汪澈宣撫荆襄故部曲合辭訟之哭聲雷震孝宗詔復飛官以禮改葬賜錢百萬求其後悉官之建廟於鄂號忠烈淳熙六年監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五子雲雷霖震霆

雲飛子年十二從張憲戰多得其力軍中呼曰瘋官人飛征伐未嘗不與數立奇功飛輒隱之每戰以手握兩鐵椎重八十斤先諸軍登城攻下隨州又攻破鄂州襄漢平功在第一飛不言逾年餘曹辨之始遷武翼郎楊么平功亦第一又不上張浚廉得其實曰岳侯避寵榮廉則廉矣未得為公也奏乞推異數飛力辭不受嘗以特旨遷三資飛辭曰士卒冒矢石立奇功始沾一級男雲遠列崇資何以服衆累表不

受顯昌大戰無慮十數出入行陣體被百餘創甲裳為赤以功遷忠州防禦使飛又辭命帶御器械飛又力辭之終左武大夫提舉醴泉觀死年二十三孝宗初與飛同復元官以禮謝葬贈安遠軍承宣使出忠訓郎開門祇候贈武略郎霖朝散大夫敷文閣待制贈太中大夫初飛下獄檜令親黨王會搜其家得御札數篋東之左藏南庫霖請於孝宗還之霖子珂以淮西十五御札辨驗案次凡出師應援之先後皆可考嘉定間為顯天辨誣集五卷天定錄二卷上之晉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茶鹽公事憲修武郎開門祇候

論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繆灌之為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史稱關雲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軍至汴梁之朱仙鎮有詔班師飛自為表答詔忠義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諸葛孔明之風而卒死於秦檜之手蓋飛與檜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可報宋恥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殺檀道濟道濟下獄瞋目曰自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嗚呼冤哉





簡齋集目錄

- 卷一 賦三首 贊二首 跋一首
- 卷二 五言古詩三十七首
- 卷三 五言古詩三十六首
- 卷四 五言古詩四十首
- 卷五 五言古詩三十三首
- 卷六

簡齋集

陳與義撰

銘二首 記一首

簡齋集 目錄

- 簡齋集 目錄
- 五言古詩三十二首
- 卷七 七言古詩二十九首
- 卷八 七言古詩二十八首
- 卷九 五言律詩五十七首
- 卷十 五言律詩十七首
- 卷十一 七言律詩四十四首
- 卷十二 七言律詩三十八首
- 卷十三 五言排律三首
- 六言絕句四首
- 卷十四 七言絕句六十二首
- 卷十五 七言絕句五十八首
- 卷十六 無住詞十八首

七言律詩三十五首

五言絕句二十七首 七言絕句四十一首



臣等謹案簡齋集十六卷。宋陳與義撰。與義字去非。簡齋其號也。洛陽人。登政和三年上舍甲科。紹興中官至參知政事。事迹具宋史本傳。是集第一卷為賦。及雜文九篇。第十六卷為詩餘十八首。中十四卷皆古今體詩。方回瀛奎律髓稱簡齋集中無專題雪詩。惟以年華一首有春生殘雪外句。金潭道中一首有後嶺雪樓榭句。編入雪類。今攷集中古體絕句。並有雪詩。與回所言不合。蓋回所選錄。惟五七言近體。故但就近體言之。非後人有所竄入也。與義之生。視元祐諸人稍晚。故呂本中江西宗派圖中不列其名。然建炎以後。北宋詩人凋零殆盡。惟與義為文章宿老。巋然獨存。其詩雖源出豫章。而天分絕高。工于變化。風格迥上。思力沈摯。能卓然自開蹊徑。瀛奎律髓以杜甫為一祖。以黃庭堅、陳師道及與義為三宗。雖一家門戶之論。然就江西派中言之。則庭堅之後。師道之前。實高置一席無愧也。初與義嘗作墨梅詩。見知于徽宗。其後又以客子光陰詩卷裏杏花消息雨聲中句。為高宗所賞。遂馴至執政。在南渡詩人之中。最為顯達。然皆非其傑構。至于湖南流落之餘。汴京板蕩以後。感時撫事。慷慨激越。寄託遙深。乃往往突過古人。故劉克莊後村詩話謂其造次不忘憂。愛以簡嚴掃繁縟。以雄渾代尖巧。第其品格。當在諸家之上。其表姪張曠。為作墓誌。亦云公詩體物高。與清遠超特。紆餘閑肆。高舉橫厲。固可謂善于形容。至以陶謝章柳擬之。則殊為不類。不及克莊所論。為得其真矣。乾隆四十六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昀

光祿寺卿臣陸錫熊

纂修官翰林院編修臣翁方綱

簡齋集卷一

宋陳與義撰

賦

覺心畫山水賦

天寧堂中黃面老禪。四海無人。碧眼視天。有一居士。山澤之仙。結三生之習氣。口不停乎說山。聊寄答于一笑。夜乃夢乎其間。重巖複嶺。虧蔽吐吞。紛應接其未了。萬雲忽兮歸屯。亂晦明于俄頃。存十二之峯巒。有木偃蹇。樵斤所難。飽于霜與百露。根不動而意安。澹山椒之落日。送萬古以無言。彼棲鳥其何知。方相急而破烟。須臾變滅。所見惟壁。有木上座。夢中侍側。問上座以何見。口不能於噴噴。豈彼口之真無。悟前境之非實。管城子在旁。代對以臆。忽風雨之驟過。恍向來之所歷。此其畫耶。則草木禽鳥。皆似相識。抑猶夢耶。則已見囿于筆墨之迹矣。居士再至。問以此故。復寄答於一笑。持畫疾去。

玉延賦

吾聞陽公之田。不墾不耕。爰播盈斗。可獲連城。資陰陽之淑氣。孕天地之至精。蜿蜒赤堊之腴。煌煌白虹之英。驚山水之潤發。冒朝采之餘榮。逮百嘉之澤盡。候此玉之豐成。王公大人。方以不貪為寶。辭秦玉而



陋楚疇。雖三獻其奚售。乃舉贊於老生。老生囊中之法未試。腹內之雷久鳴。舉石鼎而自瀝。據豕腹之彭亨。春江浩其波濤。遠整颯以松聲。俄白雲之漲谷。亂雙眼于晦明。擅人間之三絕。色味勝而香清。捧盃孟而笑領。映牖戶之新晴。斥去爛殘之芋。盡棄接輿之青。收奇勳于景刻。亡未落而體輕。凌厲八仙。掃除三彭。見蓬萊之夷路。接閭闔於初程。彼徇華之大夫。含三生之宿醒。汗之以蜂蜜。辱之以羊羹。合膏逸少之炙。同傳孝儀之鯖。歎超然之至味。乃陸沈于雙盲。豈皆能于我遇。亦或癡而或烹。起投筆而三叫。驅蛇蚓以縱橫。吾何與大夫之迷疾。蓋以慰此玉之不平也。

放魚賦

仲冬良日。二客過予。請觀魚於寶氏之陂。攝衣而興。從客往嬉。日澹寒郊。木影陸離。顧道旁之怖異於他日。浩如潮之方滋。客曰。是殆水師不仁。將平地以盡魚。空其池而寓之斯也。至則水不膚寸矣。而百萬之鱗。濃瀾聲沸。金橫玉偃。失據狼狽。赤手下捕。易若拾塊。翻倒窟穴。不遺細碎。問其所以得取。則輸金錢以買諸寶氏。噫嘻。見魚之愛其生。與我無異也。奈何使充物之性命。帶險嚼而就割。纒以易一朝之費。彼任公子。雖永負于一魚。而灑河以東。蒼梧以北。皆歌舞其賜。則乘除而逆計之。其得失有以相濟也。聊解我衣。救爾戢戢。爰得數斗。謹以微濕。豈不指動。易生相急。將逸爾于隋溝。資淮海以供給。已趨湯而幸見。赦同伏鑕。而偶不及。其亦知遇我之不可常。而救飭饑以慎出入也。僕奴笑曰。美則美矣。抑此賜不終。夫巢梁之禽。智困深叢。草秀巖下。出山不豐。是魚安樂于止水之淵久矣。而一旦投之衝沙走石之流。亦鱗敗鱗折。未十里而取窮耳。不虞生異。使我辭索。遂用其言。脫魚再厄。步驛門而左轉。得渺然之平澤。其深黛黑。其淺鑑白。窮源委而四顧。知我輩之責塞。罄一瀉而莫留。亂藻苕之寒碧。乍團團以洋洋。忽四散而莫迹。異乾魚之還鄉。類羣鰻之徙宅。念宇宙之偉事。或偶成于戲劇。豈特為今日之一快。吾將候風雷于他夕也。衆客欣然。三逸而退。歸泚我筆。以記斯會。庶幾寶氏子聞之。為來歲之戒。

銘

研銘

無住菴。老居士。紫玉池。娛晚歲。不出菴。書誦偈。誰使之。踐朝市。入承明。可帝制。如智井。久不治。百尺泉。來莫莫。古之人。輕百計。惟出處。不敢易。嗟已晚。覺非是。勒斯銘。戒後世。

書室石室銘

巍巍仁祖。軼堯邁禹。授厥所因。中外有人。有懷周公。聰明正直。推原厥本。功在石室。仁祖在天。公在列星。石室在茲。公實臨之。咨爾山鬼。護而勿失。咨爾裔孫。肅茲草木。後有與者。無媿茲石。

贊

以玉剛卯為向伯恭生朝贊

仲冬吉日。風穆氣休。我出剛卯。以壽元侯。祝融之玉。色比離方。元侯佩之。如玉之剛。攘除厲凶。以迎明王。南門不鍵。有室則強。三肅元侯。既贈既禱。曷其報我。當以剛卯。

甘泉吾使君。畫史作簡齋居士像。居士見之大笑。如洞山過水觀影時也。戲書三十二字。兩眉軒昂。厥像如寄。而服如此。又不離世。鑑中壁上。處處皆是。簡齋雖傳。文殊無二。

記

頤軒記

余客汝州。識治獄掾陳德潤。與之語。肺腑無溪壑也。奔走百僚之底。未嘗一日有怠容。後官太學。而其弟道醇肄業焉。官學萬里。貧不振。天子幸學官之。澹然不色喜。余以是媿其兄弟。道醇間語曰。我又有隱居不仕之兄。廬西山之下。其燕居所。榜之曰頤軒。前崖岫之嶒嶸。後澗壑之琤琤。烟雲草木。晦明寒暑。出天地之奇變。以娛軒中之人。世之得喪利害。無所經其懷。我與汝州掾。心不能忘也。余面贊之曰。鍾皓有兄不仕。皓亦逸巡難進。居官有聞。何點棲遁求志。而其子弟遺進退之節。後世莫嘗焉。而今而後。知二子之師友不在他。在頤軒爾。于其歸也。申以告之曰。大丈夫用世。非難也。無媿于頤軒之兄為難也。其亦告于頤軒之兄。不仕。非難也。行義風烈。有聞于鄉里。無媿乎前之山後之澗為難也。古之君子。居也。其仕也。其道一也而已。二子方將為軒冕所廢。異日風績振耀。而用舍行藏。可觀可紀。則頤軒之進德。亦可占矣。道醇曰。是蓋頤軒之記。盡書之。乃錄大略。使歸書之其壁。且以告德潤云。洛陽陳去非記。

跋

跋郭節度父墓志銘

自古將帥之世。其功名福祚。鮮有克全。至漢辛武賢父子。始傳世為名將。史氏賢之。又發于序傳。榮華至今。本朝郭氏。乃有累世之美。勳業書于竹帛。閭閻耀于一時。至殿帥益顯。遂以宿將用也。不見其形。願察其影。其受社若此。則其所行可知矣。夫當願以規者。同郡之至情也。天下方有難。非血誠壯烈。不足以解國家憂。殿帥勉之。亦以告意氣之同者。



定知張公子。能共寂寞。執此以贈君。意重藉藉。破帽與青鞋。耐久心亦舒。危處要進步。安處勿停車。成虧在道。不在功利區。收視以為期。問君此何如。開尊且復飲。辭費道已迂。閉口味更長。香斷應標。八音歌二首

金張與許史。不知塞士名。石交少瑕疵。但有一麴生。絲色隨染異。擇交士所貴。竹林固皆賢。山王以官累。匏酌可延客。藜藿無是非。士思非不深。無屋未能歸。革華雖可侯。不敢踐危地。木奴會足飽。寬作十年計。金章笑鶴衣。玉堂陋茅茨。石火不須臾。白駒隙中馳。絲髮那可避。會當來如期。竹固不如肉。飛觴莫辭速。匏竹且勿喧。聽我歌此曲。土花玩四時。未覺有榮辱。草木要一聲。好異乖人情。木公不可待。且復舉吾觥。次韻張元方春雪

雲黃天為低。臆白雪初作。幽人睡方覺。簾外舞高鶴。斜斜既可人。整整亦不惡。不知來何暮。遂失梅花約。東風桃杏暖。不受珠璣絡。聊回高解調。點點付藜藿。幽人無酒飲。一笑供酬酢。歲晚會復來。相期在丘壑。舍弟諱日不和雪勢更密因再賦

密雪來催詩。似怪子不作。蔽天白漫漫。誰辨鷺與鶴。坐令天回笑。未受風作惡。急飛既繁麗。緩舞尤綽約。稍積草木上。斷續弄聯絡。終然要白日。印彼葵與蕓。滿眼豐歲意。空時信難醉。慎勿辭與衣。已不慮填壑。雜書示陳國佐胡元茂四首

一官專為口。俯仰汗我顏。願將千日飢。換此三歲閒。冥冥雲表雁。時節自往還。不憂稻梁絕。憂在羅網間。絕勝杜拾遺。一飽常開關。晚知儒冠誤。猶戀終南山

杜門十日疾。因得觀妄身。勿云千金軀。今視如埃塵。平生老赤脚。每見生怒噴。揮汗煮我藥。見此愧其勤。巨源邦之棟。急土如拾珍。定知柳下釣。遠勝崔史陳。絕交雖已隘。益見叔夜真。士要輕衣食。求仁今得仁。釋之與王生。盛美俱絕倫。吾評竹林錄。未可少若人。

吾昔同年友。壯志各南溟。十年風雨過。見此落星屋。秀者吾元茂。乘器見鼎錫。許身稷契間。不但醉六經。時逢下車揖。慰我兩眼青。勿憂事不理。伯始在朝廷。書懷示友十首

俗子令我病。紛然來塵隔。賢士費懷思。不受折簡呼。城東陳孟公。久聞今何如。明月照天下。此夕與君俱。不難十里勤。長借東家驢。似聞有老眼。能作薦鴛鴦。功名勿念我。此心已掃除。陳孟公詩

張子霜後鷹。毛骨非凡曹。不肯兄事錢。但欲僕命。胡為隨我。錄錄著青袍。相逢車馬邊。技癢不得。平生詩作祟。腸肚困糞食。使我忘殷憂。亦自得詩力。絕知是餘蔽。且復永今日。不如付杯酒。一笑萬事畢。毛穎僅升堂。麴生真入室。

我夢鐘鼎食。或作山林遊。當其適意時。略與人間伴。覺來跡便掃。我已不悲憂。人間安可比。夢中無悔尤。我策三十六。第一當歸田。柴門種雜樹。婆娑樂餘年。是中三益友。不減二仲賢。柏樹解說法。桑葉能通。有錢可使鬼。無錢鬼揮拳。百年堂前燕。萬事屋上烏。微官不救飢。出處遠壯圖。相牛豈無經。種樹亦有書。

簡齋集卷二

五言古詩

次韻謝文瑞主簿見寄兼示劉宣政

斷蓬隨天風。飄蕩去何許。寒草不自振。生死依牆堵。兩塗俱寂寞。衆手劇雲雨。坐令習主簿。下與雞羣伍。遙知竹林交。未肯一時數。翩翩三語掾。智與慢相補。髯劉吾所畏。道屈空去魯。子才亦落落。傾蓋極許予。四顧照河漢。一笑寬道旅。堂堂吾景方。去作泉下土。未知我露電。能復幾寒暑。思尊久未決。食膏轉覺苦。我不遠諸子。要先諸子去。不種楊柳田。但灌呂安園。未知誰善。可作孔文學。十年亦晚矣。請便事斯語。來時有十年之約。

題劉路宣義風月堂

長風將佳月。萬里到此堂。天遊本無待。邂逅今夕涼。北牕舊竹短。南牕新竹長。此君本無心。風月不相忘。道人方燕坐。萬物凝清光。不獨捲霜雪。似聞笙鶴翔。乃知一念靜。可洗千劫忙。明當攜麴生。往問安心方。次韻張矩臣迪功見示建除體

建德我故國。歸哉道我驅。除道得歡伯。荆棘無復餘。滿堂秋月色。未覺飢腸虛。平林過西風。爲我起笙竽。



如何求二頃，歸臥淵明廬。曝背對青山，鳥鳴人意舒。試數門前客，終歲幾履車。

仲舒老一經，策世非所長。瓦鼎薦蔬食，但取充飢腸。偉哉賈生書，開闢有耿光。既珍亦可飽，舉俗不見嘗。揚雄平生學，肝腎困雕鐫。晚于玄有得，始悔賦甘泉。使雄早大悟，亦何事于玄。賴有一言善，酒箴真可傳。蕭蕭十月菊，耿耿照白草。開牕逢一笑，未覺徐娘老。風霜要飽經，獨立晚更好。韓公真躁人，願用擾懷抱。青青堂西竹，歲寒不編籜。蓬蒿乘小中，拭眼見長身。澹然冬日影，此處極可人。子猷幸見過，一洗聲色塵。

風雨破秋夕，梧葉隴前驚。不惹黃落近，滿意作秋聲。客子無定力，夢中波撼城。覺來俱不見，微月照殘更。

曼陀羅花  
我圖殊不俗，翠蕤敷玉房。秋風不敢吹，謂是天上香。烟迷金錢夢，露醉木蕖妝。同時不同調，曉月照低昂。

與周紹祖分茶  
竹影滿幽廳，欲出腰纏纒。何以同歲暮，共此晴雲晚。摩挲蟹雷腹，自笑計常短。異時分白雲，小杓勿辭滿。

汝州吳學士觀我齋分韻得真字  
狂夫縛軒冕，自許稷契身。靜者樂山林，謂是羲皇人。不如兩忘快，內保一色醜。偉哉道山傑，滯此汝水濱。大來會闊步，小憩得幽欣。一齋有琴酒，萬事無纖磷。不作子公書，肯受元規塵。人言君侯癡，我知丈人真。月明泉聲細，雨過竹色新。是聞有真我，冥坐方申申。

陪諸公登南樓觀新茗家弟出建除體詩諸公既和予因次韻  
建康九隴美，侑以八味珍。除瘴去熱惱，與茶不相親。滿月墮九天，紫面光瑣璣。平生賭奴勝，厭厭氣未申。定論得公詩，雅好知靈神。執持甘露碗，未覺有等倫。破睡及四座，愧我非嘉賓。危樓與世隔，萬事不及唇。成公方坐嘯，賞此玉花勻。收杯未要忙，再試晴天雲。開口得一笑，茲遊念當頻。閉眼歸默存，助發梨棗春。

諸公和淵明止酒詩因同賦  
愛河深一世，既溺不能止。不如淡生活，吟詩北牖裏。肺肝亦何罪，因此毛錐子。不如友麴生，是子差可喜。三杯取徑醉，高緒散莫起。奈何劉伶婦，苦語見料理。不如一覺睡，浩然忘彼己。三十六策中，此策信高矣。

政使江變酒，誓不涉其流。尚須學王通，藝黍供祭祀。

周叔易子觀我齋分韻得自字  
小草浪出山，大隱乃居市。功名一畫餅，甚矣癡兒計。傾身犯火宅，願自以為戲。汗顏逢冰子，更復問奚自。三肅齋中人，本是青雲器。雖然山止山，政爾吏非吏。蕭蕭隴前竹，見引著勝地。世間劇寒暑，了不受榮悴。門前剝啄客，欲問觀我意。但持那那枕，贈客一覺睡。

觀我齋再分韻得下字  
一簾縛雨脚，閉戶了晨夜。夢攀城西樹，起造君子舍。紫髯出堂堂，見客披衣謝。平生功名手，嗜靜如食蔗。小齋劇冰壺，中明無外礙。要知日用事，跌坐看鳥下。主人心了了，竹石亦閒暇。兒童慣看客，我車當日駕。

平分齋中閒，風月不待借。要須酒屢費，不用牛心炙。

寄題商洛李令孤勳迎翠樓  
西來金衣鶴，書落汝水湄。雲霞映道路，中有迎翠詩。遙知五斗粟，未辦買山資。政要百尺樓，了此浮天眉。森然詩中畫，想見憑闌時。朝曦與暮靄，百變皆令姿。君方領此意，簿書何急為。衆手劇雲雨，惟山不瑕疵。當年四老翁，視世輕于芝。坐令山偃蹇，不受人招麾。誰歎樓中客，俯仰與山期。願要君折腰，督郵真小兒。因之感我意，故巖歸已遲。便攜靈運屐，不待德璋移。

次韻謝天寧老見貽  
庭柏不受寒，依然照人綠。霧收晨光發，可玩不可掬。道人方出定，不復辨羊鹿。微雲度遙天，一笑立于獨。嗟予晚聞道，學看傳燈錄。三生畫書魚，萬卷今可束。較雖已破碎，猶欲大其幅。是身堪底用，況乃五斗粟。自從識師面，日月變轉數。受師爐中烟，無處著榮辱。周妻與何肉，恨我未免俗。從今謝百事，請作龜頭縮。卻笑長沙傳，區區問淹速。聊將非舌言，往和無譜曲。

留別心老  
老心霜下松，名與隆公齊。人物北斗南，佛事東院西。平生四海脚，不踏四海泥。晚說汝州禪，飽噉天寧齋。夢中與我遇，相扶兩枯槎。每見眼自明，不復煩金篋。卻從夢中別，未免意慘悽。他時訪生死，林深路應迷。

九日賞菊  
黃花不負秋，與秋作光輝。夜霜猶作惡，朝日爲解圍。今晨豈重九，節意入幽菲。孤芳擅天地，衆卉亦已微。殷勤黃金鑿，照耀白版扉。沽酒欲壽花，孔兄與我違。清坐絕省事，未覺此計非。夕英豈不腴，騷人自難肥。

遊葆真池上  
蕭厚不盈咫，人間隔蓬萊。高柳喚客遊，我輩御風來。坐久落日盡，淡淡池光開。白雲行水中，一笑三徘徊。鴨兒輕歲月，不受急景催。試作弄篙驚，徐去首不迴。無心與境接，偶遇信悠哉。再來知何似，有句端難裁。

端門聽教詠雪  
雲葉垂難竿，雪花眩鸞旗。一天豐年意，飄入萬壽卮。茫茫玉妃班，影亂千官儀。也知樓頭喜，舞態方自持。教坊可憐女，面赤婆娑時。天公一笑罷，未覺風來遲。小儒驚偉觀，到笏不敢吹。歸家得細說，平分遺妻兒。茅簷玉三尺，坐玩可樂飢。生活太冷淡，侑以一篇詩。

遊玉仙觀以春風吹倒人爲韻得吹字  
清遊天不借，破帽沙疾吹。下馬棲梅嶺，未恨十里岐。風餘簫鐸語，坐定爐烟遲。新春碧瓦麗，古意喬木奇。黃冠見客喜，此士定不羈。但憐城中塵，洗子青松枝。人閒爭奪醜，我亦寄枯葉。輸贏共一笑，馬影催歸時。

路歸馬上再賦  
偶然思玉仙，便到玉仙遊。與畫未及郭，玉仙失回頭。成毀俱一念，今昔浪百憂。未知橫笛子，亦解此意不。春風所經過，水色如瀟油。垂鞭看落日，世事劇悠悠。



俗子書滿壁。澹然不生噴。惟有太行山。修供獨殷勤。

浴室觀雨以催時走筆龍爲韻得走字

微雲生屋脊。欹枕看培塿。崔嵬亂一瞬。秦華入搔首。須臾萬銀竹。壯觀驚戶牖。擗擊竟自碎。映空白烟走。餘飄送未了。日色在井口。去冬三寸雪。寒日澹相守。商量細細融。未覺經旬久。誰能料天公。辦此脫穎手。一涼滿天地。平分到庭柳。葉端噓餘風。送我一杯酒。畫屏題細字。畫記同來友。俗眼之所道。此事當不朽。

夏至日與太學同舍會葆真二首

微官有閑閱。三賦池上詩。林密知夏深。仰看天離離。官忙負遠興。屬至及良時。荷氣夜來雨。百鳥清晝遲。微風不動蘋。坐看水色移。門前爭奪場。取歡不償悲。欲歸未得去。日暮多黃鵝。

明波影千柳。紺屋朝萬荷。物新感節移。意定覺景多。遊魚聚亭影。鏡面散微瀾。江湖豈在遠。所欠雨一蓑。忽看帶箭禽。三歎無奈何。

夏日

赤日可中庭。樹影數不開。燭龍未肯忙。一步九徘徊。夢中驚耳鳴。忽覺聞遠雷。屋上奇峯起。欹枕看雲來。變化信難料。轉頭失崔嵬。雖然不成雨。風起亦快哉。槐葉真青白。少振十日埃。白團豈辦此。擲去羞薄才。蜻蜒泊牆陰。近人故多猜。蕭西豈更熱。已去復飛迴。

試院春晴

今日天氣佳。忽思賦新詩。春光挾晴色。併上桃花枝。白雲浩浩去。天色青陸離。餘霽過晚日。彩翠紛新奇。天公出變化。驚倒癡絕兒。透迤或耐久。美好固暫時。平生一枝筇。穩處念力衰。淡然意已足。卻赴青燈期。

寄題兗州孫大夫絕塵亭二首

不讀遠遊賦。放懷茲地宜。雲山繞廳戶。高懸爭紛披。世故日已遠。風水方逶迤。倚杖夜來雨。東山烟散遲。人間許長史。不與此心期。

境空納浩蕩。日暮生沈寥。竹聲池邊起。欲斷還蕭蕭。丈人方微吟。高象各動搖。林間光景異。月出東山椒。門前誰剝啄。已逝不須邀。

休日早起

臙臙臙影來。稍稍禽聲集。開門知有雨。老樹半身濕。劇讀了無味。遠遊非所急。蒲團著身寬。安取萬戶邑。開鏡白雲度。捲簾秋光入。飽受今日閒。明朝復編紮。

夏夜

幽牕報夕霽。微月在屋椽。手中白羽扇。共此夜寥寥。六月天正碧。三更樹微搖。緬懷山中景。茲夕感路遙。長嘯送行雲。可望不可招。夜闌林光發。白露濡青條。

與伯順飯于文緯大光出宋漢傑畫秋山

焚香消午睡。開畫逢秋山。皇都馬聲中。有此四士閒。離離南國樹。閃閃湘水灣。悠悠孤鳥去。淡淡長隴還。

### 簡齋集卷三

#### 五言古詩

夏日集葆真池上以綠陰生畫靜賦詩得靜字

清池不受暑。幽討起予病。長安車轍邊。有此荷萬柄。是身惟可懶。共寄無盡興。魚遊水底涼。鳥語林間靜。談餘日亭午。樹影一時正。清風不負客。意重百金贈。聊將兩鬢蓬。起照千丈鏡。微波喜搖人。小立待其定。梁王今何許。柳色幾衰盛。人生行樂耳。詩律已其贖。邂逅一尊酒。他年五君詠。重期踏月來。夜半嘯烟艇。

遊慧林寺以三峽炎蒸定有無爲韻得定字是日欲逃暑閣下面守園童子持不可

我如東郊馬。鼓側甘瘦病。今晨舉足輕。起行得幽勝。撫臆喚癡融。橫面初出定。眼明無常物。坐久爐烟正。門前幾鳥帽。往來送朝暝。豈知帽影邊。有地白日靜。寶閣陰蕭蕭。童子色不令。年來惜達人。一笑取歸送。願言捐何肉。終歲奉清淨。簞鐺豈印吾。出門有餘聽。

登天清寺塔

爲眼不計脚。攀梯受微辛。半天拍闌干。驚倒地上人。風從萬里來。老夫方岸巾。荒荒春淨木。浩浩空納塵。夕陽差萬瓦。赤鯉欲動鱗。須臾暮烟合。青魴映瀟淪。萬化本日馳。高處覺眼新。借問龕中仙。坐穩今幾晨。



履上十年蟻未散。腰纏頭不如一語君。坐此巖石間。遠峯如脩眉。近峯如墮髮。書生飽作祟。眼亂紛翳斑。一笑遺世人。聊破千載顏。詩成即畫記。可益不可刪。

冬至二首

少年多意氣。老去一分無。閉戶了冬至。日長添數珠。北風不待節。鴻雁天南驅。烏帽獨何幸。七日守屋廬。石爐深炷火。撩亂一榻書。只可自怡悅。不堪寄張扶。人生本是客。杜叟顧未知。今年我聞道。悲樂兩脫遺。日色如昨日。未覺墮陰遲。不須行年記。異代尋吾詩。東家窺窺娘。融蠟幻梅枝。但恐負時節。那知有愁時。

將赴陳留寄心老

今日忽不樂。圖書從糾紛。不見汝州師。但見西來雲。長安豈無樹。憶師堂前柳。世路九折多。遊子百事醜。三年成一夢。夢破說夢中。來時西門雨。去日東門風。書到及師閒。為我點枯筆。畫作讀書圖。羸驢帶寒日。他日取歸路。千里作一程。飽喫殘年飯。就師聽竹聲。

赴陳留

草草一夢闌。行止本難期。歲晚陳留路。老馬三振鬣。自看鞭袖影。曠野日落遲。柳林行不盡。想見春風時。點點羊散村。陣陣鴻投陂。城中那有此。觸處皆新詩。舉手謝路人。醉語勿瑕疵。我行有官事。去作三年癡。遙聞辟穀仙。閱世河水涓。時從玩水影。政爾不憂飢。

種竹

種竹不必高。搖綠當我種。向來三家墅。無此空簾聲。皇天有老眼。為閱十日晴。護我蕭蕭碧。偉事都為驚。同休偶落此。相向意甚平。何須俟迷日。可笑世俗情。明年萬天矯。穿地聽雷鳴。但恨種竹人。南山合歸耕。他時夢中路。留眼記所更。蒼雲屯千里。不見陳留城。

再遊八關

古鏡易為客。了身一籃輿。食遊八關寺。忘卻子公書。青青天氣蕭。淡淡春意初。東風經古池。滿面生紅餘。叩申縛壯士。人世信少娛。時來照茲水。檢點費與巖。日暮登古原。微白見遠墟。念我遂初賦。徘徊月生裾。悠悠不同抱。悄悄就歸途。

食筍

竹君家多才。楚楚皆席珍。成行著錦袍。玉色映市人。惠然集吾宇。老眼驚光新。麴生亦稅駕。共慰藜藿貧。不待月與影。三人宛相親。可憐管城子。頭禿事苦辛。按譜雖同宗。閉道隔幾塵。詩成聊便寫。一笑驚比鄰。

初夏遊八關寺

閉門睡過春。出門綠滿城。八關池上柳。絮罷但藏鶯。世故劇千媚。今朝此閒行。草木隨時好。客恨終難平。寺有石壁勝。詩無康樂聲。扶藜不得上。新月水中生。

題酒務壁

野馬本不羈。無奈卯與申。當時彭澤令。定是英雄人。客來兩纏牀。客去一欠伸。市聲自難吞。爐烟自輪囷。驚聲時節改。杏葉雨氣新。佳句忽墮前。追摹已難真。自題西軒壁。不雜徐庾塵。

秋夜詠月

庭樹日日疎。稍覺夜月添。推愁了此段。捲我三間簾。黃花牆陰遠。白髮露氣嚴。平生六尺影。隨我送涼炎。踏破千變地。投老乃自嫌。尙想采石江。宮錦映霜蟾。夜半賦詩成。起舞魚龍象。辦此詎難事。取快端宜廉。

入城

竹與聲啾啾。路轉登古原。孟冬郊澤曠。細水鳴蘆根。霧收浮屠立。天闊鴻雁奔。平生厭喧鬧。快意三家村。思生長林內。故園歸不存。欲為唐衢哭。聲出且復吞。

夜步隄上三首

世故生白髮。意行無與期。平生水上座。臨老始相知。月中沙岸水。歲暮河流遲。留侯廟前柳。葉盡空離離。百年信難料。賦賦奇絕詩。

人間睡聲起。幽子方獨步。倚杖看白雲。亭亭水中度。十月雁背高。三更河流去。物生各擾擾。念此煎百慮。聊將憂世心。數徧橋西樹。

旋買青芒鞋。去踏沙頭月。爭教冠蓋地。著此影突兀。樹寒棲鳥動。風轉孤管發。月色夜夜佳。人生事如髮。夢中續清遊。濃露濕銀闕。

早起

竟夜聞落木。雨歇聽如新。披衣有忙事。簾前看歸雲。初陽上林端。鴉青明紛紛。我亦迫經課。日計在一晨。再燒結願香。消洗三生動。羣公持世故。白髮到幽人。幸不識奇字。門絕車馬塵。誰能共此應。竹影可與分。

晚步

手把古人書。閒讀下廣庭。荒村無車馬。日落雙檜青。曠然神慮靜。濁俗非所事。逍遙出荆扉。佇立瞻郊坰。須臾暮色至。野水皆晶熒。卻步面空林。遠意更杳冥。停雲甚可愛。重疊如沙汀。

同楊運幹黃秀才村西買山藥

潦縮田路寬。委蛇散腰脚。勝日一枝杖。村西買山藥。罔惜相吞吐。遠木互前卻。天陰野水明。歲暮竹籬薄。田翁領客意。發篋堆磊落。玉質細色柔。用世乃見縛。屠門幾許快。夜語尋幽約。石鼎看雲翻。門前北風惡。

早起

曉寒生木枕。臙白夢難續。自起開柴扉。空庭立喬木。濛濛井氣上。淡淡天容肅。塵心忽昭曠。何異居澗谷。學道善不遠。忍飢差已熟。皇天賜豐年。菜本如白玉。一簡了百事。狡獪噉齷齪。幽鳥行屋山。悠然寄吾目。

八關僧房遇雨

脫履坐明牕。偶至情更適。池上風忽來。斜雨滿高壁。深松含歲暮。幽鳥立晝寂。世故方未闌。焚香破今夕。

次舞陽



客子寒亦行。正月固多陰。馬頭東風起。綠色日夜深。大道不敢驅。山徑費推尋。丈夫不逢此。何以知驅歎。行投舞陽縣。薄暮森衆林。古城何年缺。跋馬看日沈。憂世力不逮。有淚盈衣襟。嗟哉西北雲。想像折寸心。

次雨陽

今日東北雲。景氣何佳哉。我馬且勿驅。常有吉語來。春寒欺客子。滿意旗亭杯。百年耳頻熱。萬事首不迴。臥龍今何之。有家今半摧。空餘喬木地。薄暮鴉徘徊。懷古視落日。媿我非長才。卻憑破鞍去。風林生七哀。

海棠

春雨夜有聲。連林杏花落。海棠已復動。寒食豈寂寞。人間有此麗。赴我隔年約。花葉兩分明。春陰耿簾幕。東風吹不斷。日暮胭脂薄。何可無我吟。三叫恨詩惡。

雨中觀秉仲家月桂

月桂花上雨。春歸一灑開。東西南北客。更得幾回看。紅粉映玉色。薄暮無乃寒。園中如許樹。獨覺賦詩難。

簡齋集卷四

五言古詩

題簡齋

我應三尺餘。可以閱晦明。北省雖巨麗。無此風竹聲。不著散花女。而況使鬼兄。世間多歧路。居士繩牀平。未知阮遙集。幾履了平生。領軍一屋鞋。千載笑絕纓。槐陰自入戶。知我喜新晴。覓句方未了。簡齋真虛名。

印老索鈍菴詩

人言融公懶。牀上揖賓客。我來兩忘揖。團圓一菴白。戲談鄧州禪。分食天事麥。竹風亦喜我。蕭索至日夕。出家丈夫事。軒冕本兒劇。願香驚餘烟。世故感陳迹。固應師未鈍。使我不安席。時求一滴水。爲洗三生石。

登城樓

去年夢陳留。今年夢鄧州。髮夢即了我。一笑城西樓。新晴草木麗。落日淡欲收。遠川如動搖。景氣明田疇。百年幾憑闌。亦有似我不。城陰坐來失。白水光不流。丈夫貴快意。少住寬千憂。歸嫌簡齋陋。局促生白頭。

遊董園

西園可散髮。何必賦遠遊。地曠多雄風。葉聲無時休。幸有濟勝具。枯藜支白頭。平生會心處。未覺身淹留。

散坐青石牀。松意淡欲秋。薄雨青衆卉。深林耿微流。一涼天地德。物我俱夷猶。東北方用武。六月事戈矛。甲裳無乃重。腐儒故多憂。珍禽叫高樹。且復寄悠悠。

夏雨

三伏過幾日。坐數令人瘦。片雲忽西行。庭樹生光景。須臾萬籟竹。壯觀發異境。天公終老手。一笑破日永。龍公勿憚煩。事了亦俄頃。脩竹恬變化。依然半隳影。

積雨喜晴

積雨得一晴。開牕送吾目。墨雲帶餘憤。遠樹增新綠。天公信難料。變化雜神速。夕霞盡意紅。詰朝固難卜。西軒一杯酒。未負將軍腹。竹林懷微風。餘韻久回復。熱官豈辦此。何必思爛熟。曳杖出門行。棲鴉息枯木。

北征

世故信有力。挽我復北馳。獨衝七月暑。行此無盡陂。百卉共山澤。各自有四時。華實相後先。盛過當同衰。亦復觀我生。白髮忽及期。夕雲已不征。客子今何之。願傳飛仙術。一洗局促悲。披襟閱風觀。濯髮扶桑池。

晚發葉城

竹輿開兩廂。秋色爲橫分。左送廉纖月。右揖離披雲。詩情滿行色。何地著世紛。欲語王縣令。三叫不能聞。

美哉亭

西出成臯關。土谷僅容駝。天挂一匹練。雙崖闢嵯峨。忽然五丈關。亭構如危窠。青山麗中原。白日照大河。下視萬里川。草木何其多。臨高一吐氣。卻奈雄風何。辛苦生一快。造化巧揣摩。險易終不償。翻身下殘坡。

山路曉行

兩崖夾曉月。萬壑分秋風。今朝定何朝。孤賞莫與同。石路抱巖轉。雲氣青濛濛。籃輿扶露枝。亂點驚僕童。微泉不知處。玉佩鳴深叢。平生慕李愿。得此行旅中。居人輕佳境。過客意無窮。山木好題詩。恨我行匆匆。

題董宗禹園先志亭宗禹之父早失母萬方求得之此其晚節色養之地也

作客古南陽。問俗仁孝敦。坐讀杜羔傳。起訪城西園。偉哉是家事。作傳堪千言。當年懷橘處。華屋淡曉暎。大松蔭後樓。小松羅前軒。風露所沐浴。千載當連根。我已廢蓼莪。感茲淚河翻。葉聲含三款。送我出國門。

題崇山

短篷如鳧鷖。載我萬斛愁。試登山上亭。卻望沙際舟。世故非相急。長江去悠悠。西南浸山影。晦明分中流。蕩漾寶鑑面。翠鬢千螺浮。去程雖云阻。茲地固堪留。客路惜勝日。臨風搔白頭。衆色忽已晚。川光抱巖幽。三老呼不至。我與方未收。下山事復多。題詩記會遊。

與季申信道自光化復入鄧州書事四首

孫子白木杖。富子黑油笠。我獨白竹籃。差池復相及。夕陽橋邊畫。岸嶺歸雲急。勿語城中人。從渠慎出入。賣舟作歸計。竹輿穩如舟。霧收青臯濕。行路當春遊。老馬不自知。意欲踏九州。依然還故壘。寂寞壯心休。再來生白髮。重見鄧州春。依舊城西路。桃花不記人。卜居得窮巷。日色滿藤新。微吟驚市卒。獨鶴語城闌。



城西望城南十日九相隔。何如三枝杖。共踏江上石。門前流水過。春意滿渠碧。遙知千頃江。如今好顏色。

閉戶生白髮。逍遙步城隅。野外晴林滿。天末暮雲孤。水容淡春歸。草色帶雨濡。物態紛如昨。世事再嗚呼。

寄題趙景溫寓居軒

相逢漢江邊。盜起方如雲。當時蒼黃意。亦可無此君。俗士固鮮歡。王孫終逸羣。清秋不可負。獨壁看脩筠。

夢中送僧覺而忘第三聯戲足之

兩鴻同一天。羽翼不相及。偶然一颯面。別意已超忽。去程秋光好。萬里無斷絕。雖無仁人言。贈子以明月。

正月十二日自房州遇金兵至奔入南山十五日抵回谷張家  
久謂事當爾。豈意身及之。避兵連二年。行半天四維。我非洛豪士。不畏窮谷飢。但恨平生意。輕了少陵詩。

十七夜詠月

月輪隱東峯。奇彩在南嶺。北崖草木多。蒼茫映光景。玉盤忽微露。銀浪瀉千頃。巖谷散陸離。萬象雜形影。

獨立

籬門一徒倚。今夜天星繁。獨立人世外。惟聞澗水喧。雲薄疑露氣。羣峯帶春昏。偷生亦聊爾。難與衆人言。

與信道遊澗邊

斜陽照亂石。巖崖下雙筍。試從絕壑底。仰視最奇峯。迴嶺發澗怒。高竊生樹容。半巖蒼蒲根。翠葆森伏龍。

詠西嶺梅花

雨後衆崖碧。白處紛寒梅。遙遙迎客意。欲下山坡來。窮谷受春晚。邂逅今日開。絳領承玉面。臨風一低回。

遊東巖

散策東巖路。夢中曾記經。斜暉射殘雪。崖谷徧晶瑩。鴉鳴山寂寂。意適川冥冥。乘興欲窮討。會心還小停。

雨晴徐步

百年幾晴朝。徐步山徑濕。忽悟春已深。鳴禽飛相及。雪消衆綠淨。霧罷羣峯立。澗邊千嶂巖。今日何復集。

同信道晚登古原  
幽懷忽牢落。起望登古原。微吹度脩竹。半林白翻翻。日暮紛物態。山空銷客魂。惜無一尊酒。與子醉中言。

寒食

竹籬寒食節。微雨淡春意。諠譁少所便。寂寞今有味。空山花動搖。亂石水經緯。倚杖忽已晚。人生本何冀。

出山宿向翁家

紙坊山絕頂。直下夕陽斜。卻看來處路。南北兩巖花。田翁邀客宿。笑指林下家。問我出山意。無乃貴諠譁。

出山中

雨歇淡春曉。雲氣山腰流。高崖落絳葉。恍如人世秋。避地時忽忽。出山意悠悠。溪急竹影動。谷虛禽響幽。

咏青溪石壁

青溪宜曉日。曲處千丈晦。天開蒼石屏。影落西村外。虛無元氣立。明滅河漢對。人行嶮巖下。鳥急浩蕩內。

同左通老用陶潛還舊居韻

故園無非路。今已不念歸。秋入漢水白。葉脫行人悲。東西與南北。欲往還覺非。勿云去年事。兵火偶脫遺。

均陽舟中夜賦

紛紛吏民散。遺我以兀然。悄悄今夕意。駒影馳隙間。向來房州谷。採藥危得仙。忽駕太守車。出處專非天。

石城夜賦

遊子不能寐。船頭語輕波。開牕望兩津。烟樹何其多。晴江涵萬象。夜半光蕩摩。客愁彌世路。秋氣入天河。

晚步湖邊

初月光滿江。斷處知急流。沈沈石城夜。漠漠河漢秋。爲客寐常晚。臨風意難收。三更掩樓底。身世入搔頭。

曉登燕公樓

客間無勝日。世故可暫逃。杖藜迎落照。寒彩徧平皋。夕湖光景麗。晴鷓聲音豪。天長兼葭響。水落城壕高。

闌干納清曉

闌干納清曉。拄杖追黃鶴。燕公不相待。使我立于獨。霧收天落川。日動春浮木。舉手謝時人。微風吹野服。



詠水仙花五韻

仙人湘色表。綺衣以揚之。青霓紛委地。獨立東風時。吹香洞庭暖。弄影清晝遲。寂寂離落陰。亭亭與子期。誰知園中客。能賦會真詩。

寒食日遊百花亭

晴氣已復濁。虛館可淹留。微花耿寒食。始覺在他州。自聞擊鼓聒。不恨歲月流。亂代有今日。茲園況堪遊。雲移樹影失。風定川華收。曳杖新城下。日暮禽語幽。羣行意易分。獨賞興難周。永嘯以自暢。片月生城頭。

簡齋集卷五

五言古詩

王應仲欲附張恭甫舟過湖南久不決今日忽聞遂登舟作詩送之并簡恭甫

我身如孤雲。隨風墮湖邊。蕭東木陰好。初識避世賢。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披君三徑草。分我一味禪。胡為黃鶴舉。忽上湖南船。竟隨文若去。聊伴元禮仙。洞庭烟發渚。瀟湘雨鳴川。三老好看客。天高枕樓前。子魚獨留滯。坐送管帶還。作詩相掉颺。寄恨餘酸然。

過君山不獲登覽

我夢君山好。萬里來南州。青眉橫玉鏡。色照城中樓。勝日空倚眺。經年未成遊。今朝過山下。賊急不敢留。嵌空浪吞吐。蒼蔚風颯颯。龍吟雜虎嘯。九夏含三秋。了與遙賞異。況乃行巖幽。此蟬何當播。延佇回我舟。擲去九節筇。囊裏走林丘。會逢湘君降。翠氣衣上浮。山椒望蒼梧。寄恨舒冥搜。

泊宋田遇厲風作

逐隊避狂寇。湖中可盤嬉。泊舟宋田港。俯仰看雲移。造物猶不惜。顛風忽橫吹。洞庭何其大。浪挾雲車馳。可憐岸上竹。翻倒不自持。老夫元耐事。淹速本無期。會有大風定。見汝亭亭時。五月念貂裘。竟生薄暮悲。

蕭蕭不自暢。耿耿獨題詩。

二十二日自北沙移舟作是日聞賊革面

宛宛轉湖灘。遙遙隔城邑。是時雨初霽。衆綠帶微濕。曉澤澹不波。菰蒲覺風入。我生莽未定。世故紛相襲。視然賀蘭面。安視一座泣。豈知虎與狼。義成功反集。堯俗可盡封。嗚呼吾何及。氣蘇巨浸內。未恨乏供給。日歷會有窮。吾行豈須急。近樹背人去。遠樹久凝立。聊以憂世心。寄茲忘快悒。

舟抵華容縣

篙舟入華容。白水繞城壕。夾津列茂樹。倒影青相接。遠色分村塢。微涼動蘆葉。天地困腐儒。江湖託孤楫。

夜賦

泊舟華容縣。湖水終夜明。凄然不能寐。左右菰蒲聲。窮途事多遠。勝處亦心驚。三更營火鬧。萬里天河橫。阿瞞狼狽地。山澤空嶢嶢。弱強與興衰。今古莽難平。腐儒憂平世。況復值甲兵。終然無寸策。白髮滿頭生。

月夜

獨立夜樓。簾聲泛遙津。月下風起波。莽莽白龍鱗。陰影凝草木。暑氣森星辰。天地塵未消。江湖氣聊伸。人生幾今夕。亂代偶此身。胡為不少樂。況乃迹易陳。三更大魚舞。悄悄驚心神。永懷騎鯨士。發興烟中新。

晚晴

幽臥不知晴。櫺梢見斜日。披衣起四望。天際山爭出。光輝滌滌淨。意氣沙鷗逸。避盜半九圍。兩脚不遺力。川陵各異態。艱險常一律。胡為作孤矢。前聖意真詰。豈知百代後。反使森宥密。腐儒徒嗟歎。救弊知無術。人生如歸雲。空行難徐疾。薄暮俱到山。各不見蹤跡。念此百年內。可復受憂戚。林木方巖然。放懷陶茲夕。

寥落

寥落洞庭野。微風泛客裾。袁宏詠史罷。孫登清嘯餘。月明流水去。夜靜芙蓉舒。城郭方多事。野興一蕭疎。

自五月二日避寇轉徙湖中復徙華容道烏沙還那七月十六日夜半出小江口宿焉徒倚樓

書事十二句

回環三百里。行盡力都窮。巴丘左移右。章華西轉東。江聲搖斗柄。秋色彌葭葦。羣木立江上。芙蓉披月中。鏡湖應足比。剡溪那可同。世將非識事。孤嘯聊延風。

九月八日登高作重九奇父賦三十韻與義拾餘意亦賦十二韻

九日風景好。節意滿天涯。書生尊所聞。登高亂城鴉。雖無後乘麗。前驅載黃花。兩樓壓波壯。衆澤分天斜。居夷驚有苗。訪古悲章華。蕭條湖海事。勝日一笑譁。與移三里亭。木影雜蛟蛇。二十醉藜杖。兩禪風袈裟。奇哉古無有。未覺欠孟嘉。天公亦喜我。催詩出微霞。賦罷迹已陳。憂樂如轉車。卻後五百歲。遠俗增雄誇。

粹翁用奇父韻賦九日與義同賦兼呈奇父

安穩輕節序。艱難惜光娛。先生守首節。朝士誇朱萸。前年鄧州城。風雨傾客居。何嘗疎麴生。麴生自我疏。豈無登高地。送目與雲俱。門生及兒子。勸我升籃輿。出門復入門。戈旆填街衢。去年鄧州岸。孤楫對瓌邪。



莫招大夫魂。誰使君靈。獨題懷古句。枯硯生明珠。亦復躋荒成。日暮野脚。白衣終不至。眇眇空愁予。今年洞庭上。九折餘崎嶇。時憑岳陽樓。山川看紫紵。孫兄語蟬連。王丈色敷腴。不用踏筵舞。秋風搖菊株。樂哉未曾有。是夢其非歟。丈夫各堂堂。坐受世故驅。會須明年節。醉倒還相扶。此花期復對。勿令空虛。明日風景佳。南翔先一晷。何言知幾早。政爾因鱸魚。分襟肝肺熱。撫事歲月迂。歸家問瓶錫。生理何必餘。相期衡山南。追步凌忽區。回首望堯雲。中原莽榛蕪。臣豈專愛死。有懷竟不舒。老謀與壯士。二者懸俱無。

九日自巴丘適湖南別粹翁

離合不可常。去住兩無策。涉涉孤飛雁。嚴霜欺羽翼。使君南道主。終歲好看客。江湖尊前深。日月夢中疾。世事不相貸。秋風撼瓶錫。南雲本同征。變化知無極。四年孤臣淚。萬里遊子色。臨別不得言。清愁漲胸臆。

留別天寧永慶乾明金鑾四老

我生能幾何。兩脚疲世故。忽破巴丘夢。還尋邵陽路。窮鄉得四老。足以慰遲暮。勝事遠公遠。深心懶殘苦。本是華山雲。暫聚當別去。那知天風便。不得還相聚。凡情我未免。臨別吐幽句。慎勿過虎溪。曉霜侵杖屨。

別岳州

朝食三斗菘。暮飲三斗醋。事受此酸辛。莫行歲晚路。丈夫少壯日。忍窮不自恕。乘除冀晚春。乃復遭變故。經年岳陽樓。不見南宮樹。辭巢已萬里。兩脚未遑住。水落君山高。洞庭秋已素。浮雲易歸岫。遠客難回顧。飄然一瓶錫。不知所挂處。寂寞短歌行。蕭條遠遊賦。學道始恨晚。為儒孰非腐。乾坤杳茫茫。三歎出門去。

遊道林岳麓

耽耽衡山麓。翠氣橫古今。濟勝得短筇。未怕山行深。路盤天開闢。風動龍噴吟。峯巒慘淡處。照以布地金。世尊騰天上。燕坐朝千林。回來修何行。不受安危侵。道人輕殊勝。來客費幽尋。恍然結願香。未會三生心。山中日易晚。坐失羣木陰。勿唾此山地。後日重窺臨。

跋大光所藏任才仲畫二首

遠遊吾不恨。扁舟載幅巾。山色暮暮改。林氣朝朝新。野客初逢句。薄暮欲生春。因知子任子。胸懷非世人。前年與孫子。共作南山客。扶疎月下樹。儼是澗邊石。賦詩題古蘇。三叫風脫幘。任子不同遊。毫端有嗜者。

別大光

堂堂一年長。涉涉三秋闊。恍然衡山前。相遇各白髮。歲窮應欲殺。人老情難竭。君有杯中物。我有肝肺熱。飲盡不能起。交深忘事拙。乾坤日多虞。遊子屢驚骨。衡陽非不遠。雁意猶超忽。一生能幾回。百計易相奪。酒酒江受風。耿耿客孤發。他夕懷君子。嚴關望明月。

舟泛邵江

老去作新夢。邵江非舊聞。灘前羣鷺起。枕尾川華分。落花樓客鬢。孤舟遊歸雲。快然心自足。不獨避驚紛。江行晚興

曾聽石樓水。今過邵州灘。一笑供舟子。五年行路難。雲間落日淡。山下東風寒。烟嶺葦花照。夕陽羣鷺盤。

生身後聖哲。隨俗了悲歡。淹旅非吾病。悠悠良足歎。

今夕

今夕定何夕。對此山蒼然。偷生經五載。幽意獨已堅。微陰挾衆木。靜夜聞孤泉。惟應寂寞事。可以送餘年。

曠色

殘輝度平野。列岫圍青春。柴門一枝筇。日暮棲心神。曠色著川嶺。高低鬱輪囷。水光忽到樹。山勢欲傍人。萬化元相孚。幽子意自新。蕭蕭夜將久。空明動邊垠。田鶴吟相應。我獨無荒鄰。短檠不可就。所寄聊一伸。

貞丰書事

留侯辟穀年。漢鼎無餘功。子真策不售。脫迹市門中。神仙非異人。由來本英雄。撫世獨餘事。用舍何必同。春茲貞丰野。息駕吾其終。蒼山雨中高。綠草溪上豐。仲春水木麗。禽鳴清畫風。禍福兩合繩。既解一身空。榮華信非貴。寂寞亦非窮。

入城

昨經沂溪來。款段踏山去。入城緣底事。要識崎嶇路。稻隴白縱橫。茅嶺青盤互。牧兒歌不休。孤客自多懼。士行猶運甕。文公亦習步。我敢忘艱難。衝烟問荒渡。

曳杖

柳條一何長。我髮一何短。餘日會有幾。經春臥克履。曳杖陟西去。悠然寄蕭散。田隴樂高低。白水一時滿。

農夫喜猶作。塊我讀書癖。且復棄今茲。前峯青嶺嶺。

開壁置廳命曰遠軒

鍾妖鳴吾旁。楊猴舞吾側。東西俱有礙。華盜何時息。丈夫堂堂氣。坐受世逼迫。仙人千仞岡。下視笑予厄。誰能久鬱鬱。持斧破南壁。廳開三尺明。空納萬里碧。巖巖雜川流。奇變供几席。誰見老書生。軒中岸玄曠。薄淡浮世裏。超遙送送夕。倚檣發孤嘯。呼月出荒澤。天公亦樂然。林壑受珠璧。會有鶴賀賓。經過來見客。

再賦

清曉坐南軒。望山頭屢側。居士亦豈廢。飛雲方未息。樂哉此遠俗。亂世免怵迫。那知百戰禍。豈識三空厄。閉門美熟睡。開門瞻翠壁。遠寄謝主人。分此一廳碧。新晴鳥鳴簷。微暑風入席。蕭然此白首。豈更冒朝幘。嘗將老茲地。不復數晨夕。但恨食無肉。履仙出山澤。雲雷轉空腸。吐句作圭璧。一笑示鄰家。向來無此客。

又賦

我昨在衡山。傷心衢路側。豈知得此地。一坐數千息。易安生痛定。過美出飢迫。誓言如膏侯。常戒在莒厄。要將萬里身。獨面九年壁。如何不已那。開廳玩霏碧。招呼面前山。浮翠落衾席。一笑等兒戲。都忘雪侵幘。人生何不媿。今夕定何夕。向來萬頃胸。餘地吞七澤。念此亦細事。未遽瑣生壁。聊使山中人。永記山下客。

山齋二首

夏郊綠已徧。山齋畫自遲。雲物忽分散。餘碧暮逶迤。寒暑送高古。榮枯名一時。世紛幸莫及。我處得常持。

山齋二首

夏郊綠已徧。山齋畫自遲。雲物忽分散。餘碧暮逶迤。寒暑送高古。榮枯名一時。世紛幸莫及。我處得常持。



離魂荷鋤更朝來亦不閒。自翦鵝鵝角樹。盡納溪西山。經行天下半。送老此應閒。日暮烟生嶺。離離飛鳥還。

六月六日夜

滄隆豈不壞。涼氣亦徐還。獨立清夜半。疎星蒼檜間。晦明莽相代。天地本長閒。四顧何寥落。微風時動關。

六月十七日夜寄邢子友

暑雨雖不足。涼風還有餘。樂此城陰夜。何殊山曉居。月明蒼檜立。露下芭蕉舒。試問澄虛閣。今夕復焉如。

簡齋集卷六

五言古詩

遊秦巖

秦巖味舊聞。勝會非復常。與我五里秘。發此一日狂。舞燈破大陰。拄杖入仙鄉。散途揚梅實。承磴齒苔房。石液白瑤瑤。泉氣青霓霓。危危心欲動。逶迤興未央。眩人動谷深。覆我翠極長。降登窮田壩。開闢到鞠場。龍遙側岸路。縮躡高崖藏。力士倒屣空。應具靈成行。礙缺神所吝。帳空仙莫量。水鳴沉夢內。鳥集森羅旁。語聞受遠響。力極生微陽。夢中出小竇。立處忽大荒。塵緣信深重。仙事豈渺茫。靈武唐葉開。湘濱耀文章。望夷秦政壞。嶺底長禍殃。隱顯非士意。安危存國綱。且復置此事。更將適何方。賦詩意未愜。吾欲棲僧廊。

登海山樓

萬航如鳥翼。一水如虛空。此地接元氣。歷以樓觀雄。我來自中州。登臨眩沖融。白波動南極。蒼鬣承東風。人間路活活。海上春濛濛。遠避為兩眸。豈惜勞我躬。仙人欲吾語。薄暮山蔥蘢。海清無塵氣。彼固蓬萊宮。

題長樂亭

遠山雲迷巖。近山淨如沐。客子曳竹輿。伊啞過山麓。我行一何遲。時序一何速。東風所經過。林水一時綠。

疎雨忽飛塵。聲在道邊木。淑氣自遠歸。尤畏變川陸。遙知存存子。明亦戒征軸。霽色雖宜詩。不見此清穆。

題長岡亭呈德升大光

久客不忘歸。如頭垢思沐。身行江海濱。夢繞嵩山麓。馬何預得失。歸何了淹速。匣中三尺冰。瘴雨生新綠。胡為古驛中。坐聽風吟木。既非還吳張。亦異赴洛陸。兩公茂名實。自是宜鼎軸。發發不可遲。帝言頻郁穆。

甘棠驛懷李德升席大光

破驛難並休。差池便薪水。山川會心地。還思對君子。道邊千尺榕。午蔭清且美。極知非世用。我愛不能已。東風吹南服。莽莽綠萬里。此地亦可耕。胡為藟子趾。

題大龍湫

曉行蒼壁中。窮處乃高崖。白龍三百丈。欲下層巖來。映日洒飛雨。繞山行怒雷。潭影納浩蕩。雲氣扶崔嵬。小儒欺造化。辨此何雄哉。亦知天下絕。尊者所徘徊。三生清淨願。俗緣故難開。踐勝吾豈敢。稽首僅興哀。

喜雨

秦望山頭雲。昨日驚鳳舉。冥冥萬里風。浙浙三更雨。小臣知君憂。起坐聽簫語。風力有去來。龍工雜文武。燈花識我意。一笑相媚嫵。泥翻早朝路。瀾灑光欲吐。鬱然蒼龍關。佳氣接南畝。千官次第來。豫色各眉宇。記事以短篇。不工還自許。

雨

聽雨披衣襟。衝雨踏晨鼓。萬珠落筍輿。詩中有新語。老龍經秋臥。歲暮始一舉。成功亦何遲。光彩變蔬圃。道邊聞井溢。可笑遠如許。舊山百尺泉。不知早與雨。

幽隱

貧士工用短。壯夫溺于時。破壁為幽隱。我筆還得持。高鳥度遺影。風扉語移時。迫我休暇日。與物聊同嬉。古來賢哲人。賦畝策安危。一行成大器。半隱良亦癡。寄言山中友。即歲以為期。

休日馬上

休日不自休。騎馬踏荒徑。卻扇受景風。今朝我無病。春雲闕晨耀。羣綠淡相映。山川與朝市。一動自一靜。九衢行萬人。誰抱此懷勝。不得與之語。蕭蕭寄孤詠。

小閣晨起

紙帳不知曉。鳴鳴當吾與。開牖面老松。相對差峻嶒。幸無公家責。欲懶還不能。汲井類我面。銅盆旋敲冰。梳頭風入篋。散髮霜滿膺。四瞻郊澤間。蒼烟慘朝凝。卻望塔顛日。光景舒層層。乾坤有奇事。變化忽相乘。客來無可語。語此不見矚。今晨胡林冷。媿我無駑駘。

小閣晚望

澤國候易變。孟冬乃微和。解襟凭小閣。日暮歸雲多。蒼蒼散草木。莽莽雜山河。荒野蟲亂鳴。長空鳥時過。萬象各無待。惟人願紛羅。備物以養己。更用干與戈。天風吹我來。衣袂生微波。幽懷渺無寄。蕭瑟起悲歌。

小閣晚望

澤國候易變。孟冬乃微和。解襟凭小閣。日暮歸雲多。蒼蒼散草木。莽莽雜山河。荒野蟲亂鳴。長空鳥時過。萬象各無待。惟人願紛羅。備物以養己。更用干與戈。天風吹我來。衣袂生微波。幽懷渺無寄。蕭瑟起悲歌。







下... 板歌公詩。未暇知餘事。

與公賦天台。千字一何少。峴山逢巧匠。籠絡六詩了。餘情到娘子。心動雲縹緲。髣髴山阿人。群芳一身繞。殷勤供泚筆。賸得龍沼。應龍喜公來。噓氣紛霧杳。忽然疑重起。知不受人擾。山有龍潭。人曰峴山。張蓋而歸。事出三水。小龍。亦出文。詩成中有畫。幽情雜荒竊。從公雖一快。願有和詩繞。是事姑置之。歸路迷日表。安得永茲樂。彭蠡尚為天。但愁歸城中。念山令人老。

脩眉入幽夢。起費西南望。城中望山正。在西南。終願學柳文。買泉築懸堂。結廬高壁翠。日日在我旁。忽在新野鄆。行從秦山羊。城中瞻使君。鶴鶴高馳翔。詩成墮人世。字字含風霜。平生仰止勤。不但上下牀。願許俗士駕。平參丈人行。封壤豈曠子。震怒挾阿香。知公終可恃。不記當趨裝。清歡豈有極。夜色來蒼蒼。

秋月

神暑推不去。快風喜來過。西榮遲明月。與子聊婆娑。初如金盤滯。稍若玉繩磨。亭亭倚華魄。灑灑舒凌波。夜氣清入骨。奈此光景何。一杯幸相屬。安能廢吟哦。纖阿無停輪。夜變蟾已多。及時會行樂。無惜醉顏酡。

寄題康平老阿柯亭

高懷志丘壑。既足不願餘。惜哉三徑荒。漚彼天一隅。小築聊自適。空園闢榛蕪。清影弔高槐。氣與西山俱。何以開子庭。庭柯作森疎。月露洗塵翳。天風吹笙竽。方其寓目時。萬象供嘯呼。終然成坐忘。天地猶空虛。券外果何有。浮雲只須臾。乃知鐘鼎豐。未勝山林雅。淵明死千年。日月走名譽。不肯見督郵。歸來守舊廬。可憐骨已朽。後有誰繼渠。願子副名實。此事吾欲書。

簡齋集卷七

七言古詩

題牧牛圖

千里烟草綠。連山新雨足。老牛抱朝飢。向山影殼。犢兒狂走先過浦。卻立長鳴待其母。母子為人實食。腹汝飽不暫人。塊汝牧童生來日日。只憂身大當把鋤。日斜睡足牛背上。不信人間有廣輿。

題易元吉畫

紛紛騎馬塵。及腹名利之窟爭馳逐。眼明見此山中吏。怪底吾廬有林谷。雄雌相對目爛爛。意閒不受榮。與辱。披皮豈真肯自知。坐令猶犬差奴僕。我不是李衛公。欺爾無魂規爾肉。又不是曹將軍。數肋射爾不。遺骸。明應無塵。塵有香。與爾共此春日長。戲弄竹枝聊卒歲。不羨晉宮車下羊。

題唐希雅畫寒江圖

江頭雲黃天。隱隱。樹枝慘慘凍欲折。耐寒野鴨不知歸。猶向沙邊弄羽衣。黃茅終日不自力。影亂弱菹相。因依。惟有蒼石如臥虎。不受陰晴與寒暑。舟中過客莫敢侮。閒伴長江了今古。

江南春



兩後江上綠。客悲隨眼新。桃花十里影。搖蕩一江春。朝風逆船波。浪惡暮風送。船無處泊。江南雖好不如歸。老黃遠適人得肥。

蠟梅

智瓊額黃且勿誇。回眼視此風前葩。家家融蠟作杏蒂。歲歲逢梅是蠟花。世間真偽非兩法。映日細看真。是蠟。我今嚼蠟已甘腴。況此有韻蠟不如。只愁繁香欺定力。熏我欲醉須人扶。不辭花前醉倒臥。經月。是酒是香君試別。

螢火

翩翩飛蛾掩明燭。見其膏油罪莫贖。嘉爾螢火不自欺。草間相照光煜煜。卻馬已錄仙人方。映書會登君子堂。不長月明見陋質。但畏風雨難為光。

北風

北風掠野悲感暮。黃塵漲街人不度。孤鴻抱飢客千里。性命么微不當怒。梅花欲動天作難。蓬飛上天得盤桓。十年臥木枝葉盡。獨自人關不受寒。

送張仲宗押載歸閩中

翻然鴻鶴本不羣。亦復為口長紛紛。去年弄影河北月。今年迎面江南雲。還家不比陶令冷。持節正效相如勤。青天白日映徒御。玄髮綠旆明江濱。舟前落花慰野老。浦口杜若愁湘君。遙知詩成寄驛使。萬里春色當見分。贈人以言予豈敢。不忍負子聊云云。舊山雖好慎勿過。恐有德璋能勒文。

寄若拙弟兼呈二十家叔

退之送窮窮不去。樂天待富富不來。政須青山映黑髮。願著皂蓋爭黃埃。何如父子共一壑。龐家活計良不惡。阿奴況自不餓餒。白鷗之盟可同諾。三間瓦屋亦易求。著子東頭我西頭。中間共作老萊戲。世上樂事有此不。問夢膏肓已瘳。歸來歸來無久留。竹林步兵非俗流。為道此意思同遊。

聞葛工部寫華嚴經成隨喜賦詩

如來性海深復深。留書與世滿慈心。畫沙累土皆佛事。況乃一字能千金。老郎居處念不起。法中龍象人獅子。前身智永心了然。結習未空猶寄此。怪公聚筆如須彌。經成筆盡手不知。凌雲題就章誕老。願力所到公何疑。珠函繡帙芝蘭室。護持金剛殊神物。枯葵應感不足論。毛穎陶泓俱見佛。

陳叔易賦王秀才所藏梁繡佛圖詩邀同賦因次其韻

維摩之室本自空。忽驚滿月臨丹宮。稽首世尊真寶相。不比圖畫填青紅。天女之孫擅天巧。經緯星宿超庸庸。滄精入此三昧手。一念真到祇園中。意匠經營與佛會。七寶欲動聲璫璫。眉間毫光放未盡。指下已帶旂檀風。飛梭本是龍變化。挾大威德行神通。恍若祇洎遇佛影。豈彼豪象能比崇。其惟此事不思議。細看未巧無遺蹤。日浮雙圓赤爛爛。天入鸞嶺青叢叢。那知金臂是正倒。但覺已挫千魔鋒。龍天四衆儼然侍。喜滿火宅俱成功。向來八風幾捲地。衆寶行樹無摧搖。老蕭區區佛所憫。豈與十二蟻虻同。重雲之殿

珠作帳。一朝入海奔雷公。幸留此像不為少。福聚萬紀幾千總。餘休八葉終灰燼。堅固卻願三眠蟲。似聞法猛蕩絲像。當時已不隨烟東。煌煌二寶照南北。各攝萬鬼專其雄。龍華已耀東坡墨。驚夢不假撞洪鐘。惟有茲圖晦變歲。留待公句始無窮。畫沙累土皆見佛。而況筆墨如此工。亦念衆生業障厚。要與機杼聊分攻。從今俱盡未來世。買絲不繡平原容。

送秘典座勝侍者乞麥

一春不雨但多風。家家買龜問豐凶。天寧疏頭與天通。泚筆未了雲埋空。一兩三日動老龍。雙頭滿眼十分豐。法中福將兩英雄。自詭去立丘山功。堂頭老師言語工。一詩自直三千鐘。不憂乞米送盧仝。末章謹已藏胸中。

食齋

君不見領軍家有鞋一屋。相國藏椒八百斛。士患飢寒求免患。饑兒已足憂不足。伯龍平生受鬼笑。無錢可使宜見瀆。但當與作謫仙詩。聊復使渠終夜哭。詩中有味甜如蜜。佳處一哦三鼓腹。空腸時作不平鳴。卻恨忍飢猶未熟。冰查先生當立傳。水奴魚婢何足錄。顏生狡獪還可憐。晚食由來未忘肉。

古別離

東門柳。年年歲歲征人手。千人萬人于此別。柳亦能堪幾人折。願君歸與君期。要及此柳未衰時。

次韻富季申主簿梅花

東風知君將出遊。玉人迴立林之幽。欲歸數苞乃爾瘦。中有萬斛江南愁。君哦新詩我聽聲。句裏無塵春色靜。人人索笑那得禁。獨為君詩起君病。欲語未語令人疑。桃李回看眼中沙。同心不見昭儀種。五出時驚公主花。典衣重作明朝約。聊復寬君念歸洛。笛催疎影日更疎。快飲莫教春寂寞。

饒東之教授惠澤州呂道人硯為賦長句

君不見銅雀臺邊多事士。走上孤樓蔭歌舞。餘香分盡垢不除。卻寄書林汗襟楮。豈如此瓦凝青膏。冷面不識奸雄曹。呂翁已去法餘泣。通譜未許弘農陶。暮年得君真耐久。摩挲玉質雲生手。未知南越石虛中。亦有文章似君否。西家撲滿本弟昆。越尚清濁何年分。一朝墮地真瓦礫。莫望韓公無壑文。

以石龜子施覺心長老

老龜十年作一息。天地併入支牀力。何年生此石腸兒。非皮裹骨骨裹皮。君家元緒不慎口。遂與老桑同。一朽知君遊世磨不磷。往作道人之石友。道人真欺此龜無六脾。試與話禪當點頭。

以紙託藥秀才搗治

古人爭名輸墨數。柿葉桑根俱不朽。固知老諾下歐陽。控御管城須好手。嫁非時好聊自強。幅則甚短數。甚長。聞道蔡侯閒石臼。為借餘力生銀光。

述懷呈十七家叔

兒時學道逃悲歡。只今未免憂飢寒。浮生萬事蟻旋磨。冷官十年魚上竿。竹林步兵亦忍辱。長安閉門出



無僕門前故人擁。塵兒政坐向來甘錄。君不見古人有待良不多。利名溺人甚風波。垂露成幃仲長統。明月為燭張志和。塵中別多會日少。世事欲談何可了。胸中萬卷已無用。勸公留眼送飛鳥。兩翁觀光今幾時。賦歸有約時已稀。未暇藏身北山北。且須覓地西枝西。願從我翁歸洗耳。不用妓女汗山水。肩輿亦莫要僕夫。自有門生與兒子。

秋雨

塵起一月髮無禾。瓦鳴三日髮雨多。背生重口輕肝腎。不如睛角蚯蚓方長哦。少昊行秋龍酒道。風作萬木皆商歌。病夫強起開戶立。萬箇銀竹驚森羅。人間偉觀如此少。倚杖不覺泥及靴。菊蕊欲倒未足道。老景知奈梧桐何。是事且置當務本。菜圃已添三萬科。

中秋不見月

去年中秋端正月。照我密襟萬條血。姮娥留笑待今年。淨洗金觥對銀闕。高唐妬婦心不開。招得封姨同作難。豈惟恨滿月宮裏。腸斷西山吳綵鸞。卻疑周生懷月去。待到三更黑如故人開。今乏趙知微。無復清遊繼天柱。南枝烏鵲不敢諱。倚杖三秋風枝斜。明年強健更相約。會見林間金背猿。

來禽花

來禽花高不受折。滿意清明好時節。人間風日不貸春。昨夜胭脂今日雪。舍東燕菁滿眼黃。胡蝶飛去轉斜陽。妍媸都無十日事。付與梧桐一夏涼。

送王周士赴發運司屬官

寧食三斗塵。有手不揖無詩人。寧飲三斗醋。有耳不聽無味句。騎東草深蘭發薰。君先夢我我夢君。夢君小臆翻詩。燈花起。應外北風怒未已。書生得句勝得官。風其少止盡人歡。五更月暈一千丈。明日君當泛淮浪。去去三十六策中。第一買酒慶北風。

初至陳留南鎮夙興赴縣

五更風搖白竹扉。整冠上馬不可遲。三家陂口雞喔喔。早于昨日朝天時。行雲弄月醫復吐。林間明滅光景奇。川原四望鬱高下。蕩搖蒼茫森陸離。客心忽動羣雁起。馬影漸薄村墟移。須臾東方雲錦發。向來所見今難追。兩眼聊隨萬象轉。一官已判三年癡。只將乘除了吾事。推去木枕收此詩。寫我新篇作畫障。不須更覓丹青師。

同楊運幹黃季才觀取魚于寶家池以錢得數斗置驛西野塘中圍而遊我輩皆欣然也

閉門讀書生白髮。閒向村東看魚穴。曾隨樹影數圓波。鱖魚鱗鱗肝肺別。向來腹腹負此翁。只可買放蓮塘中。萬事成虧等閒裏。他年此地費雷風。

贈黃家阿莘

君家阿莘如白玉。呼出燈前語陸續。可憐郎罷窮一生。只今有汝照茅屋。豬生十子豚復豚。阿莘明年可當門。階庭一笑不外索。萬事紛紛何足論。

難老堂

城南鳥聲和且都。我識丈人屋上烏。難老堂中一尊酒。不敢霜雪上鬢鬚。樊侯種梓用莫竭。丈人向來亦種德。挽回萬事入繩牀。花竹相看有佳色。人生知足一飽多。當時恨我棄漁養。題詩素壁蛇蚓集。五百年後公摩挲。

鄧州城樓

鄧州城樓高百尺。楚岫秦雲不相隔。傍城積水晚更明。照見綸巾倚樓客。李白上天不可呼。陰晴變化還須臾。獨撫危闌詠奇句。滿樓風月不枝梧。

方城陪諸兄坐心遠亭

客中日食三斗塵。北去南來了今歲。暫時亭中一杯酒。與兄同宗復同味。博山雲氣終日留。竹君蕭蕭不負秋。世路明年儻無故。卻攜藜杖更來遊。

簡齋集卷八

七言古詩

遊南嶂同孫信道

遙瞻南嶂深復深。雙崖與天藏太陰。青鞋濟勝不能懶。踏破積雪窮崎嶇。空中朽樹抱孤篔簹。無竅蒼壁生橫林。孤禽三叫危石裂。欲返未返神蕭森。磴迴忽然何處所。當面烟如翠蛟舞。石門泄風無晝夜。古木截道藏雷雨。丹丘赤城去幾許。下視人間足塵土。放身天地不自知。導以龍蛇翼熊虎。山中異事記今晨。杖藜得道孫與陳。

欲離均陽而雨不止書八句寄何子應

江城八月楓葉彫。城頭曉曉江動搖。秋雨留人意戀戀。水色泛樹風蕭蕭。綸巾老子無遠策。長作東西南北客。不如何遜在揚州。坐待梅花映妝額。

里翁行

里翁無人支緩急。天雨壤牆百髮集。賣衣雇人築得牆。不慮像兒披戶入。夜寒千板不經過。像兒若來知奈何。君不見巴丘古城如培塿。魯肅當年萬人守。



居夷行

遭亂始知承平樂。居夷更覺中原好。巴陵十月江不平。萬里北風吹客倒。洞庭葉稀秋聲歇。黃帝樂罷川  
果杲。君山偃蹇橫歲暮。天映湖南白如掃。人世多違壯士悲。干戈未定蒼生老。揚州雲氣鬱不動。白首頻  
回費私禱。后勝誤齊己莫追。范蠡圖越當若爲。皇天豈無悔過意。君子慎惜經綸時。願聞羣公張王室。臣  
也安眠送餘日。

陰風

陰風三日吹南極。二月巴陵寒裂石。長林巨木受軒輊。洞庭倒流瀟湘黑。君不見古盧竹屏聲策策。中有  
始孺落南客。曾經破膽向炎官。敢不修容待風伯。

送王因叔赴試

楓落南紀明。秋高洞庭白。自是天涯人。更送湖上客。人生險易乘除裏。富貴功名從此起。不須惜別作酸  
然。滿路新詩付吾子。

留別康元質教授

腐儒身世已百憂。此去行年豈堪記。岳陽樓前一杯酒。與子同舟復同味。洞庭秋氣連蒼梧。天高地冷魚  
龍呼。莫倚仲宣能作賦。不隨文若事征途。

父

奇父先至湘陰書來戒由麻唐路而僕以他故由南陽路來來道皆松如行青蘿步障中先寄奇  
雲接湘陰百里松。蕭蕭穆穆湖南風。隨時憂樂非人事。迎我笙簫起道中。竹與兩面天明滅。秋令不到林  
西東。未必祿唐能辦此。題詩著畫寄與公。

正月十二日至邵州十三日夜暴雨滂沱

邵州正月風氣殊。鷓尾之南更山鳩。昨日已見三月花。今夜還聞五月雨。棧與天公一破顏。走避北騎趨  
南蠻。夢到龍門聽澗水。覺來蒼溜正潺湲。

謝主人

春禽勸我歸。主人留我住。一笑謝主人。我自無歸處。擬借溪邊三畝春。結茅依樹不依鄰。伐薪正可煩名  
士。分米何須待故人。

雷雨行

憶昨炎正中不融。元帥仗鉞臨山東。萬方嗷嗷叫上帝。黃屋已照離陽宮。嗚呼吾君天所立。豈料四載猶  
服戎。禹巡會稽不到海。未省駕船親民風。定知諫諍有張猛。不可危急無高共。自古美惡周必復。兵戈汝  
莫窮妖凶。吉語四奏元氣通。德音夜發春改容。雷雨一日徧天下。父老感泣霑其胸。臣少憂國今成翁。欲  
起荷戟傷疲癯。小遊太乙未移次。大樹將軍真振功。劉琨祖述未足雄。曼球一戰烟塵空。諸君努力光竹  
素。天子可使應常蒙。君不見夷門山頭虎復龍。向來佳氣元葱葱。

遙軒軒作呈使君少隱時欲赴召

我本山中人。尺一喚起趨埃塵。君爲邊城守。作意邀山入臆膺。朝來爽氣如有期。送我憑軒一杯酒。丈夫  
已忍猿鶴羞。欲去且復斯須留。西峯木脫亂鬢擁。東嶺烟破倚眉浮。主人愛客山更好。醉裏一笑驚蠻州。  
丁寧雲雨莫作厄。明日青山當逐客。

同范直惠單履遊涪溪

瀟湘之流碧復碧。上有鐵立千尋壁。河朔功就人預龍。湖南碑成江動色。文章得意易爲好。書雜劍矛天  
假力。四百年來如創見。雷公雨師知此石。小橋五載憂國淚。杖藜今日溪水側。欲搜奇句謝兩公。風作浪  
湧空心側。

已酉中秋之夕與任才仲醉于岳陽樓上明年十一月二十日南遊過道謁姜光彥出才仲畫軸

則寫是夕事也。剪燭觀之恍然一笑。書八句以當畫記。  
去年中秋洞庭野。寒瑤萬頃兼天瀉。岳陽樓上兩幅巾。月入闌干影瀟灑。世間此影誰能孤。狂如我友人  
所無。一夢經年無續處。道州還見倚樓圖。

夙興

美哉木枕與菅席。無禁當與戴朝幘。巷南巷北聞鉦聲。舍後舍前惟月色。國事無功端未去。竹與伊軋猶  
昨日。不見武林城裏事。繁華夢覺生荆棘。成敗由來幾古今。乾坤但可著山澤。西湖已無金碧麗。雨抹晴  
妝尙娛客。會當休日一訪之。摩挲蒼蘚慰崖石。只恐冷泉亭下水。發明白髮增歎息。

秋夜獨酌

涼秋佳夕天氣廓。河漢之涯秋漠漠。月出未出林影變。幽人露坐方獨酌。自歌新調酒如空。天星下飲舫  
船中。忽思李白不可見。夜半喬木搖西風。百年佳月今幾夕。愛樂相尋老來疾。瓊瑤滿地我影橫。添酒賦  
詩何可失。

黃修職雨中送芍藥五枝

微雨濕清曉。老夫門未開。煌煌五仙子。竝擁翠蕤來。胭脂洗盡不自惜。爲爾歸來更無力。老夫五十尙可  
癡。憑軒一賦會真詩。

均臺詞二首

小臺借春春已來。平分和氣入均臺。夜來臺邊草環綠。今朝芒生滿三木。街頭拍手鬧千兒。齊唱中和宜  
布曲。使君坐嘯開如雲。請釀百川壽使君。但願使君長樂職。不須更看杓虛實。  
東家西家爾我來。聽說空園如春臺。決曹高臥印生綠。叢棘化爲交運木。策勳此木那可遺。動地風搖枝  
不曲。願我無訟到來雲。莫辭著力借寇君。借得賢侯雖爾職。但恐朝廷要人調鼎實。

留別葛汝州

平生師友處莫數。兩眼偏明向公許。一時盛德人中曠。四海知名地上虎。東序階墀再繹板。西州杖屨三



寒暑我方庶兄湯憲休。公乃小兒楊德祖。未煩還朝尺一詔。不嫌專城丈二組。為公買銀管筆。容我時親玉柄。應近蒙五字落珠璣。杜牧之詩云。五字落珠璣。如服一丸生翅羽。別離真成惜夜燭。感歎更值歌朝兩。行看入侍玉皇案。與進不待金剛杵。勸公慎勿學孔光。虞士何妨似張禹。孔光傳弟子見光居大位。盡得其助。光終一無所歸。其公如此。張禹傳成。成弟子尤著者。灌園彭宣。五大司空。海那。顯。畢。少府九卿。

蒙賜佳什欽歎不足不揆淺陋輒次元韻

退之高文仰東岱。籍湜傳盟其足賴。固知法嗣要龍象。先生端是毗陵派。方駕曹劉蓋餘力。壓倒元白聊一快。向來班門收衆材。寶履費公珠幾珠。三熏會有堪此事。羣吹未免驚所怪。但知樓仰百尺朝。豈覺波涵千頃外。南州短簿令公喜。鐵錐鐵冠陸離佩。有如若士那可無。筆勢已超聲律界。相將問道留十日。滿座真成折牀會。清詩忽復隨華棧。要使振瑜誇等輩。

蒙示詠家弟所撰班史屬辭長句三款之餘輒用元韻以示家弟謹布師席

雋永難俎雖甚旨。何似三冬足文史。羨子皮裏西京書。議論逼人驚聖臺。戲為韻語網所遺。人皆百能子千之。雖非張巡獨記。豈與李翰爭毫釐。不待區區隸古定。便令景宗知鼓病。擬要盧頌四十篇。三卷之博能擬聖。儒林文人摘蕩春。作詩印可融心神。我亦從今悔迂學。不須更辨瑣稱臣。

蒙再示屬辭三款之餘讚美巨麗無地託言輒依元韻再成一章非獨助家弟致謝區區少爽之

使進學焉亦師席善誘之意也

書如嘉穀要知旨。區區太冲空詠史。百年能挂幾牛角。火急編摩時聖臺。柳家文類今無遺。可忍行車空遠之。此書真是羣玉府。事辭所不遺毫釐。子不見劉勰書成要人定。豈但令人愈頭痛。偶向車前問沈公。果符夢裏隨先聖。兩詩入手喜生春。從今謹持知有神。便可繕寫持獻御。注解不須煩五臣。

昨日侍巾鉢飯于天寧蒙示佳什謹次元韻

朱門未知禪脫義。富不期者奢自至。二產雖寒故是公。萬羊買禍徒封衛。我公居處不染塵。便隨一鉢遺甘辛。出家雖非將相事。食菜要是英雄人。願儒一生用心苦。何曾夢見雞映黍。中丞惜福幸見分。晚食從公當羔豕。嶺越公問徑山曰。弟子出家得否。答曰。出家是大丈夫事。豈將相所為。出李華國史補。洪州舉使。問一禪師曰。弟子喫酒肉。即是不喫酒肉。師曰。若喫是中丞。不喫是中丞。舉。

蒙再示佳什不敢虛辱謹再用韻

先生明經今蔡義。念佛仍師大勢至。大勢至王子曰。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無生地。食菜不待周顧書。要斷貪殺兼自衛。顏回平生拾墮塵。夢邊食夢忘其辛。先生種福我無福。成佛定是同功人。兩詩見戒言甚苦。昔賦黃雞啄秋黍。從今但見爛殘芋。不敢求嘗鑿虛貯。以上五首。原本遺漏。留別高汝州詩。後未便所始何人。

承知府待制誕生之辰輒廣善思善慶故事成古詩一首仰惟經世之外深入佛海而某欲託辭

以寄款款適獲此事發寤於心似非偶然者獨竟陋不足以修此殊慶耳

以寄款款適獲此事發寤於心似非偶然者獨竟陋不足以修此殊慶耳

歲星欲吐芒不開。昂星避此光低徊。麒麟鸞鶴紛來侍。善思善慶當重來。仙公風流今幾歲。再託高門瑞當世。賈香趁浴驚衆。要識此僧今我是。金粟後身何足言。釋迦親送非虛傳。稽首西來大菩薩。住世小劫須千年。幸官說法聊應會。餘事文章亦三昧。世間底物堪壽公。本自金剛無可壞。萬仙公起居注云。子時在萬壽書來。尚書年八十。始有此子。時忽有沙門自稱天竺僧。于市大買香。市怪問僧曰。昨夜夢善思善慶。生萬壽書來。將以香浴之。到生時。當至燒香右繞三匝。禮拜恭敬。沐浴而止。靈寶法輪經云。萬仙公生始數日。有外國沙門見仙公。禮拜抱持而告仙公父母曰。此是四方善思善慶。今來漢地。教化衆生。

遊紫雲洞

我不願封萬戶侯。願向紫雲從公遊。鄆州溪堂號州洞。未有退之詩可留。水近山流清澈底。竹飽千霜節如此。廊廟之具千金軀。底事便著山巖裏。蒲鞭挂壁一事無。環珮聲中了朝哺。祝融不到深林處。客至五月懷貂狗。華大夫無此樂。從渠遮山用翠幕。若問此間奇絕處。但道胸中有丘壑。

雪

仙人手持白鸞尾。夜半朝元明月裏。羽衣三振風不斷。下視銀潢一千里。玉獸載花分後前。欲落未落天恍然。餘標從向人間去。乞與袁安破曉眠。

簡齋集卷九

五言律詩

送呂欽問暨酒受代歸

以我千金帶。逢君萬斛船。要知窮有自。未覺懶相先。參差三年夢。驚草四溟傳。忽忽秣歸馬。離恨滿霜天。

寄新息家叔

風雨淮西夢。危魂費九升。一官遮日手。兩地讀書燈。見客深藏舌。吟詩不負丞。竹林雖有約。門戶要人興。

年華

去國頻更歲。為官不救飢。春生殘雪外。酒盡落梅時。白日山川映。青天草木宜。年華不負客。一一入吾詩。

茅屋

茅屋年年破。春風歲歲來。寒從草根退。花值客愁開。時序添詩卷。乾坤適酒杯。片雲無思極。日暮卻空迴。

秋雨

兩過無桃李。惟餘雪覆牆。青天映妙質。白日照繁香。影動春微透。花寒韻更長。風流到尊酒。猶足助詩狂。



蕭蕭十日雨。穩送祝融歸。燕子經年夢。梧桐昨暮非。一涼思到骨。四壁事多違。寂寂繁華地。西風吹客衣。

木末西風起。中含萬里涼。浮雲不惹思。盡日只飛揚。夢斷頭將白。詩成葉自黃。不關明主棄。本出酒陰鄉。

滿眼長江水。蒼然何郡山。向來萬里意。今在一應閒。衆木俱含晚。孤雲遂不還。此中有佳句。吟斷不相關。

士固難推挽。君其自寵珍。時成建安子。名到斗南人。晚歲還爲客。微官只爲身。向來書畫熱。去不媿張巡。

九月逢連雨。蕭蕭送秋。龍公無乃倦。客子不勝愁。雲昏城壁。鐘聲咽寺樓。年年授衣節。牢落向他州。

風伯方安臥。雲師亦少驚。氣連河漢潤。聲到竹松高。老鶴尤貪去。寒蟬遂不號。相悲更相識。滿眼楚人騷。

寒入新荷價。連天雨眼愁。生涯亦蕭瑟。契分黑貂裘。烏鵲無言暮。蓬蒿滿意秋。同時不同味。世事劇悠悠。

白菊生新紫。黃蕪失舊青。俱含歲晚恨。併入夜深聽。夢寐連蕭索。更籌亂晦冥。雲移過吳越。應爲洗餘腥。

飛絮春猶冷。離家食更寒。飽供幾歲月。不辦了悲歡。刺史蒲萄酒。先生首宿盤。一官連壯志。百慮集征鞍。

斗粟淹吾獨。浮雲笑此生。有時醒歲月。無夢到功名。客裏遙歸雁。愁邊有亂鶯。楊花不解事。更作倚風輕。

暖日薰楊柳。濃春醉海棠。放慵真有味。應俗苦相妨。官拙從人笑。交疎得自藏。雲移移杖。燕坐獨焚香。

細讀平安字。愁邊失歲華。疎疎一簾雨。淡淡滿枝花。投老詩成癖。經春夢到家。茫然十年事。倚杖數棲鴉。

長日無公事。閒圍李進茶。旁觀真一笑。互勝不移時。幸未逢重罰。何妨著戲之。晴天散飛翥。驚動隔牆兒。

馬上摩挲眼。出門光景新。鴉鳴半院雪。路轉一林春。舊歲有三日。全家無十人。平生騎鶴夢。今夕最關身。

烟際亭亭塔。招人可得回。等閒爲夢了。老健出關來。日落河冰壯。天長鶴雁哀。平安遠遊意。隨處一徘徊。

客裏東風起。逢人只四愁。悠悠雜唯唯。莫莫更休休。隱影鳥雙度。水聲船逆流。一官成一集。盡付古河頭。

落日生春色。微瀾動古池。柳林橫絕野。藜杖去尋詩。不有今年賦。爭成此段奇。殷勤雪鬢老。隨客轉荒陂。

草草隨時事。蕭蕭傍水門。濃陰花照野。寒食柳圍村。客袂空佳節。鶯聲忽故園。不知何處笛。吹恨滿清尊。

沙岸殘春雨。茅簷古鎮官。一時花帶淚。萬里客憑欄。日晚蕭蕭重。樓高燕子寒。惜無陶謝手。盡意破憂蟬。

商水西門語。東風動柳枝。年華入危涕。世事本前期。草草檀公策。茫茫杜老詩。山川屬前酒。不敢計歸時。

牢落西軒客。巡簷費獨吟。桃花明薄暮。燕子鬧微陰。辛若元吾事。淹留更此心。小臆隨意寫。蛇蚓起相尋。

池光倚竹暮。筠杖季春頭。客子愁無奈。桃花笑不休。百年今日勝。萬里此生浮。莽莽尊前事。題詩記獨遊。

花盡春猶冷。鷓鴣心只自驚。孤鶯啼永晝。細雨濕高城。擾擾成何事。悠悠送此生。蛛絲閃夕雲。隨處有詩情。

忽忽忘年老。悠悠負日長。小詩妨學道。微雨好燒香。簷鶴移時立。庭梧滿意涼。此身南復北。彷彿是他鄉。

閒弄玉如意。天河白練橫。時無李供奉。誰識謝宣城。兩鶴翻明月。孤松立快晴。南陽半年客。復此滿懷清。

冠野少人去。竹與伊軋聲。晴雲秋更白。野水暮還明。寂寞信吾道。淹留請物情。王喬有餘鳥。借我一東征。

蘇武初逢雁。王喬欲借身。深知念行李。爲報了長途。難穩三更枕。遙憐五歲雛。卻思正月事。不敢恨樵蘇。

岸嶺立清曉。山頭生薄陰。亂雲交翠壁。細雨濕青林。時改客心動。鳥鳴春意深。窮鄉百不理。時得一閒吟。

雲起谷全暗。雨晴山復明。青春望中色。白酒晚來聲。遠樹鳥羣集。高原人獨耕。老夫逃世久。堅坐聽陰晴。

海內堂堂友。如今在數圍。虛傳袁盎脫。不見華元歸。浮世身難料。危途計易非。雲孤馬西嶺。老淚不勝揮。

賈藥韓康伯。談經管幼安。何來甘寂寞。不是爲艱難。明月扶疎樹。空園浩蕩寒。細題今夕景。持與故人看。

雲深三日雨。鶴鶴一園青。雲澤含元氣。風花過洞庭。地偏寒浩蕩。春半客吟癡。多少人間事。天涯醉又醒。



細雨

避寇煩三老。那知是舊遊。平湖受細雨。遠岸送輕舟。天地悲深阻。山川恨久留。參差發鄰舫。未覺壯心休。

別伯恭

尊酒相逢地。江楓欲盡時。猶能十日客。共出數年詩。供世無筋力。驚心有別離。好爲南極柱。深慰旅人悲。

再別

多難還分手。江邊白髮新。公爲九州督。我是半途人。政爾傾全節。終然卻要身。平生第溫燭。未必下張巡。

別孫信道

萬里鷗仍去。千年鶴未歸。極知身有幾。不奈世相違。歲暮兼葭響。天長鴻雁微。如君那可別。老淚欲沾衣。

適道

處處非吾土。年年避敵兵。何妨更適遠。未免一傷情。石岸烟添色。風灘暮有聲。平生五字律。頭白不貪名。

道中

雨子收還急。溪流直又斜。迢迢傍山路。漠漠滿林花。破水雙鷗影。掀泥百草芽。川原有高下。隨處著人家。

金潭道中

晴路籃輿穩。舉頭開嶺餘。前岡春泱泱。後嶺雪樵樵。海內兵猶壯。村邊歲自華。客行驚節序。回眼送桃花。

曉發杉木

古澤春光淡。高林霧氣清。紛紛世上事。寂寂水邊行。客子憐雙鬢。田家自一生。有詩遺忘記。無酒卻思傾。

初至邵陽逢入桂林使作書問其地之安危

湖北彌年所。長沙費月餘。初爲邵陽夢。又作桂林書。老矣身安用。飄然計本疎。管寧遠海上。何得便端居。

過孔雀灘贈周靜之

海內無空壘。天涯有近親。不辭供笑語。未慣得殷勤。舟楫深宜客。溪山各放春。高眠過灘浪。已寄百年身。

夜抵貞牟

野獸猶聞遠。川明不恨遲。焚山隔岸火。及我繫船時。夜半青燈屋。離前白水陂。殷勤謝地主。小築欲深期。

曉步

映畝意不釋。出門聊散憂。雨餘山欲近。春半水爭流。乘穎夕還作。孤懷行轉幽。溪西篔簹竹。微徑雜歸牛。

雨

雲物淡清曉。無風溪自閒。柴門對急雨。壯觀滿空山。春發蒼茫內。鳥鳴篔簹間。兒童笑老子。衣濕不知還。

洛頭書事

綸巾古鶴髦。日暮柝林間。誰使翁迎客。應聞屐響山。占年又得熟。勸我不須還。村酒困壯士。水風吹醉顏。

夏夜

遠遊萬事裂。獨立數峯青。明月照山木。荒村饒夜螢。翻翻雲度漢。歷歷水浮星。遙舍燈已盡。幽人門未扃。

愚溪

小閣當喬木。清溪抱竹林。寒聲日暮起。客思雨中深。行李妨幽事。闌干試獨臨。終然遊子意。非復昔人心。

宿寶聖院閣

暮投山曉寺。高處絕人羣。遠岫林間見。微泉舍後聞。閑虛雲亂入。江闊野橫分。欲與僧爲記。今年懶作文。

過下杯渡

夜宿下杯館。朝鳴一棹東。湖平天盡落。峽斷海橫通。冉冉雲隨舸。茫茫鳥過風。仙人蓬島上。遙見我乘空。

泛舟入前倉

曾鼓鹽田棹。前倉不足言。盡行江左路。初過浙東村。春去花無迹。潮歸岸有痕。百年都幾日。聊復信乾坤。

簡齋集卷十

五言律詩

病中夜賦

抱病喜清夜。形羸心獨開。不知藥鼎沸。錯認雨聲來。歲晚燈獨麗。天長鴻雁哀。書生惜日月。秋枕意茫茫。

瓶中海

明麗淨幾几。玉立取無鄰。紅綠兩重快。殷勤滿面春。曾爲廣嶺客。本是洛陽人。老我何顏貌。東風處處新。

除夜

嗚呼遺事。如今病不能。等閒生白髮。耐久是青燈。海內春還滿。江南硯不冰。題詩留殘歲。健飲轉長興。

雨中

北客霜侵鬢。南州雨趁年。未聞兵革定。徒使歲時遷。古澤生春鶴。高空落暮雲。山川含古鬱。鬱鬱在尊前。

渡江

江南非不好。楚客自生哀。搖楫天平渡。迎人樹欲來。雨餘吳岫立。日照海門開。雖異中原險。方隅亦壯哉。

得張正字書



送我茅屋底。天寒入跡稀。一簣尤有味。萬事已無機。歲暮塔孤立。風生鴉亂飛。此時張正字。書札到郊扉。

小閣

闌干橫處。徒倚度陰晴。木落太湖近。梅開兩紀明。病餘仍愛酒。身後更須名。鶴鶴忽雙起。吾詩還欲成。

得長春兩株植之。隨前。鄉邑已無路。僧廬今是家。聊乘數點雨。自種兩叢花。離落失秋序。風烟添歲華。衰翁病不飲。獨立到棲鴉。

拒霜花已吐。吾宇不淒涼。天地雖蕭殺。草木有芬芳。道人宴坐處。侍女古時妝。濃露濕丹臉。西風吹綠裳。

心老久許。爲作畫未果。以詩償之。布衲王摩詰。禪餘寄筆端。試將能事迫。肯作畫工難。秋入無聲句。山連欲雨寒。平生夢想處。幸乞小瓊旃。

知府示秋。日郡國佳製。次韻四首。歲月移文外。乾坤杖履中。雖然五字律。健在百夫雄。秋入池深碧。寒欺葉遞紅。此間兼史隱。端不減遊嵩。

客有遊嵩山者。歸以贈公。公以不得遊爲恨。鳥語知公樂。山晴及我遊。畫排物外事。拚作酒中浮。菊蕊離雙鬢。林聲隱四愁。騷人例喜賦。政自不關秋。

竹際筵黃起。同聽衆韻微。時陪物外賞。肯念日斜歸。草色連秋意。池光淨客衣。吟公清絕句。政爾不能肥。

一笑聊開口。千憂不上眉。林深受風得。柏老到霜知。小憩逢筠洞。幽尋及枳籬。願公勤秉燭。裁詠乘離離。

翁高郵挽詩。萬里功名路。三生翰墨身。暮年銅虎重。浮世石羊新。天地懷豪傑。山川泣吏民。空傳四十誄。竟不識斯人。

劉大資挽詞二首。天柱欽傾日。堂堂墮急圍。遂聞王蠋死。不見華元歸。一代名超古。千年淚染衣。當時如有繼。猶足變危機。

一死公餘事。由來彼亦人。使知臨難日。猶有不欺臣。河洛傾遺憤。英雄歎後塵。煌煌中興業。公合冠麒麟。

七言律詩。次韻周教授秋懷。一官不辦作生涯。幾見秋風卷岸沙。宋玉有文悲落木。陶潛無酒對黃花。天機交與山新瘦。世事悠悠日

自斜。誤矣載書三十乘。東門何地不宜瓜。夜雨。經歲柴門百事乖。此身只合臥蒼苔。蟬聲未足秋風起。木葉俱鳴夜雨來。美屈可觀浮世理。燈花應爲好

詩開。獨無宋玉悲歌念。但喜新涼入酒杯。連雨不能出。有懷同年陳國佐。兩陣風伯不吾謀。漠漠陰陰送秋。欲過蘇端泥浩蕩。定知高鳳麥深流。簷前甘菊已無益。階下決明還

可憂。安得如鴻六尺馬。暫時相就說新愁。

目疾

天公噴我眼常白。故著昏花阿堵中。不怪參軍談賭馬。但妨中散送飛鴻。著龜合惡誰能對。損續方奇定

有功。九惱從來自佛種。會如那律證圓通。以事走郊外示友。二十九年知已非。今年依舊壯心違。黃塵滿面人猶去。紅葉無言秋又歸。萬里天寒鴻雁瘦。千村歲暮鳥

烏微。往來屑屑君應笑。要就南池照客衣。十月。十月北風催歲闌。九衢黃土汗僮冠。歸鴉落日天機熟。老雁長雲行路難。欲詣熱官憂冷語。且求濁酒寄

清歡。孤吟坐到三更月。枯木無枝不受寒。題小室。暫脫朝衣不當閒。澶州夢斷已多年。諸公自致青雲上。病客長齋繡佛前。隨意時爲獅子臥。安心懶作野

狐禪。爐烟忽散無蹤跡。屋上寒雲自黯然。次韻張迪功春日。年年春日寒欺客。今日春無一半寒。不覺轉頭逢歲換。便須揩眼待花看。爭新遊女嬌垂鬢。依舊先生日

照盤。從此不憂風雪厄。杖藜時可過蘇端。又和歲除感懷用前韻。官情吾與歲俱闌。只有詩盟偶未寒。蠟色定從今夜改。梅花已判隔年看。高門召客車稠疊。下里燒香篆

屈盤。我亦三杯聊復爾。夢回鷓鴣出朝端。張迪功謝詩見過次韻謝之二首。黃紙紅旗意未闌。青衫俱不救飢寒。久拋三徑未得返。偶有一錢何足看。世事豈能磨鐵硯。詩盟聊可敵

銅盤。不嫌野外時紆蓋。政要相從叩兩端。黃鸝白日唱初闌。便覺杯觴耐薄寒。坐上客多真足樂。牀頭鳥在不須看。更思深徑按紅蕖。政待移廚洗

玉盤。苦恨重城催與盡。歸時落日向雲端。即席重賦且約再遊二首。簷頭花定覺風闌。簷外池深酒亦寒。馬健真愁歸路遠。詩成未許俗人看。釣魚不用尋溫水。濯髮真如到

清盤。一笑得君天所借。尊前無地著憂端。時情不與歲情關。春氣猶兼水氣寒。怪我聞花終不語。須公走馬更來看。共知浮世悲胸臆。即見平波散

芙蓉。得一老兵雖可飲。從今取友要須端。次韻家叔。豪華諸公車馬塵。先生孤唱發陽春。黃花不負秋風意。白髮空隨世事新。閉戶讀書真得計。較君從學豈

可憐。

蘭亭集 卷十 七言律詩

七六



無人只應又被支郎笑。從者依然困在陳。

次韻答張迪功坐上見貽張將赴南都任二首

足錢便可不須候。免對妻兒賦百憂。一笑相逢亦奇事。平生所得是清流。談天安用如鄒子。掃地還應學趙州。南北東西底非夢。心閒隨處有真游。

千首能輕萬戶侯。誦君佳句解人憂。夢闌塵裏功名晚。笑罷尊前歲月流。世事無窮悲客子。梅花欲動憶吾州。明朝又作河梁別。莫負平生馬少游。

次韻謝表兄張元東見寄

平生張翰極風流。好事工文妙九州。燈裏偶然同一笑。書來已似隔三秋。林泉入夢吾嘗隱。花鳥催詩歲不留。安得清談一陶寫。令人絕憶許文休。

若拙弟說汝州可居已約下一丘用韻寄元東

四歲冷官桑濮地。三年羸馬帝王州。陶潛迷路已良遠。張翰思歸那待秋。病鶴欲飛還踯躅。孤雲將去更遲留。盍簪共結雞豚社。一笑相從萬事休。

元方用韻見寄次韻奉謝兼呈元東二首

大難詞源三峽流。小難詩不數蘇州。了無徐生青氣累。正值甯子商歌秋。鶴飛千里從此始。驢絕九衢誰得留。歲晚煩公起我病。兩篇三款不能休。

一歎玄髮水東流。兩脚黃塵閱幾州。王湛時須看周易。虞卿未敢著春秋。不辭彭澤屢常折。卻得邯鄲少留。有句驚人雖可喜。無錢使鬼故宜休。

元方用韻寄若拙弟邀同賦元方將託若拙覓顏淵之五十畝故詩中見意

夢中與世極周流。錯認三刀是得州。擬學耕田給公上。要為同社醉春秋。囊間已辦青芒屨。桑下想聞黃栗留。儻有幽人語出處。為言無況莫來休。

西郊春事漫入老境元方欲出遊以無馬未果今得詩又有舉鞭何日之歎因次韻招之

毛穎陳玄雖勝流。也須從事到青州。重吟玉樹懷崔子。欲唱金衣無杜秋。官柳正須工部出。園花猶為退之留。監與自可頌兒輩。一笑來從樹下休。

答元方述懷作

不見圓機論九流。紛紛騎鶴上揚州。令之敢恨松桂冷。君叔但傷蒲柳秋。汝海蛇杯應已悟。襄陵駒隙竟難留。來牛去馬無窮債。未蓋棺前盡少休。

次韻家弟碧綠泉

七孔穿針可得過。冰蠶映日吐寒波。練飛空詠徐凝水。帶斷疑分漢帝河。川后不愁微步棹。鮫人暗動卷綃梭。才高下視玄虛賦。對此區區轉患多。

次韻光化宋唐年主簿見寄二首

茂林當日映羣賢。也喚畸人到席間。乘我便驚車轍遠。懷君端合鬢毛斑。夢中猶得攀珠樹。別後能忘倒玉山。遙想詩成寄來日。筆端風雨發天慳。

高人主簿固非宜。天馬何妨略受羶。會有梅花堪寄遠。可因葦菜便懷歸。相如未免家徒壁。季子行看妻下機。且復哦詩置此事。江山相助莫相違。

再用景純韻懷二首

路斷赤墀青瑣賢。士龍同此屋三間。愁邊潘令鬢失白。夢裏老萊衣更斑。欲學大招那有賦。試謀小隱可無山。一錢留得真堪笑。未到囊空猶是慳。

木枕蒲團病更宜。從教惡少事空機。元無王老又何怨。不有鮑生誰與歸。六日取蟾乖世用。三年刻楮費天機。只因杖履從公處。未覺平生與願違。

同家弟用前韻謝判府惠酒

街杯樂聖便稱賢。無酒猶堪臥壘間。使者在門雖僕僕。麴車入夢正班班。不煩白水真人力。來自青城道士山。千載王弘同竝美。未應杞菊賦寒慳。

日飲知非貧士宜。要迷語筆稅心機。楚辭心機而不亂。所須惟酒非虛語。以醉為鄉可徑歸。鸚鵡鷺俱得道。螟蛉蠹共忘機。狂言戲作麻姑送。無奈關人與我違。

從舍蒙大成賜詩(案)此詩與前二首原本同。本館館置第十二卷景純再示佳什二章之後。故前二首所用韻及後一首謝揚工曹所用韻各離隔不屬。今移正。

南北東西共一塵。得坻隨處可收身。下居賦就知謀拙。入宅詩成覺意新。三徑蓬蒿猶恨淺。九流賓客未嫌貧。不須更待高軒過。袖有珠璣已照鄰。

謝揚工曹用前韻

借屋三間稍離塵。攜書一束謾娛身。客居最負青春好。世事還隨白髮新。造化小兒真薄相。市朝大隱亦長貧。獨無芋栗供賓客。虛辱先生賦比鄰。

次十七叔去鄭詩韻二章以寄家叔一章以自詠

鄉里小兒真可憐。市朝大隱正陶然。因應聊頌屈原橘。底事便歌楊惲田。廣陌遙知駒款段。曲池猶記鷺聯拳。對牀夜雨平生約。話舊應驚歲月遷。

此蟬堪笑亦堪憐。撼樹無功更怫然。賦就柳州聊解祟。詩成彭澤要歸田。身謀共悔蛇安足。理遣須看佛舉拳。懷祖定知當晚合。次君未可怨稀遷。

鏡中無復故人憐。卻媿謀生後計然。叔夜本非堪作吏。元龍今悔不求田。懷親更值薪如桂。作客重看粟過拳。萬事巧違高枕臥。憂來一夕費三遷。



難忘老僧不作留人意。看水看山白髮長。

次韻謝心老以緣事至魯山

禪師瓶貯幾多空。欲問以書無去鴻。魯縣人迎波若杖。天寧樹起吉祥風。荒山春色篇章裏。快士交情峯  
硯中。一日塵沙雙眼碧。歸時應與去時同。

友人惠石兩峯。峯然取杜子美玉山高竝兩峯寒之句名曰小玉山

舊喜看書今不看。且留雙眼向孱顏。從來作夢大槐國。此去藏身小玉山。暮鶴朝曦一生了。高天厚地兩  
峯閒。九華詩句喧寰宇。細比真形伯仲間。家有畫中九華石刻。

次韻王堯明郊祀顯相之作

奏書初不待銜譚。奠璧都南萬玉參。黃屋倚霄明半夜。紫壇承月眩諸龕。聲喧大呂初終六。影動玄圭陟  
降三。可是天公須羯鼓。已迴寒馭作春前。

道山宿直

離離樹子鵲驚飛。獨倚枯筇無限時。千丈虛廊貯明月。十分奇事更新詩。人間路絕應扉語。天上雲空關  
影移。遙想王戎燭下算。百年辛苦一生癡。

雨晴

天缺西南江面清。纖雲不動小灘橫。牆頭語鶯衣猶濕。樓外殘雷氣未平。盡取微涼供穩睡。急搜奇句報  
新晴。今宵勝絕無人共。臥看星河盡意明。

十月

十月天公作許悲。負霜鴻雁不停飛。莽連萬里雲山去。紅盡千林秋徑歸。病夫搜句了節序。小齋焚香無  
是非。睡過三冬莫開戶。北風不貸芟荷衣。

漫郎

漫郎功業太悠然。拄笏看山了十年。黑白半頭明鏡裏。丹青千樹惡風前。星霜屢費驚人句。天地元須使  
鬼錢。踏破九州無一事。只今分付結跏禪。

送善相僧超然歸廬山

九疊峯前遠法師。長安塵染坐禪衣。十年依舊雙瞳碧。萬里今持一笑歸。鼠目向來吾自了。龜腸從與世  
相違。酒醒更欲煩公說。黃葉漫山錫杖飛。

對酒

新詩滿眼不能裁。鳥度雲移落酒杯。官裏簿書無日了。樓頭風雨見秋來。是非衮衮書生老。歲月悠悠  
子回。笑撫江南竹根枕。一尊呼起鼻中雷。

後三日再賦

天生瘦木不須栽。說與兒童是酒杯。落日留霞知我醉。長風吹月送詩來。一官擾擾身增病。萬事悠悠首  
不到。龍門十載強。斷崖依舊挂斜陽。金銀佛寺浮佳氣。花木禪房接上方。羸馬乍來還徑去。流鶯多處最

簡齋集卷十一

七言律詩

趙虛中有石名小華山以詩借之

君家蒼石三峯樣。磅礪乾坤氣象橫。賤子與山曾半面。小臆如夢慰平生。爐烟巧作公超霧。書冊尙避秦  
皇城。病眼朝來欲開燼。借君巖軸障新晴。

次韻樂文卿北園

故園歸計墮虛空。啼鳥驚心處處同。四壁一身長客夢。百憂雙鬢更春風。梅花不是人間白。日色爭如酒  
面紅。且復高吟置餘事。此身能費幾詩筒。

歸洛道中

洛陽城邊風起沙。征衫歲歲負年華。歸途忽踐楊柳影。春事已到蕪菁花。道路無窮幾傾轂。牛羊既飽各  
知家。人生擾擾成底事。馬上哦詩日又斜。

龍門

不到龍門十載強。斷崖依舊挂斜陽。金銀佛寺浮佳氣。花木禪房接上方。羸馬乍來還徑去。流鶯多處最



獨回。不奈長安小車過。睡鄉深處作奔雷。

對酒在陳留賦

陳留春色撩詩思。一日搜腸一百迴。燕子初歸風不定。桃花欲動雨頻來。人間多待須微祿。夢裏相逢記此杯。白竹扉前容醉舞。烟村渺渺欠高臺。

感懷

少日爭名翰墨場。只今扶杖送斜陽。青青草木浮元氣。渺渺山河接故鄉。作吏不妨三折臂。搜詩空費九迴腸。子房與我同羈旅。世事千般酒一觴。

招張仲宗

北風日日吹茅屋。幽子朝朝只地爐。客裏賴詩增意氣。老來惟懶是工夫。空庭喬木無時事。殘雪疎籬當畫圖。亦有張侯能共此。焚香相待莫徐徐。

寓居劉倉廩中晚步過鄭倉臺上

給巾鶴髮過荒陂。滿面春風二月時。世事紛紛人易老。春陰漠漠絮飛遲。士衡去國三間屋。子美登臺七字詩。草遠天西青不盡。故園歸計入支頤。

晚步順陽門外

六尺枯藤了此生。順陽門外看新晴。樹連翠篠圍春晝。水泛青天入古城。夢裏偶來那計日。人間多事更聞兵。只應十載溪橋路。欠我盤纏物外行。

秋日客思

南北東西俱我鄉。聊從地主借胡牀。諸公共得何侯力。遠客新抄陸氏方。老去事多藜杖在。夜來秋到菜聲長。蓬萊可託無因至。試覓人間千仞岡。

寄季申

兩歌城西泥未乾。遙知獨立整衣冠。舊時鄰下劉公幹。今日遠東管幼安。綠陰展盡身猶遠。黃鳥飛來節已闌。安得一尊生耳熱。暫時相對說悲歡。

重陽

去歲重陽已百憂。今年依舊歡編遊。離底菊花惟解笑。鏡中頭髮不禁秋。涼風又落宮南木。老雁孤鳴漢北州。如許行年那可記。護排詩句寫新愁。

送客出城西

鄂州誰亦解丹青。畫我羸驄曉出城。殘年政爾供愁了。末路那堪送客行。寒日滿川分衆色。暮林無葉寄秋聲。垂鞭歸去重回首。意落西南計未成。

得席大光書以詩迓之

十月風高客子悲。故人書到暫開眉。也知廊廟當推轂。無奈江山好賦詩。萬事莫論兵動後。一杯當及菊

殘時。喜心翻倒相迎地。不怕寒林十里波。

無題

六經在天如日月。萬事隨時更故新。江南丞相浮雲壤。洛下先生宰木春。孟喜何妨改師法。京房底處有門人。舊愛讀書今懶讀。焚香閱世了閒身。

清明

雨晴閒步澗邊沙。行入荒林聞亂鴉。寒食清明驚客意。暖風遲日醉梨花。書生投老王官谷。壯士偷生溧母家。不用鞦韆與蹴鞠。只將詩句答年華。

觀江漲

漲江臨眺足消憂。倚杖江邊地欲浮。疊浪併翻孤日去。兩津橫卷半天流。龍靈難怒爭新穴。鷗鷺驚飛失放洲。可爲一官妨快意。眼中惟覺欠扁舟。

舟次高舍書事

漲水東流滿眼黃。泊舟高舍更情傷。一川木葉明秋序。兩岸人家共夕陽。亂後江山元歷歷。世間歧路極茫茫。遙指長沙非謫去。古今出處兩淒涼。

登岳陽樓二首

洞庭之東江水西。簾旌不動夕陽遲。登臨吳蜀橫分地。徙倚湖山欲暮時。萬里來遊還望遠。三年多難更凭危。白頭弔古霜風裏。老木蒼波無限悲。

天入平湖晴不風。夕帆和雁正浮空。樓頭客子杪秋後。日落君山元氣中。北望可堪同白首。南遊聊得看丹楓。翰林物色分留少。詩到巴陵還未工。

巴丘書事

三分書裏讀巴丘。臨老遊兵初一遊。曉木聲聞洞庭野。晴天影抱岳陽樓。四年風露侵遊子。十月江湖吐亂洲。未必上流須魯虜。腐儒空自白九分頭。

再登岳陽樓感賦詩

岳陽壯觀天下傳。樓陰背日隄隄縣。草木相連南服內。江湖異態關干前。乾坤萬事集雙鬢。臣子一譴今五年。欲題文字弔今古。風壯浪湧心茫然。

除夜

城中爆竹已殘更。朔吹翻江意未平。多事鬢毛隨節換。畫情燈火向人明。比量舊歲聊堪喜。流轉殊方又可驚。明日岳陽樓上去。島烟湖霧看春生。

火後問舍至城南有感

魂傷瓦礫舊曾遊。尙想奔烟萬馬遒。遂替他人作正月。絕知回路想巴丘。書生性命曾經試。客子茅茨費屢謀。惟有君山故窺窺。一眉晴綠向人浮。



望燕公樓下李花

燕公樓下繁華樹。一日遙看一百迴。羽蓋夢餘當畫立。縞衣風急過牆來。洛陽路不容春到。南國花應爲客開。今日豈堪簪短髮。感時傷舊意難裁。

陪醉翁舉酒于君子亭下海棠方開

世故驅人殊未央。聊從地主借繩牀。春風浩浩吹遊子。暮雨霏霏濕海棠。去國衣冠無態度。隔簾花葉有輝光。使君禮數能寬否。酒味撩人我欲狂。

春夜感懷寄席大光

管寧白帽且隨。孤鶴歸期難計年。倚杖東南觀百變。傷心雲霧隔三川。江湖氣動春還冷。鴻雁聲迴人不眠。苦憶西州老太守。何時相伴一燈前。

雨中對酒庭下海棠經雨不謝

巴陵二月客深衣。草草杯觴恨醉遲。燕子不禁連夜雨。海棠猶待老夫詩。天翻地覆傷春色。齒豁頭童祝聖時。白竹籬前湖海闊。茫茫身世兩堪悲。

周尹潛以僕有鄂州之命作詩見贈有橫槊之句次韻謝之

一歲憂兵四閱時。像生不恨隙駒馳。如何南紀持竿手。卻把西州破賊旗。僅有青油盛快士。何妨畫戟入新詩。因君調我還增氣。男子平生竟要奇。

次韻尹潛感懷

干戈又看繞淮春。歎息猶爲國有人。可使翠華周嶺縣。誰持白羽靜風塵。五年天地無窮事。萬里江湖見在身。共說金陵龍虎氣。放臣迷路感烟津。

贈傅子文

漁子收兒談笑新。先生勝日步湖濱。沙邊忽見長身士。頭上仍敲折角巾。豺虎不能寬遠俗。山川終要讓詩人。蘆葦如畫斜陽裏。拄杖相尋無雜賓。

江行野宿寄大光

橋鳥送我入蠻鄉。天地無情白髮長。萬里回頭看北斗。三更不睡聽鳴榔。平生正出元子下。此去還經思曠旁。投老相逢難復聚。共懷詩律撼瀟湘。

寄信道

衡山未見意如飛。浩蕩風帆不可期。卻憶府中三語掾。空吟江上四愁詩。高灘落日光零亂。遠岸羣梅雪陸離。願欲平生持寄子。白頭才盡只成悲。

衡岳

野客原耕嵩岳田。得遊衡岳是前緣。避兵徑度吾豈忍。欲雨還休神所憐。世亂不妨松偃蹇。村空更覺水潺湲。非無拄杖終傷老。負此名山四十年。

簡齋集卷十二

七言律詩

元日

五年元日只流離。楚俗今年事事非。後飲屠蘇驚已老。長乘舴艋竟安歸。猶家作客真無策。學道初心卻自違。汀草岸花知節序。一身千恨獨霑衣。

先寄邢子友

作客經年樂有餘。邵陽岐路不崎嶇。山川好處歌紗帽。桃李香中度笏與。欲見舊交驚歲月。剩排幽語說艱虞。人間書牘非吾事。一首新詩未可無。

立春日雨

衡山縣下春日雨。遠映青山綠樹斜。容易江邊欺客袂。分明沙際濕年華。竹林路隔生新水。古渡船空集亂鴉。未暇獨憂巾一角。西溪當有續開花。

山中

當復入州寬作期。人間踏地有安危。風流丘壑真吾事。籌策廟堂非所知。白水春陵天淡淡。蒼峯晴雪鶴



離離恰逢居士身。輕日正是山中多景時。

三月二十日聞德音寄李德升席大光新有召令皆寓永州

塵隔斗牛三月餘。德音再與萬方初。又蒙天地寬今歲。且掃軒牕讀我書。自古安危關政事。隨時憂喜到樵漁。零陵併起扶顛手。九廟無歸計莫疎。

題東家壁

斜陽步屐過東家。便置清尊不煮茶。高柳光陰初罷絮。嫩鶯毛羽欲成花。羣公天上分時棟。閒客江邊管物華。醉裏吟詩空跌宕。借君素壁落棲鴉。

散髮

百年如寄亦何爲。散髮清狂未足非。南浦題詩風滿面。東橋行藥露沾衣。松花照夏山無暑。桂樹留人吾豈歸。藥杖不常軒蓋用。穩扶居士莫相違。

觀雨

山客龍鍾不解耕。開軒危坐看陰晴。前江後嶺通雲氣。萬壑千林送雨聲。梅壓竹枝低復舉。風吹山角晦還明。不嫌屋漏無乾處。正要羣龍洗甲兵。

寄德升大光

君王憂詔起羣公。也復樵夫尺一中。易著青衫隨世事。難將白髮犯秋風。其談太極非無意。能繫蒼生本不同。卻倚紫陽千丈嶺。遙瞻黃鶴九霄東。

次韻邢九思

百年鼎鼎難悲歎。老去初依六祖壇。玄晏不堪長抱病。子真那復更爲官。山林未必容身得。顏面何宜與世看。白帝高尋最奇事。共君盟了不應寒。

題道州甘泉書院

甘泉坊裏林影黑。吳氏舍前書榜鮮。牀座略容摩詰借。桂枝應待小山傳。兵橫海內猶紛若。風到湖南還穆然。勉效周生述孔業。賦詩吾獨愧先賢。

度嶺

年律將窮天地溫。兩州風氣此橫分。已吟子美湖南句。更擬東坡嶺外文。隔水叢梅疑是雪。近人孤嶼欲生雲。不愁去路三千里。少住林間看夕曛。

次韻謝呂居仁時寓賀州

別君不覺歲時荒。豈意相逢越越鄉。篋裏詩書總寥落。天涯形貌各昂藏。江南今歲無征戰。嶺表窮冬有雪霜。儘可卜鄰我欲住。草茅爲蓋竹爲梁。

舟行遣興

會稽尚隔三千里。臨賀初盤一百灘。殊俗間津言語異。長年爲客路岐難。背人山嶺重重去。照鶴梅花樹

樹殘酌酒枕樓今日意。題詩船壁後來看。

康州小舫與耿伯順李德升席大光鄭德象夜話以長愛燭紅爲韻得更字

萬里衣冠京國舊。一船風雨晉康城。燈前顏面重相識。海內艱難各飽更。天闊路長吾欲老。夜闌酒盡意難傾。明朝古峽蒼烟道。都送新愁入棹聲。

與大光同登封州小閣

去程欲數莽難知。三日封州更作遲。青嶂足稱天下士。錦囊今有嶺南詩。共登小閣春風裏。回望中原夕鶴時。萬本梅花爲我壽。一杯相屬未全癡。

雨中再賦海山樓

百尺闌干橫海立。一生襟抱與山開。岸邊天影隨潮入。樓上春容帶雨來。慷慨賦詩還自恨。徘徊舒嘯卻生哀。世間猛士今安在。非復當年單父臺。

贈漳州守蔡叔厚

過盡蠻荒興復新。漳州畫戟擁詩人。十年去國九行旅。萬里逢公一欠伸。王粲登樓還感慨。紀瞻赴召欲逡巡。繩牀相對有今日。廣醉齋中軟脚春。

自黃巖縣舟行入台州

冥坐峯前衝雨急。黃巖縣裏借舟遲。百年瘦點不相補。萬事愁歎豈可期。莽莽蒼波兼宿霧。紛紛白鷺落山波。只應江海淒涼地。欠我臨風一賦詩。

送熊博士赴瑞安令

衣冠衮衮相逢處。草木蕭蕭未變時。聚散同驚一枕夢。悲歡各關十年詩。山林有約吾當去。天地無情子亦飢。笑領銅章非失計。歲寒心事欲深期。

醉中

醉中今古興衰事。詩裏江湖搖落時。兩手尚堪杯酒用。寸心惟是鬢毛知。稽山擁郭東西去。禹穴生雲朝暮奇。萬里南征無賦筆。茫茫遠望不勝悲。

懷天經智老因訪之

今年二月凍初融。睡起蒼溪綠向東。客子光陰詩卷裏。杏花消息雨聲中。西菴禪伯還多病。北柵儒先只困窮。忽憶輕舟尋二子。輪巾鶴氅試春風。

和孫升之

姬國餘芳代有人。子今公子秀溪濱。處心如水尚書市。能賦臨流靖節君。花鳥紅雲春句麗。月梅疎影異香聞。囊開古錦湖山出。何意一星窺妙文。此和升之原。原歷仲十二年。前到周子。壁間有時曾見之。故有一星窺妙文之句。

寺居

一星窺妙文之句。



招提遠占一牛鳴。阻絕干戈得暫寧。夢境了知非有實。醉鄉不入自常醒。樓臺近水涵明鏡。草樹連空寫素屏。物象自堪供客眼。未須覓句戶長扃。

與義竊慕東坡以鐵拄杖爲樂。全生日之壽。今以大銅瓶上判府待制。庶幾因物以露區區。且作詩二首。將之亦東坡故事。

要學東坡壽樂全。此瓶端合供儒先。鐵如意畔無憂畏。玉唾壺旁耐歲年。項似董宣真是強。腹如邊孝故應便。與公剩貯爲霖水。不羨宮門承露仙。

不與觀音伴柳枝。要令奇相解公頤。會逢白氏編書日。猶夢陶家貯粟時。安用作盤供歃血。也勝爲鉢困催詩。千年秀結重重綠。長映先生鬢與眉。

又用韻春雪  
急雪催詩與未開。東風肯奈鳥烏寒。最憐度雁動動意。更接飛花細細看。連夜拋回三白瑞。及時驚動五辛盤。袁安久絕千人望。春破還思綺一端。

次韻邢子友  
壯士如今爛莫收。尙思抽矢射旄頭。不堪苦霧侵衰鬢。稍喜和烟八戍樓。萬里中原空費夢。三春勝日偶成遊。青松遠嶺偏驚眼。薄晚關干更少留。

余讀景純家弟出其詩見示喜其同臭味也輒用大成黃字韻賦八句贈之  
阿奴喜氣照人黃。傳得新詩細作行。可愛懸知似楊柳。忘憂不復待檳榔。魏收已獲崔昂譽。摩詰仍推相國長。曷不少留東閣醉。剩收篇詠作歸裝。

次韻景純道中寄大成  
聞道歌行伏李紳。古來賢守是詩人。久欽樂廣懷披霧。一見周瑜勝飲醇。海內期公黃閣老。尊前容我白輪巾。佳篇咀嚼真堪飽。此日何憂飯有塵。

景純再示佳什殆無遺巧勉成二章一以報佳貺一以自貽  
院院休嫌笏與紳。如公本是九包人。東山移嶽鹿皮巾。讀書只用三冬足。學道從來一色醇。太尉談辭揮玉麈。侍中風韻更紗巾。誰言上界多官府。亦許散仙追後塵。

諸公衮衮坐垂紳。誰信北風欺得人。遮眼讀書何用解。發顏要酒可須醇。文選時時發願。十年白社空看鏡。萬里青天一岸巾。少待奇章到三日。試將冠蓋拂埃塵。

次韻家弟所賦  
曹劉方駕信優爲。不廢東郊坐保釐。投壘問公逢老手。聯珠及我愧連枝。定知來者傾三歎。共了流年費幾詩。鞍馬車斜敢將去。樂天那畏一微之。

次韻宋主簿  
九折灣中萬斛舟。怪公隨處得心休。未應菊徑關心念。聊爲魚槎盡意留。陸子舊蹤餘馬頂。羊公遺碣見

龜頭遙知太白無多事。醉裏詩成不待搜。用大成四桂坊韻贈令狐昆仲

鄉人洗眼看銀黃。得桂連枝手尙香。盛事回應傳雁塔。新詩不減住鷄坊。醒酥乳酪原同味。羯末封胡更合堂。從此葛恢門下客。知名可但一揚方。

陳叔易學士母阮氏挽詞二章  
典刑奕奕照來今。鶴髮魚軒汝水濱。避地梁鴻不借老。弄烏萊子若爲心。送喪忽見三年乘。奉祝那聞五百金。婦德母儀俱不媿。碑銘知已託張林。

去年披霧識儒先。欲拜萱堂未敢前。盧盡要傳紗幔業。王哀忽廢蓼莪篇。秀眉隔夢黃墟裏。落日驅風丹旆邊。佛子歸真定何處。空令苦淚漲黃泉。

侯處士女挽詞  
嗜昔翁才比太師。固應生女作門楣。人間似夢風旌出。佛子何之宰樹悲。五百稅金空總帳。三千車乘忽荒坡。他年不共江流去。突兀張林婦德碑。

簡齋集卷十三

五言排律  
道中書事  
臨老傷行役。籃輿歲月奔。客愁無處避。世事不堪論。白道合秋色。青山帶雨痕。壞梁斜闌水。喬木密藏村。易破還家夢。難招去國魂。一身從白首。隨意答乾坤。

感事  
喪亂那堪說。干戈竟未休。公卿危北顧。江漢故東流。風斷黃龍府。雲移白鷺洲。云何舒國步。持底副君憂。世事非難料。吾生本自浮。菊花紛四野。作意爲誰秋。

晚晴野望  
洞庭微雨後。涼氣入絺巾。水底歸雲亂。蘆葦返照新。遙汀橫薄暮。獨鳥度長津。兵甲無歸日。江湖送老身。悠悠只倚杖。悄悄自傷神。天意蒼茫裏。村醪亦醉人。

五言絕句

簡齋集 卷十三 五言排律 五言絕句

簡齋集 卷十三 五言排律 五言絕句

簡齋集 卷十三 五言排律 五言絕句

簡齋集 卷十三 五言排律 五言絕句



同家弟賦蠟梅詩得四絕句

朱朱與白白。著意待春開。那知洞房裏。已傍額黃來。  
韻勝誰能舍。色莊那得親。朝陽一映樹。到骨不留塵。  
黃羅作廣袂。絳紗作中單。人間誰敢著。留得護春寒。  
一花香十里。更值滿枝開。承恩不在貌。誰敢鬪香來。

蠟梅四絕

花房小如許。銅翦黃金塗。中有真斛香。與君細細輸。  
來從底處所。黃露滿衣濕。綠愁翻得憐。亭亭倚風立。  
奕奕金仙面。排行立曉晴。殷勤夜來雪。少住作珠環。  
亭亭金步搖。朝日明漢宮。當時好光景。一似此園中。

題持約畫軸

日落川更闊。烟生山欲浮。舟中有閒地。載我得同遊。

梅花兩絕句

客行滿山雪。香處是梅花。丁寧明月夜。認取影橫斜。  
曉天青脈脈。玉面立疎籬。山中爾許樹。獨自費人詩。

正月十六日夜二絕

正月十六夜。竹籬田父家。明月照樹影。滿山如龍蛇。  
二更風薄竹。瑟吟連夜分。村西遞餘韻。應勝此間聞。

出山二首

陰巖不知曉。路轉見朝日。獨行脩竹盡。石崖千丈碧。  
山空樵斧響。隔嶺有人家。日落潭照樹。川明風動花。

入山二首

出山復入山。路隨溪水轉。東風不惜花。一暮都開遍。  
都迷去時路。策杖烟漫漫。微雨洗春色。諸峯生晚寒。

與夏志宏孫信道張巨山同集澗邊以散髮巖岫爲韻賦四小詩

曉詩谷虛響。微步下巖半。披叢澗影搖。集鳥紛然散。  
亂石披沙淺。水紋如紺髮。馳暉忽西沒。林光相映發。  
舉頭山圍天。濯足樹映潭。山中記今日。四士集空巖。  
張子臥石榻。夏子理泉竇。孫子獨不言。拈頤數烟岫。

衡岳二首

城中望衡山。浮雲作飛蓋。竭來巖谷遊。卻在浮雲外。  
危亭見上方。林壑帶殘陽。今日豈無恨。重遊卻味長。

絕句

野鴨飛無數。桃花濕滿枝。竹與鳴細雨。山客有新詩。

九日示大圓洪智

自得休心法。悠然不賦詩。忽逢重九日。無耐菊花枝。

九月八日戲作兩絕句示妻子

今夕知何夕。都如未病時。重陽莫草草。剩作幾篇詩。  
小壺今朝熟。無勞問酒家。重陽明日是。何處有黃花。

六言絕句

六言二首

莫賦澗松鬱鬱。但吟陵麥青青。爲婦讀劉伶傳。教兒書甯戚經。  
種竹可侔千戶。擁書不假百城。何必思之爛熟。熱官無用分明。

題顏持約畫水墨梅花

未央宮裏紅杏。羯鼓三聲打開。大庾嶺頭梅萼。管城呼上屏來。

不見梅花

荆楚歲時經盡。今年不見梅花。想得蒼烟玉立。都藏江上人家。

七言絕句

襄邑道中

飛花兩岸照船紅。百里榆隄半日風。臥看滿天雲不動。不知雲與我俱東。

和張矩臣水墨梅五絕

巧一作荆畫無鹽醜不除。此花風韻更清殊。從教變白能爲黑。桃李依然是僕奴。

病見昏花已數年。只應梅蕊故依然。誰教也作陳玄面。眼亂初逢未敢憐。

粲粲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見春歸。相逢京洛渾依舊。惟恨緇塵染素衣。

含章簞下春風面。造化功成秋兔毫。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臯。

自讀西湖處士詩。年年臨水看幽姿。晴應畫出橫斜影。絕勝前村夜雪時。

梅花

高花玉質照窮臘。破雪數枝春已多。一時傾倒東風意。桃李爭春奈晚何。



題畫免

碎身鷹犬豈何忍。埋骨詩書事亦微。霜落深林可終歲。雄雌暖日莫忘機。

秋夜

中庭淡月照三更。白露沈空河漢明。真道西風吹葉盡。卻愁無處著秋聲。

賦外祖存誠子帖

亂眼龍蛇起平陸。後身義獻已黃墟。客來空認袁公額。淚盡愁無楊惲書。

詠蟹

量才不數鱉魚類。四海神交願長康。但見橫行疑是躁。不知公子實無腸。

中牟道中二首

雨意欲成還未成。歸雲卻作伴人行。依然壞郭中牟縣。千尺浮屠管送迎。

楊柳招人不得媒。蜻蜓近馬忽相猜。如何得與涼風約。不共塵沙一併來。

清明二首

街頭女兒雙鬢鴉。隨蜂趁蝶學天邪。東風也作清明節。開徧來禽一樹花。

零地風拋市井聲。病扶危坐了清明。一簾曉日看收盡。楊柳微風百媚生。

春日二首

朝來庭樹有鳴禽。紅綠扶春上遠林。忽有好詩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難尋。

憶看梅雪稿中庭。轉眼桃梢無數青。萬事一身雙綠髮。竹牀秋枕數鶯聲。

柳絮

柳送腰肢日幾週。更教飛絮舞樓臺。願狂忽作高千丈。風力微時隱下來。

秋試院將出書所寓廳

門前柿葉已堪書。弄鏡燒香聊自娛。百世聰明隨暗裏。題詩不用著工夫。

秋日

琢句不成添鬢絲。且攜筇杖看雲移。槐花落盡全林綠。光景渾如初夏時。

次何文舉題顏持約畫水墨梅花韻二首

隨園光景晚來新。半幅溪藤萬里春。從此不貪江路好。賸拋心力喚真真。

奪得斜枝不放歸。倚簾承月看寒微。墨池雪嶺春俱好。付與詩人說是非。

爲陳介然題持約畫

層層水落白灘生。萬里征鴻小作程。日落微風過荷葉。陂南陂北聽秋聲。

九日宜春苑午聽幕中聽大光韻宋迪功詩

酒醒耳熱不成歌。奈此一川黃菊何。臥聽西風吹好句。老天無恨暮生波。

西省除驢架上殘雪可愛戲同王元忠席大光賦詩

除驢花底當年事。夜雪橫糊照酒闌。北省今朝枝上雪。還惜病眼作花看。

寶園醉中前後五絕句

東風吹雨小寒生。楊柳飛花亂晚晴。客子從今無可恨。寶家園裏有鶯聲。

海棠脈脈要詩催。日暮紫蘇無數開。欲識此花奇絕處。明朝有雨試重來。

不見海棠相似人。空題詩句滿花身。酒闌卻度荒陂去。驅使風光又一春。

三月碧桃驚動人。滿園光景一時新。願傾老子尊中玉。折盡繁枝不要春。

一尊相屬莫辭空。報答今朝吹面風。自唱新詩與明月。碧桃開盡雨聲中。

宴坐之地鐘錄覆之名曰蓬齋

不口口口了三冬。旋作蓬齋待朔風。會有打聽飛口口。地爐孤坐策奇功。

鄧州西軒書事十首

小儒避地南征日。皇帝行天第一春。走到鄧州無脚力。桃花初動雨留人。

千里空攜一影來。白頭更著亂蟬催。書生身世今如此。倚徧周家十二槐。

瓦屋三間寬有餘。可憐小陸不同居。易求蘇子六國印。難得河橋一字書。

莫嫌啖蔗佳境遠。橄欖甜苦亦相并。都將壯節共辛苦。準擬殘年看太平。

皇家卜年過周歷。變故未必非天仁。東南鬼火成何事。終待邊烽作爭臣。

楊劉相傾建中亂。不待白首今同歸。只今將相須廉蔣。五月并門未解圍。

不須夜夜看太白。天地景氣今如斯。始行蠶蚌相攻策。可惜中原見事遲。

詔書憂民十六事。父老祝君一萬年。白髮書生喜無寐。從今不仕可歸田。

范公深憂天下日。仁祖愛民全盛年。遺廟只今香火冷。時時風葉一飄然。

諸葛經行有夕風。千秋天地幾英雄。弔古不須多感慨。人生半夢半醒中。



同繼祖民瞻遊賦詩亭二首

遊近今朝一段奇。從來華屋不關詩。諸公且作留連意。正是微風到竹時。  
浩浩白雲溪一色。冥冥青竹鳥三呼。只今那得王摩詰。畫我凭闌覓句圖。

題繼祖蟠室三首

雲起鐘山久未移。功名不恨十年遲。日斜疎竹可應影。正是幽人睡足時。  
萬卷吾今一字無。打包借處野僧如。短檠未盡殘年興。欲問班生借賜書。  
中興天子要人才。當使生擒頡利來。正待吾曹紅抹額。不須辛苦學顏回。

有感再賦

憶得甲辰重九日。天恩曾預宴城東。龍沙此日西風冷。誰折黃花壽兩宮。

坐澗邊石上

三面青山圍竹籬。人間無路訪安危。扶筇共坐槎牙石。澗水悲鳴無歇時。

採菖蒲

閒行澗底採菖蒲。千歲龍蛇抱石臚。明朝卻覓房州路。飛下山顛不要扶。

晚望信道立竹林邊

脩竹林邊烟過遲。幅巾藜杖立疎籬。恨無顧陸同攜手。寫取孫郎覓句時。

醉中至西徑梅花下已盛開

梅花亂發雨晴時。褪盡紅綃見玉肌。醉中忘卻頭邊雪。橫插繁枝歸竹籬。

和王東卿絕句四首

少時走馬洛陽城。今作江邊瓶錫僧。說與虎頭須畫我。三更月裏影幢幢。  
來日安榴花尚稀。壓簷丹實已垂垂。何時著我扁舟尾。滿袖西風信所之。  
只今當代功名手。不數平生粥飯僧。獨立江風吹短髮。暮雲千里倚峻嶒。  
平生不得吟詩力。空使秋霜入鬢垂。太岳峯前滿尊月。為君聊復一中之。

又登岳陽樓

岳陽樓前丹葉飛。闌干留我不思歸。洞庭鏡面平千里。卻要君山相發揮。

除夜

萬里江湖憔悴身。琴瑟街鼓不饒人。只愁一夜梅花老。看到天明付與春。

火後借居君子亭書事四絕呈粹翁

天公惡劇逐翻新。賴是今年有主人。君子亭中眠白晝。燕公樓上眺青春。  
祝融回祿意佳哉。挽我梅花樹下來。一夜東風不知惜。月明滿樹十分開。  
斫竹和梢編作籬。微風如在竹林時。無人來訪龐居士。晚日疎陰光陸離。

簡齋集卷十四

七言絕句

縱步至董氏園亭二首

槐葉層層新綠生。客懷依舊不能平。自移一榻西廳下。要近簷簷聽雨聲。  
客子今年脫褐寬。鄧州三月始春寒。簾鉤挂盡蒲團穩。十丈虛庭借雨看。

香林四首

絕愛公家花氣新。一林清露百般春。是中宴坐應容我。只恐微風喚起人。  
丈人延客非俗物。百和香中進一杯。乞取齊奴錦步障。與春遮斷曉風來。  
誰見繁香度隔時。碧天殘月映花枝。故應揀我題新句。壓倒章郎宴後詩。  
簡齋居士不飲酒。一入香林更不醒。驅使小詩酬曉露。絕勝辛苦廣騷經。

夏夜二首

虛庭散策晚涼生。斟酌星河亦喜晴。不記牆西有脩竹。夜風還作雨來聲。  
待到天宮放月時。東家喬柏兩蚪枝。懸知滿地疎陰處。不及遙看突兀奇。





入山從此不須深。君子亭中人不尋。青竹短籬圍畫徑。梅花兩樹照春陰。

用前韻再賦四首

西園芳氣雨餘新。喚起亭中入定人。爲報使君多釀酒。梅花落盡不開春。

揚州雲氣鬱佳哉。百慮方橫吉語來。卻看詩書安穩在。竹籬陰裏得時開。

危樓只隔一重籬。誰見扶筇獨上時。如許江山爛漫句。燕公應笑我支離。

欲識道人門徑深。水仙多處試來尋。青裳素面天應惜。乞與西園十日陰。

二十一日風甚明日梅花無在者獨紅萼留枝間可愛

昨日梅花猶可攀。今朝殘萼便爛斑。羣仙已御東風去。總脫絳袂留林間。

春寒

二月巴陵日日風。春寒未了怯園公。海棠不惜胭脂色。獨立濛濛細雨中。

次韻傅子文絕句

風雨門前十日泥。荒街相伴只筇枝。從今老子都無事。落盡園花不賦詩。

晴曉飛雪偃幽聽。起覓新詩自啓扇。不覺高軒牆外過。貪看萬鶴舞中庭。

塔笑羅仙也耐寒。飛花端合上樓看。深知壯觀增詩律。洗盡元和到建安。

敲門俗子令我病。面有三寸康衢埃。風襲雪虐君馳去。蓬戶那無酒一杯。

城上晚思

獨凭危堞望蒼梧。落日君山如畫圖。無數柳花飛滿岸。晚風吹過洞庭湖。

尋詩兩絕句

楚酒困人三日醉。園花經雨百般紅。無人畫出陳居士。亭角尋詩滿袖風。

愛把山瓢莫笑儂。愁時引睡有奇功。醒來推戶尋詩去。喬木崢嶸明月中。

五月初二日避貴寇入洞庭湖絕句

鼓發嘉魚千面雷。亂帆和雨向湖開。何妨南北東西客。一聽湘妃瑤瑟來。

雨中

雨打船篷聲百般。白頭當夏不禁寒。五湖七澤經行徧。終憶吾鄉八節灘。

團八月十二日過奇父共坐翠簾軒賞木犀花玲瓏滿枝光氣動人念風日不貸此花無五日香

矣而王使君未之知作小詩報之

清露香浮黃玉枝。使君未到意低迷。極知有日交銅虎。可使無情向木犀。

再賦二首呈奇父

國香熏坐先生醉。秋葉藏花客子迷。馳使晚風同勝地。東軒不用鎖帷屏。

香過東園花一枝。尋花覓路忽成迷。先生莫謂心如鐵。喜氣朝來橫角犀。

十三日再賦二首其一以贊使君是日對花賦此韻詩落筆縱橫而郡中修水戰之具方大閱千

燕公樓下也其一自敘所感憶年十五在杭州始識此花皆三丈高未嘗賦詩

我丈風流元祐枝。晴軒雨電筆端迷。從容文武一時了。賦罷木犀觀水犀。

武林曾識最高枝。百感重逢歲月迷。向日驀殘須彩鳳。如今執盾要文犀。

兩絕句

西風吹日弄晴陰。酒罷三更湖海深。岳陽樓上登高節。不負南來萬里心。

二士相隨風滿巾。兩禪同隊景彌新。但得黃花不牢落。莫嫌鷺倒岳州人。

初識茶花

伊軋籃輿不受催。湖南秋色更佳哉。青裙玉面初相識。九月茶花滿路開。

衡岳

客子山行不覺風。龍吟虎嘯滿山松。給巾一幅無人識。勝業門前聽午鐘。

跋江都王畫馬

天上房星空不動。人間畫馬亦難逢。當年筆下千金鹿。此日聽聞八尺龍。

與王子煥席大光同遊慶園

二枝筠竹與還新。王丈席兄俱可人。僑立司州溪水上。吟詩把酒對青春。

除夜次大光韻大光是夕婚

一杯節酒真留殘。坐看新年上鬢端。只恐梅花明日老。夜瓶相對不知寒。

除夜不寐飲酒一杯明日示大光

萬里鄉山路不通。年年佳節百憂中。催成客睡須春酒。老案此下原本缺

甘棠道中

筇輿礙石一悠然。正月微風意已便。桃花向來渾不數。山中時見絕堪憐。

將至杉木鋪望野人居

春風漠漠野人居。若使能詩我不如。數株蒼檜遮官道。一樹桃花映草廬。

羅江二絕

荒村終日水車鳴。陂北陂南共一聲。洒面風吹作飛雨。老夫詩到此間成。

山翁見客亦欣然。好語重重意不傳。行過竹籬逢細雨。眼明雙鷺立青田。

題水西周三十三堂二首

下管先生巾欲摧。雨中艇子便撐開。青山隔岸迎人去。白鷺衝烟送酒來。

周子筇中早得春。喚人同度一溪雲。貪看雨歇前峯變。不覺斟時已十分。



宅園不必煩秋令。已卜東坡瀾水邊。更與我為燒藥處。只愁君要買山錢。

拜詔

紫陽山下聞皇牒。地祇階前拜詔書。乍脫綠袍山色翠。新披紫綬佩金魚。

別諸州二首

風送孤蓬不可遮。山中城裏總非家。臨行有恨君知否。不見離前稻著花。

題向伯恭過峽圖二首

旌旗翻日淮南道。輿罷歸來雪滿船。正有佛光無處著。獨將佳句了山川。

題趙少尹青白堂三首

小謝為州不廢詩。庭中草木有光輝。一林風露非人世。更著梅花相發揮。

石隈病起

幽人病起山深處。小院鴉鳴日午時。六尺屏風遮宴坐。一簾細雨獨題詩。

戲大光送酒

折得嶺頭如玉梅。對花那得欠清杯。不煩白水真人力。便有青州從事來。

次韻大光五羊待耿伯順之作

康州艇子來不急。過岸櫓聲空復長。百尺樓頭堪望遠。淡烟斜日晚荒荒。

又和大光

已費天公十日晴。今朝小雨送潮生。轉頭雲日還如錦。一抹葱瓏畫不成。

雨中宿靈峯寺

寂寂孤村竹映沙。橫榔迎客當煎茶。嶺南二月無桃李。夾路松開黃玉花。

王孫嶺

雁蕩山中逢晚雨。靈峯寺裏借繩牀。只應護得綸巾角。還費高僧一炷香。

梅花二首

已過長溪嶺更危。伏龍莽莽向川垂。斜陽照見林中石。記得南山隱去時。

鐵面蒼髯洛陽客。玉顏紅領會稽仙。街頭相見如相識。恨滿東風意不傳。

畫取維摩室中物。小瓶春色一枝斜。夢回映月隨聞見。不是桃花與李花。

蘭齋集 卷十五 七言絕句

一一一

續集卷十五

七言絕句

寄大光二絕句

心折零陵霜入鬢。更修短札問何如。江湖不是無來雁。只恨平生作報書。

村景

芭蕉急雨三更鬧。客子殊方五月寒。近得會稽消息否。稍傳荆渚路岐寬。

偶成

黃昏吹角聞呼鬼。清曉持竿看收鵝。蠶上樓時桑葉少。水鳴車處稻苗多。

水車

諫議遺蹤尚可望。曳裾不必效鄒陽。但修天爵要人爵。始信書堂即玉堂。

山居二首

江邊終日水車鳴。我自平生愛此聲。風月一時都屬客。杖藜聊復寄詩情。

點檢行年書閣閱。山中其賦幾篇詩。如今未有驚人句。更待秋風生桂枝。



題伯時畫溫溪心等貢五馬

漠漠河西塵幾重。年來畫馬亦難逢。題詩記著今朝事。同看聯翩五匹龍。

題畫

分明樓閣是龍門。亦有溪流曲抱村。萬里家山無路入。十年心事與誰論。

題崇蘭圖二首

兩公得我色敷腴。藜杖相將入畫圖。我已夢中多識路。秋風舉袂不踟蹰。奔奔天風吹角巾。松聲水色一時新。山林從此不牢落。照影溪頭共六人。

與智老天經夜坐

殘年不復徙他鄉。長與兩禪同夜缸。坐到更深都寂寂。雪花無數落天牕。

觀雪

無住菴前境界新。瓊樓玉宇總無塵。開門倚杖移時立。我是人間富貴人。

題俞秀才所藏江參山水橫軸二首

卷中衮衮溪山出。筆下明明開闢初。不肯一揮爲婦計。俞郎作意未全疎。萬壑分烟高復低。人家隨處有柴扉。此中只欠陳居士。千仞圖頭一振衣。

梅花

一枝斜映佛前燈。春入銅壺夜不冰。昔歲曾遊大庾嶺。今年聊作小乘僧。

櫻桃

四月江南黃鳥肥。櫻桃滿市粲朝暉。赤瑛盤裏雖殊遇。何似筠籠相發揮。

葉柗惠花

無住菴中老居士。逢春入定不銜杯。文殊口口俱拱手。今日花枝喚得回。

牡丹

一自邊塵入漢關。十年伊洛路漫漫。青墩溪畔龍鍾客。獨立東風看牡丹。

盆池

三尺清池聽外開。芙蓉葉底戲魚回。雨聲轉入浙江去。雲影還從震澤來。

松棚

黯黯當廳雲不驅。不教風日到琴書。只今老子風流地。何似茅山陶隱居。

玉堂保直

庭葉瓊瑰曉更青。斷雲度日照寒廳。只因未上歸田奏。貪誦楞伽四卷經。

晨起

寂寂東軒晨起時。朦朧草木暗疎籬。風來素練一時動。正是先生睡足時。

芙蓉

白髮飄蕭一病翁。暮年身世藥瓢中。芙蓉羞外垂垂發。九月憑闌未怯風。

微雨中賞月桂獨酌

人間跌宕簡齋老。天下風流月桂花。一盞不覺盡邊盡。暮雨霏霏欲濕鴉。

畫梅

蛾眉淡淡自成妝。驛使還家空斷腸。脂粉不施憔悴盡。失身未嫁易元光。

竹

高枝已約鳳爲友。密葉能留雪作花。昨夜常娥更瀟灑。又攜疎影過臙紗。

長沙寺桂花重開

天遣幽花兩度開。黃昏梵放此徘徊。不教居士臥禪榻。喚出西廂共看來。

和若拙弟得陪遊後園二首

西園冠蓋坐生風。更欲長繩繫六龍。惟有病夫能省事。北牕三友是過從。壯夫三箭功名手。儒士百篇藜藿腸。莫道人人握珠玉。應須字字挾風霜。

季高送酒

自接麴生蓬戶外。便呼伯雅竹牀頭。真逢幼婦著黃絹。直遣從事到青州。

墨戲二首

鄂州遷客一花說。仇池老仙五字銘。併入晴牕三昧手。不須辛苦讀懸經。

右蘭

人間風露不到曉。只有酪奴無世塵。何須更待秋風至。蕭艾從來不共春。

右蕙

上知府用家弟韻

萬里平生養蛇足。九州何路不羊腸。只應綠土蒼官輩。卻解從公到雪霜。

與義以雨有嘉應遂占有秋輒採用家弟韻賦二絕句少資動恤之誠也〔案〕此二絕句。當亦是上知府之作。而編錄者缺書。

雪氣初看龍起狀。雨聲旋聽樹驚秋。已教農父歌田守。更遣虞人信魏侯。比蒙會或遊宮家池。明日微雨。猶不廢出故有是句。

梅

肥德刊碑不厭豐。龍眠深澗一音通。坐看綠浪搖千里。披瀝裁檢未當功。

送人歸京師

愛歌纖影上羅紗。無限輕香夜過家。一陣東風瀟灑雪。張將燭淚學梨花。

送人歸京師



門外子規啼未休。山村日落夢悠悠。故園便是無兵馬。猶有歸時一段愁。

賦康平老銅雀硯

鄴城臺殿已荒涼。依舊山河滿夕陽。瓦礫卻鑿今日硯。似教人世寫興亡。

和顏持約

半篙寒碧秋垂釣。一笛西風夜倚樓。多少巫山舊家事。老來分付水東流。

早行

露侵曉褐曉寒輕。星斗闌干分外明。寂寞小橋和夢過。稻田深處野蟲鳴。

憶秦娥

五日移舟明山下作。

魚龍舞。湘君欲下瀟湘浦。瀟湘浦。與亡離合。亂波平楚。○獨無尊酒酬端午。移舟來聽明山雨。明山雨。白頭孤客。洞庭懷古。

臨江仙

前題。

高詠楚詞酬午日。天涯節序忽忽。榴花不似舞裙紅。無人知此意。歌罷滿離風。○萬事一身傷老矣。戎葵凝笑牆東。酒杯深淺去年同。試澆橋下水。今夕到湘中。

虞美人

大光祖席醉中賦長短句。

張帆欲去仍搔首。更醉君家酒。吟詩日日待春風。及至桃花開後卻忽忽。○歌聲頻爲行人咽。記著尊前雪。明朝酒醒大江流。滿載一船離恨向衡州。

點絳脣

紫陽寒食。

寒食今年。紫陽山下。蠻江左。竹籬烟鎖。何處求新火。○不解鄉音。只怕人嫌我。愁無那。短歌誰和。風動梨花朵。

虞美人

那子友會上。

超然堂上閒賓主。不受人間暑。冰盤圍坐此州無。卻有一瓶和露玉芙蓉。○亭亭風骨涼生牖。消盡尊中酒。酒闌明月轉城西。照見紗巾藜杖帶香歸。

漁家傲

福建道中。

今日山頭雲欲舉。青蛟素鳳移時舞。行到石橋聞細雨。聽還住。風吹御過溪西去。○我欲尋詩寬久旅。桃花落盡春無所。渺渺籃輿穿翠楚。悠然處。高林忽送黃鸝語。

虞美人

予甲寅歲自春官出守湖州。秋杪道中荷花無復存者。乙卯歲自瑣闥以病得請奉祠。卜居青墩鎮。立秋後三日。行舟之前後。如朝霞相映。望之不斷也。以長短句記之。

扁舟三日秋塘路。平度荷花去。病夫因病得來遊。更值滿川微雨洗新秋。○去年長恨擊舟晚。空見殘荷滿。今年何以報君恩。一路繁花香送到青墩。

浣溪沙

浣溪沙

### 簡齋集卷十六

#### 無住詞

法駕導引

世傳頃年都下市肆中。有道人攜烏衣椎髻女子。買斗酒獨飲。女子歌詞以侑。凡九闕。皆非人世語。或記之。以問一道士。道士驚曰。此赤城韓夫人所製。水府蔡真君法駕導引也。烏衣女子疑龍云。得其三而亡其二。擬作三闕。

朝元路。朝元路。同駕玉華君。千乘載花紅一色。人間遙指是祥雲。回望海光新。東風起。東風起。海上百花搖。十八風簷雲半動。飛花和雨著輕綸。歸路碧迢迢。簾漠漠。簾漠漠。天濤一簾秋。自洗玉舟斟白醴。月華微映是空舟。歌罷海西流。

虞美人

亭下桃花盛開。作長短句詠之。

十年花底承朝露。看到江南樹。洛陽城裏又東風。未必桃花得似舊時紅。○胭脂睡起春纔好。應恨人空老。老心情。難在只吟詩。白髮劉郎孤負可憐枝。



離杭日，梁仲謀惠酒，極清而美。七月十二日晚臥小閣，已而月上，獨酌。送了棲鴉復事鐘，闌干生影曲屏東。臥看孤鶴駕天風。○起舞一尊明月下，秋空如水酒如空。謫仙已去與誰同。

玉樓春

青墩僧合作。

山人本合居巖嶽，聊問支郎分半境。殘年藜杖與綸巾，八尺庭中時弄影。○呼兒汲水添茶鼎，甘勝吳山山下井。一甌清露一爐雲，偏覺平生今日永。

清平樂

木犀。

黃衫相倚，翠葆層層底。八月江南風日美，弄影山腰水尾。○楚人未識孤妍，離騷遺恨千年。無任菴中新事，一枝喚起幽禪。

定風波

重陽。

九日登高有故常，隨晴隨雨一傳觴。多病題詩無好句，孤負黃花，今日十分黃。○記得眉山文翰老，曾道國時佳節是重陽。江海滿前懷古意，誰會，闌干三撫獨淒涼。

菩薩蠻

荷花。

南軒面對芙蓉浦，宜風宜月還宜雨。紅少綠多時，簾前光景奇。○繩牀烏木几，盡日繁香裏。睡起一篇新，與花爲主人。

南柯子

塔院僧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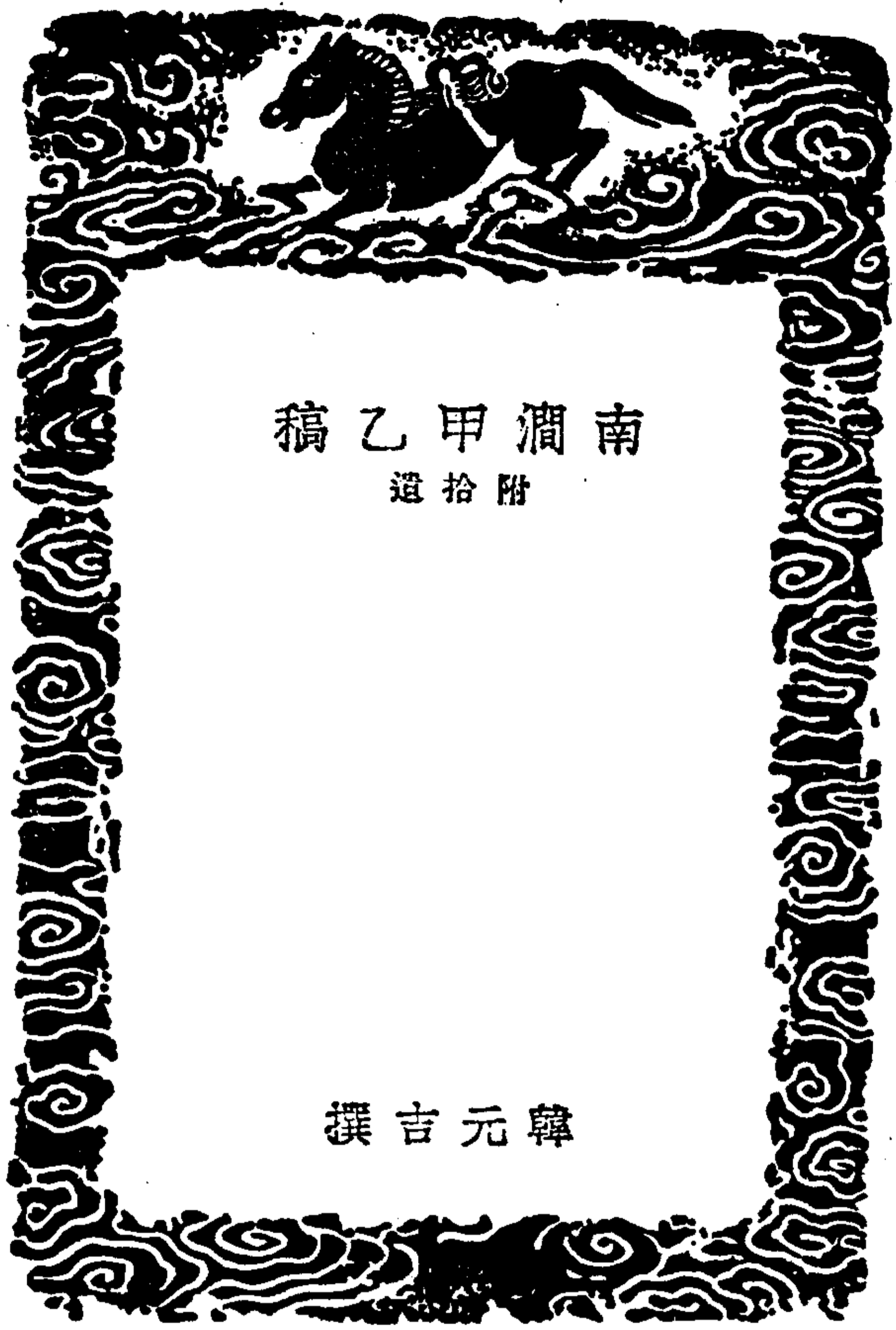
矯矯千年鶴，茫茫萬里風。闌干三面看秋空，背插浮屠，千尺冷烟中。○林塢村村暗，溪流處處通。此間何似玉霄峰，遙望蓬萊依約，曉雲東。

臨江仙

夜登小閣，憶洛中舊遊。

憶昔午橋橋上飲，坐中多是豪英。長溝流月去無聲。杏花疎影裏，吹笛到天明。○二十餘年如一夢，此身雖在堪驚。閒登小閣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漁唱起三更。





南澗甲乙稿目錄

南澗甲乙稿  
附拾遺

韓元吉撰

卷一.....一

賦三首  
擬騷一首  
五言古詩七十九首

卷二.....二五

七言古詩二十八首

卷三.....三七

五言律詩一百十五首

卷四.....五一

七言律詩八十九首

卷五.....六九

七言律詩八十八首  
五言排律四首

南澗甲乙稿 目錄

南澗甲乙稿 目錄

卷六.....八九

五言絕句十二首  
六言絕句三首  
七言絕句一百八十四首

卷七.....一〇九

詞六十四首

卷八.....一二五

表五十三首  
牋三首

卷九.....一四七

狀二十六首

卷十.....一七一

劄子二十二首

卷十一.....一九三

進故事十三首  
議十一首  
策問一首

卷十二.....二二三

啓二十五首  
書十六首

卷十三.....二三七

書十四首

卷十四.....二五九

序二十二首

卷十五.....二七九

記十九首

卷十六.....三〇三

亂十三首  
題名二首  
題跋二十八首

南澗甲乙稿 目錄



卷十七.....三二七

論十六首

辨一首

說三首

考一首

卷十八.....三五三

銘十首

贊三首

文十二首

祭文二十首

卷十九.....三七三

碑銘五首

卷二十.....三八七

墓誌銘十一首

卷二十一.....四一七

墓誌銘十一首

卷二十二.....四四五

墓誌銘十首

墓表一首

行狀一首

臣等謹案南澗甲乙稿宋韓元吉撰元吉字无咎開封雍邱人南渡後流寓信州之上饒集中自署曰穎川不忘本也元吉宋史無傳陳振孫書錄解題稱爲門下侍郎韓維元孫江西通志則以爲韓維之子考宋史維本傳卒于元符元年而集中繫辭解序云淳熙戊戌年既六十有一則元吉生時自在徽宗重和元年前上距元符元年戊寅凡二十年安得爲維之子集中又有高祖宮師文編序稱紹聖中公諱均州又稱建中靖國以來追復原官與維事迹一一相符知江西通志爲誤當以陳氏爲是矣陳氏又稱其初與從兄元龍皆試詞科不利後官至吏部尚書而不詳其事迹今據其赴信幕詩知初爲幕僚據其送運必達序知嘗爲南劍州主簿據其凌風亭題名知嘗知建安縣據其謝表狀知在外嘗爲江東轉運判官兩知婺州又知建甯府在內嘗權中書舍人守大理寺少卿爲龍圖閣學士爲待制爲吏部侍郎中間一使金國兩提舉太平興國宮及爲吏部尚書又晉封穎川郡公而歸老于南澗因自號南澗翁併以名集南澗者一在建安城南爲鄭氏別業見本集詩序一

在廣信溪南見書錄解題考元吉官于閩中家于江右似乎非建安之南澗當以廣信爲是也元吉本文獻世家據其跋尹焯手迹自稱門人則距程子僅再傳又與朱子最善嘗舉以自代其狀今集中故其學淵源頗爲醇正其他詩文酬酢者如葉夢得張浚曾幾曾丰陳巖肖龔頤正章甫陳亮陸游趙蕃諸人皆當代勝流故文章矩矱亦具有師承其婿呂祖謙爲世通儒其子名說字仲止者亦清介自持以詩名于宋季蓋有由矣朱子語類云无咎詩做著者儘和平有中原之舊無南方囁嚅之音誠定評也集本七十卷又自編其詞爲集尾集一卷文獻通考並著錄歲久散佚今從永樂大典所載總哀爲詩賦六卷詞一卷文十五卷統觀全集詩體文格均有歐蘇之遺不在南宋諸人下而湮沒不傳殆不可解然沈晦數百年忽出于世炳然發翰墨之光豈非精神光采終有不可磨滅者故靈物猶阿得以復顯于今日歟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昀

光祿寺卿臣陸錫熊

纂修官翰林院編修臣吳典

南澗甲乙稿卷一

賦

宋韓元吉撰

萬象亭賦有序(案)集中集少保持注云公在閩中作萬象亭某爲之賦則此題應有亭字原本脫去今據補

紹興十有三年石林先生自建康留輪移帥長樂惟公以文章道學伯天下推其緒餘見于政事時閩人歲饑餘盜且擾曾未易歲既懷且戚倉廩羨贏野無煙烟民飽而歌乃闕府治燕寢後築臺建亭遊覽四山之勝字曰萬象公時以宴閒臨之命賓客觴酒賦詩以紀一時之盛某適以舊契之末獲拜公于庭知邦人之德公而公之能與其樂也退而爲之賦其詞曰

石林先生治閩之初邦人詠歌延覽登眺臨城之阿面長江之迴旋俯重嶠之嵯峨翦凡草于荆杞發層臺之新基收攬宇宙以萬象而目之先生曰天地之內所謂景與物者不可以既也方其交于吾前而其象無窮觸于吾心而其意無窮惟達者可以道會而不可以知通矣斯亭也處于戶庭重複之末而出于闕闕塵擾之中危梯直上十尋倚空窺井邑之鱗次張九衢之飛塵驚聲畫起人烟續紛蘭絲竹之餘響



郁椒蘭之清芬。當其連山如環。秀色四出。林巒鬱其映帶。烟雲度而勢駘。陰晴變態。所獲非一。極東南而凝眸。弄游目于窮髮。海波蕩漾。蛟龍驚踊。榮朝日之初升。數山川于異域。颶風角于天際。卷千帆之飄忽。或一瞬而千里。或窮年于咫尺。瞻雲鵬之獨運。哀斥鷃之短翼。天池修其九萬。光決起于蒿蕪。莊子我決起而飛。搶榆枋。又云。朝菌。朝菌。蓬蒿之間。此運用其語。而改蓬蒿為蒿蕪。考時傳。本蓬蒿也。郭璞曰。今蓬蒿也。義與蓬蒿可通。但蓬是九蕪。與上下句用。陌。通叶者。不合。疑有誤。自鷗去而西飛。澹長烟之遠沒。田疇俯見。禾黍如積。耕夫耦而長。牛羊散于沙磧。餘霞被于林杪。明月皎其東壁。掛北斗于欄楯。瀉銀漢于雉堞。披風露之冷爽。想飛仙之來接。聽鷄犬于雲中。奏笙簧之激越。歎佳賞之奚盡。雖妙意其莫述。惟吾與之所寓。與彼物而相得。故可以追蘭風之遊。而謝華胥之國也。客有聞而歎曰。嗟嗟先生。百代之英。玉堂金馬。載蜚厥聲。厭帝所之鈞天。飲光芒于一藩。而餘風所被。猶足以息潢池之盜。而慶高廩之豐年矣。今夫此邦之形勢。最于八州。線周垣其百里。渺澄瀾而為溝。三峯峙而鼎足。蓋有類夫蓬萊與瀛洲。自無諸迄今。千有餘載。中更王氏。窮修自泰。異時離宮別館。乘山瀾海。而今之所存。大則浮屠老氏之室。小則公卿大夫之廬。鳴鐘相聞。擇勝以居。飛欄危榭。往往而在。倚巖壑之幽清。翳松檜其曠蕪。雖一斑之或見。曾未若斯亭之宏大。碧油畫戟。來藩此府。往賢近臣。蓋已百數。慨登臨之遺跡。咸編陋而無取。獨先生至而有之。舞山光于簾幃。運地勢之襟帶。離支離之萬種。爛錦幄其旒旆。薦鱗于樽俎。剝珍錯之螺貝。發角徵之清唱。挽行雲于天外。使邦人聚觀。白首驚拜。豈吾先生浩然之氣。六合為隘。蟠萬象于胸中。耿星辰而不昧。遇至美而一發。借佳名以自快。而景物之來。適際其會。彼千古而莫識。信一時之有待者耶。于是先生聞之。飄然而笑。衆賓避席。迭起為壽。

拙蠶賦 王寅年作

韓子晨起。視牕中有物。延緣投隙。抵穿。口如飛蛛。足若蟄蠶。呼蠶輩問之。蠶笑曰。是拙蠶也。絲疏而弗績。食飽而嗜眠。亡所用旃。戲置此焉。韓子感而賦之曰。緊樗櫟之不材兮。信能保其天年。豈有用之則貴兮。抑不用之或偏。吁造化者奚私兮。查亦賦之自然。惟桑蟲之何知兮。生蠢蠢而比肩。資採摘而不自養兮。甘鼎鑊之烹煎。大則施于紈綺兮。細則麗為純綿。雖曰衣被四海兮。猶為蠶姑之所憐。方衆巧之競驚兮。萬族仰哺而爭先。何爾粟之弗為兮。恥營軀而自權。匪畏死而遁逃兮。將羽化而飛翾。宜婦姑指以為拙兮。嗟冥心于棄捐。彼莊生取喻于蠶牛兮。支離攘臂于兵間。不能務悅于人兮。殆亦自全其天。聖有抱璞而深藏兮。時有不爭于尚賢。粵撫檻而三歎兮。吾亦樂乎太玄。

湘竹賦

余懷古而不見兮。將弔舜于九疑。望湘江之云云兮。憚襄裳而涉其涯。款二女子于靈祠兮。庭有翠篠而參差。睨枝幹之爛熳兮。淡猩血之淋漓。手欲觸而不敢兮。心欲置而復思。故老諗余以前聞兮。此皇英之淚痕。帝遐征而不復兮。淚滂瀉于竹根。朝日暴而不滅兮。嚴霜洗而不昏。度淒風之蕭瑟兮。如有餘哀之遠聞。彼聖人其亡欲兮。豈曜髮而惑私。雖萎者其抱情兮。何一哀之至于斯。夜將寐而太息兮。夢恍惚其見

之委玉佩以弦琴兮。有美一人其頤。觀青蛾而啓皓齒兮。肅予前而致辭。曰吾父之至仁兮。擇吾孺于有虞。惟虞之能繼帝兮。功甚親而不居。藝稷黍于艱難兮。派百川而東馳。制禮樂與法度兮。世蓋躋于極治。憂勤終以損壽兮。南巡五月其未已。乘白雲以逍遙兮。無復帝車之可遠。悼予躬之至弱兮。撫子婦而長嘆。考殂落而夫逝兮。予之息又不令。天下其將安歸兮。生民又焉取正。息既不任于養兮。嗟予死其孰痊。天既高而莫升兮。地之厚其可入。塞念此以長號兮。涕交墮而弗知。滋草木以如雨兮。與江水之爭流。惟此君其諒余兮。含余淚之莫收。歷千祀而弗改兮。亦其節之素修。彼昧者其騰口兮。殆妃嬪之後先。抑予哭猶罔于夜兮。願于此則豈然。嗟神言之諄諄兮。菴不知其夢也。且端拂以求諸神兮。雖龜莢其不貳也。退而告于君子兮。咸舉以為信也。遂再拜而謝之兮。吾將敬而植此也。

擬騷

騷風辭

我家既遠兮。若水為鄉。中有騷風兮。飛頤頤。朱為冠兮。黼為裳。五色炳兮。耀文章。音律呂兮。韻宮商。竹不實兮。枯則似。翳葉葭兮。飲稻梁。虞舜作樂兮。變在堂。集阿閣兮。馳朝陽。胡為去我兮。天一。方友鳧雁兮。侶鷓鴣。吁嗟鳳兮。其來翔。

五言古詩

遠遊十首

我行蓬萊巔。俯首見月窟。誰言滄海深。涉之不濡。鰐波驚魚龍。起舞相蕩漾。衆真為一笑。黃霧生絳闕。獨乘風中天。蹙踏波上月。東隅有仙人。被髮兩目丹。手擎扶桑枝。騰光射乾坤。朱鳥為前驅。火龍駕後軒。祝融不敢瞬。衛以千炎官。誓當掃霜霰。九萬常不寒。飄出九地底。化為萬鼓聲。豕首柄石斧。剗然四海馳。變魘與罔象。辟除靡有遺。無私乃帝令。風雨多隨之。苟能仆夷伯。何怨兒女為。宋皇宴瓊臺。鳳舞鸞且歌。翠鬢兩仙女。倚歌奏雲和。秀色炯雙璧。晴雲灑秋波。曲終願我笑。奈此人間何。贈以白玉環。綳綳期匪他。大鈞轉一氣。急鼓無停轆。是非與生死。膠擾于其間。朝昏互變滅。倏忽千萬年。豈知達道人。直作須臾觀。天地本無物。置之奚足言。海水赴大壑。雷奔墮空虛。火輪煽金剛。蕩然為尾閭。一闔復一闔。乾坤猶戶樞。萬生保靈根。至神守虛無。嘗以物所歸。返觀天地初。



崑崙九萬里，磅礴天地根。其下有玄圃，茲惟衆仙門。翩然兩白鶴，道我前飛翻。問津牽牛星，濯足洪河源。九關幸方開，乘之遊紫垣。巨軸載厚地，沈沈惟九幽。日月所不燭，鬼神或拘囚。負臣與支那，亦爲舜禹憂。視彼世上兒，對面行紆偷。國章幸可脫，天刑此焉投。生死一大夢，夢覺誰當分。夢中既不了，雖覺何足云。天光發吾宇，澹然無朝暉。至樂不外假，至貴斯無文。求仙與學佛，舉世徒紛紛。呼吸爲陰陽，動靜乃天地。猶然一身間，至理無弗備。蒼龍駕白虎，晝夜分六氣。坎離會精神，否泰本仁義。吾亦不吾欺，持以御一世。

戊辰二月清明後三日見葉丈于石林承命賦詩作古風一首（案）葉少蘊字夢得，石林其居也，少蘊爲元吉前輩，故稱葉丈，原本作文謄，今改正。

東風易陰晴，一雨曉便止。捨舟欣徐行，鳥鵲聲爲喜。岩曉石林谷，蒼翠間紅紫。丈人厭調元，玩意丘壑裏。鄭公化鄉閭，郵侯盛圖史。千載發詞源，一點詣真理。霞裾月中仙，珠履天下士。時從詩酒樂，不負湖山美。方瞳照玄髮，眉壽端自此。緬懷西湖春，荆棘迷故里。兩髯看公遊，玉節旋屢弭。風塵三十載，碌碌類餘子。晚登載欣堂，警效聞正始。檢枋望天池，奮迅思決起。當謀白雲居，敢援赤松比。臨流整游觀，三沐聊洗耳。子雲兄命賦祿隱。

子牟居江湖，而有魏闕心。方朔待金馬，與世相浮沈。古來曠達士，豈必棲山林。吾兄官湖南，一室橫古今。朝披祝融扇，暮涉湘水深。問爲漫郎飲，戲效愚溪吟。聖賢雖云邈，彝訓夙所欽。斗水幸見收，西江等蹄涔。吁嗟咸陽市，敲鑪希千金。應攜忘言子，一和無絃琴。

題畫卷

少年喜登臨，兩脚不憚軟。支筇上雲山，得酒輒三返。自從老將至，所向意先懶。豈惟心事乖，要自脚力短。不如空齋坐，此畫一舒卷。超然函丈間，意作千里遠。漁舟已逍遙，茅屋更蕭散。江干所遊歷，物色猶在眼。淨生固幻景，況乃幻中幻。低頭顧吾廬，何如住山澗。

梵隆大師乞詩隆能琴阮爲鼓數行

扁舟望滄山，一塔白雲裏。東西互迎送，目盡三十里。前有布金園，軒牕面流水。上人富願力，物物盡經始。莊嚴萬人緣，功就只彈指。空齋了無事，鳴琴對清泚。游魚應朱絃，萬籟入流徵。我來不忍去，一聽賞幽耳。雨餘新月上，雲物紛可喜。莫作箕山吟，秋風坐中起。

逢人

逢人似相識，初不辨名字。折腰致寒暄，但道久睽異。歸來省眉目，髣髴猶夢寐。自非知心交，君輩定難記。將無半面別，正恐呼聲似。中年況多忘，錯認固無意。典刑要深思，摸索豈難事。尙想睢陽公，一見了奴隸。寒食前三日攜家至丁山。

春事已過半，豫懷風雨憂。苦無親朋樂，自攜兒女遊。丁山峙城南，老稚載一舟。狹徑登詩曲，軒牕居上頭。遐觀接去鳥，俯視臨清流。溪花正爛漫，堤柳綠且柔。香靄煙雲間，前瞻帝王州。田野亂葦布，山川莽相繆。病妻不能飲，取酒自勸酬。鮮妝誰家婦，造席爲我謳。風光亦可醉，景物似見留。惜無百金資，買此林壑幽。歲月實易得，卑問尙沈浮。歸來喜鐘響，蘋風動滄洲。

上巳日王仲宗趙德溫見過因招趙仲續任卿小集以流水放杯行分韻得行字

春事倏已晚，飛花送啼鶯。長安三月三，水邊盡傾城。緬懷杜陵老，感之見歌行。青鳥忽飛去，素鱗盤水清。往事誰復識，夢繞白玉京。揚州官闕隔，江湖渺餘情。嘉節閉門臥，客愁隨日生。風光入樽酒，使我嗟獨傾。良友慰寂寞，惠然成會并。金枝三雋才，千里未可程。王郎烏衣舊，高論玉塵橫。相逢寄觴詠，樂此天氣清。不知山陰會，絕唱曩能賡。庭隅有幽花，粲若萬玉纓。好風亦知人，微月相與明。蕭蕭城東路，頗復歌吹聲。景物正自佳，天涯意難平。不須恨陳迹，且用催詩成。

上巳日與客遊張園

簿書有餘閒，春日亦已永。況逢佳節休，朱墨得暫屏。名園跨江郊，危檻俯千頃。平蕪雨初勻，弱柳風自整。芳萼寄蕭散，意適忘醉醒。持觴挹花色，散策步林影。雖無歌舞妍，所愛亭館靜。佳辰天氣清，泉水助幽令。緬懷山陰會，脩竹帶崇嶺。應知佳客臨，懷抱均一聘。君看結綺地，茨棘翳晉井。當時驀賤人，正復對此景。江山幾興廢，歲月侵老境。但願中聖賢，曷能計鐘鼎。

避暑靈泉分韻得水字

閒居亦無營，歲月駛流水。適聞新蟬鳴，神暑避如此。佳哉二三友，久要復鄰里。憐我疾病除，慰我懷抱喜。居然肯見顧，容寂聊啓齒。空山百無有，翠阜映清泚。幽泉俯伴月，盤盤真石髓。坐久得清涼，山餅還展恥。一杯樂所遇，靜勝有真理。誰能走懸箔，藉門趁朝市。炎歎不可觸，暑雨欣漸止。幸有故人風，相過時洗耳。

七夕與孟增約湯朝美率徐行中遊鶴山

城市競時節，幽尋固難同。舊聞鶴山奇，欲往歲屢窮。茲辰尙殘暑，風駕乘西風。楚俗候飛鵲，階庭鬧兒童。誰能事針黹，覓巧瓜果中。起攜東牀友，況得下榻翁。青蒲有傑客，放懷適相從。一招雲中仙，共呼潭底龍。翠壁登晴岵，龜魚滄遊空。泉源幾萬斛，石竇藏數隆。久知神物交，解致零雨濛。我田甚無多，例思年穀豐。公才正類此，時至會有庸。竹間小招提，閨靜無鼓鐘。枕石漱甘井，荔丹啓筠籠。若據兩石羊，摩挲古秋銅。高談劇霏屑，壯氣吹長虹。可無樽酒緣，遂使老頰紅。醉語或不省，嘯歌亦不容。歸歎興難盡，月明照風松。雪中以釣釣寒江分韻得獨字

雪中以釣釣寒江分韻得獨字

常年待三白，此語未免俗。誰言歲將徂，一雪自云足。魃妖與癘鬼，不待巫列逐。初喜沒馬蹄，還驚上牛目。三日雪不休，冰漸被葭屋。我貧固無事，尙賦一囊粟。長飢望年登，政恐麥不宿。天公豈相揆，饋以萬頃玉。朝來一堪羨，若梳薦新菊。牕中有佳致，一水臥寒綠。城闕闕在眼，況復見巖谷。相過二三子，共喜醅醞熟。狂歌且暫醉，夜半還秉燭。猶勝杜陵翁，山中掘黃獨。



雪中從飛儂正乞酒

欄具高柱燈風塵客長安長安不宜客歲事仍苦寒夜聞陰風喧曉看雪漫漫天公非惡劇笑我貂裘單坐令歌南山白石空嘯阮正不妨我嘯憑高事遐觀四海同一雲更覺天地寬平湖發遠景松竹如龍鸞巖然兩峯高玉峙峨冠冠縹緲那公子重城有家園水石帶林沼幽亭厭雲端仙粧映疏梅秀色若可餐璇題散冰筋晶鹽貯牙盤清歌出絕唱筆間走波瀾幾欲泥君飲持杯聽幽蘭君家碧琳腴到手無復殘正豈須羔兒尚能追清歡寒飈不敢出強作哦詩酸詩成不能寐起舞清夜闌僕可致麴生當釀白玉壇

自國清寺至石橋

出郭天氣陰驅車日亭午漫漫山中雲猶作衣上雨仙山八百里勝槩隨步武稽首金地尊棲心玉京侶淨空方廣寺樓殿若可睹石梁瀉懸流下有老蛟怒我來淨焚香千花發茶乳擬訪林下仙飛來但金羽巖泉道中

巖泉道中

出郭心易清看山眼難飽疏疏水中梅殘雪相與好歲華云已晚官況良自笑日暮城東門霜風動衰草蒼崖兩分張絕壁千丈起溪流忽奔注萬石相披靡跳波作驚雷跣步清見底攀藤上巖巖卻立半空裏幾年天師廟欄柱及無址幽禽答遠響山花亂紅燼我來不知疲危棧劣容履同儉具壺觴脚軟正須此塵埃得遐矚真賞契心耳只應潭中龍見客亦驚喜

寒巖分韻得水字

青山如幽人不肯住城市客從城市來一見消吝鄙平時與周旋况復非俗士我初見南山秀色紛可喜謂言官塵埃洗滌端在此經時未一至引望若千里昨朝得休暇佳興難自已秋原麗新晴景物為清美獨遊已不惡更約二三子初從澗壑危稍入巖石倚白雲隨杖藜香煙生巖齒主翁亦好事結茆倚竹底庭空百無有屈曲但流水客來了不問花草自紅紫豈無一樽酒欲飲還遽止歸鞍不可速吾亦聊洗耳

松江感懷

忽忽倦行役栖栖問窮途生涯能幾何所抱詩與書淒涼吳松路不到十載餘當年路傍柳半已陰扶疏繁舟上高橋春水正滿湖鷗鳥如有情見人遠相呼境豁目為縱與長心特舒尙想張李應此焉賦歸歎生前與身後底用論區區但當酌美酒一鱸江中鱸

上僅達西與狼狽甚從者笑之感而賦詩

桑田變東海此語聞自昔嗟我百年人耳目詎能識誰言錢塘江遂有車馬跡漲沙莽雲屯衣帶僅尋尺我初未稟信束帶俟潮沙是時月既望春晴好風色同舟二三子擊楫意頗適中流類坳堂竟作膠柱瑟寒雲亂濤波植杖負囊笈居然濯我足長堤慰行客西與忽在眼晚渡猶頃刻鯤鵬定何之魚龍豈遷宅斜陽照高岸得酒餞寒濕平生忠信懷對此徒感激翻成僕奴笑撫事吁莫測莫問曲池平空悲峴山側

望靈山

嶽嶺古所錄茲山諒其遺憶從西江來恍惚欣見之初疑春雨晴雲物出怪奇稍稍對巖壁森森而嶺奇紛紜類列障散漫如連帷磅礴千里間衆景皆奔馳頗訝地軸湧未覺天柱虧不讓崑崙高遂使秦華移諸峯七十二磊何略可推駢觀擁佛髻遠矚凝婦眉大或覆鐘鼎細亦銛刀錐石極一何高梯天此為塤崩騰鐵馬羣中有大將旂身居萬石貴氣壓累卵危雄傑亦莫狀清深亦餘姿蛟螭護絕磴草木忘四時豈知水晶宮闔闔神所司陰崖彼何靈頸斷不敢悲

建安城南鄭氏居號南澗山水甚幽予始至欲遊季奪以事秋九月事少閒前二日折簡招客客半辭既命僮僕者復先在相與追遂詰曲由田中梁溪並山麓隘不可與行二百步始得寒巖磴磴磴羊腸而上鉅竹生石間翠武疲曳休小亭至上方應戶明遠從疎林瞰遠山如綺疏中望通衢也西漸走水養魚植菖蒲石上纖巧可愛有僧罷甚云山故銅冶也指其穴已燬篝火之跡亦猶在山半有巖隔小澗橋壞不可越門有水閣平田秋色稼穡彌望主人畏客飛勿置酒因取茶烹之求觀其

困一返僅得人則流觴亭初為坳沼亭中稍集亭下水車輪轉別亭俯方池環植海棠少坐日已西攜酒詣開元僧廬絕溪而南中流見城市水面平直如大江舟衝尾巖聲相上下意樂之集丹青閣

開底巖柱盤開而之置樽俎將登陸羽亭不果取泉試小春新芽舉白歡甚分韻賦詩明日又以秋氣集南澗為韻自賦五首云

朱墨日過眼溪山誰復遊夜聞西風喧起看天地秋王事有休沐駕言指林丘新晴鳥鳥樂路入南澗幽高峰左右列野水縱橫流問舍苦不早求田亦良謀高岳跨層巖一徑入蒼翠三休徹上頭卻立晚平地當年寶藏興中夜出光氣至今石縫裂篝火尙能記盈虛誰可測開闢神自秘空房有殘僧骨冷夜無寐入山衣履寒出山衣履濕初迷煙雨來稍識雲氣集空濛掠面過可玩不可執不知市塵地去此凡幾級青松入長望白鳥伴危立冷然笑身世萬事何汲汲有酒不得飲呼船過溪南溪南亦何好古寺依晴嵐上有百尺樓下有千丈潭城闕一目盡晚山日相衝烹茶弔陸子蠟屐登峻岳相逢作行樂猶勝空坐談秋風何時來午暑忽已散娟娟木犀花弄蕊亦璀璨清香不自惜擁鼻得奇觀古來達道人至樂在山澗藝圃與種蕙探掇契幽願置此勿復言吾方因遊宦

李仲鎮懷稟癸未年作

我性天下懶自謂世莫雙場來官中都懶極濟以憲有如子黑魚東西轉橋石又如囊駝臥厭逐羣吠虎鼻漢任縱橫胞轉徒降肛紛紛奪奪兒見我語輒嘆平生李公子老大同鄉邦奈何奪我有收斂付一牒作窠窩以名異音乃同腔金馬可避世何殊鹿門龐君看富貴塗機危甚緣檣爭榮僅錫錄力欲九鼎扛金朱擁丹殺視之亦螻蟻愛君陽羨居有田種蘭芷溪山帶城郭松竹環旌幟連娟兼俯眉清歌飽明紅



客至即盡醉不待金石遺餘詩語工詞源倒三江好懶得真懶使我心益降何時半作分臨流聽琴淙

趙仲嶺梅川

堂前面羣山堂下俯流水揚雄一區宅歲晚何在此將無山水佳更為風物美城隅三家渡華屋照清池  
舉手招梅仙低頭叫陸子前松後梧竹左桂右蘭芷江花漾茶甌巖樹排柴几客來索無有樽酒問圖史  
不作隱士盧合號君子里吾人天潢秀時至當決起飽餐南嶽芋閒曳東郭履山名不負僕因之得名字  
彈冠可前卜問舍真早計笑殺陶淵明酒資良未遂

題鄭舜舉蔗庵

吾州富佳山脩竹連峻嶺居然縛塵埃一見輒心醒豈知刺史宅駐步閱清景古木盤城隅石徑幽且迴  
當年徐常侍坐愛雲水冷溪南翠峰秀蠶蟲雖出穎鄭公閉閣暇獨步昆廬頂曰此氣象殊逍遙步方永  
喚客倒清樽燃薰煮奇茗庭空無一事賓吏絕干請佳處由漸入斯語煩記省淵明嘗有語結廬向人境  
恍如白蓮社揮麈對宗炳誰云忙裏閒要識動中靜我來款妙論散策步林影心田裕藁茅氣馬罷征聘  
他時記棠陰老意亦深肯

朱元晦清澗亭

青山足佳遊遠眺欲無路稍尋絕澗入始辨雲間樹泉聲若招客倚杖得夷步驚湍瀉亂石激激有清趣  
風微鳥吟幽日微魚影聚居然魚鳥樂正欠幽人住野僧豈忘機作亭以茲故因君賦新詩我亦夢其處

題潘叔玠家遠觀亭

車塵蔽重城俯首但闌闌誰知遠觀亭自與空闊對青山接蒼極白塔見雲外迢遙眼界淨妙處心境會  
平生九垓期洗耳聽天籟一為簿領縛局促無可奈每過君家欄曠若解鈴飲躡躡得遐矚頓覺天宇大  
頗慚北山移欲賦楚臺快泰然發天光開目了無礙

列岫亭用范伯升韻

自我來南溪池塘幾春草結茅依雲端愛此山四抱奇峯七十二羅列景逾好豈殊謝公應澄江更繁繞  
孤城千家邑一目可盡了植葵思夏深種菊待秋杪物華靜中見至理得深造東山與魯郊底用評大小  
平生丘壑心計拙詎能巧亭阜遠俗客曳杖日頻到簞瓢樂未改在澗槩亦考況有吾人詩飄然異郊島

凌風亭(案)集中有凌風亭事狀

西山如層城壁立有堅對透迤連墟墟出一水相縈帶珠茅發頹垣偶與嘉景會天風無邊來雲日為破碎  
誰能了蕪末直欲跨騰背飄然歷塵土九壤真一塊王喬幸齊驅禦寇亦同載不知吏役縛且樂公事退  
春光到花木爛熳愜清快相期晚南溟整我飛霞佩

丹青閣

傑閣跨巖壑危欄轉層峯城郭麗朝暉山水涵秋容幽尋適暇日況有佳客從微官厭趨走野性便疎慵  
少檢泉石願一洗塵埃何卻上陸羽亭囊袋踏風松東軒俯喬木高花爛芙蓉感此節物換愧爾樵漁蹤

清談且蕭散酌飲亦時供興闌勿遂嘆勝遊當復重

清隱閣

臺府填都會乃與山水期青溪帶秦淮渺若萬頃陂主公金閣舊官曹日追隨閉閣理萬事朱欄俯漣漪  
晴波納遠景搖蕩扶桑枝浩然江湖興頗與魚釣宜風月朝暮佳軒牕有餘姿向來非無人未發此段奇  
嗟我老病軀時來鬪須眉停杯待舉網屢醉倒接羅意適反無語欠公壁間詩只今入幽夢官居類雞栖  
公亦那久留濯纓詠來思不知鳳凰沼何如習家池新霜著羣木歸舟颺旌旗寄言坐上客酒至幸勿辭

溪山堂次韻

幽人誰與娛作堂面溪灣堂中有山色朝暮來雲間正作杜老狂頗異韓子姦超然物外景便覺非人寰  
登臨得遐矚似破天壤慳詩成隱几笑溪山亦開顏繚繞明鏡中參差峨眉鬢苦無俗客語但聞鳥關關  
出門曳藜杖賴有此往還虛名兩蝸角自鬪觸與蠻時平衆賢聚君胡得長閒會從車騎出勒石燕然山  
正恐萬里塗高轅不容攀

歸樂堂(案)朱子文集載歸樂堂記云予嘗為吏于泉之間安而與樵游朱侯侯實同僚即此堂也

百歲自逆旅微官更周流應知歸來樂不減萬戶侯淵明二縣尹折腰憎督郵松菊繞東籬田園事西嘯  
素琴酌樽酒稚子相獻酬朱侯青雲士頗復有此不方為功名驅乃與賢達伴築堂寄閒暇笑談指林丘  
焦黃開荔丹蟻山薦新筍嗟我實何人市朝亦淹留因君動佳興擬作汗漫遊安得二頃田可以百尺樓

護國寺次前婺州韻

雙娥渺雲端流水但空谷尙喜雲外山娟娟作眉綠佳人不可見夜半風滿竹竹聲入清夢野客慰孤宿  
山中富蘭若欲往寧畏獨老僧亦知人逢場共竿木林芳得清心幽澗供濯足便可賦歸歎羶狐勝鼎肉

喜呂令防歸

閒居玩編簡蕭然罕朋儕古士信可佳欲語不見酬豈如平生交臭味能相投別久得會面笑談解人憂  
況君復比鄰共此一壑幽招邀接步武文字資討求昨朝喜君來快若沈疴瘳圍口四五笑壘壘談未休  
鷄鳴任風雨時能記窮愁因知名教地至樂真天游新涼動梧竹柴門掩清秋三徑無雜華茂葵散金甌  
年豐魚蟹熟樽酒亦易謀相過勿厭數此外俱悠悠

毛文仲惠文編

平生毛公詩訓傳固已久紛紜齊魯失浪自開戶牖至哉一言蔽可用嚴墨守淵源見雲仍夢澤吞八九  
雕章與棘句錦繡間瓊玖疑如犀始擢榮若蚌初剖肉食乃開韶晝日或見斗三百篇未忘七十子何有  
應如摩天刃要是修月手時來豈無用妙處端不朽君看夸奪兒在後熟願更喧喧蛋負戶嘈囂蟬聲柳  
誰令口鳴悲正使心欲嘔豈無熊羆士底問牛馬走碧嶺金闕門豪傑自先後而君尙窮滯履敲衿見肘  
才名三十年旣勝驚白首我懶拜嘉賜幼婦連蠶白相望百里遠曾未共樽酒期君願中興步出次山右  
寄趙德莊以過去生中作弟兄爲韻七首



悠悠功名期，萬萬歲月過。勞生閱半百，僅爾脫寒餓。山林有夷塗，此責當萬坐。閉門歌陽春，非君諒誰和。憶昨鍾山來，君亦溢浦去。今年赴滬浦，鍾山復君住。出處每相似，屢觸衆狙怒。毀譽久自定，子賢吾亦庶。士苦不自重，貪名乃忘生。向來望塵子，得車定何榮。浮雲蔽天壤，豈礙日月明。惟餘金石交，可論藏與行。築城始議戍，寓兵復言攻。二年大江南，兵戈在目中。憂時亦千慮，惟子與我同。詣闕請長纒，終軍本兒童。我初見君詩，謂世無此作。飄零三十年，文思各衰落。俱持使者節，恨別還作惡。未置白玉堂，端須著嚴整。我生少孤貧，四海兩兄弟。拊嫗賴母慈，離別幾揮涕。官遊與夫子，中外輒相值。所恨姓氏殊，孰云情好異。處世那近名，居官敢言清。平生阿堵物，疇能字之兄。春風一杯酒，與君花下傾。窮秋動搖落，江湖渺離情。

送湯朝美還金壇

騰駒輕臥駝，野蔓欺落木。舉頭便干霄，春至亦重綠。人生百年內，萬事紛過目。得爲躡步伸，失作蠅頭縮。古來曠達士，一視等蠻觸。功名本時命，用舍豈榮辱。湯公涉南荒，歲月猶轉轂。幾年臥新州，寧肯事雞卜。身安一瓢飲，志大五車讀。揭來靈山隈，意然慰虛谷。濯足山下泉，愛我泉上竹。相從一長笑，忍效阮生哭。胸中經濟略，欲語動驚俗。誰知天意回，歸棹如許速。春風正浩蕩，江水清可掬。海濤拍干峯，挂席下浮玉。遙欣倚門念，三徑歡僮僕。送君得無恨，我步嗟局促。要看萬里途，更試雲雲足。家山幸毋留，吾皇思陳牘。

送楊安止罷信幕赴調

後生仰前輩，今世思古人。豈重歲月久，所懷風俗淳。昔我家閩中，龜山實其鄰。出門尚羣盜，欲往志不伸。相從朋舊間，得語盡可珍。俯仰今幾何，遺編半埃塵。白頭入幕府，始與夫子親。夫子龜山裔，廣闊見祥麟。晚同柱後史，無心問平津。典刑在眉睫，溫然異羣倫。向來簿領中，挾書聽諄諄。豈不開我塞，異聞此其真。亦或舉樽酒，笑談忘賤貧。同僚各分散，世事日以新。遙憐鄭公鄉，俎豆猶莘莘。彈冠定不苟，家庭有書紳。道學固未泯，吾謀復誰陳。尙想金馬門，西湖醉餘春。

送趙任卿燕湖丞

青山照滌須，江駛不可渡。當年黃鬚兒，跨馬識其處。奸雄有遺跡，草木尙西顧。孤城千家邑，政爾橫故戍。翩翩佳公子，儒雅稱風度。金門向蓬萊，曾未試闊步。疇令一官卑，僅乃高尉簿。得非多言窮，定坐能詩故。相從十年間，了不見喜怒。千金第深韞，至寶可輕付。江山落君手，判斷得佳句。誰歎招得仙，我欲起謝傅。似聞王師出，鼙鼓近營駐。老生固常談，恐者亦千慮。一樽別時酒，且用慰遲暮。去去無久留，功名有夷路。

送杜少卿起莘知憲事府以高名千古重如山爲韻七首

勇兒生世間，身名要俱高。苟不得其所，富貴輕鴻毛。古來獻言士，忠嘉極變臯。尙友千載餘，斯心豈徒勞。十年天壤間，久矣聞公名。詞華少陵系，臭味修水甥。一著獬廌冠，議論驚縱橫。九卿固美秩，不如偃專城。國朝御史府，一代名多傳。暫退或久庸，始愚亦終賢。得失安足論，俯仰歲已遷。但存愛君心，豈愛時命運。厚味得無毒，良藥信多苦。毒留患滋生，苦過疾自愈。吾君堯舜資，事業方復古。公行幸遲遲，去國猶去魯。靈旂出江淮，犀甲下秦隴。先聲敵已寒，百戰有餘勇。手斂權貴避，膽落將士懍。誰歎任司直，用舍繫輕重。

西京蜀都望，淵雲暨相如。節誼知不足，文章焉取餘。凜然見風采，吾非斯人徒。峨眉眉山陽，不但聞三臬。征帆轉吳楚，涉江指岷山。富貴歸故鄉，昔人以爲難。大府固可樂，高風亦難攀。豈必待政成，甘泉行賜環。清曠亭送子雲得有字

歎期苦難逢，離別乃易久。天涯老兄弟，況復親白首。田園固不足，功名亦何有。今年送兄行，正爾作太守。池陽古名郡，地控大江口。舟來武昌魚，車載桑落酒。登臨得齊山，端不負重九。公餘亦堪樂，尙有此客否。天威動江淮，狂寇行授首。努力幸馳驅，腰看印如斗。

別子雲

離觴不解醉，愁多令酒醒。別懷亦云惡，況此兄弟情。春風釀寒雨，十日未肯晴。回頭易千里，江南短長亭。山城一雨足，水滿高下塘。好風從西來，蕭然終夕涼。變彼池間蓮，當軒洗紅粧。官事無時休，涉筆鷹鷂行。豈知青雲客，夙習遊寶坊。坐厭市井塵，步尋松桂香。陰崖有靈湫，玉簡帝所藏。攜石收潤碧，梯空擷林芳。金盤薦麟脯，冰盃注瑤漿。更語妙道根，寶篆開函琅。路轉九曲溪，著足千仞岡。舊聞井中丹，清宵發神光。直欲餌碧霞，誰能擣玄霜。朝來得君詩，險韻句復長。使我鴻鵠心，歎爲天際翔。仙人亦舉手，笑我徒奔忙。語默付一笑，物我當兩忘。獨攜非有生，但醉無何鄉。

次韻韓子師遊三洞過赤松

詩人固多窮，飲水但飢臥。誰能趨權門，殘冷分涕唾。爭名與馳利，到眼不一過。居然流俗罪，我爾乃同坐。得爲荀郎弔，失作蒯生賀。卻笑貨殖翁，高談六雄破。愁來搗黃姑，悲至邀白墮。感時忽秋陰，蟋蟀正相和。

依韻恭和御製秋懷

商飈起塔霄，爽氣靜瑤海。聖皇撫時運，喜色動眉彩。濟旌行西指，乘轅行北改。濤聲鼓萬壑，夜半響孛孛。漢儀欣復見，周鼎知德在。猗歟沛中歌，雲飛風正大。

次韻升之叔秋懷

客至得濁酒，共飲消百憂。涼飈颯短景，感此歲已秋。忽驚草木隕，尙喜禾黍收。九鼎豈不暮，二頃亦良謀。往聖實有言，未覺當可求。

平生八兒女而存者五人比又得女少稷作詩見寬次韻謝之

漸老思似續，撫懷良惘然。空餘歲寒心，凜凜松柏堅。平生孔明婦，貧賤房且專。生女不生男，造物甯我偏。變彼五嬌兒，弄瓦相隨肩。人言可禦盜，無乃繆以干。囊金不辦嫁，擇壻那敢全。今年又增一，比比安求旃。覺貧與覺富，可笑還可憐。向來兩童鳥，泡幻隨變遷。應門固未計，疇復與我玄。我家豈無人，文章紹編箋。退之稱其子，云固宜常有人。文章紹編箋，經心不能釋。欲語氣已填，筮言晚當見。默禱資明鑄，行年且四十。那得恁眼前，陶公謂勝無。此論吾師焉，舒宜儘可待。弓裘猶足傳，淵明詩云：弱女惟非男，慰情良勝無。則五子亦後出也。今者事方殷，煩君費詩篇。君詩妙難敵，巨刃迎小鮮。炯炯明月珠，一一照眼圓。吁嗟人



生事。歲月如奔川。豈不舒我憂。熊龍夢豐年。蓬門亦何祥。但見巾帨懸。會當亦添丁。荷鋤賦歸田。老妻鼓掌笑。子意將誰愆。須知百男惡。未若一女賢。矧子四壁空。蓋頭無尺椽。兒女分所定。底用相錢醵。尙應具扁舟。江湖窮泝沿。爲君聘絡秀。推牛事烹煎。

明遠次韻超然談道因以謔語爲戲將無同耶

忘機亦忘言。政作口挂辟。因君強一語。習氣乃乘隙。昨夕飲君家。看朱忽成碧。醉歸城南路。不記足所歷。尙想兩紅粧。翠袖香襲積。我歌君爲舞。舉手還恨窄。詩成漫不省。歎我真惡客。賸肯來看山。未厭一水隔。

次韻子雲送兒女至昭亭見寄

巖巖昭亭山。度歲一再行。吾親在其下。有路如砥平。風物歲時佳。豈問楚與荆。胡爲不得往。使我涕泗橫。出身備王官。敢自頽家聲。聖皇察庶獄。小大必以情。哀矜且勿喜。死當使之生。念昔棲閩陬。孤童共營營。菽水曾幾何。青紫望一經。弟兄亦云幸。假節仍專城。別離乃頻有。僕奴費邀迎。安仁賦閒居。要自賢西征。板輿日歎侍。兒女森在庭。豈比隔山岳。空書問安甯。薄田可負郭。不歸定誰令。壯士志中原。邊塵暗幽并。擬躡冒頓居。端謀渭南耕。書生復何事。三入老承明。應知當饋歎。廊廟資扶傾。忍作寒蟬暗。願爲威鳳鳴。

次韻子雲種竹

官居地多隙。種竹及春早。蕭然三畝園。便可事幽討。層巒寓巖石。一目惜盡了。移根互掩映。取徑作深杳。飛來幾鳥鷗。相喚亦相繞。微風與新月。屢舞欣嫵媚。乃知亭館間。有竹自能好。堂前藝梅花。堂後列萱草。叩門有俗客。未至跡已掃。遙憐敬亭下。巷僻客仍少。庭隅方解籜。相對亦社保。吟哦五字句。飲水良不飽。春雷發頭角。蘭栗未應小。卜居如有得。破地出池沼。胸中千畝計。豈願萬事擾。他年醉林間。進擬成二老。

連日得雜花數株藝之池亭感而有作

七十已過半。所向意不如。一官計大州。僕僕畏簡書。酒薄不可醉。歌舞見已疎。亦有淡生活。詩成自相紆。池面數尺地。荆棘試剪除。爲覓桃李花。養根待春初。日暮公事已。呼童細耘耨。稍稍淨朽壤。依依列荒墟。歲月能幾何。坐見紅綺舒。更須土脈動。藝柳分芙蓉。賞心固難事。寓目良有餘。即此且痛飲。三年冀安居。勿言傳舍耳。吾生亦遠慮。苟無名利著。朝市均樵漁。

對梅

吏事紛俗語。新詩固難成。朝來見梅花。詩興還自生。江頭十日雨。雲色開小晴。高山帶微雪。北客眼爲明。應憐此花開。與雪猶爭衡。天公翦六出。未敢枝上英。蕭然北牕下。冰壺看斜橫。坐想南山中。晚風千樹清。平生一尊酒。肯爲桃李傾。幽香莫零落。送我扁舟行。

食田螺

幾年客勾吳。盤饌索無有。腥鹹咀彭蜃。臭腐羹石首。牛心與熊掌。夢寐不到口。搗來靈山下。空腸尙雷吼。昔看映朝餐。把菊富肴餼。相過有賢士。無以侑卮酒。躡躡樽俎間。見此青裙婦。百金買市城。競拾不論斗。栲中本離化。黝質真坤輿。稍稍被寒泉。紫紫付清滷。舒筋頗甘象。望戶遠長割。莖蕞摘其元。瓊璆置瓦缶。

中年消渴病。快若塵赴帚。含藥與文蛤。未易較先後。吾生亦何爲。甘此味豈厚。隨之自周官。況我乃田叟。尙殊鼠供蘇。復類螭餉柳。北風飲竹實。南俗夸針取。北人以螺作鼎。吳中富家以銀針食螺。雖非綠紋酌。僅免青泥嘔。據龜定應用。噉腹良可醜。誰能事顏色。此腹嗟敢負。詩成調兒曹。吾意真亦偶。

雲洞原注在信州西(案)此詩據廣信府志補入

揮策度絕壑。撐空見樓臺。丹崖幾千仞。中有佛寺開。老僧如遠公。鷹門走蒿萊。下馬問所適。褰衣指崔嵬。飛閣倚石磴。曠蕩無纖埃。坐久意頗愜。爽氣生樽罍。仙棺是何人。脫骨藏莓苔。舉酒一酌之。慨然與我懷。丹砂固未就。白鶴何時來。不如生前樂。長嘯且銜盃。

### 南潤甲乙稿卷二

七言古詩

跋北齊校書圖

齊文宣天保七年。詔樊遜校定羣書。供皇太子。遜與諸郡秀高乾和。馬敬德。許散愁。韓同寶。傅懷德。古道子。李漢子。鮑長暄。景孫。及梁州主簿王九元。水曹參軍周子深等十一人。借邢子才魏收諸家本。共刊定祕府經籍。于是五經諸史。殆無遺闕。此圖之所以作也。山谷所謂士大夫十二員。今范明州謂逸其半者皆是矣。至唐已隔周隋二代。不知何自得其容貌。髣髴耶。高氏起北方。以兵力奮。然敦尙儒風。立石經。興費序。定尙書于涼風堂。質經義于春宮。意當時文士亦歛黠之。故相傳于圖畫哉。流及後裔。文林之館。既與御覽之書。繼作無愁之聲。已播于天下。不揀其亡。故予感而賦之云。淳熙八年正月庚申韓某題。

高齊校書誰作圖。一時細書亦名儒。網羅卷軸三千餘。俗儒非真類迂愚。雖黃是正定不無。虛文末學徒區區。豈識治道通唐虞。文林高館希石渠。後來御覽嗟何書。修文偃武事益評。轉頭郭城已丘墟。峨冠廣袖長眉鬚。丹青寫此猶不渝。高髻侍女曳紅裾。兩雕帕鞍立奚奴。罷琴涉筆傾酒壺。蘭臺共擬信樂歎。不



知畫手安用事。無乃逞巧聊自娛。千年視之一秋。君不見文皇學士十八人。謀猷事業皆功臣。瀛洲舊

陸務觀寄著色山水屏

我居面山俯滄溪。憑軒臥牖皆見山。山光水影入懷袖。秀色爽氣非人寰。故人憐我新結屋。猶恐看山未

子建賦宓妃亦感此而作此嘲難當解者輒用此意次韻和呈以資拊掌

時本無據依及襄夢之命玉為賦。但云韻薄怒以自持。曾不可乎。犯干後世弗察。一切溷以蝶語。曹

題陳季陵家巫山圖一首

此首即前題疑即所謂檢詳出示者。恐非韓元吉作。今無別本可校。姑仍其舊。

蓮菜水

蓮菜水弱波連天。五城十二樓空傳。行人欲至風引船。不知路出巫山前。巫山仙子世莫識。十二高峯作

鄉仲南五梅圖

江南酒美樽不空。十年醉倒梅花中。經行所見略可譜。一一秀骨含仙風。不將鉛華汚真色。亦有醉臉勻

龜峯行

吾聞靈龜不願死。有用於清廟。但願曳尾安泥塗。所以漆園吏。坐歎清江使者逢。且龜峯之龜定何物。

永豐行

丹陽湖中好風色。晴日波光耀南北。湖岸人家榆柳行。風颭低昂似迎客。駟船並岸聊一呼。老農指是官

建德道中

風雨回颺已十日。野花狼籍春可惜。水深泥滑行路難。但見千山好顏色。青青稻畦初布秧。人家掩扇

桐柏觀三井龍潭下為瀑布

一水赴壑如奔雷。兩山壁立豈誰開。山高石限水不去。萬古關怒何轟轟。盤渦散作鍾與釜。往往石上相

玩鞭亭



黃鬚鮮卑勇無策。自馳駿馬來窺賊。賊奴但怪日繞營。起看飛塵已無跡。寶鞭不惜棄道傍。坐令老嫗知  
興亡。百年社稷有天意。對鋒逆焰徒鴟張。孤城遺跡森在目。平湖無波春草綠。卻對青山憶謝公。公老猶  
嫌人姓木。邊兵已重朝土輕。中原有路何由行。柙中虎兕不可制。江左夷吾浪得名。

魯公堂

魯公之節非一死。其誰碑之子曾子。魯公之德人未知。其誰堂之張紫微。繼公作郡五百載。登堂思公宛  
如在。江南遺墨處處傳。魯公去作麻姑仙。一杯相與借風月。但見雲碧開池蓮。紫微聲名今第一。歸上鸞  
臺應不日。笑談千里無兵戎。臨川草木生春風。他年道傍兒女說。不思魯公思張公。

歸耕堂

退之手板愧丞相。淵明束帶羞督郵。紛紛雀鼠待一飽。豈若植杖耘西疇。劉郎大耳最叵信。剛道田園不  
可求。摩挲神肉事鞍馬。堅臥百尺營高樓。安知南陽扶耒手。談笑為君分九州。我來龜溪二三載。此策未  
辦誠淹留。喜君負郭有餘地。百金買劍歸換牛。樹頭布穀晚相應。築室坐占林塘幽。詩成使我佳興動。叩  
角便作商聲謳。他年釜飯得長滿。區區肯顧暨河侯。

李編修器之惠詩卷

塵埃僕僕日走趨。胸中倒懸一字無。迫人簿領推不去。眼明忽見千羅珠。矍然驚呼此詩歎。如醒乍解病  
癡蘇。歸來明燭喜無寐。手不忍釋自卷舒。語新格健意有餘。風骨峭硬中含腴。狂如橫陣舞刀槊。清若雅  
宴調笙竽。我窮已極君益狂。學此似費千金屠。前有太白後長吉。君家詩名宜復初。明明天子開石渠。歎  
我短後追長裾。時平合第從臣頌。請君早上承明廬。

少稷勸飲每作色明遠忽拂袖去戲呈

無多酌我盡可隸。不能滿觴田將軍。坐中幸免沐猴舞。且復周旋非貴人。人言勸飲無惡意。君胡作惡使  
客起。少陵亦遭田父肘。況我忘形友君子。從今勿勸亦勿辭。我欲眠時君自歸。先生一斗一石醉。莫問喧  
爭與嘲戲。

戲韓子師

讀書堂前霜月明。讀書堂後霜風聲。主人讀書已萬卷。足踏省戶還專城。搗來掩關臥不出。左擁章編右  
瑤瑟。似聞天女亦愛靜。便喜蘭房長英物。我舍應門纔一兒。趙子尤作仙果遲。白頭相看輒浩歎。玉樹獨  
滿君家埤。我歌聲長君且聽。不特交遊幸同姓。極知玉盞有新醅。每恨金觴乃無柄。事見趙子。從君泥飲  
不作難。景物過清天復寒。犀錢湯餅未免俗。琵琶與箏當合彈。

戲贈范元卿

憶昔若溪醉中評。屈指淒涼十寒暑。紛紜世事去如雲。兩鬢蒼蒼各如許。春風學省數會面。抗袂吁嗟走  
塵土。我慚屢戰不能奇。袖手歸來仆旗鼓。喜君射策有新功。雙鶴聯翩仍一舉。胡為不上金馬門。簿領卑  
棲猶增伍。風前未厭鶻鶻。筆下懸玄鳳凰吐。關山千里要佳句。應弔雙龍一懷古。元戎好士見此客。定

肅弓刀按歌舞。素英丹旂離已過。海珍正可羅樽俎。鷓鴣勾舟木葉墮。秋晚上寒更風雨。請君強飯趣歸  
程。莫為梅花思騷旅。

次韻沈信臣遊龍結

武夷仙人厭塵埃。金鞭白馬飛崔嵬。丹砂已就不可識。尚有瑤草分靈裁。千花剪巧縹緲露。秀色不待春  
風催。東溪路入三十里。山如舞鳳連翩來。槍旗未動供採掇。壘鼓夜作空山雷。蒼虬繞圭龍護壁。面為鐵  
石口瓊瑰。烹煎瀾水出好事。珠璣玉宇相縈迴。已嗟雙井甘退步。況復日注真難儔。我來竊食端為此。把  
玩一日三徘徊。手斟清泉吊陸子。底用濁酒窮歡貽。頭風快愈春睡散。老眼尚為羣書開。知君此遊更不  
惡。坐有纖纖時捧杯。杜牧之詩。若登纖纖。信臣戰後。乘以遊故云。

重九日中甫子雲二兄會別龍山

秋風作霜楓葉丹。扁舟未發龍山灣。山頭翠塔半天出。十年笑我幾往還。今年結束值重九。愛此山水照  
高寒。親朋話別情總厚。兄弟白首仍蒼顏。相留一笑不易得。爭挈美酒羅盤餐。登高正爾在高許。下視擾  
擾真塵寰。追思姑孰有故事。雅實亦復同此山。雖云小異得佳客。主人鬚眉懷胸舒。滄波至今洗遺恨。豈  
若我輩同清歡。是時郊原新雨足。歷歷煙樹明江干。放懷自知人境異。極目頓覺天宇寬。惜無五絃寄妙  
手。已有征雁橫雲端。南飛休論九萬里。東游更渡五百灘。明宵酒醒會相憶。夢繞百級懸飛欄。

送朱元晦

前年恨君不肯來。今年惜君不肯住。朝廷多事四十年。愚智由來各千慮。君來正值求言日。三策直前真  
諫疏。詆訶百事推聖學。請復國體施一怒。天高聽遠語不酬。袖手翩然尋故步。我知君是諫諍才。主上聰  
明得無恨。一紙底用教鵬冠。百戰應當啓戎輅。江山千里正風雲。歲月餘燦條將暮。有田可耕屋蓋頭。君  
計未疎吾亦去。君歸為謝武夷君。白馬搖鞭定何處。

送許侍郎知宜州

我公名滿東西川。一持使節幾十年。橋經萬里坂九折。兒童學語知公賢。上皇詔下嗟見晚。歸來荷囊趨  
甘泉。平生所學欲盡試。新語僅奏囊中篇。公歎所著書。大上無不著。兩淮破碎類整理。百工盡散資錢鏹。  
念公雖老猷自壯。何謂宜去請益堅。玉音三諭不可挽。一麾且復臨江壖。宣城景物今更妍。木瓜如瓠栗  
如拳。敬亭山下躡遊屐。疊嶂樓中呼酒船。謝公已往詩句在。公有妙語真齊肩。卻招李白弔杜牧。收攬風  
月酬雲煙。中原未復敵未滅。政成請公須著鞭。吾君有意詢黃髮。廟堂之謀當萬全。

送蘇季真赴湖北憲司屬官

憶昔開君未相識。春雨飄船吳市側。逆風白浪不成行。坐聽親朋饒屢屢。豈意飄零晚相見。俱捧江東從  
事檄。抽朽未省厭檄粉。威風誰令安枳棘。今年喜君若有遇。去我還為遠行役。一樽忍話故園事。童穉吁  
嗟髮今白。君家聲名塞宇宙。輪墨縱橫富奇策。未容世職讓明光。聊佐轎車司郡國。衡山洞庭忽在眼。萬  
里黃車有遺跡。詩成不用弔靈均。為訪桃花招隱客。



偶得佳酒懷尹少稷聞其連日致齋在臺作長句寄之

孔君一月二十九日醉太常。一年三百五十九日齋。人生百歲駒過隙。直與外物勢形骸。君非太常何用爾。監祭有令時當差。朝廷禮備百神秩。不比嫺與猶燔柴。念君幾日得閒暇。歸昨壓飲妻奴哇。重門咫尺不得見。使我有酒空相懷。憶昔過從水南寺。風廊雪屋靡不借。靈山懷玉了在眼。蒼翠突兀石荀鐵。柱如鐵排。醉來起舞對山水。狂歌亦和襄陽鐘。一時取樂未云足。後會回首何其乖。今者相逢號朝士。僕僕聽鼓趨天街。欲觀禮樂問文物。但見鞀鼓鳴江淮。喜君頭上冠作鳳。文章愈健詩愈佳。青雲萬里要直氣。幸勿觸狐當屬豺。我今勃率百僚後。自覺迂鈍難為情。一杯耳熱不共醉。夜長獨坐燒寒階。隔牆降將新授節。絲竹間響餅金釵。時逢富貴雖可羨。擾擾得失真蠅蝸。江山到處有佳趣。故應赤烏輪青鞵。明年春風我欲賦歸去。佇君功成作頌磨蒼崖。

方務德元夕不張燈留飲賞梅務觀索賦古風

昨日風雨今日晴。綠水橋南春水生。使君元夕罷高宴。亭午邀客花間行。危亭直上花幾許。水仙夾徑梅縱橫。不須沈水薰畫戟。簾幕自有香風清。門前紛紛鴉鵲亂。隱几坐愛寒江明。憶昨淮南戎馬動。豈謂景物還新正。遺民歸公十萬口。擊鼓日日嚴刀兵。眼看指麾盡塵埃。閨里愁歎成歡聲。酬功端合待玉璽。安得坐嘯江干城。景龍燈火公尙記。蒼齋出語兒童驚。我來兩月滯賓客。況有別駕能詩名。相從一笑說萬事。重費美酒動杯觥。東風搖蕩入煙柳。歌管錯雜催離情。詔書徵拜那可後。爲公前馬遙相迎。

次韻少稷梅花

君不見江城梅花春欲動。剪冰仙人作花供。客來酒盡甘瓊醴。常恨公田無秬種。雪晴梅萼更可愛。百匝來看地猶凍。杖藜一笑答春風。豈必鳴鸞與歌鳳。幽香要自己心清。冷艷不禁還目送。興來往往得佳句。落紙揮毫字尤縱。卻驚車陣有勁敵。旋結趙盟衛衛雍。孤芳未省須剗畫。百卉應先厭嘲弄。我如蟋蟀鳴苦遲。君似驪驄驟難控。相如上林晚奏雅。靈均喜橘工記諷。不妨聊繼廣平公。東閣疎枝與君共。

士人池中有新荷戴鏡而出者少稷明遠相率賦詩戲作長句

君不見紫髯將軍射無敵。志目中眉猶動色。晚年驚見賣油翁。一線穿錢曾不失。人言手熟會當爾。世事由來真一劇。紛紛剗楮枝已窮。厭看人力須天工。湘妃撫掌漢女笑。爲我試手馮夷宮。美渠生菜不自展。胡爲正在阿堵中。青銅翠羽光相映。莫道游魚動荷柄。芳心滿眼誰得知。坐使詩人發嘲詠。我言羞澁囊久空。井中飛蚊那得逢。不如青鴨爲銜去。贖買明月酬清風。

觀蓮

廣寒仙子衣作裳。夜從宓妃歎英皇。朝游洛浦暮瀟湘。紅粧翠羽森成行。仙姿不作時世妝。或疑朝霞豔秋霜。臨流顧影濯滄浪。游魚屬玉雙鴛鴦。長庚北斗相低昂。笑中如花語如香。徘徊醉著清瀟瀟。長烟然開。蒼照湖光。湖風吹水洒面涼。明珠落佩千鳴璫。碧甯宛宛中可觴。爲君行歌酌天漿。瑤池玉井遙相望。歸舟浮空月茫茫。

同尹少稷賦嚴桂

江南秋盡猶無菊。只有幽香滿巖谷。紛紛千樹散黃金。翠葉離披剪寒玉。繁枝疑從缺月墮。嫩葉不受微風觸。芳枝冷淡誰與妍。霧雨陰晴自膏沐。不妨松竹共行伍。要使芝蘭盡臣僕。小山有句嗟未盡。嚴經已斷誰能續。每至凋零足惆悵。何喜爐薰駐餘燭。爲君掃地斗量歸。猶勝胡椒夸百斛。

陸與甲申歲閏月游焦山(案)此詩據鎮江府志補入

荒村日晴雪猶積。繫纜焦山下石。江翻斷崖石破碎。瘦鶴千年有遺跡。瘦藤百級躋上方。浮玉南北江中央。樞竿如林出煙浦。酒船遠與帆低昂。老鷗盤風舞江面。殺氣淮南望中見。神龍只合水底眠。爲洗乾坤起雷電。觀音巖前竹十尋。大士不死知此心。醉歸更喚殷七七。願種好花開鶴林。

南洞甲乙稿卷三

五言律詩

南劍道中甲子年作

曉渡春潭側。提轡踏曉晴。回舟動山影。映日見魚行。豎遠孤煙出。江深白鷺明。塵勞消底計。對此覺身輕。

步月

山靜水逾響。我行清夜中。月華霜著地。雲影浪搖空。有酒不惜醉。無人誰與同。嬉綈搗仙藥。應厭廣寒宮。

端午日張園分題

華路逢端午。今年始賜休。不知人世暑。還有水軒秋。花氣晴薰坐。湖光晚遍舟。明朝又奔走。贖作片時留。

秋日雜詠六首

客少無塵語。官閒省吏文。醉眠千幃日。危坐一牕雲。酒戶時通籍。詩壇漸策勳。平生不龜手。郢客渾揮斤。草草重陽節。黃花惜未開。故人猶有酒。行客且銜盃。日落蛩聲苦。雲低雁影來。南山足佳氣。獨立意徘徊。醉著山堂夢。初涼枕簟清。秋聲迷夜雨。月色誤天明。爲客心長憤。思親意未平。歲華容易晚。寂寞壯心驚。古郡青山台。乘高眼倍寬。風驚梧葉陣。雨暗菊花團。涼色宜欹枕。秋光怯凭欄。向來疎懶意。景物暫相歡。



怪處西風別。秋香一夜繁。橫金差可擬。揉蠟巧能搗。買地宜多種。移牀且細看。江南籬菊晚。賴爾慰愁端。

聽雨

昨夜燈花暗。今晨雨意深。殘花惟有葉。新笋已成林。未辨扶頭飲。聊為擗鼻吟。興闌幽夢斷。簷際足清音。

豐樂樓

今歲西湖上。經行始此週。輕煙認花柳。細雨識樓臺。春半已多日。官閒能自來。情知欠樽酒。倚杖且徘徊。

清明

老去驚時節。春來念物華。青煙百六日。同社兩三家。醉著凌風舸。歌成滿路花。滄江萬里意。獨立送殘霞。

閒居遣興

著雨柔桑暗。吹風小麥青。江深涵日淨。野闊並雲低。車馬能相問。琴書故可攜。村村花自好。不奈子規啼。

道中遇停郊祀詔書

丹詔西來急。沿淮次第知。應嗟靈帝日。卻作視師期。士苦三年戍。人懷四郡悲。平戎可無策。帷幄定誰咨。

建業書事

千載西州路。何人不此行。山橫桃葉渡。江動石頭城。天闕雲端聳。秦淮雨後清。敢論風景異。舉目笑平生。

過芙蓉對鏡嶺

世事日千變。勞生髮患多。誰知度炎熱。正爾陟嵯峨。峰巒連初綻。崖枯鏡未磨。江東茲絕險。歎我兩經過。

慈雲嶺

極目慈雲路。看山立少時。湖光經雨闊。柳色泥煙垂。琢石觀蹤獸。鐫崖讀斷碑。西關知底險。撫掌笑兒嬉。

山行

意適都忘遠。行歌未覺勞。崎嶇一徑入。上下數峰高。嫩白憐新菊。輕紅訝小桃。得桃花數枝。歸來情興動。

風葉亂蕭颯

秋盡暑猶劇。今朝涼意新。輕陰能障日。小雨不生塵。度壑時投策。看雲一岸巾。鄰僧問何往。若果愧情親。

登玉京洞遇雨

俗物祇散意。市朝那復情。未能蓬島去。且上玉京行。古洞深無底。幽泉細有聲。山靈知我意。贖乞片時晴。

雨中同鄭德飯白雲菴

小雨不成雪。凍雲猶沒山。若無官事縛。聊傍野僧閒。濁酒問何闊。清遊阻且艱。相看成冷淡。得句不空還。

龍華寺傳大士真身像

古寺郊丘側。鱣魚曉未喧。雙林有遺骨。瑞夢記名園。粒石嗟餘飯。神槌想叩門。蠶桑猶有謁。鼓舞動山村。

青陽龍池山。湖泉其應有時。騰于泉上坐。頃三應。山中人以為未有也。

八月錢塘岸。江湖畫鼓雷。豈知驚浪涌。不轉此峯來。古竇深無際。神淵秘莫開。山靈如愛我。三迳雪成堆。

寄題尹少稷借竹軒

借屋復借竹。主人貧可知。清風時引酒。長日最須茶。蕭瑟秋聲過。庭空月影隨。遙憐對高節。幽獨更題詩。

龔敦頤芥隱詩

萬古須彌頂。普于芥子看。憐君作書窟。喚客築詩壇。默識眼界淨。忘憂心地寬。老來同此味。廣廈任高寒。

僧仲儼芥室

設席幾方丈。誰將芥子看。須彌藏自穩。琥珀拾應難。脚底芒鞋破。頭邊羽被寒。遙知八萬座。一笑且團圓。

易安齋

紫陌猶千里。禪房自一家。翠深穿小徑。紅濕動迷花。絡石寒梢亂。欹巖碧幹斜。春江夜來雨。如為洗煙霞。

過松江寄務觀五首

四海習鑿齒。雲間陸士龍。酒狂須一石。文好自三冬。風水客愁遠。煙花春事濃。還將枕流耳。來聽景陽鐘。

風浪白如屋。垂虹煙霧間。清心太湖水。滿眼洞庭山。放鶴迎人舞。飛鷗伴我閒。是中有佳句。詩思未容慳。

一別未十日。舉頭楊柳黃。蜂來知酒美。梅度覺船香。岸曠春容好。湖清畫景長。無人共談麈。自酌引壺觴。

湖岸見亭館。誰家長鎖門。主人甯好事。淡水但名園。借我安茅屋。容君共酒樽。風波正奔走。獨立望江村。

並舍垂垂柳。出簷多好花。獨尋江岸路。靜愛野人家。水暖分魚子。沙晴曬荻芽。放歌吾亦醉。漁戶即生涯。

寄趙德莊二首

報陟西樞極。遙憐勢未行。舞觀嘗有請。去國豈無名。松菊關心在。江山到眼青。琵琶洲畔宅。歸計幾時成。

送子雲五首

四海雙兄弟。南來幾別離。未成春草夢。先動白雲思。涕淚三年隔。風塵數月期。生涯奔走裏。卜築定何時。

薄宦何堪遠。兄今奉板輿。貓頭供美筍。玉板薦嘉魚。川陸徐行李。睽寒慎起居。會因回雁足。時一問何如。

楚國富山水。衡湘千里餘。人皆思太傅。我獨念三閩。貧賤真勞矣。功名果命歟。官閒道林寺。洗眼臥看書。

別意能淒楚。驪駒且緩聽。百年三過一。萬事醉還醒。策馬身猶健。看山眼倍青。東風有底憾。吹柳暗長亭。

水闊湖南道。春深可當遊。鳥聲喧綠樹。花影趁行舟。短袖那容舞。良疇不易謀。有親垂白髮。飯板未應羞。

送漳赴分甯尉

挾笈度春水。絮飛花易開。吾衰聊玩世。子壯且勸官。雨後半篙綠。風生孤棹寒。應勸酌雙井。為試茗芽看。

送溫伯玉二首

楚尾還重九。荒園菊半花。因君向姑孰。使我墜烏紗。更度千秋嶺。休尋萬里沙。壯年豪氣在。途路莫興嗟。

牛渚青山路。衰遲舊往來。西風動黃葉。朔雪記寒梅。戍鼓邊城近。樓船猛士催。然犀不用照。拔劍憶滄臺。

送張仲良二首

挾笈度春水。絮飛花易開。吾衰聊玩世。子壯且勸官。雨後半篙綠。風生孤棹寒。應勸酌雙井。為試茗芽看。



客裏親朋別詩成倍黯然春風動花柳歸路繞雲煙共絕過門盜子與仲其俱六女子俱無使鬼錢生涯知底許消息幸頻傳

送梁士衡歸餘杭

一水分他縣音書近可傳飄零俱北客憔悴各中年破屋春風裏扁舟夜雪前故人逢短簿秀實作權爲話意茫然

送諒弟丞邵陽

春水生南澗吾衰久索居三年還作別數字且頻書文史差無負田園慨未餘常存愛民意門戶有權輿

送中甫兄之淮南

憶昔湖陰道邊聲日夜聞遠峰明積雪疊鼓墮層雲未歎河山異常愛玉石焚三年真一夢相見且論文老情親朋別貧知客寓愁青燈耿遙夜濁酒對窮秋寒日催征騎新霜倚縣樓因君問澗水莫渡北來舟

流赴貴池簿

四十纔生子今年亦効官國恩期共報世路覺尤難簿領猶應暇詩書且細觀傳家門戶立卽此懸寶鏡

次韻子雲春日見懷二首

每惜春光去生憎鷓鴣鳴倦遊心易賞多病成仍更風雨山花過池塘野水生買牛歸問舍此計會應成山寺鶯花裏懸知載酒行青春隨夢斷白髮伴愁生爛醉真吾事亡機豈世情書來得佳句雙眼暫增明

次韻張晉齋書事

頤利何時縛康居久未灰天威如自震敵勢不難摧日月丹心在風塵白眼開受降城旋築且緩羽書來

次韻任信儒見過

關雀嗟窮巷鳴鶴枉故人塵埃生破甑風雨墊烏巾別久情逾厚詩來語更新囊空得珠玉此段不全貧

次韻趙任卿至北苑二首

行樂須春事微官日自忙輕雲弄天色細雨出風光筠甲連山破林髻夾道蒼擬尋花鳥去更待茗芽香好雨驚連夜疎鐘喜報晨池心春漲綠花面曉粧勻野渡經年別官茶幾焙新風光爲傳語何事曲江濱

次韻魯如暉雪晴

臘近千門雪風高一夜晴醉餘和被擁夢破覺聰明鼓鼓三年戌關河萬里情應憐鐵甲冷烽火未須驚七十古稀有君今還倦游危樓直虎口薄利祗蠅頭黃髮宜登用清時忍退休遙知江上宅聊近水邊鷗論文傾滿座嗜酒見天真舊慙李君取今懷王翰鄰歡情知老大詩話倍清新莫作懸車念酒酒且問津

與學餘家法宏材邁古風劇煩樽俎上樂侮笑談中勳業中興殿規模大觀宮公道應兼行宮考周真制度其備哀聞父老泣遺愛六州同

望實諸公右文章百代師匡時存節令謀國見丞疑易誠悲驛意難追吐鳳辭公傳春秋周易未舉門生滿天下誰繼蔡邕碑伯增作補公碑

官達平生早高年及引歸安車榮華節黃髮還衰衣未致生芻莫俄驚蓬露睡孝心地惻相望兩靈幃精舍湖山外天開萬石林五車娛晚歲一壑遂初心激水穿巖竇栽花繞洞陰佳名端不朽揮淚記登臨翰墨通家舊吁嗟大父時追隨千里駕酬唱百篇詩小器慚非遠孤童誤見奇慙慙授簡意敢負昔年期公在園中作萬象亭某爲之賦

憶罷儀曹試登門語更親故懷如昨日一醉賞餘春佳句猶常墨遺編竟掩塵公欲序高麗文集煙雲變朝暮感慨獨傷神

故資政殿大學士樞密洪公挽詞二首

世學推東楚文名冠異科弟兄聯玉筍父子擅金坡籌帷淵謀在陪京惠愛多無因奠雞酒清淚灑江波甲第湖山美人知小隱名天方開樂土地忽起佳城秘殿疏殊渥珍臺錫異榮勳勞纔右府曾未涉魁衡

故贈太師丞相文恭陳公挽詞三首

拱揖消狂寇從容奉兩宮臨危幾謝傅忍事實襄公陶冶無偏黨經綸盡樸忠再來金鼎地高臥亦成功扶疾砥嚴詔邦基整屢危紫宸朝奏事黃閣暮興悲德望儼千載恩榮冠一時石龜山下路誰爲記豐碑凜凜循良吏休休一介臣投報推字量禦侮賴精神給侍恩雖渥懷歸志莫伸平泉開甲第花木未經春

故太師和王挽詩三首

宿衛登環尹榮恩四十春威名傳瀚海功烈上麒麟卻敢疑山岳臨機妙鬼神中興奉朝請勞奮總無人淮右偏師出江津督府開秦皇賊陣蹙瓜步敵鋒摧寶劍瞻龍舉神旗恨莫回悲風若水路千載有餘哀甲第神京冠王封異姓優風雲開傑閣水月轉芳洲種玉階庭盛揮金族緒周諸郎自持囊夜食尙公侯

致政龍圖給事吳公挽詞二首

風采儀三院循良著六州譽高青瑣闥名動紫雲樓經世餘閱議與邦闕遠猷君王問黃髮柱石可能留勇退湖山地心期白傅論仙風占蒼嶺樂土並桃源壯節傳交舊儒科付子孫俯齡幾八十殄瘁只聲吞

致政龍圖給事徐公挽詞二首

磊落南州士家聲二百年失身幾利刃得路已華顛青瑣元虛位黃扉久佇賢上欲大用公而不起九原甯可作東望益潯然

葉夢錫丞相挽詞二首

今代詢黃髮臨雍缺盛儀久從曾釜樂俄重鯉庭悲德履嗟如在功名誤見期平生挂頤劍聊掛墓門枝製邑騰嘉譽升平遂一州雍容持從衆慷慨動宸旒相業看調鼎兵機久運籌勳庸元未究湖海淚空流



味道蘇仙井。言歸費尚青。僅周新甲子。還仰舊儀刑。秘殿欣疏寵。華鐘待勒銘。追隨樽酒地。愁絕最高亭。

身致高門重。心無閨室欺。戚孫宜有後。伯道不無兒。公無子以族。子後千載君如此。流年疾若斯。事無百人贖。遂作九原悲。

凍凍靜臣節。恂恂循吏名。世嗟陽諫議。人憶謝宣城。優詔纔三接。嘉言未一行。清霜數行淚。豈爲故人傾。

未冠登華選。高文動漢廷。持身嚴篋席。慮世炳丹青。庶府咨沿革。諸儒見典型。空嗟廊廟略。不上鼎彝銘。獻納高門地。君王識履聲。聞山歌惠政。蜀道憶威名。逝矣嗟天命。誰歟總國成。弟兄無六十。殄瘁亦堪驚。

海內循良政。高名實吏師。銅符嘗五換。玉節更三持。慷慨平戎策。雍容聖德詩。公嘗十一賦及時百韻。太上欺賞甘泉。僅持棄。功不負明時。

蜀道煩司馬。宣城屈謝公。風行萬里外。身老十年中。厚德今瞻繼。深知昔誤蒙。佳城闕千載。難酒恨何窮。

政譽京江口。威名峴首山。折衝章貢外。制勝漢淮間。零落金閨彥。淒涼玉笋班。文章與功業。未老竟長閒。結綬同郎省。幽居願卜鄰。擢事良自適。坎壈遂無伸。壯志嗟猶在。交情晚更親。秋風敬亭路。西望一霏巾。

忠孝全家法。清修極道腴。雍容調庶政。談笑靖邊隅。許國心猶壯。安時貌不枯。俯齡纔七十。誰爲隔黃墟。甲第依香火。樓心不離禪。隨神離綠野。紀績自凌煙。榮觀丹丘外。真遊弱水邊。佳城近劉阮。覺路有飛仙。

海內推耆德。朝端薦直聲。金輝餘烈火。玉價自連城。正色清羣柱。高風聳後生。君王問黃髮。猶憶陟台衡。益部煩分陝。金陵起御戎。逢時身已病。憂國志彌忠。廊廟許談外。丘園夢寐中。彈冠與歸老。盛節有初終。憶荷公車薦。多慚讓面求。驚心異生死。倒指十春秋。國士懷青眼。門生慨白頭。東歸催老淚。東與大江流。

作吏餘家法。臨民有古風。政推平易外。人在典型中。道擬莊生合。公留滄海老。年幾衛武同。清時記舊舊。揮淚楚江東。

官達雖無意。安榮自一門。制符看令子。曳綬及諸孫。盛德清難繼。高風俗爲敦。葬車駢百兩。歸臥九華根。

壯歲分符節。飛騰四十春。吁嗟循吏傳。無復老成人。三輔勤勞舊。西清寵數新。青山問何許。猶與謝公鄰。

上聖詢黃髮。清時慨真留。居中二千石。典外十三州。禁闔多閑議。籌帷裕遠猷。交親半天下。注海淚空流。

周元特贈事挽詞二首

道學尊閭里。衣冠見偉人。鷄羣真野鶴。鷹角目群麟。論道追前輩。清時識靜臣。他年激貪懦。風動雲溪濱。黃髮趨嚴詔。青官啓太微。圖公方入侍。疏傳已言歸。奏牘三千在。流年七十稀。無從奠鷄酒。老疾只沾衣。

南渡推人物。齊常有世家。州廳三上最。使節五分華。通籍恩初渥。登車病已加。甘泉垂入侍。華屋漫興嗟。強學三冬足。高談四座傾。書成唐北海。文似漢西京。籌幄嘗神畫。星曹僅掛名。生芻纔一束。聊寄淚縱橫。

節槩存先烈。文才稱備聲。弟兄聯膺仕。父子擅英名。密勿樓郎省。光華擁使旌。甘泉虛徒棄。曾未席恩榮。蚤負凌雲氣。長懷流水香。詞場俱白首。世路只丹心。妙語空成爾。懷盟詎可尋。泉山幾千里。涕淚但霑襟。

淡墨標名早。飛騰僅石渠。學傳外家蘊。論合古人餘。議本楓宸疏。評和相第書。忠言與危行。青史未應虛。玉節江南道。銅符海上州。登車人自化。截鏡士爭留。不作田園計。長懷世事憂。秋風閉黃壤。誰爲子孫謀。

左學馳聲舊。中朝得錄初。宏材知底用。壯志亦成虛。歸旆三千遠。親年八十餘。蒼天誰與問。行路亦歌歎。一銷固已晚。九遷人共期。功名雖有命。壽考獨無時。門士躬珪璧。諸郎襲禮詩。他年振儒學。猶慰九原悲。

蚤擅奇童譽。中龔處士聲。談鋒榮開闔。筆力妙縱橫。主聖由言悟。官清以諫名。故交零落盡。老淚與河傾。今代賢良策。中興未一陳。文章如漢士。家世亦齊人。遇合嗟云晚。忠嘉慨莫伸。朔風吹墓草。毀譽付千春。

與學窮千古。奇文擅兩都。功名一盃酒。身世五車書。未奏揚雄賦。長懷仲舉輿。溪塘殿下水。豈羨石爲渠。蚤歲聞嘉譽。論交發已絲。長言雖面隔。千里但心期。故壘生芻蕘。塵編幼婦辭。倚天長劍在。欲掛漫與悲。

德履無遺恨。絃歌有去思。養親三釜樂。作郡十年遲。壯志沈黃壤。英遊閉赤墀。豐碑頌遺愛。誰爲繼羅池。留落東州產。相期幸卜鄰。簡詩餘唱水。樽酒記情親。舊國歸無日。諸鄉見有人。佳城千載恨。雪涕楚江濱。

諸父聯丞弼。元夫總化鈞。光華人莫並。恭儉古無倫。沐國三茅土。儀家五鳳麟。塗車閭里勸。矧此故園親。望族尚書舊。宜家萬緒神。無人知善教。有子冠鴻鈞。笑筭惟安禮。詩書不待鄰。臨堂萬鍾養。風木倍感辛。

信國太夫人墓容氏挽詞 宋相母。

宋傳道挽詞二首

故秦國太夫人鄧氏挽詞 宋一丞相內子。

信國太夫人墓容氏挽詞 宋相母。



瑤山直上玉梯橫。不用銀花散火城。著柳共看飛絮動。打牕潭作亂蚊聲。路尋鸞鶴天疑近。石逐鯨鯢觀易京。便擬乘風跨滄海。更須新月趁潮生。

春日

霏霏小雨映煙光。睡起文書正滿牀。芍藥倚階纔弄色。餘鷺堆架漸吹香。林端好鳥猶相應。葉底殘花欲自藏。便覺春風如我老。須君駐世有奇方。

春日山中

杜陵愛飲免南鄰。我亦顛狂不奈貧。漸有好花宜過雨。應須美酒細酬春。十年鄉國無窮思。千里江湖未老身。真向空中厭愁寂。杏梢桃葉一番新。

雨後睡起有懷

菊枝萱草亂庭隅。旋卷珠簾臥看書。枕簟涼生秋雨後。軒牕睡足曉風初。官閒自愛門無轍。計拙猶祈食有魚。莫道功名心易老。只應湖海氣難除。

夜坐聞隱下水聲

書史懸知伴此生。敢求身外百年名。青燈又暗吹牕雨。流水長聞入夜聲。玩世久忘榮辱累。定交誰盡死生情。悄然隱几焚香坐。不獨心清境亦清。

曉齋再用前韻二首

牕外幽花無數生。亂紅相映不知名。長條自轉風前影。別墅還添雨後聲。閉戶苦無佳客語。披書聊慰古人情。詩成步逐山腰月。相對茅簷夜色清。

新菊成行嫩菊生。故人爲作小軒名。十年敢有旌麾意。兩部空遺鼓吹聲。世事如塵紛過眼。風光和酒最關情。曲肱不作南柯夢。槐影陰陰枕簟清。

七夕亞之置酒再用前韻

鳥鵲無聲夜向闌。空庭插竹巧誰看。長生殿裏金釵暖。百子池邊五線寒。夢破清風吹雨脚。醉餘新月上林端。閒來不辨論時節。願喜秋花共夕餐。

九日獨酌

茱萸滿把半青紅。強擬登臨少客同。碧樹池塘秋色裏。黃花時節雨聲中。官閒免句能消日。酒薄看山尚怯風。高李故人今健否。一樽懷古意無窮。

病中放言五首

松牕永日度涼颺。坐覺清陰寸寸移。境靜故應閒可樂。形羸猶有病相隨。塵埃末路思千里。風露何年飽一枝。百歲窮通吾自了。閉門長歎子桑詩。

長夏空齋冷欲冰。難愁無米涸鄰僧。途窮誰爲一舉手。計拙自宜三折肱。風靜鷺飛猶點點。日斜蚊聚已寥寥。此身示疾非吾病。臥看南山翠作層。

南潤甲乙稿卷四

七言律詩

鹿鳴宴

金殿春風策雋賢。上林弧矢更爭先。不辭老儒聊推轂。要見飛騰總著鞭。勳業豈端登鳳沼。業公始登政地。詞章接武侍甘泉。侍從諸賢前後多。領文字之職。明年貢籍還增倍。定作東州盛事傳。東陽解縣甚榮。主司有遺才之嘆。國朝故事。所解全中。南宮則次舉許倍增人數云。

立春感懷

南北驅馳老病身。不堪節物更催人。梅梢白白猶藏臘。蔬甲青青便作春。鐵馬漸欣邊塞靜。土牛還祝歲時新。聖朝文物從茲始。元日郊丘得上辛。

喜雪

苦寒無那歲餘燠。一夜陰風雪滿城。莫問牛羊迂使節。卻思鵝鴨溜軍聲。庭空臘喜羅珠樹。履敝猶堪步玉京。更碾新芽試湯火。從來冷淡是書生。

元夕再用韻



歲月催人易百頭。只應蝴蝶夢為周。徘徊久悟人間世。汗漫已期方外遊。化鶴自知迷故國。斷蓬今見立神州。蓬萊水淺君須記。蓬萊翻覆儘可舟。  
 萬意平生止墨卿。轉喉無奈觸錢神。敢將名利期當世。直欲文章似古人。積雨尚添門外轍。顛風不掃甌間塵。倦游儘有凌雲賦。肯為黃金巧致身。  
 少日功名謂立成。壯年漂蕩已心驚。正平只合依文學。元亮何妨慕孔明。墓上征西真底用。生前杯酒未宜輕。田園待足何時足。歸赴空山猿鶴盟。  
 有童子市龜七以百金得而放之。

百金為換七玄衣。自啓鸞籠俯釣磯。白水真人聊並聘。清江使者遂同歸。負圖可但逢時出。曳尾寧須與世違。好去滄波莫回首。餘不亭下柳依依。

記建安大水

孤城雨脚暮雲平。不覺魚龍自滿庭。托命已甘同木偶。置身端亦似羸餅。浮家卻羨鴟夷子。弄月常憂太白星。當日乘槎使仙去。故人應罪曲江靈。  
紹興甲子歲予寓建安。夏大水。學家驚覆。船危僅脫。因此作詩自贈。乾道癸巳。將命過高郵。遇杜受言。猶子錄錄以見示。讀之恍然。蓋忘之矣。受言時為提舉茶事。其人極予者。出煙實見之。俯仰三十年矣。死生契闊。不勝慨歎。閏月二十七日書。

與蘇訓直約遊招隱寺

十日春晴未放梅。籃輿端為看山來。路尋絕壑空流水。寺倚蒼巖只廢臺。處士尙餘三畝宅。野僧合買萬松栽。故知佳興難為敗。上盡西峯眼界開。  
 擊鼓初歸塞上師。京江酒美勝年時。春來逆旅真無事。身到名山合有詩。石底於菟窮作穴。泉間科斗鬧成池。荒寒景色君休問。後日應懷此客隨。

雨中同伯恭至湖上

莫嫌鞭馬踏春泥。茶鼎詩囊偶共攜。山色雨深看更好。湖光烟接望還迷。連天花絮飛將盡。夾道蒲荷長欲齊。官事得閒須洗眼。蓬壺只在帝城西。

清明日雨中同中甫子雲二兄集湖上

莫辭沖雨濕春衣。要看湖山滴翠微。絮重欲飛堤柳暗。花寒無賴海棠稀。官忙未覺追遊少。醜美猶堪畫醉歸。屈指薰風來幾日。綠荷簪水已依依。

清明後一日同諸友湖上值雨

出遊初不計陰晴。聊喜湖山信馬行。弱柳自隨烟際綠。幽花還傍雨邊明。嫩蒲碧水人家好。密竹疎松野寺清。爛醉一春幾幾日。可無佳景付詩情。

元鑿以詩留別用韻示之

密竹疎松一水邊。高春自古曲肱眠。心如古井真無浪。跡似寒灰豈復然。舌在未應甘寂寞。地偏猶可小

回旋春風又綠池。塘草清夢從今只惠連。淵明遠屋樹扶疎。大似蓬蒿仲蔚居。老矣強營三徑菊。閒來未厭五車書。詩成款我同招隱。賦就須君敵子虛。努力青雲家世事。他年簪筆待嚴徐。

清明前一日與客自光孝登般若菴觀鐵塔舊基因至鐵獅頂

青鞵藜杖破層雲。勝日猶能眼界新。空塔已摧豪士手。狻猊猶現法王身。寺廢松竹疑無地。路接烟霄不到塵。車馬憧憧城市客。舉頭相望幾由旬。先是山半舊有鐵塔。舉子以為不利秋試。棄手碎之。絕頂有鐵獅。相傳郡南山為羣狼形。故以鐵獅子厭勝之也。

夜宿斜溪開杜鵑

船牕初日弄暉暉。起坐胡牀自攬衣。無數青山隨岸改。幾聲幽鳥喚人歸。鷓鴣盟好在。重遊戲蝶夢驚回。果是非。便擬走書聞稚子。歸來同買釣魚磯。

過武夷

不到仙山二十年。道人雙鬢亦皤然。卻看翠嶺千尋石。又汎青溪九曲船。目極已高聊自喜。身輕欲上可無緣。只應猿鶴遙相認。笑我歸耕未有田。

雨中望靈山呈明遠

騎曹公事日紛紛。荷令香爐欲罷薰。冷雨定知還作雪。好山無奈只藏雲。看花便覺名何用。勸酒誰能耳不聞。歲晚官倉塵滿眼。只應清坐獨輪君。

陪曾吉甫遊中山

去天尺五城南寺。目極層軒得此遊。山闌雨收雲點綴。江清日淡柳風流。僧歸綠繞牛鳴地。樓閣參差斗大州。公自蓬萊舊仙伯。一塵真復占龍頭。

勸耕至赤松山

謬誤君恩再領州。名山猶幸復春遊。苦無羽客追元放。尙有羣兒識細侯。麥穗雨晴迷野岸。桃花風急滿溪流。隔林布穀如相應。更酌丹泉爲少留。

自天封登華頂將自桐柏以歸土人謂之望海尖

連天松影轉崔嵬。夾道桃花迎暹開。便覺胸中有東海。不知脚底是三台。閒雲自作千峰雨。流水真成萬壑雷。喚起吹笙王子晉。夜深乘月上瓊臺。

望下山懷石林翁

卞山若水共蒼蒼。中有先生萬石堂。早歲英名類終夏。暮年眉壽到劉楊。人琴遂欲成千載。鷓鴣猶能醉一觴。身後遺編尙塵積。豐碑誰復付中郎。

遊鹿田寺

路轉崔嵬第一峰。兩仙迎我度空濛。不知屢躡青霄上。但覺身行紺霧中。蘭麥正隨高下綠。山花猶作淺



深紅極知靈運真任守。蠟屐穿林與未窮。

同業夢錫趙德莊遊牛首山

不辭扶病觸春寒。及此新晴一日閒。雲外經年見雙闕。馬頭乘興數前山。清泉細酌巖巖上。佛窟同探翠翠間。我亦無心話禪悅。銜花百鳥自飛還。

寶林院次韓廷玉韻

山繞孤城水拍空。惜無殘月照疎桐。江干雲斷夜來雨。木末涼生秋到風。六代興亡知寺古。老禪神異載碑豐。詩成極目蒼茫裏。惜別情懷醉夢中。

會稽道中有感

稠紅亂紫正芳菲。寒食青門客自歸。江上酒醒聞燕語。日斜睡足看花飛。功名老去真何在。丘壑平生豈願違。尚喜繫船探禹穴。稽山雲淡雨霏霏。

九華道中

行人脚底不生塵。絕壁仙凡路已分。一水奔騰崖覆雪。九峰羅立岫填雲。謫仙才大三千首。國老謀深十萬軍。莫對青山歎華髮。丹砂未就又論文。

至日建德道中

聖皇初歎帝中境。羽檄交馳玉仗寒。佳節又看當警急。勞生應用較悲憫。腐儒憂國成千慮。強敵窺人詎一端。夢想淮南風雪裏。可無消息報平安。

葉丞相最高亭

丞相園林景物繁。花亭那更得躋攀。平看溪上千尋木。不數城南萬疊山。歌舞恍如銀漢外。笑談常在碧雲間。醉酣欲問劉公客。百尺樓中亦汗顏。

賞心亭後世傳張麗華墓

北風吹雨冷如秋。更上江干百尺樓。瓊樹佳人閉黃壤。石城華屋變滄洲。三峰已覺蓬萊近。二水真成汗漫遊。六代風光幾人物。不妨擁鼻向南州。

重建極目亭

曲闌十里畫。開氣壓凌歊。百仞臺。不盡溪光空外見。無窮山色望中來。旋規北檻栽新竹。更闢東廳對野梅。老子與來真不淺。清秋忍負十分杯。

次韻張子儀倉司展翠亭

官事常忙心自閒。故應挂笏爲西山。舉頭但覺來風月。著足何妨涉闕關。振廢功成聊共醉。追鋒詔下合俱還。陳天與爲守和。蕭有叩關把鏡之句。二公皆即召用矣。須知蒼翠看無盡。輸我巖居畫掩關。

晚登凌風亭戲作

咄咄真成了事。功名何在鬢霜垂。清談安得如夷甫。佳句無勞發愷之。山色倚江秋更好。煙光連市晚

偏宜。田園底許歸能決。且擷黃花付酒卮。王夷甫清談終日。縣務亦理。口未嘗言錢。顧惜之見張融海賦云。但恨不道鹽耳。因增點波之句。二事皆所因者。因以自晒。

再至凌風亭

目盡西山落照邊。危亭風景故依然。重來身忝二千石。老去心驚十九年。種柳已高丹檻外。栽花猶占綠隄前。不堪素髮紛垂領。還愧青春令尹賢。

題長春亭

一徑清深不起塵。芳菲紅紫意隨人。應知地勝無非景。但有花開即是春。萱草自隨蘭葉茂。棠花還與桂枝新。綵衣兄弟人生樂。莫惜支笻步武頻。

題蒼筤亭

手種蒼筤數百竿。築亭相與枕書看。故知落落非春事。直有青青共歲寒。一壑自欣幽意足。三年獨得此君歡。蕭然風露千尋影。搔首哦詩獨凭欄。

采箬亭

山繞重城水拍堤。雨晴秋浦靜相宜。新篁弄日千竿玉。紋篋披風八尺漪。坐對芳洲端自樂。興來小艇亦頻移。他年穩侍蓬萊殿。聊記高亭一笑時。

畫寒亭

月裏瓊宮一禁寒。誰令白晝墮人間。陰風淅淅來深谷。晴雪霏霏澗兩山。靜愛飛流聊洗耳。坐看絕磴可

凌歊臺

山到西江勢卻回。倚山樓殿更高臺。天容水色望中見。帆影車塵空際來。桑柘基分子里迥。波濤壁立兩峰開。登臨擬問興亡事。白塔亭亭鎖翠苔。

蓬瀛臺

雨餘天宇澹澄瀾。及此秋郊一日晴。軒蓋翩翩度林影。笙簫隱隱雜溪聲。風隨廣席歌呼轉。雲滿高臺步武生。記取今年作重九。丹崖絕壑是神清。

錢伯同新明暉閣

使君談笑兩橋成。人向晴虹鏡裏行。更開軒牕待遊覽。要看山水倍澄明。波寬十頃知魚樂。歲熟千家響確聲。收拾風光付華月。一樽還記昔文清。閣名用曾文清詩語。

題金元鼎至樂堂

百歲休論七十稀。羨君林壤得熙怡。賦歸已久同元亮。至樂真能慕啓期。一壑過人聊自足。萬鍾于我亦何思。故應不羨紆朱貴。元鼎辭作得詞。帶索行歌世未知。

題十二兄野堂



少年行樂記鄉關。月落霞洲一夢間。爲愛軒窗臨野水。只疑風景是家山。荷香柳影情偏厚。竹色松聲意自閒。堪笑主翁持節手。卻來垂釣傍蒼灣。明月清輝照洲。許昌湖也。

韓子師讀書堂置酒見留

除塵插架未成陰。水滿方塘數尺深。入戶幽花真有意。拂簷高竹更關心。鳴禽喚客知開景。舞鶴迎人作好音。莫道相逢欠歌管。一觴酒盡讀書林。

山橋

倚杖溪橋暮雨垂。春寒空翠著人衣。凌空怪石如旌豎。噴壑清泉作練飛。乘興正須隨地飲。醉狂聊共插花歸。從教拍手兒童笑。要是山深客到稀。

范良臣見過云有食粥之憂以斛米助之因得長句

口飢豈復衛文子。關食尙憐顏魯公。定知腹脹號山亨。東方千牘羨飽死。顏氏一瓢嗟屢空。我家無錢但斛粟。與子共坐詩能窮。世傳兩費士爲鄰其一有飽之斗粟者并據中僅得數錢以餒其持饑至夜鄰士叩門假一二錢市油鹽膏則嘆曰盡之美既而愧甚曰貧有斛斗可分子也故用爲賦。

伏日諸君小集沈明遠以小疾不預作詩戲之

廣文官冷酒饑空。平日清樽一笑同。苦憶車公來座上。翻成三老隱簾東。定中示病應非病。詩裏能窮有處窮。涼月滿天新雨足。試憑微語愈頭風。

聞吳端朝作真率集

他年曾作社中人。飲醉歸來白髮新。闊別常思共杯酌。舊交那得更比鄰。黃鸝白酒可勞動。青筍烏樛未絕貧。恨不從君語終夕。空齋愁坐獨傷神。

令防得女招飲以病不往走筆戲之

平生諸女重吾貧。敢意君家亦效頻。醜惡未妨攘盜賊。長成難讓卜比鄰。予與令防昆仲鄰居比皆得女。遙憐四十稱鄰罷。豈惜千金辦主人。美酒尙須留待我。明年應見玉麒麟。

次韻陳子象謝新火詩

曲水流觴迹曷陳。水邊那復御廚珍。茶煙永日看輕颺。槐火今年又一新。鄰舍未應煩束緼。官庖猶幸有與薪。須公更試長繁夜。曠照歌臺拂鏡塵。

李彭元攜會吉甫詩卷數帖見過

十年松竹瞻茶山。君有時聲舊將壇。食齋誰如東野苦。無甞不奈廣文寒。閉門久詠高軒過。彈劍今嗟行路難。我亦凋零舊賓客。遺編聊共拂塵看。

李于永惠道中詩卷

踏雪街寒徧蕪州。豈妨乘興作清遊。風橫白鷺歌瓊樹。月滿青山問釣舟。夢繞征途潭歷歷。老諸世事總南園甲乙稿 卷四 七言律詩

悠悠塵埃映掌君。休恨自有詩輕萬戶侯。熊子復惠十詩作長句謝之

白首相期輪墨中。衰齡況是甲庚同。久懷妙論傳犀屢。尙喜清詩附驥筒。柳長五株知詠少。麥呈兩穗報年豐。去天一握歸來近。密令購庸可拜公。

姜特立寄近詩

雙溪巖曲蘆江岸。每見君詩句益奇。漸喜青雲今得路。豈訪白雪尙攜詞。斷蛟入海功何壯。披腹排雲世共知。研卻月中丹桂手。朝陽應占鳳凰枝。姜五中壩今爲春坊。

周航定國攜諸公所贈詩求次韻

拾青紫本一經明。得失由來信可驚。美玉固應人未識。千鈞何自俗能輕。馬曹寂寞心空在。驥子昂藏骨更清。統有子預與。穩步煙霄遲速耳。筆端夢覺已花生。

季元衡寄示三池戲藁

文彩風流冠一時。三池聊作鳳凰池。新詩到處傳桐葉。麗唱他年滿竹枝。歸夢故應懷古括。清談遠喜對峨眉。玉堂待草山東詔。解纜春江莫放遲。

曾丰惠文編

俯仰裝懷筆擁塵。經年舌強不論文。意然步武心還喜。籍甚聲華耳舊聞。曲水賦詩須飽謝。甘泉第頌億淵雲。相期穩上芸香閣。要策清時翰墨勳。

徐應祺惠文編

鴻雨空齋畫不眠。疎籬竹簾意愴然。借君妙語清神暑。起我衰懷似壯年。得意每看雄覽句。逢時曾奏白雲篇。漢庭久重春秋學。凌厲煙霄更著鞭。

寄懷子雲兄

長年游宦已堪嗟。寓舍無田豈是家。母子分飛遺歲換。弟兄相望各天涯。塵埃閱世丹心在。朱墨繁人兩鬢華。閉道過庭新哭鯨。開書空有淚橫斜。

赴信幕寄子雲叔喚及同寺

田園未辦各身謀。兄弟今成迭去留。游宦三年方啓足。寄書千字又從頭。家書以千字文爲號。白雲不定。山谷晚。碧水無窮樹色秋。回首寺橋同社客。想因明月話離愁。

謝三船上醉同歸黃四花邊手壓攤。巷裏何曾異南北。屋頭還復記東西。一杯相屬情猶在。千里分飛意自迷。堂下秋來足萱草。定傾家釀飲黃鸝。

初至上饒寄子雲

險阻艱難客路除。東西南北問生涯。秋聲瑟瑟生梧葉。野景蕭疎上菊花。去國已驚身老大。無家空有淚橫斜。遙知載酒齊山寺。應憶年時醉月華。



寄梁士衡癸酉年作

江上潮聲日夜來，相望蹤跡共塵埃。亂花洗雨紅成陣，疊嶂連天翠作堆。山市放歌知屢醉，沙津獨步想千回。松林月出溪橋夜，猶憶當年對野梅。

夜坐有感寄子雲金陵作

風景新亭舊往還，誰能舉目較河山。宦情老去秋多感，官事忙時夜始閒。聽外橋梧風瑟縮，竹間亂石雨淙淙。青燈已作江湖夢，同約歸期早晚間。

過龐祐甫

半畝方園水到門，地偏人靜恰如村。聲名不用卿王衍，文字真能僕屈原。舉世知君如我少，平生學道欲誰論。何時共結柴桑社，籬下秋來菊正繁。

劉子淵監廟年八十六耳目聰明能飲酒舉大白喜賦詩比過之因示長句次其韻

才疎政拙愧能名，黃髮猶欣見老成。林壤固知聊自樂，門閭要是已堪旌。持盃激灑千眉發，落筆縱橫四坐驚。筇杖過君應一笑，平田兩郭足蛙聲。

過趙仲績

山下清溪溪上亭，竹陰芳徑眼增明。已知數日逢寒食，慶喜今朝作好晴。酒美故應容客醉，歌長不自覺詩成。春深準擬多行樂，卻作花前送我行。

秋雨新霽過趙慎中留飲

門外黃塵有底忙，主人高臥興何長。春風竹樹簫笙轉，雨足軒牕笑語涼。耳熱漫思官裏事，眼明猶識醉時粧。紫雲真厭頻來客，未抵當年御史狂。

陸務觀赴闕經從留飲

溪岸風高霜作校，杯盤草草對青燈。已甘鹽菜待梁柳，況有酒漿延杜陵。歲晚鬢毛粉似雪，天寒門巷冷于冰。春風穩送金闈步，看躡鸞山最上層。

寄徐滌州培立

青瑣金鸞跡未容，真公猶在昔賢中。著書定已追迂叟，開闢還從後事翁。得那何妨號醉翁，豐樂橋邊魚動鏡。清流閣下馬嘶風，獨憐湛湛猶奔走。不得登臨一笑同。

寄別子雲

江干風雪敵貂裘，兄弟相看已白頭。兩月追隨無十日，一春離別甚三秋。清時官職難頻竊，異縣田園合早求。並戲母前端有日，省郎雖美不如州。

次韻沈駒甫留別

筆下縱橫自學林，胸中玉海更清深。識君異縣見眉宇，過我空山聆足音。月近中秋遺惜別，雪飛窮臘會重臨。閑門別隊誰相問，與客寧論舊與今。

別范元卿

晴林綠樹越江邊，聊泊東來倦客船。風引花香微近酒，水浮月色澹連天。驚心朋舊皆千里，回首光陰又五年。莫笑相逢似離別，此生身計已飄然。

松江別范至能朱伯陽

彈缺功名易白頭，歸歎未辦五湖舟。送君與我皆為守，到處逢山且縱遊。薄日連雲千嶂曉，斜風吹雨一江秋。買魚斫鱸垂虹上，更為今年好景留。

吳飲灣月韻江船，屈指同行二十年。勝日五湖看老矣，倦游雙鬢各蒼然。擬尋詩酒平生社，未了塵埃薄宦緣。後夜西風相憶夢，琵琶亭下水籠烟。

留別傅安道

華髮相看四十年，飽諳世事欲忘言。一春離別當寒食，再歲追隨作上元。湖外溪山明小艇，雨餘花柳暗西園。極知老大交朋少，相與論文更一樽。

場屋俱為拜賜師，烟霄獨喜鳳毛飛。壯心似鐵何曾老，健筆如椽合一揮。北指青山勞我夢，西垣紅藥待君歸。詔環不作經時隔，沙路薰風卷繡衣。

南潤甲乙稿卷五

七言律詩

送湯丞相帥會稽

淮岸春來罷夕烽，君王奏凱大明宮。守關豈但勤蕭相，分陝猶宜屈召公。綵綬不妨龍衮貴，錦衣真與故鄉同。政成更上平戎略，歸作麒麟第一功。

翰墨英名多士先，經綸長策萬方傳。久知燕許文章大，要自臯隲事業賢。曲水蘭亭脩竹外，都門祖帳百花前。去天尺五調元舊，肯使邦人借一年。

晴窗追風幸執鞭，詞場好在筆如椽。十年隔驥猶隨若，晚歲登龍未偶然。下客陽春驚白雪，何人綠水近紅蓮。尚應九里蒙河潤，他日一天今二天。

送周承助赴荆南幕

周南留滯幾年餘，筆力追還兩漢初。無地真君羣玉府，因人貽我萬金書。未嗟王粲依油幕，聊喜安仁奉板輿。夢想風帆轉不楚，眼明江樹綠扶疏。

送馬莊甫攝幕鄱陽用趙文鼎韻

南潤甲乙稿 卷五 七言律詩



杖策衝寒不作難。弓刀結束笑談間。便從幕府清民訟。已佐戎車靖蠻蠻。風雪幸無千里路。江湖幾隔數重山。金南桃李新開徑。屈指春融及早還。

送陳天與知徽州

臺閣英名二十年。卜居那得便林泉。履聲舊振星辰上。諫墨猶存雨露邊。欲考治功三輔近。且施惠政一州先。黃山看盡須黃閣。六月天池更著鞭。

送陸務觀得倅鎮江還越

高文不試紫雲樓。猶得聲名動九州。金馬漸登難避世。蓬萊已近卻迴舟。燒城赤口知何事。許國丹心惜未酬。歸臥鏡湖聊洗眼。雨餘萬壑正爭流。前年邊馬飲江水。烽火瓜州一水開。正使樓船多戰士。要須京峴作重關。平戎得路可橫槩。佐郡經時應賜環。把酒賦詩甘露寺。眼中那更有金山。

送陸務觀福建提倉

航船相對百分空。京口追隨一夢中。落紙雲煙君似舊。盈巾霜雪我成翁。春來茗葉還爭白。臘近梅梢儘破紅。領略溪山須妙語。少迂使節上凌風。僕為建安寧作凌風事。

送呂令防赴海門宰

五斗由來豈療貧。尙應性笏對秋雲。未嗟薄宦來還去。但覺頻年我送君。舍北水生思共賞。淮南米賤好相聞。白魚青笋平生事。愁絕江寒屬影分。野閣山扉舊卜鄰。竹陰花徑每情親。舉觴契闊又千里。同社淒涼無幾人。濯濯未妨如月柳。悠悠真不奈風塵。海門應去蓬萊近。我欲乘桴試問津。

送趙蕃辰州司理字昌甫

故家零落眼中稀。歲月嶢嶢路路岐。詩解窮人君莫恨。錢能使鬼我方知。片言折獄非無日。談笑封侯會有時。一上梅山弔祭瓠。腹題佳句寫幽思。

送張幾仲知秦州

紫囊甘泉不願留。虎符聊試海邊州。長城應用騎圍鐵。下瀨直須船有樓。草木已應知世望。江山好在得詩流。春風桃李西溪路。宣室歸來尚黑頭。

送施徽州二首

御史英名世罕儔。義冠聊復漸承流。治功要自先馮翊。大惠何妨始歙州。野蠹定知還去虎。山民從此罷黃牛。二事見唐劉贊在元率任歙州刺史。百年善政須公繼。尺一書頌願少留。

江出新安見底清。黃山高勢碧嵯峨。袴襦會遣民皆有。抱鼓懸應夜不鳴。蟻展未須懷別墅。虎符今喜得名城。他時一榻容徐穉。端共與人樂政成。

送李子永赴調改秩

逸驥騫騰十二閑。追風那復駐轅間。向來官況誠留滯。此去詩情記往還。會課未妨更美秩。趨班聊喜近天顏。割雞奠費千牛刃。奏賦金門入道山。

送王德和赴調改秩

樽酒盤蔬語夜闌。三年猶得幾追歡。海棠半折春方好。楊柳都青社正寒。籌畫定應瞻武帳。文華端合待金鑾。割雞底用磨天刃。遲日湖山滿意看。

送葉夢錫赴荆南

南郡開邊古上流。君王側席用嘉謀。壯懷何止入雲夢。雄略行看半九州。風勁聲聲連岸動。雪晴江影與天浮。一樽莫作新亭語。勳業歸庸尚黑頭。

送韓子師守婺州

功名相望十年前。白首官曹僅接聯。良玉要須更九火。明珠那得閱重泉。清風遂作雙溪詠。老手懸知劇那便。奏課不妨聊第一。歸來更著祖生鞭。

送沈千里教授邵陽

數紋江畔得君詩。俊逸清新字字奇。一笑偶成歸妹約。幾年還見外孫辭。橫經終帳地雖遠。給割金門天未遲。痛飲離騷吾事爾。湘山風物與春期。

送潘元夙教授欽州字子春

文章超然自不羣。胸中韜略未全陳。巨應遠教嶺南士。會見來清塞北塵。桂海接天聊縱目。火雲堆霧正關身。元戎在昔同科產。一鶴飛書上紫宸。桂帥王會人亦中兩科。

送澤赴新塗尉

少年薄宦幾東西。送汝臨歧意尚迷。作尉未嗟官職小。致身當與古人齊。短篷載雪看梅藥。古驛衝風信馬蹄。爾父漸衰吾已老。寄書時一到南溪。

送李直剛鹽官縣尉

蚤接君家大父遊。迺翁暮齒尙淹留。文華遂見諸郎秀。名宦懸知異日優。朝雨拍溪梅正熟。晴雲烘路麥初秋。涓南自昔多賢尉。官近長安不用愁。

送元修歸廣東

十年門戶苦彫零。屈指天涯幾弟兄。羈旅可堪懷世事。典型誰與振家聲。驚心朔岸秋風急。極目南溟瘴霧橫。好過貪泉未應酌。少年游宦要冰清。

送沈駒南

官曹邂逅得情親。一賦松齋絕絕塵。天祿校書元有路。甘泉策頌可無人。江山興味不知老。芋栗生涯未覺貧。我欲邀君寺南住。春風聊與杏花鄰。

送孟培植還臨川



西風同泛整江船。倒指光陰六換年。秋色又看梧葉老。離懷遠對菊花前。塵埃左宦空搔首。功業青雲更著鞭。兒女關情易來往。一樽臨路亦悽然。

送郭誠思歸華下

忘懷物外且如愚。何事勞精據槁枯。以馬喻馬即非馬。數與無與方得與。莫執斧斤過樸社。懶施几席向蓬廬。好歸玉秀峰前座。閑看晴雲自卷舒。

依韻和御製秋晚曲宴詩

巍巍舜治泮宮生。宴俎豐年萬寶成。然犀雲深開曉色。上林風迴起秋聲。威加畫鼓雷霆轉。喜動龍旂日月明。應手神珠看電擊。旋頭消盡鐵山平。

次韻子雲春日

林壤欣欣樂有餘。杖藜常及曉鶯初。春風入戶花開落。晴日當窗雲卷舒。笑閱經年千里面。平安滿眼數行書。弟兄州縣真勞爾。嗚呼交遊半石渠。問舍求田苦未成。定逢丘壑眼先明。極知官事無時了。且作青山任意行。元亮折腰應自笑。子荆洗耳更忘情。不妨同是催科拙。下考他年更類城。

次韻子雲途中見寄

輕風獵獵轉殘紅。春去荒村暮雨中。花影帶寒猶黯淡。山光和霧更空濛。百年拚卻身長醉。五斗由來計日窮。慚愧實朋有膠漆。不堪兄弟苦西東。十年計拙未能伸。四海滔滔總是津。但得有山供醉眼。不憂無地著寒身。爲花撩亂空三月。風雨淒涼過幾旬。莫道衡陽無雁信。故應時有北來人。

次韻子雲盱眙道中三首

海上狼烽不起烟。兵戈猶記舊年前。巖居有客能招隱。肉食何人爲給鮮。但得生涯類盤谷。可無風景似斜川。共尋餽口田三畝。仍辦遮頭屋數椽。

江南淮北市初通。人語忻忻作好風。抱耒只思耕隴底。買船誰復渡遼東。向來熊耳真投甲。此去天山擬挂弓。上策聖君今自治。白頭憂國寸心同。

桑間無褐半飢人。斗粟千金不換銀。末路多慚道溝壑。長年敢笑走埃塵。江聲直下黃牛峽。河勢遙分白馬津。回首向來征戰地。壯懷俱在只傷神。

答金元鼎喜雨

幾日雲陰合又開。良田秋近起黃埃。一觴未致靈祠禱。半夜先欣好雨來。政拙自知容我懶。詩清要是得君催。不妨暖睡皆珠玉。漸喜新涼入酒杯。

再次韻

雨後紅蕖滿意開。風前綠淨絕纖埃。獨憐病守孤吟賞。猶幸詩翁數往來。農事已知溝澮足。歡聲不待管

絃催。旋春玉粒添冰醖。莫負樽前鸚鵡杯。

次韻趙文鼎雨中

老病幽栖不厭閒。未須消息夢長安。一春意淡連牆竹。終日香消小檻蘭。紅蕖便驚風裏盡。青林猶愜雨中看。故人詩卷從頭讀。似酌芳樽爲解顏。

次韻中甫兄九日同集張園

湖山秋盡作幽期。未覺浮舟菡萏衰。佳酒自憐多病後。強歌還憶少年時。平蕪半綠煙猶接。好菊微黃雨更宜。單父層臺在何許。一樽懷古少陵詩。

雪中走筆寄鄧延碩

去年雪裏共清遊。蕭子酣歌幾唱酬。竹葉又看新釀熟。梅花還作暗香浮。青衫尙想君奔走。短褐空嗟我滯留。南北兩峯銀色界。不應孤負水邊樓。

和同僚賀雪應祈

臘近春臨雪意遲。裘衣敢憚走靈祠。夜聽小雨猶傾耳。曉看羣山頓展眉。好句懸知得冰柱。香醪試爲壓羔兒。便應風月臺中客。不減梁園賦就時。

次韻韓子師雪中二首

九門疊壁耀朝暉。不比千燈作上元。天與藥珠開漢殿。人將冰玉奉堯樽。寒威已覺邊聲靜。春意都隨韶語溫。夜入蔡州飛將在。肯容敵騎安稱尊。

曲欄高檻倚崔嵬。要是仙京白玉臺。雲色自連鳩鵲動。天顏亦爲近臣開。光翻午夜潭疑月。花滿新春未數梅。自笑詩成無好語。但知綈帶與銀杯。

次韻黃文剛秀才雪中見語且惠新柑

填空密雪借風威。深閉蓬牕畫掩扉。待學仙人乘鶴駕。未容寒士泣牛衣。連篇妙語千金重。滿合黃柑數寸圍。細酌清樽酬夜月。更看庭樹作花飛。

次韻梁子張雪中約遊湖上不至

東風開雨釀重雲。臘雪天街玉作塵。梅已著花還點綴。柳能吹絮便爭新。湖光照坐偏宜晚。酒力欺欄別是春。慚愧相如未能至。卻將冰柱語驚人。

次韻子雲歸興

湖海周游未卜居。好山時一夢衡廬。苦無事業堪調鼎。薄有生涯可負鋤。玩世阮公方蠟屐。歸田陶令亦巾車。屋頭早晚東西住。愁絕江船夜雨餘。

次韻會吉市題畫屏風

何許江山發興長。渾疑麴阜對彭郎。胸中丘壑元蕭爽。筆下煙波故渺茫。落落疎松長映座。冥冥飛雨欲侵牀。冷然已作華胥夢。便有羣仙到枕旁。



次韻王季夷時同宿蔣山

亭亭石塔寶公龕。曠喜僧牀得對談。坎壤詞場君亦滯。驅馳世路我何堪。軍書又見紛南北。敵勢由來說二三。淮岸西風晚更急。似傳烽火過江南。

次韻沈千里玉山中見寄

霜晴懷玉自生烟。寒色淒淒過雁邊。路轉湘南知幾日。山連楚尾又窮年。相期鷄黍情歡甚。惜別塵埃意黯然。馬上哦詩衝暮雪。清風懷我北牕眠。

次韻沈姪

平生作計本山林。便腹空餘貯古今。致主未忘他日志。歸耕每動十年心。疎翎浪喜煙霄近。弱植多慚雨霧深。早決儒科猶望汝。雖然虛谷行聞音。

次韻季子永見慶新居

旋移桐樹占高岡。更喜松筠翠作行。簷外參差見林影。門前潑潑足溪光。天涯留落還相識。地上經營豈太忙。好事肯來三徑在。已添籬菊在重陽。

次韻沈駒甫觀石井

湖裏驚鷗亦洞天。最奇山下石坳泉。一泓自覺寒光淨。六月都無暑氣煎。清似錫蜂藏雨露。迥如靈嶺闢風煙。壁端舊乏騷人句。從此須君妙墨傳。

次韻王亞之來過橫碧

君到層軒眼爲寬。諸峰遠得雨中看。嵐光照座蒼翠出。寺影拂波金碧寒。詩興豈妨隨望極。秋聲不索起愁端。相逢莫怪無樽酒。秀色崔嵬尚可餐。

次韻宋傳道夜雨聞捷

松庭竹戶野僧家。獨坐荒齋到日斜。門外江風寒作雨。城頭戍鼓夜啼鴉。對牀更欲論心事。擁褐還驚過歲華。卻憶巴山舊詩語。夢回應竹已生花。

邊地山川自漢家。靈旗圖畫拂雲斜。江干戰騎磨如虎。塞上神兵射似鴉。羽檄故應煩號令。星車庶用賦皇華。軍聲指日騰三捷。陣勢他年本六花。

再用前韻戲傳道

空谷天寒翠袖遮。無人曾見玉釵斜。詩成落日千尋竹。歌就殘陽萬點鴉。粧額淺深知內樣。舞衣裁翦勝京華。自憐已作高唐夢。須信飢腸眼易花。

次韻趙仲績久雨夜坐有感二首

春雲黯黯未成晴。落盡珊瑚見紫荊。薄宦驅馳雙鬢改。流年荏苒寸心驚。幽花映水淺深色。啼鳥穿林高下聲。幾許風光欠行樂。夜寒和雨聽殘更。

十日風斜雨更橫。一春能得幾新晴。便須蠟屐穿花去。莫惜泥污傍水行。酒興未妨隨處發。詩狂曠判隔

年程醉來乞得西山藥。髣髴雲間吹鳳笙。

次韻張晉查書事

舉世諸兄事孔方。平生學易問歸藏。漸欣過客知吾懶。未怪小兒如我長。鶴怨猿驚成底事。鳥蹤兔蹊自奔忙。便須耳熱追行樂。更擬心齋得坐忘。

次韻吳明可與史致道會飲牛渚

月出千山捲暮雲。遙知玉節會江濱。便應擊楫酬今日。不用然犀歎昔人。煙外笛聲誰送晚。水邊花影自迎春。風流三百年無此。况有清詩句法新。

次韻徐應祺小樓

漱漱清波泊路衢。垂垂高柳對扶疎。已知百尺樓堪臥。況有三重茅可居。我老詎能廣鮑謝。君才端合紹嚴徐。直須座上千鐘酒。澆起胸中萬卷書。

次韻答沈明遠

如君絕足向風塵。願我宜爲途路人。阿買八分時自笑。阮瞻三語詎能新。狂談尚欲嘲風伯。妙筆真堪賦洛神。得酒相尋那厭數。醉歸官長未應嗔。

亞之出示其祖岐公墓迹及惠崇小景且和前韻復次答之

壁上春江萬頃寬。錦囊遺墨幸重看。功名世路真多畏。貧賤交盟敢自寒。新有詩聲見侯喜。畫樓懷抱得蘇端。極知鼎食君家舊。未厭堆盤苜蓿餐。

新晴梅花可愛欲招明遠少稷凍醪未熟

瘦兒了事不能閒。猶喜騷人共往還。歲晚真成廢書史。雪晴那得負江山。多情春與梅花厚。一醉天于我輩慳。騰作新詩催酒熟。曲池冰澌水潺潺。

紅梅

不隨羣豔競年芳。獨自施朱對雪霜。越女漫夸天下白。壽陽還作醉時粧。半依脩竹餘真態。錯認天桃有暗香。月底瑤臺清夢到。霓裳新換舞衣長。

陸子逸惠桃花戲贈

故人招我千山裏。也有仙葩巧送春。麝馥染衣金縷重。酒紅生粉玉肌勻。洛城景物知誰紀。寒食風光觸處新。莫把天香調行客。曉粧留與綠隸人。

次韻陳子象十月惠牡丹

芙蓉掃地菊花陳。國色天香一夜春。愛景自催芳意動。清霜不礙曉粧新。長生便可書仙籍。上瑞端宜首頁珍。是日會慶節。幸宗生辰名會慶節。詩就只應開頃刻。先生筆力起千鈞。

用前韻以小春茶餽子象

仙花不用惱詩人。亦有靈芽特地春。數朵嬌花真綽約。一甌醞白更清新。眼明共識西都豔。齒冷應懷北



苑珍佳茗奇葩堪放賞。須公品第入陶鈞。

次韻余寺正瑞香花

香爐峰下異香風。長憶幽芳夢寐通。渴雨旋傾茶作碗。護霜新織翠成籠。丹青點綴瓊瑤上。蘭麝飛浮錦繡中。花品最來誰第一。似按玉葉問程紅。

故致政宣義葉公挽詞葉山父

植德由來不自知。成家今見事繁兒。名駒有種能千里。仙桂騰芳定五枝。公有三子二孫。綵綬蟬坊方致養。素車雲路忽與悲。死生了了真餘事。流水斷煙空好詩。

挽王僑卿右司詞

壯年嘉譽滿瀛州。衰袞諸公並僑游。獻納未持天上策。光華頻總嶠南州。牢盆曠算波熬素。蒲澤終期劍買牛。世路榮枯真莫問。浮雲山渺淚橫秋。

挽汪南美大夫詞

年如衛武尚安強。名似康成善一鄉。三邑久知歌惠愛。西州何幸著循良。真清在昔傳家世。治狀由來籍廟堂。千載蔣山分未朽。芝蘭玉樹藹餘芳。

挽知泰州宋公大夫詞

投老溪南幸卜鄰。一塵頻見籠章新。養花別圃成三徑。種木佳城度十春。公自營壽藏甚久。前席遂孤明主意。公入對天語甚真。留鞭難繼澄陽塵。空餘樽酒追隨地。同社淒涼淚滿巾。

挽故鈐轄趙公查遠詞子直父

平昔長材未一施。尚餘嘉譽滿天支。事親養志人爭仰。教子成名世共推。盛德故應傳後裔。清規誰為勸豐碑。華林岡下寒泉水。隱隱雷聲紀孝思。母夫人是曾。他日彥遠聞雷氣滿下。

楊侍制挽詞

妙齡著足道家山。壯歲升華玉筍班。千里應符機假手。幾年香火竟投閒。詩書坐使家聲大。簪紱誰令壽屢慳。太傅功名有遺恨。鵝灘凋落淚頻漣。

周查廣待制挽詞

淮海歡騰五袴歌。政聲京兆益中和。郡侯并在功堪紀。鄭國渠成利更多。紫禁過躋知異眷。珍臺歸臥本微疴。功名方展凌雲步。奈此佳城白日何。

故運使直閣少卿劉公挽詞子履

清時得路每投閒。垂上甘泉玉筍班。借箸幾看趨魏闕。請纓常欲度天山。放懷俠氣千夫上。抵掌高談一夢間。使節塵生人共惜。朔風吹淚太湖灣。

故致政敷文少卿魯公挽詞

左學博文薦鶴祥。青雲接武二難兄。主知自紀宜三院。使節更持僅九卿。庭下芝蘭方競秀。舍南桃李已

成陰。掛冠不待甘泉裏。愁絕高門淚滿襟。

故致政提刑少卿方公挽詞

籌策繁榮譽最賢。青雲回步接英躋。請纓莫遂終軍志。投紱方期衛武年。原隰觀風頻玉節。省臺聯秩近甘泉。一舟五鶴符佳夢。陂水成湖問萬仙。

挽主事路分趙公詞文舉公

畫舸安輿水清春。風猶憶送君行。無家舉案人方恨。有子分符世共榮。德履未容居祭酒。聲華端合主宗盟。太支耆老凋零甚。蘭玉階庭獨擅名。

故提點判院魏公挽詞公濟

常年卓魯盛材猷。循吏聲名始一州。功在龍津看雨施。風行金穴見錢流。喪庸台上清華賈。奏課俄驚疾病留。疑議諸郎富儒雅。蓋棺十世可無愁。

劉子宣侍郎挽詞

妙齡嘉譽滿江東。晚接甘泉豹尾中。烜赫身榮知有道。從容心計不言功。威行峴首追羊叔。名在鄱江憶魯公。種木十年歸莫遂。塗車千里恨何窮。

李壽翁節節挽詞

同解銜銜並把麾。五年相望楚江湄。鄰壘會面嘗談易。吏選偷閒更說詩。北客遭逢人共歎。公陰歸日。上有北人難得之。南州流轉事難知。投箸自有江湖志。雲白天青淚滿頤。公陰歸時。有白雲青天之句。

挽周仲深郎中詞

才力軒軒動漢庭。清時指日致功名。一同在昔歌遺愛。兩郡于今有治聲。使節暫分秦望重。郎星初近太微明。死生契闊空泉壤。賻典殊恩世亦榮。

王中奉漢老挽詞

符節光華二十春。壯猷曾不侍嚴宸。棲心香火機同社。放意溪山幸卜鄰。再世簪纓宜袞袞。一門蘭玉尚說說。霜清三港追隨地。丹旆飄然淚滿巾。

呂伯恭挽詞

青雲塗路本青氈。聖願相期四十年。臺閣久嗟君臥疾。山林空歎我華顛。傷心二女同新穴。拭目諸生續舊編。斗酒無因相沃醑。朔風東望涕潸然。

周濟美挽詞

道翁持橐舊知名。兩郡分符見典型。禁闈方應馳馬步。中臺俄忽隨修翎。故人零落風前葉。北客漂流雨後萍。白馬素車三巷路。淚兼臘雪濕林坰。

暉仲叔挽詞

材業光華薦薦紳。由來孝子出忠臣。七十叔重世稱孝子。載樹陰陰舊話。五年字邑祇明詔。兩路觀風惠遠



民徐釋湖邊棧下築，葛翁山下忽樓神。朔雲千里人揮淚，遺命歸從大母鄰。

五言排律

次韻唐與正喜雪二十韻

窮臘逢三白山城兩換年，破寒初浙灑。作應正關鷗，倚杖心逾喜。搔頭意自便，直疑填巨壑。豈惜五長川，  
宮粉漸施白，仙禽恨奪鮮。銀牀凝露綆，玉柱溢風絃。徑滿難難認，臆虛隙易穿。共尋瑤草路，俱爾藥珠篇。  
獵騎朝羣擁，漁燈夜獨然。凌風幾闕苑，照日盡藍田。賸約佳賓集，先煩好句傳。荷枯疑壁碎，柳細訝絲牽。  
有士迷青眼，無人笑黑肩。豐年期不日，瑞氣霧非煙。竹密還爭舞，梅疎只獨妍。輕鷗隨浩蕩，戲蝶伴聯翩。  
襖續麻衣詠，真逢縞帶賢。凋零屬國節，片段廣文氈。短棹尋安道，高樓憶仲宣。名駒紛照夜，無復愛連錢。

湯丞相生日二十韻

寶歷千齡會，神槎八月流。人知挺生傑，天欲中興周。文筆超三古，聲名溢九州。宏才自伊呂，餘事豈應劉。  
繁昔開黃閣，于今尚黑頭。裴公旋臥護，蕭相暫居留。烏奕積山綬，光華綠野遊。銀與壽母貴，玉耳上公優。  
嗣聖資爰立，昌時副事求。來歸嘉季子，入覲偉韓侯。今日依王略，蒼生跋廟謀。中原尚紛擾，絕塞要懷柔。  
勝算如先定，成機會可投。洪源端欲汎，前箸匪無籌。日月符義取，乾坤協馮疇。行看靜蛇豕，俱議息鴟鴞。  
考有中書第，官無太尉酬。兩京期迅掃，九廟得重修。社稷天方錫，勳庸世未休。斯民納仁壽，公壽幾千秋。

投贈徐平江三十韻

上聖恢方域，吳門翊帝京。千秋季子國，百雉闔閭城。屏翰資良牧，文昌擬貳卿。龍墀虛紫綬，虎節駐紅旌。  
河潤功初洽，棠陰政已成。農桑歸愷悌，弦管樂升平。世仰章公譽，人高白傅名。雲樓凌月府，花島爛蓬瀛。  
香霧凝春晝，橋虹臥曉晴。清規三不惑，盛事四難并。舊俗寧論化，重臨倍有聲。向來宜使指，曾是格刑清。  
自覲銅魚拜，欣聞竹馬迎。五湖歌吹滿，兩郡吏民爭。公嘗按刑浙右，而自明移蘇，嚴助書頻賜，蕭卿治欲  
更，還應對宣室，俱議直承明。鼎席猶虛位，戎亭正息兵。安危均注意，中外等持衡。補衮才猷壯，康時智略  
宏。天津飛驥足，雲路逸鵬程。曠昔參賓從，頑疎荷鑒評。馳驅奉刀筆，談笑接箴縵。夢結閩關遠，心驚漲潦  
橫。寄身伴困鮒，盡室遠長鯨。官牒密徵祿，恩波拯再生。膺門憐舊契，福薦及難兄。未釋鹽車駕，徒懷瓦釜  
鳴。幾年良自哂，一飽定誰營。洛下裘空敝，新豐酒獨傾。知公行入輔，故吏敢言情。

少稷家觀雪賦江字三十韻

雪暮來無際，長吟坐北牕。未嫌光奪月，先恐勢填江。雲色生冰柱，風聲倒石缸。疎簾繞的皪，破屋漸錚鏘。  
始訝鳥龍白，旋驚馬盡羶。會朝瓊飾弁，獵較素綉杠。玉帝開宮闕，瑤姬擁旆幢。抑空蜂作陣，窺徑蝶成雙。  
價重連城璞，明逾釘壁缸。冷烟紛莫辨，凍溜不成滄。計拙夸遼豕，塗窮笑越龍。戴牛迷象齒，覆鹿誤羊羶。  
酪乳浮茶鼎，花蘂登鼓控。崖枯頻畏住，鵝瘦暫將肛。共想周王宴，誰虞漢使降。獻衣知念札，加璧迫追蓬。  
寒屬深憂沒，籃輿重莫扛。淹鍾應預賜，增斗定先糧。短日棲窮巷，豐年卜萬邦。緇塵異羈旅，華髮逐蒼虵。

處士欣尋戴，參軍豈遇龐。裘穿心易怯，履敗足微登。荷笠閒垂釣，迴船穩繫椿。清狂時仄帽，泥飲屢空缸。  
酬唱才皆敵，歌嘲語或喧。閉門嗟懶惰，授簡愧愚慙。戈戟森磨厲，詔鈞富擊攢。翠鹽翻雅況，蘭竹變新腔。  
取醉華燈爛，催歸戍鼓驚。晴簷成夜雨，更聽隔頭瀟。

南澗甲乙稿卷六

五言絕句

遺直堂六首

蒿萊自與臺，松桂猶伯叔。便合追孔林，無庸號寒木。  
虬龍舞雲端，風雨來海上。尙想堂中人，詩成一迴向。  
苦心有深思，勁質無軟語。賢科廢因公，此事亙千古。  
種木已如此，高賢有餘思。賴公酷似舅，其誰羨半之。  
鄭虔骨已朽，孔父天不遺。他年從事賢，手板空倒持。  
棟梁乃不取，得地且深植。妖燒紫薇花，歲晚猶伴直。  
夜宿斜溪閣杜鵑

送龐祐甫五首

解攬山街日，移舟雨暗溪。無情子規鳥，夢斷隔林啼。  
燕鴻望南飛，春至還北去。託食波浪中，瀟湘幾回渡。



遊子思故鄉。天涯兩相逢。時平甘卸鞵。定交各塗窮。  
濯濯機中絲。粲粲錦繡段。自非同心人。千金孰肯換。  
江湖多青山。舟楫長往還。山色難送客。不如住山閒。  
中宵權輿發。菰蒲翳明月。月黑君忽行。恐墮蛟龍窟。

六言絕句

題日出雨歸圖二首

絕望春林映綠。半山曉霧迷紅。長憶西巖夢覺。小舟欸乃聲中。  
隱隱遙分樹色。蕭蕭似聽風聲。何處江傾海墮。隔山霧白煙明。

次韻趙公直題米元暉畫軸

天際歸雲挾雨。江干亂木藏山。耳冷似聽蕭瑟。眼明驚見屏顏。

七言絕句

春雪得小詩五首且約客登賞心亭

東隱坐愛枝間雪。大似醱醞壓架花。天氣更晴宜有月。夜深來看玉交加。  
淮南山色一千里。落水層城江更濶。何地江山有。如許與君聊趁雪中看。  
臘前未見梅如雪。春到還驚雪似梅。可是天公有情思。便令花樹一時開。  
江南絕景賞心亭。臥雪難尋舊畫屏。白鷺洲前夜來雪。故應此畫勝丹青。  
竹爐聽雪坐蒲團。長笑詩人不耐寒。未辦貂裘走南陌。肯來高處一憑欄。

夜雪

爐火深紅蠟炬明。打聽風雪正縱橫。瓦瓶旋注山泉滿。卻作瀟瀟細雨聲。  
伴眼文書細作行。昏昏愁臥雪穿處。何人恰弄風前笛。錯認梅花到枕傍。

詠晴

愁眼東。萬里情。山雲斜度水風清。客行歲晚忽春盡。看到枯林綠葉成。

春日書事五首

十年騎馬聽朝雞。老竊州符簿領迷。衙鼓不聞春睡足。閉門聊喜得幽棲。  
曉猿夜鶴寂無聲。春至山禽百種鳴。步繞新泉聊洗耳。由來心與地俱清。  
極目亭邊花定開。野棠山杏手親栽。春風拂檻知何似。應記劉郎兩度來。  
憶上金華第一峯。相君官重酒樽同。夢尋絕壑誰重到。零落山桃小院風。  
溪邊亂石蛟龍臥。煙裏千花錦繡圍。記得年時作寒食。山橋吹笛雨中歸。

北隱松竹夜蕭瑟。詩就呼兒進濁醪。睡美不知新雨足。曉來南澗水聲高。

晨興

吟札籃輿不計肩。五更殘夢尚悠然。紅油蓋重聽朝雨。卻似西江坐釣船。

題張巖仲所藏醉道士圖

何須坐客總能文。呼酒相逢日暮雲。醉倒儘如狂道士。夜歸誰問故將軍。  
前一日會飲上饒傳舍觀圖戲書南澗翁詩末無咎

浙江觀潮

江翻海湧勢難平。鼉鼓鵬鷺自不停。端為君王洗兵馬。參旗井鉞萬雷聲。

大湖秋晚

片帆幾日下西風。湖色秋容暮靄中。買得鱸魚吊張翰。臥聽欸乃度垂虹。

海門斜照

雲夢懸知八九吞。銀山萬疊漲天門。長江日落魚龍舞。古寺煙深鳥雀喧。

武昌春色

樊山宮殿已成陳。煙雨陰晴到處春。花柳不知興廢事。隔江相倚鬪時新。

七夕

銀河翻浪拍空流。玉女停梭清露秋。天上一年真一日。人間風月自生愁。

秋懷十首

朝行佛屋魚千里。暮借僧牀鷓一枝。牕下秋蟲解人意。似憐羈客伴哦詩。  
酒熟橙黃盛物華。重陽無客不思家。鵝兒剪雪開巖桂。鶴羽攢金散菊花。  
小雨驚秋滴夜闌。晴雲和日曉斑斑。誰憐客舍塵埃底。猶得西湖一兩山。  
何許砧聲清夢回。丁東猶作珮環猜。卷簾風露涼如水。端為嫦娥向此來。  
城外秋荷一半黃。尚餘疎柳照回塘。江南底許風光好。塞雁來時未有霜。  
右手持杯左不空。蟹螯已作雪蒙茸。秋風莫起鱸魚夢。未似先生阿堵中。  
八月濤頭舊有名。今年潮淺岸纔平。應緣享帝千靈在。豫使魚龍不敢鳴。  
塞草初黃邊馬肥。邊塵莫便向南飛。江頭鶴唳秋風起。看取陰山六騎歸。  
江南四百八十寺。未抵西湖勝處多。不用樓臺帶煙雨。只看宮殿壓晴波。  
閉戶踰躅意已清。爐香燒盡一燈明。空庭葉落知多少。一任西風百種聲。  
聖政更新詔書正。告許之罪因得小詩十首。通鑑續編卷二十五。十月。李光弼死。趙德用薨。  
十一月。釋趙汾及李孟堅。王之奇等自便。十二月。復張洸。胡寅。張九成等。二十九人官。從李光弼。胡



于近州二十六年正月追復趙鼎鄭剛中等官此詩所謂十年言路皆支黨曹州司戶御生國書公  
精爽故依然皆記其事附錄

九四

惡復凶終事久知豈知聖斷不踰時小儒未歎周南滯但喜逢人敢說詩  
植溫將死謝安起霍氏初除魏相來誰與聖君安大業魏巍廊廟可無材  
聖朝遂失誅元載公議猶能去霍山落膽徒聞溫御史不知睿意在羣奸  
元祐諸公秉國均詔條先請惠吾民孤雛腐鼠何勞逐準擬朝廷政事新  
金貂七葉誰能必石柳三年計自愚得鹿覆蕉真一夢求魚緣木信狂圖  
獻可爭先詆荆國盤中居首論蒲陽十年言路皆支黨前無一語讓安昌支黨用昭昭  
近聞羔鴈已成羣藻鑿渠能涇渭分急士且須侯雍齒得賢端可吏朱雲  
刺字幾漫冠欲塵向來浮薄自紛紛爾曹胸次多周孔忍作銅山破賊文  
荆棘誰令滿路栽雷州司戶卻生回獨憐陽陸真天命不見承平公道開  
潮陽初謫八千里中令俄成十九年地下修文應泚筆衛公精爽故依然

臥病

有身自覺皆爲患了事從來卻號癡貧裏定知強健樂未妨斗酒百篇詩

夜宿青陽旅舍起觀林端積雪半消疑山勢盛開

風卷千林夜雪晴九華山下月微明不須更覓唐昌藥樹樹瓊瑤玉剗成

去草

永日荒園獨荷鋤草根藤蔓喜無餘誰憐仲舉平生志卻學齊民種樹書

偶興四首

桂花飄盡菊花黃閑對芳叢靜愛香堂下草深須一丈會看春意滿池塘

小園無數菊花開準擬花殘便見梅不恨無花正無酒敲門誰送一樽來時有遠客惠酒

江南菊少開金色只有霜葩雜御黃乞得黃花真愛惜明年臘種壓羣芳

愛水仙成百計栽三年一笑漸能開金銀豈是吾家物借我虛名付酒臺世言水仙一夢三年乃開

市人有弄虎者兒輩請觀飼以豚蹄觀其攫噬戲作四絕句

耽耽出柙小於菟猶意他年見畫圖養汝由來得無慮卻驚赤手就編籠

呀然一嘯朔風生兒女竊難笑且驚檻內應憐只搖尾山中不記舊橫行

長年肉食定何功乞汝豚蹄且慰窮猿臂將軍應老矣南山忽憶夜彎弓

熒熒目色爲生寒蠻獠歌呼意自閒莫倚便能探虎穴勢卑還長越王炎

伴金旣盡家人問所賣物戲答

十載棲遲糧具客一生憔悴履屨歌典衣不爲沽春酒平昔無詩博飯錢

九五

讀周瑜傳

年來三十過平頭笑卻周郎卻自羞但得小喬歌一曲未須辛苦向荆州

乘潮遇順風

忠信平生自可期江神于我定相知順風鼓棹潮如席世事由來卻險巇

山行二首

晴日烘林百草香杖藜徐步與何長殘花的傑明幽徑老筍參差出斷牆

春來南澗水初生鷗鳥逢人自不驚步繞幽花隨樹歇望尋高柳趁隄行

行泮渠中

東海桑田未可期隋河高岸已鋤犁樓船錦纜知無地枯柳黃塵但古隄

剡溪道中五首

擬賦歸田未有田春風聊泛剡溪船青山滿眼留僕住處士茅茨阿那邊

戴家家住此溪頭買酒尋春得勝遊夾岸楊花渾似雪不應與盡便迴舟

平湖恰恰亂蛙鳴斷送江南春雨晴綠野細看桑眼破紫茸還見草心生

心隨天末江波遠愁似沙津柳帶長向晚飛花度鷓影半晴煙雨發山光

抱琴不作王門客晉代高風只此人故老底須三上疏竹林諸子未天真

隱靜山二首乾道戊子七月且日題

山鎖松行一逕遙峰迴樓殿更岩曉飛來雙鶴知何處只有泉聲下碧霄

海上蟠桃手自栽紅塵一墮隔蓬萊風帆弱水無由到乞我當年渡海杯

狼山

天外奇峰認九華路人指點是狼牙他年刻石題車馬曾遣山前屬漢家

初見龜山塔

煙裏微茫第一山眼明白塔俯滄海塵埃滿面三千里一笑相看似夢間

山口道中

芳草連雲水拍溪春山樹樹子規啼東風何事催行客偏遣殘紅趁馬蹄

望雲壽致拜祖塋

白馬岡前眼漸開黃龍府外首空回感歎父老如相識只問天兵早晚來

宿石橋閣水聲

野橋曲折渡千回古寺懸知水面開一夜寒聲喧客枕卻疑風雨轉山來

洞溪絕句三首

桃李欲開天雨雪二月山城無奈寒賴爾狐裘來送質更須樽酒放愁寬

九七

九六



杏花無數連村落。也有人家掛酒旗。春色撩人只供醉。卻怕風吹易醒時。  
溪流直傍長堤去。綠亂半山桃李花。極知渡口好春色。卻下扁舟步晚沙。

西湖絕句戲題

淺白深紅幾樹花。波光浮動竹交斜。怪來詩思清人骨。知是西湖處士家。  
流水當階山對門。擬尋茅屋住荒村。誰憐九里松間路。猶有人間市井喧。  
人道西湖一曲屏。只應真色畫難成。柳隄竹塢無窮意。更著荷花百媚生。

渡河有感

衰衰河流到底黃。誰言一革便能抗。傷心擊楫無人會。舉酒回頭醉太行。

同翁子功之平江午憩涵山淨慈寺

蘋花吹盡藕花香。日落風生水面涼。淨洗扁舟載明月。共君長嘯飲湖光。

曇花亭供茶戲作二首

問訊高真此住家。伊蒲未辦且煎茶。故應一笑來迎我。五百瓶中總是花。  
一聲鐘響有無中。樓閣山林本自空。不向雲端呈伎倆。猶來畫裏現神通。是夕始聞鐘響而金爐不鳴。

山歌書今亡

夜宿玉虛宮小軒正對步虛臺。道士云天寶三年有慶雲見且山呼萬歲始詔建黃帝祠封為仙都。

溪山堂次韻

檻外風高霜月明。步虛山裏步虛聲。罷琴剝燭初長夜。又得人間一夢清。  
封禪空餘不死名。華清宮裏望長生。閒雲強作人間瑞。更有山呼萬歲聲。  
龍虎驅馳戰阪泉。荆山鼎就更昇天。軒轅到處存遺跡。忍使君王不學仙。

又溪山堂次韻四首

堂前松竹挺千軍。堂外青山萬馬羣。橫策時來接文陣。要須筆力起風雲。  
激激溪光白鳥前。昏昏雨脚暮雲邊。一年風景君應記。五月來看競渡船。  
九衢塵土鬢毛蒼。只有溪山意味長。但得楓林供款乃。猶勝斗酒博伊涼。  
梅子青青杏子紅。繞城荷葉已掀風。莫嫌春盡無花柳。猶得清樽阿堵中。

紫極觀二首

小雨輕雲卻解晴。菰蒲衝浪過船聲。已無桃李占春事。漫綠滿山風更清。  
楊柳花飛杏子新。園林無地可留春。卻尋風雨江邊路。慚愧煙霞物外人。

漢光武廟

涿郡漁陽此路分。用兵諸將總如神。白頭浪說關中事。鄧禹當年已笑人。

賀子忱抱漆庵二首

紫囊光華耀致身。會看功業上麒麟。丈人久悞人間世。莫忘他年懸帳春。  
紅覆薰籠錦不如。萬株相倚占春餘。小牕睡足花陰裏。何似天香下玉除。

釣臺

瑣溪亦有釣魚人。一笑鷹揚掃戰塵。不會先生辭漢祖。投竿深坐此江濱。

答人問易

陰陽妙用表三才。卻問陰陽底許來。若識陰陽由動靜。何人更作有無猜。

鐵鏡贈仲儼

石門江畔鴈山前。芥室遙知更豁然。百鍊精明真是鐵。不妨照破野狐禪。

明老惠炭戲以二小詩

雪裏難逢送炭人。地爐炙手便生春。酸寒東野真堪笑。解道曲身成直身。  
道人作喜每逢場。一束烏薪發電光。便使樽前化紅袖。不妨笑殺許旌陽。

訪吳元鼎如村五首

野竹漫山水漫門。未離城市卻如村。何須更問柴桑陌。三徑雖寒菊尚存。  
我住城南君在西。柴門草長與人齊。不妨共踏溪津路。日日雲山入杖藜。  
經旬泥潦路難乾。煙島長林雨暗山。常笑詩人愁屋漏。卻思寒士與千間。  
昔年曾歎馬相如。才氣飄飄賦子虛。未怪家貧徒四壁。先生四壁儼人居。  
我生甲子幸君同。君自離仙我禿翁。要拍銅鞮論歲月。莫嫌相對只詩窮。

史十伯強浮沈市廛自號道人而筆力議論不可掩抑豈隱者耶觀其詩卷贈以絕句二首

未容君識得君詩。添我幽栖一段奇。會有吹噓天上去。沈香亭北要新詞。  
頭上塵冠豈易彈。匣中長劍篋中丹。放懷風月其餘事。好向朝廷策治安。

次韻李平叔直舍竹二絕句

寒梢到地不肯屈。迸筍出簷還作行。故應餘韻占風月。要自動節含冰霜。

姜特立寄詩編為賦四首

十年文場未奏功。鵬冠一笑且春容。遙知橫槩蒹葭岸。海闊蛟龍赴筆鋒。  
少年耽句千篇在。老境忘言半偈無。失喜因君還絕倒。但驚寒雀費隋珠。  
榕葉青青荔子紅。三山十寺粵王宮。誦君好句渾如畫。寄我清遊夢想中。  
宗景文為工學問。賀方回亦擅詩歌。半山人去東坡沒。妙墨空嗟楮上磨。  
重午齋宿讀蔡道文編以酒饋之



長安米賤不難居。玉署金闈有直廬。指日君王嗟見晚。凌雲誰似馬相如。沈香亭上未傳宣。斗酒揮毫自百篇。研雪新蒲甌弄碧。遙知獨酌意悠然。

九日送酒與朱元晦

平生愛酒陶元亮。曾繞東籬望白衣。底事秋來猶止酒。重陽須插菊花歸。老大相望寄一州。故人鄙我倦追遊。應知命駕無千里。惆悵山堂暮雨秋。

航弟自廣潤省墳金華作二絕句送之

族緒彫零不計年。戶曹一眷更蕭然。恨無收斂冠巾計。送汝安心穩坐禪。烏玄鶴白從來事。兔角龜毛本自無。日用不知何許是。漫言實相與空虛。

送沈信臣赴試南宮五首

山城寒陟夜飛霜。楓葉青紅帶夕陽。夾道梅花有春色。不妨衝雪到錢塘。僕射吳興自世家。迺翁勳業著金華。似聞玉座詢名字。會伏青蒲掌白麻。共踏槐花記昔年。一彎新月夜移船。君行爲問靈泉水。夢到松林石壁前。漫仕雖同官事殊。故人來往未全疎。因君時一論文字。難我窮年因簿書。吾謀不用可無人。小技文章亦有神。一第區區兒戲耳。請君折取桂爲薪。

次韻石林見貽絕句四首

平昔勳名步玉除。碧油幢下見懸車。定知他日平泉記。不數當年種樹書。敢從州縣歎徒勞。斗米真成費東蒿。一醉石林巖下月。世間無復武陵桃。青山白水對開簾。佳句中邊勝蜜甜。機杼由來千丈錦。區區割截笑江淹。先生德業萬人雄。尋尺猶收樂下桐。乞與朱絃弄流水。坐聽巖壑起松風。

次韻沈明遠春盡書事

街槐園柳綠初連。花盡春歸思黯然。密葉鳴琴清夢斷。白雲雙眼暮山前。

次韻子雲春日雜興五首

馮上還逢江上春。冷煙和雨作紅塵。不堪柳絮催行客。也有桃花似故人。鸚鵡鳴時春事空。菰蒲葉小未成叢。已拚江草無情綠。不奈山花恣意紅。瓦盆傾酒未全貧。歲歲田家肯負春。不恨酒醒花落去。花開酒盡最愁人。綠陰池沼亂鶯流。眼底春來鬢卻秋。不用黃金買白日。待尋三徑作歸休。山如眉綠畫新就。江似蒲萄始潑醅。收拾風光付佳句。此行送我未空回。

又次韻子雲春日絕句三首

亂離誰意有新春。共醉春盤能幾人。但道沙場無匹馬。便驚羅綺總爭新。春來殘雪自消簷。只有愁人鬢雪添。未省雙鞬談豹略。且聽紅袖唱香奩。

日月行天自漢家。十年京洛恨無涯。兒童不識鄰園事。說說江南春後花。次韻子雲寄楊仙姑酒絕句二首

海上冰漿冠八州。舊傳仙姥下層樓。一樽壓倒長安市。白墮青春未解愁。蒲萄底用博涼州。有酒逢秋更上樓。留取楊家風味客。對牀來此話離愁。

次韻子雲中秋見寄二首

風雨經時憶對眠。秋聲愁絕雁橫天。未應放卻西樓月。得酒事須問聖賢。水繞孤城意自由。遠山無數鬱相繆。月明又作中秋好。白髮相望在兩州。

次韻歌韻

宛宛溪流九曲灣。山猿時下鳥關關。釣磯茶壺山中樂。大隱蒼屏日月閒。次韻趙文鼎同遊鵝石五首

綠繞雲山溪水南。溪光溶漾滿晴嵐。不知日暖花爭豔。但覺風和酒易酣。桃花臨水喚人看。花在嶙峋翠石間。莫惜持杯酬爛漫。更須扶杖俯潺湲。長憶湖山天意新。詔恩大尹宴羣臣。休尋蠶殼紛華夢。且作林泉自在人。漱漱煙波帶月華。渡頭江浦兩三家。細傾社壺鵝兒酒。共聽山村楊白花。是日駐。幾年家住玉溪頭。乘興時來上釣舟。古寺幽情未會到。尋春一爲野僧留。

入冬苦雨晴晴幸應劉若訥惠詩爲賀因次其韻

雨餘雲杪澹疎星。老病窺簾眼自明。農事已知今歲好。天公曠放十分晴。酒難忘處能消日。雨不愁時任戴星。欲和新詩無好語。竹爐燈火夜晶荧。燈花作喜夜來占。樓角初晴月似鑿。使說市亭新酒美。好風寒日舞青帘。麥田秋過未休工。糴極如雲白雨中。乞得晴明三十日。披襟可詠快哉風。

次韻鄭守舜舉喜雪四首

好雪相仍歲又除。豐年瑞事總堪書。未嫌款段追千騎。化作張仙跨白驢。使君仙骨迥無備。合上瓊樓倒玉舟。雪裏漁翁詩更好。盛傳僧舍與歌樓。銀似豪家沒奈何。玉成高壘更巍峩。殘年共擬看三白。酌我從今未厭多。湘吳醉耐慙兼衣。多病難禁玉翠飛。月下更期看國豔。凌波那更舞江妃。鄭守用前韻見示因亦和答四首

臘裏三看雪滿街。使君當奉十行書。先生履敝人應笑。泥滑東家許借履。九陌歌呼屬後遊。一簑風景付漁舟。相逢且向南溪看。玉作靈山萬石樓。振屨糜金氣自和。政聲誰爲勸嗟裘。牛羊壘上飢民絕。鵝鴨池邊勇士多。天巧由來不露機。冰漸剪出萬花飛。瓊瑤似識漢川女。瑤瑟更逢湘浦妃。



次韻務觀城西書事二首

臘盡雪晴春欲柔。濛濛烟柳認瓜洲。潮生潮落無窮事。江水東西不限愁。  
川搖百艇陸千車。多是淮南避地家。黃紙赦來戎馬去。兒歌婦笑總啾啾。

次韻王季夷時同宿蔣山

北山應見太清年。興廢由來亦偶然。自我得之還自失。老禪刀尺尙相連。  
草堂一壑轉山腰。杖策無因隱士招。慧帳只應容我老。冷猿孤鶴夜寥寥。  
當年丞相讀書林。誰識更張萬事心。壘上牛羊共回首。插天喬木暮陰陰。

墨梅二首

西北佳人絕代姿。傾城傾國未爲奇。自然冰雪生顏色。不用人間朱粉施。  
影落寒塘月照時。夢爲蝴蝶繞高枝。畫工欲畫無窮意。不道幽人賸得知。

栽梅

人將粧額半凌晨。天與仙風自絕塵。歲晚相逢有如此。爲君傳取雪中真。

暉仲惠梅花數枝

霜餘不用怨年華。已有寒梅一兩花。眼冷故知春意動。瓦餅終日看橫斜。  
莫問南枝與北枝。香幽先與小春期。直從的皪寒梢數。看到飄零似雪時。  
江上春風幾日回。一枝先傍小堂開。恨無冷豔連天白。已有生香特地來。  
賸買青春不費錢。眼明江靜月爭妍。詩人每負梅花債。屈指今年第一篇。

蠟梅二首

白璧黃金取意裁。極知變態自江梅。風流一縷香仍好。共趁春前臘後開。  
未慙離東染御黃。天香特地剪蜂房。應憐雪裏昭君怨。洗盡鉛華試佛粧。

燕山道中見桃花

今日風橫車少塵。卷帷聊看塞垣春。已驚漠漠花經眼。也有濛濛絮撲人。

去歲得彭江縣牡丹數種。今年開一枝。蓋白者譜中所謂水晶毬也。

彭江新濼水晶毬。冰雪肌香體更柔。彈壓風光知第一。酸醞玉葉見應羞。

汴都至南京食櫻桃

銀盤日日飽朱櫻。不負歸轅過兩京。身到江南梅未熟。故園風味夢關情。

以雙蓮戲韓子師

兩洗風梳兩鬢新。凌波微步穠生塵。真成紅玉嬌相倚。不減昭陽第一人。  
並舞連歌意態新。水晶宮裏向無塵。一時風月誰能許。要是君家兩玉人。

種竹

香苞吹盡翠成團。牆角蕭蕭一徑微。已喜軒窗無俗韻。更憐風月有清輝。

謝陳秀才送詩

偶因借得官書讀。小札于君一向疎。忽寄江湖詩百紙。梅花壇上雪晴初。  
用梁士衡韻還鄧器先道中詩卷

夢繞江南雲水鄉。麻姑壇下月如霜。風光景色一千里。都在君家古錦囊。

悼老瓊二首

歌舞相從六換年。秦箏已斷不能絃。荷花滿眼垂楊綠。腸斷清宵月正圓。  
江水東流湖水西。水邊花落夢回時。南屏山下風吹土。猶作蕭蕭暮雨垂。

紙鷲

排風決起關羣兒。勢力由來一線微。天上鷲鸞徒似耳。卻驚遮日傍雲飛。

廬山雲色

山北山南佛寺開。煙銷日出更崔嵬。讀書誰伴謫仙老。沽酒要須陶令來。

靈隱冷泉

山涵水影兩空明。水到山前百尺清。洞裏羅仙應一笑。抱琴時爲寫寒聲。

南潤甲乙稿卷七

詞

點絳脣 十月桃花

木落霜濃。探春只道梅花未。嫩紅相倚。灼灼新粧膩。真箇仙源。且問花前事。休辭醉。想君園。總是生春地。

浣溪沙 次韻曾吉甫席上

真惜清樽傾客同。已無花伴舞衣紅。強歌歸去莫匆匆。細雨弄煙煙弄日。斷雲粘水水粘空。酸醞飛下晚來風。

霜天曉角 蛾眉亭

倚天絕壁。直下江千尺。天際兩蛾凝黛。愁與恨。幾時極。怒潮風正急。酒醒聞塞笛。試問謫仙何處。青山外。遠煙碧。

前調 夜飲武將家。有歌。霜天曉角者。聲調凄婉。頗爲賦之。

巖聲殘角。月照梅花薄。花下有人同醉。風滿檻。波明閣。夜寂香透幕。酒深寒未著。莫把玉肌相映。愁花



見也差落。

菩薩蠻 青陽道中

春殘日日風和雨。煙江日斷春無處。山路有黃鸝。背人相喚飛。 蒿薇何似紅。 解宴宿酒醒。軟枕殘香冷。夢想小亭東。

前調 嶺梅

江南雪裏花如玉。風流越樣新裝束。恰恰樓金裳。濃薰百和香。 一枝春更多。 分明離菊艷。卻作粧梅面。無處奈君何。

前調 夜宿余家樓聞笛聲

薄雲卷雨涼成陣。雨晴陡覺荷香潤。波影澹寒星。水邊燈火明。 白蘋洲上路。幾度來還去。軟枕恨茫茫。 笛聲依夜長。

前調 鄭舜舉別席情懷

詔書昨夜先春到。留公一共梅花笑。青瑣鳳凰池。十年歸已遲。 靈溪霜後水。的的清無比。比似使君清。 要知清更明。

前調 春歸

驢根新筍看成竹。青梅老盡櫻桃熟。幽簾幾多花。落紅成暮霞。 閉門風又雨。只道春歸去。嬾臉笑持盃。 卻驚春思回。

前調 葉丞相園賞木犀次韻子師

梧桐葉上秋蕭瑟。畫欄桂樹攢金碧。花底最風流。相逢不上樓。 數枝添寶鬢。滴滴香霑袂。杯到莫留殘。 霧縠疑廣寒。

減字木蘭花 雪中集醉高樓

壺中春早。剪刻工夫天自巧。雨轉風斜。吹作千林到處花。 瑤池清淺。璧月瓊枝朝夢見。真上扁舟。且醉 仙家白玉樓。

前調 次韻趙仲

風梳雨洗。玉關瓊樓何處是。萬里秋容。喚起嬌娥酒未中。 相逢且醉。忙裏偷閑知有幾。況自豐年。須信 金華別是天。

訴衷情 木犀

疎疎密密未開時。裝點最繁枝。分明占斷秋思。一任曉風吹。 金縷細。翠綃垂。畫欄西。嫦娥也道。一種幽 香。幾處相宜。

調金門 春雪

春尚淺。誰把玉英裁剪。儘道梅梢開未遍。卷簾花滿院。 樓上酒融歌暖。樓下水平煙遠。卻似湧金門外 南園甲乙稿 卷七 詞

一一一

見絮飛波影亂。

前調 重午

幽檻暑。又是一年重午。獵獵風蒲吹翠羽。楚天梅熟雨。 往事瀟湘南浦。魂斷畫船簫鼓。雙葉石榴紅半 吐。倩君聊寄與。

好事近 辛卯安席上

華屋翠雲深。雲外晚山千疊。眼底無窮春事。對楊枝桃葉。 老來沈醉爲花狂。霜鬢未須鑷。幾許夜闌清 夢。任翻成蝴蝶。

前調 鄭德興來留飲

秋意滿芙蓉。紅映小園叢竹。風裏鳳簫聲。有新粧明玉。 詩翁相對兩悠然。一醉繞黃菊。目盡晚山橫 處。共修眉爭綠。

秦樓月 次韻陳子象

鶯聲寂。春風欲去難蹤跡。難蹤跡。幾枝紅藥。萬金消得。 青銅鏡裏朱欄側。照人也似傾城色。傾城色。一 樽莫負賞心良夕。

清平樂 辛丑重陽日對守招飲石龍亭道錄

危亭觸起臥蒼龍。絕景畫圖中。便作龍山高會。千年樂事能同。 使君憂處丹楓。影淡黃花香濃。不惜歸 鞍照月。直教破帽吹風。

賀聖朝 送天興

斜陽只向花梢駐。似愁君西去。清歌也便做陽關。更朝來風雨。 佳人真道。一杯須近。總眉峯偷聚。明年 歸詔上鸞臺。記別離難處。

西江月 閩重陽

一度難逢佳節。今年兩度重陽。菊花猶折御衣黃。莫惜危亭更上。 況有飛觴灑玉。從教醉帽吹香。與來 相與共清狂。頻把新詞細唱。

前調 春歸

山路冥冥雨暗。溪橋陣陣花飛。一年寂寂又春歸。白髮自驚塵世。 不惜障泥渡水。且尋團扇題詩。杜鵑 休繞暮煙啼。我欲風前重醉。

燕歸梁 木犀

涼月圓時。翠帳深鎖。非霧沈沈。廣寒宮裏未歸人。共結屋。住黃金。 繁枝未老秋光淡。好風露。總關心。天 香不奈遠相尋。更剪巧。上瑤簪。

南柯子 次韻姚推點行可席上見贈

急雨朝來過。濃雲曉半收。荷香便傍酒樽浮。極目淡煙斜照。滿芳洲。 消盡人間暑。翻成一段秋。使星南

南園甲乙稿 卷七 詞

一一三



楚轉東顧只恐禁林歸詔未容留

前調廣德道中過重午

野杏搗枝熟戎葵抱葉開。村村簫鼓畫船回。客裏不知時節。又相催。角黍堆冰碗。兵符點翠斂。去年今日共傳杯。應憐榴花獨立。望歸來。

浪淘沙 覺度寺

席地賞殘紅。少駐孤蓬。一春不奈雨和風。雨自無情風有恨。花片西東。雲濤遠峯濃。綠遍高桐。神仙知在此山中。萬古消凝多少事。目盡晴空。

前調趙宮文席上

倦客怕離歌。春已無多。閑愁須倩酒消磨。風雨幾時今夜月。不醉如何。玉笋團金荷。情在雙蛾。二年能得幾經過。花滿碧溪歸棹遠。回首煙波。

前調芍藥

鷓鴣怨花殘。誰道春闌。多情紅藥待君看。濃淡曉粧新意態。獨占西園。風葉萬枝繁。猶記平山。五雲樓映玉成盤。二十四橋明月下。誰凭朱欄。

鷓鴣天

山繞江城臘又殘。朔風垂地雪成團。莫將帶雨梨花認。且作臨風柳絮看。煙香渺。路瀾漫。千林猶待月爭寒。灑君細酌羔兒酒。倚遍瓊樓十二欄。

前調九日雙溪樓

不惜黃花插滿頭。花應卻爲老人羞。年年九日常拚醉。處處登高莫浪愁。酬美景。駐清秋。綠橙香嫩酒初浮。多情雨後雙溪水。紅滿斜陽自在流。

前調九日登赤松絕頂

老去休驚節物催。菊花端的爲人開。攜壺幸有齊山客。懷古還如單父臺。松掩映。水滄回。使君強健得重來。不須細把茶黃看。且盡豐年酒一杯。

虞美人 送韓子卿

西風斜日蘭皋路。碧障連紅樹。天公也自惜君行。小雨霏霏。特地不成晴。滿城桃李春來處。我老君宜住。莫驚華髮笑相扶。記取他年同姓。兩尙書。

前調金華九日寄葉丞相

登臨自古騷人事。悽慄天涯意。金華峯頂做重陽。月地千尋。風裏萬枝香。相君攜客相應記。幾處客狂醉。雙溪明月亂山青。飛夢時時。猶在最高亭。

前調七夕

煙霄脈脈停機杼。雙鶴飛來語。踏歌聲轉玉鉤斜。好是滿天風露。一池花。離多會少從來有。不似人間

南潤甲乙稿 卷七 詞

一一五

一一四

久。歡情誰道隔年過。須信仙家日月。未多時。

前調葉夢錫十月海棠盛開

韶書昨夜催春到。綠野花爭早。幾枝先見海棠開。全勝隋頭衝雪。寄江梅。破寒瀟瀟嬌如醉。不比春饒睡。萬紅千紫莫嫌遲。看取滿城花送。夜衣歸。

夜行船 再至東陽有歌子往盡重九詞者

極目高亭橫遠岫。拂新晴。黛蛾依舊。策馬重來。秋光如畫。霜滿空梧高柳。菊羊橙看遣對酒。歡情似那時重九。樓上清風。溪頭明月。不道沈郎消瘦。

南鄉子 龍眼未開有詩詞者戲爲賦之

江路木犀天。梨棗吹風樹樹懸。只道荔枝無驛使。依然。贏得驪珠萬顆傳。香露滴芳鮮。並蒂連枝照綺筵。驚走梧桐雙睡鴉。應憐。腰底黃金作彈圓。

前調中秋前一日飲趙信申家

細雨弄中秋。雨歇煙霽玉鏡流。喚起佳人橫玉笛。凝眸。收拾風光上小樓。爛醉判扶頭。明日陰晴且漫愁。二十四橋何處是。悠悠。忍對嫦娥說舊遊。

醉落魄 務觀席上索賦

樓頭晚鼓。佳人莫唱黃金縷。良宵燈火還三五。腸斷扁舟。明日江南去。離觴欲醉誰能許。風前蝶鬧蜂兒舞。明年此夜知何處。且插梅花。同聽畫簷雨。

前調戊戌重陽龍山會別

菊花又折。今年真是龍山客。杯行激灑新醅白。一醉相歡。莫便話離側。從教破帽頻欹側。樓頭霜樹明秋色。憑高待把疎星摘。天近風清。不怕暮雲隔。

一剪梅 夢錫席上

竹裏疎枝總是梅。月白霜清。猶未全開。相逢聊與著詩催。要趁金波。滿泛金盃。多病懶非作賦才。醉到花前。探得春回。明年公已在鸞臺。看取春風。丹詔重來。

臨江仙 次韻子雲中秋

記得年時離別夜。都門強半清秋。今年想望只鄰州。星連南極動。月滿大江流。芸閣老仙多妙語。雲階清夢曾遊。展聲遠認庾公樓。金波搖酒面。河影墮簾鉤。

前調寄張安國

自古文章賢太守。江南只數蘇州。而今太守更風流。熏香開畫閣。迎月上西樓。見說宮粧高髻擁。司空卻是遨頭。五湖莫使具扁舟。玉堂紅藥在。還勝百花洲。

江神子 趙安縣戲趙德莊

十年此地看花時。醉題詩。夜彈棋。湖海相逢。曾共惜芳菲。前度劉郎今度客。嗟老矣。鬢成絲。江梅吹盡

南潤甲乙稿 卷七 詞

一一七

一一六



柳橋西雪紛飛。畫船移滿眼青山。依舊帶寒溪。往事如雲無處問。雲外月也應知。

前調金山會飲

金銀樓閣認蓬萊。曉煙開。上崔嵬。風引孤帆。誰道卻船回。鵬翼倚天龍背穩。驚浪起。雪成堆。翩翩黃鶴為誰來。醉持杯。共徘徊。四面江聲。脚底隱晴雷。織女機頭憑借問。何處更有瓊臺。

滿江紅丁亥示履祐甫

梅欲開時君欲去。花誰同折。應恨望。江津千樹。晚煙明雪。花似故人相見好。人如塞雁多離別。待留君。重看水邊花。花邊月。臺城路。山如闕。追往事。傷時節。但春風春雨。古人愁絕。多少揚州詩興在。直須清夢翻蝴蝶。問他年誰記飲中仙。花應說。

前調自鹿田山橋小集潛嶽寺坐中酬陳子象調

寂寞山城春已半。好花都折。無奈向陰晴不定。冷煙寒食。莫問花殘風又雨。且須爛醉酬春色。歡使君華髮又重來。人應識。丹井畔。山橋側。空翠裏。煙如織。便直教馬上。醉巾帶濕。丞相車茵端未惜。孟公好客聊為客。算明年溪路海棠開。還相憶。

前調再至丹陽每值務觀有歌其所製者因用其韻示王季夷章冠之

江繞層城重樓迴。依然山色。有佳人猶記。舊家離別。把酒只如當日醉。插毫贖欠樽前客。算平林有恨寄傷心。煙如織。湖平樹。花連陌。風景是。光陰易。歎新聲。漸在。斷雲難覓。暮雨不成巫峽夢。數峯還認湘波。瑟但與君同看小槽紅。真珠滿。

水調歌頭席上次韻王維和

世事不須問。我老但宜仙。南溪一曲。獨對蒼翠與屏顏。月白風清長夏。醉裏相逢林下。欲辯已忘言。無客問生死。有竹報平安。少年期。功名事。竟蕪然。如今憔悴。蕭蕭華髮。抱膝編。萬里蓬萊歸路。一醉瑤臺風露。因酒得全。笑指雲階夢。今夕是何年。

前調七月六日與范至能會飲重虹是時至能赴栢蒼子以九江命遣至能來歐

江路晚來雨。殘暑夜全消。人言天上今夕。飛鶴漸成橋。杳杳雲車何處。脈脈紅蕖香度。瓜菓趁良宵。推枕斷虹卷。撫檻白魚跳。五湖客。臨風露。倚蘭若。雲濤四起。極目人世有煙霧。我送君舟西渡。君望我帆南浦。明日恨迢迢。且醉吳淞月。重聽浙江潮。

前調寄陸務觀

明月照多景。一話九經年。故人何在。依約蜀道倚青天。豪氣如今誰在。膽對岷峨山水。落紙起雲煙。應有陽臺女。來壽隱中仙。相如賦。王褒頌。子雲玄。蘭臺驛閣。早晚飛詔下甘泉。夢繞神州歸路。却趁雞鳴起舞。餘事勸燕然。白首待君老。同泛五湖船。

前調次韻子雲東山見寄

激激桂華滿。搖落楚江秋。去年今夜。相望千里一扁舟。滿目都門風露。離別淒涼幾度。霜雪漸盈頭。山水

最佳處。常恨不同遊。少年約。談笑事。取封侯。田園歸晚。休問適不用吾謀。身外功名何處。屈指如今老去。無夢到金甌。贖買五湖月。改笛下滄洲。

前調水洞

今日我重九。莫負菊花開。試尋高處攜手。躡屐上崔嵬。放目蒼巖千仞。雲護曉霜成陣。知我與君來。古寺倚修竹。飛檻絕纖埃。笑談間。風滿座。酒盈杯。仙人跨海。休問隨處是蓬萊。河有仙骨。落日平原西望。鼓角秋深悲壯。戲馬但荒臺。細把茱萸看。一醉且徘徊。

前調雨花臺

澤國又秋晚。天際有飛鴻。中原何在。極目千里暮雲重。今古長干橋下。遺恨都隨流水。西去幾時東。斜日動歌管。萸菊舞西風。江南岸。淮南渡。草連空。石城潮落。寂莫煙樹鎖離宮。且闌樽前酒美。莫問樓頭佳麗。往事有無中。卻笑東山老。擁鼻與誰同。

前調和履祐甫見寄

落日澹芳草。煙際一鷗浮。西湖好處。君去千里為誰留。坐想敬亭山下。竹映一溪寒水。飛蓋共追遊。況有樽前客。相對兩詩流。笑談間。風滿座。氣橫秋。平生壯志。長嘯起舞看吳鉤。紅白山花開謝。半醉半醒時節。春去子規愁。夢繞水西寺。回首謝公樓。

醉蓬萊次韻張子永同飲謝德興家

聽清歌初轉。翠嶺雲橫。乍飛遶。水落秋明。正千巖呈露。況有賓朋。飄然才調。盡凌空鷲。步繞西陵。同尋南浦。郊原新雨。好客聲名。鄭莊風韻。松菊栽成。故侯瓜圃。燕去鴻來。笑人生離聚。老子儂閑。愛君三徑。共一樽芳醕。待約梅仙。他年丹就。騎鯨飛去。

念奴嬌中秋攜兒輩步月至極目亭寄懷子雲

去年秋半。正都門結束。相將離別。激激雙溪新雁過。重見當時明月。步轉高樓。淒涼看鏡。綠髮紛成雪。晚晴煙樹。傍人飛下紅葉。還記江浦潮生。雲濤天際。涌金波一色。千里相望渾似夢。極目空山園碧。醉拍朱欄。滿簪丹桂。細與姮娥說。倚風孤嘯。恍然身在瑤闕。

前調再用韻答韓子師

定交最早。歎西津幾度。忽忽論別。世事浮雲山萬變。只有滄江橫月。長憶追隨。湖山好處。醉帽敲風雪。竹陰花徑。與來題畫桐葉。誰憶此地相逢。鬢毛君未。白眉添黃色。屈指煙霄歸詔近。路入龍樓金碧。千載功名。一樽歡笑。會作他年說。倚天長劍。夜寒光透銀闕。

前調次陸務觀見貽念奴嬌韻

湖山泥影。弄晴絲目送。天涯鴻鵠。春水移船花似霧。醉裏題詩刻燭。離別經年。相逢猶健。底恨光陰速。壯懷渾在。浩然起舞相屬。長記入洛聲名。風流觴詠。有蘭亭脩竹。絕唱人間。知不知。零落金貂誰續。北固煙鐘。西州雪岸。且共杯中綠。紫臺青瑣。看君歸上翠玉。



前調又次韻

春來離思正樓臺燈火香凝金戟。楊子江頭嘶騎擁。楊柳花飛留客。枚乘聲名。謫仙風韻。更賦長相憶。酒闌相顧。起看月墮寒壁。樽前誰唱新詞。平林真有恨。寒煙如織。燕鴈橫空。梅蕊亂。醉裏隔江聞笛。白髮逢春。湖山好在。一笑千金直。待君歸詔。買船重話。舊昔。

水龍吟 溪中有浣衣石

亂山深處逢春。斷魂更入桃源路。雙雙翠羽。澹澹流水。濛濛香霧。花裏鶯啼。水邊人去。落紅無數。恨劉郎鬢點。星星華髮。空回首。傷春暮。寂寞雲間洞戶。問當年佳期何處。虹橋望斷。瓊樓深鎖。如今誰住。綠滿千巖。浣衣石上。倚風凝貯。料多情好在。也應笑我。卻忽忽去。

前調夜宿化城得張安國長短句戲用其韻

五溪深鎖煙霞。定知不是人間世。軒然九老。排雲一笑。蒼顏相對。星斗垂空。月華隨步。酒醒無寐。廣寒已近。嫦娥起舞。天風動。搖丹桂。極目層霄如洗。正千巖稜稜。霜氣飛泉半落。蒼崖百仞。珠翻玉碎。金滌松成。葛洪丹就。如今千載。歎謫仙詩在。騎驢未遠。且留君醉。

瑞鶴仙 送王季夷

西風吹暮雨。正碧樹涼生。送君南浦。蟬聲帶殘暑。滿高林斜照。暝煙橫渚。故鄉路阻。更秋入江城。鴈度。恨天涯。幾許閑愁。對酒共成鬆旅。休問功名何在。綠鬢吳霜。素衣塵土。離觴緩舉。收玉筍。聽金縷。歎凌雲才調。烏絲欄上。省把清詩漫與。見洛陽。年少交遊。情君寄語。

薄倖 送安伯弟

送君南浦。對煙柳青青萬縷。更滿眼殘紅。吹盡。葉底黃鸝自語。甚動人多少。離情樓頭水闊。山無數。記竹裏題詩。花邊載酒。魂斷江干春暮。都莫問。功名事。白髮漸星星如許。任雞鳴起舞。鄉關何在。憑高目盡。孤鴻去。漫留君住。趁餘醞香暖。持盃且醉。瑤臺露。相思記取。愁絕西廬夜雨。

南澗甲乙稿卷八

表

賀冊寶禮成尊號表

天地明察。昭舜孝之無遠。日月光華。慶堯齡之有永。鴻稱大備。喜氣橫流。臣聞極天下以事親。斯啓安榮之運。本人心而御治。茲爲仁壽之基。洪惟慈闈。膺萬歲之期。實繫聖君。龍四海之化。惟動不應。不顯其符。隆大德必得之名。錄彌文于寶牒。紀泰元增受之策。崇嘉號于法宮。恭惟皇帝陛下。道際堪輿。恩霑動植。歡均海宇。不遺小國之臣。禮盛天正。亦尙一人之慶。然而身濟大業。躬行至仁。視膳問安。匪徒區區會閔之事。勝殘去殺。共推赫赫禹湯之明。是宜尼父之從心。遂見周王之復古。臣屬嬰符竹。阻望宸楓。帝夢無疆。豈但同符于文武。邦儀曠舉。真成度越于漢唐。

賀太上皇帝表

九州致養。坐凝景命之申。七政呈祥。運格宸心之縱。光增典冊。慶溢家邦。恭惟尊號陛下。若聖與仁。能寬而惠。功成白水。邁建武三十二年。道備崆峒。陋廣成千二百歲。脫履萬機之重。怡神五閔之餘。宜膺筭算之無窮。豈視歷歷而可紀。神妃儼極。共披金匱之書。聖子當陽。長奉玉卮之壽。臣屬拘職守。阻造闕廷。帝



堯壽以難名第切康衢之頌周王勉勉而壽考彌瞻雲漢之章

賀太上八十受尊號冊皇帝表

臣某言伏觀詔書加上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文緯武紹業與統明謨盛烈太上皇帝壽聖齊明廣慈備德太上皇后尊號冊寶者玉卮稱壽儼二紀之升平寶冊增名伸兩宮之大慶禮嚴八秩歡動九圍臣聞惟舜事堯斯啓堯期之社若文與武式彰帝之祥考載籍之攸傳歷漢唐而未覩於昭聖代肆舉上儀一生二生三肇炎緒之符于有永萬取千千取百迪慈聞之算于無疆一時並上于鴻稱嗣歲咸新于編典恭惟皇帝陛下系隆本始德邁永平泚中國而撫四夷將整渭橋之駕坐明堂而朝羣后益表雲臺之功而乃製龍衣以下同老萊之衣調神鼎而躬致天下之養宜為盛事彌介萬年臣屬領真祠阻趨觀關福延宗社久知上帝之顧歆惠及昆蟲更納斯民于仁壽

賀太上皇帝尊號表

臣某言伏觀詔書皇帝帥羣臣詣德壽宮(案)宋史高宗稱德壽宮加上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文緯武紹業與統明謨盛烈太上皇帝尊號者膺受命之符久照神于物外增泰元之策爰加號于域中掩載籍以彌高治華夷而共慶竊以期頤在宥自堯舜而有聞壽考逾中歷漢唐而未見況脫履而安天下之養垂衣而與造物者遊王則次春御常珍于副歲孫又有子貽丕緒于本支斯惟無得而名是為必得其壽恭惟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文緯武紹業與統明謨盛烈太上皇帝陛下好生本天地之大德凝兵成帝王之極功二十六年躬行慈儉之寶萬有千歲力致太平之基宜與冊之慶書與皇圖而俱永臣欽奉盛際屬傾外祠九賓禮傳雖莫奏甘泉之頌百神率舞第惟伸嵩嶽之呼

會慶節賀表

良月就盈夙啓誕彌之旦五星不聚肆迎元命之年宗社騰輝華夷協慶恭惟皇帝陛下恩沾動殖道貫堪輿體虞舜之無爲懋介兩宮之社秉周文之至德益深四表之歡策增授于泰元禮獨行于昭曠本支百世已觀孫子之施壽考萬年將見帝王之冠臣久叨祠館阻造關廷六樂成儀莫預鈞天之宴九寶在望第聞嵩嶽之呼  
聖神出震凝寶命于昊天歷數紹堯啓昌辰于良月乾坤萬祉夷夏騰歡恭惟皇帝陛下大德好生休功不殺孝悌而光四海恭儉以屏五兵治格文明將經六經而七祥開壽域允膺萬歲之三臣屬領祠庭阻趨觀關雖田穀之仰膏雨莫謝于生成若澤葵之傾太陽彌深于頌禱  
神聖健生昭格熙平之運乾坤錫羨式彰震夙之辰海嶽騰歡華戎共慶恭惟皇帝陛下明並日月功光祖宗整法駕于園丘彌文訓舉奉慶儀于前殿載籍未開舊傳河水之清茲見壽星之會臣屬叨詞館遙眺關廷莫陪嵩嶽之呼恭趨盛旦第切華封之祝益介萬年

千齡啓運於昭上聖之生萬歲成純式副下民之瞻昆蟲聞澤海嶽歡呼恭惟皇帝陛下勇知表邦寬仁御世體乾无之用九萬化默成法離照之繼明四方咸又候祥輝于良月增神筭以後天臣屬假慶符阻

趨觀關續天地之頌莫追考父之能廣立極之謠第切封人之願  
生商定位仰神聖之誕生日月光華驗基圖之復旦四方來賀萬國咸寧恭惟皇帝陛下陟禹之迹誦堯之言通孝悌于神明惟動不應成安強于道德未占有年載臨震夙之辰益著升平之象體太極之三爲一功即混于華戎膺眉壽之萬有千治彌高于今古臣猥叨祠秩阻造廷紳擊壤歡呼第切康衢之頌稱觴作舞如聞嵩嶽之呼

昊天成命有開載夙之祥良月就盈益仰誕彌之節照臨所被鼓舞惟均恭惟皇帝陛下勇智以表萬邦神明而光四海政刑修于閒暇不昭有截之威道德成乎安強共介無疆之壽茂建系隆之業聿臻恢復之期臣徒深望日之誠莫預造廷之慶紹登封之七十一俯觀世祖之成功膺歷數之萬八千仰繼天皇之盛際

占履武之祥序開良月紀流虹之旦慶及溥天莫酬在宥之恩共上無疆之祝恭惟皇帝陛下丕承武烈重協帝華修車馬以會東都聖功可待詰戎兵而陟禹迹德政用修治四表之歡聲介萬齡之眉壽臣屬拘祠館阻造宸廷率百末之觴魚龍在望上千秋之鑑葵藿傾心  
祥開良月占五星聚井之期慶洪寰區啓大電繞樞之且乾坤丕應宗社延洪恭惟皇帝陛下睿智以有臨常德以立武會期長樂聿求萬國之歡獻獲大安坐式九圍之命懋建隆平之業於昭震夙之辰合二氣于無窮測三光而不老臣叨塵從寮久去宸廷履土戴天莫罄華封之祝望雲就日第增嵩嶽之呼

天申節賀表(案)宋史高宗生辰名天申節

紹炎圖于三紀久釋萬機嚴端節于千秋茂迎八秩祥占嵩嶽喜溢康衢恭惟尊號德輔至仁功高再造怡神物外自得逍遙之遊玩意域中不遺慈儉之寶仰聖子神孫之共慶宜普天率土以均歡臣屬領真祠阻趨觀關候如復旦驗神光七十五來禮盛祈年頌眉壽萬有千歲  
中天紹復漢儀莫盛于兩京垂拱耄期壽考特高于五帝祥占星火喜溢康衢恭惟尊號道大難名功成不處丕謨與子無憂宜惟文王好生在民盛德孰加虞舜脫履萬機之外怡神四海之尊八千歲爲春坐溪河清之運九萬里而上行觀輿地之歸臣久去班聯尙縻祠秩仰房心之叶瑞莫遂窺瞻驗箕翼之齊輝第深作舞

九州致養仰太極以居尊四表騰歡慶誕彌之紀節恭惟尊號功成不幸道妙難名跡並商周茂建中興之烈批視堯舜猶全高蹈之風椿齡迎八秩之祥天壽啓萬年之永臣叨塵從寮阻造宸廷驗火德之重明徒深歡舞祝乾符之增授第切嵩呼

道契空桐甫迪期頤之慶光凝華渚式昭載夙之祥燕及敷天歡騰萬國恭惟尊號功高漢祖仁並唐堯踰建武三十二年授之聖子迎天皇萬八千歲重見神孫倬然壽考之符信矣古今之冠臣屬拘祠秩阻造關廷出丙入丁共仰星躔之極先庚後甲益知帝命之申

天命不顯其符久格系隆之運大德必得其壽式昭震夙之辰夷夏均歡人神共慶恭惟尊號功超運古



治復承平。再造不基。陋漢唐其培塿。允恭大業。僊舜猶批糠。方觀累洽以重熙。自得長生而久視。後乾坤而不老。膺歷數以無窮。臣猥竊真祠。阻趨宸陛。仰鎮京之燕。惟深葵藿之傾。聯嵩嶽之呼。第切昆蟲之憐。

進銀絹表

萬機脫屣。仰瞻嗣訪道之辰。四海賈珍。盛華清呈祥之旦。虔修方物。恭賀大庭。前件銀絹。美異昆田。實諸文節。不勝歡賦。敢為幸旅之歸。無疆惟休。共上封人之祝。

賀太上皇帝表

堯舜在上。紹成復古之勳。任如比隆。共格齊天之算。禮新一代。慶洽萬方。竊以日候再中。故月承而有耀。乾元用九。茲坤順以無疆。仰泰皇迎增壽之祥。乃柔極兆同休之慶。道均不老。理合自然。恭惟尊號太上皇帝陛下。脫履怡神。握符御世。文王之與聖子。既共保于鴻基。帝嚳之有元妃。宜並申于寶命。肆差春日。聯舉盛儀。靡煩八駿之馳。坐致七桃之獻。臣屬嬰祠秩。久去宸廷。聽九成之簫韶。第想雲龍之會。祝萬歲之眉壽。徒彈葵藿之誠。

太上皇帝慶壽禮成賀表

慈闈介壽。亘古未聞。盛禮告成。普天同慶。恭惟尊號太上皇帝陛下。仁參高厚。道冒華戎。克邁成功。父子自侔于堯舜。系隆庶豫。君臣未數于商周。屬茲萬歲之期。翁受四方之賀。啓祥輝于南極。候淑氣于東郊。不驗短以從心。既驗降年之有永。強為名而字道。益知受命之無疆。臣屬守蕃宜。阻趨象魏。歌卿雲之爛。備聞海岳之歡。受神災之增。更仰日星之紀。

皇帝賀表

慶集堯庭。仰聖人之得壽。禮行漢殿。知天子之有尊。宗社增輝。華夷受福。恭惟皇帝陛下。守先王之要道。備中國之至仁。法地法天。叶事神于無外。盡倫盡制。極養志而不違。當慈闈膺獻歲之祥。實睿算擬傳家之喜。占斗牛之王氣。盛事冠于百王。會日月于壽星。歡聲騰乎四表。臣適叨郡寄。阻望國光。莫陪洛下諸生。作受命中興之頌。尚與海隅父老。詠蒸民立極之詩。

太上皇后七十賀皇帝表

千齡紀運。式昭帝載之隆。七秩迎年。更上母儀之慶。歡騰海宇。喜溢宮庭。竊以漢興而尊太公。媪后不書于長樂。老而授大舜。女皇莫著于平陽。惟一時並養于宸闈。且二聖聯躋于睿算。在今甫見。亘古未聞。恭惟皇帝陛下。齊日月之運行。事天地以明察。垂衣拱手而致化。道嘗合于兩儀。問安視膳于無違。教既刑于四海。金簡同開于壽歷。玉卮益奉于慈顏。臣遠從班。欽聆盛典。宴西池而歌黃竹。小融融洩洩之詩。禮南岳而倡卿雲。美蕩蕩巍巍之治。

孝慈淵聖皇帝上優慰表代會司

佳兵罷警。方期鑿略之還。遠使來庭。遽告龍髯之斷。哀纏宸極。痛決哀區。伏以孝慈淵聖皇帝。潛德春宮。

天下陰受其賜。水休實位。生民無得而稱。蓋仁孝本于自然。慈儉存于先務。蒙塵三紀。阻觀萬方。合文王之明夷。固已行乎患難。有高宗之無逸。曾未享于春秋。恭惟皇帝陛下。坐致平康。躬修悌順。東朝違養。幾歲月之。周北顧在原。何禍災之存。至音容遂遞。聖情難居。臣適以使事在遠。不獲奔赴闕廷。云云。

太上皇帝慰表

中靈貽災。遽失婦容之順。慈闈軫念。諒同子聖之悲。恭惟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陛下。脫履萬機。願神四表。雖自家刑國。宜俯記于內朝。而制禮緣情。願稍寬于聖慮。

太上皇后慰表

母道遵臨。方嚴慶養。婦儀奄隔。遽軫慈懷。恭惟壽聖太上皇后殿下。厚德承乾。至明儷日。願徽音之欲嗣。悵柔範之莫還。願寬中節之哀。以副從宜之禮。

皇帝慰表為皇后上

災延椒掖。悲動楓宸。凡在照臨。舉深愴慕。伏以大方皇后。化行恭儉。德茂柔嘉。正九御之盛儀。悵焉未久。助兩宮之大養。俟爾不終。恭惟皇帝陛下。洽極事親。功深御宇。願抑倪天之感。俯從率土之祈。

又為皇太子跪

前星失次。少海沈輝。痛極本支。悲纏寰宇。恭惟皇帝陛下。治功日起。齒德天開。宮掩長秋。願哀悼之未遠。苑空博望。乃變故之存。願思付託之隆。少抑哀慈之念。

太上皇帝慰表

國有神孫。方啓重輝之盛。天開聖緒。乃貽大本之憂。恭惟尊號備王者之無私。膺天下之至養。甲觀占夢。茂迎四世之祥。綠車在廷。遠有一朝之感。願益親于道化。庶少抑于聖情。

太上皇后慰表

主器占憂。遂虛儲禁。舍飾興起。倍軫慈衷。恭惟尊號體備仁榮。躬行儉實。審此重明之照。夙昭大慶之符。帝社未施。天災遽有。願抑悲思之感。益綏壽履之康。

知婺州到任謝表

入塵法從。歲躋悅闕于再周。出假便蕃。道路僅更于數舍。仰體曲成之眷。敬宜寬大之恩。伏念臣。知力不能踰人。學術無以異眾。才疎意拙。少嘗粗志于功名。心折氣摧。晚實重傷于憂患。豈謂衰頹之朽質。濛濛特達之聖知。始寓直于掖垣。旋參華于選部。文惟飲餞。屢承褒褒之加。議本慈恩。悉荷威顏之假。感洪慈之未報。揣微分而敢安。願此東陽。今為輔郡。財殫粟匱。適遭饑饉之餘。訟劇政繁。尤重藩宣之委。孰云孱懦。可副選掄。此蓋恭遇皇帝陛下。躬慈儉以保邦。體寬仁而御下。謂臣早更州縣。或知撫字之方。憐臣久侍禁嚴。備識憂勤之意。責之列職。寵以分符。敢效昔賢。樽俎但期于賦詠。庶幾漢吏。里閭稍遂于莫安。

再知婺州到任謝表

冠西清之美職。已冒殊恩。分太未之名邦。仍叨舊治。稍違行闕。卽屆部封。伏念臣。少嘗竊慕于古人。晚始



親逢于聖主。豈謂迂疎之質。遂蒙特達之知。造膝而貫狂愚。既屢嘉其一得。披肝而導志慮。會何補于萬分。罔知歲月之遷。浸荷寵靈之異。昨膺召節。誤長從班。執云銓敕之平。益愧論思之謬。葵翟徒知向日。忍負寸心。犬馬猶有戀軒。敢懷去意。第每虞于譏議。仍滋懼于滿盈。自詭為州。實惟報上。況滋寶鑒。特近太微。地竊重臨。治行靡追于黃霸。時容著詠。郊居肯慕于沈侯。祇佩眷私。若為稱塞。此蓋恭遇皇帝陛下。德參天地。道貫華戎。泰和在于唐虞。肅臣工而器使。仁風懋于黎庶。擇守令以布宣。施及安庸。荐加優渥。臣敢不恪求民瘼。寅奉藩條。官聯喉舌之司。願敢忘于左右。郡亦股肱之寄。誓益告于謀猷。

謝賜寬恤手詔碑表

宸恩寬大。衣被于羣黎。容藻昭回。照臨于萬國。承休甚寵。拜命惟新。竊以方國賜書。本建武中興之盛事。為民下詔。實孝文務養之深仁。於鑲聖時。兼休二代。恭惟皇帝陛下。道侔天地。德紹祖宗。功烈無前。孝治曠于四表。嘉祥荐至。豐年歷格于萬邦。憫茲穀賤之或傷。尚致戶輸之過取。賜頒寶墨。申戒攸司。粲然雲漢之垂。穆若春陽之布。臣濫紆州組。躬受詔函。周賦有常。詎敢多于什一。堯言在上。庸知告以再三。

辭知建寧府表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十二月三日。三省同奉聖旨。差臣知建寧府。不候授告。疾速前去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者。臣欽聞成命。愧懼無任。伏念臣以至愚極陋之質。荷上聖特達之知。擢真三銜。已乏論思之效。試守一郡。迄無善最之稱。徒知奉行寬大。以捐摩鐵錘之餘。不慮自貽曠濶。而招致侮尤之積。懇祈赦地。實微分之攸宜。以界便蕃。匪私心之敢望。況建寧之鉅鎮。本潛躍之名區。雖異時嘗叨宰字之官。豈今日遂有鎮臨之幸。已試無狀。啓處不遑。伏望皇帝陛下。遴選循良。布宣德意。俾內外咸舉其職。思小大務盡其才。寵以真祠。庶少安于庸懦。假之歲月。斯曲示于保全。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所有恩命。未敢祇受。臣除已交割婺州職事。以與次官。一面起離前去。備信州聽候指揮外。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知建寧府到任表

滌懸額天。莫遂請閒之願。疏恩易地。仍叨共理之榮。優假至深。凌兢罔措。伏念臣奮身疎遠。遭世盛明。入參侍從之華。每蒙異眷。出領藩宣之寄。曾乏微庸。況歲月之僅周。積過愆而靡追。孤蹤易毀。寧分近甸之憂。全度兼容。特畀潛藩之重。眷茲建水。實控閩陬。代藉初基。覺谿山之改觀。官游淺老。慨民社之嘗臨。雖馳驅頗愧于壯年。然委付有光于前日。此蓋恭遇皇帝陛下。惠綏羣獻。明燭高微。器使人才。舉絕重輕之弊。衡持天下。悉無內外之殊。不遺管籥之微。尚費乾坤之造。軫其迂鈍。錫以便安。臣敢不仰體曲成。益思盡瘁。土風未俗。猶粗識其二三。利澤深仁。咸布宣于萬一。

謝降官表

外臺撫戾。難追于深文。中詔施仁。第從于寬典。恩隆命薄。感極涕零。伏念臣猥以庸材。叨塵輔郡。野無青草。適歲事之荐饑。月有犀渠。復土風之善競。慨疲瘁之既竭。漸尺寸之罔功。財貨未贏。陽城之政甚拙。教條靡善。延壽之過自知。至于報應。或繆于文移。請辭務伸于法令。重貽刺舉。宜在譴訶。羸瓶之實井涸。蓋

有擠而甚者。弊車之避道左。是宜慶而去之。敢期覆燾之深。曲示保全之厚。就移職守。特損官聯。此蓋恭遇皇帝陛下。湯網務寬。舜璣惟察。念臣久更州縣。常自信其迂愚。憐臣昔侍禁嚴。每洞知其拙直。刑于善貨。責以後來。臣敢不仰副殊私。益堅素履。雖桑榆之收暮景。莫知補報之方。若葵藿之傾太陽。尚有糜捐之所。

謝放罷表

彈文甚峻。請從流放之科。宸度兼容。聊示汰歸之禮。恩深命薄。感激涕零。伏念臣猥以非才。叨塵異眷。文詞淺拙。嘗蒙甚善之褒。議論闊疎。屢動蓋高之聽。久冒清華之選。皆緣特達之知。昨自典銓。復求試郡。與之舊治。曾無數舍之勞。課以字民。尚乏期年之効。徒以世舊厚祿。身忝從班。稍知粗抑于豪強。不敢遽形于退避。明目張膽。期法令之是行。銷骨鑠金。乃謗傷之遂積。果貽清議。上負明時。然臣被拔擢于州縣者。餘二十年。荷委任于朝廷者。更十數職。寵為過分。嗟有識之自知。貪以徇私。慨無從而可辨。僮匪皇慈之洞鑒。詎容小己之保全。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擴博愛之深仁。推好生之盛德。惟天為大。徧覆包涵。而靡遺。如日之升。遠近幽深。而必照。察臣性本于疎直。憐臣夙勵于樸忠。不忍嚴誅。尚存善貸。臣敢不洗心念咎。銘骨知歸。迫暮景之桑榆。若為報國。視歲寒之松柏。所以事君。

謝提舉太平興國宮表

竊輔郡之符。自貽謗戾。賦真庭之祿。俾追饑寒。滋佩恩憐。徒深感涕。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學知為已。仕切慕君。荷聖神識拔于衆人之中。遭逢特異。躡侍從周旋于六官之長。忌嫉已多。惟思樸直。以盡忠。詎敢窺覲。而幸進。場因請外。復玷承流。謂抑強禁暴者。刺史之常規。若避事懷私者。古人之深恥。豈慮中傷之銖積。遂能搖動于風聞。含沙幾類于短狐。射市乃遭于強弩。誣其怨望。固已墜臣于深淵。鑿以貪汙。直欲錮臣于聖世。賴至仁之在上。知羣下之隱情。洞見肺腑。保全軀命。然臣恐懼閱三時之久。歸窮懷十口之憂。未容放跡于山林。但有投誠于君父。函蒙鴻造。肆軫餘生。庶廩稍于安閒。貸馳驅于衰病。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曲成萬物。懷保小民。力辨忠邪。益恢張于治具。大明黜陟。庸不憂于士風。將尋尺之有施。示蓋帷之罔棄。察其既往。許以自新。臣敢不砥礪素衷。激昂晚節。無功而祿。第為糊口之羞。有命不渝。尚切粉身之報。

再任興國宮謝表

綴西清學士之班。尚叨美職。賦南紀祠官之祿。益愧罔功。祇荷恩憐。莫知報塞。伏念臣。才為短拙。分實駑單。圭竇華門。竊有棲遲之幸。竹筍木屐。自嗟嫁送之頻。願榮遇之已多。曾生涯之未給。一昨坐謫于郡寄。繼蒙予食于真遊。抱詩禮以傳家。詎忘所守。課蠶鹽而玩歲。僅活其孥。速茲秋滿之初。復起年餽之慮。飛而控地。志宜遂于歸田。窮則呼天。心但祈于雨粟。果勤洪造。仍畀素餐。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德本好生。治先從欲。體成周之歸厚。草木依仁。法炎漢之用寬。昆蟲咸憐。肆紆臨照。施及安庸。臣敢不奮厲愚衷。激昂晚節。枯魚未朽。既均被于斗升。老馬載馳。或粗知于道路。



三任與國宮謝表

購材無用。祇退伏于田廬。明命有加。乃荐叨于祠館。荷天從欲。揣分與慚。伏念臣頃以愚恩。誤蒙選拔。典領三銜之重。詎辭論思。蕃宜兩郡之繁。遂貽譏議。一去闕廷之下。六鷲歲月之遷。戴盆易望于層霄。徒懷眷遇。伏機自甘于末路。倍費保全。惟負郭之未充。慨投簪之甚迫。尚庶虞稍獲在安閒。得象罔之珠。益知味道。受支離之粟。滋愧匪功。茲蓋恭遇皇帝陛下。仁覆羣生。春熙庶幾。門臣早更州縣。官齊力之淺。慙憐臣久侍禁殿。亦姓名之歷記。肆加存摺。俾追飢寒。臣敢不思報厚恩。誓殫晚節。餘生未泯。僅為尺蠖之伸。素志僅酬。或致寸莛之効。

江東轉運判官謝表

竊食無功。尸于宰掾。使私有請。尚界于使。祇屆部封。具宜詔旨。伏念臣零丁墜緒。歷落凡材。一趨君璽之嚴。五閱歲臘之換。為郎甚寵。乃官謗之自貽。去國稍淹。迄州符之未試。曲荷乾坤之造。再瞻日月之光。南省西樞之聯。曾微報効。中臺右轄之屬。荐至攝承。端分職誠。拜恩從欲。策名中祕之府。錫節大江之壖。地接行畿。實總陪都之調度。跡違文陛。重勤審訓之丁寧。此蓋恭遇皇帝陛下。天覆堯仁。日躋湯聖。衡持內外。初無彼重。而此輕。器使賢愚。歷問寸長。而尺短。治厲精而匪倦。功復古之是圖。致此妄庸。姑從寄委。臣敢不益堅素守。無負聖知。雖攬轡登車。未究昔人之志。僅給軍轉漕。或殫異日之能。

謝起軍轉官表

羽檄調兵。僅供常職。綸言錫命。乃沐異恩。悵懸避之不命。第祇承而為愧。伏念臣猥以頑冥之質。誤蒙神聖之知。入侍禁塗。豈有論思之効。出分藩服。曾何善最之稱。當周王田獵。以選師。仰漢帝置書。而賜郡。元戎十乘。奉追召之既嚴。次國二軍。觀驅馳而敢後。亦妄陳于未議。竊自獻于愚忠。深懼譴訶。詎宜褒陟。披肝瀝膽。謂有願之必從。縮頸汗顏。迄無功而受賞。此蓋恭遇皇帝陛下。激昂士氣。砥礪臣工。陰開陽開。務作新于庶政。乾旋坤闢。思底定于萬方。致茲增秩之榮。靡閒尸官之濫。臣敢不飲承訓飭。彌謹藩宣。躬阡陌勸農桑。益布維新之令。修車馬。備器械。庶觀復會之期。

謝除待制表

分符出守。已叨便近之藩。錫命寵行。尚綴禁嚴之列。懇辭莫遂。賜受彌兢。伏念臣久以庸愚。誤蒙簡拔。周遊省戶。參掾屬者九年。密勿從班。備銜于兩選。積有丘山之厚。良了無塵霧之微。勞外并名州。實踰分願。中聯美職。滋冒恩榮。恍然未定之驚魂。甚矣橫流之感涕。茲蓋恭遇皇帝陛下。仁如天大。德與日升。器使羣材。皆副盡歸于採擷。生成庶幾。魚成遂于飛潛。曲示眷私。用光臨道。臣跡雖遠于丹陛。名猶滯于清廟。惟近臣獻納之私。未殫于補報。若刺史中和之布。敢負于使令。

除龍圖閣學士謝表

冒三銜之長。久玷近班。首六閣之聯。遽叨美職。恩隆意表。愧溢顏間。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竊以入從出藩。本侍臣之常禮。循名責實。斯主上之至權。逮夫寵數之驟加。必有勞能之可紀。仰河圖于東序。是惟

冠百世之淵文。通禁繫于西清。必以待一時之舊老。如臣者。少而孤陋。晚益顯冥。符節歷頒。久載馳于周道。珠環遞賜。長養入于修門。未酬神聖之知。竊有滿盈之懼。茲由常伯。自詭便蕃。給命高華。豈謂疏榮之特異。奎壁炳耀。殊非避寵之能安。此蓋恭遇皇帝陛下。湯聖日躋。堯仁天覆。察臣持循。法令粗知。課力之方。俾臣宜布詔條。曲示臨民之渥。願此鸞鳩之質。曷窺龍馬之光。臣敢不。被飭備哀。答揚隆施。官雖外服。尚司實禁之儲。名在諸儒。敢忘論思之報。

權吏部侍郎謝表

服勤公掾。濫一官四至之榮。列職禁塗。積十載九遷之幸。拜恩逾厚。揣分奚宜。伏念臣仕本慕君。學知為己。守高會之規矩。嗟涉世以自疎。聞師友之淵源。慨決科而已。一從縣宰。誤玷王官。資緣寢歷于省臺。出入薦叨于符節。微軀欲奮。幾成控地之鳩。弱羽易摧。屢作退風之鷁。矧憂患支離之後。荷生成收召之殊。兩轄重陪。豈有彌綸之効。西垣暫直。曾何潤色之工。方虞未免于隨訶。敢意遽蒙于簡拔。惟茲還部。實異他曹。內以檢制于吏。外以整齊于士。類當劇煩。而罔避。匪庸儒之所堪。此蓋恭遇皇帝陛下。天覆函生。日熙庶政。賢者在位。而能者在職。舉無棄于羣材。仕者欲朝。而農者欲耕。俾各安于至化。容茲銜敘之職。責其愚鈍之功。臣敢不三沐自修。百為盡節。若課吏期于平允。可無銜鑿之功。而從臣許以論思。尚切涓埃之報。

除吏部侍郎謝表

典銓無補。每懷代匱之憂。拜命有加。乃冒為真之寵。伏念臣愚不更事。老無取材。用意闕疎。最出衆人之後。秉性樸直。但期聖主之知。自擢貳于銓衡。實坐糜于歲月。威靈遠被。僅揚使者之禮。職業空居。猶竊從臣之素。本虞曠戾。敢冀恩榮。此蓋恭遇皇帝陛下。丕冒華戎。裁成品彙。謂上策莫如自治。將內外以舉安。思衆賢聚于本朝。故涓埃之成取。願嗟庸懦。亦在裏陞。臣敢不。仰體至仁。誓堅素履。惟守資格。而師法令。罔敢怠違。若殫忠盡。而罄論思。是為報塞。

郊赦加食邑謝表

禮行郊報。初莫預于駿奔。恩衍戶租。乃重沾于惠術。叨榮逾厚。揣分知慚。伏念臣久去班聯。尚尸祠祿。材能素陋。了無橫草之功。齒髮淺彫。第有守株之志。莫致慶成之善頌。遂膺進律之殊褒。駢邑既增。取禾與愧。此蓋恭遇皇帝陛下。化參天地。道通神明。方萬歲以成純。躬致嚴禋之祀。靡一夫之不被。益均臣庶之歡。申賁絲綸。用彰典禮。臣敢不誓圖報稱。欽佩眷慈。縱觀渭上之朝。詎忘異日。獨抱周南之病。自信餘生。

謝進封額川郡公加食邑實封表

慈皇介壽。需及敷天。徵臣何功。叨叨進律。仰止王言之真。遽躋公社之榮。伏念臣材不逮中。愚無所用。蚤蒙異擢。詎忘補報之階。自取謗傷。尚竊安閒之祿。方舜治格無為之盛。乃堯齡臻難老之期。千歲有逢。萬邦皆慶。錫爵遂超于五等。疏封且冒于多田。茲蓋恭遇皇帝陛下。老老以與。民君而賦。政盛禮備。樂成儀煥。于兩宮。有罪薄征。懣聲溢于四表。慨茲朽質。曷副深仁。臣敢不。誓罄丹誠。恩酬洪造。老當益壯。況懷



伏機之心用之則為益勵守株之志

謝加食邑實封表

臣某言伏准告命以明堂大禮慶成加臣實邑三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臣已望闕謝恩祗受訖者禮行奉室會草預于駿奔賞逮羣工乃例在于惠術人微曷稱恩重莫酬伏念臣久玷從班尚叨祠祿散材無用自甘屏跡于丘園盛與有光豈復相儀于禮樂解澤既敷于薄率歡聲實偏于遐邇未嘗趨造于朝猶蒙多與之邑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日新聖德天覆萬方弗遺小臣欲賢愚之並施爰有大賚俾動植以知仁臣敢不督竭疲庸仰思報塞三百戶而無告足增寒陋之華八千歲以為春但祝聖神之壽

代賀南郊禮成表

素壇修報實歷迎長惠浹百神歡均四海恭惟皇帝陛下仁如天地德類祖宗年般慶豐馨香薦于至治禮樂大備形聲協于泰和惟茲上帝之博臨式見聖人之能養合於允塞益顯從周之文並侑孔嚴光昭復禹之盛臣屬叨假節阻預奉璋聆熙事之備成惟深忭舞布詔書之寬大彌切欽承

代施資政謝江府到任表

擢從祠館就領帥符恩許自新願馳驅之敢後榮踰始望徒踴躍以靡遑已見吏民具宜詔旨伏念臣性資凡陋術業空疎比叨預于政機迄無裨于國論老將耄及事逃負乘之譏禍過災生積有素餐之戾曲荷乾坤之造尚寬銖鉞之威竊食投閒慨驚魂之未定銜恩起廢悅神觀以俱還惟茲八桂之封外控百蠻之壤率琛函內廟謀方事于綏懷剖竹臨邊閩寄資于鎮撫豈翳衰鈍可副使令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大度兼容至明洞照任賢而福天下邁成湯遺棄之仁進德以尊朝廷迪虞舜知人之哲洪啓同寅之治率求共理之良臣敢不仰體睿慈誓殫綿力雖聽風觀化未能追循吏之規而省事清心亦足示遠人之意

代江南提舉范直閣謝到任表

千里造朝方蒙于收召十城命使遽玷于光華已屆部封恭宜詔旨伏念臣起家寒遠涉世迂疎一昨躋跡于書林屢嘗賜對于便坐身逢聖主每懷造膝之忠意忤權臣幾致反唇之罪三祈開館兩左邇州幸公道之復開獲清光之再觀恩衷自勵雖知僅免于悔尤舊學荒荒豈有發明于議論敢期齒獎曲賜眷憐寵之內閣之名付以外臺之寄人微恩厚感極涕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懋建大中敷求至治乾綱獨運節萬務以鼎新離照無私萃羣材而器使致茲庸瑣亦誤選掄臣敢不深究貨源持平臚政雖激濁揚清之事職所願為若奉公守正之心義當無替

代劉給事謝復秘閣修撰致仕表

竊食真祠久運桑榆之暮拜恩內閣遂榮田里之歸揣己踰涯荷天從欲伏念臣奮身寒賤賦分奇窮從六藝以決科僅而得仕接諸儒而奏技晚特逢時頃緣憲府之聯獲冒書林之選螭坳載筆嘗預記于王官鳳閣刊花復濫司于帝制進膺瑣闕數侍清光乃遽速于顛隲迄自投于閒散鄉閭作佚既閱十年香

火無功殆逾數任惟是衰殘之質寢登耄耋之期力已弗任無復為駒之意老將奚道徒懷化鶴之悲祇有布其腹心庶自乞其骸骨豈期容眷特賁殊私稍還論述之名俾識退休之寵義兼念舊恩出再生茲蓋恭遇皇帝陛下俯履興慈蓋惟示軫欲曲全于小物肆紆照于容光謂臣塵鹿之姿豈軒裳之是適憐臣犬馬之齒曾鐘漏之幾何許以傳家尚為報國臣敢不効忠自勵守道弗渝擊壤而歌唐虞預識豐年之瑞閉門而詠周孔益知化日之長

代徐侍郎謝宮祠表

典銓法從久懷竊位之羞賦祿真祠更遠養病之請恩輝逾厚感涕何言伏念臣性本闕疎才仍淺陋早緣執戟不為當路之容晚預賜環最取衆人之後使北庭于將變持漢節以僅還擢副民曹顧已亡于善狀易司吏選曾不長于多言徒知肝膽之欲輸豈謂筋骸之難強衰頹彌甚疾發動者兩三災患相仍意不如者七八雖際飛龍之運自甘退鷄之蹤尚軫皇慈曲從私志既假珍臺之佚復聯書殿之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合無私功存善貸擴大明于日月獲望清光拯微命于風波少安散地示蓋帷之罔棄俾校豆以知歸臣敢不益佩絃章自親藥石老馬或知于道路固絕望于馳驅犁牛無用于山川第服勤于未耨誓堅晚節靡墜素風

牋

太上皇后賀牋

臣某言伏觀詔書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紹業與統明謨盛烈太上皇帝聖壽八十皇帝帥羣臣詣德壽宮加上壽聖齊明廣慈備德太上皇后尊號冊寶者聖皇紀壽益上萬年之期神母齊徽方隆四海之養禮行常寧慶及敷天恭惟壽聖齊明廣慈備德太上皇后殿下厚德承乾柔明婉日週郊之胥宇輔成再造之功踰漢掖之練衣同膺難老之祝載申顯號允屬昌辰日居月諸共仰西池之宴天明地察更占南極之祥臣濫秩祠官阻趨魏闕親大父母人倫夙正于乾坤有聖子孫國祚永符于箕翼

皇后賀牋

臣某言伏觀詔書加上太上皇后尊號冊寶者慶集親庭掩漢唐之盛事祥開壽歷紹堯舜之高年喜溢寰區光生典冊恭惟皇后殿下化行恭儉德茂慈仁肅陰教于中闈會朝惟謹奉常珍于西內左右無遠穆卜柔神助成編禮施于孫子嚴青宮而致綠車之遊燕及皇天贊玉卮而集瑤池之上臣猥叨祠秩阻綴延紳稱萬歲之應重霄在望仰三朝之會率土馳誠

代湯丞相母夫人賀中宮牋

迎嗣慶之嘉祥母臨萬國正長秋之顯號嬋順南宮喜動宸闈歡均寰宇恭惟皇后殿下體參坤厚德配離明慶久襲于勳閭本塗山之自出譽夙彰于朱邸符媿納之來續果觀禕衣進膺寶冊奉燕謀之文驅



宜百斯男躬置館之懿箱。俟三之日。妾叨榮盛際。就養私庭。王化所基。方仰自家而刑國。人倫既正。敢忘教子以事君。

### 南澗甲乙稿卷九

狀

看詳學事申狀

看詳國史院具到典故。元符二年。詔諸路選監司一員。提舉學校。仍知通事一管幹。即係自祖宗以來。至是方委監司。知通提舉管幹學校。並未入銜。後至崇寧三年。蔡京用事。欲變天下學校。盡為三舍。始置諸路提舉學事官一員。以為監司。大觀間。修入三省法。諸州通判並稱管幹學事。大中大夫以上稱提舉。武臣知州不帶。及宣和三年。徽宗皇帝已詔罷天下三舍。止令太學以三舍考選。諸路以科舉取士。諸路提舉管幹文字。並皆罷訖。至紹興十二年。因權發遣建昌軍李長民。以外郡小臣。佞悅秦檜。謂和議既成。儒風復振。欲令知通令佐依舊帶提舉。或主管學事。結銜。以示聖朝優武修文之意。遂復從之。紹興十六年。諸路提舉學事。委轉運司。有出身官一員兼領。俱無出身。即委從上一員。亦不專備提舉學事之官。和如元符舊制。而知通令佐入銜。猶用蔡京之法。殊非徽宗皇帝宣和三年罷之之詔也。竊緣州縣與崇寧學校。政事所先。守令專管。亦為本職。若依元符及宣和故事。止令監司一員兼領提舉學事。而守令等專一管幹。並不入銜。始為至當。今來知州縣既有通任武臣去處。則一州一縣之事。無所不當預者。兼元初繁

銜。係以管幹為名。亦是措置錢糧。修飭學舍。振舉法令。招集生徒之類。即非干預講說考校之事。若令武臣守令。依文臣例入銜。亦足以責其應辦學校。不至闕誤。更乞朝廷詳酌施行。

看詳都轉運使申狀

檢准國朝會要。端拱元年。以右諫議大夫樊知古為河北東西路都轉運使。自是遂以為例。應侍從官除轉運。皆為都轉運使。有以兩路為都轉運使者。即樊知古。河北東西路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李迪。龍圖閣待制范雍等為陝西都轉運使是也。累朝除授不一。其任侍從官。則不問兩路一路。並為都轉運使。紹興初。向子諤以待制任兩浙都轉運使。趙子直以雜學士任江西都轉運使。係差第三任轉運使資序人。諸路轉運使係差第三任提刑資序人。諸路轉運使係差第二任提刑資序人。若資序未及。即帶權發遣字。或任大卿監。有除轉運使。別無任侍從除轉運使者。今來若依典故。即合以侍從官任都轉運使施行。

論田畝數和買狀

本州先于淳熙五年三月十二日。准轉運副使吳修撰牒。尚書省劄子。戶部申都省批下新知鄂州真殿撰奏陳。乞將經界已定田畝物力等則。逐畝均數和買。二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先令吳淵行下兩浙路州軍。仰守臣同所屬知縣。博詢民情。究見利病。如今來臣寮奏陳。經久可行。從本司審度。條具申尚書省。劄付當職。當職照對得臨安府富陽縣措置。已將第五等物力一十三貫已上。均數和買。已得適中。并據本司簽廳相度。將諸縣五等物力。比附富陽縣所行。以十分為則。指出末後一分作下等不敷外。其餘九分並行均數和買。贛州從長相度。經久可行。條具供申州司備錄。行下諸縣相度。供申去後。次第據諸縣申到。內義烏縣自經界後。從第一等。止五十貫物力。并金華。蘭溪。縣各四十貫。及永康。武義。東陽。浦江。縣各三十貫以上。數納和買。至今經久。并無詞訴。若依富陽縣例。敷止一十三貫。及轉運衙簽廳議以十分為率。指出一分不敷。餘九分並行均數。竊慮優減上戶。卻致歸在下戶。事體偏重。或生詞訴。具狀回申去訖。至今年三月十七日以後。再准轉運衙牒。准行下尚書戶部符。據婺州蘭溪縣王宗等四名。狀理本縣自四十貫物力起數和買。豪猾肆奸。多立詭名。並以四十貫文以下立戶。不用科役。竊見臨安府富陽。錢塘。仁和。縣。嚴州壽昌縣。自物力一十貫以上。並起和買。即無詭名等弊。恭親淳熙五年。莫殿撰申請正令。所陳乞送轉運司。一就相度。供申贛州。遵依。已降指揮守臣。同其餘縣分知縣。博詢民情。究見利病。指定供申。又准轉運衙牒。准行在尚書戶部符。准都省批下。權知贛州陳通直劄子。陳言。乞將人戶田產物力各隨畝步數。均出和買。又都省批下。權發遣南康軍吳諒夫劄子。奏豪富之家。皆為詭名夾戶。規避和買。乞以和買如夏稅之法。敷于步畝。使產多者和買亦多。產少者和買亦少等事。戶部勘當。緣已有前降莫殿撰申請指揮。令下轉運使。詳本官所陳。及已降指揮。一就審度。經久可行。條具保明。供申朝廷施行。贛州施行。具博詢民情。究見利病。一就從長相度。經久可行。條具供申等事。須至供申。



右州司所准前項指揮本州今與州縣官博詢民情講究利病相度真偽陳通直吳知軍申請及蘭溪縣百姓王宗等狀若將物力十貫或十三貫以上並起和買除指最末一分不敷以防詭戶之弊竊緣和買之法止謂物力富實之家可以科買若併及小戶即是增添夏稅深慮詭戶來戶之弊未能頓革而貧民下戶先被科擾且以一縣物力論之統計一萬貫上三等五千貫合出和買下四等五千貫不出和買今若都以上三等合出和買之數均之下四等則是上戶反減舊數下戶便添輸納其不可一也若以田產只計頃畝起收物力每畝以若干為則至若干畝即出和買緣經界起稅各有等則以田畝論之有水田有平田有高田以園地論之有平桑有山桑有陸地有茶地有竹脚有柴棧難以一例便計頃畝均敷必欲各等隨則分定則是又行經界情弊愈多爭訴不少未得了絕又坊郭營運房廊上亦有物力每至若干即起和買之數如此均敷則戶眼倍增丈尺繁碎縣道戶長催科益難其不可二也且以本州七縣目今所行亦自不同金華蘭溪則四十貫以上義烏縣則五十貫以上永康武義東陽浦江則三十貫以上始敷和買行之既久並無詞訟止有蘭溪一縣王宗等四人今來投狀尋喚上詰問並契勘得蘭溪縣物力共管物力一百九萬五千四百四十四貫其合起和買四十貫以上人戶計五十四萬三千三百三十三貫物力人戶計五十四萬六千七百五十一貫即是上戶少于下戶物力錢三千四百餘貫竊慮日後下戶日增物力不等今議欲以一縣物力算定須上等起和買人戶物力錢與下等不起和買人戶物力錢各要數目中分一般每三年一次比算如遇下戶物力多于上戶一分以上即別立物力數均定和買每次以十貫上下為準如蘭溪縣元係四十貫以上即合減作三十五貫上下起數庶得開防減免之弊不至走失上戶物力常得均平即難以限定十貫十三貫之比卻致優減上戶均在下戶永遠為害或見今上戶物力與下戶物力數目適已相等即合依舊更不更改仍乞朝廷申嚴詭戶之禁立限百日許其首併限滿不許人陳告以所告田產給之坐以違制之罪其官戶所置田產因前後官稱不同亦令改正若蒙詳酌依本州所請則上戶物力不至走失其逐歲和買不過舊數而下戶物力得有一半惠及小民比之只指一分大段不同加之詭戶既嚴必罰無貸自然可以潛消弊俸不必紛紛以從一切論之實為允當謹具申轉運衙伏乞詳酌備申朝廷施行

措置武臣關陞狀

今月二十三日準尚書省劄子大小使臣關陞從軍理任必以戰功為別其從軍者必以實歷為先稍用薦舉以異于戰功之士等事緣有未盡送某限三日措置申尚書省今具措置下項須至申聞者  
一在法使臣兩任監當實及六年滿替年三十以上者到部方與關陞親民昨因紹興九年四川宣撫使申請隨軍大小使臣理為責任自給到吏部理任差帖印續日實及六年許免到部就任關陞親民依舊從軍使喚無朝省付身以二日當一日緣有有功人與無功未有旌別欲乞從軍理任後會立軍功轉官實及六年依舊許行關陞外其不曾轉官人亦合依無付身例以二日當一日  
一從軍使臣若在軍未成關陞考任因離軍任州縣諸司差遣自依外任通理關陞外其偶緣老病不堪

披帶揀汰差充不一務窳闕合行優假欲乞免行關陞止與通理考任依格陞注差遣  
一非從軍在外使臣舊法係合實歷六年乾道七年申請並于歷過考任內須要實歷州縣職事或諸司官屬一任二考方許通理前後任關陞竊慮一能更歷事任欲乞並要實歷州縣職事或諸司官屬兩任四考通理六考方行關陞  
一宗室許歷外任正欲更練職事近來多注繳廟差遣習為廢弛緣乾道元年已有復置宗室監當釐務窳闕欲乞亦要實歷州縣職事或諸司官屬一任二考通理四考方行關陞  
一武臣薦舉狀止有陞陟任使一等自來僅當功分自淳熙元年于薦舉武臣陞陟狀內立一兩紙添作舉充親民任使稍為優異欲乞除從軍入外應武臣六考內並要陞陟舉狀二紙內舉充親民一紙欲使關陞  
一歸正歸朝使臣者不係從軍并釐務差遣既無職掌合與優假依揀法人例免行關陞止令吏部通理所歷考任依格陞注差遣  
一所有軍班吏職出身及進納人等關陞已有專法指揮者並令依舊右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集議繁冗虛偽弊事狀

具位某等准尚書省劄子備坐監察御史徐翽奏到繁冗虛偽弊事七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令侍從臺諫兩省官集議申尚書省某等照對本官條具事內有現行條法該載明備者止合有司檢舉申嚴自不須集議外有條法未盡施行未備事件今集議到項  
一中書天下之本不可不清自諸大郡倅收為堂闕加以有川廣小郡不在此限之文守倅除授益以不均故有改官後無一日考第而得大郡倅者有作縣以罪罷而得廣中大郡者其間脚色無瑕疵或曾任繁難大縣或諸司列薦人往往或注列郡倅或注諸司幹官開僥倖之門塞公平之路長奔競之風成朋比之私其害莫大于此臣愚以為職事及監司若大郡守皆須宰執擇才進擬其餘中下州軍及大郡倅宜盡發還吏部士大夫整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于身計並以通封狀子遣人于都堂投之一切私禮悉令勿講照對舊法吏部知州軍運判員闕甚多士大夫依資格注授其經堂除者號為擢用而在堂闕皆是重地要藩守貳選任不輕士大夫亦以為榮至紹興初舊法不存止憑省記猶以知州軍二十七闕令吏部注授盡為堂闕蓋吏部注授則限以資格也堂除則有不問資格者矣然長指議防繳駁其不問資格者猶不常有自淳熙二年知州軍闕盡歸于堂而吏部更無知州軍一闕以待孤寒資格之人而又有川廣小郡不在此限之文人人盡可于堂以望州郡使吏部銓法遂為虛設所謂川廣之郡實亦未嘗分其大小一例與之此公議所以籍籍也至于堂除通判窳闕發下部者僅十六闕爾今來職事官等若從吏部申請悉遵舊制請在京職事未至監察御史以下履歷尚淺供職未久陳乞外任者不得除監司知州軍差遣特旨除授或實序已及者不論而不用限年除郡之格則知州軍元係吏部窳闕及川廣小郡合還吏部緣其間職事官等補外卻有合陳通判之人難以逐一降指揮令吏部注授通判合以堂



除通判處之。則堂除通判。不可盡罷。乞自三省選定堂除知州軍。通判若干員。關外。餘關令吏部並依格法注授。亦足以息奔競之風矣。至于士大夫以通封狀。經都堂。暨會官。職差遺。理雪罪名。凡于身計。亦是舊規。自合舉行。若私第一。一切不見實。恐無以審觀人材。詢訪外事。宜遵守淳熙二年指揮。大臣日見賓客。有妨治事。私第除侍從外。其餘呼召取覆等官。每日各止許接見一次。實為允當。

一修葺城壘。調發軍兵。修造棟宇。皆官吏之職分。何有勞効。而特轉官資。又轉官者。或併轉兩官。進職者。或併進三職。尤為僥倖。仕子雖不可裁抑。少嚴銓試之法。兩歲或三歲一試。兼開近歲至有代名入試者。仍須場屋。更加嚴密。照對。修城壘。築堤堰。營造屋宇。已有今年。臣僚起請。候經三年。委實堅固。方許推賞。正月十九日。奉旨令屬曹部置籍。宜令常切稽考。轉官進職。有濫賞者。御史臺察舉以聞。其三年內有損壞者。追降所進官職。若仕子銓試之法。兩歲或三歲一試。試期太遠。祖宗立法。每歲銓試。春秋兩次。今已併為一次矣。十人取七。今已減為兩人取一矣。去歲大吏奏薦文臣二百二十八人。武臣乃一千三百九十二人。前歲科舉。特奏名進士亦三百二十八人。則文武仕子。自為不多。若更展銓試。則正奏名進士第五甲人。赴銓試者。亦令又展三年。是陰殿其一舉矣。此不必議也。至武臣呈試。與銓試同。銓試自宰執子弟以降。皆不得用恩例。幸免。呈試并戶部備綱。承受權貨。務號簿官。隨逐奉使。與接送館伴。下官屬之類。資緣免試。此不可不革也。就使不習弓馬。亦當試以刑法書算。如人吏試補之比。其奉使出疆。雖曰稍勞。而文臣未出官人。奉使所辟差者。亦不免銓試也。乞自今文武一例。不許免試。武臣累試不中。亦依文臣限。年四十許。參部授殘零。在本等人名次之下。乃為至當。其餘代名入試之禁。今年二月。已降指揮。依吏部措置。先召保職官二員。委保正身。不是代名。入試日。責書鋪識認狀。特立賞格。重行斷罪。不須更用。難試虛文。每歲更令有司常切申嚴施行。

一方今天下。雖並修靡。而輦轂之下。為最甚。四方來觀。歸而效之。惟恐不及。宜命多聞有識之士。編緝法令。而參之以禮。凡室廬車服冠婚喪祭燕饗饋遺。皆立為定式。自成一編。如司馬氏書儀及論俗書之類。頒而行之。但先治都城之內。風俗既變。則四方無不從矣。照對淳熙三年十月十六日。已降指揮。禁約奢侈。制事件。行在專委。臨安守臣嚴切禁止。斷在必行。如有違戾。令御史臺察彈奏。先次將守臣重行責罰。其犯人依條斷罪。追賞有官人。取旨施行。外路州軍。依此。仍委監司。覺察按劾。多出文勝。曉諭。緣銷金鋪翠。用僭修。自有禁令。其屋宇器皿首飾。下至鞍轡。織纈。皆有定制。非不嚴切。然風俗侈靡。未能類革。竊見前代及本朝。皆有誠諭風俗之詔。若特降明詔。俾四方士大夫之家。欽承旨意。務遵禮法。皆事純儉。則閭巷小民。久當自化。風俗其何患不易哉。右謹具申尚書省。謹狀。

又

准尚書省劄子。備坐監察御史齊慶胃奏。到繁冗虛偽弊事。七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令侍從臺諫兩省官集議。申尚書省。某等照對。本官條具事內。有現行條法。該載明備者。止合有司。檢舉申嚴。自不須集議。外有條法。未盡施行。未備事件。今集議到。下項。

一塞上書捧香之門。殿吏職門客之格。凡曰給使。不許其貨賣。凡曰異姓。必覈其服屬。照對上書補官。係朝廷一時特恩。即不常有。吏職補官。自有逐司立究年限條格。宰執并兩府使相。遇大禮。許奏門客。係登仕郎。不理選限外。大禮聖節生辰。太上皇后殿。奏補使臣各四人。皇后殿各二人。陳乞回授與本家門客。并進奉人。逐時特降指揮。門客進士補將仕郎。主管進奉人。即謂之捧香。並係舊法。亦無可議之數。緣在法。諸后妃。諸王公主。內命婦。蔭補親屬。如父祖曾仕文資。謂朝奉郎以上。或身曾得文解。免解同。而願就文資者。聽餘。並于班行內安排。其門客進士。即非親屬。但以進士之名。直授文資。物議以為反優。于有服親屬。若令上件門客。如曾得文解者。聽乞文資。方為允當。其給使補官。係宰相執政官。反依執政官。合得入流。減年之人。淳熙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已降指揮。並依舊法。緣今來所請。係謂以賄賂得之者。乞令法寺檢坐條法約束。如今後有犯。務在必行。其異姓補官。淳熙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已降指揮。臣僚奏薦異姓恩澤。並畫出中外所親姓名。服圖。及升朝二員。委保繳連奏狀。下部驗實。緣內命婦以上。奏補異姓。既不召保。若令被蔭人。供具服圖。連家狀繳奏。亦為允當。

一重祠祿之命。照對。陳乞宮觀。已有立定條法。知縣資序人。不許過兩次。知州資序。年六十以上。更許兩次。知縣資序以下。許陳乞。繼廟一次。郡守年七十。聽自陳乞。宮觀。知縣縣令。審察不才。許授宮觀。繼廟。現任通判。癯老疾病之人。許差宮觀。知縣巡尉。癯老不職。許差繼廟。已有累降指揮。自合遵守。若通判已下。現任癯老。疾病不職。與差宮觀。繼廟者。更令將在任。歷過日月。通理。宮觀繼廟之任。滿罷。庶得不至虛費。祠廩。少墮于合格。宮觀繼廟之人。

一罷添置之員。有以不釐務。通判。陳乞改為釐務者。軍伍之間。既有統制統領。又有將副訓練。而額外准備之名。一切省之。照對。不釐務員。關宗室戚里。自有定制。除歸正歸朝。不釐務人。乾道八年。指揮。許隨人材。量試以事。委有成效。保明奏舉。與改釐務。差遣外。欲乞自今。宗室戚里等。不釐務。窳闕。不得陳乞。改作釐務。其才堪釐務者。自令別行。除授釐務。窳闕。所有諸軍。正額統制統領訓練。將副官以上。有額外准備之名。即不見得。自奉係以軍分。如何添置。合與不合。減省。乞從樞密院。行下三衙主帥。諸軍都副統制。公共措置。委合如何施行。

一汰冗冒之兵。州郡或以衰殘。羸弱之輩。僅充其數。或以逃亡。走死之額。權募游手。或一名而兼二名之額。以便其私。或禁軍而隱于廂軍之額。以避更戍。照對。招收不及等。仗冒承逃亡。巧作名色。充占差出之額。各有條法。約束指揮。並許人告。科以違制之罪。宜令監司帥臣。常切覺察。嚴行科罪。但州郡禁軍。縣寨士軍。間有招填。未足之數。即合催促。招令及額施行。

一覈補授之詐。進士特奏。有就人父祖。冒而承之者。仕子補蔭。有妄通譜系。遷移服屬。詭而奏之者。號為女之夫。實未嘗娶其女。曰異姓之親。實未嘗有姻婭者。照對。上件自有立定條法。召升朝官。委保。及州軍等處。結罪保明。所保不實者。與犯人同罪。近來朝廷。有孫恩。姚康。朝等。冒受行遣。宜令有司。取所犯案。連抄節錄。板行。下州軍。常切覺察。施行。



一、俗虛文之籍。商稅房園錢帛雨水之帳。類非確實之數。又如應在之錢穀。上下舉知其無有而載之。赤歷常占虛數。逃亡之苗稅保伍。既不可以備償。而載之版籍。照對諸色帳狀。州委司法轉運司置主。管帳司官。而戶部總于在曹。通于金部。會于比部。蓋自國朝三司以來。有此所以勾稽檢轄。不可暫廢。如應在錢物。並是州部經常之數。間有存而實廢者。緣監司以應在虛數。妄行刻削。指為贏餘。是致州郡有受弊去處。但令監司不得以應在虛數刻削。此弊自除。逃亡苗稅。亦是州縣常賦之數。其不可去者。恐失元管稅額。以待流移之人復業也。緣州縣不曾倚閣。將逃戶稅賦。便攤在其他典買得業人戶下。或勒令催科。戶長乃着保抱納。是致民戶有受弊去處。但令州縣覈實逃亡稅苗。合行倚閣者。依條倚閣。則此弊自除矣。

一、抑摺神奔競。照對奔競之風。從古為患。未仕之覺舉。已仕之干薦。自媒求舉。廉恥道喪。此蓋未易以刑罰禁戢。惟在獎拔恬退之士。有以激勵而消之。昔仁宗皇帝患摺神奔競。諭近臣曰。恬退守道者。旌擢則驟求者。自當知恥。是時宰相文彥博。宋庠等。舉張環。呂公著等。皆被擢用。王旦為宰相。以張師德文學高第。兩至其門干謁。即不肯選用。為知制誥。其言曰。以戒貪進。激澆薄。故也。仰惟聖朝。但得選用仁祖之訓。而羣臣悉守王旦之言。以裁抑奔競。亦何患有不悛改哉。右謹具申尙書省謹狀。

集議前宰執舉官奏狀

臣等竊惟國朝始制選人改官之法。自大中祥符之年。中外陞朝官。每歲皆得舉薦。置籍中書。嘉祐四年。仁宗皇帝乃召諸路帥守監司。各舉所部人材。而前兩府臣僚。則許通舉內外。不問所部也。神宗元豐五年。遂定會任宰相執政官。舉改官五人。載在令甲。至今行之。誠以天下之士。入仕之初。多為選人。改官之後。遂致朝列。以三歲科舉。與夫郊祀奏補之數。均之。遂改官之員。不啻裁減其半。若不設薦舉。則才無以著見。若不限員數。則進取無以節抑。又慮帥守監司有所知而未盡。前宰相執政官者。天子嘗與之共天下之政也。故委以求天下之才。當時詔旨。正謂才行之士。尚有遺滯而已。然前宰相執政。雖得不拘內外薦舉。而所舉之人。又須兼用所部職司一員。始得磨勘改秩。此祖宗舊章。參考互察。最為嚴備。以成一代之制也。看詳臣僚申請。欲令前宰相舉一人。前執政兩歲薦一人。賜以召對。即行改秩。而罷其恩。以議舉者之罰。臣等以為歲貢而有定員。所以為常法。而開平進之門也。限以舉者五人。則足以參考互察矣。召對而改秩。此人主之異恩也。若臣下得以歲舉焉。又不限以五人之數。則獨薦而改官者。將無歲不有。其可以為異恩乎。雖曰罷其恩。竊恐罷者之少。未若改者之多也。夫以選人改官之微。在仕進之階。其事為甚重。故引見于廷。欲示恩出于上。猶進士唱名命官之比。而必待主人主登之殿陛。自擇其才。則是屈至尊而下。行銓選之事。非特舉者之不足信。百官有司。尚誰信哉。至于薦舉之閒。干託請求之弊。法令具在。此諫官御史司議者所宜察也。故臣等以為姑仍舊法。為便。乞聖慈特賜詳酌施行。

蔡洗等集議安南國奏狀

臣等具位。准尙書省劄子。安南國李天祚追贈及其子李龍翰合襲封事。五月十四日。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令侍從臺諫兩省官同共議定。開奏者。右臣等竊惟國朝故事。待蕃夷之禮。最為詳備。若高麗嗣子。則待其請命。然後封以高麗國王。若占城。三佛齊。閩婆諸國。則待其入貢。而遂以為本國王。惟是奉命安南。其有次第。其始嗣立。則封交趾郡王。中間數年以後。則封南平王。及其身後。則追贈南越王。自太祖太宗至于累朝。必加三命。未之或改者。蓋以安南本交州內地。實吾藩鎮。因仍世襲。使護安南一道。非他外夷自有土地。人民不盡臣之比也。所以漸次封爵。時示恩榮。其稱藩制御之道。不得不然。今來李天祚既薨。其子龍翰嗣襲。自合遵用祖宗舊章。以行封爵。恭惟聖慈淵慮。乃使臣等定議。豈以淳熙元年。曾以天祚為安南國王。已有國名。疑其禮亦異數。故耶。臣等聞朝廷昨以安南國王命天祚者。初非其國抗章有請。特以貢獻馴象方物。守藩歲久。錫之此名。以寵天祚而已。安南本都護之稱。非可名國。而南越之封。甚大。自漢以來用之。則天祚既沒。宜用典故。追贈南越王可也。其子龍翰。雖云嗣襲。然未有功勳。亦宜只遵典故。所加節鉞官稱。初封交趾郡王。庶為允當。若朝廷謂已曾錫之安南國名。不敢虛設。則宜去其安南都護。稍加以為知安南國事足矣。蓋高麗嗣子。每次亦稱權知高麗國事。上表。此其據也。彼或祈乞。但令廣西弔祭監司明諭此意。候他時職貢不闕。續當賜安南國王真命。不復更封南平王矣。如此。則昨所賜安南國名。姑以易南平王之號。猶須身後始得封為南越王。不失祖宗漸進之意。下足以盡歸藩制御之道。而于我之事體無所虧損。彼之名稱無所鑄改。以為可行不易之論。若便欲使其嗣子襲封王位。而襲贈天祚。別以節鉞之官。且加美諡。則是朝廷自變其禮。而不以藩鎮小夷待之。驟與外國諸蕃一同。不知既襲王爵數年之後。卻加以是何恩數。其將遂以南越王與之乎。此不可不過為之慮也。臣等所議如前。惟聖主擇焉。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辭召赴行在狀

右臣今月十一日。准尙書省劄子。正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臣某召赴行在者。臣欽聞嚴命。悚懼無所。伏念臣資性疎直。學識淺陋。荷陛下拔于衆人之中。躡實從班。曾不能効尺寸之功。圖報聖恩于萬一。昨者出守輔郡。繼移閩嶠。二年之間。罔有善政。惟知奉行法令。未至曠廢而已。然臣齒髮衰衰。心志不逮。比常冒負危衷。祈就閒散。天聽高遠。尙闕俞音。方欲少俟兩月。再伸誠懇。敢意遽蒙收召。俾觀闕廷。仰惟聖神念舊。未忍棄捐。在于愚分。實深驚愧。伏願皇帝陛下。察臣癯瘁。戒在貪榮。憐臣朴忠。非有避事。數求名德之虛。使造內朝。檢會臣前來奏請。界臣在外宮祠一次。下以全微。臣易退之私義。上以副容主難才之公心。臣則萬幸。臣除已將建寧府事交割。以與次官。一面起發前去信州。以承聽候。指揮外。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辭召赴行在狀

右臣今月十一日。准尙書省劄子。正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臣某召赴行在者。臣欽聞嚴命。悚懼無所。伏念臣資性疎直。學識淺陋。荷陛下拔于衆人之中。躡實從班。曾不能効尺寸之功。圖報聖恩于萬一。昨者出守輔郡。繼移閩嶠。二年之間。罔有善政。惟知奉行法令。未至曠廢而已。然臣齒髮衰衰。心志不逮。比常冒負危衷。祈就閒散。天聽高遠。尙闕俞音。方欲少俟兩月。再伸誠懇。敢意遽蒙收召。俾觀闕廷。仰惟聖神念舊。未忍棄捐。在于愚分。實深驚愧。伏願皇帝陛下。察臣癯瘁。戒在貪榮。憐臣朴忠。非有避事。數求名德之虛。使造內朝。檢會臣前來奏請。界臣在外宮祠一次。下以全微。臣易退之私義。上以副容主難才之公心。臣則萬幸。臣除已將建寧府事交割。以與次官。一面起發前去信州。以承聽候。指揮外。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辭起軍轉官狀

臣伏觀進奏院報閏九月二十八日樞密院奏兩浙福建江東路諸州軍起發禁軍士兵赴逐處教閱守臣以人數多寡參酌推賞數內臣係奉聖旨特轉一官者臣欽奉恩命驚懼無所竊惟國朝軍制之密凡曰禁兵雖募于方州而皆籍于右府故守臣誠為知其軍事而已是州郡之兵實環衛之旅高糧者也聖神御宇屬意武事近年以來又命選擇日加練閱紀律明備虎符既下津置起發守臣職也道途無虞部押之官蓋受賞矣聖恩優厚併及臣等顧臣何功之有逮此僥倖况昨降指揮止俟春暖類當發還若一二年間再或成役則為守者動有希觀之心臣恐自爾賞過乎與也方陛下綜覈名實大明黜陟之秋如臣守州叨備侍從義當體國內省無庸豈敢虛受兼臣昨因降秩歲月未滿驟有遷轉尤不遑安欲望聖慈留此以勵軍中効命之士推此以待天下立功之人則臣區區愚忠受賜一也所有臣特轉一官恩命乞不施行不勝幸甚干冒宸嚴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辭免奉使回轉官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以臣奉使回程四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轉一官者臣仰惟聖神在御務廣至仁聘問之交是為常禮如臣不肖叨預從班會何補于事功實坐廢于歲月暫將明命臣之職也初無專對之勢可冒信賞伏望皇帝陛下曲回天造特蒙恩察臣粗守樸忠憐臣素無矯偽姑以舊典推以官屬俾臣且仍故秩以効尺寸庶稍安于愆分期不負于聖知臣未敢祗受臣無任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辭待制與郡狀

臣恭聞恩命踴躍靡遑伏念臣以寒遠之蹤荷聖神之眷擢實從班俯仰再歲技能短拙曲賜并容議論迂疎每蒙獎與惟自叨逾過甚筋力弗任已具丐閒之章方欲朝夕上列敢期天造尚使治民碎骨糜軀未知報塞惟是西清次對之職禮秩優厚守符重寄懼弗克堪伏望皇帝陛下推天地從欲之仁擴日月必照之施憐臣粗守樸忠素無矯偽收還職名之命改授一在外宮觀差遣庶幾愚分稍安免致清議臣無任願越之至

辭龍圖閣學士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八月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龍圖閣學士與郡者臣聞命過優震懼無已伏念臣猥以凡庸久玷從列蒙聖知為甚異荷恩渥為至隆玩歲愒日尸位素餐自知既明冒昧有請陛下天地父母之仁未忍捐棄倘欲徇其私志界以承流宣化之任在臣愚分已為叨逾惟龍圖祕職首冠西清稽之故事則非賢達而罔居質之近制則須功勳而乃授豈臣猥瑣所可克承至于郡寄臣欲自効則不敢辭伏望皇帝陛下洪覆無私大明旁燭收還宸渙以穆師言或乞依昨降指揮檢會臣前來除臣日職名依舊帶行庶幾不至過有僥倖以明聖朝選授之公以全下臣知止之義臣無任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辭除權吏部侍郎奏狀

右臣伏准尚書省劄子二月二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韓某可除權吏部侍郎日下供職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稟資愚陋賦分奇窮五叨宰掾之華九閱歲履之換比更憂患尤覺病衰遠茲錄職之期年不勝曠官而惕日方欲自祈于遠外敢期忽被于裏遷授之私誼則非宜質之公論則未稱况准詮部尤號劇曹倘微通鍊之才曷任甄平之寄伏望皇帝陛下曲垂淵鑒俯亮危誠別求當代之俊髦以副一時之器使顧天之切請命惟期臣無任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再辭奏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以臣辭免除權吏部侍郎恩命奉聖旨不允者臣以疎遠迂陋之質家世荷國厚恩今蒙陛下拔擢俾列貳卿在臣么麼可謂榮遇不當固有辭避重念臣才力不能逾人學問無以異眾自還宰士之例復承詢掖之虛狂言屢發而每被矜容孤蹤久滯而尤加軫惻然羣彥方疑于去就而微臣獨冒于遷除雖夙特于聖知恐難免于衆議况班列之中多有在臣上者遠茲超躐尤不遑安伏望皇帝陛下廓天地之量週日月之明察臣粗守樸忠憐臣素所靜退收還成命改界真材使之宜力于四方尚能仰答于鴻造臣無任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所有恩命未敢祗受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辭免除吏部侍郎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五月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韓某可除吏部侍郎日下供職者有命自天措躬無地伏念臣賦才甚下造學不優一辭州縣之勞四冒臺省之入孰云末路誤簡聖知敘流品于三銓粗叨滿歲暢威靈于萬里僅止踰時尺寸靡長毫分何補徒懷中憤之激妄意事功之期丹陛獻言但為昨日黃扉受寵乃不崇朝雖大君欲矜于庶工然微臣敢尸于異數伏望皇帝陛下推此施以待天下豪傑之士擴此意以收海內智謀之臣將力置于中興宜坐屈于筆策若愚慮獲伸于一得則榮名何在九遷曲軫危衷姑仍舊列惟有忱辭之自竭尚祈淵聽之可回庶俾厚恩不為虛受臣無任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辭除權吏部尚書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五月二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權吏部尚書日下供職者臣聞命自天措躬無所伏念臣去國雖更于再歲承流尚玷于南州課其治狀則無以逾人省其廉隅則第知守己夙被聖神之眷躡躡侍從之聯豈其記憐于九重之中遂蒙收召于千里之外內朝賜親粗陳狂瞽之言天聽不遠曲賜褒嘉之訓竊懷尺寸區區獻忠之意敢有絲毫汲汲幸進之心乃奉殊恩寵班常伯矧是三銓之長實司羣吏之成雖往歲暫習于攝承而一旦遽膺于遷陟顧賢能之在列且雋傑之尚多揣其分義則非宜稽之公議為可畏伏望皇帝陛下俯全舊物特軫鴻慈還渥渙于誤頒東真才而擢任有如愚陋俾以退閒庶幾微臣志盡自知之明仰副官朝官無虛受之義臣不勝願幸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辭吏部尚書狀

右某准尚書省劄子十一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韓某可除吏部尚書日下供職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攸措伏念臣稟資驁下賦性拙疎技能不異于衆人問學無聞于當世自遷周之列親逢上主之興攝詞命于西垣薦承榮獎濫銜于文部益荷聖知承流兩郡而初無撫字之功錫命九關而復被招徠之寵速膺常伯曾未踰年徒以世受國恩幼循家訓服其職業之間者罔敢避怨獻于聰明之下者每務盡忠雖乾坤之大無所不容然螻蟻之微退輒自懼豈期冀幸乃冒爲真惟念臣早歲驅馳固有功名之願中年遭遇實無爵祿之懷僅臣言得用于明時則臣志已據于平日至于假臣之過分適以重臣之不安伏望皇帝陛下曲軫至仁特收成煥俾臣姑仍舊職亦足副于使令容臣少效微勞庶以逃于謗戾所有恩命臣不敢祗受臣無任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薦張坊周垌狀

具位准吏部牒節文四月三日同奉聖旨令侍從臺諫兩省官參照資序差格不以內外雜舉監司郡守職各五人保舉官及五員以上列銜共奏明言所舉人有何政績才術八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保舉官限五員以上列銜共奏竊恐各有所知難以同共論薦可依元議亦聽獨銜舉監司若郡守共貳人者

右臣伏觀朝奉郎大理正張坊疏通明敏才術有餘昨任義烏知縣即有能聲本路監司薦聞審察除監登聞檢院改差通判信州權南康軍備著政績又爲諸司列薦特轉一官且被召命蒙恩授以司農寺丞繼遷今任雖理財治獄悉有可觀殊未究其所長又伏觀奉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周垌性資介直臨事嚴明昨知弋陽縣本縣寄居豪強例不肯輸折帛錢脅持官吏只納本色垌一切摧抑不避衆怨舊弊悉除繼移祁門休寧兩縣催科有法辦集先期所斷獄訟人服其平並無翻訴臣時爲轉運判官親見其事曾任隨州通判經理邊郡深究利病特以流寓家貧入就祠祿貳人者皆可任監司或繁劇郡守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臣甘被欺罔之罪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薦崇安建陽兩知縣狀

具位檢准淳熙元年八月二十三日勅臣僚上言命監司郡守精察所部縣令留意民事政有實迹公共論薦三省同奉聖旨依奏者

右臣等照對本府諸縣內崇安建陽最爲衝要民頑吏猾前後知縣持身不謹馭下無術少有終任不致訴訟其間留意民事政有實迹應得前項指揮者臣等不敢隱默臣伏見承事郎知崇安縣事王齊與遇事敏明律已廉恪斷決訟牒無不中理本路州縣皆重鹽綱以爲歲計齊與自到任搬運鹽綱措置出賣深村窮鄉皆實官鹽而勸諭有方略無科擾發納本府軍名及諸司錢物悉皆了辦募到上戶興修水利開成星王陂堰灌溉民田四千餘畝皆是衆戶樂然雇夫不會費用分文官錢及強有敷敘又伏見奉議郎知建陽事黃中立臨政寬和而事皆無闕禁制盜賊摧抑健訟了納前官欠負播辦逐歲支費計置錢

本搬運鹽綱小大並舉本路諸州軍今年起發禁軍士兵無不經由本縣中立去替有日而能預備錢糧批請券食日有支費百色應辦悉無科擾其王齊與黃中立二人委有上件政績在任滿替並無結繫不了事件臣某認叨郡寄稽考並皆詣實臣自得係前知建寧府事今來復領漕計臣係在本府置司公共審究備見不誣敢具奏聞伏望聖慈特賜旌擢以爲能吏之勸如逐人後犯入己贓臣等並甘同罪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舉蘇嶠自代狀

具位某准令諸侍從授訖三日內舉官一員充自代者右臣伏觀右朝奉郎尚書吏部員外郎蘇嶠議論聖明操履純正名臣之裔綽有典刑臣實不如舉以自代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應詔舉所知狀

具位某准尚書省劄子節文詔臺諫侍從各舉所知一二人疏其事實可以充是何職任八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者今具如後一左奉議郎前權發遣信州軍州事王師愈曾任潭州長沙知縣委有政績諸司列薦繼爲嚴信兩郡戢吏愛民不擾而辦治持論疏通恥爲無用之學堪充郎官以上職任一右宣教郎新差通判隨州軍州事周垌曾任信州弋陽知縣摧抑豪強不避怨謗繼移祁門休寧兩縣持身廉介遇事嚴明更畏而民愛催科並依省限先足堪充郡守監司職任一左文林郎兩浙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崔敦詩服勤州縣不廢古文所撰國朝鏡歌吹曲筆力雄健有唐柳宗元風又嘗爲資治通鑑要覽七十卷貫穿該洽議論醇正堪充館閣職任右臣所舉並是詣實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舉傅自得自代狀

右臣伏觀具官傅自得元祐曾任中書傅堯俞之後靖康首立死節傅察之子敏于文詞通于政事久歷郡守監司備著風力曾爲吏部郎官熟知銓選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舉朱熹自代狀

具位某准格諸侍從授訖三日內舉官一員充自代者右臣伏觀左迪功郎前差充樞密院編修官朱熹氣質端方議論通亮安貧守道力學能文雖累有召命而熹以祿不及親未肯出仕方今奔競成俗熹之廉退所宜獎擢臣實不如舉以自代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舉郭見義自代狀

右臣伏觀朝奉郎權發遣光化軍郭見義器資純厚力學能文超于世家早登科第而恬于進取累任遠地務以職業自修不事虛名時無知者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凌風亭事狀

建安邑治在郡城之東岡地極高爽聽事之西偏舊有南山堂山見于廡背纓髻也堂下有綠垣毀其西南隅築以爲凌風亭亭之基僅八尺其宇析二以爲三然其高視民居官舍如在井底皆不能爲障始盡見南山之麓而城西諸峯轟如連帷平遠散漫尤爲可愛長林巨坂映帶斜橫凡一郡之山得其過半



矣。前直子城之濠。水面演進。蓋數百步。如大川也。時則蒔桃李。架醴醕。為三椽道而登。亭前臨溪山。後俯花。不官居無以晤語。朝夕之暇。遊無時焉。以其工築之小不足記。且不可以圖畫傳也。因書其狀。用求詩于好事者。

### 南潤甲乙稿卷十

#### 劄子

##### 論銓試難試劄子

檢准淳熙三年三月二十七日敕。臣僚劄子。節文。銓試之弊。甚者身不至場屋。賂他人冒名入試。無以辨其真偽。而又門禁不密。有自外傳業本而入者。欲望明詔有司。程文以經義詩賦時議為去留。刑法以律義為去留。其合格者參選。日召保識官二員。批書印紙。令吏部覆試。依太學應試諸生法。三省同奉聖旨。依奏。緣當年銓試。在上件指揮之前。未曾舉行。今來銓試。在近合行申明。本部照對銓試出官人。已有節次。申嚴指揮。每二人取一人。不許用恩例免試。其考校去留。門禁不密。合係類試所施行。參選日召保識官二員。已有現在條法外。覆試一節。緣本部係銓選注擬之地。日逐官員參選銓試。引驗事體不一。即與太學專一教養士子官舍不同。難以廉試。欲移就別所引試。則參選人數先後不齊。便同再試。致施行未得。竊詳臣僚所請。止為冒名入試之弊。其冒名就試。代筆傳義。自依貢舉條制。並許人告。同保并保官及官司書鋪知情者。各與同罪。同保人永不得應舉。及乾道四年申明指揮。不得射保引試。日試官于簾前引問。代筆人并令人代者。同保人降兩月名次定罪。本部今措置。欲增立罪賞。即不須更用難試虛文。乞

自今年銓試為始。應就試。先召保識官二員。委保正身。不是代名。別無違礙。至參選日。就用保官。更不再召引保。并入試日。並責書鋪識認。狀及同保互相保。委保是正身。特立賞格。許人告首。如有冒名入試之人。根勘得實。犯人與保官同保人。一例收坐。其同保人仍依貢舉法。銓試不中人。與展兩次銓試。內試中人降一年名次。書鋪重行斷罪。餘依現行條法。庶得不致冒犯。可以杜絕。伏乞朝廷特降指揮施行。

##### 論和糴劄子

竊見近緣江西湖南旱傷。上供米斛。恐至不足。朝廷支降錢銀會子。就浙西江東淮南豐熟去處收糴。以充大農之儲。其銀并會子。並依街市現行價數。紐計。仍以足計。算為省計。非不詳盡。而州郡不能措置。漕司失于拘催。或戶部所撥錢。間有未到。仍不盡時申請。例成科敷。似聞平江將諸縣每石止支錢六百文。其餘州郡。有既支價錢。繼行追減數百文。以符合漕司納定之價者。每石有加耗三斗者。有依苗米例收。取漕司出剩者。有尅錢四百文充水脚。靡費者。此浙西之弊也。江東一石。始支四貫省。近卻止作二貫省。已支者亦皆追取。而建康人戶來訴。猶是一貫省科糴一石。又聞每貫更尅頭腳等錢。此江東之弊也。舒州之民。不憚千里。經省投狀。乞免和糴。和無為等州。亦甚困擾。聞每石只支一貫五百省。此淮南之弊也。而皆妄稱係有指揮。嫁怨于公。上豈朝廷和糴之意哉。欲望數奏。特賜處分。其浙西諸郡。須管盡數支還價錢。已支者不得追減。並不得加量耗米。及尅留水脚。靡費。若江東則已減二十萬石。所支錢銀。可令通融收糴二十萬石之數。亦不得輒收頭腳等錢。委朝士之在江淮者。覈實淮南米價。依數支給。尤須加意。蓋淮甸邊面二稅。猶不盡起。豈宜橫有科敷如此。然亦恐三路價錢。或有未敷。起糴之費。頗不能辦。即乞降聖旨。更捐十萬緡。以補之。儻有違戾。令御史臺察舉。其守令監司。悉行罷黜。以為不恤民力。不知體國者之戒。夫江西湖南。既已均被賑廩之恩。而浙右江淮。較賤傷農。卻蒙均糴之惠。則和氣四達。今歲之豐。可不卜而知矣。天下幸甚。

##### 論招集歸正民戶劄子

某竊見山東歸正民戶。昨來多已充軍。或效用。後因罷兵。漸至逃竄。歲月易久。畏罪不敢首身。官司亦不捕捉。往往散在沿淮等處。亦有依託親戚。往來軍中。或每家以一兩名。繫籍軍伍。自餘丁壯。依舊夾界販賣。緣此甚難關防。近聞朝廷已下沿淮守臣措置。然其間曾充軍兵效用逃竄之人。更望指揮鎮江高郵建康諸軍。密行根刷。許令自首。先次免罪收管。其在軍者。各責罪賞。供具有無。人口居外營生。如悉有之。擇其壯健。亦令充軍兵效用。使喚。庶得遞相保守。緩急可用。其不係逃竄。又無兄弟親戚。已在軍中。而不願充軍效用者。方許給田耕種。或別作名色。拘管存恤。始為利便。某比緣本寺勘鞠。察其情實。又見其人材校之江浙所招。大段不同。可惜虛棄。愚慮及此。冒昧以獻。敢乞鈞慈。特賜詳酌施行。

##### 論差役劄子

照對某因此面對。偶及差役事。伏蒙聖問。即管具奏。竊見祖宗役法。大抵詳盡。不必更改。今所患者。近年以來。官戶置田頗多。全不充役。致專役民戶而已。但令應追贈官。不許立戶。更裁定限田頃畝。此弊便已



漸革尙有一節須論寬鄉狹鄉。所謂寬鄉者。一鄉官戶田產少處也。狹鄉者。官戶田產多處也。假令一鄉之中。盡爲官戶。而限田又不過數。則誰當著役。是必依舊坐困百姓。近年之弊。殊未去也。某以謂自經界以後。州縣逐鄉田畝。並有定數。一鄉常以三分爲率。內二分是民戶。一分是官戶。則官戶于限田數外。始行差役。若逐鄉官戶田畝。稍過一分。則不復更問限田。直令與民戶通差。庶得均平。仍須嚴立罪賞。以防隱漏。此法可行於天下也。殊荷聖語開納。然某以初不預議。不敢復入文字。既已奏陳。須至申稟。更望朝廷詳酌施行。

論諸軍賞劄子

伏見朝廷比脩軍政。汰揀冗籍。更易將帥。威令復振。惟是功賞一事。如出戰暴露。從衛守把之類。項目頗多。昨緣將帥非人。保明奏請之間。不無僞冒。或增減功效。或添入姓名。受賂不公。任情輕重。奸弊百端。時有陳告。近據殿前司白旗子隊。譚進告論魯真等。前軍使臣張儀告論洪盛等。馬軍司左軍蔡仲告論田俊等。蒙朝廷送大理寺究治。委是告論得實。雖已將冒賞人追奪元官資。并保明不實將佐。並降官行遣。外竊慮諸軍尙有似此冒濫之人。若不措置。許之自首。深恐日後告論稍多。有失行伍上下之分。欲望朝廷備坐行下三衙。并駐劄諸軍。大字出榜曉諭。逐軍寨門。如有似此功賞不實。已轉官資。或申奏未下之人。并元保明不實將佐。並候指揮。到限一月。許經逐軍。或所在官司。盡行陳告。並與免罪改正。如出限不首。卻致因事發露。定將犯人并保明將佐。取旨重作施行。庶得不致引惹告許。而軍無濫賞。有以激勵實立功效之人。

論歸正忠義人錢米田劄子

竊見沿淮諸處。近緣邊境旱蝗。歸正忠義之人。動數千計。若不優加存恤。無以昭示國家德澤。若欲家給人足。實恐州縣不能應付。而目今諸處所申。多是便欲依諸軍例。盡行支破請受。或欲借請糧之類。並不分別人數。開具名色。有司執法。皆不敢批放。而歸正之人。待報日久。別無衣食。必至悔怨。理宜措置。欲望朝廷行下逐處。遇歸正忠義人到。且依常平法。大人小兒。支破錢米。如賑濟之數。卻行取資數內。情願充軍。應得等仗之人。即與支破軍人請受。撥歸諸軍。或武藝高強。情願充效用之人。即與支破效用請受。撥歸效用。其不願充軍及不迭等仗。別無武藝之人。且與接續賑濟錢米。于淮南兩路。取撥閒田。或官莊田土。支借牛具種子。各令服業。候至來年收麥時候。始行罷給。庶得上不虛費大農之儲。下有以固結歸順嚮化之心。

論淮甸劄子

某竊見朝廷博詢籌策。欲以經理淮甸爲守禦之計。此最自治之先也。似聞諸將之議。有欲移廬州于舒州。和州于西關。光澤安豐于橫河。而列城欄于淮上者。有謂移併州郡。未蒙永遠之利。先受目前之擾。姑以山寨扼險。屯兵聚糧。以備緩急者。雖侍從畫謀。方議其事。下位小官。不當妄預。然苟有所見。幸今公道既開。安可輒避芻蕘之賤。隱默不告。惟鈞慈略其進越之罪。而試詳焉。某以爲前之說既不可行。而後之

說爲未盡。蓋前之說。徒知以地爲險者也。廬州地雖平坦。昔劉仁贍蓋嘗守壽州矣。王師有不能下。即今廬之壽州縣是也。廬州不移于壽春縣。而移于舒州。是退避之謀也。和州之有東西關。北控扼之地也。至于橫河等處。雖有險阻。皆非可爲州郡之所。又況敵方遣使議和。兩淮流亡。次第歸業。一旦驟移數州于內地。人心豈不動搖。且諸將尙以京東河北招討爲名。而吾之措置若此。何以慰中原之望哉。此所謂不可行也。中原未得。則淮甸吾之藩籬也。淮甸不固。大江豈可備禦。今若寂然無所經營。聽州郡之自爲。恃山寨水寨。以爲退保之策。且雖列柵置戍。不過二百人。騎不過三十匹。而無大兵。以爲重鎮。緩急有警。則糜潰奔駭。猶前日矣。然則今日之策。當議重兵于淮上。而列柵置戍。以爲營田。州郡略其名。而務其實。則猶可哉。何謂重兵。紹興之初。一軍駐楚州。一軍駐廬州。角立相應。北人亦莫之敢犯。自和好之興。不許駐兵淮上。故移江左。令諸將聚于宴安者二十年。惟知江左屯駐之便。未有肯過江而戍者。朝廷安可不爲之計哉。若徒以一二千人分屯淮上。而大軍止駐建康。鎮江。則淮甸未見其可保也。何謂置戍以爲營田。夫營田之不可爲者。諸將不欲耳。若使諸將于營田。每擇人遣之。如耕其私田。則營田之效久矣。軍興以來。一二大將。置莊于淮甸。動至數萬石。所耕皆荒田。所用皆軍人也。而國家獨不可哉。今若募人雜軍士以爲營田。而擇軍中所汰。使臣可委者領之。即其地以爲堡柵。籍其丁以爲弓箭手。命所掌使臣以爲知城寨官。則淮南之地。不日可盡耕也。何謂州郡略其名。蓋淮南州郡。有不若江左一縣者多矣。人民未集。財賦未充。命一太守。則必有供給之奉。公帑之須。招兵置吏之充。所費多矣。且又難得資序相當之人。豈若姑以倚郭知縣兼軍使而守之。而併省其外縣。擇京官選人可用者。不次而用。則名廢而實舉矣。凡此三說。某所臆斷。恐無以裨廟謨之萬一。恭惟鈞造擇而行之。天下幸甚。

十月末乞備禦白劄子

一敵已深入淮甸。今日所當防江。未聞朝廷火急措置。如鎮江。建康。采石。池口。諸處。人兵各有多少。如何分布。宜遣使不住宣諭。激勵將士。仍乞指揮沿江守臣。速行團結。兵于無官兵處。聲勢相望。各守江岸。以護鄉井。爲意。但得人心齊一。只能奮擊。礮石。踏弩。放箭。使可守禦。蓋敵人恃衆渡江。不比華人須擇岸口。定是多縛排筏。一時散渡。若止控守渡口。致其別處登岸。不在官兵地方。便至失事。

一敵若未敢渡江。只據淮甸。得州守州。得縣守縣。則江左豈能得奠枕。今不知揚州。和州。尙有大軍多少。并成馬軍。直來甚處會合。樞密行府如何措置。傳聞敵已乏糧。養馬而食。宜密降處分諸將。此事更須精加察探。恐其排筏木未備。聲此誤我。若果會斷其糧道。漸至飢乏。乞上手書戒諸將。皆以國事爲念。同心勦力。出奇奮擊。但痛敗得一二陣。使彼遁去。然後可保無虞。只使退軍保江。敵已宿兵運糧。則山寨水寨之人。何所歸附。將來淮甸。如何攻取。揚州不保。通泰遂失。海道直與常然。江陰相對矣。沿江綱運如何運行。豈得但以保江爲言。此事切須奏知。審問諸將方略。

一自淮上交鋒。今已一月。敵人迫江。又已旬餘。陰雨互寒。前有大敵。將士勞苦。而朝廷未住常程。雖欲外示閒暇。然不急之務。皆未省去。無以鼓勵軍心。保軍駕未順動。宜遣王人徧行撫問。如特支犒設之類。有



不可緩者并歲幣之費亦宜且降指揮依數轉管欲專充激賞使用以慰累年積忿冒失之心。一敵已垂軍深入不顧其後但乞教諸將之未渡江者若果已斷其糧道彼衆飢乏則可會合一戰此貴捷速蓋慮其濟師運糧則我軍當腹背受敵矣如其不然彼衆我寡但能堅壁清野時出奇兵略其糧道擾其營壘彼若不歸延日持久彼國當自有變蓋中原人心已離所簽軍士涉數千里之遠豈不思歸特畏其法令嚴酷而我之勝形未見故未敢動爾其沿江諸將并監司帥臣總領等合今日下具平安狀申以察事機。

一昨來降詔親征正欲激勵將士今敵已渡淮即亦宜徑臨江上然沿路排辦祇備多日恐難但已卻致將士及四方疑惑謂宜暫駐平江以相事勢今幸劉帥大捷宜令諸將之已渡江者疾速濟師以爲犄角直須驅逐過淮方得今冬無慮其劉帥軍合先犒賞。

一廣德軍一路自溧水直抵餘杭敵入往年嘗由此入合有兵馬控禦乞選將星夜沿路擇要措置亦集民兵團結仍多置斥候如夾岡路吳江長橋亦宜密加屯守以備不虞此下策也不得不慮而平江沿海對淮亦宜復置一官抽集水軍以爲警邏。

一自親征詔下有進發日子及敵已逼真州行朝居民類多遷徙四方士大夫之待選者往往亦歸竊恐傳播有過其實乞令進奏院日下報狀並入斥候庶使四方皆知朝廷動靜以消境內之虞如荆襄四川報狀尤要疾速此事雖小所係甚大其斥候舖宜添差使臣不住往來驅催如有警急許巡舖使臣徑具飛申務要知遠近事宜而朝廷機速房更乞嚴加約束無至洩漏近日劉帥有密奏人能爾之前者詔檄未頒已傳于外豈不決體傷事。

一此見樞密行府已招效用則行在亦宜招集蓋登殿之下無賴游手至多富家大姓一旦遷移不肯放債借錢此輩無所得食便至失所昨來京師蓋嘗鼓倡橫議或于斜街暗巷恣行刺奪致居民不安豈若朝廷損少錢米聚而養之俾一二將校團結收管雖未必皆中用且得不至生事候平日卻行放散所費顯屬不多。

一將來車駕進發亦乞三兩日一降指揮存問臨安居民如放房錢支賑濟米之類俾人日知巡幸所在如有捷報依次關留司出榜仍乞臨安府分差使臣責以軍法認定地方夜巡覺察賊盜并奸細放火驚動之擾。

一近因人家遷徙傳聞嚴州界上并長河堰下已會割了舟船陸路亦有剽奪惡少乞降指揮側近州縣督責巡尉不住躬親于道路巡警若有此類並行軍法其巡尉失覺察亦以軍法從事庶得警肅。

上執政論千秋澗起夫劄子

某照對今月二十九日准三省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以和州開千秋澗依白劄子內事理江東轉運司于建康府太平州火急應副人夫開掘河道舖墻等用元約係二十萬工江東與淮西轉運司分認各十萬工每日差夫二千人每路各合日差千人又奉聖旨令逐旋興工措置不得張皇除已下建康府太平

州并會開和州與工次第外訪聞千秋澗有古溝遂開修若成足以保聚糧食外固大江實爲要地惟是有逐旋興工不得張皇一節恐負使令不敢隱默更合取自指揮竊詳白劄子所獻利使正爲自澧湖水際開挑千秋澗至石塘下接黃水蕩乃更斷歲豐橋即有重水爲阻又云乘此湖塘無水興工入役即是現今秋冬之際湖塘已自無水就使火急興工以爲防秋之計開掘得成無水爲阻未必可恃況收刈是時遽起夫役每州日五百人十日一替亦須一百日方得湊成十萬工數每番差官沿路部押地頭董役往來宿食沿江便應騷動深慮無緣不至張皇欲望鈞慈更賜詳酌敷奏若止欲逐旋興工謂宜就委本州和雇人夫日役千人減省工料漸次開掘依舊總領所應副錢米不至更起兩路人夫張皇事勢如蒙灼見所陳湖塘已是水澗開掘得成其利亦在來年春夏始可澇水捍禦即乞更待冬深收成之後農夫少隙次第興工公私爲便伏見太宗朝何承矩在滄州建議開塘泊係以水田爲名而命承矩爲沿邊屯田使故塘成而敵始覺今若避張皇之患即望朝廷將上件事理密付守臣監司知悉而委官逐一相度措置別降指揮只以開通漕運爲名庶得穩當某人微位下特以職事所及僭越申稟或芻蕘之議萬一可採豈勝厚幸干冒威嚴某下情惶懼之至。

與執政論千秋澗事宜劄子

某竊以初冬戒序恭想某官光輔聖神天人攸相鈞候動止萬福某比者被命與撫諭同司淮西水利愚情不肖猥荷使令敢不罄竭雖諸司定議事已具聞而其間瑣細有不能盡者無由函稟竊計鈞慈亦欲詳見故列之別紙以俟採擇此區區芻蕘之志而況于叨奉旨意乎某數日走和州境內究觀淮西地利得其大略蓋昭關以北大路駢來所謂關者有其名爾關傍之路實自若也稍依丘陵聚重兵爲營寨以與敵拒使彼不敢越而南策之上也此地不能直抵千秋澗則吾之氣亦奪矣而千秋澗者豈不可攻之地哉特念于無爾若以都統制劉源之說欲姑以千秋澗內爲家計寨而力戰于前則庶幾焉其地接澧湖者猶險下數里則無險矣但當以水爲阻也水至窮冬未知深淺如何又所險者非閩蜀高山峻嶺之比坡陀岡阜淮南之險不過如此爾而城寨之崇僅能如往歲瓜洲之壘須厚爲兵屯然後可固也然和州現興者三役未興者一役千秋澗一也姥下河二也章游溝三也日役數千人惟千秋澗成粗可控制姥下河所開沙來欲使居民保聚其上彼已破州城而至江岸豈限一河而不能塞然舟行可以不由采石山下此前日太平守紛紛謂其恐奪采石之說者也或謂江流北岸可急而南岸迂緩亦在商賈自擇之耳章游溝者可灌漑以爲民田非可以保江也此外未興之役號清溪澗其工浩大不宜遽舉就使得成我萬有一失彼得自巢湖口引舟而來麻澄二湖水寨便破徑薄城下矣雖有千秋成何所用之此事皆以告胡防當亦自止然防之意實有可嘉士大夫選慎而不肯任事已久而防能慨然奮勵又其賦役均平年豐穀米狼戾民戶雖勞莫不服從間有過節在朝廷酌而任之也某仰恃愛眷敢私布之幸賜容察向寒更乞上體注倚珍護寢憂倚俟端拜下情不勝馳頌。

上樞府劄子



某竊見朝廷自夏秋以來，以敵人意欲敗盟，戒嚴邊備，選任將帥，簡練軍實，為計甚悉。惟是旬日傳聞，聲勢頗熾，道路洶洶，皆以未知所向為憂。雖廟謀深秘，非中外所得聞，然人心不安，緩急何以應敵？質之輿論，謂宜即有詔書，明示遠近，俾軍民士大夫曉然預知國事，然後同心協慮，共濟事機。所繫甚大，而或者以為朝廷不欲先露失和之旨，若使降詔，遂有形迹，但當隱忍持重，厲兵秣馬，以俟其至。此固善也。奈人心不安，何！然前日既遣使，固欲和爾，彼乃不受吾使，再定期日，指索大臣，繼而止要泛使，吾皆拒而不遣，是形迹已成矣。况又受其流亡之民，納其降附之地，不可以為無迹，而獨于詔書惜之，何哉？若必待侵犯吾圍，然後降詔，是時事屬倉猝，淮甸之人，必至奔擾，江浙之衆，當亦動搖，而四方萬里之遠，安能一日而諭及？今為之始，可以安人心，而作士氣也。語有之，明其為賊，敵乃可服。今日詔書，但當極言屈己和戎，所以惠安海內，而彼既敗盟，則有不得已而後應之意，萬一不至用兵，夫復何害？異時六飛果遂順動，始別為督師一詔，以決大計，作兩節施行，似不相妨。若或遲延，致其傳檄境上，事出倒置，浮言脅動，雖鞭之長，不及馬腹矣。某人微位下，仰侍門下，一日之眷，用私布于左右，如蒙採取，願止以鈞意白而行之。天下幸甚。

上周侍御劄子

某伏觀正月二十五日聖旨，以福建六州地震，令本路帥臣監司，條具民間利病，措置寬恤事件，疾速聞奏。有以見主上動恤民隱，延畏天戒，欲海嶠之民安于田里，德至渥也。如聞本路僅以預尾數事，應詔會未副聖主焦勞之意。某嘗仕于閩，見其民之貧者，莫甚于上四州。其為害者，莫若二事：一曰鈔鹽錢，二曰上供銀。是二者無歲不有，訴訟省都陰知其說，監司明觀其患，以經費所在為不可去，曾不知其弊亦有可去者焉。請試陳之。所謂鈔鹽錢者，景祐元年，纔十萬貫也。元豐二年，始增六萬貫，然三分之二則容人入納于權貨務而與販者也。一分則清司般買，以充上四州歲計者也。自紹興三年，住罷客鈔，清司認錢十五萬貫，欲專其利，則州縣向來一分歲計，自合從本司抱認，不可暗增一分于鈔鹽之內，而使州縣別添歲計也。既不添納取撥，又不論奏除，乃接續增添至三十萬貫。州縣大困輸納，後因提刑吳遠申請，僅減八萬貫，今猶二十二萬貫也。四州之地，從橫千里，運鹽之數無窮，而食鹽之家有限，上司期會，急于星火，州縣不得已，往往隨產錢科于平民，下戶科于耆保，議者徒知賣鹽違法，不知勢當如此也。所謂上供銀者，祖宗以來，福建有歲額錢二十萬貫，熙寧二年，始令買銀，時價低小，一貫止得一兩，故為銀二十萬兩。其後銀價雖增，而銀額不減。蔡京修崇寧上供格，遂定為福建路上供銀，建炎初，宣諭朱厲嘗指言之。州縣猶有餘錢，陪貼收買，以及二十萬兩之數。近年科名日增，銀價日倍，州縣不復有餘矣。故下四州之銀，取于僧寺，上四州之銀，取于民戶。其取于僧寺者，不過削其徒之食，猶未甚害。取于民戶者，則以鹽折之，而僅償其半價，拘催督迫，銖兩畢輸，器物斂取，難然並陳，受納之際，惻然可哀。議者徒知買銀違法，不知勢亦當如此也。紹興三十年，轉運副使王時升，始見鈔鹽之弊，乃獻本司錢三十萬緡，以補州縣三十五年以後積欠鈔鹽錢。近者轉運判官王滄陳彌作等，始見上供銀之弊，又獻本司錢二十七萬餘緡，

以代上四州今歲上供銀，使不得科斂，為監司者，用心亦可嘉矣。然止是暫寬州縣目前之急，不能為一路水遠之利。今欲為一路水遠之利者，莫若以鈔鹽錢，俾清司歲認其半，其餘責之州縣。則于朝廷經費初無所損，而州縣實受其賜也。或謂若使清司歲認，恐不能辦，曾不知福建清司自罷鈔鹽，而運納所得增鹽之利甚多，又有米麥他色科名之入，前者與造不絕，妄用百出，衆所共知。時升輩自三十年十一月至今，今年二月，實及三年，所獻通計五十七萬餘緡，是每歲可餘十九萬緡矣。鈔鹽三之一，不過七萬三千緡，上供銀之半，不過十二萬緡，正可了辦。如清司果不肯認，則乞委之他司，或專命一官，俾稽考覈實本路財賦出入之數，不務收其羨餘，惟在必行去此二弊，然後稍減州縣鹽納，令逐綱取撥鈔鹽錢，以時出賣，不得科賣于民。今州縣上供銀，以常年所給之半，并今年清司所認之半，足可盡還其價，而不得科賣于民，宿弊頓除，財用亦足，易咨怨為歡語，革厚斂為寬政，和氣洋溢，豈不消變異于遠方哉！恭以侍御嘗持節于彼，則一路之費，所宜動心，可以言而無疑，而某言之，則似有嫌，是以不若告諸左右，伏惟幸察。

措置武臣關陞劄子

臣竊以文武兩邊，皆有關陞之法。文臣則皆用考第舉主，自初官而陞令錄，自知縣而陞通判，自通判而陞知州，其法甚嚴。武臣則惟有關陞親民一節，其法頗異。故武舉軍班武藝特奏名出身人，止用兩任四年。餘人皆用兩任六年。雖有考第之差，而無舉主之限。惟進納人用七考，有監司知州通判三員奏舉，始得親民。紹興以來，從軍大小使臣，許理在軍年月，以為資任，宗室全用官親，繼嗣歸正歸朝人，止用不盡務。任數皆得關陞，固異于祖宗之法矣。臣聞祖宗朝，最重武臣親民，資序必歷親民，始得擢用。與文臣改官親民，事體略等。况今聖神臨御，外則用為提刑郡守，內則增置閤門舍人，同于親問，小則通注知縣縣尉，俾歷民事，則武臣關陞之法，亦宜稍同文臣，以明陞下文武並用之意也。淳熙初，臣僚有請，武臣亦用舉主四人，內監司一人，方許關陞。又有親民關陞正副將，而正副將關陞小郡州鈐轄，路分副都監之目，其格太繁，故不可行。臣前歲十月，亦嘗論此。是時特蒙陛下開納，後來未見別有施行。臣愚以謂政貴簡嚴而易舉，法貴輕重之適宜。夫欲使武臣盡如文臣，必用奏舉，遂任關改，則舉主誠不易得。莫若止循舊法而附益之，使武舉軍班武藝特奏名出身人，用兩任四考，而不用舉主，自餘皆須六考。內有州縣職事或諸司官屬，一任二考，職事并官屬合立定色目，舉主二人，內監司一人，文臣關陞通判，亦用舉主二人，內監司一人，方許關陞親民。內有戰功者，免用舉主。雖如宗室已有釐務，歸正歸朝之人，亦有釐務期限，一考行之，似亦未害。惟進納之官，則仍舊法。蓋武臣轉至武翼郎以上，入仕三十年，兩遇大禮，既關陞者，便許奏薦，恩例匪薄，而舉主所以保其終身，監司所以廉察其能否。若州縣諸司官屬差遣，皆有職掌，可試以事，異時人材更練，必有副陛下之用，益可觀矣。事若甚微，法意有在，惟聖旨念焉，取進止。

看詳文武格法劄子係趙思申請同留正看詳  
臣等准尚書省劄子，備坐臣僚劄子奏，臣竊惟文武並用，長久之術。古者卿士之官，而命以統六師之職，元帥之謀，而取其敦詩書之義。近日朝廷用人，蓋得諸此。然而州郡之間，人才之用，容有未盡。用人



而有未盡者。以拘于法也。為文臣者以治文事。職事有不舉。才力有不稱。為州郡者不得而變更之。為武臣者。間有才之可任。有智之可使。為州郡者亦不得選而用之。以故職務廢。因循沿襲。官費糜粟。民受其害。難以頓革。臣以謂銓曹注擬。按資格而授之。其人之才否。初莫之察也。及其試吏于州郡之日。其人之為貪為昏。為明為郡守者。皆得而知之。知之而不改。輕于變易者。以法之拘也。為今之計。凡州郡之間。惟典刑獄任分教之官。不可用武臣。自餘職幕令佐而下。或有不稱厥職。許從守郡之臣。隨才而器使之。不拘以文武格法。若然。則人稱其官。官無廢事。文武並用。有得于此。取進止。

八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韓元吉留正同共看詳。措置開奏者。臣等看詳上件。臣僚劄子。止謂州郡之間。文臣有職事不舉。武臣有才智可取者。欲許州郡通融任使。其用意雖若可採。其為說則非也。緣州郡一時任使官屬。非有著令拘于文武者。自可通選。其職幕令佐都監巡檢等。自吏部注授。各有文武資格本法。今若遇有不職。一切不拘本法。直使守臣隨才改易。號稱器使。則是吏部格法可廢。而權悉歸于州郡矣。使守臣果賢而無私。則所改易猶云可用。亦不可常行。其或不賢。而率任私意。則所惡者下移。指為不職。所喜者上遷。指為有才。愈見紊亂。怨讟竝興。有唐藩鎮擅用吏之風。未見其可也。仰惟國家銓選之法。循資任格。雖總于吏部。而又設按舉對移之法。于外許監司郡守。得以詳察。以故用吏之權歸于上。而察吏之法行于下。祖宗之制。至盡且公。不可易也。在法州縣官有許察其能否。難易而隨宜對換者。有許其對移。而不得移充某官某職者。有許其體量老懦。而使令致仕者。有雖許對換。而放令離任。不妨後人者。有遇其不職。未差替人。許其奏舉。以填現闕者。有遇闕無官可補。許其遷差。罷任待闕官者。著令甚明。其責皆在監司。而不專在郡守。惟司理司法。則郡守得專對換。選人中老病昏懦。則守俸得專體量。今如臣僚劄子所請。則不問許與不許。對換可與不可。填闕亦不申聞監司。而州郡皆欲自專而行。前項條法。悉無用矣。文武交互。猶其末也。臣等竊謂若陛下但欲稍以民事試之武臣。則臣等近因看詳官制。已嘗申陳祖宗舊制。沿邊知縣。曾用武臣通差。與沿邊縣尉一等。今檢照在部武臣尉。已有百處。而武臣知縣。止有五處。蓋沿邊地分與舊不同。未曾增改。無緣可以差注。臣等不能適度。乞自朝廷行下諸路。帥臣監司。同共保明。沿邊地分。及湖廣屢經盜賊縣道。可通差武臣窺闕。開具申奏。候到俾吏部措置。依法注授。大使臣注知縣。小使臣注縣令。則為經久之制。然武臣可任此者。亦須通曉文法。諳練民事之人。吏部每以舉狀定功分。緣武臣舉狀。止是一例。舉充陞陟。而以考地理為親民賢序。合稍分別。令應文武官。歲舉武臣陞陟者。于內舉二人。堪充陞陟親民任使。現今文狀舉狀。係有舉充改官親民任使員數。方授知縣。有親民舉狀兩紙。考第及格。到部之人。方得授知縣縣令。兼伏見諸路帥臣監司屬官內。有准備差使一職。文臣任之。則為屬官。武臣任之。則與指使使臣一同。其逐司自有指使名。闕事體未均。欲乞將諸路帥臣監司下武臣。准備差使。竝改作准備差遣。自今悉從堂除。與武臣例為屬官。以選用武臣之才。者。自餘州縣監當通注武臣。係有常法。州郡一時委使。通用武臣。係有舊制。不在朝廷更變條令。復降指揮。庶得允當。伏乞睿慈。特賜詳酌施行。

辭權中書舍人劄子  
某伏准尚書省劄子。今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韓某時暫兼權中書舍人。掌行命令。雖暫兼權。自來係差有出身官。重念某門蔭入仕。文詞淺拙。冒昧攝承。恐涉清議。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別行差官。以安慰分。不勝幸甚。

又二月再辭劄子  
某伏准尚書省劄子。今月四日。三省同奉聖旨。某依舊兼權中書舍人者。重念某昨蒙指揮。緣林機差充接送伴時。暫兼權上件職事。今來係正有窺闕。而某以無出身人。尚茲攝承。恐貽衆議。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別行差官。以安慰分。不勝厚幸。

薦郭見義蔡道劄子  
臣仰惟陛下躬文明之治。旁求儒雅。以闡帝王之制。尤以軫念故家人物為先。如臣愚鈍不肖。叨蒙睿眷。每加殊獎。竊思報國。但有薦賢。臣伏見朝奉郎權發遣光化軍郭見義。故宜徵使郭達之後。力學能文。才藻宏拔。雖以進士登科。而恬退不務進取。甘心遠官。時無知者。又伏見從政郎蔡道。名臣文忠蔡齊之後。學有家法。筆力雅健。得制作之體。久因州縣。無因自達。二人者皆中原舊族。忠信修飾。綽有典型。恐可副聖神蒐延之意。資承明著述之選。不如所舉。臣甘被罪。惟是進越。冒瀆天聰。臣無任恐懼之至。取進止。

自辨劄子  
臣愚憊拙。直久荷聖知。初無尺寸之勞。仰圖報稱。委付一州。僅及期月。自速曠戾。祗荷寬典。不常有言。重冒宸聽。但念臣蒙提刑司所按四事。實羅專輒。止以去歲退劄者多。官吏坐罪。今年欲湊足綱運。以趁省限。故令違限不納。及所納不中者。折納原價。數實不多。而坊場錢僅四千緡。及漕司賀瑛。蘭溪酒坊所欠。境內盜賊未獲。尚有限日。至于陳桂聚眾毆打稅官。臣以情重法輕。故嘗奏請。惟是臣遇事率略。有失自顧者。提刑韓俱曾以劄子通與守倅。催督官錢。蓋亦公移之比。而簽廳官循例。一面回文。臣以兩事偶忘。報應。今始聞韓俱謂臣有輕忽武臣之意。臣材力驚下。自蒙陛下拔擢。屢與武臣同事。被命出疆。及叨館伴。看詳官制等。每務和同。何嘗稍有輕忽之疑。緣俱與臣素未相識。亦臣之疎。愧何及。臣深恐職事相干。別致悔吝。故不避銜。欲望聖慈。許臣閒退。而臣區區肝膽。敢具奏知。仰乞天地父母之仁。特賜容照。臣則萬幸。薦瀆天威。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乞官觀劄子  
伏念某昨自銓曹。誤蒙聖恩。再昇近郡。方俟改歲。即丐退閒。緣某政事之謬。不足化服。豪強。遂形飛謗。行誼之疎。無以孚信。士類。至謂鮮廉。曲荷保全。何敢自辨。惟乞賜陶鑄。一宮觀差遣。不勝幸甚。干冒威嚴。某下情無任愧懼之至。

建寧府乞官觀劄子  
臣輒瀝愚悃。仰干天聰。伏念臣賦才短拙。稟性疎直。蒙陛下特達之知。擢實從班。既乏絲毫之補。祗荷厚



恩二年之間。叨守兩郡。自整易建。曲示保全。天地父母之施益隆。臣罄竭駑鈍。未知報塞。緣臣憂患之餘。目力頓昏。素苦怔忡之疾。心力不逮。潛藩重地。非所久安。幸今郡境年穀豐登。奸盜警戢。汰軍散吏。俸給以時。上供錢物。不曾虧滯。非有規避之私。欲望聖慈。矜憐病瘁。除在外宮觀一次。俾臣少就閒秩。休養筋骸。庶幾他日。尚可復被使令之末。臣不勝萬幸。冒瀆宸嚴。臣無任恐懼戰慄之至。取進止。

婺州乞宮觀劄子

臣輒瀝血誠。不避鈇鉞。干冒淵聽。臣守藩無善。近貽監司按察。分當汰斥。聖恩寬大。第從鐫等。天地父母之仁。雖臣粉骨碎身。未知圖報之所。竊惟臣之事君。如子事父。犯而無隱。要在盡情。臣之肝膽。若不披露于陛下之前。臣則有隱情之罪。伏念臣迂拙。因荷陛下拔擢。實之侍從。昨奉清光。每蒙異眷。試以輔郡。適遭旱暵之餘。公私空匱。飢民滿野。臣不敢辭難。以孤任使。罄竭駑鈍。左枝右梧。幸及豐登。無所規避。方欲新就閒散。少息疲儒之軀。才疎政拙。遽被刺舉。事之曲折。何敢自辨。固當仰體陛下重易守臣之意。匪勉効職。但臣多病蚤衰。心志凋耗。連年哭女。目力頓昏。自難久居煩劇之郡。况臣賦性疎直。動乏周慮。若不引避。誠恐職事之間。有重悔吝。在臣孤跡。委實難安。伏望聖慈。察臣素無他腸。憐臣非有避事。特降睿旨。畀臣一在外宮觀差遣。稍延歲月。未填溝壑。皆所以事陛下之日也。上瀆宸聽。臣無任隕越戰懼之至。取進止。

代留守司起居劄子壬午

臣伏審車駕進發巡幸。已抵建康者。竊以強敵渝盟。自貽隕命。天師戡難。所向奏功。尙勤鑿鑿之時。巡甫屆陪都而肆觀。凡在觀聽。孰不歡呼。恭惟皇帝陛下。體勝殘去殺之仁。修安民和衆之武。事之皮幣。初豈吝而不爲。鏃乃戈矛。非得已而後用。天之所助。鬼得而誅。旌旆方動于江淮。號令已宣于河洛。惟時機會。繫國安危。冀觀餘孽之豆分。少復中原之響應。庶出萬全之策。以恢億世之基。既疆圉之肅清。將與國之盡復。臣久叨眷遇。粗有樸忠。屬暫司管綸之留。不能執弱約而從。跋望行闕。臣無任拳拳激切之至。

南澗甲乙稿卷十一

進故事

壬辰五月進故事。權尚書吏部侍郎時朝士大夫因言張說多去國者。國史薛居正傳。太祖嘗謂居正曰。自古爲君者。鮮克正己。爲臣者多無遠識。蓋君臣之道。不得其所。吾愛唐太宗受人諫疏。直抵其非而不恥。以朕所見。不若自不爲之。使人無異詞也。又呂蒙正傳。太宗謂蒙正曰。古所謂君臣道合者。情無間爾。故事必無隱。而言皆從之。今既列于位。得以獻可替否。雖言未必中。度朕亦當共議而更之。俾協于道。朕固不以居尊自恃。使人不敢言也。

臣聞人君之德。莫大于納諫。而後世稱納諫之盛者。無如唐文皇。其臣王珪。魏徵之徒。號善諫諍。至于無言不從。無事不聽。可謂至美。惟太祖皇帝聖見高遠。不以文皇納諫爲難。而以自不爲之。使人無可諫爲善。大哉言乎。前世帝王所不逮也。昔書成湯。猶曰。改過不吝。是不能無過也。若吾太祖。將無事之矣。本紀又載。太祖一日罷朝不樂。內侍有問者。上曰。爾謂帝王可容易行事耶。早來前殿。乘快處分一事。有失史臣必書。所以不樂也。蓋太祖皇帝常以乘快處分。爲悔爲戒。兢兢業業。罔敢怠忽。宜其周旋。卻顧。當時無可諫之事矣。臣又聞之事君之義。有犯無隱。所謂犯者。不過觸危。嚴旨忌諱。其用心則忠至矣。夫有隱則







使馬之疾速隨人而人之搏擊應手非敏妙無失者不能爾也。設欲將帥並習則運籌決勝不自用劍者何人哉。若從義蓋以此自名也。其在國初出藩入衛不為不顯。蓋祖眷之俸試于殿庭曲盡其技。賜賚賞以爲精絕矣。復慮諸將恥于不及也。故以非將相之事警諭之。大哉言乎。直得帝王御將之訣。雖漢高之待信。布不是過也。昔韓愈嘗論擊毬于張建封矣。第攻危墮之憂。激射之虞。馬之與人顛頓馳騁之患。爲害宜建封猛銳之志所忽也。惟蓋祖皇帝以將相之事。一語從義。簡重而有體。故從義羞縮知戒。聖人之言與書生之論。信不侔哉。故臣以爲選將固多術。竊願器使諸將。留神萬機之暇。不深取其技。而責其謀。實蓋祖皇帝之遺意也。

丙申五月進故事

唐書太宗引諸衛將卒習射于顯德殿庭。諭之曰。四夷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小安。則人主逸遊忘戰。是以寇來莫之能禦。今朕不使爾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閒無事。則爲爾師。突厥入寇。則爲爾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乎。數年之間。悉爲精銳。

臣聞太宗可謂不忘突厥也。當時羣臣不察。以爲兵刃至御在所。而後世諸儒亦議太宗閱武殿庭。以人主之尊。而行將帥之事。臣知太宗之志在突厥者。以其非得已也。蓋唐初外夷之患。莫甚于突厥。自隋即以公主妻之高祖。得天下羣盜角之。懼其爲助。故卑詞厚幣。約以連和。其禮有爲之屈者。及連歲內侮。益甚。至欲遷都避之。不勝其憤。武德八年。命有司削其敵國之禮。更以書爲詔。若數其會。願利。因自將其衆。襲武功而瞰渭橋。時太宗方即位。以六騎直出。與頡利隔水語。僅成白馬之盟。引兵退舍。由是言之。高祖之憤幾貽大悔。未若太宗之能忍也。然帝雖能忍。而其志不可一日忘敵。故敵退未幾。月即殿庭以教戰。士校其射藝。誘以厚賞。此特其一端爾。他所以備敵者。從可知也。貞觀之治。用賢納諫之方。選將練兵之法。皆足以自致于安強。然後堅坐不瞬。以待其隙。及頡利勢衰。羊馬多死。又與突利相攻擊。諸部皆畔。速貞觀四年。始命李靖以六總管之師。纔十萬人。破之陰山。擒頡利以獻。觀帝之告羣臣。有曰。國家初定。太上皇以百姓之故。奉突厥詭而臣之。朕常痛心。病首思一刷恥于天下。其勸高祖不必移都。則曰。願假數年。係頡利之頸。致之闕下。至是果酬其言。嗚呼。有志者事竟成。必有忍其乃有濟。太宗之謂矣。何則。待外夷之禮。或可屈。而志不可屈也。惟禮或可屈。故權時之宜。有所不校。若太王事獯鬻。文王事昆夷。于傳有之矣。惟志不可屈。故勾踐之報吳。太宗之擒頡利。皆是道也。臣竊仰國家今與敵和。豈異是哉。日者奉使之臣。辱命而還。陛下既以備正典刑矣。敵之驕慢。吾使而禮有未得伸者。固不能不動心。然亦何足與校。是非曲直乎。臣所願陛下沈幾先物。擴帝王之度。以容之。堅忍不顧。厲太宗之志。以圖之。如開敵境。早蝗已久。民心離貳。諸難各擅兵柄。互相剋伺。天道如聞。豈無頡利之變。陛下聖德英武。遠邁于太宗。假以歲月。則渭上之恥。未必不啓。吾定襄之功也。臣是以因貞觀之事。以證之云。

七月進故事

與志張溫傳。溫引致暨黠。以爲選曹郎。至尙書。暨性狎厲。好爲清議。是時郎省混濁。暨多非其人。欲

臧否區別。賢愚異貫。彈劾百寮。率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

臣聞清議之始。猶公議也。所以論人材之賢不肖。以助國之賞罰。然議者當出于上。不當見于下。當施于公。不當拘于私。故周禮有八議之辟。而漢以議郎設官。是法令之行。政事之大。朝野之臣。皆得議之也。然周之弊。鄭人聚于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流而至于戰國。以成處士橫議之風。漢之弊。太學諸儒。噓枯吹生。而甘陵有南北部。公卿以下。畏其貶議。自是而降。清議遂爲無實之言。故山簡以爲郭泰。許劭之論。明清議于草野。夫議非出于草野者也。故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以三公之際。暨暨輩乃欲施清議于選曹。雖當時居位貪鄙。志節汚卑者。皆降爲軍吏。置在營府。然意其嫉惡太甚。清濁太分。譴罰太驟。而不能無私喜怒于其間。故終至于怨憤之聲。積浸潤之譖行。而暨與徐彪亦不保其身矣。嗟乎。自公議不行。而變爲清議。清議不已。而肆爲清談。皆無益于天下國家。而適足以致搢紳之禍。今日士夫以爲清流之議者。尤非也。至于妄尊大而好爲虛名。昧世務而不切實用。宜神聖之所深念也。臣是以因得辨之。

九月進故事

漢書魏相傳。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事。及賢人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上施行其策。

臣觀所言。可謂深達時變。而知濟時之略也。蓋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宜。所以斟酌損益。以爲子孫萬世之規。持守而弗失也。昔者三代之盛。莫如周。而周之爲治。亦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而已。豈必遠慕前古。跋望而不可及哉。宜帝之入繼大統也。號稱中興。絲得相爲之輔。初無甚高難行之說。非常可喜之論。但欲奉行故事云爾。夫故事者。非他。高文。景武。已行之善。名卿賢大夫未用之謀。吾悉舉而措之天下國家。如是。高文。景武之治。復見于今。名卿賢大夫復生于時矣。故其策不過于憂水旱之災。本于農而務積聚。與夫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圖師旅。而備西羌者。僅十數條。譬如良醫之論藥。未嘗廣求奇方異品。取之目前。斷斷然皆可已疾而去病。用能數十年間。常平既置。而水旱無虞。循吏既多。而郡縣咸理。任子定國之徒。治獄而民自以爲不冤。任趙充國之徒。治邊而四夷罔不慕義。功烈巍巍。光于祖宗。其效爲何如哉。逮夫元成以後。徒知用儒之名。不知用儒之實。而當時所謂儒者。亦往往不習舊章。不達治體。妄引詩書。以制作禮樂。變易郊廟爲務。而經國大計。漫不加省。孝宣之業衰焉。故臣以其若魏相者。真識時知變者也。

丁酉正月進故事

後漢書鄧禹傳。光武自薊至信都。使禹發亡命。得數千人。令自將之。別攻拔樂陽。徙至廣阿。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淆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故與者在德薄厚。不在大小。光武悅。

臣觀光武可謂知難者也。語有之。君以爲難。易將至焉。方其用兵河朔。僅得一郡。觀天下郡國之衆。但然



自畏慮己之不能取也。以問于禹。禹為禹者。以他人論之。當時更始據關西。赤眉清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必勸其君。以厲兵秣馬。壯其威力。以角一旦之勝。而禹乃曰。在德薄厚。不在大小。是料光武必足以定天下。欲廣其德。以收天下之心。嗟乎。此三代王者之佐之言。伊尹。呂望。所以思濟斯民者也。故光武至邯鄲。分遣官屬。徇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錄囚徒。存饑寒。其救馮異有曰。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皆禹有以發之也。後世乃以禹不能徑攻長安為疑。然禹以謂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充實。鋒未可當。盜賊羣居。無終日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蓋姑欲假以歲月。待其自斃也。禹之謀固不盡用。而師行有紀。降者日以千數。停車住節。勞來父老。以慰其誼。吟思漢之心。光武以功賞之。非其謀識所先後者哉。今以天下之半。而謀恢復。則輿地固已遠過漢光。而強敵縱橫。幾踰五十年。其勢將亦自斃。聖主盛德日新。施者厚矣。羣臣宜亦有禹之謀。而不計近功以圖之。則中興為日月可冀也。

丁酉七月進故事

唐書王珪傳。太宗召為諫議大夫。帝嘗曰。正主御邪臣。不可以致治。正臣事邪主。亦不可以致治。惟君臣同德。則海內安。朕雖不明。幸諸公數諫。正庶致天下于平。珪進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諫不用。則相繼以死。今陛下開聖聽。采芻言。臣願竭狂瞽。佐萬分一。帝以珪推誠納言。每存規益。帝益任之。遷侍中。帝使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中音家。技不進。數被譴。珪與溫彥博同進曰。孝孫循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職之。天下其以士為輕乎。帝怒曰。卿皆我腹心。乃罔上為人游說耶。彥博謝罪。珪不謝。帝默然。明日語房元齡曰。帝王納諫固難矣。朕夙夜庶幾于前聖。昨責珪等。痛自悔。公等勿怨。是不進諫也。

臣聞君臣相須。如手足之衛頭目也。有是君也。而其臣不足以輔之。有是臣也。而其君不足以使之。則失其所以相須者矣。故君在審擇其臣。而臣在忠事其君。未有君臣之志不同。其德不合。而能成天下之治者也。太宗之說可謂知者矣。然君之患。常在不能納諫。臣之患。常在不能盡言。以太宗之明聖。是其于兵機將略。戡定禍亂。足以追述湯武。其于躬行仁義。力致太平。足以庶幾成康。其大者既以安定天下。自餘行事。固亦無甚過舉也。汲汲然導房元齡使諫。如此則朝廷之上。一日萬幾之間。何慮其闕失哉。夫讒責孝孫。以教宮中音技之不進。豈亦太常協律之職。實人君過舉之細。管仲所謂未能害霸者也。而珪與彥博過慮而言。便有輕士之憂。太宗始亦怒之。終則悔之。又詔元齡輩勿怨。是而不諫。當時責成大臣。納諫以輔台德。可謂無隱情矣。其致貞觀之治也。宜哉。臣以是知君臣皆正之明驗也。且太宗之說固正矣。使其臣不正。其肯為太宗盡言乎。一事之不諫。則天下之事。將有不聞者矣。故臣下之邪正。在于言與不言之間。明君不可以不察也。

八月進故事

漢書董仲舒傳。武帝即位。仲舒以賢良對策。制曰。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仲舒對曰。道者所繇適于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復對曰。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

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臣聞道之難言久矣。武帝之策仲舒曰。欲聞大道之要。仲舒之對。反復天人之際。春秋之旨。誠達于治道矣。繼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其亦知道本歟。昔者仲尼之語學者。蓋曰。志於道。又曰。吾道一以貫之。未嘗以何者為道。以其貫于一。則無不在焉。及其繫易。則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三才之位。雖不同。其為道一也。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道不可以名言。視其所謂陰陽者。則知道矣。陰陽即剛柔也。剛柔即仁義也。其義雖不同。其所以為道亦一也。自人言之。其靜而無為者。道動而有為者。亦道也。後世不能明夫此。故子思。孟子。特于性命之間。發之。子思則曰。率性之謂道。孟子則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推而至于堯舜之相授。蓋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夫人心豈有二哉。惟精而一。則能執其中矣。故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既得其中。安往而非道。固無動靜之分也。以之治己。由是也。以之治天下。亦由是也。自佛老之教興。舉世但以治心養性者為道。而以施于天下。國家者為外物。以寂然不動者為道。而以視聽言動者為前塵。于是判而為二。始不能合而言精而一矣。韓愈之徒。既不足以知道。且詆其所謂清淨寂滅者。以為非道。且清淨寂滅者。固亦所以為道也。粗見其體。而遺其用。故與天下之事。以為前塵外物。而皆欲不為。則失其為人者矣。失其為人者。而欲為天。是亦不知天人之道。易地則皆然之理也。可謂本末不並行矣。其弊可勝言哉。漢興。雖張子房之學。曹參之治。皆曰會道。而未能免于斯弊。故臣感于仲舒之言。治道者。忘其淺陋。而一辨之。

戊戌正月進故事

唐書杜黃裳傳。憲宗嘗問前古王者所以治亂。黃裳知帝銳于治。恐不得要。因推言王者之道。在修己任賢而已。操執綱領。要得其大者。至簿書獄訟。百吏能否。本非人主所自任。昔秦始皇帝親程決事。見嗾前世。魏明帝欲按尚書事。陳矯不從。隋文帝日昃聽政。衛士傳殮。太宗笑之。故王者擇人任而責成。見功必賞。有罪信罰。孰敢不力。孔子之稱帝舜。恭己南面。以其能舉十六相。去四凶。而至無為。豈必刑神疲體勞。勞耳目之察。然後為治哉。帝以黃裳言忠。嘉納之。由是平夏。翦齊。滅蔡。復兩河。以機乘還宰相。紀律設張。赫然號中興。自黃裳啓之。

臣觀憲宗即位。懲建中。貞元多難之餘。疆藩悍將。頽頽莫制。當時宰相杜佑。鄭綱。輩號巽懦姑息。不足任此。故帝欲以身任之。實甚勞矣。夫羣臣之不足任。是未得其可任者也。而黃裳不自以為嫌。乃為帝言為治之要。在擇人任之。恐其散精神于簿書獄訟之間。役視聽于耳目之際而已爾。由是憲宗豁然感悟。擇人任焉。然黃裳僅能言之。而無天年。繼以李吉甫。始任其責。出郎吏以為刺史。省冗官八百員。省吏千四百員。併州縣。停入仕易。藩鎮者三十六。又繼以裴垍。整齊法度。課吏治。別淑慝。獎勸諫官。悉使言事。百度修舉。朝無幸人。其後則若李藩之塗詔。李緯之論事。裴度之討賊。帝皆一意任之。無復自任。俾各得盡其才。而竭其慮。庶政內修。天威四出。削平畔亂。克復兩河。無不如志。論者以為憲宗剛明果斷。非止伐蔡一事也。使大臣如杜佑。鄭綱而任之。則安得為明。聞黃裳言而不用。則安得為斷。要在明于可明。斷于可斷。



得其人爲先。則向何所勞哉。故人君勞于求賢。逸于得人。非畏其勞也。畏其當勞。而枉用焉。惟求賢足以當之。若勞于世務。則羣臣逸。將安坐拱手。視吾之勞。而莫肯任事也。史官謂憲宗中興。由黃裳啓之。其不誣也。

戊戌七月進故事

唐書李大亮傳。時突厥亡。帝遂欲懷四夷諸部降者。人賜袍一領。帛四匹。首領拜將軍。中郎將。列五品者。羸百員。又置降人河南。詔大亮爲西北道安撫大使。以綏大度。設拓泥熱特勒及七姓種落之未附者。大亮上言。屬者突厥傾國入朝。陛下不即停江淮。變其俗。而加賜物帛。悉官之。引處內地。豈大安計哉。臣以爲諸藩請附者。宜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畏威懷德。永爲藩臣。所謂行虛惠。收實福。河西積困。兵革州縣蕭條。願停招慰。省勞役。使邊人得就農。此中國利也。帝納其計。

臣聞唐太宗之平突厥也。降者尙十餘萬。帝用溫彥博之議。度朔方地。建順。佑。化。長四州。置定襄。雲中二都督統之。然擢會豪爲將軍。將者尙五百人。奉朝請者且百員。入長安自籍者數千戶也。當時隳給之費。蓋亦可見。故大亮安撫伊吾。而陳羈縻塞外之策。蓋既往不咎。故欲無事招徠于七姓種落。以寬河西州縣而已。且漢置降匈奴五原塞下。以爲捍蔽。未始官于朝也。太宗之降突厥。遂官于朝矣。夫取其才而用。固足以見聖王之。至于奉朝請者多。籍長安者衆。則是煩費中國。以養裔夷之俘。亦不可不慮者。臣大亮有言。太宗遂悟。可謂明矣哉。仰惟國家屢中興之運。敵勢就衰。慕義効順者。襁負來歸。既已處之州縣矣。則異時系虜而至者。臣亦願聖神鑒此。而豫爲之謀矣。

議

皇叔祖故檢校少保。德軍節度使。知大宗正事。嗣濮王。贈少師。封瓊王。仲儻。諡議。

議曰。國家之制。不以史事委近屬。其行能之懿。問學之強。可用于世者。莫得著見也。然擁將壇之節。疏王社之封。貴則甚矣。類驕而不近于禮。享萬鍾之祿。受兼金之賜。富亦極矣。率吝而不知有義。訓有之。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故贈少師。瓊王。太常易名。以恭以惠。豈所謂無驕吝者歟。謹按設法。敬事賢格曰。恭。慈。仁。好。與。曰。惠。惟。王。以。天。子。大。父。之。親。掌。慶。系。之。籍。纂。濮。邸。之。祀。循。循。然。奉。禮。法。惟。謹。朝。見。趨。走。人。以。爲。勞。也。震。風。凌。雨。而。未。嘗。或。亂。使。坐。賜。對。人。可。以。冀。其。私。也。盡。規。獻。納。而。未。嘗。敢。替。其。敬。事。賢。格。有。如。此。者。女。笄。擇。歸。靡。脫。富。室。孤。嫠。來。託。字。撫。弗。憚。弛。連。坐。局。錡。之。禁。屏。輿。馬。聲。色。之。好。懼。無。以。稱。廉。饋。之。厚。而。請。外。自。試。奉。養。益。薄。惟。樂。施。不。倦。實。有。焉。則。慈。仁。好。與。不。亦。宜。乎。昔。夫。子。答。子。張。之。問。以。恭。則。不。侮。爲。先。惠。則。足。以。使。人。爲。後。國。語。僑。之。知。道。以。其。行。己。爲。恭。以。其。養。民。爲。惠。二。者。古。人。之。所。力。行。君。子。之。所。甚。重。太。常。之。議。徵。矣。請。以。是。告。其。廟。謹。議。

武臣俸

諸路關額錢可給駐劄軍

國朝使相太尉等官。以龍元勳舊德。今但武臣依次遷轉。惟當限以員數。稍裁定其俸。儀同三司宜視宰相。太尉宜視執政。節度使宜視尚書。若現今掌兵之官。或與優異。則別定蓋俸錢。宰相止百三千。近又裁損。而使相乃四百千也。

宗室賜予

南班宗室。俸入之外。逐歲生日。并郊禮賜賚。乃有定數。內庭妃嬪。蓋亦有之。謂可權借十年。或如橫行俸錢。分數借減。若謂不可行。則武臣借減已三十餘年。無異議。況此在俸入之外。

宰執節儀

宰執近再減俸。以爲大創。如節序。三省密院。互相餽遺。卻非祖宗舊制。始于近歲。數亦頗多。似合住罷。而還其俸以正名。

禁庭浮費

仁宗朝。常減省看經道場錢。每歲萬千四緡。今亦有此。此外庭不得盡知。合于內東門司取索議之。此當時所以須差內侍一員也。又如非時支散。享廟時。冊寶時。自上宰執。下至行事官吏。各賜銀絹。如此等類。且權住罷。所費實大。將來聖政局進書。亦恐有之。

冗員

戰事官下至監當。固有可省。而內侍省人。閣門入內諸司。往往溢額。宰執所奏給使。減半補授。尤爲泛濫。外如都督府。准備差遣。乃至一百五十員。其屬官等俸。給太優。皆合議定。

借請

朝廷每行一事。如造冊。寶。修書。造禮物之類。舊例當行人先有借請。或自三省知印人吏以下皆有之。恐可住罷。至于幾日一次。備設。尤可省者。須取索糧審院。每歲借請過名件數目。惟差出則依舊借。

雇募

百官中合破四五人。恐無可減。十人以上。則猶可議。如皇城司軍頭司幹辦官屬之類。既已占破人。兵有雇募至二三十人者。則宜裁定。至於禁庭閣分宜借數目。糧審院遇關到無不放行。亦合稽考。

內藏支使

古者關市之賦。以待膳服。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式貢之餘。以共玩好。蓋各有名色。隨其多寡而爲之用。今內藏庫出納。外臣不得預聞。故膳服之費。賜予之費。玩好之費。惟上之旨。然唐之君如德宗。宰相如楊炎。猶能以內餉儲者。悉歸左藏。今若未可以內藏併之左藏。亦宜命大臣定爲支使之格。隨其名色所餘多寡而用。則亦有節。若以爲此不當使外庭會計者。蓋誤認周禮也。周禮。惟王后之服。王之裘。王后之酒。王后及世子之膳。則不會。其餘則太宰未嘗不受其會。而有均式。

諸路關額錢可給駐劄軍

殿前軍駐劄。如江西。廣南。福建之類。皆上供并經總制錢。應副。然逐路州軍。自有關額。廂禁軍宜且勿招。



取所積衣糧以給駐劄殿前軍者。今提刑司逐時專一棍刷取糧。蓋逐州禁兵。既不可倚仗。須藉殿前軍。彈壓。則亦不須枉費糧衣招填。合行措置。

諸路糴買

糴買宜用諸路時價。高下不可一律。戶部失于稽考者。尙或有之。聞江西湖南馬料甚賤。每戶不過數百錢。而逐歲部中行下。卻依兩浙價買一例支降。如此等類。皆宜點檢。

策問

掖垣試閣門策問

閭兵農之勢。判而不合。其近古而足以寓兵者。莫善于屯田。中興以來。講之屢矣。沿淮而上。至于荆襄。土曠而莫之闢。朝廷爲是營建營田之官。復力田之科。蓋四十年間。未有成焉。諸軍之耕者。一兵之費。歲須糧二十斛。其所耕而得者。殆未及此也。故議者悉欲募民爲之。夫諸郡之民。有籍而教之兵者矣。則亦不賦之田。歸附流徙之民。有賦之田者矣。而又不肯爲兵。然則古之制其終不可復歟。或曰。時異事殊。兵之不樂爲農。猶農之不願爲兵也。昔之善爲屯田。莫如趙充國。其騎兵皆罷之。所用實弛刑應募與吏士私從。萬二百八十人耳。其次莫如韓重華。然給以耒耜。假以牛種。蓋出贖罪吏九百餘。俾募人爲之。皆未嘗役戰士也。今一旦取刑徒贖吏。脫桎梏禁錮而使之。其不駭且議者幾希。而亦孰敢任責。抑不如是。不足以圖功。或捨是而別有道焉。然東南之利。水田居多。鄧艾之屯于夾淮。導水爲之也。以五萬人且田且守。今之水利。亦可興乎。唐之屯田。內則職以司農。外則總于大使。歲以仲春籍而上于兵部。人給十畝。而定爲三等之輸。今之法制。亦可做乎。必有至當之論。以便于時而合于事者。故願相與審其是。以復于上而行之。

南澗甲乙稿卷十二

啓

謝司農簿啓

百里之才。曷勝選用。一介之賤。誤入招徠。俾廁王官。殆險已望。竊以人之所慕者富貴。蓋富貴有時而不可求。士之所志者功名。故功名無往而不可立。然狃于富貴。則見利不知有義。急于功名。則遇事或至失身。此聖賢以爲行藏之幾。而古今以爲治亂之要。在我而已。其誰念之。惟國家取士。既小異于漢唐。朝廷用人。抑又拘于格法。雖紀綱大治。承平過于百年。而風俗寢儉。禍患生于一日。重以權臣之荆棘。了無國士之弓旌。恩必已歸。爵惟私市。幸聖人之更化。仰明哲之佐朝。苟一善之薦聞。皆趨召而賜對。布在列位。使無遺材。自非猖狂疾病之流。孰不奔走竭蹶而至。不特引君子道。又將觀國之光。夫何懸懸。亦在齒錄。伏念某少知學問。長迫飢寒。一經之傳。既不足以自奮。五斗之養。特未免于爲貧。竊嘗安意于古人。故亦希蹤于諸彥。三從吏選。僅爲祖述之先。五試詞場。迄拜孟明之賜。竭縣縣宰。始見公車。詢事考言。曾乏過人之慮。料敵制勝。妄陳決策之謀。方懼觸于嚴誅。乃遽叨于美仕。官于九扈。職預百司。祇懷受粟之羞。詎識獻芹之陋。此蓋伏遇某官。道存經世。業懋亨天。藻鑑士流。欲賢愚之並用。權衡帝載。思邪正之兼分。膏



豪一盼之私。曲示兼容之度。致茲幼賤。猥荷甄收。某敢不力探師友之淵源。恪守高曾之規矩。惟農夫之有畔。豈敢越思。若射者之反求。粗知正己。庶靡墮于職業。以無忘于恩憐。過此以還。未知攸措。

謝提刑樊郎中啓

右某敢伏惟照臨。舉某治績顯著。宜在陞擢者。銅章問政。久懷百誦之虞。玉節觀風。乃預四條之薦。靜言僥冒。惟切悚慚。伏念某稟質迂愚。降材庸陋。事業獨承于家法。技能罔取于世資。束髮從師。雖斯文之粗見。折腰爲吏。曾所學之未行。凡今之官。莫難于令。弛其規繩。則下或侮玩。急于鞭撻。則動致怨尤。加之率辦之欲先。重以撫綏之易失。此畏事者所以如避原火。而盡瘁者至于若涉冰淵。深惟朝廷。近置選擢之科。將俾使者力行考課之議。不爲虛文。而所求實跡。雖有定格。而曾無限員。故四方未見于薦聞。蓋當路弗容于請謁。矧茲一縣之壯。號稱八州之繁。剽賊成羣。士風形于帶佩。負販爲市。獄訟極于錐刀。徒殫刻鵠之勞。偶脫聚蚊之誘。豈特虔遵于法令。是皆恪稟于教條。敢希仁惠之名。以玷循良之舉。此蓋伏遇某官。道追先學。德備老成。清刑罰以服民。坐變海隅之俗。順謀猷而告后。式存王室之心。將歸輔于廉廊。斯預收于人物。寵綏幼賤。曲借品題。某敢不益勵廉隅。誓酬知遇。病駒依舊。豈無歷塊之思。倦翼因風。或有干雲之便。其爲感謝。曷罄敷陳。

謝施資政薦舉啓

十年知遇。久自信于生平。千里薦延。迄遂償其素志。奇窮已甚。眷顧有加。伏念某賦性迂疏。降材庸陋。學無所用。敢希當世之榮。愚不自知。每志古人之事。遊士夫之門者。既罕。識公卿之面則又疏。一官姑切于爲貧。三仕實忘于幸進。昨從吏役。早玷品題。屢榮載之選。偶囊封之未上。周流歲月。仲卿未免于牛衣。轉奕功名。君房已至于鼎足。豈意逆運之跡。竟紆藻鑑之收。諾有重于百金。古聞其語。書或賢于十部。今慶其蒙提擢之意。愈加。褒假之詞。甚寵。姬姜在列。獨慚憔悴之容。棘樵何知。乃費靈揚之力。此蓋伏遇。府經略參政大資先生。道追前哲。德重本朝。機務均勞。暫出分子。閭寄賢恩。罔閒。思盡實于門闈。敢云故舊之不遺。是亦典型之尙有。致茲洪造。遠施賤微。某敢不佩弦而韋。循規以矩。慕荆雞之化。祇荷于生成。懷尺蠖之伸。亦期于報塞。

謝司農寺丞啓

入聯簿正。已參列寺之華。進貳司均。更冒部丞之選。知憐逾厚。愧負有加。伏念某才匪適時。學惟爲己。猿拗林而競鳴。窮已弗任。驥伏櫪以長鳴。志徒未改。轡軻技能之莫售。棲遲祿位以常淹。頃辭負弩之勞。亦預招弓之寵。獻言文陛。初何補于明時。竊食太倉。乃濫叨于滿歲。詰曲常思于避罪。整頓豈憚于揮車。得路彈冠。嗟簿書之已暇。閉門挾筴。較州縣以過優。方懷乞外。以便親。敢謂敘遷而易命。介之推未嘗言祿。夫豈遐遺。燭之武少不如人。孰云可用。祇荷無私之化。曲推不施之恩。激昂懦衷。奮勵盛際。茲蓋伏遇。僕射相公。功存社稷。道洽生民。舉天下一于仁。俾伊尹之重任。撥亂世反之正。倚周公之迂衡。未忘特達之私。益示兼容之度。某敢不誓全家法。恪奉官常。俾司萬石之儲。詎知報國。倘守一經之舊。猶足事君。過此

以還。未知攸措。

謝周倉舉陞啓

湖海真已仙遊。取記追隨之舊。山林未能獨往。尚紆論薦之公。感激肺腑。喜傾意氣。伏念某迂疏自信。灑落誰憐。玩章句于簡編。學惟甚拙。釣聲名于場屋。技輒不售。仕實爲貧。法當爲縣。遇事幾同掣肘。于時敢復動心。方薄患三年之淹。信已歎羈窮于寸步。雖明公一日之舊。未嘗吐憤。憚于片言。豈意孤蹤。竟蒙品錄。老馬猶知于道路。加以轡銜。斷木或中于樽罍。被之斧藻。此蓋伏遇某官。肅將使指。妙柬人材。識孟嘉于坐中。適緣小異。得讓蔑于堂下。本自一言。秉直道以事君。効昔賢之薦士。致無肯似。遂不遐遺。某敢不據德靡渝。知言彌謹。文章追古之作。志實未忘。政事惟公則明。力猶可逮。儻第全于名節。是所報于春存。過此以還。未知攸措。

謝人賀七十詩詞

仕實爲貧。年遂臻于還祿。學未聞道。老何有于從心。特勤妙語之貽。第切壯圖之恨。褒嘉過甚。藏棄爲榮。東之尚附于賢良。久忘此志。充國漫懷于方略。徒激懦衷。

謝生日啓

夢我與感。已迂都騎之臨。華衰增爽。更奉佳章之況。撫桑樞而自笑。慨蓬矢以何施。意厚情親。既乏報瓊之愧。文高辭綺。第深懷璧之榮。

京鐘回生日啓

輔贊無堪。玷槐棘兼鈞之位。愛憐有素。記桑蓬垂戶之辰。既以琳瑯之章。溢于錦繡之軸。百圍不材之壽。樛幸蓋自天。萬斛莫窮之詞。源流非擇地。展玩不容于去手。感藏第劇于靦顏。深惟永隔于親闈。莫遠慈烏之反哺。且懼久妨于賢路。祇同倦鳥之知還。

賀虞樞密啓

伏審光膺制冊。升冠樞庭。二府薦居。久已注安危之意。四夷聳動。蓋將開道德之威。矧在知憐。尤深拜舞。恭惟樞密知院相公。負時雅望。爲世真賢。雋路彰纓。轅諸儒于步武。軍門秉羽。摧勅敵于笑談。未酬澠水之勳。猶命東山之駕。揭從政地。自佚真祠。曾何破斧之傷。已見賜環之召。上心有在。英公寧計于去來。與論益歸。令尹詎懷于喜懼。惟茲宥密。足副經綸。明君可與忠言。既有資于啟沃。上策莫如自治。當遂底于安強。佇聆彝鼎之書。進陟魁衡之拜。某受知惟舊。去德未遐。斷木委于溝中。固慚刻畫。病駒伏于轅下。敢憚馳驅。尚欣難遇之時。以觀可大之業。

賀施樞密啓

伏審光膺制冊。擢貳樞庭。預閱論思。允著弼諧之望。巖廊注意。併資寅亮之謨。眷眷有加。輿情胥慰。恭以樞密參政。量宏而德粹。學富而行高。文華奉兩漢之英。議論躡衆賢之表。出臨藩翰。爲一時撫字之良。入步禁塗。極當世儒先之選。璧水道山之布武。螭坳鳳掖之並遊。況羽翼于春官。繼儀型于夕省。中立不倚。



知無不言果聆籌帷之登仍預政機之峻同寅以司宥密之化佇見殊勳夾輔以立太平之基尙觀顯拜某蚤瞻德宇久闊光塵託跡鄉粉竊有依憑之幸庇身祠館尙蒙陶冶之歸扑蹈之私實倍夷等

賀張留守除端明啓

伏審報政陪都弁華秘殿除音所暨嘉物望之遽歸詔旨甚明知上意之攸在恭惟某官行高當代道合古人敏識洞于著龜宏材屹如柱石長策遠慮恥爲近世之規模謬論忠言凍有諍臣之風采一去文昌之座屢分連帥之符豈此居留可淹鉅用果觀恩榮之異備開東注之深表裏江淮顧久煩于臥護扶持宗社將佇慶于過歸庶幾慰斯民之瞻豈但爲今日之賀某頃叨殊遇迭遠崇墉俛仰一官敢歎衆人之待己經綸四海尙觀君子之得時扑蹈之情倍越倫等

賀施參政啓

伏惟擬從銓部榮貳鈞衡老成延登未覺典型之重有德並進益知朝廷之尊成命甫傳輿情大慰竊以士君子之行道所貴逢時卿大夫之致身必將輔國中興在御不次用人苟非一代之豪英曷副四方之公望恭惟某官器端厚而不撓學粹純而有源月旦之評至行存乎孝悌蕃宣之效成績懋乎循良久寓跡于林泉幾功名志大而偶遠賜環于臺省真富貴時至而自來然丞疑之任雖協贊于上公而政事之聯亦調娛于萬務歷觀近歲之比殊乏大臣之規身非從容中道而咸適其宜則曷以進退有度而不失其正真賢得位多十嚮風佇觀彝鼎之書遂正袞衣之拜某受知特厚趨塵莫遠願首轅問敢有彈冠

字下徒懷望履之心扑蹈之情實倍倫等

賀樞密賀知院啓

某伏審入對路朝登冠右府眷注攸在聲聞益隆竊惟道學要在力行苟不合則孟軻有浩然之志事君本于難進倘可就則伊尹亦幡然而來洪惟主上思致于明公是亦古人難逢之盛際溫詔甫下安車亟東信平時深蘊之永輪故一見常寧而可決克合上意光奉明書朝廷隱然天下幸甚恭以樞密知院相公行足以砥礪當世名足以發勸四夷一弛一張識文武之大者三仕三已無喜愠之私心蓋遠引慕道初如李長源高臥憂時中若謝安石濟以議論之堅正施之智略而疏通頃絲銓衡嘗副幾政使節不屈李揆幾于見留情實備知柳渾指其將畔雖遽告老遠茲盡歸倚精神之折衝副帷幄之決勝注想所得嗚咨若時某任于疑丞實慚司于鼎軸昔秦繆詢于黃髮故能雪殺陵之恥魯僖朋于三壽是以荒龜蒙之東今碩輔資于老成真賢布在左右協濟大業共躋中興庶幾寬一人之愛敬以致四方之賀嘗觀上之臨御所起者奎縷一二公世之典型考其猷爲無三數事亦既同升于廊廟旋聞歸逸于里閭謂一君之興邦迄五經之掃地士所慨歎俗爲詆譏微夫子無以發言蓋春秋之所責備嗟時深患豈獨外夷由羣臣莫肯任事而不能無私故人主因是致疑而謂之有黨紀綱從而廢弛上下相與苟偷當度越于拘繫用作與于痿痺譬之治疾已劇非大爲湯餌則無以回陰陽之和作屋既傾不亟加斧斤則無以防風雨之暴日月逝矣神明聽之佇觀素定之規模式建非常之勳業某蚤緣未契誤辱深知未爲溝壑之

歸政望芻蕘之獻飢寒已迫每恨無田之可耕廢置自甘孰知有路之爲報

賀周知院啓

伏審顯膺制命升冠樞庭廟堂裁萬化之原久資共政帷幄決千里之勝茲賴本兵眷意式隆輿情胥忭伏惟慶慰恭以樞密知院相公器博而量遠學富而識宏黼黻之文濯江漢而並麗金石之操互寒暑而不渝蚤緣異科備儀華貫出處繫天下之重議論發衆人之難載詔北門明白適帝王之體典銓南省澄清無流品之消速入輔于政幾果重承于帝寶是瞻偉望獨總事樞太尉而掌北軍幾資妙算冢宰之均四海佇見延登某夙荷深知欣聆渥渥少年場屋敢論逸步之先晚景丘園尙費鴻鈞之造其爲欣蹈實倍等倫

代賀葉觀文致仕啓

伏審抗章謝事歸印綬于殊庭優詔頒恩賜節旄于重鎮凡此受知之舊悉高易退之風竊以臣之事君嘗有失身之累上之待下亦著食賢之心蓋去就之際爲難而榮辱之機可畏唐之劉柳文章雖顯而道德無以過人漢之金張富貴無涯而功名不足蓋世至于有文章而濟以道德處富貴而全其功名優游著艾之年終始明哲之義指日月以告老視軒裳如儻來非公而誰誠古未見恭惟致政太尉躬持一節歷事四朝妙齡獨步于禁林晚歲八司于丞輔從容廟堂之論據經術而有餘密勿蕃宣之勞飾吏事而彌邵風采振秦淮之上威聲播閩粵之間勳庸屢書眷倚加重安車賜杖甫予香火之閒閉戶著書自足林泉之勝茲爲稱禮何遽引年老成重于典型士實不忍其去忠信勸以厚祿上方有寵其行載惟舉望之隆久著登庸之峻雖孔戔未覺衰老不爲南省之留然表公繫于安危難緩北門之拜願少安于燕息當遂慶于來歸某猥以諸生嘗叨下客鉛刀一割未忘鑪冶之收廣廈千閒已被嶢嶢之賜尙俟槐庭之正位庶霑材館之後塵

回殿試第一人啓

伏審射策宸廷親被聖神之選錫名天陸蔚爲俊造之先治世得賢文科增重竊以道術裂于天下由諸儒有以自失其傳議論詭于聖人故衆言無因會歸其統於昭大有之運思取非常之元發明禮樂制作之原聿求天人和同之際將修七政九賦之本以正中國之氣必資三表五餌之策以制外夷之謀大哉王言哀然與百狀元學士學優而問博文瞻而才華達君子之中庸知吾道之一貫九重虛懷而動色欽味謠言多士斂衽以嚮風共推雋望發英聲于月旦首盛事于明時尙觀翰墨之矚庸以敢功名而得路某久聆雅譽未覩清揚辱騎氣之臨已爲甚惠荷函書之貺非所敢承感佩之悚敘言奚既

賀第二人啓(案)此賀啓三首中間但易數語前後皆相複蓋一時應用之文宋人集中多有此種

姑仍其舊

伏審射策宸廷親被聖神之選拔拜恩天陸高名遂亞于倫魁治世得賢文科增重竊以道術裂于天下由諸儒有以自失其傳議論詭于聖人故衆言無因會歸其統於昭大有之運思取非常之元發明禮樂



制作之原。聿求天人和同之際。將修七政九賦之本。以正中國之氣。必資三表五餌之策。以制外夷之謀。大哉王言。哀然舉首。狀元學士。蘊學至厚。賦材不羣。貫穿百家。以求孔孟之中。酬酢萬事。以爲晁董之業。小試絕塵之步。果先乘鶴而鳴。深惟平日之所期。蓋已盡言而無負。上以稱九重側席之意。下以慰多士彈冠之心。尙觀翰墨之噴。庸以取功名而得路。某早承雅契。獲際英標。辱騎氣之臨。已爲甚惠。荷函書之貺。非所敢承。感佩之悚。敬言矣既。

賀第三人啓

伏審射策宸廷。親被聖神之選。拔拜恩天。高名遂亞于倫魁。治世得賢。文科增重。竊以道術裂于天下。由諸儒有以自失。其傳議論。詭于聖人。故衆言無因。會歸其統。於昭大有之運。思取非常之元。發明禮樂。制作之原。聿求天人和同之際。將修七政九賦之本。以正中國之氣。必資三表五餌之策。以制外夷之謀。大哉王言。哀然舉首。狀元學士。學問深博。才猷俊明。氣槩騰虹。貫井絡千尋而下。詞源翻水。導岷峨萬里。而來。聲華靡愧于淵雲。名第果追于盧駱。上以稱九重側席之意。下以慰多士彈冠之心。尙高翰墨之噴。庸以取功名而得路。某久聆雅譽。未覩清揚。辱騎氣之臨。已爲甚惠。荷函書之貺。非所敢承。感佩之忱。敬言矣既。

回李賢良啓

大廷發策。盡循天聖之規。多士嚮風。復見元光之舊。茲爲甚盛之舉。宜得非常之才。伏以賢良學士。與學自于家傳。敏識殆其天賦。議論不苟。悉本仁人之言。治安可期。賢明王事之體。蓋設施之有待。豈誦說之徒云。久馳藉甚之聲。果占喪然之首。願漸衰懦。獲際清揚。究觀落筆之雄。重枉飛書之貺。文章擅于天下。豈特振眉山之風。功業盛于朝廷。當遂繼平津之踵。

回周伯中宏詞啓

伏審校藝詞場。擅清時之偉譽。奏篇滿座。膺顯命之重褒。喜勸簪紳。先生簡冊。竊以國家設科取士。雖均爲羅海內雋傑之才。天子制度考文。蓋將以備朝廷著作之選。故于茂異之次。別設宏博之名。運際中興。禮爲特異。豈止儒學之冠。率惟卿相之階。宜得英賢。乃厭與議。宏博省幹學士。器宇深厚。材猷俊明。蚤擢秀于能書。尙卑棲于左宦。習三墳五典之奧。問新招而足知。通九夷八蠻之殊。識楷矢其來遠。逮茲奮筆。果見筆旗。追劉柳之詞華。信爲餘刃。繼裴陸之事業。卽上要津。某久渴披承。重迂願速。應隕早標。祇有負于壯心。凌厲烟霄。第徒欽于雋躅。其爲愧佩。曷罄敷宣。

回得解舉人啓

伏審光膺里選。榮與計偕。朝廷合經術詞賦之科。聿新多士。有司考學問文章之蘊。蓋難其人。伏惟解元。先登。德履粹純。才華敏妙。詞源如倒峽水。久知制作之工。科第猶摘額鬚。將有飛騰之便。矧建安之名郡。號儒素以傳家。鼓篋來遊。小流水銳師之數百。彈冠並進。多魯堂高弟之十三。旣豪傑之騰道。宜鄉閭之無負。解元云。旣乘轡之居。尙觀射策。以慶成名。某誤指縣章。欣逢歲比。奉詔書于庠序。莫助品題。辱翰

墨子門關。惟知取階。

回熊校書啓

竊審奏北門之策。親逢上聖之知。警東觀之書。進陟諸儒之右。雋賢得路。善類舉欣。伏以校書學士。積學宏深。摘文雅健。揭聲名于江夏。久自無雙。課治行于武城。仍推第一。固宜在羣玉圖書之府。乃迴翔百工技巧之司。茲觀除音。允符公論。授相如之簡。卽瞻翰墨之功。著祖述之軌。行赴功名之會。某久叨論契。復幸齊年。未遑尺牘之修。先辱雲箋之貺。其爲竹慶。曷罄敷陳。

與趙運使啓

伏審輟從公掾。榮昇使華。平日從遊。旣誤叨于取友。二年出處。乃皆幸于爲僚。聆郵命之初傳。與部封而加喜。恭以某官。器全璋璧。材大杞楠。遂學雄文。帝支固已無出其右。嘉言美政。士林詎可多得其人。自歸贊于樞庭。尙迴翔于宰府。持從臣之橐。謂宜卽侍于清光。乘刺史之輅。乃復僅伸于雅志。然聖朝方均內外之勢。而君子亦有去就之幾。將暫倚于轉輸。亟入承于選用。願慙衰懦。已積曠瘳。六關橫霧。稅駕未容于噲伍。長鳴伏阜。齊驅敢在于盧前。庶幾藏疾以匿瑕。得以奉令而承教。其爲欣慰。莫罄敷陳。

與交代張彥輔啓

十年淪落。久依親誼之隆。一邑蹉跎。乃預交承之末。雖絕塵之隙。後真揚批。以在前。觀德可期。嚮風增懋。恭惟交代知縣學士。抱才宏偉。蘊質粹良。問學有原。得外家之奧。詞章甚蔚。追前輩之典型。屢隨計吏之借。垂上金匱之籍。謂宜觀國。尙屈字民。願茲百里之淹。豈待三年之最。璽書亟下。端爲華近之歸。車馬且來。聊副空窮之望。某舊叨未契。迷遠英標。無令尹告新之言。固知獲戾。有大夫失伍之愧。益冀掩瑕。歲律方春。征途尙遠。願護生經之術。行須詔節之頒。

與諸司啓

據于公府。旣旣神贊之能。職是祕廷。更冒轉輸之委。上恩已厚。己分則踰。某學不成名。仕由爲養。彈冠而從左宦。自知庸懦之才。機被以遊周行。宜在諛詞之域。閱歲時之無補。叩軒陛而有祈。尙玷使華。得司漕計。此蓋某官素推厚德。夙蘊純成。璞玉渾金。器莫涯于近用。盤根錯節。志嘗在于有爲。卽膺從乘之聯榮。已擁轎車而報最。致茲汲引。猥遷迂愚。珠玉在傍。旣仰餘光之潤。芝蘭同室。庶祈廣馥之沾。感愧以還。敷陳矣究。

書

回呂氏定婚書

宋魯通盟。聲子嘗聞于繼室。郭崔論契。伯深亦記于續婚。願慙舊族之餘。疊奉高門之貺。伏承令姪孫。宗教從政。早傳世學。克自振于簪裳。而某弟運判位第三女五十一娘。未習婦功。恐粗聞于箕帚。辱委禽之特厚。將鳴鳳以重占。盛事衣冠。旣婚姻之是託。百年琴瑟。庶蕩履以咸宜。



回呂氏聘書  
淪落天涯。尚有通家之舊。扳聯門地。欣開合姓之期。惟親契之深隆。沐情文而苦。願箱將意。固當傳示。子孫。棣栗告虔。庶亦宜其家室。

回晁氏聘書  
奉箕帚以從人。舊儀敢廢。實篋箱而致禮。厚意有加。惟男女之及時。將室家之望汝。蓬蒿自蔽。早為瓜葛之聯。蘭玉相輝。益重絲蘿之託。

回呂氏定書  
鼎鼎相望。久綴百年之契。副笄有託。遂聯再世之姻。願齊秦豈云匹哉。然孔李之交舊矣。伏承某夙敦家學。將克紹于芝蘭。而某幼習嫻功。曾未知于蕢蕢。既辱賜之厚禮。敢不奉承嘉音。惟親誼之益隆。庶和鳴之式繼。

沈姪與呂氏定書  
契誼接于高會。眷言舊矣。婚姻逮于兒女。亦既再焉。滋重親盟。敢忘幣聘。伏承某人第幾孫女。內承慈訓。綽有采蘋之儀。而某第五十九姪沈。長之師模。詎知操履之學。行以棣栗。和于瑟琴。撫外家之餘。尚每裏于宅相。介夫人之喜。庸申詠于鵲巢。

回孟氏定書  
宦遊南北。雖微草杜之姻。交契雲仍。且有愈郊之舊。辱委禽之盛禮。懷鳴鳳之好音。伏承令姪主簿迪功。早襲纓綬。志自收于科甲。而某第五女子。幼知筐篋。躬未申于容儀。敢云蓬梗之疏。乃幸絲蘿之託。欽承嘉命。第切感悚。

回孟氏聘書  
棣栗未修。甫結通家之好。篋箱在列。更勤委幣之儀。辱厚意之有加。荷嘉音之疊至。宜其家室。庶諧鳴鳳之占。如鼓瑟琴。益行乘龍之喜。

沈言定晁氏書  
金石定交。記兩家之父祖。絲蘿論好。懷累世之婚姻。敢云淪落之餘。復有扳聯之幸。伏承令弟通判位賢。女七十二小娘子。凝姿淑厚。宜遂友于瑟琴。而某弟待制位長男。將仕郎沈。稟質順蒙。特粗聞于詩禮。慨茵灑之未遠。辱契誼之彌敦。跡企高門。仰致委禽之請。輝增葭室。庶諧鳴鳳之占。

晁氏納聘財書  
聞名有請。既辱賜之好音。委幣無多。願敢忘于厚意。尚慚衰系。薦締高閣。雖飄零俱吳越之鄉。實往來有歲時之喜。百年夙誼。孰知王謝之故家。再世婚姻。尚繼朱陳之舊事。

上辛中丞書次傳  
某之得見于門下三矣。始則閣下之在春官。某以妄應科目。贊其業而見焉。中則閣下帥閩而歸。某為縣

于建安。以屬部之吏而見焉。今也閣下召還于朝。居中執法之任。某亦濫預千百執事之列。而復見矣。踴躍而趨。寒暄而詞意。此下雖有脫文。閣下曾未省其面目也。閣下之名滿天下。某之愚。仰慕盛德。固將卜其遇否。七年之閒。乃三見而不得致其言焉。亦異于古人一面而談當世之事者矣。今當世之事。非某所得談也。雖然。不敢廢也。蓋天下可憂者一。可慮者二。夫天下有所謂大計。有所謂先務也。先務審矣。餘則可以序而推之。今國家不議其大計。與其先務。而乃姑試為之。戰則姑試而戰也。和則姑試而和也。守則姑試而守也。朝夕自治者。徒欲百廢具舉。一旦緩急計。將若何。豈非可憂者乎。主上之求治。亦云切矣。然前日在藩邸。一二小臣使令干削。故得與議論。今有天下之大。則天下之才皆我用也。外廷之士。曾未盡獲進見。而左右近習。日有聞焉。宰執侍從之貴。臺諫一議。則逐之矣。內侍而典戎器。武臣而治權。酌章四五上。而幾不可逐也。後有甚者。臺諫之言。何自入哉。此可慮之一也。諸葛孔明有言。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後漢所以傾頹也。人君之患。莫大于以近習為腹心。而朝士為外人。漢元帝有蕭望之。劉向。不與之共政。而乃任恭顯。唐文宗有裴度。李德裕。不與之謀事。而乃委注。後世觀之。則固顛倒錯認。當時為之。未之覺也。蓋小人得用之始。莫不言財利。其終則足以盜威權。不言財利。則人君無以謂其能。不盜威權。則無以引奸邪而自助。今主上屬精庶政。每事欲親。而未得其要。涉于叢。則其閒易入。以酒坊一事言之。小人駸駸其倡財利之端矣。既已薦用人材。士大夫閒豈得無劉柳輩。儼復浸盛。安能保其不從哉。此可慮之二也。夫事固未至此。要將有以折其萌。而創其根。且以德壽宮官屬觀之。不遺大臣從官為使。而獨任宦者提舉。宜其無所裨益。致私結之謗聞于天下。而土木花石之運。未已也。向使儒士參于其閒。當必有規正者矣。故某竊願主上亦求儒士。以與謀事于宮中也。然士風不振已久。以為不肖而無過之可指。以為賢而無善之可議。要之其才為無所用。徒欲儉儒苟容。以儉倖于富貴者甚衆。不大有以區別之。亦無補于國家之事也。夫天下大計不定。人君之側。猶有小人閒之。而士大夫風俗如此。閣下宜所深慮也。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夫格之者。漸之以言而後可也。以閣下操履之正。名節之偉。主上不即登之政路。而尚以屈耳目之寄。是蓋欲朝夕聞閣下之言矣。他人徒能言之。而閣下之言。則能信于主上。安有不格者哉。皇祐中。仁宗患臺諫之任輕。王安石公以前執政。命為中丞。安簡受而不辭。乃慨然論事。至留班以事。張堯佐四使之除。又言河朔根本之地。將帥之非其人者。又言唐質肅之貶為過。而致言路不通。狄武襄不當任樞筦之寄。意氣凜凜。廷臣為之發動。仁宗謂其得風憲體。蓋風憲之地。非老成重臣。無以振舉大體。而搏擊瑣細之論。世不乏也。主上之待閣下。有符于仁祖矣。閣下之自任。其無愧于安簡。意者造膝之言。有不得聞于外也。而某也。北方之鄙人。守家世之訓。不忍自同于流俗。猶復曉曉于閣下之門。多見其不知量。然就有道而正焉。斯學者之事也。故不敢自以為是。併以前者所上封事之副。為獻。惟閣下不鄙其愚。而教之。或謂其可取。因其言而陳之。則某之幸也。非敢望也。不宣。

上徐總卿書



總領少卿閣下天下之士徒知以其所有責人而不知以其人責人蓋以其所有責人是猶貧者之望施于千金之家也夫千金之家其勢可以予人也積之千金而予人以十金此何如爾匹夫匹婦一旦號呼于千金之家以其所求蓋未始欲分其富也欲丐其餘以爲其朝夕之計不則終歲之計而已矣彼能徇其欲而予之者則亦其人之好施也如不好施焉雖且且而號之僕僕然呼之僵仆凍餒于其門曾不足以望簞食豆羹之賜而況于所謂十金者乎雖一金之微猶將握其掌而不顧也故以其所有責人雖簞食豆羹有時而不遇以其人責人雖十金之獲蓋未爲過也士之望于公卿大夫之門何以異此夫公卿大夫其勢足以進天下之士也天下之士奔走于公卿大夫之門孰不望其進哉肅拜以爲恭飾詞以爲文而常歎于不遇是何也亦徒以其所有責之而不知以其人責之也夫其勢足以進天下之士者公卿大夫之所有也于是而不顧焉是亦其人之不好施云爾春秋之法常責備于賢者夫賢者然後可以責其備如其不賢也聖人蓋未嘗責之而況于求其備哉某不佞竊誦此久矣故其學也內以存其心外以周其身而不敢自鬻于人其仕也上以養其親下以盡其能而不敢妄悅于人行年四十而自安于州縣未嘗以希尺寸之進今也主上躬聽斷起二三君子于閒廢之中布之中外以圖天下之務意者風俗將遽稍變此士之可以自奮而託于公卿大夫之時也然而貴者在朝廷遠者在方面不可遽見而聲名卓然有千金之儲而不吝于施者閣下其人哉恭惟閣下文學行義著在朝野暫爲九卿以司戎馬之賦是固未足以究平昔之蘊然動心忍性捨窮海之濱而立于近甸之地其于天下之士宜有以留意焉某是以忘其固陋爾其所聞以下于閣下不知閣下將何以予之也干冒臺嚴悚惕俟命不宜某惶恐再拜

謝張魏公書

某愚賤無似比承少傅相公入覲幸獲趨拜履舄之光不量固陋妄以狂瞽之言干瀆嚴聽豈謂未賜誅責特枉書教慰藉甚厚仰級擢抑下情豈勝悚惕重惟國家安危之寄元勳奮德無出相公之右主上躬不世之姿志清中原一時身任大事爲中外所仰四夷所畏亦孰險相公者士挾區區一班之見豈真足以助經綸之素哉惟其相公功名名遂之切是以各務進其所有以爲門下獻而忘其惡焉而相公又不自居其宏遠高大而納之則天下之善將舉爲相公用矣何往而不濟昔楊修丁敬禮作文(案)丁敬禮作文云云見文選曹植與楊修書今此云楊修丁敬禮作文疑楊修二字上有脫誤好使他人潤飾改定曰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知定吾文者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恭惟相公功業之就將自有之矣後世誰知助相公以言者而不閒微賤無拒之意盛德偉度是以出此故某撫衷自幸而姑述以謝萬分

答吳偁書

某頓首再拜知縣學士足下舊聞雅譽未有一見之幸每用悵然人至沐惠書副以盛文展玩披味不能釋手比辰祁寒伏審撫字之餘尊候萬福屬賢之道廢久矣某何足以預此屬在其職竊欲庶幾焉昨者陸辭亦嘗極論此弊上意是之故到官以來雖有持鉅公要人之書以取必者未始敢輒與俟有見焉非有見者拒而謝之十七八年況于百姓之長朝廷所命以考其治狀者曷敢易哉上以欺其君下以欺其

心誠不忍爾足下爲邑得于衆多之論因不自已敢以名聞初不在于識不識也顧何能爲足下重近者李溧水之政嘗一再薦之又合諸君子之力然後有濟夫薦之濟否又不當爲足下道某蓋其職而已足下益善其政可也乃辱貽賤爲謝禮意與辭皆過其宜甚非所望亦非所當得者也雖然向見足下學校開舉進士之文演迤紆餘既臻其與茲辱賜以盛製傑然議論有古作者之風馳騁步驟如千里馬昂昂歷塊未見其止然後知賢者所長無施不可足下所謂三變其學者願少留意而無泥于文章求聖賢之蘊而期進于道德則將又變而無疑矣古之爲政者觀一時之宜舉前人之偏救未來之弊使適其平而不顧于流俗之議然後可以有立自一邑而上爲一州自一州而上達之天下曾不外是足下既欲成一邑之治而小人之侮非意之誘當有能辨之者抑又奚卹而來書切切尙以爲言亦所未喻也無由面晤臨紙遙企冀爲遠業倍萬愛重匆匆布復不宣

上處守施察院書

某聞之藝莫貴乎士而餘民不能及也然餘民之業莫不得售而士之業反有不得售者今夫農朝而耕暮而耘以播殖五穀一旦負五穀以適市則市買爭趨焉而世之人且曰此天下之良農也今夫工執技巧以事上賈列其貨于肆而人見其器用之精珠珍之富則亦曰此天下之良工也良買也其術益夸而人益貴天下莫不以其名歸之惟士則不然六藝之文無不習也百家之說無不講也天地萬物之理無不窮也古今治亂之原無不通也藏之惟恐其不深養之惟恐其不固苟暴于外曰我能工是道也我能明是說也天下之人非特笑之又從而賤之且以爲終無有矣夫以農商百工而得良名以士而得賤名故爲士者或老死而不遇則亦號于世曰人不我知則貴矣人不知亦驚驚農商百工守其業士守其道固自有輕重後世之士不知守道之爲務反自賤而輕用之此所以益見薄于世也雖然古之君子豈不欲用于世哉孔子孟子歷聘諸侯轍環天下至于不得遠而後已蓋上之于道其用也從而見諸言事非可豫定也而發于言者有所不可隱當其可與言而不言君子以爲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君子以爲狂何者以顏氏之如愚非仲尼莫能識至驪明之不言雖叔向變亦失之也某北方之鄙人少習于書願其不才方爲縣之小吏以從事于簿書米鹽之閒而幸閣下來守是邦其于分際之相遠名實之未加固不可輕進其說以貽賤士之譏而石林葉公辱道其姓名于閣下意閣下亦欲聞其言而察其爲人然不敢以請姑道其志恭惟閣下以通亮特達之資濟博厚高明之學嘗爲天子耳目以觀聽四方之事地方千里而爲之侯伯可以禁奸暴而安百姓退不肖而舉賢能而某者猥先衆人以卜于閣下于是不可不言閣下其亮之不宣

上葉運使書

運使直閣郎中閣下論世之治亂孰不曰人材論人材之所以爲治亂孰不曰賢不肖夫以一賢者與一不肖者在上茲固未足以爲治亂也惟其一賢者在上而衆賢者將由是以進一不肖者在上而衆不肖者亦由是以進賢者衆則天下之事斯日以舉不肖者衆則天下之事斯日以廢此其所以爲治亂之極



賦。雖然天下之事所以不舉者此固不肖者之罪也。而賢者預有責焉。夫既已號為賢矣。而天下之事願有不舉者哉。是有二說焉。本肖者之弊。在于不能為。而賢者之弊。在于不敢為也。夫不能為者。是其智不足。而力不任也。不敢為者。非其智不足。而力不能。時有以禁之。勢有以奪之而已。天下之事。不患不肖者之不能為。而患莫大于賢者之不敢為。昔者西漢盛時。汲長孺至以矯節而發淮南之倉。及其後也。諸葛豐以司隸而返去其節。以二事而校之。豈不繫于敢為與不敢為之時哉。國家比年以來。天下之吏。大而在朝廷。小而在郡縣。諂諛相師。儉儒相承。號為不肖者。蓋已不勝其衆。而其間所謂賢者。縮手畏避。亦近于不敢為矣。今也。主上舉權綱而大振之。網羅天下之賢者。思盡付以天下之事。不啻如退阿進即墨也。然而不能為者。固無足以議此。而能為者。願亦何所畏避而不為哉。要須有人焉。而為之倡。然後天下風俗可以少變。而趨于大治。竊嘗反覆而思之。其舉而倡之。莫如閣下。夫以過情之語。而妄說于人。其亦不忍為也。蓋去年冬。主上始新政。驛而召者十人。閣下實在其中。曾未數月。自博士而為郎。自郎而賜對。遂寵以延閣之名。而付以一路之事。青名御屏。賜以鞍馬。禮遇之數。皆近世所無。有是主上之待閣下。將有不以此者矣。以主上之待閣下。將有不以此。則試于外也。豈不亦觀閣下所為。而將有以付與之歟。不識閣下何以為也。以他人之材。固不能為者。閣下自少年以直亮聞于常世。而志氣日以宏。聲名日以大。苟從而見諸事業。是猶驚八駿于九軌之道。縱橫馳騁。無不如意。信非不能為也。閣下又素負敢為之名。而遇可為之時。八州數十縣之衆。亦不為少。貨財之虛贏。獄訟之緩急。奔走之吏。引其廉能而罷其貪。儒與夫國家之利病。民人之休戚。問之使者。所不敢為者。豈無可為者哉。某嘗怪世之士大夫。類知以其職之為職。而不知其職之所以為職。夫以其職之為職。是猶富人之營其家。苟以利于我者。為足以富而已。知其所以為職。是猶廉吏之營其家。得一物焉。必究其所從來。不徒欲富而已也。夫所謂部使者。按籍而督州縣之賦。執筆以奉朝廷之命。限歲以舉小大之吏。是不可謂有為也。州縣之賦。敢究其所當得乎。朝廷之命。敢論其可從與否乎。小大之吏。歲舉之外。敢有所論薦乎。是猶可得而名言也。至其不可得而名言者。則又在所設施耳。以一道而推之。雖至于天下可也。某北方之鄙人。仕為郡之小吏。願其平生。頗知自守。未嘗以進取為事。非有左右為之先。非有權貴為之援。特以慕下風而仰盛德。以求見于閣下。乃刺口而論天下之事。此在古人。則為言深。然主上以特達而知閣下。意閣下之待天下之士。亦當以此。是以自恃而不疑。恭惟閣下少霽其威嚴。而幸聽其猖狂之論。上以劄主上之所期。下以爲天下士夫之倡。則某者僥受知于門下。為不忝矣。不宜某惶恐再拜。

上信守周侍郎書

君子之學。必其內有所主。然後外有所不惑。然世之君子。每切切然以得位為足以行其道。及其末也。則歎然以為道將不行。而不知不行者。不害其為道。古之聖賢。其未得位也。則養其所謂道。其既得位也。則行其所謂道。苟位不可居也。則亦全其所謂道。是故投之富貴而不驚。屈于貧賤而不恥。凡吾之所以出處進退者。無非以道為準的焉。以一身而論之。則有窮達之殊。以道而觀之。蓋未始有二。吾知為道而已。

至此而不能惑者。惟其學之內有所主也。昔者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孟子皆以為聖人。其清與任。世固以為不可及。至于所謂和者。遂以為將無所往而不合。蓋世俗之所謂和也。及觀士師之三黜。與孟子之所言。然後知聖人之和。與世俗異。何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此聖人之所謂和也。夫聖人之所謂和者。進必以其道也。使不以其道。是安能不怨而不憫哉。故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又曰。不以三公易其介。則和之中。又有直焉。而天下之論。遂以為無所往而不合者。則亦昧于聖人之道。則有以悻為直者。及其困也。于道不能無枉。有以矯為直者。及其過也。于道不能無悖。惟聖人寓其直于和之中。故雖縱橫萬變。必至于道而後已。雖有鈇鉞之怒。不能威。雖有軒裳之利。不能誘。何者。內有所主故也。某不佞。學于聖人之門。有志于此久矣。少之時。聞閣下之名。常有願見之心。不意今者獲在幕府。是以敢冒昧而自進其所言。然竊觀閣下之在朝廷。自中秘而為御史。自御史而司言勸。真以道事君者。退自吳門。優游里社。若無意于當世。屬者天子感悟。驛召舊人。閣下始以連帥之重。留為春官。以總成均之政。意閣下之將自此而得行之。然而坐席未煖。出守于外。質諸道路。閣下議論之際。又有所不容者。士之聞閣下之風。意其特立獨行。以傲視天下之士。言不可得而交。貌不可得而接也。今也獲拜于庭。以望見盛德之容。寬然其不吝。退然其不容。凡小吏之所以事大官者。至忘其所畏焉。然後知閣下其和而直者也。內有所主者也。深得聖人之道者也。故某願三沐而受教焉。

南澗甲乙稿卷十三

書

上建康帥張尚書書

某讀詩。至于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未嘗不歎于古人之難遇。又讀詩。至于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然後知老成之亦足以為古人也。蓋士方窮時。莫不有志于天下之事。惟其求之當世。而無以告語。由是必思于古之人。苟或當世而有以告語也。則又何思于古之人哉。然學者之弊。常在于好古而不識其實。則以為古之事。不可行于今。而今之人。不能盡如古。規規然守其說。以取高于世俗。是皆近于古而不切于用者也。何也。且上此而百世可以為古矣。下此而百世豈不又以吾為古哉。彼其說曰。吾有取于古之人耳。古之人。有堯舜焉。有桀紂焉。不獨有孔子。而有盜跖焉。則又可概取乎。惟其取于能獲我心。則可謂云爾矣。某之始學也。固亦未免斯弊也。得一言而信之。以為可行也。行之而窒焉。則慨然以為無復古人之事矣。及其既長也。以為古人既不可見。得見老成者。斯足矣。顧其飢寒憔悴。猶以上世之澤。齒一命于州縣。然某之仕也。始亦未嘗求人之知。而待其自知焉。然而知之者無幾也。故屢厄于銓選之法。每更一官。則一試于吏部。蓋人獨試于始仕。而某獨三焉。世莫不笑其迂也。某之意。蓋有所不得已也。竊嘗深念。聞閣下



之風而足跡不至于門牆。姓名未通于典。閣下過聽千里而召之。意者將以察其貌而聞其言也。夫以一命之賤而見于天子之從臣。郡佐之卑而謁于連帥之大府。其上下有等。其禮貌有輕重。是固未可以傾蓋而談。更僕而語也。閣下雖欲其言。何自而聞之。不然。某試誦其所欲言者。而閣下試聽之。可乎。今天下之事。某不知其緩急先後也。十數年來。用事者所以藉口而謝天下。不過息兵二字而已。自息兵之外。政事日以不修。風俗日以大壞。譬猶人之病醉。昏昏擾擾。肢體與向者同。而舉措與向者異。固不可指言其狀。天下之人。蓋疾視而不敢言。心語而不敢議也。屬者主上翻然感悟。黜陟善惡。區別邪正。將以大新庶政之原。雖三尺童子。蓋亦開口吐氣。以望天下之治。今既數月矣。聖意焦然于上。羣議紛然于下。設施之事。若未有統者。何哉。誠不知中外誰可以任此者也。夫必欲以一人之言而更一事。以一事而下一令。此不亦失之太繁。而議之太過。為之要者。莫若先變天下之風俗。夫天下之風俗。皆起于士大夫。智者陳其謀。能者趨其事。而人君與大臣。總其成。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風俗既振。則天下之事。皆可以敏而施行。欲兵而兵。欲農而農。欲富而富。欲強而強。如人之元氣既充。則外邪皆去。百骸九竅。怡然順適。而無不可者。今也。賢士大夫。猶復相與退避。畏縮以為吾未至于其任。不當以先慮其事。且古君子。君有問焉。其應如響。及其得位而行。無不如志。是豈不先慮而獲哉。雖孔子。孟子。歷聘諸侯。問政焉。告之政。問仁焉。告之仁。莫不盡其宜。而適其常。謂其不先慮。吾不信也。恭惟閣下。聲名著于華夷。風采見于事業。隱然德望。向之所謂古人。今之所謂老成者也。宜起而任此久矣。意者規模素定于胸中。將亦兼收天下之人。物以資異日之用。而某者不自知其淺陋。猥欲其平生。以冒昧于萬一之過。夫持方寸之木。于大匠之門。雖固不少。此亦不可為無用。惟閣下其亮焉。所為文雖多。不能盡獻。往嘗著三國論。頗有意見。閣下觀之。以為何如。不宣。

上張同知書

某聞之君子出而應世。用其規模取舍。必有素定于胸。而人君之信賢。莫大于進用之始。蓋規模取舍。不有素定。則動為世之所移。進用之始。不竭底蘊。以告于上。則後日不為人君之所尊信。孟子之見梁王。守仁義之說。而不易也。雖不用。其道益尊。商鞅之見孝公。每下其說。以取合焉。宜其有不終之禍矣。士生于世。其以孟子為法。而鞅為戒哉。此在賢者所以欲觀其進用之始也。洪惟聖天子踐阼。舉朝之臣。不足以膺注想之重。而必以微閣下為先。手札而召。親降色詞。而問閣下所言。其盡之也。士復何憾。萬有一焉。思慮之所不及。則天下之望。何自而釋哉。自權臣之死。太上皇帝更燉萬化。既七八年矣。主上紹隆大統。憂勤匪懈。又數月矣。揀天下之弊。孰不曰人材。聞一善則舉之。見一賢則招之。百執事之位。至無虛焉。而天下之弊。終以不去。何哉。有人材之名。無實用也。孟子有言。不信仁賢。則國空虛。夫國之空虛。非無仁賢也。有而不能信。是亦空虛爾矣。今之人材。有不得其言者矣。有不得其職者矣。有不得其地者矣。徒欲人人聚之本朝。以為觀美。譬之作室者。問天下之有良材。不惜千金而市。然猶露宿于野。疾病者。問四方之有良藥。不憚千里而求。然猶伏枕而臥。曾不知所以用之也。故大匠之用材。不踰丈引。而足以支大廈。良醫

之用藥。不越銖兩。而足以已奇疾。自古人材。非天降地出。特在用不用之間。不可不察也。夫一人之智。不若衆人之智。一人之力。不若衆人之力也。今諉事于人。以一人為不足。豈若合衆智以圖之。合衆力以舉之哉。合衆人者。非一人往。使一人親之。又使一人待之也。合衆多之論。定其當。而使一人行焉。則無不濟矣。日者閣下。勸主上以諏訪天下之事。固求治之要也。然天下之事。有先後。患在門庭。則先治門庭。患在腹心。則先治腹心。今日之患。外患也。外患既急。要先治之于門庭。而閣下特欲付之將帥。而不問。此某之所未論也。蓋某嘗指端康而論矣。當時更革號令。無非朝廷美事。惟禦敵之策。未能稱是。不過大臣將兵。以救河東。堅守京城。以待四方勤王之師而已。向使大臣果能用兵。如周瑜。陸遜。四方勤王之師。果可倚重。如李郭。蓋未嘗也。徒有其名。而不知其不可用。豈不上誤社稷。而下誤生靈哉。今固未至此。然去歲敵使與慢侮之言。諺者皆曰。可戰矣。非天相我。則幾至陷危。而戰卒不勝。逆亮既殞。兩淮凋瘵。已甚。邇來先我致好議者。皆曰。可和矣。使者一往而被辱。再行而不受。而和卒不成。自和戰之未遂也。議者則曰。可守矣。若又如和戰之謬。豈不大可慮耶。夫戰則常有其備。和則常有其謀。守則常有其地。非可倏然妄動。以僥倖于萬一也。戰既無備。而和既無謀。則所守果何地哉。以驕將御惰兵。而一二書生。角無用之談者。擇將帥。簡練兵馬。度要害之地。高城深池。而必守焉。見利勿動。見疑勿驚。而彼能越吾地為盜者。人不信也。日夜以圖之。假以數年。吾之事力既振。何往而不利。然縣官所少。又不過曰財。夫財非所慮也。朝廷能一戰而復中原。雖仕者罷俸。耕者輟食。其誰敢怨。惟其有無用之慮。但見其不足也。今每事不欲撙節。而止務財賦之增。儒士齷齪。任用不快。必使豪健之吏。馳騁四出。以網羅利源。就令得人。如王猷。楊慎。於裴延齡。數輩。當時非不號能。自今觀之。有益唐室哉。近者已用一二小臣。措置酒坊于外。不識主上何自而知其人也。此弊一開。異時百官有司。皆可自他塗出矣。上之宰相執政。次則侍從之臣。臺諫一有論列。無不罷斥。內侍之微。武臣之賤。閱月踰時。章四五上。而僅免焉。不識誰為主上謀之也。廟堂之賢。安可讓遜。退托而不任此。方主上富于春秋。踐阼未淹月。舉措一不得宜。無正之者。則習熟而行。後將有難正者矣。閣下勿謂本等之位。有常職。而不可言也。天下之士。望閣下者。以彼不以此。主上之待閣下。亦異于他人矣。閣下而不言。誰當言者。朝夕納誨。以輔台德。正閣下之事也。聞之故老。建中靖國初。起范忠宣公于穎。忠宣已自病。不能視物。慨然欲行。其親戚子弟固邀止之。至肩輿僞遊于園。以為在道路。忠宣悟而歎曰。宰相吾為之矣。夫復何求。爾輩知其一。未知其二。主上新即位。欲訪治道。以吾老臣。言可信也。使吾得見主上。而一言。勝于他人之百言矣。忠宣之論。正閣下今日比也。詩不云乎。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衰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蓋山甫之補衰。在于能舉其德。而人之愛山甫。在于圖德。而莫助。閣下今山甫也。凡某之言。閣下或以為然。則固某之幸。以為不然。其委而置之。無俾某有好名之說。不宣。

上賀參政書



某愚不佞，荷知遇為甚異，屬者弟兄皆辱論薦，內顧何人，可當厚意，竊聞使事之還，既以累月，不敢以寒暄無益之間，上勤省覽，誠不知閣下所使何事，然自故歲天下藉口，頗以敵人為慮，朝廷施設較之往日，亦似稍為之備者，疏迷小官，不當預聞廟堂之論，獨念既齒一命，以從宦于州縣，且又世受國恩，宜與社稷共休戚，方時安平，固未享富貴之利，而患難或生，則亦均受其害者，私憂過計，懷不自己，輒極愚意，以陳于左右，或者所以報盛德也，蓋國家越在東南，垂四十年矣，自講和之議興，敵之結好，又二十年矣，其果以和好為萬世策耶，抑亦計不獲已，姑欲自治而款之也，以為萬世策，則自古無倚外敵而可以立國者，如欲自治而款之，則二十年之間，不為不久，何向未有發也，昔越管屈己，而事吳矣，故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已而勾踐之報吳，果不出二十年之外，越小國也，其地直今會稽，數郡，故生聚教訓，必待于二十年而後，可以我之大，二十年之久，曾不知所以報敵者，得不愧于越歟，議者徒知歸咎秦檜，今檜死遂五年矣，國勢之強弱，視前日為幾何，夫講和之議，未大失也，敵雖吾讎，然一旦許我以還，母后復梓宮，休甲兵，而謂之和，亦何說以拒之，其所失者，歲入之幣，始不當甚厚，以坐困吾民爾，何也，祖宗以全盛之時，幅員之大，其餽敵者，未如今日之數，且前不與我，而後與我，和者，是亦畏我之盛，將以圖己也，彼既有畏我之心矣，蓋亦少忍以持其事，雖薄其幣，和議安有不成哉，然事已往矣，天下之事，有未往者，不諱朝廷何以待之也，如聞敵人遇吾使命之至，必耀其兵甲，陳其車騎，以自示其強盛，且大治東都宮室，浚汴渠，力役並興，未知信否，夫冒頓之遇漢，惟匿其精兵，見其羸弱，使中國無所畏忌，故高帝有白登之敗，今敵乃自示其強盛，蓋亦無能為者矣，阿房之工未休，閭左之戍繼起，足以致勝廣之盜，而秦遂以亡，敵之大治宮室，力役並興，蓋已不勝其擾，天意人事，于此極矣，得無乘隙而奮者是特逼逐之閒爾，雖可為朝廷賀，亦可以為憂也，可為賀者，敵于此有敗亡之漸，可為憂者，大盜亂起于中原，則有倍費驅除者，聞諸道路，去歲使人之來，其禮稍有不至，夫亦何恃而敢然，其所需乞，又非外廷所可知者，使其果遂都汴，自汴而下，順流鼓楫，不數日可抵泗口，則淮南其可不慮耶，又汴京四通五達，本非定都之地，祖宗時，徒以東南之粟，便于轉漕，歲運八百萬斛，然後汴京可得而都，今其來也，勢亦無所得，食萬一欲以歲幣少易東南之粟，不諱朝廷又何以待之也，夫天下有大勢，有定理，所謂定理者，曲直順逆是也，所謂大勢者，常自其時而論之也，今天下之定理，我為甚直，亦為甚順，固不必深議至于大勢，竊嘗借三國為喻也，三國之時，吳蜀皆欲取魏，然魏卒不可取者，以蜀不能有吳，吳不能有蜀，後吳蜀交通，而魏以為病，今敵據有中原，勢猶魏也，北盡江淮，南盡嶺海，西控三巴，而接漢河，則吳蜀之勢，吾既兼之矣，反不能以取魏何也，關羽下襄陽，魏人幾欲移都，今襄陽蓋吾有也，劉備得漢中，曹操始不能與之抗，其後由之出師，而關輔至于響應，今漢中蓋吾有也，荆州之地，魏得之足以制吳蜀，吳蜀得之足以抗魏，今荆州蓋吾有也，夫理與勢，吾皆有之，則亦何懼于彼，而甘為之下，所未可為者，當謹俟其機爾，曩者敵與我三京陝右，而遽以敗盟，此一機也，順昌之捷，合諸將之力，可以取汴，遽復退師，關中之大，隨得而隨失，不能據有一縣，猶之可也，厥後敵復竊立，其一二官長，狼顧鷹駭，未有歸附，中原之民，引領南望，

此又一機也，是時與十萬師，下一紙詔，勢必瓦解，風靡靡，雖未能長驅幽薊，近可以得京洛，下不失創其歲幣，俟其請命，而與之正君臣之分，然大臣方以養病而罷謀，宿將方以枯骨而苟安，返以遺敵人之資，得不為之拊膺頓足，流涕而太息哉，故願朝廷亟為自治，以俟其機，非欲無機而妄動也，自治不過三策，一曰人，二曰兵，三曰財，某請先論人之說，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古今不易之論也，在上則得其財而用之，在下則得其心而用之，皆人也，數年以來，招置人材，不為不廣，布之中外，不為不多矣，而庶事未至振舉，風俗未以大變，士風猶為闕然者，此豈無說然也，昔姚崇敘次郎吏，而明皇不答，德宗親擇畿令，而柳渾不賀，蓋人君所擇者輔相，輔相所擇者百執事之人，此各有其職，今也人人而薦之，主上使必親見而後用，此殆諸公懲前日權臣專恣之過，遠嫌疑之為也，欲以盡人材，而懼其未也，人君之必自用者，惟將與相爾，否則有將相之材而未試者，爾當親見而識之，至于一介之士，實之列位，豈必人君之盡識歟，且文臣以是為可矣，近者所任武臣，有遂轉一官，遷一職者，俟其終更而審察者，此復何耶，苟以為軍帥多非其人，是不待一日而易之也，如皆其人矣，姑欲收遺材以備緩急，則籍于密院，以次任之足矣，安有未見其功而予之官職乎，予之官職而置于閒地乎，徒為是虛名美觀也，至于人心，則尤不可不收者，急于財則民怨，吝于財則軍怨，軍怨者禍速而易見，民怨者禍遠而難知，事雖不可概舉，然人心之所悅者，公所服者，平所慕者，信，推是三者而行之，則人心得矣，其次請論兵之利害，夫師克在和，不在衆，用兵圖智不圖力，非必援引古今而後見也，國家優乎漢唐，實以養兵為大畫，自渡江以來，西北之兵，萃于東南，則其畫尤甚，今西北之兵既已老矣，近所召募，無非東南之人，與西北士卒之子弟，而猶用西北軍額以填之，是務多不務精也，昔者嘗怪謝幼度之破苻堅，是時江左為晉已五十餘年，實用東南之兵，以卻大敵，陳慶之送元顥，是時下首又已百有餘歲，以兵七千，轉戰魏地，破其四十萬衆，無與抗者，豈東南之兵果不可用耶，願將之何如耳，且又有甚弊焉，西北軍額，皆繫于殿前衣糧之外，日有食錢，諸路將兵，則衣糧而已，以諸路言之，江西非無禁兵也，而駐殿前一軍于章貢，福建非無禁兵也，而駐一軍于漳泉，二廣非無禁兵也，而駐一軍于潮梅，皆以彈壓盜賊為名，是逐路禁兵為不足用矣，則逐路禁兵，雖關之可也，猶復促募不已，而外復有彈壓之軍，向者禁兵與廂軍為二，今又為三焉，縣官安得不匱哉，殿前之軍，給以經總制，上供等錢，逐路禁兵，給以州縣之常賦，然殿前軍所募人，與逐路禁兵何異，而所給過倍，為之計者，莫若選殿前軍有關，選于諸州禁兵而用之，循祖宗出軍舊制，更番迭戍于彈壓之所，加其糧給，用以激勸，而以逐路彈壓之軍，理為逐路禁兵所缺之額，取其費以充，則經制上供之財亦可省矣，此養兵之利也，西北之士雖老，近稍汰而出之，方州小者百許人，大者幾二百人，彼雖得釋軍伍之勞，而反有道路流離之苦，州郡驟添使臣數十百人，夫亦何用，且俸給有不可以時辦者，此輩誠筋力不逮，然亦習熟戎事，經歷艱險，豈無可用之才，今近自江東淮甸，遠自荆湖襄漢，皆有曠土，與其募民力田，曷若用所汰之士，給其糧牛牛種而耕之，一歲之外，使得食其所入，積聚其衆，略做陝西城寨之法，閱習控禦，以為屯田，因擇其強幹有勞者，用為巡檢，而命帥司州將督之，不約急於不釐務指使之科而坐食哉，此汰兵之利也，朝



廷往歲嘗以兵權付於一二大將收之御前號為都統制固遠慮也然御前都統制者其名也其自為一軍猶自若也嘗觀祖宗所任邊帥之效矣河朔關陝十數大鎮無非宿兵之地帥則皆用大臣下亦兩制其將兵之官不過於副總管與鈐轄都監正副將而已其後屢歷熙寧用兵亦命文臣為宣撫故二百年間將帥無握兵之患今諸路帥司所將者州兵而大兵所駐則惟都統制之陪都之重莫如建康留守之臣而都統制蓋與之分庭抗禮他州在所不論也近日沿淮上下間用武臣待為安撫雖欲酒師為備廟堂得不深思耶至於蜀道之遠與夫輦轂之近又有久任而不易者則非某所敢議也下此有財之說天下莫不以財為急而某獨以為後者夫財之在民與在國實無以異後世培尅之論與始以歸之公上為富國之術今朝廷用度亦窘矣誠使百姓充實一旦有大費雖細民餅製糶之物數而用之其誰敢不從然不知大費之後足以奠枕耶民亦願輸而不憚如其未也安可窮民而自利哉且財貨之目異于承平時固已不可勝數常賦之外有總制總制之外有經制經制之外有和經有折帛有月椿算丁子僧道鬻爵于富民買田于州縣所未賣者度牒未收者職租而已勅革羽毛銀銅鹽鐵名為不得科歛而使州縣自任其誘以應上之須者事亦不一雖欲復取其又何加朝廷既知以節財為務矣乘輿之服御幸執之賜予官吏之廩稍股損蓋未已也然不知諸軍之偽券其果皆去耶置官總領實未能數其數役使于道路假借于親舊者日紛如也三衙之軍官有定額天子之都白晝掠人于市刺以為軍特欲克其數耳緩急何所用之此宜密院自招刺于承旨廳以消其弊且諸軍之糧給皆係于總領而所謂回易者獨不隸之何哉前日蓋嘗罷之矣未幾而又復之今其言曰吾軍衣糧之外裝飾泛用皆資于回易故人人以為不可罷然主將假之以為安費者戶知之也罷之誠未盡善蓋亦隸于總領官而權其出納殿司則專命版曹一官掌之其弊將不勞而自去矣僧道日益就少則寺觀為可併勝于取其寬利也官吏日益就少則祠祿為可減勝于斷其權攝也餘則儀衛禮文百司技藝伶官走馬之費又有宜省而不必盡備者昔周宣王不藉于畝漢光武未嘗具大駕皆不失為中興之盛此蓋因時損益享實利而不為虛文者朝廷今日患在好為虛文而不求實利謂宜置官講議而以次更革不待一人之言然後改一事罷一條也竊嘗深歎朝廷政令或出不為四方之所尊信未幾果亦變易正坐輕用人言未嘗深加講議故也試以一二明之遞鋪既已統于州縣提舉于監司巡轄于使臣矣而逐州復以指使輪月掌之弓手既已職于縣尉矣又以州兵官兼其將領不知皆有益耶如以尉為文臣不可倚仗參用武臣可也巡鋪使臣為不足用擇道里遠處增置其員可也何在一官之外又使一官也閩中近籍海船且立賞格紳士豪募及水手千人則以承信即命之是糧食當自備也私家雖富無能日贖千人之理不知朝廷將以此警海道耶抑以禦大敵也傳聞敵亦漸治舟船于山東其意叵測沿海之備信不可緩然海路從橫惟藉風勢一夕千里若以兵闔于舟楫之上萬無決勝之道或值風濤安可會合惟當聚兵要害控扼其港口輕舟往來以為巡邏嚴其斥堠堅其城壁使敵至不敢越既越不可歸乃謀之善者某以為此非土豪所募水手能辦也所募之人以禦小寇或可禦大敵誠非計也且敵萬一用師海道蓋亦掩我不備直搗舟楫以張

聲勢必不爭利于舟楫也水手但知爭利于舟楫遇其衝突州縣安能捨舟楫而與之戰徒有獨舟而遁爾不知州縣孰為守哉凡此之類皆望朝廷更議之也雖然閣下今者位實參預必以為上有二輔次有右府任不我專故有不可盡言與不可盡為者然前輩如寇萊公范文正公皆以參預而行大政當是之時人主不疑同列不忌終于共濟國事其後王安石呂惠卿之為參預始以制置三司而侵宰相之權惠卿復欲攘安石之位故近者多以為是為嫌夫如安石惠卿之為參預則不可如萊公文正之為參預則亦何所不可哉側聞聖上恭己委任大臣實無有間而諸公同寅協恭之效道侔志合非有前日專制忌克之風閣下于此而云不可為與不可言非某所論也今日之事如救焚拯溺然一日不圖則貽患日深閣下幸而言之與幸而為之而果不可也則當引去山林以全往年掛冠之美無為久孤賢士大夫之望而不決也昔魯使樂正克為政而孟子以為好善優于天下衛之諸臣好善故賢者樂告以善道某之庸陋不敢自附于賢者而明公之好善實過于樂正是以仰恃深眷喋喋于茲恭惟恕其狂妄少加聽察如有可取一二冀施行之非某之幸也不宜

與蔣丞相論淮甸築城別紙

某輒有愚見待相公方開公正之門用敢贊諸左右江東之于淮甸蓋唇齒也某之効官既踰年矣江淮利害亦頗諳之士大夫孰不欲朝廷增修邊備日者諸郡往往自請築城諸將且為關隘之設其說甚美其費亦甚大使費而有益不問可也然採之輿議謂諸郡之所少者兵爾非城也今兵數未之益焉地將誰守之建康都統司不過五萬人所守關隘將十有餘處每戍以三千則僅足以分三千果足以抗敵乎敵衆而不分常以大勢壓我而我兵不如敵衆復自分以弱其勢利害蓋較然欲緩急資于民兵者恐尤不足以敵也為今之計莫若益募州兵以壯淮甸俾足舊額而移築城之費以養之兩淮得十萬人則亦甚矣至于關隘非至要之地姑俟他日可也夫千金之家其治生財利亦有先後苟力之未給而每事欲舉焉其自因必矣不審鈞慮以為如何伏以相公經理萬務諒無遺策而某懷仰知遇不能自己敢因修慶布露其大略干冒威嚴愧恐無地

與任信書

比窺報命伏承執法殿中不任忻快久欲具一書為賀效世俗作牋牘則懼涉不情輒以幅紙又似太簡遲回至今已而思之不若以意之所欲言者薦區區于左右或遂少助則其勝于尋常之禮萬萬也蓋臺諫之風不振久矣至謂中書奉行臺諫風旨十數年來遂為宰相私人朋奸報怨固無足論自主上赫然更化士皆親擢其間姓名著于中外者亦不為鮮而某獨以為不振者誠見祖宗之時臺諫論事者為多而彈擊者為少近世臺諫彈擊者為多而論事者不特為少乃近于絕無也夫論事者將以裨時政之闕失也彈擊者將以去朝廷之奸邪也今于時政之闕漫不之省而于奸邪亦不能大有所去姑取其失勢易逐者虛張痛詆以買直欺世未見其為能振也蓋時政之闕皆君相已行之事言之常有拂意忤旨之慮不若彈擊臣下可以持撫細故下及小吏藉口而塞責然使人君以為時政真無闕而朝廷真無大奸



大佞。故畫諫之論。止于如此。則其為患可勝言哉。且人臣論諫。而惟患拂意。竹旨云者。此吾之志不堅。理之不勝。爾非必激許。闕然也。唐之善論諫。無如魏鄭公。次則陸宜公。以鄭公之遇太宗。宜其諫行言聽。而德宗之猜忌。猶于宜公無不從者。蓋二公之論。皆委曲至當。合于人情。而切于義理。人君雖欲拒之。無得而拒之也。以是觀之。人臣不知論諫之道。而特以畏避為事。此孟子所謂賊其君者也。包孝肅公在仁祖朝。最為勁正。敢言。嘗取其奏議讀之。明白簡易。一無虛詞。其論事則曰。伏見某日。指揮某事。有不可行而已。其彈奏則曰。伏見某人。授某官。不堪此職而已。如人家立語于父兄之前。雍容閒暇。不為緣飾。真可為後世臺諫之法也。下此又有一弊。以為論事失之苛細。欲俟其大者而後發。如陽道州之為者。是殆不然。前臺諫道州。任諫官七年。都無所論。幸而及裴延齡之事。而去。向使止五六年而遂遷。則是終無一言。此猶資道州之淺也。夫臺諫之為職。要當朝夕納諫。以格君心之非。俾德宗預知延齡為不可相。不待于既相而欲毀其麻也。既相而欲毀其麻。則是言無所益。故決去就以為身名。不知七年之間。所陳于人君之前者何事。所以開導啓迪者何說。說之不合。則宜去久矣。豈必在于相延齡一事哉。凡此者某之所欲言也。至于條具機析。又非某所可言矣。不識執事以為然乎。竊聞主上之擢執事。得于向時登對之初。而執事近為裏行。復首論水災。以廣上德。自觀除日。與望實為愜然。恭以素學深厚。必有所處。敢幸志其遠者大者。而勿蹈近世之規。使如僕輩。不復能有所言。則臺諫之風。指其自執事振矣。

答朱元晦書

某叩首再拜。去冬既遣人修慰。即過宣城。春盡還舍。始觀所報教。甚以浣釋。欲再奉一記。乃久無佳便。愧向實不可言。旬日前方領。機宜所附四月手墨。蓋滯滯如許也。且聞尊夫人已畢大事。以我之艱。知元晦辦集尤不易矣。仍審少留。坐次動止之詳。豈勝慨歎。比日秋冷。孝履何如。某愛思寓居。號慕益遠。僅未死滅。無足念者。江左苦旱。早晚稻皆損。歲事殊可慮也。哀苦亡聊。杜門卻得理舊業。但殊無晤語之益耳。見教不必觀佛書。固然正以鄙性魯鈍。少年多寓僧寺。中歲復耽文詞。嘗出入其說。及相親聖學之門。若禪宗則久見其病。特欲窮佛之說。所自不敢。使以他人之言為據也。兩歲居喪。乃得取其經。挾大者觀之。料元晦高明。染指絕塵。不必如是之迂也。今亦盡止矣。其詳未易遽陳。要之吾聖人妙處。在合。故一以貫之。釋氏之弊。在分。爾餘不足論也。如何。承諭亦悟口耳之習。至幸。惜相距數舍。未由面請。爾嘗謂學者要須有得。始能自信。故易與中庸。大學中。皆語其得。孟子又發明自得之說。此猶默識。非口耳之所及矣。至于自信。則所謂考諸三王。建諸天地。質諸鬼神。百世俟聖。無所疑惑。然後可也。向示胡子知言。有意乎窮理者。惜其著書之早。爾程氏遺書。則極詳備。所謂不敢去取者。非所望于元晦也。恐意則以為須去取。爾和靖先生。甚不欲人觀。止令讀易傳。故其所編極簡。且云觀此足矣。近見王德修秀才。從和靖于晚年者。則聞其說尤詳。蓋云所以令諸君只讀易傳者。易傳所自作也。語錄他人作也。豈能盡記其意。有贈夏髮數語。因以錄呈。試熱復之。貨金荷不外。某窮悴。止江東有少俸。連遣二女子。且置得數飯米。去歲了兩處葬事。今年又從人假借矣。他時稍有餘。尙當相助。亦已轉語趙德莊矣。渠為地主。必能周旋也。因其

行得以布問。不覺縷縷。向寒。更冀節哀。為遺體愛重。不次。某叩首再拜。

又

便人奉此月三日手教。至慰馳向之情。秋氣日清。伏想尊候燕居萬福。某竊食亡補。不足貽記。蒙諭出處。荷不外。前日因書偶及之。恃久照也。此自不當與吾兄商。最爾兄既久不出。則一出固宜。自審非若僕輩。平日汨汨仕塗。以為貧者也。嶽祠則須自請。案朱子答韓尙書書。力辭薦召。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末云。若成命已行。不欲追廢。則願因其請。免復昇調。官之秩。故元吉云。然朝廷意雖未可知。亦不應便以嶽祠除下。爾至謂無用于世。非復士大夫流。不知元晦平日所學何事。願深致聖賢用心處。不應如此。忿激。恐取怒于人也。與世推移。蓋自有道要不失已。但人于道不熟。便覺處之費力耳。如何如何。偶來介不俟即歸。因趙仲續行得以附此。自餘仲續當能言之。所冀若時為器業倍萬珍厚。勿勿不宜。

答李塾書

七月日。某頓首。復書賈良李君足下。某昨與令外舅遊。聞足下雋才甚著。日者復幸尊公同制而升。得奉周旋。每以未見足下為恨也。中都空穴。日力不暇給。雖欲從多聞之士。以講明道藝之蘊。如無繩而繫馬。敢意高誼不遺。竟然足音。乃臨于蒞室。寵以書教。述古今言行之要。取士之略。知唐制不逮于漢。而本朝獨近于古者。然其文之華也。鏗然其韻之美也。淵然其中之宏也。渥然其外之澤也。夫制舉之缺。自元祐以迄今。聖天子蒐羅于四方。而足下昆弟。稟然為首。以振眉山之舊。神樂法度之源。兵農刑政之本。足下講之熟矣。六經之說。無不習。百家之言。無不通。此猶未足道。竊嘗念之。中原困于兵革者。逾五十年。衣冠淪于塗炭。天子蓋不忍為之屈。思得非常之材。以據天下之憤。而復致周道之興。故鄉舉里選。為未足而前史以為制舉者。所以待非常之材也。上心慕焉。足下宜有以副此也。某之老儒。徒將拭目于斯。雖然不敢忘也。既勤厚意之辱。故輒上以為謝。異時功名之來。足下徐舉武而收之。始可以為今日賀也。不宜某再拜。

答陳亮書

頓首。復書同甫。上舍足下。比承過臨。遠甚未及款。然一奉餘論。亦足慰平昔願見之心。伏辱示教。審問舍安穩。且蒙惠賜文卷。連日偶暇。方得盡讀。不翅如釋調飢也。足下學力既博。筆力健甚。且于歐陽公文。蠶其精華。而咀之。宜其不蹈近世哇咤矣。至于攷究文中子之蘊。詆訶陳壽之未善。皆合至當之論。鄉閭銘誌序記。意皆不苟。持此方駕于古。信無難也。況足下謙言宏議。又有蘊于胸中。而未究者。某衰懦不進。何足以祇大惠。徒知感愧。藏弄而已。夫君子之待時。亦猶智者之用兵。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苟有以待之矣。其于世之用何必焉。惟不至于用。而卒無有也。則善矣。誠願足下益厚其有以俟之也。然偶有一事。欲資于左右。未知然否。比見宗忠簡公遺烈甚壯。而無狀之與傳之者。足下與其家子弟既善。又為之銘墓。若其乃祖在仁里。名德不可一二數。自靖康以來。名臣巨公。中亦不可一二數也。足下一為紀述。何如。承許稍涼。至郡城甚幸。今歲一雨。應期。遂當有秋。願疏鑿于此。得無一二



可以警教者亦願足下之不鄙我也。匆匆布謝。不能盡所欲言。尙幸恕照。不宣。

答汪尹書

某頓首。復書作霖教授學士足下。道之不傳久矣。天下之士其號稱學者。孰不曰吾欲學夫道。然而世卒莫之許焉。豈道爲終不可傳哉。幸有許焉者。其不詭于聖人幾希。其言合而近者復幾何哉。昔夫子之旨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此蓋以教于門弟子之本旨也。所謂志者。勿忘之。謂游者。則或出入焉。據不可失。依則不可離乎。自後世以文取士。雖日誦詩書之言。習禮樂之說。漫然不知以道爲何物。逮其無所得。則又反取佛老之書。與吾儒之相似者。緣飾求合。以爲必如是然後可也。嗚呼。其果可乎哉。今者足下貽書。首以志於道爲言。足下其知所本矣。抑好之而遂欲求之乎。願僕何足以預此。雖然。自寓于仁者之里。聞足下力學該博。以取上第。意者亦厭于文詞之末。欲究夫道。則猶有可言者爾。足下所稱唐之韓公。本朝之歐陽公。二者固自以爲紹聖人之傳。足以誣訶近世者也。及韓公作原道。其欲推明聖人之心。亦力矣。至于以博愛爲仁。則亦淺于聖人之道也。孟子以惻隱之心爲仁之端。謂其端緒之始見者也。非仁止于此爾。不知顏子之克己者。果何事哉。歐陽公論性。則以爲性非學者所急。而六經不言性。不知窮理盡性者。果何事哉。二公者是猶溺于文詞而未究。況他人乎。足下或以爲然。試推而觀之。則亦見夫大原者矣。僕雖老鈍。猶將鞭策其後。繼此有進于左右。不識以爲然否。伏幸照察。不宣。

答史千書

某頓首。復書伯強隱君賢弟足下。曩聞從者嘗經上饒。不獲一見之幸。每以悵悵。小兒來自秋浦。竊知從長者遊。乃辱書牋之貺。辭義粲然。三復不能去手。既已至慰。蒼復小亭。又蒙惠然題詠。增光林壑。以重老朽之幸。且拜近詩一軸。因歎足下才氣議論卓偉如此。湯諫序文盡之矣。猶踴躍塵埃間。理有未喻。造物者抑將大其蘊而後發耶。來書所謂人才不可偏廢者。確乎至當。安得用材者。人人言此言哉。則天下事信無不舉矣。何由而布。憑紙耿耿。對道遠遯。西歸豈易。所寓尙可留否。更希與時消息。以樹遠業。區區不宣。

答林黃中別紙書

龍示春秋新解序文。得觀妙製。有以見考證之詳。恨未盡窺全編。以發蒙陋也。然左氏丘明之辨。近年惟葉石林之說最備。蓋以其下及三晉之時推之爾。愚意猶謂吾兄今既窮經旨之奧。若丘明是非。似不必深究。不然則是杜元凱。蘇子由之襲也。頃嘗語學者。古人廉于取名。如左氏文學如此。竟不知其名字。近世士夫。一詩一曲。幾佳句便欲揭榜四門。惟恐爲人所擯耳。

答祝允之書

某頓首。復書貴誠學正先輩足下。比辱過顧。承惠修書。指言道學之傳。欲趨于正。辭采爛然。已深感幸。且示中庸發原一編。連日熟復。有以見用意之深。學問之力。猶不鄙于老儒而咨焉。感歎何已。上饒禮義之鄉也。龍文之士接武。某今者寓居。遂爲里閭。每恨于斯道若未見切切者。敢謂得此于足下。不翅迷虛谷。

而聞寬然之音也。幸甚。爲大夫中庸之書。子思受于曾子。而以孟子所傳于子思者合之。可信不誣。足下指其首篇百有九字。以爲要旨。實先儒之未及也。甚善甚美。學者能盡心于此。不患乎無得矣。然中庸之爲義。則猶體用云也。不曰中和。而曰中庸。以和者在人之喜怒哀樂。則發而中節。在天地萬物。則成位而生育。不若庸之盡爾。與易相表裏。易則始于天地。貫以人事。中庸則首以性命。終以天道。皆一揆也。前輩謂乾之九二。龍德而正中者。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即中庸之義。但後世未之識耳。足下發其首篇之要。是也。至其餘二十九章。自性命之原。以及於君臣父子之際。天下國家之經。與夫知仁勇之德。禮樂之作。而復歸于上天之載。蓋有奧妙。而本末次序亦未可略焉。要當成己成物。則率性修道。施之于天下。皆吾之中庸也。仲尼之學。所以不同于異端者。正在合而不分。爾。惟合而不分。此中庸之不可能也。若遂分焉。則猶異端矣。足下倘以爲然。願益廣其說而大之。知粹然皆出于篇首之旨。而不離于道。此正子思子所望于後世也。

答子雲示吳生三物銘別紙

養生固是一事。既有此身。何可不養。以受其正。若只要不死。便一邊去。不知或遇橫逆。而至于死。則何以處之。莊子所謂虎食其外。仲尼所謂夕死可矣。須理會過也。釋氏詆仙以爲守屍鬼。蓋謂待千萬歲而後死。校之凡人則久長。責以聞道猶隔一塵也。

釋氏只是說一悟門。故以山河大地六根四大皆爲前塵妄想。要人悟見本來面目爾。若便悟得固善。未至于悟。則執持此說。所失反多。所謂癡人前說夢也。果用此說。佛從何來。然佛之說。卻自有救此處。故曰一切權道攝人爲善。華嚴經許多境界。臨了方咄。善財法性如是。摩詰經諸大弟子自言不堪往彼間疾。足以知其權道。今人以其權者爲正。以其反說爲常。豈不哀哉。雖其徒號尊宿明了者。錯亦多也。伊川以爲無一人卻太過。

吾儒至孔子而後集大成。上古聖人因時成務。猶各用一說也。以三易所起。三正所建。可見孔子直是不肯分開。故最爲難曉。以此養生。以此坐禪。以此治天下。要之是分不開。可離非道也。莊子所謂盜亦有道。雖未知所擇。不可謂非道也。今于周易觀之。看自己合做甚事。卽爲隨時之義也。

子思孟子說。誠孔子猶不說。只說無妄。釋氏先說。妄故好聽也。蓋无妄卽誠也。則其妄者。皆不必說矣。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人與天一也。特位不同。而事有異。易地則皆然也。

吾儒所謂天者。理之自然而無二者也。欲人易曉。非穹然在上之物也。故曰天理。盡性知天。釋氏則以神明之尊者爲天。故于外別說曰佛。士大夫不能不惑。然其說有如來圓覺及無佛無我則是也。三界外塊然在上。果何謂耶。

道非只在氣精神也。氣與精神爲吾之內爾。天地萬物日用者皆是也。孟子有所謂浩然。子夏有所謂未始有氣者。則深矣。張葆光論易。乃以神道易三者言之。便自有差。今止以氣精神爲道。若此三物從何而生。守而養之。便以爲道。則膠柱矣。老子所謂恍惚者。謂其中有物有象。而不可名狀也。若著在恍惚。則釋



氏所謂弄精魂矣。然孔子亦不肯說恍惚中有物有象。只說太極。而曰見乃謂之象。此更不疑。後學也。老氏雖說無。亦不拘于無。釋氏雖說空。亦不拘于空。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則有無一也。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則色空一也。猶一陰一陽道矣。孔子不肯說無與空者。恐人之習其說。入于沈沈無實。而道治道也。後世之有玄虛寂滅之說。而不能治天下者。由二家之學有以啟之也。人要功用。且以存心養性為先。真積力久。則自見觸而長之。喜怒哀樂發而中節。日用之閒。縱橫自在。益有可樂。若闕氣以養生。收心以坐禪。亦不妨事。然既是士人。是須做士人事。便要絕粒飛昇。累劫入定。則是有貪求之心也。須要素富貴。素貧賤。素夷狄。素患難。皆無入而不自得。即仙即佛矣。生乎由是。死乎由是。生死一理也。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若只要生不要死。是未知其說。爾知其說。則死生俱不礙道。故釋氏以元無生滅動。人要須識其實。若但以生為幻妄。死為真實。又卻病也。

### 南澗甲乙稿卷十四

#### 序

繫辭解序(案)元吉繫辭解朱彝尊經義考云已佚。

易之作何也。聖人將以傳天下之道也。或曰。道其可以言傳乎。曰。言不可傳。則焉用聖人。故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繫辭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此之謂矣。夫傳聖人之意者。言也。因聖人之言以求者。道也。故辭即言。爾凡陳于卦而附于爻。皆辭也。而後世又以不陳于卦。不附于爻。泛然論易之指歸者。別謂為繫辭。或曰。大傳也。議其非孔子之作。吾意其為贊易道以黜八索者。非孔子莫能也。不然。其必有自而傳歟。古人傳易者多矣。或指其象。或定其數。或究其理。而于繫辭獨取其大意而略焉。閒又講之而不備。泥之而不通。則所謂象之與數。數之與理。固無自而合也。三者無自而合。其于聖人之道。能盡而知者。鮮矣。學者欲探聖人之道。當自易始。欲明聖人之意。當自繫辭始。于是而得焉。知天之所以為天。人之所以為人。施之天下。何務之不成。何功業之不見哉。況夫異端之說。皆不攻而自破矣。予生嘗有誓。年六十。乃敢著書。淳熙戊戌歲。既六十有一。始志其自得者。作繫辭解。閱再歲而僅成。因序而藏于家。嗚呼。後之君子。有所自得。然後

于吾言為可信。千載而下。使聖人之道復傳。是則聖人之意也。淳熙十年正月。穎川韓某序。

焦尾集序(案)通考韓元吉焦尾集詞一。

禮曰。士無故不徹琴瑟。古之為琴瑟也。將以和其心也。樂之不以為教也。士之習于琴者。既罕。而瑟且不復識矣。其所恃以為聲。而心賴以和者。不在歌詞乎。然漢魏以來。樂府之變。玉臺諸詩。已極纖豔。近代歌詞。難以鄙俚。間出于市廛俗子。而士大夫有不可道者。惟國朝名輩數公所作。類出雅正。殆可以。和心而近古。是猶古之琴瑟乎。或曰。歌詞之作。多本于情。其不及于男女之怨者。少矣。以為近古何哉。夫詩之作。蓋發乎情者。聖人取之。以其止于禮義也。碩人之詩。其言婦人形體態度。摹寫略盡。使無孔子而經後世。諸儒之手。則去之必矣。是未可與不達者議也。予時所作歌詞。問亦為人傳道。有未免于俗者。取而焚之。然猶不能盡棄焉。目為焦尾集。以其焚之餘也。淳熙壬寅歲。居于南澗。因為之序。

高祖宮師文編序

高祖宮師文編。僅三十卷。皆兵火所輯。非舊本也。公自少喜為詩。然見子弟傳錄輒毀去。曰。士大夫當以行義為先。是何足成名。吾以自適爾。紹聖中。黨議既興。公謫均州。歸未終歲而薨。其治命則曰。吾平生行事。人自知之。他日毋請諡。毋誌吾墓也。故自建中靖國以來。公雖追復元官。諸子不敢議銘事。中興四十年。元祐大臣往往得。子孫亦莫敢請也。獨鮮于大受所為行狀。猶在。用列于篇首。某逮事曾叔祖留司御史。諱宗實。時王蔡方張。有所畏避。凡家集手自錄之。無得觀者。故公之論新法。觸時禁之言。皆不傳于外。而所傳奏議。十不四五也。南渡流離。集遂逸。訪于四方。莫克盡獲。惟詩尚多。而內制特少。至其他文。如與蘇子美書。誌程伯淳墓。士大夫雖知有之。無復見也。嗚呼。公固不以文自名者。其在家庭。誨子弟。每以西漢為宗。故其筆力雄健。尤為南豐兄弟所推。曾舍人既葬。必得公之文碑于道。而豫章黃太史自言。因公詩得用事法。豈道德之蘊于內者。深其發于文詞者。皆餘事哉。小子不佞。無以紹君子之澤。獨其文編。負笈而藏。欲俟備而傳焉。懼有河清之嘆。因哀而刊之。東陽郡齋。夫自涯而觀于澗。歷階而望于奧。亦足以知其大略矣。異日求于好事之家。繼有得者。尚將附益云。淳熙元年十月。玄孫具位某謹書。

極目亭詩集序

婺之牙城東南隅。有亭。纒數椽。郡守周彥廣。嘗取米元章所書極目亭三大字榜之。然元章舊題。乃上蔡也。既陷沒不可見。猶得見于吾州。豈特其名之適實。而字畫之妙。亦因是顯矣。然棟宇狹甚。不足以陳觴豆。列絲竹。客至徒倚而愛之。主人僅為茗飲。或奉一杯相壽而已。予再為婺之明年。值歲豐少事。乃闢而新焉。其規制不能侈大。頗與其地為稱。于是來登者。酒酣歡甚。往往賦詩或歌詞。自見一時。巨公長者。及鄉評之。查與從賢士大夫也。蓋婺城臨觀之所。凡三。中為雙溪樓。西為八詠樓。東則此亭。皆盡見山之秀。兩川貫其下。平林廣野。景物萬態。而雙溪直臨門。涉通衢百舉武。八詠在郡庠之偏。距州治尤遠。且須女之祠。寓焉。二樓不可頻至。惟極目亭在後圃之隙。不必命駕煩民。得與賓客共之。予以山林麋鹿之姿。遇退食之餘。好風佳月。必攜幼稚。支筇躡履。徜徉于茲。蓋溪光山色。奇花美卉。無日而非我有也。吾恐



異時太守之賢不得而廢。則嘯歌嘯詠有以慰吾之暇者。可不傳乎。雖蘭亭逸少之風莫及。而峴山叔子之嘆未忘。因類而錄諸木。俾好事者其有攷云。淳熙六年十二月。穎川韓某序。

九奏序

九奏者。繼九歌而作也。昔楚大夫屈原。既放沅湘之間。作九歌。以文其祀神之曲。而寫其宛結。以風諫其君。有變風小雅之遺意。漢人王褒。劉向之徒。爭效之。然而詞意褻迫。弗逮遠甚。宋興。鮮于諫大夫始作九誦。靖康之難。二宮在郊。九品官胡程亦作九章。以述都人怨憤之音。由是國朝騷詞。遂與古相上下。而九奏者。吾友龐謙。肅父之文也。肅父家單父。其先正額公。有勳在廟社。年方壯。仕方為海陵尉。非有放逐之悲。抑冤之情。欲訴而不得也。嘗游江湖。觀舟人祠事。有感于衷。一奮筆而為之。由是古今之作。殆將歛衽焉。信哉。肅父之奇于才也。肅父之自序。大抵傷其貧且賤。而技能之微。上既不能達于君相。下亦不見憐于朋友。雖進退不可。而終無怨尤之意。此聖人之有取者也。故其言幽深而不窮。頓挫而不怒。簡而辯。曲而明。其旨初若散漫。而不知其有統。其事初若譎說。而不知其有道。首以歲暮。終以送瘟。開以舜陵。湘妃之事。而肅父之意遠矣。其一篇之中。則又指意各自不同。非深于騷者。舉而論之。亦莫能曉也。肅父平生好為古文。凡前世文章之大者。必取而為之。不披其萃不已也。予辱與肅父交。蓋嘗見其削封禪書。願符而為受命書。刺七發。皆問而為楚對。奪遠游大人賦。而為羽人賦。而今又見其鑿九歌。而為是九奏也。其筆力自視。直出屈宋右。不問漢唐也。而或譏肅父之文。非世所用。夫圭璧區區。不用于世久矣。今關地而得斷壁。壞冢而得蠹區。人猶寶之不忍棄。非謂其古之餘哉。九奏之成也。會予兄子雲之官長沙。而肅甫寫其二以贈曰。一以報之湘中。一以置之黃陵。世之人不吾知。吾其幸知于神乎。蓋其志尚如此。雖然。世之人觀肅甫之文。而知其工者不少矣。然而徒知其文之工。而不知其意之有在。苟能探其意。而勿眩于其文。以遂識其為人。則庶幾真知肅甫者哉。

富修仲家集序

惟陽富捕。字修仲。文忠公四世孫也。幼孤。長于伯父樞密公季申。以其恩入官。好學敏銳。自其少年。詩語字畫。則已過人遠甚。士大夫遊富氏之門。皆知其為令子弟也。既壯。為他文辭益贍。又刻意進士舉。累薦于漕臺。上官一見。輒器愛之。爭俾任其牋奏。雖其伯父。亦謂其可世吾家也。既更京秩。試一邑。貳一州。得守軍壘。而遠終。莫不歎而惜之。其二子集其平生所為文。以示予曰。先君之交。君其厚者。願為之序。引以藏于家。予于是惕然而驚。愾然而感。曰。豐子與修仲昆弟。同寓于閩。訪僧廬。游名山。把酒賦詩。追逐上下。今猶多見其文字。獨修仲不可見矣。其文實可傳焉。可不為之一言。雖然。士之不得自用者才也。所抱者志也。才之用否。繫于時與命。而志之所向。非文字安能發之。修仲先世之勳業。與才之所可用。一見于天子。而不獲盡于一州。年纔五十。則命之奇無可言者。然其事親極于孝。兄弟極于友愛。交朋之閒。樂易而無忤。至其趣向所守。則端正而不頗。遇先達名輩。每汲汲咨問其作文之法。見常路貴人。率告以天下之利害。未嘗為其身謀。則其志為可知。其為文與詩。則平淡簡遠。不為世俗饒鑿奇崛之態。蓋皆自其家

學好事者因其文集。而探其志。則修仲庶其不泯。豈獨傳于其家而已哉。淳熙丙午八月。穎川韓某序。

張安國詩集序

詩之作。得于志之所寓。而形于言者也。周詩既亡。屈平始為離騷。荀卿。宋玉。又為之賦。其實詩之餘也。至其託物引喻。憤慨激烈。有風雅所未備。比與所未及。而皆出于楚人之詞。後之學者。執筆跋扈。而終身不能道其一二。或曰。楚之地。富于東南。其山川之清淑。草木之英秀。文人才士。遇而有感。足以發其情致。而動其精思。故言語輒妙。可以歌詠而流行。豈特楚人之風哉。亦山川之氣。或使然也。自唐以來。詩人寢盛。有得于天才之自然者。有資于學問而成之者。然才之不足。不能卓越宏大。則失之淺近。而無法。學之不至。不能研深雅奧。則失之蹈襲而無功。捨李杜而降。咸有可議者矣。嗚呼。若吾安國之詩。其幾于天才之自然者歟。安國少舉進士。出語已驚人。未嘗習為詩也。既而取高第。遂自西掖兼直北門。迫于應用之文。其詩雖閒出。猶未大肆也。逮夫少憩金陵。徜徉湖陰。浮湘江。上灘水。歷衡山。而望九疑。泛洞庭。泊荊渚。其慷慨感憤。莫不什于詩。好事者稱歎。以為殆不可及。蓋周游幾千里。豈吾所謂發其情致。而動其精思。真楚人之遺意哉。雖然。安國之詩。清婉而俊逸。其機杼錯綜。如繭之方絲。其步驟蹀躞。如驥之始駕。若天假之年。施藻火而御和鸞。其誰曰不宜。惜其不幸。蚤世。予嘗欲為之哀詞。悼其平生。未果也。歷陽胡使君元功。集安國詩。得若干篇。將刻而傳之。以慰其鄉閭之思。又掇其歌詞。以附于後。屬予序引。予於是收涕而懷有不忍述者。嗟乎。士大夫或未識安國。詠其詩而歌其詞。襟韻灑落。宛其如在。亦足以悲其志之所寓。而知其為一世之雋傑人也。乾道八年四月庚申。穎川韓某序。

東歸序

凡天地閒物。不能無動物之至大者。莫如天。乃動而不息。地雖不好動。沍氣好之則搖。山岳不能動。震雷撓之則傾。三辰運行。百川東之。雲烟雨露。陰潤而火然。無非動者。草木之體。不良于動。故動以風鳥之辰。天獸之走。原魚之泳。淵蟲然血氣之類。動則生。不動則死。至于鬼神之變化。寒暑之去來。又皆默動而不可知者。人生號物最靈。其口目手足之應于外。心志肝膽之役于內。呼翕語笑。晝夜起居。固已不勝其動。又善取物之靜者。從而擾之。範金陶土。以為器用。斬木伐石。以治宮室。執戈矛。奮弓矢。以助爭奪。積桑麻。藝黍稷。以給衣食。設籩豆。袞裳。以為禮。制袍革絲。竹以合樂。舉天下動而不知少休。然舍是。人之有身。所謂大動者。焉。駕輕車。聘駿馬。水戴而陸負。贏金而裹糧。以行中國。而歷異域。近者數千里。遠者數十年。恬不以為怪。特其死生安危。窮達禍福。舉遇于此。以是觀之。蓋亦多術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夫以吉居其一。而凶悔吝居其三。是動之無益。審矣。然向所謂物不能無動。則人雖欲安坐。而熟得。惟君子循理而動于其所不免者。蓋將處而勿恤也。予生走于四方。失彼而取此。背東而馳西。好動而得咎者。宜莫如予。紹興之甲子也。客于建安。夏大水。舉家幾為魚。計足以自活。明年春。乃求試于禮部。時予兄官于杭。方其入門。而拜吾親。兄弟日以相款。予之意欣然。若有得也。既而厄于有司。與二三子朝夕自放于詩酒。予之意拂然。若有懷也。歷時且歸。而離羣羣旅之狀。又嘗愀然。若有所不釋也。因思是數者。殆可繼之一



笑而皆起于予之好動。又思物之動者乃其常。意天下之士動而致此者。非獨予也。噫。使動無言則已。如有之。豈得以其悔吝言哉。予懼其懲也。作序以自怡。

送梁士衡序

僕嘗病世之君子。以行道為難。夫道之行則固難矣。惟君子不以為難。則于道或庶幾焉。何也。彼誠有以仁之也。更願天下之善射也。伯樂天下之善御也。彎弧而斃千鈞之牛。執策而馳九軌之道。豈所謂善射善御哉。至于晚懸鼓而命中。躡蟻封而不亂。始可以為善矣。由是言之。君子之于道。不就其難而行焉。亦何用見其君子哉。自一命而上。至于王公大人。皆欲行其道者也。然而位愈卑則愈難。士衡之尉于仁和也。人以為尤難焉。蓋命自朝廷而下。部使者得以移諸府。府得以移諸縣。縣以屬諸尉。而止爾。又況行畿警邏之繁。百司頒給之富。搜林藪之珍。以相水衡。時甘新之獻。以益御羞。使客之餽。將漕運之通塞。藉以督輸。板以令役。尉無一不當預。意則無以應于上。亟則無以紓其下。是其視尉于尋常州縣者。萬萬不侔也。士衡以為難耶。則既受不辭矣。以為無難耶。則前後顧有不勝而去者。故予以謂惟庶幾于道。則有以任之。昔李唐諸公。自京兆一尉而顯者。衆矣。異時職事無關。而足以致上之知。設施適宜。而足以徠下之譽。俾後世知君子之中。亦有所謂更羸。伯樂。非士衡曷足以副吾言哉。

送翁子功序

朝廷往歲復孝廉之舉。嘗怪遠近未有應詔。又其選止于在野之士。而不及在官者。故郡縣得以藉口。而問敢輕議。蓋舉一孝。謂己必有愧于孝之名。舉一廉。謂己必有愧于廉之名。而真孝廉廉潔者。又以為茲吾道之常。惟懼其有所表見。上下相疑。賢不肖相嫉。而頑戾貪黷者。往往得志。此其所以猶愧于兩漢者歟。嗟乎。若君子功。其可以副茲選乎。子功居家。孝而慈。在官。廉而有立。以孤童侍老母。游宦于四方。不幸喪其兄。而兄之子且幼。子功外經營家事。內奉其親之顏色。俾不至極其兄之思。下撫其幼。俾如其父之存。暇則講學問。擇然後交。其崎嶇酸辛。皆人之所難。而子功獨無難。吾聞之。良農必躬稼。然後望其有秋。君子必躬行。然後望其有顯。士以記問剽竊。希聲利。而遺行義。久矣。子功其知所本哉。子功將葬其兄于秣陵。因家焉。予感其事。而惜其遠也。故以序贈。

送沈明遠序

部使者之職。所以廉察一道。翁張其財賦。疏理其獄訟。而舉刺其官吏。厥任甚重。朝廷為之設屬焉。將以佐其長。治其部。俾悉應夫使者之職而已。十數年來。使者之屬。漫不之選。非出恩家。則伴門。文書總總。情不悉為。何許事。間以象乳臭子。則輕脫自肆。甚者假使者之權。以把握州縣。鬪怒其長。開闢其黜陟。賈而濟其私。故賢士大夫。率詆而讓之。天子方新政事。當位者不敢蹈其故常。今年春。吾明遠始用為江西轉運之屬。賢士大夫。則又曰。以明遠之學。且甚文。與其才之可用也。豈特一部使者之屬哉。乃自師儒而遷。豈丞相以猶子之嫌。故推而遠之也。雖然。使明遠不以丞相之故。少冀于承明著作之地。其誰曰不宜。然而特以是屈焉。吾是以賀使者之屬得人。將自茲始也。大官厚祿。固非君子之慕也。非君子亦不能有。

也。自麓而躋于巔。自涯而涉其流。其必有漸乎哉。若是。則明遠之所蓄。與士之所期。信不可以遲速計也。既相與言。因為之序。以送之。且歌以繫之。歌曰。鼓桂棹兮汎蘭舟。乘春風兮放中流。雨漫漫兮雲油油。江之南兮千里。山有廬阜兮津有彭蠡。其藪筍蒲兮其鱸魴鯉。其茶孔甘兮其酎旨。奉親之壽兮可以至。喜玉策兮金繩。漆書埃壘兮斯文。未登桂宮兮宜室。千雲委路兮工師未即。嗟搖落兮春菲。彼功名兮各自有時。時俟往兮易失期。子于高壙兮庶以永日。

送李秀實序

紹興之二十一年。秋七月。吾友李秀實將主簿于餘杭。秀實所居之邑。賢士大夫相與言曰。餘杭。小邑也。士之通經力學。而能成名。以自立其家者。近推吾秀實之昆弟焉。故吾之徒歲時相與嬉遊。閒暇相與往來。詩章文字。相與唱詠。而酬和。杯酒談笑。相與譁呼。而諧謔。亦惟吾秀實昆弟之間為然。今其皆仕矣。行有日矣。吾之徒歲時孰與嬉遊。閒暇孰與往來。詩章文字孰與唱詠。而酬和。杯酒談笑孰與譁呼。而諧謔。以吾之私。固願其留也。然而人之愛其人。亦將使其功名彰于時。而才業見于用歟。抑幸其終老里閭。而未嘗相捨也。秀實之仕也。其將有遇焉者矣。則又言曰。主簿卑官也。以秀實之所有。與今瀛州藏室之選。角遜于時。未知其孰為後先。而乃使之僕僕于令丞之末。與小吏課朱墨。書升尺。斂板廡下。以望上官之顏色。資廩粟以養其親。則功名其果有期。其才業果不至于掩抑歟。某遂言曰。夫金玉天下之至貴也。金之孕于山也。塊然無以異于上也。治之則見焉。治之則見焉。治之則見焉。如用焉。飾瑞山之車。模甲父之鼎。吾知必于是乎取之矣。玉之孕于山也。塊然無以異于石也。攻之則見焉。攻之至者。則其文益著。使世不用玉則已。如用焉。會期之圭璧。宗廟之鬱鬱。吾知必于是乎取之矣。惟君子之于道也亦然。退然無以異于衆人也。試諸事則辨焉。其所試者多。則其道益廣。使世不用君子則已。如用焉。幸天下運四海皆君子之事也。然君子之在下位。雖治一官。與幸天下不殊。舉一職。與運四海不殊。賤其官而弗為。易其職而無所事。非君子然也。自天子駐蹕于吳。視其郡如京。視其附邑如畿。餘杭蓋畿也。畿之郊。其刺舉之任。非能不居。畿之內。其尹之任。非通官大人不處。而況朝廷耳目之近。而接焉。以秀實之賢。猶懼其或不遇。則下焉者其何望哉。雖然。秀實無以其官之微而賤之。無以其職之下而易之。循吾道而俟焉。其將有遇焉者矣。予久與秀實遊。固知其不樂于為彼而樂于為此也。念無以紓別者之意。因雜是以為贈。

送李平叔序

今之士。咸恥于任州縣之職。夫州縣非所恥也。其與民甚近且親。苟盡心焉。天下之利病。與夫人情之真偽。無不若腕諸掌。故昔之語治道者曰。凡官不歷州縣。不擬臺省。蓋慮其不知務也。嘗以是觀之。世之所謂名公卿。其詳明練達。才無所不可用。卓然能有所為者。未有不自歷州縣也。而今之士。恥焉何哉。督責有加。而慰藉不逮。故以進士選者。率利于主席序。以門廩選者。率利于游幕府。蓋上官苟得以援其下。必先二者焉。不第其勞佚也。不差其賢不肖也。由是勞而賢。有不遇之歎。不肖而佚。有幸而賞。吏部之籍。



其舉任多而得會課以更美秩者莫不仕于庠序幕府然也其舉任少而積其考于不用者莫不仕于州縣然也聞異于此十不一二矣趨競之風日益長上日益厭苦其下嗚呼為之計者將真而不問歟則吾有以使之也將廢而不舉歟則是三者固有典常矣莫若俾其必試于州縣然後用焉則士亦知少變哉友人李平叔其文煜然以華其行粹然以溫自其少時鄉之子弟已相率而師事之至其仕也乃連屈于州縣夫以平叔之才上既未得見用于臺省下猶足以主庠序之教而周流若此由前之說平叔固無不可為者也山後之說則平叔已試于彼又宜為者也吾是以知平叔之不遇殆將大其蘊而後發異時所謂詳明練達才無所不可用卓然能有所為者庶幾見于平叔哉平叔去為桐廬之邑貳其地多大山江出其下士風雖陋而山川秀發千載而上有隱君子焉薄三公而不為羞萬乘而不見國家因是以名其州平叔能以暇日過其故處周覽其山川而想望其風采回視向之趨競之徒亦可以一笑而增自愛矣

送鄒德章序

仕將為道耶學焉而行之固為道也亦為利耶不耕而獲焉而資于上非利而何故雖孔子其歷聘諸侯者思以行其道也有公養之就焉亦以食其利也而記亦曰大言入則受大利小言入則受小利夫利與道不啻水火而聖人之所不廢者蓋亦權其輕重而已也一于道焉則是貧者必擇祿而後養也一于利焉則是跖之粟有不必辭也是故居上位而道不行萬鍾弗顧也居下位而道無訓雖升釜弗恥也今之仕者何哉挾策而詠詩書執筆而習文詞既已利之矣幸而得焉汲汲然惟懼其不富且貴則其于利豈有已乎且上以是求旌吾以是應旌苟舍是而由他術則愈下矣向之利之者誠不得已也而今之利之者其亦不得已哉然則古之所謂仕者常怵于利也嗟乎今之人其無意于古乎幾何不指此以為迂且闊也晉陵鄒德章有意于古者也始予見德章于吳中則從有司之試也後再見焉則德章已有列于仕矣予與德章復皆寓于龜溪五日不問寒溫則僕從以請十日不相往來則兩家婢子有嗟異之色蓋未嘗不相從也既再歲德章之仕有期而具舟將行矣而予之驛榻益甚德章不以夸于予而以責于予曰子無以語我乎雖然德章自少力學年逾四十而始齒一命亦可謂勤矣同年之交遊甫從事于州縣而德章暫得尉朝廷易之以主廬府之學則亦不可謂不有合也今天下之吏參倍于其缺貧者數米而待不下三四年而德章故秋拜官今秋就道抑又一快意事也是三者皆無足為德章道予嘗聞其鄉人言德章道鄉先生之猶子也自道鄉起家鄒氏之子弟不登進士科者六十餘年矣而得吾德章容貌昂然長身鬚眉皆有似于道鄉又道鄉之始仕也實掌教于淮南今德章之子廬亦淮南之地也故其風烈庶幾繼之然道鄉之名滿天下正諫而不顧其身竄逐而不忘其君彼真以道自任者德章其復他求哉職之所當為義之所可行毋徇于世俗而俾吾之道有立焉則亦足以繼之矣非必踐于其位法于其言然後以為繼也若夫異日之富且貴此今之仕者所宜動心也如志于古也其患無之乎德章遂以予言為然信以契其鄉人之望也

送富修仲序

某嘗讀史自漢而下其稱循吏者縣令實居其半又嘗觀國朝諸公銘傳其賢德烈烈號為名臣而身試為縣者十亦不下七八私竊獨怪離亂以來士大夫其視為縣望望然不啻如蹈水火其不得已而居之則甚于墮陷穿觸網罟引領求謀之不暇幸而至于終更則又如棄蟻蝨之衣弛千鈞之負舉手相賀而不敢自以為能夫距漢則遠矣豈國朝之事相去幾數十年而士風如是之不同哉及其濫為縣于此然後始悟其由蓋古之所謂循吏不過潔廉以為資樂易以為政平其獄訟而拊其弊孽以字其民而已租賦之外未嘗語財也今于是數者一切不問其所先務惟治財為然而條目甚繁朝會甚亟多出于租賦之外一物有缺則令以不任職去煩言或生亦以擅與獲罪故為今之官者莫難于令朝廷謂其難也立法以驅之俾凡自選而更其秩者必為縣而後用夫謂其難者善矣而不究其所以為難豈亦議者未之思歟惟富修仲嘗為縣者也而復為貳于烏程以他人視之宜有不得用之歎修仲乃愉然奉其親以往是亦舉手相賀而不敢自以為能耶蓋修仲之為縣其于潔廉樂易平獄訟而拊弊孽信有餘地而于世俗之所先務者常有不忍之意與予同病今修仲久已釋千鈞之負矣而予方引領于陷窄故其行也姑誦此以為騰然烏程距天子都會不二百里在今畿甸以修仲之敏于學而瞻于文濟以循吏之政其將用于時無疑矣使修仲而得用庶幾可以究為縣之難以復于上而革之則異時書于信史亦足以繼諸公名臣之後也

送蔡道肩吾序

市之肆百貨攸萃也有鼎焉其文炳然龍也其譚蔚然籛也其重且千鈞好事者過之歎曰鼎之類不一矣抑鑄于荆山者歟淪于泗水者歟出于隰上者歟實于壽夢而藏于甲父者歟是何置而不取也將舉焉膺幾絕而力不勝斬告于上而亦不果取也他日問焉售于野人矣則又歎曰器其不遇哉以爾其膏雉乎以爾其解籠乎其漸進于公乎亦遂否于兒女也夫易六十四卦取象莫若鼎足奇而不峙所以正而奠也耳偶而出所以貫而舉也腹在中而實焉所以濟水火也非金與玉不可以為鈇上帝以之享聖賢以之養日之策以之推神奸魘魅以之懼而遠今野人負之而趨獨何歟是不然好事者力不勝也合衆多之力斯可取矣上之人未之信焉合衆多之言斯可憑矣奈之何臂莫之交而齒牙莫之助也其棄于野也又何疑陽翟蔡肩吾之求仕于朝也有以異于鼎之在肆者幾希蓋肩吾名世之後也其行峻以方其學遠以博其文詞議論視古為無愧吾意其器于清廟可期矣然而吾願幾絕焉吾言之發而未之或繼也肩吾去為柳之桂陽令是猶見售于野人歟肩吾不顧而笑曰曩者吾之仕也貧故也有地百里足以行吾之志有祿釜鍾足以惠吾之家雖遠且陋而無所待焉豈必待于西江之水哉怡然無不滿之色見于面吾是以知肩吾所樂者深而所守者固不以遇不遇為遲速也使朝廷不用士則已有用焉其忍以數千里為遠嚴邑為陋而遺之乎于其行也不能無慨然者書是說以申之

送連必達序

輪州縣之職下簿尉一等則無士之頡頏而尚氣者或不屑為之然公卿之貴間亦由此而漸進譬之



升階焉。躡其級而躡其顛。必至于堂奧而後止。官雖卑。其與民甚通。故尉之職。日暹于鄉。月周于境。邑犬一吠。則援枹而從之。凡里閭銖兩之鈔。影捕足躡。志于必獲。死者在道路。則為反覆驗視。惟恐民之無告也。主簿之職。總邑之宥籍。凡民賦之上于官者。雖錢以釐計。米以撮計。必躬印其券。執朱墨以與小吏校。惟恐民之蒙擾也。簿之職。稍安而尉之職。稍勞。然簿雖安閒。奉檄以走他郡。官冷僕隸呵叱不前。所至公字蕭然如傳舍。蓋天下則同。而尉之將送警護。法不出百里之內。設部曲。張旗幟。擊金鼓。以怖遠近。行色有光焉。一旦賦寇有加。則受賞而遷。更爵而去。故吏之好閒而無能者。往往幸為簿。喜功而望進者。往往幸為尉。二職均賤。而猶有美惡焉。予世之無能者也。貧不能養。方為簿于劍川。而延平連君必達。適為之尉。君之言曰。吾豈惡閒者哉。是特偶然爾。進退吾有命。功名不可以妄求也。由是必達之在尉。安靜而不撓。間獲盜賞。則推而與其下。曰。吾躬不能捕也。安可誑人而冒法。且殺彼以榮我。亦不忍。問邑之士大夫。必曰。必達蓋賢也。問邑之民。必曰。尉君子。我有惠愛。故予雖久與君遊。而悉其為人。雖然。必達通經力學。自少有聞于鄉。從天子得科第。試吏于此。而稱于民。稱于士大夫。其于當世之富貴。宜乎將由此而遂進矣。信乎其若階而升者矣。而予何足以自見。因其行也。如道其所以然者。

送龐祐甫序

龐子將歸矣。而告于韓子曰。子盍為我言乎。吾窮于世久矣。意天下之窮者。莫我若也。而吾有幸焉。夫世之人類多羞羞然也。今吾之生。而口能道言辭。手能作字畫。知古今。別治亂。識士之賢不肖。而觀疏之。非幸歟。然而齒滋衆而食益貧。年加長而仕不進。故吾之志。率寓于吾文。而吾之為文也。亦庶幾于古而已。酒酣而歌。上徹雲漢。放意而行。不知所之。世雖不吾求。而吾亦未嘗即之也。雖然。用舍。君子之事也。人之生也有涯。其將若是而已乎。抑亦不若是也。子以為何如。韓子曰。子窮于世而不即者。吾嘗即之焉。仕者人之甚慕也。吾為吏者十年矣。而無知焉。名者人之甚趨也。吾從事于有司者三返矣。而無獲焉。吾聞之。山之窮者益高。水之窮者益清。人之窮也。其行益峻。故吾方將效子之為。以自慰。是何子言之悲也。凡人之生也。心志不通。耳目蒙昧。若是者。名為天窮。衣食不足于身。爵祿不副其材。若是者。名為人窮。天窮者不得于天。人窮者不必用于人。今人之所謂不用者。無過于失夫富貴之期也。王公大人。身存而名滅。山林之士。已死而言立者。亦衆矣。名滅者。天絕之。言立者。人不得而絕之。其為用也。不亦遠乎。今吾與子也。其皆窮于人者歟。苟其不用于彼。猶有用于此也。而子何患焉。于是相與抵掌而笑。擊缶而歌曰。山木兮依依。澗草兮萋萋。猿禽嗚嗚兮。虎豹往來。耕田兮何所。山有嶽兮。不我肯處。江海倒流兮。頽波湯湯。子舟既具兮。何病沾裳。邇其塗兮。遇涼則止。我車無傷兮。從子萬里。

送沈信臣序

馬出渥洼。蓋千里也。日乎澤。風乎野。自他人視之。與凡馬無異也。善相者過焉。知其為千里也。羈而致之。納于上閤。其馳騁步驟。未嘗攻而調焉。而足以備法駕之容。合和鸞之節。然後知其與凡馬異。何則。馬之質固良。非善相者無以識之。非羈而致之。無以得之也。士之厄于窮。事亦類此。踴躍而趨。吶吶而言。與衆

人無異也。舉天下之大。其善相誰歟。周行之位。未嘗不虛。文章諫諍之任。未嘗不闕。羈而致之。復幾何人。也。故不仕者。既窮于時。而已仕者。亦窮于仕。今吾信臣。非窮于時者也。然挾其技。以自獻于有司。歷上而屢卻。以其才與其文之美。僅得為部使者之佐。而無施焉。幸而實于蘭臺東觀之中。金門玉堂之上。其筆力論議。當不在衆賢下。今將造于朝。以求仕也。吾聞朝多君子。上而公卿之尊。次而侍從之良。必有善相天下之士者矣。其羈而致之。亦可期矣。然猶慮之過也。因借喻以言之。

送尹少稷序

予嘗觀戰國之時。重士。士之見其君。至有立談而為卿相。不則厚幣加禮。而不敢屈焉。蓋楚不用則之。齊不用則之。燕皆以士為富。而士亦自恃其才。辯說以為舉世之大將。不可一日而無我也。及夫天下既一。士之獲見于君。率以為難。設科置目。雖有長材異行。非自買者。蓋有不得選焉。何也。貴賤之勢殊。而取舍之時異也。士固輕矣。必有人焉。自好而特立。返其重者于己。移其輕者與人。俾在上者不得以其名利爵祿而要之。此視其道之何如爾。今年春。友人尹少稷召而至於京。方少稷之未來也。公卿交薦之。部使者顯言之。以為宜在本朝者也。及其來也。侍從之賢。則就見之。百執事之良。爭識之。退而咸曰。少稷之論信可聽。其才信可庸也。御史聞之。揚于廷曰。尹某之直諫也。其可儲之以備臺諫之選矣。翰林西掖諸公。又有誦其詩于衆者曰。少稷之文。蓋如此也。已而陛獻其言。天子以語大臣。是蓋東州佳士。何以處之。無幾。何少稷得用為樞密院編修官。少稷既拜命。退而言歸。語其所厚者曰。吾不遷于吏者三十年矣。吾才無取也。有田在懷玉之下。可耕而食焉。與其誦吾志而徇時。孰若安于命以全我也。少稷既去。不知者色然異之曰。編修士之高選。蓋有欲而不得者也。且其次僅旬日。少稷不屑何哉。其知者亦悵然望之曰。甚矣吾道之難行也。得一人于此焉。可喜。失一人于此焉。可惋。少稷不少忍。吾黨之士。孤矣。嗟乎。以少稷之賢。公卿挽于前。部使者推于後。從官御史詞臣百執事之良。左右而掖之。天子動色稱善。自一命之微。有列于右府。士之得此。足以為其身榮。而少稷如逃負避喧。蹀躞焉行而不止。真明于去就者哉。然予聞之。自逆亮之死。大河南北之民。望旌旗而思宋。漢中之兵。雖張而兩淮之備未飭。以戰則無功。以和則受辱。此君相之謀。蚤夜而不釋者也。朝廷不用士。則已。如用也。果無以還吾少稷哉。少稷異時肯而復來。尚足以慰夫吾黨之士也。

送陸務觀序

凡世俗所慕于爵祿富貴者。必有賢人君子所嘗居之官。相與誦嘆。以為美談而不釋。言郡守指黃霸。言縣令指卓茂。言別駕指龐統。夫霸與茂之云者。以其為丞相。為太傅。于向之所謂爵祿富貴。誠有之也。而統則疑焉。且統自以興風俗。長道業。論帝王之策。為己任。其視諸葛孔明。實伯仲間人。而當時遂謂一別駕。可展其驥足。何哉。夫蜀嚴國也。其壤地褊隘。無以容天下之士。其官列弗備。無以盡天下之材。彼治中別駕。幾盛世六卿矣。後徒以其人而慕焉。殆亦可悲也。已。國家之制。自卿相至一命。幾級。自臺閣至州縣。幾階。自王畿至于窮荒絕徼。幾萬里也。朝與一官。夕界一職。曾未足傷朝廷之大。且而引之東隅。暮而實



諸西陲亦無害幅員之廣也。吾友陸務觀之移作豫章也。則又有疑焉。然豫章大府也。為連帥之貳。以兼制兵民之重。此固周禮魯肅所望于統而不可得者。而吾務觀得之。抑又何疑。蓋務觀之于丹陽。則既為貳矣。運而遷之遠輔。而而易之藩方。其官稱小大無改于舊。則又使之冒六月之暑。抗風濤之險。病妻弱子。左體右藥。不異于醜舜之商。揭囊而買。造物其安取此也。夫以務觀之才。與其文章議論。頗頗于論思。侍從之選。必有知其先後者。既未獲選。下得一郡而施。亦庶幾焉。豈士之進退必有時哉。聖天子在上。二三賢雋在列。不謂之時不可也。然務觀舟敗幾溺。而書來詫曰。平生未行江也。復葦之蒼茫。鳧雁之出沒。風月之清絕。山水之爽曠。嗚呼。昔嘗寓于詩。而未盡其勞。今幸遭之。必毋為我戚戚也。蓋其志尚不凡如此。吾猶為之感感而言。亦不知務觀者耶。

潘顯甫字序

潘叔度之仲子名自晦。而叔度字之曰顯甫。取程氏謙傳自晦而德益光顯之義也。甚矣叔度之善教其子如此。夫故所謂晦者。非昧然不白之意也。內有甚明。外有所不可見者焉。其猶水乎。且水之積也愈深。則其發也愈厚。人望其淵然而幽者為晦矣。酌焉而視之。激焉而揚之。其明始不可掩焉。君子之用晦亦然。時不云乎。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曷不云乎。蒙以養正。聖功也。顯甫方進于學也。宜以是思之。淳熙乙巳四月既望。潁川韓某序。

南澗甲乙稿卷十五

記

浦城縣刻漏記

古之觀天有二道。歷以應于時也。漏以應于歷也。嘗考之詩。春秋諸侯之國。不得為歷。而得為漏。蓋歷者所以參天地而成四時。此君人者之事也。故春秋書王正月。漏者所以正晨昏之度。為朝會起居之節而已。故聖憲氏不能掌其職。則齊職焉。今郡縣實古諸侯比也。朝廷每以嗣歲。頒正朔于天下。而郡縣之閒。更籌取其無刻漏之器者多矣。浦城縣號閩之望。其地視子男為侈。異時樓觀雖設。而刻漏亦不能備。夜行者窺星。越事者候雞。風雨冥晦。則居若瞽瞍。然為政者往往視為不急也。吾友趙君益卿。來宰是邑。銳意成之。浮術視刻。率如古制。書來告曰。器雖微。然所以示民者。亦足以知信。子為記之。夫為政之道。貴不欺于民。不欺之先。要在其一其視聽。今郡縣之閒。于所謂晨昏之節者。已不能一民之視聽。而况于他乎。使今之示于民者。舉如是之信。雖古之為政者。無以易此也。是道也。今之所忽。而古之所重。益卿不習于今之忽。而趨于古之重。則既知所先後矣。其進于古也優哉。予樂其有志于古也。因為之書。紹興二十五年七月既望。潁川韓元吉記。

淡齋記

紹興二十四年。予始識吾季真于信陽。愛其溫然之文。挺然之姿。將有以世其家也。既而謂予曰。吾嘗以淡名吾齋。吾自求其說。不可得也。子能為吾言之乎。予笑曰。子能言而不言者也。而吾可以不言言之乎。夫天下之至美者五味也。至貴者五色也。嗜于口而悅于目。雖吾不異也。醴吾知其為甘。饈吾知其為鹹。醴吾知其為酸。饈吾知其為辛。至于泊然而無味者。非子之說乎。青黃者吾知其為黼。黼者吾知其為緇。至于混然而無色者。非子之說乎。故泊然而無味者。水之謂也。混然而無色者。太虛之謂也。今夫水流為江河。發為井泉。挹之澗然以清。激之鏘然以鳴。投之五味而隨所入焉。而水之質蓋不可名狀也。人見其味之泊然也。遂以淡歸之。今夫太虛。大而寓于天地。小而限于一室。山嶽望之而不為盈。淵壑貯之而不為幽。閒以五色。而隨所寓焉。而太虛之質。蓋不可名狀也。人見其色之混然也。遂以淡歸之。且彼其能受五味而納五色者。豈不以其質之不可名狀歟。使其定而不動。則酸者不可以為鹹。而青者不可以為黃矣。君子之于道也。內以存其心。外以應于事。雖酬酢萬變。而無留焉者。是亦將泊然混然而後已也。夫惟泊然混然。故隨所用而無不可。然世之為是說也。苟以為無嬰于名利。而不湛于嗜慾。泛然與世不相町畦。則亦不足以獨立于萬物之表。是猶畏夫五味之汨。五色之雜者也。由是之說也。雖朝汨于五味。而暮雜于五色。固未有害。彼其明于體而未達于用耶。李真曰。然子之說信辯矣。吾將質于壁而徐思之。子其以是為記。

建安白雲山崇梵禪寺羅漢堂記

閩之為郡八。一水之分。上下有四。下州之民習王氏。故俗率佛惟謹。至上州。雖佛之徒未知有佛也。建炎初。盜起。上州民四圍亂。四郡之境。蕩為炎埃。而下州獨帖帖無事。因相與營病。以為是不率佛之應。自兵火事熄。上州之民。鮮不畏禍。而佛之徒。頗知用其說。以警懼動化其俗。凡所以率佛者。相視出力。惟恐其後。無幾何。用事者斂佛寺之餘。以佐縣官。由是佛之徒。復脫其居如傳舍。然。蔑有與事赴功之意。白雲在建為望刹。異時以禪學著。見號為宗師者。閱數世。久敝不舉。紹興二十六年。僧惠琳主之。乃嘆曰。閩于天下。僧籍最富。今衰死殆盡。吾將製五百大士之像。使是州之民。知雖無僧。而有賢聖者存。豈不助吾教哉。蓋左文林郎葉薦。宋穎實為之勸。二年而告備。又為尊者十八附其旁。佛之會時。其中。費金錢百萬餘。闢堂而居焉。求予文為之記。予笑曰。宋穎蓋儒者也。儒之道。不語怪以惑民。不取人以自利。今是像之設。不惑民而自利耶。宋穎曰。不然。凡吾州之民。樂為之者。以其有遷善之心也。琳之志。所以有為者。恥其徒之安于陋而不振也。天下之事。能不安于陋而振以有為。俾民遷善而樂為之。是豈特佛之徒也。予于是愧其言。然予嘗遊天台。至石橋。愛其山林之幽深。泉石之峻潔。以求望見所謂方廣寺者。而神光鐘磬之異。好事者往往能道之。則五百大士之神。其庇廕于世。有不可輕。宋穎今為台州從事。盡一造其地。以吾言招之。于此方之民。宜有以慰其意者矣。

隱靜山新建御書毗盧二閣記



並江而南。自建業歷姑熟。其山之著者曰隱靜。介于句曲九華之間。初無奇形異態。以峻拔表見于外。而洞壑透迤。草豐木茂。五峯錯立。如高人勝士。超然迥出于埃壘。非世俗所得而有也。山之寺曰普惠。棟宇宏麗。佛事煥列。足以稱其山。寺之長老曰妙義。大師道恭。當乾道三年。住山二十有四臘矣。禪學疏通。而持律嚴甚。足以稱其寺。恭之始來也。寺既圯于盜。因撤而新之。築大殿。植二樓。峙傑閣于南。開丈室于背。周廊重廡。珠室數百。無一椽。仍其舊者。恭嘗自嘆。以為積此歲月。其志願之力。粗已伸矣。而寺故有開藏二朝御書。自有二十軸。規制卑陋。不起安宸章寶墨之重。客過而問之。恭則憮然曰。吾敢後此哉。是以度天子之書。非有朝命郡邑之請。懼不可為爾。可自為耶。可自為今為矣。于是鳩工庀材。夜以繼日。歲十二月乙未。閣亦新焉。先是閣之建。實嘉祐三年。郡人郭祥正為之記。謂其甲于寺屋也。乃以卑陋易之。則其興造。加于舊率可知矣。明年三月告成。恭來言曰。以禮數之。從衡為七十四。禮以尺度之。高下為七十尺。中以度御書。後為復閣。以安毗盧遮那之像。左右飛閣道。墜湧千佛。欄楯四合。可以周旋瞻望作禮。圍繞在我教中。毗盧遮那廣大樓閣等一切處。使味者于此。不勞彈指。同入如來大光明藏。而雲漢昭回。炳耀大千。實我導師矣。願併記之。蓋宋室至太宗皇帝。悉平僭亂。章聖登封降禪。以告成功。仁宗優武修文。躋于極治。萬幾餘閒。始得游意翰墨。三聖奎畫。在世為多。高出唐貞觀右。頌之天下。以鎮夫名山川。惟隱靜以梁慧嚴師杯渡道場。獲受此賜。建炎初。賊張琪巢焉。書以僅存。是有神物陰拱而護之。今道恭與治此山。能竭己力。美輪奐以修上施。又崇像設。益闡其師傳。用錢凡四百萬。積工凡萬一千有奇。而佛像之費不在焉。志勤而意廣。誠可嘉者。嘗讀華嚴考。所謂善財童子。求善知識。自妙峯極海岸。展轉南行。蓋百一十許。最後始登毗盧大閣。方能了知一切莊嚴自在境界。然是童子初入胎時。七寶樓閣已現其家。乃見世尊逝多林中。重閣故在。而山嶺水涯。城郭市肆。人天仙鬼。諸聚集相。奔走殆徧。是遭文殊調劇。不悟。自今回觀。可發大笑。恭之不起于坐。既已莊嚴佛土矣。而最後因緣。猶示此閣。善財不生。彌勒未見。將與文殊義為同異。必有能辨之者。特以御書在焉。則甚大而光明矣。道恭笑曰。然所以求子而記者。此也。遂書以為記。

敦復齋記

人之居。凡既往而歸。謂之復。其于物。凡既失而得。亦謂之復。是復之義。皆返其故而還其初者也。人之所以為人。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其必有自矣。在人者求諸心。在天地之大。豈其無心哉。日運而星飛。淵旋而岳峙。四時變化。莫有窮盡。天地之心。固未可識。以吾心所存焉者。而求諸天地。則亦不外是矣。易于坤之震曰。見天地之心。而其卦曰復。以象而言。則陽剝而反下也。以時而言。則陰盡而陽生也。以數而言。則千百未形而一見也。是卦也。既不可以為陽。又不可以為陰。非復無以命之。豈一陰一陽之謂者歟。固哉先儒之說曰。天地以本為心。寂然至無者。其本也。夫天地之心。固寂然而至無。則天地亦幾于息矣。故無之說與釋氏乃以空損其宗。學士大夫。未有不從而惑者也。自大而媿于細。自精而墮于粗。自明而墮于幽。自常而極于變。窮天下之辨。而未足以喻。昔者聖人故未嘗言焉。其言者。子思孟軻也。子思孟軻之言。出

于不得已。而聖人所以未嘗言者。懼夫後世姑以吾言為口實。將無所自得云爾。復之六五曰。敦復無悔。而其象曰。中以自考。夫復至于敦厚而不薄。則真積而不可已者也。其無所悔。則自質其中。而知其得者也。故曰。復以自知。然則果何事哉。就其可見者。謂之仁。合而言之。則謂之道。是以六二之鄰于初。則曰下仁。六四之應于初。則曰從道。蓋仁者道之幾。而道者復之本也。故聖人之告顏子。以克己復禮為仁之要。夫難勝者己之私。既克者禮之復。豈吾所謂既往而歸。既失而得者乎。雖然。復不可過也。過則迷矣。迷則罔念而狂者矣。苟不溺于無也。不陷于狂也。則聖人之門。其庶幾焉。丹陽陳際顏。雋傑而有文。力學之士也。名其齋曰敦復。以志夫自考之意。而求于言以記。願余何足以進此。然竊嘗聞之。聖人之學。自治其一心。則推而至于治天下。本末先後。初無二致。故復之不遠。則以修身。復之既迷。則足以敗國。自異端之肆也。亦曰治夫心者。而其說猶以一身為可外。況于所謂天下國家。孰知可離則非道也。今際顏亦知考于中。而自見矣。其母入于異端。以務施于天下者。則際顏真顏之徒也。乾道四年二月。穎川韓元吉記。

大理寺獎諭敕書記

乾道四年秋。霖雨不止。有詔。大理繁囚毋得決。將親慮于廷。先是夏五月。皇帝御崇政殿。錄繁囚。有司用故事。僅以一二見。上顧嘆。以為文具。欲革之。粵七月己丑。罪無小大。命脫桎梏殿門外。咸見于陛。玉音宣昭。恩以次降。和氣盈溢。天宇開霽。蓋仁聲一日被四表矣。而臣某甫以愚陋。待罪廷尉。退而與其屬。仰聖天子威命下逮。夙宵祗懼。思率厥職。凡獄之政。罔敢愆。其蔽罔敢弗。時以奉承德意。罔意。又旬有六日。寺之獄始得以空閒。越三日。而聖書被焉。臣等下拜驚惶。此陛下留神庶獄。休澤所致。且函表敘慶。臣子常禮。乃閱弗俞。尚惟何功。肆有以寵嘉之。然臣等嘗讀大易。得獄之道。四蓋噬嗑。以用獄。豈以折獄。中孚以議獄。旅以不留獄。皆本于離。而行于巽。離為日。而巽為風。日者君之明。而風者君之命也。絲人君躬明德。而推信令。故其下得以審克之。則獄之不留何有焉。洪惟陛下。以文王之明。備成湯之信。總攬權綱。南面而治。既取諸離。爰動萬幾。日昃不暇。而發號施令。巽以申之。用能清問。未既于法官。陰沍滯消。于寓縣。固圍遂虛。繫自茲始。天且不遠。而況于人乎。在書有之。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臣等不佞。與時。臬事。奚足贊刑措之治于萬一。然則整六師以復禹迹。俾四夷率服者。斯拱而見之矣。欽誦訓獎。有榮耀焉。敢不昭示萬世。而列諸石。具位謹記。

崇福庵記

古者葬而不封。蓋遠之也。中古而降。則既封矣。然墓而弗祭也。成周之禮。則祭矣。故家人祭墓。為尸。然未嘗有守也。其曰守墓。禁與墓大夫之職。皆典其禁令而已。兩漢而下。守墓之家。始有聞焉。夫葬而封。而祭。祭而守。豈後世之俗。浸不逮于古歟。亦曰禮之變。而無悖者矣。謹其兆域之原。謹其松楸之殖。易其廬而屋焉。假人而掌之。子孫歲時必至。而不敢忘。聖人復起。宜有取乎此也。自浮圖氏之說興。士大夫之家。欲守其墳墓者。率致其徒。國家著令。從而許之。其爵算有不得命為寺。則亦自築精舍。選擇一二而處焉。以為較之丁壯。而無妻孥之累。潔齊寂淨。庶以嚴乎鬼享也。天下之俗。幾何年哉。秘閣修撰韓公之為都大



提點坑冶鑄錢也。當紹興之十五年。請于朝曰。所領凡九路。不可以謀尺寸之產。惟母太碩人鄭之喪未葬。將卜地于信州上饒縣。詔俞之。于是兆于明遠鄉。祀院之東山。無幾何。公使于蜀。又帥于夔。而不幸捐館舍。紹興之二十年。其繼室李夫人奉公之柩。附窆焉。越五年。于墓左始為屋數十楹。以處浮圖氏者。又十有三年。益大葺之。範金為鐘。樓居其上。門闔室宇。以備以嚴。視佛廟之規。雖微而體具。始山未有泉。庀工之日。斷土而泉湧。已而有露降于墓木而甘。夫人慨嘆。謂其有物陰相之也。因名曰崇福庵。買牒而度為僧者二人。買田以贍夫僧者。六十畝。蓋韓氏家許昌。渡江而南。墳墓既不可族矣。修撰公蚤以才。際自奮。歷尚書郎。宣力四方。隱然為時吏師。而不得世其貴。以盡發其蘊。平生未嘗營產業。僅克有地。以葬其親。而身沒數千里外。取二猶子子之。絲夫人而後家道立。夫人開闢東歸。既教其子以詩書。而躬布衣糲食。儻然自得。以從浮圖氏之學。凡舍宅之外。悉捐其貲。以為是庵。嘗曰。吾夫之力所不及者。吾以一人之力。閱二十寒暑而卒成之。修撰公諱球。字美成。于某為祖父。某寓于信。親見夫人。遇事有法。可以為難。故為道禮之變。且述夫人之志。以示後之子孫。俾知孝云。乾道四年十月。右朝散郎守大理少卿韓某記。

婺州貢院記

淳熙四年秋。七月丙辰。婺州貢士之院成。太守祕閣修撰李公書來請曰。椿之始至郡也。會詔書以是歲興賢能之士。而校藝未有所。前太守敷文閣直學士張公津。嘗鳩其費。且留以待椿也。椿以多病之餘。顧其政之不暇。懼無以為矣。既而鄉老士子咸以為請。而七邑之大夫。又請為助。于是取于帑廩之餘。合以屬縣之力。而通判州事趙君。查丞。然願督其役。起于三月壬子。僅數月也。今幸而集焉。凡為屋三百六十有四。開培薄以為高。刊砥以為平。廊廡四開。堂舍環列。蓋無一弗備。觀者嘆。以為面勢之雄偉。規制之穩密。自浙而東。所未有也。敢自以為能哉。斯郡人之志。諸大夫之勢。同事之敏。前二千石之賢。以遺于我。而適臻茲爾。抑又聞之。君亦嘗為是州實基此也。故郡人願得君之文。以識其始末。則何如。某于是拜而不敢辭。曰。古者養士于學。以為絃誦肄業之所。選士于宮。以為賓射揖遜之地。有故常也。自隋暨唐。以文決科。國朝又加密焉。重扉布棘。羣試于有司。賓主肅拜。以就研席。究其經史詞賦之習。質以古今當世之務。引毫伸楮。使其志氣有所感發。才思有以據盡。非居處闕敝。庭陞顯設。殆不足見朝廷招賢之美。諸侯待士之恭矣。惟東陽郡。置自吳黃鼎之初。稽諸星躔。上直須女。故其俗工織紉。而事組紉。物衆地廣。中興則為輔藩。德教所及。風化所被。俗變以文。三歲之舉。至五六十人。豪傑相望。公輔踵出。足為東南之表儀。異時試者。寓于僧廬。福隔局隘。弗稱是邦之大。淳熙改元春。某濫膺左符。歲適有秋。鹿鳴既歌。深有愧于俊造之論。始得爽垲于郡城西南隅。負巍峩。俯大川。廢推酌之場。徹二廡以廣之。工築方輿。而某易守建安矣。速張使君來。經營未幾。又移帥于越而去。今李公之至也。寬以惠其民。儉以率其下。凡事宴游而飾。傳者一切不務計吏。將登棟宇。是亟故斧斤之聲未聞。而丹雘之施已具。問于其境。蓋有弗及知者。則其無煩于人。不擾于物。為可見矣。且推而不居。猶有逮于吾焉。夫天下之事。不難于基之。而難于成。

之。豈特是役為然哉。惟成而不自以為功。則其于事也無難矣。昔魯作泮宮。史克頌之。故其詩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言民之無不從也。吾意東陽之士。懷長材。抱素業。以奉天子明詔。其從公之教益多。則遊斯者。功名自是以發軔焉。必有頌聲以述公之美政。惠愛又何俟于吾文。雖然。不可以無傳也。故百有二十五日之閒。其工與費。皆不足書。舉其大者。以告于後之人云。具位韓某記。

東泉記

東泉者。陶氏之園也。陶氏之先。自晉始顯。而淵明令彭澤。高風峻節。足以蹈厲一世。其詩語文章所及。後之君子喜道之。況其族姓家江南。本其苗裔者。則典型餘烈。故應概見而不妄也。茂安實陶氏諸孫。始予見其試于學宮。聲名籍甚。既而佐大農。從幕府于淮西。猶慷慨有功名之志。逮為尚書郎。則已華髮蕭然。不復問功名富貴事。而問為予言其所居之勝。在興國與郡治共一湖水。將歸老焉。後數年。茂安果自湖湘之使事。挂其衣冠以歸。又數年。則以書來言曰。抗湖而東。得地數十畝。以為東泉焉。東泉中為一堂。曰舒嘯。南望而行。花木蔽帶。以極于湖之涯。作亭曰駐履。西則又為蓮蕩。小閣挹湖光而面之。餘可以為亭為榭者。尚衆。而力有未及也。力之及者。名葩異卉。間以奇石。而松竹之植。稍稍茂益矣。至于山光之秀列。湖波之演迤。風日發揮。四時之景萬態。則亦不待吾力者也。吾雖老矣。得以朝夕自逸。而時與賓客遊于其間。往往愛之不忍去。獨憾子之未見也。可不為我記之乎。予曰。夫世之所慕于淵明者。非特其去就可尚也。惟其志意超然。曠達適于物。而不累于物。有所得者焉。莊子曰。山林泉壤。使我欣欣然而樂歎。且山林泉壤。非世俗悅于耳目者也。所遇之樂。不自知而發。故雖樵夫漁父。負薪鼓枻。歌聲若出金石。而況于賢士大夫得之者乎。今茂安世之賢士大夫也。脫跡于名利之場。休心于寂寞之境。是宜得其樂。而自附于乃祖。以榮其歸。而予方奔走于朝市。聞茂安之風。蓋已堪愧。而茂安乃欲予文以道其意。亦俾予知歸之有不可緩者歟。嗟乎。予固未有茂安居之勝也。異日倘遂其歸。而耕于靈山之下。千里命駕。以訪茂安于東泉。相與植杖而耘。詠歌歸來之辭。舉酒道舊。以謝湖山之美。庶不為淵明之羞矣。夫淳熙四年九月。頴川韓元吉記。

崇勝戒壇記

佛刹之在江左。莫先于金陵之瓦棺寺。蓋自東晉興甯二年。移陶官秦淮之北。而以其南舊地。施僧慧力。以為之寺。或曰。瓦官謂陶官也。後說以為棺爾。又曰。昔有僧誦法華經者。以有虞氏之制。葬于城隅。而蓮華生其上。故寺以瓦棺得名。然莫可考也。考之寺記。晉武帝甯康三年。始建戒壇。唐貞觀二年。造閣三成。高二十五丈。挾以東西二閣。通十有九楹。為一方雄傑之觀。其後閣壞于南唐。又新之。號吳興閣。而寺名昇元。宋有天下。易昇元為崇喜閣。亦燼于火。太平興國五年。更錫崇勝院額。戒壇在焉。建炎渡江。兵寇難擾。寺宇無一存者。紹興之十九年也。有寓僧福壽。慨然欲復之。而寺基廢為軍營。會慈濟大師初政。以慈恩教法。自北方之漢曰。吾教江南未有傳也。問智者大師。嘗講正觀造疏鈔于此。則此地宜為講席久矣。相與廬其側。以告于有司。請于朝。得其地。纒什一也。施者漸集。而濤遽化。政主之餘。二十載。悉力營焉。



凡殿宇像設與夫講授之堂棲息之室庖廩庫廩無不備具乃致院事以付其徒甲乙傳之書來請曰初政幸未死得以此寺緣也願有以記其始末頃予將漕江東見其營繕之勞工築之力而志之不息也以為佛之徒能堅忍不拔期于事之必集如此然予聞佛之說以空為宗以寂滅為樂以身為僞以諸相為妄故雖垢衣乞食坐臥不過桑下而能神通變化一光明中臺殿寶閣彈指悉現以起人敬畏之心示其莊嚴佛土而已後之讀書者不解佛所說義乃欲竭人力窮土木之工以崇飾塔廟效其髣髴然神通示現者無方人之土木者有限故言治者証以為生民之蠹而事佛之實固不在是也今慈濟師則不然惟以講演妙義動化一方隨其志之所遇與施者所可及而使荆榛瓦礫之墟復為道場清淨之域規制僅足不侈不陋亦建大閣崇且百尺造為千佛以五時教法真機輪之遠近從學持鉢而食者動溢千指其視正觀昇元寺宇之舊若三千大千世界納一毛孔而四方上下隨處各異又如四大海水入一蹄涔而魚龍蝦蚌游戲自在不知是大是小是別也師聞之曰是中安有大小同別耶曩者仁宗皇帝賜一寶珠徑大四寸鎮在戒壇前日劫火洞然此珠不壞照耀虛空如揭日月又願長康會千寺手畫金粟如來之像號為神妙吾得舊本刊置壁間有人如此入吾寺門受其足戒能于寶珠恭敬作禮諦觀審見此寺八百年間無成壞相隱然常住況于經營建立比量大小作去來今何有是處欲解斯義往問金粟或說半偈常能了之予笑曰諾因為之書淳熙五年五月具位韓某記

古文苑記

世傳孫巨源子佛寺經龕中得唐人所藏古文苑一編莫知誰氏錄也皆史傳所不載文選所未取而閒見于諸集及樂府好事者因以古文苑目之今次為九卷可類觀然石鼓之詩退之則以為孔子未見不知所刪者定何詩且何自知其為宜王也左氏載椒舉之言蒐于岐陽則成王爾秦世諸刻子長不盡著抑亦有去取耶漢初未有五言而歌與樂章先有七言蘇李之作果出于二子乎以此篇數首推之意後代詩人命題以賦者若韋孟尚四言至鄒炎乃五言也夫文章遠矣唐虞之盛府歌始聞魏晉以還制作逾靡學者思欲近古于是其有考焉惟訛舛謬缺者多不敢是正而補之蓋傳疑也淳熙六年六月頴川韓元吉記

兩賢堂記

並江而東行常閩浙之交是為上饒郡靈山連延秀拔森聳與懷玉諸峯巉然相映帶其物產豐美土壤平衍故北來之渡江者愛而多寓焉廣教僧舍在城西北三里而近尤為幽清小溪回環松竹茂密有茶叢生數畝父老相傳唐陸鴻漸所種也因號茶山泉發砌下其乳而甘亦以陸子名紹興中故中書舍人呂公居仁嘗寓于寺公以文章名于世而直道勁節不容于常路者屏居避謗費志以沒上饒士子稍宗其學問雖田夫野老能記其曳杖行吟風流韻度也後數年故禮部侍郎文清會公吉甫復來居之二公平生交俱以詩鳴江右適相繼寓此而會公為最久杜門醉詩書以教子弟或經時不入州府不問世故好事者間從公遊談風月爾公亦自號茶山居士若將終身焉會朝廷更庶政一時端人正士始得進用

而呂公前已下世莫不惜而哀之公起為部刺史遂以道德文學入侍天子蓋退而老于稽山之下而上饒之人稱一時衣冠師友之盛及二公姓字則拳拳不忍忘寺之僮奴指其庭之竹則曰此文清公所植也山有隙地舊以為圃指其花卉則曰此文清公所藝也一亭一軒愛而不敢動曰此公所建立或命名也主僧敦仁者言少年走諸方侍其師清于草堂清每與其徒誦二公詩語且道其禪學之妙敦仁竊聞之以謂非今之人也不意遊上饒及見二公于此寺今既叨灑掃之職矣俯仰踰三十載思再見而不可得也將虛其室繪二公之像事以香火而祭其諱日焉于是榜以兩賢堂而求為之記夫自中原隔絕士大夫遠其鄉居類多寄跡浮圖之宇固有厭苦其速去者矣未有能知其賢既去而見思也在詩有之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說者曰茇之為言草舍也召伯聽斷于棠木之下而民之被其德者思其人敬其木不加剪伐云爾今二公之寓室殆亦茇舍之比也然非有聽訟之勞及民之化而敦仁又佛之徒豈能盡知吾儒之事與夫賢者之詳乃尊敬愛慕不已至被飾其居以為二公之思而祠祀之使二公也得位以行其志則所以致民之思者豈不足侔于召伯哉雖然世之為士者見賢不能慕既去而忘其人聞敦仁之為過于堂下亦可以少愧矣夫淳熙六年七月具位韓某記

信州新建牙門記

信之地勢來自靈山中道石起如龍鱗鱗隱現至郡而伏以赴于淵前山品立如覆鐘釜水渟若留懷玉高峯出長限森植猶象笏故老相傳得陰陽之勝雖宜和青溪之盜建炎寇攘雲擾皆莫能犯其地而郡治歸然獨在然南有牙門而不為觀臺僅成一樓與縣之度數書者比閱歲既久瓦腐壁圯楹樞摧朽殆將壓焉淳熙之七年也莆陽林侯栢山中秘書來莅茲郡既再歲矣侯之政一以儒雅飾簡易而不煩士民安之歲適屢登因以餘力大治其城壁與其四達之門猶于牙門盡撤未之議也民相與言曰吾侯宜為此矣然距其捨我之日不數月則奈何侯聞之歎曰古之君子所寓之舍猶必葺于一日也況公宇乎吾雖不敏尚能為爾成之好事者則又曰州遠于山而附于水乏土不可斷也前人未能為之觀臺者不以其耶並庚有堆阜侯呼庚吏問曰平之無傷乎曰庸何傷侯笑曰土于是焉取之衆譴然大服乃以七月壬子遂與其役增卑以為高撤故以為新凡舂鍤斤斧之工悉厚其直蓋無一斂于民者諭兩月告成臺崇十有六尺樓其上又二十尺左右為兩夾樓而閣道翼焉不侈不陋適其地形之宜士民德侯之深俾侯之績而惜其將解印綬也願有以識之夫門闕之制向矣自天子至諸侯所以出政令時啓闔蕭賓師一也下觀而化于是乎在故雉門兩觀之作書于春秋而漢儒記禮乃以為庫門天子泉門雉門天子應門惟魯以周公之故用焉然考之大雅則泉應二門之築亦周為諸侯之時其因于商者可知故其詩曰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且伉之為言高也將將為言嚴正也豈諸侯之門必高且嚴正然後應于禮歟國朝著令門度藻楨之施莫不有制惟郡之正牙門得用重屋立臺而設鸛覆甍其制特異蓋揭鎮名建旌牙其上鳴笳伐鼓以令昏旦者視門以為表非其舍宅比耶信之為州四百二十有三年矣其地控閩粵鄰江淮引二瀾隱然實衝要之會山川秀發人物繁夥異時多士之雋屢冠天下



而宰輔之出。開亦聲名。立事業。其風俗興起。固未艾也。今林侯舉久堅之典。克合于古。斧藻而勢有光輝焉。非若汎然樓觀登臨之美。以為執事者遊覽之資而已。雖然。侯之車既攻。而馬既駕矣。不懈以思。不惑以移。斷然圖之。而不日成之。以徇其民之願。欲則侯之中所存。與其所操。執者天下之事。何往而不可為哉。某方卜居郡郊。見其民之喜。而嘉其事之能立也。因為之書。

雲風臺記

一人之情。鬱則思舒。局則思放。底滯則思高明。夷曠之適。古之人。作園以游。築臺以觀。否則之山林而託焉。雖仲尼之聖。猶登泰山而臨呂梁也。豈不若是。將無以寓其情耶。然君子務以適其情。而未始縱其情。務以適其情者。不過避喧以習靜。升高以望遠。俾山林皋壤。接乎吾前。而塵垢秕糠。不溷吾中而已。永嘉黃使君堅。更鄉昭武也。其居一榻之外。無所遊覽。久之。得舍北地數畝。規以為園。面山者為堂。面竹者為亭。作室于花間。置檻于溪浹。則既有名之佳矣。而昭武之南山。最為奇秀。聯屬如屏障。其西則君山。遠在百里之外。登直倚天。城之中有山。號登高。熊蹯而虎臥。林木蒼然。大溪絡其下。東北諸峯。合逕四出。堅更築臺而望之。其崇僅尋丈也。凡一郡之山。無逃焉。書來請予名。予少嘗寓昭武。與堅更遊。其山川勝概。歷歷可想。則以告之曰。韓文公詩有云。東堂坐見山。雲風相吹。嗚呼。子之為是臺也。以山故耶。山之狀不可以名。盡試以雲風命之。何如。堅更喜曰。雲之與風。即山之自出也。今吾老矣。仕于四方。得郡而將行。顧未能終耕里閭。而惟徜徉花竹之陰。因臺之成。披襟矯首。以睨夫雲風之去來。當其滃然之奇。溼然之清。以蕩吾目。而觸吾懷。吾之樂則無盡。而君亦何自知之乎。予曰。予固不得而知也。蓋嘗思之。以堅更之才。遇事有立。自為州縣官。官聲卓然。宜其蚤獲用于世。而婆娑晚境。猶為天子守千里之地于海隅。其所設施。雖未為不遇。然而嘗聞之古之賢者。每以致身功名之會。則為依乘風雲。今聖明在上。羅天下之士。以清中原。而復太平之業。則夫雲集而應龍翔。風薄而萬竅怒。子之功名得無其時。又何感縮于此乎。堅更謝曰。吾豈為是也。君既名之。則亦書之。將以示吾鄉之人。以無忘君之言。于是書之臺上。淳熙七年十二月。穎川韓某記。

風鶴樓記

樓在合淝淮之南。故秦九江郡也。至漢孝文析其郡。又為廬江。實今西路也。自春秋季年。吳嘗會于橐臯。而漢封淮。皆社于此。及孫曹紛爭。則以合淝為揚州之治。築為新城。晉人扼淝水以敗秦師。周世宗厲兵正陽。攻戰于紫金山下。遺跡具在。故今廬州形勝。腹巢湖。控渦潁。膺濡須。枕灊皖。隱然為用武之郊。置連帥以總兵民。厥任重矣。乾道初。詔遣大將暨建康留倫之臣。同視廬城。浚其溝隍。增其甃堞。益固以堅。乃營田以寓兵。列戍以衛民。由是帥守之寄。尤遴其選。淳熙八年。武節大夫延侯璽來鎮是邦。屬歲旱荒。流徙塞塗。公私睽睽。侯內撫飢羸。外弭寇攘。整財治軍。準繩有度。官吏協和。民庶安輯。其明年秋。政成事簡。益求所未至。葺而更之。會大雨。水暴注。兩市橋壞。伐木于山。以濟病涉。又訪州之賢哲。故象。廟而享之。以興起其俗。于是民服侯之化。知所後先。惠而不擾。忠而能力也。相與言曰。吾侯勞于我矣。宜有以佚之。

先是州麻之背有臺。號照臨。為歲時登臨燕樂之所。久廢不治。蓬生而土圯。頗復其舊。以紀吾成。以侈後觀。侯則謝曰。臺固美矣。其可為樂乎。然民之幸相與也。其取橋之餘材。臺之舊址。因農之隙。卒伍之暇。為一樓以望四郊。雖不敢效前賢籌邊之作。而願首縱目。慨然俯仰。以無忘聖君顧憂。庶思效吾職者。則猶可哉。其冬。樓既成。因其郡佐來請記之。而問所以名者。予嘗行燕趙。魏之野。有感于戰國之事。蓋城堞相望。二三百里。坦坦而近。非有高山巨川之阻。而迭為長雄。勢莫相下。世則以謂兵為險也。然兵固自若。亡慮常數十萬。以樂毅廉頗用之。則強。以龐涓趙括用之。則敗。是豈在于兵。特以人為重焉。及觀謝幼度之戰。正合淝。是時晉之渡江。餘五十年。西北勁兵。鳥騎。寧有在者。而能用吳楚之人。以破其百萬之衆。至閉風聲鶴唳。以為王師。豈天之助者耶。亦人力爾。今朝廷視淮西。幾河朔比也。以為長城。以為北門。匪文武之英。智略之士。曠克任此。而折衝厭難。俾數千里之地。既庶而教。習于技擊。而隱于耕鋤。蓄憤養威。不勝從軍之樂。而務為安強。如侯之用。心豈易云者。夫幼度遠矣。方萬竅之號。九臯之鳴。聞于天外。功名之士。蓋有起舞而歎者。今遂以風鶴命之。亦紀其故實也。予雖不獲奉侯之樽俎。從容樓上。以臨淝水。望洛澗。八公之山。草木依然。英風壯氣。可想而見。後之登臨者。識侯之用心。其忍忘哉。

潘叔度可庵記

物莫不有生。而人莫甚于畏其死。世以養生為言者。求其氣之所自來。而保其神之所可至。呼噏運動。以規天地之造化。曰委形蛻骨。可無死也。而為西方之學者。從而誦之。以為人之生皆妄也。惟捨其生。然後見其不妄者存。是謂發真歸元。而得以出于死生之外。二說既立。未有不奇而信之者。雖然。彼固有激而云。斯可也。猶以死生為累者耶。是亦遺人道而慕天道。孰知人道即天道也。生雖不捨。豈不足以聞道。而死何足以累道哉。在人猶在天也。苟不有見。徒自分爾。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然則道何自而聞乎。又曰。未知生焉知死。然則生何自而知乎。易之繫乃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且死生既有其說矣。始之與終。殆亦相似。而聖人以其說示人者。欲人之自知也。由不能自知。故切切然惟他人之說是信。目瞠口咄。則亦無惑乎異端之言有以入之也。自漢以還。世之儒者。僅能談治道。而不能知率性之道。于是治天下與性命之原。判然為兩塗。千有餘年。以道為何物。則又特以為不過于君臣父子之間。禮樂刑政之際。所以治天下則然矣。而論者輕之曰。爾之治天下。吾緒餘土苴也。而道常在于虛無恍惚之中。清淨寂滅之域。外夫死生。棄夫人事。然後足以為道。而儒者蓋亦斂衽避之。而不敢問。不則撫其近。而求合焉。是天下有二道也。蓋亦觀夫太極之生。陰陽之運。萬物之作。在天成象。而在地成形。動靜隱顯。莫適而非道。則其在我。何獨于死生而疑之。聖人相授。惟精惟一。而仲尼所謂一以貫之者。曾未之見歟。予嘗病世之學者。不復知此久矣。頃歲閒居。嘗與呂伯恭論之。今伯恭不幸已往。而金華潘景憲叔度。從伯恭游。最久而密者也。篤信好學。既連喪其室人。買地于金華之別麓。號葉山。以營其二內之藏。而虛其中央。以為他日自歸之所。築室于傍。因以游息。而語其鄉人曰。吾非以厚死。吾之生亦在焉。與予之說似合。而伯恭之友朱元晦。以聞道之意。名之曰可庵。而叔度自名其前之堂曰退老。取伯恭之言。以名其後之室曰共學。



左則曰庶齋。右則曰省齋。二齋儲書且萬卷。以待朋友之習。市良田百畝。以為講習聚食之資。而積其餘。以贍並舍之百家。歲稱貸而給之。目其倉曰友助。省齋之南有堂。曰明極。以伯恭舊以名其先人之精舍也。亡慮為屋五十楹。規地可千尺。用意勤勤。若予兩竊為藝之守。值叔度庵未成。不獲一至其處。而叔度乃欲予文為之記。蓋潘氏舊居松陽。以儒名家。遠移金華。而叔度又世其科。自謂體弱。不任趨走。曾未試于仕。氣貌矍然。而道藝日進。距城十里。始為是庵。足以晨出而暮返。其山水之環密。景物之閒曠。同志者至。亦忘其歸。而叔度每憮然自得也。夫士大夫耽生而惡死。厭常而喜異。一為瑩宇。不曰曠達齊物。則必覲倖幽冥無窮之福。于吾聖人之學。率未之究。故予追思曩與伯恭所談。為及死生大略。皆叔度之欲聞。亦以告其鄉之士友。俾知叔度之意。在此而不在彼也。淳熙九年六月。穎川韓元吉記。

廬州重建包馬二公祠堂記

賢者之在天下。其生也有以惠于人。則死也亦有以懷其心。故雖閭巷匹夫。思慕而不能忘。敬畏而不敢慢。此豈或使之然哉。惟其名久而行愈彰。身亡而道益著。百世而下。如一日也。故古之為治者。于一鄉之賢。一國之望。必尊禮而敬事之。或不可見。則亦謹視其墓域。嚴其廟貌。幾若奉其先者。非觀其威靈禍福也。所以興起其俗。而動化其民。使知賢者之不泯也。宋有直臣曰包孝肅公。廬之合淝人也。其在廟堂不能一歲而薨。而其鄉人至今祠公于節婦臺下。蓋公少以孝行聞于里閭。擢第得官。不忍去其親之左右。喪則廬于墓。及移之事。當仁祖朝。天下可謂承平。而切切論諫。有古諍臣之風。海內稱其姓。位而不名。至外夷之族。願賜氏以同其宗。況其桑梓之地。可得而忘之哉。然節婦者。亦公之子婦也。始公之子。誕通判潭州。而卒。崔守志以事舅姑。公哀傷之甚。以為無子。崔則告曰。公有幼子。尚可棄乎。公駭而問所。以崔曰。公曩所黜媵妾。生子于父母家。貌甚類公。能誦詩書。今七歲矣。公喜。顧其夫人取之以歸。拊之曰。汝非崔氏。不得為吾子也。及公沒。他日。崔氏一子亦死。其母自荊州來。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乃身送母。至家而後歸。且曰。若強我留。當殮于尺組之下。幸以尸還包氏也。既鄉人上其事。朝廷為賜封邑。旌表其門。故公之舊宅。燬于兵火。而表臺歸然獨在。號為節婦臺。因相與塑公像以為祠。凡雨暘疾疫。必禱焉。棟宇庫陋。非所以為一郡之觀。先賢之禮者。士民欲新之。久。淳熙八年。武節大夫延侯璽。安撫淮西。既再歲。民和而政成。始徇其欲而為之。寓公之像于中。而肖其張夫人與子及婦于後堂。位貌顯設。儼如家庭。侯則又曰。忠肅馬公。亦是邦之傑也。與公皆家合淝。皆嘗典其鄉郡。凜有惠愛。今俱繪于學宮。博士諸生。以時奠其墓矣。顧其祠久廢。是宜并祀而無疑者。于是即其旁。規地以建忠肅之祠。二役既興。遠近嘉歎。棟楹煥煥。不日。以具。既告成。崇屏邃宇。規制其備。侯躬率僚吏。奉而安之。老稚駢觀。羅拜敘衽。如復見二公。端委正色于黃堂之上。亦可謂不言之教矣乎。惟孝肅諱拯。字希仁。自中丞三司。嘉祐末。僅為樞密副使。忠肅公諱亮。字叔明。山太平興國起家。歷事三朝。出入侍從。判尚書都省。以太子少保致仕。其位朝本末。與崔氏之事。有傳在史。固不待述。而侯乃以廬人之意。請為之記。嗟乎。世之論孝肅。第以剛正敢言。辨忠邪。誣權倖。犯天子顏色。以議國本能內降為難。而某獨歎其初為監察御史時。首言國家取士用人。未

得其實。厥賂稍幣。非禦戎之策。宜還將練兵。以為邊備。此誠知天下大計。為萬世慮者。忠肅公智略明敏。雖不至枋用。然識諸名公于未達。自呂文靖。田宣簡。宋元憲。陳恭公而下。期以輔相。號知人之鑒。其裁劃繁劇。縱釋逋負。破械脫縛。全活註誤。前後于有餘人。領應符者。凡十有七。善政固多。而某獨歎其在長沙。日亡命卒。剽掠為患。有捕而殺之者。吏坐以死。公特貸之曰。是為民除害也。速移江寧。行次九江。屬歲旱。民飢。湖湘漕米適至。公移文守將。發以賑民飢。不問其可否。真誠權知變。而喜任事者。非世俗拘擊之比也。今延侯膺一道之寄。來治于廬。乃追美二公志之大者。書而揭諸祠下。庶幾士大夫知而慕之。不徒紀其歲月而已也。淳熙九年十二月。具位韓某記。

信州新作二浮橋記

淳熙十年仲夏。信溪大水。浮梁散幾。郡守朝奉郎錢侯象祖議新之。時歲屢歉。衆懼費不能給也。侯則曰。吾非取諸經賦也。矧敢斂于民。顧吾承乏民上。愧無以及民者。惟是燕設廚傳之常。則加節焉。既險年矣。公費之積。或可用于此乎。後兩月。會予還自宣城。郡之士夫逆而說曰。子家溪南。吾州之橋成矣。前所未有也。意他郡之有亦莫及焉。且甚異者。方閔于雨。乃七月庚辰。橋將繫之夕。雨則大霑。四郊之禾。盡與遠近呼舞。謂將有秋。不特喜夫橋而已也。子其為記之。于是相與步其上。坦如康衢。屹如崇堤。廣丈五尺。危欄巨檻。材堅且良。羣行不聞足音。疾驅得以並轡。信乎可詫也。又取其餘舟。以抗于南港。蓋兩橋為舟之橋。病其涉之厲也。後世比舟而梁焉。蓋所以濟不通也。故雖盟津之險。長淮之阻。國朝為制。庀在有司。凡州縣之瀕于巨川者。得用為法。然或為或否。君子常以是為觀政。非其力之不足。則亦志之有怠云爾。信在江東。為衝且巖邑也。力固不能甚富。而當官之怠閒。未免焉。異時為是橋者。必資于民。頻易而屢敗。政和中有縣令鄭政。始市田為之財。然不能二百畝。水旱猶半焉。淳熙改元。前吏都侍郎趙公汝愚為州。既新之矣。風雨漂搖。濤波蕩激。歲纒十周。舟已復壞。今錢侯之舉也。當賑飢拯旱之餘。惟不憚于暫費。而圖其永久。可不謂難。未占而半。雨以時應。人和之感。可不謂速。真有志而後成哉。然役興而更不諱。事集而下不驚。則政之無。于是可見。嘗聞其費。工亡慮五千四百有奇。錢為六千緡。糜賑民粒米之贏。殆三百斛。較之前幾于參倍。則其可久。將亦什倍而無疑矣。使後之有志者。率勿怠而時葺之。橋之歲月。豈可計耶。侯與越之裔也。家世衰微。而澹如寒素。進攝郎省。來試是邦。以遵治民考功之制。故能損二千石之得以自娛者。思及于民。移豆觴餉之悅于外者。以資往來無窮之利。況其兩之喜。正與橋會在春秋之法。得以特書。故其士夫之請者。併以為喜。而士夫之喜。即其民之意也。八月戊申。記。并書。

建寧府開元禪寺戒壇記

佛學之徒。以寂靜能忍為心。而以勤苦不退轉制事。故有斷其肢體。以求師授法。死而至于更生。猶未忘其所營造者。用是以崇其塔廟。故雖窮山絕壑。必得其地而居之。而率有成焉。豈類于吾儒所為執德之不回。而正固之幹事者耶。蓋特用之于其一法爾。始予守建寧。而城南有大寺。曰開元。負山面溪。形勢雄



時世傳以爲吳大將呂蒙舊居也。建炎初。火于巨盜。而末輯。長老僧懷璧住而慨然曰。當以試吾願力也。不數年。則新其大門。更其兩廡。開殿庭。與寢室。輪奐規畫。嚴且整矣。去歲之冬。又以書來曰。寺有授戒之壇。吾學之所甚重。蓋其誓夫新爲僧者。自紹興二十有二年。移置于寺。而猶寓于方丈之地。非天子誕彌之節。莫得宜焉。府縣之官。拜祝其下。而壇宇到今弗備。乃先捐其平生衣資。然後募諸施者。且取寺之廢乘之餘。合爲之費。鳩工庀材。壁石三成。琢鏤鏤巧。極其精製。衝餘百尺。從六十尺。有二崇過四十尺。丹繫其楹。繪采其壁。而左翼軍將劉琮者。思子明之功。施作佛像其中。四大神介。肖其隅。以爲之衛。起五月辛未。至十二月而畢。亡慮三千緡也。而竊欲手文以記。三返而益勤。夫閩之八州。以一水分上下。其下四郡。良田大山。多在佛寺。故俗以奉佛爲美。而佛之虛幾甲于天下。若上州。則雖有僧舍。類皆空乏。不給。況殘毀之餘。能從事于土木哉。壁畫爲衛信二刹。人所欽向。而用心精勤。汲汲靡懈。故至則成就若此。予是以知天下之事。不患于人之不能爲。而患在人之不肯爲。使士大夫遇事而有堅忍不拔之志。則亦何功之不可成。何業之不可廣也。故其有請。不復究浮屠之說。毗尼之教。以術翻其徒。而以有于吾心者。舉而示之。然壁亦老矣。聞其築室于山。蓋將休焉。因爲此書。俾建溪之人。歲時嬉遊。梅山隴泉之下。以觀開元紺宇之盛。知其興復自壁始也。淳熙十年五月。具位韓某記并書。

### 南澗甲乙稿卷十六

記

滋德堂記

君子行事。未嘗必其報也。而天之所以報于人。初不可期。以久近。蓋嘗以世俗論之。近者在其身。久者在其子孫。皆所以爲報也。故郭令公之貴。窮其考者垂三十年。而漢之楊氏爲三公者數世。其理則一。而人遂以百年之報爲遠。曾不知于天地之大。亦朝暮爾。然古有言曰。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夫活千人。猶有其事也。不幸而無所事。何用見其德哉。聖人之事天。則曰作善降之百祥。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舜之徒也。則善者果何事也。嗟夫。今世之所謂善。雞鳴而起。匍匐鬼神者。有焉。口誦佛老之書者。有焉。然薰茹蔬戒。夫殺食者。亦有焉。是固未爲不善。質其行事。則或不然。吾意古之爲善。有不在是。及觀孟子之說。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然後知古之善。天即爲善矣。何也。夫天者。善之元也。善者。道之繼也。天既以性而命我。而我以道之繼者事之。則其心與性之存者。顧何假于外爲。至于能活千人。則亦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已哉。予少寓昭武。買田在郡之東。有朱姓。萃居一鄉。號多賢士。時朱君令闢爲里之豪。而善不見外。循循教其子弟甚力。後十有餘年。令闢之子。欽則登進士第。未幾始仕。而又以賞更其秩。鄉閭始

歎異曰。令闢之門。何以致是耶。予聞而告之曰。是蓋爲善之報。其所以爲善。非今世俗之謂爾。及欽則將爲縣于巴陵。泣而言曰。欽則之齒一命。而官于建安。吾父幸見之矣。今遂幸邑。以臨于民。吾父不及見也。悲莫甚焉。歲時得以拜而事之者。墓所有堂。其爲我名之。而有以記之。以昭吾父之善。俾子孫視而不敢忘也。予曰。子之先君子。所植厚矣。鄉閭猶莫得而名。而吾何足以知之。雖然。惟其不可知。此固遺予者也。吾聞之。植德務滋。譬之水與木焉。其流日以深。其枝葉日以盛大。故願以滋德名子之堂。而以德之說表其上。不特俾君之子孫視而不敢忘。庶幾一鄉之賢。亦敬慕而不能忘也。詩有之。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可不務乎。淳熙十年正月。潁川韓元吉記。

易足堂記

楚有士好遊躡衡廬之巖。泛洞庭。下彭蠡。凡林藪之幽。川澤之奧。無不走也。意未云足。聞有三神山。在東海之中。其上多奇禽異卉。人之壽而仙者居焉。意乃甚慕。庶幾可一至也。殫其產以治舟。竭其力以聚糧。沒歲窮年。莫能見也。恐懼于波濤之淵。既憊而歸。里之父老從而笑之曰。曩子之志甚銳也。吾未可以言焉。今其倦矣。吾語子遊。子獨不見夫吾之居乎。依于數仞之丘。而闢爲尋丈之室。隱几而臥。屢未始躡乎闕也。曷曰而游于胷中。而四方萬里之遠。予所未至者。吾皆至焉。何哉。子之游者。事乎外。而吾之遊者。事乎內也。願安用僕僕然東西行爲。昔者秦漢之侈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力固已并諸侯。威固已服四夷。而惟以其身之未能升天也。且且而求之。有方士者。嘗爲之幻。導之而升。其所見宮室之美。嬪嬙麗御之盛。若有以異于人世間也。恨莫能留。涉筆而志其墟。明日視之。則畫已之宮也。是何哉。由其心之未舒。則縱其耳目之欲者。未制。故希于外者。無已焉。由是而言。禍莫大于不知足。而富常在於知足。況子以匹夫之賤。規規以好游名天下。亦安往而後足哉。友人章冠之聞而嘆曰。吾非好游者也。借是以推天下之事。其不類于游者。幾希。彼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今吾有數畝之田。可耕。數椽之屋。可庇。矣。雖萬錢之廚。千閒之廈。不是過也。豈不爲甚富矣乎。邑之士以吾爲可親。賢卿大夫以吾爲可與游。開卷執筆而詠焉。古今事物之情。舉無所遁。俯仰于天地間。蓋亦無愧。豈不爲甚貴矣乎。故吾嘗自以爲足。而人常恨吾之不足。特未知世之所謂既富且貴者。其心果能如吾之足哉。今吾僅營一堂矣。將以易足名焉。則何如。夫冠之詩人也。與予兄弟交最厚。且久。其清苦貧窶。予亦常恨其不足者。而聞其說若此。犁然有當于予心。遂書以爲堂之記。其山川之勝。風景之佳。冠之必能自見于詩爾。予尙何所言哉。淳熙十一年正月。潁川韓元吉記。

竹友齋記

趙彥祖周錫寓于東陽佛舍。種竹百餘。以朝夕其下。名曰竹隱。而告于予。予曰。竹則佳矣。美矣。然隱非吾子事也。吾聞古之所謂隱者。謂其時命之大。而不可以出也。今子以帝族之賢。而聖明在上。一試而得官。再試而暫顯。然子之論。卓然益高。交辭蔚然益華。校今多士之選。曾何後。齒壯而髮鬢。時時有未至而已。何遽以隱爲。吾將更以爲竹友則何如。周錫曰。君之語我厚矣。夫友者。同志之稱也。竹之志。謂何而



人何得以友之乎。古之所謂友者，豈惟同志之謂。蓋亦友其德也。竹之志不得而通，抑其德有似于君子歟。今夫春而華，夏而茂，秋而成，且實，冬而復其根，則固草木之常也。惟竹為不然，以拱把之姿，而懷金石不渝之操，以尋丈之材，而蘊松柏後凋之節，雖葩卉豔發，澹然不為之遷，雪霜沍嚴，挺然不為之槁，依乎山巔，放乎水涯，氣凌雲霄之上，舞佳月而嘯清風，若不復為世用也。逮其用焉，穴而吹之，足以為威風之鳴，協律呂之和，挺而簧之，足以障洪河而庇廣廈，薦之清廟而為籥，納之金匱而為簡，筵帷堂以為簾，設几以為簞，總竿以為箛，傅羽以為箛，旅于菁茅而不為侈，雜于木屑而不為賤，則竹之用，無施而不可焉。是其虛心以近道耶。今子之未至者時也，使聖人而能為時，則冬起雷而夏造冰矣。惟時至然後應，則亦何事于隱乎。且君子坐臥于竹陰，而吟詠于一室，于懷中之得，固亦無異于隱者。俟有用而發焉，宜無以隱名也。惟竹之德，有似于君子，故願吾子友之。淳熙十二年三月，穎川韓某記。

絕塵軒記

貴溪尉舍，舊有黃梅，出于垣間，元符己卯歲，廖明略舉廣平之事，題曰能賦堂，以況尉君會敬之也。明略既為之記，而晁無咎題其後，謂其于敬之遠矣。無咎又和其試茶看花二詩，有兩絕塵之句，則敬之為人固可知也。後八十有二年，福唐鄭肇之子仁實，為尉于此，乃茸堂之壞而更新之，訪梅梢而增培之，亦治其東偏為小軒，實筆研書，映其間，以朝夕坐臥而休焉，會秩滿將更，而予因榜之曰絕塵，蓋取于無咎之詩語也。夫三君子遠矣，塵以館閣英名，留落是邦，曾君以相家子，文采風流，號有典型，一時酬酢往來，歌豔後輩，其子廣平之賦，殆有感而發也。若夫絕塵之喻，則顏子之望于夫子者，雖詩人比興，無所不用其意，然予亦豈獨為梅花而發哉。子仁通于學，而邃于文，學業過人，遠甚方從事詞章之科，其奔逸青雲，皆自此始，故予復感而書焉。庶幾異時為尉舍之美談也。淳熙癸卯十一月，穎川韓某記。

建安縣丞廳題名記

古者輔相之任曰丞，百司九列之貳，或曰丞，而郡縣之副其長者亦曰丞，蓋丞之名，將以翊其上而丞之也。郡丞秩稍高，下統掾曹，體亦有間，至縣則事無大細，悉關丞，然長或能率其權，不以予丞，丞或才復擅其權，不以事長，苟異是，則必退避長縮，而舉聽于丞，遠嫌絕疑，漫不助其長，之二者均失矣。豈設官共治之意哉。莆陽林智可之丞于建安也，而某濫為之長，凡邑之事，智可不遺餘力，以助吾，蓋更聽選議，必至于濟而後已，由是相與歡其，脫去畦畛，無區區世俗之病，故建安雖號劇，以某之儒，而無譏焉者，智可之賴為多焉。智可以其暇日，整治其庭廡，築堂于南端，新城扉之樓，以為臨觀燕息之所，既又集建炎以來丞之名氏于壁，屬某為之記，故為道丞之設，吾二人相與之好，以媿夫世俗之徒，智可嘗為德化令，治有聲矣，屈為丞，蓋不卑其官如此，吾是以等而上之，其知所以共治者歟。紹興三年十二月日，穎川韓某記。

饒州安仁縣丞廳記

凡天下官府，雖曰臨民，而棟宇之設，類不能逮夫浮屠老氏之舍，蓋浮屠老氏，為徒務為夸大，既營其居，而不會其費，苟費不具，則有弗為，規制未備，則亦弗已，故磨于歲月，次第相付，州縣之力，有不可冀者，而

士之官居，望遷而幸去，遠不過三年，近止一二歲，視之若傳舍然，縣絕草創，始無必葺之意，始銳而終怠，作于前或弛于後，非有慨然持不回之志，未易舉也。國家肇造，乾德中始詔官廨增葺，初造對書于新舊官廨，其不葺者殿一選，至景德三年，又定為印紙之目，廨宇開數，既書其虧損，至添蓋則又曰配民與不配民，皆所以防制官更，欲其不苟而已，自印紙之改式也，後生不能舊制，而官吏之苟日滋，數十年來，加之以兵火，因之以匱乏，官廨不整，尤甚饒為望州，安仁為劇縣，丞為上佐，其廨在縣治之西，而覆盆之山，俯玉石之津，山水秀異，陰陽家以謂得廬山之一趾，然其宇蠹壞，久不可居，至寓于他所，淳熙十年，從政郎韓君歷為丞，始銳意新之，懼其費無所取也，先是君之來，邑例有送夫之直，君儲之不肯用，而用以市一山之木，梁楹乃具，而民之輸役庸者，亦例有公廨之入，君復不肯用，而亦不敢盡廢，銖兩積之，以陶瓦伐石，且為工匠之募，邑以剩粟助之，閱再歲而僅集，其廳事堂廡，庖廡廩庫，雖備而不陋，足以稱其官，而民無一詞以為擾者，吾是以知天下之事，有志者竟成，而願望退縮，以為不可為者，特繫其能否爾，祖宗之制，于是可稽，而君之廉勤能力，于是可見，君穎人也，于吾族猶諸父行，績學守官，蓋有家法，故不敢溢美以書，而書其實，以識于宇下。淳熙十三年正月，具位韓某記。

泰州水門鼓角樓記

淮甸之郊，介江而瀕海，曰海陵郡，其地富魚鹽，駢商賈，河流貫城中，舟行若夷路，其門跨水者三，歲久而斂浮桁以制衝，樞扉以置鑰，會無以示禁，而嚴關閣也，錢塘萬侯，以儒雅飾吏事，守郡之明年，政成而令修，乃重理所謂三水門者，且樓其上，以臨望四郊之遠，民俗喜曰，吾公可謂知所務矣，無幾何，郡之鼓角樓墊而壞，民又嘆曰，吾公其可忘此哉，請亦新之，侯則謝曰，鍾被天子命，守是邦，無能也，始至之日，庫之縹緲僅數百，庾之斛粟纔數十也，早曠繼作，禱而幸應，麥菽旋登，稔稔雲委，因得盡心焉，兵吏之賦既充，歲時之用粗給，故方隅無犬吠之警，以鼓舞堯舜之治，然城扉之防，征稅之自入，有不可緩，今民之居，尚茨于茅葦，而守之舍則亦寢備，夏屋渠然，以朝夕安處，雖一樓未葺，庸何傷，而父老相與咨言之，賓客士大夫，憇思之曰，樓之于郡，府，泉門之地也，筮鑿之攸在，無不設者，如目之有眉，面之有頰，雖若不繫于用，而天下不可闕焉，著自古也，考其近之歲月，作于紹興之丁巳，蓋四十有八年矣，由公而遂廢，其忍乎，于是又以其餘力，始為之樓，既成，翼以二堞，樓于外，遂為一郡傑特之觀，夫古之君子，為政而美者，無非以善于民也，民之所欲而拒之，所弗欲而強之，皆非所以善于民者，況夫土木之功，繕修營造之役，雖聖人亦所甚重，惟刺史二千石，心一不在乎民，則沾整辦之譽，以徇其風力者，有之，增耳目之奇，以自娛自奉者，亦有之，下則傷于財而盡于民，適資匠胥之盜竊，春秋于門觀之作，臺園之築，無不謹者，抑以是夫，今萬侯之政，則既善矣，澹然不志于功，和而繼繼是去，逮及舉事之際，不自以為足，躊躇四顧，殆有所不得已者，至因其民之所願，欲然後為之，輪奐畢，不侈于前，不夸于後，無一取諸民，無一勞其民者，用能談笑以底于成，推是以往，舉而措諸天下可也，海陵儒學之鄉，吾意其士子必有歌而頌之者，將轉而上聞，故其規制之略，費用之目，皆無足以書，特書其善于民者，以彰侯之用心，俾後人其知焉。



鉛山周氏義居記

東南之俗。士狹而賦儉。民嗇于財。故父祖在多。俾子孫自營其業。或耄老而標析其產。近歲因爲之立法。雖曰欲絕異時爭訟之弊。而紛紜閹閹。殊無睦鄰忠厚之象。賢士大夫每以爲病也。信安之地。犬牙于閩。鉛山又在南。孕金青。殖寶貨。壤厚而泉沃。類多大家。周氏世爲舒瀾人。繼遷金陵。避五季之亂。來家鵝峯之下。蓋三百年矣。有祠號將軍者。最其始祖也。系雖莫可譜。其曰承志。曰誼者。皆累祖業。儒至處士欽若。字彥恭。有聲三舍。閒晚不事舉。慕其舅祖里儒劉輝之義。嘗曰。劉公舉進士。天下第一也。作起俗記。以詆譏不義之俗。其祖妣之喪。有二季父。而公自以嫡孫而爲之重服。買田聚書。教養其族之貧者。邑令名其社曰義榮。是可法爾。處士始欲與其伯仲同居。而不異籍。自以身在季。不得專切。切爲恨。速其病亟。當紹興二十二年六月也。案紙書字二百餘。以戒其四子。有曰。吾平生教汝讀書。固不專于利祿。欲汝等知義。以與熾薄俗。爾我病必不瘳。汝等盡孝以事母。當以義協居。勿有異志。居舍雖小。不足恥。田園雖寡。不足慮也。不能遵吾訓。是謂不孝。他日或仕。不以廉自守。是謂不忠。不孝不忠。非吾子孫也。越六日而逝。其配虞氏賢而守義。慟哭而藏其書。淳熙四年。其子曰藻。曰。苾曰。苾曰。苾曰。稍長矣。處乃以遺命陳于民部。祈給之憑。有司方下州縣。數其實。又七年。藻等益壯。以有立。繼乞曰。母老矣。官未給憑。無以安母心。以明父訓。于是部符于州。州帖于縣。始坐條令。而予之據。以昭示其子與孫。蓋國家之制。願以財產不許子孫分割。典賣者。官爲給據。子孫不得追改也。而處又自請。異時子孫或違父母命。各居異業。許外人告。而閉于朝省。坐以不孝之罪。于是鄉人莫不欽歎。而賢士大夫者。相與來言。求予文以記。予爲之出涕而言曰。先王之教。以孝弟爲本土之訓。以義方爲先。自先王之教。陵遲而不振也。秦之法。民不分異者。倍其賦。而德色于父。諄語于母。漢與猶或有之。故歷代以來。于族居而義聚者。官必旌其門閭。復其戶租。以表厲于衆。此無他。由爲士者。徒能誦六藝之文。以干取祿位。而務殖其家。不知有以啓導其子孫之善。意則亦宜乎。風俗浸壞。而未之或革也。昔陶靖節。晉之高士。其稱潁川。濟北二賢。以戒其子者。第以同居共財爲首。唐之崔駟。一門孝友。四世同爨。兄弟六人。皆至三品。史以爲未有也。可謂難矣。逮我朝至道中。南康洪氏。累葉聚舍。期功百口。建塾館于雷塘。以誨子弟。太宗皇帝嘉之。賜以御書百軸。其弟文舉入謝。天子又書義居之字。以爲誦且命之官。其子待用。遂登巍科。非積善彰明之效也耶。夫處士之善。世無知者。其秉心蹈義。于是可見。傳有之。制宅命子。足以觀士。而處氏。故殿中丞。年九十矣。華顛素裳。既受封色。尚惟保其夫之訓。以勵其子。而藻等孝友孜孜。克成其父母之志。餘三十年。後將弗墜。周氏其自此興乎。洪惟聖明在上。今年方崇兩宮。期頤之慶。推恩宥于天下。或轉而上聞。至道故事。其申賁于殿。邑以風動于東南。殆無疑矣。周氏歲入不能二千斛。內外幾六百指。養其偏親。時其祭祀。給其嫁婚。皆有定式。歲又以十萬錢。招延儒士。俾其幼稚。學禮無缺者。儉以足用。是可則云。淳熙十三年二月癸亥。具位韓某記。

雙蓮堂記

聽事之南。有地數畝。平池而前。古木蔭其上。東南諸峯。羅列四出。或曰。是故爲堂者。前主簿撤之。以爲

今聽事。予始至而愛之。思復其舊。會予假職事于郡。力不果爲。明年。自郡還。舟行次南山下。見大木數十。若棟樑者。棄于岸次。或曰。前郡有命治郵亭。西津外。材且具。水則暴至。而郡亦命止焉。予笑曰。是其以相我哉。歸而謂諸縣。盡得之。前所謂堂者。橫植四楹。不卑不陋。始于五月之乙亥。而迄于六月之壬子。僱工之五日。有雙蓮生乎舍之背。遂以名之。夫自古以來。仁人君子。抱其器而不得施于時。守其道而老死于世者。蓋非特世之罪也。世方求材。而君子不逢其求。故在上者。歎于無材。而材者傷于不用。此豈特人爲然耶。方予之爲是堂也。廢爲瓦礫之場。鞠爲荆榛之墟。過之太息而已。而輪囷台抱之材。適皆棄于山荒。水涯。幾爲樵薪薪之利。一旦瓦礫荆榛者。變而爲几席樽俎之勝。而輪囷台抱者。引而致于雲霧之上。施斤斧。被丹雘。以逃寒暑。而避風雨焉。彼豈取必于予人哉。是二者。適相值以應吾之須。而然也。而君子不安其命。以俟後之須者。亦惑矣。嗟夫。今龍泉爲邑。二浙之窮處也。經營名利者。不出其塗。出入富貴者。不由其境。水行敗舟。陸則折軸。四望而行。綿歷嶮險。不數百里。不得郡邑。而吾與數君子仕焉。當其塵埃倥偬之暇。徜徉于茲。商天下之治亂。道古今之人物。已則酣歌起舞。勸酬交錯。把酒賦詩。以極一時相從之樂。彼奔走勢利者。蓋亦願此而不可得。于吾之道。不既有所處乎。然堂之景物。日益佳。後來之從事者。日益衆。爲堂之計。且無窮。故一草木之異。何足以動吾心。姑志其實。使知自吾得之而已。于是聞者以予爲知言。請書以爲堂之記。

深省齋記

人之心。觸物而動。動則有感。然感人之深者。莫如聲。故管絃以合其和。金鼓以作其怒。世之人。蓋有聞鐘磬之聲。而自得其良心。以進于道者。非鐘磬使然也。人之聞鐘磬者。必于僧坊道室。由山林之幽寂。適耳目之清淨。將以會道而未得。惟鐘磬有以發之耳。杜子美遊龍門寺詩。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子美平生學道。豈至此而後悟哉。時以示禪宗一觀而已。是于吾儒實有之學者。昧而不察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夫識其遺忘。謂之省。審視其微。亦謂之省。人能內省其身。如識其遺忘。與審視其微。則所以存其心者。蓋當如何。盱江鄧器先。好古博達士也。寓居石壁。開室數椽。而寺僧日鳴鐘其上。器先因以深省命名。是有取于子美之詩者然也。吾聞之。君子之于道。立則參于前。在與則倚于衡。亦何事求于視聽。昔西方之人。嘗以誨其徒矣。以謂聞則言聞。聲則言聲。惟聞與聲。俱名嬌亂。器先之爲是室。左右圖史。日與賓客吟諷。飲弈。談笑。議論。而浮屠氏之慕其賢者。亦參其間。蓋以此說問之。當有得句而擊鐘者耶。

景德寺五輪藏記

比丘顯寧。住池州景德寺。有大經藏。一夕而火。衆皆聚泣。以爲不詳。寧獨笑曰。是將待我而易也。庸何傷。寧始傳法在長蘆。能鼎新其棟宇。而老于佛乘。池人亦敬異之。不踰月。果以其願力。更爲所覆之殿。悉大其舊。又爲藏者五。募諸經分。實其上。閱再歲而後成。中爲機輪。轉輻運動。復以無量金絲五綵。而爲嚴飾。又以無數幡幢寶網。而爲供具。珠珍間錯。丹碧照耀。老稚環觀。歎未曾有。于是書來乞記。三返而益勤。乃謂之曰。吾之不託于文久矣。況爲佛之語乎。然吾聞之。佛經之入中國。重譯而僅傳。其難僞紛舛。殆



與儒書未刪者同。而中國之學者。穿鑿傳會。亦不異于俗儒稽古之說也。爾之徒不務其擇。而惟取其富。又皮而弗讀。乃為是機關技巧。以術于愚夫愚婦。而曰是將運之。而與讀無異。不幾于兒戲而自誑哉。且在爾之法。一已多矣。而安用五為。寧曰不然。子特知子之說。非知吾之說也。夫佛之說。為經之說。以藏之。轉以輪。皆假名而合者也。默而識之。則佛固未嘗有經。經固未嘗有藏。藏固未嘗有輪。使世之學佛者。不以目視。而以耳聽。不以口誦。而以心通。吾之藏。信無用于五也。然自其五而言之。若天之緯星。地之喬嶽。與夫氣之行于天地之間者。發而為聲。聚而為色。散而為味。數猶是爾。至于四肢之與首也。手足之有指也。雖以我身。無或異者。不知我身動者為誰。有動者故。是以凡夫莫能測知。今吾合一臂之力。而令此藏皆悉運轉。藏運轉已。亦令此經皆悉運轉。經運轉已。則令此心皆悉運轉。心運轉已。一切真經。當在何處。子見夫琅函犀軸。輻萃鱗委。而經未始讀也。曾不見夫手臂從衡。雷奔電激。而藏未始動也。即動與靜。一刹那頃。于此藏中。常有能證三摩地者。昔有童子聚沙為塔。或以爪甲畫成佛像。而猶許之。況吾此藏。衆寶所成。願力所就。諸經所集。人天所證。以為兒戲。不亦可乎。予曰。吾不復辨也。請問爾之費幾何。曰。糜金錢一萬七千緡。為日月幾何。曰。始乾道七年正月。迄九年十月。其廣若何幾何。曰。藏崇二十五尺。袤十有三尺四。旁者崇減于中六尺。袤則減其半焉。施者為誰。曰。相仲德鄧居諒而下。施財者也。汪彥。施經者也。工之與民。施力者也。寺之徒。施緣化者也。故願子施以文。予曰。爾之志堅若此。其求無不獲。又若此。吾文何吝哉。于是施之。以為記。

廣教院重修轉輪藏記

信州城北有大寶刹。名曰廣教。惟昔陸羽。即山種茶。泉乳甘潔。草木清潤。刹西南隅。實建大藏。爰以精金。合衆寶色。天宮樓臺。覆覆其上。復作大海。激水騰波。魚龍出沒。守護其下。諸天綵女。箏篋笙笛。作樂歌舞。圍繞其前。此士所有諸佛菩薩。真經妙義。分卷析軸。函實其中。有主藏神。紺面赤髮。雙角巖然。非龍非妖。非夜叉鬼。以指劃口。出風雨聲。率領眷屬。挾持其輪。州之境內。若男若女。凡曰祈禱。惟神是依。或時江湖舟險。險處。出手雲開。揀度危急。以是因緣。多歷年所。一日。藏軸傾偃。自播竭十夫力。不能搖動。四衆環觀。愁惱怖畏。長老懷壁。來住是刹。以大慈悲。出善巧智。即告四衆。我有無邊願力。重興此藏。汝有珍寶及錢穀米。當即隨捨。毋作愛慳。初以一錢。積至千萬。曾未幾月。藏忽運轉。迅如風旋。隱若雷動。觀者作禮。歎未曾有。更相謂言。此藏前日非有增減。何因不動。今者何得外相不易。運轉如初。是大長老。必有幻術。使我不知。孰能為我。決疑惑網。爾時。長老笑謂四衆。我豈有術。非不示汝。我觀此藏。機牙交關。輪軸互設。阿僧祇劫。未有可壞。而其壞相。獨在于心。心初不堅。蟲蝎蟻蝨。諸濕生類。得其間便。然其本體。莊嚴具在。真經妙義。元不欠闕。我以方便。復安其心得端。正木補其故處。是法藏也。猶再生人。精神既還。手足自用。由此故能運轉不息。汝等當知一切世間。欲證如來。無上妙果。能從天降。不自地出。究竟圓覺。皆在汝心。以汝真心。不能自見。雖有八萬四千秘密寶藏。充載汝身。眼耳鼻舌。同于如來。而無如來智慧。明了。流浪生死。如逆風波。幾有暫止。佛以方便。直指汝心。若對鏡時。自識其面。使汝法輪。觸處運轉。亦如此藏。圓滿現前。

汝心本無。我法安有。由心非心。悟法無法。返求汝心。當得自在。于是四衆同聲。以偈讚曰。我觀世間諸幻師。或時幻出諸技巧。樓閣寶座及天宮。龍神夜叉非一相。了知是幻。即非實。謂佛示現亦復然。一切皆由心所生。知佛是心。非是幻。譬如迷走狂癡人。眼耳鼻舌元具足。觀瞻動作及言語。在人趣中。無有是。醫王調以無上藥。其心既正。身亦隨。六時所用常獲安。自然歡樂。有生意。惟大寶藏妙法輪。此土他方悉瞻敬。雖有五千四十八。如來所說衆妙經。繇其心病未即除。一時乃有諸壞相。大士願力度衆生。圓滿布施彈指頃。心華發明不空過。十方佛刹皆現前。須知此藏及是心。悉無工施力用所。天輪長旋地軸涌。法界空虛元不動。以不動者觀諸佛。還以動處作佛事。河沙劫塵偏莊嚴。盡未來際無有壞。慈相院重月泉題記。案此文似泉銘。而不用韻。且錄堅有明等句。義不可曉。隨依原題。附存于記之末。

際漢迺神。導自嶽嶠。歛堅宵明。祀盡弗治。易璧而石。泉用錫潔。施及壇宇。既液既壤。盈飲以滌。澤瀦其永。休工識勤。敬誌來裔。

題名

金華洞題名

淳熙改元七月既望。陳巖育子象。陳良祐天與。黃揆子餘。趙師龍德言。韓元吉無咎。觀稼秋郊。自智者山來。謁雙龍洞。篝火滿伏。徧閱乳石之狀。寒氣襲人。酌酒竹陰。支筇至中洞。飲泉乃歸。

凌風亭題字

予昨以紹興庚寅歲來。幸建安。逮茲假守。今年上元後一日。始得攜家登凌風亭。作此以示知縣趙偉文。蓋恍然遠鶴之遊也。淳熙丙申。穎川韓元吉題。

建安縣治之凌風亭。待制尚書韓公尹。邑舊創也。去思之政。猶甘棠然。汝或承乏之初。葺治未幾。而公鎮是邦。不忘曠昔。適以暇日。特枉旌騎。臨賁斯亭。置酒賜詩。前所未有。願汝或何者。得此榮遇。敬慕諸石。以修公休。是歲仲春。宣教郎知建安縣趙汝或題。案此題原本附于韓元吉題字之後。今仍其舊。

題跋

跋文潞公諸賢墨迹

黃廷老家所藏元祐三跋尾。其二則魯公祭常山父子文。李大夫帖。郭璞射書。嘗見石刻矣。其一則藏真書。蓋未見也。觀穎叔所識。謂魯公得張長史筆法者。豈此耶。劍去而遺。櫛具。鐘亡而寶。追盡。顏素帖。雖不存。文忠烈而下。名公之墨。得一已可珍矣。

跋趙郡王墨迹

少師安化郡王。以宗藩之英。及見中原太平之盛。艱難渡江。享有富貴。而手書此文。推原道德仁義。砥礪



前代欲使人君用為龜鏡是以知其所感者深所蘊者厚矣乾道丁亥歲二月甲戌穎川韓某書

跋會吉甫帖後

永豐周日章日新兄弟少力于學嘗以詩謁會吉甫于茶山此其報字也公之去茶山踰二十年矣周氏兄弟華髮蕭然猶連塞場屋也覽之歎息淳熙十二年二月十日南潤翁韓某題

跋李和文帖

國朝文雅至章聖時乃盛楊劉二公制作彬彬為天下表儀而和文公以勳閥尚帝女筆力頡頏號相師友此帖蓋與中山論禪可概見也晚嘗援章副立故事祈禱祿以老山林其胸次所蘊視富貴真何物耶乾道八年十二月五日穎川韓某盥手以觀

跋鄧聖求除拜帖

鄧安惠公制册深厚宏雅自成一家東坡先生相與酬唱嘗並直玉堂矣逮其拜轄乃假手賀之豈應用之文特禮不可廢者或欲試其門人筆語能道己意否耶乾道壬辰五月己丑穎川韓某記

跋仁風堂

晉袁宏為東陽郡謝安以扇贈之宏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蓋前賢美談也郡有燕寢因以仁風榜焉庶修東陽故事且俾里俗共興于仁云淳熙元年四月丁卯穎川韓某題

跋范元卿所藏歐陽公帖

文忠公手墨世固多有之二帖蓋與原甫君謨皆平日至厚周綴委曲情如家人足以見前輩交友之誼為可寶也稱謝原甫戒其用快而頗讓其豪飲不可常勸君謨以瘡愈當治內猶遲賊後修武備所以禦後來之患而自謂各有少病其為藥石之言互相啓發又可寶也淳熙二年八月壬午穎川韓某敬觀

跋司馬公倚几銘

溫文正公倚几銘今傳家集所未見者銘文甚簡而注義特詳其告君之善惟恐不盡也句注塗改甚多而無一字行草其敬謹之至未嘗斯須忘可不法哉淳熙三年十一月庚午穎川韓某觀

跋荆公書彌勒偈

阿逸多偈懺悔法也蔡元度自謂荆公好書此不知幾本豈平時行事于心有所不安亦如暮年捨居為蘭若者耶不然蓋學佛之末耳

跋山谷醉帖

山谷草聖數紙醉帖尤奇乃知用筆在有真意也

跋蔡君謨帖

高伯祖丞相獻肅公帥成都時蔡忠惠公任寄省所寄書也語簡而意親無復世俗不情之態前輩尺牘多類此可敬而法哉公以壬子正月庚子生不知距蔡公為幾日書尾致吳茶益見嗜好之不忘也淳熙六年刻石婺女郡齋七月壬戌穎川韓某記

跋東坡帖六紙

東坡前四帖以倅杭及黃岡時書也後帖言屢乞解職則在朝矣淳熙七年十二月丙午韓某觀

題陳季陵所藏東坡墨迹後

醉翁夢中所作絕句好事者謂其非夢也語妙而意不屬爾然思致高遠殆欲仙去東坡在杭劉景文數從公遊湖上其戲景文絕句為西湖而作也一筆書二詩意必有在後人徒賞其字畫耳

跋蘇公父子墨迹

右文安黃門二帖所言皆私家細事至煩碎而靡密無足深論學士大夫相與存而傳之者豈不以其人哉夫不能以古人自任千載自期而欲待區區之文墨以為不朽者可以慨然于此矣

跋辛企李得孫詩

辛公以直道勁節意忤時相閑廢退藏者十有餘年既得一孫賦詩自慰優游平淡氣恬而意新有德之言也然晚預大政名德昭垂以享高壽今其孫頎然出而世其家矣天之祐善願可景耶

跋沈寺丞墓誌

國朝設科進士前輩謂惟慶歷二年得人最盛蓋王岐公居第二先獻肅公居第三王文公第四而呂正獻公先莊敏公蘇魏公皆在榜中相踵至相位祖宗至今未有也此外猶多賢士大夫寺丞沈公信其一矣沈公素以行藝表其鄉年未艾輒請老時獻肅判吏銓岐公在西掖故制詞甚美究觀誌文所載位不既其材德而著見若此其餘慶將有待而發耶

跋李正之祖墳約束後

正之欲葬其親久未獲兆至閉戶不肯出曰吾母之未有藏也其忍徇世俗之禮日夜禱而泣焉既襄事矣述其得地之由因為條目以令子孫繼悉備盡可為士大夫家龜鏡也顧平時熟于陰陽地理之書雖日盆集經營殆踰年蓋莫當其意一旦得大洋之下于上饒而西安剝舊又予之以鳥巨之穴而勢流泉悉應于法固已甚異而兩源之山始屬數家犬牙交互若未易謀皆惠然樂從掉首弗受其直故正之得以竝用俾其室人亦有歸焉此實純孝之感而神明之所陰相然陳族又以千夫力助其勞則諸陳與楊徐好義之風茲可以興薄俗哉

書師說後

二程先生講論答問之言門弟子記之舊曰師說厥後見于世其號河南雅言而分大小程子者程氏諸孫所修也其號伊川雜說自通言明大本而下名以為十三篇者胡明仲兄弟所輯也雅言則潤色以文間遺其意復以章奏書記交實其中楊謝諸公之語綴于後而雜說者亦廣記而未擇下此悉號語錄未知其誰定尤混亂不可考明道先生蚤歿伊川先生復坐黨籍之謫逮還伊闕聞諸故老蔡京至遣人伺察之俾無取著書則當時私淑其徒所記亦略矣靖康初公道始開楊龜山首闢王氏建炎龍興先生門弟子相繼有聞易春秋語孟之學始行于天下而趙丞相嘗官于洛素知推敬其書一時士君子靡然嚮



之及秦益公當國。諸賢零落殆盡。秦亦舊從洛學者也。晚乃謂人爲其所惑。蓋三十年。且詆其說爲提先手。由是雖進士之文。亦不復道之矣。夫聖學之有本。與儒術之有傳授。會何計于時好。然天下之士。惑于異端者深。溺于文辭者衆。不議而非之。亦指而笑之。予家有師說。其編各有名氏。或者相勸傳之。以謂非且笑者。顧何足恤。使傳而習焉。雖數百年。千萬而得一人。亦斯文之幸也。用釐爲十卷。刊置江東漕齋。開有異同。不敢悉去。而首以尹和靖之編者。得所先也。二先生之說。不復異錄者。不能盡知也。頃和靖爲張子韶言。伊川暮年爲易傳。未肯出也。其學于是乎在。後生宜盡心焉。因併以記。乾道三年後七月。頴川韓某書。

書朔行日記後

嗚呼。靖康之禍。吾及之也。尙忍趨庭而見于敵哉。然吾嘗念之。中原陷沒滋久。人情向背。未可測也。傳聞之事。類多失實。朝廷遣偵伺之人。捐費千金。僅得一二。異時使者。率畏風埃。避嫌疑。緊閉軍內。一語不敢接。豈古之所謂規國者哉。故自渡淮。凡所以規敵者。日夜不敢忘。雖駐車乞漿。下馬盟手。遇小兒婦女。率以言挑之。又使親故之從行者。反覆私焉。往往遂得其情。然後知中原之人。怨敵者故在。而每恨吾人之不能舉也。歸因爲聖主言敵之強盛。幾五十年矣。臣有知其不能久者。特以人心不附而已。是將何時可附。願思所以圖之。合謀定策。養威蓄力。以俟可乘之變。不必規小利以觸其變也。上深以爲然。蓋不敢廣也。淳熙改元。出守婺女。夏曝書。見朔行日記。因書其後。以明吾志之非苟然耳。無咎記。

書許昌唱和集後

葉公爲許昌時。先大父貳府事。相得歡甚。大父以紹聖改元登第。對策廷中。有宜慮未形之禍之言。由是連蹇不得用。建中靖國初。幾用復已。凡四爲郡宰。秩滿輒丐宮祠。遂自許昌得請洞霄。以就休致。平生喜賦詩。一時士大夫之所推重。故晁景迂公以謂遠則似謝康樂。近則似章蘇州也。中更亂離。家藏無復有者。紹興甲子歲。某見葉公于福唐。首問詩集在亡。抵掌慨嘆。且曰。昔與許昌諸公唱酬甚多。許人類以成編。他日當授子。其後見公石林。得之以歸。又三十餘年矣。今年某叨守建安。蘇峴叔子爲市舶使者。會于郡齋。相與道鄉閩人物之偉。因出此集披玩。始議刻之。蓋叔子父祖諸詩亦多在也。箕穎隔絕。故家淪落。殆盡。典型未遠。其交好之美。文采風流之盛。猶可概見于茲云。淳熙二年九月。具位韓某謹書。

跋和靖先生手筆後

某所見和靖先生書此。凡三本矣。一傳于九江。一邢正夫家。而此爲最後。蓋又二年以贈呂景實者。今歲于潘叔度。以校前二本。皆有改削。前輩謹于言若此哉。欲志之無擇難矣。叔度好學。宜知者也。某既假而移諸石。因志其後而歸之。

書尹和靖所書東銘後

和靖先生手書東銘。修水黃子餘所藏。寓九江時筆也。先生少喜字書。嘗因書碑。同舍聚觀。伊川笑謂之曰。是固無害。第將爲人役也。自是不復書。然暮年筆力猶健如此。其教學者。必先讀東銘。然後看西銘。謂

從寡過而入爾。子餘其知之也。展玩太息。淳熙改元。六月戊寅書。

書和靖先生手書石刻後

紹興初。和靖先生自蜀出。至九江。書此以示夏翌。開亦錄贈門人。今所見凡數本也。其意深哉。當是時。士大夫頗以伊川語錄資誦說。言事者直以狂淫鄙詆之。蓋難力辯也。先生既長道山館中。俊彥多從先生問學。且求伊川語錄。先生謝曰。某無錄也。撥同門所記僅數十端示之。昨載于師說之首。張公子韶亦以爲請。先生曰。伊川之學在易傳。不必他求也。其後先生歸寓會稽。學者猶以不看語錄爲疑。先生曰。諸君知乎。易傳所自作也。語錄他人作也。人之意他人能道者幾何哉。又嘗曰。伊川先生頃亦爲中庸解。疾革。命焚于前門。人問焉。伊川曰。某有易傳在足矣。何以多爲。此非先生不知也。某假守婺女。見此紙于潘景憲家。蓋呂堅中所得者。因摹之石。以遺後學。追思拜先生于道山時。遂四十一寒暑矣。撫卷慨然。淳熙六年六月庚戌。門人頴川韓元吉記。

書尹和靖論語後

和靖先生論語解。詞極簡嚴。將俾學者深味其旨。而有所自得也。乾道庚寅歲。某爰居上饒。過先生門人王德修。問此書亡恙。且曰。子異時官守。不刊行之耶。某于是愧其言。會明年復將官中都。度未可輯也。乃以舊年兄弟手所抄本。往累故人趙德莊于建安。庶可成焉。昔和靖嘗云。少從伊川先生學。時伊川出。易傳七十餘家。和靖茫然。未知所從。伊川曰。日觀一爻可也。繼有所質問。伊川色莊而氣嚴。未嘗語也。或曰。未也。姑求之。已而意有所會。伊川始忻然爲之剖析。諸傳而伸以己說。蓋終身不忘也。故其誨人亦欲如此。此書所以簡嚴者歟。

題鄭侍郎所得欽宗御書後

靖康改元。敵騎薄京師。朝廷備守。布河漕之兵于城下。宰執與二三侍從議遣使軍前。皆未肯往。鄭公時爲都察院。獨入都堂問狀。遂假以工部侍郎。少宰張邦昌脫所衣紫袍。兵部尙書路允迪解腰下金帶。併鞍勒被坐。借公登時啓行。公平日慷慨有志氣。談笑無所憚。中使押至安上門。絕而下。敵帥知公至。亦遣吳孝迪等來。夜會于河漕帳中。且曰。皇子郎君趙州見新天子即位。赦以手加額曰。今無所爭矣。而議割河朔。精軍金帛二事。公與其使還至都亭驛。則已四鼓。欽宗皇帝御批若此。公有記錄甚詳。嗚呼。事變倉猝。噬臍何追。尙忍言哉。淳熙十一年正月十日。具位韓某敬書。

題鄭侍郎所得太上皇帝御書後

鄭公再以珠玉使金營。時太上皇帝既至軍前矣。而金人方因姚平仲劫寨事。送公子都統案。將害之也。太上皇帝爲之泣下。蓋君臣同患難。故公在侍從。獨示以三書。謂之熱敵情。僞可料之爾。公雖不至柄用。優游林下。年幾九十。其福壽之遠。敵人何所容其刃耶。淳熙十一年正月十日。具位韓某。恭覽御筆。敬題其後。

書真清堂詩後







妾其能保之。雖有燕享。其能居之。雖有祭祀。其能宗之。雖有巡狩。其能備之。何以言也。漢高帝未嘗郊天。豈妨爲創業之英主。周宣王未嘗精田。不害爲中興之賢君。當是時也。天下謂之亡禮得乎。景王鑄無射。不採周室之亂。成帝好音聲。無益漢祚之衰。當是時也。天下謂之備樂可乎。故以漢高宣王之治。問其四夷。則服從。問其諸侯。則順朝。上之則天地悅豫。下之則人神協同。豈非所謂得禮樂之實也。以景王成帝之治。四代之樂。雖陳于庭。三雍之儀。雖正于郊。嫡庶亂而不分。外戚強而不制。豈非所謂得禮樂之名也。說者徒見夫子之告顏子。有禮樂之事。遂以爲治道不越乎此。曾不知夫子之門。政事征伐。皆禮樂也。故以鐘鼓玉帛爲不足議。夫子之後。惟孟子爲能知之。故其論禮。則曰。執中無權。猶執一。論樂。則曰。今樂猶古樂。唐之諸臣。如魏鄭公者。舉其君子堯舜。而世儒營之。以爲不能答禮樂之問。嗟夫。使天下而不知禮樂之實者。斯人之徒。有以啓之也。

詩論

聖人順民心以立法于天下者。不過曰禮與義而已。禮義者。非有以強天下也。一家行之。舉國異之。聖人不違以爲禮也。一人是之。衆人非之。聖人不違以爲義也。惟其一人言之。而衆人奉之。以爲則。一家行之。而舉國視之。以爲制。然後聖人揭而號于天下曰。如是而足以爲禮。如是而足以爲義。而天下莫敢不從焉。非聖人爲是紛紛。以矯拂于人也。亦曰。天下之心。吾先得之云爾。奈何務高其說。以銜于世俗者。則曰。聖人之所謂禮義。非出于自然也。忠信之薄。而情文之繁者矣。嗟乎。爲是說者。果足以知禮義哉。蓋其說出于老子之言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老子之所謂失。猶曰去之。而一變云爾。非果以爲失之也。今夫穉而蒙。長而健。老而死者。人之常也。飲食牝牡。居處步走。曰異而歲不同。老氏亦曰。復歸于嬰兒者。孟子所謂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如使天下之人。去其飲食牝牡。居處步走之事。而悉效于嬰兒之匍匐以乳。是何異于絕吾禮義。而必務于道德之說也耶。聖人之禮義。將以復民于道德也。禮義之興。則道德于是乎在。謂雅與頌者。則固賢人君子之所作也。其爲風與變風。有非賢人君子之所作。而出于匹夫匹婦之作矣。以匹夫匹婦之作。宜其于禮義有不能合。而當時君臣之間。一悖于禮義。則匹夫匹婦羣聚而譏之。至其甚則曰。不可詳也。不可道也。鶉鵲之不若也。夫國君之行。而匹夫匹婦乃以爲不可道。以爲鳥獸之不若。是其心必有感憤而不能安者矣。心之感憤而不能安。則求其所不安者。非禮義哉。若是則禮義其出于人心之自然也明矣。綠衣之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雄雉之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由是言之。履加于首。徒隸忿怒。裸程適布。童子羞之。吾是以知世儒之陋。以禮爲僞。以義爲外者。曾徒隸童子之不若也。

三國志論

史之法。以記事爲先。然其大略。不可以無春秋之遺意也。司馬遷作河渠書。述禹貢。作貨殖傳。述子貢。范蠡。班固因之。夫遷之書。五帝以來之史也。固之書。漢之史也。禹與子貢。范蠡。何以見于漢書。則亦不得乎記事之體矣。自遷固作后本紀。而爲唐史者。則亦作武后本紀。夫呂后以女子而擅漢者也。其國與主

猶在也。武廢其國與主而稱周矣。何以得紀于唐乎。是大失乎春秋之意者也。陳壽之志三國。其記事亦略矣。欲取春秋之意。則未也。壽之書。以三國云者。是矣。以三國云者。示天下莫適有統也。魏則紀之。吳蜀則傳之。是有統也。魏之君曰帝。吳之君曰某。蜀之君曰主。曰主曰某。此何謂耶。夫既已有統矣。而又私于蜀。是將以存漢也。存漢則不可列于傳也。且蜀者當時之稱也。昭烈之名國。亦曰漢。今不以漢與之者。畏其逼魏也。然其名不可沒也。其所以名國者。則漢不存矣。無以則曰蜀漢乎。孫氏之有江東。其何名哉。諸侯割據者也。雖然。魏已代漢矣。紀之可也。吾將加蜀以漢。加其主以帝王。而並紀之。以其吳蜀者與吳易其名與漢。而存于傳。庶乎後世知所去取矣。

魏論(案)集內上應康尙書書有云。往嘗著三國論。頗有意見。此下所轉是也。

奸雄莫不負天下之才。與窺天下之志。而其所以不得肆者。無窺天下之時爾。聖人之治也。必謹爲夫天下之時者。故使奸雄之志無得而生。亦使其才卒爲我用。今夫猛獸之在山也。齒足以決。而爪足以裂。氣足以暴怒。及其既擾于人也。可以玩之于掌股。而納之于行陣。用其決裂之具。而伏其暴怒之氣。此豈有他哉。制之有術爾。故時者亦聖人制奸雄之術也。然天下之時。不能常治與安。惟無使其至于不可治與不可安而已。聖人者。知可治之時。難得而易失也。而奸雄者。知可亂之時。亦難得而易失也。故其心惟恐夫天下之治且安。非恐其治且安也。恐無以肆其窺天下之志也。東漢之末也。治天下者。不思爲其時。而惟思去其患。紛紛然召天下之兵。此奸雄窺天下之時也。其窺之驟者。固已倉卒而無成。其窺之深者。禍至于不可救。若夫曹操。其可謂窺之深者矣。不先視其窺之跡。而力爲其窺之之時。夫天下豪傑奮臂而皆起。此窺之之時也。使之盡去。而吾獨存。不亦可乎。操則不然。以爲天下豪傑。苟不至于皆起。則吾無其時矣。乞州焉與之州。請命焉錫之命。竊地不呵。殺人不開。陰持其權。以圖天下。而徐爲自取之計。且夫劉備者。操之所深忌也。得備不殺。而又與之兵。此所謂假虎以翼者。其飛去決矣。非不欲殺也。與之兵。幸其或爲我用。與之兵而少與之。則雖不爲我用。亦不足以自立。起而收之未晚也。孫權之有江東。又非不欲圍也。吾方用兵于中原。必先攻其易者。而後攻其難者。夫先攻其易者。則難者將不顧其易者。而勢足以孤。先攻其難者。則易者或合于難者。而勢足以衆。是故中原略定。然後借劉表而加兵于吳。當是時也。備在荊州。而備可得。苟以襲權之無備也。而權可除。是一舉而二患去矣。天下將無如我何。操之計信未失也。雖然。操精于用兵。而拙于此。何哉。奕者之圖碁也。志在于敵。則必亂。志在于己。則必審。其勝與敗之形。莫不先見。而奕者有不能知也。必觀于奕者而後知之。操之兵。非素習于舟楫也。不可以施于吳也。爲操之計者。使數十萬之衆。水陸並進。得一成焉而守一城。得一城焉而守一城。連營列柵。勢禁而力逼之。備之力既衰。而吳之步兵亦不足用。磨以歲月。而事舉矣。不知出此。而輕圖于江湖之上。欲以虛聲下之。則不既疏矣乎。嗚呼。備亦嘗攻吳矣。掃境內之衆。合五路之蠻。連營列柵。七百餘里。而亦至于敗。何哉。操之敗。在于不用步兵。備之敗。在于不用舟兵也。當蜀之戰。利以速。當魏之戰。利以久。而以備之策。資于操。以操之策。資于備。此固周瑜陸遜之所憂也。



蜀論

天下有大計。有近功。善為國者。先定其大計。而不急其近功。不善為國者。反是。夫大計者。吾之所以自立也。近功者。吾之所以自利也。負斧斤而入山林。其志將以求薪也。遇樵草而束之者。此善權之力。而斧斤何預焉。曹操之盜漢也。天下莫不欲誅之也。然其誅之也。無名而強有力者。又常急于自利。是以易敗而卒無成。劉備以宗室之英。則誅操之有名者也。以區區之巴蜀。豈足以圖魏哉。雖不足以圖魏。豈不足以得魏之尺寸也哉。然而諸葛亮日動其師。以臨其境。而數往數來。若不勝其任者何耶。吾然後知善為國者。真不急于近功也。夫以亮之才。天下可運于掌。豈不能積粟而後動。今歲之言曰。吾糧匱矣。吾兵不可以不歸。明歲之言曰。吾糧匱矣。吾兵不可以不歸。是不見噓于愚夫愚婦。況能以保天下之英雄哉。亮之告備曰。天下有變。命一大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而將軍自率益州之衆。出于秦川。則百姓孰不箪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嗚呼。此亮之始謀也。始謀之而不能成之。則是亮之無謀也。雖然。亮之言曰。天下有變。云爾。今也。天下未有變。則吾固不可以輕用吾師。而亦不可以忘夫討魏之名。懾其強大而遂已也。于是齊其國家。訓其士卒。揚旂荷戈。日將討于魏者。以陰俟其變。而亦不貪其尺寸之利。不幸而變之無有也。于是又託于糧匱而復還。外足以繫天下之望。內足以養吾士卒之氣。而不使天下知漢之不可與。而憂吾之師不復出也。及夫魏之三。世也。權臣弄其威柄。而政日以弊。土木戕民之務。廢廢然而起。是魏有可乘之漸也。于是乎始為屯田。久駐之基。而不復還矣。嗟乎。蜀之所以為國者。以有亮也。亮死而蔣費繼之。猶足以有立也。蔣費死而繼之者。非其人。塊然一隅。國既不治。而魏翹然視其小利。今日拔一縣。明日下一戍。吾之國亦疲。而吾之師亦厭。天下且以為吾之所以勝敵者。止于此。而大計去矣。噫。亮之出師也。魏延嘗請以萬人東當子午。而會于潼關。此韓信之謀也。而不可用乎。夫與人鬪者。奮挺而呼于門。此鬪之常也。挾刃而窺其室。此鬪之賊也。奮挺而呼其門。是度我之力。足以勝之也。挾刃而窺其室。是幸其人之寢且病也。寢且病不可常。故挾刃而窺其室者。鮮有不敗。韓信之兵也。當秦項之紛爭。天下莫適為主之時也。故其謀可以遂。今魏方無事。而欲幸其寢且病。此樊噲橫行匈奴之說也。關羽之圍樊也。不顧其後而殲焉。而況于延乎。故夫天下之勇而無謀者。不可以用也。

又論

人臣不可以無才。而人君不可以有才。人臣無才。則無以成其君之務。人君有才。必有以奪其臣之事。故君者。天也。臣者。地也。丘陵江河草木人獸。皆附于地者也。丘陵之所以高。江河之所以流。草木之所以華。且實。人民禽獸之所以蕃且育。皆因地而見者也。天固若無預焉。而人徒見其穹穹然而高。莽莽然而大。夫穹穹然而高。莽莽然而大。此所以覆地而成物者也。必也物物焉而降于天。吾見其不足以為高且大也。燭之以日星。沛之以雨露。鼓之以大風。大霆。播之以大霜。大雪。而使物莫不由于其中。天之所為如是足矣。三代而下。人君未嘗不以才勝也。夫人君者。必將有其君之度者也。人君而無其君之度。是幸而居君者也。兩漢之君也。惟高祖為得之。而孝武為似之。雖東京之光武。唐之太宗。未免屑屑而任其才也。

嗚呼。孰謂三國之際而有玄德乎。玄德之為人。也用兵則不若曹操。智數則不若孫權。技勇擊刺則不若呂布。夫不若者。誠不若也。是以多敗而少成。狼狽而屢走。幾無以容于天下。而吾以人君之事許之者。以其度也。蓋人君者。無事于用兵。無事于智數。無事于技勇擊刺。苟度之不足也。則不急于人。而急于自用矣。不能愛民。而至于害民矣。用兵智數技勇擊刺者。皆人臣之事也。玄德之為人。二者常有餘。而數者常不足。其不能有天下者。是其得臣之晚也。夫孔明之才。非屈于吳魏者也。非玄德亦不能屈也。後世知其君臣之相歡。而不知其所以相歡。蓋必有以相伏者也。漆之合者以膠也。酒之和者以藥也。益以水焉。則漆壞而酒醜矣。荊州之敗也。曹操之師。猛于風雨。此人之疾走而亟避者也。而玄德方受荆人之歸。一日一夜行不過十餘里。其言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嗚呼。此虞舜文王之言也。玄德何自而得之哉。吾是知孔明之所為屈也。冀城之拔也。得士女且數千人。蜀人相賀。而孔明獨愀然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一夫有死者。亮之罪。嗚呼。此伊尹周公之言也。孔明何自而得之哉。吾是知玄德之所為歡也。故觀于玄德。孔明之事。君知所以為君。而臣知所以為臣矣。

吳論

天下之勢。一然後可以言治。天下之勢不一。而言治者。是猶同居而異戶也。其道必離。三國之鼎據也。天下其不可一乎。雖然。三人者皆當世之雄也。曹操長于用兵。劉備挾君人之度。若夫孫權。有智謀而無遠略者也。雖其成敗不可以豫測。然不幸者備也。而可責者權也。備之不幸者。無先為其資。爾權之可責者。蓋嘗以其世而論之也。毀齒而藝木于園。其實可致而待也。黃者而藝之。則享其實也。不能必矣。操與備其年相若也。其死相先後也。權為最少。居位為最久。而其立國無可言。治國無可稱也。其君臣之日夜以爲計者。不過欲盡其長江而有之爾。且天下皆知魏之為賊也。而已獨受其命。夫受其命則君也。名為之臣而不實之。其可也。有事焉則戰。無事焉則聘。吾不知其立國之說也。外則變其臣以亂政。內則睡其子以亂分。吾不知其治國之說也。故終身言兵。而不能望中原。以發一矢。其乘關羽敗曹休。皆市井之小數。而盜賊之淺謀也。淮南之近。曾不足以得之。而規規然遠求夷州。備耳尺寸之地。且為大言。以三分天下。蓋亦可笑也。嗚呼。使備而有吳之資。與權之年。其中志不巴蜀而止也。夫天下之相持也。常懼其無機。至而失之者。是無乘機之具也。蓋弩之發也。必以機。其乘機也。必以矢。機發而弦絕者。是無矢之過也。善為射者。必厲其鏃。以符機。善應變者。必厲其策。以狗時。方權之初也。山越之衆。割其東。交廣之寇。梗其南。武陵之羗。闕其西。境內且未治。而魏亦未有聲。苟責權以討魏。是責人之無已也。及夫五十餘年。國內既富。寇夷且平。勢足以有為矣。魏人一旦不恤其民。命司馬懿抗四萬之衆。以與遠東之役。當是時也。權臣自將而甲兵空。蓋踰年而後反。此取魏之機。而不可失者也。躊躇不顧。魏兵既歸。而拾取其餘。此不亦養鼠貪生之計也哉。官渡之戰也。孫策欲襲許。柳城之師也。劉備請伐魏。蓋英雄之志。未嘗一日而忘機。亦不可一日而失機也。雖然。曹芳之踐阼也。魏人益弱。諸葛恪以二十萬。曾不能以取新城。今是舉也。能保其必勝乎。吾之說為權說也。司馬懿既出。魏之諸臣。非權敵也。恪之時。權死久矣。恪知賊之衰。而君臣幼。



弱智能之士不用而不知己之主少國危亦何以異于魏也噫此孟子所謂燕伐燕安往而不敗哉

太公論

用兵之事有制有法而又有道積人以爲伍積伍以爲兩積兩以爲卒積卒以爲旅積旅以爲軍甲以副步以衛軍此所謂制教之以戰陣嚴之以鼓鐸表之以旗物辨之以號名勸之以賞罰此所謂法度彼己之強弱較事理之順逆量仁義之有無明利害之輕重此所謂道嗟乎後之用兵者其詳于制與法者有矣而知其道者幾何人哉太古之論兵天下皆曰黃帝黃帝之兵其制與法不可得而見矣其可見者不過曰去天下之害云爾非若戰國之士角其詐力以朝夕從事于軍旅者也使太公而有言亦用兵之道而已文王武王得太公而爲輔者也文王之用兵載于書者曰戡黎載于詩者曰伐崇曰侵阮徂共武王之用兵亦曰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四伐五伐六伐七伐而已未嘗久暴師用衆也然則太公之武功于是可見矣故詩人稱之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是太公之功特相武王伐商之事也伐商之事其用兵亦略矣戰國之時天下方以兵爭也好兵之士思寓其說而不可得凡用兵之說乃舉而歸諸太公然則太公者其亦好兵者哉而又有甚不可者任詐與術反覆機變之論從而著之于書以爲此太公所以造周者也天下從而信之後世從而師之曰是真太公之言云爾今也請無問其他彼其所謂十二節者有曰養其亂臣以迷之進美女淫聲以惑之遺良犬馬以勞之時與大勢而誘之然則紂之無道皆太公有以就之歟文王武王其以是而謀之歟是非特文王武王不以是而謀之戰國之君未有以是謀之而成者也其以是而成者僅見于勾踐之亡吳有近乎兒女子之戲非夫差之聞其亦覺矣嗚呼而謂太公爲之乎後世徒見其書有以窺天道察地利明人事謹符節嚴號令酒謀應猝變化若神軍器械溝壘模糧之具纖悉備見遂以爲三代聖人之兵亦復出此不知聖人用兵之有道也昔孟子稱太公以比伯夷曰天下之二老又曰太公望見而知之是孟子以太公同于聖人從後世之言則僅足爲孫臏之靡矣

周公論

處天下之變者必思所以任天下之疑任天下之疑者必思所以弭天下之禍今夫天下之變非聖人無以處之也而不能使天下不致疑于其間惟聖人于此有以任其疑而不顧夫雖有以任其疑而不顧若使天下之疑久而不釋則上將見疑于君下將見疑于民天下之禍吾其無以弭之哉是故處之非難而任之爲難任之非難而弭之爲難然衆人所謂弭天下之疑者不過曰委而去之而已夫使聖人處天下之變而懼于天下之疑亦不過于委而去則是天下之禍自我而啓矣會何足以爲聖人惟聖人所以弭之者爲道不特有以弭聖人之疑而卒使天下之禍無自而發此其爲聖人者歟周之爲周未再世也成王幼沖不能紹文武之業此可謂天下之變也舉天下之大而聽于周公天下不能無疑焉誅管叔放蔡叔流言四起而周公端委于上寂然如不聞是周公公有以任之也任之既久果何以弭之哉雖然成王寢已長矣其聰明志慮猶未足自治其天下而周公歸政焉以常人論之既歸之政則周公可以致爲臣而

去矣公乃偃然自處于師傅之位而不去由是知周公弭天下之禍之深也蓋周公以謂成王之聰明志慮雖未足以自治其天下而吾與一二賢者輔之則亦足以治苟必待其聰明志慮足以自治其天下而政始歸之則天下之禍有不可弭者矣何也人君之聰明志慮足以自治其天下而猶制于大臣則惡忌之心易生納讒聞之言況以叔父之尊而臨之哉故于是舉天下還之君而不去其位以爲之臣當是時也非特羣臣不足以知周公之心雖召公亦不之知也故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夫召公之不說謂周公歸政之早也故公爲言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且而悉舉商周輔相之盛伊尹伊陟巫咸甘盤號叔閔天散宜生秦艷南宮括之徒用又厥辟受有天命之事以廣召公之心其終又曰若游大川予往暨汝與其濟小子同未位既無我責及成王足以自治其天下而聰明志慮皆吾有以啓進于前而惡忌讒聞無自而發君臣罔有間隙而至于太平此周公歸政之早之效也由是言之周公之變召公有不能處而思弭其禍者召公之智且有所不及而以責夫後世之臣此周勃霍光不能自保者歟

老子論

昔者嘗怪太史公之書以謂申韓之學者原道德之說蓋申韓之學自以刑名爲宗而商鞅用其術使秦之民重足而立身死名僇爲天下笑豈與老子所謂道德同日而語雖然其弊豈無馴致者哉夫老子之說以無爲爲宗者也天下之治而至于無爲可謂極矣後世之能致此者莫過于虞舜而舜之時書去四凶也舉十六相也修禮而作樂巡狩之轍徧于天下皇皇然未之少休號爲無爲而亦無不爲矣何則無爲者其治之理無不爲者其治之具也是以儒者之學每論其爲治之具而不論其無爲之理使天下後世守其具而施之則亦足以至于無爲矣尙有虛言之務哉老子則不然不先論其爲治之具而姑論其無爲之理彼無爲之說既勝視夫爲治之具若卑近而澆焉則天下之人惟其空言之慕思所以致夫無爲者蓋亦不知所爲矣不知所爲以號于天下而天下將何從是必紛紛膠擾以不順吾之令而吾之所謂無爲之志無自而伸矣言發而下不隨命出而衆不應故必刑法然後可以威之刑法之威既立天下之人始無敢犯以成吾之所謂無爲之治者嗚呼是申韓之術如此而豈老子之意哉今夫老子之意蓋將以明吾道德之歸而致天下于無爲也蓋世之欲行禮者必教其升降揖遜之節然後上下之分明而不亂今有人焉惡其升降揖遜之繁不若安坐拱手以爲無事至于少者狎之強者侮之而無以禁也然後爲令以齊之曰不安坐而拱手者斷棄其命則鞭扑不已而刀鋸相尋矣不知聖人制爲升降揖遜之節者將以使民至于安坐而拱手也申韓之弊何以異此嗚呼孔子之不言性與命與仁非不言也蓋嘗發其端而使人之可得也老氏之學則盡言焉後之人用而不知其要者流而入于刑名習而不察其理者流而入于虛無刑名之弊商鞅以之虛無之弊王衍以之二者皆貽患于天下吾是以知太史公之言未爲過也

孟子論



性者所以受于生者也。自孟子道性善。天下之言性者猶惑之。夫惑之者。未能求之于天也。夫天之所以為天。人之所以為人。其有異者乎。人之所以不能知性者。以不能知天也。言天之道。莫辯乎易。欲知人之性。蓋觀夫易之所謂天乎。欲知人之善。蓋觀乎天之所謂元乎。故易于乾。則曰大哉乾元。于坤則曰至哉坤元。由元而後有亨。有利貞。然則元者。果何謂哉。太極之未判。陰陽之未形。于是而有理焉。天地萬物得之則生。不得則死。聖人無以表之。故曰元。是元者善之所由出也。人之性有以異此乎。喜怒哀樂愛惡欲者。人之情也。情發于性。而性非情也。性則本中。而情則有正。當喜怒哀樂愛惡欲之未見。于是而有理焉。足以見夫人之所受者矣。聖人無以表之。故曰善。是善者出于元者也。而天下之言善者。皆以對惡而言。蓋無以表之云爾。今夫天下之人。指以為性惡者。桀紂盜跖也。桀紂盜跖之惡者。不過于屠戮殘賊之暴而已。然其屠戮殘賊之暴。豈終食之間而無違哉。其終食之間。屠戮殘賊之暴。有時而不作者。則其所謂善也。所謂性也。其作于屠戮殘賊之暴者。情奪之也。使其屠戮殘賊之暴。終食之間而無違。則亦不可以為人矣。知此則知善之說矣。天下之所以不知者。止以善為對惡而言。不知其所謂無以表之之說也。書不云乎。惟皇上帝。降衷下民。詩不云乎。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民之衷。天所降也。其好德者。秉其常也。是道也。惟易言之。孟子能明之。若荀況揚雄。其皆未達于易者乎。

荀子論

天下之風。能變天下之士。而士之所守。要在不為天下所移。夫天下之風。皆善。而吾無移焉。非所謂士也。惟天下之風未善。宜吾有以易之。斯可以謂之士矣。吾之道不足以易之。而返懼其有不合也。假吾道以務為合之之說。則未見其為不移者也。當孔子之時。天下未知以儒為貴也。而孔子必自貴其儒者之說。彼雖不吾聽。而吾亦未嘗屈焉。故孔子之道。曰尊。傳孔子之道。曰孟。當孟子之時。諸侯惟知以利為急也。而孟子則曰。亦有仁義。惟知以地為廣也。而孟子則曰。關土地者。民賊。惟知以兵為事也。而孟子則曰。善戰者。服上刑。夫孔孟之說。其于當世。不翅如水火之殊科。方圓之異鑿也。惟其所守。不為天下所移。而亦不務于求合。此後世之士。跋望而不可及也。若夫荀卿子之書。其亦未免于求合者歟。何則。卿所負者。儒術也。所謂者。戰國之時。非富不安。非強不立。非兵不雄也。故世之游士。持是三者。以多諸侯。曰吾足以富爾國。吾足以強爾國。吾足以用兵決勝。而謀爾國之君。非是三者。亦莫之聽焉。而卿之書。皆有之。卿之意。以為吾所謂富國者。非彼之所謂富國者也。吾所謂強國者。非彼之所謂強國者也。吾所謂用兵者。非彼之所謂用兵者也。亦足致富強而善用兵矣。故富國之說。曰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強國之說。曰道德之威。成乎安強。用兵之說。曰兵要在乎附民而已。卿之言。非不正也。其所以為言者。將以求合也。彼其見戰國之士。以是得君。則亦懼其言之不入也。飾仁義之說。以附于三者焉。然其論雄深而辯博。此其所以使李斯之徒學之。而失其所後先哉。然昔齊王好戰。而孟子請以戰喻。好勇。而孟子請無好小勇。好貨。而以為公劉好貨。好色。而以為太王好色。豈亦徇時乎。孟子之言。因事而有。以誘其君者。非著之書以求合也。

管寧論後見蘇子由管寧贊乃有同者。然以偶合。不復改也。

人君不能必以擇臣。而人臣能必以擇君。不能擇君者。一于失人。不能擇臣者。一于失身。或曰。天下一家。而君可擇乎。曰。不食焉而已。天下有大利害焉。食焉而不告之。是不忠也。不食焉而必告之。是強忠也。不忠者。非聖人之事也。強忠者。亦非聖人之事也。雖然。天下方貪也。而吾獨廉。天下方愚也。而吾獨智。苟天下之尚賢也。則其廉與智也。皆足成名。如不尚賢也。則其廉與智也。不足以保身。伯夷。叔齊。天下之廉者也。比干。子胥。天下之智者也。何伯夷。叔齊足以成名。而比干。子胥不足以保身。所遇之時異也。伯夷。叔齊而非武王也。則亦足以殺其軀而已。君子不幸而處此。既不可以失身于人矣。亦不可以不保身于時也。當漢之大亂也。田豐。沮授。其為計。非不忠且盡也。而不知袁紹之不足用。此失其身之罪也。孔融。禰衡。其智非不先見也。而皆陷于死。此不保其身之罪也。彼荀彧。郭嘉。之流。又以操為真主也。拳拳然導其私而成其志。天下之士。未有不惑而從之者也。其不從之者。得幼安一人焉。夫盜之擅主人之居。吾固知其非也。知其非而力不足以救之。請無污于盜而已。迎而拜之。餽而受之。是污于盜也。無污者去之也。去之而盜知焉。則以為將赴訴而圖已也。露刃而見。則亦不免矣。故其去也。必將偽為遊而遠之。及其餽也。必將婉為詞而謝之。如是。則吾不污而盜不疑。雖不足以救主人之亡。與其拜之受之者。亦有閒矣。操之盜漢也。幼安知其力之不足以救之者也。逃于遼東。則亦遠矣。彼有聘焉。則亦不可以不返也。雖然。其祿不義也。則亦不可以不辭也。故聘焉而返者。所以解其疑也。祿焉而辭者。所以謝其餽也。歷其四世。優游沒于牖下。而足不一至于其庭。嗚呼。其權謀智略。雖不外見。自其大者而觀之。吾意其為不用之孔明也。雲無雨可乎。其可以見者。用也。其不可以見者。不用也。邨原。華歆。世以並于幼安者也。原既無足道矣。歆之才。亦有過人者也。然而躬引伏后。而斷其首。則犬彘之不若也。陳登之稱歆曰。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夫清與潔。禮與法。果何事哉。清與潔者。處世而不污也。禮與法者。君臣之大義也。歆之為操用也。則既污矣。而預弑天下之母也。則大義去矣。是語也。吾將移之幼安。天下其不信之哉。

孔明論

君子之事君也。必將告其君以所欲為者。而濟其君之所未為者。君以為然耶。吾將起而就之。其不然耶。吾將引而去之。是故君不勞而臣不辱。伊尹之于湯也。將使為王也。管仲之于齊也。將使為霸也。其王與霸者。莫不一告其君而終身未嘗言也。其終身言者。附其王霸者也。其君也。亦不以其一告于我者。朝夕而問之也。其朝夕而問之者。亦附其一告者也。故上下寂然。安坐以待其成。嗚呼。今儒之言曰。吾君未能用我也。吾將以其小者告之。小者而用也。再將以其大者告之。而君之待其臣。亦曰。是人其可用耶。姑試其小者。而徐咨其大者。且是而夕非者。有之矣。朝可而暮否者。有之矣。是待凡君與凡臣之道也。望其成功者。則不然也。孔明之始告其君也。蓋將以興漢室而取荊益也。與漢室者。所以正名于天下也。取荊益者。所以為興漢室之資也。善耕者必有其地。善賈者必有其財。無地與財。而言耕與賈者。是惰農與游手







緇衣之詩。漢則常時。康成。唐則珣瑜。餘慶。聲名事業。磊落相望。今君奮自感。而才力表表。受知聖主。主持節。閔析利病。而明賦否。風采凜然。動一路。上之用。君將不特此而已也。故玠圭寶玉。不以為榮。路車乘馬。不以為寵。而錫茲美名。俾振起其氏族。在本朝諸公間。被此賜者。不過一二數。所以期君遠且大矣。然而君之字亦未安。某請易曰。光錫可乎。光以彰君之德。錫以昭上所賜也。鄭侯曰。諾。吾懼弗稱爾。願書而志之。于是為之說。以贈。乾道九年四月甲戌。穎川韓某述。

考

唐制兼官考

唐之制。雖隋舊規。文武各置散官。凡文職隸于三省六部。武職隸于諸府十六衛。未嘗相侵也。然自武德初。武臣大功重任。或加之文職。以為異恩。故李靖平輔公祏。則為東南道行臺兵部尚書。蓋行臺如分司。然無職掌也。繼授刑部尚書。命平突厥。則復改兵部尚書。為定襄道總管。是帶尚書之職。使之將兵。以示寵。靖自是遂正遷僕射而為相。考太宗之時。武臣為尚書者。例皆拜相。故李勣自并州大都督召為兵部尚書。繼而同中書門下三品。張亮自相州長史召為工部尚書。遂參預朝政。侯君集自右衛將軍。遷兵部尚書。遂參議朝政。唐制左右僕射及三品或參預朝政。皆為宰相。未有宰相執政之別。非今參知政事比也。此其職也。不然。當時諸將數十。立功者甚衆。如蘇定方。薛仁貴之徒。豈不盡為尚書哉。惟屈突通會除刑部尚書。自以不習文法固辭。見其不能預政矣。中葉後。武臣致仕。或除尚書。張仁愿。張萬福等是也。身後或贈尚書。薛從。郝廷玉等是也。以武臣平日不為此官。于其仕及身從閒以寵焉。始足為重矣。故未嘗悉使武臣得之也。夫太宗之法善矣。高宗中。睿猶能守之。遠明皇天寶中。朔方總管牛勣。以無功而亦拜尚書。宰相張九齡固爭。以為不可。九齡因是罷去。及李林甫代為相。奸邪迎合。竟使仙客為之。而明皇不察。復用仙客為相。特激于九齡之論。必欲用武臣。初不問其賢不肖也。其視太宗之用李靖。蓋亦遠矣。然終唐之世。無武臣任侍郎者。是未嘗除也。太宗嘗以番將阿史那社爾兼鴻臚卿。亦異恩矣。唐世武臣。遂以兼卿為寵。高宗將伐高麗。尉遲恭自開府儀同三司致仕。止授太常卿。起為左一軍總管。是亦帶卿職使之將兵。以示寵也。至明皇時。郭知運以隔右經略使。田神功以平虜兵馬使。高仙芝以安西都護。並兼鴻臚卿。肅代時。李嗣業以復東都。兼衛尉卿。馬璘以破史朝義。兼太常卿。段秀實以懷州兼司農卿。郭子儀鎮靈武。兼衛尉卿。其子曜以子儀恢復功至德初。亦兼衛尉卿。其子晞為鴻臚卿。論惟正以募兵靈武為光祿卿。尚可功自賊所來歸立功。戴休顏以平黨項立功。皆試太常卿。唐制試官猶今帶補子。辛雲京積功至特進。渾瑊積功至開封府郡王。止兼太常卿。是武臣非有功勳者。不加卿職。其重又可見矣。亦未嘗悉得之也。然終唐之世。武臣無任郎中員外郎者。蓋未嘗除也。此其大略可考矣。嗟夫。文武之任一也。譬之舟車焉。車之行陸。舟之行川。皆隨宜而任重也。後世文武之名太分。而任亦偏于輕重。故文武相視如楚越。然文臣常任內事。武臣常任外事。武臣每以不得文職為歎。故唐朝以異恩而加之。及

唐政之衰。武臣任藩鎮者。例必兼臺省長官。而其僚佐亦遙領臺省之職。大抵以悅藩鎮之意。而臺省之官遂輕。正官不足。又增檢校。由是僕射司徒之稱。逮于阜隸。祭酒賓客之號。加于將校。名實紛糾。莫此為甚。陵夷至于五代。不可考矣。此本朝所以一釐正之也。

南澗甲乙稿卷十八

銘

一經齋銘有序

漢章長孺父子皆以明經。位至丞相。當時為之諺曰。遺子黃金滿。不如教子一經。儒者至今以為美談。蓋庶幾于韋氏也。予友何德循。故丞相正獻公之孫。而端明公之子也。弱冠好學不倦。予名其齋曰一經。而說者曰。古者自小學至于太學。三十而五經立。一經不亦偏乎。予曰。學之為事也。苟誦習而已。雖歲閱百家可也。豈但五經。夫經淑諸人以道者也。自炎熊至于勳華。其歷千祀。經蓋未備。而道且安在哉。西漢去古未遠。故大儒董仲舒之流。皆號為能通一經。而其言粹然。與經無擇。後世記問之學。不逮遠矣。由是談之。五猶一也。一猶五也。未有能明于易而不能通于春秋。能安于詩而不能立于禮者也。故學者務聖人之道。雖一經為有餘。如其不也。雖五經為不足。然則一經偏乎哉。德循曰。諾。予盍為我銘。銘曰。我思古人。愛莫似之。其存者言。惟言之與。與道俱傳。自葉流根。禮樂春秋。書事詩情。易其大原。譬彼東流。三江九河。其來渾渾。究厥攸歸。有會。有別。孰為吐吞。智者權之。以一知萬。斯獲其元。厥心孔昭。放諸四表。塞於乾坤。匪繁冥行。亂其濤瀾。輟其藩垣。偉矣漢儒。睨于靈金。其學不繁。嗟予勿忘。言遵其塗。茲道之門。



誠身齋銘有序

河南富子立以誠身名其齋。而徵詩于韓子。韓子曰。吾詩不必為也。詩以達情。而以論道。吾懼其幾于釋老。蓋試為之銘。夫子思孟軻之說。學者日誦而易之。故必即異端以求道。不則其趨。猶如其居。類如色。以為容。擇然後言。欲致其誠者。試以事則無施焉。君子之于道也。將以成天下之務。非獨為是稿木死灰然也。譬之水焉。其止也可以觀萬物。而行也可以利萬物。君子其勉之哉。銘曰。老佛肆行。羣心曰盲。置生問死。土木偶形。弊基諸儒。白首抱經。弗析厥理。虛文第程。何以救之。曰身是誠。誠久而著。道將縱橫。放諸四方。如權遇衡。聖人之運。實侔于天。惟天不言。萬物故成。君子反身。蓋復其原。匪誠能天。以天道名。水流在川。無或不盈。子能終之。天下可平。

好仁齋銘有序

學至于仁而已乎。仁者。人道之正。而道之所可見也。故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易之論道。則曰。顯諸仁而復之。爰以初為仁。又以為道。是道也。夫子以告顏淵。而其心三月不違。自餘告弟子。或舉其一端也。孟軻氏沒。千載不能明。近世先儒。始有發焉。雖然。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樂之。蓋亦有漸云爾。建陽馬子嚴莊甫。于其尉舍。開齋。以望鵝湖之高峯。而其鄉先生朱元晦。過之。以表記仰止之意。名以好仁。且人之對是山。不過愛其清高峻拔。以動悅于心目。而元晦獨取其靜者。俾其徒嚮而習焉。可謂善觀于山矣。莊甫又欲予銘。將志而不敢忘。夫君子之學。固在于不忘也。其進而至于樂者。孰禦哉。為之銘曰。天之蒼然。地之隴然。人居其間。有是道焉。其道伊何。克己而復。復則無妄。茲為其目。何以命之。厥惟吾仁。物由以生。惟明在人。操之則存。念之作聖。取譬如山。其一而靜。好而不學。蔽焉亦愚。寂而至無。豈吾之徒。內形諸心。外施之率。邈然四海。罔不來暨。有山在前。室惟其常。出入起居。睨而勿忘。

汪南美二十八宿硯銘一名琴硯有序

端石以下岳為正。今岳實石墜水生。不可入。或得之甚艱。璞亦小。然色澤與諸岳異。可辨也。汪杞南美頃為肇慶通守。得石于下岳。僅尺餘。烈為琴硯。其中容墨僅如掌大。然上下有鵝鴨眼二十有八。因號二十八宿硯。甚珍之。南美年九十三而終。予為誌墓。其子邦俊以為贈。辭不可。因銘而藏焉。銘曰。琴之無絃。矧為石規。其窪中以瀟墨。先生守玄。詎知白。炯然光芒。星四七。端岳之傳。此其嫡。如金方寸。璧盈尺。吾非多言。貫于一。

呂景仲二硯銘

三星麗天。雨珠在泉。青紫雜然。其中有玄。寶之以傳。式全其堅。右大硯。炯然之眸。表其質。溫然而澤。蘊其德。磨硯古今。茲有力。惟籍之璣子。其識。右小硯。

比國良泉銘

鳳陽鶴之麓。有坑而伏。堂之坳。圃之腹。斯瀆而沃。束于淳。潤于谷。可用而足。清如官。美如俗。是為建人之福。淳熙乙未歲六月庚午記。

崇福庵安靜泉銘

安靜道人。倚杖視役。撥別草間。泉應而溢。萬斗源源。既甘且清。四衆環觀。愛以我名。道人云。亡。泉流不息。千畝深耕。百夫聚食。有僧住廬。有墳在山。嗟嗟子孫。勿忘我艱。琢石碣銘。毋俾泉壞。泉本無生。道人常在。君子泉銘有序。劉疇字子淵。以學行為鄉先生。晚齒一命。輒丐祠祿。飲水曲肱。雖仕而隱也。年八十六。視聽不衰。嗜酒喜賦詩。超然有高世之趣。屏居城西山。郡守韓某訪焉。愛其林壑幽清。而汲甚遠。為鑿井竹間。逾三十尺。未幾泉也。再過而鑿。石窮而漢涌。既冽且甘。里人異焉。以子淵之德。履命為君子泉。為之銘曰。蘊德之深。藏之堅。今。漢之益。清斯其天。今。鑿而用焉。永千年。欲知其人。視此泉兮。

兼淨亭銘有序

徐應祺種竹溪上。給茅竹間。曰為挾筴之地。其宗人行仲取東坡詩語。名以兼淨亭。應祺曰。此非特水竹然也。亦聊以寓吾心爾。予過而愛之。應祺請銘。以述其意。為作數語。古士愛竹。朝暮竹開。竹不泣水。猶如住山。有樂水者。日臨清流。無竹與依。汎然具舟。嗟哉徐子。結亭自娛。惟水與竹。乃二者俱。水清十尋。竹密千挺。澄波倚幹。接影交映。好事來觀。日以兼淨。是有象。非色。非想。挾筴徜徉。契我心賞。曾不取舍。魚與熊掌。問之何得。得于春秋。春秋之本。上下可求。惟虛惟一。以息以游。吾聞聖賢。道以治世。匪若野人。罔合內外。子曷遠止。時行則行。曠明子心。亦成子名。

贊

呂伯恭贊

噫嘻伯恭。不可見矣。尚懷師生。彷彿于此。澹然其容。淵乎其止。有風扶搖。何九萬里。王德修摹尹知靖先生畫像見寄因為之贊。嗚呼儒學之要在養其正。施之萬務。動罔不應。吾于先生。以是為訂。其安而行。曰誠與敬。綽乎周旋。而中執。儼然色莊。而氣勁。故白刃在前。而莫屈。飯疏飲水。而奚病。流離萬里。謂有天命。發明大道之原。致人主之尊信。本孟氏之知言。蹈顏子之幾聖。豈仁無終食之遠。而窮理以盡其性者耶。

齋誠密記贊

冬至子時陽已生。道隨陽長。物將萌。星辰賜告。銘心骨。謹用寬章。奉至平。右詩二十八言。齋誠密記四字。慶歷初。穎莊敏公為龍圖閣直學士。經略鄜延。嘗冬至祀家廟。公方齊居。夢天星貫而成文。曰。龐某後十年作相。當以仁佐天下。公為是詩以志之。緘題其上。亦曰。至夕密記。皇祐三年。公自西府入總百揆。發誠視詩。若符契然。某舊聞其事于萬神閒。以為非夢而見也。或者以其近怪而不語耶。其後訪公之曾孫謙。謙于吳興。始獲拜公之手字。而緘題之跡猶在。惘然歎曰。有是哉。恭惟昭陵在位。四十有二載。廟號曰仁。天下歸仁焉。雖聖人之性出于自然。亦當時輔相之助也。然自乾興。以迄嘉祐。所相凡二十三人。而天特



以仁付公。何哉。公之未相也。夏人賴西方。公築十一城。以捍要害。而元昊請命。其既相也。智高畔嶺南。公獨以師付大將。不為疑貳。而夷獠授首。及將老而歸也。猶復經營屈野之西。以為驅場之備。二十年間。未嘗一日忘兵。宜與夫仁不相似。然蓋好仁則惡不仁。而孟子曰。為天下得人謂之仁。方天下升平。寇夷小侮。不震以威。則不仁之患不去。而公之于仁也。薦一司馬溫公于朝。元祐之政。至今賴之。昔咸文仲廢關下賢。孔子以為不仁。公之仁不既大矣乎。為之贊曰。

宋襄公不禽二毛。兵敗于泓。見譏春秋。齊管敬仲作內政。以寄軍令。九合諸侯。君子與之。兩漢以還。道術不明。君柔臣儉。以仁為名。惟子莊敏公。用之則行。能寬而威。匪殺而生。戎服治軍。遂臣夏光。寇攘于鬼方。制勝于廟堂。德或未綏。報國以人。子孫百年。賴其典型。蓋天非畜于仁。而人不勝其任。公之成功。天昭之矣。嗚呼。彼小星。不顯其文。豈惟仁宗。社稷之臣。士之趨仁。宜公是式。煦煦苟安。仁之賊耶。

文

婺州勸農文

國家之制。守令專一。勸農為職。婺之為境。至狹。民之力田者。蓋有不待勸者。然去歲一罹旱傷。闕食亦甚。勢廷課民種麥。丁事備悉。蓋慮其食不接也。今春耕已動矣。有田者自耕之。無田者為人耕之。皆可以得食也。而鄉村之間。猶有一二盜竊。或與販私鹽。以取重罪。是志在于食。而不知務本以求焉。太守甚不取也。父老其道此意。以教訓于子弟。麥可望矣。若豆與粟。度地所宜。猶可致力焉。陂塘之利。當修築以備旱也。富豪大姓。亦惠卹閭里。鳩集而使之。至于賑救之方。均濟之策。太守其何敢辭。惟無忘于力。以服勸于田畝者。爾輩其自勉云。

建寧府勸農文

建寧之境。地狹而民貧。民之力農。蓋有不待勸者。然太守昔忝邑令于此。去之十五年矣。聖天子以為知此邦風俗之舊。復以千里付之。其出郊而見父老。不敢但循故事而已。蓋聞往歲旱荒。七邑之民。甚闕于食。至掘草木之根。以度朝夕。遊手未作。頗不務本。往往冒法禁。販茶鹽。十百為羣。以自取罪。犯而負逐利。又多費良田。以種瓜植蔗。其可耕之地。類皆崎嶇崖谷。閒歲有所收。不償所費。一至饑饉。則強梁嘯聚。迫脅上戶。以收糴禾米。類皆弗靖。足為鄉閭之羞。父老其為太守戒。誘後生。後生務遂農業。今造茶夫雲集。遠其將散。富家大室。亦宜招集房客。假之種糧。以多耕荒廢之壤。高者種粟。低者種豆。有水源者。藝稻。無水源者。布麥。但使五穀四時有收。則可足食。而無凶年之患。以少變此邦之俗。實太守所望于父老。亦聖天子委付于太守之意也。

又勸農文

當春勸耕。守令職也。閩中地狹小。民患無田可耕。爾。尚何必勸。為然。太守昔為令。今為守。頗知此邦之風。又行且去矣。父老其為我道。將以勸于民者。蓋地雖狹。惟有水者為田。其無水之地。可以種粟麥者。未如

泉。福之廣也。山雖多。惟茶果之植。其負山之原。可以藝桑柘者。未如江浙之美也。每歲茶夫既散。富家大屋。宜有以招之。俾其耕種于無用之山。荒墟之地。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亦可以漸至富殖。而收養無田之民。使不至于游手盜賊也。桑柘所以為衣。粟麥所以為食。則或遇水旱之憂。二稻雖捐。亦不至于凍餒矣。此非特太守之意。實朝廷之令。俾太守奉行者也。可不念哉。

又勸農文

太守昨被命守此邦。時方旱災。賑救之不暇。無以慰爾民也。去之四年。聖天子不以為不肖。又使臨焉。凍然未知塞責。連歲屢豐。米穀價賤。深可慶者。然朝廷督厲州縣。每俾民多種二麥。至籍其頃畝。具帳冊。以干御覽。益以歲豐為不可常恃。欲備荒歉而接食也。去冬嘉雪屢應。二麥必熟。尚合增修陂塘。稍資灌溉。多植桑麻。益務織紉。若高原陸地之不可種麥者。則亦豆粟所宜。勸以衣食為本。庶幾仰副聖天子勤卹之意。至于率禮義而息鬪爭。避追呼而先輸納。則又父老所當訓于子弟。以善風俗。是皆太守之職。以勸於汝者也。可不念哉。淳熙六年二月十五日示。

建甯府祈雪祝文

歲寒未雪。方懷農事之憂。燥怒與災。復致市廛之懼。仰資妙力。庶滌前愆。伏願慈雲密布于上天。瑞澤遂周于平地。里閭靜謐。水無梗衍之勞。麩麥豐登。益有倉箱之望。

淳化三年歲次丙申十一月壬寅朔二十四日乙丑孫男具位某云云某茲緣郊禱復冒陰補發念從弟元功頃者令于通山無祿早亡將死之言以子見祝今其子津在諸姪中適又最長因以具奏蒙恩補將仕郎祇奉先訓資孝以忠躬見廟庭祖考其祐之

乾道九年歲次癸巳正月乙丑朔孫具位某云云某之男流年登志學爰以正旦加之冠禮庶祈保祐俾克成人

沈冠告廟文

作主告廟文

粵乾道八年歲次壬辰四月己亥朔初二日庚子孫男具位云云某祇荷先訓茲冒從班稽據禮經祀及五世爰以孟夏初吉作主于廟涓日告遷

秋祭告廟文

某以中元之祭前夕先薦庶羞而朝且復用素饌雖出舊俗慮為煩瀆輒議自今歲始秋祭改用社日專以素饌獻于中元庶幾獨潔不相紊雜仰冀神靈特垂鑒察

沈納婦祝文

淳熙四年十一月丙申朔二十七日壬戌具位云云某之男流娶婦見氏朝奉郎新通判廬州子國之女蓋以道舍人之孫也爰以嘉日歸見于廟契誼既厚子孫其宜之



元諒納婦祝文

淳熙二年歲次乙未十一月戊申朔初四日辛亥孫男具位某昨以族弟元諒既繼叔後遂娶嚴州分水縣進士王觀之女以九月望日往迎其家今者挈婦歸見廟下冀垂默祐俾克嗣續

納婿祝文

乾道八年歲次壬辰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孫男具位云云某第五女五十六娘納婿右迪功郎新安軍南康縣主簿孟植男女及時成茲嘉禮恭見于廟是宜佑之

祭文

祭葉少保文

嗚呼天乎而醉公乎典型其不可見而後生者卒無師乎天之生材弗昇其全有能全之其用則愆或幾于用而奮其年茲世大患從古以然惟公之材可謂全矣雖有智者莫得而器貫穿六經馳騁百氏笑談千言落筆萬字時取其餘施于政事妙齡秀發獨步當世遂以文鳴入裁帝制幸因在朝公不詭隨晚逢中興丞轄是司歷殿大邦有仁有威隱然江淮聲譽四馳閭盜假擾尺筆管之公會不留山林是思歸奉廟宮年既七十掛冠之請靡俟終日上心嘉公賜以旌節子孫滿前邱壑自佚優游福壽數指可屈凡世所患公無其一今蓋棺其何憾而天下猶且痛惜豈公之材雖用而不久于廟堂公之年雖高而不及于百歲徒令多士誦其文章四夷想其風采時無老成邦國殄瘁則孰不聞風而咨嗟過車而墮淚某早以大父之契登公之門無尺寸之長而猥蒙國士之待有通家之舊而不翅子弟之親訓誘之誼敢或不遵會數月之不見遂俯仰于千春此其所以呼天自悼而一哀有倍于衆人也

祭葉丞相夫人文

嗚呼夫人柔嘉之德淑令之姿蘊于閨門固已有異也爰卜其歸來續大家方合卷之夕而丞相遂登俊造之科鄉閭翬焉蓋以為必貴也克佐元夫仕于四方內嫗其親外睦其族和且有義也平津之封臨堂既開夫人起家而居有之詠周詩于鵲巢膺湯沐于大國則亦榮之至也慨甲第之初成俄一疾之遽嬰首如飛蓬奄忽至斯行道之人猶為之出涕也奕奕衰衣自遠而歸面勢山川躬得吉壤以為夫人之葬雖既老而莫償然始終哀榮亦可以無愧也某舊從相君之遊適守是邦靈車之還敬祖于庭是以敢言其契也

祭曾吉甫待制文

南波衣冠流離搶攘有赫一門兄弟相望德誼之美政事之良玉節虎符八座丞郎公實其季發為文章粲然一時珪璧琳琅會未試之白玉之堂徒昌于詩詔鈞鏘鏘瓊弁珠纓貂綸繡裳儷呂軼徐追陳燈黃從衡蹈厲世莫取當而公之學肆其汪洋執德不回用心允剛本于六經蹈乎大方中嬰險巇澹然則藏晚生有逢乘風而翔執又甚之俾脫其箱公雖在遠告猷益感道山曲臺典型有光請公百年其壽而康

雖不見矣我涕用滂嗚呼哀哉我初拜公靈山之陽繼見于台從容豆觴我來過蘇公病在牀如寮十年義何敢忘公今將葬禹穴之岡孰為邦國老成而亡嗟嗟後生莫知我傷

祭許侍郎文

惟公蘊德淳大內懷篤誠見于政事方嚴而明發為文章氣豪而清刺邑殿州志無不行權臣炎炎願指任意公如不聞人為公畏崎嶇萬里秉志自遂遭如幾何所全者大公論始昭命公適歸蜀道之民愛莫留之周旋九卿布武法從逢時休明不為不用公席未安益獻其言權衡古今上稱善焉淮右瘡痍執節綏撫經營邊陲以禦敵侮屈指當代如公幾人奄不可見天其不仁嗟我識公踰二十年簿領之徒疇昔有緣公侍明光辱薦相先契闊死生風誼凜然自公告老猶冀公壽盛德不亡尚宜有後我來江東公葬有期往奠一觴以寫我悲

王樞密路祭文

惟公直亮之氣蘊于中方嚴之色見于外蚤以詞苑之英實際千齡之會精神折衝全蜀是賴堂堂山立以道進退歸視草于禁林適妖氛之橫潰遂同質于帷幄偉嘉猷之具在慷慨獻言彌切而訓謂叶輔于聖神用威熙于帝載云胡不留國則殄瘁當立之思有華其誕靈車既遷過者墮淚矧繁同寮一見莫再悵挽焉其孰推嗟欲助其嗜愛庶公聞之致此薄辭

祭致政張參政文

孟軻有言氣大以剛以直養之塞乎四方公之在朝出處有義不辱不驚蓋本于氣國有回邪正色靡隨廷有大議謠言不欺弄權者誰公則避退誰實忌公亦莫敢害屏迹十年天下望焉玉潔水清莫知我全自對引歸再臨江東敵騎逼驅逆折其衝迄登廟堂俾翊大政上方責成公則告病平生之蘊百未一施亦獻其猷命于元龜意公雖老以界上壽以養于國有謀則就匪天不遺其又何咎嗚呼哀哉公于社稷有言有功如鼎鑄奸魁魁不逢公于字民有愛有威如彼谷風或煦或吹和戎方興我則聞之國本未建我則明之蜀道之建建業之危銜鉞之允勸講之宜巖然英聲厥聞四馳今其已矣千齡是思某荷公之知于未諱面不俟其來辱以論薦假節舊邦益懷高風欲往奠公涕洟是從有臨其穴致此豆卮百身之贖豈懷我私

祭周資政文

淳熙元年歲次甲午六月丙辰朔二十三日戊寅門生朝散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婺州軍州事韓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致政大資參政先生周公之靈惟公勁直之氣聞于時溫恭之色見于面校書天祿蚤歷塊而不羣執法殿中遂于霄而直上方簪筆而入侍竟割符而出藩初無忤于龍鱗上聖之知甚寵中僅脫于虎口權臣之怒已深留落十年崎嶇一節運逢更化起閭里以來歸志則盡忠入朝廷而見嫉將焉往而不黜會何病于弗容精金百鍊而益剛長河九折而逾駛天子初覽于庶政驛書所召者四人慕其敢言趣以論事蓋士方競于謀利公獨指為不然時方急于用兵公獨詆為未可致宸衷之簡



在由誠之意盡輸。果從武部之班。亟上政塗之峻。竊欲自治。以扶未危。邊鋒不戰而寢。廟論弗成而旋。定進退不迫。施張可觀。稍均琳館之燕閒。猶課海邦之治行。蓋未替股肱之眷。乃特以筋力為辭。公雖倦而臥家。士猶倚以輔國。掛軒車而不出。晚管其若遺。久安泉石之遊。猶冀松喬之壽。老成遽失。殄瘁與嗟。某頃以頑疏。夙承顧遇。涖官曹于幕府。即荷品題。列掾屬于中臺。實資陶冶。慨一達于騰切。恍九換于歲。躔速紆郡。絳而來。未致尺書之敬。撫甘棠之舊。正爾馳懷。動宿草之新悲。何期隕涕。雖素車白馬之已後。豈斗酒隻雞之敢忘。情見乎詞。公其亮此。嗚呼哀哉。

祭龐祐甫文

年月日。具位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察推龐兄祐甫之靈。嗚呼。祐甫之窮。一至此乎。凡人之生。匪哲則愚。曰窮與達。是有二塗。語其命則不足。較其才則有餘。雖賦子厚薄。不可預料。而榮悴壽夭。得非偏歟。嗟夫。吾祐甫。其智識宏遠。足以蹈厲一世。其筆力雄贍。足以詆訶萬夫。坎壤不振。與木石俱。曾寸帛斗粟。不足以費。閉門寒餓。至無以衣食其孥。平生所自見者。獨詩騷之妙。暨苦節之不渝。中學佛而自誓。幾溺跡于樵漁。固富貴之難必。尚意其老壽。而為山林之隱。何遽往矣。使吾黨之士。莫不收涕而歎。歎。曩子之來。白髮見顛。驚議論之或壯。爾然曳杖。已不任于馳驅。開樽飲而墮淚。復仰天而歌呼。吾固已疑其氣之頗折。不謂俯仰數月。而遂亡其軀。子之常言。欲以累子。惟翰墨之遺。與幼稚之諸難。巧我序以傳世。諄諄望其不孤。我文非工。執信是圖。將率朋友之義者。共執百金。而買田湖山之隅。庶諸子之無憂。得自力于詩書。懋子九原。門戶可扶。子柩在舟。奠此一壺。尚能飲之。斯言不誣。嗚呼哀哉。

祭趙德莊文

嗚呼。德莊。為時俊人。吾之迂疎。固無得而友也。惟其平生。博取而汎愛。然臭味之同。宜莫如吾之久也。憶相遇于建水之濱。歲行甲子。與乙丑也。相與評文論詩。極當世之妍醜也。開掀髯而一笑。餐錦繡與瓊玖也。我將官于龍淵。君奉檄于傳舍。閉關而飲。曾不計其升斗也。時各年少。而氣壯。謂功名可以立取也。其後為別。數年。輒又一見。慨相顧。已白首也。竝遊建禮之門。分處中台之掾。方羣鷲而四馳。誓各固其所守也。衆猶猜而共嫉。幾悉墮于虎口也。既皆避而引去。去而復歸。其何所怨。而歸咎也。獨出處之幸。同周旋一世。視富貴于何有也。方君列于奉常。謂當在文字之職。繼常楊而襲韓柳也。迄有蘊而未盡。況可幾于大受也。嗟。君去之既遠。而我用之亦偶也。少我數年。諒宜壽也。豈期奄忽而遽逝。曩時之約。銘墓之文。果出于吾手也。二妾惻然。一子甚弱。君意之不如。信八九也。於越之人。思君之愛。未忘。今遂葬焉。是亦為其不朽也。平時交遊。在亡者半。或相視而莫顧。豈必較其薄厚也。葬不得臨其穴。病不得問其牖也。死生見于交情。吾于此而則否也。孰知吾哀。薦一觴而致三韭也。嗚呼。德莊。其尚飲此酒也。

祭張舍人文

嗚呼。安國之才。一旦千里。信朝燕而暮越。歷萬險而不顛。非方泉與造父。孰得搏其銜轡。發嘉譽于兒童。首英名于多士。脫蛟鯨之垂涎。排鸞鷲而接羣。奮長纓于册府。見諸老之駭。日擁六州之塵。入裁兩院。

之制。爛珠璧于文詞。捷風雨乎政事。灑妙墨之淋漓。傾高談于意氣。邊陲望其威聲。黎民歌其遺惠。馳騁十有五年。疇不謂之已試。亦足以方駕羣豪。軼步當世矣。嗟。人生之多艱。固靡限乎富貴。眷昔賢之有言。無八九之如意。況屈吾安國之指。十不滿其一。上則諧于父母。下則捐于兄弟。委澗藻之莫收。乏階蘭之或蒔。觸炎歊而遽疾。臥空舟而倏逝。委蓋棺于朋友。付弱女子于諸婢。功名鼎來。齋志沒地。他人不能一日行路。為之隕涕。尚何三事之可希。百齡之足計哉。我方銜憂。公訃奄至。死生契闊。俯仰則異。僅餘豐碑。絕筆千字。惟慟哭之云阻。寓斗酒而往。醉望孤墳于鍾山。尤仿佛于一醉也。

祭汪舍人文

嗚呼。養元。抱器博厚。濟以道學。寬裕有守。其立不倚。其合不苟。其仕于時。涅而不動。其言于君。朝論夕奏。義可則可。義否則否。上亦謂焉。可以大受。寅之諫垣。試之江右。匪日而歸。眷賞益懋。紫微高閣。威風來蓬。羣飛翺翺。嗚呼。若後誠實之襲。用則未究。遽以疾辭。其又誰咎。意其少遭。何天不祐。嗚呼。哀哉。古亦有言。善人是富。乃如養元。而不俾壽。邦國之悲。惜莫能救。嗟。我識公。歲云未久。為僚省曹。傾蓋如舊。不鄙謂我。宜取以友。再集于朝。盛德日就。契闊數月。我實在疚。書來諄諄。猶未去手。謂當一見。慰我奔走。豈期我行。乃遇公。柩。之。失此。以。有。孰。知。我。哀。有。淚。如。酒。

代祭謝舍人文

惟公負抱才猷。禁不得施。出贊戎機。備越歲時。云胡一疾。遽爾淪棄。天不憖遺。而止于斯乎。嗚呼。哀哉。公從子遊。十年于茲。蠟屐登山。臨流賦詩。一觴一詠。相與追隨。琳瑯金薤之書。璀璨瓊瑤之辭。前無古人。誰其似之。召記玉樓。翩然言歸。公不我留。我心傷悲。嗚呼。哀哉。日月有期。時將葬矣。奠以生芻。薦之芳醴。巫陽下招。魂兮徠只。

祭許舍人幹譽文

嗚呼。士有文學。行義信于朋友。忠信篤敬。行乎蠻貊。而坎壤一世。若有以死之者。其為人耶。其將歸之天耶。嗟。嗟。幹譽。恬靜不競。強志好修。同官奉常。閱歲兩周。文史相從。有唱必酬。贊道天步。日近冕旒。既遷郎曹。持節萬里。使不失詞。語皆稱旨。及在靖康。秉筆立螭。增綴既張。鴻鵠高飛。江湖放浪。漁樵追隨。落落難合。耿耿自奇。公隱卜峯。我守雪川。公來訪我。一笑懽然。曾未幾日。召對紫宸。偉哉三策。有屈有伸。將大用公。試以親民。赴官上饒。公無懼喜。行未兩驛。遇疾不起。嗚呼。幹譽。宜享壽祉。胡不百年。而止于此。十載空山。真可逃死。嗚呼。哀哉。仁者必壽。壽者必仁。人孰無子。反憂其親。孰如幹譽。脩然反真。巨海一瀛。太空淨雲。音容渺矣。欲見無因。聊致薄奠。寓哀一尊。嗚呼。哀哉。尚饗。

代養志姪祭王舍人墨卿

惟公學術根源。本乎性天。行業施為。無非自然。致養北堂。晨昏必親。觀色無違。維時孝純。發策決科。光明禁途。珥筆螭坳。裁成帝謨。載持漢節。令于丹祀。駕之不俟。以承天子。禮行簡牘。乃逢譴怒。志之弗伸。維此之故。天胡不仁。仁人不壽。以予外舅。而仁靡究。我祖仲氏。實升我君。君不我棄。婚姻孔云。願惟寡學。尚其



來教如何治命。禮成不報。門之未掃。丈人行。誰敢來者。提攜我後生。莫半之設。匪清匪馨。嗚呼哀哉。君其飲我誠。

焚黃告祭先考通議文

某比自天官得請補郡。蒙恩列職學士。遂以彝典。上延廟廟。贈階從班。追念墳壙。陷為異域。輒因諱曰祭奠。用申焚黃之禮。神靈不隔。庶其鑒之。

祭伯父文

淳熙二年歲次乙未。正月甲申朔二十五日戊申。姪其位某。伯父通判率直。伯母恭人馮氏之塋。某昨者。試令建安。實奉伯父之訃。既官大農。又聞伯母傾逝。厥後賤婦繼亡。今某乃蒙誤恩。易守建安。獲拜墓下。感憤之情。如何可言。

祭叔父文

年月姪云云。叔父將仕。養娘宋氏之塋。某之與叔。少纔三年。同學聚。情若兄弟。逮叔之喪。嗣猶未立。宋母無歸。某不投期養其終。且謂異時。僅得推蔭。謀繼叔後。管以尺紙。焚之柩前。厥後養娘歿于某之官所。遂附叔以葬矣。前歲某僥冒郊恩。乃克以族弟元諒為叔似續。得尉鄱陽。行且授室。而某茲蒙朝命。易守建安。相與拜掃于墓下。閱四年。志願甫遂。幽明不隔。庶幾鑒之。

祭三十三司戶叔文

年月日具位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族叔父前處州司戶三十三迪功之墳。某再叨守州。始克訪叔。僅得之。追念昔者。叔攝事于茲。相與甚款。遂三十年。祖航為僧。四十八娘。遠嫁諸泉。無為叔後者。感傷之懷。如何可述。

祭十四撫幹叔文

淳熙八年歲次辛丑。五月二十五日庚子。族姪易。族孫元吉。元修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叔公四十四撫幹韓公之靈。嗚呼。古先聖人。謂葬曰歸。死或未葬。魂猶如羈。惟公之喪。遠來自韓。旅泊萬里。險三十善。匪有什者。歸曷可期。既續公後。人皆涕洟。某等咸寓是邦。逢車載馳。禱寂之山。母弟所栖。公其往焉。庶安于斯。

告先兄墓文

淳熙十三年歲次丙午。三月。弟具位某。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亡兄河圖大卿之墓。某往歲遺流詣省。嘗令具言某之僥作。奏補當以及兄諸孫。以厚先君之世也。去冬復遇郊禋。遂獲有請。以蔭築孫矣。今其受命。雖曰某之志願相伸。俯仰之間。僅踰三年。痛兄之不及見也。遙望丘壙。有淚如洗。敢祈鑒之。默賜保祐。俾之有立。克紹家規。庶吾兄弟之情。永永不忘。寓書陳詞。但切悲感。

南潤甲乙稿卷十九

碑

東嶽廟碑

嶽之洩中國五。惟岱宗位東。其德在仁。其職生養。以應夫出乎震者。三代命祀。齊魯大邦。得以望而致祭。非其地也。他諸侯雖禮備莫敢越焉。自秦漢一四海。無有遠邇。舉為郡縣。凡山川不在其境。禱祠之盛。猶或舉之。而陰翳降監。而徧天下者。亦惟是東嶽為然。宋興三葉。升中告成。册以帝號。由是冠服宮室。率用王者之制。蓋古者以神事山川。以鬼事宗廟。其曰嶽。視公侯者。特其性。牢豆簋用等而已。墳壙有地。非必廟為也。去古既遠。事神之儀。悉務鬼享。故雖山川。而築宮肖像。動與人埒。土木崇麗。至擬于明堂太室。無甚媿者。將禮與時變。其致力于神。當如是耶。泉州故有東嶽廟。附于開元觀之側。規制狹陋。紹興二十一年。郡人相與謀曰。吾州在閩越東南。負山瀕海。自五季而後。未嘗見兵火。雖列聖臨御。澤瀉而德洽。豈察明神實陰相之。其曷以報。宜廟之宇一新焉。乃卜地于城東之山。是土也。溼而甚黃。俗號黃山。或曰皇者黃也。而麓有大石。高且百尺。相地者言。去此則可以廟矣。民趨之。踴躍割夷。老稚奮力。不日而坦焉平壤。遂以前殿基。剏高培薄。順其形勢。以楹計之。屋且百區。山靈瀆鬼。儼列異狀。社公土母。拱揖後先。祈



年有方。司命有屬。巍壇中時。六扇外開。璇題丹碧。鼓翼煥爛。使望而進者。肅然懼懼。如有執死生禍福之籍在左右。遂為一邦神祠之冠。經始于是年四月。而休工于二十七年八月之望。糜錢十有四萬。閱歲而後成。噫亦勤矣。先是右朝請大夫張君汝錫。首施錢五千緡。以郡人唱。施者既集。而張君即世。其子婿右朝奉大夫韓君習實。始終之。凡廟之位置高下。與夫費用之出納。工役之巨細。皆韓君力也。逮茲二十二年。海無飄風。里無鳴炮。稔稔穡委。疫癘不作。而泉之俗。利買而業儒。蠶艘獠舶。歲以時。既富而安。野有弦歌。士皆詩書文雅。是厲。踵屬通顯。民之幸神賜者。不懈益虔。于是請書其事于石。因為作祀神之章。俾聲于廟而碑焉。其辭曰。

神之祿兮自東。驅列缺兮取豐隆。玉策照耀兮石礎穹崇。巖巖在望兮粵與魯同。若木出日兮丹崖火融。嗟泉之陽兮既新我宮。鈞天兮帝所。百祇衛兮萬靈從。坎鼓兮鐘鐃。蔚馨白兮荔紅。蟻蓋于鎮兮黃薦于華。山無毒螫兮海無颶風。蠻蠻委路兮卉衣蒙茸。蠱消厲息兮歲仍屢豐。發德大兮靡有不通。民趨于宮兮惟成在中。猶千萬歲兮神施亡窮。

蘇文定公祠碑

歛之積溪縣西隅有亭曰翠眉。不知其何人作也。前則二小山對出。自亭而望。巖然如眉。地勢平行。林木茂蔚。元豐末。蘇文定公為縣。愛其幽清。時往遊焉。賦詩其上。公去而邑人思之。即亭為祠。中更薰籍禁錮之餘。書毀跡滅。重為寇攘之厄。井邑蕩然。公之遺翰了無在者。紹興中。好事者飾縣廡一堂。名以景蘇。後令曹訓刻公在積溪所為詩三十六篇于石。而摩公之像于亭。歲月浸久。棟宇弗支。淳熙十年。公之曾孫秘閣修撰諱為江南東路轉運副使。按行邑中。來拜祠下。出俸錢付縣吏曰。修之。勿以煩民也。時奉議郎宣城虞備方祇縣事。愧而謝曰。此令之職也。昨為令者。以類歲救荒。故未能及。備至甫幾月。爾固將及之。其取用公之私錢。某適以行役過縣。備道其所以。且願得文以為之記。其明年。來曰。祠成久矣。爾亭為四楹。得家廟本別。給公像于中。前為軒檻。以面兩山。後為便舍。以待遊者。以公之愛其處。規制仍舊。不敢修也。夫公之名滿天下。而文章誦于四夷。功烈論議。且載信史。豈須記而後傳。蓋積溪在江左。巖邑也。公之為令。僅以半載。而邑人至今乃不忘。則其道德所加。必有未施信而民信之者矣。雖然。公之對制策。當仁祖朝。已負取言之氣。而幾見黜于有司。驅馳州縣。不得用于臺閣者。踰二十年。逮東坡先生以詩得罪。公亦坐貶于筠。起廢而來積溪。則既五十矣。自是始還。曾不數年。任言責。可翰墨。以補政路。而登門下省。則向之忌嫉于公。而踏踏不偶者。未足為公嘆也。昔公自蜀入京師。縱觀山河之雄。宮闕之壯。上書韓太尉。實自比司馬遷。欲求天下之奇聞壯觀。以激發其志氣。願以一縣之微。一亭之小。耳目所寓。未厭而樂之。何哉。公嘗有言曰。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為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其斯之謂歟。今虞君之政。倦倦慕公。而徇民之思。以志于公所遊之地。則積溪者殆公之桐鄉也。故某撫民之謠。以為祀神之章。俾歲時酌公而歌焉。其詞曰。

公之居兮巖巖。西懷樂坡兮家具茨翠眉。山之何足以適。公之來兮崑崙丘。大江注兮九河流。翠眉之

水兮何足以游。嗟公視于天壤兮。等子浮瀛。擾擾萬類兮。是惟蜉蝣。撫茲百里兮。會何異于九州。剖折獄訟兮。亦吾廟謀。不為此棄兮。詎為彼留。金閨兮玉堂。調神鼎兮。輔嚴廊。朝臨汝水兮。暮棲海康。榮枯貴賤兮。公以為常。菟庭兮山之左。杉千章兮竹萬个。公之去來兮。世莫可期。慘雲車兮。斯人是思。

處州東巖梁氏祠堂碑銘

政和中外。四方無虞。士大夫緣飾儒雅。無有遠邇。以歌詠太平為事。是時處州麗水縣梁君生四子矣。皆舉進士。馳聲學校間。一日有善擊劍者過其門。君獨留之。命諸子習焉。蓋鄉閭莫不非笑之。君亦憮然太息曰。是固匪俗子所知。天下將勤于兵。吾懼子孫之不免也。越數年。盜起青溪。覆郡縣。二浙大擾。而君不幸已死。諸子疑疑有立。謀率眾拒賊。以成父志。而第二子將者。偉岸鬚眉。尚氣節。乃挾守禦策于郡。太守不能用。當宣和之三年也。臘賊之黨。洪載。果道松楊。襲據郡城。劫取大家財。散以募眾。又以妖術蠱郡民。置圓鏡案上曰。可以照人罪業。即殿出肆屠戮。麗水凡十鄉。其七已悚聽載命。惟梁氏所居曰懿德。與其鄰宜慈。應和二鄉。猶恃其兄弟不肯附賊。而賊欲下取溫州。聞梁氏之子曰惠者。尤知書識戰鬪。即遣僧道珍來曰。能助我無憂富貴。惠不聽。乃拘惠妻之父李生。而命李之子。要說逾切。惠叱去之。載大怒。因害李生。而潛兵夜犯懿德。道險阻。至則黎明。眾得遁匿。廬舍悉被焚。將兄弟謀曰。賊勢張矣。白其母。盡頃其家貨。募壯士得千人。即所居七里而近。有山曰東巖。保焉。東巖者。四面斗絕。綠崖為門。上則泉壤甚沃。草木可蔽隱。有浮屠之舍曰定香。自唐開元末。士人避袁晁之難。嘗棲之。乾符中和間。羣盜繼作。章承越亦固守其上。一鄉獲全。俗謂之赤石樓。承越廟食焉。故三鄉之民皆來歸。推將為部領。列保伍。定賞罰。凍餼若官府。雖里中惡少年。皆帖然莫敢取。為暴載數遣來攻。將常指麾坐守。而惠與伯仲齊驅出戰。鄉民之健者王墳。任祖輩。鼓而從之。閱三月。亡慮二十戰。我軍徂擊輒大勝。斬首二千級。而惠年最壯。勇亦甚。身被十數創。屢潰圍而出。賊終不能下。至今鄉人過其地。必手加額曰。此梁諸郎戰處也。載聞有王師來。欲逃于海。而溫已嚴守備。且長義乘其後。遂就降。納賂于監軍童貫。得美官。會別命守臣。至始以東巖事上之。為其所抑。建炎初。倪從慶囑亂于衢。部使者請將兄弟俱行。乃奏其前後功。朝廷命將文資。而實惠以武爵。惠不肯就。然鄉民用是德其兄弟。而州縣亦敬異之。時四方兵興。遇有盜賊擾及軍旅事。郡必召而咨焉。將後為興化軍。莆田縣主簿。以卒。而惠不復仕。因大聚圖史。萃雋秀。以教其子弟。紹興甲戌歲。及見其子安世登進士第。里閭以為榮。好事者嘗纂其事為東巖錄。且欲為梁氏父子立祠巖上久矣。淳熙四年。安世自大農丞出守詔州。書來請曰。東巖之績。吾州戶知之也。向使先大父無先見之明。則子弟安知習武事。祖母顧吝其財。則諸父無以募士。先君子不力戰以成功。則三鄉殆為魚肉。重雅可親文墨哉。今五十年矣。俾後世無傳。安世則有罪。故願得君之文。以揭于定香祠下。某嘗官于麗水。多識其賢士大夫。知其事為不誣也。蓋古者能禦大菑捍大難。在禮法得祀。在史得書。在功庸得銘。今梁氏忠孝義烈。見于父祖。而子孫凝顯。且大其家。當書無疑。然自詔州之中科第也。其宗族與其鄉之士子。莫不競于學。往往適預賓薦。主簿之子季安。亦首貢國子。連三進士。勝有登名者。則梁氏陰德可既耶。因為碑之。而繼以銘。



梁君諱宗善字明世其長子曰先字信甫次字新之三日錫字聖與季字民懷其母為潘姓皆預于祠者銘曰  
天之蓋高險不可升地之險耶為丘陵匪人當之險亦何恃劍門峨峨失則平地甌粵之山有石峻巖與天比崇奠于東南寇攘張嘯凶我鄉孰為隄防蔽其井疆烈烈梁君智則先見時方尙文教子以戰子承義方昆令季強屹如金湯民用不傷長戟一呼其從如雲糧負而登蟻聚蜂屯既遇其攻折其鋒衝畏我其乘不下于東三月之捷不世之利我耕爾桑食則以祭祿不報功天道罔愆有孫而賢貴富其聯繫德之積豈惟戰多勦銘山顛其永不磨

連公墓碑

宣和五年故賢文閣學士連公諱南夫以秘書省校書郎假太常少卿賀女真來年正月會金使李靖來告太祖之喪朝廷遂除公接送伴改命為祭奠弔慰使公前以面對更京秩天子記其才氣可用而蔡攸方領樞密陰忌之大臣亦謂敵有喪可以虛聲動者欲稍變契丹舊儀合祭弔兩使為一旦詔公吾所奉賞設金縢與借糧米皆已副金人之需而西京應奉聖歸化儒婦等州速今未交宜開諭交取以來公不敢辭至敵果以祭弔並聘為言公從容對曰告哀使僅留三日爾朝廷亟欲報命故因某送伴而遣殆有可失照例非有意也所議漫不答反以納張覺與燕山之民有所謂詰公慷慨復日本朝兵將蓋多何至須一張覺燕民之來稍衆未盡見爾論辯不屈遂成禮而歸歸即為上言敵好不可保也朝廷所仰大將則郭藥師兵則常勝軍比年軍政不修新邊無河山之阻而糧食未均薊州卒有羸餒河朔馬羣盡空無留良焉願選中國將帥以制藥師練中國士卒以制常勝軍因而奏劉延慶敗十萬衆皆童貫賞罰不明致其遁走且厚幣以易雲中而以捷奏乞斬貫延慶以謝天下然城池不堅器械不利敵有輕視中國心不一二年將不遺餘力而來矣徽宗皇帝聞公言大駭蓋以所論付樞密院宜撫司而攸之徒皆切齒也始公道遷秘書郎既還遷起居舍人七年三月遂拜中書舍人言者觀望大臣詆公為不職除右文殿修撰知慶源府公曰慶源在河北正宜撫所隸何可居揭登聞鼓論其事願易他所即改濠州淮南小郡也而言者志未退復請公謝表有譏詆降一秩是歲十二月敵果率衆逼京師欽宗皇帝講和赦下即論敵情十患願因諸道之兵未遣亟擊之靖康二年除待制徽猷閣公曰吾惟備一州矣繕治濠城鑿巨石五百步運壁塞淮流之貫城者增城為三丈立樓櫓並城開稻田十里以為澤二聖北狩或言僞楚赦且至公密伺于境上曰有齋教者當斬之已而宗室數十丐納官職以去公持之慟哭曰南夫宋臣且侍從也義當保茲壘況元帥康王在外必應天命諸君幸毋恐即遣人馳蠟書勸進建炎登極詔公再任公又論講和致禍之由聞集議駐蹕即上疏祈幸關中且謂敵勢甚熾秋高馬肥必為渡河繼淮之計畫捍禦策為四十條復移書李綱郭三益宜用漢高捐關東以與鄒布韓彭之策以燕雲致其地豪傑以遼東致高麗以契丹故地致契丹遺族其論甚壯繼有召命而敵已至揚州濠民懼無與守也挽公不得行明年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江寧府未踰月大駕駐江寧即府治為行宮公竭力營繕無一弗備又乞江北置

三大都督分總陝西兩河淮南諸路而自薦一二大臣為可用語出驚衆即丐外祠命知桂州又改饒州金人已自江浙破豫章臨川遊騎至饒境公科丁壯為固守敵雖不犯而羣盜遂起有侯進萬餘來攻公大開城扉以疑之賊惶懼未知計公夜熾火擊鼓震天進遂驚潰而劉文舜大驅數十由南康而下公躬部民兵晝夜乘城矢石幾盡時御營統制王德誠王夜叉駐兵廬陵公飛書邀之衆畏其不來德得書泣曰我嘗繫建康獄連公為守待我厚當死報之以舟師不三日至文舜懼請降誅其渠魁五人而散其衆有王念經者以左道聚愚民至十餘萬公勸德誠追擊至貴溪斬首數萬級復為民者幾倍紹興改元張琪既破新安直抵城外公遣將敗之伏尸四十里于是饒以塊然小壘而能卻金兵捍羣盜獨立于江左饒人至今祠公不忘而公以疾得請臨安府洞霄宮未幾起知信州始詔守臣具民間利病或邊防五事公應詔論十一事且指赦令倚閣二稅為非曰安有占田而不輸稅者軍旅調度願可闕乎移泉州朝廷下福建造船以備海道遣使督促公曰舟用新木難遽辦且濕惡易壞若以度牒贖買商船二百艘則省緡錢二十萬矣從之時詔親征偽齊公慨然獻議引漢卜式願盡死節馬伏波以馬革裹屍之意乞扈從不報在泉二年提舉江州太平觀嶺南水陸盜賊充斥劉宜自章貢擾揚鄧廣周聰抄海道而會袁據益嶺山者七年其餘忘稱大王太尉鐵柱火星飛刀打天之號凡十八火動數千人也即起公經略安撫廣東進賢文閣學士兼措置虔閩盜賊公入境召大將韓京激厲使之且按誅惠州孔目吏與會袁表裏者合諸郡兵以次年平定降者遣詣密院或分置軍中擒獲者戮于市脅從者還其業嶺南遂清詔書獎諭選官一等而公裁決明審滯訟悉空番禺之人立祠作碑以紀其績徽宗與事德后凶問至公上疏曰事已如斯追救何及惟用兵可以雪恥宜乘軍民痛忿竭作北向也鄭瓊既叛公又言豫賊得瓊正在疑貳願以劉光世為前驅討焉逮河南故地暫得公亦進封事以為殆天授我機不可失也不可以得地小恩而忘二聖播遷大恥當乘其未備擊之復提舉太平觀蓋公自靖康深以和議為非至謂不知講和為何策國家之難皆和議有以致執論不變及故地雖失慈寧還歸宰相以成功自居指公為異論之人言事者奉其意以公在廣日用講和需恩放杜充之子自便為非由是落實文閣學士紹興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終于福州寓舍春秋五十有八嗚呼公蓋應處士之曾孫也處士德安人諱舜賓歐陽文忠公表其墓所謂孝友溫仁以教其鄉者贈至金紫光祿大夫其第三子諱庸公之祖也考則諱仲涉贈至通議大夫妣楊氏高氏贈淑人公字鵬舉年二十四進士上舍釋褐授穎州司理參軍移鼎州教授省罷調禮陽尉丁內艱調襄邑主簿度州教授未赴除辟離正禮制局檢討補校御前文籍遂為校書郎徽宗一見奇之僅踰年擢之侍從氣正而言直艱難變故志在經綸其言曰易窮則變變則通今之禍變真變也而通之道寓焉故始獻議幸關中繼則議遷江陵且謂天子當留神武事以激昂將士乞做講筵之制置侍射侍馭之官以待諸將選三等豪戶做六郡良家子以充禁衛乞先圖李成則盜賊可無患然朝廷既誅六賊凡除授有討論之目公則曰何示天下以不廣也惟當共籌所以報金人而已又謂可以用人命無過爵賞而朝廷各惜太甚請優立告變賞格而增重帥守之權皆不願衆異州縣各關官而悉罷權攝



公則曰。議者不過為朝廷情請給之費。宜聽其權。而監司察其私。嚴其繆舉同罪之罰。則無廢事矣。及舉行職吏杖脊朝堂之令。公自信州條具言曰。選人七階之俸。不越十千也。軍興物價倍百。當先養其廉。稍增其俸。使足贍十口之家。然後復行職吏舊制。朝廷是之。增選人茶湯之給。天下稱誦。以為長者。在濠。遇淵聖受禪。首乞不能。天寧節宴。設及建康初。對行宮。即勸天子以漢高。唐太宗之英武。而行孝悌。又曰。宮闕少安矣。當思二聖在沙漠而未安也。于此朝羣臣。則問以迎二聖之策。于此見將士。則問以回二聖之謀。太上皇帝為之感動。蓋公于論思靡不盡。而不為拘擊。齷齪之論。才略從極。僅見于誅鋤寇盜。綏靖一方。曾未得究其所施。誠可哀者。其帥嶺南。懼涉瘴癘。自誓不受俸給。以祈全家生還。及被賞進官。力辭不肯受。朝廷不從。竟以回授其兄。詰夫。而以俸給推與其兄。妹及姪。自廣而歸。扶攜仕族之不能歸者數家。平生奏補。先其孤幼。輕財好施。家無餘貨。紹興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葬于懷安縣。下里崇福山之原。而未克有銘。淳熙十一年。其子鹽米告。因考訂其行事。敘而碑之。公官至中大夫。贈左正奉大夫。娶王氏。鄰臣之女。贈淑人。先公卒。男三人。璽。朝奉郎。權發遣邵州。鼓。承奉郎。監秀州。華亭縣。袁步。鹽場。瑩。承奉郎。女二人。長以疾廢。次適將仕郎劉遠。鼓。瑩與次女皆前卒。孫男二。孫女九。有奏議三十篇。文集二十卷。銘曰。

文武之分。肇豈自古。治功則文。戡定斯武。嗟世誦說。乃以為文。侮至患生。孰濟我民。偉矣連公。處士之孫。以文決科。勇且有仁。公初奉使。請誅邊臣。不懼不驚。天子聖明。禍亂方興。刻意武事。矢謀于朝。用則不既。禦戎都津。殄寇海濱。笑談之間。有勞有勳。政令恩威。英明愷悌。蒸嘗于民。才則我忌。以和為功。吾其可同。成敗奚言。第輸我忠。惟公之忠。匪顧其利。孰能昭之。齋志沒地。懷安之原。稷下之山。罔愧于先。後其有傳。右朝請大夫知虔州贈通議大夫李公墓碑

紹興初。天子駐蹕吳會。議者請嚴海道之備。位從官有言。朝奉大夫主管武夷山沖佑觀李公。嘗貳明州。能言海道利病。其才可用。于是詔添差通判明州。兼沿海制置司參議官。即上備禦策。以為異時諸郡四封立塙。壁設馬。拘保甲文具也。當募土豪。率鄉社。因民俗器械。以地險為計。海道雖互數千里。其要害不過數處。宜用舟師。如通之東。策料角。平江黃牛。梁頭是也。于是臺諫又言。公之說信而不夸。乞盡付之。以責其效。是歲天子下詔親征。遂命措置。防托海道。總舟師。駐許浦。又戍于通州之崇明。七年再其任。秩滿。防知南劍州。庚申夏六月。敵復渝平。朝廷大講守備。待從臺諫。各薦所知。又以公應詔。被召至行闕。太上皇帝問以海道事宜。而故相張魏公為福建安撫大使。招降海寇。得多槳船五十三艘。兵將二千五百人。獻于朝。乞付公節制。而薦公尤力。眾謂公且用也。而時相忌不已。特不用之。第復以公參議沿海制置司。公請候事息。即赴新任。移駐京口。撫馭招降之人。與諸軍兵。上下甚前。海道帖然。事息矣。莫有論其功者。公曰。吾知赴新任而已。然南劍湖。弊久汀。度多草寇。為鄰。公經理其賦入。却以不乏。而寇以不敢侵。會朝廷遣五分弓弩手。分戍江淮。且命以其家行。公曰。閩俗安土重遷。道里甚遠。無舟車之利。事未使。奏論之。乞依祖宗舊制。三歲而更。則猶可也。時諸郡皆應命。獨公州遷延未遣。既而有旨能之。老稚嗷呼。連

營。在郡二年。得官田數百斛。給郡學。養諸生。以倍。郡人繪像祠焉。代還。除知虔州。兼管內安撫。南安。南雄。兵甲司。紹興十六年九月己酉。卒于嘉禾之寓舍。春秋六十有二。賢士大夫之與公遊者。公卿貴人。嘗薦公為可用者。莫不悼恨嘆息。不謂其止此也。公嘗知杭之富陽縣。政有惠愛。未及代。而遭其考少師公憂。因卜縣之白昇山。以葬。縣民相率來助。有出財者。公悉謝之。方臘之亂。民為密護。其丘壠得不犯。至公之喪。遂附于少師之右。蓋其年十二月甲申也。二子。大。小。今為朝散郎。知澧州。大。正。朝散郎。澧州府路提點。刑獄。泣而言曰。兄弟奉先人之澤。粗有立矣。而歲月寢遠。先人之善。未有誌述。富陽之人。願有以書于墓。下。予既與二子交。又獲與公之二三。塔遊。知其行與事。用書之曰。公諱文淵。字深道。按其譜。潁州。七世祖。遜。仕五代周。為行軍司馬。六世祖。漢。捷。仕。閩。為王審知。監察御史。東平。把。將。即建之松溪縣家焉。五世祖。懷德。襲父官。為。閩。馬。步。軍。都。總。管。建。公。之。高。曾。猶。儒。業。不。得。仕。至。考。諱。規。始。登。元。豐。五。年。進。士。官。中。奉。入。官。主。陝。之。湖。城。節。攝。盧。氏。令。中。使。過。縣。裁。物。價。游。手。輩。挾。勢。侵。商。賈。公。為。禁。戢。得。無。擾。再。為。開。封。之。東。明。節。方。田。均。稅。公。嘗。開。封。祥。符。中。卒。三。邑。多。權。貴。豪。族。皆。飲。避。莫。敢。取。好。號。為。平。允。調。鄭。州。榮。澤。丞。用。薦。者。改。通。直。郎。遂。為。富。陽。時。府。中。驛。傳。下。屬。縣。公。力。謝。吾。邑。民。貧。不。敢。受。邑。民。至。今。稱。之。知。明。之。郵。縣。權。接。伴。高。麗。奉。表。使。人。宣。和。四。年。也。出。戍。卒。當。給。犒。賞。擊。更。要。之。譁。噪。于。庭。皆。愕。眙。不。敢。問。公。為。馳。入。好。諭。之。請。實。吏。于。法。郡。以。無。事。縣。西。有。廣。德。湖。延。袤。數。十。里。既。田。餘。二。千。頃。廢。以。為。田。給。高。麗。供。備。之。費。公。得。唐。大。和。中。復。湖。事。跡。及。熙。寧。會。舍。人。輩。所。為。修。湖。記。以。請。于。朝。可。以。還。民。奏。且。下。值。靖。康。之。難。公。亦。丁。內。艱。去。主。管。南。外。宗。室。財。用。不。赴。添。差。通。判。明。州。紹。興。改。元。高。麗。遣。奉。表。官。崔。惟。清。至。以。公。舊。嘗。與。其。使。接。也。又。為。引。伴。至。行。朝。且。命。送。之。僅。逾。年。以。省。員。罷。遂。巧。冲。佑。之。祠。在。明。三。任。前。後。閱。十。年。積。官。至。右。朝。請。大。夫。公。少。習。于。文。喜。觀。昌。黎。文。公。之。作。老。猶。成。誦。亦。慕。其。為。人。其。召。對。論。事。敷。奏。詳。雅。蓋。首。言。褒。寵。節。義。修。政。事。然後。可。復。境。土。且。乞。郡。守。以。三。年。為。任。天子。嘉。之。然。勁。直。不。肯。附。麗。以。取。世。資。平。時。家。居。不。妄。言。笑。教。子弟。必。以。禮。法。性。孝。友。與。仲。季。同。居。雖。能。官。歸。不。私。有。其。俸。積。少。師。澤。不。逮。其。季。公。則。奏。之。而。後。其。子。撫。養。妹。之。子。教。以。學。而。資。其。二。女。以。嫁。在。延。平。有。倖。貳。死。官。下。留。落。無。依。公。葬。而。厚。賻。之。為。買。田。業。道。出。松。溪。上。家。會。親。族。瞻。卹。其。孤。窮。故。其。鄉。黨。尤。稱。之。二。子。既。通。朝。籍。繼。贈。公。通。議。大。夫。妻。張。氏。中。大。夫。右。文。殿。修。撰。徽。言。之。女。繼。室。以。其。姊。皆。封。宜。人。贈。碩。人。女。四。吏。部。侍郎。方。滋。直。祕。閣。張。祁。常。州。司。法。參。軍。胡。知。言。通。判。紹。興。府。沈。雲。應。培。也。孫。男。七。初。度。叔。度。公。度。幼。度。侯。度。景。度。伯。度。孫。女。八。曾。孫。男。二。女。一。公。生。雖。不。得。盡。其。蘊。今。四。十。年。二。子。以。才。諳。嶷。嶷。著。見。諸。孫。好。學。森。立。慶。未。艾。也。因。為。之。銘。以。志。于。墓。下。其。文。曰。修。之。在。身。用。之。在。人。君子。所以。自。貴。也。匪。時。不。伸。匪。用。不。行。君子。貴。乎。有。位。也。若。夫。位。不。既。其。才。用。不。副。其。志。在。我。者。亦。奚。愧。也。嗟。哉。李。公。時。非。不。逢。用。而。不。終。公。卿。侍。從。既。不。我。知。尼。而。不。施。子。孫。是。宜。富。春。之。陽。有。封。如。堂。善。政。嘉。言。公。其。可。忘。







曹俊德孫男今三人曰欽若炳若一未名銘曰士以成其身女則成其家德之令也未有成焉俱以待其子宜為命也揚其名顯其親謂之有後也雖不克見焉錄其施之厚沈氏之藏人莫不哀之而其後宜之悲夫

左朝請大夫致仕李公墓誌銘

宣城士大夫其為端重老成而直亮博洽者皆稱李公彥恢而在朝僅為御史臺主簿外則淮南京西兩道轉運判官年六十有七官左朝請大夫莫不以為未盡其蘊也其孫彥厚好學從吾兄子雲遊能哀其事與言而謂之曰祖父之葬未銘願得銘以傳永久予既熟公之譽且嘉彥之有志以揚其先君此固何愛于銘因考而系之曰惟公曾出唐西平王晟是生憲憲生游自長安徙宜春有咸用者為吉州推官避亂隱廬山著詩名當時號李再梅生昭逸為南康大庾令令生含章登太平興國五年進士科官至太常少卿祥符中守宜後家焉生公會祖師文任宜州涇縣主簿贈中散大夫妻陳氏穎川郡太君中散生公祖孝先任朝散郎妻梅氏永年縣君朝散生公父礪任忻州助教廣州番禺縣主簿贈右朝議大夫妻石氏封太恭人彥恢公之字也諱宏政和五年進士授深州教授以便親易廬州舒城縣主簿盜劉五竊發公首捕其徒六郎者以跡問其巢穴導官軍勦獲之積受賞承直郎除父死調饒州司士曹事廟堂見公姓名訝不我求改涪州教授道梗不得赴權宜州旌德縣守呂右相好問李參政光皆深知之呂公且薦公有文武才大可用公在邑教士豪練民兵勒以部伍賊張遇不敢犯李公撤公率衆赴郡城以解劇寇之圍邑民相率詣州請于監司可公為真以不應法罷軍恩改宜州教授授明州學軍旅方與士業儉情公榜于堂勸以忠孝而誘一二俊者俾習制舉通判建康府會車駕巡幸繕修行宮有勞密賜秘閣新法帖茶香甚寵決獄屬縣多所平反紹興八年用御史中丞常同薦入臺議論剛直無隱一坐盡傾因轉對乃言陛下不可謂宵者悔禍而忘修德之戒不可謂夷夏樂推而懷自聖之心願無忘在宮教明恕于天下且謂大臣平用舍之心則小臣無德之望公道一舉私恩兩忘宜察其情偽明示好惡上稱善而大臣方估權用事見奏果不樂公因丐外得知南安軍不赴乞主管台州崇道觀十三年起漕淮南許民輸穀粟以代紬絹蠲上供一年增糶常平米至三十萬斛用吳序實之說通西南二漕財賦以便餉給遂為定制廬州僧廣允以咒源愈疾聚衆公曰此左道也邊城詎宜爾杖而逐之有旨帥漕議團結禁旅以備紅巾盜公秘不發卒無恐代還天子嘉獎以為得人十九年漕京西治官吏之舍易苦以瓦定郵置程限為擺鋪曰襄陽距行都遠驛書不可滯也既而朝廷遣使按行諸路遂獨公所部以先辦聞刺舉務大體不察察鄂倅故堂吏許其守喬大觀以誘誦被黜因求公奏辟公正色拒之或謂此人宰相耳目宜慮其禍公曰吾知盡職耳何可慮論者果以為言遂罷歸明年復主管崇道觀二十四年六月十七日以疾終于家九月壬戌葬于宣城縣長安鄉黃村公偶儻有氣節雅志當世趙忠簡公再為相公見趙公從容論事切于治道至言天下之患莫大于上下委靡兵將驕惰今強敵外窺僭偽內侮未足多懼也秦太師與公布衣交以公論用人為曠己猶重公復以為都使者至真鄂州事入齋事幾陷羅織然公廉介自守

論者不能深文中之當官俸入非令所載一錢不受取公使酒飯必償其直平生不治貨產父時有田二頃屋數十間悉推與二仲曰吾仕斯有祿矣訓子弟以不欺為先婚嫁孤幼十餘晚年雖貧聚族至數百指買妾問知士族亟嫁之里人陳姓女流落外邑贖以還其家郊恩先與其弟故鄉里推敬以為師法所為文賦指劍集若干卷妻石氏朝奉大夫振之女繼秦氏朝奉大夫毅之女子勳迪功郎淮西安撫使准備差遣女適進士翁升之孫男彥也迪功郎隆興府進賢縣丞導早世孫女二婿修職郎呂得中進士石徽曾孫男女九故吏部侍郎陳天麟常云太上皇帝既更化諸賢彙集一日問向為清臣李某安在知樞密院湯思退對以物故僅數月也上慨然久之乃知公之被簡記如此使未歿其進用豈後他人鄉里至今哀之銘曰

中奉大夫直敷文閣黃公墓誌銘

建寧衣冠氏族惟浦城之邑最盛卿相待從蟬聯大家郡人類其子孫為爵里記而黃姓其一也端拱二年前有名震者起進士至諫議大夫世寢以顯多登儒科至公之大父諱實與眉山二蘇公為文字交有聲當時出入從班為朝請大夫實文閣待制定州路安撫使以沒贈龍圖閣直學士太中大夫龍圖之父諱好謙為朝散郎知穎州贈通議大夫龍圖之子諱子有任太廟齋郎即公之父也贈正奉大夫公諱任榮字擇之四歲而孤母李夫人教之有法年十三則通羣書遇事輒解叔祖金紫公幸俸治其守家僧舍鉤校無遺喜曰是兒才可見後必遠大矣以公父恩補假承務郎蔡安持知順昌府公始為太和縣主簿甚器之俾攝府掾平決成理既還邑有戍卒過縣凌奪市民諱甚令捕而欲治則併令營辱令退縮不敢問公召而詰曰軍侵平民既犯法復置吾長官奈何皆懼失色曰惟公公徐曰吾不汝窮也宜避罪亟去取券米毫與之衆謂公少年有立移額上尉泰和鄉胥真百金以贖公笑而斥之辟京西轉運司准備差遣金兵薄京師不克赴季陵帥臨安辟錄事參軍李光代季待公逾厚李諸司薦于朝而公前有捕盜賞既遷京秩猶用薦得監行在北倉秩滿知撫州金谿縣時江西羣盜方擾他邑賊類傾洞莫知所為公集民兵外嚴守備而內理獄訟自若民幾不知有盜而盜亦不道公境邑人相與繪公像祠事之都轉運使趙子道以其事聞詔審察都堂會戶部侍郎張澄又薦之除浙西路常平主管官改知廣德軍張叔獻為臨安屈公自助奏為安撫司幹辦公事改主管機宜文字遷提舉浙西常平茶鹽有倉官估時相親慢不受約束且謬妄有請公輒沮卻之遽誣公鹽課不登即奉祠未幾起知興國軍移知信州紹興二十六年就除江東轉運判官會江西轉運周箱避安撫使聞丘所姻連詔公兩易公至而所卒攝帥事者幾歲寬明有惠政改知衢州而永嘉郡兵鼓譟殿監官幾為亂提點刑獄撫之不能定命公往鎮治公疾驅至郡流其首者餘悉不問一郡肅然而聽決務合民情莫不畏愛會淮西謀帥加直秘閣知廬州溫之士



民日數千人遮道不得行。至挽公輿復于郡廨而後已。公曰：朝命安可辭也。夜假小吏輿，遁而登舟。衆覺而易之，所謂視履考祥而其旋有慶者，非公也耶？某頃以信幕沐公知薦甚異，子直向以銘爲請，義不得辭。銘曰：

惟古循吏，民不忍欺。不赫厥稱，去而見思。公之爲縣，民敬而祠。逮其爲州，民挽留之。惟公之政，善不見外。察而不苛，廉而不劌。握節四方，再漕于畿。天府義裁，兩治其師。富貴在前，曾不汲汲。究其所施，人莫我及。上既眷公，用豈不盡。垂用而歸，世以爲恨。天之俾公，則壽而威。厚德淳名，嗚呼此藏。

左太中大夫充龍圖閣待制致仕贈左正奉大夫呂公墓誌銘

隆興改元之次年，前禮部侍郎呂公自徽州入對內殿，言致治之要當以內爲先，收人心爲急，而朝廷當守一定之論，不可屢變。時天子新即位，切于求治，聞公言大稱善，欲任以事。公謝曰：臣蚤衰且病矣，理一郡猶不能，其敢任事？有詔除敷文閣待制，兼侍講。公在講席，凡可進諫，必因經陳誼，反覆論辨，盡其說而後已。會敵使再通，禮有未定，上問公和議成否。公曰：彼利吾幣，何患不和？但既和之後，勿以爲無事，宜思患豫防之。未幾，以病乞外祠，章五上而不受。既不能朝矣，上猶問大臣公果病耶？是老成有學問者，進龍圖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六年十一月七日，終於家。嗚呼！公之論思，大略可觀矣。蓋國朝呂姓，自丞相文靖公始，大世有顯人。公會祖諱宗簡，于文靖爲兄弟。仕至尚書刑部員外郎，贈金紫光祿大夫。其配魯氏，贈普甯郡太夫人。祖諱公雅，仕至徽猷閣待制，贈少師。其配安氏，贈鄧國太夫人。考諱希朴，仕至承議郎，贈右正議大夫。其配張氏，贈碩人。公諱廣問，字仁甫，自少雋拔，能文。年二十，即買太學，登宣和七年進士第。授宣州士曹掾，改司理參軍。治獄以情，未始徇上官意。調徽州婺源縣主簿，權邦彥安撫江東，辟爲幹辦公事。權公拜樞密，李光繼至，又辟公書寫機宜文字。召試館職，辭不就。得宜州學教授，用薦者改宣教郎。李公帥江西，再辟主管機宜文字，會其入參大政，詔薦西北人材，乃首以公應詔。給事中劉一止輩交薦之，宰相專且復，指以爲黨。公與薦者皆罷去，李公自是南遷。且與大獄，得其私書有所善姓名，悉中以事。公屏居黃山之隅，怡然若無意于世者。以流寓恩，監西京中嶽廟，從吏部選。知江州德安縣，招輯流仁，建學舍以教其子弟。獄訟幾息，邑人相與祠公于學。添差通判筠州，又通判虔州。及用事者死，舊人稍稍復用，公始召爲禮部員外郎。而言者嘗有舊怨，又詆公禮部侍郎周葵黨也。復俱罷。明年，除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移浙西路。入對，言常平錢穀自軍興多用之，以法嚴故不上聞。今虛數未除，恐緩急誤指揮。上爲遣使覈其實。還本路提點刑獄，兼權湖州。除直祕閣，兩浙路轉運副使。異時漕臣多媚悅，上下媒進取，公獨屹屹無依倚，而人亦不敢干以私。因奏事，太上皇帝問所部人材，悉以實對。除右司員外郎，假某官，充接待金國賀生辰使。時金人且畔盟，使者入見，無恭順禮。公曰：是求愛端不足計，願增邊備待之。既至盱眙，敵有宣徽使銜命越境來見者，公曰：此非常禮也，見之而不拜，其命時以爲得體。還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拜起居郎。一日，上曰：呂某練達，不沾激也。大臣皆未論，既至中書，則御批除公侍御史矣。以宰相陳康伯有姻聯，避不就。遂除權禮部侍郎。凡內禪典禮前未有者，多所

訂正，且密議先建儲宮，以示四方之信。上踐阼，疏十有二事以獻。其言深切，皆留中不出。兼同修國史，請外除集英殿修撰，知池州。以病移徽州，歲饑，損常平米價以賑民，而任其所損之數。時州郡多獻羨餘，公不肯曰：無以使上知民之貧也。爲人和易長者，與物無忤，而內實剛重，不可犯。每讀書，見昔人行事有所感，或爲出涕。遇險，狡險之徒，至不忍視其面。其受知李泰發，嘗勸其明公道而察附己者。周敦義與公平生交，自貧賤至貴達，未始一語相詭隨。而世皆目以爲黨，屢躡不伸。非明聖在上，則朋黨之禍將復起矣。然公之任宰掾，常軍書旁午，與同列陰贊廟堂爲多。其爲池州，論沿江備守甚至，然後知公之用有不盡者也。少時家貧，兄弟奉親至孝，聚族數百指，無閒言。賓客過之，疏食菜羹，講論道義，終日不厭。或見其市魚肉，而客饌無有，戲問之，公蹙然曰：吾親所以爲養，吾徒可享哉。及貴，有遠族乞附公服屬，以就國子試。公曰：是豈特欺君，非幼子母誑之義也。不可教後生。蓋誠信不欺類如此。臨終，處其家事如平時。手疏邊防利害爲遺奏，有曰：遠斥導諛之言，力行責實之政，結人心以固本，養民力以待時，皆公雅志也。享年七十有三。官至左太中大夫，爵太平縣開國伯，食其邑七百戶。贈左正奉大夫，妻王氏，太府寺丞有之女。封令人。先十二年卒。男三人，得中修職郎監行在草料場庶中，皆早世。自中承務郎，女適從事郎胡璉，孫男女三。尚幼。公家自河東遷符離，而世葬鄭州管城縣。因公之南，始家甯國府太平縣。葬其夫人與其兄弟長壽鄉之古城山，且自爲穴。今遂空焉。是宜銘，俾其後有考。銘曰：

秘閣修撰鄭公墓誌銘

秘閣修撰鄭公，既葬于衡山，其孫景先來告曰：大父之未有疾也，命景先買地衡州，得衡山縣紫蓋鄉長興之原，且歎曰：昔吾考之壽，不登七十，今吾過七十者三焉。吾鄉在襄邑，生不可歸矣。死可無地而葬以累汝耶？于是爲兆，以遷其二夫人而虛其左。以俟。景先聞其言之悲而不忍言也。大父以乾道七年七月二十日，果棄諸孫，而景先以九月甲申葬公其穴。請爲之銘。嗚呼！蓋公，元祐大臣，尚書右丞公之子也。自黨籍之禍起，子孫禁錮，幾不容于時。故公晚而得仕，中興踰四十年，元祐大臣子惟公在。天子嘗謂其材諳風績，稱其家也。今又亡矣。在法得銘，按鄭氏世爲拱州襄邑人。右丞以寬厚忠信聞天下，諱雍，任資政殿學士，以公之恩，贈太師。右丞之考，諱有彰，任鄧都郎中，以右丞公恩，亦贈太師。鄧都之考諱元吉，贈太傅。公諱安恭，字子禮，以避后諱，改思恭。四歲而孤，未冠，遊太學，有聲稱。黨禁稍開，始得以右丞遺澤，授承務郎。監涪州酒稅務，簽書武昌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通判道州，權發遣容州，改鬱林州。再爲容州，得主管台州崇道觀，辟廣南西路經略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權發遣肇慶府，就差德慶府，再爲肇慶府，知邵州。兼沿邊溪洞都巡檢使，除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西路。加直祕閣，陸計度轉運副使，移荆湖南路。進祕閣



修撰除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復提舉崇道觀。積階至右中奉大夫。爵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始公在武昌。佐其守禦。寇有勞。寇攻漢陽。守檄赴之。彼命即絕。江至躬自縊。城諭以禍福。而解。盜賊犯營道。公出戰。縛其酋。會曹成兵大至。郡僚皆遁。獨登城呼軍士曰。吾與爾守此。敢去者斬。衆謂賊不敵。公即持牛酒。直抵其營。曰。吾道州。來勞軍。飛矢雨注。城上皆爲公懼。成見公無甲。驚異。公徐曰。道爲州。數家聚也。產賦不滿千緡。何足辱諸君。聞王師且來。豈若束兵刃爲社稷立功名哉。成笑曰。通判不疑我。所教亦誠也。願無犯城。留一夕于外。明日果去。而守令未還。宜撫岳太尉軍驟集。廩空無粟。公召四郊父老曰。大軍之來。爲爾輩卻賊也。有粟宜以十三助我。與其餉軍。猶勝沒于賊也。衆感泣。得粟五百斛。岳軍少之。呼公至帳下。左右示以淫刑具。公不顧。對曰。郡無粟。取于民也。今民力亦竭矣。請爲民受法。岳公遽起曰。飛敢有此也。軍無食且怨。欲與君議其策耳。公曰。米稅未嘗輸。誠得幕府榜。俾先期輸。且得其贏。可足用也。遂從之。民知公且被罪。凡輸米不復計其量。迄飛之平賀州無乏。即以書謝曰。當奏厚酬。公官宜諫使。辭徵言。爲容州。在容巖三年。莫知公政之善者。既移鬱林。容民遮道留公。而鬱林之人相賀。轉運司議置鹽倉。鬱林公指其非便。議十上。且請于朝。得寢時。諸郡守獻羨餘。部使者以爲言。公曰。吾郡無餘也。何所獻。高雷化三州流民來歸。義廩不足。公亟取常平米以賑。有司謂常平不當用也。遂捐俸米以償。再爲容州。盜賊屏息。龍圖閣直學士張宗元經略廣西。謂公能弭盜。辟置幕下。妖賊譚友諒作亂。公招捕之。既移肇慶。轉運又以南恩盜屬。公因申嚴保伍。重賞以捕。賈鹽者。瀕海之盜。遂清。勸民植桑。萬六千株。在德慶三年。遇大水。當賑濟。同判者不肯。公曰。民無食即死。是死于水等也。吾專任之。再爲肇慶。認金坑額千兩。丐無擾民。擊境接溪洞。一切以寬爲治。嶺外銜擬。素不平允。至公則無間言。其罷而復起。信宜縣茶寇竊發。執邑尉屠令之子。殺將高居。奔獲李宏。朝廷遣鄂軍步騎千人來赴。又失期。公攝提點刑獄。會兵雷州。水軍統領皇甫謹逗撓不進。將斬以徇。同列叩頭乞使自贖。謹遂以勁兵敗賊。俄李云三千人犯容。營建黃麾。語督甚。公以騎兵夾攻。遂獲云。與其左丞相。而散其衆于農。有詔拜直秘閣。降賊中夜復變。公設伏以待。斬其爲首者七人。遂定。奏開。遷中奉大夫。陞副使。帥憲臺。皆闕。公佩三印。備禦。柳賊李金甚。至朝廷用是。易公湖南。俾捕金。且隨軍。應辦。餞金既平。加秘閣修撰。贖年。改提點刑獄。凡囚之屬死者。閱再四而後決。曰。是不可復生矣。爲人端厚長者。閉居無情。與物無忤。方臨。歲饑。民相食。公持檄。單騎過暴客。負而趨。僕者自後。至。探脫之。將追刃其人。公曰。是于吾何冤。規食道死爾。安用必其死耶。故其數年。劬盜。先以恩信招撫。速不從而後誅。至治兵臨戎。介然有不可犯之威。以是知公非苟然者。平生未嘗營產。第以教子孫。植宗族爲念。所居號西湖。作佚老堂。以自適。衡人舉尊重之。初娶吳氏。未幾卒。再娶梁公左丞。孫之孫。朝請大夫。願告之女。其卒先二十五年。三娶陳。丞相文憲公四世孫。朝奉郎。貴之女。其卒先十三年。皆贈令人。會祖妣太夫人王氏。國子蔡。祖妣太夫人郭氏。國子慶。妣李氏。夫人。國子郭。王氏。夫人。國子周。母宋氏。追封令人。子曰。終。右從事。郎。女二。適右承議郎。周彭。迪。功。郎。趙。師。密。孫。男。景。先。也。迪。功。郎。橫。州。司。理。參。軍。次。景。文。將。仕。郎。會。孫。女。尚。幼。鄭。之。去。襄。邑。也。至。是。始。家。于。衡。故。敘。而。銘。之。銘。曰。

元祐之政。偉矣一時。時之多賢。而黨目之。積其生全。俾沒于地。綱其宗支。俾弗得仕。既清返夷。踰四十年。如木有栢。典型寓焉。云誰獨存。右轄之子。溫溫而良。克紹其美。惠及遠民。外殿七州。既去復還。民渴其留。帝曰。嘉哉。賜爾籜節。有威爾宜。有衝爾折。嗟時舉才。弗競惟武。寇攘方張。公則不懼。翦其莖牙。革其鼻。外削其鋒。內懷其心。曰湖之濱。曰嶺之外。窮靡顧天。饑弗罪歲。豈無吏師。公惠實多。釋甲而田。士不荷戈。官參九卿。位首中祕。有來明廷。寧不我俟。公知甚先。佚老有堂。紫蓋衡山。遂爲公鄉。惟鄭之遷。自拱襄邑。伐石勒銘。其庶可識。

資政殿大學士左通議大夫致仕賀公墓誌銘

上即位之二年。詔資政殿大學士賀公落致仕。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上親御翰墨。累數十語。其略曰。朕嗣服以來。思得黃髮老成。詢咨政要。其爲朕幡然而起。勿以髮疾爲辭。公捧詔泣而言曰。陛下龍飛。臣以得謝在田里。無絲一望清光。今恩意若此。年將八十。其敢矯情飾詞。尙以虛文未禮爲解。因不復具。免束擔就道。第辭所授職。願一見而歸。既入見。所陳治道之要甚切。時和戰未定。上問公策。將安出。公曰。臣向非主和者也。自符離之役。器械刑敵。而軍氣尙索。願少需之。姑聽其和。而戰未可終食忘爾。上稱善。即日拜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公譽望益高。謂且相也。僅數月。當路有忌公者。議率不合。會慶節。佛寺開啓。公拜而偶蹟。因待罪。上雖優詔開諭。繼而請曰。臣老甚。願賜骸骨。歷懇再四。天子重違公意。乃復以資政殿大學士致仕。還台州。乾道四年三月二十九日。薨于家。享年七十有九。訃聞。天子震悼。輟視朝。贈左光祿大夫。其年五月乙酉。葬于天台縣太平鄉善嶼山之原。公所自營也。淳熙八年。其孫敦仁來曰。大父之薨。與葬也。敦仁兄弟幼。未有知。嘗聞治命。將以銘誌。屬君。逮今始克請。幸加惠其死生。嗚呼。某頃少年。荷公鑒裁。辱薦于朝。熟聞公之行事。今公蓋不可見矣。其可見而傳者。敢不次而銘之。按賀姓本慶氏。冒出于姜。春秋齊有其族。至東漢純。仕侍中。厥後避孝德諱而更焉。著于會稽。當三國吳。齊以武功顯。晉則循唐則知章。賢譽具著。逮公之七世祖。從僖宗幸蜀。爲眉州防禦推官。卒葬其地。遂爲眉之青神人。移籍蔡州汝陽。會祖諱息機。皇任尙書屯田員外郎。贈太子太師。配楊氏。贈文安郡侯。侯氏。贈同安郡皆夫人。祖諱撫辰。皇任朝議大夫。贈太傅。配王氏。吳氏。皆贈秦國夫人。考諱現。皇任承議郎。贈太師。配王氏。贈楚國夫人。公諱允中。字子忱。登政和五年進士第。積官至左通議大夫。爵會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二百戶。其歷官則任穎昌府學教授。辟雍錄選正及博士。國子監。宗正寺丞。入祕書省爲校書著作郎。假太常少卿。使金國賀正旦。公自少穎悟不羣。慷慨有大志。嘗遇異人。授以兵書。曰。此吾昔授滕甫者也。讀之。非世所傳。遂默以經綸自負。時金人始通。衆皆憚行。公被選。笑曰。是可覘之也。道遠且險。館餼或不時。敵之伴者。率巖暴。鮮禮。公噙笑待之。而惟刺其下情。且問契丹遺民。果得其實。謂藥師不可保。宜撫必不能任事。歸曰。敵之諸帥。盜賊藪也。可不慮乎。所親執政謂公。後生母妄言。賜服五品。遷司門員外郎。浩然請退休。靖康改元。還戶部。不復拜命。遂以某官致仕。禍亂既作。張邦昌亦鄧族。塔公獨不被其汚。衆始服公先見。建炎初。罹內艱。上書薦布衣王大智知兵可用。而朝廷併召公。公曰。士大夫惟不知兵。故無以禦國之難。



某之居喪。薦士非自媒進也。可傷名教。害風俗乎。即繳所被省劄不受。而被寇轉徙湖湘間。劇賊馬有迫潭州。守何子誣思無備。思以利害說之。公爲見有曰。宋祚更興。足下風貌勇略。正宜立功名者。何自棄于此。自古盜賊有壽終者乎。有不覺心動。改容謝曰。郎中將以教有耶。公爲留數夕。有卒不犯城。而公既飄泊。因自放于山水。至天台。愛其幽深。得地萬年山間。結茅種蔬。若無意當世者。而范丞相宗尹。以抱膝名其庵。地故無泉。公默禱于山。得泉舍下。自名曰應心泉。時已落致仕久矣。紹興八年。始得用爲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司參議官。九年。入爲倉部郎。轉吏部。請外。除福建路轉運副使。平鹽貨。護黜陟。號爲稱職。而宰相謂公不肯下己。凡主管崇道觀者。閱六月。又命公爲福建安撫。司參議官。以抑之。公嘗持節本道。而回翔入幕府。處之怡然。人用是莫涯其量。復爲崇道觀。太上既更政化。始起公太常少卿。除禮部侍郎。實錄院修撰。接伴金國賀正人使。兼侍講。俄拜給事中。皇后殿奏補非親屬。吳國大長公主女夫轉行兩官。且陞事任勳臣三子。授待制。集英殿修撰。皆塗歸。無所顧避。宰相乞其便私差遣。有旨改合入官者二人。仍與內外窠關。公奏曰。寒士改官。視爲再第。內則筮庫。外則屬官。俾宰相子。則主司執取命之。昔司馬康以光之子扶侍。改服色。光猶力辭。今陛下既新萬務。宰相當忘其私。臣甚爲沈該惜也。不然。槍燭覆轍。可不杜其漸哉。上覽奏稱歎。謂非公不能及。自餘如三衙刺兵。改易軍分。收馬營地。占奪氏田。大將回授其子。而轉閣職。中貴人遷秩。不應法。或免試補官。特差之類。繳論不一。于是執政者相與懷愧。而權貴亦仄目視公矣。然太上特知公深眷之厚。凡中外奏封論事者。多付公看詳。以開一日對論。君子小人事君之異。公曰。君子志在尊君。則不能無忤。小人志在悅君。故第爲說隨。此不可不辨也。太上稱美久之。因言聞陛下欲開御苑。以近某人園。果乎。太上曰。誰爲此言。公曰。臣既有聞。不得不奏也。太上曰。卿言甚忠。繼有所聞。宜悉以奏。公知之無不言類若此。或具奏。輒焚其藁。遷吏部尚書。兼修國史。進侍讀。時增修六部。公論于朝。費緡錢三十萬。且役殿司軍。妨其閱武。不必爲也。不從。再乞致仕。不允。公善書。筆法遒美。太上嘗以所臨王羲之四帖爲賜。且批紙尾曰。卿留心翰墨。深得八法之妙。勿以不工爲笑也。張循王神道碑成。詔公書之。公因講筵三留身。曰。臣蓋論張俊諸子。除次對論。不當矣。今君命寵其父。不敢辭。若其家有所謂潤筆。不敢受也。既張氏果致金綵甚厚。有旨受之。公卒辭焉。拜參知政事。奉顯仁皇太后遺留物使金國。至汴京。敵就館賜宴。大合樂。且用常例賜花。時敵人已驕倨。有背盟意。用吾時將孔彥周押宴。公謝曰。使人之來。致太母遺物也。國有大喪。樂何忍聞。況戴花乎。語酬復數四。其大使怒。至露刃脅公。曰。王人毋暴慢也。事固有體。強弱豈有常哉。端笏不動。自副使而下。皆屏息驚懼。其使語益不遜。謂將殺汝。公徐曰。爾輩殺人外。得何能。吾年餘七十矣。當守節而死。聲色俱厲。其使爲卻立。彥周從旁解曰。兩國通和久。參政勿動心也。揖公坐。令左右捧花侍側。曰。不須戴也。敵之甲士相顧竊語。二十年無此使矣。行次邢州。逆者輒車騎疾馳甚遠。凡百餘里。道傍居民乃言。太行有什契丹者。欲取質相公爲都統也。至敵廷。被門有關者坐不起。其一肘之曰。是使者忠勇。可爲之起也。徵偵之。蓋李氏之子。然後知公名已傳敵中。先是奉使者畏敵人欲留北人例。詭以爲賈江潮。公待班客省。果問公鄉里年甲。皆以實對。莫不歎異。遂成

禮而歸。歸即言敵勢必大侵。宜亟爲之備。太上疑未決。而同列謂公之往。應故事爾。不宜生事端。先自紛擾。公歎曰。吾謀不可用也。即引年丐致仕。章三上。且面奏。以母夫人薨葬漢陽。欲移厝天台。非親行不可者。太上惻然。允公請。錫金卣。金卣二。茶藥甚厚。御書二大字。以寵之。特許朝辭。止殿。宰執置酒江亭。朝士賦詩祖帳之盛。中興以來未之有。公既得謝。即走漢陽。遷楚國太夫人之喪。葬天台前平山。買宅郡城。即城外野水營別墅。號小鑑湖。築亭于抱膝庵之側。號杉亭。爲記以敘其意。上在潛宮。雅聞公名。注想以待。僅決大計而歸。蓋公益老矣。嘗與士大夫論之。公之清介放曠。棲神養志。初若李長源。其隱臥高蹈而有志天下。中若謝安石。及剛正不屈。引去自全。又若孔君嚴。其出處始終。真盛德哉。有文集奏議共若干卷。秦太師檜與公同年。第進士。同在學省三館。且齊庚甲。契亦甚厚。而公素善趙丞相鼎。李參政光。故秦用是沮公特甚。反謂公趣向有異。而公亦竟毅然不顧。殆將終老山林。晚遇二聖。致位通顯。得非天耶。雅有知人之鑒。所薦至輔相侍從者十數。次亦名聞當世。每歎曰。吾老無能爲。薦賢所以報國也。性孝友。遇妻蔭先與其弟姪。而後其子孫。贈養宗族孤幼。婚嫁之甚衆。寡交遊。所取嚴。甚至其愛厚。或千里命駕。有昔賢之風。和政郡夫人鄧氏。京東提舉鹽香洵之女。先公之二十七年薨。至是合祔焉。男昶。右奉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先公二年卒。女嫁右朝請大夫直祕閣朱商卿。先公十餘年卒。孫男三人。敦仁。今爲通直郎。主營台州崇道觀。敦義。承務郎。敦禮。承務郎。新監淮西江東總領所太平惠民局。孫女三。進士林憲。謝宗經。韓楨。皆曾孫。四人。光。登仕郎。詵。充。皆將仕郎。公平生疏財貨。未嘗治產業。在二府。得給使督積而不用。將薨。諸孫甚弱。招郡太守。俾視其篋。并賜金。面析之下。逮僕妾之信厚者。了不亂。蓋于死生如此。銘曰。

伊昔子文。仕嘗三已。見稱聖門。絲不愷喜。公之在朝。三掛其冠。老則故常。壯也實難。惟公存心。豈尙富貴。有位則行。以道進退。公之未老。志在經綸。及其既老。志則相軒。軒駭醜類。抗詞靡懼。在我能全。矢死弗顧。公在東臺。正色凜然。救書屢塗。以盡我言。公在二府。整綱立矩。思會衆材。以濟百度。孫吳之略。有蘊自衷。抱膝巖栖。不爲不逢。既逢而歸。迄未悉施。左琴右書。樂我鏡湖。照運天飛。黃髮是咨。公不俟駕。竭蹶而馳。粵執事樞。行付大柄。成謀甫決。公亦告病。我評于公。清節令名。郡侯謝傳。及孔左丞。惟天降材。功豈易就。八十之年。徒俾我壽。赤城之山。上應三台。自公我開。式憲後來。

右通直郎知袁州萬載縣杜君墓誌銘

宋朝衣冠姓系。惟杜氏譜錄最遠。自漢建平侯延年。晉當陽侯預。至唐京兆。族望皆有其傳。而元和宰相宜獻公之子。有名勝者。嘗爲揚州租庸使。遂貫于揚之永正。今儀真郡也。三世仕南唐。徙家建業。是生禮部尚書。以文學受知太宗。真宗。又再世是生天章閣待制。以才略事仁宗。任方面。皆號名臣。天章之子。照。仕不及顯。以其子大夫恩。贈右正奉大夫。而大夫公諱。以才略事仁宗。任方面。皆號名臣。天章之平。生二子。君其次也。君少襲禮義。而天資孝友。屹屹就學。問爲人。忠信不欺。居官以廉稱。遇事介然有立。僅更七品秩。得宰兩縣。年甫六十。以沒嗚呼。其可悲夫。始予寓園中。與君父子遊。最厚且久。于君契誼實



弟兄雖家人婦女猶姻戚也。君之兄錫既早世。而大夫公繼以壽終。今又哭君之喪。而君之子穎。乃欲予文以誌君墓。其何敢辭。君諱鐸。字文振。以父任。起家右修職郎。提點坑冶鑛錢司檢路官。福建安撫司准備差遣。丁大夫公發。服除。為湖廣總領司屬。得監潭州南嶽廟。改右宜教郎。知泉州永春縣。再為袁州萬載縣。未及往也。君才力實有餘。而退抑不自見。其在鑛錢司。被撤走諸郡。不擾而辦治。使者始稱其能。在總領司。會移軍分駐九江。君且受代。疾馳曰。軍至惟當得食爾。他非急也。為之日夜經營。而餉餽悉集。營壘以次亦就。衆始服君識先後之宜者。聞帥幕府僚吏二十許人。多輕銳喜進。君獨恬靜自守。故參知政事賀允中。工部侍郎王弗。參議其軍事。皆器重君。與之善。逮為永春。剖弊剔蠹。政方有條。而君多病。蚤衰。告滿以去。既歸。萬載歸治其家矣。乾道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疾遽作。一夕不起。蓋大夫公嘗簽書邵武軍判官廳公事。因家焉。君事大夫公。孝以盡禮。而穎之事君。如君之事大夫公者。然大夫公之疾革。君適在官。號泣就道。既大斂而始至。而君之喪也。穎之至亦然。里人莫不哀之。遂以七年八月戊申。葬君香林之原。始大夫公自儀真遷正奉及夫人之柩于邵武。大夫公亦附之。至君三世矣。妻黃氏。左通奉大夫中美之女。男二人。穎。右迪功郎。南劍州尤溪縣主簿。河尚幼。孫男女皆二人。大夫公以詩名當世。君亦得其句法。與他文類之得若干卷。藏于家。銘曰。

三代之懿。以世象賢。委則有原。斯久其傳。惟唐杜氏。代有令系。事業文章。益顯于唐。詩甫論牧。如晦黃裳。其在本朝。太真仁宗。祖孫服儒。有烈有功。我求典型。慨今五世。善其真耶。厥卻未試。玉潔冰清。志則大行。豈不我思。定交平生。權水道山。世亦有跡。過車弗馳。銘以弗愧。

故中散大夫致仕蘇公墓誌銘

蘇姓在本朝。凡三望族。其系出梓州者。則太簡舉進士。為天下第一。被遇太宗。入翰苑。參大政。出眉山者。明允。以布衣顯名。而文忠兄弟同時登制舉。典內外制。長春官輔門下省。惟同安之蘇。盛于中間。翰林公以賢良方正。受知昭陵。出入侍從。而丞相亦冠多士于南省。歷事五朝。為時宗臣。是相哲宗。具有勞烈。三父子孫。各紹其闕。文獻典型。相與上下。可謂盛哉。公蓋丞相諸孫。而翰林曾孫也。翰林諱紳。丞相諱頌。皆贈太師。公于魏國。有傳在國史。徙居鎮江之丹徒。其第五子諱京者。公之考也。終朝請郎。贈至金紫。光祿大夫。與其兄景。談學識行誼。俱稱于時。鄒志完。游定夫。崔德符。輩蓋其交友。故門下侍郎諱南陽公。尤知之。而仕不獲顯。其贈安康郡太夫人歐陽氏者。公之妣也。實文忠公之孫女。亦諱師德。字仁仲。少穎悟。手執秀整。丞相甚愛之。撫以爲類。我飲食必置左右。未始令去膝下。既知學問。而明敏強記。其得于父祖。聞于外家。習于遊朋。皆過人遠甚。崇寧四年。始以丞相繪像景靈宮。恩補假承務郎。初調和州。歷陽縣主簿。監秀州華亭縣市舶務。丁內艱。服除。呂尚書安老。撫江東。辟准備差使。改右宜教郎。監都進奏院。充樞密院計議官。請外。得廣德軍。以言者罷。主管台州崇道觀者。再久之。通判平江府。公之為計議也。與端明殿學士胡邦衡為僚。邦衡上書論和議。詆執政為可斬。公謂之宜婉也。後邦衡謫嶺外。用事者罪公嘗預其黨。而不以言。遂罷廣德矣。至是。王响守平江。議多不侔。而响移建康。公適攝府事。有小人之甚者。于公以

私而不得逞。會公友婿常中丞子正。沒于鄰邑。遂相與謂公。會與郡守周三長持官錢二千緡致贖。且父子共為祭文。有指執政語。實皆無也。併以邦衡之事為證。秦丞相大怒。詎御史劾奏公。遂削籍。投汀州。且下部使者究其事。逮繫甚衆。勢焰熏灼。榜掠皆誣服。公之子玠亦停官。蓋人人知其冤。在汀六年。踐踏不敢喘息。而公買地種竹。蒼芽茨其間。父子相對讀書。將終身焉。繼徙徽州。怒者亦死。太上皇帝更庶政。凡流竄非其罪。悉俾自便。公父子始得生還。仍復故官。方上朝謁。太上見姓名識之。曰。是無故遠竄者耶。衆謂公且進拔。而政路又有不能知公者。止除通判建康府。然盡還罪籍。年月凡一歲。四遷其位。恬不見喜。居官暇日。則與佳賓客走郊野。訪尋六朝舊跡。萃集為圖。以正昔人傳述謬誤。閱再歲。始得提舉荆湖南路常平茶鹽。全州軍士嘯亂。部使者多論守將失撫。公曰。守固有罪矣。軍士可不懲乎。乃手書數十移督視府。乃廟堂卒用公策。遣裨將市馬。道清湘。捕首惡。誅之一路。以寧代還。復主崇道觀。吏部尚書汪聖錫輩薦公。宰輔謂老成恬退可用。有詔赴行在。而公以耄疾力辭。丐閒。朝廷特許以再任。始築室會稽城西鏡湖之上。賦詩見志。超然有晉士之風。乾道八年。歎曰。吾不復苟祿矣。即以右奉直大夫致其仕。時已賜服三品。爵為丹徒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玠通朝籍。以郊祀恩。進封朝議大夫。淳熙二年。以慶壽恩。遷中散大夫。四年八月。將啓手足。與醫者語。相酬酢。晏然而逝。享年八十。其年十二月壬申。葬于會稽縣五雲鄉陶山之原。初娶歐陽氏。朝議大夫恕之女。公之舅子也。再娶方氏。朝議郎元修女。先公二年卒。男三人。長玠也。今為承議郎。新通判明州。玠早世。孫某官。女四人。長適朝議大夫直顯。關呂正己。次適迪功郎舒康老。次適某官某人。孫男七人。潤。迪功郎。常州晉陵縣主簿。溧。將仕郎。溫。納。洞。溧。尚幼。孫女二人。長適進士徐邦傑。次在室。公為人溫厚樂易。介然有守。篤于信行。少事母孝。遭寇亂。與兄親負其輿而奔。呂安老之引公自助也。待公甚異。至相約同歸田里。安老不幸歿于事。公遂以女歸其子。為小官。盡職不苟。華亭增鹽課至百萬餘斤。在邸院值鹽場多事。書奏旁午。詔令不可。稽率未有條。公以法律定為程度。至今用焉。持節湖湘。大抵抑豪彊。惠貧弱。民至越境途之。戀戀不忍去。其為詩文甚工。韓子蒼。汪彥章。皆稱以為不下古人。有文集三十卷。藏于家。聞見彈治。議論有據。依自其家傳。士大夫多從之。質問故實。及將召歸。議者謂宜在優閒文史之選。非必勞其筋力之務也。而竟不少見。嗚呼。可勝惜哉。始吾友蘇季真欲誌公墓。而自以病弱不能致思。屢以屬予。未之諾也。今季真亦下世。而公之二子。又以爲請。近世之大患。君子信讒。譬彼燒城。執其炎。嗟。謂人者。豺虎弗食。擠之下石。亦盡其力。墜而不殞。是爲有天。人諒其冤。天與其賢。顯顯魏公。天下中庸。嗜克似之。以充其宗。魏公不亡。有令孫子。一罹于讒。不起于仕。既誦而信。茲病以老。上聖憫焉。其用不蚤。文而蔚然。行而粹然。黃髮之詢。奚又舍旃。稽山之陰。銘以詔世。植此百年。善哉後裔。

右朝奉大夫致仕蘇公墓誌銘

乾道九年二月甲申。右朝奉大夫會公葬于池州貴池縣崇賢鄉長樂山之原。問其享年。則八十有四也。



間其子若孫則二子嘗為郡守縣令年皆過五十蒲伏哀號在道有孫俱出仕孫又有子矣遠近來觀相與歎息曰斯非積善植德之報歟是何乘考之隆而子孫之滋也始公之子種得郡于龍城奉公以就養人見公喪衣長身視聽不衰而弈棋飲酒超然有自得之樂蓋莫不榮之今其亡也子孫盈前家道日昌考其平生無一可憾又莫不哀之古之所謂高朗令終者哉其二子來請銘因敘之曰惟曾氏出于有夏自營遷魯為魯著姓漢都鄉侯樂四世孫據避新室之難徙江淮開唐末家于泉之晉江國朝有諱穆仕至殿中丞者公高祖也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諱會以文學取高第仕至刑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者公會祖也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楚國公諱公望仕至虞部郎中者公祖也累贈金紫光祿大夫考諱孝慈以才業事徽宗為江淮發運使入戶部為侍郎終龍圖閣學士累贈少師曾祖妣吳氏黃氏贈太夫人于吳楚二國祖妣朱氏戴氏贈夫人于廣陵普甯二郡妣謝氏贈夫人于秦國母王氏贈太夫人公諱浩字德充少以父恩補承務郎調成德軍倉草場持太宜人心喪再調池州永豐監丁秦國憂方侍疾不解衣頰面者踰月及居喪水漿不入口者十日少師公撫之曰爾能若此其知忠以事君矣服除兩授官既以省罷凡十年乃歎曰人子事親職也今事親日少矣安能捨所事以從外物遂不忍去少師公左右居久之制置司辟為蘇州司錄事少師除帥杭州即以親嫌巧罷朝廷命為兩浙提舉鹽香司幹當公事未踰月少師公薨時四方椒擾公扶柩居池州葬于黃龍磯下因遁跡九華山無復宦遊意劉洪道守池辟公青陽縣丞公以有田在焉為請宜諭使過邑民遮道詣使者留公公不願竟去張丞相開都督府范濂知岳州以丞相意辟公岳陽軍節度判官濂怒其酒官訟公文致其罪公輒直之嘗俸公出按屬縣令誠曰毋徇顏情也已乃無一事可治吏輩怨甚公正色曰令有罪庇之是顏情令也無罪入之是顏情守也二者俱不可濂不能奪人皆服公長者又嘗遣公白事督府丞相問招復歸業人公具以告丞相愕曰君非岳陽辟客乎所言與郡文書弗合何也公曰郡之言文也某之言實也敢便文而掩實丞相異之曰君忠信人也宜留此別任事公又謝曰為人將事而不報何為忠託名而留何為信丞相不能強也濂既去後太守至欲大新郡治公力諫之守怒命公無得預公曰吾甯得罪太守無得罪百姓既而部使者以是劾守擾民削秩罷郡而相率薦公以循吏万俟丞相時任提點刑獄故其為中執法也又薦公可用荆南帥欲培羨餘撤公走諸郡且云事已當辟為辰州公按籍無他取曰吾其可以利誘乎居岳四年始授饒州樂平縣丞以太母需恩賜五品服知宜州涇縣女魔周號三娘兵者帥府既招而戮之矣守挾勢論縣欲掠為己功公第以實報守甚委同判按視而守用是進職因任公曰吾將及矣遂引疾去知建康府江甯縣時相鄉閭也相家歲有通賦公督之無所憚秦少保告歸謁墓所過振動州縣以應辦為奇貨而臺在邑下掌留論者謂公甚費母惜公計之當錢五十萬無一合支者僚吏爭進曰常平係省錢皆可貨爾公曰常平係省官錢也以官錢媚人吾首可斷此不可為然吾不欲異他邑即倒篋中得白金二百星付之少保聞亦戒其下曰江寧老令廉有餘勿擾之也通判鄂州遇登極赦守未交印公實攝郡當以一子進表受賞而守既視事亟遣其子行或勸公自列公笑曰子弟得官有命其可以訟受服

凡經歲禮部驗其月日報公而後從之覃恩賜服三品主管台州崇道觀隨其子官廣右再請祠祿遂致王事還次鄂州以小疾而逝乾道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也公幼沖淡簡靜寡言笑學欲窮理盡性不切切于利祿方大觀政和開權門盛開或勸其進取者公叱曰大丈夫當守正以厲俗何至泛泛若隨風萍哉蓋少年自立如此性嫉惡不喜傾邪側媚事聞人語及若負芒刺故其仕也能抗上官拒貴要進退視禮義不為身謀然亦以是不得顯用于世而臨兩邑通守一郡皆有惠政其喪之在鄂也鄂人相率奠哭有涕下不止者其去官十餘年矣始楚公仲子宣靖公以盛德相仁宗勳在廟社族緒既廣至少師治家尤號有法離亂來故家典型殆盡後生輩日入澆薄公獨守其法嚴甚聚族數百指飲食起居悉有故常內外之言無敢出入肅如也嘗曰田園可廢家法不可廢日用可無家法不可無也嗚呼使公得用于世以其治家者推之效亦可知矣娶王氏先四十年卒繼室應氏先二十年卒公之葬也開壙得古鼎鄉人異焉二子種右朝散大夫前知柳州軍州事次未右迪功郎前昭州平樂縣令三女長適進士章覽次適右通直郎知德安府安陸縣張造孫男三蒙右從事郎寧國府宜城縣主簿常右迪功郎潭州平南縣主簿晏將仕郎曾孫男一箱女二臨終告其子曰吾嘗為恢復要略五千言未上也他日可陳為我陳之其子類其所為文得十卷藏于家銘曰

古者世祿得人于門其緒孔蕃其德有源是以典型百祀弗墜于邦有光于家克類惟宋氏族溫陵之曾如哲如參父賢子承有勳有庸曰相曰輔梗柁豫章駢出其圃嗟嗟大夫不為利回巖然之姿挺然之材強直自遂靡炫于世疇能舉之用則不器公雖好剛其政則和制邑佐州民以詠歌內齊于家猶治于府曰儉匪嗜曰威匪怒即此有法事食無田移孝而忠子孫其傳位不吾崇天則吾壽樂哉斯山式裕厥後

劉令君墓誌銘

令君諱允恭字邦禮姓劉氏其先自唐司徒晏轉漕江淮子孫散處淮南其可見者八世祖陶與其兄隨居光州避地至閩王氏以其鄉鄰得之甚喜命陶為秘書監隨為閩門祇候二人辭不就福清縣東南有塘面鍾山愛之家焉兄弟居塘東西王忠懿曰公等無故鄉念乎取漢新豐義名其里為新豐陶生可權可權生佃仕至千牛衛長史佃生文泉中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第終登州司戶參軍文泉生日新日新生謙謙生軸軸生元善即令君之考也累世以治生自力雄于鄉族君少知學問而精毛氏詩凡注疏與本義誦之如流終身不忘賦性方直氣象深厚後生輩為不義事必詰之厲然見于顏面以是鄉之士大夫推為長者紹興中軍旅未給朝廷募官以賞為官張魏公鎮福州得初等文秩分勸豪戶衆未有應者君獨笑曰是將助國家爾何以官為首輸而拜命惠州林使君仲堪素與君善因曰邦禮之才宜為縣者也請以為河源縣令已而亦謝之曰老矣安能舍己稼而耘他人田乎先是君築室塘東大治其塘廣袤數百尺且曰吾祖之所以居也敢不敬愛旁蒔花木刻石表橫塘因自號橫塘翁植桂百株以為桂堂儲書數千卷招致名士俾其子弟學曰後世宜有興乎一時賢公卿之在邑者相與造焉君必為擊鮮釀酒杖屨塘上談笑竟日若樞密黃公尚書郎夏之文及林惠州數公皆有詩什往來見于傳誦中于是橫塘之



佳名勝概。甲于一方。塘之隅有南谷僧舍。久廢不治。君捐其餘力。徹而新之。遂爲里人香火祈禱之所。有爭訟者。或詣君求決。君則爲之陳道理曲直。法令不可。往往差縮。遂謝以去。平生長于心計。而尤好陰陽歷算之書。山川面勢之說。占時日。候豐凶。悉造其妙。好事者請問焉。酬酢不倦。方經界法行。閩地最遠。莫知其要。君能度地形方圓。直爲步畝之。則纖悉備盡。人皆用以爲準。縣陬自唐天寶間。墜流灌田。凡數萬畝。歲久溝湖爲瘠。右所侵。遇旱乾。民挺刃爭水。訟不絕。縣宰屬君治之。著規立籍。衆咸以爲利。溪舊有石梁。南直縣門。其不盡者爲堤。返遇水勢爲暴。至漲溢通衢。君毀堤而益橋。疏爲十道。糜錢千餘萬。逾年始就。縣市至今無水患。衆謂二役非君不能成也。君既滿塘水。大蓄魚鼈其中。遇水潦則泄而縱之。所居山林茂甚。禽鹿藏集。弋獵者不使道其下。嘗曰。吾無以惠于物。特以好生遺子孫爾。仲弟早世。爲婚嫁。其猶子且營其猶子之居。甚備。亦新其二子之舍。相視如一。君乃致家事。獨與賓客晏遊自適。耳目聰明。步武如馳。克享上壽。其五福之萃者耶。淳熙二年二月二十九日。無疾而逝。春秋八十有三。男曰剛。曰則。女四人。長適封川縣令林師孔。次適將仕郎林丙。次適融州司法參軍高演。次適進士林翼之。孫男七人。遂之適之。永之速之。進之。皆業進士。餘尙幼。始君喪。其二親縞衣徒行。營葬甚久。而後得地。因嘆曰。吾死毋以此累子孫。乃自兆其穴于仁壽里羅漢山之原。而君之室李氏。先二十二年卒。葬焉。至是將以十二月甲申合祔。而剛與則來請銘。蓋君之從女實歸于某。而辱與君周旋于橫塘之上。既三十載。不復見矣。其可以辭銘曰。

梗楠其材。玉其德。時乎無位。仕罔職。奮之斯宏。用力。施于治生。厚乃殖。疏其流泉。淪其漚。林臯之欣。有餘適。曰壽而富。天所錫。年希期頤。十且七。門容高車。路長戟。詰其後昆。福之積。生居死藏。躬自澤。鄉閭勿忘此其識。

### 南潤甲乙稿卷二十一

#### 墓誌銘

##### 方公墓誌銘

敷文閣學士右通議大夫致仕桐廬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贈右宣奉大夫方公諱滋字務德其先有名儲者顯于漢至唐末于以詩名江南門人謚爲元英先生七世而惟正業儒以孝聞生子楷及孫蒙相繼登景祐治平進士第始大其家今爲嚴州桐廬縣人其諱楷者公會祖也任鄒部員外郎贈中大夫妣吳氏贈太君子成寧普安郡其諱蒙者公祖也任屯田員外郎贈銀青光祿大夫妣陳氏贈夫人于永嘉郡考諱元修任朝請郎贈特進妣王氏尙書左丞安禮之女也贈夫人于餘杭郡公生十三歲遭王夫人憂已能盡禮宜和末特進沒于魏墓羣盜方煽亂公號泣奉喪疾馳夜則闕地以殯與其家屢失僅歸附于餘杭夫人之墓以遺恩起家迪功郎江南東路茶鹽司幹辦公事改浙東故參知政事張守知紹興府辟爲觀察判官委以裁決一府盡傾有戍卒部曲謀變公獨從張公驅數騎誅其首朱丞相勝非繼爲帥益知之歸即薦可用就差浙東安撫司幹辦公事除樞密院計議官侍從五人又薦之賜對便殿獻壽合上意改宣教郎辟行宮留守司准備差遣進陳十事復除計議官常同遷御史中丞以親嫌請外除提舉江



南東路鹽茶公事。又言謀畫不一。上下苟安。宜悉召廷臣折衷一定之論。斷而行之。上欣納。訓獎甚厚。紹興九年。以言者罷。主管台州崇道觀。明年知秀州。轉運使檄為他州輸御馬穀千斛。公曰。郡輸有常經。若為他州償賦。當倍取于百姓。吾以罪去不能也。漕者遂屈。既而又欲別取二萬斛。公亦奏拒之。貸常平米三千斛。以築華亭。禦海堰。至今為利。除直祕閣。以言者落職。復得崇道觀。知楚州。民有與僧徒為佛會。怨家誣告。以夜聚妖黨。繫獄數十人。公杖其首者。啖以腥血。遣之。河南百餘家來歸。公以民避苛政不可卻。散之村疇。部使者劾公擅出有罪。招納敵人。朝廷為不問。而公力請引避。陞廣南西路轉運判官。復直祕閣。知靜江府。徭人楊再興叛。服不常。巧遣鄂州軍平之。以為新宋縣。有道士莫六名善走。能晝夜行三百里。數犯法。亡命為盜。眾且千餘。以錢百萬募武士縛之。數州遂清。公方為漕。時行經界法。常論黎彞士曠人稀。難與內地匹。恐遂生事。至是瓊管騷動。曠聚迫八千人。入州縣。劫囚徒。甚朝廷記公前議。為罷廣南經界。且命公招拊乃定。進直敷文閣。知廣州。放繫囚七百餘。會兼舶事。非令甲所常輸。一切不取。盜齊孫為害十五年。公疑有為之者。既而果得新州吏與賊通。蓋每調兵。吏輒陰告孫。使得遁去。兵退則復出。故不能捕。一舉獲之。移知福州。海寇犯境。公命水軍破賊。凡賊所有。官不問也。眾爭奮。海道肅然。知明州。罷城郭保伍之禁。決私堰六十所。以便民舟。主管崇道觀。三十一年。除京西轉運副使。時邊事日聞。公見宰輔。言備邊計。不能用。復奉祠。明年冬。知廬州。對於建康行宮。公言逆亮已死。彼國方亂。宜經理淮甸。以觀其變。即具上數十條。至則斬潰卒入人家者。收橫澗民兵。以置屯田。邊境大安。移知鎮江府。獻議者增沙田。蘆場租賦。公疏五說論之。隆興改元。以言者罷。會王宣連嶺右為盜。雷州守臣擇靜江帥。公之去四明也。奪敷文閣。遂復舊職。既召對。上曰。朕知卿治績。言者妄也。嶺寇方長。故藉卿以往。公請授方略。上曰。卿舊治。待朕言乎。既就道。賊已平。改知鄂州。步軍司戍數千。歸自石城。總領所不肯任其廩券。公曰。軍雖無功。可乏食耶。自市芻粟與之。事聞。朝廷命總領所償公。復知鎮江府。其冬。敵亦犯淮。淮民渡江。亡慮數十萬。公日走江濱勞集。為開舊港泊舟。使避風濤。時他州流移。類多剽奪。獨公境安。甚飢者皆得食。比去。無不感泣。大臣視師江上。欲五里置烽火。公曰。濱江猶有岡阜。可舉火。南則水鄉。汗漫。易失候。望一炬而兩舉。且召亂矣。豈若嚴斥堠。不數驛。可至都門哉。有旨是公議。乾道改元。除兩浙轉運副使。罷敵使夜行火燧。去二十年之弊。又論湖州丁絹最重。至生子不敢舉。請如舊制。除權刑部侍郎。刑法用例稍弊。已詔自是不得奏裁。公謂奏裁有定法。願依建隆舊制。若法所不可。勿許濫奏。上從之。吳郡所全有蓋。四十人。又祖宗朝。士大夫為臺諫。論列。監司按劾。若事涉贓私。必加考覈。近年不復行。皆罷免。至遷官任子。刑寺約以罪。無不拘礙。請自今雖有論列。按劾。而未經鞠正者。並免約法。遂為定制。兼權戶部。有請貧民貸富家粟。第償其半者。公曰。是使富家不肯貸。而貧民無所資食也。議不行。假戶部尚書。充賀金國正旦使。公襟度坦夷。吐論平正。敵人所指。諒公應答無留詞。敵亦用是推重。他日。五使至敵中。猶問公安否。為何官。久雨。應詔論闕政。竟罷沙田蘆場之賦。與拘收主舊之議。試戶部侍郎。未幾罷。俄除敷文閣待制。知建康府。請現錢五十萬緡。增置會子務。以安人情。上以出內府白金十萬兩。付總領所。以

為稱提。拜吏部侍郎。假吏部尚書。館伴金國賀生辰使。加敷文閣直學士。知荆南。且命至襄陽視城壘。與軍師議邊事。條上其悉。增置巡檢官。以消池中盜賊。移疾。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八年。知紹興府。公初為府從事。且佐帥幕。已四十年。吏民猶識公。喜甚。公亦周知其利病。遂力請。蠲羨餘米四萬斛。錢十六萬緡。以寬民力。收貧民之未葬者百九十殯。刻石為義塚。遠近稱焉。以疾丐祠。不許。徙知平江府。既入見。上曰。卿為佳部多矣。平江久弊。其為我整之。公猶言會稽和賣之弊。上嘉納。且命毋下拜。公懼而下拜。不敢辭。行。至郡數日。疾果甚。進敷文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八月丁丑。以不起。享年七十有一。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咨嗟悼恨。謂公之用。猶未究也。蓋公為人。醇厚長者。該洽舊典。論事知本末。貫穿古今。務有用之學。不為虛文。儀矩豐偉。望之若不可親。從之久。亦不可得而疏也。遇事敢為。苟利國家。使百姓勇決。不顧外議。平生三為監司。五為郡。七領帥節。二廣則皆任經略。建康兼行宮留守。鄂州亦特置管內安撫使。處之。數歷幾遍天下。能免奪職奉祀者數四。氣不少衰。所至孜孜。務盡其職。發奸擿伏。嚴而不苛。經理財賦。緩而不弛。紹興中。以才諳膺上。任使。用事者雖厚。公而陰忌之。故周流遠近。幾二十年。曾不得一親闕廷。然公在二廣。遇遷客流士。眾方持。視為奇貨。而公獨與周旋。病則饋之藥。死則治其喪。與護其家。以歸者甚眾。其在閩。有以口語忤大臣。繫廷尉獄者。下郡索其家文書。公得輒焚之。人為公懼。公亦未嘗恤也。在廬。求包孝肅公孫于民間。請于朝。得齒一命。再為鎮江。策敵志在和。以告廟堂。俾決及敵使至江上。較宴設舊儀。公方領漕事。雖非其職。為之區處成禮。所薦引多為當世顯人。聞人有一善。汲汲稱之。不容口。歲時為書。問親舊必徧。晚居秀州。稍治居第。于宗族尤孝友。郊奏之恩。先以與孤弟姪。而後其孫。嗚呼。以公之已為著見。若此。則其未為而為。士大夫所嗟惜者。可既耶。累階右通議大夫。致仕。爵桐廬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贈右宣奉大夫。妻李氏。封碩人。右朝請大夫。文淵女。先公二年卒。公葬之臨安府臨安縣靈鳳鄉歸長山之原。至是十一月丙申。合祔焉。男三人。導承直郎。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變。將仕郎。蚤世。誼承務郎。女三人。長適蘇樾。次適安豐軍判官王明清。一尚幼。孫男二。叔恭。登仕郎。叔寬。承務郎。女孫三。文集奏議二十卷。藏于家。公既葬。導等請敘次為銘。某少聞公名。及客于丹陽。官于朝。漕于江東。知公出處為詳。故不復辭。銘曰。

若古有言。黃髮是詢。更于萬事。察老成人。猗與方公。棟達疏通。恢乎有容。退然在中。仕于四方。使節州廳。有仁有威。有猷有為。眾方疾驅。我安而徐。衆擯弗暇。我收而視。其在蕃宣。幾半天下。政平而良。號公長者。其在朝廷。翩然羽儀。才無不宜。號公吏師。凡士之為。得一可喜。公實兼之。其譽則偉。木之就繩。金之在甄。既曲且直。能方而圓。公蹟屢伸。公藏屢試。雖有知者。莫得而器。晚遇上聖。謂公其歸。一疾不瘳。天子用噫。七十之齡。古亦云壽。惟德不亡。益昌厥後。

宣教郎新知衢州江山縣馮君墓誌銘

馮預字子容。始予識之上饒。方舉進士。眉宇疏秀。議論衍衍。文采粲然。而運蹇不得志。予嘗曰。世固有若子容而不一第者乎。然年四十餘。始獲貢名禮部。主黃州黃岡簿。以貧不能待其大。得監澧州南嶽廟。予



則曰子容豈久困于州縣其必有知者已而朝廷果用為江州教授謂可更其秩矣而不論薦尚缺員復教授黃州學始改授宣教郎從吏部選知衢州江山縣予時與銓因勞之曰國家方嚴字民之選雖臺閣士必更邑而後用也江山距子之居非遠其母憚以勞子容則謝曰某病爾然矣其敢承君意且人有生死非命也耶予固訝其言之不祥而子容忽得嗽疾疲曳于道而歸則遺其兄順書曰殆不可至八月矣而果以七月二十六日卒實淳熙四年也家人視其文稿乃嘗作詩有甲子循環幸一終之句蓋子容至是年僅六十若自知其止此者其兄方倅九江以書來曰願兄弟淪落不得同居以視其死且藏也惟吾弟之才君辱知之而樂皆期之以大吾門戶今願何言願得君之銘以信于後其可乎予既聞其喪而惜之又因其兄之言而益哀之則為之曰嗚呼子容蓋乾興丞相魏國文懿公之五世孫也文懿公勞烈在國史而世為河南府偃師縣人曾祖殿中丞諱維申妣江氏祖武翼郎諱景溫妣余氏父通判蔡州諱鐸贈朝議大夫妣趙氏子容年二十併失父母巋然自立及為文不專習進士之作而率見稱于人故公卿大夫喜延之少年子弟多從之既累舉不能奮始一意為舉業會朝廷併流寓之舉于諸州又命進士治經者必兼聲律他人屹屹有難色子容談笑視焉既通春秋亦善詞賦紹興三十年遂以中第聲譽翕然知其筆力無不可也至是而終則又知其命之信窮也子容娶康氏先二年卒二男子長椿年三十五歲椿年十歲女子嫁諸葛校是歲仲冬己未葬于上饒縣開化鄉金地佛舍之山銘曰

承議郎新通判興國軍孟君墓誌銘

君孟姓澤其名德潤其字也右侍禁贈正議大夫諱古之曾孫中大夫知棣州贈特進諱之方之孫中散大夫贈中大夫諱鑑之仲子也曾祖妣祖妣皆董氏贈夫人妣郭氏張氏贈令人孟族家澶淵自正議之祖太子中舍日新者端拱中登明經第徙開封之長垣今寓于臨川矣靖康初天子登極棣州用故事遣君奉表入賀補將仕郎調紹興府蕭山縣主簿福州觀察推官丁內艱服除授筠州推官南安軍判官改右宣義郎知寧國府寧國縣歷湖南安撫司幹辦公事得通判興國軍未行以淳熙八年六月十五日終于家官承議郎年六十有四蓋君家自高曾以義居子孫孝謹守禮法仕則廉以有立君在蕭山尚少被漕委理閩西興已能部夫數千整整有條不兩月而竟衆皆才之繼經界行縣官互覆所量田畝以造其籍蕭山獨三獲未能實使者以付君君辭常用他邑使者曰藉君之敏爾亦何嫌君悉召父老詢其利病析田以六等均稅以二則訖無閒言在筠則招輯逃田甚常賊李金犯南雄度嶺即南安也民洶懼官吏不知所為君力自守貳請治械登陴警備惟肅賊既不犯諸司用是薦其能甯國壯縣豪姓持吏短長歸于訟令多不滿秋去君晨起據案決事夜漏下數刻始休縣圃有池臺足未始躡其閤果熟墜地童奴不敢收桑于本藉其利以贖徒囚得巨商匿稅倍征吏忻然請為元夕費居乃以繕學宇方朝廷增戍瀕江治寨屋君區處甚裕鄰邑尚騷然而甯國之工已罷歸矣都使者欲厚君賞君曰此職也何可言于是向之號持短長者雖朝夕立縣門外伺閱無所得縮頸氣迷君終吏民遮道以泣然後知君之政無不善

也始子居親喪道甯國識君竊聞其市井類能頌君之政故人林梅為尉挽子宿尉舍君來語終夕氣貌溫然質直無矯偽其年適與予同各語其兒女時予向一女未嫁君自言其兄之子植若可婿者故子後以歸植今君既沒臨川士夫悉追君之行義惜其才之不得盡且言君少力學從師受春秋明大指母疾至剖股合藥以進奉養盡禮教其子姪多預計僧開進士第有姑喪夫來歸養之二十年如一日女兄之子未有子而天君為立其嗣且經理其生業猶己家也築室聚族除千指里閭推其雍睦疾革尚能命酒酌親戚談笑而逝娶周氏吏部尚書武仲之孫男女皆三楷從政郎南劍州將樂縣丞楫承信郎監贛州興國縣稅杞舉進士女適修職郎岳陽軍節度判官李章將仕郎朱翁嘉將仕郎晏嗣建孫男炎孫女三在室十月某日葬君金谿縣歸德鄉望州山之原其銘曰

朝散郎直秘閣致仕陳君墓誌銘

丞相贈太師魯國陳文恭公之仲子名安節字行之為朝散郎新提舉荆湖北路常平茶鹽公事淳熙八年請于朝曰體弱多病願致為臣時年四十六矣朝之士相與驚嘆是蓋克家而文者也恬于勢利若此上恩允從寵加直秘閣然行之已屬疾其辭職勇退謂且謬也其年三月二十一日竟以疾終里中士夫來弔皆失聲慟哭以謂文恭公之勳德固宜有後而行之之賢實可後者乃不幸短折及觀其臨終所作韻語則超然脫去世累且區處其家事纖悉備盡無凝滯惑亂之意然後知士大夫徒為之哀而行之終有所自得也其孤將以明年三月某甲子葬行之于弋陽縣玉亭鄉之橫原而來請銘因敘之曰行之家信之弋陽其祖而上名德世系與其勢烈官爵有文恭公之誌與傳在不問可知惟行之幼警敏日誦千言涉筆成文豐腴典麗既冠文恭將仕以恩行之謝曰姑欲自致也及試國子監果名第一既而不獲上于禮部姑受監潭州南嶽廟及金主亮敗文恭不處其功天子內禪公懇辭相位上欲加異之特旨改行之右宣義郎繼主管官告院隆興二年敵復犯淮詔中使馳驛起文恭于鄉文恭辭以病使者迫趣就道既入對用司馬康故事命行之扶掖至殿廷復用龐穎公例賜行之同進士出身文恭五上章不肯受至以教條納尚書省而文恭薨于位行之居喪始不敢辭監尚書六部門除將作監主簿還軍器監丞改司農寺丞請外除權發遣南劍州始至帑廩空乏行之不事科擾凡所經畫久而有餘民俗類不舉子行之勸其舉者官賦之粟者三年土風寢革而負販私釐率千百為羣急則為盜行之榜諭之曰若羣聚而來是為盜矣吾不敢貸苟善去即平人不汝迫也羣買道郡境相視潰去郡據雙溪積雨暴漲行之禱于神願以身當其厄且為排筏以援溺發倉廩以贖飢一郡以安暇日詣學舍指楊龜山陳諫議二祠像以勸學者曰二公延平之望也諸生可外求哉羣是得所師矣于是郡民皆服其禮而悅其能化行之驟得末疾郡之老稚扶攜日候于門至相與敘錢即州第為醮醮之禮行之遂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以歸疾亦少閒朝廷倚以為都使者欲稍試其才嗚呼不謂其止此也行之忠厚儒雅出于天性居家孝而篤敬而和與物無忤語恂恂惟恐傷人從之遊益久而益愛平居聲色未嘗加于僕妾其親與舊至號為小魯



公。上嘗面謂之曰。卿敦龐福艾。甚似先相公也。未為州耶。善為朕收民爾。所以期用甚遠。方辛巳之冬。文恭外理邊務。內裁庶事。延見賓客。入則密與行之商確。議論其助甚多。父子之閒。自為知友。行之既篤。于學問。復喜浮屠氏書。深詣其理。故居官不表。擢泊然若無意于世。異時部門之選。或遂為郎。至行之為監主簿。議者迂之。行之則笑曰。仕寧有迂直哉。皆可以承上命也。既論對。力陳治道精擇。監司而已。得郡陞辭。上雖稱文恭之功。行之一不復自。願効力民事。以勸農桑。而施于一州。大略可見。若天假之年。其所立願可量哉。居鄉惟杜門誦書。頗務周人之急。施之衣食。與之藥餌。贈以櫬槨者。不可勝數。至餘力則。暨街衢航津。步惠于往來。故其喪。不特士大夫為陳氏惜。而田夫野叟。咨嗟涕洟。亦為其鄉之惜也。所為詩文。有集二十卷。藏于家。妣魯國夫人何氏。端明殿學士志同之女。娶鄭氏。先二十五年卒。繼室韓氏。左司郎唐胄之女。二子。景參。景思。皆承奉。即銘曰。

三代之懿。象賢以世。尹躬姬旦。亦紹亦繼。惟喬莫廢。我朝若呂范韓。勳名昭昭。噫文恭公。相于艱難。笑談廳兵。宗廟再安。文公之子。仲則是似。帝曰嘉哉。其錫以第。才惟俊良。器實端厚。溫如春風。美若醇酎。曷以試之。外付一州。玉節皇皇。凝然好修。式佇其歸。光于前人。何恙之亟。何命之屯。死生斯常。君所自識。臨絕琅琅。不憂不惑。豈無顯庸。世為君惜。往後文恭。後其在德。

直實文即趙公墓誌銘

吾友趙德莊。將葬于饒州餘干縣某山之原。其婿方友陵以狀來曰。蓋為之銘。始與德莊遊。蓋三十年。在朝廷同曹。在外同事。猶兄弟也。一日道前輩相約誌墓事。德莊忽曰。某死。幸子銘之。嗚呼。德莊竟先往矣。予何辭焉。予為建寧。後德莊纔數年。方治郡圃一堂。德莊諾為之記。聞其已病。將馳書問之。則訃已及門矣。其尚忍銘。蓋德莊。吾宋之賢宗室也。在士大夫亦曰賢。力學能文。風度灑落。詞辯權樞。不吐。遇樽酒談笑。掀髯抵掌。一坐盡傾。然持身嚴甚。非其交不往。嘗議論是非。曲直之際。嶷嶷不可屈。雖坑堯在前。弗顧。鐘鼎探手可得。不能誘也。既受知聖主。亦且用矣。遭如于外。不得盡其才。而沒。豈命也哉。德莊諱彥端。德莊其字也。于宣祖皇帝為八世孫。曾祖諱叔。贈廣德軍節度使。封淮陽侯。祖諱澤。贈右朝奉郎。考諱公旦。終左朝奉郎。知建昌軍南城縣。贈左中大夫。妣某氏。贈令人。德莊年十七。應進士舉。南城亦錄其。試進士。父子俱為國子監第一。遂同登紹興八年禮部第。主臨安府錢塘縣簿。公卿貴人爭識之。聲名籍甚。為建州觀察推官。丁外艱。釋服。得軍事判官于秀州。守不任事。德莊率為之區處。不自以能稱。用薦者改左宜教郎。有以德莊之文達宰相父子。欲用為中都官者。德莊懼而歸。其人果敗。從吏部選。知饒州餘干縣。為政簡易而辨治。故德莊謀居邑中。而邑人至今稱之曰。吾舊宰也。充福建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近臣薦所知宗室。隆興改元。召對。上迎謂曰。聞卿俊才久矣。時王師北伐。還。德莊曰。臣宗室也。與國家尤其休戚。言敢不盡。前日議者惡人異已。故近臣有不得盡其謀。遠臣有不敢進其說。如無近者一戰之悔。則將贊陛下以羣言為可廢矣。願深為他日戒。除國子監丞。遷吏部員外郎。言元豐初。節度至觀察使。纔八員。今乃四十員。防禦至刺史。纔二十員。今乃二百員。乞重名器。抑僥倖。又言本朝以兵為國。宜汰

廂軍以益禁兵。宗室孤遺。女恩所不及。無肯娶者。請聽其夫得就轉運司試。以優之。權樞密院檢詳講房文字。會參知政事。棄公去位。有陰謂為黨者。德莊曰。吾何黨哉。黨于是而已。即請外。除知州。不數月。召為檢詳文字。遷右司員外郎。而葉公既相。德莊為言。人材巨細。可用不可用。大抵稱人之善。以助朝廷之選。始德莊父子甚貧。客四方。祖妣與其昆弟及妻之喪。皆藁葬。未厝。德莊曰。吾得去。舉此幸矣。既諸公留之。不可。除直顯謨閣。為江南東路計度轉運副使。即冒大雪。走餘干。舉葬而後還。朝廷增修邊備。與子同論江淮事宜。及所俘去留。上批紙尾。俾與大將議。饒信州大饑。民強糶為暴。官廩不繼。德莊行部。請留二州。上供米。各三萬斛。賑。自是歲以為常。民以不病。移福建路計度轉運副使。過闕。請久任。淮南郡守。休與築以安邊民。乞放池州被水人戶夏稅。故徽州折帛錢。俾輸本色。皆極一路利害。上遣中貴人諭旨。留為左司郎中。假戶部尚書。館伴大金賀正使。前是宗室無出疆為伴使者。自德莊始。遷太常少卿。復丐外。除直實文閣。知建寧府。德莊舊悉其俗。民以便安。歲餘。治倉廩。亭館一新之。因嚴不舉之令。且曰。毋俾民長。常有以利之也。乃乞下戶生子。給米一斛。與錢千。及獨其身丁。凡萬四千緡。而以府用之。錢價縣。宰相見其奏。歎曰。趙君平日不吾同。此議何可退也。遂著為一路法。改提點浙東路刑獄。坐衢州帳歷稽期。劾兩秩。德莊恬弗辯。以小疾。得主管台州崇道觀。餘干號佳山水。所居最勝。日與賓客觴詠自怡。好事者以為有曠達之風。德莊在朝時。每欲用為文字之職。乞不得用。聞其詩詞一出。人嗜之。往往如啗美味。然宗戚貴游。欲以圖畫納禁廷。祈為題賦者。率謝不能。其據宰府。盡言無所遜避。以是多忤。與人交。坦然而不事。畦畛。其為縣。務寬其民。其為郡。務假其屬邑。其為都。便者。則郡之細故。亦不問。喜為義事。重然諾。遇所施與。不顧家。有無。親故客之。經年不厭。其田園屋宅之計。如不聞也。官至朝奉大夫。享年五十有五。卒。以淳熙二年七月四日。葬。以是年某月某甲子。先妻曾氏。繼室李氏。贈封皆宜人。一男子。良夫。將仕郎。二女。一嫁同年進士秘書省正字方彥之子。即友陵也。一尚幼。其所為文。類之為十卷。自號介庵居士。集云。銘曰。漢諸王裔。鮮克蹈義。惟向與飲。父子有聞。於赫宋宗。仕于四方。有才有良。文藝益彰。德莊父子。聲譽則偉。南城弗施。蓋在其嗣。主實遇聖。知其傳名。正色委蛇。首于列卿。人則愛之。其用弗究。天胡留之。而弗俾壽。于越之濱。德莊所安。沒又葬焉。宜于萬年。

承事郎致仕李君墓誌銘

淮南故多士也。自郡邑。殲于兵。惟歷陽。近歲儒雅之風。猶盛。昔中書舍人張安國。嘗為予言。吾里有李君。嚴老者。長厚君子也。雖讀書不求甚解。至其所躬行。有博聞強識之士。所不逮。嘗曰。吾家甚微之。常以農事為本。每歲則治其溝洫。時其耕耨。莫不有法。由是君之田常登。一鄉之農。視之亦無敢惰。而鄉之士。復見其躬率禮義。悉尊慕之。吾于嚴老。父之執也。不命之進。不敢進。不問不敢對。其言有終身不敢忘者。予因叩其行事。則曰。嚴老生十歲而父亡。奉母王氏至孝。建炎開。盜入其里。妻奴皆被執。嚴老獨負其母。以逃。少鞠于叔祖。叔祖家亦被禍。嚴老聞其一孫尚在。百計求之。開闢得于建康市。為授室。且贖其田園。給之終身焉。嚴老善治生。然其視財之取與。若不足以動其心者。常負人緡錢十萬。既而其人亡。久



矣。一日遇其子婿。舉以遺之。婿初不知也。歲有水旱。必損其粒米之直。以售于鄉。或以故衣敗絮准焉。笑而不拒。其無以准者。又從而貸之。亦不受其息也。方錢會初行。淮民無識其真偽。嚴老聞得偽者。輒自焚之。不以聞其主。家有耕牛。必養使自斃。歲遇牛疫。而嚴老所畜獨不病。里有貧者。則給之食。死則助其葬。蓋不可勝數。宗族墳墓。而無後者。歲時薦祭。無闕焉。吾伯父待制公。晚得疑疾。他人餽之。輒不食。惟嚴老飯之。則舉匕筋無難色。故吾父以子女妻其子。瞻而吾守臨川。遇登極恩。俾瞻奉得齒一命。蓋鄉閭敬愛嚴老者。如此。非謂之君子可乎。安國德傑。尚氣。不妄許可者也。故予嘗志其言。厥後議瞻于建康。愛其溫厚有文。而以未識君為恨。今年瞻以書來曰。瞻不幸。失所估矣。生無以奉吾親。今葬也。願得銘諸不朽。予于是問君之喪。則曰。享年八十有三。瞻為潯州來安縣尉。以慶壽之澤。封君為承務郎。君遷延不肯受。曰。十月甲戌。吾元命所直也。當以是日受之。至期。沐浴具衣冠。捧告拜舞。與賓客相酬酢。無倦容。家人方具酒醴設席。君入正寢。端坐不語。左右趨問之。瞑目逝矣。吁。亦異哉。夫死生于人。猶夜旦也。然居則貧其生。富亦徇其財。莫知性命之正。而不為浮圖老氏之所誣。諱者幾希。君之生。既有以裕其身。與肥其家。以教其子孫。而死也不但于化。豈有會于道者耶。君嘗以追修佛事。戒其子曰。若捐金幣。可使登天。則貧者當隨無閒獄矣。此在持心何如也。以是知君之學道。其庶幾焉。因追念安國平生之言。一為書之。君諱良弼。字嚴老也。居真州六合之定山。自君徙石佛。今為和之烏江人。曾大父文智。大父明遠。父暨俱稱于鄉。要子氏。先四年卒。三男子。瞻其長也。次濬。次蟾。三女子。適進士張雲翼。王允明。黃鑄。五孫子。宗臣。宗龍。餘未名。君之亡。以淳熙三年十月三日。以十一月辛酉。葬于定山祖塋之側。從君志也。銘曰。養其德。足以為其壽。積其善。足以裕其後。其達于死生者。大矣。孰謂貴可逾于父也耶。

中書舍人兼侍講直學士院崔公墓誌銘

上乾道九年。思得文學之臣。以視草。司詔令。惟翰林學士。品秩甚崇。雖或假攝。亦必侍從。將擇庶僚之俊異者。寓職玉堂。以作古貽後世。于是詔左宜教郎秘書省正字崔公敦詩。首為翰林權直。公通州靖海人也。少年中進士科。早有文名。用薦者入館閣。所為制詞。一出溫潤詳雅。明白有體。兼以驚嘆。兼崇政殿說書。兼權給事中。而以封駁之重。資望未稱。辭焉。上益嘉重其名。明年十二月。以父憂去位。未除喪。復遭內艱。淳熙之五年。翰林學士。今知樞密院。周公子充慶補外。上以為難其人。一日。中批以問舊嘗薦公吏部尚書韓某曰。崔某今安在。然後知公之眷未忘。且復用矣。某因其言。公連有家難。適外除。陛下用之。此其時也。既召見。即言國家治否。係公論廢興。公論者。兼心所在。理之當然。乃天道也。願明詔大臣。施舍廢置。務合于此。上稱善。除樞密院編修官。復為權直。公既拜命。從容言曰。翰林院者。自唐以來。醫卜技術皆預直也。至開元。別置學士院。則專待儒臣。今泛然以翰林權直為名。固不能稱。所權聖朝官名。未正爾。上悟。即更為學士院權直。遷著作郎。兼權吏部郎官。又兼崇政殿說書。公具辭曰。鈐曹事劇。非文字講說所可兼也。未幾。進國子司業。改權直學士院。八年九月。拜中書舍人。加侍郎。直學士院。公賦性端厚。議論疏通。知大體。始以固人心。振士氣為言。且謂監司郡守。以濫厲之威為強。以敏給辦事為能。詞訟不理。

而專事財利。教化不修。而專用刑法。最為知要。自直宿遞講。遇引對。所陳必剴切。然不務激訐。以沽名聲。故瞻予隆甚。嘗論儲蓄將帥韓范二公備邊之策。乞用通練持重從臣三四。為沿邊都轉運使。委以邊計。遇軍興。則正以宜撫之名。或用大臣宣撫。則俾為判官參貳。又言宰執日見天下士。而偏裨將校。未有登其門者。宜令款納。以擇其才。執政從官。在帥臣方面。于外亦責其薦。凡侍從臺諫。初除。及三衙都統制諸路總領。到任半年。各舉勇略之士。籍名禁中。以備選用。皆深契聖意。進選德殿六箴。曰。政令聽察。曰。用與射。極規正之義。且言用人之道。不輕于始。無忽于小。州縣長官。當以教化為務。而厚風俗。羣臣章奏。多應故事。誕謾無實。願依真宗朝籍記其言。以考察是否。則忠言樂輸。而虛言不敢進矣。及在經筵。嘗請遇免講日。則講讀官以所讀及講解之文。并隨義口奏之事。錄本進入。以廣聖德。而肅儒臣之蘊。在西省。尤多繳執。正色無所顧避。先是。臣下有援例陳乞。既降特旨。雖其比類或不一。中書無敢覆覆。公言。此非所以嚴朝廷也。宜令有司詳考。而後施行。上皆嘉納。屬歲旱。議荒政。公引太宗皇帝救災之舊條五事。以獻。其說則擇監司郡守。謹盜賊。嚴賞罰。逐鄉算傷。以定分數。而寬稅賦之期。量行倚閣。且乞減諸路丁錢米。出空名告身。以誘募入粟。寬飢民強貸之黨。毋久繫囹圄。以召和氣。皆切于用者。又進嘉祐中置寬恤司故事。上顧問甚。因條上其詳。曰。此固根本。謹元氣者也。願置一司。千戶部。詔中外以民間利病來。付館職二人編排。而侍從二人看詳。陛下舉大臣審擇罷行之。歲計之有餘矣。復論和籩之擾。輸納籍沒科罰之弊。命令稽緩之由。求安靜之吏。以寬民力。獎正直之風。以作士氣。因及通判科抑賣鹽。以惠其鄉。時方議監司郡守將迎之費。公曰。此未也。獨養緣互送之饋。可革爾。悉見聽。至造膝密陳。有家人不得視其藁者。上深器許。衆謂公之柄用可期矣。九年大疫。遽以疾。五月幾日。以不起聞。天子悼嘆。士夫弔者皆失聲墮淚。詔贈四官。推恩其後。所以賻卹之特厚。始公遊行。愛溧陽縣山水。買田卜居。及父之喪。得邑之舉福鄉。泉山葬焉。至是以十年二月丁酉。葬于泉山。敕建康府為葬事。公字大雅。其氏族自唐為甲姓。五代末有帥約者。仕南唐。因家靖海。曾祖瑛。祖涇。皆隱德于鄉。累世習善行。以不殺為勸。號崔放生家。至父邦哲始業進士。而教子甚力。以子封承事郎。贈宣教郎。當紹興三十年。承事君以累舉奏名。而公與兄敦禮聯登第。父子三人同日解褐。鄉人榮之。敦禮為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一病而卒。不數月。公又物故人尤哀之。公初主揚州高郵縣簿。次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遂正字于秘書省。逮還朝。除權直。出上選。三年四遷。而侍西掖。與內外制。執經勸講。可謂千載之遇。而不究其用。嗚呼。得非命耶。公博覽強記。為文敏贍。嘗做漢魏至唐為鏡。歌吹曲十二篇。以述祖宗功德之盛。見稱于時。又以司馬公資治通鑑。于治亂得失。忠邪善惡。有所未論者。凡一君之後。為總說。一代之末。為統論。成六十卷。號通鑑要覽。皆以奏御。而上命公更定呂祖謙所編文鑿中羣臣奏議。其增損去留。率有意義。有文集若干卷。內外制藁若干卷。所類制海十編。鑑韻五編。藏于家。官自朝奉大夫。贈中大夫。年僅四十有四。母陶氏。贈安人。妻軍器少監錢俛之女。封安人。一男子。端學。歲歲四女子。長及笄。餘尚幼。方公兄之沒也。公悼之甚。誓以己之恩。先與其姪。今錢夫人遂推遺澤。以成公之志。故其葬也。士友相率為之請銘。是重可哀也。銘曰。



惟文之修言乃立學而能通濟以謙細焉歌詩鉅典冊皇猷帝諫茲潤色猶嗟崔公學允力辰哉遇聖譽斯赫玉堂增官首其直溫然珪璋藎其德從橫詞林論皆益帝眷之隆且丞弼年方剛強乘所情生涯之端葬于深

中奉大夫提舉武夷山沖佑觀王公墓誌銘

隆興改元天子登大寶恩沛天下全州守臣獨失撫馭賞賚不時給軍士李明等怨憤唱亂盜庫兵辱長吏傷其家屬通判州事到甫數日力不能制則以姑息好語諭之曰朝廷知曲在太守矣若輩非得已必不加罪幸毋殺人毋縱火也于是明自號提舉都官齊都虞候鄂福爲之長假稿勞以取幣賂假質貸以取民財而還其桀黠陰伺郵傳凡遞角至先發之而州縣以事報上者迫吏賈易悉如己意內外恐恐諸司不能制湖湘之南駭愕傾動已而朝廷既罷守臣欲擇智略可倚者善其後時中奉大夫王公待知全州素有能名磊落喜任事尙一政未嘗赴命越次之官衆以爲危公慷慨就道中廉知賊情始末連三具奏且乞以偏將部兵三百取市馬于廣西爲名路由清湘庶得備患而無張皇騷動之擾會參知政事汪公澈督視在荆襄上以付督視府俾如公謀公比至州偏將牛信者部兵亦至公與之約日以數十人次第過郡潛舍近郊而密召鄂州一二以爲腹心從容治事如常事一日禽明等倡亂者三人鞠問具伏梟首于市又七人杖脊配嶺表揭榜通衢餘置不問一州之人上下矍然若更生當是時微公謀慮周密莫而後發不苛不擾則軍與民殆將均被其禍也士大夫始服公之才爲可用名聲喧傳而公推功其下被賞而官者三人有旨加秩一等任滿陞擢公則又曰賊之不殺縱火者倅韓愈曾游說力也願以予之怒胃由是亦受進官之賞其忠信不伐如此未幾除湖南路轉運判官移湖北路兼知鄂州主管台州崇道觀知徽州陸辭上記之曰是有功于全者也即改授江西南西路轉運判官得提舉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者再淳熙八年七月一日以疾終享年七十有四累階中奉大夫會稽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公諱次張字漢老世爲濟南長清人父諱衣尙書刑部侍郎贈少師諱宿武學博士贈宣奉大夫曾祖諱昇中散大夫直史館贈太師妣何氏贈魏國夫人少以侍郎恩補承務郎穎悟有智識喜法令習之遂中刑法科歷浙東及湖南提刑司檢法官覆獄事號平允不務刻深郴州以三重囚來上公反之得不死負其才氣勇于有爲未陽擊盜充斥使者檄公合巡尉兵討除之辟廣西經略司幹辦公事帥胡舜陟節制三路平寇賀州公密贊其畫甚多安化蠻賊蒙自由鼓萬衆破宜州鎮寧寨公督戰破賊斬獲甚衆遂復鎮寧即通判宜州繼通判肇慶府端州融三郡嘗言小使臣詐冒之弊請身故即批其付身又言溪洞蠻詐爲漢官士子帶家屬止鋪驛以誘市吾人一爲奴婢用以祭鬼請嚴爲禁州縣失察此當官之賞悉不與爲轉漕銀刻剝蠹事加約束纖微備舉至罷趨引印實官紙錢以紓民力朝論欲募勇千人屯豫章公率諸司條陳甚切以謂江右盜賊多凶惡逃亡輩復置以爲軍歲久連結窺伺可不慮及相度于九江與國之閒松山口置寨駐兵百人絕茶商嘯聚之路則曰此所急也朝廷皆是之大抵與利除害常切于心而什多在湖熟于事宜方畔兵鴟張莫敢何詰談笑指揮不見難色被命江西日條上六事則

乞守臣節制駐劄軍將進納人押綱運始許注授鄂州置轉般倉以貯荆襄糧運籍競渡游手以備水軍極言綱馬致斃之由上悉開納而與國守者告公移書問事爲私朝廷雖以備官罷守而公亦因是退閒自願其老曾未數年疾不復起嗚呼可勝惜哉子男五延年通直郎知臨江軍新淦縣延壽通直郎知邵武軍泰寧縣皆前公卒當從政郎撫州臨川縣丞後公半月亦卒獨第三子從事郎靜江府臨桂縣丞延之與幼子登仕郎延嗣在女四朝奉郎通判明州汪懷通直郎知岳州華容縣鄭景山奉議郎通判房州趙伯厚迪功郎新臨安府司戶參軍趙師周其婿也孫男七久大從政郎新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司檢校官至大保大皆將仕郎功大彌大皆登仕郎宏大尙幼孫女五長適迪功郎范子永次適進士張蒙餘在室曾孫男二均填曾孫女一公嘗寓衡山會稽而買宅于信愛其風土家焉遂葬于上饒縣乾元鄉官源之山娶李氏封令人前卒于靖而寄于衡山延之從公治命開闢奉其柩以合祔云淳熙八年十月庚申也銘曰

士之遇事每辭于難利器所施節錯根繁有如王公毅然可觀談笑臨危儒者汗顏其在小官執法言人皆刺深我獨恕寬其爲長吏廉而有制匪利之措惟民是惠既壽而威子孫滿門得無陰功逮其後昆自濟之陽來家江東息焉藏焉甯爲不逢

高郵軍使君墓誌銘  
會宜靖公相仁祖致太平晚預定策賜號亞勳其子孫儒雅才業自爲世家宜靖之子諱孝純者君曾祖也仕至光祿少卿光祿之子諱宜者君祖也仕至尙書虞部郎中虞部之子諱恬者君父也字天隱方崇甯大觀間天下學者趨時好溺王氏新書以弋聲利奸臣擅朝政至禁錮諸儒之說俾不得傳而天隱獨欲探性命之理從上蔡謝先生龜山楊先生遊以講明聖人之道善類至今稱之以其字行而留落不偶僅爲朝請郎知大宗正丞以沒其身後之澤始及君也君生五歲葬母李氏哭泣哀慕不異于壯者宗丞異之俾從名士關注學再舉進士不第則歎曰舉子之文務應程度豈若求吾所得哉益誦書史欲見諸行事起家監潭州南嶽廟調錢塘縣主簿錢塘在今爲赤縣小官吏奔走不復能顧其職凡輸送之籍率不時注民被追擾甚君則督吏注籍惟謹至日夜稽攷或廢寢食府尹趙子淵號嚴明遇僚吏不假詞色惟于君頗盡禮時俾攝其屬以自近就差衢州西安縣丞樞密劉珠侍郎周操相繼爲守皆器愛之屢決疑獄于旁却用薦者改右宣教郎知湖州安吉縣浙之劇地民悍吏猾事叢集不可區別率得善去僅一二君獨以寬明處之乃坦坦服化關傷爲減獄罕重囚至以空閒乃新縣學舍延俊秀勸以向道藝務爲善民相率詣郡刺史乞留君近臣亦薦君可應監司郡守而君之從父丞相懷適參大政以爲嫌僅除君通判臨安府其佐府事裁決無壅總工役新垂拱前殿建太學御書石經閣皆以辦治受賞秩滿除發遣高郵軍陸對即言天下之弊莫大于無實今士大夫議論非不激昂可喜而職業類苟歲月且引漢文帝因張釋之言不拜嗇夫之事爲證願獎敦厚抑虛誕以變風俗又言兩淮州縣類多倍克資妄用徒知修城池開田野爲邊備然不知民和邊備之本也上異其言稱善久之君既至郡即以鎮靜不擾爲先

南閩甲乙稿 卷二十一 墓誌銘

四三五

南閩甲乙稿 卷二十一 墓誌銘

四三七

極言綱馬致斃之由上悉開納而與國守者告公移書問事爲私朝廷雖以備官罷守而公亦因是退閒自願其老曾未數年疾不復起嗚呼可勝惜哉子男五延年通直郎知臨江軍新淦縣延壽通直郎知邵武軍泰寧縣皆前公卒當從政郎撫州臨川縣丞後公半月亦卒獨第三子從事郎靜江府臨桂縣丞延之與幼子登仕郎延嗣在女四朝奉郎通判明州汪懷通直郎知岳州華容縣鄭景山奉議郎通判房州趙伯厚迪功郎新臨安府司戶參軍趙師周其婿也孫男七久大從政郎新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司檢校官至大保大皆將仕郎功大彌大皆登仕郎宏大尙幼孫女五長適迪功郎范子永次適進士張蒙餘在室曾孫男二均填曾孫女一公嘗寓衡山會稽而買宅于信愛其風土家焉遂葬于上饒縣乾元鄉官源之山娶李氏封令人前卒于靖而寄于衡山延之從公治命開闢奉其柩以合祔云淳熙八年十月庚申也銘曰

士之遇事每辭于難利器所施節錯根繁有如王公毅然可觀談笑臨危儒者汗顏其在小官執法言人皆刺深我獨恕寬其爲長吏廉而有制匪利之措惟民是惠既壽而威子孫滿門得無陰功逮其後昆自濟之陽來家江東息焉藏焉甯爲不逢

高郵軍使君墓誌銘  
會宜靖公相仁祖致太平晚預定策賜號亞勳其子孫儒雅才業自爲世家宜靖之子諱孝純者君曾祖也仕至光祿少卿光祿之子諱宜者君祖也仕至尙書虞部郎中虞部之子諱恬者君父也字天隱方崇甯大觀間天下學者趨時好溺王氏新書以弋聲利奸臣擅朝政至禁錮諸儒之說俾不得傳而天隱獨欲探性命之理從上蔡謝先生龜山楊先生遊以講明聖人之道善類至今稱之以其字行而留落不偶僅爲朝請郎知大宗正丞以沒其身後之澤始及君也君生五歲葬母李氏哭泣哀慕不異于壯者宗丞異之俾從名士關注學再舉進士不第則歎曰舉子之文務應程度豈若求吾所得哉益誦書史欲見諸行事起家監潭州南嶽廟調錢塘縣主簿錢塘在今爲赤縣小官吏奔走不復能顧其職凡輸送之籍率不時注民被追擾甚君則督吏注籍惟謹至日夜稽攷或廢寢食府尹趙子淵號嚴明遇僚吏不假詞色惟于君頗盡禮時俾攝其屬以自近就差衢州西安縣丞樞密劉珠侍郎周操相繼爲守皆器愛之屢決疑獄于旁却用薦者改右宣教郎知湖州安吉縣浙之劇地民悍吏猾事叢集不可區別率得善去僅一二君獨以寬明處之乃坦坦服化關傷爲減獄罕重囚至以空閒乃新縣學舍延俊秀勸以向道藝務爲善民相率詣郡刺史乞留君近臣亦薦君可應監司郡守而君之從父丞相懷適參大政以爲嫌僅除君通判臨安府其佐府事裁決無壅總工役新垂拱前殿建太學御書石經閣皆以辦治受賞秩滿除發遣高郵軍陸對即言天下之弊莫大于無實今士大夫議論非不激昂可喜而職業類苟歲月且引漢文帝因張釋之言不拜嗇夫之事爲證願獎敦厚抑虛誕以變風俗又言兩淮州縣類多倍克資妄用徒知修城池開田野爲邊備然不知民和邊備之本也上異其言稱善久之君既至郡即以鎮靜不擾爲先

南閩甲乙稿 卷二十一 墓誌銘

四三七

南閩甲乙稿 卷二十一 墓誌銘

四三五

南閩甲乙稿 卷二十一 墓誌銘

四三七

南閩甲乙稿 卷二十一 墓誌銘

四三五



率斂橫取為戒。而游謁饋餉。一無所問。先是。帑庫空乏。官吏營卒。俸不時給。君曰。吾不妄取。亦不妄用也。釋民之負。官錢貧窶。無所償者。凡數千緡。謹征權備。燕集罷工役。持之僅一歲。用果有餘。歡呼之聲。聞于道。而不幸君已疾病矣。君雖寬于治民。而嚴于馭吏。邑尉有非理掠里正致死者。數持達官書來。掌酷牙。校犯罪。請以功贖。君一不顧。而竟真于法。人用是服君之平。莫敢犯。淳熙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終于治所。郡人相與罷市哭之。官朝散郎。賜服五品。妻陸氏。處士達可之女。封安人。君性友孝。溫厚長者。喪宗丞。廬于墓左三年。與其弟居。終身無閒言。先世之產。遜而不取。其仕于州縣。雖上官屢知不肯務合。以求進。平生喜書札。有楷法。然與子弟書。僕隸約束。未嘗輒草。所為文。有約齊藁若干卷。而教其二子。尤力。其長者。年次延年。同時貢名禮部。入太學。有聲場屋。女五。適朝奉大夫軍器監丞魏叔介。承事郎。激賞酒庫所幹。辦公事。王錚。進士毛适。元粹。一在室。孫男四。郇。郇。孫女一。尚幼。而延年後。公十九日亦卒。若年以是歲十二月某甲子。奉君之喪。葬于平江府吳縣南宮鄉香山之原。其世次鄉里。國史有傳。曾祖與祖。則皆贈右正奉大夫。曾祖妣。祖妣。趙氏。同姓而異族。皆贈太碩人。考累贈朝議大夫。妣贈恭人。君則諱崇。字希元。春秋六十有六云。銘曰。

會出溫陵。其育奕奕。一門峩峩。遠茲七葉。大者廟堂。次亦侍從。光祿虞衡。慨已弗用。丞于大宗。既未省郎。孰謂使君。不真周行。蘊德抱材。粹然溫醇。百里一州。惠及我民。職論不飽。達于帝聰。自其家傳。以孝以忠。不即厥身。子孫是宜。君雖已矣。後為可期。

朝奉大夫軍器監丞魏君墓誌銘

君諱叔介。字端直。世為建康人。以其考葬王父子宣城縣。因家焉。遂為宣城人。王大父贈太子太傅諱覺。夫人陶氏。贈于文安郡王父贈少傅諱樞。夫人林氏。贈于慶國。考則諱良臣。參天子大政。為學士。資政殿。贈太保。諡敏肅。君子敏肅為季子。生十二年。喪其妣。秦國夫人趙氏。哀慕如成人。既長。侍敏肅疾。至剖股為藥餌。刺指血寫佛書。所以已年。延父之年。舉族稱其孝。居喪盡禮。事二兄。弟睦。人曰。是可移以事君矣。初為南嶽廟者。再服除。得監左藏庫。待次省罷。主管臨安府城南左廂公事。南廂最號劇。衆謂君始仕為難。君強敏自奮。裁決無留壅。老吏畏。一時貴人賢公。卿稱薦之。異時頑惡好訟者。噤不敢逞。聞再歲無一事。審訴于府于臺者。而君持以無私。始富商訟牙僧乞取。積其贓至數萬緡。監繫累年餘。百家貧不能償。君為請于朝。釋之。然挾權勢以隱征者。則正色究理。不顧有炭買以萬斤入市曰。此某官所市也。君倍罰之。巨舶載海物。揭黃旗于上。每日進御。而私售自若。君不問其詐。第籍其有。盡輸內東門。繫遂革。江湖喘岸。壞民廬。東宮領尹。工部侍郎沈夏。貳府事。盡以屬君。他官特往來視役也。御府賞賜。以香茗綵幣。君以石質堅木為岸心。築碎石以易其舊。第賞乃居次。君恬不問。提轄推貨務都茶場。嚴私鹽之禁。舊例獲鹽。雜砂礫以增權衡之重。務加其罪。君悉除之。試補吏胥。私託一不受。曰。吏不嫻會計。害可勝言。時類歲課不登。增入至二百萬緡。遷軍器監丞。其以軍器物輸者。定為先後程日綱。吏舉無滯。款。淳熙四年正月幾日。以疾不祿。年纔三十有八也。嗚呼。以君之才。而資孝謹。闔閭有立。方寔用于時。使善而光顯。願

可量哉。君初以父恩補承務郎。嘗從所親使于敵。以權貨增羨。皆得賞。積階朝奉大夫。其始仕也。修贊以文。謁黃尚書。通老。黃公留語終日。亟稱不容口。最後與司農韓卿子雲厚善。朝夕往來。遂以二女歸君之。二子。蓋君好學不倦。攻苦為文詞。而疏于財利。務周人之急。或有勸其增治田產。則謝曰。吾藉先人業。懼亡以堪也。臨終。願諸子俸務學而已。有定齋。耘藁。藏于家。妻曾氏。朝散郎。權發遣高郵軍崇之女。封宜人。四男子。大中。承務郎。監常州在城都稅務。剛中。從事郎。秀州華亭場支鹽官。執中文中。皆將仕郎。二女子。在室。大中等。以是年九月辛酉。葬君昆山鄉袁山之原。而未有銘。為之銘曰。

惟材之良。梗柁豫章。培之拱把。仰為樞梁。匪繫斧斤。缺折用傷。魏為大名。其系煌煌。有偉敏肅。勳登廟堂。施及厥支。宣大而昌。矧其春秋。甫仕而強。矧其才能。既試而張。剴劇治繁。則莫不長。弗予其年。曷希其光。塞之必流。後其益芳。

朝散郎秘閣修撰江南西路轉運副使蘇公墓誌銘

蘇文忠公以文章冠天下。士大夫稱曰東坡先生。而不姓也。中興渡江始。諸孫有顯者。其二曾孫隔。在許昌。相繼來歸。才望表表著見。天子識而用之。一曰。嶠。字季真。歷諫省。給事黃扉。待制顯謨閣。次則公也。諱。峴。字叔子。兄弟一時馳名。其任海陵縣丞日。故參知政事錢端禮。以吏部侍郎宜諫。淮東。薦之曰。蘇軾為宋儒宗。爵不配德。而峴才識操履。純有典型。願加甄錄。庶可敦風俗。激士氣。賜對垂拱殿。言合上意。命之曰。爾四世祖集太常。因革禮者也。其主簿太常寺。在職逾年。嘗論考課法。乞赴選之官。具前任五事。簡平允之士。以為廷尉。平第知縣之闕。為數等。以選能者。將遷大理正。以女弟之祈。便親養。朝廷以為太府寺丞。而待其次。既而外舅曾丞相懷長民部。引嫌易將作監丞。因輪對。則曰。治道貴持久也。常人之情。恨不咸于頃刻。陛下勿以小利而忽大計。急近效而防遠圖也。語益切至。人以爲難。知邠州。數月。丁內艱。掌船貨于閩。趙丞相雄為樞密。又薦之上。曰。朕記其面也。召見。曰。卿可謂清苦有立矣。除吏部郎。卿于太府。由福建轉運使。移江西。上復念之曰。東坡之孫。惟峴有家法在。宜與職名。執政未及擬。詔充祕閣修撰。然後知公之簡于聖。蓋久也。而公舊苦肺疾。以哭兄逾歲。連歲屢作。淳熙之十年也。六十有六矣。疾旬餘。卻醫藥不肯視。曰。東坡之年止此。吾何德似之。屏葷茹。冠帶而逝。十二月七日也。將葬。諸子以銘為請。予與公既故。且親同里閭。共庚甲也。其何可不銘。公為人清澹寡欲。氣正而言直。在官以廉。居家以儉。接朋友以信義。恬不務進取。故自奉常辭正而易丞。由寺而移監。未嘗一以介意。方曾丞相當國。每以正論助之。人不謂其子壻也。竟以嫌引去。其提舉福建市舶。前官有以歲市乳香。增數授貼職者。公之增至三十八萬斤。不肯自言。還朝。主吏部右選。武臣類不知書。所理多不伸。公悉意直之。或俾召保任而行。吏莫敢肆。在太府。同詳定敕令。遇遷官。輒慮。不怡。累日。曰。用既逾分矣。祿不及親何益也。蓋公實文忠公季子。糾川公諱過之孫。諱箴之子。季真為母兄。其還自北方。而文忠仲嗣無後。以諸父之命後之。從祖侍郎公暹。郊恩任公祖諱道。朝散郎。尚書駕部員外郎。妣安人歐陽氏。考諱實。將仕郎。累贈朝奉大夫。妣太恭人范氏。始文忠愛陽。羨山水。買田欲居。僅數百畝。屋數椽也。而家于許昌。至離亂。駕部即世。歐陽夫人始居陽



羨大夫早世。世世守志。公奉二夫人。盡禮無違。歐陽夫人既終。公以孫服喪。益治其生事。而范夫人一女甚愛。納壻與公同居二十年。舍以正寢。而已造室于兩偏。雖百錢斗粟。非夫人之命。不擅取予也。閨門雍睦。人所歎羨。初為鹽城縣鹽場。能舊例之不可仍者。自以家貧買小舟。部餉場吏始知有上下之分。課以充羨。及承海陵都督府。下淮南帥司。市馬。徵公定價。公釐為三等。帥謂可損。公曰。馬求諸民。擾矣。況重損其直乎。公去縣境。鹽戶率錢為贖。公悉拒謝之。時郡方以事聞公。俸。聞是愧而還。公船使之不謹。多以私市珍貨為利。公則自食物外。一不以市。今丞相梁公里第。與司為鄰。嘗和公詩。戲曰。只恐歸無荔子圖。言公雖荔枝不肯圖。畫以歸也。公學有法。喜賦詩。自童稚出語已警拔。晚淳淡不事雕飾。有綺語編僅三卷。曰。此吾以適意也。時夢與羽客唱詠。飄然有出塵之想。其論事于朝。則重縣令之選。且言人材所以濟治功。求之則是用之。或非與循吏能吏之辨。析。獨兩淮旱荒三年之稅。又言軍將子弟。恥武技而尚文墨。緩急無可用。乞今統制官于部。曲各舉所長。上甚嘉納。曰。文武一道。東坡詩固有云也。請罷州縣市令。司遂行于天下。文武提點刑獄不兼置。後亦行之。上嘗問邵州瀕溪洞。常用武臣與否。公言文武惟所擇。然州縣之與溪洞接者。法嘗禁僧道技術遊士往來。食鹽官亦置場貿易。今稍弛矣。願嚴之。其將赴船司。上詢以船商事。則曰。不敢以道路之言欺陛下也。俟至部。講究以聞。議者歎公忠實。既還。始奏二事。以鹽貨售于一路。而勿拘于置司之地。船務官通于四選。而必經任者。皆見納。大府布藥材于雜買務。得不以時。公曰。藥以治病。茲實惠及民者也。請用舊法。市于外。戒監司郡官。不得以私意易置。縣令。閩之漕計。以鹽筭。而州縣積負。公奏除十餘萬緡。江右俗號謠。公為條目。揭道周。有投牒不應。法令皆拒斥之。其語頑而貌很者。面諭以理。往往愧謝而去。訟亦為省。平居誨諸子。以履踐為先。詞章次之。嘗曰。忠孝本也。不務本而事文。所謂書畫是已。妾曾氏。贈恭人。先二十年卒。男六人。柄。迪。功。郎。嚴。州。桐。廬。縣。尉。格。以繼季真。而天石。以繼族兄。奕。世。迪。功。郎。監。行。在。省。倉。下。界。極。將。仕。郎。移。杞。皆。力。進。士。欲。自。奮。公。有。遺。澤。相。遜。而。未。承也。公之教為可知矣。女一。適。施。槃。孫。男。五。孫。女。六。柄。等。以。明。年。十。二。月。庚。申。葬。公。宜。與。縣。芙蓉。山。南。平。之。原。且。以。曾。恭。人。附。焉。不。詳。則。云。曾。恭。人。久。附。于。姑。先。不。再。舉。也。為。之。銘。曰。

嗚呼東坡。夷夏知名。況其子孫。且有典型。典型伊何。見于三世。季真叔子。實令兄弟。季固顯矣。公僅九卿。廉以篤躬。孝以事親。澹然而和。介然以清。學非嗜書。志在力行。自其少年。亦以詩鳴。陽羨之濱。吾祖有田。進退裕如。若將終焉。其逢允時。其命則天。凡今之賢。豈不富貴。公雖未極。視以弗愧。尙其後昆。克紹其門。墓遂有碑。公亡若存。

南潤甲乙稿卷二十二

墓誌銘

龍圖閣待制知建寧府周公墓誌銘

公諱自強。字勉仲。世家衢州江山縣。其任尙書屯田郎中。贈正議大夫者。曾祖也。諱源。朝奉大夫直祕閣。贈金紫光祿大夫者。祖也。諱查。質。迪。功。郎。德。安。府。司。戶。曹。事。贈。中。奉。大。夫。者。父。也。諱。夫。亨。公。幼。積。學。能。文。伯。父。舍。人。公。離。亨。甚。愛。之。嘗。曰。吾。父。與。祖。及。吾。伯。仲。皆。以。儒。登。科。獨。吾。季。未。試。而。天。能。大。吾。家。者。其。在。爾。光。顯。乎。以。其。遺。恩。奏。公。調。興。國。軍。大。治。縣。主。簿。新。州。司。法。參。軍。嚴。州。桐。廬。縣。丞。既。而。從。進。士。舉。不。利。慨。然。以。應。刑。法。途。中。其。科。授。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司。檢。法。官。入。大。理。為。評。事。用。薦。者。改。右。宣。教。郎。授。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司。檢。法。官。再。為。大。理。評。事。遷。本。寺。丞。又。遷。正。號。稱。其。職。擢。刑。部。員。外。郎。陸。郎。中。上。即。位。兼。權。大。理。少。卿。請。外。除。荆。湖。南。路。提。點。刑。獄。乾。道。元。年。被。召。命。俄。以。柳。陽。盜。發。例。降。秩。明。年。復。召。真。為。大。理。少。卿。四。年。改。領。右。治。獄。除。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加。直。祕。閣。未。幾。又。召。為。少。卿。同。詳。定。重。修。敕。令。除。直。敷。文。閣。福。建。路。提。舉。常。平。茶。事。改。廣。南。西。路。提。點。刑。獄。九。年。召。為。大。理。卿。淳。熙。改。元。獄。空。被。詔。獎。會。刑。部。侍。郎。缺。執。政。猶。擬。公。兼。之。上。曰。周。某。明。習。法。令。即。除。公。權。刑。部。侍。郎。而。兼。詳。定。敕。令。提。領。左。藏。庫。以。獄。議。不。合。請。同。甚。力。



明年除知寧國府。未赴。改廣州。允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驗年。加集英殿修撰。龍拜敷文閣待制。再任。而湖南廣西盜相扇竊。陳嗣祖封川。歐德。擊二府。公激厲諸將。敗之于三江。又敗之于盧田。李接繼作。狂。極尤甚。有旨命公以權鋒軍會合。公遣將張喜迎挫之于綠務。接以竄逸。而獲于鬱林。當是時。兩路雲擾。而番山中居屹然數千里。倚以為安。賊既平。公即疏論。權鋒軍既少。且額猶未足。宜足之。而增募義兵。四百。駐于英連。以制宜章盜賊。上賜宸翰。皆如公請。進龍圖閣待制。而以屢丐奉祠。七年十二月。移知鎮江府。又以先塋田業在焉。為解。改建寧府。至則疾復作。以八年十月四日卒。于治。享年六十有二。官至中大夫。職冠待制。子龍圖閣。開國江山縣子。食邑五百戶。贈正議大夫。嗚呼。自古法家多刻深。而公兩為刑使之屬。再為廷尉。平四為寺長官。以至司寇貳卿之選。無秋毫慘其治獄。則先屏奸吏。躬聽斷。務得其情。編配入贓。償贖無已者。悉奏銷之。及其議獄也。大理有阿楊殺小兒案。而公以為可疑。不願衆論爭之。引向敏中。錢若水所讞獄疑二事。欲傳中平之義。緩其死。以俟小兒之獲否。然後處刑。不合竟去。蓋持心之厚如此。在廣西。請均民戶。身丁錢米之實者。而正其籍。嶺南號瘴地。西境尤闊遠。民病皆飲水。而無藥餌。公始乞置惠民局于諸州。而州以常平錢五百緡給之。市藥。俾同判。或募職專飲。人賴以濟。論繁。囚答掠凍餒之罪。獄官以計分奏。裁先是仕嶺南之貧者。物故其妻女。或不能自存。至誘賣為婢妾。公奏立法禁。使得自歸。官為調。嫁之。然遺孤有地。遠不能歸者。則置庫。號接濟。計口賑錢米。俾獲度嶺。而北。亦做江西轉運。丙輝所請。取之公庫。而公懼其不能久也。為之措費。凡已俸之外。舊餼有不可受。且不欲驟異于衆者。積而儲之。得錢八千緡。置田三十頃。以請于朝。刻石具記。專為此費。而不取于他。司不得以他用于是。遂為一道。藉旅孤。養之。利人之頌。公陰德為亡窮。然公之治廣也。能八邑。豫借之賦。輸米之暗。增其耗者。務為寬政。而用常有餘。雖監司亦疑而問其故。公笑曰。是無他術。惟擇僚吏之賢。委而察之。使財賦不至欺隱。則用自足爾。識者以為知言。以暇日修治學宇。創二亭。飲六齋。儲書備器。用以誘勸其來者。始廣之進士。二十年無登科矣。至是。預春官之第。乃兩人。士風翕然大變。浚南濠。以疏其惡。決渠流。以通于海。嚴水軍之律。無敢盜販。治逃卒。拘之。權鋒軍內外。漸漸安靜。而公視公。怒如私戚。一毫無所妄費。持已嚴深。兩兼市舶。清譽尤著。州治有十賢堂。祀晉至唐。牧守之有名者。公又集本朝。潘武惠。向文簡。公而下八人。繼之。而士子。因欲祠公。像于學。以謂中興以來。未有久任之美。如公者也。而公力謝止之。及移丹徒。邦人竟為之祠云。初。張致遠之為帥也。嘗招海寇之餘黨。置海嶼。曰大奚山。廢以効用之名。而實無所廩給。遇歲饑。或開出掠魚鹽之利。言事者指為公病。上察焉。第降一秩。公恬不以辯。至建未。暖席。方盡還軍食之負。而賊販商之盜。使公且壽。而得盡其設施于時。其功效奚止是哉。然公之會大父。好賢樂善。推重于鄉閭。殿陽文忠。與諸名公。為賦。萃賢亭詩。大父著文名。嘗守循州。有善政。蘇文忠公。以默化名。其堂。伯父則舍人。儒學入侍。持節四方。致其世德。厥有端緒。至公。登法從。蔚然聲稱。信如舍人所期。而舍人無後。公遂以一子嗣之。會祖妣江氏。贈碩人。祖妣趙氏。永嘉郡。俞氏。榮陽郡。皆夫人。妣王氏。令人。妻徐氏。贈令人。子男四。待聘。修職郎。處州縉雲縣尉。待問。修職郎。新筠州新昌縣主簿。待舉。將仕郎。命繼舍人者。

南閩甲乙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四四七

待取。承務郎。女五。壻則迪。功郎。辰州敘浦縣主簿。呂友直。迪。功郎。新南劍州將樂縣主簿。宋世本。其一。早夭。二在室。孫男。元老。彭老。女尚幼。淳熙九年八月壬寅。待聘等。葬公于其鄉之齊山峰。立請銘。予與公同在郎省。先後為理。鄉。今同寓上饒。其何可辭。銘曰。國朝議法。始亦付吏。逮我神宗。設科取士。士習于律。或嚴少恩。寬恕不苛。亦惟有人。顯顯周公。少以學文。漫然應之。則以致身。矧厥治功。有仁有威。肅穆循和。抑為吏師。公在廷尉。出入四至。進退裕如。卒登近侍。公在番。偃息六年。不貪于泉。追蹤昔賢。帝曰。來歸。牧我近甸。易藩之。曾未再見。天不我留。逝于武夷。嶠南之民。猶公是思。凡公施為。實本忠厚。明裔其。宜衍其後。江郎之山。倚天噴。其別曰。齊公墓在焉。

祐甫墓誌銘

祐甫。字。諱。其。名。祐甫。字。也。單州武夷城人。皇祐中。有相仁宗。而公于穎國。諱。莊敏者。其會大父也。穎公之子。朝奉大夫。諱。元中者。其祖也。大夫之子。忠訓郎。諱。敏孫者。其父也。祐甫。少孤。留落四方。紹興十年。季父。莊孫。以明堂恩。奏為將仕郎。明年。監南嶽廟。丁母憂。服除。調秦州海陵縣尉。代歸。得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以言者罷。居久之。得江南東路轉運司。幹辦公事。以省員復罷。授鎮江府觀察推官。官為右文林郎。如是而止。爾。然世之稱祐甫者。以字不以官。知祐甫者。以詩與文。而祐甫性敏悟。讀書過目輒解。為詩。原于古樂府。有自得之妙。為文。欲如先秦古書。雅與而奇出。為騷詞。屈宋以降。則不學也。皆不蹈世俗。唯唯。不肯以近代文士為能。以是論。輒驚人。往往與之交。及見其作。無不愛也。始猶有田可食。既連。塞不遇。鬻。農。畫。屏。居。與。山。間。屋。僅。數。椽。妻子不勝其憂。好事者至。則與具酒。論文。語。終日不厭。親族有不能葬者。亦質田助之。且起蓬首。曳杖。吟哦。草中。田野之人。聽其為祐甫也。乾道三年。權監饒州景德鎮。五日而病作。既革。尚能為字。以託平生所厚故人曰。得錢五十萬。買田以活諸子。吾死。既而祐甫果死。予為遺吏。護其喪歸。且敘故人之。以累。丙輝。國瑞。買田付其子。而與與士夫。又合力葬祐甫于周塘村。其母夫人。篋。奠。莫不哀之。始祐甫挾其詩文。遊行都市。諸公貴人。倒屣。願見。未及有所薦引。已復排去。去而不復仕矣。天下之窮。有若是哉。彼富貴壽考。而無祐甫之才者。獨何人耶。祐甫。晚好釋氏學。每嘆曰。吾生甚不如人。死必求所謂極樂國者。其在村落。為念佛之社。將死。氣僅屬。囁嚅。爾佛不休。問以家事。不對也。祐甫。歷官不再。其在海陵。不欲以捕盜受賞。邑有妖神。降于尉卒。女子。祐甫。取其像。鞭而焚之。母夫人。宗室。近屬。性。嚴。重。既。嘗。甚。欲。搆。之。依。他。人。祐。甫。拜。而。請。願。獨。居。以。養。其。艱。食。盡。力。閨。里。蓋。難。之。及。夫。人。之。喪。乞。貸。于。親。舊。葬。祭。甚。備。其。妻。嘗。歸。事。祐。甫。與。約。吾。母。練。祭。則。來。已。乃。踰。期。祐。甫。閉。門。謝。之。曰。若。忘。姑。矣。妻。從。闔。中。哀。祈。千。端。竟。不。願。其。介。然。自。立。如。此。祐。甫。死。時。年。纔。五。十。有。一。蓋。三。月。某。日。也。葬。以。十。二。月。十。三。日。再。娶。林。氏。子。四。人。師。憲。師。亮。師。潛。師。易。女。二。人。未。嫁。有。白。癩。文。葉。十。卷。詩。說。西。漢。刊。誤。睡。起。錄。皆。未。成。書。祐。甫。于。交。游。寡。合。而。于。子。弟。特。善。其。類。年。有。疾。輒。以。其。文。葉。屬。予。序。且。巧。銘。其。墓。子。每。謂。其。不。祥。未。嘗。答。也。今。遂。果。然。矣。悲。夫。因。收。涕。作。銘。以。成。祐。甫。之。志。而。鄱。陽。章。甫。冠。之。為。書。于。石。冠。之。昨。與。祐。甫。俱。客。于。予。四。老。者。也。予。穎。川。韓。元。吉。也。銘。曰。

南閩甲乙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四四九



吁、祐甫才允良命則窮文有光抑而信道之常奄不復世用傷校彼庸孰在亡安求旃書水陽吁、祐甫永此藏。

韶州太守朝散大夫汪公墓誌銘

公諱杞字南美新安汪氏也英濟王七世孫景徙于婺源縣景生高高生濟濟生丕丕生惟良是為公會祖隱德不仕翰林侍讀錢醇老嘗表其墓惟良生叔漸是為公祖以子贈奉議郎叔漸生路登紹聖四年進士第官至承議郎知信州貴溪縣是為公父以公贈至銀青光祿大夫宗人翰林學士查章稱其人以比元魯山娶萬氏贈新春郡夫人張氏贈大寧郡夫人寧生四子公其仲也舊名利國少篤于學方朝廷與舍法于天下公與兄利往俱選上舍繼而入辟雍解于開封府建炎二年太上皇帝龍飛策進士始中第授迪功郎南康軍司法參軍郡經李成兵火大將韓忠武公提軍數萬過郡趣軍食甚峻守懼不給至乞祠公始仕獨毅然畫策請稅商船盡輸米以濟用度徵公攝倉官應之軍士諱不可止公呼隊長諭之曰券各有姓名在也一如律案其名告大帥申軍法矣皆噤不敢出聲自卯漏下至五鼓乃舉人服公可取乘任建州崇安縣丞縣庫陷失緡錢數千公聲色不為動第責庫吏限一月俾輸時建守魏邦達治有威嚴欲逮繫之公啓曰是無益也積弊至此願聽其所為不效則實獄未晚既限滿果盡得之有兄弟五人餘家資累政不能決公列之庭下舉唐寶曆思意飲乳事訓之皆感泣遂均產課民藝桑柘十萬株守及諸可說論薦改右宣教郎知饒州安仁縣縣因寇寇後版籍焚逸產稅之數殆失其半冒佃匿稅餘五萬緡民輸絹及苗役悉增于舊公括而正之一緡減稅錢三百餘苗米役錢和買十減其四而豪戶兼井所不利相率騰訟于朝事下漕司委郡丞來治謂公必有妄用公謝曰一錢出入有簿籍在請以姓名所輸揭諸鄉有不實者當盡訴矣乃無一人訴者上下彌服公即與縣學以誘勸其俗略無懲治之意貴人寓公莫不譽歎知建昌軍南豐縣其治如安仁民以孝行著者凡十九家根正逃絕戶亦萬餘得稅錢六百緡米二千三百斛催稅之長始無價納之患屬歲旱發廩賑之活數萬鄉民為立生祠易縣橋以石梁以公名有宿寇張小者據巢穴幾二十年公合弓兵一戰平之時經界始行不擾而辦鄰邑皆來問其法逃戶復業者四千三百增桑柘四十萬修水利四百餘所由是監司以公治狀上聞遂籍于中書後十有五年公赴官廣東經南豐百姓猶道途送迎頌公未忘也知信州玉山縣以其餘力新縣宇葺館舍整塗路之阻而獻言者欲開運渠自縣以達常山公則拒之曰是不特勞民費用且壞人墳墓甚衆而山徑高險皆石亦豈能通也議遂格會鄰境有惡少奪食頑民鄭一龍亦曠聚為應公捕誅之百里又安通判肇慶府一日海舟數十百奄至若有異府洵懼失所為公單騎走岸次嘻笑諭之衆皆靡去被檄攝英州閱再歲有惠愛既還里中則曰吾老矣築室治竹石聚書萬卷以教子弟延賓客飲酒賦詩自適

龍飛榜進秩而徽州守臣應詔以公年雖七十歷官治績精力尚強可選監司郡守亦莫能起也開居二十年康健燕怡與其室黃夫人皆上壽子孫數十侍側澹然無聲色之娛鄉閭敬之若父祖歲饑大家務

閉糴公獨發私廩損其價以惠貧者兩邑令致謝于門今年正月考妣加贈恩至猶與族爨慶會自以致家布衣叨世科雖不及養而贈官封邑俱至二品諱諱〔案〕此處有脫文九十有三官朝散大夫賜服三品有詩文數十餘卷藏于家妻黃氏同邑進士造之女年亦八十九矣三男子邦俊迪功郎南安軍大庾縣主簿邦直當以遺恩受命龜齡舉進士有聲三女子培則進士黃欽承黃時心左宜義郎簽書桂陽軍判官方正已孫男七詠謙諤諤誦訓孫女七長適董燦次黃玠次夏朝宗餘在室曾孫男三女二公性介直資明敏歷宰三邑半刺二千石皆以廉能稱其治邑先教化必更學舍招延士子至今安仁之學冠于諸邑銀資公在小官有謂之真清者公因以真清所至榜官舍為名其貳肇慶為直南恩守訟事守以厚餽為謝力辭不受出行屬縣幸有以白金二百星助公修廡者公斥寄之軍幣後宰以賊敗人始服公不負于清名當路公卿知已論薦亦衆而不肯俯仰以求用老而靜退自營壽藏于所居之近樊山造僧庵築亭宇甚備至是以十二月壬申葬焉予頃在信幕公為玉山熟其行事往歲過其鄉見公猶精明未衰也今夏如宜城再經其門聞哭聲則公喪既數月矣因于其家而哀之及葬邦俊等來請銘銘曰汪姓之原陶龍龍執干自隋迄唐盛于新安既祀既封我朝而王將相文儒顯于四方惟婺源宗十有五世聯芳登名父子以繼嗟哉韶州廉介特立晚乘一麾早製三邑善政美才足用有為蘊奇于衷曾莫究施黃髮鑿然世其真清樂于家林壽幾百齡有子暨孫足大我後天祐善人豈惟其壽樊山瞻瞻自營其藏閔里敬思公為不亡

朝奉大夫新知秦州宋公墓誌銘

宋姓自陳州南頓來寓上饒築室城南而葬于德源之山蓋左中大夫直秘閣諱孝先者始也秘閣生三子其長與仲亦典州治縣有聲稱不幸相繼以歿獨其季以才諳聞于時淳熙九年由澄陽守賜對便殿天子嘉其對以為才可用在近制既歷郡則應郎選而公恬然復以郡自乞執政驚嘆曰是何取之廉耶為擇近次界以秦州既歸閭里之賀客未竟公得暑疾暴下醫亦易之甫數日遂不起向之賀者皆失聲悲咤不特為宋氏惜也將葬諸子來請銘而予之居幸為鄰又與其兄弟往還亦舊義不可辭公諱适字叔敏既秘閣季子也少嘗舉進士不利乃求為有用之學聞其鄉先生選于易數者往從之遊得其說甚富既而補秘閣宗祀恩調溫州支鹽食所隸故多亭戶近新例真白金以為費至公獨不受籍其數還之衆服其廉三年不敢慢易宿弊悉除歷饒州軍事判官饒號劇郡且刑獄坑冶二使者在焉獄訟不得自專每有問不以罪州則以答幕職公從容其間辨析無撓歲小歉元夕攝守者向欲張燈華飾且具公斂板爭之屢卻不顧卒從公議諸司用是知薦秩滿改右宣義郎知邵武軍秦甯縣在閩為巖邑或勸急財賦緩民訟者公曰此俗吏之為也悉意聽決務適其平則修學校迪諸生以禮義是歲鄉貢邑之士為多間擢第春官既代者將至鄰邑伺其便挾上官勢欲以鹽數萬斤寄售公拒絕之然後以印付代者民為立祠記其事得通判靖州靖荒遠有夷獠難馭銓部偶許其闕親舊謂公曰是道旁苦李也公曰吾貧仰祿所願施為以報國家亦何擇馳單車就道既視職俄報洞賊入寇衆號二萬公度主將不任事勸其在











翁有官業聲譽在人。若等母負之也。既二子皆舉進士。預薦送。則喜曰。其將有傳耶。以慶壽恩。封太恭人。淳熙四年。從其長子官子行在所。得疾以逝。六月十日也。享年七十有四。以七月辛酉。合祔于上饒縣禪寂之東山。修撰穴之左。二子者。長。隱。從事郎。監行在雜務雜賣場門。次。歷。迪。功。郎。監。湖。州。新。鎮。市。女。三。前。氏。出。也。塔。則。朝。散。大。夫。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屍。子。健。朝。散。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李。朝。請。大。夫。直。祕。閣。孟。充。孫。男。元。芝。元。著。元。葵。女。孫。二。其。在。錢。氏。女。子。則。嫁。通。直。郎。知。事。國。府。太。平。縣。詹。承。宗。夫。人。之。行。與。事。元。吉。以。族。姓。知。之。為。詳。故。不。辭。而。銘。銘。曰。

惟天地義。女正乎內。柔則有位。家則有饋。去古浸遠。姆訓益亡。不組不緇。視以為常。猶嗟夫人。世有令緒。少為順婦。長為賢母。克相其良。以成其家。儉而不奢。飾而不華。膳羞酒醴。被服在體。妾媵閨房。率有綱紀。我繩我規。左右其宜。自今視之。蔚為女師。夫人既老。復奉其親。誨其二子。施于後人。死生常理。壽夭匪貳。夫人學焉。蓋已知此。葬從于夫。亦侍其姑。鼓鐘其隅。夫人所廬。

安人盧氏墓誌銘

淳熙改元之七年。予始居南潤。有腰經候于門。而以書見者。徐姓。文卿。其名。拜而泣曰。先君子幸有契也。文卿之母。將葬于玉山縣安平鄉魯家原矣。願賜以銘。予驚問之。則故攻功郎中徐公漢英之季子也。而處州趙使君文鼎。嘗與俱來。道其力學習文之善。及觀其書詞。則知古義。欲以顯其親之淑。于百千年陵谷遷變之後者。又其里人相與狀其夫人行事甚備。是可知也。蓋攻功諱人傑。字漢英。家信州玉山縣。少通春秋。為名進士。登魏科。鄉閭皆慕其文。與余頃同在郎舍。朝夕晤語。推為長者。既又同持節江東西。書問往來。見其家有緒。而攻功得悉。意王事于外。而無閨門之慮。知其內為之助也。今遂見其子之立。而將不墮其家之傳。足以知其母之教焉。夫人姓盧氏。世為衛人。曾祖襄。祖元達。父輕。習儒業。不得仕。而其從兄。仕至侍從。有父名。為衛之著姓。夫人性端重。不妄言笑。年十七。以嫁復州教授周君之才。有子與女三人矣。周君不幸即世。夫人提其孤。奉其柩。山數千里。歸居且十年。不忍去其始之左右。逮終姑喪。乃若有所不容者。夫人之母徐氏。曰。吾女無所托矣。必託于士之賢者。庶幾其肯從焉。而攻功久失其配。遂以夫人歸徐氏。攻功素薄于生業。夫人治家。勤儉有法。接其嫻族。和以盡禮。凡祭祀賓客。人莫知其貧。撫其前氏二子。如己出。己乃自生子。文卿也。攻功既捐館舍。夫人曰。夜誨其子。以詩書。而家事。自任。不以衣食勞其子。俾求賢師。友而問學焉。蓋其志尚可見如此。子三人。禹卿。迪。功。郎。峽。州。宜。都。縣。主。簿。前。卒。次。湯。卿。文。卿。孫。十。人。曰。騏。曰。驥。曰。驥。方。預。秋。貢。名。餘。尚。幼。其。在。周。氏。子。則。曰。印。女。則。適。廣。州。番。禺。縣。丞。富。梅。進。士。祝。麓。饒。州。餘。干。縣。主。簿。潘。漢。卿。夫。人。以。攻。功。遇。郊。恩。封。安。人。年。六。十。有。四。終。則。去。年。三。月。十。一。日。葬。則。今。年。十。二。月。六。日。也。為。之。銘。曰。

太宜人毛氏墓誌銘

相其夫已有家矣。又教其子而傳焉。特未享其榮與養也。是不界其年耶。悲夫。趙氏之子。將葬其母。踵門而泣曰。善采生四年。而失先君子。以靖康之難。先君子亦流離四方。雖在瀛屬。

五世而近。子然無田舍。以依。緊。母。氏。是。特。上。有。兄。下。有。子。姪。誨。之。學。以。自。奮。僅。列。于。仕。矣。又。誨。之。忠。勤。廉。恪。俾。盡。力。焉。今。不。幸。而。親。不。待。也。相。與。忍。死。以。襄。大。事。而。吾。母。溫。恭。之。德。深。正。之。行。懼。于。湮。沒。無。聞。君。其。哀。之。而。貢。以。銘。墓。予。守。金。華。郡。善。采。猶。以。武。爵。任。筭。庫。好。學。而。文。愛。其。才。也。既。而。果。登。進。士。第。而。貳。令。于。建。安。子。亦。奮。為。建。安。宰。嘗。取。陸。景。儀。事。以。名。丞。廡。一。堂。曰。真。清。遠。今。三。十。年。邑。人。言。善。采。清。甚。至。捐。其。可。得。之。俸。以。治。其。官。舍。為。不。負。于。堂。者。及。居。喪。號。慕。如。禮。法。寫。佛。書。數。萬。言。以。為。薦。祭。鄉。之。士。子。敬。而。記。之。則。予。可。不。銘。以。慰。其。思。惟。夫。人。蓋。毛。氏。世。為。衛。之。江。山。禮。賢。鎮。人。左。中。奉。大。夫。京。之。孫。左。朝。議。大。夫。亨。之。女。也。為。武。義。郎。趙。君。不。便。之。繼。室。夫。人。幼。有。令。聞。善。女。工。習。詩。書。武。義。任。禮。賢。鎮。而。喪。其。前。配。王。氏。有。男。女。二。人。矣。夫。人。歸。焉。主。饋。字。孤。家。人。宜。之。僅。十。年。而。武。義。即。世。夫。人。年。甫。二。十。有。七。生。二。男。一。女。子。守。義。莫。奪。躬。治。其。田。廬。以。緝。其。生。理。掩。關。教。其。子。外。勤。儉。自。頤。日。課。釋。老。氏。經。刺。繡。其。像。製。為。幡。幟。貨。其。簪。珥。用。祈。武。義。之。福。聞。其。子。有。佳。客。雖。手。自。治。饌。弗。憚。或。不。如。己。者。來。戒。使。謝。之。故。其。子。孫。表。表。甚。立。淳。熙。之。八。年。也。夫。人。生。朝。方。燕。親。族。而。善。采。買。名。禮。部。孫。汝。勳。中。取。應。選。郵。音。並。至。里。巷。慚。呼。以。為。榮。而。夫。人。澹。然。不。為。動。曰。此。子。弟。之。常。也。及。在。建。安。而。善。哲。善。慈。官。亦。近。地。歲。時。來。侍。觀。者。以。為。慶。謂。宜。見。其。子。孫。之。顯。且。大。而。夫。人。益。享。其。壽。考。也。而。年。纔。五。十。有。八。以。逝。向。之。里。巷。之。人。與。聞。其。事。者。莫。不。哀。之。况。其。子。孫。乎。子。善。哲。修。武。郎。福建。安。撫。司。准。備。將。令。次。未。賜。名。而。亡。女。適。乘。義。郎。郴。州。桂。陽。縣。尉。祝。元。齡。次。適。忠。訓。郎。監。循。州。商。稅。祝。九。齡。前。氏。出。也。善。慈。從。義。郎。監。潭。州。南。嶽。廟。善。宣。教。郎。知。建。寧。府。建。安。縣。丞。女。適。忠。訓。郎。提。點。廣。南。西。路。綱。馬。驛。程。江。邦。佐。夫。人。出。也。而。夫。人。撫。之。若。一。婚。嫁。無。異。儀。人。莫。知。其。先。後。也。孫。男。七。汝。勳。承。節。郎。監。潭。州。南。嶽。廟。汝。南。汝。郊。汝。孺。汝。朋。汝。辨。皆。舉。進。士。孫。女。四。長。適。進。士。伍。椿。年。餘。在。室。夫。人。以。長。子。陸。朝。列。封。太。安。人。壽。聖。慶。典。封。太。宜。人。淳。熙。十。一。年。九。月。十。八。日。終。而。葬。以。十。二。月。壬。申。其。地。則。江。山。縣。崇。善。鄉。其。山。則。黃。岡。原。銘。曰。

墓表

左奉議郎知太平州蕪湖縣丞趙君墓表

隆興改元。予為丞大農秋。九月有持書自外至。視其題有異。曰。孤子趙而廉夫名者。視其詞益異。曰。不幸死蕪湖矣。今奉其喪歸。惟君與最厚。願具舟以行。予大驚。是予友任卿子耶。因哭之失聲。遂告任卿所厚善。侍御史馬元特而下與朝士之識任卿者。莫不愕立聚歎。以謂任卿而止于此也。明年其弟益卿既葬。任卿于處州嚴水縣孝行鄉大曲之原。而來請曰。葬遠不及銘也。願有以表之。始予官龍泉。與任卿兄弟善。後官建安。又與任卿遊加密。平生之交無一二數。固宜為此者。蓋任卿趙氏諱彥堪。任卿其字也。曾出秦悼王曾祖叔昂。保軍軍觀察留後東陽郡公。祖千之。莫州防禦使文安侯。父公紹承節郎。任卿與其弟自少來外家。承節君陷于京師。母夫人吳氏繼喪。相與力學取應。而任卿對策居第二。授保義郎。法當得。



任歎曰：任則廢學矣。父母皆不及養，吾何可不自立。約其弟俱奉祠以舉進士。凡五監廟南嶽，再貢于禮部。始中其科，得出身。改授太平州蕪湖縣丞。紹興丁丑歲也。任卿未登第時，嘗為建州都院郡守。部刺史咸以賤奏屬之，待以文士。而任卿自課其職，益嚴。曰：不可以是而怠也。及在蕪湖，歲大水，周行田間，其下無敢秋毫取于民者。會敵犯淮甸，大軍道邑，日數千人。近鄉洶洶，盜且起。令移疾不視事。任卿慨然趨縣堂，皇上獨立指呼，無一不辦。治敵居民壯健者為兵，列五成境上。命土豪主之，鼓聲相聞，盜以不發。安撫使始命屬縣團結民兵，而邑以先具告。戶部侍郎劉季高按行江東，才之，委以鹿角寨。任卿曰：寨固易事，今淮既擾矣。民渡江接武，天寒無食，凍餒死道路，是敵未至而先害之也。願以常平米賑之。兩月，季高是其請。由是所全活甚衆。明年，邊事息，任卿謁于縣，冀新縣學以起鄉閭之秀者。衆皆難之。任卿笑曰：縣官銜有天子命，以主學事為名。今名存實廢，得乎？請無藉民力而以己力。因相與出俸，邑之豪于財者皆來助。而學以成。今參知政事虞公為守，一見喜之，符檄下于邑者不他屬也。既虞公制置荆襄，將時以從而任卿已疾矣。任卿初以盛夏受民輸，勞甚得疾。而醫者誤投其藥，縣民聞之，日踵門問狀。逮其亡，皆抵繼于地，號呼相弔。以為如是不可活也。夫以任卿臨政無所自私，能制吏奸而得民情如此，使其致位，高得年且永，則其施設庸可既耶？蓋宋與號賢宗室，不過工文詞，察吏事，類能表標自見。至任卿則衣冠笑貌，退然如寒士，識與不識，莫辨其宗室子也。其為文贍而蔚，詩敏以妙，于書無所不通。而未嘗以其所長蓋人。遇事裁決精審，優游不迫，亦不肯近為名聲。與之居，莫見其喜愠。然久而後知其益。又其人方願而博，敦敏重厚，可望以功名者。而官僅七品，仕止縣佐。年幾四十，有三天之祐，善非耶？人之骨相抑又何可期耶？吾聞天之道，吝于與人，而吝于與人之壽，無以異其身。必有以昌其家，則人亦徒為任卿戚戚也。娶吳氏，其母舅歸州司理參軍欽降之女。男三人：廉夫其長也，次寬夫，立夫，女六人。長前天，餘尚幼。任卿卒，以元年秋七月十一日葬，以其年十一月四日，積官自忠訓郎換左宜教郎，後以年勞加軍恩，至左奉議郎云。

行狀

敷文閣直學士左朝奉郎致仕劉公行狀

曾祖阿贈尚書刑部侍郎祖逢太子中允贈左光祿大夫父煥贈右太中大夫母王氏贈太碩人公諱止字行簡湖州歸安人曾大父而降世以儒學名家伯祖述以直道清節事神宗為知雜御史疏新法得罪者也御史之子握年十八登進士第至龍舒守見公尚幼趨于前命賦詩操履立就語奇出舒州撫而嘆此異童子吾宗其與既公舉進士又少于舒州四歲未冠試太學屢先多士聲稱籍甚丁內外艱既哭就道見者為感動家貧力葬無遺禮有司欲以公應八行還公曰行者士之常也謝不就宣和三年始獲奏名禮部唱第廷中少年朋從多以貴顯至公名莫不舉笏相慶公視之泊如也得監秀州都酒務人皆首公宜在文字之職公不卑其官事以辦給長吏知公名未始以常僚待之也秩滿為越州州學教授時

翟汝文知州事聞出所為文屬公定其藁至以說客曰：願曾見人物如此乎。公既代去避地于姚江。傳終卿來攝郡政書禮致公即勸傳公起義以赴國家之難至稱劉琨祖逖同寢之事語甚激烈傳公感慨流涕會李參政邴得祠過郡見公留語終日密薦公人物議論宜在朝廷蓋不使公知建炎四年得用為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紹興改元召試館職因對策極言當世之故且曰：天下事不克濟者患在不為不患其難聖人不畏多難而能圖爾昔吳王夫差既勝齊而子胥以為憂曰：是吳命之不長也未幾果滅于越吳人侵楚及郢楚人大懼而令尹子西獨喜曰：乃今可為矣而楚以不亡是禍福倚伏果不可料而不可不為也如其不為而俟天命自回人事自正敵國自屈盜賊自平有此理哉上覽之稱善且諭近臣劉某所對剴切知治道欲驟周公而執政者不擇也除秘書省校書郎改試兩浙類試進士公語同列科舉方變欲文學之外通時務爾凡言涉浮靡者盡黜之既皆慮無其人公袖出一軸曰：是宜為首及啓覽乃張九成也九成以行誼推重鄉里餘多一時聞人衆始厭服是年冬遷監察御史即上疏論君子小人用否之辨以為天下之治衆君子成之不足一小人敗之有餘君子雖衆道則孤小人雖寡勢易蔓且引易五陽決一陰其卦為夬而繫辭則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夫以五君子臨一小人而不曰道消而曰道憂蓋上下交而志同如秦之時然後小人之道不行若徒能使之憂則將圖之而無不至矣朝廷行事無一定之議公又上疏陛下憫宿蠹未除念類網不振政煩民困用廣財殫置司講究德至渥也曾未聞有所施行恐以疑似之說欺陛下曰：如此將失人心矣夫所謂失人心者刑政之虐賦役之多則失百姓之心好惡不公賞罰不明則失士君子之心若無是則失者小人之心耳失小人心而得百姓士君子心何病焉願審其利害當能行者斷自聖衷勿貳勿欺則事之委靡不振者悉舉矣上覽奏嘉納時庶事草創有司法令類以人吏省記而吏生因緣欲與則以與例進欲奪則以奪例陳公曰：法令在奸吏猶得侮之今一切聽其省記欺弊可勝言願以省記之文送敕令所定而頒焉公雖未嘗任言責而論事不一方手詔詢中外利害命大臣修政之日公即具言宜王內修政事者修其所謂據四夷之政而已如緩其所急先後倒置何修為哉今不過簿書獄訟與官吏遷除土木營建之務未見所當急也又言人才進用太速而仕者或不由銓選朝廷之士入而不出在外者雖有異能不見召用執親喪非軍事至起復為州縣官皆僥倖之門不塞而至公之路不開爾又請遷近臣曉財利者徹唐劉宴法瀕江置司自辟官吏以制國用鄉村皆置義倉以備凶荒增重監司自轉運使副至提點刑獄並以曾任侍從官為之及令侍從臺諫各舉所知當是時雖中丞侍御史有論必咨公而後決明年秋遷起居郎奏事上前上迎語曰：卿朕親擢也自六察遷二史祖宗朝有幾公謝臣不足以知舊典尚記宣和間張徽李悅與臣實同願臣何以當此公既荷上知其在臺察已刺口論事至是因面對極陳堂吏官臣之盡執政植私黨無愛國心翌日遂罷為主管台州崇道觀寓德清僧舍杜門卻掃自放于山水而詩文益清健閱二年召為尚書祠部員外郎奉神主于溫州未行改權發遣袁州又改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加直顯謨閣公盡心庶獄每行部其株連久繁者釋遺動數十百人守令至時胎而民或畫像以祠公然悍強冒法者未嘗縱越有巨姓估富橫



甚。致仇人于死。賂二三達官。求以爲受。屢覲未減。公治之愈急。屬吏咸恐。公不顧。卒刑于市。一路始服。公之平會攝安撫司。即奏疏比年帥臣權稍輕。屬郡莫能統攝。調兵則不遺。移食則自占。今既罷管內安撫矣。則諸郡有得便宜指揮者。亦宜聽帥司節制。以革前日之弊。秩滿除權。發遣常州。未赴。召入秘書。爲少監。既賜對。上曰。知卿久外無。爲卿言者也。公頓首稱謝。居兩月。復爲起居郎。遂遷中書舍人。兼侍講。賜服三品。時九年正月也。會莫將亦賜出身。除起居郎。公亟上奏。將以太府丞驟級。從班前此未有。道路籍籍。以爲將上書助和議而已。臣之誤恩與將同制。臣若不言。人必謂臣自爲地而不忠。乞併與臣罷之。疏入。不報。九月遷給事中。仍兼侍講。徐偉達除知池州。偉達嘗事張邦昌爲郎者。公言邦昌僭逆。凡仕僞之。人皆知諱其官。惟偉達至今自謂郎中。豈稍有廉恥者。一郡既足惜。且無以示好惡于天下。遂罷。偉達呂伉。以大臣子除貼職。添差浙東提舉茶鹽。王存等非老病而罷。從軍與差遣。公皆謂不可。至貴近之請。尤論執不避。其下雖小事。悉爭之。孟忠厚乞試河南一郡。公奏。后族業文如忠厚。不可多得。此例一開。有出忠厚下者。何以禦之。汪伯彥知宣州。入覲。詔以元帥府舊臣。特依現任執政給俸。公曰。伯彥誤國之罪。天下共知。節度使俸減尙不薄。况州供給圭田之厚。以郡守而依執政。殆與異時非待制而視待制。非兩府而視兩府者。類矣。上皆爲罷之。武臣王仲寶等押扈衛人馬。依康履例給料。公亦奏。料歷非參選不可。給一二年來始以給奇功者。履等非奇功。而仲寶又其屬也。慶剛時爲中丞。謂其僚曰。畫當有言。皆爲劉公先矣。我輩獨無愧乎。居瑣闥僅百許日。繳奏未已。用事者始忌公。因罷公。爲士失實。又罷爲提舉江州太平觀。久之。除秘閣修撰。十五年冬。除敷文閣待制。議者希用事。意謂公辭免。有議謂遂中格。併奪修撰。二十三年上疏請老。始復秘閣修撰。致仕。九月再除敷文閣待制。二十五年用事者死。上更燻庶政。即起公赴行在。公雖屏居鄉閭。非無意于當世者。聞上有命。不敢即辭。杖而造朝。至國門。辭曰。臣老且憊。念竭力以報陛下。然足膏跌而傷。拜伏不能如儀。惟陛下貸而歸之。上雖思公之賢。渴欲見公。而亮其無隱。遂進敷文閣直學士。致仕。紹興三十年十二月初四日。以疾終于家。享年八十有三。明年正月丁酉。葬于烏程縣澄靜村後塢山之原。官至左朝奉郎。爵至長興縣開國伯。食邑至八百戶。計開贈左朝散大夫。娶臧氏。同郡。記室參軍。勳之女。勤儉有禮。節閨內。巨細未嘗憂公。而勸公以遊學。及公既達。不以爲喜。既退。不以爲憂。先公十年卒。男二人。巒右。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啓右。承務郎。淮南東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孫男九人。簡符。筮。篆。皆將仕郎。籍。策。籍。業。進士。孫女三人。適張穎。周南。而一尙幼。公少敏悟。七歲能屬文。既長。博極羣書。至星歷方技。佛老之說。莫不窮析要眇。爲文章。推本經術。出入韓柳。不效世俗纖巧刻琢。雖遠迪宏博。而關鍵嚴備。鄉人士大夫。葬其父祖。得公誌墓。乃以爲榮。其爲制誥。明白有體。麗而不佻。雖書詞填委。一日數十。倚馬輒就。嘗曰。人君訓告。賞善罰惡。辭也。豈過情溢美。怒鄰罵坐之爲哉。故公在詞掖數月。人爭傳頌。顏魯公孫特命官。公常制偉甚。上歎賞不已。至手書之。其爲詩。高處陵轍。鮑謝下者。猶足奴視。溫李。然清深簡易。自成一派。呂舍人本中。陳參政與義。皆號能詩。得公詩。驚曰。此語不。自人間來也。石林葉公夢得。與公平生交。其論當世人物。以公爲第一流。至公詩亦曰。世久

無此作矣。有類藁八十卷。藏于家。公儀矩整秀。樂易長者。聞人有小善。至單詞隻句。可取。率稱道。不容口。後進經公指授。其爲文。必可觀。然公于文。蓋無所不能。于學。無所不通。自少馳聲場屋。四十始得一第。暮年僅掌書命。曾不得上玉堂。爲學士。其雍容獻替。已不勝忘。克積廢于祠宮者。十有七年。及上欲用公。而公已老矣。嗚呼。使公而早得用。而不爲憐人問之。既間而歸。不病。而至于復用。則其所立。詎止是哉。公文章之餘。筆法甚工。而樂府亦盡其妙。市師市人。嚮者。紙爲之貴。而公實冲澹寡欲。戲于翰墨。自布衣至登寺從。不蓄聲色。雖飲食奉養。未之少異。閒居不妄營一錢。客或謂公宜有以遺子孫。公誦疏廣之言。以對。退而誨其子。則曰。吾平生通塞聽于自然。惟機械不生。故方寸自有樂地。年逾八十。抽思作文。不減少。曰。臨終之秋。豫戒其家。疾既革。無一語謬。蓋達于性命如此。予兄弟久從公遊。荷公之愛。爲深。故知公行事爲詳。而公之二子。且以治命來屬。因泣而次之。

### 南澗甲乙稿拾遺

#### 大戴禮記跋

右大戴禮十三卷。總四十篇。隋志所載亦十三卷。而夏小正別爲卷。唐志但云十三卷。而無夏小正之別矣。崇文總目則十卷。而云三十五篇。無諸本可正定也。蓋自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凡二百四篇。戴德刪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德之書。爲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今立之學官者。小戴書也。然大戴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爲四十三篇。中間缺者四篇。而重出者一篇。兩篇七十三。其上不見者猶三十八篇。復不能合於八十五篇之數。豈但當爲八十一耶。其缺者或既逸。其不見者抑聖所取者也。然哀公問投壺三篇。與小戴書無甚異。禮察篇與經解亦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相似。則聖已取之篇。豈其文無所刪者也。勸學禮三本。見於荀卿子。至取舍之說。及保傅則見於賈誼疏。間與經子同者。尙多有之。按儒林傳。德事孝宣。嘗爲信都太傅。聖則爲九江太守。今德書乃題九江太守。未知何所據也。大抵漢儒所傳。皆出于七十子之徒。後之學者。僅習小戴記。不知大戴書多矣。其探索陰陽。窮析物理。推本性命。難言禮樂之辨。器數之詳。必有自來。以是知聖門之學。無不備也。予家舊傳此書。嘗得范太史家一本。校之。篇卷悉同。其說缺謬。誤則不敢改。益懼其寔久而傳又加舛也。乃刊置建安郡齋。庶可致焉。淳熙乙未歲。後九月。明吳郡袁氏嘉慶堂嘉靖癸巳重刊大戴禮。



四老堂記

乾道二年秋。予自公府掾得請補外。上不忍其窮。而猶以為可用也。俾漕於江東。予平生喜交遊。其在中國所與遊。多天下知名士。遇退食之隙。及日之休暇。則亦持酒賦詩。袖釋文史。講論古今。以為樂。既驟膺使者之寄矣。賓客之至者。動以禮法相拘繫。猝猝不得款。雖強之亦往往不肯盡輒去。而漕之治頗有軒亭之傲。花竹之茂。職事稍閒。可以周游開放。而無前日交遊之盛。與共此者。予方以為恨也。歲十二月。予兄子雲自京口罷官。始得奉太夫人以就養。弟兄晤語。頗已自適。而友人龐祐父乃自吳中來過。得之益款。明年春。鄱陽章冠冠之復從儀真來。館於一室。四人者。晝夜語不休。閒以議論難。而談辯鋒起。笑呼之聲聞於外。向來索居之歎。若醉而醒病而逸也。蓋留累月。其為歡且甚矣。於是盡取所謂軒亭之名。相與易之。不易更書之。而二友之所舍。因名之曰四老堂。吾四人者。實以自況也。夫古之君子。少而學。壯而仕。老而傳。皆禮之常也。年未七十。不可謂之老。又老者。非人子所宜稱。今吾兄弟之有親也。而與祐父年僅五十。冠之復少於予十餘歲。皆不得謂之老。而遽以老自名。老蓋皆生於羈旅。而長於貧賤。容貌茶然。以衰鬢蒼然。以華雖未老。而老態已具。故辭其名。而不可得爾。又四人者。志尚之伴。而臭味之相似。不特相從于此。蓋將相老期於山林之下。此堂之所以議也。然祐父率於文章。仕而未達。冠之以詩。自鳴。不肯用以求仕。而予與子雲。乃僥倖為郎。以臺上之任。使子雲既投劾以歸。予之庸且懦。每懼其不獲免也。使吾四人者。幸而至於老。既老。而果得自逸於山林。回視今日。所以名吾堂而為之先者。豈不信而無所愧哉。則斯堂雖陋。或以吾黨之故而傳。後之來者。固賢於予。亦足以知老之可慕。而人生會合之可樂也。夫。二月己卯。穎川韓元吉記。景定嘉康志二十一。

江東轉運使題名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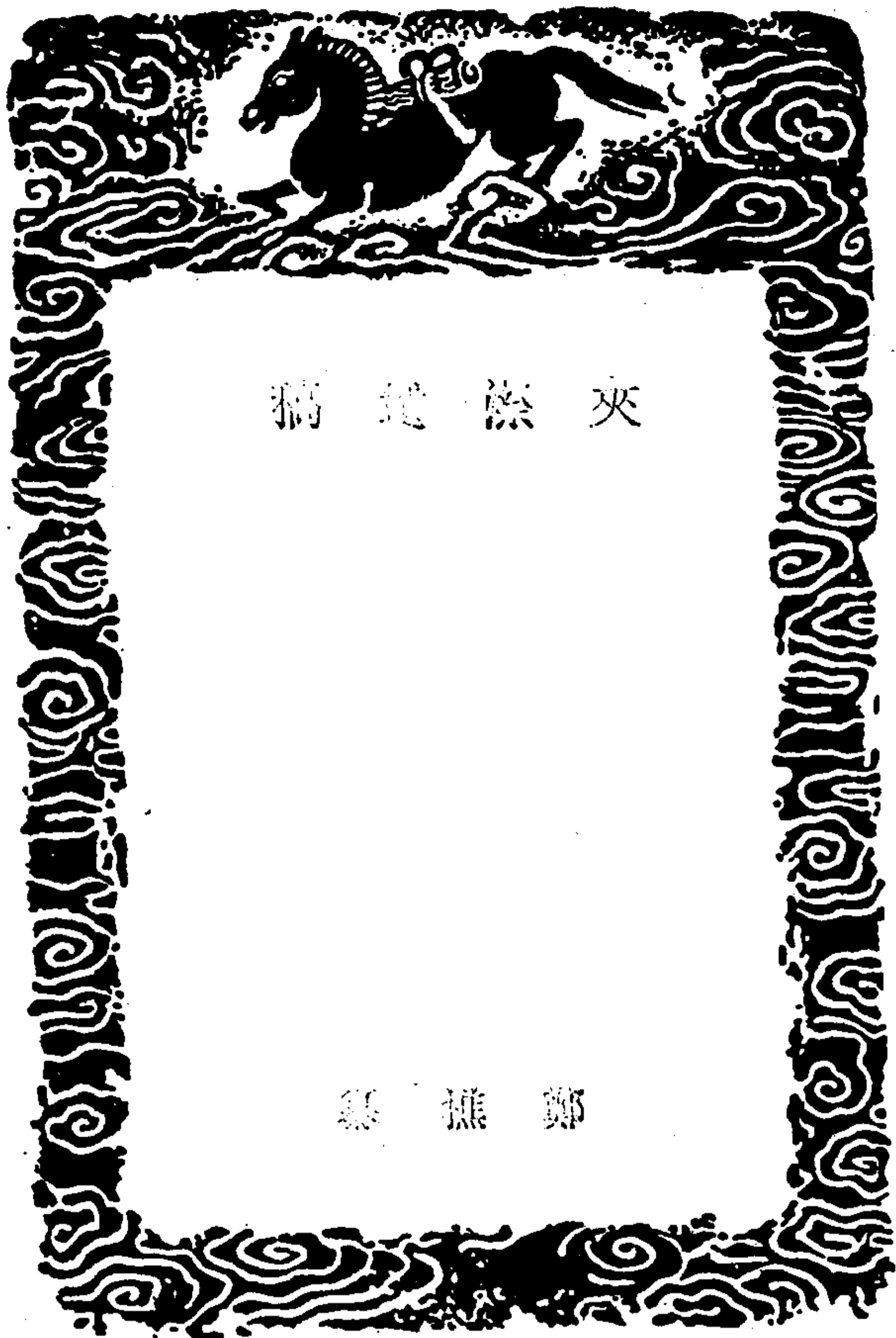
轉運之置。雖昉於唐。然第掌水陸之輸。其黜陟按察。猶別命使。至國朝始得刺舉一道。吏之能否。民之戚休。獄訟錢穀。無所不常問。慶曆中。歐陽文忠公為河北都轉運使。則又請與開邊事。以調軍儲。察將帥。仁宗因是從之。然則重矣。今江東亦邊也。地總九郡。而治建業。天子南巡狩建業。新立行幸之宮。宿重師以控江淮。餽餉繁而道里舒。故所謂轉運者。視它路為劇。元吉之濫官于此。既踰年矣。欲求前人名氏。以識其居職久近。而碑志壞滅。莫可蹤跡。蓋問諸故府。開寶八年。江南輿地始上于職方。以楊克讓知昇州。寔兼轉運事。太平興國初。遂以使樊若水。六年。張齊賢去。華相繼為副。旋又充使。時雖嘗開元舊制。分江南為東西路。未幾復合。天禧四年。始定為東西與國之三年也。諸路置轉運判官。未幾復省。嘉祐五年。又置之。其間名卿賢大夫。不能盡見。建炎以來。所盡見者。則亦有其名氏。而亡其官稱。或存其官稱。而逸其到罷。權益遂而不可致。故自建炎次第錄之。得四十有八人。夫以朝廷置使之重。一道將輪廉按之劇。謫失其傳。由吾不肖者。而復焉。則賢者之來。其忍遽廢而不舉也。乾道二年九月戊子。穎川韓元吉記。景定嘉康志二十六。

右韓元吉无咎遺文三篇。亦據仁和勢格讀書雜識內所補宋人文目抄補。勞氏原目尚有戒壇寺

記一首。注云見景定建康志三十三。乃考之志中。僅於戒壇寺條下標明韓元吉為記一語。而並不載其記文。蓋勞氏當時失於檢核故也。故無從鈔補云。會稽孫星華原名詠雲。識。







夾深遺稿

宋 鄭 樵

夾深遺稿

宋 鄭

樵 樵字通仲，號化軍，莆田人。宋紹興中，授右通功郎，遷兵部架閣直學士，入爲樞密院編修，尋兼攝檢詳諸房文字。

卷一 古今體詩

題夾深草堂二首并記

斯堂本幽泉怪石長松修竹，椽椽所叢會。與時風、夜月、輕煙、浮雲、飛禽、走獸、樵薪所往來之地。溪西遺民，于其間爲堂三間，覆茅以居焉。斯人也，其斯之流也。顧其人家不富亦不貧，不貴達亦無病，與爾爾相周旋也。

堂後青松百尺長，堂前流水日湯湯。西窗盡是巖岐城，北牖無非花葛鄉。能去精神渾冉冉，看來几案尚穠穠。不知此物何時了，待看臨流自在狂。堂後施柴堂上燒，柴門終日似無聊。夢蟲不解知辛苦，松鶴何能慰寂寥。述作還驚心力盡，吟哦早覺髮毛彫。布衣蔬食隨天性，休訝巢由不見堯。

題南山書堂

一泓澄澈照人閒，明月圓闌落古潭。不向奔流隨浪擊，獨將高潔伴雲閒。禪房夜靜留清鑑，闕苑仙歸墜碧環。每到軒窗心轉逸，了無纖翳可相關。

夾深遺稿 卷一

夾深遺稿 卷一

穀城山松隱巖

青嶂迴環畫屏倚，晴窗倒入春湖水。村村叢樹綠於藍，列列行人去如蟻。新秧未插水田平，高低隴麥相縱橫。黃昏倦客忘歸去，孤月亭亭雲外生。

送芹齋

子載清風去不留，何人能伴赤松遊。乞骸直到骸歸日，告老須臨老盡頭。元亮園田何處有，向平婚嫁幾時休。湖州別駕發深省，掛卻朝冠便自由。

題溪東草堂

春融天氣落微微，藥草葱芽脈脈肥。植竹筍竿從茂謝，栽桃新樹忽芳菲。天寒堂上燃柴火，日暖溪東解虱衣。興動便携樽到嶺，人生真性莫教違。

湘妃怨

黃埃遊燧殺，日冷旌麾。龍去攀髯遠，鸞孤對影微。魂沉江縹緲，泪染竹依稀。枯樹空千載，寒松已十圍。蘆花深月色，燐火劇螢飛。橫笛滿湘暮，哀猿何處歸。

昭君怨

長謝椒房草，終爲薄命身。那教關雎質，翻與雪霜親。臉膩勻脂淺，粧殘促恨頻。故知關北夜，無分漢南春。紅泪殘胡月，輕衣半落塵。琵琶凄切語，愁殺路傍人。

輓通判黃子方

歌成薤露悲，秋草正離離。昔異修文事，今同鬼伯司。盾衰雙日落，夷惠兩風遺。衰俗吾無恨，親曾識紫芝。

昭君解

巫山能雨亦能雲，宮闈三千杳不聞。延壽若爲公道筆，後人誰識一昭君。

靈龜潭

泉心漱玉開心孔，山色接藍慰眼花。著手摩挲溪上石，他年來訪汝爲家。

北山岩

西風曳曳片雲間，一夜寒泉臥北山。倚杖岩頭秋獨望，稀疎烟蘊是人間。

東山採藥

一掬金丹向曉風，山前草木盡龍宮。詩書便是神仙味，更笑行沖問藥籠。

過桃花洞田家留飲

偶從沼澤過山家，灼灼桃花噪暮鴉。是處竹籬環草屋，人間雞黍話桑麻。抱琴靜聽鶯聲急，對酒閒觀月色香。可笑南陽劉子驥，欲尋風土滯京華。

蕪林閒居二首

蕪林蒼翠甚，極目可吟詩。梅子風前落，杏花雨後移。清溪通半郭，孤月隱疎籬。寂寂雲山外，蕭然獨自知。

夾深遺稿 卷一

三



蕪林蒼翠甚。雲色繞吾處。四面鳥聲寂。一庭月影疎。有山皆入坐。無日不安居。好向鷓東臥。看人獻子虛。

晨雨

東方斜未徹。暝色淡初分。宿鳥林中噪。淒風葉上聞。鐘鳴催過雨。星落避行雲。獨立草堂內。涓涓翠動紛。

夜雨

夜雨滿窗至。天寒擁被裘。空牀聽幻響。獨詠解深憂。次第園蔬潤。參差漁火幽。長江風浪息。何日放舟遊。

村雨

荒村常寂寂。小雨自涓涓。寒氣侵人急。野花入目妍。看山頻當戶。聽鳥倍難眠。萬事蕭條盡。空餘日暮烟。

澗雨

飄飄雨色亂。終日悞聞聲。釣客呼持笠。牧童喜撥羹。輕香樹下滿。餘響谷中清。爲謝登臨者。枕流洗耳傾。

淋瀝十首

荆棘何榛榛。狡兔不敢下。芳苓何曄曄。寇霜不敢灑。驕驄馳曲巷。舉足難寬假。所以古之人。犁鋤聊自把。天命既倒懸。將身賣椒糶。朝行畏日薄。暮行畏日暈。蝦蟆雖見珍。衆嫌心未許。展轉澗浦歌。敢俟巖雲舉。孤風落鷹巢。啼聲墜虎穴。未能脫蒙茸。安得出軒凸。迢遞空自倬。耀靈久已滅。龍身入三門。龍勉成吾油。修身以爲弓。矯思以爲矢。立義以爲的。亦云善擬議。嗚呼彼鴻漸。進德亦猶水。我如駕其說。木舌暢所指。入竟有遺榮。塗民以耳目。五政不得加。士賦不能育。古今貴天常。最厭彼嬰頓。嗟哉生不辰。警項滋殺賊。潛天以不策。潛心以不手。天人既和同。飛潛均不朽。吾生既病勞。未敢輕俯首。久幽不改操。且夕謀杯酒。眠峨自沉淪。丘壑難爲後。

家園示弟櫬八首

天下輕黃志。居鄰孰戴良。暴田安足較。散綉未爲狂。失劍羞余里。還牛讓古鄉。家風留不墜。少賤自翱翔。竹林讀史憤。土鏹勿粘塵。酒掃王維德。澆鋤郭太仁。使才若看展。有道驗時新。小物汝知謹。同心作古人。每恨執紼子。交遊半博徒。棄家尋有道。舍命事名儒。風雅非難及。今人貴與殊。夜深何所矚。矚汝似狂夫。讀書經百卷。見影豈須驚。中夜山精笑。寒燈草味爭。脫冠神采足。擲椀眼光明。面壁吾常事。花題天耐名。佛徒憑豪族。陳狂自克家。看人呼狗寶。縱我泛漁樵。鑿穴安蜂窠。穿籬避管筩。如能擬勝點。寒食賀臨邛。誰使余爲墨。朝朝哭染絲。獵鷹才子累。殺虎古人癡。早信山宜面。休嫌谷可移。日光圖史滿。炳燭卻驚遲。學儉誠佳事。懷名豈足居。寫多崇厚論。讀廢絕交書。結客饒傾產。破貧累賣車。前人家訓在。孫孔未全踈。雙空後死。千卷未辭恩。不辱看來世。貧生託立言。無家稱馬蓋。何史世龍門。負古今愁晚。中宵弔屈原。

夏日題王右丞冬山書屋圖

壁間颯颯松檜起。冰冽呼燈始見王。右丞毫毛矜貴選奇傑。揮酒冬山書屋圖。岩壑幽巖坐高哲。數筆蕭瑟天貌寒。不盡枯枝不盡雪。高峴嶙峋形淒蕭。驅禽逐獸但松竹。傍有一水白于峰。千頃奔茫日難呈。相外似覺風慘激。大江盡斷船相逐。室中之人淡如菊。長年手携一卷書。讀則蒼虬恣飛瀑。欲奪造化濟冷煖。天下無幾焦孝然。當世寧更有梅福。苦吟抱膝此何人。乃肯蕭條立煉谷。古今書畫技總微。貴有嶽巖生眼目。我聞孫登居北山。隆冬披髮以自覆。又聞昔賢暑重裘。六月御車鄙王侯。二公氣岸皆千里。朗月白霜胸際浮。名士逆天天不怒。冬景能暖夏能秋。千載斯人不可致。我于畫間得其意。授向高廳遠遠至。筆光墨汁俱吐棄。但懸此幅清吾心。千岩炎伏曠景熾。布褐推車我不避。

弔采石渡頭將軍

石頭城下何紛紛。將軍正馬氣如雲。金鼓死兮弓矢休。勢失英雄不自由。風淅淅兮月沉沉。荻花滿岸江水深。千年江水留明月。一片將軍報國心。

採茶行

春山曉露洗新碧。宿鳥倦飛啼石壁。手携桃杖歌行役。鳥道紆迴憮所適。千樹藤蘿半含白。峯巒高低如几席。我生僊蹇耽幽僻。撥草驅烟類躡屐。采采前山慎所擇。紫芽嫩綠敢輕擲。龍團佳製自往昔。我今未酌神先憚。安得龜蒙地百尺。前種武夷後鄭宅。鄭宅。爲先別。逢春吸露枝潤澤。大招二陸棲魂魄。

秋水歌

年年秋水崩江石。秋水年年連天碧。山中草木盡號呼。江外魚龍輕虛擲。既憐茅屋化飛蓬。又嘆蝦蟇共枕席。人生變化不可知。且聽秋風吹羅薛。

負米歌

煙冉冉兮雨紛紛。負米相兮出柴門。出柴門兮踏行雲。茫茫山色天未分。相率歌吟兮樂耕耘。

插秧歌

漠漠兮水田。曩曩兮輕煙。布穀啼兮人比肩。縱橫兮陌阡。

餉饅歌

提籃兮阡陌。花紅兮衣白。步遲遲兮心迫迫。行至止兮嗟于役。低聲相勞兮日其夕矣。

漫興十首

野鳥日啼戶外。涼風時入簾間。老夫夢後欹枕。稚子病中解顏。陋巷顏回早死。柴桑陶令長生。達觀千載兒戲。厭見一時利名。門前半畝禾苗。日午翠色可描。笑問耦耕沮洳。何勞籛笠終朝。今古來去有數。乾坤闔闢無涯。人生行雲流水。處世運甕搬柴。初秋一雨秋涼。子夜長吟未央。階下花枝冷斃。堂前佛火微茫。







以圖譜之所得者。作圖書誌。作圖書譜。有無記。作氏族源。以亡書之所得者。作求書圖記。作求書外記。作集古系時錄。作集古系地錄。此幸皆已成之書也。其未成之書。在禮樂則有器服圖。在文字則有字書。有音韻之書。在天文則有天文志。在地理則有郡縣選舉誌。在蟲魚草木則有動植志。在圖譜則有氏族志。在亡書則有亡書備載。二三年間。可以就緒。如詞章之文。論說之集。雖多不得而與焉。奈秋先蒲柳。景迫桑榆。兄弟淪亡。子姓亦凋。惟餘老身。形影相弔。若一旦倏先朝露。則此書與此身。俱填溝壑。不惟有負于平生。亦且有負于明時。謹繕寫十八韻。百四十卷。恭請檢院投進。其餘卷帙稍多。恐煩聖覽。萬一臣之書有可採。望賜容旨。許臣料理餘書。續當上進。微臣遭遇右文之世。寧無奮發之情。使臣得展盡底蘊。然後鶴歸蕙帳。狐正首丘。庶幾履陛下之地。食陛下之粟。不孤為陛下之一民也。仰冒天威。伏惟聖慈。特賜容察。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臣樵味死百拜進。

寄方禮部書

樵自讀書螺峰以來。念無半席之舊。又無葭莩之餘。雖辱君子特達之書。多欲再通起居。又不致也。乃者蔡文郎中。以禮部內幅相示。不謂平生有此遇也。謹歷所以。在日月之下。不敢孤負寸陰者。以陳也。樵每嘆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而事多。載籍本無說。腐儒惑之而說衆。仲尼之道。傳之者不得其傳。而最能惑人者。莫甚于春秋詩耳。故欲傳詩。以詩之難。可以意度明者。在于鳥獸草木之名也。故先撰本草成書。其曰成書者。為自舊注外陶弘景集。名醫別錄。而附成之。乃為之注釋。最為明白。自景祐以來。諸家補註。紛然無紀。樵于是集二十家本草。及諸方家所言補治之功。及諸物名之書。所言異名同狀同名異狀之實。乃一一纂附其經文。為之註釋。凡草經諸書。異錄備于一。家書故曰成書。曰經有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種。以法天三百六十五度。日星經緯。以成一歲也。弘景以為未備。乃取名醫別錄。以應歲之數。而兩之。樵又別擴諸家。以應歲而三之。自纂成書外。其隱微之物。留之不足取。去之猶可惜也。纂三百八十八種。曰外類。三書既成。乃敢傳詩。學者所以不識詩者。以大小序與毛鄭為之蔽障也。不識春秋者。以三傳為之蔽障也。作原切廣論三百二十篇。以辨詩序之妄。然後人知自毛鄭以來。所傳詩者。皆是錄傳。又作春秋考二十卷。以辨三家異同之文。春秋所以有三家異同之說。各立褒貶之門戶者。乃各主其文之詞。今春秋考所以考三家有異同之文者。皆是字之訛誤耳。乃原其所以訛誤之端。由後人知三傳之錯。觀原切廣論。雖三尺童子。亦知大小序之妄說。觀春秋考。雖三尺童子。亦知三傳之妄辨。大小序與三傳之妄。然後知樵所以傳春秋者。得聖人意之由也。詩主在樂章。而不在文義。春秋主在法制。而不在褒貶。豈孤寒小子。欲斥先賢。而為此輕薄之行哉。蓋無彼二書。以傳其妄。則此說無由明。學者亦無由信也。自古立書垂訓家。亦不諱其如此也。凡書所言者。人情事理。可即己意。而求其遺。所謂讀書百遍。理自見也。乃若天文地理。車輿器服。草木蟲魚。鳥獸之名。不學問。雖讀千遍。亦無由識也。奈何後之淺鮮家。只務說人情物理。至于學之所不識者。反沒其真。遇天文。則曰此星名。遇地理。則曰此地名。此山名。此水名。遇草木。則曰此草名。此木名。遇蟲魚。則曰此蟲名。此魚名。遇鳥獸。則曰此鳥名。此獸名。更不言是何狀。是何

地。何山。何水。何草。何木。何蟲。何鳥。何獸也。縱有言者。亦不過引爾雅以為據耳。其實未曾識也。然爾雅之作者。蓋本當時之語耳。古以為此名。當其時。又以此名。自爾雅之後。以至今所名者。又與爾雅不同矣。且如爾雅曰。芍藥。茨。蒺藜。者。以傷名。芍。今曰芍藥。今曰蒺藜。此所以曉後人也。乃若所謂朮。山。薊。梅。柗。此又惑人也。古曰朮。當爾雅之時。則曰山。薊。或其土人。則曰山。薊。也。古曰梅。當爾雅之時。則曰梅。或其土人。則曰柗也。今之言者。又似古矣。謂之朮。不謂之山。薊。謂之梅。不謂之柗也。人若以朮為山。薊。則人必以今朮為非朮也。以梅為柗。則人必以今梅為非梅也。樵于是注釋爾雅。爾雅往人作。是其纂經籍之所難釋者。而為此書。最有機縱。奈何作爾雅之時。所名之物。與今全別。況書生所辨。容有是非者。樵于所釋者。亦不可專守云爾。故有此說。誤者則正之。有缺者則補之。自補之外。或恐人不能盡識其狀。故又有畫圖。爾雅之學。既了。然則亦六經注疏。皆長物也。自古箋解家。惟杜預一人。為實當者。以其明于天文地理耳。惜乎不備者。謂其不識名物也。如五鳩九扈。皆不明言其物。只引爾雅為據。如四凶者。天下謂之渾沌。窮奇。檮杌。饕餮。杜皆以理說之。窮奇。以亡窮而好奇。檮杌。謂頑固無悔。匹之貌。樵初甚疑此。及見山海經。果有此等獸。乃知四者為惡獸之名。故時人所以比其人也。夫以杜預之識。一舉不至。則以乖脫者如此。況他人乎。樵于爾雅之外。又為天文志。以自司馬遷天官書以來。諸史各有其志。奈何歷官能識星而不能為志。史官能為志而不識星。不過採諸家之說。而合集之耳。實無所實正也。樵天文志。略于灾福之說。傳記其實。而闕其狀也。地理家。緣司馬遷無地理書。班固以來。皆非制作之手。雖有書而不能如無也。樵為是故作春秋地名。雖曰春秋地名。其實地理之家。無不該貫。最有條理也。春秋地名外。又有郡縣改更焉。夫人之所以為人者。精神之用耳。耳目精神之府也。聖賢得其用。而為聖賢。愚昧失其用。而為愚昧。耳以接音。所辨者言。目以接形。所別者文。學者乃能通此二岐。則無所不通矣。今世有韻書最多。學者不達聲音之意。字書雖多。學者不知制作之意。樵于是為韻書。每韻分宮。商。角。徵。羽。與半徵。半宮。是為七音。縱橫成文。蓋本浮屠之家作也。故曰分音。以文之變。自古文翰體。而變小篆。小篆變隸。隸變楷。又三代之時。諸國不盡同。猶今諸番之所用字。皆不同也。秦始皇混一車書。然後天下之書。皆用秦體。以其體有不同。故曰辨體。學者所以不識字書義。緣不知正義與借義也。且如主字本義。則燈炷也。故其字象燈炷之形。以為主守之主。其借義也。蓋主守之主。與燈炷之炷同音故也。又如笑字本義。則小簫也。故其字從竹。從天。復。身。反。復。共。反。是也。醜惡之惡。本義也。以其醜惡。則可憎惡。故為憎惡之惡。報復之復。本義也。以其有反報之義。故借為復再之復。此之謂借義不借音。如風蟲之風。本義也。以其蟲因感吹噓之風而生。故又借為吹噓之風。如正足之正。本義也。以是有迹可循。故又借為正騎之正。此之謂借義俱借。凡樵讀書之註。以亦或二字立例。言亦者。與正體同音及同義也。言或者。借體及借義也。其字書謂字家之學。以許慎為宗。許慎雖知文與字不同。故立以攝字。然又不知制文字之機。故錯說六書也。夫文之立。有形。有象。有機。有體。形者。如草木之名。所以狀其形。所以著其象。機者。如一二三四之文。是也。體者。本無所取義。但







橋不讀便覺舌本堪強。或捲卷推燈就席。杜目而坐。耳不聞。口不語。而心通。人或呼之再三。莫覺。春風二月。三月間。弟兄二人。手挈飯囊酒壺。買深山中。遇奇泉怪石。茂林修竹。凡可以可人意者。即釋然坐臥。一船一味。累月忘歸。山林翁。皆不知人。來爭食。推之不退。牧子樵夫。滯數相逢。呼而不就。即疑為神仙怪物。不問姓名。睥睨而去。或採松食橡。澆花種藥。隨漁狎獵。優游山谷間。自得名教中樂地。故夏不葛亦涼。冬不袍亦溫。腸不餓亦飽。頭髮經月不梳。而面衣裳垢膩。相重不洗。而真粹之地。油然禮義充足。弟兄親戚鄉鄰。皆友。謂為痴。為愚。為妄。不相聖行也。而土木形質。又好沖介自守。不廣交游。以求聞達。用是見斥于世。彌曠宇宙。若無所容焉。一見開下。便開懷許可。推階前盈尺之地。與之吐氣激昂。青雲耳熱。視詳聽了。無難色。已而旌節顯赫。中。挑別其所不知。裁抑其所未及。使山野之士。聞之色寒。蓋戴白汗。四匝胸中。覺無膏肓疾。不知周公吐握。何以過此。而機宜學士。落落程程。精神滿腹。居然是出羣之氣。真名家駒也。不鄙寒微。兩屈與從。手授忠恪。康濟大略。千萬餘言。承顏接詞。調款移時。布衣受知于此。極矣。倘犬馬之骨。未墜于地。當効首領以報。故不敢不盡其所能。亦不敢不盡道其所能。厚也。樵也。嶽崎歷落。可笑人也。香言文賦。體物瀏亮。籠天地于形內。挫萬物于筆端。春雲秋月。無下手處。疑不若屈宋賈馬。憑凌造化。變括風雲。所得驚邁。絕去翰墨。豁豁。語出山間。筆歸圖畫。田夫女子。諷道不容口。疑不若鮑謝李杜。回既倒之狂瀾。支已頹之俗。澄世所不能澄。裁世所不能裁。千條析理。一緒連文。捍壁周孔。俾中韓楊墨佛老。重足而立。疑不若孟荀楊韓。天才英俊。豪拔不羣。朝野推其風格。人物推其衣冠。落筆作文。語妙天下。下將莫邪。難于爭鋒。如日出冰融。焜耀人耳目。若不取正視者。疑不若王楊盧駱。或掉三寸舌。并縛王公。或清持公論。收降物議。如扣鐘。如懸河。如玉屑。如琴瑟。聽之酒酒。令人忘倦。疑不若蘇張裴樂。鍊達宏博。擢據古今。出入羲皇。驅馳綿邈。如經筵。如肉譜。如五總龜。如人物志。如入宗廟。觀禮樂器。疑不若遷固向歆。經綸綽略。務理窟。盡地布基。豈不可犯。如入武庫中。但見五兵縱橫。疑不若孫吳英衛。乃若義分明于霜。信行直如弦。平生之言。握手入地。不軟毛髮。厚也。樵也。仇牧荀息。其人也。利不可回。威不可卻。義存友道。視死如歸。怒然英魄。與秋霜爭嚴。厚也。樵也。程嬰杵臼。其人也。伏節奉使。有死無二。直挫彪虎而奪之氣。其英姿激奮。動人毛髮。厚也。樵也。毛遂蘭相。如其人也。岩岩清奇。壁立萬仞。精神動天。威毅貫日。其義氣凜凜。逼人若有寒色。厚也。樵也。荆軻蒞政。其人。孤城圍急。飛鳥不敢度。獨能身質。鉞。拯危亡于道。隨中。壯圖諒節。頗出華不吾。使英烈之命。不委于草莽。厚也。樵也。解揚其人。鐵腸石心。志勳忠孝。身全君父。銜笑就刑。生為萬夫雄。死為壯士鬼。厚也。樵也。紀信其人。抱松筠之節。歲寒不凋。堂堂直道。響惡豺狼。若象牙。若犀角。疑若有不可拔氣。厚也。樵也。蘇武其人。膽幹應辨。隱有城府。舉欵侯之旂。斬郅支之首。懸旌萬里。揚威昆西。何其壯哉。厚也。樵也。陳湯其人。生不封侯。死不廟食。非丈夫也。勃勃雄飛。氣吞逆虜。期以革囊尸而後已。厚也。樵也。馬援其人。標格逸亮。洒出物表。蓋開生風。奸雄斂手。砥礪名節。慨然有澄清天下志。厚也。樵也。范滂其人。囊裳赴義。擲足輕生。雖百刃。砥骨而峯。不頓。喉肝瀝血。號呼欲絕。天地聞之。無置顏處。厚也。樵也。何雄其人。主憂以辱。主辱以死。篤在三之義。雖崎

嶺晉陽。而端冕繡絳。臣節愈恭。義血點點。模糊御服。誠疾風中勁草。厚也。樵也。稽紹其人也。張蔚周聲。矯首奪色。臨刀鏃。而面詞益壯。吐忠飲憤。舍胡而絕。在今與古。蓋千一焉。厚也。樵也。顏杲卿其人也。一腔義氣。剝奸剝邪。而其餘萬丈。使蜂毒狼威。斃然疑阻。而不得逞其禍害。厚也。樵也。何蕃其人。擁疲卒。嬰孤墻。抗方張不測之虜。梗其喉牙。擊其首尾。生雖不能報君。死當為鬼以擊賊。背裂面血。疊尸通道。古烈丈夫也。厚也。樵也。張巡許遠。其人也。此志不展。則栖遲林野。長嘯泉石。負耒而耕。耕破北隴春煙。叩角而歌。歌殘南山夜月。一丘一壑。一山一雲。便足了一生事。下視勢利。而胸懷洒洒。然者。厚也。樵也。向子平。資孝威其人也。然則厚也。樵也。何人也。沉寂人也。仁勇人也。古所謂能死義之士也。謂人生世間一死耳。得功而死。死無悔。得名而死。死無悔。得義而死。死無悔。得知己而死。死無悔。死固無難。恨未得死所耳。今天子蒙塵。蒼生鼎沸。典午興亡。卜在深源。一人耳。厚兄弟用甘一死。以售功。售名。售義。售知己。故此見閣下以求其所也。王彥章有言。人死留名。虎死留皮。史臣謂其真忠。蓋天性也。厚樵自卜其兆。若胡越相視。則知人豈真易哉。閣下筭樞庭。為天子大臣。厚樵風塵布衣。在天地間。一螻蟻。數當代文伯。閣下實司之。厚樵未許籍銜官列。閣下出入三朝。為時元老。厚樵黃嘴經生耳。且聞獨相。距彌萬里。遠近之相懸。貴賤之相懸。賢不肖之相懸。先進後學之相懸。其間事。宜百數。駟。舉烽燧。傳呼不相及者。何以三見問而分不問毛髮。蓋磁石取鐵。以氣相合。固有期然而然者。今既蟻客。蠶淺。不逃。察。當展盡底裏。以俟。採擇。厚逸適而痴。樵幽達而愚。厚樵絕。樵愚絕。厚於世俗。有領袖。樵于人物。有林藪。厚見理如破竹。迎刃而解。初無留手。樵見理如攻堅木。終自擊折。稍遲耳。厚于文。如狂瀾怒濤。滾滾不絕。樵于文。如懸絕絕壁。向之。然寒人毛骨。厚仰視。韓愈如不及。樵下視。李白如常人。厚下筆。如迅馬。歷隨。終日馳騁。而足不頓。且無斷失。樵下筆。如大匠。檢材。胸中暗有繩墨。每作文。成自不曉其義。必求厚為之解說。然後胸中曉然者。厚常曰。吾弟文章。合有神助。不然。何得乃爾。厚得之易。得樵而後。樵得之紛。得厚而後。理。厚得樵而城壁固。樵得厚而朱紫分。厚貞粹之地。可容樵千萬輩。而峰。樵自出厚之右。厚應辦多方。樵遲鈍。有隱思。厚臨倉卒。若素成。綽有餘波。樵臨倉卒。若暴疾昏黃。徐而圖之。了無一座。相累。使厚可。則世無豺虎跡。使樵直史苑。則地下無冤人。智解文鋒。氣挫虓虎。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則厚優于樵。正固幹事。不避錢錦。能辛苦其身。為紀綱。樵亦優于厚。當官正色。不畏強禦。則厚優于樵。小心事君。緘結朝夕。樵亦優于厚。至當廟廊。擁幼君。常大節。而不可奪。則厚能之。樵亦能之。臨財廉取。與義出入。無私交之行。可為百僚則。厚能之。樵亦能之。斟酌治體。如扁鵲治疾。盡見五臟。疑結。解紛排難。如庖丁鼓刀。無少留刃。厚能之。樵亦能之。厚也。樵也。平昔。樵中短長。不出此耳。推知論長。于閣下有望焉。古者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故蕭何之于韓信。羊祜之于杜預。王導之于紀瞻。李勣之于戴胄。皆相首尾。以成功名。厚樵生平。用心于古人。閣下亦以古人許可。幸犬馬之齒。未。在桑榆。正當戮力。周旋閣下。著一鞭于中原。使白骨更生。寒灰復燃。特反掌耳。惟閣下置之肝。而終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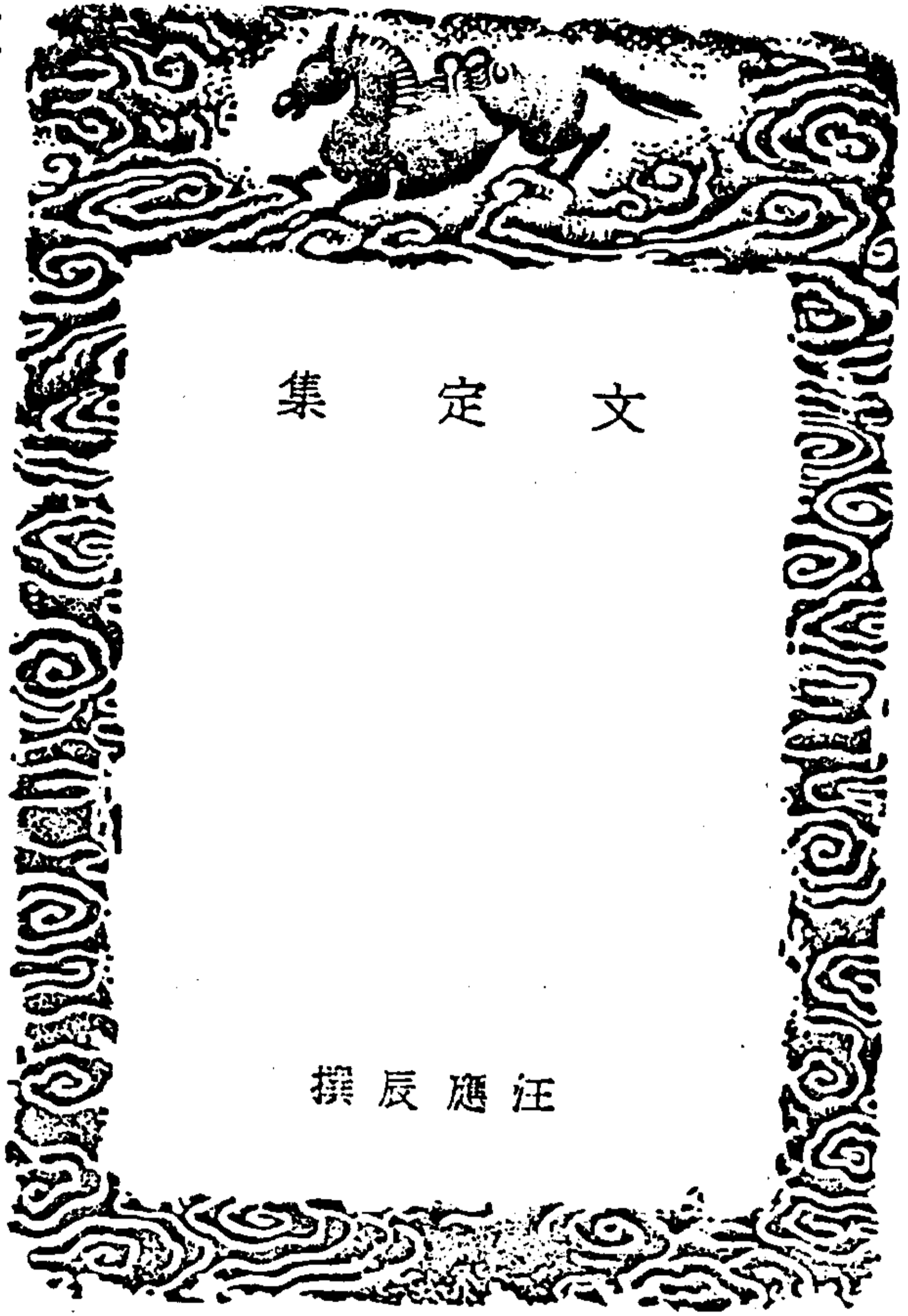


國有可賀而弔。可弔而賀者。士有若達而窮。若窮而達者。此理甚明而甚幽。甚微而甚著。知者或失之十  
 五。愚者或得之十一。得失之機。固不容緩。按爾雅。釋本。謂。詩。國。有。樹。也。陸。德。明。注。一。名。亦。謂。國。也。又。淮南。子。齊。俗。訓。按。爾。雅。註。國。也。請。為。閣。下。  
 開敘其端。厚樵謂陽田家子也。亦經生也。非愚非智。所恃者胸中無膏肓之疾。解紛排難。洞肝徹髓。遇不  
 平事。則熱中振衣。遂且不寐。奔往掉赴。若將後時。用持此說。臨履擔簦。不避風雨。求見通人而論之。得通  
 人則論。不得通人則不論也。當海宇晏清。方隅寧謐。長揚羽獵。闔廬走狗。吳妹荆璫。盡態極妍時也。人  
 為可賀。厚樵以為可弔。白刃雲屯。蒼生鼎沸。天子蒙塵。百官連頸。宮中生棘。雨露沾衣。時也。人為可弔。  
 厚樵以為可賀。昔馮道馳馬之喻。得之矣。懷黃金。帶紫綬。乘肥馬。膾炙人口。重門高第。凡此之輩。  
 人為可弔。厚樵以為可窮。面色黧黑。形神潦倒。朝夕藜藿。不計飽煖。凡此之輩。人為可窮。厚樵以為可達。  
 昔韓退之放荆潭詩序。得之矣。馮道為河東掌書記時。奉使山中。過井陘之險。躍馬蹶躓。不敢怠衙轡。及  
 至平地。謂無足慮。遽跌而傷。此無他。蹈危者虛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于所忽。人之情也。請以建武天寶  
 之事以明之。開元之際。太平之日。梨園窮絲桐之妙。驪山極土木之役。自以為太平磐石之固。子孫萬世  
 帝王之業也。豈意禍起蕭牆。奸生帷幄。嬖嬖魚肉。乘輿播遷。蜀山草木。相對何心。厚樵所謂可賀而弔。  
 蓋已然而明驗也。火德中微。賊臣內擅。黃巾赤眉。連山互谷。四方之盜。如雲而起。人謂漢家血食。于此已  
 矣。世祖赫憤南陽。徒步奮呼。天下不約而從者。總百萬之師。使高祖之業。不絕如髮。未幾建武之隆。頌聲  
 洋溢。豈天意哉。或人力也。厚樵所謂可弔而賀。已然而明驗也。退之嘗曰。和平之聲。淡泊。哀思之聲。要妙  
 儉儉之詞。難工。窮苦之言。易好。此無他。憔悴起哀思。膏粱生痛疾。人情之常也。請借諸葛王衍之事以明  
 之。典午衣冠。以浮虛相誕。而夷甫以風流備雅。獨成門戶。雍容風格。洒落人耳目間。以為雲天上人矣。及  
 隴小患害。低頭畏避。莫敢支吾。頰牆之禍。殞身亦族。此夷甫之達。厚與樵得而窮之也。諸葛武侯。瑯琊田  
 翁也。躬耕隴畝。風日刺其肌。蔬糲攻其腸。笑然曠四海。若不容其軀。一旦威會于蘋蘩中。談笑而取岷  
 蜀。君臣相遇。以魚水為不若。何其一身計之而不足。天下計之而有餘。此武侯之窮。厚與樵得而達之也。  
 以往鑒今。正國家可賀之辰。而編旅求達之日。然黠虜未禱。亭障未肅。皇圖未復。調發未弭。父兄之恥。未  
 洒。天地憤容。日月奪色。至竹叶食。魏虎枕戈。亦上下愁蹙之時也。以厚與樵觀之。勁敵不足憂。弱卒足憂。  
 貧賤不足憂。富貴足憂。則為厚與樵者。易為閣下計者難矣。蓋艱難之主。勤勤則易曉。犬羊之兵。驕驕則  
 易敗。厭亂之俗。易成。飢渴之民。易得。況以夷狄之五。不當中國之一。驅飲憤之民。伏義奉辭。以吾多算。制  
 彼無算。以吾重地。制彼散地。以吾銳氣。犯彼歸氣。吾專為一。彼分為十。取用于國。因糧于敵。險其勢。短其  
 節。如轉圓罔石于千仞之山。縱不能正盜街之戮。長纓之繫。亦足以據生靈之憤。刷祖宗之辱。兩宮帷殿。  
 必不寥寥于穹廬沙漠之鄉也。為國計者。不亦易乎。若今日之兵。教導不明。典刑不正。溺于疲將之手。持  
 之失其紀律。進無銳意。軍有亂心。馭之則亂。不馭亦亂。馭之其亂速。不馭其亂遲。信乎為兵計之不易也。  
 厚與樵野人也。身不紆君之紱。口不齎君之粟。得志則行其義。不得志則肥遯山林。一丘一壑。一觴一詠。  
 下視勢利。如擺脫鴻毛耳。為厚與樵計者。不亦易乎。若閣下衣人之衣。懷人之憂。乘人之車。載人之患。食

人之祿。死人之事。當此時也。不能垂尺寸功名。以自効。使國家無環視之責。而臣子之心。所以自為者。宜  
 何如。信乎為閣下之難也。然人之所以憂者。亦不足憂。為國計固易。為兵計不難。為厚與樵計固易。為閣  
 下計不難。與其進也。則狂瞽之見。庶彈萬一。以所為難者而為易。若反手耳。奈德厚信至而未達。不敢驟  
 辭以求媚。如其不遇。則天也。命也。夫復何言。且為閣下言之。義冠博帶。曳裾投刺者。或挾親而見。或挾故  
 而見。或階緣親故。先容而後見也。迹相仍。袂相屬也。然有畫一奇。吐一策。為閣下計者乎。有人于此。親非  
 崔盧。故非王賈。又無左右介紹為之先容。敢仗天下大計。堂堂求見。閣下謂此人胸中當何如哉。世有非  
 常之難。又有非常之功。又有非常人。豈常人所能賞鑒哉。厚與樵見今之士大夫。齷齪不圖遠略。無足與  
 計者。用自獻于閣下。昔蕭何引韓信于行伍。鄧禹薦寇恂于偏裨。周瑜交魯肅于閭閻。元直推轂孔明于  
 隴畝。厚樵誠有望焉。嗚呼。羽毛既成。因風而騰。鱗甲已就。待雲而興。厚樵風雲。閣下實司牧之。



文定集目錄



文定集

汪應辰撰

- 卷一 奏議三首
- 卷二 奏議三首
- 卷三 奏議三首
- 卷四 奏議十首
- 卷五 奏議八首
- 卷六 狀劄十九首
- 卷七 奏八首

文定集 目錄

一

- 文定集 目錄
- 策論二首
- 卷八 制九十二首
- 卷九 序八首
- 說一首
- 卷十 題跋二十七首
- 卷十一 題跋二十二首
- 卷十二 題跋二十首
- 卷十三 書十八首
- 卷十四 書十八首
- 卷十五 書三十一首
- 卷十六 書十九首
- 卷十七 啓十九首
- 卷十八 啓三十首
- 卷十九 啓六十六首
- 卷二十 祝文九首
- 誌銘二首
- 卷二十一 祭文七首

文定集 目錄

祭文七首



誌銘三首

卷二十二

誌銘四首

卷二十三

誌銘五首

卷二十四

五言古詩八首

五言律詩十一首

五言絕句三首

帖子詞

七言古詩一首

七言律詩十二首

七言絕句十四首

臣等謹案文定集一名玉山集宋汪應辰撰應辰字聖錫信州玉山人初名洋紹興五年登進士第一高宗特為改名初授鎮東軍僉判後官至敷文閣學士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事蹟具宋史本傳應辰少從喻樗張九成呂本中胡安國諸人游後與呂祖謙張栻相善于朱子為從表叔恆相與商榷往返其授敷文閣待制也舉朱子以自代契分尤深故其學問具有淵源又官秘書省正字時以上書注秦檜外謫建州通判因頓州郡者凡十七年史稱其直言無隱于吳芾王十朋陳良翰諸人中最高為骨鯁立身亦具有本末宋史藝文志載其集凡五十卷明初已罕流傳弘治中程敏政于內閣得其本以卷帙繁重不能盡錄乃摘抄其要編為廷試策十卷奏議二卷內制一卷雜文八卷嘉靖間其鄉人夏浚刻之又附以遺事志傳等文凡二卷今世所行皆從程本傳錄不見完帙者已二三十年今考永樂大典所載為程本不載者幾十之四五蓋姚廣孝等所據之本即敏政所見之內閣本而敏政取便抄錄所採太狹故奏議長篇多所缺遺謹以浙江所購本與永樂大典參互比較除其重複增所未備勒為二十四卷雖未能復五十卷之舊而業已得其大半精華亦約略具是矣乾隆四十五年十月恭校上

編纂官內閣學士臣紀昀

光祿寺卿臣陸錫熊

纂修官翰林院編修臣沈葆楨

### 文定集卷一

#### 奏議

輪對論和議異議疏（原註）紹興八年五月

宋汪應辰撰



臣伏見日者敵使在庭中外洶洶朝廷之上號令紛然內則患和議之不諧外則患異議之不息臣雖疏遠有以見聖意之勤止也然臣私憂過計竊謂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既諧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不息非所患異議既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正孟軻所謂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之時也議者往往以今日和議決不可成其成也或不能久臣獨以為不然昔秦之謀楚也固嘗與之地借之兵而結為兄弟又為婚姻矣然則今日所謂還我梓宮歸我母兄復我輿地者安知其不然也及秦之謀齊也與齊通和凡四十餘年未嘗交兵又安知今日和好之成不如是之久耶至若謂敵人有悔過效順之意則臣雖至愚不敢以為信也臣聞王倫之行未嘗一詣其庭是必有詭謀密計而畏吾使者之或能視之也是豈能洞然無疑于我哉又聞敵之遷而北也竭取財物盡驅其丁壯而往下至雞豚狗彘靡有遺者是豈能有愛于我而不取哉是豈能有悔過效順之意哉夫非誠有悔過效順之意而顯然以與我和



是何故也。陛下誠能以此思憂，以此思危，則將不遑暇食而謀之矣。臣謂敵使既去，所宜申戒執事，交修庶政，陰飭邊吏，厚為守備。今乃肆赦中外，厚賞士卒，褒賞帥臣，動色相賀，以為休兵息民，自此始矣。縱一朝遂忘積年之恥，獨不思異時意外之患乎？此臣所以言因循無備之可畏也。方朝廷思異議者之不已也，大則竄逐，小則罷黜，至有一言迎合，則不次擢用，是以小人窺見間隙，輕躁者阿諛，畏懦者循默以自固，淺謀者遂謂無事，而忠臣正士乃無以自立于羣小之間。今者事既少定，陛下必以出于獨斷，益輕天下之士矣。夫事是而專之，猶卻衆謀，況其非乎？導人使諫，猶恐不至，況拒之乎？子思言于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如此則善安從出？孟子曰：訕訕之聲，音顏色，拒人于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此臣所以言上下相蒙之可畏也。臣願陛下痛心腎膽，以圖中興，勿謂和好之可以無虞，而思患豫防，常若敵人之至，勿恃獨斷之可以成務，而慮己從衆，常恐下情之不盡也。兢兢業業，以承天心，德日新，萬邦惟懷，臣且親見于聖世，何至以中國之大，為讎人役哉。取進止。

(案)宋史本傳云：疏奏，州、建請，詞以歸。

應詔言弭災防盜事 (原註)紹興二十一年，權吏部侍郎上。

臣愚不肖，陛下過意，使備侍從，方陛下宵衣旰食，焦勞圖治之時，而臣曾無片言補助萬一，竊位素餐，死有餘罪。今者陛下祇畏天戒，惟懷永圖，親發德音，賜以清問，臣猶不言，罪益大矣。謹昧死上愚對，所謂消弭災異之術者，臣不足以知天，然理之所在，有可得而見者。夫天地與人，均一氣爾，上下流通，初無間斷。故天地之災祥，與人之善惡，常往來相應，而無窮。聖人以人配天地，而謂之三才，且曰：人者天地之心也。腹心之于五官，宜若不相為用，然疾病之作，其必積于內者，既久，然後一旦發見于外，善醫者察脈觀色，知其所從來，治其內而外症去矣。今者淫而過節，物被其害，是病之發見于外者也。豈非腹心之間，或有所疾痛而不寧者乎？或有所鬱塞而不伸者乎？以臣所見，此二者，今皆有之。欲止其疾痛，則莫若卹民力，欲解其鬱塞，則莫若通下情。何謂卹民力？臣聞國之所恃以為本者，民也。民之所恃以為命者，財也。取于民者過制，則民失其所以為命矣。臣竊考之古今財賦所入，名色狼狽，未有如今日之甚者。昔漢至武帝始有鹽鐵權酷之法，唐至德宗始有兩稅權茶之法，當時議者紛然，以為民害。後世既已兼而用之矣，蓋唐之初，其取于民者，曰租，曰庸，曰調，天寶以後，軍旅數起，凡非法賦斂，如急備，供軍，折估，宣索，進奏之類，後皆收入兩稅，以為常賦。今之稅是也，則賦斂之重，至於兩稅極矣，不可以有加矣。所謂茶稅者，其初所得僅四十萬緡而已，亦甚非今日比也。今江浙州縣財賦名色，臣之可得而見者，曰經制，曰總制，曰糴本，曰僧道免丁，曰州郡寬剩，曰大軍月椿，曰和買折帛，名為不取于民，而其實陰奪民利，名為漕司移用，而其實責辦于州縣，名為州郡之餘，而其實不足，名為與之以本錢，而其實無有。陛下試詔有司，以此數

者，校之往昔，其所增加，又不知幾倍也。至于州郡空虛，諸所誅求，又有未易數者。如春冬軍衣錢，昔之出千官庫者，今則斂之民矣。軍器物料，昔之和市者，今則不復與之直矣。茶引所以通商，今則費用不售，亦等級而使之輸錢也。雖有廉平之吏，違冒法禁，而不暇恤，雖有嚴明之監司，知州縣之無可奈何，而不復問。況又有臣所不能盡見者，陛下以此推之，則今日之民力，蓋可知矣。夫取于民者如此其多，則宜其財聚于上，而不可勝用矣。而戶部之用度，乃常患其不足，其故何哉？此中外之所以疑焉而不得其說也。臣竊以為國計之重，民事之煩，要須通知其本末源流，然後可以為之制節。唐元和間，宰相李吉甫始為圖計簿，本朝景德、皇祐、治平、元祐，皆嘗為會計錄。元豐間，又為中書備對，今宜依倣其書，為紹興會計錄。使天下財賦之出入，皆可得而究見，然後取祖宗之時，出入之數，以相參較，其浮冗之費，有溢于舊者，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合衆人之議，酌時勢之宜，可罷者罷之，可減者減之，視其所省者幾何，然後財賦之所入，其害民之甚者，可以次第而議矣。如經制、總制，未能盡罷，勿拘以一定之額可也。如和買、折帛，未能盡罷，裁損其倍取之價可也。觸類而推，不一而足。庶幾困敝之民，猶可以少蘇。不然，則日削月朘，未知其所終極。陛下雖憫恤于上，降丁寧之詔，立頒悉之法，初無益于民病也。昔仁宗皇帝即位之初，翰林學士李昉、曾兩邊撥兵二十餘年，而邊餽如故。他用濫廣，宜裁損浮冗，費以寬厚斂，于是詔近臣同議，以景德較天贖計所省得什三，其後西夏用兵，御史中丞賈昌朝建請度經費，省諸不急，亦詔近臣議之。歲省緡錢百萬，及夏人請盟，樞密副使龐籍言：陝西用兵以來，用度太廣，請遣使者，減省邊費。仁宗從之，所省逾半。籍又以近世兵多而不精，故國用困竭，與中書合議，大加簡閱，凡省八萬餘人，三司賜糧始有餘矣。此皆祖宗已行之事也。雖然，節用以愛民，理固然矣。此特道其常爾。君子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今名為兵革不用，而百姓猶不免于困敝，有如與師十萬，日費千金，其將何以給之乎？恭惟太祖皇帝創制內藏，當時平定僞僞，親祀郊丘，所費巨萬，皆出于內，而民不知。真宗皇帝詔近臣作記，以述祖宗愛民力之意。且謂宰臣曰：所貯金帛，備軍國之用，非自奉也。特外廷不知耳。自是累朝或以師旅，或以水旱，輒發內庫錢，以賜三司。此亦祖宗已行之事也。惟陛下以祖宗之心為心，則仁政可得而行矣。何謂通下情？臣聞言路廣，然後下情通。凡自古明君所以求言納諫，與夫祖宗所以貽謀垂裕者，陛下既已知之，而又躬行之矣。臣不敢廣引以煩聖聽，頃者臣下進見，陛下每諭以言雖切直，或有過當，皆能容納，仰見陛下之意，惟恐下之有所不盡也。既而秦檜用事，專權自恣，惡天下之議己，而陛下得聞之也，乃始嚴刑峻罰，以箝天下之口。詞色之間，稍涉疑似，進退之際，或被顧盼，輒皆有不測之禍。長告許之俗，而親戚為仇，起羅織之獄，而道路以目，人不自保。導諛成風，稱之者以為聖人，尊之者以為恩父。凡投匭之章，造庭之策，不謀而同，歸美于一德元老。至于輪當面對者，託疾而丐免，奏事殿上者，息遽而風返。聖問所及，則恐懼而不對，風旨所至，則遷延而不敢行。四方僂獻，畢集于相府，而尚方所無有也。郡國便宜，取衷于三省，而九重不之聞也。當此之時，中外人情，為何如哉！原檜之所以至此者，彼其為說必不自以為拒諫也，以為不如是，則國論不一，君上不尊，由今觀之，豈其然乎？陛下奮發英斷，一新教化，天下之人，始得拭目引領以瞻天日之光。



招徠多士不問新舊開納衆論不遺疏遠德意至渥也然而士風頹敝非一朝夕非大有以矯正而振起之未易變也奈何議論之臣不能廣推聖德明示中外反假秦檜之餘術以艱梗言路摧沮士氣陛下因星變而求言彼則曰恐姦人以天變爲幸也大理少卿論及刑法彼則曰不當言而言是犯分也凡士之獻言者固未必其心迹相應也然而有言則受之有善則行之豈必問其他哉今或逆探其隱伏之情或追究其平素之行或指以爲奸名或目以爲好異此等說行雖不必加以刑罰而士止于千里之外矣昔公孫戎諫田文而得賢于外文表而出以勸來者司馬光以爲文可謂能用諫矣苟其言之善也雖懷詐諛之心猶將用之況盡忠無私以事其上乎然則何必逆探其隱伏之情也表矩佞于隋而忠于唐司馬光以爲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爲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爲忠然則何必追咎其平素之行也慶歷間諫官包拯上言大臣顯政惡才能之士有所開建則議其近名夫羣下雖衆然有志于國家者甚少其能處心積慮圖補于上又困于近名之說志士仁人終無以施矣則夫指之以爲奸名者是不欲其爲善也君子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故晏嬰謂和與同異則夫目之以爲好異者是欲其爲同也伏望陛下戒權臣欺罔之害而知其說之爲邪察今日風俗之弊而思所以救其失覽士大夫是非之論而斷之以理進用忠諫斥遠佞使天下知好惡所在則中人以上皆化而爲忠矣其或狂妄而不知大體迂闊而不适于用亦置之而已勿輕加以罪也如此則民庶之疾苦臣下之情僞庶政之闕失皆畢陳于陛下之前又孰有鬱塞而不伸之嘆哉至于防守盜賊之策臣竊以爲今日之計內之所以立國外之所以備患雖曰時巡江左而規模事體實與六朝不同民心愛戴有死無二立國之勢賴以爲固此則非六朝之所敢望也邊境之上經理防禦常若寇至此則六朝之所以自固而今日所未及也六朝之君往往乘時崛起初無積累之業其繼承統緒號爲中興者特東晉而已方元帝徙鎮建康居月餘吳人莫有至者假王導兄弟爲之重引顧榮賀循爲之先然後人稍歸附既而王敦蘇峻相繼稱兵宗社危疑不絕如綫重之以桓溫父子而國非其國矣恭惟陛下總戎河朔四方聞風雲合響應竭蹶奔走惟恐居後上下有常分中外無異志分關之重臣握兵之大將尺一號召則朝聞命夕引道是豈東晉所敢望哉然而勉就初好確守信約城郭不修器械不備墩障不立烽燧不設憔悴之民襁負繫道而不之納也開曠之士莽蒼極目而未之耕也使六朝之君而弛備如此不有外虞且有內患將不能以一朝居然則民心之爲邦本亦大矣故臣區區前說以卹民力通下情爲先務蓋所以繫斯民之心使之固結而不解也雖然六朝之所以備患又安可忽而不講哉大抵國于江左必保兩淮必據上流然孫氏之吳未嘗有淮南尺地也亦僅尾以自守魏文兵至瓜步則淮已不守矣而卒不能渡江至于上流之地萬一敵據之則鮮有不得志者蓋其順流而下通行無阻若高屋建瓴而莫之禦也今建業地闊營伍相望外論頗以爲得其人矣而上流之備尙有可慮者兵志曰以一擊十莫善于險以千擊萬莫善于阻襄陽之地平原廣野非有險阻之限所恃者兵而已今兵實不足此其可慮者一也與士卒同甘苦然後可與之同死生今田師中刻剝其下而奴隸使之平居無事藉藉嗟怨一旦有急彼能死其長乎此其可慮者二也從

寡行旅以補軍籍至有斷截肢體以求免者人情可見矣其可駭而使用命乎此其可慮者三也夫貴極富溢而能以立功圖報爲志此豪傑之士也唐杜牧論用兵之弊以爲得命極矣田宮廣矣金鎗溢矣子孫官矣焉肯勤于我哉今師中不幾于是乎此其可慮者四也李道之于師中故部曲也師中怒其去己予以竊卒而留其家資夫兩不相能而欲望其彼此應援如左右手其可得乎此其可慮者五也凡此數事皆人所共知而竊以爲憂者獨未聞執事者有所措畫豈其知兩淮之重而不知上流之爲尤重乎陛下誠留意于此使將足以用其兵兵足以爲將之用形勢相接聲氣益振至于疆場之事慷慨要遠斥堠遣間諜察姦僞諸如此類皆可以付之其人而聽其所爲惟是備禦大計所當有一定之說者願陛下密詔諸將悉意條具使議臣參訂其可否有未盡者往復詰難然後斷自淵衷裁處其當表裏相應勤力而行之非若率爾嘗試而僥倖其成者也昔趙充國上屯田奏宜帝輒下公卿議諸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于是始詔報從之慶歷中經費西事亦詔帥臣議攻守二策以上而裁擇焉近世以來舉事輿爲議論不一政令數改是以玩愒愒日迄無所成使其審之于初莫而後發豈復有紛紛之患乎凡臣之所欲言者既已陳其大概矣而臣竊有疑焉陛下收拾人才孜孜如不及寸長片善惟恐失之純正而可以任今日之事者張浚是也而臣竊有疑焉陛下收拾人才孜孜如不及寸長片善惟恐失之近其志趣之所向才力之所能及所以察之者熟矣非如他人之想望而傳說也然則陛下之意其必有超然獨覽而非天下之所知者矣雖然法正言于蜀先主曰天下有虛名而無實用者許靖是也然天下之人不可戶曉宜加崇重以慰遠近之望今浚之名不下于靖至于實用之有無惟陛下知之爾使其無也猶當以人望見重況其不止于靖耶夫用一人而用以慰天下之望解天下之疑則雖曰虛名乃所以爲實用也且臣聞人恆過然後能改動心忍性然後增益其所不能浚之得罪二十年矣臣不知其所改悟增益者止于陛下昔日之所知耶其亦有未易知耶古之聖人不以己之獨智而廢衆人之論不以人之一言而掩終身之善每以知人爲難者蓋在于此惟陛下加察焉臣不勝懇切之至

論軍中功賞不實（案）原本未註年月據宋史本傳與歐陽文忠公傳在權戶部侍郎之前李心傳繫年要錄紹興三十二年閏二月慶辰由樞密部侍郎改權戶部侍郎仍兼權子榮酒則是疏爲閏二月以前所上

右臣伏見比者指揮李顯忠開具實立功人保明申三省樞密院取旨推恩今來李顯忠保明到安豐軍正陽西迎見番賊獲捷立功官兵五千二百五人仍各開具合補轉官資朝廷不待核實即從其請雖黃不踰時固當如此而事失其實人所共疑蓋自去冬以來中外之論皆以爲將帥擁兵境上敵騎奄至不能一戰惟是望風奔避而已如顯忠其一也而臣亦有不能不信者誠使官軍果能迎遏其鋒大敗其衆掩襲追擊至于再三如今來功狀所謂然而敵數敗則宜退矣縱使其堅忍而未肯退亦不應遂能徑進也我師數勝則宜進矣縱使其持重而未欲進亦不應至于遽退也今敵人長驅突入蹂躪數郡而我將帥之臣自以爲戰勝者已寒淮而歸南矣此所以中外之論紛然而臣亦不能不信也今乃反以爲功



列上五千餘人。率加以不次之賞。其可謂之實乎。王權亦當以安豐之捷入報矣。自今觀之。果何如也。近  
日言者。論劉光輔之罪。如妄冒功賞。乃其一事。況至于五千餘人者乎。其他士卒聞之。亦將以此而望于  
其帥。帥必不能抑也。又如而是而推賞也。則所謂五千餘人者。將至于數倍而未止也。將帥無所忌憚。則益  
驕。士卒無所勸沮。則益惰。允濫者衆。則國用益屈。民力益困。未流之弊。將有不可言者。此臣所以甚懼也。  
真宗皇帝巡幸澶淵。契丹通和。大將李繼隆。石保吉。葛霸。以戰功。止加階封。內侍文質。以射殺敵將。自高  
品遷殿頭。高品而已。富弼以爲諸將不能大破敵人。卒至和好。真宗以是爲恥。主既恥。則將何功焉。所以  
薄其賞也。若無功而和。則將帥可罪。而賞亦不行矣。臣竊以爲時異事異。今固不能盡如祖宗時。然愛惜  
名器。甄別功勞。則當以祖宗爲法。從而斟酌損益可也。其安豐軍功賞。望聖慈宣諭三省樞密院。更加詳  
酌。取旨施行。干冒威嚴。臣無任戰灼之至。

### 文定集卷二

#### 奏議

應詔陳言兵食事宜 (原註) 紹興三十  
二年五月二日

臣伏見上天助順。元惡殄滅。金主新立。畏天之威。遣使通和。辭甚勤篤。陛下且不自暇逸。而豫爲防秋  
之備。不自聖賢而博盡羣臣之謀。天下幸甚。蓋自今日以來。傳報不一。或以爲金主寬厚。能得衆者。或以  
爲懦弱不立者。或以爲急于和親。欲復還河南地者。或以爲彼方厚立賞格。以勸戰士。如唐鄧陳蔡之類。  
失而復取。其志蓋未已者。或以爲河朔羣盜擾其南。而契丹之遺種攻其北者。昔漢光武初定天下。威宮  
馬武。皆以匈奴衰亂。時不可失。光武答以北邊尙強。而屯田備。傳聞之事。常多失實。古今通患。實在于  
此。要之爲國者。不當問敵人之盛衰。願吾自治何如。爾東晉之季。苻堅以百萬之師。戰勝之威。長驅入寇。  
自謂投鞭于江。足斷其流。至于灑水之戰。敵衆奔潰。首尾不支。卒以亡國。然則敵人雖盛。未足爲中國患  
也。晉之謀臣。皆欲乘苻氏敗亡。開拓中原。王師一出。盡得兗青雍豫之地。然而君臣晏安。無復顧慮。以謝  
安之勳勞。猶不見容。而道之元顯之流。出而用事。晉之不振。皆自此始。然則敵人雖衰。未必爲中國福也。  
臣故曰。不當問敵人之盛衰。願吾自治何如。今詔旨以足食足兵爲慮。此二者皆自治之要也。臣請先

言足食之說。昔人以爲縣官當食租衣稅。然漢文景之盛。或賜民田租之半。或盡除之。或三十稅一。武帝  
窮極奢侈。有鹽鐵酒酷之禁。昭帝即位。一切罷之。至于後世。或用或否。唐至德宗。用楊炎之說。盡取軍興  
以來。暴斂橫賦。合而爲兩稅。又用張滂之說。始有茶禁。凡漢唐之所征取。權禁者。今皆不能易矣。然劉晏  
號爲善權鹽。其始至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歷末。乃六百餘萬。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宮闈服御。軍餼  
百官祿俸。皆仰給焉。今止以淮浙計之。歲收一千三百四十萬。貞元八年。權茶歲得四十餘萬緡。今則歲  
收二百四十萬矣。世固未有善理財之人也。獨不知劉晏復生。其于今日財利。尙能有所增加否乎。至于  
其他所取名色。猥衆曰。經制曰。總制曰。無額上供。曰。折帛。曰。州郡寬剩。曰。僧道免丁。曰。寺觀寬剩。曰。大軍  
月椿。曰。贖軍酒息。曰。雜本。總其所得。又什倍于兩稅而不翅也。然則今日利入之厚。漢唐之時。與吾祖宗  
之盛。皆所不及也。宜其財聚于上。不可勝用矣。而大農無經旬之儲。至于仰貽宵旰之慮。此其故何也。臣  
嘗以爲取之多則宜有餘。而或以不足。取之寡則宜不足。而或以有餘。以文景輕徭薄賦。而貫朽粟陳。以  
武帝籠天下之財。而用度常不繼。唐王仲舒。觀察江西。奏罷權榷錢九十萬。既三年。錢餘于庫。粟餘于廩。  
孔戣。節度嶺南。盡除他名之稅。免屬州逋負之緡錢二百萬。而公藏私蓄。上下俱足。由此觀之。不在乎取  
之多。而在乎用之有節也。今日財賦。自其外而言之。左藏一歲所出。比于紹興之初。其多已增倍矣。臣不  
敢遠引前古。姑以陛下之初政爲率。則其間所當裁節者。固不少矣。仁宗至和中。諫官范鎮。乞明詔中書  
樞密大臣。考求祖宗朝。大聖中。官吏兵數。與天下賦入之數。斟酌損益。立爲條章。上下遵守。則國用有常。  
而民力有餘矣。此亦微臣所望于陛下也。凡百官有司。浮冗之費。可以參酌舊制。一切減省。惟是軍旅之  
用。日以增廣。因循寢久。遂爲成例。一旦更革。固亦未易。然而賞典之冗濫。獨不可以甄別乎。尺籍之僞冒。  
獨不可以考覈乎。此特在陛下指麾之間爾。又自用兵以來。中外爭言便宜。往往出于希功微幸之意。如  
措置營田。如結集民兵。如招納歸附之類。錢糧器械。一皆取足于朝廷。曾無毫髮之效。亦莫知其何用也。  
熙寧間。韓絳以大臣宣撫陝西。所費十八萬緡。終無成功。衆議沸騰。以爲大咎。今所謂十八萬緡。不知其  
幾矣。況其事之初行。議者固疑其不可。故臣願朝廷之上。有所與爲。與衆共之。使可否之論。畢陳于前。然  
後擇而從之。如漢宣帝。使公卿議屯兵利害。反覆詳盡。庶幾無輕舉妄動之失矣。雖然。此特言其外者而  
已。至于內府之財。則有非外廷所知者。周官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有匪頒之式。好用之式。然則王之用  
度。雖曰不會。要不出乎式也。太府掌九賦九功之式。受其貨賄之入。其頒財則以式法授之。而式貢之餘  
財。則以供玩好之用。元豐更定官制。以金部左藏案主行內藏之出納。而奉宸庫則隸于太府。所以示天  
子至公。無內外之異也。自紹興十三年。始詔內庫不隸戶部。太府有司。輒敢會同與供報者。皆坐之。中外  
之人。不知所以然者。何也。疑詞異說。無所不有。臣竊觀陛下清心省事。仁民愛物。一皆出于天性。宮掖使  
令。既已不備。又從而出之。教坊音樂。既已不聽。又從而罷之。此豈以外物爲樂哉。比以戎事暴露。備邊輸  
師。招軍市馬。率從中出。此豈以多藏爲利哉。而臣猶有不能已者。竊恐賜予之間。或過爲豐厚。而失于撙  
節。出納之際。或習爲寬縱。而失于考察。雜色供奉。冗食無用之人。或雖澄汰而未盡也。今陛下恭儉于上。



而左右近習與夫貴戚之家第宅池館窮極華美田園邸舍連互阡陌此固不能使人之無疑也夫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蓋有之矣願陛下推其所為損之又損始自宮掖次及外廷如此則聖德日新人心悅服而實惠及于天下矣先王所不可儉者祭祀也至于當損之時則二筵可用享況于匪類好川之類乎且臣聞之有國家者未嘗不以人心為安危惟我祖宗覆育天下斯民愛戴有阻無二尤見于艱難之時陛下誠以東晉觀之國于江左中原分裂變故內起岌岌乎無終日之安所患者王敦也敦既死而蘇峻祖約連衡犯順所患者桓溫也溫既死而王恭殷仲堪稱兵內向所患者孫恩也而盧循徐道覆相繼擾亂蓋其基本尚淺人心易搖故姦邪得以肆行而無所畏也自建炎以來金人之役甚于東晉然而戶口雖或流離而無背叛之志盜賊雖或竊發而無響應之助強悍之將不能使其下之為非暴虐之敵不能以禁其民之向化此皆祖宗德澤之所固結陛下仁心之所感動相與扶持扞蔽以至今日豈曰小補之哉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令謂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既而智伯攻晉陽決水灌之沈寃產蛙民無叛志凡今日之所以取諸民者臣已具陳于前矣願陛下思民心所繫之甚重憫方今民力之已竭而求所以賑救惟在節省無益之費使財用充足然後賦斂之不得已者可以次第蠲除庶幾疲瘵之民得以蘇息則其為國家之保障者豈有已哉臣請言足兵之說昔陸贄有言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為用與無將同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也至和朝廷招募新兵諫官范鎮以為財用不足民力凋敝而又欲募兵是何異欲救火而益以薪流之濁而復撓其源也兵不在衆在練之與將何如耳方儂智高寇嶺南之後遺將不知幾輩遺兵不知幾萬死亡奔北不可勝紀然狄青所以取勝者番落數百騎耳此兵不在衆近事之效也臣以為陸贄范鎮之說切中今日之病自講和以來諸將坐擁重兵初無尺寸之功而高爵厚祿極其富貴安享優佚養威驕惰無復激昂奮勵之志兵籍雖多初不閱習或拘之以為工匠或毆之以為商賈或抑之以為僕廝之役既使之以不當為之事又侵奪其所當得之食行路之人皆知其不可用也已而敵騎奄至曾不一戰望風遁逃決辰之間而兩淮之地蹂躪幾遍方且恬不思懼恣為誕謾列上戰功誑惑羣聽急危之際被旨應援乃或游辭詭計願望不進陛下雖嘗取其不用命者治之終未足以震服中外且鈞是罪也而罰有輕重人猶不能無詞況于或罰之或賞之乎故其免于罪而蒙賞者不知愧怍而反謂朝廷之可欺假憲傲視日以滋甚陛下捐金帛以賜士卒適以資其刻剝之計至于怨讟並興無以自解乃復奏功第賞超越行級動以數萬唐李愬平淮西奏請將佐以下官凡百五十員憲宗謂裴度曰懲誠有奇功然奏請過多使如李晟軍城又何如哉遂留中不下以此較之今日之事無乃太甚乎方無事時朝廷有所使令率以詔旨行下或陰為遷延或公肆欺玩或直抗執而不行不知一旦有急能惟命是聽以徇國家之難乎四方之人何所觀望三軍之士何所勸沮雖有貔虎百萬將誰用之故臣之所憂不在乎兵之不足而在乎軍政之不修也且今中外之兵其老弱強壯不可得而分也其逃匿死亡不可

得而見也然則雖欲益兵亦不知其所以益矣諸葛亮出師無功或勸以益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賊而反為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于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以後有忠慮于國者但勸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躡足而待矣由此觀之亮非徒不肯益兵也又欲減省之蓋勝敗在將不在兵兵多而冗不若少而精也臣願陛下內自省察以前日之失為在己奮發英斷力行大公至正之道而不牽于異說之私賞善罰惡無偏無黨示天下以好惡所在使人皆洒心易慮以聽陛下所為然後兵籍之多寡人材之高下皆可以按見其實謹其訓練之法號令必行等級必明技藝必精心志必一周旋進退將無所不可者矣昔人論兵蓋有一可以當十者亦有十不當一者此顧用之何如耳竊聞朝廷方簡閱州縣之兵取其半以待不虞之備此誠有不得已者去冬因發諸郡弓弩手什之七矣疆之使行無擾顧州郡有調發之費室家有離散之怨既至軍中大率奴隸使之初不藉以為戰鬪之地也大敵在前何嘗得一夫之力且所謂正兵者技止于此況其下者乎而又有甚不便者夫盜賊之作常生于細微州縣之兵雖不可施之于大軍而追背討捕防護鄉井蓋所以銷患于未萌也晉武帝罷州縣兵山濤陶瑒皆以為不可及永寧以後盜賊羣起州郡不能制此往事之鑒也去冬既取所謂弓弩手者州郡無備則或發諸縣尉司弓手以守禦城郭縣又無備則或抽差編戶以代弓手之乏貪猾之吏貪緣為姦無所不至或差或否均被其擾夫天下之事順人情而行之則如水之就下拂人情而行之則有挾山超海之難故聖王之政山者不使居川而渚者不使居中原此非有神奇巧妙也亦曰順之而已今民之在田里者則拘之于縣縣之巡捕者則執役于州州之守衛者則分隸于諸軍豈所以為順哉議者患州縣之空虛也則請各置四隅之官而以其土人為之強宗富室平日挾其財力以武斷于鄉曲今又假以尺寸之柄公行賄賂明報仇怨有甚于盜賊者朝廷知其不便尋即罷罷蓋凡所以開闢動搖至于數四公私煩費騷然不寧而迄不得其道理者皆起于州郡之無兵也今者詔旨止令選其強壯就各州教閱則固未必調發也惟陛下精思熟慮于不得已之中有所裁酌使州縣不至于無備田里不至于重擾則州縣安而朝廷安矣臣仰惟陛下臨政願治于茲有年國宜益富兵宜益強而顧以不足為憂凡在臣子莫不惶恐臣竊以為自古人君常艱難之際其能積微而致著革弊而為治者要必以至誠為本以力行為要不尚虛文專取實效用其人必資以功聽其言必驗以事使欺偽者有所不敢為而忠臣義士皆得自盡以奉其上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矣詩曰秉心塞淵騷化三千又曰思無邪思馬斯祖夫馬之蕃息何預于君之心思蓋物無小大苟非以誠心持之則所行之事其施于外也必苟簡所用之人其應于上也必滅裂又安能旋至而有效乎今日之事特在陛下加之意而已臣竊觀今之風俗大率以欺罔為尚慶曆帥臣訓練精兵二萬及監司核實初無一卒東南鑄錢祖宗時歲不下百萬緡比來止以四十萬為額又盡收天下之銅有可以為錢三十萬則是七十萬也去年所納僅及五萬而乃以六萬為羨餘而賦夫以欺罔如此豈不以為罪或又從而賞之亦何憚而不為欺罔乎此風不革則天下之事所以仰勞聖慮者何時而已也臣不勝惓惓獻其愚衷



惟陛下裁幸甚

論敵情當為備海道未可進

臣猥以庸陋侍罪近侍無所補報朝夕愧恐今者遇有見聞思欲罄竭不敢頻數請對輒具畫一奏聞如後臣比者而對伏蒙聖慈諭以近日探報皆不敢信但只沿邊嚴兵為備臣竊歎仰以為聖慈高遠非常所及今者復聞金國遣人至肝胎喻吾使者以國有內亂則非特如探報者之道聽塗說而已蓋自古楚靈王吳夫差齊湣王皆勞民于遠而變生于內今敵人荒淫侈汰暴戾苛虐兼此三君而又有甚焉以天人之理往古之事觀之其不免必矣然而有識之士猶有私憂過計者夫不足者示人有餘此人情之常也漢高帝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老弱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獨奉春君嬰敬以為兩國相擊此宜矜奇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弱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其後卒如奉春言夫差方與晉侯爭長于黃池越人乘虛而入其國夫差惡其聞也自到七人于幕下以絕口今敵有內變所宜蔽匿避忌惟恐人知而遽自振其短于我此殆非人之情意者復如奉春之言乎或以為事已藉藉彼自度其不可掩也故不若以情告我此固或有之竊怪其于所諱言之事何其前後諱復得已而不已也此其可憂者一也使誠如敵人之言國有內變彼能討伐以平之則其為強盛固未可輕也有如不勝則中國之所當慮而豫防者無乃或甚于今日乎此其可憂者三也臣願陛下懲昭聖德如近日能教坊出宮人之類增修國政如近日選任大將斥逐儉人之類兢兢業業長慮卻顧務為自治之策不可勝之備不使有毫釐之差竅隙之闕雖事變之來靡有終極而吾常有以待之則終于不足慮也仰惟聖策先定皆有成算而臣猶復有言者蓋不勝惓惓之誠惟陛下幸教其罪竊聞溫州有王憲者自謂習于海道又謂已招誘團結二千餘人更乞朝廷應付人船器械欲以直擄登岸以臣愚慮未見其可誠如其說于彼固未有甚損而在我初無益也奈何以不實之費而為無益之舉哉熙寧初命宰臣韓絳宜諭陝西所費纔十八萬緡時論沸騰以為大咎比年以來只以諸州措置海道事論之其所謂十八萬緡者不知其幾倍也今憲之行又當厚有所費亦無怪乎公私之困乏也且非徒無益而已使敵勢尚強則勝負未可知也有一夫被執必且提掖搜索窮問其所從來是趣其生不肖之心而自我致寇也使敵無能為也山東之地必有起而割據者亦豈肯束手受斃哉又使如前所慮幸而萬一無之可以恣其如往而無所滯礙然小民之心惟利是視必且肆情極力而掠蹂躪以充其欲亦豈中原赤子所望于父母者哉臣以事之利害理之是非反復思之無一而可昔孫權時江邊諸將多陳便宜有所掩襲權以訪顧雍雍曰兵法戒于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而為其身非為國也宜加禁制苟不足以耀威損敵所不宜聽也吳之與魏固已顯為仇敵然猶不肯為掩襲之計況今日之于敵人猶且羈縻不絕哉臣以為諸如此類皆不當為所謂王憲者或尚未行猶可及止如以臣言為然伏乞速賜裁處

措置海道回奏

臣伏見比者敵人既退海道宜若無可慮者然臣被旨出使職當詢究利害以歸報于上庶幾不虞之戒

將來之備或有取焉竊惟兵興以來三十餘年講究指畫防括之計無遺策矣而臣愚猶有疑蓋今明州之分屯于海上皆水軍也舟楫之于海其所因者風爾順風而行則瞬息之頃已數百里不然則寸步不能進也彼其所以能來者其得風可知矣我乃逆風而迎擊之其難易勞逸之勢不伴甚矣或以為扼其後而襲之則我之與彼皆順風也夫均是順風然彼先而我後彼往而我隨亦未見其必可勝也況或者乘寡強弱之不敵耶臣以為舟楫之外能據其便利扼其要害則用力甚省而功倍之有不可同日語者何則敵人之來非大舟不可以浮海非乘潮不可以入港非小舟不可登岸今誠于明之定海選練步兵分列港岸而又多設機械以隔閼敵所從入之路彼雖僅能入港而潮退之後舟為無用矣岸上之兵強弓勁弩礮石火礮乘間俱發彼轉于泥塗之中進則不能前而退則吾以舟師邀之可坐而斃也如有縱之使去雖復入于海亦將安所為哉此萬全之計甚易見也夫捨堅而攻瑕以逸而待勞處高而臨下此皆用兵之道今專意于水軍而岸上乃無一夫持兵而誰何者此豈非有所未盡乎然方國用匱乏而議欲益兵此其勢又將有未易行者矣伏見明州水軍有選于諸寨土軍者有選于本州禁軍者有取于諸州弓弩手者其間雖多強壯伉健而海道則往往非其所習也敵之登舟掀簾敲門則悍眩而不能立嘔逆而不能食瀕海之人類能言之此正可以用之于陸也至于見在海舟以近降指揮則例計之其羨卒不下千人舟之大小自有分量人數過多適足為累而明州弓弩手五百名為水軍其實止就本州教閱今若于軍中通選一千五百人取其可用于陸者以為步兵如此則無益兵之費而水陸之技各盡其長備禦之方始得其要矣天下之事必昔人所已行與今人所嘗試乃盡能得其利害海道用兵自昔未有著其法者而近年防海道亦未嘗一用之也是以因仍舊貫不復他議況舟師在海乃日備之于陸其言若未易信而理則有可見者伏望聖明裁擇幸甚



其益人之國者果何在哉。此不觀其行之弊也。今有言曰。某利可興。某功可就。往往進之以爵祿。予之以事權。徐而考之。則名實相反。積用不效。非特不治其罪。而爵祿事權猶之如故。而或有加焉。此不覈其實之弊也。夫不觀其行。則頑鈍者無所愧恥。不覈其實。則誕謾者無所忌憚。是歐天下之人。使去義而就利。其積弊久。其流寔遠。將有不可勝言者。伏望陛下為久安長治之計。思清源端本之道。于邪正義利之辨。特留聖意。獎任忠厚正直之士。貴其和而不必其同。取其大節而不求其備。若其浮虛輕躁。前後反復者。則懲沮而差擇之。以明示好惡所在。行之以必持之。以久。則公論伸。正道明。人皆化而為善。所得者皆實才。所行者皆實事矣。何患士風之不美。節義之不立也。取進止。

論講讀官進見希闊（原註）隆興元年十一月。

臣伏見近日以來。講讀之官。進見希闊。蓋自昔人君有所佚豫。或不留意經典。有所私昵。或不親近儒生。今陛下省覽庶務。不舍晝夜。非有所佚豫也。延接臣下。不問疏賤。非有所私昵也。特以勤勞政事。故不遑暇于此耳。然臣竊謂六經之典籍。祖宗之謨訓。此乃政事之本也。因其有所勸戒。而省之于己。則可以致日新之益。因其有所損益。而驗之于今。則可以得時措之宜。漢光武。唐太宗。皆百戰以取天下。而與其臣下講論經理。往往夜分乃寐。蓋必不虛費日力。而為無益之舉也。仁宗皇帝。詔雙日御經筵。而雙日亦詔侍臣講讀。足以為萬世法。伏望陛下特留聖念。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總管鈐轄與帥守不相統屬

臣伏見慶歷間西北二邊皆已和附。而韓琦、范仲淹同奏對。謂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今敵方請和。而陛下長慮卻顧。益修武備。仰見聖明所以思慮豫防之意。天下幸甚。然其施行節目。臣愚猶有未達者。反復思之。不能自釋。念欲以愚慮所及。冒昧奏陳。而臣身在遠外。則疑于出位。官為帥守。則嫌于自私。欲發復止。至于累日。仰惟陛下以至公治天下。以至誠待羣臣。而臣蒙厚任。責重。乃復顧避世俗嫌疑。有所不盡。則非臣子之義矣。是以終不敢自默。惟陛下幸賜裁教。臣聞立國有體。治軍有法。體不可以不正。法不可以不嚴。何謂立國有體。夫自朝廷以至郡縣。其尊賤之勢殊矣。然而上下相維。表裏相濟。如網在綱。如臂使指。其實一體也。一縣之衆。必由于令。一郡之衆。必由于守。守之權必歸于按察。按察之權必歸于朝廷。以郡縣論之。令失其職。則一縣之事廢矣。守失其職。則一郡之事廢矣。凡在郡縣之內者。未有非守令之所當治也。如此。而後有所統壹。昔范純仁知開封府。襄邑縣有牧地。衛士縱馬蹂踐民田。純仁執而治之。有劾其非法者。純仁詞不屈。乃詔畿縣兼主管牧地。既在縣境。不可以不聽于令。不然。則非所以為縣矣。唐憲宗時。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河朔諸鎮。所以能旅拒朝命六十餘年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收刺史縣分之權。自作威福。向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姦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郡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任州兵。並令刺史領之。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為順命。夫以天下之大。而一縣分之微。亦必使之正其職。此祖宗所以久治也。以河朔諸鎮。而刺史縣令皆失其職。

### 文定集卷三

#### 奏議

論士大夫敦尚節義（原註）隆興元年三月。

臣比者進見。伏蒙聖諭。如何得士大夫敦尚節義。臣雖率爾以對。卒遽之間。未能究極本末。又蒙聖諭。令臣陳其說者。竊以風俗之邪正。未嘗不繫乎人君之取舍。所謂邪正者。雖曲折萬狀。要不出乎義與利而已。君子所知者義也。故為人臣則盡心勦力而無所避。直言正論而無所隱。凡義之所當為。雖死生禍福臨之而不顧也。小人所知者利也。利在君上。則惟君上之從。外若柔順。而其實危險。外若恭謹。而其實欺謾。及其見利則逝。見便則奪。又有于君上哉。故傳曰。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夫邪正之分。其明白如此。而昔之人主。常患不能辨別之者。蓋順從則取悅。違異則致疑。介特則無助。阿黨則多與。廉靜則易退。巧佞則難遠。故以同異為愛憎。以愛憎為是非。而取舍皆失其真矣。恭惟陛下明智聰察。洞見幽隱。凡中外羣臣。其材分高下。皆無逃于聖鑒矣。然而風俗猶未能變者。臣竊謂當今之失。在于取人不覈其行。用人不覈其實。今但曰是能辦事也。是能趨時也。則其他不必問也。夫天下之事。以忠信誠懇之心行之。猶懼不濟。況付之于無行之人乎。欺罔以售其說。剽剽以營其私。蓋將無所不至矣。而



此唐自中葉以後所以亟亂也。惟是熙寧開朝廷經理西北議者請于河北陝西河東京西等路別置將官專訓練士卒知州知縣皆不關預司馬光言國朝設總管鈐轄都監押為將帥之官州縣長吏未嘗不預者特將官一司爾而鈐轄都監之類所錄屬如故也其不預將司之事者特守令爾而經略安撫都總管鈐轄司所以統攝之職猶在也司馬光猶以為難況乎悉以軍政付之武將而帥臣守臣不相統臨此殆非所以明職守存國體而為永久之制也何謂治軍有法夫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鈞是人也豈有異哉而古人之論以為天有十日人有十等自王公以至輿臺皂隸皆分定而不可犯賈誼亦謂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若曰莫非王臣也混然一等則豈所以尊天子哉況于兵者聚天下驍勇之徒授之以不可禦之器而教之以戰鬪殺伐之事其所恃以制御柔服之者以有名分紀律也唐季之政一切姑息上下之分不明士卒不知有偏裨偏裨不知有將帥禍亂繼起兵革不息者凡二百餘年我太祖皇帝始定軍制使以階級相承毫釐之間不容侵越是以令行禁止中外肅然東征西討無思不服其貽謀遠矣此萬世不可易之法也今欲專任將臣益修武備則宜以名分紀律為先而所任以領其事者乃獨不用等級既非所以尊朝廷亦非所以率其下矣或者以為今帥守之職初不廢也特教閱之際不相統臨其餘則自依軍制也臣竊以為天下之事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將教人以父子之義則必制為坐立拜跪之儀將教人以兄弟之序則必制為徐行後長之節蓋有文具而本未必然者未有蕩然無文而以為其本猶在也今既已不相統臨矣則所謂軍制者其能以獨立哉孔子為政以正名為先蓋名正則言順而事成也其有其名然後可以責其實今名為不相統臨則其實亦從而廢矣此皆臣愚之所疑也伏望陛下察臣芻蕘之言斷自聖意更賜詳酌施行

論添差員缺

臣伏見議者欲將已罷員缺復行差置臣雖不盡知其說然反復思之未見其可查聞古者為官擇人後世為人擇官夫為人擇官固非治世之事未開為人而設官也祖宗之時建官不多而事無不舉元豐改定官制雖號為文物大備然在京職事官不盡除足至紹聖間六曹郎官猶通輪宿直此可見也河北河東陝西二廣帥府官屬不過主管機宜幹當公事各一員亦有無幹當公事者至熙寧間悉罷帥府幹當公事既而永興軍帥臣辟置主管機宜神宗皇帝以永興近邊又無邊事其主管機宜亦罷祖宗全盛之天下關中重鎮而于帥司一官之辟置其重情如此固未嘗有後來所謂參議官及準備差遣準備差使之類其他帥府止帶本路鈐轄又未嘗有屬官也太祖平定天下革藩鎮之弊州郡始置通判然小郡往往不置未聞又有添差通判官慶歷間詔天下州郡立學後始聞有教授如四川五十餘州其有教授者成都梓潼三郡而已崇寧間蔡京用事恢崇學校廣置師儒以文飾太平猶以郡小或應舉人少則令

二三州學者聚于一州大觀四年復詔所在學生不及五十人者不置教授推此類言之他可知矣今自艱難以來諸路皆置安撫使有參議有主管機宜有幹辦公事有準備差遣有準備差使一官或三四員諸州添差通判有至三員者州郡生徒僅有二三十人或全無一生徒者而皆置教授太上皇帝聖明更化屢降詔旨固已去其弊之太甚者陛下即位以來博訪利病燭見幽隱凡無用冗贅之官皆經有司講究見其決可罷然後罷之無不合于古義當于人心昔漢光武併官省職十置其一費減億計唐憲宗用李吉甫為相省官八百員省吏千四百員中外之士蓋望陛下因今日之已行者推而廣之以幸天下如光武憲宗之政竊料聖意必將慮之以審為之以漸有所待而後發奈何又取已罷之冗員而復置之乎今之州郡凡百費用蓋十倍于承平之時如宮觀如嶽廟皆無定員如離軍使臣如養老軍員如歸正如歸明如審官其所創置員缺未易悉數又有特添差者以此耗盡益廣窘迫益甚遠方州縣至有公行科斂于民名為養老添差錢者官吏又或憑藉其名資緣為姦無所不至培克如此而官兵請給有三四月或半年不支者今所罷無用冗贅之官雖未嘗能大有所益譬如羸弊之人負百斤之重若省其十之一二亦足以少寬其力至于如前所陳離軍養老之類此皆事之不得已而未能免者又足以使天下之人知聖主矜恤之意未嘗不在斯民特勢有所未行爾若復以前此冗員布列州縣則是得已而巳殆非所以明陛下聖意于天下也又況比年以來凡諸軍冗濫多所釐正今于文臣則明知其為冗濫而特與之何以使人心服乎豈不亦起僥倖之意乎或以謂方今士之未有差遣者多非如此不足以處之此則臣所謂為人設官者也士之守待堂除與夫體例之當得堂除者臣所不得知然以事理度之似非甚多于非甚多之中其有氣力勢援者必多于孤寒之士而才能績效所當必與者又亦有數何至此之故而更革政令增置員缺欲人人而悅之乎凡臣所陳特其大略竊謂已罷冗員無可復置之理伏望聖慈特賜詳酌指揮施行取進止

又

臣輒有危懇上瀆天聽臣比見議者欲將已罷員缺復行差置曾具劄子奏論以為無可復置之理今來伏覩敕命指揮諸路參議官昨罷員缺復置又指揮通州無為軍各復置教官一員又指揮依白劄子所乞復諸州添差釐務通判簽判教授屬官等缺以處待缺職事官者伏念臣承乏吏部識見偏謬議論輕妄今敕命已下臣于官守之義無所逃罪見今居家待罪不敢赴部任職伏望聖慈察其愚懇特賜緘責以明典憲臣無任惶悚俯伏俟命之至取進止

又

所有已罷冗員無可復置之理臣前已具奏外今來指揮止令添差一次則是朝廷知其冗贅不可復置特出權宜不為定制然臣竊謂權宜之政必甚不得已而後行如近日離軍使臣歸正歸明官之類蓋苟以糜祿周之而已故官雖冗而未能罷費雖多而未能省非以設官分職為當然也今待缺職事官豈亦有所甚不得已乎內外庶官自朝廷進擬委使之外或堂除或銓選或辟置必取其情願惟有罪送吏部



者。乃始直駐。今待缺職事官。豈亦與有罪者比乎。臣頃因進對。伏見陛下以如何得士人崇尚節義為歡。聖訓及此。實天下之福。臣竊謂士風厚薄。亦在上之所以獎進激厲之者何如。賈誼曰。人主之待其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今所謂在京職事官者。蓋亦朝廷所當簡拔。而稍異于其等夷者也。若謂其間有不足以當在京之選。則公行汰斥。明示好惡。舉錯既當。孰不心服。今乃不問如何。一切示以厭薄之意。處之以添差。強之以直駐。使其有識見廉恥。其肯強顏俯首。以就升斗之祿。苟且暮之活乎。甚非所以待士而厲其節也。臣雖愚陋。不足以論天下士。姑以臣所知者言之。如除樞密院編修官朱熹。家貧母老。行粥不給。今缺期既到。朝廷屢促其供職。而躊躇不進。使其聞朝廷所以待士者如此。其敢來乎。又新除太學博士呂祖謙。未嘗有求于朝廷。止欲就吏部射缺。而朝廷以其試中宏詞。特除博士。今又可令直駐諸州。添差教授乎。臣所知者如此。其不知者宜不少矣。然而名為在京職事官。而守待遠缺。有至八九年者。此誠前所無有。臣嘗試令契勘除學官。多是選人。例皆遠缺。及司農太府寺主簿。亦係遠缺。外其餘者。二三年近或不及一年。方元祐全盛之時。吏部京朝官以上。皆使一年以上缺。而堂除人有待缺及一年以上者。今吏部京朝官使四年缺。若堂除亦以此為差。其過此者不復差除。不過三五年。則今之所謂遠缺者。亦無有矣。自不必為此紛更也。

### 文定集卷四

#### 奏議

御劄問蜀中早歉畫一回奏

臣準御前金字牌。降到御寶封劄子。伏蒙聖慈。以問蜀中缺雨不甚。有妨秋成否。倘為早甚。當作如何救濟。令臣詳具聞奏。臣遵稟聖訓。謹具畫一如後。

一成都府路軍。惟成都府九縣今歲大熟。其他雖豐歉不齊。互相乘除。亦可僅得中熟。惟是綿州旱甚。田苗不實。臣曾問權綿州李蔡。何以為計。李蔡云。本州有常平米一萬石。錢一萬貫。若更以錢糶米。可以添助賑濟。伏乞睿照。

一諸州通判。係主管常平官。正是奉行荒政。若官不得人。雖有錢米。未必實惠及民。契勘綿州通判鄧權。以丁父憂去官。本路轉運司先擬差右朝散大夫王會替鄧權。吏部尚未放行。但王會不甚曉事。嗜酒多病。難以倚仗。竊見左奉議郎王惇時。詳練世務。勇于為義。頃者蕭振為四川制置使。王之望為總領。惇時皆在幕中。多所補益。又右通直郎雲安軍使。兼知雲安縣任忠臣。清介有守。吏事疏通。又右宣教郎。知成都府雙流縣史松老。精力強敏。奉公守法。伏望聖慈。于此三人內。除一員。充綿州通判。填鄧權缺。必能舉職愛民。仰稱聖明寬恤之意。如或吏部已差王會。即乞將王會別與差遣。

一、臣伏見利路劍州早歉。又甚于綿州。目今米價每石錢引十二三道。如武連縣。已自絕市無米。臣嘗問劍州通判宇文紹奕。本州利害。紹奕為臣言。蜀中諸州。如利。閬。綿。梓。等處。屯駐軍馬。並從官中應付錢糧。惟是劍州軍馬總領所。令本州自行和糶。夏秋兩料。糧六萬八千餘石。馬料二萬六千餘石。係以人戶家業錢均敷。總領所支到糶本米。每石錢引六道。馬料每石三道。又更高折絹估。以目今時值計之。民間不得半價。至于搬運輸納之費。又在其外。況劍州夏秋正稅。不過米麥二萬四千餘石。而和糶乃加數倍。如今年民間乏食。雖使有錢亦無從得米。其劍州近處地名水口。係通水路。頃年曾于水口置廠收支。今若選委官員。以糶本錢就豐熟去處。收糶米斛。于水口貯積支遣。可以寬減民力。贖給軍糧。實為兩便。臣竊謂州縣災傷。雖合納常賦。亦當減賦。豈可重賦之外。更此重困。若不及時拯救。民何以堪。臣已為新除總領查籍詳言之。若查籍到司之後。必有措置。伏望聖慈。更賜行下總領所。相度施行。

一、契勘縣令。職在字民。劍州梓潼縣。號為繁劇。其知縣右宣教郎任劭。瞻視不明。心力短淺。職事曠廢。臣曾問通判宇文紹奕。如何本州都不理會。紹奕云。本州累會申轉運司。乞依條以縣之繁簡。令之能否。隨宜對換。轉運司久未行下。臣竊謂以繁簡對換。雖古人所常行。法令具載。然其實不通。只如雖是小縣。事簡而知縣有能。則州郡與百姓皆欲其留。若度衆人所欲留者。而以不能之人代之。亦于人情不順。是以所在往往難行。伏望聖慈。將任劭別與差遣。令本路監司。公共舉辟廉平強敏之吏。充梓潼知縣。一次。或于王惇時等三人中。差一員。知梓潼縣事。亦乞自聖裁。

一、契勘成都府路水田多。山田少。又有渠堰灌漑。其灌漑之利。今來秋收。微薄。米價漸貴。民已艱食。伏乞睿照。

一、夔路最為荒瘠。號為刀耕火種之地。雖遇豐歲。民間猶不免食草木根實。又非瀘川府路之比。今歲早歉。如夔州。每常米價。止是錢引五道左右。今已是十道以上。內梁山軍。廣安軍。雖頗豐熟。又不通水路。止可贖給本軍。伏乞睿照。

一、契勘四川州縣。曲折不一。但得米穀流通。價值平和。可以接濟。待得來歲麥熟。庶幾不為甚害。而所在往往患于無錢。束手坐視。莫知為計。欲望聖慈。特賜詳酌。支降度牒五六百道。委付官司。出賣于豐熟去處。收糶米斛。卻量度多少。于荒歉州縣。出糶。拘收價錢。聽候朝廷指揮發納。如此則既得米斛。可以平物價。濟民食。又為朝廷變轉得度牒價錢。官無所損。民被其惠。實為利便。緣若降度牒到得四川。已是三四月之後。不能及事。今來所請。如蒙施行。乞指揮于急遞中。先次行下照會。即所委官司。可以且將其他官錢支用。趁時收糶。

一、諸州常平司錢米。往往州縣缺乏。那移借兌。雖官司點檢符移取會。止是文具。皆非實在之數。今欲分委曉事官員。體訪考覈。取具的實。見在之數。以備賑濟。伏乞睿照。

一、臣竊以州縣之事。全在官得其人。其間有盡心職事。惠利及民者。為朝廷所知。則益自勉勵。其餘亦皆向慕。所謂有功而見知。則悅。舉善而教不能。則勸也。臣竊見知果州趙不拙。遇事不苟。見義必為。到官承



水旱之後，竭力撫字，登倉廩以賑之。作糜粥以會之。治療其疾病。收瘞其死亡。每事親臨。各有條理。在今日州縣中。未易多得。竊恐聖慈所欲知者。伏乞睿照。

一、臣今來所條具。止是以見聞所及。先次具奏。若別有合行事件。臣當接續奏稟。伏乞睿照。右謹具如前。取進止。十月十三日奉聖旨。令戶部于見拘收賄賂未度度內。給與四百道。付汪應辰專充。本措置賑濟。不得別將他用。餘依議。

再奏蜀早歉

臣先準御前實封劄子。以蜀中缺雨。倘為旱甚。當作如何賑濟。令臣詳具聞奏者。臣除已遵稟條具外。今有續次合奏聞事件。謹具畫一如後。

一、成都府路。惟綿州早歉最甚。臣前已具奏外。今得總領查籍。書云。綿州屯駐將兵。歲支米五萬餘石。係總領所支錢。就本州糧買應付。今歲諸縣荒旱。自八月至今。絕無新米上市。官司雖追集牙人及賣米舖戶。多支本錢。勒令承買。例皆無米可賣。往往請錢而去。即便走竄。上下息無以為計。今來總領所措置。召募土豪。自糶綿州米五萬石。更不予民間收糶。伏乞睿照。

一、利路惟劍州今歲早歉最甚。臣前已具奏外。今得總領查籍。書云。欲蠲免本州今年民間科糶一料。又得利路轉運判官王璠書云。已差官檢踏本州災傷。俟見合減放數目。即依條施行。伏乞睿照。所有劍州科糶曲折。臣前已詳悉具奏。今來更不再瀆聖聽。

右臣竊以綿劍兩州。若免得糶軍糧。又依條減放災傷稅租。將來更出糶常平米。可以接濟到麥熟。庶幾不為甚害。臣又契勘得總領所累年敗壞之後。目今軍糧缺乏。若以常人處之。但應急取辦。豈暇恤民。而查籍尚未到司。乃能于此時隨事措置。救濟百姓。其處心行事。實為過人。臣不敢不具奏。知取進止。臣竊以唐劉晏理財。以養民為先。今如查籍所為。亦使遠方監司守令。皆知聖意所在。有所勸慕。十一月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令戶部。士院詳議。

第三次奏賑濟早歉

臣準向書省劄子。伏蒙給降度牒四百道。付臣專充糶本。措置賑濟。不得別將他用者。仰惟陛下。轉念困窮。俯燭幽隱。惻怛之誠。特達之惠。遠方百姓。無不感戴。聖恩。臣猥以疏拙。獲奉詔旨。敢不罄竭。以仰稱德。意萬一緣度牒未到。已先兌那別色官錢。逐急收糶。斟量緩急。隨宜賑濟。所有體訪到諸州豐歉。米價低昂。及常平義倉。見在米斛。已別狀奏聞外。目今諸處米價稍定。麥苗甚茂。氣候頗暹。不過來春之末。便有祈麥。庶幾可以接濟。竊恐聖慈欲知。謹具奏聞。伏乞睿照。取進止。

御劄再問蜀中早歉

臣準御前金字牌。降到御寶實封劄子。伏蒙宣示蜀中今夏缺雨。未知秋成之後。即今歲事何如。民間不知艱食否。可具奏來者。契勘臣先準御劄。以蜀中倘為旱甚。當作如何救濟。令臣詳具奏。續準向書省劄

子。三省同奉聖旨。給降度牒四百道。付臣專充糶本。措置賑濟。不得別將他用。臣凡三次具奏。所有蜀中豐歉。米價低昂。及所以救濟之策。伏計悉已仰徹天聽。今契勘得早歉州軍。成都府路則綿州。漢州。石泉軍。利路則劍州。瀘州。府路則渠州。果州。合州。廣安軍。其餘雖分數不等。未為甚害。所有災傷去處。已不住移文所屬。及時賑濟。務令實惠及民。雖據申到。竊恐其間曲折。或有未盡。臣已選差成都府通判何耕。往綿州。漢州。石泉軍。制置司幹辦公事程价。往劍州。制置司準備差使謝中。往渠州。果州。合州。廣安軍。令逐一體訪飢民數目。仍與各州軍守貳相度措置。內有缺乏錢米去處。即從制置司支撥應付。今畫一條具如後。

一、臣契勘綿州。申到本府及外縣共管義倉米。三萬七百餘石。前此以守臣未到。制置司選差隆州籍判李紫權州事。李紫自去年十月即行賑濟。抄劄到缺食人四萬五千九百餘口。既減價糶米。其老疾貧乏不能自存者。支與食米。無衣者。給以紙襖。(案)紙原本說紙。今據說文。紙絲也。從系氏聲。改正。至十二月初十日。知州白麟到任。制置

司復令李紫通判綿州。勸誘富民。或糶米。或造飯。皆官為主之。目今請飯者。日二千九百八十九人。疾病者。給藥醫治。死亡者。差僧持課收瘞。李紫又遍往諸縣檢察措置。尤更詳悉。外縣乏米者。從本州搬運應付。委是得以均濟。所有總領查籍。召募土豪。自糶綿州軍糧。臣前已具奏外。總領所近又將綿州合支移劍州稅米。與免支移。仍更不理。網地理腳錢。又將先所免糶綿州義倉米一萬石。依舊撥與本州。通融賑濟。又將乾道四年正月。二月。三月。每月合起糶本錢一萬一千四百餘道。令每月止先起一半。凡此數事。于州郡及民間。實為利便。

一、漢州及外縣。共管義倉米五萬五千餘石。知州劉儀鳳。竭力賑濟。與臣書云。凡事皆親自檢點。纖毫不容作弊。除減價糶米外。其造飯所給。城中日計六千餘人。德陽縣三千五百六十一人。什邡縣六千二百四人。綿竹縣一萬三千三百九十人。又有鄉村鎮市。去縣稍遠者。分委土人。就近賑給。本州既令各縣。截用合納稅米。又以車乘載米。分往諸縣。蓋漢州義倉米數目。比他郡最多。又有富民相勸。率出米者。委是可以用足用。

一、石泉軍三縣內。神泉。龍安。兩縣不熟。共抄劄貧民二千九百二十人。日逐以義倉斛斗賑濟。一、劍州舊以軍糧米于民戶科糶。總領查籍。自行措置。非惟民間免得科糶。又留得米斛。在劍州境內。先據劍州申赤米每石。計錢引十一道半。緣住罷科糶之後。物價漸減。今赤米每石。止計七八道左右。此可見其效矣。又宣撫司委官將梓潼。陰平。兩縣災傷去處。每縣約三千戶。每戶三口。每口給米一升。又以米麥粟豆。共五千石。應付劍州出糶。又本路轉運司。據兩縣人戶陳訴災傷。凡一千四百五十三狀。將上件人戶。合納秋稅。並行除放。所有除放過米斛。卻自轉運司措置收糶。應付支遣。又兩縣有每年依額合解赴轉運司省計錢物。亦權住催理。又宣撫司將兩縣上三等。人戶餘欠稅。候麥熟日。帶納。并四等。五等人戶。秋稅權住催理。又制置司已將糶到米五千石。從眉州水路搬載前去劍州。令專充賑濟支用。



一、果州連歲不熟。知州趙不拙。到任之初。止有省庫錢引一百六道。倉米三千一石六斗。而趙不拙檢察。欺弊。掩約。穴費。于窘乏中。措置賑濟。皆有條理。又積得錢引二萬道。收糶米斛。以備緩急。此一州可以無慮。

一、廣安軍每歲缺軍糧米九千三百餘石。自來于管下三縣科人戶。隨稅中賣。其在市米價。每石錢引五道左右。官中止支兩道。又每一石四斗。方量得一石。制置司已行下本軍。日下住罷科糶。出榜曉示人戶。仍牒本路轉運司。從實計算。應付支遣。庶幾寬省民力。近又得本軍簽判李若愚書。以為勸誘賑濟。不可。以威令驅迫。不可以產業之簿書為虛實。不可令飢民專聚于一處。不可使胥徒預其事。見今專委鄉里。忠信之士。自知軍簽判。躬率在城。倚郭僚屬。各助錢糧。而鄉官亦以風誼敦勸。大家巨室。不拘等第。止據見在物力。隨其高下。出備濟助。若是佃客。則使田主自給之。餘各歸其附近屯長。尋據本軍節次。申到賑濟次第。臣亦令所差委官。齎錢就廣安軍。渠川。合州。糶米應付支用。緣目今各處米價。較之常年。不甚增長。渠合州亦不缺米。但有錢收糶。即可濟用。

一、臣竊以周官荒政。曰緩刑。曰除盜賊。蓋刑雖當緩。而除盜賊則在所急也。制置司先訪聞廣安軍渠江縣界。有強盜結黨肆行劫掠。巡捕官司往往與為表裏。又有形勢家為之囊橐者。昨來果州。捕得兩火賊人。已行斷配。其餘黨向復出沒。遂具人數姓名。行下廣安軍。委知軍措置。續據申已捉到正賊七名。其餘見不住收捕。聞日來盜賊。亦頗戢歛。

一、遂寧府民間雖稍缺食。不如他處之甚。臣得知府張震書云。在城及外縣抄割到貧乏。不能自存之人。約二千名。或請米。或請飯。各隨其所欲。去冬差官齎錢于恭澗等州收糶。可接續糶賣以平價。

一、臣得夔路檢法官李德修書云。夔路秋收。大約不均。總之可及五分。粟豆可及七分。諸州米價。每石止錢引五道上下。綠荆湖歲稔。米船多上至歸州夔州。亦是一助。又云恭州飢民已近四百人。鄉村竊盜頗衆。制置司已行下委恭州通判趙汝明。措置賑濟。

一、綿劍州諸縣。多有流民。將幼小男女遺棄道路。緣力弱道遠。不能到州縣領米飯。臣已備條行下綿劍州。措置收養賑濟。務在存活。仍牒四路提舉常平司。疾速依條施行去訖。

一、四川田土。無不種麥。今歲氣候頗早。大麥約三月半間收穫。小麥須至四月初間方熟。一、先準尙書省劄子。備奉聖旨。指揮降支度牒四百道。專充糶本。不得他用。緣度牒未到。諸州災傷。遇有缺乏。臣即以制置司錢米。逐急應付。他日更不于度牒錢內除破。庶幾可以存留。專充糶本。為異時緩急之備。右謹具如前。取進止。臣今來所奏。其間有與前奏不同者。緣州縣事宜。逐時不一。又有續次體訪取會。方見的實者。其賑濟飢民。止是各州截月終申到人數。此後又須別有增減。伏乞睿照。

謝御札

臣伏蒙聖慈。頒賜宸翰。以蜀中秋成如何。民間不至艱食否。仰惟陛下。軫恤百姓。而以困窮為先。照臨四方。而以遠外為重。至誠惻怛。咨詢下逮。雖文王視民如傷。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何以加此。臣以愚拙。蒙被

使令。敢不夙夜罄竭。仰稱德意萬一。所有災傷州縣。及措置賑濟次第。已別具劄子奏聞外。伏乞睿照。又  
臣伏蒙聖慈。俯賜宸翰。以蜀中旱歉。令臣條具所以救濟者。臣除以別具劄子奏稟外。仰惟陛下。端居九重之中。明見萬里之外。至誠惻怛。咨詢下逮。堯舜用心。何以加此。臣得于此時躬奉聖訓。布宣德意。竊不勝欣忭戰栗之至。

奉手詔奏邊事

臣伏誦手詔。陛下將親屈帝尊。以勞六軍。中外臣子。孰不感憤思奮。有敵愾雪恥之志。臣竊觀敵人。雖以大舉為詞。然如襄陽川陝。不過欲擾我邊民。分我兵力。以僥倖萬一而已。自西和州相繼獲捷。敵即引遁。雖詭計或不可知。然其大勢可見矣。今者蜀中人情。皆復安帖。伏恐聖慈欲知。謹具奏稟。取進止。

奏邊事

臣契勘近日。累據沿邊申報。探到北界事宜。皆云敵騎已去。至平陽府。尋卻截住。復回陝西。目今積聚糧草。修蓋廩舍。聲言欲七八月間用兵。臣竊料之。蓋緣地界未定。一則敵人未測朝廷之意。勢須自作隄備。二則欲揚此聲勢。指望朝廷蚤降處分。其情不過如此。愚慮所及。不敢不具奏稟。取進止。

乞蚤差與元帥臣

臣契勘與元帥見缺帥臣。竊以與元帥會。地望雄重。節制軍馬。鎮撫中外。邊防事宜。利害非一。而蜀道僻遠。奏報往復。動輒三四月。伏望陛下。出自聖意。蚤賜選擇。老成詳練。忠義謀略之臣。付以方面。庶幾上流增重。根本強固。臣苟有所見。不敢不具奏稟。取進止。

奏已分地界

臣契勘敵人。先以地界未定。屯兵聚糧。外示聲勢。臣近準三省樞密院劄子。備奉四月一日聖旨。指揮令四川宣撫制置司。行下所屬。照應舊界施行。不得差錯。臣已遵稟行下外。候諸處申到。即時照應施行。竊聞金人師旅疲敝。皆欲休息。今來地界既定。必自引退。伏恐聖慈欲知。謹具奏稟。取進止。



關陞及五致以上為拘。如此則文理明白。簡而易從。既以革去初官奔競之弊。而又不失所以取人才。攷吏績之本意。臣竊見祖宗之時。諸路使者薦所部吏。未有限數。在京臺閣及常參官。皆任知州通判者。雖非所部吏。皆得薦。其法至寬也。然而選人引見。則有特旨。京官改轉。則有定員。是以薦舉雖多。而官不冗也。今法益密矣。而來者無窮。陛下攷祖宗之制。酌時世之宜。而有所損益焉。臣輒因職事所及。而極言之。不勝惶悚俟罪之至。取進止。

論罷戶長改差甲頭疏

臣竊以祖宗法令。至于今日。嚴密詳備。所宜奉承遵守。而勿失者也。比年以來。官吏推行。或非其人。至于事失其宜。民受其弊。議者不察其故。而往往歸咎于法。偏見率意。出奇立異。輕議改作。苟以求售其說。而不究法之本末。不顧民之利病。紛更紊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蓋不少矣。如近日臣寮有請欲罷催稅戶長。改差甲頭。此但見戶長之害。而不思有以救之。不知所以害民者。在人不在法也。民有產業。則有常職。今免役條令。每二百五十家。差戶長二名。以催理民所當納之賦。何復難者。然而戶長不堪其役。而或至于破產者。豈有他哉。蓋物力有厚薄。役次有久近。使縣令親閱簿書。依公點差。則民自無詞。今胥吏弄作弊。至有差一戶長。至于四五而不定者。此其害一也。稅租自有期限。追集比校。拘留勘罰。其害二也。官物已納。而不即銷簿。往往重疊刻欠。其害三也。攬納人類。多與公吏相表裏。亦有公吏自為之者。攬而不納。反以殃及戶長。其害四也。逃亡戶絕。不復倚閣。而使戶長代納。其害五也。形勢之戶。稽慢苟免。官司不敢誰何。而惟責辦于戶長。其害六也。不能檢察。姦偷節冗濫。而財賦失陷。用度空乏。則豫借稅租。有併催兩科者。其害七也。此七者。特其大概耳。其他煩擾侵刻。豈易悉數。使縣令得人。則為戶長者。無此害矣。苟非其人。則雖易置甲頭。而所以害民者。固自若也。大抵胥吏常態。利于生事。以擾民。使其循常守舊。則無以濟其姦貪矣。故每朝廷改令之下。則竝緣假託。疑惑上下。肆為不靖。名曰奉行。其實違戾。如臣僚所乞以甲頭催稅一事。戶部勘當。下轉運提舉司。從長相度。如經久可行。即申請施行。蓋省部之意。本欲博盡中外異同之議。而審定其當。非便以為可行也。而潼川府中江縣。遂差甲頭八百六十二人。又以點追不到。決杖罪者四百餘人。支散甲帖。其納錢皆有定數。又懷安軍金堂縣。差甲頭七百八。五日一次比校。則是此七百戶者。奔走道路。無虛日也。其行移曉示。皆以被奉朝旨為詞。制置司因人戶論訴。已行下住罷令聽候朝廷指揮。仍牒四路轉運提舉司。照會外。臣竊以戶長之法。無可更易。伏望聖慈。明降指揮。令州縣並依見行條法施行。勿復他議。仰惟陛下。下念百姓。而于監司郡守。尤所加意。延見質問。攷察進退。此實致治之本也。監司得人。則屬郡治矣。郡守得人。則屬縣治矣。至于獻言之人。動欲改立法令。其紛紜而無益者。可以斷自聖意。置而勿問。真宗皇帝時。李沆為相。嘗謂在相位無功可紀。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以此少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因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臣竊原沆之意。固非盡棄羣議也。蓋變更法令。古人所重。利未必興。害已先見。駸駸不已。流弊益甚。所以杜絕其漸。識慮遠矣。若其通達國體。切于世務者。又豈可一概論哉。臣敢因事而極言之。不勝戰栗之至。取進止。

奉聖旨依奏  
令戶部行下

文定集卷五

奏議

論薦舉考限疏

臣契勘四川制置使司。先舉指揮選人。磨勘改官。許從本司出給公據。申吏部施行。伏見紹興三十二年十月九日指揮。應在外合舉改官親民任使者。以每歲合舉員數。將一半舉已關陞。或實歷三致以上人。餘一半舉自歷任以來。通及六致以上人。如違今來攷限。舉官與被舉之人。並行罷黜。雖去官勿原。又隆興元年三月初四日指揮。改六致作五致者。竊想指揮之意。蓋恐初官未及三致。而彙緣請託。多為之備。收留舉狀。以待異日磨勘。非獨長奔競之風。亦以妨寒賤之路。故立此條約。以為限格。然而其文有煩復而難明。其法有拘礙而難遵。選人于法必實歷三致或四致。方得關陞。固有三致以上而未關陞者。未有已關陞而非三致也。然則謂之舉三致以上人足矣。不必更云已關陞也。此臣所謂煩復者也。且薦舉之法。將以取人才。攷政績。非苟以充數而已。今且以一郡論之。假令郡守歲合舉二人。而偶無實歷五致以上人。可以應格者。則將至于闕而不舉矣。又如有三三人焉。其二則三致以上。而其人材政績皆當舉也。其一則五致以上。而其人材政績為不當舉也。則或將捨其所當舉。而取其不當舉。以就一半之數矣。此臣所謂拘礙者也。伏望聖慈。特降指揮。應在外合舉改官親民任使者。舉實歷三致以上人。更不必以已



諸路  
依此

論愛民六事疏（原註）乾道五年

臣竊以自昔人君大有為于天下。雖酬酢事變。不一而足。然皆以畏天愛民為本。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愛民乃所以畏天也。未有不得乎天而可以成天下之務。亦未有不得乎民而能得乎天也。自王者之迹熄。戰國之君。務相傾奪。於是孫吳之戰伐。儀秦之縱橫。申韓之刑名。法術紛起。更進天下為之。騷然不寧。孟子於此時。獨力持仁義之說。以救民濟世。齊大國也。宣王一時賢君也。宣王欲闢土地。朝秦楚。莅中國。撫四夷。其志亦大矣。孟子乃曰。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為之後。必有災。其所以告宣王者。則在于反其本。養其民而已。夫以天下並爭。詐謀奇計之所不能下。長戟勁弩之所不能克。區區養民之說。不幾于拱揖而救焚乎。故當時例以孟子為迂闊而莫之用。言既不用。則亦莫見其效驗。然而後之能一天下者。漢高祖光武也。高祖所任者蕭何。何之言曰。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光武所任者鄧禹。禹之言曰。方今人思明君。如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地大小。蕭何鄧禹之言。即孟子之言也。世但見高祖光武。征伐四克。而不知其得天人之心。蓋在此而不在彼也。恭惟陛下宏規遠畫。將以紹復大業。底綏四方。而于愛養斯民。尤致意焉。發于詞令。見于政事。動勳懲。無所不用其至。固已合乎天矣。臣輒不自揆。思所以將順聖德之萬一者。其一曰。陛下雖有愛民之誠。而良法美意。推而行之者。則在監司郡守。今之監司郡守。多不實選。是以民未必皆被其澤。願陛下精擇其人。久任其職。放其課而進退之。其二曰。獻言進計之人。類多捨循常而好紛更。蓋循常之功。未必有可見之迹。可喜之事。而紛更之說。聽其言則美。施于事則弊。當在于此。故昔人謂康濟小民。率自中。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也。其三曰。權貨之利。今數倍于前代。州縣或科斂以取辦。雖未罷。而減不宜有所增加。以重困民力。其四曰。州縣費用。比承平時不幾十倍。豈復更有羨餘。貪猾之吏。往往剝剝進獻。頃雖禁止。未能盡革。自今有犯令者。陛下必行細罰。以明示好惡。其五曰。收糴糧儲。繕修器械之類。諸所費用。悉宜計其實直。給降本錢。無使州縣于百姓重賦之外。復有此等賠累。或更並緣肆為奸利。其六曰。民竭其財力以養兵矣。而又欲以民為兵。恐其不足以禦盜。而適以為盜也。今雖以籍定。若免其教閱。而約東州縣。毋或非時追集。違法率斂。庶幾疲瘵之民。得以安業。凡臣所陳。皆繫斯民之休戚。為甚切。臣之見聞。思慮所不及者。蓋亦不少。惟陛下特留聖念。使士之誠實之言。民之疾苦之狀。皆得畢陳于前。次第而施之。以固邦本。以承天意。天人協應。相與為一。則為之而成。動之而功。將無不可者矣。取進止。

論欽宗配饗功臣疏

臣準尚書省劄子。太常寺官劄子。欽宗皇帝廟庭配饗臣僚。尚虛其位。當時官僚罕可稱述。而以身殉國。名節著者。適有其人。雖其生前官品。不應配饗之科。然事變非常。難拘定制。因循九載。宜以時定。欲望敷奏。特降明詔。令侍從臺諫集議以聞。三省同奉聖旨。依者。臣謹按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

常。祭於大烝。蓋以其有功特褒異之。以示勸也。本朝一祖七宗。皆以宰輔配饗。名實俱稱。人無間言。恭惟欽宗皇帝。遭時艱難。其所圖任其政之臣。皆未有能稱其任者。非常之變。自古所無。今若欲應故事。苟令備數。必無以厭愜公論。上非所以尊宗廟。下非所以勸有功。誠如太常寺官所言也。至于當時死事之臣。前後非一。建炎以後。皆已次第褒贈。今若欲令配饗。既與故所無。萬一創行之。又當攷究本末。差次輕重。有所取舍。尤不可以輕易。昔唐文宗。武宗。宣宗。皆無配饗功臣。蓋配饗之意。主于勸功。司勳掌之。而名曰功臣。其意可見。非宗廟之禮。必待此而後備也。伏見本朝建閣立名。以寶藏御集。獨太祖英宗兩朝。既無御集。閣亦不建。蓋雖崇奉祖宗。然必審其實。必當于理。不虛尚文飾。以強塞人情而已。臣竊謂欽宗配饗功臣。無其人則當闕之。既合于周禮司勳之義。又有唐故事。又有本朝建閣體例。如臣言允當。伏乞聖慈。特降指揮。今更不議。取進止。

貼黃

臣伏見治平二年。詔議濮安懿王典禮。元祐八年。詔議郊祀。尋皆有指揮罷議。蓋或議或罷。惟其事之可否而已。伏乞睿照。

論金使名犯真宗舊諱疏

臣伏見金國所遣賀正旦副使。其名兩字。係真宗皇帝藩邸舊名。竊謂合說諭令其回互。或兩字中止稱一字。仍移文對境照會。今若置而不問。萬一後來或犯宗廟正諱。愈更難處。不若防微杜漸于今日也。取進止。

貼黃

契勘金人所遣正使。其姓係犯欽宗皇帝嫌名。非正名之比。伏乞睿照。

同諸司議定寺觀納贖利錢期限疏

臣等今相度上件贖利錢。元降指揮。係于次年上半年內起發。昨來諸州措置不一。或趁秋成起催。則有穀價正賤。輸過其數之費。或令四季分納。則有期會迫促。非時舉貸之患。蓋緣八州地利所種早晚不同。寺觀大小。事力亦異。互有利害。難以概行。然必俟次年催理。則其間或以蕩為他用。責之于無。反致勞擾。今欲乞令八州並自秋苗初限日起催。各隨土俗所宜。接續送納。至次年上半年內取足。或有情願自于秋苗前者。亦聽從便。官司不得立限期。其自來係納本色米。或折價去處。皆依舊例。庶幾少寬寺觀之力。州縣亦不至闕誤。

論勘合錢比舊增重疏（原註）兩運使奏

右臣等仰惟陛下力行仁政。勤恤民隱。凡中外議論。有以便安元元者。未嘗不嘉納聽從。此堯舜之心也。然而事有曲折。理有疑似。而利害頓殊。名實相反者。陛下雖有仁心仁聞。非特民不被澤。而愈更受害。此為人臣者宜思所以將順聖德之美。而不可以苟已也。伏見乾道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聖旨。依臣寮所奏。



諸路州縣受納人戶二稅等每鈔收勘合朱墨錢三十文。今欲每貫石四兩以上。隨數收勘合朱墨錢。比舊卻減作二十文。其下戶錢不成。米麥不成。斗。絲綿不成。尺。絲綿不及兩者。並免收納。庶得優潤。下戶已付戶部施行者。竊以議者之說。以昔之取于民者三十。今減為二十。昔之喻零。今盡除之。此所謂損利以予民。宜陛下之樂從也。而其實則大不然者。昔之三十。蓋以鈔計。今減為二十。乃以貫石四兩計。且以錢論之。或十貫。或百貫。均是一鈔。昔日不過納錢三十而已。今則十貫則當納二百矣。百貫則當納二百矣。參差不齊。絕長補短。總而計之。則其所多取之數。蓋有數百倍而不翅者矣。謹按人戶輸納官物。以錢陌取之者。曰頭子錢。以鈔旁取之者。曰勘合錢。此乃兩事也。頭子錢。本起于除陌錢。蓋唐五代不得已之政。本朝因循。未能盡革。然舊法止于一十三錢。至紹興十一年。增至四十三錢。乾道元年十月。又增一十三錢。是頭子錢昔之十三者。今為五十六錢矣。所謂勘合錢者。初因宣和間講議。可措置。令人戶從便。寫鈔。旁輸納官庫。謂之合同印記錢。前此所未有也。至紹興四年。以軍興用度。隨宜措置。改作勘合錢。令人戶輸納稅賦。將寫到文鈔。每副收納勘合錢三十文。以此觀之。是頭子錢因陌而除。勘合錢因鈔旁而出。其制名之意。各自不同。今乃不究事因。一例增取。則併頭子勘合之數。每貫為七十六錢矣。頭子錢固已重矣。又舉勘合錢而增之。是一之為甚。而再焉者也。以鈔旁取之。而又計其貫陌。是名不正而言不順也。以減賦為名。而其實增之。是以白為黑也。取之以數十百倍之多。而于不成斗百尺兩者。獨之。優潤是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也。而小民無知。藉藉嗟怨。但謂有利。而不知其害。豈復知陛下聖意所在。齊宣王以羊易牛。孟子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又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鳥知之。蓋百姓所見者。特其外之迹爾。宜其知之淺也。夫以蜀最僻遠。而陛下垂意加惠。無所不用其至。折估糴本之虛額。則屢詔除放。白契稅錢之積欠。則一切蠲免。豈有他哉。凡以愛民而已。惟是建言之臣。失于詳審。使百姓有以輕議有司。甚非陛下愛民之意。漢文帝除肉刑。外有輕刑之名。而內實殺人。其後更定律令。民乃得全活。天下之事。固有以善為之。而失其本指者。自昔聖賢所不能免。惟知其非而改之。不俟終日。則德意明白。民志自定矣。或恐議者謂勘合錢所取微細。未足以厲民。臣等以為軍興以來。百姓賦斂十倍于昔日。刻剝腹削。至此極矣。譬如羸弱之人。負百斤之物。間關遠塗。不得休息。若減其一二。猶可少蘇。或稍增之。則輾轉疲乏。必斃路而後已。一錢之溜。久而穿石。存亡危急。間不容髮。未可以為無傷而弗去也。凡百姓疾苦。陛下固已盡知之。而臣等猶反復言之者。誠不勝惓惓之義。伏望聖慈。俯賜詳酌。特降指揮。其勘合錢。令依舊法施行。中外幸甚。

論左藏南庫疏

臣伏蒙聖慈。賜手筆。令臣子細開具激賞庫見在錢物。及諸處每歲供納數目。奏來者。臣竊以自置激賞庫以來。二十有七年。其間增損不一。費用亦異。今日開具。紹興三十一年。見在及所入之數。可以見其大概者。唐宰相李德裕。奏請置備邊庫。歲入泉帛。皆有名數。以度支郎中判之。本朝更定官制。戶部侍郎二人。分判左右曹。而有曹實主封樁。議者雖或以為疑。然終不能易也。兵興以來。費用百出。封樁錢物。其

僅存者無幾。于是戶部侍郎。不復分職而治。其勢然也。陛下比詔有司。以御前激賞庫歸戶部。文詔以左藏南庫為名。遇有軍期。方得支用。所以示天子不私其財。與夫備豫不虞之意。祖宗之制。雖未可復。而唐之備邊。亦不過如是而已。竊見近歲。如出賣官田。官告。度牒。及進奉銀絹。雖皆已樁管。亦合撥入南庫。以見其為有司存。遇有缺乏。及緩急之費。須奏請得旨。然後可支。欲望指揮。更賜詳酌施行。

文定集卷六

狀劄

除敷文閣待制舉朱熹自代狀

準令諸侍從官受訖三日內。舉官一員自代者。右臣伏觀左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朱熹。志向宏遠。學識純正。不守章句。而以自得為本。不事華藻。而以躬行為用。尊其所聞。充養益厚。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授端明殿學士舉查籛自代狀

右臣伏觀某官查籛。稽古之學。可施于今。應變之才。皆適于義。奉使入蜀。跋涉七年。隨事便民。為國固本。使在要近。裨益必多。臣所不如。舉以自代。

薦尤袤劄子

臣竊以人才之難。自古所嘆。為國家者。所當博訪詳試。以見其可用之實。則下無遺才。而人皆得效其所長。以協濟天下之務矣。伏見左從事郎。江陰軍軍學教授尤袤。學問該洽。富于文詞。議論詳明。通于世務。隨處州縣。久安下僚。臣比者。誤蒙恩除。法當舉代。輒以其姓名仰塞詔旨。又前此蔣希。陳之茂。胡沂。皆嘗舉表自代。蓋公論所與。非獨臣知之也。而表貌既不揚。性復靜退。故久之未為時用。臣謂貌非所以取人。而靜退之士。尤當獎進。區區報恩之誠。不能自已。伏望聖慈。特賜詳察。取進止。



薦聞人阜民狀

臣伏見左迪功郎福州州學教授聞人阜民。學博而知要。氣和而有守。福唐學校最盛。每春秋補試。常不下六七千人。奔競請謁。習以成風。是非毀譽。無所不有。而阜民持身謹嚴。守法堅確。人既不敢干以私。久之亦無間言也。士之羸老者安存之。敏秀者誘進之。偏長片善。必加獎勵。人自愛重。益勤于學。

薦鄭樵狀

臣聞舜之所以為大聖者。以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恭惟陛下與人為善。如舜之德。凡為臣子者。宜仰體聖意。有所見聞。皆以獻之于上。況臣蒙恩特厚。尤不宜以疏遠自外。伏見福州寄居鄭樵。自少篤學。無他嗜好。年踰七十。稱道不倦。所著六書本義。明古人制字之意。皆有證據。疑者闕之。不為強說。足以辨近世儒者私意穿鑿之失。又有詩傳。其攷究精密。多先儒所未悟。推測經旨。簡易明白。伏望聖慈。令福州取索繕寫。投進。庶幾一經聖鑒。必有取焉。亦足以慰其記事纂言之勤。

薦于觀治狀

準都進奏院報勸會累降指揮。令監司守臣保明知縣。令治狀顯著者。具名奏聞。九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令吏部行下諸路監司。于部內各舉三兩人。不許連銜。守臣于屬邑各舉一二人。具姓名保明。令中書門下省籍記姓名。取旨甄擢者。右臣伏見左奉議郎知成都府華陽縣主管學事勸農公事于觀。操心公正。遇事敏明。縣係倚郭。當紛華繁劇之會。姦猾出沒。訟牒紛紜。憲弊最多。紀綱難立。本官疏通無礙。健決有守。吏畏民安。政平訟理。委是治狀顯著。臣保明詣實。謹錄奏聞。

薦何耕充文章典雅科狀

檢準紹興二十六年五月四日。敕節文。依臣寮所請。以六科薦舉內文章典雅科。可備制誥節操公正科。可備臺諫。法理該通科。可備刑獄。節用愛民科。可備理財。剛方愷悌。勞績著聞科。可備監司郡守。知幾識變。智勇絕倫科。可備將帥。應文臣職事官。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並見任將帥。每歲須與于科內舉三人。右臣伏見左承議郎充成都府路轉運司幹辦公事何耕。富于學殖。蚤以文鳴。筆力敏贍。詞理精確。堪充文章典雅科。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及犯正入己。職。臣甘伏朝典。不辭。今來所舉何耕。係第一員。謹錄奏聞。

薦蜀中人才劄子

臣近者上殿。伏蒙聖慈。問及蜀中郡守。竊以比年朝廷所差監司郡守。類皆出于選擇。雖非全才。要亦須有一長可取。而又明示好惡。公行黜陟。中人以下。亦皆知所勉勵。惟是遠方人才。沈伏下寮。無以自達于上。臣苟有所知。不敢隱默。伏見左朝散郎通判眉州樊漢廣。居家孝友。當官廉勤。可以為奉法循理之吏。左承議郎通判劍州宇文紹奕。好古博雅。敏于吏事。頃四川總領所屬劍州和籍。以寬民力。實自紹奕發之。既而民間缺食。紹奕親至外縣。徧行山谷。隨事措置。皆有條理。右奉議郎新通判成都府程侂。明敏疆濟。可以撥治繁劇。撫養凋瘵。左奉議郎辟差充四川總領所主管文字于觀。材力優裕。從容治辦。聽獄

訟理財賦。皆得其要。今四川總領所實賴以濟。右通直郎通判文州任忠臣。公廉有守。內行謹飭。通曉民事。盡心不苟。左文林郎新成都府府學教授謝中。學問詳明。操履修潔。講究事務。常有捐軀徇國之志。左武大夫成都府路副將嘉州駐劄王侂。材勇忠樸。而謹守法令。久歷行陳。屢立戰功。前此以不為大將所喜。自乞離軍。若付之邊郡。必能安靜。此皆臣所熟知者。伏望聖慈。特賜裁酌。取進止。

薦張行成劄子

臣竊以牧養百姓。在于郡守。郡守之臧否。朝廷所當知。而在遠方者。尤不可不知也。昔太祖皇帝命錢文敏知瀘州。謂之曰。知瀘州郭思濟。監庫郭重遷。掎斂不法。特其遐遠。謂朝廷不知。爾至為朕鞠之。太宗皇帝時。殿中丞知榮州李虛己。因上表謝恩。太宗親批紙尾。有良二千石之褒。又賜其祖母錢五十萬。改知遂州。既有治迹。又賜詔獎諭。虛己卒為名臣。夫以西蜀僻遠之地。而郡守之臧否。其細微曲折。太祖太宗皆知之。如此。則官吏無不謹懼。下情豈有壅蔽。治安之效。其要在此。臣以疎拙。誤蒙委寄之重。念欲罄竭駑鈍。以仰贊聖明。萬一耳目所及。不敢隱默。伏見左朝請郎知漢州張行成。通經博古。尤邃于易。才高識明。臨事能斷。紹興二十三年。王孝忠等謀叛于成都。帥臣曹筠閉閣不敢出。官僚往往逃避。行成時為都鈐轄司幹辦公事。獨排闥見筠。遂請出廳。整兵授甲。指責擒捕。尋即平定。今樞密王剛中。作成郡續記。實載其事。不然。則事有不可測者。其為漢州觀察。強敏請謁不行。號令嚴明。盜賊屏息。豪強退聽。措置財賦。倉庫充實。凡一境之內。修舊起廢。皆不擾而辦。臣攷其治行。參以衆論。實為一路之最。今去替止。在十月。伏望聖慈。特賜旌異。或召對。以攷察其人才。或令再任。以慰民願。或別與遷擢。以盡其所長。庶幾遠方官吏。皆知聖明在上。燭見幽隱。莫不精進。以承休德。其所勸大矣。取進止。

薦吳洵劄子

臣伏見右朝散郎直敷文閣添差四川制置司參議官吳洵。資性厚重。表裏誠實。雖生于將門。而更歷艱苦。被服儉素。人情物態。曲折通曉。謹守繩墨。安于淡泊。言不輕發。發必有常。有勉勵趨赴事功之意。雖任將作監丞。既而累歷外任。皆未能究其所長。其父玠。精忠義勇。效死百戰。以保全蜀。既沒。幾三十年。蜀人廟祀之如一日。所有攜今任添差參議官已滿。伏望聖慈。特除攜蜀中合入釐務差遣。既以慰蜀人甘棠之思。而攜亦得試用其才。稍自見于職業。必能奉法循理。仰稱使令。亦使將家子孫。有所激勸。取進止。

薦吳洵充郡守劄子

臣仰惟陛下垂意民事。詳擇郡守。攷察試用。得人為多。惟是四川去朝廷萬里。雖有人才。未易聞達。臣以疏謬。誤蒙委寄之重。苟有所知。不敢隱默。庶幾仰贊聖政。萬一伏見朝散郎前通判永康軍吳洵。和易而有守。沈靜而有謀。其于民情吏事。究極本末。推見微隱。永康久闕守臣。洵兼權軍事。聽斷詳審。事無留滯。詞訟之至于諸司者。比他郡特為絕少。禁約山林。以限隔夷人。修治渠堰。以疏導水利。隨事措畫。悉周密。皆有條理。若付以一郡。必能宣布德意。牧養小民。伏望聖慈。特賜指揮。冒瀆天聽。臣無任戰栗之至。取進止。



薦李繁知邛州劄子

臣等契勘邛州號為繁劇所應辦贖軍錢物數目浩瀾自知州何極到任之後夙夜竭力稍有倫緒今來何極致仕僅及兩月所虧欠逐月合納錢物已不少又緣邛州自舊以蒲江井鹽于稅戶處和買絹帛出納之際弊倖非一本路轉運司措置令賣鹽買絹皆官自了辦方事之初全在郡守得人約束嚴明防察周密乃能革去積弊伏見左奉議郎簽書監州判官廳公事李繁才識明敏深已愛民向年彭州通欠贖軍緡錢在一路為最多轉運司差繁兼權彭州通判解紛決滯政修事舉綿州屯駐大軍間或侵擾居民制置司差繁兼權綿州恩信著明軍民安靜已試之效皆有實狀伏望聖慈差李繁知邛州填見缺庶幾民受實惠財賦亦辦取進止

薦時紫芝歷舉劄子

臣竊以歷數之學精通者寡自古治歷必得儒學之士與日官通共審訂乃能成書蓋日官徒能分部運算至于索隱探賾則或非其所及漢更造太初歷雖唐都洛下開各奏其技而司馬遷蓋遂諸人實總之是非始得堅定今朝廷以乾道新歷測驗有差別加致正雖責之日官而久無定論臣伏見左朝散郎時紫芝問學淹貫而耽玩數象用意詳密著歷書五十卷辨析異同推究微隱多先儒所未到士人之明歷學者少見其比伏望聖慈令都堂審察如實有可取乞與一在京差遣仍令與太史官議定新歷庶幾仰稱陛下欽崇天道之意取進止

應詔薦將帥辭免權宜撫劄子

臣伏準御前金字牌遞到參知政事魏杞等與臣咨目宣示聖慈訓諭事件臣謹具奏稟下項  
一臣恭奉聖訓以蜀中將帥能高下朝廷無緣盡知令臣于軍中選材略感望衆所推服不必材堪宜撫之人但得可總與州大軍者其職位姓名一二人刻奏者臣伏見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安遠軍承宣使知階州吳拱持身謹廉御衆嚴整家世忠義常以捐軀殉國為志而詳審沈靜事不輕發出入揚歷名迹益著其父吳玠效死百戰以保全蜀蜀人懷其恩德所在廟祀而拱又能如此非獨士卒樂為用百姓亦喜之如隆興二年金人大入諸將皆出獨拱祁山一戰之捷人賴以安而或者指為怯懦選事亦可見其不然矣又伏見果州團練使階成西和鳳州兵馬鈐轄御前後軍統制節制利州屯駐軍馬吳勝驍勇忠樸處事平允曉練軍政善拊士卒比之吳拱可以為次又伏見降授鄆州防禦使充荆湖北路馬步軍總管姚仲世為將家關輔之人素所信服仲前後立功多在川陝紹興三十一年原州之戰蓋恃勇輕敵以致失利然士卒初無間言至今思之其得罪閒廢常有感慨憤刷恥自效之志既而沈介為湖北京西制置使乞辟仲隨行亦以緩急可使此三人者皆臣所知伏乞審照  
一臣恭奉聖訓萬一吳璘果不起令制置司徑作得旨一面收取印章權行主管職事申取指揮者臣謹已遵稟外伏念臣才力綿薄制置一司已懼不稱比苦目疾職事曠廢陳乞宮祠差遣方且踧踖仰俟恩命今復蒙此宣諭尤非所堪伏望聖慈俯賜矜察擇力授任庶幾緩急之際不誤使令

辭免戶部侍郎奏狀

〔原註〕紹興三十二年閏二月

臣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權戶部侍郎者聞命震恐不知所措恭惟陛下以國計之重慎擇所使而猥以及臣此正臣子奔走磨厲以見于事功而求所以報稱之時而臣竊自隱度有所不敢默者伏以國用匱乏民力凋敝至于今日極矣以公私並困而欲為均濟之策以朝夕不給而欲為經久之謀自非宏才瞻智離倫絕類未有能善其事者如臣愚陋技能無取泉穀之事初未之學循常守職猶爾救過不暇今乃責之以其所不能望之以其所甚重苟貪恩命冒昧而處必且以曠敗獲罪臣何足言實恐累國重念臣頃者自請治郡嘗蒙聽許幸今軍旅少息非有前日避事之嫌伏望聖慈收還新命別除臣一外任差遣庶安愚分以叶公言臣無任懇到激切之至

再辭免戶部侍郎奏狀

臣準尚書省劄子以臣辭免新除權戶部侍郎恩命三省同奉聖旨不允者君父之命敢或不從而臣反復思慮義難苟已敢冒萬死而終言之竊以戶部于今日為尤重臣于泉穀為尤非所長今舉所甚重而付之于初不練習通曉之人此古人所謂譬如田獵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覆轍是懼何暇思獲者也今方愛惜分陰修舉庶政而于所甚重者乃使如臣等輩嘗試為之迫其職業不修過咎已著然後有所廢置則失時誤事固已多矣此臣所以震恐失所而不敢苟已也伏望陛下重國計不使任非其人而至干曠廢於憫臣下不使用過其量而至于顛隤特賜指揮檢會臣前奏改除一外任差遣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惶懼之至

三月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辭免兼侍講奏狀

臣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差臣兼侍講者聞命震恐不知所措竊惟春秋之作以俟後聖陛下將推先聖之志措諸事業以幸天下微言要義既自得之又使承學之臣誦述所聞庶幾或有取焉而臣質性遲鈍問學褊陋雖獨抱遺經曠日持久訖不能有所發明豈足以參備講勸仰承顧問伏望聖慈追還新命而簡名儒使得預于斯文以稱陛下稽古圖治之意臣無任激切惶懼之至

辭免四川安撫制置使奏狀

右臣準行在入內侍省降到御前金字牌御寶封送下三省樞密院劄子奉聖旨除臣敷文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者委寄之重寵秩之優決非綿薄所克負荷震恐失措不知其何以得之臣聞天下之事習之而後能知察之而後能行苟或疆所不能擗地索塗冥行冒進必至于顛仆而後已伏念臣山林舊生涉世尤拙質性愚樸動輒與物忤諷見遲鈍安在人後奔走州縣不過守法令謹期會然猶救過不給況于去朝廷萬里之遠統四路兵民之寄當今自關以外未有如此其重者其間應變制宜防微經遠殆不容毫釐之差疎隙之闕而臣生長江南其于西蜀蓋夢寐所不及風聲氣俗山川形勢邊



部曲折將士能否既非經歷。又未嘗講究。以至朝廷所以置司之意。前後累年措畫之大計。皆莫知其本末。昔鄭罕虎欲使尹何爲邑。國僑以爲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也。譬如田獵射御。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履是權。何暇思獲。今陛下之所委寄。其爲邑也不亦多乎。豈可使如臣之不才。不習其事。嘗試爲之。苟以承乏而已也。伏望聖慈。察臣所陳。出于誠實。非敢爲僞爲慢。以自取罪戾。豈賜指揮。追還成命。改畀能者。庶幾不誤國事。

再辭免四川安撫制置使奏狀

右臣伏蒙聖慈。賜到詔書一道。以臣辭免新除敷文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蒙知成都府恩命。不允着。冒陳危懼。宜即嚴味。聖恩寬宏。詔旨溫厚。愧悚交戰。不知所據。惟天幸不可以數得。君命不可以久違。而臣授之于心。斷之于義。有終不敢以自欺者。竊以人臣之義。不擇事而安。謂其才足以任事也。若其才不足以任事。而苟以承命爲恭。至于誤國辱命。則其不忠莫大焉。此義之所不敢也。況臣叨冒厚恩。非衆人比。念非捐軀。無以報塞萬一。今幸使令。此正臣夙夜奔走。以自効其鰲鮑之時。其如軍旅之事。素未之學。西南之地。又未嘗經歷。而一旦付以統帥之寄。譬如借聽于聾。求道於盲。雖欲竭耳目之力。而從之。愈見其迷。謬誤。而己。苟或顧避嫌疑。貪戀名寵。以不能爲能。不以誠實控告君父。則他日之罪。將有不可勝誅者矣。重念臣頃者。蒙除權戶部侍郎。臣以理財之事。非其所長。雖兩具辭免。而迫于成命。匪勉就職。俯仰數月。訖無可言。不免素煩天聽。出守外郡。臣竊痛自咎。恨與其不任職。而後去。執若力辭于未就之前。況今蜀中去朝廷萬里。非如輦轂之下。有所奏請。可以即達。苟或任非其人。久此曠廢。豈不輕失事宜。數爲更易。豈不重困民力。此臣所以再三審度。決不敢冒昧而受。以重前日之罪也。伏望聖慈。蚤賜矜允。追寢成命。臣無任激切戰栗之至。

表

謝權吏部侍郎表

灑從清華。非歷階之可至。銓曹叢劇。必游刃之有餘。會謂臣愚。亦叨帝舉。伏念臣受材不腆。涉世多艱。竊察寒閒。不適于用。單子獨立。莫爲之先。仰察聖明。俯燭幽隱。雖或排擯之云久。終然簡記之不移。乃者方勉就于外除。亟召還於中秘。躊躇四顧。不意自全。沐浴三薰。復與入齒。惟是猶無于他技。幸今得預于斯文。竊冀從容其間。庶幾壓飲之益。遠蒙誤寵。超置近班。矧黎獻之惟帝。臣豈其乏使。而六官之皆民。豈安可非人。退省妄庸。倍增戰栗。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無私覆。仁不遐遺。底慎兢兢之萬幾。兼收斷斷之一介。運獨化於陶鈞之上。執非曲成。效薄技于周衛之中。何以仰報。惟忠義之是守。要死生而弗渝。

謝戶部侍郎表

究財貨之源流。初非素學。迫威顏之咫尺。弗獲終辭。冒昧而居。願賸是懼。伏念臣受才不腆。涉世尤疏。退處鄉閭。食不供于伏臘。出書吏政。每拙于催科。緊心計之非長。于自謀而可卜。自蒙誤寵。獲備從官。乃若理財。實今急務。曾徵管穴之見。少效芻蕘之忠。闕所不知。安于無用。豈謂地官之乏。遽承帝命之嚴。豈

量能然後授以官。而聽言然後試以事。今此二者。臣無一焉。矧以財力不支。公私俱困。謀無遺贖。而未聞悠久之計。日不暇給。而未見勤勞之功。宜得異材。俾勝此任。豈無可使。乃以及臣。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以道觀能。用人惟己。永言國計之事。太息人材之難。以謂象罔得珠。或出乎智力之外。伯樂相馬。不在于物色之間。故特取臣於愚。類非責效於凡近。惟是不敏。既如前之所陳。過此以還。又非臣之所及。莫知稱塞。徒切戰兢。

謝兼侍講表

民部獨員。方不遺于餘力。書筵兼職。乃得預于斯文。仰聖恩之有加。愧凡品之非稱。伏念臣學雖好古。材不逮人。佔畢呻吟。初未離于糟粕。望洋歎息。悅難究于津涯。何意誤知。俾陪勸講。惟茲魯史。裁自仲尼。豈無詩書。未若見之行事。亦有游夏。莫能贊于一辭。況在後來。敢云能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篤實。輯熙光明。獨傳先聖之心。合若符節。博詢多士之說。至于芻蕘。雖甚無庸。亦將有取。與人爲善。幸親見于聖時。足與以言。晉益堅于素守。

福州到任謝太上表

入備從臣。出專方面。皆公朝之選。豈緇力之克堪。伏念臣起自書生。遠隨計牒。在庭多士。首蒙擢第之榮。去國累年。兩被賜環之寵。無左右涉談之助。無期功強近之依。獨賴聖明。俯燭幽隱。叨逾過分。報效難聞。昔已免于譴阿。今復當于委寄。茲蓋伏遇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陛下。誠參化育。道極高明。不自有于成功。莫能名于至德。凡是飛潛之類。孰執非長養之餘。自願么微。若爲稱塞。布宣漢詔。敢忘三尺之循。仰戴堯仁。第切萬年之祝。

謝授敷文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表

連率之權。非其他比。職名之寵。不以次遷。內省無堪。力辭弗獲。伏念臣來自下土。列于近班。斗筭之人。豈足言于遠略。老馬之智。猶可效于外官。心雖甚勞。課僅自效。敢謂聖明之過聽。復茲委寄之有加。以不知兵。而盡護于將屯。以未閱歲。而再升于華序。愧懼交戰。啓處靡皇。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居九重之選。而垂念于遠方。攬多士之富。而曲收于片善。察其謹畏。謂可使令。特捐寵光。明示恩意。可當一面。願曷稱於褒揚。如履薄冰。惟不忘於儆戒。

謝太上表

帥權特重。名寵過優。自顧么微。豈能負荷。伏念臣山林冷族。章句餘生。親蒙賜第之榮。遂出在庭之右。浸叨簡拔。馴致超逾。茲者獲奉藩條。備逃官謗。敢謂褒嘉之渥。更當委寄之隆。人微望輕。力小任重。殊未知于稱塞。徒有愧于生成。此蓋伏遇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陛下。道妙難名。功高不幸。凡曰飛潛之類。率皆長養之餘。獨此孤生。尤非衆比。身非敢愛。奚辭蜀道之難。心豈謂遐。自託堯天之太。

謝除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表

自昔端明之職。尤重選掄。于今侍從之臣。未嘗除授。乃緣外補。獨被優恩。伏念臣頃自遠方。入登近列。念



遭逢之匪易宜報稱之何如三沐而齋竊收還于神觀再拜以獻庶少效于愚誠而臣災禍淋漓疾病交戰身其餘糜尺寸之能伸處不遑事徒朝夕之是懼仰蒙聖鑒俯賜恩衷分符俾在于輔藩進職仍超於近列其為忝冒益以稠重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擴大明以照臨百官推至仁以曲成萬物謂臣才雖不遠固碌碌以無奇察臣志則靡他蓋惓惓之有義全其出處加以寵光名錄禁庭蓋無分于內外心存軒陛敢或替于須臾

平江府謝到任表

一麾出守實在于邦畿五月上官敢拘于俗忌第憂短拙莫副使令伏念臣託勢至孤抗塵滋久頃緣蜀道入覲漢庭親蒙一字之褒擢置六卿之長所兼職局皆極清華徒彈千慮之愚蔑效萬分之報曠官益甚終日靡寧屬申詔之垂仁俾優恩而補外十萬戶版圖之盛昔尤謂其繁雄五百里甸服之中今實同于馮翊矧施德之自近念為政以何先雖要路之津幸容引去而大邦之屏豈易克當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智燭萬微道包兼有稱物平施皆適人材之宜視民如傷尤嚴郡守之寄豈特曲全其出處蓋將期望以循良而臣頃侍清光屢聞審訓軫念民隱洞知下情誓殫撫字之勞仰稱聖明之意

文定集卷七

策論

廷試策

臣對臣聞治道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行霸道則霸未有力行而不至者也未有不能力行而能至者也今陛下策臣于廷詢之以天下之大計日觀聞治道之要願臣淺陋何足以奉承大問臣謹以所聞于師者言之竊以為為治之要特在于反求諸己而已蓋天下之事未有不本于一人之躬行也天下皆不仁宜不可為也然人君一為仁則天下相率而趨于仁矣天下皆不義宜不可為也然人君一為義則天下相率而趨于義矣故愛人而人不親則仁有所未至也能反吾之仁則人自親矣治人而不治則是魯有所未至也能反吾之智則人自治矣凡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吾之一身既正則天下心悅而誠服若風草之必偃自然之理也故曰治道之要莫先于此者也以修己安百姓為病此堯舜之所以反求諸己也以百姓有過為在予一人此湯武之所以反求諸己也小人怨詈則皇自敬德此高宗中宗祖甲文王之所以反求諸己也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孔子之言治未嘗不反求諸己也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之言治又未嘗不反求諸己也是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

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數聖人者達而在上則力行此道以澤天下窮而在下則力行此道以詔萬世自孟軻之死始不得其傳此微臣所以有望于陛下也今陛下果能反求諸己而力行之則凡所以問于臣者臣雖不言而治道固已舉矣不然則臣雖欲言之無益也然而聖策下詢則臣之言有不得而默者謹一二而對陛下當見此理之昭然而不復疑矣伏讀聖策首慕古先聖王之治若有所仰望而不可企及者臣竊以為聖王之治其則不遠陛下反求諸己在先立其志爾陛下聰明神武首出庶物其于天下之事若不足為者但陛下未之為耳夫以金人之入中國莫有當其鋒者宜若不憚于之較也然去冬警奏既聞陛下赫然震怒親總戎輅號令六師而敵人自遁所以然者以陛下之英斷而不憚于勤勞也湖湘之寇弄兵潢池為患久矣陛下委之賢將授以方略不出數月遂能殲厥渠魁去歷年深根固蒂之盜而安千里刀刃之餘民所以然者以陛下之明略而長任使也夫以陛下已能之事如此而可見之效又如此此臣所以知陛下之必能復古先聖王之治第恐聖志有未加焉耳臣不知陛下之志將與衰撥亂行帝王之道耶抑將趨小利急近功為霸者之事耶今聖策乃以正心誠意為言則夫帝王之道陛下固已知之矣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陛下誠能以其所聞所知尊而行之則高光明大孰能禦之哉至于措諸事業之間寬猛文質之宜特其餘事而已臣願陛下立志以為本以帝王之道為可以必至以聖人之言為可以必行法天行健不自懈怠日進一日新而又新則二帝三王之事豈有不可為者哉惟陛下力行之爾伏讀聖策以尊自即位九年于此思欲雪父兄之恥而復祖宗之烈夙夜祗懼罔敢荒寧施為縹緲治效闕然深維其故不憚改作臣以為此則在陛下反求諸己而先自治也昔杜牧論收復山東之策而以自治為上牧之言萬世之砭石也今陛下欲雪父兄之恥而復祖宗之烈畫亦先于自治乎草茅之士不知朝廷所以為自治之計者何也昔之人君雖當干戈擾攘之際亦必先擇形勝之地以為根本之圖故高祖之興根本關中光武之興根本河內今也不然譬彼舟流不知所屆自維揚而之臨安自臨安而之建康自建康而之會稽自會稽而再之臨安是都邑之遷徙未始有定論也越王之欲伐吳與種蠡協謀凡二十年然後得以逞其志今也不然今日以某人言某人之善而相之而明日又以某人之毀而罷之自艱難以來所置輔相凡幾人矣是宰相之廢置未始有定論也中間嘗用留守兵欲率勵羣帥復收趙魏矣幾渡河而輒罷又嘗以宰相都督諸軍議遣大將欲涉淮以趨宿泗矣俄而中輟是進取之前卻又未始有定論也至于號令之間如所謂前降指揮更不施行之類則于措畫政事何其無定論也如所謂以差下人別與差遣之類其于進退人才又何無定論也夫都邑之遷徙宰臣之廢置進取之前卻政事之措畫人才之進退皆國家大事不可易為者而乃紛紛不定如此則陛下所以為自治之計臣竊恐為敵國之所窺也如此而欲雪父兄之恥復祖宗之烈正猶御行而求及前九年之間治效闕然固其宜也今陛下果能翻然奮寤不憚改作則中興之業殆猶反手之易願先定大計然後從事毋為此紛紛錯亂而無歸宿也凡我之所以自治者無所不至卓然有不可勝之備則為之而成動之而功將無不可者矣又何以治效之不進為憂乎惟陛下力



行之爾伏讀聖策以真才之未顯實惠之未孚充食之未革為慮臣以為此誠當今之宿弊而之所以治之則在陛下之反求諸己也夫吏道未肅宰相之責也民力未蘇郡守縣令之責也兵勢未強諸將之責也臣竊謂天子之于天下所欲必得所求必至上之所好者玩異則下之人以玩異而獻矣上之所好者財利則下之人以財利而獻矣蓋未有上好之而下違之者也今陛下下銓選之令則誠有意于肅吏道矣嚴科斂之禁則誠有意于蘇民力矣謹揀練之法則誠有意于強兵勢矣然而真才之未顯則是宰相進賢退不肖有未盡也實惠之未孚則是守令承流宣化有未良也充食之未革則是二三將臣調兵整旅有未善也夫人君之詔也若聲而其下應之也若響苟好惡一萌于方寸雖不形于言詞氣色之間而下之人逆探其意而迎合之矣今陛下以是三者為宵旰之憂發于詔令而下之人猶不能奉承之無乃陛下誠有所未至耶苟誠未至而徒為空言則雖曰下詔書果何補于事哉臣竊見朝廷前日以郡縣之吏多非其人乃詔侍從臺諫館閣之臣使各舉所知以備其選一時在位之士蓋嘗以其所知而舉之于朝矣而未嘗出其姓名而試其用也又嘗下詔以今之守令有歷任雖多而非所堪者皆使退從散局當時蓋嘗略行之矣而今則又復廢棄而不舉也則是擇吏誠有所未至此真才所以未顯也數年以來民不堪命雖詔書出于上而虛令阻于下詔以出力自保則謂發其丁夫恐以備設贖軍則厚其錢穀弓材弩料竹箭皮革日日征求物物取辦貪緣姦弊下不聊生乃復寬下赦文放其租負而律文又以分數為限實不能免苟以欺之則是恤民誠有所未至此實惠所以未孚也今士卒驕惰賞罰不明無所別擇一切安養姑息之惟恐一夫變色不悅幸其無故則已矣教習擊刺叫噪號呼有如聚戲金鼓旗號白擬小隊皆效敵人節制蕩然雖其將帥莫敢自保至于冒請月俸虛糜餼廩蓋有詭名而請者矣蓋有以使臣之名而請者矣蓋有借補官資而請者矣朝廷知之莫敢禁止則是治兵誠有所未至此充食所以未革也凡此三者陛下苟能加之以誠心則必有能為陛下任其事者苟誠心未至則在下之人雖欲奉承而行之有不可得矣惟陛下力行之爾伏讀聖策且欲放課以核殿最省官以節俸稍屯成營田以寬力役平準均輸以佐賦入以爵賞之未艾則欲定武功之算以紀律之未明則欲參府衛之制臣以為此皆今之良法而之所以行之則又在陛下之反求諸己也昔唐虞之法則九載而黜陟周官之法則三歲而誅賞而朝無佞位官無曠職是放課固所當先也光武下詔減內外四百餘員太宗創制定文武七百餘員而國用以足民事亦理則省官又在所當先也二者之法誠足以核殿最而節俸稍矣然臣以為法之必行陛下不可不先正其心術也司馬光有言曰放課之法其本在於至公至明而已功狀者迹也公明者心也己之心不能治而欲以治人之迹不亦難乎誠以人主一有偏黨之心則以愚為智以是為非但徇一己之愛憎不復問其人之賢否而人才于是乎濶濶矣此放課之本所以在于正心術也苟況有言曰省官不如省事省事莫如清心誠以人主嗜好既形下皆輻輳而趨之各求自售則名器必自此濫矣此省官之本所以在于正心術也陛下誠能以親疏貴賤異其心喜怒哀樂亂其志使邪佞不得以惑之諂諛不得以人之如此則放課省官之法始可得而行矣屯成營田韓重華嘗用之矣終足以贖

邊將之用而省度支之費平準均輸桑弘羊嘗用之矣終能使餼不及民而上用自足則二者之法誠足以寬力役而佐賦入矣然臣以為欲法之必行陛下不可不先明于任使也漢宣帝與趙充國議論疆場之事一時在廷之臣或以為是或以為非充國以為明主可為忠言條列利害反覆凡數千言宣帝信任而不疑終獲破羌之功而收屯田之利以充國之事觀之則營屯田在陛下安得不明于任使也唐之劉晏初得渠河之利病乃畏為人牽制而移書于朝廷朝廷以其言為可行也遂以漕事委之故晏得以盡其才及臣攷其行事晏之掌邦計也凡始于廣德之二年而終于建中之元年前後十有六年乃始得以成其功以晏之事觀之則平準均輸在陛下安得不明于任使也陛下誠能蒐擢人才經略世故取其所長棄其所短久任而責成之則屯成營田平準均輸之法始可得而行矣武功之等在秦則凡一十七級然臣以為紀綱先振然後始可得而定其等也昔唐之肅宗嘗于戈多難之際朝廷之勢日以委靡爵賞濫冒莫此為甚將軍告身纒易一醉而已夫所以至此者皆本于紀綱之不振而然也惟上之紀綱日以不振故其下皆有覬覦之心以邀其上而上之人不得而不與此武功所以濫冒也然則今日之事豈亦取鑒于肅宗而先振其紀綱乎府衛之制在隋則凡十二衛在唐則凡十六衛然臣以為亦必紀綱先振然後始可得而參其制也昔唐之明皇承安太平之後苟且偷安昧于遠圖政令日弛法度日墮諸衛之兵寔以貧弱百姓苦之而張說始獻驥騎之議夫所以至此亦以其紀綱之不振而然也惟其上之人紀綱日以不振廢而不舉弊而不修此府衛所以敗壞也然則今日之事又豈亦取鑒于明皇而先振其紀綱乎凡此數者攷之于古驗之于今以臣觀之莫不可行而之所以行之則在陛下正其心術明于任使而振其紀綱焉耳古人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無治法者凡以此也惟陛下力行之爾伏讀聖策曰上之欲三辰明四時序災沴不生動植遂性臣願陛下反求諸己而應天以實可也下之欲風化行習俗厚姦宄不作而中外協心臣願陛下反求諸己而動民以行可也臣聞之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書曰面稽天若言聖人之奉天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是以顛沛造次不違于仁出入起居罔有弗欽凡以畏天之威而奉之爾大抵天道雖至高而下雖至遠而通于神而明人君一念一慮之失則足以傷天地之和一言一動之善則足以同天地之德善惡之應速于桴鼓臣竊觀于今歲之夏甘雨愆候陛下焦心勞思上懼天戒下憂民瘼不忘于食息之間既而膏澤繼降不出于旬日之內蓋以陛下誠有慘怛之心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陛下誠能因前日之所已為而推今日之所未為者擴而充之則天意昭格將保佑宋祚于千萬年矣昔孟子以齊宣王有愛牛之心且曰是心足以王矣況陛下如天地之大推此以往其何所不至乎此應天以實之效也惟陛下力行之爾臣聞得十人之心者可以將十人得百人之心者可以將百人得千萬人之心者可以將千萬人今陛下將大有為于天下宜先有以深服天下之心而天下之心亦未易服也刑威不可得而制權勢不可得而脅惟人主力于為善勤于進德始足以服其心爾昔宣王承厲王之烈小雅盡廢四夷交侵而終能復文武之境土者以其所以躬行于上者能服天下之心也故序詩者稱之曰側身修行天下喜于王化復行蓋方其



側身修行而天下之人固已胥慶。知王化復行矣。此民心所以歸也。光武初入關。馮異送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者。光武于是乎招徠。俊又屈已從諫。鄧禹之徒。聞風慕義。裹糧而歸。相與扶持。協贊以成。再造之業。陛下誠能體二君之所為。使聖德日新。昭著天下。則民之不幸而陷于強敵。將日夕引領而望王師之來。蘇惟恐其後。況吾東南之民。安有不協心以為陛下用哉。惟陛下力行之爾。臣竊見陛下臨政願治。當守太息。不以臣等愚淺。幸賜誘進。而以治道為問。仰慕先聖之成效。而追悔前日之失策。深思歷年之宿弊。而欲行昔人之良法。而又上欲得皇天之意。下欲收黎庶之情。聖慮深遠。規模廣大。皆非愚臣所能及。恭捧同日。沈吟久之。不知所對。周思歷算。竊以為今日之事。惟陛下可以為。他人皆莫能為也。故因大問之。及而輒求所以反求諸己之道。誠不敢務為多言。以上惑聖聽。臣不知陛下之意。將以今日之事。責之于誰耶。將責之大臣。陛下即位以來。大臣不為不多矣。以為不賢耶。則告廷之命。以某為有道。以某為有德。陛下何自而待之。以為賢耶。而中興之功。又終無以副陛下之意也。陛下亦思大有為之意。果能無愧于前王乎。苟為不然。則所謂大臣者。雖負經綸之方。且畏懼而避嫌。而其不賢者。又且持祿而保寵矣。是無惑乎治效之蔑聞也。將責之臺諫。陛下即位以來。臺諫不為不多矣。以為不賢耶。則訓誥之詞。以某為正直。以某為嘗諤。陛下又何自而待之。以為賢耶。而中興之功。又終無以副陛下之意也。陛下亦思大有為之意。果能無愧于前王乎。苟為不然。則所謂臺諫者。有懷忠徇國之心。方且待信而後諫。而其不賢者。又且希旨以求進矣。是無惑乎治效之蔑聞也。抑將望之四方之賢才耶。陛下即位以來。所以招徠而用之者。不為不多矣。以為不賢耶。則或得之衆論。或得之薦舉。或朝奏而暮召。或一歲而九遷。陛下又何所見而然也。以為賢耶。而中興之功。又終無以副陛下之意也。陛下亦思大有為之意。果能無愧于前王乎。苟為不然。則天下之士。其賢者方且奉身而求退。而不賢者往往旅進而旅退。患得而患失。阿諛諂佞。無所不至矣。是無惑乎治效之蔑聞也。以此言之。今日之事。惟在陛下自為之而已矣。苟能反而求之。勤而行之。奮然先有以自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樂效其死。舉天下之大。惟陛下所欲。將無不可者矣。不然。則羣臣雖有伊呂稷契。亦安能為陛下計哉。此臣所以願陛下力行反求諸己之道也。臣不勝倦倦。惟陛下留神省察。實萬世無疆之休。臣謹對。

論禦戎以自治為上策

唐杜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無術。復失山東。作罪言曰。若欲悉使生民無事。其要在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牛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敵為虐。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為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為浪戰。臣竊以天下之事。變化百出。不可以勝窮。然自其本求之。則一言而足。杜牧所謂自治是也。苟捨其本而訊其末。則雖千萬言。訖無益也。戰國之際。亦多故矣。孫吳之攻戰。儀秦之縱橫。奔走旁午。天下為之騷然。時君用之。利不償害。孟軻居其間。獨曰。蓋亦反其本矣。軻之反本。則收之自治之說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蓋自開國以來。至于今。

未有不自治而能治人者。牧之說。則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而臣猶有疑焉。何則。自治之外。復無他策矣。今以自治為上策。而又有中策下策。是未始有定論也。是謂其君不能也。若軻則不然。曰。國家閒暇。及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追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網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教。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夫不能治其國家。則已矣。豈復更有中策下策者哉。臣竊惟今日。所以待敵人者。曰戰。曰守。曰和。然此三者。皆未也。要當以自治為本。吾之國家治矣。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以和則久。所謂修其本而未自應。不然。未知其說也。

文定集卷八

制

除虞允文特授樞密使加食邑實封餘如故制  
朕惟昔人臣之美。見于詩雅之傳。或經營四方。告成于土。或飲御諸友。受祉于朝。君臣俱榮。中外作乂。乃眷樞輔。克勤王家。有能衛庸。既追繼于前哲。式序在位。宜特隆于寵章。左大中大夫。知樞密院事。仁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五百戶。食實封七百戶。虞允文。學貫道原。謀經帝載。妙綿作炳。識獨照于幾微。酬酢佑神。動自諧于節奏。出濟艱危之會。亟收戡定之功。游涉政塗。茂昭賢業。俾宣使指。往拊神隅。明師律于疊敵之餘。拔人材于隱約之際。振威靈于遐徼。勿士行枚。寬賦斂于疲氓。以為保郡。豈特戎車之飭。實惟邦本之寧。茲命遣歸。協圖內治。方倚毗于兵柄。肆就正于使名。載衍爰田。併加真食。以示褒優之異。以明委任之專。於戲。宥密之嚴。夙夜基命。英偉之重。精神折衝。其益屬于壯猷。以弼成于丕業。可特授樞密使。依前左大中大夫。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餘如故。主者施行。

除李顯忠特授威武軍節度使充左金吾衛上將軍食實封如故制

朕運文武之大柄。以濟時。操賞罰之至權。以御下。念秦伯用孟明之意。與馮唐面文帝之言。眷乃勁臣。久于閒地。肆頒新渥。靡限舊章。隨州觀察使。提舉台州崇道觀。隴西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一百戶。食實封一



千二百戶李顯忠。挺志堅剛。稟姿驍銳。生知大義。既用夏以變夷。洊奏膚公。期捐軀而殉國。頃者。成師以出。惟敵是求。方志馳于伊吾。乃威損于柁邑。勉從細典。以塞輿言。然而折馘執俘。亦云勳力。動心忍性。抑又累年。矧羣材之彙征。豈一嘗而獨棄。粵若國朝之制。凡厥將帥之臣。或元戎擁節之行。或周衛執金之守。昔鮮簡于竝授。今特出于異恩。內以增聲毅之嚴。外以爲屏翰之重。皆將觀政。非以假人於戲。與人之週。庶幾得頗收而能用。共武之服。爾其繼英衛之善。兵肇敏戎公。對敷休命。可特授威武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食實封如故。主者施行。

邊鎮節度使制

周之六軍。隱于南畝。及有風塵之警。則按籍而起。于是以六卿各將一軍。是則武事不在乎拔距越乘之徒。而在乎仁義道德之臣。此杜預所以緩帶臨戎。安石所以棄棊制勝。我有明哲。授之師律。其明聽朕命。具官某。才高當世。學通古人。試之以劇。而才愈出。臨之以難。而智益明。雄謀大略。信可以將萬兵。而備遠人矣。秦亭當兵車之衝。西郵羌戎。提按一道。必在能者爲之。節制夫斧鉞在前。六難在後。不用命者有顯戮。用命有厚賞。爾其勉哉。無墮兵律。

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沈介爲。招到三衙軍兵。並皆少壯及等。不擾而辦。獎諭詔朕。常思今之郡縣。有所興爲。往往殫然煩費。而事未必集。雖然。豈不存乎其人耶。卿任分閫之重。堅體國之義。招致銳士。入備禁旅。願從者聽。中率者助。初不以一毫累民。而道路云遠。糧糧畢具。又未嘗仰給大農也。嗚呼。茲亦可以觀政矣。予惟爾嘉之。

賜新除樞密使虞允文語口宣

帷幄之謀。方咨于耆。樞機之府。俾正于使名。其益懋于遠圖。以欽承于休命。

虞允文辭免恩命不允批答口宣

延登傑材。進冠樞府。嘉猷告后。方俟于沃心。孚號揚庭。豈容于反汗。

新除樞密使虞允文再辭免恩命乞檢行累奏許解機政不允批答

朕居安思危。常謹不虞之戒。柔遠能邇。庶幾可大之功。卿秉國樞機。朕心德。乃言可績。率前定于規模。不已于行。復外宣于威令。迨茲入輔。示以褒崇。事權弗移。蓋因已試之效。謀費具在。其尙克成厥終。勉副倚毗。毋勤訓告。所請宜不允。

尙書右僕射虞允文再乞解罷機政不允詔

卿名振華夷。材經文武。方茲注意。惟以仰成。曾坐席之未溫。乃抗章而欲去。義將安出。勢豈宜然。已明喻于至懷。尙存陳于前說。惟左右之宣力。蓋將有爲。非初終之一心。何以能濟。〔原註〕奏劄云。非不欲。宣力左右。初終如一。勉安厥位。益究乃猷。所請宜不允。不得更有陳請。

知樞密院事四川宣撫使虞允文辭免赴行在乞解罷機政除在外宮觀差遣不允詔

眷言四川。邈在萬里。惟汝一德。既咨裴度而往。于今三年。復念周公之久外。肆頒召節。好望來朝。迺引疾以爲辭。欲奉身而自佚。夫以忠誼徇國。功利及民。方與時而偕行。其何恙之不已。信人夙駕。宜毋事于回翔。元老壯猷。期即聞于入告。所請宜不允。仍疾速赴行在。

新除檢校少傅保寧軍節度使依前知紹興軍府充兩浙東路安撫使加食邑實封史浩辭免恩命乞許仍舊秩改奉外祠不允詔

卿入相初政。爲甘盤舊學之臣。出殿大邦。蓋禹穴神臯之地。歲勤再閱。氓俗浹和。肆稽進律之文。特舉久虛之典。而乃謂私養之未便。欲力辭而官歸。惟昔人臣。勤于王事。不遑將母。是用作歌。今卿定省庭闈。常如一日。願瞻鄉黨。實在四封。尙何異于家居。其即膺于朕命。所請宜不允。

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事史浩乞解府事賜一在外宮觀差遣不允詔

朕以卿望重。弼諧心存。孝養尹茲。東夏。非徒畫錦之榮。循彼南陔。蓋便晨羞之奉。胡爲來訟。欲就退閒。而況年穀豐登。里閭慶禮。蓋艾有邀遊嬉戲之樂。鯨寡無歎息愁恨之聲。爲政若斯。養志大矣。益思錫類。毋復懷歸。所請宜不允。

徽猷閣直學士新除知建寧府景夏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以卿厚德宿望。歸然一時。起于燕閒。付以帥帥。矧游紆郡。緘休有政聲。入長六卿。實倡九牧。令茲寄任。何足以辭。所請宜不允。

徽猷閣直學士新知建寧府景夏乞改授一在外宮觀差遣不允詔

卿歷守劇郡。綽有豈弟之聲。入踐禁塗。蔚爲侍從之表。眷予賜履之舊。寄以分符之嚴。推平日之政。以治民。藉本朝之望。以重外庶。幾兩得矣。奚必再辭。所請宜不允。

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凌景夏乞致仕不允詔

卿德齒之尊。典刑所寄。在昔甘泉之法。從實冠羣公。于今正始之名流。殆無幾輩。退奉祠館。游更歲時。俛仰湖山之閒。浮遊塵垢之表。既無外累。足以自頤。奚爲抗章。復欲謝事。其仍舊貫。毋有遐心。所請宜不允。

新除寶文閣學士致仕凌景夏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閱勞卿以官職之事。故特進名秩。以示資實而弗獲之意。蓋古之里居者。亦豈自暇佚而已哉。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卿其欽服朕命。勉盡此義。所請宜不允。

試給事中兼直學士院兼侍講陳良祐辭免除吏部侍郎恩命乞守一州或奉外祠不允詔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堯舜之政。朕所法也。卿蘊積淹博。造詣精深。秉風憲。記言動。出制誥。司諫諍。平奏事。詳命令。固已盡議論文學之選矣。官之卿貳。分職帥屬。以趨事功之實。朕又將有致焉。勉祇厥服。稱朕所詳試之意。所請宜不允。

尙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陳良祐乞界外祠不允詔

朕惟本朝之盛。諫官御史。類多以稱職久任。其辨明是非。糾迷邪枉。蓋不遺餘力。然未聞一去言路。乃切



切然願引避而亦無有輕議其後者。卿頃在諫省。始將三年。既而出納命令。銓綜人物。朕所選用。每有加焉。今忽以嘗任言責。欲避仇怨而去。是何故耶。傳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卿其安之。所請宜不允。

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陳良祐乞許奉祠或州郡差遣不允詔

卿夙以學識簡于朕懷。發舒謀猷。敬歷華要。方益觀于遠業。乃所去于周行。已喻至懷。猶伸前請。仰不愧。俯不作。奚虞怨謗之乘。言有物。行有恆。豈復悔尤之積。尚體茲義。其安爾居。所請宜不允。

新除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王炎辭免恩命不允詔

卿材猷敏博。器蘊淵閎。入踐樞密。甫周歲時。任邦家之重。知無不為。應事物之繁。綽有餘裕。俾進參于議。暇仍兼倚于本兵。謂即欽承。乃茲遜避。昔李德裕之興唐室。而陳執中之相仁宗。兩事業之如何。豈料第之足問。亟膺朕命。毋或他疑。所請宜不允。

新除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王炎乞于所除新命特免一職事不允詔

卿濟時之略。左右具宜。徇國之誠。夙夜匪懈。俾參庶政。仍總鴻樞。昔康定之紀元。從晏殊之建請。以共政之臣。當同體氣。凡安邊之議。皆得預聞。惟令兼官。蓋出此意。勉服定命。毋庸固辭。所請宜不允。

參知政事王炎乞只令以舊帶端明殿職名充四川宣撫使不允詔

仰惟祖宗一視中外。間道近躬。往釐遠方。初無末世五大在邊之嫌。蓋得周家二公分陝之意。朕念蜀萬里在天一隅。繼咨執政之臣。以重宣風之任。既藉故實。亦合時宜。載嘉許國之忠。會靡憚行之色。而乃欲避權寵。新還政機。非事實之當然。殆嫌畏之過甚。亟膺成命。毋復有言。所請宜不允。

尚書左僕射陳俊卿乞許解機務不允詔

卿修身齊家。允蹈先聖之學。持正應變。兼有昔人之長。調厲萬機。康濟羣物。既自任以重。必克成厥終。惟進陟于宰司。蓋甫踰于期月。若乃富強之業未集。陰陽之氣未和。方當恐懼修省之時。正需輔贊彌縫之助。胡為自列。乃欲告歸。昔成湯聖人。實賴一德。孔子為政。尚云三年。其盡刑罰之誠。益圖持久之效。所請宜不允。

尚書左僕射陳俊卿上表再乞許解機務不允詔

卿朕惟比歲以來。大臣數易。規模不定。何以成政事。康隆易陵。何以嚴國體。謂將在久任。要在得人。以卿道義純全。謀議宏遠。游更衆職。而名愈重。參翊大政。而力愈強。攷卜既精。咨詢咸允。乃真日僚之冠。式圖庶績之熙。方沃嘉猷。遽祈禪位。豈習見近事。但以輕去為然。而未諒朕心。蓋以既往為戒。苟紛紜之如故。奚經濟之可期。宜體仰成。益勤勩相。尚念分陰之惜。毋徒屢瀆之煩。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試戶部尚書會懷乞除一宮觀或外任差遣不允詔

朕與二三大臣。講論治道。以精擇久任。為用人之方。(原註)御製用人論。謂舉一劾一。則國計繁重。非他官比。如劉晏。執云。擇不厭精。任不厭久。陳恕。蓋皆久乃見效。今朕之用卿。既得人矣。其益單乃心。稱朕所以擇任之意。毋汲汲于求去也。所請

宜不允。右朝議大夫曾懷辭免除龍圖閣學士知婺州恩命乞一宮觀差遣不允詔

久勞暫逸者。臣子之至情。入從出藩者。朝廷之異數。既進退之無愧。宜恩榮之有加。卿自真周行。即可邦計深達。通之術。兼明取予之方。六年于茲。多績用懋。曳履正資于獻納。窮章屢丐于退閒。冠西清最近之班。付東道蕃宣之寄。裕民足國。已歸晏喜之功。宣化承流。尚繼驥黃之政。悉心思報。避寵何名。

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充荆湖南路安撫使沈介乞除一宮觀差遣不允詔

卿以正直之德。肅父之材。尸我一方。甫更數月。威惠孚洽。左右率從。胡為抗章。乃欲引去。委寄之重。方茲仰成。其體朕懷。勉安爾位。所請宜不允。

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充荆湖南路安撫使沈介乞除宮觀不允詔

卿以盡護諸將之略。而鎮拊湖湘。以特立累朝之節。而表率郡國。蓋其有本如是。固已不令而行。期年于茲。治效為地。而乃游陳奏。力丐奉祠。重念遠民。方依善政。其綏厥位。毋棄爾成。所請宜不允。

敷文閣直學士知太平州吳希辭免除徽猷閣直學士知隆興府恩命乞檢會前奏除一宮觀差遣不允詔

昔漢氏得人之盛。而以儒者通世務。僅三人爾。又不曾出于正也。不其難乎。卿夙蘊儒學。力持正論。而踐揚中外。更閱繁劇。統御立解。芒刃不鈍。非特以經術潤飾吏事而已。屬江西之謀帥。舉閩外而付卿。夫以才難如此。而卿乃欲退自暇佚。其可乎哉。所請宜不允。

徽猷閣直學士知隆興府江南西路安撫使吳希乞守本官職致仕不允詔

卿回翔禁塗。望實益劭。鎮撫方面。恩威一新。願欲于未至之年。求遂其知止之計。意雖甚切。義不可從。尚體朕懷。勉砥厥服。所請宜不允。

蔣希辭免依典故給月俸之半差破隨行幹辦使臣等恩命不允詔

卿懇避上宰。願持親喪。念難奪于至情。已特從于勸請。若乃積廩庫之奉稍。給戶庭之使令。非獨示寵異之優。亦以嚴等差之辨。載在典故。合于事宜。雖卿素懷損挹之誠。不累于物。矧今方在閔難之際。豈顧其私。然此恩章。查存國體。勉承眷意。毋復固辭。所請宜不允。

蔣希辭再辭免依典故給月俸之半并依格法指揮差破隨行使臣等恩命依所允詔

卿富經濟之業。冠弼諧之司。雖于寧三年。蓋無貳事。而式是百辟。宜有優恩。既致典章。始願詔旨。乃勳累奏。必欲終辭。重整素懷。勉從來諭。惟眷注之良厚。尤歎嘉之靡忘。所請宜依。

新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梁克家辭免恩命不允詔

卿學窮浩博。識造淵微。蚤冠冕于辰髦。踐騰揚于禁路。出納惟允。密贊邦家之宜。從容以和。益儲公輔之望。俾預聞于兵政。蓋蔽自于朕心。庶幾殫帷幄之謀。亦以驗時書之效。毋為謙挹。其即欽承。所請宜不允。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梁克家再乞解罷職任退奉外詞不允詔



卿宏材敏識。秉國機政。惟事義任重。而夙夜不懈之故。以逢霧露之疾。神明扶持亦且良已。謁告旬日。曾何足言。卿其節省思慮。輔近湯液。使適有喜。毋復以引去為辭。朕意焉。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新除敷文閣直學士依前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路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晁公武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祖宗時。其自待制除守成都者。往往進直學士之職。以遺之。矧卿服在禁塗。蔚為宿望。任四路兵民之寄。積二年鎮撫之勞。乃今進職。蓋云晚矣。又何辭焉。所請宜不允。

端明殿學士新除荆南劉琪辭免除資政殿學士恩命。只令帶見今職名。往知荆南。不允詔。

卿頃位樞府。盡心公家。見義必為。守正不撓。朕所未嘗忘也。荆居上流。晉比分陝。徒得君重。副吾四支。惟是端明之職。自明道復置。訖元豐。初無以舊弼為之者。卿雖無所增損。殆未稱朕所以不忘賢德與今茲倚重之意。進一等。蓋循故事。初未有殊特褒賞加于卿也。又何辭焉。所請宜不允。

新除戶部侍郎楊傑辭免恩命不允詔。

卿入踐省寺。出擁使節。理財之職。更閱幾徧矣。進貳民部。益觀來效。若乃知取予之有道。欲軍民之俱足。能陳此舉。實獲朕心。勉務力行。毋為退避。所請宜不允。

試吏部侍郎薛良朋乞檢會前奏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不允詔。

卿綽有文雅。富于材猷。雖三輔浩繁。而一切治理。載疇政績。擢實禁塗。既付以銓綜之平。亦需其獻納之益。美成在久。豈日月以為功。進思盡忠。其夙夜而匪懈。毋懷故土。而有遐心。所請宜不允。

新知太平州周煥辭免除徽猷閣直學士恩命不允詔。

卿頃任書。瀛有直聲。晚登禁塗。蔚為宿望。勉從便郡之請。蓋示優賢之意。學士之職。初非踰等。法所當得。義無可辭。所請宜不允。

新除吏部侍郎陳耀作辭免恩命不允詔。

卿敏識足以察微。宏才足以經遠。夙夜匪懈。知無不為。今之兵部。職分而事簡。非唐六典之舊矣。念未能盡卿所長也。爰正貳卿之名。俾司銓筭之重。亟祗厥服。益究乃猷。毋執謙詞。以稽成命。所請宜不允。

判章辭免除禮部侍郎兼侍讀恩命不允詔。

故舊之義。所以厚民風。老成之人。所以重國體。惟茲二者。卿實兼之。召置貳卿。典司三禮。卑以自牧。雖陳引避之辭。直哉惟清。其思選任之意。所請宜不允。

新除資政殿大學士致仕周葵辭免恩命不允詔。

士之致其事者。朕皆有以寵綏之。矧卿德齒之尊。輔弼之舊。朕所以貴德尚齒。與夫優待大臣之意。其可已乎。體予眷懷。祇服新命。永錫難老。使士大夫有所矜式焉。所請宜不允。

資政殿大學士知寧國軍府事錢端禮奏到任已旬月。年踰耳順。乞復令奉祠。退就閒館。不允詔。卿世濟忠孝。地兼親賢。入參政機。蓋實行于相事。出布德意。亦自昔之名藩。繫民具瞻。與國同體。宜盡股

朕之義。益圖屏翰之勳。而乃滂賈封章。力求暇佚。矧美成在久。豈旬月之足言。而克壯其猷。正耆賢之是賴。勉安爾位。毋復他辭。所請宜不允。

顯謨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王師心乞致仕不允詔。

朕方貴德尚齒。肆時耆壽。俊往往不敢寧息。實然來思。卿宿德雅望。而又近在輔郡。朕獨未之識也。雖以養疾之便。未能出從吾游。其可致為臣而遽已乎。所請宜不允。

捧曰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安遠軍承宣使吳拱辭免除兼知興元軍府事充利州路安撫使恩命不允詔。

朕惟乃父。盡力百戰。以保衛全蜀。蜀人德之。如甘棠思召公也。爾又能服父訓不違。公忠潔廉。是以士尤樂為之用。乃者即其駐軍之地。付以收守之重。從民之欲。因勢之便。用材之宜。庶幾建一官而三物成焉。往其欽哉。毋替朕命。所請宜不允。

降授安遠軍承宣使成閔辭免復職恩命不允詔。

卿自奮忠力。洊更險艱。間因人言。久去近列。雖稍遠于舊秩。猶退奉于祠官。屬閔寄之是嚴。歎人才之匪易。不以一書。抄入德。既當念功。安得壯士守四方。豈若求舊。俾建元戎之節。往臨京口之師。非名器之爾私。蓋事權之官稱。其祇朕命。益既乃心。所請宜不允。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廣州觀察使趙摯乞賜收還特轉行一官恩命。檢會近上奏劄辭許。賜自便不允詔。

卿總戎于外。宣力滋多。特頒異恩。升昇顯秩。夫將帥之義。一于徇國。故在易之罪。進退志疑。則利武人之貞。以治之。今卿辭避新命。而顧以去就進退為言。豈其宜乎。其即欽承。思所以稱。所請宜不允。

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晁公武銀合夏藥救書。

卿外分閩寄。邈在坤隅。載嘉鎮拊之勳。方履炎敷之候。肆頒珍劑。以示眷懷。

觀文殿大學士兩浙東路安撫使史浩銀合夏藥救書。

卿以輔相之崇。任蕃宣之重。屬炎敷之未艾。念鎮拊之良勳。式示眷懷。特頒珍劑。

知樞密院事四川宣撫使虞允文銀合夏藥救書。

卿趨造于朝。尚勤跋涉。節宣其氣。宜謹與居。念方屆于炎曠。肆特頒于良劑。即期入覲。以副具瞻。

參知政事四川安撫使王炎銀合夏藥救書。

卿參翊政塗。往釐蜀部。既捫參之艱險。復觸熱之神延。宜有分頒。以資衛養。

觀文殿學士福建安撫使汪澈銀合夏藥救書。



御前諸軍都統制郭振王友直趙博陳敏吳拱員琦王琪楊欽御前諸軍副都統制張榮郭剛張青郭謀王明銀合夏藥救書

卿夙推將略外總師干有嘉守衛之勤方屬炎蒸之序特頒良藥以示眷懷

資政殿大學士知寧國府錢端禮銀合夏藥救書

卿以政府之崇任名藩之寄方對時之祥懋其加意于節宣爰命疾馳往頒良劑

觀文殿大學士兩浙東路安撫使史浩資政殿大學士知溫州王之望資政殿大學士知寧國府錢端

禮資政殿大學士湖北安撫使劉琪銀合臘藥救書

卿義均股肱任重藩屏屬冰霜之方凜念夙夜之良勤宜有匪頒以資輔養

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晁公武銀合臘藥救書

卿綏拊西南勤勞夙夜歲華云晏寒氣方凝特頒湯液之良往助節宣之用

參知政事四川宣撫使王炎銀合臘藥救書

眷吾輔弼撫彼西南道阻且長歲聿其莫特致精良之劑式昭眷注之懷

御前諸軍都統制郭振王友直趙博楊欽吳拱員琦銀合臘藥救書

練戎于外宣力為多方此沍寒念其勤勩式頒珍劑以示優恩

御前諸軍副都統制張榮郭剛王明張青王承祖秦琪銀合臘藥救書

協贊元戎訓齊勁旅匪頒之寵沾巧惟均以慰勤勞式昭眷撫

鎮江府都統制成閔銀合臘藥救書

起從祠館外總師屯方卜啓行屬當寒凜特頒珍劑以示眷懷

武鋒軍都統制陳敏銀合臘藥救書

輟從環列外總師屯受命云初祁寒方凜特頒珍劑以示眷懷

正月一日賜金國賀正旦人使入賀畢歸驛御筵口宣

三元之慶萬物皆春眷乃皇華賜之宴樂其承寵渥以對休嘉

正月三日賜金國賀正旦人使內中酒果口宣

歲律方新春寒尙冽眷言使傳留止都郵爰致甘滋俾諧燕衍

正月四日賜金國賀正旦人使玉津園射弓弓箭例物口宣

卿等循聲而發克謹于容儀承筐是將俾煩于器幣豈惟適用蓋以旌能

金國賀正旦人使玉津園射弓御筵口宣

卿等新元展慶暇日出遊射不主皮蓋云和志宴有折俎庸以示慈

金國賀正旦人使玉津園射弓酒果口宣

眷爾新華遊于禁籞莫而後發樂且有儀式嘉審回之能往致芳甘之品

玉津園射弓酒果口宣

射以觀德樂且有儀載惟終日之勤特致上尊之賜仍加果實以助燕私

正月六日賜金國賀正旦人使朝辭歸驛御筵口宣

乃眷使華已辭軒陛即其舍館錫以燕羞蓋軫念于勤勞俾從容于衍樂

又

卿等趨庭告至整駕將行毋疾其驅尙少留于信宿既醉以酒式照示于惠慈

金使赴闕賜被褥鈔鑊口宣

寒律云初使華來歲念久勤于道路方入榻于都郵爰致頒宣以照眷渥

賜生餼口宣

眷言使節戾止都郵俾致餼奉式昭寵賚庶幾飽德亦足忘勞

賜內中酒果口宣二首

脩塗滋久授館云初錫以醇醪副之佳實出于內府時乃異恩

使介之華少留于闕下芳甘之品特出于禁中式致匪頒以昭寵異

賜金國賀正旦人使大銀器口宣

春元均慶鄰好修和載嘉四牡之勤特賜中金之器茲惟優異其克欽承

大金賀正旦使到闕平江府賜御筵口宣

遠會春元來臨近甸言念風霜之冽不勝道路之勞特示燕慈以將恩渥

大金賀正旦使到闕赤岸賜御筵口宣

使節飛華國函修睦近在郊關之外想多川陸之勞式示燕慈欽承至意

赤岸賜金使御筵口宣

使節倭遲亦云勤勩都門密邇諒切欣愉其頒式宴之恩以示勞來之意

賜金國賀正旦人使朝辭歸驛酒果口宣

卿等入辭法座出憩賓郵念將命之良勤矧就塗之非久洊加錫予以示眷存

賜金國賀正旦人使回程龍鳳茶餅金銀合口宣

靈卉之英建路所貢茲惟絕品非止常珍眷使節之首歸庶幾裝之增貴

赤岸賜金國賀正旦人使回程御筵口宣三首

卿等聘儀告畢使節言還出舍于郊將復勤于跋履既醉以酒尙少盡于從容

卿等已事而竣茲復祗于遠役式燕以衍宜少駐于近郊尙體眷懷庶忘勞勩

華正展會信使過歸方臨脩陸之勞宜有祖筵之盛庸將嘉禮以示至懷

赤岸賜金國賀正旦人使酒果口宣



卿等邊車言邁。甫出宿于近坵。飲酒孔倍。尙少留于祖帳。復頒芳旨。益厚眷存。

平江府賜金國賀正旦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卿等肅持使節。已畢慶儀。指燕路以言還。至吳門而少惕。申加燕勞。尙體眷存。

鎮江府賜金國賀正旦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卿等將命還轅。經塗會府。屬當寒凜。亦旣勤劬。爰錫宴私。以昭眷渥。

旣貽軍賜金國賀正旦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卿等畢使言歸。征塗云久。茲焉弭節。行即渡淮。尙少遲回。于胥燕樂。

鎮江府賜金國賀慶節人使銀合茶藥口宣

誕節甫臨。使華來聘。冒風霜之凄勁。涉川陸之悠長。特致匪頒。式昭眷撫。

鎮江府賜御筵口宣

眷惟使節。來會誕辰。適旣濟于濤江。方少休于候館。往頒燕衍。庸慰勤勞。

赤岸賜金使酒果口宣

遠勤信節。來展慶儀。行即扣關。俾伸廷勞。載頒芳旨。以助燕私。

賜金使上壽畢歸御筵口宣

誕辰紀節。信使造庭。進退周旋。見容儀之有恪。飲食燕樂。示吉慶之惟鈞。

歸驛賜酒果口宣二首

載嘉使介。入覲闕庭。已虔致于慶儀。復即安于公館。宜推好賜。以表眷懷。

誕節均歡。使軺修聘。俾之授館。行且經旬。游致芳甘。式將眷渥。

### 文定集卷九

序

陳忠肅公文集序

自荆國王文公。變更法度。後之用事者。又託之以濟其凶。一時忠臣誼士。尊君憂國。相與出力爭之。不爲不多。黨錮之籍。其大概可見也。然其言不行。身不用。則亦已矣。若乃辨白是非。如指諸掌。探索隱伏。如見其肺肝。反復傾盡。不遺餘力。姦臣憤疾。磨牙搖毒。必欲不俱存而後已。摧沮撼頓。流離傾沛。無所不至。而氣愈壯。言愈切。則天下一人而已。忠肅陳公是也。蓋公以身任天下之重。以萬物爲吾身。而莫知孰爲彼此也。以死生爲旦暮。而莫知孰爲禍福也。至大至剛。正直之氣。實與天地相爲終始。此豈苟然者。昔孟子推原楊墨之害。以爲禽獸食人。人將相食。夫見微而知著。非智者不能也。及事之已然。則宜夫人而能知之。若乃日見其效。身被其害。浸淫蔓衍。徧滿天下。而猶或不知其所以然者。豈非邪說之誣民既久。而與之爲一歟。靖康之禍。自古所無。世徒見其末流之失。而異時用事者。反得藉口以自解。然公方天下全盛。邊事未萌之時。固已有南北分裂之憂。是果何所見而言耶。學者于此。亦可以悚然而悟矣。遺書餘論。所以覺後覺。正人心。其所繫于天下國家者。豈曰小補哉。

徐壽卿集序

文定集 卷九



古之學者，非有意于爲文也。其于天下之義理，講習之明，思索之精，蘊積之富，熟既已昭晰而無疑，從容而自得，其發于文字言語也，如指白黑，如取諸左右，如楚人之爲楚語，齊人之爲齊語，亦不期然而然矣。後之人讀其書，誦其言，見其明白純粹，善美并具，而不可及也。則掇拾其遺餘，摹寫其彷彿，苦心焦思，求所以爲之，雖或近似，而終非是也。于是有以文爲諸儒倡者，則曰：文當以仁義詩書爲本，此雖異于世之逐末者，然其意則主于爲文，蓋亦未得其本也。永豐徐壽卿，年少氣銳，雖勉焉爲世之科舉之業，而引筆行墨，縱橫傾注，往往自出己意，不牽于俗，固已有過人者矣。既而從范陽張先生學，日見所未見，日聞所未聞，謂夫道之可以經世，而非私智之鑿也。言之必可行，而非邪說之誣也。天人之本一也，物我之非有二也。方將詳說而反約，強學而力行，以充極其所見聞，至于古之學者而後已。僅得一第，爲宜黃縣佐，而不幸死矣。其孤居正，持壽卿所爲文十卷，求予爲序。蓋觀壽卿之文，則可以見其學矣。故爲道古今學者之異，而序壽卿之本末如此，以授之爲居正者，尙行壽卿之志乎哉。

送王公濟序

多聞識，有智慮，可以爲難能。而君子之道，或非所先也。河南王公濟，從事于桂林，而應辰得與之交。其間學涉洽，極本末無所遺忘，議論馳騁，纏纏不窮。至于居官臨事，明敏精密，盤錯必解，隱伏必察，而纖悉無不舉也。世之稱道公濟者如此，而公濟所與余朝夕講貫，惟存心行己，求無愧于道之爲事，竊嘗夷攷其行，以實其言。蓋其與人交而不欺也，受人之德而不忘也，犯之而不校也，貧至于饋粥不繼，而收卹嫻遺，奉養教誨，身執粗衣，傲以爲之，率加以彌縫調劑于其間，無所不至。內外無間言，而怡怡然忘其貧也。余所能言，而其所不能言者，亦可以想見其存心矣。夫趨操出于正，則聞識知慮，皆一于正矣。由是而之焉，未始有二也。不然，則所謂難能者，吾未知有無之孰爲愈。此學者所當辨也。公濟將之官，問應辰所以贈行之言者，豈以應辰之相知，或異乎衆人之知耶？士之用心于內，非昭昭然以求聞知，是以知之者寡，應辰特以久相與處之故，而有見于一二焉耳。非敢以爲知也。使幸而相與處之日加多，則所知有不止于此者。今公濟之去也，涵養充實，德義益修，有不可知者矣。雖然，姑言其所知，而其不可知者，有待于他日之再見焉。

送鄭允升序

修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之天爵，以要人爵，孟子固已非之矣。至漢儒直誦言欲以明經取青紫，其陋甚焉。吾黨鄭生家貧，急于應舉，惟是夙夕誦學子試中之文不輟，模倣馳逐，庶幾及之。姑無望其如漢儒之明經，雖諸子歷代史，亦不暇涉獵之矣。其爲欲速，不太甚乎？夫捨本業而特剽竊以爲生，何可長也。學者固不爲科舉計，若生之爲科舉計，亦疎矣。紹興十八年，余爲宜春別乘，生適來學中，未幾告歸，求言以贈行。余所以爲生惜者如此，相別不可以不盡也。故直告之如此。

送鮑以道序

子游曰：君子學道則愛人，有地百里，固古人之所不敢苟也。永嘉鮑以道，強學博聞，樂善不倦，而疾惡如

恐不至，阨貧而不憫，部使者聞之，使攝臨海縣，而以道豈爲貧者哉。昔者黃魯直問政于山陽徐仲車，徐仲車曰：爲政之務，慮不厭熟，則寡過，陸倕佐則事舉，魯直報之曰：大雅之爲人遠矣，立參于前，坐倚于衡，何日忘之。嗚呼，應辰誦此言久矣，以告以道，以道曰：慮熟寡過，則誠所未至，陸倕佐，則吾固優爲之。夫君子自以爲不足，而優于天下，樂正子爲政，孟子所以不寐也。夫仲車之言簡而直，魯直以一代文豪，而服膺之若此者，誠有味其言也。惟以道于未至者，求所以至之，于所優爲者，不怠焉。然後知立參于前，坐倚于衡，何日忘之者，不徒一時言之耳。臨海之民，尙有望哉。

送趙允明序

洛陽趙允明秀才，訪僕于山間，將行，請曰：欲以至誠立身，大哉斯言，非自任以聖賢之重，其何能及之。雖然，世之以誠藉口久矣，諸子百家，如也。願求其成己成物，有如聖人所謂者幾人，抑其言之詭耶，行或整耶，是未敢易言也。試舉以問吾子，或者曰：君子誠心于爲善，小人誠心于爲惡者也。夫誠矣，又爲善，是誠與善爲二也。誠矣，而至于爲惡，是誠者非天之道也。隱于吾心，是耶非耶，子行矣，其疑是而疑，疑而思，思而得矣。

贈徐朝卿序

余故與徐壽卿厚，壽卿不幸僅得一第，余念之不能忘也。其弟朝卿，訪余于山間，且言生理益落，家世傳河圖書，不知其所從來，以人之始生歲月，按圖而攷其禍福，無不驗。今將藉此以餬口，余爲再三嘆息，久乃使試其術，以至汎問錯取，參差不齊，而一一皆中，異哉。子之有是書也，朝卿本業儒，爲性靜慎，無世俗日者多言誇最之態，故術之精確，至于如此，而不免于併辭就也。雖然，由子之術而論之，則既有所保矣。挾此以遊世，使人人皆知通塞之有所係，亦庶幾季主君平之意乎哉。

贈杜術士序

世之推步五行，以談禍福者，皆祖李虛中，爲虛中者，其自攷必審，其自信必確矣。然酒服藥觀，幸長生，而願以速死，是不知命之有制，而欲以力勝也。其自攷者如此，何以攷他人之禍福乎？其自信者如此，何以使人之信乎？又況爲其徒者乎？世人不攷其源流，隨而信之，此吾所未喻也。今番禺杜君，爲虛中之言者也。然何其談人之禍福，歷歷不少差，又有使人不能不少信者。夫君子之安命，非能逆知其淹速之度，要以爲非人力所能致，故一切任之而已耳。彼以夫茫昧恍惚，不可致詰之理，而尙可以智索，則遂謂亦可，以力勝也。此虛中之所以因歎。

記

守正觀養二齋記

方耕道謂某曰：吾聞諸中書呂公，公問諸其先友，曰：守至正以待天命，觀物變以養學術，吾退而名所居之二室，曰守正，曰觀養，將朝于斯，夕于斯，從事于斯，以毋忘呂公賜也。願子爲我記之。耕道抗遺之氣，闔門雍睦之行，出處之節，其過絕人者甚衆，今無乃視鄉所有爲未足與，是非邪正所在，有心者所同知也。



然而以衆人之所知。而世之君子。有不能行。平日之所恥。一朝有安行而不疑者。夫以口耳之學。血氣之知。以當利害之變。何止于杯水救輿薪之火也。是以紛紜叢脞。莫能相向。能于此。不能于彼。勉強于所易。失之于所難。或僅能扶持。至于末路。不復自振。豈未可以一節爲定論也。顏子居陋巷。簞食瓢飲。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由後世觀之。能不感戚于貧賤。而失措于死生之際者。有之矣。孔孟之言。亦阿所好耶。意顏子所謂不改其樂。必不苟然者矣。晞顏之人所當效也。然則士之有爲有守。而不出于存養之功。難矣哉。此宜呂公所以有望于耕道。而耕道之所以不可已也。所謂過絕人者。將在此。而不在彼矣。某不肖。適者亦幸有聞于呂公。懼未之能行。今又幸而聞耕道之風。庶幾取則之不遠也。抑吾黨之士。又有從而興起者焉。是以爲之記。而不敢辭。

豹隱堂記

東萊呂君時敘。紹興十五年。丞于武義縣。冬十二月。因農之暇日。取官之棄材。築堂于廳之西。未旬月而成。公事之退。以與兄弟講習道義于其間。縣人有請者。曰澤其衣毛。以成文章者。豹也。蓋君子豹變。盡以豹隱名是堂乎。時敘以爲然。而屬某爲之記。所謂君子之文章者何也。其惟優游厭飫。閱天下之義理。而極其要歸。存于心而安。措于身而宜。發爲英華。流爲潤澤。而有不可掩者也。非外此而又有所謂文也。自孔子之前。聖賢之說可知也。而未嘗有以文與質兩立而並言者。單襄公曰。文去質。文去質也。而曰文。此後世所疑也。蓋古之遺言如此矣。世衰道微。乃始有文似而質非者。凌雜于君子之間。而莫能辨也。于是孔子始別白而言之曰。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夫質猶文也。文猶質也。實一而名二。又或至于偏勝者。疑非聖人之言。蓋言之不如是。則無以辨彼之不然。而明此之非有二也。使文與質而果異也。則夫敏而好學。不恥下問。自後世觀之。是爲質耶。文耶。蓋聖人之時。道之難明。辭之煩悉。則已如此矣。況又至于後世。習其名不察其實。物我異觀。體用殊致。其亦無足怪也已。惟呂氏之學。遠有端緒。粹然一出于正。爲世師表者相繼也。而時敘兄弟實謹守其所聞。凡衆言之是非。若觀火矣。持是而往。所謂執能禦之者歟。故予因斯堂之爲名也。而歷道學術之所以然。以告方來。使知呂氏所謂文章者。蓋如此。時敘名大倫。治先名大器者其兄也。允升名大猷。逢吉名大同者其弟也。

潛齋記

目之于色也。耳之于聲也。視之而能見。聽之而能聞者。誰歟。八荒之外。數千里之遠。鬼神之茫昧也。耳目之所不及也。而思之則得。索之則至。參列于吾前者。又誰歟。論至于此。非天下至神。有不足以名之矣。故揚子曰。神在所潛而已。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此聖賢與衆人之所同。亦未始有古今之異也。然而文章事業。邈不相及者。吾嘗求其故矣。三代以上。學者以知道爲先。泛觀博取。而究其終極。凡天下之物。莫非爲吾之資。至于浸潤厭飫。豁然開朗。卓然獨立。而自得諸我。則天下之物。亦莫非爲我之用。措之于身而安。施之于天下國家而宜。感格天地。發育萬物。皆自然之符。而無待于外者。蓋有其本矣。後世之士。有志于學者。推尋文義于毫釐之間。謹守法度于造次之際。亦可謂強學力行矣。而知之者實未至也。故明于春

秋。而災異之說。得以惑于勢利。而死者之變。得以驚。況其下者乎。此古今學術之異。不可以不辨也。建安陳德波。溫粹謹潔。孜孜焉以問學爲事。取揚子所謂者。名其居之室曰潛。而訊其說于僕焉。夫所謂神心者。猶曰天之高地之厚耳。要當知其所以然者。孟子曰。有四端于我。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矣。又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苟知之者。未至。則安能擴而充之。以盡其所以爲高明廣大者哉。故願于此。致意焉。居是室也。必有非昔之隱几者矣。

平政橋記

水自玉山歷信州而西。州之南有浮橋焉。歲月寢久。板罅柱脫。傾欹動搖。行者惴惴焉。夫徒杠輿梁之不可緩也。今奉議郎趙侯汝愚。子直。自著作佐郎來領州事。惻然念之。雖以比年費用日增。校之異時。相倍蓰。而不啻左支右吾。殆不暇給。惟是撙節浮濫。檢柅欺隱。銖積寸累。久之。得錢三百萬。而贏于是。撤舊橋而一新之。廣厚堅壯。坦如夷塗。父老嗟嘆。前所未嘗觀也。其下流曰三港。蓋永豐之水北行。又西南湜。集于此。而閩人所從往來之津也。舊以舟渡。至是。收其餘材。亦創爲浮梁。以易之。淳熙元年九月丙申。始作。閱六旬而成。其市材。工率爲平賈。謹視出納。無積留。峻刻之弊。民之與官。爲市爲役者。如私家然。自初聚糧。以至訖事。無一擾于民者。春秋常事。不書。凡土木之役。不時害義。固非其常矣。至于雖得其時。雖當于義。亦謹而書之。蓋以用力爲重也。況能于艱難傾側之中。委曲經營。纖悉備至。未嘗勞民之力。而能以革弊除害。以春秋之法言之。則其于凡例之外。變文以示義。宜何如。顧余不足及此也。特記其事而已。

昭烈廟記

古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患則祀之。此蓋不易之彝典也。玉山東嶽之行祠。舊創于普寧寺之西。紹興癸亥。相攸下。食得爽塏。始闢而壯麗之。俯嶽秩祀之神。莫盛于張王。初廟食湖湘。迤濱江右。施及玉山。然封爵同名。諱異。或者疑焉。按唐忠義傳。張巡許遠守一州。捍天下。慷慨死難者三十六人。史佚王姓名。逸無攷索。後江西憲使方師尹。撰弋陽行詞記云。曩效官京口。觀淮陰乘指亭記。論王始末。甚有條理。迺知王諱林。家于滑之白馬。安祿山之亂。巡遠提孤軍守睢陽。築臺募勇士。得兩震雲爲將。王與厚善。同出睢陽。乞師賀蘭。進明不與。俱斷一指誓信。軍中爲之驚駭。出涕。借還。且射浮圖。矢中碑。誓破賊必滅。進明未幾城陷。王等俱死之。夢其家曰。吾得請于帝。令輔南嶽爲司錄事。出乘輕車。迅捷如飛。掌察人間善惡。具以聞。而加賞罰。吾乘此可誅不忠。未幾進明遇疾。如雷之震。蓋其德也。然則王之膺帝命以輔南嶽。不獨表表于三十六人之中。而聲靈顯赫。且繇繇于千萬世之下。豈偶然之故哉。先是唐開元天寶間。王累舉進士。不第。曾有題衡州泗州寺詩。一水悠悠百粵通。片帆無奈信秋風。幾程峽浪寒春月。盡日江天雨打篷。漂泊漸搖青草外。鄉關難念雪圍東。未知今夜依何處。一點漁燈出葦叢。其文章有如此者。王平生任俠。常袖舉金鉞。以擊不平。死守睢陽。氣勁力銳。終始不渝。巡遠之忠義。震雲實讚嘆之。震雲之勇壯。王實佑助之。氣節有如此者。巢寇



傲境。衡民乞靈于王。寇過來江。遇驚。履者皆巨足。詢其故。曰。吾州兵屢也。俄有寇見偉人。高牙大纛。躍皆丈餘。寇魄卻走。境賴以安。隨處祠像。號感應太保。其威靈有如此者。是皆善德于唐也。生為精忠之臣。歿被盛德之祀。如潭。如邛。如柳。如樵。如撫。如南安。建昌。所至靈應。廟貌疊飛。不可殫數。賜額昭烈。則自政和乙巳始也。後南安查仲正等。捐金塑像。名曰取命案崇奉經年。紹興丁卯。仲正夢王坐白馬。揮金鞭。曰。祠乃江東水絕處。香火速移他所。否則禍及茲土。覺遂識此語。是歲春暮。遠送神像。并其侍從。舟載沿江。潯而東。卜皆不叶。至玉山始得卜。襄邑士麻官吏遠近。奉安于邑之暖水三山。實行繼之佐也。淳熙乙未。春。南安張珉等十三人。復辦供器。來獻。以備歲時供奉之需。自是水旱盜疫。無不禱。邦人咸輸財勸力。立祠于行嶽之東邊。詞之前。有泓泉。潄潔。凡有疾疫。謁飲即愈。歲遇庚伏。市民齋戒。微福。辭曰。收瘟。稍茹葷腥。擊殿無貸。七月二十五日。相傳為王誕。遐邇雅童。蒙恩戴惠者。香花簫鼓。肩摩踵接。闐咽道途。以答神麻。不但茲邑而已。邑令陸翼年。遂更名賜福。案王自政和至乾道。累封八字。是為忠靖。感顯靈佑。英濟王夫人。累封四字。是為協惠。懿澤夫人。竊謂古今惟忠義之士。一點英氣。磅礴穹窿。生為國家柱石。死則魂魂在斗牛間。王之忠義。類拔三十六人。知其功。史佚其傳。能無遺憾。然棄指之亭碑。可致異代之蒸嘗不絕。有非當時諸將所能企及。豈非王之名氏。史雖不錄。而褒封廟祀。不能不昭盛美。以垂不朽。殆天錄之以報其忠耶。然則勳事定國。禦寇捍患。王無愧于古聖王之祀典矣。茲廟遂成。缺記顛末。父老俾述其概。且以誌邦人被禍之慘。雖然。王之英靈利澤。固隨遇而隨著也。豈獨此邦而已哉。因敘大略。且作詩。使歌之以祀云。玉山蒼蒼。玉水清。神馭來下。今衆心傾。有秩斯祐。今昭靈。息妖。遺今福。羣生。五風十雨。今保秋成。鼓腹終身。今樂昇平。輸誠性酒。今薦芳馨。伐鼓坎坎。今鳴鑼。笙神。祝無窮。今曲直。享。欲報罔極。今搖心旌。

諸溪橋記

諸溪有橋。乃宋紹興間。郡侯秘書林公所建。前記備矣。然攷之圖志。橋乃從木。故老相傳。溪岸多楸木。遂以得名。或曰。衆流之所會也。故又稱曰諸溪橋。今且百年矣。水壩而收。過者病焉。余一日出郊。目擊恍然。動心。退而究其原委。則知前人創始。未必不為經久計者。自易木而石。蓋嘗買田以為歲修之備。立意固善。作法非良。適以田租屬之廣教院主僧。去來不常。悉以所入。資其妄用。橋之數圯不顧也。計田之入。歲為米二十五石有奇。與其斥為糴徒。蠶食之費。孰若收其贏。以助吾憲政。而況因接。屋猶存。舊地。撥沙取石。多有遺材。他山可攻。功亦易就。量其所費。衆謂得五十餘券。足以辦事。郡方窮乏。無力議也。于是以其租歸于官。存五之一。以贖掌橋道者。姑輟己俸。千緡助之。餘則于綱賞庫借用焉。積其歲之入。不數年。可以盡償。那得此租。則修舊起廢。來者不容道其責矣。爰屬上饒邑佐游君炳。董其事。游君精敏而峻潔。市材。工直。與時平。凡所經營。一如私家。未嘗毫髮擾民。不七旬而告工成。橋之址。創者一。修其半者二。衡為尺十有三。縱七十有四。為欄。為欄。悉完之。費八千二百九十四緡有奇。郡所撥之外。乃邑大家出。是塗者。爭助成之。余懼夫郡有修橋之田。而後人不之知也。又惜夫諸大家有樂施之善。而名不彰于後也。故

刻之石以紀始末。併以其姓氏。附下方云。

桐源書院記

桐源在貴溪縣南。高氏之族。唐時有諱寬仁者。累官至福建觀察使。自後以詩書顯庸者。代有其人。今國子監學錄可仰先生。寬仁七世孫。在家未仕時。刻苦學問。作書院於所居之旁。乃收召宗族及鄉人之子弟。教之。因名曰桐源書院。可仰出身科第。授今職。予與先生同郡。徵言于予。以記書院創立之始。夫三代之時。黨庠術序。家塾之教。遍天下。俊造之士。升于國都者。必皆自其鄉。故居于家。而孝弟廉恥之行。立仕于時。而仁義之政。修。後世鄉閭之教。廢。存者。獨州郡之學爾。今桐源書院。高氏特以教其家。與一鄉子弟。有古人閭塾之遺意。且書院者。讀書之處也。凡人讀書于書院。人所共知。讀書之處。人或未盡知也。豈徒華居廣廈。明窗淨几之謂哉。是心即書室也。吾能潔修神明之舍。以讀吾書。則論孟庸學之四書。不在方册。在吾丹府之中矣。六經子史之旨趣。不在篇簡。在吾靈臺之內矣。咀其英華。飲其膏醴。其為用。詎有涯哉。自古名賢巨儒。讀書皆在于心。故發揮為事業。皆本諸是心也。今學錄先生。歷官以來。好學之心。未嘗有一日之倦。其欲立功立德。以圖不朽于世。亦未必不以古之賢人君子自期也。自茲以往。高氏子孫。讀書于書院。當以古聖賢心。學自勉。毋以詞章之學自足。他日有自此而達于郡邑。上于國學。赫然名聞于四方。則書院不為徒設矣。書以鏡于石。碑來者勉焉。

說

黃玄圭字說

吳郡黃子。夢有授之以名者。曰玄圭。寤而名之。請字于余。余曰。審如是。則神之所以賜子者大矣。于是字之曰夢錫。又從而論其說。夫物之在天地間。而為人用者。謂之五材。玉無預焉。然而天下莫不貴也。夫豈以無用而貴之哉。蓋其所以為用者。在此而不在彼也。材不足以明之矣。齊明盛服。于廟。于郊。于朝廷之上。上以感格三神。下以照臨百官。光大之德。盛美之容。必有以稱其美者。當是之時。孰宜為用哉。古之君子。務知遠者大者。動容周旋。而天下被其福。材不可得而名。功不可得而言。亦猶是矣。若夫蓬豆之事。出納之吝。闡稼之學。蓋有所不知。此學者之所當擇也。吾子都其名矣。則修其實以充之者。其在斯乎。

銘

陋室銘

顏子居陋巷。巷則陋矣。而顏子則王佐才也。陋巷非所以處之。柳子居愚谿。谿非愚也。因柳子得名。則愚谿亦非所以名之。余也無行誼之儲。不見此數子時輩。世所謂愚陋之士。而是室也。僅足以容膝。其陋矣哉。余之處是室也。固宜。而名之以陋也。亦宜。雖然。擴其所性。尊其所知。而以希顏為志。不在我乎。顏何人哉。希之則是。 (案)是題為陋室銘。而文係敷衍。又不用顏蓋創為之始。



端硯銘

應辰以端硯璞遺居中且為之銘曰。厚重而堅。溫潤而澤。渾然其不雕琢。凝然其不反側。惟吾居中。宜有斯石。

文定集卷十

題跋

跋貞觀政要

此書。蔡州公庫所刻板也。予頃守整。患此書脫誤頗多。而無他本可以參校。紹興三十二年八月。偶訪劉子駒于西湖僧舍。出其五世所藏之本。乃後唐天成二年。國子監板本也。互有得失。然所是正亦不少。疑則闕之。以俟他日。閒暇尋訪善本。且參以實錄。史書。庶幾可讀也。時蒙恩除知福唐。且有旨促行。宥迫殊甚。二十有一日。燈下書。

書糾謬正俗

右糾謬正俗八卷。按顏揚庭表以為稿草纔半部。秩未終。則是書初非定本也。每章以朱書。據所釋字于上。然所引論語。尚書禮記。春秋。史記。漢書中事。則各以朱書。書名于前。自東觀漢記後。獨標朱書字。餘不復爾。而論語後有毛詩事數章。復不標毛詩字。不應前後乖刺如此。必是屬稿之際。偶爾標題。未遑緒正。除史記乃是論作史體制。宜如舊外。宜改朱書論語字。為性與天道。尚書為覽之者。不一。禮記為取。春秋為游。漢書為陳。宋書為道。憐。又春秋下。皆是左氏傳事。或詞非解經。小顏既欲立言正俗。必不以左氏傳為春秋也。又所字下。止引漢書原陟傳。別無訓說。疑有闕文。受授字。乃是壽字。有兩音。宜改受授為壽。以

此益知非當時定本。顧所是正。謬甚衆。惜乎不見成書也。然而以東門之楊。解坊記。經意各有所謂。不必以為一義。古文有又字通。三王有乞言。讀有為。又字未失也。裨謔謀于野。則獲。自是記一時事。恐不緣草創立文。謂後學不當因此以草創為草野。則可。而以疑左氏則過矣。後世帝女。雖不執婦道。然立言正俗。而曰公主既尊。止得云侍奉。亦未免為習俗所移也。潘岳賦。賴前哲以長懋。岳必不以懋為勉。但拘于聲韻。易左氏語以奉合。懋蓋取茂盛之意。若以為勉勵。非惟不合左氏。亦復不成賦。語岳必不然。斯則文人相輕。或損其真矣。殿研二釋。頗為穿鑿。按晉書。沮渠蒙遜謂劉祥曰。汝敢研研然也。研研即囁強之貌。恐語音變。而為殿研。殿乃殿帥。研乃研摩。有何交涉。而合為一語。必欲求其一義。則又過矣。第七卷所辨奚斯。以予考之。其失自揚子雲始。子雲曰。正考甫嘗臨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臨正考甫矣。正考甫得商頌于太師。非作也。奚斯作新廟。非作詩也。而以與尹吉甫並言之。非其實也。班固兩都賦序云。奚斯頌魯。此又承子雲之失矣。至于王延壽。曹子建用之。不為無所自也。

書少陵詩集正異

始余得洪州州學所刻少陵詩集正異者。觀之。中間多云其說已見卷首。或云他卷。或云年譜。殊不可曉。既而過進賢偶縣大夫言。有蜀人蔡伯世。重編杜詩。亟借之。乃得其全書。然後知正異者。特其書之一節。爾。不可以孤行也。此書詮次先後。考索同異。亦已勤矣。世傳杜詩。往往不同。前輩多兼存之。今皆定從某字。其自任蓋不輕矣。詩以氣格高妙。意義精遠為主。屬對之間。小有不諧。不足以累正氣。今悉遷就偶對。至于古詩亦然。若止為偶對而已。似未能盡古人之意也。千金買馬。百金裝刀。頭言其服用之盛。爾。故鄉歸不得。地入亞夫營。言故鄉方用兵。爾。今悉以他本改作馬鞍。故園固未知其孰是。其說則云。若千金買鞭。以物直校之。非也。若故鄉為營。則營亦大矣。此等去取。非所謂不以辭害意也。律詩全篇屬對。固有此格。非盡然也。如密子彈琴。邑宰日。終軍棄繯。英妙時。黃草峽。西船不歸。赤甲山下。行人稀。皆律詩第一聯也。今改作年妙人行。以就偶對。若他本不同。定從其一。猶不為無據。此直以己意所見。徑行竄定。甚矣其自任不輕也。正異云。考其屬對事實。當作年妙。且英妙者。猶少俊云爾。不惟無害于事實。亦未嘗不對也。閩中所刻東坡杜詩事實者。不知何人假託。皆鑿空撰造。無一語有來處。如引王逸少詩云。湖上春風舞天棘。此其偽謬之一也。今乃用此。改天棘。夢青絲。為舞青絲。政使實有此證。猶未可輕改。況其不然者乎。余謂不若于杜集之後。附益以重編年譜各卷。敘說目錄。正異等。以存一家之說。使覽者有考焉可也。未可以為定本。

跋南溪始泛詩

此昌黎先生詩。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讀者當知之。

書韓公五箴

余素不能書。同官呂文甫以此紙求字。每誦韓文公五箴。恨習氣不除。動輒犯戒。至若言箴所謂。尤中吾病。因書以記過。且願與同志者勉之。字之工拙。不足道也。



跋李抱玉神道碑

按碑云與李光弼同討史思明。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太常卿。封樂城縣開國公。新唐書但云封樂城縣公而已。碑云轉司徒。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鳳翔右節度觀察等使。公抗表固讓。至于三四。帝順其請。去司徒僕射之職。授河西隴右副元帥。唐書云進司徒。吐蕃入寇。帝次陝。羣盜偏南山五谷間。抱玉討平之。即詔抱玉權鳳翔隴右節度。抱玉懇讓司徒。故以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西隴右副元帥。又讓僕射。故還為兵部尚書。蓋碑則司徒僕射並命。而抱玉併辭之。唐書則先辭司徒。故以左僕射同平章事。而又辭僕射也。

題令狐彰開河碑

令狐彰為開府儀同三司。元載為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彰在滑州。有開河之功。而唐書二人傳皆不載。

跋馮宿所為某人碑文

裴度征淮西。韓愈馮宿皆在幕府。後宿為比部郎中。愈論佛骨。時宰疑宿草疏。出為歙州刺史。今觀宿此文。諛佞虛誕。識見淺俗。詞氣卑弱。決不能作論佛骨疏。時宰之疑。其不智甚矣。

題改修吳季子廟碑

孟簡為浙東觀察使。以工部侍郎召還。初使府得代詔至。署留後。即行。李備觀察浙西。始請留。故使交政。及簡還。半道堂牒還之。如例。乃聽解。蓋詔至。署留後。即行。謂使府也。故備以為請。若列郡則自應交政。乃解矣。故此碑蕭定已拜戶部侍郎。而猶云潤州刺史也。近歲有類此而疑于著術者。此其例矣。

跋劉貢父詩話

詩話指功曹非復漢蕭何。為杜詩之誤。按漢高祖紀。蕭何為主吏。孟康注曰。主吏。功曹也。孫策謂虞翻曰。卿以功曹為吾蕭何。則杜非誤矣。

記戒石銘

右蜀主孟昶之文也。太宗皇帝摘其中數語曰。爾俾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聖意至深遠也。紹興五年。有詔曰。近得黃庭堅所書太宗皇帝御製戒石銘。恭味旨意。是使民于今不忘宋德也。因思朕異時所過郡縣。其戒石多置欄檻。飾以花木。為守為令。鮮有知戒石之所謂者。可令頒示天下。摹勒庭堅所書。非獨置之坐隅。亦以為晨夕之念。豈曰小補之哉。嗚呼。動植民隱。諄諄戒諭。聖意至深遠也。愚恐歲月遼久。而莫詳戒石銘之所自者。故書其所著全文。而識其事云。

題宋宣獻公帖

仁宗皇帝初即位。章獻太后同聽政。以孫公爽。滿公元。宋公綬。分侍講讀。今觀此帖。雖從容射圃之際。太

題包孝肅公奏議

文定集 卷十

一一五

一一六

包孝肅公奏議。分門編類。其事之首尾。時之先後。不可考也。如請那移河北兵馬。凡三章。其二在第八卷。議兵門。其一在第九卷。議邊門。其不相貫穿如此。今考其歲月。繫于每章之下。而記其履歷于後。若其歲月可見于章中者。不復重出。與夫不可得而考者。不容不闕也。庶幾讀者尚可以尋其大概云。如劾罷張方平。宋祁。三司使。而奏議不載。豈包氏子孫所不欲以示人者耶。本傳云。知瀛州。除放一路所負回易公使錢十餘萬。仍奏諸州毋得取回易公使錢。遂著為令。然著令。迺在慶曆七年十一月時。未帥高陽也。疑傳之誤。

讀龍川別志

無垢居士昔與某言。讀書考古人行事。既已信其大節。若小疵當闕而勿論。蓋其間往往有曲折。人不能盡知者。如歐陽文忠公誌王文正公墓。言寇準從公求使相事。寇公正直聞天下。豈問人求官者。若此類。慎言之。予知斯言之為忠厚。未能灼然信受也。世嘗罪宋子京為晏臨淄門下士。而草晏公罷相制。有廣營產以殖貨。多役兵而規利等語。為太甚。讀龍川志所書。悚然自失。輕議前輩。而不知其曲折。類此者。宜不少矣。無垢之言。予是益信。因書以自儆云。

題范蜀公集

按蜀公墓誌。公文集一百卷。諫垣集十卷。內制集二十卷。外制集十卷。正書三卷。樂書三卷。公成都人也。某守成都。凡三年。求公文集。雖搜訪殆徧。來者不一。而竟無全書。蓋公之沒。距今八十年矣。竊意歲月愈久。則雖此不全之書。亦或未易得也。于是以意類次為六十二卷。曰樂議。曰使北錄。不見于墓誌。亦恐其初文集中未必載也。而樂議或特出于世俗所真輯。今皆存之。又以諫疏。內制。外制。正書。樂書。附之。通為一百二十二卷。正書所得止一卷。今分為二。司馬溫公論正書。其間有云。舜無焚廩浚井之事。而今之正書無此語。豈亦非全書耶。

題范太史集

太史范公家所藏書。有曰翰林詞章者。自元祐六年七月止。紹聖改元。其間往往公手筆改定。然公元祐四年十一月。始為翰林學士。不知前此者。誰所作也。恐或有故。今皆存之。樂語則得于成都宇文氏。所編次論言集中。亦附于卷末。

題呂申公集

頃知成都。始得正獻呂申公集。蓋散逸之餘。哀輯補綴。非當時全書矣。然見所未見。亦不為少。其雜以他人所作者。什三四。既而以授公之曾孫金部員外郎企中。金部又屬其兄子大麟。大麟考訂刊削。為二十卷。方全盛時。士大夫家集之藏。未必輕出。中更黨禁。愈益闕匿。故一旦紛擾。遂不復見。而此雖殘闕不全。未易得也。金部惻然念之。欲以所得。板庶幾廣其傳焉。某方待罪太史。論次熙寧元豐以來。公卿大夫事實。雖前修盛德。蓋有不待言論風旨而可知者。然而傳信垂後。不可以無證。詔求遺書。將以補史氏之闕。久之。無送官者。每為之闕筆而嘆也。使故家子孫。皆能如金部用心。則其為斯文之賴。豈不厚哉。

文定集 卷十

一一七



讀申國春秋

右申國春秋十卷。蓋所記正獻呂公言行編年之書也。公方少時。天下期以經濟之業。雖出入四朝。人望愈重。然位有所屆。時有所制。士君子有遺恨焉。元祐改元。乃始作相。二聖共已仰成。而司馬文正同德比義。相為左右。文正久病。繼以不起。公實獨當宰枋。既而平章軍國事。雖曰釋文昌之任。而三省樞密院機務之要。皆預焉。非特一相所領。與夫平章重事而已。二府大臣。皆公素厚善。或所汲引。而左右侍從。以至諫官御史。往往極一時選。公論無壅。下情畢達。進退人材。損益政事。詔令數下。沛然如流水之源。莫之能禦。于是昔之引領慕望者。詠嘆淫泆。以為天下能事畢矣。然伊川先生獨曰。謂公得志。志存而未伸也。蓋公之任重道遠。伊川先生之知之。異乎人之知之。亦書所不能載也。因是書以考公之言行。又因伊川先生之言。以求所謂志存而未伸者。則公之所以言。所以行。可默識而心通矣。

題呂子進集

頃從中書舍人呂公居仁游。公嘗言叔祖待制。才高識遠。徽宗即位。初元。祐諸公竄逐流落之餘。蓋存者無幾。獨待制與會子開。尤為時望所屬。有欲求官。而訊于世。所謂紫姑神者。神大書云。待會呂作相。方發其言。雖戲。可以見當時人情所嚮。待制聞之。有詩云。夢寐西山結草廬。逝將臨水玩游魚。何人見卵求時夜。更著閒言問藐姑。毗陵張子厚先生蚤登第。以侍親不出仕。既終養。遂家居。元祐間。近臣屢薦。雖除官。亦不就也。于待制特厚善。待制知睦州。子厚追送累日。別後寄詩云。雞鳴雲鷲各有程。暫時相別未忘情。恨君不在蓬窗底。共聽蕭蕭夜雨聲。此詩亦可想見其人。待制之孫金部員外出示家集。始得拭目償所願也。因記所嘗聞于集後。張先生名舉字子厚。

讀呂榮陽公發明義理酬酢事變二書

世之自謂得道者。以前言往行為精粕芻狗。以治天下國家為緒餘土直。汙之放棄典刑。闕略事務。至于為西晉之禍。或者出而矯之曰。吾之道固所以經世也。然而天人異觀。物我殊歸。高明中庸。析為二致。迹其行事。則私智之鑿而已。洎果如是乎。龜山楊先生嘗謂榮陽呂公。昔在師門。實傳聖學。道隆德尊。為時先覺。今得公之遺書。有曰發明義理。有曰酬酢事變。蓋其言雖若有二。而道則一也。

題呂文靖公事狀

右呂文靖公事狀。公之孫中書舍人奉中所論次也。文靖相仁宗。得君之專。行政之久。他人莫敢望焉。而其輔贊彌縫。精微曲折。史冊有不能盡者。此事狀所為作也。昔人謂宰相所職。繫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凡所謀議于上前者。不足道也。方仁宗臨御。仁厚之德。清淨之政。民至于今受其賜。賢人君子。布滿中外。累朝賴以為用。號令文章。煥然一新。紀綱法度。皆可以持循而勿失。四夷和平。百姓富實。教化孚洽。風俗純厚。宰相之事業。蓋亦不言而喻矣。然而世之言伊尹百里奚者。孟子特明其不然。則是書之作。蓋亦有不得已焉爾。

跋劉丞相送子詩

文定集 卷十

一一九

某生雖晚。而幸得早從先生長者遊。忠肅公之言行。蓋亦竊聞一二。獨未嘗見其字畫也。紹興癸酉。與子駒相聚於桂林。所聞加詳。又得遍閱家藏手澤。以滿足平日之願。此紙乃忠肅謫居蘄州。送學易先生詩也。昔杜少陵云。賈誼才冠古。楮公書入神。湖南清絕地。萬古一酸辛。某竊謂此少陵之微辭。使人習其讀而不知者也。夫楮公之所以為後世嘆惜者。豈特以其書而已哉。

書劉忠肅公事

嗚呼。讒邪肆行。忠賢受禍。後之讀其事者。猶為之流涕。況其子孫者耶。子駒頃為永州獄掾。義不與仇人並處。投檄引避。世或以為太過。夫曾子不忍食羊棗。必有不能下咽者。亦何暇問他人之是非也。

跋劉忠肅薦陸公奏稿

左奉議郎知曹州濟陰縣陸彥回博聞好學。優有文藻。悉心公家。其政敏達。堪充不次升擢。清要任使。元祐六年。丞相忠肅劉公守鄆。而洛陽陸公知曹州濟陰縣。忠肅薦之。朝後六十餘年。陸公之子庚。得其奏稿于忠肅之曾孫茂。而刻石焉。陸公蚤以才氣踔厲傑出。王荆公贈詩有英才但未遭文舉。明主寧當棄浩然之句。及荆公秉政。士自疏遠。賤微。以片言一技。超取顯美。甚眾。而昔所嘆惜以為未遇者。迺獨不在選中。蓋必有不苟合者矣。至是。忠肅雖薦之。然朝廷亦不果用。未幾時風丕變。士之經荆公品題。與夫不用于元祐者。往往彙進。而陸公隨牒州縣自若也。以彼其才。而所守如此。可謂不負知己。益以信忠肅之知人也。

讀安樞密行狀

余承乏帥蜀。幕僚安君亨老。出示其大父樞密公行狀。因得以盡見前輩出處之節。顧猶有可疑者。如書紹聖四年三月事。極為疏略。若有所隱避。謹按公在政府。屢與章丞相異論。以觀文殿學士出守郡。章丞相之黨。中書舍人蹇序辰。言元祐間。公嘗棄四寨。請行細責。詔降為資政殿學士。中書舍人葉濤。不肯命詞。翰林學士承旨蔡京。復言公嘗傳會文彥博。司馬光。今降職。輕典也。于是落職。而濤調知光州。竊計作行狀時。蔡京用事也。昔春秋有諱辭。作行狀者。必居一于此矣。然春秋雖為魯諱。而沙隨之不得見。平丘之不與盟。則書之以為不必諱也。微辭雖以辟害。至于夫之時。則可以揚于王庭。而無所忌矣。故余特詳書之。以告其後人。徽宗即位。公復用。一日。帝謂諫官江公望曰。安惇近日全拜起不得也。江奏曰。安惇方正厚重。如山如嶽。豈可責以筋力。臣聞安惇在西府。裁抑僥倖。中貴多不樂。願陛下察之。此又余所聞而行狀所不及者。因併書之。

書元祐八年補錄

此王銍所論次。桐廬方雅川錄以見寄。余頃在祕館。見銍所進本。與此不同。疑銍復有所增損。以示人也。如蔡確傳。言確之治獄。于法外求情。如王安石之解經。于意外求理。今此語皆刪之矣。所記劉莘老云。諸公為蔡氏計。太皇太后獨不為高氏計乎。其語甚鄙。且意有所謂。又記莘老規臺臣。言文潞公之失。以諷勸之。議者不以王彥霖為直。審如此。何獨彥霖爾。蓋莘老。張芸叟。傅欽之。梁況之。王朋叟。韓原伯。皆不直。

文定集 卷十

一二一



也不知皆何所據。

跋蔡京乞焚毀元祐時政記奏稿  
一朝議論其可傳于後世者。燔毀無餘。然公論傲然。不與燬燼而俱化。五帝之事。千不存一。三王之事。百不存一。何足恨哉。

### 文定集卷十一

#### 題跋

##### 題司馬溫公奏議

溫公欲以宰相領總計使。其後宰相制置三司條例司。則公之官路施行。然且力爭其不可。蓋以名雖若同。實則大異。此天下之事。疑似幾微之際。所以不可不察也。

##### 題司馬溫公賓客目

司馬文正公所以揭示賓客者。不容有毫髮之私。懷德乎其不可犯。宜其不悅者衆也。然天下之人。瞻仰稱頌。至于今不衰。彼其僞爲色辭。輕昇官職。苟以飲惠徵譽爲心。而人終莫之與者。豈不異哉。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天下惟德可以服人。

##### 跋溫公與傅獻簡公帖

孔子許顏子以行藏。而顏子與子路或出或處。必有以相告語也。蓋出處之際。古人所甚重。師弟子傳授講習。亦無出于此者。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非畏其人也。畏其義也。獻簡傅公。以剛毅正直稱天下。在熙豐之時。雖未甚進用。然猶連拜五郡。既而得請開局。司馬溫公爲之忻慰。見于辭翰。蓋溫公所欲致朋友之義者。獻簡已不謀而同。宜其喜也。觀二公所以相與。亦異乎世俗之交矣。

##### 題申溫蜀三公倡和詞

呂申公知河陽。司馬溫公范蜀公並駕訪之。此其臨歧倡和詞也。既去。申公榜其所館爲禮賢堂。方三公同時法從。光華臺閣。然名未卓然。雖白會王安石紛更法度。莫不極力爭之。溫公除樞密副使。以言不見聽。迄不受命。蜀公年六十三矣。亦請致仕而歸。安石大怒。既落職。又自爲制詞醜詆之。申公自御史中丞出知穎州。安石亦改制詞加之罪。而天下更以爲榮焉。于是翕然仰望之。如泰山北斗矣。元祐初。溫公申公對秉鈞軸。而天下復安。蜀公累召不起。謂所親曰。吾所欲爲者。君實皆已爲之矣。又安用出。蓋其出處未嘗不同者。乃如此也。鄉人求此詞。因手錄以遺之。且書其後。庶幾誦其詞。想其風流人物。或者爲之興起也。

##### 題蘇東坡帖

歐陽文忠公與子瞻至厚。所以稱道之者。不遺餘力。而獨不及其字畫之工。至集古錄中。不取張從申書。乃知前輩好尚不同如此。又見其許可之不苟也。

##### 跋蘇東坡與巨濟帖

王介字中甫。其子沈之。字彥魯。蘇公自黃移汝。與彥魯遇于京口。作中甫哀辭。有東萊端能廢謝鯤之句。故此帖問東萊而云致意彥魯也。

##### 題東坡奏文呂二公免拜詔

東坡蘇公在翰林。草賜文呂二公免拜詔。引齊小白。鍾繇。馬燧事。既又以此三事皆非其類。奏乞聽其辭免。蓋公于是非可否。惟理所在。惟心所安。不以言出于己。而必欲遂其事也。公在熙寧初。力論免役之非。及元祐欲行差役。公復以爲難。使謀人之國者。皆如公用心。豈復有偏蔽之患哉。

##### 跋東坡書

黃幡綽告明皇。欲作白打使。此官真快人意哉。此雖戲語。亦見蘇公忠憤之氣。陳無己與蘇公書云。士于天下事。不當懷不平之意。彼蓋有所見而云耳。

##### 題春陵法帖

此帖內魯直字多削去姓名。蓋刻石時。蘇黃翰墨之禁未解也。三卷所收已不多。後復散失。故往往前後不屬。人言舒原伯舍人作郡時。棄置棧棘間。以此散失。蘇易簡之鑑尙。韓丕之純樸。前輩固已有定論也。

##### 書張士節字敘

魯直之以士節字張君也。若曰。無此節。則非士矣。其言可謂峻直而精確者也。聞之前輩。魯直疏通樂易。而其中所守。毅然不可奪。紹聖初。坐史院事。所對不少屈。于同時史官中。得罪最遠。轉徙萬里。流落異年。會徽宗即位。召之。不即就。于還朝諸公中。獨不復用。崇寧間。前之得罪于紹聖元符者。特不用而已耳。而魯直以言語觸諱。獨再被譴。閉居談說名義易耳。顛沛之際。則已失措。或者一更患難。不復人色。顧迺追咎鄉之持論。以爲講學未精。若其摧沮憾頓。至于再三。而卒以不悔。視死生禍福。曾不芥蒂。可信其爲信



道之篤也。張才叔以正直名一時。子魯直獨師事焉。彼誠有以服其心也。士節之子。播魯直所為字。故見過。余曰。此魯直日用之餘。推以予人者。非苟為空言也。因為詳道所聞于前輩者如此。

跋尚公帖

周之士也。肆蓋上下之交。而以公議相與。而無所迂屈。所以為大道之行。今讀此帖。既見尚公能以忠言報知己之德。又見一時風俗之厚。士得申其志也。視唐之文士。詞氣凄凄。至願蒸芝蘭以效祥。為庭燎以照客者。亦可憐哉。

跋山谷帖

余所視山谷翰墨。大抵誨人必以規矩。非特為說詩而發也。嘗有時示張氏子云。莫學今時新進士。談說性命如懸河。蓋當時學者之弊。

題劉陳二公與唐充之帖

劉元城帖云。唐令。又陳忠肅帖云。充之者。謂唐充之也。充之元符末上書入籍。為鄆道鄉。呂元明及劉陳二公所知。皆以為天下士也。其學以天人一理。內外一致。自灑掃應對進退。與酬酢。佑神皆一事。無先後之別。行義則達道矣。極高明所以道中庸也。嘗監蘇州酒務。為郡守。劾免。居實應十餘年。余聞于呂公居仁者如此。今劉陳二公所咨嗟嘆惜。蓋其得罪時也。歲月久。知之者少。故特詳書之。

跋成氏所藏山谷帖

魯直放逐嶺表。蓋世人掉臂不顧之時也。過祁陽。成君立道。以醫藥隱于市廛。獨能惓惓從之遊。昔秦少游謂僧法言能作雪齋。從蘇太史遊。不問可知其為人。士雖不可一概論。然成君要非碌碌者。立道之子。出魯直諸帖見。魯直字畫之妙。固當藏之。又足以發揚先德于不朽也。

跋王荆公所書佛偈

荆公贈太傅。其制云。少學孔孟。晚師釋迦。世或以為有所譏。然公自謂余幼習孔子。長聞佛老之風。而悅之。則制詞蓋公志也。公所書彌勒偈。此特其一爾。可以見公于異學。其篤好如此。

跋王荆公與呂申公書

右王介甫與呂申公書。介甫自少氣高一世。而于申公。屈服推重如此。然一旦同朝。議論少異。則詆之。惟恐不力。況疎遠之人。而欲與之較長短哉。觀末後一紙。無復異時之網繆矣。

題續池陽集

畢漸富章惇用事。嘗建請元祐黨人所立碑。宜一切毀壞。今觀續池陽集。二蘇、二孔、魯直之詩皆載。而漸富序之。向所建白。乃自犯之何耶。張丞相天覺在言路。尊王介甫而指司馬溫公為姦邪者也。及觀其作唐質肅公墓誌。言溫公則曰。司馬公光。謂介甫則直曰。王安石而已。由是觀世之議論。謬于是非邪正之實者。未必心以為是。使士大夫心口如一。豈復有紛紛之患哉。

題林子中集

右林子中集。初無卷第。今次為十六卷。林名希字子中。紹聖四年。同知樞密院事。然紹聖以後。章表之類。皆不見。豈其家不欲以示人耶。其在熙豐間。回翔館閣最久。又嘗貶斥。其作孫少述傳。東觀絕筆序。書當時大臣事。略不回隱。今此集所載。皆竄定無完篇。蓋既進用於紹聖。則詆元祐。譽熙豐。故其說屢變也。偶得其別本。今兩存之。

題金谿吳頤顯道文

人所見不同。謂元祐改更法度為非。猶或可也。而平戎賦乃云。因于官尹以擅廢置。非特法度公卿而已。此獨二蔡。二惇。敢為是言。其他雖紹聖元符用事者。亦不敢云爾也。險陂以幸遇合。為子孫者所宜揜惡。乃反刻之板。冠之卷首。若恐人之不知也。是獨何哉。

題蔡條訴神文

崇觀以後。世之大體雖可見。而其詳不得聞矣。觀此文條出官才一年。遭所生母喪。除喪則入館。明年為侍從。蓋僅二十許歲。爾嗚呼。亦異哉。及其流落困危。聲冤籲天。所謂不德。余以驟壯。姑尤余以速老耶。

書朱丞相渡江遺變錄

建炎三年三月一日。中書侍郎朱勝非拜尚書右僕射。五日。苗傅劉正彥叛。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子即皇帝位。隆祐太后同聽政。制除傅慶遠軍承宣使。御營使司都統制。正彥涇州觀察使。副之。六日。赦書上太上皇帝。徵號曰。睿聖仁孝皇帝。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除傅屬官張渠。馬柔吉。王世修。並為直龍圖閣。王鈞甫為右文殿修撰。十日。改元明受。其詔曰。稽日月有臨之義。合天人並受之公。御史中丞。鄭穀言。近日朝廷差除行遣。多出傅正彥之意。二人出入都堂。殆無虛日。外議喧然。若上下共由此道。國家興喪。未可知也。乞嚴賜戒。〔原註〕此章嘗得旨報行。時禮部侍郎張浚。糾合義兵于平江。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自江寧以兵來會。十二日。百官始朝睿聖宮。十三日。詔召呂赴闕。除張禮部尚書。傅正彥節度使。呂張皆不受命。詔責張散官。郴州安置。張又不受命。呂張等移檄討逆。二十三日。詔訪聞有侍從掌兵之官。不曉授受本末。不計社稷安危。輕易以惑人心。遷延而違詔命。蓋指張也。已而呂張皆奏乞復辟。二十四日。詔降睿聖皇帝為皇太弟。天下兵馬大元帥。康王皇帝為皇太姪。監國。二十五日。鄭穀留百官班乞全臺上殿。乃召鄭穀。與殿中侍御史。王廷秀。同對。二人力爭其不可。又至都堂爭之。遂寢前詔。四月一日。復辟。三日。義兵至臨平。傅正彥遣兵拒戰。大敗。乃遁。于是詔賜鄭穀曰。頃者逆徒作難。將臣扇兇。脅制朝廷。行其私意。大臣俛首。惟其所為。卿適在中司。義行正色。不為室家之計。屢陳社稷之言。雖文武協規。外有勳王之舉。而忠義奮發。亦由守節之臣。迨茲還政之初。特有樞機之授。〔原註〕降此詔時。朱猶在相位。今觀朱丞相渡江遺變錄。其秘謀奇計。固多世人所不知者。然其間大節目。往往不見。〔原註〕如苗傅及其屬差除。二。又六日。赦書上徽號曰。睿聖仁孝皇帝。今但云上幸別宮。繼有旨稱睿聖太上皇帝。然則赦書誰所定。所謂有旨者。旨安所自出哉。又改元明受。乃三月十日。而以為十八日。又十二日。百官始朝睿聖宮。今但于幸別宮之下云。宰



執百官皆從待衛如儀而已。張丞相所上表其略云：當今外難未寧，內寇竊起，正人主憂勞自任，馬上求治之時，恐太母以柔靜之身，皇帝以幼冲之質，端居深處，責任臣寮，萬一強敵侵陵，不肯悔禍，則二百年完廟社稷之基，拱手而遂亡矣。臣愚不避萬死，伏願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特軫宸慮，祈請睿聖，念祖宗委託之重，思二帝屬望之勤，不憚勤勞，親總要務，居形勝之地，求自治之計，抑去徽名，用柔敵國。然後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監國于中，撫定江右，如此則于國家大計，似為得之。如以臣言為然，乞行下省司，令率文武百寮，祈請施行。貼黃云：臣伏觀睿聖皇帝，方春秋鼎盛，而遽爾退避，恐天下四方聞之，不無疑惑，萬一恐生他事，更乞睿斷，詳酌施行。

〔原註〕此表全文見呂丞相勸主記。

今度江還變錄，但云張乞主上貶損位號，柔服敵情而已。

既改抑去徽名，為貶損位號，又表中其他要切之語，皆不載。蓋所謂徽名者，乃是時所上睿聖仁孝皇帝之名，其與位號不同矣。而差誤疎略如此，果何意耶？賊徒凶焰，而馮康國以布衣單騎冒險入城，說諭傳等，其死生未可知，乃謂遣康國者，欲成就一官爵耳。責張丞相散官，郴州安置，而止云罷禮部侍郎，謂徽書到，反正事已成，然二十四日詔，乃云云如此，何也？臨平之戰，而以為未嘗戰，勳王徽云：天下共誅之，而謂事若至此，雖誅何益。今因說再貶汪黃二相，而謂張丞相為黃潛善所知，且黃雖與國，豈不容其知人，況是時為執政者，其與黃同乎？異乎？竊謂遭變反正事之細微曲折固不一，然其本末大概，則有不可辨者，是以據其實論之，庶幾是非有考焉。

贖喻玉泉紹興甲寅奏對錄

正月初三日，樞密院劄子差往行在奏事，奉聖旨：張松兌、喻樞，初九日內殿引見。樞上殿奏曰：臣等隨知樞密院事，張浚前去措置江上軍事，敵騎已于十二月二十七日以後，節次遁去。淮甸今已安靜，浚遣臣等奏知。上曰：朕昨遣張浚措置江上，慮無遺策。江上事宜，卿等備知本末，故命卿等上殿。敵人因甚遁去，樞曰：敵人實欲長驅江南，陛下親董六師，將士奮勵，初至淮甸，首挫其鋒，我師堅守，敵人無隙可乘。遲回疲敵，固不得不去。此皆陛下廟算深得全師致勝之道。上曰：既全師，便與殺獲無異。樞曰：過于殺獲，上以為然。樞又曰：敵人愛惜士馬，不敢輕動，向使輕涉大江，則無噍類矣。上曰：長江不可輕渡，敵人貪憚，輒欲窺伺，苟能堅守，必不敢渡。兼朝廷今次諸事措置得宜，實天誘其衷，委用得張浚，及得卿等贊助之力。樞等曰：江上事宜，實緣廟謨措置，皆中機會。臣等初無毫髮之補。上曰：邇來措置，卻是不失機會。如張浚江上所行，皆與朝廷意合。松兌奏曰：敵人遠遁，皆陛下天威所臨。臣叔父浚，蒙被使令，無尺寸之功。今待罪于外，遣臣奏事，臣草茅疎賤，因緣得望清光，不勝萬幸。樞曰：臣等有已見，具劄子奏呈。上曰：好樞，讀劄子云：臣等聞杜牧有言：上策莫如自治，下策莫如浪戰。古今論兵者多矣，惟牧為得要也。屬者敵人深入淮甸，陛下親董六師，士氣奮勵，人百其勇，皆有吞噬強敵之心，而宸慮獨謂彼之所計者，不過勝負，而我之所繫者，乃在存亡。願所以自治者如何爾？豈能與之爭一旦之利哉？卒能不費一鏃，而坐困強敵，此殆漢高帝所謂鬪智不鬪力，自用兵以來，全勝未有如此者也。今敵騎既遠，議者必曰：乘勝復山東河

北為弔民伐罪之舉，此固今日之勢也。然臣等聞之，唐史有言：以亂易亂，終歸于亂。以治易治，其治乃定。兵法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今叛豫僭逆不道，則誠亂矣。民之戴宋則誠可勝矣。至所以自治而不可勝者，陛下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兢兢業業，日謹一日，若強敵之未退，凡學術之未明，則思所以明之。邪正之未辨，則思所以辨之。厚風俗，立紀綱，修軍政，持之以至誠，行之以不倦，所以自治者無不至焉。則將帥之臣，必能深謀熟慮，以成必勝之功。天下之事，可一舉而定矣。惟陛下力圖之。上聽畢曰：好好，又問諸將偏裨，可皆有圖志。樞曰：將士皆有圖志。松兌曰：近日諸將各遣輕兵追襲，皆有殺獲。張浚候類聚奏聞。上曰：時有捷報，昨日亦有捷報，因曰：敵人用兵，軍士不解甲已二十年，自古未有如此而不亡，恐一二年間，彼有自焚之禍。松兌曰：浚所遣間諜，並擒獲招降之人，皆言敵中情狀，敵眾實攜貳。樞曰：劉豫自此亦不復能朝夕矣。上曰：此益不足道。劉豫本只是山東一畜生，初無功勞，欲據十州之地，豈有此理。其滅可待也。上曰：劄子留下。樞即致于榻後。上曰：江上措置，卿等幕府之功為多。與卿等改合入官，陸權差遣。樞曰：臣等初無功勞，仰荷聖恩，臣等今欲復回張浚處，取聖旨。上曰：已召張浚，可諭以專舉回至常州以來，等候樞曰：臣等即使出門前去。上曰：且諭張浚令速來。朝廷事，一待張浚商議。樞松兌同曰：恭領聖訓，下殿謝訖退。

張蜀州出示外舅所書奏對語錄。蓋自甲寅至今，且三十年，事變百出，而丞相魏公云亡，將及期矣。為之感嘆不已。頃歲在朝，嘗因事進言杜牧自治之說，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然猶有可疑者，蓋自治之外，無他說矣。今乃有上策、中策、下策，是未始有定論也。是謂其君不能也。若孟子則曰：能治其國家者，誰敢侮之。不然則已矣。豈復有上策、下策哉。



俄罷知衡州。歸為陶穀所請。出為彰武軍司馬。六年復歸翰林。太宗即位。以為承旨。為文明殿學士。為參知政事。為同平章事。今譚叢記。訪知開封府。會太祖還師。獨不朝。貶道州司馬。三年。徙延州。別駕。五年。召判兵部。與國史所載絕異。因記之。俟他日詳考。應辰書。

題節孝先生行狀

吾黨葉君丙。讀節孝徐先生行狀。悚然起可作之嘆。又欲鏤之板。以淑諸人。誠有味其言也。夫先生嘗語蘇公子瞻曰。有功者多矣。而獨稱大禹者。以其不矜不伐也。有才者多矣。而獨稱周公者。以其不驕不吝也。蘇公受而書之策。又嘗語黃公魯直曰。為政之道。慮不厭熟。則寡過。睦寮佐則舉。魯直謝之曰。立參于前。坐倚于衡。何日忘之。惟先生之言。精確簡直。二公皆蓋世之才。聞一善言。而信受欽服如此。是皆可為學者法。故附益于行狀之末云。

書節行王夫人事

包孝肅公家婦崔氏。夫亡子夭。悍然無歸。而能誓死不嫁。拊養孤弱。以立包氏之門。元佑十年。詔封永嘉郡君。表其門閭。今觀王夫人之節行。無愧于崔矣。方宣和間。一草一木之異。州縣輒以聞。而獨無以夫人節行為言者。何也。

跋張右史送翟中書赴闕詩

右史張公送翟舍人詩。其間有云。稍出胸臆。蘇茂民。又改為吾民。又改云。況公之意常在民。然皆不如初語之勝。蓋右史時方在編籍。故語言間其長思如此。

題張魏公為王詹事作不欺室銘

凡人緣飾于外。何所不可。至于死生之際。氣不亂。志不變。此決非智巧果敢所能強為也。丞相魏國公將啓手足。為龜齡侍御。作不欺室銘。詞氣凜然。如曾子之戰戰兢兢也。學道之功。豈偶然者。龜齡以剛毅正直稱天下。方且以不欺銘其室。又資諸人以為善。若不及焉。其過人遠矣。

題張魏公折樞密與劉御史帖

平蠻之功。御史初不自言。非立功之難也。御史既沒。而其子汲汲然思所以推明父之志者。蓋父子之間。生死之際。雖或默或語。其趨一也。

跋張魏公釣臺詩

忠獻魏國公。純孝精忠。貫通日月。充塞天地。既以身任天下之重。至于可以去而去。宜亦與世相忘矣。然而惓惓之義。其根于心者。豈能已哉。此詩蓋公辭相位。過嚴子陵釣臺所作。玩味其意。趣于言語之表。想象其風采于翰墨之餘。庶幾得公之心焉。

跋張魏公詩

魏公以天下為己任。舉世莫助。齋志未已。此詩其將終二十日前所作。雖閱遠平澹。若將與世相忘。而拳拳之志。見于言意之表者。終不可揜也。所謂任重道遠者歟。

文定集卷十二

題跋

跨羅宗約試碎錄

士之言行。必于其私見之。蓋無所潤飾也。韓退之一時儒宗。及其示符詩。乃夸翺居處服用之盛。勸之以學。與其他言行絕不相似。識者疑焉。故右文殿修撰羅公。作試碎錄。所望于其子孫者。在于聞道而不為章句之學。自非精思力行。真知天爵之貴。為不可復加者。則閨門之言。豈能出于此哉。宗約年踰三十。蕭然獨處。紛華盛麗。不以汨其中。孜孜為道之求。至于當官臨事。纖悉必舉。隱伏必察。無一毫苟且。意曰。吾道固然。非有二也。蓋其淵源所漸。有自來矣。

跋譚師直士訓

長沙譚公師直。應辰未及識之。而得其言于劉子駒。為詳。蓋篤意于聖人之學。專以躬行為本者也。今年六十餘矣。取聖門之言。集為士訓。置之座右。以自課厲。汲汲焉如恐不及。蓋其心必有不可已者。惟躬行而自知之。非口耳可及也。

跋陳無已譚叢

右陳無已譚叢六卷。從建安游中孚借錄。竊意或不止也。按國史李昉仕周朝。至翰林學士。國初仍舊職。



題許右丞瀚作陳少陽哀詞

尚書右丞許公之為人其言也訥所著易春秋論語訓傳類皆簡要微婉今觀陳諫議哀詞指摘情偽究極本末詞繁而不殺蓋忠憤所激孟子所謂予不得已者歟

書吳忠烈遺事

忠烈吳公力捍強敵以保全蜀其忠勇謀略夫人而能言之今觀其遺事如平糶營田興水利闢曠土招流民減冗員節犒享汲汲焉以愛民體國為意昔充國省繇役之勞馮奉世惜轉輸之費郭子儀鎮河中士卒不勸而耕軍有餘糧三人皆卓然為漢唐中興名將蓋其用心遠矣今復于忠烈公見之公沒幾三十年蜀人奉嘗之如一日其忠誠之所感格惠愛之所固結非偶然也

書王直講所著教述篇

王公直講著教述一篇以為學者當高其志至于聖人而後已夫聖孔子不居庸可幾乎曰智仁聖義周官以教萬民矣既曰教之捨聖人孰為之標準故曰羿之教人射必志于的學者亦必志于的危冠侈袂厚自飾飾以別異于民至即古人所以教民者諄之顧疑且畏訖以不果何其不相應也直講之孫植既以先訓錄木流布又屬予書其右端因為道古人所以然者庶知夫士之尚志理所當然非以為高而教述所謂高其志者亦為流俗趨尚陋陋者云爾

跋李伯時孝經圖

漢石建以馴行孝謹為齊相國齊國慕其家行不言而治此所謂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也況于聖人乎伯時書此意乃微經析楊墨然者何也

跋程樞密答周侍郎書

贛州李先之剛介寡合言語確訥而于施公相予特厚宜和末嘗以書抵公曰受形氣于天地父母如聖揚可以無恨蓋自是二十餘年間天下事數變士亦竭其知力以應之究其所成能無負于初心者幾人也施公文學才不為後人而審于處己恬于自進白首一節全而歸之今資政殿學士程公亦以為可無恨者蓋其平日心之所存力之所至如贛州者其有以知之矣

跋李先之文

右李公先之文施聖揚見示聖揚毛季中二公皆從公游為某言公介潔寡與意所不樂者不忍正視其為建昌軍某縣使客至公輒移病辟之其間公之名願見不可得者往往先造其門嘗赴郡宴太守顧官奴私語公揖起席守俟之良久則公已去矣強挽竟不就蓋其所自立大抵類此季中又言公為西京學官程正叔先生方里居公一日見且請納拜伊川曰何也公因請受教伊川乃許後請別伊川曰子行太峻恐不免于世慎之朝廷議復元佑皇后位號公見諫官陳瑩中曰此雖美事然復之既易異時變更不難宜使百官集議考正當時所以廢繼之因庶幾可久瑩中明日將論之而瑩已降矣遂不果公曰瑩中非裂麻手矣使公當此地君子信其必能踐言後果有他議而服公之諫見也卒于虔州季中父彥時為

虔儆白郡具奏乞褒典守不從彥時獨銜以聞得贈待制某見聖揚問所聞于季中者聖揚曰舜顯與先之游從久未嘗一言及伊川也慨懷前修不可得見詳記所聞尚見公之彷彿云彥時名隨季中名叔度

書陶靖節及二蘇先生和勸農詩示鄭元制

吾鄉風俗大抵以貧富為疏戚以躬耕稼為恥今晚出益墟矣鄭元制始而富富而修而貧貧而修而始悟乃歐諸子使從事農圃抑天將空乏其身使復其本真耶然則貧未必非福也雖然貧而力農特勢使然願愈于迷而不復者耳元制其勢必復富矣當他日常不忘本則可以長處樂矣故書陶靖節二蘇先生勸農詩以勸之既躬行之更擇可告語者告語之使知今人之所恥昔人之所重庶幾可變乎

跋王參政祭蔣從義文

紹興二十有一年應辰官于桂林而識其邦人蔣公仲虎公嘗守容瓊二筦海瀕遐遠文法闕疎掩擲之物足富數世而公獨守清節終始如一今七十餘矣居陋巷中僅蔽風雨服食器用簡約樸素如草布之士且未嘗以圭泰公事請謁府縣余方汨沒吏牘間得暇隙即詣公清談輒移日退未嘗不歎服也既而聞諸公之鄉人公之皇考從義公雖為武吏而清慎謹厚素為州里所重余雖不及身親見之然循其流可以知其源矣他日公持王參政所祭從義公之文見示余復以所見于公所聞于公之鄉人者附益其後焉昔孟嘗守合浦以清著名蓋其先三世為郡吏皆有節義今蔣氏實相似然蓋士之能自拔于流俗者積習傳授必有自來非苟然也

跋曼容中復齋記

曼容生于相門而服用樸儉如寒素之士容止謙退如不勝衣詞氣和平如不能言者非特家法之純質性之厚蓋其學問講習所以省察涵養非一日積也嘗受易學于朱公子發取中行獨復之義名其所居之齋曰中復而范陽張先生為之記或曰易之道大矣復之六四曰中行獨復繫辭則曰以從道也而已非其盛也而獨有取者何哉曰聖人之言本末貫通體用備具顧所以充之者如何耳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而西晉之士更相稱許則曰我能成天下之務能通天下之志能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蓋不必問其如何而知其為妄人也曼容之于易探索玩味終其身而不厭然其所自處如此亦可見其擇善固執強學力行不欺不愧皆非苟然者矣

跋石洞霄傳

劉歆敘七略以道家為諸子神僊為方技至道家者流有所謂黃帝力牧之書蓋非特不以道家為神僊亦不以黃帝為道家也自崔浩請頒寇謙之之說于天下是後道家方技遂合為一以黃帝為道家且不可況又變而為方技乎人情喜異而疑似投其所喜乘其方疑而遂入之又借重于崔浩故黃帝之說其譌謬至此又安知後之好事者不以吾儂宗藉口此石洞霄傳所為作也玉山汪應辰書



舉茶馬李迨奏如遇馬綱攔併關人管押乞于四路見任兵官或監當官雙員去處時暫抽差使喚是年樞密院行下押馬使臣須承信郎以上人茶馬司申除承節郎以下依本等支破五人衙官請受外除保義郎以上至大使臣若並與支破本等請受顯是多費財用欲只支破五人衙官請受紹興十二年茶馬司又奏乞本司遇關押馬使臣于待關使臣內時暫差權仍于川路諸州支破驛券止立十箇月往回程限限滿便行住支紹興十八年戶部勘當茶馬司所申欲將押馬使臣驛券一等支破七人衙官紹興十九年茶馬司又申乞不差兵官止于逐路州軍見任監當雙員去處或指使內抽差相兼管押馬綱朝廷皆從之竊詳法意所以只差殿侍指使等及雖差保義郎以上而止支破四人衙官請受者蓋欲省費也後來令差承信郎以上者蓋欲擇其人而使之也又添支七人衙官請受者蓋欲優其祿而責之也然皆于見任或待關人內差今則每歲所差不下百四五十員例是無差遣之人或付身不圓而參部不得者或偽冒而不敢到部者或富有財力經營得一名目假網運以商販藉官馬以負載者是以費雖加多祿雖加厚而不可責以辦事或有虧失雖降官示罰亦不甚以為利害也竊謂前此州縣官有常員難以較那比年以來添差小大使臣之類布滿中外只成都府自有五十餘員如此等類皆是累有勞效朝廷所閱植而優佚之者履歷既多則凡事請練見有差遣則願藉稍重又有久在軍中知養馬利害者有雖或以老病揀汰而其筋力未衰其疾病已愈者有久閑坐食而願得執役且觀推賞者以四川諸司與六十餘州而欲擇百四五十員押網使臣甚易伏望鈞慈詳酌指揮其管押馬綱合于四川見任使臣去替在一年內者通行選差仍于所任州郡內支借請受蓋雖不替押馬綱而請受亦不可闕也若其請受不及七人衙官者然後計所當增給之數行下元分定州郡貼支如此則既不敢違背前後累降指揮又州郡得以省費而管押馬綱之弊亦自此可革矣

小貼子

竊見累降指揮減罷州縣冗員若依今來所乞即是四川一歲省百四五十員請給之費又免致未嘗請練無所顧藉之徒損壞官馬實為利便

請免買寺觀趨剩田書

準行在尚書戶部符準都省批下隆興元年六月十二日敕將福建寺觀元剩撥剩之田估價出賣事應辰反復思之參以衆論竊謂此事既行官中未見其利而百姓先被其害其他州軍事理曲折雖未能盡究且以福州言之庶幾可以概見今欲以趨剩錢為準每謂一貫得一貫之直則福州趨剩錢頗管十三萬五千九百三十五貫有奇計當價錢一百三十五萬餘貫竊緣福州依山瀕海地隱民稠風俗窮陋今取會到倚郭侯官閩兩縣其極等戶所謂產錢者不及五貫只如紹興二十八年常平司出賣沒官田產福州共估到價錢十五萬七千餘貫可謂不多矣至今首尾六年尚且出賣未盡朝廷既有賞格州縣官吏孰不樂于趨賞上下督迫非不嚴峻初者減價二分又減三分又減四分非不優饒然終不能及數可見民力之有限也今前者未盡後復繼出借令州縣急于奉行不過如前雖欲嚴立近限而民力不可

文定集卷十三

書

論存留田契錢與執事書

應辰竊以四川宿兵四十餘年賦斂禁權之利十倍于舊僅能贖給若一有調發橫費百出取之于民則民力已竭告之于朝廷則遠不及事所以自來總領所常須積積不下千萬餘道蓋以待不虞之備自比歲兩次用師之後積積錢引所存者纔八百餘萬內添印錢引二百萬道已準朝廷指揮對減虛額而白契稅錢四百六十餘萬道內以一百四十萬道應副湖廣總領所并支買馬等錢引九十萬道今朝廷指揮又令起五十萬道赴湖廣總領所而餘數發赴左藏南庫送納如此則四川財賦所積積者止有一百餘萬緩急之際何以枝梧恐非有備無患本固邦寧之義爰錢引既不出界必須措置輕賣只如銀每兩約六道半左右既出畝不得半價又有津運船脚及管押使臣軍兵道路之費然則四川所費失者甚多而朝廷所得者無幾聞總領所已具申稟伏望鈞慈詳酌將未起田契稅錢特許存留不勝遠方幸甚

乞以見任使臣管押馬綱與宰執書

應辰契勸所在州郡財賦匱乏然而用度之費有不可已者若乃無益于公家而徒以困散州羣如此之類所當講求而措置也伏見茶馬司令押馬殿侍報殿前司差殿侍闕許權差指揮使使臣紹興七年提



復加以多少言之其初歲得四五萬貫二三年後所得愈少所謂寺院之田既已割撥入官必無責令依舊輸納遺剩錢之理則是歲失十三萬五千有餘貫之入也又況田之不同其別有到于九等賣之不售其減至于四分固不可遙估以爲一定之價又不可堅執以爲不易之令則夫一百三十五萬餘貫者未必有九十萬之獲也以一年得四五萬貫而所失者十三萬五千有餘以累年得九十萬貫而所失者不知其幾千萬此所謂于官中未見其利也向者遣使括賣將寺院所收租課蠲銷除口食之外以其餘權紐計價直起發即不會將田段割撥今欲出賣必須將逐處田段各行分撥以某爲存留以某爲出賣事之初諸縣必且取責寺僧追集耆保供畫圖帳標立界至令不嚴則事未必行欲事之行則官員公吏必分散四出監守督責方能辦集公吏下鄉如虎豹出柙未有不爲民害者而官員之中其曉事愛民者能復幾人田里之間數月之內未見黑白而先騷然煩費矣至于田之肥瘠地之遠近孰爲當留孰爲當賣利害所在其間計囑欺隱何所不有治之則不可勝誅不治其弊愈甚獄訟自此繁矣出賣不行必有抑勒而使之承賣者苗稅不辦必有科配而使之納稅者紛紛擾擾未易具陳使其有益于官猶須斟酌事體以愛惜百姓爲重況其非有益乎此所謂百姓先被其害也凡此利害皆灼然可見若萬一遂行不過期月之間其弊自見勢亦必須更改第恐民已被害不若辨之于早也伏望鈞慈詳審此事所繫甚重特賜敷奏亟行寢罷以全國家賦入無窮之利以救一方百姓非意之擾實莫大之幸

小貼子

契勘福建一路不舉子之風最甚獨福州爲不然蓋如民家有二男或一人或兩人爲僧者今僧既無所得食人亦不樂爲僧民家生子其無田產者恐其無以養之其有田產者恐其不能備及也則將不能守其故俗矣豈不爲仁政之累契勘諸路出賣度牒惟福建一路爲多蓋歲納遺剩錢又視僧徒之增損爲多寡若田既出賣則止以見在僧數爲定雖有來者亦無所得食矣如此則誰肯出家度牒之數自此日減矣失官中之利此又其一也

又

某伏觀朝廷委本路漕司將諸寺觀遺剩田產盡行出賣約可得錢三百萬貫某雖非所預然事之利害灼然可見矧任一路之寄遺剩算名又隸本司其何敢默輒取其不便者數事言之竊見向者遣使割撥之時止以寺觀一歲所入計口給糧之外其餘盡謂之遺剩初不曾分田某段給口食某段充遺剩今者出賣旋行紐撥其間高下肥瘠之不同計囑之弊將紛然而起何可勝言此其不便者一也昨常平司賣官田錢數比今寺觀遺剩之數爲甚微猶且六年未能盡鬻至或非理科抑鄰保分外騷擾民衆尙未能辦見今不住據人戶論訴今所鬻之田其數浩瀚其限迫促又非常平官田之比況閩人至貧家無千緡之積一朝賣以三百萬緡將十年且不可得此其不便者二也本路遺剩錢元計三十四萬餘貫自後時有豐稔價有低昂隨年估直已不及元額尙有二十八萬餘貫賣田指揮既下寺觀更不復耕布自今歲便無二十八萬貫之入遺剩之外所失非一若更加賣常平田累歲之間積而較之何止三百萬緡此其

不便者三也昨來所差使者括賣口食之時未放行度牒今度牒既行僧道日增即不會添給口食寺觀亦只于遺剩數內將新蓋舊那融贖給其意猶謂既放行度牒朝夕亦須放免遺剩今既絕望而寺觀元給之數有限其新蓋度人將顧而之他則免丁錢不可復得此其不便者四也閩中地狹民稠常產有限生齒既滋家有三丁率一人或二人捨俗入寺觀所以近來出賣度牒本路比之他處率先辦集今寺觀窮寂觀者愁歎誰肯鄉道自是度剩必難發脫免丁錢亦復隨失此其所以不便者五也數事之外在州郡則有實封助軍大禮經總制鹽錢之類歲計既不可闕將取之于民則焦熬之態益甚今日應辰區區管見以謂朝廷不若明降指揮特免寺觀出賣遺剩田產多降度牒均之八郡姑以二千道計之爲錢六十萬緡兼不失二十八萬遺剩錢遂成九十萬緡又添二千人免丁錢比之鬻田累年不能盡其暗有所失不可勝計利害明白伏望朝廷早賜詳酌施行

請免豫借坊場錢與宰執書

竊見朝廷以用度不足豫借坊場一界錢此誠有不得已者豪右之家平居無事坐收厚利自當佐公上之急況本是合納之物特取之有先終爾此不爲過當其如坊場未必皆是豪右有借產以充抵當者有貸錢以爲本柄者有見敗關無人承買而向于其人名下理索者有已逃移而令鄰坊均抱者兼又有新舊界交加而爭訟未絕與決未定者有界未滿而不願接續者如此等類未易概舉正當分別輕重隨事措置庶幾有不得已之中猶不至于已甚今若但似坊場例皆拘借則貧羸之民無所從出徒費刑罰而官司坊場益以敗落自此人以買撲爲戒誰敢就者其所損失又不知幾何竊謂此令之出將及兩月州縣奉行急于星火其有力之家何苦以身受徵纒纒必無不納之理至今而猶不納必其所無從出者若朝廷明降指揮其已納者日下起發其未納者更不拘借只是遲以歲月又非捐以予民其于寬民力省刑禁爲利甚博萬一未能如此即乞檢會紹興四年浙東提刑明臺申請查降指揮更加詳酌早賜行下仍乞令州縣以今降指揮多出文榜曉諭民戶使猾吏不得貪緣賣弄而民戶亦速被實惠所有紹興四年指揮具錄在前伏乞鈞察

乞免解發鐵錢赴兩淮書

竊見近降指揮四川總領所于見管鑄到紹興鐵錢內起一百萬赴淮東西總領所納應副行使者兩淮曲折難不能盡知難以遙度惟是四川見今行使錢引全藉見錢爲之秤提民間方通貿易自天聖間官置交子務之後禁民私造每界印一百二十五萬六千有奇三年一界當滿則以新換舊至熙寧五年已兼放新舊兩界又自紹聖崇觀以來至于今日節次增印通兩界共四千三百餘萬道而鼓鑄鐵錢場監惟嘉邛利三州又以工役薪炭錫鐵所費不貲不能常鑄其于秤提校之所印錢引百無一二今錢引日增見錢日削則官司給納民間貿易合零湊數何以相濟蓋八九百之直須假錢引或四五百之數必以見錢儘見錢日削貿易不成恐難有錢引民不能用是錢引之法自此壞矣錢引權衡爲四川之司命國家所以養贍軍兵所以養民視之他路尤重況鑄到紹興錢見管實數聞亦不多目今收拾已自費力并



鐵錢好肉腐。搬運積壓。損敗為甚。移之兩淮。未必可以行使。欲乞詳酌指揮。行下四川總領所。除已起發外。自餘蠲免之。

論王歷不當與致仕恩澤書

契勳尚書吏部郎中。故右朝奉郎致仕王歷。家陳乞致仕恩澤者。竊見紹興十五年。劉昉知潭州。兼湖南路安撫。王歷係宰相妻弟。為安撫司幹辦公事。昉藉王歷為重。鑿空撰造。迎合欺罔。稱是遣王歷入蠻洞中說諭。人退還所僑省地。防進職再任。歷特改京官。其實並不曾得尺寸之土。而猶人自此非時出沒。恣意作過。全永邵武岡界內。常有劫掠屠戮之禍。巡檢縣尉。或行追捕。昉欲實其欺罔之說。反以巡尉為生事。或對移。或取勸。居民惴惴不保朝夕。監司郡守。亦共觀望。不敢理會。八九年間。凡近邊稍有家業。無不被害。百姓不堪其苦。詣行在下狀。朝廷始差鄂州統制官李道。前去措置。大軍入洞討蕩。方得平靜。論功推賞。約計四千餘人。其四郡民戶被害。以至與師勞費。蠻獠悉被剿戮。皆緣本路帥臣欺罔朝廷。冒濫官職之故。今來雖不復追治。豈可使王歷尚以當時所改轉積累之官。更與致仕恩澤。伏望朝廷。特賜詳酌施行。

論趙縉之詐欺受差遣與宰執書

伏見成都府準尚書吏部符。謹備錄在前。伏乞鈞照。契勳得符內稱。轉運司差趙縉之。錢引務差遣。及成都府放令本人錢引務供職。不令究治。依條施行。然轉運司所以差注者。蓋趙縉之見有差遣待闕。卻作無差遣。參運以同官司也。成都府所以放行者。以轉運司令就權也。行遣不審。兩者固有罪矣。而趙縉之乃是以詐欺受差遣。請俸給之人。豈得卻置而不問。又符內云。會到差注。竊稱即無趙縉之。添差錢引文字。到部。契勳轉運司係乾道元年。八月初九日。差注。稱已申尚書吏部。今來吏部符。係乾道三年。正月初七日。行下。豈有將及一年半。而申狀尚不到部之理。若非道路遺墜。則必有計會藏匿。以掩其詐欺之罪者。此亦所當問也。遠方官吏反覆冒妄。事已發露明白。而略不誰何。動輒如志利之所在。執不欲效其所為。此所以其事雖甚微細。而不敢不申稟也。伏望鈞慈。特賜詳酌指揮。

小貼子

契勳四川轉運司。依紹興二十八年指揮。每季差使臣一員。實定差文字赴部。仍開委所定差窠關職位姓名。申尚書省。其趙縉之定差文字。豈得獨不到部。伏乞鈞照。

與楊總領論虛額書

伏蒙垂示三百萬道錢引曲折。去冬兩司申朝廷。欲添印。以足三百萬之數。以為存而未用。于錢引亦不相妨。近總領所及除放文字。鄙意尚有未達者。蓋頃年權住備理。及取實鹽酒增羨錢。七十二萬餘。不施行。又請。又不到庫錢。此三項。恐須在虛額之外。卻看實所除放若干。如三百萬道錢引未知如何取。擬對補。前日已具此因。依回稟矣。竊謂若除放有定論。則三百萬道錢引。或用或否。在總領所審訂如何。

爾。自當從長也。趙總領初議。欲以三百萬道為十年計。仍以移屯軍馬所省之費貼補對減。且云若自此邊事寧靜。亦可足用。更看十年後如何。然亦以謂此。此外錢引。不可添印也。若如趙卿之說。似于引法無害。又未知曲折果如何。區區雖甚欲早定。而又于所未達者。不敢不盡也。所以向此待報。伏冀台照。

又

游蒙論。不勝悚荷。虛額錢其間如權住備理。不到庫。及鹽酒增利之類。正欲如今來所示。既見此等數目明白。則所合除放之數。始得其實矣。除此三項外。今減實到庫錢。二十二萬四千八百餘道。財賦曲折。固不盡知。減放過多。或恐難繼。豈敢不慮及此。但元降指揮。令盡行除放。如用度不足。即于添印錢引。三百萬道。通融取撥補用。則朝廷之意。似不止此。前來趙卿議。欲以移屯軍馬所省對減。而以添印錢引。作十年對補。但其所減者未必皆實。所以久無定論。只添印錢引一項。如趙卿之說。亦歲可減三十萬道。于總領所財賦似不妨闕。此外既不續印。亦于引法無害。方州縣田里煎熬之時。且稍與寬減十年。亦足救目前之急。過此以往。更看事勢如何。鹽酒增利錢。欲作一各件棄了。使後人不復取。仰見恤民慮遠之意。但朝廷指揮已令更不施行。若總領所與棄之。既應得朝旨。亦自無他日復取之慮。不必藉以為虛額也。竊見諸郡往往言所增利非實。大抵皆出于所差官觀望之意。縱使實有法當以增補虧。不得出一州之數。亦當為敗闕之備也。

請免追海船修船神福等錢狀

契勳福建路沿海州軍。自紹興二十九年。至三十二年。起發當番海船。其一行船主相手等。日食起發錢米。搞設修船。神福等錢。依元降指揮。並于經總制寺觀禮。利錢常平義倉內支破。既明有指揮。又已成久例。近準戶部行下。內修船錢。平鋪船板錢。神福錢。不許支破。令逐州撥還。目今州郡所在。闕乏別無餘剩錢。可以那撥。不免卻于船主之家追錢還官。與而卻取。不惟失信。又船戶遠役。其家別無優恤。更令追取已請用過之錢。尤于人情不順。除已具公狀申稟外。欲望鈞慈。詳酌指揮施行。伏取鈞旨。

薦李兼與宰執書

應辰伏見左朝散郎。前潼川府路轉運判官。李兼。篤志學問。無他外慕。安貧守分。不安取予。凡經傳歷代史書。以至本朝典故。皆究極本末。參攷異同。歸于至當。隨事論著。成書不一。皆可以傳信垂後。而又通曉世務。明習法令。守郡將績。效顯著。前此朝廷嘗降召命。而兼偶在憂服之中。今者從吉在即。所有元降省劄。四川制置司已繳納尚書省外。應辰不敢僭易。輒有論薦。又恐鈞慈欲知其人。謹此上稟。伏乞鈞照。列薦何耕于稅程價與宰執書

應辰竊以蜀在一隅。士之有為有守者。往往無以自達于朝廷。輒慕古人報國之義。敢舉其所知。以備采擇。謹具下項。

一、左承議郎。充成都府路轉運司幹辦公事。何耕。早歲類試。為四川多士之冠。既而涵養益厚。蘊積日富。文詞敏健。議論詳明。皆可以施用于世。隨牒遠方。恬靜自守。勤于職事。練達精審。



一、奉議郎知成都府華陽縣主簿事勸農公事于稅明敏疏通剖決無滯廉直公平久而如一豪強退聽胥吏愁服

一、右通直郎前簽書資州判官廳公事程价篤志為善當官不苟汲汲于便民利物之事如恐不及凡所措畫皆有條理使之疏決通滯拊循凋瘵必能稱職右謹具呈伏乞鈞慈詳酌隨其器能特與堂除差遣以示朝廷甄擢人才察見幽隱之意亦以為遠方士人之勸伏候鈞旨

契勘應辰借舉何耕充文詞典雅科又以于稅治狀顯著聞奏近又以于稅程价姓名具劄子上稟今來所與本路監司列薦蓋是出于公論不約而同所以不避再三之瀆伏乞鈞照

薦于稅程价充成都通判與宰執書

應辰伏見左奉議郎知成都府華陽縣于稅明敏公正確立有守比者聖旨指揮令監司守臣保明知縣縣令治狀顯著者應辰嘗以于稅治狀聞奏乞賜檢照又伏見右通直郎前簽書資州判官廳公事程价氣識堅明思慮沈密奉公如己見義必為頃知蜀州江津縣革弊撥煩不擾而辦繼任資州簽判兼權州事去諸邑積年橫賦補常平累政虧損戢暴禁姦皆有條理

契勘成都府通判任俊臣準救差知涪州又差下賈仲錫已物故成都大藩事務繁劇伏望鈞慈于于稅程价兩人中差一員通判成都府填任俊臣關所貴得人協濟職事

契勘于稅今任已過滿所有賈仲錫身故成都府已具申尚書省及吏部皆乞鈞照

薦鮮于侃任俊臣充守與執政書

應辰伏見買州漢州涪州守臣皆見關民政財賦所繫非輕又知劍州賈价在任四年未得代蓋東南士人往往重于入蜀而蜀中仕宦者又以僻在疏遠無由自通于朝廷應辰敢輒舉所知仰備采擇更乞鈞慈詳酌施行謹具下項

一、右承議郎知資州鮮于侃聰察敏健喜于立事淹歷世務所至有聲今知福州王端明頃在蜀中每任以事而侃于辦事中不為暴烈如根刷契稅合得食錢侃一切不受王端明嘗以四科薦又舉可任監司郡守近以避本路帥臣親嫌陳乞宮祠

一、右朝奉郎成都府通判任俊臣名臣之後好學有立忠信潔廉表裏如一詳練世務盡心職事可以為循良之吏右謹具呈伏候鈞旨

薦楊概充成都教官與宰執書

應辰竊見左承議郎前邛州教授楊概學問該博知所去取議論詳明皆可施用端亮有守不為苟合凡四任蜀中教官士論重之欲望鈞慈于成都兩教官內以一闕處之非獨遠方人才以蒙朝廷收錄為重亦使多士之地得所矜式不勝幸甚

與宰執書

今具申稟事件下項一應辰恭奉御劄以蜀中關雨儻為早甚嘗作如何救濟令應辰詳具聞奏應辰除

已違稟具奏外皆是的實利害不敢有所不盡伏望鈞慈特賜詳酌施行如或給降度牒即乞于急遞中先次行下所委付官司照會庶幾度牒未到之間可以那移措置不致失事一伏見夔路最為荒瘠官司多方撫卹今來轉運判周升亨已致仕應辰輒以知果州趙不拙治狀奏聞伏乞鈞慈更賜裁酌右謹具呈伏候鈞旨

與邵提舉書

契勘催科戶長最為難事尋常人戶當差役之際不問當否例須詞訴比及本州行下屬縣往復取會迂回留滯州縣人吏得以貪緣賣弄尤為百姓之害某自到任以來立式行下諸縣各具都保人戶物力丁口役次置簿申納每遇人戶爭論差役皆令當廳檢閱如所差已當人自無詞即令責認如所差人委是不當即追斷縣吏改正以此稍革賣弄之弊今者使車按臨正當夏稅催科之初竊料所差戶長須有論訴使俾脫免如事屬所至之縣敢索案籍高明洞照頃刻可了萬一事在他縣欲望台慈只送本州以憑逐一契勘回申庶免往復取會更乞詳酌施行

### 文定集卷十四

書

與周參政

奔走州縣竊見百姓之凋敝官司之匱乏未有甚于今日者也誅求督迫方且源源而下其勢不能復堪將有未易言者近戶部行下以今歲下半年賦限七月內令以其他名色先次兌那起發一半此誠國用窘急有不得已者今州郡數米而炊朝不謀夕豈復有贏餘以相通乎如去年大赦堂給所在紛紛有執持郡守有毆繫曹掾者若州郡盡有餘積肯使之至此今迫于期會州既無有必責之縣縣必責之百姓不過科率以取足而貪殘者又貪緣以濟其姦竊謂此本是戶部合得財賦其遲速止數月之間而百姓利害便有死生禍福之分敢望參政校量得失之多寡力救此事以蘇民力所以消患于未形者非小補也昔漢高祖征伐于外而蕭何鎮撫百姓給餽餉于內孫權與周瑜謀拒曹操而曰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都辦自古用兵未有本不先固而望得于僥倖食不先備而責辦于倉猝者仰恃知照之厚僥易及此知罪

又

自上饒登舟歷四月餘始抵萬州去成都尚一千二百里艱險萬狀幸而無他已于閏月十五日境上交



印。俟到成都。別具啓狀。敬情無厭。仰貽宵旰之慮。詔旨屢下。執不咸動。西和州兩捷。敵即引遁。似聞京西亦然。要皆非大軍。雖或間有出沒。諸將捍禦甚嚴。可以無患。第不知淮上如何。竊見前此用兵。朝廷與諸將。意向情狀。初不相通。各行其志。是以每相抵牾。經畫西事。令邊臣具攻守二策。而稟命于上。此其類也。所謂不從中覆者。蓋臨機應變。難以遙制。若乃攻守大計。豈當初無定論乎。至于說者不一。未免有利害之私。勇怯之異。惟平心虛己。無所係屬。願望者。乃可以灼見實理。而斷之以至當。此中外所望于門下也。疎拙無取。誤蒙委寄之重。事之所當料理者。非一。尙須續具陳裏萬里之外。所恃者。參政知照素厚。庶幾得伸其區區耳。若坐視病敵。拘文牽俗。苟且歲月。爲自營計。則可。恐非朝廷所以使令之意也。王之奇者。才行俱備。頃京西制置司差權光化軍指畫備禦。數月間。井井有條。理已具奏。乞以準備差遣處之。伏望鈞慈。特從所請。幸甚。

與吏部陳侍郎

朱元晦在建安相遇。問學材識。足爲遠器。亦招其來此。帥司准備差遣。傳饋者。信州人。沿檄歸鄉。不復爲來此計。近相見云。明年正月即乞休致。蓋其家富厚。明年即七十也。傳雖差下替人。輒欲俟其投下文字。作非次關申。乞辟差元晦。敢望同凌丈見宰執言之。如許得的確。方敢申上也。與宰執書。亦云其詳。託吏部兩侍郎矣。切乞留意。仍示報曲折。幸甚。王龜齡。胡邦衡。劉賓之。相繼造朝。嘗有卓絕切至之論也。

又

某乃者拜狀。伏蒙鈞慈。賜以報答。感荷無量。示諭悉已遵稟。朱迪功。嘉進。修日新。殊未可量也。不知朝廷有以處之否。呂奉議。大倫。貧甚。閒廢之久。士論惜之。如主筭財用。若期月之闕。亦可待也。此外如郡倅近。闕無不可者。敢望鈞慈。特賜矜念。前此鼎州甚得士民之譽。凌侍郎能言之。併乞垂察。

與宰執

比者輒具啓狀。候問門下。庶幾下情得以上達。歲晚寒冽。恭惟論道餘暇。天神交相鈞候。動止萬福。仰恃平日蒙被知遇之厚。敢以私懇冒瀆。聽某家世農業。其爲生之具甚微。類皆耕而後食。織而後衣者也。一鄉之內。版籍所載。未嘗有以官爲戶者。至某始得一官。其區區之心。非特以仰事俯育而已。兄弟宗族。若內若外。所欲以相收相恤者。非一。皆其義所當爲者。而某自從仕來。其閒居者。至于十餘年。其遠適者。至于二三千。里。間者出守婺州。才數月。爾藥傷補敗。百未一二。而大禍仍之。屏伏墳墓。艱窘萬狀。支繼喘息。僅至今日。大抵二十五年間。所望以相收相恤者。其貧者日以困。壯者日以老。老者往往物故。僅有存者。每念至此。若鍼刺之在肺腑。重以通責之未解。而有過時之負。婚嫁之未辦。而有不及時之憂。此皆癢食所不遑安者。如蒙鈞慈。裁賜一外任。合入差遣。使得罷職。事上以補報萬一。而下以遂其私計之如前所陳者。不勝幸願。昔唐杜牧以私計迫。求爲刺史。以爲甚于墜井者。求執熱者。願瀆。且其言曰。爲刺史。則一家骨肉。四處皆泰。爲京官。則四處皆困。某事勢正亦類此。干犯威重。無任惶懼。俟命之至。

與趙總領

竊聞調夫饋餉。恐或漸及內郡。想亦非不得已者。不知近日邊報如何。敵人有通和之意。理自可信。但須待朝廷議定。爾若免調發。幸甚。使司必知其詳。敢望示報。近有論此事者。謹錄其要切之語。上呈。恐或有可取也。曠今四年。前此使司約束。不得抑勒科敷。今州縣乃欲一旦趣辦。官吏曉事者少。散遣弓手雜職。輩徧滿村落。凡稍有生業者。例皆逮繫。重以箠楚。未必有所濟。徒爲胥吏輩膏澤之地耳。累有來投牒者。皆未敢盡行。或謂若請于朝。易以度牒。則不待科敷而可辦。不過遲數日耳。未知使司利害如何。頃在福唐。嘗乞以所降將仕郎。紙易牒。朝廷不惜也。偶有所見。不敢自外。率易言之。尙冀台照。

比者輒以傳聞臆度之言。轉達台聽。孔子所謂道聽塗說。與夫未見顏色而言者。蓋方寸惶迫。不暇顧慮。且恃盛德雅量。憂民之憂。必有以照其不得已也。伏辱誨諭。委曲開論。豈勝悚荷。蜀道運糧。自古難之。以漢武帝之威令。而發巴蜀萬人轉粟。民至驚恐逃亡。以諸葛武侯之才略。閉關息民。訓農積粟。治斜谷。鄧關。作木牛流馬。可謂謀無遺策矣。然每出師。輒有乏絕之患。亦可見也。今幸敵騎引退。民得休息。至于長慮卻顧。爲經久之計。此誠不可忽者。第反復思之。諸葛武侯軍所從出。先有定計。然後移粟以就之。然猶不能善其後。今乃因敵應變。其來不測。而欲多方以備之。其難愈甚矣。實未知所以爲策也。

與張魏公

遠去門下。積有年所。拳拳此心。惟是與天下之人。朝夕瞻仰。方時艱難。大旱之霖雨。未足以喻。伏承詔書。起鎮建康。朝野交慶。宗社增重。恭惟下車開府。百神扶相。鈞候萬福。大駕巡幸。相公去國之久。愛君之切。今茲進見之際。誠意感動。精神聚會。厥孚交如。所以開天下之福。實在于此。會逢其適。殆有不偶然者。伏乞順時倍保鈞重。以對揚休命。主上聖德日新。今者僕射相公。從容啓沃。但言聽計。從有以仰答天意。則陟降左右。執非機會。不勝區區仰望門下之誠。敢此布衷心之精微。蓋有言不可及者。伏乞鈞察。

又

僕射相公。居守筓鑰。而朝廷隱然增九鼎之重。方衆情危疑。疫癘繼作。鎮撫綏靖。中外蒙益。茲者主上願憂兩淮。付以經畫。詔旨一下。輿論交慶。伏蒙乘諭。敵人曲折。仰見憂時憫世之志。如周公之夜以繼日坐以待旦也。竊謂方今國用空虛。百姓窮困。將無功而已。兵未戰而已。敵正當恐懼。修省以內修政事之時。誠能果斷力行。積累其政。則期月三年之效。固亦未晚。今者相公節制江淮。外治舉矣。仰惟威聲德望。足以振士氣。安人心。其于更革宿弊。興建奇策。人既信服。事半功倍。庶幾愛養根本。保固藩籬。卓然有不可勝之備。天下幸甚。惟是任事之難。自古所歎。如種蠶。蕭曹。表裏相應。然後無一可恨。至于進取之舉。又須量力相時。見可而動。乃能仰承天意。昔者相公當國。淮西叛兵。蓋亦淺事。舉朝譁譁。前功盡廢。蓋既未信而又莫助也。今日居外。尤非昔比。事體勢力。又不同矣。諸葛武侯所論六事。大概謂兵不可不用。而成敗則不可必。意忍不察者。以舉事一不當。而輕沮大計。故丁寧委曲。以曉譬之。以武侯得政之專。而念慮及此。蓋多懼矣。頃讀蜀史。竊有此論。今蒙相公指示。故敢忘其僭易。輒復上稟。未知淺陋之見。果能得古



人之意否。竊祿無補。求去未獲。而諸公以戶部繁劇。猥使承乏。材力短拙。朝夕愧恐。惟民勞財匱。與所以致弊之由。不敢不為聖主言之。他未知計之所出也。相公於念致厚。有以教督其愚。甚幸。未即前侍。伏乞倍保清重。對揚休命。以為宗社之慶。

又

仰惟僕射相公。以盛德碩望。鎮撫內外。民心既安。士氣復振。天下幸甚。至于克勤小物。夜以繼日。竊謂宜有所減省。以怡神養壽。此非獨門下士之私情也。敵人變態不常。相公長慮遠畫。出于萬全。方且厚固吾圍。為不可勝之備。或傳諸將。頗欲乘間伺便。時有侵略。竊恐無益于今日之大計。不足為也。東晉之末。微弱甚矣。猶能近取竟青司豫之地。然而果何益哉。傳聞之言。亦未必然。相公必有以裁之。特恐萬一有之。故僭易上稟。伏乞鈞照。

又

迺者都下參候。蒙與進之意益厚。惟綿薄學力不彊。無能仰稱萬一。至于內自愧恐。而求所以稱者。不敢以頃刻怠也。八月初得請去國。奔走道路。十月未始到福唐。苟無疾苦。皆庇脫所及。相公去此雖久而斯民愛慕。未嘗少替。惟相公所以致此者。敢不匪勉求之。以無負平日教誨之重。更望時賜警策。使得奉以周旋也。無由前侍。伏乞倍護風采。對揚休命。以為宗社之慶。

與張敬夫

伏承僕射相公再正台席。宗社之福。中外交慶。昔呂正獻當國。伊川先生以為原明之助為多。此亦今日善類所望于敬夫也。輒有一事。雖已稟知丞相。尚有未盡。廣西之寇。久未平定。蓋所以致寇者。非一也。說者以為百姓凋弊日甚。而官吏貪殘無已。連年荒歉。餓殍滿路。而州縣不肯檢放租稅。官兵俸給。數月不支。而帥守監司爭獻羨餘。其他政事大抵類此。百姓嗷嗷。無所控訴。以為良民。則坐而待死。為賊則生。此民之所以從賊也。屠將官高居。執郡守劉長福。破高雷。化三州。此其顯然可見者。而我之所遺。既非良將。又非精兵。糧又不給。官司行移。賊皆前知。而我初不知賊之動息。賊酣飲酒肉。而官軍嘗有飢色。所以每出輒敗。至于死事之後。無銖兩之報。人皆以為戰則死。退則生。此官之所以不能制賊也。傳聞之言如此。未知朝廷所聞如何。或謂州縣兵將。更相齟齬。帥守監司。未必盡知一路之詳。其所知者。又不盡以告于朝廷也。今若不究其病弊。更張而一洗之。則其患豈特如前而已哉。近除何直閣知靜江。自此遠方利害之實。必能盡以告于朝廷矣。何帥之意。欲乞朝廷差官兵三千人。仍領將官之可委者。蓋欲示以聲勢。使賊有所畏。庶幾可以撫定。又須應副錢糧。如度牒官告之類。無窮也。廣西見闕一漕。若得鍾世明為之。可以協濟。又須明降指揮。以寇盜未息。促其之官。非獨得免稽滯。又足示中外以用之之意也。帥可奮有參議官。近年不除。欲得新知。峽州呂令問為之。若朝廷徑除。固幸。不然。當有所請矣。望一一稟知丞相也。昔僂智高叛。初遣楊政曹修。再遣孫沔。余靖皆無功。至狄青出。乃克。人皆以為討賊非青生事。而劉原父獨以為前此諸人皆有所牽制。及青之出。餘屬得自辟除。官吏得自廢置。財賦得自移用。將士得自誅賞。

此其所以成功也。況今日事體。種種皆非昔比。若朝廷不留意假借責任。則雖有能者。亦無所施其巧矣。使漢州張知郡

伏蒙頒示先天之書。探索隱奧。會歸于一。見所未見。幸甚不可言。昔之學者。或流于術數。或溺于虛無。此書之傳。使人知聖人之道。皆吾性分日用之事。其所以覺後覺多矣。且聞吏牘滿前。高明洞照。竅竇立解。莫不中者。蓋法如是。故非彊為也。所治者大。當又有不可量者矣。頃蒙示諭。殊荷忠告之意。凡蜀中事之稍大者。皆已縷悉具奏。尚未見行下。邊上似稍寧息。近聞金使來聘也。諸有可以振其不逮。願聞之。

與待制張從宮舍人

承乏如昨。第居民頗苦疾疫。竭力救療。幸亦少定。渠流通快。勝于去年。農事可以及時也。忽得金字牌。令制置司抽差四路。廂禁軍二千五百人。與吳侯正兵相兼使喚。可以免差募篙梢之擾。回奏已條陳其不可。未知有能益否。要之諸公一切受成。而異論難出一。東一西。但只民被其害。無時而已耳。家兄在諫省。僅月餘。乞出。得江西漕。今當到官矣。林安宅大諫。王伯庠副端。告詞有若乃矯激以沽名。輕躁以觸機。使聽者難于從違。非國家之福之語。蓋有所指也。林王業皆去。曾懷自度支郎中除權戶侍。其他縷縷非紙上可究。元章未聞來期。龜齡書云。欲力請奉詞。未知能如意否。

與王宰

比因還介草率上狀。茲者游辱書誨。不勝慙荷。仲夏暑雨。恭惟王事多暇。明神叶相。尊候萬福。竊祿無補。日以愧懼。不足為故人道也。武陵官況。當益有可樂。凌丈舍人遠易地。未知後來如何。示諭敢不在念。第諸公皆非相識。俟有可告語者。謹一不忘也。其他委令亦幸勿外。因于人事。無少暇隙。姑此布敘。殊不逮意。惟冀順時保重。前迓休寵。

與呂逢吉

呂與叔中庸解。聖人有所不知。聖人有所不能。乃云用者顯著而易知。不用者微密而難知。此謂費而隱。易知者易能。難知者難能。蓋易知易能者。常道也。難知難能者。至道也。知者音者。譬之於味。知味者。聖人之所及。及其至也。雖以聖人之知音知味。不如師曠易牙之精。此聖人有所不知也。如此。乃是師曠易牙能造乎至道。而聖人反不如也。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之心。呼號而與之。行道之人。皆不屑。及其至也。充不忍人之心。充無受爾汝之實。則博施濟眾。堯舜猶病。君子之道四。孔子自謂未能。此聖人有所不能也。聖人有所不知。語小者也。有所不能。語大者也。引證之意。與前有所不知之說。兩不相干。中庸之說一也。前以為語小。後以為語大。不知何所見而云。此一章灼然可疑。不知與叔何故。乃如此說。未知左右本亦然否。既云易知者易能。難知者難能。則易知者即易能之事。難知者即難能之事。又豈當以知為小。以能為大乎。竊恐非與叔之言也。

又

蔡卒至。伏領賜墨。存拊勸勸。伏讀再三。仰頤至意。蓋不知應辰之不可教。將期之使勉。為于斯道者也。內







思所以救之折張之政固為未遠。然今日事勢豈可同年而語。自葉左丞作帥盡以郡中財賦之餘獻諸朝。今為歲額而帥司諸色糜費皆取之郡者。皆帥司自辦。又立定寺院納官之額。蓋不如此則不能有餘以為獻也。既而拘定寬利錢。〔原註〕續世明所為。寺院益以窮蹙。所立之額又不能如數矣。而朝廷發下養老軍員。揀汰使臣軍員。動以十百。皆昔所無者。近年以來。方有事于征討。召募調發。敷買。打造之類。符移日至。殆不勝其應接也。若窮而不變。未知竟如何耳。

又  
某所欲言者甚多。初謂秋涼。或可再得承教。今遂未可卜也。殊以悵仰。諫省二公論龍大淵。曾覲。未報聞。卻各除知閣。仍兼舊職。金給事周舍人。相繼論其不可。中批語甚峻。二人皆待罪。有旨無罪可待。劉諫除工侍。而張真甫以待制知會稽。真甫陳義甚力。引富韓公。司馬溫公。辭副樞事。未知能必行其志否。郎官李君樸。林栗。緣禁中點檢小使臣升陟狀。而二人所薦乃雜流。批出詰問。既而各展磨勘。蓋上于細務。一省覽如此也。

又  
見報有旨引見而未報登對之日。竊計誠心正論。從容獻納。所以開寤上意者多矣。信來倘得聞一二。良幸。李愿中先生。十月半間見訪。館于眉壽堂。方說話間。忽覺欲仆。急扶之。問其無所苦否。則曰無事。無事尋即不省人事。昇之就榻。則已脫矣。後事皆親為料理。似可無悔。建安簿已扶護歸鄉。想聞之必增惻楚也。

又  
蒙以延平先生銘文見屬。自顧不腆。何足以發明道學之懿。所幸元晦論次皆已詳備。庶幾有所證爾。爾唐久旱奔走祈請。殊未嘗足。朝夕凜凜。不知所措。奈何奈何。有以教督良幸。魏公再往淮上。其意必有不可得而聞者。第合堂同席。一東一西。不知如此做得否。令人念念不已。竊聞元晦他日必再到延平。倘因而下顧。莫大之幸。

又  
見許下顧。朝夕以冀。下旬即遣人往也。溫公答明道帖。論橫渠設事。欲附見于龜山集中。切望錄示。魏公與水軍統制魏尙復官。言者以為不可。乃止。遣王錡兩侍郎撫諭兩淮。仍措置他無所聞。

又  
兵級共七人。謹遣聽使令。自此數日。以待來臨。王龍二使還自盱眙。力言淮上無備。士心不固。所以遣宣諭更戍兵。又督府方治淮東。總領司事。而洪總領人對復言督府之失。所以令總領每半歲。或一歲。入奏。魏公必以罪去。但未知輕重如何耳。

某舟行至安仁。而聞魏公八月二十八日。薨背于餘干。雖道路之人。亦相與咨嗟痛惜也。前者之約。孰謂事乃至此耶。

又  
某到闕下。留旬日。兩得入對。第論說所及。責任甚重。殊未知所稱塞耳。元晦奉祠之請。亦嘗言之。丞相問甚詳。其意甚遲疑。且云如此。是棄賢也。張建安之行。初者堂白。皆欣然許可。適有減罷員闕。指揮諸公以令行之。初殊難之。遂已。此外有幹辦公事兩闕。見任人皆堂除。臨行。乞從本司辟差。亦既得請。但闕在一年之後。又未知肯俯就否。行止非人所能。良以自嘆也。敵遣使請和。朝廷亦欲報之。聞海泗皆已撤戍矣。自此須稍休息。但未知如何以善後耳。陳丞相判紹興。比弋陽相見。足疾如故。若出。則須過關也。

又  
伏蒙示論一字之失。仰見忠告之嚴。誠當如此也。伊川于濂溪若止云少年嘗從事則無害矣。康節之學。豈敢輕議。所以舉和靖者。正欲明從遊兩字太重耳。東坡初年。力闢禪學。如鹽官縣安國寺。大悲閣記。省記不分。其中引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之類。其後讀釋氏書。見其汗漫而無極。從文關西等遊。又見其辯博不可屈服也。始悔其少作。于是凡釋氏之說。盡欲以智慮億度。以文字解說。如論成佛難易。而引孟子仁義不可勝用。子由又有傳燈錄解。〔原註〕見集中。而子山晚作老子解。乃欲和會三家為一。此蓋氣習之弊。竊以為無邪心。謂其不知道可也。君欲指其失以示人。則如某事某說明。其不然可也。若概而言之。以與王氏同貶。恐或太甚。論法者必原其情。願更察之也。

又  
別德優久。邈在天末。無復講習之益。豈勝勤仰。去秋上狀。并納所寫李先生墓誌。不知已到否。春氣清和。惟尊候萬福。便中再辱書誨。良以慰荷。示諭蘇氏之學。疵病非一。然今世人誦習。但取其文章之妙而已。初不于此求道也。則其外謬抵牾。似可置之。濂溪先生高明純正。然謂二程受學。恐未能盡。范文正公一見橫渠。奇之。授以中庸。謂橫渠學文正則不可也。更乞裁酌。李先生墓誌。寫得甚草草。其間有謬誤處。請徑為改正也。論語集解序。益簡當。所恨不見全書耳。蜀士甚盛。大率以三蘇為師。亦止是學其文章步驟。至于窮經攷古之學。則往往闕略。未知究竟如何。橫渠先生之曾孫。流落在蜀。有橫渠語錄。前所未見。又文集亦多子私家所傳者。俟有的便納去。幸為審訂也。

又  
某承乏無補。重以目疾廢事。巧祠未獲。當再請也。種種非紙上可究。應求秉政足為治表。未知其得仰志否。僻遠如坐井底。報狀大率兩月餘方到。倦倦此心。終有不能已者。查元章明敏時得相見。稍慰寥落。此外惟王龜齡。張真甫。通問爾。某拜問尊夫人壽履康寧。以次眷集均福。有所委令。願聞之。邵康節子孫。大抵不取二程。蓋私意也。邵公濟作閱見後錄。有一段謾錄。不知果是伊川有此帖否。又伊川集中。論殺



薄昭事元晦以為何如。

又

丞相云嘗作書相招。又以堂帖促行。蓋自得上已手帖後。寂無嗣音。不知君子之行止如何。朝夕勤仰。夏暑雨。恭惟德履。元晦當一來似無可疑。若既到之後。或有未安。又在我矣。要之。自處既盡。然後可無愧于道也。願以此道為準。不必過為疑慮。某疎拙。最無補。猶觀未罪去間。或得瞻見于此。以展發所欲言耳。

又

某奉祠如昨。第目昏殊甚。稍勞動。即或全無所見也。又偏身疥癩。坐臥不安。疾病如此。未始寧息。而離羣索居。了無進修之益。朝夕愧懼。西銘通書兩書。當置之座右。以求所未至。竊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東西二銘。所以相為表裏。而頃來諸公。皆不及東銘何耶。前蒙示論。于平易處。雖過。益見體道之功。久而日親。道無遠近。高卑之異。但見有不同爾。然方其未至也。雖欲便造平易。而其勢有未能者。曾子聞一以貫之說。因門人之問。而曰忠恕而已矣。蓋其見得明白。行得純熟。如飢食渴飲。非有奇異也。每念此事。非僞度言語所能及。尚幸時有以警發其愚陋也。陳明仲篤志為善。甚不易得。其當官諸事。想能書中詳言之。但可嘆惜爾。

又

某屏居如故。第目昏益甚。亦良苦也。許寄楊文靖。胡文定。帖甚幸。朱公挾帖。見令舉本別寄納。伊川先生文字。亦逐旋據檢到者。送伯恭。婺州所刊橫渠集。近方見之。前此所得本。亦寄他處。忌日之變。見呂和叔集。蓋必傳之橫渠也。慶史所謂者。更看伯恭報如何。敬夫正月間一病甚殆。今雖良愈。尤當加意調護。要須止酒乃善也。

又

某兀坐荒山。惟日瞻仰。奉八月二十八日賜教。慰荷無量。冬寒。恭惟進修有相。尊候禔福。某諸僅如昨。雖此閒居。略無進道之益。每切悚懼。思見君子。尤不能已也。太極說。既欲指示人。豈免剖析。然其理則一而已矣。無可疑者。上蔡所學。精到。文詞又足以發之。每服膺焉。來教所諭。誠然。此學之所以不可已也。竊承有修言二書。甚渴見也。易傳後敘。傳易堂記。俟更檢討。別拜聞次。陳明仲家事。初不之聞。當作書報之也。

與黃岡人

比因還介上狀。當即呈達。今因妻兄專詣門下。復附此紙。此間哀苦窮愁寥落之狀。可問而知。不重說也。內外食口。亦四十人。因讀信天緣堂記。所謂世間寧有一門同日。困于無飯者。天之所賦。自應不闕。先生之言。端不我欺。既以自解。復借之以止兒啼。而解客嘲也。無由瞻見。惟乞倍萬珍重。即還禁塗。以慰上諭不次。

與呂叔潛

某承乏如故。第冬春久旱。奔走祈請。終未見效。不勝悚恐也。魏公再相。雖出獨斷。不知能行其志否。種種似未免俯就。雖古人有之。亦已難矣。兩月之間。並未見其施設。必有所甚重者。徒令善類嘆息。瞻仰而已。季文竟去。亦失于見。幾不早爾。舍人恩澤。僅得季文書。魏公欣然以為當選。切須及時料理也。伯恭今安在。兩日前作書。託韓無咎附便。亦只是報此。朱元晦到此一月而歸。其學問精進。所養愈厚。所謂日新而未見其止也。恐欲知故及之。妻弟與尤延之。皆欲來此。久未聞近音。

與喻玉泉 (原註) 玉泉在蘇

前所說王晉老大夫。不待按脈而知人病者。近得延平守相見。論病甚有理。新州黃梅村中。有周先生者。異人也。江州。祁居之。尹和靖之高第。嘗患鼻中時有碎骨出。周云。乃飲甘棠湖水所中。以生蠶為末。服及一秤。則此病自愈。已而果然。問之云。水有屍氣。觸其骨。飲此水為氣所薰。鼻先聞之。所以有此病。惟生薑性烈。可以入鼻。久之乃能蕩滌諸穢。所以能愈也。其他異事甚多。更無取于人。王晉老亦稱之。遠方乃有此人。豈易得哉。辟觀之事。恐未須忙。前日見二公。卻忘記說。鄰人聞人。刪定其子為張晉彦塔。云。晉彦留之。他日欲送安國往成親也。向說沈洵者。今亦為晉彦塔矣。

與張興甫

某承乏無補。日懷愧悚。仰望超然遠引之舉。如樊籠之羨雲霄也。馬船事。前奏尚未下。既而驟然煩擾。益悔所論之不切。比復再論。副本謹錄呈。聖人所謂汝弗能救。與是誰之過者。其敢逃罪也耶。李竑。新州編管。參政知建康。王暉春。官直學士院。程叔達。丁憂。塗中想亦自見報也。

與何運使

論語集解。得以細覽。不專己見。不尚文飾。而惟其義理之當。尤以嘆仰。頃承諭及文中子。嘗見司馬溫公行狀。言有文中之補傳一卷。比方得之。謹以錄呈。其所去取。大概略盡矣。此外如云。楊素。李德林。見之類。尤為可笑。論語于三家。必云。季康子。孟懿子。之類。必稱孔子對曰。蓋貴貴尊賢。其義一也。安有身為布衣。而于當時之執政。而曰素與吾言。德林與吾言。云云耶。

與陳樞密

某疎拙無取。謬當闕寄之重。曠日持久。寇無報効。疾病侵凌。愈難驅勉。怨仇叢聚。理必頹臍。力丐奉祠。未蒙矜察。仰惟樞密知院。知照素厚。倘得借以餘論。使某得免于罪戾。遂其分願而去。亦所以為國計也。幸甚幸甚。廟堂登用正臣。中外拭目以觀。舉直錯枉之政。然右府之事。亦固有未易為者。竊謂如劉賓之。龔自。釋之。劉子駒。縱未還朝。豈宜久置閒散。朱元晦。直諫多聞。然已除武學博士。今若更除都下一差遣。其人必有以報補知。神贊盛德。馮圓仲之家。貧困特甚。若得復官致仕。庶幾不絕祿食。猶可存活。此皆善類所望于門下者。前所稟任俊臣。已蒙朝廷除知涪州矣。蓋良吏也。

又



適中伏蒙枉賜誨翰。仰見存眷之厚。至于詢訪時事。委曲周旋。又見所以任重慮遠之意。此不獨某所當拜而賀也。天下幸甚。蜀中人才。有張行成者。頃嘗薦之。蒙召對。除郎中。兩月引去。今知潼州府。其學博而尤邃于易。其才高而尤長于理財。賦毅然有捐軀徇國之志。惜乎朝廷用之不盡也。然其人老矣。不能復遠出。若就四川。有重難職。事付之。必能稱辦。又有左朝散郎。前潼川府路轉運判官。李燾。某近嘗以其問學行義具稟。必已仰徹鈞聽。如此人者。非獨蜀人未易多得也。蜀中監司郡守。闕員除已奏聞外。如張待制。正是精力強明之時。而退就閑地。殊為可惜。又有左朝請大夫。郭印。老成詳練。恬靜有守。士論所推重。雖年垂八十。而精力不衰。尚可用也。財用不足。今日之大患。竊見朝廷命。令更易不常。時所耗失。自不為少。只以四川論之。如乾道元年。令宣撫司差兵五千于鄂州防秋。到未數日。又復發回原所。調發往來。津遣犒設。沿途供億之費。不知幾何矣。又于總領所取鐵錢百萬貫。欲應副兩淮。先發十七萬。船脚之費。居其大半。尋即罷之。近日令制置司抄造錢引紙。工料之直。約二十萬貫。有奇。起綱糜費在外。今又以無用。令罷矣。推此類言之。若審于出令。亦節用愛人之一端也。民力困竭矣。而建言者。每為培克之請。州縣匱乏矣。而當官者。說為羨餘之獻。皆非治世美事。孰若治其本而末自應乎。自古南北分爭。事變非一。未聞比人浮海用兵者。惟金人獨出于此。亦是多為岐路。以困吾師。蓋彼視民如土芥。初不計其死亡也。使其無膠西之敗。遂能深入亦送死耳。凡海船之來。必候潮。然後能入港。易舟。然後能登岸。誠有強弓勁弩。乘高據要。以待之。可使坐斃也。若海船不用。其所省當以百萬計矣。武學博士。朱熹。不知鈞慈。有以處之否。衆人之諾諾。不若一士之謬謬也。伏乞留念。某頃在東南。所聞蜀中事。今既親見。乃知所聞謬誤多矣。大理陳少卿。既親見。又詳審其心公平。乞詳細詢之。庶得其實。蓋有非書所能盡者。吳宣撫二月二十一日。急召其二子。知利州。綿州者。既傳其所苦。已自安然。二子向未回任也。某仰辱下問。輒此縷縷上稟。懼易知罪。

答李仲信

某蒙恩兼職翰苑。尤非所長。方力具辭免也。示諭益以愧悚。酌古要論。舟中得細觀。議論宏博。筆力雄健。欽嘆無已。其間鄙意有所疑者。輒具別紙。竊謂文章之用。不過敘事與明理而已。理中有事。事中有理。然事必得其實。理必得其正。東坡以言語妙天下。而制科文字。或未免語焉而不精。擇焉而不詳。如賈誼一論。謂當先交絳灌。使其不忌。然後舉天下。惟吾所欲為。安有立談之間。遽為人痛哭者。賈生痛哭之時。則灌已死。絳已之國矣。此非其實也。先交絳灌。而實欲取其權。此非其正也。致使王荆公得以藉口。故區區既竊嘆仰。又願善處之。必蒙照察也。其餘三編。續奉報。

與呂子厚

某方念不獲嗣音。伏辱書。慰荷無量。正獻文集等跋語。殊愧不稱。昔嘗聞于紫微舍人。以為伊川祭文。最能明正獻之心者。區區輒述所聞。然精微之際。未敢謂僅能勿失也。垂諭過厚。尤以悚仄。勿違上狀。不能達意。尚幸裁照。

某竊惟年德之高。而經緯本末。足以表式斯世。言論風旨。足以開益後來。願乃僻在一涯。超然物外。蓋識者所共嘆息。才難之患。今日尤甚。時而出之。政恐不免耳。丙辰時議。高識卓見者。燭照數計三十餘年間。效亦彌可睹矣。而談說者云。猶如故。況在當時乎。聽察之間。所繫大矣。益可嘆也。示諭改奏文字。大抵吏文稍涉疑似。必取決于朝廷。不然。雖徒決無益。蓋近例如此。所以不能專。其他曲折。有尺書所不能盡者。殊為愧悚。

與李運使

某山居。絕無外事。可以一意觀書。第目昏日甚。殊相妨也。又聞頗苦目疾。此中年當患。而應辰特甚耳。沈存中方。每日用白湯沃洗。勝于服藥。不知曾行之否。邊報竟如何。目前未見其可恃以無恐者。但幸其無他耳。仲乘繳還會觀詞頭。尋趙舍人歸。遂行之。卻不報行也。敬夫中批知袁州。次日除鄭藻儀同。文潛殊不曉。第恐亦難久也。賢良召試。辭免。文字極得體。第恐命再下。亦須一出耳。幸望審處之。聖田之議。頃于邸報中見之。頗訝其首尾不貫穿。今得見全文甚幸。乖崖堂記。所謂發潛德之幽光。非可為淺見寡聞道也。大抵實錄。乃王欽若主之。如澶淵之役。並不及寇萊公一字。而其自辨處甚悉也。永叔原父等文字多奇絕處。方欲謀一定居之地。盡真集所有藏之。他時可錄寄也。

答劉樞密

垂諭力陳時事。非特以退為諫而已。尤見所以非苟然者。昔韓忠獻與司馬文正公書云。竊聞執事以宗社生靈為念。懇辭樞密。必冀感悟上意。大忠大義。充塞天地。橫絕古今。蓋世人但知溫公辭官之為高。而忠獻獨明其心也。比者時事紛紛。更見先知之明。乘益嘆仰矣。某素辱知照。尤不勝拳拳之誠。屬目昏日甚。沃洗數百遍。僅能勉強執筆。不能詳謹。乞賜察。

答梁子輔

伏蒙垂諭溫建二守曲折。竊謂三仁夷惠之行不同。而孔子皆以仁予之。蓋本無私心。各行其志。不足以相非也。三仁固更相為謀。使夷惠而同時。則亦必以心相知矣。如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介。又自謂直道而事人。則其和也。豈苟同而已哉。孔子之于夷惠。固無可無不可。然而旅泰山。伐顯與。則責由求以不能正。蓋有不得已者矣。惟發于誠心。以敬君愛民為念。而不敢有一毫顧恤毀譽。計較利害之心。以盡人道。聽天命可也。天下之禍。固有養成者。亦有激成者。西漢張禹。孔光之流。阿附唯諾。專其身謀。以至大盜移國。而莫之誰何。此養成者也。東漢之君子。必欲與小人立敵。終于俱傷兩敗。而國隨以亡。此激成者也。然則為君子者。豈無中道于其間哉。伊川先生嘗曰。中則正矣。正未必中也。世蓋有正而未必中者。不可以其未得中行。而謂之不正也。正未必中。學者所當玩味此語。體究此理。以常自省察。某愚陋衰情。蓋備備然恐不及者。乞賜指教。幸甚。

答尤廷之



蒙諭劉陳二公此皆一時宗師尤難措詞頃嘗聞呂居仁丈神宗實錄張天祺張橫渠傳殆非尋常文士所能作呂丈云此兩傳皆是范純甫自做他人豈易及此天祺傳言新法之害當與王安石分受其過橫渠言乃考索所至非默識心通今此二公亦類此輒以所聞錄錄呈上舊見范忠宣王正仲曾子開皆云元祐間有朋黨之論忠宣辨尤力錄歐陽公朋黨論以進忠宣奏議言行錄皆可攷然竟不知何人為黨論其論指何事也後得一書曰元祐密疏者有劉器之一章分王安石呂惠卿蔡確之黨各具姓名于其下方知忠宣所爭者此也器之書言集亦不載此章元祐密疏李仁甫曾借去錄本留史院恐須載併及忠宣所論于傳末登中再作四明尊堯集為悔過之書以寄器之器之答云神宗未嘗師安石安石豈足為聖人昔既稱道如此今乃置之僭逆悖亂之域是非去取有非鄙拙所能曉者然事君行己苟亦無憾而今而後可以已矣事君行己等語蓋亦察其心也又有書與楊中立以為不辭一身之有過願成來者之無過陽答以賢知過之則道不明不行安能成來者之無過乎因及再稷顏回事或出或處皆當其可耳登中齒長而答書以先生稱揚之復以書辭避登中云先生指纓閉以救其惑謂纓冠閉戶龜山及了翁集其書具載可攷也此兩段合載于登中傳末視語無作欲改作于黯無作道固如是不由外鑠其下欲添兩句云視彼汲直如玉而琢

與方叔與

聞既還新春諸况安適大抵學問之道止是授于心而安稽于古而合措于事而宜所以體究涵養躬行日用要以盡此道而已若家務人事以至應舉從仕皆不相妨叔與用心于內當益有日新之功也賦而篇甚有工處然須廣看前輩諸作取其所長盡為我用方能從容中節也有問鄭毅夫作賦之法鄭云亦在乎熟之而已歐陽公言為文須是看多作多講論多蓋此雖小技亦須功力到乃能精爾

與呂伯恭

首夏清和恭惟勉就吉制哀慕未忘百神協相尊候萬福想臺移趨親朝廷亦必循例以舊物招致不知何以處之當豫有定論也伊川文字編次如何向所納去者有可取否近檢得伊川與富韓公之子書又尹和靖答十一丈書皆錄呈橫渠集元晦頗以為未盡曾再理會否集後有溫公帖偶有呂和叔與明道帖正是答溫公所論今亦同往也敬夫雖不得書而聞所苦良已要須止酒為善耳近有以其所論兩樞之章而稱門人題跋者刻板散布頗亦上聞亦知之否承屏居明招益復省事但書問難通爾

文定集卷十六

書

與汪叔嘉

蒙諭書中大旨某何足以知之第昔嘗承師訓今僅能守而不失者姑以為報所謂歷象五行治水作樂觀象作服之制必有提綱振領之道又慮難于攷究竊謂天文地理刑名度數在學者皆當攷究非特為舉業也註疏之中固已詳矣間有不同處如東坡介甫嘗言之亦不過六七處可以參攷若欲極其微妙則古人固有終身知一藝而用之不能無差者若其大概則不可不知也如此亦無難于攷究矣大抵聖人仰觀俯察制禮作樂皆有至蹟存乎其間不然則是紛紛者贅矣故曰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昔者孔子觀于蜡而曰仁之至義之盡觀于鄉飲而曰知王道之易易也論郊祀之禮禘嘗之義而曰治國其猶視諸掌乎吳季札觀蕭韶之舞而知帝德之廣大韓宣子見易象春秋知周公之德周之所以王此豈拘著于刑名度數與文字之間哉是以君子博學詳說將以反說約使不知所謂約則所學者特技耳何以為吾儒舜典之命九官與呂刑本不異但註似誤以皇帝為堯王介甫專不取註疏于此乃不能正其失竄三苗命伯益禹稷皆舜事也而以為堯不知何所據也若其命官先後之次此則偶爾不同不必論也立政所謂九德即皋陶所謂也揚子曰義進重和進黎則義和非重黎也特進之而已先儒所謂重黎



司天地之官義和四時之官也。春夏陽也。故進重。秋冬陰也。故進黎。後世遂以義和為重黎。或謂中庸九經。先于修身而尊賢次之。此不應不及修身。或謂大學引帝典曰。克明峻德。自明也。則是自明其德矣。此皆不放帝典大學之意。嘗稱堯之德。自欽明文思。以至格于上下。其為修身也至矣。故繼以克明峻德。此正合乎中庸之義。若使上文堯德如此之盛。又云克明吾之德。其語可謂叢雜。至大學蓋謂堯之所以能明峻德者。以其自明也。由吾之明德。故能明人之德。所謂以其昭昭。使人昭昭。自明二字。其所發揮最為有力。若使大學之意。以明峻德為堯之德。則何必更下註脚云乎。此可以意曉也。又其所引顯謨天之明命。則將何以言之。以此而論。固灼然矣。難壬人之說皆通。生乎千載之下。雖窮其志思。安能合乎聖人。要其無悖于義理。有補于名教。使聖人復起不能易者。即經之所在也。久去師友之訓。常懼棄息。輒因來問。復爾切切。更望以所疑時見訂正。幸甚幸甚。

答毛季中

某待下幸無他。第日益貧耳。奉祠且滿矣。比作劄子。求再任。萬一不諧。則可索我于枯魚之肆矣。不曉事自應得此。不敢不安之也。承諭為定居臨川之計。相望益遠。奈何奈何。或因歸鄉。取道玉山。切一報我。當得一見之幸。沈元用甚欲求識。此回經由會少。款否。呂丈于吾人甚眷。願不惜時與之通問。子韶處不通書。恐亦未然。幸更思之。交游間稍通顯者。使與之疎。則似有意。至于世之窺伺。亦不足恤。利害豈人能為耶。某山居。卻頗得讀書。然獨學無友。離羣索居。陷于古人之所病。終亦勤而無功。平時師友。蓋日夜在念也。今皆在數百里外。書問且不能數。況異時。蓋嘗之樂也。以此言之。聚散豈偶然哉。平時嘗斐然有志斯世。今窮居循省。日久。百念已矣。但求有以餬口。優游卒歲。庶為鄉曲一無咎無譽之人耳。尚望時有以振之。使遂此志。許子理後會通書否。此間蓋闕焉不相聞。但聞其至湖南。首勸帥司。數事使人增氣。然竟不行也。因便至辰州。一問季文如何。并養原亦有一書。同往宣城。官況大不佳。俸不足用。差出每月止一二日在家。又職事有非人力所堪辦者。如曠三十里許。無人。而責以捕盜之類。是也。岳侯比赴棘寺。又傳已出。不詳所以。再遣使介至金國邊鄙。其途少安乎。陳丈得書云。十一月間欲赴惠州。不知今行未。來書具留此。渠亦約欲專人來相問也。喻丈得休致。即往光福。居中赴溧水。必須同行。彥柔。敏中。禹錫。相繼去世。可為痛惜者。范忠宣公。赴謫所。至中途舟幾覆。忠宣墜水。既上。笑謂妻孥曰。此豈章子厚為之哉。消息盈虛之理。固如是也。胸中千萬。此後不能記憶。草草附問。遇便即寄數字。以慰寥落。至望。他惟順時保重。以俟天命耳。

答徐知止

某伏退蕭寺。日以懷念。蒸濕欲雨。伏惟尊候萬福。奉教極荷。此正吾輩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不可以不素講也。乃蒙切磋之益。幸甚幸甚。天下之事。常傷于銳而無漸。弊之在人者。固不可以不革。然使其有忠信誠懇之心。則當究弊之所從來。慮其始而及其終。行之以漸。消之以晦。而持之以久。固未有初不攷究。但見其于人情不合。率然以為非是。不俟終日而盡罷之者。美則美矣。然此出于銳氣。而非出于誠心者。

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革弊之難如此。今人于泛交之間。苟見其過。猶為之掩覆保全。諫之于密。況父子君臣之間乎。昔章聖皇帝晚年。頗崇神仙。與土木。及仁宗即位。以為天書者。天所以錫先帝也。不當留在人間。而納之陵中。玉清昭應宮有火災。于是更不修繕。以答天戒。及章憲明肅上仙。首詔中外。無得言垂簾時事。而事之當革。固已消于冥冥之際矣。此真萬世法也。故元祐間所更法度。皆本先帝之意。而為之亦以此也。如舜誅四凶事。堯舜本一道。用四凶非堯之過。誅四凶非堯之過。若使四凶乃是所信任心腹之臣。則舜之去之。亦必有道。矧堯姑試之以職事。既積用不成。則誅之。此乃成堯之志。何過之彰哉。願更思之。勿勿上報。苟未合。不惜見示。亦庶乎朋友講習之樂也。乞倍萬愛重不宣。

上趙丞相

某近嘗拜狀。必已上關省覽。孟秋猶熱。伏惟純誠鉅德。百神相之。鈞候起居萬福。得行在書。乃聞居興化之命。相公數千里間關而歸。謂自此遂得休息。而盡盡之徒。猶排報不已。風波可畏。直道難行。一至于此。然攷之載籍。昔之以元勳盛德。而見勝羣小。如此類者。何可勝數。今日之事。不足為異也。跋窳所以見周公。不容所以見孔子。是殆天意也。頃見相識間議者。往往以相公慈溪之居太近。某獨謂仁人君子。存心行己。無愧天地。至于意外之患。則雖智者不能豫為之所。欲加之罪。亦何適而不可哉。相公高識宏度。于非利害之際。處之熟矣。伏惟坐照消息。怡然順受。聞命引道。平氣遜辭。以避方熾之鋒。有識之士。亦將觀相公何以處此也。懇切而言。忘其僭易。暑氣未艾。川陸云遠。更望倍保鈞重。以慰中外之望。

答趙允明

前日將如常山。途中遇素所使令者。乃知車御還自虎林。殊慰久仰。方欲為問。忽辱近書。審承綵戲多暇。尊候萬福。某奉祠窮居。幸爾如常。他無足道。長暑相別。忽爾涼冷。日月易徂。當共惜此暇日。庶不虛度也。東行所幹果何如。示諭循規矩之說。此實要法。然當求其放心。收之規矩之中。若近世之士。胸中營營。而姑以糠粃束縛其形骸。又以欺愚不知道者。此則非所敢聞也。昔嘗與益謙言。士固有終身無過行。直至臨死生不亂。然而未可以言道者。況其下乎。恐吾友求規矩于尺寸之外。故復發此。他日舉似益謙。當亦以為然矣。使行匆匆。上聞益加進修。追蹤故人。是望不宣。

答張定夫

蒙頌示舊作四篇。至言與旨。皆自得之。後學之所未聞。幸甚幸甚。然其間鄙拙之見。猶有不能無疑者。敢試言之。以求教于執事。某聞之。聖人之教。有小學。有大學。若周官所謂六藝。來書所謂胡安定教人。以吏事。知兵。與水利。算數等事者。小學也。若中庸大學之所謂者。大學也。學無大小之分。小學蓋所以為大學也。孔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又曰。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使局于一技。而無知新上達之功。則不免于藝成而下。致遠而泥矣。後世學者。高談微妙。而闕略名數。度越繩墨。蕩然無所執守。枵然不適于用。若此者。非特不知小學。亦非所以為大學也。以刑名法術名其家。以章句訓詁傳其徒。陋而無法。博而寡要。若此者。非特不知大學。亦非所以謂小學也。以此論者。學無大小之分。知其一則萬事畢。否則兩失。



之矣。自秦漢而下至二程先生始能發明微言。使學者知本末不二。體用一源。而聖人之書始可得而讀。其有功于道甚大。來教以爲荀揚王韓固非其比。此可以爲允論也。而猶謂其道則是也。其教人者非也。竊謂學者學此教者教此而已。不應于道之外又別有以教人也。沈涵漸漬。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則雖不責之重。禁之切。而人自歸于善矣。彼其詐僞者非也。以此治經。以此作文。何不可之有。彼其自處于卑陋者。亦非也。胡安定之學。晚進不能知其詳。抑其止于此乎。或又有所謂知新上達之功乎。此則未敢以輕論也。

答葉南美

所謂文潛性論。謂性爲善惡混。固非矣。然彼蓋隱之吾心。以爲誠然而後言者也。今之所謂性善者。蓋尊信孟子而云耳。未必必見其誠然也。蓋求所謂見其誠然者乎。謂格物爲扞格。竊恐未安。克伐怨欲不行。孔子不以爲仁。此可見矣。易頌甚佳。則既已超然立言矣。而曰欲用此意以學。易得非謙損之辭也。令似許迂臨甚幸。今遣人馬去。然甚愧表率也。

答胡明仲

恭以閣學侍郎。聞望在人。既更國進退之際。而愈高。謙與不謙。孰不盡望。矧某受知受教之舊。其歸向之心。豈間久近。然以僻居山谷。人跡罕至之地。朝夕焦焦焉。餽粥不給之是謀。其勢固不能趨造門下。至于咫尺之書。亦坐貧與僻左之故。無由時致于前。鄉者附便拜書五年于此矣。又不知其果達否也。顧事勢艱難如此。與區區之心大不相類。謂且得誅絕之罪于左右矣。比者鄉人方剛定附示手誨。所以存撫教誨之意。不啻嗚呼。感賦之餘。而昔者妄自隱度。恐懼私情。渙然冰釋。幸甚幸甚。某閒居八年。蠶織之味。艱難險阻之狀。久已甘之。斷不敢以此動念。惟是學業不見所超。使異時幸而得侍。未知何以爲進見之資耳。伏承奉祠既終。不復再請。蓋祖宗以祠祿爲憫勞優賢之具。數其予之。則曰任滿赴闕。故請者有以爲詞。今使執政侍從之臣。而猶家貧仰祿自言。茲固大賢之有所不爲。第恐衆人之所不識。則以爲其意安在。旁推曲引。將無所不至。雖君子之行。固不循俗毀譽。然固有道雖委蛇。而不失爲大直者。未知台意以爲何如。苟有所懷。不敢不。且因以求教也。僭易死罪。某竊聞文定先生所與諸賢往還簡牘。皆已錄石。願各得一本。置之左右。閣學侍郎高文偉論。其繕寫者。固不敢妄意得之。或有墨本。僭使得以拜觀。不勝厚幸。輒恃眷私之舊。遂敢及此。仰惟先覺。固不憚于教也。今因借至衡川。屬其專持此至門下。未即趨侍。執筆倍以依仰。敢乞順時。倍保台重。

答徐漢英

比人回奉手誨。讀之再三。不勝感嘆。且承涉冬。履候如宜。少慰瞻仰。伏承垂問墓類。但恐李公擇事。當時傳聞。未必得其真。而後來記憶。容有不盡然者。不作墓銘。不求挽詩。可也。似不必揭于墓道。挽詩如祭文。然爲之者。所以自道其痛惜長遠之意。本非求而得者。雖今人免于求。然吾告人曰。不求。則是失其實矣。司馬文正書儀。以爲墓前立小碑。可高二三尺許。大書曰。某姓某名。更不書官。此蓋墳中已有志文。則

墓前只須如此。今既無志文。則墓類稱爲文官。似未爲過。孔子題季子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此事始也。文書公題廣平先生之墓。蓋有自來矣。前人多認明道爲諱。非也。但以其人平生行狀而節以一言。宜令簡重切當。乃可傳信而行遠。竊惟先丈承事。心地坦夷。無所矜忤。好士樂善。甚于世人之嗜利。可謂長者矣。若只云長者徐公之墓。則是安貼而得其實。而有陰德之意。亦在其中矣。蓋若云某姓長者。則止是稱號。若先生府君之類。若云長者某人。則二字乃是明其德。如明道之類是已。漢時稱重其人。多云長者。文帝問田叔。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雲中守孟舒。長者也。張釋之問文帝周勃何如人。上曰。長者。又問張丞相何如人。上復曰。長者。直不疑之徒。史稱其長者。宜帝以黃霸治行終長者。又問黃霸。安得長者之言。攷此。則長者二字甚重。但世人泛泛言之。遂不以爲重耳。君子固當論其實也。更有鄙見。若只是姓名如溫公書儀。則子孫自爲也。至于稱道德行。不免假之于人。所謂高言十九。親父不爲其子。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不知高見以爲如何。伏惟追慕罔極。思所以表見于無窮。慎之重之。又以下問。苟有所見。不敢不盡。其去取之際。更在從長。必不以爲僭也。皇恐皇恐。加以見聞不多。山居無文字檢閱。其有枉枉更得教誨之尤幸。輒時不成語言。謹錄呈。公擇事如必欲如此。呂逢吉乃李氏甥。俟他日問之。而後從事如何。更在垂諭。

與信州程尚書

伏以比年以來。民方幸于息肩。而信州。又得如向書者。辱鎮撫之。其蒙幸又有加焉。而天不靖民。橫流肆虐。戴白之老。未始見聞。恭惟龍學尚書。誠心惻怛。惟以利民及物爲事。方無事時。求所以饒裕於恤之者。無所不至。況今遭此饑旱。漂蕩墊溺。子遺無幾。亡者暴露。委食于鳥。存者困乏。寄命于俄頃。鄉下細民。所仰食者。大則賦歛。而賦歛化爲糶濟矣。次者菽粟。而菽粟混爲泥沙矣。富者方挾所有。以幸災。貧者將無所恃。而抵禁。是以良民惴惴。私憂過計。恐其害不止水而已。然而未聞使州有所賑恤。以慰存沒之心。爲之措畫。建久長之利者。竊意屬吏。徒欲仰寬夙夜之憂。不以實告。而如某等輩。雖受恩顧之餘。而自以杜門閉居。又不敢僭易而言之也。伏見隣郡屬縣。有程氏數家者。皆以財爲長雄。乃者漂蕩之餘。止留倉庫一所。飢民叩門而求之不得。于是嗚呼。發所藏而去。訴之縣。縣不能治也。時方聞之。固已憂鄰境有傲而爲之者矣。茲又聞上饒縣石人鄉。有李氏者。閉糶以待買。民持錢造門而不答。則恐之曰。必不得。將自發糶。李始懼而受之。某鄉有某氏者。欲增價以糶。民與之商確。移時不決。有數人遠來者。不復計所直而從之。其不從者。患其不與己同也。須其出而奪之。某閒居不能盡知外事。所聞止此二者而已。然所以未至如旁郡之甚者。蓋有憚于尚書之威重也。而某氏之事。愬之縣。縣亦不能治。蓋往往烏合之人。莫知主名。雖欲治之。不可得已。竊恐小民日迫于死亡之憂。不復顧慮。然後什伍爲曹。鄉閭既無如之何。官司又不得而治。必有甚于今者矣。所謂其害將不止于水者也。伏望使州察此事理。早賜措畫。度當今可行之宜。求古人救災之政。每縣專擇明察慈惠之吏。委之奉行。其有便宜。許其以法條陳。要使上下之情通。則民必被其實惠。通變于不得不爲之時。消息于無聲無形之內。不勝幸甚。若只作尋常文字。泛泛行下。實



恐徒爲文具而無益也。又聞民以災傷赴愬者甚衆。雖未聞指揮。竊計使州必且次第施行。伏見庚申歲大水爲害。當時按視獨租。德惠甚溥。民間不免有所賠費。逮既獨放之後。縣中乃令放米及一石者出錢買酒一石。置酒之直。自足以輸租。而向之賠費。又在矣。朝廷虛失常賦。而民間初不被惠。甚可惜也。若非豫行約束。不若不獨減之爲愈也。至于受納之際。或非其人。往往加倍。以足入倉之數。餘者例印虛鈔。今使某戶合納米二石。以災傷獨其半。所使受納非其人。則所謂二石米者。未嘗獨也。夫以百姓之財。共公上之用。于艱難之際。宜若于義未爲害也。而朝廷猶且有所不忍。屈已修睦。使民休息。以公上之所不忍取者。乃舉而納之。汙吏之家。甚可嘆也。亦望他日特行約束。以警貪狡之心。少紓凋瘵之力。其他事之纖悉。有非所能盡知。尙書周愛咨詢。必有能言之者矣。古人有言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髮膚尚無足愛。況其他乎。又曰。救人之難。飢不及殮。飢渴飲食。猶在所緩。則事之所急。孰有先于此者乎。某不在其位。而僭易言之。可謂罪矣。然思古人救災之意。如此其切。況食奉祠無功之祿。辱門下異常之譽。而坐視民病如此。而以避嫌。誠自處。可謂有愧于心矣。伏惟尙書。以邦本國體爲心。唯恐有所不聞。亦必不以僭易爲罪也。然而今特已然之害如此。陰陽隔屏。理有常數。夏潦秋旱。自古所記。今之田畝。十存一二。使又有他日之憂。則民病何時而已。修庶政以召和氣。聲誠意以祈多福。以弭禍于未形。而起福于將來。想已在台念久矣。不待芻蕘之言也。于曹台重下。情不勝戰慄之至。

答張侍郎

此人回。領賜教。不勝感慰。初雖聞駐節清口。繼又聞已奏乞歸。固知清口必非久。但區區之意。以謂須取道城中而歸。庶幾得遂瞻侍。以慰釋十有五年去德之思。且所欲面稟者。亦非一二。故前日專人拜書。已俟詳報。今乃云廿四日取徑路去。而某廿六日始奉教。已入蘭溪界矣。參差如此。悵快何已。某欲去之計。前此屢以稟知。不惟才力短拙。無補于事。其間曲折甚多。又以老母。前次隨家兄在黃州。一別七年。今年七十有七矣。近方正母子之名。前此雖有欲養之心。將以誰告。今身在省闈。可以言而不言。復何待乎。七月末。嘗欲乞嘉禾。偶有都司之命。遂復阻勉。十月初。四明有闕。偏見諸府。以情告。諸公皆謂進用在。即而乃求補外。豈有所疑乎。終不見察。左府云。少待結果了去。亦未晚。某云。豈敢有此望。正使誤蒙朝廷除擢。卻恐去計愈難矣。時節因緣。未有易于今日者。未幾四明除人。適幸企李赴召。除春官。遂以東陽爲請。諸公初相留之意甚勤。既而見其決去。亦頗不樂。然某以是日輪對。先生以是日得宮祠。又十日而有東陽之除。好事者不知本末。以爲與永嘉相表裏。至有死黨之說。又以謂面對不合。騰播百端。惟是廟堂諸公。備知曲折。有間焉。亦以告之。故久乃稍定。子集所報。得于傳聞。亦不無所自也。某上殿所論。以謂祖宗時治獄。則有開封府。御史臺。又置糾察刑獄司。斷獄則有大理寺。刑部。又置審刑院。自元豐改官制。大理寺兼治獄事。然猶置少卿兩員。一以治獄。一以斷刑。今則止置少卿一員。治獄斷刑。皆出于一。然則獄之有當平反者。當實之誰乎。又如祖宗時。雖有利部。大理。與審刑院。然每至赦宥。必別置詳定罪犯一司。以待從館閣領之。刑部。大理。審刑。皆無預焉。蓋所謂罪犯者。議法之初。皆更其手。今若又使之詳定。誰肯

自以爲非乎。至于梓。益。夔。利。去朝廷遠。每赦。則委轉運鈐轄司詳定。而不委提刑。亦此意也。今刑部昔之議法。今之詳定。皆出一手。其能使民不冤乎。只如故相用事。鍛鍊文致。皆韓仲通爲之。今又使仲通改正。豈復有是理。況又因星變降詔。許民庶言事。而事于刑部。戶部者。復送本部。然則戶部之有枉謬。誰敢以爲言乎。是時韓已去矣。上大稱賞。以爲切當。許以即當施行。時已有大理少卿楊揆一員矣。又除司農少卿陳章。爲大理少卿。專治獄。某又言。近降指揮。治賊吏。盡用祖宗法。今時與國初不同。國初承五代殺伐之餘。嚴刑峻法。未能盡革。當時州郡多付之武夫。至有不識字畫。而以僕從代書判者。至于判司。簿尉。往往以牙校爲之。故朝廷亦不復以士類待之。至于天下既定。選舉益清。前日之刑。寢不復用。故范祖禹著唐鑑。以爲士自一命以上。刑辱不及。以爲本朝美事。然臣之愚。非以賊吏爲可恤也。彼既已冒犯典憲。自絕士類。亦何足以士類待之。第恐此刑既用。久而濫及于士類。爾不必遠引。只如前日用事之臣。意所不樂者。往往皆誣以賊罪。今之大臣。有親被其害者。陛下聖明。今已灼見誣枉。若使當時盡用祖宗法治之。今雖欲改正。而復用之。豈可得乎。此不可以不慎也。上云。卿所慮甚高遠。人所莫及。然朕嘗擇巨蠹者治之。以儆其餘。宣諭之語甚多。今錄其要者。某云。臣謂賊吏皆當治。但此刑不可輕用。爾若使監司得其人。按治得其實。雖降。編。竄。亦足以懲惡。非謂縱恣而不問也。上云。卿所論甚善。當日所對。大略如此。同舍有聞之者。從而緣飾撰造。欲相中傷。然而對之事。主上所知。乞出之事。宰執所知。皆有本末。彼亦徒爲紛紛。爾恐先生欲知其然。故此布稟。東陽初以賦財足用。故請。今乃不如所聞。未知所以爲計。所示文字。謹當一一遵奉。別有委令。亦乞不鄙。

與劉樞密

某屏居蕭寺。衰悴多病。目昏脚弱。日以增劇。未知竟如何也。元晦改秩奉祠。聞必欲力辭。決非苟然者矣。敬夫必數相見。邇來士人頗知爲己之學。實二公倡之爲多。斯道爲不墜矣。劉憲來自臨安。近事頗能詳言之。可以得其大概。某目昏甚。執筆艱苦。勉強拜狀。不能詳謹。併乞矜察。

上陳丞相

惟是賣鹽一事。頃歲承乏。見帥司財用窘迫。殊甚。嘗謀于鄭少嘉。朱元晦。陳季若。惟元晦以謂寧可作窮知州。不可與民爭利。而少嘉。季若。則以爲可。故于三人中。從二人之言。止是行于城中。間有犯者。不過量行笞罰。雖杖罪亦絕少。時有不相樂者。言于廟堂。以謂福唐禁鹽。徒流無虛日。又有民在塗炭之語。省部行下。審具申朝廷。乞委官體究。若果如言者之說。乞重行黜罰。朝廷知其無他。止行下照會而已。然聞後來併外邑。亦皆分賣。地頭既廣。刑罰頗峻。每切追悔前日之舉。殆亦作法于涼者也。竊聞僕射相公。寬平簡易。民自不犯。非復前日紛擾之弊。皆暗消于冥冥之中。竊謂常如今日可也。後之來者。人各有心。未必能一遵約束。則紛擾之害。或更甚矣。君子之政。當爲斯民無窮之慮。

與喻居中

朱元晦以召命再下。諸公迫之方行。既對。力排和議。其他皆人所難言者。得武學博士。待四年闕。然其家



與呂居仁舍人

某平日未嘗學春秋。比因攷究諸家之說。竊謂讀春秋。必先明聖人所以制作之意。苟于宗旨有所未明。雖有得于片言隻字之間。終無益也。因有疑曰。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又曰。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亦不敢作禮樂焉。然而作春秋者何也。今胡氏之說曰。中庸誠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止以一言蔽之。而不辯何以作春秋。終不足以祛方來之惑。既曰不可矣。不敢矣。又從而為天子之事。則聖人之言行。豈非有所褒貶。特託行事以明王道而已。故曰。天子之事。夫如是。則六經皆明王道也。而獨于春秋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何也。與楚之君。爵則公也。僭則王也。而春秋書曰。子。此其彰明者。不得謂之無所褒貶也。賞罰不出于時王。而聖人自為之可乎。此所甚不曉。嘗營于中。而未知所決者。敢望不憚指教。幸甚幸甚。至于所謂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極為低悟。周人雖建子。必不以十一月為冬正月。使其以為冬。則是用夏時矣。今孔子雖用周正。而以十一月為春。乃與夏時相悖。安得謂之行夏之時乎。其說春正月無冰。曰。今在仲冬之月。煖而無冰。是以周正月為仲冬矣。至其說冬大無麥。禾。則曰。麥熟于夏。禾成在秋。而書于冬者。有司計歲入之多寡。然後知倉廩之竭也。夫正朔可改。而天時一定。今所書冬者。以為夏時之冬耶。則是聖人所用正朔。前後自相乖戾。以為周時耶。則麥不熟于夏。禾不成于秋。而冬乃納禾稼。獲場圃之時矣。不知何以低語至此。因書及之。併乞知察。亦以見立言之難也。無由侍坐。以請所疑。臨書不勝拳拳。

與呂逢吉

比辱回翰。不勝感刻。水潦為害。父老皆云。未之見。聞城中特甚。想不無遷徙之勞。山居幸而人與屋舍皆無恙。數畝之田。皆為沮洳矣。人情嗷嗷。所不忍見。若鄰境又不止此也。魏侍郎之女。嫁趙氏者。壓死于昭慶寺。至今尋其遺體不見。前日雨後。因揮鉏之際。又陷二十餘人于藏下。可歎可歎。每為鄰里言。雖歲事失望。然視他處。已為樂土矣。不審比辰起居何似。伏惟萬福也。家叔既至。城適事已結。斷不赴公庭。而歸。荷賜非淺。五馬得無疑。其不來耶。果爾。更得略說及。乃荷示諭。子由所作東坡墓誌。昔見陳齊之云。嘗見龜山楊丈言及龜山云。他是要道。我不是元祐人。可謂誤用其心。所言三段。此固害理。而其最不可以示後者。如云。因經筵言時事。大臣不悅。風言者攻公。當時大臣。蓋呂微仲。劉莘老也。而以與臺諫交通。豈非誣罔。悖下輩。政以此罪微仲諸公。天下後世固不之信。而子由乃當時執政。遂助實其事。何以使小人無詞耶。然觀其作頌。遺老傳。邪正分明。略無回隱。有不可誣者。蓋傳將付之子孫。而誌銘刻之石。意者特曲筆以避羣小之鋒。然執若不作之為愈耶。歐陽公作漢議。謂范堯夫。傅欽之。呂獻可。趙大饒。皆誣謗英宗。以取直名。其後章惇以此書納之禁中。使歐陽公有知。當悔作于地下矣。以此文字。不可不慎也。林且事固如來教。當時攻之者太過。嘗謂元祐諸公。忠直有餘。而諛見不足。不知高見以為如何。不敢不盡也。

又

某連奉手誨。仰荷君子眷眷不忘之意。非言可謝。雨餘微涼。審承侍外。尊候萬福。感慰之至。某冒暑至此。得兩幸有生意。來日可離此。因求一見之幸。豫以為喜也。安石邪說。一至于此。今其效彌可睹矣。而學者尙未知其然。自新制專尚經術。四方不知朝廷之意。遂謂欲復用安石之學。六經新義。其價倍貴。甚可嘆也。忠宣公決無他意。如平章之言。似亦太過。但其持論專欲消合黨類。兼收並用。而不知其勢亦有未易為者。以僕觀之。君子小人之勢。決無兩立。元祐晚年。呂微仲。遂去劉莘老。門下士。而引李清臣。鄧溫伯。蒲宗孟。于從班。忠宣公兼收並用之說。略施行矣。然出而首倡紹述之說者。李鄴也。其流害以迄于今。亦可見矣。曾子開謂使范公之言行于元祐之時。必無紹聖大臣報復之禍。然使蔡確不殛死。他日復出為惡。當不下悼。下但不當以時罪之耳。雖不殛蔡確。以開後例。章惇得志。亦肯輕恕諸人乎。惇。下在元佑間。或偃息大郡。或優游奉祠。所以貸之者厚矣。略無懷惠悔過之意。則知專以優柔待小人者。恐非其理也。若謂忠宣公有他意。此則不可。其再相力辯臺諫。誣罔。吐剛茹柔。其罷相後。又乞寬元祐黨人之罪。以至得請。是果何求哉。願更慎言之。韓富二公議論。真藥石也。劉道原。蘇子由。皆疑周官。子由以為非周公之全書。則可。而道原詆之過矣。自孟子時。固已言諸侯惡其害己。皆去其籍矣。則後世所傳。或非全書。但在慎擇之耳。不可盡廢。以為不然也。晁以道力闢王安石。因安石之尊孟子也。併孟子而非之。不亦過乎。歐陽公謂繁辭非孔子所作。前輩多以為不然。韓魏公未嘗與之言。蓋護其短也。區區所見如此。更須面盡人行。惜紙筆具此作報。未問自愛不宣。

又

為別近爾。已若數月。窮山兀坐。惟有思鄉。秋氣益清。伏惟汲古。涵養神相。尊候萬福。某以前此塗中觸熱。日不免飲冷。初第覺其快耳。歸來乃大病。終多吐瀉。不能更進飲食。兩日來。稍有生意。所謂快心事。過必為傷。爽口物多。終作毒。良可以為戒也。所欲明道集。了翁集。並納去。溫公日記。如錄畢。亦願一見。聞宜據守別除人。不知何故。其詳并有他聞。皆願聞之。許子履。毛季中。兩書。輒納上。因便致煩。指揮附行。方耕道之弟。欲往泉南。想須到廣教求書。某亦欲作潮陽書。他日再當奉說也。王安石邪說。既已灼見其非。不必多辯。東漢之君子。節義凜然。視死如歸。固非後世所能及。然更當思聖人過猶不及之訓。復于中道可也。蓋自黨論一興。賢人君子。無不類。而當世之士。始知其不可。往往俛首巖谷。結舌時事。蓋卓之暴。有甚于梁冀。王甫。曹節。侯覽。宜士君子所切齒也。然以黃琬。楊彪。朝之宿望。與之同列。而不愧。苟爽。陳紀。韓融。時之名士。受其聘召。而不辭。蓋有意于保身而濟事矣。申屠蟠。于乘人互相標置之時。則遠引而不言。及爽等相繼而起。蟠又固守而不出。前不陷于黨禍。後不汙于賊臣。可謂卓然數君子之間矣。不知左右以謂如何。有以傲發愚蒙者。時得聞一二。幸甚。



爾每得來問不見鄙棄所請釋者莫非前言往行之要幸甚幸甚邦直元符以後事某初無所攷蓋意其如此耳其後思之不當如此易言之辱示諭當更加詳焉右丞之功焯然與日月爭光此固無可議者但許公事因陳水之言人往往信之某頃嘗與知識議及以為未論其他世之稍識利害者亦不肯為況許公乎然終不知其詳聞之記聞之書乃西京一守陵閣官所傳蓋溫公嘗囑其子孫以勿傳也則其所由來固可疑矣又如記趙中令雖報復私怨而不害其為功業豈不啓姦臣恃功而無忌憚之心乎昔嘗見胡德輝言溫公日記極有可疑如記富鄭公一尼之言至願得為蛆蟲食其不潔富公雖所見不同何至此乎而溫公平日最推重富公其他如文韓皆不能無譏不應如此記事德輝亦意必後來所增加蓋當時王介甫嘗奏富弼無見識惑一妖尼之言則德輝所謂後來所增加者安知其不然乎耕道見屬二齋記學問廣淺安敢率爾他日自當求教也前日所拜頌附去書一乞指揮早達之為幸

### 文定集卷十七

啓

謝解啓

鄉里之選宜先老成輩行甚卑乃叨舉首初非所望敢以為榮伏念洋（書）宋史汪應辰本傳應辰初名洋及第後仍舊名志大心勞才疎學陋焚膏繼晷探求聖賢之用心束帶遠遊周覽山川之秀氣雖王公大人未嘗識其面目而先生長者亦多借之齒牙承師問道于庠序之間論世尚友于方冊之上篤在自信敢求速成其為士者笑之皆曰子之迂也屬盛時之側席下明詔以搜賢竊羞童子之雕蟲請對諸儒而折角視荀揚買馬之作何足道哉有虞夏商周之書皆雅言也固當去彼而取此安敢是古而非今滓穢辭鋒鑿鑿萬千萬人吾往矣二三子何患焉其驚一介之微蒙奪三軍之帥自量隳分推庇有階此蓋伏遇判府侍郎閣閣名家珪璋素望揭二天之日月被千里之江山買犢買牛淨洗潢池之刀劍采芹采藻一新泮水之衣冠熙然廣信之區盡被洙濱之化致茲庸下亦預選掄洋敢不求為可知勉所未至騰文章萬丈之儀掃筆陣千人之軍鯤化為鵬乘北海長風之便豹變則虎脫南山隱霧之蹤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伏以經武斗樞之庭宣風井絡之野安危所寄內外惟均注意特隆具瞻霄慶恭惟宣撫樞密知院受才宏博蘊德純全以孝為事君之忠以仁為救物之勇我戰則克蓋傳心于聖門匪夷所思獨取必于天理經世故調攝政幾無施不宜有本如是雖舉身而遠引亟承命以過歸惟蜀僻在一隅惟帝明見萬里當宁太息命公住簷靡憚暑行之勤以寬肝食之慮制勝堂上即坐收于全功拜相軍中當復見于盛事益沛為霖之潤永扶置器之安應辰疏拙無庸知照有素免于罪戾恭蒙庇冒之恩奉以周旋茲復趨承之幸其為欣忭實倍等夷

與呂經略

愆期有待欲罷不能忽承折簡之音已違交符之幸反初服而自慶稱故吏以知歸事有從來感無以喻伏念某寒鄉晚出薄宦遠遊數口無飢姑全生于升斗一日必甚惟竭力于簿書既臘瓜時尚復飽繁邦人見察偶未推濟親老懷歸自難啓處不逾假寐如有隱憂天其憐之分乃莅止奉令承教開心見誠斷斷無他獨慰藉之良厚彼捷提欲階終浸潤之不行自惟眇然何以得此而復察私計之曲折閱微難之滯留使沿公牒之行實遂安與之奉招延更僕隨隨出郊特屈常尊茂聞往列惟卒伍之凌雜方道塗之阻脩三令五申之既嚴百舍重趼而無倦望故國之喬木初非敢期賴中流之一壺乃克有濟方將反命大府謝恩公庭事與願而相違漸且懼而交戰謂宜督過益厚拊存有味之言曩拜嘉于翰墨無功之祿併受賜于塵庖蘇室生光澗轍蒙潤迄依巨庇以獲終更此蓋伏遇某官美繼八元擊冠九牧負宏材而使人也器都貴位而急士之窮不聽崎偏之辭自教特達之義應辰有同子立謹為先容始末保全纖悉調護筋骨悉縮固無可用之資肝膽輪困徒懷欲報之意仰惟遠業簡在清衷已奏銅柱之功即趨金節之召歸艤可望庶伏謁于道旁大廈既成永依棲于宇下

與廣西陳經略

伏審期年報政獨推漕最之優十國為連就倚帥符之重惟周邦之咸喜如大廈之既成恭惟某官天畀全能世濟其美屹若鎮時之望薰然接物之仁探索羣言既逢原而自得醇醇萬變固投刃以皆虛無施不宜有本如是自舒翹于俊域即布武于要津紆郡綬則民有田里之安擁使華則吏有簡書之畏因仍舊部進領元戎昔已致于澄清今豈勞于施設應辰抗塵末路託迹後車將有賴于公庥尤不勝其厚幸與方經略

甫罷郡佐復叨恩除飢寒所驅道路云遠惟是甚幸得其所依疇昔諸公之並遊從容一顧之特厚志在流水每憶知己之言身如浮雲寢閣趨風之地竊不自意適為此行託美蔭以息肩聞妙音而忘味事非偶爾天實界之某官器采翹明風度疑遠閱衆甫以致用追前修而與歸推自得之學以及人混混乎盈科而後進挾不費之材而應物恢恢乎游刃之餘所謂無施而不宜蓋其有本者如是帝念嶺表地遠朝廷特分委于漕權仍就更于帥閣歲華再閱與頌四騰明試以功宜有康侯之舊錫入告乃后更觀方叔之壯猷自願奇窮方欣際會警諸草木宜以臭味而見存畏此簡書庶乎罪戾之或免政恐即膺于召



節不容久託于後車。瞻仰之誠。敘言罔既。

與沈安撫

伏念涉道甚疎。抗塵云久。一違册府。三奉宮祠。受祿無功。幸少延于潤轍。出門有礙。因自錮于荒山。方惟菽水之謀。寧復時膏之夢。茲蒙廟諭。俾仗郡條。彈冠振衣。復收還于舊觀。扶老攜幼。竊自比于常人。既奉令于屬城。敢修辭于下吏。伏惟某官。高文綉發。偉論鮮明。舒翹揚英。名不容于自晦。批卻導竅。才每見于並窮。不已于行。所至可紀。卓餘財于劇部。待明制于清時。雖仕路之所榮。願師言之未厭。自關以外。有嚴帥節之雄。大江以西。尤謂价廉之重。暨勤填拊。普洽隆平。旬月之間。令已修于庭戶。九河之潤。福更及于京師。凡吏于茲。豈勝其幸。迹同韓子。出意見以無繇。心仰翁翁。竊感嚴之是望。庶以恩臨之故。未為罪斥之人。依賴之誠。敘言罔既。

與吳提舉

伏審乘傳一封。來臨使事。先庚三日。寅布詔條。民言交欣。王命猶重。伏惟某官。天才卓越。儒術精詳。學達其原。以閱秦甫。文出于己。自成一家。有猷復見于有為。所譽悉符于所試。而乃回翔久次之地。徧閱後來之英。屬結綬于中都。且問津于要路。願樂鄉閭之便。自祈原隰之行。遠有光華。雖式嚴于臨道。周爰咨度。宜即奉于論思。應辰自為成童。則已受教。奇窮至此。姑為升斗之謀。幸會適然。又託軒轅之庇。其為欣忭。豈易敷陳。

與吳宣撫

東甌蕃屏之嚴。未能報政。西蜀兵民之寄。益愧非才。嘗力貢于忱詞。終莫回于成命。將就軒轅之庇。輒修咫尺之書。恭惟宣撫少師相公。貫日精忠。濟時英略。棠棣之華。韓韓繼繼。當關制之雄。南山維石。巖巖復陟。臺司之貴。應接關輔。蔽遮江淮。警敏戎公。盡護諸將。執訊獲醜。已摧羆狄之鋒。保勝安邊。方倚營平之略。地雖遠而實本根之勢。身雖外而為社稷之臣。是謂功勞而位尊。尤宜託重而持力。願慚疎拙。竊幸依承。治法征謀。既軍旅之未舉。風聲氣俗。復語言之不通。第彈夙夜之宵。益謹周旋之奉。庶幾免戾。非復言功。歸向之誠。敘陳罔既。

又

祇奉詔旨。謬持帥節。托舟遡峽。幸險阻之無他。入境交符。歎拊綬之未易。仰止宣威之重。隱然制關之雄。庶幾兼休。其或免戾。恭惟宣撫少師相公。精忠許國。英略濟時。地歷西南。繫江淮之根本。望隆中外。兼將相之威儀。不自有于成功。方益恢于遠略。奮張師旅。靖強敵之窺邊。指顧關河。慰遺民之思漢。既策勳于為冠。宜受社于無窮。應辰猥以非才。偶茲承乏。藜藿不采。但見田園之安。風雨欣除。實依夏屋之庇。其為欣幸。罔既敷陳。

與總領汪少卿

伏念某技無他。長窮有定數。蓬山咫尺。風引去以難觀。木偶東西。雨流行而未已。雖安蓬薄之分。未免飢

寒之憂。仰蒙上恩。游佐郡寄。遠道百舍。豈重跡之敢辭。中流一壺。視千金而奚啻。矧復廷臣之重。久當使指之嚴。昔已賴于保持。今仍依于臨按。茲為幸甚。殆匪徒然。恭惟某官。學識高明。才猷敏勗。宿望獨高于省寺。羣知智避其威。嚴屬邦計之浩繁。紆皇華而典領。鏡流于地。雖稱劉晏之功。刃發于朝。豈識庖丁之妙。即登大任。乃究遠圖。某無以充身。苟焉竊祿。論臭味于草木。敢曰宗盟。謹期會于簿書。庶逃吏責。尚祈終惠。使得全安。傾仰之誠。敘陳罔既。

與提刑黃察院

叨蒙恩除。往佐郡寄。屬當會府。實建外臺。欽乃攸司。日得親承于善教。花其所賴。勢宜特異于他邦。竊自權然。殆非偶爾。某官宏材絕衆。敏識造微。舒翹揚英于多士之辰。明目張膽于可言之地。惟風憲無分于內外。而刑章尤賴于平亭。特迂使華。以惠嶺表。發矟游刃。會何費于緒餘。策足要津。行即膺于枋任。應辰謀不及遠。仕止為貧。中流方仰于一壺。百舍敢辭于重跡。幸威嚴之少霽。庶罪戾之可逃。不遜聾丞。或念送迎之費。願師委吏。每彈會計之勤。依仰之誠。敘陳罔既。

與知信州程尚書

伏審祇奉中詔。出分左符。惟信美之肇州。本郡陽之析壤。河潤九里。久已接于餘波。我獨二天。今親承于仁政。開命而喜。有心所同。恭惟某官。冠冕士倫。表儀禁路。高文大冊。發為國華。駁論危言。播在人口。是以彌年家食。有其如蒼生之憂。一日詔還。有既見君子之喜。所以致此。夫豈偶然。方爾顯庸。盡發賢蘊。後凋之節。要歲寒而始知。勇退之心。雖急流而莫禦。敘此餘刃。施于專城。人誇衣錦之榮。誰識浮雲之志。某仰高滋久。願見無階。不獨與此邦之人。安其田里。庶幾聞長者之論。奉以周旋。其為歡娛。倍萬夷等。

與趙經幹

伏審既被辟書。即奉命旨。轅門增重。桂嶺有輝。伏惟某官。蔚以卿材。生于公族。仁厚曾如麟趾。夙著清芬。弦歌焉用牛刀。亟登最課。屬南邦之開鎮。虛右席以招賢。維之處于臺中。昔已知其特異。羅而致之幕下。今豈待于先容。姑藉佐戎之謀。實為輔帥之地。某去德云久。竊職于茲。特承警款之音。更託軒轅之庇。其為欣忭。豈易敷陳。

與福建王運使

伏審祇奉詔音。出持漕節。先聲所暨。輿論交欣。恭惟某官。識造精微。學窮浩博。文采英華之賦。自成一派。風流清白之傳。于今五世。既上應于列宿。宜立登于要津。惟中外更迭之文。具存近制。方始初清明之政。尤重遠民。暨紆使節。來按閩部。行聞最課。益究遠猷。應辰方領州符。正依德庇。其為欣忭。罔既敷陳。

與成都李運使

某官材猷敏勗。學識高深。明習憲章于殘闕之餘。緣飾吏事于倥傯之際。宜在登瀛之選。乃動使蜀之行。謗駟矢之前驅。殆非素志。憂樵蘇之後集。益濟多艱。行奏休功。進膺異數。

與司馬運使



某官材敏敏。學識高明。惟阿衡專美。有商宜威。孫有後于魯。遂瀛寓直。姑循序進之常。襄漢宿師。暫倚轉輸之重。行疑最課。即繼前休。竊承臨按于上流。當獲逢迎于中道。

與吳郡大

伏審載揚前旆。冒暑之祥延。俯歷近郊。適孟秋之初吉。念去歲之云久。每遇風而實動。將有遠行。尙少留于頃刻。亦既見止。庶自慰于渴飢。欣忭之誠。敷陳罔既。

與運使察院

伏審肅持漕節。臨按炎方。置郵之命初騰。載駘之聲交慶。恭惟某官。學貫千載。文成一家。追前輩以擅場。睨要津而策足。鋒車促召。輕辭蜀道之難。補廬對揚。絕出漢庭之右。亟躋憲府。游委使華。遂令五嶺之區。亦幸二天之庇。宜聖主不冒海隅之德。運公家如流地上之財。即著休功。遂膺大任。應辰頃在京國。獲登門。恨歲月之幾何。款雲泥之相望。方且全生于斗水。豈期託蔭于華樓。欣忭之誠。敷陳罔既。

納幣啓

不顯亦世。仰風流之具存。惟好是求。忘門地之非偶。伏承某官。第幾女。富有家法。嫻于婦儀。而某從弟。朝議位長男。甫逮成人之年。狼當貺室之重。詎辰其吉。奉幣以前。藉之用茅。姑致誠于菲薄。芘其所願。尙微福于方將。

### 文定集卷十八

啓

賀陳左相兼樞密使

伏審對揚休命。兼領鴻樞。注意方隆。具瞻胥慶。恭惟某官。高明而碩大。篤實而疏通。格于皇天。式是百辟。身任安危之寄。心忘物我之私。密啓建儲。首開萬世之福。決策禦侮。坐判衆人之疑。如丙吉之不言。如謝安之無競。志雖切于遠引。上益堅于仰成。惟萬幾當出于中書。迨五季始分子右府。雖聖明之有作。亦沿革之非常。議非僉諧。動輒抵牾。或宿師而攻守之計不決。或奏功而賞罰之令各行。人無適從。事鮮能濟。欲救斯敝。必惟其人。爰咨上公。盡總二枋。既示君臣之無間。亦由左右之具宜。方且宜宥密緝熙之勞。專發縱指示之略。按邊郡策。益贊漢宣之明。披輿地圖。終歸鄧禹之責。有識所望。不謀而同。應辰分符海濱。引領門下。其爲欣忭。實倍等夷。

賀沈左相進書加恩

伏審紀閑休于竹帛。趣具奏篇。增峻秩于銀青。繼頒渙號。郵音旁達。輿論交欣。恭惟某官。與學造微。弘材經遠。見幾萬物之表。發策衆人之先。寤主一言。帝知人而則哲。和戎五利。民受賜以到今。粵嘗總攬之辰。首冠阿諸之地。期年而變。庶績其凝。惟我宋肇邦。盡革五代八姓因循之敝。迨主上復古。遙追一祖七宗。

不顯之謨。宜有特書大書之傳。以明前聖後聖之懿。王通之序漢七制。韓愈之作唐一經。孰謂熙朝之邦。隆乃容鉅典之久缺。曠咨上宰。總領諸儒。發凡皆本于周公。折衷取裁于夫子。潤色祖業。既以稱我后奉先之誠。揚王休。又以致大臣歸美之誼。赫赫委任之族姓。振振文武之子孫。或游淵于淵源。或分別其派緒。毫髮殆無于遺恨。網羅幾盡于舊聞。惟大章實賴于一覽。故令聞有光于三代。薦之宗廟。簡在帝心。參訂故常。申加徽數。作君臣相悅之樂。豈徒事于虛文。立邦家太平之基。將益觀于實效。應辰屬以補外。無由至前。瞻頌之誠。敷陳罔究。

賀呂經略進職

伏審祇奉龍光。併增職秩。元侯以德懷遠。明主之賞當功。播爲美談。聲動羣聽。恭惟某官。機神穎邁。智慮高明。事雖甚難。決江河而莫禦。才無不具。吞雲夢而有餘。紆郡綬。則流移之民。襁負而來歸。擁使華。則貪猾之吏。股弁而去。席郎位之清要。總軍儲之浩煩。刃若發礮。鏡如流地。曰咨文武之略。往殿東南之隅。麾幟之色。增明。袍鼓之聲。不作。標柱敢險于約束。獻琛爭效于忠誠。惟彼南丹。恃其狡穴。溪巖重復。篋管蔽通。種類旁連。易以噴聚。孔道百出。難于周防。秋旆驟以爲常。畫擐金而無懼。濛濛交作。兵久戍而多傷。舟車不通。民轉輸者倍費。付之無策。迨此累年。雖爲應戒于弗除。而彈雀復牽于所重。或恫疑虛喝。而適足以來其慢。或遷更畏避。而不足以弭其騷。爰自教條一新。輿圖四治。聞先聲而魄魄。仰嘉惠以垂瀝。諭以至仁。捨其往過。皆委命于下吏。願爲氓于一廬。殊偵列拜于轅門。駭驥悉輸于上廩。屈其羣醜。同我太平。未嘗煩一卒之勞。何止活千人之命。飛章列上。褒詔亟頒。永爲已試之功。行有非常之寵。應辰去遠。麾下屏伏山中。莫陪再冉之趨。第極欣欣之喜。

賀廣東經略方敷文

伏審進直西清。作鎮南海。是爲盛選。允協僉命。恭惟某官。才具淹賅。機神穎邁。批郤導窾。從容皆中于宮商。舒翹揚英。特達不資于繆藉。無忝乃祖。克壯其猷。簡于淵衷。授以闔外。果報成于善政。復申錫于贊書。寵數維新。事權增重。內臨鎮于百粵。外羈屬于羣蠻。帕首袴袴。爭望塵于道左。卉裳懸結。皆聽命于幕中。必且並行恩威。明示條教。吏有貪泉之恥。物無厲氣之虞。雜五方之民。願藏于市。重九譯之國。來獻其琛。有以致朝廷之尊。然後居公卿之位。應辰開闢藩官。竭厥長塗。方幸依仁。遠承易地。側聽羣言之慶。敢懷一己之私。

賀廣西曹運使

伏審欽承詔音。典領漕計。促行之命。絡繹于道途。交賀之聲。洋溢乎嶺海。諒戴星而就職。即詎日以煩條。伏惟某官。學識淵微。風猷翹爽。繼平陽相國之烈。光太史世家之傳。發舒智謀。顯著聲績。坐鎮上游之會。亟登最課之優。眷茲桂林象郡之遐。付以山國虎符之重。疆聖主之澤。若決江河。籠公家之財。不失圭撮。益觀能事。進對殊休。應辰久矣。仰高。幸茲備吏。及瓜未代。偶沿檄于江東。已事當竣。即瞻風于闔右。依歸之至。竭厥而趨。



賀張樞密

伏審祗奉詔音。進登樞府。廟堂增重。朝野交欣。恭惟某官。道大而方。氣剛以直。出入中外。幾四十年。反覆是非。蓋千百變。屹乎其中。立不倚。綽乎其從容。有常。年高而德愈新。身退而名愈白。想風采者。或意其魁梧而奇偉。問起居者。皆願其壽考而康寧。世不我忘。政將焉往。屬王明之有作。果召節之亟頒。訖回雅志之堅。以慰具瞻之久。今之急務。人所共知。有一言可以與邦。曰上策莫如自治。使遠近而有效。願力行之。何如。惟老成重于典刑。而名實加于上下。意有所向。為無不成。解弦更張。已陳激切之論。置郵傳命。願見設施之方。幸因千載之逢。力救萬方之病。庶幾大節無媿古人。應辰方遠守于海隅。莫進趨于門下。其為依仰。實倍等夷。

賀汪樞密

伏審誕揚明制。進長元樞。帝眷特隆。民瞻胥慶。恭惟某官。英猷經遠。宿望冠時。執法端朝。言底可績。宣威制勝。令出惟行。越參政幾。協濟國事。文武備足。左右具宜。絕域亦知其名。在廷無出其右。於皇新政。方懋遠圖。偃戢干戈。仁雖存于愛。綢繆戶。患猶謹于豫。防曰咨元老之猷。式固中興之業。以開望則惟舊。以謀猷則具威。既茂建于使名。復優加于寵數。惟太尉之在漢室。與相維鈞。而熙寧之待濬公。其命特異。參稽往制。簡自淵衷。以示非常之恩。以明爰立之意。武功七德。益恢可大之規。說命三篇。即正久虛之位。併懷四海。師表羣工。應辰久託餘光。欣聞傳命。方分符于關外。阻望履于幕中。

賀凌司諫

光膺制命。顯陟諫垣。郵置傳聞。為紳胥慶。恭惟某官。學窮聖奧。德冠民彝。善不期于近名。仁固宜于有勇。待時而動。果膺聖主之求。正學以言。不負官名之重。茲為序進。益示眷知。品秩雖殊。權實均于宰相。謀猷有補。澤將下于生民。登聽休聲。正觀治效。應辰夙冀。方託餘光。屬郡授之拘廡。阻賓庭之旅謁。

賀楊總領

伏審亞卿太府。總計四川。明命既傳。輿情胥慶。恭惟總領少卿。風猷凝遠。氣度淵閑。前視禁塗。不詭終朝之遇。俯臨遠郡。自安直道之行。惟蜀一方。養兵億計。人力已困。會無宿儲。邊隅雖寧。愈復增賦。詔旨丁寧。而惠澤之猶壅。文移旁午。而議論之未諧。必惟高明。能定取予。茲利權之盡付。將政令之一新。僚屬洗心。疲氓引領。願惟疎拙。素辱照知。冀協濟于多艱。願敬聞于餘教。其為欣忭。罔既敷陳。

賀虞宜撫

伏審某官。屈元樞之尊。大全蜀之寄。自任以重。陋昔人畫錦之榮。不已于行。體聖主宵衣之念。藐茲孤宦。辱在下風。將致屬難之恭。獲諧望履之願。其為欣忭。實倍等夷。

賀趙安撫

伏審詠辰泰筮。開府神皋。威望所臨。輿情胥慶。恭惟某官。學窮浩博。識造精微。恢游刃之新礪。自諧節奏。策要津之高足。豈限尋常。游擁使華。獨登課最。帝城不遠。暨借重于保釐。天子是毗。行入陪于近密。應辰

夙蒙知眷。方託庇休。欣忭之誠。敷陳罔既。

賀福帥會尚書

伏審光膺明命。起鎮巨藩。方面得人。士民胥慶。恭惟知府。安撫開學尚書。學高儒苑。望重漢廷。夙崇靜退之風。入處燕閒之地。宸衷簡在。物論攸歸。果承綸綍之褒。付以帥師之任。襄帷入境。已增煥于江山。頌詔宣風。行與謠于襁袴。願茲迂拙。蚤荷照知。屏伏山林。幸遂依于餘芘。瞻承眉宇。欣將奉于緒言。慰忭之私。敷言罔既。

賀汪學士

伏審某官。奉承大對。擢真巍科。凡在見聞。莫不歎羨。仰惟世德。蓋嘗參翊于政塗。矧復天倫。今乃並升于勝甲。併為盛事。著在輿言。既能自致于聲名。必且遠追于風烈。而某繆司貢士。竊自喜于得人。獲託宗盟。又庶幾于囊潤。特勤都騎。躬致長履。慰荷之誠。敷陳罔遂。

賀浙東趙安撫

伏審對敷明命。填州大藩。關制增雄。輿言胥慶。恭惟某官。宗支毓秀。賢路發英。皇華幾徧于四方。最課洊登于二府。既資高而望重。亦屬近而行尊。大雅不羣。宜繼疏封之寵。徐行後長。訖全雅操之堅。帝眷瀾河。以東地連魏闕之下。命之作牧。倚以維城。方簡注之特隆。諒召還之不遠。應辰備員支郡。引領前驅。欣忭之誠。敷言罔既。

賀趙總領

伏審欽承明詔。進陟正卿。帝眷加隆。輿言胥慶。恭惟總領大卿。學覃浩博。識造淵微。年輩俱高。壽靈光之獨在。精明益劭。恢游刃之有餘。惟蜀一隅。宿師億計。給餽餉不絕糧道。操贏貨以佐軍興。三年有成。執先于課最。九德咸事。特峻于班聯。式遵其歸。可立而待。應辰依仁。有素。聞命載欣。方坐困于簡書。莫進趨于蕭屏。其為欣忭。罔既敷陳。

賀吳宜撫

伏審進升帝傳。真啓正封。典策流傳。摺紳欽贊。恭惟某官。宏才冠世。敏識幾神。臨事制宜。沛江河之莫禦。竭誠徇國。凜山嶽之不移。偉伯季之繼興。專西南之重寄。遺黎安堵。悉蒙再造之仁。諸將連城。屹有四維之固。屬頌溫詔。促覲嚴宸。靡懈暑行。進承書接。會朝絕席。見國體之增崇。惟幄運籌。獨淵衷之默契。惟高密元功之首。惟汾陽異姓之王。參酌舊章。合為寵數。以煥太常之祀。以降巖石之瞻。不顯其光。于斯為盛。應辰夙冀。方託餘輝。引領門牆。第切拘廡之歎。庇身夏屋。庶無阻越之羞。欣忭之誠。敷陳罔既。

又

伏審造朝舉事。擁節言還。爰擇剛辰。肇開大府。宣威雖舊。易地維新。恭惟某官。識造神明。才兼文武。不顯亦世。與伯氏以代興。克壯其猷。拚羣公而為冠。欽承溫詔。入覲嚴宸。密勿廟謨。便蕃天寵。謂外禦其侮。已底定于北戎。而我圖爾居。蓋莫如于南鄭。原隰平衍。舟車溱通。以填拊于上流。以指麾于諸侯。制專閩外。



既益峻于等威。地亦關中。示不忘于遠略。增重坤維之望。永扶乾道之隆。應辰承乏無庸。託庇有素。俯觀遠俗。方蒙田里之安。仰企崇墉。第歎簡書之良。其為欣忭。罔既敷陳。

為虞宜撫賀正

伏以夏正三朝。雖與情之胥慶。尹躬一德。尤百順之交歸。民具爾瞻。理必有至。恭惟某官。為時柱石。秉國樞機。金節煌煌。帝咨裴度之重。赤鳥几几。人望周公之遠。宜茂對時。益多受祉。一相處內。方承册命之嚴。三壽作朋。永協頌聲之盛。應辰猥以弱植。託于大鈞。閱歲籥之游。更望門庭。而伊阻。其為禱系。罔既敷陳。

為吳宜撫賀正

伏以時惟行夏。歲且發春。陽氣進以成三。物候通而生萬。恭惟某官。精忠徇國。偉望冠時。鄧太傅之功名。豈專將略。郭汾陽之福祿。實系邦基。履端惟新。受祉滋厚。永毗典運。普濟生民。應辰猥以拙疎。託于庇庇。莫預造門之列。第增引領之勤。祝頌之誠。敷陳罔既。

又

伏以元善之長。物以更新。德福之基。神其交相。恭惟某官。厚重而文。直方以大。入持宰柄。密參將之功。卓為帝傅。履三百六旬之首。益迓天休。邁方叔之壯猷。倍汾陽之奮政。進膺異數。永濟生民。應辰猥以拙疎。託于庇庇。莫預登門之列。第增引領之勤。瞻頌之誠。敷陳罔既。

為平江魏丞相賀正

二朝方更新于歲律。尹躬一德。實茂對于天時。恭惟某官。厚重而文。直方以大。入持宰柄。密參造化之工。出仗藩條。護廣京師之潤。履端茲始。受祉其多。式遵其歸。永弼乃后。益修魏名之大。力扶泰運之亨。應辰仰庇。休屬拘衰疾。希轉轉。莫修慶賜之恭。燕寢清香。徒想感容之盛。其為瞻頌。罔既敷陳。

為左右丞相賀正

獻歲發春。式啓亨嘉之會。大鈞播物。實參造化之功。時所由昌。福斯獨厚。恭惟某官。山河間氣。社稷元臣。（原註）與陳福壽云。為時柱石。秉國樞機。四序密移。執見變調之迹。三陽覺進。自符交泰之期。極萬目之具瞻。祝千齡之未艾。應辰甫達省闈。出館郡章。莫伸轉騰之恭。徒切搖旌之念。

回諸郡賀正

伏以首四序以為正。靈運所重。內三陽而成泰。賢德其亨。恭惟某官。學識造微。材猷經遠。出臨名郡。已獲治最之優。對茂熙辰。宜協載征之慶。進膺寵渥。以愜公言。念修問之未遑。辱移書之先及。其為感愧。罔既敷陳。

回餘姚趙知縣賀正

太族旋宮。謹獻歲發春之候。東風應律。正贊陽出滯之辰。恭惟某官。秀出天支。學優靈域。惟日不足。懷為善最樂之誠。與時偕行。體自強不息之德。欽想履端之始。倍迎純嘏之常。屬繁迹于匏瓜。阻稱觴于椒柏。

遠蒙流開。祇服謙光。徒深頌詠之私。莫敘勤拳之意。

為虞宜撫賀冬

伏以太極函三。是生萬物。黃鐘初九。以統羣陰。時令一新。輿情胥慶。恭惟某官。誠貫日月。望塞天淵。屬重華協帝之隆。應聖主得賢之盛。許謨閱遠。履假和平。其往視師。式倚晉公之重。爰立作相。益圖商室之寧。既順履于修辰。即對揚于明命。應辰敷官有守。進謁無階。欣忭之誠。敷陳罔既。

代答常平錢舍人賀冬

天地之心。見于復物。且向榮。邦家之基。立于賢神。其薦祉。某官學窮靈域。望重士林。從容皆中于準繩。特違不資于繡藉。御于帝所。擅討論潤色之功。正是國人。倚師帥承流之重。陽剛養長。福履具宜。即膺圖任之求。以愜具瞻之望。應辰頃緣末第。嘗附餘光。疾病侵凌。久退休于聖世。飢寒轉徙。復託庇于部封。徒與安其田里之民。皆有俾爾壽域之祝。

為吳宜撫賀冬

伏以士圭淵景。順迎化日之長。雲物書祥。豫卜豐年之慶。天其發育。人以歡欣。恭惟某官。望隆華夷。功在社稷。雲臺香象。執居鄧傅之先。井絡宜威。正倚武侯之重。宜乘穀旦。倍擁壽禧。與國同休。俾民受賜。應辰方茲託庇。莫遂趨風。瞻頌之誠。敷陳罔既。

為監司賀冬

太極函三。是生萬彙。黃鐘初九。以倡羣陰。恭惟某官。天資特高。世美惟肖。百城引領。皇皇使者之光華。三尺持衡。井井外臺之條理。王命因人而增重。休聲與實而並馳。德既協于剛亨。福必緣于類至。實為吏屬。仰託公麻。畏此簡書。曾莫陪于進旅。俾爾戰戰。徒能歸于陳言。

為劉侍郎賀冬

伏以五緯連珠。起天元之密度。一陽發管。迎愛日之初長。恭惟某官。雅望冠時。忠規奕世。論思睿諤。久膺明主之知。臥治雍容。茂對與人之誦。宜臨俯且。倍集殊休。應辰庇賴于茲。瞻依未幾。無從進旅。陪下客之後塵。徒與居民。祈使君之難老。區區之意。言不能殫。

回李知郡賀冬

伏以太極函三。是生萬彙。黃鐘初九。以倡羣陰。恭惟某官。德履粹和。材猷敏勁。俯觀民俗。潛消愁歎之聲。仰順天時。獲樂舒長之日。益迓朋來之祉。以符剛長之祥。惟擊柝之相聞。辱移書之良厚。其為感愧。罔既敷陳。



文定集卷十九

啓

答沈總領

服在邇倣。聞于報效。昇之輔郡。仍假于寵名。引退而蒙優異之恩。負荷而當浩穰之寄。皆難稱塞。方切戰兢。載瞻使華。實總邦計。庶幾託庇。得以蒙休。方欲修詞。遠動惠問。仰謙光之過厚。愧遲鈍之後時。恭惟某官。學造高明。器涵剛實。存心惻怛。期康濟于斯時。持論正平。獨力行于是道。踐揚滋久。聞望日新。豈徒蕭何給餽之功。尤得劉晏養民之意。進膺大任。益究遠猷。念造謁以無從。徒依仁之是幸。其爲向往。罔既敷陳。

答提宮楊朝議

簡書之畏。莫逾于披承。羊膺之勳。亦藉于修布。曾謂眷存之厚。特貽問訊之先。恭惟某官。才猷淵宏。器尚冲雅。周旋四郡。率多善政之聲。優息一塵。甫逾高年之樂。已釋繁裳之累。尚垂桑梓之恭。豈云見私。足以觀德。更冀珍育。益保壽域。

答查運使

沂泗萬里。跋涉三時。蓋艱險之備嘗。殆形神之不屬。息肩弛擔。雖疲茶之少憩。問俗觀風。緊撫綏之未易。

文定集 卷十九

二二三

敢謂眷存之厚。特貽問訊之勤。無以克承。第知愧荷。恭惟運使直開。學問純正。識造精微。化未澄滯。暫倚登車之重。事雖肯綮。豈勞游刃之餘。已藹著于休聲。即進膺于大任。願惟疎拙。竊幸依憑。蒙露而行。自獲不言之潤。同舟以濟。庶收必至之功。

又

向賴均茵之舊。方紆攬轡之嚴。庶幾蒙成。其或免戾。未遑修問。先辱賜書。情文並隆。感愧參集。恭惟運使直開。躬受異稟。學承正傳。傑然館閣之中。藉甚搢紳之譽。納約自厲。進盡忠嘉之言。舍車而徒。退安閒燕之地。屬元臣之開府。啓婉畫以濟時。宜遂贊于廟謨。乃出持于清節。矧遠氓之渴飲。復遠候之釋懸。方臨盤錯之交。尤藉調劑之妙。豈惟疎拙。得所依憑。念請謁之可期。冀與居之慈護。

又

伏審乘傳一封。肅將清節。先庚三日。亟布教條。入境之初。望風胥慶。恭惟運使直開。學傳正統。躬蹈聖言。探索逢原。蓋顯微之無間。從容應務。固左右以具宜。雖使指之游更。實蜀人之蒙幸。願惟疎拙。復獲依承。聞親成警款之音。執云遠宦。從仁義燕閒之樂。復如昔時。方欲修辭。遠動惠問。其爲欣荷。罔既敷陳。

答祝運使

伏審祇奉郵傳。進持清節。不待贊書之下。式遵攬轡之行。蓋宿師十萬之嚴。日需供億。而發駉再三之後。民久罷勞。願方急于得人。豈復拘于常法。恭惟某官。才猷瞻博。德度粹和。踐揚屢著于賢勞。出入益推于久次。仕隨所遇。忘蜀道之登天。政底于成。俾蠻方之按堵。惟茲委寄。亦已褒優。應辰自視。拙疎實叨雅素。乃幸同舟之濟。庶瞻彼岸之登。未及修辭。先蒙惠問。其爲感愧。罔既敷陳。

答周運使

伏審瞻咫尺之威。親承臨道。持光明之節。出董轡將。沂峽良勳。襄惟云始。寬條既布。輿論交欣。恭惟某官。學識疏通。材猷敏勁。從容醇酢。依然游刃之餘。揚歷淹回。湛若重淵之靜。惟聖主不忘于遠俗。欲疲氓皆識于上恩。姑借重于澄清。即進膺于選擢。自惟承乏。所幸同寅。念請見之無由。辱移書之良厚。其爲愧荷。罔既敷陳。

答趙運使

伏審寓直瀛洲。將漕慶映。遠民良幸。輿論交欣。恭惟某官。以敏博之才。行仁厚之政。屬州縣水旱相仍之後。方倉廩朝夕不繼之時。賑給困窮。拊摩痼瘵。盜賊遠屏。流備復還。既課最之著聞。果詔晉之褒擢。愛人利物。諒誠心之不移。問俗觀風。將惠澤之益廣。願惟承乏。游獲同寅。特承問訊之勤。殊感眷存之澤。其爲欣荷。罔既敷陳。

答潼川提刑運使

伏審祇奉除書。游持清節。休聲云遠。輿論交欣。恭惟某官。學識賅通。材猷敏勁。從容醇酢。依然游刃之餘。歛歷淹回。湛若重淵之靜。暫紆使節。以惠遠方。惟此疲氓。困于重賦。利入已贏于十倍。安取厥餘。詔音雖

文定集 卷十九

二二五



至于再三未知攸濟當按臨之甫始已利病之前知切聞緒言欲救宿弊惟誠心之所格終公論之必伸  
應辰去德十年遶風萬里豈期甚幸獲遂同寅未遑問訊之勤先辱誠題之賜其為感愧罔既敷陳

答趙總領

伏審以其官召函奉于詔音不俟駕行式度于君命願惟疎拙久獲依承三尺拘廢莫陪于出祖一隅留  
滯徒仰于登仙方欲修辭遠蒙惠問既切連離之歎更增愧荷之誠恭惟某官學識精敏才猷宏博老而  
克壯宿乃彌明總出納于四川竭勤誠于三載宿師十萬平居猶患于闕供發軔再三應猝每多于餘裕  
游登卿列簡在上心式遵其歸將益觀于遠畫知與為取當宏濟于多艱願庇護于寢寢以對揚于休寵

答觀使章節使

伏審揚于王庭授以峻節兼親賢之盛選符中外之公言某官美秀而文威儀是力仰紹金龜之學藉甚  
家聲久從琳館之游超然物表屬東朝之有慶眷外氏之多賢擇日設壇特重慶施之寄比名併牒更增  
謝專之榮自惟州縣之徒勞所願雲泥之相望不敢輒修于賀問迺蒙先暨于誠懇三命益恭知龍光之  
未艾多文為富願疵陋以何堪欣感之誠敷陳罔既

答吳制置

召還萬里擢長六卿杜勳歸蓋特矜于永久積薪居上竊自歎于後來每念叨逾豈勝戰慄敢謂眷存  
之澤特紆綽問之臨譽雖過情義豈云薄恭惟某官宏才任重敏識造微御史諫官振直聲于多士方伯  
連帥流惠化于遠民肆帝眷之惟新舉坤維而盡護雖節以制度前追忠定之規撫而薰然慈仁蓋本文  
元之心法願惟嚆昔皆獲瞻承偶逃繼免之科遂記踐更之契三年無補既蒙痼疾之私一旦誤恩並出  
嗟枯之論道路云遠情文益隆惟感愧之所并豈敷陳之能究

回總領王郎中

伏審進登郎位外總軍儲始布教條一新觀聽恭惟某官器能敏裕識慮高明知無不為期竭忠而尊主  
言底可積恥譚乘以取榮踐揚居多名實兼茂乃眷上流之重方嚴勳旅之屯陸走水浮轉輸之費增倍  
頭會箕斂痼瘵之民未蘇竊聽平生之言每懷憂世之志將使公私之均濟佇觀次第之設施益懋遠猷  
亟膺大任方圖修問遽辱賜書既懷不敏之慚且見相先之誼其為感佩罔既敷陳

答李提刑

伏審欽奉詔書游持憲節先聲云及輿論交欣恭惟提刑敷文識慮精明才猷宏博仙李之根遠矣世德  
彌芳常棣之華粹然相門未艾視彼黃閣實吾青氈而乃俯就外官坐成遺老郡守監司之寄幾徧歷于  
四方門生故吏之餘或先登于要路矧茲夔峽亦辱使軺庶獄紛紜幸平反之無害疲民凋瘵賴賑卹之  
有方苟種德之可為豈屈身之足同願惟爛拙久幸依承茲復同寅庶幾蒙益枉壽音之良厚知眷意之  
特隆感愧之懷敷陳罔既

回程提舶

曠遠風度游易歲華各在一隅殆將萬里心雖無間迹若相忘茲被命以言歸幸遶風之稍近方圖修問  
邊辱貽書見眷予之不忘審起居之多福恭惟某官才周浩劇識究精微屈伊洛之名家臨夷蠻之互市  
海舶四集益豐財貨之源官曹一清無復脂膏之潤已被褒嘉之渥即膺進擢之優應辰方此巧開庶幾  
養病無從披晤第切傾馳虛穴所叢敷陳罔既

答勾龍提宮

祇奉詔除叨分闡寄惟蜀地實同于齊魯而漢朝繼出于淵雲究觀源流想見人物方願聞其姓字遽辱  
賜于書詞情文並隆感慰何已恭惟某官材猷敏劭學識疏通踐揚久著于賢勞敏退樂從于閒適賢不  
家食方屬于明時士有特招佇聞于休命將遂披瞻之願更祈寢饋之調向往之誠敷陳罔既

回通判徐提宮

為郎無補久宜樸被之行將母有求輒冒分符之寄地當旬服里有仁人方幸親依遠蒙問訊執謙過厚  
知鄉黨之恂恂養志自如審吉祥之止止恭惟某官材猷敏劭學識高明發游刃之新矧自諧節奏策要  
津之高足豈限期程何游佐于藩條復退安于祠館其室則邇雖未遂于遶風厥木惟喬竊有期于庇賴

答馬舍人

奔走遠宦經從治邦項背相望問勞之詞狎至看核維旅殷勤之意有加屬既領于郡符恍已更于歲箭  
未遑修問又辱移書益益諒眷存之隆且增遲鈍之愧審豈弟之多裕固祥福之大來恭惟某官器蘊淵閑  
風猷凝遠觸起蜀道明揚漢廷講經書之業于禁中裁訓誥之文于天下暫茲出守行即召還念請謁之  
無繇冀寢興之慈護其為向往罔既敷陳

答程運幹

習聞聲跡深歷歲時敢謂眷勤首紆誨問講修先世之好曲示過情之愛感莫能名媿無以稱恭惟運幹  
學士受材庸敏制行溫恭趨而過庭親承問學之富行不由徑益見操修之堅凡士論之所期日家聲之  
是似願惟晚進及識前修仰風烈之如存喜典刑之有繼末由造請第切傾馳倍觀保綏亟膺進用

答查運判

竊以自昔才難莫如闕外于今任重尤在蜀中豈意空疎亦叨寄屬柁舟逆峽幸險阻之無他入境觀風  
歎撫綏之未易伏辱香私之舊特迂誨問之勤此蓋運使直開持自牧之謙篤相先之義兩喜必多溢美  
願莫稱于褒揚久要不忘平生願繼聞于告戒其為感慰罔既敷陳

回鄧狀元啓

伏審某官條陳大對首魁諸儒凡在見聞莫不稱羨三年之科第尙矣而獨被主上親擢者尤榮一日之  
文詞燦然而素為公論推重者未易兼此全美蕩然休聲應辰頃奉詔音俾司貢士方竊得人之喜庶逃  
不職之愆辱却騎之過存貽長棧而見寵徒增感慰罔既敷陳

答吳殿撰



伏審某官俯就一塵。僅逾三月。正己以率下。節用而愛人。郡吏承風。皆有簡書之畏。疲民受賜。復知播種之溫。方切依仁。遽聞易地。奔走投牒。皆願于挽留。喧喧盈庭。不容于揮卻。念下情之難。因上奏以具聞。豈期道路之傳。特辱音題之賜。既飲動。復見謙沖。感愧之私。數陳罔既。

回王尚書賀吏部侍郎

仰承帝制。攝貳天官。私切省循。倍增戰慄。伏念應辰。稟生不。處世多艱。頃待益于松楸。俄備員于館閣。摧耗百憂之後。不自意全。低回多士之中。焉能為有所宜。汰斥乃爾。叨以非材。而領銜曹之繁。以不學而參法從之列。性既疎拙。勢復羈單。冒昧而居。頗。是。豈謂某官沈潛而樂易。篤實而疏通。久要不忘平生。每致眷憐之意。兩喜必多。滋美。更加獎引之詞。念修謝以未遑。辱移音于先。及其為感。愧。罔既。數陳安撫。

答陳安撫

謬分闔寄。游閱歲陰。徒殫夙夜之勞。每切凋冰之懼。茲蒙賜召。得遂終更。釋重負之千鈞。稍寬疲茶。望故園之三徑。漸卜歸休。初非敢期。竊以自幸。伏蒙某官篤同寮之契好。念遠戍之艱。勤。以尺書。問其行李。雖愧過情之眷。敢忘私淑之仁。屬道路之奔馳。幸門牆之密。即。符。采。敬。布。腹。心。欣。慰。之。誠。數。陳。罔。既。

回洪州鄧安撫

陳力無補。敢曰厭承明之。誤恩過優。乃使修連帥之職。兼程就道。卜日交符。惟仁人之所居。蓋民俗之甚厚。庶幾濶濶。遂辱賜書。既。漸。溢。美。之。言。且。見。必。恭。之。義。恭。惟。某。官。材。猷。宏。遠。學。識。高。明。覽。書。登。車。早。著。澄。清。之。最。輕。裘。緩。帶。游。推。鎮。拊。之。功。宜。還。本。朝。以。究。賢。業。敢。祈。密。護。前。遊。殊。休。向。往。之。誠。數。陳。罔。既。

回季安撫

伏審祇奉詔音。鎮臨邊郡。申令一下。旗幟為之精明。歡。諸。四。傳。市。肆。于。于。騰。貴。伏。惟。安。撫。親。察。才。猷。敏。効。謙。虛。疏。通。謙。揚。茲。多。忠。謹。彌。著。得。聲。梁。楚。宜。克。紹。于。世。家。率。服。豐。夷。今。正。需。于。方。略。佇。聞。政。績。以。稱。上。恩。應。辰。屬。在。鄰。封。實。依。庇。庇。未。遑。貢。問。先。沐。移。音。欣。慰。之。誠。數。陳。罔。既。

回王安撫

竊承帥節。俯鎮邊城。惟游刃之有餘。庶同舟而獲濟。未遑修問。先辱移書。情文並。感。愧。參。集。恭。惟。知。府。安。撫。中。大。材。猷。敏。効。氣。守。堅。明。隨。繁。劇。而。不。辭。雖。多。益。辦。忤。貴。權。而。無。悔。于。義。必。為。復。用。于。聖。君。獨。斷。之。時。歷。任。于。戎。事。方。興。之。際。忠。勞。尤。著。夙。迹。具。存。乃。眷。澶。川。實。愛。戎。戎。式。倚。懷。柔。之。略。益。觀。悠。久。之。規。豈。惟。拙。疎。得。所。憑。藉。尙。阻。披。承。之。便。更。祈。養。鍊。之。調。

又

伏審升華法從。作鎮雄藩。自京邑而拊遠方之民。以文儒而易武吏之政。委寄特重。寵光一新。屬熟視師。職辰開府。恩威已著。觀聽交欣。恭惟某官。學識高明。才猷敏。穎。悟。于。妙。綿。之。表。立。則。參。前。從。容。于。肯。綮。之。間。發。皆。中。節。處。艱。難。而。功。效。愈。白。治。浩。穰。而。風。力。益。強。刑。居。上。流。晉。比。分。陝。爰。擬。近。侍。以。分。顧。憂。某。久。焉。去。德。茲。乃。為。鄰。所。幸。輪。車。之。相。依。庶。幾。葉。葢。之。不。采。方。圖。修。問。先。辱。移。書。感。愧。之。誠。數。陳。罔。既。

伏審欽承詔音。就界使指。繼按秦蜀。拊綏夷蠻。盡操闡關之權。明致富強之業。委寄甚重。觀瞻一新。恭惟都大直閣。學富多文。才周萬事。穎悟于妙。綿之表。立則參前。從容于肯綮之間。發皆中節。游奏澄清之最。遂膺擢任之優。蓋茶如飴。外通關市之利。馴。孔。阜。內。壯。師。干。之。容。必。且。不。勞。而。功。成。可。使。所。居。之。官。大。進。登。要。近。益。究。猷。為。應。辰。久。矣。邇。風。幸。將。展。調。豈。獨。謹。簿。書。之。期。會。庶。幾。開。議。論。之。緒。餘。未。及。修。辭。先。蒙。惠。問。其。為。感。愧。罔。既。數。陳。

又

欽承告命。優進職名。不獲終辭。第。非。據。竊。念。某。學。皆。陳。腐。事。每。闕。疎。久。滯。近。班。無。補。聖。世。可。當。一。面。觀。被。于。詔。除。比。及。三。年。歲。闋。于。善。最。心。已。疲。于。大。用。齒。復。迫。于。始。衰。疾。病。交。侵。形。神。俱。散。猶。幸。黜。幽。之。未。及。庶。幾。置。散。之。為。安。既。莫。遂。于。私。誠。乃。就。更。于。華。序。進。退。失。措。起。居。靡。皇。茲。蓋。某。官。正。始。名。流。老。成。厚。德。同。舟。而。濟。夙。幸。于。依。承。有。味。其。言。每。形。于。獎。予。曲。成。虛。譽。朝。致。誤。恩。更。蒙。壽。問。之。臨。尤。見。眷。存。之。厚。其。為。感。愧。罔。既。數。陳。

回續都大

欽奉詔音。謬分闔寄。捐參歷井。敢。憚。驅。馳。之。勞。臨。凋。履。冰。未。知。填。拊。之。策。瞻。言。宿。德。隱。若。外。臺。豈。徒。庇。賴。之。蒙。復。有。交。符。之。幸。人。惟。求。舊。向。眷。記。之。不。遺。政。必。告。新。庶。拙。疎。之。有。望。方。圖。修。問。先。辱。賜。書。情。文。並。隆。感。愧。何。似。恭。惟。某。官。才。猷。敏。効。學。識。高。明。風。流。追。配。于。前。修。聲。行。獨。先。于。多。士。戶。口。百。萬。鎮。荆。楚。之。上。流。驟。化。三。千。總。蠻。夷。之。互。市。皆。第。功。而。居。最。姑。增。秩。以。示。褒。宜。還。本。朝。益。究。賢。業。將。遂。參。承。之。願。更。祈。養。鍊。之。調。欣。仰。之。誠。數。陳。罔。既。

又

伏審祇奉茂恩。進升美職。重斯文之論。懇。懇。遠。俗。之。觀。瞻。恭。惟。某。官。學。識。高。明。才。猷。宏。遠。游。更。要。劇。久。矣。賢。勞。之。多。偏。閱。後。來。蔚。然。明。德。之。舊。非。特。典。司。於。坰。牧。實。惟。撫。輯。于。蠻。方。最。課。著。聞。爽。章。亟。下。佇。還。大。任。益。究。遠。猷。應。辰。茲。幸。依。仁。方。圖。修。問。先。辱。惠。音。之。厚。益。知。乘。轡。之。謙。欣。荷。之。誠。數。陳。罔。既。

答陳都大

伏審進直道山。出宣使指。在坰之野。欲。馴。致。于。富。強。自。陝。以。西。俾。悉。歸。于。廉。按。先。聲。所。暨。輿。論。交。欣。內。顧。拙。疎。獨。蒙。知。照。藐。然。孤。宦。越。在。一。隅。豈。無。他。人。念。執。為。于。久。要。莫。非。王。事。尤。有。賴。于。河。賓。乃。幸。依。仁。遽。動。惠。問。竊。承。溯。洞。萬。里。縣。歷。三。時。神。明。相。休。啓。處。禔。福。恭。惟。都。大。直。閣。器。涵。剛。實。學。造。淵。微。惟。于。義。以。必。為。故。所。至。而。可。紀。好。是。正。直。自。處。于。靖。恭。範。我。馳。驅。不。期。于。詭。遇。雖。稍。淹。于。進。用。益。足。見。于。安。恬。蜀。道。惟。艱。秋。陽。尚。熾。將。遂。披。承。之。願。更。祈。感。護。之。宜。欣。仰。之。誠。數。陳。罔。既。

答夔路范運使

遠去使華。游更月朔。審及瓜之既代。爾行李之且來。拳拳此心。日日以俟。伏奉手誨。如聞足音。屬梓轡之



未蘇宜起居之有相。恭惟某官家傳正學。躬受偉才。見義必為。守職不撓。已騰清最。益著賢勞。雖錦里逢迎。將獲親于餘論。而銜車趣召。諒非久于遠方。更祈保綏。以副傾屬。

答樊運使

伏審祗奉詔音。游持清節。地連榆社。初無叱馭之勞。民愛棠陰。皆望塵之快。恭惟運使中大。清明亮直。寬大惠和。久矣踐揚之多。居然開望之懿。力辭顯召。志樂燕閒。就乘使華。姑為井絡之重。進裨衰職。終倚樊侯之賢。即觀晚之功名。前繼古之風烈。願惟疎烈。夙仰者明。傾蓋雖新。情實均于久要。同舟以濟。幸將托于餘光。未及修辭。先蒙惠問。其為感愧。罔既敷陳。

答范運使

竊承賢哲。實董輪將。仰游刃之有餘。庶同舟之獲濟。未遑修問。先辱移書。情文並隆。感慰何已。伏惟某官炳靈秀氣。奕世清芬。學得純全之傳。才周左右之用。閱職寢久。蜚聲益休。尚紆使華。以惠遠俗。矧發軔再三之後。民力已疲。雖算縞百萬之多。軍需僅給。方講求于寬卹。尤有賴于將明。益究遠猷。進膺大任。將遂披承之願。更祈寢饋之調。欣仰之誠。敷陳罔既。

答馬運使

伏審祗奉詔音。典司漕計。矧出守之惟舊。而去思之尚新。迨茲持節之復來。翕然比屋之相賀。不勞施設。可致澄清。恭惟某官禮備中和。學窮浩博。近侍親承于言動。直前屢効于論思。敷釋精微之經。納乎聖聽。裁成雅奧之訓。揚于王庭。已敘惠于兩州。猶宣風于一道。佇膺大任。益究遠猷。應辰驅勉一司。因循浹歲。僅同贊附。正賴波餘。敢謂眷勤。先貽問訊。其為欣荷。罔既敷陳。

答利路張運使

謬領帥符。獲同王事。于彼原隰。徒想于光華。畏此簡書。莫諧于請謁。敢謂眷存之厚。游紆問訊之勤。審臨按之多餘。固吉祥之畢集。恭惟某官質直而義。參和以仁。遍閱後來。蔚為久次。肅將使指。方轉輸以備邊。仰繼世家。宜孝友之處。內尚所慈。益逐殊休。向往之誠。敷陳罔既。

回江東向運使

伏審祗奉詔音。出持清節。賢才復用。公議少伸。恭惟某官器蘊恢閑。機神穎邁。慷慨于艱危之際。義不辭難。從容于盤錯之前。動皆中節。問者退藏之云。久居然涵養之愈。充豈容與世以兩忘。果為斯民而再起。觀其所主。實為元老之薦揚。欽乃攸司。已見外臺之增重。行膺大任。益究遠猷。應辰夙仰。高風喜聞。新命未遑修問。先辱賜書。感愧之誠。敷陳罔既。

回周運使

伏審持外臺之使節。已布寬條。錫內史之贊書。始承新渥。坦然明白。遠有光華。恭惟運使朝議。學識該通。才猷敏劭。踐揚云久。左右具宜。眷言夔峽之轉輸。擇材方急。不待漢庭之臨遣。授任即行。申以絲綸之旨。煥乎原隰之龍。不遠咫尺。豈徒盡臣節之恭。罔墜周旋。有以稱淵衷之厚。即觀最課。前迓殊休。應辰游獲。

同寅。每動惠問。其為感愧。莫既敷陳。

回賀陳運使

伏審欽奉詔音。肅持清節。以御史按郡國。示內外之惟均。以儒者理貨財。欲本末之有序。上意可見。輿論交欣。啓行實始于七閩。采入更踰於三峽。雖徒馭備嘗于險阻。而神明實相于忠嘉。恭惟某官學窮淵源。行中繩準。蚤蜚聲于俊域。寔策足于憲臺。範我馳驅。不期于詭遇。好是正直。自處于靖共。懇避要塗。出宣明命。如蜀部之西僻。亦使星之下臨。遠俗有光。疲民何幸。願惟疎拙。夙荷照知。庶幾承議論之從容。豈特謹簿書之期會。方圖修問。遽辱移書。欣荷之誠。敷陳罔既。

答王運使

法當薦士。歲有定員。敢不盡忠。庶幾報國。豈謂眷存之厚。特形遜謝之詞。雖云私書。是協公議。恭惟某官心存仁厚。體備中和。寬而本之以明。正而持之以重。消田里之愁嘆。已著政聲。擁原隰之光華。復登課最。即膺大任。乃慰公言。自願拙疎。何能輕重。徒增感愧。罔既敷陳。

又

伏審肅擁清節。按臨益州。教條一新。觀聽咸喜。恭惟某官尤迪厥德。參和以仁。澹若重淵。非澄澗之能動。恢乎游刃。蓋劃裁而有餘。休聲亟著于本朝。使轍幾環于全蜀。洗岷峨之悽愴。益懋遠猷。浮江漢以朝宗。即登近列。願惟衰病。方幸退閒。駐蹕之徑。其空既茲窮僻。馬牛之風。不及矧復阻脩。忽蒙惠問之臨。特厚膏養之契。其為感愧。豈易敷陳。

答新嚴州張倅

遠過十載。媿音問之闕然。屏居三衢。幸車從之至止。未遑布訊。先辱移書。不忘平生。良欽于厚誼。既見君子。將慰于夙心。恭惟某官性資高明。器蘊端厚。故國喬木。共仰世臣之存。百川狂瀾。獨傳家學之正。勉隨官牒。待休藩條。即聽休聲。益光前烈。歲華逾盡。陰氣沍寒。更冀保綏。以符傾繫。

回興業秦知縣

叨被恩除。來丞郡寄。誦韓吏部之句。地實在于湘南。求溫處士之廬。羣已空于冀北。方懷風味。遽辱音題。既荷芬若椒蘭之情。又知敬止桑梓之義。自顧涼薄。何以戡承。伏惟某官學通聖言。名播士類。千室之邑。諒宰割以何勞。九層之臺。抑階升之有漸。佇聞休命。益究遠圖。更冀保綏。以符傾禱。

答董知縣

伏審勉隨官牒。來領縣章。凡在庇廡。皆相欣慶。恭惟某官富于學殖。蔚以文鳴。仲舒之黜百家。實傳素業。冉求之宰千室。姑踵常塗。即聽治聲。遂膺休命。願惟疎拙。獲遂退閒。方幸依仁。遽蒙惠問。其為感愧。罔既敷陳。

回玉山知縣

桑梓之邦。久依善政。萍梗之跡。越在遠方。茲幸言歸。將諧造請。先辱惠音之厚。殊欽眷意之勤。恭惟某官。



德履粹和才猷敏劭。俯循近制。出宰斯民。簿書雖繁。自得剴裁之要。早浚相繼。尤殫撫字之勞。即聽休聲。遂膺異數。念承顏之伊邇。先引領以載欣。

回新吳江趙知縣

佐州于此。弛擔之初。惟十年不見之故人。在一羣可抗之比境。未遑修問。遽沐移音。殷勤若接于笑談。俯仰恍疑于夢寐。伏惟某官。處心仁厚。持己方廉。如不勝衣。執謙王孫之貴。可使為宰。姑從吏部之銓。曲敦雅素之歡。彌見摯謙之美。其室則邇。無因而前。瞻詠之勤。敷陳奚既。

回萬載知縣

伏承都騎。來領縣章。聞名久之。聯事幸甚。伏惟某官。以能自奮。所至可稱。位雖未充。亦云寄百里之命。志必有在。不獨為三徑之資。自憐別駕之何功。竊冀同舟而獲濟。特紆問候。况佩勤誠。

回嘉興李知縣

伏以睽遠既久。瞻望益賒。闕然嗣音。是以負媿。辱書詞之甚寵。知眷注之不忘。欣承起居。倍納休福。恭惟知縣學士。材猷敏劭。學識該通。淇水風流。從來者遠。常山政事。已去而思。惟今嘉興。素號劇縣。戶口億計。舟車四通。諒惟高才。綽有餘力。即登課最。行奉詔褒。益懋遠猷。以繼前烈。應辰守官。窮僻與世。闕疎無復。趨承之期。第勸向往之望。

回山陰汪知縣

叨被帝俞。出分郡寄。雖便私之良幸。願治劇之非長。敢謂聽聞。特貽問訊。執謙過厚。知鄉黨之恂恂。為政多餘。審吉祥之止止。恭惟某官。材猷敏劭。識慮疏通。乘朱輪者十人。夙推世閱。綰墨綬于百里。姑試賢勞。已著休聲。即膺異數。尚祈慈護。式副傾瞻。

回高知縣

拜恩佐郡。諷日造官。竊企風猷。獲聯職治。伏惟某官。譽推月旦。節貫歲寒。尚沈下僚。雖未究于賢蘊。以望此府。諒無愧于前修。惟昔試言。蓋嘗接武。既歲月之云久。亦江湖之相忘。豈期于今。復適所願。未遑通問。先辱移音。感媿之誠。敘言罔既。

答玉山宰謝薦

備數禁塗。尤宜報國。投閒祠館。無所效功。惟于薦士之定員。尚有銓曹之著令。庶幾塞責。乃辱移書。祇服謙勤。第增悚戰。恭惟某官。家傳碩學。躬蹈清規。出宰斯民。已休聲之藹藹。進膺明命。豈常制之拘繫。更冀保綏。即聞褒擢。

回宜春黃知縣

奔走一官。飄浮五嶺。蓋人跡罕至之地。亦交情可見之時。敢期百舍之遙。俯致雙函之訊。唱高風而敦薄。發妙語以曠枯。肝膽輪困。倍切窮途之感。親戚警歎。少寬去國之思。欣承撫字之餘。坐擁休祥之至。伏惟某官。材猷敏劭。明識高明。叔度如萬頃之波。源流有自。冉求為千室之邑。兩地何勞。即慶超遷。以伸久屈。

好補藻其德。願益勵于遠猷。毋金玉爾音。尚不忘于惠教。

答關知郡

梁入益州。修焉四載。仰望冊府。藐如九霄。竊承厭直以西歸。茲亦罷官而東下。邂逅相遇。幸獲償于夙心。雍容甚都。庶復見于今日。側聽舉音之近。遽蒙尺牘之臨。恭惟某官。學識造微。文章爾雅。方問津于要路。乃力請于分符。雖不敢寧息。方從奔走之勞。而願延須臾。少奉話言之益。其為欣慰。罔既敷陳。

答吳知郡

伏以帝念邊郡。詔用儒臣。因其別駕之功。授以刺史之印。效既已試。去方見思。迨此復來。翕然相賀。恭惟知郡朝議道心。恬澹世務。該通出其善蘊之餘。發為醇酢之妙。奏課連最。必將益著于治聲。終更亟還。矧已豫頌于召命。佇膺大任。悉究遠猷。應辰游獲同寅。庶幾蒙益。辱書見及。荷意良勤。

回新劍南傅知郡

伏審祇奉詔音。就分郡寄。瓜時甫及。輿議交欣。恭惟某官。元祐輔弼之門。靖康忠義之後。能濟其美。有聞于時。觀是遠方。久于隨牒。其容不改。所養可知。暫煩一麾。以福千里。佇疑最課。即踐要津。竊承前驅。將壓近境。方喜披瞻之在。即遽蒙問訊之良勤。感媿之誠。敷陳罔既。

回新化州知郡

伏審祇奉詔音。游膺郡寄。遠民幸甚。公論宜之。伏惟某官。持己方廉。處心仁恕。惇兮若樸。自忘健羨之心。踴然獨存。益見後凋之節。俯就清臺之選。聊分越微之符。諒久屈之當伸。將大來而莫禦。應辰方圖貢問。先辱移書。仰謙德之有光。撫懦衷而增感。

回化州知郡

衣冠之盛。昔嘗仰邇于名門。襦袴之謠。今復稔聞于比境。蓋欲修辭而未果。豈期惠問以相先。稱譽過情。避敢稽于三舍。文章溢目。重何邇于萬金。伏惟某官。世系高明。天資翹爽。敏悟于幾微之表。從容于肯綮之間。嶺外一麾。諒不勞于游刃。日邊三節。行即奉于清光。賓閱尚賒。羨律云晏。敢祈慈護。以迓亨嘉。

答懷安李知郡

伏審祇奉詔音。進紆郡紱。瓜時而往。靡辭神暑之勞。穀旦于差。即布先庚之令。恭惟某官。家傳衰繡。業茂箕裘。文采夙成。已出諸儒之右。材能小試。復高別駕之功。始以序升。乃茲出守。矧庭闈之就養。復伯仲之連城。石君一門。孟子三樂。其為希有。夫豈偶然。屬叨分闈之嚴。實賴同舟之濟。移書見及。荷意良勤。感媿之私。敷陳罔既。

答信州唐知府

伏審厭直蓬瀛之祕。分符吳楚之交。下車云初。闔境咸喜。恭惟某官。學覃浩博。辭富英華。既聲名之甚都。復文行之相稱。好是正直。確守家世之傳。範我馳驅。退安郡紱之寄。雖少淹于遐躅。實少惠于疲氓。即聽詔音。以誦公論。應辰稔晚。景福異鄉。竊欣桑梓之邦。獲被袴襦之澤。未遑修問。先辱賜書。慰荷之私。



兼陳問既

伏審欽奉詔旨。游紆郡級。地兼吳楚。實當水陸之衝。名繼趙張。咸仰世家之懿。恭惟某官。材猷閎博。識慮高明。黃閣調元。蓋源流之有自。朱轡共理。果風迹之特高。眷惟信美之邦。復藉惟良之政。諒因民之所利。必易地以皆然。即聽休聲。亟膺異數。應辰猗綠。鄉井獲在部封。念修敬之未遑。辱移書而先及。其為欣荷。罔既敷陳。

答潼川張知府

伏審寓直西清。分符東蜀。以曲從于懇請。故特示于褒優。下車云初。決境胥慶。伏惟某官。得先天康節之學。俟後世子雲之知。其無施而不宜。蓋有本者如是。被召殆行于萬里。為郎僅及于六旬。即當超遷。乃復外補。介于石故能不終日。良其背所以不失時。實斯道之固然。抑遠民之幸甚。願惟疎拙。游獲依承。特蒙惠問之勤。益見同寅之義。其為感愧。罔既敷陳。

回柳州萬司法

邂逅適我願。遠復語離。倅德裝其懷。遂藉致訊。敢期眷記。先辱音題。緊獎予之甚隆。非庸虛之宜得。欣承勳止。倍集吉祥。伏惟某官。天賦異能。家傳素業。六經成誦。昔已號于奇童。三尺司平。今暫淹于列掾。佇聞休命。即步亨衢。所冀保綏。以符傾騰。

回新喻梁縣丞

彌封相錯。波所及者君之餘。官守所拘。室則邇而人甚遠。曲貽惠問。仰服謙勤。伏惟某官。天材特殊。世美惟肖。一行作吏。雖久著于能名。再轉為丞。猶未離于選調。猗綠識面之雅。誤辱賞音之求。方自困于泥塗。復何能于軒輊。其為悚愧。未易敷陳。

回王縣丞

伏審載脂車轄。來佐銅章。得見可期。為倣甚幸。恭以某官。生于名閥。好是懿文。賞以世延。姑一行而作吏。事非力致。僅再轉而為丞。移書粲然。厚意勸止。其于感作。未易敷陳。

文定集卷二十

祝文

車駕詣景靈宮朝獻祝香文

孟春

伏願誠心感格。神靈昭臨。春日載陽。益廣發生之德。兆民允殖。悉蒙和樂之休。

孟夏

伏願倍迎神貺。茂對天休。家用平康。均庇萬方之衆。物無疵癘。悉陶一氣之和。

孟秋

伏願高真鑒臨。諸福填委。民之攸暨。皆涵沐于和平。歲以有年。永錫除于疵癘。

孟冬

伏願衆真孚佑。萬福增隆。指民物于咸寧。決華夷而均慶。

太廟別廟殿宇抽換柱木等畢工告遷神主還殿室祝文

前期奏告

伏以有覺其楹。敝宜改作。不愆于素。舊悉更新。將祗奉于神靈。復還安于廟室。仰祈昭鑒。俯諒忱誠。



奉安神主奏告

伏以頃命工師載新殿宇。揆靈辰而叶吉。奉區主以還初。仰觀安安。永垂庇佑。

修武成王殿宇裝塑畢工告遷神像祝文

維師尚父廟食學宮。棟宇凌躋。繕修甫畢。肆遷像設。還復故常。

仲春補種昭慈聖獻皇后殯宮永佑陵殯宮奏告表文

伏以增植園林。繕修棟宇。爰卜仲春之吉。式度每歲之常。仰觀安靈。俾諧庀役。

仲春補種安穆皇后安恭皇后殯宮祝文

寢園所寓。繕葺以時。屬此仲春。既諏吉日。將庀徒之云始。俾致告以惟虔。

祭文

祭張魏公文

嗚呼。輔相之業。必曰格天。嗟後世之籍籍。角巧力以爲賢。將導迎于善氣。必有與天爲一者焉。於維我公。體道之真。聖有謨訓。力行以身。念慮精一。不已其純。雖在閭室。如見大賓。移所以事親者事上。推所以愛己者愛人。任重道遠。白首日新。武夫悍卒。兒童婦女。聞公之名者。如仰日星。望公之貌者。如見父母。人之之德。發揚普朗。綏之斯來。其孰能禦。然而變故百出。艱難倍嘗。拯神器于既傾。遇大敵于方張。既顛危之獲濟。亦進退之靡常。志雖馳于幽燕。跡乃滯于湖湘。二十年餘。再乘樞鉞。百未施其一。二復異說之紛紜。蓋公之所能者。天其所不能者。人自古所嗟。今復笑云。方晏適于林泉。爾永綏于壽考。胡不懲遺。喪此元老。應辰自昔。出入公門。期式瞻于儀表。以畢願于斯文。孰謂此來。言無復聞。既念其私。復哀彼民。徒反袂而長號。淚淋漓而沾巾。嗚呼哀哉。

祭陳相國魯國文恭公文

惟公稟氣之和。體道之全。渾厚純粹。得于自然。端委廟堂。如山如淵。以公幸物。以誠格天。仁者之勇。德人之言。有發必中。有待必堅。密啓建儲。見幾之先。決策安邊。達事之權。四方既寧。聖主初元。公拜稽首。丐歸丘園。歸未暖席。詔書促還。勸勞王家。病不復痊。當守震悼。塗人涕泣。嗟世之人。挾數矜智。公初無心上。益注意嗟世之人。飲惠邀譽。公初無言。人自欽慕。生榮死哀。夫豈人力。一言以蔽。惟其盛德。應辰拙疎。公實見之。前後薦引。始終保持。聞公之喪。身在西蜀。有愧古人。不能匍匐。痛楚摧傷。但然此心。萬里致奠。公其俯臨。嗚呼哀哉。

祭凌尚書文

惟公氣質粹美。學問純正。充養既厚。持守益定。視其容貌。如不勝衣。執知其勇。見義必爲。聽其議論。如不出口。孰知其直。言無所苟。謂公爲清。清而有容。謂公爲和。和而不同。人有一善。或以自矜。公終其身。兢兢靡寧。蚤以文鳴。出類拔萃。歷守五郡。所至稱治。進冠侍從。惓惓獻納。退領真祠。遠老若雪。平生百爲。無一可愧。夫豈偶然。有本如是。年垂八十。古昔所稀。人猶望公。胡不期頤。矧如蓬想。于世鮮耦。公獨忘年。俾與

爲友。其知以心。其愛以德。庶幾永久。得因豪益。今則已矣。流涕橫臆。衰病疲茶。不能匍匐。緘詞千里。寄此心悃。哀哉。

祭趙忠簡公文

維公兩登上宰。俱值陪危之時。一斥南荒。遂爲生死之別。莫非命也。豈有他哉。事既定于蓋棺。恩特容于歸骨。僅脫鯨波之險。獲至于斯。執謂馬鬣之封。未知所向。昔任防無漬酒之彥。而劉峻廣絕交之書。吁嗟此風。何獨今日。念嘗游于幕府。忍自比于路人。冀以告哀。言不盡意。

祭待制兄文

嗚呼。念昔兄弟。幼小艱苦。在鄉井間。未嘗相捨。應舉得官。始出從仕。間有離別。聲問猶繼。惟是入蜀。萬里相望。尺書往來。動輒經歲。首尾五年。兄再還朝。我亦被召。似非偶然。始拜見兄。驚歎良久。語音雖存。形容非舊。雖得團聚。未嘗笑樂。求醫之外。不暇他語。未及期月。兄請奉祠。飲食稍增。意氣亦快。終朝接應。不見疲倦。謂言自此。身心俱閒。庶幾休養。漸復舊觀。如何不淑。遽聞訃音。惟兄平生。忠信孝友。出于純誠。表裏如一。立乎本朝。知無不言。不顧禍福。不微名譽。雖有伎心。無所致怨。雖或異己。莫余敢侮。凡百君子。孰不流涕。矧惟手足。痛苦奈何。身廢于茲。欲往未可。陟岡望之心焉。如割。嗚呼哀哉。

又

於戲。兄之云亡。于此五月。孤養無歸。浮寄異縣。營奉大事。艱苦萬狀。地偶得卜。葬遂及期。天實矜之。初豈敢必。念昔與兄。同列禁從。兄既去國。海言諱諱。曰宜退歸。行復相見。誰謂俯仰。遂成永訣。滯懇叩關。覲得引去。庶幾送死。猶可無憾。身非己有。事與願違。向風長號。孰知我哀。嗚呼哀哉。

祭女四娘子文

維年月日。爹爹媽媽。以清酌時果。庶羞之奠。祭于四小娘子之靈。自汝云亡。于今一月。追念痛苦。殆無生息。汝夫于汝。死生之際。竭誠盡力。汝而有知。可以無憾。今將舉汝之柩。歸卜葬于明州。于義當然。毋或驚怖。爲汝父母。事至于此。無可奈何。惟有撫養汝子。望其成立。庶能奉汝之祭祀而已。嗚呼哀哉。

銘誌

黃公墓誌銘

紹興二十有四年。應辰通判靜江。而黃君克己爲帥司僚屬。前此嶺南帥守監司。相爲敵讎。屢起大獄。其僚各爲曹朋。以相傾軋。至是。餘習未殄也。而黃君純厚靜重。不見圭角。衆人方譁。而泊然如不見聞。往來諸公間。亦莫得而親疎也。余竊心重之。既而有習于君之家世者。曰。此其家法有自來矣。因爲余言其先君子之詳。余歎曰。所謂故家遺俗者。此其是也。又六年。黃君以其先君子行實。屬余爲之銘。余固不敢辭也。乃攷其本末而敘次之。曰。公諱陸。字進仲。殿中丞覺之曾孫。朝奉郎孝綽之孫。中奉大夫藝之季子也。世居建之浦城。至朝奉公遊東平。樂其風土。因家焉。公與二兄皆登進士第。而公則崇寧二年進士也。初授濟州鄆城縣主簿。丁中奉公憂。除服。爲真定府真定縣主簿。授鄆州南陽縣丞。丁母憂。服除。授順安軍



司戶曹事。改宣教郎。授慶慶府仙源縣丞。知真定府真定縣。廣州。合泥縣。邵州。永州。主管。建州。沖佑觀。台。州。崇道觀。又除知賓州。以紹興八年十二月辛未。卒于臨安旅舍。積官至左朝散大夫。享年六十有五。諸孤以明年三月丁酉。葬于撫州金谿縣。歸德鄉。傳福山之下。公自爲縣佐。郡有事不能決。率以委公。輒辦治。真定帥遇吏屬甚甚。動即呵斥。公以主簿與之論是非。不少屈。帥亦不敢以他吏待之。合泥當兵與之際。州有急。一切賦取于民。公隨事力爭。有不得已。視其等衰而均之。吏不得並緣爲姦。民亦無怨。湖南大旱。米斗千錢。公在永。既發官廩賑之。又勸富民出粟。猶不足給。乃請于連帥李丞相。願出諸司封樁粟以饋之。丞相從之。沾丐一路。永民至今有遺愛焉。蓋公之爲人。雖平居積密。似不能言。而剖析吏事。精明勇決。雖待人和易。惟恐傷之。而遇事有守。權勢不能奪也。終身小官。處之泰然。于書無所不讀。其文以理致爲尚。有家集十卷。娶魚氏。御史中丞周詢之孫。有賢行。封宜人。四男子。曰正己。右通直郎。曰克己。右通直郎。新州。南昌縣事。曰行己。右從正郎。廣東市舶司幹辦公事。曰立己。未仕而卒。四女子。長適右修職郎。吉州。永新縣令。王田功。次適右朝請郎。通判黃州。軍州事判符。次適右儒林郎。通判州軍事判官。其位不充。德其施也。小行浮于言。知者亦少。有子似之。不改其舊。天子善人。其報則厚。

御史中丞常公墓誌銘

御史中丞常公。既葬後。十有三年。其孤裕。使其弟秩。以公之世次。官封。功行。來中都。泣請于應辰曰。孤裕等。不天。惟先君子以直道事主上。盡言無隱。名節聞天下。不幸先君子無祿。即世。家上之木。換矣。而隨碑未立。茲惟載典。私心願焉。子其爲我。敘先君子光烈。以信于遠。而先君子之死。爲不亡。而孤裕等不孝之罪。或得以少道。應辰作而曰。噫。先正猶日月也。非惡筆所能繪畫。追惟風采。起敬不忘。其開照豐之邪說也。如關申商。尊元祐之正論也。如魯周孔。故呂本中行公之詞。有曰。排斥異端。回狂瀾于既倒。維持正論。發潛德之幽光。而張九成撰公之志。有曰。言路既開。臺諫增重。異端既黜。六經大明。世以爲名。名。應辰復何所容其諫。扶請不已。應辰閱其誠。而且哀。曰。敢不惟命。試擬其尤者。議之。謹按常氏自鼻祖先相黃帝。厥後曰季。曰惠。曰林。曰爽。班班見于史傳。不絕。至唐。而衰相代宗。唐末。其孫宥。仕于蜀。世爲邛之鶴山人。國朝尙書工部侍郎。諱元者。子公爲高祖。尙書屯田郎中。諱淳者。子公爲會祖。大中大夫。諱某者。子公爲祖。監察御史。特贈右諫議大夫。累贈光祿大夫。諱安民者。子公爲父。光祿在哲宗朝。爲御史。論章惇如王鳳。亂。林甫。亂。唐。論蔡京。姦。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悼京比而譏之。入元祐。黨籍。貧不能歸。乃徙于陳。公其仲子也。諱同。字子正。生而豐下。穎悟不羣。七歲傳光祿公。諱源。源多山水。名公卿。詩賦。記文。題刻。殆徧。公一過。輒能默誦。翰林學士曾公肇。時爲郡守。見而異之。曾公嘗與客論近世君子小人。公前揖曰。陳水君子之魁。金陵小人之首。曾公喜。謂光祿曰。它日挺挺有父風。未可量也。十二歲。光祿授以六經之學。再三覆講。無一字誤。尤長于周官六典。圖其儀物。驗諸制度。不差。一日。光祿公詔之曰。吾老矣。汝其務求師乎。吾同年有元誠。劉先生。同里有苑丘張先生。當世

偉人也。汝欲學義理。當師元城。欲學文章。當師苑丘。于是公兩師之。二先生高以評目。政和八年。賜上舍及第。靖康初。上以大元帥置東南道都總管司。差充專管機宜文字。建炎二年。履躡南渡。除知大宗正丞。洎職廣右四年。召赴行在。紹興二年。知柳州。又再召。三年入見。首奏今日之患。宰相之權太重。將帥之任太專。凡六事。累千百言。悉請更革。以張國勢。除殿中侍御史。才十閱月。彈擊八十八人。其間宰相執政四侍從十六人。郎官寺監官十三人。監司帥守二十六人。庶官十五人。大將六人。臺綱大振。中外肅然。四年。除起居郎。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朝廷命令有不允公論者。輒言之。坐是忤時宰意。以集英殿修撰。知衢州。五年。請祠。以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六年。除禮部侍郎。七年。除御史中丞。奏疏凡五十上。所論皆小人。然所薦趙鼎。王庶。李彌遜。梁汝嘉。劉岑。張致遠。胡寅。張九成。魏矼。晁謙之。陳正同。孫道夫。徐度。朱松。張祁。黃鉞。李棗。閔。丘。所。施。廷。臣。張。絢。張。戒。許。忻。吳。彥。章。等。事。又。舉。之。口。而。不。筆。之。書。何。者。退。小。人。公。則。任。怨。于。己。進。君。子。公。則。歸。恩。于。君。也。八年。奏。檜。向。子。諶。請。與。金。和。潘。良。貴。請。戰。公。慮。敵。詐。和。獨。請。善。備。且。奏。曰。檜。自。金。歸。受。其。大。帥。所。傳。密。諭。陰。爲。金。地。願。陛。下。察。其。姦。臣。書。論。其。兄。梓。今。又。論。檜。臣。與。檜。初。無。怨。隙。獨。爲。國。事。爾。上。命。侍。從。同。議。子。諶。堅。執。講。和。之。說。良。貴。大。叱。之。交。爭。于。上。前。上。驚。欲。抵。良。貴。罪。及。公。奏。事。上。意。子。諶。戶。侍。之。除。公。所。薦。必。助。子。諶。也。因。願。問。公。乃。曰。前。日。以。其。才。可。貳。版。曹。而。薦。之。今。日。之。事。則。不。然。子。諶。請。和。而。附。檜。曲。在。子。諶。良。貴。請。戰。而。忤。檜。直。在。良。貴。上。不。悅。因。巧。補。外。以。顯。諫。闕。直。學。士。知。湖。州。子。諶。良。貴。俱。罷。當。是。時。趙。鼎。在。廟。堂。則。奏。曰。常。某。良。貴。誠。得。罪。不。宜。因。子。諶。而。出。之。張。致。遠。在。給。舍。則。奏。曰。不。應。以。一。子。諶。失。二。佳。士。張。九。成。在。講。筵。則。奏。曰。若。以。子。諶。之。故。逐。右。史。又。逐。中。司。非。所。以。愛。子。諶。在。內。如。黃。鉞。則。詰。書。于。公。曰。無。將。大。車。之。詩。大。夫。悔。將。小。人。也。其。一。章。曰。無。將。大。車。祇。自。填。兮。其。二。章。曰。維。塵。冥。冥。其。三。章。曰。維。塵。離。兮。以。言。君。子。之。將。小。人。其。初。則。自。取。洿。洿。以。致。病。稍。盛。則。能。蔽。掩。使。不。得。光。明。之。道。其。卒。也。塞。塞。而。自。重。其。累。才。則。薦。之。而。使。則。斥。之。于。中。丞。乎。何。悔。在。外。如。葛。立。方。則。又。詰。書。于。公。曰。昔。朱。雲。論。張。禹。罪。成。帝。欲。刑。之。則。辛。慶。忌。死。爭。王。章。直。言。成。帝。欲。戮。之。則。梅。福。申。救。劉。毅。以。晉。武。比。漢。桓。靈。則。鄒。湛。寬。廣。帝。意。陽。城。論。裴。延。齡。不。宜。相。則。張。萬。福。掛。稱。賀。數。子。非。有。言。責。猶。自。奮。若。是。況。爲。聖。主。耳。目。之。官。以。古。之。正。臣。自。任。者。乎。身。雖。暫。退。而。忠。節。德。義。滋。進。矣。蓋。檜。專。主。和。子。諶。專。附。檜。良。貴。廷。叱。子。諶。將。得。罪。公。先。論。子。諶。以。救。良。貴。及。草。章。論。檜。而。公。已。罷。故。諸。賢。皆。惜。公。之。去。當。時。公。論。其。不。可。掩。如。此。九。年。促。召。不。就。請。祠。得。提。舉。江。州。太。平。觀。貧。無。立。錫。地。又。徙。于。秀。之。海。鹽。縣。精。舍。居。焉。歷。祠。祿。三。任。至。十。三。年。凡。三。召。又。不。就。檜。嘗。遣。其。客。謂。公。曰。人。望。所。繫。莫。如。公。願。幡。然。一。出。毋。持。前。論。當。以。參。知。政。事。處。公。公。語。其。客。曰。前。日。之。不。附。是。今。日。之。附。非。也。吾。寧。老。死。丘。園。豈。忍。上。負。天。子。下。負。所。學。耶。檜。益。憾。十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以。疾。薨。于。海。鹽。之。寓。舍。享。年。六。十。積。官。至。左。朝。議。大。夫。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七。百。戶。實。封。一。百。戶。天下。學。士。咸。歎。惜。之。二十。年。十。月。葬。于。平。江。府。吳。縣。長。山。鄉。金。山。之。原。公。晚。年。自。號。虛。閒。居士。有。古。律。詩。表。啓。詞。疏。劄。劄。序。題。跋。傳。記。碑。銘。二十。卷。名。曰。虛。閒。集。奏。議。十。卷。烏。臺。日。記。三。卷。多。閒。錄。一。卷。公。自。六。經。而。下。凡。子。史。百。氏。天。文。地。理。陰。陽。律。呂。兵。法。字。書。無。不。通。達。雖。事。之。多。秋。筆。不。停。綴。今。藏。書。數。千。



卷大半手澤也。又嘗親校柳文刻于柳。校蘇子由古史及編宛丘張先生集併刊于衡。以淑後學。其記  
 衡之學。必推明孫明復。石守道。胡翼之。李泰伯。邵堯夫。程正叔之道。俾諸生有所矜式。湖之郡博士吳元  
 美。能以翼之學規迪湖人。則力薦于上。公前後三典名郡。其政必以儒飾。皆為立生祠焉。公為人疑重端  
 方。遠夷鯁亮。明而不察。直而不訐。嚴而不苛。仁以庇民。智以利物。勇以興利除害。論事人主前。輒不俛  
 如乞。減月椿。免折民居等事。咸以為便。乞減鹽法。留宿遷縣降附等事。活人以千萬計。信乎有德者必有  
 言也。初娶太子少師。滕公友之女。累贈大寧郡夫人。後娶大中大夫。方公元脩之女。累封文安郡夫人。男  
 八人。裕。奉議郎。新通判武岡軍。禮。朝散郎。新通判湖州。樟。奉議郎。知江州德化縣。珍。承奉郎。知紹興府蕭  
 山縣丞。禕。承務郎。早世。承奉郎。新知宣州寧國縣丞。秩。承奉郎。監潭州南嶽廟。裕。承奉郎。女二人。適蘇  
 玘。方導。皆名父之子。將通籍。孫男十人。叔孫。御孫。季孫。灌孫。昌孫。顯孫。盈孫。漢孫。誥孫。林孫。孫女四人。尙  
 幼。初公與康與之。並鄰居。與之以里中子弟。謁公于湖。以養母為請。公創一檢察御書之員。月賜緡錢三  
 萬。俾奉甘旨。與之乃不以為養。公聞之。愀然。因探取數月。徑致其母。與之執去。而之平江。求一妓女子  
 知府事。周三畏。而通判蘇帥德。公亞壻也。知公絕與之。止而勿與。與之望公及二君。適告于檜曰。常某死  
 三畏屬師德為文祭之。有曰。姦臣在位。公棄而死。檜為之震怒。命承愈堯弼。勅三畏鑄職。命提舉浙西  
 茶鹽公事。王珪。鞠師德。與其子玘。于獄。且遣吏卒夜圍公家。似若捕囚。公夫人與裕等備息待罪。迄無  
 之。僅脫虎口。然檜猶切齒。將蟻裕等干祿。因以羅織。裕等終檜之世。不敢調。檜亡之明年。公以左中奉大  
 夫致仕。以左通奉大夫追贈之。命方繼下。後以諸子遇恩。累贈至特進。嗚呼。需非天祐正人。不其殆哉。應  
 辰昔備員策府。嘗因轉對及和議。曰。上下相蒙。深為可憂。而檜亦以為忤己。擯之去。國公時為中執法。不  
 因晚出。嘉其臭味之同。緣是受知。非一日矣。應辰亦以檜亡之明年。蒙恩召對。累遷至于通列。而裕以登  
 明公之事業見委。秩又來請汲汲。檜亡矣。可以銘矣。銘曰。

徽猷閣直學士右大中大夫向公墓誌銘  
 紹興二十有三年三月辛亥。徽猷閣直學士。右大中大夫。致仕河南向公。以疾終于家。歲七月庚申。葬于  
 臨江軍清江縣建安鄉之金澤。既而公之子。以武夷胡宏所狀公之行。以來請銘。某晚進。公實屈折行輩  
 與之交。凡公平生出處大節。類多得于見聞者。屬未及乘筆。而遭罹家難。待盡山谷。自分已矣。既除喪。公  
 之子。復以為請。乃次序而銘之。距公之葬。蓋十年矣。公諱子護。字伯恭。世為開封人。承相文簡公之五世  
 孫。欽聖憲肅皇后之再從姪也。曾祖傳範。汝州觀察使。贈太尉。諡惠節。妣萬年郡主趙氏。東海郡君徐氏。  
 祖繪。太子右贊善大夫。贈正奉大夫。妣碩人曹氏。太碩人李氏。考宗明。武德大夫。妣永國太夫人李氏。公  
 生而秀異。自幼凜然。如成人。敏悟強識。遇絕流輩。元符三年。以後復辟。推恩補假承奉郎。明年后崩。又以  
 遺恩。遷雄州防禦推官。監濱州鹽酒稅。東南建帥府幕屬。自朝廷選除公鎮南軍節度推官。臨事不苟。數  
 與帥爭議。可否。府中長服。改宣議郎。監儀鸞司。公恥與閹寺共事。乞歸吏部。改真州司錄事。權知開封府  
 咸平縣。豪民馬氏倚蔭犯法。獄具。上府尹盛章。方以圍空觀賞。卻不受。公直以聞。詔許自論決。章大怒。勅  
 公以修學市木。不如其直。請御寶特勒停久之。復官。監杭州洞霄宮。除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司。主管

文定集卷二十一

誌銘



文字淮南連年旱漕不通有欲浚河與江淮平者內侍主其議無敢可否發運司檄公行視公以為運河  
 高江淮數丈河至江淮凡數百里欲通之使平萬無此理前此有司率三日一啓開復作澳以瀦水故  
 水不之此年行直達之法重以應奉往來啓閉無朝夕復何暇歸水乎昔之堰閘往往不存今第修復故  
 迹嚴其禁約則無患矣所條畫盡悉使者用其言漕復通朝廷嘉之遷秩一等召對除淮南轉運判官陸  
 辭力論財用所以不足故且言伏見手詔應奉司所費皆從中出語未畢上曰誠不欲費漕公對曰郡縣  
 奉行惟恐不及豈知陛下聖意所在因言朱勳挾應奉為姦至一大石用八百餘舟公為欺謾莫敢誰何  
 兵夫不可校虛實一綱所費母慮數千緡甫及官軍支請之期則奪之故其下籍籍嗟怨上曰待委卿覽  
 察公曰微臣疎遠付以此事則死無日矣上曰朕未嘗姑息此輩凡事直以聞即降御筆付公云應奉綱  
 悉從御前給外路不合支繼有旨委公專一覺察應奉騷擾違法者公既至率以法繩之勸雖素橫亦少  
 戢淮上帥守往往挾權貴為重公按治無所避宿毫通海四州饑方移真揚米賑之發運司乃言江淮米  
 賤乞均糶而淮南當四十萬斛公力論其欺罔取所在實直以聞于是不悅者益衆俄罷去金人逼京師  
 瀾聖即位召公將以使軍前公曰李鄴已屈膝于金人乞先定相見之禮適可往或謂公不能屈恐誤事  
 乃已除京畿轉運判官公上言國初運東南糧于京畿初無限量元豐中歲用百三十萬石以卸納積滯  
 始以百五十萬為額崇寧初以六十萬入中都始以九十萬為額至宣和未得十萬而已蓋二十餘年中  
 兩浙漕臣皆權幸姻舊止以入京六十萬較殿最而京畿使者不復究其本末故兵食常不足乞自今兩  
 浙殿最從京畿殿最是歲十一月終已得七十萬其後京城再圍諸道兵集率賴其用除右司員外郎詳  
 議戶房檢討官執政者不咸公度不能從容其間引嫌不就乃以直秘閣為京畿轉運副使且詔公相度  
 漕計公言祖宗置發運司經制六路財賦法令周密其為利甚博今轉漕廢而為直達諸路鹽課之利奪  
 而歸雜貨糶本錢罷而為羨餘公私俱病矣方時艱難舊法未易卒復欲且權宜救急請令發運使副判  
 官三員迭相往來周而復始其一在真州主江湖其一在泗州主淮浙其一在京主交納理欠在泗州者  
 循例奏計皆從之一日急召對上曰朕昔在東宮聞卿淮南之政今除卿開封尹公皇恐固辭適以為直  
 龍圖閣兼淮南荆湖制置發運副使時京師已戒嚴帥范夔遣人清野時行擄掠公捕得數十人戮之以  
 聞詔許公以便宜行事今上以康王開大元帥府于河北公以外路動息及所措置事募壯士達奏于京  
 師復以京師平安及大元帥府行移撤東南八路以安人心詔監守郡守勤王公糾合義士收集潰兵期  
 以入援請元帥移軍曹濟約諸道同進詔復以金人議和勤王之師勿輕舉衆疑惑不前公獨遣部將金  
 汝翼由鹿邑至大康力戰為敵所獲敵欲得李剛吳敏徐處仁宗澤及蔡京王黼蔡靖王安中等家屬朝  
 廷為之遣使四出公知非王命執留不遣二帝北狩張邦昌僭位邦昌遣人持書至廬州問其家安否公  
 徹郡拘廢其家又遣人以偽詔詣公止兵公以聞大元帥府復遣子澧請于大元帥宜處分軍國事來勤  
 王憤怒之兵帥諸將北渡河出敵不意襲之救二帝危急若失機會恐窺伺之徒內連外結未易定也元  
 帥至南都即帝位欲留公自近公以二親在東南乞補外乃復以為發運副使邦昌以三公平章軍國事

公乞致仕避之論者謂公在宿州嘗差宋良嗣者權鈐轄不當奪職與郡未幾賞宿州守禦之勞良嗣預  
 焉亦遷公一官公辭曰前日以為非則今日不當以為是時幸大怒御史遂言公有不法事按驗無一實  
 猶降三官知襄慶府丁開府慶明年奪喪知潭州力辭不獲命到官七日會遣戍襄陽衆憚行夜半縱火  
 殺人公亟命傳呼列炬登城飭持更者一如無事時于是賊所未至按堵不動督厲牙兵斬首數百級比  
 明皆遁急追襲降之三日復遣戍無一敢喘者時建炎己酉也其冬敵騎自鄧城南渡掠武昌入江西州  
 縣皆望風降還抵長沙境上或謂他州縣皆已下敵鋒不可當蓋避諸公曰是何言之不忠也使向之諸  
 郡有一二能為國家守敵其至此耶既而敵騎傳檄檄公使降公答書數責之登城督衆激以忠義將士  
 無不殊死戰雖殺傷相當而外敵不至凡八日城破公率衆入子城巷戰者二日乃焚敵柵奪門以出軍  
 于湘西郡人咸從公以忠義自奮無一降者敵退公上章以失守自劾詔奪職罷免未幾朝廷治州縣之  
 投降者公之忠節始白賜詔獎諭復還職任公乞持餘服至于四五不許時孔彥舟者縱兵大掠西阻嶺  
 之激勵討冬至沅平之有曹成者自江北縱掠入湖南欲踰嶺公曰若使此輩得逞則湖嶺非王士矣當  
 隨以計破之迺屯于衡之安仁有兵才數千遣人諭成待以善意給其糧成遂巡不果進公以事勢危急  
 請兵于朝請援于鄰路者相繼也皆不報幾百餘日賊率衆鼓譟直抵屯下公以單騎入其軍衆皆羅拜  
 公與約毋得劫掠皆聽命擁公至道州賊以公不便于己復送公自營公以討賊不效自劾既不報且有  
 召命公力辭復乞持餘服從之服除知廣州海賊與郡吏交通官府及兵將動息輒先知之公合胥首詰  
 責之能以實告則已不然將不復生出獄矣胥大恐言其情于是盡得盜姓名及所囊囊往來宿食處是  
 後盜發輒得嶺海肅然未幾以御史有言罷去公遂乞致仕繼丁永國憂服除一時善類交章論薦詔落  
 致仕知江州又改江東轉運使且召對公奏曰昔漢高祖之取天下其謀先定于漢中蜀先主之復漢祚  
 其謀先定于荊野陛下圖中興之業而初無一定之論是以九年而功未就及曰君子小人之進退否泰  
 安危所繫今廟廊之上乃有附逆之人而欲弭外患難矣上嘉獎再三進祕閣修撰時江東使者當饋餉  
 大將劉光州張俊軍凡軍中追求之非法者公隨事裁抑會僞齊入寇光世軍合流以乏糧為詞請退保  
 公晝夜倍道至合流光世引兵欲出公直入城按簿書具以見在泉穀與沿路綱運上聞以大義責光世  
 光世乃不復退進擊賊破之然以此與光世不協求去詔移兩浙路初公卜居臨江名曰藕林至是入覲  
 上親書藕林字賜之進徵猷閣待制為都轉運使戶部侍郎公所論事益衆一日進對上顧問至移時閣  
 門以當進膳欲奏而未敢有攝起居郎者遽出位彈奏公退即待罪又乞致仕詔以為無罪可待而公請  
 不已除徵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上賜舟親題曰汎宅時王倫自敵中與其使者偕來公上疏以為禦戎  
 之道自古人主不憚屈己與之和親則有之未聞首足易位者宜卻而勿受且乞致仕甚力許之仍賜詔  
 獎諭自是歸隱凡十有五年積俸錢三百萬悉捐入郡學為養士藏書之費自卜葬地後事皆豫備且自  
 草遺奏率人所難言者享年六十有八詔贈右正奉大夫娶范氏宗子博士壻之女累封安康郡太夫人



男七人。右朝奉郎。左承議郎。右通直郎。餘早世。女七人。長適右承議郎劉長福。次適右從事郎吳謙。次適右宣教郎黃挾。次適承務郎陳延世。餘不育。孫男四人。士伯。士虎。皆將仕郎。次士彪。士叔。孫女六人。長適進士韓顯。次適右迪功郎劉荀。次適將仕郎章相。餘幼。公性至孝。承顏養志。必探其微。李碩人沒。乞回郊祀任子恩。加贈友愛諸弟。先奏諸姪官。然後及孫。置義莊。以贖宗族貧者。篤故舊。親名賢。與朋友交。盡言無隱。周人之急。不計其私。而自奉甚約。其見義必為。如恐不及。置禍福于度外。識慮精遠。洞見物情。盤錯之會。談笑剖析。皆出人意料。與利除害。不計目前。為政雖嚴。而本于仁恕。所至可紀甚多。此特著其大者。蓋自臨川王氏。以其一家之學。同天下。立法令。設爵祿。以誘之。天下之士。循誦習傳。以為成說。後之用事者。持之益堅。士稍出意。欲自激昂。則摧沮擯斥。甚則有不可測之禍。故家遺老。雖有存者。世俗往往指笑以為戒。風聲氣習。薰炙漸漬。大抵以委靡隨順為俗。故利在閭寺。在權臣。在賊盜。皆從之。有能于此。卓然特立。更閱夷險。不為利疚。勢回而屹然。自拔于流俗之中者。豈非難哉。方閣寺用事。趨附者惟恐後。公以小官與之。辨曲直。不少屈。未幾變亂迭起。或乃甘心於汚偽。他亦退縮奔竄。為全軀保妻子計。公獨奮不量力。擢其鋒。蓋僅脫死如毛。斃者數矣。既而大臣專權。以峻刑箝天下口。非曲意阿附。鮮有免者。公言一不合見幾。而作超然物外。自適其適。于是人始服公為不可及也。元城劉公安世。曾謂公必有立于世。文定胡公安國。謂公氣節忠鯁。心向國家。尊嚴君父。徇公忘私。正今日扶持三綱之人也。由今觀之。二公之言。益信。銘曰。

左奉議郎汪公墓誌銘

公諱喬年。字房孺。信之上饒人。公自為兒。嬉戲膝下時。已能順適親意。既長。操行益篤。天性敏悟。又能刻苦于學。在崇寧大觀間。雖以習一經。應試而徧觀他經。及諸子。歷代史記。往往涉治。規摹古人。作為詩騷。蓋不專于舉子之業。至舉子之文。亦自成一。家也。會御史陳公師錫來居子信。公獨知所愛重。朝夕敬請。陳公為公言。前輩出處大節。學問文章。本末甚悉。公益得以攷正焉。于是郡丞洪公芻。監試進士。得公之文。而大奇之。以為非尋常舉子所及。恨放官拘于尺度。僅能勿失而已。其贈行之言。以為汪子之文。獨余知之。瓊琳瓊瑤如也。麟駘駘駘如也。設不長雄于二千人中。猶當霸于一經也。或乃指其瑕而捨其瑜。議其牝牡驪驥。而棄其千里何哉。然自是試輒不售。至紹興五年。始以特奏名進士對策。擢為第一。歷池州建康府饒州教授。自左迪功郎。用舉者再轉。至左宣教郎。又以從國信使出疆。轉左奉議郎。他兵火之餘。庶事草創。時沿江猶未解嚴。戍兵往來。類多託宿于學。生徒解散。學官備員而已。先聖廟像摧剝。棟宇傾圮。公至。即白于州。而更新之。學故有邸舍。為富民。冒占者數年。至是皆放究。而簿正之。其他所經畫甚衆。屢庫充初。養士至百人。實自公始。公平居雖貧。而于貨錢出納。物價低昂。漫不營省。至其當官。乃留意

于細碎如此。其後二郡亦隨其數。驟補葺焉。不求新奇也。接納後來。訓誘不倦。四方游學無所歸者。病則臨視療治。死則任其後事。以為常。其歸自饒。貧甚。荒郊敝廬。藜藿塞徑。或飢粥不繼。而獨以書冊自娛。紹興二十有五年。正月乙亥。終于家。年七十有六。公豈弟樂易。不以世俗細故芥其中。于人無怨尤。雖有以惡聲至。不校也。臨事接物。一以誠信。未嘗逆設機械。喜賓客。每或斥服用為食。飲費。聞人之過。如不聞得人。一善。則稱道不容口。少以文字顯。晚以年德尊。而未嘗自居。退然如不足者。故雖耄老。而齒髮不衰。耳目聰明。亦其德性寬裕致然也。鄉里之士。方喜公之康彊。而不意其止此。莫不失聲歎息。或至流涕。有文集七十卷。曾祖諱惠。祖諱濟。考諱皓。贈右承事郎。妣陳氏。贈孺人。其配鄭氏。贈孺人。左宣教郎。東陞之女。男七人。曰大忠。某某。女二人。長適進士鄭健。次在室。諸孤將以是年月日葬公于開化鄉之橫山。奉公之治命。以來。請銘。惟信之汪氏。皆唐末自徽來。徒分散既廣。莫可攷也。公于某。有宗黨倍年之尊。而屈折輩行。與之為友。臨絕之音。以銘見屬。某其何敢辭。銘曰。

左朝散大夫直徽猷閣陳公墓誌銘

公陳氏諱璠。字國壽。建之建陽人。曾祖諱贈奉直大夫。祖某。奉議郎。致仕。考賓。贈右朝請郎。妣江氏。太宜人。太宜人早寡。惟一子。教之甚嚴。公亦自力于學。中建炎二年。進士第。左從事郎。洪州觀察推官。未赴。權建之崇安縣丞。會金兵入。且渡江。諸將不能守。潰兵有入閩者。人情洶洶。縣令與諸佐官皆避之。居民亦驚走。公獨不動。曰。此官軍也。當善待之。既至。犒勞供億。率過其望。帖然無敢譁。又移文前路。使儲峙以俟。兵民舉安。一路賴以無他事。建陽弓手王延勝等。嘯聚燒縣舍。殺主簿。官軍數不利。使者專委公討捕。公糾合民兵。得千餘人。迎戰于麻沙。克之。賊所擄掠子女數百。悉訪還其家。以功特授左承奉郎。公初未歷任。雖一時守領。而遇事已能如此。監湖州梅溪鎮。通判建康府。連帥故執政。強明過人。寮屬受成事。惟謹。公獨不苟從事。有未安。請問。辯析詞順。意篤。帥每幡然從之。公初不語人。大將張公。以樞密使視師。即建康治戰船。欲以公提舉。且曰。事畢。可轉六七官矣。公以其間曲折。所當議者非一。而共事者皆難與語。力辭不就。張不樂。數引他事相鑄。公從容應答。略不以介意。既而張罷兵。枋朝廷下有司。攷覈其軍中財用。主者以委公。謂公必不遺餘力。公平心處之。不為己甚。張始歎服。授福建安路。司辟差參議官。未赴。丁太宜人憂。服除。知饒州。歲大旱。穀賈翔踊。民匱于食。公精意禱祠。竭力賑濟。時州縣不敢言災異。公獨盡以實聞。所屬弛租稅甚衆。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尋知靜江府。兼主管廣南西路經略安撫司公事。靜江歲于屬縣。科取稅米。以供公庫。又以逃亡租稅均之保伍。公至。始皆除之。宿逋之在民者。一不取。而慶庫皆沛然有餘。蓋公所以理財者有道矣。非如世之以培克取辦也。召對。除直秘閣。知潭州。兼主管荆湖南路安撫司公事。未幾。改知廣州。方秦丞相當國。事士人在。請籍者。雖其親舊。不敢相誰何。傾險急進者。或窺伺中傷。以為奇貨。公在嶺外。所謂譚護流人甚厚。監司郡守。例獻羨餘。亦有詭勉以避禍者。公獨未嘗獻也。其不為時俗所移。類如此。既召對。蓋將有所屬任。公議論復不合。廣州之除。非美意也。方待闕間。



而秦丞相薨詔以公知湖州未至改兩浙轉運副使公雖苦足疾而治事精明如平時然以久廢朝謁不自安得請主管臺州崇道觀進直徽猷閣以寵之尋起知饒州已而疾益侵再得請以歸以紹興二十八年五月丁卯終于家年六十有二積官至左朝散大夫安慶翁氏翁氏張氏皆封宜人五子長照右修職郎英州真陽縣主簿奔公喪死于路焯右修職郎成都府路鈐轄司幹辦公事次煥次焯次煥孫一人坦公姿貌魁碩質性莊重于吏事尤精敏牒訴案牘一覽即得要領至其細微委曲皆洞見吏不能欺約束堅明未嘗以卒伍輩持符至州縣而事皆如期其剖決通滯伸理冤結戢姦革弊所至皆可紀故世卒以吏事稱公然公守正持重不以進退得失為意其見義必為為必不可奪使其進而立朝豈苟然已哉公之用于世既不盡其才而世之稱公者亦不盡也諸孤以三十年三月甲申葬公于建陽之招賢里鑑原某嘗通判靜江府事亦時相所不樂者公獨相知照焯以公行狀來請銘義不得辭也銘曰

利不苟就害不苟避時難變化一斷于義隨所試用到則有聲會不一日立于朝廷才難固然知亦未易我為銘詩以告史氏

### 文定集卷二十一

#### 誌銘

黃君墓誌

公諱某字循聖姓黃氏其先建州浦城人至公之曾祖始居姑蘇曾祖諱某承議郎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妣信都郡夫人桑氏祖諱彥朝奉大夫贈朝請大夫妣宜人錢氏考諱策左宣教郎直祕閣妣孺人程氏公自幼孺落不凡直閣公以元符末上書論事繁名黨籍公自以黨人子不復應科舉朝夕親側所以奉養盡其歡且益得以用力于學審正其是父子間自為知己靖康元年黨禁解公始出預薦書至貢部不縹遂棄去蓋自紹聖以來用事之臣變論是非無所不至太上皇帝既即位首下詔書推明宣仁皇后功德崇奉隆祐皇后盡其愛敬民志定矣而異時權臣詭謀密計其本末曲折世往往不能知也初蔡京作相欲掩蔑元祐政事之善摘元祐日歷時政記中語言奏乞類此者悉焚毀公偶得其手書奏藁上之詔付史官京之在翰林也被告草制復元祐皇后位徽宗皇帝諭以哲宗悔悟之意及制出初不知所論也京意蓋有在矣公又得其手書所進聖語副本上之且乞因此辨明誣謗以頌示天下會隆祐皇后遺詔出公論之益力太上感動詔有司討論合行典冊奏告天地宗廟直閣公聞之歎曰伸吾志者此子也紹興二年丁酉開公憂服除會楊公據湖湘累年丞相張公出視師以公偕行官軍遣人往賊所輒被害無

敢往者公獨度賊勢窮蹙自請行賊自驚喜致恭然意向猶豫公偏見其黨論以朝廷好生之意且賀其得為平人衆皆歡呼賊首乃隨公出降湖湘平奏功授公昌州文學未幾以母老乞歸養公前後數上書論朝廷恢復中原大計忠憤激切詞理條暢會車駕自建康還臨安公以為退守以安而實危進戰似危而實安已而金人廢劉豫欲得和于我公又以國家子敵無復通好之理使和議出于敵之誠心猶不可聽况其詐乎疏各數千言援據明白反復詳盡皆不報以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丁母憂服除以右修職郎主紹興府山陰縣簿未赴間改淮西安撫司準備差遣又以右文林郎為淮西提刑司幹辦公事未幾移病歸以右宣議郎致仕命未下而公即世矣實紹興二十九年十二月九日也享年五十有九娶葛氏二子曰元振曰元衡皆業進士有聲能世其家者也

(案)此篇有謄無銘謄文亦似未全

#### 戶部郎中總領彭公墓誌銘

公彭氏諱合字子從吉州廬陵人世以孝弟仁厚稱于鄉里至公而益著以父致仕恩補官初以右迪功郎主臨江軍清江縣簿其臨事不苟已有能名丁母憂服除權虔州興國縣丞以獲盜中率改右宣議郎知虔之信豐縣度俗健于閩訟輕為賊盜信豐其甚者累政鮮以理去公強敏聰察訟至立斷皆得其情民既懇服于是謹保伍之法所條畫甚備明示賞罰行之以必盜無所容發亦輒得則又建縣學置弟子員稍旌異之以勸其從風俗一變監司帥守交章稱薦詔增秩一等且召對賜五品服添差通判虔州察姦革弊知無不為尋主管台州崇道觀知臨江軍知永州皆以政績聞會詔近臣舉可為監司有以公言者除提點廣西刑獄又移湖南其所停疑伸枉決遣通滯甚衆除尚書戶部郎中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初止武昌軍至是荆南九江皆屯重兵仰給益廣公計盈虛信期會不擾而辦且請蠲除逋欠凡百萬既得疾凡三上章致仕不報以紹興三十一年二月六日卒于官年六十有九積官至右朝請大夫曾祖諱仲素祖諱士忠贈朝請郎父諱衍任朝奉郎贈正議大夫母蕭氏贈碩人妻劉氏李氏曾氏封宜人皆先公卒男四人長楚老右迪功郎先卒次商老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次周老右修職郎次漢老右迪功郎特就差宜州恩立寨主簿女六人長適進士李孝敏次適右從事郎撫州司理參軍蕭達伯次適右儒林郎知靜江府興安縣事會敏恭次適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孫積明餘在室孫男八人女六人諸孤將以十月辛酉葬公于廬陵縣青原山楊桐嶺之原書來請銘應辰與公游舊矣知公為詳不得而辭也銘曰

凡世之才因事乃試盤根錯節始見利器就其所能亦或有異以刑立威以刻興利功無幾何害則不啻有如子從所至辨治何以止盜開其善意何以理財有取有施彼計其功我度于義世方用之公則盡瘁歸安此丘其尚無愧

#### 延平李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侗字應中姓李氏南劍州劍浦人曾祖幹屯田郎中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妣清源郡太夫人朱



氏祖編朝散大夫贈中奉大夫妣永嘉郡太君胡氏咸寧郡太君朱氏父漢朝奉郎贈右朝議大夫妣太  
 恭人饒氏先生幼警悟既冠游鄉校有聲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先生得河洛之學于龜山楊文靖公之門  
 遂往學焉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不事科舉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自適者餘四十年其始學也默坐  
 澄心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何如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也蓋天下  
 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于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  
 理如川流脈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  
 折之于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汎應曲酬發必中節其事親從兄有人所難能者  
 閨門內外怡愉肅穆若無人聲而樂事自理與族姻舊故恩意篤厚久而不忘鄉黨愛敬悍暴化服其接  
 後學答問不倦隨其氣質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于聖賢之域嘗謂讀書者當知其言  
 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至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  
 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也幾希以故未嘗為講解文字而其辯析精微尤謹于毫釐之間以為千里  
 之謬必自此始蓋先生資稟勁特氣節高邁而充養粹厚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于面目色溫言厲神定  
 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開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異端之學無所入于其中然一聞其說則知其詖淫邪遁  
 之所以然者雖超然遠引若無意于當世而愛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  
 厲廉恥為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崇空言而已娶同郡吳氏子男三人友直左修職郎信州鉛山縣  
 尉信甫左修職郎建寧府建安縣主簿友文未仕女一人早亡孫男四人孫女八人皆幼先生以隆興元  
 年十月壬申卒于福唐府治之館舍年七十有一其門人左通功郎武學博士朱熹元晦狀先生之行如  
 此元晦之為人審于擇善嚴于衛道遺佚貧困而不以外物易其所守之錙銖其師事先生久益不懈  
 以為每一見則所聞必益超絕該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也某守福唐聞先生之言行于元晦為詳他日  
 移書屈致先生不余鄙惠然肯臨竊庶幾聞所未聞焉至之日方坐語忽疾作頃之已不救矣其孤謹與  
 以歸將以二年八月庚申葬于所居山之左而以銘見屬某于先生雖不獲從容扣請以畢其所欲見之  
 志而其慕向之誠非苟然者且元晦之賢某所畏也銘曰  
 學以為己已則安在嗟世之人以外為內挾策讀書無異博塞先生之學有原有委端居靜慮以究天理  
 是中澹然塵垢不止真積力久道乃在我大本既立施無不可世莫之知老于布衣獨使一鄉化為善良  
 我為銘詩以俟君子有欲求之其效諸此

吏部郎樊茂實墓誌銘

茂實樊氏名光遠臨安錢塘人曾祖文妣婁氏祖用安妣王氏考周贈右朝議郎妣席氏贈安人累世皆  
 隱德不仕至茂實始以儒學顯初臨川王荆公著三經義字說以同天下之學舉世誦習如六經然范陽  
 張先生以為學者貴于自得而躬行可以為天下國家用也今守其穿鑿附會之說而修身治人析為兩  
 途則何貴于學矣先生以此數見黜于當時之有司貧至飢粥不給茂實獨師事之甚謹既冠徒步就太

學試以書義對是時文體亦稍變矣而茂實獨直指王氏之失力排之切中其要攷官奇之置高等是後  
 士人乃益得自致于學紹興五年茂實試春官為第一途中進士第調秀州海鹽縣主簿改常州教授未  
 行召見除秘書省正字秦丞相用事敵人來歸河南地茂實因輪對力言所當思慮而豫防之者秦丞相  
 始不悅未幾故人叛盟前日異論者益見忌乃出茂實為閩州教授茂實以大母年高而迎養非便得請  
 監潭州南嶽廟丁大母憂服除歷廬州明州教授秦丞相既薨詔除茂實秘書丞方秦丞相時凡以疑忌  
 得罪者往往累赦不復又奪其所當得恩澤茂實得召見言之太上嘉納詔還恩澤有差而茂實為監察  
 御史茂實在臺中所裨飲甚多未幾為工部員外郎得請知興化軍茂實未嘗歷吏事興化俗號難治  
 生誘起訟長吏鮮以理去茂實曰吾以誠待人他不恤也既至簡節目通下情先教化而後刑罰獄訟日  
 衰少遷提點福建路刑獄茂實于刑獄尤盡心凡所以要束防察甚備聞多劫盜類與州縣吏相表裏不  
 即獲問有在官者吏輒併財主繫之以是無敢愬者茂實許其徑詣司自言而嚴追捕勘鞠之限盜始有  
 所畏建州兩獄充斥茂實至釋囚繫一百四十有三人朝廷為罷免長吏其他所平反全活甚衆徙知嚴  
 州適諸軍遣人募兵皆誘略平民所至騷然人不敢入市茂實具奏其狀乃詔諸軍皆立額有闕則取旨  
 下諸州寄招其患遂息嚴每歲買御糧炭其實皆科取于民茂實奏罷之提點浙東路刑獄高麗將入貢  
 茂實極言其甚不便者六事于朝詔即止之今上即位召為吏部郎茂實以足疾辭尋除福建路轉運副  
 使不行得請主管台州崇道觀以隆興二年七月卒年六十有三茂實氣貌嚴重語言確訥不知者以為  
 簡也自得罪秦丞相流落幾二十年入朝纔歲餘輒出蓋有不悅者既而諸公貴人議論士大夫之當召  
 用者未嘗不以茂實為稱首茂實初無求于人也是以久在外吏部之命蓋將用之而茂實不能造朝遂  
 以不起識與不識皆為之流涕也然茂實強學力行更閱世變操履如一顧念平生無一可愧恨者其志  
 得矣他何言哉有尚書解三卷禮記講義二卷梅憲雜著十卷藏于家娶陳氏算學博士從道之女封安  
 人子男三人擴左修職郎抑左通功郎饒州浮梁縣主簿攝將仕郎女一人許嫁將仕郎陸遜孫男七人  
 致堯拱贊贊再暨湯憲武保成規宜孫女一人諸孤將以其年十月甲子葬于錢塘縣安溪鳳泉山之原  
 而移書屬某為銘某與茂實皆范陽張先生之門人又同年進士又同為秘書省正字既而還朝以至去  
 國亦適相先後道義之契非他人之比者銘其可辭銘曰  
 舉世方紛獨尊其所聞更歷險夷不傾不欬以終其身以昇其後人

沙縣羅宗約墓誌銘

宗約羅氏諱博文曾祖安中贈中奉大夫妣恭人鄧氏祖崎朝請郎右文殿修撰妣張氏陳氏皆宜人父  
 意溫右從事郎知建寧府甌寧縣事贈右承議郎妣鄧氏黃氏皆贈太孺人其先豫章人唐長慶中有為  
 南劍州沙縣尉者因家焉五世孫覺始舉進士再世而右文公以懿文清德顯重于世至宗約復以道學  
 行誼克世其家焉宗約生有異質家人試以辟燥一無所顧獨匍匐取書冊之言性理者展玩久之右文  
 公歎異為文以記其事年十餘遭甌寧府君喪哀毀如成人治喪葬必誠必信用右文公奏補官授右迪



功郎。福州司戶參軍。臨事不苟。無鉅細皆有條理。再調靜江府觀察大使。桂管為嶺徼以西一都會。府事既已叢劇。而連帥監司亦多委以事。宗約皆從容治辦。時秦氏用事。士大夫以忤意竄斥。繫踵南來。宗約悉善遇之。至或鬻衣以濟其乏。改右宣義郎。知贛州瑞金縣事。始至。歲歉。宗約先事儲積。既而發廩賑贖。事皆躬臨之。其至誠惻怛。雖一主于惠愛無所惜。而措置纖密。精明人亦不能有以欺也。縣故多盜。宗約設方略。得首惡數人。實諸法。境內帖然。會故丞相魏國張忠獻公都督江淮。請以為幹辦公事。其募兵和糴。皆不擾而濟。張公再入相。賓客例出幕府。以宗約知和州。未赴。而四川制置使。奏辟為參議官。宗約詳審精密。每論事。反覆殫盡。歸于至當。而後已。嘗至興州。勞將士。宣撫使以禮致遺。為錢三百萬。宗約不欲受。而難于辭。還次漢州。州方治貢院。以五十萬助之。餘悉輸制置司公帑。橫渠張夫子之家。避地流落。貧不自振。宗約訪得之。為言于帥。延至府學。蜀士知所勸焉。士之遊宦蜀土。貧不能歸者。宗約出捐俸錢。周之。賴以濟者甚衆。累遷承議郎。秩滿。得請主管台州崇道觀。行至嘉州。得疾。其同行來問者。宗約雖疾病。而拱手端坐。無惰容。蓋其持敬如此。一日忽曰。吾將逝矣。然幸大事已竟。可無憾。遂不起。乾道四年四月甲辰也。享年五十有三。其同行聚而哭之。解其裝以理喪事。則獨有書數千卷。餘金僅足以歸其柩而已。相與嘆嗟。以為不可及。十有二月壬寅。塋于沙縣巖地祖塋之旁。宗約娶陳氏。了齋先生之兄孫女也。子男二人。曰闢。孫男八人。女七人。皆幼。宗約資稟和粹。沈靜寡欲。其處己待人。一以誠敬。平居怡愉。人莫見其喜愠之色。聞人之善。稱慕如不及。至其有過。則常若有所隱避。而不忍言也。視人患難困乏。如切其身。年幾三十。既喪耦。即屏遠聲色。一榻蕭然。惟樂善不倦。如嗜欲。聞天下之士。有一言一行之幾乎道。至或千里求之。其同郡李愿中。受業于龜山先生。楊文靖公。宗約從之遊。多所發明。于是知吾道之尊。其自信益堅矣。然宗約之為人。雖篤意學問。而不為文詞。雖力行善事。而不徵名譽。雖愛衆親仁。而非以為取悅也。故世之知宗約者。亦鮮矣。其孤以樞密院編修。朱熹。元晦。所為行狀。以來請銘。余與元晦蓋皆知宗約者。銘曰。

### 文定集卷二十三

#### 誌銘

顯謨閣學士王公墓誌銘

公諱師心。字與道。世為婺州金華人。曾祖惟堯。故不仕。祖本。故贈宣教郎。考登。承議郎。贈特進。妣陳氏。太原郡夫人。公幼敏悟強記。而靜重如成人。未冠游鄉校。數試藝有聲。登政和八年進士第。授迪功郎。海州沭陽縣尉。時承平久。郡縣無備。河北劇賊宋江者。肆行莫之禦。既轉掠京東。徑趨沭陽。公獨引兵要擊于境上。敗之。賊遁去。詔改承奉郎。監信州泅口排岸。丁外內艱。服除。紹興元年。知福州長溪縣。政事詳明。民便安之。盜起建寧。官軍由永嘉浮海入閩討之。道長溪。供億百出。倉卒間皆不擾而辦。官撫使賢之。併以治狀聞。除太府寺丞。尋例罷職事。官之待闕者。除幹辦諸司。審計司。行大理寺丞。九年。金人以僭竊來歸。詔簽書樞密院事之臣。往使陝西。宣諭德意。辟公幹辦公事。時多謂和好可久。公贊畫之際。力陳敵必渝。盟宜蚤為備。初。大食國遣滿亞里入貢。而廣東市舶司例計置回賜。官吏並緣侵剝。訟久不決。詔公同御史往廣州。即訊獄。乃竟。除將作少監。遷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右司左司郎中。十三年郊祀。以為提點一行事務。遷權工部侍郎。充大金賀生辰使。還。未幾。出知袁州。公勤于吏事。動有繩墨。州素匱乏。公撙節浮濫。檢柅欺隱。久之。廩庫盈溢。方秦丞相用事。監司郡守。類獻羨餘以希進。或謂公盍獻諸公。笑不答。則以



貸貧民之通租者猶沛然有餘積也。尋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二十三年。浙東大旱。衢州飢民嗷聚。雖頗捕獲。猶未定。則起公知州事。公鎮以安靜。民復安堵如故。時士大夫往往以告訐為功。通判州事汪召錫。持推宗室令於語。以為勝。公聞而勸止之。不聽。令於請居汀州。且置獄。通判迫其行人。無敢過問者。公獨遣人慰安。而陰調護之。除知瀘州。中途改知洪州。充江南西路安撫使。轉運判官。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所與張丞相。言于朝。欲并中之。獄辭所連。遠百餘家。公隨事救。庶幾以免。者為多。會秦丞相。事亦。上躬攬權綱。一新政事。凡昔之無良。其挾持附離以逞者。次第隨斥。于是公獨以不倚見知。除敷文閣待制。知荆南府。荆湖北路安撫使。湖南。洎。久。流。未。復。公。悉。力。拊。摩。戶。口。日。增。奏。言。湖。南。上。流。重。地。而。兵。力。單。弱。頃。年。茶。商。弄。兵。一。道。騷。然。乞。分。鄂。渚。重。兵。留。屯。以。示。形。勢。從。之。召。為。戶。部。待。郎。上。勞。問。甚。渾。且。曰。卿。以。不。附。秦。檜。故。去。國。久。朕。知。卿。未。嘗。忘。也。公。因。奏。宜。塞。倖。門。開。言。路。上。語。及。國。用。公。謂。生。財。不。如。節。用。所。條。陳。甚。悉。又。言。鄂。渚。成。兵。市。馬。北。境。宜。禁。止。之。以。望。邊。費。鼎。遣。歸。峽。產。茶。民。私。販。入。北。境。利。數。倍。自。知。整。法。不。復。顧。藉。因。自。棄。為。盜。由。引。饑。太。重。貧。不。能。輸。故。抵。此。乞。別。創。源。由。輕。立。引。價。既。開。其。衣。食。之。門。民。必。悔。過。改。業。庶。幾。化。誘。為。民。消。弭。羣。盜。上。然。之。遷。給。事。中。兼。詳。定。一。司。敕。令。兼。侍。讀。遷。權。吏。部。尚。書。進。讀。三。朝。實。訓。終。篇。公。奏。祖。宗。創。業。垂。統。所。以。長。慮。卻。顧。為。子。孫。萬。世。計。甚。備。熙。寧。大。臣。私。意。改。作。流。毒。至。今。不。可。不。監。又。奏。帝。王。之。子。史。其。要。在。于。觀。得。失。究。治。亂。今。進。讀。漢。書。願。摘。切。于。治。體。者。讀。之。詔。可。公。從。容。進。退。所。以。致。盡。規。之。義。者。前。後。非。一。懇。切。詳。盡。上。皆。嘉。納。焉。二十八年。浙東水災。上憂之。以公為顯謨閣直學士。知紹興府事。兼浙東安撫使。既至。詢究疾苦。寬通賑乏。絕民以不流亡。顯仁皇后。取宮事。舉。進。顯。謨。閣。學。士。時。有。獻。議。者。持。陰。陽。家。說。欲。于。殿。宮。舊。禁。之。外。廣。立。四。隅。以。二。十。里。為。禁。域。其。間。墳。墓。當。徙。者。殆。且。千。數。公。具。奏。言。其。不。便。詔。遣。御。史。按。驗。獲。免。者。七。百。六。十。有。奇。薦。獻。之。物。舊。取。于。民。公。謂。聖。孝。通。于。神。明。薦。獻。極。其。誠。敬。豈。宜。使。民。勞。費。請。以。上。供。饋。給。其。直。從。之。和。買。絹。緞。以。貨。產。為。多。寡。之。差。而。縣。各。不。同。會。稽。偏。重。尤。甚。公。奏。請。捐。之。後。亦。略。如。公。言。三。十。年。知。福。州。充。福。建。路。安。撫。使。時。敵。有。渝。盟。入。塞。意。道。路。洶。洶。公。早。夜。憂。念。至。忘。寢。食。條。上。三。事。一。曰。求。人。材。謂。任。賢。使。能。乃。自。治。之。要。願。委。宿。望。賢。才。以。籌。邊。二。曰。通。下。情。謂。建。炎。維。揚。之。難。起。于。臣。下。壅。蔽。敵。壓。境。而。不。知。今。當。以。為。戒。三。曰。擇。將。帥。謂。朝。廷。宿。將。軍。中。新。進。不。為。無。人。願。加。簡。拔。復。移。舊。執。政。以。蜀。遠。緩。急。不。能。相。應。請。增。重。帥。臣。之。權。使。得。以。便。宜。從。事。又。請。推。行。州。縣。巡。社。法。以。防。盜。賊。朝。廷。悉。施。行。之。汀。州。饑。饉。暴。民。驚。擾。聚。州。輒。遣。兵。捕。戮。復。疑。平。民。與。關。通。械。繫。之。欲。論。以。重。辟。錄。事。參。軍。劉。師。尹。爭。不。能。得。致。仕。去。公。移。文。釋。其。囚。薦。師。尹。于。朝。于。是。州。之。守。貳。皆。坐。罷。而。師。尹。復。仕。今。上。興。隆。元。年。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二。年。知。湖。州。時。水。旱。之。餘。疾。疫。太。作。道。殫。相。屬。公。既。為。粥。以。食。餓。者。又。遣。僚。屬。勸。分。多。所。全。活。乾。道。元。年。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再。上。章。告。老。乃。進。左。朝。奉。大。夫。致。仕。五。年。十。有。二。月。戊。戌。薨。于。里。第。年。七。十。有。三。詔。贈。特。進。六。年。十。有。一。月。甲。申。葬。于。金。華。惠。日。鄉。常。樂。寺。之。東。原。公。娶。曹。氏。封。淑。人。六。子。漢。右。通。直。郎。前。權。通。判。寧。國。府。事。洸。右。宣。教。郎。前。福。建。路。提。舉。市。舶。司。幹。辦。公。事。法。右。承。事。郎。新。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出。後。公。之。長。兄。師。醇。

文定集 卷二十三

二七九

注。右。迪。功。郎。新。監。行。在。太。平。惠。民。局。淑。先。亡。汾。右。承。務。郎。三。女。適。仕。族。孫。男。七。人。柄。右。承。務。郎。楷。杞。棣。樛。樛。朴。孫。女。十。二。人。曾。孫。男。一。人。公。敦。厚。寬。裕。詞。氣。穆。然。不。見。喜。愠。遇。事。精。詳。必。審。其。可。而。後。發。不。為。表。揚。以。求。赫。赫。拊。兄。之。孫。如。己。子。族。女。之。貧。不。能。行。者。皆。使。之。有。歸。雖。自。奉。養。儉。薄。而。親。舊。困。乏。皆。周。之。久。益。不。厭。既。退。居。自。號。適。翁。所。著。詩。文。奏。議。于。家。自。公。仕。宦。五。十。餘。年。間。世。之。變。故。多。矣。士。方。隨。時。炎。涼。而。為。之。俯。仰。竭。其。巧。力。以。趨。勢。射。利。其。他。一。切。不。暇。顧。恤。也。公。更。閱。夷。險。出。入。中。外。恬。靜。凝。重。雅。有。常。德。表。裏。相。副。終。始。如。一。而。從。容。進。退。自。適。其。適。康。寧。壽。考。譽。為。宿。望。洪。範。所。謂。福。者。殆。無。憾。焉。觀。公。之。本。末。其。念。慮。操。履。所。以。感。應。召。致。夫。豈。偶。然。者。哉。銘。曰。

惟。王。公。率。履。由。衷。不。矯。為。異。不。阿。為。同。在。昔。柄。臣。欲。人。同。己。利。誘。威。脅。翕。然。風。靡。時。方。培。克。爭。進。謀。餘。公。散。其。積。代。民。通。租。時。方。告。訐。人。莫。自。堅。公。獨。哀。矜。勸。以。無。然。皇。明。獨。斷。屏。除。羣。邪。公。以。不。倚。帝。庸。褒。嘉。圖。計。之。重。爾。其。開。闢。朕。命。之。嚴。爾。其。出。納。乃。侍。經。席。乃。長。天。官。乃。眷。大。邦。于。善。于。宜。寒。暑。貿。遷。誰。能。不。移。中。外。出。入。誰。能。具。宜。公。惟。一。意。乘。此。常。德。更。閱。事。變。其。饑。不。忒。進。退。有。裕。壽。考。且。寧。歸。安。斯。丘。始。終。哀。榮。天。道。與。善。人。或。疑。之。視。履。考。詳。其。觀。此。詩。

龍圖閣學士王公墓誌銘

公諱十朋。字龜齡。姓王氏。温州樂清人。曾祖信。祖格。父輔。父以公貴。贈左朝散郎。母萬氏。贈碩人。其先自饒塘徙。至朝散公。始業儒。有聲。公少穎悟。強記博覽。為文頃刻數千言。事親盡孝。其居鄉進止取予。必以義。後學師尊之。既入太學。多士皆推敬焉。太上皇帝躬擡權綱。更新政事。紹興二十七年。策進士于廷。詔對策。中有指陳時事。鏗亮切直者。並置前列。無失忠諫。無尚諂諛。稱朕取士之意。既而致官。以公所對進。上臨定其文。以為經學淹通。議論純正。可第一。及唱名。則公也。士論翕然稱。詔益嚴銷金鋪翠之禁。且以交趾所貢翠羽。焚于通衢。實自公發之。授左承事郎。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又詔王十朋。係朕親擢第一人。欲試以民事。尚待遠缺。可特添差。紹興府簽判。秩滿。除秘書省校書郎。尋兼建王府小學教授。時北人且背盟。朝廷疑之。猶未敢誦言。為備。公因輪對。力陳其不可無備者。且曰。禦戎之策。莫急于用人。用人之要。莫先于人望。今若內若外。士大夫軍民。咸謂有天資忠義。才兼文武。可為將相者。有長于用兵。士卒樂為用。可為大帥者。或真散地。或守遠郡。願陛下起而用之。可以作士氣。寢敵謀。又言。三衙管軍。或久而不代。兵柄在手。利權財賂。又皆入其門。且其官至三公樞密。所以節制諸將者。乃班其下。倒置如此。其能節制之乎。併及諸軍承受。皇城邏卒之弊。其他指陳。率人所難言者。公之將有言也。人皆危之。而上特開納焉。既而罷諸軍承受。邏卒亦加戢。更定樞密與管軍班次。管軍亦引去。邊備益嚴。舊人相繼復用。自昔人臣論一事。或章十數上。或合衆力爭。不能回。公以一言悟意。而事皆次第罷行。于是天下仰上之聰明大度。虛懷從諫。非徒優容之而已。然大臣有不樂者。公亦數求去。除著作佐郎。罷其兼職。公以求去得。力辭不許。久之。除大宗正丞。仍待次。尋得請。主管台州崇道觀。今上即位。除知嚴州。未赴。聞。召對。公奏言。太上皇帝。非耄期倦勤之時。而以天下授之。陛下。賢于堯舜遠矣。陛下所以仰副太上付託者。當何

文定集 卷二十三

二八一



如舜重華協于帝。然八元八愷未及舉。而舜去之。今社稷之大安危。民生之大休戚。人材之大進退。朝廷之大刑賞。其所當行者。宜舜若之。所以協于堯。而行之。以彰太上知子之明。以盡陛下繼述之道。又言。今知我與戰守之職未決。臣謂或戰或守。當相時進退。而和決不可議也。又言。右相虛位。天下拭目觀陛下此舉。必諸大夫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可也。不可非其人。以失天下望。除司封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又兼崇政殿說書。除國子司業。諸生固已迎服矣。而公于學校事。其細微曲折。皆察然前知。所舉措無不當人心者。會詔百官言事。公上疏。以為百官進退者。大臣之職。論思獻納者。侍從之職。正朝廷紀綱者。臺諫之職。今居其位者。往往不舉其職。宜有以董正之。雖然。此特人臣之職也。而人主有大職事。曰任賢。曰納諫。曰賞罰。其言反覆詳盡。切于時務。上覽而嘉之。即召公。與工部侍郎張闡對便殿。從容論天下事。甚衆。請退復留者再。賜坐。賜酒。又賜御書。隆興元年四月。除起居舍人。改兼侍講。公與左史同奏史職之廢壞者。其一曰。起居注錄本進呈。非古。欲勿進。其二曰。雖侍立。而在殿東南隅。未嘗聞天子德音。如二府自有時政記。其餘臣僚登對。欲許令史官侍立。其三曰。後殿侍立。而前殿則否。于義無據。欲前殿侍立。其四曰。直前奏事。欲不必環階閉門。及候班次。皆從之。越月。除侍御史。公素以剛毅正直稱天下。至是人皆曰真御史矣。公益自任。以當世之重大。抵以定國論。正人心。為本。而去其害治者。不屑屑于細故也。江淮都督府出師。進取宿州。敵悉乘來爭。我師退守淮。都督張公浚。上表自劾。公奏曰。臣自總角在草茅間。聞敵入中國。痛心疾首。義不戴天。臣素不識張浚。聞其天姿忠義。誓不與敵俱生。實敬慕之。頃以館職輪對。首言敵情不測。乞用浚等。既而敵果大入。太上皇帝親征。遣浚知建康府。陛下即位。因以江淮都督之任委之。天下皆以為當。臣去冬被召至闕。前後進對。皆以為恢復大計。仰贊聖斷。又乞陛下勿貳以濟大業。浚遣二將。取靈璧。虹縣。宿州。降三大將。一月三捷。議者皆服。陛下任浚為難。及王師不利。橫議譏起。臣嘗奏陛下用兵。為祖宗復讐而舉。為二百年境土而舉。為中原弔民伐罪而舉。與古帝王大喜功。開邊生事不同。投機而進。知難而退。益當內修政事。俟時而動。陛下剛明果斷。規模固已素定。然異論紛紛。不肯置浚。今浚既待罪。臣豈可向居風憲之職。欲望正臣妄言之罪。特加竄竄。詔以公權吏部侍郎。辭不拜。乃以集英殿修撰。知饒州。乾道元年七月。移知夔州。尋除敷文閣待制。三年七月。移知湖州。未幾。得請。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才數月。起知泉州。進直學士。又移知台州。公以病力辭。且乞致仕。乃復提舉太平興國宮。七年三月。除太子詹事。召旨致趣。公力疾造朝。上特御選德殿。而公足弱不能趨。召給扶。減拜。且賜坐。又詔權免朝參。又遣使以告。及金帶就賜。公三上章乞致仕。乃詔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命下。而公薨矣。實七月丙子也。享年六十。上聞嗟悼。賜卹有加。令兩浙路轉運司給葬事。公積階至左朝奉郎。封樂清縣開國男。至是贈左朝散大夫。遺戒喪事。毋得用佛老教。諸孤行之。以十有二月丙午。葬于縣之左原白阡。碩人賈氏。有賢行。先公二年卒。至是合祔焉。男三人。聞禮。皆太學生。孟丙。早卒。公兩遇郊祀恩。皆奏其弟。故二子皆未仕。女二人。長嫁進士錢萬全。次許嫁賈梓。孫男四人。公立朝議論出處大節。既如此矣。初公以文學先天下。人謂其于吏事未必數然也。而自為郡佐。遇事不苟。

民有訟久不決。多走諸司。乞委公。雖文書填委。公一一繕閱。不以付吏。審核情偽。參用經律。所與奪。人皆厭伏。其治郡。既以廉潔公正。率其下。間有為不善者。則反復告戒。誠意篤至。人亦有恥。故未嘗按吏。為文勸導百姓。以遷善遠罪之意。有爭訟。即曉以義理。多退聽者。故鞭扑罕用。事至立斷。其甚不得已。乃推鞠。亦不淹繫。故獄屢空。未嘗遣官吏至縣。而人素信服。事亦舉。利有可以予民者。予之。輸租使自操。概而用。度有節。故財亦足。月率兩詣學宮。延見諸生。從容誨誘。且以詢究郡政。饒久旱。公下車。即雨。湖久雨。傷稼。公入境。即霽。每罷郡。士民涕泣遮擁。不容去。或借留于部使者。既不得。則奔走道路。或越境不忍別者。泉人聞公喪。會哭于開元僧舍。又立祠堂以事之。近世為政得人心。未有如公比者。公有梅溪前後集五十卷。尚書春秋論語孟子講義。皆指授學者。未成書也。公于文專尚理致。不為浮虛靡麗之詞。其論事章疏。意之所至。展發傾盡。無所回隱。尤條粲明白。蓋自漢氏尊用儒術。而士或飾詐。或阿諛。取容。至于守節死義。能為國重。則未必以儒名者。世遂以儒相。若公之學問粹然。一出于正。謹守而力行之。義之所在。疾趨徑前。未嘗以利害毫髮顧避。更閱夷險。特立不回。施于政事。左右其宜。信乎其有本如是也。嗚呼。此真所謂儒者耶。銘曰。

漢廷用儒。黜黜黷。淮南憚之。謀不敢作。謂公孫輩。發蒙振落。儒豈不用。其效奚若。孰知其故。鼠腊非璞。公之節義。視黜無作。屹然立朝。作世邪郭。正色凜凜。危言諤諤。招之不前。麾之不卻。猛虎在山。衛及藜藿。出守四郡。治行皆卓。問胡為然。非智之鑿。聖有諷訓。守約施博。惟其躬行粹美。無駁。道固如是。不由外鑠。子彼汲直。如玉而琢。我為銘詩。以表儒學。人雖云亡。尚有榮耀。

柴君墓誌銘

左迪功郎。復州州學教授。柴端義。以書抵余曰。端義不天。生四月而孤。叔父實長養教誨之。今叔父死矣。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謹狀叔父行實。授諸執事者。惟先生幸而銘之。庶幾叔父雖死而不朽也。余于是取其言次序之。君諱淵。字益深。其先自衡之江山。徙信之永豐。曾祖觀國。父贊。皆不仕。君事親以孝聞。撫育孤姪。與其子無間。閨門之內。和樂而肅靜。鄉人亦愛敬之。連遭三親喪。足不入私室。哭泣幾失明。蓋君所從遊。多一時名儒。講究經旨。以躬行為本。故其行如此。既去喪。年踰四十。即不復應進士舉。乾道八年二月甲子卒。年五十有五。娶徐氏。男端禮。端善。端智。長女適陳舜輝。次適黃仁聞。黃氏者先卒。孫男女二人。諸孤以九年十二月庚申。葬于永豐之宅山。銘曰。

觀端義之子叔父。知君之子其兄子也。又知君之事親孝。故如此也。學而能行。夫又奚病。雖曰不仕。是亦為政。

樞密院計議錢君孀夫人呂氏墓誌銘

婦人德止于柔順。職止于饋祀。為善作儀。則以為戒。昔之表著內德。形于歌詠。聖人次之以首國風。不遺曰。能自防。能循法度。能不失職而已。至于言節烈志。往往多出于一時之不幸。不獲已。而有見于外。雖非人情之可願。而世之君子。必且稱道而特書之。夫以死生之變。交爭于前。陵遺顛沛。乃能審夫所惡。有甚



于死而患有所不辟。此烈丈夫之所難。而一婦人或能之。則夫君子之所以稱道而特書之者。豈獨為婦道之勸而已哉。以余所聞。若夫人呂氏。其不幸而類此者歟。靖康間。戎事起。所至艱梗。夫人偕其家避地來南。屬渡漢河。而潰兵有以讒禁為名。因而而掠其間。無所不至者。夫人猝遇之。懼不免焉。自投于水。以誓義不污賊。賊相顧駭愕。因解去。旁舟亦賴以全。相與感夫人之義。畢力圖救。竟以得活。夫可幸以不死。而能必死。自處以必死。而未必死。所為雖失其身。而有不顧者。以生之可求也。而死生果不可以避就。其自為計亦惑矣。況舍生取義。不問其何如者耶。觀夫人之事。愚者足以辨惑。懦者足以有立志矣。夫人其先東萊人。至高祖文靖公。三相仁宗。始賜第京師。曾祖諱公著。以司空平章軍國事。祖諱希純。嘗任中書舍人。追復文閣待制。父諱聰。問。右朝請大夫。直祕閣。夫人十有八而嫁。為右朝奉郎。饒受之之妻。呂氏仍世相家。而錢呂世媼也。夫人不以貴與故自挾。所以承上接下。惟謹。既而天下未定。轉徙道路數千里。崎嶇山谷間。人不堪其憂。錢君流落于下位。嘗一為樞密院計議官。不旬歲而罷。自是閒居。且十年。生理日落。而夫人躬服儉勤。經紀家事。無不自得之色。觀其所以處生死者如此。則貧富通塞之際。固其所優者歟。累封至安人。以紹興十八年三月二日卒于袁州。享年四十九。男三人。曰儀。右迪功郎。曰某。曰慶。女二人。孫男曰史。以其年四月九日葬于袁之宜春縣湖崗里。計議君狀夫人行事。而屬銘于余。余讀之而歎曰。此夫世之君子。所為稱道而特書之者。況余與計議君。交游之舊。而又以見屬者乎。銘曰。呂氏之盛。實始文靖。典型之遺。女有卓行。見危靡他。處約何病。其死有義。其生有命。曷觀于斯。惟命之聽。

夫人汪氏墓誌錄

夫人吾姊也。姓汪氏。信州玉山人。父諱某。贈通議大夫。母魯氏。追封淑人。夫人年十有九。嫁同縣程昂。躬儉服勤。人所難堪。而夫人安之。性質直。未嘗偽色。辭以欺人也。蓋嘗曰。吾老且衰。欲致家事。而自佚矣。人亦以為宜。變其報。皆未及。而以乾道六年九月己丑。卒。年六十。有子男三人。長克勤。次克和。墨卒。次克成。孫男八人。女三人。其孤將以七年十月壬寅。葬夫人于玉山之塘田社。來請銘。嗚呼。某哭吾兄。甫期月。而又哭吾姊也。子然此身。雖幸而僅存。亦何聊哉。銘曰。其艱其勤。以終其身。咨爾後人。尚能顯其親。

文定集卷二十四

五言古詩

題鄭氏靈金堂

子雲抱道經。寂寞飢欲死。誰家千金郎。車馬塞閭里。如何今世人。持此欲勝彼。要知靈寶心。不為取青紫。冷暖自所知。吾言聊爾爾。

題法海院龍溪亭

微茫雲雨角。屈曲路一縷。未容快先睹。已歎行百轉。流溪何從來。神物昔嘗玩。與梁嚴整半。亭宇復明綯。豈惟濟病涉。更可供息養。信哉善知識。作此巧方便。茂樹兩交蓋。清風四揮扇。祇恐境中人。卻有乘下轡。臺山不須問。此去直如箭。何妨酌靈水。一洗眼花眩。翠頭未及眸。已知梵王殿。

和遊南巖

南巖不藏善。逢人說南巖。南巖亦何好。造化秘此城。煙雲印全提。松竹色半甜。去郭十里巖。守戒僧二三。乞身滿一日。幽事亦可探。行客問征途。居者索轡銜。蕭條野店煙。魚靜彌勒龜。念非塵外侶。不分禪味甘。受備作閒人。自縛亦何慚。于時日在房。山色染蔚藍。一徑盤鬱青。羣峯列空嵌。冷泉計涓滴。滄鼎消塵凡。端如常德靜。可醫疾步貪。聯鑪出雲門。回首憐煙嵐。公其吐妙語。勝事須指南。



借舍人呂丈送大雅東還詩韻奉呈

典刑寄老成。師友須淵源。今代紫微公。身退道益尊。言行無表襮。卓然中所存。雲雨自翻覆。誰能動毫分。洗垢既無垢。尚或求瘼痕。嗟我與徐子。昔也掃公門。相期齊吾車。從公畢斯文。

暮春

閉門聽風雨。不知門外春。茲辰聊散步。雲色如相親。日月不與吾。花柳隨時新。悠悠竟何事。悚然懷故人。家叔泚水暮春韻呈知止秘校

再用前韻

一日復一日。山間已暮春。人事有忙迫。景物無疎親。誰知一雨後。滿目皆懷新。風光欠管領。付與得閒人。駕言寫我憂。一覽無邊春。先生方閉戶。不可得而親。寧逐兒女戲。要觀物化新。不見舞雩下。冠者五六人。斯道有張弛。如天有冬春。雍容貴可久。促迫終難親。橫枻久乃腐。流水汲遠新。雖云不窺園。乘馬復何人。

〔原註〕乘馬亦用養生事

七言古詩

尤美軒

巖然絕壑隔招提。仰視疑欲干晴霓。林巒獻狀還左右。煙雲變相隨高低。少日登高不覺遠。嗚汗頓頰如夏畦。卻憑軒檻認行處。一覽不待窮攀躋。愛山願作此軒客。飢火驅出仍東西。青衫烏帽犯塵土。夢想春綠浮鳧鷖。歸尋舟刺劍已往。扁榜僅能存舊題。道人知我若有失。更附山房拂棋枰。方欣勝觀還昔時。忽訝妙語來確溪。茫茫六合有安宅。恍悟十年行路迷。甘與山僧爲逆旅。自使嬾姑相物路。暗明通靈悉還汝。無所遺者吾其棲。但願屋上復加屋。空費囊中金莫歸。

五言律詩

送剛定聞人丈歸嘉禾

漫作中都士。柴門每自扃。遺經究終始。奇字講聲形。前輩今無幾。微言世莫聽。扁舟轉河曲。已見故山青。

題表上人卷舒軒

高軒聊自娛。俯仰稱幽居。世道有興廢。人心隨卷舒。圓機應有此。膠柱合何如。愧匪許詢輩。時來問滿虛。

陶山書院

陶山讀書處。景物自天成。幽澗著莪盛。高岡彩鳳鳴。雨餘山色秀。雲淨月華明。靜聽寒泉響。潺潺洙泗聲。

執侍讀龍圖學士周公

四海聲名久。中朝德齒優。金華方入侍。琳館遽歸休。全福人皆仰。孤風世莫留。老成零落盡。不獨爲吾州。

執參政王公

轍迹環吳蜀。艱難嘆委頓。乘鉤積數月。去國竟終身。文武才猷遠。經綸事業新。襄陽耆舊傳。寧復有斯人。

執學士張公

俎豆平生事。逢時卻論兵。幄中多妙畫。關外卽長城。曾未登三府。何言夢兩楹。空餘行樂處。畫像儼如生。

執詹事陳公

給諫皆言責。論思本從臣。獨公真舉職。臨事肯謀身。再起名尤重。全歸跡已陳。空嗟古遺直。無復見斯人。

執呂舍人二首

連蹇成遺老。纒聞直棘林。是非終不屈。進退了無心。萬事都野夢。千秋正始音。心知公不朽。實涕自難禁。

執宜撫吳郡王二首

節義家傳久。艱難始見忠。一心惟徇國。百戰竟平戎。環列周肅肅。官儀道路同。細看麟閣上。誰得似初終。

七言律詩

大傅元功首。汾陽異姓王。恩榮兼二美。聲跡遠相望。名載風雲會。神遊水月鄉。維師空贈典。無復見塵揚。

雪中梅花

風弄塵簾掩復開。閉門一室此徘徊。故人難望扁舟至。遠信誰憑驛使回。窗外不知飛霰集。坐中只覺暗香來。新詩亟報春消息。不待天邊看斗魁。

與談命鄭柯山

柯山落魄一仙翁。二十八宿羅胸中。學術該通明若鑑。襟期豁達氣如虹。醜醜痛飲一樓月。落落高談千古風。一本流年無惜示。貯之他日驗窮通。

陳經略生朝四首

喜詠高秋此日生。門閭佳氣想充盈。堂堂體貌千鈞重。凜凜精神一座傾。暫使遠民瞻玉帳。要知聖主有金城。兜牟卻作貂蟬去。五筭難淹宋廣平。

〔原註〕今五

嬌姓從來莫與京。傳家初不爲金囊。只今八桂蒼蒼處。倍覺中台兩雨明。南嶽不聞刁斗擊。北轅行見袞衣迎。定知天錫公難老。端與邦家立太平。

〔原註〕今五

倦視人寰但一酒。應緣來作聖時遊。英風蓋世桂林伯。相業傳家戶牖侯。號召卽看持玉節。姓名已久覆金甌。他時欲記中書放。簡策應須汗馬牛。

〔原註〕今五

欲知今歲好生朝。召節翩翩下九霄。便入三槐新位次。空餘八桂舊歌謠。機神照物宜前列。質幹參天合後凋。他日凌煙圖畫處。方瞳炯炯映金貂。

送陳經略二首

英委卓荦衆長策。暫假威名鎮嶺南。忽報郵音馳尺一。卽看躡次近魁三。照人風采離居右。致主功名在

文定集 卷二十四



立談遠俗豈知如許事。只言無計駐征輪。  
清明公正復慈祥。觸眼平生見未嘗。自幸來依驛騎暮。如何又趣舍人裝。雲霄去路日千里。萍梗微蹤天一方。獨有此心無遠近。歲寒猶欲試冰霜。

分韻送胡丈歸建康

先生高臥武夷巔。一旦趨朝豈偶然。報國自期如曠日。歸田曾不待來年。懷鉛共嘆揚雄老。鞭馬今輸祖逸先。册府風流久寥落。送行始復有詩篇。  
偶見文子失舉後詩次韻以廣其志  
落落開談四座驚。已應俊氣壓諸生。高山意遠難知己。白雪詞高絕和聲。此道要須齊得喪。古人初不爲功名。芬芳各自隨時耳。何用臨風嗅馥明。

鹿鳴宴席上詩二首奉送解元諸先輩

從來人物數成都。果見英髦入薦書。香魯風流方演迤。淵雲文采自紆餘。姓名即上飛龍榜。鄉里爭迎駟馬車。聖世取才三尺在。但慚無地更吹噓。  
嘉賓式燕正炎曦。風自南來爲解圍。細聽吹笙仍鼓瑟。即看結綬卻登畿。清朝不用賣刀布。晝日偏宜著錦衣。太守自憐推不去。棧羊釀酒待還歸。  
(原註)刀布還歸皆文選事

故事鹿鳴宴賦詩。所以致勸駕之意。如蒙繼和不必次韻。或五言。或七言。或一首。或二首。各從其便。庶幾得以觀志也。幸察。應辰上聞。

五言絕句

宜春漫述

本是扶犁客。隨緣漫作官。故山應念我。薇蕨已闌干。

歸雲堂

浮雲本無心。人心逐雲去。更作歸雲堂。雲歸竟何處。

送冲公謁六祖道場

直指橫頭路。寧論幾日回。尋春有消息。寄我一枝梅。

七言絕句

宜春士愿樸而虛。蒙珥筆之名。每欲爲邦人一洗之。偶筆工傅氏求詩作此。

只今頭上半儒冠。誰肯公庭弄舌端。試問毛錐將底用。奪標他日萬人看。  
(原註)奪標乃宜春先賢故事

與酒家沈生

有客堂堂空兩手。無人爲借太阿來。與君上挾浮雲破。放出陽光萬丈開。

送王獻可歸信州

月日千今合改評。一官謀食百無能。君歸錦里人應問。好箇藍田崔縣丞。  
次漢英教授示和尹少稷韻四首

五車柱腹成何事。空受才名二十年。一盤生涯長齟齬。邇來行李已三遷。

淵明心遠自無塵。豈必山涯與水濱。雲氣日佳飛鳥樂。寥寥此意付何人。

晴昔持心欲見賢。肯容閭巷快爭先。豈知呎尺隔千里。空誦白雲長在天。  
(原註)白雲長在天。天呂公道少稷詩。

頻宮夫子日扁門。厭聽兒曹說怨恩。猶念貧交無與樂。時流妙語到荒村。

池荷

香分淨社色專城。冠蓋如雲照乘明。曉露沾妝秋豔曳。涼風吹月夜經營。

琵琶洲

塞外風煙能記否。天涯落日自心知。眼中景物參差是。只欠江州司馬詩。

厥初生

一拳打破地皮穿。擊住春風不放拳。直待子規啼夜月。放開青掌始朝天。

牽牛花

葉細枝柔獨立難。誰人擡起榜闌干。一朝引上簷檣去。不許時人眼下看。

送陳德潤赴惠州

山行五日到崇安。欲往從之尙阻艱。聞說惠州天樣遠。幾時音問落人關。

宜春書事

飢寒驅出故山來。俗事如麻撥不開。聞我此行何所得。未嘗識面有滄臺。  
(原註)滄臺。滄臺。滄臺。

題常山孔鳩碧照閣

門前塵土暗衣冠。池館無多意已寬。試問主人閒適味。冰蠶正自不知寒。

帖子詞

端午帖子詞皇帝閣

聖德臨尊極。民心戴至仁。喜逢重午節。共祝萬年春。

雨陽皆應節。和氣滿平時。欲識天顏喜。農家麥有秋。

永日雖祥鬱。風生殿閣涼。聖心非獨樂。均施徧多方。

躬行盛德基。王化密贊成。謀授帝圖福。及萬方天所相。祛邪何假佩。靈符。

王業艱難素所知。歲單喜見獻新絲。盤中更進長生縷。卻記親蠶繭館時。



萬年珍木綠陰成。殿閣微涼次第生。簡靜初非拘月令。懷冲履正自心清。

太上皇帝閣端午帖子詞

道大光今古。功成付聖明。超然羣物表。但見四時行。滿轉銅壺永。風來玉殿清。天申佳節近。比屋盡歡聲。外物雖無累。誠心每在民。薰風能解愠。亦足助堯仁。

金碧叢中翠艾垂。正當午日一朝時。君王自進長生縷。細剪萸蒲泛玉卮。絃歌密意寄南風。豈易形容長養功。地厚天高何以報。祝堯惟有壽無窮。飛來峯下水泉清。臺沼經營不日成。勝境自超塵世外。何須方士覓蓬瀛。

火德方居夏。端符帝運亨。化工初不宰。繼照付重明。和樂天中節。雍容物外身。羣生蒙長養。誰復識堯仁。水殿風來細。槐庭日度遲。聖心無外累。動息自隨時。

聖治從來本好生。擬銷劍戟助農耕。此心自與天無間。豈待丹楮始辟兵。年年時節近天申。喜氣歡聲逐日新。請祝聖人如一口。定知德壽萬年春。冷泉堂上湖山勝。聚景園中草木芳。萬物欣欣供燕樂。自然祥暑變清涼。

太上皇后閣端午帖子詞

周室興王業。堯圖授聖人。誰知皆內助。功德古無倫。仁心均動植。風化正邦家。福慶方駢集。靈符尙辟邪。心境俱清淨。能令五月涼。芬香隨處有。不待沐蘭湯。

坤元厚德孰能名。履正懷冲本至誠。自是從容常中道。非因欲待晏陰成。俯視紛華等秕糠。隨時遊樂任嬾慵。宮中闕草知多少。自有金芝冠衆芳。自然長壽又康寧。德合無疆萬物亨。聖主愛親思盡美。更差仙尤助延生。中興雖帝業。內治本陰功。天下供榮養。方知福報崇。

乾坤皆數五。日月正符同。但仰重離照。難名厚載功。寶殿名康壽。皇心在祝延。願從重五日。更閱萬千年。

陽居大夏方行令。已有微陰次第生。細察天時知物理。常將儆戒保和平。

上古遺書究治終。長編通鑑更參同。端居坐照無窮事。何用江心百鍊銅。(原註)遺書通鑑記載上。詳云日讀尚書通鑑。

晉國播山求介子。荆人角黍祀靈均。聖君念舊仍從諫。千古忠賢氣亦伸。

文定集拾遺

賀郡王冠禮表

吉日載涓。緹儀備舉。慶由禁掖。歡浹寰區。中賀臣聞。聖王察於人倫。蓋將敷教。男子重於冠禮。所以正身。弁有三加。實存一獻。彌貴成人之道。適當就傅之年。矧是皇家。欽疏王爵。天臨祕殿。俯觀展弁之容。星拱大庭。咸觀義冠之美。粲然嘉事。屬此盛時。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樂育羣材。儀刑萬國。丕合多男之祝。益開同姓之封。用壯本支。率循法度。俾其謹始。庸示有終。臣未造外朝。側聞茂典。安榮相若。慶抃攸終。集卷一

謝轉官表

伏觀勅命。以臣知池州日。守禦有勞。特轉一官。尋具狀辭免。蒙降詔不允者。承流遵職。恩寬罪戾之餘。糾衆詰責。責在封疆之守。徒知竭盡。敢觀褒嘉。願遜避之莫從。但兢慚而失措。臣中謝伏念。臣奮身寒苦。遭世休明。推遷浸歷于華塗。放逐尙分子小壘。不虞羣盜。執擾隣州。終勤虎旅之來。坐致湯池之固。因人成事。碌碌無橫草之功。忘職必危。赴赴有干城之武。遠茲懋賞。輒復露章。仰祈曠蕩之恩。均及偏裨之士。詔音開允。輿論監歆。退自省循。實爲僥倖。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示天下以大信。得民心以至仁。寇攘宜誅。盡掃荏苒之聚。膏澤所及。弗遺蕭艾之微。矧是孤蹤。夙塵從列。既佩循環之寵。仍叨進秩之榮。視若介鱗。猶



能思于報效。加之鞭策。期必徇于糜捐。辨芳大全 集卷六

賀左丞相啓

伏審播告大庭。晉登上宰。虀班儀於左棘。首獲賂於中臺。四夷聳聞。九鼎增重。伏惟某官。實推名世。道寓經邦。嶽降神而生申。實維周翰。帝寶弼而得說。用作商霖。變故屢更。精忠彌著。掃除內亂。高五龍夾日之勳。攘卻外虞。成一馬渡江之業。方輔寧於法駕。將經略於神州。貝錦遠興。扁舟輕去。屬分江而不帥。乃銖鉞以臨戎。羽扇綸巾。已坐清於妖覩。命珪相印。蓋優賞於元功。矧獨兼文武之資。宜並注安危之意。遠聞虛位。果趣賜環。非衣之謗何傷。有疾之思成屬。願乃心王室。喜魁柄之重歸。而戮力中原。行皇家之再造。天時有待。物理攸同。某滯迹一涯。神馳數仞。聆制麻而相慶。會無瘴海之殊。引賓履以交趨。獨歎翹材之阻。其如瞻頌。莫盡名言。辨芳大全 集卷八

賀中書林侍郎啓

顯被制書。進參機務。擬詞臣於董斌。訂國論於鳳池。藉紳登閣。中外交慶。恭惟中書侍郎。懿文華國。直道致君。以淵雲之學。自名一家。以晁董之才。親承大問。始終全節。被遇累朝。踐揚皆極於華塗。圖任委歸於輔。屬司北門之獻納。總右省之幾微。深惟不世之委。洞達當時之務。靡勞施設。足見猷爲。方將沐浴於太和。何以檢擗於盛德。永垂方冊。屬我宗工。某一走門牆。六更符印。忽驚流落。獲在陶鑄。倘蒙庇於衰殘。尙少圖於奮厲。其爲抃悵。萬倍常情。辨芳大全 集卷十

賀朱丞相帥紹興啓

伏審頓從經轡。就領帥藩。還祿殿之隆名。建行朝之巨屏。迭聞新命。同極歡心。恭惟某官。德茂儒宗。才優王佐。高明淵懿之學。素博極於華書。疎通雄傑之文。獨兼全於素器。名喧宇宙。會感風雲。徧揚籌畫之華。亟拜鈞衡之重。遭時多故。能人所難。夷狄長驅。而笑談救寧。當匹馬渡江之日。兇渠作逆。而從容處決。成五龍夾日之功。忠嘉昭宣。議量宏廓。久淹留於湖海。實注想於宸旒。袞衣纓裳。方趨還於北闕。朱轡卓蓋。聊借重於東郊。駭亦履途。卽還授路。某受知頃歲。阻闕有年。早荷鈞陶。采及葑菲之下。比交印綬。實慚樸樸之庸。承教塵蓬。向風竊抃。方炎曦之在候。屬旌旗之戒塗。跋履之間。節宜是禱。辨芳大全 集卷十六

謹案宋汪應辰文定集。宋史藝文志。暨本傳皆未載。明宏治間。程敏政於文淵閣得五十卷本。別存

二十卷。嘉靖中刊行。嗣後祇選本流傳。原本遂佚。此卷從永樂大典采出。共二十四卷。卷首提要。稱是

續也。宋志載有汪應辰。長樂林開年五卷。歸安陸存齋觀察。心源。是集跋。據五百家播芳大全文集。又得遺文六首。臚列篇目。

見儀禮堂集。今檢原書具錄全文。輯爲拾遺附後。光緒二十一年孟冬十月。大興傅以禮。節子。識。





雪山集  
附詞

王質撰

雪山集原序

紹興中阮遊成均與東平王君景文同隸時中齋聽其論古如讀鄧道元水經名川支川貫穿周匝無有  
閉斷問語世務計後成否又如孟子言曆千歲日至無毫釐差咳嗽隨風皆成珠璣使讀之者如嚼蜜  
齒頰有味其施之場屋如拾芥如破竹而為世所貴重者特其餘事耳未足以論景文也中書舍人張公  
孝祥使備制舉策路并論歷代君臣治亂蓋將舉為會去國不果上庚辰春景文中進士第阮以服喪乃  
相與闕明年金人南侵御史中丞汪公澈宜論刑變又明年丞相張公浚都督江淮又明年丞相虞公允  
文宜撫川陝皆致景文于幕下樞密葉公義問薦試館職丞相湯公思退擢領學宮丞相梁公克家處以  
敎局丞相陳公俊卿更以樞密府密府材譽赫赫然亦以是致致言者而景文退居其里矣守郡者亦其學  
校舊怨中以流言孝宗皇帝極明即疑佳士不應有此而景文之冤不辯而自直阮之聞此也以查獻之  
曰名果累人者哉景文答曰至人無名此某學道不至也時已病日後忽寄詩有我疾不佳之句而計至  
蓋淳熙十六年正月十九日也其家勸以還養見屬乃為搜羅刪次益為四十卷名曰雪山本其舊也惟  
廬陵歐陽公序蘇子美集有曰斯文金玉也棄擗埋沒遺棄士不能斂必有收而寶之于後世者又謂子美  
擯斥摧挫之時文章已自行于天下雖其怨家仇人肯出力擠之死地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掩蔽  
之爾后山先生贊劉道原亦謂當道原時論與不諱相隨証之如復仇施其遺未幾念茲歌詠恨其生之

雪山集 原序

一

雪山集 原序

一

雪山集 原序  
晚以為前私而後公又曰孰屈不伸有亡有存有一其得為較後前嗚景文得之矣孔子曰求仁而得仁  
又何怨慶元四年冬十月二十日敷後原王阮南即序

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十六日奉上諭據四庫全書館總纂將所輯永樂大典散篇進呈朕詳加披閱內宋  
劉跋事易集十二卷擬請刊刻其中有青詞一體乃道流祈禱之章非斯文正軌前因趙胡宿集見其有  
致告尤為不經雖抄本不妨姑存刊刻必不可也蓋青詞跡涉異端不特周程張朱諸儒所不肯為即韓  
柳歐蘇諸大家亦正集所未見若倏愈之送窮文柳宗元之乞巧文此乃擬託神靈游戲翰墨不過借以  
喻言並非實有其事偶一為之固屬無害又如時文為舉業所習自前明以來通人擅長者甚多然亦只  
可聽其另集專行不宜並登文集況青詞之尤乖典則者乎再所進內有擬請抄錄之王質雪山集內  
如論和戰守疏及上宋孝宗書諸篇詞旨剴切頗當事理竟宜付之剜削但其中亦有青詞一種並當一  
律從刪所有此二書著交該總裁等重加釐定分別削存用昭評議之允至現在纂輯四庫全書部帙計  
盈數萬所採詩文別集既多自不能必其通體完善或大端可取原不妨棄瑕錄瑜如宋程修集有曹操  
帳記語多稱頌謬于是非大義在所必刪而全集或可錄存亦不必因此以廢彼惟當于提要內闡明其  
故使去取之義昭然諸凡相類者均可照此辦理該總裁等務須詳慎決擇使華言悉歸雅正淵駁鑑古  
斥邪之意



雪山集目錄

- 卷一 奏議三首
- 卷二 奏議三首
- 卷三 奏議四首
- 卷四 表十首
- 卷五 序七首
- 卷六 記八首
- 卷七

雪山集目錄

- 論四首
- 題跋六首

雪山集目錄

- 記十三首
- 卷八 齊八首
- 卷九 啓十四首
- 卷十 銘四首 贊十三首
- 卷十一 雜著九首
- 卷十二 賦二首 雜二首
- 五言古詩十一首 七言古詩三十五首
- 卷十三 五言律詩七十三首
- 卷十四 七言律詩七十二首
- 卷十五 五言排律一首 五言絕句四首
- 七言絕句七十八首
- 卷十六 詩餘七十五首

臣等謹率雪山集宋王質撰質字景文其先鄆州人後徙興國中每自稱東平或稱汝陽不忘本也登紹興三十年進士召試館職不就御史中丞汪澈宣諭荆襄樞密使張浚都督江淮先後辟置幕府旋入爲太學正孝宗時以上疏論事爲惡者所中罷去曾處允文宣撫川陝辟與偕行後入爲敕令所副定官遷樞密院編修官出通判荆南府改吉州皆不赴奉祠山居而卒質篤志經學所撰詩經聞已別錄其文章氣節見重于世亦深爲宋史本傳所推惟周密齊東野語載張浚爲承旨時朝士多趨之惟質與沈瀛相戒勿詣已而質潛往說所甫入客位瀛已先在物議喧傳久之皆不安而去與史殊相乖刺故史稱質尤文以質寢亮不回薦爲右正言時中貴人用事多侵侮質陰沮之云云則質非附勢求進者殆張說

雪山集目錄

三



等權其傳動。反造謠語。史所謂陰沮之者。正指此事。密不察而誤也。觀其初受張浚之知。又以湯思退薦為太學正。而論和戰守疏中。排擊二人。皆無所假借。此豈放利偷合者所能為歟。其集久佚不傳。僅散見永樂大典中。史稱其著論五十篇。言歷代君臣治亂。謂之朴論。今止存漢高帝文帝五代梁末帝周世宗四篇。又實自序西征遺紀云。自丁亥至庚寅。得詩一百三十有九。詞五十有一。記十。序六。銘二。又于淳熙二年。作退文有六。悔有六。變永樂大典所載。乃總題曰雪山集。無可辨別。宋史藝文志稱王叔文集四十卷。又別出雪山集三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亦作三卷。焦竑經籍志。朱彝尊經義攷。則俱云四十卷。致王阮原序稱其家以遺稿見屬。乃為蒐羅刪次。蓋為四十卷。名曰雪山。本其舊也。然則實初有小集三卷。自題曰雪山。迨阮編次全集。篇帙雖增。而標目如故。故三卷之本。與四十卷之本。諸書互見也。至張端義貴耳集。載其何處難忘酒詩。稱所撰有雪齋集。則又刊本流傳。詎山為齋耳。今據永樂大典所載。分類排次。共得一十六卷。其詩文先後有歲月可稽者。各加攷證。附于題下。雖殘缺之餘。十存四五。其生平出處。與文章宗旨。亦足以見其梗概矣。史稱質博通經史。善屬文。與九江王阮齊名。阮序是集。亦稱其論古如讀鄧道元水經。名川支川。貫穿周匝。無有間斷。自明以來。阮義豐集尚傳。而質集湮沒不彰。談藝家亦罕能稱道。今仰蒙睿鑒。取其論和戰守疏。及上宋孝宗疏諸篇。詞旨剴切。頗當事理。特命校正。刻以發幽光。洵為千載之一遇。至集中詩詞一體。本非文章之正軌。今欲遵諭旨。概予芟除。又如會慶節功德疏。願勝化緣疏。真如修御書閣疏。天中節開啓疏。滿散疏。水陸修齋懺經疏。及修造坊文諸篇。皆語涉異教。亦併為刊削。以示別裁。仍恭錄聖訓。冠諸卷首。用以見表章散佚。防遺奇委之至意焉。乾隆四十四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昀

侍讀學士臣陸錫熊

纂修官司經局洗馬臣黃軒

### 雪山集卷一

宋王質撰

#### 奏議

##### 論和戰守疏

(案)此疏是孝宗隆興二年實為太學正所上。宋史本傳載之。字句間有不同。今附注本文下。

陛下即位以來。慨然起乘時有為之志。而陳康伯、葉義問、汪澈在廷。陛下皆不以為才。于是先逐義問。次逐澈。獨徘徊于康伯。不遑黜逐。而意終鄙之。(案)宋史本傳稱康伯。雖于道退。陛下意終鄙之。遂決意用史浩。而浩亦不稱陛下意。于是決用張浚。而浚又無成。于是決用湯思退。今思退專任國政。又且數月。臣度其終無益于陛下。夫宰相之任一不稱。則陛下之意一沮。(案)宋史本傳。前日康伯持陛下以和。和不成。浚持陛下以戰。戰不驗。浚又持陛下以守。守既困。思退又持陛下以和。陛下亦嘗深察和戰守之事乎。李牧之在雁門。法主于守。守乃所以為戰。祖逖之在河南。法主于戰。戰乃所以為和。羊祜之在襄陽。法主于和。和乃所以為守。(案)此上三所以為和戰守本殊途而同歸者也。宋史本傳。今陛下之心志未定。規模未立。或告陛下金窮且亡。而吾兵甚振。陛下則勃然有勦蕪蕪之志。或告陛下吾力不足恃。而金人且來。陛下即委然有盟平涼之







橫潰。生靈駭散。莫知性命之所寄。金人得以卷蕩而平吞之。然而立僞齊而復廢。還河南而復取。律例屢轉。欲奄中原而未決。欲乘中原而又惜之。既見東南之僅欲自全。而不能為害也。中原久困。蹂躪無所歸。依其勢已折而不支。于是決混一之計。大徙五國之衆。雜居中原。不從命者。蕩盡城邑。誅及種族。中原百姓既不能抗。而又無所望于東南。力盡勢窮而始定。此彼之善觀天下情勢。而疾徐操縱。不失其節。以是能成其強。然號為相屬。而實未嘗相安。天意留此與我。若將以待恢復者也。岐亮好勝自任。以為中原之人。食我水土。為我臣僕。者數十年。無有不從。而不知中原之人。非相服之真心。特以風恬浪靜。難以施其。雖作鯨吞也。風濤忽起。足以鼓躍而蕩掉。則平時蓄憾之心。至此得以逞矣。岐亮之還師。未嘗為我所得。而多為中原百姓所感。關中、隴右、山東、河南、州縣之稍復。未嘗為我所下。而皆為中原百姓所獻。岐亮一動。而中原之憂。為吾之利也。如此。為彼之害者如此。萬莫因岐亮之變。覺中原之心。故其謀欲靜以安之。中原安則其國安。其國安則其身安。臣知萬莫不敢離燕地。永不敢與南師。何者。其身所以得此位。因前人之舉此事也。我又為之。則我身烏知其不為亮。他人烏知其不效我也。萬莫明見此理。堅守此說。故十年而中原無變。萬莫之說終不移。則中原之變終不作。則金人之勢終不傾。不知我將坐待以至何時也。近者誰為萬莫之謀。寬誘中原之衆。吾淮南遷徙之民。稍復還歸。或者以是為憂。而臣益以窺見萬莫之心。可以行吾之謀也。蓋彼務為銷變。而吾當激之使變。生彼務為省費。而吾當發之使費。作陛下既了然見天下之勢。則當斷然隨勢而施。僞移乘輿。進幸建康。則中原必離。傳親征。彼不得不簽調。以為之備。則木末之風漸起。江心之浪隨生。中原之情。固已洶洶而不靖。岌岌而不寧。將漸逼前日正隆之態。岐亮以斷然不移之決。持熾然不可撓之威。方其簽發。固已不肯盡從。觀萬莫之庸。豈可以比岐亮之果銳。人不肯盡從。則不肯盡從。則其間必有強勁好爭。踴躍思動者。出而為抗。此天下有變之端也。問遣一使者。復請圖陵。其勢決不肯從。不從則備我益急。備我益急則中原益疑。又問遣一使者。求減歲幣。其勢亦決不肯從。不從則備我愈盛。備我愈盛則中原愈疑。或者以為為將擊而匿形。苟欲圖人。不當警使為備。此未可與權也。吾之警使為備者。乃欲激之使變。生而機之使費。作彼不如此。則無以動中原。中原動則彼復亡之萌。而吾恢復之資。如此一兩年之間。可以漸致中原之困。坐成敵國之亂。而吾厲兵秣馬。揚欲進之聲。而未動。飛符走檄。作欲往之勢。而未行。中原一擾。則不能遽止。浸久而浸多。浸廣而浸熾。彼方分刃以支中原。未暇全刃以及東南也。中原室內之患。東南門外之憂。彼將執先。則吾雖產其禍。而未即受其敵。其初陰擾之。而未明犯之。及其成敗之未決。去住之未定。分道整軍。而前收中原之衆。以為吾爪牙。據中原之沃壤。以為吾囊橐。立契丹之主。使率契丹之衆。歸其故部。還為契丹。立渤海之主。使率渤海之衆。歸其故部。還為渤海。諸戎之在中原者。各隨其主。而返其故部。則女真亦不能獨立于中原。今人徒見其外。龐然以大。而不知其中。枵然以空。女真之衆。會不當矣。契丹、渤海、韃靼等諸國十之一。五國之衆。又不當河南、山東、河朔、關隴等諸道百之一。指女真于五國之間。因已甚微。指五國于中原之內。蓋益甚渺。今吾與中原相合而為一。則五國不得不散而去。

女真不得不進而歸。苟其不然。則亦自相魚肉。決不能相守不貳。以與我並爭于中原也。五姓之亂。劉氏為匈奴。而羯滅之。石氏為羯。而冉閔滅之。鮮卑又滅之。慕容氏為鮮卑。而苻氏滅之。復與而晉又滅之。苻氏為氐。而光滅之。復與而羌又滅之。姚氏為羌。而晉滅之。金人殘滅諸戎。蹂躪中原。假合而為一家。凡今相處者。非其不共戴天之讎。則其不反兵之讎也。故不獨中原與金人不相安。而諸戎亦與金人不相安也。金人常蓄土播瓦解之勢。于其腹心。而吾不思所以謀之。亦可謂安苟活之計矣。使偷而可安苟而可活。如是而能久。猶云可也。太祖太宗。相與議汴洛之祚。太宗以遷為難。則決策居汴。太祖歎曰。不百年東南之力竭矣。未五六十而東南已以病告。蓋重兵宿于京師。而供給仰于東南。京師之備。愈滋。則東南之力愈負重。今以東南為國。西自興梁。東至吳越。羅兵為守。已過承平之大半而未止也。不獨養兵而所以為國之具。其取諸東南者。又倍重于承平之時。今將五十年矣。其力日削。一日。故股一蕩。蕩掉之在。國之初。一時張弓之法。至今不弛。而更急者多矣。近世趙開為鹽酒之法。以贖蜀師。將死。言曰。若因循不恢復。蜀將大困。而我為禍首也。此與蘇綽之意無異。今張弓之法。不弛而更加急。恐非可以持久也。大抵東南本非久立之地。民力盡則國從之。漢自靈帝以後。而南北分。在南為孫氏。晉自昭宗以後。而南北分。在南為楊氏。已而為李氏。其間擁虛器徒有名號者居多。亦可謂國非其國也。故在今日。不得不注意中原。以紓東南迫切之勢。以圖宗社堅長之策。西晉凡五十二年。武帝繼安者二十餘年。而惠帝懷愍。極亂者三十餘年。至元帝中興。而中原已無情于司馬氏矣。何者。相恩之日少。相毒之日多也。故晉人恢復為難。然桓溫至。劉裕入長安。中原猶有戀戀之情。所謂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宅。舍此何之。是時關中相繼為苻姚。劉裕將八十年。與劉裕初漠然也。而苦遺其留。痛恨其返。蓋慮北有拓跋。西有赫連也。我自太祖造邦。德澤洽于中原者二百年。今相離漸久而其情未泯也。為我殺族。為我殺身者。不可勝數。而終不悔。豈可使之帖然受制于人。而無所泄其憤。固然相疏于我。而無所効其情。紹興隆興。屢欲恢復。而不就。蓋謀國大臣。操兵諸將之過。而非中原之難下也。中原難下。當在他時。日愈久而情愈切。則相視如路人。甚則相疾如仇讎。此則中原難下之時也。宜和取燕山。契丹曰。南人只道燕雲是我地。不道屬我已二百餘年。能無許久君臣之情。今日但當死國。故遂易二州之外。其餘皆忍然也。他時中原固應有此氣象。有此氣象。則難圖矣。政不惟氣象難圖。且恐當有草萊豪傑起而收之。今日雖有豪傑。亦未能收。何者。人情未忘我也。人情未忘。則知有我。不知有我。從我則能行。捨我則不能立。故豪傑睥睨而不敢輕發。必待我而後可動。雖使有赤眉王郎。亦必託漢為名。託漢為名。則借漢為重。是其權已在漢。則終當歸漢。何者。倘不敵真也。今陛下握金人與亡之權。制豪傑從違之命。而或者謂恢復為難。陛下過聽而未決。則是未嘗有以的然可指之形。判然不可易之理。而告陛下者也。臣謂今日有事于中原。以十分為率而計之。六分用中原攻金人。一分用諸戎攻金人。三分用東南攻金人。若十分盡仰東南。此晉宋所以多無成也。







者。百分之勞。曾未有一分之獲。而天下已紛紛議論而不可禁。臣以為善計利害者不為也。

論果能疏

一曰寬大臣。夫所謂寬大臣者何也。臣嘗論之曰。古之大臣。其操心也不危。其臨事也不怠。是以優游閒暇。而能有所建立。夫使大臣而下比小吏。瑟縮踉蹌。常若有所矧其肘而履其足者。左顧右盼。惟恐他人得以短長是非而議其後。坐于廟堂。凜然燕之巢幕也。當是之時。惟夫無能不才。慕恩寵保位之人。然後能觀顏安據乎其上。而奇傑大度之士。以有為之才。而束之小吏之律。則亦囊囊而去。有所不顧者。故夫天子之于大臣。使其施為措置。不盡拘于繩墨規矩之內。間有所幹旋提挈。以警天下之情。夫既為天子之大臣。則當開胸豁腹。以與天子共推無疑之心。不可為曲廉細謹。以自免于衆人之議。而俛俸于久安而不奪。夫曲廉細謹。非所以為大臣體也。其賢不過為張禹孔光。而不肖者。乃至于蘇循趙涉。夫其胸襟。而無所疑。其上者遂為伊尹周公。而下亦不失為杜黃裳李德裕。天下徒見夫王莽楊堅之流。盜權而取國。以謂凡為大臣者。舉不可以有所為。而不知王莽楊堅之流。固不世有也。如是則拱手卷舌而已矣。蓋昔者堯舜之咨四岳曰。孰能允水也。四岳曰。鯀可。孰能贊朕位也。四岳曰。舜可。夫鯀之方命。堯舜雖堯舜亦度其不可用。而四岳乃以甚不肖之人。而猥充至重之責。自今觀之。必曰是誤國也。蓋古之下而予人。豈細事哉。而四岳遂以在下匹夫。而上居天子之正位。自今觀之。必曰是非所當言也。蓋古之君臣。相與忘機于形迹之外。小過不責。大言不怒。然後能濟天下之功。今之大臣。何其甚謹也。平日之論。罵者才氣雄渾。足以任重而致遠者。何人也。議論慷慨。足以籌安而慮危者。何人也。幹局明練。足以制繁而解紛者。何人也。以臣觀之。非離章翰旬而取科第。則守己畏事而省過失者也。夫離章翰旬而取科第。君子謂之陋儒。守己畏事而省過失。君子謂之庸夫。非天子大臣所宜論也。然此二流者。雖不足以立事。亦不足以累人。大臣論而出此。無乃取其不足以累人。而不恤其不足以立事歟。惟馬之奔厥而來。其無奔厥者可矣。取偶馬乘之曰。吾懼其奔厥也。不亦太過矣乎。臣非敢妄詆大臣之論也。然慮其操心太危。臨事太怠。而偶馬得至乎其間也。欲使大臣操心不危。臨事不怠。則莫若陛下少寬假之。略其小失。而責之以大綱。使大臣稍稍釋去負背之芒刺。從容泮奐。措意于法律之外。而專搜天下英偉豪傑之才。必不敢徒為論議。以虛文而塞上意。臣愚以謂小有所肆者。乃大有所畏也。

二曰制私情。夫所謂制私情者何也。臣嘗論之曰。古者才則進。不才則退。舉天下之才。而其進退舉不出于此兩者。而今進退才與不才。俱無預乎其間。古者士大夫皆涵養醞釀于學校之中。司徒之所謂選士。則士之秀者也。學之所謂進士。則進士之秀者也。司馬之所謂辨論官材。則又進士之賢者也。天下之士。萃而奔走于天子之府。惟其秀且賢者得之。秀者異于人。賢者過于人。之謂也。至于東寄而西。則皆恬于為惡而不變者也。夫是之謂有才者進。不才者退。自後世才與不才。混并為一。而所謂進退者。惟其有力無力而已。有力者不思其不才。而無力者雖有才而不濟。是故爵祿之公器。而集乎權勢之私門。此其勢然也。蓋制私者。不強其勢而反之正。而使平其勢而不趨乎偏。故祖宗所為舉薦之格者。所以均天

下進退之勢也。今之法。大略自迪功推而上之。必三削而後選。謂之關陞。自從政推而上之。必五削而後選。謂之改官。而其上所當舉薦之人。以章計之。歲有定數。以人計之。歲有定員。如是而後。有力者有所格。而不得踴。而無力者。亦得以馴致而序進。臣故曰。祖宗所以均天下進退之勢也。自今觀之。進退之勢。初未嘗均。非法之有弊也。法為人所勝也。非人之能勝法也。人為情所勝也。凡人之情。有所畏則有所迫。有所愛則有所牽。迫者牽者交勝。則天下之公法。徇于一人之情。有不得不然者。今夫某人操某人之書。而謁于某人。此必有所挾也。挾之愈重。則應之愈速。謂之應副。其求者。又加執券之取償。其應之也。如取諸懷而予之也。有某章而不敢用。有某人而不敢舉。曰。後將無以應權勢之請也。謂之舉薦。舉薦而不發。以俟夫急而應也。某人薦某人而求薦某人。則某人亦薦某人而求薦某人。謂之換易。內有不備。從而為辭。曰。某人債未償也。或委某人而治某事。則先令之曰。某事集則以某章薦。或以某人營某物。則曰。某物至則以某章薦。謂之酬勞。有不如其所欲。不特不薦而已。又加以罪焉。夫是四弊者。舉內外流之失也。臣嘗謂應副之弊。準備之弊。是生于畏而有所迫。換易之弊。酬勞之弊。是生于愛而有所牽。臣愚欲留陛下。明諭當薦舉之人。舉某人。則列其姓名。臣以某事而舉某人。則以名聞。則京秩而上。付之給舍。京秩而下。付之部司。是其所以然。而駁其所以不然。既定則付之御史。以按其姦。此其事雖繁。然可以制人畏愛之私情。庶幾有所憚而不至于大縱。今某之論曰。是無益也。植藩籬。因局鑰。雖未足以禦盜。不猶愈于撤藩籬而啓局鑰。以聽其自至者哉。是謂之無益。不可也。

論取臣疏

一曰勿窮思。臣嘗論之。聖人之服天下。惟其我無量于人。而人不能無量于我。夫是且能鼓舞天下才俊。豪傑之士。至于奔走勞苦。終其身而不厭。夫天下之才。俊豪傑。所為奔走勞苦。終其身而不厭者。何也。有所深望。而不可以遽取。有可得之方。而無必得之理。欲進則有所格。欲退則有所不捨。聖人默識其願。盼望笑。而天下爭先為役。而聖人漠然。終未嘗有所求于天下。夫使天下才俊豪傑之士。有所長。其所以習以適其上。軒然自以為天子不可一日無我也。而天子惟其欲之為向。懷然亦自以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斯人也。天子以為天下不可以一日而無斯人。則斯人亦以為天子不可以一日而無我。夫如是。則黃帝堯舜。不能以號召天下。嗟夫。天下誠不可無才俊豪傑之士也。而不可使之失。故聖人觀取才俊豪傑之士。廉于用恩。而信于用法。大抵以為我之所賴于爾者。輕而爾之所託于我者。重。我可以無爾。而爾不可以無我。然後聖人之所以憑藉而倚仗者。甚重而不輕也。是之謂權。昔者漢高帝崛起于匹夫之微。而與秦楚爭天下。所藉以為心膂爪牙者。惟二三豪傑是賴。然高帝銖分寸量。未嘗有以大慰其心。下某城則得某邑。破某敵則錫某爵。否則終歲不遷。至于以一善而授韓信。猶斬新而不肯予。彼高帝非有所寄。以為我之官爵。有時而窮。土地有時而盡也。要使有時而窮者。常若無窮。有時而盡者。常若無盡。使夫豪傑之士。相與回旋曲折于無窮盡之中。而莫自知。此固高帝之所以為善將將者也。唐明皇寵一安祿山。自營州都督。十邊而至宰相。自平盧一軍。五項而兼三道之兵。祿山之才未盡。而安祿山已窮



因北可以成登此其勢之相激有不得不然者今日勿使合而為一則異時不至于判而為二此陛下不可不留意也

矣。臣聞之習慮者搏擊之權在感而飲食之權在人。故感之于人。常不惜其搏擊之力。以易其飲食之資。而人之于感。常重惜其飲食之資。以避其搏擊之力。而後能用感。有淺丈夫者。憚憚然惟恐其不可使也。則雖免雞鼠日陳于前。其不屬去者鮮矣。尚安能為我盡力于搏擊哉。明皇之于祿山。是養感而飽者也。臣嘗論祿山逆計。萌于天寶之中。然而隱忍涵養。以爵祿之窮而後發。是故使天下豪傑之士。必使彼之才有盡。而我之爵祿不可窮。今之為大將。平居無事。為天子統會士卒而已。非有攻城掠地之功。汗馬之勞也。然而無故而進某階。加某職。夫今之為大將者。類非小官也。馴致不已。不數月可以極人臣之位。昔者曹彬克江南。太祖皇帝惜一節度使不與。拳拳留之。以待巴蜀之平。狄青交廣。遂儂智高。議者欲寵以樞密使。獨宰相龐籍以為西北猶未平。後有大功。何以賞之。蓋其深謀遠慮。以為事使之常有所不足。而不可使之自安于有餘。今無故而窮之。且天下未嘗無緩急也。窮之于無事之時。則何以使之于有事之際乎。臣懼其才未盡。而爵祿先窮也。

二曰勿開隙。臣嘗論之。天下之患。其開也有隙。其成也有形。方其開也。接之則墜。轉之則散。稍縱而弛。則復合。往來倉忽。眇眇綿綿。使人可以疑。可以欺。夫是之謂隙。及其成也。掩于東。而生于西。抑于內。而振于外。極力而攻之。力愈窮。而患愈熾。夫是之謂形。天下之患。惟不可使至于形成。天下之患。而至于形成。雖有敏者。不可以措手。嗟夫。世之君子。其所以待天下之變。盡矣。而惟其杜隙者。甚難。彼其智非不足以知也。而不知之以為無足憂。何者。見其微。而不察其著。見其小而不知其大。見其所出。而不推其所窮。夫三者是拱手而待變也。蓋臣思之。符堅之龜鮮卑。李林甫之任邊將。僕固懷恩之裂河北。杜元穎崔植之縱朱克融。皆熟視其隙。而不為彌縫補苴。以塞其變。近者至于陷國忘身。而遠者至于遺害數百年。而不思臣嘗密察天下之患。其狀如長江大河。方其激然。若有所洩。而不能潰。凝然若有所鬱。而不得發。回旋曲折。陰蓄其怒于其心。而朝搜暮求。以尋其馳騁奔衝之路。于此之時。而不為之高其隄防。以殺其暴。導其支派。以洩其憤。其勢必咆哮騰躡。潏然而出。壞城郭。包陵谷。而不可治。然天下之人。不能曲盡水之情狀。辨其安流。而忽其無事。以為無足畏者。則是引水而橫流于天下也。臣觀漢唐之季。皆由宦官斷喪其國。內脅人主。狀公卿。外招姦雄。連盜賊。至于舉天下。而然而起。縱橫奔突。天下卒至亂。而不可制。蓋其慘如此。臣嘗細究其源。則似甚微。蓋自竇憲兄弟。竊威弄權。而鄭衆于是有功。故臣以為漢之宦官。其隙開于鄭衆。其形成于孫程。曹騰。而極于曹節。王甫。自安南林邑之擾。而楊思勳于是有功。故臣以為唐之宦官。其隙開于楊思勳。其形成于李輔國。仇士良。國家宣和之末。紹興之初。因宦官而召亂者。再而至于今。亦少損矣。平居廣殖貨財。縱享娛樂。窮極滋味。此近習之常態。固無足怪者。臣獨慮其爭引朝士。以為門人。此其漸則不可以不制。且民間之論。以為某人之進。某人主之。臣非舉以為信也。而熟察其迹。則不為無證。何者。天子之密旨。或洩而外傳。而人臣之私情。或不旋踵而疾應。非此曹而誰為也。嗟夫。天下之事。有聚必有散。有所甚呢。則必有所疏。唐自開元之間。高力士引宇文融。楊國忠。韋堅。王鉷。而南北司合而為一。自水泰以後。元載殺魚朝恩。而南北司判而為二。其合也。則南司藉北司以成姦。其判也。則南司

雪山集卷三

奏議

論因本疏

一曰重淮。夫所謂重淮者何。臣嘗論之。曰有三鎮。然後能守河。有兩淮。然後能守江。江之恃兩淮。如河之恃三鎮。皆所以藩維其外。而肩背于內。自渡江以來。強鄰悍敵。相與逼臨。而分爾汝。蓋無虛而無。揚之營。然建康未嘗貽西北金革之聲。而長江未嘗染西北戎馬之氣。雖符堅傾天下之鋒。而盡銳于一。卒阻于淝水。而止。宋文帝與佛狸相抗。彼佛狸之師。非肥敵矣。衝溝忽。一旦而臨瓜步。遂與建康相。望然遙避。若不可以終日。故臣以為晉之所以能保江左者。以兩淮有以當其前。佛狸之所以不能。越瓜步者。以兩淮有以邀其後。國家渡江之初。跡未著。而心未安。是故有兩淮而不能守。和親之後。督已定。而約已明。是故有兩淮而不敢守。然不能重淮。終不可重江。今沿江之屯。有四。一軍駐鄂州。一軍駐池州。一軍駐建康。一軍駐鎮江。平居無事。形聯氣接。可以當衝要而塞孔道。一旦有急。上下數千里。聚之則不。散之則不多。故臣以為重江。莫先于重淮。非以為淮之果可以重江也。緩之于前。而待之于後。則守之也固。而應之也開。蓋軍旅之中。一夫被重鎧。一夫被單鎧。被重鎧者。一鎧則則一鎧存。而被單鎧者。一鎧則則肌膚切矣。然而今日之計。有重江之名。而無重江之實。而無重江之名。則我得利。無重江之名。則彼



不驚。此不可以不熟講也。今兩浙州郡之卒亡者不捕。而在者無幾。是故有其籍而無其名。所以供官吏衛府庫運郵傳者。果不能備數。如是則莫若以給役之名。而增州郡之卒。小州五百人。大州倍之。今之兩淮。地曠人稀。而郡縣孤弱。是以有冒禁通茶之商。出沒乎其間。發源于江西。而波流于江北。蓋嘗度動郡縣力不能制。如是則莫若以禦盜之名。而增巡檢之士。尉司之弓手。小寨十兵。二百人。大寨倍之。小縣之弓手百人。大縣倍之。一路有幾州。一州有幾縣。誠能皆勇銳悍敏之夫。屬之以戈矛弓矢之法。而示之以坐作進退之節。誘之以賞懲之罰。不出五年。則精兵可以所在而有。此可謂我得其利。而彼不驚者也。陛下若以臣之言為然。則密諭兩淮之計。臣可以損其餽軍之數。而留之以為養士兵之資。則兩淮不為無用。而緩急可以綴敵。長江不為無助。而倉卒得以為備。蓋天下之事。不可使庸夫處之。庸夫處之。則安坐而待變。不可使偏夫處之。偏夫處之。則張皇而生變。惟夫緩不為庸。急不為偏。然後能收其功。是臣之策也。

二曰重蜀。夫所謂重蜀者何。臣嘗論之。蜀之常勢。非盜賊竄發。蠻夷侵擾之為可憂。而將帥專制之為可畏。自古蜀之盜賊。惟公孫述。李雄。崛起于閭閻草野之中。猖狂僭竊。以干正朔。蓋其適逢大亂之世。自李寶。張忠之敗。雖尚之。而朝廷不復有一戈一戟入劍閣。縱橫忽聽其所往。而莫之限。故此二人者。前無所忌。後無所顧。得以坐成割據之勢。其餘如漢之馬超。趙雲。晉之羅縱。本朝之王均。李順。皆不旋踵而撲滅。唐自天寶以後。蜀歲被南詔之擾。蓋嘗一至成都而不能居。又嘗再犯而不能入。然卒以奔敗而遠遁。故臣以為盜賊竄發。蠻夷侵擾。不為蜀憂。何者。主客之勢然也。今夫蜀地險阻而難隔。其人柔忍而機厚。惟其地險阻而難隔。雖有盜賊卒起于其間。而首尾肘腋。不能以相應。故其心搖。蠻夷無故而深入。則斷續先後。不能以相入。故其勢孤。心搖者易散。勢孤者難立。可以為一時之擾。而不可為久遠之患。至于柔忍機厚之人。呼之則來。招之則應。有英雄桀勇之夫。而專制乎其上。浸淫漸漬。久而必至于為害。故唐之崔寧。草率皆積壓歲之久。遂擁兵擅利。以抗朝廷。梁之王建。後唐之孟知祥。亦皆先恢拓其腹心。而長養其羽翼。一旦反目。而從容談笑。坐得數千里之地。小爾為崔。大爾為王。孟久而制蜀。未有不然者。此臣之所以為今日之慮也。今之制蜀者。其初始有一時之功。栽培涵養。而遂有不可拔之勢。兄弟之相承。支黨之相聯。吏之奉承。其風旨。民之習熟。其名字也。蓋已久矣。夫平居無事。彼猶肯以虛名奉我。我得以虛名役彼。彼不幸有搖足之變。則虛名有不可施。而實禍將生。蓋臣以為杜鴻漸擇其所畏。假之以兵。而布之列郡。以扼其勢。而制其姦。安重海納京師之兵。扼蜀之腹心。以幸其有所懼。而不敢動。而不知圍虎豹于一閑。跳險奮囑。乃所以趣其闕。擬刃于人胸。手足不疾應者。未之有矣。鴻漸之策。是圍虎豹于一閑。而重誨之策。則擬刃于其胸也。故二策之在今日。皆有所不可行。何者。將以銷變。而反以生變。非朝廷之利也。臣愚以謂鎮靜而不驚。寬緩而不迫。久遠而有利者。莫若厚植二川之民。于常賦之外。時有所蠲除。其征需于常備之外。時有所寬簡。其力役。間遣使者發德音。下明詔。丁寧委曲。為之訓辭。而深軫其疾苦。蓋朝廷之待巴蜀。必有以大過于江。淮。閩。浙。湖。廣之民。而後有以大慰巴蜀之心。使其常有不能忘朝廷

之心。則緩急之際。斯有不忍負朝廷之意。夫如是。則將帥能有兵而不能有民。有兵而不能有民。則可以為患。而不可為大患。今兩川之民。外資邊屯。內供朝廷。以臣度之。蓋必有重困者。縱而不收。恐為專制者資耳。

論鎮盜疏

一曰收其所畏。夫所謂收其所畏者何也。臣嘗論之。江西之賊。其俗尚圖而喜殺。浙西之賊。其俗好大而敢為。蓋其山川水士峻急暴厲。故其風聲氣俗。頑犢悍戾。而不可告語。平居無事。聚博族飲。叫號鬪。以輕犯鞭撻。甚至于發冢竄刃。揭闔而掠財物。以輕犯刀鋸。又甚者至于捍城保壘。蕩覆都邑。竊立名字。以輕犯兵革。蓋臣嘗聞之。犯鞭撻者。無日而無犯刀鋸者。無歲而無犯兵革者。雖不常有。而違者數年。近者闕歲。時猖狂竄發乎其間。此二郡者。蓋今日盜賊之淵藪也。臣嘗以為鎮盜之不可使出。而嚴之盜不可使守。鎮之巨鎮。不二百里。而南安小壘。介乎其間。未足以分鎮之勢也。故鎮之盜坐而守。則必為禽。縱而越嶺。則二廣可以鼓行而無憂矣。二廣之賊。池器械士卒。殺殺以臣度之。恐不可以支倉卒之急。一旦有數千百人。掉臂而疾呼。不知其誰為抗也。故曰。鎮之盜不可使出。嚴地險阨。而縮狹崇岡之路。不可並臂。背口之溪。不可橫舟。一夫守其衝。可以當百夫之力。故曰。嚴之盜不可使守。往者奔寇之援。所以易禽者。在于守而不能出。方寇之擾。所以不長者。在于出而不能守。使二郡不幸有警。而又有豪傑深謀遠慮者為之畫。彼其匪齊寇之失。必不肯守。雖方寇之失。必不肯出。若是則非可以猝制也。臣嘗熟講歷代制禦盜賊之術。雖紛紛多端。而其要不出于刑以懲之。德以誘之。而二郡之民。蓋刑之有所不能懲。而賞之有所不能誘也。故兩策皆不可施于二郡之間。臣嘗聞之二郡人口。二郡之民。不畏天子之官。而畏鄉里之豪強。是以不伏官吏之約束。而伏豪強之號令。蓋豪強之所以為重者有三。智過人。勇過人。殺業之蓄過人。有是三者。桀驁之民。不得不低首下心。折節而歸。豪強之門。為今之計者。莫若論郡縣之官吏。重為之禮貌。以致其敬。輕為之科率。以結其愛。內有盜賊。則假之以權。以要其成。苟有功效。則糜之以爵。以收其桀驁之民。何者。郡縣之官吏。不能制其命。而豪強能服其命。此其為畏。固不同矣。故臣以為漢武帝不當殺郭解。解之陰賊。故概姦人之雄也。恃氣以犯法。藉義以報仇。其情固可疾。而其人亦甚不可廢。臣嘗讀西漢游俠傳。而觀郭解之始末。以為容一夫之姦。而可以制千夫之姦。雖有害亦不為無利。蓋天下之事。利害兼行。而不可偏去。所貴夫善計。惟擇其利多害少者為之。故兩策兼權。利可以掩害。而害不可勝。此非深窮乎利害之端者。有不能知。雖知亦不能行。嗟夫。愚臣之策。將為文吏之所謂矣。



間。當是之時。苟非忠信廉恥之人。其誰能安坐而待必死也。故策內則不得不為無恥之謀。攻掠攘奪。以濟一旦之命。歲豐則遂巡銷縮。返而顧其有可生之路。幡然動其欲生之心。其勢不得不返田畝。故飢民可困而不可疾。可濟而不可殺。有所其援。亦有所其不必畏也。惟夫愚民之求福也無厭。求之于佛者。而以為未足。又轉而求之于鬼神。求之于鬼神。而以為未足。故左道惑人者。則是食菜事魔者。蓋生于愚民求福之無厭也。愚民之求利也無已。然惰而不肯為農。拙而不能為技藝。以為務農而業技藝。所獲無幾。而其勞有不可償者。故相率而猖狂于三尺之外。以僥倖於十倍之利。得利而死。盜民之所不恤。則是盜販茶鹽者。蓋生于盜民求利之無已也。求福之無厭。求利之無已。是心易入而難出。易聚而難散。可以術解。而不可以刑迫。且朝廷所以禁止食菜事魔者。可謂甚嚴。而此弊未嘗除。所以限制盜販茶鹽者。可謂甚密。而此弊未嘗絕。為官吏者。熟視而不敢言。曲蔽而不敢去。無事而去官。則後人當其患。而任其責。豈暇為拔本塞源之術也。然臣以為小人可離而不可合。小人合而為朋。未有帖然者也。臣往在江西。見其所謂食菜事魔者。彌望百里。誦經焚香。夜則閉門。而日則寂然而亡。其號令之所從出。而語言之所從授。則有宗師。宗師之中。有小有大。而又有甚小者。其徒大者或數千人。其小者或數百人。其甚小者亦數百人。其術則有雙修。二會。白佛。金剛。而其書則又有佛吐心師。佛說。湯。小大明。王出世。開元。經。括地。變文。齊天。論。五米。曲。其所以為教。戒。傳。習。之。言。亦不過使人避害而趨利。青。响。而。向。福。里。民。眩。惑。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以。為。誠。可以。有。利。而。無。害。有。福。而。無。禍。故。其。宗。師。之。御。其。徒。如。君。之。于。臣。父。之。于。子。而。其。徒。之。奉。其。宗。師。如。天。地。神。明。之。不。可。犯。較。然。如。春。夏。秋。冬。之。不。可。違。也。雖。使。之。蹈。白。刃。赴。湯。火。可。也。由。是。言。之。莫。若。擒。宗。師。則。其。徒。不。解。而。自。散。盜。販。私。鹽。臣。之。所。甚。詳。也。臣。往。在。江。西。見。其。所。盜。販。茶。者。多。輒。千。餘。少。亦。百。數。負。者。一。夫。而。衝。者。兩。夫。橫。刀。揭。竿。呼。呼。踴。躍。以。自。震。其。威。使。人。有。所。畏。而。不。敢。迫。其。在。江。西。則。江。州。與。國。軍。屢。被。其。害。其。在。江。北。則。舒。蘄。之。國。不。堪。其。擾。積。累。浸。漬。而。不。已。臣。恐。其。患。不。止。此。數。郡。也。臣。嘗。推。其。原。以。為。非。獨。此。曹。之。過。也。北。界。利。其。茶。則。以。貨。誘。之。于。外。南。戶。利。其。貨。則。以。茶。誘。之。于。內。北。界。雖。未。可。以。制。而。南。戶。我。之。所。及。制。也。南。戶。有。茶。而。不。敢。售。則。盜。民。欲。茶。而。無。所。得。臣。不。知。其。自。能。採。而。賣。治。之。耶。由。是。言。之。莫。若。禁。南。戶。則。其。黨。不。治。而。自。銷。然。欲。禁。南。戶。要。使。勿。怨。何。者。無。故。而。擒。其。首。則。其。黨。疑。其。黨。疑。則。懼。而。有。所。歸。而。為。亂。者。臣。願。陛。下。密。詢。州。縣。之。臣。籍。記。其。宗。師。之。姓。名。鄉。里。多。方。誘。之。使。自。陷。于。刑。辟。而。後。鋤。治。而。誅。絕。夫。如。是。則。可。使。不。疑。南。戶。所。資。以。為。生。私。茶。之。商。也。雖。塞。其。資。之。門。則。必。有。不。平。之。心。臣。願。陛。下。增。降。長。短。之。引。使。其。茶。有。所。宜。洩。而。不。至。于。底。滯。夫。如。是。則。可。使。勿。怨。陛。下。試。熟。思。之。足。以。見。愚。臣。計。利。算。害。如。此。其。深。也。

論州郡財賦最賞罰劄子

臣竊謂方今天下之財。患在于散而不能收。隱而不能出。能收其散。出其隱。據度內之財。自可了目前之。事。臣愚不知生財大計。獨以為禁姦懲慢。謹藏蓄出。猶為庶幾。且一州之中。姦欺通慢。漁取有司之利。蟻。漏。公。上。之。財。者。不。知。其。幾。精。神。思。慮。一。有。不。到。則。財。賦。隨。去。臣。嘗。竊。喻。如。手。中。擲。沙。放。手。即。散。殿。中。觀。勝。

轉瞬即失。此物一去。則百事盡廢。今陛下郡國。布在宇內。臣竊料其間上下。熬煎支吾。不前者。居其大半。此其財賦亦未嘗無。或通滯不集。或滲漏不見。通滯不集者。促迫之不得其法。則通滯無可集之期。滲漏不見者。搜索之不得其處。則滲漏無可塞之理。因仍而不救。則至大壞。凡今陛下郡國。其已壞者。不知其幾。其將壞者。又不知其幾。恐遲數年。不復有可為之地。其于陛下國事。所係非輕。臣所管州。最為鄙陋。窮。薄。之。處。又。通。常。倒。廢。敗。壞。之。期。陛。下。博。博。高。明。因。所。具。知。而。臣。二。年。之。間。補。發。舊。欠。十。萬。有。餘。綱。運。上。供。州。郡。支。道。五。十。萬。有。奇。而。終。任。見。在。又。二。萬。有。奇。以。此。知。世。不。可。謂。無。財。而。散。慢。不。收。隱。匿。不。出。者。以。歲。計。之。不。知。其。幾。何。以。天。下。計。之。又。不。知。其。幾。何。方。其。散。且。隱。也。則。此。物。或。落。於。姦。欺。之。手。或。委。為。廢。棄。之。物。及。其。收。且。出。也。則。一。物。成。一。用。一。用。濟。一。事。以。歲。計。之。其。所。濟。不。知。其。幾。何。以。天。下。計。之。其。所。濟。又。不。知。其。幾。何。臣。竊。恐。寡。陋。安。知。為。政。徒。悉。臣。之。心。窮。臣。之。力。收。拾。一。郡。之。財。為。辦。二。十。年。之。事。而。況。郡。國。之。大。有。什。百。于。此。人。才。之。能。有。千。萬。于。臣。者。乎。近。時。一。二。儲。臣。所。至。之。處。輒。稱。沛。然。則。陛。下。宇。內。之。財。果。不。可。謂。無。也。有。人。然。後。有。政。事。有。政。事。然。後。有。財。賦。人。廢。而。政。事。弛。政。事。弛。而。財。賦。始。不。可。見。矣。陛。下。凡。臨。事。道。守。臣。莫。逃。聖。鑒。然。非。賞。罰。嚴。最。則。無。以。為。勸。沮。臣。願。陛。下。明。詔。監。司。凡。本。路。守。臣。如。綱。運。上。供。無。拖。欠。州。郡。官。吏。軍。兵。支。請。無。積。壓。或。拖。欠。積。壓。者。每。歲。各。擇。其。尤。一。二。人。以。聞。陛。下。躬。出。剛。斷。顯。行。黜。陟。能。者。有。以。自。喜。而。愈。不。惜。力。不。能。者。自。知。其。不。可。為。必。求。引。避。又。將。有。自。為。量。力。不。敢。試。郡。以。謀。苟。祿。者。不。待。沙。汰。而。庸。者。去。不。勞。選。舉。而。材。者。出。自。此。州。郡。可。以。各。自。支。持。陛。下。可。以。少。省。思。慮。雖。未。能。大。治。可。漸。冀。小。康。伏。惟。陛。下。裁。擇。

論吏民劄子

臣嘗論古之為吏者。無所忌于民。而為民者。無所忌于吏。吏民不相忌。故其情通而氣協。情通則無乖阻。氣協則無鬪爭。古者郡邑之間。吏不猜民。民不疾吏。惟忻怡愉。如父子之相信。兄弟之相愛。平時追呼號召。其及于民之門。而鞭扑笞箠。亦未嘗切于民之肌膚。間則出之阡陌。勞來相勸。以勉其耘耔蠶織之事。然其色怡和而不厲。其辭委曲而不徑。若有以傷民之情者。故民之於吏。依依切切。皆有慕戀感悅之意。出力以供其衣食。雖甚勞而不辭。及其無事之時。則又為補苴其宮室。以庶幾無虞于風雨鳥鼠之害。蓋嘗讀詩而至七月之篇。則見其吏民之情相親。豈弟慈祥。無纖毫齟齬扞格之態。故曰。三之日于枹。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又曰。春日遲遲。采芣苢。女心傷悲。其情亦可見矣。然猶以為未也。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四月秀麥。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穫。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績以爲己。愛而公子則以玄黃。貉以爲己。愛而公子則以狐狸。蓋其不敢自愛其身。而愛其吏也如此。常是時為吏者。優游泮奐。得以盡其志。而為民者。謹朴勤厚。以安其生。雖有狠。戾。無。親。之。人。咸。悅。莫。而。不。肯。疾。視。其。上。蓋。自。秦。商。鞅。設。法。以。圖。吏。民。而。其。情。遂。離。散。而。不。可。復。合。而。平。居。吏。之。視。民。憐。憐。然。如。視。其。仇。讎。故。吏。得。問。則。肆。其。忿。以。毒。民。而。民。得。問。則。泄。其。憤。以。毒。吏。蓋。皆。思。之。至。于。秦。皇。二。世。之。際。羣。縣。之。吏。屠。人。之。父。戕。人。之。子。暴。虐。慘。酷。假。天。子。之。法。令。以。濟。其。凶。及。夫。劉。項。勝。廣。之。變。



則紛然割刃于郡縣之吏者不可勝數。蓋其勢之相激。不得不然者。故臣謂吏民不可使之相忌。忌則爭。爭則必至於交鋒而不可止。而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平其爭之心。而反授以爭之具。以趨其禍。其初欲制竊吏。而不知其弊。或至于長姦吏。姦吏未必可制。而良吏先受病矣。今夫民之訟長吏者。使其誠無辜而濫罪。則不得不自伸其冤。誠過制而橫斂。則不得不自訴其抑。然其間或略重僕以伺其陰。或結胥吏以制其失。或陽與之往來而餽遺。他日則持之以為不法。雖狡猾者。未有不墮其計也。此其端生于豪強兼井之家。恃勢以暴民。挾私以屈法。多不便于能吏。是故必欲隨發搜求而使之去。且今之為郡縣之吏者。蓋亦甚難矣。豈可不卸郡縣。故嘗有不時之需。稍緩則符檄紛紛。逼切則急于星火。權要不卸郡縣。故嘗有難應之求。稍不如所欲。則怒罵陵拂。以至于投淫搖撼。以快其志。而又加之兼井豪強之民。持其短長。以逞其詐。以肆其橫。殆非所以保護能吏也。嗟夫。郡縣之問。烏能事事盡善。而人人無失哉。臣愚以為非有大姦大惡。一號令之不審。一措置之失當。不甚害民而盡國者。則包涵掩覆。有以略其過。責其效。而盡其才。使豪民不至于縱其姦。而能吏不至于沮其志。如是而吏民之爭。庶乎其可息也。

### 雪山集卷四

#### 表

##### 謝賜御書經解表

漢儒集記。表裏六經。義盡為章。範模多士。降自雲霄之表。光生儒苑之闈。凡委質之諸生。舉錄思于方寸。中竊以炎圖二百餘載。名家編禮于歲生。記禮四十八篇。得應惟深于經解。綴緝雖羸秦之後。聖之遺。纂精義于千言。闡大猷于六籍。其為人。喜入闈。而可知。不在茲乎。幸斯文之未喪。遇大聖而知其解。等百世而莫之遠。爛奎壁于寶附。震龍鱗于樂石。豈結露露煙之比。將赤文綠字之伴。是何登雪之儒。方鼠衣冠之版。至為疏賤。亦預光華。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博有容。恩深無極。育士類以阿陵之大器。人才于接榜之微。憐臣等辛苦之累年。既見君而心則喜。念臣等遭逢于一日。盡棄舊而新是圖。爰頌雲漢之章。用改革茅之觀。在泥塗久矣。甘為附隨之流。見聖王師之更。被昭回之飾。臣等敢不肅容敬。惟表誦言。立則見參于前。洋乎如其上。天高明而地博厚。執報鴻慈。詩溫厚而書疏通。誓遵往訓。

##### 代張江州謝到任表

〔案〕張江州名季祥。此表當是嘉宗顯興三十年所作。  
賦政外登。弗稱將明之旨。水流支郡。遵膺帥帥之權。仰大君觀過之仁。聞小臣自新之路。拜命踴躍。咸思

涕洟。伏念臣學無本根。材有剽。精神困頓于百憂之後。尚髮影于多病之餘。生也有涯。遑迫駸駸之老景。身其餘幾。但存耿耿之壯懷。雖一行之尙堪。恐萬分之無補。腰佩魚符之寵。心慚鼠技之窮。方九重念彫瘵之民。有如赤子。榜四海循良之吏。安用菲材。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絃。海涵動植。憐臣賦命之淺薄。數蹈于網羅。察臣起家之艱難。粗諳于稼穡。爰假列城之守。俾行半日之知。臣敢不謹守教條。明旨德意。必先四者。願推施仁發政之心。比及三年。儻獲有勇知方之效。

##### 天中節賀表

〔案〕此表當是嘉宗顯興元年所作。  
歲運臨丁。月元建午。咸得離宮之正。永為炎德之祥。恭惟太上皇帝陛下。陶鑄帝皇。權輿宇宙。解乾綱而授聖。襲氣母以存真。雖令萬歲之三呼。邁動九霄之一笑。臣置身西服。稽首南山。阻陪百執之聯。同上億斯之壽。陸嶠大道。非下土之可開。姑射餘休。尚含生之受賜。

##### 會慶節賀表

時夏陳常。載育后稷。大商燮伐。篤生武王。惟上天祐海內之民。故元聖游人間之世。恭惟皇帝陛下。叶膺符籙。宗主生靈。自聰明睿智之有臨。覺氣儀威盛之頓著。方千里者。九行提全覆之封。呼萬歲者。三茂對無疆之社。臣馳心北極。稽首南山。十聖相望。遠紹長春之盛。兩宮難老。永延德壽之期。

##### 代張魏公謝表

〔案〕此表當是嘉宗顯興二年所作。  
授任無方。功垂成而忽敗。至仁不殺。罪當死以更生。既荷道于大刑。仍弗移于故任。彌頓拜命。涕洟。伏念臣遭時艱虞。受國。自借四朝之舊物。嘗居百辟之上游。意廣才疏。乃自天而賦。主憂臣辱。實無地以能容。自叨授鉞之權。每切繁縷之志。痛國威之不振。致邊警之多虞。誓以三軍。決于兩陣。轉石之勢。方疾投于千仞之顛。破竹之威。旋見格于數節之後。當知難而遂退。乃貪進以不休。衆散而歸。民逃其上。莫解陸沈之憤。益深肝食之憂。籌策次以哭師。至下行秦伯之事。載尉車而徇市。將突。漢法之誅。敢期肉骨之恩。尙說焚舟之舉。雖回路失律。他日冀池之功。然城濮喪軍。何顏見申息之老。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順帝之則。與神為謀。憐臣耿耿之孤忠。惟知徇國。諫臣區區之小信。尙足使人。過橫議于風波。脫危軀于鼎鑊。盡蠲宿負。俾勵後圖。臣敢不蒐擢智能。申明紀律。焚龍庭而犁沙漠。終必望燕然之銘。感王雙而遁郭淮。行且報街亭之辱。

##### 代愍安恭皇后祈廟表

〔案〕此表當是嘉宗顯興三年六月所作。  
升殿于天。莫瞻柔範。安靈于廟。永闕徽音。共衍厚載之恩。益結無窮之痛。恭惟皇帝陛下。道隆正始。德茂齊家。忽彫榮宿之祥。遽失坤輿之助。雖瑤池之燕。方適。回玉母之游。然闕維之應。已成。無損周南之化。



代虞丞相多雷待罪表

案此表當是孝宗乾道三年十一月所作

閉藏之月雷乃發聲輔佐之司義難逃責伏念臣惟移至此經濟度然在二三臣之間才最居于下乘越數千里之外位猶玷于元樞難使處中之臣俯首弗若之咎伏望皇帝陛下上承天意下酌民言責其無補于朝廷正以有常之刑典蓋坎離易位是豈為標末之災雖天地至仁不敢望函容之造

代虞樞密謝賜藥表

煥發寶區龍須芳劑咸便蕃之恩滋覺疲茶之身軀伏念臣學自遠離增多痼疾蒙被慈皇之鄭重記存窮塞之荒寒內分龍馭之珍外傳縉文之寶燭榮光之璀璨盡私室以驚奔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禧穹隆恩澤汪洋俯憐老至雖曲意于扶衰自恨力微終慚于報效

代賀皇帝加上太上尊號表

案此表當是孝宗乾道六年十一月所作

降慈輅于瑤庭啓龍泥于玉策慈顏端受嘉氣橫流伏以上帝之統昊天膺御歷含真之號皇祇之鎮后土受承天效法之名光堯道契于粹精明慈德參于博厚豈容稱謂弗配乾坤恭惟皇帝陛下親受聖傳密符帝則雖疆域中之大益敦隆下之嚴涓選休明鋪張闡偉大安虛稱者八載會莫貢于單辭與慶壽諸者再立終不逾于四字補種缺典稍曠榮觀而況貞觀弗逮于壽安至德亦遠于元獻未聞雙册疊臺兩宮創行交舉之儀集在重熙之且臣受二儀之生育託兩曜之光輝自阻宣承莫加嵩呼之列惟知明察永增川至之休

代賀太上皇后加尊號表

金闕貫册履以慶雲玉殿騰章麗乎華日壽先福五慈冠寶三疊顯號以再昇沸歡聲而四溢伏以元天樞美祥符崇聖祖母之尊效法增徽政和闡皇地祇之盛仰瞻書極妙契靈真備非輝飾之文曷可稱坤元之至恭惟太上皇后陛下化光育物德厚承天宸一案而得長男付之大寶晉二爻而福王母燕我鴻篇御瑤池九色之龍乘玉女六丁之籙陪真人于雲表玩浩劫于塵中闡維詠周南之風而不指其名思齊顯太任之性而弗彰其號極全功于今視掩曠典于前聞臣雖親善者之機莫測淵兮之似惟深鼓舞盡謝形容仰至極乎上皇對揚休于吉日頌徽音乎慈母同衍壽于靈芝

漢高帝論

漢高帝不事威儀滿冠跣足怒罵叱咤不見優柔和易之意則似簡率立談之間刻印銷印逡巡反復有若兒戲則似坦夷天下之人見其外而不察其中則以為大度之君若莫若高帝而不知高帝之度實有所不足惟其巧于彌縫故天下之人以為簡率而不以為深以為坦夷而不以為隘然難以欺智者

矣夫天下之英雄挾過人之智而負過人之勇惟大度之主為能與終始何者天下之英雄可以誠服之不可以疑待之待之以疑非彼負我則我負彼與其交至于相負也孰若兩無負之為愈嗟夫君臣而至子交相負者未不自疑生者也漢景帝疑吳王濞而吳王濞反齊顯祖疑侯景而侯景反唐殷帝疑石敬瑭而石敬瑭反彼其一且而乖君臣之分相與爭死生成敗于干戈鋒鏑之間雖甚甚反囚獄之人豈其心樂為也夫惟有所不得不為而後至于為故嘗謂韓信非負漢者也謂韓信非負漢則當日擊手繞庭之計胡為而發哉要之其初非負漢者也方其去楚而歸漢解衣推食之恩韓信未嘗一日忘也安知其終至此哉嗟乎使韓信至于負漢則高帝疑之過也高帝疑信之端蓋兆于益兵之時韓信願益兵三萬請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高帝會于滎陽此固高帝之所惕然而驚也雖不拒其益兵之請而其道張耳以佐之佐之者所以開之也其後為之罵使于滎陽奪兵于廣武當是之時幸韓信未覺而已使韓信而覺則高帝何以處之韓信之覺則覺于雲夢之時也高帝平日備戰戰未嘗忘韓信也然猶未露其所以疑之之形至是而有不可掩者矣韓信之必反蓋兒輩知之而高帝之東征也留稚妻弱子于新道未集之國與一必反之韓信共守之每讀史至此未嘗不為高帝寒心也嗚呼高帝掃強秦斃項羽蓋無遺策而其取韓信也數陷天下之危機而高帝不悟也夫高帝之為人外示大度而中實多忌豐沛故舊誰與蕭何之至昵哉方蕭何之居關中而高帝未離京索也勞苦之昔不絕于道所以察蕭何之向背也以為虛言可以欺之而鮑生覺之其征陳豨也增爵益封而又置衛焉衛之者防之也以為虛文可以欺之而召平覺之惟疑于人顧豈有弗覺者韓信之聞蕭何忠信謀謀之士也夫是以能不負于高帝不然其將為韓信之流乎

漢文帝論

天下之患莫大于當然而不然不當然而然當然而不然則能者隱不當然而然則不能者喜夫是二者雖聖人不能以為天下且聖人之于天下也則亦近于人情而已矣夫當然則處之以當然而不然則處之以不然也此情所不可易者也而聖人烏能易之且非獨聖人為然也昔者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闕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闕人民貧餒昔日趙攻鄆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左右以求譽也是日齊阿大夫彼威王以為吾之設官所以治吾事也使人皆事事又何求惟其有不事事者得以容身養私于其間是以吾事時有不舉一事廢積而推之吾國幾何而不亂且亡也然而善治天下國家者不能使人皆事事而能使人皆事者有所勸不能使人皆不事事而能使不事事者有所懲夫欲使事事者有所勸則莫若當然而處之以當然欲使不事事者有所懲則莫若不然而處之以不然是二者苟別白而分明而天下國家不治者未之有也嗟乎孰謂漢文帝之誠而不若齊威王也文帝嘗問右丞相周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也以問左丞相陳平曰各有主者即問決獄責廷尉問發殺責治粟內史是二者其為不知一也勃謝于平捷于言其



爲不知一也。舉天下之事而付之宰相，而宰相舉不事事如此。文帝拱手而聽焉，且又以陳平爲能也。其何以率天下之意者耶？禽獸之織悉上林令之當知也。上林令不知，而虎園當夫知之，二人能否見矣。嗚呼！夫無所賞，而令無所責，則是知與不知，固爲一律而已。此二者者，皆可以馴致天下之亂，而文帝特幸免耳。漢之大亂，四夷猖獗，而諸侯驕恣，其豈皆成于文帝之時，而世以爲文帝善用長者，不知石苞、衛瓘之流，果何補于漢？蓋嘗讀西漢百官表，以爲文帝公卿大夫，類多崛起庸樸之徒，而其通明精悍之士，則皆暴露于宣帝之際。宣帝之所以鼓舞天下者何也？實有所不可辭，而刑有所不可避，名有所不可毀，而實有所不可隱。儒者之論，則以宣帝爲難于編，文帝爲純于王，而不知實則名實，此四者王道之大權也。

梁末帝論

論曰：梁晉之交，雖久矣。方朱全忠之盛也，雖李克用之雄勇善戰，蓋嘗屢感而不振。克用之末年，全忠乘百關百勝之威，略汾、潞，卷慈、隰，不旋踵而至太原。晉于是時，蓋駭駭有亡微矣。克用既死，而莊宗興，收殲殘之餘，而震厲提挈之，削弱之氣，化爲精強。梁于是時，其勢反又稍稍下晉，而其後卒以喪亡。蓋其成敗強弱相反如此。世之說者曰：以克用而遇全忠之強，故克用不支，以莊宗而乘末帝之弱，故莊宗得志。由此之故也。亦嘗詳觀其勢，而至于成敗強弱相反之變，則以爲梁、晉之所以成敗強弱者，不在梁、晉而在河北。自梁而言，則汴爲腹心，而河北爲手足。自晉而言，則太原爲腹心，而河北爲手足。是二國者，立國之不同，而手足均係于河北，則其利害，豈不甚重矣哉！全忠挾天子而暴諸侯，舉天下之諸鎮，蓋無有不被殃者。而獨區區自結于魏，全忠豈畏一羅維威哉！畏克用也。彼全忠之謀度天下，可以害己者，莫如晉。度天下之可以限晉者，莫如魏。晉之攻我，也必不越魏而渡河。我之攻晉也，所隔者魏也。魏不我梗，而土門、飛狐可以平步而入矣。故曰：全忠之所以厚魏者，爲晉也。末帝思魏博之橫，析而分之，以殺其強。而梁人遂以失魏，當是之時，梁之限晉者，一水之隔耳。于是乎梁之失計，未有若此其謬者也。魏博天下之精兵處也，不得重臣，無以制魏博。無以制魏博，無以禦晉。此其勢雖童兒知之，方克用之相抗，其初未有以相制也。既得魏則梁遂以張晉，遂以微，獨幸晉之君臣上下一心，戮力相守，然而不亡者，幸也。莊宗徘徊境上，竭力而不能有梁尺寸之地，既得魏而拓地，遂至于洛陽、揚州、德勝之軍，與汴相望也。當是之時，汴之國都固已在其股掌中矣。雖欲不亡，得乎？夫汴之爲國，無高山大川扼險控帶之勢，平原廣陸，汗漫千里，所謂四通五達之地，有河北則汴重，無河北則汴輕。是故梁之興也，得魏而興，其亡也，裂魏而亡。晉之弱也，魏在梁，而其強也，魏在晉。嗟夫！此所以爲梁、晉之成敗也。

周世宗論

石晉元年，高祖始割全燕以賂契丹，而十八州之民，遂爲其所有。全燕號爲天下之形勢，而民物富庶，土田衍沃，水草豐美，皆足以爲天下之冠。契丹資之，益以強盛。開運之末，契丹擁全燕之勢，而窺中原。震蕩飄忽，如風雨之至，而中原坐以覆沒。漢高祖、周太祖，雖創業之君，而彷彿倖德自衛之不暇，而何敢覬覦于其間。世宗不血刃而取三關，此豈可以不喜，而中途班師，彼已成之功，而十四州之地，垂得而復失，此

又豈可以不惜也。蓋嘗深維其故，則以爲世宗用志深而爲謀審，未嘗不歎息。世宗之善用兵，知所以勝，知所以敗，何者？用兵之思，莫大于腹背之受敵。昔者夫差謀中原，而越入吳，劉備抗袁術，而呂布入下邳，腹背受敵，智者不能爲之謀矣。惟曹操不顧袁紹之襲許，而征劉備，劉裕不顧盧循之犯建業，而伐關中，雖僅保不敗，而國勢岌岌，幾至于不可復返。今夫契丹之于太原，與國也，而太原之于周，仇讎也。蓋自太祖襲劉氏之孤，而奪其國，以殘其宗，此固太原切骨銘心而不忘者也。高平之戰，雖足以挫太原之鋒，而折口之敗，反所以張契丹之勢。當是之時，契丹之形益強，而太原之怨益深，有益強之形，而扼之于前，有益深之怨，而邀之于後。世宗安得安枕而臥也。以史考之，四月壬辰，取乾寧軍，辛丑，取益津關，則相距十日也。癸卯，取瓦橋關，則相距三日也。五月乙巳，取瀛州，則又相距三日也。不兩旬而克三關，馳騁暴于盛夏苦熱之地，周之師亦少憊矣。而契丹養其鋒以待之于前，太原審其銳以伺之于後，如是而能不敗者，太公、穰直之所難也。嗟夫！天下之事，固自有先後緩急之序，爲世宗之策，莫若先有事于太原，遣一將提五萬師，當折口之衝，而斷契丹之援，諸將數萬人，略汾、潞，下慈、隰，而盛河東之勢，而後徐以重兵指太原，既得太原，而幽、薊之地，可以次第而經略矣。豈以世宗而不察此也。以萬乘之重，而頓于二國之間，契丹不拒，太原不救，以待我之敵而乘之，使世宗壯勝而不知返，嗚呼！可發也哉。

雪山集卷五

序

樞密宣撫和公樂府序

維大觀四年十一月戊子，二日丙寅，實生仁壽廣公于蜀。乾道四年戊子，是日己未，門人汶陽王質，依倣古樂府歌詞，以爲公之生日之獻。其辭所倚託，皆異代宰相故事，于是公且相矣。初，公再入，遂長西府。太皇太后親親漢中大夫，襄所著聖主得賢臣頌，以賜公。皇帝又親述于其後，維頌所論議，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君，六穆契陶伊呂之臣，五餘皆闕而弗著，其證取諸易利見之爻，詩思皇之章，天下咸知公當相也。已而丞相蒲田公葉壽春公魏去，晉陵公蔣又去。宋史乾道三年十一月，葉公方視師未復命，天子虛其位弗賞，將有待焉。蓋皇天后土、太祖、太宗、與太上皇帝、皇帝，相與不言而同謀，某知非如此，而不知其所以然。意者有期運歷數，而莫之或知也。維公當相者五，采石卻敵，宗社山河，克安弗傾，一當相。涼雍將命，民歸來歸，國紀用章，二當相。荆襄總師，上流又安，自漢達于淮海，迺始克壯，三當相。西府初命，敵蹙江漢者，即日解去，載盟用成，至于今允，四當相。今功日茂，望日隆，天時人事，極矣。天下咸知公且相也。其辭凡四事，一章六十言，君子大其意而不否其辭，其將有傳，俾世得以觀焉。門人汶陽王質謹序。







火所覆而弗與也。人以爲得禍曰。一職之失也。三秩之錮也。而吾以爲得福曰。其失也有時而得。其錮也有時而復也。機械所幹。鋒鏑所迫。廓然移風易俗。于吾靈臺之間。此不亦天下之至吉至祥也哉。且弗致其他。以吾身之形。輕神怡志。虛簡以吾家觀之上。輯下。雖門閭。何者。吾心之火。謝而弗爲之主。吾之幽顯。咸安樂也。弗謂之吉祥。可乎。嗚呼。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孟子決生死于憂患。安樂之機。而弗疑。吾乃今知之。得此禍而後生。此變也。者。不至固不可。緩亦不可。不至蹈于死。緩則瀆于死。及是得之。能弗死而生。此天地之心。他人弗知。而吾于悔悟之際。窺之審也。今將何以持之。使堅曰。畏。何以養之。使熟曰。緩。作六悔。著其昔之非。作六變。著其今之是。總而謂之退。齊未悔。則務進。既悔。則務退。其相反。蓋勢然也。淳熙二年二月自序。

趙信臣子名字序

趙信臣見其子于王景文問字者名焉。吾爲名曰善祥。字曰百卿。吾爾善祥。烏亦鶴朱。馬圖器車。麗玉業。芝。石。繁于茲。其祥也。歟。茲祥在物。不宅其閭。不麗其軀。來如飄風。去如輕塵。是則何有。我不得居。匪祥也。歟。附義而行。乘禮以趨。以手拊心。不虞以置。以形視身。不惕以起。父榮母安。弟肅兄愉。耳目聰明。心氣佚舒。疾癘遞減。穉穉羨餘。家無嗷聲。里無謗譽。其祥也。歟。故曰。作善降之百祥。子如不信。視此古書。

雲箱室楚辭後序

陸氏坤雅。比物性倍。從增明。(案)陸氏坤雅。比物性倍。從增明。其子陸氏坤雅。比物性倍。從增明。初神宗以對時育物宅心。陸氏推此類具。置之。造根于物性。紀實于坤雅。上洵師下。訓學士。余之本。趣資物。明以陶己。遠而已。情于耳目者。多索妙于簡策者。少。以熟故精。非以博故詳也。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吾與點也。故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動。仁者靜。智者樂。仁者壽。聖人之所事。此。凡寓意于彼。適意于此。所以導人心。茂此種也。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蓋飛戾天。魚躍于淵。此雖無補于世。亦豈無益於己也。

大慧禪師正法眼藏序

紹興二十七年。余在杭。遇大慧禪師于戶部侍郎榮公茂世之家。余方年少氣壯。持先儒故事。祇佛甚力。遇其徒。輒借之。于是引卻。弗與語。明年。又遇于湖之東林。待之如故。又五年。師終于徑山。而正法眼藏。先行于世。時隆興元年也。又一年。余夜宿金山之方丈。不得寤。信手而抽。几案文書。得此閱之。至洪爐點雪。恍然非平時之境。竟夕危坐。如行曲徑斜路。蒙籠繚繞。忽林斷川明。曠然平原巨野之陳前也。眉目周張。莫知其何以致此。將從之遊。以所省者。則已無及。願道恨終不可釋。又一年。見語錄數種。則淨智居士。黃君文昌所纂者也。益浩歎長吁。恨一再遇師而不克親。以至欲見而不可復得已矣。余平生無所甚恨。而此恨則與江河同流。無時而極也。既從事于其書。每抱卷傷懷。不得猛刃于接手。搥胸之間。而書之割。亦少緩矣。其與心相會者。展轉思釋。雖聞若醍醐甘露。到口旋又苦鹹。按之終疑其間。果有不落一切。迢迢羣石之。蓋人間諸境。法中萬劫。至此皆無所繫。緣若斬絕者。亦皆于斬絕之所。盡力爲之。而情識。

不行。塗轍俱斷。無一可爲者。則又泊然莫知所之。疑之又七八年。而後稍見死生塗窮勢竭之地。夫人之心。無所往而不可。天下之至難制者。至于塗窮勢竭。則亦無能爲也。如兵戈迫之。遇沮洳則涉沮洳。遇荆棘則踐荆棘。避死逃生。其誰肯束手者。至大川巨浸。前無舟楫。旁無町畦。顧刃將及之。則遽然覺性命之輕。而身世之虛空矣。況有所謂是非成敗得喪榮辱者哉。故此心必導而致此地。而後能死此心。此心死。則死生之路絕矣。此心牛也。死生之故事也。牛斃則車止。何能使牛斃而車止。則栢樹子乾屎。極之屬。深相往來。久而寢熟。則此心無與爲明通矣。道則窮其心。有大川巨浸。迎其前而決其命者。嗚呼。此書豈可不傳。以激天下之爲大丈夫者耶。大慧之徒。德洪來請序于余。略據所懷語之。吁。其賢矣。

趙跋

書張魏公祠堂記後

乾道六年五月二十三日。陳伯強。王質。共嘆蕩子于史大猷之舍。伯強誦其妙年從軍數詩。余亦誦從事張魏公蘇府烏江。盱眙數詩。因曰。魏公蜀人也。東南是非。固不能皆一。而西南。滋是少而非多何也。伯強云云。在庭。據老兵嘆曰。學士好道。幾句。與我相公出氣。余驚曰。公談不在吾徒。乃在此曹也。亟引紙行墨。書之。滿下二鼓。月在半空。而文成。以授合坐者曰。喚吾輩。可巢鳥。聽流傳也。

歐蘇公事放白蘭帖

淳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早作。頤昌程君元鼎來。講起立言曰。昔先君巡檢鼎之桃源時。給事蘇公居提舉使者。蘇府以鼎爲治。紹興三十一年也。先君娶于柳氏。展如之女。某之母也。太師蘇公之妹。展如之母也。于是與蘇氏有連。公資嚴整。喜魚鳥之儔。先君所部。山水深秀。奇麗黃石山者。其尤也。其間得白鷗。獻之。謹致者不謹。傷焉。公絕欲愈之。不可得。憐而返諸先君。且屬深縱之。乃即故處。如公指久之。騰上高山。頗周視。盡鳴弗忍去。又久之。一白鷗從他來。相與並立交呼。又久之。始皆徐飛去。豈其雌雄耶。仁心通于異類。何其驗之明也。後數年。先君尉光之。固始以沒。將終。季子在旁。戒曰。我習言命。以金木水火土五者。揆之。公他日必大。且其所存形。諸白鷗者。可以推而知也。天人之符。較然。汝其識之。先君既喪。他書疏多遺散。獨此帖不敢荒。先君之命。蓋別貯之。且暮視惟謹。公今博大明。爲知名公卿。先君之言。效矣。某將寄諸石。君其爲我書之。余曰。說如是。帖安在。程君發諸袖中。余按視之。慨然太息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蓋其大與天地同量。而其端以惻隱之心。充之。孟子之言。天下學士所信。舍牛可以致王。救孺子可以保四海。其仁至不可勝用者。自無欲害人始也。子先君以白鷗。蘇公。此有道者之鑒也。而余將何以贊之。子休矣。自白鷗充之。可使斯世爲堯舜。成康。此孟子之論。而非余創建者也。子毋疑。公今爲微。微閣待制。鎮當塗。太師文忠公之曾孫。其學力蓋真能擴充者也。名紹廣。字邦振。蓋程君所道其先君者。今附見之水者。得以知焉。

趙王承可文集後



秦會之輕天下。以爲無人時無豪傑。縱使至此。方靖康士大夫垂頭搖尾時。會之精神勃發。敢與強鄰悍敵。抗爭是非。紹興講和。無賢不肖。皆以爲不可。會之獨保無後患。雖其變在二十年之後。而當時料者率不始。臥虎三郵。舉國瀕浙。莫敢有掠項編鬚者。會之單力攻堅。立挫其鋒。罄天下而屈于會之。則養成其威。烏可以勝言哉。惟公以聖行鈞敵相視。而會之亦敬憚公。然見厚而心不親。辭甘而實不應。以故多外而少內。暨近而終遠。則凡會之所昵而親之者。世固不以爲然。而會之所疏而卻之者。自可知其人也。

趙九歌圖

九歌。世未有能暢其旨者也。蓋訴神之辭乎。已矣。國無人莫我知。無可告者矣。神其有靈。尙庶幾見答乎。哀哉。蔡京當國。致一異己者于理。其人顯所謂天王號曰。有冤不雪。尙爲天王乎。神爲之口張。京聞而舍之。屈子之訴切矣。願神漠焉。何哉。至使抱石投沙。以殞其軀。獨無力援之歟。司命。湘君之流。其有負于茲賢哉。

復齋銘跋

孔子言仁最多。學者自礙不少。聖人猶江海。豈有心礙人哉。且如答顏子之間。稍異于他辭。學者觸處礙生。至是莫能渾融。強作差別。銘曰。孔門問仁。各得其正。惟語顏子。窮理盡性。何其不疏而皆通也。一日兩字。學者多略之。惟于克己復禮。致思安知。要在一日也。銘云。克己復禮。一日之功。天下歸仁。快若颯風。一日之狀。渙然而克己復禮之趣。亦炳然。何其不燭而自明也。學者以經典爲情文。不可造妙。故曰。禮者。理也。即天運也。此銘不變字形。不入注脚。但云。視聽言動。但防其非。由禮之門。爲仁之基。躬行允蹈。以禮。禮形。曲禮三千。動皆台經。又何其粲然也。儻中此機。無須某解。無用某傳。心力省。目力省。口力省。手力省。杜元凱雖季世晚儒。其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兩語。真學者氣象也。此鄉多嗜學。宜置思樂之所。與吾徒共之。當有默而識之者。

跋文與可墨竹

文與可甚多能。最爲好畫。得意無過竹者。木石畫晚爲之。亦寡作。不自以爲奇。故木石流傳。皆鮮配于竹。與可作校理。以疾請郡。欲襄汝。或資簡。已有首丘之意。既乃得吳興。至苑丘傳舍而卒。此帖去死無幾日。猶香戀竹。未能掃除。與可之死。沐浴衣冠。端坐而逝。是時胸中不復有我。況有竹乎。畫後有帖云。伏暑不能退。須在假將理。今僅能飲食。惟皮骨耳。欲求髮汝。或資簡。生事窮薄。俛首碌碌。爲竊祿人。慚悚。素所嗜好。都自撤去。惟畫竹吟詩。有子駿。子瞻。爲真賞。故斷之遲遲。此與可將去國時畫及帖也。故余言云然。

雪山集卷六

記

遊東林山水記

紹興二十八年八月三日。欲夕。步自閭關中出。並溪南行百步。背溪而西。又百步。復並溪南行。溪上下色皆重碧。幽邃峭深。意若不欲流。溪未窮。得支徑。西上數百尺。既竟其頂。隱而青者。或遠在一舍外。銳者如簪。缺者如玦。隆者如髻。圓者如璧。長林遠樹。出沒煙霧。紫者如說。散者如別。整者如戟。亂者如髮。于其深中。以意命之。水數百脈。支離轉轉。經緯參錯。逆者爲溪。漫者爲澗。斷其爲沼。涸者爲池。洲汀島嶼。向背離合。青樹碧臺。交羅縹絡。小舟葉葉。縱橫進退。摘翠者菱。挽紅者蓮。舉白者魚。或志得意滿而歸。或夷猶容與。若無所爲者。山有浮圖宮。長松數十挺。儼立門左右。歷歷如流水聲。從空中墜也。既暮不可留。乃並山北下。岡中嶺復。喬木蒼蒼。月一眉。掛巖巖巖。遲遲若與客俱。盡山足。更換二鼓矣。翌日。又轉北出小橋。並溪東行。又西三四山折。及姚君貴聽門。俯門而航。自柳竹巖密間。循渠而出。又三四曲折。乃得大溪。一色荷花。風自兩岸來。紅披綠偃。搖蕩葳蕤。香氣勃鬱。微懼冒袖。掩苒不脫。小駐古柳根。得酒兩罍。菱芡數種。復引舟入荷花中。歌豪笑劇。震震溪谷。風起水面。細生鱗甲。流螢班班。若駭若驚。奄忽去來。夜既深山益高。且近。森森欲下搏人。天無一點雲。星斗張明。錯落水中。如珠走鏡。不可收拾。錄而從者。曰。學童能嘲。



嗚呼百鳥音如行空山深樹間春禽一兩聲。倘然使人恨而驚也。曰沈慶能為歌聲。回曲宛轉。嘹亮激越。風聲助之。其聲愈清。悽然使人感而悲也。追游不雨朝昏。而東林之勝殆盡。同行姚貴卿。沈慶卿。周輔。及余四人。三君雖執紼世家。皆積歲憂患。余亦轉徙異鄉。家在天西南。偶引領長望。而不可歸。今而遇此。開口一笑。不偶然矣。皆應曰。嗚呼子為之記。

玉淵龍記

五老峯于廬山最高。其傍有瀑。如萬斛鎔銀。騰空而下。山崖峭峽。水盛怒無所輸瀉。盤旋勃鬱。欲進崖面。出則有巨石如屋如屏如車輪。小者猶如釜如鐘。擊水力不能加之。則益橫與石相擊。如戰馬。如奔象。其激者猶如鬪雞。如獵犬。水盡銳以爭。石極力以拒。相追數里。卒未得勝負也。忽山崖橫裂。有如物擊而開之。向所謂巨石。皆滅沒不見。有如物掀而去之。則有平石疊衍數十丈。如几如鏡。水力稍寬。方肆欲曼流。則石勢微注。擊水力而赴之。盡墜于深潭。彼方挾其無窮之怒。而縱其不可遏之情。不虞其有注也。勢一就之。不能以自制。方其與石鬪也。猶宛轉排盤未至。夫斗落而無以自禁也。至是懸奔驟馳。無聲。巖巖者沮之。其勢則崩。撞衝激乃始大肆。如奔星。如激矢。如驚鷗。如戲羊。其聲如疾雷。如震霆。如百萬之戰。其飛流激沫。如急雨。如飛雪。其窮而下者。如激乳。如揮膏。是謂玉淵。兩崖植立如劍。其上則水所自落。其下則數為淺灘。瀉為細流。其中不知其幾百萬丈。相傳有龍居之。往往夜靜月明。或見有婦人立于潭際者。即之輒入于淵。有僧負溪為廟。夢有婦人阿責。安得汚我室。比夕再夢。僧懼。亟去之。乃止。故以是為龍龍也。夫水惟其無心。至則受之。而玉淵纖芥之觸。不納。人有負劍潛衣者。劍忽躍去。趨之。併沒於潭。已而浮尸于潭之上。近歲久雨。大水湧至。山石皆突出。空行潭面而過。無一墜者。其為龍居。信然不疑。聞兩鳴。若守土之臣。有務必先焉。無不立應。蓋其來久矣。紹興三十二年三月十七日。予與友人王阮南卿俱來棲賢。訪智通不遇。則徘徊玉淵亭上。有若蛇者。驟見于崩濤駭浪之中。或與水曲折相抵。冒如鉤。或引吭樹起如筆。平行見其背如黛。倒側見其腹如金。蜿蜒上下。如戲如怒。如有所喜。予頗謂南卿曰。是何為者。予疑其非常蛇者。二玉淵之上。去草木甚遠。平衍登滑。非蛇所宜至。且水勢乃爾。他蛇至則靡矣。尚安能立。是二者。吾意其龍焉。南卿未對。智通自外歸。指以問之。智通駭曰。是矣。是皆出焉。所聞正若此。以子豈有所求歟。何為其至也。予曰。求之而後至。不求則不至矣。則其出沒。無亦皆關于世歟。爾言非也。予聞古之見異人與物者。必其真氣全也。天地萬物。皆是氣也。是氣者全。大而天地。小而萬物。皆吾類也。不全則有所隔。異物非能神也。有所開闢。則若南家者焉。問則疏。疏則隱。隱則神矣。而後有異物者。生焉。三代之前。有象龍氏。御龍氏之官。其象而御之也。無以異于常者。彼其天機深而嗜慾淺。其于真氣未有所傷也。則見龍也。如見夫馬牛也。又笑能神。道喪而人偽滋起。而後龍策制馬。福衡制牛。于馬牛猶所憚。而況于龍乎。予之聞道末矣。嘗于杭州遇異人焉。以為可與語也。予問其故。曰。世人委順流塵。者最害于道。何者。見物則遷。中無定操也。子剛猛而果銳。有所不為。世外之欲。鮮焉。其庶幾乎。茲龍之出。豈不以吾偶有自脫于世塵而近道也。夫莊子曰。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吾然後知玉淵之為吾。

囊空而茲龍之為吾血屬也。爾乃以為求而致之。則往來于玉淵者相踵。爾查不告之。俾求之歟。智通曰。唯唯。

沈氏勝栖室記

余以歲戊寅來東林。此地方為菰田。沈氏兄弟竭智力營之。自其先君睥睨十餘年。至是捐金錢數十萬。乃得集市之閒民。就築土石實之。役工數千始平。稍徙花竹藩飾其處。余為指其最勝者曰。是可堂。其時果堂。其以勝栖名之。二子齊諾。即所指地增築。將基為堂者。後四年過之。所規為略。就位置行列。皆應繩墨。曰。凡堂之材。若資悉具。忌歲未敢屋。以俟明年。又三年過之。芙蓉。木犀。梅。杏。桃。李。皆成林。楊柳。冬青。皆成蔭。竹。蒲。荷。滿池。巖然一堂。宏麗精潔。挾以砥軒。引以脩廊。是為勝栖。進二子而謂之曰。余過此者。三初過之地始除。再過之。堂始營。三過之。草木森然。棟宇穹然。昔意于心。今形于目。二子持家有功。抑余告子。物難于成。易毀事難于進。易退守之在誠。行之在勤。子惟肯堂之志甚確。誠守而勤行之。乃克有濟。先勤後利。始說未成。或墮其中。何成之云。不綴肯堂。惟堂故成。無致治身。惟身故立。人情進退甚。頭上之其變三。始而慢。再而駭。三而羨。下之其變三。始而疾。再而憐。三而鄙。是故丘陵貴增。則窳頹。江河貴盈。則涸涸。學則貴益。損則窳。道則貴崇。卑則窳。微子以為然。余將示子以方。其重于財。厚義薄財。德重于勢。就德輕勢。禮重于物。崇禮卑物。恩重于怨。取恩舍怨。今日三過堂。而堂之事三變。他日屢見子。而子之能履更。將有信于余言。長字虞卿。次周輔。

與國太守題名記

柔陽張公采元亮為此郡。無毫髮不稱人意。郡關太守題名。元亮心不滿之。問謂某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去者沒然。來何觀焉。不惟如是。太守于民。有父母之道。師帥之義。行路視之。人情薄哉。顧有所不決。江西一道十餘州。此最毒于兵。凡圖畫金石。皆散壞不可稽驗。我最後于諸公。故老遺黎。日就彫零。益無所寄。叩數熙豐來。楊公繪。王公琪。各以文章事業表見。李公宜。又捍難保門。有即墨。平原之功。至于今。誦之。然追其歲紀。官稱已莫獲其詳。姑憑其概。見著之。懼有外焉。獨得王公專。以次贊之。將于此乎。權輿闕者夥矣。如之何。而可贊曰。著而外。猶未著也。疑者于法從闕。又何尤焉。于是始定于王公專。凡若干人。具次于左方。

汪參政生祠室記

紹興三十一年秋七月。詔以御史中丞鄱陽汪公宜。諭刑。襄自行部。及襄陽。所過搜覈。剔隱。凡格而不流。與樂而不上。逮者。咸歸置以聞。天子惟公為信。疏函朝通。音澤夕下。而與國被遺最厚。與國地多山谷。其稍夷者。則漫為深澗。淺澤。不得盡為民資。又當江淮。走集之衝。往嘗與東南巨寇。架賊為巢窟。蹂躪狀。











涪陵進先生初習佛。伊川授其學以大學中庸。而指其法以敬。先生悅之。棄家破產。疲曳妻子以從之遊。及其困。飢且死。不以非義之粟。而易將殞之命。非天下之豪傑。其能建立如此哉。往余在都。有不悅伊川之學者。為余道之。余曰。建炎之初。詔起進先生于河南。無所蹤跡。有野人道使者入嵩山深絕。見先生臥土屋衣襦。蓋蓋皆塵。強掖起之。既至。與宰相不合。遂去。不知所之。此孔氏所謂避世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權乎其不可拔。潛龍也。天地造化有不可羈。或攝受之無難。可謂有力非耶。制伏虎豹。非西方獅子不能。他非余所知也。是時向未熟知先生之詳。後數年過涪陵。見伊川之孫太守程公。示余以武夷胡公憲河南郭公雍諸文。且道所未盡者。乃得其本末出處甚悉。初涪陵未有先生祠堂。公至始克為之。厥遠幽人。有此足以重天下而無與揚之。至今蓋其後徒于伊洛。而轉仄于吳楚。存沒皆不關于故鄉。其疏固宜。惟于先生無所為。而鄉黨之典。與牧守之職。則為曠。非公道問學。教化念其祖而欲崇其徒。英其先賢而欲風厲其後來者。誰與而此。堂成而余亦非平時有慕于其中。而竊見其餘未。又誰當言之。此豈偶然乎哉。先生定。字天授。起布衣。為通直郎直祿閣。亂莫知所終。或云。終于嵩山少林寺。又云。隱居青城之老人村。易姓。迨其今猶存云。

白帝廟記

白帝。公孫氏茂陵。其里也。清水導江。臨邛。其生所歷也。成都。其稱帝王及死所也。魏唐。其廟也。其廟不知其所始。而其事則可次而言之也。嗚呼。更始元年。稱輔漢將軍于成都。欲保郡自守。以待真主。此白帝素志也。美矣。二年。拒更始所遣將李寶。張忠。而稱蜀主。武于漢也。當是時。世祖皇帝轉側河朔之間。未與而更始之政已亂。非武于漢也。武于更始也。猶之可也。建武元年。以成家為號。而稱天子。于是欲與世祖爭天下。向笑言。素志盡反矣。嗚呼。白帝其知天命所歸。而自謂李熊之言。辭曰。帝王有命。吾何足以當之。白帝之知審也。熊曰。天命無常。百姓能之。當之。又何為焉。熊之弗知。非白帝之弗知。又審也。嗚呼。誤白帝者。熊也。六年。世祖親書為白帝平素之言。且曰。天下神器。不可以力爭。白帝其知神器可爭否。耶。是歲。魏書以龍圖歸白帝。白帝得之。與合。拒世祖。嗚呼。誤白帝者。又魏也。魏不能誤白帝。而誤白帝。實以與公孫以亡。其白帝之不幸。非耶。十二年。世祖又移書為白帝苦陳之。且曰。以時自詣。則全。當是時。魏氏誠任滿。田戎。敗公孫。史與。又敗。袁吉。又敗。上師。守成都。白帝其知事勢之去否耶。十二之期至矣。白帝固自知之。而延岑之言曰。男子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嗚呼。誤白帝者。又岑也。方事之急也。張隆。常少。勸白帝以來歸。此劉禪之誰周也。而白帝之言曰。廢與。豈有。天子哉。則已入岑言于先。隆少。忠謀。格矣。岑存而歸。少。死何哀如之乎。嗚呼。使白帝如世祖。指。聖。國。迎。降。保。安。民。與。河。西。資。融。同。功。智。士。之。事。也。既。不。能。然。勢。盡。力。窮。健。決。廢。于。一。死。不。肯。為。姚。泓。容。息。以。肉。委。人。壯。士。之。風。也。泓。之。果。顧。不。及。其。童。兒。白。帝。視。之。壯。矣。嗚。呼。智。士。之。事。不。足。壯。夫。之。風。有。餘。廟。以。祀。之。非。耶。蜀。也。者。魏。取。劉。晉。取。李。取。唐。取。王。特。易。于。他。邦。而。漢。取。公。孫。最。後。于。餘。敵。且。難。白。帝。之。能。高。非。神。勢。疑。衍。之。備。也。岑。彭。來。歛。強。對。也。白。帝。能。開。預。之。劉。向。敗。矣。漢。危。不。得。脫。白。帝。之。能。高。也。嗚。呼。誤。白。帝。者。誰。乎。其。辭。矣。吾。以。為。白。

雪山集卷七

記

涪陵進先生祠記

（案）此記與白帝廟記。遠近似相。實是。孝宗乾道四年六月。實州人。為時所作。

孔氏亡而書存。世以其書。勝士。以為。使。外。驚。之。徒。利。之。故。正。學。廢。而。俗。學。興。其。所。資。者。章。句。言。語。形。名。度。數。豪。傑。之。士。不。堪。以。其。高。明。廣。大。之。體。滯。于。其。間。佛。氏。之。子。有。達。磨。者。自。西。土。來。中。國。斷。拘。躄。之。見。掃。蕩。滯。之。具。引。學。者。以。峻。利。之。途。天下。深。洞。詠。讚。以。為。依。歸。于是。佛。力。始。重。自。達。磨。建。此。宗。而。豪。傑。或。見。其。趣。噓。呵。跋。踏。驚。絕。超。拔。之。功。故。豪。傑。歸。則。留。在。佛。而。儒。者。行。世。多。為。富。貴。威。武。所。制。功。業。名。譽。所。役。有。得。于。佛。氏。之。家。者。輕。之。儒。者。雖。外。不。服。而。內。自。媿。也。普。通。以。來。天下。以。明。心。見。性。之。徒。非。求。諸。佛。氏。之。門。不。可。吾。道。之。妙。布。列。于。詩。書。禮。樂。而。潛。寓。于。易。時。出。于。論。語。孟。子。而。會。見。于。大。學。中。庸。未。有。指。而。出。之。收。天。下。豪。傑。而。歸。吾。宗。故。惠。能。道。一。懷。運。義。元。之。流。不。受。衣。冠。之。所。維。繫。使。吾。宗。得。此。百。倍。于。鄭。元。馬。融。之。元。宋。時。道。廟。所。改。失。之。哀。哉。伊。川。先。生。實。始。標。皇。孔。氏。之。秘。比。佛。氏。所。明。益。顯。且。親。戚。不。絕。衣。服。飲。食。不。易。發。奇。偉。之。事。于。經。常。之。中。天下。豪。傑。自有。天。淵。為。飛。躍。之。地。異。時。插。鐵。繁。竹。成。為。吾。宗。之。歸。孔。氏。之。權。重。矣。







朝廷士奚作有司之慚可既乎何為各有司也縣令于民有父母之道也于士有師之道焉民弗與者在父母士弗作答在師公其病之則以告凡邑之民曰學也者為國養才非虛拘夫士也士也者為國養德非空糜夫官也德足矣位及之所以訓治汝等既富且良而為美俗也于是役與而民驥趨則又以告凡邑之士曰學也者非徒其文也學之本在道士也者非徒其貌也士之實在心所以推之治國平天下惟天子制之有司行之當戴天子無思有司詩不云乎周王壽考遐不作人知本也夫于是以時釋菜于先聖之庭再拜稽首詠歌君師之德以為天而後某為之述曰丙申冬十一月二十八日緒功也丁酉春二月十五日訖事也三十有七者其禮也西而北者其方也其來請者周君之奇朱君絳何君若董君惟新萬君鈞陳君助學之儒生也其更新者潘公子韶邑之令君也公三山人賢而有政事文章觀此其他不問而可知也

張氏和政堂記 (案)此堂是孝堂  
淳熙五年所作

聖言該治道也悉矣箕子析為三正直一也剛克二也柔克三也孔子析為四施之以寬一也施之以猛二也平之以和三也和之至四也三即四四即三寬猛者剛柔之異名也和者正直之殊稱也若之何別之亦嘗引天下之理而伸之乎陰陽氣也晝夜者陰陽之變也陰陽交而四時成焉剛柔形也水火者剛柔之變也土石者水火之變也剛柔交而四維成焉寬猛事也緩急者寬猛之變也堅脆者緩急之變也寬猛交而四端成焉四時全則天和四維全則地和人與同異不相因而濟乃克為和古之人誰其得之仲山甫以之尹吉甫之誦曰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寡不畏強禦不茹夫柔以柔為剛也不吐夫剛以剛為柔也聖人曰寬以教南方之強也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故君子而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仲山甫無偏于南北而會歸其極是之謂致中和者耶近之人誰其得之西安趙公以之眉陽蘇公之辭曰其在官守不專于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言責不專于直為國愛人掩其疵疾匪一于寬致猛以濟其寬也匪一于直致曲以遂其直也聖人曰寬裕溫柔足有容也發強剛毅足有執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趙公入是門哉茲其源乎所發深遠矣今之子抗也平舒肅潔如趙公行夏秋令之子處也合而為此邦此堂之所由作也其試偃仰游息于斯堂之上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而觀之日麗于晝而夜麗于夜而晝則曰關夜則曰闔天

而翁張疾徐皆在我也人無所致其親又何所致其疏人無所施其畏又何所施其侮回旋變化于寬猛剛柔之間水火醴醢梅備矣所謂和羹非耶公名某某其考太師某也父子所傳上之孔氏為宗下之至于今也孔氏之大旨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惟其傳之正也故存心養性而精一執之中弗離和弗散舍德厚矣其不說不練不剛不柔凡形諸外者充和之餘也其可書也已

平政堂記 (案)此堂是孝堂  
淳熙六年所作

上即位之十七年詔以某人為興國太守凡親若故咸止君勿往曰究之習興國者瀕湖為郭其民與魚鱉為居水歸則葭葦莽莽又曰狐兔相參也是諸大吏福是邦以法者若干諸小民訴是邦以法者若干諸吏若術大若小重若輕論者若干諸當驗不驗若若干諸當辦不辦兵若干甲若干推此類其言之又若干其何以當之君曰君命也將若之何何至信然某人欲引去或趨君勿留曰興國久不可為也而今為甚凡倉庫府庫存者若干凡文符可報者若干不可報者若干凡地畝若鄉里可督者若干不可督者若干他不堪誰何者又若干其何以承之君曰君事也又將若之何古之為吏者以職守為業以官守為家漢制則所居之官為姓號傅子孫而疾病休湯沐則歸而與其家相見其勤且專者雖湯沐亦弗出猶有純世之遺風焉古者重子以身臣人由此之故也今士大夫之家固不幸而當其敗壞者則亦極力所務而已未有棄而他之也便為吏者舉擇夫便利美好居之則遠外之人誰與其理者上不鄙為弗能而俾之當此門持此家人主以天下為家者也衆建官師分職內外無非幹之承德而用舉斯為亨也一爰幹母三爰幹父而終爰則父母之靈皆弗及焉故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此季夏國公之倫非委質事人者也且我方其未末則固徐氏之主也今委此身任此邦徐氏則傳舍路入而與國則家也如夫徐氏滋輕矣其敢不力若履危涉難與死生相繫在勞心平時且吉壤者不可同年語也非又笑辭有所難于此則有所難于彼慎重可以為事君之大義非耶已而反側者綏之使安如散者收之使集如勞者保之使康如廢者弛之使寬而後廢玩者震之使發蒙梗者鈐之使戢通滯者舉之使齊形散者厲之使精寬猛相濟剛柔適時而與國之政乃平凡邦國官府之財賦凡官吏卒伍之稍食凡祭祀賓客之勞禮凡都鄙稍甸之政令無或過無或不及而與國之政大平惟其閱義理明閱世故熟致此非難也而不擇則易不問獄訟以大公至正克其心沒諸于淮陽而若易于興國視古人有加焉其堂凡辨地城凡審而勢凡賦功緒凡飭財用事皆弗著著其大略而繁之辭從民志也辭曰我義其巔穹翠摩天君登斯堂意不在山峻峻其址江湖表裏君登斯堂意不在水安在其心在帝之民有嘉有霜有秋有春維帝克聖維民是徇不剛不柔大公至正維君體之又率履之君明臣良相協濟之有熙斯辰有假斯虹萬一欲往來憧憧有晏居查律夜清弗猶弗蕪浮龜沈魚君之歸矣民之思矣有發其陰無數道矣



三聖壇龍祠記

淳熙十有一年六月雨不以時至。太守池陽王公曰：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古之訓也。凡治具致古之度。相今之宜。以次舉講。適有事于上帝。又有事于羣龍。公曰：在田在淵。且在天。龍之所止行也。宜求夫並野。並水而揚靈。即其所止。變之東。隔堤起阜。屹立平湖之中。勢不其高。而巨浸莫能踰。相傳與水俱升。蓋神之久矣。公曰：龍實震爲之。雷亦震爲之。正東之卦也。是地當用東以祠龍之舊儀。公曰：祖宗憲章。至天聖迄嘉祐。愈粹。今皇祐之成式在是。法當用。公又曰：是禮也。文其何以將之。中庸不云乎：至誠不息。則久。久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天地以成。而交參。神其舍諸。公又曰：是理也。隱其何以表之。中庸不云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誠可會幽明爲一家。神其彰矣。聞者信居半。疑居半。成曰：聖人之言。在世。何其取用者多。而收功者鮮也。今將于公乎。於之。丁亥禮行。是時陰雲生。戊子禮成。是日膏澤洽。越三四日至。而雨有餘。越七八日。滂至而不絕。于是疑者皆信。信者皆堅。然後知神道非遠。聖言非誣。某以爲公致天澤。厚民生。其功小。使夫聖人之言。信于天下之心。其功大。天下不取信于聖人。聖人不見信于天下。雖有粟安得而食。諸公名某。字某。其學導源于魯。而會流于鄒。故言行之氣。藹如也。信是理深。相是禮篤。起是工敏。求是文切。汴都趙某以之。觀是舉。審紀是跡。實汶陽王某以之。建諸天地而不朽。實諸鬼神而無疑。噫。此文之所以爲作也。

東坡先生祠堂記

先生以元豐七年別黃。見時。桑下豈三宿。尊前聊爲一身歸者是。（案）聊爲歸。試集作聊與。見詞。好在堂前楊柳。應念我。莫弱柔柯者是。今載集。楊元素起爲富川。聞先生自黃移汝。欲順大江。迤西。江適篤見子由。令富川弟子員李翔。要先生道富川。滿庭芳序所謂。曾李仲覽自江南來者是。（案）江南。集作江東。今藏下。雉李氏。先生口臨皋渡武昌。見詩。清風度水月。衡山者是。（案）度水。今載集。見詞。高安史過。疑重山者是。今藏。臨湖陳氏。先生至富川。見詩。吾曹總爲長江老。者是。今傳富川。見詞。綠槐高柳。啣新蟬。者是。今載集。且藏下。雉李氏。先生自富川。趨高安。與元素。澆醉解別。不及石田。已暮。見詩。惟見孤燈。自開闔者是。今載集。見詞。過湖。攜手。履清標者是。（案）高安。史過。疑重山。吾曹總爲長江。老。過湖。攜手。履清標。之句。今集中。佚之。今傳富川。前三十年。一姬尙及。見。修。短。綠。衫。縵。及。膝。與杖。謁士民。家。無。擇。每。微。醉。輒。浪。適。驢。相。迎。曰。蘇。學。士。來。來。則。呼。紙。作。字。無。多。飲。少。已。傾。斜。高。歌。不。甚。著。調。薄。睡。即。醒。書。一。士。人。家。壁。云。惟。陳。季。常。不。肯。去。要。至。廬。山。而。返。若。爲。山。神。留。住。必。怒。我。書。一。民。家。戶。云。今日。借。得。西。寺。法。華。經。其。僧。欲。見。道。古。云。汝。須。得。我。不。須。得。今。傳。富。川。先。生。至。京。師。入。禁。林。猶。不。忘。此。七。見。書。都。下。全。無。佳。思。坐。念。公。家。水。軒。蒲。蓮。豈。可。復。見。今。藏。下。雉。李。氏。吾。廬。切。與。蒲。蓮。相。鄰。以。小。詞。從。事。欽。惟。元。豐。姪。孫。磨。先生。于。江。湖。之。間。五。年。不。如。是。奚。以。爲。先生。去。齊。安。以。四。月。一。日。至。富。川。以。七。日。

去以十日。至廬山。以十五日。至高安。以五月一日。去以十一日。至吳。楚。梁。宋。河。朔。交。廣。又十七年。不必。致。亦。不。忍。考。呀。

富池昭勇廟記

昭毅武惠遺愛顯者。王而號也。昭勇者。王廟號也。富池者。王廟所也。甘氏者。王姓也。巴郡之臨江者。王鄉里也。某爲秦丞相。王遠祖也。某爲吳尚書。某爲晉穰令者。王子也。某爲吳太子太傅。某爲晉鎮南大將軍。某爲散騎郎者。王孫也。鎮南者。死王救之。于襄陽。晉忠臣也。吳王所仕國也。大帝。王所事主也。西陵太守。升城督。折衝將軍。王所歷官也。破曹公于烏林。于濡須。獲朱光于皖城。遏張遼于合肥。走關羽于益陽。解曹仁于南郡。皆黃祖于武昌者。王生而在吳之功也。捍寇賊。保城邑。與雨澤。救生靈。于元豐。于建炎。于紹興。于隆興者。王沒而在宋之功也。王生而事劉表。事黃祖。皆弗克終。而其孫曾建功立業者。吳也。王沒而歷晉。歷宋。歷齊。歷梁。歷陳。歷隋。歷唐。皆無所寵嘉。而其尤大彰明較著者。宋也。宋有天下。追錄前代忠臣義士。比而能有陰功密澤者。是以王爲褒。公。開寶五年。太宗皇帝錫之也。以王爲褒。國武靈公者。元豐五年。大旱。霖雨有應。郡以狀聞。神皇帝錫之也。以廟爲昭勇者。政和二年。部使者以王功聞諸朝。徽宗皇帝錫之也。以王爲武惠者。宣和五年。道士臧師真。以王功上公車。徽宗皇帝錫之也。以王爲武惠昭毅王者。建炎二年。以靈下。驚張遇。郡以狀聞。太上皇帝錫之也。以王爲昭毅武惠顯王者。紹建炎四年。以陰兵鎮金人。御營使劉光世。以狀聞。太上皇帝錫之也。以王爲昭毅武惠顯王者。紹興二十一年。部使者以王功聞諸朝。又太上皇帝錫之也。王太守將軍于吳。公于開寶。增號于元豐。王子宣和。一再增號于建炎。又增號于紹興。嗚呼。吳于王厚。宋于王尤厚也。順佑。柔懿。凡兩夫人。小君若女也。紹成。紹靈。凡兩侯尚書。若曾稽也。建炎四年。劉元世之請也。嗚呼。吳于王厚。宋于王尤厚也。吳所以興。有五人也。不能退曹公。曹公順流而下。吳必亡。其退之者。周瑜也。不能擒關羽。使關羽卷襄。漢而上。吳必亡。其擒之者。呂蒙也。不能卻漢先主。使先主順流而下。吳必亡。其卻之者。陸遜也。不能取黃祖。使黃祖據中而立。吳弗興。其取之者。王也。魯肅也。肅之言曰。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變。勳。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王之言曰。漢祚日微。曹操。淵。終。爲。篡。盜。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國。之。西。勢。也。劉。表。慮。淺。子。劣。不。可。後。操。圖。之。宜。先。取。黃。祖。進。據。是。圖。規。也。此。二。策。者。吳。所。以。興。也。漢。高。帝。之。興。韓。信。壇。上。之。辭。也。漢。先。主。之。興。諸。葛。亮。廬。中。之。辭。也。吳。大。帝。之。興。王。所。建。取。武。昌。并。荆。州。之。謀。也。周。瑜。呂。蒙。魯。肅。陸。遜。班。也。陳。武。凌。統。董。襲。蔣。欽。非。班。也。後。王。之。沒。千。餘。年。始。與。史。氏。辨。正。而。著。王。之。等。夷。爲。高。非。諸。公。之。品。也。嗚。呼。其。亦。有。數。也。已。按。圖。經。王。嘗。爲。偏。將。領。陽。新。下。雉。今。在。郡。西。大。帝。取。以。爲。武。昌。郡。者。也。按。傳。王。爲。西。陵。太。守。領。二。縣。陽。新。在。陪。爲。富。川。又。爲。水。與。去。西。陵。千。餘。里。疑。傳。未。安。也。或者。爲。西。陵。之。後。易。領。陽。新。下。雉。上。接。武。昌。下。控。海。陽。未。可。知。也。按。圖。經。王。嘗。侯。漢。陽。鎮。富。池。按。傳。王。之。卒。也。未。侯。嘗。屯。富。池。口。屯。半。洲。不。及。富。池。圖。經。未。安。也。今。下。雉。去。富。池。二。十。餘。里。或者。富。池。即。故。下。雉。未。可。知。也。嗚。呼。校。合。山。川。道。路。于。千。載。之。上。其。也。可。以。



關書而王之豐功茂烈則不可以闕書也。受吳之恩報之如此。則王之忠義。又不可以闕書也。宋祚無極。王心亦無極。陰殄北敵。永清中原。其躋登茲王之威靈。誠足以及此也。詞曰。陵谷兮迭為高深。草木兮秋春。明月兮不淪。金支翠旗兮常新。波濤兮驚鼓。龍吟兮蛟舞。瓊簪兮瓊瑤。江妃兮漢女。危動兮星流。扶輿兮雲浮。格澤槐槍兮播落。跋踏虛空兮百萬之貔貅。厲鬼驚兮疾走。沙飛兮石吼。玉劍兮不鳴。天河兮無聲。萬億年兮元功。生死兮哀榮。殺我兮絲我。淮之右兮江之左。綴荆陽兮提封。惠澤兮穹窿。赤縣風塵兮蒙籠。揭龍旗兮在大宮。談笑汎掃兮正帝位于天中。有詔臣某兮。女其為王頌之。拜手稽首兮。曰臣其敢辭。

壓波亭記

湖今以洸名者。是亭今以壓波名者。是以名斯亭者。丹陽陳希顏識後湖蘇公語也。(案)蘇序者有後湖集。或見陳希顏詩話。

曰公之行世。困于言語之波濤。寔老矣。其將靖之懼之云乎。抑憤之云乎。有是哉公之隘也。公聞道最早。其視波濤均于泉壤矣。奚其懼。奚其憤。夫以力御物為壓。與物無說。養力不形。其相忘于道術者乎。何以壓為。然則公意安在。吾不能追躡。特以所見明之。水之本性濇也。波濤其變。非本性也。風搖之。否則石激之。風石之勢。或緩或急。而波濤從之。有所使而然。故曰。非本性也。變也。本性則無所使。互古窮今。常若是而已矣。吾觀于天下之水。環三蜀數千里之域。與夫西戎南蠻。數百國之幅員。會三十三江。與夫數百萬之壑谷。而走諸壘塘。他吾弗知。自夷州達夷陵。名灘四百二十有五。極天下雄奇。而其無聞者。亦且駭神墜膽。鬼神將御遊之。石使之也。至荆州水得平衍。而縱橫大肆。以徹于海。窮諸才辯。不足以發明其博大雄豪之趣。微風乍起。萬波隨興。瞬息變。蛟龍為之掀舞。陵谷山川。弗主故常。風使之也。風石之力亦大矣。而騷人墨客。一編一詠。可使安伏安帖。文章之力滋大矣。韓退之于南山。杜子美于洞庭。玩名山大川于股掌之上。推此類其言之。豈足以當文章之鋒哉。公子文萬人之敵。而有餘者也。初定交于後湖。春秋甚富也。周行天下。熟閱世故。自芽葉拱把。而于霄霄雲。後湖不及見也。洸湖之波濤。少時足以鎮之。後湖已服其奇矣。今三江五湖橫放之。四海不足容也。而況于洸湖哉。後湖當有以處之。吾未嘗登斯亭也。而預觀于斯文。思亭下之風煙。疑遠魚鳥不驚。草木水石。幽暇澄穆。愜然有道之場。塵中無有此也。後湖之語。其然哉。後湖之語。其然哉。吾晚出于後湖。後湖之意未究者。猶可辭乎。作止一如。喧寂並道。無波濤亦無無波濤。無所壓。亦無無所壓。萬物之自然而相為徜徉。此之謂逍遙。而天下之至樂。莫以加于此矣。謂予不信。作後湖于九原。試以問之。

游無窮室記

子王子問于子姚子曰。子好遊乎。吾將與子東絕大河。跨龍門。歷砥柱。而窮其源之與牛斗接者。登岱宗。望滄海。而觀日出。西奔汴。涓略咸陽。訪秦漢之故都。而想像夫阿房。五柞。露寒宜春之壯麗。子能強而從

我乎。曰。能。吾將與子南浮大江。陟九江。酌虞舜之瓦棺。而弔英皇。北傳長城。數飲馬之窟。而眺望三關。阻阨之形勢。子能強而從我乎。曰。能。吾將與子袖手相對。近不離几。遠不離闔。而相與神遊八極之表。朝發軔于蒼梧。夕弭節于崑崙。聲氣不接。筋力不頓。子能強而從我乎。曰。不能。王子曰。子云所以不能者。有所礙也。今夫織蒲以為履。斲柳以為履。伐檀以為輪。象駟以為服。合木以為舟。緝竹以為筏。此六者。世之所謂致遠者也。而卒有所窮。何者。之齊則遠楚。向秦則背越。非齊楚秦越之病子也。吾將使子不履不履。而能行。不輪不輪。而能馳。不舟不舟。而能浮也。如是則無齊楚秦越。是豈不在子耶。昔者子列子之御風也。徐行不見履。疾行不見輪。服而川行。不見舟。筏也。蓬蓬乎與風俱高。寥寥乎與風俱卑。迢迢乎遠而不疲。翔翔乎澹而不自。善矣。而猶有所待也。風行則行。風止則止。是行止係乎風也。行止係乎風。則不在我。故飄然而升。薄乎雲霄。我不能使之降。委然而降。墜乎川谷。我不能使之升。非天下之至游者也。躡肢體。馴聰明。與化俱流。與妙俱宜。而後能游于無窮。今吾子之室。間函丈。席間容尺。人以爲隘也。而達者視之。不然。千仞之高。生于目也。萬里之遠。生于足也。超然越乎目與足之外。則千仞萬里。能為遠哉。函丈之室。容尺之席。其間蓋有無窮之游乎。吾子盍歸而求之。敢命之曰。游無窮。而為之記。

達磨大師行記

江陵張君孝芳。事菩提達磨大師。作行記與俱。以示某曰。為我記之。達磨自竺乾來。燬且。過建康。見梁武帝。旋離道去。終其身于高山之間。夫事佛之力。他帝王未有。加梁武帝者。藉此足以有為矣。而去之何也。梁武徵羅名利之末。固不足以領達磨所付。而魏明者。亦何足以知之。魏明見之三。達磨卻之三。此非有所可否于梁。魏也。孟子曰。舜生于諸馮。濞于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大哉。中士。聖人馳騁之地也。所謂天下之廣居者乎。如長江巨河。下萬斛之舟。而巨風翼之。如平原大川。以絕足之驢。而駕輕車。其力易施。志易展也。英雄好為事業。固與道異。所成如漢高帝。斯已奇乎。其王漢中也。曰。吾亦欲東。安能鬱鬱久居此乎。聖人雖無心于擇土。而勢所便氣所合者。多在夫七曜五行。純全融結之所。自茲功業者言之。所謂建瓴水于高屋之上者也。文士遷鶴而太公來。達磨至洛。而慧可出。風虎雲龍。此豈偶然也哉。南印來東土。越海踰漠。為法求人。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達磨固自云耳。



夫深痛而危蜀趙子之論是。馮子猶不失愛國之賢者。馮子之論是。趙子可勝罪乎。然則馮子非欺人者也。趙子雖不欺人。為人欺。則未可知也。某亦安知某人為能與否。有不令子弟。足見其無賢父兄矣。然此言難信者。此事非某之素習也。耕織當問奴婢。軍營當問武夫。書生非其業也。問佛子僧。其知之固也。至于飲酒茹葷。為僧之病者。其徒未有肯自列也。問他人則知之矣。相公重以軍旅之事。而問士大夫。亦重以士大夫之議而言。帥不以非其業。故耶。古之豪傑。部賓客以軍法。是滅秦抗漢之規也。勳兒曹為部曲。是駕魏陵吳之勢也。近見陳阜卿云。始謂御軍為難。今又指益民兵府卒。乃知不過如此。某云。天下本無難事。意解便。然兵非士大夫之所常習。亦非士大夫莫能深知。此物與鬼神造化相通。非庸人所能輕解。故某前書論。謂欽天軍旅之權。當使漸入士大夫之手。只陳阜卿。張晉彥之流。使居兵間。戈鋌刀架之下。使有古人之風。今數大卒為之。沒世不能。有美績也。敗壞五家軍政。職是數大卒。而又燈燈相傳。源源不絕。態度殊不甚遠。尚有加焉。有陳金而置。必無宿城之奔。有素服而殿師者。必無德順之效。此豈過誤哉。相公以此知諸將之才矣。早還歸廟堂。維新速度。若不易今日之軍政。亦不過今日之武功而已。相公之誠。通天地而開金石。蓋有餘也。然精神寢改于前時。功業未滿于初心。徒使相公深悲浩嘆之不足。前日臨分之際。相公忽動山林之興。退而飲夫道而傷之。詩云。指皇張三作王。大爭奈王。大是。三。踐踏相公至此者。則此曹為之也。豈獨諸將之罪哉。張晉彥聞已得祠。必過維揚謁相公。試留與語。觀之。偶動懷抱。不覺官洩。尚惟鈞想。

與馮相書 (案) 此書亦似  
隆興元年所作

雪山集卷八

書

與張都督書 (案) 此書當是事  
宗隆興元年所作

某自四月離揚州。今至南陵。三日而行四百里。勞苦之狀。不言可知。獨是陰以觀。諸道途。皆最見聞。或可以補助萬一。前書略以某人御下無狀之迹。告之欽天。持兵劫屬官之書。擬刃臨總領之輿。縱火焚編民之草。乘酒擲婦之居。甚不祥也。某在相公左右。未嘗聞之。某猶不聞也。計不復至于相公之前矣。然則相公平日所聞。懼有非其也。夫居人之上者。下之舉笑屈伸。無所不當知之。故能得其隱微。而為之滋洩。古之為君也。或出入而獻之間。曾孫來止是也。為吏者。或言否。儲食之際。出暖至喜是也。凡為此者。無所不知之道也。後世之民。視君如帝。視大吏如神。視小吏如龍。虎豹。可見而不可近也。故上之人。耳目浸狹。而下之人。肝腸浸塞。幸而達也。未有無所歷。且無所託而能也。對面之間。猶有乖隔。況涉數傳之後。相公之尊。其得見者有數矣。見而敢言。言而敢盡者。又有數矣。故某惟相公平日之所聞。有非下情所成。然者。古之君子。以苦言為良藥。以甘言為美疾。何者。苦言之多出于情。而甘言之或浮于實也。雖不肯然。要十之八九矣。前侍相公。因言趙沂來告吳璘之師。復振西人之歸。不絕。近見馮時行移書。唐立

某于四月二十八日。嘗以劄子訴相公。以家貧親老之狀。乞一官職為養。伺候二十七日。不得報。適五月二十五日。再以劄子申前懇益切。伺候又二十日。猶不得報。某竊自疑。相公前後再當國。天下之才超軼。驚邁如張孝祥諸人。皆弭耳下。心。聽命効力。而不辭。不獨相公有以服之。始有以致之也。故近世宰相之門。多人物者。無如相公。詩不云乎。有卷者阿。颶風自南。阿卷則風至。禮盡而士附。某以身試之。而未然。豈有所得罪于相公。窮思深維。不可謂無罪。然不得為罪也。敢為相公陳之。天下之人。苟非國公。綺里之流。誰能無求于宰相。受其求者。尊則求之者卑。惟其尊為卑也。故擊路曲拳。促縮嗚呼。猶以為不足。某今未嘗一涉相公之門。移書而求官。閱月而不至。夫為天子之宰。而匹夫可遙令。且可趣得耶。此其罪則近乎傲。華天下之士。而教養之于郡。其名曰太學。以博士正錄五七輩。相與董治乎其事。其名曰學官。其人雖未精選。而間亦頗有庸。故金銀伏獵。稍不至其間。而某驟出草萊。未嘗為朝廷試用。雖以舍選進士。發身。又烏知其非金銀伏獵之流。而遽有所求乎。此其罪則近乎僭。傲與僭。某不敢有所加飾。獨念前日幕府之廢。亟欲解歸。而未能忘懷于相公。猶僥倖夫一見。而庶幾乎有成。則歸且有辭。以白大人。而少慰其心。是以匍匐奔走而來。至東林而嬰疾。有故人者。館之。蓋將調護。以待其平。而自致相公之前。又慮夫延日淹月。不能以卒安。而結結含蓄之情。有所留滯。而不得疾吐。如茹物于其咽而不下。是以出此迫切率



易之爲而不知其非。夫江淮去行都千里而遠。東林去行都百里而近。不憚千里之行。而辭百里之役。夫豈人情形近乎傲。而心非傲也。某入太學一年而校外舍。二年而升內舍。三年而中上舍。季放月書。苟以事而不至。蓋未有至而弗獲者。歷數前後。或者以爲某積累之頗多。而步驟之最速。且以爲其人能自別于其徒。略無場屋銷落塵滯之氣。而其爲文無所大戾于繩檢。雖間有所不與。亦以其取名之太多而顯等之太顯。與諸其後者。不能無不平于其心。至數某不肯之迹。則亦不過布衣平時之常態。雖浦、馮京、反以得解而取重于世者也。今之爲舉官者。率出于進士之高科。宏辭博學之異選。三舍之聞人。而三舍所居且多于其他。某有其一而又居其多。則亦不可謂全無涉也。五年之積。雖無一日之歷。蓋嘗用大臣之薦得册府之召。近年召試而報罷。不旋踵而物故者。許必勝也。經年而爲舉官者。劉度也。四年而漢無他授者。某也。某似必勝。則猶有喘息苟存于明時。似度則歲月遒邁。殆或數倍過之。某之負譽也。則以某人老授之某人而陰嗾以某人。某人之怒某。則以某爲主坐而不往見。某人之怒某。則以某辟屬官而不肯行。而某人則奉之行之者也。夫某人某人之爲人。自有公論。某人死而某人廢。凡其所排棄者。無不奮迅光明。而有以自伸。而某獨流落棲遲。未解某人某人之冤。幸未至于與必勝同科。猶可以援度而爲例。名近于僭。而實非僭也。相公淵博超明。豈不孚乎其心。而疑乎其形。察乎其質。而牽乎其名。猶宛轉遲回于此。非相公有所靳吝而不肯予。特欲矯揉頓挫。使知官爵之不易得。而世事之難期也。相公教誨之情甚至。某感服之心甚深。然而相公所以遷延者至再。而某所以哀鳴者至三。相公矯揉頓挫之功。不可以有加。而某急切懇迫之辭。亦不可以有進。上之不可以有加。而下之不可以有進。其勢皆將窮于此。方其未窮也。猶有所待也。至其窮也。而不回。而後可以絕望。而無所待。天地之爲秋冬也。風戕霜剝。而物不怨。形槁精乾。而物之望不絕。何者。秋冬于今。而春夏于後也。使萬物知天地惟秋冬之專。而無春夏之繼。其望絕矣。望絕則天地之造化亦窮。故天地于萬物。相資而至于無極者。吾之造化不窮。而彼之望不絕。是以能久。伏惟相公推天地造化之心。略去其傲鬱之弊。而深察其至切之情。度其勢之窮。而無使其望之絕也。是用剴心澀辭。重足叩命。

與虞宜機書 (案) 此書當是事宗乾道五年所作

某乍去恩門。忽忽若有所失。如詩人所謂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瞻望弗及。泣涕如雨。若非恩義相關。豈復滯情如此。伏想賢父子之間。所以鍾意不肖者。若合符節。龜山老禪有云。已到岸人休忘後。未付渡者要須船。蓋記錄可見其詳者。一佛三十三祖。五十二世。一千七百餘尊。無他事業。止是岸岸相濟。舟舟相渡。到岸自己事了。度人佛法事了。達磨謂神光云。吾從南印來。東土證菩提。汝爲法求人。此聖賢傳心付印之急。至勞至苦。至痛至辱。而不辭。載在詩書。揚善推賢。亦是法也。在出世界法。則爲報佛恩。在世間法。則爲報國恩。不獨是學人身上事。自是尊宿性命上事。學人委命以求師。先覺捐軀以求嗣。西來之初。達磨舌爛。甘天下之至毒。而神光斷臂立雪。極天下之至慘。與後世兒孫輩立本來面樣。今世有

堪爲法嗣。而不遇引接之人。有收爲子息。而不堪付授之寄。豈惟禪門。士大夫亦然。某于恩門委身投誠。如須彌山。永無退轉。如恆河沙。永無窮竭。于是恩門于某。未知肯與一指頭禪。三頓棒法否。若謂果然。則野水無人渡。孤舟空自橫。又未知其說也。老子問于常樞曰。何以教我。常樞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非謂其不忘故耶。常樞曰。是已。人情遠則疏。疏則忘。今某遠矣。疏矣。願毋相忘而已。

與虞相書 (案) 此書當是乾道六年所作

某以遠冬之嚴。歷馬嘶。饑風之險。以盛夏之烈。犯覆唐。巫峽之暴。以期年之間。而行數萬里之遠。以一介之微。而當鶴鷄之憤。可謂天下之至危至苦。幸而死脫。遂此生歸。凡身體髮膚。父母妻子。皆相公再與之餘。置勿復道也。某心影意。無意從官。固與相公有言矣。自師友親戚交誼更諫。皆不以爲當。以義相或者。以爲自秦漢以來。王公不復下士。宜少除豪。以相遷就。庶授受之間。兩得其理。此一論也。以利相導者。以爲知己。當位時難得而易失。過家宜亟去無留。不可遷延。持俟命之說。此又一論也。前者之論。謂之宜除豪。蓋自無豪可除。其說非也。後者之論。戒其勿俟命。命者受于天。人若之何。其說益可羞矣。某之所自處者。甚確。其自知者。甚明也。願情有所迫。義有所當。然不得不爲相公陳之。父母既老。兄弟未立。全家所仰。惟某而已。今既不能強行其所不欲。則俯仰所以責任者。未有以當之也。伏念家君好學守道。廉介勤畏。兩任六年。爲統莅者所知。今夷陵法掾垂滿。若至行在謁餘部。不惟數千里之役。非老者所宜。而三五年之次。亦非窮者所易守也。某省能國法之所優。而同列已各有處。又以例之所當得者。願以此移之于親。惟相公哀之。祖宗之朝。有乞以己官于父者。有可以法而格。祖宗以情而從。著在昭陵之錄。可覆視也。伏望相公放祖宗之憲。推父子之情。且念某既不能立身行道。以顯親。又不能視容就祿。以養親。將無所容于天地之間矣。相公備從此請。則某雖死之日。猶生之年。雖不仕猶仕也。竊度相公之心。亦未不能于某忘懷。或有耿焉。故歲所門誦言。所謂如坐針氈之上者。意可知也。是舉可以釋相公之恨。而滿某之願。今而後相公可以想然。而某無所望矣。某官。既銷歸志已決。山林之士。固不當與幸物者相通。此物器之所以絕于司馬文正。而文正重之者也。然不及已。而及親。唯私猶公也。相公雖擢而白之上。出而示之朝。議者亦無以罪某矣。恭惟蒲田丞相與某有十五年之雅。同悲歡于忠賢之際。其死生于某或之間。一燈青燄。對牀而聽夜雨。兩騎蕭條。並轡以行秋風。丞相之書。所謂江淮幕府之契。無如公者是也。又謂每得公書。輒見顏色。此其心不可謂不知。然使某皮焦肉枯。窮天下辛苦之情。心碎膽寒。受人生危辱之極。何冤何負。而至于此。異時丞相將何顏以見天下之士。然此私情耳。而有公議焉。修謹寡過。諒直自信。謂之賢。則不可誣也。今其去矣。爲之慨然。一且。雖張多士。華論不無儻者之歎。台庭既未。並建。則相公獨任其責矣。富彥國營北事。開端而議已集。范希文。韓絳。主理西事。中道而與肆興。異意者。本以害諸公。諸公之身既告。而國家之事亦敗矣。寇平仲收澶淵之功。而做子之譜。起文寬夫策貝州之勳。而登龍之謗。始作。幸成。乃爾。而況于未必成哉。惟冀保嚴自任之軀。峻極維垣之品。某稽首遐瞻。傾



與虞相書 案此書亦疑 乾道六年所作

某伏以即日深秋恭惟一德享天萬年永相鈞候... 昌今八月一日以書達于相公時則在與國入蜀半期而無一字出蜀一旬而致二載有嫌無嫌之異也... 某伏以即日深秋恭惟一德享天萬年永相鈞候... 昌今八月一日以書達于相公時則在與國入蜀半期而無一字出蜀一旬而致二載有嫌無嫌之異也... 某伏以即日深秋恭惟一德享天萬年永相鈞候... 昌今八月一日以書達于相公時則在與國入蜀半期而無一字出蜀一旬而致二載有嫌無嫌之異也...

與李處全殿院書 案此書當是 乾道七年所作

某比者淡月空貞二書後日微聽久矣... 日一節來此陰陽所以分春夏秋冬所以序也... 某比者淡月空貞二書後日微聽久矣... 日一節來此陰陽所以分春夏秋冬所以序也... 某比者淡月空貞二書後日微聽久矣... 日一節來此陰陽所以分春夏秋冬所以序也...

與趙丞相書 案此書當是 淳熙六年所作

某伏以季春正時恭惟威有一德克享天心... 靈降佑德兆知歸鈞候起居萬福... 某伏以季春正時恭惟威有一德克享天心... 靈降佑德兆知歸鈞候起居萬福... 某伏以季春正時恭惟威有一德克享天心... 靈降佑德兆知歸鈞候起居萬福...







路。用之禮樂。惟難稱于光華。畏此簡背。粗服勞于奔走。終坐才疏。而意廣。弗知福過。以災生。至身擠澗谷之危。殆天奪神明之鑒。置符券于雞肋。何以當之。厝烈火于鴻毛。必無事矣。願惟么麼。安用誅鋤。既偶道于嚴科。苟自存于餘喘。塵滿席。祇圖飽餽。以從容。門設常關。不問客來之剝啄。聽蒼狗白衣之改變。任雙兔乘鴈之去來。袖手旁觀。已斷不談于世事。纓冠往救。未能絕念于鄉鄰。但虞覆轍之車。幾作傷弓之鳥。敢謀更始。猶使治民。惟九江據水陸之衝。當一面受襟喉之任。時維東晉。視荆豫以分權。歲紀紹興。發舒新而授節。豈容重寄。乃付陳人。此蓋伏遇某官道大無方。功高不伐。充德益以乾坤之廣。荷仁恩于河海之深。憐不諫之前非。規未來之後效。欽惟俯德。載遇榮期。錫基不待時。正飢食渴飲之日。天地亦各從類。乃風虎雲龍之辰。兼收羣才。共集大事。自揣不堪於一障。何能有補于萬方。某敢不連雙苦形。飲冰厲志。提封千里。當撫摩凋俗。以安居。飛檄百艘。更鼓舞壯夫而効命。

上晁制置啓（案）此啓當是孝宗乾道四年所作。

### 雪山集卷九

啓

代通王制置啓

莫坤軸于西維。蕩著金城之舉。奉雲章于北闕。遺歸玉符之班。停鷁首于江干。留斗標于天末。變離騷傳于尺素。五雲喜近于三台。恭惟某官千載偉人。萬夫重望。大圭不琢。質涵天地之純。黃鍾爲宮。氣韻陰陽之正。文彩步漢。唐之上。風流及晉。宋之間。峙冰玉於螭坳。見之屬目。演絲綸于鳳閣。聞者動心。四方于申伯之宜。九命作周官之收。幅員萬里。歡喜一辭。身留玉壘之偏。聲徹劍關之外。版圖盡入。見黃河天上之源。鉦鼓不驚。下瀟湘雲間之戍。總蜀都權。幾于再闕。兼武侯僅數于兩人。尚籍游刀之跡。未及叩靈之底。戎行小駐。鎮崑崙萬國之西。册拜殊榮。將特進羣公之表。某久淪瀚海。絕望盛明。偶叨半竹之分符。適際介圭之入覲。見紫芝之眉宇。昔嘗觀于英齊。望芙蓉之旌旗。今再逢于仙馭。

代張守謝張都督啓（案）此啓當是孝宗隆興二年張守詳守江州時所作。

持部使者之權。弗能將命。視古諸侯之秩。遽起爲州。悼權疑之罪。盈成噬枯之德。厚伏念某智非語上。才不逮中。竹大道之弗聞。致危機之數蹈。柱墮司刑之密網。實蒙太上之深思。寬其九死之誅。賜以再生之

十年而受坎壞。殊無宦情。一旦而得依歸。頓有生意。以半生之齒髮。與百指之妻孥。實在并包之中。託爲生死之所。某之平素。公所照知。無內美與修能。有靈均與正則。日逾逝而義和不容于弭節。路曼脩而留舒不亟於先驅。伏念某神交吳下之一書。心醉漢中之數面。以此決策。翻然委身。恭惟某官綱維鼓舞之神。而應以無力。負荷英豪之氣。而御之有道。宏知神驚于鬼神。天地之表。博學經緯于帝籍。皇王之間。三代有其人。至秦漢而不聞。六經有其事。更荀揚而弗著。豈謂當代。乃生斯賢。雖祖宗積累之使然。亦期運推移之至此。顧兩宮未滿之願。與四海同然之憐。有大功名。終落公手。凡今人物。誰同此心。儻不鄙夷。願相料理。恐事于此去矣。庚辰西至。迫股浩以見從。其肯爲我來乎。烏大夫猶慮石洪之不至。凡今日全家而求託。蓋平時慕義以來。歸惟所控。提以之奔走。頗有如此客。固未足以滿懷。乃能駕馭。卿亦何患于無勢。行將敏板。豫達空函。遂迎有主人。都無遺恨。跪起如子姪。曷敢不恭。南樓夜月之榻。牀北地秋風之分。概老子有興之際。擬兒了事之餘。詠紅蓮綠水之風流。望黃色赤雲之氣象。容司馬之狂于方外。敢以此施于嚴尊。誌書記之名于壁間。庶來者得以觀覽。

謝四川制幹到任啓（案）此啓當是乾道五年後所作。

萬里中州之宅。曾無隙地。以少留。數仞宮牆之門。夫何窘步之得入。某貧病昭代。露屯半生。與其放浪形骸。而溢死于江湖。曷若收召魂魄。而來歸于家。僕依魏國者半載。事虞公者非年。若問所從之誰。足以無憾于此。惟我三朝之彥。友于二老之間。無日不可無公。託爲司命。在竹亦猶在楚。敢有他腸。恭惟某官負幹旋乾坤之才。而損至于無。挾籠絡宇宙之志。而容諸所有。故能折節下士。至曲奉。舉以服勞。推誠育才。與無故俱存。而同樂。惟來歸之本意。久屬慕于先聲。欲遺以芳聲。悵莫知美人之何許。欲贈以瑤玉。恐不稱君子之所思。雖一再面以相逢。蓋千萬心之未吐。來則官守。甘作庭趨。過蒙綢繆。縉縉之私。頓解蹕



獨沈吟之抱優渥之恩足以融物使窮塗有更生之歎恢洪之度足以成人使微軀有輕死之決念平昔艱難之多阻坐此生僥倖之好修蓋不察今余忠義何似分愁苦登白蘋而聘望則矍矍秋風之不可禁舉素華而習芳則遲遲春日之不可度倚結軫而太息攬研管以徜徉方四顧動泣岐之悲忽三匝得依枝之所蜀道有時而或為豈復與青天之嗟王孫何事而不歸未能忘荏苒之恨暫違幕府往訪庭幃樂莫樂于新相知雖于義頗傷於去速怨復怨兮遠山曲然所親久念于來遲豈家室以相攜託門闕而終老成都萬事之好未免吾廬之少歸巴東三峽之長誰勸北人之莫上

賀晁侍郎敷文開直學士啓

〔案〕此啓當是乾道六年所作

地開井絡肆時鎮撫之庸天麗奎躡增重運嚴之直竊以弓劍歸于永固訓謨秘于敷文既已有山君海王莫對以護昭回之光又當有地靈人傑典領以鎮神明之藏偉五百年之名世統十六郡之提封雨潤松州不觀夕烽之到雲浮玉壘常與春色之新升華河洛之上游改觀岷峨之福地去天尺五低迷接雲漢之章在殿西南密勿近山龍之象恭惟某官羣公事而弗友萬乘學而後臣幸謂尚有英靈驚九原之復作漢唐豈無俊彦覺千載之無光過周公居東之年而不歸比山甫復齊之役而差安知上意蓋有淵謀壻家之藹東海將以據襄陽而盤操劍門之石北向將以率益州而出秦古今未了之功名豪傑難成之事業消上難排之志既格于往日富平大舉之勳復墜于近時誰留碎唾之機付在經綸之手把命珠兼相印胡可無桃林賀捷之詩蹠區落棧龍庭胡可無燕然勒功之頌自量不敏未敢輕辭既適當泛水以依運寧不願攀麟而附翼且如此客于公固未足深語問所從來在某亦可為幸何微生多難薄命少逢精神喪于言語之風波意度靡于飢寒之湯火寄百指夢魂之外山川脩阻而音希過平生道路之間風雪倒殘而力竭磨成老態影虛官情今茲自力以上來所望乞飯而歸去雖進退豈不在已但當師心以行然死生既以託人敢不惟命是聽政使處山林之下何嘗隔造化之中惟期早定于中原俾遂生還于東國白摧朽骨掩繁榮先世之阡紅鼓噓笳剝墓墓故園之棗姑因贊喜少控中衷繼此有陳期于得請

上王參政啓

〔案〕王參政名炎此啓當是乾道六年後所作

南極一星歷荆揚而西上長成萬里護江漢以東流冠兩班文武之崇分萬乘旌旗之半縉路朝之顯册卿士從而大同灼太廟之元龜鬼神依而協吉時際君臣之會情均骨肉之親二人同心治金蘭之契一日不見覺歲月之深曾命往益豈非得已大禹征苗之役未幾而伯益已贊其班師仲山徂齊之行無何而吉甫式遣其歸觀想二臣滿轡驅馳之際使兩君馳神寤寐之間欽惟列聖之相承益重大臣之出使文潞公之帥河北及闕下亦正大昭文之班韓康公之莅陝西即軍中而預左僕射之詔於皇太上既及今王亦遵命以待元老忠獻張公之至即次趙公而秉鈞仁壽康公之還行與陳公而並位

孫汝、所舉、虞允文、陳俊、公居此地。前有成規。恭惟某官以伊尹之一德而闡幽。以周公之多才而應變。照臨四海。義仲之日。鼓舞萬物。以老子之龍。多歷年所而回翔。不終日間而契悟。我見魏徵。自比于匠之礪金。孤有孔明。不啻如魚之得水。山雲之出。有開必先。谷風之生。同聲相應。五百年必與王者有名世焉。而居其間。九五爻利見大人。有親上者而從其類。盡闢天數。非出人謀。總二火以制名符。國家之運氣。賦一壬而定命。合主上之天元。上帝贊之以澤生靈。聖祖道之以貽孫子。恢洪百度。驅理四方。文法技巧之精。有黃龍之象。車馬器械之備。有東都之風。忽千載一時之相逢。將三光五嶽之復合。祖宗有訓。宰相當用。北人周漢以來。太平多從四起。惟桑梓之名邦。日相而褒補之先達。有韓載生我公。益懋其美。實河朔英豪之彥。有雍梁形勢之區。人與地以相當。古至今而莫並。渭上雖耕之志。既格于前代。富平大舉之謀。復墜于近時。留此功名。付公掌握。劉當與而李為輔。時將至則人隨之來。秦易并而羽可圖。謀既定則事從以濟。機觀行臺之建。即知昌運之開。盡使孤生。預知盛事。豈無他人不如同姓。偶受氏列宗盟之中。既見君子。實獲我心。願終身依門牆之下。

通宜州許侍郎啓

繡輪畫戟。占大藩鼓角之雄。緇帆標內。迎寶殿圖河之秘。鬱五雲之多處。居千騎之上頭。敢擊鈴條。枚馳奮。恭惟某官。量涵海嶽。氣塞乾坤。孕楚東山水之靈。為天下精神之選。宏圖甚博。博九霄颯颯之風。獨力不搖。扛萬斛龍文之鼎。雖未見紫芝之眉宇。固嘗聞夫子之文章。月斧風斤。驅英辭于筆下。鏡牙軸。落佳製于人間。數端事業。以兼全近代人才之未有。惟盛。雙溪之形勝。有一王二謝之風流。不忝此邦。賈惟今日。控赤鯉之假。行趨現于天皇。崑白龜之城。暫鎮臨于郡會。某素無奇操。喜慕英游。周旋諸彥之中。奔走盛名之下。四海習擊。臨絕望于亨塗。一識韓荆州。晚晚終酬于素願。麥秋清淑。棠陰靚深。願調六氣之正。用慰牽倫之望。

代通鄧安撫啓

元戎十乘。遙符節制之雄。列國一同。仰庇幘幘之大。曾未遑于守屏。敢先達以空函。恭惟某官。諳貫羣宗。才周數器。大圭不琢。貫涵天地之純。黃鍾為宮。氣輻陰陽之正。九命作周官之牧。四方于南土之宜。養以雨風。春入窮樞之煖。去其蠹賊。霜侵蠶腹之寒。刑德並流。文武兼濟。觀所謂滕王閣。暫看孤鷺之飛。趣獨之未央宮。行從六龍之御。某仰韓北斗。賴楚餘波。弓服矢房。阻絕命。旌幢之下。物華天寶。第馳神翼。軫之區。

通司馬守啓

風聞上徹。亟辭芸館之清班。天度隆寬。尚昇芹宮之舊物。適瓜期之已及。望棠舍以非遙。行修斂板之恭。豫賁空函之贊。伏念某。開而多。疎以近。狂始。緣畫餅之虛名。旋致索癢之巧誘。舟離蓬島。悵紫芝丹草之難逢。路失桃源。想流水落花之故在。望千門而駐馬。豈一飯以忘君。紫陌尋春。敢避紅塵之撲面。青衫獨往。翻愁白首之關心。雖銜去國之哀。未替憂時之慮。每切纓冠而往。何曾袖手以旁觀。自憐牛馬走。



之微。誰念蠶絲臣之意。園蔬未鞠。幸叨倚席之閒。茅舍雖荒。且緩來歸之賦。益遠長安之日。往依刺史之天。楚客悠悠。久恨佳人之隔。魯侯戾止。將陪采藻之游。恭惟某官學詣其源。才周數用。繼元祐宗臣之轍。為紹興循吏之師。銷繁佇聽于來歸。外服豈容于越在。紫宸戶外。即親淑景之移。雲夢澤南。姑借長城之重。及錄車之未至。尚資閣之可窺。得所歸依。忘其流落。自身罹于坎壈。彌念切于冰兢。耳喧牀蟻之牛音。目眩盃弓之蛇影。仰憑德度。俾道官評。儼蒙長者之知。甘受欺予之笑。本無怪事。何咄咄之敢書。但乏酒錢。所賴時時而頻與。

代回晁知郡啓

人生五馬。方假僕以辭榮。客遺雙魚。仰輝光而拜賜。雖重私心之媿。亦增老眼之明。伏惟某官共謂通才。賈惟佳士。必復其始。是為天道之常。能世其家。未斬君子之澤。豈有海函之器。即安斗大之州。合殿春風。行玩紫宸之淑景。誰門森戟。寧須燕寢之清香。某衰謝窮途。欲危小器。雙兔乘膺。本何係于滄溟。錯貝文。偶復加于病類。惟茲冒寵。定自噓枯。甘不崇朝。將快爭先之祝。安知為政。更資樂告之思。

代回鍾知府啓

已受二毛。難勝五馬之寄。遺傳尺素。遠致雙魚之勤。目為增明。心知自媿。恭惟某官受才廣敏。稟器渾成。學術研精。已詣淵源之極。吏能絕俗。亦推士五之餘。致所至之能聲。實今時之良士。清華高選。宜居元都。兩縣之勞。勞均。暫憩廬阜。煙雲之下。某從遊惟舊。託契最深。聯伯氏以策名。因感在原之念。代淮壖而承郡。更嗟會面之難。中更多故之百罹。行對故人而一笑。攜河梁之手。久漂泊以離羣。共燈燭之光。幸從容而道舊。

代通王總領啓

序諸侯之上。非瞻禮樂之華。攝大國之閒。幸錄轉輸之部。入謁尚遙于賓榻。修辭敢後于齋鈴。恭惟某官德廣無津。才全不器。斲鼻有運斤之巧。解牛無游刃之難。六路提封。居海內幅員之半。三軍宿飽。蓋胸中經濟之餘。其安枕席之行師。豈虛樵蘇而後發。留關中之丞相。果成高祖之功。用范蠡之計能。終雪會稽之恥。行膺泥龍。入踐崇班。某濫分銅虎之半符。遙致緇衣之直指。雖風便不踰于一日。然雲從徒望于三台。方當公私並立之時。難圖近效。僅有瀛滄不勝之咎。願賜隆寬。

回李知錄啓

一衣帶之水。方馳想于脩途。雙鯉魚之書。遠遞傳于尺素。無以下體。先于匹夫。鄰里望觀。子孫用寶。恭惟某官維時吉德。為世聞人。略無服疵。粹然操履之迹。具有本末。卓哉踐揚之勳。尚窮步于衙門。首卑飛于下國。天子命我參卿。事勿言州縣之徒勞。宰相安得失此人。但思富貴之來運。某隨綠林下。絕意世間。野渡舟橫。屈指數濟江之日。公家事了。放懷為同社之遊。

回嚴教授啓

王文公之故里。常預瞻于萬蟻戰之場。甘將軍之舊封。幸相望于一牛鳴之地。星移物換。十有六年。目擊

道存百無一根。惟慚客道于尺素。重嘆身先于匹夫。恭惟某官道韻闊深。文機妙密。學問出漢。唐之上。風流在晉。宋之間。將飛舉于木天。稍低回于芹水。範模多士。坐進百能之千。教育英才。是居三樂之一。凡茲同志。自以得師。某蔭宇俱空。膏癯未暇。既已得見君子斯可矣。未必尚論古人而友之。勤春酌于燈前。時赴鄭老同襟之約。立諸生于館下。願聆韓公進學之辭。

雪山集卷十

銘

章德茂破硯銘

廣漢章德茂出硯示余。絕佳。雖中斷墨位猶全。且道所來云。戊子某月日。得于昭化傳舍。初發西水。填某甲歸。鋤某地。見此硯誤碎之。驛吏善某甲。求得以行郵。背居十有六年。作歸汚塞。無硯矣。以緝錢于故硯一易之。吏不為難。剗剗營治。燦然端產也。以示今紫微張公直父。公為之銘。又以要余。余辭不可。銘曰。

鑄于石。藏不密。遭剗剗。熱于江。沈不極。受措擊。雖有眼。弗能鑿。欲避不能。嬰此憾。雖有趾。弗能履。欲去不能。蒙此恥。嗚呼。四皓來而復歸。不如兩生止而弗來。兩生止而弗來。不如漁父莫知所之。

棠陰閣銘

耿耿新堤。有截中流。臥鐵千尋。弗復弗孔。崇崇其閣。以時以作。不疾其符。維民是若。公來視堯。冠佩鏘鏘。拜稽以興。萬鱗洋洋。維帝之恩。如川之長。維公之賢。導帝之滂。率俾我民。近天子之光。公來燕喜。既多受祉。振振其鼓。民奔來趨。公醉升輿。翼者塗塗。維公之澤。如水之潤。維民之歸。視公其天。葦以秋繁。蓮以炎。



滋公則去矣。維公之思。魚泳于潛。鳥集其茂。以公于京。道阻且右。謂撫此邦。公實隨之。嗟民之心。公其知之。公則去矣。無我或道。

簡軒銘并序

古以永興為壯縣。今未必古之如。然亦壯矣。君來為政。弗以壯為病。從容閒暇。則必有道焉。而人莫之或知也。簡軒之建。略呈露圭角。出談笑而應浩穰也。固宜君居東越。誠晦庵。此理其知之矣。銘曰。

敬居簡行。奚大之云。簡不屬境。實在此心。四壤百里。邊淮接湖。事至物來。與雲烟俱。求簡弗簡。則有闕道。我簡爾繁。殊途同歸。莫富于坤。坤以簡能。易從有功。其大亦宏。旁多嘉山。亦夥奇水。意舉目。刊簡即其理。一寸浩然。七竅燦然。隨叩隨應。湛者弗遷。人嗜君勞。我羨君佚。秋乘涼風。春覽華日。何必撫絃。適堪怡神。谷音泉聲。皆君之琴。

嘆帶亭銘并序

士儔周君某介。施君某。求斯亭之名于汝陽王質。施所讚詠。略與山陰四山相符。于是以嘆帶揭之。右軍語也。銘曰。

崇山峻嶺。茂林脩竹。清流激湍。厥妙維六。爾亭已廢。右軍如獨。人有涓涓。地亦瓦玉。於繁攸躋。兼甫咸足。呂曾尹汪。上征不復。山君水王。安得俯伏。有懷斯人。而立于獨。錯綜煙月。軒旋豁谷。雖無此手。亦不塵塵。不能奮飛。徒有遐矚。白雲東南。託爾黃鶴。

贊

石林贊并序

石林。嵒雲葉氏之所遷也。嘗聞石之妙矣。靜者石之性也。動者石之情也。靜者石之氣也。剛者石之體也。光者石之精也。七含于性。故不根而能定。木託于情。故不二而能生。水蓄于氣。故液流而水至。金孕于體。故石裂而金潰。火潛于精。故石夏而火明。箕子以金而廢石。金者石之子也。邵氏以石而代金。石者金之母也。王質以石壽公。石者造化之全。宇宙之永者也。其辭曰。

維公左丞。與石造始。以石之妙。付在其子。維公使君。與石作朋。以石之全。帶在其身。邵氏之微。在物六篇。左丞不然。以心相傳。業業巖巖。莫匪石之天。使君不動。以石為用。靜鎮羣動。對劇百壬。其光而明。以洪斯文。其澤而溫。以篤斯文。凡如是者。尚石之細。抱一全真。出天地之外。出天地之外。是故不殆。役使五行。變千億界。維石所產。直古之幹。閱其孫枝。拂窻捐漢。維石所憑。遠空之岑。或熱為谷。而還為陵。送東鶴歸。皆非其故。有不改者。惟我石林。暨叔範父。

陶靖節贊

謁潯陽刺史。不如交到遺民。遺民見招。山澤素心。為彭澤令君。不如歸柴桑。柴桑衡宇。松菊無荒。不著作庭。不如遊斜川。斜川閒美。層丘清澗。見郡督郵。不如延田父。田父好懷。登舫見候。玩太守華軒。不如把東

羅秋菊。秋菊佳色。露英可掬。留擅將軍。梁肉不如。納王使君。醉耐。醉耐銷髮。身名奚有。為五斗米。不如耕東臬。東臬涼風。我懷良苗。從鎮廷威。軍不如臥北窗。北窗滿陰。清風其涼。嗚呼。無可奈何。而乞食。抱飢叩門。不羞辭拙。不得已而止酒。政恐多誤。大醉堪醜。未能忘懷。而賁子。聊且進杯。天運如此。無可寄言。而影容形。大鈞無私。萬物自森。老少賢愚。縱游天化。而同死生者耶。

自贊

一百年前。蜀山之下。有蘇子瞻。煒煒煌煌。若鳳若鸞。一百年後。楚江之濱。有王景文。波波擊擊。半凝半昏。橫筇踏石。風標則一。英氣颯天。嗟哉難及。贊者子由。畫者伯時。今則渺然。我皆無之。吁。

李平仲贊

有軒冕委蛇之度。然出於時而未昌。有巖壑靜深之意。然游于世而弗藏。富貴足以為浮雲。三旌或輕于屠羊。朝市足以為小隊。柱下或全于首陽。進而崇未必。退而肥未必。封侯萬戶。走子房。絕交一書。殺穢康。莫若斲旁袖手。血不染指。陳中觀鬪。爭不及己。處隱顯之兩間。故人不能深毀。混涇渭于一流。故事不欲全。是此聖人所謂隨時。于夫子可為得計矣。

王稚川贊

靜澗不波。玉沈其底。清而徹。太空無雲。月行其中。明而潔。勁弩駭機。鼓以疾風。剛而烈。落花游絲。無以陽春和而悅。要之一聞百解。不如一攝。一日千里。不如一歇。四海弟兄。不如鳥散。而雲飛。萬人鼓簧。不如金口。而木舌。當是之時。望奔塵者。決曾夢水之關。追執轡者。息躡華胥之國。

徐行簡贊

一寸之眼。照四世界。三寸之舌。卷大瀛海。足踏須彌。步底雲飛。手玩崑崙。游戲指揮。堂堂管葛。不直一喝。鐵錐良平。撥轉三匝。萬古拈掌。羣豪鼓髯。野馬蓬塵。醜難裝天。徐家父子。英氣蓋代。若見妙喜。請禮三拜。趙損之贊。

大年一幅。小山叢竹。德麟三盃。洞庭春綠。遇蘇與黃。乃作金玉。寶玦珊瑚。貴介所服。未之前聞。抄書滿屋。紫微晚香。宜以相屬。豈其戎衣。應此車鼓。舉世英家。眼相具足。事無雪堂。亦有山谷。

拙庵老人贊

一寸之心。無城無郭。雲開大空。塵飛不著。三寸之舌。無浪無波。風靜長川。月明相磨。不練不說。多喜少惱。不伎不求。易退難進。即之也溫。久而愈真。四海一家。莫非弟兄。有睡師德。師德不遠。有枉不疑。不疑受之。得見君子。斯可矣。焉得長者而稱之。毋謂無人。斯焉取斯。

京丞相贊

爾雲之虬。九霄之龍。橫海之鯨。萬仞之淵。有赫帝命。下征人間。其或不然。二十八躡。又或不爾。三百六億。玉皇有子。蓬蒿大千。輔以斯賢。吹噓洪甄。人傑地靈。天寶物華。產茲瓊者。乃其人耶。

許公緒贊



豐而碩者厚也。粹而清者秀也。堅而澤者壽也。擬真丹青之上者。巧者之手也。發揮翰墨之外者。辯者之口也。至于大耳對國師無言。季咸見童子卻走。則巧與辯者。皆瞠若乎其後。

和張總得彌勒贊

捧腹周遊四百州。得抽頭處且抽頭。莫欺肩三升袋。盛了人間萬古愁。

墨竹贊

嶺之森然。劍戟擁林。聽之蕭然。風雨作聲。聞之郁然。粉籜吹響。按之隱然。枝節生稜。雖然。子以意畫。吾以意想。夫天地萬物同歸。是幻本無實相。而況以假託真。以形傳神。以死寄生。以有色見無色。以有心出無心者耶。

文石贊

敷文李公得二文石。其一如人。紫而蒼髯。周其身淡白雲也。衣半領以下。不見其裳。皆雲也。其一如稽首鞠躬。周其身深黑雲也。而衣純素。凡此皆以意命之。而李公以為鍾離權。呂巖先生。滋以意命之也。蓋世所摹寫。鍾離多髯。呂衣白。且呂曉得鍾離劍訣。始能變化飛騰。世以鍾離為呂之師。其擊折則若事師之禮。然李公以意命之。亦非苟然也。物與心相依。故想生天地河山。佛者以爲皆因想。想斷則物無從立。雖然。足以作興道心。獨掃塵緣。方之他。想賢也。佛者教人斷想。而爾說其國諸美樓殿。珍寶香華。食飲聞者慕之。凡想皆妄也。是名妄想。即非妄想。豈不以趣善故耶。

汶陽王子。即李公之意贊之。（案贊詞水。樂大典缺載。）

傳

承元居士傳

藤修。字曼卿。秦山人。後徙象郡。好巖居。自號絡石先生。既知名。更號承元居士。初。居士多兄弟。長曰石龍。子次曰木蓮。子地錦。子扶芳。子附楓。子士鼓。子常春。子敦莫。子白華。子石血。子甘露。子象頭。子烏覆。子續。子斷。子丁公子。千金子。又有釣生。感生。唐顯慶五年。高宗詔太尉長孫無忌。求山澤異產。石龍子兄弟多在選中。惟不及居士。至長安。皆拜尚藥奉御。居士意不自得。以周易筮之。遇井三三。大有三三。其繇曰。木而彫。漆而塗。水而舒。金之剝。附首而居。遇暑而敷。以問太史。太史曰。巽。木也。坎。水也。乾。天也。離。火也。漆。木之滋也。金。水之液也。首者。天之象也。暑者。火之候也。木也。漆也。金也。成之器也。首也。託之所也。巽也。進之時也。子其識之。久而南海匠氏良。遇居士山中。匠氏曰。子外柔而內堅。貌清而神腴。支離蒙籠。與葛藟葛蘿同居。子盍從吾游乎。居士曰。若將何以處我。匠氏曰。子獨勿聞而族賴我力多矣。吾入東陽郡。得氏生。遂與側理子。澄心丈人。齊名。吾入延德郡。得盤生。給事承華宮。貴人幸臣更持之。吾入長樂郡。得喬生。自皇后昭儀出入。皆從。吾入嶺方郡。得龍生。相生。倚生。皆爲世用。吾入南海郡。得竹簾生。木簾生。

今爲平曲侯。木假師侯。子誠從遊。何髮不彼若。居士猶不決。匠氏力引之。乃出。然其質樸。曲相。相隨。甚乃使金氏。姪水氏。潘木氏。堅漆氏。合交致力。其間時居士已老。而華彩儀矩。乃更如通家少年子。開元七年四月。明皇避暑華清宮。忽忽不樂。貴妃使東西頭供奉數十輩。往來關內山東諸郡。求所以悅帝意者。居士聞知。喜而歌曰。承矯龍之首兮。執與山夫之鬢髮兮。萬伏犀之腦兮。執與野人之鶴頸兮。即詣崇元門上書曰。臣外爽中虛。上降下平。外爽則目明。中虛則心清。上降則不擾。下平則不傾。若是以爲天子近臣矣。書奏。即召見清思殿。上悅。稍得親近。會晉陽進角生。桂林進牙生。武都進石生。居士寢疎。頃之。寧州進琥珀先生。荆州復進玉處士。上大親重。由是角生。牙生。石生。其寵益衰。七月二宴清暑殿。罷洗沐。臥承風閣。召玉處士。琥珀先生。居士謂牙生曰。上豈亦須我哉。牙生笑曰。我弗敢望也。而尚何道。居士大慚。是時上新幸文思使李奉趾。宮中早朝。贊者導奉趾班。居士上。居士歎曰。履雖新不加于枕。吾其何以在此。因乞骸骨。許之。流落長安市中。木生。漆生。見居士老退。皆舍去。他日匠氏遇居士。金光門外。問何以至此。居士曰。興廢時也。成敗數也。吾無恨矣。二子始與我出陳。終與我耳。吾有憾焉。匠氏曰。木生幹。而益老。不自持。木漆強調護之。居士力愈。斂卒解去。二子亦散。皆莫知所往。或見之。建康馬巷中。與土生。填生共處云。

平舒侯傳

贊曰。居士在山林。烏有愛憎。輕重于其間者乎。一出而變態。夢起。顛倒流落。至于土蕪同腐。出處可不重哉。玉處士。琥珀先生。其光價重于居士。固也。然貴賤無常。使遇宋武帝者。蓋粉矣。

新篔竹氏最盛于楚。而其良多。新蔡郡。漢征和二年。武帝疾。避暑甘泉宮。顧左右侍御。忽忽不樂。少府進曰。細旃重席之上。所與從容者。誠不稱陛下之意。臣聞楚竹氏多材。陛下試裁擇焉。上乃召拜平舒侯。女兒曰。爲婕妤。女弟通爲夫人。上稍近幸。平曰。臣之別族。孤高秀文。其材宜在臣上。隱積布黃石山中。不出。陛下能致之。安枕而臥矣。上召東園主章。將作大匠曰。誰能爲我致。東園主章辭曰。往陛下詔。臣召杞生于南山。梓生于北山。二子。臣之友也。今竹君與臣無故。徒往無益。將作大匠曰。臣以大匠爲官。無所不當。與至。稱詔召。草儼不動。乃使鉅平人利。金城人剛。徵齊之。草意即解。又使姑蘇人修。內黃人起。龍編人密。相與調護。至長安。草身長八尺。膚澤凝淨。上臥涼風臺。望見草。良悅。草曰。臣無心求陛下。陛下召臣。臣舒而來。非用臣。臣卷而去。上笑曰。在野則惟君。今卷舒在我。不在君也。且我老多病。雖煩強。與我相依。上疾尋愈。于是制詔丞相御史曰。草誕跡林野。不爲時用。適者朕身試之。合節稍潤。體柔而性堅。列爲文章。揭比綜錯。縝密華整。各中規矩。髮旁萬幾。炎蒸偃薄。神志憤發。草夙夜陪殿。清制爽規。解豈獨煩。安安朕躬。厥功茂焉。其以代郡之平舒千二百戶封草。草頓首曰。生臣者天地。成臣者將作大匠也。徵此人。陛下安所用。臣願分國邑之半奉之。上亦以東萊之曲成七百戶封大匠。爲曲成侯。人以此多草之賢。久之。草益親近。自衛皇后。李夫人。鈞弋婕妤。後宮幸御者。草未嘗輒避。后夫人亦皆昵愛之。說引其



族自近。然莫得與比。族父青州刺史。為公與。曰。子以長才清節。植立山林。為衆所高仰。今附近人。主。便仰翻。惟主意是視。而又。錯。嬖。陪。助。恭。專。玩。臣。弄。兒。擁。持。拂。嬰。子。會。弗。差。奈。何。曰。會。合。無。常。遇。時。則。親。背。時。則。疏。一。日。時。節。變。移。上。意。轉。遷。吾。不。在。九。其。之。無。編。則。日。南。之。西。掩。矣。甚。則。與。鬼。薪。同。論。事。固。不。可。知。也。人。生。適。意。耳。尚。何。言。是。歲。九。月。上。幸。河。東。祠。后。土。詔。臨。成。侯。溫。蒲。領。侯。厚。從。中。黃。門。謁。者。稱。攜。單。借。行。上。燕。羣。臣。于。汾。水。之。上。中。觴。作。秋。風。之。辭。上。凜。然。不。懌。而。能。中。黃。門。欲。納。單。疑。門。令。引。卻。之。曰。尊。有。大。罪。三。乘。直。就。曲。推。剛。化。柔。毀。平。日。之。節。不。可。復。列。士。林。其。罪。一。也。昵。近。帝。所。甘。適。主。欲。專。使。燕。私。無。以。禮。正。君。臣。之。義。其。罪。二。也。十。時。戀。寵。不。知。進。退。沈。頹。屈。體。自。託。僕。妾。之。手。其。罪。三。也。上。嘿。然。乃。盡。罷。歸。竹。氏。寢。郎。平。徒。陰。館。疑。好。圓。徒。重。合。夫。人。通。徒。曲。梁。單。願。就。國。上。不。從。往。海。之。東。州。更。封。漏。隊。侯。食。非。柯。之。漏。隊。三。百。戶。征。和。三。年。四。月。上。自。長。樂。溫。室。從。御。溫。涼。殿。思。竹。氏。兄。弟。使。使。視。之。皆。垢。弊。枯。槁。而。草。尤。甚。不。敢。出。見。使。者。上。方。詔。別。選。竹。氏。之。材。以。聞。復。以。單。長。子。爽。為。安。舒。侯。又。封。其。族。子。瑋。為。陰。密。侯。潤。為。廣。柔。侯。華。為。細。陽。侯。淨。為。平。曲。侯。分。道。給。事。長。信。增。成。掖。庭。椒。房。他。諸。宮。殿。竹。氏。侯。者。五。人。支。孫。牛。胃。姓。桃。氏。遷。巴。西。遂。與。安。舒。侯。異。族。

太史公曰。吾聞竹氏之先。常顯。成康之間。成王病瘳。與天球河圖並列于庭。受順命之道。宣王之興也。為之安宮室之寢。致男女之祥。斯干之詩。作焉。新侯遇武帝。受恩席寵。無與等夷矣。始終之際。何其異也。吾從上行。幸甘泉。五柞。長楊。及視雍時。汾曲。上。關。壘。封。秦。山。觀。寒。暑。推。移。愛。憎。變。遷。奚。獨。斯。侯。哉。

趙生傳

石泉子。姓綠氏。齊城子。姓白氏。本同姓趙氏也。初。趙氏與酒氏世相須為官。酒氏者。仕周為酒正。其官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祭祀天地。祇供王后。世子。饗賓客。士庶子。若老。孤。子。凡。儀。行。酌。數。器。量。與。名。物。賜。頒。皆。有。齊。契。成。要。其。繁。重。如。此。然。無。他。助。專。資。趙。氏。力。是。時。古。近。族。姓。簡。趙。氏。惟。石。泉。麥。城。兩。房。此。兩。房。子。弟。資。高。下。酒。氏。隨。調。適。之。而。皆。能。成。美。才。故。兩。家。絕。厚。善。無。等。比。其。後。酒。氏。更。相。傳。送。酒。式。多。廢。而。兩。家。往。來。本。末。恩。意。不。斷。孫。罕。通。知。者。故。酒。氏。視。石。泉。麥。城。良。疎。豆。氏。桂。氏。藜。氏。霍。氏。舒。氏。越。氏。皆。排。根。趙。氏。優。進。謙。曰。石。泉。麥。城。緩。也。不。足。用。酒。氏。感。之。亦。撓。曰。緩。也。不。可。用。二。子。爭。弗。能。得。始。趙。嘉。臣。沮。渠。王。高。昌。傳。八。主。矣。貞。觀。十。四。年。交。河。總。管。侯。君。集。平。之。俘。其。王。智。茂。以。歸。關。東。士。大。夫。以。趙。氏。為。愧。諸。遮。止。二。子。者。因。汗。岐。之。二。子。內。自。醜。于。是。即。居。石。泉。為。綠。氏。號。石。泉。子。居。麥。城。為。白。氏。號。麥。城。子。他。優。進。者。皆。冒。趙。氏。而。蒲。氏。勝。氏。連。氏。蒼。氏。雖。出。亦。竊。借。趙。氏。以。行。與。豆。桂。爭。衡。矣。曾。有。詔。緝。王。氏。族。于。是。金。城。米。氏。詣。關。上。疏。曰。臣。聞。趙。氏。之。先。后。稷。之。子。不。留。生。而。有。文。在。手。曰。趙。氏。有。才。子。二。人。長。曰。石。泉。次。曰。麥。城。問。酒。氏。弗。職。引。有。文。在。手。曰。趙。氏。不。留。之。孫。氏。之。趙。氏。之。變。也。趙。氏。有。才。子。二。人。長。曰。石。泉。次。曰。麥。城。問。酒。氏。弗。職。引。此。即。以。為。不。留。也。不。留。之。孫。氏。之。趙。氏。之。變。也。趙。氏。有。才。子。二。人。長。曰。石。泉。次。曰。麥。城。問。酒。氏。弗。職。引。異。族。蒙。正。宗。與。趙。氏。子。孫。顧。反。他。外。避。媒。孽。今。綠。氏。白。氏。是。也。陛下。幸。詔。有。司。條。源。緒。本。門。望。勒。成。當。代。言。典。伏。惟。追。懷。后。稷。之。烈。深。嘉。趙。氏。之。勳。訓。齊。酒。氏。之。官。治。辨。他。族。之。目。蓋。正。二。子。之。系。臣。昧。死。以。聞。帝。

下其書有司。酒氏免冠。置對曰。臣愚不知古今沿革。真偽之變。陛下幸教弗誅。請按本始。趙之。臣願與趙氏締前好。規後嗣。糜身報德。奉千萬壽。帝乃詔中書門下。酒氏過誤。厥故喜新。其釋勿治。夫辨族宜嚴。錄才宜寬。綠氏白氏。可復姓趙氏。豆氏桂氏。諸族。朕聞之。與趙氏有連。其聽姓趙氏。如故。令有司別其房為支族。有司以故事奏請。如詔制可。

贊曰。趙生之名。始出自唐通元先生張果。生。儒稱也。秦漢多道之。或曰。生。少稱也。賈生年二十餘。諸老先牛皆生之。非也。鄭生年六十餘。伏生年八十餘。豈少也哉。生。天姿清白。自喜。人多阿何之。疑老猥自蒙醫。所謂埋光鑿采。非耶。及遇米氏。相資以成功。豈然故不沒也。嗚呼。行世當如此矣。

玉女傳

玉女者。其出身甚微。荒居蓬蒿。少小不為鄰里所愛。號曰。蠻。又曰。苦。低。弗能得美稱。寢長稍憐之。更號曰。益。明。又曰。貞。事。母。甚。孝。故。又。號。曰。益。母。玉。女。者。得。諸。唐。高。宗。后。武。后。于。是。其。名。始。顯。人。爭。奇。貴。之。當。武。后。稱。制。微。儀。惟。弗。御。顯。朝。羣。臣。決。萬。幾。于。是。年。垂。八。十。矣。見。者。老。之。是。時。方。開。明。堂。建。天。樞。鈞。鼎。受。圖。四。方。百。蠻。咸。朝。集。京。師。后。患。之。間。語。幸。賢。尚。藥。奉。御。顏。澤。曰。臣。聞。有。奇。女。在。民間。號。曰。益。母。妙。能。變。化。顏。色。第。生。長。荒。寒。陛下。習。觀。秘。掖。采。女。美。人。懼。不。如。指。后。曰。誠。有。異。矣。他。嫌。載。初。元。年。五。月。五。日。后。燕。羣。臣。于。蓬。萊。宮。退。御。舍。風。殿。澤。引。內。益。母。翠。衣。素。袂。紺。纓。儀。矩。支。離。后。不。擇。侍。御。皆。笑。澤。曰。臣。嘗。以。聞。陛下。幸。詔。臣。惟。能。是。采。臣。是以。敢。奉。詔。陛下。查。試。諸。弗。剛。臣。當。坐。罔。上。后。領。之。澤。引。卻。益。母。趨。西。廂。益。母。離。見。室。風。服。器。備。戰。栗。澤。為。飲。火。近。之。俄。衣。冠。面。目。熏。灼。香。黑。后。偷。見。疾。戲。曰。去。姑。自。治。己。毋。庸。謀。人。澤。曰。臣。聞。金。鍊。則。精。人。鍊。則。明。益。母。新。從。下。土。來。微。也。其。變。色。失。度。固。當。惟。陛下。寬。之。后。曰。我。何。心。第。若。是。將。安。用。澤。曰。誠。蒙。陛下。厚。恩。願。少。遲。之。后。曰。無。傷。願。適。終。何。如。澤。再。拜。謝。曰。願。昇。臣。妻。段。氏。妾。盧。氏。為。氏。救。護。遇。且。夕。視。且。欲。速。則。弗。成。陛下。幸。寬。期。俟。之。段。若。盧。為。俱。賢。也。數。數。進。苦。辭。烈。語。居。十。餘。日。澤。曰。可。矣。白。入。之。后。猶。持。前。說。既。見。大。驚。光。潔。明。潤。非。宿。觀。者。也。遂。大。被。愛。幸。益。母。善。候。伺。每。后。起。顏。面。將。受。朝。益。母。從。旁。調。護。顏色。光。新。鮮。妙。問。不。時。為。容。左。右。趨。傳。呼。益。母。益。母。至。即。榮。然。他。昭。容。修。容。諸。御。女。皆。真。敢。優。進。內。熱。願。后。性。剛。危。厲。惟。益。母。能。調。娛。之。以。故。後。宮。鮮。先。而。外。廷。亦。少。安。天。授。二。年。制。詔。中。書。門。下。朕。春。秋。高。重。以。徐。敬。業。程。務。挺。裴。炎。之。變。多。戚。寡。欣。平。原。文。子。益。母。擁。護。朕。躬。改。色。回。容。俾。朕。精。神。弗。衰。厥。功。茂。焉。三。妃。六。儀。皆。弗。稱。其。賜。號。玉。女。幸。相。率。百。官。伏。紫。宸。殿。稱。賀。即日。改。元。長。壽。神。龍。元。年。后。徙。上。陽。宮。意。不。自。得。華。益。落。不。復。利。幸。玉。女。初。暴。貴。承。間。從。容。言。顏。澤。妻。供。養。勞。苦。狀。乃。以。段。氏。為。儀。澤。郡。夫。人。盧。氏。秀。容。縣。君。烏。氏。華。陰。縣。君。澤。為。壽。光。縣。侯。人。以。此。多。玉。女。稱。長。者。

贊曰。玉女之先。曰。雅。知。名。東。周。之。際。中。谷。有。菹。是。也。後。轉。側。不。常。而。以。居。中。谷。為。正。郭。璞。劉。歆。數。為。時。人道。之。而。弗。著。其。功。能。至。玉。女。成。武。后。之。朝。貴。重。矣。彼。其。初。居。中。谷。者。慨。嘆。駭。泣。亦。各。其。所。也。







耕行其義也。故植芸耦耕。孔子弗與同其羣。今君年五十有五以死。而無為階仕之哀哉。士之尊賢。非王公之尊賢也。天位天職。若天祿。皆天之物也。王公有之。而弗可獨則當與天下賢者共之。故費惠晉平。終于此而已矣。孟子屈而士之卑之也。今君年五十有五以死。三者無一日加焉。哀哉。或文仲其稱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弗與立也。見賢弗立。王公之至醜。而世恬居之。則賢誰與為媒以達其志。道之不行。我知之矣。哀哉。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災祥非士所當計也。竊位不足以醜蔽賢。而後以不祥驚之。然固自若也。則君子所以佑賢之意。殆將窮耶。哀哉。死者已矣。而賢者之存于世。或老且窮而莫舉之。若君所師清湖先生徐君存者。胡可謂無人乎。哀哉。余之哀如此。又廣其意而為之辭曰。

余于君悲也。有不堪其悲二也。有可以塞其悲亦二也。有不獨為君悲而為世悲又二也。有不獨為世悲而為我悲。不可以一二數。而無窮極期也。道與位相依。有道而無位。則不堪其悲一也。德與年相隨。有德而無年。則不堪其悲又一也。有賢猶子增之以益崇之。則可以塞其悲一也。有大宗師濟之以不朽之資。則可以塞其悲又一也。生民賴賢以濟。有賢于此而宛窮。使利澤不見于世。則為世悲一也。王公倚賢以榮。有賢于此而槁死。使養及于在位之公卿。則為世悲又一也。士君子資賢以益。有賢于此而先逝。其感而不得見。同時而不及。誠則我悲何有窮極也。

王仲說哀辭并序

王仲說大夫。仕于時。不苟于其職。繩繩律律。引義助法。操切事情。他人不足。仲說有餘。所謂能者非耶。然天下學士多。仙怒之。豈所謂人情者哉。語曰。才者。帥也。不才失魄。非虛言也。察察似刺。果似。其汲汲似。世所以病才。蓋亦有端。非苟而已也。真偽相形。能古相臨。所謂莫能兩大者耶。勢逼伎生。故緩不切事。不謂之迂。謂之大體。釋無能為。不謂之庸。謂之長者。斯言之行于世也。才者病焉。昔者趙廣漢以擊斷死。蓋寬饒以抗直誅。李德裕。郭崇。以果敢斃。裕于才者凶其家。足于能者快其身。不亦悲乎。儻哉。游哉。聊以卒。此不亦無咎無憂康寧而考終命耶。然立志之大。不以彼而易此者。不肯自欺其心也。吾于仲說之死而哀之辭曰。

五溪兮紛流。塞不進兮淹留。涉其淺兮濡。亂其深兮無舟。日冉冉兮。下鬼出遊兮。庭有鐘鼓兮。左春華兮。右秋素。滿堂兮。芳菲出。門兮。不。虎弗。今君車。亦平生好遊之故也。進無底兮。退無依也。吁。嗟已矣。命之。也。湘水之上兮。九疑。豈往兮。陳辭曰。維帝其天兮。臣死無歸。

誌銘

周德昭誌銘

易有否泰。其言天下治亂備矣。君子小人內外消長。否泰分焉。故君子有位而後天下治。反是殆哉。岌岌乎斯民也。江西有君子周其氏。所其名德昭其字。位止于。既致仕。以宣教。即終其身。有文學。言語。于太學。時其為士也。有政事。于。之長沙。柳之永興。時其為官也。有德行。于。之臨川。時其為鄉老也。

斯亦無憾矣。嗚呼。君子所計。非其位也。位者。載道之器也。故仁者在高位則宜。賢人在下位而無輔則悔。君子所計。非其位也。道也。君子不得其位。奚損而弔之何哉。宣和四年。議復燕。要人有。交者。密訪之。君言不宜。且後思必大。會本兵者。方導。不敢以聞。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師。君賦書論天下所以存亡。當國者交。謙。無能為天子語。二年。天子。于。城。敵帥以我臣為力。相與。于。太宰。張邦昌。君。遮。勸。范。瑄。絕。苦。瑄。弗。聽。嗚呼。推此類。其言之。君子不得其位。不可以為大事。非耶。當是時。君。博士。弟子也。使君在位。或如君者在位。在位矣。君臣又相得也。則伐燕之舉。可定。卻金之策。可遂。立楚之議。可格。雖未必能然。其始。庶幾乎。故邦之與。喪。有可以一言決也。君既無意于世。自號足翁。其終八十有八年矣。見崇寧。宣和之。恬。熙。見。靖。康。之。假。援。見。建。炎。之。中。興。見。紹。興。之。載。寧。見。隆。興。之。乾。道。淳。熙。之。隆。興。嗚呼。其。閱。世。之。長。如。此。事。業。不。著。于。時。德。澤。不。加。于。民。然。而。以。善。舉。救。人。命。以。善。言。救。人。心。蓋。三。十。餘。年。于。其。鄉。又。延。及。比。境。其。功。亦。豈。少。哉。曰。輸。曰。袁。曰。擇。其。會。王。父。王。父。若。考。也。曰。昱。曰。景。曰。三。俊。曰。三。省。曰。三。益。曰。佃。曰。信。曰。侯。其。子。若。孫。也。某。氏。某。氏。張。氏。其。曾。祖。王。母。王。母。若。妣。也。黃。氏。其。婦。也。初。王。父。擢。嘉。祐。八。年。進。士。異。等。後。六。年。鄉。人。王。介。甫。得。政。意。下。士。可。華。驅。動。之。乃。陳。介。甫。所。建。為。非。是。又。慶。書。以。切。確。之。遂。不。合。晚。為。蘇。州。以。死。君。逮。事。之。其。淵。源。所。漸。豈。淺。鮮。哉。銘曰。

縣以臨川。鄉以長寧。其山壑谷。君子有之。降爾遐福。歲以丁酉。月以壬子。日與歲一。君子宜之。保爾多益。書以九齡。狀以煥之。實維陸氏。有連于茲。介於之。今實以時。是歲仲秋。吉日辛巳。乃格乃。如其所志。維君有室。誠意正心。欲觀其人。蓋放厥名。華聖一門。縣此塗出。達者得之。何事不畢。視君斯室。瓦解冰融。誰謂君死。如月當空。百世之上。百世之下。其誰與歸。當有知者。

東平王君錫誌銘

王氏去山東來江南。自甲叔君玉發科。始更為儲家。君玉資豪爽。妙言語。不屑措意生理。惟丙叔君錫事乙兄。惟謹。陳力。庀事。于。有。無。贏。縮。之。間。君。玉。推。心。倚。之。某。是。時。甚。稚。年。旁。觀。丙。叔。于。乙。兄。蓋。精。確。非。矯。飾。也。少。孤。長。以。李。觀。之。字。為。名。而。君。錫。表。之。間。關。多。依。君。玉。方。秦。氏。奉。金。人。凡。索。無。少。遠。乙。叔。秀。叔。與。安。陽。郭。氏。為。情。夫。婦。皆。當。行。君。玉。聞。之。亟。命。君。錫。自。巴。陵。趣。豫。章。趣。錢。塘。祈。哀。當。位。者。雖。弗。諾。殊。可。壯。也。某。向。記。其。從。都。返。命。形。枯。足。裂。固。已。太。息。今。世。兄。弟。之。風。衰。薄。而。君。錫。能。如。此。于。季。孟。雖。不。皆。然。斯。亦。難。矣。某。稍。進。有。益。聲。見。多。方。我。無。同。氣。之。風。求。如。君。錫。于。君。玉。何。其。鮮。也。今。世。兄。弟。見。先。登。則。嫉。見。不。羣。則。忌。沒。情。而。不。已。則。艾。夷。之。某。嘗。涕。泗。橫。渠。而。弗。禁。也。君。錫。生。長。亂。離。視。詩。書。希。闕。然。樂。見。其。兄。飛。騰。翺。翹。每。告。語。則。動。喜。色。益。為。之。奔。奏。報。悔。此。風。非。當。世。之。君子。見。謂。誦。讀。者。比。也。君。錫。遇。事。多。機。問。關。往。謀。見。昔。人。挾。智。術。而。取。功。名。者。愛。之。尚。逢。時。仲。志。事。為。雖。不。純。當。可。觀。也。晚。依。先。隴。勞。生。六。十。有。三。而。死。瘞。其。某。地。某。原。子。某。孫。某。而。誌。者。甲。姪。某。也。銘曰。



坐見于越。食見于羹。夜航溪而十往返。靈巖山而百降登。客有問焉者曰。造化治形。耳目分職。耳則司聲。目則司色。彼聲色之無有。顧耳目之何得。胡乃廢寢興。輟飲食。墮目于窈窕之境。喪耳于默默之域。王子曰。子嘗覽于綺川之亭乎。曰未也。綺川何如。王子曰。子欲聞之乎。曰然。然則爲子言之。綺川之上。巖穹谷淵。青松魁奇。翠竹淨娟。絡以蒼藤。激以飛泉。聲如應和。上徹雲天。百鳥吟呼。或高或低。或像疾而激烈。或清深而透迤。如天球大鐘。並作于庭。笙以小雅之南陔。歌以召南之采蘋。綺川之下。洲渚參差。綠水紅蓮。汎兮和依。露漙而清。風搖而靡。月麗而皎。煙蒙而奇。白蘋青蕩。前導後隨。屬玉鸕鶿。戀不忍飛。如洛水之浦。巫山之陽。戴金搖兮。烟耀振文。似兮。屬此其大略也。故曰。不律呂而聲者。天下之至聲也。不黼黻而色者。天下之至色也。且有喜而無憂。有利而無害。有得而無喪。有成而無敗。今夫洪震纖響。銷神奪精。命之曰伐命之兵。豐頰長眉。秀骨鮮膚。命之曰銷軀之極。非獨聲色而已。美酒甘餐。溫醇濃澁。命之曰腐腸之毒。綺衣選裳。靡曼繁鮮。命之曰沈溺之淵。子亦知之乎。於是客俯而思仰而歎曰。嗚呼。殆哉。容與夷猶。而戲虎狼。再行舜趨。而涉壘唐。然則流蕩遙逸。清宮洞房。眩曜恍惚。蜀文吳章。邪氣凌襲。正氣蔽藏。精魄紛紜。若有若亡。日盛月新。乃溢而傾。嗚呼。殆哉。向也。吾見子之陋。今也。吾見子之高。小人敢不敬再拜受賜。

雅

擬相宜撫度公壽碑并序

乾道三年丁亥十一月壬子二日丙寅仁壽虞公生之日。壽雅所爲作也。私慶也。曷以雅。大賢之生。天地有運。陰陽有數。星辰有度。鬼神有謀。關於天下大也。曷爲大宗廟有依。生靈有歸。禮樂有託。道德有宗。其爲大明也。崧高之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烝民之詩曰。保茲天子。生仲山甫。誦其人。本其生。非以其躬。以其嗣也。故曰。維周之翰。又曰。天監有周。私道也。曷以雅。崧高之詩曰。以贈申伯。烝民之詩曰。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禮則私情。則公也。曷以爲公。天生烝民。好是懿德。民之章也。無諱于古。無浮于今。某無尤焉。維是有豐茂之德。而無肆好之心。有恢宏之功。而無程清之章。此則某之竊也。

漢清

漢水之清。其石皦皦。仁壽公來思。漢水則清。漢水之濁。其洞渙渙。仁壽公往思。漢水則濁。農耨于野。不疎一苗。賈驥于郊。不斲一毛。公在襄陽。民生道途。公來自吳。襄民感盛。止公毋蜀。金我襄城。湯我漢江。春我之筐。秋我之箱。我耄歸歸。公昔年之而曷捐之。

雪山集卷十二

賦

閩北廬賦

波激激兮江平。上有楓兮秋清。聆極浦之遙聲。曰。此豈廬之初征。上手攸勞。征行良苦。大荒多霜。長河多風。背河而南。川原蕭條。無食可支。幸而至于此也。既勞之。且訊之曰。燕趙之野。土梗俗勁。慷慨大呼。前無白刃。齊負東海。曾挾龜蒙。士辯而智。躡高氣。洪三秦。以西狎武。喜功。今皆弗聞。爲有爲無。以爲有耶。固未有益。精忠之烈。建聲效于中都者也。以爲無耶。山川與氣。星辰定區。奚獨于今而變于初。言未既。若將緩翼。使味。唯吐復吞。未及有言。又進之曰。凡汝所經。與汝所知。比屋赤子。爲喜爲悲。飢兮何食。寒兮何衣。故老遺民。爲亡爲存。城郭苑囿。桑麻草木。爲仍其生。爲一掃而更。山兮崇崇。爲陷而深。有淵其谷。爲壘而平。古帝園陵。繞牆崇扉。爲雄茂而森肅。爲寒涼而慘悽。秘殿崔嵬。遠前沈宮。爲丹青不改。爲荆榛兮灌蕞。異芳名英。瑰奇怪石。爲形貌之猶然。爲蒼莽而不可蹤跡也。吾惟汝問。幸告其故。勿簡而疎。勿誕而誣。于是哀鳴嗷嗷。若避若息。倏飛去兮。不可追。踏落日兮平蕪。

綺川亭賦

若溪之北。有山曰貝錦之山。並山而西。有亭曰綺川之亭。仰睨葛仙之丹鼎。旁招下山之白雲。王子受之。



我孫墨嬰公昔體之而為置之。日月踐履勿驚公色。霜露烈烈勿華公髮。公髮勿華我生則退。願彼蒼天佑我皇家。

江壇

江之云云。值之責責。敵之休休。震于鬼裔。仁壽公一臨。靡靡其傾。江之洋洋。魁之揚揚。敵之煌煌。孔熾厥芒。仁壽公一臨。蕭蕭其涼。天子在宮。有恫恫也。神主在廟。有震震也。暨我國人。以莫不傷。在宮雍雍。金石其音。在廟湛湛。虎兇其肩。暨我國人。以莫不寧。在庚之寅。維公其生。在己之辛。維公其成。而有斯厄。而有斯人。匪天之私。伊宋之仁。大江之流。采石之津。波之淪淪。石之齶齶。謂公可墮。江則可塵。山之嶽嶽。隕之灼灼。謂公可磨。山則可覆。

五言古詩

故事三公皆黃閣。作黃閣辭。

文章開紫垣。委耀照黃扉。崇雉抱高墉。長虹曳華棧。浮閣翼交楹。戟衣搖縹粉。石紋浪花碎。紫光射金鼎。珠璣明黼領。劍鏘玉螭冷。槐香吹鬢影。相對青烟炯。

故事相國金印紫綬。三公亦如之。作金印辭。

寶蓋結金紋。玉皇衣上雲。飛馳雙日月。開閉幾乾坤。蓋夔挾軌吼。轉奪指幡首。絳雲密葱蒨。隱隱龜銜紐。祥文寫天影。海骨登嶽頂。蓬萊秋風冷。甘守相國印。

永興承以皓雪。鮮梅奇語見示。戲占閒人浪辭例之。

四海一山玉。切作冠嶺冠。冠上戴明月。履下踏飛瀾。肺腸塞林壑。表裏交珊瑚。上界雪可飽。下土人希餐。三春鎮長在。九夏何曾殘。大千蒼樹林。百萬梅花園。花惟白皓皓。巾自烏漫漫。純玉龍爭飛。雜玉龍皆蟠。千丈亭不歷。九尺庵隨看。沈在中有戲說。其詞在後。摩雲起高崖。連斤吾能刊。書空結奇字。摩鏡誰能觀。須彌有教。

此與無時開

開雁

我性愛風竹。歷耳如筵弦。兩日偶不開。但見青摩煙。半夜意展轉。時聞雁翻翻。未能叫雲月。而我獨不眠。抱被夜徒榻。空室秋山連。亦有鳴鶯柄。歷歷鳴更傳。為汝飲一杯。問汝以一言。不居蘆葦中。乃巢蒼翠巖。蕭蕭西風多。一等菰蒲寒。遠來有和伴。汝等豈不賢。不覺點急急。難通意惓惓。振翼忽飛去。江湖水連天。

荷柳松竹贈答并序(案)此詩是李宗澤監八年所作

王子好文。蕭散人也。涉暑即勞。求水石茂林嘉木。擬之惟饒閒故。此念多酬。其所得不貸矣。權輿起辛巳。推遷至辛丑。逾二十年。營巢寢就。緒全。體山僧道人之塵。非火宅也。或者野之麋鹿。山林

自本性豈敢為虛異者耶。有荷、有柳、松、竹、策之。歲久成魁幹。成厚陰。于素忌稍銷。雖此門微。有所省。變熱惱為清涼。亦無情而有趣者助也。一日偃仰竹榻。酬酢湖風。意取故書。緝之見香山雞鶴贈答。凡二。玉川客石竹贈答。又加進章。凡三。香山有觀物之心焉。玉川則展轉推卻。避世而離俗者也。寧為虛。勿為白。戲效其體。為之。然不全規摹。亦在我者。成隨人焉。難也。小異何傷乎。

僕贈荷

僕贈荷。吾友清陰多。為我生涼。庭寒。相溫。摩姑徐徐。勿急急。欲爾綠玉盤。傾爾白玉粒。

荷蓮柳

荷蓮柳。短苗非脩莖。焉如子妙密。騰起敷屏陰。明月上。子勿障。主欲務遐觀。清字任昭曠。

柳蓮竹

柳蓮竹。弱植短奇節。夏玉仍鏗金。難攀子清絕。主睡酣。母驚醒。過主江湖歸。相與獻清影。

竹蓮松

竹蓮松。古氣摩空。鐵石作風骨。可以班主賈。虛空中。走河海。主不好世音。子盍宏天額。

松答僕

松答僕。奉主願盡心。讓以虬龍威。娛以金玉音。作炎夏。作涼秋。願主愛玉體。五夜增輕裘。

和張晉彦

白草蒙荒煙。江南似江北。游子無故鄉。去住總為客。平生不如意。江關見面容。相逢酒一杯。意氣感知識。

和郭從範二首

羽微傳歲月。走馬不當疾。我家在江南。時節阻會集。東皋完不治。杜老趨歸急。何時乘松。夜翻隨頭濕。蒼草搖清風。榴英淡方午。新燕披紫茸。低昂子隨母。喧寒換時節。濃疎變庭樹。杜老疑不歸。空憐小兒女。

七言古詩

初春

凝雲漠漠壓屋。雨意垂垂繡似粟。半夜春聲到幽竹。方精濕濕濕寒玉。夢破蒼牙嫩未乾。開門山色清。攢攢車若放。步到羅脚。桃李稍稍收春妍。既雨即晴應更好。將及清明藉芳草。廟堂老手調陰陽。故應隨意為雨晴。

留別陳卓卿

嶽峯堂堂陳豫章。身長五尺名八方。千鈞寶鼎萬壽符。百圍大木宜宮堂。適者從之在建康。快雲噴見奎婁。一官拓我萬里。視六合揮八荒。震雷雷電飛青霜。華雪錯漠無晶光。天賜起逸奔絕。檣檣。旗影赤芒。鴻鵠之上。日月旁。湖湖孤影搖蒼蒼。大兒天史公子長。小兒元和韓侍郎。應龍稷契伊傅姜。青天白日。鷹成行。耽耽我負千鍾。置在公前一。誠銘。東奔南楚。服管強。而況胡沈。梁江黃。今我不樂。思還鄉。石頭渡口。呼歸航。不獨別離多。慨慷。時事關心。神轉傷。一為公歌。臣馬良。黃塵蔽人。聲不揚。公何時乎。



歸廟廊。土靈風怒於菟。煥發海龍宮。滿朝桂。尤參芝香。三浦三疊我冠裳。隻輪小車兩僕將。不然扁舟下瀟湘。參差孤艇橫。浪復似淮南。耕戰場。傍鶴春草臥斜陽。惠山樹石極蒼蒼。儘來相對高僧房。

送趙希廓

集英殿下識乃翁。遺愛樓前又識儂。參差兩紀短一載。伏想髮髮秋蓬蓬。道阻且修不可見。何喜老兄相會逢。老兄顏色清而丰。娟娟秋水開芙蓉。鐵鑿城頭拭礪刀。晚榜咫尺春旗紅。舳舻金樽面成背。半帆楚月迎淮風。相思西江子。王子尋盟來與白鷗同。江沙澹澹做一再。庚樓卻倚廬山峯。吾宗乃有此豚犬。掩鼻急趨風露中。老兄久厭吳來逐。是行不復塵相蒙。亦欲控牙把船尾。琵琶洲上攜手吟青楓。

陪林守遊南湖月下歌

紫雲峯頭雲破湧。明月翠華洞裏煙。冷生清風水光上下相映碧。小舟乘入玻璃中。荷露白凝珠。菱花紅綴米。沈沈水晶宮。金波幾千里。君不見風流太守醉似泥。倒著接羅騎馬歸。南湖風月君不知。問君何似高陽池。翡翠杓。金巨羅。勸君一杯酒。聽我南湖歌。清風明月萬古長如此。有酒不樂將奈何。

和袁丞海棠

海棠不入草堂手。見蘇子雪堂乃與同春風。見蘇子草堂雪堂各千秋。唐韻宋朝無兩紅。露寒風極非人為。

見蘇子夜染朝暈自化工。見蘇子大洋之內煙濛濛。不似周公禮樂中。見在本堂。花以梅為名者悉自南來。

墨梅

貴簡不貴繁。妙在有無間。滿眼尋不見。約略見纖纖。貴老不貴稚。妙在榮枯際。芳態減初年。其中寓幽意。貴澁不貴肥。愈瘦愈清奇。瘦到無何有。敢好板空枝。貴合不貴開。風度稻胚胎。游蜂啼不得。乃始抱全才。宜在幽且遠。終日無人至。水繞山重。隔樹令人疑。宜在平且闊。大江流浩淼。激上稍連類。半蕊忽衝脫。宜夜不宜晝。更宜月波瀾。岸淨湖深涼。漁子推篷喚。宜陰不宜晴。更宜雪花凝。五七點未足。封枝要全局。宜與竹相鄰。白自參青青。所恨花無香。問借竹為聲。宜與松相伴。扶疎交凌亂。松香盡則盡。亦能佐一半。其鳥宜翠羽。否則碧黃侶。山雀仍山鴉。速去切勿駐。其人宜野僧。否則關道民。宜疏綺執客。公子共王孫。吾非僧又非道。兩眼貯五湖。兩肩負三島。相煩健筆凌風掃。梅子王子成二老。

龍珠吟

蛇有黃雞有鶴。蚌有珠。魚有枕。萬物隨身各懷寶。惟龍抱負超群特。賦之上。領之下。聲靈氣傑輝光輝。威力神通變化小。徑寸大圓尺。口中皎月戲吐吞。掌上流星恣拋擲。存此珠。千年萬年鱗不枯。亡此珠。一鱗一鱗血可濡。有水即珠榮。無水即珠悴。有雲即珠騰。無雲即珠墜。太陽其火力能鑠。飛天夜叉勢能制。所以多潛巖。整驤功成行滿自在飛。天旋地轉皆山之。如人賢愚有九品。如人貴賤有十戚。三尺烏弗能啄。大力鬼弗能搏。開通萬類。總圓照耀十方。齊廓落。珠正有珠。忽無猶存一念著。倏悟即入三界。龜空虛丹霞燒佛。玩珠關南打鼓。喜獲珠。韶山心珠本無色。大海龍珠同一如。乾六爻。龍六變。潛見躍飛以。

次升。飛上九天須一轉。元有悔。在上九。見無首。在用九。藏威在首不在身。若到無時竟何有。祇園佛。闍里翁。下土雖分兩聖域。上天同是一真龍。

起伏龍行呈張元亮

使君寸丹通九淵。冷徹龍膽驚不眠。擊關稽首玉帝前。青霓影裏一紫鮮。羣龍下走如奔泉。電旗掀舞雷車旋。怒蛟騰起驅陰涎。四海五湖歸一掬。黃塵白沙飛滿川。頃刻變作滌滌源。何人此手有此拳。斂散風雨塵雲煙。一州千里十萬國。田穀秋茂歲為豐。年雲花綠繞金連。使君倚轡將朝天。千珠萬玉傾箱圓。夕陽捫腹秋風邊。此時可憐不可賒。何不留取黃金鞭。

異蛇

奔蛟非龍奚為耶。杳焉是蛇或非蛇。譬如三丈中。盧棟聲如二尺單。夫車洶湧西來復南去。激碎滿川波。浪花樹等陸產殊水產。亦有水產非其家。平生康莊在管莽。胡乃出沒同魚蝦。無何變化不俄頃。野鴨凌亂揚風沙。向來鱗甲涉煙霧。但見浦激連雲霞。立憑石樹踏莎草。隄前隄後聽蝦蟆。南山之趾西湖腹。是日有物橫空擊。一爪二角色純黑。亂雲奔走相銜。得非此物即此蛇。是否恍惚空喧譁。虹蜺餘飛兩脚。斷夕陽半關西山斜。

登張安國右司官舍後園

東風吹塵暗城郭。一見吳山增眼明。文人筆力轉嵩華。坐撫吳山空髮輕。向來嫵媚玉局老。對公談罷猶縱橫。參差萬象羅雙目。奔走文場供約束。東家梁肉西絲竹。卻與青山作僮僕。

和游子明效李長吉體二首

江楓搖落秋吹清。吳波夜澄孤檣橫。白蘋花老浪紋淺。的的背荷雙臂明。煙曠雲岑楚江遠。三更夢歸五更更。斜陽影外遠山稠。千里不遮兩望眼。樹頭參差山髯青。漫漫秋浦無人行。征衫塵土老歲月。梧桐秋風楓李春。水寒露冷兼葭濕。屬玉橫江孤影直。波紋搖蕩九秋香。菱葉團團水花碧。

聽師師彈琴

君不能百步洪中裂橫竹。一聲吹入秋天綠。巨魚鼓舞碎明珠。白浪軒昂動浮玉。又不能多景樓上推飛鴻。哀絃欲斷滄浪風。徘徊舟子駐不進。江妃出聽煙漠漠。不知何處得此薰風琴。元龍六尺含蒼雲。恐是崑山孤峯絕頂上。萬歲不老之寒根。道人兩手提天機。中有妙法無人知。風顛雨急條條往。雨收風定游絲飛。欲下不下窺魚鷗。忽前忽後回波舟。恍惚浮雲捲天宇。錯落萬點飛星流。世間萬法總非真。況此假合非天成。匣琴不出手無聲。袖手不彈琴不鳴。此琴此手兩無與。問君廣陵賀若從何去。王子有琴誰復傳。無徵無軫亦無絃。若人解得非耳聽。為君試作無手彈。

題觀政池橋

(案)此詩及遊張氏園詩。當是孝宗乾道四年六月實心初時所作。







君見雪山譚晦庵。晦庵南北隔山川。有命歸來如二老。不然隱去自三賢。晦庵今年登五十。賢華未改目光力。徘徊吳楚已多年。晦庵不急蒼生急。君行車馬衣冠衛。亦有晦庵相似無。君臣慶會第一格。晦庵何日何時須。橫渠雖沒尚可作。平生此事喜商略。君當長跪問橫渠。子細平章句教錯。大江朔風多湧波。上江下江且婆娑。古時賢士一時有。奈此庚辛甲乙何。

黃君來過漢十大夫甲乙及晦庵為詳所從之游者如此不凡可卜也。君子通者明為成孫故有士子風格云。案朱子年譜。生于建炎六年己亥所作。

寄題陸務觀漁隱

案此詩當是淳熙七年所作。

乙酉務觀貳豫章書來告曰。吾登孺子亭。見子以詩道南州高士之神情。奇哉。吾巢會稽。築卑棲。號漁隱。子為我詩之。蓋自是參差契闊。相望萬里。又十六年。務觀部江西。治臨川。又以書來。驚嗟。然諾之爽。乃亟為之。僕未嘗渡浙江。安得識漁隱。且久不見務觀。弗克問其何如。故寓諸夢。以為之辭。然心口皆往來于此。常弗忘也。寫其小軸借之。置在漁隱之旁。與觀谿谷。日月之奇。所作其語。鄙其容陋。塵埃名勝之區。為山川之神所卻。或使周旋其間。亦未可知也。昔寄語他壤多矣。未有以傳神俱者也。此段風規。自王景文始。

漁隱漁隱在何方。海門潮白江沙黃。吾嘗袖手江之旁。西興草樹煙蒼蒼。欲往從之。道阻長。波濤澎湃不敢航。仰觀河漢翔鸞。安得與之俱。須臾得非。蘭亭會諸王。清瀟茂竹聯崇岡。無乃鏡湖留知章。蘭蕙風塵生寒涼。不然此地何靈。宿昔名勝沈光芒。俟今煥爛名方昌。恨不登時到侯鄉。循牆三匝徐升堂。觀山觀水觀松篁。以及魚鳥同徜徉。而俟南益仍西涼。青霄空闊橫參商。無絲交臂各其詳。鴻雁同天不同行。勞而不覺。理飛揚。夢從懸圃周扶桑。蓬迎跪掛如平常。齒牙碎落搖風雨。秦漢魏晉周隋唐。江河濶濶傾輿亡。指畫所隱聲琅琅。歡喜奇特不可當。以驚愕。惘惘。倏忽煙霧騰騰。徑跨越嶺超吳淞。秦碑禹穴稽山陽。隱約中有神仙莊。中板齒桂連沙棠。江離薜芷多同芳。春風流澗秋風香。木蘭冠似芙蓉裳。杉煙竹月無時荒。白蒲青荷春態颺。秀似黃家雙井塘。雄如蘇老峨嵋江。冰壺雪嶽油瑤漿。夢回空闕吹天簫。縹緲羽客雲縹緲。清都飛霧寒侵腸。涕唾塵窟掀翻狀。俟其與世毋相忘。且為清明開吉祥。蒼生塚堵接平康。是時桐栢葳蕤光。否則菰糲澆澆。不然楚竹然清湘。下乃汀花靜鳴榔。聞騎麒麟駭鳳凰。玉京華帝參翺翔。吾在風埃渺相望。大千世界空茫茫。

附楊溥

豐城何以多英賢。老杜豈有浮雲篇。名季友者天下傳。與吾借出巖山仙。像章尚有豐碑堅。萬古千秋不敢銘。卻距季友五百年。星辰不滅同其遷。致君逸氣常隨風。風后力牧參吾前。往往劍氣騰衝天。季者太阿。仲龍泉。斗牛河漢光相鮮。雷煥安得知其然。西山北巖埋蒼煙。不及華陰玉井蓮。延津雙虬終蜿蜒。恨我不識張茂先。精神胡為暗式乾。

劉咏清詞詢之。與我生相聯。同在豐城南。北塵五行七曜難。拘肆瑤瑤沈隱塵埃邊。高談雄辯波濤漫。僕身縮手不敢擅。揚徐李呂紛蘭荃。雲溪獨造玲瓏淵。此曹可收不可捐。康莊固有英豪潛。溥也可借真酸寒。沙頭靜鷺清聯拳。松梢野鶴飄飄孤。合在林壑栖空禪。否則江湖煙雨旼。二者汝亦難當焉。斗米三錢汝萬錢。菜根隨葉如疑煎。他時六版無兩肩。枯蘆半席汝亦慳。我亦自笑骨速遺。有時揮塵談衰弦。汝談我命五者全。略與庚午相周旋。我忽大笑汝失言。魚水若得庚午權。豈肯草草為江南。功名遂飛翮。不作子房作神連。澤州叔寶令人憐。長跪告別趨吳船。無餅無鉢何論甞。舳舻金鏡射玉瑤。有見同者勿面議。但實告之。灰不然。別有一路非人寰。王彌來處從溪嶺。狐踪不入秦王園。驢乳雞膏子誕。臨浙飽受黃蘗鞭。三鞭躍上層霄巔。一喝一踏成平原。後來三傑勤演端。佛曰霹靂播天關。三足驢兒八角盤。駕雷驅電馳奔瀾。明月室中一覺眠。何時法鼓聲闐闐。今其去矣風方顛。大江茫茫雪滿川。暮齒與盡撥西颿。倘欲見我江淮壘。不在廬山則祖山。

送施丙卿

案此詩當是淳熙七年所作。

嗣宗仲容天下無。施家更與阮家殊。舍人騎星上天衢。令君抱雲守仙都。氏房奎壁牛女虛。豈肯使人清。願孤舍人。桃李將吹噓。青青白白井朱朱。子昔綠水敷紅渠。速謝香火歸儲胥。元豐歐陽元祐蘇。黃巢張。秦皆其徒。子所標。準前規摹。策動豈不真良圖。甘王樓下百日餘。展盡胸襟涉江湖。今年大煥然。洪爐。此冰玉函秋。菴玉山山水清而腴。山南山北多仙窟。居仁寶訣破珊瑚。吉甫金碗傾醍醐。山東文豪尹大夫。銀河亦阜通方壺。三神仙伯氣俱俱。瑞明殿老手搗扶子。乃弄軼攀其巖。明月在天不可呼。按指墮。雲模糊。三台北斗轉。尙書芙蓉旌。旌駐飛車。低挽風。風追鯨魚。高峯巖。巖起玉除。定不遺子。蛟人珠。宜春。宜曲。騎。騎與尙書許我能起子。飛黃一向拋蟾蜍。不識尊意今何如。四十有六垂桑榆。西湖寒雪參清娛。飛瓊碎。碎波文。草玉。玉稜嶒。嶒山骨。嶒尙書尙書切勿疎。我久寂歷西山隅。尙書擊鼓擊鼙。我豈不解吹笙乎。青楓紅葉秋風初。風聲獵獵搖江蒲。姑首河漢且長吁。

與張安國

平生屈盤在空谷。高韻清修疎節目。上凌幽巖冠松頂。下入寒溪潤石足。觀君眉宇含風霜。豈肯展轉蛾眉牀。西齋一榻淨如水。何如與我同臥起。客子倦遊思故鄉。歸心往來鷗鷺行。夢中山川不識路。憑君推挽過西江。

竹夫人歌

君不見黃金屋裏貯阿嬌。嗔睡隨風飛九雲。龍姬妬深恩愛絕。長門畢竟成蕭條。又不見明妃千載居深苑。年年不識春風面。一朝上馬出君門。萬里關山紫塞遠。來來去去春空絲。公為燕燕能幾時。百年不辦專房計。萬事翻覆仍難期。豈如道人青奴元不寐。金盞玉燕慵梳掠。眼相看似有情。誰念佳人翠袖薄。迢迢良夜款相親。玉體冰肌夢無塵。西風索索暫別去。一歲一回重見君。重見君。猶勝姮娥不嫁人。



送空上人歸育王

生涯挑上古藤梢。歸心飛渡鄞江湖。長安貴人足官府。不似育王山色高。山前山後松風岑。一衲無塵雙  
蹠輕。月寒澈足半溪玉。日淨穿林兩袖雲。吾生浪走踰千里。天涯踏破青鞋底。誰令插脚墮紅塵。只恐愈  
深收不起。千載此山端有期。翩翩清夢隨君飛。他年拄杖叩泉石。莫認此翁作生客。

贈僧師能

稽首十方大醫王。乞我太素靈樞方。無朱無墨無文章。不用桂木參芝香。亦非山澤川原良。非九非散仍  
非湯。勺撮銖兩何能量。尋源不出義農黃。岐伯伊叟無交相。而況韓孟陳吳楊。韓保昇孟詵陳藏器  
孫思邈楊慎之一切靈府  
常含光。不屬心脾肝膽腸。倏忽六猴窺六髓。心花撥亂空飄飄。三界六趣橫顛狂。六交十習紛踉蹌。中此  
疾者何茫茫。爾出何策能相當。此魔跋扈爭強梁。汗流盧扁走且僵。眼亂孫陶驚而踉。溫寒燥溼翻陰陽。  
君臣佐使徒倖惶。我發刀匕非尋常。應龍取效無參商。隨濟一擊雷橫撞。德山一喝龍騰驤。荒郊解使枯  
骨強。龍盤虎繞繞迷藏。明月堂中啓秘囊。一服甘露玻璃漿。大千世界都清涼。此藥頭嗔不必管。一粒中  
裏千金剛。炮燻炙煉誰精詳。聽取羅柱聲琅琅。西泝江漢浮瀟湘。呼將石人撐鐵航。藥囊拋向江中央。長  
風落日雲蒼蒼。能情超道有奇功。雖離學海門所  
可然快於養道猶有愈于其他也。

贈南道人

露水斑白未全白。長江大湖喜為客。西風漸少北風多。腳底路聲行格格。一袍兩袖都無餘。腰間一二三  
葫蘆。生涯如此抵如此。如此如此無他須。紅黃瀾漫雜奔走。觀旁亦有可人否。公卿將相繼不問。蓬衣鐵  
拐豈無有。青山綠水逢迎時。頭來相報令吾知。戴起一頂青蒲笠。拖將七尺紫藤枝。因緣涉世多阻隔。斯  
人吾前亦不識。且吞溪玉濯心神。更撻月輪摩眼力。摩到無明醉夢醒。絕袖拍肩須有人。

贈開懷道民

開懷道民以隻履為標榜。嚮命資身。其曠達妙趣。有起人者。  
蓬摩傳履投西歸。一隻適為汝所持。汝持此隻將奚為。十方三世包無遺。大撓十千十二支。行作六十花  
冬差。釋迦佛亦不出斯。丈六身外還屬誰。七十九年路可推。無始劫來何從知。可滿盛著珊瑚兒。任汝胎  
年月日時。鳥窠披上麻縵衣。龍尾引入黃金埽。平川羨野觀游絲。東南西北隨風飛。水流雲在俱遲遲。凡  
度眼者都忘機。一物今古長光輝。無頭無尾無骨皮。無男無女無妻妾。無肝無膽無心脾。大率一切皆無  
之。太空亦立孤悽悽。玲瓏忽見全如擬。何況呂李楊徐奚。我命居中西南維。我身在未正直西。臘月三十  
日到來。此身此命成煙霽。捲起卦盤收卦棊。梅軒共看花陰移。

雪山集卷十三

五言律詩

何處難忘酒

何處難忘酒。英雄太屈蟠。時違聊置春。運至即登壇。梁甫吟聲苦。干將寶氣寒。此時無一盞。拍碎玉闌干。  
次蘇湖聞張晉彦船已行  
陸路如蛙鈍。江流似馬馳。不嫌君去速。只恨我來遲。兒女三杯酒。溪山五字詩。英豪到此地。莫更問何時。

蘇湖道中

擾擾千支水。攢攢一簇村。牛羊紛下括。鷓鴣鬧爭門。晚徑飄松子。秋田長稻孫。霜天好風日。壯士鐵衣溫。

山行即事二首  
轉岸波仍急。瀨溪路半無。柳低侵樹腹。蓮淺墜花鬚。田舍籬髮倒。漁舟柁喜扶。雨餘山更碧。倍費我工夫。  
浮雲在空碧。來往議陰晴。荷雨瀟衣溼。蘋風吹袖清。鷓鴣喧日出。鷓鴣狎波平。山色不言語。喚醒三日醒。

和御製詩五首

(案)此詩當是孝宗  
乾道三四年間所作。

某前日恭蒙樞密宣撫出示御製春日聖作。名儲巨公。庶載之餘。輒采其意之未盡者。和成五章。



塞遠不能以通帝所持詩鈞擗仰塵崇覽

列聖兼仁武隨時議戰和仁開新日月重照舊山河西北浮雲斂東南王氣多大唐功十二一付鏡歌  
大慶通宣德西華近保和草荒朱雀道沙塵護龍河九廟煙塵暗七陵風露多君王既神武父老莫悲歌  
舊京宣德門與大慶殿相值自西華門即入  
保和殿御路直朱雀門南齊門外則護龍河

漳楚前通泗舒處內接和眼看花鬢渡夢想白溝河火德時方盛金行數不多儒臣且經略未要載庶歌  
鼎待周公羹須傅說和上方資羽翼誰解廢江河志定功應就時來力不多晉公門下客豫製凱旋歌  
按連開乾德并平到政和七星搖帝座兩界隔天河義士何曾少謀夫不在多鯉魚長尺半恐有扣牛歌  
集杜子美句賦所居二首

田舍清江曲柴扉掃徑開野花乾更落水鳥去仍回渺渺春風見冥冥細雨來幽棲身懶動坐穩與悠哉  
野屋流寒水春星帶草堂忘機對芳草駐屐近微香農事空山裏柴門古道傍眼前今古意看劍引盃長  
郊居

不著烏紗帽自開青竹籬鴈號殘月渚猿掛冷霜枝有淚不知落無心空自悲人情正翻覆去住總難期  
秋興

有願投金粟無情上玉除吾甘披短褐君口與長裾濕濕雲生屋涓涓水到渠十難三四好八九在閒居  
物幻詩

北海盤從北南枝蟻戰動朱龜蓋自因周蝶夢誰分外物不可必此形何足云勞生竟不覺幻境徒紛紛  
次虞樞密九日登高韻(案)此詩及後備參政詩  
宣統三年所作

風動旗千幹霜明甲萬聯愁邊悲有淚幽燧冷無煙殺氣藏金鏡台光照玉船元豐韓相國故事講軍前  
代虞相挽楊參政二首

特起西南紀孤飛五少年名登千佛頂位亞六階躋文社尊韓伯經門事董先山川有冥會公在孝廉阡  
道德平生足功名歲晚成掛冠方再殺負杖忽三聲樂壽兼仁智哀榮備死生我家無故老不忍見公墳

代李叔介挽楊參政  
運泰風雲合名高泰華秋杓衝方北指江漢已東流寡祐良臣死鍾情志士憂驚心波浪裏不見濟川舟  
有感

北斗闌干外浮雲拄杖中天高千障立月靜一江空宇宙橫揮塵乾坤落轉蓬浩歌聊舉酒無泪哭英雄  
卽事

竹色交蒼暗苔痕擁舍深榮華無定奪斷雁有孤音戀闕穿雙眼憂時折寸心中原既傳檄那更有陳琳  
送冕侍郎二首(案)此詩宣統  
乾道六年所作

元衮催韓魏銷符運市歸無功生靜福有道正危機乘智輕觀世忘言妙格非五車書滿腹字字莫相違  
昔欲全家託今惟隻影依任從龜左顧獨自鶴南飛災淺謀三至心危泣百揮英豪天下少不敢廢依歸  
次青渠

市井雖聊爾風光略勝他稻田方稍稍瓦屋漸多多得路皆平地逢山但淺坡日斜煙欲集將奈陸塞何  
舟中作二首

昨日到今日滿江常湧波山川非不好風浪抑何多所愧累公等固知如何何控樓無晚照高臥一長歌  
昨夜一葉落秋風江漢波晶晶紅日淡慘慘素煙多世事今如此吾曹可若何淒涼聊繫棹一和大風歌

上王公明壽四首(案)王公明名英為四川宜賓  
使此詩宣統七年所作

橫氏吹簫遠王家奕葉光昔多稱建業今獨盛安陽泰華何曾老江河各自長一名重兩火與宋大休祥  
正統承周後元臣在郭昌治平扶國聖乾道作興王指日侯中士何時過故鄉新堂標畫錦門下有歐陽  
稷契伊周後功名事業誰眼驚希世傑心喜太平時不老池邊鳳長生印上龜旂常書不盡太廟有宗祚  
風起雲飛志包含具善鄰試看公出手毋謂我無人揮羽思平魏登壇決并秦功成身莫退小駐八千春

采石道中  
聞說前年事分明是偶然羣雄誇好手萬事有蒼天浪沫埋樁木波聲撼戰船蕭條苦園者揮淚立江邊

魏城道中  
聞背車痕亂崖陰馬足黏地爐茶帶苦棧店酒多甜水減溪身瘦冰凝樹角黏衣篋都已盡無可更重添

青陽道中二首  
今日青陽路行行不忍過人家茅屋少原野稻田多樹木連蒼色陂塘湛碧波斜陽敲半嶺將奈鏡亭何  
一路皆平坦今朝稍風盤僕飢爭小店橋斷揀枯灘處處山都好家家酒不酸人生各有地所樂是長安

宿石谿寺  
落日寒山裏荒煙野寺中僧垣水衣白佛座蘚花紅舍後蜂糖熟門前雁米豐夜長難早睡擁被聽松風

收局同年相饒是日謝道婢子春饒者還其家同年大不然之共慨然也(案)此詩宣統  
乾道七年所作

已恨此身多將如之子何自甘吾潦倒真恐汝蹉跎身老便孤睡家貧喜自歌輪轉他日見各想舊婆娑

發家書  
別乘非為辱江陵稍近家牙緋雖滯色頭白亦增華見說堂前竹勝如屋角花脫身歸到得餘事總塵沙

上亭  
雨色昏何在鈴聲怨阿誰一朝人世改萬事帝心知西去身雖脫東邊勢更危祗應南內裏不似上亭時

雪花臺



亂草踏秋碧。斜陽立晚紅。天低昏海濤。江闊渡淮風。豈有餘基壯。碑無舊觀豐。愁人惜倦眼。不敢送歸鴻。

見九華峯有四十餘。其最秀者不知孰為九也。因作是詩。

稍稍雲氣散。溶溶山態回。翠旌千丈立。寶障百重開。此地真堪老。何時遂得來。海中蛟蜃惡。吾不問蓬萊。

送虞丞相孫連幹詩三首

祖子尚閉戶。一。案集中有和通一節虞祖子。院談詩。祖子。蓋尤文孫之字。景文當入山。未能黃綺外。姑在尚彭間。眼對風塵暗。頭依樹石斑。

曹溪有正路。飛倦要知還。

向象子生子。高風新又新。昔看三柏戲。今見一槐春。父祖有家法。典型如老人。傍觀應自肯。自肯乃方親。曲肱真事業。袖手大文章。想子歸家急。如吾捨世忙。何時見丞相。幾日上瞿唐。見問宜多說。不言君亦忘。

題東林姚賞高書室

鳥噴深沉碧。溪花淡薄紅。連山收宿雨。當戶進涼風。森嶽孤村外。斜陽一笛中。西山起明月。未放酒杯空。

題洪景伯得江亭詩二首

眸子發孤照。太空無阻格。萬波爭赴海。一嶂直當樓。渺渺憐身小。茫茫覺世浮。斜陽敲塊塊。隨意數行舟。主去朝行在。花留伴此亭。別催心袞袞。春悅思冥冥。此事須丘壑。何人嗣典型。但當添種竹。相對北山青。

題舫軒詩

一舸江湖外。風濤有是非。著身安實地。冷眼看危機。煙樹何曾遠。鷗鷺故自飛。若人能轉物。滿載月明歸。

題施大任雙桂軒詩

澗澗雙引幹。盤盤同結根。人知盤草木。天與好兒孫。蓮媚花窺眼。婆娑秀此軒。門中編未艾。遠樹更闌森。

題孤山寺詩

窈窕孤山寺。光明大士流。佛香時繚繞。茶味亦清甘。竹挺森千百。僧房並兩三。全無兵火氣。不似在淮南。

和王允道夜坐二首

索索風呼葉。蕭蕭雨打廳。遙思雙白髮。相對一殘缸。夢落湘南浦。身浮浙右江。漏窮鐘未斷。猶自咽微撞。風雨連三日。晨昏共一窗。天寒憐翠袖。夜永對青缸。有泪揮吳月。無船上楚江。夢寒元易斷。鐘靜不須撞。

和孫仲甫

浦溼清溪遠。人家綠樹圍。竹墩森翠葆。蓮蕩亂紅衣。薄雨生朝潤。斜陽隱暮暉。桃花流水意。不在鱖魚肥。

和姚明之

草色動秋綠。松陰留晚清。日烘蟬吻燥。風助燕身輕。蒼莽家千里。飄零酒一觥。客愁銷不盡。還與暮煙生。

送陶茂安赴湖南二首

禮樂華今日。江湖待此天。補衣開使指。錦帳卷郎氈。峻嶽車帷外。清湘篋節前。何如歸禁裏。花柳自風煙。飄泊年家子。依歸父執尊。不知分此袂。還更臨誰門。欲語無言訴。相期有意存。何時憑水檻。涼夜倒清樽。

送韓總二首

斗絕重關險。星馳四牡駢。明朝三勞道。盡錦再光輝。距離欽越死。權奇飽欲飛。光兒還解事。早送版圖歸。飄泊春餘絮。孤寒歲晚松。誰知文有虎。祗道土無龍。滄浦城相別。靈臺國再逢。論心能幾許。山水又重重。

送鄭德初歸吳中

相識雖非昔。相知不似今。歲寒三益友。金斷兩同心。半子來歸葉。孤兒繼事任。此間拈鼓笛。那更有凡音。

送清堅老人宰辰陽四首

黔郡隨山境。盧溪上水舟。雙眸長不夜。兩鬢未全秋。製錦寧傷手。鳴琴自點頭。武陵花賞遍。安穩上瀛洲。

苦棟風方作。桃花水未生。逢村宜早住。趁路莫宵行。且止青春酒。頻添碧調羹。槐根并馬骨。切勿厭官清。

卻背五城關。旁連七寶山。楚臣經夕宿。漢代入辰灣。花縣成陰了。桃源覓路還。功名歸晚節。豐稜上清班。

代竹見與地記

穴出丹砂粒。川呈翠角輝。向來台盡諾。此去稍斜飛。若不吟紅藥。還應對紫薇。太公蓬白髮。西伯要同歸。

挽李平仲二首

杏杏歸無極。茫茫恨有餘。九原那可作。萬事總成虛。汀草何嘗歇。雲山亦自如。此回真定別。無願可傳書。窮達皆昨夢。死生同一波。幻身非我有。薄俗奈渠何。霜樹柯莖少。江湖洲渚多。老來不禁淚。未忍過松坡。

平仲有闕  
白蘭坡

挽吳節夫二首

古道在今世。今人離古心。延陵存一老。元祐得遺音。樂善稱梁熟。憂民江海深。二毛方五馬。當代阻為霖。生死一大事。聖賢三致思。朝聞應夕可。春榮又秋枝。高眼世無比。點頭人有誰。朔風吹槁野。天地亦含悲。

贈程元鼎二首

邂逅程子牽。連懷老坡。山林深自引。琴劍肯來過。春事已如許。客情將若何。舟行相風色。江面水方波。杜宇正呼急。程君來告辭。自憐吾老矣。敢問子何之。起柁指行在。求官鳴有司。歸來定何日。秋事以為期。

憶張安國

天上足官府。舍人何處歸。世情傷幻化。道眼美空飛。易合誰終始。難言有是非。九原如可作。來共立斜暉。

李南卿西歸。求語以贈行。山谷偈云。八萬四千關。振子與君一箇鎖匙。開。僕亦有一箇鎖匙。謹以奉贈。



之子何方去。荆江上落宮。願知君筆力。能嗣我宗風。境熟拈來是。心閒觸處通。財之一轉語。收了萬年功。  
贈同省訪別  
咳唾相聞地。江湖各一天。所思無物似。此去有人憐。身遠何能近。心寬自覺便。難言知幾許。回首意茫然。

贈日者

何君巨源。娶女人。與范石史元卿有連。其談五行。歷歷可聽。自富川過。斬春將之武陵。塵埃中試求公卿。當有雷靈一世者。

詠廬

高致想江湖。宮庭植小廬。清風時自至。綠竹興何殊。既濳情偏重。琴尊賞不孤。明吟應有趣。瀟瀟十餘株。  
送胡乘歸毗陵  
千林秋葉深。此際有行人。握手恨無語。出門愁始新。殷勤一枝柳。聚散百年身。眺遠情何極。茲來跡已陳。

### 雪山集卷十四

#### 七言律詩

西齋落成呈榮茂世

主人乞我短窗明。推挽清風墮兩楹。千里坐安雙腳穩。萬金難買一軒清。掃除舊念無遺恨。收拾新工上短檠。幸有諸郎共料理。緊催燈火赴功名。

幽居

春附秋尊以時開。爾自野生吾制裁。有飯故須間菘韭。無羹安用著鹽梅。雲蒼白髮復雙。雨霽雨今來不來。杉露松霜皆我酒。竹根木樛盡吾杯。

秋夜讀書三首

不須薄滯少纖塵。時復開行更脚輕。樹有涼聲常撼撼。燈無熱意但蒸蒸。土鬆瘦菜從頭長。袖淨幽泓澈底清。月化日遷人不覺。見物類彙編。化氣又日遷。卻于草木見先驚。見蘇子瞻琴堂秋風動而草木先驚。

紋紋絕似瀟西生。見劉禹錫瀟西水散放生。直方以爲宮作生熟之生乃健。霜沫全如漱玉清。見蘇子瞻漱玉亭詩。風林散響古潭搖清空。稍定心源淨夜氣。即

開耳界度秋聲。旁觀事有千端異。見王履道詩。雲事有千端異。返照身無一點輕。一醉等閒千日過。清江安用白鷗盟。

無嫌烏帽走黃塵。塵外塵中總有人。口但輕輕吹鳥處。杜子美詩。見腸休軋軋轉車輪。見蘇子美詩。之子何處。腸如車輪。腸如車輪。腸如車輪。  
漫張明月清風眼。試玩游絲落絮身。半夜妙心花忽發。十方一利現彈銀。見圓覺經。心花發。明照十方利。

秀野亭觀雪

不見湘娥十二鬟。誰移白髮上青山。雲開上界珠宮闕。風墮游仙玉佩環。洞曲城孤千騎入。山陰興盡一簑還。萬松嶺下寒溪口。遙想梅花露半斑。

從陳阜卿遊翠巖

馬輕人健有秋容。飛到千巖萬壑中。古殿含風寒佛骨。虬屏揭水注龍宮。行深野屐落空翠。睡醒僧符轉晚紅。彈指山川變光景。橫江旌吹擁元戎。

和張安國開筵

兩京喬木久秋風。甘露棠梨非漢宮。鐵鳳彫岩周廟古。玉魚流落漢陵空。朝催戰鼓雲埋陣。夜發戈船月照篷。宣德樓前清御道。明年元會納羣工。

霞湖過大浩寺

亂莎苗苗水發。紅葉黃花各自春。隔竹歌呼知叟醉。倚松碑讀見僧真。有時柏子捐衣落。無數松枝刺眼頻。山頂斜陽樓慘淡。草頭多露已橫陳。

和李平仲出郊

渡頭脆柳不堪攀。嶺背彫楓尙見斑。店小青旗低拂馬。寺荒蒼藓暗封關。但知魚樂如吾樂。未必僧閒似我閒。忽憶去年今日處。楚山欲盡見秦山。

張元亮見訪留和坐客

杯盤倉卒但隨家。所賴龍山得孟嘉。略以詩聲知律呂。敢于學海望津涯。精神霜後千頭橘。風味新時一顆瓜。疑白未應餘子誡。汗青當有後人誇。

晚泊東流

山高樹多日出遲。食時露露且寒霏。馬蹄已踏兩郵舍。人家漸開雙竹扉。冬青匝路野蜂亂。蒼麥滿園山鶴飛。明朝大江送吾去。萬里天風吹客衣。

江西道中

落日平西樹起煙。亂山缺處水連天。城樓突兀樓雲表。樹影參差落眼前。倒引歸心穩病客。欲隨飛鳥渡平川。不辭繭足投微徑。慰籍征行有晚蟬。

林溪中阻風

扁舟西去苦匆匆。底事天回拖尾風。倉卒未應旗轉脚。慙慙聊借浦棲鴻。半山煙雨駭駭暗。兩岸霜林故



故紅得意輕帆休笑我。去來等是一孤蓬。

代虞樞密宴晁制置口號二首

合奏元和鼓吹聲。旌幢交映兩轅門。中臺上相官儀重。大國諸侯禮數尊。一會星辰朝北極。八方風雨聚西坤。今朝賓主周旋地。千古英豪氣象昏。

陳雷膠漆自平生。申甫藩宣共此行。夷則黃鐘相律呂。南箕北斗對高明。蛟螭鱗甲搖千嶽。虎豹牙須立萬兵。千載難逢今日會。一盃且爲故人傾。

和虞相喜雪二首

稿夜寒輝花雨天。灑空飛羽箭離拳。昔開蒼筤諸天供。大展兜羅萬里縣。見在十方惟此佛。後來千古說今年。乾坤正賴君調理。未用輕尋范蠡船。

六花飛墮九重天。凍折旌竿裂弩彎。不夜長街九龍燭。未春先買八靈縣。暫開晴色供前日。二公十七日復出郊頓晴。

作奇祥釐故年。二十九日又雪。留得餘生食賸麥。楊林江上海樓船。辛巳公有楊林架石再走之功。

留別虞丞相二首

太倉宇宙久陳陳。合與英豪共作新。修造鳳樓須有手。住持烏寺可無人。千官禮絕三司貴。一士心歸萬國春。藉與八風吹六翮。飛騰意度不無神。

禹跡茫茫海會同。有誰管領自西東。側身江漢歸無所。開眼乾坤見有公。隱几三思籌去住。隨階再拜叩窮通。朝家有道尋幽僻。人在風煙慘淡中。

題山亭

馬喜名山去不停。半鞭瘦馬兩峯青。飛來山鳥能言語。老去江梅尚典型。溪女半扉收倦客。野僧三處上孤亭。百灘流水蒼煙上。倚盡斜陽且更聽。

題新停煙草亭

落木寒聲晚更悲。斜陽隱隱霧霏霏。並塘官路青莎合。帶郭人家綠樹圍。莫道風霜驚鴈字。從教煙雨潤龜衣。接羅吹動肩樓簾。卻下竹筵徑裏歸。

題張君益恩波寺

恩波全似海波深。聊傍支流築小亭。下映南山千丈影。上通雲漢一河星。滌染此日堪同樂。文沼何時共効靈。人意亦隨魚意好。一航相對萬荷青。

寄題挹翠樓詩

胸中磊塊但江山。翠積靈臺挹不乾。拂子折時無點滴。杖頭轉處湧波瀾。收回晚照千巖靜。放出靈光萬壑寒。我欲登樓聊舉眼。乾坤雖大不能寬。

張安國爲朱黃二家作傳索賦詩。

二發名字遍人間。未許癡兒見一斑。俯仰半生雙鬢秃。是非千古寸心關。向來蹤跡埋空谷。老去文章滿道山。我有詩書三十乘。肯來相伴小窗閒。

余過荊州張安國已請祠先行

心事何曾吐一分。鼓鼙早已報三聲。元戎十乘公先啓。野渡孤舟我自橫。細看好山須少駐。緩搖柔櫓莫多鳴。儘能黃鶴樓前見。安得春江尾尾行。

趙景山程德紹視學有詩成編

相隨騎尾紫游韉。各佩牛腰古錦囊。過眼風煙都領略。聚頭燈火更平章。鵝枝賦罷驕橫槩。蚓鼎聯成倚藉。三韻軒渠仍伎倆。亦披草夢到池塘。

送陶茂安知永州

弓刀陌上起征塵。行到瀟湘春已深。柳子文章親到眼。魏公油館故沾襟。莫生去魯遲遲想。且樹歌廉望望心。瀟水清溪江不隔。肯憑鯉尾寄佳音。

觀政堂成上黃少發二首

胸中道學五千文。聊借高堂發妙音。背倚飛樓懷古意。面臨止水正人心。新荷此際敷青葉。瑞柳他年貯綠陰。但使廚煙無太遠。時來分座伴孤斟。

穎州丞相舊能名。傳到雲孫尚典刑。月在澄潭心共白。山圍宴坐眼同青。暫離方丈羣仙侶。獨抱黃庭一卷經。十頃玻璃能幾許。看公擊水渡南溟。

題邑希孟諱室

綠玉珊珊密映門。雙扉不受一絲塵。經雨樂鼎元無用。茗椀重爐總是真。坐閱百年俱幻境。首懸一榻貯閒身。塵毛揮罷無人語。靜看冰堂一點春。

送鈕子明

丈夫離別莫心酸。痛飲長歌作壯顏。勿羨春江燒赤壁。須從夜磧度陰山。精神物物雙眉上。功業輪囷十指間。看罷吳鉤磨上馬。臨分小試出三關。

老人背饌北食。兒女豈不能過。蕪湖多魚且美。僕生長澤國。不可一日無此。

不得揚州蟹蛤嘗。江鄉魚味亦相當。自從南渡爲生理。漸見東人說故鄉。出火麥園猶雪白。帶漿米飯更鵝黃。老人日日惟須此。長笑兒郎太楚儂。

含山寺

一僧龐眉拄杖扶。自汲石泉澆茗盂。山深松樹鬢髯古。寺老木魚鱗甲枯。心閒達人謝禮樂。身倦到枕即江湖。夢回石壁半斜照。蝙蝠打人山鳥呼。

送王仲鈴口號



華屋沈沈燕不諱。綠陰悄悄樹含花。旌旗照野元戎壯。禮樂充庭使者華。解袂莫辭雙玉酒。同班行待五雲車。金虬度徹陽關曲。佳月隨人未肯斜。

送胡正仲二首

萬安松楸已參天。屬眼見仍故宛然。榮尹堂前周兩紀。甘王樓下跨三年。八風翻海如如定。一月當空在在圓。太極清都天尺五。掩牙振轉去翩翩。稍稍秋風吹客衣。浮雲斜照送將歸。搖開楚岸蟬方急。行到吳江鴈已飛。直恐相思衣帶緩。無令問訊驛書稀。一牛鳴地難傾倒。何況山川道路遠。

和陳阜卿

兩筆益下晚江秋。竹對斜陽倒玉舟。自斷我當歸弔屈。不應君亦未封留。異時兵革同悲喜。今日符前再勸酬。恨望佳人雲暮合。空道別恨與湯休。

送酒與胡倅

青堅堂下出香泉。歷歷春聲到耳邊。卷起白波滋舌本。養成黃氣舞胎仙。帝鄉他日分消酒。家釀今朝實聖賢。飲罷能令舊態已。製汝陽乘此去朝天。

送劉子開二首

帝恩無吏肯承宣。雨露滂沱貯半天。瓊巖兩屋同拱所。蕭帽一騎獨當先。驅馳足下千重嶺。忠孝心頭一寸田。孺子亭前見三雉。爲言秋事亦茫然。塵中拈出玉光明。追琢多年老更精。會使低頭降志士。無令抵掌笑書生。此行原野霜風急。所過溪湖潦水平。鴻鴈同天不同侶。爲傳好在與南卿。

送王充老歸肝江

風遣輕蒲越去程。滿江秋月碧紛紛。相看斷腸情何極。同著征衫袂更分。千里因離俱對月。一樽安得再論文。從今竹枕篷窗夢。不夢懸刀只夢君。

送李公

海內堂堂見此公。孤高不與萬夫同。身行宇宙東西遍。心徹乾坤表裏通。莫共林泉謀老境。更看蘇鼎築新功。君王拊髀休長嘆。亦有英豪在眼中。

送趙子真送經于朝廷

憶昔同遊金鳳臺。臨高望遠思悠哉。重來又作燕山別。不意翻爲驛馬催。寶鏡元輝天上去。遼塵秋色碧邊來。歸期已定終年約。莫遣丹心一寸灰。

別張君玉二首

煙霜江漢雁南飛。鷓鴣洲前再拜辭。風勁周郎焚艦日。月明庾老上樓時。無言只共江聲語。有意惟憑山色知。他日中原公事了。磨崖千丈要豐碑。

白雲黃鶴日相逢。湖北江南故楚宮。拭目文章王八座。叩頭勳業趙三公。今朝側耳聽奇偉。何日投身佐事功。公到京師相記憶。蘆花江上竹竿風。

謝王巽澤新火

日落參橫刺啄聲。起驚新火到陳人。燔隨周燼年年改。心共商盤日日新。桐飯飯香增意氣。草堂燈影換精神。侯家宮殿晴煙起。公自他時作好春。  
老杜云。新火起時。是改火。以其時。日暮。漢宮燔燼。是改火。以時。改火當以節候。今寅初得清明。則以時。燔燼其宜也。是見其本。雖燔燼必周。故

謝范西叔惠詩

世間無可似君詩。兔杵聲寒露脚飛。領下驪珠能奪取。袖中滄海更難歸。久荒此事成疎懶。頗有斯人爲發揮。佳處不隨車馬得。但扶古堞看斜暉。

贈徐暉

五曜循環十二宮。乾坤盡落往來中。竹籬書在人安在。姑射山空道不空。嗚呼未能知本末。從今不復問窮通。東樓志享湖山樂。三尺闌杆萬里風。

贈湯元亨

湯子親攜寶鑑囊。路開春草見王郎。只今萍梗滄滄浦。嗚呼松楸在建康。數語話端纒歷歷。一生身世不茫茫。從今點破心間事。獨對東風笑一場。

贈鄧東

青藜半夜放光明。玉字金文下太清。舉眼試看君行路。點頭會盡我平生。連行勝景丁居丑。歲建昌期乙酉庚。四十五年如夢過。尚堪晚景見昇平。

贈劉逢良

二年不下竹匡牀。枕藉茅齋小米菘。吹起江風渡鶴子。踏開荒草見王郎。胡村此際談三命。澗水何時戰一場。他日中原公事了。與君同話此荒涼。

和李粹伯

不多風雨已秋容。慘澹斜陽溼晚紅。長憶頻風過歸鴈。更思煙浪拍垂虹。未應堂上燭能滅。所願尊中酒不空。卷雪樓前卸帆日。卻從天際望吳中。

又和李粹伯

雲似諸公簿領閒。不名阿堵但江山。秋風未白平生髮。尊酒聊煖壯士顏。醉後參虛無咫尺。悲來天地總闌關。歸眠夢繞滿湖野。紅葉黃花滿望斑。

問王稚川兌酒

麥天一似菊花秋。澀雨凝風故作愁。幸自從來公不飲。何如乞與我銷憂。膠膠投投誰能問。兀兀陶陶得











雲空玉宇降重重。匝面雙蟠小戲龍。夾路繁花香到骨。不如天上紫芝封。近日既有。哀輪之屬。

暗黃退柳綠依依。長與行人駐別筵。傳說歸朝天下雨。不如休絮相公船。是日微風。浮橋始大。

嬌風悄悄日晶晶。只見光光不見塵。行過津頭旗脚脚。萬波吹動碧鱗鱗。是日微風。浮橋始大。

遙指吳天背蜀雲。峽波小綠作微皺。西州寒食清明了。猶見檀心上苑春。

效竹枝體有感四首

來時梅花繞路旁。抵今壓枝梅子黃。回思孤徑踏斜月。冉冉馬頭迎曉香。

石橋直下幾雙橋。落葉漸低湖水生。歸心欲寄潮頭去。潮頭不肯過益城。

斜風急雨暮瀟瀟。更與客懷增寂寥。樹頭梅子未全熟。莫來窗下打芭蕉。

江南煙雨梅子肥。稻針刺水青離離。江南風物亦如此。所恨情懷非昔時。

即事

桃李陰陰子滿枝。春心密意兩忘機。無何一點流鶯過。驚動楊花款款飛。

夜泊荻港二首

落日人家已半扉。隔籬問答語聲微。桑枝亞路蟬爭噪。一似南村割稻歸。

野火參差度暗光。蕭蕭蒲稗自生涼。夜深雲上無星斗。古樹陰沈沈許長。

次虞樞密九日登高韻

滿擬重陽醉菊觴。花時多已過重陽。年來莫是無知己。未遇淵明不肯香。

問王稚川借其父承可詩二首

侍郎墓樹已蒼蒼。萬古江河一錦囊。杜老平生憐騷子。不將衣鉢付他郎。集中有騷子詩。謂稚川也。

百代風流集豫章。娟娟各自作時妝。誰知索虎鉤鯨手。傳到黃家便到王。

夜坐起贈范西叔何子方

濃淡雲中月吐吞。寒枝驚葉動烏蹲。青燄一點無人對。賴有西風爲掩門。

贈李時雍

平生飽識世間愁。牢落江南盡處州。插架有禾三百把。與君來往亦風流。

集秦國文恭公句詩胡正仲四首

絳霄別有大羅天。趙淵。上元。真觀。鈞奏。遊沈帝所開。紫梁。歲晚政成丹詔下。兼。夏。石。學。水。蒼。朝。瓊。響。瑤。璣。和。雙。履。節。中。夜。直。

玉蟾清翰待君揮。送。陳。海。歸。吳。興。五。世。嘉。占。得。鳳。飛。送。昌。解。元。江。陵。府。朝。野。多。驢。天。子。聖。使。應。調。鼎。向。黃。扉。宋。尚。書。

君在東南第一流。送。李。侯。去。南。國。綠。綺。膺。檢。出。神。州。送。杜。學。士。舉。頭。試。作。長。安。望。秋。晚。昨。夜。靈。槎。近。斗。牛。士。二。浙。提。宮。

三殿風稜照綵霓。漢。宮。星。郵。傳。語。紫。芝。泥。送。李。會。人。歸。國。休。論。萬。里。封。侯。事。此。去。青。霄。別。有。梯。子。

送徐聖可十首

此州斗大故爲僂。金印如之足解顏。他日低頭看屈肘。亦思王老住胡灣。某所居在胡家灣。古云。豫州如斗大。又云。金印如斗大。故併取以寄云。

元素當年曾子瞻。山三百疊故依然。風流文采徐楊並。所欠賓朋似往年。蘇子瞻過元素時。元素守此。非。送。王。石。田。子。瞻。有。詩。略。云。漢。上。青。山。三。百。疊。快。馬。輕。衫。

君玉風標世所希。日臨小閣瞰清池。君來已隔元豐夢。賢靜魚寒尚住時。王君玉元豐中守此。非。雙。清。亭。有。詩。略。云。魚。寒。不。食。清。池。釣。豈。靜。鱗。鱗。小。閣。

一陳一葉此橫飛。飛到清霄絕不遲。東海月輪今又滿。履綦安穩上丹梯。陳子象。環。翠。鏡。皆。自。此。滿。樓。登。制。以。至。巖。巖。古。云。徐。徐。東。海。出。漸。漸。入。天。動。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東。海。徐。氏。望。也。

吾知昭德眼通明。君與渠家至有情。何況蜚聲滿黃閣。定應倒屣笑相迎。某子公侍。昭。德。通。明。子。未。嘗。面。君。與。某。有。連。至。相。知。亦。以。此。故。西。蜀。瑞。祥。即。往。權。舟。相。過。于。東。林。同。飲。酒。醉。甚。同。仙。事。也。

君到長安見侍郎。定齊老子鬚毛蒼。爲言薛荔藤邊事。一局茶收又一觴。薛。荔。藤。邊。事。一。局。茶。收。又。一。觴。林。同。飲。酒。醉。甚。同。仙。事。也。

文康伯仲見昌黎。杜。詩。伯。仲。之。謂。見。伊。呂。傳。到。雲。孫。又。過。之。君。見。小。坡。應。記。憶。近。香。亭。下。駿。茶。時。某。家。文。康。公。世。謂。昌。黎。韓。某。數。榜。舟。訪。楚。補。遺。對。諸。詩。寄。周。游。化。徑。荷。不。歸。夾。也。近。香。閣。中。亭。名。

東望蒼溪想月卿。尚懷泉石養精神。僊于歸廬亭邊見。爲道陽關有故人。沈。德。遠。少。卿。與。某。同。登。不。見。今。八。年。時。賦。此。也。

寶溪同社兩青年。一落江湖一上天。試問吾兄應好在。何時再拜玉階前。沈。子。道。編。修。與。某。同。古。文。選。爲。命。今。子。道。編。修。子。道。子。某。一。月。某。命。亦。文。僕。也。故。以。兄。稱。

卷雪樓前欲放船。浪浪亭上且扶肩。他時一月同千里。江漢吳淞共拍天。

我無頭上進賢冠。祇帶儒生一味酸。願向筆端求藕笠。桃花春水把漁竿。

寄峽石老人

白沙渡口見鬚眉。袖角槎牙出好詩。願得揚舲秋水去。共看明月墮琉璃。

題大浩寺

漫山竹樹結清深。古殿荒寒一雨燈。但有菜根隨粥飯。老夫請作住持僧。



題真如寺詩

舊紅新綠都如許。塵世何曾有定春。晚渡野航衝雨去。今朝佳處總吾人。  
月下看古碑。唐正元間物也。

題李白笠釣圖

龍子梅粧釣笠前。脫繻氣緒澹然。一絲來往茫茫碧。不記開元後幾年。

題寶伯山小隱詩六首

栗里柴桑事無。但言吾亦愛吾廬。掃開秋草門前路。恐有湖湖訪後湖。  
深衣細線古風標。不用橫飛上九皋。且伴寒泉薦秋菊。水仙王亦是吾曹。  
蒲稗葦葭密掩門。無風亦自有秋聲。煙塵齊魯今何在。下雉陽新有兩生。  
山澹雲濃間有無。數牛鳴外接匡廬。甘樓亦有鶴夷老。左右盆山即五湖。  
瘦水微皺漸復清。秋風脫葉下江皋。王楊盧駱青冥上。不廢江河燈爾曹。  
秋草空繁不識名。秋蒲難脫尚能聲。君行愛畫青鞵底。行到山空恐路生。

題薛公肅西湖問梅圖二首

茅屋荒寒影昏。口心相應共花論。山橋野渡香凌亂。君在江南我劍門。  
人眼花心總不昏。細從煙外月中論。孤山疎影橫斜處。今有珠樓鎖翠門。

舟中題石母洞前潭中玉犀石

玉犀玉犀是何物。白玉麟蹄水晶骨。珠宮貝闕不勝寒。夜來走出蛟龍窟。  
黃制幹坐上題墨竹扇

和黃少譽綠萼梅

自有清風風不吹。唯無明月月相隨。此君不可無一日。奈有霜寒露冷時。

問查元章兌龍園茶詩

綠毛么鳳仰銜花。不在山椒即水涯。昔日鬢邊能似此。春愁應盡總成華。  
戲龍頓斷天門鎖。來墊公家片隙箱。恐有壘坵收不盡。兌來驚起雁飛行。  
用前韻謝元章惠茶二首

和袁丞蓋嶺長松三首

五夜輕行過故鄉。不知箭栝與車箱。清風一點吹靈府。夢斷江南白鷺行。  
白日騰騰睡醉鄉。塵絲掠亂冒巾箱。從今易趁繡書課。滿眼精神下五行。  
強名呼作大夫官。且古摩空不免冠。但惜五封遺一點。寧如深嶺撼風寒。  
露邊穉葉亦堪餐。霜後嫩皮更可冠。撫此盤旋不受晚。但憂栗里酒樽寒。

百灘飛度半雲端。波浪聲雄不濯冠。舞袖垂鞭徐進馬。市廛無此雪風寒。  
和李無變與諸公出郊訪王彥博

和李無變求詩

十年慘澹經營處。一點青焚燈火知。平日詩從天外得。只今天外總無詩。  
和秋日即事韻二首

駁駁山蒼雜水紅。不如冷眼看秋風。北鴻已望江南起。飛過榆林月正中。  
初楓葉外數行飛。瘦竹竿頭一點鵝。浮世危機總如此。青蛇飛處且相隨。

千葉梅

一枝獨立素芳先。小翠長紅一任妍。竊袂仙人來閱世。向來手眼故千千。  
新竹

合歡扇

我不疎君君自疎。此君于我定何如。中庭明月常常在。卷地風來不掃除。  
九華扇

紗扇

明月雖圓有缺時。合歡安有百年期。故令六六深宮女。淚落君前自不知。  
八字回環字字精。一規孤月半銖輕。只應來自蛟人室。風動猶聞細浪聲。

黃鶴扇

摩盡青雲到紫微。玉城風露冷霏霏。政令同落生綃上。亦勝空梁一燕飛。  
竹扇二首

脫盡龍兒錦繡衣

脫盡龍兒錦繡衣。一枝變化作千絲。冷然不受人間暑。誰道清風有歇時。  
老龍飛去葛家陵。尚有龍兒戲錦衣。只恐世塵吹不盡。世塵吹盡聽龍歸。  
白羽扇二首

七寶扇

昔以隆中今渭涇。真龍長御快風飛。出關吹碎兒郎膽。安用軍師更指揮。  
鼎足三雄各立時。臥龍騰起向西飛。渭川波盡搖明月。百萬貔貅聽指揮。  
七寶雲開萬竅風。靈犀一點與天通。婆娑吹動紅爐雪。總在清涼世界中。



六角扇二首

一自昭陵掩國都。龍跳虎臥世間疎。如今縱有千金贖。不博當年十字書。  
昔日蘭亭暢惠風。至今不與庶人同。百金五字都休問。竹竹清湍在眼中。

蒲葵扇

輕蒲獵獵野風秋。吹上蟾宮白玉樓。想見東山紅粉裏。超然惟有此風流。

道經 或云道家無經。百五十言而已。故作詩以嘲之。

端拱主人無語句。益與僕隸鬧喧闐。希聲絕想忘言處。海水墨山畫不全。

雪山集卷十六

詩餘

相見歡

霜花零落全稀。不成飛。寒水溶溶漾漾軟琉璃。紅未湧。青已露。白都暈。(案)鳥下以水映四字。沙暖戲魚驚。

長相思

紅疎疎。紫疎疎。可惜飄零著地鋪。春殘心轉孤。鴛相呼。燕相呼。樓下垂楊遮得烏。倚欄人已無。

前調

山青青。水青青。兩岸蘆花蘆葦林。水深村又深。風冷冷。露冷冷。一葉扁舟深處橫。垂楊國不驚。

生查子

見汝小溪灣。俯竹連疎影。林杪動風聲。筵下舞霓粉。見汝大江郊。高浪搖枯木。飛雪密封枝。直到斜陽暈。

楊柳枝

懶得燒雲趕不開。去還來。淡光無可照樓臺。且停杯。

薄雨疎疎時幾點。灑浮埃。買花未上擔兒擔。聽他催。

浣溪紗和王通一韻。詞韻通。

何樂能醫腸九回。榴蓮不似蜀當歸。卻簪征帽解戎衣。淚下猿聲巴峽裏。眼荒鷓鴣楚江涯。夢魂只傍故人飛。

又

夢到江南夢卻回。夢歸何處得身歸。故溪綠淨看鳧衣。下到瞿唐春欲杳。桃花香浪渺無涯。三台回望五雲飛。

又

征鴈年來得幾回。春風無雁帶書歸。故應春瘦減春衣。花柳傷心經歲月。江湖無夢失津涯。到家無樹不紅飛。

前調

細雨瀟瀟變作秋。晚風楊柳冷颼颼。無言有淚灑西樓。眼共雲山皆慘慘。心隨烟水去悠悠。一莖一笠任孤舟。

清平樂

江沙帶溼。沙露和煙泣。落日欲低紅未入。悄悄暮寒凝立。疎林秀色荒寒。頻頻駐騎回看。應是梧桐影下。秋風聲碎眉山。

又

斷橋流水。香滿扶疎裏。忽見一枝明眼底。人在山腰水尾。梨花應夢紛紛。征鴻叫斷行雲。不見綠毛么鳳。一方明月中庭。

前調

從來清瘦。更被春傷。瘦得花身無可有。莫放隔簾風透。一枝相映孤燈。燈明不似花明。細看橫斜影下。如聞溪水泠泠。

眼兒嬌

雨潤梨花雪未乾。猶自有春寒。不如且住。清明寒食。數日之間。想君行盡嘉陵水。我已下江南。相看萬里。時須片紙。各報平安。

西江月

月斧修成膩玉。風斤琢碎輕冰。主人無那酒杯深。倩取花來喚醒。舞罷繡裙風暖。飲闌畫閣香凝。試將花葉數層層。猶比長年不盡。

又



輕煙細凝蜂窠。薄羅深壓鵝黃。玉容縱不似何郎。也在百花頭上。試看眉間一點。全如瓶裏孤芳。明年此日趁鸞行。記取今朝勝賞。

前調和王道一韻

瑟瑟紅中煙潤。梢梢翠尾風斜。開軒幽樹少啼鴉。此處最宜君畫。望眼不知天闊。歸心常恨天遮。見君江浦到蘆花。意在琵琶亭下。軒外有石榴色蕉。對有所畫江浦蘆花。

前調

壁水橋邊此客。金鑾坡上何人。沙場老馬事無成。淚溼青瑩夾鏡。袖手煙霏小景。回頭石嶺空城。乾坤遺恨渺難平。目斷塞鴻孤影。

前調金瓶

陰陰溼霧無汁。江氣逼。樹聲滿。荒林只見夕陽入。誰喚晚烟集。漁翁猶把釣竿執。莢共笠。時時背風剛浪猛。早收拾。天外暮雲黑。

燕歸梁

拂拂春風入馬蹄。駐綠楊堤。綠楊堤上乳鸞啼。聲聲怨。怨春歸。而今一似花流水。蹤跡任東西。利成名遂在何時。早贏得。兩分飛。

青門引

尋遍江南麓。只有斑斑野菊。梅花不遇我心悲。一枝得見。便是一年足。徽香來自橫岡竹。飛度寒溪曲。落路尋人借問。謝他指向深深谷。

鷓鴣天

空響蕭蕭似見呼。溪香樹暗覺神孤。微茫山路纔通足。行到山深路亦無。尋草淺。揀林疎。雖疎無奈野藤相。春衫不管塵攔碎。可惜教花著地鋪。

前調

一隻船兒任意飛。眼前不管是非。魚兒得了渾閒事。未得魚兒未肯歸。全似懶。又如癡。這些快活有誰知。華堂只見燈花好。不見波平月上時。

一斛珠

十一月十日知縣宴美府列坐中賦海棠  
風流太守。未春先試回春手。天寒竹竹斜陽後。翠袖中間。忽有人紅袖。天香國色澁如酒。且教青女休傷。梅花元是羣花首。細細商量。只怕梅花瘦。

前調

寒江凝碧。是誰翫作梨花出。花心猶帶江痕溼。輕注香腮。卻是桃花色。飛來飛去何曾密。疎疎全似新相識。橫吹小弄梅花笛。看你不似江南客。

平塘玉立。薄羅飛起。層層碧。人心不似花心密。待要相逢。未必相逢得。橫塵不動何曾溼。芙蓉橋上曾相識。橋聲搖去江聲急。西北高樓。回首浮雲隔。

怨春郎

蘆花已老。蓼花已老。江腹衝風。山頭殘照。暮烟不辨栖鷗。識歸舟。歸舟照顧新洲闊。驚波惡。別揀深灣泊。南津北溟。水村總沒人家。莽平沙。

虞美人

綠陰夾岸人家住。橋上人來去。行舟遠處喚相騰。全似孤烟斜日出關門。浪花拂拂侵沙嘴。直到垂楊底。吳江雖有晚潮回。未比合江亭下水如飛。

前調

翠陰融盡。輕紅散。慘澹花明滅。嫩沙拂拂。痕痕添。想見故溪綠。到草堂前。夕陽紅透櫻桃。掩映深沈碧。成都事。似江南。只是香奩兩處受春寒。

臨江仙

縹緲清雲一握。太清華玉光中。鈞天聲裏拂香風。紫皇低接手。穩步上層空。雀扇徐開鸞影轉。日高舞動蛟龍。雙瞻御座立昭容。回班趨複道。環珮響丁東。

又

千頃翠園。綠淨。菱花影落波中。看君紅錦漾清風。此時催入現。煙浪拍雲空。佇見鳳樓樓閣。旌旗全仗飛龍。緒黃一點現真容。御廡宜未舉。雙鏡上天東。

前調

曲水流觴。修禊事。被除洗淨春愁。翠樽再拜壽君侯。只今虛鼎足。好去作班頭。自古相門。還出相。春旗小駐南州。雲孫將紹祖風流。他時如見憶。江漢一漁舟。

前調

八字山頭。來較晚。彩雲未散南樓。夕陽千丈映離鉤。君侯如欲老。江水莫教流。扇底清歌。塵不動。胡牀明月清秋。天曠為浪玉為舟。酒闌君便起。歸去立班頭。

定風波

曲曲闌干。曲曲池。萬紅綠繞錦相圍。花到黃昏思欲睡。休睡。眼前都是好相知。銀燭轉添花轉好。人在花深深處更相宜。似此好花。須愛惜。休惜。鬢邊消得兩三枝。

前調

聞訊山東。寶長。蒼蒼雲外且垂綸。流水落花都莫問。等取榆林沙月靜邊塵。江面不如巫面闊。卷起五湖烟浪。人清。醉到投林。且睡。卻怕桃燈看劍。忽傷神。



又  
白壁黃金爵上卿。紫宸殿下拜絲綸。纔出龍門開虎帳。但看甲光如水夜無塵。古古今今男子事。搖動芙蓉旗影入金樽。到得關河公事了。早去白雲堆裏養精神。

蘇幕遮 守作修

孟夏上游。使君通守不以荒寒肯臨。老杜所謂盡日淹留佳客坐。百年粗糲腐儒餐者也。兩辭極

道湖山雲月之趣。因以記相與之意云。

水風輕。吹不皺。上下浮光。兩鏡光相就。雲錦搖香吹散酒。細聽清談。玉屑津津嗽。明月前。斜陽後。竹露秋聲。拂拂寒生袖。撥取湖山聊入手。紫閣黃扉。到了終須有。

前調 送張定社名

驛塵飛。天意緊。香雪芝封。猶帶吳泥潤。昨夜寶奩開玉鏡。一點西風。便覺寒秋近。白蘋洲。紅蕖徑。風露淒清。快促黃金鏡。疊疊重重聽好信。擲了碧油幢。更擲雙堂印。

前調 聞歸

眼將穿。腸欲裂。聲聲似向春風說。春色飄零。自是人間客。不成淚。都成血。朝朝暮暮何曾歇。叫徹斜陽。又見空山月。

又

夜茫茫。春寂寂。含烟叫裂空山石。吸盡東風。化作垂紅滴。漏將闌。情轉極。月明繞樹聲聲急。無數閒花。盡染啼痕溼。

青玉案 本幹

中央自有仙風度。散入千林去。萬點秋芳洒飛露。舜裳絳色。堯眉黃彩。化作花無數。層層翠葆驚旗舞。吹下天香遍瑤宇。萬歲千秋奉明主。桂華月苑。蕊珠寶殿。長聽黃金縷。

前調 漁草

浮萍不礙魚行路。細數魚來去。靜倚溪陰深免句。碧鮮清潤。影搖香度。易覺闌干暮。免誰深傍蘋根住。浴罷紅衣褪殘縷。一寸江湖無可付。渚蘭汀草。以烟敲雨。竟了垂輪處。

江城子 席上賦

細風微揭碧鱗鱗。繡幃深。不聞聲。時見推簾籠袖玉輕輕。不似綺樓高捲幔。相指點。總分明。斜澗蘆柳暗陰陰。且消停。莫催行。只恨夕陽難好近。黃昏。得到欽梁。容略住。無分做。小蜻蜓。

又

細風吹起翠田田。雨和煙。入梅天。鮮潤繁陰悄悄轉清圓。十頃蒲萄深貯碧。鷓鴣共。各翩跹。影搖香度小簾娟。竹林賢。總神仙。滿庭飛絮雲。堅注冰泉。伴了芙蓉城裏客。無一事。北窗眠。

前調 宴守神

柳梢無雪受風吹。綠垂垂。乳鴉啼。直下蒲葦春水未平堤。卻似今年春氣早。白團扇。已相宜。紅巾當日鳥銜飛。曲江潤。暮春時。孔雀麒麟交。盛繡羅衣。何似野堂陪勝客。花影外。竹陰移。

暮山溪 詠茶

枯林荒陌。矮樹數鮮葉。不見雅風。十二分。山容野色。因何嫩。舞動小旗槍。梅花後。杏花前。色味香三絕。

含光隱耀。塵土埋豪傑。試看大粗疎。爭知變。寒雲飛。體說休說。世只兩名花。芍藥相。牡丹王。未盡人聞舌。

滿江紅 蘇府諸公。郊外同集。以詞不去。

方丈維摩。蒙衲被。都齊不省。空恨望。錦裘繡帽。玉珂金鎖。十月小春逢此日。一時勝事。輸公等。闕短衣匹馬射南山。何人肯。山蒼紫。峯如箭。江寒碧。沙如粉。望塞鴻。杳杳水遙天。永飲罷。不妨餅。屢臥歸來自有風吹醒。試斷橋流水月明邊。尋疏影。

前調 慶節

整頓乾坤。恨舞袖。回旋不足。須付與。腰金疊。赤面槐。參綠。功業豈無人可了。英豪自有心相伏。白狐塵。塞燭聽。經綸。常三復。舉大白。傾醴醑。為公起。歌此曲。曲中意。惟有斯賢堪。樹。萱草喜。除煩惱。障。蓮華妙。享清涼。願年年。團扇弄。生綃。長如玉。

前調 春日

慘淡輕陰。都養就。朱朱白白。最好是。梨花帶雨。海棠映日。燈霧烘成芳草色。嬌風分與垂楊力。聽紅邊翠杪。轉清圓。曾相識。春緒亂。還如織。春夢斷。還堪覓。看青梅。下時有。遊人噴噴。愛酒正香。須滿泛。憐花太嫩。休輕摘。把領巾。收聚。來香。漫。憑風立。

又

生叢平鋪。吹不起。輕風無力。西江上。斗牛相射。水天一色。二妙風流。今代少。一時光。價何時息。更綠。蒼白。日下雲。耕芙蓉。客。整飛。取。成。得。得。尋。前。約。寬。值。值。正。雲。飛。雨。卷。舊。紅。新。碧。苗。苗。抽。長。荷。柄。綠。舞。舞。吐。淨。楊。花。白。漸。衣。簪。香。潤。入。楊。天。紅。綃。溼。

前調 漁舟

莽莽雲平。都不辨。近山遠水。儘徘徊。向留波面。未歸灣尾。浪狂深。深。鷓鴣抱。穩。波寒縮。縮。魚沈底。恐狂風。顛兩岸。都。摧。舟。難。穩。船。篷。重。拖。不起。簑衣。溼。森如洗。想杖頭。未足。盃中。無計。漁網。吹。翻。無。把。捉。釣。竿。凍。斷。成。拋。棄。到。高。歌。風。靜。月。明。時。誰。如。你。

前調 牧童

落盡斜陽。尚有些。斷霞殘影。甚灣環。東溪西巷。南嶺北嶺。行熟更教羊引著。睡濃卻被鴉驚醒。漸孤村樹暗。願山。枝。霜。風。冷。人世。裏。嫌。他。蠢。牛。背。上。輸。他。穩。但。芒。鞋。一。繡。蓑。衣。一。領。五。臟。荒。疏。蔬。藟。口。雙。豎。幽。峻。



花漫頂。雖雲鳥月黑。路家。何竹。答。

前調

紙帳梅花。有畫桂。又有竹。是何聲。雪飄。遠。泉鳴。幽谷。紅。夢。白。須。拂。他。餘。音。尚。帶。清。香。散。挽。素。娥。青。女。問。飛。瓊。誰。家。曲。韓。退。之。歐。永。叔。憶。分。恍。恍。今。他。試。側。耳。山。常。似。黛。水。常。如。玉。顏。子。操。中。何。足。怨。辭。翁。徽。外。無。人。續。正。青。天。明。月。上。東。南。芳。時。足。

水調歌頭

江水去無極。無地有青天。怒濤洶湧。卷浪成雪。蔽長川。一望揚州。蒼莽。懸。見。煙。竿。雙。矗。何。處。捲。珠。簾。落。日。瓜。洲。渡。鴻。驚。滿。風。前。古。戰。場。皆。白。草。更。蒼。烟。清。平。始。有。遺。恨。久。矣。在。江。邊。北。固。山。前。三。傑。遙。想。當年。意。氣。凌。雲。笑。中。原。上。馬。促。歸。去。風。塵。接。後。塵。

前調

細數十年夢。十處過中秋。今年清夢。還在黃鶴舊樓頭。老子箇中不淺。此會天教重見。今古一南樓。星漢淡無色。玉鏡倚空浮。帶秦烟。紫楚霧。賦江流。關河離合南北。依舊照清愁。想見短檠冷笑。笑我歸來霜鬢。空做黑貂裘。把酒問清影。肯去伴滄洲。

前調

晚晴倚斜日。秋樹戰悲風。一泓紺紫澄碧。中有睡蛟龍。散作清溪明玉。激上長松流水。雨電亂寒空。拋卻紅塵袂。飛入妙光宮。佛國大。天溥博。地含洪。空巖亂壑。響珠影。動金容。萬古碧。空界。一點青。將明月。滂灑。總無功。雲散殿。突兀。風動。鐺。丁。東。

又

草蔓日多露。松竹總含風。羣山左顧右盼。如虎更如龍。時見魚燈三兩。知在誰家浦溆。星斗爛垂空。萬有付一掃。人世等天宮。秋蕭瑟。林脫葉。水歸洪。江湖飄泊。鴻雁洲。浩肯相容。要使羣生安堵。不聽三更吠犬。此則是奇功。一任畫麟閣。吾自老蒼東。

前調

雲巖在空碧。天宇共高明。重陽易得風雨。今日不勝晴。天為兩朝元老。付與四時佳節。不動一絲塵。香醪洗金戟。飛霧灑霓旌。山鳴。葉。江。動。石。龍。催。劍。玉。壘。千。載。誰。見。此。昇。平。細。看。樽。前。萬。葉。相。映。眉。間。一。點。黃。氣。鬱。駸。駸。江。漢。下。淮。海。都。賴。一。長。城。

前調

花上插蒼碧。花下走清瀾。澆霜深覆殘雪。更有月相參。似我竹溪茅屋。欲曉未明天氣。扶杖繞籬石。秦楚五千里。何處是江。南。曉。風。下。人。不。斷。馬。相。連。頗。曾。見。有。此。客。相。慰。意。倦。倦。欲。為。橫。吹。出。塞。無。處。可。尋。羌。管。短。策。叩。征。鞍。策。斷。征。鞍。裂。驚。墮。玉。銜。絳。

前調

前調

淮海一星出。分野到梁州。玉京華帝朝斗。公在列仙流。盡掃樓楹格澤。高拱紫微太乙。霞似拂紅稠。非霧非烟裏。永侍紺雲裘。日南至。月既望。壽君侯。梅花滿眼。一朵聊當一千秋。半夜玉堂承詔。翼且路朝宣册。歸去作班頭。風淨瞿唐峽。安穩放行舟。

前調

河漢瀟瀟。玉露瀼瀼。空。太清。仙子飄渺。飛佩響玲瓏。暫以青鸞紫鳳。來玩十洲三島。旌旆捲芙蓉。身在大江表。名繫絳霄宮。兩仙客。歌駐月。舞迴風。寶薰輕度。羅幃。香霧結。重重。已覺長安近日。會看北星朝。斗。千。載。慶。雲。龍。翠。滿。形。烟。裏。長。侍。衣。衣。紅。

八聲甘州

海茫茫。天北與天南。吾友定安歸。聞潘須江上。皖公山下。翫白雲飛。莽蒼空郊。野。古。路。立。斜。暉。顏。跖。皆。塵。土。苦。淚。休。揮。一。代。錦。腸。繡。肺。想。英。魂。皎。皎。健。口。雲。梁。望。塞。空。明。月。無。路。寄。相。思。嘆。千。古。興。亡。成。敗。滿。乾坤。遺。恨。有。誰。知。今。何。在。一。川。烟。慘。萬。壑。風。悲。

前調

事茫茫。亦豈半帆風。四海忽三分。想蒼烟金虎。碧雲銅爵。恨滿乾坤。鬱鬱秣陵王氣。傳到第三孫。風虎雲龍。自有其人。朱顏二十有四。正錦幃秋夢。玉帳春聲。望吳江楚漢。明月伴英魂。滄海小橋。紅浪溼。撫。遺。絃。何。處。得。郎。聞。雪。堂。老。千。年。一。瞬。再。盤。空。明。

前調

過隆中桑柘倚斜陽。禾黍戰悲風。世若無徐庶。更無龐統。沈了英雄。本計東荆西益。覬覦取奇功。轉盡青。天。粟。無。路。能。通。他。日。維。耕。渭。上。忽。一。星。飛。墮。萬。事。成。空。使。一。曹。三。馬。雲。雨。動。蛟。龍。看。瓊。瑤。出。帥。一。表。照。乾。坤。牛。斗。氣。常。衝。千。年。後。錦。城。相。弔。過。草。堂。翁。

前調

氣佳哉。烟紫石頭城。雲碧雨花臺。想東山前後。望春樹綠。看晚朝迴。自古英雄豪傑。無不待時來。擁鼻微吟。處。山。靜。花。開。商。皓。亦。嘗。如。此。羨。蒼。生。皆。有。瞻。望。之。懷。但。泥。河。洛。潤。此。事。偶。然。諸。疑。是。彼。八。公。草。木。得。神。明。相。亮。不。相。猜。西。州。淚。千。年。猶。溼。回。望。興。哀。

前調

冰盞秋月。去了潘郎。傳到梁老。騎馬乘船。屢斥五湖三島。任相雲象拂日。拽蛟龍鱗鬣。都推倒。向虛中分付。高人勝士。把雲烟掃。乾坤巧。自蒼筠無汗。烏雞無刃。此為至寶。第一君門通表。查囊諫草。第二文章揚事業。第三編簡。據懷抱。千百般。終久被他磨了。

前調

斷崖樹老。側岸槎枯。倒倚斜插。脚面淺溪。掌樣平洲。重疊。蒼芒鞋。攜竹杖。遇亂沙。幽澗。紆紆。涉。那。人。家。有。

前調

前調



竹蕩瓦缶頗頗清冽。竹微呼。正斜陽淡淡。暮鴉昏昏。晚風獵獵。轉眼已成陳迹。不堪追躡。試問舊醅還好在。暫停歸影留時。待重來。細拈弄水花山葉。

萬年歡

一輪明月古人心。萬年更寸心存。滄海化為黃土。心不成塵。杳杳興亡成敗。滿乾坤。未見知音。撫闌干欲喚英魂。沈沈又沒人應。無聊敲枕搔首。夢蘆中。一似平生。共挽長江為酒。相對同傾。不覺霜風敲竹。睡覺來海與愁深。拂袖去。塞北河西。紅塵陌上尋人。

真珠簾

翠虬天矯擊蒼玉。飛來到。吾庭溪澗山麓。一笑忽相逢。更解包投宿。北池之畔西齋曲。與主人呼青吸綠。恨我無天寒翠袖。共倚修竹。每遇飛雪。更驚風撼。清標可掬。更與月同來。無半點塵俗。冬有寒梅。開相伴。春亦有幽蘭相逐。香足。纔露下。霜飛。又有秋菊。

沁園春

二百年間。十二時中。悲歡往來。但蒼頭一把。容身方丈。無多綠綺。莫遣塵埃。屈曲成幽。蕭條生淨。野草閒花都妙。我家無力。雖然咫尺。強作繁囿。竹齋向背。松齋須次。第春蘭秋菊。開在竹籬稀處。密栽甘橘。刺橋斜畔。疎種香梅。山芋老。藟地黃。饒粥。冬後春前。皆可栽。門通水。荷汀蓼渚。足可徘徊。

紅窗怨

欲寄書都無有。且須折贈。市橋官柳。看君著上征衣。也轉思榜舟楚江口。此會未知何時。又恨男兒不長相守。苟富貴毋相忘。若相忘。有如此酒。

前調

雁不捲人難見。縹緲歌聲。暗隨香轉。記與三五少年。在杭州曾聽得幾遍。唱到生綃白團扇。晚涼初桐陰滿院。待要圖入丹青。奈無緣。識如花面。

鳳時春

微格風流前望。纔瞥見春風。蕭然無對。只有月娥心不退。依舊斷橋橫在流水。我亦共月娥同意。肯將情移在。蕊紅俗翠。除了香齋。後醉塵外。便做花王。不是此輩。

泛蘭舟

蕭蕭烏帽黃衫。烟水拍雲岩。風清月白。一雙碧眼。登秋潭。四海九州。茫茫東北。渺渺西南。松霜杉露。蒼苔龍門隔如參井。青城佳氣與天參。蔽山光野。牡丹紅外。茯苓甘。試頂疑丹。際駒踈屐。儘百年間。乾坤去。

海風賦

海風賦。名定。海人。受道于伊川。後集。里。河洛。復歸。蜀。居。青城之老人。村。至今。尚存。

無月不登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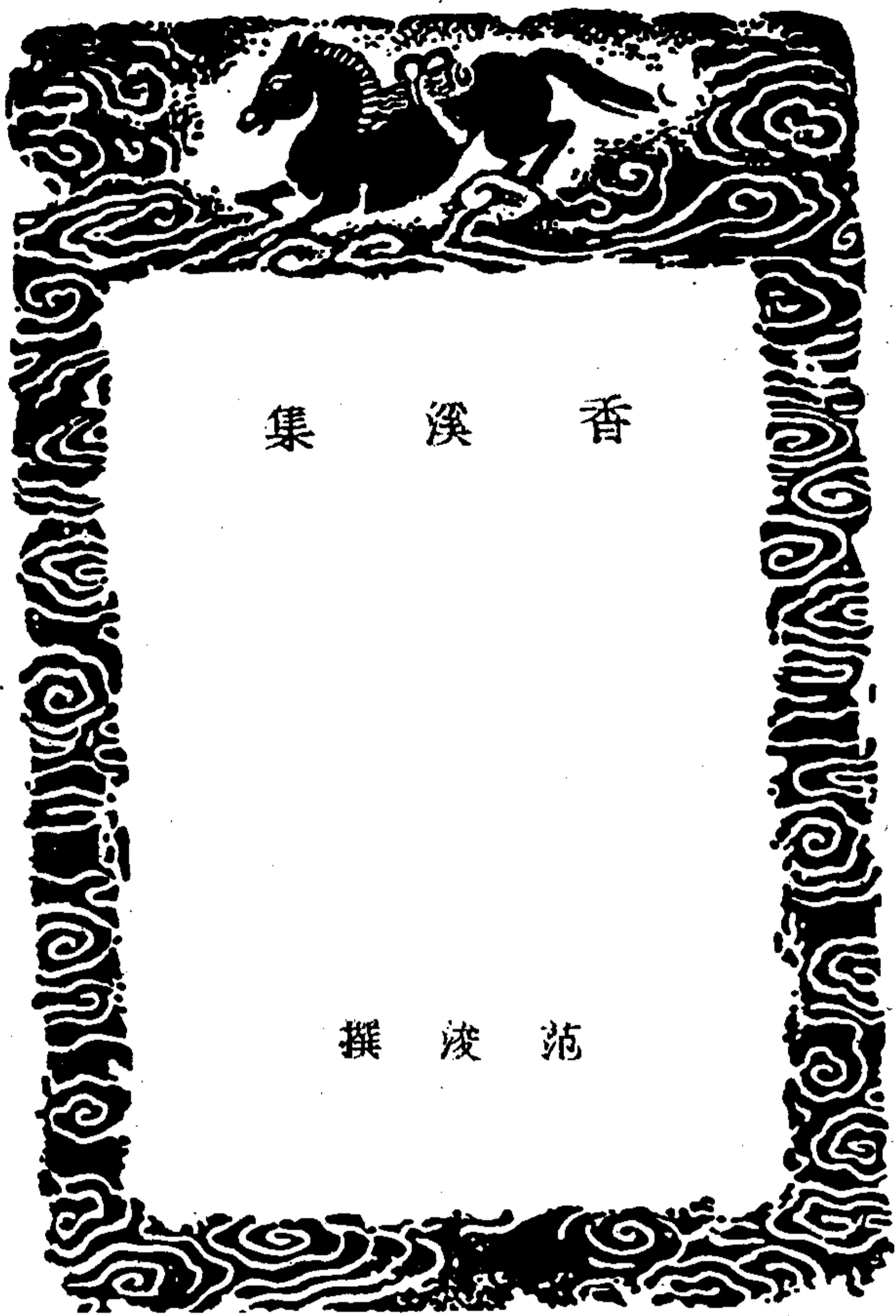
池塘生春草。夢中共水仙。相識細撥冰綃。低沈玉竹。撥動一池寒碧。吹盡楊花。綠甃消白。卻有青錢點點。

如積。漸成翠亭亭如立。漢女江妃入窰室。蝶破靚粧。推出夜月。明前夕陽。敲後。清妙世間標格。中貯瓊瑤。汁才嚼。破露飛霜。泣。何益。未轉眼。度秋風成陳迹。

別紫質請浙江謝宗住庵

一箇茅庵。三間七架。兩畔更添兩廈。倒坐雙亭平分。扶闌兩下。門前數十丘。穰穰。睡外更百十株桑柘。一溪活水長流。除波及蕪畦菜把。便是招提與闕。若時抄疏。鄰園。看經村社。隨分斗米相酬。銀錢相謝。便關少亦堪借借。常收些符乾。厥鮮。好年歲更無兵無火。快活殺也。





香溪集

范浚撰

香溪集序

吾郡道學之風。並軌鄒魯。願莫爲之先。雖美勿彰。溯其所自。則香溪先生實爲初祖。先生當紹興中。嘗舉賢良方正。以秦檜妨政。堅臥不起。高風介節。堪師百世。文字之傳。抑其末矣。然即以文字論。峻潔蕭穆。靡不挾經之心。甄道之奧。粹然一出於正。其詞皆足以輔世翼教。初非徜徉山水流連光景者。所能髣髴於萬一。則既以欽其品之高。而又未嘗不歎其學之遠也。特先生集。世不多觀。自仁山金氏時。已云范集近亡。矧復歷載數百。兵火摧殘。風霜剝蝕。久而彌湮。安從搜訪。同鄉孫琴西方伯。藏有鈔本。假以校讐。亟付梓人。其中脫簡。仍從蓋闕。然則網羅放佚。先生之靈。或亦鑒厥苦衷哉。先生姓范氏。名浚。字茂明。蘭谿人。世居香溪。學者遂稱爲香溪先生云。光緒元年秋九月。永康胡鳳丹月樵甫。序於鄂垣之糧道署中。

香溪先生文集敘

士以志道爲先。而志道以養氣爲本。氣全則道存。氣喪則道亡。故達而在上。任天下之重。安國家。利社稷。進賢退不肖。收功於無窮者。氣也。窮而在下。守聖賢之道。推古今。明治忽。是是非非。立言於不朽者。亦氣也。苟氣之不養。則達而在上。或充詘於富貴。以得失爲患。則道不行矣。窮而在下。或隕穫於貧賤。以紛華爲悅。則道不守矣。不守不行。氣喪而道亡。則烏能收功無窮。立言不朽哉。是則氣之在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舉不可以不養也。吾之先友香溪先生。以養氣爲本。而立言不朽者。歟。先生居香溪之上。自少至老。篤學而勝於文。探道而不以世故嬰其慮。其家世父祖。爲名卿賢刺史。昆弟多居廬仕。而先生了無仕進意。今天子卽位之初。詔復制舉。以來。天下士。當時公卿。有以先生應詔者。先生力辭之。余嘗過香溪之上。而訪先生焉。先生危坐一室。塵埃棲戶牖。而凝几席。敗帷故器。人所不堪。而先生貌充體胖。神宇泰然。其言經術。如親得聖人而授其旨。其論古成敗事。如目擊而身履之。已而出示所爲文。則辯博而峻整。正與向所言論者相表裏。終日與之坐。而無一語及世間事。此非志於道而全其氣者能若是乎。是日先生謂余曰。是間山水清遠。子能卜居以從吾游乎。余方累於世故。從官遠方。漂流異鄉。及歸。而先生歿已十年。方悼若人之不淑。而吾無與居也。一日。先生猶子元卿過余曰。叔父平昔爲文至多。今不欲秘於家。而出與世共之。力有未辦。則先刻其詩賦論議雜著爲二十二卷行於時。子嘗與叔父厚。願敘



以冠其首。嗟夫。昔鹿門子著書而自敘之曰。醉士隱於鹿門。不醉則游。不游則息。息於道。思其所未至。息於文。慨其所未周。古聖王旌山夫谷民之善者。意在斯乎。今先生不醉不游。直息於道而寓之文耳。平時不以外慕累其心。若求旌於時。亦豈先生著書立言之本意哉。故述其志道養氣之實。以見素所蘊云。先生姓范氏。名浚。字茂明。而元卿名端臣。今亦以文知名。方有志於世者。紹興三十一年四月十三日。同郡陳巖肖敘。

### 香溪先生集後序

子朱子集註孟子。全載范浚心箴。由是天下莫不聞其名。且與天壤俱弊也。浚字茂明。婺之蘭江人。因其里居稱香溪先生。祠於學宮。舊矣。師道幼即訪其文集。不可得。嘗讀默成潘公與范賢良書。而知其交。讀徐忠壯公徵言傳。而知其所取。又得前輩誦傳。姑蘇蘇賦。雜興諸詩。茲欲見其餘。而仁山金氏四書考證。謂范集近亡。以金之洽聞而云然。殆無有矣。居其鄉。思其人。而不誦其詩。而讀其書。不能不致予恨焉。至順辛未。始得先生文七卷於親友。應氏家。蓋其首編也。陳公巖肖序稱從子端臣。右史所纂。凡二十二卷。則逸者尚多。一日。先生族孫俊來。言家藏缺自一至五卷。惜其無從補也。於是忻然界之。足以成編。嗚呼。百年之闕。一朝而顯。兩家之藏。不期而合。抑亦有數存其間耶。先生當紹興中。舉賢良方正。以秦檜當國。不起大節。偉矣。其學多本於經。貫穿精覈。諸文皆辭絕矯健。鑿鑿明整。卓然名家。鄉先正有集。蓋自先生始也。古之賢者。嘗患無子孫之傳。而有子孫者。每患其不知學。近時范氏之族。豈乏富貴者。恨其不能為先生置祠奉嘗。至於斯集之傳。又不過當時一餉費耳。浮榮悖貨。俟焉澌盡。而不亡者固自若。亦足以有傲矣。今右史裔孫元璋。念殘集之復光。懼泯沒之游至。首刊數卷。將率其族人之力而終之。不私其美。又以右史遺集未及刊。則以其與香溪唱酬諸詩。先附見焉。俾予序其事。予於是編。固願有述。又嘉元璋之能光昭其先。庶幾賢子孫已。凡與於斯者。豈不與有榮乎。年月日。後學里生吳師道序。

### 題重刊香溪先生文集後

進士唐君尙虞之治蘭溪也。用儒術吏。善於其職。克協上下。聲稱翕然。乃於澹政之餘。閱地志。訪遺書。禮鄉賢。將以興廢與墜。隆化美俗。於是香溪先生范公之後曰永昌者。出其家藏之集二十有二卷。蓋先生從子右史崇齋之所類也。唐君讀而歎曰。先生之文。世知誦習者。心箴而已。他蓋罕有知者。今觀其言。如以恥為入道之端。以古之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又謂學者覺也。心且不存。何覺之有。皆超然自得。於學者極有警發。不獨心箴為可取也。故朱子有不知從誰學之語。而先輩謂其得於孟子者為多。若先生者。豈非所謂豪傑之士哉。幸此集尚存。惡可使之泯沒。而弗傳耶。爰命錢梓以惠學者。而俾懋識諸其末。竊惟先生之學之文。與其立身大節。故侍郎陳公巖肖。禮部吳公正傳。序之詳矣。懋生也。晚弗獲接聞前輩餘論。於先生所造。未能窺其萬一。尚何敢贊一辭哉。獨念吾鄉聖賢之學。前此未之聞也。而濬其源者。自先生始。繼而後有東萊兄弟。麗澤之講授。又其後何王金許。遂相繼以得考亭之統。道學之傳。於是為盛。非先生之功而誰功。今當道學不傳之餘。而唐君復以先生之文倡焉。其所望於吾黨之士者不淺。豈天意又欲大昌斯道之傳也耶。不然。何其闕於前而顯於今耶。誦其詩。讀其書。而遐想其人於數百年之上。能無奮然而興起者耶。此懋於唐君是集之刻。所以重有感云。屠維大淵獻之歲。季秋九日。里後學章懋拜手謹題。



香溪集總目

第一卷

古賦

姑蘇臺賦

過莊賦

慎術賦

甘菊賦

第二卷

詩

雜興五首

題八馬圖

游蘭溪靈洞

寄錢伯茂遙碧軒

送春曲

香溪集 目錄

香溪集 目錄

同伯通端吳姪效盧全體

送番民瞻倅武昌

大笑

讀王建射虎行

送茂瞻兄機宜之官廣東贈青城道人

雜興

寓寶惠寺喜晴登山

送茂安兄知縣之任永嘉

送表上人還銅山

第三卷

詩

寄題餘姚嚴公堂

戲贈蜀僧清鑒

上李舍人

擬李太白笑矣乎

龍游王丞相過寓居

送李國佐還三衢

凌雲花

寄題鄭亨仲可友亭

暮春病起

浦江華藏寺如勝上人欲募施者開田做僧供以長老皎公書來求予詩作二十韻奉勉

郊行探春得梅林攀玩為樂因成詩示僧行

次韻端臣姪咸興

次韻端臣姪喜雨

示姪

送張子撫幹還臨安幕

對酒分和杜詩

次韻茂通

寄題趙叔才秀芝堂

淒涼行

香溪集 目錄

同茂通弟效溫飛卿體

送徐履之倅南昌

讀楊子雲傳

冬夜有感

理喻

聽琴

次韻端方姪過予僧行南村觀月

次韻端臣姪雨晴出郊

歎早

讀長門賦

送徐彥思倅建安

龍游吳宰因勸農過寓居

四月一日偶成三絕句

送趙安伯縣丞之任

題武唐伯南掃月軒

四睡次茂載兄韻

次韻樓仲輝郎中游天王寺登城晚歸

次韻蔡守林懿成檢正游亦松

送別姚令聲別定還諸暨

示友

送葉彥益縣丞之任

遊赤松觀

冬夜有感

苦寒行



第四卷

三月二十六日夜同端臣端景姪觀異書效李長吉體  
四月十六日同弟姪效李長吉體分韻得首字 狂泉  
次韻茂永兄論有無之作  
己巳十二月二十九日同端臣端景姪觀王右軍帖并晉書以白藕薦酒成詩

池上晚酌

題雙清堂

陶潛詠

次韻茂永兄首夏新晴

題茂安兄藏春園

題茂安兄秀野亭

次韻茂通弟晚晴

歲暮喜晴

初冬郊行

遊嚴州景德寺

雨後出郊二首

登富陽觀山亭

張子經示所得後湖居士詩及書札想見其人寄意短韻

課畦丁灌園

次韻端臣姪晚行南溪

讀孔北海傳

春望二首

送周西美主簿之任郾門

春雪晚晴出西村

西園

次韻陳叔永山居二首

賀茂寬兄賜緋

戲效白傅體送姚剛定

冬日行蘭溪道中六言二首

避盜泊舟武康遠光亭下與同行分和杜工部詩傷秋及宿江邊閣二首

春日行蘭溪道中六言

遊南山晚歸二首

次韻端臣姪七夕

李修撰哀輓二首

張生夜載酒相過

忘言示曾仲思

寓龍邱次韻茂永兄見寄

次韻茂通弟郊行見梅

送歐文朝請赴闕

贈光上人

次韻翁承之見寄二首

幽居

次韻伯通姪歲暮即事

端景姪示遊花藏寺詩且道故老相問意因次韻併煩爲簡啟公禪師

次韻富修仲見贈二首

次韻茂載兄偶成二首

次韻翁承之見寄二首

春飲分章字韻

次韻翁承之見寄二首

過嚴州烏龍嶺

次韻翁承之見寄二首

懷宗臣併寄

次韻翁承之見寄二首

香溪集 目錄

第五卷

悼致政樓少師  
次韻端臣姪同遊藏春園  
送王大聲  
茂載兄燕兄弟預者六友宜盡觴詠之樂茂寬兄有詩因次其韻  
寓居蘭溪地濕臥病  
次韻端方姪喜雪兼簡端臣姪發一笑

雜著

讀老子

讀管子

讀周禮

讀曾子

讀鄧析子

對秦問

縫工問

泉志

馬喻

舜臆圖

心箴

耳目箴

續丹晨六箴

進學齋銘

愚齋銘

第六卷

雜著二

謝安矯情鎮物辯

孟母三遷辯

五帝紀辯

去四凶辯

琴辯

恥說

梅說

水旱說

題史記貨殖傳

題韓愈原道

書曹參傳後

爲周昌對呂后辭

設淮陰先生說李孝逸辭

第七卷

性論上

性論下

詩論

易論

書論

春秋論

月令論

第八卷

香溪集 目錄



論

周論

六國論

唐論

第九卷

論

孔子問韶論

叔孫通知當世要務論

房杜不言功論

聖人百世之師論

第十卷

書總論

堯典論

伊訓論

咸有一德論

洪範論

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論

君牙景命呂刑論

第十一卷

進策一

策略

遠圖

更化

第十二卷

進策二

廟謨上

用奇

揆策下

第十三卷

進策三

香溪集 目錄

巡幸

形勢下

朋黨

第十四卷

進策四

封建

賞功

募兵

第十五卷

進策五

節費

平糶

除盜

第十六卷

記

慎獨齋記

拙懶軒記

自牧齋記

第十七卷

記

衢州龍游縣學田記

存心齋記

平堂記

第十八卷

書

寄上李丞相書

答徐提幹書

上蔡守周侍郎書

第十九卷

書

香溪集 目錄

形勢上

用人

御將

勸武

實惠

職錢

養正齋記

不欺堂記

西溪觀魚記

三益齋記

訥齋記

饒州浮梁程公生祠堂記

寄上富樞密書

答胡英查書

答姚令聲

九

香溪集 目錄

一



上潘大著書  
上致政胡待制書  
與潘左司書  
與林權縣書

代上范丞相書  
答羅駿夫書  
答吳夢符書

第二十卷

啓

賀中書張舍人啓  
賀婺州吳尚書再任啓  
賀樞樞密啓

賀婺守林給事移鎮紹興府啓  
賀鄭侍郎移鎮平江府啓  
賀徐知府任江州啓

代賀詹中丞啓  
代賀章察院啓  
代謝李提刑薦舉啓

代賀張帥啓  
代上太守謝解啓  
代賀富樞密啓

代賀吳尚書知婺州啓  
代賀趙丞相太師畫象啓  
代謝循資啓  
代謝太守薦舉啓  
代邑宰離太一青詞

代賀羅尚書啓  
回許丞啓  
代賀許右丞啓  
代上太守啓

第二十一卷

傳

徐忠壯傳  
蔡孝子傳

漢忠臣霍義傳

墓誌

高府君墓誌銘  
吳子琳墓誌銘  
張府君墓誌銘  
祭姪端受文

安人胡氏墓誌銘  
夫人章氏合祔誌  
右朝請郎致仕范公墓誌銘

香溪集卷一

宋范浚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權校梓

賦

姑蘇臺賦 辛丑年作

歲時曠其幸逾兮。冬隆寒老。訪蘇臺之遺址兮。遵吳都之古道。日下平林。煙橫衰草。慨傷時而感往。增予心之慄慄。念昔吳王。盤游意荒。次陵池兮臺榭。宿嬪妃兮御嬙。雖生人已。因於積尾。而土木之工未央。於是越人仇之。冬冰是棲。蓋也決策。種焉建奇。蓋君臣鳴鐘而謀於漸臺者。窮日夜而吳初不知。種有九術。越行其一。取文梓榲栳。以奉吳王之宮室。吳乃營茲崇臺。歷三年兮聚材。斧集刀兮疊雪。梓檜林兮殷雷。金碧梁棟。琳瑯城堦。巖巖兮饒峴。干霄兮切霓。佩長洲兮茂苑。帶朝夕兮瀟池。意將遠眺數百里。而下窺雲海之涯。當其虐用吾民。骸體莽暴。天厭其酷。故啓越之謀。而夜生神木。人罹其毒。故勞愁慘。使嗟巷哭。使臺土未乾兮。已羣游乎麋鹿。至若朝歌淫淫。夕管悒悒。因醴醴之酣沈。則有西施蠶其心。是助越人之侵。又若姦諂回沈。齊唇鼓舌。吠正人而媒孽。則有宰嚭問其說。是誨越人之伐。嗟乎。吳王知西施之姝。而不知宰嚭之諛。知歌管之娛。而不知吳民之痛。知華其居。而不知其國之墟。知句踐之爲奴。而



不知身之爲獨夫信茲臺也實亡吳之權與吁

述嚴賦并序

後嚴子陵千有餘歲。蘭溪范浚過祠下。仰瞻遺像。傷焉景慕。謂先生之不屈于建武。非若歐垣閉門爲已甚者。揆其意而著之。作述嚴賦。

歲辛丑于東歸兮。凌濤江之渺瀰。引帆席而朝發兮。夕于次乎嚴君之祠。惕仰高其若存兮。揆厥意而明之。曰先生之遺世兮。會炎正之中微。慘餘分之孽虐兮。方悖道而窮威。肆誅忠而任殘兮。紛赤車之四馳。蕩三綱其魂絕兮。誰不裂冠而去之。宜先生之高蹈兮。靜游釣於淪漪。逮赤伏之膺運兮。矯白水之龍飛。彼羣雄之疏附兮。猶響鑿而應期。何故人之雅素兮。翻固拒而牢辭。惟先生之高介兮。氣干霄而上躋。恥一毫之或挫兮。若撻市之任。倪彼君房獨何人兮。將使我自屈而詭隨。蓋不察予之口授兮。顧狂奴之是讎。視蒲車之來思兮。類被毀而遭非。譽儒仲之耿耿兮。繫俗黨之貽訾。伯况願修於初服兮。幾偃蹇而見擠。既醜巧之孔多兮。予又胡爲乎遭。迨事超以遐逝兮。亦安能依世而突梯。意先生之達識兮。不降志其由茲。吁嗟器大時難容兮。追巢窟由逸。儼離兮。水之渾渾。山崇崇兮。遺芳不泯。名益隆兮。何千萬年。激頽風兮。死者如可作。惟先生之宗兮。

過莊賦并序

莊生有言。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世誦其說。予獨以爲妄辯。作過莊賦。

大塊載我以形。稟我以性。目吾使之視。耳吾使之聽。言以達吾情。我飢我渴。與以飲食。我作我息。詔以晨暝。使我從容乎事物之間。而不失其正。天於人爲至厚。積諸身而可證。何生之勞。可爲吾病。何必老而後佚。何必死而後靜。苟達觀於一致。何存亡之足評。豈有身則爲患。豈身殞則爲勝。願真我之爲我。匪形生而氣孕。會無象以獨立。聚常存而靡覺。歷千變與萬化。每自如而安定。彼從壯而得老。此何衰而何盛。彼從老而得死。此何損而何贖。鑒至理而妄辯。實莊生之未聖。若予者則爲如何。遂與世其無就。蓬茅一室。松菊三徑。林嶺泉石。娛吾游衍。風花雪月。供吾嘯詠。無營無欲。愛清愛靜。隨所適而得此生焉。聊樂乎天命。

登八詠樓賦

憑軒樓而寓目。納萬景於遐荒。窮煙鴻之滅沒。辨雲樹之微茫。羣峯屹乎延連兮。疑結根於台嶽。兩溪浩乎奔湏兮。將走集於濤江。俯萬落與千村。鬱春鶯之蒼蒼。林蘆隱映乎郊郭。錯彩翠而相望。縹緲城之綿聯。帶碧水之灣汪。搖晴陽而蕩漾。射藻井而交光。攬山川之壯麗。睨棟宇而相羊。信茲樓之奇觀。甲區中而少雙。山川兮如昨。棟宇兮非昔。閱古今於百代。忽白駒之過隙。引玄酒之一酌。弔隱侯之幽魄。想悲桐而愴草。恨多遠而撫履。豈當時之播落。亦擁節於侯國。顧人壽之幾何。胡不怡而憐戚。慕太白之來游。嘗坦腹而高眠。雖身世之爛熳。獨訪古而留連。誇魏萬之經行。遠曠望乎羣川。流岩壑之逸句。凜生氣於千年。吁嗟乎。懷古人兮眇眇。倚飛欄而吟嘯。情此地之勝賞。復徘徊而臨眺。見漁子之浮舟。正擘餌以投釣。

凌驚波之洶湧。方危坐而獨笑。見田翁之引犢。出城陰之落照。雖市聲之合雜。獨行歌而荷蓑。悟物理之一致。得領略於無言。苟吾心其專靜。豈世故之能遷。彼沈郎之煩促。真膏火之自煎。信謫仙之曠達。脫世故之拘繫。試寂默以冥觀。混萬慮於自然。

慎術賦

人孰不良。惟術也。利人之偽。則爲豺爲狼。人孰不令。惟術也。劫其正性。則爲烏爲猿。彼市矢工。懼羽鏃無庸。幸仇敵之交攻。彼露宿子。懼禱傍積委。羣市人之立死。歲或大飢。足殺者男。歎而女。怡。蠶不三俯。橫帛者朝歌而暮舞。癘疫與而國工。捧腹等禁。用而淫巫布武。推類以言。事胡不然。習武者思亂。好夸者盜權。爭名者不得不賣友。以自遂。爭利者不得不排人。而取先。聚斂用。則不得不爲桑羊。爲孔僅。法律進。則不得不爲張湯。爲咸宜。子貢不得不亂五國。以納說。蘇秦不得不闢七雄。而合連。故曰。術不可不慎也。爾其戒旃。

猩猩賦

以爲發而語。愚以爲人而意。愚嗜展嗜酒。以亡厥軀。終雖亡軀。猶戒其初。彼世之溺名淫利而不知省者。初寧戒乎。噫。猩猩之不如。

甘菊賦

爾英之可樂兮。將使人壽而不死。因見斃于朱鬮子。爾葉之可蔬兮。將使人飢而得羹。因見斃于天隨生。既斃既斃。根葉弄弄。爾會不如不材之木。大爲榮。纏綿爲卷曲。永無濟世拯人之用兮。迄天年於窮谷。

蟹賦

橫行益稻。雄稱闔虎。貪怖無厭。平化作田鼠。吾將斫爾螯。折爾股。以除農殃兮。爾我請。



少陵古詩伯。未必其棄人。胡為冷炎辱。自分潛悲辛。莫倚善題賦。未悟嚴武噴。徒言磊落士。不肯異其身。我逢劉顛州。竟夕不向枕。餘人偶對面。白晝輒欲寢。生來不耐俗。敢妄作題品。猶嫌太分明。客至姑與飲。龐眉困郎署。白首命不遭。猿臂無侯封。徒負射虎豪。兩者既天運。材智俱莫逃。向來鄧氏子。志行劣可褒。藉非逢際會。未免揀功曹。

題八馬圖

何年畫工搦毛錐。說此八馬姿權奇。青絲絡頭十二蹄。調柔意態行愉怡。五馬放浪無維羈。或駝或望仍迢嘶。一牧牽絛一牧騎。製皮髣髴唐巾衣。不知此馬生何時。昔周穆王遠遊嬉。駕跨八駿驅東西。高升崑崙臨瑤池。驅騶驥勢飛馳。日走萬里無停驂。與元唐家危累基。百卷僅脫朱泚圍。黃屋進狩懷光追。八馬入谷七馬疲。筋力肉綻行人悲。兩者資世皆顯顯。虛名何有千載垂。空得傳記流歌詩。未如此馬閑猶夷。牧坳不受鞭箠威。不踏險遠安無危。泉甘草薦足自肥。安用號駟稱雲驄。嗟哉畫意誰能知。

寄謝潘舍人贈烏紗帽

野人儀矩初無華。況復破帽風簷斜。先生有意念衰醜。折簡遠送新烏紗。束巾試著出坊戶。色若露洗凌晨鴉。舍人樣好信殊俗。巧質得此漸無涯。白癡稚子強解事。競道宜稱相讓謙。輕寬不但愜當暑。掉頭曝背仍堪誇。怪容他日奉遊宴。便可笑謂參軍嘉。從今且喜戴公賜。閉關無事聊煎茶。

遊園溪壘

朝曦晃晴空。宿霧開紛披。縈紆度墟曲。華嶠行溪澗。橫橋轉山腰。丹堊明招提。豁衍觀陰洞。欲入愁途迷。流泉暗淙琤。噴壑跳珠璣。巖根石彩翠。映水光參差。窮高上蒼岑。支策行欹危。林端出紺宇。兀與浮雲齊。曾來念舊事。屢歷經行時。松長向如人。今已老十圍。我尚喜青髮。還年未生絲。借遊數君子。意擬探幽奇。諸峯未歷覽。寒日還平西。同攜下前麓。却望蘭陰歸。明年臨陽春。更約相追隨。當須各努力。補屐尋幽期。

題茂通弟斗齋

昔人騷豪自髻髻。萬里浪欲乘風破。暮年志計轉難量。眼一州如斗大。今君容膝能自安。高館不與身相關。作齋似斗意闊達。字址寧妨廣百間。足明居世惟知足。寬容在心非在屋。莫言齋小礙人眉。清絕坐銷愁萬斛。奉身那用有餘為。身穩心安君自知。軟褥傍爐時枕肘。不須小帳更低垂。釋名。小帳。也知丈室含無際。自有登公容客地。斗齋我已戲題詩。斗酒還當就君醉。

寄題錢伯茂致政奉議逸軒

君不聞漢時遺桑兩大夫。羣公祖道傾京都。去塵寂寞絕繼踵。但見畫手空傳圖。君今心事能超古。早束衣冠掛神武。掉頭不待迫懸車。廣受視君知孰愈。世人分著金籠頭。或貪微名魚中鈞。寧如君脫宦海去。飽看遙碧臨清流。似聞遠目增明處。宛如畫出城南句。款門何日赴幽期。坐挹雲岑為君賦。想當遐矚窮

香溪集卷二

詩

雜興五首

雄驕有擅澤。難雄亦專柄。乘人肆桀傲。未異雉與雞。虛張毒客氣。不知墮危機。雉驕或登俎。雞雄亦為犧。嗟爾桀傲子。不戒將安之。

荆鳥昔見惡。去楚將巢吳。妖音不知革。吳豈荆人殊。鼻能戒類舌。勿復輕鳴呼。雖荆亦容爾。何必他邦居。高蟬蔭嘉木。未省蟬斧危。勇蟲亦何惡。不顧黃雀飢。癡癡挾彈子。已復露沾衣。世事無不然。古今同一悲。鷓鴣得歡喜。鳥鳴得憎噴。鳥鶴自有口。噪鳴何預人。鳥飛聲啞啞。鷓鴣聲噴噴。凡鳥從紛紛。未用置肝膈。彭亨着冠豬。踉蹌上車鶴。皇家一清明。此輩束高閣。龍變雜鷓鴣。庶位已參錯。少安真可待。四海得耕鑿。我亦幸豐年。從容一邱壑。

道興五首

商山園綺徒。雪髮映松蘿。山閒謂終老。不踏市朝路。一朝前星匿。羽翼起調議。婆娑古衣冠。笑定園儲副。留侯計偶爾。易遊動貞素。因知古今士。出處自冥數。功名苟不免。四老猶一助。寧庸巧馳驅。失爾邯鄲步。



天壤吟憐修眉濃綠新。應嗔爭利推車客。不惜青山碾作塵。

寄題何元晉亦樂堂

士生墮塵網。窮若囚飛蟲。思幸黃耳不可得。況欲雲臥聽松風。何郎可憐人。私與俗同調。不作窮愁憤。情  
詩。獨抱青山坐長嘯。誅茅結屋傍林塘。石蘭露菊秋風香。掉頭萬事一不顧。仰天白眼傾壺觴。遊子坐阻  
窺幽獨。夢到東窗翠綠玉。裁詩寄似堂中人。為借銀鈎寫高竹。

送春曲

春光春光勸汝一盃酒。我能為春作高歌。未解春能聽歌否。春歸有底急。落盡桃花紅。園陰漠漠野陰靜。  
兔葵燕麥空搖風。風光幾何時。背我忽如客。殘絲欲斷感春心。語燕勞勞上簾額。我有惜芳意。一春憐物  
華。春來雪裏索梅笑。春去恨望飛楊花。春歸知復來。奈此經年別。搖揚三月暮。天愁。鷓鴣一聲芳草歇。歌  
竟我亦醉。一棹航缸空。明年待春花樹下。放歌擊酒相迎逢。

春融融効李長吉體

天暄地媚春融融。化工點染分花容。東風夜半入香陌。雜樹曉繁爭白紅。蘭蕙蕙根芳翠滴。柳暗明眉輕  
霧隱。紅顏綠鬢青春客。壺中新醅鴨頭色。殘絲再惹愁如織。日暮低迷草萋萋。

同伯通端吳姪效盧仝體

一春癡癡門長關。兩耳不聞鷓鴣聲。不知東南風。掃盡紅紫英。行行點檢桃李徑。但見樹子青冥冥。門前  
水流渠。照灼鬚眉清。科斗游其間。脚股各已生。渠旁草鬱鬱。草底蚯蚓鳴。謂如抽繭絲。幽咽得我聽。念此  
瑣細物。隨時變音形。黃河亦經或點額。老驥蹇蹇長羈縲。嗟嗟世路真難行。

同茂通弟效溫飛卿體

海棠紅歇鶯停歌。麥風時候猶清和。簾垂翠幕深院靜。赤欄柳陰婆娑。池塘正覺幽事好。萍葉蕩蕩涵  
清波。一雙胡燕微飛外。衝得芹泥來補窠。

送喬民瞻伴武昌

春風未綠江南草。春信臘前梅葉早。水村着處是南枝。想見君行被花惱。如君久合上華途。胡為半刺猶  
題輿。牽引未騎沙苑馬。佐藩且食武昌魚。頻年欣接游從樂。忽手別書空作惡。江干跨馬望行轍。日暮山  
寒雲錦莫。往聞南紀百戰場。腥風殺氣吹湖湘。只今江漢俱練靜。掉謳雜發行連橋。君從鸚鵡洲邊去。歷  
歷遙看漢陽樹。莫言拋碎黃鶴樓。準擬書來寄佳句。

送徐履之伴南昌

春山靄靄春江平。江頭春船棹鼓聲。鍾陵別乘喚帆席。笑看獵獵風搖旌。明朝太末經行處。懸愁望斷煙  
縹緲。勞勞橫燕亦留君。且共推篷話情素。鍾陵地雄古名都。美官况復稱題輿。看君逸足展夷路。逐電追  
風萬里餘。前知按部勞綏撫。篋篋行溼西山雨。君家孺子有遺臺。試向東湖聊訊古。蘭陰新漉酒以醉。更  
折江花勸引盃。聖代興廉訪良吏。遲君却抱鶴書回。

六笑

我笑支道林。遠移買山書。鼻由古達士。不聞買山居。我笑賀知章。欲乞鑑湖水。嚴陵釣清江。何曾問天子。  
我笑陶靖節。自祭真忘情。胡為托青鳥。乃欲長年齡。我笑王無功。琴外無所欲。當其戀五斗。乃獨不知足。  
我笑杜子美。夙昔具扁舟。老大意轉拙。欲伴習油遊。我笑韓退之。不取萬乘相。三黜竟不去。觸事得譏謗。  
客言莫謾笑古人。笑人未必不受噴。螻蟻蟻雀在後。只恐有人還笑君。遇頭生愧不能語。嘲評去從今  
吞不吐。譽堯非桀亦何為。黜周讎禹終無取。

讀揚子雲傳

老不曉事揚子雲。綴文譏訶堅逐貧。班生曲筆甚假借。謂不感威元非真。草玄欲作後人計。投關自迷身  
不利。王涯筮中好其書。寧復逆知甘露事。羅聲紫色欺昏童。義士遠引如冥鴻。胡為顧眙尚執戟。美新屈  
首稱臣雄。崑山沃野踰鵠大。拓落不歸良已過。近危竟似井眉瓶。虛作反駁嗤楚些。詭情懷祿遭嘲評。但  
用筆墨垂聲名。文章要亦千古事。久矣法言今正行。

讀王建射虎行

我讀射虎行。感慨興長歎。官差射虎得虎難。山下遠立常空還。惜留猛虎著山裏。射殺願恐終身閑。有如  
邊將圖偷安。遲養時時容其姦。翻愁努力盡高鳥。良弓掛壁無由彎。君不見劉巨容。高千里。留賊自資謀  
富貴。忍賊盡誅身不利。坐令屈律妻頭人。橫暴九州狂噬噬。嗟嗟忠臣心不移。受刀摩頸甘如飴。紛紛血  
刃勇不顧。一死未謝君王知。官軍壯志吞蠻夷。匈奴不滅事家為。相公誓欲平淮西。慨言賊在歸無期。霍  
公裴公今已矣。我吟射虎徒歎歎。

冬夜有感

宵長倦觀書。掩映起微步。徘徊看隙月。點綴竹梢露。寒空頑無風。寂歷屬時度。不知何處村。尙急野塘岸。  
哀哉當丙夜。取水窮沮洳。得無空魚羣。一舉不復顧。那知今竭澤。無復魚可捕。天公仁百物。暴殄天所怒。  
囊囊欲從之。告以查長慮。浮雲暗林野。恐墮荆棘路。出門還入門。此意定誰喻。遺興強微吟。凄涼不能句。

送茂瞻兄機宜之官廣東時年十七

黃蘆蘆葦秋風肥。鬼雨瀟瀟南山悲。長塗客子動愁肺。往往捫轡多思歸。我兄豈不感時節。東床卷席將  
何之。自言南州有元帥。標鑿本是陽秋皮。薦紳奔走欲定價。一見許我奇男兒。提撕表裏置戎幕。使我坐  
握官機宜。高牛所媿國士知。不辭觸熱向武威。我今去路雖千里。敢以驅馳負知己。南州最盛肩京師。昔  
人欲語停孟徐。地靈孕秀多異產。羸皮蝟蟻如蟲蛆。從聞民俗蠻頑甚。蜂屯蟻雜難爬梳。聖朝神化與換  
骨。距事草薶髮根株。我兄智囊載大腹。撫俗自應才有餘。腰間長劍生銅吼。可贈蠻王快屠狗。後當歸路  
持旌麾。六印黃金大如斗。

贈青城道人

道人來自青城巔。飄飄逸氣凌雲烟。青鞋布襪久遊世。踏盡海宇名山川。琴心三疊得妙旨。華頂一踏通



幽禪自言早歲拾瑤草。往往鶴上逢真仙。情哉食服只半劑。猶與人世相周旋。曾期汗漫九垓外。決去已  
 復揮騶轡。伊予此生一念誤。遂墮塵網縛拘攣。鏡中華髮已疎索。肘後丹經猶棄捐。三山銀闕渺何許。恨  
 望碧海波翻天。因君告我獨往意。技癢疎慵心茫然。莫言得道兩塵隔。蓬島只在拄杖前。定知後會君刮  
 眼。看我玉鍊還頽年。

理喻

郵亭羈客寒無氈。夜懷家山情惘然。燈前坐感兩蕭瑟。浩歎達曉愁無眠。鄰翁不出蓬茨裏。聽雨聽風心  
 似水。黃昏鼻息已雷鳴。往往簷喧不經耳。愁霖一種聲紛紛。鄰翁不聞羈客聞。是中轉物有妙理。起予暗  
 契聖旨。我眼鼻息鄰家驚。耳不自聞聽動聲。我耳忽鳴韻清聲。旁人對面那能聽。耳鳴如心念。鼻息如  
 已過。心念潛萌衆莫知。已過自迷人看破。歷歷眼前皆要理。舉世何人無鼻耳。

雜興四首

水母雖目蝦。竟自了無觀。如人心苟盲。記爾亦何補。當須見精義。一覽洞千古。可效章句徒。冥迷自聳聳。  
 乞火固得火。不如鑽燧多。寄汲非無泉。鑿井泉盈科。君子貴自得。豈願求之他。心焉有餘師。奈彼自棄何。  
 飢人嗜敗肉。渴者甘腐漿。一為飢渴害。食飲俱失常。況茲方寸間。邪欲紛難量。微哉此心害。禍甚飢渴傷。  
 昔人稱水淫。好潔若無奈。居然一日間。洗滌十餘過。君看七尺軀。孰與此心大。洗心倘亦爾。會絕客塵流。

聽琴

坐人曾聽琴。未必知琴音。相知紛滿眼。未必相知心。知音如子期。知心如鮑叔。此道久寥寥。誰其踵高躅。  
 古聲勿復彈。古心徒自憐。知音惟月露。知我其惟天。君不見。只今人情如紙薄。只今世路如溪惡。嗚嗚許  
 事不足論。鳥跡微茫度塵廓。

寓居寶蓮寺喜晴登山

喜霽出招提。愛山登巖岌。林端已殘照。路草猶半溼。丹崖斷雲歸。翠竇飛泉入。長天沒鳥影。遠水動虹吸。  
 塵襟得延敞。爽氣橫來集。欲逐野僧還。更看空翠立。

次韻端方姪過予借行南村觀月

焚魚共酌田家醴。歡酣遞嘯涼風起。子諧懶放故相攜。指點村南聊縱履。行行林影搖參差。拄杖扶我長  
 過肩。尋幽極眺不知倦。路轉石角時鈎衣。泉聲入耳涼琤玉。何許冷洽砧杵續。悠然發興見南山。林壑盤  
 紆如岳麓。喧卑迥隔區中綠。況復華月升東邊。明疑苦露正皎皎。淨映石瀨瀾娟娟。方欣清景多幽事。揚  
 輝莫遣浮雲蔽。絕憐螢影巧自持。却厭蛙聲苦無謂。歸來阿郎傍隅趨。示我長吟意有餘。明宵有月更相  
 就。還看玉輪遊舞雩。

送茂安兄知縣之任永嘉

不齊宰單父。淳淳德垂久。當年誠化洽。誰忍輒欺負。能令夜漁人。有得棄不取。何因政乃爾。賢助則多有。  
 東嘉伴洛師。雅號士淵藪。儒風既純古。俗習自忠厚。兄行試牛刀。豈復勞決剖。鳴絃會多暇。遇事無掣肘。

懸知著嘉績。遠與宓生偶。匪謂得榮榮。期兄富師友。

次韻端方姪雨晴出郊

雨中爛熳睡。門徑橫林扉。朝暉入壺牖。起我聊伸眉。良遊眺江郊。攬袂風披披。平瀾漲新綠。澗深搖晴波。  
 雲樹空翠。煙樹森華滋。潭漁下望。隨隴種行樓。擊食穿康樂。展更杖原思。藜阿宜倦遊。還心事嗟多違。  
 新功在琢句。非復吳下時。淵明賦歸來。今是知昨非。君看古賢達。茹草甘長飢。悠悠身外事。凜凜胸中奇。  
 因庶喜霽作。用代城南詩。

送袁上人還銅山

上人眼時黃。游蕩出天悟。胸中七曜歷。掌上九籌數。通醫詔百藥。製氣了三住。餘猶窮衆術。辨口劇河注。  
 誰云不拘教。心實謹律度。提攜木上座。白足勤遠步。丁丁啄郊扉。起我曳屣屣。高談翠竹法。時覺碧雲句。  
 語以丘柯書。疎跡知詠慕。南山古花界。可隱玄豹霧。挽使小淹留。懷歸錫難駐。長途雪沒脛。栗烈正寒沍。  
 披披拂風袖。笑話巖中趣。巾瓶到銅山。鐘梵藏云幕。浮雲亦何意。南北自來去。迎爾青春深。過予碧溪路。

香溪集卷二

詩

寄題徐姚嚴公堂

漢家蒲車邀客星。嚴公高舉鴻冥冥。故人作帝且不屈。肯復俯首趨羣卿。姚江知是公卿聚。鄉人尚敬陳  
 山墓。嚴公墓在徐姚山寧須封豨臥麒麟。古隴荒涼名自著。徐侯健令聊絃歌。草鞠犴圍庭張羅。作堂縣圃得面  
 勢。正見列岫青峨峨。堂名不為游觀設。標榜嚴公仰前哲。令方冰葉事清修。日企陳山思砥節。世人慕貴  
 不足論。下馬泣拜汾陽墳。令今但望釣翁塚。好向與俗真猶薰。往聞范公當守陸。嚴瀨奉祠初結屋。至今  
 歷水抗軒櫺。高標簷牙映喬木。此堂徐侯能始基。後來繼者知為誰。聖丹他日倘漫漶。補理勿廢茲良規。

歎早年十八

我行田間歎且驚。田間早塊紛縱橫。荆榛惡草亦枯瘁。雖有稷黍何由生。田邊老人為予語。欲語先愁淚  
 如雨。老兒百指住山西。世業農桑不工賈。年年此田收好穀。玉粒長腰春百斛。公私取給有贏餘。作飯為  
 糜肥口腹。今年早種良辛苦。抱甕澆畦寧入土。困傾舊穀已無餘。新穀疎蕪復如許。年年百指無憂長。今  
 年百指供憔悴。餓死填溝自不辭。只愁逋負官家稅。即今官稅催輸入。督吏臨門如火急。老兒可是樂徵



呼其奈奈頭無一拉。我感翁言情激烈。卻笑老翁言太拙。為陳天子有深仁。子惠窮民念民切。況今官府皆時賢。會將租皆都獨捐。庶幾儉歲亦得飽。且與爾曹同醉眠。

戲贈蜀僧清鑒六首

西川有一鑿子。非銅非鐵非鉛。不假江心百鍊。自然本體精堅。從來無憂可安。豈磨拂拭都捐。歷歷森羅萬象。豈分胡漢熾妍。旁人不取窮窺。照渠肝膽懸懸。東來吳越萬里。依舊虛明湛然。識者知為法寶。不識酬之幾錢。泥塵埋沒不得。光透三千大千。

讀長門賦

阿嬌負恃顏姝好。那知漢帝恩難保。一朝秋水落芙蓉。幾歲長門閉春草。自憐身世等前魚。舊寵全移衛子夫。獨夜不眠香草枕。東廡斜月上金鋪。曉驚永巷車音近。失喜疑君枉瑤軫。臨風望幸立多時。卻是輕雷聲隱隱。年年織女會牽牛。百子池邊待宴遊。自從一落離宮後。無復穿鍼更上樓。長記昔年聘時節。愛深金屋寧衰歇。而今遽學冷如丁。不解向人伴暖熱。愁看空樹集珍禽。孔翠追飛鸞鳳吟。願步深嚙生恨望。伊誰一為迴天心。人言消渴臨邛客。天下工文專大册。黃金取酒奉文君。願悟君王賜顏色。賦成果得大家憐。風荷煎膠續斷絃。不似昭君離漢土。一生埋沒犬羊天。

上李舍人

李侯半天霞。絕俗幾千丈。平生有勁氣。傲岸力高尚。波濤驅筆底。萬里一奔放。清風凜鬚眉。挺拔舍人樣。蚤以鸞鷟姿。蓬羽邇天仗。拖綬奉朝請。論列專靡讓。言辭劇酸灼。貶竄辱傷謗。官資如馬足。曾不異招恨。宴遊長笑傲。忠鯁期自諒。江山窮賞目。搜抉歸吟唱。于今宮籍章。態度難悉況。精清極孤高。麗雅略談浪。乘豪騁雄怪。句法時跌宕。端如撫良琴。杳默變清亮。連篇時諷詠。殫寢每輒忘。我慚語俗下。有類牛鳴盎。遠耳成池音。吟魂驚沮喪。聞之良匠氏。株儒非冗長。醫師兼百藥。馬勃用或當。微言出堂下。挈手煩叔向。倘許掛戈鏡。願奉詩壇將。

送徐彥思伴建安

君不問詩人。一席眠隆窳。夜泊建溪微。月中猶能即事慰。岑寂隔簾明。詠君臆臆。今君笑擁篲。簾去正有繁。花明驛路。修程百越渺。風煙發興自。應多麗句。知君踔越。是名流。朱絳聊煩佐。上州。武政少安。郎罷困。卻登要路。費皇猷。西風略略搖征旆。過往題詩。援離快。武夷鶴膝杖。扶羸寄我他時訪。松桂。

擬李太白笑矣乎

笑矣乎。笑矣乎。交情貧富古已殊。覆公底用門問書。爾真自爾我自。爾將奈吾何。如笑矣乎。笑矣乎。世人那得相賢。恐是非正用一理。段目光莫着牛背上。但付捧腹聊虛胡。笑矣乎。笑矣乎。是生百歲猶遺。庶勿謾辛苦。愁其軀。丁年無事且須醉。可待華髮傷頭顛。笑矣乎。笑矣乎。馮諼悲歌食無魚。少陵老跨東家驢。寧如三高飽所餉。坐嘯一舸凌煙湖。笑矣乎。笑矣乎。相隨出關。漢兩疏。散着千萬荷隱居。彼皆棄置。慕閑逸。得問何乃翻區區。君不見。向來熱手勢莫俱。側肩羨沸權門朱。又不見。元家胡椒八百斛。石家水。

確三十區。只今人骨久已朽。空餘古塚號寒狐。

龍游吳宰因勸農過寓居

令君剖劄久推賢。人謂賢如百里天。最續已優恩已洽。訟堂無事日鳴絃。夙駕勤民力勸耕。肯停車軌訪柴荆。誰言歸旅知交態。君似春風不世情。阡陌東西馴雉鳴。陌頭父老望前旌。爭言字我今三歲。真是冰清見底清。雲根仙館駐飛鸞。倚闥遐觀笏拄頤。但賞春山多勝事。不知桃李被恩私。

龍游王丞相過寓居

邑丞族望邁平章。謙榮能過白板扉。應是德門流慶遠。清芬今復繼烏衣。能事知君不負丞。況逢令長著賢聲。同心坐了公家事。那有空書紙尾名。君家丞相世豪英。字畫文章不朽名。盟手何時披墨妙。烏絲欄上看真行。王丞相以其祖制。公墨跡相示。

四月一日偶成三絕句奉勉諸友

春風浩蕩氣清和。又見陰陰夏木多。試問社中同志士。經春學力竟如何。日正舒長好著鞭。會須聞早暮高堅。君看少壯荒嬉子。多向衰遲卻諱年。讀書意緒戒荒蕪。要使心清一事無。過眼飛光流水急。莫於頤頤始生鬚。

送李國佐還三衢

昔人好與勝己處。今世陋學多專愚。惜哉計出相馬下。往往自足令人吁。子今年少且競爽。徑拂歸袖真良圖。人言十步有茂草。行矣求益無躊躇。

送趙安伯縣丞之任婺源

邑丞清操如麗儒。人言帝宗千里駒。然宵夜絕學更苦。下筆欲命騷為奴。往年給札試西省。塔牆學士紛驚呼。歸來汀草亂袍色。上食日向庭闈趨。君家先烈今誰如。江州黃州忠義俱。綠林豪客為蒲伏。刮腸洗胃投戈交。我方三歎掛盛事。欲紀勁節慚才蕪。君其努力濟世美。儻登要路須捐軀。春流起拖花芬敷。取別草草如驚兔。君逢後日南來客。莫忘書札貽潛夫。

凌荷花

栽松待成陰。種漆擬作器。人皆笑艱拙。往往後得利。君看植凌荷。百尺蔓柔翠。新花鬱煌煌。照日吐妍媚。風霜忽搖落。大木亦彫碎。視爾託根生。枯莖無殘蒂。先榮疾蕭瑟。物理固難恃。凌荷頭芳華。衰歇亦容易。

題武康府伯南掃月軒

竹影掃秋月。乃是仙人詩。至今幽隱士。想像沙塘陂。開軒嘯長風。坐看山月吐。修篁出清姿。會作婆娑舞。莫道兒輩覺。此樂無人知。誰家復多竹。風月同幽期。幸當語竹弟。俗士久睽闕。主人儼無嫌。為掃石上月。

寄題鄭亨仲可友亭

鄭君坐交窮。結柳窮不去。無朋長獨立。老大荒村住。荒村掃人迹。取友惟西山。當應愛山標。可望不可攀。



牽羅架風亭。裁辭掛高調。修簪人危碧。阮眼坐相照。嗟今輕薄子。對面生九疑。寧如友真山。貞質終無移。憐君意超超。愧我勞忽忽。未共結交心。漫負心脾骨。

四睡次茂載兄韻

門外啼鴉暗柳濃。華堂翠幕度香風。流鶯不識夢魂遠。自向窗前訴落紅。春水亭珍簾臥瑠璃。日暮涼生小雨催。誰刺蓮船過前渚。榜歌聲落枕邊來。夏小窗臥冷聽吟蛩。半擁輕衾乍怯風。清夢不成空有恨。蕭蕭疎雨打梧桐。秋滿面風霜道上兒。銜街口角甲生肌。幽人只有高眠興。雪擁柴門了不知。

暮春病起

病起春深白晝閑。瓦松花老掩柴關。坐調心息無浮念。沈水烟銷古博山。老去長閑百不營。推書習靜更真清。西窗日腳離籬動。時有飛蟲撲紙聲。

浦江華藏寺如勝上人欲募施者開田佐僧供以長老公書來求予詩作二十韻奉勉

浮圖謝朋親。屏跡藏巖幽。多規脫俗賦。豈必皆禪流。自言佛道經。聖士為愆尤。不耕徒穀腹。何異鼠雀偷。告之勿浮食。須當力鋤耨。前修舉鐵事。千載垂風猷。奈何啞羊僧。百語不領頭。皎公老禪伯。雅慕吾孔周。其徒有如勝。用意非常儔。欲開千畦田。更辦兩具牛。率彼枯木衆。躬耕食其秋。釋門有添丁。乃翁坐無憂。與國助耘耔。疲疴庶其瘳。此志良足嘉。感之歎綢繆。昔聞白黑衆。十萬俱清修。鳩金置千畝。給供無時休。於今豈無人。勝也當尋求。長途觸隆冬。一衲寒飈颯。朱門立雪久。歡喜無生愁。作詩勸勇往。以俟歲晚收。

郊行探春得梅林攀玩為樂因成詩示偕行

公不見。白衣居士春風裏。浪走尋芳南澗底。要見深紅躑躅花。不辭辛苦行三里。吾人風味復不惡。異代幽情敢相擬。故穿密竹過山腰。卻下橫橋度沙勢。寧甘著脚踏殘雪。正欲搜春訪桃李。天寒桃李都未花。只有山梅破紅蕊。低枝巖石俯蒼翠。倒影方塘照清泚。臨風三嗅忽迴頭。細看長吟聊徙倚。牽花及此當作意。歸把球香泛浮蟻。莫令標落亂飛空。惆悵殘英隨隴水。

次韻樓仲輝郎中游天王寺登城晚歸

燿燿城頭五丈旗。萬人叢土事增輝。念當拔白俱登守。恨乏驍雄濟一時。春來物色已爭妍。梅柳低昂古道邊。放步徑從蓮社去。逃禪要學飲中仙。歸路行吟慘夕風。愁煩聊遣酒兵攻。也知念國髭鬚白。不忘朝廷醉眼中。

次韻端臣姪感興

日車走長天。却却不容息。坐令韶稚子。而有凍梨色。崎嶇百年內。貴賤俱物役。獨往屬幽人。蒼苔嗜泉石。伊子真愛山。所向留屐跡。遙岑難歷脚。望望憐寸碧。阿卿昨遠遊。厭俗眼常白。歸來對家山。隨遇有餘適。哦詩洗窮愁。感事念今昔。婆娑碧溪上。俛仰欣自得。應嗤旋行路。萬事等兒劇。相期從此始。幽賞且連夕。

次韻整守林懿成檢正游赤松

寶積峯前露尤香。使君行旆照晴陽。佳遊會自希高躅。可是空尋叱石羊。黃堂流化古風遠。夙駕勤民隴畝間。已變呻吟作謠詠。山中那用覓還丹。紫煙仙客古祠堂。青士蒼官乞道傍。想見華旗穿翠帳。有人迎路曉騎羊。殿邦政蹟茂堂陰。着屐題詩寄意深。應有高人陪皂蓋。煙蘿深處得幽尋。

次韻端臣姪喜雨

初弦落微月。草宇夜岑寂。追涼拂桃笙。伸欠聊偃息。檐榮忽飛雨。散亂銀竹白。避漏起移牀。青燈暈空壁。曉看蛙入戶。時有燕為石。是節正驕陽。敲煩火雲赤。煩蒸等坐飯。百體勞按抑。良苗憂槁暴。空有庭樹碧。借免抱龜腸。猶應困蔬色。炎埃今一洗。萬井沐甘澤。望歲即交歡。寧容須暇隙。相逢如得酒。酌飲莫餘瀝。

送別姚令聲別定還諸暨

昔嗟九載一相見。伊我與君俱賦詩。只今又話十年別。襟袂可辭同宿期。相歡美酒如傾水。我歌日暮驚風起。惜君抑塞抱奇才。拳踞驂驅垂兩耳。漢朝公卿忌賈生。世路古已悲難行。如君不入中興用。脫帽置酒來耦耕。君馬欲東還語別。細雨黃花正愁絕。一尊不更苦留君。後日空嗟共明月。

示姪

華顛老學似乘燭。及壯貴在勤書詩。男兒不解事文筆。何異婦女留鬚眉。予生早已度弱冠。敢漁籍素常。嗟遲爾今年纔十八。九著力鑽鑽誠當時。胡為講道率寬減。浪自閑散多盤嬉。或時使酒味檢束。怒罵臆。獲驚分披我旁聞。爾作氣勢憐爾放。驚如癡兒人生稟受性不惡。輕駁要使知高低。常時見爾亦遜順。頓以狂藥生尤速。使當懲艾悼往失。痛戒滿首疎尊冠。專心蓄力玩經筭。調護氣術循繩規。吾言一日可三復。勿謂浪語無資裨。

示友

忍過事堪喜。斯言良不欺。當須去錯忌。佩服西門章。君看朋徒間。契闊多曖離。胡不事久要。有酒歡樂之。願於毛髮輕。溢惡相噴噴。平生結情好。一旦成乖違。譏詞起交攻。醜語剝面皮。空貽兩不快。呀喘如筒吹。吾聞西山翁。棄惡怨用希。男子固尚氣。何以睚眦為。請君謝犬尾。脫略除嫌疑。自然鄰曲交。耐久歡相持。倘復不自慰。君當讀吾詩。

送張子經撫幹還臨安幕

一作啜離五換年。相逢道舊各欣然。已陪文酒四百刻。更得車斜二十篇。君家閣老名能賦。蓬萊扈遊方。遇主吞曹奪李杜。陵翁句律從來付宗武。如君才藻信踰人。著帽猶為入幕賓。別去當須自珍龍。行看策足出風塵。

送葉彥益縣丞之任江寧

君不聞。赤縣詩人書案牘。兩衙苦被官拘束。自嫌不辨世間忙。猶得吟看縣牆絲。今君器度鼎函牛。為丞烹鮮餘地優。更當淥水吳京邑。豪士新亭舊勝遊。去追禮樂羣英盛。豈復區區勞武令。兩株松下日長哦。



會有劉郎五題詠。能來取別思依然。爲我津頭一繫船。解手看君有知己。吹噓高翮上青天。

對酒分和杜詩

桃花朱李李花白。高柳花邊出多碧。雨中物色更芳鮮。未礙劉郎中一石。醜醜裁詩角險麗。坐人豪逸俱  
勦敵。但令得醉復長吟。山雲從爾生虛壁。

遊赤松觀

靈祠丹井餘真跡。祠下老松森百尺。仙子騎鯨去不歸。癡人猶問山中石。

次韻茂通弟立春四首

物華俱入發生辰。喜見花梢刺眼新。便好銜盃嚼紅蕖。不須枝上火燒春。  
青青葳蕤麥畦肥。柳線輕黃拂面垂。擬贈物華無麗句。徒慚口業未拋詩。  
春生稚戲我難同。聊復題詩方絮紅。忽得池塘夢中語。知君句律有新功。  
富人百屋看錢堆。不省東風幾日來。報答春光須我輩。要當劇飲縱歡咍。

贈清鑒上人

川動直下生馬駒。早追奔電越國都。至今不肯著精廠。蹴踏萬里浮江湖。我來古寺長松下。邂逅解包逢  
轟轟。尚看秀色帶峨眉。墨玉貫珠常在把。問今客路迷風沙。得無勞苦行天涯。笑言煩惱真佛事。去家千  
里猶吾家。休公昔生我鄉曲。一餅得得遊西蜀。至今卻自蜀中來。好住蘭陰結茅屋。

寄題趙叔才秀芝堂

君不見。邯鄲邑令昔好奇。強指金燈花作芝。得非美瑞世罕見。遂假凡草相漫欺。君家間有其三秀。近出  
高樞照蒼筤。不須仙客費輕餽。協氣蒸成自榮茂。信知爲善來嘉祥。得此上藥扶年長。庭階令子映蘭玉。  
要使如芝冠衆芳。

苦寒行

君不見。詩人著布裘。願得大裘一萬里。又不見。詩人歎茅屋。願得廣廈千萬間。重堂複宇御狐白。今世誰  
念人多寒。我衣穿空垂百結。蓬蓬蓋頭四壁裂。卻願悲號窮獨人。露宿牛衣冷如鐵。

淒涼行

君不見。神羊觸邪世不省。舞馬應節披華衣。又不見。屈軼指佞沒空草。合歡獨忿生庭堦。勳華一去幾千  
載。神羊屈軼令人悲。二物不可見。我悲何日忘。喧啾聞反舌。炎夏亦淒涼。

三月二十六日夜同端臣端吳姪觀異書效李長吉體

楊花亂落青春暮。燕拂旌旗傍人語。標靈買酒洗春愁。迴風落日簪花舞。赫蹏斷爛千載書。青燈照字驚  
蟬魚。冬烘老生時自晒。安用盤盂學田蚡。

四月十六日同弟姪效李長吉體分韻得首字

黃梅雨歇春歸後。搏黍哺雛鳩喚婦。紅殘小頰蹙上花。翠刷濃眉陌頭柳。鞦韆半脫烟篋瘦。露裏幽香逗

書牖。雲容漠漠曉陰愁。麥信風前一搔首。

偶作二首

晏食聊當肉。緩步聊當車。身閒貴莫比。心足富有餘。時飲一盃酒。歷觀千載書。正爾良獨難。亦復將何須。  
飛花拂簾幌。亦有關離緒。隨風各偶爾。何足較短長。富貴真傳舍。易人豈其常。寄語窮巷士。少安無自傷。

狂泉

昔有大荒谷。水以狂泉名。國人皆飲泉。狂顛率無寧。一者自穿汲。乃獨能常醒。國人既皆狂。反見不狂驚。  
顧謂不狂人。無乃鬼物憑。不然是狂疾。救療當痊輕。施針灼炷艾。腐肉無全平。而彼不狂者。被虐楚不勝。  
資然走泉所。酌飲不敢停。既飲即亦狂。萬慮皆迷冥。其狂與衆一。衆始歎相傾。世事今亦然。嗟哉感詩鳴。  
安得跨鵬背。獨往遊天溟。寄謝彼狂子。酌泉吾不能。

次韻茂永兄論有無之作

磨輒不成鏡。畫餅不可食。談空如畫餅。要匪實消息。泥有如磨輒。未免見排闥。籌量有無中。背道費尋覓。  
先天爲心祖。此事冥太易。空母墮渺茫。有勿著聲色。勿同半生滅。邪見徒役役。萬有齊一虛。寥廓鳥無跡。  
至虛本非無。豈謂滯神識。佳哉僧肇論。妙意真的的。前集云。齊萬有故虛。明至虛之非無。

己巳十二月二十九日同端臣端吳姪觀王右軍帖并竹書以白藕薦酒成詩

星回景急歲事除。更長燭明坐蓬廬。東風夜半欲入律。萬木先已爭號呼。小阮過予足風味。共觀古帖披  
前志秋蛇縮字。右軍書翔馬騰風。東晉記紛紜萬古浩。無涯且談白藕傾流霞。分甘恨不如鮑大。空想峰  
頭十丈花。



徑綠羅陰影護芳林。韶光向此知歸處。長與先生供醉吟。

題茂安兄秀野亭

山作屏風雲作籬。岩巒亭子俯連漪。絕知此地風光好。直爲主人心跡奇。側塞亂花紅被徑。檀欒高竹翠緣陂。惠連自喜陪幽賞。判卻歸時倒接巵。

次韻茂通弟晚晴

浮雲捲盡綺霞明。藜杖扶行得晚晴。斜日水邊鷗鷺影。孤烟林外鷓鴣聲。且從樂處安心地。可向艱時觸志兵。幽意欲言言不得。因君聊復動詩情。

歲暮喜晴

晴山喜見曉曠。笑出蓬門不暇冠。風掃斷雲齊萬壽。日融殘雪上三竿。早黃楊柳漏春信。晚翠枇杷凌歲寒。從此林芳入幽賞。凍醪新壓味甘酸。

初冬郊行

空闊野雲疎。行行思鬱紆。露花啼晚菊。風葉舞高梧。日落牛羊下。天寒鴈鶩呼。卻回南澗路。暝色擁蘆葦。

遊嚴州景德寺

出郭雨初霽。到山雲欲無。老松看偃蹇。幽徑上崎嶇。佛屋巖巖曲。天花舞坐隅。向來愁絕意。此地一醒蘇。

雨後出郊二首

晴景收林嶽。春郊曠物華。麴塵官道柳。粉黛野簪花。竹裏草亭古。沙邊苔徑斜。遺心知有處。發興渺無涯。扶輿穿密竹。度竹過前溪。鶯色烟橫野。春聲水繞畦。映山行白鷺。遷木滑黃鸝。客裏貪幽事。歸時日已西。

登富陽觀山亭

弭棹依寒渚。登臨俯碧川。嘶雲征海鴈。椎鼓過風船。水闊天低樹。山空日暝煙。擬題江似練。終愧謝公賢。

張子經示所得後湖居士詩及書札。想見其人。寄意短韻。

後湖翰墨真。追古前輩風流獨到今。二月書題看六紙。一篇詩律抵千金。周郎酒裏君相得。章九花間我欲尋。飯顆山頭如會遇。殷勤爲道仰高心。

次韻端臣姪晚行南溪

幽草轉溪路。瘦藤扶我行。傲魚知有樂。鷗鳥共忘情。嶽翠望中色。駒鞞何處聲。賞心成朗詠。巢鶴不須驚。

課畦丁灌園

連筒隔竹度流泉。約束畦丁灌小園。拔薤自須還種白。刈葵輒莫苦傷根。瓜時准擬狸頭大。草徑隄防馬齒繁。努力荷鋤當給酒。無令菜把乏朝昏。

春望二首

岑樓上獨闌。高檻俯平原。野秀風烟合。春深草木繁。晴山明歷歷。遠水去渾渾。興出青冥外。心隨獨鶴翻。眺聽不知暮。徘徊聊復吟。歸雲迷近谷。去鳥度前林。長日憑高目。傷春望遠心。邊方殺氣在。天北悒沈陰。

香溪集卷四

詩

池上晚酌

雨餘池上興悠哉。坐蔭藤花藉石苔。白鳥聯拳相對立。紅蕖粲豔一時開。吐吞月色雲濛淡。經緯水紋風去來。幽事相關心自樂。岸巾獨嘯更衝盃。

題雙清室

市合喧卑外。堂開磊落明。大山橫面勢。積水帶浮瀾。野靜誰蛙斷。林幽獨鳥鳴。杜陵詩句在。心跡喜雙清。

陶潛詠

五箇門前柳。千年身後名。掛冠真避俗。自祭頗忘情。且進杯中物。何勞絃上聲。詩篇經李杜。猶得擅精清。

次韻茂永兄首夏新晴

燕落雨知節。鳩鳴天欲晴。行雲飛斷碧。斜日漏微明。筍上竹三徑。苗肥田一成。野人知得飽。索酒坐班荆。

題茂安兄藏春園

春入名園何處尋。到頭春有惜春心。東風引步上巖嶽。平疑四面雲嵐合。曲折一邱花木深。碧草華滋迷絕



讀孔北海傳

歎息東京亂。忠推北海豪。未容禾女鬼。輒代卯金刀。義槩秋霜勁。英名白日高。猶應凜生氣。遺恨失吞曹。

春雪晚晴出西村

步履尋春犯雪泥。村南村北鷓鴣啼。墮梅殘白猶明樹。蒼柳暗黃初映堤。風景快晴雲變絮。江天未暮日懸規。最憐碧漲侵沙尾。更傍橫橋一杖藜。

送周西美主簿之任祁門

君向祁山去。修程幾日期。江天梅子雨。驛路橘花時。知迫循陔養。寧辭糾邑卑。美才無不適。鸞翮豈棲遲。

次韻陳叔永山居二首

聞君結屋廬。幽意枕山隅。剝竹開三徑。栽桃課百株。眼根長寂處。心地不崎嶇。試問新詩句。能窮勝事無。

西園

子方誇小隱。我亦愛深居。出補登山屐。歸攜帶月鋤。旋沽新漉酒。聊駐故人車。有此幽棲樂。雖貧亦晏如。

路入西園綠。我來倚杖一徘徊。霜林有樹葉皆落。風樹無人花自開。奴橘甘酸千百顆。侯梅蕭瑟兩三栽。幽人自是便幽勝。終日孤吟只費才。

戲效白傅體送姚州定

倦客長年嗟久客。交游此地喜借遊。後溪水接前溪碧。小響峯連大響幽。千里家山千里步。一春風月一春愁。今朝共話明朝別。取醉君無不醉休。

避盜泊舟武康遠光亭下與同行分社工部詩傷秋及宿江邊閣二首

帶郭人烟少。通村徑路微。水光浮棟宇。野色動窗扉。小樹無重數。前山不合圍。艱危鄰虎窟。奔迫詭牛衣。白舫竟何適。丹楓看即稀。西園小茅屋。知復幾時歸。

客子舟維岸人家樹作門西風秋慘切南鵲夜飛翻惻惻驚心折

客子舟維岸。人家樹作門。西風秋慘切。南鵲夜飛翻。惻惻驚心折。嚶嚶戍鼓喧。若為容足地。廣大自乾坤。

遊南山晚歸二首

樂事愜幽討。閑情便舊遊。梳風修竹晚。掛日老楓秋。一飽桑門飯。百忘塵世憂。蕭條茅屋下。可以縱冥搜。荒荒日已暮。迥首與何長。把酒紛乾稊。森疎嘯折筮。水枯山石露。風晚野花香。歸臥前簷下。詩成小雨涼。

賀茂寬兄賜緋

褒功傳紫詔。錫服下丹墀。朱紱榮書記。銀章付拾遺。烏兔隨步趾。象笏映鬚眉。更卜垂三組。它年佩陸離。

李修撰哀挽二首

三朝推舊德。四海仰高名。起起方驚夢。嗟嗟忽奠楹。木冰傷遠宦。蓬露寄哀情。矯首西山下。懸河淚已傾。公欲攀琪樹。天今墮玉棺。生前紆白艾。身後跨青鸞。令子清規在。遺書舊墨乾。英靈今已逝。千古一長歎。冬日行闌溪道中六言二首

雲頂欲雪不雪。梅凍將花未花。荒草狹蹊山路。斷橋流水人家。瑟縮鴉栖古樹。聯拳鷺立回塘。水際風低白草。隔村時見牛羊。

忘言示會仲思

范叔初非辯士。曾子本同道人。歎伯解兩家難。忘言一笑相親。

春日行闌溪道中六言

遠草連雲碧。繁花照日紅。信馬貪看春意。不知錯過村南。

次韻茂通弟郊行見梅

好風催冷葉。上番即芳葩。春色獨先得。年芳誰復加。日邊看暖豔。雪後識真花。吟罷歸來晚。江村月照沙。

次韻端臣姪七夕

萬古東西隔女牛。停梭期會豈悠悠。蝦蟇輪破青天暮。烏鵲橋橫碧漢秋。莫放癡兒懂徹曙。且容老子強登樓。舉瓢更取天漿酌。一洗胸中萬斛愁。

贈光上人

道人工小筆。梅瘦竹嫵娟。更學有聲畫。不參無眼禪。一枰聊復爾。七馬獨超然。為足前年句。真成續斷絃。上人住者助予。出示李伯時所畫七馬。仍求予詩。嘗疊上口占六句。今復來求足前篇。因續成四韻。云。

張生夜載酒相過

夜卷一鉤簾。寒覺露露落。未驚風割面。且看月磨鎌。玉腕鵝兒酒。花籃虎子鹽。張公鷄黍舊。歡笑了無嫌。

幽居

幽居長杜戶。竟日少來人。花動蜂兒去。簾垂燕子噴。脫巾慵不整。得酒醉仍頻。養拙風塵外。吾寧愧此身。

寓龍邱次韻茂永兄見寄

夢想常懷兄弟賢。何如合眼到東川。客居自幸貧無事。歸計猶須大有年。一丈席間方隔闕。萬金書裏要頻傳。詩筒更喜如飛鳥。願乞雲清新一百篇。

端旻姪示遊花藏寺詩且道皎老相問意因次韻併煩為簡皎公禪師

子到祇陀舍。經行幾履穿。想當吟出月。不奈思如泉。真界飛花雨。寒山落木天。皎公知好在。香室夜安禪。

次韻茂載兄偶成二首

自笑踈疎走海邊。棲遲已與俗相捐。誰憐乞米問盧老。懶以無薪告仲連。案上三盃朝不飽。膝頭一榻夜驚穿。詩人未用生羞澁。尚覺囊中有一錢。

送歐丈朝請赴闕

君看如絃死道邊。由來忠憤世人捐。劍除佞士朱狂直。笏擊姦臣願少連。莫以古人新薄俗。空嗟舊軸運方穿。齒牙枉插於菟口。見說官家廢料錢。



春飲分章字韻

傳至行美饌。擊鉢謀名章。月信金窗白。花分小樹香。人情歡不盡。道術醉相忘。難黍襟期厚。渠論漢范張。

次韻富修仲見贈二首

故人欣面款。令我得眉伸。意有千金重。詩無一字陳。清規看後裔。賢業想前人。會續安邊策。何當謁紫宸。幽棲長懶放。野性恥浮沈。避俗真成癖。居山恨不深。感君來辱意。契我願交心。但愧瓊瑤贈。才枯欲嗣音。

過嚴州烏龍嶺

何年龍骨破鱗。應是風雷役鬼神。曲折盤開南北路。去來老盡利名人。秦雲楚樹青天外。禹穴胥山滄海濱。下視襄城如掌大。市聲嗷嗷暗紅塵。

次韻翁承之見寄二首

人情險險推車路。世事變遷鳴屢屨。自分北宮長糲食。懶從東壁借餘光。林廬雪後梅含白。籬落天寒橘孕黃。幽意只應君共醉。何時拂石對傾觴。

伊我家居吟雪屋。懷君獨夜步風廊。語離尚憶三春事。共醉曾分一日光。忽喜斜封書絹白。更傳妙語色絲黃。遙知發興虬松下。白眼看天自舉觴。

懷曹宗臣併寄

閉關自喜脫愁籠。未愧榮華逐俗翁。黃纈引人千里夢。青奴借我一窗風。綠英紫萼團蔬課。白葛朱藤野步供。尚想故人懷別久。論文安得一樽同。

次韻伯通姪歲暮即事

世情分付與東流。含梗徒勞百念浮。但使心源長寡欲。便知樂地本無憂。處身忌作燕巢幕。脫事要如鷹擊鷂。節慶好同營一醉。幸逢開泰戢戈矛。

悼致政樓少師

雅望題輿早已賢。高風晚歲更超然。笑收劍佩遺榮路。獨往山林事引年。行馬正看光梓里。臥麟忽嘆掩松阡。鄉州耆舊今垂盡。忍見山頽重涕漣。

身後歸休世或同。生前有婦執謙公。班衣五采樞臣貴。寶帶萬釘天眷隆。終始哀榮時共羨。丕揚寵贈會追崇。遙瞻素旆愁雲外。慘澹悲歌立晚風。

寓居蘭溪地濕臥病

病怯簾疎雨到床。雨餘山鶴上衣裳。青攜冷杖強看月。曉傍殘簾貪向陽。禦濕要須謀日飲。乏資深恨值年荒。所須藥物真吾事。夢趁山籬今滿囊。

次韻端臣姪同遊蕪春園

探春着屐犯榛荒。更入名園轉曲塘。紅認蔬畦畦小甲。白尋梅瘦得幽香。全同花下迷山簡。只欠池頭鬪茗強。吾土信多行樂地。絕勝酒裏到家鄉。

次韻端方姪喜雪兼簡端姪發一笑

川原恍若白崖天。屑玉輕明瑞有年。折竹掀簾宵暗積。欺梅點溢曉相鮮。當知破耳衝風出。未似蒙頭正晝眠。果日能憐有貧者。不須更作寄天旃。

送王大慶

腹藁才名第一流。只今偃蹇困吳州。牛腰但使詩章富。鶴髮寧論歲月遒。恥傍朱門隨掉尾。獨尋青鏡釣槎頭。知君高勝如松竹。不遇猶爲蕭酒侯。

茂載兄燕兄弟預者六友宜盡觴詠之樂茂寬兄有詩因次其韻

南北東西遇合疎。偶然良會足歡娛。豹胎供饌斥魚婢。雀舌試湯分酪奴。花萼成詩多共賦。竹根有酒不須沽。信令六逸無人盡。也勝當年九老圖。寬兄有詩作圖訂六。應圖之句。故云。

香溪集卷五

雜著

讀老子

萬類莫不共由謂之道。在我得之謂之德。仁也。義也。禮也。智也。皆得之在我者也。故四者異名。總而名之曰道。若所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之類是也。亦總而名之曰德。若所謂君子行此四德之類是也。然則在我得此道矣。以止而得焉者言之。則謂之仁。以履行而言之。則謂之禮。以行得其宜而言之。則謂之義。以知仁義禮之用而察焉者言之。則謂之智。是特其名異耳。豈道與德有二哉。豈仁義禮智與道德爲六哉。仁之覺。智之知。亦非二也。智之知。知之用也。仁之覺。兼知之體而爲言也。禮也。義也。智也。雖不可謂之仁。而仁之覺無不在焉。猶元氣之發生謂之春。至夏也。秋也。冬也。雖不可謂之春。而元氣未嘗不行乎其中。物雖彫落於秋。終藏於冬。而發生之性未嘗不存焉。此易所以謂仁爲元也。然則道德仁義禮智。初非有二也。老氏之書。乃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是豈老聃之言乎。且以老聃譬之。以其姓稱之則曰李氏。名稱之則曰耳。字稱之則曰伯陽。諡稱之則曰老聃。然其人實一人耳。謂李耳與伯陽爲二人可乎。謂失李耳而後爲伯陽。失伯陽而後爲聃可乎。使老聃誠知道。則是言非其言也。豈



後人附益之辭耶。昔者曾子言孝而曰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孟子言仁義而曰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以參與柯之言。求之仁義禮智。初非有二。謂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奚可哉。學者讀老書。宜慎所擇。

讀管子

東周無齊侯。東周當如何。曰。周不國矣。齊侯無管仲。齊侯當如何。曰。將不得與於諸侯之盟。管仲相齊侯。九合一正。為霸雄長。威懷夷狄。使斯人得不被髮而左其衽。是仲之功。與稷植禹教相上下。或曰。仲不能王其君。而區區佐以霸道。故孔子稱其小器。蓋不其然。齊侯霸則周苟存。齊侯王則周必亡。齊不亡。周不復焉。得王則周必亡矣。管仲。俾其君尊周者也。方俾其君尊周。又焉得王其君乎。天王使宰孔致詐於齊侯。命毋下拜。齊侯遂欲不下拜。而謀於管仲。仲進不臣之戒。而公猶以三代受命。異同為問。仲因說以三祥要之。公因懼而下拜。恐隕越于地。是仲俾其君尊周者也。仲痛齊姬無令王。可輔以與東周。姑即齊侯而翼戴之。使文武不至不祀。實不王其君可乎。孔子薄仲之三歸反玷。以為不先自治。故曰小器。已而美其功。則又曰。民到於今受其賜。是非無取乎仲也。仲言強國安民至矣。人君苟即其書。擇可用之。猶足以致一正九合之盛。秦漢而下。未聞有致君若仲之相齊者。而乃高為虛言。陋仲不王其君。何謂哉。

讀周禮

周公作六典。謂之周禮。至於六官之屬。瑣細悉備。疑其不盡為古書。況周公驅猛獸。謂蟲蛇惡物為民物害者。而蠅氏云。掌去蠹。蠹。焚牡。蠹。以灰洒之。則死。蠹。不鳴。蟻。蟻。人初不為民物害也。乃毒死之。似非君子所以愛物者。又牡。蠹。焚灰。大類。狡。狡。戲。術。豈所以為經乎。司關云。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說者謂不出於關。從私道出。避稅者。則沒其財。而捷其人。此決非周公法也。文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周公相成王。去文王未遠。縱不能不征。使凡貨之出於關者。征之足矣。何至如叔末世。設為避稅法。沒其貨。捷其人。劫天下之商。必使從關出哉。此必漢世刻歛之臣。如桑羊輩。欲與權利。故附益是說於周禮。託吾周公以要說其君耳。不然。亦何異賤丈夫登壘。斷而問市利。其為周公何如哉。

讀會子

世傳會參。述孝悌仁義陰陽之說甚著。雖不皆底於道。要與齊魯論。孔子家語。禮記。等書言相出入。亦宏揚姬孔之一助也。班生志儒家書。有會子十八篇。今其存者。十篇而已。不知餘八篇為何等語。而脫亡於何時。隋書錄會子兩卷。與今本同意。其亡於魏晉之間也。

讀鄧析子

劉向校除鄧析中外書。定為二篇。其言大抵根於刑名。蓋於老嚴。而次棘。棘於聖道。謂堯舜為不厚子。謂周公為不厚弟。謂左右結舌為明主。謂委任臣下為亡國。謂盜跖不可禁為聖人之罪。卯誣橫異。律之王制。可逃誅乎。向令驅獸殺析。并竹刑而燔滅之。則距說放淫之功。與辭關等矣。効尤遊繆。是為子然之識。方之甘棠。豈其倫乎。

對秦問

或問。秦始皇帝焚詩書以愚天下。天下其可愚乎。對曰。天下不可愚也。始皇之愚天下。是自愚也。愚其子也。非愚天下也。其焚詩書。非焚詩書也。焚其國也。使始皇既焚詩書矣。則今六籍。非詩書乎。彼散為寒灰者。特枯竹耳。至若經之所以為經。固有不因簡策而存者矣。況夫出於屋壁。傳於老生。雜出於名山神物之所守護。固自若也。其有為秦焚亡者。幾何語哉。詩書既焚矣。而秦之紀綱。日以墜敗。天下蒙倭。圖說並起。皆知擬神器。逐走鹿。其有為焚書而愚者。幾何人哉。詩書不可焚也。始皇焚之。天下不可愚也。始皇愚之。徒使帝王之道。不漸諸心。仁義之言。不歷諸耳。計能遠築長城。以捍邊鄙。而不知荆卿匕首。接於肘腋。博浪之椎。近起於屬車之下。是非自愚乎。始皇既沒。胡亥嗣世。自幽深宮。不分馬鹿之異。閭閻之禍。已侵肌骨。而猶不自知。是非愚其子乎。亥之愚。趙高劫之。高之愚。子嬰誅之。秦君秦臣。內相吞噬。而國隨以亡。雖有咸陽宮室。曾不足以供楚人三月之火。是非焚其國乎。自愚其身。又愚其子。又焚其國。此始皇所以取譏萬世而不已也。天下其何愚之有哉。問者悚然悟。去所言曰。子言然。吾今乃知天下之不可愚。又知詩書之不為秦焚亡矣。

鐵工問丁未年作

予居香溪。一日過旁聚落。有鐵之工。家甚甚。視其廬。蓬茨穿漏。隘不踰五十弓。僅竈而牀焉。工手端而治。妻煨茅竹以爨。試染指其釜。則淡無醴醴。特水與瓦。菴沸相泣也。一稚兒臥門旁。嗚嗚然若啼。其人皆黧。黧。疲。曳。殆。鬼。而。生。者。予。憫。然。嘆。曰。人。之。貧。有。至。此。極。邪。解。囊。中。錢。千。與。之。工。叩。頭。佩。謝。如。得。兼。金。又。五年。再。至。其。處。則。高。墻。華。屋。朱。欄。戶。而。藍。欄。欄。予。怪。之。以。為。工。之。蓬。茨。移。他。人。矣。問。諸。其。隣。曰。猶。工。居。也。予。益。怪。之。款。門。而。見。工。則。充。然。其。形。博。頤。大。腹。被。服。鮮。好。拜。揖。如。禮。度。延。予。升。堂。羅。肴。陳。饌。如。多。錢。翁。昔。之。蠶。茅。竹。者。今。鋼。鐵。臂。斂。插。髮。矣。昔。之。啼。門。旁。者。今。結。帶。裹。頭。厭。厭。梨。栗。矣。予。愈。益。怪。之。問。工。何。遽。潤。屋。及。此。工。曰。小。人。荷。惠。者。也。敢。不。以。實。始。小。人。貧。時。無。以。自。業。特。炭。鐵。為。命。而。世。久。無。事。所。鍛。治。必。農。器。適。歲。暮。農。不。得。利。率。連。畝。去。為。末。業。耕。者。日。益。落。吾。為。犁。鋤。鋤。窮。一。日。力。僅。得。一。器。輒。一。月。十五。日。不。售。故。甚。貧。如。昔。時。已。而。天下。兵。興。戈。戟。戰。路。人。欲。挾。利。刀。家。欲。藏。銛。鋒。以。刀。劍。鐵。鎗。來。購。者。日。填。吾。門。吾。昏。曉。事。鎗。鎗。不。得。休。未。半。歲。而。有。此。屋。既。一。歲。而。生。生。之。資。大。裕。今。得。擁。裘。橫。安。坐。而。飽。吾。腹。無。餘。憂。矣。實。小。人。之。幸。予。聞。工。言。口。而。去。之。蹙。然。曰。嘻。工。之。幸。齊。人。其。真。不。幸。哉。

泉志

距吾廬南不能五十步。有泉激激出石竇間。色乳味飴。與他泉不類。因坎竇下。鍾其源。以供家奴。且暮。竭。且。隨。溢。流。而。渠。之。與。里。人。同。其。甘。鄰。曲。來。汲。日。數。百。器。泉。之。儲。洩。常。自如。雖。歲。甚。旱。焦。川。枯。壑。而。泉。不。知。也。渠。之。汎。溢。而。走。者。與。南。澗。合。流。以。西。亂。於。香。溪。汨。汨。窮。晝。夜。吾。知。其。不。至。海。不。已。也。夫。泉。之。甘。而。利。人。也。類。有。德。其。不。涸。也。類。有。本。其。趨。澗。溪。而。期。於。海。也。類。有。志。人。之。育。德。有。本。能。日。進。而。期。於。道。則。其。淵。深。閔。大。也。必。矣。吾。於。泉。有。感。於是。乎。志。



馬喻

吳人習水而便舟。不熟街轡事。雖畜馬。無能名其駑若駿也。有得千里驥者。繫之厩。秣與下乘等。驥固不羣。騰跳槽枥。有追風鬻雲意。主人矚其氣之逸也。而憐之。他日御以適廣野。試加策焉。驥久曲躬不自快。得聘則半漢而疾馳。又輒驅駕奔馳。主人益以爲憐。市諸市而微取直焉。更得凡馬以歸。頑筋弱骨。短脊薄腴。而償資五倍于驥效之途。則小步緩出。鈍不得前。主人顧喜曰。此真名馬哉。他日以穀粟終其生。范子曰。士有庸衆駑散者。皆寧餽珍甘。斥厭餘以養妻子。而世又貴之。則主人之凡馬也。至邁往士意象。豪逸與世俗相齟齬。人每賤視之。往往側信長貧。草萊不給。其不爲主人之驥者幾希可嘆也。

舜臆圖

心術 同念 在 克念 聖

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鷄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賤之徒也。欲知舜與賤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夫善利之念。間不容髮。一髮之差。遂分舜賤。學者可不戒且懼哉。利不必謂貨利。凡有利心。皆利也。今有人焉。修身慎行。服膺天爵。而不倦。勤亦至矣。然而其心若曰。吾將以是有要焉。是爲利。非爲善也。必其設心措意。惟以自治。而不求乎在外。然後可以謂之爲善。然則世之孜孜爲善者。豈易得哉。此所以爲舜之徒也。孔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孟子曰。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蓋聖賢之所謂利者。其凡例如此。予故發孟子之意。爲舜臆圖。謂夫善利之念。起於心者。其始甚微。而其得失之相去也。若九地之下。與重天之顛。又以謂舜也。一罔念而狂。雖賤也。一克念而聖。舜去狂遠矣。在一罔念間。與狂同失。賤去聖亦遠矣。在一克念間。與聖同體。人能於危微之際。而得之。則亦幾矣。嗚呼。孳孳爲善。所以熟吾仁也。苟爲善而一罔念。則非孟子所謂孳孳者。爲利之心。殆將乘間而起矣。故又以克念罔念之說。繫於舜臆。好學之士。必有能知予心者。

心箴

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生兩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是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耳目箴

他耳則耳。他目則目。世儒之學。因人碌碌。賢盲於心。聞見淺俗。我目吾目。我耳吾耳。中人之學。聞見由已。緣於視聽。微之燭理。不目而見。不耳而聞。上知之學。德性是尊。無視無聽。昭然者存。

續丹辰六箴并序

唐李衛公作丹辰六箴。獻於寶曆天子。分章措意。雖已篤忠。而辭乏剴切。或未能竭盡規箴。輒不自愚。猥繼其說。極人臣所甚忠而難乎言者。以發衛公之諷指。亦古人象箴之義也。作續丹辰六箴。

背衣箴

高高者天。昏昕靡忒。宵終則明。人用不惑。惟辟奉天。視朝以明。宵向終矣。君當遂與。宵終不明。天謂失度。宵終不與。君胡不懼。鷄人既蹕。庭燎既輝。鸞聲將矣。敢告綴衣。

正服箴

紂曳玉衣。焚身之招。靈綉估服。爲服之妖。冕兮衰兮。夫豈不美。靈胡爲異。紂胡爲侈。服侈服異。商亡漢顛。何如伊祁。垂裳百年。齊官十簡。視古已緝。踰斯益愆。敢告三服。

罷獻箴

配天立極。家是九圍。一絲一粟。王田王機。惟王昇民。什一是私。既私什一。餘則不有。臣何獻爲。作君貪醜。杯犀劔象。君庭不充。輕縑細綳。補袞無庸。焚裘卻給。堯禹齊風。

納諫箴

臣言剛上。取喻批逆。小斥大誅。臣身何益。臣匪干利。君奚弗思。凡厥鯁言。君其聽之。復諫違人。君實自暴。人亦有言。永矢弗告。

辨邪箴

謂犬似狸。謂狸似狙。謂狙似人。犬斯人如。正視犬人。人實殊遠。不推類似。犬自爲犬。姦邪亂正。猶犬人疑。知人則哲。辨似而非。灼彼似非。真贗兩定。邪姦既明。亦克用正。

防微箴

貂終危齊。莽卒篡漢。惟微弗防。以及甚亂。勿云何害。狎彼濫觴。登科溢盜。滔天作殃。貂以熏身。齊視猶戲。莽憑國威。漢用弗忌。流蛆啜鳩。臣子攸諱。觸惡薦魚。是真細事。

進學齋銘

今人之學。吾不能知。古人之學。庶乎可窺。進學之義。古人與稽。嗚呼。今人殊於古者。習相懸也。不古不今者。心之所同然也。今之學者。期乎人。古之學者。成乎天也。古人遠矣。獨聞而知之者。得其傳也。吾求諸天地。天地有不言之教。吾求諸萬物。萬物有不言之益。吾求諸人。有善不善。無非吾師。吾求諸身。目視耳聽。手執足行。動息言爲。無非物則。吾求諸心。萬理咸備。默焉而可得。吾求諸性。性吾天也。天可學乎。性不自性。能無學乎。古之人進乎進。知至至之。止乎止。知終終之。不進不止。不止不能。不進宜。吾勤斯進。而止則無進。無學矣。且尙何爲。嗚呼。力吾進。所以妄企乎古人也。猶有進焉。是吾有媿乎古人也。思進以求止。庶或有至乎古人也。一壘浮空。衆微從之。成一拳石。廣大之基。其積不已。邱山峩峩。有見乎此。則歸然崇成者。初已形乎一壘之微。進學之義。於焉可推。嗚呼。安得知幾之士。而告之哉。

愚齋銘

吾弟茂清。築便室而名之曰愚。浚爲之銘。以戒坐隅。曰。人初生。性稟一區。惟所習之。則智則愚。稽彼古人。夫豈子殊。厥有過人。則不可誣。古人之同。飲食以居。古人之異。執德不渝。子其戒之。無迷厥初。昔者子淵。愚於道。朱穆愚於書。狄山愚於忠。澹于越愚於儒。北山爲愚公。西山爲愚夫。子其所謂愚者。豈志是欺。不



然則味菽麥。迷魯魚。守錢而金其穴。堅門而鐵其樞。靜焉釋耕而守株。動焉觸太行而敗其車。是皆今世人所謂真愚者也。子其戒之。無迷厥初。

劉向傳列女。載孟母舍近墓。柯戲為墓間事。孟母曰。此非所以處吾子。去舍市旁。柯又為買。母又曰。此非所以處吾子。去舍學宮之側。柯乃戲設俎豆。進退揖讓。後世因曰孟母三徙。子疑之。夫生而神聖。聖人也。弱不好弄。賢者也。柯稟亞聖之姿。抱命世之才。固宜髫髻。與常兒不類。寧有戲為墟冢。塵肆耶。使孟母不徙舍。柯豈遂為庸人耶。且聞母之姓柯。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安有知胎教之。而不知擇於初者。理必不然。子思嘗曰。孟孺子言稱堯舜。性樂仁義。是柯方初歲。已卓然絕人遠矣。譬之麟角生肉。鳳毛成字。天與殊異。夫豈人為。而曰由擇鄰乃賢。不亦異乎。趙岐知柯生有淑質。猶謂幼被三遷之訓。蓋因向承誤。初弗深考。予不可不辯。

五帝紀辯

范子曰。孔子定書。斷自唐虞以下。以為唐虞而上。不可知也。聖人去古未遠。猶難言之。太史公乃欲為黃帝顓頊作紀於千百歲後。何耶。世傳孔子家語。載五帝德。帝繫姓等。皆非古書。使其說誠詳如之。則夫子著之於書久矣。意遷姑欲摭摭傳記。以示治博。非復考其實之當否。夫黃帝神農後也。阪泉之戰。信亦恃矣。以臣伐君。猶有慙德。而況為之後者。信或有之。則黃帝賊矣。尚得為聖人乎。

去四凶辯

或曰。堯之時。四凶猶在。舜即位始去之。左氏謂堯不能去。然則何以為堯乎。答曰。左氏失言。彼四凶惡未稔。天下未盡聞。則堯不遽誅。至舜而四罪章。乃誅之耳。漢人固云。唐堯優游四凶。厭服海內。唐人亦謂使堯惡四凶。不待試用。加之誅放。天下必以為堯不辜。此言是也。不然。以堯大聖。去四凶如去蟻耳。不能云乎哉。太史公因左氏語而易之曰。堯未能去。謂未去之可也。以謂未能。則亦不可。然予抑有疑者。洪水方割。萬人昏墊。使鯀治之。歷九載而績弗成。則赤子之為魚。久且衆矣。忍魚其民。而不忍乎凶人。實忍萬人。而不忍一鯀之身。豈堯心哉。此固予所疑者。其亦盡信書不如無書謂乎。

琴辯

友人曰。嗜琴。范子作琴辯示之曰。維神農觀象制樂。列鴻梧而絲之。亦既具於五聲。實暢天人之和。維有周文王濟厥用。益以二絃。在後之聖。越君子志士。罔不惟琴之尚。亦罔不惟正之歸。厥今人味於古聲。乃有不正不極。異曲奇弄。溺耳而惜心。爾曰。茲器實古清角。我聞克辨。曰。不為鄭衛之濫。則不敢知。嗚呼。古人即於琴。以止淫心。今人玩於琴。而心以淫。心淫而意。用棄於德之修。則惟琴為學之益。爾有一日之力。二于世。一于琴。心用不戾。十于琴。一于書。心用大放。爾時惟不智哉。嗚呼。琴惟其趣。不惟其音。趣之不知。其能不淫。苟趣之知。又何為於琴。嗚呼。爾有至樂。冥于爾中。其樂也。天匪絲匪桐。借曰未知。亦即于爾心之油然者觀之。其幾矣。嗚呼。尙念之哉。

恥說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孟子何大乎恥。夫恥。入道之端也。人之知非而恥焉者。必惕然動乎中。報然見乎

香溪集卷六

雜著

謝安矯情鎮物辯

苻堅以百關銳師。掃國入寇。長地輿論。騰突噬食。經互數千里。自謂投鞭大江。可使咽流。視取東晉。如疾風之掃殘葉。蓋將指期尅也。晉之君臣。宜當聞聲震駭。失色奪氣。周謀歷算。以為夙夜之憂。而謝安於時。方且燕假談笑。傲然自若。遊逸山墅。對客劇甚。入援之師。卻去不用。坐示閒暇。使議者懷左衽之虞。然而終能敗堅。此何故哉。抑嘗聞之。知彼知己。百戰百勝。又曰。師克在和。自昔同役。而不同心。敗者衆矣。然則安之取勝。其知彼乎。其以苻氏之衆不和而必敗乎。方堅之謀南侵也。盈庭羣議。皆知晉未可圖。故謀之。權翼。權翼諫之。謀之石越。石越又諫之。苻融。其弟也。則又諫之。苻宏。苻宏。皆其子也。則又諫之。原紹。石勒。所親信也。則又諫之。苻氏君臣。異議如此。而欲勞師伐遠。不敗何待。藉令晉以市兒田丁。數十百輩。折箠制挺。擲槍當其前。堅亦北矣。況伊陵玄石。肯一時奇材。所將亦精卒。且八方指授得宜。安固審知堅之必敗也。則以勝筭自逸。燕假談笑。未戰而卻。援師不用。既戰而得捷。書不喜。未為矯情。謂不覺履齒之折。其野人語哉。



色。雖然形乎四體。是執使之然哉。其必有覺知之者矣。然則無恥則無覺。與木石等矣。恥之為義。顧不大哉。孟子以行已有恥為士。士宜有恥者也。然有是恥心而能充之者。千百有一焉。穿窬之士之所恥為也。所以恥穿窬之心。則不能充焉。是於穿窬則恥之。於穿窬之類則不恥。其於有恥亦寡矣。有恥者寡。則其無覺亦甚矣。可以為士乎。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是皆穿窬之心。故孔子恥之。又曰。色厲而內荏。其猶穿窬之盜。又曰。情疎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歟。孟子亦云。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詬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詬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聖賢之於恥心。必使人充之如此。此學之要也。人能充是恥心。以求入於聖人之道。豈遠哉。故曰。恥入道之端也。

悔說

傳有之曰。日悔昨。月悔朔。至哉。古人之善學也。夫人非堯舜。不能每事盡善。雖無過者。惟過而悔。悔而改。則所以為過者亡矣。且古之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者。成湯悔。故改過不吝。太甲悔。故自怨自艾。仲尼悔。故曰。於予與改是。顏淵悔。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子路悔。故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子夏悔。故投杖而拜。曾子悔。故曰。我過矣。我過矣。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者。也。詩曰。聽用我謀。庶無大悔。易曰。不遠復。無祗悔。悔非無過者也。求寡過者也。求寡過則終無過矣。悔其可已乎。然予所謂悔者。非必失諸言行而後悔之。為悔也。過生於心。則心悔之。勿復失諸言行而已矣。過不知悔。命之曰。愚。悔不能改。命之曰。愎。改而憚焉。命之曰。吝。復與吝。悔之賊也。過益過者也。日月之食。或既或不既。食之所止。明即復焉。悔而改。改而不吝。天之道也。改過而吝者。遠天而徇欲者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使成湯改過而吝。非化也。是故欲寡其過者。遵伯玉之悔。至於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亦由悔而化耳。悔而改。改而不吝。化之道也。悔其可已乎。

水旱說

古者聖王之牧天下也。以為土地甚大。非國家所能盡治。又非國家所當盡私。故悉天下土地。授之於民。使播種五穀。而什一其稅焉。聖王又以五穀不能自實。必得天地餘利以滋熟之。然後有成而不害。故又為之立宰相而調陰陽焉。既授以土地。又為之調陰陽。則上之所以為民者至矣。於是而民有不勤。山有不治。則非歲時之罪也。為主吏者從而詰曰。爾地肥矣。而天時不乖。爾田不遂乎。爾為稼穡之不勤。耘耔之不力。以至若是其荒也。爾責其可逃乎。是雖穀不粒。督其稅收之可也。是非主吏之虐也。其或陰陽失和。炎雨愆節。以水以旱。而穀粟不登。則非人力之罪。蓋歲時之不宜也。於是而覈其水旱所當稅者。免之可也。主吏又從而詰曰。爾之田胡為若是。吾不知有水旱。但知稅之入也。稅不入從而扑之。是非主吏之虐耶。今國家之法若曰。民田有水旱不可稅者免之。官吏不恤。罰及無救。嗚呼。其無良法耶。其無良吏耶。

題史記貨殖傳

昔仲尼深防禍原。斥喻利者為小人。謂賜貨殖為不受命。至哉言乎。余讀太史公書。論魯中習俗盛衰。益

知利之能敗人也。雖篤行勵志之士。猶將狂狷浸淫。日入於奢。貪卑鄙而不自知。宜聖人憂患後世。稽其弊而絕之深也。始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不絕。當是時。魯之老弱被堅介。父子守危堞。飛石流矢。雨集於誰樓。睥睨之間。是宜人人出力。鉞甲磨刃。矯箭控弦。堅守慶關。救死其頭。悍恐之不暇。而諸儒乃獨傲然。高冠緩帶。歌謠古義。短步馨立。拱揖拜起。乎几席俎豆之間。沛然如無事。時此其於學業。可謂信之篤守之固矣。逮其後。曹邴氏以鐵冶起。富至巨萬貫。貨行賈徧郡國。魯人於是多散慕之。遂去文學而趨利。嗟乎。人之所甚畏者。死也。方魯諸儒在國兵中。講道益勤。固於危且無事。天下何物足以移之哉。及一忱於利。遽棄其學而趨赴之。貪憚冒沒。無所不至。至使人謂魯國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嗚呼。利之能敗人也如此。可不戒哉。予聞諸前志曰。以義為利。夫惟義之所安。然後可以為利。蓋義既安矣。何利如之。孔子厄陳蔡。自以為幸。而曰。庸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是藜藿不糝者。孔子之利也。顏子居陋巷。聖人正色質之。於德行稱為首。是簞食瓢飲者。顏子之利也。伊尹非其義。繫馬千駟而不視。孟子以不辨禮義。受萬鍾為恥。千駟萬鍾。世以為利。二子以舍千駟萬鍾。安於義為利。苟不知此。而欲用積貨潤屋。曰。此為吾利。卒至或不得名一錢。以喪其身。豈不悖哉。

題韓愈原道

韓愈原道。以為堯舜舜禹。至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嗚呼。愈誠知道者。而略于思耶。原道而不知有子思則愚。知有子思而不知其傳則誣。愚與誣皆君子所不取。愈誠知道者耶。自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至於孟軻。道微久矣。軻不得之子思。向誰傳哉。夫子思之學。見於中庸。又見於孔氏之遺書。中庸列於經。學者口誦而心惟。彰彰也。其至言奧旨。精深高妙。非得孔子之傳。能語是耶。孔氏之遺書。述子思備矣。而後世寡能究其說。宜愈之略之也。昔者夫子厄於陳蔡。天下之至戚也。以子貢高弟。猶欲夫子少貶焉。惟顏淵則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而夫子亦歌兩柱之間。欣然自喜曰。於丘其幸乎。蓋聖賢方以是知自異於流俗而樂之。其寧以不容為病乎。是道也。子思親見夫子而得之。故囚于樂。刺不為病。胡毋約謂之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盍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為行道也。毀大以求容。吾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以求容。病也。吾弗改矣。從是觀之。子思得孔子之傳不疑矣。而後世寡能究其說。宜愈之略之也。子思嘗曰。伋於進。聞夫子之教。其對魯穆公亦云。臣所記臣祖之言。有親聞者。故曰。是道也。子思親見夫子而得之。

曹參傳後

蕭何佐漢功大矣。曹參胡足以擬之。而時稱蕭曹。至於今無異辭。何哉。惟參守畫一之法不少變。是其所以與何齊名比功者也。秦為亂政虐刑。毒屠無辜。百姓以目。人祈死。家懼及幸。而何輔高帝。拯之塗炭。僅以蘇息。知更生矣。使參繼何後。創設新令。改厥舊章。則所以防民者。寔密。誰不懷畏。其異秦虐幾何。惟參以為己之能。既出何下。惠帝之明。且不逮高祖。與其易律改賞。過為草擾。孰若習前守舊。與民安業。坐以無事。已而刑用幾措。生人滋殖。君高拱。臣垂紳。而天下晏然。計成挈効。與何等矣。曰蕭曹。寧少媿哉。



爲周昌對呂后辭

漢高祖既崩，孝惠帝立，呂太后使召趙王如意，趙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昌卒不遣趙王。太后怒，使召昌至，謁太后，太后罵曰：「爾不知我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昌無應辭。」昌對曰：「臣之不遣趙王，正用太后怨戚氏深也。高皇帝之於趙王，也有遺慮，故不以屬太后，而以屬庸臣，使臣相之。臣今順旨遣王，是內王鉄鼎間也。臣苟得沒，將戴何面目見先帝地下？往當戚姬得幸先帝時，王幾代太子數矣。臣不敢愛身，出萬死庭爭之。東箱之所聞，太后之不忘也。」昌，爲趙王時，太后謂其於東箱，見臣其敢誣，方臣之爭太子也，非有惡於趙王，惟社稷是爲，今臣固不奉詔也。亦非有好於趙王，惟託孤之忠是力。太后即召王，并戚氏殺之，臣必以死塞責，臣死足以謝先帝矣。未知太后廟見何如容耳。今皇帝慈仁孝愛，遇趙王有恩，旬心亦不願太后與戚氏爲冤，獨恐得罪，故不敢言。今皇帝能忘趙王前日之逼，太后願不能置戚姬於慮外乎？太后始與戚姬角爭宮中，俱思後嗣，太后恐戚姬圖己，故以太子見廢爲憂，戚姬亦恐太后圖己，故以王之不立爲憂，憂雖殊，懼患之心等耳。今太后一得志，遂忘己憂，而復措人於憂，邪？后之能無憂也，以臣言，今臣之爲戚氏趙王言也，亦願使之無憂如太后也。誠能釋前恨，棄舊惡，撫戚氏母子，終全活之，則天下歸仁，高廟慰悅矣。

設淮陰先生說李孝逸辭時年二十一

唐光宅元年，柳州司馬李敬業等起兵江都，徵數武后過惡，復廢王天子位，后遣左玉鈞衛大將軍梁郡公李孝逸將兵往擊之。時淮陰先生屏居下鄉澤中，聞梁公兵且至，仗策謁麾下，孝逸上客遇之。先生聞見曰：「僕非爲將軍乏前驅，故來備指呼也。竊不自陋，願有謁也。孝逸曰：「何以教之？」先生曰：「僕聞李敬業起兵，維揚將軍以三十萬衆討之，有諸乎？」孝逸曰：「有之。」先生曰：「師出無名，事不成，則敬業起兵矣。未聞其何名也？」孝逸曰：「敬業開三府，徵郡縣，以復辟爲名。」先生曰：「然則將軍討之何也？」孝逸曰：「敬業刺周州以墨敗，既左授內秩，缺缺望，嗔羣失職，盜弄廣陵庫兵，實自稱亂，名復辟耳。天后赫怒，鑕其先世官爵，破邱墓，削屬籍，命孝逸討之。」先生曰：「敬業固亂人，然將軍視敬業罪，孰與天后多？今武氏實益神勝厥衷，以三十萬衆昇將軍，是天奪之柄而授李氏，使復唐赤武族也。將軍不以此時亟返兵西，問罪於嚮隨朝者，獨敬業是急，僕愚以爲過矣。且敬業心雖不然，而名爲復辟，將軍以圖近討之，沮天下忠義心，昔王莽篡漢，霍文仲倡義東都，劉宏以宗室家子，將莽兵討義，僕嘗爲漢切齒於宏，將軍不幸幾近之，恐天下復有切齒如僕者矣。」孝逸曰：「如先生言，吾亦私念之，然吾衆非得素拊循者，人人心殊，未可以口舌說也。今吾欲西，脫一失，悍然叫呼不我從，則三十萬衆抗手旅拒，吾事敗矣。」先生將奈何？先生曰：「噫，將軍過計甚矣。天后盜圖柄，陰忍戾，殺人如刈菅芥，母姊兄姪，魚肉殘之，包藏禍心，翦割肺腑，若老元衛，身誅族夷，羣臣凜然，若兵在頸，天子始即位，未有愆于厥身，后思肆其傾頹，劫脅幽之，雖名立相王，實與囚等。天下之人，惟心益，抱憤侵骨，戴目傾耳，思得扶義者輔以興唐，若早之望，雨故敬業等庸人怨謀起事，不旬日兵十餘萬，楚州司馬李崇福率所部應之，山東梁宋士被甲蒙冑，炊麥爲飯，以待敬業，此人心戴唐可見矣。」

矣。況將軍親宗藩，又擁見衆，勢足以圖國，苟因民欲，建大義，誰不附和，將軍盡令於衆曰：「武氏反易天常，勢至尊，支離天枝，斷喪王室，沈毒海內，將與士大夫回旗內向，崇獎李氏，滅殺諸武，以成復辟功，若等尙克一心，其庸有濟，則大勳大賞，當與士大夫共之。如是而衆不從，兵不捷，諸武不誅，神器不正，天子不復御，僕請斷頭穴腹以謝將軍，僕雖至愚，亦安能以不肖之身，試嘗將軍事哉？」孝逸曰：「先生言固善，然敬業不可失，如先生計，姑後圖之。」先生曰：「不然，智者不縱敵以自災，勇者不背時而失利，觀事之會，問不容發，行之有疑，禍如發矢，天后志革命，欲南面而行其意，非一日積也，查及其未作也而先之，有如因敬業事，遂易副牌，製旌袞，刻別唐號，坐移鼎龜，必且盡滅景元子孫而後快，將軍又手從族之不暇，其及圖之乎？且將軍不即返兵，又助之討敬業，是爲賊抗捕，自刺刃其腹也。將軍獨不聞漢漢嬰事乎？昔諸呂擅權，危漢，齊哀王因之率兵向關，以誅祿產爲名，祿產遣灌嬰將而擊齊兵，嬰至榮陽謀曰：「破齊還報，此益呂氏害也。」乃留屯榮陽，與齊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將軍必欲取敬業，得無爲武氏資乎？誠能幸聽僕計，命緩頰士，持尺檄諭敬業等，告以逆順，使受約束，并兵鼓而西，則灌嬰策也。且祿產將南北軍時，高后既崩矣，朱虛東牟與大臣等，猶日夜圖之，如坐燒屋之下。今天后在世，既擅廢立事，又廟其祖而王之，武家羣兒，挾后力日以抗，謀危社稷，勢險祿產且十倍，乃反配而不感，竊爲將軍惑之。孝逸自以天后遇己，不能如淮陰言，獨曰：「先生固云云，豈以孝逸重圖武氏者，使孝逸受命於廟，而逸賊於野，無乃得罪於先帝神靈乎？」淮陰察孝逸終不入其語，因摩勸之曰：「僕以將軍爲忘先帝，遂不念也。若猶念之，固善。往先帝爲天后所勸，戚戚未嘗一日歡，或仰履切歎，曉曉遺憤，至氣逆不能乘馬，其難之由，將軍不念此，而廢命是懼，得罪先帝多矣。何逸賊如之？孝逸竟固謝曰：「先生姑休，吾將思之。」淮陰遂不拂，拂衣去曰：「是女子而贊其頤者，何足語天下計，因咋其舌，至血流襟曰：「我失吾言，以自譴也。既而孝逸以兵殺敬業，武承嗣忌之，卒竄死，而天后革命號周。」

壬寅歲，余與故友潘彪文虎，夜讀唐書李孝逸傳，文虎曰：「孝逸唐王孫，不知有唐何也，豈無以大義告之者乎？」余曰：「是時宗子賢孝逸者，不置之地上，非孝逸不將也，彼方見親遇，雖辯口百說且不用，因設淮陰先生說李孝逸辭之由，叔易曰：「固吾所疑也。庚申十月三日，偶閱舊文，念文虎骨朽久矣，叔易近亦下世，感嘆泣數行下，因書此寫余悲，且以志叔易之知言。」





也。性豈本惡也哉。彼揚雄者。求性之所謂而不得。則強為之說曰。人之性也。善惡混。雄不明言性之果善果不善。而以善惡混。是意之云耳。意之而為不明之論。庶幾後世以我為知性之深也。雄豈真知性哉。且水之源無不清。性之本無不善。謂水之源清濁混。是未嘗窮源者也。謂性之本善惡混。是未嘗知本者也。故曰。雄意之云耳。或曰。子以善為不足以盡性。豈性與善異耶。曰。善性之用也。夫豈有二哉。孟子知性。故不動心。又以性之用教人。故道性善。易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善繼乎道。則非道也。性成乎道。則與道一矣。然則善不足以盡性明矣。且孟子亦豈以善為足以盡性哉。其言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使孟子以善為足以盡性。則一言而足矣。豈復以信與美與大與聖與神為言乎。故曰。孟子道性善。以性之用教人也。

性論下

天下一性也。愚與明。氣之別也。善與惡。習之別也。賢與聖。至之別也。氣質與至。雖異而性則同也。故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非天下一性耶。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說者謂凡人之生。性初相近。已而或為善。或為惡。則相遠矣。嗚呼。是果聖人之意乎。人之性果初相近而後相遠乎。是大不然也。予之說曰。天下一性也。其初豈徒相近而已哉。直同焉耳。孔子以謂人之或為善。或為惡。其性未嘗不相近。其所以相遠者。特善惡之習而已。如是則惡人捨其習而之善。不害為善人。善人忘其習而之惡。未免為惡人也。譬之納水。其出同源。及派而別流。或清焉。或濁焉。雖有清濁之異。然濁者澄之則為清。清者汨之則為濁。豈不以為水者實相近耶。性皆則清濁之流。是性常相近。而習則相遠也。又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何也。曰。上智下愚。性之相近。固自若也。所謂不移。非不可移也。上智知惡之為惡。介然不移而之善。下愚不知善之為善。冥然不移而之惡。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或曰。堯之聖不能化丹朱。子以爲下愚可移。何耶。曰。可移者丹朱之性。不移者丹朱之惡也。愚非性也。氣也。夫人之氣生。氣濁則愚。氣清則明。氣清之純。則為上智。氣濁之純。則為下愚。清濁之氣。兩受而均。則為中人。氣清不純。則智而非上智也。氣濁不純。則愚而非下愚也。愚而非下愚者。或能移之。故曰。雖愚必明。下愚則冥然不移矣。故曰。惟下愚不移。丹朱。氣濁之純者也。雖堯其能使之移哉。故曰。可移者丹朱之性。不移者丹朱之惡也。且以子路。汴之野人。性鄙而好勇力。冠雄雞。佩豚豚。陵暴孔子。惟其愚而非下愚也。故孔子設禮稍誘之。遂備服委質。移而之善。於其死也。結纆而不亂。非所謂雖愚必明者乎。嗚呼。說者不能知性。而妄釋吾夫子性習與不移之論。學者益以惑矣。

詩論

孔子純取周詩。上摭商。下著魯。凡三百十一篇。又總其義而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至若遺章逸句。素以爲絢。偏其反而之類。苟有取焉。必撮拾誦說。不忍棄去。孔子於詩。可謂篤矣。然其爲詩之說。則不過以明大義。初未嘗深求曲取。爲穿鑿遷就之論。故其說曰。吾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於淇澳。見學之可

香溪集卷七

論

性論上

天降衷曰。命。人受之曰。性。性所存曰。心。惟心無外。有外非心。惟性無偽。有偽非性。偽而有外者曰。意。人之私也。性。天之公也。心。主之也。意。迷之也。迷而不復者爲愚。知而不迷者爲知。不迷而止焉者爲仁。仁即心。心即性。性即命。豈有二哉。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能盡其心則意亡矣。意亡則寂然不動者見焉。是之謂性。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靜所以強名。夫寂然不動者也。然而又曰。成而達通天下之故。故必於寂然之中。有不可以動靜名者焉。然後爲性。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亡。勿助長者。蓋求知性之道也。或曰。孟柯知性。以性爲善。善果性耶。後世以柯與荀揚同論。於柯不能無譏。善果非性耶。曰。學者之患。在不求其是。而爲衆說之惑。苟捨衆說而自求其是。則是得而衆說之然否昭昭矣。且夫性不可言。而可言者曰。靜。子姑從其靜者而觀之。將以爲善乎。將以爲惡乎。必曰善可也。然則善雖不足以盡性。而性固可以善名之也。彼荀卿者。從性之偽。而指以爲性。故曰。人之性惡。性豈本惡也哉。且以古人之不善者。無驗於材。桀紂誠惡矣。龍逢比干。言其不善。則諫而怒之。是知不善之可恥者。固自善







之旨。淫僻而不著。小儒陋生。往往投編輟讀。漫不曉為何等語。甚者置經不問。顧取三傳之說。可喜者誦之。是所謂買椟還珠者也。昔者楚人賣珠於鄭。為木蘭之椟。薰以桂椒。綴以玫瑰。緝以翡翠。鄭人買其椟而還其珠。嗚呼。先聖大經。不幸而為楚人之珠者。以三傳浮辭為之椟也。唐盧全善學春秋。東三傳於高。關而抱道經以究終始。故其作春秋摘微。不任傳以尊經。明聖人之旨為多。隱公二年春。公會戎于潛。左氏曰。修惠公之好也。夫引夷狄而會中國。明隱公之罪。豈修好謂哉。全則曰。戎非中夏敵。公輒會之。是無王也。桓公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於讎。公會齊侯於讎。殺梁傅曰。為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可也。夫公不親迎。但會於讎。豈禮也哉。全則曰。齊侯逆女非禮。公又會之。皆失禮也。莊公三十一年六月。齊侯來獻戎捷。公羊曰。齊大國也。曷為親來獻戎捷。威我也。夫有四夷之功。不獻於天子。而獻於魯。所以深誅齊侯。豈惡其威我哉。全則曰。齊為魯主。反獻捷於魯。故謹始末以罪之。又齊齊侯無戴天子之意。凡全之說。若此類者。衆由其知有經而不知有傳。故於聖人之旨。獨有得乎心也。竊嘗取春秋之經。復熟讀玩。然後知聖人之辭甚嚴。而褒貶之義甚密也。隱公七年冬。書曰。戎伐凡伯於楚邱以歸。凡伯。天子使。楚邱。衛地也。天子之使。而戎伐之。以見夷狄陵中國之甚。地以楚邱者。責衛之不能救。稱以歸而不言執。則不與夷狄執天子之使。且責凡伯之不死位而為戎繫囚也。又以責我所經以歸之國。皆安視凡伯而莫之救。天子方伯。亦終莫之能討也。此則聖人之微旨。其嚴且密如此。而左氏乃以謂戎齊朝於周。發幣於公卿。凡伯弗賓。故見伐於楚邱。公羊曰。執之而言伐之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殺梁曰。戎若衛也。戎衛者。為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使學者讀經。而以三傳亂之。則戎伐凡伯於楚邱以歸之義。果安在哉。故夫不任傳以尊經。乃可謂善學春秋者也。

月令論

月令見今戴記。漢賈逵。馬融。蔡邕。魏王粲。皆以為周公作。晉孔晃因曰。周公制十二月賦政之法。作月令。而鄭康成。高誘等。以為秦呂不韋時。集諸儒作。唐孔穎達因曰。不韋十二月紀。正與月令文同。而小異者。纔三數字耳。東晉則又以為夏時之書。劉子珪則又以為秦諸儒。取聖王月令之事記之。牛里仁則又以為雜有虞夏商周之法。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全稱秦典。然竊考之。周三公不稱相。至六國時始稱相。而月令孟春曰。命相布德和令。周有大司馬。無太尉。至秦官始有太尉。而月令孟夏曰。命太尉贊傑俊。周有內宰。無奄尹。而仲冬曰。命奄尹中宮令。周有酒人。無管人。而仲冬曰。命大甸。種稻必齊。周以建子為正。而季秋曰。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周以上春登龜。而孟冬曰。命太史登龜。周五時迎氣。皆前期十日。齊而孟春曰。先立春三日。天子齊。又若孟春言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仲冬言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之類。決非周公語也。則月令不出周公時明甚。然當呂不韋時。秦始皇未并天下。尚稱王。而月令云天子。秦未改周政。而月令以孟冬為歲首。不韋方招致賓客游士。欲以并天下。食客至三千人。家僮至萬人。而月令仲冬云。罷官之無事者。凡此又疑不韋為呂氏時書也。若以始皇既并天下。稱天子。而秦人取不韋書增加之為月令耶。則始皇既并天下。罷侯置守矣。而月令孟夏曰。行賞封諸

侯。始皇置三十六郡矣。而季夏曰。命四監大合百總之秩。芻以養犧牲。始皇以十月朔為正矣。而季冬曰。天子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始皇子弟為匹夫矣。而季冬曰。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始皇更民名曰黔首矣。而孟春曰。行慶施惠。下及兆民。始皇衣服旌節。皆上黑矣。而孟春曰。天子載青旗。衣青衣。凡此則又非始皇為帝時書也。既非周公時書。又非呂不韋書。又非始皇既為帝時書。則月令果何人作耶。予詳求其說。蓋以為呂氏使其客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十二紀。初非出一手也。至漢淮南王安。與蘇飛。李尚。及諸儒大山小山等著書。又取呂氏十二紀。附益為時訓。今見淮南鴻烈解。蓋亦諸儒為之。而非出一手也。夫十二紀。既非出一手。漢人取而附益之。又非出一手。已而禮家抄合於禮記。則月令豈一人之為哉。意不韋賓客著所聞。或取虞夏商周之道典。或據時事以為說。其後漢諸儒又增加之。故月令官名時事。雜用虞夏商周秦漢之制。何以知月令雜用虞夏商周之制也。蓋轎車。有虞氏之路也。而孟春曰。天子乘轎路。周之大司寇。在夏為大理。而孟秋曰。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又凡月令皆本夏時。多與夏小正合。而車旌衣服。皆取於商之制。而有變焉。以此知其雜用虞夏商周之制也。何以知月令雜用漢制也。按前所論。季秋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以為周。則不當謂十月。以為秦。則不當謂諸侯。蓋淮南王安與諸儒著書。在文帝時。漢猶以冬十月為歲首。而又有諸侯。故合諸侯與為來歲受朔日之說。惟稽之漢制。無與不合者。當是漢儒增加不韋季秋紀中語。而漢人傳者。因以鴻烈解為正。併易呂氏季秋本文從時則訓。禮家又取以為月令。故今三書季秋合諸侯與為來歲受朔日。文皆同。以此知其雜用漢制也。何以知漢人取十二月紀增加之也。按周禮秋獻龜。與凡取龜皆用秋時。實夏之秋耳。月令季夏乃曰。命漁師伐蛟取鼈。登龜取龜。蓋作月令者。誤以秋獻龜。據周秋之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故安於季夏言登龜。以其誤妄。知漢人增加之也。又按時則訓。孟春之月。招搖指寅。其位東方。其日甲乙。盛德在木。服八風水。鑿箕箒。火東方御女。青色。衣青衣。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於青陽左个。以出春令。凡此類皆呂氏書所無。則漢人增加亦多矣。豈惟季秋紀哉。鄭康成於鴻鳥來注云。今月令鴻鳥皆為候。孔穎達謂月令出有先後。入禮記者為古。不入禮記者為今。蓋戴聖刪大戴書為四十六篇。謂之戴小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是月令。明堂位。樂記。合四十九。



則下堂見諸侯。君尊為已替。謂東遷致伯國之盛強耶。則膠舟不復。甚於問鼎輕重。謂東遷致外侮之憑陵邪。則四夷交侵。甚於戎伐凡伯。然則東遷何尤。而以爲失計乎。使西周不有宣王。吾知板蕩之後。不待東遷而無周矣。使遷洛而復有宣王。吾知黍離之初。雖移都而周必興矣。且堯平陽。舜蒲阪。禹安邑。商自契至湯八遷。盤庚五遷。唐虞夏商之都。罔有定止。漢世祖宅洛邑。延祚二百。魏孝文亦宅洛邑。太和稱治。使建國必於西周。則前乎周者。不都豐鎬。何能國乎。使東周必不可國。則後乎周者。或都洛邑。何能國乎。使文武都東周。周其有不興乎。使平王都西周。周其將不衰乎。又況周公營洛。以爲天下中。諸侯蕃屏乎四面。故立京師。議者謂平王東居洛邑。其後五崩。更率諸侯以尊王室。故周於三代。最爲長久。然則周遷於東。實資夾輔以永其年。謂致衰可乎。遷都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是都洛可以興。而所由致衰者。果在不德。東遷豈遽爲失計哉。

秦論

秦得兼天下之數。而失所以守天下之道。阻殺函。表終華。擁百二之勝。以臨東諸侯。則秦既有兼天下之勢矣。自孝公以來。急耕織以務富。上首級以勸戰。亦既有兼天下之資矣。於是據關固守。虎視而窺周室。有包舉宇內之心。然常自計諸侯之地。足以五秦土。諸侯之卒。足以十秦兵。是我雖有兼天下之勢。而天下之勢且甚強。我雖有兼天下之資。而天下之資且甚厚。我不以數國之。則天下所謂強且厚者。將一合而謀我。雖掃境內出吾兵。傾國履轉吾粟。猶不足以救敗而自支。尚何天下之兼哉。惟秦人於此。挾所以兼天下之數。因其數而用其資。下動兵以臨六國。常深懼之而不窮其攻。往往拱手以須賂地之入。地入而秦肥。秦肥而六國瘠以亡矣。此非得兼天下之數邪。彼爲從者曰。趙得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者十五年。夫天下擯秦。秦非有畏而兵不出也。計秦之慮。以爲六國約從急之。則勢愈合。交愈結。緩之則曠日而隙生。必自相圖。可無下兵而從自解。吾且使辨士欺六國而敗其與。則我可以得志。此秦所以坐關中之甲。十五年不東出也。已而犀首之說用。則齊魏趙韓蘇秦恐而去趙。則從約皆解矣。秦之口數如此。天下蓋不足兼而有也。嗟夫。權術計數。兵家有之。縱橫家有之。申商有之。八世所不聞。聖賢所不道。今秦以數取天下。既甚陋。又欲以數守之。收天下鋒鏑。鑄之咸陽。以虞下叛。而不知舊白挺者。足以爲戎首。焚滅詩書。撥棄古文。以愚其民。而不知潛儒冠者。足以建大號。能侯置守。郡縣六服。以銷尾大之禍。而不知乘時遽起者。皆窮巷通亡之匹夫。堅長城以遮胡寇。而不知出七首槌扇車者。近起於肘腋。禁偶語以防民言。而不知道勞觀東遊者。謂可取而代。此其所以取天下。僅再傳而亟失之也。嗟夫。得兼天下之數。固已與三代之興異矣。而又欲以數守之。秦之歷年四十。爲幸已甚。實生謂使子嬰以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是見秦阻之可負。不見任數之速亡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苟卿曰。湯武非取天下也。修道行義。與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而天下歸之。然則三代固嘗得天下以仁矣。未聞取天下以數也。誼之言曰。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取與守不同術也。是以秦取之爲不非也。班氏過其說。宜哉。

香溪集卷八

論

周論

周有天下。傳三十七王。歷年八百六十有七。視夏商最爲長久。而卒所以失天下者。無令王以復興周道。故陵遲而遂亡也。或者過周東遷。謂爲失計。是知周自東遷而衰。不知東遷非所以致衰也。周居豐鎬。謂洛邑爲東都。蓋自武王之遷九鼎。固以洛邑爲地中。有意乎經營矣。周公相成王。成武王之志。卜洛建邑。凡郊丘社壇。宗廟市里。無一不備。是豈無意乎遷哉。藉令當時無意乎遷。豈無意乎後世子孫計哉。使成王周公無意乎遷。又不爲後世子孫計。何利而爲此紛紛也。以書考之。周公告王。使居新邑爲治。王因遂東。故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雖不留都。亦既有事於烝祭矣。則東遷何尤。而以爲失計哉。謂洛邑形勢。不如西周之據函嶺。界褒隴耶。則以德致人。賢於負固。而西阻九河。東門于旋。崤險要阨。猶足守也。謂洛邑土地。不如西周之爲九州上腴。天地奧區耶。則隄防之所和。異於偏方。而沂洛背河。左伊右瀍。交灌沃衍。猶足富也。謂東遷不足以朝萬國耶。則赤帝金鳥。宜王固嘗會諸侯矣。謂東遷不足以撫四夷耶。則堅車齊馬。宜王固嘗攘夷狄矣。謂東遷致王室之陵夷耶。則日蹙國百里。周道爲已衰。謂東遷致王威之微弱耶。



六國論

六國仰圖而攻秦。秦常延敵無所憚。秦兵一窺六國之境。則六國狼顧而不能支。何哉。六國異心。而秦有一定之計。故秦能使齊楚韓魏燕趙自相攻鬪。而坐制其敵也。當是時。天下稱強國者。非秦而楚。非楚而齊。韓魏雖天下樞。然韓地不過九百里。魏地不至千里。至小弱也。迫於敵。則勢不能無附。故秦攻其西。則南附楚。東附齊。楚攻其南。齊攻其東。則西附秦。秦之謀。蓋韓魏不遺餘力矣。齊楚之攻之。固秦所恃。而求者也。齊楚不知深合韓魏。以結從親之要。常攻而驅之入秦。以自敵。是以秦常開齊楚之攻韓魏也。因得收韓魏以固其與韓魏之與。則秦亦得挾以攻齊楚。而無議其後者焉。非徒齊楚也。燕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者。恃韓魏之蔽。得無受兵於秦也。無韓魏之蔽。則秦人輕卒銳兵。長驅千里。渡河踰漳。據番吾。戰於邯鄲之下。而趙危。踰中九原。過代上谷。戰於易水之上。而燕危。燕趙不知深合韓魏。以結從親之要。常折而與秦。秦因得弱韓魏而攻之。韓魏見攻。南不援於楚。東不援於齊。北不援於燕趙。則勢不得不西面而入秦。計韓魏之心。亦且扼腕切齒於齊楚燕趙。思借秦以讎之。不恥質子割地以事秦。而韓魏亦且自亡其將。以相侵。是秦常關六國而坐制其敵也。秦所以得關六國而坐制其敵者。患在六國異心。而秦有一定之計。夫惟六國異心。故朝聞從人之說。而合為從。暮聞衡人之說。而散為衡。從散則衡。衡成則難。難則不相為救。而反相圖。疑則難相為救。而不相安。秦將商君。得詐襲魏公子印而破之。齊趙因亦數破魏兵。是不相為救。而反相圖也。韓公仲曰。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是雖相為救。而不相安也。此秦所以得聞其異心而攻鬪之也。若秦之為計。則一於連衡。凡其大臣父兄。朝謀而夕議。與諸侯客子。憑軾結駟。西入關而納說者。皆所以敗從而成衡。此秦有一定之計也。以一定之計。且有衡人成之。以關六異心之國。將不制其敵。而兼天下乎。向使六國約從。計亦一定而不易。歲并力以患秦。則秦人無與為衡。而兵惟無出。出必特角攻之。秦亦必自憂。匹馬隻輪之不返也。是六國反得以暨秦于兩谷。而制其敵也。秦安得而攻鬪之。當魏武侯之卒。韓趙伐魏。魏師謀曰。取魏地而兩分之。魏分為兩。不強於宋衛。則我終無魏患。是徒妬魏之不毀。而忘毀魏之去。秦疾遠已憂也。嗚呼。時亦幸其計不和耳。使遂分魏。則韓孤而秦患迫。其將覆亡之不暇。魏分而韓亡。則秦兵之出無限。雖燕趙齊楚。亦相隨為秦擒矣。向安能及始皇之世而後亡哉。

楚漢論

漢高祖與項籍俱起叛亡。逐秦鹿。蚌鶴相持者八年。高祖之命。懸藉手數矣。而籍卒以收滅。何哉。籍專為暴。高祖專為德也。高祖之入咸陽也。秋毫無犯。籍至乃火而屠之。予以為楚漢興亡。此已分矣。籍特挾用匹夫小勇。劫人以假息。故後死耳。夫以高祖權略智數。控英豪而驅御之。蓋真王霸才。雞羽百輩不敵也。方韓信為治粟都尉。蕭何數言其奇。高祖故不用。欲以忿信使亡。既亡而追得之。信且以為死矣。反還拜大將。使信以任過過望。必效死力。卒用信以滅楚。然而信遂謂漢遇我厚。是在其術中而不知也。鄧食其為漢謀。楚權立六國。高祖非不知六國後不可立也。而以問張良。蓋特欲觀良心耳。高祖固知良之

可用。然以良始惟為韓報仇。又嘗使項梁立韓諸公子。橫陽君成。為王。益樹黨。已而為韓司徒。又嘗自褒中去漢歸韓。恐良終為韓。不專為漢。故因食其謀。以善良心。初非不知六國後不可立也。問曰。於子房何如其符良心可見也。然而良方力陳八難。是在其術中而不知也。蕭何於漢臣。才最高。膺重任。守關中。既獨立萬世大功。高祖懼其脫自驕。以取禍。故遣卒為衛。繁之廷尉。痛抑折之。使自卑。良以保令終。非誠疑何也。借誠疑之。則已。雖韓彭誅矣。然而何至自汙以求免。是在其術中而不知也。三子皆人豪。役於高祖術中而皆不知。此漢所以取天下也。若籍則無能有是。得范增不能用。得陳平不能用。得韓信不能用。皆使之怨憤棄去。徒以匹夫小勇。欲決雄雌於挑戰。至力暨勢窮。猶將馳殺一二漢將。以見技能。此楚所以失天下也。然則籍之亡也。又胡望乎天哉。

唐論

唐有天下。不以傳丹朱而授之舜。舜有天下。不以傳商均而授之禹。夫豈不愛其子哉。以為子不肯而授以位。則天下蒙其害。故不敢用一己之私意。易天下之公心。夫以聖人不私其子也。猶外求賢人而授之。況有賢子不能立。而曰必立所愛。亦已惑矣。此唐太宗之所以不明也。方承乾得罪。太宗欲立晉王。限以非次。回惑不決。至取佩刀自向。以要其臣。使必已從。繼又欲立吳王。格謂長孫無忌曰。公勸我立晉王。限以奴儲。不能守社稷。吳王英果。願我欲立之何如。雉奴。即晉王也。嗟夫。格誠英果耶。則不當以無罪棄晉王。誠儲不可守社稷也。則不當越次而立。今太宗以一旦之愛。必立晉王。豈公心乎。且格。雉奴等。已子耳。猶以私愛。乘英果而立。柔儲。借使諸王皆朱均也。其肯捨己子而外求賢人授之位乎。此其去聖人遠矣。然觀太宗立論。譏評晉武。以為知子者賢父。知臣者明君。子不肯則家亡。臣不忠則國亂。亂不可安也。家亡不可存也。又曰。乘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畏小忍而忘大孝。聖賢之道。豈若斯乎。其誣詞前古如此。而昧於己子。卒使庸昏嗣有大位。劫於牝晨。幾至覆邦。豈所謂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耶。身屬親執。取天下於百嗣之餘。一舉而委之孱子。豈不自念其國亂不可安之論耶。彼以佩刀自向。蓋小夫賤婦之為。而謂太宗為之邪。勤勤託孤於李勣。而卒所以立武。亂唐者。勣也。豈不惟不明於知子。而又不明於知臣耶。且以永業業齊人。以府兵強本幹。以租調立常經之法。凡太宗之規。為計慮。欲以維持後世者。皆儲萬年不易之良。以至儲貳之重。乃獨失授如此。豈智以愛昏。所為悖。而不自知耶。堯之時。二八未登。四凶未去。五品不進。民庶艱食。皆未嘗以為言也。惟急於授位得人。今太宗於儲貳失授。而徒汲汲於維持後世之法。是猶補架巨室。塗茨丹雘。高墉大鏹。無所不至。已而付于敗家之子。其能傳之久耶。然則唐中遭革命。宗枝剝喪。隨處日出。生人毒痛者。皆太宗立儲子之禍也。人君可不戒哉。

五代論

五代之亂極矣。凡八姓十有二君。歷四十餘年。干戈戰伐。殆無寧歲。其間悖逆禍敗。自古未有若是其烈。而興滅起廢。亦未有若是其亟者也。周世宗以英偉之資。為聖人驅除。固無得而讓者。其餘則皆可以為覆轍之戒。蓋梁由強藩以取唐。故梁臣多跋扈。末帝尚姑息。將帥相殘賊。而梁以亡矣。唐莊宗之取梁。與



明帝之取汴，皆石敬瑭力也。其勢不得不忌，忌則石氏兵起，而唐以亡矣。晉之取唐，資契丹為援，唐固貪憐而無厭，則必有所不忍，德光入寇，而晉以亡矣。郭威之於漢，猶石氏之於唐也。則隱帝亦不得不忌，忌則郭兵渡河，而漢以亡矣。大抵五代之所以取天下者，皆以兵，兵權所在，則隨以興，兵權所去，則隨以亡。而其所以起廢之亟者，無忠臣義士以維持之也。方晉之未滅梁也，晉大臣多不欲莊宗即位，而梁臣蘇循乃先以臣禮謁見，蹈舞為呼萬歲，及晉兵入汴，詔殺梁羣臣，李振喜曰：有詔洗滌，將朝新君，嗚呼！有臣如此，梁安得不亡乎？馮道相莊宗，又相明帝，又相愍帝，及潞王反，則迎潞王，及晉滅唐，則又事晉，契丹滅晉，則又事契丹，漢高祖立，則又事漢，及周滅漢，則又事周，方且著書自陳，更事四姓，與契丹所得陪動官爵以為榮，嗚呼！有臣如此，唐與晉漢安得不亡乎？蓋自朱溫圖受唐禪，士以朋黨見殺者，雖未必盡賢要之不與梁而與唐，亦忠節也。方昭宗時，天下賢士大夫，或殺或去，留班列者無幾矣，而裴樞、陸扆輩與它縉紳坐貶死，凡數百人，朝廷為空，則觀顏於梁，於唐，於晉，漢，周者，皆傾巧亂人，謀身賣國，如振、循、道者也。嗚呼！一旦朋黨之禍，使四十餘年，遂無一忠臣義士出於縉紳，至於天下大壞極亂，元元塗地，而莫之救，是朱溫以朋黨賊唐當時之士，豈惟殺數百人哉？實舉天下生民，納之塗炭，糜爛於數十年間也。彼其洞智流腸，豈足以償白馬之禍哉。

### 香溪集卷九

#### 論

##### 孔子聞韶論

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竊嘗疑之，深惟夫子資上聖，於多能為天得，音知樂，殆其餘事，又嘗求之傳記，魯昭公之二十五年，夫子蓋年三十五矣。頃之魯亂，遂適齊，則年幾四十矣。始而夫子適周，且未冠，已訪樂於襄弘，宜不待至齊而韶始聞也。何詳味傾嘆，若初未聞者乎？予知之矣。春秋之亂，子有秋父，臣有秋君，而不知勤華之揖遜，雖韶音尚存，未有明其義者也。夫子以將聖之道，為天下宗，邦君柄臣，率分庭禮之，其有一物之不辨，則走使而問焉，以取正，是所以尊信吾夫子為甚。至今夫子既逝之美，至忘味，彼將曰：孔子，聖人也，而美韶音如此，韶果何謂哉？則又將即韶音以求其義，庶幾知有虞紹禪之美，而恥篋奪之亂焉，是亦諷而誡之義也。當春秋之時，齊襄公立十二年，而公孫無知弑之，無知自立，而雍廡弑之，小白之薨也。五公子爭立，無虧立而齊人殺之，昭公之薨也。子舍立而商人弑之，商人代立，而閔職又弑之，商人之子立，而齊人又廢之，莊公立六年，而崔武子弑之，已而孔子適齊聞韶，則景公問政之時也。方陳常桓齊政，變逆有萌，聖人微見其漸，故對以君君臣臣，是孔子感齊

之亂，意可知也。齊於春秋為亂特甚，故美韶音必於齊，旨其微矣乎。後之好異嗜奇者，昧吾夫子所謂而徒附益其說曰：孔子至齊郭門外，遇嬰兒之挈壺者，其視精，其行端，孔子謂御曰：驅之，韶樂方作，至齊聞韶，不知肉味，是豈有識之言哉。

##### 夷齊諫武王論

或曰：武王伐商，伯夷叔齊諫之而不用，商亂已平，天下宗周，夷齊恥之遂去，隱乎首陽之山，且曰：義不食周粟，而終以餓死，有諸否乎？曰：有之。曰：然則孔子以夷齊為賢，武王其非耶？曰：夷齊固賢矣，而武王不非也。夫以紂之不道，不可不伐者也，惟武王能將天命，取而伐之，易昏以明，使四海赤子得脫虎口，而乳慈母，君子稱之曰：順乎天而應乎人。又曰：武王盡美矣，此胡可非耶？推夷齊之心，以為臣伐君，蓋甚逆之道，使君非紂，不當伐也，臣非武王，不可伐也。後世有亂賊之臣，必將曰：武王，聖人也，而伐紂，當年無一人非之者，是則臣伐君，乃聖人之教，其餘篡奪竊取，將多有之，故於武王杖鉞指商之初，叩馬陳諫，以明君臣之分，既不從，則又恥而去之，雖餓死不悔，期於殺身，以愈後世之亂，使後世之人，皆曰：武王之伐商，當也，而夷齊猶非之，是則伐君者，乃臣子之深罪，雖有篡奪竊取之志，將遂巡而不敢發，夷齊之心，蓋如是，初不以武王為非也，不然，諫而不入，胡不死之，以示爭切之心，以開武王之惑，以見紂之決不可伐，乃於有商既亡之後，空自餓死，何益耶？且學者之所取信，不惟孔孟耶？孔子嘗言夷齊之無怨矣，使其差諫君之不用，至於不食而死，且不為怨乎？孟子曰：伯夷居北海，以待天下之清，其所以避紂而待天下之清，豈無望乎？易紂以清者，予是以知夷齊之心，初不以武王為非也，而諫之，是欲以愈後世之亂也。武王之於紂，不得不伐，夷齊之於武王，不得不諫，非武王無以散亂於一時，非夷齊無以救亂於萬世，予故曰：夷齊賢，而武王不非也。或曰：議者以伯夷之諫，無有也，其所不與伐商者，蓋二老春秋已高，自海濱趨文王之都，遠計數千里，自文王之興，至武王之世，歲亦不下十數，意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又意其死於道路，又意其至文王之都，不及武王之世而死，此有諸乎？曰：無之，此非折中之言，無稽之論也。夫伯夷之與太公，俱稱大老，年相若也，伯夷處北海，而太公處東海，地相似也，若曰：伯夷之志不遂，此固無所證信，若曰：死於道路，則太公疑亦不能至文王之都，若曰：歲久而死，則太公疑亦不及武王之世，此實無稽之論，非折中之言也。論語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春秋左氏傳曰：武王伐商，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噫！使二書不出於孔氏之門人，其可也，若其書果足傳，則或人之言，吾不敢聽。

##### 叔孫通知當世要務論

當草昧多艱之初，而為誕闊難行之事，譬欲飲渴而酌河漢，豈人情哉？將以救世定亂，則莫若當務為急，知所當務，則功立效矣。漢高祖初定天下，叔孫通知正君臣之儀，以尊高祖，諸生稱之曰：知當世要務，謂通明所以定亂之道也。君臣之禮，莫大於名分不嚴，名分不嚴，則君不自知其尊，臣不自安其卑，君不自知其尊，則不知所以取臣，臣不自安其卑，則不知所以奉君，於是君臣失位，慢悖僭僭之患，至於逆叛篡竊者有矣。故曰：名分定勢，治之道，名分不定勢，亂之道。今夫羸秦失鹿，天下逐之，人有自王之心，故



陳勝以戊卒王楚。楚遣武臣略趙。則武臣王趙。趙遣韓廣、侯燕。則韓廣王燕。已而王魏、王齊、王西楚。號稱滅秦而王者。不可勝數。率皆自謂特起稱孤。無復北面事人。雖使舜禹在上。不以名分制之。且不能保其必臣。顧區區劉季。特以馬上得之。苟非以禮法為治。彼肯低首下心。曲拳而遂服哉。又況漢之將臣。多出於刑餘盜劫。刀市僧之徒。非有至智大識。通知天命者。一有不快。則掉弄逆旗。等兒戲耳。高祖其能盡誅之乎。於斯時也。求所謂定亂之道。則未有先於名分者。君臣之儀。所以正名分也。而通乃能為高祖制之。是以明其知要務也。長樂之會。警衛肅飾。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前日擊柱醉呼之人。鉗頰縮氣。無敢譁者。使高帝一旦知為皇帝之貴。此則知所當務而功立效也。其後諸侯雖有反者。然名分既定。天下之人。獨知有天子。而不知有諸侯。故皆偏方獨叛。無有應助。而相繼受戮。向使通不正君臣之儀。則韓信不入質。彭越不受囚。天下之人。亦將乍臣乍叛。為信為越。而高祖不得獨尊矣。通之有功於漢。豈汗馬比哉。雖然。諸生謂通知要務。則是也。謂之聖人。則大不可。通挾儀秦捭闔之風。且不得為純儒。其去聖人亦萬萬遠矣。是可無辨而明也。

魏鄭公願為良臣論

人臣有殺身之義。而殺身者。每出於不得已。君為不道。醜行日積。不知自悔。臣必輸忠而指言之。言之不從。則必號泣而苦言之。於是而忤君心。遂獲怒。赴湯冒刃。乃有至於殺身。是君之惡。至此而極。而臣之義。亦至此而窮。且凶也。豈臣心之所欲哉。唐魏鄭公謂太宗曰。願陛下傳臣為良臣。無俾臣為忠臣。蓋殺身而為忠臣者。出於不得已。非其心之所欲也。自古無道之世。臣主之名。有兩敗。無兩立。君行惡矣。臣不立也。臣主之名。兩敗。君子固深恥之。君名惡而臣獨善。君子亦樂哉。而或至於為忠者。不得已也。故曰。無俾臣為忠臣也。或曰。鄭公之願為良臣。將愛身而難於為忠耶。曰。不然也。鄭公之於忠。非不能為。不願為也。其言雖曰。願為良臣。然正欲以示其將必為忠臣之心。太宗有道。則公為良臣。是俾公為良臣也。太宗無道。則公為忠臣。是俾公為忠臣也。鄭公若曰。願陛下為有道。毋為無道。無道。則臣將必為忠臣。蓋欲繼其君。使不得為無道云耳。且以忠良異稱。要皆美號。鄭公亦何擇焉。其所以言此。非為身謀。正為太宗謀耳。公為良臣。則太宗為有道。公為忠臣。則太宗為無道。君以無道見醜於天下後世。而臣獨以忠節有聞。孰若身荷美名。君都顯號。而臣主之善兩立。此公所以為太宗謀。而願為良臣也。不然。與龍逢比干。遊於地下。鄭公寧有貶哉。幸太宗能用公計。以致貞觀之治。是以卒擅良臣之美也。雖然。公之言。可以為賢者道。彼有庸回之臣。苟於固位。坐視君之愚昏。而無所正教。不知良臣初未嘗不為忠焉。乃曰。魏鄭公不願為忠臣。君雖無道。吾願為良臣而已。脂韋寒默。卒有臣主兩敗之禍。此豈鄭公之謂哉。

房杜不言功論

君子有心於濟世。無心於立功。功非君子之所當論也。時方輔英主。平亂亂。則所以經濟大業者。不得不用力焉。然其初心。豈以邀功為哉。痛生人之荼毒。為之拯救而已。唐太宗取天下。房元齡杜如晦力為多。

然二人終不言功。為其有心於濟世。而無心於立功也。竊嘗言之。隋季不競。魚爛土潰。小豎巨姦。揭竿蓬起。四海之內。鞠為盜區。元元無聊。有肝腦塗地之禍。太宗於是奮布衣。提三尺劍。剪除羣孽。為萬人請命。於上帝。不踰十年。遂定天下。稽其梟威。雅。越老生。俘果。密。崩。充。東取河洛。西舉汧隴。南威蠻荆。北走獯鬻。崇功偉烈。赫奕盛大。疑非手足所能圖者。蓋房杜實佐成之也。太宗自為煬煬公時。即收元齡。自為秦王。即用如晦。二人之佐太宗。固有年矣。奇謀秘畫。陳之多矣。繩遠正諫。亦已數矣。是其有功於唐。殆不可以算計。由常人觀之。則必歷自辨數。以希高爵大封。垂榮後裔。而不疑矣。然而二人。方且撝謙。貶抑。痛自退避。曾無一言及之。豈無謂哉。其意必曰。吾君之定禍亂。天下之所歸也。實為吾君之德也。吾君不作。我何為哉。是雖有功。歸之吾君可也。又必曰。吾君之定禍亂。衆材之所資也。實為諸將之力也。不有諸將。我何為哉。是雖有功。歸之諸將可也。又必曰。成功之下。不可居也。古所患也。自伐以取禍。功於我何有哉。是雖有功。持之若無可也。歸之於君。則功不可言也。歸之諸將。則功不可言也。持之若無。則功不可言也。二人有功而不言。意其有得於三者之說也。雖然。是亦無心於立功者之所為也。使二人者。攘袂用力。區區以功名為務。亦何能不自言耶。抑嘗聞之。薛萬均。盧祖尚。李君羨輩。太宗時俱有功受封爵。然而萬均坐清宮不謹。下獄。慎死。祖尚辭交州都督。斬之朝堂。君羨以謠讒見忌。上詔誅之。是皆非辜小咎。不獲保全。則太宗之於功臣。初未嘗加恤也。尉遲恭。裴侍宴。論功爭班。乃至不懌。而深譴之。且有韓彭夷貳。非漢祖之伍之語。當時大臣。類多畏禍。李靖。閻門稱疾。長孫無忌。求解僕射。懼有功而終見疑也。然元齡如晦之不言功。其亦覆車之戒耶。嗚呼。拔劍譴言。攘袂指畫。競占豐邑。爭據上位者。無時無之。君子欲明退避之義。其於房杜。豈亦少懷仰哉。

魏徵勸太宗行仁義論

人必有是志也。然後勉之而益進。激之而益勵。苟惟不役心於是事。而以是事勸之。則雖予賜。聞說。挽手前。儀秦捭闔。劫乎後。吾知其行事不能以寸。是故戰國之君。味夫人道。世休于剝。歛積實攻。闔侵取之說。凡其君臣。早朝晏罷。諛謀而建白者。必功利是圖。謂拓土為能。謂聚財為至。計誅求無藝。使民剔肌。出髓而未已。玩兵嗜殺。使民絕脛。洞胸而不悔。彼其大欲在闔。積虛在富強。故雖以孟軻游談仁義。於齊梁。鄒魯宋薛之間。往往柄鑿不偶。蔑有一君行其言者。非軻言不足用。蓋時君無役志乎仁義者也。故夫入主必有是志。然後勸之以是事。則深聽而果行。昔太宗致貞觀之治。天下晏然。外薄嶺海。戶闔不閉。蠻夷君長。咸襲衣冠。帶刀宿衛。於是帝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既効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古今議者。因遂以謂太宗行仁義。率由魏徵勸之。嗟夫。徵排德彝。而勉其君以施化。信有助矣。然而非太宗有志乎仁義。則德彝言入而莫回。徵徒百說。未免為虛語也。徵雖賢。孰與孟軻。太宗雖明。而貪功勸兵。猶未賢遠於齊梁之君。使其素心不在仁義。則孟軻復生。言猶不聽。況徵其能勸之。首行乎。觀太宗在貞觀時。嘗謂侍臣曰。今欲專以仁義誠信為治。庶革近代之澆薄。又曰。為國之道。必撫以仁義。公等宜共行之。惟夫素心在仁義。然後知仁義之可以為國。而責治於臣下者。亦必在於仁義。故又嘗謂仁義之道。當存之心。使常相



繼。斯須懈怠。去之已遠。譬猶飲食。常令充飽。乃可全生。此其於仁義。固克念而不敢忘。則於微之說。非偶然聽之。所以能有效也。或謂文皇。受利手足。安忍無親。此其於仁義。背而馳者也。何克念之有乎。曰。是誠太宗之愷德也。然仁義何常之有。背之則為小人。蹈之則為君子。使太宗自艾自克。處仁遷義。則一洗心易慮。猶可與也。況能力行乎。孟軻言五霸假之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春秋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然太宗既久假矣。胡可疾其始。遂終疾之耶。

聖人百世之師論

聖人備道全美。人倫之至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世之法。一是矣。是百世之師也。若孔子是也。至若伯夷。柳下惠。以為百世之師。則可以為聖人。則學者疑之。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此聖人所以為百世之師也。或問孔子。知其道之不用也。則較而為乎之。揚雄答曰。之後世君子。又曰。關百世而不愆。蔽天地而不恥。能言之類。莫能加也。子貢稱夫子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遠。是聖人為百世之師。若孔子可以當之也。至若伯夷。得聖人之清而已。柳下惠。得聖人之和而已。豈能盡聖人之道乎。孔子曰。伯夷。古之賢人也。又曰。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孔子於夷惠。特稱賢而已。以為聖人。學者疑之。先儒嘗謂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萬章公孫丑之徒。相與記軻言焉耳。信如是。則以夷惠聖之清聖之和。真軻言也。直以為聖人。記軻言者之過也。然而聞伯夷之風者。謂夫廉。儒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謂夫寬。薄夫敦。是二子奮乎百世之上。使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豈非百世之師乎。蓋伯夷雖清。而聞文王作興。則曰。盍歸乎來。柳下惠雖和。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是雖未至於無可無不可。要亦非滯於一隅者。此所以未可謂之聖人。而可以為百世之師也。

香溪集卷十

書總論

堯典論

夫子序書。辭嚴旨奧。不越數言。而終篇大義。粲然可明。若序堯典。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禪于虞舜。則堯之廣大同天。始能格于上下。協和萬邦。終能求賢于側陋。授以天下。盛德大業。已備見矣。後世邪說橫議。誣誕大聖。謂堯幽囚。謂舜臣堯。怪妄百出。特考是數言。而唐虞禪紹之美。昭若白日。紛紛詭論。不攻自破。蓋功成者去。天道固然。堯將遜位。不以授丹朱。而授舜。是謂天下為公之道。故曰。將遜于位。禪于虞舜。聖言折衷。堯舜之道益明。於是又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對宰我之問。亦云。陶唐其仁如天。孟子推其說。則曰。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蓋堯以天下授丹朱。則丹朱利而天下病。以天下授舜。則天下利而丹朱病。堯曰。吾終不以天下之病利一人。卒授舜以天下。方其念丹朱與天下利病孰輕孰重。苟懷一毫有我之心。則視利天下。不足以病其子。視利其子。雖病天下。不計也。惟堯無我。視天下猶吾子也。視利天下。猶利吾子也。如是。則吾子與天下何擇焉。所利者衆則為之耳。且授舜之利。公利也。授丹朱之利。私利也。不以私利易公利。此天心也。此其所以能視天下猶吾子。而則天之。大為天下得舜。而如天。



之仁也。同天如此。故聽無不聞。明無不見。文無不披。思無不通。而其神能光宅天下也。夫以堯舜聖德。光明盛大。胡可以管窺蠶測。妄議涯陲。而世儒謂堯行天道以治人。舜行人道以奉天。是不惟不知堯舜。抑亦不知道。又不知天人也。易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推本而言之也。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者一道也。在天則謂之天道。在地則謂之地道。在人則謂之人道。揚雄曰。善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人事者以天地。故合天地人而言之。其致一也。古之王者。必承天意以從事。是天理即人事也。王者欲有所為。必求端於天。是人事即天理也。又況聖人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聖人所行。動無非天。謂堯行天道。豈與人事異耶。謂舜行人道。豈與天道異耶。苟謂堯命義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謂行天道耶。則欽授人時。而天與人一矣。苟謂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為行天道耶。則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而天與人一矣。苟謂舜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資于四門。四門穆穆。為行人道耶。則烈風雷雨弗迷。而天與人一矣。苟謂舜咨十有二人。各欽其職。為行人道耶。則惟時亮天工。而天與人一矣。嗟夫。世儒之論。是不知堯舜者也。是不知天者。是不知天人也。

湯誓仲虺之誥論

湯之伐桀。為天下除虐也。而商人乃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對正夏。此豈於人心有不順哉。蓋商人以穡事為念。商人之心也。成湯以正夏為念。天下之公也。商人知安湯之仁。而不知天下苦桀之虐。爾克終禱。有食以飽吾商人足矣。天下苦桀虐。我其如彼何。夏罪雖至極。彼其如何。嗟夫。知有商人。而不知有天下。是商人之心也。惟湯則以為普天之下。舉歸吾仁。率土之衆。誰非商民。博施濟衆。豈非吾心。弔民罰罪。豈非吾事。苟急吾穡。徒飽吾有衆而已。彼天下之權桀殘虐割剝者。甚溺于塗。甚踏于墟。呼天無告。急於倒掛。吾其坐視而不救歟。則吾心有外矣。吾為不仁矣。吾其以天下為非我矣。吾其上負皇天之眷求。下負萬國來蘇之望矣。必往之誓。胡可前卻而不果哉。嗟夫。以天下為商人。而不以商人外天下。是天下之公心也。然而湯能以天下之公心。伐天下之同害。上承天意。下恤民艱。宜無不憚。而猶有慚德。何哉。蓋以臣伐君。以諸侯為天子。以一國有天下。天下之至難也。聖人行之。聖人之不幸也。聖人之不得已也。成湯于所遇之不幸。而處勢之不得已。故果於必往。行天下之至難。冒天下之至疑。故猶有慚德。其必往也。以救萬方之禍。其有慚德也。以憂萬世之亂。救萬方之禍者。仁也。憂萬世之亂者。仁之至也。此成湯所以為聖人也。仲虺以湯之懷慚。雖出於仁厚。而恐或至於動心。以害大有為之志。故陳義作誥。以釋湯意。首言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繼言夏王有罪。帝用不威。是天意釋桀而眷湯。湯可以仰無愧於天矣。又言商家邦於有夏。若秀稂之。必見剪除。商人危懼。同心忠桀。又言湯之寬仁。彰信天下。攸徂之民。相慶僉至。是人心去桀而歸湯。湯可以俯無作於人矣。仰無愧。俯無作。何為猶有慚德也哉。且以常人言之。凡所謂貴有天下者。為得便私適己。肆志極情。選聲以娛聽。選色以從欲。積財儲貨。以厚自封殖。橫心所念。無不自如。然後為快也。成湯乃獨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則何利於有天下也哉。亦與天下所同利而已。與天下所同利。非利己也。又何慚德之有哉。然而仲虺之忠。篤於愛君。惟恐成湯

自大。或有侈心驕志。故雖釋湯之懷慚。而猶告以昭德建中。制事制心之道。又告以自滿自用。慎終惟始之戒也。成湯之心。不忘戒慎。惟恐有侈心驕志。忽不自知。故雖無庸懷慚。而猶告萬方。以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墮于深淵。又告以朕躬有罪。不敢自赦。無以萬方也。凡湯之能有萬邦。實用此道。故荀卿曰。湯武非取天下也。脩其道。行其義。與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而天下歸之。豈不信哉。

伊訓論

為人君者。必鑒前古。然後可以知興替。必法先王。然後可以繼統業。伊尹訓太甲。稱有夏先后。禹啓少康。德足以格天地。寧鬼神。微及於鳥獸魚鱉。咸遂其生。逮桀弗率。天降禍災。假手于湯。討而伐之。是欲太甲鑒前古。而知興替之由也。又稱成湯布昭不殺之聖武。以寬政代桀虐。用得衆心。而非民允懷。又稱湯自始修人事之紀。以至於有萬邦。本乎無我。以從諫諍。法古以若先民。為君明。為臣忠。其恕也。與人不求備。其仁也。檢身若不及。所以能膺天命。有天下。其難如此。是欲太甲法先王。以繼統業之重也。鑒前古以知興替。法先王以繼統業。為君之要舉矣。至若戒以嗣德。在初。欲其慎始。戒以立愛。為親。立敬。為長。欲其務本。言湯之求哲人。俾輔後嗣。則告以舊人可與圖政。言湯之制官刑。有三風十愆。則告以一過可以亡國。言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則告以天之禍福無心。惟人自召。言德問小。萬邦惟慶。不德問大。陰厥宗。則告以小善足以福天下。小惡足以覆宗廟。凡其格言善訓。丁寤切至如此。可謂忠亮篤誠。以道事君者也。此所以警於桐宮。而太甲不之疑。天下不之議。百世之下。言忠臣者。必推之也。

太甲三篇論

太甲既立。不惠於阿衡。伊尹時為受遺大臣。懼其失道。以危基業。乃作書以示訓戒。太甲上篇是也。王能自艾。克終允德。伊尹又作書。太甲中篇是也。伊尹精忠篤誠。喜君悔過。丁寧申誥。冀其大善。故又作書。太甲下篇是也。歷考三篇旨義。大要以終始欽慎為戒。夫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況太甲不克于厥初。悔過而反善。得不以終始為戒乎。人若不欽厥德。乃墜厥命。不慎厥德。雖悔可追。況太甲嘗以欲敗度。縱敗禮。得不以欽慎為戒乎。是故其言有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有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此蓋戒以君臣皆當由忠信而有終也。傳曰。忠信為周。則自周有終者。由忠信而有終也。忠。蓋言吾無息者也。信。蓋言吾實然者也。實然而無息。豈不有終乎。使不忠信。則無物矣。焉能有終乎。大學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言忠信則得道。不忠信則失道。苟得之而又失之。非有終也。在易。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孔子明之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又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以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夫惟君子忠信。以進德。故能始而知至至之。卒而知終終之。非自周有終乎。是道也。居上在下。莫不由之。故有夏先后君臣。皆有克終之美。太甲所宜勉也。伊尹又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蓋戒以當慎儉德。以為永圖而克終也。記曰。君子恭儉以求役仁。又曰。儉近仁。以儉為求役仁。以儉為近仁。則所謂儉者。非特儉以足用之謂。苟能守約。而心不恣縱。是儉德也。是故儉於聽。可以養虛。儉於視。可以養神。儉於言。可以養氣。凡儉而守約。皆可以



為久而無窮。今伊尹告太甲以慎乃儉德。是永圖也。知儉為守約。則所以慎者。蓋有要矣。亦曰。儉於心而戒慎之耳。伊尹又曰。終始慎厥德。蓋戒以慎夫與賢而克終也。權輿之詩。刺秦康公與賢。有始而無終。蓋知賢而不能任。任而不能信。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皆非與賢有終之謂也。惟能待以至誠。則是終始慎厥德之道。若所謂至誠。樂與賢者共之是也。伊尹又曰。慎終于始。蓋戒以慎終之道。在先慎始。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夫慎始而不終者有矣。未有不慎始而有終者也。凡欲慎終。當於始而慎之。故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之千里。能慎始則終不繆。是乃所以為慎終也。伊尹又曰。祇爾厥辟。又曰。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欲其欽所以為君之道。而率循湯之所行也。夏書曰。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欽。為君不欽。則有朽索之懼。固宜祇厥辟也。然苟不知其所止。則安能盡君道。故又曰。欽厥止。蓋言所謂祇爾厥辟者。在欽厥止也。大學曰。為人君止於仁。為能止於仁。則心為仁心。心為仁心。則言皆仁言。術皆仁術。政皆仁政。無所往而不為仁矣。然仁。天理也。必欽以直內。然後天理存。故欲止於仁。不可以不欽。不欽且不可以求仁。其況能止於仁乎。觀孔子對仲弓樊遲問仁。必告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居處恭。執事敬。是必欽而後可以求仁也。況欲止於仁。其可以不欽乎。詩稱文王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亦欽厥止之義也。使太甲能知止於仁而克欽。則可以繼湯之克仁。是率乃祖之攸行也。伊尹又曰。皇天無親。克敬為親。是又告以皇天所以親人君。由乎克欽。詩曰。欽之欽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言天道甚明。人君不可不欽。欽則天必親之。雖高高在上。而日監在茲也。夫惟欽以直內。而天理存。是天之所親也。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言天道未嘗不與人出入往來。游行衍溢。以天親克欽之義求之。則可見矣。伊尹又曰。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是又告以克欽。非特為天所親也。而成湯又能勉欽厥德。終至於不勉而誠。誠則天故克配上帝。今王亦宜監湯而勉於欽。詩曰。湯降不遠。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於九圍。湯之聖敬。所以日躋者。以勉欽厥德故也。帝所以命之式于九圍者。以其克配上帝故也。

咸有一德論

伊尹既復政太甲。將告歸。陳戒於德。而終篇以一為言。所以啓迪其君者。可謂要矣。所以望於其君者。可謂重矣。至哉一乎。大哉一乎。粵自元氣未判。混然純全。命之曰太一。及其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散而為萬物。則是一也。無乎不在。故天地以是一而獨化。陰陽以是一而不測。四時以是一而變通。鬼神以是一而體物不遺。萬物以是一而各正性命。其在人也。喜怒哀樂未發之先。意我必因舉絕之際。混然純全。亦人之太一也。及夫自得之而視。耳得之而聽。口得之而言。四體得之而動作。則是一也。無乎不在。故視以是一而明。聽以是一而聰。言以是一而從。動作以是一而順。由是一而不知者為愚。知是一者為智。守是一者為賢。性是一者為聖。至於聖。則無往而不一矣。是故會萬物以爲一身。一體之也。合萬殊為一物。一同之也。洞萬理為一致。一貫之也。莫萬世為一息。一通之也。攝萬善于一德。

一該之也。應萬變于一心。一統之也。至于一天人。一有無。一死生。一情性。一內外。無往而不一。用能與天地配其體。與鬼神即其靈。與陰陽挺其化。與四時合其誠。天地鬼神陰陽四時。吾之一與之為一矣。則於治天下何有哉。論一至此。蓋性是一者也。則於聖人何有哉。苟卿載舜之言曰。執一如天地。行微如日月。忠誠盛於內。貫於外。刑於四海。天下其在一隅耶。夫何足致也。苟卿又曰。一與一是為聖人。又曰。一而不二為聖人。今伊尹所以告戒其君。懇懇以一為言。是以治天下之本。啓迪之也。豈不要哉。是以聖人之事望之也。豈不重哉。

說命三篇論

高宗得傳說。言夢帝贊予良弼。何也。曰。人心其神矣乎。苟惟精一。則虛明洞達。事物之至。無不咸通。故孔子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方高宗恭默思道。蓋清明矣。至誠矣。志氣如神矣。可以前知矣。則帝贊良弼。形于宵夢。又何疑哉。世之議者。妄謂高宗知傳說之賢。遽欲引以為相。權羣臣不心服。天下不以為宜。因假夢以神其事。以要信於一時。嗚呼。其誣高宗乎。使誠夢以用說。豈不為偽乎。彼其三年不言。亦已久矣。烏可偽為乎。揚雄曰。夫信則其誠。上通於天。高宗誠與天通。天以良弼贊之。此甚盛德也。議者誣以為偽。豈非所謂邪說橫議乎。春秋外傳曰。昔商武丁登其德至於神明。又曰。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容廣也。其智之不疾也。猶自謂未及。故三年默以思道。又曰。使之象夢。旁求四方之賢。得傳說以來。升以為公。而使朝夕規諫。夫惟高宗不以睿知自大。精意思道。恭默以登其德。至於神明。故誠格上帝。夢得賢輔。而非知其為傳說也。以宵夢所見之象。旁求得之。然後知其為傳說也。考於經。合於傳。其說甚明。而議者謂為假夢。是不知至誠上通。至於神明之道。而妄論如此。意必以為高宗不能往夢傳說。傳說不能見夢高宗也。殊不知人之誠心。殆猶明鑑。鑑明洞徹。無物不形。雖繁象雜委於前。而色呈露。無得遁者。鑑非往照。物無來心。實感通之理。冥於自然耳。高宗之誠善必先知。則夢得賢人。與鑑獨物何異。蓋高宗恭默所思。思得良弼以自輔耳。逮其精誠感通。則同焉者。合類焉者。乃有良弼。見於正夢。初非彼來。亦非此往。神交默契。莫知所以然而然耳。從是觀之。豈非甚盛耶。其可以邪說誣為偽事耶。然觀高宗既得傳說。立以為相。命之納誨。責以正己。使之作職。責以濟己。使之作舟楫。責以澤民。使之作霖雨。又責以啓沃如藥石。又責以爲己明諫。如跣視地。又責以稽美於阿衡。其望說之心。可謂切至矣。而說之進言勤勤。反覆大抵。惟以從諫務學任人為先。何哉。蓋從諫帝王之大烈。而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至於任人。則治亂安危係焉。是三者。實人主之要務。又況能從諫。則舍己從人。無我而為聖矣。能務學。則可以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為聖矣。能任人。則得良臣以助而為聖矣。三者皆為聖人之道。而傳說乃以望高宗。則其待高宗者。為如何哉。其所以任高宗之責者。為如何哉。抑嘗觀成湯。改過不吝。而從諫弗咈。其於伊尹。則學焉而後臣之。其任人也。則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是從諫務學任人三者。湯皆力行而盡之矣。高宗之命說。固嘗曰。惟賢乃倭。罔不同心。以正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又曰。其爾克紹乃辟於先王。永綏民。凡所以望說者。皆冀其佐己。使己蹈迪成湯之蹤。而繼承之。則說以湯所力行者。



洪範論

洪範九疇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者也。上天錫之。大禹明之。武王訪之。箕子申之。論其所以為大法。則古聖人皆得之。天下之人共由之。百世之王莫不法之。其類雖九。而天地人神事物萬殊。無不綜貫。極其同歸。則一於皇極而已矣。蓋皇極者。大中也。天下之道。至中而極。無餘理矣。宜乎九疇之敘。皇極居中。總包上下。為其至極而無餘。可以盡天下之理也。今夫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天地之道。本乎皇極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人亦本乎皇極也。中庸之道。與鬼神之道相似。是神亦本乎皇極也。凡所立事。無不得過與不及。皆用大中之道。是事亦本乎皇極也。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是物亦本乎皇極也。天地人神事物萬殊。一皆本乎皇極。則九疇之義。非皇極則於其間可乎。是故一五行。得皇極。則水火土。木曲直。金從革。土稼穡。無不得其中矣。二五事。得皇極。則貌恭。言從。視明。聽聰。思睿。無不得其中矣。三八政。得皇極。則食貨。與祀。司徒。司寇。賓。師。無不得其中矣。四五紀。得皇極。則歲。月。日。星。辰。歷數。無不得其中矣。六三德。得皇極。則正直。剛克。柔克。無不得其中矣。七稽疑。得皇極。則卜。五。占。用。二。衍。式。無不得其中矣。八庶徵。得皇極。則雨。暘。燠。寒。風。無不得其中矣。九五福。得皇極。則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無不得其中矣。然則大法之類。雖曰有九。而九類所以能綜貫天地人神事物萬殊之理者。實一本乎皇極也。蓋五行五紀庶徵之類。言天地萬物之中也。五事八政三德五福六極之類。言人與事之中也。八政之配五紀之歷數。與夫稽疑命卜筮之類。言人與神之中也。天地人神事物。莫不有中。而九疇該之。皇極一以貫之。可不謂大法耶。

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論

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論。君陳附。考諸經。蓋自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辭語繁悉。指各不同。然大要以商人心未服周而作也。說者或以為商自湯已下。七王之德。成人也深。方紂肆虐。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歸。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相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商先王如父母。難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禁也。信如此言。則是武王周公。不足以服商人也。非商人之頑為難服也。蓋嘗以商周論之。商代夏。周代商。其事則同。湯伐桀以救民。武王伐紂以遏亂。其心則同。湯升陞致天之罰。武王渡孟津底天之罰。其奉天命則同。湯有萬邦。兆民永懷。武王定天下。萬姓悅服。其得人心則同。湯武之道。無不同也。何為夏人歸商。不復攜叛。而商人歸周。屢為翻動。雖以成王之賢。周公之聖。又佐以召公。同心殫慮。久猶未服。豈無自而然哉。蓋桀雖不道。得罪人神。自取滅亡。與紂相似。書曰。紂罪浮于桀。則是紂惡視桀為又甚也。觀湯誓衆之辭。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告萬方之辭。曰。夏王滅德作威。流毒下國。此固足以失天下矣。然未若紂惡之為大。而天下化桀之惡。亦未若商人化紂之惡之深矣。觀武王誓衆。勅數紂之惡。論數十條。過桀遠甚。而淫醜肆虐。商人化之。罔不沉湎于酒。草竊姦宄。上而卿士相師。為非度。下而小民相與為敵。其凶餘惡德。餘風遺毒。商人骨髓。溢於後世。庶羣自酒。殆不可禁。自作不典。殆不可安。武庚之惡。猶丹朱然。使

堯在上。未必不做虐。商人之惡。猶苗民然。使舜在上。未必不逆命。然則雖以成王之賢。周公之聖。又佐以召公。同心殫慮。久猶未服。無足疑者。是商人之頑至難服也。非成王周公服之難也。又況君子服人之心。不服人之口。化人之情。不特使之革面。其治人而未治也。必自砥德。不以責諸人。其計安天下。必為百世計。不為目前一切計。成王周公之意。若以謂商人難化。非商人之罪。化紂之惡深也。既曰頑民矣。吾其可忿疾之乎。吾不能使風移俗易。樂從誠服。而惟禁之以令。臨之以威。劫之以刑。俾莫我敢違。則是徒服其口耳。彼將不敢言而敢怒。詎能服其心乎。是徒使之革面耳。彼將苟免無恥。詎能化其情乎。是徒責諸人耳。彼將謂我不先自治而非議之。詎能無媿於德乎。是徒苟為目前一切之計耳。彼將傾耳戴目。懷異志而幸禍亂矣。詎能為百世計乎。且周之得天下。非取之也。以德行仁。天下自歸之也。天下自歸之。又烏可以威令與刑加商人。而強服之哉。此則成王周公之心也。是故成王周公之於商人也。念之至深。待之至寬。處之至厚。作成周使之邊。庶幾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擇康叔為之君。庶幾乃大明服。其勅懋和。歷言商之亡。以淫佚不明。取天罰。使知天之所廢。非人力可與。又歷言周之王。以明慎用德。受天命。使知天之所興。非人力可勝。告康叔有曰。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是欲定商人之心以同心也。詰多方有曰。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是欲使商人之心愛周而自安也。凡此類。豈非欲服其心。不服其口之謂乎。詰康叔有曰。若有疾。惟民其畢棄舊。又曰。作新民。是欲使商人盡去舊惡。遷善而自新也。告多士有曰。詰爾商多士。今予惟不爾殺。惟予時命有申。是欲使商人誠服於教命。不以刑威威之也。召公告成王有曰。曰王先服商御事。比介於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曰。其邁。是欲節商人之性。而使之進於善也。凡此類。豈非欲化其情。不特使之革面之謂乎。於大誥有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是雖商人為叛。而以過事為在己也。詰康叔有曰。爽惟天其罰。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尙聞於天。是雖商人不安。而以公天罰已罪也。凡此類。豈非自砥德。不責諸人之謂乎。其告康叔有曰。聽朕告汝。乃以商民世享。是欲使康叔安商人。為世世享國之圖也。於梓材有曰。已若茲監。惟曰欲至於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是欲使康叔安商人。為周家萬年之圖也。於洛誥有曰。王仔商乃承。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是欲商人永懷周德。為萬年圖也。凡此類。豈非欲百世計。不為目前一切計乎。成王周公之治商人。必欲服其心。必欲化其情。其自治也。必自砥德。必為百世計。處己處人。可謂兩盡矣。宜其終能使頑民成化也。然而周公既沒。成王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猶曰。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又曰。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又曰。爾無忿疾於頑。又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詰誥訓戒。皆欲其不恃威。令刑辟。務為寬容。豈非終不欲以力強服商人哉。

君牙景命呂刑論

君牙景命呂刑論。穆王之書。見於經者三篇。命君牙為大司徒。命伯冏為大僕正。命呂候訓暢夏刑。其言皆丁寧告戒。以求助輕刑為意。夫子錄而敘之。與典謨並傳。其餘無穆王事。見於經者。以三篇為聖人所取。則穆王信亦賢矣。而好議論者。持摭傳記不典之語。橫加詆毀。謂穆王征犬戎。祭公謀父諫不聽。又謂其欲以車轍馬迹



周天下。祭公謀父誦祈招之詩以止王心。嗟乎。信不與之語如此。不幾於廢經乎。世有善為春秋者。以經考傳之真偽。是學經之法也。豈惟春秋哉。凡百家傳記有異論。皆當折衷於聖言。今遽以傳記廢經。途謂穆王非賢。甚不可也。且二說皆出於左氏。左氏浮誇而失之誣者也。竊求諸經。穆王命其臣使弼己。作股肱心膂。又命左右前後之士。正教所不及。繩愆糾繆。格其非心。又以厥后自聖。為戒。輸誠求助。切至如此。豈不能聽謀父之諫乎。且以祈招一詩。猶能止王非心。則欲征犬戎。謀父進諫。數百言。寧有不能止其行乎。又求諸經。穆王能念前人付託之重。戒慎恐懼。若涉冰蹈虎。恍惕惟厲。至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此其心與堯舜禹湯文武戰戰兢兢之心何異。又慕文武出入起居。罔有弗欽。此其志亦高矣。何至於肆其侈心。周行天下乎。呂刑一篇。首言蚩尤作亂。苗民淫虐。繼言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皋陶制百姓於刑之中。又歷言察獄欽刑。中正審克之道。大要以慎罰不濫。引過從輕為意。原其設心。雖小皆薄罪。猶將盡心焉。況甲兵大刑。其肯輕用。以不辜責犬戎。妄加討伐乎。以君牙致命。呂刑三篇。考左氏記穆王事。則其偽著矣。

### 香溪集卷十一

#### 進策

##### 策略

臣聞古者天子聽政。使公卿列士。獻詩以諷。近臣盡規。親戚補察。下至耆隸百工。商旅庶人。皆得以進諫。傳言非議其上而莫之罪。蓋以為腹誹之憤。甚於指斥。目語之譏。切於面諍。與其墜天下之言以自欺。不若用天下之言以自治。傳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臣請借秦以言之。始皇不道。剛愎自用。進導諛。斥忠諫。強直者謂之罔上。謠論者謂之妖言。威之使懼。劫之使嚙。天下之人。不得一申其喙。積怨含怒。不勝憤鬱。不平之心。戴目傾耳。思一快其鬱悶而無由。及一夫作難。奮臂大呼。則靡然響應。相與裂冠縶帶。壞禁防。聚首族。談爭譟秦罪。搖吻鼓譟而莫之禁。蓋其所以墜天下之言者。甚固而無所洩。則其發也。若大川之決。驚堤四走。奔湧浩蕩。遂至於橫潰而不可制。此甚可懼也。惟人君博詢廣聽。求衆言以宣下情。使無所閉。抑而不通。則可以自安於士民之上。是用天下之言者。人主所以自治也。仰惟陛下。屬精庶政。虛心聽納。乃以太陽有異。氛氣四合。亟下明詔。敷求謏言。是將用天下之言以自治。故臣於此。先陳人主之說。已乃極言其餘。惟陛下財察。臣聞主道在先正心。正心所以自治也。心不正於中。則過事形於外。天下之人。因

得而議之。故用人言以自治。其要莫切於正心。然而君臨兆人。總御萬機。事物之日投於前。衝於慮者。交午不可計。欲心之正。豈不難哉。唐太宗嘗言。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辨口。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嗟夫。一心而攻之者如此其衆。可不思所以正之乎。昔孟軻三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而其說則以謂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間。獨在乎格君心之非。而時君類以為迂遠。闕於事情。不能用。漢董仲舒嘗以正心為武帝言之。唐柳公權又嘗以正心為穆宗言之。然皆不能用也。是豈人主之心果不可正乎。亦曰。習與正人居之而已。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則聞正言。見正事。行正道。欲其心之不正。胡可得邪。陛下能正心矣。則判忠邪。察賢佞。如辨黑之與白。如觀高山之與深谿。於以聽言。洞然不惑。然後臣之區區。得以以上達。臣抑嘗觀仁宗嘉祐中。司馬光建言。國家本置六科。蓋欲以上觀朝政之得失。下知元元之疾苦。非為士人設此。以為進取之階也。因請取制舉所試策。擇其言合時務者行之。使四方知朝廷求直言之士。非以飾虛名。適取其實用。光意若以謂國家於進士科外。復設六科。正欲求言。備略其言不加採用。則雖制舉猶無益也。況今時方多艱。陛下又以天變。詔求直言。使草茅賤士。皆得論社稷之至計。可不留神審覽哉。夫多言繁稱。未必難而寡要。略事陳意。未必拙而不智。道往古未必為誦說。論大計未必為夸浮。質言未必鄙。小談未必陋。乖於時未必繆。忤於衆未必非。從宜而言。惟歸於當。惟陛下擇之而已。

##### 應天

臣聞天人相與之際。其道甚密。其應甚捷。其成敗甚可畏。方天之仁愛人君也。先出災祥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猶不知畏。有所塞除。而輕忽簡誣。傷敗適至。是知非天心之所眷顧。則無復變異。以示戒于下。此譬猶父之於子。有所甚愛。故繩達糾過。丁寧教告。惟恐不為善人之歸。若聽其通蕩。肆行不義。父不可斥。如塗人然。是不外而不戚。以為不足復子也。楚莊王見天不見妖。地不出孽。則歸於山川曰。天其忘子乎。是以古之與天。天所右與。必有妖孽以恐動其心。增益其所未至。故太戊之桑穀。高宗之鼎雉。宣王之旱虐。皆所以轉禍而為福。易亂而為治。起衰運而治中興。然則災異者。誠天之深愛乎人君也。臣觀陛下即位以來。撫艱難之運。宵衣旰食。憂勤至矣。而變異時見。殆天仁愛陛下。昭示至戒。以見右與之深。夫人情忽不自知。失德遺行。出於戒慎之所不及。恐懼之所未至者。己或不知之。而天獨知之。是故聖人寅畏天戒。惕懼震動。所以修省而思愆。惟恐不至。成湯七年之旱。煎沙爛石。則自責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邪。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六事皆叔世僻王悖繆之為。豈成湯所宜有。而湯以自責。蓋懼夫忽不自知。而天獨知之者也。夫人之道。不可以無畏。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動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人主高居九重。蠶蠅螻蛄之中。至尊極也。作福作威。生殺予奪。無不如志。苟放情縱慾。恣為不道。如桀紂。如幽厲。如秦始皇。如隋煬帝。方其力行無度。長惡勿悛。天下之人。誰能制之。惟其得罪於天。加凶罰而下殃禍。故國顛覆。身滅亡。天下大壞而不救。使後世之君。指前車而思危。知上天之可畏也。然則人主所不敢放情縱慾。恣為不道者。亦惟畏天而已。



堯舜之帝三代之王。凡其君臣所以動色相戒者。未嘗不以皇天上帝為言。見於虞夏商周之書。可考也。人君其可忽哉。臣聞仁宗當慶歷間。嘗遇旱。蔬食禁中。引咎精禱。一夕。微聞雷聲。遽起冠帶。露立廷中。至雨沾衣而不倦。仁宗畏天憫民。祗懼如此。故能享國久長。號稱盛治。陛下誠畏天戒。則宜法仁宗之祗畏。慕成湯之自責。歷算周思。政教得無僻遠。刑罰得無過差。舉事得無失當。諛言得無未進。賢才得無未用。姦邪得無欺負之徒。無未去。賦歛得無繁重。窮民得無怨咨。凡可以引咎而罪己者。無所不慮。慮而思所以施之宜。而正厥事。豈不足以弭天變哉。昔唐文皇貞觀中。妖災屢見。然而躋世太平。治幾成康。稱賢君者。惟其用人言以應天變異。故不害其為至治。當時山東。滄海。江淮。大水。虞世南曰。宜錄枉繁。帝即申省冤獄。多所原赦。是李虛危。歷氏百餘日。世南曰。願陛下勿以功高自矜。帝即曰。此吾之罪也。殷洛。淫。深。居人。魏徵謂無克終之美。帝即優納廢明德宮元圃院。賜遺水者。旱。不雨。徵疏十漸。帝即曰。願改之以終善道。今陛下以天變求言。苟可用。願陛下即施用之。如唐文皇。則雖變異不害。夫精禱相戒。災不徒生。動天以誠。無事虛文。則臣之至願也。

遠圖

臣聞書曰。惟懷永圖。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夫天下之事。固有患在數十年之後。必豫圖之。目前乃克有濟者。譬猶越人適秦。度遠計遠。必三月乃至。苟惟不先時而即路。遽欲一旦求至於三月之後。則雖鹿奔鳥舉。有所不能。此智者之獨見。愚者之同味也。晉武帝每宴見羣臣。不問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議者謂非貽厥孫謀之道。故西晉中否不克久。自古英主。若未嘗不深謀遠慮。為子孫千百年不可動搖之計。方禍患危微。藏於微隱。而潛萌於衆人之所不知。則已預防而逆為之所。後雖不能盡去其所可憂。要亦不至漫漶而遂不可救。世言漢高祖識吳王濞。必為亂於五十年後。若聖神然。此非有奇術怪道以知之也。蓋自秦室土崩。海內雲擾。如滄海橫流。無不昏墊。而江東故地。受兵獨希。其人皆剽勇。多奇材劍客。且未忘項氏。易動而喜禍。又有錫山煮海之利。足以富饒。高祖計後五十年。東南益盛。必至於亂。而漢適已封拜。故因戒之曰。慎毋反。亦欲子孫聞此言。不忘所以備吳。嗟夫。高祖之為後世深謀遠慮。殆不止此。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難獨任。王陵少熱。可以佐之。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當是時。天下未復有患。何劉氏之安哉。而其意則實在諸呂。諸呂擅權。高祖微見其漸。預為之圖。當付之智者。則一陳平亦足矣。而猶慮其智有餘。使少熱重厚者共圖之。蓋智有餘則求成速。求成速則其舉也。或先事而失機。故濟以少熱之王陵。重厚之周勃。相與維持隱忍。以待可投之會。卒能一動而諸呂之族赤。劉氏社稷幾危而復安。然則高祖為天下國家之計。豈不深且遠哉。臣觀方今天下之事。固有宜為深謀遠慮者。民日益困。而欲日益繁。財日益乏。而兵日益聚。官日益多。而入仕之門日益廣。穀日益貴。而浮食之人日益衆。此數者皆為患之細耳。故臣得以過言之。抑又有大於此。在陛下詳求其故。預防而逆為之所。務使謀慮如漢高之切至。則何後患之有。臣聞晉文公將與楚戰。謀於咎犯曰。彼衆我寡。奈何。對曰。戰陣之閒。不厭詐偽。君其詐而已矣。又謀於雍季。對曰。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文

公曰。善。乃以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及勝而行。則先雍季。後咎犯。曰。咎犯言一時之權。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新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今陛下撥亂用武。事出一切。使宜者為多。而臣所言。亦固有不得已而應變者。至若從一時之權。又存萬世之利。以盡經國遠圖。可不念哉。

任相

天子以萬幾之得失。百官之進退。社稷之安危。生民之休戚。近而號令之威否。遠而蠻夷之叛服。大而陰陽之愆伏。小而錢穀之衍耗。凡官有其事。事有其名。一皆委任而責成於宰相。故宰相於天下事。無所不統。不以一職名官。照載代工。治亂攸繫。善刻之誤。或貽患於歷年。毫釐之差。或致弊於寰海。相之為任。顧不重哉。人君於此。貴乎考慎。輕用而亟易。則不足與共功。蓋嘗聞之。孔子相魯三月而政成。子產相鄭三年而政成。聖如孔子。不得而見也。賢如子產。使之成政。猶須三年。況子產不時有乎。唐明皇相姚崇。相宋璟。開元之治。幾致太平。希蹤貞觀。當時輔相。率三考輒去。故雖崇璟不能驗。使明皇知久任二人不它相。則迄天寶治安可也。惟不知出此。故卒以危亂而不克終。然其相李林甫。遂至十九年不去。何哉。大抵君子事上。率以正。正則君所欽而憚。小人事上。率以佞。佞則君所狎而安。欽而憚則易以疎。狎而安則易以昵。疎故崇璟三年而遂去。昵故李林甫十九年而猶處。夫惟惡小人而亟去。親君子而久任者。非聰明睿知之君有所不能。李德裕戒武宗以亟進罷宰相。使權在中書。誠治本也。此言非是。觀德裕在相位。以秉權日久。位重有功。向使武宗用德裕言。遂亟罷德裕。則會昌之功。亦莫克有就。故臣以謂德裕當勸其君擇宰相。不當勸以亟進罷宰相。惟能慎擇於其始。則無庸亟易於其後。此太宗所以用房玄齡十有六年。任魏徵十有五年。未嘗失道也。然則何以知其可相而任之。曰。相固自有體。不動聲氣。而危疑以平。相之體也。僣息談笑。而坐折遐衝。相之體也。隱然鎮靜。遺變事而不亂。相之體也。一言足以折姦辯。使僞人奪氣。相之體也。唐崔祐甫相德宗。時王駕鶴典衛兵。久權震中外。帝將代之。懼其變。祐甫曰。是無足慮。即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已入。中矣。此不動聲氣。而危疑以平者也。晉謝安相武帝。時苻堅率衆百萬。次于淮淝。遠近震恐。安夷然無懼。游奕自如。指授諸將。遂清強寇。此僣息談笑。而坐折遐衝者也。漢王商相成帝。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呼。長安中大亂。商獨排羣議。以為訛言。天子壯其固守。此隱然鎮靜。遺變事而不亂者也。唐李石相文宗。對延英。仇士良等斥李訓以折大臣。石徐謂曰。亂京師者。訓注也。然其進孰為之先。士良等應縮不得對。指紳賴以為強。此一言足以折姦辯。使僞人奪氣者也。即是四者以擇相。其有不得人乎。得人矣。任之久而不移。信之專而不貳。假之權而不疑。此則責成之道也。

更化

一儀不可以百發。一衣不可以出疏。儀必應乎高下。衣必適乎寒暑。是故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改。夏之政忠。忠之失則野。野莫若恭。故商人教以恭。恭之失則鬼。鬼莫若文。故周人教以文。三王聖人也。其教化不免乎失。失則不免乎救之。天下後世。不以其失為悖道。不以其救為反古。蓋久則弊。弊則變。理之自然。非固相戾為也。傳曰。為政不行。甚者必解而更化之。乃可理也。陛下中興玉業。修正百度。天下之人。宜



渙然洗心易慮。以承惟新之休德。而士大夫奔競之風未息。州縣苟簡之政尙多。民庶逐末之俗愈甚。其故何哉。失不更化而已。夫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可守也。祖宗之成憲是也。事有乖於數。法有礙於時。可改也。臣所謂宜更化者是也。是故士大夫奔競之風未息。由薦舉之法弊也。州縣苟簡之政尙多。由考課之法弊也。民庶逐末之俗愈甚。由稅賦之法弊也。薦舉之法。本以明公道。至其弊則薦舉益廣。而公道益以不明。夫惟士皆求舉。舉者初不求士。故以朴素爲遲鈍。以虛僞爲精強。以靜嘿爲拙訥。以捷給爲辯慧。以守節爲固陋。以趨附爲疏通。以剛介爲僂蹇。以佞媚爲溫良。刻章論薦。非聯聯焉。則達官應仕之姻戚。非依藉權門之援地。則苞苴賂遺之交關。非詭隨趨和之姦人。則脅肩搖尾之諂士。不然則雖廉若夷齊。政若求由愛惠。若子產。有聲名若子奇。亦未免徒勞。州縣誰其稱之用。是希澤望進。挾岸媚竈之徒。離局捨次。狂奔疾走。望塵俯伏。以伺候於公卿權勢之門。自非持身秉操。毅然不回者。孰不化心。觀視。境所守而靡從之。臣故曰。士大夫奔競之風未息。由薦舉之法弊也。考課之法。黜幽陟明。揚清激濁。所以總核名實也。國家之制。諸道州縣官。命漕臣察訪其能否。第爲三等。歲終以聞。以臨事簡慢者爲下。職務粗治者爲中。政有殊績者爲上。吏部給歷。評其勞效。愆過。秩滿。有司詳視而差殿最。法至良也。然行之歲久。視爲不急。漕臣初不精數州郡。據歷書考。殆若循常案牘。吏摘紙尾。至則占字。選部銓擬。亦不加察。在官雖或酷若乳虎。或貪若石鼠。或冥迷鄙昧。不辨菽麥。或筋骸肉緩。縮手避事。或故遊沉湎。不主曹務。歷之所書。苟無愆犯。即以資格。緣手注授。欲官之不墮窳而勤。不賊墨而廉。不暴刻而循良。不放敖而謹守。不益減而精詳。其可得耶。臣故曰。州縣苟簡之政尙多。由考課之法弊也。稅賦之法。民因資產而有兩稅。因兩稅而有科率。軍興以來。歛取歲增。常產之民。日以彫窶。州縣索一絲縷。市一筋角。悉按戶等而下差。第數人。無常產者。秋毫無輸。蓋有囊金珠。束縑素。時其低昂。取贏貨以自肥者。蓋有困藏廩積。乘農人之憔悴。賤收貴出。坐待穀值之翔踊者。蓋有擁高貨行子貨。息取倍稱。以股剝貧民者。是等皆欲隱蓄肥。朝歌夜亥。笑視編氓之困。雖有得色。是以溫丁高戶。剔屋產。市犁頓。相與相隨。而捨不業。規脫科歛。臣故曰。民庶逐末之俗愈甚。由稅賦之法弊也。此三弊。皆風俗之大患。宜爲之變通者。而未聞所以革之。臣故曰。失不更化也。

### 香溪集卷十二

#### 進策

##### 廟謨上

未戰而廟謨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謨不勝者。得算少也。人主議戰於廟堂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是謂廟謨。夫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故爲魚鱉者。可以網罟取。爲鴻鵠者。可以矰繳加。惟無形者。無可奈何。廟謨成算。所以先計取勝。出萬全而必無敗。蓋無形之大者也。豈獨使敵人不能窺。雖吾士卒。雖吾國人。不可使知之。非吾腹心之臣。非吾指授之將。不可使知之。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君臣相與議戰於廟堂之上。安危係焉。成敗係焉。固所以臨足附耳而謀者也。慎密不至。幾何而不害於成。蓋間用兵者。常不愛爵祿百金。以求知敵之情。間人謀士。我固有之。而彼亦烏能不用。凡彼使之視我事情。伺我動靜。察我虛實。固有近在門庭。而不及知者。我非故爲誑事於外。令吾民知之。以欺於敵間。則奇謀至計。情實之所在。殆未有不密。而不害於成者也。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無當。可以盛水乎。曰不可。有瓦器而無漏。可以盛酒乎。曰可也。夫瓦器雖甚賤。惟無漏。故可以盛酒。玉卮雖甚貴。惟漏。故不可以盛水。此春秋所以戒寺人貂漏師於多魚者也。昔之人固有



欲發天下大事，未嘗不獨疑，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者，固有居高堂，悉去屏障，相向坐，謀而不言，以鐵筋畫灰為字，隨滅去之，故其所謀，人無得而知者。漢高祖以陳平為腹心，或計秘，世莫得聞，苟使從魏武攻討，常謀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古之君臣，於機事慎密，如此其至，是以決策舉事，鮮不有成。今廟堂之上，沉機秘畫，必如漢高之與陳平，魏武之與荀攸，則何攻之不克，何戰之不勝，何敵之不摧，何寇之不滅哉。儲倘若異時，謀未定而計已傳，兵未動而敵已知，成算未授於將帥，而市人行路，已宣言吾情，實之所生，則非臣之所敢知也。或曰：得萬人兵，不如聞一言，獨不可以收羣策廣廟謨也。曰：是不然。策聽而獨斷者，大謀之術也。收羣策所以策聽，故白屋之士，皆得以聞其說，定廟謨所以獨斷，故非腹心之臣，非指授之將，不可使知。魏劉虞言智周於獨斷者，不恥於下問，故博採衆智於下，而慎密勝算於上。聖王所以出萬全也。凡臣所陳，或妄議兵形，則皆發其端而不敢盡，惟畏夫機事之不密而已。然猶有不得已而及之者，昔唐元萬頃草檄資高麗，諷其不知守鴨綠之險，莫支離報曰：謹聞命，徒兵固守鴨綠，唐軍不得入，此又機事之所宜密也。

廟謨下

所謂廟謨者，計勝於未戰，尚謀之道也。夫天下無久治亦無久亂，不思亂之不治，而思所以治亂者非其人，苟得其人，不思功之不速，而思所以圖功者無其謀。昔晉元帝啓基江左，出師騷次，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刻日北征，至以漕餉稽期，誅督運令史，志非不速也，然終不能成，復功者，惟無圖功之謀而已。當是時，祖逖鎮雍邱，破石勒之鎮戍，歸附逃者甚衆，黃河以南，盡為晉土，又營據虎牢，將長驅越河，掃清冀朔，元帝既得遠宣威於外，備遠能推誠任之，俾專分圖，且以王導為腹心，引紀瞻、戴若思等為策士，倚陶侃以為屏蔽，誅王敦以絕內患，因溫嶠忠亮之節，復疑之私，俾宰師，佐進討，則祖逖胡如拉枯，與地如反手，元帝謀不及此，故元戎屢動，不出江漢，是雖得人，而無圖功之謀，猶無功也。今王師討伐，固將收中原，清大惡，以悉復祖宗故地，然根本所恃，實在江左，彼東晉得一祖逖，猶能使黃河以南，盡為晉土，況陛下有腹心爪牙之衆乎。臣所未知者，廟堂所以圖功之謀，為何耳。陛下雖有腹心之臣，籌於帷幄，然引之為策士者誰乎，倚以為屏蔽者誰乎，俾專分圖可以破虜如祖逖之當石勒者誰乎，可使之率銳師佐進討者誰乎，陛下當與腹心之臣，議於廟堂之上，審我狗地關國者才為何如，訓兵總衆者才為何如，彼所出者何策，我所出者何策，彼所固守者何地，我所固守者何地，吾將所以破彼者何人，彼所以當吾將者何人，孰賢孰否，孰智孰愚，孰強孰弱，孰勇孰怯，彼已洞見，則勝負之勢，未戰而已分矣。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漢高祖深明知己之術，故伐魏而知栢直不能當韓信，馮欽不能當灌嬰，項它不能當曹參，因曰吾無患矣。果定魏地，是審彼己之將而知必勝也。鄧布之反，高祖召薛公，問以布計，所從出，薛公對以布出上計，則山東非漢有，出中計，則勝負未可知，出下計，則可以高枕而臥，漢無事矣。布果出下計，高祖遂破之，是審彼己之計而知必勝也。陳稀之反，高祖自往討之，至邯鄲喜曰：稀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矣，遂破稀，是審彼己之地而知必勝也。故夫決勝之策，在乎察將之才能，審敵

之強弱，斷地之形勢，觀時之宜利，今廟堂之謀，能先審彼己，知必勝之道，則何患功之不速乎。議者或謂唐肅宗以匹馬起靈武，合弱族，鉏強寇，師及渭西，曾不踰時，而摧堅銳，復兩京，悉收河南州縣，今中興之功，胡為乎不可以日月冀也。臣竊以為不計事勢之言，夫清內盜者易為力，攘外患者難為功，安祿山雖劇寇，然內盜也，當時回紇請和，土蕃結附，不惟順服，又藉其用以復土疆，則不踰時而清中原，尚為宿留，且香積之戰，新店之戰，唐兵為賊掩，幾不能軍，使非回紇相與夾攻，則雖郭汾陽李嗣業且將再不勝，賊驚曰：回紇至矣，因大敗，遂收東都，是肅宗中興用夷狄，國家中興攘夷狄也，不計事勢，而欲以至德之功，望今日，則過矣。然而功不可以速成者，事之勢，時不可以不趨者，人之力，苟惟玩日弄時，而曰功不可以速成，則亦何功之有。禹之治水，非一日而有功也，然履遺弗取，冠掛勿顧，其於趨時，未嘗不急，則圖天下之功，可忘所以趨時哉。

用奇

臣言功難以速成，謂中興大功也。至於兵家之策，則又有貴速而不貴久者。臣且將言之。夫戰久則兵鈍，攻久則力屈，暴師久則國用不足，此兵所以貴速也。敵有可乘之隙，我有決勝之機，行之有疑，反為彼利，此兵所以貴速也。欲無鈍兵屈力，殫財動敵機，則莫若用奇，以求速勝之功，而用奇者，又莫神於得奇正之變也。使夫用兵者，以衆敵衆，以強敵強，戰勝則殺傷猶至於相當，不勝則一敗塗地，以為用兵如是而止耳，則雖庸人悍夫，皆可以將百萬之師，以臨大敵，惟夫用寡以當衆，用弱以當強，轉危而安，轉敗而勝，勝則必摧潰而我獨全，不勝則不至於甚亂，而敵無以乘我，是豈庸人悍夫所能知哉。蓋有奇正之變，行乎其間，因形制勝，神張鬼翕，變化莫測，雖吾士卒，猶不能窺吾所以勝，況敵人乎。兵法曰：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奇正相生，如循環無端，必有獨得於心，不可以智識，不可以情求者，為能盡之。昔唐兵之破雀也，建成墮馬，右軍少卻，而宋老生乘之，太宗自南原馳下，斷其軍，引兵奮擊，遂敗老生。夫建成陣於城北，是謂正，及其卻而致老生，則向之正變而為奇，太宗自南原馳下，是謂奇，及其斷老生軍，引兵奮擊，則向之奇變而為正，太宗得奇正之變，故戰無不勝，攻無不克，議者以謂非學而能，惟其以正為奇，以奇為正，吾之正，使敵視以為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為正，是豈可學而能哉。必有獨得於心，不可以智識，不可以情求者也。歷觀自古善用兵者，未嘗不以奇勝，或示贏而用其銳，或示怯而用其勇，或示緩而用其急，或示近而用其遠，或示之敗而致其息，或示之退而致其追，或示以擊東而實攻其西，或示以擊左而實攻其右，皆因機應變，示敵以可見之形，而不示以不可知之計。唐李泌請肅宗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將也。然後命建寧王北並塞與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肅宗不能用，使慶緒思明，挺亂不已，其後代宗討史朝義，長孫全緒請休士張勢以綴賊，使光弼取陳留，李抱玉持河北，先斷其手足，然後縱間賊中，被脅從者相疑，則賊滅可待。代宗用其言，遂滅朝義，平河北，臣嘗謂禁四將而取巢窟，張勢綴賊而斷其手足，是皆用奇正之微機，不可失者，惟有用有不用，故或有功或



無功。夫先人有奪人之心。投機之會。固不容髮。方今討賊之勢。得無與李泌全緒所言有近似者乎。惟能出奇正之變。示以可見之形。不示以不可知之計。以成速勝。則善矣。

揆策上

兵有不可攻。有不可不攻。不可攻者。敵之銳也。不可不攻者。敵之恃也。我以兵進。彼以兵逆。則猛士精卒。悉銳來拒。此不可攻也。當用奇以擣其虛。彼有所恃。持重自守。則餘軍倚以為強。士氣自倍。此不可不攻也。當用奇以致其敗。日者王師之討賊也。數道並進。賊悉以銳兵分拒諸將。諸將攻之。勝負未有。此攻所不可攻也。法當以大衆謹持其銳。選身勇士少出而更進。時擣其虛。備東則擣西。備西則擣東。使彼奔走不給。雖有猛士精卒。且將氣竭而力弊。我乘其弊而攻之。可以必克。且彼備我於前者。既衆而強。則其自備於後者。必寡而弱。我既擊其強衆於前。則可以襲其寡弱於後。彼強而衆者。既衆而弱。則我因以輕兵捷騎投其間。而擊其虛。倍道疾馳。不三日而叩其城。出其不意。則叛衆可以笑俘。渠首可以坐縛。彼強衆之在前者。還救則腹心已奪。此彼之銳不可攻。當用奇以擣其虛之策也。且賊之所恃者。胡虜也。彼宜推以抗我。為兵寇鋒。而方蜂屯蟻結。固守不動者。蓋彼以為恃。則其動不敢輕。輕動而小。則固威性而賊衆疑。恐我得以測其虛實。不若固守不動。使其衆煩強胡之虛聲。挾以自壯。且示所恃以疑我。此賊入之情也。法當以計動之。使彼雖不欲與我戰。而不得不戰。夫胡虜之性貪。無厭。可以利誘。我宜未戰而設伏。使一裨將率數千衆。鼓行徑進。衝其中堅。示敗而逃去。無愛輜重寶物。且走且乘。虜輕我軍之易北。又嗜遺利。必驕怠而競為抄掠。則吾伏可起。掩其不備。虜必反走。因而乘之。向之蜂屯蟻結者。必亂。則吾示敗之師。可還奮擊。破彼所恃。則餘賊無氣。然後諸將席勝。四面攻之。大克必矣。此彼所恃不可攻。當用奇以致其敗之策也。昔唐兵討蔡。吳元濟悉銳屯洧曲。以抗李光顏。故李愬知元濟之隙。可乘。潛師夜起。出文城柵。馳入垂瓠城。駐元濟外宅。而蔡人無知者。遂以平蔡。時董重質猶守洧曲。愬折簡召之。重質即棄軍降。是擣其虛而銳自摧也。李靖討輔公祏。公祏以一軍頓當塗。一軍據當塗南路。皆百戰強兵。造柵自固。蓄力養銳。以抗唐軍。蓋公祏所恃也。靖苦戰破之。二軍悉潰。公祏餘衆雖少。不復敢戰。遂擒公祏。是敗其恃而衆自破也。擣其虛而銳自摧。敗其恃而衆自破。固有古事之效矣。豈空言哉。

揆策下

甚哉。兵久之難也。千里饋糧。內外騷動。老師費財。從古患之。昔曹操孫權時。江淮間不居者數百里。或以為斥候之郊。非耕牧之地。此未得曹孫之情也。且操與權。才均智敵。將佐亦相甲乙。使其對壘。抗兵各用所長。以角逐於江淮之間。雖積時累歲。徒為自弊。勝負猶未有分也。故各虛數百之地。堅壁清野。以相候望。來則應。去則守。全力繕兵。以伺敵釁。此則曹孫之情也。然兵固有不得已而相持者。以順討逆。以義討不義。師出有名。士氣自銳。彼不敢走。我難自卻。卻則我勢沮。彼勢張。進不成攻。退不成守。古人於此。雖以弱敵強。以寡敵衆。猶相持也。故以弱而持強者。漢高之持項籍是也。以寡而持衆者。曹操之持袁紹是也。

漢高與項籍。相距幾陽數歲。漢義而籍不義。故漢雖數困而不為弱。然卒所以勝籍者。奇也。高祖出軍。苑葉。綴籍兵而不戰。令榮陽成臯間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因復走榮陽。使籍備多而力分。此高祖之用奇也。曹操與袁紹相持。官渡百餘日。操順而紹逆。故操軍雖不敵而不為寡。然卒所以勝紹者。奇也。紹遣淳于瓊等持兵萬餘人。北迎糧運。操自將夜往。攻破瓊等。悉斬之。此曹操之用奇也。今王師出征。以順討逆。以義討不義。兵衆將強。不寡不弱。固有萬全之勢。然賊未敗走。理必相持。不出奇謀。不見其利。臣所謂擣其虛。敗其銳。誠為至計。然苟未可圖。則宜以諸軍縱賊。使不得動。別遣奇兵萬人。由間道襲取負海諸郡。以駭京東。賊微綠淮之備。以自救。則震擾可擊。使其終不敢動。則我遂盡取京東。此亦漢高之奇也。國家得東南漕運。故可以都汴京。今賊雖僭據。而江淮財用。皆為我有。策其暴兵既久。必至飢虛。儲糧大乏。當遣間人用火攻。燒其積聚。或伺其積聚所在。以輕兵夜出。假賊旗幟。設詭道襲而燬之。此亦曹操之奇也。或謂我以萬人。由間道襲取負海諸郡。餉道聲援。兩皆阻絕。奈何。曰。是又有奇正之變焉。奇正之變。莫妙於變主為客。變客為主。因糧於敵。是變客而為主也。投萬人於死地。使自為戰。而後生。是變客而為主也。因京東思國家之心。復其租而寬其徭。使還為我用。是變主而為客也。已得負海諸郡。俟彼救至。乘其恍惚。設伏於險而迎破之。是變主而為客也。何餉道聲援之虞哉。

香溪集卷十二

進策

巡幸

王者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故不常厥居。黃帝以師兵為營衛。遷徙往來無常處。天下有不順者。從而征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周成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是豈樂於勤動為哉。將以一身之勞。易天下之安。聖人之心也。然臣觀盤庚遷都。告其臣曰。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但勤憂。則知古之人。將遷都改邑。非徒為紛紛。蓋為長久之慮。不得已而議遷。而其臣民亦有所憚動也。陛下時巡于邁。雖非遷都。至若變輿天行。百官羣司。千乘萬騎。與臣庶之景從者。不謂無煩。亦當為久長之慮。有不得已然後移。則人有悅心。國無徒費。故曰。天子順動。人皆幸之。謂幸。且陛下以決策親征。巡幸建康。天威所臨。諸軍增氣。義士激烈。孰不用命。甚善舉也。然臣愚慮。以為有可議者。建康王者之宅。東晉時。溫嶠議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而王導獨以建康為可。遂定都。不遷。則江左形勝。無隳建康者。然孫權居之。即城石頭。又作濡須塢於江西。繼而權以七萬兵。却曹操四十萬衆於濡須。則地之可以戍守者。宜為之備也。又東晉時。巨盜凌擾。皆自上流奄至。變出不虞。故王敦效循之徒。伺間竊發。則上流之可為藩屏者。宜



爲之備也。既修戍守，又有上流之防。然後翠華可駐建康。以經略中原。然臣愚慮又有可言者。自古皇居帝宅，未嘗不爲居重馭輕之計。其勢若身使臂，臂使指，小大適稱而不悖。唐太宗列置府兵八百所，而關中五百，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其驗也。今雖悉師討賊，務揚威武，而蓋殺之下，兵衛亦安可以不強。其非居重馭輕之道也。唐肅宗在靈武，衆寡寡，軍容缺然，得郭子儀、李光弼兵，故國威大振。德宗時，段秀實言禁兵不精，其數削少，後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爲牙爪也。若去之，則犬豕馬牛，皆能爲敵。此欲強本幹備非常之意也。昔漢高祖與楚戰，出成軍，至小竹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收其軍。兵遂大振。因令耳備守趙地，令信發趙兵未發者擊齊。高祖必先取二人兵，以自振，故能使之俯首聽命。唯所指使，不然，則信耳萬有一驕，塞不受約束，且無以制之。此實將將之術，安危之機，語之於今，宜留聖慮者也。陛下誠即日親御六軍，張皇武節，則戎卒前驅，千磨萬厲，天威震赫，國勢隆矣。儻尙觀兵侯時，以行天討，則環衛禁旅，居重馭輕，誠不可後。

形勢上

厥今中興，既有取勝之資矣。在所以用之如何耳。何謂取勝之資，形勢是矣。臣請以三國言之。夫孫權劉備，皆一時人豪，吳有三江之阻，蜀有重險之固，合此二長，共爲唇齒，其勢足以思。魏人地雖廣，兵雖強，亦常惴惴然恐吳蜀之一合而軋己也。故吳蜀和，則魏不敢動；吳蜀離，則魏思間登以圖之。方權備之交相伐也，魏劉惔乃欲大興師以襲權，及吳蜀之使復通，魏賈詡則曰：劉備有雄材，孫權識虛實，據險守要，汎舟江湖，難卒謀也。以是知吳蜀有勝魏之資，權備不知相與合力而用之，非不知也。其心則異，而勢則有所不合。今吳蜀地皆我有人，無異心，勢無不合，豈非取勝之資乎。第顧用之如何耳。夫江左與蜀雖猶輔車，而川途回遠，聲問往來，動以數月，或道路隔絕，則音郵曠絕。故以重師鎮襄陽，通川蜀聲援，誠今日所宜先也。襄陽北接宛許，西接益梁，南阻漢水，其險足固。北去河洛，不盈千里，故吳人欲據之以營曹操。曹人欲鎮之以保上流，漢秦寇，唐人又謂襄陽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漢興鳳林爲之關，南荆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乃形勝之地。沃衍之域，若廣浚漕渠，運天下之財，可使大集。是襄陽亦取勝之資，而又可以用吳蜀，豈非所謂形勢者乎。昔人有言：雖未獲長驅中原，誠哉內醜，亦不可以不進。據要害，思攻取之宜，是據形勢以經略中原，正急務也。然吳蜀襄陽，可以爲取勝之資，而不足盡天下之形勢。今之議者，皆曰：長江數千里，實天下之形勢。故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見波濤洶湧，歎曰：固天所以限南北也。苻宏亦云：晉君臣戮力阻險，長江未可圖也。豈非天下形勢無險於長江乎。臣竊陋之。夫吳之所不能吞曹氏而據中原，晉之所以不能滅胡醜而復境土者，殆無他焉。正以其謀陋而無復遠略，區區恃長江之險，以爲形勢而止耳。吳人之謀，則曰：取徐州，不如全據長江。故當時僅能擅有江表，成鼎峙之業。晉人之謀，則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者，正以長江耳。故當時劃淮以北，大抵棄之。然則爲今之計，詎可恃長江如吳晉之固乎。必將尅復神州，不失舊物，則又當縱觀天下形勢，爲經略之宏規，而臣所陳吳蜀襄陽者，取勝之資也。

形勢下

吳蜀襄陽，臣既言之矣。雖并涼幽燕，於此有未暇詳。至若歷陳中原之形勢，內以固藩翰，外以謀攻取者，臣請參古據今而備論之。武昌爲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捍禦上流而已。緩急赴援，奔救不難。故前世都江左者，皆以爲要地。使重將鎮之，爲內外聲援，則武昌形勝之地也。夏口在荆江之中，與河口對，通接雍梁，實爲要津。故周瑜以三萬人據之，能破魏武數十萬衆。則夏口亦形勝之地也。豫章襟江帶湖，北連豫章，西接荊州，則豫章亦形勝之地也。夷陵江東關限，昔吳人以爲安危之機。如其有虞，必傾國爭之。則夷陵亦形勝之地也。睢陽爲江淮保障，唐張巡以千百卒守之，能禦劇賊，使不得搏噬東南。則睢陽亦形勝之地也。彭城地勢陸通，驍騎所騁，呂蒙嘗謂孫權：今日得徐，曹操後句必爭，則彭城亦形勝之地也。荀彧謂兗州天下之要，以比關中河內，則兗州亦形勝之地也。魏武之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則許下亦形勝之地也。長安據函嶺，界褒斜，帶洪河，爲古金城。則長安亦形勝之地也。唐郭子儀以河中居兩京之間，扼賊要衝，得河中則兩京可圖，則河中亦形勝之地也。我既鎮襄陽，用吳蜀之勢，又命大帥宿重兵，鎮武昌夏口豫章，以制上流，而備不虞。藩翰固矣。然後中原爲可圖。凡諸軍所臨，因利乘便，苟可以進取，則形勝之地，皆所宜知。我師得利於西，則可以出長安，臨河中，得利於東，則可以出彭城，臨兗州。得利於宿泗，則可以取睢陽，得利於陳汝，則可以取許下。數道並取，形勝之或鼓行勁攻，或犄角合勢，則大河之北，尚必連營固守，所以備我者近，而不暇及遠。彼汴城僧叛，知所援之不力，必爲收兵閉壘之計。非得帶甲數十萬，且不能守，則抗我之衆，皆將入汴自保矣。此得形勝之地，雖不專於用奇，亦可以圖賊也。然而形勢固有彼我共之者，又成敗之機，不可失也。我得亦利，彼得亦利，我知之，彼亦知之。我能用之，彼亦能用之。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其時。故不知形勢之可用者，敗。呂布是也。知形勝之可用而不能用者，亦敗。烏承恩是也。欲用形勢而不能先人者，亦敗。母邱儉是也。曹操曰：呂布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爲也，而布卒爲操所克。此非不知形勢之可用以取敗乎。有說烏承恩使據常山以扼賊咽喉者，且曰：若捨要害以授人，居四通而自安，譬猶倒持劍戟，取敗之道也。承恩疑而不決，卒守於信都。此非知形勢之可用而不能用以取敗乎。母邱儉從項，欲爭據南頓，發十餘里，聞王基先至，已據之矣。儉遂復還保項，卒爲基算所破。此非欲用形勢而不能先人以取敗乎。今臣所陳形勢，固不可不知。然知而不能用，用而不能先人，又皆非所以取勝也。嗟夫！天下形勝之地，異時皆吾有也。有之而不知守，失之而不知復，失一邑則棄一邑，失一郡則棄一郡，隨失隨棄，以至於今。惟異時棄之也甚易，故今日收之也甚難。昔漢靈帝時，以兵亂不解，司徒崔烈欲棄涼州，議者不可曰：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爲亂。此天下至憂，社稷深慮也。向令爲國家守土地者，以天下至憂，社稷深慮爲念，必不輕棄郡邑。雖力不足而棄去，必思即復取之。惜其棄而不即復取，遂使左衽之虜，盜據士勁甲堅之處爲亂。迄今而勢尙強，嗟夫！往者不可悔，而可以爲今之戒也。

用人



天下之人。頑非木石。則皆可以意氣動。暴非虎狼。則皆可以誠心感。善用人者。知其然。故常用其所不可用。或取於疑。或取於盜。疑與盜。宜若不可用也。而吾能用之。是以得其心。而致其力。譬者曰。吾怨也。今釋怨而不吾憾。何忍負之。盜者曰。吾罪也。今捨罪而不吾棄。何忍負之。彼其意氣之所動。誠心之所感。可使之趨深溪。可使之蹈白刃。可使之赴湯火。而不受其死。昔齊侯念管仲射鉤之疑。鮑叔曰。夫為其君助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晉樂王黼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刑黼勇士也。宣子曰。彼樂氏之勇。余何獲焉。王黼曰。子為彼樂氏。則亦子之勇也。晉戴若思作劫自悔。卒能事若盡節。唐令狐彰從安史自歸。卒能忠義奮發。夫人之情。孰不欲自盡其才。以見於世。不幸而為管仲。為州綽。為戴若思。為令狐彰。遂以其為疑為賊。而置不用。則棄人多矣。惟古人越拘羈之見。開誠素而用之。往往得其用。十倍常人。何者。彼固有所感動之也。臣竊思國家涵養天下。仁恩德澤。靡洪汪濊。決人肌骨。雖髮童子。皆不忘歸戴之心。意彼陷賊生靈。思我宋德。日夜嗚吟。而望官軍。且將扶攜老弱。塗炭載路。或殺賊渠酋。為我內應。或望旗歸款。挈地來臣。不疑也。然而逮今。猶為賊用者。彼寧誠為賊用哉。蓋亦有疑焉耳。且兵興以來。豈無士民自賊中歸我者。而未聞有所恤。豈無將士自賊中降我者。而未聞有所用。此吾赤子之陷於盜區。所以猶有疑心而為賊用也。陛下雖發德音。設賞格。開其自新之路。使之悔過而效順。然人不見利。烏能遽勸。彼內有疑心。外見迫脅。使戰則戰。使守則守。苟欲免死。不知其他。陛下何不命諸將。擇來降及俘獲之人。可用者。隨才授任。命以爵秩。一或有功。遂加優賞。仍以尺檄。廣行誘諭。能以邑降者。即使宰邑。以郡降者。即使守郡。以首級降者。以兵衆降者。各差勞績大小。厚賞之。使未効順者。望風相告曰。某先降而得某賞。不徒釋罪。又寵榮焉。必相率而俱降。此則降者見遇。或者思奮之說也。尚寧為賊用哉。漢韓信敗陳餘。令軍中無斬李左車。有生得者賞千金。至則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而師事之。委心歸計。而問攻燕伐齊之策。卒用其謀。以平燕齊。唐李愬伐蔡。獲李祐。諸將請殺之。愬不聽。以為客待。聞召祐屏人語。至夜艾。軍多諫。以為祐不可近。愬待益厚。卒用祐定襲蔡之謀。且韓信李愬。皆一時名將。於左車祐。必欲生之。而問以計。非以其有用故耶。今誠待如左車祐輩用之。亦勝策之一助也。

朋黨

言朋黨。不過曰。君子曰。小人。自昔朋黨之興。小人未嘗不得其志。以取勝於君子。君子不勝。而受禍亦未嘗不酷。其故何哉。小人姦詐而多才。惟欲挾朋類以援君子。苟其徒不繁。而力不足以必勝。則包藏禍心。徘徊而不發。唯召挽引。多其援助。以俟登隙之可投。故發必奇中。而未嘗不取勝。至於君子者。直情徑行。不顧可否。必欲引衆小人。力與之角。而鮮倚寡與。勢常單弱。為難立。夫以直情特立之君子。抗姦詐羣輩之小人。雖庸庸夫。亦知其必危。故一陷禍機。薄無遺類。而受禍未嘗不酷。此東漢之黨錮。可為流涕者也。人主必將慎察朋黨之邪正。使小人未衆而亟退。君子亟進而益多。則不可以不辨於早。而戒其漸。不辨於早。而戒其漸。則君子小人。朋進而閔於前。將莫明其孰是孰非。而無可奈何。昔唐文宗恭儉自喜。其區區圖治之心。初非不切。然卒至危弱而不復奮。原其所自。實由朋黨亂之。每大謀議。甲可乙否。紛然盈廷。迭

相侵誣。如市人買夫。相與爭言於閭閻。天子願為軟語解釋。其人早朝。晏罷。日惟朋黨之論。至謂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而唐史言其是非。非排陷。朝升暮黜。天子亦無如之何。是君子小人。閔於前。莫明其孰是孰非。而無可奈何也。臣嘗詳求當時朋黨之患。蓋起於李德裕。李宗閔。牛僧孺等。德裕固賢相。然宗閔僧孺。初亦奇才。有名於時。及黨與一分。遂相傾軋。至為小人不為者。而流波浸滋。為縉紳禍。幾四十年。若楊嗣復。陳夷行。李珣。鄭覃輩。豈皆小人哉。亦為黨勢磨軋而已。夫其始也。皆非小人。及為黨勢磨軋。則有互相魚肉之心。是君子與小人分黨者。理之常。而君子亦各自以其所親愛為黨者。禍之大也。宗閔僧孺。同乘政。相唱和。去異己者。德裕所善。悉逐之。及德裕在相位。非其黨者。皆不容於會昌中。使賢如白居易。猶懼不自安。固求致身散地。冀於遠害。德裕能相。則凡德裕所薄。皆不次用之。至德裕之與。則雖草制不盡言。亦且貶黜。嗟夫。宰相之職。固將為天子求人材而進之。士非天子所自識擢。則不以宰相進。何由登於朝。而用於上。苟一相去位。門生故吏。與所親愛。無論賢不肖。率以其類。相次廢黜。否則自疑。而引去。雖天子所自識擢之士。於能相有一日雅。亦必見逐。會不得少留於班列之下。夫人材由宰相進。雖未必皆賢。亦未必無奇能異士。卓然可以資世者。類以朋黨廢不用。則人主雖有顧俊之心。安得而器使之。夫以一相去位。士坐朋黨廢者。不知幾人。而又鼎軸之任。未幾輒易。則人材之沉滯閑散。可勝計耶。此人材常患乎乏使之因。而牛李所以翻世者也。臣故曰。君子與小人分黨者。理之常。而君子亦各自以其所親愛為黨者。禍之大。然則人主其可不念。而為臣者可不戒哉。



師夫以威文之強而臣於弱周以三叛之微而僭於盛唐是直茅授瑞行於三代雖大無不庭行於後世雖小無不亂且漢封異姓本以建國屏嶽王室而委質下國者率自王其王因不知有天子賈高趙午相與謀曰帝辱我王因豎人於栢人封建何利於漢哉唐雖時倚鎮兵戡禍亂然擁衆不朝擅賦不貢者相視並起是無寇而失地不戰而失兵徵水旱而失穀粟田承嗣盜有邢博魏衡相礪洛七州而未嘗北面天子蔡帥不廷授者五十年環天下之兵僅能縛一吳元濟藩鎮本非錫土思已如此況以王命命之國則其爲禍將何以制之臣故曰後世不可行且唐以鎮將領兵能作威福而刺史失權故強藩得拒朝命爲僭亂今國家以大帥臨方面而刺史亦得職各主其兵方鎮雖有祿山思明之姦終不能據一州以叛是古今郡國之制莫善於國家而應變則有權取衆則有機此又不可不論也高祖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若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高祖如良計捐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越捐陳以東博海與韓信使各自爲戰於是信越各引兵來夫高祖視所捐地猶屈產之乘耳取之內廩而著之外版猶垂棘之璧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捐之於一時收之於後日故能應變以濟務取衆以成功此高祖所以取天下而人莫知者也人君將以應變濟務如高祖之機權誠所宜知則夫厥今醜虜與僭叛所盜據地邑尙皆堅守爲虛空之地臣固欲以守宰爲賞降之資亦權宜也

御將

天下久安兵無素備人不知武卒然一旦有盜賊四夷之警海內騷動天子與大臣熟視廟堂之上而不知所爲當饋與歎思得良將用之得一武力鼎士則解衣推食遇之惟恐不厚操斧授柄任之惟恐不專握手臥內結之惟恐不至及夫兵連積歲變故習熟而爲將者寵亦益加權亦益盛金多粟廣錫予盈矣兼印累節品秩崇矣左朱右紫子孫官矣田多膏腴資產豐矣高門華屋第舍侈矣志得意滿慨然自安頤頤而不爲用於是廟堂之上思所以御之而不得其術蓋始也遇之惟恐不厚薄其禮則怨始也任之惟恐不專違奪其權則憤始也結之惟恐不至違示以猜則離怨憤以離則其爲患有不可言者或謂漢高祖與武帝深見此理而早制之故高祖之御將常折其氣於初結其心於後武帝之御將常假之權於外而折其氣於內斷布歸漢高祖雖床洗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張御食飲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此折其氣於初而結其心於後也武帝使使者持方寸之印即軍中拜衛青爲大將軍盡以諸將兵付之然常踞廁見青使青有天子切齒之懼動不敢專以和柔自媚於上此假之權於外而折其氣於內也然而折其氣所以制於任用之始苟以優然頤頤則暴折之又非所以善御人也惟當推赤心置其腹中務以誠感俾之信用賞罰明信並用而必行則御將之長策也臣聞太宗時常命將守代州擊虜有功而邊將多嫉之或潛上誘書斥言其短太宗一切不問封其奏以付守代者太宗之於將帥可謂推赤心矣然當時自牧伯至於士卒稍有愆負無或矜怨則臣所謂務以誠感與夫賞罰明信者其太宗駕馭之術也李唐用兵有賞厚罰輕之弊戰輒少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至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郡而去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故兵不

脆殺不殫而戰必挫北夫賞重罰輕猶致敗况賞獨厚而罰不行則非御將之道也然人主於將不但駕馭之而已又當審其才而用之將固有忠勇可喜者常失於輕敵而寡謀漢李廣才氣無雙與虜敵而公孫昆邪慮其自負賈復輕敵而光武不令別將夏侯淵戰雖屢勝魏武常戒之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然則忠勇而不知怯者又當戒以輕敵亦使將帥知朝廷知之盡其才也

賞功

得祿天下之公器非人君所私有也是故古者明君之於爵祿苟不當用則雖微秩輕賜未嘗有所虛授苟不當斬則雖高位大官未嘗有所顧惜韓昭侯使人藏敝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甚矣敝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所知吾聞明主愛一顧一笑顧有爲顧笑有爲笑今袴豈特顧笑哉吾必待有功者故藏之未有予也漢高祖擊陳豨封趙壯士四人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稱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故方其不當用則韓昭侯一敝袴猶須藏之必以待有功方其不當斬則漢高祖之四千戶雖以封未有功之人於事爲宜此古人處世磨鈍之至術也方今爵祿蓋有不當用而虛授不當斬而顧惜者竊以爲有厲世磨鈍之具而不能用用而不得其當則人心有所不服欲忠之臣有所未効爰自軍興以來賞功所司初無稽覈或虛張首功或增敘勳績或緣世宣名或行賂買券斷筋絕骨先登陷陣峯旗折敵之人未必見旌異殞身喪元膏流節雖忘私死事之家未必蒙隱卹凡所補授下而至於校尉上而至於橫行車載斗量不可算數未必皆殊勳異効之人往往僞濫不公十嘗五六彼因無援貧無資者雖積用章著文據顯白吏方遡索賄謝難問百緒彌年累歲終不賞賞莫之告語相與怨歎使義夫節士進疑於立功顧慮於身後每視叨名冒祿者抵掌憤吒爲之不平此天下所以欲忠而未勸也昔唐孫承欽監清邊軍戰還自面先鋒當矢石狀擢肅政臺中丞及張仁愿問其破敵曲折而承欽實不行所問皆窮行賞之妄有至於此向非仁愿窮訊則承欽爲第一功何由知其不實此賞功所以貴乎精覈也漢趙忠論討黃巾功甄舉謂之曰傳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今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而南容終亦不得封夫以一傳舉之不賞遂使天下失望今有功而見遺亦多矣將何以慰天下之望而服其心謂朝廷於爵祿有所慎用耶則濫賞者不加察有所輕用耶則宜賞者不加恤臣故曰有不當用而虛授有不當斬而顧惜者又若四方之士詣闕上封或徒步千里奏書百版越月論時客食旅次豈無去故鄉之念豈無懷親愛之心抗直辭觸忌諱豈無干不測之懼徒以成慨憤發思濟時艱心不忘忠惓惓爲此彼其所陳借皆荒唐之狂言瑣屑之常談猶當問一召見時加諮詢捐斗升之祿輕東帛之賜以求庶言以通治道況夫愚者有千慮之得負薪有腐廟之言亦豈無一策爲可取一事爲可效故十失五猶得其半而曾未聞顯賞嘉謀族甄論使天下聞風增勵爭輸厥誠以收羣策而輔中興此復何也三歲仕子勳以千數諸生由科第進勳以百數雜流入仕且不知幾幾何人願獨於獻言者深吝而不予此又天下所以欲忠而未勸也臣願明詔有司精覈功賞俾無濫被與其濫被無補之人不若以報



有勞而未論。有屈而未伸者。又不若酬善言以勸策士。則厲世磨鈍之至術也。

勸武

國家之制。武臣自借職印班。先文資之六階。自餘亦多右武。雖中更承平。修官制猶不改也。此非勸武功備後患之深意乎。蓋時方艱難。龍用勇力。披距投石。揭旗引鼎之士。皆得取豐祿。揖美官。天下既定。包戈歸馬。則前侯將。投閑散。與老校退卒等。遇之減然若土梗游塵。則非所以勸武功備後患也。是以多難之世。將士雖或奮身出力。往往成懷後慮。而不遂盡敵。謂優游養寇。足為己資。使寇不滅。則己之取重於世不已。故常坐甲擁衆。安視地豕。吞食。忍而不擊。或破賊垂盡。不即芟夷。因使困獸踴而復起。為世大患。唐劉巨容敗黃巢於荆門。轉關一舍。捕逐虜獲。率十俘入。巢力窮矣。諸將欲追斬巢。巨容止曰。朝家多負人。有危難。不愛惜官賞。事平即忌之。不如留賊為富貴作地。諸將謂然。而呂用之說高駘亦云。公勸業極矣。賊未殄。朝廷且有口語。況賊不安。所稅獨不如觀。豈求福為不朽資也。是皆李唐不能右武於平時。以備後患。故巨容駘等。皆縱賊不盡誅。使巢得復熾。遂陷南京。毒流天下。然則國家官制右武。雖更承平。猶不之改。其勸武功備後患之深意也。巨竊惟將士。從陛下中興戰伐。使問關有年。雖出忠義。然其計不能無留於安平休息。仰事俯育。為溫飽計也。願陛下明祖宗右武之意。詔諭諸軍。約勉復中原日。應將士有功者。已差次行賞外。各隨官資。增給本俸之半。以終其身。為武功勸。則皆將相謂曰。往當無虞。時國家已尚武。今又約我增俸。誠能盡敵。當安坐取富貴耳。將見人思自奮。撫劍慷慨。志馳賊庭。而心隨之矣。又有養寇哉。臣又觀行軍出師。老弱隨之。為戰士累。似未為得。漢李陵提兵入匈奴。士卒妻婦隨軍者。大匿車中。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士卒妻婦匿車中。猶鼓不起。況連營隨其後。兵氣當如何。唐韓洪以名姝遺李光顏。光顏曰。我去室家久。以為公妾。然戰士皆棄妻子。蹈白刃。奈何。獨以女色為樂。以是知昔人用兵。將率皆去室家而即行陣也。今不若以諸軍家屬。分置江浙諸郡。使之安堵。是且有四利。士卒前戰。而後不顧家。一利。散處就糧。省轉餉之費。二利。家屬留居。人有固志。三利。雖名老弱。猶可以彈壓諸郡。使鼠竊不敢發。四利。仍敕所至州郡。優加撫存。廩給以時。無令匱乏。則將士感激。思報上賜矣。昔唐柳公綽。以御史中丞。為鄂州觀察使。詔發卒五千。討蔡軍出。公綽數省問其家。疾病死生。厚給之。軍中感服曰。中丞為我知家事。敢不死戰。故鄂軍每戰輒克。今誠使諸州郡。盡如公綽。則分置諸軍家屬。皆將如歸。是亦武功之勸也。

募兵

古者兵法。起於井田。故有寓兵。無募兵。後世兵農兩分。則兵不足而募。亦其宜也。漢高祖與楚相距五歲。數失軍亡衆。而蕭何常從關中道。士卒補其處。至發老弱未傅者。悉詣滎陽。耿弇謂光武曰。吏士死亡者多。願居上谷。益發精兵。以集大計。因與吳漢北收幽州十部兵。從光武擊破銅馬等。高光定天下。皆益兵以成功。今方克復土宇。用兵伊始。宜廣召募。以備成行之闕。則其說有二。一曰。義勇之士。二曰。死事之孤。且家鶴膝。戶屨渠。江東之習俗也。項羽所以雄諸侯。孫權所以破曹公。皆東吳兵。至於戈船下瀟。蹈輪鼓。

水角長技於波濤中。又莫如吳人。加以閩地山險。俗皆趨捷伉健。白挺長鎗。操以奮呼。森銳莫當。又楚人剽輕。先登陷陣。出入若飛。募而教之。皆為勝兵。往歲狂虜乘間犯浙右。所過為鄉社掩格。俘斬甚衆。此以見江東之士。膽勇有餘。使當虜人。往往得利。臣願明詔江淮閩浙。募敢勇士。願効忠者。無拘數額。發詣行朝。各以路分。聚為一軍。勿踰而勿刺手。第隨州郡。類結火伍。日加訓練。此義勇之士也。漢取從軍死事之子孫。教以五兵。號羽林孤兒。灌夫欲報父仇。披甲持戟。馳入吳軍。身中大創十餘。闕志彌厲。蓋人有復讎之心。雖萬死不顧。因而用之。必能有功。臣願明詔諸道。募欲殺賊報仇者。所在州縣。厚恤其家。與之資糧。遣詣行朝。亦聚為一軍。勿踰而勿刺手。其人平居抱憤。欲釋憾於賊。而力不能。一來應募。必誓捐軀。自無遁亡。但當教以坐作進退。使習熟金鼓。此死事之孤也。或曰。昔吳周祗欲於鄱陽召募。陸遜以鄱陽郡民。易動難安。召之恐致賊寇。祗固陳取之。而吳邊等果亂。今欲召募。得無有吳邊之變乎。臣謂此殆欲以一障而廢食也。且彼一時。安可同哉。陸遜料當時。召募易動難安之民。臣亦策今日。召募可以安未動之寇也。何以言之。江浙之人。傳習妖教。舊矣。而比年尤盛。縣村帶落。比屋有之。為渠首者。家於窮山僻谷。夜則嘯集。徒衆。以神怪相誑。誣明散去。煙消鳥沒。究之則鬼迹。捕之則易以生事。根因蔓連。勢已滔熾。其人類多姦豪。拳勇橫猾。不及此時。因召募而收用之。以消患於未萌。臣恐吳邊未必跳梁於今。而張角孫恩。決復響動於後也。且姦豪橫猾之人。居心好動。殆非蒔桑乘末。低首安作。為良民者。皆之怪蛇巨蝎。取以備藥物。或能已疾。獨病。苟藥不用。日以滋息。則綠壘宵屋。螫人而肆其毒。必矣。故臣願因召募而收用之。亦已時病之細術也。



益之大費耶。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蓋將以息兩國之患，解仇修好而已。故有掉三寸舌，強於百萬之師者。末世和親之說，用乃□□□□。卑辭重幣，奉野心之（原闕九十七字）和戎之使，益出問遺之貨，益多。大羊之貪，求索益不知厭。封豕長蛇，吞食益不知已。朝廷何利而猶復遣使乎？臣觀漢孝文賂匈奴，其辭不過曰：皇帝問匈奴大單于無恙，其遺不過繡綺綺衣，亦梯絲繒黃金犀兕等物耳。然而賈誼曰：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又曰：何忍以帝王之號，為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至為流涕。使隨復生今日，見吾中國金帛入虜廷者，如此其賤，虜人之凌視，如此其甚。殆將痛哭而未已也。且朝廷於虜人，往為屈辱，而今為怨仇。往者遣使，所謂運府庫之財，以填虜山之壑。而今為割剝百姓，遠行貨賂，以奉寇讎。此非遣使為無益之大費乎？臣願省冗官之大費，以益募兵。省遣使之大費，以賞戰士。則不必商功利，而用或幾乎足矣。

議錢

錢貨耗乏，為歷世患。有救其弊者，欲為重錢而病難用，欲為輕錢而病盜錢。二者皆非可行於今者也。思救其弊，莫若求錢之所由耗而圖之。臣竊惟國家全盛時，諸道治錢，歲供緡錢，入中都官幣，民家委積，累百鉅萬。又常平儲蓄，大郡無慮四五萬緡，次猶半之。大邑無慮六七萬緡，次亦半之。所至貫朽，庫府充物。時雖四方民財，匱不給用，然貨藏之官，槩以天下計之，錢不乏也。方今公帑既虛，私利又竄，公私俱匱。不知錢何所積而至於此。臣嘗求其故，知錢之所由耗者，有五說焉。運艘買船，絕江浮海，浩波覆沒，一也。通都大邑，火所延燒，灼燬融液，二也。閭井習俗，送終舍死，瘞埋滋多，三也。幾事不密，而泄之疆場者，四也。禁令不嚴，而破為銅器者，五也。五者交耗，故不藏之官，不積之民，而錢日以乏。將救其弊，則當從其耗之甚者而為之禁。今王師百萬，或列成，或進攻，皆資錢以為用。則泄之疆場，願諸軍各加禁察，或可以金若銀，昂昂易錢者，宜易之。至若破銅為器，則嚴禁令，當責郡縣，力行懲絕。昔劉秩謂銅之為兵，不如鐵為器，不加漆，禁銅則人無所用。盜錢者少，公錢不破，人不犯死，錢又日增。是一舉而四美兼也。陸贄亦云：禁用銅器，則錢不耗。是皆以禁銅為利。太祖時，有司請行銅禁於江南，詔除寺觀，先有遺佛像，鑄鑄錢塔輪火珠，及民所常用銅器，自餘銅器，限盡一月，悉上送官。給直市之，敢有匿不聞，論如律。今備道用是詔，申嚴銅禁，得銅必多，可以廣鑄。又自今無復破錢為器者，錢何患不富乎？然臣嘗觀漢章帝時，穀帛價貴，縣官經用不足。張林言：非但穀貴也，百物皆貴。此錢賤故耳。宜令天下悉以布帛為租，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如此則錢少物皆賤矣。又獻帝末，不錢錢久，貨本不多，且無增益，故錢賤無已。是古以錢少故物賤也。今錢貨既乏，而百物皆昂貴，豈今之錢貨與古之錢貨異哉？蓋穀甚貴之所致也。東南播殖，少故物賤也。今錢貨既乏，而百物皆昂貴，豈今之錢貨與古之錢貨異哉？蓋穀甚貴之所致也。東南播殖，不可一日不求。今也地之殖不加舊，而食者益衆，且穀所積儲，皆豪民大家，乘時微利，閉廩索價，價脫不。高屨終不發，則穀不得不甚貴。彼市百物者，皆非不飢之人，因將量食費，以取百物之直，則百物亦不得不甚貴。此錢雖乏，而物不為賤，所以與前世異也。今欲百物賤，則當平穀直，穀直平，則民費省矣。且官收

香溪集卷十五

進策

節費

理財之要，莫先於節費。費不節，而欲求財之豐，是猶因風縱火，而望山木之叢茂，不可得也。臣謂方今財用可省者，（原闕一百三十五字）以為文具，未深見其害於事也。今興大亂之餘，總核名實，正所先務。設一職，猶欲兼數事，況存不急之官，以盡無涯之費乎？且官不必備，惟其人豈惟三公哉？唐薛元超為中書侍郎，高宗謂曰：得卿在中書，固不藉多人。是中書得一薛元超，餘可省也。孫處約為中書舍人，高宗曰：處約一人，足辦我事，何須多也。是舍人得一孫處約，餘可省也。北魏汰擇郎官，唯辛雄等八人見留，餘悉罷遣。游僕射云：得如雄者四五人，共省事足矣。是郎官得數人如辛雄，餘可省也。此豈非冗官可省之明驗耶？苟不思慎選其人，第欲備官，豈徒無益而為害實大。昔人嘗謂天下財賦，耗數之者唯二事：一兵資，二官俸。自他費十不當二者一。是以由漢至唐，征戰艱難，未嘗不省吏員以救弊。今官不少省，顧或益增之。棲遲問曹，而坐養資考者，不知幾人。非動舊大臣，而安食祠祿者，不知幾人。取兵書備敵，游走四方，挾券自資者，又不知幾人也。尸素竊位，以官稱行呼唱，而不盡職務者，又不知幾人也。此非冗官為無



私銅以廣治錢。又平穀直以省民費。則錢雖乏。未為甚患。善乎漢劉陶之言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人飢。臣亦以為當今不病錢乏。病乎穀直之不平也。

平糶

臣所謂平穀直者。非欲嚴法密令以抑損之也。蓋聞貨有輕重。穀散之權。有司失之。則姦民得以乘人急而專其利。故曰。民有飢饉者。穀有所藏也。又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蓄賈游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然則將平穀直。使無甚貴。則輕重散之權。有司可不制之乎。秦末。秦傑爭取金玉。而任氏獨奮倉粟。楚漢相拒。梁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錢。而秦傑金玉。盡歸任氏。用以起富。使當時穀散之權。在公上。則任氏雖有粟。安得取貴直乎。今莫若依倣李悝之平糶。耿壽昌之常平。收散之權。而制於有司。使姦民足穀者。欲索高價而不可得。則臣所謂平穀直之說也。悝為平糶法。觀歲上中下熟。而制其收。又觀歲大飢中飢小飢。而發其散。故雖遇飢饉水旱。糶不貴而民不散。行之魏國。國以富強。壽昌為常平法。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價而糶。以穀貴時。減價而糶。民甚便之。臣謂宜酌取悝壽昌之說。詔州縣各置所部土地廣狹。出穀多寡。參以往歲和糶斛數。制為定額。亦視上中下熟。而三分其收。每歲西成。而兩行廣糶。必以時價。無得虧除。及來歲春夏。穀直騰貴。則少損時價而出之。亦視所收多寡。三分而出其二。復儲糶。以為當歲糶本。其一則以待軍興之須。如此則散之權。盡歸公上。姦奪者不得因閉困。挾所蓄以邀重利。穀直豈復甚貴而不平乎。臣此所言。其大略也。若夫創制作法。織密之條。所以周防利病者。則在有司熟講而舉行之。或曰。官自糶取。與民為市。得無擾乎。臣曰。民無抑糶。官無強糶。損價以便民。得羨以供軍。上以豐蓄積。濟饋運。下以檢姦豪。惠貧弱。誠見其利。未見其擾也。方之橫斂。不猶愈乎。唐德宗時。陸贄以關中穀賤。請和糶百餘萬斛。可以減轉運。又欲以所減米。糶江淮水災州縣。斗減時五十以救乏。京城東渭橋之糶。斗增時三十以利農。古之人未嘗不以斂散之權。與夫平糶以利民為意。孰謂不可復行於今邪。臣竊觀世之計利者。類以剝下為言。所謂柄斂萬端。窮朝抵暮。千按百竊。皆取之民者也。殊不知理財之義。固自有不害民而利於時者。唐劉晏制萬物低昂。常操天下贏貨。以佐軍興。雖舉兵數十年。斂不及民。而用度足。第五琦當軍興。隨事趣辦。人不益賦。而國用豐。程異使江表。調財用。所至不剝下。不加斂。經用以饒。元琇判度支。方蝗旱而不增一賦。軍興皆濟。是數人者。皆不取之民。而財自足。豈天雨鬼輸哉。亦得夫斂散之權而已。然則臣所陳平穀直之說。豈非不害民而利於時者乎。

實惠

民者。至愚而神者也。取以智則詐。示以疑則偷。接不以禮。則其徇義。撫不以情。則其効忠。薄。然則人君誠欲利民。可不加之實惠乎。浮文惠之。而實不至。是取以智者也。彼烏能無詐。是示以疑者也。彼烏能無偷。是接不以禮。而撫不以情者也。彼其徇義烏能不輕。効忠烏能不薄。君以浮文罔民。民以詐欺應君。則上之澤何由及乎。下之情何由達乎。上下猜阻。日以攜貳。亂亡之由也。昔唐文皇。賢主也。常自謂以

誠御天下。欲使臣民皆無詐欺。豈知姦民遺突厥。侵邊者。請戶給一絹。文皇曰。朕不欲虛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戶有小大。豈得雷同。給賜乎。於是計口為率。太宗欲實惠及民。用心可謂至矣。然而當時詔逋負官物。悉令蠲免。既而負秦府國司物者。乃復督索如故。又詔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既而赦云。已役已檢者。以明年為始。散還之後。方復更追。是欲惠民而實不至。雖用心如文皇。亦未免為浮文也。臣嘗伏讀建炎改元赦書。所以勸恤民隱者。非止一事。凡逋租負錢倚關折納之類。蠲除至多。又備言官吏創刻。良民受弊。往往破產。所以慰安天下甚厚。赦令所至。民皆感激流涕。以為陛下惠顧元元。周悉如此。丁寧如此。非復曩時之虛文。徒掛牆壁為也。蓋有華顛耆老。扶杖立聽。願少須臾無死。以觀中興之盛者。然而事多循習。吏不奉行。前令未及盡施。後令已復更易。不一二歲。衆弊紛然。仍為虛文。初無實惠。雖復詔赦數下。德音至深。臣恐斯民有至愚而神者。固已生疑於前。安可冀其必信於後。中興之功。尙勤聖慮。未必不由此也。凡逋租負錢。歲久不能入者。皆貧民。蠶戶水旱札擾之餘。衣不足以蔽膚。食不足以糊口。既迫於飢寒矣。而追督督吏。臨門誶呵。責以不可得之積欠。而遂其不可厭之私求。攘衣褫。掠器具。鷄栖豚。無不奪取。大吏未去。小吏復來。朝索夕須。剝膚椎髓。債官之質。竹未毛。而吏之所得。車載石量矣。朝廷何忍收毛。銖之通負。使民抱無涯之疾苦乎。彼其橫被侵奪。怨憤嗷呼之聲。朝廷不得而聞也。豈謂避吏。潛山竄谷。朝廷不得而見也。豐年富歲。已困於追呼矣。一有饑饉。則操觚囊流轉為溝中瘠而已。可勝哀哉。臣愚竊謂。與其以督欠之虛名。為胥吏漁奪之因。不若捐毛銖之小得。為貧民無窮之利。況夫逋負在十年之外者。民願所責既多。終無可輸。破數少債。則懼應盡入。因厚以賂。謝許請吏曹。雖毛銖無人。官者。是又徒為瘠民以肥吏。而公家初無損益者也。臣願申行累下赦詔。條列民所逋欠。可蠲除者。自何年為率。明降德音。盡削欠籍。官吏不即削籍。後復責債為姦者。重加竄削。庶幾民害實惠。知朝廷赦令。誠以利益彫瘵。非虛文也。其為政効。豈不優於唐文皇哉。

除盜

竊適早蝗。民不賴生。脫死自救。攫金奪餉。而不知愧。甚則羣行為姦。依憑孤邱。棲宿窟穴。此其為盜。蓋迫於不得已耳。固宜綏撫安集之。而勿窮其誅。若夫姦姦巨猾。乘危投隙。弄兵擁衆。大而翔翽轉寇。噬螫瘡民。小而攻據城邑。鴟時觀變。此其為盜。又可關略而不誅之耶。異時官軍討賊。於姦姦巨猾。不惟關略不誅。仍每命以爵秩。弄兵擁衆者。和視雖起。驅掠殘暴。無所不至。金粟子女。施衣豐食。鮮車怒馬。既飽其志。願得厭兵。乃始以降約自通。差次會從。坐邀官級。禮優者先下。爵卑者後服。官軍力或不制。則屈意順許。惟懼賊心之小忤。而不即就降。至示以告身。誘使投兵。往往朝黃巾。暮紫綬。斬木揭竿之徒。指笏曳履。鷹行於士夫間。國威不振。無甚於此。是以江湖瀚海。跳梁猖獗。攻劫市邑者。至今猶時有也。臣觀秦漢而下。號中興顯顯。為古今稱詠者。三君曰。漢光武。曰。晉元帝。曰。唐肅宗。然而皆自建都江左。姦叛時起。唐自安史後。亦大盜繼作。獨漢建武。遂無強寇何哉。蓋晉元帝時。王敦驕恣不臣。帝畏之而不能制。自亡齊斧。故其弊流於後世。有違養時賊之譏。唐肅宗時。平盧裨將。殺節度之子。而推立侯希逸。肅宗不能正其罪。因



授以旂節。故其弊流於後世。有姑息之政。皆與唐雖稱中興。而威柄撓弱。是以強寇不止。若光武則不然。以英威雄斷。綱攬權綱。羣盜請降。未嘗假以辭色。況輕與之爵秩乎。劉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光武曰。待汝以不死耳。杜成爲王郎乞降。求高戶侯。光武曰。願得全身可矣。光武之御羣盜如此。故當建武時。雖狂狡間作。而終無強寇。然則以爵秩招慰盜賊。誠啓姦之弊政也。陛下紹開中興。收威柄而隆國體。則宜以管元帝唐肅宗爲戒。而以漢光武爲法。凡盜賊請降者。待以不死足矣。俾之全身足矣。又烏可復如異時。使官軍屈意。以踵遺姦姑息之陋哉。昔唐僖宗時。黃巢已破廣州。勢張甚。表求天平節度使。宰相盧攜。素厚高駘。屬令立功。乃固不可集請。及巢益熾。破淮南。人皆咎攜。始下詔以巢爲天平節度使。詔下。賊已破潼關矣。臣嘗讀唐史。竊以攜固不可集請爲是。以時人咎攜爲非。又罪攜終不當以節度與巢也。何以言之。巢雖橫行天下。不過爲一劇賊耳。寇賊竄穴。堯舜之世。且不免。是歷古所皆有也。僅以節度遂其請。則是寇賊而乘旂節。豈不異甚矣哉。以政體言之。寧使巢益熾。而節度終不可與也。且巢之力。苟能恣肆。則雖得旂節。猶將轉寇自如。又果足以塞賊夫之貪心乎。故凡爲遺姦姑息之陋者。皆啓姦之弊政。能革啓姦之弊政。則除盜之先務也。

### 香溪集卷十六

記

#### 慎獨齋記

人藏其心。至難測也。飾冠狂。巧進趨。聘辭辯。誰不欲使人謂己士君子也。然而卒多不免爲常人。至或陷於大惡者。患在心遠其貌。而安於自欺。夫人之自欺。殆非一物。曉然知善之可好。而棄弗爲。是自欺。曉然知不善之可惡。而姑爲之。是自欺。實無是善。而貪其名。是自欺。實有是惡。而辭以過。是自欺。知有是過。而吝不改。是自欺。實所不知。而曰我知之。是自欺。實不知行。而徒欲有聞焉。是自欺。色取仁而居之不疑。是自欺。言浮於行。而言之不作。是自欺。求諸人而無諸己。是自欺。有諸己而非諸人。是自欺。其餘所謂自欺之目。殆未可殫言而遺數也。而好欺者。動欲飾詐以欺人。殊不知一日之間。百念紛起。所自欺者實多。而欺人者曾不十一。又其欺人者。必詭譎不情。不情則未能欺人。而實先自欺也。彼好欺者。終以弗思而安之。得爲常人幸矣。幾何其不陷於大惡耶。禮記曰。所謂誠其意者。無自欺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夫人有殺心。輒形於聲。有欲炙心。輒形於色。有懼心。自動而言。肆有異心。視遠而足高。其心

一動。雖甚微也。而形於外者。已不可揜如此。彼小人乃欲揜其不善於君子之前。當其念己不善而思揜之。則不善之念。已誠乎中。既誠乎中。則心有自匿不懼之微情。呈露於言。意態度之間。自以爲人莫我知也。而不知人已得其所謂不可揜者。如見其肺肝。嗚呼。自欺孰甚焉。此予之所爲懼而思戒。必以慎獨名居室也。昔者海上之人。每且從瀛島游。瀛島之至者。以百數。其父曰。汝取瀛島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瀛島舞而不下也。蓋其有取之之心。一萌於中。雖不自知態度之異。而瀛島知其異焉。心之隱微。禽類猶覺之。而謂人不我覺可乎。是以古之學者。皆知慎獨。雖用心於幽闇無人之地。亦必誠其意。而未嘗自欺。故季札解劍繫徐君之家。樹而去。曰。始吾心許之矣。豈以死背吾心哉。夫徐君心欲劍。季札心許之。此誰得而知之。季子乃不以徐君死背其心。嗟夫。世之面諛而有諸責者。非自欺乎。有志於慎獨者。不當如季子乎。樂正子春之執喪。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夫五日不食。出於詭僞。而非其情者。子春其心知之。誰得而知之。子春乃以詭僞自訟。若有莫大之悔。嗟乎。世之矯激盜名者。非自欺乎。有志於慎獨者。不當如子春乎。漢第五倫謂人曰。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豈可謂無私乎。夫安寢而十往者。倫之詐。不視子而不寢者。倫之情。其用心至微也。誰得而知之。倫乃自以爲私。而顯言於人。無毫髮隱焉。嗟乎。世之視人以詐而終匿其情者。非自欺乎。有志於慎獨者。不當如倫乎。宋阮長之爲中書郎直省。夜往鄰省。誤看展閣。依事自列門下。以開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固遣送曰。一生不悔。閣室。夫若展既過。又當暮夜。長之不自言。誰得而知之。乃以侮閣室爲甚。負固欲自列。嗟乎。世之幸人所不睹。而肆爲不義者。非自欺乎。有志於慎獨者。不當如長之乎。歷觀古之學者。能慎獨不自欺。其人固亦多矣。而予獨以四人稱。蓋舉其有會於吾心者。將書諸座右。爲旦暮起處之戒。庶幾於前所謂自欺之目。可以深思而力去也。中庸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夫不睹不聞。所謂獨也。不睹則目無與焉。不聞則耳無與焉。吾所謂隱微者。雖吾耳目。猶不得與。是獨也。是不可須臾離者也。故夫不睹之睹。不聞之聞。有莫大之聞見存乎隱微。而不可以言言。則慎獨之學。勉而精之。豈惟不自欺也哉。紹興九年六月八日記。

#### 養正齋記

門銘几戒。古志士所以示微慎善自修也。今人平日出門。率事逐食。營爲百緒。暮必歸居。以休其身。然方動作疲劇。昏睡寤起。則凌遼如昨。彼其心事。操履。冥迷流浪。曾不少自存省。是知休其身。不知休其心。彼且視一室如傳舍。出入而人。而人出耳。豈復以古人銘戒爲事。是大惑也。益川虞唐佐堯舜。從濠游幾十朔矣。顧其中道而外。不異一日。刻意問學。知以領略爲務。歲季講歸。且言平居定省餘暇。立屋貯書。以學名之曰養正。讀取諸易。說擇厥旨。使得持歸。且恭誦服。爲不力不逮之警。雖臥與。其敢忘乎。浚曰。子志如是。其知門銘几戒意矣。與放心不求。而徒休其身者大異。其可無說以遺子。夫人生而有知。不學則愚。愚則視不明。聽不聰。思不達。雖有知。猶無知也。既學矣。不得其正。則嗚呼。則綠目而逐色。綠耳而逐聲。緣思而逐欲。所以禍其主者。殆有甚於不學而愚。是以君子正之爲貴。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會子曰。吾



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夫人受命於天，正性本具。君子保是正性，斃而後已。謂天全而命之人，當全而有之。生平由是死乎由是，則可以無愧於天。此會子所以終其身欲得正也。且萬物散殊，形生氣化，未有無正性者。石可破不可奪，堅丹可磨不可奪，赤霜雪大皦，松色猶茂，風雨晝晦，鷄鳴自如。物一受其正性，且不移奪。人其可失正乎？仲尼家易於蒙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於頤曰：養正則吉。夫頤咀物，養道也。而蒙為物，稱欲得其養，又蒙互體，自二至上，有頤象焉。故聖人以養正垂戒，巽卦而同辭。見正之不可不養，養之不可不正也。古之人欲見正事，聞正言，習正人，邪室不坐，邪語不食，行容必直，立容不跛，不傾聽，不睇視，皆所以養正。而其要則曰：先正其心。夫童蒙未發，心一而靜，自是養之。雖幼而壯，壯而老，將不失其赤子之心。是可以為聖之功也。水未必遽至於海，言水者必期於海，學未必遽至於聖，言學者必本於聖。蓋道無本末，趨進唯諾，掬溜播瀉，幼學也。而上達之理存焉。子無謂養正為淺事，其勉之哉。紹興十六年十二月一日記。

拙懶軒記

古之君子，其持心也厚，故未嘗廣己以自多。雖至聖大賢，猶將退然自託於無能之地，非其謙飾遜避，而貌為此區區也。蓋不若是，則不足以持盛德而守成能。故曰：聰明睿智守以愚，多聞博辯守以儉，武力毅勇守以畏，富貴廣大守以陋。後之君子，則不然。浮藻而淺露，言華而行伐，造大足而好高，著一書便欲得宰相，提一筆便欲斷大事，客氣虛張，過自標置。至有大署其門者曰：不讀五千卷書，無得入此室。嗟乎！一何古之君子忠厚退遜，而後之人不長者若是其相懸乎？蓋嘗切聞之矣。學者之患，莫大乎自足而止。曰：學如是，是亦足矣。足而不學，則以為無足學也。能無廣己以自多乎？殊不知道之深，德之奧，學問之大，皆非揭流涉波者所能測知。譬猶迢迢上下，不出於絕潢斷港，則必以為天下之水止是而已。因又以為天下之觀水者，舉莫吾若。故侈然有輕天下之心，試使之浮滄江，並溟渤，渺瀰漫汗，不見邊際，彼將眩掉縴，世恨悔自失，愧前所見。自比於蹄涔杯坳之不暇，然則世之造大好高，而過自標置者，庸非不學之過也哉。歐陽使君，我丈人行也。守臨江，廉以自持，寬不苛小，民便其政，以病丐聞。既得請，來寓吾里之蕭寺。聞高軒游居其間，而名之曰拙懶。使君者，年嗜學，且慕黃卷，手之不釋，而又短章大篇，哦詠日富。此其勤且巧至矣。猶方自托於拙懶，將非審所謂學問之大，而內不自足，且法古君子所以持盛德，欲以矯世造大好高之弊乎？昔稽叔夜自謂懶不涉學，而博覽淹該。杜子美自謂老大意拙，而詩窮天巧。崔沔名室以陋，柳子厚名室以愚。今使君自謂拙懶，正稽杜類也。而以名軒，又崔柳意也。當使君之在臨江也，軍書方急，元戎偏師，鼎來捷至，改轅而弭節者，交午相望。凡輦車流馬，資糧屏屨，革角蕨秆，推牛割羊，所以征須百緒，而官無儲錢待粟，庫庚單匱，一切仰取於民，不供則乏軍興，其斂則人告病，於是而丐聞，又使君所以為拙懶者歟。浚既登軒賦詩，使君又屬以為記。浚方鄙世俗浮薄，而樂使君獨忠厚，退然自托於無能也，不能無言，遂書之。

温州永嘉縣不欺堂記

令之職，視他官最為近民，肯與具冠服坐堂上，進訟者而聽其要，逮日入或不得休，至以燈火臨事。凡詭情偽說，誣誣抵調之說，紛汨於前，姦胥甚之，舞文法以佐其儲加。又令與賓客相對答，若將逐大官行李，出歸境上無虛日。問省熟事，則吏抱簿案，袂扇以進，涉筆占押，至千數百，非甚嚴爽，不能無勞以昏。昏則因言而設者，益乘之令欲使人無欺，其艱矣哉。吾兄茂安，幸永嘉，既臨年，惠洽禁信，門庭日靜，以無事致書香溪，告其弟浚曰：吾為令，不以能聞，幸吾邑多士，鄉俗無豪黠，使猶竊稍食於此，吾即聽事之東堂，置几視，以暇隙棲息其處。因名之曰不欺。用自警者，是非求人，不我欺，惟吾心不欺而已。子其為我記之。浚曰：吾兄撫千室如環堵，治糾紛如真掌，使靈尾之吏自新，雀角之獄不聞，非不欺何以及此。抑聞古人有言：誠其意者，無自欺也。夫誠於此，化於彼，將不令而民應之。蓋有行乎外者矣。嬰兒生三月，前軒冕不知欲，後斧鉞不知畏，然而慈母之愛，論焉蛟潛於淵，其子迎化於高陵，精微之感，殆難以言論。吾兄能無自欺，則冥坐虛堂，如臨上官，如面重客，如前民，而後肯徒視一克念，如諸輩言思一失念，如耳道謗不欺也如是，則可以對越鬼神，洞開金石。況此民其寧我欺乎？昔人論三不欺，後民不忍欺者，切胥評之。民不忍欺，謂欲欺之而不忍，是猶有欲欺之心，蓋三不欺，皆求乎彼，不求乎此。故雖善治如宓賤，民心之欺，猶有萌焉。彼其嬰二吏肘而責之書，則已既欺矣。能使人無欲欺之心乎？嗟夫！精誠潛通，甚於叫呼，欺不欺存乎中，疑若沉阻，未易鈎致，而論諸人者，焯焯不可掩。昔者徐侯與管仲謀伐衛，退見衛姬而色動，足高而氣強，衛姬知其欲伐衛也。明日見管仲，言徐而有慙色，管仲知其舍衛也。夫齊侯匿其情密矣，入則衛姬知之，出則管仲知之，由是以觀，人固不可欺，而欲欺人者，其不可尤也。況將使人無我欺，又甚不可，要在無自欺也。審矣。吾兄厚重簡廉，政先治己，知心不欺，不求人不我欺，是自謙之學也。於以成人，人將自化，無萌欺於心者。故浚後所以名堂之意，併論三不欺，與夫精誠之論諸人者，以為記。紹興十有六年五月一日記。

自牧齋記

永豐樂詰吉卿，懷錄東書，來香溪從予游。與之言物理性命之學，洒然以喜。其有志乎治氣養心，蓋拳拳也。既累月，告歸親其親，且曰：詰不佞，初不知學，然亦不敢一日忘所欲學。他日溫清之間，結茅為齋，以居。名之曰自牧。蓋所欲學者也。願說一言以歸，齊壁用謹不逮，是耳。善誨於朝夕，而門牆不遠也。予應之曰：子知自牧之謂乎？予將廣子意而遂言之。易曰：卑以自牧，此豈惟論交當世而已哉。善學者，向友古人於千載，而終與之齊。用此道也。世之空腹自賢者，讀書未能斷句，已下視服鄭，殆十八九為庸人，彼惟自處於庸人，謂加於庸人足矣。故廣己以自高，然則自高者，適所以為卑，而卑以自牧者，適所以崇吾德也。今夫登山者，處已高矣，仰而左視，則巖然崔嵬者，猶在其上焉。為學亦然，賢如孟軻，亦至矣。亦且憂不如舜。蓋古人之學，不極乎至足不止，宜其見己之卑，而未見其高也。子欲無為庸人乎，則宜法古人用心而思企之，然後可以言自牧之道。夫人之生，固有物焉，混然天成，在善養無害而已。自牧之道，以禮制之，懼其放也。戒物之感，懼其誘也。居之虛靜之地，欲其安也。飲天和如甘泉，味道腴如藟草，懲忿窒慾，如



去收羣致一不二如惡多枝勉之慎之曰自牧之自牧久體正而肥益力不已充實光輝且將無入而不自得又豈復有牧之者乎能知此則自牧之學必以聖賢為師仰大道之高遠方積跬而履卑眇已事之甚陋敢虛張而自欺願吾子名齋之意豈有取於斯乎子歸矣持是說為自牧齋記紹興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記

西溪鯢魚記

西溪翁曉致長魚於范子受而羹之以侑晨飢飢甚捫腹散步於西溪之上時霜清水落風收不波潭光空明杲日照映下見羣魚游泳殆可尾數差次隨續東西自如范子顧而曰嘻向侑吾飢者非此溪之魚乎胡為困於溪翁自取脂鼎禍乎魚方潛澄淵浮淺瀕隨至隨適不知身之為水也水之為身也魚之樂亦至矣餌雖美其鈎實鉅何乃食一豆之膾腐遂捐清冷之適至於刳腹流腸馨醜盤於沸釜豈與逐微名細利以失無貨之軀者同其迷乎吾於魚有所感矣歸舍記所感將為知難者言之

香溪集卷十七

記

衢州龍游縣學田記

今天子紹興中興以至仁神武戡兵靖民億寧區夏爰建太學風動萬方文治熾然單布遐闕凡雜州偏郡壯縣下邑庠校並設生員營宇務為崇盛守長佐貳闢決學政一或不度為不任職然以銅墨効官者責專而事遂不與他等自中材處之往往促束於文符朱墨敲朴斯會直講補短救過不給其能以養士為念信乎必文儒而兼通世務然後能以化治稱也括蒼吳君彥周為龍丘宰既獨民瘼乃行視養字問著錄幾人吏白糜米不繼士至濯腹誦經或不煖席又負笈挈挈而它前令熟視欲議未遑也令君曰噫茲為教本予後而弗圖是不知務其何政之能為即日按取官廢田請於州以為邑之學田蓋制其收可食數十士太守待制張公疑其意許之於是高冠侈袂而抱方策者相與婆娑乎崇堂邃館商古今引仁義縱雄辯而極理要終歲賴安令君為諸儒賜其厚矣哉令君以論秀登雋科為文雅健意氣兼勝當官猶嗜學決事得小間即取插架書吟飯自娛休暇對客於便坐即之退然如韋布士雖劇談終晷不出文字間世固有沾沾者朝解褐得名第暮已氣息拂霄漢視窮巷士如七使矣令君從官二十年而氣習不

異書生時則竹中所存有過人者宜其注心於學宮勤如此也某客游邑境見士大夫若市里僑舊道令君性資剛耿清操如冰雪秩行滿矣而理邑規撫不變如始至自經賦外一銖一粟不忍橫索以彫其民勸茲則益吏率懲懼為息股弁盜賊頑犇革心掃跡蓋令君文儒而通世務知以養士勸學為急故化行孔易如高屋之建領水也邑士徐安節學職徐振業等相與具鼓田事本末謁記於某且曰惟我學子伊昔羣萃模範不瞻牽勉肆習百為勤艱不克卒業逮令君惠我諸生俾既厥心惟問學是專修焉而安以克力久邑人咸曰休哉我有子弟令君實飲食教誨之惟父兄人知銜荷謂不可設宜有金石刻丕揚茂猷願為志之以慰父兄子弟之心某應之曰紀令君實德使邑人歌詠以無忘厥休其寧可辭惟令君養士士思所以稱宜觀夫自養者自養正則令君所養正矣昔孟軻論養心為大體而賤養口腹蓋是心之大投穹陸而載旁薄包八荒而函萬殊兼舉有無一物莫之能外其與天地流通陰陽冥合者曾莫見其形埒是大體也自養者善養乎此而無事於區區之小體則令君與士子兩善而成宜記雖不文亦得自託於不腐矧龍丘為信安支邑之劇雅稱多儒今復漸被於美化家修人勵將有秀民魁士比肩接踵震耀於時以光昭令君之大惠願不偉歎令君名昔今為左宜教郎紹興十九年夏四月壬申蘭溪范浚記

三益齋記

學未極乎至足而止雖顏子不能無進況方有志而勉於行者其汲汲於取友求益也固宜然人知得益在友不知所以得益者實在我不在彼也昔者孔子讀易至損益喟然而歎以為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闕之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自實則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予嘗論之世故有虛驕傲誕聞見未毛銖而自大如山崖者矣或指其微累必盛氣絕容辭以偽辯曰我何尤我何尤則直者將見拒彼惟許身之欺也如是又必以人為欺則諒者將見疑其自視甚侈矣如馮夷未東傲睨秋水必以天下之美為不越乎己則多聞者將見陋負是三失為能受人善言將不得聞於耳雖得友猶無友也故曰友者所以相有也然則直諒多聞之益豈不在我乎哉予同郡陳九言叔永有志而勉於行者也家居義烏之菱塘養親讀書以三益名齋而求記於予九言予昆孫婿且從予學久因告之曰凡益之道非能貧夫固有而增多之也惟性至大初無限量益動而巽日進無疆則凡德之裕皆所固有非偽為也故易繫辭曰益長裕而不設益豈由人乎哉惟夫短於自知故友直不足於信故友諒未學寡陋故友多聞然卒所以得益者皆自得之信乎不在彼也今子和厚而修謹以明己事為孜孜子期子免夫三失而得益也用復告子以尚論古人之益蓋孔子所謂直諒多聞者古之所謂直諒多聞者也今人與居古人與稽則得益愈大孔子嘗論直躬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論管仲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論多聞曰闕疑而慎言其餘又曰擇善而從孔子所謂直諒多聞者蓋如此而又謂卜商好與賢己者處端木賜好與不己者處則曰商也日益賜也日損今子欲求三益友於斯世則甚難而尚論古人也又甚難皆當以孔子之說求之紹興十八年二月十日香溪范浚記



存心齋記

壽昌邵子信與凌真家有世誼焉。因舅氏見予香溪。留學於予居。其趨向甚端。其植志甚篤。一日告予以將歸。且言家之屋南有齋焉。名曰存心。觀省之餘。當復習業其處。敢問何修而可以存心乎。予應之曰。善哉問也。昔者鄭軻言存心之說甚備。予嘗索其指歸。而知學之方。試因予而妄言之。夫君子之學本諸心。心不在焉。則視聽不見。聽視不聞。此其於口耳之學。猶莫之入也。況窮理致知乎。是以學者必先存心。心存則本立。本立而後可以言學。蓋學者覺也。覺由乎心。心且不存。何覺之有。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是心不存。殆將晦昧僻遠。觸情從欲。不能自別於物。向安所覺哉。此君子所以汲汲於存心也。然而人之念慮橫生。擾擾萬緒。羨慕耽嗜。厭惡憎嫉。得喪欣戚。缺望狠忿。怵迫憂懼。與凡私意妄識。交午叢集。紛紜於中。汨亂變遷。無或寧止。雖魂交夢境。亦且顛冥迷惛。悠悠流遁。彼其方寸蕩搖。如疾風振海。濤浪洶湧。求一息之安。且不可得。則存其心者。不亦難乎。然心雖未嘗不動也。而有所謂至靜。彼紛紜於中者。浮念耳。邪思耳。物交而引之耳。雖百慮煩擾。而所謂至靜者。固自若也。君子論心。必曰存亡云者。心非誠亡也。以操舍言之耳。人能知所以操之。則心存矣。心存則不物於物。不物於物。所以異乎物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為其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養以寡欲。使不誘於外。此存心之權輿也。至若誠心於淵。則必有事焉而勿正。用能於勿忘勿助。長之間。默識乎所謂至靜者。此存心之奧也。然則存心可以已乎。曰未也。凡學始於存心。中於盡心。終於盡性。惟心之盡。是無心也。非無心也。無私心也。是道心也。道心惟微。於是而精一之。斯可以盡性矣。方其存心也。猶有存之者焉。非所謂盡心。心未盡焉。非所謂無心。未能盡心。烏能盡性。心未盡焉。烏知所謂性。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蓋心既盡。而空洞清明。然後知性之為性。皆天理也。然則存心者。所以存天理。求盡其心而已。顏子拳拳服膺。存心之學也。其心三月不違仁。顏子之心之存也。至於屢空。則嘗盡其心矣。然特屢至於空。而未能常空。為其不遠仁之心。猶存焉耳。心不遠仁善矣。乃為空之累。此毛猶有倫之謂也。揚雄曰。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舍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雖徒知存心。不知心存而未盡。不足以盡性。故以常操而存。為聖人事。聖人者。寂然不動。從心而不踰矩。向何有於操存哉。予故曰。凡學始於存心。中於盡心。終於盡性。此非予之說也。孟軻之旨也。今吾子有志於存心。是學之始。而方求所以存之道。是存心之始。子其慎所存乎。傳曰。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蓋事物莫不然。而心為甚。子其可不慎哉。倘聞予言。作而曰。敢請志是說而習之。予因為記。俾以歸。勸之學也。紹興十七年四月晦日。

訥齋記

凡人在孩抱。未能聲其意。嗶嚅終日。莫喻所欲。乳保教之語。僅名東西。則家人雖然欲笑。以為早慧。言於人何尤哉。惟夫尚口飾舌。夸華背誼。譏議警毀。速累召禍。於是有三緘之戒。故曰。天生人使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狂。然則人固不能無言。惟言之慎而已。予兄子伯通。家居南偏有齋焉。名之曰訥。求予言為

記。予多其知慎言也。而樂告之曰。華不繁者實必碩。流不寫者源必豐。言之不出。則積中之宏而深也。固矣。惟古之學者。用心於內。深造自得。默識神解。冥思慮於人奧。何暇事無益之言哉。然則君子欲訥於言。不但區區口擇期無尤遠而已。今伯通也。該旨友兄弟。睦宗戚。行身紙長。其於過言亦寡矣。而拳拳焉以訥為務。豈非有志乎用心於內故歟。孔子嘗曰。予欲無言。道至於無言至矣。彼曾子之一唯。蓋未免乎贅。況多言乎。學者欲知無言之旨。當自訥始。紹興十七年夏六月晦日。

平堂記

法曹於州為卑官。而其責為最重。凡州之屬邑。有大訟舉以上府。府有司師聽而成之。報其而法曹當其罪。當平則執誅受杖。俱無冤人。一失其平。則有吞恨而死者。此其為責不已重乎。竊嘗念刑者有成無。君子於是乎盡心。苟不用慎。而濫為橫入。則豈徒得罪於不可欺之氓人。將必有陰禍鬼誅。雖疾走而不得逃者。以災其身而敗其家。此古人所以抱其獄而哭者也。漢虞經為郡縣獄吏。案法平恕。嘗曰。于公高門。而定國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至九卿。經後有孫升卿。位果通顯。升卿謂其子曰。吾事君直道。行己無愧。所悔為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爾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嗟乎。虞經用法平恕六十年。僅得一孫貴耳。升卿一殺不辜。遂受咎罰。其尤如此。得不銘丹筆以為決獄戒耶。某不肯。來為永嘉法曹。居居惕息。所以奉三尺者。惟謹。念將自訪。即便字而名曰平堂。且道所以名之意。後之君子。不隱其名。則今日修椽大屋。易為馬廐車庫。奴隸室也。必矣。倘期有以辨予心者。庶無廢於斯堂。年月姓名記。

饒州浮梁程公生祠堂記

饒於江南為上州。撫封廣遠。靈疇曠曠。且當兵興。人力彫敝。通敵者衆。地棄不舉。脫小弗稔。則市人菜色。越境逐食。殆為常俗。紹興九年。歲適甚旱。粒米翔貴。人不奠處。稚童攜抱。流穴大去。官庾單空。莫克賑贖。吏視民散。無可奈何。冬十有二月。詔以竹左符命鎮江師。開學。程公進職一等。移鎮是邦。既下車。條舉荒政。安集攜離。嗚呼。撫字去者得歸。居者用蘇。招徠商人。體艘尾銜。殺粟糶集。園貯市積。行如年登。民飽以。將破成。易。為充。惟。邑。浮。梁。人。獲。更。生。若。曰。程。公。活。我。則。相。與。謀。繪。公。像。建。生。祠。於。寶。積。佛。廡。供。僧。祈。福。以。報。公。賜。某。惟。古。循。吏。至。行。異。績。若。大。恩。紀。為。百。姓。慈。愛。則。為。生。立。祠。字。如。石。相。于。公。輩。著。在。前。史。百。世。稱。誦。其。道。風。凜。凜。可。想。見。也。然。皆。未。若。公。活。千。里。饑。人。使。不。轉。溝。壑。以。死。則。民。之。戴。德。荷。惠。殆。無。終。窮。過。石。相。于。公。遠。矣。某。於。公。為。門。下。士。承。乏。是。邑。樂。與。編。氓。均。沐。仁。政。且。獲。挹。祠。宇。盛。事。敢。記。與。人。之。詠。歎。琢。諸。美。石。揭。於。祠。下。昭。示。永。永。咨。爾。邑。人。過。者。起。敬。視。以。眉。壽。毋。忘。公。恩。



戰國干戈之際。而告不害公孫丑萬章輩。亦皆捨所謂縱橫。擯閭名楊墨。以求學乎孟氏。當是時。士之挾縱橫刑名干說諸侯者。無不釋屣而析圭。解褐而懷符。一談笑而取客卿封君之貴。高門大屋。開第康莊之衢。持梁鮫肥。心曠意得。朱輪黃屋。從徒駕馭。馳驅乎秦楚齊趙燕魏之郊。而不害輩獨去華榮。就枯槁。捨衆人之所趨。以求學乎孟氏。其亦以柯爲道之所在。且足以託乎不朽也。嗟乎。自戰國以至於今。千數百載。雖其間不無豪傑英偉之士。出於寒素。然不幸而無聖賢爲之依歸。要所成就。其能如孔門高弟孟軻之徒歟。然亦幸而時有名人魁士。爲一時領袖者。如李膺以節義顯。爲世楷模。被容接者。有登龍之榮。四方翕然。莫不奮迅感激。波蕩而從之。故東漢雖衰。而士多忠義慷慨。解衣就鼎鑊。摩頸伏刀。頓相牽連。趨死而不懼。是雖無益於漢之存亡。然振頹風。起衰俗。於卑陋委靡之餘。於名教亦不可謂無少助也。唐世人物。視秦漢而下。爲最盛。蓋其始也。隋王通以儒術興於河汾。學者戴經抱籍。以從之遊。如房元齡杜如晦。魏徵。薛收。李靖。溫大雅等。舉出其門。而皆爲王佐。勳名卓然。其後韓愈起。文弊於垂微。爲諸儒標的。有從愈者。號稱韓門弟子。於是唐之文章。鬱然有西漢餘風。學古之士。肩摩跡接。繼愈而作。爭以所長焜耀於時。此唐世人物。所以視秦漢而下。爲最盛。實通愈之力也。往國家承平久。天下無事。士得沉潛學問。而又有韓富歐陽司馬二蘇諸公。落落然起。爲儒先生。各以所學收率天下之士。或博約其人。使知所趨向。或借之清談緒論。以成其名。是以天下之士。得所依歸。益自懲勉。磨勵以德行文學政術稱者。蔚然輩出。奮迹立朝。咸能侃侃正色。以忠節直道。遠茂茂業。與夫高文大冊。聲詩雅什。爲國光華。蓋亦有韓

香溪集卷十八

書

寄上李丞相書

浚聞之。昔者東周之衰。王道雖微。然朝廷公卿大夫。表著猶在。列爵錫土之柄。天子猶得而用之。大而齊魯秦楚。小而宋衛陳鄭。凡得百里而臣其民者。亦莫不有卿佐列位。豪傑處業。黃金白璧。馳車高蓋。足以來天下之賢能。然而一時豪傑英偉之士。類皆囊裝提履。鱗集露會。爭先擁篲於孔氏之門。而惟恐獨後。若淵霧求由。參偃商賜之徒。其才皆足以佐天子而立南面。彼不之齊之晉之秦楚宋衛陳鄭。以干說其君。又不從仕於周。以微一旦之富貴。願樹甘心。棲遲乎蒿廬壤室。飲水掉茹。無監門之養。以飽其腹。被褐穿結。無五兩之綸。以華其身。榮色當阨。困窮顛顛。矢死而不悔。何哉。蓋士非狂惑鄙陋。則皆欲有立於時。而流聲光於後世。彼七十子者。有聖人爲之依歸。行道守義。相與樂其樂。而忘其窮。舉天下之富貴。殆無足與易者。故夫七十子之所成就。皆足以不朽。上焉者親見聖域。仰高鑽堅。以窮探乎性命道德之微。雖魯彥之賢。亦皆深造自得。終於易貨結纓。泰然不動其心。以安於死。下焉者猶能取休聲。垂無窮。千載而下。號曰孔門高弟。想望風采而不可及。嗟乎。天下之富貴。會何足以易此哉。其後孟軻以仁義之說。倡於

富歐陽司馬二蘇諸公爲之依歸而已。厥今世道艱棘。滄海橫流。士之脫於犬羊憑陵。豺虎噬食。若戶賦口飲。誅求魚奪。寒飢憔悴之餘。其能志氣不衰。自期有立於世者。蓋寡。而又公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類多簡貴自尊。非伊優而柔。乞憐諂笑。則無以辱流眜。而見甄錄。彼耿介尚氣者。使之呼吸折節。而得萬鍾。且有所不爲。其況攝纒束紱。介徒隸而走屠屏。俯僂偵伺。以幸貴人一揖一顧。彼且以爲殺身不足滅恥。是以浩然鶴舉。惟恐足跡見汗於權門。而有志濟時強聒自任者。亦且爲之前卻。充豫。欲依世機節。則不能。欲遺世遠引。則不忍。欲求所依歸。則無有。迫迫乎若迷塗冥行。而無適從。於斯時也。士非信道篤。自知明行。藏自我。不因入而作。則其所成就。殆未可知也。嗟乎。今世之士。去孔孟遠矣。而曾不得如李膺王通韓愈者。爲之依歸。一何不幸至此極耶。然於此有說焉。庶幾有以慰天下士大夫之心。蓋以爲閣下勳德甚高。而名塞天壤。士之仰英風望餘光者。莫一見有輕萬戶之心。得一言若九鼎大呂之重。誰不願遊閣下之門。以自託於不朽。閣下所實接。固亦多矣。備復加之意焉。而略勢位。躬吐握。以一變近時公卿簡貴之風。均禮寒素。開納後來。或博約其人。使知所趨向。或借之清談緒論。以成其名。將見天下之士。囊囊提履。爭先奔走。以閣下爲依歸。雖易之以富貴。而彼將有所不顧。士非狂惑鄙陋。孰不捨衆人之所趨。而委心乎閣下者。閣下方將復執大柄。佐吾君撥亂。則必有奮忠義立勳名者。出爲朝廷用。閣下貴隆槐鼎。爲元功宿德。文章言語。與事相侔。實今宗師。握牘秉管者。亦得以仰窺標的。益其鑽研之工。以收名於文錄。是閣下與一時士大夫。皆無愧乎前修也。後世且曰。吾宋復有閣下爲士所依歸。蓋韓富歐陽司



馬二蘇之績不其休歟。浚嘗問侯胤欲就魏公子之名而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使人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漢王生於公卿廷會時使張釋之結轡而曰張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轡欲以重之汲黯與大將軍抗禮或說黯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將軍有批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故夫以貴下賤者古人以成名今人以為恥古人以為取重今人以為辱今之士未必賤於侯胤貴人其能為之久立車騎市中乎今之士未必不賢於王生貴人其能為之結轡於廷會時乎使今之士與貴人抗禮貴人其能賢之如大將軍之賢汲黯乎必若以謂是非聖賢事為不足算則周公下白屋固不及古人遠甚誠願閣下矯其失曠然大變之也方今強虜臨時神州陸沉人墜塗炭憤懣傾於原野雅靈流穴於道路聖主宵旰九重之上臥不安席輿揚日駭近以江介為守荷戈挺刃乘郵望候之士懸命鋒鏑甲冑孕蟻虱而不得欠伸於菴廬之下義人志士傷時激烈酸鼻落涕吟嘯扼腕正聖哲馳騁履遺弗取之秋公卿不於此時倒屣走迎國士傾身接納與共謀所以批患折難廣地強國尊社稷顯宗廟致主庇民之至計而獨坐養威重留賓滿廡夷侯踞見至有盟類宵與味且守門見辭閣人足趨起而不得前者悲夫士固蒙恥冒詢極矣而公卿之拒人卻客亦已太甚是何足以傾天下之士哉一旦乘成當軸坐廟朝進退百官知所謂棟下有柱柱下有石石下有土求其人而不得則坐認一世謂為乏材如李吉甫之為相自謂後進人物罕所接識憚然莫知能否其亦貴自尊之過也故曰士不預備而熟講卒然君有問焉其無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今天子側席深意注想閣下甚眷而縉紳君子遠於窟穴黎庶莫不引領傾耳望閣下復相如望歲焉浚故願閣下均禮寒素而加之意益務開納以為進歸閣棟下柱石之用伏惟高明察浚之所為拳拳者皆海內公願而當今主盟吾道之責閣下其實當之又以浚身賤遠不得走伏趨切再拜下風以控此區區之說也而寓其誠於書進趨是懼併祈閣下恕之

寄上富樞密書

浚不肖伏食蓬藿慕仰閣下盛德願望威重有年矣屬趨行馬之扉借納里刺屢獲侍杖履而聆聲欸慰釋鄙心殆若所謂受教一言而七日不食如嬰太宰者幸甚幸甚雖然浚固有所慕仰而非敢以求知也今閣下乃有意欲以小人姓名薦於薦書聞命悸悚不知所為既愧淺昧不足以仰承特達知遇又切歎詠閣下大雅宏度其將以厚德鏡浮俗移澆風也浚聞公卿之大任莫若素士而士則以自潔為醜抑管怪近時公卿大人不俛眉下士類多簡棄寒素莫之省錄狂生賤儒習為躁競望高門而走謁避險成施以期一顧一揖而終不可得是先進者未嘗求士於後進者願獨求知於先進也逆施倒置聞見稔積漸成俗視為當然此浚所以閉閣窮閭無足跡於通貴之門雖羞食水飲而猶守愚拙拙不之改也閣下以耆德碩望輔天子中興歷揚華塗入柄斗樞所以薦賢助國者不可指計今茲均佚琳宮以接納寒素為孜孜愈益不倦士之臨履牆屏欲瞻輝光希獎節者亦多矣而清談緒論獨見及於守愚拙拙

之小人此非將以厚德鏡浮俗移澆風故歟昔人謂救漸靡之弊必俟乎萬紳先生德與位并者揭然建明之閣下於今其萬紳先生德與位并者也固可以鎮浮俗移澆風則今日蒙被盛意豈惟小人之幸將天下寒素實幸也然願浚材智朽朽知有所不能為者念當仰辭殿旨而惕焉恐懼不敢違前謹先絨履粗陳其愚繼將走伏鈞屏舒鼓微臆以祈大君子幸察備閣下不遺鄙賤終以浚為可教則庶幾獲借賓客後陳時一進見於館下以幸道義之餘誨雖尉薦嘉命不克謹承於今而寒微之蹤固猶出入門下他日苟可効心畢力以報國士之知者敢不自竭伏惟閣下原其惛惛非詭辭為解也曲賜昭亮而容允之冒瀆鈞嚴無任皇灼俟命之至不宣

答徐提幹書

浚昨者拜狀過蒙報贖華翰慰誨勤勤見所以眷知甚厚欽佩至意感何可言浚愚無知於世事都不通解竊獨有志於學嘗以為士生叔世去聖人千數百歲雖不復見聖人之儀形而即道經所傳以求所不傳之妙尚可以見聖人之心又以為論語一書記孔門格言善行最為本真誠使夫子復生且有善問者進乎前而夫子一二詔告之亦不越乎論語所記故拳拳服膺妄意窺測聖賢旨意皆諸幽藪窮人穿隙覆天雖或有見亦已微矣然時時取臆說為朋友言之以求是正其失不料輒應聽覽且蒙曲賜推與皇愧不敢當然心知左右愛之而欲其至於是也銘激之餘竊有感焉蓋自大學之道不傳士狂習尚以好修取譽為極致以辭章記誦為要務語以聖經性命道德之說能知而不應然陽應者鮮矣以為是而酒然入焉者又加詳矣若可與談微究要領會於言意之表者殆得一二於千百焉是非此道之難知也由此道而知之者為難得也昔李翱在唐諸儒中言道最純然其用心勤甚而時人莫之知後世亦莫之知翱從韓愈為文章辭彩雖下愈而議論渾厚如復性書三篇貫穿羣經根極理要發明聖人微旨良多疑愈所不逮而愈但稱期學文頗有得耳翱亦自謂與人言未有是我者是當時莫之知也近世名儒尚論古人衆矣曾無以言道與翱者至或指復性書為中庸義疏而曰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是後世亦莫之知也翱之言曰有問於我我以吾之所知而傳焉遂書於書以開誠明之源而缺絕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於時翱之用心如此而當時後世舉莫之知信乎學此道而難與人言非適今也求之前古又非特一李翱也凡聖賢皆然惟其莫己知而力行不惑所以為聖為賢耳浚也昧甚不知力之莫可而竊有志於學不知難與人言而每求夫相與同乎此道者蓋不易得而僅有之也今左右於浚不待數面屢款遂知其愚貽書累紙立論精切非見之明白不及此既深歎仰又自喜相與同乎此道者今復得左右幸良厚也惟是遠隔千里不獲時奉名理以慰勤翹之心居劇傾向謹拜書具謝蒙知之厚因有感為繁言以瀆左右悚悻惟深

答胡英彥書

英彥足下欽耳妙譽未接委制遠蒙書贖勤懇荷厚意至矣雖過相推稱皇愧不敢當然以足下論學問師友之說求所用心見足下善學與我同志千里相望歡喜無喻足下引夫子問禮樂事及非韓退之皆



當夫子聖人道大無我。視善之在人與在己不異。其下問乎人。猶心口相語。無分於彼為此也。豈復以禮樂之間為愧。其後答會子問禮。必曰吾聞諸老聃。答賓牟賈問樂。必曰丘聞諸萇弘。終不掠所聞為己。蓋其大也若是。是宜依歸者衆。如百川之宗溟渤也。抑觀夫子始與賈言及武樂。虛心款叩。若初未聞者。雖知賈言非是。猶詳問焉。已而訂實二失。且備論六成。皆賈所不知。蓋聖人所以自足而足。而好問乃爾。非以其無我故耶。後世學者。小識眇然。局於己有。敢誕虛張。如蝸角自大。將以不知為知。其肯下氣諮事於人乎。往往昔年抱惑。至華髮墮顛。而無與祛者。是雖若好高。而所以自處實甚陋。疑退之亦未免此病也。退之固大賢。欲自比孟軻。然終不至焉者。思在未能克己耳。軻願學孔子。而乃師子思。是善學孔子者也。退之則曰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豈知得師之義乎。孔子學無常師。大而師天地。故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小而師萬物。故於山樂其高。於水取其有。本於易之象。詩之比興。與所引喻。凡物理之見於經者。舉取之。上而師古聖賢。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竊比於老彭。下而於人無所不師。故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善者從不善者改。由夫子觀之。凡可法可鑒者。皆吾師也。豈必弟子云乎哉。大抵古人之學。不越乎窮理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取諸物理。皆可為吾法。能會萬物之理。為己事之用。非得師而何。喬梓俯仰。父子之師也。棠棣鄂華。兄弟之師也。鳥鳴其鳴。朋友之師也。羔羊跪乳。有禮之師也。蟻子時術。進學之師也。石泉涓流而清。慎獨之師也。勁松凌寒而秀。厲操之師也。蘭之馨。鮑之臭。善惡之師也。玉之不撓。藎之可卷。剛柔之師也。推類言之。有是物必有是理。目見耳聞。無非吾師。況在人乎。見吾而知守柔。顧影而知持後。於吾身猶得師焉。況在人乎。使退之明此義。必不為前言自處於弟子也。彼且自忘其師說。所謂無貴無賤。無長無少。惟道之師。與弟子不必不如師之論。試以韓之矛。攻韓之盾。則敗矣。豈其答呂生書時。方欲以高談自抗。未之思耶。足下能知退之失言。則自處者必有在。故某雖未接委訓。而遂知足下之善學與我同志也。足下家學有淵源。昆仲又皆多聞。知親師而求友。相與講磨。進乎此道。未可涯也。時正沍寒。不審起居何以。無附良劑。伏冀以時為器業自重。人還遠甚。上狀率略。悚仄無已。因風幸時寄聲。不宣。

上整州周侍郎書

浚聞古之人。闔戶高枕。與被髮救國者同道。蓋君子出處。初無二致。用則出。不用則處。其處也。學以為己。其出也。用所以為己者為人。此豈二致哉。自古人之學不傳。士以出處為異道。故凡居蓬衣白。閉關屏跡者。自以為無用於世。莫或知之。夫人不已知。固守道者所不屏。然公卿有位。取人失之窮。則吾道之不明。豈不益甚矣乎。浚也至愚。身處賤約。自視淺陋。無以偶世俗。未嘗妄意人之已知。不謂閣下過聽。賜之珍緘。獎與問遺。禮意甚眷。此人必有以浚欺閣下者。願浚詠慕賢德。雖久而未有足跡於賓序。乃蒙殊知。若此。信閣下取人之道。與世之簡棄素者大異矣。是用進伏於門牆。願望德容。以慰區區仰止之心。此非以受知門下為己私悅也。以謂閣下取人之道如此。則凡幽潛遠隱之士。益自信其所守。且使世之人。知居蓬衣白。閉關屏跡者。其所守固自有在。未為君子之棄也。吾道之明。其庶幾乎。非惟閣下。以天子從臣。

殿此名鎮。仁行如春。威行如秋。民安田廬。門不施吏席。惠化洽矣。而又增治學宮。教育士類。且將使浚預講說之末。此實閣下力振吾道。加意甚厚。浚雖不獲承命。然益知吾道之明。緊閣下是賴。則浚之蒙知。豈特為己私悅乎。此浚所為進見之意也。

答姚令聲書

得足下去月尾書。辭意良勤。系念等釋。曠然以喜。然寒溫問外。首及妄人假僕姓名。和元祐賦。錢板散齋。若欲僕與圖自辯白者。此足下愛之深也。僕亦聞諸道路。謂信和賦集。頗已流布。僕因陋甚。妄人又欲以此誦讀之。是支離駁醜。而更蒙不潔也。然似聞所和賦。無一語可讀者。審爾。則不待妄人說。苟一寓目。必洞其妄。世言善避亂人。參蛇牀亂。蓋惡其似耳。使偽賦誠無與鄙文似。則恐未能為我說也。其又何辯。足下閱古今名人。鉅公所為書者。集多矣。偽妄增加者。往往有之。況僕少鄙。橫被誦讀。又胡足多怪。唐元白詩。為時人繕寫。模勒。街賣於市井。甚者至有盜竊姓名。苟求自售。雜亂開扇。無可奈何。今偽賦自為一集。不以僕文參之。則無雜亂開扇之患。其為盜竊姓名。甚易見也。然傳聞失真。翻轉名實。古人所歎。近亦嘗白官司。移文建陽。破板多矣。前散書者。人得之。當即以供飯覆藥。有不得其詳者。足下以是告之。

香溪集卷十九

書

上潘大著書

孔孟云。致久矣。義命之說。不見於世。故士之持心。日益以儉。持心以儉。則屑焉以富貴為念。故其居窮約。則思富貴。得富貴則苟富貴。有苟富貴之心。則必持保寵位。若庸商賈賈之守囊橐。儼然恐或忘之。而弗獲其為。彼其心唯恐君之不昏。相之不愚。而不己容也。苟朝廷以一束草。置之巖廊之上。被以公衮。翼以徒胥。命之曰相。彼亦將曰。此賢相也。顧非蒙英偉特之士。天資鞏固。挺然自拔於頹風。俗之間。均知義命。無一分富貴心者。詎能犯顏正論。歷歷時相。以警悟人主之聽耶。邇聞閣下。進對明聖。天子前。指彈柄臣。無所回隱。音吐暢厲。聲動陛戟。雖遭斥黜。且甘心而不顧。意閣下其安行義命。視富貴如泥塵者也。四方持忠抱義之士。聞風增氣。交聲互傳。所謂蒙英偉特。非閣下其誰歟。使處紳君子。上自三揖。下極九品。盡如閣下。則孔孟所謂義命之說。必復大明於今之世矣。惜閣下之道。其無與誰助之。雖然。古之抗直情。伸變論。以刪其上者。多矣。言不用而見黜。率為對怨。恨。讓非刺。詎。述書著論。以興誦。否則自放於邱園。盃酒之間。絕口不道世事。以示曠達。夫以言不用而興誦。固小丈夫之事。至於絕口不道世事。亦非



君子之心也。君子有所謂憂國愛民之心。未嘗一日忘之也。有言於君。不恤其用不用也。用固君子之願也。如不用。特於言弗克伸耳。其於憂國愛民之心。亦何損哉。昔者孟軻。不用於齊。三宿而出。猶以為速。且曰。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又曰。予雖然。豈舍王哉。又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夫孟軻。非重去齊也。不用而猶語諸以云者。其心不忘乎。王為善。而欲以安齊民。是所以為君子之心也。漢固願閣下。察孟軻去齊之言。以無忘君子之心。益思所以憂國愛民者。今天子夙夜求治。他日必悟閣下敷奏之忠。雖然。閣下而置諸左右。以詢諸政道。後知閣下之黜不久矣。敢布諛語。閣下其垂觀焉。

代上范丞相書

某不肖。獲隸幕府下。亦既數月矣。惟是才朽力綿。而魯於及事。夙夜惶惶。懼使令之不給。用速誅誅。為僚列。羞然。今猶坐曹自如。而未以劾去者。夫豈自以為能哉。實蒙相公厚德宏度。包荒容忍。不欲以遲鈍之失去士。故某亦得觀然。然吹於率資衆屬之末。相公之恩德。不既至矣乎。而某於此。猶將實言於閣下。者。蓋當可言之時。不得而默也。士固恥於自媒。淺驢以求知。不可之大者。然當可言而不言。要亦未為得也。嚴復一言而善。叔向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使古人率不用言以自見。則是語也。不當紀於春秋家。此某所以不得而默也。厥今聘舉之法。至矣。然猶有遺材焉。何哉。居上位者。忽不察。沈下僚者。介不求焉。耳。漢王子師刺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既下車。又辟孔文舉。此其人皆素慕某。無事於自進。而人雅知之者也。非此族也。而獨介介然。自同寒蟬。雖王公大人。樂人物負盛名。而猶曰。吾弗求。吾弗求。則固而已矣。誰得而知之。古之人固有備焉。惟恐不得出大賢之門下者矣。至書齋上足數及門而不愧。彼豈甘冒自媒之醜哉。以謂仁人在上位。而不告之。是果於自棄。所以自進而不疑也。況如某辱肩下吏。且暮走趨。望拜光采。進不為無因。退不為自媒。又焉得自疑而寒默乎。方今海內騷動。烽火燧燧。甲而兵者。環宇縣。百姓罷弊。居者困於輸。而行者勞於餉。嗚呼。蓋思息肩而未得也。則所以佐明主。圖中興者。非我公其為誰。注意其瞻。將於是在。一日環賜。遠至。當有天子之命曰。丞相其來。遂復相。予則潭潭府居。若在。泥塗賤士。曾不得引領。矯屈。仰望列戟之餘光。又安能曲躬布武。進瞻威重。以幸一流。乎。此某所謂今日為可言之時也。夫以朝夕在門下。備指呼。幸亦至矣。而不獲定價於一言。是某之恐不足以辱品也。人其謂某何。且將曰。是固為丞相幕府吏。得以職事日拜於前。而不見知遇。伯樂所以不顧。將不為凡馬乎。如是。則某也。終不復受知於人。雖殞身不足以滅恥。亦相公所宜甚憐也。某抑聞之。橫一木而棟明堂者。其力固多。然其下有柱。柱下有石。石下有土。積三物而棟乃成焉。相公行當遠大。朝任棟梁重。則棟梁中人物。宜柱石者。信不乏矣。如某瑣瑣。或冀得與塊土齒。為終身榮。雖瞑目可以無憾。小人誠願。其敢望乎。干冒鈞嚴。進越。是懼。無任皇灼之劇。

上致政胡待制書

波聞之。君子分定於所性。外物莫之能加。亦莫之能損。故未嘗標出處為二道。或三仕三已。而了無榮悴之心。蓋自有道者言之。視千萬世猶俯仰。豈復於百寒暑間。校用舍得喪。為區區欣戚哉。閣下以卓犖

超世之資。早聞道於過庭。淵源信有自矣。所謂樂天知命。無入而不自得者。閣下固已洞達而深造之用。能於強年請老。屢辭。其如脫。眇然引身。置埃之外。非知性純。養熟而分定。不為外物軒輊。能若是乎。波竊嘗謂近世士大夫。勤名塞天地。忠義貫日月。學窮千古。文高一代者。往往歸武相繼。或比肩並出。至於力行所知。以聖賢為度。輕蟬冕。薄萬鍾。遺榮獨往。心亨於寂寞之地者。蓋幾無而僅有之。此波所以夙夜願閣下之德容為拳拳者也。波生四十有九年矣。願髮已種種。而常自安於窮巷。不敢忘懷求進之心。夫豈以是為碌碌哉。蓋斯道也。廣之彌宇宙。窮日月。約之不出乎身。古之人已事未明。則不敢以為人自任。孔子嘗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大聖。其知人也審矣。將使開仕。必其人有可仕之實。而開方自省。乃爾。豈非鉤致於己者。未能窮深極遠。則不足以通天下之志。故耶。然而曰斯云者。果何謂哉。以開所能言。求其所不能言。則其心必有事焉。而難以形似道也。彼惟用心於內者。猶不能無疑。方且汲汲於自力。而何暇乎求仕。是固後學所宜知。而波將終身勉焉者。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蓋閉門造車。推而之四方。轍無不合者。禹稷之轍。周乎天下。而回則造車於陋巷者也。豈異道乎。夫士雖未必能為回。而皆可以為回。至以為己之學。造車於陋巷。則夫人而皆然也。閣下之轍。固嘗周天下矣。今波以造車之說見。其亦有合否乎。伏惟閣下察之。不宣。

答羅職夫書

補過之別。俯仰五年。勤企可知。前日遣人。以久不聞動靜。輒寄意適道書中。為吾友問。乃辱專書垂惠。愧荷之餘。慰說多矣。吾友邇來。為況如何。既當門戶。百為勤。良未易處。然處人所難處。始見學力至。與未至。士當以弘毅自期。乃能任重。而力行不息。居困而心亨。自如。今人質既薄。學且不因。一落莫。則大成或以闕。苟可脫寒餓。而濟其欲者。無不為也。彼不知士君子所謂窮。特其人窮耳。其人之天。孰能窮之哉。是心如太虛。外物如浮雲。浮雲有去來。太虛無得喪。浮雲有變滅。太虛未嘗動也。能明此。則心廣體胖。無入而不自得。雖臨死生。如履坦途。況外物乎。職夫資固穎異。然經事尚少。鄙意誠恐。職夫習前日裕餘。或不能安今日之勤。謹以己所困守。而自強者奉勉。惟古之人。率困厄勞苦。勤心忍性。而後能光明成就。安知職夫今日之勤。不愈於前日之裕餘乎。他惟以時自愛。是祝。

與潘左司書

遠遠益誨。忽疑兩月。瞻仰不可名。去十二月。伏領賜書。感激厚意。無有窮已。因念不肯且賤。膚受末學。本無傳承。所自喜者。徒以師心謀道。尚見古人自得之意。不願為世俗起慕耳。執事聞道先達。用所以見知者。脫略年輩。使玷交游中。規約挽引。欲遂納諸成就。許與甚篤。有子弟之愛。久愈益親。每語以林泉終老。示論久要。伏惟此義。銘貫心骨。口不能言。非若俗中人。感恩荷惠。喋喋稱謝為也。波竊嘗怪今世貴人。率以勢位自高。而窮士亦以貧賤自屈。自高者。恥下交為世俗之羞。自屈者。竊上交為一旦之榮。貴人失其德。窮士失其守。此道之所以不行也。道之不行。亦已久矣。起而振之。非有當世賢達。其將誰能。宜乎執事者之於波。為拳拳也。波誠固陋。獨未嘗求知於人。未嘗求知於人。而辱國士之知。最厚焉。伏惟此義。







禁路通分重寄。來殿名邦。惠養編氓。道有袴襦之詠。誅錫宿蠹。下無銖兩之姦。一方甫藉於承流。三月已觀於報政。德風追古。治等冠時。推名世之期。至於今五百歲矣。稽共理之效。其惟良二千石乎。項上最背。茂膺殊渥。爰陞臨於近屏。用益著於遠猷。留藝境之愛棠。人思臥轍。相稽山之騎竹。日徭揚旌。蓋二天單布於恩仁。故兩地舉同於嘉詠。魏相揚州之治。已被深知。蕭公馮翊之除。姑為詳試。既民瞻之積稔。知公望之彌高。凌竊庶光。猥蒙顧遇。仰快十行之成命。敢伸三賀之微儀。易地班條。豈獨慶越人之安越。佐王入相。又將觀周旦之歸周。忝頌有虔。宜陳莫既。

賀婺州吳尚書復職再任啓

伏審奏最劇。被褒康之德典。參華延閣。聯近從之通班。深注眷衷。悉過龍數。恩麻所暨。喜舞惟均。恭以某官。夷粹而剛方。高明而敦大。德風鎮乎浮說。亮節貫乎險夷。久服禁微。蔚隆公望。竹符分寄。殿天子之邦。華杖化情。行古人之事。至誠不言而信。和氣無形而春。令政報成。優恩厲勉。尊臨千里。復借一年。榮榮晉陟於西清。其理尚煩於東道。帝城并蒙。豈曰小補。刺史入為公。方且大用矣。凌仰山末學。蔭宇寒生。宵竊幸於登龍。猥蒙知於顧馬。遂聆新渥。快俾微儀。莫遠闕慈。徒虔頌賀。

賀鄭侍郎移鎮平江府啓

伏審報政時庸。祇思移鎮。舉輟塞路。惠大洽於朱方。換印班條。榮遠驗於白傅。冀帝城之蒙福。示朝廷之深知。詳試近州。將加大用。凡居麻履。舉劇惟倫。恭以某官。學探聖真。望隆師表。香齋浚久。在厥職。為三朝之從臣。直方大不疑。所行推一時之傑。德履分藩。寄每上最。書結北固之去思。臨中吳之舊治。郡人相與。遐依外相之恩光。童子來迎。爭看細侯之風采。深惟吏道。貴得人和。衆方務草木之知名。公獨與陰陽而合德。所居民富。易地皆然。簡在上心。承天寵也。既驟膺於後策。佇即對於賜環。入為三公。永濟四海。後久叨恩紀。遂遠台儀。企宴疑之疑香。莫追布武。仰置郵之傳命。徒切欣心。燕賀有誠。魚書靡既。

賀樓樞密啓

伏審祗奉綸書。寵還樞柄。任舊人共政。黎民職有利哉。頌聖主得賢。天下喜樂之矣。竊惟一人有慶。四方無虞。雖時偃五兵。不復折衝而決勝。然武有七德。蓋欲安民而定功。宜用碩臣。進司密地。恭以某官。天付正氣。時推元儒。得大學而三月不違乎仁。能誠身而萬物皆備於我。勇於義。果於德。蓋自比孟軻。以斯道覺斯民。則有若伊尹。久更夷險。曾靡磷緇。外雖恂恂而寡言。中實堂堂而不撓。往當晉履。正固艱虞。掌制北門。揮翰應鑿鈴之召。本兵西府。運籌多借箸之奇。衆方不知所為。公獨沛若無事。旋將使指。遠慰邊氓。撫秦隴之荒殘。致關河之懷赴。信是策資於文武。宜膺注意於安危。繼丁私艱。久鬱公望。肆及迂衡之日。起分共理之符。班宣暫倚於維藩。眷想彌勤於仄席。謂陽城之賢為刺史。美化繼覃於一方。使陸公之道行朝廷。大惠可均於四海。乃因移鎮。載見遠辰。遂命留中。寧容久外。復付機廷之舊。兼講政路之崇。惟簡在既深。將勤勞是賴。必嘉謀入告於內。則宵深益下於民。同寅協恭和衷。克左右厥辟。禁暴戢兵。保大以救寧圖功。鎮撫四夷。仁壽一世。使戰陣之間不至。而道德之威自強。中國皆有安居。左推問不咸。親浚向

風甚甚。積日滋多。八行罕貢於微。萬頃何容於廣度。念遠跡他山之下。正逸親承。而見公此道之中。未嘗遠逝。茲仰對揚於大册。無迫進旅於下賓。第慶治朝。載隆耆德。夙夜甚命。宥密。方觀佐理之勤。時登庸。佇正儀刑之位。熙春清淑。盛府靖深。神其聽於正人。天必錫之純嘏。願遵六氣。加練四經。仰承垂接之休。下副嚴瞻之重。系頌增輝。敷宣莫殫。

賀徐江州啓

起殿上府。榮分左符。成命誕頒。羣情均愜。恭以某官。蘊端凝之器。負踔越之才。惴惴無華。如古循吏。疏通知遠。為時聞人。累膺重寄於蕃宣。所至茂揚於名迹。頻年均佚。輿論良淹。簡在上心。久著書屏之治狀。眷茲外服。聊煩擁節以承流。矧九江之名城。控千里之勝勢。實為重寄。尤賴能臣。注倚有隆。登崇可俟。浚雅蒙知獎。迷阻進趨。仰慶恩除。徒深忭頌。

代賀唐中丞啓

論事疎坡。奏囊封而悟意。持平憲府。拜輪命以祇思。一蓋肅振於紀綱。四海登瞻於風采。恭以某官。德符帝贊。道覺民林。厚性寬中。雖有容而敦大。古心勁節。自不撓以端凝。進逢華旦之紹開。驟歷清途而融顯。通班兩禁。冠列七人。有嘉謀嘉猷。若王魏之善諫。皆正言正事。非堯舜則不陳。忠實本於愛君。志寧期於揚己。純誠上達。眷注彌隆。膺弄印之簡求。已開晉陟。被覆顯之考慎。行慶登庸。某久竊依歸。最叨容接。仰聆乎號。載慶賀履之私。倘俟乘成。將有在鈞之幸。莫追望拜。徒劇欣愉。

代賀張帥啓

伏審黑稍臨軍。焯著夷戎之伐。朱弓錫命。懋昭獲狄之功。三捷騰開。萬聲歡動。某官。威宣漠北。望出山西。攀附龍鱗。飛揚燕領。銀章榮煥。執干謹衛於千廬。玉節輝華。建纛榮兼於四印。屈胡人之射月。紛虜馬之飲江。直度崑崙。橫窺禹穴。帝震赫斯而授斧。公當率止以乘駟。借箸前籌。早探請纓之策。從金徑進。遂成喋血之勳。力銳拔山。勢輕破竹。兇醜四分而鼠走。我師一鼓而騰騰。掃天狗之沃氛。拯人魚於沸鼎。凱歌入觀。寬九重北顧之憂。吉語旁馳。快四海南奔之憤。事曠前昔。名高斯今。某濫竊陰雲。實叨披瀝。親仰七擒之勝策。敢忘三賀之歡言。

代賀章察院啓

祗奉宸命。晉遷臺察。丈夫當敢言地。會屬明時。聖君用不世臣。茲為盛事。贊書誕布。欽頌交馳。恭以某官。夷粹而剛方。清明而偉大。邁倫奇節。凜秋霜崑崙之姿。秀世高文。挾陣馬風檣之氣。歷揚歷仕。茂著英聲。進當開泰之辰。深被簡知之眷。謂天子耳目。其誰宜為。願朝廷羽儀。惟公懋德。庸膺識投。光對龍休。驥躡松廳。增重柏府。昌言動聽。豈特夜加於二階。速達登崇。佇即日超於九級。遂陞通列。彌發賢猷。某昔奉交承。今欣擢拜。撫小冠而効職。仰大厦以蒙麻。肅政靖深。芳春韶淑。祈符人望。倍謹天和。

代上太守謝解啓

右某啓。伏觀本州解榜。叨與薦名者。英遊甚盛。俱推試席之高流。曲盡何為。亦綴薦書之下列。靜循恭冒。



深劇就漸。竊以於赫皇家。收寧大業。治功炳耀。文物蔚蔚。的千古之豐規。踵累朝之故實。立太學於國。既形四方之風。論秀士於鄉。又下三歲之詔。通經入選。能賦分科。名藝無或不容。得人於茲。為盛。矧鄉。壤之繁庶。為儒風之倡興。遂序至列於山。家書或充於棟宇。珍華周秩。集廣國者幾四千人。空裁提衡。預選者幾三十輩。宜有茂異。來膺探收。如某單微寒生。苦窳陋器。拾登自力。數馬猶憊。字僅識於一丁。史事明於三已。磨丹漬墨。徒勤十紙之書。對白抽黃。未辦八吟之課。何圖旅進。與計倍。退省資緣。實為幸會。茲蓋悲遇某官。綜百氏之學。倡六經之文。追古風流。為時師表。借從禁路。殿是名藩。身蹈丘軻。若在唐之韓愈。士伴齊魯。由化蜀之文翁。開納有容。陶成無類。致茲屏瓊。亦被甄輪。某敢不加彌頑。然若獲下。願備策名之計。誓殫酬德之私。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代謝李提刑薦舉啓

洗手奉公。僅免曠職之責。需頃刻奏。過叨論薦之私。褒重一言。價增十倍。勒肌感著。翻汗兢慚。竊以人固未易知。譽或過其實。願僞者繁而直者寡。豈不難哉。惟視所以而察所安。斷可識矣。彼浮游街路者。寧享爵祿。必若履福艾者。可成功名。心跡既呈。人流自辨。如某鈍委不類。朴學無庸。偶綴下科。漫從薄宦。雖不能蠟言梟說。以欺世而盜名。然獨有鐵腸石心。每誓身而秉志。衆方咄咄。誰復知憐。自忝一同。付無三異。惟抱勤拳之意。不忘占著之民。深絕吏姦。懼有索錢之惡。敢傷農力。寧甘腰勞之勞。初匪好修。姑為率職。距爾大賢之容。俯矜小宰之無他。賜以品題。有存撫慰明之目。使之砥礪。竭依歸酬稱之誠。荷戴無堪。省循奚自。茲茲伏遇某官。門承鼎鉉。才挺梁楹。華國文高。霄漢已觀於自致。登車望重。嵩邱佇副於人期。博取羣才。將資大用。因令擢放。亦被甄收。某敢不益勉奮行。堅持株守。自今以始。孤蹤遠玷於陶成。不願其生。綿力庶殫於報効。

代賀富樞密啓

伏審顯跡秘職。光輔洪樞。澳汗風馳。驩聲雷動。恭以某官。高華大闕。赫煇英稱。士推韋康之淵宏。賢偉世器。帝謂魏晉之謙切。真名臣孫。款奏論於關中。執憲剛於殿下。兩任本兵之重。方膺注意之隆。然當猶狄。橫騎頻年大入。度劉上國。矯剝生人。掠地搜車。詎伊攘卻。絕江並海。無或誰何。邊關未有奇勝之兵。惟艱靡聞伐謀之論。九重北顧。仰貽宵旰之勤。四海南奔。悵切息肩之念。正須疏鑿力拯橫流。有能竭忠節以贊皇猷。於斯時也。將必剛主威而臨王室。其在公平。內除飛揚跋扈之姦。外剪暴勃凌縱之虜。棘戴上聖。圖回中興。正位鼎司。勒勳金冊。某甫脫巾而竄仕。官披霧以修容。擬治既開。竊幸三薰之大賜。雲龍肯展。欣逢一遇之榮觀。

代賀吳尚書知婺州啓

伏審祗奉渙綸。起臨名鎮。帝城不遠。价藩同三輔之區。民俗相傳。良守應百人之議。仁聲先洽。惟頌交騰。恭惟某官。道極中庸。器凝方重。際與朝之開泰。被眷主之簡知。華轍踐揚。要途密勿。迴翔遺補。諫行而澤下於民。坐總銓衡。吏潔而俗移於下。旋聞均佚。久鬱具瞻。茲分館於左符。實眷求於上意。尚書居八座。九

重奮識於履聲。刺史為三公。一節當膺於環賜。姑惟詳試。即後遺歸。某冰氏寒生。泥塗孤進。名在山公之啓。事心馳夫子之宮。墻包荒不遺。事先生有年矣。知恩所自。當國士以報之。況同編列之民。將被駢轡之賜。其為幸會。曷勝依歸。部曲傳呼。遠仰驅車而風。道旁伏謁。行肩騎竹以前迎。三賀惟勤。八行真既。

代賀羅尚書啓

伏審祗膺帝制。晉長天官。擢司典選之三銓。冠位佐王之六職。士心歸重。人論愈諧。恭以某官。碩德元備。傑材環望。際開泰之休運。驟踐歷於禁塗。仗下抗言。每獻可而替否。殿中執法。不吐剛而茹柔。為天子知。謂真宰器。與革履而居八座。暫煩藻鑒於九流。調玉燭而陟三台。佇俟丹青於萬化。某登門下客。竊庇寒蹤。涇渭殊流。仰平衡之惟允。燕雀相賀。欣大厦之有成。頌詠惟勤。文陳曷既。

代賀趙丞相畫像啓

伏審宸心眷注。繪鼎鉉之英姿。天語褒崇。灑奎鈞之妙畫。恩隆當代。事掩前聞。朝野謠傳。華夷詠頌。竊稽簡策。閱紀明良。西平刻圖象之文。非時君肆筆。馬令拜白書之賜。無宿德大勳。必逢上聖之有為。斯見元臣之被遇。恭惟某官。佑時生甫。同德暨湯。先定成規。盡開異議。決驅戎之策。登論道之司。治格一隆。力成再造。長樂溫清。遂明王孝理之心。海宇阜豐。躋斯民仁壽之域。公功業迪。帝庸作歌。晝煥麒麟。章騰鸞鳳。式贊股肱之美。示殿體貌之尊。列辟具瞻。謂相君之形。惟肖。容辭敦獎。見王者之制。坦明。郁郁乎其文哉。鶴鶴不可向矣。賢聚垂休於萬世。豈惟示觀於一時。永鎮廟堂。救軍區夏。某猥叨知遇。久玷鈞陶。銜戴恩私。獲逢榮盛。誦聖言之渾灑。竊仰昭回。慕真相之威稜。莫遠稱慶。馳心欣快。矯首瞻依。

回許丞啓

光膺西書。移宰劇邑。仰慶雲之結庇。棲倚方深。念愛木之留思。攀依曷既。貽戒戒別。感冢增情。尙期布武。以請達。少控搖心之系戀。

代謝循資啓

叨膺多賞。濫躡陪資。視墨奚堪。吹枯有自。伏念某三歲蓬質。一割微才。屈首受書。本在諸生之下列。折腰為米。猥從末吏之餘。庶初不能突梯以詭隨。故每遭開納而難合。雖迫號寒之念。恥求得熱之方。近疏無庸。歷落可笑。伊誰許與。第見擲揄。身伏沉泥。幾十年而不調。心止如水。雖萬折而靡迴。不逢照耀之明。曷吐揚眉之氣。此蓋某官。毅推士類。衡許人材。大賢無所不容。小善率皆以錄。顧如羈滯。亦被播揚。昧門間半面之私。遵膺齒識。茂堂下一言之美。輒辱驅驅。偶收薄效於鷄鳴。例得小伸於螻蛄。士為知己者用。愚請繼今以言。益礪齒而堅修。慨捐軀而自誓。小人願也。國士報之。

代賀許右丞啓

顯拜綸絲。晉躋管轄。仰仁人之在高位。慶聖主之得賢臣。華夷登觀。朝廷欽勳。恭以某官。伊且事業。夔皋才猷。龍淵早振於聲華。經筵雅推於翰墨。紫鸞意氣。自騰超許之姿。峻峯文詞。兼得中和之美。三朝耆碩。一節險夷。入拜青門。論駁數聞於可否。進趨白筆。按押不避於近強。簡在帝衷。擢登幸武。天欲中興於唐。



室公實左右於商王。紐網規輪。可但廣宣之規制。為霖作楫。會觀傳說之彌綸。佇玉鼎司。式符巖望。某叨膺獎鑒。例入陶鈞。大厦有成。敢忘燕雀之賀。神龍垂護。願同魚鼈之嬉。

代謝太守薦舉啓

三歲備員。竹茂樹雞之効。二天竊廡。更叨顧馬之私。過賜掣提。曲加論薦。省力謀而傷懷。感恩紀以銘衍。竊考前聞。照垂前志。惟善能舉其類。於人何所不容。擢犀角因貴於精求。蓄牛溲或聞於適用。類多善誘。初不遐遺。去古負道。取人大異。舉六者用其一耳。勢或奪之。拔十而至失五焉。鑒亦疎矣。必既明而且哲。又以公而滅私。乃能盡紆餘草莽之才。亦不棄寒素卑微之士。如某者。窮鄉孤進。曲學陋生。徒懷肝膽之輪困。殊乏文詞之婉軟。羸官落拓。末路疑遲。審己行而審己才。了無足算。非其義而非其道。敢妄求知。矧以驚委。獨當劇邑。民風匪錯。簿領沉迷。凡阻勉於事為。盡遵循於條教。居多通事。已蒙博策之寬。豈有微能。復被品題之重。惟魯質漸於誠懇。近慮何有於端方。其秉心而奉公。蓋本維藩之流化。謂或堪於繁要。將有意於生成。委幸惟深。委錄有自。茲蓋恭遇某官。挺生名世。濟美和門。為人物之依歸。膺屏翰之分寄。洞見長吏治迹。不待循行。樂成士子聲名。每形餘論。因令頑鄙。曲被采收。某敢不勉稱後言。益堅拙守。謹身率職。用逃瘴疠之愆。効節輸心。督竭糜捐之報。

代上太守啓

巾幗侍席。荷蒙一日之知。銅墨効官。將竊二天之庇。靜惟幸會。深劇依歸。敢貢起居。併伸悃悃。恭以某官。清明而剛。大洞達而端凝。氣寒天淵。名高日月。言語妙天下。根奧學之紛紜。出入冠諸公。懷英委之奇傑。輟從禁路。來殿名邦。父母撫綏。神明發擢。益更增輝。而落膽。齊人吐氣。而伸眉。豈惟草木之知名。兼見符籙之流惠。維藩假息。報政推優。復借一年。已被褒康之寵。使宅百揆。佇觀考慎之除。某卑鄙賤生。衰運孤進。猥叨吏尉。行奉教條。念方隨牒以前趨。尚及賜環之未至。天其或者。俾將有所遇焉。公實收之。則宜如何報也。瞻黃堂而仰斗。傾丹府以搖旌。梅著在時。麥涼戒序。益祈頤衛。即慶登崇。

代邑宰醮太一青詞

臣聞道雖不宰。妙功用以難名。神則無方。挺精誠而可格。輒傾微悃。冒仰高靈。伏念臣猥以庸才。濫當劇邑。屬陽盈之愆候。繁早慮之踰時。雖徧走於神祠。靜無證効。蓋率由於稅政。積有各愆。曾微禱劑之加身。願致枯災之及物。民將潔腹。臣則何心。是用祇枝淨場。虔延真侶。齊明歷吉。懇款求哀。恭聞太乙之尊。儼在天神之貴。位通帝紀。象著極樞。豈惟當行。次照臨。誕敷五福。實亦主風雨。水旱上躡三階。敢對霄穹。嚴遵科範。披洞經於素簡。薦芳醑於瓊尊。憑藉薰焚。用上章而悔罪。庶蒙開釋。即從欲以流恩。伏願肝膈冥通。靈游紛集。上真昭答。列聖哀矜。悼平民之非辜。極多稼之將稿。風靈震薄。驅左落之神靈。宵澤滂沱。蘇中田之焦卷。徵陰彌積。穰祥無垠。將期為三日之霖。不特被一雷之地。稽首重拜。馳心九闕。

香溪集卷二十一

傳

徐忠壯傳

徐徵言字彥猷。衡之西安人。少為諸生。泛涉書傳。負氣豪舉。有奇志大略。喜談功名事。宣和末。知石州。轉權守晉寧軍。當金人大入。圍攻太原。支兵障嵐石。及瀕河要隘處。絕我饋援。察訪使張灝。以徵言嘗統河。西軍討夏賊。為知名將。因奏使率兵倚虜。牽掣太原之圍。徵言提選卒三千徑進。一戰大克。遂通嵐石。以。北朝廷奇其功。就命知晉寧兼嵐石路安撫使。虜再入攻圍都。陝西制置使范致虛。糾合西諸侯兵赴。徽徵言鎮守河西。會詔分遣大臣。對兩河地予虜以紓患。同知樞密院事。昂昌出河東。為虜劫。皆對河西。三州于夏人。晉寧民大恐。曰。棄驛府。我將不得獨全。奈何。徵言曉告父老。第毋恐。此行。人失使指耳。三。州自河西地。藉令割棄。事出詔意。猶當申覆。且建不可。況無尺一書耶。尋聞朝命。自以驛府。及晉寧俱。隸陝西。徵言遂引兵復三州。并取嵐石等郡。邑。已而兩京繼覆。河東河北。名城劇鎮。往往陷沒。徵言能固。軍。備。鎧甲。蒐。田。並。塞。地。儲。具。饒。衍。士。告。無。衣。則。潛。兵。夜。絕。河。斫。柵。襲。虜。數。得。帛。以。濟。又。教。戈。紅。卒。乘。羊。車。渾。脫。亂。流。渡。掩。虜。不。敵。虜。日。虞。見。襲。虞。悻。不。能。軍。乃。增。兵。備。克。胡。寨。吳。堡。津。用。渠。帥。為。九。州。都。統。結。



豈對晉寧以相持。微言出奇兵。使戰禽之以歸。虜衆大懼。相謂曰。必是人也。爲我忠者。於是晉寧爲憂。建炎二年冬。虜自蒲津濟。入夏陽澄城。趣延安綏德。延安帥委守去。綏德迎降。虜行無累。遂薄晉寧。先是微言移府州。約折可求出師夾攻。毋坐自困。待禍至。可求以虜質其子。故與之通。虜挾可求。招微言。城下。微言視可求爲外舍親。乃登陣以大義譴數之。可求仰曰。君於我胡太無情。微言曰。虜言曰。爾於國家不有情。我尚於爾何情。寧惟我無情。此矢尤無情。一發中之。可求走。因出兵縱擊。大敗虜。遂斬其宿孽。董之子。當是時。河東環境爲盜區。獨晉寧屹然孤壘。橫當張虜。勢相百不亢。而微言堅壁持久。撫靡疲傷。距禦外攻。遣沒人涸河。嗚王民逃伏山谷者幾萬衆。浮筏西渡。與虜歷河上。大小數十戰。戰輒俘殺。過當晉寧地。勝。號天下險。微言廣外城。東壓河。下墜不測。進據雄固。備械甚設。命諸將嚴分守。敵至則自致死力。其處。以勁兵往來爲游援。虜進攻。數值負不得志。圖之益急。爲堽城。築障障。晉寧俗不井飲。寄汲於河。虜驅降人載麥石。運壅股流。城中水乏絕。資糧亦沒。鎗仗亡弊。人人備憂。知無日。微言能得衆心。奮枵餓殘夷之餘。哀折樂斷。矢死固守。既久無援。自度不支。取甯機策。格若凡守其。悉火之。曰。無以遺虜。遣人挾液密書。僞道走東南。告其兄昌言曰。微言孤國恩。死矣。兄其勉事聖君。一夕內應者。繫帛齊飛。奇上。陰約其宿。啓外郭。納虜兵。微言擁帳下。士決命戰鬥中。幾百遇。所格殺甚衆。左右死傷亦略盡。退嬰牙城以守。虜攻不已。衆蟻登。微言坐堂上。慷慨語將士。我天子守土臣。義不見虜賊手。因拔佩刀自擬。左右號救。持之急。不及到。虜兵獲至。得挾微言去。然尙憚其威。不敢暴。冀留得微言所親。俾說微言。盡具冠。見虜帥。微言叱曰。朝章親君父。祖以入穹廡。可乎。汝素厚我。且華人士類。而汚左。不即愧死。願以爲榮。欲說我。且爲虜搖。吻作說客耶。不亟去。吾力猶能搏殺汝。虜就見微言語曰。二帝北去。爾其爲誰守此。微言曰。吾爲建炎天子守。其宿曰。我兵南矣。中原事未可知。何自苦爲。微言怒答曰。我恨不尸汝輩。歸見天子。將以死報太祖太宗地下。庸知其他。其宿又出旁行。僞制微言曰。能小屈。當親刃我。不帥延安。舉關陝地併有之。微言益怒。罵曰。吾荷國厚恩。死正吾所。此膝果爲虜屈耶。爾胡會當親刃我。不可使餘人見。加。其宿舉戟向之。觀其懼伏。微言意象自若。被袒迎刃無小。虜衆知不可屈。遂射殺之。粘罕聞微言死。怒甚。宿曰。爾龜。何再殺我。人以邊。私治其罪甚慘。其宿亦自恨。悔不已。城圍凡五月。微言以建炎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死。本道使者與宣撫使相次以聞。朝廷嗟悼。贈晉州觀察使。明年。昌言具晉寧死事本末。上之天子。加恩賜諡忠壯。再贈彰化軍節度使。河西之人。思微言不忘。家繪其象。又廟祀之。蘭溪范浚曰。微言死封疆。於祭法宜祀。其得所以易名者。以勸忠也。惟我國家受天命。臣萬方。聖聖繼承。仁涵澤。海內澹然。熙又怡逸。垂二百載。民華頌不目。金革。戎政垢玩。將駘弱不武。士卒墮。充毫。備數。伍符。戈甲。鹽。城障夷。一旦外侮。間興。揚埃。猶及。鼓行長。所向降。大都小邑。什帥。偏裨。捐城。跳身。望旗。奔遁。或除館。具炊。以寇。寇至。苟幸。脫死。不畏。不愧。不可指數。有如忘身。徇國。仗節。不。蓋千萬。僅得一二可者焉。至若忠規義槩。魁壘奇傑。殆未有如微言比者。方微言力保晉寧。蓋忠虜。臨時。寶句。日夜厲心疾首。欲疽其脅。而潰亡之。及勢。力窮。猶自厲作氣。臨。視。虜。雖見執。耿介不少。彼非不知一

屈首。可偷活。且得大利。而動節。疑。之。死。不。變。其。所。存。豈。偶。然。哉。予。聞。微。言。與。劉。光。世。東。髮。雅。故。光。世。爲。鄭。延。總。管。被。命。援。太。原。次。吳。堡。津。輒。頓。不。進。微。言。移。書。趣。行。未。聽。又。喻。以。太。原。危。不。守。且。暮。望。救。總。管。承。詔。赴。急。不。宜。稽。固。取。萬。命。罪。光。世。猶。前。卻。微。言。即。露。章。勸。其。返。棹。封。副。子。之。光。世。惶。遽。引。道。又。河。東。人。不。忍。虜。侵。虐。甚。愁。惋。吟。嘯。企。而。望。官。軍。說。得。合。擊。虜。微。言。使。人。潛。結。汾。晉。間。士。豪。有。能。鳩。兵。收。故。地。即。表。功。隨。所。復。郡。邑。世。襲。守。長。使。還。得。首。領。十。百。人。乘。四。十。餘。萬。條。其。事。以。聞。俟。報。可。即。欲。身。率。精。甲。搗。太。原。徑。取。鳳。門。留。兵。戍。守。部。聚。所。結。士。豪。并。力。圖。虜。且。曰。定。全。晉。則。形。勝。爲。我。有。中。原。當。指。期。平。投。機。一。時。會。不。可。失。奏。上。會。詔。微。言。聽。鄭。延。王。庶。節。制。議。既。格。沮。兵。不。復。出。嗟。乎。守。晉。寧。而。急。太。原。又。將。取。全。晉。以。規。復。中。夏。此。其。意。豈。特。欲。引。歲。月。死。孤。壘。以。爲。名。哉。而。卒。奮。志。以。歿。義。士。所。爲。悼。歎。者。也。初。光。祿。范。寅。數。陷。虜。中。後。自。拔。由。河。東。以。歸。上。書。行。在。述。虜。曲。折。且。言。虜。人。稱。南。朝。善。戰。能。堅。守。惟。晉。寧。徐。微。言。陝。州。李。彥。先。二。人。道。中。見。汾。晉。人。被。驅。至。晉。寧。攻。城。折。北。創。傷。歸。者。係。腫。也。又。盛。稱。微。言。數。蹙。血。窟。虜。縛。九。州。都。統。殺。其。宿。李。董。子。虜。方。益。甲。餉。粟。期。必。披。晉。寧。晉。寧。勢。孤。不。可。支。朝。廷。乃。遣。使。撫。諭。河。西。諸。郡。因。詔。微。言。率。所。部。詣。行。所。使。者。聞。關。行。累。月。始。達。鄭。延。而。晉。寧。城。陷。微。言。歿。久。矣。嗚。呼。惜。哉。

漢忠臣翟義傳

漢忠臣曰翟義。字文仲。永始丞相方進少子。以父任爲郎。稍遷。諸曹。年二十。出爲南陽都尉。宛令劉立。與曲陽侯爲婚。又素著名州縣。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宛。時丞相史在宛傳舍。立載着酒。過謁丞相。史飲未竟。而義亦至。外吏白立。立語自如。義內謁。徑入立。適下。義既還。大怒。案立。主守盜十金。賊殺不辜。縛送。鄧。獄。掠。及。依。以。宛。大。縣。恐。見。篋。奪。白。義。可。因。隨。後。行。縣。送。鄧。義。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勿。勿。收。邪。載。環。宛。市。乃。送。吏。民。不。敢。動。威。震。南。陽。後。爲。弘。農。太。守。遷。河。內。太。守。青。州。牧。所。居。著。名。有。父。風。烈。而。勤。正。實。過。之。徒。爲。東。郡。太。守。數。歲。平。帝。崩。王。莽。居。攝。義。心。惡。之。乃。謂。姊。子。上。蔡。陳。豐。曰。莽。今。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爲。孺。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必。代。漢。家。其。漸。可。見。方。今。宗。室。衰。弱。外。無。強。藩。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扞。國。難。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爲。國。討。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慙。於。先。帝。今。欲。發。之。乃。首。從。我。乎。豐。年。十八。勇。壯。許。諾。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璜。等。結。謀。舉。兵。立。信。爲。天。子。義。自。號。大。司。馬。大。將。軍。移。檄。郡。國。言。莽。始。殺。孝。平。皇。帝。矯。尊。號。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郡。國。皆。震。北。至。山。陽。衆。十。餘。萬。莽。聞。之。大。懼。乃。遣。孫。建。王。邑。等。與。義。會。戰。義。敗。見。殺。嗚。呼。莽。之。亂。漢。酷。矣。弑。君。竊。國。罪。貫。浮。子。田。閔。漢。廷。羣。臣。曾。無。一。以。忠。憤。聞。者。劉。歆。劉。宏。皆。宗。室。至。爲。莽。國。師。將。軍。義。兵。之。西。欲。反。爲。莽。屯。宛。安。反。爲。莽。將。兵。劉。氏。若。此。他。姓。臣。復。何。望。哉。莽。始。聞。義。起。師。會。漢。羣。臣。宜。言。周。公。攝。政。管。蔡。挾。殺。父。昨。周。事。以。義。挾。劉。信。比。之。漢。羣。臣。皆。云。不。遣。此。變。不。章。聖。德。其。佞。媚。乃。爾。又。豈。復。有。以。忠。憤。與。者。乎。於。斯。時。也。獨。一。翟。文。仲。能。激。區。區。東。郡。建。倡。大。義。欲。滅。漢。宗。爲。國。誅。逆。功。雖。不。遂。其。意。象。爲。何。如。耶。抑。又。聞。義。兵。初。興。三。輔。人。密。鴻。鑿。並。起。應。義。謀。攻。長。安。衆。至。十。餘。萬。亦。不。可。謂。無。人。助。也。莽。方。惶。懼。至。不。能。食。















楚推諸百結。迄無纖介事及公者。公久移病臥不出。吹毛洗垢一聽之。既引日。將愧無如公何。則使人謁公謝已當置獄。公不屑曰。我誠有罪。謝不可。誠不有罪。可無謝。君方投贖須勤去。將非吾所任事也。遂不謝而獄無所歸。亦尋寢。有盜羣輩。魁橫橫不制。公出奇略。縛取之。拘司簿其罪。以害公。公曰。是吾心也。以職取盜。盜釋弗誅。責塞而人無殘。何賞如之。不復辯。至武康。訪邑父老以疾苦。成訴前令尹定物力。溢故數錢千者十餘萬。科斂遂煩而輸不前。公欲更之。吏白版已上。郡須三歲可改定。公曰。是且困吾民。一日不可。可三年乎。立告喻父老。概除十之二。繼列其弊。白郡。追易前版。人以爲利而不私。錢塘亂卒。嬰城以自固。距邑不三舍。聲欲摧境上。民悉荷擔。公列夫屯。扼走集。固圍。飭備。候邏嚴密。闔境恃以無恐。方諸道會合之師。烏雜環賊不用命。戰未接輒潰去。所過因暴抄。有犯邑者。乘暮夜斫柵謀而入。公率衆逆之。曉謂曰。爾討賊者。而欲爲賊乎。王師行即至。毋自取絕。爾且爾假道。不過闕一肯苟安。捨仗不苦。援將館爾於市。糧扉交杆。惟爾之須。不然。吾衆銳不可怒也。其人皆發聽。謝愧。合言曰。惟公命。則視甲東刃入。就館。無敢輕出與市人交語者。不信宿徑去。以故武康獨無剽掠患。及將代。邑人安公政。再詣行朝。借留鄞陽。號劇繁。公以鎮靜佐郡治。雖軍書債。委查無間日。每支計得宜。能不擾以及事。會歲旱。官平糶。以資餓人。公適攝守。命吏毋限郊郭。隨至畢給。又倍粟之。率人日得二日食。既他州流惠爲多。既而早愈。公以爲憂。偏走羣祠。禱雨甚力。因得疾。竟以不起。人哀之。公自蚤歲。懇懇嗜讀書。入官猶不廢。聞提筆遊。舉子場。兩與賓貢。補太學內舍。雖不第。而學彌篤。該涉經史。綴文裁詩。語皆溫粹。有典則。性宏厚。孝友於兄弟。族黨交游無不善。立義甚高。喜趨人急。北海工曹元億。嘗改京秩。而薦章危及格。且代去。去則章不可得。公以己所得章推與之。人稱爲難。生平恬介。未嘗趨競。仕雖累歷。而清苦自刻。勵又好施予。卒而家罄乏無餘貲。享年五十有四。曾大父中孚。故贈左正議大夫。大父鐸。故任左朝議大夫。父筠。故任左承議郎。累贈左金紫光祿大夫。母安定胡氏。贈同安郡夫人。妾今右朝散大夫。盧陵歐陽中之女。先公十四年卒。贈安人生女一人。適今右承議郎林元忠。男四人。惠州文學端凝其長也。次端丞。端輔。端弼。俱力學問。孫女一人。孫男三人。曰武仲。文仲。牧仲。俱在幼。公之歿。凡知識大夫士。若州邑朋舊。至田里細人。無不歎悼有泣者。銘曰。何中之平。不谷不陵。而不長厥齡。何仕之能。又惠且清。而不公不卿。惟蓄德之贏。爲嗣人之承。其微斯銘。

祭姪端受文

維年月日。叔浚等。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物故四十五姪之靈。嗚呼。惟我伯父與先兄。沉光匿彩。再世不。大爾能克紹前人。積銖累寸。迄於有成。女得所歸。男知學問。辛勤以有屋廬。則爾之料理家生。豈不艱哉。以常人視之。宜食息不暇。而爾能外交士大夫。內睦宗族。至闕里姻舊。承上以欽。撫下以仁。各得其心。有緩急扣門。惟力是視。無毫髮斬色。則爾之才可知矣。余與諸父子姪。展維桑之欽。歲時節臘。弔凶賀福。舟車馬跡。經於邑下。無間晨夕。館於爾。於爾者凡幾年。意有初終亦難能也。謂天假之年。享爲善之慶。而一病不起。子方從學。不克俟其有成。豈報於身者如是之淺少。而貽其厚於子孫乎。我與諸父宗人。尙能

撫爾之孤。以遂爾之志。今爾寤得日。率香溪之族。祖奠道周。爾其有知。庶幾來。尙鑒。

